
中国古代小说
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装帧设计\一米设计\Designed by Hu Anhua\www.axbxc.com

冯梦龙 水浒传 聊斋志异 艺文志 长恨歌传 太平广记 脂砚斋 传奇 山海经 三侠五义 警世通言 异物志

ISBN 7-5000-7557-X

9 787500 075578 >

ISBN 7-5000-7557-X 定价:98.00元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

（修　订　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刘世德主编. -3版(修订本).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9

ISBN 7-5000-7557-X

Ⅰ.中… Ⅱ.刘… Ⅲ.古典小说-中国-百科全书
Ⅳ. I207.4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101025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88390732)

http://www.ecph.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北京地大彩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57.5 字数:2163千字

2006年9月第3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00-7557-X

定价:98.00元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任　刘世德

副主任　程毅中　刘　辉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绍基　石昌渝　宁宗一　刘世德
刘荫柏　刘　辉　许逸民　苏　兴
李剑国　何满子　张国光　陈毓罴
林　辰　林　薇　胡小伟　袁世硕
袁行霈　徐朔方　郭豫适　谈凤梁
黄　霖　章培恒　程毅中

各分支编写组主编、副主编

总　论
主　编　刘世德

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小说
主　编　程毅中
副主编　许逸民

唐五代小说
主　编　程毅中
副主编　李剑国　刘荫柏

宋辽金元小说

主　编　　程毅中

副主编　　宁宗一

明代小说

主　编　　刘　辉

副主编　　胡小伟

清代小说

主　编　　刘世德

副主编　　石昌渝

小说理论批评

主　编　　黄　霖

凡　　例

一、 本书为一部专业性的百科全书，共2200余条。

二、 本书条目按条目标题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并辅以汉字笔画、起笔笔形顺序排列。同音时按汉字笔画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按起笔笔形一（横）、丨（竖）、丿（撇）、丶（点）、乛（折，包括亅㇆乚𡿨等）的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时，按第二字，余类推。

三、 本书列有全部条目的分类目录，以便读者了解本学科的全貌。分类目录还反映出条目的层次关系，例如：

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小说 ……………………

　古代神话传说 ……………………

　　女娲神话 ……………………

四、 本书各分支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知识主题在有关分支中均设有条目，例如“冯梦龙”在明代小说分支和小说理论批评分支均设有条目。

五、 条目标题多数是一个词，例如“平话”、“小说”；一部分是词组，例如“三言二拍”。

六、 条目标题上方加注汉语拼音。

七、 本书条目的释文力求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条目释文开始一般不重复条目标题。

八、 较长条目设置释文内标题。

九、 一个条目的内容涉及其他条目并需由其他条目的释文补充的，采用“参见”的方式。所参见的条目标题在本条释文中出现的，用楷体字排印，例如“嘉靖朝间，长篇通俗小说《三国志演义》的刊刻，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参见的条目标题未在本条释文中出现的，另用括号加“见”字标出，例如传奇条中“对于具体作品的分类，研究者尚有不同意见（见唐五代小说）”。

十、 本书在条目释文中配有必要的插图。

十一、 本书附有全部条目的汉字笔画索引、内容索引。

十二、 本书所用科学技术名词以本学科有关部门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尚未统一的，从习惯。地名以中国地名委员会审定的为准。

十三、 本书字体除必须用繁体字的以外，一律用《简化字总表》所列的简化字。

十四、 本书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的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目　录

条目分类目录

唐五代小说

［小说理论批评］

[现当代小说研究]

[小说总集]

［小说书目］

［小说史料］



A Ying
阿英(1900～1977)　现代作家、文学史家。原名钱德赋。又名钱杏邨，主要笔名有阿英、钱谦吾、魏如晦等。安徽芜湖人。青年时代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到上海开始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同年底与蒋光慈、孟超等发起组织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1930年，阿英先后当选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务委员、中国左翼文化同盟常务委员。



阿英一生著述丰富，范围涉及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批评，对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资料的钩稽、研究，成绩尤为卓著。在中国晚清小说研究领域，阿英是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30年代中后期，外侮愈炽，阿英凭借富赡的家藏图书资料，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开始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他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编者言中声称:"选编斯册，盖在使国人抚此往迹，知今日幸福得来匪易，以见吾先民之爱国精神，借供近代史及近代文学史研究者之参考。"他的晚清小说研究，大体实现了这一基本意图。

1940年编定的《晚清戏曲小说目》(1954，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晚清文学丛抄》(其中包括《小说》四卷)以及早在1937年编就的《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建国后中华书局出版时改名《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是阿英关于晚清小说资料整理研究的基本成果。《晚清戏曲小说目》内含小说目两卷，创作、翻译各一，以单行本为主，旁及部分杂志所刊，共录创作小说目四百七十九种，超过了当时同类著作(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目》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目》，基本上是旧刊小说目，晚清部分仅四十余目)。《晚清文学丛抄》小说卷则收录李宝嘉、吴沃尧、梁启超、黄小配、陈天华等十七位作家二十二种小说，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晚清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以及思想启蒙运动，提供了自同治末年至清末民初文学观念及其变化的第一手资料。从总体看，阿英的编订工作，明显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政治条件和学术气氛的影响，倚重于反映重大社会生活的作品，倾向于作社会史的实证铺排，因而在概括晚清小说与社会生活关系的基本特征方面，具有较高的参阅价值。相对而言，对作品题材、主题等内容因素的执着，多少吞淹了编者对小说本体的体察热情，影响了对晚清小说艺术品格的冷静估衡。

《晚清小说史》最早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1955年又经增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阿英对晚清小说研究的重大贡献。作为中国第一部以至于目前还是唯一的一部晚清断代小说史，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晚清小说史》除总述晚清小说概观及其繁荣原因外，分别就晚清社会概观、庚子事变、反华工禁约运动、工商业战争、立宪运动、种族革命、妇女解放、反迷信、官僚生活、讲史与公案、翻译小说等专题，以丰富史料，对有关作品作了翔实的阐述，并论及了某些已为世人罕见的作品，具体拓宽了研究视野。这些显然是这部著作的首要优长。著作在对某些问题的探讨上也有胜见，如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晚清小说的特征、晚清小说普遍采用《儒林外史》的写作方法的根由、晚清小说的总体评价等等，见解中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全书显示了著者稳定的学术性格，从具体材料出发，注重作品与生活的对应关系。在具体论述中，熟练地采纳同类作品比较的方法，指出其异同与优劣。当然，由于是一部开山之作，无从依傍，《晚清小说史》基本还停留在资料长编的水平上。它以反映生活主体的作品为贯串线索，但在叙述中还没有充分重视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揭示出发展的规律性;相较而言，对作品有相当的分析而缺少对作家的翔实论述，从而使整部著作缺乏圆满的史的建构。然而，《晚清小说史》毕竟是阿英全部晚清文学研究的重要业绩，它不只在篇幅上，甚至在部分叙述的深度上补正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关于晚清小说的章节，避免了《中国小说史略》客观存在的沿误与未见。

至于阿英数量繁富的古代小说杂论，主要已收入他生前刊行的《小说闲谈》(1936，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小说二谈》(1958，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在他谢世后，后人辑集同类论文成《小说三谈》(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小说四谈》(1982，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些文字多取札记形式，论列有据，文风质朴，论题范围也较为广泛，部分有关明清小说的篇什颇足观，如《〈红楼梦〉书录》，显示作者搜求之勤，功力之深。而杂论的大部分仍属晚清范围，《国难小说丛话》以确凿的资料，说明了国难小说特殊的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历史地位，洋溢着作者的民族激情。《略谈晚清小说》则称:晚清小说"全面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情况，和产生于当时政治经济制度急剧变化基础上的多种不同的思想"，更能使人把握到阿英选择晚清小说作为终生学艺课题的思想方法背景。

(许逸明)

Aina Jushi
艾衲居士　清代小说家。拟话本小说集《豆棚闲话》的作者。生平事迹不详。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及

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均推测艾衲居士可能即明末清初文人范希哲。范希哲，明末清初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与李渔友善，著有传奇八种，所署均用化名。范氏生活的时代、籍贯、喜用化名的习惯，均与艾衲居士相似。惜无实据，难以定论。“艾衲”实为香名，为古代名士喜用之物。苏轼《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之二有：“凭仗幽人收艾衲，国香和雨入青苔”之句。《豆棚闲话》的作者以“艾衲”为号，似有兼取名士风度之意。从《豆棚闲话》中运用江浙方言等情况判断，艾衲居士可能是清初浙江人，抑或为久居杭州的寓公。天空啸鹤《豆棚闲话叙》称其为“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据此叙所言，艾衲居士早年可能曾应科举不第，还曾参与清初盛行的文人结社，但中道退出，穷途为文，以寄寓其满腔愤激不平之气，为人生性诙谐，喜作翻案文章。又据紫髯狂客评语所称，艾衲居士“凡诗集传奇，剞劂而脍炙天下者，亦无数矣”，惜俱佚失无考。

(朱伟明)

Ai Zi

《艾子》 宋代寓言小说集。一名《艾子杂说》。苏轼撰。《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小说家类著录，一卷。有《顾氏文房小说》本、《东坡杂著五种》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等。

此书作者尚有异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相传为东坡作，未必然也。”戴埴《鼠璞》：“世传《艾子》为坡仙所作”，亦不能肯定为苏轼所作。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则肯定《艾子》为苏轼南迁后所作。

明代赵开美刻《东坡杂著五种》本《艾子杂说》，除引言一条外，正文共四十条，最为详备。据引言说：“艾子事齐宣王”，以艾子为战国时人，可见此书为作者托名艾子之作。书名可能是取《诗传》“艾所以疗疾”之义，颇有借古讽今、针砭时弊、治病救人之意。内容大致可分几类：一、讽刺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能、愚昧无知。如《小儿得效方》，讽刺齐宣王不懂医理，不能对症下药，结果害死了人。治病如此，治国亦然，脱离实际就要害死人。《齐王筑城》，讽刺统治者劳民伤财，筑城防边，企求一劳永逸而不顾人民死活。《齐王择婿》，讽齐王选人标准是“虽中无所有，而外状稍优者必取之。”《冯驩索债》，讽齐王好乐而侵国用，财经困难，靠“索得几文冷债”度日。《诛有尾》，借鼍蛙对话，写龙王算历史旧账的苛政，吓得蛙心惶惶，借龙王以讽人王。二、讽刺奸臣权相。如《獬豸》、《季氏入狱》，讽奸臣太多。《印雨龙与指日蛮》，讽权相有意要“倒过”常规，含讽刺变法之意。《扛钟》，则讽时相之无能。三、嘲讽世俗病态。如《鬼怕恶人》，讥刺世上欺善怕恶之辈，是一个生动有趣的不怕鬼的故事。《公孙龙辩屈》，吹牛皮的碰上了吹牛皮大王，使“持大说以夸眩人”者“逡巡丧气”而退。《愚子》，写富人父子皆不知米从何来，说是“非其父不生其子”。《食肉之智》，讥肉食者鄙陋无知。《秦士好古》，笑好古成癖者积习难改，家财耗尽，穷得讨饭时，还在叫：“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钱者，乞一文。”

纵观全书，杂而不乱，中心明确，自成体系，确是有为而作。笔调轻松，幽默风趣，寓庄于谐，发人深省，实属此类寓言小说中之佼佼者。

(邓　南)

Ai Zi Houyu

《艾子后语》 明代文言小说集。一卷。焦竑《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未署撰人姓名。其书未见单刻本，现存《雪涛谐史》、《烟霞小说》、《续说郛》、《古今说部丛书》诸丛书本均题明陆采撰，前有丙子(1516)九月作者自序，则陆采作无疑。是书模仿托名苏轼的《艾子》，欲续之，皆诙谐笑话文字。但在有所寄托方面，二者却风格迥异。《艾子》针砭时弊，寓庄于谐，有所为而作。而陆采所作，则全为戏言，决无寓意。如言燕里季之妻与人通，季突至，妻置少年于囊，季入见囊，问内装何物，妻惧不敢答。少年自答：“我是米。”又记虞任之女二岁，艾子之男四岁。艾子求聘，虞云不可。问其故，乃云女至二十岁时，男已四十岁矣，岂非嫁一老翁。书中文字均属游戏滑稽，内容浅薄。

(宁稼雨)

Ai'ai Gexu

《爱爱歌序》 宋代传奇小说。苏舜钦(1008～1048)撰。苏舜钦，字子美，梓州铜山(今四川境内)人，曾任大理评事，范仲淹荐其才，召试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后以细故被劾除名。诗与梅尧臣齐名。著有《苏学士文集》。《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有传。《爱爱歌序》，未见著录。《类说》本《丽情集》中有《爱爱》一篇，不注出处，文字十分简略。《绿窗新话》卷下《杨爱爱不嫁后夫》条引作“苏子美文”。《侍儿小名录拾遗》引作苏子美《爱爱集》。今本《苏学士文集》不载此文。徐积《爱爱歌序》云：“子美为《爱爱歌》，已失之矣。又其辞淫漫而序事不得爱爱本心，甚无以示后学。予欲为子美抉去其文，而易以此歌，以解学者之惑。”(《节孝先生文集》卷十三)据此可知苏舜钦曾作有《爱爱歌》，今存残文大概是诗歌的序文，因此拟题为《爱爱歌序》。

本篇据《绿窗新话》及《侍儿小名录拾遗》所引，叙爱爱姓杨，本钱塘娼女，善歌舞，能胡琴，与金陵富家子张逞相恋，潜逃于京都。二年后，张逞为其父捕去，爱爱独居，人传张逞已死，爱爱无所归，有力者百计图之，终不动心，最后感疾而亡。现存佚文似有节略，而叙事委婉，却可动人。《爱爱歌》亦存残句，见于《山谷诗注》、《片玉集注》等书。可能因为它近于传奇小说，被道学家徐积等人认为“其辞淫漫”而“抉去其文”，所以原文不传，只在小说选集中保存了片断。徐积重写的《爱爱歌》并序，赞许了爱爱的义烈，称之为“奇女子”，只是谴责了张逞，说：“张氏纳奔妾于外，弃父母而不归，以至其父捕去，此乃不孝之大者。”虽然事有取舍，但也写出了爱爱的性格，可以为苏舜钦原作的参证。徐积的《爱爱歌》还收录于《侯鲭录》卷二。明梅鼎祚编的《青泥莲花

记》卷五杨爱爱条也附录了徐作。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举传奇类小说话本有《爱爱词》一篇，可能即演杨爱爱故事，惜无传本。（程毅中）

Anzhong Qiyuan
《案中奇缘》 清代小说。两卷十二回。全称《新编案中奇缘第四奇书》。不题撰人。小说结尾有"无名子有诗云"，"无名子"或即作者化名。光绪丁酉(1897)文宜书局石印袖珍本。

书叙明嘉靖时山东历城一侯姓破落户，混名叫"白输"，与海盗勾结，至太湖行劫，中途散失，流落昆山。昆山县少年贫儒杨素芳，乃被严嵩陷死狱中的杨继盛之侄，其妻柳氏勤于纺织。本城富室梁国书之子攀桂，与杨素芳本系世交，甚为相得。又有寒儒林桂卿，训蒙度日，其女名淑英。攀桂与淑英成婚之日，请杨素芳任司事帐房，侯白输冒充贺客之仆，混入梁府，窃去新房中首饰，一刀捌死攀桂，逃出梁府后一只金钗落在杨素芳门首。婆婆误认新妇林淑英与奸夫合计，谋死亲夫。立时报官相验，将淑英押进县衙。昆山知县华璟，刚愎自用，好用酷刑，以金钗为证据，屈打成招，判杨素芳褫衣巾、拟斩罪，判淑英凌迟。梁国书上堂申辩，被乱棒打出，一头撞死。杨素芳之母闻讯，立时气绝。柳氏典质衣物，携杨素芳状词，至苏州投告。苏州巡抚张仲甫乃严嵩死党，拒收状词。柳氏无门投告，至按察衙门前自尽。

大臣胡宗宪被严嵩排挤出朝，接任苏州巡抚。海瑞之子按察海增荣向胡宗宪备述昆山县令威逼成冤、真凶漏网始末，取出柳氏状词呈上。胡宗宪复讯此案，认淑英为继女，将淑英配与杨素芳，勒令华璟拿得真凶缴案，数十名海盗一网打尽。后杨素芳中进士，拜见海瑞，立誓继承杨继盛之志，将奸臣劾奏问罪。

小说主线写冤案，副线是朝廷的忠奸斗争，这两条线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案件本身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情节曲折，"冤中奇曲，案中良缘"，但又合乎情理，叙述有条不紊。文字畅达，可读性较强。

（赵明政）

B

Ba Chao Qiongguai Lu

《八朝穷怪录》 志怪小说集。一题《穷怪录》。撰人不详。本书不见著录。《太平广记》引《八朝穷怪录》六条及《穷怪录》三条，又《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一十一、《舆地纪胜》卷三十引一条，共十条。《说郛》卷三《灵怪录》载顾光宝事见于《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知乃《穷怪录》之讹。《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七自《太平广记》辑入三条，《射猪翁》乃出唐戴孚《广异记》。《旧小说》乙集辑四条，以为唐人书。鲁迅《古小说钩沉》未辑。十条佚文全系南北朝事，其中宋、齐、梁九事，后魏一事。八朝者为何，已不能尽指，但书似出隋人之手。

十条佚文中，最好的是五条描述文士书生艳遇神女仙姝的故事，数量占去一半，表现了浪漫文人的情趣。《赵文昭》(《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五)原出梁吴均《续齐谐记》(作赵文韶)，写赵文韶遇清溪神女(即清溪小姑，《异苑》称是蒋山神之妹)；《刘子卿》(《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五)和《萧岳》(《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六)分别写刘子卿遇康王庙二女神和萧岳遇东海姑，原出《稽神异苑》引《六朝录》，但今传《类说》本删节过甚，远不及《太平广记》所引本书文字详尽；《萧总》(《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六)写萧总遇巫山神女，《稽神异苑》引《征途记》亦载其遇洛神女事，与此不同；《刘导》(《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六)写刘导、李士炯遇西施、夷光，未见他书有载。除《萧岳》文字较简外，其余篇幅都长，而《萧总》、《刘导》、《刘子卿》三事的详文仅见于本书，因而愈见可贵。它们的共同特色是描绘细腻，文词清丽，形象生动，情致浓郁。如《萧总》写萧总初遇神女："惊顾，去坐石四十余步，有一女，把花招总"。"把花招总"四字情貌宛然，堪称传神之笔。对景物的描写："山鸟晨叫，岩泉韵清"，有声有色，语俊词清，富有诗情画意。而《刘导》、《刘子卿》写二女调侃，笔调活泼，闺中声口维妙维肖。以往遇合故事往往含有宗教意味，这三篇则专主风情，突出反映了这类题材的世俗化、人情化趋向，开《游仙窟》一途；而其重文采意想的审美取向无疑又使之成为唐人传奇的前导，显示出志怪向传奇过渡的轨迹。 (李剑国)

Badongtian

《八洞天》 清代小说集。八卷。题"笔炼阁编述"。或以为徐述夔作，但难以确证。据作者自序，书为《五色石》之续作，体制相同，成书年代晚于《五色石》。

书首自序说，古往今来人间事"不克如人愿者"太多，其"缺不胜缺，则补亦不胜补也"。作者因而用"别一洞天"的理想境界来弥补和替代人世间的缺陷和不足。此"别一洞天"，既"不在人间世之中，而又未始出人间世之外"，故称书名为《八洞天》。每卷一事，侧重就一个伦理问题展开叙述，如卷一写父子关系；卷二写继母与前妻之子的关系；卷三写夫妻关系；卷四写兄弟宗族关系；卷五写朋友邻里关系；卷六写家教问题；卷七写主仆关系，与元杂剧《赵氏孤儿》构思相同；卷八戒贪心，叙述由贪心而造成的种种关系的混乱。作者用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来观照日常伦理问题，体现了明显的劝世意图。

《八洞天》与《五色石》一样，每卷除用偶句标题提示情节梗概外，另用三字标题揭示创作主旨，如《正交情》、《明家训》、《醒败类》等等。有些三字标题直接取自儒家经典中的典故，如卷一《补南陔》本于《诗经·小雅》中的《南陔》一诗。卷七《劝匪躬》则由《易经》中"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一语化出。这一艺术形式表明白话短篇小说业已趋于典雅化、八股化。《八洞天》的情节则多荒诞不经，如卷七叙述仆人王保对幼主的忠诚终于感动上天，在无法哺育幼主的情况下，王保"胸前一阵酸疼，两乳登时发胀"，"竟高突突的变了两只妇人的乳，乳头上流出浆来"，使幼主绝处逢生。本卷中的太监颜奴因私放民女，感动神仙而生出胡须。卷三中莫豪因作讥弹笑骂文字而致双目失明，后因上疏求免钱粮有功，帝君命判官换其二目，莫豪因而开瞽复明。作品里的闻聪不但耳聋复聪，而且脑后又生一只耳朵，自称"三耳道人"。这些描写，神奇幻怪，有悖现实生活之常情，缺乏艺术感染力。

《八洞天》刊行后，颇具影响。清人梅庵道人编选话本集《四巧说》四卷四种，有三种即选自《八洞天》中的《补南陔》、《反芦花》和《忠义报》。清人还将《补南陔》改编为戏曲《百凤裙》，仅某些人名与细节略有改动。《八洞天》还被译成满文，今故宫博物院尚存有满译抄本八卷八册。而且，日本秋水园主人编《小说字汇》所附《援引书目》已著录《八洞天》一书，可见此书很早即传入日本并为日本学者所注意。 (石育良)

Baduanjin

《八段锦》 清代小说集。醉月楼刊本题"醒世居士编集"，"樵叟参订"。醒世居士姓名、里居、时代均失考。全书分为八段，段叙一事，故名《八段锦》。

本书实系书贾射利，辑录明代拟话本而成，仅文字略异。如第四段实即清刊拟话本小说集《一片情》第二回《邵瞎子近听淫声》；第五段实即《一片情》第四回《浪婆娘从老强出头》；第六段衍马周发迹事，实即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五《穷马周遭际卖䭔媪》。篇内多有色情描写，淫词亵语，触目皆是。清刘廷玑评论此类小说，谓"悉当斧碎枣梨，遍取已印行世者，尽付祖龙一炬"(《在园杂志》卷二)。清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列本书于禁书总目中，下注云"非讲玄门

者”。盖古来有健身术名为“八段锦”者，此处颁明，分清泾渭，以免混淆。（吴 郑）

Ba Xu Penggong'an

《八续彭公案》 清代小说。二十四回。署“浊物撰”。作者真实姓名不详。上承《七续彭公案》，叙彭朋发兵攻打红桃山，其部石铸、徐胜、高通海等，杀退卧虎山、伏牛岭两处援兵，又与沈士杰、张炳耀等汇合，直奔金凤岭。红桃山军师李虎臣闻讯大惊，忙分兵五路，出击官军，初战失利，周郁文战死。武国兴、王进为复仇，与吴长寿、吴有勇厮杀。长寿中暗器身亡，有勇亦负伤败北，官军情势危急。幸小方朔欧阳德、赛毛遂杨香武等从敌军左右侧杀来，始转败为胜。张炳耀等暗中探看奇门阵，将暗道机关一一记下，又请来八臂哪吒万君召，遂兵分几路，或乘气球飞越山口关隘，或乘艇由绛玉河水底直插红桃山后，一一毁掉机关，攻陷红桃山。杜氏三雄等由地道潜逃。

浙江旗丁独角龙魁晋，乃已故江苏抚台之子、裕王妃堂弟、索皇亲之至戚，又与都统桂自仁有瓜葛，遂恃势胡行，掠夺女色，淫人妻女，无恶不作。康熙帝闻知其恶迹，密令彭朋前往查处。魁晋闻桂自仁密报，欲谋杀彭朋。彭朋至松江，查知奸商与海上强梁勾结，聚屯粮米，抬高粮价。乃令马玉龙率兵袭击海上强梁屯聚粮米的红龙岛，将粮食运回。又除掉潜居此地的奸僧淫尼。

小说对反派人物魁晋的刻画较为逼真，而正面人物大多为匆匆往来的过客，性格不够鲜明，且倒插之笔极多，情节拖沓，前后不够连贯，显有拼凑之痕。

（赵兴勤）

Baxihou Zhuan

《巴西侯传》 唐代传奇小说。即《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五《张铤》条，注出《广异记》。《古今说海》编者从《广异记》中析出单行，改题《巴西侯传》，不著撰人。按《绀珠集》卷五所引《宣室志》有《巴西侯》等六节，《孔帖》卷九十七、《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三十五、《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四十等亦皆引作《宣室志》，恐为张读作品。

这是一篇用拟人化手法写成的灵怪故事。记蜀人张铤应巴西侯之请饮酒作乐，宴席间，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等一一参拜，至夜半众人皆醉。铤天晓惊醒，见左右醉卧者乃熊虎狼豹等动物，巴西侯原是一只巨猿。全篇于环境、人物、情节转折描述堪称细致委婉。

灵怪故事是唐人小说中常见的题材。以动物为拟人化对象，似有模仿《东阳夜怪录》之处。

（徐 俊）

Baigui Zhi

《白圭志》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崔象川撰。嘉庆十年(1805)补余轩刊本，题《第八才子书白圭志》。首有晴川居士序和《凡例》六则。序云：“戊午之夏，博陵崔子携书一部，名曰《白圭志》，请余为序……今子之书，则无论其虚实皆可以为后世法者，是以详加评论，列于才子书之八，付子刊之。”可知成书当在嘉庆三年(1798)或稍前，付刊时即已别题《第八才子书》，评者为晴川居士。《凡例》是作者读到晴川评语之后所撰。咸丰九年(1859)右文堂刊本题《第十才子书白圭志》，署“纪晓岚评”，当为伪托。光绪二十年(1894)崇文书局石印本又改题《第一才女传》。

叙明朝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张博有一子一女，子张朋祖，字庭瑞，女兰英。张博为富有仁，济困扶危、恤孤怜贫，见族弟张宏困顿，乃荐往苏州连襟夏松处，二人同往苏州，回程时夏松嘱张宏伴送，张宏见张博衣箱里珠宝价值万金，遂谋财害命，诳称张博病故旅途。张宏主持张府家事从中肥已，聚敛甚多。张宏有子，因其眉清目秀，取名美玉，与庭瑞、兰英一同长大，同时入泮。庭瑞对张宏已有怀疑，将家事托老仆掌管，自往庐山白鹿书院读书。在书院与武建章成为知音，庭瑞以妹兰英相许。庭瑞不知建章是姨表兄弟，当年夏松携眷返吉时落入江中，被致仕的福建漳州道武方山救起教养成人。庭瑞赴乡试途中，在江上遇湖南巡抚杨时昌之女菊英，才子佳人隔船和咏，私订终身。建章回南康探视父病后亦来省城赴试，恰与女扮男装的兰英同寓，兰英倾心建章，假言有妹相许。美玉因酒醉失言，冒犯主考，被革除儒巾，而兰英却中解元，庭瑞居二，建章第五。菊英因私约婚事，被父亲逼迫跳入古井自尽，幸得一老仆救出，被庭瑞叔父张昆山收留为女。菊英知庭瑞已中举人，修书庭瑞来湖南践约。不料此信落到美玉手中，美玉冒名赴约。这时杨巡抚已追悔前事，忽闻女儿未死，女婿中举来此完婚，大喜过望，着即完婚。洞房花烛下菊英识破假冒，将美玉逐出。美玉遭刑杖后不思改悔，到苏州访美，勾引告病的云南布政刘元辉之女秀英私奔，事发被逮。秀英之兄刘忠钦点为福建巡抚，上任途中舟泊南康朱子垱，阴间福建王授白圭一块，刻文尽叙张博被害经过。原来张博在阴间任南康城隍，今升福建城隍。刘忠立即逮捕张宏，押往福建城隍庙正法。美玉亦死于狱中。秀英男装逃至九江，杨巡抚家人误为庭瑞，接回湖南杨府，秀英得知美玉已死以及庭瑞与菊英私盟之事，秀英、菊英同病相怜，成为闺中朋友。庭瑞、兰英和建章考中状元、榜眼、探花。庭瑞、兰英得知父死真情，告假归省，赴福建祭奠亡父，与刘忠结为生死之交。刘忠将其妹秀英许给庭瑞做侧室。菊英、秀英久等庭瑞不至，二人男装赴江宁，被学宪荐往京师。这时庭瑞已点湖南学政，与菊英错过，见堂兄弟敬威、显威皆英才，亦荐入朝廷。皇帝欲亲试四子之才，皇帝二女璧玉和金鸾亦女扮男装参加考试欲就中选婿。菊英、秀英真情暴露，皇帝遂选敬威为驸马、显威为郡马，并下旨令菊英、秀英与庭瑞完婚。夏松夫妇与建章骨肉相认，使建章与兰英在怀远楼成亲。

本书系才子佳人小说，晴川居士序称其“才子佳人得七情之中道，善恶报应见百行之规模，此皆通俗引正

之书也”。情节头绪多端，线索交错，但叙述前后照应，事事对榫，流利畅达。全书叙述多，描写少，罕有酣畅淋漓的场面，人物形象淹没在应接不暇的情节变化之中，缺乏个性和深度。主要情节安置在一个夺财害命的背景上，在构思上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公式略有不同。（石昌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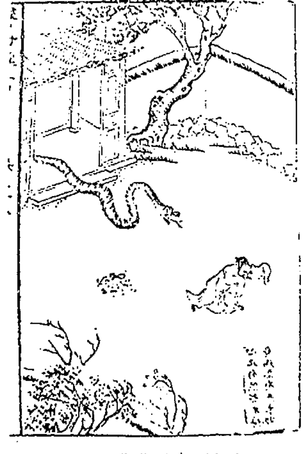
baihua xiaoshuo

白话小说 小说文体。指唐宋以来用白话写成的小说。语言文字性质的不同，是它与文言小说的主要的区别。（刘 蕤）

Bai Niangzi Yongzhen Leifengta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二十八。叙许宣与白娘子的爱情婚姻故事。有关白娘子的民间传说，渊源甚早，宋《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八《李黄》条即有详细记载，称“出《博异志》”。查现行本《博异志》无此篇。《古今说海》作《白蛇记》，文中“李黄”均作“李琯”。《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西湖三塔记》内写“白衣娘子是条白蛇”，是被镇压在三个石塔之下的三怪之一。已佚的元邾经《西湖三塔记》杂剧，内容当与同名话本无异。上述作品，皆未提到本篇中所写的许宣、青青、法海和雷峰塔。最早把白蛇妖与雷峰塔相联系的，是明代的《湖壖杂记·雷峰塔》和《西湖游览志》卷三《南山胜迹》，但仍无许宣、青青、法海等人物。篇中出现“苏州府”名词，苏州称“府”，始于明代，宋时称为平江府。可见本篇是明代创作的话本小说。内有“老小”、“胡梯”等吴语，很可能是冯梦龙据民间传说而加工写定。

本篇塑造了许宣与白娘子这两个热烈追求自由爱情的人物形象。许宣出身于商人家庭，自幼父母双亡，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做主管，乐于助人。路遇白娘子，便让她搭船；下雨又把雨伞借她，自己则沿人家屋檐下冒雨回来，并对白娘子产生了爱情，丝毫不因她是个披麻戴孝的寡妇而加以嫌弃。后来许宣因为接受白娘子送的她前夫的财物，而两次被当作贼赃拘捕入狱，他也曾因此而对白娘子有所怀疑和责难，但他俩的爱情和婚姻还是得到了继续发展和巩固。许宣在白娘子的资助下，独自开了生药店。由于法海禅师指责白娘子和青青是妖精，在许宣的帮助下，由法海将她俩分别现出了白蛇和青鱼的原形，置于钵盂内，压在雷峰塔下，而许宣则情愿出家，就雷峰塔披剃为僧，修行数年，一夕坐化。从表面看，这似乎是许宣背叛了对白娘子的爱情，而实则反映了白娘子被镇压后，他内心的空虚和悲哀，痛苦和绝望。



明刻本《警世通言》插图

白娘子的形象，不仅始终是个自由爱情的主动、积极、热烈的追求者，而且还是个跟破坏她的爱情、婚姻、幸福的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勇敢、智慧、坚定的反抗者。她两次机智地逃避了官府对她的追捕。当许宣因她而吃两场官司，对她表示责难时，她便以她的爱来使夫妇矛盾迅速化解。当道士在许宣面前说她是妖精，拿两道灵符叫许宣来镇压她时，她马上以法术回击。当许宣的主人李员外对她图谋不轨时，为了保护自己，她就变作一条大白蛇，把李员外惊得半死。当许宣赴金山寺烧香迟迟未归时，她和青青冒着大风大浪的危险乘船去接他。对爱情执著专一，成了她冒犯天条的罪状。一座雷峰塔正是扼杀爱情婚姻自由的封建压迫的象征。

小说中白娘子的形象塑造，寄寓了较多的浪漫主义的理想。她虽然是条白蛇精，但那只是用来吓唬企图强奸她或谋害她的邪恶势力的，而在善良的人们的眼中她则是个美丽、机智、勇敢、可爱、可敬的女性形象。这个以浪漫主义为特色的人物形象，可谓本篇杰出的艺术创造。

从小说描写的客观意义上看，许宣和白娘子的爱情婚姻悲剧无疑是惨遭封建统治镇压的结果。但是小说作者的主观创作动机，却未摆脱封建思想的羁绊。在结尾，小说写法海禅师题诗“奉劝世人休爱色！”“但看许宣因爱色，带累官司惹是非。不是老僧来救护，白蛇吞了不留些。”又写“许宣情愿出家”为僧，不再爱色，才得以“千年不朽”。既要追求自由爱情，又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不仅是造成许宣爱情婚姻悲剧的重要内因，而且也是作家创作思想上的尖锐矛盾。更准确地说，这是那个反封建的新思想虽已经滋长，但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毕竟还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的必然写照。

明陈六龙的《雷峰塔》传奇，已失传。清黄图珌、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清人《义妖传》（又名《白蛇传》）弹词，《雷峰塔》鼓词，《白蛇宝卷》（又名《雷峰宝卷》），均据本篇改编，并加进了一些民间传说的成分。（周中明）

Baishe Ji

《白蛇记》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即《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八《李黄》，注“出《博异志》”，则当为郑还古的作品，在明代别出单行。写士人李黄以调选入京，于长安东市偶遇一白衣美女买锦绣，自称为袁氏孀妇。李慕其美色，出钱帛贷之。后李随归其家，袁氏姨出而款待，提出付钱三十千则袁氏“愿侍左右”。李出钱而留宿三日，归后不适卧床，全身化为

水。其家大惊，随仆人寻往袁氏宅，乃空园而已。问附近居人，谓往往见巨白蛇出没。篇后附载“复一说”，亦述士人遇白蛇精而暴卒故事，唯士人之名为李琯，细节上与前文颇有出入，疑另有出处，非《博异志》的文字。此文写白蛇精以色相诱人钱财，一如娼妓，描写其侍者、姨母与李黄的应对也颇生动细致。写男子与化为美女的白蛇精遇合者，始见于此文。妇人孀居而穿白衣，其姨衣青服，亦同于白娘子、小青，故论者多以为后世盛传于民间的《白蛇传》故事即滥觞于此文。

（李宗为）

Bai Xingjian

白行简（776～826）　唐代文学家。字知退。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白居易之弟。元和二年（807）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东川节度使卢坦辟为掌书记，罢归浔阳。白居易贬江州司马时，行简随兄生活多年。元和十五年，白居易入朝为尚书郎，白行简亦授左拾遗，累迁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宝历二年（826）病卒。有文集《白郎中集》，今佚。《全唐诗》录其诗七首，《全唐文》载其赋十八篇。敦煌遗书中有《天地阴阳交欢大快乐赋》（伯 2539）一篇。《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本传称其“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著有传奇《李娃传》。又《三梦记》一篇，疑出伪托。

（张国风）

Baiyuting

《白鱼亭》　清代小说。八卷六十回。黄瀚撰。道光二十二年（1842）红梅山房刊本，题“趣园野史黄小溪撰述”，首有叙，署“道光二十二年季春月中浣趣园野史珊城黄瀚题于红梅山房”。作者黄瀚，字小溪，号趣园野史，珊城人。生卒年及生平不详，约道光前后在世。据叙可知黄瀚为不得志之书生，曾以教馆为业，奔走天下，阅尽山川。黄瀚称《白鱼亭》是据自己生平所见所闻撰述而成。

叙广东巡抚易自修告老回到荆南家乡，其妻妾和丫环皆知书识礼、聪慧而有诗才，易兴修吉园，招纳天下才子聚会与才女赛诗，唯虞舜臣、黄小溪二人才学出众，丫环中诗将军菱花和诗美人湘麟以诗择婿，二女同嫁黄小溪。易自修之妾四娘生子，此子系白玉鱼投胎，别号玉鱼生，新落成之亭取名白鱼亭。玉鱼生后来得中状元，易自修安享清福。此书以题诗为姻缘媒介，写才子和佳人之遇合，不过佳人不是小姐，而是丫环。书中黄小溪系作者姓字，但官宦之家以妻妾丫环与外间男子唱和吟诗，实有悖情理，其事显非作者经历，而出于想象虚构。

（俞　文）

Bai Yuniang Renku Chengfu

《白玉娘忍苦成夫》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十九。叙程鹏举与妻白玉娘易鞋为别，始离终合事。取材于元陶宗仪《辍耕录》卷四《贤妻致贵》。《尧山堂外纪》亦详载其事。《古今情海》卷十二《夫妇易履》及《情史》卷二《玉娘》，内容略同。

把爱情与爱国结合起来，不惜忍受夫妻离别之苦，促成丈夫爱国建功立业之志，是这篇小说最可珍贵的特色。程鹏举和白玉娘，皆为元朝元帅兀良哈歹部下张万户的俘虏，被张万户留作奴仆，配为夫妇。新婚第三夜，程鹏举为流落异国，身为下贱，玷宗辱祖，忠孝两虚而自悲自叹，潸潸泪下。白玉娘看出丈夫的心思，便劝道：“妾观郎君才品，必非久在人后者。何不觅便逃归，图个显祖扬宗，却甘心在此，为人奴仆！岂能得个出头的日子！”程鹏举心想：“他是妇人女子，怎么有此丈夫见识，道着我的心事？况且寻常人家，夫妇分别，还要多少留恋不舍。今成亲三日，恩爱方才起头，岂有反劝我还乡之理？只怕还是张万户教他来试我。”作者对程鹏举的这段心理描写，可谓一举三得，既突出了白玉娘身为妇人女子却具有丈夫见识的非凡的形象，又活画出程鹏举疑虑重重的心理，还使爱情与爱国的矛盾更为错综复杂，为全篇各种矛盾的激化和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程鹏举为使张万户对他“不来堤防，好办走路”，他便主动向张万户说明“夜来妻子忽劝小人逃走”，遭他拒绝。张万户要吊打玉娘，因张的夫人说情，便“姑念初犯”。这使程鹏举更加怀疑：“还是做下圈套来试我。”过了三日，白玉娘又劝道：“妾以诚心告君，如何反告主人，几遭箠挞！幸得夫人救免。然细观君才貌，必为大器。为何还不早图去计？若恋恋如此，终作人奴，亦有何望！”程鹏举见妻子又劝他逃走，心中愈加疑虑：“前日恁般嗔责，他岂不怕，又来说起？一定是张万户又教他来试我念头果然决否？”因此他又禀告张万户。张万户便将白玉娘卖给人家为婢。这里他们的夫妻离别，看似由于程鹏举的多疑造成的，实则更深一层地提示了程鹏举和白玉娘的耿耿爱国之心：程鹏举为了逃走，不得不竭力取得主子的信任；而白玉娘为劝丈夫早图去计，却把个人的恩怨和安危皆置之度外。小说以情节的层层发展而充分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美好心灵。

白玉娘的形象，集中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她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妇女，恪守三从四德，而是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拳拳爱国之心。即使为劝丈夫逃走而被强行卖出时，仍矢志不渝。在他们夫妻离别时，玉娘将所穿一只绣鞋，与丈夫换了一只旧履，说：“后日倘有见期，以此为证。万一永别，妾抱此而死，有如同穴。”当她被卖到开酒店的顾家后，顾要她做通房丫头，她坚决不从，罚她夜夜纺织，不上一年的日夜辛劳，织成布匹，抵偿身价，然后到南城县花庵为尼。历经二十年，终于等到她的丈夫程鹏举逃出张府，功成名就，派人拿着当初夫妻分别时的鞋履来找她。难得的是，她对丈夫如此一片忠心，并不想得到个人的任何报偿。待到得知丈夫为念夫妻之义，从未再娶时，她才答应重新夫妻团圆。这样一个“六日夫妻廿载别，刚肠一样坚如铁”的女子，集中了中国妇女刚烈果敢、刻苦勤劳、爱心永存、坚贞不

渝等许多传统的美德。正如本篇结尾所说，它确实值得“留与千秋作话说”。

明陆采、沈鲸有同名的《分鞋记》传奇，明董应翰有《易鞋记》传奇，皆演此事。唯后者情节略加增节，人名颇多异同。近代缀玉轩本皮黄戏《生死恨》，也是据本篇改编的。惟小说叙程氏夫妻离而复合，《生死恨》则写白玉娘只是做了一场官诰的梦，等到程找到她时，她已经处于弥留之际。（周中明）

Baiyunta

《白云塔》 清代小说。四十九回。一名《新红楼》。题上海时报馆记者译述。有回评。题“写情小说白云塔”，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二十日初版。首有冷译约言五则，第二则云：“所谓新红楼者，因篇中有红楼故名，与名世之《红楼梦》，如风马与风牛。”

本书立意于讽人心揭世情，写一个善良的少女在一位侠士老人帮助下，战胜邪恶夺回心上人的故事。处于亚丁海湾的亚丁埠，商业繁荣，盛产宝石、白银，白云塔为市内唯一古迹。主人公枫子，是市内第二富翁日人秋山六郎的爱女。第一富翁乃经营银矿的英人蒲乔伯爵，其府邸宏伟胜过宫殿，尤其是为爱女绿姬建造的红楼，上矗云霄，与白云塔遥相对峙。秋山经商香港时，结织了原籍姑苏的石公子。石公子来亚丁埠，与枫子一见钟情。秋山逝后，二人定情白云塔顶。石公子的才貌引起绿姬的垂涎，狐媚加巧计，终使石公子冷淡了枫子。枫子伤心，遂离家出走。其叔八郎乘机吞夺了全部家产。枫子始被盗匪小猴子追劫，继受麦那寺淫尼勒索，复遭叔父驱逐，绝望中登上白云塔顶，幸为奇人风伯老人救下。老人设下妙计，送枫子去巴黎，化装为西班牙红叶公子返回亚丁埠。绿姬见异思迁，弃了石公子献媚红叶。石公子身受枫子受过的痛苦。作者在回评中写道：绿姬可谓水性杨花矣，今之朝日本而暮俄罗斯，朝革命而暮政府，其热中亦无异于绿姬焉！小说最后一回为“大复仇”，悔恨的石公子终于回到枫子身边，绿姬坠塔而亡，破产的八郎刺死伯爵后也被打死，善恶各自得报。

小说塑造善恶正邪的形象有失简单化，但对清末世风人情的讥弹颇能入骨。语言简约有致，写作技巧显然受到翻译小说的影响。（阎中雄）

Baichuan Shuzhi

《百川书志》 藏书目录。二十卷。明高儒编。高儒，字子醇，号百川子，涿州人。生卒年不详。为武弁，喜藏书。此书目著录其私人藏书，有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按经、史、子、集分为四部，细列九十三门，书名下，多附简要的内容介绍和评论。现存传抄本、叶德辉刻本（1915）、叶德辉《观古堂书目丛刻》本（1919）、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7，上海）。

卷六史部的野史、外史、小史三门对于小说、戏曲的著录，是研究元明小说、戏曲的重要资料。如，野史门共著录两部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癸辛杂志》中具百八人混名。”又如，外史门著录了王实甫的《西厢记》等戏曲作品五十二种及有关的资料。再如，小史门著录了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赵弼的《效颦集》、陶辅的《花影集》、周礼的《秉烛清谈》、雷燮的《奇见异闻笔坡丛脞》、周礼的《湖海奇闻》、虞伯生的《娇红记》、玉峰主人的《钟情丽集》、雷世清的《艳情集》、赵元晖的《李娇玉香罗记》、卢民表的《怀春雅集》、樊应魁的《双偶集》等十几种文言小说，并对最后六种评论说：“以上六种，皆本《莺莺传》而作，语带烟花，气含脂粉，凿穴穿墙之期，越礼伤身之事，不为庄人所取，但备一体，为解睡之具耳。”

（刘　蕤）

Baihuakui

《百花魁》 清代小说。四卷十二回。不题撰人。扉页中栏题“百花野史”，正文卷端题“新编百花魁”，版心镌“百花魁”。上栏署“一笑主人题”，左下栏署“初醒斋藏板”。开篇谓：“话说上部言的是了然和尚命徒弟梵空”云云，可知是续编。此书叙妓女吴秀英因明通寺了然和尚短银而拒绝再续旧情，结果被了然击死于途中。初任柳州知府的白公初疑被狎客陈百户所害，然有疑点。后梦至某寺，见壁上贴有八字：“一目了然，何苦相思。”认为“明明是实情”，即将陈百户拟成死罪。适同年王进士来访，暂寓明通寺了然处。“了然”两字引起白公注意，即去该寺，见西廊有了然所题诗句云：“但愿生从极乐园，免教今世苦相思。”了然之名与壁上所题“苦相思”正暗合梦中所见文字，遂捕了然，百般拷打，和尚至死不认。白公心生一计，使一妓扮秀英之鬼魂，诱得和尚供词，真相大白。事后白公求致仕。此时他年过半百，而无子息，因求子心切，一连娶了六个美妾，均无所获，遂立侄子白云为副子。时白云九岁，请四等生员侯山为塾师。侯山见六妾美艳，神魂颠倒，尤喜扬州娶来的李“新姨”，遂作一联托白云传送以挑之。“新姨”无心于侯，却被苏州姨楚楚看破。楚楚自思一旦有子，便“终身受用不尽”，遂暗中移花接木，以“新姨”之名私偷侯生而得子。此事终被告发。白公查得证据，将侯生逐出，楚楚气死，侯生回家不久亦病故。两魂被阎王罚至白府为猫为狗。“新姨”生一子，满月之日，白公题一联曰：“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

作者编写此书的主旨似在惩恶，其署名“云峰”的叙曰：“天下最易动人者莫如色，然败人德行、损己福命者亦莫如色。……古云：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观者宜自警焉。”然细读此书，乃是抄袭、捏合《欢喜冤家》中

续二《一宵缘约赴两情人》及续五《孔良宗负义薄东翁》两篇而成，只是把人名略作改换，如李秀英改作吴秀英，苏息换作白公，孔良宗改为侯山等等，而《欢喜冤家》中的《一宵缘约赴两情人》又本之《新刊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中的《苏按院词判奸僧》等。故此书价值不大，纯系书贾射利所为，刊刻亦粗劣，难怪至今中土已难寻觅，仅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一部。

（雪　亮）

Baijia

《百家》　汉代杂事小说集。又称《百家书》。刘向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百家》一百三十九卷，不题撰人。刘向《说苑叙录》称："（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混，上下谬乱，难见其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据此，则刘向校书秘阁时，就秘阁所藏搜集史传杂记，先编成《说苑》、《新序》，又以其余"浅薄不中义理"的材料编为此书。其书久佚，今《艺文类聚》、《意林》、《广韵》、《事类赋》、《太平御览》等书，引应劭《风俗通义》佚文，其中有转引及《百家语》，当即本书仅存的文字。又《史记·五帝本纪赞》所谓"《百家》言黄帝"、《甘茂传》"学《百家》之说"、《范雎传》"《百家》之说，吾亦知之"，亦当指本书。其佚文如《艺文类聚》卷八十引《风俗通义》："城门失火，祸及池中鱼。俗说司门尉姓池名鱼，城门火，救之，烧死，故云然耳。谨案，《百家书》：'宋城门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见，但就取之，喻恶之滋，并中伤良谨也。'"全书内容由此可见一斑。

（卢仁龙）

Baiyuan Zhuan

《百缘传》　明代小说。未见。阿英《小说闲谈·小说零话》云："北平某先生（傅惜华），藏有《百缘传》一种，最为孤本。书系明刊，演述淫秽故事一百则，各系一图，刊刻极精。惟主人甚秘此书，故知者不多，得见者犹少。"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又云："《百缘传》不知即《祈禹传》否？"

（补　之）

bai

稗　见稗官。

baiguan

稗官　古人对小说的称谓。《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稗官，意即小官。后世遂有"稗官小说"的连称。稗官逐渐演变为小说的代称，又简称为"稗"。

（刘　蕤）

Baihai

《稗海》　丛书。正续两集。明商濬编。濬或作维濬，字景哲（一作初阳），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稗海》编印于万历年间，共收历代稗史、小说共七十四种，或作七十种、七十一种，大概各次印本多寡有异。此书收录异闻类和杂事类的文言小说，自晋人张华《博物志》、葛洪《西京杂记》至元人蒋正子《山房随笔》，大体上以年代为序，有不少比较重要的作品。其中有些是较罕见的书，如张邦基的《墨庄漫录》、王铚的《补侍儿小名录》、温豫的《续补侍儿小名录》等。但有些书却存在各种问题，如八卷本《搜神记》误题干宝撰，无名氏《玉泉子》中杂有许多其他书的文字，题永亨撰的《搜采异闻录》抄自洪迈的《容斋随笔》，题郑景望撰的《蒙斋笔谈》实即叶梦得的《岩下放言》，题张邦几撰的《侍儿小名录拾遗》实为董弅所辑。余如《酉阳杂俎》没有续集，《鹤林玉露》卷帙不足等。本书有明万历中商氏半野堂刊本、清康熙中振鹭堂重编补刊本、清乾隆中李孝源重订本。

（程毅中）

Baisheng

《稗乘》　丛书。佚名辑。《千顷堂书目》类书类著录，无编者姓名。书前有万历戊午（1618）李维桢序，说"是书编葺不得主名，孙幼安得之，校正以传"。存原刻本，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曾著录。又有中国书店复印本。现存北京图书馆藏本"孙幼安"作"黄九如"，其第一种《晋文春秋》书前题"新安黄昌龄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莱光楼抄本及《丛书集成》本作"秣陵陈玄胤校"。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指出："'新安黄昌龄'五字有剜补痕迹，则是书原版固刻于孙，盖后鬻诸黄，此本为黄氏所印；馆臣所见，则孙氏原印本也。"《中国丛书综录》即据黄昌龄后印本著录。

《稗乘》分史略、训诂、说家、二氏四类，收书四十三种（目录无《续积善录》一种）。其中《因话录》三卷，《蛩谈》二卷，《三十国记》二卷，余皆一卷，共四十七卷。第一种《晋文春秋》，所据为映雪老人（即孙道易，著有《东园客谈》）八十二岁时写本，有大德十年吾衍跋，又有成化戊戌王衡题跋，谓"潜溪宋先生直以为衍所著"。第二种《汉武事略》，实即《汉武故事》之节本，与《说郛》本大致相同。余亦多为节略之本，如《松窗录略》仅七条，不如《顾氏文房小说》等本详备，而多出道士王远知作《易总》一条，实出《龙城录》。《熙朝乐事》即摘录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而无作者姓名。所收诸书多非足本，惟收录元末明初人著作，不无罕见之书，尚有一定资料价值。

（程毅中　程有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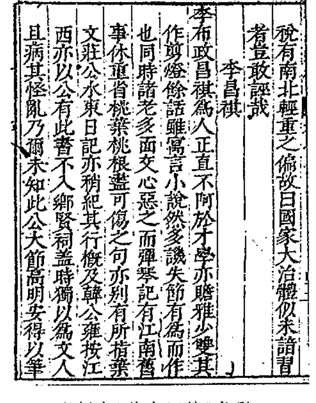
Baishi

《稗史》　元代杂事小说集。仇远撰。仇远，字仁近，一曰仁父、近邨，号山村民、山邨先生等，钱塘（今杭州）人。由宋入元，至元中曾官溧阳（今江苏溧阳县）教授。事迹附见《新元史·吾邱衍传》及《元史类编》卷三十六、《天书》卷八十九等。其书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一卷。书已不传。原本《说郛》卷二十一录佚文三十四条及《志忠》、《志孝》、《志善》、《志恶》、《志政》、《志贤》、《志言》、《志诙》、《志谈》、《志杂》等十一篇目。其中《志

恶》篇有目无文。《说郛》(重编本)卷二十五收此书,取自原本《说郛》而又有删削,仅录十三条,且无《志忠》、《志政》、《志恶》、《志疾》、《志杂》篇名。《武林往哲遗著》即据陶珽本刻附《山村遗集》之后。原本《说郛》中《志忠》篇之《金伶官》条、《志异》篇之《好奇》条、《志杂》篇之《讳名》条,《说郛》(重编本)皆列在《志诙》篇中。据其佚文,知其书皆记宋末元初事。有以下内容值得注意:第一,作者为宋代遗民,书中有些故事反映元人统治下汉人反抗压迫的民族情绪。如《志忠》篇《金伶官》条记金伶官以优戏讥讽入元为官的宋臣。《说郛》(重编本)取消《志忠》篇目,以此条隶于《志诙》篇中,实不解作者思念故国之旨。第二,作者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较深,所以书中很多封建礼教的故事。如《刲股批乳》表彰愚孝行为;《丐者报恩》、《富邻还券》宣扬积德行善的思想。还有贵家女沦为娼婢后被行善者买后放还的故事,旨在劝人积善,从侧面暴露了宋末元初战乱给一些家庭带来的灾难,是前两类作品的融合。第三,一些民间流传的故事,或涉官政,或关民情,皆有可观者。其书选材造事比较考究,能注意作品的故事性,就连一些记载药方的内容,也往往以故事引出,增强了全书的小说意味。 (宁稼雨)

Baishi Huibian

《稗史汇编》 明代笔记集。一百七十五卷。王圻撰。王圻,字元翰,上海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陕西布政司参政,《明史》有传。



稅有南北輕重之偏故曰國家大治體似未諳習
者豈敢譏哉
李昌祺
李布政昌祺爲人正直不阿於才學亦贍雅少變其
作剪燈餘話雖寓言小說然多譏失節有爲而作
也同時諸老多面交心惡之而彈琴記有江南舊
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别有所指葉
文莊公水東日記亦稍紀其行概及韓公雍按江
西亦以公有此書不入鄉賢祠蓋時獨以爲文人
且病其怪亂乃爾未知此公大節高明安得以筆

明刻本《稗史汇编》书影

是编搜采说部,都为纲者二十八,列目三百二十。卷首仅列书名,不注出处,"辗转裨贩,虚列其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间涉小说史料,如对《水浒传》的著录,认为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同时将《水浒传》与《西厢记》作了比较:"今读罗《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总之,惟虚故活耳。"作者把《水浒传》列为罗贯中著。凡此,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刘 辉)

Ban Gu

班固(公元 32～92) 东汉文学家、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人。祖父班穉,官至广平相。父亲班彪,字叔皮,是东汉初著名的儒学大师,官至望都长,曾作《史记后传》百余篇,其内容大部被班固吸收在他的史学著作《汉书》中。

班固九岁便能属文诵诗赋。稍长,博览众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父死之后,开始整理其父所撰《史记后传》的遗稿,经过几年潜精研思,便开始了《汉书》的编撰工作。永平五年(公元 62),班固以私撰国史的罪名被捕入狱。其弟班超为营救班固而上书显宗皇帝,得到召见,恰好此时扶风郡也将班固所撰《汉书》书稿上奏,显宗见而奇之,班固遂被召至校书部,任命为兰台令史。至建初七年(公元 82),《汉书》成,前后历时二十余年。章和二年(公元 88)班固入车骑将军窦宪幕府为中护军,永元二年(公元 90),窦宪封大将军,班固行中郎将。永元四年,窦宪潜图弑逆,阴谋败露后自杀,班固被牵连入狱,死于狱中。《后汉书》卷四十有传。

班固是东汉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他在《汉书·艺文志》中,对于小说的起源和作用,曾加以阐述,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种看法,肯定了小说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社会作用,但基本上还是认为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反映出封建正统文人对小说的轻视,也流露出传统儒家思想对小说的看法。班固在《艺文志》中虽把小说家列入"诸子十家"之中,但又说"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已",唯一不足观的还是"小说家者流"。

史籍著录中托名班固所撰小说有两种:《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但实际上均非班固所作。 (刘文忠)

Banqiao Ji

《板桥记》 唐代传奇小说。《古今说海》说渊部所收,不著作者,实出薛渔思《河东记》,即《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所引的《板桥三娘子》。叙汴州板桥店店主三娘子,富有驴畜。有客赵季和投宿其店,夜间窥见三娘子取出木牛木人,耕地种荞麦,又磨面作烧饼。明晨给其他旅客吃了,都变成驴,三娘子吞占了所有的财货。赵季和去后重来,自己预作了烧饼,偷换了三娘子的饼,又骗她自己吃,三娘子也变成了驴。赵季和骑上这驴周游四处,后来遇一老人,请赵放她。老人擘开驴皮,三娘子才恢复原形。这个故事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第五段有一定影响。《聊斋志异》中有《造畜》一篇,故事也与此相似,而情节极简。有的研究者认为此故事来源于荷马史诗《奥德赛》及罗马阿普列乌斯的《变形记》,可资参考。 (程毅中)

Bao Longtu Pan Baijia Gong'an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 明代小说。今知有两种藏本:一为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与耕堂刊《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包龙图判百

家公案》，十卷一百回，署钱塘散人安遇时编集；一为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藏明万历二十五年万卷楼刊《新镌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版心上题“包公演义”，六卷一百回（缺卷三），序署“饶安完熙生”。两种藏本除分卷不同外，文字亦稍有异同。与耕堂本正文前附有《包文拯国史本传》以及《包待制出身源流》。《包待制出身源流》以小说形式叙包拯出生至做县令间事。



明万历二十二年朱氏与耕堂刻本《包龙图判百家公案》

包公故事历经宋元话本、戏曲、民间传说的丰富积累，情节日趋生动，包拯形象愈加鲜明。尤以断案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本书以此为基础，每回叙一事。由于故事来源不同，故长短不一，然叙事形态尚嫌粗略，不够成熟。却对晚明以后的公案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代《龙图公案》的祖本。

与耕堂本已收入中华书局《古代小说丛刊》，万卷楼本由韩国学古房点校出版。　（吴　敢）

Baowentang Shumu

《宝文堂书目》　藏书目录。三卷。明晁瑮编。为嘉靖元年至隆庆元年（1522～1566）晁瑮及其子东吴的藏书目录。卷中《子杂》、《乐府》载录了大量的小说戏曲书目，仅《子杂》所录小说书目达一千三百余种。除《子杂》门类中著录小说书目外，其他门类亦间或载录，如卷上《史》门，就著录了《李唐五代通俗演义》一书。此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某些书名下注明版刻，足以考见明代版本源流。如《穆天子传》，注明系“天泉刻”；《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注明为“武定版”，确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史料。《宝文堂书目》向有传抄本，古典文学出版社将其和徐𤊹的《红雨楼书目》合并印行出版（1957）。　（刘　辉）

Baoguang Lu

《葆光录》　宋代志怪小说集。陈纂撰。陈纂，号袭明子，吴越人。《葆光录》，《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著录，二卷，无撰人；《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著录，三卷，“陈纂撰，自号袭明子。所载多吴越事，当是国初人。”原本《说郛》卷二十收此书，题五代吴越陈□□，下注“号袭明子”。现存《顾氏文房小说》本题颍川陈□纂，前有序说：“袭（原作龙）明子所纂《葆光录》，无年月，无前后，见闻奇异事即旋书之，因而成编，分为三卷。”《说郛》本首条说：“葆光者，注之而不满，酌之而不竭也。”不见于今本，似别有所据。书中多记吴越事，而第二条称“太宗少时帅师战淮人于千秋岭”，似作于宋太宗称庙号之后，或出后人追改。此书杂记见闻，甚为简略，多为志怪，间亦志人，常为明人伪书所取资。如《五朝小说》、《唐人说荟》中题为于逖撰的《闻奇录》和《灵应录》，题为陆勋撰的《志怪录》，多抄自本书。又如卷一记术士殷七子救活死婢，又能使屏风上画像唱歌一条，也见于伪托孙頠撰的《幻异志》。可见其书虽不太著名，而影响甚大。　（程毅中）

Baohua Lu

《葆化录》　宋代小说选集。《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本皆题唐陈京撰，实出伪托。本书杂取诸书而成，如“太湖渔者”条、“狗不相食”条，俱出自宋初陈纂的《葆光录》。　（顾　青）

Baoying Lu

《报应录》　唐代志怪小说集。王毂撰。王毂，字虚中，自号临沂子。宜春（今江西宜春）人，乾宁五年（898）进士，唐末以尚书郎中致仕。著有诗集三卷、《观光集》一卷、《前代忠臣临老不变图》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唐诗纪事》卷七十、《唐才子传》卷十）。《郡斋读书志》卷九《王氏神仙传》条谓“其后又有王虚中续纂三十人附于后”，似为后唐人。

《报应录》，《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一卷，署王毂撰；《通志·艺文略》传记类冥异属作后唐王毂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亦作王毂撰，当即字虚中之王毂。原书不传。《太平广记》引有佚文，多记晚唐因果报应故事。如《范明府》条（《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七）记范明府算命，预知“来年禄寿俱尽”，因嫁女买一婢，乃其友人之女，遂以女之妆奁嫁之。后得延寿并历官数任。此在《稗海》本《搜神记》卷五演化为赵明甫事，又为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张师正《括异志》卷十《钟离发运》钟离瑾嫁婢故事所本。《醒世恒言》第一卷《两县令竞义婚孤女》即据《括异志》铺衍之。又如《李明府》条（《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四）记李明府梦素衣妇人乞命，实为被宰之白羊，情节亦为宋张君房《乘异记》之《秦妇罚为牝羊》（《类说》卷八）所承袭。

《太平广记》尚引有《报应记》佚文，其与《金刚经》有关者，或出卢求《金刚经报应记》（《崇文总目》释书类、《宋史·艺文志》释氏类著录，《通志·艺文略》释家类误作唐四川安抚使卢永撰）。但与《金刚经》无涉而记晚唐事者，如《岳州人》条记咸通中事，《徐可范》条记“僖宗幸蜀”事（均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三），或即《报应录》之讹。　（程毅中）

Beili Zhi

《北里志》 唐代笔记。孙棨撰。孙棨，字文威，号无为子。武强(今河北武强)人。僖宗(874～888)在位时，入京应试，寓居长安，熟悉于冶游生活。官侍御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新唐书》卷七十三《宰相世系表》、《唐语林》卷七及《说郛》等)。《北里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于小说类，一卷。书前有中和四年(884)自序。据自序和《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记大中进士狎游平康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说："孙棨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贤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卢相携之室女，失身于外甥郑氏子，遂以妻之，杀家人而灭口。"按书中未见有与卢相关之事，疑有脱误。北里即长安平康里中三曲，为妓女聚居之地。书中详述曲中妓女生活，记其有名者如赵绛真、楚儿、郑举举等，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能诗者，常与士子唱和酬答。部分条目写到妓女身受压迫的痛苦生活。书中作者自叙与妓宜之交往，宜之愿嫁孙棨，孙棨答以非举子所宜。后来宜之为豪者所占有，还赠诗给孙棨说："久赋恩情欲托身，已将心事再三陈。泥莲既没栽移分，今日分离莫恨人。"就是一个哀婉动人的故事。又如记妓女张住住与邻家子庞佛奴相爱，而又被陈小凤以财聘定，住住设计诳骗小凤，与佛奴终成良缘。这个故事很富于戏剧性。他如记莱儿、颜令宾、俞洛真诸人，亦各具个性，形容毕肖，颇能传神。此书有《古今说海》本、《续百川学海》本及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等。 (王　强)

Beimeng Suoyan

《北梦琐言》 唐五代笔记小说集。孙光宪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三十卷，题"荆南孙光宪撰"。《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亦作三十卷，题"黄州刺史陵井孙光宪孟文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十二卷，当误。《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作二十卷，题"宋孙光宪撰"。按此书自序称"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其有事类相近，自唐至后唐、梁、蜀、江南诸国所得闻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三十卷。《禹贡》云'云土梦作乂'，《传》有'畋于江南之梦'，鄙从事于荆江之北，题曰《北梦琐言》"。可知此书实为三十卷，因仕于荆南而得名，非撰于入宋之后。

自序又云："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每条多载得于某人，以示有据。写作态度颇为谨严，故所记多翔实可信，然亦有传闻失实之处。书中内容甚为广泛，诸如政治史实、文人士大夫言行及社会风气等，向为研究晚唐五代史者所重视。所记中晚唐及五代时文人逸事甚多，如顾况、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韦庄、和凝等，又记卢延让、李昌符等以怪僻之诗行卷云云，均为重要文学史料。而有关神怪谶应的记载亦颇多。文笔典雅，但稍觉繁冗。

传世有《稗海》、《雅雨堂丛书》等本，均为二十卷，收三百二十七条，非完本。缪荃孙《云自在龛丛书》本聚诸本精校，又自《太平广记》中辑得逸文四卷，八十七条，最称完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此本排印(1959)，且附《雅雨堂丛书》本二十卷目录与《逸文》四卷目录，更便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林文园新点校本(1981)，又作了进一步加工。

(周勋初　严　杰)

Beishi Yanyi

《北史演义》 清代小说。六十四卷。杜纲撰。存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本，题"玉山杜纲草亭氏编次"、"云间许宝善穆堂氏批评"、"门人谭载华南溪氏校订"，封面署"乾隆癸丑年(五十八年)镌"，序署"乾隆五十八年岁在癸丑端阳日愚弟许宝善撰"，次有"北史演义凡例"二十条。

书叙自北魏末年到隋文帝统一中国大约八十年历史，用了较大的篇幅详细地描叙了高欢的发迹以及他分裂北魏、其子高洋以北齐取代东魏的事迹。自北朝魏末到隋初，魏分西、东，东属齐，西属周，其中祸乱相寻，变故百出，头绪杂多。作者叙述以北齐为主，避免了按年记事致使情节散漫的毛病。情节所演，基本上于史有据，但中间许多细节和宫闱秘事却采自稗官野史，虚构亦有相当成分。作者意在以历史讲因果、示劝惩，道德倾向比较显明。

此书之前，历史演义小说有《东西晋演义》和《隋唐演义》，中间却无演述南北朝的讲史小说，此书之出，恰好弥补了古来演义之缺。作者编撰既无底本依托，则完全出自个人创构，与一般以市人话本为基础的讲史小说相比，此书带有更多的文人风格。 (石昌渝)

Beiwei Qishi Guixiaolie Zhuan

《北魏奇史闺孝烈传》 清代小说。十二卷四十六回。张绍贤撰。道光三十年(1850)藏德堂刻本，题"闽川张绍贤尔修著"，内封、版心题《闺孝烈传》，卷端题《新刊北魏奇史闺孝烈传》，首有序，署"道光庚戌夏六月浯岛铁庵梅道人书于鹭江寄舫"。

书叙花木兰代父从军故事。时代是拓跋北魏，贺虎在黑山聚众十万，威胁北魏朝廷，朝廷征兵，花木兰见父亲年老体衰，毅然女扮男装到前线效力。木兰屡建战功，又奉命入小红山招安敌军，敌军将木兰扣作人质，并以小红山贼首赵让的表妹卢玩花与之成亲。木兰向卢玩花道出真情，二人结为姊妹，里应外合，剿平小红山。卢玩花投往黑山做内应，木兰率军渡过黑河，进剿黑山。这时木兰的未婚夫王青云以状元奉旨监军，调来红衣大炮攻打黑山，全歼山贼。魏主知木兰代父从军十二载大建奇功，封她为节孝一品夫人，封卢玩花为忠义夫人，二女同嫁王青云。

此书在《木兰辞》的基础上虚构了许多情节，面目已完全改变。情节构思平庸老套，尤其是未婚夫状元及

第、二女共事一夫之类，更为俗套。（俞 文）

Beiyou Ji

《北游记》 明代小说。四卷二十四则。一名《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题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建邑书林余氏双峰堂梓。

书演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及成道降妖事。略谓玄天上帝乃道教的偶像，原为玉帝三魂之一。隋炀帝时，玉帝忽起凡念，遂以三魂之一投胎人间，后去武当山修炼，成道升天后领玉帝旨去中界收四方黑气，并率部遍游人间，救灾解难。明永乐三年，还帮助明成祖平定叛乱。内容荒诞离奇，神怪色彩浓厚。真武故事来源甚早，小说杂取《道藏》中《玄天上帝启示录》、《元洞玉历记》与民间故事撮合而成。作品叙事平板，写诸家神魔争斗，远不如《南游记》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玉帝設宴
會群臣
刊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志傳一卷
三台山人 仰止 余象斗編
建邑書林 余氏 雙峯堂梓
玉帝設宴會群臣
却說隋朝隋煬帝治天下忽一日玉帝傳下
玉旨在三十三天兜率宮設宴會請天君[illegible]
天君許天君丘天君為天君等衆真君得[illegible]
各各依次而到朝見山呼畢玉帝曰[illegible]
有五百結晝夜勤發細觀[illegible]之中天不知[illegible]
方之萬一今會卿等欲[illegible]一路[illegible]

明刻本《北游记》插图

篇末记永乐三年(1405)真武上帝助国家得胜，受皇帝崇拜，下文说："至今二百余载，香火如初。"由永乐三年下推二百余年，即为万历时，当为小说之成书年代。

现存明万历三十年(1602)刻本，清嘉庆十六年(1811)《四游记》本以及道光十年(1830)《四游全传》本。（吴 敢）

Bimuyu

《比目鱼》 清代小说。九回。不署撰人。无序跋。作者不详。目录标识为第一回至第九回，正文则为第八回至第十六回。卷首云："前部书名是《戏中戏》，说的是谭楚玉远游吴越，刘藐姑屈志梨园……借戏文台前厚骂，守节义夫妇偕亡——俱在上部书《戏中戏》内说的。"可知《比目鱼》的前部题为《戏中戏》，共有七回。《比目鱼》自刘藐姑、谭楚玉双双投水殉情写起，叙述戏台下观众为谭、刘二人殉情壮举所感动，痛殴欲娶刘藐姑的财主钱万贯，告他倚势逼死人命，钱万贯人财两空，为此下狱。刘藐姑和谭楚玉在水中得宴公神灵护佑，一息尚存，被莫渔翁救起，二人遂成婚配。原来莫渔翁乃漳南兵宪慕容石公，辞官改名易姓隐居在此。谭楚玉在莫渔翁的帮助下，乡会两试俱登高魁，除授汀州司理。夫妇上任途中到他们殉情投水的埠镇，刘藐姑之母刘绛仙的戏班按旧例在此演戏，刘藐姑专点《王十朋祭江》。刘绛仙扮演王十朋，唱到祭江之时想到女儿当年恰在此处投江，悲恸欲绝，藐姑见母亲情真，遂与相认。谭楚玉后来破贼有功，补漳南兵宪，为慕容石公雪耻，辞官后夫妇晚居严陵，与慕容石公共享天年。

小说据李渔《笠翁十种曲》之《比目鱼》改写。李渔曾将刘、谭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写成话本小说，题为《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收入他的话本小说集《连城璧》。话本小说中欲占藐姑的埠镇富翁并无名姓，莫渔翁乃本地渔人，非隐居官宦；楚玉亦无破贼补漳南兵宪情节。小说《比目鱼》显系由传奇《比目鱼》改编而成。

今存清刻本。（石昌渝）

biji xiaoshuo

笔记小说 文言小说体裁。作品大多以随笔记录见闻的短文组成。以"笔记"作为书名，始于宋代的宋祁。笔记小说常以"笔记"为名，例如旧题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也有称笔谈、随笔、笔丛、笔余者，例如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薛冈的《天爵堂笔余》；更多的以杂录、杂记、杂志、漫录、谈丛、丛说等为名。这些作品，书名虽不同，按其内容则可统归于笔记小说类。主要特点是：内容驳杂，短小精悍。（刘 蕻）

Biji Xiaoshuo Daguan

《笔记小说大观》 丛书。王文濡(均卿)主编。上海进步书局编印(1912)。原分八辑，又外集一辑，收书二百余种，内容广泛。但收录过滥，如收及《意林》、《九国志》、《入蜀记》、《三吴游览志》、《澳门纪略》、《临汉隐居诗话》、《淡生堂藏书约》等书，把笔记小说的概念扩展得漫无边际，比传统的子部小说范围更广。此外，还收入一些伪书，如郑景望的《蒙斋笔谈》、永亨的《搜采异闻录》等；张舜民的《画墁录》则误用诗文集《画墁集》。全书编次亦无体例，抄写、断句又常有错误。但书中收入了不少常用的杂史笔记，给一般读者提供了便于检阅、通行易得的本子，起了一定的流传、推广作用。原为石印袖珍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又重新刊印(1983)，按年代先后调整了次序，分为三十五册。

（程毅中）

Biliyuan

《笔梨园》 清代小说集。题"萧(潇)湘迷津渡者编辑"、"镜湖惜春痴士阅评"。潇湘迷津渡者当为明末清初人，姓名与生平不详，另著有《都是幻》、《锦绣衣》等。《笔梨园》今残，仅存"第二本"《媚娟娟》，共六回。有眉批、旁批与回评。

书叙明代嘉靖年间有名江武字千城者，流寓衢州，十八九岁时，父母双亡。娶得宋之臣女为妻，不上一年亡故，誓娶与亡妻同貌者为续弦。时值倭寇入侵，武与老仆江升往扬州贩盐避乱。在扬得故友冯人便引见妓女媚娟。媚娟貌同江之亡妻，两人情投意合。江升劝他不可迷恋，反遭责打，遂随兵部公子进京。冯人便乘机入室，窃去银子三百两，购置房产，并娶徐海帐前宫娥为妻。千城囊中金尽，被鸨母逐出，飘泊无依，只得去木场掮木为生。偶遇媚娟，媚娟赠银五两，并要他至妓院相会，又赠五十两。千城遂至严州贩漆，至杭州发卖，见岳父妹宋氏，容貌与媚娟十分相似，并知其女福姑、禄姑皆被倭兵掳去。回扬州后，知媚娟即是宋小女禄姑。媚娟又赠银使千城贩茶至京，大获其利，又遇旧仆江升。得江升之助，谋得浙江宁波府总镇之职，遂与媚娟完婚。冯人便病故，临终前言及曾负千城三百金，嘱妻坐产招嫁千城，以还阴债。冯妻与媚娟貌同，正是宋氏长女福姑。于是姐妹骨肉团圆，江千城娶了这一对前妻的表姐妹。

此书对因"遭难遭贫受逼受勒"而入火坑的妓女表示同情，并歌颂了她们的"深情侠气"。全书构思过于求巧而有失真之感。作者主观上想把笔下人物的神情风貌写得"无不曲肖"(第二回回评)，但总体看来，仍属平平之作。（雪　亮）

Bilian Lu

《笔奁录》　宋代传奇小说集。王山撰。王山，魏人，生平不详。据《盈盈传》自叙，作者皇祐（1049～1053）中省试不第，漫游东海，遇吴女盈盈；后又寓游淄川，嘉祐五年（1060）游奉符（今山东泰安县）。当为宋仁宗时人。

《笔奁录》，《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七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不著作者。原书失传，《夷坚三志》已集卷一录其《吴女盈盈》、《长安李妹》两条，曾加删改。《云斋广录》卷九所收《盈盈传》，当为王山原作。传文自述在东海守田公宴中遇吴妓盈盈，善歌舞，尤能弹筝，爱好词章，学词于王山。王西归魏州后，明年有客携盈盈《伤春词》示王，王作长歌答之。又一年，王再至山东，盈盈已死。有王通判告王山云，盈盈死前梦红裳美人告以玉女命之掌奏牍。嘉祐五年，王登泰山归，为一女奴召至一宫殿，一女子召盈盈与一女偕来，命之赋诗，盈盈亦作一绝。二女命盈盈与王就寝。晨起与王泣别，王恍然出洞，感怆而还。此篇连缀诗词，颇见文采，而故事情节奇幻，亦足动人，于此可见《笔奁录》艺术成就之一斑。《夷坚三志》所引李妹故事，叙长安娼女李妹，被售为同州节度、宗室四王之妾，善歌舞，王宠之专房。一日忤旨，令出居龙州刺史张侯别第，张欲逼淫之，妹坚拒不从，取刀将自刎，慷慨陈词，张羞愧而止。妹终于自缢，张亦忧惧不食而死。王山因为作传。明人《广艳异编》等书所收，"李妹"又作"李姝"。《笔奁录》仅存此两篇佚文，而艺术特色大致可见。《盈盈传》以第一人称记述见闻，自称纪实，实则荒幻不可置信，构思颇见匠心，而叙事宛转，文词华艳，在宋人小说中比较突出，略有唐人所谓"著文章之美，传要眇之情"的遗风。《云斋广录》里有不少与《盈盈传》风格相似的传奇，或许还有王山的作品。（程毅中）

Bi Xiezhi

《笔獬豸》　明代小说。残存三卷三篇，原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已佚。明无名氏撰。题"独醒人编次"，不知与编《鸳鸯针》之独醒道人同为一人否？其书每卷录小说一篇，以三字标题。每篇六回，各有回目。残存《人情薄》、《鱼肠鸣》、《釜豆泣》。惟《人情薄》完全，《鱼肠鸣》仅存其半，《釜豆泣》则有目无文。（补　之）

Bili Zacun

《碧里杂存》　明代笔记。一卷。董谷撰。董谷，字硕甫，海盐（今浙江海盐）人。正德举人，官至汉阳太守。罢官后，自号碧里山樵，又曰汉阳归叟，居海盐澉浦镇（《明史稿》卷一百八十五，《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

是书采辑有关明初君臣的逸闻传说，小说成分较大。《梅梢》写鄱阳之战时，一梅姓梢公有救洪武脱流矢之功，开国后竟不得封。梅梢拦驾言其事，终得封赏。《贤人心肝》记洪武信工匠诡言，欲以文人心肝造宝钞，皇后马氏以秀才文章即是贤人心肝相谏，遂免众儒。《建文君》叙洪武生前已觉永乐异志，乃封一箧赐建文，谕其大难时开启。及靖难兵至，建文开取僧衣度牒剃刀，连夜削发焚宫，从大隧中逃走。有司以自焚奏。四十年后，一老僧进宫，自言为建文。诸人莫识，一老宦以足底黑子相认，朝廷亦善处之。此事与史仲彬《致身录》及《明史纪事本末》所记可互参证。清人《千钟禄》传奇即演此事。又有若干志怪故事，能以宏传奇特见长。《周云宗》言成化时巨盗周云宗曾入山见龙截其尾，听霹雳而走。他神力无比，官捕不得，尝自缚投案，后弃枷而去，竟不复见。反映人民对自己力量的向往，格调健康。与此相反，《斩蛟》以王阳明灭宸濠之乱附会历史传说的许真人铁柱镇妖事，亦为《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的本事之一。《陆偃山》写陆深死而复生，并言其入冥府诸事，则属封建迷信的无稽之谈。《碧里杂存》，《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一卷，现存万历己卯（1579）许琳刻《见闻纪训》附刻本、《宝颜堂秘笈》本均一卷，《盐邑志林》本分上下二卷，而内容与一卷本无异。《续说郛》、《五朝小说》所收一卷本，则是删节本。（宁稼雨）

Biyulou

《碧玉楼》　明末清初小说。十八回。别名《韩中乐》。题"竹溪修正山人编次"，作者真实姓名及生平已不可考。

小说写河南汴梁城富豪王百顺是个相貌出众的风流人物，妻子张碧莲也是个美貌无双的女子。婚后，因百顺阳物微小，使碧莲常生怨恨之心。百顺的朋友吴能劝他去京城求医。在百顺离家赴京之际，吴能与碧莲苟合。吴能和碧莲通奸一事为仇人胡山得知，胡山趁他俩交欢时将吴能杀死并去县衙自首。县令判胡山徒罪一年，对碧莲则念其宦家之女，令其回家改邪归正。

百顺在京城遇命馆老人传授妙术并送他增阳补肾丸，在返家途中的旅店里，百顺梦见一年轻美貌的女子主动与他苟合。回到家里后，赢得了妻子碧莲的欢欣。一天夜里三更时分，正当百顺朦胧之际，又遇旅店中所梦见的女子前来与他交欢，告他："奴与你前世有缘"，并自称是黄云英，希望百顺托媒去她黄家提亲。媒婆到黄家，只见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妈妈及其年轻媳妇黄玉楼在家，告以姑娘才死不久。百顺通过媒婆勾引玉楼到手，两人就打得火热。闲谈中方知云英乃是一狐狸所幻化。一次云英告诉百顺：不久她将遭雷击，要求百顺保护。百顺虽口头答应了她要求，但到时却反把她推到外面让雷殛死。

正当百顺与玉楼奸合愈益频繁时，玉楼的丈夫黄德突然从外地回来，发现了奸情。这时由狐狸幻化的云英深恨百顺的负义行为，将自己灵魂化作玉楼，把百顺引入黄家。又选好百顺和玉楼奸合之际，把黄德从外面引至家中，促使黄德亲手杀了百顺。当时玉楼惊恐万状，一再向丈夫求情，黄德原谅了她。于是夫妇俩把百顺的尸首扯在后园井里，然后收拾行装，逃往广东经商。百顺死后，妻张碧莲开始和浪子张有义勾搭，后张因赌钱输了银子，就把碧莲出卖给了广东客，后广东客因淫欲过度而死，碧莲又被转卖给王德为妾。

小说通过这个曲折的故事作了劝善惩恶的宣传，特别通过吴能被胡山所杀，王百顺为黄德所斩，突出宣扬了作者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张。在小说的序言中对作者的用意也特别给以指出："尤有可取者，劝人终归于正，弗纳于邪。"但多淫秽笔墨，又颇直露，实不足取。今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存积善堂刻本。

（沈天佑）

Bian'erchai

《弁而钗》 明代小说。四集，分别题为《情贞记》、《情侠记》、《情烈记》、《情奇记》。每集五回，叙一事，共二十回。署为"醉西湖心月主人著，奈何天呵呵道人评"。心月主人与呵呵道人的真实姓名及生平均不可考。作者创作主旨为情，由情而衍出"贞"、"侠"、"烈"、"奇"的故事。然而和明末其他描写男女私情的小说不同，此书所写专在同性恋，无论是《情贞记》的赵王孙与凤翔，还是《情侠记》的张机与钟图南，一味嗜好"南风"，那怕封伯成侯之后，也要就榻了却相思之债。对这种变态的违犯人性的同性淫乱，作者虽稍出微词，而赞美、欣赏之意却溢于言表：赵、凤之"始以情合，终以情全"，意在为"南风"增色；张、钟之世代相好，则要证明此情"虽英雄亦不能免"；而《情烈记》的文韵更为此如醉如痴，于是贞、侠、烈、奇由此而生发，人性扭曲，丑不堪言。特别是作者笔下的这些酷爱"南风"的芸芸众生，每人都得到升仙善终的美好结局，使本书的导欲色彩更为浓厚。难怪刘廷玑在《在园杂志》里作出这样的评论："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质》、《弁而钗》、《龙阳逸史》悉当斧碎枣梨，遍取已印行者，付祖龙一炬，庶快人心。"其书在清代屡遭焚毁，也就不足为怪了。



明崇祯笔耕山房刻本《弁而钗》插图

尽管小说带有一定的故事性，对当时的社会罪恶也有所揭露，如《情烈记》中写乜仪宾的横行霸道，《情奇记》中对蓄男妓之所"南院"的灭绝人性的具体描绘，于伤风败俗、糜烂腐朽的晚明现实社会，都可见一斑，但由于内容上的无足称道和艺术上的强为捏合、生搬硬套，实为明代小说的末流之作。

今存明崇祯笔耕山房刻本。 （刘 辉）

bianwen

变文 说唱文学体裁。最晚兴起于唐代。现存敦煌写本《降魔变文》中有"大唐汉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的称号，当作于唐玄宗天宝七年至八年（748～749），是现知变文最早的确切年代。多数学者认为变文之得名来自配合变相图故事的解说；也有学者认为"变"字从梵文音译而来，但未能找出对应的梵语。六朝时曾有《骑马变图》、《九宫变图》及《宝积经变》、《法华变》、《弥勒变》，唐初又有张孝师的《地狱变》、尉迟乙僧的《降魔变》等，都是图画。晚唐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有"画卷开时塞外云"之句，可知变文与变相图相辅而行，都可以简称为"变"。变文的体制不完全一致，有散说体，如《前汉刘家太子传》，也可以称为《刘家太子变》；而《舜子至孝变文》，则基本上是六言赋体；更多的是散骈并陈，说唱相间，如《破魔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汉将王陵变》等。变文既演说佛教故事，又演说历史故事，还可演说当代时事，如《张义潮变文》。说唱变文称为"转变"，说唱者可以是俗家歌女，也可以是僧人。

变文的名称虽早见于文献记载，但变文实物则至19世纪末才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近代学者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变文之后，曾用变文的名称概举俗讲经

文及俗赋、词文、话本等说唱文学。如《敦煌变文集》(1957,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收入了多种文体的通俗文学作品,大家已习惯于把变文作为这一类作品的通称。近年来陆续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疑议,认为变文应以原题有“变”字的文体作为标准,对通俗文学还应作细致的分类。现存敦煌遗书中残缺失题的作品很多,还有待深入研究。无论从广义或狭义理解,变文实质上都是通俗的叙事文学,与后世的说唱艺术有密切关系,应当视为通俗小说的渊源之一。 (程毅中)

bianding

辨订 小说种类。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的《九流绪论》中把小说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种。并将《鼠璞》、《鸡肋编》、《资暇集》、《辨疑志》等归入辨订。其内容较芜杂,多考证经史疑义、名物典故之作。 (刘 葳)

Bianlin

《辨林》 南朝梁萧贲撰。二十卷。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著书篇》最早著录《辨林》二帙二十卷,不言萧贲撰。《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始著录《辨林》二十卷,萧贲撰。两《唐志》著录同。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案《金楼子·立言篇》亦有诋毁萧贲一条,末云:‘本名涣,兄弟共以其悭,因呼为贲。’据《南史》,盖以其字文奂,遂以为名涣,亦诋毁之辞,非其事实。又《著书篇》载《奇字》二帙二十卷,金楼付萧贲撰;《碑集》十帙百卷,付兰陵萧贲撰。此《辩林》大抵亦付萧贲撰,而独不注,岂转写佚失欤?”宋以来全书亡佚,今已一字不存,大概也是一种记述士流言谈逸事的书。

(许逸民)

Bianlin

《辨林》 席希秀撰。二卷。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又见于《通志·艺文略》。席希秀生平不详,按《隋志》编次,疑为南朝齐、梁时人。全书一字不存,不知内容究竟如何,据书名含义推测,亦当是记录士流言谈逸事之书。 (许逸民)

Bianyi Zhi

《辨疑志》 唐代杂事小说集。陆长源(?～799)撰。陆长源,字泳之(《新唐书》本传作泳),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历任建、信二州刺史,江、淮转运副使,又改任汝州刺史。贞元十二年(796)为宣武军行军司马。贞元十五年,节度使董晋卒,陆总留后事,以执法过严,激起兵变,被乱军所杀。著有《唐春秋》六十卷。《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一有传。《辨疑志》,《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三卷。《玉海》卷五十七引《中兴馆阁书目》著录《辨疑志》云:“辨世俗流传之谬。”《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云:“唐宣武行军司马吴郡陆长源撰。辨里俗流传之妄。”署其官衔,似著于贞元十二年之后。原书失传,《太平广记》及《说郛》(原本,卷三十四)等书收有佚文,都是破除迷信的故事,具有较强的科学观念。如《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八引《李恒》条,叙陈增揭穿巫师的骗术,用白矾画在纸上,沉入水中,纸上出现鬼的形象,巫祝李恒就被吓跑了。又如《太平广记》同卷引《姜抚先生》条,记太学生荆岩根据典章制度揭露道士姜抚的谎言。姜抚自云年已数百岁,谎称在梁朝曾为西梁州节度使。荆岩指出:“梁朝在江南,何处得西梁州? 只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何处得节度使?”这个姜抚惯于诈骗,唐玄宗也曾上当,见《新唐书·方伎列传》。又如《说郛》所收《石老》条,载石老之子沉其父尸于河中,妄称石老化白鹤飞升上天。节度使李怀仙竟信以为真,赐石子米和绢。后因邻人争夺财物而暴露真相。又如《女娲墓》条谈到苏州太伯庙东一宅有太伯三郎塑像,常有人去祭祀。陆长源指出史传明说太伯无嗣,“太伯三郎不晓出何典耶?”多处运用了考据的方法,在唐代小说中是别树一帜的。《辨疑志》出现于唐代宗教盛行和神怪小说蜂起的时期,非常难能可贵。作者采用小说的文体,自觉地宣传科学知识,以“辨里俗流传之妄”,是一种创造性的尝试。可惜现在能见到的佚文只有十几条。 (程毅中)

bieben Er Ke Pai'an Jing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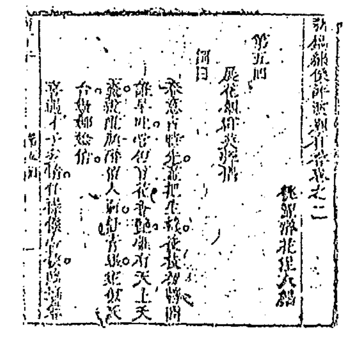
别本《二刻拍案惊奇》 明代小说集。三十四卷。不著编者。是书袭凌濛初所著书名,然考其目,卷一至卷十与凌濛初原著同,但于篇目擅加窜易,如卷二标目《江爱娘神护做夫人 顾提控圣恩超主政》,原本《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目作《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盖坊肆托凌濛初书名以求售,其更换窜改则示其为秘本新出,借以招徕读者。

卷十一至卷三十四所载篇目,辑自《型世言》,后又收入《幻影》(《三刻拍案惊奇》)。 (朴 之)

Bieyouxiang

《别有香》 清初小说集。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录有回目。大冢秀高据此而录入《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95年台湾《思无邪汇宝》的编者得之于刘世德处而加以排印。书存三册九回,首册为第四至第六回,二册为第十至第十二回,三册为第十三至第十五回。第一、第二册稍有残损,故第六、第十二回不全。第十一、第十四回后尚留有简单的回末评语。本书版心处题作“别有香”,而第五回前题有全称“新镌绣像评演别有香卷之二”,第十三回前则又题为“新镌绣像评演小说别有香卷之四”,下皆题“桃源醉花主人编”。可知此书已经后人改装,原书当为四回一卷,最少有十六回。编者“桃源醉花主人”无考。胡士莹将它列为清人作品。《思无邪汇宝》编者据第五回提及“万历壬辰年”(1592)事,书中“常”字不避讳,而“由”字皆作“繇”,又,第五回、第十一回及第十二回叙妖异事时皆有“国之将亡,必有妖

孽”之语而揣测为“崇祯末年之作”。事实上，作者怀有亡国之叹，必作于明亡之后，或成书于南明之际。第五回作者称于西湖遇妖后狂死的主人公为“吾友”，叙述中又多吴语（如第十三回将“错过”写作“挫过”等），故作者似为杭州一带人。



清初刻本《别有香》书影

书名“别有香”，来自《十香词》之“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那识罗裙内，消魂别有香。”其第十三回有一段对话就点出了作者旨趣：“看花之趣，不过是一味香……那紧搂深偎之趣，心得而知，口不得而喻，这个方叫趣。”即男女之间“紧搂深偎之趣”则乃花香之外的“别有香”。这就提示出全书各回描写的中心多为男女之情欲，如第四回《泼秃子肥战淫妇》，写寡妇不能守节，第五回《展花裀群英择偶》写士子与花妖相交，第六回《藏香饵稚子遭魔》写用女色或男色相互引诱逼奸，第十回《堕花街月借贪花》写家长好色而使妻女变淫，第十一回《狐怪雌黄牝户》写多置姬妾而使家生淫乱，第十二回《龙妖颠倒娉婷》写孽龙淫妇女，第十三回《白玉娘雪天狎年少》写梅妖迷男子，第十四回《黄小娥秋夜战书生》与第十五回《大螺女巧偿欢乐债》则分别写菊花神与田螺女与人相通的故事。作者描写男女情欲，认识肤浅，如第十三回玄感、玄修兄弟的一段对话就很能代表作者的观点：“玄感问道：‘哥哥，人见了妇人女子，便有千种相思，万般想慕，亦思他恁的？亦想他恁的？’……玄修道：‘想他做甚？总是两个字，道标致。’玄感又笑道：‘哥哥，标致两字，动得人有限。有这样一个字儿，动得人无穷。’玄修道：‘恁么一个字儿的？我不晓得。’玄感又笑道：‘哥哥莫欺人。那妇人家脐底下、小肚边那件物事叫做屄，岂不是一个字的？’”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作者对于男女情欲的认识基本上是停留在生物本能的低层次上，因此全书笔墨的重心就是在描摹男女的淫亵之状，显得格调低下。

个别地方如批评“有了几分钱，有了几分势”就强调守节（第四回），讥笑“俗人唯爱富，那识名与节”（第十二回），乃至描写田螺姑娘爱勤劳诚实的男人（第十五回）等等，也都是从一般的封建伦理或因果报应出发，尽被滥淫的浊流所淹没。

此书每回都有两个同一主题的故事组成，一般前一个短一点，后一个稍长一点。描写景物时有清艳之笔，刻画心理也有细腻之处，然从总体来看，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一般。（雪　亮）

biezhuan

别传　小说流派。始见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他把小说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别传是其中的第七类，指从前史搜集素材、分门别类地编纂人物传记。刘知幾指出：“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并评论说：“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刘　窥）

Bingshan Xuehai

《冰山雪海》　清代小说。十二回。不题撰人。题“编译者：李伯元”。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季秋科学会社刊，标“殖民小说冰山雪海”。

小说叙述一群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田八郎、潘九郎、季二郎等痛感中国积弱贫穷，希望到海外寻找一块新的殖民地。他们筹集了十五艘轮船组成舰队，率各类男女万余人，浩浩荡荡从泉州出发。航行到北纬四十八九度，遇到一巨大冰山。他们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在北纬六十一二度又遇到无边无际的雪海。由于浓雾奇寒和冰海阻隔，他们折向南行，在南纬五十七度又见到整个岛屿一片火海的奇观。他们继续南行，终于找到了一块渺无人烟而又葱茏富饶的乐土。在这个岛屿上，他们辛勤劳作，建立了一个“无一切种族界，无一切宗教界，无一切富贵界，无一切贫贱界，无一切政治界”的“共同社会”。

居住在美洲的犹太人和黑人，备受种族歧视，他们佩服震旦人驾舟出海，开辟乐土的勇气，在斐烈威和哲而治的率领下也乘船出海。由于暴风袭击，最后只剩下四艘船，得震旦人援救，幸免于难。

在大同会社成立十周年大会上，这些先后来自地球各处的人们，痛述亡国之哀，斥责了帝国、专制的野蛮、残暴，表达对大同世界由衷的拥护和赞美。

纵观整篇小说，除了对冰山、雪海、火城的描写比较生动细致，富于浪漫情趣外，绝大部分是激昂慷慨的议论，人物缺乏个性。作者是在用一个随便编造的故事解释他那乌托邦似的政治理想。表现了戊戌变法后，失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与世界未来的痛苦迷惘和浪漫幻想。（万君宝）

Bingzhu Qingtan

《秉烛清谈》　明代文言小说集。周礼撰。此书未见传本。《百川书志》、《千顷堂书目》等均著录为五卷。《百川书志》认为是仿《剪灯新话》之作，凡二十七篇。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曾论及“前代骚人”的一些小说作品，在《剪灯新话》、《效颦集》、《钟情丽集》、《如意君传》

等之后，列举了此书，并说这些作品“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与通俗小说相比，此书显然言辞文雅，描写拘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在评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之后说：“效二书而益下者，有《秉烛清谈》等，言之则点牙颊。而撰人周礼尝著《纲目发明》，杨用修（即杨慎）喜道之。”考《剪灯》二书在永乐年间曾遭禁毁，此后在社会上流传的，基本上是其中的写爱情、写妇女的作品。从上引胡应麟等人的话看来，《秉烛清谈》的主要内容大约是写爱情和性爱的，而且可能有某些刻画直露之处，因而才会遭致“点牙颊”之讥。《千顷堂书目》著录有司马泰《广说郛》（已佚），其卷四十三收有周礼的《绮窗联句记》一篇，可能采自《秉烛清谈》。此书的某些篇章有可能收入《艳异编》之类的明代文言小说选本、类编中，但还无法准确地辨认出来。（薛洪勣）

Bowu Zhi
《博物志》 西晋志怪小说集。张华撰。《晋书·张华传》称“著《博物志》十篇”，《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博物志》十卷。新、旧《唐书》移入小说家类，卷帙同。《宋史·艺文志》亦作十卷，复编入杂家类。《中兴馆阁书目》谓《博物志》有周日用、卢氏注释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周、卢注《博物志》十卷，卢氏注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著录《博物志》十卷，提要旁征博引，以证今本非张氏之旧。

张华原本如何，向来有不同说法。王嘉《拾遗记》卷九载：张华“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武帝以为记事采言多浮妄，恐惑乱后生，命张华遵循孔子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之义，删为十卷。唐殷文奎亦云：“华原书四百卷，武帝删之，止作十卷”（胡应麟《九流绪论》引）。此说认为《隋志》所载为武帝删定本。《四库总目提要》及余嘉锡《辨证》力驳旧说，认为“王嘉《拾遗记》所记之事，杜撰无稽，殆无一语实录”，不足信据。我们考察今本，不难发现其中有大量怪力乱神之说，与删落的说法不合。而且卷四物理类有“武帝泰始中武库火”的记载，也证明张书出武帝后，不可能有奏于武帝之事。

《魏书》卷八十二《常景传》，又有常景删正说：“景所著述数百篇，见行于世。删正晋司空张华《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传》数十篇。”王应麟《玉海》艺文类曾引述其事。近人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据此立论说：“考《北史·常景传》有删正《博物志》语，是世所传本已非张氏之旧，段公路《北户录》及《文选》注所引各条，多出今本之外，疑据景未删之本”。（卷三）此说认为今本乃常景所删本。事实上常景所删本是否曾经通行于世，史无明文。况且自北魏以来，诸书所引今本《博物志》佚文，亦不可能出于常景删正本。这说明在常景身后仍有未删本流传。

关于今本的作者，也有人怀疑非张华手笔。明韩敬《序董斯张撰广博物志》已持此说；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更引唐殷文奎说，断言：“此书浅猥无足观，决非华作。殷之所云，正以饰是书之陋耳。魏晋间人何尝有著书四百卷者？且从中选得十卷，不知当若何佳，今乃尔耶？”至于作者究竟是谁，怀疑论者往往认为系后人掇拾佚文，杂采他书而成。宋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议之在前，《四库总目提要》继之于后，即所谓“或原书散佚，好事者掇取诸书所引《博物志》，而杂采他小说以足之”，“饾饤成帙，不尽华之原文也”。此说其实出于臆测。考《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所引，不见今本者甚多，若为好事者所辑，不当有此挂漏。再说《博物志》与其他小说相似的记载，互有异文，也不得遽断为今本剽窃他书。

《博物志》的传本有两个系统：一为《士礼居丛书》本，清嘉庆九年（1804）黄丕烈翻宋本。《指海》、《龙溪精舍丛书》所收即此本。一为《古今逸史》本，明吴琯辑刻。《广汉魏丛书》、《格致丛书》、《稗海》、《快阁藏书二十种》、《秘书二十一种》、《增订汉魏丛书》、《百子全书》等所收即此本。二者内容全同，唯条目分合与次第有异。前者只分卷次，不设细目，而后者卷下有细目，颇疑后者为重编本，故较前者通行。今人范宁《博物志校证》一书（1980，中华书局），以《秘书二十一种》本为底本，校以《士礼居丛书》本等十四种不同刻本，并辑录佚文二百余条，是搜集较为完备、校勘较为精审的本子。

全书十卷，卷一至卷三记地理风俗和动物植物。卷一分地理略、地、山、水、山水总论、五方人民、物产七目；卷二分外国、异人、异俗、异产四目；卷三分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五目。所记多取自他书，如《山海经》、《淮南子》、《十洲记》、《汉武洞冥记》等。其体例则按所取之书分别排列，如卷一首列《河图括地象》，然后是《考灵曜》、《援神契》等，其余未标举书名的，也可以从《列子》、《山海经》、《逸周书》中得到验证。

卷四、卷五记药物和方士。卷四分物性、物理、物类、药物、药论、食忌、药术、戏术八目，多引《神农本草》，大抵叙述物理和药性。卷五分方士、服食、辨方士三目，无非方术家言，其中术士掌故多取自史传。

卷六为杂考，分为人名考、文籍考、地理考、典礼考、乐考、服饰考、器名考、物名考八目，分门考证名物典章，全无小说意味。

卷七《异闻》、卷八《史补》、卷九至十《杂说》，或记神话传说，或记人物逸事，或记前代奇闻，或记近世诡异。这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是本书之所以称为志怪小说集的根据。书中所记神话传说，以卷十“八月槎”条最富有幻想。传说尧舜时代便有巨槎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槎上有神仙。《博物志》的记载先是把海槎与“近世”联系在一起，说近世有一个住在海边的人，看见每年八月都有浮槎来去，就决心乘槎一游。数

十日后，茫茫忽忽中来至一处，见有城郭屋舍，男耕女织，问一个在河边饮牛的汉子是什么地方，汉子让他回去找蜀郡严君平。他如期回到家中，严君平告诉他某年某月某日有客星犯牵牛宿，一算正是他见到牵牛人的时候。故事的后半又把海槎传说与牛郎织女神话联系起来，更显得奇妙而生动。

书中所记人物逸事，得自经、史、子部诸书而别作润饰者居多，间亦有他书稀见的记载。如卷八"君山酒"条，写君山上有美酒数斗，饮者可以不死。东方朔陪汉武帝登君山，武帝得酒欲饮，东方朔说：我认识这种酒，让我先看一看是否是真的。接过来，一饮而尽。武帝要杀东方朔，东方朔说：如果能把我杀死，说明这酒不灵验，因为这酒有灵验，所以我不可能被杀死。武帝只好赦免了他。这个故事充分表现了东方朔的机智和幽默，足可为《汉书·东方朔传》所谓"口谐倡辩"补一佐证。

至于所记前代奇闻、近世诡异，也有斐然可观者。如卷十"千日酒"条，写刘玄石到中山一酒家沽酒，酒家给了他"千日酒"，却忘记告诉他应当注意什么。刘玄石到家便喝个大醉，家人都以为他死了，竟草草埋葬。酒家估计一千天过去，刘玄石也该酒醒过来了，就前往探视，结果发现三年前已被埋葬，赶忙开棺，见刘玄石刚刚从醉乡归来。人们都说："玄石饮酒，一醉千日。"这篇故事极写酒的魅力，醉而至死，死而复生，令人感到神奇莫测。后来干宝又把这个故事写入《搜神记》，并谓中山酒家姓狄名希，俨然有根有据，通篇文字也较为精采。又如卷十"仙谷"条，写天门郡有一狭谷，进入其中就会像仙人那样平地飞升，消踪匿迹。有一个人好思考，怀疑有妖怪，牵上狗下到谷底，狗飞升而去。于是召集数十人登上山顶搜寻，最后查明不过是一条巨蟒作祟。刺杀巨蟒，此谷从此安宁。这个故事大约出于当时人的传闻，虽然是在道教风行的年代，却对飞仙之术大有嘲讽意味。

《博物志》作为一种小说，属于地理博物的琐闻一类，它是从战国时代的"纪异之祖"《汲冢琐语》和"语怪之祖"《山海经》，经两汉时期的《括地图》、《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洞冥记》等发展而来的。宋人李石在《续博物志序》中已指出张华"仿《山海经》而作"的特点。这个特点不止是说《博物志》中"述地理"的成分很大，而且还因为张华"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其中颇多图纬方技之谈。这和《山海经》巫术化的倾向也是一致的，甚至记事方面"简略不成大观"，也明显是受了《山海经》的影响。

在《山海经》的影响之外，《博物志》也有其独创性。首先，它抄撮诸书以各书为序，而不是打乱原书，以类相从。其次，内容上增加了杂说、杂考以及常有故事性的叙事，不再拘泥于山川动植的单一题材。尤其是记载古代神话传说和神仙方技故事，无疑增强了《博物志》的小说性质。 （许逸民）

Boyi Zhi

《博异志》 唐代传奇小说集。郑还古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三卷，题撰者为谷神子。《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一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同。今所存《顾氏文房小说》本为一卷十条，亦题撰者为谷神子，注云："名还古"。《郡斋读书志》谓其撰者"或曰名还古，而不知其姓"。《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二酉缀遗》云："陈（当作晁）氏但言名还古，竟亡其姓。唐有诗人郑还古，尝为殷七七作传，其人正晚唐，而殷传文与事皆类是书，盖其作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又进而提出不少佐证，考定其书撰者为郑还古无疑。

据《新唐志》及宋人书目著录，此书原名《博异志》，然明人刻本如《古今逸史》等及《四库全书》本又题作《博异记》，当为后人所改。《太平广记》引此书出处时亦或讹作《博异记》，或讹作《传异记》。

今中华书局辑本即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而辑录《太平广记》中注出《博异志》者为补编，共三十三条。此外，《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九、卷四百七十注为"出《博物志》"的《崔书生》、《赵平原》二条，都叙述唐代故事，文字也与郑作相类，则其所谓"博物志"或亦为"博异志"之讹。一卷本《博异志》中《阴隐客》一条，《太平广记》亦曾误注其出处为"博物志"，可为其佐证。

撰者在此书序言中说："余放志西斋，从宦北阙。因寻往事，辄议编题，类成一卷。"据薛用弱《集异记·蔡少霞》所云郑还古早在元和年间已有"好奇"之名，并为蔡少霞作传，但《博异志》却是他后来之作。又其中《李全质》文末称："会昌壬戌，济阴大水，谷神子与全质同舟，闻其说。"会昌壬戌即会昌二年（842），上距元和（806～820）末二十余年，故此书当即作于此后不久，很可能就是作者晚年任国子博士期间。

赵璘《因话录》称郑还古"刚躁喜持论"，郑还古在此书序中自称其书"非但徒资笑语，抑亦粗显箴规。或冀逆耳之辞，稍获周身之戒"。但从今存《博异志》三十余篇作品来看，其所谓"箴规"者不过是"行于危险，乘骑者可以为戒也"、"至于好杀者，足以为戒矣"、"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之类琐事常谈，究其旨归，实际上还是"资笑语"的遣兴娱情之作。其故事题材大抵不出神仙、妖怪、精灵、鬼物、报应、龙神而不涉男女之情。其重要作品，如写神仙的《白幽求》、《吕乡筠》、《张遵言》（见《张遵言传》），写妖怪的《马侍中》、《李黄》（见《白蛇记》），写精灵的《敬元颖》、《崔玄微》，写鬼物的《崔书生》，写报应的《郑洁》、《崔无隐》，写龙神的《许汉阳》等，莫不情节奇诡，叙述委婉工致，具有丰富而瑰奇的想象力。

其中《白幽求》写白幽求下第失志，从新罗王子过海，夜遭飓风而至仙境遇"诸真君游春台"的故事。文中于游春台、水府的神奇景物有精彩的描写。这一驰骋作者想象和文才的传奇，以文人游海外仙山为题材，上承

李复言《续玄怪录》中的《柳归舜》，下启裴铏《传奇》中的《元柳二公》、《许栖岩》。《聊斋志异》中的《仙人岛》即祖述此类传奇而来。文中诸真君各赋《迎月诗》，后来《传奇·许栖岩》中东皇、元君等各题赏月诗之构思显然受到此文影响。同样写神仙，《吕乡筠》的题材与《白幽求》截然不同。《吕乡筠》写贾客吕乡筠善吹笛，春夜于君山侧舟中吹笛时一老父乘渔舟来，取出三笛，自称其一笛乃在诸天对诸上帝吹奏者，一笛系对诸洞府仙人吹奏者，都不可在人间吹奏；唯最小一笛乃老人与朋侪自娱者。言毕试奏其最小者，方数声，波涛汹涌，月色昏昧，舟人大恐。老父乃罢奏，吟诗而去。撰者在这里借神仙之说对音乐的艺术魅力作了极大的夸张，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后来《逸史》中的《李謩》、《甘泽谣》中的《许云封》等，写奏笛之神技，都显然受到此文影响。

《马侍中》(《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六题作《马燧》)，写唐大臣马燧贫贱时入谒北京(今山西太原)节度使，因触犯忌讳被叱责，继而受到节度使所派遣的铁骑追捕，逃亡途中又遇到夜叉袭击，赖一自称"胡二姊"的妇人庇护，方逃脱困厄。显贵后他寻访胡二姊图报，竟不可得。文中之胡二姊似神似人复似妖，来无踪去无迹，显得神秘莫测。胡二姊布灰圈于地而夜叉不敢逾越的构思，后世曾一再为《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小说撷取。

写镜精的《敬元颖》(《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一题作《陈仲躬》)述"夷则之镜"精敬元颖为毒龙所胁，作种种变异，诱人入井供毒龙食用，后陈仲躬应其所请淘井出之，乃得其佑护，"文战累胜"而为高官。此文继承王度《古镜记》写古镜宝鉴之灵异，而对镜精的形象作了更富于人情味的描写。其外貌与人无异，"年状少丽，依时样妆饰"，与《古镜记》镜精之"龙头蛇身，朱冠紫服"大相径庭；"红袂半掩其面微笑"的动作表情也与少女相同；并且也有与人类同样的软弱之处，以至于为毒龙驱使"为妖惑以诱人"。这种对宝物精灵完全拟人化的描写常为后世小说沿袭，如《聊斋志异》中《石清虚》等篇就是如此。《崔玄微》中对花精的描写比《敬元颖》更加生动具体。此文写杨花、李花、桃花、石榴花等花精借处士崔玄微宅与风神封十八姨宴会，欲求庇佑。席上石榴花精石醋醋不耐风神的轻佻，得罪了风神，众花精乃转而央求崔玄微于园中立朱幡庇护，躲过了风神肆虐。文中石醋醋等花精各具性情，复善歌咏，别有情致。这一构思因符合将花卉喻美人的传统习惯，故对后世小说影响很大，《酉阳杂俎》续集中亦载此故事。《西游记》中唐僧在木仙庵与花木之精论诗一节当亦仿效此篇，《聊斋志异》中也多有描写花精的篇章，如《香玉》、《葛巾》、《黄英》等皆是。清代堵庭棻《卫花符》杂剧即敷演本篇故事而成。

自《搜神记》以来，多有述生人娶鬼妻故事者，唐传奇集《通幽记》、《广异记》中亦多此类故事，然以结构之精巧，描写之细腻，行文之逶迤而论，都不如此书之《崔书生》(《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九)一文。此文写崔书生日暮于墟垅间见一少女迷失道路，即赠马供其乘坐。少女家人来觅，乃邀入家中，且以少女嫁之。一日全家惊有贼至，推崔书生出，乃知身在墓中，少女一家皆鬼也。写鬼而言行一切如人，是本文与先出同类题材之小说颇有不同之处，后来《聊斋志异》写鬼多沿袭本文的这一特点。

《崔无隐》写崔无隐所转述之故事。一僧人在觅兄途中，先为女尸所逐，又失陷于有一女尸之古井，被控杀人，幸得县尹明辨乃免罪，又得一老父占卜乃明前缘：两女尸乃其前生虐待之二妻，县尹乃其前生之母，占卜老父乃其前生之父。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前生的报应。写因果报应而曲折复杂如此，在唐传奇中也属罕见。

《博异志》中有多篇作品写龙，其中最重要的是《许汉阳》。《博异志》中的龙神，虽然往往与人无异，但其嗜血好杀的特点仍然保留着，与《柳毅传》中的龙女不同。《许汉阳》写许汉阳为众龙女邀入龙宫，宴饮吟咏，归舟后知昨夜溺杀四人，一人死而复苏，谓被龙女取血作酒。许汉阳闻而大吐，皆鲜血，方知所饮之酒乃人血为之。文中对龙宫的景物有非常奇特精彩的描写："见满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两道虹桥以通南北。北有大阁，上阶见白金书曰'夜明宫'，四面奇花异木，森耸连云。……一青衣捧一鸟如鹦鹉，置饮前阑干上，叫一声而树上花一时开，芳香袭人。每花中有美人长尺余，婉丽之姿，挈曳之服各称其质，诸乐弦管尽备。"这样富于想象的描写，即使在长篇的传奇作品中也不可多得。

从上引《许汉阳》中的景物描写可以看到《博异志》不仅故事多曲折动人，其文采也颇隽永可观。胡应麟称其"词颇雅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叙述雅赡，而所录诗歌颇工致，视他小说为胜"，固非虚语。其中所穿插诗歌之清丽工致可以《吕乡筠》文内湘中老父所吟诗歌为例："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全诗清新明白而意境浑灏超远，无怪乎宋代大诗人苏轼甚至以为此诗"非子建、李白不能"(赵令畤《侯鲭录》)。《博异志》文字之工丽，于此也可见一斑。　　(李宗为)

Bu Hongloumeng

《补红楼梦》　清代小说。四十八回。嫏嬛山樵撰。其真实姓名不可考。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扉页有"题记"，首自序署"嘉庆甲戌(1814)之秋七月既望"。

题记云："此书直接《石头记》、《红楼梦》原本，并不外生枝节，亦无还魂转世之谬，与前书大旨首尾关合。兹者先刻四十八回，请为尝鼎一脔，尚有增补三十二回，不日嗣出，读者鉴之"。作者在《增补红楼梦》第一回中自称是"著《参同契》者——魏氏后裔"，余不详。

《补红楼梦》接《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其中一、

三、四、五、六、八、十一、十二、十四、十七、十八、十九等回，明显抄袭于秦子忱的《续红楼梦》，甚至有些字句也很少改动。所不同的是：没有把芙蓉城（太虚幻境）、冥府和人间三者用神仙法力串联起来，以补前书之遗恨，“亦无还魂转世”，撮合人鬼姻缘。人与鬼的关系比较松散。宝玉为僧功成，登太虚，作芙蓉城主。他翻悔从前，被痴情束缚，自罹于咎，追求着一种“太上忘情”的精神境界。黛玉亦有所悟，二人未缔良缘，似成道友（第三十回）。多述贾府后代之昌达，没有“痴男怨女各相捐”（《续红楼梦》三十卷）的结局。最后写宝钗之子贾桂芳少年登第，“奉旨完姻”（第四十四回），其他子孙也人人思进业，个个成功名。

嫏嬛山樵批评《后红楼梦》、《续红楼梦》写“死而复生”，《红楼复梦》写死后“转世”，纰缪百出，《绮楼重梦》“其旨宣淫，语非人类”（第四十八回）。其实，《补红楼梦》更等而下之，全书人物呆滞，罗列事件，动辄列名单、排官职，结构涣散，虽无还魂转世之情节，但人鬼依旧于梦中往来，所以清代文学家姚燮说：“是书多荒谬语”（《读红楼梦纲领》）。　（陈君保）

Bu Jiangzong Baiyuan Zhuan

《补江总白猿传》　唐代传奇小说。作者不详。《崇文总目》及《新唐书·艺文志》列入小说家类。《宋史·艺文志》题作《集补江总白猿传》。《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四录入此传，题为《欧阳纥》，注“出《续江氏传》”。《郡斋读书志》取入史部传记类，且曰：“《补江总白猿传》一卷。右不详何人撰。述梁大同末欧阳纥妻为猿所窃，后生子询。《崇文（总）目》以为唐人恶询者为之。”《直斋书录解题》取入小说家类，并曰：“欧阳纥者，询之父也。询貌类猕猿，盖尝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矣。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必无名子所为也。”篇名所谓“补江总”者，鲁迅以为“总为欧阳纥之友，又尝留养询，具知其本末，而未为作传，因补之也”（《稗边小缀》）。《顾氏文房小说》翻刻宋本，字句与《太平广记》小异而稍优。鲁迅《唐宋传奇集》即据以校录。



《白猿传》插图　选自明刻本《艳异编》

小说写梁大同末，别将欧阳纥携妻南征。至长乐时，其妻为猿精所窃，约月余，有孕。欧阳纥入山寻妻，历尽险阻，终于得知妻子下落，遂设计搏杀猿精，获妻而归。不久，妻产下一子，即欧阳询。询“聪悟绝人”、“文学善书，知名于时”。

本篇称道灵异，采用史传笔体，犹存志怪痕迹。然其结构完整，描写细致，情节丰富，想象之怪而入理，文字之注意渲染，已呈现唐人小说由志怪向传奇发展之趋势。

刘悚《隋唐嘉话》、孟棨《本事诗》均载有长孙无忌嘲笑欧阳询长相容貌的故事。自《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至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一致认为本篇为中伤欧阳询而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同意这一说法，并由此感叹“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本篇虽为诬询而作，然其题材亦实有所本。唐以前所积累的关于猿精的丰富传说启迪了本篇的作者。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载有“南山大玃，盗我媚妾”的文字。晋张华的《博物志》卷三“异兽”则有更为铺张详尽的描写。郑振铎则以为“此作有大可注意之处：纥妻被夺事，大类印度最流行的拉马耶那（Ramayana）的传说，而若飞的神猿又是这个传说中所有的。或者，中土的讲谈者，把魔王的拉瓦那（Rarana）和救人的神猿竟缠合而为一了罢。”（《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此可备一说。

就本篇对后世小说戏曲的影响而言，白话小说则有《清平山堂话本》中《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亦即《古今小说》卷二十《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文言小说则有瞿佑《剪灯新话》卷三《申阳洞记》。戏曲有《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之《陈巡检梅岭失妻》。《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一，戏文十七作《陈巡检妻遇白猿精》。《九宫正始》题作《陈巡检》注云：“元传奇”。其他曲谱或题《梅岭》。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本，存其残曲三十五支，其内容与话本同，均以本篇为张本。

（张国风）

Bu Shi'er Xiaoming Lu

《补侍儿小名录》　古代小说选集。宋王铚编。洪炎（《野客丛书》、《清波杂志》说是洪刍）曾编《侍儿小名录》一书，王铚续编《补侍儿小名录》一卷。《郡斋读书志》类书类著录说：“序云：大观中居汝阴，与洪炎玉父游，读陆鲁望《小名录》，戏征古今女侍名字，因尽发所藏书纂集，逾月而成焉。”洪炎所编的原书未见。《补侍儿小名录》现存《稗海》本。所辑多为古代小说中有关侍女故事，如“庐山夫人”取自祖台之《志怪》，“袁氏三妓”取自《续搜神记》。也有少量引自史书的，如“张耀”引自《南史》，“碧玉”引自《资治通鉴》。还有少数佚文不见传本，如“程洛宾”出自《女舞图》，“小东”、“薛九”出自《钱易集》，似出佚书。大部分选自小说，所以《郡斋读书志》说：“凡稗官小说所记，采之且尽，独是正史所载，反多脱略。”《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就把《侍儿小名录》列入小说类。钱希言《戏瑕》卷一《侍儿小名》条曾指出：“《霍小玉传》媒氏鲍十一娘一段，殊与侍儿小

名无当”;“王丞相妾雷尚书,是美戏之辞,何与小名故事”。类似的问题确实存在。余如贾全虚条为红叶题诗故事的又一说;王霞卿条引《女仙图》记唐人郑殷彝与王霞卿赠答诗,未见原书,尚称可读。

(程毅中)

Buxu Mingxiang Ji

《补续冥祥记》 南朝梁志怪小说集。一作《续冥祥记》。王曼颖撰。王曼颖(?~519),太原(今属山西)人。与江革为友。家贫,死后无资殡殓,建安王萧伟曾予周济。事见《梁书·南平王伟传》。按萧伟于天监十七年(518)由建安王改封南平王。又释慧皎《高僧传》附王曼颖致慧皎书(亦载《广弘明集》卷四十二)有“蒙示所撰《高僧传》”,“不见旬日,穷情已劳,扶力此白,以代诉尽”等语,《高僧传》成书于天监十八年(519),知此时曼颖虽仍在世,但已病势沉重,或者即死于这一年,时萧伟改封未久,故仍得称建安王。王曼颖既与江革为友,且受到郡王萧伟青睐,在当时应是位名士。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补续冥祥记》一卷,王曼颖撰。《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续冥祥记》十一卷,王曼颖撰。《新唐书·艺文志》改入小说家类,书名撰人同《旧志》。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按王琰先有《冥祥记》十卷,此补续其书,《唐志》殆合为一编,故十一卷。”此说较为合理。姚又说:“琰亦太原人,仕梁为吴兴令。曼颖固同族,亦同时人也。《法苑珠林》亦数引之。”二王是否同族,无事实根据,今《法苑珠林》所引乃《冥祥记》而未明标补续,补续实未见遗文存世。

(许逸民)

C

Caigui Ji

《才鬼记》 志怪小说选集。《说郛》(重编本)本题宋张君房撰;《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龙威秘书》本皆题唐郑蕡撰。《旧小说》乙集题唐郑哲撰,收五则故事,皆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如《卢充》条见《搜神记》卷十六;《长孙绍祖》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六,出《志怪录》;《曾季衡》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七,出《传奇》。 (顾 青)

Caigui Ji

《才鬼记》 明代文言小说。十六卷。明梅鼎祚辑。有明万历甲辰(1604)序刻本。先是伪托唐人郑蕡纂《才鬼记》(《龙威秘书四集》),仅"卢充"、"王敬伯"等十三则。梅氏闲居多暇,因扩而大之,"其间或由好事,或互讹传、若《剪灯》、《耳谈》之属,亡是乌有,聊亦兼收"(梅氏《题记》),上起春秋战国,下至有明,分代而列,少者一则(如吴有《吴王女紫玉》,前赵有《猗尼渠馀国》),多者数卷(如唐代计三卷七十二则,宋代凡两卷三十二则),再加"箕语"三卷,共得二百零八目。梅鼎祚"诗文雅博",出身贵胄而久困场屋,胸怀明珠暗投的隐哀,自有一种磊落不平之气,其写"才鬼",实底蕴着对科举和官场的失望与愤懑,故其在《才鬼记》卷首自撰的序中云:"又闻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故要以理则人鬼合,综其用则神人分。是编予聊以极隐颐标卓诡于世外,而祥妖自召,讽戒具存。"书中写鬼的抗争:如卷一记段孝直蒙冤而死,瞑目前嘱其亲属:"但将取纸三百张、笔十管、墨五挺安我墓里,我必申理!"终得昭雪;写鬼的爱恋:卷一有《紫玉》、《崔少府女》、《陈阿登》,卷二有《笸篌少女》、《娇羞娘》、《王济女》、《陈后主》……所占比重更多,这些"鬼魂"或歌或吟,或诗或画,多有一种才情韵致;亦有专叙其风骨气节者,如刘伯文之寄家书、鲜于冀之辩诬枉。辑者汇录元代以前和若干明人记载,均详出处。同见两书或数书者,亦加以考校,或干脆两文、数文并录,如《崔少府女》二则,《刘妙容》三则,《西施》二则,给查阅者以很大方便。《快书》卷五十亦收是书,题下注:"梅禹金删本",仅录七十七则,卷首有闵景贤《才鬼题辞》,云:"读才鬼录而掩卷叹焉,非怜鬼才,正惜人才之不终,置天地英华于无用耳!"揭出了梅氏编此书的言外之意。又梅氏尚编有《才神记》和《才妖记》,与此书合为《三才灵记》,未见流传。 (卜 键)



明刻本《才鬼记》插图

caizi jiaren xiaoshuo

才子佳人小说 明末清初小说流派。此流派在中国人情小说的发展历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才子佳人小说是表现青年男女爱情与婚姻的小说,但不同于唐宋以来写实性的爱情与婚姻小说,它以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色彩而独树一帜,所以又有理想派小说之称。它所表现的那种爱情与婚姻,以及作者笔下理想化了的人物,在那个特定历史时代里,是不可能普遍存在的,但却是人们所期望所追求的。判断什么是才子佳人小说,主要是依据它特定的情节结构程序:一见钟情,私订终身,拨乱离散,及第团圆。无论故事如何曲折变化,必须具有这四个相联接的结构单元;无此特征,便不能算是才子佳人小说。

才子佳人小说是由中国古代爱情与婚姻小说长期发展、衍化而产生的。唐代传奇《莺莺传》、《飞烟传》是它的源头(也可以说在《穆天子传》里已孕育了才子佳人小说的胚胎,从《搜神记》里的《紫玉》、《王道平》到宋元说话中的人鬼相恋的烟粉故事,已经闪现着才子佳人小说绰约的身影),至元末明初的文言小说《娇红记》及明中叶的《刘生觅莲记》、《寻芳雅记》、《钟情丽集》、《张于湖传》、《花神三妙传》等,则已具备了雏形。在文言小说的影响下,明末开始出现了中短篇通俗才子佳人小说,如《鼓掌绝尘》风集、雪集。大约是在刚刚入清的时代(南明尚存之时),第一部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产生,标志着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继之《平山冷燕》、《两交婚》、《定情人》、《吴江雪》、《春柳莺》等,在清初的小说林中形成为一个强劲的小说流派,经过了约有七八十年的繁荣期,至乾隆、嘉庆时渐渐衰微,但其影响则及于晚清和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

和三言二拍及其以前的爱情与婚姻小说相比较,才子佳人小说有着重要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把前此作品中男女二人的简单的个人遇合,和家庭的、社会的生活广泛联系起来,拓展了题材范围;二、改变了青年男女主人公不能自主和任人摆布的命运,赋予作品主人公以不屈服于恶势力的斗争精神,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婚姻而抗争;三、变令人惋惜的悲剧性的结局,为"终多如意"的大团圆结局而令读者受到鼓舞。鲁迅在评论才子佳人小说时说:"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正是指才子佳人小说的这种继承和

发展。

在中国小说史上,才子佳人小说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推动了人情小说的迅速发展,即在《金瓶梅》、三言二拍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主要是由才子佳人小说的发展、演变,提高着小说的社会地位和创作水平,这才可能在清代中期产生《林兰香》这样大型作品,并迎来了《红楼梦》的诞生;一方面则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民主性思想倾向,冲击着封建婚姻制度。这一点,在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结构特征上体现得十分清楚:"一见钟情"显然是以情爱为基础的男女双方的自愿;"私订终身"无疑是婚姻自主。在清初的封建制度社会里,作小说以提倡自愿自主的婚姻,反映了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这是难能可贵的。

才子佳人小说自明代文言小说中一露形影后,到清康熙年间,盛极一时,据其前期与后期大致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天花藏主人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创始人,他的作品代表着前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其特点是以表述男女爱情为主,只是在写拨乱离散时,对那些制造才子与佳人离散者略予鞭斥。这一类才子佳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情真意切,为情可生可死。作品以褒扬女子的才美为基调,《玉娇梨》、《平山冷燕》、《两交婚》、《宛如约》为其代表作。随着才子佳人小说的演变,后期的作品则只剩下一个作为结构特征的空躯体,缺乏生气而陷入了公式化创作泥潭,男女深情渐淡,代之以讼狱、异人、仙术、战争、平寇立功之类的添加情节。作者所追求的仅是奇奇巧巧的曲折故事,如《铁花仙史》、《锦香亭》等。

才子佳人小说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应当肯定,但明代中叶以后的中国小说的创作,有着两个明显的缺陷,即一夫多妻制的肯定和笔涉猥亵。才子佳人小说亦不例外,它笔下的爱情婚姻,虽打破封建门第观念,但多以郎才女貌为标准,缺乏鲜明的理想追求,虽倡导自愿自由婚姻,但还谈不上自觉地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待《红楼梦》出,才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而千篇一律、千部一腔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更是才子佳人小说的致命伤。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才子佳人小说处于作家自创小说的学步阶段,因而它的艺术质量还比较粗疏稚嫩。 (林 辰)

caizishu

才子书 清代小说评点家、作者或书坊主对某些小说的称谓。先后有"六才子书"、"七才子书"、"十才子书"之说。清金人瑞有《必读才子书》、《唐才子书》及《贯华堂才子书》。以"才子书"称小说,始于贯华堂刊本《绣像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托名金圣叹《三国志演义序》说:"予曾集才子书者六,其目曰:《庄》也,《骚》也,马之《史记》也,杜之律诗也,《水浒》也,《西厢》也。"这里提出了"六才子书"之说,将小说、戏曲与经、史、集并列。其后出现《天花藏七才子书》,以《玉娇梨》为三才子,以《平山冷燕》为四才子。因这两部小说分别写了三或四位才子、佳人,故名。乾隆以后,又出现"十才子书",分指八部小说和两部戏曲作品,其顺序为:《三国志演义》、《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白圭志》、《斩鬼传》、《驻春园》。其后,书坊随意添改,才子书之目及顺序因之比较紊乱,但多局限于才子佳人小说。 (刘 辉)

Caihuaxin

《采花心》 清代小说。十二回。署"向善主人"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洗心斋刊本,未见。 (俞 文)

Cai Ao

蔡奡 清代小说评点家。字元放,号野云主人、七都梦夫。江宁(今属江苏)人。生卒年不详。乾隆时,曾取《新列国志》略作文字加工后,加以大量评点,改名为《东周列国志》。又将《水浒后传》加以评点,为《西游记》写过序论等。

蔡奡在评点《东周列国志》时,是继承了张尚德、余邵鱼、余象斗、可观道人等"羽翼信史"的观点,强调要把历史演义小说"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列国志》是一部纪事之书,却不是叙事之书。"所谓纪事之书,就是对历史故事"有一件,记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这种小说的艺术魅力,主要是建筑在题材,即历史事实本身奇、变上,作家的责任就在于"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使读者丰富历史知识并从中得到教育。当然,他的这种建筑在正统的历史观和道德论基础上的记事小说论主要是批评历史演义的,并不能就此认为他缺乏小说艺术的观点。例如他在《水浒后传读法》中就十分明确地表明小说"乃作者凭空撰出,以娱人耳目",从小说的人物、结构、情节、语言等方面,详细地评论了前后《水浒传》的优劣得失,讨论了如何续书的问题,其核心是强调了要符合情理。如他批评《水浒传》描写卢俊义被赚上山,史进与朱武等三人往来,晁盖劫取生辰纲等都写得不合情理。而《水浒后传》"凡写一人起事,一人上山,必皆有其必不得已之故、无可奈何之情,则较之前传更为正当,更为光明,使读者更无异议也。"同时,他在金人瑞的影响下,补充了一些写作的文法,如所谓"跳身书外法"、"忙里偷闲法"等,对人们认识小说的艺术特色亦有一定的价值。

(黄 霖)

Cai Ruihong Renru Baochou

《蔡瑞虹忍辱报仇》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三十六。叙明宣德时淮安蔡指挥女蔡瑞虹合家被强盗陈小四等人杀害,并霸占她为妾,她忍辱偷生,几经曲折,终于报仇雪恨。事见明祝允明《九朝野记》卷四和《茶香室丛抄》卷十七,唯情节更加曲折复杂。

本篇通过蔡瑞虹的曲折遭遇,揭露了商品经济对于封建吏治的腐蚀作用和社会政治的黑暗。如写绍兴

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便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去做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设若独自无力，便四五个纠合一起，一个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赃。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包揽讼事，诈骗银两。立脚不住，就悄悄逃之夭夭。十个里边，难得一两个来去明白，完全名节。“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对于封建爪牙的种种恶行，作了无情的揭露。至于蔡瑞虹的形象塑造，则显得苍白无力。特别是写她替父报仇之后，为失节而自杀，则纯属愚昧而又迂腐的行为。　（周中明）

Cantang Wudaishi Yanyi Zhuan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明代小说。八卷六十回。一名《五代残唐演义》。署罗贯中编辑。是否罗贯中作品，无从判断。本书第四十二回《五龙逼死王彦章》分咏五龙阵的五个皇帝之诗，均移植自《水浒传》第七十六回，其成书当在《水浒传》之后。

书依据史传，间以虚构，以编年的形式，起自黄巢起义，终于陈桥兵变，铺叙了这一动荡分裂时期兴衰演变的历史。据钱希言《桐薪》卷三记载，原有词话本《金统残唐记》，正德年间仍可购得。是书“载黄巢事甚详，而中间极夸李存孝之勇，复称其冤。”内容恰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前五卷略同。后者从卷二起对李存孝的武勇，铺排扬厉，篇幅几占全书之一半。其情节与《五代史平话》大不相同，显然出于不同的体系。因此，《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有可能依《金统残唐记》加工写定而成。小说着力描绘了李存孝的智勇双全，孝义兼备，确是一位虎虎有生气的猛将。惟对农民起义持敌视态度，带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此书线条粗犷，风格雄浑，但结构不够匀称，文字亦显粗糙。



明刻本《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插图

今存明刻本《李卓吾批点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六卷六十回玉茗堂批评本、清三让堂刻本及乾隆二十七年(1762)广东佛山会云楼刻本。

（吴　敢）

Cannüjie

《惨女界》　清代小说。二卷三十回。吕侠人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同年十月再版。

小说以描写女性的悲惨境遇为主要内容。主人公黄逸，自幼拒绝缠足，从师习武，怀着解救受难妇女的愿望，只身独行，去上海，进北京，过直隶、山西、河南，经陕西，到四川，结交志同道合者，惩罚虐待妇女的恶魔，最后到西藏创建女权会。小说以黄逸为情节贯串人物，写了许多受害惨死的女性。才女鲁怜卿，被浪荡阔少的姐夫欺占，悒悒寡欢，三十几岁就抱憾而终。史能儿、安儿姊妹，先被卖至刘家做妾，被厌弃后又转卖给恶霸焦七爷作妾，不堪忍受，双双自杀。外号“十恶魔王”的胡造天先后三个妻子，均被他迫害丧生。全书所叙被残害丧身的女性有十七人之多，残害妇女的如焦七爷、“十恶魔王”之流虽然都被黄逸及其同志除掉，但笼罩全书的仍是浓重的悲怨气氛。

作者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主张天赋人权，同时又羼杂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在思想上具有明显的软弱性。作品采用通俗白话，较为流畅，但全篇结构松散，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描写浮浅。此外，黄逸、鲁怜卿的形象，在《花神梦》中早已出现，大有抄袭之嫌。

（朱世滋）

Cao Pi

曹丕(187～226)　即魏文帝，三国魏文学家，志怪小说《列异传》的作者。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延康元年(220)曹操死，嗣为魏王、丞相，此年十月代汉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在位七年，终年四十岁。《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有传。曹丕博学多才，据说“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裴松之注引《魏书》)。他自己也曾说“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裴注引《典论·自叙》)。他的著作很多，《三国志》说“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据《隋书·经籍志》，梁代传有《魏文帝集》二十三卷，唐初存十卷，后复散佚，近人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辑得六卷。他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合称“三曹”。其他著作有《典论》五卷、《士操》一卷(均见《隋志》)。又主编《皇览》，凡千余篇，是中国最早的类书，亦佚。作为小说家，曹丕撰有志怪小说集《列异传》三卷，这是魏晋小说中第一部重要作品。原书失传，《古小说钩沉》存有辑本。又据《文心雕龙·谐隐》，尚作有《笑书》，大约和同时代人邯郸淳的《笑林》性质相同，同为笑话书之祖。

（李剑国）

Cao Pi

曹毗　东晋文学家、小说家。字辅佐，谯国(今安徽亳县)人。生卒年不详。约公元371年前后在世。魏大司马曹休五世孙。少好文籍，善属词赋。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谟举为著作佐郎。后迁句章令，征拜太常博士。累迁尚书郎、下邳太守，官终光禄勋。《晋书》有传。据《晋书·乐志》下载曹毗造宗庙歌十一首，起高祖宣帝，迄

哀帝，可知太和（366～370）中曹毗犹在世，但不及造简文、孝武二歌（此二歌乃王珣造），似宁康（373～375）间曹毗已卒。曹毗著作，《晋书》本传称“凡所著文笔十五卷传于世”，《隋书·经籍志》则著录《晋光禄勋曹毗集》十卷，又《晋曹毗集》四卷，集已亡。又著录曹毗《论语释》和《曹氏家传》各一卷，亦亡。曹毗曾作有《杜兰香别传》，写神女杜兰香降桂阳张硕的故事。原传不存，《艺文类聚》卷七十一、卷七十九、卷八十一、卷八十二及《太平御览》卷五百、《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二等引有片断。《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三载曹毗《杜兰香传》，即自《艺文类聚》辑录两段而成。他还作有一部志怪书《志怪》，亦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佚文一则。

（李剑国）

Cao Xueqin

曹雪芹（1715?～1763?）　清代小说家。名霑，字梦阮，号雪芹，亦号芹圃或芹溪居士。祖籍辽阳。先世为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

曹雪芹之高祖曹振彦随清军入关，顺治初以军功先后任吉州知州、大同知府，后累迁至两浙都转运使司盐运使。曾祖曹玺亦因军功拔入内廷，以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工部，康熙二年（1663）出任江宁织造，“织局繁剧，玺至，积弊一清，干略为上重”（《康熙上元县志·曹玺传》）。曾祖母孙氏为康熙皇帝玄烨之乳母。祖父曹寅少为康熙帝伴读，充御前侍卫。玺故，曹寅督织江宁，一度供职内务府，旋出任苏州织造。康熙三十一年复任江宁织造，“特敕加通政使，持节兼巡视两淮盐政”（同上）。曹寅为康熙帝股肱之臣，深受宠信。康熙帝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接驾，并以织造曹府为南京驻跸之地。寅女亦奉旨婚于平郡王纳尔苏。曹寅“治闻强记，读书能摭华寻根，诗尤精粹。时商邱宋牧仲荦抚循三吴，寅与之建帜骚坛，名誉相埒，东南才士咸乐游其门”（《乾隆江都县志·曹寅传》），著有《楝亭集》。又嗜好藏书，曾主持《全唐诗》和《佩文韵府》刊刻事。曹寅去世后，康熙帝特旨以其子曹颙接任，三年后颙又逝，则命嗣子曹頫继任江宁织造。同时，曹寅之姻亲李煦、孙文成亦任苏州、杭州两地织造及两淮巡盐御史。曹家三代四人“专差久任”江宁织造职务竟六十余年之久。雍正五年（1727年）曹頫因“骚扰驿站”被逮，复以“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以及“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被革职抄家（雍正《上谕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頫家产》），曹頫入狱，并被“枷号”，曹家遂移居北京，但家境与前已有天壤之别，乾隆登基后曹頫虽获免罪，而曹氏这一支却从此式微下来。



曹雪芹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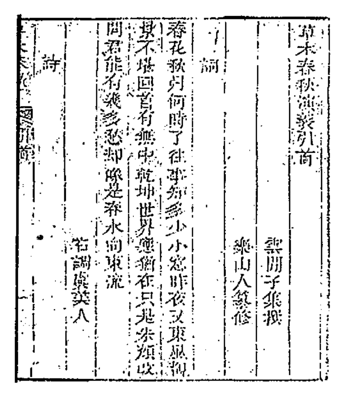
曹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敦诚《寄怀曹雪芹》），自然经历过“秦淮风月”的繁华。但自家道没落之后，生计窘迫，一度“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雪芹》），“卖画钱来付酒家”（敦敏《赠芹圃》）。传说他生得“身胖，头广而色黑”（裕瑞《枣窗闲笔》）。据友人描述，他为人狂放不羁，性格傲岸卓荦，有阮籍之风。工诗，立意务新，“直追昌谷破樊篱”（敦诚《寄怀曹雪芹》）。善画，常以画嶙峋怪石寄托胸中磊落不平之气。高谈雄辩，娓娓令人终日不倦。与之交游之敦诚、敦敏兄弟及墨香、明琳等多为不得志之宗室亲贵。移住西郊后贫困益甚，“四十萧然太瘦生”（敦诚《挽曹雪芹》），竟至爱子夭殇，自己亦一病无医，含恨而逝。曹雪芹的生平交游史料传世者极少，且有相互矛盾之处，故学术界对其生平中许多问题的看法亦有争论，例如其生年就有康熙五十年（1711年）和雍正二年（1724）两种推测，卒年亦有乾隆二十八年（1764）春分前后的几种不同说法。

曹雪芹的主要著作为长篇小说《红楼梦》前八十回，全书总体设计、拟目及部分文字虽已完成，惜未能流传。他曾经为这部著作批有“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之语。一般认为，此书内容中包含有曹家变故的某些素材和作者本人的某些经历。但《红楼梦》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同时代人评论甚至有“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之说，其内容之宏富，思想之深刻，艺术之精妙，不但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而且堪称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压卷之作。除《红楼梦》外，曹雪芹现存佚诗仅有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之“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两句。

（胡小伟）

Caomu Chunqiu

《草木春秋》　清代小说。五卷三十二回，又名《草木春秋演义》。江洪撰。题“驷溪云间子集撰”，“乐山人纂修”。有驷溪云间子自序及引首。云间子当为作者江洪之别号，里居、生平未详。据黄越《斩鬼传跋》：“老夫昔阅《草木春秋》，亦是无中生有、才人游戏之笔。”跋语刊于康熙五十九年兼修堂抄本卷首，可知此书至迟成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以前。



草木春秋演義引首

雲間子集撰

樂山人纂修

詞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窗昨夜又東風故

園不堪回首有無中乾坤世界總猶在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卻除是春水向東流

右調虞美人

詩

清刻本《草木春秋》引首

书演药名为故事。作者自叙谓：昔黄帝尝百草以辨其味、其性，以其功效治人之病，疗人之痾，因感焉而集众药之名，演为小说。如以巴豆、大黄为番邦狼主，以金石之药喻栋梁之材；番邦狼主以干戈犯界，则栋梁之材并起，既有负欺君之罪者，又有尽汗马之劳者。故其中“金石草木水土禽兽虫鱼之类，靡不森列，以代天地器物之名。”虽不乏游戏笔墨，但构想奇特，实可视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先声。（吴　郑）

Chajing

《茶经》　唐代笔记。陆羽撰。陆羽，字鸿渐，复州竟陵（在今湖北）人。幼时为僧所蓄，使之牧牛，又为优伶。太守李齐物授以书。上元（760～761）初隐于苕溪，自称桑苧翁，阖门著书。诏拜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贞元（785～804）末，卒。《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有传。《茶经》，《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三卷。现存《百川学海》本、《学津讨原》本等，《四库全书》列入谱录类。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都是有关茶的知识。（程毅中）

Cha-Jiu Lun

《茶酒论》　俗赋体小说。现知有斯 406、斯 5774、伯 2718、伯 2875、伯 2972、伯 3910 等六个敦煌写卷。《敦煌变文集》以伯 2718 写卷为底本，校以其余五个写卷，录为一篇，收入卷三。作者署名“乡贡进士王敫”。“王敫”或校作“王敷”，未见史传，生平不详，可能是一位出自州县，应过进士科举，有一定身份地位的文人。创作时间未详。伯 3910 写卷有“癸未年二月六日净土寺弥赵员住右手书”题记，此“癸未年”可能是后梁龙德三年（923）或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伯 2718 写卷有“开宝三年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题记，“开宝三年”为 970 年，“壬申岁”为 972 年，年号纪年与干支纪年不符，但是不外 970 年或 972 年两年中的一年。可知，流行时间当早于宋初，创作时间可能在唐末或更早一些。

《茶酒论》采用四六骈体句式和传统辞赋结构。开端小序说明茶、酒争辩起因。中间正文采用对答形式，由茶、酒二者出面争夸己功而力攻对方之短。末尾部分写水作为旁观者出面指出：“人生四大，地水火风，茶不得水，作何相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米曲干吃，损人肠胃；茶片干吃，只粝破喉咙。”“尧时九年灾迹，只缘我在其中，感得天下钦奉，万姓依从。由（犹）自不说能圣，两个何用争功！”并要茶、酒二者“从今已后，切须和同。酒店发富，茶坊不穷。长为兄弟，须得始终。”作者于作品最后所说“若人读之一本，永世不害酒颠茶风（疯）”，则揭示了创作的主旨。可见《茶酒论》从内容上讲实为寓言故事，从用对话体叙事的手法看又是古代小说的一体。

《茶酒论》属于争奇型作品，对后世文学影响颇大。明代汉族作品《茶酒争奇》、《花鸟争奇》等，固然与《茶酒论》同一机杼；现在尚在布依族民间流传的寓言故事《茶和酒》、藏族民间流行的《茶酒仙女》（又名《茶酒夸功》），与《茶酒论》在各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显然也是从《茶酒论》一脉相承而来的。

（颜廷亮）

Chayu Kehua

《茶余客话》　清代笔记。阮葵生（1727～1789）撰。全书原有三十卷。通行本有十二卷本、二十二卷本之分，前者系节本。现存乾隆四十二年（1777）木活字本。阮葵生，字宝诚，号唐山，江苏山阳（今淮安）人。此书约写于乾隆三十六年，内容比较广泛，其中有关清初典章制度的记载较有资料价值。也保存了一些小说史料，例如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的考辨，作者指出：“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断定书前所冠虞集序文以及“尊为长春真人秘本”皆是作伪。可供研究《西游记》作者问题和语言问题参考。又卷二十一“画鬼”条说：“世传《水浒》三十六像，亦高士作，而明吴承恩为之赞。”殊堪注意。（刘　蕤）

Chanzhen Houshi

《禅真后史》　明代小说。十集六十回。全称《批评出像通俗演义禅真后史》。题“清溪道人编次”，与《禅真逸史》的编撰者，当为一人。首崇祯己巳（1629）翠娱阁主人序。翠娱阁主人即陆云龙。



明崇祯刻本《禅真后史》插图

书接《禅真逸史》，云薛举在卢溪州托生为瞿琰，被一老僧上门化缘带走。这位老僧就是林澹然转世，授以飞腾、剑法、书符、黄白之术，以便护国救民。因参画军机，平定蒙山酋奴有功，封为东部司理。又仗义行侠，救民疾苦。武则天朝，收服绿林豪杰羊雷、潘三澥；再与突厥交战，得胜回朝，旋升兵部大侍郎。瞿以疾辞，巡行四方，赈灾济民，斩孽除怪。最后吞服老僧所赐四粒金丸，乃大彻大悟，白日飞升而去。创作主旨与《禅真逸史》同，惟情节多有诞异不经。第四十八回至第五十回笔墨淫秽，就其艺术成就而言，与《禅真逸史》相较，未免有驽驷之感。

《禅真后史》今存明峥霄馆刻本、金衙刻本，清代又有删节本。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云："《禅真后史》二书：一为三教觉世；一为薛举托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终不脱稗官口吻耳。"准此，知清康熙时有两种《禅真后史》传世，此本即"薛举托生瞿家"；另叙"三教觉世"之《禅真后史》，已佚。

（刘小营）

Chanzhen Yishi

《禅真逸史》 明代小说。八集四十回。全称《新镌出像批评通俗奇侠禅真逸史》，又名《残梁外史》、《妙相寺全传》。题"清溪道人编次"、"心心仙侣评订"。据题署"徽水方汝浩清溪道人识"，知编撰者为方汝浩。《凡例》又署："古吴爽阁主人履先甫识"。履先或为汝浩字。方汝浩，洛阳人，生平不详。潘镜若《三教开迷序》称"先严清溪道人"，则清溪道人又为潘姓，故编撰者难以确考。书成于天启年间。

每五回一集，集各冠以八卦之名。小说以南北朝时南梁与北魏对立为时代背景。前半部以林澹然除恶避祸、出家遁逸为重心；后半部写林澹然三个徒弟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他们都是含冤负屈之后代，俱各报仇雪恨，义结金兰，共举大业，迄于"禅师坐化成正果 三主云游成大道"，林澹然蝉蜕圆寂，三弟子弃家学道，终成正果。作者虽铺写历史题材，实着眼于晚明之社会现实，作品中的梁武帝和魏孝静帝，一个皈依佛门，朝政荒废，最后作了阶下囚，饿死台城；一个则宠信奸佞，国运衰颓，民不聊生。在他们的网络下，一批僧侣如钟守净，为非作歹，伤风败俗；高欢、高澄父子残害忠良，祸国殃民；讼棍牙婆，鲜廉寡耻，男盗女娼，勾勒出一幅晚明社会的生活画卷。与此相映照，杜、薛、张三人行侠好义，在天下滔滔之际，由绿林豪杰变为治世贤臣，只是他们在人生的进取中，淡泊名利，功成身退，作者全力鼓吹的仍是消极的远离人世的隐遁思想。是书情节曲折，勾连得法，人物形象亦较丰满，语言流畅，对话生动；惟说教气味浓厚，稍有秽笔；三十六回之后勉强敷衍，颇不足观。

《禅真逸史》现存明刻本及清初文新堂刻本，坊刻本改题《残梁外史》、《妙相寺全传》。 （刘小营）

Changbaihaogezi

长白浩歌子 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萤窗异草》的作者。《八旗艺文编目》子部稗说《萤窗异草》有注："满洲庆兰著，庆兰字似邨，庠生，尹文端公子。"庆兰，字似村（邨），满洲镶黄旗人，生年不详，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其父尹继善为雍正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尹庆兰参加乾隆十二年皇帝亲自监试的科考，独蒙钦取，被誉为"殿试秀才"。尹庆兰与著名文学家袁枚过往甚密。但是尹庆兰是否就是《萤窗异草》的作者"长白浩歌子"，仍有一些疑点。清人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六曾提出质疑，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萤窗异草》(1989)"前言"亦持否定态度。 （俞 文）

Changhenge Zhuan

《长恨歌传》 唐代传奇小说。陈鸿撰。本篇有三种本子。其一为《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六)本，题作《长恨传》，题下注"陈鸿撰"。其二为《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本，题为《长恨歌传》，末后叙及陈鸿、王质夫与白居易同游仙游寺，质夫举杯邀乐天作歌一节，为《太平广记》本所缺。《白氏长庆集》所载亦同此本。汪辟疆疑"宋初固有详略两本，否则《文苑英华》为鸿之本文，《广记》所采，或经删削者也。"其三为《丽情集》本，见于明刻《文苑英华》本传后之附载，与《太平广记》、《文苑英华》本均不同，如"诏浴华清池，清澜三尺，中洗明玉。莲开水上，鸾飞鉴中"云云，为两本所无。

据本传介绍，元和初，作者陈鸿、王质夫与白居易相会于长安。话及天宝遗事，感慨叹息。白居易作长篇叙事歌行《长恨歌》、陈鸿作《长恨歌传》。本传写开元时歌舞升平，唐玄宗沉溺声色，得绝色杨玄琰女于寿邸。杨女入宫后，册为贵妃，宠耀无比。叔父昆弟皆位列清贵，姊妹封国夫人，富埒王公。天宝末，安史之乱爆发，以讨杨氏为号召。玄宗仓皇奔蜀，行至马嵬，六军徘徊不进，请诛杨氏兄妹。玄宗无奈，贵妃为六军缢死。叛乱平息以后，玄宗返都，闲居宫中，思念贵妃不已。有道士自蜀来，自言有李少君之术。道士奉命，上天入地寻觅，终于在仙山访得杨贵妃，有当年皇帝所赐钿合金钗及七夕密誓为证。使者还奏后，玄宗更加伤感，不久也去世了。

本传根据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而写成。道士寻访贵妃一节，带有神话的性质。作者对玄宗的纵情声色，任用奸佞不无微词，对玄宗从儿子寿王府邸取来杨妃一事，也直书不讳；可篇末的议论"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又回到"女人祸水论"的老调。作者对李、杨之间的感情竭力渲染、描绘，充满赞美和同情。小说写玄宗思念贵妃，"天颜不怡"、"日日不豫"，写贵妃也是不忘旧情，希望"复堕下界"、"好合如旧"。这种描绘无疑美化了李、杨之间的关系，而与前文女色误国的描绘相矛盾。可是，对李、杨情缘的赞扬寄托了民众健康爱情的理想，也寄寓着人们对盛唐的怀念与惋惜。玄宗和杨妃的故事是当时文人创作的热门题材，这一题材的众多作品中，程度不同地反映出思想倾向的复杂性。陈鸿的《长恨歌传》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这种情况一直影响到后人据此而改编的一系列戏剧作品。

玄宗与贵妃的故事充满动人的悲剧色彩。玄宗、贵妃彼此之间刻骨铭心的思念，生死不渝的爱情是令人同情的。可是，马嵬的生离死别，正是悲剧的主人公自己一手所铸成。两位主人公的特殊身份，使这一爱情悲剧与一个巨大的时代悲剧相联系。安史之乱以后，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已无可挽回地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这个时代的悲剧成为李、杨情缘的背景，加强了作品感人

的力量。

陈鸿的《长恨歌传》一直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相辅而行，成为后世诗文、小说、戏曲中长盛不衰的素材。宋人乐史摭采《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事迹》、《酉阳杂俎》等及陈鸿《长恨歌传》，写成《杨太真外传》二卷。文字凄艳，材料详备，有关李、杨故事的传说逸闻网罗殆尽，对后世戏曲移植这一题材颇有启迪。李、杨故事至《杨太真外传》，已具备十分丰富的内容。

说唱艺术方面，有元人王伯成所作的诸宫调《天宝遗事》(《录鬼簿》，今有辑本)，写李、杨故事。戏曲方面，作品极多。宋元戏文有佚名作者的《马践杨妃》，似专叙马嵬驿杨妃之死。元杂剧有关汉卿的《唐明皇启瘗哭香囊》，白朴的《唐明皇游月宫》、《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庾天锡的《杨太真浴罢华清宫》、《杨太真霓裳怨》，岳伯川的《罗光远梦断杨贵妃》。明杂剧有徐复祚的《梧桐雨》、汪道昆的《唐明皇七夕长生殿》、叶宪祖的《鸳鸯寺冥勘陈玄礼》、佚名作者的《明皇望长安》，多已失传。明传奇则有吴世美的《惊鸿记》、屠隆的《彩毫记》，后者以李白为主角，配以玄宗、杨妃故事。明初尚有佚名作者的传奇《沉香亭》，情节与《惊鸿记》相似。清传奇有洪昇的《长生殿》、唐英的《长生殿补阙》。搬演李、杨故事的戏曲中，最有影响的是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与洪昇的传奇《长生殿》。 (张国风)

Changshi Yanzhi

《常侍言旨》 唐代笔记小说集，柳珵撰。柳珵，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人，生平不详。祖柳芳，肃宗时修国史，又自撰《唐历》四十卷。父柳冕，曾为史馆修撰。伯父柳登，从兄柳璟，亦以史学著称。所撰《常侍言旨》外，尚著有《家学要录》一书。

《常侍言旨》，《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曰："唐柳珵记其世父登所著，六章。上清、刘幽求二传附。"《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作《柳常侍言旨》，曰："常侍者，其世父芳也。凡六章。末有刘幽求及上清传。"考柳登尝官右散骑常侍，柳芳为柳珵之祖，未曾任常侍之职，《直斋书录解题》所言显误。

原书已佚，现存佚文多可疑。《说郛》(张宗祥辑明抄本)卷五录文一条，记李辅国迁玄宗于西内，末云"此事本在朱崖太尉所续《柳史》第十六条"。按《柳史》即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八引此，则云"出《戎幕闲谈》"，当因二书均与李氏有关而起。《说郛》(重编本)卷四十九录文六条，与张宗祥辑明抄本同者一，其他皆出《国史补》卷上。《唐人说荟》本录文七条，较《说郛》(重编本)多出记张均、张垍兄弟事一条，《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考异》引此，亦作《常侍言旨》，而《太平广记》卷七十七引此，则作《戎幕闲谈》。作《常侍言旨》者或误，也有可能是柳珵与李德裕之所闻出于一源，故有同条重出之情况发生。

所附上清、刘幽求二传乃著名传奇作品。《上清传》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四《考异》所引，亦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五，题作《上清》，注云"出《异闻集》"。《唐语林》卷六、《类说》卷二十八等亦引其文。故事叙德宗时宰相窦参、陆贽事。陆贽遣刺客夜至窦参宅，为窦侍妾上清察觉，请窦避之，窦遂告以陆贽欲倾夺权位，今祸将至，身死家破后，上清将籍入宫内，望伺机为窦辨说。上清泣而应之。窦乃呼刺客出，赠绢千匹而去。次日，德宗察知此事，责以交通节将，蓄养侠刺。越月，贬郴州别驾，再流驩州，途中赐死。上清后果入宫，侍德宗时言其身世，云窦为陆贽陷害。德宗乃下诏雪窦参，贬陆贽。后上清度为女道士，又嫁为人妻。故事具载年月，末云"世以陆贽门生名位多显达者，不敢传说，故此事绝无人知"，似乎真有其事。然实不可信，故《考异》云："信如此说，则参为人所劫，德宗岂得反云'蓄养侠刺'！况陆贽贤相，安肯为此！就使欲陷参，其术固多，岂肯为此儿戏！全不近人情。今不取。"但此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可喜。窦宅月夜一节，叙述最为出色。开端写窦参方闲步中庭，寂静处忽生波澜，几段对话，将事件托出，层层推向高潮，极富戏剧成分。德宗怒陆贽之语，全用通俗言谈，不加藻饰，颇显性情。

《异闻集》为唐末陈翰所编之唐代传奇总集，《上清传》既被纳入，则《常侍言旨》中并列的《刘幽求传》一文体制亦当相类。然《刘幽求传》不见流传，似已散佚。考《刘幽求传》有残文在《唐语林》中，唯因未标明出处，故向不为人所知。《唐语林》卷三"夙慧"门最后一条，自"小子谋餐而已"以下，述刘幽求事，跌宕夸饰，波澜起伏，与《上清传》类似，当为柳珵《刘幽求传》无疑。又《唐语林》系辑五十种小说而成，其中包括《常侍言旨》与《异闻集》。《上清传》曾收入《异闻集》，《刘幽求传》是否曾收入《异闻集》，已不得而知，然《常侍言旨》所附录之上清故事为《唐语林》所采入，则并列的刘幽求故事亦有可能被采入。《唐语林》编者王谠当直接自《常侍言旨》附录中采用此二传。此文开端文气不顺，首句下有按语曰："此上有脱文"。可知此传已是残文。故事内容与"夙慧"门标题不合，《守山阁丛书》本《唐语林》附钱熙祚校勘记曰："此当是'豪爽'门首条，缘脱标题，故误入'夙慧'门末。"其说可信。

《刘幽求传》残文叙诸郎官轻笑前朝邑尉刘幽求，刘拂衣而出，唯卢齐卿伸谢之。唐中宗卒后，刘突访郎官裴漼于私第，言"死生一诀"而去，裴大惊，不测其故。其实刘将参与李隆基除韦后之宫廷政变。明日，宫门迟开，刘称斩决使出，尽戮前时轻笑者。呼裴漼同赴中书知制诰，自为拜相白麻。又命卢齐卿主京兆府事。传文扑朔迷离，起伏变幻，刘幽求恩怨必报之个性及得志时骄纵恣肆之神态，宛然在目。所叙之事与史实相去不远，可补史料之不足。其虚构之细节，则使人物性格更加鲜明，自为拜相白麻一节，尤为传神。惜其已非全帙，故情节尚欠完整。 (周勋初 严杰)

Changyandao

《常言道》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又名《子母钱》、《富翁醒世传》。题"落魄道人编",作者姓名生平不详。

《常言道》是一部讽世小说。其书名寓意即如西土痴人序中所云:"言之无罪,不过巷议街谈;闻者足戒,无不家喻户晓。虽属不可为训,亦复聊以解嘲,所谓常言道俗情也云尔。"全书故事以金银钱为线索,串引出无数人事来,展现了金钱面前的世态人情。小说第一回全是议论,论述天地间第一件至宝就是金钱:"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系斯人之生命,关一生之荣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并揭示了四等人贪财爱钞、为富不仁的丑恶心态和行为。从第二回起,小说叙明朝崇祯年间,时伯济携带祖传至宝金银钱出游,至海边,失钱落水,飘至小人国没逃城,受到财主钱士命的凌辱,斯文扫地。后逃至道德高尚、古风犹存的大人国,得大人解救,重获金银钱回家团聚。而钱士命却被大人踩死,落得身亡财空。小说的重点,是以漫画式的辛辣笔墨,描写小人国财主钱士命追索金银钱的过程及心态,以及围绕他周围的一群猥琐小人形象。如钱士命敬重斯文,但不是这文绉绉的"文",而是那一文两文的"文";写他看见金银钱变大后,"欢天喜地,手舞足蹈,在这钱眼中钻来钻去,迁筋斗耍子";小瞎子万弗着一遇上金银钱,"他两只瞎眼顿时开了,一见金银钱,便用手连忙来抢。"事虽怪诞,语涉不经,但讽刺世情入木三分。

"有心劝世"是《常言道》作者的创作主旨。小说虚构了具有对比意义的小人国和大人国来影射现实社会,企图以小人来"惩创逸志",以大人来"感发善心",使人"得性情之正"。全书语言干净利落,且大量化用方言俗语,利用谐音凑趣,在滑稽中宣泄愤世之情。书中反面人物形象大多形神活现,唯正面人物时伯济苍白无力,流于概念化。现存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和光绪乙亥(1875)得成堂刻袖珍本。 (陈年希)

Chang'e shenhua

嫦娥神话 关于月中女神的神话。嫦娥,亦作常娥、姮娥。姮娥本作恒娥,《淮南子》的作者因避汉文帝刘恒讳而改为常娥。

嫦娥神话的主要内容为奔月。最早的简略记载见于战国初年成书的《归藏》(已亡佚),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文选·月赋》(李善注),汉初编成的《淮南子·览冥训》则增入了羿请药于西王母的事,《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又有嫦娥奔月后化为蟾蜍的记叙。汉末张衡《灵宪》所记较为完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这里多出了嫦娥奔月前去求有黄占卦的事。对《灵宪》的这段记载,清严可均认为"当是《归藏》之文",可见《淮南子》所载嫦娥神话,除有黄占卦事外,几乎完全承袭了《归藏》旧文。

嫦娥神话源于原始神话常羲生月、浴月。"羲"、"娥",古音同,常羲即常(嫦)娥。由生月的常羲逐渐变为奔月的嫦娥,女神的身份则由帝俊妻一变而为帝俊属臣羿之妻。

这个神话还同羿神话有密切联系。羿射九日,得罪了天帝(帝俊),与其妻嫦娥一道被谪在凡间。夫妇皆欲重返天界。羿以此求不死药,而嫦娥因受连累,对羿有所怨尤,故有窃药之举。嫦娥神话里的某些记述(如不死之说)虽带有战国时代神仙家言的色彩,但故事的主体——奔月,则是一幅瑰伟奇特的图景,反映了先民追求美好生活环境的绚丽想象和探寻宇宙秘密的崇高理想。

自魏晋六朝以来,嫦娥奔月的故事被诗人们吟咏不绝。颜延之的《为织女赠牵牛》、李白的《把酒问月》、杜甫的《月》、元稹的《月三十韵》、李商隐的《嫦娥》等诗即为代表作。在广泛的传诵中,人们不大理会窃药及化蟾蜍之类的传说,逐渐把嫦娥塑成为一个集种种美的属性于一身的女性形象。嫦娥神话不仅受到诗人的青睐,而且直接影响于古小说的创作。《搜神记》、《酉阳杂俎》等书里有不少志怪故事即以奔月为主题,或径由有关神话题材敷衍而成。 (李少雍 王蜀青)

Chaoting Zhuojueshi

《朝廷卓绝事》 唐代杂事小说集。陈岠撰。陈岠,贞元时人,官泗州徐城令。著有《判范》一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刑法类)。《朝廷卓绝事》一卷,《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云:"记唐朝忠贤卓绝五十事。"未见传本,仅见《全唐文》卷六百八十三收《朝廷卓绝事序》一篇,作于贞元十四年(798)。

(程毅中)

Chaoye Qianzai

《朝野佥载》 唐代笔记小说集。张鷟撰。《新唐书·艺文志》杂传记类、《宋史·艺文志》传记类均作二十卷。《宋志》又有《补遗》三卷。《郡斋读书志》称《补遗》分为三十五门。《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原书早已散失,据余嘉锡考证,"此书在宋时虽不甚通行,而尚偶有传本。至元末犹存,故刘克庄、陶宗仪皆得见之。至明遂亡。""今本必是后人从《广记》内辑出"(《四库提要辨证》)。

《朝野佥载》主要记载唐代朝野见闻,偶及六朝及隋代,而于武后一朝的事迹特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评论朝政得失,记述唐代时事,这是《朝野佥载》最有价值的部分。如"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乾封以前选人","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师号为'三豹'","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吐蕃"等条,都能从一个侧面,对当时政治

的黑暗腐败、酷吏的阴狠残暴、贪官的冒滥昏庸、将领的怯战无能有所揭露。二、记述当时的谶语、祥瑞、果报、医卜星相和各种怪异之事。这一类记述充满了迷信荒诞色彩，但其中也不乏少数理性色彩的剖析。如"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条(卷三)，作者指出乃猫犬同时产子，易置窠中，遂互乳其子。同时还记载了不少神异的传说，如《许逊斩蛟》条(卷三)，即流传甚广的许真君故事，《警世通言》中的《旌阳宫铁树镇妖》亦由此演化而来。"太宗入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条(卷六)，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传说，敦煌遗书中也有唐太宗入冥故事的话本，也就是《西游记》里《唐太宗地府还魂》一回的来源。至于"杜鹏举入冥还魂"条(卷六)是一篇情节较为曲折的传记体小说，注明是处士萧时和作传，不是张鷟的作品，恐怕是误辑入《朝野佥载》的。三、记载当时人的传闻逸事，如"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条(卷二)，记述了乔知之与碧玉的爱情悲剧及其动人诗篇《绿珠怨》。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顼娶南宫县丞崔敬女条(卷三)，即《聊斋志异》中《姊妹易嫁》本事的早期形态。"李杰为河南尹"条(卷五)，记述了一件寡妇诬告儿子的公案，即《拍案惊奇》第十七卷《西山观设箓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故事的蓝本。《朝野佥载》中载有不少公案故事，多以廉明官吏为主角，突出审案人的智慧，注重推理，一般不假助于鬼神怪异和因果报应，为后世的文言小说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而且对明清公案小说也有一定启示。

一般说，《朝野佥载》叙事驳杂，细大不捐，缺乏应有的提炼和选择。洪迈讥其"纪事皆琐尾擿裂"(《容斋续笔》卷十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责其"诙嘲荒怪，纤悉胪载，未免失于纤碎。"然而由于作者以当时人记当时事，耳目所接，毕竟是第一手材料，故可参考者颇多。据李希圣考证，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采用《朝野佥载》的资料达三十多条。

关于张鷟的生平，《新唐书》、《旧唐书》附见于《张荐传》中，《桂林风土记》和《大唐新语》亦略有记载而语焉不详。《朝野佥载》中有关作者的记述对于研究张鷟的生平、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长江县丞夏文荣判冥"条(卷二)，虽是一个称道灵异的志怪性故事，但记载了张鷟本人贬官的经历，可补史传之缺。

《朝野佥载》版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一卷本系统，计有《说郛》、《历代小史》、《古今说海》、《畿辅丛书》等本；二、以《宝颜堂秘笈》本为代表的六卷本系统。另据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四与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一，《朝野佥载》尚有十卷本传世。然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此十卷本"其卷一至卷五，即《宝颜堂秘笈》本之一、二、三卷，其卷五至卷十，即《宝颜堂秘笈》本之四、五、六卷"，"只是分卷方法不同，并非另有一种足本。"现北京图书馆所藏五卷本抄本，即这种十卷本前半部的残本。

今本《朝野佥载》有数条是天宝以后乃至中唐以后的事，为张鷟所不及见。如"开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覦，玄宗震惊"，"李宜得当玄宗起义，与王毛仲等立功"诸条，张鷟卒于开元时，不应称玄宗之谥。再如"宝历元年资阳石走"条，宝历乃敬宗年号，张鷟更不及见。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凡阑入中唐后事者，皆应为《补遗》之文。""疑《佥载》乃鷟所作，《补遗》则为后人附益。"余嘉锡则认为"其中有系《佥载补遗》之文，有系后人取他书窜入"，然亦有"实原书所有，特传写有误"的条目，"所当分别观之者"。实际上有些是辑录者误收的，如"将军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宠"条(卷五)，实出《谭宾录》；"寇天师谦之"条(卷五)，实出《宣室志》。有的是《太平广记》编者误注或追改的，未必有后人附益的补遗之作。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由赵守俨点校，以《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参校它书，校正了一些讹脱衍倒，提出了一些疑问，并于全书之末附有"补辑"，是现行《朝野佥载》中较好的版本。

(于天池)

Chen Shou Zhouji

《臣寿周纪》　汉代小说。□寿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臣寿周经》一篇，附注："项国圉人，宣帝时。"汉代无项国，圉实即淮阳国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圉镇)，可知寿为汉宣帝时人，撰《周纪》一书。至于书的内容，清姚振宗说："《周考》，考周事也。此《周纪》大抵亦纪周代琐事，同为街谈巷议之流欤?"(《汉书艺文志条理》)可备一说。

(许逸民)

Chen Chen

陈忱(1613～?)　明末清初小说家。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由于陈忱生前"身名俱隐"，关于他的生卒年，各家说法不一。据陈忱《九歌》诗中有"我生万历时"及"我今潦倒垂半百"等句推断，可知其生于明朝万历年间，作此诗时年已五十。其诗中自注"壬寅初夏作"，"壬寅"为康熙元年(1661)，由此上推，当生于万历四十一年，即1613年。长篇小说《水浒后传》是陈忱晚年的作品。从清康熙甲辰(1664)陈氏原刻本《水浒后传》考察，陈忱在小说付梓前还作了序，可见此时他还在世。卒年待考。

陈忱博闻强记，好作诗文。明亡不仕，曾与顾炎武、归庄等人，"相率为惊隐诗社，四方同志咸集"，一时影响颇大。为人孤高鲠傲，有民族气节，曾自云"肝肠如雪，意气如云，秉志忠贞，不甘阿附"(《水浒后传序》)。

长篇小说《水浒后传》是陈忱最著影响的作品。据书前自序，小说写于作者"重老其穷，颠连痼疾，孤茕绝后"之时。陈忱晚年生活贫困凄苦，靠卖卜拆字为生，穷饿以终。除《水浒后传》外，陈忱还著有《续廿一史弹词》，戏曲《痴世界》，《雁宕诗集》、《雁宕杂著》等，均散佚不传。

(朱伟明)

Chen Chen
陈谌 见《海上魂》。

Chen Duoshou Shengsi Fu-Qi
《陈多寿生死夫妻》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九。本事见《复斋日记》，极简略。《情史》卷十《陈寿》条引录，文字全同，唯删去最后一句"安成李翰为予言之如此"。小说内有"国朝曾棨"及"洪熙皇帝"等语。曾棨，明永乐时状元；洪熙为明仁宗年号，可见本篇为明人所作，或谓冯梦龙自撰。

篇叙陈多寿与朱多福夫妻恩爱，福寿双全的故事。难得的是在陈、朱订婚后，陈得癞疾，一身恶臭，在朱多福父母悔婚、陈家亦情愿将庚帖退还的情况下，朱多福却执意不肯，要与陈多寿同生同死。嫁到陈家，伏侍丈夫三年，丈夫不忍心拖累妻子，服毒自尽，妻子义不独生，也服毒自尽。经抢救，不但双双脱险，而且使陈多寿皮肤内迸出了许多恶血，毒气泄尽，癞疮渐渐好了。作品以此讴歌这一对夫妇"相爱相怜相殉死，千金难买两同心"的坚贞情操。最后以陈多寿科举及第，官至佥宪，生下一双儿女，尽老百年告终，更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人生理想。

明末清初范文若的传奇《生死夫妻》，亦演此事，今佚曲见《南词新谱》。清人无名氏又改编成传奇《义贞缘》。 （周中明）

Chen Hong
陈鸿 唐代史学家、小说家。字大亮。生卒年不详。贞元二十一年(805)进士(徐松《登科记考》)，登太常第。历任太常博士、虞部员外郎(元稹《授陈鸿员外郎制》)，主客郎中等职(《新唐书·艺文志》注)。长庆元年(821)以虞部员外郎为赴回鹘婚礼使判官(《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类收《开元升平源》一卷，题陈鸿。《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收《东城老父传》一卷，题陈鸿。《全唐文》录陈文三篇。《太平广记》收其《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两篇。

陈鸿自称"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曾以七年之力，写成编年史《大统记》三十卷。他的两篇传奇均取材史实，加以铺张渲染。《长恨歌传》写玄宗晚年纵情酒色、酿成安史之乱，并求道士到海外寻觅杨妃的故事。《东城老父传》写贾昌以善斗鸡而得到玄宗的宠爱，安史之乱以后，贾昌回首往事，不胜今昔沧桑之感。

两篇传奇对玄宗晚年的政治腐败不无讽刺，对这位太平天子暮年的寂寞悲凉表示同情，这种同情中又寄寓了人们对盛唐的怀念和惋惜。《东城老父传》叙颍川陈鸿祖向贾昌询问开元之理乱一节，文中四处自称"鸿祖"，《全唐文》收入陈鸿祖文。今人亦认为此传为陈鸿祖所作。《资治通鉴考异》十二曾引吴兢《升平源》一文，故有人疑《开元升平源》之作者，或为吴兢。

（张国风）

Chen Jiru
陈继儒(1558～1639) 明代文学家。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自幼颖异，能文章，甚得隆庆间首辅同郡徐阶的器重。稍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应万历间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之招，与其子王衡共读于支硎山。时王世贞领袖文坛，对陈继儒甚为称许，三吴名士争欲与之相交。后王衡举乡试第一，再若干年而中进士，而陈继儒则数经考场颠踬，终于在二十九岁那年摒弃科举之途，"取儒衣冠焚弃之"。从此以后，继儒以布衣著书，先后隐于昆山和东佘山，"暇则与黄冠老衲穷峰泖之胜，吟啸忘返，足迹罕入城市。"董其昌尝为筑来仲楼相邀，黄道周疏中有"志尚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之句，皆极推重。侍郎沈演及诸御史、给事中先后论荐，谓继儒"道高齿茂"，朝廷也屡下诏徵用，陈继儒皆以疾辞。卒年八十二岁。《明史》有传。

陈继儒堪称晚明大家，有通才，举凡诗文、小品、书法、小说、戏曲莫不通晓。《明史》称他："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兼能绘事。又博文强识，经史诸子、术伎稗官与二氏家言，靡不较核。或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徵请诗文者无虚日。"有《陈眉公全集》。所辑《宝颜堂秘笈》，保存了不少小说和掌故资料。又辑刻《国朝名公诗选》，上自高启、王冕，下迄李贽、屠隆等，均附有小传。

对于陈氏的为人和作品，历来褒贬不一。与之有着终生交谊的董其昌说他："四方使日走公，东西京与南北驿越岭峤而至者，不远万里征公文。公文出，即传四方；所题缣素或赠寄和倡诗，一传人口，即传海内。夏休树荫，冬偃檐曝，点笔铨记，细绎文史，较校异同，类郑渔仲、马端临之有志考，则传于通人闳士。"然时人亦讥其与官绅权贵的周旋。《四库全书总目》对陈继儒之作总的评价不高，谓其"纤仄琐碎"，"漫为牵缀"，"好剿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

陈继儒作品中笔记小品甚夥，前人常以之入小说家类，计有：《宝颜堂秘笈》一百三十卷(《明志》子部小说家类)，《见闻录》八卷、《珍珠船》四卷、《偃曝余谈》二卷、《群碎录》一卷、《岩栖幽事》一卷、《枕谭》一卷、《书蕉》二卷、《笔记》二卷、《虎荟》六卷、《销夏录》四卷、《辟寒录》四卷、《太平清话》四卷，以上见录于《千顷堂书目》、《钦定续通考》和《四库全书总目》诸书。今均有存本。 （卜 键）

Chen Lang
陈朗 清代小说《雪月梅传》的作者。字苍明，号晓山，镜湖逸叟当为其晚年之号。籍贯与生平不详。古人常以里居为号，查镜湖有二：①安徽芜湖；②浙江绍兴。作品多写浙事，推测可能是浙江绍兴人。其于乾隆四十年(1775)写的《自序》中说："已年过杖乡"，古礼六十杖于乡，知其已六十余岁。据此推测，当生于康熙末年，卒

年无考。小说十九回董孟汾回评说:"镜湖原是老幕,闻办理大案所保全者甚多。"《自序》中又提到:"及长,北历齐燕,南涉闽粤",知他曾做幕僚,有丰富的阅历,参与不少案件的审理。《雪月梅传》完成于1775年,当为作者晚年退居乡里之时。书中对贪官污吏有所揭露,亦歌颂清正好官,表现出封建正统思想。作者写书中人物的建功立业,流露出他对功名利禄的艳慕之情。未见有其他作品传世。

(苗 壮)

Chen Qitai
陈其泰(1800～1864) 清代小说《红楼梦》评点家。浙江海盐人,祖籍海宁。字静卿,号琴斋,别号桐花凤阁主人。道光十九年(1839)中举,后任长兴县教谕,并曾两度被延入浙江巡抚幕中任职。著有《行素斋诗文集》、《行素斋子史劄记》、《琴斋随笔》、《春熙书屋诗文抄》、《桐花凤阁诗文稿》、《鸿雪词》、《宫闱百咏》等。陈其泰藏有一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萃文书屋木活字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后人称程乙本),他在这个本子上作了大量评、批。其后,墨录斋主人曾手抄斯评,罕为人见;今人刘操南据陈其泰手稿评本辑有《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一书。

陈其泰评《红楼梦》主要有四种形式:回目修改、眉批、行间批、总评,总计二十余万字。在这些评、批中,陈其泰对《红楼梦》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

他首先充分肯定了《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认为《离骚》集《国风》的好色而不淫,《小雅》的怨诽而不乱于一身,而"继《离骚》者,其惟《红楼梦》乎!"并且认为《红楼梦》是作者发愤著书结果,"感愤抑郁之苦心,乃有此悲痛淋漓之一书",因此,决不能以寻常儿女之情视之。

陈其泰详细评析了《红楼梦》的篇章布局、艺术构思,逐一点出了小说开场文字的不同凡响和作者煞费苦心的安排。在评论书中写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时,他指出作者并未安排主人公将全园游毕,这就有了不尽之致,可令读者觉此园之广大而想象无穷。"文字之妙,偏于没文字处生色。"

陈其泰的许多评论颇符艺术创作的规律。如他评论十七回时说:"有造园林之才者,未必有写园林之笔;而擅写园林之笔者,不难兼造园林之才。胸中邱壑,腕下烟霞,作者殆两擅长乎?"

在程乙本引言中,程伟元、高鹗曾说收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过程是"集腋成裘",此语一直为人所忽略,陈评独点出后四十回"多败笔"的缘由就在于"集腋成裘",而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亦非一人一时而作。陈评多次指出后四十回人物情节上有"脱节舛谬"之处,与前八十回人物性格不统一,情节有矛盾,不合理,这是高出前人的创见。

在整个的评批中,陈其泰的"回目拟改"则多为败笔,如《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这一妙对,他竟批为"此二句费解";又如他将"贤袭人娇嗔箴宝玉"改为"刁袭人娇嗔箴宝玉";再如将"美香菱屈受贪夫棒"改为"美香菱屈受狂夫棒",均为妄改之例,这些都是因为才识所限,未能正确完满领会小说作者创作意图所致。

(顾鸣塘)

Chen Qiu
陈球 清代文言小说《燕山外史》的作者。字蕴斋,号一篑山樵。秀水(今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大约为嘉庆间人。诸生。性情豪放,嗜酒。工骈俪,能诗,风格淡逸。善画,以山水见长。家贫,以卖画自给。光绪《嘉兴府志》有传。

(朱青葆)

Chen Sen
陈森 清代小说家。字少逸,号石函,又号采玉山人。昆陵(今江苏常州)人,生卒年不详。据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所作《品花宝鉴自序》中"年且四十余"一语推算,可能生于嘉庆五年(1800)左右。青年时代应举不第,故幻中了幻居士说他"本江南名宿,半生潦倒,一第蹉跎"(《品花宝鉴序》)。后游历名山大川,足迹半天下。因境遇穷蹙,心怀郁郁,曾流连于声伎场中以自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块然磈磊于胸中而无以自消,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三月而忘倦。"他经常出入戏班,熟悉梨园旧事,遂以优伶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品花宝鉴》。约在道光十七年先完成了前三十回,因受聘赴广西任抚院幕僚,写作中辍。约在道光二十七年前后,离广西入京,于旅途中掇拾旧稿,再续前文。而先前完成的部分手稿已在友人中传抄,颇受推重。抵京应京兆试,再次落第,于是殚思极虑,发愤自勉,腊冬之季拥炉挑灯,奋笔不辍,以五个月时间完成了《品花宝鉴》的后三十回,时当道光二十九年。全书的写作,前后历时达十三年之久。

除了《品花宝鉴》之外,陈森早年还编过一部《梅花梦》传奇,共十八出,演清河望族张若水与妓女梅小玉悲欢离合事。剧中情节,或系作者自况。今存原稿影印本。

(吴 郑)

Chen Shibin
陈士斌 小说《西游记》的清代评点家。字允生,号悟一子,浙江绍兴人。生平不详。约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前后在世。

陈士斌曾评点《西游记》。其评点本为《西游真诠》(一百回)。评点仅有眉批与回评两类。回评洋洋洒洒,约数千字,眉批寥寥数语,略予点拨。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代文学家尤侗在《西游真诠序》中说:"若悟一者,岂非三教一大弟子乎?"这揭示出陈士斌评点的指导思想。故《西游真诠》回评多于"尽心知性"之言,富于宗教与哲理色彩,其观点承袭明人而又自加发挥。诚如鲁迅所论:"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

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其眉批亦在这一宗旨下，具体而微地加以阐发。其间尚有不少涉及这部神魔小说的美学见解，可资借鉴。书中第六十九回悟空与灵吉菩萨论及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时，陈士斌批道：“《西游》如此等处，粗看极其荒唐，细味实在至理。”这是对浪漫主义的一个注脚。第十回回评中云：“世人无有不梦，无有不知梦之幻，无有不知世事如梦之幻，何独于唐之君若相，梦龙求救，梦斩业龙，遂疑为荒唐不经耶？”“仙师非抑魏徵也，特借以喻古来世情之变幻，无非伪不征也，无不贞观也。究而言之，不如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张渔李樵为下稍有定见也。”要言之，评点者认为，文学作品的虚拟不过是借比世间之人事而已，以幻喻实是小说的一个特色。这里实际接触到了小说的创作方法。

书中第二十三回写八戒回答那妇人说，他们是奉唐王旨意，不敢违命，“刚才都在前厅上栽我，我又有些碍上碍下的，只恐娘嫌我嘴长耳朵大。”此处评点者批道：“君子笃于亲，八戒之谓也。不是写出个猪八戒，竟是画出个猪八戒；亦不是画出个猪八戒，竟是现出个猪八戒也。”第二十五回开头在行者说八戒想尝新，“着老孙去打三个”，八戒说他既偷四个，只分三个，“打起一个偏手”，上批：“八戒有八戒的声口，行者有行者的身份，摩神写意，无不精妙。趣而且妙，酷似八戒，而笔墨游戏惟此为最。”这些评点，总结了《西游记》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艺术成就和作者趣妙运笔的特点。

小说第十回写龙王求太宗令魏徵免斩，待秦叔宝拎来“一个血淋淋的龙头掷在帝前”，魏才奏梦斩。评点者于此批道：“曹操是睡里杀人，魏徵却从梦中斩龙。惟其为异事，所以称为奇文。”这就指出了由于作者构思与想象的奇异，才令人耳目一新，产生出意神奇的艺术魅力，触及了艺术的独创性问题。

（倪长康）

Chen Tianchi
陈天池 见《如意君传》。

Chen Tianhua
陈天华（1875～1905） 清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小说家。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省新化县下乐村人。光绪元年（1875）生。家境贫苦，父亲陈善，是一个落第秀才，拙于谋生。陈天华幼年替人放牛，穷居乡里，十五岁才入蒙塾。他天分很高，喜爱当时民间流行的弹词小说，每得零篇断简，视同珍宝，如《二度梅》、《粉妆楼》、《一才子》、《五才子》、《西游记》、《封神榜》及《陶澍私访南京》等，读来手不释卷。间尝模拟，仿其文体作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他后来创作鼓吹革命的通俗说唱文学作品，实基于此。1896年随父迁居新化县城，仍做小贩，后得族人资助，入资江书院就学，不久，考入倡导新学的新化求实学堂。1903年由该学堂资送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同年4月，为抗议沙俄帝国强占东三省，陈天华啮指写成血书数十封，邮寄国内各学校；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后转变为主张排满的革命军国民教育会），被举为归国革命运动员；又和杨笃生发起创办《游学译编》和《新湖南》，鼓吹革命。同年冬返国。1904年2月他与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参与在湖南举行反清武装起义，事泄，复逃亡日本。1905年在东京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同盟会成立，陈天华是发起人之一，被推为会章起草员，著名的《革命方略》即由他所拟定。《民报》创刊，任撰述员。是年11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舆论哗然，陈天华愤而于12月8日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留下绝命辞万余言，冀以唤醒国人。



陈天华是辛亥革命前夕最出色的革命宣传家，写了许多激情澎湃的作品，揭露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朝的专制黑暗，极富于鼓动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通俗易懂，广泛流行，传诵一时，深入人心，成为当时革命的号角。（鲁 戈）

Chen Wanyan
《陈万言》 清代小说。十章。首序，署“小说主人识于西南学堂”。宣统二年（1910）四月广州觉群小说社出版。

书叙广东南海人陈万言，家徒四壁，苦志读书，考中秀才，在乡中设塾。后参加岁考，因主司空疏，以理学衡文，被降为六等，斥革巾服，乡塾教席也被辞退。万言以挑担负贩糊口，妻子纺织持家，供万言读书。后妻子饿死，即于死者右掌写“陈万言再世夫妻”七字。万言割草之余，为乡人代笔，又设帐授徒，他的学生将他当年的试卷誊正，呈上主考官张溥，当即赏还巾服。大比之年，主考官为周顺昌，陈万言中首榜解元，次年又进士及第。陈万言自妻子饿死，誓不再娶。南旋故里，见一店主女儿耳聋口哑，右手拳曲不开。此女见陈，突然开口能言，右手摊开，当年陈万言书于亡妻掌心的七字赫然在目，遂迎娶归家，此即所谓“再世姻缘”。

小说以陈万言贫贱逸事，反映世态炎凉，抨击宋明理学，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作者笔下的陈万言为人正直，不苟流俗，面对理学家对他的打击，乡里恶势力对他的迫害和世俗的偏见，虽身操贱役，却敢于抗争，诙谐机智，性格鲜明。陈万言实有其人，《广东通志》卷二百八十一载为广东南海人，嘉靖丙辰进士，历官江西右参政。《安徽通志》卷一百四十四称他于嘉靖三十九年任池州府推官，慷慨大度、有风采、多惠政，与小说的描

写颇相似。惟小说叙张溥、周顺昌是陈万言的恩师，与史实相悖。（赵明政）

Chen Xu

陈栩(1879～1940) 近代小说家。原名寿嵩，字昆叔，后易名栩，字栩园，号蝶仙，别号天虚我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陈栩少负才名，曾主持湑吟社，广结海内文士，后因商业失利，遂作幕游。辛亥夏，王钝根在《申报》创编《自由谈》，陈栩在绍兴幕中以诗及短篇小说往投，王钝根读之大为倾倒，叹赏不已。自此，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是年冬，王钝根推荐陈栩任中华图书馆编辑，主编《女子世界》月刊，刊物出版后深受女读者青睐。后王钝根复荐陈栩主持《申报·自由谈》，陈栩增辟"家庭常识"栏目，销量骤增。后陈栩试制成功无敌牌牙粉，遂组织家庭工业社制售，数年间便拥资二十万，又设酿酒、汽水、玻璃诸厂。陈栩获巨股红利，乃营造华屋，出入乘汽车，俨然富翁；因商务繁忙，遂辍笔耕。陈栩曾于 1916 年加入南社，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之一；其夫人朱氏、子小蝶及女翠娜，亦负文名。陈栩著译之小说甚夥，如《泪珠缘》、《柳非烟》、《郁金香》、《疗妒针》、《间谍生涯》、《杜宾侦探案》等；友人曾辑其诗作为《栩园诗剩》。（竺 青）

Chen Xunjian Meiling Shiqi Ji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元人话本。辑存于《清平山堂话本》。明人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无"记"字，系由戏曲改编而成。《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一，戏文十七著录《陈巡检妻遇白猿精》，《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陈巡检梅岭失妻》(《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旧编南九宫谱》、《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寒山曲谱》等存佚曲三十五支)。《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注云："元传奇"，可知《陈巡检梅岭失妻》为元代南戏剧目。赵景深曾将佚曲二十七支与话本文字缀合，基本接榫；而话本文字保留着戏曲科白痕迹，说明话本来自戏曲。惟改编较为粗率，摒弃剧本唱词，联缀科白而卒篇，仅保存了故事梗概。此篇成书上限在元代，有可能是明代前期的作品。

故事叙述宋代汴梁人陈辛(字从善)以进士除南雄巡检，携妻张如春迤逦上任。紫阳真人预知陈辛夫妇有千日之灾，因命大慧真人化作罗童护送前往。不料途中陈辛打发罗童离去，在梅岭被猿精白申公摄去妻子。张如春誓志不从白申公，被罚做苦役。陈辛失妻之后，不得已只身赴任。三年任满北归，路宿红莲寺，从长老口中得知妻子为猿精所劫，遂求紫阳真人和罗童收伏猿精，夫妇终于团圆。猿精的故事在汉代已有，《易林》卷一《坤之剥》云："南山大玃，盗我媚妾。怯不敢逐，退然独宿。"后来又有《博物志》卷九所载"黎高山猕猴"、《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四所载欧阳纥的故事，不过以本篇故事性为最强，情节曲折，首尾连贯。冯梦龙将本篇作了文字上的润饰，收入《古今小说》卷二十，改题为《陈从善梅岭失浑家》。（石昌渝）

Chen Yushi Qiaokan Jinchaidian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明代小说。见《古今小说》卷二，亦载别本《喻世明言》卷二。作品中有巡按、佥事等明代官制，显为明人所作。

本篇入话叙卖油郎金孝拾金不昧，反遭诬陷。事出元杨瑀《山居新话》中《聂以道》条，《辍耕录》卷十一及《古今谭概》卷十八亦载其事。

正文叙鲁家公子与顾家小姐阿秀自幼定婚，后鲁家衰败，无力行聘。为使女儿早日成婚，阿秀之母孟夫人密约公子至家，欲赠其金、帛作聘。不料，鲁公子的表兄梁尚宾趁公子借衣欲赴约之际，诈称公子先到顾家，逼奸阿秀，骗走钱财。待公子到顾家时，阿秀赠与金钗钿，羞愤自缢。案发，真假公子一时难辨。鲁公子被打入死囚。后陈御使审理此案，微服查访，终于捉住凶手，使冤案大白。



明刻本《古今小说》插图

作为一篇公案小说，作品写得波澜迭起：孟夫人设计促婚却招致假公子骗奸得手；阿秀身亡而使鲁公子蒙冤下狱；陈御史假扮布客，查出真正凶手；梁妻因休书免祸，又与鲁公子意外结合。这几起几伏，使情节跌宕曲折，又环环相扣，人物命运福祸转换，故事气氛悲喜交织。作品中鲁公子的迂腐、憨厚；梁尚宾的贪婪、奸诈，两相对比，善恶分明。

本篇故事本事出自《双槐岁抄》卷四及《湖海搜奇》、《许公异政录》等。明百回本《龙图公案》卷七《借衣》、明佚名《钗钏记》传奇及《卧龙桥》传奇，其内容与本篇类似。（晓 舒）

Chen Yuan

陈渊 见《海外扶余》。

Chengyun Zhuan

《承运传》 明代小说。四卷三十九回。不题撰人。书以明成祖靖难事为主，自太祖诛胡惟庸、蓝玉，梦乌

龙盘柱始，至出关破虏得角端兽止。开首有诗云："南部开基英烈传，北甸中兴承运传。"则此书当出于《英烈传》之后。书中以黄子澄、练子宁、铁铉、景清为奸党，四人专权，紊乱朝纲，并诽毁建文臣下贪图贿赂、嗜酒乱政，可知小说出于靖难党人之手。但因作者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图，故歪曲捏造史实比比皆是。略叙征战梗概，稍涉布阵斗法之事，然文字简陋。《续英烈传》亦叙靖难事，乃以建文帝为主，观点则与此书迥异。

有明万历福建坊本传世。清人昭梿《啸亭杂录》云："近有《承运传》载朱棣篡逆事"，知亦有清刻本。

（吴　敢）

Chengyi Ji

《乘异记》　宋代志怪小说集。张君房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三卷，云："其序谓乘者载记之名，异者非常之事。盖志鬼神变怪之书，凡十一门，七十五事。"《直斋书录解题》谓咸平癸卯（六年，1003）序，当是张君房的早期作品。

原书已失传，《绀珠集》卷十一、《类说》卷八、《说郛》卷四等引有佚文。如《陶谷换眼》条记述陶谷少时梦数吏为了换眼，求钱十万，安第一眼，谷不应；又云钱五万安第二眼，谷仍不答。吏即以二弹丸纳眼中。后有善相道士云："好贵人贵气，奈一双鬼眼何！"《李煜为师子国王》条记贾黄中恍惚见李煜来谒，自称今为师子国王，适思钟山，故来相见，取诗授贾曰："异国非所志，烦劳殊未闲。风涛千万里，无复见钟山。"《桐叶题诗》条叙张士杰客寿阳，入龙祠，见后帐龙女塑像甚美，乃于桐叶题诗投帐中曰："我是梦中传彩笔，书于叶上寄朝云（原为李商隐《牡丹》诗句）。"忽见美女置酒并吟诗答张。士杰昏醉既醒，见小女奴曰："娘子传语，还君桐叶。"《类说》等书所录都是节要，只能从中看到一些梗概，仍不脱志怪小说的窠臼。据王铚《默记》卷下记载，张君房的同年白稹生前常轻君房为人，后来张在《乘异记》里攻击白稹，说他死后被罚为鼋。《乘异记》刊行后，君房一日朝退出东华门外，白稹之子拽君房下马，痛打一顿，问他："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后已。"观者为之劝解，且令君房毁其板。借写小说来发泄私忿，实为一种卑劣的手法。《乘异记》南宋时尚有传本。

（程毅中）

Cheng Yuanyu Diansi Daichang Qian Shiyiniang Yungang Zongtan Xia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四。入话叙九位女侠事均出前人故事，其中红线出唐袁郊《甘泽谣》，《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红线》条引之；聂隐娘出唐裴铏《传奇》，《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四《聂隐娘》条引之；香丸出元龙辅《女红余志》卷上《香丸妇人》；崔妾出《原化记》，《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四《崔慎思》条引之；侠妪出《女红余志》卷上《侠妪》；贾妻出《集异记》，《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六《贾人妻》条引之；解洵出宋洪迈《夷坚志补》卷十四《解洵娶妇》条；三鬟女子出唐康骈《剧谈录》，《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六《潘将军》条引之；车中女子出《原化记》，《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三《车中女子》条引之。正文据作者自叙出胡汝嘉《韦十一娘》，此书国内已失传，日本所藏《删补文苑楂橘》卷一有《韦十一娘》，记程德瑜事。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八《秋宇先生著述》条云："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为藩参。先生文雅风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说书数种，多奇艳，间亦有闺阁之靡，人所不忍言，如《兰芽》等传者，今皆秘不传。所著《女侠韦十一娘传》'记程德瑜云云'，托以垢当事者也。传后，传闻蜀中某官暴卒，心疑十一娘婢青霞之所为。然某者好诡激饰名，阴挤人而夺之位耳云云，似有所指。"所记较详。



明刻本《拍案惊奇》插图

入话以一篇关于历代奇女子的序赞，引出红线盗盒、隐娘护主、香丸女子杀仇、崔妆白练、侠妪神耳、贾妻断婴、解洵娶妇、三鬟女子飞身取珠、车中女子腾飞带人等唐宋传奇中剑侠女子故事。正文叙成化年间徽州商人程元玉禀性简默端重，忠厚老成，专走川陕贩货。一次旅途中见一三十余岁女子饭后无钱付帐，为店家所凌，遂慨然代为偿付，女子感激问名，并自言姓氏为韦十一娘。别后忽于山间路遇强盗，尽失钱财仆从马匹，惶恐间见十一娘及其弟子青霞赶来救助，告已取回所失。又留宿茅堂，自称剑侠，并畅谈古来剑术之奇及必诛贪官酷吏之道，两弟子亦为之演练。次晨又言及家世，称本为长安人，因遇人不淑，出家学艺，遂居山中。临别赠祛病之药，群盗亦将所失奉还。十余年后程偶遇青霞，又得闻十一娘音讯，数日后闻蜀中某贪官暴卒，疑即十一娘所为。

该篇承唐代剑侠故事之余绪，而韦十一娘武艺之高强仅以群盗慑服事衬出，令人想象于无穷。其重点在于揭露贪官酷吏逼良为寇事，亦含警世之意。

（胡小伟）

Chipozi Zhuan

《痴婆子传》　明代小说。上下两卷三十三则。又名《痴妇说情传》。署"情痴子批校、芙蓉主人辑。"著者真实姓名及生平已不可考。由于三馀堂覆明本《东西晋演义》无名氏序中引及此书，故为明人作无疑。

传写上官阿娜由妙龄少女情窦初开、少试私情，至

出嫁后伤风败俗、乱伦淫荡，最终被视为“败节女”遣归母家的一生经历。作者借阿娜之口总结她的过去说：“予怆然自悲曰：我之中道绝少宜哉！当处闺中时，惑少妇之言而私慧敏，不姊也；又私奴，不主也；既为妇，私盈郎，又为大徒所劫，亦不主也；私翁、私伯，不妇也；私饕，不嫂也；私卖，不姨也；私优復私僧，不尊也；私谷，不主人也。一夫之外，所私者十有二人，罪应莫赎，宜乎夫不以我为室、子不以我为母，茕茕至今，又谁怨焉！”虽然作者咒骂她“固是畜类”，并以此“警世戒俗”，然而纵观阿娜所为，十二三岁与表弟慧敏有私始，淫行败节，一发而不可收。十四五岁见家奴色俊善歌，主动挑情，于夜幕曲廊成事。嫁至栾家，无论伯、叔、妹婿、戏子、和尚、家塾先生，均调笑成奸，更有甚者，与沙氏通宵达旦，轮番侍翁，败检乱伦，无以复加。因此，所谓忏悔是为了掩饰全部猥亵笔墨的障眼法，咒骂只不过使宣淫更为合法化罢了，故清人刘廷玑斥其“流毒无尽”（《在园杂志》）。

日本藏本《痴婆子传》书影

在晚明出现的一批淫秽小说中，《痴婆子传》自有其艺术特色：一是用浅近文言写成，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较为细腻；二是全书采用倒叙笔法，以阿娜的回忆成篇，独自表白，自我解剖，增强了真实感。对那种视中国古代小说运用倒叙笔法，是源自近代西方小说的观点，《痴婆子传》作出有力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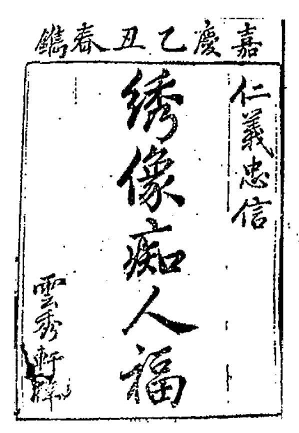
今存乾隆甲申（1764）序刻本、写春园丛书本与抄本多种。日本藏本文末有木规子明治辛卯跋。

（刘　辉）

Chirenfu

《痴人福》　清代小说。四卷八回。有嘉庆年间云秀轩刻本及光绪癸卯年（1903）上海书局石印本。撰人不详。卷首有嘉庆十年（1805）梅石山人的序，称“偶于残卷中拣有一书，系是抄本名《痴人福》……令梓人番刻印行世，大可点省于世事耳。”

小说叙荆州田生虽富甲一方，但相貌奇丑，却阴差阳错，连娶了三个如花似玉的美妻，都嫌其丑陋，逃避净室，题匾额“奈何天”于门首。田生得仆人田义之助，焚券免债，输粮助边，多有善行，因而感动上帝，遣使变其形为美男子。其后因功被皇帝封为尚义君，三妻皆封作诰命夫人，一门从此和谐。小说本事出李渔《无声戏》第一回《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篇，亦即《连城璧》全集第五回《美妇同遭花烛冤　村郎偏享温柔福》，演丑陋的阙里侯连娶三美，终得多子多福，长寿善终事，以发红颜薄命之慨，宣扬妇女要安于命运。后李渔又据之自撰传奇《奈何天》，改主人公名为阙素封，新增阙生焚券、输粮、上帝变形等情节，编成一出极富讽刺意义的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喜剧。小说《痴人福》即据传奇改编，故处处留存戏曲的痕迹。由于改编者粗率地把传奇的几出戏合成一回，所以小说线索杂乱，联络生硬，但人物都是一出场便自报家门，叙述身世，故事情节也多从人物口中说出，带有浓重的戏曲色彩。与此同时，小说承袭了传奇的讽刺喜剧的风格，语言活泼，多用口语，幽默诙谐，尚为可观。



清刻本《痴人福》封面

（顾　青）

Chiren Shuomeng Ji

《痴人说梦记》　清代小说。三十回。旅生撰。发表于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至光绪三十一年六月《绣像小说》第十九至五十四号。

小说旨在探索改造中国之路。书中三条线索：宁孙谋、魏淡然影射康有为、梁启超；黎浪夫影射孙中山；小说主人公贾希仙则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人物，以贾希仙开辟仙人岛的成功反衬宁、魏变法和黎浪夫革命的失败。宁、魏和贾同是湖北教会学校的学生，为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三人同赴上海。途中失散，孙谋、淡然与瓜洲富商家联姻，后应乡试双双中举。孙谋著《新法删经》，名扬海内。他虽羡慕欧美民主政治，却抱定君主立宪宗旨，入都会试高中，在京开演说会，上时务条陈，颇有石破天惊之论。圣眷甚隆，授四品京堂，参与军机，代拟诏旨。淡然和一班维新朋友也都得到重用，改科举，废八股，裁撤冗官，诸新政依次施行。事败，孙谋、淡然逃亡海外。书中人物批评孙谋用心专注于皇帝：“替一家做事，是私德；替万姓做事，才是公德。先生你错了念头”（第十六回）。

黎浪夫组织起义及其失败，只用暗笔带过。书中对他不无微词：“现在的英雄，只会说大话”（第十七回）。至于贾希仙，历尽劫难，几度身陷囹圄。脱险后泛海飘流到仙人岛，发现岛中土地膏腴，矿产丰富，而岛民愚昧，迷信宗教，希仙遂起开发宝岛、海外殖民之想。后遇美船相救，辗转于旧金山、东京，与黎浪夫结为同志，本拟回国共图大举，但是希仙终与浪夫分道扬镳，悟道：“如今时热，还要去想兴什么中华，岂不是背时吗？”（第十七回）。于是率众重返仙人岛，斥逐教主僧官，创立学

堂，开启民智，垦荒开矿，兴办工厂，采集珠宝，出海通商，将仙人岛建设成一美丽富饶的岛国。岛主叫做公仆，设上、下议院，岛民皆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这是晚清时代人们所构想的资本主义蓝图。小说带有浓厚的空想性质，流露了对现实中国的悲观心理。首、中、尾三个梦相贯串，暗示作者对中国之命运的思考。 （林 薇）


清刻本《痴人说梦记》插图

Chimeiwangliang Ji
《魑魅魍魉记》 清代小说。三卷十回。作者振落，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上卷封三出版说明称为“吴趼人之遗墨”，恐属伪托。宣统三年(1911)正月上海时务书馆出版，标“警世小说”。

书叙永安国靖江省富翁许沛字得快，家资百万，但极鄙吝，人称“铜臭”。施桐泉、陆克甫设计灌醉得快，偷走其价值万元的珍珠串及提款支票上专用的图章，诈提现金一千元。许沛酒醒后得知，痛不欲生，吞服鸦片自杀，幸得及时抢救。许年过三十尚无子息，其妻尤氏劝他娶妾续嗣，许惜钱如命而不肯。有监生杨醉安者，编造夜梦观音，言许家虽富而吝，合当无子，若能舍钱修庙，观音可赐一子的谎话，动员尤氏出资修庙。尤氏求子心切，又一向信佛向善，便欣然答应出资三千元，并议定先付一半，待完工后再付一半。新学家劳获孙不信神佛，得知杨醉安愚弄民众集资修庙，便说服胡知府明令禁止。胡知府派人逮捕了杨醉安，本欲重责，忽然收到一封洋人来信，以为是替杨醉安说情的，一向崇洋惧洋的胡知府便放了杨醉安。次日获孙见到知府，讨信一看，不过是洋人邀胡知府吃酒而已。学界开会演说破除迷信，有人提议遣散僧尼，拆除庙宇。时陆克甫已离开欲康银号改教国文，他盘算着平庙有利可图，于是自告奋勇。他先说通胡知府，将各庵尼姑作价拍卖，令其还俗，将和尚集中起来训练成了警察，乘便中饱私囊。杨醉安逃到外地，请一西医整容变声后，复回靖江并结交了游方道士悟真，由悟真到许家诡称尤氏与一蓝衣人夙世有缘，若能相伴半月，即可得子。第二天，尤氏果见杨醉安装扮的蓝衣人翩翩而至，二人在游船上苟且成奸，杨醉安花言巧语，骗得尤氏的贵重首饰后溜之大吉。尤氏被奸后果生一子，取名珠生，长到十六岁，颇会经营买卖。一日听信朋友之言，要做假洋钱生意，投资十五万元买了机器，熔银六十万元作原料，却被朋友诈去，想告官又怕自投罗网，只好忍气吞声。后家资全部荡尽。

作品揭露了清末官员崇洋媚外的丑态，谴责了奸商、文痞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的行径，批评了民众的愚昧、迷信。但只摆出问题，提不出救治社会病根的医方。小说艺术上刻画人物尚不乏生动处，如许沛在服毒后，性命不保，却拍击床板，不许妻子救济落水死难者的家属，活画出了一个爱财胜于生命的守财奴形象。但结构松散，结尾仓促，语言缺乏个性。 （杨国学）

Chibei Outan
《池北偶谈》 清代笔记小说集。二十六卷。王士禛著。因作者新城老屋以西有圃，圃中有池，其北有屋数间，内置几千卷书，兼以此书是他第二次丁忧归里时最后完成的，所以便取唐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将其定名为《池北偶谈》。又因此书部分内容乃作者当时在书库旁石帆亭与宾客聚谈艺文等，由儿辈记录整理而成，故又名《石帆亭纪谈》。初刻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其后又有康熙三十九年临汀郡署本、康熙四十年家刻渔洋全集本等多种刻本。1982年，中华书局分上下二册出版了靳斯仁以康熙四十年本为底本的点校本。

全书近一千三百条，按内容归在以下四目中：一、谈故，四卷，系记叙清代典章与科甲制度、衣冠胜事等；二、谈献，六卷，以记述明中叶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的事迹为主；三、谈艺，九卷，专论诗文，采撷佳句颇多；四、谈异，七卷，都是关于神怪传闻故事的文字。四目中前三目主要以史料价值为后人所重视，第四目中的许多记载，则较富文学色彩和小说特点。尤其是那些篇幅较长的条目，如《林四娘》、《剑侠》、《贤妾》、《小猎犬》、《女侠》等，虽然叙事简约，但因作者文学修养较高，文字表达能力强，加以故事本身曲折新奇，生动有趣，颇能引人入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王枝忠）

Choushi
《仇史》 清代小说。二回，未完。作者署“痛哭生第二”。载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醒狮》第一、二期。标“历史小说”。

本书是一部宣扬种族革命的小说。《凡例》阐明题旨：“是书专欲使我四万万同胞洞悉前明亡国之惨状，充溢其排外思想，复我三百余年之大仇，故名曰《仇史》。”原拟小说规模宏大，《凡例》有云：“是书以明神宗万历年间，汉奸范文程投满起，至永历帝二十二年台湾郑克塽降清止，为汉族死生存亡、颠扑起灭之一大惨剧。”小说楔子追溯往昔外族统治者的野蛮狂悖，肆意凭陵，使我堂堂华胄，三百年不见天日；可叹汉族子孙，不惟不思复仇雪耻，还要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把国民的五官四体，都层层束缚起来。皇上只不过是开门揖进来的一个强盗，臣下又是恶主雇下的一班狂奴。作者情

词愤激，壮怀激烈。惟此书仅刊出第一、二回即中辍，只写了女真族和明朝最初的战争。叙明万历年间，沈阳一个累试不第的秀才范文程，富于机诈权变之才，却落魄潦倒，心怀怨怼，遂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投靠后金努尔哈赤，参与军国机密，首建进取中原之议。努尔哈赤兴师伐明，范文程作书招降抚顺守将李永芳。李畏葸怯敌，开门迎降。抚顺城惨遭屠戮，焚烧掳掠，付之一烬。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撰写的一部弘扬民族主义的小说。惟仓促成篇，艺术上粗率浮气，思想亦不免狭隘。

（鲁　戈）

Chujuzi

《初举子》　唐代笔记。卢光启(?～903)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卢光启，字子忠(《容斋续笔》作子期)，昭宗时从驾凤翔，拜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被迫自杀。《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有传。《初举子》，未见传本。据《北梦琐言》卷四载，此书专谈举子进取诸事。宋王珪《信字卷子》诗自注："卢光启著举子事，更深试未了，即被人围看，笔札仓惶多误。"(《华阳集》卷三)可见《初举子》内容的一斑。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三《贻子录》条曾引述书中内容，如说应试时需注意避国讳、宰相讳、主文讳。写试卷无误笔，即题其后云："并无揩改涂乙注。"亦可据以考见唐代考试规则。

（程毅中）

Chuwang Zhujian Ji

《楚王铸剑记》　东晋志人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十一《三王墓》条。明人纂辑《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传奇家类)，裁篇别出，伪作今题，并嫁名汉赵晔撰。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撰人因袭未改。

故事写楚王残暴，杀死了铸剑误期的干将、莫邪，还要斩草除根，杀死他们的儿子赤，赤矢志报仇，遇侠客帮助，慷慨刎颈。侠客将赤的头献楚王，并教以汤镬煮之，引诱楚王至镬前观看。侠客伺机斩楚王，随即自刎。三人的头颅在汤镬中俱烂，无法辨识，只好一同葬埋，号称"三王墓"。整个故事叙述平实，不涉鬼神，着力刻画了赤的勇毅及反抗性格，歌颂了侠客一诺千金、扶危除暴的精神。故事中的对话与情节密切相关，前后呼应，颇有特点。

本篇故事出现较早，汉刘向《列士传》(《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三引)、赵晔《吴越春秋》(《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四引)已载其事，唯《列士传》作"为晋君作剑"。后来《列异传》、《孝子传》以及伏滔《北征记》、袁山松《郡国志》亦有记载。赤的名字有作"赤鼻"、"赤比"、"眉间尺"者。三王墓址，或称在"汝南北宜春县"，或称在"临汾县西南"，或称在"宣城县"，或称在"宋城县西北"，其说不一，大抵属于传闻异辞。鲁迅《故事新编》中有历史小说《铸剑》，专写眉间尺复仇事。

（许逸民）

Chu Renhuo

褚人获　清代小说家。康熙时人，生卒年失考。字稼轩，一字学稼，号石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能诗文，尤熟悉明代稗史，一生不仕。交游皆当世名士，与尤侗、洪昇、毛宗岗过往密从。尤侗称赞他少而好学，至老弥笃。

以小说《隋唐演义》与文言笔记小说《坚瓠集》著称于世，并著有《读史随笔》、《退佳琐录》、《圣贤群辅录》、《鼎甲考》、《续蟹谱》等。

《坚瓠集》六十六卷，所记皆历代逸闻琐事。是作搜群书、穷秘籍、取经史所未及载者，列条枚举，其事小而可悟乎大，其文奇而不离乎正，存有不少小说史料。

（朴　之）

chuanqi

传奇　文言小说的一种文体。"传奇"本是唐人裴铏小说的专名。北宋古文家尹洙把类似这种小说的文章称为"传奇体"(毕仲询《幕府燕闲录》、陈师道《后山诗话》)，其特征是以"用对语说时景"。《类说》卷二十八《异闻集》所收元稹《莺莺传》题作《传奇》，赵令畤《侯鲭录》卷五也把《莺莺传》称为《传奇》，似乎就是这篇小说的原名，可以认为是"传奇"一词的最早来源。故南宋人把《莺莺传》之类的爱情故事通称为"传奇"，与烟粉、灵怪等并列，作为话本、诸宫调题材的一种类型。谢采伯《密斋笔记序》说他的著作"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更明确地把传奇作为小说的一种类别。至明，胡应麟又进一步把古代小说分为志怪、传奇等六类。明清以后著作中的"传奇"，多指篇幅曼长、故事新奇、情节曲折的文言小说，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说："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原注：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但唐代传奇并不止以单篇行世，也有汇成专集的，如裴铏的《传奇》就是小说集的代表作。唐宋传奇故事往往为戏曲家所取材，元代人把南曲戏文和北曲杂剧也都称为传奇，明代以后又用以专称以南曲演唱为主的多出本的戏曲。为了区别于戏曲，有人又把传奇体的小说称为传奇小说或传奇文。

传奇小说主要由传记文和志怪小说发展而来，但题材有所扩展，更为接近现实生活，特别是爱情故事较多，所以宋人曾以"传奇"专指爱情题材。一般说传奇小说的文学性较强，故事情节委宛，人物形象鲜明，细节描写较多，从而篇幅也较长。作者注重文采和意想，有自觉的艺术构思。但有些偏重纪实的作品，与传记文相近；有些神怪题材的作品，又与志怪小说类似。而且古代小说集里往往兼收众体，很难截然划分界限。对于具体作品的分类，研究者尚有不同意见。(见唐五代小说)

（程毅中）

chuanqi

传奇　宋代说话中小说的一个类别。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传奇类作品情节曲折、故事奇特。罗烨

《醉翁谈录》又把小说区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同时著录了传奇类名目，有《莺莺传》、《王魁负心》、《章台柳》、《李亚仙》等十八种。

（刘　蕤）

Chuanqi

《传奇》　唐代传奇小说集。裴铏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三卷，《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同。《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六卷，称："《唐志》三卷，今六卷，皆后人以其卷帙多而分之也"。《百川书志》著录一卷，谓"《通考》称三卷，又分六卷，今止二十二事，恐非全书。"原书已失传。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周楞伽辑注本，收佚文三十一条，然其中《聂隐娘》条又见于袁郊《甘泽谣》，《樊夫人》条据晚近之《渊鉴类函》辑入，行文也不类裴铏之作，均不无可疑。周辑本又有失辑者。《绀珠集》中节录《传奇》之"金钗玉龟"、"红拂妓"二条均为周辑本中所无。"金钗玉龟"述玄宗遣方士至仙山觅得杨妃神灵之事，与《长恨歌传》后半篇相仿而在细节上颇有出入。《太平广记》卷二十注"出《仙传拾遗》"之《杨通幽》一文与此条所述相符而更完整。五代人之神仙传记不少是删改唐人传奇而成，故《杨通幽》或即出于《传奇》。《绀珠集》中另一条"红拂妓"即为著名唐人传奇《虬髯客传》中一段文字之节录，故论者或据以认为《虬髯客传》亦为《传奇》中别出单行者，迄无定论。



昆仑奴　选自清刻本《剑侠传》插图

《传奇》诸文的故事情节大抵奇幻怪谲，可惊可愕。其中许多故事都叙述士人与姬妾、商女或以神仙妖鬼身份出现的女子间的遇合。这些女子，大多聪明美丽，勇于追求爱情，其中尤以《昆仑奴》中的红绡妓写得最为出色。这个人物是一代权臣的宠妾，但是，却抛弃了奢侈的然而没有自由的生活主动去追求所倾心的男子。为了脱离那以珠翠绮罗所构筑的"狴牢"，与所倾心的人结合，义无反顾，"虽死不悔"。然而，纵然那些女主人公大多机智勇敢，但除非她本身就是具有超人能力的仙、妖一流，则她们与男主人公的结合大抵都要依靠神仙侠客等超现实人物的帮助。这些超现实人物，如《昆仑奴》中的侠客磨勒、《郑德璘》中的洞庭水神、《张无颇》中的女仙袁大娘、《薛昭》中的申天师等等，他们的仙术异能都成了那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必要条件。在《传奇》此类故事中，对这些促成男女结合的外部幻想条件的描写，取代了中唐爱情类传奇对男女间真挚感情的细致刻画。这一特点充分反映了在晚唐更加严酷的社会现实下，青年士人对依靠自身力量争取自由恋爱的幻想的破灭。

在《传奇》中有较大发展的是豪侠义士类人物形象生动饱满、丰富多彩。如昆仑奴的行侠仗义，大大不同于先出传奇中刺客型的剑侠。此外，《传奇》中还出现了只身赴险、勇诛夜叉的韦自东，"不畏鬼神"、奋击雷公的陈鸾凤和"胆气豪勇"、射死巴蛇的蒋武等不畏强暴、不计个人安危、奋勇为民除害的义烈之士，令人耳目一新。这些侠义人物的形象，对后来侠义类小说的人物塑造有较大影响。

《传奇》作者裴铏是一个道教徒，在宋张君房所辑道教著作选集《云笈七签》中收有他所撰的阐述修道养生之法的《道生旨》，因此《传奇》中的许多篇章都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有的作品甚至对道教经典有相当精深的阐述，与前出传奇小说之泛言神仙以骋绮思者颇有不同。如其《许栖岩》一文，借许栖岩赴蜀途中坠下山崖与神仙晤谈而对《老子》、《庄子》、《黄庭经》的主旨作了深涉玄秘的解释。然而，即使是《传奇》那些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作品，也往往具有晚唐传奇创作常有的影射社会现实的特点。如《赵合》写进士赵合因帮助李氏和李文悦两个鬼魂而得授《演参同契》和《续混元经》之精义，得道成仙。这一故事宣扬炼丹修道，但其中李文悦鬼魂自述生前拒"犬戎"有功而为时相所掩，封赏不行，即抨击当政者嫉贤忌能，处置不公。又如《陶尹二君》写大中年二老人遇秦代逃生的役夫、宫女而得道，其中述役夫在秦代屡次因秦始皇暴政而濒于死亡，最后不得不避入深山才免于一死。它不仅抨击了皇帝无道给平民百姓造成的灾难，也揭示出当时人们修道避世的社会原因。

《传奇》大部分作品显然出于作者虚构，但也有一些来源于民间传说。如前面提到的《陈鸾凤》，就与同时人房千里在《投荒杂录》中所记述的一则雷州民间传说大同小异，可能是在这一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润饰而成。又如《文箫》一文，写仙女吴彩鸾与凡人文箫相恋，因而谪下人间，居钟陵抄写《唐韵》为生，最后双双仙去。元人王恽记其所见书画，就有"吴彩鸾龙鳞楷韵"一部，且云："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传谪仙也。一夕书《广韵》一部，即鬻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题。'"可见早在《传奇》成书之前的大和九年，已有吴彩鸾是谪仙的传说流传。

早期传奇大体可以分为传类、记类两种文体，后又逐渐融合。《传奇》对糅合传奇"记"、"传"二体又有所发展。它在每篇之前常有关于主要人物的来历简介，故事

结束后又常述及其人归宿，对人物形象也或多或少有较具体的描写，这些都类似于“传”。同时，它又保留了“记”体突兀恢诡、曲折多姿的特征。如《崔炜》的整个故事借越井岗艾为线索展开，又以它贯彻始终，引出一连串波澜迭起的情节，结构复杂而细密。又如《陶尹二君》写陶、尹二人游华山遇二仙而得道。其中仙人的自述为全文中心，情节也极其曲折。他本是秦代平民，童年时为徐福选去求不死药，航海之际几乎葬身鱼腹；逃归业儒，值秦始皇焚书坑儒，又几乎遇难；又改业为板筑工，恰遇兴建长城，被迫去修筑城墙，几乎丧生；再改业为工匠，而始皇崩，又被征调去凿骊山修墓，几乎被活埋；最后他不得不逃入没有人烟的深山，以松脂木实为食，才终于免遭横祸，得以全身保命。自六朝以来，“托于避秦之故事不少，未有三折四累，文心如此篇之曲者。”(钱钟书《管锥编》)




明刻本《昆仑奴》插图

在文字风格上，《传奇》在唐人传奇中受晚唐复盛的骈俪文风的影响很大，呈现出繁缛流丽的特征。作者在描述女子外貌、景物陈设时，以及在人物的对话中，经常采用华丽铺陈的骈俪文句。如《郑德璘》形容女主人公韦氏的容貌，则云“琼英腻云，莲蕊莹波；露濯蕣姿，月鲜珠彩”；《元柳二公》描写大海的风浪，则谓“罥长鲸之鬐，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鲛室而梭停，撞蜃楼而瓦解。”这种在散文中杂用骈语的行文方式，虽然是传奇小说在产生之初就具有的，但是在《传奇》中却有了显著的发展，成为其语言风格的一大特色。《传奇》的许多故事为宋人话本所袭用，有的如《裴航》还直接成为宋人说话的脚本，因而自宋人说话起，中国古典小说在人物外貌和景物陈设的描写中常采用骈体文的习惯，与《传奇》这一语言特点当有直接的关系。宋人尹洙讥评范仲淹《岳阳楼记》以骈俪语句描写景色的行文方式为“《传奇》体耳”，由此可见北宋人即将这一借用骈语的体制归因于《传奇》，则《传奇》这一行文特点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小说创作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传奇》各篇的骈俪化程度很不一致。骈俪化程度最高的是《封陟》一文，此文除了首尾之简略叙述外几乎全部以骈体文写成。但是在《传奇》中也有一些很少使用骈语俪句的作品，如《赵合》、《曾季衡》、《蒋武》、《崔炜》等等，而这些作品全都集中在写秦州五原和南海交州的几篇故事中。换言之，在写秦州和南海的七篇作品中，除《元柳二公》一篇外，其他六篇都恰是《传奇》中骈俪化程度最低的作品。联系高骈之履历及裴铏系其从事的身份，可看出《传奇》诸作骈俪化的程度大抵是随其创作年代的更迭而递减的。

《传奇》对后世小说戏曲的影响在唐人诸多传奇集中是无与伦比的，其故事在后世被敷演为小说戏曲的，在唐人诸传奇集中也遥居首位。仅以今可考知曾经被改编成戏曲的，就有十余篇，并且其中有不少作品被历代小说、戏曲作者辗转取材，历久不废。以《裴航》一文为例，宋代话本中《醉翁谈录·裴航遇云英于蓝桥》、《清平山堂话本·蓝桥记》都袭用其文，明晁瑮《宝文堂书目》中也著录有《蓝桥记》话本；戏曲中，宋官本杂剧《裴航相遇乐》、元徐畛《杵蓝田裴航遇仙》戏文、庾天锡《裴航遇云英》杂剧，明代龙膺《蓝桥记》传奇、杨之炯《玉杵记》传奇、吕天成《蓝桥记》传奇，清代黄兆森《蓝桥驿》杂剧等，皆演《裴航》故事。《传奇》诸作被收入明清《古今说海》、《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丛书的，也居唐人诸传奇集之首，计有十四篇之多，其《郑德璘》等更早于宋初已别出单行。这些都说明了《传奇》诸作流传之盛及对后世小说戏曲影响之巨。

(李宗为)

chuanqiwen
传奇文 见传奇。

chuanqi xiaoshuo
传奇小说 见传奇。

Chundeng Mishi
《春灯迷史》 清代小说。十回。简称《迷史》。题“青阳野人编演”，作者真实姓名不详。小说描写唐玄宗年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书生金华在元宵观灯闹市中与娇娘邂逅相遇，两心相恋，遂于当夜幽会私合；娇娘表姐俊娥亦为金华一表人才所动，在娇娘撮合下亦与金华相通。金华誓与二女结为夫妻，二女不久均有身孕。一男二女的家长同时梦得仙人指点儿女姻缘，金华与娇娘、俊娥终成眷属。第一回前有

坊刻本《春灯迷史》书影

词曰："俗语云：淫为万恶首，三纲败坏五常休。若非天缘造就，定然性命难周。惟此《春灯迷史》实系生前配偶，三纲不败，五常不休。踰东墙而搂处子，真可谓搂之得妻；借冰人而结红丝，亦不伤关雎雅化。虽偶尔淫幸，乃今古奇观，飘飘乎快事也，扬扬乎风流矣。"但全书大旨并不在谈情，而在宣淫。故事仅一轮廓，只在男女情事上大肆渲染，格调鄙俗低级。同治七年(1868)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书目著录。

今存清坊刻本。 （石昌渝）

Chundengnao

《春灯闹》 清代小说。十二回。全称《春灯闹奇遇艳史》。今有紫宙轩刻本，题"檇李烟水散人戏述"，"东海幻庵居士批评"。疑为徐震作。扉页题"桃花影二编"，卷首有幻庵居士的《题春灯闹序》。后又有啸花轩写刻本，改作《灯月缘》。

小说演述崇祯间真楚玉事。湖广黄州秀才真楚玉自幼聪明风流，与太学士姚子昂妾崔蕙娘及其妹兰娘私通，又先后与李自成之女翠微、秀才高梧之女云丽、太师丰儒秀妾戴娇凤通奸。后皆得为其妻妾，终日聚淫。

据幻庵居士的序中说作者"闭户摛思，以应书林之请"，并据扉页上紫宙轩主人所言："有《桃花影》一编，久已脍炙人口，兹后以《春灯闹》续梓，识者鉴诸。"可知此书是作者继《桃花影》之后应书坊主紫宙轩主人的要求而杜撰的谋利之作。它与《桃花影》一样，通篇津津乐道于声色污秽之事，格调低下，是一部露骨的宣淫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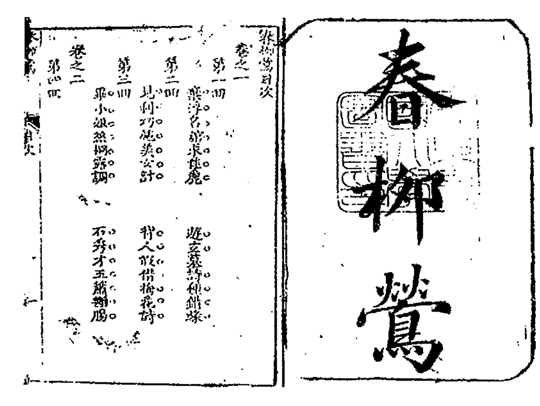
（顾 青）

Chunliuying

《春柳莺》 清代小说。十回。署南北鹖冠史者编，石庐拚饮潜夫评，首有凡例八则，署"史者自识"，钤"石谐氏"阴文方印。次为序，序署"康熙壬寅秋八月吴门拚饮潜夫题"。

书述石延川与梅凌春、毕临莺婚姻事，故事奇奇巧巧：石延川因爱诗而慕人，宁肯辞了梅翰林府年修束三百两的书馆，誓必寻访不知在何处的凌春女子；假名士田又玄冒石延川之名到梅府大出其丑，当梅翰林及梅凌春小姐得知石延川如此多情时，却访不着石延川；石延川误以毕临莺小姐为凌春女子，却被误为冒名者而定了个通盗罪名，只得更名齐也水进京赶考；梅翰林任主考官，断定石延川必进京赴试为取他个头名进士，因而未取齐也水；毕临莺因知石延川对凌春女子的一片深情，扮男装献诗词而得到梅家父女的赏识，娶了梅小姐，婚后说明真相，两人同嫁石延川。故事强作捏合，故弄玄虚。

康熙五十一年(1712)刘廷玑于《在园杂志》中已引《春柳莺》，可知石庐拚饮潜夫序于康熙元年无疑。但此书初刊应为二十回，作者也并非是凡例八则后署"史者自识"的那位史者，而是此史者冒南北鹖冠史者之名，



日本东京大学藏本《春柳莺》书影

将原著二十回本改编为十回。这在凡例八则中已露出机关："盖以二十回并作十回，非史者故新一格，正史者别是一格。"又说："故书所言所说，是合而分；《春柳莺》是分而合，故前后穿插，妙于史者，意在笔先，绝无斧痕。"所以，今存之十回本《春柳莺》不是初刻本。

（林 辰）

Chunmeng Lu

《春梦录》 元代传奇小说。郑禧撰。郑禧，字天趣，温州(在今浙江)人，进士及第，黄岩州同知。延祐戊午(1318)作《春梦录》，见其自序。《春梦录》一卷，初见原本《说郛》卷四十二，亦见《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五。

本篇以集录诗词为主要内容，而在序文中叙其本事。作者自述丁巳岁(1317)客于洪府，有媒妪来说城西有吴氏女，生长儒家，才色俱美，难于择婿。他人戏为郑禧求之，郑辞以已娶，而又赋词付媒妪达于吴女。女爱其才，愿为贰室，并和其词附还。郑托人求婚，女母不允，另纳富家周氏子之聘。女誓不从，发愤成病，竟不起，临终时命婢女以郑之诗词书翰藏棺中以殉。郑乃录其往来诗简，名为《春梦录》。文中具载两人书札，辞章非常清丽，而情致哀婉，凄楚欲绝，亦可见双方灵犀一点，情愫相通。吴女临终时答书说，妒情之辈，其说不一，"有云先生贫者，有云子多者。有云妻妒行者，奴闻之若风过耳，但以真心相待"。语言真挚亲切，表达了一个痴心女子的情感。吴女死后，作者写了祭文和悼亡诗，深表哀痛，后面又附载了友人所作的伤悼诗。最后又附录托名嘉子述的后序，对郑禧的行为作了尖锐的批评，说他最初写词送给吴女，实所以挑之，又说吴女"违母之命，持不嫁凡子之说，以至殒其身躯而勿悔，实天趣导之也，其罪庸可隐乎！"还写了一篇骈俪文的评语，说是"女不爽而死无名，士罔极而贰其行。"

这篇作品的构思非常特别。如果真有一个托名嘉子述的读者否定了这个故事，又何必写这样华美的俪语以赘其后。像是作者故弄狡狯，托辞虚构。作为一种

小说的体裁，则是非常新颖的。它在诗话体的基础上融合了书信体和日记体的叙事法，加强了艺术感染力，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春梦录》可能有实事作为素材，但男女双方素不识面，只凭诗词赠答，书信往来，遂订嫁娶之盟，则不脱才子佳人小说的窠臼。它采用了大量的诗词和骈文，在体制上很接近《游仙窟》；而在情节上又有模拟《莺莺传》的地方，但吴女的信比崔莺莺的信写得浅显通俗，而郑禧的诗词也不如元稹的《会真诗》以及《梦游春诗》典雅。《春梦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宋元通俗小说的影响，又为明代的诗文小说开辟了道路。然而它的悲剧精神却没有得到发扬。本篇又收入《艳异编》、《绿窗女史》、《香艳丛书》等书。

（程毅中）

Chunmeng Suoyan

《春梦琐言》　明代文言小说。作者不详。卷首有“沃焦山人”撰序言一篇。此书国内未见传本，亦未见撰文介绍。荷兰学者高罗佩于日本购得抄本后，即为校勘，于1950年铅印线装二百部。卷前附有高氏所撰英文序言一篇。

书叙会稽富春人韩仲琏一日出游，步入山洞，遇李娘、棠姐二女，侍寝交欢，曲尽其状。后山鹃一声，大梦惊醒，乃凭石而坐，旁有两树：一是素李，花如积雪；二是海棠，英如升霞。方知其芳华者，李树之精；锦云者，海棠之精也。

本篇明显受《桃花源记》及《游仙窟》之影响而成，然作者驾驭文辞的技巧甚高。全篇文字精美，二女形神俱肖。可惜作者着力于描摹交合之态，难免被归入“淫亵”之流。

（黄　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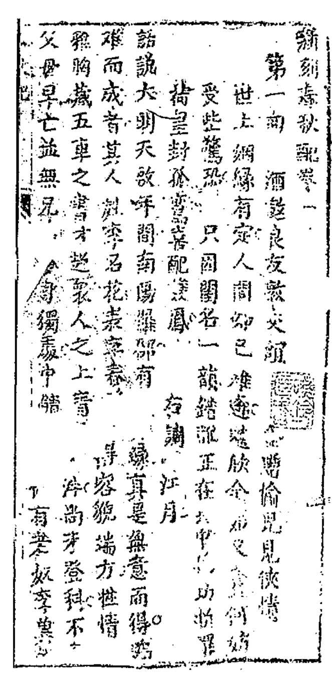
Chunqing Yeshi

《春情野史》　清代小说。世存抄本八回，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及回前均题“新刊春情野史”，可知曾有刊本问世。署“东岳道人编演”。东岳道人另撰《哈密野史》，其真实姓名和生平不详。书叙海外望风国之无影县有居民点子汉，三十余岁，聪明伶俐。其妻巧云娘，生得花容月貌，然性好淫，点子汉难以满足，遂外出贩卖珍珠，托龙阳友洞房生看顾家中，洞房生遂与巧云娘淫乱。点子汉到广东，大获其利，并挫败了飞过海、白面嘴的阴谋。飞过海等人寻思报复，入点子汉家，错杀老妪，被擒正法。书以铺叙性事为主，情节与一般淫秽小说多有雷同，故流传不广。　　（黄渡人）

Chunqiupei

《春秋配》　明末清初小说。四卷十六回。不著撰人。无序。开篇即云：“大明天启年间”，显系明人或明遗民口吻。刻于清代。小说书目未见著录。

书叙河南南阳罗郡青年秀才李春发，父母双亡，容貌端方，尚未登科。重阳节与好友张言行夜饮，母老家贫的石敬坡越墙而入，见二人大醉，灭灯自饮，壮壮胆下手偷窃。不意二人惊醒，拿住，春发念他为穷所迫，将他饶过，并赠以银帛，石感激不尽。张言行满腹文章，且勇力过人，早已登科，次年联捷又中了进士，不料科场过后查出一字差错，竟革去前程，愤恨不已，决意把妹妹张秋联送给姑父侯上官作义女，然后去集侠山落草。李苦劝不成，只好至乌龙岗话别。恰遇邻女姜秋莲受继母贾氏虐待，罚到郊外砍柴；春发怜其不幸，赠银而去。秋莲归家拿出银两，贾氏一口断定一个俊俏小伙，一个少女及笄，如无风流韵事，断然不会以银两相赠，要去报官，判个究竟。秋莲有口难辩，孤苦无告，连夜与乳母逃出家门。路遇侯上官，侯杀死乳母、抢走包袱，并欲染指秋莲。秋莲急中生智，把侯上官推下青蛇涧，逃至青莲庵落发为尼。侯落涧未死，呻吟呼救，石敬坡经商过此，见包袱内俱是妇女所用之物，刀上血迹未干，判定必是歹人，遂拿走包袱，径自家去。


新刻春秋配卷一
第一回　[illegible]
[illegible]
話說大明天啟年間南陽[illegible]
難而成音其人姓李名花表字春發[illegible]
[illegible]
父母早亡並無兄[illegible]

清刻本《春秋配》书影

石感春发之恩，念念不忘，黄夜把包袱放在李宅，以表寸心。谁知祸由此起，先是乳母被杀，惊动州府，贾氏吐露真情，认定春发窝藏秋莲，然后派兵进宅，以包袱为证，捉拿春发归案。大堂审问，春发一介书生那堪动刑，屈打成招，打入死牢。敬坡闻知，懊恨不已，决意找到秋莲，打救春发。侯上官爬回家中，要卖秋联为娼；秋联不从，涕哭不已，乘夜逃出。此情此景全被敬坡闻见，误认张秋联就是姜秋莲，尾随而来，大叫“站住！”秋联惊吓，慌忙跳入井中。秋莲之父姜韵与伙计徐黑虎经商返回，正好路过，听到喊叫，跑去井边。姜韵下井先把秋联救上，徐见如花似玉之女子，顿生歹意，用木棒砸死姜韵。正待把秋联劫走，新任巡抚来到，救下秋联，暂且安置在青莲庵。石敬坡跑到官府衙门为春发喊冤，说是秋莲已经寻到，带官兵赶到井边，自然捞上来的是姜韵尸首。小说结尾写张言行下山，搭救出春发，后又双双投官，终于冤案大白，李春发与姜秋莲、张秋联结为夫妻，故名《春秋配》。

小说头绪繁多，情节复杂，但利用姜秋莲、张秋联语音相近，巧于勾连，奇中见巧，错落有致。语言简洁，

读来引人。唯主人公李春发颇具头巾气，对绿林豪杰，尤多偏见。结局一夫双妻，更落俗套。戏曲《春秋配》即据此改编。（刘　辉）

Chuogeng Lu

《辍耕录》　元代笔记小说集。又名《南村辍耕录》。陶宗仪撰。明清两代书目及现存诸本均为三十卷。书前有至正丙午（1366）孙作序。书中称明兵为“集庆军”或“江南游军”，则为作者未入明时所作。当时作者隐居松江（今上海松江），劳作之余，辍耕树荫。遇事摘叶书之，贮一盆内，前后十载，积十数盆，因编录成书（孙作序）。

《辍耕录》杂记闻见琐事，内容丰富，兼有史料与文学价值。所收史料对了解元代典章制度、风物沿革均有裨益；所记元代文学家、戏曲作家与演员事迹及戏曲名目，尤为治文学史、戏曲史者的珍贵材料。其小说部分多记宋末以来朝野逸闻，最有价值的是那些反映当时战乱的作品。其中或以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揭露黑暗现实，或以人们在战乱中的各种行为进行道德评价。这些时代特征明显的作品对后代文学有较大影响。卷三《贞烈》条所记王昭仪出嫁与宫人自杀，以及徐君宝妻死节事，揭露了元兵在宋末战争中的杀掠行为，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思想。明末周清源《西湖二集》中《徐君宝节义双圆》据此演为入话和正文。卷四《妻贤致贵》条以被元兵掳去为奴的青年程鹏举与妻子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程妻在乱世中纯洁高尚的道德。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九《白玉娘忍苦成夫》即据此演述，明清两代的类书与小说选本，亦多收此事。明代陆采和沈鲸、董应翰又分别以此事演为《分鞋记》和《易鞋记》传奇，现仅存沈作。卷四《发宋陵寝》条叙杨琏真伽发宋陵寝，唐珏乘夜潜埋遗骨事，反映在宋末元初战乱中围绕赵宋祖陵所进行的一场斗争。周清源《西湖二集》中《会稽道中义士》、明卜世臣《冬青记》及清蒋士铨《冬青树》，均演此事。书中其他故事，亦有为后代笔记小说如《草木子》、《何氏语林》及短篇白话小说所取者。其书除杂记闻见外，又广取前人著述，故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八谓其多抄旧书，并将《广客谈》一书通本录为己作，亦有书可以复核。而《四库提要》竟误以“通本录”为书名，并云二书不存。郎瑛之说难证，显属失误，而今人尚有沿袭此误者。《辍耕录》有元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武进陶氏仿元刻本及中华书局排印本等。（宁稼雨）

cihua

词话　元明时代说唱文学。元《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有顺天路束鹿县镇头店“搬唱词话”之语。关汉卿《救风尘》杂剧第三折也说：“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元人的词话相当于宋人的说话。话本之“话”指的是说话艺术。话本可以看作词话本的简称，或者词话是话本的早期称呼。后世往往称小说为“词话”（有说唱形式或夹有诗词骈文者），见于李大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及钱希言《桐薪》等书。根据明代的文献记载，《水浒传》在成书之前，就有《水浒传词话》的存在。钱希言则说《全统残唐记》是词话小说的始作俑者。明代成化（1465～1487）年间北京永顺堂刊行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等十六种是今见最早的词话刊本。以词话命名的作品，还有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杨慎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等。（刘　蕺）

Citan Feiyan

《词坛飞艳》　明末清初小说。残存二回。撰者佚名。板刻行款酷似明代，且笔涉猥亵，亦明末小说之恒情。

1956年6月在北京西单商场中国书店获见清艳阁刻本，残存卷三第二十一回《假姊妹陪酒遇良人》、卷四第二十二回《真和尚入定化淫女》。衍花子卿、梅女、柳生及凌霄事。原书已不知落何所。

此书《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著录，国内外亦未闻有收藏者，故原书卷数与回数，已无从考知。（吴晓铃）

Ci Liushi Jiuwen

《次柳氏旧闻》　唐代笔记小说集。一名《明皇十七事》。一卷。李德裕撰。书前自序称，史官柳芳于肃宗上元年间谪黔中，时高力士亦贬在巫州，因得闻玄宗时禁中事，记为一书，名《问高力士》。文宗大和中诏求其书，未获，而李德裕父吉甫曾与柳芳之子冕交往，尝闻其说，以告德裕，德裕遂追忆十七事录进，名《次柳氏旧闻》。《旧唐书·文宗本纪》云：大和八年（834）九月己未，“宰臣李德裕进《御臣要略》及《柳氏旧闻》三卷”，即指此事。《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著录为一卷。其他官私书目亦皆作一卷。《旧唐书》盖将两书卷数合并言之。《遂初堂书目》作《柳氏旧闻》，列在小说类。《四库全书》列入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全书十七则，均记玄宗遗事，而各本分合不一。自序称所记“信而有征，可为实录”，然玄宗梦神人覆药鼎、张果饮堇汁、僧无畏祈雨、吴后梦金甲神投胎诸条，皆涉神异。据此可知玄宗朝宫廷内部传说颇多。书中记玄宗避安禄山之乱将离京前，“登楼置酒，四顾凄怆”，令乐工歌《水调》，闻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之词而“潸然出涕，不待曲终而去”，写当时悲凉气氛，生动感人。此事常被后人用作典故。孟棨《本事诗》亦记此事，稍有异。

《说郛》（重编本）卷四十九柳珵《常侍言旨》载李辅国迁玄宗于西内事，云此事本在李德裕所续《桯史》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次柳氏旧闻》提要据此曰：“知此书初名《桯史》，后改题今名。又知此书本十八条，删此一条，今存十七。”而张宗祥辑明抄本《说郛》卷五《常侍言旨》引此事则作出自《柳史》。查《太平广记》引此书作《柳氏史》，可知《柳史》实为《柳氏史》之

简称,《说郛》(重编本)乃误《柳史》为《樶史》。

《绀珠集》卷五、《类说》卷二十一年引《明皇十七事》中有数条文字不见今本,又多不记玄宗事,至为可疑。查其中条文有与《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四《范氏尼》条相合者,而《太平广记》作"出《戎幕闲谈》",可知此数条当自《戎幕闲谈》中混入。《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八引李辅国迁玄宗于西内事,亦云"出《戎幕闲谈》"。盖《戎幕闲谈》乃韦绚记录李德裕之言谈而成,后人将这两种同源于李德裕的书掺合在一起,遂使篇章混杂。

传世之《百川学海》、《顾氏文房小说》、《宝颜堂秘笈》等本,题作《次柳氏旧闻》。《绀珠集》、《类说》、《说郛》(重编本)、《稗乘》、《学海类编》等本题作《明皇十七事》。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顾氏文房小说》本排印(1985),辑入《开元天宝遗事十种》。

(周勋初　严　杰)

Cike Tan

《刺客谈》　清代小说。六回。署"新中国之废物撰,南营蛮子评校。""新中国之废物"又称"顽石",系笔名,即陈景韩(或景寒),松江人,曾任上海《时报》、《大陆》、《新新小说》编辑或主编。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新世界小说社刊,灌文新书社发行。

书叙清末爱国志士行刺卖国官僚事。首回楔子,借欧洲密克先生之口,述东亚古国有黄生镇守旷西,以妓女为妻。黄生无能,民怨沸腾,匪乱猖獗。军机大臣无计可施,其妻主张割地于西国,以洋人枪炮镇压民众。某侠士怒杀黄生,随即自刎。正文谓:晏徽省独瘦县青年范朴安,号尚武。其父秉直,不得为官,赤贫而死。临终嘱范生:一旦掌权,定要杀尽贪官污吏;若不能从政,亦要作侠义之士,刺杀民贼。范生弃文经商,因割股救母事闻,被举荐至香海,负责官办银号。在职清廉,布衣淡饭,常以衣药施舍贫民。因官场腐败,弃官游历,结交豪杰。后读俄国虚无党书籍,决心效仿行刺壮举。甲辰年,大臣钢毒南下搜刮民财。范生行刺未成,携眷至香海。时有奥林铁路主事汪秋欲签约将铁路权赠送洋人,以保全功名。舆论大起,国人呼吁废约。范生与《时事警闻报》主笔娄博士、新学堂学生林自弃等密谋,准备在菜馆行刺汪秋。届时,娄、林畏缩,范朴安情急,在路边举枪而击,被拿入警署。开庭审判时,朴安毫无惧色,一人承当责任,遂使同案被捕之众人获释,唯范生被判十年监禁,慷慨入狱。作者明显受到旧民主革命思潮和俄国无政府主义影响,旨在反对文人空谈,呼唤革命志士出现。

(周华斌)

congtan

丛谈　小说种类。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的《九流绪论》中把小说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种,并将《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东谷所见》、《道山清话》归入丛谈。其内容庞杂,形式多样。胡应麟还指出,丛谈、杂录,"二类最易相紊"。

(刘　葳)

Cuhulu

《醋葫芦》　明代小说。四卷二十回。题"西子湖伏雌教主编"。序署"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题"。题署心月主人所著的尚有《弁而钗》、《宜春香质》等小说,但其真实姓名及生平不可考。

叙都氏性妬及其家庭纠葛事。文中曾引用明戏曲家吴炳《疗妬羹》传奇中的某些段落。言成珪出身微贱,娶绸绢铺员外都直之女为妻,难免惧内。都氏不育,又喜妬,疑珪有意于婢。珪因无子,胁迫都氏允其纳妾。都氏竟用高价求一阴阳女为其妾,珪婚后大为不悦,与随嫁之婢翠苔通。都氏发觉,罚珪跪至四更,鞭打翠苔,弃于江中。后被救,与珪成婚并生一子。原来都氏是天界昴日鸡星之妻,性泼悍,犯嫉妬之罪,投胎为都氏。冥王令无常勾取都氏,一路拷打,倍受折磨,后抽去其脊梁上妬筋,转回阳世,从此妬心全无。小说集怪异、因果、猥亵于一体,东拼西凑,勉强成篇。此书历来被视为讽喻小说,意在劝惩女人不可有妬。而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男子可以寻花问柳,三房四妾,而妻子只能一味顺从,不可有妬,否则被视为有失妇德。这种"德",实质上是被扭曲了的,只不过为建立妻贤妾顺的封建家庭秩序而已。惟对明代商人生活及都氏内姪都飚种种行端的描写,可见明末城市商业经济之一斑,尚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对清人小说《疗妬缘》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明刻本《醋葫芦》书影

今存明崇祯笔耕山房刻本。　(刘小蓉)

Cui Hui Zhuan

《崔徽传》　唐代传奇小说。元稹撰。宋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卷十二引有《丽情集》的元微之《崔徽传》,又说:"微之为作《崔徽歌》"。似元稹著有《崔徽传》。《类说》卷二十九《丽情集》有《崔徽》一条,叙蒲州女崔徽,与裴敬中相爱,分别后,怨抑得病,请人为她画像寄给裴敬中,后来发狂病死。这个故事也见于《绿窗新话》等书。任渊《后山诗注》卷十二引此事,作《崔徽歌

序》，大概原为诗序，张君房编《丽情集》时改称《崔徽传》，或有增饰。《类说》本引文都是节要，原著当较详，富于传奇性，因而流传很广，诗人常引为典故。有人认为元稹《莺莺传》女主角姓崔还是从崔徽引起的联想。秦观、毛滂都有《调笑令》转踏演唱崔徽故事，从词曲中还可以知道一些故事的片段，如"罗衣深夜与门吏，暗结城西幽会"等情节。元稹的《崔徽歌》也已散佚，仅存残句，中华书局版《元稹集》外集卷七辑有佚句。如"崔徽本不是娼家，教歌按舞娼家长"，"有客有客名丘夏，善写仪容得艳姿。为徽持此谢敬中，以死报郎为终始"等句，也可从中略窥故事本末。　　（程毅中）

Cui Shaoxuan Zhuan

《崔少玄传》　唐代传奇小说。原载于《太平广记》卷六十七，题《崔少玄》，注：出《少玄本传》。《太平广记引用书目》作《崔少玄本传》，原题应为《崔少玄传》。未著作者姓名，但从文中所述，可判定王建作。传末说："至景（丙）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游华岳回，道次于陕郊。时陲（卢陲）亦客于其郡，因诗酒夜话，论及神仙之事。时会中皆贵道尚德，各征其异。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遗齐推、右司马韦宗卿、王建皆与崔恭有旧，因审少玄之事于陲。陲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诗绝无会者。方古请其辞，吟咏须臾，即得其旨。叹曰：'太无之化，金华大仙，亦有传于后学哉！'时坐客耸听其辞，句句解释，流如贯珠，凡数千言，方尽其义。因命陲执笔，尽书先生之辞，目曰《少玄玄珠心镜》。好道之士，家多藏之。"座中郭固等四人，前三人姓名前皆具职衔，唯王建例外，而且排在最后。王建元和中任昭庆县丞、渭南尉等职，当时并非无职，这只能表明此文是王建所撰。《太平广记》引文常把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如卷三百零八《崔龟从自叙》），或许原文作"余"而改为王建，当然小说中作者自呼其名的情况也很常见。《虞初志》收录此传署唐王建，当亦据传文而判定。

当时为崔少玄作传的还有王元师、长孙巨泽。《崇文总目》道书类著录王元师《谪仙崔少元（玄）传》二卷，《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亦载，《新唐志》讹作正元师。王元师所作已佚，长孙巨泽所作《卢陲妻传》则收入《全唐文》卷七百一十七。《卢陲妻传》载崔少玄蜕化前对卢陲说，至丙申年当遇异人琅琊君，可开释少玄所作《守一诗》。此年长孙巨泽友栖真子王君在陕郊遇卢陲，卢陲出《守一诗》请释之。所说栖真子、琅琊君、王君，即是王建此传中的九疑道士王方古，传中又称作琅琊先生。而王元师很可能就是王方古，大概元师是名，方古是字。王元师《谪仙崔少玄传》当亦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和王建此传同时而作，长孙巨泽则是在次年"聆于王君"之后写下《卢陲妻传》。

二传大同小异，写的是汾州刺史崔恭小女崔少玄升仙事。《卢陲妻传》比较简略。传言崔少玄十八岁嫁与卢陲，卢陲从事闽中，途遇神人，言其妻乃玉华君。少玄出见神人，相互交谈。少玄对卢陲说自己昔为玉皇左侍书，号玉华君，被谪下世，须在人间生活二十三年方能还天。居闽三年，少玄独居一室，常有女真过从。后居于洛阳。少玄召天官至，作功章奏上帝，为崔恭延寿一纪。期至，少玄留诗一首与卢陲，义理晦奥，说是到景（丙）申年遇琅琊先生能为开释。到元和十一年，果有九疑道士王方古解之。王方古的解释称作《少玄玄珠心镜》。传文梗概如此。

崔少玄、王方古等是真实人物，王方古所作注释确也曾流传于世，《新唐志》著录有崔少元（玄）《老子收镜》一卷，殆即《玄珠心镜》。当然所谓谪仙、升天纯为谎言，大约早逝的崔少玄生前好道，其夫卢陲便编造出一番神话来耸人听闻，欲叨神仙之光。王建乃好道之士，诗集中又多有写"爱仙"、"学仙"之作，他给崔少玄作传自是情理中事。这篇传文谈玄说道，殊少意趣，实为许多神仙传记的通病。　　（李剑国）

Cui Wei Zhuan

《崔炜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署撰人；《唐人说荟》收入《才鬼记》，题郑蕡纂，即《太平广记》卷三十四《崔炜》，注"出《传奇》"；《类说》卷三十二同。《绀珠集》卷十一《传奇》引节文，题作《鲍姑艾》；《岁时广记》卷二十九《遇神妪》亦引作《传奇》，当为裴铏作品。本篇在《传奇》中，情节最为曲折复杂。写贞元中士人崔炜流寓番禺（今广东省内），中元节游开元寺，为一乞食老妪赔偿她不慎打碎的酒瓮，老妪遂赠以越井岗艾，谓能疗疣赘。他治愈了富室任翁之疣，又以琴曲打动任女之心。任翁恩将仇报，拟杀崔祭鬼，赖任女报信，崔逃出任家。逃亡中他失足坠入枯井。因给井中大白蛇灸疣，遂被白蛇导入一富丽宫室，遇见四个古装女子，与他交谈饮酒并赠以宝珠。不久"羊城使者"至，崔骑使者的白羊重返人间。最后，四女又送田夫人来与他结为夫妇。田夫人即齐王田横的女儿。由她所述，崔才知丐妪是神仙鲍姑，任翁是南越王大臣任嚣，白蛇是安期生骑着朝天的神龙玉京子，所至之处即南越王赵佗之墓，而崔炜所遭遇的一切都出于南越王的安排。因崔炜之父曾题诗感叹越王殿之颓败，以此感动了广州刺史徐绅，将越王殿重加修葺。故南越王为报答此恩，就一步步导引崔炜进入他的墓室，赠以宝珠，兼赐美妇。全篇借越井岗艾展开，又借鲍姑以贯彻始终，结构复杂而细密，情节曲折而紧凑，是《传奇》中有代表性的佳作。文中崔炜之父崔子向（《唐诗纪事》卷四十七）、广州刺史徐绅及南越王赵佗、南海尉任嚣、鲍姑父鲍靓，田夫人父田横等，当时及历史上都实有其人；所涉地点开元寺、越井岗（即今广州越秀山）、海光寺、越王台、蒲涧寺等等，也都实有其地。这种将真实的人物、地点与奇幻谲诡的想象交织成新奇故事的手法，亦为《传奇》常有的特色。明人王元寿曾将这一故事敷演为《紫绮裘》传奇。　　（李宗为）

Cuixiaomeng

《催晓梦》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回。题"云间嗤嗤道人编著,广陵琢月山人校阅","白云道人评"。作者真实姓名不可考。题"嗤嗤道人编著"的小说还有《警寤钟》和《五凤吟》。《五凤吟》题"步月主人订",题"步月主人订"的小说还有《终须梦》、《蝴蝶媒》、《凤箫媒》和《再团圆》。以上五种,除《再团圆》外均见日本宝历甲戌《舶载书目》著录,日本宝历甲戌为中国乾隆十九年(1754),《再团圆》有乾隆四十五年尚志堂刻本,可知《催晓梦》是乾隆或乾隆以前的作品。现存《催晓梦》为本衙藏板本小本,非原刻本,目录页题"小野新编催晓梦",正文卷端题"新编小野催晓梦",无序跋图像,亦无评语。

小说叙写镇江府丹徒县匡汉玉本官宦家庭出身,他父亲曾救得倒在雪中奄奄待毙的马欲夫妇。这马欲夫妇恩将仇报,趁乱世席卷匡家钱财而走,匡汉玉的父母在流徙中双亡。匡汉玉找到马欲,反被马欲诬陷,逃亡中与徐家小姐订亲;后在柳侍郎家作馆,与柳家小姐翠凤、娇鸾姐妹及柳家侄女飞霞私情相狎,丑事败露,匡汉玉和翠凤被柳家推下黄河,娇鸾被迫出家,飞霞则落于妓家。匡汉玉被渔翁许某救起,乡、会两试连捷,除授刑部郎中。理刑中恰遇马欲犯案,即予严判,歹人终得恶报。匡汉玉与座师赵学士之女成婚,其女原来就是柳翠凤,当年由赵学士从河中救起。又巧遇娇鸾、飞霞,皆纳为妾。后奉旨完婚,娶徐氏为正室。一妻三妾,生六子一女,四子中进士,其中三子分别过继许渔翁、柳侍郎、赵学士三家。匡汉玉与四位夫人同享荣华富贵,后隐于深山。此篇情节格局不出清初艳情小说公式,与《巫梦缘》等颇为相近,无多新意。(俞 文)

Cuozhan Cui Ning

《错斩崔宁》 宋代话本。佚名撰。《醒世恒言》卷三十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题注"宋本作《错斩崔宁》",《京本通俗小说》即据以定名,收入第十五卷。《宝文堂书目》著录。《也是园书目》列入宋人词话类,因此可以认定它是宋人话本,但收入《醒世恒言》时未必保存宋人话本原貌,收入《京本通俗小说》时又在《醒世恒言》基础上有所改动。

本篇情节离奇,又不杂神鬼怪异,纯是以世相的偶然性构成,所谓"戏言成巧祸"是最准确的概括,"错斩"便是"巧"的生发。刘贵戏言卖掉小娘子,小娘子欲去告爹娘,拽上门出走,致静山大王入去偷盗,事出偶然,贼本只为偷盗,刘贵醒转追搏贼人,被贼人用斧劈死,也有偶然性质;尤其是第二天邻舍追小娘子,正偶然与小娘子同行的崔宁搭膊中恰好是与刘贵被抢的十五贯相等钱数,这最大的偶然,使崔宁与小娘子被认为是杀刘贵而共同逃走的凶手,被处极刑。后来又有偶然,刘贵妻子被杀刘贵的贼人静山大王掳为压寨夫人,自供出杀刘贵夺十五贯的经过,刘贵妻子告官府,始雪崔宁与小娘子之冤。"巧言成"的"奇祸"得到剖白。

宋元话本的"巧"、"奇"作品,《错斩崔宁》带有典范性,因为它丝毫不涉神鬼怪异,与《碾玉观音》、《志诚张主管》等异趣。

本篇故事演变为戏曲《十五贯》,成为以平冤狱为题材的公案性作品。

(苏 兴)

D

Damo Chushen Chuandeng Zhuan

《达磨出身传灯传》 明代小说。四卷七十则。每卷卷首各有题署,略有小异。卷一题《新刻全像达磨出身传灯传》,署"书林丽泉杨氏梓行";卷二题改为《新锲全像达摩出身传灯传》,署"书林清白堂杨丽泉梓行";卷三题同卷一,署"逸士朱开泰修选,书林清白堂杨丽泉梓行";卷四题《新刻达摩传灯传》,但无署。可见,作者为朱开泰,其人生平不详。

小说内容基本据《景德传灯录》三、《续传灯录》二十八等有关达摩的故事敷衍而成。善提达摩(书中"摩""磨"通用),初名菩提多那,姓刹利帝,为南印度香至国王第三子。自幼有志沙门,好善慧辩。师般若多罗更其名曰"达磨"。"达磨者,通大之仪也。"多罗圆寂后,远近知达磨道得真传,皆靡然从之。达磨以如来为正统,力辟六宗,众皆服之。香至国王异见,欲毁如来三宝,达磨使其悔悟,为其忏罪。达磨在本国演教六十余年,乃渡海往震旦传灯,时值南朝梁普通七年。广州太守萧昂隆礼迎接,具表奏闻,梁武帝大喜,诏萧昂送之金陵,筑宝殿以待。达磨至,武帝沐浴斋戒,自出都城迎接,盛况空前,致使"缙绅失其贵,甲胄失其勇,虽堂堂天子亦不自知尊贵,惟知达摩之为大矣。"自是,武帝执弟子礼,侍立左右,舍身事佛,天下效尤。惟梁武帝浮名好佛,达磨见点化不悟,乃潜至洛阳,于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达磨于嵩山演教,有婆罗门僧人神光,弃儒从释,励志求师,达磨嘉其志,收为徒,更其名曰"慧可",授以如来正法,得真传。达磨在中土普施法雨,遭人忌恨,竟起害心,数遭毒药。前五次中毒,因业缘未满,旋中旋解,至六次,师以化毕,传法得人,遂安之不解救,端坐而逝,乃返归雷音,回复如来法旨。慧可独得达磨真传,后亦白日升天。



明刻本《达摩出身传灯传》书影

此书实为传记体小说,借达磨以宣扬佛法。书用文言写成,笔调枯涩简陋,缺乏文采。每则演一事,每事数十字至百余字,后均附诗赞偈语,行文中又常杂以佛理辨析,枯燥无味,故流传不广。

今有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明万历杨氏清白堂刻本传世。 (黄 霖)

Daxi Yingying Zhuan

《达奚盈盈传》 唐代传奇小说。佚名撰。原文不传,王铚《默记》卷下引述其大意。盈盈,天宝中贵人之妾。贵人同官之子为千牛者与之相恋,藏于盈盈室中甚久。其父索之甚急,盈盈放千牛出,但云所见人物如此,所见帘幕屏帏如此,势不由己。唐明皇知之,果笑而不问,认为所入者即虢国夫人之宅。王铚说其间叙妇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详。《隋唐演义》第八十回演此故事,改千牛为状元秦国桢,似出于假托。编者褚人获未必见到《达奚盈盈传》原文。素庵主人《锦香亭》亦采用此情节,移植于钟景期之身,说成真为虢国夫人藏于私第。宋王明清《投辖录》中的《章丞相》故事,亦与此同一结构。可见本文虽已失传,而其影响却不小。

(程毅中)

Dahan Sanhe Mingzhu Baojian Quanzhuan

《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 清代小说。六卷四十二回,不题撰人。存道光二十八年(1848)经纶堂刊本、宝华楼刊本。还有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光绪四年(1878)刊本内封别题《绣像第十才子书》。本书情节与《争春园》类似,人物亦有同名者;本书故事发生在汉武帝时,《争春园》故事发生在汉平帝时,两书作者是否同一人,待考。

小说叙汉武帝时柳絮、郝联、马俊、包刚四位好汉意气相投,结为兄弟。马俊因打死强抢民女之恶少,流亡至荆州丹凤山落草,得名师赐给三合明珠宝剑和飞天帽,所向无敌。柳絮在京招为驸马,却遭奸相暗害,以其子冒充柳絮。马俊戴上飞天帽飞入京师,揭穿奸相骗局,挫败奸相谋逆阴谋。时柳絮逃离京师,在襄阳遇盗,被迫改作女装,又被卖进富家为婢,与富小姐相爱,事情败露,又以假冒驸马罪名被判死刑。马俊亲到襄阳劫法场,救出柳絮。马俊胞妹鸾英与兄分手后被土豪劫持,辗转至飞鹅岭万寿寺妖道手中,鸾英为保贞操碎舌自杀,被猎户所救,得观音传授法术武艺。马俊为救鸾英上飞鹅岭,但不敌妖道败走。柳絮赶至飞鹅岭,以拜妖道为名潜入内部,里应外合杀了妖道。奸相谋逆未遂逃到东炮山,得妖道师兄的帮助,以妖术大败来征讨的官军。鸾英武艺学成,与岑铁虎等众英雄在观音的帮助下诛灭了妖邪奸佞。班师回朝,各有封赏。柳絮与公主成婚,收富小姐为偏室,鸾英嫁岑铁虎,马俊、郝联和包刚均结佳姻。此书写义侠除暴安良、忠君报国,其间掺杂神魔斗法,呈英雄传奇小说与神魔小说合流向近代侠义小说转化的形态。书中的柳絮、马俊、郝联、包刚与《争春园》的柳绪、马俊、郝鸾、鲍刚的姓名相同或相谐音,柳絮为驸马被人假冒,《争春园》中柳绪也为驸马,亦被奸人假冒,情节格局大体相同。 (俞 文)

Dahuo Xiaoqiu Yu Mengting

《大获枭酋余孟庭》 清代小说。十二回。作者署“梅溪钓叟”,真实姓名不详。上海仁记书庄石印本,未署刊行年代。文中称清朝为“我朝”,又写余孟庭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据此可推知书成于光绪末年或宣统初年。

小说叙江南太湖盗首余孟庭一生经历。余为安徽庐江县人,幼时受父母溺爱,浪荡成性,成年之后无业可为。后家计艰难,投湘军为生。嗜酒好赌,犯禁遭责,遂充团勇。团勇解散,又伙同湘军旧友,设局聚赌,日渐致富,并娶妻成家。后官府禁赌,被捕入狱。未及两年,余越狱潜逃,入伙为盗,因才干出众,被公举为领帮头目,拦抢商船,劫掠富户。又与太湖强人夏竹林结盟,分为土客二帮,余孟庭为客帮首领。帮中约法三章:不许骚扰乡民、滥杀无辜、奸淫妇女。一时声名大震,从者三百余人。时值岁暮,帮中缺少粮饷。于是偷袭团局,抢劫典铺,大获而归。官府调兵进剿,遭官军伏击,全军溃败,夏竹林被击毙,余孟庭被捕押往衙门。大堂会审,余孟庭直言不讳,唯不肯供出侥幸脱逃的帮中弟兄姓名。官府有意招降,而余孟庭执意一死,遂被押赴刑场。

小说所写官员,皆实有其人,疑据当时实事敷衍成篇。全书以叙述为主,极少描写,类如“新闻小说”。

(陈年希)

Damabian

《大马扁》 清代小说。黄小配著。有日本东京三光堂明治四十二年(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排印本。1960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三卷》中。上卷十六回;下卷未见,未知曾否续出。上卷卷首有吾庐主人梭功氏即卢信序,内云:“抑余闻之,康、梁所以能招摇海外者,全恃《戊戌政变记》一书。盖书中极力铺张,去事实远甚。而海外侨民,蒙于祖国情势,先入为主,至于耗财破家,有所不恤。”小说称康有为是大马扁,写他少时不喜读书而又贪名慕利,骗取友人缪寄萍《新学伪经辨》,改题为《新学伪经考》作为己作印行以沽名。钻营广雅书院山长不成后,又在万木草堂假授徒以钓誉。在京组织保国会搞两面派,为做民主立宪国的皇帝或食邑万户的开国功臣而欲投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假称革命以诱骗谭嗣同到京,以维新变法为儿戏,轻举妄动,失败后亡命日本,又因欺骗日本朝野并调戏犬养毅之雏姬而被驱逐出境。总之将康有为写成一个十足的大骗子。小说对康有为身边的梁启超、陈子秋等一班弟子,也时有不敬之辞。但对谭嗣同,却取赞赏态度。作者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场上,揭露康有为欺世盗名的行径,但所叙康有为诸多恶行,大都并非事实,难免有人身攻击之嫌。有些情节极为牵强,从文学角度讲,是比较粗糙的作品。

(颜廷亮)

Daming Zhengdehuang You Jiangnan Zhuan

《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 清代小说。四卷四十五回。何梦梅撰。何梦梅,字雪庄,广东顺德人。

书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经纶堂刊本,八卷,分前后二部,前部名《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二十一回,后部名《大明游江南梁太师访主传》二十四回,合为四十五回,首有道光壬辰(二十二年)黄逸峰序和作者自序。道光二十二年聚经堂藏板和宝文堂藏板本,均为七卷四十五回。又有高丽抄本四卷,似抄自道光二十二年刊本。道光二十九年刊本题《梁太师江南访主》,四卷二十四回,系截取四十五回本的第二十二回至第四十五回。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叙正德即位,刘瑾迷惑少主,陷害忠良,败坏朝纲;后部叙正德微服游江南,一路除暴安良,在南楼镇遇当垆卖酒的李凤,留恋不归,刘瑾勾结宁藩宸濠兴兵劫驾,梁太师奉太后懿旨南下寻访,挫败谋逆的刘瑾、宁藩,正德班师回朝。作者以刘瑾谋逆、宁藩造反、正德微服出宫等历史为情节,着意于世情,描绘了一幅奸臣当权,土豪劣绅鱼肉地方百姓,致使民不聊生,有的被迫啸聚山林的社会图景。正德皇帝在宫中是昏君,微服出游时则成为侠义之士,与李凤的风流韵事又似才子所为。皇帝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是封建时代人们的一种愿望,因此在正德身上附会许多故事是不足为奇的。书中所写情节和人物,多与历史事实不合。

(石昌渝)

Dasong Zhongxing Tongsu Yanyi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明代小说。八卷八十则。又名《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武穆王演义》、《大宋中兴岳王传》、《武穆精忠传》等。题熊大木撰。首自序,署:建邑书林熊大木钟谷识。次凡例七条。后附《精忠录》三卷,题:李春芳编辑,有正德五年重刻精忠录后序。熊大木序称:“《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说明此书并非凭空结撰,而是有所依傍。但小说《精忠录》未见传本。本书开头的前六则,大体与《宣和遗事》相似,尤其是第三则至第六则,文字基本相同,明显受到早期平话的影响。


新刊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卷之一
熊大木 編輯
書林清白堂 刊行
起靖康元年丙午歲止建炎元年丁未歲首尾凡一年事實
按宋史本傳節目

明刻本《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

小说叙岳飞事，始于金人南侵，终于岳飞被杀、秦桧在狱中受报应。今所见明人演宋中兴事者，以此书为最早，其全部岳传的骨架，业已构成。全书前后完整，写岳飞出身，立志精忠报国，沙场鏖战，身先士卒，骁勇无比，虽身中十余箭，仍端坐不动，声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直杀得金兵尸骨遍野，落荒而逃。作品编年，所记详实。写岳飞被害死风波亭，死后显灵。冥冥中虽虚幻飘忽，却反映了人们善良的愿望。特别是秦桧冥司中亦遭谴报，应可告慰忠魂。此编对明清两代有关岳飞题材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深远。

现存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清白堂刻本、万历万卷楼刻本、余氏三台馆刻本以及天德堂、萃锦堂、映秀堂刻本等。（吴　敢）

Dasui Zhizhuan

《大隋志传》 历史演义小说。四卷四十六回。署"竟陵钟惺伯敬编次，李贽卓吾参订"。编次、参订者显系伪托，实为清人修订。英德堂刊，未署年月。又有清光绪十四年(1888)文益堂刻本、光绪十九年聚之堂刻本等。

各本均为坊刻本，英德堂刻本内封右栏题"隋唐演义"，左栏镌"志传"二字。小说以瓦岗寨英雄故事为主线，叙述隋朝因隋炀帝荒淫奢侈而导致覆灭的历史过程。情节与明嘉靖本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明万历本《隋唐两朝志传》均大异；与明崇祯时袁于令《隋史遗文》亦异；与清康熙时"齐东野人(袁于令)等原本、长洲后进没世农夫汇编、吴鹤市散人鹤樵子(褚人获)参订"之《隋唐演义》前半部情节同，林瀚序亦同。孙楷第认为此书"实即割裂褚人获书前半部为之，而改题名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与褚人获《隋唐演义》比较，此本文字粗朴俚俗，少诗词韵语。（周华斌）

Datang Qishi Ji

《大唐奇事记》 唐代志怪小说集。李隐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十卷。原注："咸通中人。"《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潇湘录》条："唐校书郎李隐撰，《馆阁书目》云尔。《唐志》作柳详(应作祥)，未知《书目》何据也?"李隐，《新唐书》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二上有其名，字岩士，赵郡人，李绛之孙，或即此人。《大唐奇事记》，宋人认为即《潇湘录》。洪迈《夷坚支志》癸集序说："惟柳祥《潇湘录》大谬极陋，污人耳目，与李隐《大唐奇事》只一书，而妄名二人作。"原书失传，《太平广记》引作《大唐奇事》，又引有《奇事记》，似即一书。《说郛》(重编本)卷四十八收有《大唐奇事》，署马总撰，无据。现存佚文多属志怪异闻，故事情节较为简直，如《管子文》条(《太平广记》卷八十二)，叙笔精变形书生，劝诫李林甫，告以将乱。《虢国夫人》条(《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八)，叙虢国夫人养一小猿，忽化为小儿，容貌甚美，后又化为猿。夫人令人射杀之，乃是木人。现存佚文除《王常》一条(《太平广记》卷七十三引《奇事记》)互见《潇湘录》外，余皆未见特色。（程毅中）

Datang Qinwang Cihua

《大唐秦王词话》 明代小说。又名《唐传演义》、《大说唐全传》。全书八卷，每卷八回，共六十四回。卷一、卷二前题"按史校正唐秦王本传"；卷三至卷八前题"按史校正唐传演义"；又，每卷前均题"澹园主人编次"，第一、三、五、七卷前并题"清修居士参订"，第二、四、六、八卷前并题"梦周居士参订"。清修居士、梦周居士生平事迹不详，其为一人抑或二人，亦无从查考，澹园主人则是明万历间人诸圣邻的别署。据全书目录前所标示的"重订唐秦王词话"及书前陆世科所撰《唐秦王本传叙》，可知此书是诸圣邻在民间说唱艺人所用底本的基础上加工编写而成的。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的第十三章《鼓词与子弟书》中说："我在北平曾得到一部《大唐秦王词话》(一名《秦王演义》)，殆为最早的鼓词。此书始名'词话'，实即鼓词。"但这部词话的唱词部分包括七字句和三、三、四节拍的十字句，与流行于南方的弹词唱词形式并无区别。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词话的散文部分已远远超过了韵文部分，处于说唱文学向白话长篇小说过渡的中间形态，它虽尚未完全脱离说唱文学的形式，然而已主要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案头读物了。

《大唐秦王词话》所写为唐太宗李世民扫荡群雄、统一天下的故事。自二十一回至六十四回则主要写唐代开国功臣尉迟敬德的传奇故事，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它与明末袁于令改编的以写唐代另一开国功臣秦叔宝为主的白话长篇小说《隋史遗文》可相互媲美。因元明戏曲有关尉迟敬德与秦叔宝的剧目尚缺乏人物塑造的连贯性，而明代中叶出现的《唐书志传》和《隋唐两朝志传》等讲史书的艺术性又很差，谈不到人物塑造，所以，在尉迟敬德与秦叔宝这两个家喻户晓的英雄典型之形成过程中，《大唐秦王词话》和《隋史遗文》两书可说是起着关键性作用，它们为清代褚人获改编《隋唐演义》提供了良好基础。

《大唐秦王词话》的故事情节在尉迟敬德出场以后，便更加引人入胜。书中第二十二回(敬德伏妖降怪)、第二十三回(敬德夺先锋)、第二十五回(敬德战八将)、第二十九回和第三十回(美梁川虹霓涧敬德大战秦叔宝)、第三十一回(程咬金赚敬德)、第三十四回(敬德降唐)、第三十七回(榆窠园敬德单鞭救驾)、第三十八回(敬德夺槊)、第五十三回(敬德保驾两救主)、第五十四回(元吉披麻拷敬德)、第五十五回(敬德装病)等写得十分精彩。这些篇章用韵、散交错的文笔，通过许多紧张激烈的战争场面，生动感人的故事内容，把尉迟敬德八面威风的大将气概、疾恶如仇的英雄本色，忠厚憨直的独特个性刻画得维妙维肖，栩栩欲活，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比较起来，《隋史遗文》和《隋唐演

义》的有关描写却显得简略粗疏，相形见绌。因而，对《大唐秦王词话》的艺术成就及其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低估的。

《大唐秦王词话》有明末刻本。由于传本甚少，故它一向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用郑振铎所藏明刻本作底本，并用傅惜华碧蕖馆藏本订补底本残缺，影印出版。据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著录，英国博物院藏有清乾隆间刻本《大说唐全传》（即《大唐秦王词话》），此清刻本对明刻本的个别文字有所改订。以上两种刻本的书名，书中均未见有《秦王演义》之别称。198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据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校点的排印本。

（杜维沫）

Datang Sanzang Qujing Shihua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宋代话本。佚名撰。一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内容相同，现存残本。《取经诗话》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一行，王国维认为即《梦粱录》中所记"张官人诸史子文集铺"的刻本，鲁迅则认为可能印于元代。通行的有罗振玉借日本三浦将军藏本影印的巾箱本、文学古籍刊行社翻印的影印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南宋临安中瓦子张家刻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演说唐玄奘取经故事。可以视为说经、说参请一类的话本，与唐代俗讲一脉相承。其中有些特殊的语言现象已见于唐五代的文献。它可能还产生于宋代之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为三卷十七段，每段都有标题，大多数标题下都有一个"处"字，如《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入九龙池处第七》、《入鬼子母国处第九》等，似原有图与之配合，与敦煌变文中常见的"处若为陈说"的套语相似。话本每段都以故事人物咏诗作结，如第二段末尾猴行者留诗曰："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三藏法师诗答曰："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贤。前途若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这些诗篇标志着段落的划分，也代替故事人物言志陈情。并且采用了说唱结合、韵散兼行的格式，变换了叙事文学的体制，因此称为诗话。它和后世所说的词话实际上是相似的。与敦煌写卷中的《苏武李陵执别词》及一部分变文的体制也很近似。这种诗话也可以归入小说，如清平山堂刻印的《张子房慕道记》、《快嘴李翠莲记》等也是类似诗话体的作品，就称为小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另一种版本题作《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可见名称并未固定。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说的是唐三藏法师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但实际上却已经以猴行者为主要人物了。取经故事流传已久，本来以玄奘为主角。孙悟空的形象，在这本诗话里已经勾画出了一个轮廓。全书最后又以"太宗后封猴行者为铜筋铁骨大圣"作结。猴行者原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特来帮助三藏法师取经。他指明取经途中要"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就为后来所说的"八十一难"张本。但所谓三十六国只是泛举，比玄奘《进大唐西域记表》所说一百二十八国却少得多。诗话从第三段开始，就写猴行者为扶助三藏法师大显神通。猴行者自称九度见黄河清，知道法师前生曾两次去西天取经，途中遇害。他作法带领法师等僧行六人一起去北方大梵天王宫赴斋，天王赐法师隐形帽一顶、金环锡杖一条、钵盂一只，这些东西在《西游记》里就改成观音菩萨送来的袈裟、锡杖和唐太宗送的紫金钵盂了。下面入蛇子国、狮子国、树人国等处，历经魔难，如法师的诗所说："前程更有多魔难，只为众生觅佛缘。"在树人国一家主人把一个小行者变成驴儿，猴行者则把主人家新妇变成一束青草。这个情节似受到《河东记》板桥三娘子故事的影响。猴行者与化成白衣妇人的白虎精斗法，又是《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的先声；而白虎精肚中吐出无数老猕猴的情节，则是孙悟空钻入铁扇公主肚里翻腾的故技。第八段深沙神对法师说："项下是和尚两度被我吃你，袋得枯骨在此。"这个深沙神就是沙悟净的前身，他化金桥送三藏法师过了深沙，但并没有皈依佛门，随行取经。第十段入女人国，女王要留他们住下，和尚再三不肯，实际上却是文殊、普贤两个菩萨化身对他们进行考验。这就是《西游记》里《四圣试禅心》和《法性西来逢女国》两回故事的蓝本。第十一段入王母池之处，猴行者说二万七千年以前偷吃过十颗仙桃，被王母捉住打了他三千八百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法师竟叫他再去偷桃，猴行者却不敢去了，正好三颗蟠桃熟了落入池中，猴行者用金环杖敲打盘石，先后出来三个小孩。猴行者把最后一个七千岁的孩儿化成一枝乳枣，吞入口中。这一段情节到了《西游记》里就分化成齐天大圣大闹蟠桃会和孙行者偷吃人参果两回故事。第十六段转至香林寺受心经本一节，说定光佛给三藏法师传授《心经》，在《西游记》里则说是乌巢禅师传授的了。第十七段里插入了陕西王长者妻杀害前妻之子的故事，情节还比较复杂，最后由三藏法师从大鱼腹中剖出了被害的长子痴那，也显示了佛法无边。取经回京以后，七月十五日

天宫降下采莲船，接引法师等七人升天上仙。这个结尾可以和敦煌本《庐山远公话》参照，乘船升天大概是当时佛教故事中常用的说法。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基本情节，可以说明它正是《西游记》最早的雏形，不过它的故事比较简单，文字粗略，还没有出现猪八戒、沙和尚的形象，也没有唐太宗入冥、魏徵梦斩泾河龙和陈光蕊江流和尚等情节。到了元末，才有故事相当丰富繁复的《西游记平话》出现。由此也可以说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还是较早的比较原始的西游故事。

取经故事早在唐代就已流传。如《独异志》里有玄奘入维摩诘方丈室题壁、玄奘摩顶松和罽宾国老僧口授《多心经》等情节；《谈宾录》里有玄奘在佛国见佛龛题柱说万回菩萨谪向阌乡地教化的记载（《太平广记》卷九十二）。五代时扬州孝先寺就有玄奘取经的壁画（欧阳修《于役志》），西夏时陕西榆林石窟已有猴行者保护唐僧取经的壁画。到了元代，甘肃甘谷县华盖寺壁画和磁州窑瓷枕更有猪八戒、沙和尚的形象。《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则是现存西游故事的最早刻本，其历史价值十分重要，无论对西游记故事或宋代话本的流传发展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程毅中）

Datang Shuozuan

《大唐说纂》　唐代笔记小说集。又名《说纂》、《唐说纂》。李繁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李繁《说纂》四卷。《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唐说纂》四卷，不题撰人。《容斋四笔》卷八《双陆不胜》条曰："《艺文志》有李繁《大唐说纂》四卷，今罕得其书，予家有之。凡所纪事，率不过数十字，极为简要，《新史》大抵采用之。"《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大唐说纂》四卷，曰："不著名氏。分门类事若《世说》。止有十二门，恐非全书。"《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唐说纂》四卷，亦不著撰者姓名，疑此书或非李繁所撰。原书久佚，仅见《容斋四笔》引其忠节门王方庆讽谏武后复召庐陵王一事。

据《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唐有两李繁，一为怀州录事，一为和州刺史，父均名泌。和州刺史李繁之父李泌，即辅佐肃宗、代宗者，此李繁之事迹附见新、旧《唐书·李泌传》，始为太常博士，累居郡守，宝历二年（826）除大理少卿加弘文馆学士，出为亳州刺史，以滥杀下狱处死。均不言其曾撰《大唐说纂》。《新唐书·艺文志》尚著录有李繁《相国邺侯家传》十卷、《北荒君长录》三卷、《玄圣蘧庐》一卷。

（周勋初　严杰）

Datang Xinyu

《大唐新语》　唐代笔记小说集。刘肃撰。作者生卒年及生平不详。《新唐书·艺文志》称之为"元和中江都主簿"，《直斋书录解题》亦称"江都县主簿"。本书今有元和二年（807）作者原序，结衔作"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另，《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五收录此序文，作者小传称："肃，元和中历江都县、浔阳县主簿"，似乎是兼指以上二者而言。他无可考。

书中记载内容，起自唐初，下迄大历（766～779），共十三卷，分为匡赞、规谏、刚正、清廉、忠烈、节义、举贤、知微、聪敏、文章、谀佞、惩戒、酷忍、谐谑等三十门。主要是有关政治、道德、教化的记叙，偏重于历史琐闻，多取材于唐代国史旧闻，包括《隋唐嘉话》等书的若干史料。书后有《总论》一篇，表明作者的意图，以前事为鉴戒。

《大唐新语》虽仿《世说新语》体例，而记人叙事略详，各段颇具首尾，并非片言只语。虽不太重着文采，文笔亦朴素平直。透过其鉴戒的意图，使人颇能窥见若干历史人物的言行状貌，如唐太宗之豁达，武则天之权变，张说之文章，上官仪之神采，李纲之节义，魏知古之方直，张由古之无知，周兴、来俊臣之酷忍，张易之兄弟之恃恩放纵，旁及袁天纲之相术，一行之天文等，均有描述，具有相当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书中记载较丰富的诗文材料及其本事，间以时人评论，常成为后代诗歌等选录及研究的有用素材。如卷八文章门，记叙唐初四杰"皆以文词知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又记载张说认为：杨炯"耻居王后则信然，愧在卢前则为误矣。"《旧唐书·杨炯传》即据此及《朝野佥载》等，记入正史。四杰的名次有各种说法，而迄今最通行的也是较早的一种，与《大唐新语》所记是一致的。

再如文章门记上官仪的诗句"脉脉大川流"、"蝉噪野云秋"（《入朝洛堤步月》）。《全唐诗》录此诗，字句同此，而不取其他史料中"脉脉广川流"、"蝉噪野风秋"的说法。

《大唐新语》始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宋史·艺文志》列入别史类，作《唐新语》。《郡斋读书志》入杂史类。明人刻本（王世贞校刊本、《稗海》本等）改题《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恢复原名，并列入小说家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稗海》本排印（1957），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1984），并收佚文五则。　（许德楠）

Datang Zhuanzai

《大唐传载》　唐代笔记小说集。又名《传载》。一卷，撰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杂事之属著录，谓唐、宋《艺文志》俱不载此书，不知《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之《传载》即此。《类说》卷四十五之《大唐传载》，《太平广记》所引之《传载》，均即此书。盖唐人记唐事，自可径称《传载》，后人为区分朝代，遂冠以"大唐"二字。《太平广记》所引《传载录》、《传载故事》，亦即此书。

今本一百三十余条，记唐初至文宗大和年间事，文字简短，内容广泛。所记公卿逸事，多为《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书采用。其他有关典章制度、民情风俗等方面之记载，亦有助于了解唐代社会情况。少数条文记诙谐之事，可助谈笑。

书前自序称："八年夏，南行岭峤，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中晚唐时惟大和（827～835）、大中（847～859）、咸通（860～873）有八年，似难确定究为何时。然书中徐家肺沈家脾一条提及"杨东川嗣复"，考杨嗣复大和七年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大和九年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开成（836～840）年间入朝为相，此处称其为"东川"，则时当大和八年无疑。又记李听为夏州、凤翔等七节度，考李听大和七年出守凤翔，开成元年为河中节度使，开成四年卒，此处仅述及其凤翔任，则时当大和八年，更无可疑。

书中有些条文与刘悚《隋唐嘉话》内容相同，当系误入。按《隋唐嘉话》原名《国朝传记》，简称《传记》，此名《传载》，故易致混淆。《说郛》（张宗祥辑明抄本）卷三十八所收《传载》，实即刘悚《传记》；而《太平广记》中有些条文云出《传记》，则又为《传载》中之文字。《传载》一名又易与裴铏《传奇》混淆。《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四《五台山池》，原注"出《传奇》"，实出自《传载》，明抄本《太平广记》注"出《传载》"，不误。

此书有《唐人说荟》等本。《守山阁丛书》本据《四库全书》本刻印，又以《太平广记》、《唐语林》等书校勘，尚称完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守山阁丛书》本排印（1958）。（周勋初　严　杰）

Dayingxiong Zhuan

《大英雄传》　明代小说。四十回。未见。此书与《放郑小史》一样，同为温体仁指使许曦辈作以陷害郑鄤。成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之前。民国元年，上海国粹学报社印行的《古学汇刊》第一编载有四十回回目，正书二十八回，后传自二十九回起，至四十回止。

（朴　之）

Dayu Zhishui

《大禹治水》　清代小说。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沈嘉然著。此小说未曾刊刻，稿本已佚。据俞樾《茶香室三抄》二十三记载："国朝徐承烈《燕居续语》云：'沈滕友先生名嘉然，山阴人，以能书名。后入江南大宪幕中，尝病《封神传》小说俚陋，因别创一编，以大禹治水为主。按《禹贡》所历，而用《山海经》敷衍之，参之以《真仙通鉴》、《古岳渎经》。叙禹疏凿遍九州，至一处则有一处之山妖水怪为梗。上帝命云华夫人授禹金书玉简，号召百神平治之。如庚辰、童律、巨灵、狂章、虞余、黄魔、太翳，皆神将而为所使者也。至急难不可解之处，则夫人亲降，或别求法力最巨者救护之。邪物诛夷镇压，不可胜数，如刑天、帝江、无支祈之类是也。功成之后，其佐理及归命者，皆封为某山某水之神。卷分六十，目则一百二十回。曹公楝亭寅，欲为梓行，滕友以事涉神怪力辞焉。后自扬返越，覆舟于吴江，此书竟沉于水，滕友亦感寒疾，归而卒。书无副本，惜哉。'"按沈氏此书实本于《集仙录》之《云华夫人》（《太平广记》卷五十六），其中记有云华夫人帮助大禹治水事迹。（俞　文）

Daizisun

《呆子孙》　清代小说。未见。阿英《晚清小说目》著录："浙江爱国爱浙人编。六回。光绪戊申（1908）国民社刊。"阿英《晚清小说史》将《呆子孙》列为描写晚清社会的小说。（思）

Daiyin Qiyuan Guogong Zhuan

《带印奇冤郭公传》　清代小说。六卷五十二回。首都图书馆藏上海书局民国元年石印书。题也是道人手辑。也是道人，又名亦禅子，书中有绣像一幅，其像赞曰："仕宦场中隐士，文艺传中豪杰，借问君是何许人，直笔继麟经绝。"据凡例和第四十八回正文，本书撰于安庆府狱中。撰者"性爽直，与公合"，慷慨好义，博雅多文，"愤公清官被害"，因辑此书。又序自称："惟道人交公最早，知公最深"，殆作者亦即郭公，真实姓名不可考。

书叙山西太原府榆次县张庆村人郭令公，秉性刚直，光绪十五年会试，首选一等，以知县签分安徽试用。先后署灵璧、青阳县事，平狱多起，甚得民望。旋为人挟嫌参害，撤职回省。后改署东流县，复以母忧去职。起服后再署太平府当涂县事，造福于民，开罪于官，为知府汪八万藉端陷害，奏参拘羁。郭公不服，带印进京，奏成控案，奉旨着省提讯。会徐锡麟刺杀皖抚恩铭，冯大蔡护院，朱幔鳖调补臬司，二人均八万同乡，竟将公违旨收禁。其妻王夫人与当涂县邑绅曹逊之，赴京呈控，大闹都察院，持其批示返省，满以为水落石出，昭雪冤情。不期皖省不睬，公仍沉陷狱中。后冯抚疯瘫，诸家宝继任，贪横无耻，变本加厉，公案遂不得申。直至武昌辛亥革命，皖省大乱，公始出狱，避难当涂，然已羁縻五年矣。后公弃却红尘，云游名山，以了余年。

其凡例第一则曰："是编为安徽官场现形记代表，所叙事实皆有案宗可稽，与各种平空结撰或移步换形诸小说不同。"据此可知本书用意。其结构有一事而叙数回者，有数事而并一回者，其或长或短，悉依案之繁简为断，亦类《官场现形记》。（吴　敢）

Daizhaochen An Cheng Weiyangshu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　汉代小说。安成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注："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此书今已不存，无从考其内容。余嘉锡认为："未央虽不知为何术，但黄老之学，本清静无为，庄子虽言养生，亦未尝有术。所谓待诏臣安（成）者，盖方士也。应劭误以后汉时之道士为道家耳"（《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可备一说。

（许逸民）

Daizhaochen Rao Xinshu

《待诏臣饶心术》　汉代小说。口饶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附注："武帝时"。按颜师古注《汉书》引刘向《别录》说："饶，齐

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也。”待诏本为侍应召对，汉代常令久学优异之士待诏于金马门，饶在当时亦应是才学之士。此书今已一字无存，不知内容如何。一说《管子》中有《心术篇》，据考为《宋子》（宋钘）遗文，宋钘曾于齐国稷下讲学，饶既为齐人，又研治心术，或者即是宋钘后学。准此，《待诏臣饶心术》则同《伊尹说》、《务成子》、《宋子》一样，属于“似子而浅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一类书。

（许逸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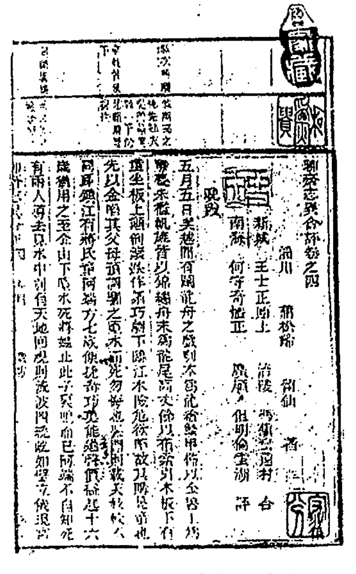
Dai Guan

戴冠　见《濯缨亭笔记》。

Dan Minglun

但明伦　清代小说《聊斋志异》的评点家。贵州广顺云湖人。生卒年不详。约于清嘉庆、道光时在世。幼时即爱读《聊斋志异》，“不忍释手”。以后做官，往往“取是书随笔加点，载以臆说。”友人称其对《聊斋志异》的评点“不独揭其根底，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但明伦的评点本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布，光绪十七年（1891）四川喻焜把但明伦对《聊斋志异》的评语与王士祯、冯镇峦、何守奇的评语合刻在一起，是为《聊斋志异》四家合评本。但明伦的评语与王、冯、何三家的评语相比，不仅总评、夹评均极详密，而且思想、艺术分析也都相当精到。由于他的批评能“传作者苦心，开读者了悟”，所以影响很大。

但明伦对《聊斋志异》所揭露的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现象特别注意，往往以强烈的情感加以剖析。封建官吏的贪赃枉法在封建社会是普遍现象，《梅女》一篇写典史受盗贼三百钱的贿赂，便颠倒黑白，逼死人命。但评便深入地指出这种“庇盗诬奸”的罪恶本质是“以钱买官者，必不可使受事，以其先损子而必计其母也。至计子母以为官，行同市侩，心如寇盗，其事尚可问耶！以所执盗而诬奸，败坏国法，灭绝天理。”他在总评中更以嘲笑鄙夷的口吻写道：“乌角带实费资本得来，焉得不贪！但未见有如三百（钱）诬奸，毫无天良之至于此者！”对官吏的贪污，他主张严惩。



清四家合评本《聊斋志异》书影

《王者》一篇写王者以神力取走巡抚贪污的六十万两银子，他在夹评中写道：“贪夫为利熏心，视财若命，天夺其魄，鬼阚其家，取彼多金，是即刳其心而索其命也。”他认为这样的惩罚还太轻了。《王十》一篇写禁私盐之弊，但评认为官府的这种做法，只是“绳此贫民，是将尽驱之为盗为娼而已矣”，若要禁治“商私”、“脚私”，应当“治商私、脚私之所从出者”，“正其本，清其源”才是彻底的办法。但明伦对作品中人民所受的种种苦难表现了深厚的同情。《促织》写宫中尚促织之戏，而“岁征民间”。但评指出此事“流毒遍天下”；“微虫耳，而竟使倾产丧生若此哉！”并分析了罪恶的根源：“上既有所好，有司逢迎恐后，遂流毒无已，致民命不如一虫耳！”

对科举制度的弊端，《聊斋志异》多有揭露。但明伦在评语中也多加指斥：“制艺代圣贤之言，亦昧心之言耳！”（《叶生》）他认为那些侥幸者“每见榜上有名，竟谓文章有价，赏鉴有真，俨然道在是矣。而不知狗矢之臭者，只便宜少出多少愧汗。”（《贾奉雉》）

对于《聊斋志异》中所写的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但明伦歌颂其中主人公的真挚爱情。他认为阿宝以“戏语成真，甘蓬茆而安藜藿，且以痴报痴，至以身殉。人鬼相隔，且感此痴，痴亦何负于人哉！”并认为此种真诚痴情可以扩充于为人臣、人子、人弟、人友之间，“天下不复有难处之矣！”对《连城》一篇中乔生与连城的相恋，他赞赏道：“一报于生前，一报于死后；一报于将死之际，一报于将生之前。是真可以同生，可以同死；可以生而复死，可以死而不生。”但评对作品中人物精神的这种进步的思想阐释，是冯镇峦、何守奇等人的批评所难以企及的。

但评对《聊斋志异》艺术特色的分析理解，也颇具特色。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曲曲传神，一般指写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包括鬼狐，以及人格化的鸟兽花木。如对《婴宁》一篇中主人公婴宁捻花与笑态的分析，极其详细。通过分析，指出了作品中以照应、顿笔、夹衬、映衬、反衬、映带和遥对法等等描写手法，使婴宁的娇憨之态活现了出来。又如对《绿衣女》，但评分析文字：“绿衣长裙，婉妙无比，写蜂形入微，声细如丝，宛转滑烈，写蜂音入微，至绕屋周视，自谓鬼子偷生，则蜂之致毕露矣。身蘸墨走作谢字，婉妙之态依然。”在作品之外给人物添色不少。总评中又指出作品写色写声，写形写神，俱从蜂态曲曲绘出，认为“短篇中具赋物之妙”。曲曲传神的特色还表现在但评所总结的作品的许多笔法中，如暗点法、暗映法、设色生香法、淡处求浓和枯处求荣法等。二是变幻离奇，这是《聊斋志异》大多数作品在情节结构方面的艺术特色。但明伦认为《葛巾》一篇“事则反复离奇，文则纵横诡变”，原因在于善用转笔。他极称转笔之妙：“此篇纯用迷离闪烁，夭矫变幻之笔，不惟笔笔转，直句句转，且字字转矣。”从而又总结出转笔的功用和规律性：“文忌直，转则曲；文忌弱，转则健；文忌腐，转则新；文忌平，转则峭；文忌窘，转则宽；文忌散，

转则聚;文忌松,转则紧;文忌复,转则开;文忌熟,转则生;文忌板,转则活;文忌硬,转则圆;文忌浅,转则深;文忌涩,转则畅;文忌闷,转则醒。”在评《王桂庵》一篇中他又提出了蓄字诀:“蓄字诀与转笔相类,而实不同。愈蓄则文势愈紧、愈伸、愈矫、愈陡、愈纵、愈捷。盖转以句法言之,蓄则统篇法言也。”变幻离奇的特色还表现在但评总结的许多笔法中,如钩连法、双提法、先断后叙法、挪展法等。

但明伦所总结的《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特别是转与蓄的艺术规律,是他对小说理论批评的重要贡献。

(商 韬)

Dangtoubang

《当头棒》 清代小说。八回。署遁庐著。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上海乐群小说社出版。遁庐还撰有《学生现形记》、《苏州新年》、《斯文变相》等小说。

《当头棒》是一部破除迷信的小说,以一个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李惺斋的破除迷信活动为贯串线索。李惺斋游雁荡山,发现了香火甚盛的庙中许多秘密,如扮神骗钱、木偶暗藏机关、串通戏班玩弄乡愚等等。方丈指使书记冯晓吟将李惺斋用蒙汗药迷倒,意图灭口。适逢乞丐装扮的王灵官在街上敲诈钱物,被出巡的知县屠黄民捉住,押至庙中,追讯庙主,李惺斋方才获救,幸免于难。知县查出庙中地下秘窟,里面藏着许多妇人;木偶机关,全是弹簧构成。于是知县将庙主廖师父正法,其余和尚执事,分别惩罚;被囚禁的妇女,遣散还家;将庙宇改作学堂。李惺斋被知县聘为学堂总办,而冯晓吟亦混入充任教习。冯晓吟讲历史大谈《封神榜》,满口胡诌。被逐出学堂后,又在镇上摆卦摊、看风水,并蛊惑人心,蓄谋毁掉学堂,重修庙宇。他串通戏班的草上飞纵火烧掉学堂的图书阁;又唆使草上飞和唱花旦的小铃子雪夜装鬼,宣称学堂遭神谴,百姓受祸殃。知县查明原委,将草上飞和小铃子游街示众,学堂从此才得平安无事。佞佛的浙江巡抚前来视察,也不得不首肯。

小说刻画乡镇之闭塞固陋,百姓之冥顽不灵,颇具文化蒙昧的时代地域特色;勾勒点染几笔巫婆的拿腔作势,亦声口妙肖。然全书艺术上粗疏,笔致浅俗,收场草率。

(鲁 戈)

Dangkou Zhi

《荡寇志》 清代小说。七十回,附结子一回。一名《结水浒传》,俞万春著。今存咸丰三年(1853)初印本,咸丰七年东篱山人重刻本,同治十年(1871)玉屏山馆刻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焕文书局铅印本等。各本文字稍有异。

《荡寇志》是一部针对《水浒传》的翻案之作。俞万春痛恨有水浒英雄受招安平方腊描写的《水浒传》,认为那是罗贯中的杜撰,对罗竭力加以攻击。他在《荡寇志缘起》中说:“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乃有罗贯中者,忽撰出一部《后水浒》来,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从此天下后世做强盗的,无不看了宋江的样:心里强盗,口里忠义。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你想,这唤做甚么说话?真是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他深知《水浒传》早已广泛流传,深入人心,无法禁止,因此想自撰一部“结水浒”来与原作抗衡,以证明“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在这一点上,俞万春与金圣叹的观点可谓一脉而承,因而《荡寇志》以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为底本,从第七十一回写起,一开始便续写卢俊义的“惊恶梦”,因此也可以说,《荡寇志》是金圣叹七十回本《水浒传》的续书。

在《荡寇志》中,作者对梁山义军及梁山英雄好汉竭尽丑化之能事。比如,在原本《水浒传》中,梁山义军攻克州郡,只是劫夺贪官污吏的财产,并不伤害百姓,“经过州县,秋毫无犯。”《荡寇志》写呼延灼带兵收复嘉祥、南旺,下令“尽洗嘉祥、南旺两处的百姓,以报昔日背叛之仇”,以致“两处的军民,不论老幼男女,直杀得鸡犬不留一个。”作者接着说:“自此以后,梁山兵马每破了城池,常洗涤百姓。”在作者笔下,梁山军成了一支烧杀抢掠的地道的强盗军队。又如,在《水浒传》中,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位头领,个个武艺高强,身怀绝技,然而在《荡寇志》中,写他们到了猿臂寨的英雄好汉和官军面前,却一个个都变得那么无能、疲软甚至可笑。吴用的智谋,碰到了女诸葛刘慧娘,往往是弄巧成拙,反而招致了失败。神射手花荣的箭射不倒敌方,自己反被女飞卫陈丽卿射死。公孙胜的法术一遇上陈希真的道术便失去效力,束手无策。《荡寇志》中的宋江,只会逃跑和哭泣。至于写宋江失去蒙阴城,又接到一件紧急报告,“急得小便顷刻失了三次”,此等地方已堕入恶趣,形同谩骂。总之,小说对梁山义军及其头领的歪曲和攻击,充分反映了作者仇视农民起义,憎恨人民造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荡寇志》在不惜将水浒英雄人物一笔抹杀的同时,又重新塑造了陈希真、陈丽卿、刘广、刘慧娘、祝永清、云天彪、云龙、徐槐等一系列“正面”英雄人物形象。作者以陈希真父女的命运为主线,开始写陈丽卿遭高衙内调戏,但陈是女中丈夫,她惩罚了高衙内。父女俩为躲避高俅父子的迫害,便离开东京,去山东沂州投靠姨丈刘广。适刘广也遭沂州知府高封陷害,于是陈希真、刘广等被迫到猿臂寨落草。然而,在作者笔下,陈希真却是假强盗,真忠义,“不比别处草寇,他并不拒敌官兵,并不滋扰地方,他一心只指望胜得梁山,作赎罪之计。”后来,猿臂寨军果然处处与梁山作对,赢得朝廷信任,陈希真等不仅获准赎罪,还被赏给“忠义勇士”名号,并授与总管之职。他们与其他政府军一起,最后踏平梁山,活捉宋江等三十六人,献俘朝廷。陈希真等都受朝廷奖赏。实际上,作者竭力加以美化甚至神化的陈

希真、陈丽卿等人并不可爱。如陈希真等攻下兖州后，将孙立、杜兴、石秀活捉。祝永清、栾廷玉等为报祝家庄之仇，将孙立三人挖心祭祖，惨不忍睹。不管作者如何对猿臂寨加以粉饰和美化，赞扬猿臂寨军是真忠义，终因其与梁山对立而得不到读者的同情。

《荡寇志》的创作，首尾凡二十二年，作者在艺术上煞费苦心。鲁迅说："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但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个评价可谓允当。在人物描写上，陈希真、陈丽卿、刘慧娘等人，固然是被过于美化甚至神化了，但性格确是鲜明。如陈希真的老谋深算，对女儿的慈爱，陈丽卿的活泼、开朗以及任性、娇惯，刘慧娘的深沉和聪慧等。小说对陈希真父女的感情渲染较多，真实感人。对梁山上的人物，作者也不可能完全抹煞其七十回前的性格特点，如吴用的谋略，李逵的天真、莽撞等。只是一到猿臂寨的英雄面前，他们便相形见绌了。小说写武松之死，"执棍挺腰，怒目圆睁，踞坐石上"，倒还余威可掬。

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作者也颇具匠心。作者有意与《水浒传》前七十回相对垒：前有宋江三打祝家庄，后有陈希真三打兖州府；前有武松打虎，后有唐猛捉豹；前有王婆说风情，后有孙婆诱奸，叙事犖人，不乏精采之处。比如对唐猛捉豹的神勇描写足可与武松打虎媲美。

由于俞万春青年时代跟随父亲在广东等地宦游，接触了西方的文明、技术，同时他亲身参与了镇压瑶民起义的战事，有实际的经验，因此写战斗、阵法等，都比较真切、具体。小说中除了传统的斗武艺、斗法术，还穿插了近代的斗火器、器械，显示了作者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如"奔雷车"、"火镜"的构想，别开生面。刘慧娘在猿臂寨军攻打新泰城时，运用算筹、标杆、象限仪等，一会测量，一会计算，真实可据。但是，技术上的小补，终不能掩盖观念说教的根本缺陷。《荡寇志》中亦不乏内容矛盾、牴牾，情节矫揉造作，描写夸张怪诞之处。

（傅隆基）

Daoyusheng Zhuan

《刀余生传》 清代小说。作者冷血，即陈景韩，曾任《时报》、《新新小说》主编。发表于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新新小说》第一号，是《侠客谈》中的第一篇。《叙言》中说："《侠客谈》之作，为改良人心社会之腐败也。"

篇叙一少年侠勇的旅客，夜行荒野，被执入于盗窟，目击了盗窟中的设施、机构、训练、操作以及种种酷虐情状，并与盗首披肝沥胆而谈。盗首自述其生平：幼丧父母，屡遭颠沛；初入学界，不久即发现士林之情伪；继入商界，很快又洞悉商人之贪鄙，嗜利忘义，饮鸩止渴，不足远图；再入政界，惟见衮衮诸公互相猜忌倾轧的鬼蜮行径。于是他乃绝望，漫游中国，别寻救国救民之路，希望摆脱现存社会制度的牵累，"常思觅一无此牵累之团体，以验我理想之是否"，终于悟出惟有盗贼一途。九死一生，投身盗穴，却又发现盗界中之腐败，无异于学、商、政三界。直到他被立为盗首，才获实行他的改造计划：立章程、购利器，设机构，有货币库、训练所、营业部、考察部、游学部等，开通各地线路，授资派遣党人经营农、工、商业，设立旅馆、饭店等为联络点，或捐纳为官，又派遣青年留学五洲各国，俨然成一国家雏形。此外还设有牺牲部，根据生存竞争学说，将俘虏来的劣等人种，如鸦片烟鬼、小脚妇、骨瘦如柴者、面无血色者、踱方步者……尽皆杀戮，以实现人种之优胜劣汰，以为"与其听天演之淘汰，不如用我人力之淘汰"。

这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充满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仇恨和绝望。作者所设计的理想王国是一乌托邦，而且充满着血腥恐怖的气氛。手法荒诞虚幻。光绪三十年十一月《新新小说》第3号续载了《刀余生传二》，专叙发生在武汉的恐怖暗杀活动，秘密处死贪官污吏，在黄鹤楼头立竿悬头示众，以及社会纷扰诸情状。

（林 薇）

Dengcao Heshang

《灯草和尚》 清代小说。二卷十二回。一名《灯花梦》，又名《和尚缘》、《奇僧传》等。题"元临安高则诚著"(显系伪托)，"云游道人编次"，"明吴周求虹评"。《姑妄言》曾提及此书，知作于雍正八年(1730)之前。现存清和轩刊本。

燈草和尚傳目錄

元臨安高則誠著

雲遊道人編次

明趨周求謔評

第一回 紅婆子戲法動夫人 楊夫人墮心抱灯草

第二回 三寸和尚成丈六身 四八佳人分六七相

第三回 和尚施法身麻大戰 夫心戀灯草甚交歡

第四回 楊官兒為識情敗露 小和尚貪色亡身

第五回 楊官兒為女兒招婿 李可白新娶妖女

第六回 綠衣郎托燭滴佳人 紅衫女風流奇事

第七回 太上添油官兒魂去 水火大秀士情謀

清抄本《灯草和尚》目录

书叙元至正年间知县杨官儿家事。杨妻汪氏，有女长姑年方十六。一日杨外出游，忽一婆子来其家，以一束灯草，变成三寸长小和尚。至夜，小和尚变为丈六金身，与汪氏及丫环暖玉通。杨发觉，将小和尚撕作三、四段。婆子来，带春、夏、秋、冬四女，救活小和尚。夏姐口吐一男子，与汪氏交合；不久，男子又吐出一女子，复与

相交,变幻莫测。后杨女嫁商人子李可白,又与小和尚相通,淫乐过度而亡;杨与春姐交合,亦亡。汪氏、暖玉又与道士周自如通,汪氏并去杭州寻灯草和尚,经和尚指明因果,嫁与周自如为妻。

小说满纸猥亵,情趣低下。嘉庆十五年御史柏依保奏禁淫书即将其赫然列于禁书之首。 (吴 郑)

Denghua Popo

《灯花婆婆》 宋代话本。佚名撰。又名《刘谏议传》、《龙树王斩妖》。《宝文堂书目》著录,《也是园书目》同,列入"宋人词话"类。《述古堂书目》(抄本)著录,原本已佚,冯梦龙《新平妖传》第一回卷首引有故事节要。故事源出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五《诺皋记》,《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三引,题作《刘绩中》。本篇记唐开元年间,谏议大夫刘直卿(据《酉阳杂俎》原名应为刘绩中)因劾宰相李林甫不中,弃官家居。夫人忧郁得病,夜间叫养娘剔去灯花,灯影中忽出现一个三尺来长的老婆婆拿着仙药来为她治病。当时吃了她的药,病得愈可,但这婆婆却缠住她,要做个亲戚往来。遣之不去,怠慢又不成,若违拗其意,她便施展法术取人心肝。刘谏议私下遣人侦察她的踪迹,并请揭谛神龙树王菩萨呼唤神将布下天罗地网,将她擒住,原来是莺脰湖中的一个猕猴。作品设想新奇,情节怪异,保存着早期话本的风格。

《灯花婆婆》,原为词话体小说,钱希言《桐薪》卷三"公赤"条作了明确记载,天都外臣《水浒传序》中亦说:"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数种",指小说《灯花婆婆》前面的引首有数则小故事组成,而且用诗词写成,故称为"蒜酪"。《新平妖传》只是记录下这则故事的梗概,而绝非词话《灯花婆婆》的原貌。同时,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条)记载了他看到的《灯花婆婆》小说,乃"宋咸淳中揽震泽刘谏议家,遇龙树菩萨降灭",而冯梦龙则改为唐开元年间。 (张 兵)

Dengxia Xiantan

《灯下闲谈》 传奇小说集。佚名撰。《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中兴馆阁书目》小说类著录。《文献通考·经籍考》引陈氏说:"不知作者",当据《直斋书录解题》。《说郛》(重编本)卷三十七选录本书,题宋江洵撰,实无所据。邵章《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误题唐韦绚撰。现存明冯舒抄本、《适园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都源出南宋陈道人书棚本。瞿镛认为"当出宋人所作"(《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张钧衡则说"大约宋初人,犹著于五代时也"(《适园丛书》本跋)。书中《梦与神交》、《僧曾作虎》两篇写到后唐天成(926~929)年间的事,当作于此后。作者自序说是模仿韦绚的《戎幕闲谈》,记载"近代异事",又称李德裕为李太尉,故作者似是五代人。

原书二十篇,各有四字标题,如《榕树精灵》、《桃花障子》、《鲤鱼变女》、《松作人语》等,显示了作者的匠心。大多是神仙鬼怪的故事,《神仙雪冤》和《行者雪怨》两篇则写到了侠客代抱不平的内容。前者叙吕用之强夺刘损的妻子裴氏,虬须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迫使吕用之送还刘妻。这个故事在流传中又有演变,《北窗志异》把主人公的姓名改作黄损和裴玉娥,又融合进了薛琼琼的故事(《情史》引),成为《醒世恒言》第三十二卷《黄秀才徼灵玉马坠》的原型。后者叙一个行者为进士韦洵美从罗绍威手里夺还爱姬崔素娥,情节比较简单,小说里穿插的诗却写得真切动人,很有情致。这两篇都被收入王世贞所编《剑侠传》,但有删节。



虬须叟 选自清刻本《剑侠传》插图

《灯下闲谈》往往在真人实事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如上述吕用之和罗绍威就是唐末的藩镇军阀。又如《松作人语》篇叙贾松遇松仙赠以丹药并预示考试赋题的故事,贾松于光化辛酉(901)年以第八名进士及第,已年逾六十,因此名在五老之列。贾松即以唐末进士曹松为原型,事迹大致相同(《摭言》卷八、《容斋三笔》卷七)。

作者注重诗笔,喜欢在小说里插入诗歌,体现了唐代传奇"文备众体"的特色。《灯下闲谈》中的樟树精、鲤鱼精、飞生虫精也都能写诗,这当然是作者有意的创作。如《湘妃神会》篇是模拟《周秦行纪》并参考《云溪友议》的《云中命》而作的。故事说是濮阳人与崔渥两人在湘妃庙下各题一诗,晚上梦见舜帝二妃召他们去,在殿上设宴款待,并召唤了西施、妲己、桃源洞仙子、洞庭龙女一起饮酒赋诗,情节离奇荒幻,文辞也华丽婉约。作者对唐人小说非常熟悉,显然是见过《周秦行纪》和《柳毅传》等作品,才会写出了这样的仿作。又如《梦与神交》篇,写史松梦见安济王召他代写表章,还插入史松献《夜宴诗》和《赠儵公歌》,表现了作者的文采。《赠儵公歌》咏文英大师的书法,气势粗豪,又代表另一种风格。

《灯下闲谈》是唐代小说的遗响。它继承了传奇体的传统,注重情节和辞章,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华。书

中骈俪化的倾向很重，在对话里大量运用对偶句，都是很整齐典雅的辞令。在这一点上和《传奇》、《三水小牍》等作品十分近似。故事情节很富于传奇性，作者自序说："得之于信厚之士方笔录之。"似乎是实录见闻，实际上恐怕是故弄狡狯，多出于作者的虚构。从风格上看，它上承晚唐传奇的余风，不论作于五代或宋初，都可以视为唐代小说之后比较优秀的作品。

（程毅中）

Di Baoxian

狄葆贤（1873～1921） 近代诗人，文学批评家。字楚青、楚卿，号平子、平等阁主人。江苏溧阳人。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影响，1900年，参加上海维新派人士组织的中国国会活动，继又参加唐才常等的自立军勤王活动，事败东逃日本。1904年回国筹备并主持《时报》事宜，又经营上海有正书局，晚年究心佛学。著有《平等阁笔记》、《平等阁诗话》。

狄葆贤长于诗作。诗话中颇有精当之言、持平之论。对于小说的研究，主要见于《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一文及《小说丛话》中的部分片断。所论多与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艺术性有关。《小说丛话》中"小说与经传"一段，简要概括了小说与经传的关系及差别；《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则就小说创作特点的若干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由此推导出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其他是对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的具体评述。

狄葆贤认为，"东西之圣人"和"东西之才子"，为了"移易人心，改良社会"，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见之于文学的有经传、诗骚、寓言、词曲等。"然经传等书，能令人起敬心，人人非乐就之也。""其中心也深，其刺脑也疾"，"其入人也顺"，更是小说之能事，因此，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几乎"无不乐于遵循，而甘受其利者"。小说之中的佳作，更能"导国民于高尚"。

何以人们都乐于接受小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的小说有"二种德、四种力"又来自何方？狄葆贤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一文中，以"文学之眼观察之"，从小说自身探寻出小说之所以"支配人道，左右群治"的来由。他指出"文章常有两种对待之性质：繁与简，今与古，泄与蓄，俗与雅，虚与实。苟得其一而善用之，则皆可以成佳文。"而小说能"禀后五端（即繁、今、泄、俗、虚）之菁英以鸣于文坛者也。"接着，他就其"五端"一一分析了小说具有其他文学样式所难以比拟的形象直观、真实细致、通俗普及、虚实结合等艺术特点。因此，"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这一论断，就是狄葆贤对小说"妙谛"进行分析、思索而得出的结论。小说位置的跃升，也是小说家位置的跃升，狄葆贤最后把施耐庵、金人瑞、汤显祖、孔尚任的地位置于司马迁、班固、李白和杜甫之上，也就不足为怪。显然，这里也有言辞偏颇之处。

（刘 诚）

Difu Zhi

《地府志》 清代小说。八卷四十回。署葛啸侬氏撰。序称葛啸侬尚著有小说《宦海风波》、《时髦现形记》、《三路财神》、《女学昌明》、《三续济公传》等。《地府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刊行，分为两集。

书叙松江华亭县姚兆南屡试不第，闻上谕废去科举，兴办学堂，遂剪发辫、穿西装，冒充留洋学生，欲借机发财。事不果，姚兆南气绝身亡，魂入阴司，被请入地府学务公所。因毁谤圣门，孔子设讲台与之论辩，姚溜走。阴司变法，新阎王重用买办方蚁为夷部尚书，姚为副职。方蚁豢养有一外国老猿，有英国医士带来转轮机器，方蚁欲借此为老猿投胎到中国富贵之家；又为鬼御史汪楚生换上黑心、洋脑，使之成为没有心肝之人。革命党徐锡麟之魂至，夫子门徒怒打。徐狡猾拍马，亦任夷部副尚书。秋瑾之魂找徐算账，阎王查卷，谓秋瑾之死乃前世报应。英国教主攻打苦海口，令阎王交出转轮投生权、千刀山矿产权、丰都城铁路权。方、徐主张交出转轮权。英国打入阎王殿，掠尽财宝。宋代姚太师、明代顾丞相出卖安徽矿产。阎王答应赔偿军费。阿达克王爷垄断烟膏专卖权。地府乌烟瘴气，包拯向玉帝弹劾阎王任用洋奴扶夷害华。姚畏罪潜逃，被阴阳山好汉捉拿，与老猿、汪楚生同囚入后山深坑。英侦探以开矿炸药救之，复入英军火商门下。包拯再劾，玉帝遣雷电神击毁转轮。姚做了鬼中之鬼；汪世世做学堂看门狗；猿投身为耍把戏乞钱之猴。英教主向英王托梦，从此中英和睦，世界太平。全书以嬉笑怒骂口吻影射社会现实，揭露清末腐败现象而同时又讥刺维新派、革命党，排外倾向明显。全书头绪杂多，人物亦无个性。

（周华斌）

dilishu

地理书 小说流派。始见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他把小说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地理书是其中的第九类，以记述各地山川、物产、风俗为主要内容。刘知幾指出："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并评论说："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刘 葵）

Dixia Lüxing

《地下旅行》 清代小说。不分回。署"女奴戏著"，其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光绪三十四（1908）年十月合众小说社出版，标"滑稽小说"。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女奴骤得一病，医治无效，魂魄

恍恍惚惚飘赴阴间，先到轮回城，次历宦海，由鬼黑无常导引游览冥界十殿。黑无常看在大脚老鬼的份上，收女奴做了"官费生"，然后带她参观。先至一殿魂魄制造所，看到该所采取世上恶浊，再到血污池中提炼十次制成魂魄，发往阳世找做官者躯壳附体。再到二殿看血污池，正碰上阎王派鬼使取池中血污饮用。又到千刀山，看到新鬼都须刺血放入血污池中，黑无常解释说这等于阳世百姓交纳捐税。接着前往三殿枉死城，途中遇鬼白无常，称有一帮外方蛮子来朝见冥皇岳帝，扰乱非常。于是转道四殿看阎王开庭审判，鬼犯贾尚武、闻中蠢因欺世盗名被判处炮烙之刑。又至五殿，先后参观了孽镜台、望乡台、油煎地狱、造心所和换心所。其中造心，换心尤为罕见，造心用秽草污水，换心所换上的有贪心、黑心、歪心、色心、狠心等，却不见良心，但尚有人气。六殿有恶狗村、奈河桥和拔毛、车裂二地狱。第七殿专审盗贼，其中乱投药石的名医詹宋名，因杀人有功，封阳世传教之职；岐黄好手，药到病除的真梁怡发往人间投生。八殿秋瑾喊冤上诉，阎王称"我们这里只仗财势，有财有势可以诬人，无财无势诬不得申"，因此驳回上诉。九殿行刑，鬼犯被开膛换上了狗心，人气全无。又有五官制造所，用柳叶造舌，可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用磁石造眼球，以便吸钱；右耳充炭，拒良言犹如冰炭不容；左耳置乳，宜纳恶言水乳交融。十殿轮回投生，守关者虎头人身，视纳资多少而分贵贱先后，纳多者先放出富贵门，纳少者后放出穷困关。最后泛舟阴阳河，酒酣船漏，二无常云："船漏随他去漏，我们只顾快活。"船家说："人至死时知恨晚，船到江心补漏迟。"既不补漏，也不靠岸，终致船沉，女奴呼救觉醒，沉疴尽除。

作品借阴间之幻写阳世之实，运用漫画笔调，嬉笑怒骂，把各级官僚"对着外人(洋人)装媚脸，对着百姓装狠脸，戴假面做人，留真面目做鬼"，以及恣意吮吸民脂民膏等官场的黑暗腐败乃至整个社会"鬼蜮横行，有天无日"，已无法挽救的现实揭露得淋漓尽致。但艺术上十分粗糙，流于浅露，缺乏深厚的意蕴和应有的文学色彩。　　　　　　　　　　　　　　　　　(杨国学)

Dijun shenhua
帝俊神话　古天帝神话。帝俊其名仅见于《山海经》，他书皆无所载录。关于帝俊本身的材料很少。《海内经》记帝俊曾赐羿"彤弓素矰"，令其救助下国。《大荒北经》则记在卫丘之南有帝俊的一片竹林，其竹"大可为舟"。《大荒东经》又云："有五采之鸟，相向弃沙("弃沙"疑即"婆娑"之讹)，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此言帝俊到下界，与相向婆娑起舞的五采鸟交朋友；他在下界的两坛，也交由五采鸟掌管。帝俊自身的神话，大抵就是这些。

虽然帝俊的神迹见于记载者不多，但他却是《山海经》里最重要的天帝。首先因为他是日月之父。《大荒南经》云："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除日神羲和外，帝俊还有一个妻子，即"生月十有二"的月神常羲(见*嫦娥神话*)。

帝俊在诸神中的显要地位，不仅借重于羲和与常羲这两位贤内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众多杰出的子孙所造就的。帝俊子孙在下界创立了不少国家：在东荒，有其子中容所建的中容国，其孙司幽所建的司幽国，其孙白民所建的白民国，其子黑齿所建的黑齿国等；在南荒，有其子三身所建的三身国，其子季厘所建的季厘国；在西荒，有其子后稷所建的西周国(《大荒西经》)。除了建立大荒诸国，帝俊子孙还是种种文艺技艺的创造者。《海内经》载：帝俊曾孙番禺"始为舟"，番禺之孙吉光"始以木为车"；"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其孙义均"始为巧倕"，"始作下民百巧"；其子后稷"始播百谷"，后稷之孙叔均"始作牛耕"。

帝俊神话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与帝喾、舜的事迹颇有交叉重合之处。帝俊事与舜相合或相近者有三：(1)《大荒南经》言"帝俊妻娥皇"，与舜妻娥皇同。(2)《海内经》言"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即舜子商均(据《路史・后纪十一》："女罃(女英)生义均，义均封于商，是为商均。"此说虽晚出，当亦有所本)。(3)《大荒北经》言及"帝俊竹林"，其竹之大可以为舟，而舜之二妃也有关于竹林的神话传说，如《博物志・史补》："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神异经・南荒经》："南方荒中有涕竹，长数百丈，围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船。"涕竹当即所谓湘妃竹。帝俊事与帝喾相合者有二：(1)《大荒西经》以后稷为帝俊之子，而《世本・帝系篇》则云帝喾"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大戴礼・帝系篇》及《史记・周本纪》也作如是说。(2)《大荒南经》言帝俊有子名季厘，而《左传・文公十八年》则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其一名季狸(厘、狸二字音同，季狸当即季厘)。帝俊与帝喾、舜相糅混的情形，似可表明他本是古代东方部族所尊奉的上帝，后因受到历史化才成了下界人王。

(李少雍　王晋萍)

Dianshu Qitan
《电术奇谈》　清代小说。又名《催眠术》。二十四回。署"日本菊池幽芳原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即吴沃尧)衍义"，"知新主人(即周桂笙)评点"。发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至三十一年六月《新小说》第八至十八号，标"写情小说"。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1923年3月又由世界书局出版。

本书是根据日本小说原著改写而成。卷末我佛山人《附记》云："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话，冀免翻译痕迹。""凡人名皆改为中国习见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国地名。""书中间有议论谐谑等，均为衍义者插入，为原译所无。"可见作

者实际上进行了再创作。

书叙英国技师喜仲达在印度采矿，与高兰酋长之女林凤美相爱，但是由于阶级、种族、宗教的不同，难图婚姻。仲达返英，凤美一往情深，相随远渡重洋。船抵留安，凤美暂寓客栈，仲达只身前往伦敦，欲向大牧师求取结婚允许状。临别凤美以珠宝一箱赠仲达，中有镂花金镯一副。仲达寓友人医学士苏士马家。士马素习催眠术，自炫其能，误用电将仲达击毙。士马弃尸于河，囊卷仲达珠宝钱钞，潜逃于法。凤美久等仲达不归，追寻至伦敦，托侦探甄敏达访查，杳然无踪。凤美抑郁独居，几为奸人所骗，轻生投河，幸被报贩钝三所救。钝三面目歪斜丑陋，但对凤美忠恳肫挚。凤美易名李赛玉，侧身梨园，名噪一时，法国戏院以重金聘至巴黎演出。苏士马一见销魂，以镂花金镯相馈。凤美大惊，原来正是自己当日赠与仲达之故物。士马谋财害命之迹败露，自杀。钝三触电，忽然恢复本相，原来他就是喜仲达，当日并未死，只是声貌改变，迷失本性，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本书熔言情小说与侦探小说于一炉。情节诡奇，扑朔迷离，有草蛇灰线、匣剑帷灯之妙；叙情处，秾冶绵密，开近代通俗娱乐小说之先河。

（林　薇）

Ding Bingren

丁秉仁　见《瑶华传》。

Dingxinfu Zhuan

《丁新妇传》　东晋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五《丁姑祠》条。明人纂辑《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杂传家类)，裁篇别出，伪作今题，并嫁名吴殷基撰。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撰人因袭未改。

故事写全椒县丁新妇(魏晋时妇女的通称)，不堪忍受婆婆的虐待，于九月九日自缢。死后成神，常常显灵助人，并倡言九月九日妇女不用做事，以慰平日勤劳。丁本丹阳人，后还江南，人称丁姑，为立庙，九月九日也就成为民间节日。这个故事一则因为主人公有着痛苦的经历，二则因为倡导九月九日节，很能够反映劳动妇女的感情与愿望，可谓一篇优美的民俗传说。

（许逸民）

Ding Yaokang

丁耀亢(1599～1669)　清代小说家。字西生，号野鹤。山东诸城人。出身明季仕宦之家，“弱冠为诸生，走江南，游董其昌门，与陈古白、赵凡夫、徐闇公辈联文社。既归，郁郁不得志，取历代吉凶诸事类，作《天史》十卷”(《乾隆诸城志》)。丁耀亢少负隽才，时逢明末乱世，忧国忧民之心甚切。顺治四年(1647)入京师，后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与当时京城名公卿王铎、刘正宗、龚鼎孳等人结交，日赋诗“陆舫”中，声名大噪。顺治十一年官容城教谕，任职四年间作有诗集《椒邱集》二卷。顺治十六年迁惠安知县，越年即以母老告退。

丁耀亢创作长篇小说《续金瓶梅》始于何时尚待考证，然顺治十七年即已成书。此书西湖钓史序署时为“顺治庚子季夏”，书前载丁耀亢《〈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序》署时为“顺治庚子孟秋”，可证至迟在顺治庚子十七年季夏已经完稿。次年即顺治十八年板行问世。康熙四年(1665)丁耀亢以此书获罪下狱，《归山草》有《乙巳八月以续书被逮，待罪候旨，至季冬蒙赦得放还山，共计一百二十日。狱司檀子文馨，燕京名士也，耳予名，如故交，率诸吏典各醵酒，三日一集，或至夜半，酣歌达旦，不知身在笼中也。各索诗纪事，予眼昏作粗笔各分去，寄诗志感》诗，诗中说“莫轻谈往事，一醉颂升平”，透露出获罪原因。丁耀亢被监四个月放出，但《续金瓶梅》却遭禁毁。丁耀亢一生著述颇丰。诗作有《丁野鹤诗抄》十卷(包括《陆舫诗草》、《椒邱集》、《江干草》、《归山草》、《听山亭草》五种)，其诗集《逍遥游》因“中间违碍之语甚多”(《清代禁书总目》)在乾隆时遭禁毁，为《四库全书》所不录。此外还有《天史》十卷、《出劫纪略》一卷、《家政须知》一卷以及传奇六种：《西湖扇》、《化人游》、《蚺蛇胆》、《赤松游》、《非非梦》、《星汉槎》。

（石昌渝）

Dingsheng Wannianqing

《鼎盛万年青》　见《万年青》。

Dingming Lu

《定命录》　唐代志怪小说集。吕道生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二卷，注：“大和中，道生增赵自勤之说。”吕道生，当为文宗时人，生平不详。

《定命录》为增订赵自勤《定命论》而作，但只有二卷，似为《定命论》之补编，而《太平广记》只引有《定命录》而无《定命论》。原书失传。《太平广记》及《绀珠集》(卷七)、《类说》(卷十二)等引有佚文，多记宿命前定故事。如《袁天纲》条(《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一)历叙袁天纲所相诸人，无不应验(见《袁天纲外传》)。《安禄山》条(《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二)记安禄山醉卧，化为猪龙，唐玄宗谓其无能作为，终不杀之。《卖䭔媪》条(《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四)记马周孤贫落魄，至京住于卖䭔媪店中，李淳风、袁天纲皆云此妇大贵，马周娶之为妻，后官至宰相，妇为夫人。这个故事即《古今小说》卷五《穷马周遭际卖䭔媪》所本。余则情节比较简略，多不足取。

（程毅中）

Dingming Lun

《定命论》　唐代志怪小说集。赵自勤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十卷。赵自勤，字里不详。《新唐书》注：“天宝秘书监。”天宝十二年(753)自水部员外郎出为括州刺史(《全唐文》卷四百零八小传)。《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七《潘玠》条引《定命录》云，自勤曾官拾遗。又卷二百二十二《马生》条云，天宝十四年赵

自勤合入考，有瞽者马生谓当自六品即登三品。至冬，有敕赐紫。乾元二年(759)又遇马生，所言年寿及为官，与前说相同。如属纪实，赵自勤当活动于玄宗、肃宗时期。著有《三命测神歌》一卷，见《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二五行卜筮类。《定命论》原书失传。吕道生增补其书，撰《定命录》二卷。 （程毅中）

Dingqingren

《定情人》 清代小说。十六回。全称《新镌批评绣像秘本定情人》。不署撰人。首序署"素政堂主人题于天花藏"。在天花藏主人诸书中，唯此序署名与常见之"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不同。

清刻本《定情人》序

书叙四川双流县宦家子弟双星与浙江绍兴府江蕊珠的婚姻事。双星早年丧父，老母央人作媒，希望他早日娶妻生子。但双星发誓，"若不遇定情之人，情愿一世孤单。"游学至绍兴府，住在退职少师江章家中，遇江蕊珠小姐，两人情投意合，私订婚约，江章招双星为婿。邻县赫公子曾向蕊珠求婚，因江家拒婚，遂买通姚太监，选江蕊珠入宫，江蕊珠投水守身殉情。双星考中状元，屠驸马欲招为婿，双星拒绝，屠驸马遂派他出国履险。双星不辱使命，因功受封，知蕊珠未死，有情人终成眷属。作品描写了一对忠于爱情的典型，集中表现了当时的进步婚姻观念的两个积极方面：一是男女自主，一是强调定情。作者认为，婚姻的决定条件是得到能定情之人；一旦定情，则海枯石烂，其心不变。本篇艺术描写比较细致，在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是较好的一部。今存清初刻本和乾隆翻刻本。 （林 辰）

Dingshan San Guai

《定山三怪》 宋代话本。佚名撰。即《警世通言》卷十九《崔衙内白鹞招妖》，题下原注云："古本作《定山三怪》，又名《新罗白鹞》"。篇末又云："这段话本，则唤做《新罗白鹞》、《定山三怪》"。缪荃孙说是篇原收入《京本通俗小说》，因其"破碎太甚"而"未敢传摹"。

本篇叙唐玄宗时崔丞相的儿子崔亚，携带着御赐的新罗白鹞，到定山游猎，先是在路边酒店中发现酒缸内都是血水，继而见草丛里走出一只红兔儿，急放鹞子追赶，后在山腰遇上了一个一丈长短的骷髅，正在玩弄鹞子。他拿弹弓打去，骷髅和鹞子皆消失。傍晚崔亚到一庄院求宿，所见主人乃是早先酒店中的酒保和一个穿红衫的女子。饮酒间，女子向崔亚表达了爱慕之情。此时，女子的父亲回来，正是山上的骷髅，骷髅要把崔亚劈腹取心，吓得崔亚连夜逃出定山。三月后，崔亚在家中后花院乘凉，忽见那女子来到，与崔在书院同居数日。后被崔丞相察觉，请来罗真人作法，才知那酒保原系大虫(虎)，女子为红兔儿，而骷髅则为晋代的将军所变。自此，定山太平无事。此篇情节怪异，无非以惊险炫人耳目，而语言生动流利。全篇八千余字，竟镶嵌入了二十余篇诗词韵语，和《洛阳三怪记》、《西湖三塔记》等同属词话体小说。 （张 兵）

Dongcheng Laofu Zhuan

《东城老父传》 唐代传奇小说。陈鸿祖撰。大约作于唐宪宗元和五年(815)或稍晚，作者生平无考。文中四处自称"颍川鸿祖"。《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俱题陈鸿撰，似据同一底本来源的沿误，不足为凭。明刻本《虞初志》卷七、《全唐文》卷七百二十均题陈鸿祖撰。今从本文，题作陈鸿祖撰。

《东城老父传》叙贾昌幼年以斗鸡得宠以至晚年落魄本末，并与玄宗朝政治兴衰紧密相连，条贯秩然，有如《长恨歌传》。本篇以作者采访东城老父贾昌一生经历的传记形式，评论玄宗朝的政治得失，内容和态度比《长恨歌传》具体而鲜明。文中说玄宗李隆基为藩王时喜欢斗鸡，即位后建立鸡坊，置鸡坊小儿五百人，沉溺于斗鸡之戏。而"上之好之，民风尤甚"，王侯贵戚们也都不惜破产买鸡。贾昌因对鸡"驯扰教饲"有方，被召入鸡坊为五百小儿长，"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乃至他父亲归葬时官府差夫为他送丧，时号"神鸡童"。当时民谣对此进行了讽刺："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作者指出："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把安史之乱的起因归结为宿命先兆，不免浅陋。至于作者寻问开元治乱之由，贾昌回忆开元遗事如张说领幽州时每年都向朝廷送大批绸布，然而"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好玩而已"；以及"开元取士，孝悌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都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混乱，极为真实，且有借古鉴今的意义。

小说中的贾昌似信有其人，他七岁弄木鸡，被召为鸡坊小儿，二十三岁娶妻生子，至天宝十五载，时年四十四岁，在鸡坊首尾三十八年。他是这类朝廷豢养的寄生者的代表。作者通过人物自叙，回忆自己的一生，来完成人物的形象。贾昌从前期的帮闲小丑，到后期成了皈依佛门的教徒，认识上有了较深刻的转变。作者善于以小见大，从一个人物身上体现出国家的兴衰。尤其是贾昌以昔喻今一段，语颇凄凉。宋代洪迈说："读此传，玄宗全盛，俨然在目；至写昌一段，去国失宠，尤足寓凄感也"(《说郛》重编本)。很足以说明本篇的特色。

（侯忠义）

Dongfang Shuo

东方朔(公元前 154～前?)　旧题《神异经》、《十洲记》的作者。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一说南阳步广里(今河南南阳)人(《世说新语·规箴篇》刘孝标注引《朔别传》)。《洞冥记》卷一称“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时景帝三年也。”《东方朔传》所载同。若所说可信，则生于公元前 154 年。卒年难以确证，约与汉武帝同时。



东方朔自幼父母双亡，潜心苦读，博通诗书、兵法、击剑、射覆。汉武帝即位，征天下举贤良方正、文学材力之士，东方朔上书自荐，遂得待诏公车，后稍亲幸，待诏金马门，历常侍郎，官至太中大夫。他极善言辞，出语幽默滑稽，常侍武帝左右，诙谐调笑，号称“滑稽之雄”，间能直言切谏，但终与枚皋、郭舍等为伍，被视为俳优不得重用。因此他玩世不恭，自称“避世于朝廷间者”。

东方朔长于文学，著有诗歌、辞赋多篇。著名的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七谏》、《诫子诗》等。明汪士贤辑有《东方先生集》一卷(《汉魏诸名家集》)。

一些志怪小说(如《神异经》、《海内十洲记》)及方术杂占(如《感应经》、《岁星》、《梦书》)之作，乃托其名以传世。《史记·滑稽列传》、《汉书》卷六十五有传。

(卢仁龙)

Dongfang Shuo Zhuan

《东方朔传》　六朝小说。《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八卷，不题撰人。《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与《隋志》相同。宋以后不传。《五朝小说》及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一百一十一收此书，一卷，题汉郭宪撰。清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收此书，入子部小说家，亦题郭宪撰。

考《后汉书·方术传》载郭宪事，未言著有《东方朔传》。《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引录，均不题撰人。而《太平广记》卷六《东方朔》注云“出《洞冥记》及《别传》”，是此书为隋以前人撰，而托名郭宪，真正的作者今已不可考。

东方朔汉代号称滑稽之雄。他在世时，所传事迹颇多传奇色彩，汉以后志怪杂事小说中，遂多以东方朔为中心人物进行铺叙阐衍，此书盖亦其类。考《五朝小说》、《说郛》所录《东方朔传》，实即《太平广记》卷六《东方朔》条，共有八则故事，其中七条文字完全与《汉武洞冥记》相同，则此篇显系后人由《汉武洞冥记》所载东方朔传奇事迹别裁而成，已非《隋志》所载原本。又《世说新语》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文字，有不见于《太平广记》本者，说明此书仍有佚文可以辑集。

(卢仁龙)

Donghan Tongsu Yanyi

《东汉通俗演义》　明代小说。十卷一百四十六则。一名《东汉演义传》。全称《重刻京本增评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题金川西湖谢诏编集，金陵周氏大业堂评订。首陈继儒序。又日本内阁文库藏《东西汉通俗演义》本，八卷一百二十五则，始削去撰人姓名，易以袁宏道序。题剑啸阁评。又金陵书业堂刊《东西汉全传》本，全称《新刻剑啸阁批评东汉演义传》，九卷一百一十六则。至上海广百宋斋光绪十八年(1892)校印本，改为十卷一百二十六回。



明刻本《东汉通俗演义》插图

首叙王莽出身，至平帝即位，进女为妃，遂得专宠。后用毒酒灌死平帝，篡夺帝位。然后写东汉十二个皇帝的更替，而着意于光武中兴。依《全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传志》之框架，稍作补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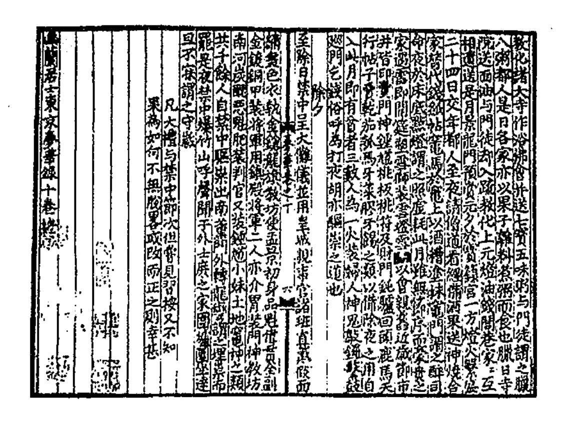
(吴　敢)

Dongjing Menghua Lu

《东京梦华录》　史料笔记。十卷。宋孟元老撰。孟元老，号幽兰居士。据《宋会要辑稿》及苏辙等人著作，可知他是北宋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的族人孟钺，曾任开封府仪曹，北宋末叶在东京居住二十余年，晚岁追忆旧京的繁盛而写成此书。

此书备载国家庆典、民间琐事。“京瓦伎艺”、“元宵”诸条，描述京师诸瓦、左右军、教坊属下艺人在节日庙会、勾栏瓦舍演出百戏的盛况，反映了市民各阶层的文化娱乐生活。书中对诸艺人专擅进行分类，讲史列出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五人，小说列出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六人，“外入”列出孙三神鬼、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其他还有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等，为较后的《都城纪胜》、《醉翁谈录》诸书关于说话、话本更缜密的分类奠定了基石。

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6)，与《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四种合



元刻本《东京梦华录》书影

为一册。另有中华书局版邓之诚注本(1982)。

（孔宪易）

Dongou Nühaojie

《东欧女豪杰》 清代小说。五回,未完。署“岭南羽衣女士”著,“谈虎客”批。初发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至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新小说》第一～五号。标“历史小说”。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一卷》(1960,中华书局)。

羽衣女士,即罗普,别号披发生,康有为的嫡传弟子。冯自由《革命逸史·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云:“罗普,字孝高,顺德人,康门麦孟华之妹婿也。戊戌东渡留学……新民丛报社出版之《新小说》月刊中,有假名羽衣女士著长篇小说,曰《东欧女豪杰》,叙述俄国虚无党谋刺专制君主之为国牺牲,及女杰苏菲亚之慷慨义烈,绘声绘影,极尽歌颂之能事,最为脍炙人口者,即出罗氏手笔。”谈虎客,即扪虱谈虎客韩孔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三十:“吾少年同学中,相与共晨夕最久者,惟番禺韩孔厂布衣,即其著述自署扪虱谈虎客者是也。”

本书写俄国虚无党人反对专制政府的活动。书中首叙一中国姑娘华明卿,游学瑞士,结织了很多流亡瑞士的俄国虚无党人,从而知悉俄罗斯女豪杰苏菲亚的生平。苏菲亚出身天潢贵胄,因不满俄国黑暗暴政,慨然以救世为己任,组革命团,到民间去,改装贫家女子,风尘仆仆,奔波于农村、矿区、工厂,演说鼓动,躬蹈艰难困厄而不辞。小说只写到苏菲亚在佐露州被捕,党内同志晏德烈往谋营救等情事,仅为全书序曲而已。书中激烈掊击专制政体扼杀天赋自由;严厉批判君权神授、“朕即国家”诸谬说;辛辣嘲讽那些在课堂上鼓吹“媚兹一人,正是爱国的第一要着”的大学教习。书中介绍了俄国虚无党的主张,作者反对过激,倾向于君主立宪政体。

小说着力表彰了苏菲亚以身殉义、甘弃荣华、百折不挠的自我牺牲精神。小说发表后轰动一时,时人多有唱和诗作。

（鲁　戈）

Dongpo Jushi Foyin Chanshi Yulu Wenda

《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 宋代话本。又名《东坡问答录》,简称《问答录》。有日本内阁文库藏旧抄本、《宝颜堂秘笈》本。佚名撰。有的学者认为是南宋瓦舍说话人“说参请”的话本;有的则认为“盖明以来好事者之所为”。《野客丛书》卷十九曾引此书,当为南宋作品。《宝颜堂秘笈》本有明万历辛丑(1061)赵开美序。

此书分二十七段,主要内容是苏东坡与佛印互相嘲弄,完全是一种游戏文字,其事荒谬无稽,其辞多鄙俚猥亵,而以“语录问答”为名,所以被认为是说参请者的话本。《问答录》虽以佛印禅师为主要人物,但实与佛法无关,且讲到许多酒令和谜语。如《纳佛印令》、《佛印纳东坡令》、《与佛印起令》、《因月素行令》、《宴同官行令》、《借意状物名令》等条,可为“与起令随令相似”的合生作旁证。其中记东坡的“闲忙令”,也可与杨大年改“闲忙令”相参照(《湘山野录》卷上)。又如《与佛印商谜》、《佛印与东坡商谜》、《佛印与东坡斗说》等条,似即南宋说话人商谜的资料。书中《坡妹与夫来往歌诗》条即明代话本《女翰林》(《醒世恒言》卷十一《苏小妹三难新郎》的底本)所本。《醒世恒言》卷十二《佛印师四调琴娘》中也采用了《问答录》的《与佛印嘲戏》、《纳佛印令》两条素材。其后有《宋文忠公苏学士东坡诗话》,即据《问答录》而又加增饰,现存清二酉堂刻本。

（程毅中）

Dongpo Shihua

《东坡诗话》 清代小说。二卷不分回。不著撰人。首页题为《新编宋文忠公苏学士东坡诗话》,题签称《东坡先生诗话全集》,牌记称为《佛印问答精镌绣像东坡诗话》。清二酉堂刻本。上卷首图一幅,所绘人物右为东坡,中为佛印,左或为山谷,有二童捧酒司炊。下卷首图一幅,所绘人物为东坡与友人在庭院谈笑,侍妾婢女数人。原为郑振铎西谛藏书,现藏北京图书馆。

此书为小说体制的诗话,并非诗评体的诗话。书开篇引邵康节诗称颂宋仁宗时为盛世,接叙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家世,然后言明编撰大旨,称其“父子兄弟一时同居翰苑,文采风华昭耀当世”,“一时文学之友有秦少游、黄山谷、米元章之流,方外之士有佛印、参寥之辈,名姬有朝云、琴操之美,弟有子由,妹有小妹,皆极一时之才,与东坡朝吟夕韵,笑傲词场,留连诗酒,文集诗篇,不能尽述。今特纪其可佳可乐之句,清新逸韵之言,以供清玩耳。”小说体《东坡诗话》与诗评体《东坡诗话》实为二书。惜学界对此明辨不足,对《郡斋读书志》何以在小说类收入诗评体《东坡诗话》,又该志在小说类与《太平广记》、《补妒记》等列为同类的《东坡诗话》是否即是《说郛》所录的诗评体《东坡诗话》,均未产生疑义。至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诗话”孰先孰后,待考。

今存小说体《东坡诗话》,既称“新编”,又称“东坡先生诗话”、“佛印问答精镌绣像东坡诗话”,除其与《郡

斋读书志》所载宋本关系尚待进一步考索外，现存《东坡问答录》、元人陈秀明所辑《东坡诗话录》及并存的《东坡文谈录》等书可以为小说体《东坡诗话》的演变提供一些线索。《东坡问答录》又名《东坡佛印问答录》，现存于明人陈继儒所编《宝颜堂秘笈·普集》中。明刊本在书前收有万历间赵开美为刊行此书撰写的题辞，《宝颜堂秘笈》的民国间石印本一仍其原。孙楷第在日本内阁文库所发现该处所藏的旧抄本《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一卷，与《宝颜堂秘笈》本《东坡佛印问答录》"为一书，目亦全同，唯标目间异数字"，缺赵开美题辞。值得注意者，《东坡佛印问答录》这些刊本、抄本与小说体《东坡诗话》所记故事大多数相同。由此可知，二酉堂本小说体《东坡诗话》有几种不同书名的称谓，并非偶然。新编时可能吸收了前人遗留有关东坡诗话趣闻逸事的一些著述，凡集中编述过此类材料的如宋人笔记及可能有的宋本此类诗话残卷，元人陈秀明的《东坡诗话录》、《东坡文谈录》，明人王世贞的《苏长公外纪》、顾道洪的《东坡先生遗事》，以至清人黄观于乾隆间所辑的《东坡先生别传》等，都有与小说体《东坡诗话》所述相近的材料，唯详略与诗话情节涉及的人物关系间有不同。与之联系最密切，可以从中看出《东坡诗话》这一小说在艺术结撰上留下大量借取痕迹的，首推《东坡佛印问答录》，其次就是吸收冯梦龙《醒世恒言》中《苏小妹三难新郎》、《佛印师四调琴娘》与同为冯梦龙编的《古今谭概》中《苏小妹》、《六眼龟》、《虱辨》诸条的写法。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就说《东坡问答录》"记东坡与佛印赠答诗词及商谜行令，均俳调之词。谓秦少游为东坡妹婿，所载东坡妹与夫来往歌诗，冯梦龙《苏小妹三难新郎》篇，即全采之。然诗实俚拙之至，无足观也。"他注意到日本藏抄本《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第一则中"神庙"二字提行，未究叙宋事作此例与宋神宗的关系，只说"今不能定其时代。或宋元以来里巷相传，有此等语；后以俗人又造作诗词，从而增益之，因有此本，亦未可知也。"他推测出自宋元的传述，也就意味着其中记述会早于冯梦龙。但他未谈及与郑振铎所藏小说体《东坡诗话》与《东坡问答录》的比较。可能因为未见此书，使他的推测未能成为进一步的探究。近人张政烺曾认为《东坡问答录》即是南宋瓦舍说话人说参请的话本，胡士莹则以为所述为嘲谑故事，与参禅悟道不类。尽管有此异见，他们也都认为《东坡问答录》出现较早。胡士莹还认为清京都二酉堂刊行的小说《东坡诗话》，"内容叙东坡和佛印、刘贡父、陈季常、秦少游、苏小妹、朝云等逸事，系集许多小故事而成，并杂以酒令、诗谜、拆字格及回文等等，虽亦有诗有话，已和宋人诗话之只叙一事者不同，实非话本体。"此说实指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相比，小说体《东坡诗话》尚无贯串全书的故事。此点确系其特征，但此作与《东坡问答录》的不同就在已经运用苏氏父子家世串叙等方法，使许多小故事有了以苏东坡一家活动为主线的大致统一的头绪，故事虽多，并非全为散珠，仍当以话本小说看待。

书中以东坡为主要人物而演述的故事，大约有三类：一类是在东坡传记、作品集及有关史料笔记中查有实据而略加润饰的；一类是虽有时人传闻记述，但附会甚多的；一类是于传记、史料并无所据，而由传说、想象增益其事，敷演趣闻的。第一类如咏桧诗、狱中致子由诗二首有关故事，虽有润饰，字句与其他记载也有个别差异，但大致可信。第二类如东坡问佛印："金刚为何身大而斋供不及？"佛印回答："彼司门户，恃势仗威，有何功德而享斋供耶？"多种记载止于如此内容对话。小说又增加了东坡作一首咏金刚诗的情节，从而使这一故事更显得头尾完整生动，增强了讽谕力量。第三类所占分量颇多，包括苏小妹三难新郎、苏东坡与小妹等人对诗联句等故事，属于在传说基础上的发挥，确有许多不足观的诗文联句，也颇有些机智、巧妙的文采流露。在这一类故事中，原来见于《东坡佛印问答录》而有些庸俗趣味的，在新编小说体《东坡诗话》中未曾收录和演述，如东坡用谐音嘲骂求教的诗僧，东坡、佛印与子由用联句嘲咏在水边洗脚的妇女等就是。此点可看做"新编"本的优长之一。有的加工使吸收来的故事更为生动，从而更多地超出笔记或原小说的记述，但也显出了加工者的时代印迹。《东坡问答录》有佛印与东坡应对的墨斗谜诗，小说《东坡诗话》中不但有苏小妹与东坡、少游各咏墨斗的谜诗，而且有苏小妹作的总括评议式的诗："三谜皆相似，文人逞化工，轻轻弹墨线，语意一般同。"增此诗为了显示苏小妹这一虚构人物的才华，但"化工"这一鉴赏尺度的提法是由李贽在评点《西厢记》时所记。由此可知小说《东坡诗话》新编本确在《东坡问答录》之后，也在李贽评《西厢记》之说流行之后。

（杨　扬）

Dong-Xijin Yanyi

《东西晋演义》　明代小说。十二卷五十回。杨尔曾编。封面书题《新刻绣像东西晋演义》，目录书题《新镌出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书鼻《两晋演义》。序不署名，即为雉衡山人序。雉衡山人即杨尔曾，字圣鲁，又号夷白主人。浙江钱塘人，生平不详。撰有《韩湘子全传》，并刊刻有通俗作品《海内奇观》等。据序，知此书成于《金瓶梅词话》之后。第一回前记年代起讫，东西晋不分叙，较《东西两晋志传》为详，自"王濬智取石头城，拓跋诘汾逢王女"起，至刘裕受禅止，三分之二以上篇幅讲东晋部分。此书回目为偶句，颇为工整。与《东西两晋志传》是内容相近并行的两部小说。风格雅驯，几乎无一字无来历，是讲史小说中较好的一部。

现存明三台馆本、武林刻本和清敬书堂复明本。

（吴　敢）

Dong-Xi Liang Jin Zhizhuan

《东西两晋志传》　明代小说。十二卷三百四十七则。全称《新锲重订出像注释通俗演义东西两晋志传》。

首有雉衡山人序，知为杨尔曾编。

本书正文前有两晋、十六国纪年。每卷记年代起讫。东晋八卷，西晋四卷，东西晋分叙，不标回数。西晋一百一十六则，叙至愍帝平阳遇害，晋王即位止；东晋二百三十一则，叙至宋公受禅止。则目为单句，七字，整齐划一。小说据史料与讲史改编而成，敷演两晋历史。叙述虽为简略，但对统治阶级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擅权专政，党同伐异，以及他们的穷奢极欲、荒淫放恣的描写，颇有认识价值。不足之处是文笔粗略，形象简单。

现存明万历四十年周氏大业堂原刻本、尺蠖斋覆刻本和伦敦博物院藏碧梧山房刊本等。

（吴 敢）

Dongyang Yeguai Lu

《东阳夜怪录》 唐代传奇小说。原载于《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不著撰人。传文始云："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洙自云……"由此来看，作者当即为王洙。《虞初志》、《合刻三志》、《说郛》（重编本）、《唐人说荟》、《唐代丛书》自《太平广记》收入此文，均题作唐王洙撰。明清稗丛虽常妄加撰人，此则得其实。王洙事迹除其自述者外，余不详。徐松《登科记考》即据本文定其登第之年。

此文自称"前进士"，知当时作者还未获得公府征辟，所以可能是在元和十三年(818)春进士及第不久以后所作。所叙故事是元和八年秀才成自虚的一段奇遇。成自虚自称雪夜投宿渭南县东阳驿南佛庙，遇老病僧智高（又称高公），俗姓安氏，生在碛西。随后有前河阴转运巡官试左骁卫胄曹参军卢倚马（又称曹长）、桃林客副轻车将军朱中正（又称朱八、朱八丈）以及敬去文、奚锐金四人偕来，一起诵诗论谈。后来苗介立（又称苗十）、胃藏瓠胃藏立兄弟相继来聚。晓钟发而诸人俱失，但觉臊腥扑鼻。成自虚在舍内外见到橐驼、乌驴、老鸡、驳猫、二刺猬、牛、犬，方悟夜所见者即此八个怪物，自此丧魂失魄者数日。

此事纯出虚构，而主人公成自虚观其名即知为子虚乌有之类。作品的构思特点是用"谐辞隐言"隐示动物。全文充满谐趣和讥讽，是谓"滑稽"游戏之作。八个精怪的姓名、外形、职衔、经历都具有暗示性。智高是橐驼怪，高言其身高，驼峰俗称肉鞍，故云姓安，驼出西域沙漠，故云生于碛西。卢倚马乃驴怪，卢(盧)、马(馬合为驴(驢)字，所谓前河阴转运巡官是说它前曾为河阴官府往返运输，所谓曹长、胄曹参军是暗示驴在食槽吃草料，传文说它着皂裘、背及肋有搭白补处是说黑毛而有白斑。朱八乃牛怪，朱字去八即牛字，牛字居于朱字之正中，故称朱中正，桃林客取《尚书·武成》"放牛于桃林之野"之意，副轻车将军言其职在驾车。敬去文是犬怪，敬字去文为苟，音谐狗字。奚锐金是鸡怪，鸡(鷄)字左旁为奚，锐金言其有金距之锐。苗介立乃猫怪，猫字去犬旁为苗，介立言其蹲立之状，五五为十，五五谐音呜呜猫叫之声，故又称苗十。胃氏兄弟乃刺猬，胃猬同音，二猬分别藏身于破瓠、破笠中，故名藏瓠、藏立。另外还提到曹州房、乌大、扶风二兄、吾家龟兹，也是用同样方法隐指犬、猪、马、骡。八怪的言谈应对和吟诵，也都巧妙地暗示着各自的本相。例如卢倚马吟道："日晚长川不计程，离群独步不能鸣。赖有青青河畔草，春来犹得慰(喂)羁(饥)情。"分明是一条影射长途跋涉拉车运粮的毛驴的诗谜。这样的机关在文中处处埋伏，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其法无非谐音、双关、拆字、用典，耐人品味揣测，饶有趣味。原文有十几处注语揭出隐语的含义，有助于读者体味，不过并未揭露无遗。注语不像作者自加。

此类文字游戏技术古已有之，"荀卿《蚕赋》，已兆其体"（《文心雕龙·谐隐》），刘宋袁淑《俳谐文》（《艺文类聚》、《初学记》引）用隐喻和拟人的方法以鸡、驴、猪、猴等禽兽为戏，后来梁代沈约的《修竹弹甘蔗文》（《艺文类聚》）、后梁韦琳《䱇表》（《酉阳杂俎》卷七）等均属这类游戏笔墨。六朝志怪中也常借名字外貌服饰暗示精怪本相，唐人张荐《灵怪集·姚康成》等作更是自觉运用此法，诙谐成文。韩愈作《毛颖传》，本袁淑《俳谐文》而参照小说，以拟人法写兔毫笔。王洙此作显然是接受了《姚康成》、《毛颖传》的影响，推波助澜而至于极，创造了传奇文独特的一格。其后《玄怪录·元无有》、《宣室志·张铤》、《传奇·宁茵》都是承其余绪。《文心雕龙·谐隐》认为不能"空戏滑稽"，应当"意归义正"，《毛颖传》即是如此，而这一类小说作品却并无多少寓意，所以前人曾批评说"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称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实为偏颇之见。"空戏滑稽"不必一定取乎"意归义正"，供读者赏玩品味获得趣味感、愉悦感也是一种审美目的。这类作品在唐代的出现实际反映着唐人小说观念的一种变化。到明代，尚有李昌祺《剪灯余话》中的《武平灵怪录》模拟王洙此作，不过仅得其皮毛，已失去那种笔墨酣畅、妙语横生、"野兴苍然"（《虞初志》评语）的风姿气韵。

（李剑国）

Dongyou Ji

《东游记》 明代小说。二卷五十六则。又名《东游记上洞八仙传》、《东游八仙全出身传》。全称《新刻八仙出外东游记》。题"兰江吴元泰著，社友凌元龙校"。卷首有余象斗《八仙传引》。

书叙八仙得道原由，中心则为八仙赴王母蟠桃会后渡海而归，因蓝采和而与龙王大战，先以火烧东海，复移泰山填洋，极仙家幻变之能事，甚似《西游记》之孙悟空大战天宫。八仙传说，首见于元杂剧，明陈仁锡《潜确类书》有记，至本书始臻周全。然文白夹杂，东抄西袭，结构疏漏，文字拙劣。小说中称齐天圣手持铁棒，英

雄无比，可见成书于《西游记》之后。

现存明刻本。英国博物院藏明刻残本，上卷二十九回，下卷二十七回。又有清嘉庆十六年(1811)《四游记》本等。简称《东游记》的小说，还有明方汝浩之《扫魅敦伦东度记》、清代顾道民之《狐仙口授人见乐妓馆珍藏东游记》。　　　　　　　　　　　　　　　　(吴　敢)

Dongyou Ji

《东游记》　清代小说。二十四章。一名《西游记释喻》。全称《狐仙口授人见乐妓馆珍藏东游记》。残存八章，即刻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章，抄本二十、二十一章。每章后有"竹坡评"，卷终有长篇《尾谈》。题"顾道民脱稿，客夫人校梓"。顾道民生平、籍贯无考。《尾谈》云："日本共六十六国，用汉字，能唐语，男女肉色最白，故最尚男色，甚于闽中。国人至彼，暴露风日中，犹能转黑为白。妇人妍美如玉，中国人多有留连丧身不归者。今长崎岛有大唐街，皆中国人。"按：长崎唐人街敷于日本元禄二年，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故此书创作年代不能早于是年。为此书作评之竹坡，疑是为第一奇书《金瓶梅》作评的张竹坡，他曾经提到"适翻刻《东游》毕"，其刊行时间，则在张竹坡康熙三十七年逝世之前。

清刻本《东游记》书影

作者在第二十四章曾明确交待何以此书又名为《西游记释喻》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西游》之意，只是要言正法不属采战；《东游》之意，只是说不尽他先学采战，深有悔悟，安能使一变至道，立地归真?《东游》一部大书，不过演《西游》一段假事，至于忽然都不见了，留下诗词各一，文殊、普贤俱是客化成美女在人间，从此洗心须改过；八戒贪淫劣性顽，或怖以蛟蛇转世，或怵以菩萨假妆，无非启其憎畏。彼家相授，必以手口，谓汝阳物随气用巧之精仙，未能见色不色，自成金刚不坏之体，故极提女色之易惑，则《西游》、《东游》其心一也。"小说穿插叙述了《西游记》原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如唐僧、悟空、八戒、悟净；孙悟空大闹天宫、八戒戏嫦娥、高老庄招亲等，作者都有自己的独特解释，名为《西游记释喻》，名实相符。

现存八章的情节并不复杂，写卢生东游域外诸国的见闻，最后被梻林国召为驸马。其间叙述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传闻，但主角大都是国王、太后、皇后、太子、公主、显宦、要臣、汉武唐宗、隋炀帝、武则天、朱温等一一载录，写他们淫逸无度，乱伦丧德，不堪入目的生活。作者以古喻今，借域外暗指中土，揭露了皇亲贵戚种种恶行。作者生活在清代文网森严之时，只能用此曲笔，抒发他对满族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愤懑情怀。而最能反映这一创作主旨的是每章前的"悟头诗"和卷尾的三首词，如第二十三章云："剩水残山古又今，达时人物此登临。时吟杜牧孤鸿句，泪落雁门一操琴。老去深藏经济手，病来刻却战争心。残篇话到兴亡处，闲闷闲愁似海深。"结尾一首词又云："阅尽残篇断简，细评千古王公。勋名富贵，几年终回首，一场恶梦。"因此，作者很可能是一位由明入清的遗民。

《东游记》的创作，明显受到《金瓶梅》、《续金瓶梅》及其他明代小说的影响。正文中不仅提到了《金瓶梅》、《如意君传》、《宜春香质》、《禅真后史》等书名，而且还有一段分析西门庆与孝哥的文字。语多猥亵，是不待言的，但也保存了颇为丰富的小说史料。作品情节支离破碎，几无人物性格刻画。语言通畅，但由于古体字，特别是作者生造字太多，却难以令人卒读，然而又构成了作品独特的风格。说它是中国小说史上一部少见的奇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刘　辉)

Dongyue Jishe Ji

《东越祭蛇记》　东晋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十九《李寄》条。明人纂辑《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传奇家类)，裁篇别出，伪题今名。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因袭未改。

故事写闽中庸岭蛇妖为害，人不堪其苦，每年八月以十二三岁少女为祭。至第十年，李寄主动应募，携剑带犬前往蛇穴，先以香饵引蛇出，继放犬咬，用剑砍，终于杀死巨蛇。越王钦敬李寄，聘为王后，其父亦升官。故事的结局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但通篇描写李寄的机智和勇敢，十分感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少年女英雄的形象。其中写斩蛇细节，先说蛇"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接下去说蛇食香饵，放犬啮咋，寄从后砍杀，蛇窜至庭而死，手法细致入微。本篇本事又见《坤元录》(《太平寰宇记》卷一百零一引)。

(许逸民)

Dong Shuo

董说(1620～1686)　明代小说家。字若雨，号西庵，自称鹧鸪子。浙江吴兴人。幼年时开元寺僧闻谷大师赐名智龄。明亡后改姓林，名蹇，字远游，号南村，又名林胡子，自称槁木林。中年出家，于苏州灵岩寺为僧。法名南潜，字月涵，又字宝云，号补樵、枫庵、枫巢。世代

显贵，其父时家道衰落。少聪慧，五岁即能读经，十岁能文，十三岁入泮，十六岁补廪，二十岁识天象，因当时中原变乱，遂绝意仕进。幼年曾受业于复社领袖张溥之门，后加入复社，又与具有民族意识的南岳和尚相契。南岳去世后，继之主持灵岩寺。出家三十年，足不履城市，每出游，必携书数十担以从。好记梦，曾结梦社，作有《昭阳梦史》、《梦乡志》，寄寓对时势的不满。

董说博闻好学，举凡经史、天文、律吕、医卜、方言、音韵，均有涉猎。一生著述丰富，据《南浔志》载约一百余种，除《董若雨诗文集》、《南潜日记》少数几种刊行外，余皆不传。小说《西游补》是他传世影响较大的代表作。 （吴　敢）

Dongwei Zhi

《洞微志》　宋代志怪小说集。钱易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十卷，云："记唐以来诡谲事。"《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三卷。原书不传，《绀珠集》、《分门古今类事》、《诗话总龟》、涵芬楼本《说郛》等书引有佚文。如《卢绛梦曲》条（《绀珠集》卷十二、《分门古今类事》卷七）叙卢绛梦白衣女子唱《菩萨蛮》曲，自称姓白，预言后当于固子坡相见。卢绛后被诛于固子坡，行刑者正姓白。此事广为流传，亦见于《秘阁闲谈》、《江南野史》、《南唐近事》及马令《南唐书》等，但情节各异。《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十八引刘景直题诗于华清宫一条，梦明皇召去论当时事，明皇谓常爱杜甫"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句，故事较有情趣。同书卷三、卷五引杜荀鹤事，亦载于《唐才子传》，可见其书所记并非全是神怪诡谲之事。《绀珠集》（卷十二）及《说郛》（卷七十五）所收都是节要，过于简略，已非原貌。

（程毅中）

Doushihuan

《都是幻》　清代小说合集。书凡二集，一集为《写真幻》，二集为《梅魂幻》，每集六回，各叙一事。署"潇湘迷津渡者"，其里居及真实姓名均不详。作者另编有小说集《笔梨园》、《锦绣衣》。首潇湘耽奇子序。

《写真幻》写穷书生池苑花卖父亲所遗藏画，被兵部尚书之子山鸣远发现并倚势强夺了四幅去，所幸他自己最喜爱的十幅美人图保留在家，未遭劫难。画中美人竟从画上走下来弹唱作乐，其中名燕飞飞者竟与他恋爱。他的邻人之女利垂杨为山鸣远外室，山鸣远因常至利家，终于发现美人之秘，顿生抢夺之念，且谋陷害池。燕飞飞得知，急令他携画逃往京师，投奔其叔名画师燕如鸾。后池入赘为燕氏之婿，亦成名画师，得到皇帝征召的殊荣。山氏父子因作恶多端受到国法惩处。帝命山氏两女为池苑花妾，池乃急流勇退，携妻妾及燕飞飞等十美归隐林泉。故事离奇曲折，主旨在揭露权奸土豪之劣迹。

《梅魂幻》写绍兴文士南斌梦游明帝十二陵，帝将陵园中十二株梅树之魂——十二位公主许以为妻。南斌为十二帝效命疆场，屡建战功，位极人臣。后因宫中失火，惊觉于陵前梅树下。南斌醒后日夜思念梦中公主，精诚所至，大公主竟附一女体来依，并以医术授之。南斌凭此神奇之医术为人治病、偿债、完粮……先后娶得十二房妻室。这十二个女子的面貌竟酷肖梦中十二位梅魂公主。

《梅魂幻》想象奇特，前半情节略似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然两者相较，《梅魂幻》后半部分实为蛇足，其思想及构思均逊于《写真幻》。两篇小说以梦幻、神怪而衍化为才子佳人，含有一定寓意，但因笔涉淫秽，影响了阅读价值。 （吴　郑）

Doupeng Xianhua

《豆棚闲话》　清代小说集。十二则。作者艾衲居士。真实姓名不详，有人曾推测是明末清初之人范希哲，但无实据。写作年代，当在清初，有可能出自明末遗民之手。书中各则独立成篇，且连环相扣。每则故事都由一些人在同一豆棚之下轮流叙说，故以书名。这种短篇连环的结构方式，类似外国古典名著《天方夜谭》、《十日谈》，在中国小说的文体发展史上亦属首例。

《豆棚闲话》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表现的思想亦较为庞杂。由于作者生在明末清初，心中每多愤激之情，故书中的不少篇目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明代末年的社会现实。其中的优秀作品或直接抨击和讽刺了投靠清政府的明代士大夫文人，或揭露了明末吏治腐败，世风日下，人情浇薄的现象，《首阳山叔齐变节》便是一篇借古讽今的作品。作者写叔齐隐居后，忍不住肚皮饿，下了山，来到一人烟密集的城镇，只见各家门首，都供着香花灯烛，"门上都写贴顺民二字"，而路上的行人，有骑骡马的，有乘小轿的，有挑行李的，意气扬扬，都是要往西京去朝见新天子的，"纷纷奔走，络绎不绝"。寥寥数笔，写尽当日乞首摇尾的变节者的种种丑态。在《陈斋长论地谈天》中，作者将讽刺的矛头直指投靠新朝的变节者，寓鄙薄之情于嬉笑怒骂之中，诙谐生动，令人解颐。对于明末吏治的腐败，作者在不少篇目中均有所揭露。《藩伯子散宅兴家》写一个官僚家庭的发家史，老主人阎光斗做京官时，利用其权势地位，作威作福，使得人人惧怕，"不论在朝在家，天下贪酷官员，送他书帕，一日不知多少"。后来转作地方官，"放手一做，扣克钱粮，一年又不知多少"。削职回家后，本性不改，更加变本加厉，霸占田产，生放利息，逐家算计，"不五六年，地土房产，添其十倍"。在朝则为贪官，在野则为劣绅。作品真实、深刻而又形象地反映了明末官场的黑暗现实。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之外，《豆棚闲话》中还有一些作品鞭挞了无赖帮闲丑恶灵魂，如《虎丘山贾清客联盟》；或者揭露恶僧愚弄压榨百姓的无耻行径，如《大和尚假意超升》。此外，对明末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作品亦时有触及。由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在于维护儒

学正宗的传统，因此全书有不少篇幅存在着轻视妇女的思想，如《介子推火封妒妇》、《范少伯水葬西施》等，流露出对封建礼教的赞美，同时还在不少地方宣扬了浓厚的宿命论思想。

《豆棚闲话》的故事来源，有不少是采自古史传说或前人笔记。《小乞儿真心孝义》一节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四中的《孝丐》及《西青散记》卷三中的《扬州丐》极为相似；《范少伯水葬西施》采自《野艇新闻》和《杜柘林集》；《介子推火封妒妇》则明显地受到《容斋诗话》及《述异记》等书影响。作者在史传传说和前人笔记的基础上，饶有兴致地敷演成一串故事，大作翻案文章，时人评之"苍吕花簇，像新闻不像旧本。"《豆棚闲话》谈古论今，意味隽永。语言清新酣畅，比喻形象新颖，问世后即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乾隆年间的文言笔记小说《小豆棚》即模仿此书而作。唐英《转天心传奇》亦取材于本书的《空青石蔚子开盲》。



清刻本《豆棚闲话》插图

《豆棚闲话》刊本甚多。现存最早的是康熙年间的写刻本，题"圣水艾衲居士编"，"鸳湖紫髯狂客评"，序署"天空啸鹤漫题"。又有瀚海楼刻本、乾隆四十六年书业堂刻本。此外还有乾隆六十年三德堂刻本，宝宁堂刻本和嘉庆十年致和堂刻本及上海杂志公司依瀚海楼本排印本(1935)，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2)。

（朱伟明）

Dou Yu Zhuan

《窦玉传》 唐代传奇小说。即李复言《续玄怪录》卷三《窦玉妻》，《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三误引作《玄怪录》。《古今说海》、《艳异编》取入，改称《窦玉传》。描写元和中王胜、盖夷求荐于同州，借人私第，与处士窦玉同居，夜见有丽人与窦对食，侍婢十余人。明晨询之，始知丽人乃窦鬼妻。先是窦投崔司马庄，嫁以其女。成亲之夜妻告窦此非人间，乃神道，因与窦有宿缘，故得相遇。但人神路殊，不可久住，令窦即去，并教以相见之法。以后窦所到之处即独居静室，心存念想，其妻即至。窦赠二人绢，戒勿泄密。言罢遁去，不知所在。此作写冥婚故事，笔致细密，颇能尽其曲折。

（李剑国）

Ducheng Jisheng

《都城纪胜》 史料笔记。一卷。宋耐得翁撰。作者原署寓灌圃耐得翁。"圃"亦作"园"，《说郛》卷十四收《就日录》一卷，题宋赵□□撰，下注"号灌园耐得翁"，只知其姓为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著录《山斋愚见十书》也说："称灌圃耐得翁，不知何人。"可见年代在陈振孙之前。《都城纪胜》书前有端平二年(1235)自序。此书详记当时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都市生活，分市井、诸行、酒肆、食店、茶坊、四司六局、瓦舍众伎、社会、园苑、舟船、铺席、坊院、闲人、三教外地十四门，记录作者目睹耳闻的实况。其中"瓦舍众伎"一门，记述当时的戏曲、杂技、民间文艺，是很可贵的文化史料。特别是讲到"说话有四家"之后，列举了小说、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书和合生、商谜等项目，由于条理不清，致使研究者对说话四家的理解各有不同，长期以来没有定论。但小说和讲史书两家，确有话本可以印证，不失为小说史的重要史料。本书载于《永乐大典》卷七千六百零三，末尾有元至治三年(1323)正斋志语。现存《四库全书》本及《楝亭十二种》本、《武林掌故丛编》本等，文字略有异同。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6)，与《东京梦华录》、《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四种书合为一册。

《说郛》卷三收有灌园耐得翁《古杭梦游录》一书，即此书节本。明抄本《说集》、《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等，均取此本。

（程毅中）

Dugong Tanzuan

《都公谈纂》 明代文言小说集。又名《谈纂》。都穆撰。《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郑堂读书记》等均著录二卷。书中已写到正德四、五年间事，可知是作者晚年家居时所作。卷首下署"门人陆采编次"，说明是由其女婿陆采编辑成书，书中《张仙》等三篇还特别注明是陆采所作。

《四库提要》说，"是书记录元明以来逸事，然多涉神怪，不足征信。"这些话恰好说明此书具有较强的小说性。书中所记，多为明代嘉靖以前各朝的野史、逸闻及怪异等事。《四明陈子柽》条，写明初史学家陈柽在编撰《通鉴续编》时，写到赵匡胤建宋，直书"宋太祖废周主为郑王"，忽有雷霆击其书案，赵匡胤也托梦相胁，陈柽始终不屈，最后竟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杀，作者赞扬陈柽，似非偶然。在一定意义上说，《谈纂》也带有秉笔直书的性质，作者虽一般不加褒贬，而倾向自明。书中记朱元璋等明代帝王残忍无道之事随处可见，这也是当时一些笔记小说的共同特点。有一条写著名画家倪云林爱洁成癖，甚至因此而与杨维桢闹翻。后因欠租下狱，狱卒为了从精神上折磨他，竟把他锁在溺器上。作者最后说："今人云为太祖投之厕中，非也。"袁凯条写

明太祖欲杀儿子周王，太子却日夜号救，太祖没法，便问群臣如何处置。监察御史袁凯说，"陛下欲诛之者，法之正；太子欲宥之者，心之慈。"太祖认为他持两端观望之说，欲治其死罪。袁凯在狱中佯狂，太祖命人用木钻钻其体肤，袁凯不动声色，因而得免一死。书中还写了周颠仙、张三丰、张皮雀等著名道士（即所谓神仙）的活动，也往往涉及朝廷；梁兴甫等条写武侠技击，专讲个人恩怨，戴俊在学成武艺之后，竟将师父杀死。作者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所记虽系稗官野史，却能触及当时社会的某些重大问题，尤能看出人心的向背。

此书语言平易，叙事生动，能够写出人物个性，特别是善于抓住有意义的细节加以描述，因而文虽简短却不觉其粗略。在当时的同类作品中，是较好的作品之一。（薛洪勣）

Du Mu

都穆（1458～1525） 明代文学家。字玄敬，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工部主事，正德时官至礼部郎中，加太仆寺少卿致仕归。都穆七岁能诗，成年后不习章句，博览群书。为了生计，曾在凤阳教书近二十年。后因吴宽向学使推荐，才得补秀才，三年后即举进士。致仕后家居约十四年，生计日窘，但仍日事校雠，好学不倦，为世所重。与唐寅、沈周等著名文人交谊较深。

都穆著述勤奋，当时已刊行的即有二十余种。《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有《南濠文略》、《南濠诗略》、《都公谈纂》、《玉壶冰》、《西使记》、《金薤琳琅录》、《铁珊瑚网》、《寓意编》、《周易考异》、《史外类抄》等。其中既有学术著作，也有文学创作，包括文言小说著作，但钱谦益认为，他的文笔较为平衍，诗尤单弱不能成家。《列朝诗集》、《国朝献征录》等有传。

（薛洪勣）

duyibu

都邑簿 小说流派。始见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他把小说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都邑簿是其中的最后一类，记述有关宫阙陵庙、街廛郭邑的情况。刘知幾指出："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者也。"并评论说："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故论榱栋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刘　蕻）

Dugu Mu Zhuan

《独孤穆传》 唐代传奇小说。即《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二《独孤穆》条，出《异闻录》，当为陈翰《异闻集》之讹。《古今说海》说渊部收录此篇，题作《独孤穆传》，作者不详。本篇叙唐河南独孤穆夜行至大仪县投宿杨六娘子家，婢仆称六娘子为县主。县主自叙乃隋炀帝孙女，兵乱中被害。当时隋将独孤盛拒战而死，即独孤穆的八世祖，所以县主说与他有旧，遂命酒欢饮，作诗赠穆。自称好读古集，景慕谢家姐妹及鲍氏诸女，对薛道衡的作品则表示鄙薄。又召来护儿的歌女共饮唱歌，来娘子鼓动两人结婚。次日临别，县主嘱托独孤穆把她的墓迁至洛阳，与穆相依。穆依言迁葬，县主又来相会，预约己卯岁再见，至期穆暴亡，合葬于杨氏。这个幽婚故事内容比较丰富，一是结合了隋末动乱的史事，独孤盛、来护儿都实有其人，隋宫政变的细节描写十分准确，增强了真实感。县主的幽怨悲愤之情，写得真切动人，虽然写的是鬼故事，却富有生活气息。二是插入了两人唱和的诗，写得非常优雅，在唐人诗中不失为精品。县主的五古具有魏晋风格，而四言诗尤为难得佳作，因此在幽婚题材的作品中艺术水平较高。故事纪年终于贞元十五年（799），写作时代当在此后。作者有意拟古，诗歌也崇尚古体，与晚唐传奇体稍有不同，似属较早的作品。（程毅中）

Duyi Zhi

《独异志》 唐代志怪杂事小说集。李伉撰。李伉，开成五年（840）前曾任夏州节度掌书记，开成五年在坊州撰书《修秦文公庙记》（《宝刻丛编》卷十、《宝刻类编》卷五）。咸通六年（865）为明州刺史，曾撰《五龙堂记》（《全唐文》卷八百零六、《宝庆四明志》卷一、《延祐四明志》卷二）。存文二篇，载《全唐文》。《全唐诗》卷七百七十五有李伉《谪宜阳至荆渚》诗，《新唐书·艺文志》杂家类有李伉《系蒙》二卷，不知是否即本书作者，因为唐人名李伉者甚多。

本书著录于《崇文总目》、《新唐志》、《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皆为十卷。《新唐志》、《宋志》作李伉，《崇文目》、《通志》作李元。今存明抄本题"前明州刺史赐紫金鱼袋李冗纂"，又作李冗。检《四明志》及郁贤皓《唐刺史考》，明州刺史只有李伉，因知亢、冗、元都是伉字之讹。李伉作此书在咸通六年刺明之后，从书中看，最晚的记事（卷上"李祐妇"）在大中三年（849），又取资于大中四年成书的《羯鼓录》（卷上"玄宗打羯鼓"）、大中九年成书的《明皇杂录》（卷上"戴竿王大娘"、卷下"张果老"）、约大中七年后成书的《酉阳杂俎》（卷上"虬髯挂弓"、卷下"瑞龙脑"）、约大中中成书的《续玄怪录》（《绀珠集》卷十三《诸集拾遗》引《云程》），在时间上尚无矛盾牴牾之处。

本书未见宋元版本，只有《类说》卷二十四摘录一条，《说郛》卷六节录三条（题李元）。明清有二卷本、三卷本流传。二卷本著录于《红雨楼书目》（题唐李冗）、《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存目（题唐李冘），不见传世。三卷本今存，凡有二本：一为《稗海》本；一为天一阁藏嘉靖戊申（1548）抄本，前有自序，今藏北京图书馆。中

华书局出版点校本(1983),以《稗海》本为底本,而校以明抄本。《稗海》本共三百八十条,有三处系二事相连,实是三百八十三条,明抄本多九事而少一事,共三百九十一条。三卷本不是足本,《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分门古今类事》、《白孔六帖》、《绀珠集》、《广博物志》等引有佚文近四十条,可见条目亡佚甚多,而且所存条目也有缺文。如《太平广记》所引《高开道》(卷一百九十一)、《华佗》(卷二百一十八),文字都详于今本,至于文字的舛讹尤多。可惜点校本在辑佚校勘上尚嫌粗疏。《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八收有一卷本,撰人误作宋李元,共九条,其实是取《说郛》三条、《稗海》本二条、《太平广记》二条,又自今本《玉泉子》取《邹平公》、《于相棕》二条,遂成半真半伪之书。

本书自序说:"《独异志》者,记世事之独异也。自开辟以来迄于今世之经籍口口,耳目可见闻,神仙鬼怪,并所摭录。然有纪载所繁者俱口口,不量虚薄,构成三卷。愿传博达,所贵解颜耳。"按原书十卷,后人重编为三卷,所以序中"构成三卷"必是后人所改。书中所记半数是"神仙鬼怪"等诡谲异事,半数乃一般杂事,曾钊《独异志跋》(《面城楼集抄》卷二)云:"此书不尽语怪,大约纪古今所仅有者,故名之曰《独异》。"异字不光指怪异,也指罕见不凡的人事,近乎《卓异记》卓异之义。内容绝大部分采自古今经籍书传,可考者有一百余种,范围很广,经史子集、谶纬佛道,几乎无所不包。唐事较少,一些系作者据"耳目可见闻"而记,一些采自唐人小说,如《隋唐嘉话》、《广异记》、《冥报记》、《大唐新语》、《原化记》等。作者对于原书"纪载所繁者"都有所删略,不仅如此,而且还肆意改动,舛误极多,如卷上"大耳国"引《山海经》,"阖闾埋剑客"取自《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海鹄吞李子昂"引《神异经》,都不符原书。这可能是作者只凭记忆而记忆不确,甚至弄错出处,如"海鹄吞李子昂"实本《博物志》(《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八引佚文),原作李子敖而误为李子昂。

作为小说,本书饾饤成编,不是很好的作品。它的主要价值在资料方面,即保存了许多罕见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有些很有价值,有些还流传于后世。例如,卷下"女娲兄妹"是十分珍贵的神话资料,绝不见于他书。《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四引《李源》,和《玄怪录·李沈》、《甘泽谣·圆观》属同一传说,颇有裨于考证源流。《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十引《李鹬》,是涉及叶静能的一个十分奇特的妖精故事,三桂堂本《警世通言》第四十卷《叶法师符石镇妖》即演此事。卷下"乐昌公主"后又载入《本事诗》,故事极为流传,广泛用为典故,并改编成大曲、戏文、话本、杂剧、传奇等。卷上"狗头新妇",事类《冥报记》卷下"河南人妇",《西湖二集》卷六《姚伯子至孝受显荣》采入入话。《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九引《陈子昂》记陈子昂"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而碎胡琴的故事,虽不合史实,但颇可见陈子昂的人品性格,《唐诗纪事》卷八引入此事,清人张声玠据而演为《碎胡琴》(《清人杂剧》二集)。 (李剑国)

Du Xinxiaoshuofa

《读新小说法》 清代小说论文。发表在1906年《新世界小说社报》第六、七期,未署名。本文集中探讨了近代新小说的新特点及其新读法的文章。作者说:"既已谓之新矣,不可不换新眼以阅之,不可不换新口以诵之,不可不换新脑筋以绣之,新灵魂以游之。"文章结合了大量新小说的创作实践进行分析,指出了新小说不但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与经史子集等其他作品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能产生多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且它与旧小说相比,具有"以文学的而兼科学的","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鲜明特点。换言之,新小说是在新的时代潮流中,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反映了新的科学文明和社会思想。因此,"无格致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警察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生理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音律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政治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无伦理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总之,没有现代的新知识就不能读新小说。应该说,这些分析基本上是中肯的,且是有益的。作者对新小说中那些"托西籍以欺人,博花酒之浪费"的"龌龊小说"持批判的态度,指出其弊病为:"连篇累牍,不外伯爵夫人、男爵夫人之头衔;倒箧倾筐,不外男女交合、婚姻指南之生活。言女权,必致一妻多夫;言平等,必致父不能有其子,子不能有其父。其崇拜则金钱而已,其敷衍则唾余而已,其希望则无赖少年、嗜淫大腹贾而已!"他希望将来"开小说学堂以教课","开小说科举以考试",说明了他对小说的高度重视。当然,文章对新小说的成就和功用不无夸大之处,这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黄霖)

Du Gang

杜纲 清代小说家。字振三,号草亭,江苏昆山人。生卒年不详。许宝善(自怡轩主人)《〈娱目醒心编〉序》称:"草亭老人家于玉山之阳,读书识道理,老不得志,著书自娱。"所著小说有话本小说集《娱目醒心编》十六卷(乾隆五十七年)、历史演义小说《北史演义》六十四卷(乾隆五十八年)和《南史演义》三十二卷(乾隆六十年),另有文集《近是集》等。杜纲编撰小说,旨在教化,试图寓因果报应之理于惊魂眩魄的故事情节之中,以淳正人风。他的话本小说基本上以道德为主题,即使是历史演义小说,亦关注朝代兴衰与道德行为的因果关系。 (石昌渝)

Du Guangting

杜光庭(约849~933) 五代小说家。字圣宾,又作宾圣、宾至,号东瀛子。处州缙云(今浙江缙云)人,一作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咸通(860~873)间应九经举不第,遂入天台山学道。僖宗时召见光庭,充麟德殿文章应制。后避乱入蜀,事蜀王建父子,为金紫光禄大

夫户部侍郎，封蔡国公，赐广成先生（一称青城先生）、传真天师。晚年隐于四川青城山白云溪，卒年八十五岁（《青城山志》）。他擅长诗文、小说，又对道教仪则深有研究，著述极丰。他撰有《广成集》三十卷（现存十七卷）及《录异记》十卷（现存八卷）、《墉城集仙录》十卷（现存六卷）、《仙传拾遗》四十卷（残）、《神仙感遇传》十卷（现存五卷）、《道教灵验记》二十卷（现存十五卷）等。相传《虬髯客传》亦为杜光庭撰，但有疑问。

（刘荫柏）

Du Liniang Muse Huanhun

《杜丽娘慕色还魂》 明代小说。见《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卷九下栏。《宝文堂书目》载有《杜丽娘记》，仅存其目。汤显祖依此创作传奇《牡丹亭》，而是篇则改编汤作成文。主要据《惊梦》、《寻梦》、《写真》、《闹殇》、《拾画》、《玩真》、《幽媾》、《冥誓》、《回生》，写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生死爱情。

传奇《牡丹亭》长达五十五出，人物众多，头绪纷繁，作为短篇《杜丽娘慕色还魂》，只好浓缩，减头绪，删枝蔓，减人物。戏曲中原有情节，已被删去，如杜宝拷问柳生事，小说已全无痕迹。直写柳生随父上任，接替杜宝，在花园中拾画，遂与丽娘幽媾，后由梦梅之父致书杜宝成婚。

小说文字风格，与明嘉靖以前所刻话本迥异。《清平山堂话本》所收篇什，文字古朴而不失其流畅，于俚俗中见生动，《杜丽娘慕色还魂》则平庸无奇，缺乏魅力，显然不是原本《杜丽娘记》。如以《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与小说描写相比较，语句几乎相同，因袭痕迹甚浓，而独无汤显祖的典雅光彩，一见而知其为明末文人据《牡丹亭》之改作。同时，改编者缺乏基本的文学修养，竟然把《留鞋记》、《西厢记》等四部作品，含混地说成两种。但有的研究者认为《杜丽娘慕色还魂》可能就是话本《杜丽娘记》。 （刘　辉）

Du Pengju Zhuan

《杜鹏举传》 唐代志怪小说。萧时和撰。萧时和，生平、里居不详。《太平广记》卷三百收《杜鹏举》故事二则，其一下注："出处士萧时和作传。"其二下注："出《朝野佥载》。"后人遂一并辑入今本《朝野佥载》。本传叙唐景龙末年韦后专制时，杜鹏举为济源县尉，被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亡。三日后，杜又复苏。自述被两人持符引上邙山，因与一人同名，被误拘。冥官预告杜当为安州都督。杜出门后与冥吏韦鼎结识，得入濮阳房阅秘籍，上写杜当有三子，俱有名。适时杜子尚未出生，遂取笔书子名于臂上。后又入一新城，见甲士告以"相王于此上天子"。返家后即醒来，臂上所记，字尚分明可见。所说相王即唐睿宗李旦，是预示中兴之事。

杜鹏举，实有其人，杜鸿渐之父，濮阳人，历右拾遗，官终安州刺史。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杜鸿渐传》。本篇记其入冥故事，篇幅很长，情节曲折细致，比六朝志怪小说有所变化发展，当时似曾单行。

（刘荫柏）

Dupian Xinshu

《杜骗新书》 明代小说。四卷八十三则。全称《江湖历览杜骗新书》。题浙江夔衷张应俞著。首万历四十五年（1617）熊振骥序。骗分二十四类，计有脱剥、丢包、换银、诈哄、伪交、牙行、引赌、露财、谋财、盗劫、强抢、在船、诗词、假银、衙役、婚娶、奸情、妇人、拐带、买学、僧道、炼丹、法术、引嫖等。每则叙一事，则目为七言，工整划一。

此书以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骗局为内容，刻意描绘，一一展示。市井中的恶棍、无赖、娼妓、嫖客、牙婆、僧道、尼姑、太监、官吏，芸芸众生，广设骗局，手段狡诈，稍作点染，世情毕现。虽云"杜撰"，实为晚明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有意模仿公案小说的写法，文白相杂，在晚明小说中独具一格。

有万历存仁堂陈怀轩刻本传世。

（刘小莹）

Du Qiu Zhuan

《杜秋传》 唐代传记。《合刻三志》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均题唐杜牧撰。实即杜牧所作《杜秋娘诗并序》。 （顾　青）

Du Shiniang Nuchen Baibaoxiang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三十二。作者不详，因《情史》卷十四载此故事，故有人认为系冯梦龙改作。约作于天启元年至四年（1621～1624）之间。素材原出于宋懋澄《九龠集》卷五《负情侬传》。《枣林杂俎》义集《彤管义妓陈氏》亦有类似记载。它叙述一个妓女的悲剧故事。万历年间北京名妓杜十娘与宦门子弟李甲情投意合，杜以计赎身。南归途中盐商孙富觊觎十娘美色，说动李甲以千金易聘。杜闻讯后冷笑绝情，次晨加意修饰后，当众将所带价值不赀之珍宝尽抛江中，自叙初衷，痛责孙、李后赴水而死。它突破了唐代以来类似题材始乱终弃或夫荣妻贵的传统格局。杜十娘年轻美丽，聪明而有心计。她善良、单纯，虽精明却欠老练，终于错认知己，明珠投暗。她为着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斗争，但却是一个失败了的反抗者的形象。改写中加强了细节铺叙和情节跌宕。作者精心选择细节，运用简练的语言刻画人物，铺叙故事，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然而语言风格还不够统一，文白夹杂，可能是改编旧作留下的痕迹。明郭彦深、清黄图珌各有《百宝箱》传奇，清夏秉衡有《八宝箱》传奇，均演此事。

（胡小伟）

Duyang Zabian

《杜阳杂编》 唐代笔记小说集。苏鹗撰。苏鹗，字德祥，武功（在今陕西）人，为玄宗开元年间宰相苏颋的族人。唐僖宗光启二年（886）进士。家居武功杜阳川，

《杜阳杂编》即因地得名。书成于僖宗乾符三年(876)。又撰有《苏氏演义》。《杜阳杂编》三卷,五十二则,所记自代宗广德元年(763)至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凡十朝之事,多述四方异闻与奇技宝物,事颇荒诞。类似王嘉《拾遗记》、郭宪《汉武洞冥记》等书。至如叙宦官鱼朝恩、仇士良之专横跋扈,懿宗朝迎佛骨之如痴如狂等条,则有裨于治史。《四库全书总目》评此书文词曰:"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读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饰。"《同昌公主》一条洋洋大篇,夸饰其出嫁时服用之珍奇,家居时器物、饮食之罕见,送葬时礼仪之盛大,皆令人目不暇接。文中言:"每一出游,则芬馥满路,晶荧照灼,观者眩惑其目。"可见其语言风格。《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三、《古今说海》裁篇别出,题《同昌公主外传》。《太平广记》卷四百零四《肃宗朝八宝》条,云"出《杜阳杂编》",今本无之。《古今说海》收此篇,改题《宝应录》,不著撰人。

《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郡斋读书志》小说类、《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均著录三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异闻之属作三卷。传世有《稗海》本、《学津讨原》本等多种,均为三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有排印本(1958)。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有明陈汝元校之旧抄二卷本一种。

(周勋初 严 杰)

Du Zichun Zhuan

《杜子春传》 唐代传奇小说。即牛僧孺《玄怪录》卷一《杜子春》。《古今说海》取入,篇名加传字,不著撰人,后又载入《五朝小说》、《唐人说荟》、《唐代丛书》、《龙威秘书》、《艺苑捃华》等,均题唐郑还古撰,大谬。《太平广记》卷十六、《岁时广记》卷二十九皆引作《续玄怪录》,论者或据之定为李复言作。但它所记为周隋事,风格接近《玄怪录》,疑应为牛作。

小说叙杜子春守丹炉受试事。杜子春落魄不事家产,在长安遇老人得其周济,三次赠钱数千万。老人乃道士,引杜至华山云台峰,令守药炉,戒其不论见何情景都应不动不语。杜先后见大将军、毒蛇猛兽、雷电风雨来逼,皆不动。后大将军复来相胁,执其妻至施以酷虐,将军斩杜,下在地狱受刑,杜皆忍而不言。阎罗王令杜转为女人身,幼受针医之苦,长大嫁人,始终不语。后生一男,丈夫以其不语,愤而摔死幼儿,杜不觉失声而叫。顷刻如故,药炉已炸,道士叹其未能忘却爱心而遣之。后杜复往寻之,不得,饮恨而归。小说以尘俗爱欲为修道大碍,借以阐明道教教义,但杜子春功败垂成亦足给人启迪。故事的蓝本是《大唐西域记》卷七所载婆罗痆斯国烈士的故事,反映出印度佛教故事的中国化渐变过程。较之故事原型,情节大为曲折,作者在描写杜子春受验时的反应,十几处地方寥寥数字而又变化语词,互不重复,颇具匠心。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中岳道士顾玄绩事、薛渔思《河东记·萧洞玄》、裴铏《传奇》中《韦自东》均明显受其影响,而《萧洞玄》描写终无为的受验反应径直模仿《杜子春》。《醒世恒言》卷三十七《杜子春三入长安》据而演为话本,《绿野仙踪》七十三回《守仙炉六友烧丹药》亦本此。清人胡介祉《广陵仙》传奇、岳端《扬州梦》传奇俱演杜子春事。

(李剑国)

Du Ji

《妒记》 南朝宋佚事小说集。一作《妒妇记》。虞通之撰。《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二卷。虞通之,会稽余姚人(今属浙江)。有文名,通《易》,仕至黄门侍郎、步兵校尉。有文集十五卷。又著有《后妃记》四卷(两《唐志》),《南史》卷七十二《丘巨源传》附其事迹。《宋书》卷四十一《后妃传》曰:"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妒记》即《妒妇记》之省称。由此可知此书是为劝戒妒妇而作。此书早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得佚文七条,皆记上层妒妇的种种言谈行事,颇有可观之处。如"李势女"条,摹写李势女形象言谈,颇有唐人传奇之气韵。"王丞相妻"条,描状王丞相为防妒妻杀妾所生之子而狼狈奔驰之态,生动传神;又此条与《太平广记》卷二所引"王导妻"条文词稍异。"刘夫人"条,写妒妇刘夫人反讥他人的责备,机智幽默,深得《世说新语》之神韵。

(顾 青)

Dushuojun Biezhuan

《度朔君别传》 东晋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十七《度朔君》条。明人纂辑《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传奇家类),裁篇别出,伪题今名。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因袭未改。

故事写三国时期曹操毁庙逐神事。神名度朔君,庙在冀州,有灵验,能召人亡魂,又能与天神来往,为人医病,甚至还精通《五经》。曹操征讨袁谭时,要庙中出千匹绢,神不给,于是毁庙。三年后神复归来,住城北楼。几天后,曹操猎获白麂,知为神之子,遂率犬围攻城北楼,杀一物,大如驴,从此庙神绝迹。这个故事中的度朔君显然是一个动物类精怪,但它知识渊博,济人危难,并无害人之心,相反的倒是曹操恃强勒索,必欲灭之而后快。这里既反映了作者认为神鬼皆实有的思想倾向,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搜神记》描写鬼神精怪的多样性。本事又见《列异传》,神名则作"度索君"。

(许逸民)

duanshu

短书 小说称谓。桓谭《新论》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李善注引)王充《论衡·骨相》也说:"在经传者较著可信。若夫短书俗记,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众多非一。"这个称谓表明,在古人的心目中,小说是一些篇幅短小、内容丛杂琐碎、列于经史之外的作品。

(刘 蕤)

Duan Chengshi

段成式(803?～863)　唐代文学家，小说家。《酉阳杂俎》、《庐陵官下记》作者。字柯古，临淄邹平（今山东邹平东北）人。其父段文昌，曾相穆宗，封邹平郡公。段成式幼居长安，青年时代随父宦游于西川、扬州、荆州等地，仅在文宗太和元年(827)曾入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幕，时间很短。武宗会昌(841～846)中任职于京洛，宣宗大中元年(847)迁吉州刺史，大中七年罢归，此间曾撰《庐陵官下记》二卷。大中九年为处州刺史，有善政。大中十三年解印，退居襄阳，从事于山南东道节度徐商幕，与温庭筠、余知古等相善，多所唱和，往来诗文编为《汉上题襟集》(《类说》卷四十九有佚文)，并为子段安节娶温庭筠女。懿宗咸通初年(860)任江州刺史，与诗人李群玉交情甚笃，李卒有诗哭之。后入为太常少卿，咸通四年卒官（方南生《段成式年谱》）。

段成式“博学精敏，文章冠于一时，著书甚众”（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除《酉阳杂俎》三十卷、《庐陵官下记》二卷、《汉上题襟集》十卷（《新唐书·艺文志》总集类）外，尚有《锦里新闻》三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新纂异要》一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见于著录，又有《段太常语录》，即《庐陵官下记》下篇（黄伯思《东观余论》下）。并佚。前书撰于从宦成都时，后书疑乃宋人抽自《酉阳杂俎》。段成式残存诗文，收编于《全唐诗》、《全唐文》、《唐文拾遗》。

（李剑国）

Duanchangcao

《断肠草》　清代小说。四卷八回。一名《苏州现形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良小说社刊行。卷首有元和陈痴云弁言及题词。

据杨世骥《文苑谈往》介绍：本书描写晚清畸形病态社会中的一幕婚姻爱情悲剧。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苏州城内还是一派升平景象，有旧家子弟洪小齐，自幼与同乡黄亚姑订了婚约。岳父黄承恩，方言馆出身，因为“文章憎命，弃儒学贾”，夫妇携亚姑同往英国经商。去后，小齐父母相继去世。小齐拥丰厚资产，无人拘管，日恣狂荡，渐趋下流，染上鸦片烟瘾，迷恋烟馆主人的女儿秀宝，又受坏人挑唆引诱，与“小篮党”（烟馆中卖水果的女郎）厮混，终将家产败光，膏粱子弟沦为尪羸烟鬼。一日，他在街上被几个流氓逼着还债，幸遇亚姑的表兄陈率真慷慨解囊，替他还了债，方才逃出重围。陈率真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不满意醉生梦死的黑暗现实，立志研习“新学”，亟思改良社会。他苦劝小齐戒除恶嗜，无奈小齐陷溺已深，无力自拔。

黄承恩在伦敦经营绣货生意，房东华奶太太生有一女，名叫曼罗，与亚姑同年，容貌酷肖。两家相处感情深笃。数年后，承恩挣了数万家私，准备回国，华奶太太依依不舍，两家遂商定彼此交换女儿，以结永好。于是承恩夫妇带了曼罗回到苏州。曼罗已届十五芳龄，承恩夫妇为她扎耳缠足，教她中国礼教习俗，使她精神肉体皆受束缚。曼罗又闻未婚夫洪小齐是个烟鬼，心中郁郁寡欢，幸有表兄陈率真通家往来，彼此钦慕，渐萌情愫。

承恩将未婚女婿小齐招回家中戒烟，希望败子回头。然而不到数月，小齐又偷跑出去，仍与流氓鬼混。同时，曼罗常与率真一块儿攻读新学书籍，耳鬓厮磨，情深意洽，终至私订终身。小齐已然沦为无赖，诬告曼罗不贞，借端到岳家敲诈。曼罗羞愤自尽，率真亦殉情而死。

小说寓意在于：黑暗恶浊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洪小齐的失足堕落，烟馆就是一座黑魆魆的地狱；而礼教的王国又吞噬了一对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微弱的反抗只留下了绵绵哀思。

小说在艺术构思上明显有模仿因袭吴沃尧《恨海》的痕迹，唯追求奇巧，有意要使故事离奇曲折，而笔力不逮，勉强造作，尤其交换女儿一节，违反人情，逊于《恨海》多矣。而一对软弱的青年男女双双殉情的故事，实为鸳鸯蝴蝶派哀情小说之前奏。　（鲁　戈）

Duanchangying

《断肠影》　清代小说。十三章。中水惺公著。真实姓名不详。清宣统三年(1911)天津经纬报馆出版。

这是一部文言小说，以近三万字的篇幅描写清末晋州一个名门大户的人丁衰落的凄凉景象，带有模仿《红楼梦》的痕迹，但描写封建大家的败落并非由于社会原因，乃是“被造物小儿之颠弄”，即命运造成的。主人公杨冠杰，襁褓之时父母双亡，和祖父杨建猷相依为命。杨家有田数百亩，甲第冠于邑中，商号遍布天津、保定等地。杨冠杰自幼外有貌，内有才，十五岁考入京师顺天高等学堂。而这个才、貌、情三全其美的大学生，十七岁便于新婚不久时死去了。死因却是思念妻子尹玉芙，“积虚久劳”而“得急症”。他与妻子玉芙乃青梅竹马，情爱深笃，玉芙闻耗哀恸欲绝，因杨尹二老及自己母亲还在，无奈隐忍苟活，终夜抱冠杰小照哀哀痛哭，声声断肠。

杨冠杰是个有某些新思想的大学生，仅仅由于上学和妻子分离，即思虑成疾而死，这一悲剧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小说不重情节，一连数章写冠杰与玉芙童稚之年的相戏以及略知人事时的苦苦相思。因无事件情节的依托，人物形象单薄和苍白。小说情调凄凉，即使描写小儿女的笑谑场面，也隐含着哀惋之意。

（朱世滋）

Duanhong Lingyan Ji

《断鸿零雁记》　清代文言小说。苏曼殊撰。小说属自传体，记叙作者削发为僧后的一段人生经历情感历程。谓“均纪实也”。主人公三郎“家运式微”，其未婚妻父母毁婚，三郎遂于南国削发为僧，念及茕茕一身，不知生母的悲苦，怆然有身世飘零之感。偶遇童子潮儿，得与昔日乳母重逢，从乳母处得知身世：三郎父母原为日本人，其母为计深远，携子托根上国，为其父执

义子。母侨居中国三年，东归，遗三郎于乳母，但遭父执悍妇虐待。乳母助三郎积资图东归寻母，恰逢原未婚妻雪梅，雪梅又赠百金助三郎归东瀛寻母。三郎抵横滨樱山，与母相逢，母已垂垂老矣。其后即叙三郎依慈母膝下，访姨母及表姐静子，过从往来之际，与表姐静子的一段情愫。静子慧秀孤标、娴婉有仪，佳词妙语，学识深邃，且又善丹青，好诗文，对三郎一往情深，倾心相许。三郎虽也屡屡意动神迷，不知所措，但又"因历人间至苦，今已绝意于人世"，不愿沉溺家庭之恋，因此只身逃离东瀛，返归上海。后至西子湖畔，逢总角同窗麦氏兄妹，闻雪梅已香消玉殒。三郎即归岭海，冀一吊雪梅之墓。野寺中又逢潮儿，始知乳母已谢世，潮儿也已出家。小说以三郎万念俱灰，决心复归静室为僧作结。

小说缠绵动人、情真意挚。流露着一种凄惋的感伤情绪。作者擅于捕捉人物细小的心理变化，融情于景，情景交融，语言清丽、古雅，是苏曼殊小说中的代表作。

（屈小玲）

Dunhuang Bianwen Ji

《敦煌变文集》 敦煌变文作品总集。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系根据国内外收藏的一百八十七个写本，编校合并，订为七十八篇，厘为八卷，分上、下两册。其中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故事两类说唱作品三卷，二十三种。佛教故事说唱作品，则依释迦牟尼生平（佛传）、讲经文、佛家故事，分列为三卷，共四十种。押座文及其他短文列为一卷，十三种。另有被认为说唱故事的原始资料一卷，收录句道兴《搜神记》和《敦煌变文集》编者搜辑的《孝子传》（其中恐有类书片段）。书末附《敦煌变文论文目录》，录20至40年代有关论著题录一百零六条。许多研究者认为，此书收录范围较宽，除真正可称为变文的十多种外，有俗讲中用的讲经文、缘起（因缘）、押座文、解座文（解讲辞），还有一些词文、诗话（不是讲诗的诗话）、画本（话本?）、俗赋等俗文学作品，以及一些民俗资料、志怪小说、类书等。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编录的《敦煌变文集补编》，共收十五篇。 （白化文）

Dunhuang tongsu xiaoshuo

敦煌通俗小说 敦煌遗书中的通俗性说唱故事体裁作品。敦煌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遗书，据王圆箓荐疏《草丹》（原件存敦煌研究院）所载，系于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十七号窟）被发现。内藏写本及少量刻本书卷、绘画、绣像、法器等数万件。本文所说的敦煌遗书概念内涵则特指其中的汉文书卷部分。这批材料的写、印时间约当公元3世纪至10世纪。20世纪初，经英、法、日、俄等国文化探险家的巧取豪夺，流失海外者不少。其中绝大部分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图书馆（编号简称"斯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简称"伯号"），前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编号简称"苏藏号"）。在国内，汉文卷子主要庋藏于北京图书馆（编号简称"京×字号"）。敦煌遗书的发现，是20世纪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产生和建立了"敦煌学"。

最早研究敦煌通俗小说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920，《东方杂志》十七卷八号）一文中，首次提出"敦煌发见"的"通俗小说"这一概念，并对《唐太宗入冥记》（王氏拟题）等进行分析。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研究中国小说史者多注意敦煌小说材料，但对其体裁、分类，迄无一致意见。当敦煌通俗小说的材料稍见披露之始，鲁迅就指出："然用白话作书者，实不始于宋。清光绪中，敦煌千佛洞之藏经始显露。大抵运入英法，中国亦拾其余藏京师图书馆；书为宋初所藏，多佛经，而内有俗文体之故事数种，盖唐末五代人抄，如《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秋胡》则在伦敦博物馆，《伍员入吴故事》则在中国某氏，惜未能目睹，无以知其与后来小说之关系"（《中国小说史略》）。在敦煌遗书出现以前，能见到的唐人小说都是文人著作的传奇一类作品。其体裁以夹杂当时口语成分的文言散体叙事为主，间有少数诗体韵语。其内容多取自历史、民间传说和当代传闻。从内容到形式，都可悬测它受到当时民间说唱故事的影响，如《汧国夫人传》之取材于《一枝花话》即是。敦煌遗书中发现的材料，更支持了这一论证。

藏经洞带有寺院专业图书藏书性质，所藏以佛经和寺院文书为主，通俗文学资料不多。即使是这有限的材料，恐怕也大部分是供僧人在俗讲、说法时所用，或至少是作为佛教宣传的参考资料使用的，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或品种上都不能概括地体现唐代通俗文学的全貌。因此，我们认为，用"敦煌俗文学"、"敦煌通俗小说"等概念来限制性地表达这些材料或其中某一部分材料的内容，是比较合适的。

最切合"敦煌通俗小说"这一概念内容的是少数的几篇类似于后来"话本"类型短篇小说体裁作品。如《庐山远公话》即明确地以"话"命名。这类作品有：

《韩擒虎话本》，末尾抄卷人识语称："画本既终，并无抄略。"若非原卷附图已佚，则"画本"当为"话本"之讹。《敦煌变文集》拟题如上。文为散体，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设之词，似为宋元讲史之嚆矢，列为"话本"，亦可谓名实相符。其中带民间传说意味只可供野老村童娱耳之成分极多，如杨坚篡周登位一节，形同儿戏，纯属齐东野语，尤具"话本"、"讲史"特色。后来《隋唐演义》第一回"隋主起兵伐陈"一节亦演此事，然稍显逊色，反不如本篇之文采斐然。

"秋胡"故事（斯0133号），前后皆残，佚题。全篇除一首五言六句韵文外，纯为散说，体近后来的"话本"。《苏武李陵执别词》（伯3595号）、"孟姜女"故事（伯5039号）则体裁近似辞赋。

《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体裁与前三篇近似，散韵相间，自当认为话本一类。但在唐代宗教徒视之，可能是佛教的高僧传和道教的神仙传。当然它们与只供阅读的书面材料不同，带有为口头宣传作底本的意味。

《孔子项托相问书》也是有散有骈，有问有答，属于说唱故事类型作品。

上述诸篇，可以认为是后来"话本"的源头性质的作品，自应划入"敦煌通俗小说"的范围。但通俗小说不仅题材宽广，而且形式多样，总的看说中带唱，韵散相杂，大多数近于后世的诗话、词话体小说。因此，从广义上说，通俗小说也可以包括一部分说唱文学，或者说与说唱文学有交错重合的关系。

如下列几类体裁的作品，可以认为和"敦煌通俗小说"有密切的关联：

一、俗赋：或说是叙事体故事性俗赋。《文心雕龙·诠赋篇》："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者也。"是说赋是一种铺叙事实经过的文体。《汉书·艺文志》中，把孙卿（荀子）的赋特列为赋的一类，包括《成相篇》和《赋篇》。近来研究者多认为《成相篇》就是用当时的曲艺形式写的。《汉书·艺文志》中还有杂赋一类，包括《成相杂辞》十二篇和《隐书》十八篇。研究者认为，《成相篇》即《成相杂辞》的一个标本，《赋篇》相当于《隐书》一类。刘向父子与班固等人认为是"杂赋"的，应该是一种通俗性的诙谐文体。而且从宋玉等人的赋中也可以找到不少诙谐性的叙事作品。敦煌遗书中《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四言、五言两种）均为通俗性叙事体的赋。这类赋，在唐代通俗文学中是一种独特的体裁。从其内容和形式看，可以视为辞赋体的小说。如按现代的文学概念，把它们算成通俗小说，恐怕也是可以的。

二、变文：敦煌遗书中所出"变文"，明确标有"变"字的（《刘家太子变》除外）和可以考证出确认其为变文的，共十三题，其中属民间非宗教性故事的七题，占一半以上。从研究中得知：变文配合变相图卷演唱；完整的变文结构形式，均为一段散文体，说白后一段韵文体唱词，在由白变唱之际，往往有表示衔接过渡的惯用句式如"看……处"、"若为陈说"、"当尔之时，道何言语"等；演出者有俗家歌女、道士、和尚；内容有非宗教性故事和宗教性（佛、道）宣传说教故事。它似乎是后代"宝卷"的前身。从演出形式看，它应归入"曲艺"一类；从其故事内容看，大体与通俗小说相仿。

三、讲经文与因缘：唐代盛行"俗讲"，即化俗讲经，乃专业化"法师"与"都讲"向俗人通俗化讲解佛经的一种方式。其方式大致为法师讲经，其中穿插烘托些故事情节，讲一段，都讲读一段经文。由讲转读之际，以"唱将来"等惯用句式过渡。法师所持底本，敦煌遗书中约发现二十种，无共名，今以"讲经文"一词概括称之。另有一种"说因缘"底本，系供法师一人在小型集会上宣讲用，自名为"因缘"、"缘起"、"缘"。这种底本内容详略不一，有的只就原经文略有增饰，有的则大加铺叙。所加不外韵文和散体叙说故事情节，以求在讲说时更加热闹动听。此种"因缘"类作品，更接近于前述《庐山远公话》，多具有话本性质。此二者，大体都可视为宋代说话人"说经"、"说参请"、"说诨经"的源头。《水浒传》中载，鲁智深在桃花村，还说自己一人能在夜间给小霸王周通"说因缘"，可见其源远流长。

四、感应记：敦煌遗书中另有一些佛教感应故事，记述某人读诵、抄写佛经得好报之事，常与阴曹地府发生联系。这些故事常附抄于与其相关的经卷之后，也有单行的，或成组地载于佛教甚至非佛教的类书型资料集之中的，如拟题为《唐太宗入冥记》的残片，估计即与《大云经》有关。还有抄录于《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卷前或卷后的《黄仕强传》，篇幅完整，情节较为曲折生动，是此类故事的代表作。此外，尚有《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是十九则故事的汇集，为《金刚经》的附录。《忏悔灭罪〈金光明经〉传》，讲述张居道入冥故事，较《黄仕强传》篇幅更长，情节更为曲折。此类附录在敦煌所出经卷中时有发现。其中许多故事，如《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中之赵文昌入冥故事、遂州人入冥故事等，均为后世的小说总集《太平广记》所收录。此类故事，按其本身性质，确为佛教宣传品，但又具有文学作品性质，与六朝以来的某些志怪杂传初无二致，视之为通俗小说，亦无不可。

以上所述与"通俗小说"概念有关的各类体裁作品，大部分是佛教通俗宣传品；就是非佛教性材料，能否算是民间文学，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它们的通俗性和趣味性都很强，把它们纳入"俗文学"（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范畴，是比较确当的。

（周绍良　白化文）

Dun Xiucai Yizhao Jiaotai

《钝秀才一朝交泰》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十七。入话叙唐朝丞相王涯豪奢，浪费大量粮食，后因触犯朝廷，米尽粮绝。邻寺长老便将收贮王家过去倒掉的剩饭，给王涯充饥，使他认识到暴殄天物，合当得败，今日之祸，必不可免。事见《贵耳集》卷下。《说郛》卷八及《古今谭概》卷十四《汰侈部》引录。

本篇主要反映了明代社会政治黑暗，世道人心险恶，阶级分化极为剧烈，作者要人们"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履危机"。入话写王涯只因一时触犯了朝廷，迅即乐极生悲。正文写马德称的父亲马万群，只因他的门生参了阉宦王振一本，王振即疑心是座主指使，唆使心腹，寻马万群当初做有司时罪过，着本处抚按追解。马万群本是个清官，闻知此信，一口气得病数日身死。马德称从此倾家荡产，被视为是个不吉利的钝秀才。"凡钝秀才街上过去，家家闭户，处处关门。"直到改元景泰，将奸阉王振全家抄没，一道圣旨，马德称始得发还田产，恢复秀才和廪生的资格，又考中经魁。作者以此要人们把发迹变泰的希望寄托在皇帝的开明和科举夺

魁上。作品刻意描绘马德称发迹前后的世情冷暖，对照鲜明，给人以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周中明）

Dunzhai Xianlan

《遁斋闲览》 宋代杂事小说集。十四卷。《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均署陈正敏撰，而原本《说郛》题宋范正敏撰，盖传录之误。《直斋书录解题》于《剑溪野语》条下云："延平陈正敏撰。自号遁翁，别有《遁斋闲览》十卷，未见。"可为旁证，亦可知其里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正敏自号遁翁。"可知其号，原本《说郛》署正敏官福州长溪县令，又可知其官爵。据《读书志》，知其书作于宋崇宁至大观(1102～1110)间。"录其平昔所见闻，分十门，为小说一编，以备后日披阅。"其书久佚，曾慥《类说》节录九十七条，原本《说郛》据原书录四十四条，去其十三条互见者，则其书共存一百四十一条。《墨客挥犀》等书亦引有佚文，可为《类说》本作校补。《说郛》(重编本)录自原本《说郛》，而脱《辩证》门《春秋所引非逸文》条，又同门《吉贝》条及《人事》门《娶妇离间友爱》条等均有脱文，亦题范正敏撰。今原本《说郛》中十门之名犹存，计有：名贤、野逸、诗谈、证误、杂评、人事、谐噱、泛志、风土、动植等，可见这是一部包罗较广的杂俎性笔记。其名贤、野逸、人事、谐噱几门内，多为描写士大夫逸事及民间传闻。这些故事的共同特点是受宋代理学思想影响较重，主张人们的一切生活行为都应服从封建社会的秩序规范。《妙龄颖悟》(原本《说郛》引)写杨大年幼年被太宗召对时以君比父母，大获叹赏。《娶妇离间友爱》条(原本《说郛》引)，通过姑苏冯氏兄弟三人本相友爱，自三弟娶妻后兄弟孝友渐衰的故事，说明友爱由娶妻离间的道理，并借以肯定封建家庭的秩序。又如《盗入魏公室》条(《类说》引)载韩琦宽恕偷儿，颂其弘量；《安石遇人谈文》以一群高谈阔论者因不识王安石而妄语唐突，而王安石缄默不言的故事，表彰压抑个人情感，以谦谦君子处世的传统道德。这些故事本身的思想艺术价值不高，却有助于人们形象地认识当时理学思想及其生活风貌。

（宁稼雨）

E

Ernü Yingxiong Zhuan

《儿女英雄传》 清代小说。署"燕北闲人著"。文康撰。又名《金玉缘》、《侠女奇缘》、《日下新书》、《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原书五十三回，现存四十回，包括缘起首回。后十三回疑经他人赓续，由整理者刊削。小说具体写作时间不明，书前署"雍正阏逢摄提格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拜手谨序"及"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弁言"两序，均系伪托。小说叙述中提及《施公案》和《品花宝鉴》，《施公案》刊行于嘉庆年间，《品花宝鉴》刊行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故此书可能为咸丰初年的作品。

小说直接以清朝社会为背景，写宦家子弟安骥为救父难只身远行，于途中遭人算计，为侠女何玉凤(化名十三妹)所救，何玉凤同时还救出庄家女张金凤。何玉凤说合安公子与张金凤成亲，随后即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安父为报十三妹相救之恩，挂冠辞官，四出寻找，终于澄清了何玉凤的身世经历。何玉凤亦嫁安家，与张金凤同事公子安骥。安公子连年高中，以探花告捷。一门荣耀，合家欢睦。

作者曾自云"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实为一体。因此，在小说中，他把自己极力赞扬的济困扶危、除暴安良的"英雄至性"，统统归之为奉行忠孝节义的"儿女真情"。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作者在书中塑造了一系列理想人物。如安学海父子，十三妹何玉凤，邓九公及张金凤等。安学海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圣人之徒，言必称经据典，行不离古制。一生黄卷青灯，皓首穷经。为人虽不免迂腐，但为官却清廉正直，宁愿被参、坐班房，也不肯营私舞弊，贿赂上级，同流合污。他是作者笔下"忠"的典型。安学海之子安骥则是作者笔下"孝"的典型，为救遇难的父亲，他不畏艰险、跋涉千里，差一点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平日更是循规蹈距，恪遵父训，勤奋苦读。年仅二十便乡会连捷，探花及第，位极人臣，光耀门庭。至于庄户之女张金凤，身陷恶僧魔掌，宁死不屈，守身如玉，则是极写其"节"。江湖老人邓九公，受恩不忘报，甘担风险，为十三妹母女"遮掩门户"，为人豪爽，重义轻财，则极写其"义"。而十三妹何玉凤更是作者心目中的"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完美结合的典范。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书生解囊赠金，帮弱女一帮到底，堪称侠义；十数年含辛茹苦，奉养老母，矢志不移报父仇，足见其"孝"；救男子不授手，焚香告天"守宫砂"，更见其"节"，至于与张金凤共事安骥，姐妹相亲，既劝夫上进，又善待公婆，且兼治家理财，无一不能，"德、言、容、工"妇道兼备。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正是作者封建正统观念的充分体现。作者企图通过一个五伦全备，花团锦簇的家族诱导八旗子弟重新振作起来，使清朝统治盛命久长。

小说的主要价值，则在于通过书中的具体描写，尤其是通过正面人物安学海的形象塑造，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官场的黑暗。主人公安学海历经三十年辛苦坎坷，直到须发斑白，才得中一进士。欣慰之余，忽闻分发到地方当知县，因看不惯仕途上"巴结上司，好谋升转"的风气，且"又苦于众人皆醉，不容一人独醒"，故忧思成疾，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到了治河工地，整个河工衙门，从总督、道台、知府到幕僚、佐杂等，无一不是贪官污吏，不顾民命，偷工减料，虚报冒领，安学海因为不肯同流合污，不久便被上司借故革职拿问，坐牢赔银。贪官污吏青云直上，正直官员无立足之地，封建官场的黑暗，大率如此。

在艺术上，小说前半部情节生动，曲折有致。由安学海中进士做官遇难，引出安公子携金千里救父，由安公子途中遇难引出十三妹何玉凤，又引出张金凤一家。由安学海得救不忘报恩，挂冠辞职，寻找十三妹，又引出邓九公一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后半部情节发展缓慢，然描写细腻，生动传神。书中人物亦多具有个性化特征。安老爷的耿直而又拘执守旧，安儒人的慈善和祥，安公子的单纯率真，张金凤的心计周密和谦和，十三妹的豪爽泼辣，邓九公的粗豪好胜，以及舅太太的爽朗风趣，无一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品中人物语言亦各有其声口，各有其特征。且对话描写多于行动描写，显示了中国小说发展到近代在艺术上的新变化。不足之处在于过多的封建说教，使人物性格大为失色；细微末节的描写，又失之琐碎。

今存最早刻本为光绪四年(1878)聚珍堂活字本。又有《续儿女英雄传》，三十二回。主要写安骥除暴安民，十三妹破"贼"立功，各色人等俱各后继有人。

(朱伟明)

Ermu Ji

《耳目记》 五代杂事小说集。一作《刘氏耳目记》。刘崇远撰。《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二卷，题刘氏失名撰。《郡斋读书志》杂史类(衢州本卷六)著录，云："右题云刘氏，未详何时人，杂记唐末五代事。"《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一卷，列在小说家类，亦作无名氏。原书失传，《太平广记》引书有《耳目记》，或作《刘氏耳目记》。王铚《补侍儿小名录》引《转转》一条，注出"刘崇远耳目记"，可据以考知作者。抄本《姬侍类偶》引作"刘崇远耳目志"。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十四收录《耳目记》五条，不著撰人。

《耳目记》所载多为五代时赵王王熔故事，似作者曾至赵地或听真定县令李尚之孙僧季雅述说(见《紫花梨记》)。如《五明道士》条(《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七)记王熔家世，比史书所叙更为详细。《墨君和》条(《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二)记王熔与李匡威互相兼并，亦较《旧五代史》及《通鉴》所载更为生动(见《墨昆仑传》)。

《王中散》条(《太平广记》卷二百零三)叙及李山甫、张道古等文人的事迹,《李记室》条(《说郛》卷三十四)记李克用称记室李袭吉之文"一字可当一骑",也可作为文学史料。《紫花梨》条(《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一)记僧季雅由紫花梨的掌故追叙唐朝衰亡的往事,委婉动人。《补侍儿小名录》引《转转》一条,记马彧作《转转赋》而得美妓,也是一件文人逸事,但情节与《旧五代史·马郁传》及《北梦琐言》所载各有不同,可见其为传闻异辞。书中还有一些涉及神怪灾异的记载,如《说郛》本的《李甲》等条。《耳目记》叙事详悉,文笔细致,描写人物很有个性,不失为五代小说中的佳作。另有题张鷟撰的《耳目记》一书,多出《朝野佥载》。 (程毅中)

Ermu Ji

《耳目记》 唐代小说选集。《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皆题唐张鷟撰。《说郛》(重编本)和《五朝小说》本实皆自原本《说郛》卷二张鷟所作《朝野佥载》中选录,共二十三条,其中有通行本《朝野佥载》所不见者,如叙隋末诸葛昂与高瓒斗宴事条,叙垂拱年间狄仁杰废项羽庙条等。《唐人说荟》本所收除《朝野佥载》外,还有《王瑶》等五条,均见《太平广记》,出刘崇远《耳目记》。 (顾 青)

Ertan Leizeng

《耳谈类增》 明代文言小说集。王同轨撰。原名《耳谈》,一名《赏心粹语》,十五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后增订为《耳谈类增》,五十四卷,现存明万历间唐氏刻本。前有张文光、江盈科等及作者自序。据其自序,知其书增订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千顷堂书目》又著录有五十六卷本,未见。

《耳谈类增》为作者任江宁知县时与四方学人士夫闲谈议论,自正德以迄万历间奇诡幻怪之事,多为市井传闻,语多涉奇。沿用唐代苏鹗《杜阳杂编》之例,每条必详所说之人,以示徵信。书中故事集中体现了明代市民阶层的要求,精彩动人,对后代的文言与通俗小说及戏曲创作都有较大的影响,是明代文言小说中反映市民生活和愿望的重要作品之一。《武骑尉金三》条以金三为舟人毁盟退聘,后骤富又重与舟女结合的故事,批评舟人的背信弃义,歌颂金三与舟女的忠贞爱情。此事为明刘仲达《鸿书》卷三十六、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冯梦龙《情史》卷一所引,冯梦龙又据以铺演为《警世通言》卷二十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阿寄》条以淳安徐氏仆阿寄助使主人季子寡妇财雄一邑,自己分文不取而终的记载,表现市人助人而不求赏的优良品质。此为实事,田汝成、李贽均有《阿寄传》传世。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据此成篇。后人《万倍利》传奇亦演此事。《穆小琼》条叙娼女穆小琼被轻薄子杨生欺骗,死后复仇,具有嫉恶如仇的倾向。系据洪迈《夷坚丁志》卷十五《张客奇遇》条修改而成,《情史》卷十六亦引之,《醉醒石》又据此改写为《穆琼姐错认有情郎》。《李乔》条以李乔入仕前后段女家长的变化,谴责背盟毁誉的行为,表达与《武骑尉金三》相同的思想,为《寄园寄所寄》卷十所引,《醒世恒言》卷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入话亦据此而写。此外,《汪太公归婢》条写汪太公智勇双全,夺回所失爱婢,为褚人获《坚瓠首集》卷三所引,亦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珠江上》本事。《王玉英》条记女鬼王玉英与秀才韩庆云人鬼结合,情意缠绵,十分感人。为《情史》卷十六所引,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瘗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即据此铺演。《王世名》写王世名忍辱替父报仇的故事,表达嫉恶如仇的思想,格调悲壮,为《寄园寄所寄》卷二所引,并为《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本事。夏纶(惺斋)《杏花村》传奇亦演此事。

全书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行为准则,故事生动曲折,奇诡异常,人物形象亦较鲜明。至于个别荒诞不经的迷信故事,则属小疵,瑕不掩瑜。

《耳谈》十五卷有万历丁酉(1597)刻本,199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据以排印。另有万历金陵世德堂重刊本,台湾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据以收入《秘籍丛编》。

(宁稼雨)

Erxin

《耳新》 明代文言小说集。郑仲夔撰。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小说类及今存各本俱为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存目所据两淮盐政采进本为十卷,今未见。据书前自序,知其书定稿于崇祯甲戌(1634)。书名取"陈言务去,入耳皆新"之意。

书中记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人物事迹及各类自然、社会现象,仿《世说新语》之体,自令德至人瑞共分三十四类,似嫌冗碎。其内容不外志人志怪两类。志人者多为官宦士人品行与文才遗事,较有价值的是那些反映明末东林党与魏忠贤阉党斗争的故事,如周顺昌正气凛然,李应升临危不惧,魏大中就逮辞金,高攀龙遗疏投水,周宗建魂魄南归,以及苏州人拆魏忠贤生祠等,可见明季社会人心向背。在志怪故事中,多述神仙因果,但求异趣,立意不高。唯说鬼类中,若干故事与后代《聊斋志异》相类,可见此类小说演进之迹。余所记灾异与西南各地土风习俗,均有一定的参考和观赏价值。卷八"宝遗"条所记意大利人利玛窦将望远镜传入中国一事,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材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曾贬此书侈谈志怪,无关学问。然作者自谓其书"可以质今而准后",书中不乏参与社会、反映现实的作品,故四库馆臣和周中孚之语似失偏颇。

《耳新》故事长短不一,文风朴实,不尚藻饰,寓情于简,生动感人。如卷二"正气"条记周顺昌被捕至遇难

后的经过，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一位浑身铮铮铁骨、浩然正气的士人形象，令人扼腕而悲，振腋而怒。

此书原刻于崇祯七年(1634)，今存。又收入《玉塵新谭》、《砚云甲编》等丛书中。 (宁稼雨)

Er Shuo

《迩说》 南朝梁伏挺撰。伏挺，字士标，平昌安丘(今山东安丘西南)人。博学有才思，好属文。齐末，州举秀才，对策为当时第一。十八岁时，梁武帝引为征东行参军。天监初，除中军参军事。迁建康正，入为尚书仪曹郎、西中郎记室参军。历为晋陵、武康令。罢县还，不能久事隐静，复出为南台治书，因纳贿被劾，惧罪出家，名僧挺。后受到邵陵王赏识还俗，随至江州、郢州。太清中，客游吴兴、吴郡，侯景乱中卒。著《迩说》十卷、文集二十卷。《梁书》卷五十、《南史》卷七十一有传。

《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迩说》一卷，误署"梁南台治书伏棰撰"。《通志·艺文略》亦著录一卷，又误为伏歪撰。按《梁书》卷五十《伏挺传》，伏暅乃挺父，伏棰当作伏捶，挺弟。捶历为邵陵王记室、中记室、参军，亦有才名，但史传不言其有著述。据《梁书》本传，"挺少有盛名，又善处当世，朝中势素，多与交游"，《迩说》一书大概即记述交游中的琐事逸闻，今已不存。

(许逸民)

Erdumei Quanzhuan

《二度梅全传》 清代小说。六卷四十回。全称《忠孝节义二度梅全传》，又名《二度梅奇说》等。题"惜阴堂主人编辑"，"绣虎堂主人评阅"，作者姓名不详。仅知尚写有小说《金兰筏》，题署与此书全同，写明万历年间事，而称"近代一段新闻"，作者似为清初人，但无版本依据。一些刊本封面又题"天花主人编"，天花主人于康熙初年写有《云仙笑》和《惊梦啼》二书，但福文堂刻本无此题署。惜阴堂主人与"天花主人"以及与"天花藏主人"有无关系，存疑待考。

书叙唐肃宗时吏部都给事梅魁，因指斥权奸卢杞被害，其子良玉化名喜新，投梅魁同年陈日升家为仆，因祭悼其父，祈得梅开二度。陈得知他为忠良之后，以女杏元许之。卢杞又迫害陈，逼陈送杏元和番。杏元先痛骂卢杞，后于出塞时在落雁崖投崖自尽，得昭君显灵救护，送回中原。卢又将陈下狱，并追拿陈子与良玉。良玉后化名入京会试，得高中。卢复欲加害，激起诸同年公愤，在左都御史冯乐天暗中指挥下，大闹午门，肃宗将卢正法。梅、陈两家之冤得雪，良玉与杏元成婚。

此书属才子佳人小说，与其他同类小说不同之处在于，不单纯写男女爱情，而是以较多篇幅写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虽不离忠奸斗争的传统主题，旨在褒忠斥奸，但写得颇有特色。三个正面人物，吏部都给事梅魁清正刚直，为报君恩，敢于直触权奸，结果被杀；吏部尚书陈日升忠厚信义，对权奸容忍退避，却也先后遭贬被押；唯左都御史冯乐天老谋深算，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斗争方式时显时隐，抓住时机，制强敌于死地。三种性格，三种策略，三种结果，概括了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经验。相对来说，反面人物卢杞，则显得脸谱化，狠毒有余，阴险不足，缺乏深度。小说对爱情的描写从属于忠奸斗争，女主人公陈杏元的形象较为感人。本书撇开才子佳人小说俗套，不写她见貌生情，因诗动心，而着重表现她慧眼识英雄，看出仆人装束的良玉非等闲之辈。她面对卢杞的迫害，敢于当面怒斥，又为全父亲名节，保一家性命，答应和番，而于路上投崖自尽。她的死，既有民族的大义，也有对爱情的忠诚，写得慷慨悲壮。书名标榜"忠孝节义"，在她身上体现得最为全面。作品中人物性格虽欠丰满，但尚为鲜明。情节曲折生动，头绪纷繁，而又有条不紊，结构严密。其中梅良玉祈祷上苍使梅开二度，陈杏元投崖自尽得昭君救护，均涉虚幻，但尚不使人感到荒诞，而是体现理想愿望，颇具浪漫色彩。此书后来改编成戏曲演出，在群众中较有影响。

今存嘉庆五年(1800)福文堂刻本、澹雅堂刻本、益秀堂刻本、五云堂刻本、文富堂刻本等多种。

(苗 壮)

Er Ke Pai'an Jingqi

《二刻拍案惊奇》 见凌濛初。

Er Ke Xingshi Hengyan

《二刻醒世恒言》 清代小说选集。两集二十四回。有雍正原刻本。封面题"墨憨斋遗稿"(显系伪托)、"芾斋主人评"；下集第一回题"心远主人编次"。首雍正丙午四年(1726)溟螺芾斋主人序。

本书作品大多取材于宋元明以来的笔记小说，部分选自明人话本小说集。如《雪照园绿衣报恩》，叙李慧娘事，取材于《剪灯新话》卷四的《绿衣人传》，细节描写又受到明周朝俊传奇《红梅记》的某些影响；《假赤绳月老误姻缘》，叙女词人朱淑真事，即《西湖二集》卷十六《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取材于《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情节则主要根据魏端礼《断肠集》序文；《申屠氏报仇死节》，即《石点头》卷十二《申屠娘忍辱报仇》。

本书成于清初大量明清之际刊行的小说遭到查禁之后，由于城乡市民仍有着对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改头换面的选本和新编白话小说遂应运而生。编撰者竭力勾玄探奇，以迎合读者的趣味。为了使故事生动曲折，搀入了许多阴司鬼神的情节，并处处把故事引向忠孝节义，以宣扬封建道德，所以无论在内容还是写作技巧上都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故虽以"二刻"名书，其影响远不及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集。

(吴 郑)

Ershi Nian Mudu zhi Guaixianzhuang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清代小说。一百零八回。署我佛山人即吴沃尧撰。原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至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新小说》第八～十

五、十七～二十四号，仅连载至第四十五回，因《新小说》停刊而中止。标“社会小说”。后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全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册，共一百零八回，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至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陆续出版。有眉批、各回评语和总评。以后翻印的各种版本均已删去评语。

思想内容　本书是一部带有浓厚的自传性色彩的作品。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从 1884 年中法战争前后到 1903 年前后这二十年间。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奔父丧开始，至他经商失败而告终。卷首九死一生自白：“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小说通过九死一生二十年中的见闻，展现了一幅中国封建社会总崩溃时期的历史画卷，笔锋触及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上自翎顶辉煌的大员，下至三教九流，举凡贪官污吏、讼棍劣绅、奸商钱虏、洋奴买办、江湖术士、洋场才子、娼妓娈童、流氓骗子、以及剽贼鼠窃之辈……狼奔豕突，显示整个社会肌体已经千疮百孔，无可救药。而小说最具特色的部分则是对封建家庭的罪恶和官场黑幕的暴露。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一回　楔子

上海地方。爲商賈聚集之區。中外雜處。人烟稠密。輪船往來。百貨輸轉。加以蘇揚各地之烟花。亦都圖上海富商大賈之多。一時買棹而來。環聚於四馬路一帶。高張豔幟。炫異爭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孫公子去問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嘗鼎一臠。於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蘆葦灘頭。變做了中國第一個熱鬧的所在。唉、繁華到極。便容易淪於虛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來來往往的人。開口便講應酬。閉口也講應酬。人生世上。這應酬兩個字。本來是免不了的。爭奈這些人所講的應酬。與平常的應酬不同。所講的是嫖經。便是賭局。花天酒地。鬧個不休。車水馬龍。日無暇晷。還有那些本是手頭空乏的。雖是空着心兒。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樣。去逐隊嬉遊。好像除了徵逐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一

清刊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书影

小说用了不少篇幅描绘旧家庭中骨肉乖违、人伦惨变的丑剧，以犀利笔锋直抉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虚伪和堕落。比如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就是一个刻画比较成功的伪君子。他堂而皇之地吞没亡弟的万金遗产，夺孤侄寡娣的养命钱，几令九死一生流落街头；继而又用一纸假官照了此一段公案，以阴险诈骗之术，施于家庭骨肉之间，是一个天良尽泯之徒。小说还用侧笔勾勒出其人糜烂的私生活，他貌似道学，不苟言笑，对子侄动加训斥，实则却是“风流队里的人物”，吃花酒，娶歌妓，房帏间闹出“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的丑闻，又与刘三小姐做下不清不白、不尴不尬的暧昧情事。其人的凉薄无情与腐朽，均足令人齿冷。一个宦家子弟黎景翼，猥贱无行，为争夺家产，设毒计逼死胞弟，又将弟妇卖入娼门，第三十二回评语：“于以叹前人衣冠禽兽之言，不为过刻也。”吏部主事符弥轩，高谈理学，开口仁义道德，闭口孝悌忠信，但却百般虐待将他自襁褓抚养成人的祖父，致令祖父瑟缩破敝，饥寒难捱，到处讨饭，他甚至肆意逞凶，抄起板凳向祖父头上砸去，几乎酿出逆伦重案。诸多家庭间之怪现状，“搜本寻源，其发起无非为一‘钱’字”。第二十九回写儿子勾结强盗明火执仗蒙面到自家抢劫放火；第六十五回写尤云岫的不肖子，用闷香将父母闷倒，席卷金银珠宝而逃；书中落墨甚多的苟才，则是被他的亲生儿子龙光勾结江湖草医用药谋害而死；龙光还公然奸娶了父妾六姨太太。小说赤裸裸地暴露了旧家庭中的深重罪孽，令人毛骨悚然，显示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纲常扫地的末日，往昔宗法制度庄严神圣的光环荡然无存。

至于晚清官场，廉耻尽丧，贿赂公行，如狂如瞀，为鬼为蜮，不啻是一个灵魂大拍卖的罪恶渊薮。作者笔锋辛辣，议论风发，直斥：“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第五十回）。作者让不通而通的一对活宝——卜士仁（“不是人”的谐音）和卜通（“不通”的谐音）叔祖侄孙二人娓娓谈做官经，尤有兴味：“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这是外面的话。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第九十九回）。这是老吏凭几十年阅历悟出的做官不二法门，堪称参透三昧。本书所反映的是中国吏治最腐败、最黑暗的捐官盛行时期，卖官鬻缺公然纳入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书中嘲讽：“拿官当货物，这个货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卖”（第五十回）。因此贪污腐化的毒菌，侵入了官僚机构的每一毛孔，逐臭之夫麇集，宛然一丘之貉。试看冠盖如云的官场：军机、部堂、督抚、司道、府县乃至上不得台盘的佐杂，无官不贪，欲壑难填；连同宫中大小太监、官僚的幕友、门丁、戈什哈、姨太太、小姐、丫环……都在中饱私囊。这是一部带着历史血污的官场实录，钱铺掌柜恽洞仙、兴隆金子店掌柜徐老二、户部员外郎惠禄、内务府郎中多福等，都是替总管太监、中堂大人经手卖官鬻缺、过付银钱的掮客，闽浙总督送里头大叔（影射李莲英）的寿礼，是三尺来高的一对牡丹花，白玉为盆，珊瑚

作树，玛瑙穿花，翡翠配叶，花心却是金丝镶了钻石缀成，价值九万两银子，不上半年，就调任两广总督的肥缺。周中堂收的一份贽礼是纯金制作的五十枝笔，十锭墨，一共是四百两。惠禄拜在宫中最有权势的一个老公公膝下做干孙子，于是走内线钻门路者趋之若鹜，居然臣门如市，乌将军(影射苏元春)待罪刑部天牢，被参罪款七十多条，赃银八百万两，惠禄的干爷爷要价三百万两，包乌将军满门无事，扬言只不过是代他打点打点，“现在那些中堂大人们，那一个不是棺材里伸出手来——死要的”(第九十二回)！江宁藩台惠福被参，以一百零八颗的一挂朝珠行贿，反得升做江苏巡抚。“官场的事情，也真是有天没日，只要贿赂通了，什么事都办得到的”(第九十回)。

作者所着力鞭挞的则是这些贪官污吏的龌龊灵魂。他们一身奴颜媚骨，胁肩谄笑，蝇营狗苟，为了升官发财，不惜吮痈舐痔，捧屁拍臀。第八十二回“报涓埃夫妻勤伺候”写两湖总督侯中丞与其男宠侯虎种种不堪闻问的秽事，显系影射张之洞和丫姑爷张彪。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莫可文，冒了亡弟的名字去做官，又引诱弟妇做了他的夫人，后来竟将这位夫人“公诸同好，作为谋差门路”，设起美人局来招蜂引蝶，居然左右逢源。作者还以嬉笑怒骂之笔塑造了一个贯串全书的反面典型——苟才(“狗才”的谐音)，穷形极相地刻画了这样一个“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禄蠹的发迹史。苟才本是南京城里一个候补道台，穷得吃尽当光，因贿通了总督亲兵，接二连三得差，手面很是阔绰了几年。后来在一次钦差大臣奉旨查办的参案中被撤差，为了东山再起想出一条丧心病狂之计：原来两江总督是色中饿鬼，苟才欲将花容月貌的寡媳献给制台大人做姨太太。合家软磨硬逼儿媳屈从就范，苟才夫妻二人双双跪在儿媳面前，行了只有拜见皇帝和元旦祭祖时才行的免冠叩首大礼，丑态百出，终于迫使儿媳“忿深怨绝顿改坚贞”。苟才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甚至署理了几天藩台。他虽曾险遭灭顶之灾：一次被新任两江总督革掉功名；一次被九省钦差撤差看管，但是凭借靠山和巨额贿赂，都能逢凶化吉，履险如夷。到安徽后，连任几年银元局总办，肥得淌油，贿赂钦差一次便是六十万两银子，苟才还不在乎此，每每自我宽慰：“只当代他白当了三个月差使罢了”(第九十五回)。最后竟然“宦囊丰满”到了“不在乎差使”的地步。苟才一生飞黄腾达的历史，证明清代末叶官场，唯有此等在黑暗中蠕蠕而动的衣冠禽兽最适生存。

小说还多侧面地反映了晚清官僚政治的腐败，上上下下，一片乌烟瘴气，官吏昏庸、颟顸，畏葸怯敌，色厉内荏，已是“大药不疗膏肓顽”，反映了国脉如丝、颓波难挽的历史总趋势。被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的清朝官员，阘茸怯懦，患了恐外症、软骨病。中法战争中，驭远兵轮管带，遥见海平线上一缕浓烟，疑为法国兵舰，逃走都怕来不及，于是凿船自沉，大家乘了舢板逃命，事后捏报“仓卒遇敌，致被击沉”；而那位会办海疆事务的钦差(指张佩纶)，只听见一声炮响，吓得马上落荒而逃。中日战争时，北洋水师叶军门(指叶志超)驻扎平壤，被日军包围，亡魂丧胆，亲笔写信给日本兵官，摇尾乞怜，哀求网开一面，放他领军撤退，情愿将平壤奉送，卖国通敌，不战自溃。外国人强买庐山牯牛岭，交涉闹到京里，总理衙门的一位大臣致函江西巡抚，公然鼓吹奴才哲学：“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罢”(第八十五回)！作者愤怒抨击媚外成性的民族败类：“我们中国的官，见了外国人比老子还怕些”(第五十回)。书中也隐约透露了国内的政局动荡。四川出了一个骗子、一个呆子，酿出“真命天子”的谋反大案，株连甚夥，闹得四川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广州督抚衙门接到一封洋文电报，密告有人私从香港运来军火，已经挖成隧道，装满炸药，直达万寿宫下，顿时人心惶惶，全城戒严，调集重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士兵则借巡逻搜查之机，大肆抢掠，闹得沸反盈天，最后却以滥杀无辜二十余人糊涂了账。这一切透露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气氛，封建王朝已经到了大厦将倾、栋折榱崩的边缘。

小说以万花筒的形式展示了光怪陆离的社会诸相——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畸形病态人生。魑魅粉墨登场，城狐社鼠横行。科举制度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抡才大典化为一幕闹剧，貌似庄严肃穆的文闱，实则一塌糊涂，舞弊成风：白鸽传题，暗通枪手；泄露关节，同考装疯；房官各备朱笔，主考公然饬改，简直形同儿戏。书中直斥：“什么规矩！我看着直头是捣鬼”(第四十三回)！洋奴买办应运而生，租界巡捕倚仗洋人势力挟嫌报怨，将一个中国守备捉进巡捕房监禁打板子，以泄私愤，足见洋人在华之气焰万丈(第十回)。洋行买办李雅琴，本是上海滩上一个大滑头，干没了干老子的一家洋货店，被外国人请去当买办，大发横财，成了暴发户，于是化钱捐官，改换门庭，为了摆阔闹排场，给母亲做阴寿，却借了别人家老太太的一轴遗像冒充自己母亲的真容，当作“喜神”悬挂寿堂，当场丢丑，使这个靠洋人颐指气使的市井无赖出尽了洋相(第七十九回)。书中骗局、拐局、赌局层出不穷，人心叵测，险象环生：珠宝店巨金被骗去，设圈套的却是本店东家(第五回)；赌徒充骗子，招股开洋行，倒帐卷逃(第四十九回)；江湖术士施法术，金银化作“仙丹”(第三十一回)；娼寮老鸨乔作南洋富孀，拐卖人口出洋(第五十九回)……诡变百出，幻中有幻。作者揣摩熟透、刻画最为淋漓尽致的则是十里洋场中的一班诗人墨客、名士狂生。这些浮薄子弟，徙倚华洋二界，徜徉花国酒乡，胸无点墨，大言炎炎，搔首弄姿，附庸风雅，当筵呈丑，纯盗虚声。斗方名士诌些歪诗，登在报端，便狂得个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自诩“画宗吴道子，诗学李青莲”的画师，竟然张冠李戴，“画了梅花，却抄了题桃花诗；画了美人，却抄了题钟馗诗”；竹汤饼会，笑柄满天飞，酸臭不可

闻，贻笑大方，斯文扫地。这帮恶浊社会泛起的泡沫，显示了一个没落时代中知识分子的空虚和堕落。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同时又是一部作者追求与幻灭的心史的记录，体现了他"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的心灵搏斗历程。他有一些微弱的富国强兵思想，书中通过王伯述之口陈说："现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希望朝廷效法外国，设立各种专门学堂，读书人讲究"实学"，多读一些《经世文编》、《富国策》之类的有用的书，以免遭瓜分亡国之祸。他激烈地抨击崇洋媚外，热情歌颂了一个中国工程师梁桂生，技术高超，能够指出并纠正外国工程师设计的船样的错误，令碧眼胡儿相形见绌，为我民族扬眉吐气。他也不乏敏锐眼光，如谈到："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回来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我化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楚材晋用'呢"(第三十回)。忧国救世之情溢于言表。而最为重要的是：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刻画了一系列的正面人物形象：吴继之、九死一生以及围绕他们的文述农、蔡侣笙、王伯述、管德泉、王端甫等。这一形象系列，不仅仅是作为一切怪现状的目击者、批判者，而且，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

吴继之是一个由地主、官僚转化而为富商的人物，这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的处于转化过程中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形象。他涉足官场之时，就在上海开设字号，立一基业，以为退步；继则提取巨资，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汉口、九江、芜湖、南京、镇江、苏州、杭州，乃至京、津各地设立分号，专门收购各地土产，贩到天津、牛庄、广州等处发卖，做大宗出口贸易。他被撤任开缺之后，索性弃官经商，这些描写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官抑商，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有云："世家子弟总不宜下与市侩为伍"，而本书则显示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官场是龌龊的，商界还干净些。吴继之弃功名如敝屣，高蹈远引，飘然竟去；九死一生厌恶八股，鄙弃仕途，不屑与卑污苟贱者流为伍。他们所经营的商业，曾经兴隆一时，财源旺盛，差可自豪，睥睨袍笏登场的群丑。他们所开拓的新的人生之路，寄寓着作者朦胧的社会理想。小说最后写到了他们的失败和破产，反映了在近代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命定归宿。然而，这些人物的心理构型却是旧的。无论吴继之或九死一生，都还缺少商业资本的弄潮儿的气质，骨子里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彬彬君子。小说着力刻画的是他们的义骨侠肠，以及他们之间那种肝胆相照的深情厚谊，与那互相倾轧的恶浊官场、人情浇薄的炎凉世态形成鲜明对照。作者写吴继之拯人于穷途末路之中的侠骨，写他的豪爽、风趣，他的温厚，都倾注了热情。九死一生，机警多才，他自十五岁赤手空拳出来，在豺狼当道、鬼蜮横行的世路上混，磨练出了他傲骨嶙峋的锋芒和棱角。他任侠仗义，路见不平，虽素昧平生，亦甘赴汤蹈火，救秋菊于火坑，拔侣笙于泥涂。小说开始，他还是一个初出家门、未谙世事、幼稚的彷徨歧路的青年；小说结尾，写他到宜昌奔伯父丧，继伯母家里人怀疑他来争遗产的一段，他已经是老于江湖了，横眉冷眼，嬉笑怒骂，痛快淋漓，把对方奚落得张口结舌，败阵而逃。对付尤云岫、黎景翼等恶人，亦复如此。他用自己犀利的唇枪舌剑，戳穿了虚伪世情的假面具，撕破了那貌似庄严的人生帷幕。九死一生就是作者本人的影子，在他身上明显可以看到吴沃尧那豪侠、讲义气、重然诺、磊落慷慨的个性。这样的人物形象，与其说是新的社会经济模式的创业者，勿宁说是旧时的风尘侠士。至于蔡侣笙，鲠直清介，洁身自守，以穷途落魄始，以罢职丢官终，小说末回"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描写大雪纷纷扬扬，沿街供奉香花灯烛，百姓高擎清水明镜，跪在雪地，涕泪交流，为贤令尹送行的场面，纯然是个"青天大老爷"的形象，令人忆起悠悠往昔的清官故事，略无近代气息。

这是作者无法解脱的人生困惑，对现实的强烈愤激使他沉湎于过去。作者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封闭的，守旧的，与世界文明进化潮流仅仅是擦肩而过。他的一些脆弱的改良主义思想与浓重的怀旧情结盘纠于胸，无可避免地落入皈依旧道德的深潭。在本书中，作者憧憬于母慈子孝、雍雍穆穆的家庭伦理关系，兄弟恺悌和睦，朋友笃于情义。九死一生的堂姊，虽有一些新颖见解，而主要是充当了道德说教的角色，因而显得矫情、苍白，她本人就是一个青灯寡居、埋葬红颜的礼教殉葬品。第二十一回堂姊道："要教化人，除非从心上教起；要从心上教起，除了读书明理之外，更无他法。"呼吁恢复我固有之文明；以正风俗人心。然而，历史的亡灵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作者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无例外地被人欲横流的尘嚣浊浪所吞没，"实业救国"、"道德救国"，一一破产，因而本书带有浓厚的悲观厌世情调，小说楔子所云："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即是作者自白。

艺术特色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典型地体现了吴沃尧的艺术风格：讽刺辛辣，笔锋凌厉，风发泉涌，庄谐杂陈。写人物如镜中取影，妍媸毕现，点染成趣，活泼酣恣。善用颊上添毫妙笔，如第十二回写苟才初次正面登场，他那如瓶泻水般的谈吐，旁若无人的意态神情，寥寥数笔，跃然纸上。小说的布局结构颇见匠心，总评有云："此书举定一人为主，如万马千军，均归一人操纵，处处有江汉朝宗之妙，遂成一团结之局。"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二十年来悲欢离合、盛衰兴废的生涯为主要线索，环绕他的几个重要人物：正面形象吴继之、文述农；反面形象苟才、伯父，都是贯穿全书的人物，首尾联络，起伏照映，构成主干分明、枝叶纷披的格局。小说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别开生面，全书有着叙事者的统一感情色调。

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材料庞杂，有些故事形同话

柄连缀，未免冗赘，有损于布局的谨严缜密。综观全书，不失为晚清小说创作中的上乘之作。

（林 薇）

Ershisi Shi Tongsu Yanyi

《二十四史通俗演义》 清代小说。二十六卷四十四回。吕抚撰。吕抚，字安世，新昌(今浙江新昌)人。诸生，乾隆元年(1736)举孝廉方正，乾隆年间在世。今有雍正间原刊本，题"新昌吕抚安世辑，男维城京周、维垣辅周、维基起周同校。"首有雍正五年(1727)李之果桂岩序，雍正十年吕抚自序。以后又有正气堂活字本和光绪间上海广百宋斋石印本。

书一至四回记盘古开天地及三皇五帝事，历述辰放氏教民衣皮、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及共工触不周山、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黄帝战蚩尤和大禹治水事。五至十二回，记夏桀、商纣暴虐，商汤、武王伐之；又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秦并六国事，其中插叙儒、道、释三教源流。十三至十七回记秦汉事，有荆轲、张良刺秦王，陈胜、吴广起义，楚汉相争，西汉征匈奴，通西域，王莽篡汉，光武中兴事。十八至二十四回记黄巾起义，三国鼎立，五胡乱华等南北朝事。二十五至三十回记杨坚建隋，李氏建唐，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五代十国及赵匡胤陈桥兵变建宋事。三十一至三十五回，记宋太祖统一中原，王安石变法，宋辽、宋金之战，宋室南迁，秦桧误国，元兵灭宋，忽必烈统一天下及元末败亡事。三十六至四十回记朱元璋建明，燕王靖难，严嵩弄权，李自成起义，清兵南下，灭李自成及弘光朝廷，统一全国。四十一回记各朝年号，四十二回述儒家道德，四十三、四十四回记历朝各地异物、矿产、灾异和风俗。

此书本名《纲鉴演义》，承明代历史演义创作之余波，依《资治通鉴》体例，演义全史。因内容庞杂，而篇幅有限，故文中少铺叙而多记事，文字艰涩，仅可作历史事实的通俗读本，而文学价值甚少。（顾 青）

Ershisi Zun Dedao Luohan Zhuan

《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 明代小说。六卷二十三则。日本内阁文库存万历二十三年(1604)聚奎堂刻本，全称《新刻全像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题抚临朱星祚编，作者生平事迹不详。每卷分叙三至五尊罗汉，并以罗汉名为则目，然中缺第二十位罗汉，其所记二十三尊罗汉为：长眉、伏魔、聪耳、抱膝、劝善、捧经、降龙、绯衣、戏珠、飞锡、杯渡、振铎、施笠、持履、优虎、换骨、浣肠、现相、跨象、拊背、焚佛、赋花、却水等。行文半文半白，仅简短之记述，殆不足称为小说。

（吴 敢）



Facai Mijue

《发财秘诀》 清代小说。十回。又名《黄奴外史》。署趼人即吴沃尧撰。发表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至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月月小说》第十一至十四号。标"社会小说"。回末有作者自评。光绪三十四年上海群学社出版单行本。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二卷》(1960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

小说展示海禁初开、通商伊始时代,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社会中人欲横流的图景,是一部洋奴买办的发家史。首叙广东乡民涌入香港发洋财的纷扰情状。区丙本是一穷苦小贩,卖料泡(俗称唝嘣,小孩玩具)给洋人竟获大利;经营得手,改贩窑货,先后获银五万多两,成为暴发户。最后财迷心窍,干起细作勾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不断向英侵略军提供广州驻防的军事情报,沦为汉奸。花雪畦本是鼠窃狗偷之辈,被人捉住游街,打得血肉横飞。后来与香港招工馆搭上线,往海外拐卖人口发了一注横财。他们的发家史无不充满着血腥味。

作者揭露发财秘诀:一曰狠心辣手,丧尽天良。如奸商垄断茶市,压价收购,害得贩茶山客投江的、上吊的、吃生鸦片的,不计其数;花雪畦瞒心昧己,干没合伙人的巨款。一曰崇洋媚外,奴颜婢膝。那些细崽出身的洋行买办津津乐道洋奴哲学,甘愿做外国人的狗,供洋人驱使。作者对于这些出卖灵魂的民族败类深恶痛绝,每下笔时,"怒眦为之先裂"。小说以知微子喝破发财诀结束:"你若要发财,速与阎罗王商量,把你本有的人心挖去,换上一个兽心"(第十回)。数言如醍醐灌顶,意在唤醒人间痴迷。小说针砭时弊,犀利有余,凝重不足,有漫画化的倾向。 (林 薇)

Fan Tang Yanyi Zhuan

《反唐演义传》 清代小说。题"姑苏如莲居士编辑"。瑞文堂刻大字本为十四卷一百四十回,内封横镌《武则天改唐演义》,封二右栏镌《评点薛刚三祭铁丘坟全集》,中间书题《异说反唐演传》,板心题《反唐全传》。三和堂刻本为十卷一百回,首叶题《反唐女娲镜全传》,两旁夹写"内附凤娇投水","徐孝德下山",首有序,署"时乾隆癸酉(十八年)仲冬三月如莲居士录于似山居中",每卷之首皆题《新刻异说反唐演义传》(鲁迅故居藏三和堂本中鲁迅夹签题识)。另有崇德堂藏板本十卷一百回,改题《南唐演义》。后来坊本又有改题为《大唐中兴演义传》、《薛家将反唐全传》等。

此书叙薛丁山之子薛刚反唐事,从薛丁山葬父、武则天入宫受宠、薛刚大闹花灯开始,叙至睿宗即位、薛家一门团圆为止。情节相当于九十回本《征西说唐三传》第七十回至九十回,但叙述却比《征西说唐三传》详要。《征西说唐三传》从薛仁贵挂帅征西叙至薛刚扶佐唐室睿宗即位为止,此书前半部据《征西演义》某些情节敷演,后半部叙薛丁山、薛刚等人的传奇故事,则是取之于说书和戏曲,这些英雄并非历史真实人物,大多数是民间传说中创造的。《征西说唐三传》芥子园刻本题"如莲居士编次",本书亦题"如莲居士编辑",两书所叙内容相同的情节,是《反唐演义传》据《征西说唐三传》扩展而成,还是《征西说唐三传》节缩《反唐演义传》而成,实难论定,然而两书同出一人之手,相距不久成书,则是可以肯定的。

清代小说演述隋唐历史,先有《说唐全传》和《隋唐演义》,既而有《说唐后传》接续其后,叙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二事,又有《征西演义》插增薛仁贵征西一事,《征西说唐三传》承续《征西演义》,叙写薛家第二代薛丁山、第三代薛刚事,《反唐演义传》则详写薛刚反唐的故事,从而构成薛家演义系列。这几部演述薛家的小说从讲史演进而来,故事情节多半出于民间传说,然而书中虚构的人物如薛丁山、樊梨花、陈金定、薛刚、薛金莲等等男女英雄都已成为民间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薛家三代的传奇故事被改编为戏曲多种,至今在舞台上盛演不衰。 (石昌渝)

Fang Shuyan

方舒岩 清代小说《聊斋志异》的评点家。生卒年不详。浙江淳安县人。曾于嘉庆十六年(1811)前后评点《聊斋志异》。经方舒岩评点过的《聊斋志异》现存一百零三篇。评语过录在一抄本上,计四册八卷,现藏安徽省博物馆。方舒岩曾任过私塾先生,比较接近封建社会中下层生活,这决定了他对《聊斋志异》的批评在思想倾向上比较进步。方舒岩对《聊斋志异》的评点,在形式上以论赞为主,大都属总评。评语主要是对作品主旨的揭示,并常常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发表议论,而对篇章结构等艺术特色方面则着墨不多。

方舒岩很大一部分触时感事而发的评语,带有批判现实的性质。如其评《赵城虎》:"赵城妪竟得此虎子哉!方虎噬其子,向邑令以求伸,是欲执鬼缚魅也。脱非老妪,鞭棰且不免。何能伏虎?此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吾又思:夫虎究非人,犹能生则致养,丧则致哀以悔祸。彼虎而冠者,所在多有,且日肆其爪牙,以弱肉强食为固然,而不知稍戢,则猛于虎者矣。安得卞庄子尽刺而脔切之,庶虎风其不行欤?"方舒岩在此把"向邑令以求伸",看作"是欲执鬼缚魅",把官府的大堂比作"虎穴",把官吏视为"猛于虎者",无情地揭去了贪官污吏的伪善面纱。同是痛恨封建官吏的执法不公,蒲松龄往往劝说人们寄希望于"冥报",而方舒岩对此则有着清醒的认识。如他在《李伯言》篇后评道:"彰善瘅恶,阳世之大法,奈刀笔吏往往失之不平;转望冥报,阎罗肯任

其贵哉？青天白日，曲直莫分，岂酆都黑暗之中反能代为剖析？此含冤者终难昭报也。然火烧堂廨，王生受笞，又何以闻？则无其理者，不妨姑传其事，使狂悖者稍知敛迹，又未必非圣王神道设教之意也。”方舒岩认为含冤者“终难昭报”的原因是“刀笔吏往往失之不平”，这是人世间的事；他肯定“阳世之大法”的现实性，“姑传其事，使狂悖者稍知敛迹”，方舒岩在此点明了蒲松龄劝惩的意旨。

方舒岩的评点，不仅批判了封建统治势力，而且对于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小市民的虚荣及其封建道德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评。方舒岩对《聊斋志异》中所刻画的不得志的封建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同情，还颇有见地地指出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只能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而存在，即所谓“士患不自立”。如在《叶生》篇后，方舒岩评道：“此忘死而卒酬其志，俱足为文章吐气，然则士患不自立耳，一时蹭蹬何有哉？”又如在《红玉》篇后，针对异史氏曰：“其子贤，其父德，故报之也侠。”方舒岩则认为：“相如乌得贤？逾墙钻穴而不知羞，杀父夺妻而不能报，即云具讼几遍，尝胆图仇，皆虚词耳。曷足贵乎？其尤失者，在抱子先逃一节，幸而侠士警邑宰而救之，不然，口具难糊，何能娶妻生子，以功名富贵显于当时哉？呜呼！此冯翁言其浮荡，而侠士直视之为不足齿之伧也！”方舒岩以现实的态度批评了冯相如的寒伧和浮荡，但在批评的背后，他又何尝不期望冯相如之辈能振奋起来去抗争，去建功立业。

方舒岩对《聊斋志异》的评点较少旧道德的说教，而有着一些新意识。如其评《瞳人语》：“世人之目，或眯或明，皆自取之，良然。但芙蓉新妇，车幔洞开，召人窥视，亦未免冶容诲淫，婢其责人而不自责耶？何其虐也？”他批评的不是“不持仪节”的秀才方栋，而是故作姿态的“非同田舍娘子”的贵族妇女。方舒岩在《胡四娘》的评语中还提出了“虽庸众亦得自见其片长”的见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人都有其独立的生存价值和潜在的能力。方舒岩思想的民主倾向是明显的。

方舒岩对蒲松龄所宣扬的佛道迷信思想深表怀疑，常提出质问。如其评《成仙》：“至借隐则有之，共仙则难信，世上岂真有神仙耶？仙人岂真能易人之身耶？果尔，则易其身，何不并易其心，使自知之而自诛之，何以假之梦耶？”又如其评《鲁公女》：“一经咒能令死者可生，老者可少，空王之法力，宏哉！独怪卢女于张，因年貌不符而复死，死知其是而复生，岂死生由己耶？”

方舒岩在列举传闻异同和对一些篇章的考据方面，也有独到之处。如其评《鸦头》：“鸦头，非王文无以脱勾栏，非王孜无以出囚室。顾孜当弃诸褓褓，不知谁父，安知谁母？则抚养之功不可缺也。然吾尝游燕都育婴堂矣，方春作保孤会时，迎神演戏，观者如堵。婴孩不下数十，卧一土坑，类骨瘦面黄，水浆多不继者，故死之十八九，存者不得一二。虽曰‘育婴’，其实杀之矣！”通过方舒岩的这些见闻记录，使人们了解到当时所谓育婴堂的真相，从而可以知道在《聊斋志异》中所描绘的，抚育孤儿成长的育婴堂，只是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而已。

方舒岩对《聊斋志异》的评点有其独特之处，不失为研究《聊斋志异》和文学批评史的有用资料。评语中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至今仍可供借鉴。（汪庆元）

Fang Zheng Xiaoshi

《放郑小史》 明代小说。四十回。未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云：“右二书（指《放郑小史》与《大英雄传》）俱明人撰，以诋郑鄤者，今无传本。鄤字谦止，武进人，天启二年进士，选庶吉士。值文震孟疏攻客、魏，留中不发，鄤继之，俱罢官回籍。崇祯元年，复官。以丁父母忧，八年，始入京。鄤负盛名，与文震孟、黄道周友善，为宰辅温体仁、杨嗣昌、张至发所忌，欲借鄤以倾二人，乃先后劾鄤仗母、惑父披剃事，下刑部狱。体仁党陆完学复募鄤同乡许曦等九人，代为草疏，以实杖母之事，并加入奸媳奸妹事。十二年八月，狱成，磔于市。据鄤所自叙年谱，谓‘曦等更深一步，串成秽恶小说，嵌入姓名；陆完善七十四岁之翁，深狎诸恶少而成之’云云。则当时体仁等借小说以遂其陷害之谋，实与冯铨之《辽东传》同，而卑劣犹过之。此二书今虽不见，《古学汇刊》犹载其目，盖即曦辈所为。尚有《扶伦信史》则文具在，以文言演之，已叙至鄤死。又有《烈女传》，演奸媳事，今未见。”据此，知《放郑小史》实温体仁指使许曦辈所作，内容系叙郑鄤杖母、奸媳奸妹事，以遂陷害之谋。所叙事可从《扶伦信史》、《渔樵话·郑鄤本末》中窥其大略。小说当成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之前，故郑鄤生前尚见之。

民国元年，上海国粹学报社刊行的《古学汇刊》第一编，曾载有《放郑小史》四十回的回目。（朴　之）

Feihua Yanxiang

《飞花艳想》 清代小说，十八回。又名《梦花想》、《鸳鸯影》、《幻中春》。署“樵云山人编次”。樵云山人即刘璋。首有“岁在己酉菊月未望”的作者自序，知为康熙八年（1669）。书中“玄”不缺笔，亦应为康熙初期或此前所刻。

书叙雪太守考诗择婿。山阴县秀才柳友梅，作《春闺》、《春郊》二诗而得到雪太守和梅如玉、雪瑞云二位小姐的喜爱。因遭陷害，两位小姐经历了一段坎坷的生活，后柳友梅高中探花，并升任大学士，终得与雪瑞云、梅如玉团圆，并娶村姑李春花和丫环朝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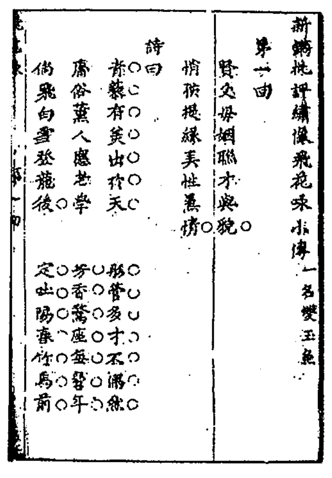
此书不仅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形象明显模仿《玉娇梨》，而且多处文字直接抄自《玉娇梨》。但其才子娶四位娇妻美妾的结局，则远离了《玉娇梨》所开创的以真情为基调的才子佳人小说的风貌。第六回入梦一段稍涉秽亵，和后来《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试云雨情的一段描述文字颇为类似。今存清刻本。其中道光二年（1822）、道光十五年（1835）刻本题名《鸳鸯影》，文字颇

有出入。（林　辰）

Feihua Yong

《飞花咏》 清代小说。十六回。一名《双玉鱼》。全称《新镌批评绣像飞花咏小传》。不署撰人。序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

书叙松江府华亭县昌全生子名谷，端居生女名容姑，两家以双玉鱼为聘礼信物，订立婚约。昌全因系军籍，全家充军赴边塞，途中将昌谷过继唐希尧为义子，更名唐昌；容姑被强盗劫去，得御史凤仪相救收为义女，改名凤彩文。凤仪和唐希尧是表兄弟，唐昌与凤彩文互相爱慕，咏飞花诗私订终身。不久，凤仪被奸臣陷害，在贬官赴任途中丢失了彩文。昌全在边塞收彩文为义女却不知她原是儿媳妇；昌谷被陷害，遇端居得救收为义子，也不知他原是当年的女婿。后昌全与端居同回故乡，老友相见，各以失子失女而悲叹，又各因得义女义子而欢欣。两家重结婚姻，以双玉鱼为验证，方知正是当年早订的好姻缘。作品围绕着悲喜二字展开，情节曲折，故事中两条线并行发展而又互有交叉，结构精巧，这在清初小说的结构艺术上实属匠心独具。然作者着力于情节的跌宕波澜，却忽略了细节的真实可信，如写年仅十岁的容姑谈情说爱，造成了艺术上的缺陷。


新鐫批評繡像飛花咏小傳 一名雙玉魚

第一回

賢父母姻聯才貌

詩曰

清初刻本《飞花咏》书影

今存清初刻本。（林　辰）

Feijian Ji

《飞剑记》 明代小说。二卷十三回。一名《吕仙飞剑记》。全称《锲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明邓志谟撰。记吕洞宾事多采宋元人记载，杂以假说。第五回《吕纯阳宿白牡丹　纯阳飞剑斩黄龙》，大异《醒世恒言》第二十二卷所记。文亦流利，而叙次不免张皇。有明萃庆堂刻本传世。


飛劍記目錄

第一回　謫仙朝玉皇大帝　慈童投呂家出世

第二回　呂純陽遇鍾離師　鍾離子五試洞賓

第三回　秘授純陽子丹訣　呂純陽發大誓願

第四回　洞賓得遇天劍法　飛仙劍斬蛟殺虎

第五回　呂純陽宿白牡丹　純陽飛劍斬黃龍

明刻本《飞剑记》目录

（吴　敢）

Feilong Quanzhuan

《飞龙全传》 清代小说。六十回。题"东隅逸士编"。此书序言署"东隅吴璿"，可知东隅逸士的真实姓名是吴璿。本书乃是吴璿在旧本小说《飞龙传》基础上删改修订而成。成书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最早有崇德书院刊大字本。书中讳雍正帝胤禛和乾隆帝弘历之名，当为乾隆刻本。另有世德堂藏板及东皋书屋藏板，亦为较早版本。

旧本《飞龙传》今已无存。清乾隆间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余记》引评话有《飞龙》，或即吴璿所改之旧本。钱静方《小说丛话》谓有坊刻《飞龙传》二种：一种"实录尚多"；另一种"类皆臆造"，此二种与吴璿改定本关系如何，不得而知。在《飞龙全传》之前，以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有罗贯中的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李玉的传奇《风云会》，话本小说《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警世通言》卷二十一)等。《飞龙全传》是关于这一题材最完备的作品。全书从后汉隐帝刘承祐乾祐元年(948)写起，到陈桥驿兵变，后周恭帝逊位，北宋立国为止，写了前后十二年的经过；中间还涉及后周取代后汉的过程。在这一特定历史变迁背景上，作品叙述了以赵匡胤为中心的一大批英雄的传奇故事。他们既有普通人的嗜好欲望、喜怒哀乐，又具有非人的神性。赵匡胤为赤须火龙，郑恩为黑龙，柴荣为黄龙，郭彦威为乌龙，等等。作品叙述诸龙风云际会，故名《飞龙全传》。有些章节，如孟家庄郑恩降妖、太祖尝桃降舅母、陶三春挥拳服郑恩等故事，写得生动有趣，富有世俗生活气息。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飞龙全传》明显受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章回小说及短篇话本小说的影响。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来源于话本小说，在本书情节中仍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赵匡胤、柴荣、郑恩三人既是君臣关系，又是结义兄弟，与《三国志演义》中刘、关、张的桃园结义非常相似。"宋金清骄设擂台"与"贩马计大闹金陵"等情节则与《水浒传》中"燕青智扑擎天柱"、"李逵元夜闹东京"等情节近似。在结构布局上，作品以"治极则乱，乱极则治"为总体原则，这与《三国志演义》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相同；书中人物由个别行踪到群体会合，则又与《水浒传》中百川归海式连结相仿。此外，赵匡胤的神煞棍棒变化多端，威力无比，显然是从《西游记》中的金箍棒脱胎而来。《飞龙全传》吸收前代不同类型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布局和细节而加以改造变形，融为一炉，因而既有历史演义的特点，又有英雄传奇小说和神魔小说的特色。

（石育良）

Feituo Quanzhuan

《飞跎全传》 清代小说。四卷三十二回。邹必显撰。嘉庆二十二年(1817)一笑轩刊本，首有一笑翁序，

署“嘉庆丁丑(二十二年)孟夏上瀚”。序称作者为“趣斋主人”。一笑翁、趣斋主人大约都是邹必显的笔名。邹必显是乾隆嘉庆年间扬州评话艺术家,江苏兴化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他“性温暾、寡言笑,偶一雅谑,举座绝倒”。又说他“以扬州土语编辑成书,名之曰《扬州话》,又称《飞跎子书》”。乾隆时扬州人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云:“空心筋斗会腾那,吃饭穿衣此辈多。倒树寻根邹必显,当场何苦说飞跎。”可知邹必显在乾隆时说《飞跎子传》已享有盛名,到了嘉庆时则有话本问世。此书除一笑轩刻本外,还有嘉庆二十二年维扬文盛堂刻本,咸丰七年(1857)如皋义林堂刻本、同治十一年(1872)扬州醉经堂刻本。

这是用扬州俗谚写成的讽刺性滑稽小说。叙“飞跎子”原名石信,字不透,因误服蜜饯砒霜药,背上长出一块呆肉,左脚又被人弄坏,故此人称“跳跎子”。跎子为要治好背跎腿跛,找遍上红城的悬天上帝求取仙方,一路历经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终于拜师学到诸种绝技,被誉为“飞跎子”。时海外天子带领倭蛮、苗蛮、反蛮入侵中原,飞跎子奉师命下山出战,摆阵斗法,难分难解,都抗囊菩萨出来说和,释、道、儒三教和解,天下归于太平。跎子加封跎王,名留后代。

“飞跎”是扬州土语,焦循《易余龠录》卷十八云:“凡人以虚语欺人者,谓之‘跳跎子’;其巧甚虚甚者,则为飞跎。”此书记扬州风土人情,文笔粗疏,但由评话表演又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石昌渝)

Feixing zhi Guaiwu

《飞行之怪物》 清代小说。八章未完。题“肝若著”。作者沈琳,字强汉,笔名肝若、铁肝生,江苏无锡人。清末民国初年在世,1904年留学日本,曾协助秋瑾创办《白话》杂志,所撰小说尚有《好梦醒来》等。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上海改良小说社印行,题“科学小说”。

《飞行之怪物》虚构公元1999年太平洋上出现一威力无比之黑色飞行怪物,美国纽约等大小数十城皆被其摧毁,居民惨死者不知其数。全球各国无不为之震惊。次年,黑色怪物又飞临欧洲,并坠下一物。各国学者会集柏林,潜心研究后宣称:怪物坠下碎物乃东亚支那国人所钟爱之鼻烟瓶,故怪物上必有支那人。于是,美国率先发难,以鼻烟瓶为证据,要求支那国赔偿损失,各国群起效尤。支那帝国软弱无能,外务大臣包媚骨仰洋人鼻息,当即签约,赔银丧权。未几,草约为国人所知,热血之士公电政府,坚请废约。支那皇帝另派卫转园为使,重新谈判。卫辩之再三,又允将全国铁路交各国开办。小说后半部写英国理学博士贝尔根驾飞艇探寻飞行怪物的种种经历,最后被黑色飞行怪物将战舰、小舟撞沉,众人皆落水失去知觉。

小说所叙场面人物,多为异邦洋人;描写支那谈判一章,笔法夸张,颇有寓意。在科幻小说题材中夹入谴责时政的内容,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

(陈年希)

Feiyan Zhuan

《飞烟传》 唐代传奇小说,一作《非烟传》。皇甫枚撰。原为《三水小牍》中的一篇。见原本《说郛》卷三十三。《太平广记》收在卷四百九十一杂传记类,题作《非烟传》,似曾单行。《类说》卷二十九、《永乐大典》卷四千九百零八引《丽情集》,均作《非烟》。《虞初志》卷六误题皇甫放撰。《说郛》所收文字最详,较近原貌,今从之作“飞烟”。

篇叙步飞烟为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公业的爱妾,容貌美丽,善音乐,好文墨。邻家子赵象于墙隙中窥见飞烟,为之倾倒,废寝忘食,买通看门人寄诗致意,飞烟也写诗酬答。从此诗函往来,互通情愫。一日,趁武公业值班,飞烟传语约赵象逾墙相会。自后常期会于后庭,终于被武公业所知,伺机抓住他们,赵象跳墙逃走,飞烟被缚在柱上鞭笞至死。

《飞烟传》写一个在包办婚姻之外追求自由爱情而丧生的女性,很有特色。步飞烟是一个孤女,才貌俱佳,却被骗嫁给武公业作妾,丈夫又很“粗悍”,她认为不是“良配”。如她在信中所说:“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间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因此当赵象托人转达爱慕之情时,她只是“含笑凝睇而不答”。赵象又题诗寄意,她读后就说:“我亦曾窥见赵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当之。”不禁也写了诗以表自己的衷情。经过诗和信的反复往来,飞烟竟冲破了礼法和心理的束缚,主动约赵象来后庭幽会。她向赵象表白:“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缘,勿谓妾无玉洁松贞之志,放荡如斯。直以郎之风调,不能自固。”两人交往经年,共度了短暂的欢乐时光,终于因女奴告发被丈夫打死。先是飞烟因为细故而打了女奴,故引起大祸,这虽是偶然事件,然而他们的私通关系不能持久是必然的。最后赵象幸免于难,改名逃奔远方,而飞烟则担当了全部的责任,在身受酷刑而濒临死亡时,并不后悔,她勇敢明白地表示:“生得相亲,死亦何恨。”飞烟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所受的迫害,而她的追求和抗争则表现了一种鲜明独特的性格。

《飞烟传》在唐人小说中别具特色,与一般才子佳人故事有所不同。飞烟不仅有貌,而且有才。她爱上赵象,就因为欣赏他“端秀有文”、“大好才貌”。她赠诗给赵象时还说:“赖值儿家有小小篇咏。不然,君作几许大才面目。”她很重视自身的人格和价值,因而鄙弃武公业的粗悍。飞烟如果不遇到赵象,也可能会随遇而安,悒郁终生,恰好遇上了赵象的挑逗,就把她埋藏在心中的爱情死灰点燃起来了。她不是青楼卖笑的妓女,但也不是深闺淑女,而是一个以色事人的姬妾。所以她克服内心的障碍比较容易,而所受到的惩罚则更为残酷。这是一个超出了才子佳人小说常规的悲剧故事。最后飞烟被鞭笞而死,然而却免除了她终身的痛苦,否则她可

能被迫与赵象分手，或者忍受不如意婚姻的折磨，总不可能有大团圆的结局。

《飞烟传》是一个才子和才女相爱的故事，因此小说里穿插的许多诗歌骈文并不显得那么累赘多余。他们最初只能以诗来倾诉爱情，飞烟的诗也的确写出了她的心情和性格，如："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愿得化为松下鹤，一双飞去入行云。"真实地表达了她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的愿望。《三水小牍》里常用一些骈俪文字，这是所谓"传奇体"的特征。《飞烟传》里用了不少骈俪句，但并不像宋人尹洙所说的"用对语说时景"，而是用对语来写人物的心情。如飞烟给赵象的回信说："每至清风明月，移玉柱以增怀；秋帐冬釭，泛金徽而寄恨。岂谓公子，忽贻好音。发华缄而思飞，讽丽句而目断。所恨洛川波隔，贾午墙高，连云不及于秦台，荐梦尚遥于楚岫。"就很委婉而又真挚地表露了她的情怀。步飞烟的信和崔莺莺的信一样，是唐人小说中精彩的尺牍，缠绵悱恻，哀婉动人。这种文字，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像某些作品那样滥用于对话和写景，往往流于呆板繁缛，而游离于故事发展之外。

《说郛》本的《三水小牍》，《飞烟传》结尾比别的版本多出一段文字。其中说到后来赵象改名为远，"调授汝州鲁山县主簿，陇西李垣代之。咸通末，予复代垣，而与远少相狎，故洛中秘事，亦知之。而垣复为手记，故得以传焉"。讲得原原本本，似乎实有其事。后面还有三水人的一番议论，说："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衒色则情私。若能如执盈，如临深，则皆为端士淑女矣。飞烟之罪虽不可逭，察其心亦可悲矣！"作者一方面认为步飞烟罪不可逭，另一方面又察其心觉得可悲，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似乎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皇甫枚比较尊重传统的道德观念。《三水小牍》里写了一些表扬忠和贞的人物，传奇体的小说并不多。《飞烟传》是他最杰出的作品。在具体描写中，作者的倾向是在同情步非烟的不幸遭遇，而且对她的爱情生活还写得非常动人。如果不是在议论中故意作劝百讽一的庄语以为掩饰的话，那么有可能其中主要情节真出自李垣的手记。（程毅中）

Feiyingsheng

《飞英声》 清代小说选集。今存两种残本。一藏日本京都大学的刻本名《野史飞英声》，题"古吴憨憨生"选辑，四卷八篇，残缺第四篇《三古字》。另藏北京大学的可语堂刻本，题"钓鳌逸客选定"，仅存《闹青楼》一篇。

四卷本卷一《闹青楼》，述王慧英大闹青楼，教训鸨儿，后嫁与韦吏部之子事；《合玉环》述军人赵兴与妻因战乱失散，终归团圆事。卷二《风月禅》述得得和尚竺月华因一回回偈得以还俗，娶一娇妻事；《三古字》原缺；存回目《寓三古女鬼传考题葬暴棺终身享福寿》。卷三《破胡琴》述唐陈子昂怀才不遇，破琴散书，终得朝廷重用事；《宋伯秀》述宋伯秀贪恋女色，被朱卖婆骗走钱财，终身贫困事。卷四《三义庐》述衢州乞丐王二忠厚仁义，不篡不义之财事；《孝义刀》述孝子崔镒勇杀欺凌母亲的妓女魏宝儿事。

清话本《锦绣衣》收录《换嫁衣》、《移绣谱》二篇，其中《移绣谱》存四回，正为《三义庐》，《闹青（作情）楼》、《三古寺（作字）》、《宋伯秀》（原缺题）四篇，又据日本元禄间《舶载书目》，著录一丛书《纸上春台》，总目为《换嫁衣》、《倒鸾凤》、《移绣谱》、《错鸳鸯》、《十二峰》、《锦香亭》。根据上述，《飞英声》小说很可能是从《纸上春台》所收诸书中选辑而成。（顾 青）

Feiliebin Waishi

《菲猎滨外史》 清代小说。五回，未完。作者侠民。发表于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至光绪三十一年二月《新新小说》第一、三、五、六号。小说叙述东南亚之岛国菲猎滨（即菲律宾）被西班牙侵占，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境遇，以及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

菲猎滨从1896年起爆发反西班牙大革命，1898年6月12日宣告独立。作者震撼于菲猎滨革命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而有此作。自叙中称许菲猎滨"弹丸黑子，志不稍屈，力竭势穷，愿举全岛为焦土，遂使菲猎滨三字之价值，辉耀于全世界，固一时之雄杰哉！……其视吾东亚病夫，任人宰割，犹复谓他人父，忝颜事仇者，固未可同日语也"。

小说旨在弘扬民族革命精神。书中展现了一部"泪痕糁和血痕"的亡国痛史。西班牙统治者对待殖民地人民至为酷虐，吮吸膏血，滥施刑戮，奸虏烧杀，甚则焚村屠城；同时施以精神凌虐，叱骂："你们岛中贱种，到了今日，还讲什么权利！……你儿时看见主人与奴隶讲权利来！人类与禽兽讲权利来！"充分揭露了有强权无公理的殖民制度的罪恶。小说从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反映了革命的地火在运行，既展现了下层平民百姓的反抗怒焰，包括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会党——喀提普朗会；还有慷爽磊落的渔民兄弟力杜、力颇；以及复仇尊神般的、誓与侵略者同归于尽的猎夫雷普等；同时也描绘了上层知识界精英的觉醒和奋争，如大法律家比纳，在马尼剌市主编《大加鲁日报》，因揭载《论西班牙僧侣十大罪恶》及《菲猎滨应布自治制度论》两篇论文而被封禁，比纳也被通缉，亡命天涯；还有讴歌革命的大文学家李莎博士；大政治家毕灵西及其十岁神童的幼子毕拿。所叙大抵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书中流露了对于独立自由的强烈渴望，当李莎漫步美国京城，"远远望见华盛顿的独立纪功碑高矗云表"，不禁热血沸腾。

小说头绪纷繁，人物众多，但多只是昙花一现，还没来得及写到波澜壮阔的革命勃兴，就戛然而止。

（林 薇）

Fenmen Gujin Leishi

《分门古今类事》 宋代志怪小说集。委心子编。共二十卷。分为十二类，其中帝王运兆门二卷、异兆门三卷、梦兆门三卷、相兆门二卷、卜兆门二卷、谶兆门二卷、祥兆门一卷、婚兆门一卷、墓兆门一卷、杂志门一卷、为善而增门一卷、为恶而损门一卷。书中所载故事，多取材于《左传》、《史记》等史书及《酉阳杂俎》、《朝野佥载》等唐宋野史、笔记。如卷一帝王运兆门《梁武跸声》条，记梁武帝萧衍为司徒祭酒时，与范云同在竟陵王西邸，情好甚欢。萧衍每至范云家，范云妻子经常听到跸声，自是尽心推事。此则取材于《南史·范云列传》，文字与《南史》基本相同。卷十六婚兆门《于祐红叶》条，记载唐僖宗时儒士于祐，于御沟中得题诗红叶。后与题诗宫人韩氏结为夫妇的爱情故事，则引自《青琐高议》卷五《流红记》，只不过篇幅大为缩减。可见《类事》一书摘抄故事，也有编者改写的部分，编者选编这些故事的目的，是说明一切事物的兴衰成败皆有定数，并在一定的预兆中显示出来；又认为人为的努力有时也能改变天定的命运。正如原序所说："天定可以胜人，人定亦能胜天。"

本书采摭繁富，引书达一百六十多种。《四库全书总目》曾说："其书成于南渡之初，中间所引，如《成都广记》、《该闻录》、《广德神异录》、《唐宋遗史》、《宾仙传》、《蜀异记》、《搢绅脞说》、《灵验记》、《灵应集》诸书，皆后世所不传，亦可以资博识之助也。"除以上已佚各书外，宋初人的小说，如吴淑的《秘阁闲谈》、钱易的《洞微志》、秦再思的《洛中纪异》、毕仲询的《幕府燕闲录》、张君房的《乘异记》等，也已失传，而本书还保存了部分佚文，对研究宋代小说也很有参考价值。又如卷二《天后知命》条引《甘泽谣》的绮娘故事，与今本《甘泽谣》的素娘故事相似而出入很大。卷三《王勃不贵》条，引自罗隐《中元传》，是王勃风送滕王阁故事的最早记载，这对于研究唐宋小说的源流颇有帮助。另外书中还记载了一些遗闻逸事，也是文史研究的资料。如卷十九《毋公印书》条，出自秦再思的《纪异录》，所记毋昭裔刻印《文选》和《初学记》的经过，就是很重要的出版史料。此书还可以用来考证和辑集古书。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的《青琐高议》一书，收辑佚文三十六则，其中十二则就采自《分门古今类事》。

关于本书的编者，已不可详考，唯《序》中自称"委心子"，据本书卷八《先大夫龙泉梦记》篇作者名宋如璋，北宋崇宁乙酉岁(1105年)拔漕解，次年登第。此篇记其登第前的梦兆。编者称之为"先大夫"，可见"委心子"当为宋如璋之子。

此书流传不广。《宋史·艺文志》未著录。现存只有《十万卷楼丛书》本和《四库全书》本。《十万卷楼丛书》本又冠以"新编"二字，可能又经过后人修订。中华书局新校点本(1987)，即以此为底本。

(王秀梅)

Fenjiao 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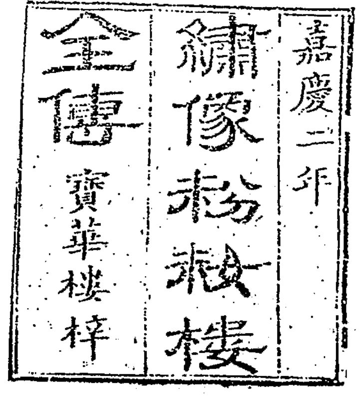
《焚椒录》 辽代传奇小说。王鼎(?～1106)撰。王鼎，字虚中，涿州(今河北涿县)人，辽道宗清宁五年(1059，一说清宁八年)进士。累迁翰林学士，升观书殿学士。以怨望罢官流放镇州，后复职。《辽史》卷一百零四有传。

《焚椒录》一卷，《四库全书》列入杂史类存目。有《宝颜堂秘笈》、《津逮秘书》等本。叙辽道宗耶律洪基皇后萧观音，能撰诗歌，善弹筝和琵琶，为道宗所宠爱，称尊号为懿德皇后。后因谏阻道宗骑猎而失宠。萧后作《回心院》词以求爱幸。大臣耶律乙辛与后家不和，指使叛臣重元家婢单登与教坊朱顶鹤共谋诬陷萧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伪造《十香词》骗取萧后手书为证。道宗听信谗言，逼令萧后自缢。王鼎大安五年(1089)谪居镇州时撰此记，自序说："鼎妇乳媪之女蒙哥为耶律乙辛宠婢，知其奸构最详，而萧司徒复为鼎道其始末。"自称得之秘闻，与伶玄撰《赵飞燕外传》的缘由非常相似。《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叙事与《辽史·后妃传》基本相同，可补《契丹国志》之遗。但文中记载宫闱秘事，纤悉不遗，绘声绘影，描摹尽致，且录载艳词，亦不免流于轻靡，恐怕有不少想象和增饰的成份。本篇对萧后性格的描写，也很真切。这个悲剧故事，哀婉动人，与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有异曲同工之处。清周春《辽诗话》即据此录入萧后的诗作，卓然为辽代诗人的大家。《焚椒录》同时也是辽代文学的杰出作品。

(程毅中)

Fenzhuanglou Quanzhuan

《粉妆楼全传》 清代小说。八十回。题"竹溪山人撰"。作者真实姓名不详。此书版本较多，最早有嘉庆二年(1797)宝华楼刻本。



清嘉庆刻本《粉妆楼全传》封面

小说叙唐代开国功臣之后与奸相沈谦斗争事，其主要人物罗增、罗焜、罗灿父子等系罗成后代。书为《说唐后传》续书之一，按其所叙人物和情节，应在《薛刚反唐》之后，约相当唐中宗、睿宗之时。然主要人物和事件于史传无征，显系由民间说唐故事系列编订而成。

小说结构复杂，头绪纷繁，以忠与奸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揭露封建社会上层官僚集团结党营私、迫害忠良的罪恶，歌颂了除暴安良、扶弱济困的正义行为；同时交织着罗成后代罗焜、罗灿及柏玉霜、程玉梅、祁巧

云、马金定等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情节跌宕生动，颇能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的刻画亦较鲜明，几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尤觉生动。风格朴实粗犷，语言明白晓畅，保留了民间说唱艺术的特色，但终没有跳出忠君和一夫多妻的模式。

本书问世之后，在群众中影响较大，曾多次翻刻，并被改编为戏曲作品搬上舞台。其中尤以京剧连台本戏《粉妆楼》为宏篇巨制，全剧十六本，几乎将小说的情节囊括殆尽。1985年至1986年，黄山书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宝文堂书店分别重新点校出版。 （吴 郑）

Fengliu Daotai
《风流道台》 清代小说。六回。作者陆士谔。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上海改良小说社刊行。首镇海李友琴序。

《风流道台》是一部描写晚清官僚劣迹丑行的谴责小说。书叙湖北武昌候补道台奎联，满洲镶白旗人，生性爱色好淫，寡廉鲜耻，纳寡婶为妾，与外甥女私通，又迷恋上小姨翠姑。一日翠姑过府探望姐姐，奎联设计将她灌醉，强行非礼，遭翠姑痛斥未成。后藩台要娶翠姑为媳，请奎联作伐。奎联假意应允，一再拖延。未几，藩台又请出制台出面提亲。奎联情急，立逼夫人回娘家为己提亲，又持刀上门，逼迫岳父乌贵允亲。乌贵惧怕他的权势，被迫携妻女逃至上海躲避。奎联闻知大怒，乘坐兵船追至上海，将乌贵全家逼回武昌。此事传开，制台大怒，请旨将奎联革职。奎联逼婚未成又丢官，被讥为"风流道台"而耻笑天下。

小说描写粗率，笔调夸张，情趣不高。

（陈年希）

Fengliu Lequ
《风流乐趣》 明代小说。见于《国色天香》卷十。这是一篇隐喻性作品，以毯太保、毛洞主喻指男女生殖器官，描写其交合过程，故名"风流乐趣"。

作品情趣低俗，唯不刻露，着意隐喻，尚不到难以入目的境地。在晚明出现的一批专事淫秽描写的小说中，以其别具一格而有一定的代表性。作品篇幅短小，说唱并重，似可随时用来作为入话。 （薛洪勣）

Fengliupei
《风流配》 清代小说。八回。撰人不详。今存清刊本，目次页及正文卷首均题作《姻缘扇》，版心题《风流配》，目次页题"琴韵书舍校订"。该书叙四川成都才子司马玄多历波折，得娶才女华峰莲、尹荇烟，并中探花事。内容与清顺治间啸花轩刊本话本集《人中画》中一篇《风流配》同。《风流配》原四回，八回本当是据四回本敷衍改写而成，并单独刊印，因书中避康熙讳，则成书当在康熙之前。

（顾 青）

Fengliu Shi Zhuan
《风流十传》 小说选集。八卷。又名《闲情野史风流十传》。存万历四十八年(1620)顾廷宠序刻本。序云："陈仲醇所删八传，其笔陈不减于汉，其风采不让于唐。"今存八卷，知为陈氏所删，非有缺佚。原编选者已不可考。收有《钟情丽集》、《双双传》、《三妙传》、《天缘奇遇》、《娇红传》、《三奇传》(即《寻芳雅集》)、《融春集》(即《怀春雅集》)、《五鱼传》等传奇、小说八篇。

《双双传》叙明初高氏兄弟配秦氏姐妹，兄娶其妹，弟婚其姐，故曰"双双"。《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下之卷三，名为《高氏双双传》，篇后有跋，云为明代戏曲家梅禹金作。《三妙传》即《国色天香》所收《花神三妙传》，《万锦情林》名为《白生三妙传》，又名《白锦琼奇会遇》。《娇红传》系元人宋梅洞所作，写宋宣和年间申厚卿与王娇娘相恋，婢女飞红从中撮合，取主婢之名为传。又有明积德堂刻本，存宣德十年(1435)丘汝乘序之传奇《娇红记》演此事。《五鱼传》叙宋时古初龙，以祖传五金鱼赠五女，后均娶之。篇末"至我皇明世宗时"云云，当为隆庆、万历时所作。

明代这类选集，大都彼此抄袭，辗转翻刻，刻印较粗劣。所选亦非佳作，但意在雅俗共赏，促进了明代小说的普及与发展。 （刘 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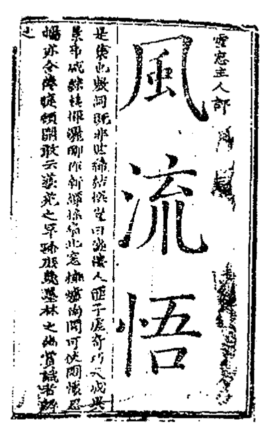
Fengliu Taishi
《风流太史》 清代小说。十六回。不著撰人。宣统二年(1910)上海图书公司印行，标为"学界小说"。

书叙江南某省新任制台李范，热心兴办学堂，委派余清荣任学务总办。余系科举出身，对新学一窍不通，闹出许多笑话。李范病故，新任制台宣秋涛热心兴学，革腐儒余清荣职，调广西知府袁恒甫办学务，招聘名师授课，学堂大兴。驻京官员都想放到外省任提学使，借机捞财。孙太史并无真才实学，但凭一手好字，混了个穷翰林。他求人捐了个提学司，放到江南作提学。孙太史带着家人仆从，从北京到天津、上海，官场、学界均奉迎巴结，请他吃大菜、游花园、听夜戏。孙太史不明学界事务，只知吃花酒，乱签公文，乱批公款，出尔反尔，安插亲信，把提学公务搞得一片混乱。在暴露官场腐败的众多晚清小说中，此书专写学官的腐败，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 （滋阳文焕）

Fengliuwu
《风流悟》 明末清初小说集。不分卷，八回。题"坐花散人编辑"，真实姓名及生平不可考。

此集每回叙一事，篇多以因果报应出之，如第六回《活花报活人变畜 现世界现世偿妻》写城里丫环桃花，下嫁乡人魏仁，后与别人勾搭成奸，因嫌婆婆碍眼，竟将砒霜放在饼里，意欲毒杀，不想被观音菩萨救下，桃花遂变成一条狗，现世现报。由于作者着意"新谭"，故设新奇，如第七回《伉俪无情丽春院元君雪愤 淫冤

得白蕊珠宫二美酬恩》叙秀才山隽，性多猜疑，与妻开氏真娘格格不入。真娘梦月下老人，又得碧霞元君召见，方知自己乃元稹转世，前生因慕崔莺莺才色而不可得，遂作《会真诗》以污之，使莺莺蒙受淫奔之名于后世，故罚作女身受山隽折磨以报。真娘大悟，愿回世间将因果说明，为莺莺洗冤。实为荒唐无聊之作。惟第四回《莫拿我惯遭国法 成贼头屡建奇功》写一“贼头”混名莫拿我，行侠好义，未落因果窠臼。第八回《买媒说合盖为楼前羡慕 疑鬼惊途那知死后还魂》写乡宦之女刘秀英与苏州士人文世高一见钟情，约文夜半攀枝过墙相会。不想文折枯枝坠死，刘亦自缢而亡，同棺而葬。后有人盗墓启棺，二人得以苏醒，成了夫妻。秀英之父一味势利，赶走文世高，携女进京，另择豪门，秀英矢志不从，后终完婚。叙秀英坚贞不渝之情，颇为动人。但笔涉猥亵，虽有佳构，亦逃脱不掉宣淫之嫌。



清今义堂刻本《风流悟》

今存清今义堂刻本。（刘小营）

Fengyuejian
《风月鉴》 清代小说。十六回。吴贻先撰。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首作者自序，署“嘉庆庚辰（二十五年）仲夏爱存氏自书于茹芝小堂”，序后钤章“中州弋阳吴氏”，卷末有寄男方钰跋。据序和跋，吴贻先，字荫南，号爱存，弋阳（今河南潢川）人。此书每回标题为二字联对，如第一回《投胎 解笑》、第二回《幻梦 刁宴》、第三回《戏墨 误宴》等。

叙南京才子常嫣娘先后婚娶十二佳丽的故事。嫣娘出生在官宦之家，自幼聪慧超凡，但性情特异，喜见女孩而厌见老妈子。父母因六旬才得此子，十分宠爱，特选美婢婳姐、娟姐、关关、窈窈四人服侍相伴。十一岁时梦见美女数人，即生访美之念。入府应试，在秦淮河夫子庙遇十二岁雏妓宜人；院考回家，在静因寺遇引香、拾香二姐妹，嫣娘对这三位美女不能忘情。次年到南京乡试，再会宜人，并又得识宜人之妹阿粲，阿粲亦姣好动人。嫣娘高中解元，然父亲病故，丧事过后，嫣娘因想念在南京三山街上遇见的美艳丫环娉婷，遂改名进娉婷府上做小厮，用计使其主子将娉婷逐出，然后买为已家所有。引香、拾香因火灾失居，被嫣娘母亲收为义女，也住进常家花园。宜人不肯失身接客，致书嫣娘求救，嫣娘赎回宜人、阿粲。嫣娘遂与众女儿欢聚园中。到了婚娶之年，嫣娘由母亲作主聘娶富春，成婚时富春才知丈夫竟是向日自家的小厮。引香、拾香姐妹归家离去，富春帮丈夫收纳宜人、阿粲、娉婷、婳姐、娟姐、关关、窈窈以及雁奴、幺凤九女为妾。不久富春竟病逝，嫣娘乃续娶引香、拾香姐妹。后来嫣娘在梦中得一和尚点悟，遂与妻妾优游安享荣华。

本书模仿《红楼梦》却不得其精神，嫣娘形似宝玉，而实际却是纨袴子弟、好色之徒。嫣娘的种种艳遇以及一夫多妻荣华富贵的构思，与一般艳情小说的公式并无二致。（石昌渝）

Fengyuemeng
《风月梦》 清代小说。三十二回。邗上蒙人撰。撰者真实姓名不可考。有光绪九年(1883)上海申报馆排印本及光绪十年上海江左书林校刊本，首道光二十八年(1848)邗上蒙人自序。民国锦章书局石印本改题《名妓争风全传》。

书叙常熟陆书往扬州买妾，在扬州与袁猷、贾铭、吴珍、魏璧结为兄弟，五人气味相投，留连妓院，纵情挥霍。陆书迷恋雏妓月香，千两纹银、数百块银洋以及首饰等等尽皆耗尽，求贷无门，只得狼狈回乡。袁猷赎买妓女双林，致使夫妻反目，后因耽色体亏，染病亡故，双林服毒殉情，竟以烈妇入祠。贾铭与妓女凤林恩爱无比，贾铭病倒，凤林悉心照料，与贾铭之妻形同姐妹，忽遇有钱有势的宰相之子，则背盟甩手而去。吴珍钟情妓女桂林，因与流氓纠纷被关进监狱，弄得倾家荡产，最终还是判了流罪，妻离子散，桂林亦逃离扬州。魏璧恋上妓女巧云，巧云却卷走魏璧资财潜归老家。五位浪荡子都没有好下场。书题《风月梦》，意在警醒世人，青楼妓院不是轻造之地。凤林受贾铭之恩甚多，贾铭卧病，凤林服侍乃出于真情，后来背盟改嫁，也是妓家本性，其性格较为真实。（俞　文）

Fengyue Ruixianting
《风月瑞仙亭》 宋代话本。辑存于《清平山堂话本》。《醉翁谈录》传奇类有《卓文君》名目，或即此篇。明人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

本篇描叙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事，源出《史记》。宋元明三代戏曲以此为题材的剧目甚多。题目与本篇相同的仅明人汤式的《风月瑞仙亭》杂剧，已佚。故事虽取材于正史，但不受史料的束缚，在某些重要细节上作了合乎市民口味的改动。例如正史记载卓文君见到司马相如时是为新寡，而本篇则说她“及笄未聘”，是待字闺中的小姐。再如正史记叙他们约会商量私奔，并无当晚两人私合的描写，但本篇却特意渲染。此外，正史记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临邛酤酒当垆，卓王孙见状不得已给了女儿女婿一大笔财产。司马相如富有后才见召于天子。本篇则叙卓王孙听说司马相如被朝廷征召去了以后，才承认了女儿的婚事，足见本篇出于勾栏瓦肆，去历史甚远。明人冯梦龙编纂《警世通言》，将本篇稍作改动，作为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的入话（《警

世通言》兼善堂本)。而较重要的改动,恰是上举的前二例,恢复了卓文君新寡身份,抹去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前的私合描写,使小说稍切近于历史的真实。此外对本篇文字润饰不少,使得人物性格和情节更合理、丰满。 (石昌渝)

Fengzhengpei

《风筝配》 清代小说。八回。一名《错定缘》。不著撰人。小说据李渔《风筝误》传奇改作。

小说描叙茂陵韩世勋,少年美姿,才思敏捷,幼年丧父,赖父友戚补臣抚养成人。补臣之子戚友先,不思上进且纨袴不拘检。邻住补臣同年进士詹武承,有二女,长名爱娟,貌陋而俗,次名淑娟,质美而慧。时值清明,友先放筝,世勋题感怀诗一首于筝上。忽筝线断堕淑娟庭中。淑娟见筝上题诗,遂和诗一首题其侧。戚家仆人取回风筝,世勋见诗,知为詹女所题,又闻詹二小姐美貌,便再制一风筝,题诗于上,故意将风筝放入詹家。不料此筝竟入爱娟手,爱娟误认为是戚公子所放,遂假淑娟之名密约公子夜间来会。书僮归告世勋,世勋大喜,抵暮而往。询以诗意,所答皆谬,疑惑间,世勋见小姐相貌丑陋,惊走。后世勋赴试夺魁,会詹武承奉旨征讨蜀蛮,为敌所困,朝廷命世勋率兵入蜀援救,大破敌兵。詹以淑娟许世勋,世勋疑女即夜所见者,起初执意不允。后由补臣作主为世勋聘淑娟,且聘爱娟为友先妇。及入洞房,世勋见到淑娟方知前后并非一人。

小说情节秉李渔原作,然文笔板滞,流为平庸之作。 (吴 郑)

Fengshan Fangshuo

《封禅方说》 汉代小说。撰人不详。《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封禅方说》十八篇。附注:"武帝时。"这说明书成于汉武帝之后。据《史记·封禅书》,封禅是帝王祭告天地的一种典礼,在泰山上设坛为封,在泰山下梁父上辟场为禅,始于尧舜时,周秦以来遵行不悖。汉武帝深信封禅可以不死,又深信方士之言。当时的方士李少君、齐人少翁就曾以祠灶、谷道、却老、鬼神诸方进行游说,赢得封赏。本书所记载的大概就是汉武帝时方士所谓封禅可以致怪物与神通的种种说法。此书今已一字无存。 (许逸民)

Fengshen Yanyi

《封神演义》 明代小说。二十卷一百回。别题《武王伐纣外史》、《封神传》、《商周列国全传》。作者有许仲琳、陆西星两说:鲁迅、傅惜华依据明舒载阳刻本卷二题署"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判定为许,但许之生平不明,此题署亦系孤本特出。孙楷第则据《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传奇解题"元时道士陆长庚撰"判定为陆,张政烺又以"元时"为"明时"之误。明时确有道士陆长庚名西星者,江苏兴化人,早年为诸生,"九试不遇,遂弃儒服为黄冠"。所著有《南华经副墨》、《方壶外史》、《兴化县志》、《楞严述旨》等,《明广陵诗》卷二十二选其诗二十四首。胡适并考出陆长庚之生平约当正德十五年(1520),万历二十九年(1601)八十二岁时仍在世。成书年代不可确考,一般认为在隆庆至万历之间,不能早于嘉靖,约当十六世纪前后。

自汉代以来,即有"周商革命"的种种传说和零散记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清人梁章钜《浪迹续谈》所云"《封神传》一书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因偶读《尚书·武成》篇'惟尔有神,尚克相予'语,衍成此传。其封神事则隐据《六韬》(《旧唐书·礼仪志》引)、《阴谋》(《太平御览》引)、《史记·封禅书》、《唐书·礼仪志》各书,铺张俶诡,非尽无本也"之说,指出《史记·封禅书》中已有"八神将,太公以来作之"的说法,而《六韬·金匮》中间亦记太公神术。妲己为狐精,则见于唐李瀚《蒙求》注,是商周神异之谈,由来久矣。然"封神"亦明代巷语,见《真武传》,不必定本于《尚书》。宋元时民间艺人已经开始演说这段故事,今存元刊平话《武王伐纣书》即为当时说话人所据之底本之一。旨在揭露商纣王之暴虐无道,而以周文王为理想之"仁君",姜子牙为辅佐之能臣。明代又有余邵鱼刊行之《春秋列国志传》,已为《封神演义》勾勒出轮廓,并在此基础上,多所修饰,益加扩充。它们之间传承变易之迹,十分明显。鲁迅认为此书"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中国小说史略》)



《封神演义》中太公姜尚

《封神演义》首叙商纣王七年进香女娲宫,擅题不敬之诗亵渎神灵,女娲遂遣轩辕坟中千年之狐精、雉精、玉石琵琶精等托生宫闱,惑纣助周的故事为楔子,历述纣王、妲己荒淫暴虐的种种恶行,以至忠臣尽戮,奸佞当道,烽烟四起。西伯侯姬昌囚于羑里,其长子伯邑考思念父亲,前往朝歌,为妲己所害,剁为肉酱赐于姬昌食用。姬昌忍辱脱逃,几经周折在草莽间寻到八十余岁之姜子牙为相,征伐无道奸佞。崇侯虎后逝去,其子姬发承位。商之大臣黄飞虎不堪凌辱,反出朝歌,祖孙三代归周。商太师闻仲得到截教支持,派兵攻打周,而姜子牙在阐教支持下与之斗阵斗法,其间神怪迭出,各逞异术,互有死伤,然周兵屡战屡胜。纣王三十年,周武王遂誓师伐商,截教之通天教主在界牌关设诛仙阵,阐教教主元始天尊邀老子破阵,又在临潼关破除妖法,

直逼朝歌。妲己等三妖被擒，纣王亦在摘星楼自焚。姬发遂被众诸侯拥戴为帝，姜子牙则奉元始天尊之敕筑坛封神，商、周死亡者均得正其位。周武王分封七十二列国，而以子牙为齐侯，为诸侯之冠。

尽管《封神演义》一书是以“神魔小说”的面目出现的，但其中一些内容也反映着明代中叶以后的一些社会政治现实，如明代的正德皇帝荒游嬉戏，宠信佞臣刘瑾、江彬、钱宁等人，嘉靖皇帝多年不朝，重用严嵩父子，而又因“出游”、“大礼”等事屡次杖杀直谏大臣，就与小说中纣王沉湎酒色、不理朝政、摧残大臣的事情相类。又如嘉靖崇尚全真教，炼丹服药，因而道教中北宗的丹鼎派与民间流行的南宗符箓派（亦称天师派）的矛盾加剧，有的研究者认为小说中的截教即影射北宗丹鼎派，阐教即影射南宗符箓派，二教斗法实则反映着道教南北两宗的斗争。明中叶以来门户森严、宗派林立的情况，则通过“广成子三谒碧游宫”的情节生动地表现出来。甚至有人认为小说里“首辅商容辞归林下后又赶返朝京死节影射（嘉靖时首辅）夏言之被害，盖以‘商’射‘夏’，以‘容’射‘言’，颇见巧思”。“闻仲疑为（嘉靖佞幸之道士）陶仲文，名字故为颠倒”（柳存仁《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

《封神演义》的基本思想仍然是以商纣王的暴虐与周武王的仁爱作为鲜明对照。作者用相当篇幅描绘出纣王这样一个专制君主残暴不仁、乖戾凶狠的形象，他不但沉湎酒色，不理政事，设立肉池酒林，荒淫无度，而且仅仅为了取悦宠姬，就可以肆意对无辜人民断胫剖腹，以至剜心醢尸，无恶不作，而对直言敢谏的大臣又施以炮烙重刑，任意杀戮，致使奸佞横行，豺狼当道。与此相反，周文王、周武王父子却能推贤任能，礼贤下士，简朴勤政，所以最终以正义之师诛灭凶顽，展示了儒家的政治社会理想。但同时也利用小说题材的特点，集中了中国早期思想中的一些“民本”观念，从而展示出一些与儒家道统有别的可贵的思想理念。如历史上的商周本为不同部族，并无臣属关系，但作者却处理成君臣关系，强调周伐商是以臣伐君，以下伐上，是“灭独夫”的正义之举，姜子牙还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此语原出《六韬·发启》）为号召，动员诸侯“吊民伐罪”，这就突出了周起兵反商的正义性。第六十八回武王誓师伐纣时，姜子牙反驳伯夷、叔齐“君臣之道”的劝阻时，义正辞严地说：“今天下溺矣，百姓如坐水火。‘三纲’已绝，‘四维’已折，天怒于上，民怨于下。天翻地覆之时，四海鼎沸之际，惟天矜其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况夫天已肃命于我周，若不顺天，厥罪惟钧。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后两句原出《尚书·泰誓》）。这里让姜子牙提出“民欲”、“民视”和“民听”的观点，是具有鲜明的“民贵君轻”的进步理想的。又如在家族关系上，陈塘关总兵之子哪吒打死了凶恶的龙王三太子。为了不连累家族，毅然“剔骨还父，析肉还母”，自杀身死。而其父李靖胆小怕事，竟然一再对其魂魄进行威逼，哪吒忍无可忍，在师父帮助下以荷叶莲花化身成形，下山追杀李靖，直呼其名，使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为燃灯道人所阻，才没有酿成儒家伦理视为大逆不道的“弑父”局面，这不啻是对“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观念的一种反抗。其他如苏护之反，写下“君坏臣纲，有败五常”的诗句，而黄飞虎反商归周，也突出了君逼臣反，不得不反的精神。处处表现出抨击暴君虐政，批判以忠孝为中心的封建伦理观念，正和那一时代出现的新兴社会思潮有关，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另一方面，书中又流露出浓厚的宿命观念，“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天命当兴”，几乎成了全部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每个参加商周斗争的人都不过是为了“完天地之劫数，成气运之迁移”，结局也都毫无二致地“一道灵魂进封神台去了”，这就冲淡了正义与非正义间的界线，为人物命运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作者还有浓重的女祸论观点。将商纣王的一切恶行都归结为妲己等人的蛊惑，削弱了作品的积极意义。

《封神演义》在艺术上充分发挥了神话传说善于夸张、富于想象的特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赋予各色人物以奇形怪貌和奇能怪技，如雷震子胁下生有可以飞翔的肉翅，双手能发雷刮风；杨任被剜目后，却又在眼中长出双手，手掌里长出神目，可以任意转动视角，且有透视一切的功能；哪吒莲花化体，有三头八臂之能，都使读者产生浓厚兴趣。而仙术道法之奇特怪异，也每出于想象之外，如土行孙等人利用土遁、水遁可以迅行无踪，高明、高觉“目能观看千里，耳能详听千里”，姜子牙任意操纵水火，既可以火烧玉石琵琶精，又能作法冰封岐山，腾云驾雾，变化万端。二是对战争武器和手段的奇特联想，很多家用常见之物，一经神仙魔道之手，即能变作致人死地的新颖武器，如哪吒玩耍时拿的一条绫带，竟然“摆一摆江河晃动，摇一摇乾坤动撼”；燃灯道人的玲珑塔，广法天尊的遁龙桩，魔礼红的混元珍珠伞，琼霄的混元金斗，这些形形色色的武器都力图从平凡中生发新奇，表现出丰富多变的想象力，这两点都反映着人们在幻想中征服、利用自然力的强烈愿望和丰富的想象，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其中很多成为现实。三是对古代战术军事思想，如各式各样的演阵布兵之术的神话化。中国至迟自春秋以来军事思想活跃，产生出很多战阵，到明代演义小说中更演化无穷，而以《封神

封神演義序

古今有可信者。經史綱鑑之書是也。有不可信者齊諧虞初山海之書

清四雪草堂本《封神演义》序

演义》描述最为繁富奇妙，如十绝阵、黄河阵、诛仙阵、万仙阵等，演破守攻，变化复杂。

《封神演义》的人物描绘也颇有成就特色，如黄天化的烈性如火，姜子牙的忠厚懦弱，崇虎侯的贪鄙横暴，妲己的阴险残忍，尤诨、费仲的反复无常，杨戬的机谋果敢，都刻画得令人信服。其中申公豹的阴险恶毒、忘恩负义、善于挑拨、倒行逆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有些形象还较为复杂，如土行孙聪明勇敢，但又暴躁好色，贪图富贵；闻仲的耿率正直却又近乎愚忠。在情节叙述上也时有精彩之处，如"哪吒闹海"一节，写七岁小儿在河边一次偶然的嬉戏玩耍，却引发出一场生死争斗，高潮迭出，出人意表，又把哪吒由天真顽皮到勇武狠斗的性格发展过程，井然有序地表现出来。但总的说来，《封神演义》偏于叙事而略于写人，尤其是很少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因而多数人物性格并不鲜明，故事铺叙上也多有雷同之处，屡次破阵设阵，千篇一律，情节上亦有破绽，文笔粗疏，特别是缺乏艺术感染力，则是其致命伤。

《封神演义》现存主要刻本有：明代舒载阳刻本，别题《武王伐纣外史》，卷首有署名李云翔（为霖）之序言，现存日本内阁文库。清覆明本，别题《封神传》，有长洲周之标序，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蔚文堂覆明本，别题《商周列国全传》，署"钟伯敬先生评"，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四雪草堂订正本，题"钟伯敬先生原本"，有康熙乙亥（三十四年）褚人获序。此外尚有善成楼藏版本、乾隆茂选楼刻本等。（陈毓罴）

Fengjian Chunqiu

《锋剑春秋》 清代小说。十卷六十回。不题撰人。作于雍正八年(1730)的《姑妄言》已提到这部小说，知成书于顺、康时。同治四年(1865)四和堂刻本，内封别题《孙膑大破诸仙阵》，首有同治四年四和氏序。光绪元年(1875年)上海顺城书局石印本，改题《后列国志》。光绪二十六年上海江南书局石印本改题《万仙斗法兴泰传》。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大经楼石印本改题《万仙斗法后列国志》。民国间上海石印本又有改题为《锋剑春秋后列国志》、《后东周锋剑春秋》、《后东周列国志》等。

书以秦灭六国的战争为背景，写孙膑与秦军斗法破阵。其故事完全脱离历史，亦不同于《东周列国志》和《孙庞斗志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不仅请来天上诸神仙摆阵斗宝，而且让不同时代的人物如刘邦、樊哙、曹参、周勃等参加战斗，强为缀合，近于荒唐，殆模仿神魔小说，东凑西拼而为。人物和情节的构思明显受《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的影响。（俞 文）

Feng Menglong

冯梦龙(1574～1646) 明代文学家。吴县籍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犹龙，一字子犹，又字耳犹，别号龙子犹，尝自称冯仲子，其室名墨憨斋，故常自题为墨憨斋主人。他使用过的笔名、别署有十余种之多，如姑苏词奴、吴下词奴、顾曲散人、前周柱史等，"三言"序作者署名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一般认为也是他的化名。

生平 冯梦龙并非出身世家大族，但从《冯犹龙文抄》中的几篇文章得知，他的父亲与当地大儒王仁孝曾有交往，表舅毛玉亭又做过知州，应当是出自书香门弟。其兄冯梦桂，字若木，又字丹芬，生平不详，《明画录》及《画史》等书称其善画，但"真迹罕睹，未敢置评"，作品恐已不传，风格成就亦无从窥知。弟冯梦熊，字非熊，晚年更名师之，字少璜，号杜陵居士，幼从梦龙习《春秋》，后为太学生，能诗，性格狂放狷介，一生潦倒，贫病以死。冯梦龙能诗善画，《苏州府志》称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当时兄弟三人并负时名，号为"吴下三冯"，而"仲其最著"。冯梦龙有一子名焴，字赞明，亦有文采，能曲词，曾随其父参与《纲鉴统一》和《南词新谱》的集纂工作。

从冯氏兄弟的命名上不难想见父辈对他们求取功名的殷切期望，但实际命运却大为不然。冯梦龙并非缺乏才华，同辈称他"早岁才华众所惊，名场若个不称兄"（文从简《冯犹龙》）。后世也流传着不少关于他"少负捷才"的传奇性故事。在攻经读史上，他也确实下过极大功夫，青年时曾先后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及侯震旸、侯峒曾父子兄弟等一代名士结为文社，切磋时艺。他曾自叙"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箧，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麟经指月·发凡》）。冯梦熊则这样描叙他苦研经书的经历："余兄犹龙，幼治《春秋》，胸中武库，不减征南。居恒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墙壁户牖，皆置刀笔者积二十余年，而始惬其解粘释缚，则老吏破案，老僧破律，其擘肌分理，则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其宛折肖传，字句间传神写照，则如以灯取影，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得自然。盖不止绍兴讲席，羽翼解颐，即康成之梦孔子，发墨守，针膏废，书带草悉教锄矣，烨烨乎古之经神也哉！"（《麟经指月·序》）这些话或许不无夸饰之嫌，但也可以使人想见冯梦龙的经学功底以及抱负文采。在这方面，他也的确受到同时代人的赞赏，如熊廷弼任江南提学时就识拔过他；湖北麻城，也曾几次邀请他去讲学，执礼甚恭，出现了麻城人梅之焕所云"四方治《春秋》者往往问渡于敝邑"，而"敝邑之治《春秋》者，往往反问渡于冯生"的情形。他在麻城期间，曾与门人弟子纂辑《麟经指月》、《四书指月》等科举指导书籍，以后又辑行《春秋衡库》，流播颇广。尽管从他所学的人有的取得了功名，他却仍然屡困场屋。

苏州一带是晚明经济、文化最为繁盛的地区。冯梦龙早年曾入吴江派盟主沈璟的门下审音辨律，学习撰写戏曲传奇，自叙曾"以《双雄(记)》戏笔，售知于词隐先生"（《曲律序》）。既不得意于文战，遂一度放荡不羁，"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王挺《挽冯犹龙》），曾迷恋

一名叫侯慧卿的妓女，已有海誓山盟，但侯却另嫁他人，冯亦"遂绝青楼之好"。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收集到许多民间歌谣，约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他辑行了民歌集《挂枝儿》，刊布以后"举世传诵，沁人心脾"，但却为舆论不容，以至他一度无法在家乡存身。但他不思改悔，反而又辑行了吴地民歌《山歌》。当看到李贽门人杨定见带来的李评《忠义水浒全传》时，他与友人袁无涯"见而爱之。相与较对再三，删削讹误"，增补刊刻成书(刊行于万历四十二年)。沈德符携来《金瓶梅》全抄本，他亦"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金购刻"，虽遭沈婉拒，但不久《金瓶梅》刊本便悬于国门(刊行于万历四十五年)，似乎也有冯氏劳绩在内。他既对科举功名之事"胆消而志冷矣"(梅之熉《叙谭概》)，生活也陷入窘境，自叙曾"落魄奔走，砚田尽芜"(《情史序》)，甚至有"绝粮"之虞，率性以"东南之畸人"自命，"抑郁无聊，不堪复读《离骚》"，"至稗编丛说，流览无不遍。凡挥麈而谈，杂以近闻"(《古今笑》韵社第五人序)。于是利用"家藏话本小说甚富"的条件，"因贾人之请"，陆续增补辑行了《北宋三遂平妖传》、《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新列国志》等白话小说和长篇讲史演义，以及《古今谭概》、《智囊》、《情史》、《智囊补》等笔记小说和散曲《太霞新奏》等。

天启党祸时，冯梦龙的许多师友如熊廷弼、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梅之焕等都列名东林党籍，他的政治同情显然也在东林一面，如感慨"小人见君子义合，只说趋奉，犹今之排挤正人，便说朋党"(《墨憨斋定本传奇·精忠旗》眉批)。指斥阉党派出缇骑迫害东林人士为"逆珰权焰如汉黄雾四塞天下，而吴中逻迥尤密，士大夫饮食谈笑将罹罪案"，而赞誉苏州民众的反抗斗争则是"如天河覆，如海水立"(《冯犹龙文抄·代人赠陈吴县入觐序》)。他编辑《智囊》一书，也是"感时事之棼丝，叹当局之束手。因思古才智之士，必有说而处此，惩溺计援，视症发药"(梅之焕《智囊补序》)而为的。崇祯三年冯梦龙五十七岁时，既已绝科第之望，遂选岁贡，崇祯五年出任丹徒县训导，复于崇祯七年升为福建寿宁县令，才得一展他的政治抱负。在任期间，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革除弊政陋习，如废止迎送官吏、禁止溺女、捐俸修学、施舍药剂等等。"政简刑轻，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称"循吏"(《福宁府志》)。被当地人赞誉为"百端苦心，政平讼理，又超乎(闽中)五十七邑之殿最也"(徐𤊹《寿宁冯父母诗序》)。崇祯十一年他卸职归里，从文从简《赞冯犹龙》诗中的"桃李兼栽花雾湿，宓琴流响讼堂清。归来结束墙东隐，翰荟机莼手自烹"来看，他后来放弃了通俗文学工作，以士绅身份隐居著述，用词曲诗酒聊娱晚年。他改订的《墨憨斋定本传奇》十九种，大约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明末社会大动荡使冯梦龙的平静的隐居生活受到极大冲击，出于封建道统观念，他既对李自成推翻明王朝统治视若仇敌，又强烈反对满清贵族入主中原，认为"甲申之变，天崩地裂，悲愤莫喻"。他"广采北来耳目"编辑了《甲申纪事》一书，其中《甲申纪闻》、《绅志略》、《钱法议》等篇为其自撰。南京福王政权建立后，他又编著《中兴实录》，寄望于朱由崧，但又对"大僚哄于庙堂"，文武各怀贰心的局面忧心忡忡，认为"方今时势如御漏舟行，江湖中风波正争，舵师楫手兢兢业业，协力共济，犹冀免溺，稍泄玩必无幸矣，况可袖手而闲垢谇乎！庙堂隐忧，莫大于此。"当时官兵"勇于残民而怯于赴敌"的举动也使他深为不满，甚至发出"国家多事之日，兵反为害，不如去之"这样激愤的言论来，还写过两首《离乱歌》，对战祸波及、生灵涂炭感慨万端。这反映出他思想深处的痛苦矛盾。顺治初年(1644)冬，祁彪佳受任巡抚江南，抑制四藩时，他曾随至吴江，次年春夏南京失陷，他又在杭州、石梁、天姥一带活动。当唐王朱聿键建立福州小朝廷时，冯梦龙仍不灰心，又纂辑了《中兴伟略》，期望明室恢复"中兴"。从其中"恭迓唐王监国，困守闽广一隅"等语推测，他大约参与过唐王政权的抗清斗争，但不到一年福州又陷于清军，冯梦龙亦归里病卒，"忽忽念故园，匍匐千余里。感愤填心胸，浩然返太始"(王挺《挽冯犹龙》)。得年七十三岁。

文学思想　冯梦龙走上通俗文学道路，最初受到李贽及公安派文学主张的很大影响。万历二十年公安派的江盈科出任长洲县令，"以文学饰吏治"(钱希言《锦帆集序》)。又三年，袁宏道就任吴县令，比邻而治，同时袁中道又自梅国桢幕来吴，李贽、袁中道、汤显祖等则与他们书信频仍，遂使吴中成为公安派活跃的主要阵地。袁宏道独抒"性灵"，倡言"通变"，推重民歌的一系列重要文学主张，都是在这一段时期见诸文字的。"李氏之学"也因公安派的传播鼓吹而大兴于吴门。冯梦龙曾"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他的早期文学思想受到他们的明显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尚"真"主"情"思想。所知他最早辑行的一部作品，即为袁宏道大力鼓吹的民歌《挂枝儿》，并在《叙山歌》中声称："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借以存真，不亦可乎？""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他不但以"情种"、"情痴"自命，还在《情史》序言中倡言"情教"之说，希望"摘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名著小传，使人知情之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他认为，"《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之故也"(《太霞曲语》)，而"貌而不情"与"文而丧质"同样不能打动读者。他自己的创作也欣然以"真"自诩，在《太霞新奏》一则批语中就说："子犹诸曲，绝无文采，惟一字过人，曰'真'。"在介绍一首《挂枝儿》曲时，他还把浅近通俗与表现真情的关系归纳为："最浅，最俚，亦最真。"

二、"适俗"思想。在《古今小说序》中强调说话艺术正因通俗易懂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认为"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能为之乎?"在《醒世恒言》序里,他又进一步提出"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绘藻,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主张将社会教化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结合起来,并在《北宋三遂平妖传》序言里最先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提到"四大奇书"的位置。

三、文学当随时代发展的思想。他认为,"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而"自唐人用以取士,而诗入于套;六朝用以见才,而诗入于艰;宋人用以讲学,而诗入于腐。而从来性情之郁,不得不变为词曲",近世以来,"词肤调乱,而不足以达人性情,势必再变而之《粉红莲》、《打枣竿》矣"(《太霞曲语》)。这不仅说明文学发展"穷新极变"的规律,而且对通俗文艺与民间文学作了高度评价。他还对晚明文坛流行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拟古风习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近代之最滥者,诗文是矣。性不必近,学未有窥,犬吠驴鸣,贻笑寒山之石;病谵梦呓,争投苦海之箱"(《曲律序》),是不足取的。他还从总结小说发展的角度批驳"厚古薄今"之说,认为文学当随时代发展,绝无一成不变的标准,指出"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废杏,绨縠毳锦,惟时所适。以唐律说宋亦将有以汉律说唐,以春秋、战国律说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于一画不止,可若何!"(《古今小说序》)

李贽提倡通俗文学着重于阐发他的反理学思想,三袁则更注重强调通俗文学陶情适性的一面,而冯梦龙身当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因而十分重视通俗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希望以此矫正世风时弊。他文学思想上的这种发展变化,可从"三言"的三篇序文中看出明显的轨迹。

"三言"的三篇序文分别署名为"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和"可一居士",但学术界都公认是出自冯氏之手笔。所以把《古今小说初刻》易名为《喻世明言》,他说:"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者,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明白昭示了编辑此书的目的是"导愚"、"适俗"和"习之不厌,传之可久"。在党争最烈时作的《警世通言》序文里,他特别强调小说的教化作用,认为"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今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但由于"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所以"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还提出编选作品的标准是"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这看来似乎是对李、袁文学主张的一种倒退,但联系当时的局势,可以看出这正与东林人士"论学以世为体",关心世道,济物利人的态度相一致。《醒世恒言》刊行于"东林党祸",阉党把持朝政之际,他在序言中又进一步提出通俗文学可以唤醒世人,对社会政治的改进起到某种推动作用的主张,指出"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俭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嚚为醉",而"自昔浊世之乱,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所以要"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三言"可以"为六经、国史之辅","虽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可矣!"在天启六年刊行的《太平广记抄》序言中亦云"凡宇宙间龌龊不肖事,皆一切俗肠所构也。故笔札自会计簿书外,虽稗官野史,莫非疗俗之圣药,《广记》独非药笼中一大剂哉!"又在《石点头序》中说:"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静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突出了社会教化功能。这种看法在当时无疑是大胆深刻的。

此外,冯梦龙长期从事小说戏曲的改编创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发表了一些精辟独到的见解。如在创作中处理记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批评《西游记》"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而《三国志》则虽"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墨憨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序》)。又指出:"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因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烈劝诱,悲歌感慨之意"。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而处理题材、构思情节时,则要"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这样才符合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情理",产生艺术感染力,"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警世通言序》)。这些论述虽然稍嫌粗略,但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无疑是一个发展。

冯梦龙是吴江派主将沈璟的及门弟子,在戏曲创作方面主张"叶必严,韵必协",他不但批评汤显祖"不顾捩尽天下人嗓子"的说法是"强半为才情役耳",也敢于纠正沈璟自订词谱中的若干舛误,说明他并无门户之见。他也曾称赞汤显祖为"千古逸才","新词催泪落情肠,情种传来玉茗堂",但又不满于"世之盲于音者又代为若士护之,遂谓才人之笔一字不可易动,是慕西子之极,而并为讳其不洁,何如浣濯以全其国色之为愈乎?"并提出"曲以悦性达情,其抑扬清浊,音律本于自然"(《墨憨斋重订三会亲风流梦传奇》引言)的主张,希望将临川、吴江两派之长统一起来。同时,他感慨于当时戏曲界普遍存在着的"作者不能歌,每袭前人之舛

谬，而莫察其腔之忤合；歌者不能作，但尊世俗之流传，而孰辨其词之美丑”（《太霞曲语》）的状况，又致力于将戏曲创作的“案头之书”与“当场之谱”结合起来，将文人创作与艺人表演结合起来的工作。他重订的剧作并不仅限于曲调音韵的改动，也涉及思想内容和情节关目、脚色人物的调整，例如在《风流梦总评》中，他就谈到对《牡丹亭》的多处修改及其理由，至今昆曲演出《牡丹亭》时，《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折仍在采用冯氏的改本，说明他的改编有其成功之处。他改订的传奇中还作了许多涉及戏曲表演艺术的提示性的批注，其中不乏精到之言，如重视演出脚色的个性，要求“凡脚色先认主意”，如《量江记・江楼玩景》中的李煜是“秀才皇帝”，《酒家佣》中“李固门人执义相殉者甚多……演李固要描一段忠愤的光景，演文姬、王成、李燮要描一段忧思光景，演吴怙、郭亮要描一段激烈光景”，等等。他还要求演员注意细节的真实，表演的节奏，相互的配合，一直到舞台气氛、场景处理、服装道具设计等诸方面。这表明他对戏曲艺术有相当全面而精深的造诣。他在小说、戏曲理论上的见解，对于金人瑞、李渔显然是有一定影响的。

其他著述 冯梦龙博闻强识，涉猎极广，所著亦多。但因晚明书坊为射利常有嫁名伪托等事，而冯梦龙化名别署又较多，故难以确切统计。现知其小说编著除《北宋三遂平妖传》、“三言”、《新列国志》等外，又有署为“墨憨斋新编”之《皇明大儒王阳明出身靖难录》等。其他如署“钟惺编辑，冯梦龙鉴定”之《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署“甄伟撰，钟惺评，龙子犹订补”之《西汉演义》，署“墨憨斋新编”之《醒名花》，题“亦卧庐生评，天许闲人校”之《墨憨斋新编十二笑》及日本东京大学藏署“冯梦龙辑”之明刊本《三教偶拈》等是否冯作有待进一步考订。另外还有一些著作存有争议，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作者为陆云龙，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则著录作者为冯梦龙。笔记小说除《古今谭概》（即《古今笑》）、《智囊》、《智囊补》、《太平广记抄》、《情史类略》等外，尚有署“明叟冯梦龙增编，书林余公仁批补”之《燕居笔记》。除小说之外，冯氏还有多方面的著述，诗词集有《七乐斋稿》和《游闽诗草》，今已佚。从现存数十首诗看来，俱以清新自然、活泼上口为其特色。如《催征》：“不能天雨粟，未免吏呼门。聚敛非吾术，忧时奉自尊。带青砻早稻，垂白鬻孤孙。安得烽烟息，敷天颂圣恩。”表达了对民瘼的关切之情，就迥异于正统诗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评论他的诗说：“明府善为启颜之词，间入打油之调。虽不得为诗家，然亦文苑之滑稽也。”他在散曲方面颇有造诣，早期曲集《宛转歌》已失传，但辑行的《太霞新奏》（署“香月斋顾曲散人”）在晚明曲坛有较大影响。另有《黄莺儿》一卷署“墨憨斋主人辑”，《夹竹桃顶针千家诗山歌》一卷，署“浮白斋主人辑”，一般亦系于他的名下。晚年冯氏还广为搜罗整理，致力于修订沈璟《南词全谱》的工作，所辑《墨憨词谱》已佚，但现存沈自晋《重订南九宫新谱》中尚有部分保存，今人钱南扬有《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辑佚》。所著传奇四种，现存为《双雄记》、《万事足》。他对经学用力甚勤，著有《麟经指月》、《四书指月》、《春秋衡库》、《别本春秋大全》等，虽有一定建树，但并未逸出正统。晚年复致力史学，辑有《纲鉴统一》三十九卷论题二卷，称“兹纂博于事而约于词，详于案而略于断，汇诸家之众美，参哲匠之新裁，诚史学统宗”。近人王重民评曰：“此类《纲鉴》之纂修，评注方面，在嘉靖、万历期间，由简而繁，万历末年达于顶点。天启、崇祯又由繁趋简，此本正文接近余象斗刊本，而诸家评论多被删削，或改为著者按语。”可见成就并不突出。其他杂著有《牌经》一卷、《马吊脚例》一卷、《金陵百媚》二卷图一卷。此外尚有署“墨憨斋主人”编辑之《笑府》二卷、《广笑府》十三卷、《黄山谜》一卷、《吴侬巧偶》一卷，署“浮白主人”辑《笑林》一卷，署“浮白斋主人”辑《雅谑》一卷，署“冯梦龙原辑，安闲道人增订”之《山中一夕话》十种等。

成就影响 冯梦龙是晚明重要的通俗文学家，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尤以在白话小说的收集整理、加工改订上贡献巨大。与前人类似工作相较，他不仅整理回目，使之贴合意旨，形式规整，而且文字上进行了大量的加工修改，如比较《清平山堂话本》中的《简贴和尚》与《古今小说》里的《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就可看出这些改动在将说话人口头演说的话本，变为读者案头阅读的拟话本之间一些微小但却重要的差别。冯还亲自动手拟作了一些白话小说，如《老门生三世报恩》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篇原出于宋懋澄之文言笔记《九龠集》，冯则利用原作的框架和主旨进行了全新创新，在人物描写、细节营构、语言表达方面别现神采，成为明代短篇白话小说之名篇。他还非常看重个人创作的特殊意义，认为“一人有一人手笔，一时有一时风气，历历尽然”，反对当时流行的“每讳之，或曰‘无名氏’，或称别号某以当之”（《南词新谱凡例・稽作手》）的做法，并首先在作品中署上自己的名号。“三言”的辑纂是中国白话小说创作由口头传述到文字表现，从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过渡的里程碑，同时又使很多零散的宋元及明初话本得以保存。正如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云：“独龙子犹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集殆尽。”其后仿作者众，其笔记小说所载故事亦多为后来小说、戏曲改编，影响所及，又带起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高潮。

（胡小伟　魏同贤）

Feng Yan Zhuan

《冯燕传》 唐代传奇小说。沈亚之撰。见于《沈下贤文集》。《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录入此篇，题作《冯燕》，注“出沈亚之《冯燕传》”，显系由原文删改而成。今所传本据明翻宋本《沈下贤文集》校录。

本篇写贞元中，冯燕与滑将张婴之妻有私。一日，冯燕和婴妻在张家相会，恰值张婴醉酒归家。张婴酣睡。冯燕示意婴妻将落地之巾给他，婴妻误解其意，竟将近在巾旁的刀递给冯燕。冯燕见状，熟视婴妻，将其杀死，拾巾而去。案发后，张婴涉嫌入狱。棰楚之下，自诬杀妻。临刑之日，冯燕挺身而出，说明真相，自首归案。地方官大为感动，请归其印，以赎冯燕之罪。皇帝闻知此事后，深为赞赏，免去滑城全部死囚之罪。

本篇为当时实录。冯燕之事，轰动一时，耸人耳目。作品素材既取诸时事，写法上也仿照史传的形式，以文学手法为冯燕立传。结末的"赞曰"也令人想起《史记》的"太史公曰"。惟描绘细腻，紧要处铺张渲染，显出小说特色。作为唐传奇中较早描写豪侠的作品，亦值得注意。

《冯燕传》以后，有唐司空图之《冯燕歌》(一说亦为沈亚之作)及宋王明清《玉照新志》所载曾布之《水调大曲》，歌咏其事。(张国风)

Feng Yumei Tuanyuan

《冯玉梅团圆》 话本小说。《也是园书目》著录，列入宋人词话类。现存《京本通俗小说》本。《冯玉梅团圆》，实即《警世通言》第十二卷的《范鳅儿双镜重圆》，本篇入话的列(收入《京本通俗小说》改为"刘")俊卿事名《交互姻缘》，范鳅儿事名《双镜重圆》，冯梦龙编入《警世通言》为与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成一联语，故加"范鳅儿"三字。故事来自《摭青杂说》，女名吕顺哥，父名吕忠翊(忠翊郎本为官名)。《京本通俗小说》编者冒称全书"盖即也是园中物"，所以借用《也是园书目》中的《冯玉梅团圆》名目改本篇"吕顺哥"为"冯玉梅"，又改"南宋"为"我宋"，伪造了此篇。真《冯玉梅团圆》又另名《冯玉梅记》(《宝文堂书目》)，钱曾的《述古堂书目》则作《冯玉梅团圆记》，或者钱曾所藏书扉页与内部题名有一字之差，书已佚，不能测知其内容以及为何时作品。至于《双镜重圆》则篇首载瞿佑"帘卷水西楼"词，盖明初作品。

《双镜重圆》有一段话本小说中少见的长段入话《交互姻缘》，出自《夷坚志补》卷十一《徐信妻》，由篇中说"此段话题做《交互姻缘》"，似曾是独立的话本。由徐信、列俊卿的乱离中夫妇失散最后交互重圆，引出范希周与吕顺哥因乱离夫妇失散，以鸳鸯镜一分为二为信物，夫不娶，妇不嫁，终于双镜重圆。本篇反映乱离中夫妻离合的悲喜，在封建社会战乱频仍的时代有一定现实性。(苏 兴)

Feng Zhenluan

冯镇峦 清代小说《聊斋志异》评点家。字远村，四川涪陵人。生卒年不详。著有《晴云山房诗文集》、《红椒山房笔记》等。他评《聊斋志异》始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四川喻焜始将他的评语与王士禛、何守奇、但明伦三家评语合刻在一起，是为《聊斋志异》四家合评本。

冯镇峦的评语，夹评较多且详，总评较少而简，且着重在考证异闻，引用典故，说明事实，抒写感想，论及小说艺术处却较少，所论也不过是叙事的手法特点。如论《口技》："许多小节次，写来一丝不乱，耳际分明，眼中如见，而又能出笔简老，亦包括，亦变幻，鬼神于文者也。"论《头滚》："短篇文字不似大篇出色，然其叙事简净，用笔明雅。"论《连琐》："渔洋独赏结句之妙，其实通篇断续即离，楚楚有致。"他不同意王士禛的意见，认为本篇末以下似尚有数句，而被王删去；但是又认为"《西厢》、《水浒》皆以一梦结，同是此意。然再缀数语，便是俗笔。"这显然受了金圣叹的影响。

比较系统、深刻，而有理论批评价值的，是他的《读聊斋杂说》。文章首先是对《聊斋志异》作总的评价，就小说形象描写言，"多言鬼狐，款款多情；间及孝悌，俱见血性"；就思想内容言，"议论纯正，笔端变化，一生精力所聚，有意作文，非徒纪事"；就其社会作用言，"泥其事则魔，领其气则壮，识其文章之妙，窥其用意之微，得其性情之正，服其议论之公"，因此认为此书可以"变化气质，淘成心术"或"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评价基本正确，但也有片面之处，如说"较之《水浒》、《西厢》，体大思精，文奇义正"，未免过高；"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省，更为有关世教之书"，又未免把《聊斋志异》看作封建教化之书。

冯镇峦评论《聊斋志异》的高明之处，首先在于反对了袁枚和纪昀对小说创作所持的保守观点。袁枚认为小说的写作是为了游戏消遣，"非有所感"，并认为《聊斋志异》"繁衍"。纪昀虽则称《聊斋志异》为才子之笔，但又认为非著述之体，不满意蒲松龄把小说体与传记体合而为一，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以及用想象和虚构来描写。冯镇峦反对这种保守观点，认为"《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他又说"纪公《阅微草堂》四种，颇无二者之病，然文字力量精神别是一种，其生趣不逮矣"。冯镇峦的看法是正确的，《聊斋志异》的创造性正在于"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其次他对《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作了总结：一、艺术的虚构概括。即所谓"意在作文，镜花水月，虽不必泥于实事，然时代人物不尽凿空"。二、描写的真实生动。他认为"《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又说"描写刻画，似幻似真，实一一如乎人人意中所欲出"；"写景则如在目前，叙事则节次分明，铺排安放，变化不测"。三、叙事合乎情理。"《聊斋》其说鬼狐，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来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虽其间亦有意为补接，凭空捏造处，亦有大段吃力处，然却喜其不甚露痕迹牵强之形"。四、与史籍子书名著比较，以显示《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与《左传》

比较，认为《左传》“阔大”，《聊斋》“工细”，其特点是：“叙事变化，无法不备”；“刻画尽致，无妙不臻”。与《庄子》比较，认为《庄子》“倘恍”，《聊斋》“绵密”。其特点是：“说鬼说狐，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如未央宫阙，实地造成。”与《史记》比较，认为《史记》“气盛”，《聊斋》“气幽”。其特点是：“从夜火篝灯入，从白日青天出。排山倒海，一笔数行；福地洞天。别开世界。”与程朱语录比较，《语录》“理精”，《聊斋》“情当”。其特点是：“凡事境奇怪，实情致周匝，合乎人意中所欲出。”这些品评都颇为允当。 （高 稻）

fengci xiaoshuo
讽刺小说 清代小说流派。寓含讽刺内容的小说作品，古已有之。明代人情小说中，此类内容尤多，明末清初还出现了两部比较优秀的作品：《西游补》和《斩鬼传》。直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问世，讽刺小说方才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在清代小说史上树立了自己的地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特设《清之讽刺小说》一章，并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又将清代小说分作四派，其中第二派便是讽刺派。

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小说的特点，可以用鲁迅的评语来概括：“秉持公正，指摘时弊”，“旨微而语婉”。在清代以前，没有专门的讽刺小说；许多有讽刺内容的小说作品，其人物、情节大抵不近情理，缺乏典型意义，而流于插科打诨；或每每将讽刺的矛头集中于一人或一家，作者往往怀有泄私愤、进行人身攻击的动机；或词意浅露，近似于谩骂，缺乏含蓄与幽默，不能给读者以回味的余地。《儒林外史》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手法都克服了上述种种严重的缺陷，成为真正的讽刺小说，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刘 蕤）

Fenghuangchi
《凤凰池》 清代小说。十六回。全称《新编凤凰池续四才子书》，署烟霞散人编，封面左侧有七言诗三行八句：“才子从来不易生，河洲淑女岂多闻。事奇巧幻真无并，离合悲欢实骇人。词香句丽堪填翰，胆智奇谋亦异新。此书迥别非他比，阅过重观不厌心。”末署“耕书屋梓”。

书述才子云剑、水伊人与才女文若霞、章湘兰婚姻事。云剑受恶少白无文迫害，逃至苏州以卖书画为生，文总兵之女若霞小姐爱书画，男装与云剑私会；文若霞冒名云公子至章巡抚家，娶章湘兰小姐，事发后，被章巡抚收为义女。章巡抚升太仆进京，白都堂和詹尚书奏请皇帝赐婚，皇帝当堂考试，原来白、詹两家公子是一对不通文墨的花花太岁，被皇帝斥退，以不误两位佳人。章太仆借机请皇帝赐婚，把文若霞嫁给云剑，把章湘兰嫁给水伊人。小说有意模仿四才子书《平山冷燕》，故以续四才子书名之。才子佳人小说的常见情节，如以诗词为媒介、小人拨乱其间、女扮男装、假名士丑态窘相、才子高中榜首等等，囊括无遗，可以说是一部集才子佳人小说情节之大全的小说。因此，书中多有抄袭、移植他书的情节与文字。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书局出版《才子奇缘》一书，其人物、情节全袭《凤凰池》，只是《凤凰池》为十六回，《才子奇缘》则为四卷，三十二回。不题撰人，首有味六轩主人序。 （林 辰）

Fengxiaomei
《凤箫媒》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题“鹤市散人编次，潭水渔仙点阅”，别题“步月主人订”。作者真实姓名不详，另有《醒风流》题“鹤市主人新编”、“鹤市道人编次”，《隋唐演义》参订者署“吴鹤市散人”，未知《醒风流》的作者、《隋唐演义》的参订者与《凤箫媒》的作者是否为一人。《凤箫媒》据日本宝历甲戌《舶载书目》记载有素位堂刻本。惜未见。 （俞 文）

Foyinshi Si Tiao Qinniang
《佛印师四调琴娘》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十二。叙苏东坡与佛印和尚之间的友情，佛印在醉酒中虽四次以诗词调戏歌妓琴娘，但终因“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取材于《冷斋夜话》卷六《东坡赏道潜诗》、《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香奁艳语》、《坚瓠己集》卷一《佛印书壁》(《坚瓠集》虽为清初人撰，然所采多明以前事)。小说把佛印禅师和苏东坡的形象，描写得感情真挚，血肉丰满。佛印本是为应举到京，指望一举成名，只因想一瞻御驾，便乔装成侍者，随行礼官苏东坡在大相国寺参加宋神宗祈求甘雨的祭祀，不料神宗见他应对明敏，就于御前将他披剃为僧。虽然他当和尚，是弄假成真，非出本心，但经过翻经转藏，精通佛理，他倒果真把功名富贵之想，化作清净无为之业。而苏东坡则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所以便和他一起饮酒，叫家中乐童唱歌；乐童的歌声终于使佛印动心，连作了四首诗词，表示爱慕之意。在他醉眠之时，东坡便令乐童“相伴和尚就寝”，企图使他破戒还俗。酒醒后，佛印又作词一首，对东坡的美意表示拒绝。结果，“东坡不能化佛印，佛印反得化东坡”，使东坡时时接受佛印所晓悟的佛理。此篇写出了皇帝的专横和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离心倾向；在艺术上刻画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和前后变化的过程，令人感到真实可信。缺陷是宣扬了“佛力无边大”的宗教思想。 （周中明）

Fuxi shenhua
伏羲神话 文化创造神神话。伏羲，又称太昊伏羲。在古书中，伏羲亦作宓牺、庖牺、伏牺、伏戏、庖羲、炮牺；太昊亦作大昊、大皞、太皞。伏羲母名华胥，是天帝之女。她因踩了雷泽边的巨大足迹，感孕而生伏羲。《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诗含神雾》云：“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而雷泽为雷神出没处，所谓“大迹”即雷神之迹。《山海经·海外东经》载：“雷泽中有雷神，

龙身而人头，鼓其腹。”这位雷神当是伏羲之父。伏羲“人头蛇身”，与雷神的形貌也完全相同。

伏羲为五方天帝之一。伏羲的神职，为东方天帝。为实施其对东方的治理，伏羲常往来于天地之间。有一种名为“建木”的天梯，供伏羲及各方天帝使用（《淮南子·墬形训》、《山海经·海内经》）。伏羲同造人、补天的天神女娲有密切关系。一说女娲是继伏羲而为帝的；一说女娲是伏羲之妹和妻。伏羲在神界的崇高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他同女娲的这种关系所决定的。

伏羲最为煊赫之处，这是在于他很早就已由东方天帝变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始祖，而且作为半神的文化英雄有过许多创造发明。《易·系辞下》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交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除画八卦、做网罟、始创狩猎捕鱼外，伏羲还有不少发明，如占卜、乐曲、琴瑟、嫁娶之礼、历法、养蚕等等。

伏羲神话在汉代臻于极盛，不仅见于文字记载，而且在砖画、石棺画像和画像石刻中也屡有表现。至三国徐整《三五历纪》所载盘古神话出，伏羲神话才逐渐衰微。然而在民间，尤其是在南方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始祖神伏羲的故事至今仍传诵不衰。

（李少雍　王晋萍）

Furongcheng Zhuan

《芙蓉城传》　宋代传奇小说。胡微之撰。胡微之，一作徽之。生平不详。《芙蓉城传》，仅见施元之、顾禧所注《东坡先生诗》引其佚文。《绿窗新话》卷上《王子高遇芙蓉仙》条，亦即此传，不注出处。传叙王迥字子高，见一女子来与共居，朝去暮来，自称周瑶英（一作琼姬）一日引王至芙蓉城，登碧云楼，见女流道装者百余人。王作诗记其事，后周亦留诗为别。

王迥遇仙女事，北宋时盛传于世。苏轼曾有《芙蓉城》诗赠王子高，引言说：“世传王迥子高与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元丰元年（1078）三月，余始识子高，问之信然。”《默记》卷上、《玉照新志》卷一都载其事，以为实有。但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说：“世传王迥芙蓉城鬼仙事，咸云无有，盖托为之者。迥字子高，苏子瞻与迥姻家。为作歌，人遂以为信。”朱彧《萍洲可谈》卷一说：“朝士王迥，美姿容，少年时不甚持重，间为狎邪辈所诬，播入乐府，今《六幺》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迥也。”根据这种说法，遇仙故事本来是别人假托为之，又被编成《六幺》大曲演唱，所以流传甚广。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十说：“旧有周琼姬事，胡徽之为作传，或用其传作《六幺》，东坡复作《芙蓉城》诗，以实其事。”似乎《芙蓉城传》在苏轼作诗前就已流传。或者本来是一个鬼仙故事，被人附会在王迥名下。《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有无名氏《贤异录》一卷，“所记四事，其一曰《鬼传》者，言王皺家子弟所遇，与世传王子高事大同小异，当是一事耳”。可见当时传闻异辞，多不可信。但故事稍具曲折，不无动人之处；描写同游芙蓉城的细节，亦颇详悉，如临其境，周留诗云：“临行惟有相思泪，滴在罗衣一半斑”，也富有情采。《王子高六幺》至南宋时还在演唱，见《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中诸杂大小院本有《闹芙蓉城》（元刻本无“闹”字），大概也是搬演此事。元代南戏有《王子高》，今存残曲。

（程毅中）

Fusheng Liu Ji

《浮生六记》　清代小说。六卷。系沈复在嘉庆年间所写的一部回忆录。全书以抒情散文写成，撰情入语，感人至深。书名取李白《春夜宴季弟桃李园序》中“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意，故题为《浮生六记》。各卷依次标题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今存前四记，后两记已佚。

此书乃作者四十六岁时，随同册封琉球国王的使团渡海，在琉球那霸的大使馆中写成。其写作时间在嘉庆十三年（1808）五月至十月。作者身处海外，回顾了自己大半生的遭遇，有可乐者亦有可忧者，感慨万千。

书中以较多的篇幅，记叙了作者和亡妻陈芸的家庭生活。两人志趣投合，互相尊重体贴，伉俪情深，甘愿过一种布衣蔬食而从事艺术自得其乐的生活。卜居苏州的沧浪亭与肖爽楼时，视为“不啻烟火神仙”，“如梁上之燕，自去自来”。肖爽楼有四忌，即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亦有四取，即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由此可见其主人之胸襟与雅识。他们虽然身当“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陈芸失翁姑之欢，两次被逐，加上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其理想幻灭，两人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惨痛，儿子送去当学徒，女儿送人作童养媳。一对美满伴侣，终至悲剧结局。作者将欢愉与愁苦两相对照，各有重笔渲染，显得悽恻动人。

在这部回忆录里，作者塑造了亡妻陈芸的形象，林语堂谓之曰“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陈芸是个柔和的女子，内心充满激情。她不爱珠玉首饰，却对破书残画倍加珍惜。古代诗人中她最推崇李白，认为其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她在肖爽楼中招待丈夫爱好艺术的朋友，拔钗沽酒，不动声色，而且省俭雅洁。《闲情记趣》一章中记述了一些她的创造与发明。她有意识地与凡夫俗子相对抗，反其道而行之，因之招致翁姑的斥责。临终她也绝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丈夫吐露了心中的话：“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

《浮生六记》可说是继宋代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及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之后的一部佳作。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

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也称赞此书：“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却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

清道光年间，杨引传在苏州冷摊上获得《浮生六记》手稿，其时后两记已缺。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韬曾为之题跋，称作者“笔墨之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光绪三年(1877)杨引传以王韬之介将此手稿交上海申报馆以活字版排印，距成书已七十年。此书后有多种版本，1923年北京朴社出版了俞平伯校点本，后附《浮生六记年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此书有英、法、日、德、俄等译本，在海外亦颇传诵。

1935年世界书局出版《美化名著丛刊》，收有《浮生六记足本》，补全之后两记皆是伪作。郑逸梅《清娱漫笔》中之《浮生六记的伪作》及《书报话旧》中之《三种伪书》均有此论。据考证，《中山记历》一卷系抄袭李鼎元的《使琉球记》，加以改头换面。李鼎元是嘉庆五年(1800)册封琉球国王的副使，去琉球的时间比沈复早八年。将李作冒充沈作，真所谓“张冠李戴”。最后一卷，原标题为《养生记道》，“足本”篡改为《养生记逍》，其内容系剽窃张英《聪训斋语》和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等书，拼凑而成。 (陈毓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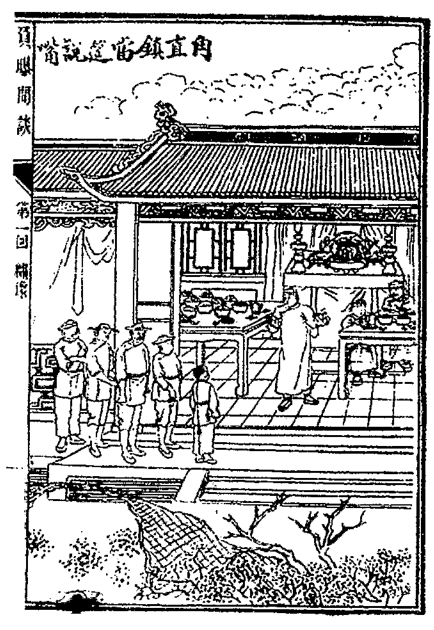
Fuzhang Lu

《拊掌录》 笑话集。元代䡾然子编。䡾然子，名不详。《拊掌录》，未见著录。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十二，选录佚文二十四条，注作三卷，前有作者延祐元年(1314)立春日自序，说：“东莱吕居仁先生作《轩渠录》，皆记一时可笑之事。余观诸家杂说中亦多有类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拊掌录》。”《古今说海》、《学海类编》诸本，皆一卷二十三条，不言作者为谁，而有至正丙戌(1346)孙道明跋。《说郛》(重编本)卷三十四收录十八条，改题宋元怀撰，实无所据。《雪涛谐史》本题宋邢居实撰，亦妄，似未见原书有延祐元年䡾然子自序。《四库全书》列入小说家类存目，又误据《说郛》(重编本)定为宋元怀撰，又有人误以为元人宋元怀撰。此书选录笑话，辑自诸家杂说，而不注出处，多取自宋人小说，故后人竟托名宋人撰。如《盆成括》条，叙刘贡父嘲戏沈括，事见朱弁《曲洧旧闻》卷六；魏野赠妓生张八诗，见《梦溪笔谈》卷十六。合两种版本，去其重复，共得三十九条。《雪涛谐史》本又有增益，亦不知所据。

(程毅中)

Fupu Xiantan

《负曝闲谈》 清代小说。共三十回，未完。作者蘧园即欧阳钜源。最初发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至光绪三十年十二月《绣像小说》第六至四十一期。1933年北京徐一士将全书分段标点，逐回评考，重新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并就第三十回之末，略加补缀，作一结束。1934年上海四社出版部出版单行铅印本，题作《负曝闲谈评考》，有徐一士序。195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重印《负曝闲谈》，是由《绣像小说》辑出，与《负曝闲谈评考》本不全同。



清光绪二十九年刻本《负曝闲谈》插图

《负曝闲谈》是晚清著名谴责小说之一，它以描摹光怪陆离的社会诸相而见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色彩。小说所展现的是一个腐败霉烂的社会肌体，一群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其中有儒林酸腐——苏州甪直镇上一个尚未进学的后生陆鹏，胡言狂吹，大有《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牛浦郎之遗风；南京寓楼谈艺的乡秀才、丹阳廪生、溧阳监生、甘泉老贡生，摇头晃脑，咂嘴弄舌，荒唐滑稽，他们是中国最末一代的八股迷。几个小官僚，写得尤为活脱。两位哨官，沈金标骑马陆地捕强盗，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如飞而逃；柳国斌乘舟水上打盐枭，双手捧头滚入舱底，魂飞魄散；对小武官儿之调侃谑而虐矣。书中对穷候补、阔道台各色人等，亦信笔点染，相映成趣。黄乐材是榜下即用知县，穷读书出身，见了钱便如苍蝇见血，硬将诉讼人财产吞没；陈毓俊是贵州巡抚的独子，纨袴子弟，捐了盐运使衔的尽先即补道，带了大把的银子到上海花天酒地，手头撒漫；冯正帆由幕而官，捐了佐杂功名，是一个由内地初到上海的“阿木林”；周劲斋捐班出身，钻得路子升到了巍巍乎观察公，是一个由外省初到北京的“怯八义”；笑话百出，都可引人发噱，从中亦可窥见晚清官场中蝇营狗苟行径之一斑。

小说还以相当篇幅描绘假维新人物招摇撞骗的丑

史,“原来那时候,上海地方几乎做了维新党的巢穴……弄着几文的,便高车驷马,阔得发昏。弄不了几文的,便筚路蓝褛,穷的淌屎”(第十二回)。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李平等、沈自由、王开化、陈铁血等一班“维新志士”在妓院里吃花酒,谈革命,讲泰西哲学,却被婷婷袅袅、粉白黛绿的倌人打断,顿使高谈阔论化作喁喁私语,煞是好看。作者深恶黄子文其人,他是日本某大学堂政治科卒业生,满口激烈的革命词句,实则堕落无行,终日狂嫖滥赌,先窃得好友金慕暾大洋二百五十块;继而又以改良社会,开通风气,纠合同志,开办书局的招牌,骗得维新富翁田雁门数千两银子的巨款,销金窟中,大肆挥霍,随手罄尽,年关被嫖账、赌账所逼,逃之夭夭。徐一士评考:“有真志士,即有恶劣混充之志士。真者常少,混充者常多,以致闹得乌烟瘴气,留下许多笑柄。此亦所谓‘道高一尺魔千丈’耳”(第十三回)。黄子文这一形象是为“四海有同胞,家庭无伦理”的“志士”写照,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对于“家庭革命”的偏见。

《负曝闲谈》还十分注重社会风貌和民俗的描写,展现了带有浓郁的时代气氛的地域风光。那夕阳红树、沙鸟风帆的江南乡镇,竟是如此的闭塞、落后;上海张园安垲第中的红男绿女,靓妆丽服,穿梭如织;广东谷埠紫洞艇上的珠江风月,华灯箫鼓,绮筵琴樽,对面就是花乡,素馨如雪,所谓“茉莉为城兰作障,酒香花气自年年”。作者着墨较多的是京华风情:草枯鹰疾的西山围场,野旷云低的天桥大道,鞭哨一响、风驰电掣的轿车,游手好闲、横眉立目的混混,风味纯正的老字号馆子,狭仄喧嚣的大栅栏戏园,古香古色的琉璃厂,名公云集的韩家潭……。世家公子哥儿们时兴的玩艺儿是斗鹌鹑,玩鼻烟壶,不惜浪掷千金,用凡人琐事的眼光来写宫闱逸闻,作者笔下军机处的形形色色,为他种小说所无。此外,小说对于旗籍官员的颟顸、吹牛,豪门显贵寿诞的阔绰、排场,以及一代名伶叫天儿的架子、神情,都描摹尽致。

《负曝闲谈》文笔劲练、爽健。徐一士序:“《闲谈》工于描写,笔墨极超脱,极灵活,趣味最为浓厚,除以讽刺或谴责的意味来烘托或描写社会的罪恶或丑态之外,写景状物,都有特长,生趣盎然,情韵不匮,有引人入胜的力量,实在是很值得称赞的。”小说的不足之处是对社会人生开掘不深,写得比较浮光掠影;结构散涣,旋起旋灭,缺少贯串的情节和人物;描写亦有夸张失真之处。作者随写随发表,前后脱节之处不少,文字、情节都有因袭模仿前人的痕迹。　(林　薇)

Fuqingnong Zhuan

《负情侬传》　明代文言小说。宋懋澄撰。载《九籥集》卷五。据作者自注,篇名取自王仲雍《懊恨曲》“常恨负情侬,郎今果行许。”是脍炙人口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的原作。

小说写明万历年间浙东官家子李生进京赴试,与妓女杜十娘情投意合,一朝金尽,鸨母不容,十娘激母允李生以三百两银子赎十娘。李生得十娘资助并从亲友借贷,赎出十娘,携之南归。临行诸妓多有馈赠。船到瓜洲,十娘夜歌。邻船安徽新安盐商闻声心动,第二日殷勤与李生交结,以妓女难养、父母难容之利害,说动李生,两人议定以千两银子将十娘转卖于新安客。十娘得知此事,待银钱交讫,立于船头,将所带妆台(假托诸妓所赠)中价值万千的诸多珍宝,一一抛掷水中,并怒斥新安客的奸诈与李生的薄情,然后投水自尽。作者在篇末赞十娘不愧为烈女,又补叙写作此篇的一段经历。他说万历庚子年(1600)听友人讲此事,年末动笔,未终篇,夜梦披发女人警告如写她的私事,便要得病。明日果病,遂搁笔。八年后携眷南归,于船中捡旧稿续完。不料几日后女奴露桃堕水而死。这段补叙,看似传奇,却是实事,在《九籥集》中有两篇祭露桃之文。作者迷信佛道,故确信是杜十娘的阴魂在进行报复,而这也是作者对于十娘刚烈性格的补叙。

这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美貌多才、聪明机敏、热烈追求人的生活的妓女杜十娘的形象,并以她的正直、刚烈,同李生、盐商的奸猾、卑琐形成鲜明对照,“可以生青楼之色,唾白面之郎”(明卓珂月《百宝箱传奇引》)。而杜十娘怒沉百宝,以死对黑暗社会进行抗议,这样的悲剧结局,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又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作品鲜明的平民意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更给人以思想上的昭示与启迪。因此,作品问世后即产生巨大影响,在明末,先后被《亘史抄》、《情种》、《情史》等书选载,又被改写成著名的拟话本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些学者认为出自冯梦龙的手笔。明代郭濬《百宝箱》已佚,清代夏秉衡《八宝箱》、黄图珌《百宝箱》等剧本都以杜十娘故事为素材。　(宋　欣)

G

Gaiwen Lu

《该闻录》 宋代杂事小说集。李畋(962?～1051?)撰。《郡斋读书志》袁州本小说类著录，十卷，云："畋，蜀人张咏客也，与范镇友善，熙宁中致仕归，与门人宾客燕谈，衮衮忘倦，门人请编录，遂以该闻为目。又有杂诗十二篇系于后。"衢州本作《归田录》六卷。《直斋书录解题》则谓"又名《归田录》"。《宋史·艺文志》亦作十卷。李畋，字渭卿，自号谷子，成都人，博通经史，以著述为志，为张咏所器识。景德二年(1005)乡荐出试，不第(《分门古今类事·李畋见塔》)。后隐居永康军白沙山，以任中正荐为校书郎，历任怀宁主簿、国子监说书、知惠安县、尚书虞部员外郎、知荣州、国子博士，年七十三致仕(《分门古今类事·郑珏吉凶》)，撰有《道德经疏》、《张乖崖语录》、《谷子》等。年九十卒(《渑水燕谈录》卷六)。

《该闻录》原书已佚。《类说》卷十九收录节文二十一条。天启刻本误题作《骇闻录》。所记多为唐宋杂事，如《知县生日》条记开宝中神泉县令贪污，故意告人生日不得送礼，颇有讽刺意味。也有诗话的条目，如《作感怀诗》条记欧阳彬诗，《题金刚诗》条记蒋贻恭诗，《耘田鼓诗》条记僧可朋诗，可备校辑。书中多载蜀中故事，如《半年为盗》、《为政之法》等条记张咏、任中正治蜀政迹。涵芬楼本《说郛》卷九收录五条，文字较详，似出原书。往往自叙行事，如记唐肃回避丁谓条述及李畋询问其由，焦道士言宅妖之故条谓李畋生于五门昌西桥。《分门古今类事》中亦屡引其书，如卷七《李畋见塔》条记李畋廷试不第，卷十五《王岩诗谶》条记李畋与杨元照论诗，卷十八《郑珏吉凶》条记李畋一生吉凶，都可据以考其生平。从现存佚文看，本书叙事琐碎，文字平直，有些记载可用以考史，亦常有记及吉凶征兆事例，但故事性较差。 (程毅中)

Gan Bao

干宝(286? ～336) 东晋史学家、小说家。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年少勤学，有才。西晋怀帝时，召为佐著作郎。愍帝时，平杜弢之乱有功，赐爵关内侯。入东晋，以王导推荐，领国史。又以家贫，自请出为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又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卒于咸康二年(336)三月(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七)。《晋书》卷八十二有传。著《晋纪》二十三卷、《百志诗》九卷、《干宝集》四卷，已佚。又撰集《搜神记》三十卷，今唯存明胡应麟辑本二十卷。

(许逸民)

Ganzhuanzi

《干𦠆子》 唐代笔记小说集。温庭筠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干𦠆子》三卷，曰："序谓语怪以悦宾，无异𦠆味之适口，故以干𦠆名篇。"《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干𦠆子》三卷，曰："序言'不爵不觥，非炰非炙，能悦诸心，聊甘众口，庶乎干𦠆之义'。𦠆与馔同字，从肉，见古礼经。"《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作三卷，《遂初堂书目》作一卷。

原书久佚，《绀珠集》卷七录文二十条，《太平广记》录文三十三条，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吴聿《观林诗话》亦曾征引。《说郛》(重编本)卷二十三录文十一条，杂有伪作。《龙威秘书》本一卷，仅八条，与《说郛》本大体相同。其中欧阳询与长孙无忌相嘲一事，原出《隋唐嘉话》卷中。萧嵩笑冯光震误注《文选》一事，亦见《谭宾录》，而《观林诗话》云所见《干𦠆子》与《谭宾录》记载不同，《干𦠆子》乃云萧嵩本人误注《文选》。可见《龙威秘书》本亦非原书，不可为据。又《唐人说荟》杂取诸书，巧立名目，曾剌取《干𦠆子》中文字，如《奇鬼传》中道政坊宅条，出《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一所引《干𦠆子》，《灵怪录》中薛弘机条，出《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五所引《干𦠆子》。

洪迈《夷坚支癸序》谓《干𦠆子》"整齐可玩"。此书现存条文少数记公卿佚事，多叙神鬼怪异之事，其中有情节新奇、辞采华艳者颇动人。《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二所引《陈义郎》，叙陈义郎父赴县令任，途中被友人周茂方杀害，周遂冒名偕陈妻及两岁幼子义郎赴任，经十七年，母告以父冤，义郎遂手刃仇人。故事以陈妻的血污衫子为线索贯穿全篇，结构完整，在同类复仇故事中堪称佳作。《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二所引《华州参军》，叙华州参军柳生罢官后于长安邂逅崔氏，两相爱慕，而崔氏表兄王生欲娶崔氏，崔氏乃与柳生匆促成婚。王生讼于官府，断归王生。后崔氏访得柳生所居，私奔其处，又被王生寻获，复兴讼夺之，柳生遭流放。后二年，崔氏卒，柳生忽见崔氏来，遂重新结合。王生偶知其事，千里来访，崔氏方梳妆，顿失所在。二人同发崔氏墓，见梳妆如新，乃同入终南山访道。故事构想奇特，哀婉凄怨。《古今说海》改题《柳参军传》，不著撰人。宋代话本小说《碾玉观音》似受其影响。 (周勋初 严 杰)

Gantang Linghui Lu

《甘棠灵会录》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即《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许生》，出《纂异录》。《类说》卷十九《异闻录》收其节文题作《白衣叟吟》，《绀珠集》卷一李玖《异闻实录》亦收此条，题作《甘棠馆诗》。《南部新书》壬集引其诗句而称作者为李纹，称篇名为《喷玉泉幽魂》，出于《纂异记》。据《太平广记》及《南部新书》，本篇当为李玫作品，《异闻录》、《异闻实录》为《纂异记》之别名，而李玖、李纹皆李玫

之讹。本篇写许生于会昌元年下第东归，于甘棠馆西逢一白衣叟，随之至喷玉泉，见白衣叟与四丈夫在泉侧矶上宴会吟咏。次晨，许生至甘泉店，向店媪述其事，店媪谓曾至其店买酒。店媪发柜视方才他们买酒之钱，乃尽是纸钱。文中四丈夫称白衣叟为"玉川"，《南部新书》谓文中四丈夫即"甘露之变"中被宦官杀害的李训、贾悚、舒元舆、王涯等四相，玉川先生即唐代诗人卢仝。卢仝号玉川子，曾作《月蚀诗》讥刺宦官专权，因偶宿王涯家，与王涯家属同时被宦官集团杀害。据《南部新书》此条记载及本篇所述，可知作者李玫早年曾受四相中一"少年而神貌扬扬"者(《南部新书》谓为王涯，疑为李训)"推食脱衣"之恩，白衣叟于甘棠馆西楹所见一诗实即作者悼念四相之作，作者为此还几乎被人告发。本文通篇悼念四相，为他们所受到的悲惨命运愤惋不平。作者在文中通过那首甘棠馆诗和四相、卢仝的吟咏，将四相比作历史上著名的田横、李固、邓攸、王章等，为他们呼冤说："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刘克庄《后村诗话》谓："(舒)元舆、(李)训虽疏狂败事，其志与陈蕃、窦武、宋中锡何异？得罪于群阉则有之，于社稷无负也。'喷玉泉诗'(按，即指本文中诸诗)有'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又云'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皆可传诵"，则此文的意义不仅仅是局限于文学方面的。 (李宗为)

Ganze Yao

《甘泽谣》 唐代传奇小说集。袁郊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甘泽谣》一卷，载谲异事九章。咸通中，久雨卧疾所著，故曰《甘泽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著录："唐刑部郎中袁郊撰，所记凡九条。咸通戊子自序，以其春雨泽应，故有甘泽成谣之语，遂以名其书。"则知此书命名与完成在咸通九年(868)。

《甘泽谣》今存本为明人杨仪校辑，一卷九篇，有嘉靖癸丑杨序，无袁郊《自序》。收辑《太平广记》中所录八篇，增入《聂隐娘》一篇。此篇据《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四注云，出自裴铏《传奇》，也有人认为是袁郊所作(见《聂隐娘》)。毛晋据杨本刊入《津逮秘书》，通行的还有《说郛》(选录二篇)、《学津讨原》、《唐宋丛书》诸本。《学津讨原》本经过校正，较好，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即据此排印。《四库全书总目》云："周亮工《书影》曰：'《甘泽谣》别自有书。今杨梦羽所传，皆从他书抄撮而成，伪本也。或曰：梦羽本未出时，已有抄《太平广记》二十余条为《甘泽谣》以行者，则梦羽本又赝书中之重台也'。"《书影》中所谓梦羽，即杨仪之字。其所称先出之一本，今未见。钱希言《狯园》又说"薄明经为鱼"一条，尝见唐人小说，有《甘泽谣》载《鱼服记》甚详，今本无此篇。《鱼服记》即李复言《续玄怪录》卷二《薛伟》，非袁郊之作，或即先出之伪本。

《甘泽谣》中《红线传》、《聂隐娘》写侠女盗盒，消弭战争和刺客报恩事；《陶岘》写昆仑奴摩诃入水取剑被毒龙所杀事；《许云封》写音乐家许云封为韦应物吹笛事；《韦驺》叙述音乐家韦驺果敢救弟，江神酬曲之传说；《圆观》描写李源与圆观两世友情，虽重复佛教三世轮回说，但写得有浓厚人情味，故为后代文人所传诵；《懒残》记述异僧与邺侯李泌事；《魏先生》假隋末道士对李密之语，宣扬帝王应纳良殛凶"出于无私"之政论，《素娥》借花月之妖的怪异故事，道出"天之所授，不可废也"的宿命论，皆流露出作者企图以传奇小说来干预政治之动机。其叙事文辞之骀宕，构思之奇幻，为唐人传奇之上乘。然其情节过分怪异，又带有较多迷信成分，故于后世小说亦有消极影响。

(刘荫柏)

ganbang

杆棒 宋代说话中小说的一个类别。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赶棒"即"杆棒"。但罗烨《醉翁谈录》已将杆棒从公案中析出。他把小说区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杆棒类以作品中的人物所使用的武器得名。《醉翁谈录》著录杆棒类名目，有《花和尚》、《武行者》、《飞龙记》、《拦路虎》等十一种。

(刘 蕤)

Ganyi Ji

《感异记》 唐代传奇小说。《异闻集》中的一篇，见《类说》卷二十八。即《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六《沈警》条，原注作《异闻录》。宋人或引作《沈警传》、《沈警感异记》。《古今说海》说渊部收录此篇，改题《润玉传》。作者佚名。记中沈警诗"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两句，《韵语阳秋》卷二、《诗人玉屑》卷十二引作沈亚之诗，则本文亦可能为沈亚之撰 。

本篇叙沈警由梁入北周为上柱国，奉使秦陇，过张女郎庙，酌水祝词，作《风将雏》曲。俄而有二女郎来，大女郎说是张女郎妹，嫁庐山夫人长男，小女郎嫁衡山府君小子，携沈警至山中水阁，置酒欢饮，弹箜篌鼓琴，各作歌词。大女郎说"润玉可使伴沈郎寝"，小女郎遂与沈警共寝。明日又置酒作歌为别。小女郎赠沈金合欢结。沈后使回，又于神座得小女郎书。这篇故事情节荒唐，并不曲折，但词章华美，具有特色。叙事中插入诗歌很多，是唐人传奇中偏重诗笔之作。记中二女郎与沈警互相赠答，诗句清丽可诵。如篇末小女郎留诗云："飞书报沈郎，寻已到衡阳。若存金石契，风月两相望。"篇中小婢丽质致词说："人神路隔，别促会赊。况姮娥妒人，不肯留照；织女无赖，已复斜河。寸阴几时，何劳烦琐。"也是很精彩的辞章。与"工为情语"、"能创窈窕之思"的沈亚之有相似的风格，很有可能确系沈作。从情节结构上看，与《游仙窟》也有

相似之处，在同类型小说中为较优美的作品。

（程毅中）

Ganying Zhuan

《感应传》 南朝宋志怪小说集。王延秀撰。王延秀，太原（今属山西）人。元嘉十三年（436），曾从何尚之学玄学（《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泰始六年（470）、七年为祠部郎，曾议改革郊祭和祠明堂之事（《宋书》卷十六《礼志三》）。本书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又杂家类以及《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和《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八卷。原书不存。《辨正论》卷六、卷七注引有《感应传》四事（其中二事又见引于《太平广记》），一为扬州长干寺育王像显灵事，一为庐陵发蒙寺育王像显灵事，一为齐建安王念观音治疮事（《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一亦引），一为张逸临刑折刀事（《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四亦引）。齐建安王即萧子真，海陵王延兴元年（494）被杀，年十九岁（《南齐书》卷四十）。时王延秀当已不在人世，所以《辨正论》所引《感应传》必非本书佚文。另外，释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三《慧海传》引《感应传》慧海事，慧海卒于隋大业二年（606），又卷三十六《阇提斯那传》记隋开皇时事，云"见《感应传》"，自然亦非本书。据《续高僧传》卷三十六《净辩传》，隋释净辩曾撰《感应传》十卷，乃欣感佛教瑞迹灵验而作，是所谓"释氏辅教之书"，上二书所引《感应传》六则当出净辩书。至本书佚文则未发现，内容无从判定，不过既称"感应"，即非崇佛，亦必为天命神鬼之说。

（李剑国）

Ganzhu Ji

《绀珠集》 小说笔记摘编。《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此书十三卷，称"皇朝朱胜非编百家小说成此书，旧说张燕公有绀珠，见之则能记事不忘，故以为名"。《直斋书录解题》亦云"朱胜非抄诸家传记、小说"。朱胜非，字藏一，蔡州（今属河南）人。崇宁二年（1103）上舍登第，南渡后为中书舍人，绍兴二年（1132）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绍兴四年罢右相，绍兴五年起知湖州，引疾归。秦桧当政，废居八年卒。著《秀水闲居录》三卷，佚。《宋史》有传。但王宗哲绍兴七年（1137）序文称"《绀珠》之集不知起自何代"，于作者已不了了，而朱胜非时犹在世。疑此书非出朱手，大概是北宋末期无名氏所纂。本书收入《四库全书》，十三卷，犹为完帙。其体例是按书摘录前人书，同马总《意林》，而所摘文字各加标目，每书皆注明作者，不详者注作阙名。摘书共一百三十四种（另附三种），上起先秦，下迄北宋，其中属小说或一般笔记者多达九十种左右。许多已失散的重要小说书，如《异闻集》、《丽情集》等均有摘录，因而具有较高的小说资料价值。裴铏《传奇》摘有《红拂妓》一节，可据以考订《虬髯客传》作者；《摭遗》摘有《乌衣国》一节，可知《青琐高议》中《王榭》一篇原属《摭遗》，并以知"榭"乃"谢"字之讹。由于编者意图在于萃集词语掌故，因而所摘文字皆为断片，残零破碎，不成大观，削弱了文献价值，这是本书的主要缺点。

（李剑国）

Gao E

高鹗（约1753～约1815） 清代文学家。字兰墅，别号红楼外史。隶汉军镶黄旗内务府。祖籍辽宁铁岭，先世即随清兵入关。高鹗生年不详，生约乾隆十八年（1753）只是一种推测，还有一种推测是生于乾隆三年（1738）。高家是一个大族，寓居北京。高鹗少年时性豪喜冶游，出入歌楼舞榭，"趁蝶随蜂，浪赢两袖香留"（《兰墅砚香词·声声慢》）。乾隆五十三年中顺天乡举，乾隆六十年成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内阁侍读，嘉庆六年（1801）以内阁侍读为顺天乡试的同考官，嘉庆十四年由内阁侍读考选江南道御史，嘉庆十八年升任刑科给事中。嘉庆六年至嘉庆十八年京察二等官员，对他的考语是"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年力壮"。嘉庆十九年秋天，高鹗为恽珠《红香馆诗草》作序，而嘉庆二十一年春天他的门人觉罗增龄为他的《月小山房遗稿》写序时，他已去世。据此推测他的卒年很可能是嘉庆二十年。高鹗熟谙经史，工于制艺，诗词小说等亦有造诣。他"才如渤澥，舌似悬河"（薛玉堂《兰墅文存题词》），是位儒家入世思想浓厚的人。觉罗增龄评论他说："由乙卯进士历官给谏，誉满京华。而家贫官冷，两袖清风，故著作如林，未遑问世，竟赍志以终。"（《月小山房遗稿序》）高鹗的著作多已散佚。据《八旗文经》卷五十九著录，高鹗著有《高兰墅集》，《清史稿·文苑传》说高鹗著有《兰墅诗抄》。文学古籍刊行社的《高兰墅集》（1955）新辑本仅辑入《兰墅文存》、《兰墅十艺》、《兰墅砚香词》等部分作品。后又发现并刊印的《月小山房遗稿》，亦非诗作的全部。

高鹗因为他与《红楼梦》的关系而著称于世。《红楼梦》最初以八十回抄本在世上流传，首次刊印是在乾隆五十六年，由八十回变成一百二十回。书前程伟元序云："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传只八十卷，……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他这"友人"指的就是高鹗。其书接着有高鹗的序，序称："今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遂襄其役。"按程伟元和高鹗所说，八十回以后的四十回，是程伟元数年苦心搜求所得，最后由他们二人整理定稿。高鹗自乾隆五十三年中举后，按情理自然要参加第二年的会试，乾隆五十五年会试，他肯定是参加了，但都没有考中。这几年的确是"闲且惫矣"。高鹗有《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诗：

“老去风情减昔年，万花丛里日高眠。昨宵偶抱嫦娥月，悟得光明自在禅。”“重订”与程、高序的说法是一致的。但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六《赠高兰墅鹗同年》题注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张问陶是高鹗的妻兄，他的说法自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俞樾《小浮梅闲话》就据此说进一步考证：“按公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乾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则其为高君所补，可证矣。”胡适《红楼梦考证》则从内容上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认定程序所谓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之说，是一大谎言。于是后四十回为高鹗补作的说法成为通行的意见，但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百二十回《红楼梦》自乾隆五十六年冬至后五日出版“程甲本”后，翌年花朝后一日又出版了“程乙本”，两个版本实际上相距时间不到三个月，有人对勘“程甲本”和“程乙本”，认为程伟元和高鹗只是做了“截长补短”、“略为修辑”的工作，他们手上的文稿的确是别人的续作。近年陆续发现一些有关程伟元的身世资料，知道程伟元并非书贾，而是不得意的士子，他能诗善画，做过盛京将军晋昌的幕僚。因而又有人推测补作后四十回的是程伟元，高鹗只是协助他做了修订工作。关于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目前难以定论，但高鹗参与整理修订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推动《红楼梦》的最初印行，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石昌渝）

Gao Lishi Waizhuan

《高力士外传》 唐代传记文。一名《高氏外传》。郭湜撰。郭湜，太原人。大历中为大理司直(《新唐书·艺文志》注)，大历十三年(778)为户部员外郎(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引拓本《宗室李华志》)。肃宗朝曾被贬谪，故传文末自称“与高公俱婴谴累”。《高力士外传》，《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于杂传记类，一卷，题作《高氏外传》。《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等都作《高力士外传》。有《顾氏文房小说》、《唐开元小说六种》等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1985)。本篇记高力士逸事，侧重于安史之乱以后的不幸遭遇，同时叙及唐玄宗被李辅国凌逼移宫等事迹。如高力士牵御马护送玄宗至西内的场面，描写十分细致。传中载高力士与玄宗“讲经、论议、转变、说话”的活动，也是常被人引用的小说史料。《新唐书·李辅国传》中记载上元元年李辅国迫使玄宗移居西内的细节，与本传大体相同。作者曾与高力士一起谈论往事，所记大致可信。“特以行文枝蔓，或拾事琐屑，故后人每以小说视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程毅中）

Gaopo Yizuan

《高坡异纂》 明代文言小说集。杨仪撰。杨仪(1488～1558以后)，字梦羽，江苏常熟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曾官兵部郎中，山东按察副史等。著有《高坡异纂》、《螭头密语》、《陇起杂事》等笔记以及小说《金姬传》，《千顷堂书目》、《国史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小说家类著录。《烟霞小说》、《说库》等本三卷五十条，《说郛续》等本仅选录一卷。书前序写于嘉靖十一年(1532)，作者称自幼不喜神怪之谈，正德、嘉靖间因本邑两见怪事，方信古人记载未必皆妄。近因病休，时有人来讲述佚闻异事，便将新旧所得去其十之五六，录成三卷。因作者曾住北京东城高坡胡同，故取书名《高坡异纂》。

道教在明代得到上层统治集团的特别宠幸，至嘉靖年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些帝王和达官甚至因服食丹药、奉行房中术而死于非命。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书中所记多为道教的神仙、方术之谈。像周颠仙、冷谦、张皮雀、张三峰、张邋遢、张金箔、刘基、尹蓬头等显赫一时的“神仙”、道士都有专条记述。这些人物大多与上层统治集团关系密切，或者即是其中的成员。作品通过对他们的描述，也真实地表现了当朝皇帝朱元璋雄猜恣肆、玩忽人命的残酷本性。程济、卓敬等条，写永乐帝夺位中的佚闻，对建文和永乐两帝都有微词。

书中有几篇较长的文字，写得颇具特色，所述之事离此书之成，时间又很近。如唐文条，写弘治继位时，因“土气掩斗”，文曲星(主持世间文运)蒙尘谪降，临行竟偷看牵牛织女私会，惹得玉帝大怒，牛郎、织女也因而遭贬下世。文曲星转生后名唐文，愚笨有如白痴，后经文曲辅星降世点化，方始开悟，并中了进士，做了高官。他的妻子张氏即文曲辅星，姬妾玉英即织女，仆役寿安即牛郎。玉英、寿安本有婚约，后来唐文让他们团圆。这篇小说把玉帝、文曲、牛郎、织女等天神都写得龌龊不堪，在故事的时间安排上也似有寓意。文曲星转世在弘治元年，牛郎转世在弘治十八年，即弘治帝归天、正德帝继位这一年。故事结束约在嘉靖八、九年间。这里涉及的几个皇帝都以荒唐误国而著称。木生条(单行本名《娟娟传》)，写才学之士木元经不喜仕进，嘉靖帝继位后，说是要兴礼乐、搞营建，强召木生到工曹办事，参与营建事宜。先是，木生因梦结缘，与娟娟成为恩爱夫妻。新婚不久，木生便出京督运木材，接着又奔母丧，待他回京后，娟娟已因思念成疾而死，时在嘉靖十年。嘉靖帝出身王府，本非太子继位。这里所说的兴礼乐、搞营建，大约指他在登基后，为了给他父亲争皇帝名号而在宫中修建道场等事。又王守仁条，写王守仁遭到大太监刘瑾的打击陷害，赴海脱难事。文中引入了王守仁假拟的决命诗、告终辞等。告终辞用骚体写成，其中有屈原、伍员派人来告诉王守仁“世浊而不可居”，请他下海同游等语。这些篇章都曲折地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帝王及黑暗政治的不满情绪，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

此书是明代志怪小说的优秀作品之一。其中大多数作品都用散笔写成，文词雅洁，富于表现力，表现

方法也不拘一格。有一些篇章叙景状物实为记录见闻，也有一些篇章故事荒诞不经，实为作者的创作。木生条从梦境写起，中间穿插了一些诗词，写得缠绵悱恻，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唐文等条写得惝恍迷离，闪烁其词，具有隐喻性。有不少作品，往往是暗含讥讽，意在言外，史实和背景也只是点到为止。如果没有一些文史知识，读起来较为吃力，而且容易产生歧义。

（薛洪勣）

Gao Yanxiu

高彦休（854～?） 唐代小说集《阙史》的作者。号参寥子。《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阙史》条说："乾符中人。"《阙史》自序说："愚乾符甲午岁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随乡荐于小宗伯。"前人曾误解为他生于乾符甲午(874)，实则意谓是年他二十一岁，始举进士，当生于大中八年(854)。书中《郑少尹及第》条所称江夏伯祖，似指曾为鄂岳观察使之高锴。曾在淮南，节度使高骈推荐为摄盐铁巡官(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十三《请彦休少府充盐铁巡官牒》)。牒文中说，"幸联宗党"，"同姓必亲于异姓"，高骈与他以同姓而联宗。又保举他为从事官(《桂苑笔耕集》卷四《奏请从事官状》)，称他为"摄盐铁巡官、朝议郎、守京兆府咸阳县尉、柱国"，说他"教以义方，退而学礼，至于仕宦，力行有规，能遵严父之训"。时间在中和四年(884)之前。中和四年编次成《阙史》一书，今存。 （程毅中）

Geminggui Xianxing Ji

《革命鬼现形记》 清代小说。五十五章。一名《革命魂》。题"睡狮著，野北加评"。撰者真实姓名不详。存宣统元年（1909）四月小说进步社石印本。是书借睡狮梦中阅读《革命鬼现形记》的形式，描写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逃脱清统治者之屠杀而继续奔走革命的幻想故事。书叙徐锡麟枪杀清巡抚恩铭后被捕，在供词中自称为"中国革命党大首领"。行刑时，屠刀刚要砍下，徐锡麟忽然向空中一跃，刹时飞尘蔽天，黄沙扑地，日月无光，监斩官及看客也都忽然不见。徐锡麟跃出法场，即遇好友陈伯平，从陈伯平口中得知恩铭真被杀死，二人遂一起去营救马宗汉。在茫茫荒野之中，四处寻访不得，不料回程途中却与马宗汉意外相遇。徐锡麟听马宗汉说，恩铭并未杀死，当即又惊又怒，决意再赴安徽，除掉恩铭。经陈伯平再三劝阻，方同意一起去浙江。途中，遇昔日留法同学吴剑秋。吴曾一度追随革命，如今却过着超然物外的雅士生活。大家共议国事，皆勉励吴剑秋重新振奋精神，热心时事。饮酒之余，又借琴抒情，骂世言怀，抒发报国豪情。抵家，徐锡麟从自安庆归来的祖父口中获悉，秋瑾女士因他牵连而关入山阴县大牢。他与陈伯平、马宗汉等心急如焚，立即便去营救。天色微明时，三人赶到绍兴轩亭口，终于从刽子手刀下救出秋瑾，死里逃生。四人离开浙江奔往上海，住进佛照楼客栈。一日，徐锡麟突然心痛，经李而斯医生用X镜检查，方知缺少一个心脏，遂做换心手术。病愈，诸志士乃相继离开上海，赴英国拜会大革命家克伦威尔。故事至此，醒狮亦从梦中惊醒，作者遂借醒狮之口，明言道破书中故事并非实有，"原是书生的理想，空中楼阁罢了"。但怀念革命志士之情怀，却跃然纸上。

（罗德荣）

Gelian Huaying

《隔帘花影》 清代小说。四十八回。又名《三世报》。全称《新镌古本批评绣像三世报隔帘花影》。不题撰人。据《续金瓶梅》删节而成。改订者删除《续金瓶梅》有关宋金战争的描写，调整和润饰了一些情节，将西门庆改名为南宫吉、吴月娘改名为楚云娘、孝哥改名为慧哥，压缩六十四回为四十八回，重拟回目。今存康熙间本衙藏板本，首有四桥居士序。清初小说《快心编》亦题"四桥居士评点"，可能同是一人。

（石昌渝）

Ge Hong

葛洪（283～343） 东晋道教理论家、医学家、小说家。字稚川，句容(今属江苏)人。少好学，博览群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先后就学于葛玄(葛仙翁)弟子郑隐和南海太守鲍玄。崇信道教，兼通医术。惠帝太安二年(303)，石冰据扬州，永兴元年(304)，吴兴太守顾秘讨石冰，用洪为将兵都尉。破石冰，迁伏波将军。弃官至洛阳，广求异书。见天下已乱，遂南下，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元帝司马睿为丞相，辟为掾，因功赐关内侯。成帝咸和初年(326)，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推荐洪有史才，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固辞不就。又以年老欲炼丹延寿，求为勾漏令。携子侄至广州，为广州刺史邓岳挽留，乃隐居罗浮山，自号抱朴子，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年六十一卒。《晋书》卷七十二有传。著述有"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抱朴子》七十卷、《神仙传》十卷、《汉书抄》三十卷、《西京杂记》二卷(今本六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等。

葛洪生卒年岁，众说纷纭。据洪业《再说西京杂记》考证，《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八引《抱朴子》佚文："昔太安二年……余年二十一。"则洪生于太康四年(283)。又《晋书》本传："(洪)忽与(邓)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书，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若得年八十一，则当卒于兴宁元年(363)，然其时邓岳死已久，与传文不合。查《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引袁彦伯《罗浮记》作年六十一，则洪当卒于建元元年(343)，而其时邓岳尚在广州刺史任上。《晋书》记寿年"八"字当属"六"之形讹。 （许逸民）

Genyuefeng

《艮岳峰》 清代小说。十六回。题"蛰园著"。首自

序。蛰园，乌程人，余待考。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鸿文书局铅印本。

小说从王安石变法叙起，接讲宋徽宗亲信佞臣，蔡京、童贯六贼一时擅权。终因花石纲之扰，酿成方腊之变；宋江也起于京西河北。亏张叔夜招安宋江，令讨方腊。方腊平，而徽宗更无顾忌，遂与高俅、杨戬易服私行市廛，幸李师师，与师师旧交贾奕争风吃醋。大臣曹辅、张天觉劝谏，反被发问、贬逐。公然册立师师为明妃，召入宫中。又联金伐辽，宠信道士林灵素。金兵南犯，徽宗内禅，钦宗接位，"六贼"或贬或诛。李纲等奋起抗敌，钦宗却力主和议。李纲被罢免，金兵再次南侵，陷汴京，二帝被掳北去，途中受尽侮辱。徽宗崩于途；钦宗也在燕京被马踏死。高宗建都临安，先后有明州、太湖、镇江、和尚原等十三捷。国势复张，却无意恢复，初失计于伯彦潜善，次又从秦桧之言，力主和议，终偏安一隅。

叙曰："当年襟江带河，至此尽听人入寝，卧榻鼾睡，良可寒心，而况瓜分鼎立、豆割星离，尤屡出人意料外哉！惓惓杞忧，无时或释……不贤识小，聊以自浇胸中块垒而已。呜呼！蝉螳忘雀，蛮触争蜗，回首覆车，殷鉴不远，览者，窃愿垂意于斯编。"可窥蛰园作书之旨意。至其所本，盖亦如作者所言，系"《宋史》中之可信者"及"述古堂之《宣和遗事》"。其内容几与《宣和遗事》全同。惜乎作者不谙小说三昧，仅排比故实，而不着意刻画历史人物，至人与事俱来，亦随之俱去。唯于当时，尚有醒世之功用。 (萧相恺)

Gengsi Bian

《庚巳编》 明代文言小说集。陆粲撰。陆粲(1494～1551)，字子余。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选庶吉士，官工科给事中。少有才名，著述颇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陆子余集》、《左传附注》等五种。《明史》、《国朝献征录》有传。《庚巳编》一书，《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等著录为十卷，《国史经籍志》著录为四卷。今存《纪录汇编》、《烟霞小说》、《丛书集成初编》、《说库》、《古今说部丛书》等本，虽分卷不同，皆为全本。《古今名贤汇语》、《说郛续》等书所收则为节本。现有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

全书约一百七十则。或记神怪传说，或记民间故事，或记偶合事件，大多染有神怪色彩，宣扬释道观念。特别是记述皇帝或达官贵人的"灵迹"的一些篇章，更有明显的神道设教倾向。着意劝善惩恶，成就不高。但却可以从中考见当时社会的某些情状及人们的思想习俗。书中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含有积极意义的作品，如《陈子经》、《罗侍郎》等篇，旨在表彰正直，指斥伪恶。特别是《陈子经》篇写陈不怕宋太祖鬼魂的威胁，坚持在其所著《通鉴续编》中，直书"匡胤自立而还"这一史实。这和作者平生为人是一致的。《还金童子》篇赞扬一个无家可归、衣食无着的僮仆却能拾金不昧，凌濛初据以改编为话本，收在《拍案惊奇》内。《蒋生》、《临江狐》、《洞箫记》等篇，对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表示了同情。特别是《洞箫记》一篇，文词靡丽，情节曲折，描写细腻，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忠贞爱情和拥有财富的向往，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是全书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蔡羽的传奇小说《辽阳海神传》明显受其影响。《绿窗女史》、《说郛续》、《皇明百家小说》等丛书、类书、选本均辑入，流传颇广。

本书文字简洁，行文流畅，不乏优美的篇章(如《芭蕉女子》)，但总体说来，叙述多于描写，情节多未展开，因而显得粗率浅略。 (薛洪勣)

gong'an

公案 宋代说话中小说的一个类别。耐得翁《都城纪胜》曾指出："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罗烨《醉翁谈录》把小说区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显然，他已将朴刀、杆棒从公案之内析出。公案类作品以官吏审案的故事为内容。《醉翁谈录》著录的公案类名目，有《石头孙立》、《姜女寻夫》、《三现身》、《八角井》等十六种。

(刘　葳)

gong'an xiaoshuo

公案小说 明代小说流派。始自宋人说话。《都城纪胜》所记说话四家，第一家小说中就有说公案："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宋元话本中的《错斩崔宁》为其代表作。这类小说侧重描写当权者的昏庸腐败，反映下层人物受凌辱与蹂躏的悲苦命运。逮明末，公案小说创作蔚为壮观，除暴露社会黑暗外，重点歌颂了清官的廉洁圣明、刚直不阿，平冤狱，纠错案，为民做主，执法如山，《龙图公案》、《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较为著名。

清代公案小说在承袭明代公案小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主要特点是清官与豪侠互为表里，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于是，《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相继问世。此等书，大抵"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报应分明，照彰不爽，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三侠五义》序)。 (刘　辉)

Gonghuab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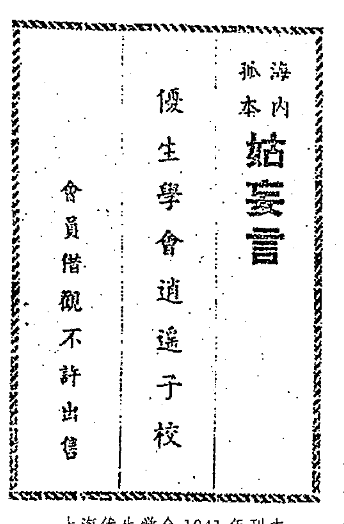
《宫花报》 清代小说。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列为顺治康熙间作品，云"未见"，系据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玉楼春》、《宫花报》稍近淫佚"所记。然裕谦、丁日昌道光同治间查禁淫词小说均未将此书列入禁书目，亦未见他书提及，疑此书嘉庆道光间已佚。

按：明代戏曲家周锡圭有《宫花记》传奇一种，已佚，内容不详。然《远山堂曲品》著录《领春风》传奇条下云："为柳耆卿写照，风流不减当年，可与《宫花》争

道而驰。”疑此《宫花》即指《宫花记》，与《领春风》(佚)系衍同一题材。《领春风》为明代戏曲家王元寿作品。两剧俱出晚明，《祁忠敏公日记》有崇祯五年观《宫花记》演出的记载。《宫花报》似有可能系由《宫花记》传奇改编而成，故孙楷第列为清初作品。　（吴　郑）

Guwangyan

《姑妄言》　清代小说。卷首为“引文”，正文二十四卷，每卷一回，共二十四回。开篇《自序》署“时雍正庚戌中元之次日三韩曹去晶编”。首卷亦署“三韩曹去晶游戏”，下注“编为知者道，不共俗人看”。知作者为三韩曹去晶，书成于雍正八年(1730)。曹去晶生平与家世，待考。三韩，清初时泛指辽东，顾炎武《日知录·外国·三韩》条云：“今人谓辽东为三韩者”可证。目录后有《林钝翁总评》，云“予与曹子去晶，虽曰异姓，实同一体，自襁褓至壮迄老，如影之随形，无呼吸之间相离，生则同生，死则同死之友也”。末署“庚戌中元后一日古营州钝翁书”。知林钝翁与曹去晶同为辽东人，一生过往密从。书成时两人已“至壮迄老”。如以雍正八年时二人已年届六十岁计，则当生于康熙十年(1671)左右。小说的故事背景地为南京，从具体描写中可明确看出，作者对南京的街道、寺庙、桥梁、山川等了如指掌，所写地理位置亦准确无误。可知作者长期生活于南京，否则，无法如此稔熟。原籍辽东，幼年及长久居南京的曹去晶，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经历，何岂相似乃尔？



上海优生学会1941年刊本《姑妄言》封面

《姑妄言》向无刻本传世，小说书目与清代文献中亦不见著录或记载，仅在小范围内抄录流传，故知者甚少。俄罗斯藏抄本未发现之前，学人所据，仅为周越然《孤本小说十种》中的著录：“《姑妄言》存四十回、四十一回、四十二回。撰人不详。清初素精写本，每半叶九行，每行二十五字。四十二回缺首两叶。”此残抄本或为周氏所藏，今不知落何所。1941年上海优生学会据此刊行，只有四十回(前缺)～四十一回，而无四十二回。题“逍遥子校”、“会员借观，不许出售”。正文前有邓序，题“辛未冬居士山人识”，周序题“民国三十年九月州亚识”。次年，上海中华书局又出刊印本，题“人生学会山农校阅”，正文上题“明抄本残篇姑妄言”。由于仅为残缺不全的两回，故邓序云：“惜无首尾，无由确考其时代矣。”“书将付梓，因就蠡测，略书数言，以弁其端。”周序亦云：“惜首末两册不存，无从考其源流，更无从知全书之回数矣。”所述均为推测之辞。待至1966年，李福清在《亚非民族》杂志刊出《中国文学各种目录补遗》一文，第一次著录了他在原苏联列宁图书馆发现的《姑妄言》二十四册，世人方知小说《姑妄言》尚有抄本全帙存世。1996年7月，台湾陈益源撰有《〈姑妄言〉素材来源考》，并在大陆发表。1997年1月，台湾《思无邪汇宝》，始将此抄本排印出版。前有《〈姑妄言〉出版说明》，详介抄本情况：“全书素白纸抄，多人笔迹，多用楷书，一般皆甚工整。然有若干抄手书法幼稚，不依行款，随意涂鸭者，如第二十三回……总体而言，抄录质量还算不错。”又说：“抄本偶有缺叶(如第一回、第六回)，亦有二、三十处残破……抄本全书二千五百叶左右，虽有若干问题，但大体而言，还是保存完好的。《姑妄言》全书得以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也是十分幸运的了。”并认为“抄本‘玄’字缺末画，避康熙讳。‘万曆’只一处作‘万曆’，余皆作‘万历’，‘弘光’亦皆不缺笔，可知不避清高宗弘曆讳，则其抄写，当于乾隆前，为雍正末之抄本乎?”末附李福清《〈姑妄言〉小说抄本之发现》，记载了原收藏者斯卡奇洛夫(1821～1883)简略生平和收藏概况。

以现藏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抄本《姑妄言》和上海残刊本相校，除后者删去评语外，回目、文字、情节、人物姓名等均有差异。残刊本两回实为抄本之第十八回《崔命儿害人反害己　童自大得寿又得儿》附题《司公子渔色失便宜　傅典史负心遭横祸》。残刊本第四十回正是抄本第十八回的开头，惜回目不存，缺崔命儿出身一段简短文字叙述：言其父姓崔，曾做过一任司狱，因刻毒犯人被上司查获，革职回家。命儿生得十分标致，父母爱之如命，不肯嫁与寻常人家等，总共不过一百字。而后面部分刊落较多，约六千字，主要是富新改名换姓，混了个陕西西安府富平县典史，走马上任，在潼关遇李自成农民军，“负心遭横祸”而亡。余则删去两段韵文和一则笑话。至于抄本第十八回的结尾，叙童自大与狐仙一段的采战描写，约二千字，则不属于残刊本第四十一回的文字。

抄本所以采用双联对偶回目，虽在长篇小说中罕见，但不可视为独创，实因每回文字太长，多可达四万言，少则二、三万言，内容情节庞杂，一联对偶回目无法概括。因此，有可能这个抄本一册一回，便于传看，作为权宜之计，回目只好设置两联。就情节而言，抄本与残刊本最大的不同是伪道姑与佛姑奸情败露后被处死的细节处理上，抄本谓伪道姑被知县乱棍打死，而佛姑则被其兄强逼悬梁：“做了个绳圈儿，系在梁上，请君入套。不由那佛姑做主，他夫妻二人抬他上去挂上，看着吊死了，才出了这口恶气，然后去禀知父母始末详细。”这就有悖情理了。伪道姑是父母请来的，即便出了丑事，双亲在堂，怎好亲手处死妹妹！残刊本处理则不同，

先写其父母因染上疫气，不到一月，相继去世。接叙事发后，“始而大怒，意欲送官究治，后又想道，这一张扬出去，岂不丢了妹妹丑，且他素好男风，又舍不得道姑的那种美貌。”遂以此为挟制，阉割了伪道姑，占为己有。佛姑去密室去看伪道姑，面如白纸，“道姑睁开眼，见了佛姑，不觉泪如泉涌，哭个不住，佛姑也甚伤心，问了几遍，道姑才将始末根由告诉了他。佛姑听了又是心疼，又是羞愧，不觉两泪交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人对哭了一会，恐有人来，便起身回到自己房中，不知怎么才好，又恐哥嫂来问及他，欲想自寻短见，主意不定，躺在床上，低低哭了一夜。次日勉强起来，见了哥嫂，满面羞愧，幸亏哥嫂照常相待他，自己免不得心中忧郁，染成一疾，渐渐卧床不起。宁通素性友爱，仍旧为他延医调治，但百药无效，不到两月，竟是玉碎香消，美人黄土了。”写得入情入理，读者不难判其优劣。因此，不能率尔得出残刊本两回是对抄本第十八回删削修改而成的结论。很可能除这两种本子外，尚有一个母本存在。不同传抄本只是在传抄过程中，对分回、回目、人物、细节等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定。另外，在传抄过程中，不排除混入雍正以后的语言、习俗及文学史料等，需要认真加以甄别。

《姑妄言》的创作明显受到《金瓶梅》、《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的影响，尤对《金瓶梅》推崇备至，称为“小说之祖”。曹去晶自评其著时注明：“既欲看是书，请先阅其评。”自评云：“余著是书，岂敢有意骂人，无非一片菩提心，劝人向善耳。内中善恶贞淫，各有报应，句虽鄙俚，然隐微曲折，其细如发，始终照应，丝毫不爽，明眼诸公见之，一目自能了然，可不负余一片苦心。其次者，但观其皮毛，若曰不过是一篇大劝世文耳，此犹可言也。”《林钝翁总评》亦谓：“曹子偶以所著之《姑妄言》示予。予初阅之，见其中多杂以淫秽之事，不胜骇异曰：曹子生平性与予同，愚而且卤，直而且方，不合时宜之蠢物也，何得作此不经之语？深疑之必有所谓，复细阅之，乃悟其以淫为报应，具一片婆心，借种种诸事以说法耳。”以此与《金瓶梅》诸序、跋相较，不难看出它们在创作主旨上是一脉相承的，即通过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各色人等，寄托了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情。只不过《金瓶梅》假托宋朝实写明事，而《姑妄言》则直面明末清初的社会现实。就其反映社会生活面的广阔而言，《姑妄言》则有过之而不及。诚如第一回回前评所言：“此一部书内，忠臣孝子、友兄恭弟、义夫节妇、烈女贞姑、义士仁人、英雄豪杰、清官廉吏、文人墨士、商贾匠役、富翁显宦、剑侠术士、黄冠缁流、仙狐厉鬼、苗蛮獠猡、回回巫人、寡妇孤儿、谄父恶兄、逆子凶弟、良朋损友、帮闲梨园、赌贼闲汉，至于淫僧异道、比丘尼、马泊六、坏媒人、滥淫妇、娈童妓女、污吏赃官、凶徒暴客、淫婢恶奴、庸人乞丐、逆珰巨寇，不可屈指。世间所有之人，所有之事，无一不备。余阅稗官小说不下千部，未有如此之全者。”帝王权贵，贩夫走卒，工农学商，各行齐备，洋洋大观。尤以对农村劣绅霸占民田和农民所受高利贷之盘剥以及第七回《凶淫狱卒毙官刑》对衙役之毒狠凶残之描写，读之令人惊心动魄。至于对明末封建王朝的黑暗腐败，卖官鬻爵，弘光小王朝之君是昏君、臣是佞臣，更给予了无情地揭露与抨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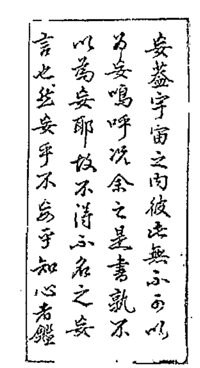
> 姑妄言第一卷
> 鈍翁曰此一回方入正意說神說鬼正是本書命名姑妄言之意然如此方見得来踪分明或謂一部書中不下百人而托生者寥寥數十而已其餘或善或惡何不皆一一註名更覺可據余曰若如所言不是著書竟是作一本大點鬼簿矣或又謂既如所云何不竟不用此一段神鬼的話余笑曰若不引此數十人出處後来憑空生出多人又是一篇無影的杜撰了要識作者之意方見其苦心

俄藏抄本《姑妄言》林钝翁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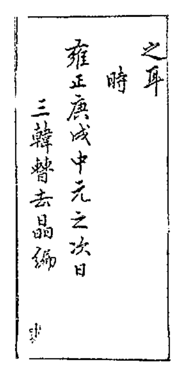
《姑妄言》与《金瓶梅》在创作主旨上也有明显的分野，这集中表现在《姑妄言》的揭露与抨击，主要局限于“以淫为报应”的范围内，篇篇写淫，处处贯注于淫，写淫文字不下十分之六、七，而《金瓶梅》则不足百分之二、三，这正是《姑妄言》创作上的败笔所在。魏忠贤和阮大铖无疑是作者抨击的主要对象，小说第八回附标目是《魏忠贤履历新奇　阮大铖家庭特异》，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位魏阉余孽阮大铖的特异家庭，无非是阮大铖下奸儿媳，其子阮最、阮优上烝其庶母娇娇，三人同床，狂淫乱伦，更有甚者，娇娇之女宝姑与其兄阮优竟“权做露水夫妻”，行同禽兽，被迫出嫁后，与家奴二、三百人轮翻通宵达旦，以色痨暴卒为终。作者用了不下万言的直露描写之后，以此作结：“阮大铖做了一生坏人，子烝其妻，兄淫其妹，女私其仆，媳宠其奴，也就是天公暗暗的报应他了。”这样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只能达到名为揭露实则宣淫的艺术效果。又如作者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仇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姑且不论，不想竟恶毒到污蔑起义军大摆什么“阴门阵”，真是匪夷所思了。尤为严重地是《姑妄言》中的这类文字，大多污秽至极，不堪入目，不仅有男女混交乱伦、同性恋，而且还出现了人兽杂交，如第十二回游夏流之妻名多银者与狗、驴相交，鲜廉寡耻，以至于此，自然不能为社会所接受，此书向无刻本传世，也就不足为奇了。一部几近百万言的小说，专注于淫，可说是中国古代淫秽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

《姑妄言》这部鸿篇巨著，在结构、语言、形象塑造上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小说第一回借万历年间闲汉倒听（寓道听途说之意）醉卧城隍庙，目睹衮冕王者对汉朝至嘉靖年间阎王所决疑案，按情节轻重，再判至人间轮回受报，对主要人物一一作出交待，李林甫生为阮

大铖，秦桧生为马士英，永乐皇帝生为李自成，靖难大臣则为李自成手下诸将，忠于建文帝而被害诸人，托生为史可法等一班明末忠臣。又以一白氏女情案，再判来世以结情缘。小说即以此情案之主角南京瞽女钱贵和书生钟情之婚姻以及宦萼、贾文物、童自大这四个家庭为主线，采摭魏忠贤擅权、崇祯诛阉、李自成攻入北京、弘光偏安南京、马、阮狼狈为奸，直至清军荡平江南这段史实，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由于作者巧于构思，能在纷繁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头绪中细针密线，经纬交错，不仅使全书浑然一体，不枝不蔓，而且疏密相间，跌宕有致，结构完整谨紧。可以窥见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非同一般。



妄蓋宇宙之内彼若無不可以
爲妄嗚呼況余之是書孰不
以爲妄耶故不得不名之妄
言也然妄乎不妄乎知心者鑑



之耳
時
雍正庚戌中元之次日
三韓曹去晶編

俄藏抄本《姑妄言》自序

残刊本周序说此书“文字之美雅，不在《金瓶梅》之下”，“《金瓶梅》用北方土白，不易通晓，《姑妄言》用普通白话，最易明白”，的为确论。语言通晓流畅，文笔清新简洁是《姑妄言》最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人物形象塑造，摹神肖形，几笔勾画，性格鲜明，如第九回描写富商童自大的贪刻鄙吝，只在他接待邬合吃饭时桌上摆着“四、五块臭咸鱼铺在碗底上，一碗中是一块冷豆腐，面上放着一撮盐，一碟是数十粒炒盐豆，一碟是十数根腌韭菜。”童自大道：“这白豆腐只好自用，如何待客？向童禄道‘你拿一个钱到香蜡铺中买些香油来拌拌，千万饶两张草纸、几根灯草来，不要便宜了他。’”寥寥数笔，性格凸现鲜明。同时，《姑妄言》讲究语言与人物性格的高度吻合，善于通过对话，刻画人物性格，如《宦萼契结酒肉盟》这一回，作为膏粱子弟的宦萼、卖弄斯文的贾文物和商人童自大聚在一起的对话，口吻酷肖其人，各人有各人的独特声口，不能不惊叹作者驾驭文字功力之深。

由于《姑妄言》全书笼罩在浓厚的因果报应的氛围中，每个人物，都是命中注定，固有归宿，不能变更。因此人物性格缺少发展，不够丰满，不能多侧面地展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没有跳出人物性格平面化、类型化的窠臼，大大削弱了人物形象的艺术感染力。

曹去晶有着较深厚的文学功底，为他的小说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对封建士大夫向来不屑一顾的小说、戏曲、曲艺的酷爱，尤为难能可贵。诸如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演义》、《如意君传》、《后西游记》、《灯草和尚》、《锋剑春秋》，戏曲《西厢记》、《琵琶记》、《白兔记》、《绣襦记》、《牡丹亭》、《红拂记》、《连环记》、《奈何天》，曲艺《评话》、《宣卷》，民歌小调[耍孩儿]、[劈破玉]、[叠落金钱]、[倒搬桨儿]、[连像儿边关调]等，在《姑妄言》正文与评语中屡见不鲜。仅笑话不下数十则，实为长篇小说创作中所罕有，读来令人解颐。有些记载，对古代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对《灯草和尚》、《锋剑春秋》创作年代的考订，就提供了有力佐证。

《姑妄言》存有总评、回前评、正文夹批、眉批等，总数不下五万言。作评者主要是与作者“生则同生、死则同死之友”的林钝翁，尚有二、三十则夹批为其兄孱翁所为，个别处还有“王大江先生云”、“一元子云”。林钝翁深受小说理论批评家金人瑞、张竹坡的影响，对于理解《姑妄言》的创作，大有裨益，如对人物命名的寓意，比之《金瓶梅》更为全面系统，评者一一抉微探幽，指明含意。对于小说创作方法间或涉及，如这则批语，就颇有见地：“《金瓶梅》一书可称小说之祖。有等一窍不通之辈，谓是西门庆家一本大帐薄；又指摘内中有年、月不合，事有相左者为谬，诚为可笑，真所谓目中无珠者，何足与言看书也。如此书中说大铖家事。大铖逢通逆，仅七年耳，今自彼得娇娇起，至后娇娇死，将二十年，屈指所差多矣。此不过欲极辱大铖，以雪众忿，不如此写，不足以尽其恶。倘又有圣叹所谓冬烘之流见之，又必摘其谬处。但作小说者，不过因人言事，随笔成文，岂定要学太史公作《史记》用年月表耶？大凡书遇此等不通人持看，亦书之一厄，诚所谓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创作，自然与史传不同，不过“因人言事，随笔成文”。小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但不是现实生活的记帐簿，更不是日常生活的刻板记录，需要提炼和概括，而且允许艺术虚构，只不过艺术虚构应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应当说这段评语，对小说创作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作出了合理解释。然就小说理论批评的建树而言，林钝翁则远逊于金人瑞和张竹坡。

（刘 辉）

Guchen Bixue Ji

《孤臣碧血记》 清代小说。不分卷，不分回。作者天僇生，即王钟麒（1880 ～ 1913），字毓仁，一字郁仁，号无生，别号天僇。安徽歙县人。南社社员。曾任上海《神州日报》主编，著述宏富。撰有《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等，是晚清著名的小说理论家。《孤臣碧血记》发表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月月小说》第二卷第四号。

小说借缅甸的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卖国求荣、戮忠事仇的民族败类，投以愤怒的鞭挞。英国灭亡缅甸，俘虏了缅王父子。亡缅之将马六派，占据中缅交界处野人山之巨堡，举义旗抗英，声势日炽。

又有勇将摩而忒为辅佐，屡次重创英军。马六派既胜，常使人求故主踪迹。皇太子额里华达果然从囚所逸出，来归山堡。马六派喜极而泣涕不可仰。一日，马六派随侍额里华达出猎，二人并辔，行乱山丛莽中，随骑皆落后，额里华达猝然跃起用匕首断马六派颈，喷血如沸泉，头滚落。摩而忒驰至，怒斥额里华达，以为奸细；额里华达战栗答说，他就是真的皇太子，英人许他为缅王，因为只有他能接近马六派之身，所以派他潜入义军，取马六派首级回报。摩而忒目击昏君为此狗彘不食之举，希望破灭，愤而自杀。于是英国奸计得逞，野人山巨堡义军被荡平全歼；额里华达也自食其果，受尽凌辱拷掠，被流放到南非洲。

清刊本《孤臣碧血记》书影

作者用饱蘸血泪之笔刻画了这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惨剧，正义与邪恶构成鲜明对比。小说情节紧凑，人物如浮雕，凛凛有生气。马六派、摩而忒，丹心铁骨，令人钦仰英风，但是愚忠思想使他们一则惨遭毒手；一则含恨自殉。贵为皇储的额里华达，嗜利忘义，卑劣凶残，且又冥顽愚蠢，人性全泯，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反面典型。小说文言雅洁，个别处较古奥。

（林　薇）

Gu'er Ji

《孤儿记》　清代小说。不分卷，不分回。作者平云。光绪三十二年（1906）小说林社出版。本书自述是“感于嚣俄《哀史》而作”。小说主人公阿番，父母早逝，寄食叔父家中，敝衣垢面，伛偻如鬼，终日劳作，食粗粝，夜拥絮伴老犬而眠，又时常受鞭扑，长在荼苦蓼辛之境界。阿番生性驯良，惟知凄恋亡母。后因触怒阿叔，遭梃击，血溅庭阶，被阿叔摔出家门。阿番曾居山穴，食野果，饮溪流，状类猕猴，几膏狼吻；又曾到处流浪，为佣为丐，终于沦落入盗夥，被捕，判处五年监禁。阿番在狱中工场服刑，被役使鞭挞如驱犬羊。最后又因不堪忍受狱吏的凌虐迫害，愤而用斧杀死狱吏，成为杀人犯，被处极刑，惨死于断头台上。

作者显然受到生存竞争学说的影响，以为宇内万有之变迁生灭，“一以强弱为衡，而以竞争为纽”。补靴老人对孤儿陈说天演之义：居此强权世界，“苟不能强横，舍死亡别无他策。国种兴亡，亦同此理。……吾观孺子驯良，恐无以得免于淘汰”。作者因而发出慨叹：“呜呼！天演之义大矣！然而酷亦甚矣！”这使作品笼罩上了一层悲观色彩，但是小说所展示的孤儿的一生血泪史，仍然有力地控诉了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公和罪恶。当孤儿独坐于亡母的三尺断坟之侧，四顾惟见荒烟蔓草，周围世界对他是如此冷酷，无情地碾压着他稚弱的身体和心灵。只有补靴老人和小友笛夫给予他一些温暖和慰藉；再有就是心如铁石的大盗投与他一丝怜悯。阿番在法庭上发出“是谁之罪”的疑问：“吾窃且杀人，于法当死；第予胡至于窃，胡至于杀，望陪审诸君一解此问题而已。”小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人际关系以及司法刑狱的弊端，都作了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文笔模仿林纾翻译小说，简洁隽永，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林　薇）

Gushan Zaimeng

《孤山再梦》　清代小说。六回。抄本，署渭滨笠夫编次，姑苏游客校集。原藏者爱竹斋，扉页附记：“此书系伏羌王羌特先生字冠卿著，从未出版，邑人借抄，为言情小说之孤本，在今罕见，应珍宝之。”首有四序：第一序未署序者名号，第二序署“丙辰岁麦秋月下天放子题于龙山草庐”，第三序署“康熙丙辰岁黄梅月晦日关中千亩主人题于荆南客邸”，第四序署“康熙丙辰岁桃月上巳惊梦主人题于龙山邸中”（此为作者自序）。作者王羌特，伏羌人，字冠卿，号渭滨笠夫、梦醒主人、惊梦主人，乾隆《伏羌县志》有传：幼颖敏，十二岁入泮，顺治四年选拔贡，康熙九年授云南顺宁府，平吴三桂时随军于荆州，年六十二岁卒于军中。此书约著于康熙十五年（1676）。

书叙姑苏钱雨林，游春巧遇万宵娘，两相爱慕，得木婆代为传诗通情，化装相会，约定终身。由于受小人挑拨，万宵娘之父母坚决不允婚事，钱生忧郁成疾，父母于其昏迷时为之娶程氏女。万宵娘误以为钱生背盟，悲愤而病，及至从木婆处得知钱雨林实未背盟的真情时，已病危难医，临终嘱其父母，勿葬尸体，以待还魂。后钱雨林中进士而出任杭州推官，悼祭万宵娘，开棺还魂，终成夫妻。作者深受《牡丹亭》和《孤山梦》的影响，可说是《孤山梦》之续篇。开篇词中便说：“风流不减牡丹亭，因此孤山再梦。”情至极处，感天地，动鬼神，生生死死，终得团聚。作者不追求情节之曲折，而加入大量的诗词成篇。

（林　辰）

Gu'an

觚庵（1860～1918）　近代小说批评家。原名俞明震，字恪士，一字明夷，号觚斋、觚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曾任南京陆师学堂总办、江苏候补道、甘肃提学使等，参与“苏报案”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活动。有《觚庵集》。1907～1908年间，在《小说林》杂志上陆续发表随笔性的小说评论《觚庵漫笔》。这些评论，大都为一般看法，但其中也有若干颇有见地，如他将小说分为两大

派:记叙派与描写派。这种分类,从某种意义上揭示了中国小说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类型与特点。他指出,记叙派的特点是:"综其事实而记之,开合起伏,映带点缀,使人目不暇给,凡历史、军事、侦探、科学等小说皆归此派",其代表作为《三国志演义》。而描写派的特点是:"本其性情,而记其居处行止谈笑态度,使人可敬、可爱、可怜、可憎、可恶诸感情,凡言情、社会、家庭、教育等小说皆入此派",其代表作是《红楼梦》、《儒林外史》。此外,他对金人瑞、毛宗岗等人的评点予以极高的评价,从解释与发挥金人瑞的急读、缓读说出发,将创作与接受,作者与读者、批评者统一起来,提出"作小说难,读小说亦不易","还珠买椟,亦为作者所深痛"的观点,也值得重视。 (黄 霖)

Gusheng

《觚剩》 清代笔记小说。十二卷。钮琇撰。全书分正续二编,正编完成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续编完成于康熙四十一年。正编八卷,主要是根据故事的来源并按钮琇所经历之地的顺序进行编排,包括《吴觚》三卷,《燕觚》、《豫觚》、《秦觚》各一卷,《粤觚》二卷;续编四卷,体例与正编略殊,大体是根据故事的侧重点不同从而分类编排的,包括《言觚》、《人觚》、《事觚》、《物觚》各一卷。

《觚剩》多侧面反映了明清之际的历史内容,包括重大政治事件、社会状况、遗民情绪、各地的风俗习惯以及科技艺术等。其中一部分具有实录的性质,例如顺治七年(1650)耿继茂、尚可喜兵屠文州(《共塚》),永历帝逃亡、被俘、被缢和吴三桂反叛、病死(《五华山故宫》),庄史案(《虎林军营唱和》),康熙征葛尔丹奏凯(《圣武成功诗》),而绝大部分则是根据传闻进行加工想象创作而成,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觚剩》一书志怪和传奇两体并存。志怪体叙事简洁,文笔流畅,有六朝风韵;传奇体铺叙详尽,曲折生动,有唐人小说之遗风。书中塑造了不少形象鲜明的人物,如《云娘》刻画了一个有勇有谋、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性格突出。《河东君》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形,描绘了柳如是冲破习俗陋见,依照自己的理想追求伴侣,终于获得幸福的家庭生活;又在弱质无援的情况下,不屈御侮,大义凛然。文笔细腻生动。《睐娘》以清兵入关,海内鼎沸为背景,描写了艳丽多才的少女睐娘的悲剧命运,既控诉了包办婚姻的罪恶,也反映了当时兵荒马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幸。本篇叙事曲折,幽艳凄婉。《张羽军》塑造了一个不顾自身安危而挺身掩护朋友终遭流放的男子汉形象,同时也触及了当时皇族间的矛盾斗争。本篇剪裁精当,文笔洗练。

此外,《觚剩》也有诗话性质的内容,收集了不少同时代的诗文作品加以评论;还有杂记一类,如《广东月令》、《牡丹述》等。

(刘绍智)

Guben Xiaoshuo Congkan

《古本小说丛刊》 小说总集。四十一辑。《古本小说丛刊》编委会编辑,刘世德、陈庆浩、石昌渝主编。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系郑振铎生前倡议编集,与《古本戏曲丛刊》作为姊妹篇,曾列入国务院1982～1990《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成编委会,进行筹备。1988年影印出版第一辑,共五册。1989年,编委会考虑到学术界急需,决定与法国国家科学院合作,将流传海外而国内不存或稀见的明清小说孤本、善本汇总,从中精选出一百七十余种,编为第二辑至第四十一辑,于1991年出版。以收录通俗小说为主,兼采少量文言小说和讲唱文学作品。选目精审,版本上佳,如法国巴黎和丹麦哥本哈根所藏残本《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刘兴我刊本《水浒忠义志传》、《最娱情》等均为孤本;郑少垣刊本《三国志传》、兼善堂刊本《警世通言》、《幻中游》等,亦是罕见之善本;同一版本系统的小说,则选用原刊初刻本或卷帙最全者,如旧抄本《绿野仙踪》,原刊本《吕祖全传》、《警寤钟》等。

为方便读者,每辑卷首写有前言,简要介绍所收小说之版本、藏所、流传及其主要特点,间作必要的考证。

(顾 青)

Guben Xiaoshuo Jicheng

《古本小说集成》 小说总集。收录五百五十余种。《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辑,徐朔方、章培恒、安平秋、柳存仁等任编委。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此书系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收录以通俗小说为主,个别文言小说酌收,立足于系统、稀见、完足、存真;宋、元、明和清初小说基本全收,清乾、嘉小说选取精品,兼顾稀见,晚清小说则选其影响较大者;多有孤本,如《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二度梅全传》、《五鼠闹东京》等,《壶中天》、《跨天虹》等则为个人庋藏秘籍;原底本残缺,尽量搜集同一版本或后刻本补辑于后,以成全璧;《集成》全部影印,不作描改,以存其真,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资料。每种小说撰有前言,全面而简约地介绍了该书的版本、作者、源流、社会背景等,展示最新研究成果。

1996年已全部出齐。 (李梦生)

gudai shenhua chuanshuo

古代神话传说 上古神话传说,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艺术创作。中国古代的小说,最初是由神话传说演化而成的。

神话传说的产生与传播 神话和传说,都是文学发展史上极为古老的口头艺术形式,通常并没有把它们加以严格区别。大体说来,"神话演进,则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在原始社会里,生产力极低微,先民为了生存,一

面须向大自然做斗争，一面也要进行一定的社会斗争。神话就是这两种斗争的幻想的反映，或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先民在生产过程中常受到洪水、大旱、凶禽、恶兽等的侵袭，其知识又不足以科学地解释自然界的复杂变化，便以为宇宙间万物皆有神灵主宰，把自然力加以神化，于是创造出各种自然现象的神及其故事。如羲和“生十日”(《山海经·大荒南经》)、常羲“生月十有二”(《大荒西经》)、女娲“抟黄土作人”(应劭《风俗通》)等。他们不单崇拜自然力，又企望对自然的斗争取得胜利，于是产生了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禹治水等歌颂英雄业绩的神话传说。原始的氏族或部落之间有时还要为争夺猎区、牧场或土地进行厮杀，反映这种现实的神话有共工与颛顼争帝(《淮南子·天文训》)、黄帝与蚩尤之战等。先民不独对自然界感到迷惑或惊奇，要求做出解释，而且对民族祖宗和人类文化的来源也很感奇怪或兴趣，希望得到说明，于是简狄吞燕卵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姜嫄践巨人迹而生弃(《史记·周本纪》)以及羿发明弓箭、神农发明耕种和医药(《拾遗记》卷一及《淮南子·修务训》)、伏羲观蛛蜘而制网罟、仓颉仰观天象俯察龟文鸟羽而创文字(《黄氏逸书考》辑《春秋元命苞》)等神话传说就应运而生了。

从分散于古代载籍的种种有关资料可以推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原本是极其丰富的，但未得到完整系统的记录和保存。现存的先秦及汉初古籍中，除《山海经》、《楚辞》和《淮南子》记载较多外，《诗经》、《尚书》、《易经》、《左传》、《国语》、《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里只有一些鳞爪。而《山海经》多记山川地理，《楚辞》乃是一部诗歌总集，《淮南子》则专记刘安及其门徒之说，皆非神话传说专书，所记丛残凌杂，难窥全豹。

中国古代神话大量散亡，主要原因在于“神话的历史化”。统治者为了利用神话传说里受人民崇信的神祇和文化英雄，总是喜欢牵合附会，把自己说成是某神或某英雄的苗裔。他们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将神话中他们认为“不雅驯”的东西加以删削或窜改。如本来在神话里是一足怪兽的夔，被孔子解释为尧舜时代能力很强的乐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又如活了三百年的“非人”的黄帝，被说成寿考百年而泽被后世的人王，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五帝德》)；黄帝有四张脸(“黄帝四面”)的神话，则被诠解作“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的历史，等等。

在神话历史过程中，统治者尊为祖宗的“正神”被抹上油彩，那些反叛的“凶神”则遭到严重歪曲。为民除害的羿，被斥为“不修民事，淫于原兽”(《左传·襄公四年》)；以息壤治洪水的鲧，被贬为“方命圮族”(《尚书·尧典》)；折天柱、绝地维、打破旧世界的共工，被诬为“虞于湛乐，淫失其身”(《国语·周语》)等等。许多神话形象被曲解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应有光彩，其神迹也多被“刊落”，首尾完整的故事很少。

古神话大量亡逸的同时，仍然得到了零散的、部分的保存。诗人(如屈原)、哲学家(如先秦及汉初诸子)都对这种保存做出过贡献。而贡献更大、保存神话较忠实的则是巫师。鲁迅认为，《山海经》“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中国小说史略》)，它可能是古代巫师们的集体著述。其中所记神话资料，近于原始状态，较少受到改易或修饰。此外，那些把神话历史化的历史家，也通过自己的著作客观上保存了不少虽经改窜但尚可部分复原的神话材料。

神话传说的内容　中国古神话虽未得到完好保存，零散而缺乏系统，但从各种现存文字记载中，仍可窥知其内容是异常丰富的。

从天地开辟到部族战争的神话，以至奴隶制国家开国的传说，世界其他民族所有的神话传说种类，几乎无不赅备。有关于盘古的开辟神话(《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记》佚文)；有关于日神羲和、月神常羲、风神飞廉(《离骚》)、雷神丰隆(《离骚》、《淮南子·天文训》高诱注)、木神勾芒(《山海经·海外东经》)、水神禺强即玄冥(《海外北经》)、火神祝融(《海外南经》)、金神蓐收(《海内西经》)、旱神魃(《大荒北经》)、潦神应龙(《大荒东经》，从沈雁冰说，见《神话研究》209页)、疫神伯强(《天问》)等自然神话；有王亥牧牛(《世本》张澍稡集补注本)、宁封烧陶(《列仙传》)、伯益做陷阱(《淮南子·勿躬》)、敤手作画(《世本》张澍稡集补注本)以及蜜蜂(《中山经》中次六山)、蚕桑(《海外北经》)等关于人类文化生活起源的所谓人文神话。而《山海经》所载大量关于殊方异域、奇人怪物的神话，则是古神话里一个十分独特的品种。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是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羿射十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黄帝蚩尤之战等著名故事。

黄帝与蚩尤之战，是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神话故事。自战国初年开始记录，至唐、宋时代仍在流传演化，历时一千余年。此神话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部族间激烈战争的现实，属于人文神话的范围。黄帝和蚩尤这两个善恶不同的神话形象，体现了先民的是非观念及其对现实的态度。

精卫填海的神话，见于《山海经·北山经》，又见于《述异记》卷上。精卫不过是一只小鸟，却要衔细石微木去填平深广莫测的东海。在东海与精卫这个大小强弱极端悬殊的对比中，显示了后者惊人的意志和毅力，悲壮感人的艺术力量亦由此产生。精卫填海并不只是为个人雪恨，上古时，被骄纵的大海夺取生命的人很多，神话正反映了先民填平大海、消除其威胁的普遍愿望。

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其内容相当复杂，《山海经·海内经》有一个梗概的记载，勾画了治水故事的轮

廓。共工掀起滔天洪水，先民无处安身(《淮南子·本经篇》)，大家便推举鲧出来治水。鲧未获天帝允许，窃得生长不息的息壤，用以填塞洪水。他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一些地方播种了庄稼，长出了莞蒲(《天问》)，但他的行动冒犯了天帝，天帝派祝融在羽郊把他杀了。鲧冤死三年后，尸体还不腐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天帝又派神使以吴刀剖开鲧的肚皮，肚皮里竟蹦出了大禹(《初学记》卷二十三引《归藏》)。大禹在其父鲧死后负起了治水重任。他也曾“以息土填水”(《淮南子·地形篇》)，但主要用疏导之法。应龙在他前面用尾巴画地，帮助他疏通了九河(《天问》)。为了治水，他结婚才几天就离开了家，在外八年，“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他亲操治水工具，在狂风暴雨下劳作，累得大腿上没有肉，小腿上的毛也掉光了(《庄子·天下篇》)。在凿通轘辕山时，禹为提高效率，把自己变成一只熊，由于一时误会，其妻涂山氏惭愧得化作一块石头；在禹的要求下，石头裂开，生出了儿子启(《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

鲧禹治水神话所反映的是原始时代洪水为患以及先民与之斗争的现实。先民不仅有征服洪水的愿望，而且他们当中也一定出现过不少勇于治水、善于治水、把个人利益以至生命置于治水事业之下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被怀念、传诵和神化，便产生了人神形象伯鲧和大禹。此神话所以能得到极为广泛的流传，就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鲧和禹(特别是禹)这两个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形象。

神话传说的价值　由于受到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的影响，受到很早就发达起来的史学的冲击，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历史积垢。儒家学者的理性的解释，历史家们的变态的利用，使神话转化成了历史甚至于“信史”，神话英雄也相应地变成了古历史人物。神话中“不雅驯”或不合理性的部分，因此被修改、删削，过早地历史化以至变得残缺零碎，是中国古神话的一个基本特色。

但无论就思想内容而言，还是从艺术形式上看，中国神话都有其重要价值。首先，它不仅反映了上古时代的现实生活，塑造了一系列勇于同大自然及社会恶势力斗争的英雄形象，而且对我们的民族精神做了最早的艺术概括。从神话传说里，可以看到先民对真理的追求，对理想的憧憬，还可以看到先民顽强坚忍的抗争意志和奋发昂扬的战斗气概。如夸父渴死之后，他的手杖竟化作广阔的森林；精卫淹死在东海，其冤魂却化为一只誓志填海的小鸟；鲧为平息洪水被杀，死了三年尸体还不腐烂，又从肚子里生出他的儿子禹来接替他的事业……这些死而不已、奋斗不息的英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性格的化身。

其次，在中国神话里，幻想、想象、夸张等浪漫主义手法运用得相当成功。那些害人的怪物，都被描写得异常凶恶，而有功于人类的神或神性英雄，则被想象得志概宏伟、神力无边，女娲、羿、禹、黄帝等都是如此。许多神话传说故事都表现了先民的奇思妙想，如后稷降生，被“置之隘巷”，而“马牛过者皆不践”；被“弃渠中冰上”，而“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史记·周本纪》)。又如《列子·汤问篇》所载巨鳌戴山的故事。据说海上有五座大山，每座“高下周旋三万里”，都由巨鳌在下面轮班顶戴着，“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头能戴顶大山的巨鳌，已不易想见其庞大。然而，龙伯国的巨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其形体与气力之大，就更难于想象了。晋人张湛注云：“以高下周围三万里山而一鳌头之所戴，而此六鳌复为一钓之所引，龙伯之人能并而负之，又钻其骨以卜，计此人之形当百万余里。鲲鹏方之，犹蚊蚋耳。则太虚之所受，亦何所不容哉?”神话形象之大，神话作者们流观六合的眼界、吐纳宇宙的胸襟，正是通过幻想、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

第三，中国古神话具有悲剧美与崇高美的美学特点。它的不少故事，并且常常是那些主要的、著名的故事，都带有悲剧色彩。以悲剧形象为主人公的故事，构成了中国神话的基本内容。但在这些故事里，不仅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人们的悲惨遭遇，而且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和胜利(尽管只是幻想的胜利)，以及他们为了这个胜利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鲧腹生禹、女娃变鸟、手杖化作树林、人体变为蚕虫等情节，不只是悲剧性的，同时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中国神话的主要美学特征就表现在这里。

第四，过早历史化的中国神话虽然残缺、零碎，但其中所包含的文学形象却非常繁多。如果按照在神话世界里的等级、位次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天帝(如炎帝、黄帝、帝俊等)、神祇(如火神祝融、雷神丰隆、风神飞廉等)、人王(如鲧、禹、启等)以及奇人、怪物等类形象。所谓奇人，是指形貌特异、禀赋非常的人。据统计，异形者又可分一目、三身、奇肱、黑齿等二十八种(据袁珂《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异禀者则有姑射、寿麻、司幽、孟舒等二十种。所谓怪物，是指奇异的禽、兽、鱼、虫、草、木、石，以及魑魅魍魉一类灵怪(比起神祇来，这是一些次要的、杂牌的神)。这种种神话形象，尽管审美价值各不相同，但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早期的艺术思维的成果，不特证明了中国神话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且显示了先民们具有何等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

神话传说的历史地位　古代神话传说虽只是体现了先民的幼稚认识，反映生活的方式是主观幻想的，但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却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页，对后世文学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古神话通常是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后来文人颇喜欢加以利用。历史上以神话为题材的作品是多不胜举的。浪漫主义作家几乎都要借助神话形象表达自己

的思想感情，现实主义作家对于任何可以采用神话材料的机会也不轻易放过。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禹、契、后稷等神话传说人物的讴歌，一直到清代小说《镜花缘》对《山海经》所记远国异人、奇禽怪兽的利用，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以神话为题材的作品系列。

神话传说里固有的积极浪漫主义因素，经过后世文人提炼、加工之后，逐渐构成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此创作方法的主要特征，往往是运用神话形象及其他神话因素表达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评价。如在小说创作中，魏晋志怪多直接取材于神话；唐传奇作者开始有意识地采用神话传说材料来写小说；宋人小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人小说《开辟衍绎通俗志传》、《西游记》、《封神演义》，清人小说《镜花缘》等，皆借助于神话传说资料并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神话的浪漫主义传统。

古代神话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表现于思想与题材方面，也不局限在创作方法上；神话的悲剧美与崇高美及其众多文学形象，同样给后来文学以不少有益的启迪。在中国文学史上，悲剧艺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离骚》、《孔雀东南飞》、《窦娥冤》等伟大作品，都是悲剧艺术的代表。这些作品通过悲来表现崇高，借助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来预示希望和光明，同神话所体现的美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神话形象的影响在肖像描写方面较为明显。在神话传说（特别是纬书神话资料）中，对于主人公的形貌，已有简古的描述。如“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内东经》），又如“庖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列子·黄帝篇》），“伏牺大目”（《艺文类聚》卷十七引《孝经援神契》），“庖羲须垂委地”（《天中记》卷二十二引《帝王世纪》）。神话作者在肖像描写上的最初尝试，给后来文人的影响不小。首先，神话人物的肖像的固定模式，是小说和戏剧里“脸谱化”的滥觞。其次，静态的、单纯正面的肖像描写，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占有很大比重。尽管长篇章回小说开始有所突破，但它们动态或静态的、多侧面的写法，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再次，小说用以描绘人的外貌的动物特征，乃是人类始祖的图腾特征的残留。虽然肖像描写经历了一个由“动物形”向“动物人类形”进而向“完全人类形”的演变过程，但“龙颜”、“赤髯如虬”、“螓首蛾眉”、“燕颔虎须”、“丹凤眼”等刻画肖像的套语，作为神话影响的标记，却长期被古代小说家们所沿用。

此外，神话传说在提供肖像模式的同时，还为后世作家提供了某些故事类型。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神话的影响同样是值得注意的。如应龙以尾画地助禹治水的故事，可以叫做“动物辅导建造型”（《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志怪、传奇的作者就仿效其类型写过许多作品。《搜神记》卷十三的《龟化城》、《马邑城》，卷十四的《擨儿》等，皆属于“动物辅导建造型”。又如“望夫型”的故事在小说和民间传说里颇多。无名氏《临海记》云：“五龙山脊，有石耸立，大可百围，上有丛木，如妇人危坐。俗号‘消夫人’。父老云：昔人渔于海滨不返，其妻携七子登此望焉，感而成石。下有石人七躯，盖其子也”（《舆地纪胜》引）。刘义庆《幽明录》里的望夫石的故事也属于此种类型。此型故事亦仿自洪水神话。《吕氏春秋·音初篇》载涂山氏女候禹于涂山之阳，并作《候人歌》。后人把这个情节同涂山因禹化为熊感到惭愧而自己也变成石头的情节捏合在一起，种种很流行的望夫石的故事便逐渐产生出来。夸父的手杖化作桃林的情节，则孳乳而成后来民间文学中为数最多的所谓“遗物型”的故事（《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

（李少雍）

gudai xiaoshuo lilun piping

古代小说理论批评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源远流长。它萌发、成长在中国古代社会这块特有的土壤上，不断地吸取史传文学、绘画艺术、说话戏曲、诗词韵文的理论养料，随着小说本身的发展而日趋成熟，表现了明显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古代小说理论的历史分期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先秦至元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萌芽、奠基阶段。

中国小说起源于上古神话。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之作中包含的一些寓言故事，也略具人物、情节，可视作小说的胚胎。“小说”一词，最早就见之于《庄子·外物》篇中：“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所说的小说，是指琐屑的言谈。它虽然包括了今天所说的小说的萌芽，但不等于今天小说的概念。此外，如《论语·子张》中所说的“小道”，《荀子·正名》中谈到的“小家珍说”等，都与庄子所说的小说的意义比较接近。总的说来，先秦诸子视小说为小道，虽然认为也有可取之处，但还是将它与“大达”对言而加以鄙视。如《论语·子张》所云：“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这种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发展。

汉代桓谭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谕，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里的小说主要是指寓言、传说之类，与后来人们对这阶段的小说的理解较为接近。他从小说的表现特点、社会作用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可视作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发端。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小说家十有五，其小序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指出了小说来自民间的口头传说。他虽然承袭了孔子的观点，认为小说是小道，也有可观可采之处，但已认识到小说有“弗灭”的趋势，自有其价值和生命力。他著录的先秦至汉的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小说，于隋以前大都已佚，但据其自注，

多为野史、杂记之类，范围相当广泛，这样的小说概念一直影响到清末。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小说初具规模，按其内容，大致可分成志怪与志人两类。这时期的小说理论批评，也就围绕着这两类不同的小说而展开。一般说来，志人小说论者强调故事真实。志怪小说论者在论证"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郭璞《山海经序》）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由于受到史学观念的影响，也往往强调虚立足于实。干宝作《搜神记》虽然是"博采异同，遂混虚实"，但仍强调其故事皆"一耳一目之所亲睹闻"（《搜神记自序》）。

唐代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趋向成熟，但当时在理论上缺乏批评和总结。只是作家在每篇作品的开头或结尾处介绍创作意图或创作过程时，表达了一些创作思想。从中可见，唐代传奇作家已经自觉地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希望"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沈既济《任氏传》），起到"劝戒"或"旌美"的作用。对唐传奇作出全面而中肯批评的是宋代洪迈。他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例言》）这些看法奠定了明清两代对唐传奇评价的基调。另外，赵令畤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开始借鉴传统的绘画理论来评论小说人物，实际上接触到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鲜明性及个性化的问题。

宋元时期说话盛行。话本的崛起，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也使小说理论批评进入了一个把白话小说作为批评重点的新阶段。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等都对当时的说话艺术进行了分类，并总结了若干表现特点。特别是宋末元初人罗烨所作的《醉翁谈录》，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总结了话本的创作经验、艺术特点和社会作用，代表了宋元以前小说理论批评的高度。

都城紀勝　灌圃耐得翁

井市

自大内和寧門外新路南北早間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以至朝天門清河坊中瓦前灞頭官巷口棚心衆安橋食物店鋪人煙浩穰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諸處亦然惟中瓦前最勝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其餘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如遇元宵猶盛排門和買民居作觀玩幕次不可勝紀隆興間

清刻本《都城纪胜》书影

就批评形式而言，这阶段中的理论文字主要见于笔记、杂著以及序跋之中。唯宋末元初刘辰翁对《世说新语》采用了评点的形式，虽然极为简略，但为后世蔚为大观的小说评点开了先风。

综观这一阶段的小说理论批评，尽管内容几乎已涉及各个重要方面，形式也多种多样，为以后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总的说来，这时的理论探讨还不够深入，批评文字也大都简略零散，且缺乏自觉的批评意识和独立的批评文字，故从总体上来说，还处于萌芽状态或初级阶段。

第二阶段是由明及清，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成熟和繁荣阶段。

中国的传奇小说自唐以后渐趋衰落，至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出，以"新奇希异之事"盛行于世。这促进了文言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的编写和刊刻，出现了大量的文言小说创作如《古今说海》、《虞初志》、《艳异编》、《顾氏文房小说》、《稗海》、《五朝小说》等大型丛刻。这些小说集中不少序跋及其评点，都较自觉地对小说从文学上进行了批评，广泛地接触了小说的理论问题，标志着文言小说理论的进步。

嘉靖期间，长篇通俗小说《三国志演义》的刊刻，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卷首蒋大器的序言是中国第一篇长篇通俗小说的专论。它就历史小说的虚实、文俗及寓意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奠定了中国历史小说理论的基础。之后，历史小说论者大致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张尚德、余象斗、可观道人等为代表，强调尊重史实，羽翼信史；另一派以熊大木、袁于令等为代表，提倡虚构，传奇贵幻。到了明代末年又有峥霄主人、吴越草莽臣、翠娱阁主人等一批批评家，强调历史小说应该描写当前重大政治斗争。明人在这方面的遗产是丰硕的，相比之下，清代却没有多大发展。

稍后于《三国志演义》而出现了《水浒传》与《西游记》两部艺术风格不同的巨著。围绕着这两部小说的理论批评也各有侧重。《水浒传》出版后，唐顺之、王慎中等即将它与《史记》并列，后汪道昆、李贽、叶昼等或通过序跋，或采用评点，都对《水浒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以及人物形象的个性与共性等问题。而谢肇淛、袁于令等对于《西游记》的评价，则侧重于奇与正、幻与真的问题，丰富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的理论。

接着，《金瓶梅词话》另辟蹊径，"寄意于时俗"，开创了写作世情小说的风气。"三言"中的许多作品也是着重于描写世态人情的，欣欣子、谢肇淛、冯梦龙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者等人，在评论这些作品时就强调作品要描写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所谓写"目前可记之事"和生活中的"物态人情"。并强调要写得合乎情理，取得艺术中的真。这些观点在小说批评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这基础上，明末清初出现了杰出的小说批评家金人瑞。金人瑞评点《水浒传》始于明末，成于清初。他自觉地站在小说批评家的立场上，用生动、流畅、雄辩

的文笔，细致切实、逐段逐句地分析了整部《水浒传》，就人物论、结构论、创作论等许多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总结了一些理论问题。他将中国特有的小说评点这一批评样式发展到相当完美的程度，成为中国小说评点的代表人物。他的一些艺术见解和分析方法影响着整个清代的小说批评界。

继金人瑞之后，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志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石头记》、闲斋老人评点《儒林外史》、蔡元放评点《新列国志》、冯镇峦评点《聊斋志异》等竞相争奇，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崭新局面。同时，一些小说作家或评论家如陈忱、曹雪芹、蒲松龄、李百川、余集、黄越等在小说创作或序跋中也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见解。这样，清代的小说创作和批评尽管在严厉的禁毁政策干扰下受到严重的压抑，考证之风的盛行也影响了对于小说艺术特征的探讨，但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的小说毕竟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它的创作和批评还是卓有成效地向前推进。其小说理论批评，由大量的评点和序跋等其他形式的论著结合在一起，在诸多问题上丰富、发展了金人瑞等人的理论，如对小说的移情悦目的美感作用，以及艺术的虚构、人物的典型化、情节的完整性、环境描写、细节真实及语言的个性化、口语化等方面，都有不少闪光的见解。总之，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在清代十分繁荣。假如与明代统一起来考察，那么可谓是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风格、基本体系大致在这时期完成，以后直至清末，只是在局部或个别问题上略作补充和完善罢了。

第三阶段是清末民初，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新变阶段。

清末民初，随着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掀起和民主革命的深入，资产阶级中的不少人物，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他们借鉴了西方小说及小说理论在文学中的地位和政治变革中的作用，认识到小说是一种特别适合于他们进行宣传的工具，就着重对它进行探索和宣传，致使小说理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清末民初小说理论新变的标志是出现了一大批前所未有的小说专论和专著。这些论著，内容上明显地在传统小说观点的基础上融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和美学观，并注意中西小说的比较。如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就强调资本主义“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并以此推崇小说为“国民之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则直接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来分析《红楼梦》的悲剧意义。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辞》中也运用西方美学观点而认为“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并论证了小说当为美、诚、善的统一。他的同乡徐念慈则进一步在《小说林缘起》中探索了小说的美学特征。林纾在大量翻译西方小说的基础上，也常将中西方思想捏合在一起，使小说批评融进了新的血液。与此同时，清末民初涌现的大量小说论著在形式上具有独立化、系统化、理论化的倾向。以往的小说批评，一般散见于各类笔记丛谈，或是附见于小说的序跋批点。它们大都是杂感随笔式的述评，缺乏有系统成体系的论述。到晚清，这类笔记、序跋、评点等传统的批评手段虽仍继续运用，但是，一些在新兴的报刊上发表的小说专论和小说话，显然是异军突起，并占着主导地位。著名的如《国闻报》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夏曾佑的《小说原理》、狄平子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王钟麒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以及管达如的《说小说》、吕思勉的《小说丛话》等，都是一些独立地、集中地研讨有关小说理论问题的专论，写得条理清晰、论证周密，具有相当的系统性、理论性。这清楚地显示了清末民初的小说理论批评，在清代小说评点为主要形式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总之，这阶段的小说理论批评，在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相互交融的历史大背景下，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现代化的桥梁。

古代小说理论批评论及的主要问题　综观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历史，主要讨论了以下一些问题：

一、小说的价值观。在中国古代，将小说视作小道或邪祟的舆论占着统治地位，但进步的小说家还是千方百计地从各个角度来肯定小说的价值，提高小说的地位。汉代的桓谭在《新论》中首先指出，小说“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开始从正面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之后，维护小说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几乎代不乏人，且调子越来越高。比如东晋郭璞就称志怪一类为“不坠于世”的“逸文”、“奇言”(《山海经序》)。唐代柳宗元则明确认为小说“有益于世”(《毛颖传后题》)。到宋代，曾慥综合前人的意见后，在《类说序》中说小说有“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的作用。同时代的洪迈将唐人小说与诗歌并列为“一代之奇”，后罗烨赞话本为“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赅通之理”(《醉翁谈录》)的大学问家的作品。明代的李贽、金人瑞更把著名的小说分别列为“宇宙间五大文章”、“六才子书”，给予崇高的地位。而袁宏道、冯梦龙等甚至认为小说在某些方面的作用超过了儒家最高经典《六经》。到清代，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则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这已把小说推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正是在此基础上，清末梁启超等又接受了国外新的小说思想的影响，进一步高唱“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致把小说当作医治社会一切弊病的灵丹妙药，过分夸大了小说的社会作用。

中国古代小说论者之所以推崇小说，是由于他们对小说的认识价值、教育作用、美感作用等具有足够的认识。张衡《西京赋》即云：“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这已说明了小说可以使读者储备资

料，以俟上问。后来，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小说有助于“博闻旧事，多识奇物”（刘知幾《史通·杂述》）。当然，这种看法大都是针对笔记、杂录一类小说而言的。后来多有虚构成份的白话小说发展了，理论家同样认为它有广泛的认识意义。蒋大器批评《三国志演义》时就称：“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谢肇淛评《金瓶梅》时充分地肯定了这部小说“穷极境象”，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诸如此类，难怪一些批评家把有的小说称作了世情书。与此同时，他们一再强调小说具有补经的教育作用，可以喻世、警世、醒世，有补于“世教民彝”。至于对小说的美感作用，也多有论述，早在葛洪《神仙传自序》中就指出小说要举“美事”；后来叶昼评《水浒传》时鼓吹小说“以趣为第一”，烟水散人《珍珠舶序》主张小说“俾观者娱目，闻者快心”，剩斋氏《英云梦传弁言》提出以“移情悦目”作为评价小说的标准，清末蠡勺居士在《昕夕闲谈小序》中强调“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魄为主”，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小说美感作用的重视。总之，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把握住了小说的基本价值，所以他们推崇小说的社会作用具有坚实的基础。

二、真实与虚幻。小说作品大多是虚实相间、真幻互出的。因此在小说领域内讨论虚实、真幻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晋书·干宝传》在评价《搜神记》时，就指出其“博采异同，遂混虚实”的特点。特别是到了明代，从嘉靖时代的熊大木，到万历、崇祯间的谢肇淛、胡应麟、李日华、叶昼、冯梦龙、袁于令、金人瑞等，都在小说的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上发表了不少很好的见解。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就指出，实录生活“难以成野史之余意”，小说当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用广发挥”。后来袁于令用更明确的语言说明正史的特点在于“传信”、“贵真”，而小说的特点在于“传奇”、“贵幻”。而且，他们认为经过艺术虚构的小说往往胜过忠于生活真实的史书。叶昼就说：“《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是逼真，所以为妙。”金人瑞即把经过艺术虚构的《水浒传》称作“因文生事”，而将实录信史《史记》称为“因文运事”，并明确地认为前者胜过后者。睡乡居士的《二刻拍案惊奇序》也断定艺术的“赝”是“胜于真”的。当然这种艺术的假必须建筑在生活的真的基础上，做到“事赝而理亦真”（冯梦龙《警世通言序》），“其妙处都在人情物理上”（叶昼评《水浒传》）。这也就要求作家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叶昼就指出，《水浒传》中的人物情事尽管是“劈空捏造”，但归根到底都是“世上先有是事”；否则，“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也创造不出如此“情状逼真，笑语欲活”的人物来。金人瑞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澄怀格物、因缘生法、临文动心等理论，进一步阐明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强调了客观现实的第一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在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的关系问题上，还是有比较全面的看法的。

古代小说论者在讨论小说的虚实、真幻时，也牵涉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真、实、正，这包括人物、故事、环境、细节描写等各个方面。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在论述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两点：①小说的现实性。要求写“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世间最平实而为万目共见者”，反对好奇务怪，以避免失真之病。②小说的客观性。主张“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至于对浪漫主义，他们常用虚、幻、奇以及怪、异、诞、妄等词来形容其特性。在论述时也有两点特别令人注目：①强调虚以明理，即在“奇奇怪怪”之中存有“至理”，寄托“孤愤”，“有鉴戒寓焉”。②注重幻中见真，同样需要艺术的真实性。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评《西游记》曰：“《西游》一记，怪诞不经，……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袁于令甚至提出了“极幻极真”的论点。当然，幻与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一般作品中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所谓幻中有真、虚中见实就是包含着这种思想。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金丰在《说岳全传序》中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所以，他强调了“实者虚之，虚者实之”的原则。这种见解对于今天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三、绘形与传神。小说的人物论是随着人物形象的描写逐步成为作品的重心而逐步发展的。宋末元初刘辰翁在评点《世说新语》时，一边欣赏其“外貌”的描绘，一边又称赞其人物极得“神情”、“意态”。而赵令畤在《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中评价唐传奇中崔莺莺的形象时，既指出她“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形象如画；同时又赞扬了作品传出了她那种“不可得而见”的“都愉淫冶之态”。于此可见，中国宋元时代的小说论者，就特别注意从形和神两方面来评价人物形象了。

中国古代的小说人物论成熟于明清。绘形和传神便是小说人物论的核心。所谓形，是指身材面目、妍媸丑恶、声音笑貌、表情举止等可以外观的形象。所谓神，即指风神意态、精神品质等内在生命和个性特征。在明清的小说人物论中，批评家们常常用咄咄如画、历历如绘、光景在眼、声音在耳、形影如见、情状逼真等词语来形容小说在绘形方面的成功，同时又用传神、神情宛肖、神理如画、追魂摄魄等来肯定小说在绘形的基础上达到的更高艺术境地。叶昼在评《水浒传》写宋江与阎婆惜一节时说道：“此回文字逼真，化工肖物。摩写宋江、阎婆惜并阎婆处，不惟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顾虎头、吴道子安得如此？”总之，中国古代小说论者认为，一部小说要称得上是“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就必须在塑造人物方面如“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谢肇淛《金瓶梅跋》），做到形神毕肖，绘形与传神相结合。

古代小说理论家们强调描写人物要形神兼备，是

为了保证塑造出真实、生动，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活龙活现的“这一个”。叶昼最早指出，《水浒传》作者是“传神写照妙手”，故描画人物如鲁智深能使之“千古若活”，与李逵、武松等同类性格的人又显得各各不同，“读去自有分辨”，做到“同而不同”，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再如第二十四回评潘金莲这个“淫妇”形象时，先云“十分肖象”，接着在夹批中连评了七个“画”字，指出其在绘形方面十分成功，而同时又眉批道：“传神，传神，当作淫妇谱看。”这个“谱”字，具有标本、典范的意思。这也就是说，潘金莲这个描写得既肖像又传神的人物形象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之后，如金人瑞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的形象“都似旧时熟识”，脂砚斋论贾宝玉这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形象的普遍意义，乃至后来张文虎、黄安谨等论《儒林外史》描写人物时“遗貌取神”，塑造“似是而非，似非而或是”的形象等，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这些论述人物典型性的见解，在整个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闪耀着光辉的。

四、情节、环境、细节、语言。小说塑造人物形象，要达到绘形传神的艺术境地，还牵涉到情节结构、环境描写、细节刻画和人物语言等多方面的问题。对此，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都有自具特色且较有价值的论述。

对于小说的情节结构，中国古代的小说论者首先注重其完整性，要求故事有头有尾、有条有理、上下连接、前后呼应，成为统一的整体。金人瑞说《水浒传》“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一部书到七十回，就是“大结束”，“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他认为其情节结构是十分完整的。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也认为：“《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自首至尾，无一处可断”。张新之评《红楼梦》则云：“观其中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浑身动摇之妙。”这些都说明了他们把完整的情节结构作为小说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然而，有头有尾不是使人看头知尾，有条有理并不等于平铺直叙。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从来强调在完整的情节结构中“作意好奇”，传奇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别号。这个奇，不但是指故事内容的特异、非凡、新颖，而且也指结构布局上的曲折离奇、波澜起伏、翻新多变、出人意外。在此基础上，批评家们总结了诸如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等几十种文法。这些文法虽然难免有繁琐、重复、牵强之处，但多数还是合理正确、符合实际、发人深思的，对于人们欣赏古典小说和总结其形式美不无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于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与特定环境描写的关系也比较注意。如金人瑞评《水浒传》第六十三回写雪天，就仔细地分析了“写得雪天精神，便令索超精神”，说明写景物就是为了传人物之神。脂砚斋极力反对写人物活动的环境公式化，即都是“牡丹亭、芍药圃、雕栏画栋、琼榭硃（珠）楼，略不差别”，强调了环境描写也要个性化、典型化。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回评则点明了写雨花台与写杜慎卿之间的关系，不但指出了特定环境的描写对展示人物性格起了作用，而且也说明了人物性格对环境描写的制约。除了注意人物描写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之处，如张竹坡在评《金瓶梅》时也探讨了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表现特定的人物性格问题。例如他在《读法》中指出潘金莲的性格形成，是与她“出身之处，教习之人”大有关系，比较合理地评析了潘金莲那种“一腔机诈，丧廉寡耻”和“淫荡”的性格，本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王招宣府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后来又在西门庆家中进一步表现和发展。这些见解都是很精当的。

如果说中国古代小说的景物描写发展得比较迟，那么细节则在最初的小说中已露苗头，到《世说新语》的时代，不少细节已经具有相当水平了。而真实、典型、丰富的细节描写又是人物有血肉、小说有生命的关键。因此中国历来的小说理论家都十分重视小说中的细节，甚至把它当作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例如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称唐传奇所定的是“小小情事”，而罗烨在《醉翁谈录》中谈说话的特点是“历历从头说细微”。后来的评点本则更加注意具体细节的批评，比如脂砚斋评《红楼梦》时，“心细如发”、“真细之至”等赞语和对于吃茶、拿银等琐事的分析到处可见。这些批评有力地说明了“细节不细”的道理。

对于人物的语言，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家也是相当重视的。刘辰翁在《世说新语》的评点中，就已十分注意人物语言的个性特色和感情色彩。到明清时代，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金人瑞，他把“人有其声口”同“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相提并论，认为《水浒传》的“绝奇本事”便是“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在小说正文的具体评点中，他写下了大量有关揭示人物语言个性化的批语。后来，《金瓶梅》、《红楼梦》等书的评点也都注意了这一点。如张竹坡评潘金莲这个人物说：“一路开口一串铃，是金莲的话，作瓶儿不得，作玉楼、月娘、春梅亦不得，故妙。”脂砚斋评晴雯说：“写晴雯是晴雯走下来，断断不是袭人、平儿、莺儿的语气。”这就是说，闻其声而知其人，每一个人物的语言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为了使人物语言个性化，明清小说批评家十分重视人物语言的口语化。金人瑞赞扬“《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曹雪芹批评公式化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是“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都是这个意思。这或许就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字与语言脱节而给小说理论家带来的一种特殊的见解。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批评是在不断发展着前进着，在理论上，它也相当丰富，相当成熟，且自具特色，自成系统。现代的小说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

（黄　霖）

Guhang Hongmei Ji
《古杭红梅记》 明代小说。加工写定者佚名。载于《国色天香》、《燕居笔记》等书。成书年代,应在万历之前。

本篇写王鹗与梅花仙子的姻缘事。唐贞观年间,唐安郡(当指蜀州,在今成都市西)刺史王瑞的署中有红梅一株,花果奇异。一日,其次子王鹗在斋中夜读,有女自称为守门者之女,前来借火,隔窗言情,王鹗坚拒不纳。次夜亦然,此后,女不再来。王鹗反思念不已,写诗抒怀。女前来相会,自言为天仙,名张笑桃。后王鹗禀知父母,正式娶为妻室。王鹗赴试前,笑桃拟出试题,助其成文,令其熟记在心,果然一举中魁,授眉州签判之职(与唐安临界)。夫妻赴任后,一日有一怪人欲见笑桃,笑桃不见。其人竟对王鹗称"汝妻即吾妻"。原来笑桃本为上界仙梅名一支红,因酒后违旨,被谪坠三峰山下(在眉州),后为山中蛇妖所掳,逃出后,化为梅树,为太守张任远移栽于署中,后张调官又携至唐安。一日,王鹗全家同游三峰山,笑桃又为蛇妖掳去,万寿大王(虎神)杀死蛇妖,救出笑桃及其他妇女。王鹗父母闻讯,误以为笑桃已死,为鹗另选陈氏女为妻。笑桃知尘缘已尽,遂回仙界。

此篇为一美丽的传说,虽充满怪异,但歌颂自由爱情,惩恶助善,语言通俗,人物形象可爱,遂盛传不衰,辗转翻刻,广为流行。 (薛洪勣)

Gu-Jin Lienü Zhuan Yanyi
《古今列女传演义》 清代小说。六卷一百一十则。题"东海犹龙子演义",显系伪托。现存清古吴三多斋刻本。

书分《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辨通传》六个部分,大抵以刘向《列女传》为本,杂采后世烈女故事敷衍成篇。时代最晚的一篇,是康熙年间发生在徐州的《海烈妇传》,知书成于康熙时。作品旨在褒扬贞烈,鼓吹封建道德,立意不高,文笔亦拙疏。 (朴 之)

Gu-Jin Qiwen Leiji
《古今奇闻类记》 明代文言小说集。施显卿撰。施显卿,字纯甫,无锡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官新昌知县。其书卷帙、书名有歧。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三卷,题《奇闻类记》;《钦定续通考》、《四库全书总目》作十卷,题《古今奇闻类记》。以上二本未见,今惟存《纪录汇编》本,四卷,题《奇闻类记摘抄》。据书前自序,知其书成于万历四年(1576)。内分天文、地理、五行、神佑、前知、凌波、奇遇、骁勇、降龙、伏虎、禁虫、除妖、鼠毒、物精、仙佛、神鬼等十六门,皆取材明人笔记及方志杂传,每条下悉注明出处。若干散佚不全之书,于此可窥一斑。

书中虽人神兼有,而以怪异之事居多。有些是对自然现象的妄加猜臆,如《天文纪》载嘉靖时海风巨烈,造成人财损失惨重,不知系台风所致,遂臆测为水怪或云龙所为,不免荒唐。有些则纯属意念的虚幻,如《五行纪》中记一异蛇为人击后入地,作铜钱声,其人掘地,得钱一缸,便臆言钱乃蛇变,表现人们企及意外发财的心理。还有些则以虚幻神灵庇护,证明封建秩序的合理和帝王更迭的天经地义,如《前知纪》中言某异僧前知天命有归,指洪武当取天下;紫仙姑前知刘瑾诛戮;辽阳美人前知宸濠败亡等。书中记人事者亦多为佳奇之事,如《奇遇纪》记姜子奇夫妇、刘岌父子、王游击父子及张百户父子等重遇诸事,均曲折跌宕,扣人心弦。这些生离死别而又意外重逢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动乱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因而具备一定的社会意义。

(宁稼雨)

Gu-Jin Shuke
《古今书刻》 明代各公私机构刊刻书籍及各地保存石刻的目录。上、下两卷。明周弘祖编。周弘祖,麻城(今属湖北)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擢御史,迁福建提学副使,终南京光禄卿。此书著录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都察院刻本,这是有关这两部小说早期流传情况的一项重要记载。

(刘 蕤)

Gu-Jin Shuobu Congshu
《古今说部丛书》 丛书。十集。王文濡主编。清末至1912年上海国学扶轮社排印。收录历代笔记杂说,当时总称之为说部书。采辑自《顾氏文房小说》、《稗海》、《历代小史》、《古今说海》、《古今逸史》等丛书。据凡例说:"本编随时纂辑,不拘朝代,不分先后,略区门类,以便阅者。"如第一集分为史乘、博物、风俗、怪异、文艺、清供、游戏、游记、杂志等类。体例不甚完善,分类亦不尽恰当,如将《灯下闲谈》列入史乘。有些书取自《五朝小说》等,版本及作者不大可信。但收有一部分明清人作品,可补充前人所编丛书之缺,尚可用作参考。当时汇编排印出版,便于流通,如王文濡序言所说,"用以充学子之乳湩,作艺林之津筏",曾起过一定作用。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1)。

(程毅中)

Gu-Jin Shuohai
《古今说海》 丛书。一百四十二卷。明陆楫辑。陆楫,字思豫,上海人。有嘉靖二十三年(1544)陆氏俨山书院刻本、道光元年(1821)邵氏酉山堂刻本等。书分说选、说渊、说略、说纂四部,各部所取内容不同。说选部收小录家、偏记家,说渊部收别传家,说略部收杂记家,说纂部收逸事家、散录家、杂纂家,共七家,一百三十五种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古今说海》选录的文字较为完整,比《类说》、《说郛》详赡,然而"不及陶宗仪《说郛》摭拾繁富、巨细兼包"。

《古今说海》刊行于明嘉靖年间,是明代较早出现的小说丛书。尤其是书中说渊部里所收录的六十四篇

传奇，除两篇宋人作品及两篇明人作品外，大多是唐人小说中的名篇。这对提高传奇作品在古代小说中的地位，扩大传奇作品的影响，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古今说海》往往裁篇别出；巧立名目。后来的《五朝小说》、《剪灯丛话》和《说郛》(重编本)等“妄制篇目，改题撰人”的不良作风，就多少受到它的影响。如《吴保安传》、《裴伷先别传》实出《纪闻》，《昆仑奴传》、《韦自东传》、《赵合传》实出《传奇》，《震泽龙女传》实出《梁四公记》，《板桥记》实出《河东记》，《洛京猎记》实出《三水小牍》等。说纂部所收廖莹中的《江行杂录》、赵葵的《行营杂录》、陆游的《避暑录抄》等书，也都很可疑。

(程有庆)

Gu-Jin Tangai

《古今谭概》 明代文言小说集。一名《谈概》、《古今笑》、《古今笑史》。冯梦龙辑。其书卷帙、书名记载有歧异。《千顷堂书目》著录三十四卷，此本今未见。《四库全书总目》题《谈概》，作三十六卷，现存最早的明代苏州阊门叶昆池刻本即为三十六卷。康熙间朱石钟、朱姜玉、朱宫声兄弟对明本作了删削，因“其网罗之事，尽属诙谐，求为正色而谈者，百不得一，名为《谈概》，而实则《笑府》”，故以《古今笑》之名重刊。李渔认为此书“述而不作，乃古史也”，遂加一字，称《古今笑史》(朱氏刻本李渔序)。古籍出版社有明刻影印本(1955)，近年又有几种排印本和选本出版。

《古今谭概》取材历代正史，兼收多种稗官野史、笔记丛谈，按内容分为三十六类，卷为一类。所取多为真人真事，它们经过冯梦龙纂评，组成一幅奇谲可笑的漫画长廊。上至帝王天子，下至市井细民，历史上各类人物种种笑剧，均可于此见其细微。而其落墨较多者，则为统治阶级及其寄生者的残暴与伪善，侈靡与鄙吝，狂妄与怯懦，骄矜与虚伪，昏庸与忌刻，迂腐与奸狡，也不乏正直人们的遭遇和值得歌颂的事迹。书中很多优秀故事被冯梦龙改编、敷演成为“三言”中的白话通俗小说。如卷十八《聂以道断钞》出元杨瑀《山居新语》和陶宗仪《辍耕录》，为《古今小说》卷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入话所本。卷十二《卢柟》条叙卢柟倨视王侯事，为《醒世恒言》卷二十九《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的本事。另如《古今小说》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的正文、《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和卷十七《钝秀才一朝交泰》的入话、《醒世恒言》卷十一《苏小妹三难新郎》和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的正文等，都程度不同地从《古今谭概》中撷取了材料。此外，卷五《讹言》条、卷十八《临安民》条、卷二十一《丹客》条、卷二十二《石鞑子》条等，又分别被凌濛初演为《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入话和正文，卷五《罗长官》条、卷三十六《恶虫啮顶》条，则为周清源《西湖二集》卷三、卷三十三的入话所本。说明此书在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的融合过程中，起到了沟通作用。

(宁稼雨)

Gu-Jin Xiaoshuo

《古今小说》 明代小说集。四十回。冯梦龙编辑。后改题《喻世明言》，与《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初刻于天启初年，但天许斋原刻本不题编者，仅署“绿天馆主人编次”。而凌濛初《拍案惊奇序》却说：“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颇存雅道，时著良规。”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也说：“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至所辑《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奇。”龙子犹、墨憨斋都是冯梦龙的别号，知《古今小说》和《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均为冯梦龙编辑。

天许斋原刻本扉页识语云：“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本。”绿天馆主人序中也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古今小说》目录行首又题有“古今小说一刻总目”，可见冯梦龙原计划将这一百二十种小说，分三辑刊出，每辑四十种，名为《古今小说》。但实际上只有“一刻”，而无“二刻”、“三刻”之名，倒是称作《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古今小说》重刊时也改名为《喻世明言》。于是，“三言”遂盛行于世。确切地说，《古今小说》才是“三言”的总称，如叶敬池刻本《醒世恒言》的封面即题《绘像古今小说醒世恒言》。稍后的衍庆堂刻本《醒世恒言》内页题识仍称：“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海内均奉为邺架珍玩矣；兹三刻为《醒世恒言》……。”衍庆堂刻本《喻世明言》封面题《重刊增补古今小说》，只收二十四篇。原因是天许斋原刻本遭火焚，刻版已零落不全，衍庆堂刻本不仅不存四十种的原貌，而且二十四篇中还包括选自《警世通言》的《假神仙大闹华光庙》，取自《醒世恒言》的《白玉娘忍苦成夫》和《张廷秀逃生救父》，目录次序也与《古今小说》原刻有异。

明天许斋刻本《古今小说》书影

《古今小说》所收话本，多有改编前人之作，如《羊角哀舍命全交》、《范巨卿鸡黍死生交》、《李公子救蛇获称心》、《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简贴僧巧骗皇甫妻》、《明悟禅师赶五戒》、《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等，可以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看到原作；《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则见于《熊龙峰刊小说四种》之《张生彩鸾灯传》；《月明和

尚度柳翠》则由《法僧投胎》改编而成。一般学者认为,《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史弘肇龙虎君臣会》、《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张古老种瓜娶文女》、《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等,大致是宋元旧篇;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显为明代作品。不过在具体篇目上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如《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有的认为是宋元旧篇;有的则说据《金瓶梅词话》而改写,由于看不到宋元话本的原貌,一时还难以作出定论。引人注目的是:《古今小说》各篇,有的直称话本,如《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月明和尚度柳翠》;有的叫作说话,如《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有的则称小说,如《简贴僧巧骗皇甫妻》、《李秀卿义结黄贞女》;还有的径直标明为词话,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些不同的名目,无疑告诉读者这些作品都与民间说唱有关,所以才写"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所流传"或"老郎相传的说话"。"老郎"是对民间说话人的称谓,他们才是小说的真正作者。因此,《古今小说》所收作品,不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都是民间艺人、书会才人世代积累而成,冯梦龙只不过作了一番认真地加工写定。

《古今小说》所收篇什,虽历经宋、元、明三个不同时代,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鲜明特色,即觅取人民最关心的社会现象生活,包括发生在他们身边的重大社会事件,如《杨思温燕人逢故人》中描写北宋灭亡后,沦为异邦居民的故国之思,《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倭寇入侵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甚至《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直写与奸相严嵩进行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然而,更为集中和突出的是描绘了市井细民的爱憎好恶、喜怒哀乐、理想情趣、道德观念,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画卷,真实地勾勒出封建统治的黑暗和残酷,官吏昏聩凶狠,豪强贪鄙不仁,《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就是封建社会的面目写照。有压迫就有抗争,话本小说塑造了不少反抗者形象,宋四公为一个受欺凌的穷苦人鸣不平,赵正敢于戏弄官吏,"激恼京师",都表现了可贵的反抗精神。"月黑风寒壮士心",就是这类形象的典型概括。甚至连剥削阶级的成员,也加入了这一斗争行列。《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的主人公汪京,原本安分守已,"志在报国",毫无反叛朝廷的"贰心"。但是无赖的诬告,官府的罗织罪名,逼得他拿起武器,别无选择。当斗争受到挫折之后,为"保全家门之计",前去自首,反映了他的怯懦和动摇。正是从这个反抗失败者形象里,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统治的残酷凶狠,连它的属僚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至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市井细民,其生活之酸楚悲惨,更是可想而知。他们渴望获得正常的人生权利,维护自已的人格尊严,包括爱情婚姻生活在内。

婚姻爱情始终是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一个问题,它缩接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更与青年男女的一生命运、幸福息息相关,最为人们关切,自然也成了《古今小说》中一个极其引人瞩目的主题。作品中不仅写出了广大青年男女的愿望和追求,他们的痛苦和奋争,而且也反映了新的爱情观念和价值取向,给人以启迪。譬如《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所写莫稽与玉奴的婚姻生活,就颇具特色。本来,发迹变泰、忘恩负义的薄幸男子,是传统小说中常见的形象,但莫稽不完全相同。他的野心勃勃,有一个渐变发展过程,他关注的是经济实惠,而不是爱情;既不是金玉奴的貌美打动了他,更谈不上他热爱玉奴。他所以与玉奴结合,仅仅因为"衣食不周,无力婚娶,何不俯就他家,一举两得","白白得了个美妻,又且丰衣足食,事事称怀",满足了一时的需要。而他们的分离,也并不是因为莫稽地位一变,马上就得陇望蜀,另有新欢所致,而是"常恨令岳翁卑贱,以致夫妇失爱,几乎不终"。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晶,始终与金钱利禄捆绑在一起。换句话说,莫稽和金玉奴的悲欢离合,完全受社会价值取向所制约,这就给作品带来了一丝新意。如果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里还残存浓厚的封建意识的话,那么《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蒋兴哥与王三巧则是两个崭新的典型形象。他们原本婚姻美满,夫妻恩爱,兴哥外出经商,难割难舍,三巧无时无刻不盼望他早些归来。无奈被薛婆设下圈套,陈大郎得手。她在陈大郎怀抱里不仅愈加眷恋,而且"情愿收拾了些细软,跟随汉子逃走,去做长远夫妻",细致地刻画出一个青春女子在情欲支配下的心理变化。这里,似不能以"淫荡"二字去简单地概括。同样,当兴哥知道自己的妻子有了外遇,心情极端痛苦之时,也没有棍棒相加,而是不声不响送去一纸休书。三巧要拿汗巾自缢,被她母亲救下,请听家长的这番言语:"你好短见,二十多岁的人,一朵花还没有开足,怎做这下梢的事?莫说你丈夫还有回心转意的日子,你真休了,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缘,图个下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完全摆脱了一女不嫁二夫、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羁绊。待兴哥得知三巧改嫁,也不反目为仇,而是"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连钥匙送到吴知县船上,交割与三巧儿,当作陪嫁"。这一把世俗偏见抛到九霄云外的举动,不啻向封建道德公开宣战,难怪时人"也有夸兴哥忠厚的,也有笑他痴騃的,还有骂他没志气的"。其实,蒋兴哥与王三巧的爱情婚姻纠葛,恰恰是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兴起之后时代思潮的忠实反映。当是时,情与性已经成为投向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的两把锋利匕首,放射出异样的光彩。《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的刘素香,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典型形象。当她看上张舜美是心头的"可意人儿"之后,不仅趁父母不在,接到家里谈情作爱,而且主动提出:"你我莫若私奔他所,免得两地永抱相思之苦",置家庭、舆论于度外,连夜只身逃出。不料城内人多,在约定地点没有找到张舜美,又怕家人追赶,机智地脱下一只绣鞋,"以绝父母之念"。为了获得自己理想的爱情,独赁船只前往

镇江，表现了一个青年女子少有的胆识。爱情婚姻主题的深化和带有时代新意，是《古今小说》主要成就之所在。

《古今小说》除塑造了众多的动人典型形象之外，它的主要艺术特色在于利用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展示它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刻画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又特别注意故事的完整和情节的生动，借以抓住读者。语言质朴，生动亲切，几句对话和描写，就能勾勒出人物的性格色彩，在人们的想像中引起较为深刻的印象。有些篇章，历经众多民间艺人的集体创造，成了世代累积的艺术精品。



明刻本《古今小说》插图

《古今小说》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有意或无意地向读者灌输天道轮回、人间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观念，把一切人际关系、世事都归结为鬼神的主宰，而人的意志绝不能逆转，这就冲淡了作品的真实内核；二是某些篇章，杂有猥亵笔墨，情趣不高，这与它成书于世风沦丧、淫秽小说甚嚣尘上的晚明社会不无关系。有的作品在艺术上也缺乏剪裁和提炼，头绪过多，显得结构较为松散，《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是一例。作为话本艺术，原是边说边唱，散韵相间，韵文是整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随着作品的对象已由听众转变为读者，韵文就变成了作品的附属，成了诗词的单纯堆砌；且又不顾场合、人物心态的变化，随意抄袭移用，更有陈词滥调之憾。但《古今小说》处于由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到作家个人独运的过渡阶段，承上启下，地位重要。

（刘小营）

Gu-Jin Yishu

《古今艺术》 撰人不详。《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二十卷，不著撰人。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谓"《古今艺术图》五十卷，既画其形，又说其事。隋炀帝撰"。据此，本书旧题隋炀帝杨广撰，有图有文，大约正因为"说其事"，故列入小说家类。《隋志》既称《古今艺术》而不加"图"字，似所见之本仅有文字而无图形，因而只得二十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杂艺术类并著录《今古术艺》十五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此殆即五十卷之但说其事而无其图者"，姚说合于事理，但未指明隋、唐"志"在记载上明显存在的承继关系。《荆楚岁时记》注引《古今艺术图》云："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趫者"，或即此书佚文。

（许逸民）

Gu-Jin Yishi

《古今逸史》 丛书。明吴琯编。吴琯，字孟白，漳浦（今属福建）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曾官婺源县令。建书坊名西爽堂，在万历年间刻书甚多。考吴氏先于万历十三年(1585)以前校刻《诗纪》（明冯惟讷编），继于万历十四年刻《唐诗纪》和《水经注》，然后辑刻《古今逸史》，则本书最早版本当问世于万历十四年或稍晚。北京图书馆今藏二十六种，前有自叙、《凡例》和《目录》。《凡例》称："是编以《古今逸史》称名，必备举古今之逸始为全业，而诸书方在构集，一时未得竣事，故先刻数种，聊急副海内之望云。"可见此为初印本。以后又有四十种本、四十二种本，最后为五十五种本，名《增定古今逸史》，亦当刻于万历间，有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据自叙和《凡例》，可知本书的编纂缘起。编者认为正史记事有缺，史失求诸野，故而依循《史记》、《汉书》的体例，旁摭载籍，编为"逸史"。其采集宗旨大致如《凡例》所说："其人（指作者）则一时巨公，其文（指专著）则千载鸿笔；入正史则可补其缺，出正史则可拾其遗。"全书分为逸志、逸记两大门类。逸志下又分合志、分志二目，逸记下又分纪、世家、列传三目。细言之，"统天地名物而括之"者为"合志"，如《白虎通》、《风俗通》之类；"分而志之"者为"分志"，如《岳阳风土记》、《洛阳伽蓝记》之类；记帝王后妃事者称"纪"，如《穆天子传》、《赵后外传》之类；记诸侯将相者称"世家"，如《越绝书》、《华阳国志》之类；记贤豪方技者称"列传"，如《高士传》、《列仙传》之类。在志、记各子目下，诸书以作者先后为次，唯有列传部分稍有不同。编者对于志、记既有所区别，其取舍原则亦有宽有严，即所谓"遇志则不欲遗，遇记则不欲滥"也。

本书编纂的初衷，无疑是为了补史，但编者在《凡例》中说："六朝之上，不厌其多；六朝之下，更严其选。盖不专论纪事，实重资摛辞也。"可见编者还希望给史家和读史的人以更多的文学滋养。本来在四部分类目录中，野史笔记之属常常杂厕子、史之间，被视为小说。加以本书"重资摛辞"，所集各书多有事出离奇，选语华赡者，说它是一部古小说的丛刊亦无不可。事实上，在全部五十五种中，列入本书词目的已有二十一种之多。其中如《十洲记》、《汉武洞冥记》、《博物志》、《拾遗记》等，均属于较早的版本，对于校正文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涵芬楼影印本《增定古今逸史》，卷内题名有称吴中珩者，吴琯与吴中珩之关系颇多可疑之处。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1983上海古籍出版社)，著录美国

国会图书馆所藏万历刻本，谓“以影印本与此本相较，影印本自序题吴琯名，此本改为吴中珩。又合志十三种之内，《白虎通》、《小尔雅》、《古今注》三种，影印本均题吴琯，此本均改为吴中珩”，他并认为吴中珩与吴琯为二人而同时，“殆中珩曾助吴琯增定是书，故影印本内已有题吴中珩名者。吴琯下世，中珩遂多窜入己名。然则五十五种本虽有前后印本题名之不同，当为最后定本也”。吴中珩生平不详，据明万历本《伤寒六书》、《东垣十书》题名，知为新安（今安徽歙县）人。王重民还断言《四库提要》以吴琯为隆庆五年进士（存目《唐诗纪》）乃属谬传。果真如此，则吴琯究为漳浦人，抑为新安人（影印本题新安吴琯）尚有疑问。

（许逸民）

Gujing Ji

《古镜记》 唐代传奇小说。《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收本篇题作《王度》，下注：“出《异闻集》。”在《太平御览》卷九百一十二、唐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元吴莱《观隋王度〈古镜记〉后题》诗等中皆称王度撰《古镜记》。《郡斋读书志》类书类著录《古镜记》一卷，云：“未详撰人，纂古镜故事。”今从《太平御览》及顾况、吴莱之说，是初唐时的作品。作者王度，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生于隋开皇初年（581），卒于唐武德（618～626）年间。隋大业中，曾为御史，大业七年（611）五月，自御史罢归河东，六月至长安。次年冬，为著作郎，奉诏撰国史。大业九年秋，以御史兼芮城令；冬，持节河北道，赈陕东。后事不详，史书无传。遗文仅存此篇。

这是传奇兴起期的第一篇作品。它以志怪兼顾人事的题材，表明了比六朝小说的进步。同时，它以三千余字的“长篇巨制”，突破了六朝小说的格局，以饱满、流畅的古文，改变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面貌，强有力地宣告了传奇的诞生。《古镜记》在传奇发展史上，意义是重大的。

小说以古镜为中心，以人物为线索，由十二个事件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言王度从汾阳侯生处得一宝镜。从大业七年五月起，持镜宦游各地，先用此镜除去化为婢女的千年老狐；继灭芮城令厅前树中的蛇精；并在陕东以宝镜为民消灾除疫。此后度弟勣（绩）继持此镜出游，登高涉险，均一一逢凶化吉。宝镜于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亡去。

记镜灵异，不始于唐，王度此篇盖综合六朝以来有关记古镜怪异之集大成者。《古镜记》虽承继六朝志怪之遗风，然通过志怪形式，寄寓作者的思想与政治倾向，却又与六朝纯志怪小说不同。作者叙创作之由，说：“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怏，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隋末的动乱，王朝的没落，生活的不安定，都引起了作者深深的优虑，对百姓遭受的贫困与疾病，表示了深深的同情。能够降妖伏魔、消灾除病的宝镜的出现，颇似作者一个理想政治的化身，或表示对逝去的安定幸福生活的怀念。篇末作者说：“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以宝镜之失，寓指隋王朝的灭亡，正体现出作者对时事的感喟。同时，作者在小说中亦流露出浓重的天命论和老庄思想，这又是与六朝志怪小说作者相通之处。总之，作家世界观的复杂倾向，正是当时社会的产物。

在艺术上，小说具有新的表现形式。首先，作品以物为中心，以人为线索，把十二段古镜故事，连成一体，成为一个大故事，表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这是小说结构上的新创造。其次，篇幅上摆脱了六朝小说类似残篇断简的短篇体制，增大了小说的容量，为传奇表现复杂、丰富的内容，打下了基础。再次，小说开拓了传奇重在渲染情节、描写委曲婉转的新表现手法，突破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局限，提高了传奇的表现力。小说内容把志怪与人事相结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使古镜的灵异具有真实感，又富有政治寓意，这种表现手法比六朝小说大大前进了一步。第四，小说语言华丽、文采斐然，基本上以晓畅的古文，并结合六朝小说叙事简洁的手法，使之行文既有藻彩，又不失之繁缛。但结构上完全按年月连缀故事，则又显得过于平铺直叙；情节虽有首尾，却缺乏有机的组织，又是这篇小说的缺点。这篇小说在六朝至唐中期小说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侯忠义）

Gumu Banhu Ji

《古墓斑狐记》 东晋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十八《张茂先》条。明人纂辑《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传奇家类），裁篇别出，伪作今题，并嫁名晋郭颁撰。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撰人因袭未改。

故事写西晋张华（茂先）逸事，说燕昭王墓前有千年华表，又出一斑狐，能为变幻。张华在当时以博物多识见称，狐遂变为书生，风流倜傥，前去拜访。双方“比复商略三史，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贯三才，箴八儒，擿五礼”，华不能取胜，认为此必为妖魅，先用犬试之，不惧，又燃千年华表木照之，斑狐遂现原形，杀而烹之。这个故事明写斑狐因为自负而取祸，而主旨乃在神化张华以示其人非比寻常。故事中极写斑狐才情横溢，目空一切，构想奇妙，且富有人情味。《太平御览》卷九百零九引《搜神记》，极为简略。本篇文句前半略同《集异记》（《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二引，题《张华》），后半则掺取《稗海》本《搜神记》卷四，疑出后人纂辑。本事亦见《续齐谐记》。

（许逸民）

guxiaoshuo

古小说 小说称谓。有两个意思：一、泛指古代小说；二、专指唐代以前的小说。

（刘 蕤）

Guxiaoshuo Congkan

《古小说丛刊》 古代文言小说丛书。中华书局编印。已出版的有《燕丹子》、《西京杂记》、《博物志校证》、《搜神记》、《搜神后记》、《拾遗记》、《观世音应验记》、《异苑》、《谈薮》、《冥报记》、《广异记》、《玄怪录》、《续玄怪录》、《集异记》、《博异志》、《独异志》、《宣室志》、《稽神录》、《括异志》、《续夷坚志》、《湖海新闻夷坚续志》等。一般都选用较好的底本，加以校勘和标点，有几种还加了注释。原书有散佚的则辑补了佚文，并在前言或后记中作了考证。多数书后有附录，汇集了有关序跋和书目叙录，有的书附有参考资料，如《燕丹子》附载了有关荆轲刺秦王传说的不同记载，《搜神后记》附刊了《搜神记》的两种异本，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程毅中）

Guxiaoshuo Gouchen

《古小说钩沉》 唐代以前小说佚文集。鲁迅校辑。1909年8月鲁迅结束日本留学生活回国后，开始辑录已散佚的唐代以前的古小说。据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歌谣》，辑录工作历时两年多，约于1911年底基本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其名仿晋杨方《五经钩沉》及清黄奭《汉学堂丛书》中的《子史钩沉》。本拟以周作人名义刊行，但因“没有刻版的资财，托书店出版也不成功”而搁置，只有鲁迅所作《古小说钩沉序》于次年2月发表于《越社丛刊》第一集，署名用周作人的笔名起孟。该年5月鲁迅北上就职教育部，由周作人把《古小说钩沉》草稿寄到北京。后来鲁迅又作整理修订，装为十册。1926年鲁迅执教厦门大学，拟再略加整理出版而未果。1935年郑振铎建议排印，鲁迅以为“一则放弃已久，重行整理，又须费一番新工夫；二则此种书籍，大约未必有多少人看，不如暂且放下，待将来有闲工夫时再说”（1935年3月30日致郑振铎信）。结果，直到鲁迅去世后，始于1938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出版，编在《鲁迅全集》第八卷。“全集”本无序。后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1946，上海出版公司），始从戴望舒处借抄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1981）第十卷《古籍序跋集》，已据手稿编入。

《古小说钩沉》共辑录三十六种先秦至隋代的古小说。原稿没有编例，对它的辑录编排原则和体例只能作些推断。《唐宋传奇集》序例曾说“先辑自汉至隋小说，为《钩沉》五部讫”，可见鲁迅计划分全书为五部分，体制同于《唐宋传奇集》（分为八卷）。鲁迅手稿中存有《小说钩沉目录》，所分正为五集。第一集一种：《青史子》；第二集六种：《语林》、《郭子》、《笑林》、《俗说》、《小说》、《水饰》；第三集十三种：《列异传》、《古异传》、《甄异传》、《述异记》、《灵鬼志》、祖台之《志怪》、《孔氏志怪》、《神录》、《齐谐记》、《幽明录》、《鬼神列传》、《志怪记》、《集灵记》；第四集二种：《汉武故事》、《妒记》；第五集九种：《异闻记》、《玄中记》、《异林》、曹毗《志怪》、《集异记》、《神异记》、《续异记》、《录异传》、《杂鬼神志怪》。目录视稿本少《神怪录》、《祥异记》、《宣验记》、《冥祥记》、《旌异记》五种，可见这五种出于后补，大约是在1920年开始在北大等校讲授小说史时补辑的。五集划分的原则，从各集所收小说来分析，系依据史志著录情况而定，并不以类别或时代划分。第一集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者；第二集为《隋书·经籍志》小说类著录者，基本上是志人小说；第三集为《隋志》杂传类著录者（《新唐书·艺文志》改入小说家类），都是志怪小说；第四集比较特殊，为《新唐志》分别著录于故事类和杂传记类而不著于小说家类者，只两种，别为一集；第五集为不见于《隋志》、《唐志》著录而只见于诸书引用者（《玄中记》曾著录于《崇文总目》），也都是志怪小说。补辑的五种，散入各集。《神怪录》不见于著录，本应编在第五集，但可能以其与《神录》名目相近，有待考辨是否为一书，故而暂排在第二集《神录》之前。《祥异记》亦不见著录，因其时代稍晚，置于第五集《杂鬼神志怪》之后。《宣验记》等三种都是著录于《隋志》杂传类的“释氏辅教之书”，因有其特殊性，所以并未编入第三集，而编在五集之末（在稿本中为九、十两册）。各集小说的排列顺序，凡在《隋志》有目者都以著录顺序编次，第五集不见于著录，则大体以产生时代为序。《古小说钩沉》的作品编排和《唐宋传奇集》很不一样，后者依时代为序，先唐后宋，每朝作品有主名者在前，佚名者置后，作者和时代有疑问的几篇独为一部分，排在唐宋之间，其优点是反映出发展变化的历史线索。《古小说钩沉》的编排，则反映出古小说的著录情况，由于史志著录皆分门类，所以实际也反映出其类别的不同。鲁迅着眼于古小说的著录，揣其意图，一是因为辑录古书往往先从著录入手，而复以著录情况编排作品，便于从目录学角度鉴定作品的时代、真伪和了解流传情况；二是有助于认识古代史家的小说观念，《中国小说史略》开宗明义第一篇即《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说明他十分重视史家在著录小说时所体现的小说观念。《鲁迅全集》只据十册稿本径行排印，没有依鲁迅原计划分集，所以乍看起来淆乱失次，而读者亦每惑而不解，殊不知鲁迅的编排原是秩序井然，用意良深的。

鲁迅辑录这批古小说佚文，博采穷搜，猎取甚广，用以辑佚的古书约七十种。除《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初学记》、《六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重要唐宋类书外，还有大量其他古书，包括经传、诸子、政书、史书、地志、笔记、佛典、道笈、总集、别集，乃至于字书、图谱、农家、本草、时令、氏姓。网罗甚广，所辑小说品种齐全，佚文完备，唐以前古佚小说大备于斯，所遗不多，堪称古稗渊薮。

《古小说钩沉》的辑录体例和方法，非常谨严缜密。其特点是：一、采用互校法和串辑法。各书所引佚文，以其比较完善者为主要依据，而以其他引文校补，择善而从，订讹补阙；各书引文互有删节者，则互为补充，串接

成文；引文过于破碎不辨始末者，如其他书有同样记载，则补以他书。校订后的条文写成定本，文义连贯，内容完整，浑然可读。二、异文在文中以双行小字出校，择要取精，无繁琐饾饤之弊。文句差异较大的异文不便出校，则附载于文末，以便比勘。三、对于佚文有疑问之处，以按语形式订正讹误，判明真伪，难遽断者存疑。四、详细注明佚文出处。五、佚文条目的编次以人物事件先后为序，时间不明者置后，头绪清楚，便于查找。小说佚文的错误和异文特别多，作者、书名也时常有误，辑校小说相当困难，需要有深厚的治学功底和严谨的方法、态度。鲁迅的辑录，不是简单的抄录佚章、排比异文，实际上是一种研究，所以《古小说钩沉》校订精审，辑文完善，足可视作善本。当然也有一些漏辑、误辑、失校的地方，但大醇小疵，瑕不掩瑜。

在鲁迅以前，清代不少学者如严可均、洪颐煊、茆泮林、马国翰、黄奭、王仁俊、叶德辉等也做过古小说的辑佚工作，但他们非专事于古稗，因而数量不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小说家类只辑八种古小说，算上编在其他门类中的也不过十种，其他人所辑更少。鲁迅所辑三十六种小说，绝大部分系首次辑录，前人有辑本者只有《青史子》、《语林》、《郭子》、《笑林》、《俗说》、《小说》、《水饰》、《述异记》、《齐谐记》、《幽明录》、《汉武故事》、《玄中记》十二种。而且这些辑本在体例、校订、佚文搜集方面都有不少问题。大规模地专门辑录古小说，鲁迅实是"前不见古人"的第一人。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曾说，明清"贾人贸利，撮拾雕镌"，所刻稗编"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劓几尽"，所以"发意匡正"，致力于古小说和唐宋传奇的辑录。《古小说钩沉》去伪存真，集古稗之大成，给小说研究者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这是鲁迅的重要学术贡献。郑振铎1938年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时专门撰文评价鲁迅的辑佚工作，说鲁迅的辑佚和他的创作及翻译是"三绝"，而"在鲁迅先生的辑佚工作里，《古小说钩沉》最为重要"(《郑振铎文集》第四卷《鲁迅的辑佚工作》)。直到今天，《古小说钩沉》仍是研究古小说最重要的参考资料，还没有第二部书能取代它。小说研究者凭借它丰富翔实的资料进行古小说和小说史的研究，编选古小说常以它为依据，在辑校整理小说时也常把《古小说钩沉》树为楷模，学习借鉴鲁迅的科学方法。有的学者近年曾重新辑校过殷芸《小说》，但也是在《古小说钩沉》的基础上进行的。在鲁迅本人的小说史研究中，《古小说钩沉》也曾发挥过巨大作用，鲁迅在《华盖集续编·不是信》中说过，《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六朝小说，所据是"自己的辑本"。对此周作人也曾说："豫才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的著作。"(《关于鲁迅》)

鲁迅撰写的《古小说钩沉序》，是一篇颇有创见的古小说研究文字。在序中，鲁迅讨论了三个问题。首先，鲁迅概括了班固所代表的汉人小说观，视小说为微不足道的"刍荛狂夫之议"，持轻视态度，但同时又要求小说应有"可观"、"可采"性，充当"观风俗知得失"的教化工具。鲁迅接着指出，后世论者每不顾小说不断演化进步的事实，仍墨守汉人旧说而不知变通，他批评这种保守观点说："论者尚墨守故言，此其持萌芽以度柯叶。"所说论者，主要指古代史家。《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说："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该篇所阐发的观点，正是《古小说钩沉序》这种认识的发展。其次，鲁迅运用历史主义观点，指出古小说在小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说："洪笔晚起，此其权舆"，因此不能因为它是"人间小书"而漠然视之。在鲁迅前后，研究古代小说者多着眼于白话通俗小说，鲁迅首先肯定了古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而予以高度重视，这正是他搜集古小说佚文的原因所在。最后，鲁迅揭示了古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他说："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鲁迅指出：古小说表达着民众的心声，郁结着文士的情致；它是想象和幻想的产品，是文学之林的奇葩。古人每视小说为"广视听"之具，这并不是古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在1912年鲁迅就能提出这样一些不仅时人思所未及，即在今天仍不失新鲜感的深刻见解，实属难能可贵。这些观点以后在《中国小说史略》等论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李剑国)

Guxiaoshuo Jianmu

《古小说简目》 文言小说书目。程毅中著。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所谓古小说是相对于近古的通俗小说(白话小说)而言，或称子部小说、笔记小说、文言小说。此书收录以文学性较强的志怪、传奇为主，并尊重历史传统，参照史志目录小说家著录源流，兼收杂事、琐记之类的作品。正编起于先秦，迄于五代，自《山海经》至《灯下闲谈》，著录古小说凡三百一十六种。所录小说，大体上以类相从，并不严格按年代先后为序。书目著录首先标举存佚(凡丛书、丛抄中的节本则标作"残")，其次考订撰人，复次注明各史志书目所属类别(分类相同的只举最早的书目)。

此书有两个附录。一为《存目辨证》，对明清所编丛书、丛抄中裁篇别出、巧立名目的作品择要辨别真伪，考其来源与作者。另一附录为《〈异闻集〉考》，辑考《类说》、《绀珠集》、《太平广记》中所引《异闻集》各篇传奇的本事、出处、作者等情况，涉及篇目有四十六种。此书前言对中国小说概念的形成，中国小说的起源和流变，亦有详尽而独到的论述。 (许逸民)

Guyi Ji

《古异记》 志怪小说集。《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不题撰人。《通志·艺文略》传记类冥异属著录《古异记》二卷，亦无作者姓名。《郡斋读书志》

小说类薛用弱《集异记》条说："一题《古异记》。"此书不知是否薛著之异名。（程毅中）

Guyi Zhuan

《古异传》 南朝宋志怪小说集。一作《古今异传》。袁王寿撰。《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三卷。原注："宋永嘉太守袁王寿撰。"《新唐书·艺文志》列入小说家类，《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讹作《石异传》，袁仁寿撰。《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五国史部采撰篇云："袁生寿撰《古异传》三卷"，则人名又讹。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得佚文一则，是关于啄木鸟传说的，见《玉烛宝典》卷五引："斫木，本是雷公采药使，化为鸟。"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十引《古今异传》云："啄木，本雷公采药吏，为此鸟也。"可知此书别名《古今异传》。

（顾 青）

Guyi Xiaoshuo Congkan Chuji

《古佚小说丛刊初集》 丛书。陈乃乾编。有海宁陈氏慎初堂排印本(1928)。收录《游仙窟》、《三国志平话》、《照世杯》三种小说，都是当时从日本传来的比较罕见的珍本，排印出版，流通较广，为小说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程毅中）

Guyue Dujing

《古岳渎经》 唐代传奇。《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七题作《李汤》，引自韦绚《戎幕闲谈》，据本文所叙，应属李公佐撰。鲁迅辑入《唐宋传奇集》时，据《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淮涡神》条，改作此题，至今为学者沿用。本篇写唐代宗永泰年间，李汤任楚州(今江苏淮安)刺史时，有渔人报告见龟山下水中有大铁锁盘绕山足，乃命能水者数十人，加以牛五十余头，曳之出水。当时风浪突起，铁链末端锁一怪兽状如猿猴，高约五丈，白头金爪，上岸时双目紧闭，久乃引颈欠伸，张目环顾，欲发狂怒，观者惊走，水兽遂徐徐引锁曳牛入水而去。元和九年，李公佐访古东吴，泛洞庭，登包山，入灵洞，探仙书，于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乃知李汤所见之水兽，为淮涡水神无支祁，形如猿猴："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力大逾象，奔腾迅疾"。大禹治水时，至桐柏山遇惊风走雷，不能通过，乃命庚辰降伏之，"颈锁大索"，系之于淮阴龟山足下，使淮水得以安流入海。

本篇情节神奇，文辞简质，又带有考据成分，自成一格。作者采自民间传说，富于想象，它不是平铺直叙写故事，而是以听别人转述故事的形式展开，又用偶然获得之古书为情节作补充，为全篇做结尾，这种写法在唐人传奇中极少见。其中将水猿形状的无支祁，描摹得诡异神奇，形态如生。它反映了大禹治水时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大禹治水，是氏族社会里人们战胜天然灾害的一件大事，工程艰巨，功绩卓著，民间长怀钦敬之情，辗转传说甚多，故产生此类传说。

关于神猴的传说，《易林》、《吴越春秋》、《博物志》等古籍皆有载录，在唐代传说尤盛，仅《太平广记》内就辑录近二十篇，但描述水猿的故事传说，从古至唐，仅此一篇。自本篇始，有关淮涡水神无支祁的传说，广为流布，引起历代文人、学者的极大注视，如唐人陈翰《异闻集》收录此篇，李肇《国史补》亦摘载其事，宋代苏轼《濠州七绝·涂山》、王象之《舆地纪胜》、罗泌《路史》、朱熹《楚辞辨证》，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以及明清之际《泗州通志》、阮葵生《茶余客话》等皆曾引录，在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元人高文秀《泗州大圣锁水母》、杨景贤《西游记》、无名氏《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杂剧，清人沈嘉然《大禹治水》小说、京剧、昆曲《泗州城》中亦衍此传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吴承恩《西游记》中即"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

（刘荫柏）

Guzhang Juechen

《鼓掌绝尘》 明代小说集。四集四十回。全称《新镌出像批评通俗小说鼓掌绝尘》，集分风、花、雪、月，每集十回，演一故事。题"古吴金木散人编"，又书前临海逸叟《叙》称："兹吴君纂其篇"，知作者姓吴，号金木散人，生平不详。



明刻本《鼓掌绝尘》插图

风集写杜开先与韩玉姿事，雪集写文荆卿与李若兰事，均以爱情婚姻为题材，表现了对青年男女争取自主婚姻的同情和肯定。韩玉姿为相府歌伎，倾慕书生杜开先，杜亦钟情于韩，二人遂私自结合，双双出走。杜中状元后屈服于"奔则为妾"的教条，又入赘于金刺史府，但不忘情患难与共的玉姿，最后韩与金刺史女姐妹相称，调和了矛盾。这一结局反映杜的软弱和作者的局限。文荆卿为穷书生，李若兰是刺史之女，二人邂逅相逢，一见钟情，李相思成疾，文假冒医生，得住李府，两人日亲日近，并私定终身。双方的爱情虽遭到以两家家长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阻挠破坏，而李却偏偏置门当户对于不顾，看中文荆卿才貌堪夸，遂以身相许，最后两人终成眷属。在早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雪集是较为成功的一篇。清代曾将此篇改头换面，以《闹花丛》之名付刻。

书前闭户先生的《题辞》说本书"无意撩人，有心嘲世"，"嘲世"确是其特色之一。在风、雪两集中，已对作

明刻本《鼓掌绝尘》书影

恶的乡绅、贪财的媒婆道士含有嘲讽，而花集、月集则更为突出，上自朝廷巨奸，下至帮闲篾片，科举制度的弊病，社会风气的浇薄等诸多方面，均在作品抨击范围之内。花集叙世家公子娄祝等的际遇，揭露了官场的贿赂公行。书中帮闲夏方的遭遇颇具戏剧性和暴露性。他仅凭一副媚骨柔肠，要高就高，要低就低，百依百顺，就取得娄祝的信任，从而将娄的青骢良马骗卖，携银逃至荆州经商。但骗人者亦被骗，夏方遇假冒神仙的沙亨尔·被他骗去大半资财，剩下的又在返汴梁途中被船家劫走，真是“奸内奸而盗内盗，诈内诈而伪内伪”（《题辞》）。月集写得最充分的是富商之子陈珍的一生。他不学无术，靠打关节和买人代考进学，被人告到宗师面前，复试时只能对一行题目发呆，颇似《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后来他谋得袁州通判之职，借机向当年与之作对者报私仇。小说情节涉及魏忠贤专权，结党营私等事实。此篇结尾写一个清正官员广西太守杨琦，面对为官的尸位素餐，苟图富贵和冤魂遍地的黑暗现实，终于弃官出家，表现了作者对明末政局的失望。

闭户先生将此书比之《水浒传》和《金瓶梅》，盛称“香韵金瓶之梅”，“味共梁山之水”，未免有谀美之嫌。书中缺少《水浒传》的反抗精神，而仅是“嘲世”，并不时流露出对功名富贵的艳慕，且间有淫秽描写，反映了作者的庸俗和低级趣味。但此书直接取材于社会现实，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确有《金瓶梅》之遗风。全书叙事简练，描写生动，语言灵活，时杂俗谚，富于表现力。其中月集在情节结构上人物相互引出，事件迭沓展示，前后勾连照应，却始终无一中心人物和事件，可谓形式别具一格。

今存明崇祯大字刻本。 （苗 壮）

Gu Axiu Xishe Tannawu
Cui Junchen Qiaohui Furongping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二十七。亦收入《今古奇观》卷三十七，改题《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头回叙王从事失妻团圆事，出《夷坚丁志》卷十一《王从事妻》，《情史》卷二引之。正文叙元代崔俊臣夫妇离合事，本于《剪灯余话》卷四《芙蓉屏记》，《情史》卷二《崔英》条引之。《客座赘语》卷六《夸富之戒》亦引王锜《寓圃杂言》所志金陵张允淮在舟中以金银酒具夸富，为盗所窥而致被歼事。明初戏文有《芙蓉屏记》，明佚名有《芙蓉屏》传奇，题材相同。

正文叙元代至正年间真州官人崔俊臣家道厚富，以父荫补浙江温州永嘉县尉，雇得顾姓苏州大船携妻王氏赴任。途中无心露出金银杯觥，船家起意劫财，将崔扔入湖中，欲以王氏作儿媳。王氏伺机逃走，伪称因大娘子凶悍而出逃，躲入一家尼庵，落发为尼。一年后船主顾阿秀来此随喜，布施芙蓉画一屏，王氏认出是崔家旧物，因留心顾家兄弟之名，并在屏上题词一首，以申冤情。又有姑苏城内郭庆春喜爱书画，到庵中买去此屏，送与退休御史高炳麟。偶见崔俊臣亦插标卖画，笔致不俗，询问之下知其冤情，延入内室款待。崔忽见芙蓉屏及题词，知为王氏所为，高公即循踪追查，终得王氏下落，又查得顾氏兄弟行迹，遂惩正凶。高又以假言试探崔王心志，感其忠贞，特遍邀郡中门生故吏为筵，讲述芙蓉屏故事，使崔王当场相认。崔王感念高公与尼庵之德，立志持经长斋，以报大恩。全篇由戏文演为小说，故曲尽跌宕起伏之能事，行文流畅，结构严密，尤其王氏忠于爱情，虽遭不测，矢志不渝，颇为感人。惟以“天意周全，好人相逢，毕竟冤仇尽报，夫妇重完”作结，虽意在劝惩，终落俗套。 （胡小伟）

Gushi Wenfang Xiaoshuo

《顾氏文房小说》　古代文言小说选集。明顾元庆辑。顾元庆，字大有，号大石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明代著名学者都穆之门人，生卒年不详。顾元庆学识渊博，名其堂曰夷白，藏书万卷，择其善本刊之，有《顾氏文房小说》、《广四十家小说》。著有《瘗鹤铭考》、《云林遗事》、《山房清事》、《夷白斋诗话》、《檐曝偶谈》等十余种。

《顾氏文房小说》，今存明嘉靖中顾氏夷白斋刊本，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25）。此书收四十部作品，大多为唐宋传奇、笔记小说，亦有六朝志怪，还杂入《古今注》、《小尔雅》、《洛阳名园记》、《诗品》、《德隅斋画品》等有关地理、音韵学、文艺理论之书。其中《续齐谐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海内十洲记》为汉魏六朝志怪小说集，《博异志》、《集异记》、《开元天宝遗事》为唐五代小说集，《白猿传》、《周秦行纪》、《高力士外传》、《虬髯客传》、《梅妃传》、《杨太真外传》等，皆为唐宋传奇小说之名篇。此书对研究和出版古代小说，有一定影响，但由于古人与今人对小说的概念认识不同，所以内容比较芜杂。

（刘荫柏）

Guandi Lidai Xiansheng Zhizhuan
《关帝历代显圣志传》 明代小说。四卷。一名《英烈神武传》、《关帝神武志传》。书前署穆氏编辑,编撰者真实姓名待考。此书牌记、原序均缺。据书中写及所谓关帝显圣涉及最晚年代为崇祯三年,又称朱元璋为"我太祖高皇帝"云云,可知为明刻本,但当为崇祯三年后所刊。篇题、版式均与闽刻《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相同,当亦为闽刻本。

与其他通常小说不同,此书在书前收录有关几处著名关帝庙祀中的碑铭、匾联等。现存本列有焦竑撰正阳门关帝庙碑铭。目中此前尚有商状元撰碑词,现残缺。匾联有吕柟等为解州太原府、常平村、京都正阳门、白马坡、永平、三义庙等处关帝庙所撰或书的匾联,原目有庙祀图像,藏本缺。

此书收有三十五篇短篇小说,专收关羽被神化后流传的故事。写法类似佛教徒讲经所述度人故事及道教所传述的诸神灵应故事。有总目次,但书内篇题与目次文字时有差异。计卷一收八篇,题为《吴魏人葬祀寿亭侯》、《当阳灵建玉泉刹》、《解州大破蚩尤神》、《元城书上李侍郎》、《关王庙金氏化狗》、《延庆寺助诛淫僧》、《皇觉寺筊箄决天心》、《南海带于保儿还乡》;卷二收九篇,题为《鸾笔指示襄敏公》、《燕南丹救贾一鹗父母》、《乡会场默助张翰林》、《嘉、徐、常州三杀贼》、《松溪县显神杀倭》、《绿鳌城斩旦解城围》、《两显圣救沈氏父子》、《怒责苏中丞题匾》、《傍水崖助官民诛虏》;卷三收九篇,题为《桃源救张尧文还魂》、《炉下书授浦氏伯仲》、《广平城击妖救水灾》、《彭湖港助丹山擒贼》、《酒楼显圣捉三怨》、《法云寺斩僧救盘石》、《两救助崔景荣冢宰》、《沮张相奸谋高阁老》、《福清县神像斩山魈》;卷四收九篇,题为《西昌告郭中丞平播》、《怒责蹇公媟慢神像》、《彭湖降气鱼杀红夷》、《丁丑年默佑吴编修》、《秀水县两救张孝廉》、《潞河率龙神救客船》、《虎丘山遣雷击周滔》、《与文学议易春秋旨》、《两朝加敕赐封号》。

这些篇什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卷一第一篇粗略讲述关羽死后吴、魏两家如何礼葬,刘备又如何招引关羽灵魂等情形。第二篇《当阳灵建玉泉刹》,借天台宗智者大师的身份,写其点化关羽、关平灵魂并为之代受五戒。图中甚至绘关羽跪求受戒,然后画关羽恭立听天台智者开示佛法。这篇小说把《三国志演义》七十七回中所写关公灵魂受普静点化而稽首皈依的情节变为受天台智者点化而作了玉泉寺护法伽蓝。看来,此作应为受天台宗佛教影响的产物。同卷《皇觉寺筊箄决天心》一篇特地把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写为真命天子,描述其早年在皇觉寺为僧时即受到关帝神的佑护与指点。他在夜宿伽蓝祠时,作为寺伽蓝的关帝就派周仓窝座保护;在朱外出化缘病倒在颍(颖)州道上时,关帝派二使者疗治;在兵乱时,朱求告于关帝像前用筊箄卜卦以决出路时,神示以"从戎而后倡"的出路。此篇再次流露了崇拜、佛化关公的意识。《解州大破蚩尤神》写宋时的解州盐池因蚩尤魂灵作祟,东京供盐不足。宋绍宗(按:应为徽宗)在崇宁元年听虚静真人奏,请关帝显圣大破蚩尤神,因加封关帝为"崇宁真君"。此作则又带着道教神仙传说的色彩。还有些篇写关帝喜读《春秋》,因而托梦与敬奉其神像的儒生讲论《春秋左传》,或助儒生在科举时顺利考中。这些则显示崇儒的影响。此种迹象可以看出明代儒释道既有争竞又有所合流的文化意识已经反映到小说创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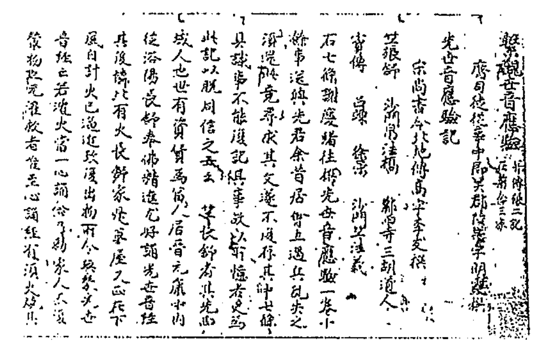
小说主要篇幅用来描述关羽作为神灵之后扶危济困、惩恶胜敌的传说,带有严重的虚幻和迷信成分,但也曲折地反映了晚明社会动荡、世风混乱等情景,表达了处于困苦中的人们亟盼救助的愿望。如卷二有《嘉、徐、常州三杀贼》一篇写嘉靖时海寇勾结倭寇侵害三州,在危急时刻,明官兵和民众屡次看到关帝显圣,鼓舞了士气或因关帝助战而获胜。另一篇写大同遭受北方敌寇侵犯,明军望见关帝在云中为前导,奋勇抗敌,因而致胜。其他如写关帝为贾一鹗父母治病,为桃源张尧文还魂,为广平城击退妖怪消去水灾,为乡人于保儿带行(从充军的南海半夜越过万里程途使之还乡)等等,都显示了关帝与所称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有相类的神灵作用,不过关帝神更多地采取武勇的办法来施法。这样对宗教中关帝形象作具体描绘,增加了切合世俗的可亲的成份。最后一篇写到"两朝加敕赐封号",应指天启与崇祯连续为关帝这一宗教神的形象加封号,先是天启间加"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的封号,崇祯间又加了更长的封号,结语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作品文字简拙,可视为带有劝善书性质的短篇小说集。 (杨 扬)

Guanshiyin Yingyan Ji
《观世音应验记》 南朝宋志怪小说。傅亮(374~426)撰。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今宁夏灵武)人,初为晋建威参军,后为刘裕重用,入宋后累迁至中书监、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元嘉三年(426)被宋文帝刘义隆所杀。《宋书》卷四十三有传。《观世音应验记》一卷,《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作《应验记》。现存日本古抄本,藏日本京都青莲院,与《系观世音应验记》合为一书。原题作"光世音应验记。宋尚书令北地傅亮(原讹作高)字季(原讹作李)友撰"。收《竺长舒》等七条。前有序说:"谢庆绪往撰《光世音应验》一卷十馀事,送与先君。余昔居会稽,遇兵乱失之。顷还此境,寻求其文,遂不复存。其中七条具识,事馀不能复记其事。故以所忆者更为此记,以悦同信之士云。"

抄本又有《续观(原作光)世音应验记》一卷,署"宋太子中舍吴郡张演字景玄撰"。张演,张茂度(裕)之子,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官太子中舍人,附见《宋书》卷五十三《张茂度传》。《续观世音应验记》,收《徐义》等十条,前有序说:"演少因门训,获奉大法。每钦服灵异,用

兼缅慨，窃怀记拾，久而未就。曾见傅氏所录，有契乃心。即撰所闻，继其篇末，传诸同好云。”

尚有《系观世音应验记》，原署“齐司徒从事中郎吴郡陆杲(原讹作果)字明霞撰”。陆杲(459～532)，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少好学，工书画。初任齐中军法曹行参军、太子舍人。拜尚书殿中曹郎日，因迟到免官。后为司徒从事中郎 。梁天监元年(502)为抚军长史。天监五年，迁御史中丞。性耿直，号不畏强御。出任义兴太守，为政宽惠。中大通元年(529)加特进。中大通四年卒，谥质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有《沙门传》三十卷。《梁书》卷二十六有传。《系观世音应验记》一卷，《旧


繫觀世音應驗記 齊司徒從事中郎吳郡陸杲字明霞撰

光世音應驗記

宋尚書令北地傅亮字季友撰

日本藏孤本《观世音应验记》书影

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作《系应验记》，《新唐书·艺文志》列入小说家类，都误作陆果撰。唐临《冥报记序》说：“昔晋高士谢敷、宋尚书令傅亮、太子中书舍人张演、齐司徒从事中郎陆杲。或一时令望，或当代名家，并录《观世音应验记》。”即指此书，可见唐初就已合并流传。收有《释法力道人》等六十九条。前有序言，记述了前几家撰著《观世音应验记》的缘由，并称张演为祖舅。序中说：“今以齐中兴元年(501)敬撰此卷六十九条，以系傅、张之作。故连之相从，使览者并见。”

《观世音应验记》三种，都是记载信奉观世音的应验故事。据《妙法莲华经》中的“普门品”所说，观(一作光)世音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能现三十三化身，救十二种苦难。遇难者只要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菩萨就会前来拯救。根据《观世音应验记》的故事，可见观世音的迷信传说从晋代以来就已在民众和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傅亮追记谢敷的七条遗文，都是晋代的故事。张演所续记的十条故事，也多数发生在东晋时期。陆杲所记，有东晋至刘宋时期的故事。他特别强调得自亲见亲闻，言必有据，以示真实可信。如记他外祖张畅家奉佛法，当时谯王丞相刘义宣在荆州发动叛乱，张畅劝阻，刘义宣要杀他，梦见观世音告诫说不可杀张，因此免祸。后来刘义宣被处死，张畅也被牵连拘禁，诵观世音经千遍，枷锁寸寸自断，不久即获释。作者最后说：“此杲家中事也。”又《唐永祖》条记唐在宋孝武时因藏盗被监禁，念观世音六昼夜，脚上镣锁自脱，最后得释。僧显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陆杲。篇末说：“杲舅司徒左长史张融、从舅中书张绪同闻其说。”

陆杲参照了《观世音经》(即《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请观音经》，把故事分别归属于火难、水难、风难、杻械难、急贼难等，以感召受难者对观世音的信仰。其中述及刀兵盗贼的祸害，也反映了当时动乱不宁的社会现实。书中有二十二条“检系其身”的灾难，数量最多。不论有罪无罪，被囚禁的人只要念诵观世音都能得救。当时的大官文士也都信奉佛法，企求苟全生命于乱世。如作《观世音应验记》的傅亮，最终还是被宋文帝杀了。陆杲书中一再提到刘义庆《宣验记》中有类似的故事，因“事不及此”而不收；又提到作《冥祥记》的王琰是他的朋友，因此两种书里有相同的故事。《系观世音应验记》之后，又有无名氏续补了两条有关百济人信佛而遇救的故事。

三种《观世音应验记》中的故事常被后人转引，屡见于隋智𫖮《观音义疏》及唐道世《法苑珠林》、道宣《续高僧传》等书。《系观世音应验记》略晚于《宣验记》、《冥祥记》，而记事以标明来源为特色，为后来《冥报记》所取法，对后世志怪的崇实拟真手法也有所影响。《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国内久已失传，1943 年始由日本学者发现，并进行研究。现有日本牧田谛亮校订本(1970，平乐寺书店)流传。国内有孙昌武校点本，据复印抄本整理，中华书局出版(1994)　　(程毅中)

Guanchang Guaixianzhuang

《官场怪现状》　清代小说。未见。阿英《晚清小说目》著录：“陆士谔著。十回。宣统三年(1911)大声小说社刊。二册。”阿英《晚清小说史》将《官场怪现状》列为暴露官僚的小说。　　(恩)

Guanchang Xianxing Ji

《官场现形记》　清代小说。六十回。李宝嘉撰。署南亭亭长著。最初约在 1903 年 4 月至 1905 年 6 月间排日连载于上海《世界繁华报》。在发表过程中，又由世界繁华报馆分册刊印成书，全书分五编，每编线装六册十二回，于 1903 年 9 月至 1905 年年底前陆续印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官场现形记》六十回全书，分订线装三十册。小说第五编(第四十九至六十回)笔力稍懈，有的学者疑是他人续作，而非李宝嘉手笔。

思想倾向　《官场现形记》是一部专门暴露官场黑暗的小说，对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时期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总体解剖和透视，上自朝廷大臣，下至佐杂胥吏，全方位地摄入笔底，绘声绘影，穷形极相；魑魅魍魉，无所遁形。茂苑惜秋生《官场现形记序》云：“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故作《官场现形记》，“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由于它切中时弊、直面惨淡人生，取得了轰动的社会效应，模仿

之作纷出，对当时的小说创作界起了很大的影响。

书中很多人物故事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如周中堂影射翁同龢；华中堂影射荣禄；黑大叔影射李莲英；徐大军机——一个模棱两可、圆滑世故的老官油子，影射王文韶，"琉璃蛋"就是慈禧太后赐给他的绰号；被都老爷弹劾"克扣军饷，纵兵为匪，误剿良民，捏报胜仗"的舒军门，影射苏元春；"丫姑爷乘龙充快婿"的戴世昌，影射湖北协统张彪；"八座荒唐起居无节"的湖广总督贾世文（假斯文）影射张之洞；仇洋的钦差童子良似影射刚毅（刚毅字子良，或以为影射徐桐）；至于三荷包、冒得官、陶子尧（逃之夭夭）、贾筱芝（假孝子）、时筱仁（是小人）、刁迈彭（刁卖朋）、施步彤（实不通）等等，对读者说来，亦皆似曾相识。清末官场的种种奇闻逸事，口语籍籍，一旦形诸笔墨，时人默契会心，倍增兴味。

《官场现形记》所写不是个别的道德败坏的贪官污吏，而是写出了一种政治体制的腐朽败坏，卖官鬻缺、招权纳贿成为官场的运行机制，无官不贪，如瞀如狂，"羊狠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

它所提供的是一幅八表同昏的官场群丑图，作者直斥为"畜生的世界"（第六十回），人性的堕落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江山船的妓女龙珠公然嘲笑："做官的人得了钱，自己还要说是清官，同我们吃了这碗饭，一定要说清倌人，岂不是一样的吗?"（第十四回）作者将犀利的匕首刺入溃烂的封建社会肌体，锋芒直指最高统治集团，宫中老公转述佛爷（指慈禧太后）的话："通天底下一十八省，那里来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说，我也装做糊涂罢了；就是御史参过，派了大臣查过，办掉几个人，还不是这么一件事。前者已去，后者又来，真正能够惩一儆百吗?"（第十八回）上行下效，邪所自来，充分暴露了这个腐朽政权的无可救药的本质。

佚名《官场现形记序》云："中国官场，久为全球各国不齿于人类。而若辈穷奇浑沌，跳舞拍张，方且谓行莫予泥，令莫予违，一若睥睨自得也者。"《官场现形记》则使若辈原形毕露，如此大胆、泼辣地揭露官场的一切鬼蜮伎俩，实属首创。翎顶辉煌，尽是饕餮之徒；玉堂金马，无非尸居余气。目之所炫，千奇百怪，臣门如市，贿赂公行。何藩台与其胞弟三荷包，内外连裆，将府县缺分标价出售，几千几万肥瘠不等，只为分赃不匀，兄弟大打出手，闹得沸反盈天，家丑外扬。贾润孙汇了十万两银进京引见，立即被一帮手眼通天的掮客包围：钱店掌柜黄胖姑、古董铺掌柜刘厚守、琉璃厂书铺掌柜黑八哥……他们广通内线，专替朝中大老拉皮条，揽生意，进纳苞苴。华中堂"最恨人家孝敬他钱"，但"送他古董顶喜欢"，仅鼻烟壶收藏八千零六十三个，就拿收受的贿品开起一家大古董铺，以为夤缘奔竞者进身之阶。贾润孙花一万两银买了四样古董，外加门包八千，献给华中堂，作为拜门的贽见；又花二万两银，仅得入宫见黑大叔一面；要谋实缺，还得报效数十万两，孝敬黑大叔七万两，黑大叔尚且拿班作势，发话："七八万银子算得什么，只顾来同我缠!"各位军机大臣乃至穷都老爷也都得点缀点缀，素称万事"不动心"、"不操心"的琉璃蛋徐大军机，只为贾润孙送他的钱比送华中堂的少，竟然大动肝火，咆哮骂座，扬言"为了这个人，我昨儿几乎同华老二打起来"，军机处坐地分赃，一片乌烟瘴气。书中两大参案，黑幕重重，翻云覆雨，平地风波；依草附木，机关莫测，都是官场中最肮脏卑鄙的政治交易。浙江参案，正钦差本是旗员出身，这趟差使原是上头有意照应他，说："某人当差谨慎，在里头苦了这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去，也好叫他捞回两个。"宫中老公授他一条锦囊妙计，叫做"只拉弓，不放箭"。他到杭州后，雷厉风行，拿人，造刑具，闹得一天星斗，把浙省官员吓得魂飞魄散，而私下里自有随员牵线搭桥，最后竟以二百万两银子拍板成交，天大的事化为乌有，雷嗔电怒而来，偃旗息鼓而去。童子良奉派为九省钦差大臣，前往江南财赋之区、沿海闽广诸省，查账筹款，声势浩大，赫赫扬扬，炫煌于道，气派非凡，沿途供帐，需索无度，以稽查为名，行勒索之实，甫至山东境内，已收赃银十五万六千两，迨至南京，这位号称"清廉自矢"、"一介不取"的钦差，已然坐拥赃银百万两，民脂民膏，悉饱私囊。

吏治腐败伴随着道德沦丧，做官的除了因循敷衍而外，声色货利溺其心志，朝不谋夕，醉生梦死。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末世的不肖子孙，居上位者，颐指气使，荒淫恣睢，珠玉在前，妖姬居侧；巧逢迎者，吮痈舐痔，捧屁拍臀，无所不至。佚名《官场现形记序》云："廉耻之亡于中国官场者，不知几何岁月。而一举一动，皆丧其羞恶之心，几视天下卑污苟贱之事，为分所应为。"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竟成为做官的第一等功夫。湖广总督湍多欢，内宠极多，家蓄十个姨太太，湖北有名的"制台衙门十美图"，属员候补知县过翘，钻营有术，特地到上海、苏州买了两个绝色女子送他，凑成"十二金钗"。宠擅专房的十二姨太，竟与湍制台的贴身跟班小二爷串通一气，里外连手，卖差卖缺弄银子，大干起出卖"风云雷雨"的勾当，直把个湍制台揉搓成面团儿，湖北吏治不堪闻问。瞿耐庵的太太，一个脸上起皱纹的老太婆，拜在湍制台的丫头——"宝小姐"膝下做干女儿，又到制台衙门认了干外公、干外婆，正所谓小人得志，闹得个气焰熏天，居然狐假虎威，轻狂不可一世。最为龌龊的是冒得官，为了巴结上司，竟把亲生女儿孝敬了羊统领，供其淫乐，偷香之夕，冒得官还直僵僵地跪在房门之外，献上谀词："沐恩在这里伺候老帅。难得老帅赏脸，沐恩感恩匪浅!"无耻下流之极，令人不堪入目，纲常名教扫地以尽。

而人心之叵测，亦莫过于官场。"得失重，则妒忌之心生；倾轧甚，则睚眦之怨起……所谓投骨于地，犬必争之者，是也。"（茂苑惜秋生《官场现形记序》）小说如实地勾勒出了这些"蠕蠕而动，蠢蠢以争"者的卑劣灵魂。为了升官发财，使出浑身解数，两面三刀，落井下

石，无所不用其极。第十二回“设陷阱借刀杀人”、第十六回“驳保案同寅报怨”，写两个城府甚深的红州县老爷周果甫、戴大理争宠斗法，都是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第二十八回“待罪天牢有心下石”，写时筱仁恩将仇报，他的故主舒军门押入刑部天牢，非但不加救援，反而投石下井，想要送他一命，染红自家顶戴。第四十八回“骗公文忍绝良朋义”，写刁迈彭卖友求荣，在一桩钦差奉旨查办的“误剿良民”的参案中，刁迈彭为了讨好上司，替抚台推卸干系，计赚他的老把兄，凭着杯酒言欢、握手出肺肝相示的惺惺作态，骗取信任，偷换了抚台原札，将“迎头痛剿”改为“相机剿办”，就此断送了老把兄等三人的前程。人心险恶，一至于此！

小说多棱面地折射出畸形、丑陋的人生。书中还可见到走马灯似的幢幢怪影——一群胸无点墨、甚而目不识丁的酒囊饭袋：刘大侉子、黄三溜子、田小辫子、唐二乱子、施步彤、傅二棒锤……等等，这是清末官场盛产的一宗活宝。自从捐例大开，有钱的便可捐个官做，而“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第六十回），于是人们趋之若骛，钱虏市侩，官兴大发，便也袍笏登场。黄三溜子本是扬州盐商，生平只会嫖赌，从来不会写字，上院禀见，署院掷下笔砚，命写履历，弄得他狼狈不堪，汗流浃背。如此一个草包，只因悄悄递上一万银票，署院顿时格外垂青。田小辫子上条陈整顿营规，什么当兵的不准吃饱，各剃一条眉毛，打盐枭、拿强盗一齐画了花脸出去云云，满口胡诌，荒谬绝伦，呕得制台虚火上炎，大骂“放屁”。施步彤身为藩司，别字连篇，“游弋”读作“游戈”，“马革裹尸”读作“马革里尸”，“荼毒生灵”读作“茶毒生灵”，“皋陶”读作“糕桃”，笑话百出。即便那位拔贡出身、附庸风雅、最喜拈酸掉文的制台贾世文，亦不免贻笑大方。他的书法，自称是王右军一路，常常对人说：“我有一本王羲之写的《前赤壁赋》，笔笔真楷，碧波清爽，一笔不坏；听说还是汉朝一个有名的石匠刻的。”（第四十二回）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纯属欺世盗名，斯文扫地。固有的封建文化已然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之际，人欲横流的时代狂潮导致了文化的沦亡。

综上所述，《官场现形记》表现了比较进步的思想倾向，充分暴露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糜烂，愤怒控诉各级官吏祸国殃民的罪行。胡统领奉派率兵往严州剿匪，严州实实在在并无土匪，为了冒功邀赏，纵兵屠杀良民，搜掠抢劫，甚至洗灭村庄，奸淫妇女，无所不至。妓女兰仙被诬为贼，不堪凌辱，服毒自尽。瞿耐庵问案，不分青红皂白，把原告被告都打得皮开肉绽，百姓气炸了肺，一齐都说：“来了这个昏官，我们百姓还有性命吗？”（第四十回）苏州知府卜琼名，草菅人命，敲骨吸髓，百姓称他“剥穷民”。作者对于百姓惨遭荼毒的黑暗现状痛心疾首，发出了严正的谴责。

《官场现形记》还反映了中国社会日益加深殖民地化的进程，洋人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开矿、筑路，勾结官府，横行霸道。第三十一回写洋教习棒打中国哨官；第五十七回写洋人打死中国小孩，酿成民变。作者着力鞭挞的是中国官员媚外自卑的奴性，揭露卖国政府的反动本质。专横跋扈的两江总督文明，一听“洋人”二字，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他派出的兵轮管带萧长贵，直挺挺地跪在岸滩恭迎外国兵轮的洋提督，双手高捧履历，口拉长腔，自报官衔，出尽洋相；徐大军机的女婿尹子崇，以二百万两白银的价码，将安徽全省矿产盗卖给外国人。小说充分显示：做官的只顾苟全禄位，以柔媚手段去迎合洋人，绝无一毫国家思想。“谁不晓得中国的天下都是被这班做官的一块一块送掉的！”（第五十五回）官场中一派卖国论调甚嚣尘上，此唱彼和，扬言：“无论……那一国的人做了皇帝，他百姓总要有的”，“他百姓固然要，难道官就不要么？没有官，谁帮他治百姓呢？所以兄弟也决计不愁这个。他们要瓜分就让他们瓜分，与兄弟毫不相干”。（第五十四回）可谓丧心病狂，纯粹是一群“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民族败类。

书中间有涉及维新与守旧之争，掊击一些顽固守旧大臣，如童子良、沈中堂；然而，那偶尔出现的一两个号称维新的人物，如余小观、毛维新，大抵不过是欺世盗名之徒，作者对他们也是嘲讽的。《官场现形记》一书，暴露黑暗有余，缺乏一丝亮色。作者虽在书末表达了“跳出”这个“畜生的世界”的愿望，但是思想很含混模糊，究竟改造中国的出路何在，实属茫然。

艺术特色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谈《官场现形记》：“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蝉联而下，用比较灵活自由的方式，反映广阔的社会人生，虽不免有松散蔓衍之嫌，然不失为讽刺小说之佳构。写生妙肖，是其所长。邱菽园《新小说品》称：“《官场现形记》，如道子丹青，地狱变相。”不少片段，笔墨酣恣，冷隽幽默。如胡统领严州剿匪数回，布局精巧，错落有致；白描传神，历历如绘；人物声口妙肖，场面调度灵活，穿插映带成趣。胡统领涎色贪财，昏聩颟顸，又乔装张致，擅作威福；周老爷阴险势利，工于心计；文七爷纨绔阔少，风流自喜；赵不了寒酸猥琐，人穷志短；庄大老爷老奸巨猾，八面玲珑……菩提镜中诸相，栩栩如生，个性鲜明，衬托以浙东水乡风光，江山船上的莺莺燕燕，构成相当逼真的社会风俗画卷。

作者擅长渲染细节，运以颊上添毫之笔，有入木三分之妙。第四十三至四十五回写佐杂太爷的酸甜苦辣，淋漓尽致。试看武昌府大堂外一群站班的佐杂太爷的模样：“正在隆冬天气，有的穿件单外褂，有的竟其还是纱的……脚下的靴子多是尖头上长了一对眼睛……一个个冻得红眼睛，红鼻子；还有些一把胡子的人，眼泪鼻涕从胡子上直挂下来，拿着灰色布的毛巾在那里揩抹”，几笔渲染，一群可怜虫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了。然而

他们是官，还要闹官派，摇头晃脑，大发高论，津津有味地谈做官的生意经，炫耀多捞几块、几角、几十大枚的经济学问；正在吹得兴高采烈之际，不提防拿衣帽的老妈子无意说出家中无米下锅，引出一场轩然大波。"跌茶碗初次上台盘"是一幕精心设计的人间喜剧，通过跌茶碗这一细节，将小人物受宠若惊、上不得台盘的扭曲心态，描摹尽致，维妙维肖。这些沉沦下僚的卑贱者，他们的命运，连同他们的追求、他们的得意与懊恼，都是卑微的，渺小的；他们可笑可鄙，亦复可悲可怜。作者带着含泪的微笑，对他们投以善意的嘲讽，展现了官场中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虽极尽揶揄之能事，然终不失温厚之旨。

小说充分运用了夸张、漫画化的讽刺手法，尤喜撕破人生的假面具，通过人物言行不一的自我矛盾，挖掘喜剧因素。署理浙江巡抚傅理堂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他崇尚"俭朴"，闹得浙省大小官员赛如一群叫化子，"面子上虽然清廉，骨底子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人"，放了一趟副钦差，就汇进京白银五十多万两；自命讲理学，最讲究的是"慎独"功夫，吃"独睡丸"，却偏有"叩辕门荡妇觅情郎"一幕好戏，昔日双宿双飞的旧鸳侣带着孩子找上门来认老子，而他竟然悭吝得想让钱塘县陆大老爷出钱替他了此一段风流孽债。河南按察使贾筱芝，赴任之时，导演了一出"奉板舆慈亲勖孝子"的双簧戏，装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然而公堂之上审理谋杀亲夫一案，见到犯妇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更为勾魂摄魄"，顿时"觉得有点摇晃起来"。作者深恶虚伪、矫情，用喜剧或闹剧手法，达到辛辣的讽刺效果。

《官场现形记》在艺术上也有较多缺陷，冗长、拖沓，个别人物或情节有些雷同，还有一些章节沉闷、乏味。（林　薇）

Guanyuansou Wanfeng Xiannü

《灌园叟晚逢仙女》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四。本篇入话叙众花神化十余美女，求崔玄微立朱幡以免风灾事。源自《博物志》，亦见《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支诺皋》。正文写灌园叟秋先自幼酷爱栽花种果，最恨攀枝折朵，而宦家子弟张委，不仅践踏花朵，还要霸占他的花园。秋先得仙女的帮助，使被践踏的花朵重新复原，张委买通官府，诬陷他为"妖人反贼"，缉捕入狱。后张委等受到仙女的惩罚，邻里乡民百十人联名证明"秋公平日惜花行善，显非妖人"。秋先获释，并被上帝封为"护花使者，专管人间百花"。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本篇的显著特色。小说既描写了为人奸狡诡谲、残忍刻薄的宦家子弟张委，与勤劳、善良的花农秋公之间，掠夺与反掠夺、迫害与反迫害的生死斗争；又热情歌颂了秋公爱花、种花、医花、浴花、葬花，以"花痴"著称的精神，鞭挞了张委勾结官府、仗势欺人的恶霸行径；而且还赋予美好的寓意，即以鲜花喻女子，宣扬爱护妇女，反对迫害妇女，为妇女鸣不平，赞美妇女的反抗斗争精神等，富有时代气息和进步思想倾向。小说对曹雪芹的《石头记》创作，有直接影响。清人堵廷棻据此改编成《卫花符》剧。

（周中明）

Guangxu Wannian

《光绪万年》　清代小说。署我佛山人即吴沃尧撰。发表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月月小说》第十三号。标"理想、科学、寓言、讥讽、诙谐小说"。后收入《趼人短篇九种》，光绪三十四年上海月月小说社出版；《趼人十三种》，宣统元年（1909）上海群学图书社出版。

《光绪万年》是针对时事而作。当时清廷一面宣布"预备立宪"；一面却又声称"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行宪政"。小说正是嘲讽清廷将"立宪"推至遥遥无期。首叙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诏示天下臣民，预备立宪，于是在朝者屡进屡退；在野者昼眠夕寐，引颈以望，年复一年，浑浑噩噩，不觉达于光绪万年。结尾展示了一幅万年之后、实行立宪的美妙图景，行人熙来攘往，皆有自由之乐，精神焕发，非复从前之如醉如梦。作者显然对君主立宪抱有很大幻想，不过这条光明的尾巴却意含讥诮，暗示人们：立宪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只能待之悠悠万年之后。

此篇熔科学幻想小说与讽刺幽默小说于一炉。其中有很大篇幅描写彗星将与地球相撞，世界将为齑粉，人类将要毁灭；即使摩擦而过，也会造成阴阳易位、寒暑易节的巨变。这是作者内心深处对于雷霆万钧的革命风暴的恐惧和惶惑心态所折射出来的幻象，充分暴露了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阴暗面。

（林　薇）

Guangling Yaoluan Zhi

《广陵妖乱志》　杂史著作。《崇文总目》杂史类著录，三卷，题郭廷诲撰。《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同。《直斋书录解题》杂史类题郑廷晦撰，《五朝小说》等书从之。何光远《鉴戒录》卷八谓罗隐著，较为可信。翻刻本《虞初志》、《合刻三志》、《唐人说荟》等书题罗隐撰，《全唐文》卷八百九十七亦收作罗隐文。罗隐（833～909），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人。曾官钱塘县令，为镇海军节度使钱镠掌书记、节度判官，历迁谏议大夫、给事中。著有《甲乙集》、《谗书》等。《旧五代史》卷二十四、《十国春秋》卷八十四有传。

《广陵妖乱志》，原书已佚，现存残帙。《虞初志》等书仅从《太平广记》辑其佚文四节。《藕香零拾》本有辑补，中华书局版《罗隐集》亦据此收入。记唐末淮南节度使高骈迷信神仙方术，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自称能役使鬼神，炼金烧丹，骗取高骈的信任，从而援引朋党，弄权干政，横行不法，终至灭亡。叙事较为详尽，《资治通鉴》亦引用其文。明人多视之为小说，刻入各种丛书，始得广为流传。

（程毅中）

Guang Sishi Jia Xiaoshuo

《广四十家小说》 古代文言小说选集。明顾元庆辑。

《广四十家小说》今存明嘉靖中顾氏夷白斋刊本，为山左王氏所藏。有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1915)。此书收四十部作品，所选录内容颇杂，其影响、价值远不如《顾氏文房小说》。其中除《神异经》、《绿珠内传》、《杜阳杂编》、《明皇十七事》、《桂苑丛谈》、《中朝故事》为汉魏六朝志怪、唐宋传奇、笔记小说外，大多带有野史、杂谈性质。《太湖新录》是记明代徐祯卿、文徵明游太湖时唱和之诗文，《天隐子》则是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修真的心得体会，更与小说无干。此书对研究古代小说，尚有一定参考价值。 (刘荫柏)

Guang Yanyi Bian

《广艳异编》 文言小说选集。明吴大震辑。吴大震，字东宇，号长孺，又号市隐生，安徽歙县人。著有传奇《练囊记》(或说与张仲豫合写)、《龙剑记》二种，今均佚。其子吴之俊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官南京刑部主事，大震以荫封得赠知县。

《广艳异编》三十五卷，未见著录，今存明刊本，实为《艳异编》的续编。原书分十七部(类)，此书经调整分二十五部(类)，其细目为神、仙、鸿象、宫掖、幽期、情感、妓女、梦游、义侠、幻术、俶诡、徂异、定数、冥迹、冤报、珍奇、器具、草木、鳞介、禽、昆虫、兽、妖怪、鬼、夜叉。共收作品约六百篇，多数为明前的传奇、笔记小说，唐人作品尤多。其中有《麒麟客》、《柳归舜》、《唐晅》、《板桥三娘子》、《兜玄国》、《大业开河记》、《李行修》、《萧志忠》、《申国澄》等重要作品。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书中还保存了近百篇明人作品或稀见作品。如《蒋生》篇，即"灵狐三束草"的故事，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九卷所本，它书所引均较略，唯此书较详，表明此篇本来就含有较多的社会生活内容。《瑶华洞天记》篇，即林鸿的《梦游仙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林鸿《鸣盛集》下曾叙及，今仅存抄本一种，是用第一人称写成的，此书所收则改用第三人称，文字也多有异同，当是保存了另一传本的面貌。此外，像《陈金凤外传》、《陈子高传》、《玉虚洞记》、《紫竹小传》、《晁采外传》、《扶离佳会录》、《杨玉香》、《王秋英传》、《海月楼记》、《妖柳传》、《投桃录》、《姚月华小传》等，都写得委婉细腻，辞采丰腴，堪称传奇小说的佳作。其中有的作品已知为明代作品，有的当是元明人的作品，为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此书收录作品基本上保存了原貌。如《樊夫人》篇，有"为结构御名华屋数间"句，"构"是宋高宗名讳，"御名"二字是宋人的附注，这表明此篇当直接或间接采自《太平广记》，未加删改。《桃源女子》篇，原见《琅嬛记》，引《诚斋杂记》，《广艳异编》与原书只有两字之差，《续艳异编》则文字大异。《张茂先》篇也原见《琅嬛记》(又见张岱《琅嬛文集》)，《广艳异编》与原书只有一字之差，《续艳异编》则详略颇多不同。据此大体可以确定，《续艳异编》是《广艳异编》的精选修订本，其价值远不如原书。 (薛洪勣)

Guangyi Ji

《广异记》 唐代传奇小说集。戴孚撰。戴孚，谯郡(今安徽亳州)人。或讹作"戴君孚"。生平事迹不见于史传。据当时人顾况所作《戴氏广异记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三十七)，知其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与顾况同登进士第，任校书郎。终于饶州录事参军，卒年五十七岁，有文集二十卷，顾况称《广异记》"二十卷，用纸一千幅，盖十余万言"。但唐宋书志未见著录。佚失已久。《类说》收有节本十八条，《说郛》本、《龙威秘书》本均为一卷，显系残本。又有旧抄本六卷(北京图书馆藏本)，似是后人辑佚，亦见于《也是园书目》、《读书敏求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也非完帙。《太平广记》征引佚文近三百条，总计近十万言。可见真正亡佚者并不多。从文中涉及的年代看，此书大抵作于大历(766～779)年间。戴孚死后，由其子请顾况为书作序行世。

《广异记》卷帙宏大，各类神仙鬼怪故事大备于此，可谓空前。当然，篇幅既多，就难免故事类同和祖述前人之作。如《常夷》记梁朱均之鬼说元帝一目失明，深忌人言，本自《梁书》、《南史》；再如《青泥珠》条与牛肃《纪闻》中《水珠》所记涯略相似。但从整体上看，比之前出的唐人志怪体小说，自有它独特之处。唐初百姓多事狐神，书中大量的狐精故事，表明了它与民间传说的密切关系。狐精故事是自《搜神记》以后的志怪小说的习见题材，唐初牛肃《纪闻》、张荐《灵怪集》中狐精故事的比例已比六朝志怪为多。但与其他牛鬼蛇神相比，仍不显突出，到《广异记》，狐精形象成为妖怪类故事的主角，而且丰富多彩，富于人情味。在传统的害人狐精之外，出现了端恭有礼的狐精形象(如《王璿》、《李麐》)，它们或好读书，或喜滑稽，或善调侃，精明机智，通达人情，初步显示出志怪小说以富人性的妖怪故事反映现实生活的独特艺术手法。嗣后产生的《任氏传》以及清代的《聊斋志异》等，均受此影响。《广异记》中还出现了一些人神遇合、人鬼幽会的题材作品(如《汝阴人》、《王玄之》、《李元平》)，大多叙述委婉，篇幅曼衍。尽管对人物本身的描写还相当浮泛，但已明显流露出述异志奇以俳谐逞才的意图，表现出从志怪向传奇过渡的特征。

《广异记》对后世的传奇创作有很大影响。很多精彩的故事被后世作者辗转采用。如《三卫》写三卫为北海女神传书，解除她丈夫华岳三郎对她的虐待的故事，情节离奇曲折，为后来李朝威《柳毅传》张本。北海女神乞三卫寄家书，旋大风折树，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与柳毅为龙女致家书，而钱塘君怒淹泾川，虽水火异灾，而情节一揆。龙女谓毅"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叩树三发，当有应者"，北海女神谓三卫"海池上第二树，但

叩之当有应者"，显然为因袭。再如《续玄怪录》中《卢造》、《集异记》中《裴越客》等皆出于《勤自励》条，《集异记》中《韦知微》、《会昌解颐录》中《元自虚》皆出于《刘荐》条，《逸史》中《卢李二生》、《续玄怪录》中《裴谌》皆出自《张李二公》条。《颍阳里正》演绎为《续玄怪录》中《李卫公靖》等，则不胜枚举。

《广异记》中的很多故事情节，还为后世话本、小说吸收。如《宝珠》借鉴佛教故事而成，以金瓶盛珠于醍醐中煎熬，为元曲李好古《张生煮海》之权舆。再如《担生》条写一书生持养一小蛇，名曰担生。后蛇攻陷一县成湖，独书生获免。书生过大泽，"忽有蛇逐，书生尚识其形色。遥谓之曰：'尔非我担生乎？'蛇便低头"。故事原本《水经注》卷十《浊漳水》，但情节更为铺张。《聊斋志异》卷一《蛇人》写"蛇暴出如风，蛇人大怖而奔，……视其首，朱点俨然，……下担呼曰：'二青，二青。'蛇顿止"云云，即拟此节。又如《平妖传》第六回圣姑姑变普贤菩萨以欺杨娘娘，似即师《僧服礼》、《汧阳令》、《焦炼师》、《唐参军》、《代州民》、《长孙甲》等所述狐精幻作弥勒、文殊、老君等形以欺愚夫迂妇之事。至如《西游记》红孩儿"变作一个假观世音模样"，猪八戒"见像作佛"，叩头下拜(四十一回)；黄眉怪"假设小雷音"，三藏下拜，八戒磕头，沙僧跪倒(六十五回)；犀牛精假装"佛爷现身"，慌得唐僧倒身下拜等，皆此机杼。

《广异记》中的一些故事和鬼仙诗作，还被后世文人作为典故在诗文中化用。如杜甫《诸将五首》之一"昨日玉鱼蒙葬地"，即用《刘门奴》事。王建《华岳庙》诗其一："女巫遮客买神盘，争取琵琶庙里弹"。即本《王勋》记巫弹琵琶降神事。再如《王法智》记郎子神诗二首，其二："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爱日斋丛抄》卷三即谓陆游《采莲》"雾鬓风鬟归来晚，忘却荷花记得愁"句从此诗化来，可见其影响。

(徐　俊)

Guang Yuchu Xinzhi

《广虞初新志》　清代文言小说集。四十卷。黄承增辑。黄承增，字心庵，安徽歙县人。生平不详。现存嘉庆八年(1803)原刻本。

《广虞初新志》与《虞初续志》几乎同时梓行，均依张潮《虞初新志》之体例，补收博采，广为此书。摘录各家文集或杂书，惟此书特博。由于嘉庆时前人专集既多刊行，且作家林立，便于辑录。目录原文题目下，多有注，如顾景星之《白茅堂集》、陈其年之《迦陵集》等，唯不能遍注。卷一所收崔子忠、陈洪绶等传，注为《竹垞集》，实为《曝书亭集》，似未检原书。盖亦转辗稗贩而成，难以遍览诸家文集所致。但捃摭既广，颇便观览，可作初学古文之教材。至于体例不明，私家传记概以小说目之，则沿张潮之误。

(补　之)

Guicang

《归藏》　古卜筮书。撰人不详。著录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易类："《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本篇叙称："《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为四卷。《旧唐书·经籍志》易类著录十三卷，并注："殷易。司马膺注。"是则隋有薛贞注，唐又有司马膺注。《崇文总目》著录薛贞(避仁宗讳改为"正")注三卷，并谓"《隋书》有十三篇，今唯存《初经》、《齐母》、《本蓍》三篇。文多阙乱，不可详解"。《玉海》引《中兴书目》、《宋史·艺文志》并著录薛贞注三卷。元、明书目不载，至清，始有诸家辑本出现，一见于朱彝尊《经义考》，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据朱本辑为《归藏初经》、《归藏齐母经》、《归藏郑母经》、《归藏本蓍篇》、《归藏启筮篇》及篇外逸文十二条；又见于王谟《汉魏遗书抄》，撮录《周礼疏》、《尔雅疏》、《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文选注》、《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路史注》等引文，凡四十三条。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辑得四十六条，凡八百四十六字。

清刻本《归藏》书影

据汉郑玄《礼记注》、桓谭《新论》所说，《归藏》在《周易》之前，是殷人所制，至周代杂用《连山》、《归藏》、《周易》，故《周礼》称"太卜掌《三易》之法"。《归藏》二字的取义，唐贾公彦《周礼疏》解释为："《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归藏》是否真为《殷易》无从确考，不过东晋郭璞注《山海经》已多引此书，而且其辞古奥，"类皆韵语，奇古可诵，与《左氏传》所载诸繇辞相类，焦氏《易林》源出于此"(马国翰辑本序)，亦可见成书年代大抵在汉以前。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说："《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说明此书尽管一直归入经部易类，但其内容却大讲虚夸奇怪的事，例如后羿射下十个太阳，嫦娥吞食不死之药奔入月宫等，在这一点上又和《山海经》一脉相通，我们把它看作古小说的渊源也无不可。除后羿、嫦娥事外，此书还记载了羲和主日月、女娲补天、黄帝与蚩尤战、共工人面蛇身、鲧治洪水、鲧生禹、夏后启上钧台、穆天子西征等神话传说，可与《山海经》、《楚辞》所述相互参证。

(许逸民)

Guilianmeng

《归莲梦》　清代小说。十二回。署"苏庵主人新编，

白香居士校正"。作者真实姓名不可考。苏庵主人尚著有小说《绣屏缘》。因为书叙白莲教反清事，虽于乾隆十九年 以前已经流传到日本，但在国内流传不广。此书多被列入于灵怪类目中，其实是一部人情、史话与神怪相混杂的作品。

写美丽少女白莲岸，系莲花转世，夙有仙根，路遇白猿仙翁授天书一卷，据柳林寨为基地，创立白莲教，自称女大师，率白莲军纵横天下。她爱上了书生王昌年，便把王昌年心爱的情人崔香雪劫到柳林寨中，以便日后与崔香雪同嫁王昌年。白莲大师屡败官军，活捉了总兵崔励，正在得意之时，王昌年却被官府发现。于是白莲岸不顾众将领的反对和劝阻，一意孤行，以投降自首为条件，以为可以救出王昌年，不料官兵不赦首领，白莲岸临刑时靠仙术解尸逃回山中。柳林军散伙，各奔前程，一场轰轰烈烈的义举，竟被白莲大师的儿女私情毁于一旦。这是一部反映白莲教武装斗争而人情味浓重的作品，可以从中看到延续元、明、清三代的白莲教武装起义的浩大声势及其失败的部分原因，有着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它同时也是一部神魔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相合流的产物。白莲岸虽是个虚构人物，但轮廓清晰，富有个性。由于作者文学功力不深，驾驭语言的能力较差，作品的艺术成就不高。今存清得月楼刻本。

（林　辰）

Guimen Mishu

《闺门秘术》　清代小说。四卷五十回。不著撰人。光绪丁未(1907)沪上书局石印本。封面书题《绘图闺门秘术剑仙传》。

书演华兆璧、兆琨、李大椿等孝义、淹蹇、登科、除恶、娶妻事。写山西大同府人华童，因安禄山造反，携妻王氏暨子兆璧、兆琨，女春姑、秋姑举家逃至汤家镇。当地生员汤德元，轻财仗义，遂借其室设帐课徒。未几，贼败，恢复科举。德元径代兆璧、兆琨报名，复担保寒士李大椿就考，三人俱高取入泮。县令夏国华秉正爱才，欲以女瑶云妻兆琨。童不欲攀贵，以子年幼谢之。国华转请太守万钧执柯，童只得应允，于是府县馈赠银物，众人亦相趋恭维。巨盗三眼虎闻之，夜窃华府。童惊恐倒地，不日长逝。兆璧乃接任馆职度日。国华得讯，赠资千金。其子均祥，极为势利。会吏部天官叶槐之子开泰欲续弦，篾片王活嘴说项，均祥贪利附势，强自主张，以妹许之。瑶云誓死不从。国华闻之大怒，毒打均祥，坚拒叶府婚姻。叶槐官报私愤，奏劾万、夏狼狈为奸，圣旨着令革职。万钧回籍，国华一气病亡。

继任大同知县洪鹏程，设计令监内大盗诬兆璧、兆琨同谋，严刑逼供，将二人收监。复将德元拘捕，命禁卒李春谋毙。春曾受童大恩，让德元假死蒙骗鹏程。德元出狱，隐名暂居他处。开泰遂请鹏程作媒，均祥并以华、汤两家案情骗母，母无主见，许之。

迎娶之日，瑶云、庆喜女扮男装出逃。不期主仆误上贼船，被水盗捆绑抛入水中，为渔翁白长年夫妇救回。后得赛龙图包清义查办，开泰充军，王活嘴斩监候，鹏程与新任大同府刘用宾革职，均祥发往军营效力，国华开复原官，兆璧、兆琨释放，赏银矜恤。德元亦有出头之日，以长女与兆璧为妻，次女与大椿为妻。后俱登鼎甲，集体完婚，皆大欢喜。

小说极力鼓吹孝义，硬凑圆满，以安禄山肇始，以赛龙图作结，荒诞不经。然于官僚乡宦之横行不法，则颇多揭露。

（吴　敢）

Guizhongjian

《闺中剑》　清代小说。六章三十节。原名《普如堂课子记》，题"亚东破佛撰"。作者彭俞，字逊之，江苏溧阳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版于上海。

本书以小说形式，阐述作者在教育、道德、妇女、婚恋等方面的观点。主人公黄吉之妻晋夫人是一位有新思想有学问的进步女性，她教女儿学算术，认为这是各门科学起点，能开启思维，使女子聪明，免为人所轻。她在家中创建新知学会，教儿媳与亲戚家女子学习，甚为人敬重。因要求入学的人甚多，为此她计划扩充学会，广施教育。她认为人之根本在德性，其子在中学读书，学校流行剪辫子，儿子未剪，受到黄吉称赞。她则认为，剪辫的学生师法外国皮毛，未剪的讲求旧式排场，均非抓住德性这个根本。她鄙视繁文缛礼，儿子结婚，婚礼从简。她自己不缠足，并时时宣传缠足之害。对于自己的幼子与少女间青梅竹马的朦胧爱情，不加干涉、指责。作者用这一人物，宣传维新改良的思想，有一定进步意义。同时，作者也主张固守中国传统，在宣传科学同时，又讲天命、鬼神，这与当时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属一个范畴。

作品故事简单，几乎构成不了情节，也没有矛盾冲突，未塑造出生动的形象。文中议论极多，连作品标题都近于论述，甚少小说特色。

（朱世滋）

Guidong

《鬼董》　古代小说选集。一名《鬼董狐》。编者佚名。五卷。《千顷堂书目》卷十二著录，题关汉卿撰。原书有元泰定丙寅(1326)钱孚跋，说："后有小序，零落不能详。其可考者云'太学生沈'，又云'孝光时人，而关解元之所传也'。"只说是关解元所传，未必就是关汉卿，也不一定就是编者。"太学生沈"四字也不能说明是否编者。从书中记事看，年代最晚的有卷三"绍定己丑(1229)三月二十八日"一条，已在宋理宗时期，编者也不是孝光时人。书中故事多抄辑成书，还有不少是唐人作品，显然不是个人著作。如卷一第一篇"洛阳人牟颖"，出于《潇湘录》，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二；第二篇"章翰"，出于《通幽录》，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六，原作"哥舒翰"；第三篇"章仇兼琼"，出于《尚书故实》。有些故事故意改变人名，抹去年代，当出有意作伪。如卷二第九篇"襄阳主簿张有新"，《太平广记》卷三

百三十五作“楚丘主簿王无有”，原出《纪闻》；第十篇“高密王辱”，《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四作“王玄之”，原出《广异记》。此书的性质，于此灼然可见。

但书中收有一部分宋代作品，很值得重视。如卷四引有《夷坚癸志》的故事，就是佚文。又如卷四樊生与陶小娘子故事，与话本《西山一窟鬼》情节十分相似，研究者多认为即说话人的蓝本。卷一的张师厚、崔懿娘故事，情节与话本《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相似，篇末明说：“《夷坚丁志》载《太原意娘》，正此一事，但以意娘为王氏、思厚为从善，又不及刘氏事。案此新奇而怪，全在再娶一节，而洪公不详知，故复载之以补《夷坚》之阙。”然而《鬼董》所载与《夷坚丁志》卷九的故事差别很大，张师厚与韩师厚，同名而不同姓；再娶一节比《夷坚丁志》所载曲折详尽。崔懿娘想念亡子而病死，与王意娘抗拒强暴而自刎情节迥异，作者说是一事，似另有所据。《古今小说》卷二十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主人公韩思厚、女主人公郑意娘，与《夷坚丁志》近似，而再娶刘金坛一节，又与《鬼董》相似。作者把王意娘与崔懿娘看作一事，大概即根据《郑意娘传》的市井说话而言，但姓名不同，似又有不同传说，也可以说明《鬼董》与宋元话本有密切关系。书中还有一些新奇复杂的故事，如周宝劫盗一案，完全不涉鬼神，而反映当时社会动乱，盗贼横行，与宋元的朴刀、杆棒小说有相似之处。周宝串连淮浙壮士抢劫富户闵一郎家，可与《古今小说》卷三十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参照。陈瑕杀夫故事，也可与《金鳗记》(《警世通言》卷二十《计押番金鳗产祸》)作比较。《鬼董》里的宋代故事，反映了广阔的生活面貌，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人性堕落，官吏腐败，造成许多悲剧故事。《鬼董》是以说鬼为主的小说选集，但也有一些写实性很强的作品，使它有别于以往的志怪小说。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和涵芬楼排印本。

（程毅中）

Guigu Si You Zhi

《鬼谷四友志》 清代小说。三卷六回。一名《孙庞演义七国志全传》。杨景淐编撰。嘉庆八年(1803)博雅堂刊本，题“东泖杨景淐游父评辑”，目录题“东泖三爻主人评点”，评辑和评点是一人，首有作者自序，署“时

清刻本《鬼谷四友志》目录

乾隆六十年(1795)岁次旃蒙单阏授衣之上浣日书于乐志轩中东泖杨淐游笔”。上海书局石印本改题《四大英雄奇传》。

“鬼谷四友”指战国时代鬼谷四位弟子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小说叙写孙膑与庞涓斗志、苏秦与张仪连横合纵的故事。演述此事之小说明有《列国志》和《孙庞斗志》。《孙庞斗志》掺杂神魔灵怪，与史实乖谬错迕之处颇多，杨景淐嫌其俚俗，参考《列国志传》，增饰为此书。此书虽近史实，叙事却失之于迂滞。

（俞 文）

Guiguoshi

《鬼国史》 清代小说。六回。一名《新鬼话连篇》。陆士谔著。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改良小说社刊行，标“滑稽小说”。首有光绪丁未(1907年)仲夏古黔江剑秋序。

书叙阴世界鬼国阎罗天子自登基后，一直守着历代相传的鬼专政制度。月球太阴国向鬼国行销鸦片，阎王下旨禁烟，遭到太阴国侵犯。鬼国兵败求和，割地赔款，从此门户大开，一任万国前来通商。阎王怵于国势危急，被迫维新变法，施行新政。众鬼纷纷钻营，谋求私利，以至新政难行。于是阎王下诏求贤，得邝光人等六鬼出山佐政，六鬼奏请“兴学堂废科举”，又派诸鬼赴太阴、太阳诸国留学。诸鬼留学外国，或倡言革命，或鬼混文凭，及至回国，招摇撞骗，无所不为。忽忽数年，鬼国依旧贫弱如故。

《鬼国史》以虚幻的鬼蜮世界，影射晚清社会现实。愤世嫉俗，抨击时弊。嬉笑怒骂，语多诙谐。古黔江剑秋在序中赞其“诙谐处足破积闷，爽快处足医钝疾，雄浑处足壮精神，严厉处足端心志”，虽言过其辞，却指出这部小说的风格特征。

（陈年希）

Guishen Liezhuan

《鬼神列传》 志怪小说集。《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一卷，题谢氏撰。《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三卷，书名撰人同；《新唐书·艺文志》列入子部小说家类，亦作二卷。谢氏年代、名号不可知。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仅从《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九中辑出一条佚文，述陈超被鬼追逐事，饶有趣味。《宋书·符瑞志》载：“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五月甲寅，东宫队白从陈超获黑獐于肥如县。”据此，则此书似为南朝宋人作品。

（顾 青）

Guixin Zazhi

《癸辛杂识》 宋代笔记小说集。周密撰。全书分前、后、续、别四集。各家书目著卷数不等。《四库提要》著录前后集各一卷，续别集各二卷，共六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题“癸辛杂识一卷，癸辛新识四卷，癸辛后识四卷、癸辛续识二卷”，共十一卷；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癸辛杂识》四卷。盖由其书初无刊本，各家传抄卷帙不等所致。是书先以抄本流传，明代商濬收入《稗海》

中，以《齐东野语》之半，误作前集，以别集误作后集，而缺后集、续集。明人闵元衢于苏州小肆中购得完帙抄本，送给毛晋，刻入《津逮秘书》中。清代《四库全书》和《学津讨原》即据毛本。此外北京图书馆藏有明冯梦祯写校本，仅存前后两集。中华书局吴企明点校本(1988)最为完备。

本书以作于杭州之癸辛街，因以得名。时值宋亡，故多有激愤之语。这与《齐东野语》有相似之处。但《齐东野语》以考据辨订文学为主，其记事者亦多关朝廷大政；此书则以杂事异闻居多，故《四库提要》分别置于子部杂家和小说家中。书中故事以较大篇幅歌颂爱国将士、鞭挞误国奸佞，笔锋所向，尤在韩、贾。如前集《施行韩震》条，揭露贾似道与韩震相互勾结，专权误国，终被陈宜中处死。而续集《张世杰忠死》、别集《襄阳始末》诸条则歌颂了抗击北军(蒙古)入侵的英雄事迹。其他记述文人逸事、传说异闻亦兼有可取者，如前集《郑仙姑》条写郑千里之女私与人结合，其父为名声计，售女于外乡，诡称乘空而去，竟获旌表，隐含对封建礼教和贞烈观念的讽刺。续集《宋江三十六人赞》是研究《水浒传》故事的重要资料。别集《祖杰》条记载恶僧横行不法的罪行，并提供了戏文的史料。至于书中所记风土人情、自然科学诸条，均可广见闻，资考证。

(宁稼雨)

Gui Yuanwai Tuqiong Chanhui

《桂员外途穷忏悔》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二十五。篇叙桂迁因得施济的帮助而致富。后施家贫困，桂迁忘恩负义，后施家又富，桂迁遭难，其一妻二子死后皆变成施家的犬，以践前有犬马之报的誓言。桂迁途穷忏悔，履行前约，将女儿送给施济的儿子施还为妾，自己则到施家“身杂童仆，终身力作，以免犬报”。作品旨在说明：“桂迁悔过身无恙，施济行仁嗣果昌；奉劝世人行好事，皇天不佑负心郎！”故事取材于明邵景詹《觅灯因话》卷一《桂迁梦感录》。本篇虽然贯穿了“善恶果报，分毫不爽”的封建迷信思想，但它却是针对明代社会现实而发。如施济之所以帮助桂迁，作品写他说：“每见吴下风俗恶薄，见朋友患难，虚言抚慰，曾无一毫实惠之加；甚则面是背非，幸灾乐祸，此吾平时所深恨者。”这实为作者创作动机的自白。当桂家暴富，施家贫困，要求桂家偿还银两时，桂迁的妻子竟说“如今这世界还是硬心肠的得便宜，贴人不富，连自家都穷了”。这说明不仅桂迁夫妇是最毒负心人，而且是“如今的世界”使然。后来桂迁之所以由富变穷，又是因为官府生事侵渔，使他产生花钱买官的念头，结果他花了五千金，却遭人白白骗去。上述种种，显然都是富有社会现实意义的。因此，绝不能因为其中贯穿了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而抹煞其反映现实社会的积极价值。清初李玉的《人兽关》传奇，即据本篇改编，以桂迁妻子由人变犬得名。

(周中明)

Guiyuan Congtan

《桂苑丛谈》 唐代杂事小说集。严子休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注：“冯翊子子休。”《郡斋读书志》杂史类云：“杂记唐朝僖昭时杂事。当是五代人。李邯郸云姓严。”(衢州本卷六)今本误题唐子休冯翊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疑冯翊子其号，而子休其字也。”其说可从。按唐严震封冯翊郡王(权德舆《严公墓志铭》及《新唐书》卷一百五十八本传)，柳宗元《答严厚舆书》称厚舆为冯翊严生，即指其子弟。严子休当为严震后裔，因号冯翊子。但不知其名，生平不详。

《桂苑丛谈》，今存《宝颜堂秘笈》续集等本有《张绰有道术》等十条，后附《史遗》十八条。《类说》卷二十七所收节本大体相同。书中《客饮甘露亭》一条，称“吴王收复浙右之岁”，时在天复二年(902)之后。文中叙朱衣鬼魂咏诗云：“顾云已往罗隐耄，更有何人逞笔端。”显然是晚唐五代人的作品。此篇借小说写史事，与《纂异记》的《许生》相似。文笔也奇幻委婉，富有传奇性。又如《崔张自称侠》条叙崔涯、张祜遇假侠士，以猪头冒充人头骗取钱财，即《儒林外史》中《侠客虚设人头会》所本。《李将军为左道所误》条记李全皋(《太平广记》引作李金皋)被道士假托炼金骗去黄金，也是常见的小说题材。《拍案惊奇》第十八卷《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即同此构思。《太尉朱崖辨狱》条记李德裕智断疑狱的情节结构，亦为后世公案小说所取资。所附《史遗》的作者待考，其中王梵志一条，是研究通俗诗人王梵志的重要史料；竟陵僧得弃婴一条是有关陆羽身世的传说。王积薪学棋于妇姑两人一条，与薛用弱《集异记》所载大致相同，可为参证。此书在唐代杂事小说中有一定文学价值。有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8)。

(程毅中)

Guo Ban

郭颁 西晋史学家。字长公。生卒年不详。初为令史，后出任襄阳令。撰有《群英论》一卷、《魏晋世语》十卷。事见宋裴松之《三国志·魏书·少帝纪》注、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方正篇》注、郦道元《水经·溍水注》和《隋书·经籍志》。清钱大昕《三国志考异》谓“颁，一作班”，可备一说。

(许逸民)

Guo Pu

郭璞(276～324) 晋代文学家、小说家。字景纯，世称郭记室、郭弘农。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惠帝末避河东乱过江，为宣城太守殷祐参军，祐迁石头督护，复随之。怀帝永嘉初年(307)，王导佐琅琊王司马睿(晋元帝)镇建邺，引为参军。晋元帝即位以后，用为著作佐郎，迁尚书郎。约太兴末年(321)，以母忧去职，服丧未满而大将军王敦起为记室参军。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举兵武昌作难，璞休归建康，颇受明帝赏识。太宁二年(324)，王敦再举兵谋逆，使璞筮吉凶，璞曰“无

成”，以为起兵必致祸，王敦怒而斩之，时年四十九岁。王敦乱平，追赠弘农太守。《晋书》卷七十二有传。

郭璞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史称“中兴才学之宗”。他擅长诗赋，《游仙诗》、《江赋》等极负盛名。有《弘农太守郭璞集》十七卷（《隋书·经籍志》），已佚，明末张溥辑为《郭弘农集》二卷。他精通文字注释之学，“笃志绨缃，洽闻强记”，曾注释《尔雅》，别为《尔雅音义》、《尔雅图》、《尔雅图赞》，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水经》、《楚辞》、《子虚上林赋》，作《山海经图赞》、《毛诗拾遗》，凡数十万言，今多见存或有辑本行世。郭璞又是著名数术家，早年在河东曾受业于卜筮家郭公，得《青囊书》九卷，“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他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计有《易洞林》三卷、《周易新林》四卷（一作九卷或五卷）、《卜韵》一卷、《易八卦命录斗内图》一卷、《易斗图》一卷，均佚（以上郭璞著作均见《晋书》本传及《隋志》）。今传《葬经》一卷、《元经》十卷、《玉照定真经》一卷，据说也是郭璞所作。郭璞在《易洞林》中记录了他“筮验六十余事”，从佚文看都是自神其术，和他相熟的干宝在《搜神记》中也记有他神于方术的异事数则，《晋书》本传于此颇多采录。郭璞的被神秘化，甚至还及于他的出身和归宿。臧荣绪《晋书》说“有人见其睡形变鼍，云是鼍精”（《文选·江赋》注引），而葛洪《神仙传》卷九则说他死后“开棺无尸”，“得兵解之道，今为水仙伯”。作为小说家，郭璞以其志怪小说集《玄中记》一卷著称于世，书中突出反映着他极为丰富的博物数术知识和神话传说知识。（李剑国）

Guo Xian

郭宪 相传为《汉武洞冥记》的作者，字子横，生卒年不详。东汉汝南宋（今安徽太和县北）人。早年师从王仲子。王仲子后仕王莽，郭宪力谏，仲子不从。王莽拜宪为郎中，郭宪坚决不仕，隐遁于东海之滨。汉光武帝即位，求天下有道之士，召宪为博士。建武七年（31），迁光禄勋。郭宪立朝刚直敢言，时人称其“关东觥觥郭子横”。曾劝光武征隗嚣、匈奴，帝不用，因以病辞退，卒于家（《后汉书·方术传》）。

郭宪好方术，《后汉书》载：“从驾南郊，宪在位，忽回向东北，含酒三潠。执法奏为不敬，诏问其故，宪对曰：‘齐国失火，故以此厌之。’后齐果上火灾，与郊同日。”其事类方术之言。旧题《汉武洞冥记》和《东方朔传》为郭宪撰，其事不见史传记载，据考，皆属伪托。后世以郭宪为小说家，盖据传闻而言。（卢仁龙）

Guo Zi

《郭子》 东晋志人小说集。郭澄之撰。郭澄之，字仲静，太原阳曲（今山西太原）人。少有才思，机敏过人。调补尚书郎，出为南康相。适逢卢循起义，辗转还京都。刘裕引为相国参军。义熙十二年（416），随刘裕北伐。攻克长安后，刘裕想继续西征，问澄之，不答，面向西方背诵王粲诗句：“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裕遂决定东还。官至刘裕相国从事中郎，封南丰侯，卒于官。有文集行于世。《晋书》卷九十二有传。

《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郭子》三卷，东晋中郎郭澄之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皆著录为三卷，并谓有贾泉（当作“渊”，避唐讳改）注。《南齐书》卷五十二《贾渊传》载，贾渊字希镜，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东南）人，晋员外郎。宋孝武帝时，奉敕注《郭子》。《唐志》所载与此相合。宋以后全书散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搜集遗文，辑为《郭子》一卷。《无一是斋丛抄》中亦有《郭子》一卷。鲁迅《古小说钩沉》重为辑录，凡八十四条，最完备。

《郭子》成书较《语林》稍晚，而内容则与《语林》相类，也是记述晋代士大夫的言谈逸事，其中不乏品评人物的清言隽语。例如，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之“蒹葭倚玉树”；孙绰评曹毗“才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裤，非无文采，然酷无裁制”；王导论王述“真独简贵，不减父祖，然旷淡处故当不如耳”等等，片言数语，鲜明地勾勒出一个人的品格风情，给人以深刻印象。记述士流逸事的篇章有的也写得很生动，如关于许允的两条。一条说许允好以容貌取人，嫌新婚妻子太丑，结果被妻子指责为好色不好德，允大感惭愧；一条说许允为吏部侍郎时，选用的官员多是同乡，魏明帝因而派人前去拘捕他，全家人惊惧号哭，唯独其妻镇定自若，告诫他一味求情不如讲明理由，还下厨做饭等待丈夫归来，后来经检查所任用的人都是称职的，允很快也就被释放了。这里描写许允的妻子聪慧有胆识，以小见大，有声有色。又如写晋武帝调解臣子家事、何允直言不阿等，文字清丽简洁，并能传神写照。

《郭子》现存的遗文几乎都见于今本《世说新语》，有的还被《晋书》采用，说明后人对其书十分欣赏。而它那种短小清隽、叙事婉曲的艺术特色，也确实为后来的逸事志人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许逸民）

Guochao Zhongxing Ji

《国朝中兴记》 清代小说。六卷四十回。严庭樾撰。严庭樾，字渭臣，号待飞生，浙江吴兴人。存宣统元年（1909）五月集成图书公司石印本。首宣统元年武林沈锡麒序，德清陛方式序和作者自序。

是书以平定太平天国为“国朝中兴”，故名《国朝中兴记》。书叙洪秀全年轻时即入天主教，旋为教主，先后发展石达开、韦昌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胡以晃、李秀成等人，形成领导集团。桂平县官贾浩，谓洪秀全惑众叛逆，遂将洪、石、韦、杨、萧、冯等诱捕收押。胡以晃率众劫狱，救出诸人，陈玉成杀死守备，县令贾浩投塘自杀，洪秀全遂占领桂平县。不久，攻入省城桂林，建立太平天国。旋出洞庭湖，攻长沙，入湖北，下岳阳，取

武昌、汉阳，乘胜沿江东下，直捣金陵，乃于咸丰三年定都于此。李秀成献计先定北方，未获响应。清军向荣统率江南大营，驻扎雨花岗，直接威胁金陵。陈玉成、李秀成分兵抗击，重创清军。随即，孙寅山进攻广信，林凤祥进军北上。然此时洪秀全重用未获战功的弟弟洪仁发、洪仁达，压制开国元勋杨秀清，遂酿成内讧。不久，杨秀清为韦昌辉所杀，石达开被逼出走，李秀成又受命诛杀韦昌辉。林凤祥孤军深入转战江北，不幸失败被俘凌迟处死；孙寅山攻广信亦战败身亡。太平天国内讧自戕，外丧大将，损失惨重。石达开在江西与曾国藩部奋战，初获小胜，不久亦相继失利，不得不转攻广西桂林。幸而李秀成军尽破江南大营，又乘胜攻下苏州，席卷苏南，回师浙江，占领杭州，由是江浙一带，太平军军威大振。清廷启用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乃连破九江、安庆、庐州，致使陈玉成败走寿州，被叛徒出卖，凌迟处死。石达开入四川，亦被清军诱捕遭擒处死。曾国藩率部沿江东下。不久，曾国藩兵分三路，命曾国荃全力攻金陵，李鸿章全力攻苏南，左宗棠全力攻浙江。太平军虽奋力抗击，但终因兵力分散伤亡惨重而频频失利。至同治三年春夏间，所控制的城市，除金陵外，仅存湖州、安吉、句容等数处。五月二十七日，洪秀全饮鸩去世，洪福瑱立为幼主。清军攻入金陵，诸将分头搜杀凡三日三夜。李秀成突围被俘，洪仁达、洪仁发亦被俘。太平军十万余人无一降者，至于聚众自焚而不悔。太平军将领黄文英等保护幼主突围至江西石城，亦于荒谷中被俘，押至江西省城处死。小说描述了太平天国盛衰始末，但凡提及太平军将士处，均冠以“逆”、“贼”字样，作者之立场，不言自明。

（罗德荣）

Guose Tianxiang

《国色天香》 明代小说合刻集。十卷。全称《新锲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又名《幽闲玩味夺趣群芳》。题“抚金养纯子吴敬圻编辑”。吴敬圻生平不详，冠以“抚金”，有人认为他的籍贯当是江西抚州金溪县。书前有谢友可万历十五年(1587)序，似在是年编成。

此书正文分上下两层，内容庞杂，文备诸体，以小说作品为主。所收小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话本。下层十卷共收有《龙会兰池录》、《刘生觅莲记》、《寻芳雅集》、《双卿笔记》、《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钟情丽集》等七篇，篇幅均较长。其中《双卿笔记》仅见本书。上层有《古杭红梅记》、《相思记》、《金兰四友传》、《张于湖传》等四篇，长短不一。此类小说，盛行于明代前中期，多为单行本，明代后期靠通俗类书等的汇集，才保存下来。内容多写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以及家庭问题。

有的格调健康，具有民主、进步的倾向；有的则趣味不高，间涉猥亵。作品主人公性格描写复杂多样，男主角多为风流才子，他们热衷于追逐女性，沉溺于酒色之中；女主角多为大家闺秀或有夫之妇，她们有的矜持自重，有的则妖冶风流。这些小说大都具有明显的宣泄性、娱乐性，其中一些作品有着较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反映了某些社会现象。在艺术上，这类作品多用写实手法，半文半白，诗文相间，骈散杂糅；笔触细腻生动，对话巧妙含蓄，颇耐寻味。这类作品是在传奇小说、话本小说以及其他通俗文学多重影响下形成的，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值得研究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研究明代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

二、传奇小说。卷十的《续东窗事犯传》(出《效颦集》)，内容表现秦桧等误国奸臣在冥司受惩事，写得正气凛然，大快人心。卷九的《虬须叟传》(出《灯下闲谈》)、《侠妇人传》(出《夷坚志》)，是两篇写得较好的剑侠小说。卷七的《卖妻果报录》、《酒虆迷人传》、《琴精记》等七篇采自钓鸳湖客的文言小说集《鸳湖志余雪窗谈异》。这些作品虽带有劝戒性，但如《琴精记》等篇却写得富有文采。

刻公餘勝覽國色天香序
今夫辭寫幽思寄離情毋論江
湖散逸需之笑譚即縉紳家輒
藉為悅耳目具兩氏揭其本懸
諸五都之市日不給應用是作
者鮮臻雲集雕本可屈指計哉

清益善堂刻本《国色天香》序

三、假传类作品。假传一名，见清人高士奇为陆次云所撰《北墅绪言》所作的评语，指用隐喻、拟人的方法为事或物立传。卷九有《东郭记》(即马中锡的《中山狼传》)、《笔辩论》(出处不详)两篇，情节曲折，描述细致，已接近传奇小说。卷十的《清虚先生传》等四篇，系嘉靖间毛有伦的作品，为风、花、雪、月四种事物立传，与上二篇比，文笔较粗疏。《风流乐趣》用白话写成，是一篇有说、有唱、有诗的短篇入话。

四、志人、志怪笔记小说。见于《披奇揽胜》、《名儒遗范》、《资谈异语》、《台阁金声》等类中。此类作品篇数最多，多采自历代史书、笔记、小说，亦有明代时事。其中许多有名的故事，可广见闻，多识典故，还可以了解一些小说的梗概。如《红叶传情》即宋人的《流红记》，《踰垣相从》即唐人的《飞烟传》，《田叟赠药》即唐人的《薛昭传》。有许多还是小说、戏曲的素材。

《国色天香》作为通俗读物，各种诗文、小说、词曲、寓言、稗编，应有尽有，可供学习，也供消遣。它的出现，对推动小说普及和晚明小说创作的繁荣，作用不可低估。影响所及，《风流十传》、《万锦情林》、《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相继问世，流行广泛。

（薛洪勣）

Guoshi Bu

《国史补》 唐代笔记小说集。一名《唐国史补》。三卷。李肇撰。自序题衔尚书左司郎中。书中记长庆间事

时，称穆宗为上，则当作于长庆(821～824)年间。

全书凡三百零八条，每条均以五字为题。记载唐开元至长庆一百多年间逸事琐闻，乃继刘悚《国朝传记》(即《隋唐嘉话》)而作，涉及面广，颇为详实可据。其中不少条目为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等书所采纳。李肇于自序中标明宗旨曰："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对后世记载历史见闻一类的笔记小说影响甚大。宋欧阳修作《归田录》，即以此为准则。然书中亦偶有谈怪异者，如《乌鬼报王稹》等。有些条文介绍考试制度与职官制度的流变，崇尚门第与游宴的风气等，都是后人经常征引的史料。关于"元和体"与著名文学家李邕、崔颢、王维、李白、韦应物、李益、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事迹的记载，以及对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的评价，对《古岳渎经》所叙淮涡水神无支祁故事的摘录，均为重要文学史料。《崔膺性狂率》、《崔昭行贿事》等条的叙述不蔓不枝，洗练生动，含蓄有味，堪称绝妙小品。《故囚报李勉》故事，后经冯梦龙铺写为《李汧公穷邸遇侠客》，编入《醒世恒言》(卷三十)。

《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著录《国史补》三卷。《直斋书录解题》杂史类同。《郡斋读书志》杂史类作二卷，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以为"二"乃"三"之误。《宋史·艺文志》入传记类。《四库全书总目》作《唐国史补》，入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传世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得月簃丛书》本等多种。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学津讨原》本排印(1957)，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重印。

(周勋初　严　杰)

Guoshibei

《国事悲》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回。与《英雄泪》同见于《绣像英雄泪　国事悲合刻》。署"鸡林冷血生著"。撰者姓名生平不详。曾编《小说时报》的陈景韩常用"冷血"为笔名，二者是否有关，录以待考。上海书局石印线装袖珍本。写作与刊出年代当在1910年末至1911年秋，是继《英雄泪》而作。

小说大致依波兰遭俄国吞灭的经过润饰而成。从第一回"保商人俄国侵边境　毁界碑波兰始遭兵"到第五回"立条约割去险要地　设税官失了财政权"，写在俄国侵略凶锋面前，波兰朝野不同人物的不同心态。户部中丞张养民、枢密使李爱国和张惠民属忠义党；内阁丞相卜明礼和吏部重臣段启贤则是顽固党的头面人物。波兰皇帝窝孤斯托三世，昏愦软弱，任人挑唆、摆布。俄军打来时，爱国将领和军民的抵抗得不到支持，爱国志士李爱国还遭暗算。大权在握的卜明礼屈膝求和，割地赔款，波兰一步步被置于俄国人管辖之下。第六回到第十回也写了张惠民、李爱国等面临波兰灭亡的危机，带领一些志士到美国求学，寻求救国良方。这里也有如《英雄泪》写朝鲜志士到美国求学那样，流露了对美国不适当的歆羡和幻想。等到张惠民、李爱国他们次年回波兰上书国王建议革新，却被批交卜明礼和段启贤去办理。卜、段趁机把张、李等作为叛民党交付审判，并判处死刑。在张、李等家人与友好的营救下，张、李等又逃亡美国。第十一回到第十八回写俄国侵略者与波兰亲俄势力勾结起来，大肆迫害敢于反抗的民众，并找借口大杀波兰皇族，又在居民中实行惨绝人寰的灭种化种政策。最后两回作者笔锋一转，对大清国危机四伏的现状作充满感情的描述。作者说："这部书耶重在'灭亡惨状'四字，以动我目不识丁之人。"借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忱。由于作者对欧洲生活、波兰情况不如对朝鲜了解之细，艺术上较《英雄泪》更显得粗疏。

(杨　扬)

Guoxu Zhigan

《过墟志感》　清代文言小说。不分回。一名《天合良缘》。墅史野叟撰，真实姓名不可考。序署"康熙岁次丙辰仲秋既望墅史野叟书于坐忘轩"，知康熙十五年(1676)写成。序称康熙十二年，书中人物张媪年老北归，而作者之侧室吴氏，与张系中表姊妹，"时过余舍，缕述黄、刘颠末；且举其手录一册示余，曰：此刘母女、兄弟平时往来信札稿也。于是捃摭旧闻，缀以张媪所述，敷衍成文，名曰《过墟志感》"。书名据韩愈《王承福传》："余与圬者相隔千年而过墟生感，若合一契。"咸丰七年(1857)，英渔老人改名《天合良缘》，刻于榕城。此书不见于小说书目著录。

书叙吴人刘三秀，国色天姿，娇艳惊人。豪富黄亮功，年四十余，为人阴柔，卑吝悭刻，用一钱辄沉吟良久，乘明末战乱，横征暴敛，积资巨万。丧妻后，向三秀求婚，不许。适召民间美女入宫，三秀亦在册，不得已嫁至黄家为续弦。逾一年，生一女名珍珍，爱如掌上明珠，张媪即珍珍之乳母。珍珍成人后，嫁于钱塘沈坤。亮功年六十余，猝亡。清兵入关，挥兵江南，明将李成栋降清，转为前趋，所过城邑，洗劫一空，并强掠妇女，三秀亦在内，张媪从之。清王府总管妪为满人，至，把刘三秀带走，选入掖廷。三秀虽年已四十，仍素艳出姿，清王(非豫王多铎，即英王阿济格)见之，神魂飞越，赏赐丰厚。王妃死，尚无贝勒，群姬中无宠幸者，独注目于三秀。后经张媪苦劝，三秀遂委身清王。生一子，封为王妃。



清刻本《天合良缘》封面

小说有意仿唐人传奇，崇尚纪实，但文字板滞，几无性格刻画。虽旨在颂扬满汉和亲，但三秀被掠前后的描写，在客观上又形象地展示出清兵入侵中原后的暴行，烧杀抢掠，生灵涂炭，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光绪刻本《今古奇闻》第十四卷《刘孀姝得良遇奇缘》，即采自此书；《对山书屋墨余录》卷五《孀姝殊遇》亦节抄于此书。

(刘小营)



Hami Yeshi

《哈密野史》 清代小说。五卷五回。署"东岳道人编演"。东岳道人另撰《春情野史》,其真实姓名和生平不详。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泽田瑞穗藏一抄本,共两册,题"新刊哈密野史"。据此知有刊本问世,但至今未见流传。今据泽田瑞穗《小说娱目钞》所云,知其故事内容为:渤海东九千余里处有一"人皮国",国君哈密大王欲选西宫王妃。北法司大臣木见景之第三女,年方十八,性极淫,与家僮志儿密通,木见景夫妇正难处置,遂即乘机进此女为王妃。哈密王从此与西宫木妃、东宫忠妃耽于淫乐,不问朝政。邻邦刁鼠国乘机发兵来攻,将哈密王掳去流放至仙乐国。哈密王历尽苦辛,中途逃归,潜入京师,杀死敌王刁三宝,报仇复国。二年后,东宫忠妃与西宫木妃各生一子,忠妃子被封为三奇王,木妃子被封为四奇王,木见景以外戚被封为太史。木见景为使四奇王嗣位,图谋害死三齐王,阴谋败露,被流放至三万里外的西域。

历史上哈密为西域的一个王国,曾依附于明朝,与邻国土鲁番常有征战,与书中所写,似有吻合处;国名"人皮"、"刁鼠",或亦有寓意所在。但此书重在描写宫中淫乐,故仍属淫秽小说之流。 (雪 亮)

Hasibao

哈斯宝 清代小说翻译家、批评家。蒙古族人,生卒年不详。哈斯宝,蒙语意为"玉的护身符",显系据《红楼梦》中贾宝玉所佩的通灵宝玉而自拟的笔名,又自号施乐斋主人、耽墨子。据其所撰《新译红楼梦回批》得知,他曾于嘉庆己卯年(1819)秋到过承德府。又据其《新译红楼梦序》末题"道光二十七年孟秋初一日撰起",及另一抄本封面题"壬子年七月撰讫,甲寅年五月修改装订",可推知他大致生活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其人对于蒙、汉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较为熟悉,博学多才,喜纵谈古今,说戏论画。

哈斯宝以宝黛爱情故事为中心,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加以剪裁、合并,用蒙文节译成四十回,题名为《新译红楼梦》,并写有《序》、《读法》、《总录》和四十篇回批,而且自作插图十一幅,较为详细地评析了《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艺术特点。哈斯宝自称"效法圣叹",他的小说批评观点与方法深受金人瑞的影响,在理论上建树不大,但以分析细腻、论文善用形象化的比喻而自呈特色。他的批评大致涉及这几个方面:

一、探索作者创作意图。他认为宝黛爱情故事是《红楼梦》的主体,"此书大半是这两个人的故事",读者是"为看宝黛二人的命运而展开此书"的,因此,他"便摘两玉之事,节译为四十回"。并进而指出,作者"因为忠臣义士身受仁主恩泽,唯遇奸逆当道,谗佞夺位,上不能事主尽忠,下不能济民仁义,无奈之余写下这部书来泄恨书愤的","书中写出补天不成的顽石,痴情不得遂愿的黛玉,便是比喻作者自己的"。

二、评析书中人物形象。与前人不同的是,他深恶宝钗和袭人,抨击她们"好像极好极忠厚的人,仔细想来却是恶极残极";他褒扬黛玉和紫鹃,称赞黛玉"倔强",说紫鹃"真是忠臣、义士、孝子、烈妇";此外,如斥责贾政是"假正",指出"槛外人妙玉其实仍在爱海情网中",说"傻大姐并不傻",是"一个本性相近的正直人",点明鸳鸯之死是"因为有大难处大苦处","却借大义大节自缢"等,都是颇有见地的评论。

三、总结小说的艺术特点。他称赞"这部书的作者,文思之深好像大海之水,文章的细腻有如牛毛之微,脉络贯通,针线交织"。并就《红楼梦》的结构、布局、剪裁等章法、笔法技巧,归纳出穿针引线、拉来推去、牵线动影、隔岁播种、烘云托月等文法。他还指出,小说善于在矛盾冲突中显示人物的个性,如笞挞宝玉一节,"写贾政,活龙活现写出一个气急败坏的父亲。写王夫人,逼真勾画出一个疼子心切的母亲。尤其老夫人,写得同老婆子毫无二致。写众人,也各具特色"。并特别赞赏作者"臧否全在笔墨之外",写出了这样一个薛宝钗:"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反复看去,全是坏,压根没有什么好",认为"把全坏的宝钗写得全好便最难"。

四、提出他的小说美学主张。如在阐述烘云托月之法时,他提出画月要先画云,意不在云而在月,"云月二者之间有妙理贯通,欲合之而又不可合,欲分之而更不可分",以说明小说中描写次要人物与描写主要人物的关系。又如,他提出小说相连两回不能同样热闹,"若两场热闹连在一起,便不免吵扰,不能不使人耳噪眼乏,因此中间写出这一段恬境雅音,特地使读者有一番心旷神怡"。也就是说,要使读者在审美感受上有所转换。再如,他批评说:"读诸才子书,见其每回之末定要故作惊人之语,以图读者必欲续读下去。此法屡用,千篇一律,已朽俗无味了。怎及本书务求实事实理,生奇处果真有奇,惊人处确属可惊。"

作为《红楼梦》评点派的一个代表,哈斯宝以他的评点文字,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增添了新的光彩。

(陈年希)

Hama Pindan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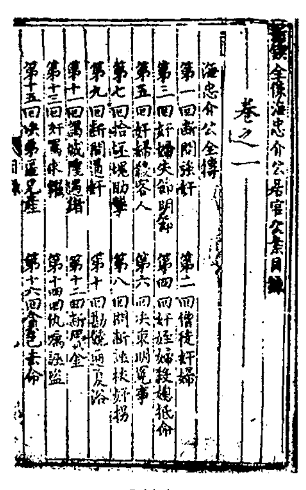
《虾蟆牝丹记》 明代志怪小说。《国色天香》、《燕居笔记》收录。写明天顺年间,孔天佑酷好仙道,遇一老者(实为上德真君)授予虾蟆之术,用诵咒语使虾蟆张口,待烧符虾蟆便吞下。如此三年,虾蟆忽不见。又三年,虾蟆忽回,已身生两翅,通体赤色而能人语。虾蟆吐出二丹,并命孔天佑于五月望日吞服一粒,另一粒用茅山芝焚烧便可化为仙鹤。孔依法而行,乘鹤仙去。至弘

治十八年，有人在泰山见到了他。此文与明代道术盛行有关，思想与艺术方面均不足取。

“虾蟆牝丹”，一些记载多误作“虾蟆牡丹”，以致产生对本文内容的错误联想。“牝丹”当作“吐丹”，实指虾蟆所吐之丹，并非指牡丹花。（薛洪勣）

Hai Gangfeng Xiansheng Juguan Gong'an Zhuan

《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明代小说。四卷七十一回。又名《海忠介公居官公案传》、《海瑞案传》。书首有万历丙午李春芳序，题“晋人羲斋李春芳编次”。李春芳，字石麓，江苏兴化人。隆庆间曾任宰相，《明史》有传。“此云晋人，显系编者不敢实指，故布疑阵，所谓‘余亦建言得罪者’（李序中语）”（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



全像海忠介公居官公案目录
卷之一
海忠介公全傳
第一回 斷問強奸 第二回 僧徒奸婦
第三回 [illegible] 第四回 [illegible]婦殺媳抵命
第五回 奸婦殺客人 第六回 [illegible]
第七回 [illegible] 第八回 [illegible]
第九回 [illegible] 第十回 [illegible]
第十一回 [illegible] 第十二回 [illegible]
第十三回 [illegible] 第十四回 [illegible]
第十五回 [illegible] 第十六回 [illegible]

明刻本

《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目录

此书叙海瑞决狱事，每回一事，类似短篇小说总集，然全书以海瑞贯串，意在彰其刚直廉明，事虽零异，主线犹存，视为章回，似觉更妥。《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龙图公案》、《皇明诸司公案传》、《明镜公案》等诸书殆均同此。然此书所记各案，皆稗贩他书，无一为海瑞实事，如第三十九回《捉圆通伸兰姬之冤》和四十二回《合同文字记》脱胎于宋元话本《简帖和尚》和《合同文字记》。每案分“告”、“诉”、“判词”三部分，文字粗疏，并杂以鬼神，托梦显灵，迷信色彩较浓。黄秉石《海忠介公传》云：“时都下人编公事为小说，咏唱通衢”，“孺子妇人，亦能语其一二事相嗟异”，此即小说产生的主要原因。为了突出海瑞这一清官形象，作者有意将民间流传的审案折狱故事集于海瑞一人身上，寄托了为民除害的美好愿望，对后来以海瑞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深远。

现存最早刊本为万历三十四年（1606）金陵万卷楼刻本，并有焕文堂、郁文堂、文锦堂重印本。

（吴　敢）

Haigong Dahongpao Quanzhuan

《海公大红袍全传》 清代小说。六十回。无名氏撰。今存嘉庆十八年（1813）二经堂刻本，道光二年（1822）书业堂刻本，道光二十年经国堂刻本，同治六年（1867）聚盛堂刻本和上海达文书局排印本等。有的版本署李春芳编写，盖袭自明刻本《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海公大红袍全传》与《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无直接渊源关系。后者形同案例，每个故事分为固定的原告告状、被告诉状和判词三段。《海公大红袍全传》则以海瑞为主线，贯串始终，系具有完整连续情节的长篇小说。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号称“南包公”。《明史》上说他不畏权贵，在淳安任上，就敢于顶撞严嵩党羽总督胡宗宪和巡盐都御史鄢懋卿，惩治了作威作福的总督公子，抵制了权臣的贪污勒索。他敢于对皇帝直面进谏，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上疏给皇帝，直接指斥皇帝宠信奸人。疏上，嘉靖大怒，将海瑞逮捕入狱，严刑拷打。不久，嘉靖死去，海瑞才获释。海瑞一生，惩贪除暴，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在他死后不到二十年，社会上就出现了《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的小说。这部小说对后来的说唱和戏剧有很大影响，但因为是单个案例，不足以窥见海瑞的一生，于是书坊文人根据民间说唱并参照史实加工而成的《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便应运而生。

《海公大红袍全传》描写了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他当举子时寓居于卖豆腐的张老儿店中，很同情张老儿的遭遇。当张老儿受到严嵩家奴严二的高利贷盘剥和敲诈时，他挺身而出，先为他代偿税银，继之又代为向兵马司指挥徐煜邦上诉，终于使这个仗持主子之势为非作歹的恶奴遭到一次惩罚。在任淳安知县时，他当众指斥国公张志伯借按察之名，行搜刮之实的种种劣迹，使这个操着县令生死大权的贪婪的钦差大人无所措手足。在刑部主事任上，他上疏参奏国贼严嵩，夫人为他担惊受怕，他却坦然说：“纵为奏嵩而死，亦所瞑目。”他抓住时机，将严嵩打了四十板，惩治了这个专权横肆的奸臣。在任历城知县时，他先行化妆私访，察知了武断乡曲的恶霸刘东雄的种种劣迹，又只身打入刘府侦探，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将刘东雄捕获，为地方除一大害。小说最后写到海瑞的死，海瑞对夫人说：“吾自出仕以来，历任封疆，却未曾受民间一丝一线；今有红袍一件，贮于箱中，倘我死后，当以此袍为殓，亦表我生平之耿介也。”小说“大红袍”即由此得名。《海公大红袍全传》叙述的故事大多是民间传说故事和作者的虚构，许多人物历史上虽实有其人，而与史实却大相径庭。比如海瑞上疏是在严嵩罢相其子严世蕃被处死之后，而且是直接指责嘉靖皇帝的，小说却改成严嵩在位，而且是指斥严嵩的。又如张居正是万历时宰相，与严嵩不同时，小说却把张居正写成严嵩之党羽，为严嵩出谋划策。再如，海瑞死于万历十五年（1587），小说却写成嘉靖死后，海瑞因哀悼过度而病死，等等。小说如此剪裁改造，主要着眼于海瑞的忠君思想。将小说中的海瑞形象与历史人物海瑞相比，小说丰富和突出了人物锄强诛暴、廉洁奉公的一面，却磨平和削弱了敢与皇帝抗争的谏臣的形象。小说塑造了严嵩、严世蕃、严二、张志伯、赵文华、刘东雄等反面人物形象，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拓展了社会内容。

《海公大红袍全传》初具长篇小说的规模和格局，

它突出海瑞与严嵩的冲突和斗争，一些场面和情节写得曲折生动，富于戏剧性。人物刻画也注重心理活动的描写，如对嘉靖皇帝的昏庸专断、严二的阴险刻毒，各有心灵深处的剖析。但总体来看，小说的文学成就不高，缺乏历史真实性和思想深度，编造的痕迹较明显，如张老儿的女儿入宫为皇后等。语言粗疏驳杂，且大量引用旨批奏章，缺乏形象性。 （傅隆基）

Haigong Xiaohongpao Quanzhuan

《海公小红袍全传》 清代小说。四十二回。不题撰人。今存道光十二年(1832)刊本。

书接《海公大红袍全传》，叙海瑞年迈告老还乡之后，张居正把持朝政，万历皇帝年幼，受其左右。张之二子横行乡里，图谋不轨。海瑞不顾七十八岁高龄，进京联合吏部给事孙成，抬棺直谏，书张居正六大罪状。几经波折，并请来隐居海岛的杨家将，终于将张居正削职问罪。海瑞官复南直操江，赴任途中，微服查访，剪除豪强，为民除害，四海肃清，被升为兵部尚书。海瑞百岁寿诞，门生故旧来贺，酒宴之中，一笑而逝。情节多为虚构，杂采民间故事入篇，如加入杨家将佘太君一段，不伦不类。结尾以塑海瑞金像，世世香烟不绝，反映了平民百姓对清官和廉政的渴望。由于相距史实太远，随意添加情节，子虚乌有，海瑞形象大为神化，削弱了感人力量。 （朴 之）

Haijiao Yipian Quanz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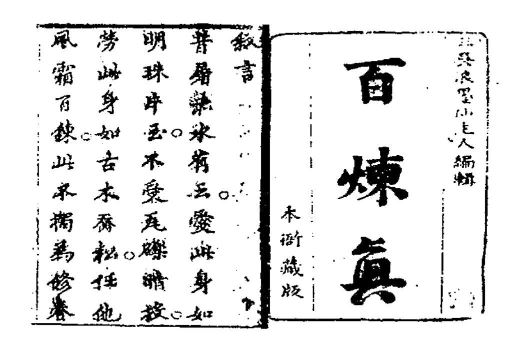
《海角遗篇全传》 清代小说。三十回。作者不详。旧抄本。前二十回与《七峰遗编》的前二十回的回目相同，内容大同小异。第二十一回至第三十回却不同。书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据书末附记，此书系作者脱难之后，“细访于所见所闻”敷衍而成。作者记录当时官民抗清的悲壮史实以及明清易代中百姓屈辱悲惨遭遇，隐寓褒贬，以昭示后人。全书旨在记录史实，没有贯串人物和完整情节，性质接近史书。作者爱憎强烈，文笔练达，富于讽刺意味。疑《七峰遗编》是增补此书而成。 （俞 文）

Hailiefu Bailian Zhenzhuan

《海烈妇百炼真传》 清代小说。十二回。一名《新镌绣像百炼真海烈妇传》。题“三吴浪墨仙主人编辑”。卷首有“亦卧庐主人”序，序末有“墨憨”一印，似系为清人伪托冯梦龙所作。今存本衙藏版刊本，藏巴黎国家图书馆。

小说叙述清康熙年间，徐州人陈有量携妻海无瑕前往江南投亲避难，未遇，赀尽而流落常州。当地无赖杨二见海无瑕貌美，遂起歹念，假献殷勤，与陈有量结为兄弟，并引荐陈上粮船为书记，许以挈妻附舟回乡。及上船，杨二与运丁林二共谋，先遣陈有量上岸办货，后诱惑海氏不成，便用武力挟其就范。海氏呼救得免，然自知难脱魔掌，遂自缢而死。杨二等见状大惧，便贿赂舟子蓝九廷前去追杀陈有量灭口。蓝为海氏遭遇抱不平，拒收钱财而去告官。后林二被诛，杨二亦遭阴谴。当地士民怜海氏之节烈，为海氏建祠立庙以示旌表。而陈有量悔恨不已，削发出家，为海氏守祠至死。书前序云：“昔屠赤水有云：‘爱此身如明珠片玉，不受瓦砾暗投；劳此身如古木乔松，任他风霜百炼’。”小说之名，当取意于此。

小说所演海烈妇事，为清康熙初之实事，广为传播，而异说甚多。见于史传者，有陆次云《海烈妇传》、方


敘言
昔屠赤水有云。愛此身如
明珠片玉。不受瓦礫暗投。
勞此身如古木喬松。任他
風霜百鍊。此本獨爲修養

三吳浪墨仙主人編輯
百煉眞
本衙藏版

清刻本《海烈妇百炼真传》序

孝标《海烈妇事》，以及《清史稿》列传卷二百九十八《陈有量妻海》；见于小说，则有《警寤钟》卷四《海烈妇米椁流芳》、《古今烈女传演义》卷五末篇《海烈妇》等。

小说书后附有《汇梓名公吊挽题赠言律》及《穹窿塘村陈烈妇纪事诗文传志》，“虽与本传无涉，然事迹相类”，大抵皆扬善惩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朱子锐）

Hailing San Xian Zhuan

《海陵三仙传》 宋代神仙传记。王禹锡撰。王禹锡，海陵（今江苏泰州）人。绍熙(1190～1194)年间曾为王明清《挥麈后录》题跋，似即此人。《海陵三仙传》，《宋史·艺文志》道家神仙类著录，一卷。有《古今说海》本，不题撰人，当即此传。记三个学道成仙的神异事迹。一为徐神翁，名守信；一为周处士，名恪，字执礼；一为唐先生，名甘弼。三人死后都葬于海陵，号三仙坟。最晚的唐甘弼于绍兴七年(1137)自焚化去。传记当作于其后。

（程毅中）

Hailing Yishi

《海陵佚史》 明代小说。上下两卷。正文前题“出像批评海陵佚史”，版心镌“海陵佚史”。上卷题“无遮道人编次、醉憨居士批评”，下卷题“无遮道人编次，醉憨居士校刊”。编、评者姓名和生平不详。卷首醉憨居士叙云：“道人乃辑之为书，且绘之为图，毋亦明彰夷虏淫毒之惨，以为通奴者警耳。”可知此书刻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国号“金”之后；又书中“常”、“校”、“检”字均不避讳，或成于泰昌之前。现存明刊本，缺前图像和略残数页。1995年，台湾《思无邪汇宝》丛

书校以《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等，排印出版。

此书除开头缺少《金海陵纵欲亡身》的一段议论外，其余内容两者基本相同，主要叙金废帝海陵称帝后，与昭妃阿里虎及其女重节、柔妃耶律弥勒、崇义节度使乌带之妻定哥及其侍婢贵哥、丽妃石哥、昭媛耶律察八、表兄张定安妻奈刺忽等及诸侯臣淫乐、残暴事。后海陵南侵，万民怨恨，群臣立曹国公乌禄为帝，遥降海陵为王。海陵帅师北返，至瓜州，被部下所杀。后世宗又降之为庶人。

明刻本《海陵佚史》书影

探讨《海陵佚史》与《金海陵纵欲亡身》两书间的关系，对于研究《三言》资料来源和《三言》成书过程颇有意义。一般说来，《佚史》比《亡身》的文字稍为繁复，多一些细节、插科打诨的词语和说话人的口气等，但也有个别脱误之处。可见《亡身》并非直接从《佚史》删削而来，而是两者同出于另一母本的可能性较大。

书存一百五十余则眉批，评语均用《西厢记》及《南西厢》等书中的现成词句，如第一条眉批的正文为：海陵侵宋“造战船于江上，则毁民庐舍以为材，煮死人膏以为油，殚民力如牛马，费财用如沙泥。”眉批作：“弥天罪有千百般。”这种现象在古代文学批评中实属罕见，至少可知评者对《西厢记》较为熟悉并受其影响。

（雪　亮）

Haishan Ji

《海山记》　唐代传奇小说。佚名撰。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五)收此篇，题作《隋炀帝海山记》。《古今说海》本、《历代小史》本、《五朝小说》本、《古今逸史》本，皆未署撰人。涵芬楼本《说郛》题唐□□撰，唯《唐人说荟》本题唐韩偓撰，无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本篇“盖宋人所依托”。韩偓(844～约914后)，字致光(一作致尧)，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旧唐书》、《新唐书》有传。

本记分上下篇。上篇叙隋炀帝登帝位后大建园林，广收天下鸟兽花木。篇首叙文帝死时情景与史书所载相近。下篇叙炀帝荒淫无道事，用谶纬预示国势之危亡，并一一应验。篇中认为炀帝荒淫无道，使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又“独断”专行，臣下皆“缄口自全”，终致身死国亡，这未尝不是深刻的历史教训。故本记虽为小说，亦是野史，其中流露出作者对历史的深刻反思。由此内容推测，本记虽不出于韩偓之手，但也可能是唐末五代人目睹社会动乱有感而作。后世《隋炀帝逸游召谴》(《醒世恒言》卷二十四)及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袁于令《隋史遗文》、褚人获《隋唐演义》等通俗小说都曾采用本篇的内容。

（刘荫柏）

Haishang Chentianying

《海上尘天影》　清代小说。六十章。又名《断肠碑》，邹弢著。光绪三十年(1904)刊行，首有光绪二十二年王韬序。序云此书“始只五十二章，名《尘天影》，兹因女史之嫁，将五十二章悉行删改，又续增数章，改名《断肠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苏韵兰，实即作者所恋沪上名妓汪畹根。邹弢在其《三借庐丛稿》中云：“青楼女子庸俗居多，其有超出风尘，自树一帜者，以余所知，……一为苏韵兰，本姓汪，名瑗，字畹根，能诗……后嫁湖北范氏。余前为作《断肠碑》六十回者也。”小说以汪畹根身世为本事敷演而成。

小说第一、二两章，叙上界万花总主杜兰香私助精卫真仙填海，获罪与二十六位花神谪降凡尘。后历劫期满，归天复位。女娲太君将其在尘世事绩刻在“断肠碑”上，而碑文为作者梦中所得，遂成此书。从第三章起，小说叙扬州女子汪瑗绘图题诗求和韵，量才择婿，与才子韩秋鹤相互倾心。只因秋鹤已娶妻室，二人不能成婚。不久，汪瑗母死家败，北上天津，沦落风尘，改名苏韵兰。其后，因结识武员莫须有，韵兰移居上海主持莫氏所置绮香园，并招来沪上华洋名妓入园同住。几经周折，韩秋鹤与苏韵兰重逢，并住进绮香园中帮助主持事务。众人在园中建花神祠，立桃花诗社，吟诗论画，赏花品草，风流繁华，犹入《红楼梦》中大观园。小说最后，写韩秋鹤为匪所杀，绮香园中众女子相继而亡，苏韵兰跨鹤升天而去。这部小说在叙写苏韵兰、韩秋鹤等人的儿女私情及绮香园众名妓生活的同时，又通过韩秋鹤等人之口，宣扬了崇尚西学的维新思想，并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背景，描写了吴冶秋从戎杀敌，壮烈捐躯的英勇业绩，歌颂了反侵略的爱国官兵，鞭笞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这就突破了一般狎妓小说的狭隘天地，使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较深刻的社会意义。

此书在情节构思和人物设置上，较明显地模仿《红楼梦》，并塑造了一大群名士学子型的华洋名妓形象，但个性多不鲜明。

（陈年希）

Haishang Fanhuameng

《海上繁华梦》　清代小说。三集一百回。题“古沪警梦痴仙戏墨”。作者孙家振(1862～1937)，字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警梦痴仙、江南烟雨客、玉玲珑馆主等。上海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版初集、二集，光绪三十二年出版后集，均为上海笑林报馆排印，光绪三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本。

本书为晚清狭邪小说中重要作品之一，它以写妓

院为中心，较真切地记录了上海滩的嫖、赌恶习以及发生在其间的种种欺骗、敲诈与坑害行径。主人公苏州秀才谢又安为作者自况。谢又安与好友杜少牧同游上海，杜先后迷恋妓女巫楚云与颜如玉，议及婚嫁，而巫、颜二人对杜实无真情，意在骗财。同时，杜又沉沦赌场，愈陷愈深。谢又安敬重妓女桂天香品格，娶她为妾。杜屡屡受骗，又见妓院中许多惨事，在良友影响与劝诤下，终于翻然悔悟。

小说所写十里洋场之纸醉金迷生活，有一定认识价值与资料价值。它侧重于暴露，微含劝惩。叙述往往雷同，又未着意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虽个别部分稍佳，但全书艺术水平不高。《海上繁华梦》问世后，曾风行一时，对这种现象，与作者有交往的胡适分析说，它与张春帆的《九尾龟》"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刻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孙家振后来又创作了《续海上繁华梦》三集一百回，描写民国初年上海妓院生活，虽时间、人物更换，但其内容与主旨和本书无甚差异。　　(朱世滋)

Haishanghua Liezhuan

《海上花列传》　清代小说。六十四回。初名《花国春秋》。又名《绘图青楼宝鉴》、《绘图海上青楼奇缘》。作者署名"花也怜侬"，即韩邦庆。

《海上花列传》最初发表于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创刊、由作者自编的文艺杂志《海上奇书》，每期刊出两回。《海上奇书》出到十五期停刊，故仅刊到三十回。据《退醒庐笔记》记述，辛卯(1891)秋曾见作者未竣之小说二十四回，1892年开始陆续正式发表。全书于光绪二十年春出版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此本整理重印新排印本(1982)。

《海上花列传》用苏州话写成，故又称吴语小说。书中叙述用国语，对话用吴语；上等人说官话，妓女说苏州话。小说以清末上海租界的畸形社会为背景，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的身世遭遇为主要线索，广泛地描写了官僚、名士、商人、买办、纨袴子弟、地痞流氓等人的狎妓生活以及妓女的悲惨命运，真实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社会的部分面貌。赵朴斋原是一农村青年，随乡人到上海游玩，因狎妓而招致困顿，不得不以拉洋车为生。其母亲洪氏及妹妹赵二宝闻讯后，急赴上海寻人，却因心慕都市繁华生活，滞留不归，后二宝亦沦为娼妓，与一宦家子弟史三公子相好，意以终身相托。然终为纨袴子弟抛弃，又为地痞流氓所欺，结局凄凉。小说的前半部分，以赵朴斋引出其舅洪善卿，即用洪善卿搭桥过渡；后半部分则多用"风流广大主教"齐韵叟穿针引线，展开情节，最后仍以赵家兄妹的故事结束全书。

《海上花列传》以其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和独特的结构方法在晚清小说中独具特色，故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称其为"清之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作者曾自言此书"为劝戒而作"，目的是让读者了解妓院生活的真实情景，暴露娼家的奸谲。"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第一回)。落笔第一回即先叙花也怜侬所做之梦，在梦境中，他见到一大片浩淼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内有群芳名花无数，因被海水冲激，只得随波逐流，沉沦汩没于其间。此梦实为全书之楔子，"海上花"即书中所描写之妓女。在作者看来，妓女们的堕落责任并不在于自己，而在于环境，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和怜悯。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作者真实地塑造了众多不同遭遇的个性鲜明的妓女形象。如沈小红的泼辣，张蕙贞的庸懦，黄翠凤的干练，马桂生的机智，周双玉的骄盈，李漱芳、赵二宝的幼稚等等，写来各具面目，绝少雷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暴露妓女们的弱点和恶德的同时，并不是一味地丑化她们，而是真实地写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赵二宝是全书中颇有特色的人物，她心慕荣华，自甘堕落，而又入世不深，心地幼稚善良。写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作者通过对嫖客的描写，把笔触伸向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书中描写的一帮商人、清客、官僚、名士，终日以抽鸦片，嫖妓女为事。他们游手好闲，争风吃醋，挥霍无度，丑态百出，恰是近代上海畸形社会的真实写照。

据作者说，"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例言》)。所言穿插，即让几个不同的故事同时发展，并行不悖，而不是叙完一事再叙一事的传统小说结构。如小说一、二、三回均写赵朴斋与其舅洪善卿在妓院鬼混，第四回却写王莲生与新欢张蕙贞事，第五回又插入葛仲英与吴雪香事，接下来又写王莲生与旧好沈小红的纠葛，直到第十二回赵朴斋才再次露面，并补写出赵朴斋背着其舅逛妓院之事。所谓藏闪之法，即对同一故事中的某一情节，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提到，最后才揭示出情节的真相。如小说中对沈小红坐马车的情节，前后三次由旁人口中提到，而直到最后王莲生发现沈小红与京剧演员小柳儿的私情时，方才真相大白。这里作者有意拆散完整的故事，而随手皴染，故无支离破碎的痕迹。全书通篇用穿插法谋篇布局，以藏闪法联缀同一时间之不同空间的故事，显示了近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由于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作品出版后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更是传说纷纭，如《谭瀛室笔记》即认为，"书中名士大抵皆有所据，熟于同(治)光(绪)间名流事实者，类能言之"，并为之一一考证。至于作者与书中人物关系，亦多有传说，不一而足。　　(朱伟明)

Haishanghun

《海上魂》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陈墨涛著。陈谌(1883～?)，原名师良，又名简，字墨涛，号耕石。浙江

会稽人。小说约作于1906年前后。仅存抄本。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以排印。

书叙文天祥抗元事，据史实敷衍成篇。自文天祥请二王（赵昰、赵昺）镇闽、广不从始，至被俘后不屈身死止，褒奖了文天祥的英勇无畏，谱写了一阕悲壮的民族正气歌。作者于清末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浪潮高涨之际，借文天祥事，旨在宣扬具有近代色彩的爱国思想和种族革命思想。小说把文天祥视为国魂，将国家置于君、父之上，提出"皇帝虽死，中国不死"，难能可贵。作品显为唤醒民众，投入反帝反清斗争中去，具有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

小说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可以从史书中找到相应的依据，甚至某些细节和人物对话，亦有原本，反映了作者创作态度之严肃。虽有点染、虚构，绝非子虚乌有。尤其是朝政得失，人物聚散，更可确考时地，惜议论较多，笔无藏锋，削弱了艺术感染力。

（孙　逊　孙菊园）

Haitian Hongxue Ji

《海天鸿雪记》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回。署"二春居士编，南亭亭长评"。二春居士为浙中人，寓居上海，姓名不详（《游戏报》载《海天鸿雪记》广告，1899年7月22日）。南亭亭长即李宝嘉。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游戏报馆按期分回连载，光绪三十年世界繁华报馆辑为单行本。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海天鸿雪记》附"庚戌（1910）七月横山旧主跋"，称宣统元年（1909）二春居士编有续记若干回。未见。

本书采用吴语，描述清末上海滩上有闲阶级与妓女、艺人间朝秦暮楚、互相纠缠的生活情态。如颜华生等或吃大菜，或与妓女打茶围，或为评弹艺人捧场，争风吃醋，无聊至极。又有李仲声、李伯扬与余钧伯、余双人逛妓院，因不懂妓院规矩，在妓女林漱芳处闹出笑话，吃花酒，抽鸦片，以此鬼混终日。

作为狭邪小说，作品中几个女性形象，写得较为生动。如妓女高湘兰，颇有名气，湖北来沪的候补道陈耀卿曾为之神魂颠倒，不意妓女花寓插入其间，从中挑拨。于是湘兰串通《花丛日报》主笔金月溪在报上发"名姝遇骗"新闻，中伤陈耀卿，陈不得不以千金开销了却此事。蒋又春之友余君牧亦动情于高湘兰，却又对湘兰的女友沈家小姐倾心。因此，湘兰三次谎约君牧，使君牧郁闷成病。其实，湘兰钟情于蒋又春，在他面前悲叹身世。通过湘兰这个人物的遭际，反映了世态炎凉，尚可一读。

（星　月）

Haiwai Fuyu

《海外扶余》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陈墨峰著。陈渊（1885～1907），原名师礼，一名伯平，字墨峰，别号白萍、光复子，笔名挽澜女士。浙江会稽人。兄陈湛，少时苦读，善属文。1903年为邑庠生，1905年肄业于绍兴大通师范学堂。1906年随徐锡麟赴日本，习巡警，结识秋瑾等志士，参加革命活动。是年十一月在上海协助秋瑾主编《中国女报》。1907年三月往返于安庆、上海间，与徐锡麟、秋瑾等策划起义。六月自上海购置枪械抵安庆，七月六日协助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不幸在军械局战斗中殉难，年仅二十三岁。除《海外扶余》外，尚著有小说《女英雄独立传》（未完）。《海外扶余》仅存抄本，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以排印。

书叙郑成功生平，详写其抗清斗争及收复台湾事。作者以激越的笔触，表彰了郑成功的业绩，充满着昂扬的爱国主义情怀。序中着重阐述爱国重于爱家爱身的思想，"夫国既不保，何问于家?"立论纯正，说理透彻，切中时要，现在读来，仍发人深思。作者有意以小说为武器，宣传反帝反清的爱国主张，在"强权之旗到处奔走"，而"我同胞犹有昏昏梦梦、如醉如睡者"的当时，确是起到振聋发聩、鼓舞斗志的作用。

小说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时，基本上遵循中国传统讲史小说"七分真、三分假"的原则，以史实为基础进行加工虚构，表现了可贵的忠于客观史实的精神。郑成功的一生及其父亲郑芝龙、父执郑芝虎、郑鸿逵、郑芝豹等人的事迹，都与史相符；第十四、十五回写郑成功收复台湾，也是依傍史书记载而加工成章，甚至连郑成功劝荷兰人投降的一段对话，也可以在《清史稿》里找到出处。小说结构完整，脉络清晰，惟重议论，两军交战对阵的描写用墨过多，使人物形象不够突出鲜明。

（孙　逊　孙菊园）

Haiwai Qiyuan

《海外奇缘》　清代小说。十八回。亦题"言情小说海外奇缘"、"新译海外奇缘"。存光绪三十三年（1907）泽新书社刊本。题"小隐主人著，古盐补留生编辑"。编撰者姓名、生平不详。首满洲梅如序。

书叙岳淑贞、岳素贞乃云南巡抚之女，其父告退病亡，二女与母端氏夫人居于蓬莱岛。安徽厉伯端、厉子杰兄弟乃太师之子，闻二女绝色，依仗父势，遂往抢娶。端氏夫人闻讯与二女避之山后，淑贞丈夫鹿调生率众力拒。交战中，厉子杰丧命，余党散逃后山，趁势掳素贞于船。厉伯端求欢，素贞假意相许，暗以蒙汗药和酒，诱贼饮后迷倒，继以反间计将厉及余党先后除掉。船随风飘荡，素贞为日本水师提督宏山福次郎所救，遂赴日本读书，后拜提督为义父。一日，素贞随义父于公园偶遇一中国留学生华昌，华昌赋诗传情，素贞见才留意。归后，华昌思念素贞，得病住院。报纸载之，提督撮合二人为婚。婚后，华母病危，夫妻即辞提督回国。其时，素贞母端氏和姐淑贞，已随鹿调生赴道台任移居上海。华昌偶识鹿道台，素贞遂全家欢聚。华昌独自归家，从父命又娶徐氏女。后华昌一夫二妻，彼此恩爱，共偕百年之好。小说宣扬一夫多妻，承才子佳人小说之余绪，毫无新意。

（罗德荣）

Haiyou Ji

《海游记》 清代小说。六卷三十回。不题撰人。坊刊本，首观书人序。据《贩书偶记续编》著录，约为嘉庆年间刊本。小说描叙商人管城子到海外无雷国的经历，通过管城子的视角，着重写了"神仙"臧居华、"活佛"鉴清两个人物混帐发迹、招摇撞骗、谋财害命的故事。虽托名海外异邦，实为中土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社会形态和民风世情是清代后期民风、民俗的艺术再现。全书情节较为芜杂，文词亦较粗拙，但对封建社会政治的腐败、道德的堕落和世风的颓败的描绘，却不乏真切和生动之处。（俞　文）

Handan Chun

邯郸淳 汉魏间文学家。生年不详。大约卒于黄初(220～224)年间。一名竺，字子叔，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少年时即有文才，善谐谑。汉献帝初平年间，从长安移居荆州，曹操闻其名，召与相见，甚为敬重。曹丕曾想召为属下，但曹操却令他去见曹植，后与曹植关系较好。当时与杨修、繁钦、丁仪、丁廙等人以文采齐名，与胡昭、钟繇等以善书闻名，长于文字之学，又被誉为儒家。曹丕称帝后，任博士给事中。所作今存有《投壶赋》、《上受命述表》、《受命述》，世传小说《笑林》为他所作。（戴　燕）

Han Bangqing

韩邦庆(1856～1894) 清代小说家。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又号花也怜侬。江苏松江(今上海松江)人。父名宗文，官刑部主司。他幼时随父宦游京师，及长南归应试，为诸生。屡考举人不中，曾至河南作幕宾数年。后旅居上海，与《申报》主笔钱忻伯、何桂笙等相唱酬，并为《申报》撰稿。韩嗜鸦片，好作冶游。与某妓女相狎，长居其妆阁中，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即作于此时。韩又曾作文言小说《太仙漫稿》(收短篇十三则，其中《书临》一篇，未见。)，并办文艺期刊《海上奇书》。其主要成就在小说创作。但他结合创作阐述了一些小说理论，也颇有见地。主要内容有下列四个方面：

一、认为小说应通过虚构的艺术形象反映生活，反对用索隐方法研究艺术形象，或把作品视为谤书。他自言其作品"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但"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其所作《太仙漫稿》亦"征实者什之一，构虚者什之九"。

二、注意艺术的独创性，强调艺术植根于现实生活，不满于描写神仙妖鬼之事。他说，自己的文言短篇"皆于寻常情理中求其奇异，或另立一意，或别执一理，并无神仙妖鬼之事"(《太仙漫稿·例言》)。

三、重视人物的个性化，性格前后的一致性。他说："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了解这些原则，"而后可与言说部"。

四、讲求结构上的穿插藏闪法。这是他的作品与小说理论中最有特色之处。所谓穿插，即不像《儒林外史》叙完一事再叙他事，而是接连叙述，几个故事穿插进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所谓藏闪，即先叙故事而不写原由，叙他事后再逐步交代。"劈空而来"，使读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这种穿插藏闪法，较之《儒林外史》的结构，有优越之处，确"为从来说部所未有"，是合传中的一种创体。韩邦庆的小说理论主要见于他的《海上花列传》的《例言》，载于1892年刊行的《海上奇书》内。（王祖献）

Han Peng Fu

《韩朋赋》 唐代俗赋体小说。作者佚名。敦煌遗书存六种唐人手抄写本：伯2653、伯3873、斯2922、斯3227、斯3904、斯4901。其中年代最早的是伯2653，卷内还保留着武后时造的新字"恧"(臣)，有人据此推定该卷为武周时代抄写的本子。整理本收入《敦煌掇琐》、《敦煌变文集》、《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等。

《韩朋赋》的故事见于《列异传》、《搜神记》。《搜神记》卷十一《韩凭妻》条，叙宋康王强夺韩凭之妻何氏，凭怨被囚。其妻遗书相约以死，二人死后分埋两冢，冢端生有梓木，上栖鸳鸯。宋人号其木曰"相思树"，南人谓其禽为韩凭夫妇之精魂，全文仅三百余字。此外，《艺文类聚》卷四十、《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岭表录异》卷中(《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三引)、《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九、《太平寰宇记》卷十四等书也分别有大体相同的记载。敦煌本《韩朋赋》较之上述各书所载，故事中人名已有明显的改变，韩凭作韩朋，何氏作贞夫，宋臣苏贺作梁伯，字数也增至二千余字。内容丰富，题材扩大，情节曲折，铺陈排比，更符合民间故事多生枝节的体式，人物的艺术描绘也更加细腻真挚。它是通俗的故事赋，也是一篇结构谨严的短篇小说。

《搜神记》等书所载的韩凭故事，侧重于表现想象中的生死爱情，具有悲怆凄楚的艺术效果，但其情节较为简略。《韩朋赋》则以相对真实的环境描写，深刻细致的心理分析，从不同方面展现韩朋夫妇精诚相爱及其遭受迫害的具体过程。其一，开头部分即说明贞夫是一位"明解经书"，聪颖贤慧的淑女，婚后立下"不再改嫁，死事一夫"的誓言，过着"如鱼如水"的生活。其二，当韩朋出游，六秋不归，贞夫写下家书，极其哀婉地表达她对韩朋的思念之情，然后通过富有浪漫色彩的传递方式："书若有感，直达朋前"。"韩朋得书，意感心悲，不食三日"，说明只有爱之深才能创造出感天动地的奇迹。其三，贞夫被梁伯诓骗入宫后，面对宋王逼婚的威胁，十分蔑视那种"衣即绫罗，食即启口，黄门侍郎，恒在左

右"的"一国之母"的生活。她说:"芦苇有地,荆棘有丛;豺狼有伴,雉兔有双。鱼鳖有水,不乐高堂;燕雀群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之妻,不乐宋王之妇。"表现了贞夫不慕富贵、甘愿贫困,以及对爱情的执着。其四,当贞夫于青陵台见到被打落双板齿,正在"剉草饲马"的韩朋时,非但未能得到表达自己心愿的机会,反而遭到韩朋的羞辱:"东流之水,西海之鱼,去贱就贵,于意如何?"她为未被丈夫理解而"泪下如雨",毅然以血书相约:"天雨霖霖,鱼游池中,大鼓无声,小鼓无音。"朋见书后,便即自死。贞夫往到墓所,"苦酒浸衣",投身墓圹,以身殉情。

《韩朋赋》正是运用上述的细节描写,一步步深化贞夫忠诚于爱情的主题,塑造出一个坚贞不渝、感人至深的妇女形象。从创作方法上看,《搜神记》是以浪漫化手法叙述韩凭故事的,而《韩朋赋》则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现实生活和人物心理的描绘,不仅突出贞夫、韩朋生死相爱的全过程,而且还大胆揭露宋康王荒淫残暴、威逼贞夫的无耻行径,以及梁伯阿谀谄佞、阴险狡诈的鬼蜮伎俩。因而,《韩朋赋》的爱情悲剧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突破原有题材的限制,表现出深远的社会意义。

《韩朋赋》还以贞夫、韩朋死后复仇的情节,加强和充实"韩凭故事"的反抗主题,表达劳动人民"行善获福,行恶得殃"的善良愿望。《韩朋赋》的结尾,在吸取流传已久的"化鸳鸯"的表现手法的同时,还增加一些细节描写,着力表现他们死后仍不屈服于宋王暴力的斗争精神。当他们的墓圹被宋王遣人掘开后,却不见贞夫,唯得青、白二石。宋王又将它们分葬路的东西,结果是"道东生于桂树,道西生于梧桐",枝叶相交,根下相连。宋王又令人伐树,二块木片落水,变成鸳鸯,"举翅高飞,还我本乡"。而宋王只拾到一片毛羽,摩拂项上,其头即落。这里所描写的毛羽复仇的情节,使多行不义的宋康王和梁伯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韩朋赋》的理想化复仇情节,比起《搜神记》等书所载具有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

韩朋(韩凭)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唐代诗人文士亦曾传诵。如李白的《白头吟》云:"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有青陵台。"李商隐《青陵台》诗云:"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温庭筠《会昌丙寅丰岁歌》云:"新姑车右及门柱,粉项韩凭双扇中。"这些诗篇皆以韩凭故事喻生死与共的坚贞爱情。至宋代,韩凭夫妇化为鸳鸯之事,又被添改为化蝶故事,《太平寰宇记》卷十四《济州郓城县韩凭冢》条云:韩凭妻"阴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著手化为蝶"。这种化蝶说的出现使韩凭故事更具传奇色彩。直到元代以后,剧作家还根据韩凭故事写成杂剧《青陵台》、《相思树》等。而韩朋故事中的诗句"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也分别被收入明冯维讷《古诗纪》及钟惺《名媛诗归》,清沈德潜《古诗源》则引为《乌鹊诗》二首,与《韩朋赋》所载略同。明代杨慎《风雅逸篇》还将"南山有鸟"诗,直题为《青陵台歌》,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张锡厚)

Han Qinhu Huaben

《韩擒虎话本》 唐代话本小说。作者佚名。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斯2144。尾题:"画本既终,并无抄略。""画本"似为"话本"之讹。《敦煌变文集》据此拟名。本篇除失题外,余皆完整,约七千五百字左右。开篇有"会昌既临朝之日"等语,"会昌"为唐武宗李炎的年号(841~846),故此篇恐即写成于斯时或稍晚。

韩擒虎本为隋初大将,屡建战功,威名显赫。事迹见唐李延寿《北史》卷六十八《韩雄传》附子擒虎传以及唐魏徵等撰《隋书》卷五十二《韩擒虎传》。《隋书·韩擒虎传》与敦煌本《韩擒(写卷讹作衾)虎话本》相比较,有下列相似处:陈将任蛮奴、萧磨诃来攻,杨坚派贺若弼、韩擒虎抵挡,韩擒虎降任蛮奴,捉住陈叔宝;突厥来朝,擒虎威镇突厥人;韩擒虎死作阎罗王。另外,《韩擒虎话本》中韩擒虎在番人面前比箭和一箭双雕事,是从《隋书》贺若弼事迹中移植改编而来。

总的看来,尽管《韩擒虎话本》某些情节与史实有相合之处,但由于它来自当时民间传说故事,作品已经艺术加工,事迹有了根本改变。韩擒虎被刻画成一个少年将军的形象,这位世所罕见的十三岁的将军,为隋文帝灭陈和慑服突厥安邦定国、统一天下作出了不朽的功勋。

故事从法华和尚用八大海龙王送来的龙膏为随州衙门里的杨坚(使君)治好了脑疼,用龙仙膏换了一副脑盖骨写起。继写封建统治者宫廷政变,杨妃毒死前皇帝和百官推举杨坚上台为隋文帝。金陵陈王知道杨坚为君,"心生不服",着手下两员大将领兵四十万来讨伐。然后导入十三岁的少年将军韩擒虎的请战,隋文帝杨坚雄才大略,善于用人,决定起用这位少年勇将。

作品用一种烘云托月手法,写擒虎之始,先写其机智,派探子化装去探萧磨诃的军营;又出奇兵绕过萧营而直指陈王军前,一出场就突出了这位不平凡的人物。

话本还从智斗与勇斗两方面来刻画韩擒虎的形象。一写猛破陈将任蛮奴的"左掩右夷阵";二写韩擒虎以"五虎拟山阵",破除任蛮奴的"引龙出水阵";三写活捉陈王的大胜利;四写陈王残军周罗侯二十万军队的投降。至此,十三岁的将军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他得胜回朝,被拜为开国公。

继而又写韩擒虎挫败北番人的挑衅。第一次与突厥使者比箭,番使箭中鹿垛,韩擒虎射中番使箭栝,穿过箭垛十步有余,威震了番使;第二次出使番邦,又与王子同射,韩擒虎一箭双雕,慑服了单于,臣伏隋朝。韩擒虎两次比箭,宣扬国威,立下大功。最后一段,是写英雄之死,由于他立有战功,被人们认为是不朽的,当时

曾有"死作阎罗王"的传说。话本描述他到阴间去作"阴司之主",地府里的五道大神前来迎接,他来到隋文帝殿前,还对皇上启奏:"若有大难,但知启告,微臣必领阴军相助。"他归宅后才"摸马举鞍,便升云雾"而去。

这个话本塑造了一个英勇善战的少年将军的形象,题材新颖,情节奇特,是敦煌民间话本中的佳作。但也宣扬了"真命天子"和"死生有命"的封建迷信思想。

韩擒虎故事在后世有广泛影响。清代民间艺人编撰的《说唐全传》就继承了《韩擒虎话本》的主要情节,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第十六回说韩擒虎"十二岁打过老虎,十三岁出兵,曾破番兵数十万。……后归隋朝,封为齐国公。"其描写与话本一致,两者有明显传承性。 (高国藩)

Han Xiangzi Quanzhuan

《韩湘子全传》 明代小说。八卷三十回。别称《韩湘子十二度韩昌黎全传》、《韩昌黎全传》、《韩湘子得道》,简称《韩湘子》。题"钱塘雉衡山人编次,武林泰和仙客评阅"。知作者为雉衡山人,即杨尔曾。

叙韩湘子名登紫府并度韩愈飞升事。作品以韩愈生平穿插其间,说韩愈前生为玉皇大帝驾前的卷帘将军,因与云阳子争蟠桃,失手将玻璃盏打碎,贬谪人间。钟离权、吕洞宾奉玉帝旨,送湘江白鹤投愈兄韩会为子,名为韩湘。后在钟、吕二仙的点化下,韩湘历经磨难去终南山炼大丹;丹成,朝玉帝;玉帝命湘度韩愈,前后十二度,终使韩愈飞升,极尽幻变之能事,大约是受《升仙记》的影响而成书,至属诞妄。



明刻本《韩湘子》插图

存有明天启三年(1623)金陵九如堂刻本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步月楼刻本等。 (刘小蕾)

Han Xiucai Chengluan Pin Jiaoqi Wu Taishou Liancai Zhu Yinbu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十。头回叙春秋时郑国徐吾犯之妹事,见《春秋经传集解》昭元第二十。正文故事记朝廷采女在民间引起纷扰事,首先见于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卷九《谣言》,而以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云间杂志》、万历《常熟文献志》、崇祯《吴县志》、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四等记述隆庆二年(1568)在江浙一带引起的骚扰最多。此外如弘治十三年(1500)、嘉靖初年和天启二年(1622),亦有类似纷扰。《古今谭概》卷五《讹言》亦载有相关事情。

入话述春秋时郑国大夫徐吾犯之妹善相,聘于公孙楚,从兄公孙黑美貌官高,仗势强娶,徐听妹自择,竟嫁公孙楚。公孙黑欲杀楚夺妻,反为楚所伤,讼于宰相公孙侨,却贬楚于吴,时人俱以为徐妹嫁误。后黑犯上作乱被令自缢,楚代其职官,与徐妹偕老。正文叙明代正德年间浙江台州府天台县秀士韩师愈满腹经纶,却孤贫未娶,以教馆糊口。曾托王媒婆说亲,人要他岁考选优,方能议嫁。不意考官昏贪,竟被黜在三等,其议遂罢。后嘉靖当朝,有选点绣女之传,民间争相嫁女,先有金朝奉找到韩生求聘,以救命相托,韩应允下定,并出金女朝霞之发为据。后传讹渐息,金即有悔亲之意,正值内亲程朝奉亦来求聘,遂商议由程以"自幼结亲,中途背约"为由出面举告,又嘱人以百金逼韩退婚。太守吴公弼素爱无"贝"之才,知为金嫌贫,据证将朝霞断配于韩,韩即以百金迎娶,夫妻和顺。

明代自嘉靖宫变,处死大批宫女后,屡因朝廷采女事引起民间纷扰,此篇即是最早以小说形式反映这一社会残酷现实之作。唯以富家悔亲,明官公断为结,未脱窠臼。 (胡小伟)

Hanye Lu

《寒夜录》 明代笔记集。上、下两卷。陈宏绪著。作于崇祯十五年(1642)之前。陈宏绪,字士业,江西新建人。以荐授晋州知州,谪为湖州经历。入清,终于家。文章淹雅,在明末号能复古,著有《陈士业全集》。

《寒夜录》以诗文话居多,其次为经说,亦称述异闻,或表彰先哲遗训。谈文论史,评诗论画,乃至明末朝野逸闻,间有小说史料,较为驳杂。如卷上对说部诸作之评论,《会真记》的影响,尤以卷上和卷下两则有关龚开及宋江三十六人事的记载,为研究者注目。不仅称赏表彰宋江的赞语,而且对《稗海》所刻《癸辛杂识》删去此文,遂使残珪断璧,视为搜奇之一恨。 (刘 辉)

Hanshu Yiwen Zhi

《汉书·艺文志》 《汉书》中的一篇。汉班固撰。记载汉代及以前的书目,大体上根据刘歆的《七略》改编而成。《艺文志》明确地把小说作为书籍分类的一种名目,并把小说家作为一种学派,列入了诸子。《艺文志》在诸子略的小说家里记载了《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百家》等十五种小说,这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古的小说书目。班固在书名下加了简单的注释,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还在小说家的小序中提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对小说的起源作了一种

概述。他一方面肯定小说“必有可观”，可以看作“刍荛狂夫之议”；另一方面又说小说是“君子弗为”的小道，小说家与其他可观的九家不能并列。总的倾向对小说评价不高。《汉书·艺文志》中有关小说家的论述是最早的小说史料，对后世的目录学有很大影响。

（程毅中）

Han-Song Qishu

《汉宋奇书》 《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的清代合刊本。所收《三国志演义》，为毛宗岗评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为一百十五回简本。因《三国志演义》演汉末、三国史事，《水浒传》以宋代为背景，故名。

（刘 蕤）

Han-Wei Congshu

《汉魏丛书》 丛书。明清两代，先后三刻，初名《汉魏丛书》，次名《广汉魏丛书》，三名《增订汉魏丛书》。

明嘉靖中，何镗从集古经逸史、稗官野乘上百种，作为经书正史的羽翼，惜未能梓行，此即《汉魏丛书》的渊源。何镗，字振卿，号宾岩，括苍（今浙江丽水）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江西提学佥事。

明万历中，程荣首刻《汉魏丛书》，包括经籍十一种，史籍四种，子籍二十三种，共计三十八种。子史中如《穆天子传》、《西京杂记》、《神异经》、《述异记》、《拾遗记》等，均属古小说范围。程荣，字伯仁，歙县（今安徽）人，仕履不详。其书今存，前有屠隆序，作于万历二十年（1592）。按《明史·艺文志》著录屠隆《汉魏丛书》六十卷（一种为一卷），又何允中《广汉魏丛书跋》云：“往见纬真（屠隆字）别本，分典雅、奇古、闳肆、藻艳四家，以类相从，殊为巨观。”《明史·艺文志》所载当是何氏所见本。疑程荣乃复刻屠本，唯改典雅、奇古、闳肆、藻艳四家为经籍、史籍、子籍、集籍。今程本目录尚有“集籍”一行，下无书名，可见当时未曾付刻，故只得三十八种，较屠本为少。屠本取自何镗原稿，今已不可见。程本又有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25）。

何允中继刻《广汉魏丛书》八十种，仍分四门，计经翼十七种，别史十五种，子余二十一种，载籍二十七种。其中别史如《吴越春秋》、《越绝书》、《汉武帝内传》、《神仙传》，载籍如《搜神记》、《海内十洲记》、《续齐谐记》、《博物志》等，都是新增补的。何允中，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此书前亦有屠隆序，今人多据屠序定允中书刻于万历二十年，恐不确。何允中跋语谓“何氏（指何镗）旧目百种，程氏仅梓三十七（当是三十八之误），兹搜益其半”，则其书出于何镗、程荣之后无疑。《广汉魏丛书》原本俱在，又有清嘉庆刻本。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王谟因为何允中本已属稀见，坊间“多以建阳书林所刻《汉魏名文乘》冒充”，遂据何本重镌，并自明钟人杰辑《唐宋丛书》中，取汉魏人书十余种，共合九十九种，以副何镗原稿百种之数，名为《增订汉魏丛书》。此书仍分经翼、别史、子余、载籍四门。其中载籍如《搜神后记》、《还冤记》、《博异志》等，即是王谟补入的。此书所以称为“增订”，一则增多书目，一则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增补各书跋语，略述门户源流。王谟，字仁甫，一字汝上，金溪（今属江西）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此书除原刊本外，尚有清光绪六年（1880）三余堂刊本、上海大通书局石印本（1911）。

（许逸民）

Hanwu Dongming Ji

《汉武洞冥记》 志怪小说集。又名《洞冥记》、《别国洞冥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一卷，题汉郭氏撰。《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子部道家类著录为四卷，并题郭宪撰。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及《宋史·艺文志》、《道藏阙经目录》（卷上）著录大抵与两《唐志》相同。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录为五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四卷本外，又有《拾遗》一卷。按《隋志》所载一卷乃不分卷本，陈振孙已指出《拾遗》是“于《御览》中抄出”者，亦即宋人掇四卷本的遗佚而成，晁公武或者径以《拾遗》与四卷本合为一书而作五卷。

关于此书作者，据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洞冥记跋》引唐张柬之说，认为是出于梁元帝（萧绎）所撰。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四库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则又指为六朝人赝鼎，必非出于郭宪。今检《南史·顾野王传》，顾野王曾撰《续洞冥记》二卷，据书名可视为《汉武洞冥记》的续作。野王乃梁陈间人，可见《汉武洞冥记》的成书至迟不会晚于梁代。又野王与梁元帝身世相近，并略后于元帝，恰有续其书的可能性。再考《汉武洞冥记》一书，其内容有与梁元帝《金楼子》所述相同者，如《金楼子·说蕃篇》中所载“奇肱国飞车”事，与《海录碎事》卷五引《汉武洞冥记》佚文全同，疑即同一资料而分载两书。清人苏时学《爻山笔话》卷七说：“后梁蔡天（“天”是“大”之误）宝《上岳阳王启》，言湘东造《洞冥记》一卷，按天宝与湘东同时，而所言若此，必非妄谈。然则今之《洞冥记》实出梁元帝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八说同，则梁元帝撰《汉武洞冥记》之说当亦可信。所以托名郭宪者，因郭氏为方术之士。梁元帝以帝王之尊而言方术，似嫌其俗。所以掩其实而托诸前贤。不过梁元帝《金楼子·著书篇》自列平生著述三十八种，并无《汉武洞冥记》，故此说亦有可疑处。

《汉武洞冥记》以汉武帝、东方朔这两个人物为中心线索，一方面汇录有关汉武帝、东方朔君臣二人的传说奇闻，一方面穿插了众多的方术异说。以绮丽华靡、整饬文藻的笔调，描叙神仙仙境、仙丹灵药、奇花异木、珍禽怪兽，从而构成了一部独具特色的志怪小说集。书中所载“武帝神怪事”（《玉海》五十八引《中兴馆阁书目》语），大都有所承袭，特别是与《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神异经》关系甚近，内容有互相类似的地方。如卷一述汉景帝梦赤彘而王夫人生武帝事，西王母驾玄鸾、歌《春归乐》谒武帝事，即与《汉武故事》所记极为相似，

或同出一源。但是，书中所录也颇多旧"史所不载"的资料，特别是有关东方朔的神奇故事及异事异物的叙述更是如此。如卷一叙东方朔非凡的出世，卷三记汉武帝因怀梦草而夜视死去的李夫人、勒毕国献细鸟、吠勒国贡文犀等，都是本书独有的内容。

在《汉武洞冥记》中，汉武帝与东方朔的性格各具特色。汉武帝好仙术，尚奇异，求神猎怪，无不尽其极。书中几乎每卷都有他寻仙访道、求异物、赏珍玩、狎宫人的描写。如卷一记元光中，帝起寿灵坛，坛上列植垂龙之木，似青梧，高十丈，上有露如丹，堕则成珠，枝似垂龙，武帝使董谒升坛以迎西王母。王母至，为之歌《春归乐》，余音绕梁三匝，连坛旁的树叶都感歌而动。其情景宛然如在目前，其想象可谓奇异之极。其他如卷一言武帝出生时神异之状，卷四叙武帝末年求仙之癖，均有详细的描写。书中对东方朔的博物多识，怪诞滑稽以及神化诸种事物以释武帝猎奇欲望的性格，也有极出色的描写。由此可见，作者运用志怪小说中独特的神化人格的手法，已经十分熟练。本书可以说是在神仙道教思想的影响下，出现的一种自出新意的典型的六朝志怪小说。

此书文笔华丽，词句缛艳，对事物的描写细致具体。有些本诸旧传之事，一经作者新的铺张，便显得曲折、生动。如卷一写东方朔出身及遇仙事，与所载同类事迹的《汉武故事》中文字相比，便显现出《汉武洞冥记》的文笔繁缛华美，尤近于萧梁文风。由于文笔优美，叙事新奇，所以后代文人辞赋、文章、小说据为典要者尤多。故清人谭献《复堂日记》卷五中称赞此书"辞藻丰缛，有助文章"。

此书有明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本、吴琯《古今逸史》本、程荣《汉魏丛书》本、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清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马俊良《龙威秘书》本、湖北书局《子书百家》本，明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本合为一卷。又宋晁载之《续谈助》、曾慥《类说》卷五收有节本。

（卢仁龙）

Hanwu Gushi

《汉武故事》 志怪小说集。二卷。又称《汉武帝故事》，旧题汉班固撰。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不题撰人。《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亦分别著录，均未题作者。至宋《崇文总目》始题班固撰，且谓今世误析为五篇，《宋史·艺文志》因《崇文总目》亦题班固撰。但引书称班固《汉武故事》者，以唐人增订的《三辅黄图》为最早。班固撰《汉武故事》一事，不见史书记载，而且书中所记之事也多与《史记》、《汉书》不同，有些还带有传说的色彩，杂有妖妄之言。其所以托言班固作，盖因班固撰《汉书》与汉事较密切。鲁迅论及伪托的汉人小说时说："大抵言荒外之事则云东方朔、郭宪，关涉汉事则云刘歆、班固，而大旨不离乎言神仙"（《中国小说史略》）。《四库全书》始列入小说家类异闻之属，存一卷。

《汉武故事》除托言班固撰之外，作者尚有两说。宋人晁载之《洞冥记跋》引唐人张柬之说："王俭造《汉武故事》。"王俭，字仲宝，历仕南朝宋、齐两代。至清代，孙诒让又疑《汉武故事》为葛洪所依托（《札迻》卷十一）。然而这三种说法均不可靠。实则《汉武故事》中保存着辨别其写作年代的线索，再结合最早引用《汉武故事》的典籍来考辨，写作年代大体可以断定。《汉武故事》中有这样几句话："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弟，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所谓"六七之厄"，当源于"赤厄三七"之说，最早见于《汉书·路温舒传》，产生于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自立，便利用了这种谶语。东汉末年，又有"六七之厄"的谶语，即两个"三七之厄"合而言之，前一个"三七之厄"是从汉高祖开国，经二百一十载，遇外戚篡权，赤眉起义；后一个"三七之厄"指自光武中兴，至黄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载，而天下大乱。晋干宝《搜神记》"赤厄三七"条所记即为明证。

至于"代汉者，当涂高也"的出处和含义，在《三国志》及其注中可找到圆满的答案。《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纪》所载禅代之事，洋洋万余言，先后有数十人，利用谶语，上书言事，劝曹丕代汉自立，其中以白马令李云和太史丞许芝在上书中所引谶语最多。李云上书有"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当昌于许"的谶语。许芝上书云："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李云、许芝等人的上书，广征图谶符命，目的是为曹丕称帝大造舆论，同时逼汉献帝下台，此书一上，不少人纷纷响应。许芝上书中有"汉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岁"之语，汉高祖元年为公元前 206 年，下推四百二十六年，当为建安二十五年(220)。此年曹丕代汉自立，改元为黄初元年。曹丕称帝前，曹魏势力已十分强大，他们利用谶语，广造舆论，是合乎情理的事。在建安末年，"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不仅在许昌一带流行，还流传到与曹魏集团相对立的西蜀（《三国志·蜀书·周群传》）。据此可知《汉武故事》应产生于建安末年，其作者可能是亲曹派文人。班固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92)，他无法知道一百三十年之后曹丕要代汉自立之事。

《汉武故事》一书，历代征引者甚多，现所见以西晋潘岳《西征赋》为最早，不过潘岳不是征引原文，而是用它的典故。《西征赋》云："厌紫极之闲敞，甘微行以游盘。长傲宾于柏谷，妻睹貌而献餐。畴匹妇其已泰，胡厥夫之缪官。"这几句赋是咏汉武帝"微行柏谷"之事，此事不见于《史记》、《汉书》，而仅见于《汉武故事》，故《文选》李善注引《汉武帝故事》一百二十一字以明本事。李善的引文有节录，仅占今存本的二分之一。《西征赋》作于元康二年(292)，距《汉武故事》的成书约七十年。在这七十年中，《汉武故事》有了一个流传过程，已经广为文人学士所知，这样潘岳才有可能采用其中的典故。准此，认为《汉武故事》是晋以后人伪托或以为王俭所作

均不能成立。潘岳作赋之年，在王俭卒前一百九十七年，葛洪卒前七十八年。

《汉武故事》记述了汉武帝刘彻生于猗兰殿至死后葬于茂陵的杂闻琐事，书中所叙武帝的一生，可分为幼时、登极后以及死后的逸闻逸事。小说写武帝幼时聪慧过人，六七岁时，对问题便有自己的看法，其姑母长公主刘嫖问他："儿欲得妇否?"他回答说："欲得妇。"长公主指宫中"长御百余人"，他均看不中，独选择了长公主之女阿娇，并说："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他年仅十四岁，便对防年继母杀父，防年杀继母的论罪问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判决。作品记述了刘彻亲政后的几个特点，如爱轻服微行，察民风俗；好学不倦，招天下遗书，亲自校阅；能惜贤用能，不以出身论人，"故能得天下奇士"。但也表现了他的专横苛刻、喜怒无常、好大喜功的一面。如淮南王能致仙人，隐形升行，服气不食。武帝欲受其道，淮南王不肯传，云无其事，武帝便要杀淮南王。他罗致的天下奇士，稍有小过，动辄问罪。他北伐匈奴，南诛两越，穷兵黩武，致使天下骚乱。大臣谏争，他不但不听，反而加罪于直言敢谏之臣。他晚年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在长安建蜚帘观，在甘泉宫筑延寿观、通天台，建造千门万户的建章宫，在太液池中造三山，象征蓬莱、方丈、瀛洲。又为酒池、肉林，聚天下珍奇，宫中置美人七八千。他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时无妇人。为了永远占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享尽荣华富贵，他一生好仙，迷恋长生不老之术。书中所写武帝会见西王母的场面，十分生动形象。直到临终前，他才认识到神仙的虚妄。小说对并非仙才的汉武帝，作了淋漓尽致的嘲讽。《汉武故事》中的许多情节，神奇怪异、荒诞无稽，使其迥异于正史中的"本纪"，而具有小说的特色。

清刻本《汉武故事》书影

《汉武故事》语言简雅，历史成分与幻想色彩紧密结合，又长于摹景状物、渲染气氛。书中还有不少生动的对话，多侧面、多层次地表现出汉武帝的性格特征。作为小说，它富于故事性并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

《汉武故事》，宋以后已佚，现存各种版本均为辑本。常见者有《古今说海》本、《粤雅堂丛书》本、《说郛》本、《问经堂丛书》本（清人洪颐煊辑）、《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本（清人王仁俊辑）、《古小说钩沉》本（鲁迅辑）。

（刘文忠）

Hanwu Neizhuan

《汉武内传》 志怪小说。又称《汉武帝传》、《汉武帝内传》。《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三卷，不题撰人。《旧唐书·经籍志》作《汉武帝传》二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列入道家类神仙之属。宋代书目如《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又类书《玉海》等，并著录为二卷，亦不题撰人。《四库全书》作《汉武帝内传》一卷，列入小说家类异闻之属，提要谓"旧本题汉班固撰"。本书作者，自唐以来，其说不一。宋晁载之、清孙诒让及近人余嘉锡曾论证为晋葛洪所撰。然明清旧本径题班固为撰人，恐与所写为汉人汉事有关。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大抵言荒外之事则云东方朔、郭宪，关涉汉事则云刘歆、班固，而大旨不离乎言神仙"（《中国小说史略》）。鲁迅亦曾指出班固之伪："《汉武帝内传》则与班固别的文章笔调不类，且中间夹杂佛家语——彼时佛教尚不盛行，且汉人从来不喜说佛语——可知也是假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外，明道士白云霁又以此书为"东方朔述"（《道藏目录详注》卷一），其说尤为无据。

《汉武内传》今本一卷，记汉武帝刘彻出生至崩葬事，其中叙西王母下降会武帝一节描写详细。武帝会王母事先已见于《汉武故事》，语极简略，不足四百字，而《汉武内传》此节洋洋数千言，不仅人物增多，而且情节繁复，场景宏大，气氛热烈，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其人物如汉武帝侍臣董仲舒（舒一作君），王母侍女王子登、董双成、石公子、许飞琼、婉凌华、范成君、段安香、安法婴、郭密香、三天真皇母上元夫人等，皆《汉武故事》所无。其情节如王母降前使王子登传命汉宫，降临之日，命诸侍女弹璈吹笙，击钟鼓簧，拊石击磬，作九天之钧，歌《玄灵之曲》，王母则口若悬河，畅言神仙服食之道，又报请上元夫人，戒言五难损性之理，最后王母授《五岳真形图》，上元夫人授《五帝六甲左右灵飞方》十二事，诸多细节亦皆《汉武故事》中所无。凡所增饰处，可证《汉武内传》较《汉武故事》为晚出。

考《汉武内传》所记种种事物与议论，有些显然来源于《十洲记》（旧题汉东方朔撰）与《汉武洞冥记》（旧题汉郭宪撰）二书。如景帝梦赤彘事见于《汉武洞冥记》，上元夫人其人及海内十洲之说则出自《十洲记》。这又说明《内传》成书在《十洲》、《洞冥》之后。但是《汉武洞冥记》一说为梁元帝萧绎撰（《续谈助》引张柬之跋语），《汉武故事》一说为南朝齐王俭撰（同上）。又张华《博物志》卷八记武帝会王母事颇似《汉武内传》，而张华生当葛洪之前，凡此皆与葛洪依托之说相矛盾。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现象，余嘉锡认为和魏晋以来诸书转相祖述、互为印证的做法有关，并不能构成推翻葛洪依

托的证据。所以《四库提要辨证》引日人藤原佐世《见在书目》，谓佐世《书目》著于中国唐昭宗时，明言《汉武内传》二卷乃葛洪撰，必是据唐以前目录书著录。余氏此说，当可信从。

《汉武内传》的文字稍涉靡丽，摹写细致，词意清新，南朝齐、梁以后文人往往用为故实。如陈徐陵《玉台新咏序》"灵飞六甲，高擅玉函"句，即用《汉武内传》中上元夫人授《五帝六甲左右灵飞方》语；唐李善注《文选》中的郭璞《游仙》诗，亦引《汉武内传》所载《玄灵》歌词 。其他如唐韩愈《读东方朔杂事诗》、李商隐《碧城》、《茂陵》诸诗，无不用《汉武内传》为藻典。可见《汉武内传》在六朝迄唐代的流传与影响是较为广泛的。

《汉武内传》现存两种版本，一是《道藏》本，除《汉武内传》一卷外，还附有《外传》一卷；一是《广汉魏丛书》(明何允中辑)本，一卷，后来《五朝小说》、《四库全书》、《龙威秘书》、《墨海金壶》、《无一是斋丛抄》等所收即此本。《广汉魏丛书》本大抵辑自《太平广记》卷三，较《道藏》本文多遗缺。《道藏》本有清钱熙祚校本，在《守山阁丛书》中，最称完善。钱氏《校勘记序》说："《汉武帝内传》一卷，今文澜阁本、《说郛》、《汉魏丛书》本，略与《太平广记》同，皆非完帙。惟《道藏》本文多至倍，前人所引西王母侍女歌及朱鸟窗事咸在焉。别有《外传》一卷，首条全袭《十洲记》，余亦出入《汉武故事》、《神仙传》等书。内钩弋夫人、鲁女生、李少君三事，《太平御览》、《孔氏六帖》、《事文类聚》并引作《内传》。考诸家著录无《汉武外传》，《玉海》五十八引《中兴书目》：'《汉武内传》二卷，载西王母事。后有淮南王、公孙卿、稷丘君八事，乃唐终南玄都道士游岩所附。'今悉在《外传》中。后得晁伯宇《续谈助》本，《内传》自'太初元年'提行另起，后附公孙卿、鲁女生、封君达、李少君四条，有王游岩跋云：'右从淮南王至稷丘君凡八事附之。'正与《中兴书目》合，乃悟古本当以'太初元年'以下为下卷。好事者附录杂闻，后人觉其不类，遂析之为《外传》，而并原文二卷为一耳。"《汉武内传》各本间的差异及其渊源流变的踪迹，由此可见梗概。　　(许逸民)

Hanfu Mingtan

《翰府名谈》　宋代杂俎小说集。刘斧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二十五卷。原书失传。《类说》卷五十二收录节文十五条。《诗话总龟》等书亦引有佚文。现存残篇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故事，如《莱公蒨桃》条载寇准妾蒨桃所作的诗："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等书都曾引录。《明皇》条叙杨贵妃梦游骊山预兆缢死马嵬事及明皇梦至太一玉真元上妃院，觉而作诗云："风急云惊雨不成，觉来仙梦甚分明。"为他书所不载。《樊川诗集夹注》又引有《玄宗遗录》一条，情节更为新奇。《嵩山见李白》条叙白居易之孙龟年见李白遗之以书一卷，并示以《如梦令》词，实即后唐庄宗李存勖之《忆仙姿》。《诗话总龟》卷三十五载侯复梦见武后，命之赋诗，又令与杜夫人共饮，互相以诗赠答，文词亦颇华美。又卷四十四引怨妇诗，哀婉动人，写出了一幕婚姻悲剧。卷四十八引王轩遇西施事，出《云溪友议》而又有增饰。卷四十九引李瑜溺死为神，以诗答张芝，词章清丽，也有一些神奇的情节。从佚文看，有不少较好的宋代小说，但文字已经节略。《分门古今类事》中引有《翰苑名谈》若干条，其中一部分他书亦引作《翰府名谈》，如《后主古诗》、《王庆叙功》二条，已见《类说》本，或即一书。但《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另有《翰苑名谈》三十卷，无名氏撰，似别有其书。

(程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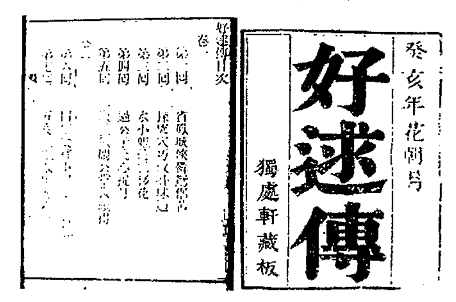
Haoyi Mizuan

《豪异秘纂》　宋代小说选集。佚名编。《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著录，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说："所录五事，其扶余国王一则，即所谓《虬须客》者也。"原本《说郛》卷三十四收此书，题下注："又名《传记杂编》，载五事。"凡录张说《扶余国主》、郑文宝《历代帝王传国玺》、无释《祖伯》、罗隐《仙种稻》、王仁裕《蜀石》五篇。《说郛》本仅收《扶余国主》、《蜀石》两篇，余三篇有目无文。《扶余国主》与现存《虬髯客传》大体相同，略有异文，较杜光庭《神仙感遇传》本详备。此书最早说《虬髯客传》是张说撰，嗣后明抄《说集》本、明刻《虞初志》本及《说郛》(重编本)都从此说，很值得研究。王仁裕《蜀石》事亦见何光远《鉴戒录》卷五，叙前蜀徐氏姊妹翊圣太妃及顺圣太后(即花蕊夫人)逸游吟诗事，作者亦颇可疑。《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著录无名氏《豪异秘录》一卷，疑即此书。

(程毅中)

Haoqiu Zhuan

《好逑传》　清代小说。十八回。又名《侠义风月传》。撰人不详，题"名教中人编次"、"游方外客批评"。今有好德堂写刻本，卷首有序，署"宣化里维风老人题于好德"，又有凌云阁刊本、独处轩藏板本。



清刻本《好逑传》封面

作品叙述明朝铁中玉、水冰心事。北直隶大名府秀才铁中玉"既美且才，美而又侠"。其父御史铁英为官刚直，被参入狱。铁中玉得知真相，智勇兼施，澄清冤案，因得义侠美称。游学山东。山东历城县退职兵部侍郎水居一有女水冰心，美貌聪明，才识不让须眉。同县大学

士之子过其祖慕其貌美，强来求婚，未允，欲乘机抢婚，被冰心察知，暗中易轿得免。继而诱劫冰心，又得铁中玉途中闻声相救。冰心为此甚为敬服，当中玉不慎为长寿院院僧下毒谋害而得急病时，冰心将其迎至家中诊治护视。病愈后，两人设席倾谈，互通情愫，然谨守礼之大防。此后过家又再三图谋冰心，冰心坚执不允。过其祖怒而进谗，诬陷水居一，铁中玉挺身而出，在三法司堂以死力保。后水居一复职升任尚书，往谢铁英父子，并议亲事，然铁中玉、水冰心皆以于礼有碍而不允。不久，铁中玉中进士，选为翰林，水冰心亦随父进京，两家结亲，但中玉和冰心尚未合卺。过其祖恼羞而怒，使人参劾，称"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无暧昧之情，今父母徇私，招摇道路而纵成之，实有伤于名教"。奉旨复查，皇帝知二人虽成礼而未同居，乃召水冰心令皇后验明，果为贞女。诬蔑者终被诘责，而称誉水冰心、铁中玉为"其好逑中出类拔萃者"，即令重结花烛，以彰风化。

《好逑传》取《诗经·国风·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意为题，述才子佳人倾慕联姻的同时，宣扬纲常名教，"爱伦常甚于爱美色，重廉耻过于重婚姻"（维风老人《好逑传序》），不耽于色而好名义，不及于私而重礼防，是为真正的才子佳人，即所谓"好逑"。作者写铁中玉丰姿俊秀，性格却似生铁一般，他急公好勇、行侠仗义，与那些诗书满腹，却软弱无能的才子形象迥异；叙水冰心则貌美心灵，泼辣练达，"临事作为，却又有才有胆，赛过须眉男子"，与那些莺声燕语、任人摆布的闺阁佳人形象也绝不相同。这在明末清初的众多才子佳人小说中，是颇为独特的。作品设事合理，结构紧凑，带有喜剧色彩，文辞亦较佳。但全书处处充斥着道德说教，尤其是在人物的对话中，大段论述伦理名教，令人生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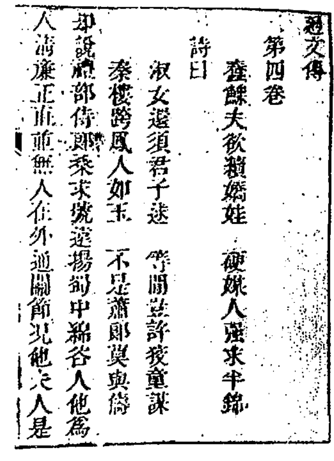
《好逑传》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情节构思为有些小说借用，甚至抄袭，并被搬上戏曲舞台，有《小河洲》等剧敷演其事。此书在 18 世纪传入欧洲，德国文学家歌德阅后大加赞赏。目前，此书的英、法、荷、德、日等文的选译本和全译本已达三十余种。

（顾　青）

Hejin Huiwen Zhuan

《合锦回文传》　清代小说。十六卷不分回。署铁华山人重辑。封页署"笠翁先生原本"。或谓非李渔所作。开篇为入话，述窦滔与苏若兰事：苏若兰因丈夫娶妾而不满，窦滔见妻妒而心怒，夫妻反目；苏若兰织回文诗，又名璇玑图，窦滔读后大受感动，夫妻遂和好如初。清戏曲家洪昇的《织锦记》传奇即演此事。

正文叙武则天得璇玑图，藏于宫中，安史之乱丢失。唐僖宗乾符年间，楚中襄州梁孝廉得半幅璇玑图，传给其子梁栋材，栋材设誓，必见持另半幅的女子方娶之为妻。适有桑侍郎之女桑梦兰，也存有半幅璇玑图，两人遂订婚约。恶少栾云，要强娶桑梦兰，便抢去了梁栋材的藏图，又利用权奸杨复恭的势力，以璇玑图必须合璧为名，强逼桑梦兰与栾云成亲。此时，杨守亮举兵反叛朝廷，李茂贞征讨不利，梁栋材高中状元，协助柳大司马领兵征讨杨守亮，发现了权奸杨复恭通敌证据，全家抄斩。藏在柳大司马家中的桑梦兰，终与梁栋材拜堂成亲，璇玑图重归入内库。


迴文傳
第四卷
蠢鰥夫欲賴嬌娃　硬媒人强求半錦
詩曰
淑女還須君子逑　等閒豈許狡童謀
秦樓跨鳳人如玉　不是蕭郎莫與儔
却說禮部侍郎桑求[illegible]逆揚蜀中稱谷人他為
人清廉正直並無人在外通關節况他之人是

清刻本《合锦回文传》书影

这虽是一部才子佳人小说，但褒忠斥奸的气味较浓，杨复恭叔侄之弄权作恶，柳太守、薛尚文之秉正善良，形成强烈对照。小说结构精巧，文字通畅。

今存清嘉庆三年（1798）宝砚斋刻本和道光六年（1826）大文堂刻本。

（林　辰）

Heke San Zhi

《合刻三志》　志怪小说选集。明冰华居士编。有明刻本传世。冰华居士，疑即潘之恒。潘之恒，字景升，安徽歙县人，嘉靖间官中书舍人。著有《黄海》、《名山注》、《涉江诗选》、《亘史》等。《亘史》题天都逸史冰华生辑，似即此人。江盈科所辑《雪涛谐史》前亦有冰华居士序。《合刻三志》中的《神僧传》、《鬼冢志》、《杜秋传》，即题潘之恒校阅。冰华居士序说："稗官家无虑什百，唯《虞初》、《齐谐》、《夷坚》三志称焉。"似乎此书就是把这三种书汇集合刻而成，但实际上只有小部分出自《虞初志》、《夷坚志》；《齐谐志》并非原名，书中所收吴均《齐谐记》一种，实当作《续齐谐记》。《合刻三志》分志奇、志怪、志异、志妖、志幻、志鬼、志梦、志寓八类，收书共八十种，大多数是伪托的，充分体现了明代人"妄制篇目、改题撰人"的陋习。

妄制篇目的如韩愈的《怪道士传》，即《石鼎联句诗序》的改作，实出杜光庭《仙传拾遗》（《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引作《轩辕弥明》）；宋玉的《巫山神女梦》即《神女赋》；白居易的《琵琶妇传》即《琵琶行》及序。还有一些篇目在正文上没改，而在目录上改了，如《梁四公记》目录作《异人传》，《周秦行纪》目录作《冥遇传》。改题撰人的，如把出自《传奇》（孙恪）的《袁氏传》题唐顾夐撰，把马中锡的《中山狼传》题唐姚合撰，造成了不少混乱。更多的是书名和作者都是伪造的。如题唐许棠撰的《奇男子传》实即牛肃《纪闻》的吴保安事；题唐杜光庭撰的《豪客传》实即《虬髯客传》，《古押衙》实即薛调的《无双传》，《黄衫客》实即蒋防的《霍小玉传》；题元乔梦符撰

的《续剑侠传》，与王世贞所编《剑侠传》的后半部完全相同；题陶宗仪记、田汝成撰辑的《幽怪录》，实即《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六卷《幽怪传疑》(稍有删改)；题唐雍陶撰的《稽神录》，其中《玉杵臼》即裴航事，《暖金合》即张无颇事，《玉壶记》即元彻、柳实事，均出裴铏《传奇》；又取《纂异记》的田璆事为《薰髓酒》、《玄怪录》的裴谌事为《掷仙李》；题元罗贯中撰的《冥感记》，所收《绿衣人传》、《金凤钗记》、《牡丹灯记》三篇，均出瞿佑《剪灯新话》。

本书所收的伪书，有一部分亦见于《五朝小说》或《说郛》(重编本)，如《神僧传》(法显)、《奇男子传》(许棠)、《志怪录》(陆勋)、《闻奇录》(于逖)等，已不知孰为先后。还有一部分只见于清代莲塘居士陈世熙所辑《唐人说荟》，如《仙吏传》(太上隐者)、《英雄传》(雍陶)、《神女传》(孙頠)、《灵怪录》(牛峤)、《物怪录》(徐嶷)、《妖妄传》(牛希济)、《夜叉传》(段成式)、《幻戏志》(蒋防)、《幻影传》(薛昭蕴)、《幻异志》(孙頠)、《雷民传》(沈既济)等，显然在本书之后。看来《唐人说荟》曾受《合刻三志》的影响，在《五朝小说·唐人百家小说》的基础上，又转抄了一大批伪书，贻误更广。《合刻三志》的编印较早，作伪极多，造成的混乱非常严重。幸而刻本不多，流传不广，但它的谬种却通过《唐人说荟》、《唐代丛书》而得以散布。正本清源，必须考订。

(程毅中)

Hepuzhu

《合浦珠》 清代小说。十六回。全称《新镌批评绣像合浦珠传》。署"槜李烟水散人编"，亦署"烟水散人编次"。

书叙金陵书生钱九畹发誓"若不得一才色双全的，誓终身不娶"。后与名妓赵友梅一见钟情。钱九畹老师郑文锦为人奸诈，与妓院老鸨合谋钱九畹钱财，赵友梅得知消息，告诉了钱九畹，郑的阴谋没能得逞，遂勾结官府，诬陷钱九畹下狱。经好友搭救，钱九畹出狱后投奔范留然家暂住，由婢女红蕖传诗递柬，与小姐范梦珠私订终身。但范家有言，必有以明珠为聘方可许嫁。钱九畹得异人相助，得到了订婚的明珠。但范留然和范夫人各收到一颗行聘的明珠，一女不能嫁两家，于是考诗择婿。钱九畹写出了他和范梦珠的唱和诗送上，小姐一看便知，自然中选。范留然为了平息另一持明珠行聘者程家的不满，主动为媒，把一位有权势人家的女儿嫁给了程家。钱、范、程三家皆大欢喜。

作品缺乏深意，多处模拟唐人传奇情节，如神异的中屠丈挟人飞垣救赵友梅，类《昆仑奴》；千里之外真真儿取恶人首级，类《聂隐娘》；白瑶枝还魂，又类《离魂记》等。作者把这孤立的零散情节串连一起，重新铸造，虽波澜曲折，节外生枝，未免冲淡了主题，有冗赘之感。语用浅近文言，诗词篇幅亦多，继承明末小说风格。今存清初刻本。

(林　辰)

hesheng

合生 宋代说话四家之一。亦作"合笙"。《都城纪胜》说："说话有四家。……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东京梦华录》记北宋时京瓦伎艺，有"吴八儿合生"。《武林旧事》卷六列举南宋时"诸色伎艺人"，有"合笙，双秀才一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合生为说话人四科中的第四家，对此，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

《新唐书·武平一传》说："酒酣，胡人袜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浅秽。"并记武平一上书谏曰："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宋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说："有谈歌妇人杨苧罗，善合生杂嘲，辨慧有才思，当时罕与比者。少师(杨凝式)以侄女呼之，每令讴唱，言词捷给，声韵清楚，真秦青、韩娥之俦也。"并记述杨苧罗以嘲戏之辞讥讽僧云辨的体肥肚大。由此可知，合生是一种歌咏事实人物的乐曲，其内容则往往是对人物的嘲戏，出言轻俳浮薄，以敏捷见长。宋洪迈《夷坚支志乙集》卷六说："江浙间路歧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并举临川散乐妓吟诗、会稽歌诸宫调女子洪惠英唱小曲二事为例。这和《都城纪胜》等书的记载是基本上一致的。《太和正音谱》卷下"中吕篇"引无名氏散套《剔银灯》曲说："折末商迷、续麻、合笙，折末道字、说书、打令，诸般儿乐艺都曾领。"可知合生犹存于元人乐艺中。

(刘　蕤)

Hetong Wenzi Ji

《合同文字记》 宋代话本。辑存于《清平山堂话本》。明人晁瑮《宝文堂书目》和清人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后者列入宋人词话类。《宝文堂书目》另有《合同记》，疑为同篇异名，或题材相同，或为另一个故事，尚难考定。

本篇叙述北宋庆历年间，东京汴梁城郊农民刘添瑞因旱涝不收，携妻挈子逃荒去路州高平县，临行前，与兄长刘添祥立一合同文字，以证明田宅产业为兄弟共有。不幸刘添瑞夫妇在高平县相继病故，遗下儿子刘安住。十五年后，刘安住将父母骨殖回乡安葬，其伯母王氏欲独吞家产，不认刘安住是侄儿，并将他击成重伤。此案告到开封府尹包拯处，包拯验明刘安住手中的合同文字，欲将刘添祥夫妇收监问罪，由于刘安住哀求，才免于惩罚，使他们一家团圆。刘安住因孝义双全，加赠陈留县尹。元代有佚名《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杂剧，系由本篇故事改编。本篇旨在表彰刘安住的孝义。包拯在情节中无所作为，而杂剧旨在表现包拯的断案智慧，因而对伯母不认亲侄的情节作了较大改动：《合同文字记》的伯母狠心而愚蠢，只知不认侄儿，却不知要赚合同文字到手；杂剧中的伯母狠心而狡猾，先把合

同文字赚去，然后翻脸不认人。由于这位狠妇人的狡猾，才显出包拯断案的高明。明代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三《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则直接取材于杂剧。 （石昌渝）

Hedian

《何典》 清代小说。十卷不分回。署为"缠类二先生评，过路人编定"，有太平客人序及作者自序，附海上餐霞客跋。《何典》初刻于清代光绪四年(1878)，由上海申报馆出版。又有光绪甲午上海晋记书庄石印本，书名题为《十一才子书鬼话连篇录》，署名"张南庄先生编，茂苑陈得仁小舫评"。1926年刘复据此考订作者为张南庄，乾嘉时人，生平不详。评者为陈得仁。1926年6月刘复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作《题记》。有北新书局排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排校注本(1981)。

《何典》是一部讽刺性的滑稽方言小说，全书主要用江南一带的方言俗谚写成。书名《何典》，取"出自何典"之意，谓自出新典，以方言俗语为文。小说通篇描写鬼蜮世界中发生的故事。作者写阴山下鬼谷中三家村内财主活鬼，中年无子，后求神烧香，得一贵子，名活死人，合家欢喜。不料在谢神还愿、搭棚演戏之际，有斗殴而亡者，遂被人诬告下狱，又被当方土地饿杀鬼讹诈了无数钱财，方才出狱，即气病而亡。活鬼死后，其妻改嫁，不久亦病死，其子活死人少小无依，被其舅形容鬼收养，然为舅母所不容，逐出行乞，得遇仙人指点，从鬼谷先生学艺，后因平叛有功，被阎罗王封为蓬头大将，并奉旨与臭花娘成亲，登台拜将，建功立业。全书有名字的鬼物不下六十余人，主要人物活死人的活动集中在后半部分。

小说通过对鬼蜮世界的描写，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人世相"，正如鲁迅先生所云："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题记》)。其中尤以对官场黑暗的描写最为集中和深刻。笔墨恣肆，行文放诞，穷尽其相。小说第二回写活鬼因得子而酬神演戏，黑漆大头鬼在戏场上打死了破面鬼，但作为三家村土地的饿杀鬼，不去追查真正的凶手，却把活鬼拘捕到案，施以酷刑，还给他捏造了一个造谣惑众的罪名。实因活鬼是个暴发户，可以狠狠地敲诈一番，刘打鬼开口便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勒索钱财，直言不讳。在作者的笔下，无论是当官的饿杀鬼、当差的刘打鬼，还是地方上那些形形色色的无赖，都是些"杀人不怕血腥气"的魑魅，他们串通一气，为非作歹，鱼肉百姓。书中第八回写退归林下的权臣轻脚鬼之子色鬼，抢占民女豆腐西施，其妻畔房小姐乃识宝太师的千金，妒心甚重，一怒之下，乱棍将豆腐西施打死。豆腐西施的父亲明明知道杀人凶手，准备直接报官，却被乡邻拦阻："虽说是王法无私，不过是纸上空言，口头言语罢了……少不得官则为官，吏则为吏，也打不出什么兴头官司来。"劝他只去报案，不得指名。果然饿杀鬼受理此案，不敢得罪识宝太师，于是移花接木，把荒山里的两个大头鬼当作凶手抓来，梦想向识宝太师邀功请赏，官上加官。而太师平日就卖官鬻爵，得了饿杀鬼的贿赂，就将城隍这个美缺，给饿杀鬼做了。鬼蜮世界，正同人间世界一样，"赃官墨吏尽贪财"，即使有少数较为廉洁的官吏，也是"清官难出猾吏手"，孤掌难鸣。作者能于嬉笑怒骂之间，滑稽放诞之处，表现出愤世嫉俗之情。此外，小说对读书人的描写，亦不乏揶揄嘲讽之笔。活死人读书相当聪明，到头来却成为"念文字的叫花子"，给活死人指点迷津的道士曾一语破的，说读书人只能写些纸上空言，"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作弃物了"。与其说是对封建社会文人的评价，毋宁说是作者之自嘲。

令人惋惜的是，在"写鬼物正像人间"的严肃内容的描写中，作者的嘲讽亦常常失之于油滑，故而全书滑稽有余而深刻不足。如书中对僧尼恶行的描写，对女眷烧香拜佛的讽刺，原也属于"人世相"的一斑，但由于作者油滑的自然主义的描写，使它们与书中其他的一些猥亵的描写一样，成为小说的败笔，削弱了讽刺的力量，故而被鲁迅先生称为"江南名士"式的滑稽。应当指出：《何典》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异样的光彩，它以嬉笑调侃的笔锋，亦庄亦谐的手法，在悲剧故事中加上喜剧的情节，在喜剧结构中含有闹剧成份，反映了一种新的小说审美意识。这种亦悲亦喜，夸大乖张的小说风格，对晚清一代的谴责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量运用方言俗谚是《何典》的显著特色。它开了以方言俗谚写小说风气之先河。由于小说中语言大都是从生活中直接提炼而来，且大量使用其转义和借义，精练生动，形象活泼，是"现世相的神髓"，常令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 （朱伟明）

He Liangjun

何良俊(1506～1573) 明代小说、戏曲家。字元朗，号柘湖。松江(今上海市)人。嘉靖中以岁贡生入国子监。嘉靖三十二年(1553)，四十八岁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嘉靖三十七年因对现实不满，厌倦仕途，引疾归里。何良俊平生有志于用世而又勤学好读，早岁曾"二十年不下楼"，家中藏书，涉猎殆遍。斋名"四友"，指庄子、王维、白居易和他自己，所著除《语林》(1551)外，还有笔记《四友斋丛说》三十八卷，内容丰富，学术价值较高，其中卷三十七，共三十条，是专谈戏曲理论文字，曾被单独抽出，辑为曲论。诗文有《柘湖集》、《清森阁集》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有传。 （薛洪勣）

He Shouqi

何守奇 清代小说《聊斋志异》评点家。字体正，广东南海人。生卒年不详。他曾评点《聊斋志异》，所据版本是青柯亭刻本，其评本刻于道光三年(1823)。至光绪十七年(1891)，四川喻焜把他的评语与王士禛、冯镇峦、但明伦的评语合刻在一起，是为《聊斋志异》的四家

合评本。

他批评《聊斋志异》夹评少，总评多，但都较简略（《陈云栖》一篇写评一百一十二字，可说是最长的了）；就作品思想内容抒写感想的多，艺术分析少。如评《聂政》："任侠所为，每不轨于中道，聂政此举，庶令奋于义者。死为鬼雄，又何愧焉。"评《恒娘》："恒娘之术，乃退一步法，老氏知雄守雌之训正如此。"其感想并不深刻。就其评语所表现的思想倾向言，可分为以下几点：

一、强调赏善罚淫。何守奇认为《聊斋志异》把《考城隍》列于首篇有开宗明义的用意："一部书如许，托始于考城隍，赏善罚淫之旨见矣。篇内推本仁孝，尤为善之首务。"《绛妃》在《聊斋志异》青柯亭本中为最后一篇，他又重申此意："此书之旨，在于赏善罚淫，而托之空言，无亦惟是幻里花神，空中风檄耳。"认为《瞳人语》中所写"此即罚淫，与《论语》首论为学孝弟，即继以戒巧言令色意同"。评《陈锡九》说"孝子节妇，出于一门，其为鬼神所祐宜矣"，则是赏善。赏善罚淫是为了维持名教纲常，所以他称赞"杨公（涟）忠义，足维持名教纲常"。因此认为"纵复成仙，究亦何益人世？世上多一神仙，不如多一圣贤"（《杨大洪》）。

二、反对贪暴不仁。《潞令》一篇写潞城令宋国英贪暴不仁，有人说他为民父母不应如此威焰。他却很得意地说："官虽小，莅任百日，诛五十八人矣。"何评："观其扬扬得意数语，便非为民父母之言矣。不有冥诛，曷有极乎？"评《毛大福》，认为"狼能获盗，孰谓狼也而不可为政乎"？狼本凶恶之兽，可以为政，可见官吏的贪暴，只是要求"无猛于狼可耳"！封建社会官吏之外，势豪欺压平民亦甚普遍，何评予以咒诅："势豪稔恶已极，天道必诛，无俟龙女化身！"（《博兴女》）

三、揭露科举弊端。封建科举制度使读书人热衷于功名富贵，造就了一批书痴。在《书痴》一篇中何守奇评道："合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三语，苦于书中求之，乌得不痴！"对于科举制度弊端的揭露，远不如《聊斋志异》作者深刻。在评《司文郎》时，何守奇一方面说，"文贵心受，今闱中辄言有目共赏，岂知瞽者固谓膀胱所不能容乎？"其态度是揭其弊端的；另一方面却又说，"读书人当克己而不尤人，此自确论。否则，文未登岸而公然自诩，是又余杭生之不若矣"。对读书人如此责备，则非确论。其评《僧术》说："鄙吝者必非大器，是矣。然科甲者究不能无鄙吝，此又何说？"得致科甲者有鄙吝之人，但言外之意则又认为得致科甲者并不尽是鄙吝之人，有可成为大器者。可见他对科举制度弊端的揭露是不彻底的。

四、颂扬生死真情。林四娘死已十七年，何守奇认为"林四娘直是不能忘情耳，乃知情固非死物"（《林四娘》）。人可以死，而情却不死，所以"连城爱文士，乔年重知己，乃可死死生生"（《连城》）。打破死生限制，乃是真情。

较之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评点，何守奇对作品的艺术评论却十分简短。如评《农妇》"写健妇性情如绘"，评《镜听》"闺情如见"，都只一句。评《鸽异》"曲曲传神，如睹飞奴之异"，也不过两句。评《绛妃》时，只是引周竹星之语，认为《聊斋志异》"行文有史家笔法"，而不要"忘其句法"。把欣赏和学习其笔法、句法作为阅读的主要目的，是"阅者最宜体认"的，认为这样才是"本"，才是"精"的方面，而"勿徒喜其怪异，悦其偷香，风流文采"，"斯不至舍本求末，弃精取粗之诮"。其实是本末颠倒，也可见他的艺术见解的肤浅迂腐。

（商　韬）

He Bang'e

和邦额（1736～？）　清代文言小说集《夜谭随录》的作者。字闲斋，号霁园主人。满洲人。其祖父和明乾隆初年曾于武威（今属甘肃）、宜君（今属陕西）、乌兰（今属青海）等地任军职。和邦额的少年时代，即随同祖父母和父母在西北一带度过。乾隆十五年（1750），祖父调任福建，和邦额随之又由三秦而入七闽。不久，祖父病故，随父扶榇返京。以"八旗俊秀者"入咸安宫官学。昭梿《啸亭续录》曾说："有满洲县令和邦额著《夜谭随录》行世。"可知他曾一度出任县令。他自幼喜听奇闻怪事，爱读《太平广记》等书，"每喜与二三友朋，于酒觞茶榻间，灭烛谭鬼，坐月说狐"（《夜谭随录·自序》）。《夜谭随录》成于乾隆四十四年和邦额四十四岁之时。

（江一泓）

Heshang Xianxing Ji

《和尚现形记》　清代小说。十回。存宣统三年（1911）醒狮小说林刊本。题"冷眼著"，"缘云庵主人编辑"。编撰者生平事迹不详。首序，署"古盐补留生志"，标"警世小说。"

书叙杭州观音寺慧莲和尚色胆包天，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寺后园内强奸邻家采花少女。女父邓伯清闻声寻至，慧莲慌忙逃走。邓伯清亦非良善之辈，平素专靠敲竹杠度日，见女被辱，遂趁机勒索，大闹寺院。方丈无奈，纳巨资于邓，了此丑闻，且发千元与慧莲，将其驱逐出寺。慧莲遂投湖州大雄寺栖身，因见寺院荒废，乃出资化缘重建大雄寺。时值寺邻失火，火灭后建坛禳火神，道场中，慧莲又萌邪念，贪看女人以至失神，连连闹出笑话。其间，原大雄寺穷僧聿修，贪图钱财遂起盗心，竟勾结二头陀里应外合抢劫寺院。慧莲心腹僧金刚老二，力大尚义，将头陀擒住。聿修见阴谋败露，乃暗放贼人，反装被捆，遂掩人耳目反危为安。慧莲深得化缘秘诀，富户纷纷解囊捐赠，从此大雄寺香火日见兴盛。小说揭露僧侣罪恶，尚可一读。

（罗德荣）

Hedong Ji

《河东记》　唐代传奇小说集。薛渔思撰。薛渔思，生平不详。《河东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三卷，说："亦记谲诡事，序云续牛僧孺之书"。洪迈《夷坚支

志》癸集序提到"薛涣思之《河东记》",则作者之名或当作涣思。此书作者自序称为续牛僧孺《玄怪录》而作,当作于大和(827～835)之后,书中不少故事也发生于大和年间。确有一些与《玄怪录》近似的故事,如《萧洞玄》(《太平广记》卷四十四)就和《玄怪录》的《杜子春》的情节结构相同,也是炼丹被魔鬼破坏,不同的地方是萧洞玄转生为男子而不是女子。余如《胡媚儿》、《卢佩》也近似《玄怪录》的《侯遹》、《崔书生》。

原书失传,《太平广记》等书引有佚文。书中最著名的故事是《板桥三娘子》(《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叙板桥店店主三娘子用魔术把客人变成驴,吞没客人的货物,后被旅客赵季和用计使她自作自受,也变成驴。这篇收入《古今说海》时改题作《板桥记》,又被辑入伪托孙頠撰的《幻异志》,真正作者的姓名几乎湮没不传。

较好的作品如《独孤遐叔》(《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一),叙夫妻两人在梦中相遇。丈夫离家二年,归途中于夜间见妻子被人强迫陪饮唱歌,怒而掷砖击之,忽然不见。到家后见其妻,她诉说梦中被凶暴者胁迫共饮,忽见大砖飞坠,因而惊醒。这篇构思近似《三梦记》的刘幽求故事,与《纂异记》的《张生》也基本相同。《独孤遐叔》对环境气氛的描写非常逼真,给人以迷离恍惚之感。《聊斋志异》中《凤阳士人》的情节也和它相似,可能曾从中得到启示。

还有如《申屠澄》(《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九),写申屠澄在赴任途中投宿草舍,见一小娘子甚美,又明慧知诗,澄求娶为妻,携之同去,情义很厚,已生子女。澄赠之以诗,妻终日吟讽而不肯和作。后罢官回乡,途经嘉陵江畔,妻不禁情发于中,吟诗答澄,有"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之句。至其妻家,草舍空无一人,妻于故衣中见一虎皮,即披之变虎逝入山林。唐代小说中虎女故事不少,而这篇最为优美,诗笔也富有情采。

余如《叶静能》(《太平广记》卷七十二)叙常持满饮酒过量即倒,说明了某种哲理。《蕴都师》(《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七)写都僧被夜叉诱惑,讽嘲佛法的无能。《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五引《玄怪录》的《崔绍》一篇,《说郛》卷四《墨娥漫录》引作《河东记》。故事发生于大和八年,归属《河东记》较为可信。《崔绍》篇幅之长,在唐代小说集中是罕见的。

《河东记》风格与《玄怪录》相似,在文采上很有特色,还略胜于《续玄怪录》。但故事情节往往与他书重复,似独创性稍差。从现存佚文看,不失为唐人小说的优秀作品。 (程毅中)

Hejian Zhuan

《河间传》 清代小说。《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云"未见",列于猥亵小说。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云:"至《灯月缘》、《肉蒲团》、《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间传》、《痴婆子传》则流毒无尽"。然道光十八年、同治七年裕谦、丁日昌先后查禁淫词小说,均不见列有此书。

此书不见传本,难考书中情节,孙楷第疑本柳宗元《河间传》为之。《河间传》见《柳河东全集》外集卷上,《情史》卷十七、《剪灯丛话》卷二收入此篇。柳宗元为此文,本意在以微言识大义,以河间之淫行,喻夫妇朋友之恩不可恃,"况君臣之际,尤可畏哉!"并非就事论事,纯以稗官琐闻视之。然晚明淫风甚炽,故极有可能演述为色情小说。 (吴 郑)

He Daqing Yihen Yuanyangtao

《赫大卿遗恨鸳鸯绦》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十五。叙赫应祥与尼姑勾搭成奸,被扮作尼姑藏于庵中淫乐致死的故事。事见《泾林杂记》,《情史》卷十八引之。本篇据此敷演,另增女尼私藏小和尚淫乐故事,相互牵连,最后悉皆败露,为官府破获。这不仅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复杂,富有吸引力,而且使作品对宗教禁欲主义的不合人性和尼僧偷情的揭露,显得更加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作者以鸳鸯绦作为情节贯穿线。鸳鸯绦原是赫大卿与其妻的爱情信物,赫因见鸳鸯绦而思念妻子,欲离开尼姑庵,引起尼姑设计使他醉酒剃发,充当假尼姑,终于淫死在尼姑庵内。后又由在尼姑庵做泥水匠的蒯三拾得这条鸳鸯绦,系在腰间,被赫大卿的妻子陆氏看见,案情败露。一条鸳鸯绦使全篇结构紧凑完整。



明刻本《醒世恒言》插图

清初无名氏作《玉蜻蜓》传奇,即采本篇加以附会而成。《听雨轩笔记》卷四《赘纪》所述,情节亦相类,为吴中《玉蜻蜓》(又名《节义缘》、《芙蓉洞》)弹词所本。

(周中明)

Heiji Yuanhun

《黑籍冤魂》 清代小说。作者署"趼"(即吴沃尧)。发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月月小说》第四号。后收入《趼人短篇九种》,光绪三十四年上海月月小说社出版;《趼人十三种》,宣统元年(1909)上海群学图书社出版;阿英编入《鸦片战争文学集》(1957,中华书局)。

小说揭露吸食鸦片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健康的危害。篇首引子叙说鸦片传入中国的由来。康熙年间,年

羹尧大将军率兵西征，深入藏境，兵饷告缺，借得寺庙中如来三宝佛和五百罗汉的金身，铸造铜钱，以充兵饷；许愿将来得胜还朝，奏明天子，重铸金身。后来雍正皇帝登位，年大将军伏法，此事无人闻问，弄得三尊大佛及五百罗汉的魂灵无所依附，回归本土印度，为了讨还金身，化作罂粟花，印度人破子取浆，制成烟土，贩往中国，把一个偌大中国，闹得民穷财尽。这个虚构的故事，带有浓厚的因果报应色彩，掩盖了帝国主义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

正文写一个鸦片烟鬼沦为路倒尸的故事。作者在路上被一个垂毙的人绊了一交，得到他留下的一本残册，上面自叙一生的历史。他生于土财主家，父亲为了让他保守家产，不去狂嫖滥赌，教他从十五岁起就染上鸦片烟瘾。妻子再三苦劝，他抵死不肯戒烟，结果弄到家破人亡。一个五岁的儿子，误吃了"戒烟参片"中毒而死，妻子也服生鸦片烟自杀。家中全靠当卖度日，僮仆星散，收房的大丫头席卷而逃，女儿被骗卖沦为娼妓。他曾拉洋车，当乞丐，最后得了伤寒烟痢，倒毙在马路上。小说刻画形容淋漓尽致，寓有警世之意，"算是劝人戒烟的苦口，并且也不枉那路倒尸现身说法一场"。

（林　薇）

Henhai

《恨海》　清代小说。十回。署南海吴趼人即吴沃尧撰。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标"写情小说"。后收入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1959，中华书局)。

《恨海》是吴沃尧的得意手笔，仅十日而脱稿，自云："出版后偶取阅之，至悲惨处，辄自堕泪，亦不解当时何以下笔也"(《说小说》)。小说以庚子事变为背景，叙说两对青年男女的婚姻悲剧。工部主事陈戟临有二子：长名祥，字伯和，与同乡张鹤亭之女棣华订婚；次名瑞，字仲蔼，与中表王乐天之女娟娟订婚。三家聚居京城，儿女自幼同窗，青梅竹马，当小儿女渐次长成之时，逢庚子乱起，鹤亭经商在沪，戟临遣伯和护送鹤亭之妻白氏和棣华避乱出京。一路兵荒马乱，不幸中途冲散。白氏惊吓成疾，棣华独自奉母南下，流离转徙。待到鹤亭北来迎眷，白氏已恹恹死于客邸，仅携棣华扶灵柩而归。伯和失散后逃难兵间，侥幸发了一注横财，又结交不良之辈，到上海后，狂嫖滥赌，吸鸦片烟上瘾。鹤亭寻到时，他已沦为乞丐。鹤亭将他领回家中，温慰规劝；棣华亦以柔情冀其感悟。然而伯和已经浪荡成性，负气出走，依然混迹小烟馆中，贫病交迫以死。棣华万念俱灰，斩断青丝，遁入空门。至于仲蔼，留京侍奉父母。戟临夫妇双双死于"拳祸"，仲蔼幸遇父执，荐至陕西某观察幕中，得保举功名。特来上海寻访失散多年的娟娟，竟不知下落，抑郁寡欢，矢志不娶。不意在一次灯红酒绿的筵席上与娟娟蓦然相遇，方知她已沦落为妓。仲蔼愤恨已极，了却尘缘，披发入山，不知所终。

小说描写棣华、伯和仓皇南逃，一路所见的乱离情景：疮痍满目，哀鸿遍野，那车辚辚、马萧萧、行色匆匆的难民洪流；那帆樯林立、蜂屯蚁聚、拥塞港湾的挈眷避乱船只；大运河上，遥望火烧教堂的熊熊烈焰，满天通红，月亮都染成了血殷之色；还有那兵燹之余、颓垣断壁的天津卫；剑花血雨、御沟流腥的北京城……这一切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历史一瞥。作者对于列强侵华的暴行，以及亲贵大臣的昏聩误国，予以揭露和批判；同时，对于义和团民也是反对的，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描绘了那些裹红巾、束红带、成群结队、呼啸而过的拳民的愚昧和野蛮。

小说旨在言情，抒写"精卫不填恨海，女娲未补情天"的人生遗憾。伯和与棣华、仲蔼与娟娟两双情侣，本可三生石上，永证鸳盟；不期横风吹散，镜破钗分，一场历史浩劫毁灭了鹣鹣鲽鲽的百年情好。伯和从翩翩佳士变为自暴自弃、不肯回头的浪子；娟娟从娇憨少女变为倚门卖笑的浮花浪蕊，在半殖民地的上海，都有相当普遍的典型意义。

作者所写的是旧时代的儿女们的悲剧，除了造化弄人而外，也还由于他们自身灵魂中背负着历史的因袭重担，因而亲手酿就了人生的苦果。小说刻意摹写棣华用情之专，芳心一寸，柔肠百转，全系于伯和一身；闻知伯和沉溺下流，棣华唯有自怨自艾，爱之弥坚，捐弃嫌疑，亲侍汤药；待到伯和溘逝，她竟自甘埋葬红颜，青灯黄卷，以了余生。然而，这种殉道式的"情"，其内涵却是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规范以及悲观的宿命思想，令人感受到了人世间的冷酷、残忍。棣华实际上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作茧自缚，在心造的幻影中断送了锦绣韶年。

《恨海》艺术上较为圆熟，描写细腻、熨贴，委婉深曲，状儿女绸缪之态，芳馨悱恻；写荆棘铜驼之悲，低徊呜咽。小说弥漫着浓郁悲凉的时代气氛，那凄风苦雨、残灯如豆的八百户村店；那人声鼎沸、栖鸟惊飞的大运河渡口……一幅幅生灵涂炭的景象，令人伤心惨目。寅半生评说："写棣华客邸侍疾，至遁迹空门，是笔是墨，是泪是血，凝成一片。灯下读此，真觉悲风四起，鬼语啾啾"(《小说闲评》)。《恨海》尤以心理刻画见长。作者用了很多篇幅描绘棣华与伯和一对尚未成礼的夫妻在逃难中同居的光景，那样一种乍惊乍喜、含羞脉脉的温柔缱绻，以及失散后魂萦梦绕的刻骨相思，将一个情窦初开而又拘于礼教的少女的复杂微妙心态描摹尽致。第五回《惊恶梦旅夜苦萦愁　展客衾芳心痴变喜》通过棣华梦中见到伯和似嗔似喜的模样，以及棣华第一次用男人被褥、浮想联翩等细节，作者大胆地揭示了女主人公在潜意识中对于性爱的渴求。此种心理分析手法在晚清小说创作中不失为有益的尝试。此外，《恨海》刻画人物性格分寸比较准确。如五哥儿、五姐儿，宛然村夫村妇口吻；伯和落魄后，重见棣华，似愧似悔，又似决绝，突然说道："我这两口烟，一辈子也戒不掉的了！"(第九回)，在自甘沉沦中又包含着那被扭曲了的自尊。

作者笃诚崇仰节孝，因而使小说带有一些以封建道德劝善惩恶的意味。　　　　　　（林　薇）

Hongtianl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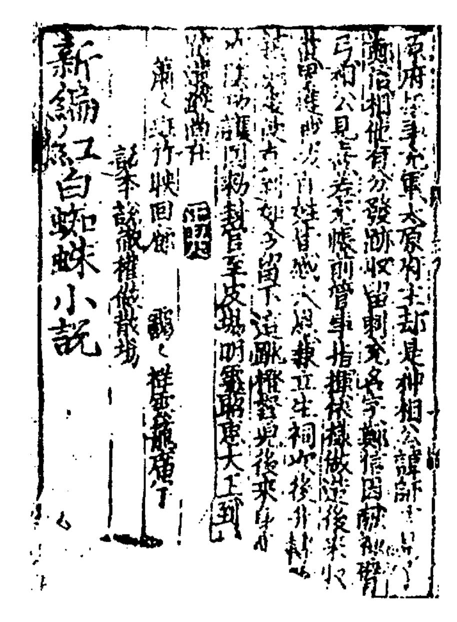
《轰天雷》　清代小说。十四回。作者孙希孟，署“藤谷古香”，托为从日文小说译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翌年再版。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四卷》（1961，中华书局）。

本书写近代史上常熟的一大奇人沈北山事。戊戌政变后，沈北山上万言书，请慈禧太后归政，杀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一时轰动全国。书中隐名荀彭，号北山。北山家境清寒而资质聪慧，靠友人助，进京纳监，入国子监读书，得到龚师傅（影射翁同龢）的赏识，年少登科，乡试会试连捷，点翰林院庶吉士。然而，北山性情怪僻，形容猥琐，不谙人情世故，被人目为似傻如狂。他在婚姻问题上屡受刺激，初与韩观察之女联姻，正待择吉纳赘，未婚妻忽暴病身亡。时值中东战起，束装南归，又与苏州城内巨绅贝季瑰（影射费念慈）之女公子缔结良缘。入赘之夜，因为北山其貌不扬，又涎皮赖脸，被贝小姐当作疯子，拒绝与他同房。北山情场败北，羞愤投水自尽，遇救后神昏气沮，侘傺失志，竟将这位有志有为的青年刺激成了愤世嫉俗的怪脾气。戊戌变起，六君子伏尸菜市。北山忧愤国事，风尘蹉跎，既遭妻家三番两次的羞辱，鸳梦难圆；又遭亲朋知交的唾弃，由此触动了他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念头。小说原原本本引录了沈北山的万言书全文，请归政于皇上，诛三凶以谢天下。北山携奏折至翰林院，请掌院学士徐桐代奏，被徐桐逐出。同乡京官、亲朋故旧唯恐祸发株连，酿成大狱，派人将他押送还乡。途经天津，北山将折稿投送《国闻报》发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案发，被捕下狱。北山狱中诗作，有“好将隔户鞭笞响，来试孤臣铁石肠”之句，传诵一时。末回行酒令点将，历数当时维新党与革命党的风云人物，首点孙文，次点章炳麟，评云：“革命何尝不是堂堂正正的旗，但民智不开，民力不足，民德不修，这三样没有，决不能革命。”标明作者的思想倾向。小说最终以“轰天雷”比拟北山作结。

（鲁　戈）

Hong-Bai Zhizhu

《红白蜘蛛》　宋代话本。佚名撰。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灵怪类列有《红蜘蛛》一目，大概脱一“白”字。现存元刻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是今见宋元小说最早的刻本。《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的《红白蜘蛛记》，可能源出此本，或即《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的原名。《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为最末一页，叙女子送别郑信，付以一子一女，赠以神臂弓一张，最后简略交代郑信献神臂弓于太原府主，累获战功，官至节度使，死后又封皮场明显昭惠大王。与《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相比，情节有所不同，文字也大为简率，只相当于它的一半篇幅。《红白蜘蛛》现存的结尾，在《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改写为送别及郑信投军献神臂弓两段，又增出日霞仙子送子女交张员外抚养，再转送郑信一大段，情节多出


新編紅白蜘蛛小說

元刻本《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

不少。参照《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可以知道故事的主要内容：郑信打死了人，成为罪犯，开封府大尹命他下井探看妖怪，见到日霞仙子，成为夫妻；又被月华仙子所爱，逼成夫妻。日霞与月华争夺丈夫相斗，日霞不胜，取出神臂弓交郑信射下月华。二女乃红、白蜘蛛。三年后，日霞生一子一女，遂送郑信回人间投军立功。话中所说皮场明灵昭惠大王本为北宋末年所封医药之神，在传说中与能治蝎螫的蜘蛛相牵合，敷衍出二女夺夫故事，又与抗金克敌的神臂弓相连结，造成护国立功的英雄故事，显为南宋民间话本。元刻本情节较为简单，但保存不少小说史料，如话中“青云藏宝殿，薄雾隐回廊”一段赋赞，仍保留在《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这类话本称作“新编小说”，也屡见于《清平山堂话本》；篇末有“话本说彻，权做散场”的两句结语，亦见于《清平山堂话本》的一些作品。由此可以证明清平山堂所刻话本，还保存着宋元话本的原貌，也可以用来鉴定传世旧小说话本的年代。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保存了宋元话本的真面目，是小说研究资料的重大发现。宋元戏文有《郑将军红白蜘蛛记》，仅存佚曲，明初杨暹有《红白蜘蛛》杂剧，未见传本。　　　　（程毅中）

Honglou Fumeng

《红楼复梦》　清代小说。一百回。陈少海撰。嘉庆十年（1805）金谷园藏板本题“红香阁小和山樵南阳氏编辑，款月楼武陵女史月文氏校订”；首嘉庆四年

(1799)序，署“嘉庆己未秋重阳日……武陵女史月文陈诗雯拜读”，次作者自序，凡例二十六条。嘉庆十年本衙藏板本、嫏嬛斋刻本，题署行款与金谷园藏板本略同。此后还有其他版本数种。陈诗雯序称作者“吾兄红羽”，自序落款为“少海氏”，结合题署，可知作者姓陈，字少海、南阳；号红羽、小和山樵，书斋名蓉竹山房，作书时居广东。成书当在嘉庆四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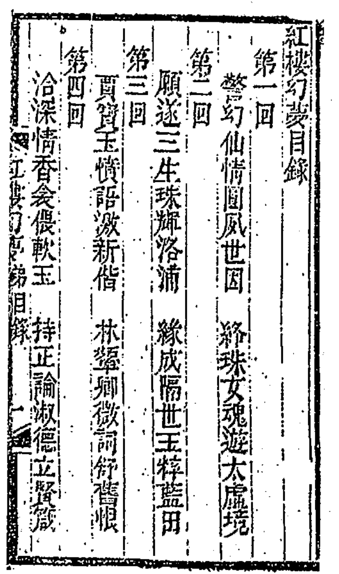
情节接续在《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之后，叙宝玉离家出走之后不久贾政谢世，王夫人病卧在床，贾环贾兰在京外从师课读，家事尽由李纨主管，外间事务则仍托贾琏，宝钗生子慧哥，与王夫人相依为命，贾府业已败落。宝玉没有回家，却转世投生到江苏镇江丹徒祝家，取名梦玉，转眼就已一十六岁。祝家世代为官，与当年贾家一样显赫。祝母三子均为高官，梦玉为二房祝筠之子，梦玉因伯父叔父无子，兼祧三房，且又因父亲梦玉而生，聪慧俊逸，得全家宠爱。祝家扶老怜贫，广行善事，全家和睦。梦玉也是多情种子，喜欢与女儿为伴，他对女子不分妍媸，一概体贴同情，却丝毫没有色心。贾、祝两家原是旧交，贾家衰败后迁回南京，两家分居两城，但同在江南，来往亲密如同一家。祝母甚至把家事交付宝钗和探春。宝钗因得神仙传授韬略，率兵平定海盗和徭乱，被封为武烈夫人；梦玉中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梦玉与宝钗竟是两世知己。梦玉婚事由三房分别议定，每房为他娶一妻三妾，共十二个妻室：松彩芝（黛玉转世）、鞠秋瑞（香菱转世）、贾珍珠（袭人改名，做了贾府王夫人的养女）、郑汝湘（秦可卿转世）、竺九如（史湘云转世）、梅海珠（晴雯转世）、梅掌珠（宝琴转世）、芳芸（金钏转世）、紫箫（五儿转世）、韩友梅（大观园狐仙转世）、芙蓉（麝月转世）、桂蟾珠（紫鹃转世），合成“镇江十二钗”。最后梦玉、彩芝与宝钗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均解脱成仙。

此书近九十万字，是《红楼梦》续书中篇幅最长者。全书以祝府为主，贾府为宾，将两府合二而一，模仿《红楼梦》笔调细腻描写衣冠大族家庭日常生活，伦常具备，主旨在劝善惩恶，意趣与《红楼梦》迥然不同。人物多于《红楼梦》，梦玉和彩芝虽为主角，但苍白无力。宝钗年龄与梦玉、彩芝似乎相仿，已不合情理，且又满腹韬略挂帅出征，更是荒诞无稽。情节头绪复杂，缺乏贯串始终的矛盾冲突，显得杂乱无章。《凡例》自称仿《聊斋志异》之意为花木作小传，第九十二回写桂堂、飞云谈论《聊斋志异》；第四十一回写的韩捣鬼、王三儿，又有《金瓶梅》韩道国、王六儿的影子。此书受《聊斋志异》和《金瓶梅》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石昌渝）

Honglou Huanmeng
《红楼幻梦》 清代小说。二十四回。花月痴人撰。道光二十三年(1843)疏景斋刊本，中栏题《幻梦奇缘》。首作者自序，署“时道光癸卯秋花月痴人书于梦怡红舫”；目录与正文皆作《红楼幻梦》。成书当在道光癸卯（二十三年）。花月痴人之真实姓名不详。

书接《红楼梦》第九十七回。叙林黛玉死后魂魄发至地府到苏州城隍销号，不意苏州城隍老爷竟是其父林如海。林如海查生死簿，知其夙愿未了，还要返回阳间。旋即由仙女将黛玉引进太虚幻境，警幻仙姑赠予返魂香、怀梦草，借它可以升天入地与鬼神相见，然后由渺渺真人带她下界还魂。贾家操办宝玉、宝钗婚事，忽闻黛玉气绝，正悲恸之际，忽跛足道人送上灵丹，黛玉起死回生。宝玉在痴迷中与宝钗成婚，忽闻黛玉亡故，一痛而绝。宝玉之魂亦到太虚幻境，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嘱他一改旧习，建功立业，以不负天恩祖德。宝玉牢记二仙教诲返回人间，与宝钗伉俪相偕，又婚娶黛玉，纳袭人、紫鹃、莺儿、五儿为妾，不久，黛玉作主再收鸳鸯、玉钏、麝月、秋纹、碧痕、蕙香在房中，宝玉共二妻十妾。五儿相貌极肖晴雯，后来晴雯借其身躯还魂，又取名叫婉香。黛玉原有同父异母兄弟林琼玉，有家资两千余万，在江苏中了解元，此时到京会试，与黛玉相会。琼玉与宝玉同中状元。琼玉娶李纹、喜鸾，在京师修建林园。宝玉又在大观园西边建一所花园，修造十二楼，此园联通大观园和林园，贾、林两家气象空前，甚至超过当年的大观园。凤姐作孽太多，冤家齐来索命，寂寞地死去。柳湘莲尘缘未断，从仙境返回世间，与妙玉结为夫妻，因平定苗乱有功，特升做都统，建府在大观园旁边。贾政升任大学士，黛玉生下双胞一女一男，宝钗同十妾各生男女数人，后来贾赦、贾珍获罪，因有亲戚从中斡旋，仍将世袭复旧，贾家子侄受此警示，均都改过迁善，家族兴旺。全书以梦幻归结。


紅樓幻夢目錄
第一回 警幻仙情圓夙世因 絳珠女魂遊太虛境
第二回 願遂三生珠輝洛浦 緣成隔世玉粹藍田
第三回 賈寶玉憤語激新偕 林瀟卿微詞舒舊恨
第四回 洽深情香衾偎軟玉 持正論淑德立賢箴
紅樓幻夢目錄

清刻本《红楼幻梦》目录

此书安排黛玉还阳的关目，显然受秦子忱《续红楼梦》的影响。作者续作的主旨是要将《红楼梦》所写的人生缺陷都给补全，使“宝玉贵，黛玉华，晴雯生，妙玉存，湘莲回，三姐复，鸳鸯尚在，袭人未去，诸般乐事，畅快人心”（作者自序）。主要篇幅是描叙宝玉、黛玉和宝钗等人的闺中之乐，然其记吟诗联句以及花前月下的种种琐事，意趣已尽失《红楼梦》高雅隽永之真趣。作者自序谓《红楼梦》为情书，但作者所谓的“情”更多的是男女之欲，书中写宝玉在梦中与妙玉、

香菱、凤姐私通，意想尤为鄙俗。此书模拟《红楼梦》文笔，虽不得其精神，但叙述流畅，描写细腻，尚有可观者。 （石昌渝）

Hongloumeng
《红楼梦》 清代小说。一百二十回。早期抄本题名《石头记》。前八十回作者为曹雪芹，后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所续。

版本 《红楼梦》由于创作中迭经修改，且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故版本问题极为复杂，几成专学。乾隆时代流传的《红楼梦》抄本很多带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今存这类抄本又多不完整，各本回目、文字亦有差异。其中重要的抄本有以下十种：

一、今仅存十六回者，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其第一回中有“至脂砚斋甲戌（1754）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字样，故世称“甲戌本”。此本虽系后来之过录本，但因脂评系统批语特多且详，且独有“凡例”五则和大段异文而受到重视。刘铨福旧藏，后归胡适，今暂存美国。有香港友联公司套色线装影印本（1962），上海人民出版社据以平装重印本（1973）。

二、今存四十三回又两个半回者，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有脂评系统批语，因其有“己卯（1759）冬月”，“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等字样，故世称为“己卯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再归文化部。今由北京图书馆藏四十回，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三回又两个半回。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1）。

三、今存七十八回者，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有脂评系统批语，亦题“脂砚斋凡四阅评过”，但因第五册起加题“庚辰（1760）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字样，故世称“庚辰本”。该本以其在脂评系统抄本中较早而又较为完整而受重视。徐郙旧藏，后归燕京大学图书馆，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1955），其中所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据己卯本配补，1962 年重印线装。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出线装、平装影印本（1974），以蒙古王府本第六十四、六十七及六十八回一段配补。

四、今存八十回者，题名《红楼梦》，有少量脂评系统批语，因其卷首有乾隆甲辰（1784）菊月梦觉主人序，故世称“甲辰本”或“梦觉主人序本”。山西省文化局旧藏，现归北京图书馆。有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89）。

五、今存四十回者，题名《红楼梦》，无批语，其卷首有乾隆己酉（1789）舒元炜序，故世称“己酉本”或“舒序本”。因其确为乾隆时代抄本而有独特价值。吴晓铃藏。影印本辑入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1988）第一辑。

六、今存八十回者，题“原本红楼梦”，有脂评系统批语及其他批语，首有戚蓼生《石头记序》，1912 年上海有正书局曾出石印本，故世称为“戚序本”或“有正本”。俞明震旧藏，后归狄葆贤，前四十回现存上海书店。又南京图书馆亦藏同类抄本。有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1912），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以影印本（1975）。

七、今存七十八回者，题《石头记》，但回目间有题《红楼梦》者，有少量脂评系统批语及其他批语。此本为俄国传教士 П. 库尔梁德采夫于道光十二年（1832）由北京携回俄国，原藏俄国外交部图书馆，后藏前苏联亚洲人民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故世称“列藏本”。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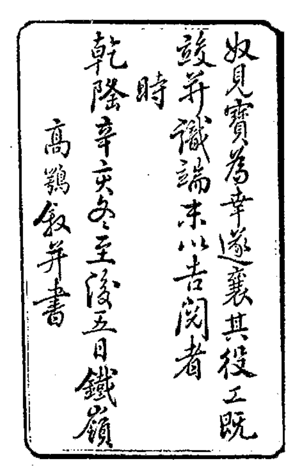
八、今存一百二十回者，题《石头记》，有少量脂评系统批语，前八十回出脂评系统本，第七十一回末背面有“柒爷王爷”字样，后四十回抄配程甲本。传出于清代某蒙古王府所藏，故世称“蒙古王府本”。有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

九、今仅存第二十三、二十四两回者，题《红楼梦》，原本回数不详。无批语。郑振铎旧藏，后捐赠北京图书馆，故世称“郑藏本”。

十、今存一百二十回者，题《红楼梦稿》，其中前八十回主要属于脂批系统抄集校改。卷首有“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百廿卷”字样。杨继振旧藏，现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世称“梦稿本”，亦称“杨继振藏本”。有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

此外，还有一种题名、存回不详之抄本，六十年代初出现于南京，旋即“迷失”。但有部分批语抄出，可为脂评系统各本批语订讹，亦有各本不载之数条，因受重视。原为靖应鲲所藏，故世称“靖本”。

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用木活字排印《红楼梦》一百二十回，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伟元在卷首述其来源称：“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高鹗序则云：“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世称“程甲本”。次年春，程、高因“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程乙本《红楼梦引言》），复对此本再加刷印，世称“程乙本”。夏月又略加修订再版，称“程丙本”。其后由于行市颇捷，翻刻者夥，如程甲本系统之东


奴見寶為幸遂襄其役工既
竣并識端末以告閱者
時
乾隆辛亥冬至後五日鐵嶺
高鶚叙并書

清程甲本《红楼梦》序

观阁本(约 1795)、抱青阁本(1799)、藤花榭本(1818)、王希廉评本(1832)以及五四以后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等,书坊间有别立《大观琐录》、《金玉缘》等异名者。1927 年亚东图书馆接受胡适意见,改以程乙本重新标点,由是排印诸本渐为程乙本之一统。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俞平伯校订之《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以庚辰本为底本,参诸各重要脂评系统抄本汇校,并以程乙本之后四十回作为附录,是为脂评汇校本之始。198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前八十回底本,以程甲本为后四十回底本,参酌各抄本重新校点,并重加注释之版本。

思想成就 《红楼梦》是一部内容异常丰富、思想极其深刻的杰作。它出现在 18 世纪的中国文坛,绝非偶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诸朝曾被称作中国封建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它在政治集中、经济发达和文化昌盛方面,达到清王朝的顶点。但从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角度看,它又是行将衰败的封建时代的回光返照,在稳固强盛的表象之下,已隐伏和积聚着种种严重危机及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红楼梦》描写贾府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封建世家大族盛衰兴亡的过程,在客观上全面揭示出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内在原因、根本趋势和必然规律,于看似平淡无奇的家务琐事及其矛盾冲突之中,产生出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使人从"昌明隆盛之邦,花柳繁华之地"中嗅出阵阵腐败没落的气息,并且看到它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命运。书中描写的荣国府和宁国府,是一个"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华阀世族,是维系封建社会的骨干和中坚。曹雪芹以生动细致的笔触,解剖这个家族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描绘生活于其中的形形色色人物以及他们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揭示出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面临的种种矛盾危机,从而使读者对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面貌获得整体、形象的感受。作为"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实际上充满着形式和内容的多重深刻矛盾:"生齿日繁",人丁众多,却缺乏筹划运谋、关心生计之人;号称"最是教育有方",却"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自以为是"敦厚和睦"的"一家子亲骨肉",却勾心斗角,"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一方面"素以宽柔以待下人",一方面却接二连三地赶走逼死无辜的丫环奴婢;自居为"诗礼簪缨"之家,暗中却勾通官府,巧取豪夺;已经在寅吃卯粮,入不敷出了,还穷奢极侈,"不肯将就俭省";一边"临潼斗宝"似的狂赌滥淫,一边对庄户农民敲骨吸髓地剥削压榨……如此等等。随着它腐朽的内容逐渐否定了它那"虚体面,假排场"的外在形式,"树倒猢狲散"的家族悲剧,附着在这个蛀空了的躯干上的各种人物的悲剧,以及由此引出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悲剧,自然都是无可避免的了。嘉庆时期的一位评论家曾说:"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万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实际上指出了贾府一家的兴盛衰亡对整个封建时代所具有的高度概括意义。

曹雪芹并没有把笔墨仅仅停留在事件叙述和情景描绘上面,他还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极为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展示出一个个各具特点的性格和灵魂,使卫道者的冷漠,叛逆者的抗争,理想者的憧憬,遁世者的孤寂……历历如在眼前。至于贾府诸人的精神世界,如祭祀丧丧的繁文缛节,大观园中的宴游嬉戏,房族长幼间的明争暗斗,仆妇丫环中的纷争口角,纨袴子弟里的争风斗殴,求情谋事者的奔走钻营,无不毕现,连一向为文学作品忽视的经济生活的细节也纤毫不遗。书中有一个"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它反映的内容就像这座园林一样的丰富多彩,蔚为大观。清代有人评论这部书是"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明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廉贪、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件,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王希廉《红楼梦总评》)。而在更为广泛深刻的意义上,今人亦誉之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林黛玉画像 选自清光绪刻本《红楼梦图咏》

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是封建时代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文学艺术的传统题材。《红楼梦》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这一问题,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全书真切细致地描述了贾、林由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捕捉到青年男女在恋爱过程中时常出现的"又要好,又要恼",越是"冤家",越要"聚头"那样一种微妙复杂的心态,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宝、黛爱情悲剧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性格方面的原因:在爱情萌生的最初阶段,贾宝玉用情还不够专一,"爱博而心劳",而林黛玉却执着而深

沉，以至求全责备，“小性儿爱恼”，这种性格上的差异曾引出一系列误会风波，甚至“剪穗”、“砸玉”，不可开交。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行为背离了那个时代的正统道德观念和规范，只要看看贾母对戏文中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发出那样“义正辞严”的声讨，却对贾赦、贾琏等人讨妾、淫滥的行为采取那样宽纵的态度，就可知道他们建立在思想志趣相投基础上的真挚爱情如何为礼教所不容了。他们苦于无法表白，只得以“囫囵不解语”相互试探，“一个在潇湘馆迎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一旦宝玉倾吐肺腑，剖白心曲，种种误会随之冰释，他们的性格冲突就让位于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冲突，即他们的爱情与环境、社会的尖锐冲突了。这时黛玉深感“虽素日和睦，终有嫌疑”，沉重抑郁之情反而日甚一日。紫鹃对宝玉的试探，是为促成他们的婚姻作出的一次重大努力，宝玉为此激成的“痴迷”更是闹的阖府皆知，但在主宰他们命运的家长中却没有得到任何呼应。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发展了黛玉忧郁清怨的性格，最后终于在贾母等一手包办的“金玉良缘”的鼓乐声中含恨焚稿，一病而亡。他们爱情悲剧就是这样在性格和环境的双重冲突中完成的，并且在这样的双重冲突中扩大和深化了它的内容和意义，成为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中的绝唱。

人物形象　贾宝玉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他是荣国府贾政的次子，“衔玉而生”，最为贾母钟爱。他的思想行为是难以用惯常的封建尺度衡量的，性格内涵丰富复杂。构成他思想性格的内容大致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他厌恶读圣贤经典，拒绝走“仕途经济”这条封建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甚至把那一时代视为典范的“忠臣良将”非难为“须眉浊物”，宁愿逃遁到相对纯真的女孩子的王国中去，以至有“女儿是水做的，男子是泥做的”一类奇论；二是他不愿结交那些“为官作宦”的人，鄙视热衷功名的“禄蠹”，却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身份低贱的艺人蒋玉菡等称兄道弟，声言“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在家族内部，他也从不讲究长幼嫡庶，尊卑主奴这些严格的名份，对处在下层，备受欺凌的奴婢抱着深切的同情；三是他能在追求共同思想志趣的基础上逐渐悟出应当“情有所专”，并与林黛玉建立真挚的爱情。这一切都与家族以及当时的社会对他的要求、期望格格不入。贾宝玉莫可名状的种种苦恼、忧愤和乖僻，应是他思考、探索和追求的一种表现。他因晴雯屈死而撰写的《芙蓉诔》就是与一度被他看作“富贵温柔之乡”的理想境界——大观园世界决裂的标志。他的反抗自然是软弱消极的，最后他的只身离家，遁入空门，也是当时社会所能接受容忍的一种折衷的方式。庚辰本第十九回一则批语评论贾宝玉时，认为他“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是“古今未有之一人”。这不但说明了贾宝玉的思想行为难以用任何封建伦理道德尺度去衡量，而且指出了这一形象的创新特点正在于它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

林黛玉是全书另一位主要人物。她是贾宝玉的姑舅表妹，虽然出身侯门，但父母早逝，寄居贾府的处境，形成她孤傲清高而又敏感多疑的性格特色，加上体羸多病，愈加多愁善感，终日“以泪洗面”。但在她纤弱的外表和忧郁的性格中，也时时洋溢着对朴素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她是贾宝玉的知己，从不劝他“立身扬名”，走“仕途经济”之路，这是他们感情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他们历尽波折却从不“生分”的主要原因。她与宝玉互相爱慕却又碍于礼教之大防，不能作任何明显的表露，“五衷内便郁结着一股缠绵不尽之意”，写诗就成为她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在《葬花词》中，她把对于春尽花落这种自然现象的感喟，上升到对“红颜薄命”这种社会现实的感慨，文字新警，词意深切，和当时大观园花柳繁华的热闹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全书中具有某种点题作用。《秋窗风雨夕词》是她在与宝玉无由互通情愫，加之病势日笃，忧虑日深，对自己寄人篱下，伶仃孤苦身世命运的慨叹之作。“冷月葬花魂”一句则是她全部诗作的精华所凝，也是她悲剧性格和命运的集中反映。林黛玉是大观园中最富有诗人气质的，她对环境氛围的敏锐感受，思想情绪的丰富变化，大多通过诗作细致含蓄地表达出来。她的结局“焚稿断痴情”与其说是失恋所致，不如说这是她对无法掌握的命运的最后抗争。林黛玉的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出色的女性之一，她的悲剧在封建时代有着深刻的代表意义。

薛宝钗是全书重要人物之一，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艺术形象。她是贾宝玉的两姨表姊，出身于皇商家庭，因入京备选宫中才人赞善而借居贾府。她是封建淑女的典范，不仅“德言工貌”样样俱全，而且知识广博，谈吐不凡，尤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因而博得贾府上下的赞誉。《红楼梦曲》中曾以“雪”、“薛”谐音暗喻她的冷漠超然，书中多次以“冷香丸”、“冷美人”和“任是无情也动人”等隐喻来强调她性格的这一特点。这在金钏投井、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尤其是抄检大观园等一系列牵动人物感情命运的场合里，唯独她始终保持着超乎常人的冷静漠然。虚伪并非她的特点，相反她是非常真诚地信奉封建礼教，还不止一次现身说法，规劝他人。正是礼教的虚伪性使她变得矫情。薛宝钗与贾宝玉的所谓“金玉良缘”实则反映出贾府这样的封建世族为了迫使宝玉尽心“正务”，读书做官，以便继承祖业而在婚姻上作出的抉择。她对宝玉并非没有感情，但由于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上大相径庭，因此“金玉良缘”仍然只是一杯没有爱情的苦酒，薛宝钗也在孤单冷落中抱恨终生。她的悲剧结局颇有发人深思之处。

王熙凤是全书刻画最成功的形象之一。她是贾宝玉、薛宝钗的姑舅表姊，又是荣国府的管家媳妇，还一

度协理宁国府，集贾府家政大权于一身。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在管理家政上精明强干，不怕辛劳，既威重令行，又巧于应酬，因而获得贾府“老祖宗”贾母的宠爱信任。她费尽心机维护着这个华阀世家的“虚体面”，“假排场”，但也因此成为贾府各种矛盾的缩结点，难免四面树敌，力拙心劳。另一方面她又冷酷贪婪，为了积敛私蓄，保住自己的地位，她既不顾“旧家规矩”，又不信“阴司报应”，“弄权铁槛寺”，“大闹宁国府”，逼死尤二姐，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她处在一种颇为奇特的矛盾地位上：一方面她在竭力支撑贾府这座摇摇欲坠的封建大厦，一方面又挖空心思动摇它的基础，最终不免众叛亲离，与整个腐朽家族同归于尽，“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红楼梦》还描绘了贾府其他一些不同气质性格、不同身份地位、不同遭际命运的贵族青年女性。贾宝玉的胞姊元春妙龄入宫，后被晋封为贵妃，这曾为业已衰微的贾府带来“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短暂繁盛，但当她奉旨省亲，衣锦荣归之际，却屡为“默默叹息”，“满眼垂泪”之态，并把皇宫深苑称作“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又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终无意趣”。流露出对深宫禁苑的满腹幽怨和对朴素自然生活的向往。她的荣衰生死牵动着整个家族的命运。宝玉的堂姊迎春绰号“二木头”，她生性懦弱，柔顺文静，遇事畏缩，惟求清静自保，后来被其父贾赦嫁予残暴淫狠的孙绍祖，“准折”了五千两借银，饱受折磨，“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宝玉的庶妹探春则有“玫瑰花”之称，她性格刚毅，行动果敢，又因庶出身份格外敏感自尊，在诸姊妹中最关心家族命运前途。在代理荣国府家政时她曾开源节流，兴利除弊，大刀阔斧地进行过一些改革，失望后又对家族关系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抄检大观园时，她也敢于表明厌恶态度，并且打了生事作耗之徒。但最终她对这个家族的衰落无能为力，只身远嫁。惜春是宁国府的小姐，与府内卑污糜烂的种种形同水火，因而养成了乖僻畸形的心态个性，最终遁入空门，在青灯黄卷中度过一生。史湘云是贾母娘家的侄孙女，豁达开朗，豪爽脱俗，但亦有自幼丧亲、寄人篱下之隐痛，后来不幸早寡。李纨是宝玉的寡嫂，出身书香门第，青春丧偶，唯知奉亲养子，恪守“三从四德”，“竟如槁木死灰一般”，尽管抚孤成立，可堪旌表，但却在禁锢心灵的生活中耗去一生。妙玉是为“舍身消灾”而自幼出家，被贾府迎入大观园尼庵修行的，她冷艳聪颖，孤标傲世，却不能为世所容，被肮脏浊世吞噬。秦可卿是宁国府的管家孙媳，出身贫寒，但美貌聪慧，大有人缘，却死于暴亡。书中暗示她实死于公公贾珍与她乱伦之事。巧姐是王熙凤之独女，在贾府败亡，熙凤病死后为其亲属拐卖，幸而得到远亲刘姥姥的援救，流入农家。这些人物与前述黛玉、宝钗、熙凤等合称为“金陵十二钗”，在全书的总体构思中居于较为重要的地位，在她们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寄寓着作者的同情或惋惜。

全书还以相当笔墨刻画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丫环形象。如宝玉的丫环中，袭人以阴柔婉媚著称，晴雯以爽朗刚烈见长，小红伶俐而有机心，芳官真率而富天趣，都各有神采。其余如黛玉丫环紫鹃的体贴忠诚，宝钗身边香菱的热心好学，迎春丫环司棋的泼辣执拗，贾母丫环鸳鸯的精明干练，具有主见，熙凤陪房平儿的善理家政，委屈两全，也都与其主人或相得益彰，或互为补充，同时又各具个性品格，各有典型意义。贾府其他人物亦复如是，贾母之善于享乐，贾赦之昏庸贪淫，贾政之迂执无能，王夫人之刚愎谙愚，邢夫人之尴尬妒忌，贾珍之肆行妄为，贾琏之滥淫无度，薛蟠之粗鲁横蛮，贾雨村之趋奉深心，尤二姐之柔弱委曲，尤三姐之胆识烈性，刘姥姥之世故凑趣，贾芸之钻营机变，等等，各具面目，生动逼肖。即使偶一出现的人物，如门子之心机世故，卜世仁之势利庸俗，王善保家的之借势生非，都令人过目难忘。《红楼梦》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而又自成系列，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也留给后人很多启迪。

艺术特色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既带有浓郁的传统风格和民族特色，又能突破前人窠臼，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作者在开篇即猛烈抨击了那些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陈陈相因的平庸滥造之作，声明不仅其题材内容“悉与前人传述不同”，艺术形式也“不借此套”，立意要“令世人换新眼目”。正如戚蓼生在序中指出的“敷华掞藻，立意遣辞，无一落前人窠臼”，梦觉主人序则云“满新不落小说俗套”，舒元炜序亦曰“穷力追新，只是陈言务去”，刘铨福跋说“非但为小说别开生面，直是另一种笔墨”。鲁迅评论它的艺术特色，也有“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看法。

《红楼梦》是以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家务细事为题材的。在这类家庭中，每件大大小小的事件都各有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彼此攀扯、交互影响、积微见著、曲折发展的过程，要理出头绪已极困难，结构布局就更不易了。曹雪芹却成功地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生活素材井然有序地组织在他的笔下，显示出非同寻常的艺术匠心。全书结构艺术的宏大精妙，令人叹为观止，有的研究者将它喻作层波迭涌的海浪，有的譬为壮丽伟奥的殿堂，有的比成经纬繁富的织锦，有的看作纵横交错的鱼网。总之，一部《红楼梦》，就是一个生动的艺术世界。

《红楼梦》以贾府盛衰和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在开始部分关于顽石通灵，随一干情孽下凡历世的神话，甄士隐小康之家的破败，“好了歌”及甄士隐的注解，在太虚幻境聆听的《红楼梦十二曲》等，都是以映照和隐喻的

方式揭开全书悲剧序幕的。由于书中人物众多，复以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林黛玉初进荣国府及乱判葫芦案等节，对贾府主要人物及其相互关系作了重点的介绍，以便读者能够了解全貌，把握人物关系和事件进程。又以刘姥姥"打抽丰"作引，始进入全书情节的主体部分。以后逐次写到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弄权铁槛寺的赫赫威势，大观园的富丽景象和元春省亲的豪华排场，渲染出贾府"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一时盛况。与此同时，宝玉、黛玉的爱情也在曲折发展，历尽风波。宝玉倾诉肺腑结束了他们间的纠葛，紧接着却因背离封建正统而招致其父毒打。刘姥姥二进贾府带来大观园一系列游嬉宴筵的高潮。而从探春理家开始，则突出描写贾府矛盾迭出的境况，长幼主奴之争斗，兄弟房族之不和，嫡庶妯娌之猜忌，以至家反宅乱，危机四伏，终于导致抄检大观园之举。随着晴雯屈死，迎春误嫁，贾府没落之象已日益明显。接着是黛玉饱含悲愤离开人世，贾府诸人肆意妄为而导致抄家，就难避免分崩离析，"家亡人散各奔腾"的结局了。续书中虽然后来又写重沐皇恩，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但宝玉仍悬崖撒手，毅然出家。这些情节环环相扣，疏密相间，前后呼应，错综穿插，跌宕起伏，张弛得宜，既注重整体照应，又具有充分灵活的特点，人物事件虽如万骑冲阵，纷至沓来，曹雪芹叙来却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其中"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和"黛玉焚稿"是汇聚、牵动全书诸多情节线索的三个高潮，分布得当，扣人心弦。《红楼梦》结构艺术的严整缜密，显示出作者对封建社会内在规律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这种结构方式也使它具备了再现浑然繁富的生活场景的惊人能力。



清乾隆五十六年刻本《红楼梦》插图

《红楼梦》是依据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对各种人物作如实描写，在鲜明生动的个性中显示他们的复杂内涵和发展过程，善于通过精细的描绘和变化的角度表现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艺术地再现出生活中完整的、真实的人物形象，使读者感到熟悉亲切。全书涉及的人物据有些资料统计达七百五十二位，其中可以称为典型形象的即有百人之多，这是它的主要成就之一。书中重要的人物形象，都不是浓墨重彩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情节的进展和人物关系的组合变化，多次点染皴涂，逐步饱满、鲜明、完整起来的。例如贾探春初出现时只有几笔写意式的肖像描写，后来才写到她的志趣、抱负和自尊的特点，在受任理家一段，则着重显示出她的干练决断，不讲情面的一面，理家失败后，她的失望愤慨日甚，以至抄检大观园时能"秉烛而待"，凛然不可侵犯，又敢打生事作耗的管家王善保家的一记耳光。抄检之后她又对贾府内部"一个个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关系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这样就使人物形象逐渐丰满、完整起来。《红楼梦》在心理描写上也较传统手法有明显突破。它以"善写性骨"，"抉肺腑而肖化工"见长，以致取得了"镌刻人心，移易性情"（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读法〉》）的艺术效果。它的直接心理描写多采用不打断情节进展的内心独白方式，而且注意写出人物之间的心理交流。如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后宝玉、黛玉的一大段"心灵对话"，就将两人爱情从"未形猜妒"到"始露娇嗔"的心态历程真切细致地描画出来。同时，曹雪芹又善以梦境揭示人物隐秘的心理活动或潜意识，如小红的梦流露出她对贾芸的倾心，凤姐梦见"夺锦"表现出她对家事的忧虑等。但全书更多的是以间接心理描写方式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这又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运用吟诗诵词来反映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尤以黛玉的《葬花词》、《秋窗风雨夕词》等一系列诗词作品，将林黛玉这一人物对环境气氛的敏锐感受、思想情感深沉丰富的变化细致含蓄地传达出来，成为形象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把握理解这个形象的主要脉络线索。作者用大量篇幅写到大观园诸多结社吟咏的活动，也因此决非闲文泛笔。运用最广泛的另一种是间接心理描写手法，即是在对话及人物神态描写中蕴含丰富的"潜台词"，以调动读者的联想来感受、补充人物的心理内容。如第二十三回写宝玉听见贾政传唤，先是"扭的好似扭股糖儿"，在贾母面前耍赖不走；然后"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虽不情愿又无可奈何；"挨进门去"是硬着头皮，"躬身进去"则不失礼节；后来"慢慢地出去"犹不敢放肆，但一到门外，就"伸伸舌头"如释重负，"一溜烟去了"。这就把宝玉对贾政的畏惧心理和他孩子气十足的感情变化过程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又如小红属意，"下死眼把贾芸盯了两眼"；贾琏怕凤姐发现他在外放荡的证据，望着平儿"杀鸡抹脖使眼色"；椿龄对贾蔷的感情沉吟之久，是通过她"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绾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地流泣"，"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千个'蔷'字"这一无言的动作神情表现的；赵姨娘对凤姐的畏忌之深，则以"伸出俩指头来"，一经道破则"唬的忙摇手儿，走到门前掀起帘子向外看"显示无遗的。这些地方并不仅仅是叙述语言的精练，而且使读者联系书中特定情境、人物性格和相互关系去想象这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之间藏蕴着的丰富内涵和微

妙心理。即所谓"和盘托出,不如使人想象于无穷也"(李渔《答同席诸子》),这类描写和其他描述互为补充,达到有藏有露、虚实相生,既写"手挥五弦",又状"目送飞鸿",把人物具体生动的形象和细腻复杂的心理熔为一体,完整展现出来的艺术效果。这是将中国传统美学的宝贵经验从绘画、诗词、戏剧、园林建筑的艺术中提炼出来,在小说创作中的创造性运用。《红楼梦》还善于变换角度,用对比的方式区分出不同人物的个性,从而表现出人物复杂的性格和人物关系的复杂特点。如薛宝钗和花袭人都是封建正统观念的维护者,也都关心宝玉的前程,但袭人是从日常生活细事入手,婉言规劝,宝钗却抓住时机,晓以大义;宝钗与探春理家都很精明,但探春勇于任事,锋芒毕露,宝钗却善于说理,不动声色;宝钗与湘云都曾劝宝玉读书上进,练达人情,但湘云是不假思索,冲口而出,宝钗却多婉转讽谏,旁敲侧击,这样一个薛宝钗就能区分出很多人物来。又如妙玉、晴雯、小红、龄官都与黛玉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妙玉的孤傲,晴雯的刚烈,小红的心机,龄官的执拗又各有其特点,更不必说地位、经历、教养等因素造成的差异了。再如以理家精明而论,秦可卿深谋远虑,王熙凤威重令行,平儿软硬兼备,探春大刀阔斧,宝钗擅长说服,都各有千秋。刘姥姥游大观园时插科打诨引起一场大笑,但在场诸人的音容笑貌却各不相同,显示作者能充分注意到人物不同的身份、性格和彼此关系的照应。这样,既能多层次、多角度地创造出人物复杂丰富的性格,又能创造出系列性的多样化复杂人物。《红楼梦》塑造多样化人物的另一特点,是把以往小说中通常处于附庸地位的下层人物推到了重要位置,从公式化、概念化的程式中解脱出来,因而极大地增加了人物形象系列的容量和情节曲折变化的余地。书中描写了很多贾府的奴婢丫环,如晴雯、鸳鸯、芳官、龄官、司棋等,都可入于典型之列,其中袭人的忠顺阴柔和平儿的委曲求全写得尤为复杂深刻。即使偶一出现的小人物,也能以漫画式的寥寥数笔令读者掩卷不忘。

《红楼梦》在环境描写上也有突出创新。书中描写的大观园既是全书主要人物活动的舞台,众多情节展开的场景,又是贾府盛衰的象征和见证。曹雪芹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它的格局布置、建筑式样、富丽景象和旖旎风光,使这座园林本身已具有独立的时代建筑文化特色和艺术审美价值,同时又与书中主要人物形象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林黛玉所住的潇湘馆"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得幽静",她也把潇湘馆之竹当作知己,向它倾诉心中的隐秘。竹子那临风玉立的神态,斑斑点点的泪痕,岁寒不改的忠贞,也宛如黛玉的化身。其余如怡红院、秋爽斋、蘅芜苑、稻香村等处的陈设布置,也与居住其中的宝玉、探春、宝钗、李纨等形象的思想性格志趣契合。刘姥姥在园中闹出的种种笑话,则又透露出社会地位贫富悬殊造成的深刻隔膜。大观园作为"清静女儿地"曾一度是贾宝玉的理想乐土,但随着情节的进展,这里发生的形形色色悲剧粉碎了他的幻想,"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唯宝玉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显示着这里依然是严酷现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至他最终愤而离家。作为全书典型环境的基本部分,大观园还具有其独立的艺术典型意义。《红楼梦》在语言艺术上也取得了极高成就。它以简洁明快、准确生动、质朴自然、耐人寻味见长。人物语言则注重内在个性,不以用语俗雅、口头禅或方音土语等外部标志来区分人物,而又能做到"从说话中看出人来"。早在清代即已被当作"官话教科书",并对近现代语体文的形成和规范产生了巨大影响。

续作　由于甲戌本第一回批语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之语,而脂评系统这个主要抄本的文字均未超出前八十回以外,故一般认为曹雪芹生前只完成了前八十回的基本定稿。复因脂评中屡屡提及八十回后故事、回目甚至个别具体描述文字,所以又认为曹雪芹很可能已经拟就后文回目、提纲,甚至完成了部分章节,但不知何故未能保存下来,流传开去。现在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中,后四十回系他人所补著。续作者一般据张问陶《赠高兰墅同年》诗题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为兰墅所补",认为是高鹗(字兰墅)。续作基本上按照前八十回所预伏的情节线索和脂批的若干提示,完成了全书的悲剧构思和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局,个别章节如"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等还取得了不错的艺术效果,较其他各类续书差胜一筹,故得以附骥流传。但细察则可以见出续作的悲剧精神与前八十回迥异,美学情趣亦有较大差别,人物事件也与伏笔提示多有不接榫处,如写惜春结局为在丫环随侍下于大观园内带发修行,就与第五回宝玉在"太虚幻境"所见判词中"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及脂批"缁衣乞食"的暗示明显不同,"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团圆收煞亦与《红楼梦曲》预示的"好一似飞鸟各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悲惨结局相反。

流传　《红楼梦》在曹雪芹生前即以手抄本形式在其亲朋好友中流传,曹逝后又渐及一些宗室亲贵,已受到极高赞誉,宗室诗人永忠题诗赞誉说:"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姓曹)》)。睿亲王淳颖亦有"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几难收"(《读〈石头记〉偶成》)的诗句,但也偶有顾虑其中或有"碍语"而不欲一观者。以后又流入士大夫阶层,"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则又出现"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伟元程甲本序)的现象。程甲本印行以后,很快达到"士大夫几乎家有《红楼梦》一书"(潘炤《从心录》卷首),"家弦户诵,妇竖皆知"(缪艮《文章游戏》初编卷六)的程度,嘉庆年间甚至还出现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

枉然”(得舆《京都竹枝词·时尚门》)的说法。还有至少两则记载谈及当时青年男女读《红楼梦》“寝食并废”,“辍卷冥想,继之以泪”,以致得病而亡的事件,可知它在清代社会产生的强烈反响。同治年间一些地方官员士绅有感于太平天国起义的震撼和封建纲常伦理的衰亡,遂有将《红楼梦》及续书以“淫词小说”查禁之议,但其时《红楼梦》业已流入宫闱,为孝钦皇太后叶赫那拉氏所珍,甚至命人在长春宫绘有《红楼梦》壁画多幅。戊戌维新前后,还出现了“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下册)的奇特现象,“红学”一语即在此时出现。清末民初反满主张盛行,苏曼殊等认为《红楼梦》为“愤满人之作”(《小说丛话》),蔡元培则以其本事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石头记索隐》),《红楼梦》再度受到注意,但对此书主旨歧见亦更甚,正所谓“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绛洞花主〉小引》)。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俞平伯等人提倡以文学眼光认识《红楼梦》的价值,考证作者家世生平,辨析原稿续作之别,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倡为“新红学”,始恢复《红楼梦》作为小说的本来面目。其后有关研究其思想艺术、版本流传、作者家世生平之论著层出不穷,八十年代以来且先后召开过两次国际研讨会和多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现除多种影印、校注、汇辑本外,还有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文、朝鲜文、锡伯文等国内少数民族译本出版。它还被译成了世界上十几种主要文字的译本,计有日文十七种、英文十一种、法文六种、俄文五种、德文三种、朝鲜文二种、意大利文二种、荷兰文一种、希腊文一种、罗马尼亚文一种、捷克文一种、匈牙利文一种、越南文一种、泰国文一种。

影响　《红楼梦》流传以后,很快又被改编为戏曲,搬上了戏台,仅嘉庆时的戏曲作品就有孔昭虔《葬花》、红豆村樵(仲振奎)《红楼梦传奇》、万荣恩《醒石缘》、荆石山民(吴镐)《红楼梦散套》、谭光祜《红楼梦曲》、花韵庵主(石韫玉)《红楼梦传奇》、朱凤森《十二钗传奇》、陈钟麟《红楼梦传奇》、严保庸《红楼新曲》等。而一班文人既不满足于它的悲剧结束,亦可借其名声而附骥获利,故续程高一百二十回本之书,亦成为一时风尚,仅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即有十余种续书问世,如逍遥子《后红楼梦》、秦子忱《续红楼梦》、兰皋居士《绮楼重梦》、小和山樵《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梦梦先生《红楼圆梦》、归锄子《红楼梦补》、嫏嬛山樵《补红楼梦》、《增补红楼梦》、花月痴人《红楼幻梦》、张曜孙《续红楼梦》等。模仿之作亦相继出现,如李汝珍《镜花缘》、文康《儿女英雄传》、陈森《品花宝鉴》等。曲艺、说唱亦竞相改编演出,以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红楼梦》对近现代以及当代小说、戏剧的创作和理论批评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近年来又先后改编成连环画、广播剧、舞剧、电视连续剧、系列电影等,北京、上海、石家庄等地还相继仿照小说中的大观园和贾府建造了园林式游览场所,影响更加广泛深入。

研究　对《红楼梦》的研究实际上肇端于脂砚斋等人的批语,这种与创作过程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是十分罕见的,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资料和有益借鉴。在清代及民国初年最有影响的是“评点”和“索隐”两派。评点派影响较大或较为系统者,有护花主人(王希廉)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太平闲人(张新之)的《妙复轩评石头记》、大某山民(姚燮)的《增评补图石头记》、陈其泰的《桐花凤阁评红楼梦》、王滢以五色笔评《红楼梦》以及蒙古族人哈斯宝的蒙文《新译红楼梦》等。其特点是与作品内容结合得较为密切,颇能反映同时代人的感受体会,且能融赏析与评介为一体,唯零散琐碎,难得要领。索隐派又有前后两期之别,前期索隐派以勾稽故事人物的本事为目的,如陈康祺的《燕下乡脞录》五所载“纳兰性德家事”说,《谭瀛室笔记》所载“刺和珅”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所持“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等。后期索隐派则以探究作者立意为目的,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全书主旨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认为“其主旨在于明之并于清故”等。其特点为每以只言片语为据,求索“微言大义”,而常有穿凿附会之论。鲁迅以为这类说法盖因忽略作者自叙,而“每别求深意,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中国小说史略》)。惟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首创以西方叔本华等人的悲剧理论进行探究,指出《红楼梦》大旨在于宣示“生活之欲之罪过”,开创现代方法论研究《红楼梦》之先河。五四以后,又有胡适《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红楼梦辨》等著作出现,倡为“新红学”,其后流派渐多,争论鹊起,探究范围亦渐扩大,现在的“红学”实际上已发展成为以文学为主,但跨越文学、艺术学、史学、民俗学、档案学等多种学科的专学。　　　　　　　　(陈毓罴　胡小伟)

Hongloumeng Bu

《红楼梦补》　清代小说。四十八回。归锄子撰。作者生平不详。第一回有“是年馆塞北”语,自序署:“嘉庆已卯重阳前三日归锄子序于三时定羌幕斋”,可知其人曾经历过塞北戎幕生活,成书当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当年即有藤花榭刊本行世,书前有自序、犀脊山樵序和叙略。后有道光十三年(1833)藤花榭重刊本、光绪二年(1876)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排印本、光绪二十五年上海熔经阁石印本等。

叙略说:“续传明翻前事,亦尽属子虚乌有之谈,则与其勉强凑合,毋宁直截了当,似不妨补以剪裁之法”,故事直接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九十七回黛玉离魂,处处照应前事。

警幻仙姑为了却通灵宝玉与绛河仙草之未了情缘,“暂借三生石补了离恨天缺陷”(第一回),遂将黛玉之魂遣返人间。黛玉回生后,为婶母接回扬州。宝玉误

认黛玉已死，于中举之日出走，为一僧一道剃度，入大荒山。宝钗在气、恨、怨、悔下身亡。由于宝玉尘缘未满，柳湘莲驾鹤将他送往南京甄家，甄宝玉为成全宝、黛婚事，进京报信。凤姐悔恨前愆，南下说合。北静王面奏当今皇上赐婚。宝玉中鼎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之职，奉旨完姻于省亲别墅。婚后，黛玉于潇湘馆发掘地里藏金一千三百万两。黛玉理家，远胜于凤姐、探春，尤重经商，亦不忘置地，运筹闱内，有经天纬地之才；她处处以"恕道"待人，收晴、紫、莺、袭于宝玉房中，宝钗借张家小姐之尸还魂后，以姐妹相称，俨然是个贤妇，与前书形象迥异。宝玉黛玉热衷功名利禄，全然不见叛逆精神。唯晴雯、袭人性格，偏离前书未远。

清嘉庆刻本《红楼梦补》书影

作品忽视宝、黛爱情的社会意义，仅求"事事圆满，快心悦目"（犀脊山樵序），因而情节过于巧合，又涉荒诞。但是，"通体口吻，与原书通肖，可谓善于模仿者矣。"（吴克岐《忏玉楼丛书提要》）

（陈君保）

Hongloumeng Yibian

《红楼梦逸编》 清代小说。一回。赝叟撰。作者真实姓名不详。连载于宣统元年（1909）九月三十日《民吁日报》第四十一期至第四十八期。引言云："《红楼》原本，久不完整，小泉程氏，一再搜罗，始得百二十卷，然间有漫漶不可收拾处，程氏乃厘剔截补，勉强成之，原序固可按也。近有人于废圹中新发现旧本数编，按与现行者无大差别，惟百十六回之末，百十八回之首，略有不同，而百十七回则全编皆异，特为录出，名之曰《逸编》，想爱读《红楼》者，必有出世恨晚之叹也。"此《逸编》仅一回："硬支持宝玉独承家，真胡闹庸奴私让产"，叙贾琏往台站探视病重的贾赦，家中事务一应由宝玉承担。宝玉不善庶务，贾环、贾芸等串通家人奴仆谋私荡产，致使贾家濒于破败边缘。引言所称《逸编》得自废圹，显为托词。此编在描绘封建大家庭败落情景方面有一定的特色。

（石昌渝）

Honglou Mengying

《红楼梦影》 清代小说。二十四回，云槎外史撰。光绪三年（1877）北京聚珍堂活字刊本，题"云槎外史新编"，正文每回前题"西湖散人撰"。首有序，署"咸丰十一年岁在辛酉七月之望西湖散人撰"。"云槎外史"与"西湖散人"疑为一人，真实姓名不详。成书于咸丰十一年（1861）。

此书在《红楼梦》续书中较为晚出，作者对已有续书不甚满意，序称"海内读此书者，因绛珠负绝世才貌，抱恨夭亡，起而接续前编，各抒己见，为绛珠吐生前之夙怨，翻薄命之旧案，将红尘之富贵加碧落之仙姝，死者令其复生，清者扬之使浊，纵然极力铺张，益觉拟不于伦。此无他故，与前书本意相悖耳"。情节接续《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叙宝玉随僧道走失而又复归，袭人被蒋玉函"完璧"送回贾府，宝玉遂纳袭人、麝月、莺儿为妾，宝钗生子，宝玉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贾政靖边勘乱有功，擢升东阁大学士，贾赦、贾琏、贾珍均弃旧图新，各有封赏，贾氏家族复兴如初。宝玉在荣华富贵中被惜春引入太虚幻境，见宝钗、黛玉、湘云、宝琴等飘逸若仙，瞬间化为白骨，红楼碧户亦变成惨凄凄的一片荒郊，宝玉大惊，却又不知是真是假。此书虽没有让黛玉晴雯起死回生，但情节结构仍然被大团圆所主宰，宝玉功成名就，夫荣妻贵，贾氏重兴，其人生理想与《红楼梦》有天壤之别，与其他续书同出一辙。全书结尾草率无力，与全书所表现的强烈的功名利禄欲望很不协调。

（石昌渝）

Honglou Yuanmeng

《红楼圆梦》 清代小说。三十一回。梦梦先生撰。嘉庆十九年（1814）红蔷阁写刻本，内封题："嘉庆甲戌（十九年）孟冬新镌。"首有《楔子》，自称"梦梦先生"，本号"了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局石印本，增六如裔孙序及图像七页。序称作者为"长白临鹤山人"。光绪二十四年上海书局本序末改署"江左好游客"，书名改题《绘图金陵十二钗后传》。光绪三十三年本，序末改署"聊寄子书于沪江"。据《楔子》称本书超过《红楼复梦》、《续红楼梦》、《后红楼梦》、《绮楼重梦》，则本书成书在这四部续书之后。

情节接续《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之后，叙贾政自葬母北还，虽升任京堂，无如家中总入不敷出。不上一年，贾赦身故，家事更艰，贾府仆妇丫鬟逐渐散去。宝玉房中丫头芳官随柳嫂子、五儿母女南归，中途独自去寻找兄长，忽逢妙玉。妙玉已尸解成仙，向芳官讲明黛玉将还魂与宝玉完聚，宝钗、袭人等阴险之辈则另有报应，并付给她一粒定魂丹，去帮助黛玉起死回生。芳官来到林氏祠堂，五儿已先在那里，黛玉坟土被白鼠扒开，棺盖亦已撬松，黛玉已有生息，服下定魂丹即完全复活。棺内有珠八斗，俱是眼泪所化。五儿姨妈家洋行里洋人识得其中一颗宝珠是他们的国宝，黛玉慷慨相赠，洋人感激，一一指明各珠妙用，并以二十万两银和十万石米酬谢。这时贾政已获悉黛玉复活，正来扬州勘灾，黛玉以十万石米赈济灾民，皇上封她为淑惠郡主，赐与北郡王太妃为女。再说宝玉科考出场迷失，随和尚出家，得师父"息壤"，平息洪水，因而被加封子爵，贾政升授兵部尚书，宝玉补授贾政之缺。宝玉与黛玉奉旨完

婚，宝钗被休，悔恨羞愧地离开贾府。黛玉安排紫鹃、芳官、五儿与宝玉圆房后，又向皇上为宝钗求情，宝钗被封为淑人，与宝玉重圆。贾环因伙同袭人丈夫琪官勾引忠顺王府三阿哥，被贾政责打后仍不思改过，又与王善(保)家的、邢夫人沆瀣一气，诬陷平儿，幸黛玉明察，严惩了王善(保)家的。贾府一家遂安。忽报关部书役串通海盗，私开洋禁，偷放米石及火药出洋，皇上派宝玉往彼查办。宝玉得芙蓉神晴雯指点，携带黛玉之定风、定海、辟火、辟兵等宝珠进发，又得柳湘莲之助，一举剿平贼寇。勾结海盗的有当年贾政做粮道时闹事的门上李十、原贾家仆人鲍二，贼头跳地虎系劫持妙玉的强盗。贪赃枉法的关部赵全系当年查抄贾府的锦衣卫太监，这时却被宝玉奉旨抄家，并问成绞罪。宝玉因功晋封一等侯，加兵部侍郎，赐尚方剑。袭人的丈夫琪官因徒弟牵连下狱自尽，袭人复归贾府，但宝玉不肯原谅，黛玉遂派她看守芙蓉祠。芙蓉神晴雯历数她的罪过，着实羞辱了一顿。薛蟠恶习依旧，宝蟾与他的娈童私通，家财亦被他们卷去，不久即被仇家冤魂追命而死。惜春因自画像被皇上看见，选入为妃。凤姐生前作孽死后在阴间受罪，巧姐求芙蓉神晴雯超救，方释重愆。宝玉外放浙江抚台，携黛玉、芳官、五儿等上任，途经扬州，黛玉与亲弟绛玉(秦钟转世)重逢。绛玉与贾雨村之女佛喜(智能转世)订亲，上京会试中探花，同科状元为湘云之夫，传胪为巧姐之夫。宝玉在浙江逢海盗作乱，黛玉等已得神授奇功，未几即平定匪乱。柳湘莲在征战中觅得佳偶柳儿(尤三姐转世)，鸳鸯得晴雯之助借下澳番女之尸还魂。宝玉班师回朝，二妻十妾，生五子一女，贾府尊荣至极。

本书立意要让黛玉、晴雯扬眉吐气。黛玉起死回生，建功立业，主宰贾府一切；晴雯虽未复生，却成芙蓉神仙，操纵贾家在阳间和在阴间各种人的命运。正如《楔子》所说：本书"别开生面，把假道学而阴险如宝钗、袭人一干人都压下去，真才学而爽快如黛玉、晴雯一干人都提起来"。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中为非作歹的人，如王熙凤、薛蟠、王善保家的乃至劫持妙玉的歹徒等等，均都受到惩办。与原书照应细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但作者认识肤浅，把黛玉、晴雯、鸳鸯等人的悲剧归结为几个恶人的迫害。他的理想没有超出读书做官、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范畴，把一个悲剧人为地扭结成大团圆的喜剧，完全背离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书中夹杂左道妄谈，则更为荒诞，唯黛玉眼泪化珠之说，倒颇具神话之趣。（石昌渝）

Hongxian Zhuan

《红线传》 唐代传奇小说。袁郊撰。即《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红线"条，注云出《甘泽谣》。在《绿窗女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龙威秘书》等书中作《红线传》，题唐杨巨源撰。今据《太平广记》、《说郛》及《津逮秘书》、《学津讨原》本《甘泽谣》，本篇当为袁郊撰，杨巨源之说无据。《无一是斋丛抄》本题段成式撰，亦误。

本篇叙述唐肃宗至德年间，潞州节度使薛嵩，因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广募武士，将犯潞州，"日夜忧闷"。其府内青衣女奴红线，探知薛嵩心事，自告奋勇，只身夜入魏博，察看形势。她于一更出发，三更即返，并从田承嗣床头取一金盒。薛嵩发使遣还金盒，借以示威，田承嗣极为恐惧，立即遣使至潞州献帛、马，向薛嵩谢罪，不敢再有异图。红线功成后，便辞别薛嵩，自言前世为男子，因误用药物伤人，罚为女子，今功德已满，即入山修行。

本篇情节奇幻，文辞雅饬，描述简洁。它以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和互相兼并的历史事实为背景，反映了唐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热情歌颂了以一人之力，消弭灾患，使"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的女奴红线的侠义英雄事迹。作者笔下的女侠，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作者对红线神技的夸张描写，带有较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和轮回观念。但通过红线这一艺术形象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唐室已经绝望，转而幻想用神奇的手段来平息战乱，恢复和平生活的心理状态。

本篇对后世剑侠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较大。罗烨《醉翁谈录》载小说名目有《红线盗印》。明人题弢庵居士撰的《剑侠传》即收此篇，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中，开篇即引红线盗盒事。梁辰鱼作《红线女夜窃黄金盒》杂剧、胡汝嘉作《红线记》杂剧。近人梅兰芳有京剧《红线盗盒》。清末剑侠小说所写女侠往往带有红线、聂隐娘等人物的影子。（刘荫柏）

Hongyunlei

《红云泪》 清代蒙古文小说。尹湛纳希撰。未定稿，仅存作者手稿六百余页，写于1853年至1875年之间。作品前有作者的一篇自序，充满了对童年时代的无限向往和眷恋之情。

小说取材于尹湛纳希青年时代一段不幸的爱情和婚姻遭遇。尹湛纳希在一首诗作中曾证实小说与他个人的关系。他说："两层楼之上又耸立起一层，《一层楼》、《泣红亭》中璞玉公子并非杜撰；他是朝邑润亭的家父大人，从'忠信府'这独特的名称即可了然。日后看到《红云泪》中的如玉公子，正就是璞玉公子的第七子尹湛纳希。"尹湛纳希曾为自己的婚事，到喀喇沁右翼旗王府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未能如愿以偿，可能没有举办结婚仪式或刚结婚不久，王府的那位小姐就夭亡了。这给尹湛纳希带来了精神创伤。

《红云泪》以一个被称为马王府的蒙古贵族家庭为背景，描写了公子如玉与小姐紫舒的爱情经历，他们由耳鬓厮磨，到萌发爱情，私自相恋。由于封建家长的反对，二人不能相见，蒙受了压抑和痛苦。紫舒梦到两人

反抗家庭，相约私奔，但又被黑衣人抢走。吓得醒来，遂精神恍惚，终成沉疴，含愤而死。作者通过这一悲剧，表达了自己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和对封建专制的抗议。

作品真实地描绘了清代蒙古王府的豪华气派和富贵奢侈的生活。对男女主人公纯洁朴雅的爱情描写则细腻委婉。（扎拉嘎）

Hong Mai

洪迈(1123～1202) 宋代小说家。字景卢，号容斋，晚号野处老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自幼好学，博览群籍，凡诸子百家、稗官小说、释老杂学，无不涉猎。绍兴十五年(1145)中博学宏词科，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入为敕令所删定官。因其父洪皓与秦桧不和受累，出为福州教授，直至秦桧死后始得回京。累迁吏部侍郎，枢密检详文字。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南侵，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出视师，任用洪迈为参议军事，因功升左司员外郎。绍兴三十二年，出使金朝议和，受到金人要挟，被囚使馆，三日水浆不进。返回宋朝后，竟以“使金辱命”罢职。隆兴元年(1163)，出知泉州。后历知吉、赣、建宁、婺等州府，迁敷文阁待制，预修《四朝帝纪》，进敷文阁直学士。淳熙十三年(1186)，任翰林学士。绍熙元年(1190)，以焕章阁学士知绍兴府，复提举玉隆万寿宫。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终年八十岁。赠光禄大夫，谥文敏。《宋史》卷三百七十三有传。

洪迈以文章取盛名，著述甚多，主要有《容斋随笔》五集七十四卷、《夷坚志》四百二十卷、《野处类稿》二卷、《万首唐人绝句》一百卷。其《夷坚志》为宋代小说中卷帙较多、影响较大的一种。（许逸民）

Hongshuihuo

《洪水祸》 清代小说。五回，未完。雨尘子著。发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二十九年(1903)七月《新小说》第一、七号。署为“历史小说”。

小说记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第一回楔子有俚言四句：“巴黎市中妖雾横，断头台上血痕腥。英雄驱策民权热，世界胚胎革命魂”，隐括全书主旨。作者纵观中外历史，认为西洋各国贵族和平民常与君主争权，“不比中国，单有君主擅威作福，平民虽多，不能在历史上占些地位”，有鉴于此，乃有《洪水祸》之作。小说激烈抨击君主独裁政治。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君权达到极盛，外扬武功，内施淫威，赫赫扬扬，不可一世。作者用象征主义手法记梦：路易十四梦见欧洲各国君主与古时之亚历山大大帝、凯撒皇帝、奥古斯都大帝等聚会，讨论平民气焰日张，君主将无噍类，如何永绝后患。有人倡言：“平民虽多，那能贯通各人之间，作闹事的基本的，还是民气。”奥古斯都大帝恭维路易十四：“你能在民气嚣张的法兰西，造出这无限的君权来，真不愧后来特出了。”路易十四因把平日最得意的笼络贵族、压制平民的种种手段演说一遍。有老成练达者叹道：“你们不知从今以后，这民气是不能压服的了。”一霎时间，帝王踪影俱杳，路易十四只见一片平壤，背后洪水漫天荡地而来，滔滔滚滚，遍满法国全境。这洪水正象征着不可阻遏的民气。

小说历述路易十四、十五、十六诸朝法国时事，揭示革命产生的根源。首叙王室、贵族、教徒、平民四族的原起，社会等级森严；次叙法国财政紊乱，由于穷兵黩武，骄奢淫逸，致使国库空虚，经济崩溃；再则军队腐化。小说还叙及美国独立对法国的影响，“若不给我自由就给我死”的口号震撼了法国民众。美国公使佛兰克林到达巴黎，沿途受到热烈欢迎，他的演说：“人生在世，自然有天赋的自由”，使巴黎市民如狂如沸。

小说实际只拉开序幕，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过程尚未叙及。（林 薇）

Hong Xiuquan Yanyi

《洪秀全演义》 清代小说。通行本为五十四回。又名《绣像洪秀全演义》、《绣像太平天国演义》或《洪秀全》。黄小配著。最初连载于1905年6月创刊的香港《有所谓》报附页。1906年7月刊至第二十九回时，《有所谓》报停刊，改由香港《少年报》附页从第三十回起续载。至1907年夏《少年报》停刊，载至第五十四回。据云，1908年8月，香港中国日报社发行有六十四回单行本，书前有章炳麟1906年序、作者1908年自序和《例言》二十二条(杨世骥《文苑谈往》第一集《黄世仲》)。今所见早期版本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戊申石印本；署“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六年(1908)”石印本；书题为《洪秀全》的清宣统辛亥(1911)石印本；1914年上海锦章书局排印本；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上海大成书局、启智书局、大达图书供应社等所出数种排印本等。所有这些版本，均为五十四回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坊间流行有一百四十回本和一百七十四回本。其中，一百七十四回本之后面一百二十回系汪继川续写，一百四十回本之后面八十六回亦为后人伪托。1949年后所出各本，均为五十四回。

据自序，《洪秀全演义》系主要依据“童时与高曾祖父老谭论洪朝”之所闻和乙未(1895)秋在广州某寺听原为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幕府的僧人“述及洪朝往事”之所得，并参考《太平天国战史》等书而写成。作品从洪秀全等酝酿起事写起，历叙金田起义、挥师东下、金陵定鼎、西征北伐、杨韦事变、翼王出走、忠王主政，一直写到李秀成击溃清军江南大营为止。但人物和事件多与史实相悖。如钱江，在历史上不仅从未参与过太平天国军政事务，而且还是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在清军江北大营参赞戎机。所写石达开《答曾国藩诗》五首，实际上出于高天梅的伪托而与石达开无涉。作品借外国人之口说太平天国政治“与西国暗合”、“深合文明政体”(第

二十五回），把太平天国政治制度写成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式的政治制度，也显然与史实相乖离。

在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太平天国革命，《洪秀全演义》还是第一部。作者的同情在太平天国一边。它的面世，既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肆意歪曲、恶言诋毁太平天国历史的有力反击，也使广大读者得见太平天国革命的大致真实的面貌。作者效法《史记》把陈涉列于《世家》、项羽编为《本纪》而"扫成王败寇之腐说"（《例言》），满腔热情地歌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作品勾勒了太平军将士摧枯拉朽、撼天震地的革命气势，讴歌了起义英雄坚定不移、浴血奋战的斗争精神，表现了人民群众拥护革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动人情景；对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官兵的残暴、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之流的丑恶灵魂以及与清朝统治者勾结起来共同绞杀革命的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则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充分表现了作者"全从种族着想"和"为英雄生色"的鲜明立场。

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正面英雄人物形象，林启荣胆大心细、英勇机警、忠贞不二，处危境而仍能排除万难；李秀成胸怀大志、才能出众、知人善用、负重致远，危难中力挽颓局；洪秀全高举义旗、无畏无私、爱才若渴、折节下士，但登上天王高位之后则丧失远见、苟安保位、宠信私人、断事不明，其性格的变化，也写得生动真实。尤其是林凤祥这位老将形象，写他威武雄健、身先士卒，在北伐中累建战功，虽然骄傲好胜，而终能深悔前愆，为太平天国事业献出生命，性格十分鲜明。小说受《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影响较深，在立意布局和人物情节的构思和描写上都可以看到因袭的痕迹。（颜廷亮）

Hou Bai
侯白

隋代小说家。字君素，魏郡临漳（今属河南）人。生卒年不详。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好为俳谐杂说，人多爱狎，所在之处，观者如市。曾举秀才为儒林郎。杨素甚加礼重，相与嘲谑。隋高祖闻其名，令于秘书修国史。后给五品俸，月余而死。著有《旌异记》十五卷。（据《隋书》卷五十八《陆爽传》、《苏氏演义》卷下）。又有《启颜录》十卷，见《旧唐书·经籍志》小说家类。《新唐书·艺文志》于《启颜录》后著录《杂语》五卷，有人认为亦侯白作品（见洪迈《容斋四笔》卷九《蓝尾酒》、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但《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以《杂语》列在晋人著作中，未必侯白所撰。

晋人孙盛也撰有《杂语》一书。殷芸《小说》有引《杂语》佚文，必非侯白之书。《苏氏演义》说他还撰有《酒律》及《笑林》。《酒律》一书仅见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引及。《笑林》一书大概即《启颜录》的异名。元韦居安《梅磵诗话》说隋唐志有侯白《笑林》十卷，不知所据。

敦煌本《启颜录》及《太平广记》所引佚文，有不少条记及侯白与杨素等人谈笑戏弄的故事，可见其善于辩论应对之一斑，但恐非侯白自述。《梅磵诗话》说侯白好为滑稽，"世为优者多附益之"。今本《启颜录》似为后世优伶所附益。（程毅中）

Hou Yuan Zhuan
《侯元传》

唐代传奇小说。即皇甫枚《三水小牍》的《侯元违神君之戒兵败见杀》条。《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七题作《侯元》。《古今说海》的说渊部收入此篇，改题《侯元传》，不著撰人。

传叙上党郡铜鞮县樵夫侯元，从山中砍柴回来，在一块大石前休息，忽然石壁豁开，出来一个老叟，自称是神君，招侯元入洞，授以秘诀数万言，都是变化隐显之术，告诫他不要图谋不轨。侯元回家后练习法术，能变化百物，役召鬼魅，于是聚众建军，自称圣贤。咸通庚子（880）聚兵至数千人，上党帅高浔命将率军进行讨伐。神君告诫侯元勿轻接战，侯元不听，战斗先胜后败。再去找神君，神君怒叱侯元违命，不顾而入，石门随之紧闭。最后法术不灵，兵败被杀。这个故事记载了一次小规模的武装暴乱事件，高浔实有其人，当时正任昭义军节度使，与史实吻合，可能实有其事。此篇前半段描写侯元入仙洞的情景，比较离奇曲折，尚能引人入胜，但在《三水小牍》中并不是上乘之作。

（程毅中）

Hou Hongloumeng
《后红楼梦》

清代小说。三十回。逍遥子撰。《逍遥子序》称此书为曹雪芹原稿，实为逍遥子所作《红楼梦》之续书。裕瑞《枣窗闲笔》云："至于《后红楼梦》三十回，又和诗等二回，则断非雪芹笔，确为逍遥子伪托之作。"姚燮《读红楼梦纲领》亦指出此书托名曹雪芹原稿，为白云外史著。逍遥子或别署白云外史、散花居士，真实姓名不详，乾嘉时人。《后红楼梦》成书在嘉庆元年以前，仲振奎《红楼梦传奇跋》云："丙辰（嘉庆元年）客扬州司马李春舟先生幕中，更得《后红楼梦》而读之，大可为黛玉、晴雯吐气，因有合两书度曲之意，亦未暇为也。"《后红楼梦》今存乾嘉间白纸本，首原序，次逍遥子序，次白云外史、散花居士题词，次《凡例》五条，次摘叙前《红楼梦》简明

原序
曹太夫人寄曹雪芹先生家書即書於後紅樓夢之首篇墨跡在原稿藏於林黛玉夫人瀟湘館雪芹先生即以冠於卷首爲序文
某年月日六十六歲老母字諭雪芹兒吾兒吏隱養母因桑梓無一椽之栖迺使門下生徒代供菽水身復乞假遠遊爲買山作計母去七十歲止四年耳兒豈無陟屺之望乎頃者林夫人遣紀綱來代營田宅母頃遷家還鄉大過望母尚健飯亦喜家人清善孫
後紅樓夢 原序

清乾嘉间刻本《后红楼梦》序

事略，次贾氏世系表，贾氏世表，次绣像六十页及绛珠仙草、炼容金鱼一页，前赞后图。又有郑振铎旧藏黄纸本，绣像六十页，附刻吴下诸子和大观园菊花社原韵诗、吴下诸子为大观园菊花社补题诗二卷。还有本衙藏板本、石印本等多种。

此书是《红楼梦》的第一部续书。情节接续在《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之后，叙宝玉并非真的遁入空门，乃是被妖僧邪道拐走，在毗陵驿适遇贾政回京，被贾政带回家里救醒。晴雯借五儿身躯还魂，黛玉因口含炼容金鱼而起死回生。然而黛玉性情大变，悟透世事，一心只想修仙。这时贾家经济更加困窘，黛玉嗣兄林良玉却大有出息，林家兴旺发达，连贾家的产业也盘了过去，贾家遂把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宝玉和黛玉的结合上。但黛玉对贾家提亲之事视若罔闻，经贾政、王夫人等苦心相求，在满足了一些苛刻条件之后才答应与宝玉成婚。黛玉结婚却并不与宝玉圆房，只在贾家主持家政，除弊破陋，并惩处了袭人。后来宝玉中了进士，惜春入宫封了仲妃，贾政、贾赦亦复官，贾政甚至以政务与黛玉相商，贾家终于复兴。仲妃省亲一改当年元妃省亲的奢侈，一切从俭。宝玉、黛玉、宝钗，一夫两妻融洽无间。此书把曹雪芹编入情节，写他是贾家的清客，宝玉、林良玉和姜景星三人拜他为师。书末写宝玉和众姊妹在大观园宴请曹雪芹，黛玉对曹雪芹道："咱们姊妹闲家常事儿烦先生锦心绣口编出前后两部《红楼梦》。"曹雪芹于是有此两部不朽之作。

逍遥子为《红楼梦》的黛玉、晴雯的悲剧不平，特续此书让黛玉、晴雯扬眉吐气，宝钗服低，袭人遭谴，连贾政、王夫人亦不得不奉承黛玉，这样自然解气，但却与现实生活逻辑大相径庭，与曹雪芹原著判若天壤。作者比较熟悉贵族家庭生活，生活场景和一些细节描写较为生动真切。　　（石昌渝）

Hou Qi Guo Yue Tian Yanyi

《后七国乐田演义》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回。题"古吴烟水散人演辑，茂苑游方外客校阅"。烟水散人或谓小说家徐震别号。二十回本有啸花轩刻本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璧园藏板本。此外，文和堂刻本、宏德堂刻本、聚秀堂刻本、崇文堂刻本均为十八回。

书叙燕国乐毅联合赵、韩、魏、楚、秦攻伐齐国以及田单火牛阵大破燕国事。乐毅本赵国人，有武略，但怀才不遇，燕国奸臣篡位，齐国乘机入侵，百姓不堪掳掠，起兵拥立燕太子平即位，齐兵撤离，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乐毅投燕，得燕昭王赏识，被拜为亚卿。乐毅当政十年，国力大盛，伺齐国内乱，兴师复仇，齐兵望风披靡，全国七十余城仅莒州、即墨二城未被攻陷。齐湣王在莒州遣使向楚王求和，楚军统帅淖齿杀齐湣王以自立，莒州军民杀淖齿，立齐襄王。乐毅功高，已遭国内奸臣妒忌，燕昭王去世，太子继任为燕惠王。齐人使反间计，使燕惠王相信乐毅在齐国围二城而不攻是要拥兵自立，燕惠王果然中计，以骑劫换下乐毅，乐毅只身往赵而不归燕。骑劫志大才疏，改变乐毅策略，而田单则利用骑劫弱点，激励齐人士气，最后用火牛阵大败燕兵，斩杀骑劫，一举光复齐国七十余城。田单建立奇功，被齐襄王封为安平君，食万邑。燕惠王见骑劫惨败才如梦初醒，再请乐毅回燕，乐毅谢绝，燕惠王厚待乐毅在燕亲属，燕、赵两国遂相安无事。《后七国乐田演义》据史事敷演，与元刊本《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平话显然不同，截取乐毅和田单两人与燕、齐两国四君的故事，突出"任贤"主旨，即敬贤、任贤可以兴邦；忌贤、妒贤则必祸国。啸花轩刻本将《前七国孙庞演义》和《后七国乐田演义》合刊，但《前七国孙庞演义》夹杂许多荒诞神奇的叙述，其内容与风格与元至治刊本《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相近，断非清初徐震所作。《后七国乐田演义》以乐毅、田单为中心人物展开风云变幻的历史，结构较谨严。几个主要人物如乐毅、田单、燕昭王、骑劫等，均写得比较生动。　　（王宜庭）

Hou San Guo Shi Zhu Yanyi

《后三国石珠演义》　清代小说。三十回。又名《三国后传》、《后三国演义》。题"梅溪遇安氏著"。作者生平事迹无考。首序题"庚申孟夏澹园主人题于绿竹亭"，无年号，庚申似为乾隆五年(1740)。序云："是集专从《通鉴》中三国时受魏称帝之际，演成一帙。"

小说叙述晋武帝太康年间，潞安州发鸠山东南有翠微壁，一天石壁裂开，走出一个美女。她原是上界的织锦仙女，因惰于织锦，偶有思凡之念，被玉帝察知，贬谪于尘世，到翠微壁下的惠女庵安身，并自名石珠。石珠后遇道士吴礼，吴礼授她天书一卷，尽是布阵降敌之法。时值西晋八王之乱，石珠于是扯起义旗反晋。其间平阳府河津县刘员外，年近五旬，无子，一天在龙门山拣到个肉球，回家路上进古庙避雨，肉球这时却变化为一个小男孩，其手掌内有"神霄子"三字。刘员外认为己子，取名刘弘祖，长成之后，取号元海。后刘弘祖会同石季龙、慕容廆等一起投奔石珠，并随她去攻打洛阳。一路上刘弘祖等冲锋陷阵，克敌制胜，终于夺得天下。当石珠登上帝位，吴道士却前来见石珠，言明她下凡本是辅佐刘弘祖夺取天下。石珠恍然大悟，便让位于刘弘祖，即为汉王，而石珠仍回惠女庵修炼，后功成圆满，飞升上界。

小说描写石珠、梦玉、贺玉容等女子不爱红妆，驰骋战场，"竟与英雄并重千古"。但艺术描写较为粗糙，故事情节缺乏变化起伏，人物形象单薄，且有意蹈袭神魔小说，道法幻术，神奇莫测。结尾大写段方山、慕容廆等各娶美女，"合欢亭众美团圆"，又不脱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结局的窠臼。

今存旧刊大字本以及光绪庚子(1900)上海书局石印小字本。　　（朱子锐）

Hou San Guo Zhi Yanyi

《后三国志演义》 明代小说。十二卷。无名氏撰。一名《三国演义续编》、《续三国志》。实即《东西晋演义》。然与大业堂本《东西两晋志传》、武林本与三台馆本《东西晋演义》不同。体例似《三国志平话》,叙西晋全代,而东晋仅叙至建国即止。称为《三国志演义》续书者,除本书外,尚有《后三国石珠演义》、《续编三国志后传》,而各自成书,内容绝不相同。 (吴 敢)

Hou Shuihu Zhuan

《后水浒传》 清代小说。四十五回。题"青莲室主人辑"。首序,署"采虹桥上客题于天花藏"。正文卷端题"新镌施耐庵先生藏本后水浒传",施耐庵云云,显系伪托。《水浒传》续书之一。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云:"如前《水浒》一书,《后水浒》则二书:一为李俊立国海岛,花荣、徐宁之子共佐成业,应高宗'却上金鳌背上行'之谶,犹不失忠君爱国之旨;一为宋江转世杨么,卢俊义转世王摩,一片邪污之谈,文词乖谬,尚狗尾之不若也。"刘廷玑所记水浒续书,前者为陈忱之《水浒后传》;后者即《后水浒传》,知成书于顺康时。

开篇叙燕青重游水泊梁山,闻知宋江、卢俊义为奸臣所害,甚为困惑,前去求罗真人指破迷端,自然是"天道循环"、"气运劫数"所致。于是宋江、卢俊义转世为杨么、王摩,率三十六家草莽英雄,在洞庭湖揭竿而起,锄强去暴,劫富济贫,蓄意谋反,较之《水浒传》有着更为鲜明的反抗色彩。《水浒传》里的宋江等人对朝廷一腔忠义,招安之后又舍生忘死,结果却惨死奸佞之手。《后水浒传》的作者,立意为这些被害英雄报不白之冤,因此,它是一部总结梁山英雄招安受害的反思之作。小说创作于明末清初的大动荡年代,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后水浒传》鼓吹与封建王朝分庭抗礼、誓不招安的斗争精神,就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是那个特定年代斗争生活的忠实反映。由于受果报思想的束缚,着眼于冤冤相报,特别是杨么等人最后被一阵风摄去,变招安而为因果报应的结局,使小说大为减色。人物形象依《水浒传》之原型转世,陈陈相因,缺乏生气。情节亦多荒诞不经,在艺术上与原书相比,确是"即求媲美并观,亦不可得"。

现存清初刻本,春风文艺出版社整理出版。

(朴 之)

Hou Xiyou Ji

《后西游记》 清代小说。四十回。全名《绣像传奇后西游记》。原书未署作者,题"天花才子点评"。一说作者即"天花才子",一说作者为梅子和(清袁文典《滇南诗略》卷二《兰茂传》眉批)。刻于康熙乙未(1715)初春的《在园杂志》卷三曾论及《后西游记》,知小说成书当在清康熙中叶以前。卷首有序,未署名,似为作者所作。序云:"悲世道古今盲毒","忧灵根旦暮死硬",系不满当时社会之世道人情而撰作说部。

小说为《西游记》续书之一。情节与《西游记》相扣合。叙孙悟空随唐玄奘上西天取经后,花果山的卵石里又爆出个小石猴,自名孙履真,别号孙小圣。无师自通,学得当年孙悟空的本事,下东海上天宫,搅得天翻地覆。玉帝大恐,只得央求已在西天成佛的孙悟空用金箍儿将他收服。后来唐玄奘师徒发现他们为大唐所取的三藏真经被世人"解差了,堕入邪魔"。寺院主事仰仗唐宪宗好佛,"以祸福果报,聚敛施财",使唐玄奘等"不胜愤恨"。禀报如来佛后,唐玄奘便与孙行者去唐王朝"现身显灵",并将真经封了。朝廷招得大颠和尚,赐官名唐半偈,派他前往西天求真解。唐半偈先后收得孙小圣、猪八戒的遗腹子猪一戒和沙悟净的徒弟沙弥等,做自己的徒弟。骑着天马,一路上降妖伏魔,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到达西天取回真解。

此书与《西游记》相比,"行文造事并逊"(鲁迅语),缺乏大胆丰富的想象,无论规模、气势,还是叛逆色彩都远较《西游记》逊色。特别西行求真解的情节,已不像《西游记》里去西天途中所遇八十一难故事的瑰丽奇幻,富于变化。但亦非效颦之作,如唐半偈人虔志诚,办事稳妥,甚有主见,与《西游记》里唐玄奘相比,高出一筹。孙小圣既有孙悟空无畏无惧、克敌制胜的特点,又能谦和有礼、讲求策略。猪一戒对去西天求真解的使命以及对师徒关系远较其父猪八戒忠诚,沙弥的机智活泼则为沙悟净所乏。小说尤其对宗教、神权的揭露批判有独到之处,如孙小圣在阴曹地府对十殿阎罗的诘难:"若说今世无冤遭刑,是以报前世之冤业,则善恶之理,何以能明?"有力地戳穿了"夭寿祸福"、"因果报应"等宿命论思想的欺骗性。



清刻本《后西游记》孙履真像

此书旨在讥佛讽儒。书中韩愈《谏佛骨表》以及大颠和尚其人,确系历史实事,然大颠和尚步唐玄奘后尘去西天求真解之事诚属虚构。作者借唐宪宗崇佛"迎佛骨"使百姓"乃更得祸"的蠢事影射当时社会,如书中大颠和尚云:"近日僧人,贪愚者多","致令清净法门,装成喧阗戏局"(第七回)。至于儒教,作者用花果山通臂仙的话说:"立论迂腐","专会咬牙嚼字","外虽仁义,内实奸贪"(第二回)。在第二十三回写文明天王偷窃上界文昌帝君春秋之笔,"浑身上下,布满金钱",或用金钱打人,或用文笔压人,被孙小圣称为"文明妖精",显系讽喻嘲笑现实社会的世道人情,同时反映作者自己一生不得志的愤懑情绪。如序所言:"听有声,观有声,

虽犹然嬉笑怒骂之文章。"惟作者在情节的展示和人物的刻画中常以空泛的议论取代形象的深入描绘。

此书版本甚多，自清初迄民国，木刻、石印、铅印本近二十种之多，其中主要有：清本衙藏板刊本、乾隆五十八年金阊书业堂刊本、道光元年贵文堂重刊大字本、上海申报馆排印本及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排印本(1981)等。 (朱子锐)

Houde Lu

《厚德录》 宋代小说选集。李元纲编。李元纲，字国纪，号百炼真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孝宗时上庠生。著有《圣门事业图》。《厚德录》，四卷，《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著录，题作《近世厚德录》，有沈瀞道源为作序。《宋史·艺文志》同，亦列在传记类，仅一卷。《四库全书》本无"近世"二字，列入杂家类存目。此书杂录宋人小说中阴德果报故事荟为一编，引书均注明出处。如第一条记钱若水平反冤狱事出《涑水纪闻》，张孝基以还产为山神条出《泊宅编》，钟离君嫁婢条引自《东轩笔录》。且有失传之书如《杨文公谈苑》、《遁斋闲览》等，可据以辑录佚文。实可视为宋人小说选集，但出处尚有疏误。《四库全书总目》议其涉及神怪，言论鄙陋，"殊非儒者立言之道，与《圣门事业图》如出两手"。实未知两书性质、体例各不相同，不可比较。有《百川学海》、《稗海》等本。《历代小史》本只有一卷。

(程毅中)

Huchun Yeshi

《呼春野史》 清代小说。十六回。道光十八年江苏按察使裕谦及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禁书总目中，均列有《呼春稗史》一种，疑即为是书。有阿英藏残本，撰人不详。

书写尼庵秽事，其故事由明至清几经演变。《菽园杂记》云："天顺间，常熟一会试举人出游，七日不返，莫知所之。乃入一尼寺被留，每旦，尼即扃户而出，至暮，潜携酒肴归，故人无知者。一日，生自惧，乃逾垣而出，出则羸然一躯矣。"又别云："永乐间，有圬工修尼寺得缠骔帽于承尘上。帽有水晶缨珠，工取珠卖于市。主家识而执之，问其所从来。工以实对，始知此少年窃入尼室，遂死于欲。尸不可出，乃肢解之，埋墙下。法司奏抵尼极刑，而毁其寺。"盖此两事遂乃为故事本源。《情史》卷十八引《泾林杂记》，将此两事合为一事，增添细节，并指名此举子为赫应祥。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五《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复据此情节大加渲染，演为拟话本小说。入清，有苏州某无名作者又改编为《玉蜻蜓》传奇，以吴语方言为之，并附会为万历宰相申时行事；道光年间，又有弹词作者陈遇乾改编为《芙蓉洞》弹词(按：郑振铎有同治癸酉刊本，四册，名《玉蜻蜓》，见《西谛所藏弹词目录》)。今越剧、锡剧、沪剧均有传统剧目《庵堂认母》，即为《玉蜻蜓》传奇之一折。

《呼春野史》盖取《玉蜻蜓》敷衍而成，故别题《传记玉蜻蜓》。书中人物则易其姓名，情节亦略加变易。叙四川某郡守之子至尼庵游玩，见女尼慧音绝美，心甚爱之，遂淹留庵中，与慧音合。后二人俱死于欲。老尼惧郡府督责，密葬二尸于后园。十余年后，此园为生父所购得，二尸遂被发现，生父乃将二人合葬。慧音生有一子，后中进士，入词林，涖大位，誉满于当世。

此书充塞淫词秽语，阿英谓："一无是处，文字极拙劣。插有若干当时流行之小调。" (吴 郑)

Huliyuan Quanzhuan

《狐狸缘全传》 清代小说。六卷，二十二回。署"醉月山人著"。成书于清嘉庆九年(1804)至光绪二年(1876)之间。晚清学者邹弢亦号醉月山人，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民国初年，其生活时代与本书成书年代相合；况文学颇有造诣，曾撰《三借庐笔谈》，并创作长篇小说《海上尘天影》，故本书作者疑为邹弢，待考。存光绪二年敦厚堂刻本、光绪十四年文酉堂刻本、漱石山房刊本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排印本(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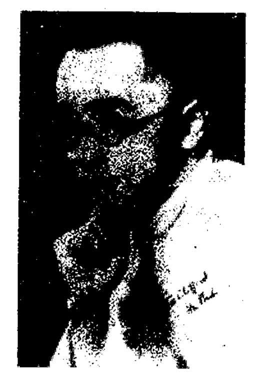
小说描写浙东嶮岈山一修炼九千年的九尾玉面狐贪慕人间风情，幻化一绝色美女胡小姐，夜至书房与周公子厮混，采阳补阴，以助修炼。久之，周公子学业荒废，染病在身，老苍头李忠有所察觉，苦劝公子不要被妖狐所惑。公子与胡小姐情深意笃，欢好如故。后胡小姐行藏不慎被李忠之子延寿儿发现，遭到怒斥。玉面狐恼羞成怒，现出本相，将延寿儿吞吃后逃归洞府。李忠发现儿子血衣残骸，悲痛万分，暗调众庄客欲杀妖狐，不料均被玉面狐绝代姿容所惑。最后由吕洞宾请来托塔天王李靖、哪吒父子和二郎神助战，才将其擒获。吕洞宾救活延寿儿，砍去玉面狐八条尾巴，放其归洞重新修炼。周公子身体康复，收心读书，得中魁元。玉面狐改过自新，因感念周公子相救之恩，投胎于光禄大夫之家为李玉香小姐，与周公子结为夫妇。

小说通过虚幻的神话故事，表现了人情战胜天理、妖狐改恶从善的思想主题，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作品构思新颖独到，想象奇特瑰丽，情节富于变化，有浓郁的人情味，虽离奇而不觉荒诞，带有现实感。结构完整，不枝不蔓。语言通俗，流畅自如。作品中含有一定数量的带有唱词性质的韵文，多用于外貌、景物、心理描写。据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著录有弹词《狐狸缘》，惜未见，本书中的描叙性韵文显存弹词痕迹。据此，小说当据弹词改编。 (任少东)

Hu Shi

胡适(1891～1962) 现代诗人，文学史家。字适之，安徽绩溪县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童年时代在故乡接受旧式教育，1904年来上海求学，开始接触西学并受维新思潮影响，曾主编白话报刊《竞业旬报》。1910年夏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不久转文学院。1915年9月又攻读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此后因受实验主义思想方法的启迪，萌芽了文学革命理论并尝试白话新诗写作。1917年1月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由此揭开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1917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稍后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又代理北大教务长，全面投入新文化运动。1926年赴英出席中英"庚款"会议，次年春转赴美国，正式取得博士学位。1927年5月回国后，暂居上海，主要从事教育文化工作。曾在光华大学和东吴大学等校任教，并一度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其间还参与创办了《新月》杂志。1930年返北平，任北大教务长，又主办《独立评论》。1937年9月，受蒋介石委托以非正式使节身份赴美，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次年9月正式就任驻美大使，从事战时外交工作。1942年9月卸任后仍居美国，重新转入学术研究工作。1946年7月回国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12月，飞离北平，次年春赴美国。1958年4月回台湾定居，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辞世。



胡适对中国古典小说有深入的研究。自童年读《水浒传》残本始，就在家乡遍读明清白话章回小说。留美期间提出文学革命理论时，即认定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当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有价值的作品，由此倡导"白话文学"(《藏晖室札记》)。文学革命之初，又明确提出"白话文学正宗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稍后又倡导"整理国故"，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工作"，以还各类国故的"真面目"和"真价值"(《新思潮的意义》)。在这前后，作为对自己理论主张的实践，胡适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小说史，除了撰写发表《论短篇小说》(1918)等著名论文外，还逐一对《水浒传》和《红楼梦》等明清白话章回小说的作者、版本、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等问题作了考证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经他以序跋、通信和读书笔记等形式而作考证研究过的中国古典小说作品计有《水浒传》、《水浒后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镜花缘》、《宋人话本八种》、《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以上专文论及)以及《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品花宝鉴》和《金瓶梅》等。另外，在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专著《白话文学史》中，也涉及了对中国小说史问题的评论研究。在上述研究工作中，胡适曾与鲁迅、钱玄同等人有书信往还，磋商问学。30年代后，胡适因学术兴趣的转移，似不再集中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但在零星的论文中对这一研究课题仍时有涉及，晚年的一些通信、笔记和谈话亦复如此。胡适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著述约有六十万言，主要收入由他本人编定的《藏晖室札记》、《胡适文存》一至三集和《胡适论学近著》等集中，并散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的日记》、《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胡适手稿》等书。他人为之辑集的专题论文集主要有《中国章回小说考证》(1942，实业印书馆)、《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1987，长江文艺出版社)和《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1988，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胡适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中卓有建树，其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大致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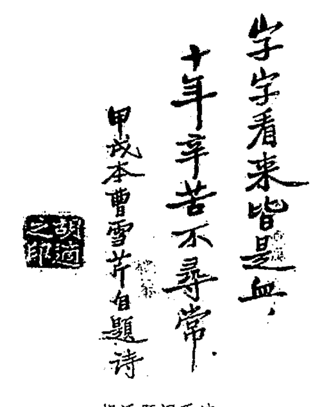
一、胡适根据文学进化原理以及本人所提出的"白话文学正宗论"，首次从整体上把握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他指出：中国文学史上有"死文学"(文言)和"活文学"(白话)的对立，活文学相对死文学即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今日之文学，独我佛山人(吴趼人)、南亭亭长(李伯元)、洪都百炼生(刘鹗)诸公之小说可称'活文学'耳"(《藏晖室札记》)。换言之，"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如"小说则明清之有名小说，皆白话也。近人之小说，其可以传后者，亦皆白话也"(《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这些意见毫不含糊地肯定白话小说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最主要也是最有成就的文体，同时也否定了一向被视之为中国文学正宗的文言诗文。这样的见解为中国文学研究树立了一个基本的新观念，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研究的重视。

二、首次初步地勾勒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的线索。胡适《论短篇小说》的第二部分标题为"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凡六千余言，从先秦诸子寓言讲起，继论汉唐几百年的散文笔记和韵文中的带有故事性的作品，又论唐人传奇《虬髯客传》以来的完整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的出现，宋代章回小说的发生，终于明清两朝白话短篇小说的发达，而最后在分析白话短篇小说的衰败原因时，则又简洁地论及明清白话长篇章回小说的兴起。联系到胡适其他的论述明清白话长篇章回小说的论文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无疑是对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历史线索作了最基本的梳理。虽不免粗略，但比之晚清人士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若干评论，却是自有体系的，并且，这样的梳理也直接诱发了日后鲁迅、郑振铎等人对中国小说史的深入一步的研究探讨。

三、在《红楼梦》研究中独树一帜，通过廓清旧红学的迷雾而创建新红学，从而为《红楼梦》的科学研究奠

定了基础。胡适之前的旧红学，以索隐代替研究，大搞穿凿附会，致使红学步入迷途。而胡适在《〈红楼梦〉考证》、《跋〈红楼梦〉考证》、《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和《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等文中，根据可靠的材料，考定了《红楼梦》的著者生平、家世、著书的时代以及版本渊源流传等情况，即确认该书的作者为曹雪芹，并勾勒了曹氏的家世及本人生平事迹，指出：《红楼梦》实为作者的自叙传，此书的主旨"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虽然胡适称《红楼梦》为自叙传是欠当的，但认为此书为"自然主义的杰作"，则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五四时代所用的"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概念的内涵是相似的。联系到胡适在其他文章中所说的，《红楼梦》一书的结局"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的观点，这就不仅拨正了旧红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而且也为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红楼梦》基本思想主题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切实的指示性意见。总的说来，胡适关于《红楼梦》一书的考证研究，对于把这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最优秀的作品从旧红学的梦魇中解放出来，具有重大的意义，所谓新红学即由此而创立。

四、胡适对于若干作品的考证、评论和研究虽有失当之处，但从总体上看，富有创见，对后来的研究者启迪良多，具体例证，不胜枚举。鲁迅在治中国小说史时曾说，胡适关于《水浒传》考证研究的两种"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鲜"（《致胡适》，1924.1.5），"有《水浒》、《红楼》等新序在前，也将使我永远不敢献丑"（《致胡适》，1924.6.6）。晚年又对日本学者说：译《中国小说史略》时当注意订正，"详见《胡适文选》"（《致增田涉》，1934.5.31），即可佐证。



胡适题词手迹

五、胡适比较集中和系统地提出小说考证研究所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并予以示范性的应用，因而对于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研究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意义。胡适提出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有：必须确定"考证的正当范围"，以堵塞各种穿凿附会式的考证歧途；考证须从作品本身及"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的证据"出发，以此做"向导"引到"相当的结论上去"；考证须抛弃一切成见，包括对所谓"天经地义"的"科学的律例"的迷信；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对象采取不同的考证方法。而对上述方法论原则的具体运用，胡适的特点又有：结合其他专题学科（如中国戏曲史）的研究；运用形式逻辑时，演绎重于归纳；借助心理分析的方法；引入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据此可知，胡适提出和运用的中国古典小说考证研究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发展的眼光"和"历史的态度"这两个互有联系的基本观念之上的，这使他的方法论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至于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其实也是强调一种科学的求实精神。因为据他解释，此话的意义即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我的歧路》），而"方法上的共同戒律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文史周刊发刊词》），研究者应该"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胡适文选自序》）。

综上所述，胡适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先河。

（朱文华）

Hu Xueyan Waizhuan

《胡雪岩外传》 清代小说。署大桥式羽著。光绪二十九年（1903）日本东京爱美社排印本，封面题《胡雪岩》。作者署名及发行处日本东京，当系伪托。卷首有序，题"浙东市隐书于海上之寓庐"。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四卷》，1961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记叙胡雪岩的秘史，是一部豪门生活纪实。胡雪岩是晚清一位金融巨人，所设阜康银号及典铺遍及全国各省，在金融界具支配力，同时经营丝茶出口。他在杭州甲第连云，富埒王侯。最终因受外商排挤，银号倒闭破产。

小说并未描写胡雪岩在商战中的冒险进取与惨淡经营，而只是渲染了他的帝王一般的糜烂生活。他的杭州园林，屡建屡拆，特聘名师，绘成一片奇山怪壑的图样；落成之后，巧夺天工。园中水木明瑟，楼阁玲珑，云屏荟锦，绿暗瑶厢，其胜景处曰滴翠、犟黛、皱青、悬碧四洞，镜槛仿隋炀帝乌铜镜屏的迷楼，黛绿相映，沁芳湛华，耗资巨万，豪侈无匹。这位熟谙洋务、身兼买办的巨商，私生活却是一派封建腐朽气息。家蓄金钗十二，姬妾成行，分住园中各楼，且聘外国技师特为装置了德律风（电话），以备不时召幸，遂使园中莺嗔燕叱，翠香红软。家庭制度极其顽固，胡宅的缠足是一桩极考究事，姨太太的莲钩纤不盈握；等级森严，每日合家大小鹭序鸳班地去上房恭请晨安；至如唱戏打醮，摆酒张筵，无不穷极奢华，十足的官僚派头。

胡宅是一个行将崩溃的黑暗社会的缩影。主人及裙钗享乐纵欲无度，挥金如汤沃雪；子弟拈花惹草，轻薄无行；门下食客，附庸风雅，胁肩谄笑，造假古董，贡媚骗钱；雪岩素以慈善家称，冬赈施米，被手下人层层克扣，酿成民变；银号典铺主管，营私舞弊，干没巨款。

泼天富贵，已如冰山将倾，揭橥盛极必衰之理，以为唤醒人间痴迷的当头棒喝。

小说以花园为背景，描写大家庭中粉红脂腻的房帏琐事，笔法仿《红楼梦》，未免力不从心，只有个别片段，如踏雪折梅，略有情韵。 （林 薇）

Hu Yinglin

胡应麟（1551～1602） 明代文学家。字元瑞，更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万历四年（1576）举人。能诗，受知于王世贞。家中藏书极富，因筑室山中，专事著述。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诗薮》等。其《少室山房笔丛》以考据为主，兼及评述经史百家及道书释典，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风俗。其中《九流绪论》、《四部正讹》、《二酉缀遗》、《庄岳委谈》等部分，对古代小说作了多方面的考论，颇有价值。

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胡应麟表明了对小说的高度重视。他"更定九流"，从古以来第一个为小说在子书类中明确地争一席之地，使之与儒、道、释等诸家平起平坐。他指出，"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他认为，小说创作往往是"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主要作用是"风刺箴规"，"有补于世，无害于时"，可"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核"。因此，"大雅君子"，尽管"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人们"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这充分地指出了小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长期以来，小说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这是由于"读者往往涉猎，优伶遇之，故不能精"。对此，重视小说的胡应麟不能不流露了遗憾之情。

胡应麟肯定小说，不仅着眼于思想内容、社会作用方面，而且也注意到小说的艺术特点。如描写人物"分量轻重，纤毫不爽"，情节安排"作意好奇"，"针工密致"，语言"藻绘可观"、"多俊语"等，他都认为"有足采者"。特别是他认识到古代小说除了志怪、笔记等"传录舛讹"、记载实事之外，还有唐人小说一类是作者"假小说以寄笔端"的具有"幻设"特点的作品。这种见解，不仅说明了他对唐人小说有足够的了解，而且反映了他对小说艺术特点具有一定的认识。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胡应麟对小说作了系统的分类。以前的目录著作大都把小说笼统地纳入子、史两类而不作进一步的划分。刘知幾《史通·杂述》虽有分类，但只是从史学的角度上来着眼的。而胡应麟则把他认为的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等六类，并且举出一些作品为例来加以说明。这就把一切不能入于经史集部而又于子部不能独成一家的杂书都划归小说类了。这个分类在今天看来嫌不够精细，但在当时确是一个进步，至少比起以后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识力。

在分类的基础上，胡应麟对各类小说的历史发展作了考源工作。如他认为：《燕丹子》三卷，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飞燕》，传奇之首也；《洞冥》，杂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阳》之祖也"。"古今纪异之祖，出《虞初》前"。"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胡应麟在这样分析考察小说的演变过程时，也注意探讨小说与时代的关系。他以"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有时，他还将时代、作者、作品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如他认为，小说在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则"纪述多虚"，"藻绘可观"；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则"论次多实"，"彩艳殊乏"。这些分析，不乏精辟之处。

但胡应麟在肯定小说的同时，也常发表一些异议和否定性意见。这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从正统诗文的角度上来指责某些小说的语言"鄙俚"、"词极鄙陋"；二是从正统史学的角度上来反对"情节不实"、"鄙诞不根"。这说明了他还没有彻底挣脱某些传统思想的束缚。 （黄 霖）

Huzhongtian

《壶中天》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集。不知撰人。旧抄本，全书回数不详，残存第六、第七、第八回，三回中仅第八回完整，第六回存二页，第八回后半残缺。第六回《痴花子死恋无情种》、第七回《龚西园脉学冠医林》叙明朝嘉靖年间浙江金华龚西园行医发迹的故事，第八回《康对山琵琶惊客座》叙明朝弘治正德年间康海为救李梦阳不惜屈己抱着琵琶往见权贵太监刘瑾，后来反致沦弃而不悔的著名故事。仅存的第七、八两回均有入话和正话，其体制与"二拍"相仿，很可能是清初的作品。 （俞 文）

Huhai Qiwen

《湖海奇闻》 明代文言小说集。六卷。周礼撰。周礼，字德恭，号静轩，弘治前后浙江余姚（今杭州、临安之间）人。博学聪明，自幼著述甚富，因累试不第，隐居于南京护国山（又名三山），专心读书著述。写有史学著作多种，并有文言小说《湖海奇闻》五卷、《秉烛清谈》五卷传世。

《百川书志》、《千顷堂书目》等均著录《湖海奇闻》五卷，《百川书志》认为是仿《剪灯新话》之作，"聚人品、脂粉、禽兽、木石、器皿五类灵怪，七十二事"。1949年以前，孙楷第在大连图书馆曾见到一种残本（似已不存），刊于弘治九年（1496），书前有柏昂序。全书实为六卷，前五卷为正文，末一卷为附录。第二卷脂粉，存十一则。详其内容，则大抵皆记人事；第三卷为禽兽灵怪，凡十四则；第四卷木石灵怪；第五卷为器皿灵怪，凡十五则；第六卷为传奇小说《伏氏灵应传》、《碧玉簪记》。大旨在记灵怪之实有，明因果之显效。其艺术特点是偏重

事状,少所铺叙。作品一般比志怪小说稍长而详,而比传奇小说简短。

考《千顷堂书目》丛书类著录有司马泰《文献汇编》(已佚),其八十五、八十六两卷为广闻类,收有男子、妇人、祠庙、花木、禽兽五类异闻,俱为周礼撰,可能主要采自《湖海奇闻》。 (薛洪勣)

Huhai Xinwen Yijian Xuzhi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 志怪小说集。元人编。本书继宋洪迈《夷坚志》、金元好问《续夷坚志》而作,分前后二集,每集各二卷。前集分人伦、人事、符谶、珍宝、拾遗、艺术、警戒、报应八门;后集分神仙、道教、佛教、文华、神明、怪异、精怪、灵异、物异九门。每门又分若干类,如人伦门分为君后、忠臣、父子、庄重、宽容等九类,书中所收,大多为宋代故事,间有少数元代或前代故事。故事内容以神鬼佛道及怪异之事为主,也有不少野史逸文。多辑录或改写前人之书,有些出处尚可查考,如前集卷二艺术门幻术类《斩人魂魄》条,记聂隐娘飞剑斩奸的故事,为唐人传奇《聂隐娘》的缩本。同卷拾遗门《马头娘子》条,讲马皮卷走少女化为蚕的神话传说,与《搜神记》卷十四《女化蚕》的故事大同小异。后集卷一神仙门《一梦黄粱》条,述邯郸道上卢生梦中历尽荣华富贵的故事,是唐人沈既济《枕中记》的简写。卷一人伦门忠臣类,记载了宋代爱国将领刘韐、李若水、李庭芝、尹谷等在抗击金、元斗争中,不辱臣节,宁死不屈,英勇献身的事迹,可与正史相证,一些细节还可补正史之不足。勤俭类记苏轼等人居官节俭、杨万里妻治家勤俭的故事,也是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料。前集卷二天谴类《欺君误国》条,记秦桧与其妻王氏在东窗下密谋杀害岳飞而遭报应的故事,是现今所见"东窗事发"传说的最早记载。还有些神怪故事和神话传说,如后集卷二神明门《鲁班造石桥》,记鲁班造赵州桥及张果老骑驴过桥,《井神现身》条记载了白螺化为美女为人作馔,似出自民间传说,也可能出自魏晋以来的志怪小说。

本书所述各类故事,叙事完整,语言精练,情节简直,很少铺叙。全书风格一致,虽然采自不同书籍,但似经编纂者重新加工。未注明资料来源,虽是本书的一大缺陷,但从保存的资料看,仍不失为重要的社会史料和小说史料。

本书作者不可详考,据缪荃孙《艺风藏书记》载:"荃孙在鄂见宜都杨惺吾博学所藏前集抄本、后集元刻本,字极精,署款江阴薛证汝节刊。"张钧衡跋也说:"署款江阴薛证汝节刊,未知为薛汝节所著欤,亦他人著撰而汝节刻之欤?"据书中第一条《大元昌运》记元太祖、元太宗及元世祖事,可知作者为元代人。又据前集卷一人伦门忠臣类,共十二则,皆歌颂抗击金元的两宋官吏,以此又可推测,作者当为由宋入元的遗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二载,元吴元复《续夷坚志》二十卷,注:"字山谦,鄱阳人,宋德祐中进士,入元不仕。一作四卷。"书名卷数相合,或即此书。本书成书时间,大约在元元贞年间或稍晚。前集卷二珍宝门《蜈蚣孕珠》条,记元贞年间事,成书时间,当在此后。

本书流传不广。现存本多为残本,且分门分卷又不相同。现存元刻本有两种,一是碧山精舍刻本,存前集十卷。另一元刻本也只存前集七、八两卷。还有明刻本、明抄本,也都不全。现存较为完整的为张钧衡校刻的《适园丛书》本,分前后集共四卷,另有补遗一卷。中华书局校点本(1986)即以张本为底本并校以现存元明刻本、抄本,内容较完备。 (王秀梅)

Hudiemei

《蝴蝶媒》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一名《鸳鸯梦》、《鸳鸯蝴蝶梦》、《蝴蝶缘》。题"南岳道人编","青溪醉客评",别题"步月主人订"。作者姓名及生平不可考。书中有名"邦子玄"者,其成书年代当在康熙之前。

小说叙隋文帝时,江南才子蒋青岩与好友张澄江、顾跃仙同游浙东,小驻萱萝山。一日青岩独出,为群蝶引入一山庄,与华府小姐柔玉一见倾心。归途问山人,始知柔玉乃姑丈华中葵长女。由是,青岩遂备礼偕张、顾二生往华府拜见,中葵将三生留居府中。时越国公杨素因失红拂,闻柔玉貌美,遣使来聘。中葵假称已将柔玉及次女掌珠、三女步莲分许三生,以拒来使。后中葵面试三生,喜其才,果以三女相许。杨素怒中葵抗命,捕之入京。青岩等闻知,入京救援,知必须另献一绝色丽人以代柔玉方可解救。于是青岩复又南下奔走。至扬州,被袁太守强赘为婿,许以小姐秋蟾。后几经周折,以千金购得孤女柳碧烟,冒柔玉名进献杨素,中葵因此获释。值会试,三生皆金榜题名。青岩得中状元,张、顾分别为榜眼、探花。杨素遂以假柔玉归还青岩。三生同时完姻,青岩独娶柔玉、秋蟾、碧烟及使女韩香。小说最后叙隋炀帝即位,天下大乱,青岩等人皆至萱萝山长隐不出。

在明清之际诸多才子佳人小说中,《蝴蝶媒》实属格调不高、艺术平庸之作。蒋青岩既与小姐柔玉有情,又与使女韩香偷欢,还私通有夫之妇,实为轻狂好色之徒,而作者却啧啧称道。此外书中还夹杂猥亵笔墨,作者的情趣由此见出。

《蝴蝶媒》传世版本较多,有积经堂刊本、四友堂刊本等。 (陈年希)

Hutu Shijie

《糊涂世界》 清代小说。题"著者茧叟"。茧叟即吴沃尧。原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世界繁华报》,刊载起讫日期及回数待考。据阿英称,报上至少连载至第十九回(《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五十六页)。光绪三十二年中秋,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单行本,仅收十二回,线装六册。卷首有茂苑惜秋生(即欧阳钜源)序。后收入阿英

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二卷》(1960,中华书局)。

本书是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同一类型的谴责小说。作者以燃犀之笔,勾勒出了一个鬼蜮横行的世界。"麻木达于脏腑,冥顽中其膏肓,可惊,可诧,可笑,可叹"(借秋生序)。小说由若干独立故事联缀而成,笔锋集中指向官场:督抚大吏贪黩昏聩,卖官鬻缺;候补知县胁肩谄笑,忘廉丧耻。书中着重刻画种种夤缘苟且的卑污行径:李才雄丁忧不回籍守制,贿赂抚台的红人史巡捕,谋得夺情总办;伍琼芳趋奉饕餮伊大人,千金贽见拜老师,古玩玉器,水陆八珍,谋得牙厘局银库的美差;骆胥耜三千两银票面呈制台,谋得巴县肥缺。作者激烈抨击的是道德沦丧,伍琼芳是用猪肉冒充割股疗亲的假孝子;候补知县马廉是宋媒婆的干儿子;骆胥耜恭奉济道台的门公冯二为筵席首座,尊称冯老太爷。城狐社鼠,猖狂无忌。三教九流之人,梁裁缝、施司务(剃头匠)、宋媒婆等都利用出入衙门之便,通关节,打抽丰。官场上同僚之间则是互相倾轧,翻云覆雨,偷天换日,手段无所不用。

小说暴露黑暗,旨在维护封建伦常道德,因而对于黑暗的描写缺乏思想的洞穿力。此外,书中还写了不少官场笑话,有些流于油滑。由于故事旋起旋灭,结构比较涣散。

(林 薇)

Hushan Ji

《笏山记》 清代小说。三卷六十九回。蔡召华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笏山记》是晚清英雄传奇小说中在题材上颇具特色的一部作品。写明代中叶,颜氏在云南蒙化西面笏山地区扫灭世家土豪,建立统一王国的故事,展现了边远地区封闭的深山里的政治军事斗争。主人公颜少青,原为山西蒲州府晋县穷书生,受诬入狱。公正廉明的蒲州知府玉廷藻为之释冤,并将女儿许他,带他回到笏山。笏山五百余乡,数十万人家,被可、绍、韩三庄控制着,三庄中以可庄为最强。玉廷藻继承父亲职位任乡长;适可庄内部不稳,绍庄结韩庄及数十乡,奉玉廷藻为盟主攻可。韩庄背盟,玉悒郁而终,遗命颜任乡长。这一外来年轻书生,得到十余名文武奇才的女子钟爱。在她们辅助下,经过二十余年斗争,相继扫灭三庄,收伏各乡,称王改制,实行新历法,废除旧的苛政。各女受封为妃嫔,和男性功臣一起画入功臣阁。少青死后,发生内乱,旋即平定,传国一十二代。

这部二十余万字的小说,内容以军旅征战为主,模仿前代历史演义和传奇小说,尤其受《三国志演义》的影响为深。但作者并不熟悉军旅生活,所以战斗描写给人印象不深,而某些生活场景或才女雅事,却写得较为生动。全书以女性为主,一些人物写得较有生气。作品情节曲折,波澜较多,但因作者笔力不够,写得并不引人。

(朱世滋)

Hualiu Shenqing Zhuan

《花柳深情传》 清代小说。四卷三十六回。一名《醒世新编》。题"绿意轩主人撰"。作者詹熙,字萧鲁,号绿意轩主人。浙江衢州人。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约卒于1920年之后。书成于光绪乙未年(1895)。

作者自诩此书有感于中国积弱而不能自振而作。小说通过浙东西溪村魏氏家族的兴衰故事,抨击了时文、鸦片及女子缠足的害处,鼓吹习西学、办洋务的富国主张。书中的魏隐仁喜食鸦片,临场参加乡试,烟瘾发作,中途病倒,不久去世。其子镜如、华如兄弟也嗜鸦片如命,终使家道中落,贫困潦倒。魏家塾师孔学究好时文,但下场应试却榜上无名,其后入军营以时文写军情而贻误战机,进店铺当账房不会打算盘使东家亏本,终于明白时文一钱不值。小说还用对比的手法,写兵荒马乱之中,魏府的赵姨娘和丫环春云,因脚小双双死于非命;而天足的孔学究妻子劳氏,不仅大难不死,而且凭劳动建立家业。小说最后写魏镜如兄弟全家纷纷醒悟,戒鸦片,弃时文,放小脚,习西文,办洋务,终使家道复苏,兴旺发达,且请洋人入村办学开矿,使全村乡民皆成巨富。

《花柳深情传》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提出"革时弊以策富强"的主张,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朝野上下有识之士要求自强的强烈愿望,是晚清小说中颇具时代特色的一部。小说末尾说本书原名为《醒世新编》。《花柳深情传》一名可能是书商为招徕读者而妄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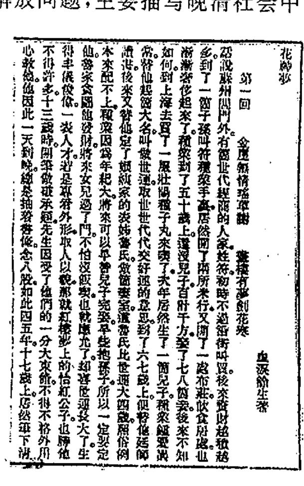
今存光绪辛丑(1901)上海书局石印本和光绪戊申(1908)上海广雅书局石印本。

(陈年希)

Huashenmeng

《花神梦》 清代小说。四回,未完。血泪余生著。发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至九月《绣像小说》第五十六至五十九号。

本书着眼于妇女解放问题,主要描写晚清社会中妇女被玩弄被蹂躏的悲惨命运。小说由几个故事联缀而成。苏州女子鲁怜卿,丰姿韶秀,冰雪聪明,自幼习染文墨,诗词书法,卓卓有名,但是出身寒门,家境清贫。其姐鲁氏嫁与城中富商符世运。世运本是纨袴子弟,拥巨万家赀,惯喜拈花惹草,觊觎怜卿美貌,装成怜香惜玉的风流情种,且不以富贵骄人,致使怜卿误将他认作风尘知


花神夢

第一回

血淚餘生著

清刊本《花神梦》书影

己，被骗失身。但是怜卿怀孕后，世运却将她厌弃。事发，鲁氏携怜卿避迹西湖，怜卿产下一男，表字爱生，托称鲁氏所生。怜卿不尴不尬寄食符家，世运又娶了七妻八妾，对怜卿不瞅不睬。怜卿从此独居小楼，凄然顾影，自嗟薄命，渐染沉疴。直到十七年后，爱生长大，母子天然之性萌动，登楼认母，怜卿就溘然长逝。“苍天碧海，长埋精卫之冤；落月空枝，难解杜鹃之恨”。

史能儿、安儿的故事更为惨烈。她们姊妹俩被赌钱、抽大烟的父亲卖给人家做妾，落入火坑，寻死觅活，后辗转卖到无锡焦少爷手里。焦少爷凶残狠毒，绰号七霸王，以作践凌辱妇女为能事，终日打骂蹂躏。一日，适逢其怒，能儿、安儿仓皇出逃，行至荒郊旷野，不幸被七霸王的打手追赶上，姊妹吓得浑身战抖，当即双双用小刀刺穿喉咙自尽。

书中还刻画了一个奇女子——黄逸。她慧心灵性，自幼爱好习武，不肯缠足，后从武林宗师学拳，苦练十年，身怀绝技，抱定拯救天下受难女子的宗旨，独自肩挑行囊，浪游天下。黄逸应该是作者讴歌的理想人物——一个仗义行侠的女杰，不过她的故事并未展开。小说描写细腻入微，尤其是怜卿的故事，凄婉有情致。后面部分不免落入武侠小说的陈套。

（林　薇）

Huashen San Miao Zhuan

《花神三妙传》　明代小说。又名《白潢源三妙传》、《三妙传(摘)锦》、《白锦琼奇会遇》等。加工写定者佚名。载于《国色天香》、《风流十传》、《花阵绮言》、《万锦情林》、《燕居笔记》(二种)等书。

本篇写元代中有白景云者，字天启，号潢源，与赵锦娘、李琼姐、陈奇姐三表姊妹艳情事。白生在庙中与三女相遇，秋波传情。此时因“贼兵”骚扰，李、陈二女避乱于城中赵家。白生探知底里，便拜赵锦娘之母为义母，而得与三女接近，先与锦娘成欢，后通过锦娘诱引另二女上钩。于是，四人山盟海誓，期同生死。后半部分，写三女“贞孝节烈”。先是锦娘割股疗母，被旌为孝女。奇姐又因下乡视母之病，落入“贼兵”之手，自杀身死。在遗书中表白了对白生之忠贞不二。接着补写白生早年曾与曾边总之女曾徽音缔姻，后双方父母均有悔意，因而解除婚约，白家便为白生订下琼姐为妻。徽音闻讯，两次绝食自杀，誓不改适他姓，父母只好答应其婚事。白生遂与琼姐、徽音同谐花烛，而与锦娘仍保持婚外的关系。作者既要宣泄情欲，又要张扬封建伦理，进退失据。间或笔涉淫秽，格调不高。

本篇写法与其他小说不同之处是，全篇分为十三节，每节均有单句标题，如《白生锦娘佳会》等，形式接近宋元话本，残存着话本小说的痕迹。

（薛洪勣）

Huaying Ji

《花影集》　明代文言小说集。四卷二十篇。陶辅撰。卷首有正德丙子(1516)张孟敬《花影集序》和嘉靖二年(1523)作者自撰《花影集引》，对本书各篇旨趣及作者情况、创作精神介绍甚详。陶辅(1441～?)，字廷弼，号夕川，又号安理斋、海萍道人。袭应天亲卫昭勇之爵，因不苟合于时，乞休致。此集约陶辅四五十岁时作，至八十三岁时作序付刊。另有《四端通俗诗词》、《桑榆漫志》各一卷等。

《花影集引》称，此书系继《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后，“较三家得失之端，约繁补略”而作。然二十篇中，有的是夫子自道，有的是史传实录，即使是寓言借托，往往也大发儒家正论，小说意味不强。有的作品中的主人翁是作者代言人，如《退逸子传》主角“姓鲍名道，或称为抱道先生”，《广陵观灯记》中的余论，《闲评清会录》中的闲评等。其中较好的作品，如《心坚金石传》、《刘方三义传》等，曾被《燕居笔记》、《绣谷春容》等广泛转载，《刘方三义传》又被冯梦龙改写为《刘小官雌雄兄弟》，收入《醒世恒言》。

《心坚金石传》叙元至正间松江庠生李彦直与邻女张丽容唱和相恋。然父母以为彼女出身娼家，不可入士夫之门，终不允诺。将及一年，彦直学业顿废，精神渐耗，如醉如痴，丽容亦为之憔悴，誓不他适。李父不得已而遣媒聘之。时适值本路参政阿鲁台任满赴京，因无万两白金献右丞相伯颜，遂选才色官妓二名以献，丽容恰居其一。彦直父子谋之万端，家产荡尽，终莫能脱。一日，拘张母女登舟启行。丽容知其不免，以片纸寄诗一绝与彦直，以示死别。彦直徒步追随。凡遇舟之宿止，号哭终夜，伏寝水次，及两月抵临清而死，埋于岸侧。丽容亦自缢于舟中。阿鲁台怒而焚之。火毕，其心宛然无改。舟夫以足踏之，忽出一小人物，如指大，其色如金，其坚如石，衣帽冠发，纤悉皆具，脱然一李彦直，惟不能言动。又发李彦直尸焚之，其心亦不灰，也是一张丽容，与前形色精坚相等。阿鲁台喜得此稀世之宝，盛以异锦之囊，函以香木之匣，题曰“心坚金石之宝”以献右相。右相大喜，启而视之，乃败血一团，臭秽不可近。右相大怒，终置阿鲁台于法。作品哀怨动人，意味深长，实为传奇中之佳作，可惜这样的作品在《花影集》中为数太少。

日本早稻田大学存明代写刻本。

（黄　霖）

Huayuehen

《花月痕》　清代小说。十六卷五十二回。一名《花月姻缘》。原题“眠鹤主人编次”，眠鹤主人即魏秀仁。小说叙韦痴珠与刘秋痕、韩荷生与杜采秋两对才子与名妓的情爱故事。痴珠虽然志远才高，但“文章憎命，对策既摈于主司，上书复伤乎时政”，又“经手跋涉，内窘于赡家之无术，外穷于售世之不宜”，以至穷愁潦倒，沦落天涯。在并州遇名妓秋痕，两人同病相怜，一见钟情。然因痴珠为异乡孤客，无力援救秋痕跳出娼门苦海，秋痕虽誓于盟誓而终不得嫁。最后痴珠病逝，秋痕亦殉情而死。而痴珠之好友韩荷生才兼文武，以平寇有功，得朝廷封侯，与并州名妓杜采秋终成眷属，最后携艳妾美婢

衣锦还乡。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刘秋痕，虽堕娼门，身惭璧玷，但不甘沉沦，以死殉情，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少见的一个身遭侮辱损害而奋力抗争搏斗的光彩照人的妓女形象。据林家溱《花月痕考证》："韦痴珠为先生之自况。韦者魏也，先生少字痴珠。"书中之痴珠、秋痕故事，很可能就是作者以自己在并州的风尘经历为蓝本敷演而成。而韩荷生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作者理想的寄托。荷生与痴珠，只是作者自己的一反一正；两对人物，一穷一达，反差鲜明。

花月痕前序

夫天下之事是與非二者而已天下之勢離與合二者而已其事而是焉者委曲以求其是可也其勢而合焉者輾轉以求其合可也若夫事介在是非之間勢介在離合之際雖有如韓杜鑿劉之四人者乎何言之當時之荷生故僕然諸侯之上客也委機密而握樞要氣象腷然誦蓋一切以為古有梁夫人庶幾或一遇之則似乎其是也然謂荷生當此有為之世遇知己之人不思攀龍附鳳以成功名而徒俯首下心戀戀若此則似乎

清光绪十四年刻本《花月痕》序

作品第二十五回回目为"影中影快谈《红楼梦》 恨里恨高咏绮怀诗"，并借书中人物之口大谈《红楼梦》的正、反、色、空。可见作者受《红楼梦》的影响之深。然而过多的诗词歌赋，且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削弱了作品的感人力量。《花月痕》出现在《红楼梦》一个世纪之后，流行于清末狭邪小说及鸳鸯蝴蝶派小说浪潮之前，不难看出，它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到狭邪小说这个发展轨迹中，恰处于一个过渡的环节。

《花月痕》有清光绪十四年(1888)闽双笏庐原刻本，题为《花月痕全书》，每回有栖霞居士眉批及回后评语；清光绪十九年上海书局排印本；育文书局石印本《花月痕全传》等。现行本有：福建人民出版社排印本(1981)；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本(1982)等。　　（孟繁仁）

Huayue Lingyin

《华岳灵姻》　唐代传奇小说。《异闻集》中的一篇，见《类说》卷二十八，似为节文。《绿窗新话》卷上《韦卿娶华阴神女》条，亦引自《异闻集》。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卷十《求冥婚》条说："议者以华岳灵姻，咸疑谬说，芸萝所遇，亦或妖称。"可见为唐代著名故事。似曾单行，作者佚名。本篇叙韦子卿至华阴金天王庙，游三女院，戏言愿娶三娘子为妻。后登第归，果为神召去与神女结婚。七日后，神女命韦归，许之另娶，但嘱勿泄其事。韦新妻抱病二年，有道士说韦郎身有妖气，追问子卿，具述本末。道士召神女责杖三下，以示惩罚。后逾月，子卿见神女又来，责其违约，命左右扑打之，遂死。元无名氏《异闻总录》卷二亦录此篇，文字较略，与《绿窗新话》本相近似。　　（程毅中）

Huaji Lüxing

《滑稽旅行》　清代小说。八回。署"译述者上海时报记者"。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十五日初版。

本书以两位日本"有识之士"在旅美途中种种滑稽行为，暗讽清末社会留洋骗子的丑行。书中两位主人公村先生和野先生，立志游历西洋，二人身穿不合体的旧西装，自诩为绅士，自吹是早稻田的文学士、法学士，却处处露出学识浅薄的马脚，让人既感可笑，又觉可厌。及至乘火车、坐轮船，至旧金山住旅店、下饭馆、进澡塘，在华盛顿的警察局……皆因不懂规矩、不通英语而大出洋相，吃尽苦头。其鄙薄、无知、贪婪的丑态，无处不惹人耻笑。走投无路中被人介绍到一位美国银行经理家中做粗使的仆人，他们竟为讨好主人，强行与其妙龄女儿接吻，被人家开除。小说以二人收到家中汇款，准备继续旅行作结束。小说主要写村、野二人的出丑，也涉及美国之社会在文明表层下的种种黑暗现状。文中还借二人的嘴道出他们不求精进的原因，野先生对他们的未来有一段精彩的阐述：如今的世界，第一要吹，只要在这里逛他一、二年，学得几句口头禅，懂得些皮毛，回到国内，便可呼风唤雨。活画了晚清社会政府视洋人为干老子，假洋鬼子横行无忌的怪现象。通过野先生的嘴还说"现在中国政府""派了许多侦探，防备着留学生，仿佛个个都是革命党！"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对洋人奴颜婢膝、对革命视若仇敌的真实面目。寓意可谓深刻。小说用大量笔墨描述两位主人公出乖露丑，虽文笔顺畅，但未免过于夸张，反而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　　（施学珍）

Huatou Xianxing Ji

《滑头现形记》　清代小说。三卷十二回。题"玩时子著"。光绪三十四年(1908)恒记书局刊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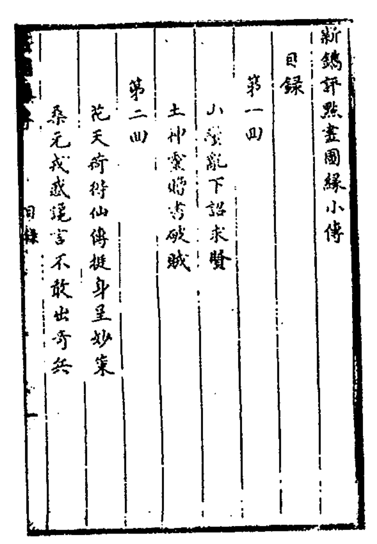
书叙苏州城有王、区两姓，为官宦之家，同居一宅，相处甚佳。其后人仍同居一宅。王姓后裔名悫号谨龛，区氏后裔名刚字公毅。二人都有功名之心却无功名之遇。公毅相约谨龛留学日本。计议已定，拜别亲友，到上海待乘船东渡。客轮起航尚待十数日，二人趁机游上海逛妓院。在张园闲逛时，被专一行骗的无聊党头目布下暗探，当行至天乐窝时，骗子贾学深自称是留学界经济部义务招待员，专代留学生经理业务。王、区二人便托他兑换外币，结果被骗。在娼妓金嫒嫒家玩牌时，又被华比敷所骗。几经上当受骗，原带出的五百银元已所剩无几，无法去日本。二人忍气吞声，神情沮丧，只好悄悄溜回家去。小说反映了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生活状况，展示了世家子弟的愚钝与上海滩上以拐骗为营生的无业游民的寄生虫丑相。　　（滋阳凤树）

Huatuyuan

《画图缘》　清代小说。十六回。又名《花天荷传》、《画图缘平夷传》、《花田金玉缘》。全称《新镌评点画图缘小传》。序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

书叙浙江温州秀才花天荷，得仙人所授两幅画图。

一幅是广东山川地理图，以此图平定了峒寨的暴乱，立军功而获得两广总兵的高官；一幅是园林图，以此图而获得美妻柳蓝玉。作品透露出清初小说家为迎合读者心理而创作理想小说的情趣：靠意外的侥幸而获取功名和美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社会的一个侧面：清政权虽然稳固了，但反抗斗争还是不断地发生着，因而一部分在科举场上失意的文人，幻想通过为政府平乱立功的途径，实现其仕宦之梦。这未免画饼充饥，情调消极。今存清康熙刻本及益智堂刻本。（林　辰）



清初刻本《画图缘》目录

huaben

话本　唐宋以来的一种通俗小说体裁。开始时多为说话人的口头创作，并有比较简略、粗糙的书面文字作品流传下来。绝大多数为短篇，有些以讲史为内容的作品稍具长篇的规模。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白话，但也有比较浅近的文言。以“话本”为书名，最早的有唐代的《韩擒虎话本》等。有的学者曾认为，话本是说话人或说话艺术的底本。其实，“话本”二字就是“故事”的意思。迄今为止，在现存的话本中，并没有发现确凿证据可以表明它们是说话人或说话艺术的“底本”。（刘　蕺）

Huaichun Yaji

《怀春雅集》　明代文言小说。又名《金谷怀春》、《融春集》等。见于《风流十传》、《花阵绮言》、《燕居笔记》。高儒《百川书志》著录二卷，注云“国朝三山凤池卢民表著，又称秋月著”。《宝文堂书目》著录，无撰人姓氏。《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称“前代骚人”之列。据上知卢民表为明代前中期福建福州府闽县（今属福州市）人，号梅湖，秋月当是其别署。

叙元代苏道春与潘玉贞的爱情故事。陕西眉县世家子苏道春于元宵夜与致仕通政大夫潘万斛之女邂逅相遇，一见钟情。次年，苏道春送父入京，路经南阳，因以弟子礼就学于潘万斛，得与玉贞接触而相爱。玉贞为人冰清玉洁，道春每有非礼要求，玉贞均以计脱身。后道春进士及第，邓平章欲以女妻之，道春拒婚归里。此时潘公已故，生前早有选道春为婿之意。玉贞得知道春情况后，便去简表明父亲之意。道春见信，便赶来南阳，与玉贞择吉完婚。新婚之际，玉贞劝道春说：“方今纲纪纵横，民生涂炭，应柱石朝廷，雨露海宇。”道春首肯。本篇旨在宣扬男女自由相爱，但反对伤风败俗的淫乱行为。同时，主张青年人应志向高远，能为国效力。这在虚伪道学统治下的明代，尤其是淫风甚炽的明代中后期，难能可贵。

明传奇《忠节记》、《怀春记》、《罗囊记》均据此改编写成。吕天成《曲品》评《忠节记》说，“此风情而近古板者”。所谓“古板”可以理解为正统守旧，也可以理解为较为严肃，就本篇小说来说，以后者近是。（薛洪勣）

Huanxi Langshi

《欢喜浪史》　清代小说。四卷十二回。不题撰人。清初写刻本（藏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中缝刻有“欢喜浪史”书名。目录文字与正文回目略有差异。叙永丰县商人曹百昌离家往南京经商，将妻子媚娘托付朋友平常照顾，平常竟乘隙而入与媚娘奸通，平常之妻秀娘知情后，与家中小厮蔡保私奔。曹百昌在外亦寻花问柳，与一寡妇邂逅生情，结为夫妻。原来此女即平常之妻秀娘，小厮蔡保已死于客旅。曹百昌深悟报应不爽，遂与秀娘回乡。平常因被人捉奸，逃脱流落在外，这时也回到家乡，两家各自团圆。此书命意略同《肉蒲团》，“淫人妻女，妻必淫人”，但趣味所在却是淫秽描写。

（俞　文）

Huanxi Yuanjia

《欢喜冤家》　明代小说。又名《贪欢报》、《欢喜奇观》、《艳镜》、《三续今古奇观》、《四续今古奇观》等。西湖渔隐主人著，真实姓名已不可考。崇祯十三年（1640）序刊本，分正、续两集。每集十二回，每回叙一事。而崇祯赏心亭刊本则不分卷二十四回，名为《贪欢报》。两种刻本并传于世。

书叙男女私情，并多由恩爱而成仇。第一回《花二娘巧智认情郎》开篇诗云：“世事从来不自由，千般恩爱一时仇。情人那肯因情死，先结冤家后聚头。”冤家聚会，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可说是创作主旨。如此回主人公花二娘，因丈夫花林不务正业，赌博游荡，连她的衣物首饰都输光，气得父母双亡，便与丈夫的结拜兄弟任龙私通。而任龙的未婚妻，不仅有外遇，且已怀孕，若事有败露，难免有生命危险。花二娘挺身而出，为其打胎救护。花林的另一个结拜兄弟李二白，早对二娘垂涎三尺，但遭拒绝，于是怀恨在心，勾结周裁缝，欲加害二娘与任龙，谁知弄巧成拙，到头来害了自己。周裁缝被判死刑，李二白则死于花林刀下。对于这类题材的小说，褚人获在《坚瓠集》里作过评论：“今俗有《欢喜冤家》小说，始则两情眷恋，终或至于仇杀，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也。疾读一过，可当欲海晨钟。”作者在寻常的故事中，开掘出新的观念，不仅赞赏花二娘的机智勇敢，而且同情她的遭际，即在丈夫不能给予她起码的夫

妻感情下，她可以从别的男子那里获得应有的慰藉。这与传统的封建观念相抵牾，而与冲破封建道德樊篱、大胆肯定人性这一晚明进步思潮相合拍，也是晚明进步文学的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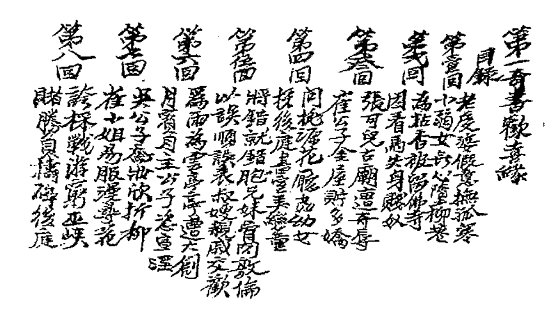
小说用白话写成，浅近流畅。但描写多平铺直叙，缺少波澜，并带有明显的模拟痕迹。如第三回《李月仙割爱救亲夫》中的李月仙，丈夫在外经商，其结义兄弟章必英寄居她家，李偶见章仰卧而动情有私，即依《警世通言》卷三十五《况太守断死孩儿》中得贵三番两次赤身仰卧而使邵氏动情染指一节敷衍而成。续集第二回《一宵缘约赴两情人》中巡抚苏息梦中获破案线索，袭自《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捕盗》；衙役假扮鬼魂诱骗凶手一节，则来自《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由于此书笔墨多染秽亵，清康熙之后，屡作禁书；为逃避查禁，故不时改换书名翻刻行世。

明崇祯刻本《欢喜冤家》序

（刘　辉）

Huanxiyuan

《欢喜缘》　清代小说。十二回。不题撰人。目录页题为《第一奇书欢喜缘》。目录后有《题记》云："寄侬读书之暇，好为无稽之谈，而花月因缘，风流韵事，尤多瞩意。无如有情者难成眷属，佳丽者难聚一堂，奇想所幻，遂成是篇。纵笔直书，只图酣畅，间涉淫亵，所不计焉。世之旷达君子自能谅之，冬烘腐败免唾弃乎哉？"这位寄侬可能就是本书的作者，真实姓名不可考。遣辞用语，显为晚清人。现存清抄本，小说书目未见著录。


第一奇书欢喜缘
目录

清抄本《欢喜缘》目录

小说托言齐梁时姑苏渔户张通，膝下一女，名唤可儿。十三岁时父母双亡，被马泊六诓入勾栏，为富家公子何钟秀梳拢。去灵岩寺游玩，又被方丈法云强留寺中，供其淫乐。法云实为首辅之子，披发在此，为霸一方。虔婆上告，官府不敢得罪法云，反倒问成诬告罪，枷号死去。按察使李纪泽过此，把可儿从寺院带走，后纳为妾。可儿与马夫有染，被李发觉后剥光衣服，打出门外，躲入破庙。适值杭州豪华公子崔隆来苏州选买少女，被看中带走。以上仅是小说的引子，自第三回之后，重点描写崔隆一家的生活：先是崔隆、其妹粉英、可儿、吴蕊四人淫乐；复又买进三个幼年女子月宾、亭亭、黛痕，还将隔壁柳员外之女依依娶过门来；最后苏州遭水灾，又买来丫环玉奴，娇妻、美妾、娈童均供崔隆轮流取乐，昼夜不分，竟至长枕大被，诸人共席，下流之极。作者将过去淫秽小说的细节拿来，东拼西凑，撮合一起，是部名符其实的大杂烩。

小说杂以猥亵描写，始于明代中后期，多以劝惩、果报作为外衣。是篇则撕去这层薄薄的虚假伪装，赤裸裸地在宣淫。书中的这帮无耻之尤，除吴蕊被贼兵戏弄死于牡驴阳物之外，粉英、依依等七人俱归将军陈镪其所有。后陈之父做了皇帝，不上一年死去，陈继位为帝，粉英竟册封为正宫，依依、可儿充东、西宫，亭亭、玉奴等也"仰承甘露，得沐天恩"。崔隆被贼兵洗劫一空，遂将家财变卖，寻了个相识庙宇，做了个道士，"倒也清闲自在，得以令终"。"书说至此，便算告一结束。可见功名富贵于床第求之，正自易易也。"小说以此结尾，与《题记》中所言"间涉淫亵，所不计焉"正相合，只不过"间涉"，应改为"充塞"，从中可以找出一切淫亵小说作者的创作心态。作品语言粗俗，描写直露，实为小说史上的末流之作。

（雪　亮）

Huanhun Ji

《还魂记》　唐代志怪小说。戴少平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注："贞元待诏。"《全唐文》卷七百二十戴少平小传："元和初官待诏。"原书已佚。按《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贞元十七年十月，"甲戌，翰林待诏戴少平死十六日复生"。亦见《新唐书》卷三十六《五行志》及钱易《南部新书》乙集。《还魂记》当为戴少平自叙再生故事的传记。

（程毅中）

Huan Tan

桓谭（约公元前 23～公元 56）　两汉之际思想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淮北）人。官至议郎给事中。好音乐，善鼓琴，遍习五经，博学多才。因极言谶纬神学之非，被汉光武帝目为"非圣无法"，几遭处斩。出为六安郡丞，途中病卒。著有《新论》二十九篇，内容涉及政治、哲学、文艺等各个方面。原书已佚，后有多种辑本。今见《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及其论小说曰："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桓谭所说的小说，主要是指寓言传说之类，与后来人们对这阶段的小说的

理解较为接近。因此，他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小说作出比较像样的评论的先行者。在寥寥数语之中反映出他对小说的表现特点、社会作用等方面的见解，并对小说作了比较肯定的评价。中国古代名之曰小说的创作及其理论，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没有超出桓谭所说的范围。（黄　霖）

Huanmeng Qiyuan
《幻梦奇冤》　清代小说。不分回十六章。一名《血指印》。题"松陵钓叟田铸遍述"。撰者姓名及生平不详。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良小说社石印本和宣统元年中国小说社刊本。首歌词题"支那保黄人题于独醒草庐"。

小说写日本贵族小田侯爵，长房夫妇早亡，遗子六郎继爵；次房有子七郎。某晚，六郎忽被杀。其仆庆童手持凶器满身血迹，犹睡未醒，因他患有梦幻病，疑为其梦中误杀，故警署拘押庆童。六郎女友伊芙殉情自杀，被褒为烈女。六郎爵产尽归七郎。七郎甚悲痛，父母力劝他携仆赴中国散心。

警署司官山县大鹏审理此案，庆童否认。侦探许义山得悉伊芙曾与律师秋山相恋，后转恋六郎，秋山曾寄书威胁要杀死六郎，遂以仇杀罪逮捕秋山。因无实证，一时难断。私人侦探蓝田玉，推断此系谋杀，入凶室勘察一无所获，却于七郎卧室窗上发现血指印。七郎旅游途中认识了井上春，实为蓝田玉化名。蓝设计取得七郎之仆安子手印，果与血指印合。七郎主仆被捕。安子供认：因妒庆童得侍侯爵，故杀六郎，嫁祸庆童，当时告之主人，主人连连抱怨，此案与主人无干，安子愿一人承担责任。司官判处安子缳首示众，七郎革除侯爵，并监禁五年。

作者意在通过描述日本警方办案的认真严肃的态度，给国人打开眼界，志在维新。本书情节曲折，颇具悬念。每章后有"钓叟曰"评点，既抒发了作者对社会的感慨，又点出情节的关结。但文笔稚嫩，人物对话亦不生动。（吴　双）

Huanxi Zhi
《幻戏志》　唐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龙威秘书》本皆题唐蒋防撰，实出伪托。此书乃杂取诸书，节录而成。如《殷七七》条出《续仙传》，《陈复休》条出《仙传拾遗》，皆见《太平广记》卷五十二。《叶法善》条似以《太平广记》卷二十六《叶法善》节录而成，出《集异记》及《仙传拾遗》；《太平广记》卷七十七《叶法善》条内容与之有相同部分，然文字稍异，出《广德神异录》。（顾　青）

Huanyi Zhi
《幻异志》　唐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龙威秘书》本皆题唐孙頠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如《板桥三娘子》条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出《河东记》；《纸衣师》条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九，出《辨疑志》；《侯遹》条见《太平广记》卷四百，出《玄怪录》。

（顾　青）

Huanying
《幻影》　见《型世言》。

Huanying Zhuan
《幻影传》　唐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皆题唐薛昭蕴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如《李秀才》条出《酉阳杂俎》前集卷五；《王宗信》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六，出《王氏见闻》。

（顾　青）

Huanyuan Qiyu
《幻缘奇遇》　明代小说选集。十二卷十二回。撮合生辑，其真实姓名不可考。选自《古今小说》、"二刻"、《贪欣娱》、《欢喜冤家》等书，所题回目有所不同。计：

第一回：《柳生春不种野合缘　王有道错认婚姻谱》(《欢喜冤家》第十八回)

第二回：《青春女错过二八佳期　少年郎一枕已还冤债》(《古今小说》卷四)

第三回：《皮抓擒误贪千金富　王寡妹七月蓝桥路》(《欢喜冤家》第十二回)

第四回：《日宜园春花秋错开　蒋监生贪缘成孽债》(《欢喜冤家》第五回)

第五回：《二百年鬼仙配秀士　十八岁书生认原父》(《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

第六回：《王国卿得陇再望蜀　梦花生阃结凤鸾交》(《欢喜冤家》第二十三回)

第七回：《伪公子乔妆盗家财　淫寡妇失陷鸳鸯计》(《欢喜冤家》第二十回)

第八回：《彭小姐错思美少年　张福儿前缘今再偶》(《贪欣娱》卷四)

第九回：《梅花楼侍女书生双错认　陷大辟婢救公子脱牢笼》(《欢喜冤家》第六回)

第十回：《莫司户错弃结发妻　义千金棒打薄情郎》(《古今小说》卷二十七)

第十一回：《施玩氏夺梦成佳配　许秀才十戒持错念》(《欢喜冤家》第十回)

第十二回：《张溜儿误献美人计　陆蕙娘自托终身缘》(《拍案惊奇》卷十六)（朴　之）

Huanzhongyou
《幻中游》　清代小说。四卷十八回。全名《幻中游醒世奇观》。题"步月斋主人编次，烟霞主人编述"。作者姓名、生平不详。题为烟霞主人编述的小说尚有《跻云楼》。

《幻中游》写明朝湖广黄州府罗田县人石峨，为人

刚正不阿，任职广西柳州知府，因不愿为宦官魏忠贤放银收息，弃官归居故里。未几，罗田县瘟疫流行，石峨夫妇相继去世。魏忠贤深恨石峨，设计诬陷石家，令石峨之子茂兰赔银五千两于长安县修渠。茂兰变卖家产，押银到长安县看守河工三年。及至归家，其妻已下落不明，只得以卖字画为生。后几经曲折，茂兰应试得官，夫妻团圆。茂兰之妾秋英，梦得神女所授兵符，助夫平叛立功。最后，石氏全家受荣华，高官显宦，代不乏人。作者借明代史实，曲折反映了清朝封建统治的网罗森严，虽以大团圆的俗套结局，但名为"幻中游"，另有一番寓意。今存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本。　　（陈年希）

Huanzhongzhen

《幻中真》　清代小说。十二回，另有晚出的四卷十回本。均署"烟霞散人编次，泉石主人评定"。序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十二回本原系清华大学藏本，后入巴黎国家图书馆，成为孤本。十回本唯见日本有藏本。

书叙苏州秀才吉梦龙夫妇，因族兄争夺家产而遭陷害事。故事大意是：吉梦龙家贫，被招赘到妻子易素娥家中。易素娥有族兄易佑、易任，为夺家产而威逼易素娥投水，幼子兰生被仆人救出，吉梦龙被陷入狱。易素娥遇百万富翁汪百万夫人救起收为义女；吉梦龙出狱后遇神仙授予兵书神术，拜在外经商的汪百万为义父，改名汪万钟，考中状元；兰生过继到卞姓家中为义子，改名卞兴祖，考中进士后，弃官千里寻找父母。汪万钟平定草寇有功，回乡探亲，在汪百万家中与妻子易素娥相会；正当夫妻相认之时，兰生也找到了父母。

十回本是由曲枝呆人删、改、补写而成，文字删繁就简，改动多处重要情节，行文造事，均不及十二回本。唯第一回前所引入话《司马元双订鸳鸯谱》，文字优美，故事生动。　　（林　辰）

Huanhai

《宦海》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回。张春帆著。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环球社出版。

本书标为"官场小说"。叙述晚清时期，在庄岩、章凤鸣兄弟、宣尧阶、邹福山等人先后任两广总督时，两广特别是广东官场诸般丑恶。庄岩沽名钓誉，以天下第一名士自诩，实则庸庸碌碌，幕僚邵凤康弄虚做假，骗得他心服口服。章凤藻老迈年高出来做官，是因为家产早已分给五个儿子，现在第八妾又生一子，他毫无羞耻地公开宣称："出来挣几个钱给这个最小的儿子，做得一天是一天"(第六回)。着墨最多的宣尧阶恃强好胜，刚愎自用，却深得太后赏识。因虚报军情被参，靠了四十八宫总管太监皮小莲的门路，才安然无恙。作者借这一人物，将笔锋指向最高统治者。至于邹福山，与《官场现形记》中那位两江总督文制台称得上难兄难弟，畏洋人如虎，下属据理要与英国领事交涉，他怕得要命，连连斥责"糊涂"、"混闹"，且顺从洋人之意撤换了军官。正由于这班封疆大吏的昏聩，致使国家政治日益腐败，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中。书中还展现了幕僚与其他官吏的不学无术、酷虐贪财、视人命如草芥的丑恶行径。驻古巴总领事行文广东，庄岩要查中古之间条约，其幕僚们"古巴两个字不但眼睛里没有见过，就连耳朵里也没有听过"(第四回)，当然更不知当时古巴为美国属国，条约亦附在中美条约中，翻来覆去找不到。木小端这个书启师爷，深知宣尧阶性如烈火，不论办什么案子，投其所好，一味严办，结果无数官员参革，许多性命送掉。他还把这作为秘方传给同事，造成大量冤案。封建官场的贪官酷吏与恶劣幕僚，狼狈为奸，鱼肉人民，书中对这两类人都揭露得鞭辟入里，颇为深刻。书中也写了几个较为正直的官员，如决心禁赌的金藩台，多才能干的袁太守，冤屈受害的李参戎，无论他们如何努力，终究一事无成。而书中写到的革命党人，又是个凶狠的杀人狂。这一切，显出社会已混乱到无法救治的地步。

《宦海》情节结构与《官场现形记》有相似之处，将一系列事件联缀成篇，无中心事件和主人公，有灵活之长，亦有散乱之弊。《官场现形记》记事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而《宦海》的人物则反复出现，贯串首尾。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语言通俗流畅，写得较为朴实真切。而形象刻画仍不脱晚清谴责小说的弊病，流于浮浅、苍白。　　（朱世滋）

Huanhai Fengbo

《宦海风波》　清代小说。三编三十回，仅见一编十二回。题"葛惠侬著"，生平里居待考。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小说图书馆石印本。

书叙山西寿阳县秀才钱回民，获一江南票头彩，得银二万两，思"做官生意"利息最大，遂捐得一知县。尚未接部照，即顶戴入拜寿阳知县，被进士出身的知县陈纯治怒责。钱只得拿跟班出气，扣发工资，撵出门外。俟部照至，钱进京候补。又花银若干，得分发浙江。钱至杭州，为求一好差，由远亲马书办指点，加捐八千洋钱，方谋得往石门、秀水催解国帑的差使。钱回民至石门，知县依例送给程仪，回民嫌少，竟哭着哀求，双方讨价还价，商定程仪六十块。离石门时，回民竟连房钱、饭钱也不付。至秀水，回民假说石门给程仪一百，要秀水知县照此办理。秀水知县打听得有假，派跟随至栈房寻找回民，回民竟大捧跟随，求其与知县处转圜。及至县衙，知县点出实情，仅给程仪三十，回民羞愧不已，连夜赶回省城。至石门县，又遇强人，劫去所得程仪。回民派人往石门报案，有意虚报所失财物，石门知县亲临踏勘，船家据实呈报。回民气极，回至省城，仅付船家三角船钱，反诬船家通盗，将其吓跑。回省月余，回民得署青田县，夫妇二人，定下章程，凡谋门稿、师爷等，各需孝敬，方准录用。仅门稿、签稿二职，便各勒索洋钱三四百。回民不懂上任规矩，马书办为介绍青田前任董元康，元康将账簿付与抄眷，嘱其按例行事，回民乃按例至三大衙门

谢委，又花去洋钱若干，方拣定吉日接印赴任。回民至处州，知府举荐一刑名，以无孝敬，未为录用。至青田，合衙胥吏齐迎，回民得意非凡。青田劣绅冯滋田，贪婪成性，见回民爱财，乃趋奉迎合，竟成知己，又与门稿、签稿、刑名师爷串通一气，把持官司。回民接任二月，百姓含冤负屈者已不知凡几。未几，抚台饬办学堂，回民借机饬令绅董将各项公款送交县衙。富户徐氏兄弟分产，师爷与冯滋田商议捞钱。忽又报，出了无头尸案：一男子被杀，妻子为其喊冤。书止于此。据书末所言，下面当有勘查无头尸案及回民等吞吃办学经费、上司派员探察诸事。

小说对捐官之弊及清末官场的腐败均有暴露，惜过于嘲谑，失之浅露，此亦清末小说之通病。

（萧相恺）

Huanhai Shengchen Lu

《宦海升沉录》 清代小说。二十二回。一名《袁世凯》。黄小配著。有香港实报馆排印本(1909)。眉题“近事小说”。首黄耀公序。

小说以袁世凯为中心人物，通过描写自甲午战争、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中俄问题直到慈禧病死、宣统初立这一时期许多政治事件中袁世凯由夤缘发迹到被排挤去官的官场升沉，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晚清官场的黑暗和腐败，特别是京师满汉大员的劣迹及其内部斗争。较之同时的谴责小说，独树一帜。小说对袁世凯的描写，基本上尊重客观事实，内中也有较合理的虚构。作者采用似褒实贬之笔法，淋漓尽致地写出袁世凯有术无学、善于钻营、阴险狡骗的个性特征。作品特意指出，袁世凯虽然在满汉大员内部斗争中地位“似可危可惧”，但却绝对不会因此而“有个独立思想”即革命思想：“他向做专制官吏，便是独立得来，终不脱专制政治，于国民断无幸福，也并不想到此层”(第十五回)。从而道出袁世凯其人在政治上专权、屠民的反动本质。作者创作这部作品时，自然还不能预知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种种表演，但却能指出其与资产阶级革命有如水火不能相容。在当时不少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情况下，无疑是揭露深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颜廷亮）

Huan Fuqi

《换夫妻》 清代小说。四卷十二回。又名《谐佳丽》、《颠倒姻缘》。冰雪轩藏板本，不题撰人。内封题《谐佳丽》，卷端题《新编换夫妻》，目录页署《新编颠倒姻缘》，板心书名《换夫妻》。首有序(已残)，撰者不详。此乃孤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书叙杭州王春与陈小二换妻淫乱以及张氏女两世婚配的因果报应故事。陈小二是一个市井恶棍，起先谋财杀死投宿的旅客吴胜，又与王春换妻而淫。陈三元闻知此秽事，又得知陈小二谋财害命事，便上告县府。原来陈三元系吴胜转世，吴胜生前未婚妻张氏美丽善良，吴胜死后一直守节，陈三元访寻得张氏成婚。陈小二与王春均得恶报。小说序称：善恶相报丝毫不紊，足令人晨钟惊醒，暮鼓唤回，亦好善之一端。小说本事据明末《欢喜冤家》第十三回《两房妻暗中双错认》改写，人名均不同，情节易动处亦不少。小说开头说：“上部书说的是王春同小二搬在一处居住……”，可见此为续书。此书虽写淫乱事，但无秽笔。结构紧凑，故事性强，语言尚朴实。

（蒋光田）

Huan Jiayi

《换嫁衣》 清代小说。四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本目录页题“新小说《锦绣衣》第三戏”，回行顶格题《换嫁衣》，卷端题“《纸上春台》第三戏，新小说《锦绣衣》第一戏”，回行顶格题《换嫁衣》。板心书名《换嫁衣》。目录页题“潇湘迷津渡者编次，西陵醉花驿使、吴山热肠樵叟细评”。撰者评者事迹无考。清道光前后刻本。据此可知，此篇曾辑入话本小说集《纸上春台》和《锦绣衣》中。日本元禄间《舶载书目》著录《纸上春台》，所辑小说六篇：《换锦衣》、《倒鸾凤》、《移绣谱》、《错鸳鸯》、《十二峰》、《锦香亭》。其中《换锦衣》即《换嫁衣》。又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无穷会藏有《锦绣衣》，辑有小说《换嫁衣》和《移绣谱》二篇。此单行本《换嫁衣》当为后出。

小说叙江南句容县花家兄弟一好一坏善恶相报事。大哥花妍，字玉人。二弟花娇，字笑人。笑人喜色、贪财、气浮，不喜读书。玉人则不喜风流，不取歪财，只爱读书。玉人应聘到边关入幕，把妻子文娑托付给二弟笑人。笑人因诈骗藏奸被官府问罪，后又谎称玉人死于边关，逼嫂改嫁，其嫂文娑不从，笑人便策划强行卖人。三弟得知，报与文娑，文娑乃将己衣与笑人妻秦氏交换穿着，致使秦氏被人抢去。玉人在边关很得上司苏镇台器重，苏镇台有一美妾贡氏，倾心玉人，夜往玉人书房就之，玉人执意不纳。苏镇台闻之更加敬重玉人的品德，竟以贡氏相赠。次年贡氏生下一子。后来玉人携贡氏及儿子回乡。此时文娑以换嫁衣之计挫败了笑人的阴谋，玉人一家四口遂团圆。《换嫁衣》描写市井社会较有特色。

（蒋光田）

Huangfu M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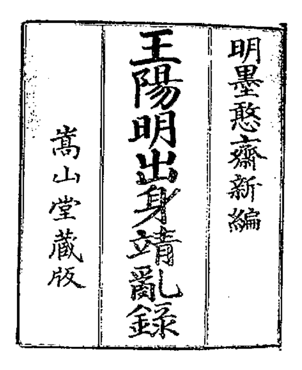
皇甫枚(约835～？) 唐末小说家。枚一作牧，字遵美，自称三水人，安定三水(今陕西旬邑)人。据现存《三水小牍》佚文，可以略考其生平。书中称“外王父中书令晋国公宣宗朝再启黄阁”(《续谈助》本)，因知其为白敏中的外孙。会昌元年(841)，僧从谏潜居于皇甫氏之温泉别业，当时皇甫枚还在童年，约生于大和末(835)左右(《太平广记》卷九十七《从谏》)。咸通十二年(871)在洛阳见到却要(《说郛》本《却要》)。咸通十三年在洛阳庠集中听徐公说讲王知古遇狐故事(《王知古为狐招婿》)。咸通末年调鲁山县主簿(《太平广记》卷三百

一十二《夏侯禎》。抱经堂刻本作县印吏，卢文弨说是鲁山县令，无据)。在鲁山见李垣所记步飞烟故事(《说郛》本)。冬自汝入秦，听僧义海讲王玄冲故事(《说郛》本《小说旧闻记》)。广明辛丑(881)，记《殷保晦妻封氏骂贼死》事。光启(885～887)初寓居郑地(《永福湖水变血》)。光启中，僖宗在梁州，赴调行在(《高平县所见》)。光启末年在邺下与元恕话元稹烹鲤得镜事(《小说旧闻记》)。乾宁初年(894)至卫南县访友，听陆元儒讲裴光远暴行事(同上)。天祐庚午(910)皇甫枚旅食汾晋，写定《三水小牍》(《续谈助》卷三《三水小牍跋》)。当时唐朝已亡，皇甫枚遵从后唐的制度，仍用唐昭宣帝的年号。所著《三水小牍》，最初著录于《崇文总目》，二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三卷。均题皇甫牧撰。《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一引《飞烟传》，题皇甫枚撰，似曾单行。

(程毅中)

Huangming Daru Wang Yangming Xiansheng Chushen Jingnan Lu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 明代小说。上中下三卷，不分回。题"墨憨斋新编"。墨憨斋是冯梦龙的斋名，则作者似为冯梦龙。黑龙江省图书馆藏日本弘毅馆刻本，书中讳"由"、"校"、"检"等字，知刊于明崇祯年间。其书叙王守仁生平，凡谪龙场、平宸濠、征岭猛等诸事皆备，颇为简赅，而逸闻琐事屡出其间。以史实核之，一一相合。所录王守仁诸诗，亦皆实有，盖穿穴组织无一字无来历。小说文字雅饬，然头巾气颇重，其开场就是一篇名副其实的道学史："即如讲学一途，从来依经傍注，惟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扶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只看他一生行事横来竖去，从心所欲，勘乱解纷，无不底绩，都从良知挥霍出来，真个是卷舒不违乎时，文武惟其所用。这才是有用的学问，这才是真儒。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云云。则本书宗旨，胥已可见。编撰者显为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忠实信徒。作品结构匀称，叙事有法，文字简洁流畅，可读性较强，显然为文人作家所为。



嵩山堂刻本《王阳明出身靖难录》书影

(吴　敢)

Huangming Kaiyun Yingwu Z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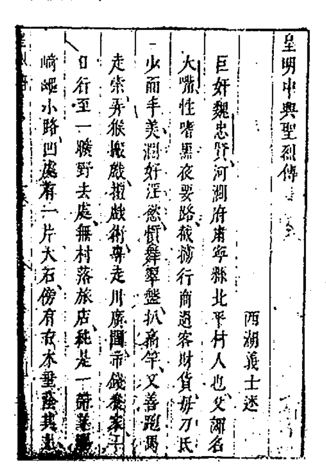
《皇明开运英武传》 明代小说。八卷六十则。一名《英烈传》。万历十九年(1591)杨明峰刊本，全称《新锲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别题《皇明英武传》。八卷分别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目。题：原板南京齐府刊行，书林明峰杨氏重梓。书中屡注"旧本"，且新增各则，俱以"附增"二字标出。则此书当有旧本无疑。其旧本当即南京齐府刊行者。明诸国以齐名者，惟太祖庶子榑，国青州，永乐间国除，子孙为庶人，居南京。此南京齐府，殆以旧称称之。又明三台馆刊本，全称《新刊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兴英烈传》，别题《官板皇明全像英烈志传》，六卷，书林余君召梓行。乾隆间《禁书总目》有"君召余应诏刊《英烈传》"，即指此本。首无名氏序，与杨明峰本不同。然节目文字俱同杨本，惟并八卷为六卷。北京图书馆藏《皇明英烈志传》四卷六十则。伦敦博物院藏残《全像演义皇明英烈志传》存目有四卷八十七则，有则目，无序。

书演朱元璋等人反抗元顺帝的统治，终于灭元建国事。虽多拘于史实，民间传说色彩淡薄，缺少独创性，但较真实地反映了元末明初的历史，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而以明朝开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中，则以此书最著称于世。

(吴　敢)

Huangming Zhongxing Shenglie Zhuan

《皇明中兴圣烈传》 明代小说。五卷四十八则。题"西湖义士述"。又名《魏忠贤轶事》。卷首自序谓："圣烈传，西湖野臣之所辑也。"末署"西湖野臣乐舜日"。序中有"共畅快奸逆之殛，歌舞尧舜之天矣"之句，疑"乐舜日"为作者之假托，亦非署名，而是标示时间，即欣喜于圣主登极阉党烟消之际。故此书的创作与刊刻，当在崇祯初年。


皇明中興聖烈傳
西湖義士述
巨奸魏忠賢，河間府肅寧縣北平村人也。父魏名
大喘，性嗜黑夜要路，截擄行商過客財貨。母刀氏
一少而手美，淫奸淫慾，慣舞翠盤，扒高竿，又善跑馬
走索，弄猴搬戲，撮戲術，專走川廣閩帝……
日行至一曠野去處，無村落旅店……
崎嶇小路，四處有一片大石，傍有古木……

明刻本《皇明中兴圣烈传》书影

书叙阉宦魏忠贤勾结妖姆客氏，网罗五彪五虎，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排陷忠良，卖官鬻爵，祸乱宫闱，谋为不轨的种种罪恶。同时歌颂崇祯皇帝剪除阉党的功绩，赞之为中兴的明君。

魏阉专权为明末大事，其被除剿，朝野称快，一时成为热门话题，同时有数部小说以此为题材。与同类小说比，本书只是据邸报和传闻敷演，凡能搜罗到的素材，均予罗列。如"矮僧人诗扇招祸"，"许志吉骗害徽民"，"周宗建阴灵搭船"等，一事一段，杂凑成篇，卷五又大量排比奏议诏令，散乱而缺乏剪裁。对魏忠贤的恶迹，只是一般叙述，少有铺排渲染，行文平淡。间或虚构，但非用于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如说魏忠贤是狐狸与其母交合而生，城隍化为道人借祝

寿訾诫等，在写魏忠贤的几部小说中，是较差的一部，“仅具小说形式，而文理殊拙”（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今存明刻本及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排印本。后者改名为《魏忠贤轶事》，二卷五十则。

（苗　壮）

Huangming Zhusi Gong'an Zhuan

《皇明诸司公案传》　明代小说。六卷五十九则。一名《续廉明公案传》，日本帝国图书馆藏本封面书题《全像续廉明公案传》，目录书题《全像类编皇明公案传》。题“山人仰止余象斗编述，书林文台余氏梓行”。



新刻皇明諸司公案傳一卷
山人 仰止 余象斗 編述
書林 文台 余氏 梓行
人命類
曾大巡判雪二冤
廣元縣有民岳充貪殘不仁屠宰為生一日
昭化縣有客人史符趕豬十餘頭
三十兩一更時到岳充家充見
覺即備酒殺
地頭見心放飲不覺大醉岳充遂

明刻本《皇明诸司公案传》书影

此书集刑狱之事分类编集，有人命、奸情、盗贼、诈伪、争占、雪冤六类。大抵取自他书及传闻，仅存故事崖略，甚无文采。与《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明镜公案》、《详情公案》、《详刑公案》等共属一类，全篇无中心审案人，不过因案类编，体裁酷似笔记小说。如卷六《杨御史判释冤诬》云都挥门达诬陷袁彬，重刑拷掠。御史杨暄刚直上疏，力救获罪，亦发门达审问。暄假服，建议讯于午门。终使门达获罪永谪烟瘴边地。举此可见一斑。盖疑狱案情人所喜言，余象斗搜集成书以牟利耳。此既言“续”，则其书尚有初集，疑即《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

现存明万历三台馆刻本。　　　　（吴　敢）

Huangming Zhusi Lianming Qipan Gong'an Zhuan

《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　明代小说。四卷一百零五则。余象斗撰。题“山人仰止余象斗集”。首万历二十六年（1598）余象斗自序。全称《新刻皇明诸司廉明公案》，书集刑狱之事分十六类编，即人命、奸情、盗贼、争占、骗害、威逼、拐带、坟山、婚姻、债负、户



三台山人 仰止 余象斗
余氏 雙峰堂 梓

明刻本

《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书影

役、斗殴、继立、脱罪、执照、旌表。所载事往往与《龙图公案》等书或大同小异，或全然相同，转手稗贩，了无新意。然作者编书旨在宣扬为官清正廉明，如卷四《余德历辨僧藏妇人》，云廖永德与妻争打，妻愤归娘家，途遇僧，被诱入寺中遭奸。廖寻妻至岳家，翁婿因疑生讼，廖被陷入狱。后经余德历复审，终访出实情。这类故事，颇得百姓称颂。

现存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书林余氏建泉堂刊本及双峰堂、三台馆新刊本。　　　　（吴　敢）

Huangdi shenhua

黄帝神话　古帝王神话。黄帝也作“皇帝”，即皇天上帝。一说黄帝乃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原本为雷神。《河图稽命征》（《汉学堂丛书》辑）谓其母附宝感电光而生，“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权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轩辕于寿邱”（《艺文类聚》卷二引《河图帝纪通》）。亦谓“黄帝以雷精起”。《春秋合诚图》（《太平御览》卷五引）、杨泉《物理论》（《北堂书抄》卷一十五引）、《大象列星图》（《太平御览》卷六引）等书则云：“轩辕，主雷雨之神。”

黄帝之成为皇天上帝即中央天帝，是在战胜四方天帝以后，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神国新秩序：“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淮南子·天文训》）。由此可见，黄帝在神界的地位至为显赫。

黄帝神话的主体是黄、炎战争。《新书》记载：炎帝是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两人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列子·黄帝篇》则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阪泉、涿鹿实为一地）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鹰、鸢为旗帜。”炎帝失败后，其裔蚩尤崛起，复与黄帝作战。《山海经·大荒北经》曾记载蚩尤制作兵器攻打黄帝，黄帝派应龙去冀州原野抵抗。应龙蓄水，准备淹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使应龙束手无策，黄帝把天女旱魃从天上请下，止住风雨，擒杀了蚩尤。《志林》也记载，黄帝与蚩尤战斗时，蚩尤作大雾，黄帝命风后做指南车，辨别方向，冲出大雾的包围。蚩尤之后，又有夸父、刑天（均属炎帝同族）继起，与黄帝抗争。黄帝与炎帝及同族的战争不仅规模大，持续时间久，而且进行得非常惨烈。许多以鸟兽为图腾的氏族攻打蚩尤一事，则表明似已产生部落联盟一类组织，而黄帝可能就是联盟酋长。由此二端可知黄炎之战当发生在原始社会父权制时期。

黄帝不仅是五天帝之首，而且还是有许多重要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古籍里多有记载，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黄帝始蒸谷做饭、钻燧生火、始造釜甑等。其臣

属在文化上的创造发明也不少。《世本·作篇》云:"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沮诵、苍颉作书","胡曹作冕。伯余作衣裳。夷作鼓。令伦作磬。尹寿作镜。於则作扉履"(张澍稡集补注本),"雍父作舂、杵臼。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共鼓、货狄作舟。挥作弓。夷牟作矢"(茆泮林辑本)。黄帝及其臣属在文化上的贡献之多,古神话人物中罕有其匹。在后世的传说里,作为天神的黄帝渐被描述为人王乃至修道成仙者。这是因为黄帝神话早已历史化,后来又渗入了神仙家言。 (李少雍 王蜀青)

Huangdi Shuo

《黄帝说》 先秦小说。撰人不详。《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黄帝说》四十篇,附注:"迂诞依托。"又道家类著录《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附注:"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五十八篇,附注:"六国时贤者所作。"《黄帝说》的内容既被指为"迂诞",故与道家诸书相区别而入小说家。其书久佚,《隋书·经籍志》已不录。现在仅见汉应劭《风俗通义》中两引《黄帝书》,很可能即是《黄帝说》的遗文。

《风俗通义》卷六《声音》篇"瑟"下引《黄帝书》:"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北堂书抄》卷一百零九、《通志·乐略》、《路史后记》卷十二注、《古今事物考》卷五等引《世本·作篇》并作"庖牺氏作瑟五十弦,黄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可见"泰帝"二字当作"黄帝",《黄帝书》记黄帝事于理亦顺。"素女"之名首见于《山海经·海内经》(用郝懿行说),但无记事,《黄帝说》始叙鼓瑟事。《淮南子》高诱注(《文选》张平子《思玄赋》注引):"素女,黄帝时方术之女也。"由此推断,《黄帝说》大概是先秦方士的依托之作。

《风俗通义》卷八《祀典》篇"桃梗、苇茭、画虎"下引《黄帝书》,说有荼与郁垒兄弟二人善捉鬼,常在度朔山桃树下检阅百鬼,凡害人者就缚以苇索,喂老虎。后来人们每到除夕时,在门上画虎,饰桃人,垂苇索,都是为了追念荼与郁垒,以避凶邪。这段故事也见于《山海经》佚文。又《山海经》一书颇多关于黄帝的传说,说明《黄帝说》与《山海经》也许有着承袭关系,至少二书在内容上十分接近,故认为《黄帝说》为志怪小说的初祖亦无不可。 (许逸民)

Huang Han

黄瀚 见《白鱼亭》。

Huangjin Shijie

《黄金世界》 清代小说。上下两卷,二十回。碧荷馆主人著。光绪三十三年(1907)小说林社刊行。后收入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1960,中华书局)。

小说包涵三方面内容:赴美洲的华工被虐待的情况;上海等地反美华工禁约、抵制美货的情况;作者所憧憬的一个黄金世界——螺岛。洋商勃来格利用广东一些地痞赌棍充当工头,拐骗华工作为猪仔贩往古巴。在轮船上,华工惨遭荼毒,愤而反抗,又遭屠杀,抛尸大海。又有书香门第之子何去非被骗贩至巴西,沦入人间地狱,所居之室,矮不类屋,秽不如牢,挨挤不及马棚猪棚;每日每人只给三合黑料豆,与驴马所差无几。初来巴西时逾万人,后来所剩不过三百。新会县女子应友兰,远赴美国旧金山寻夫寻子,被关进木屋,备尝酷虐,九死一生,方知其夫、其子均已葬身异域。

由于美国虐待华工,上海等地爆发轰轰烈烈的反美拒约运动,所有美货,一概不定不用,以为抵制。国人悲愤填膺,同仇敌忾,有冯君者,饮药自戕,以示抗议。侨居美国的巨商夏建威,也变卖产业,毅然归国,力图振兴民族工业。但是拒约运动受到内外阻遏,一方面是商人的动摇妥协,暗中继续销售美货,惟恐倾家破产;另一方面是清政府的无耻媚外,下令解散拒约组织,逮捕爱国人士,对拒约领袖投暗杀恐吓信,诋毁妇女集会演说:"女娘们也和在里头混闹,还成什么世界!"(第十五回)致使拒约运动终告失败。

作者还虚构了一个明代遗民所开垦的海外孤屿——螺岛,是一个按照资本主义蓝图设计的乌托邦国。全书充满议论,空想部分太多,人物面目模糊。

(林 薇)

Huang Jingguo Zaisheng Zhuan

《黄靖国再生传》 宋代志怪小说。廖子孟撰。《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著录,不著作者。《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著录一卷,廖子孟撰。廖子孟生平不详。王得臣《麈史》卷下鉴戒门说:"予同年黄靖国元弼刚正明决,初调蜀中主簿",摄县事,笞巡卒宋贵致死,后十五年暴卒,入冥与宋贵辨其事。黄再生后,"西州士人往往作传,亦多牴牾"。似黄靖国实有其人。原文未见。《分门古今类事》卷十九《从政延寿》条引《青琐高议》,叙黄靖国入冥,亲见地狱,冥王告诉他仪州医工聂从政因拒绝华亭主簿王某妻李氏的诱惑,延寿一纪。黄再生后,找到聂从政询问,核实其事。这一情节当即出于《黄靖国再生传》。《夷坚丙志》卷二《聂从志》条详述聂从志(不作从政)拒绝李氏淫奔事,也涉及黄靖国入冥的情节,且说"王敏仲《劝善录》书其事,曲折甚详"。《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王蕃《褒善录》一卷,说:"嘉祐中巴县簿黄靖国死而复苏,道其冥中所见,廖生尝传之。蕃删取其要为此书。"岑象求《吉凶影响录》的《唐武后狱》条(《类说》卷十九),叙黄靖国入冥见武后狱,狱吏说"后恶至大,方以大瓮贮虿蝎螯之",还可以为上述《青琐高议》的佚文作补充。《黄靖国再生传》在宋代影响很广,文虽不传,内容尚可略考。

(程毅中)

Huanglingmiao Shi

《黄陵庙诗》 宋代传奇小说。《丽情集》中名篇。作者不详。见《类说》卷二十九,《绀珠集》引作《秋云罗帕》。《异闻总录》卷二引有贾知微故事,不注出处,情节与《类说》本大体相同而文字较详,可合以考见原作梗概。叙开宝中贾知微寓舟洞庭,作怀古诗以吊湘水二妃,至岳阳又赋诗以讽杜兰香,旋入曾城夫人京兆君宅,见三女郎,一称曾城夫人(即杜兰香),一称湘君,一称湘夫人,共饮酒赋诗。曾城夫人邀贾止宿,明日命婢女以秋云罗帕裹定年丹五十粒赠贾,曰:"此罗是织女缫玉蚕茧织成。仙丹每岁但服一粒,则保一年。"贾吟诗而别,离岸百步,回视已失其宅。按神女杜兰香降桂阳张硕事,晋曹毗为作《杜兰香传》,见《艺文类聚》卷七十九、八十一及今本《搜神记》等书。《墉城集仙录》卷五《杜兰香》则谓杜于洞庭包山降张硕家,授以举形飞化之道,硕亦得仙。而小说中贾知微作诗则云:"可惜仙娥差用意,张硕不是有才人。"显为新编女仙故事,构思近似《周秦行纪》等传奇文,而文中叙二妃诵李群玉《黄陵庙诗》一节,又采自《云溪友议》中的《云中命》条。

(程毅中)

Huang Ren

黄人(1868～1913) 近代文学家、小说批评家。原名振元,中年改名黄人,字慕韩,或作慕庵、慕阁,号摩西,江苏常熟人。生而敏慧,博学多才,十六岁补学官弟子,下笔惊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与庞树柏等于苏州组织三千剑气文社。同年,被聘为东吴大学教授,与章太炎友善。曾将自己的讲稿编成《中国文学史》二十九册。光绪三十一年起,参与曾朴经营的小说林书社创办工作,并与徐念慈等一起主编《小说林》杂志,有《银山女王》等小说译著。后又与王文濡创办国学扶轮社,编辑《清文汇》、《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等。他是南社成员,也是南社主要作家之一,一生写有不少诗词,后人辑有《摩西词》。袁世凯窃国后,思想极端苦闷,终患精神病而死。其小说理论,主要见于《小说林发刊辞》、《小说小话》及《中国文学史》中的有关论述。《小说林发刊辞》对小说的地位、作用,提出了比较科学的看法。《小说小话》中有关古代小说的书目与评介部分,被鲁迅录入《小说旧闻抄》中。他的《中国文学史》为中国最早的文学史著作,其中颇多创见。



黄人小说理论的特点,首先在于较为正确地阐述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小说有巨大的社会作用,"有什佰千万于《春秋》之所谓华衮斧钺者"(《小说小话》)。在"今之时代",小说"风行于社会",对社会的文明有极大的影响,"虽谓吾国异日政界、学界、教育界、实业界之文明,即今日小说界之文明,亦无不可也"(《小说林发刊辞》)。而古代小说,也有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政治黑暗的历史作用。他在《中国文学史·明人章回小说》中就指出,当时"社会风俗之变迁,人情之浇漓、舆论之向背",不见于正史,而"反多见于通俗小说"。在那些作品中,可看出"不平等专制之毒"、"遗传科第热"、"学仙奉佛及崇奉因果报应"与"上婪贿,下中饱"等黑暗情形,具有较高的价值。但是,黄人不同意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功能,尖锐地批评了过去轻视小说和当时夸大小说作用的两种错误倾向,指出"昔之视小说也太轻,今之视小说又太重",比较恰当地估价了小说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同时,他也认识到小说毕竟还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小说之影响于社会固矣,而社会风尚实先有构成小说性质之力,二者盖互为因果也"(《小说小话》)。在这基础上,他号召作家对于生活现象要"几乎无一不知",非常熟悉。他的这些看法对于纠正当时普遍拔高小说的社会作用,引导作家接近现实,是有积极意义的。

黄人的小说理论又注意吸取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他指出:"文学之有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如果小说不具有"美"的特质,便无异于"哲学、科学"、"法律、经训"。小说家如果"不屑为美,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但他并非否定其教育功能,认为"求诚止善"是创作的目的,小说不能离诚与善的本质,必须将教育与审美结合起来,如"《吁天》诉虐,金山之同病堪怜;《渡海》寻仇,火窟之孝思不匮"(《小说林发刊辞》),都是通过美感而收到教育效果的。总之,他主张小说当沿着美、诚、善的道路前进。这一见解在晚清小说理论中也是非常突出的。

关于塑造人物形象问题,他也发表了一些精辟的见解。他主张描写人物时当"无我",采用"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的表现手法,反对"搀入作者论断,或如戏剧中一脚色出场,横加一段定场白,预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主张让人物性格通过客观描写表现出来。他认为这样的作品才有余味。他又提出刻画理想正面人物,不当"过求完善",写得十全十美。因"古来无真正完全之人格","《水浒传》之宋江、《石头记》之贾宝玉,人格虽不纯,自能生观者崇拜之心。若《野叟曝言》之文素臣,几于全知全能,正令观者味同嚼蜡"。在具体刻画方面,他又提出除写出人物的本色,即基本性格之外,还可使用"颊上添毫手段",即写一些匪夷所思、出人意外、"而又确为情理所有"的情节,这样可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活泼,富有个性。

此外,黄人对明代通俗小说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在中西小说比较中注重共同性的探讨，都是富有启发性的。因此，尽管他有的看法不太正确，如从地理上寻找小说产生和发生影响的原因，将《西游补》与明末清初的大事、人物作简单比附等，但从总体上说，他的看法比之梁启超等维新派小说理论家的看法“大大地迈进了一步”(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小说林》)。

(王祖献)

Huang Shiqiang Zhuan

《黄仕强传》 唐代通俗小说。撰人不详。仅存敦煌写卷，现知抄本有：法国巴黎藏伯 2136、伯 2186、伯 2297，北京图书馆藏阳 21、淡 58，上海图书馆藏 134，日本京都大谷大学藏本，前苏联列宁格勒藏 L.2873，均抄写在《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之前。由于《证明经》是中国化的佛经，可能是为武则天称帝造舆论的，因此可推断该小说约创作于唐高宗晚年。本篇叙述了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安州安陆县人黄仕强入冥还魂、许愿应验的故事。仕强患病身死，被小鬼带入阴间，因阎罗王要将其送置猪胎投生，方知要索命的是另一位杀猪的同名人。经他申辩，阎王命文书小鬼带仕强到曹司勘当，证实确无死名。还魂前守文案鬼向仕强索贿三十余文，示之“长命法”——“访写《证明经》三卷，得寿一百二十岁”。仕强还魂后即觅得《证明经》，抄写三卷，果然旧疾悉除，身体肥健。这是一个宣扬抄诵佛典以消灾延年的故事。六朝志怪小说中，有大量的作品专事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黄仕强传》作为这样一种宗教宣传品，则又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讽刺意味。小说写仕强兄弟三人的穷困，写阴曹机构与官员的腐败，写小鬼的贪钱索贿等等，实际上都是当时人间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富有讽刺意味与批判精神。小说中，严肃的宗教气氛被冲淡了，佛教强调的自我牺牲精神变成了为求生存而勉为其难的辛酸际遇。这在正统的释典及佛教文学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在其前后，入冥还魂的故事很多，但很少有这样贴近生活的情节。同时，本篇结构完整，且全用当时口语写成，语言简洁生动，幽默风趣，为较早用语体文写的小说。它对于了解唐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对于认识作为口头文学的民间传说与文人加工创作的关系，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柴剑虹)

Huang Xiaopei

黄小配(1872～1912) 清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家、小说家。又名世仲，号禺山世次郎(或作嵎世次郎)，又署世、世次郎、棣、老棣、棣荪、世界一个人等。广东番禺人。出身于富豪之家、书香门第。少时聪颖好学。二十多岁时，家道中落，遂与其兄黄伯耀赴吉隆坡、新加坡等地谋生。戊戌政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黄小配受其影响，曾向该报投稿，后又成为该报记者。1901 年参加了兴中会外围组织中和堂。1903 年回香港参与《中国日报》的编辑工作，后与陈诗仲一起主持其笔政，并先后参与了《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等报纸的编辑、撰述工作，成为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名杰出的宣传家。黄小配 1905 年 8 月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之后历任同盟会香港分会的交际和庶务，又先后创办《少年报》、《广东白话报》、《中外小说林》等报刊，曾参与震动一时的辛亥 3 月 29 日广州革命党人起义。武昌起义后，黄小配以同盟会南方支部联络员身份，负责与广东各地民军的联络工作。11 月 9 日，广东宣布独立，他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创办了革命报纸《新汉日报》，被任命为广东军政府枢密处参议、民团总局局长、军团协会副会长。1912 年春，广东军政府代理都督陈炯明排除异己，罗织罪名，将黄小配逮捕，并借胡汉民之手于 5 月 3 日将其杀害。

在从事革命报刊宣传和革命实际工作的同时，黄小配特别注意小说创作，先后创作了《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一名《粤东繁华梦》)、《党人碑》、《陈开演义》(已佚)、《岑春煊》(已佚)、《宦海冤魂》、《宦海潮》、《黄粱梦》、《镜中影》、《广东世家传》(未见)、《大马扁》、《宦海升沉录》(一名《袁世凯》)、《朝鲜血》(一名《伊藤传》)、《十日建国志》(未见)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汉建国志》(未见)等十余种小说。这些小说，或热情歌颂近代中国的农民起义及其英雄人物，或严正谴责清朝专制统治及其各级官吏，或尽情揭露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或满怀激情地赞美辛亥革命以及外国资产阶级革命，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立场鲜明，艺术成就较高，在整个晚清小说史上是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之一。

黄小配不仅从事小说创作，而且还对有关小说创作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他所发表的小说理论著述，除《洪秀全演义》之自序、例言，《廿载繁华梦》之弁言、凡例，《宦海潮》之叙文、凡例等外，主要是刊载于《中外小说林》上的《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署“老棣”)、《中国小说家向多托言鬼神最阻人群慧力之进步》(署“棠”)、《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为更普及》(署“亚荛”)、《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为教书》(署“老棣”)、《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署“棣”)、《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署“世”)、《著〈水浒传〉之施耐庵与施耐庵之著〈水浒传〉》(未署名，从行文风格看，当为黄小配之作)等专论性文字。数量多，见解也有独到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小说的社会作用进行了独到的论述。黄小配指出：“一代之文学，即一代之风气所系焉，一代之风气，即一代之盛衰所系焉。”强调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至于小说，黄小配认为具有“启民智，壮民气”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小说一向没有地位，因而“发达独迟”，“使社会知识无自而开”，造成“开化最早之国民，至今而知识颓然落后”，国势不强；在东西洋各国，

情形不同，“皆借小说以振国民之灵魂，甚至学校中以小说为教科书。故其民智发达，如水银泻地”，“各国民智之进步，小说之影响于社会者钜矣”。他还进一步将小说与圣经贤传、佛典道书、报纸杂志等加以比较，然后写道：“彼夫如佛如老，以至古称经传，手其一篇，如坐深夜雾中，其闷欲死，忽有所谓小说者，如补元剂提其精神，如显微镜增其眼光，斯诚快事哉，而谓其知识不从此而日进焉，吾不信也”（《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他认为，小说在中国必将受到重视，“将为文坛盟主”（《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

二、对小说的艺术性有深刻的认识。黄小配要求小说除具有革命的思想政治倾向外，还应当注重艺术性，他不仅就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艺术虚构等，发表过很好的见解，而且特别指出：在小说中，革命的思想政治倾向应当通过人物、情节、场面的描绘自然地流露出来。他指出，小说与报纸之以言导人不同，是要“以身导人”，即通过形象的描绘对读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的；小说之“言事”，“无一不以情传之”，小说之“言情”，“无一不以事附之”，通过描绘表现感情，把思想感情寓于描绘之中。他自己在创作中，就特别注意遵循这一小说创作应当遵循的法则。在《〈廿载繁华梦〉凡例》中，他曾说：“凡寻常说部，每多断语。唯是书则不然，全作叙事体，而不断之断，已寓于其间。”在《〈宦海潮〉凡例》中，他也曾说：“寻常著书，褒贬过于渲染；或叙一先辱后荣之人物，写其人每视之太高，过为雕琢。是书却扫除此弊，故张氏为书中主者，亦在不褒不贬之间。”他的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别于那种把小说单纯地视为某种思想政治的载器的小说观的。

三、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外小说遗产评价。黄小配自幼喜读中国古代小说，在他的小说理论中，对中国古代小说也是从总体上加以肯定的。他指出：“吾国小说，至元明而大行，至清初而愈盛。……五光十色，美不胜收。”对《三国志演义》、《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更为推崇，认为“读《三国演义》者，当知其寓意尊汉统、排窃据；读《水浒传》者，当知其为独立喻言；读《金瓶梅》者，当知其痛骂世态炎凉；读《红楼梦》者，当知其警惕骄奢淫逸”（《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然而，他并不抱着民族偏见，更未排斥外国小说，他说：“泰西各国，以小说著名者，俄则有托尔斯泰，法则有福禄特尔，英则有莎士比亚，日则有柴四郎，德则有墨克。吾不知此数人者，方之我国之金圣叹、施耐庵、曹雪芹、蒲松龄、汤临川、孔云亭诸大家，其撰述之声价何如，结构之文字又何如，而彼此皆以小说名重于时，则其受社会上之欢迎，与其为社会上之转移，则已中西无间，实为普天下人之所公认”（《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为更普及》）。对中外小说遗产的这种认识，无疑显示了一种开阔的文学视野。

四、对晚清小说发展过程作了有益的总结。黄小配清楚地看到，晚清小说经历了先是外国小说评介大量出现，后是自著小说大量刊行的客观过程，指出：“翻译小说者为尤多，自著小说今为尤盛。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如后劲。扬镳分道，其影响于社会者，殆无轩轾焉。”他认为，这是有其必然性的，小说评介之先盛，是由于社会进步之需要和小说所特有的社会作用，并预言：“吾敢信自今而往，译本小说之盛，后必不如前，著作小说之盛，将来必逾于往者。……盖其风气之进步使然也。”

五、指出小说改良的必要性和应当遵循的方向。他认为，当时不少小说戏剧创作“竟无少补于风气之进步与民智之开通”，在艺术形式上也是：“满纸芜词，绝无意境开发，意则平平庸淡，而字句间或过为雕斫，将以是为矜奇。而一篇之中，有散漫无结束，有铺叙无主脑，有复沓无脉络，前后无起伏，穿插无回应，见事写事，七断八续，……如是而欲借以开通国民之知识，乌夫信也！”因此，必须进行小说改良，使新小说的创作能够更上一层楼。在思想内容上，要“使去其锢习而导以新风，即足以开国民之脑慧”；在艺术形式上，则“著者如何起、如何结，如建屋焉，间格贵精工，如绘事焉，点染求灵妙，皆贵惨淡经营，非借拾稗史一二事，得堆满若干字为一回，其淡如水，其直如线，便可以言著小说者也”（《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他声称，《中外小说林》的创刊就是为了促进小说创作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改良：“吾同人创此《中外小说林》，著述必求其精，资料必求其富。且既精矣，既富矣，既已风行矣，而仍日事改良，以求进步者，非徒不负责任，实亦自信本社出世与世道殊有关系。”

黄小配的主要小说理论著作，写于小说界革命已提出多年，他自己也已进行了数年的创作实践之后。因而，他的小说理论也就包含了对小说界革命经验教训的反思和切身创作经验的总结。今天看来，他的小说理论既是对梁启超等的小说理论的深化和反驳，与徐念慈、黄人、王钟麒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理论家的小说理论相比，也显然自有优长，在晚清小说理论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贡献。（颜廷亮）

Huang Xiaotian

黄小田（1793～1867） 清代小说评点家。同时评点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名富民，字小田，自号萍叟，原籍安徽当涂，先世八代居住芜湖。道光五年（1825）拔贡，官礼部侍郎，在京十余年，因父病，辞官回乡，不复出仕。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芜湖，他先移居南汇，后浮居金山、松江、苏州、上海一带至死。黄小田喜花卉，亦善诗，其子黄安谨编其诗词为《礼部遗集》行于世。

黄小田评点《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在咸丰三年离开芜湖浮居江苏的十余年间。《儒林外史》评点由批于卷首闲斋老人序后和总回目后的两则题识，第九、十五、十六、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二、三十八、四十三、四

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四、五十五等回末的总评以及各回中二千余条眉批组成。黄小田曾将这部评点交给好友张文虎(天目山樵)过目,在他的启发和影响下,张文虎写出了《儒林外史评》,其中大量溶化吸收了黄小田的评语,并有三条直接标明"萍叟云"。

关于《儒林外史》的主旨,黄小田也认为功名富贵是"一篇主意"(第一回),并不断加以发挥。在评周进撞号板时说:"入手写功名富贵之毒中人如是,以后千奇百怪不出此矣。"评祭泰伯祠说:"吴泰伯是千古第一个不要功名富贵的,故以大祭为全书之主。"此外,第一回王冕批评八股取士,第三十三回杜少卿辞却征辟之事,黄小田都写下了"作书本旨"的评语。可见他是把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作为本旨的。一味艳羡功名富贵、看轻文行出处,就造成"势利"的世风,第二回评语说"盖是书所写不出'势利'二字",第七回评曰"写乡村人情总不脱'势利'二字",第八回说王惠"开口无非'势利'",第十六回说匡超人"一入势利场,遂全失本来面目"。黄小田对功名富贵与势利的体认,是颇得吴敬梓本意的。

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评语认为吴敬梓对社会丑恶现象是"嫉之甚矣,偏以讥诮语写之,愈见沉痛"(第四十七回)。吴敬梓经常是把嫉世之心浓缩在对人物言谈举止的客观描摹中,形似不骂而实则骂杀,黄评对此深有体会。第四回评范进吃大虾元子曰:"善谑,……此等处实先生所深恶。"第五回王仁、王德受贿出卖妹子利益,却标榜"全在纲常上做功夫",评曰:"骂杀骂杀!……作者之笔厉害如此。"第二回评夏总甲时说:"开卷便有如此妙笔,盖先生冷眼蓄之既久,又不肯明目张胆骂人,特从此辈发科,嫉世之心,乃愈形其沉痛。"评者认为,吴敬梓因"嫉世"太深,激而为"骂世"、"玩世",实则为"醒世"、"救世"。黄小田强调这点,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儒林外史》对社会的讽刺受到封建文人的攻击,"有以为形容刻薄,非忠厚之道"(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或视为谩骂之书而置而弗顾"(徐允临从好斋辑校本《儒林外史跋》)。黄小田反驳说:"本系《儒林外史》中人直无从索解,而解者又曰'先生之笔固妙,未免近刻。'——夫不刻不足以见嫉世之深!"(卷首回目后题识)刻薄讽刺正是因为嫉世情深、救世心切,不理解者或是因其"本系《儒林外史》中人",或是因其不善读,"不善读者但取其中滑稽语以为笑乐,殊不解作者嫉世救世之苦衷"。黄小田还进一步指出《儒林外史》的风格是"淡淡着笔,无人能解"(第三十八回),"世人往往不解者,则以纯用白描,其品第人物之意,则令人于淡处求得之"(题识)。此外,关于《儒林外史》的叙述观点、关于风俗画的细腻笔触、关于人物和结构等,评点中也都有一些可取的见解。

黄小田评点《红楼梦》包括眉批、行间侧批和回末总评,总共有三四千条。他首先强调《红楼梦》所写"由盛而衰","可为殷鉴":"盖此书由盛而衰,不比寻常小说由衰而盛,所以点醒世人。而其叙述致败之由,则亲切有如目睹,高出庸手万万。俗所称'四大奇书'何足道哉!"(第二回评)"是书写盛衰之际,由细而大,由源而成,观者可为殷鉴;世人不知,徒沾沾于宝黛之情,误矣"(第五十九回评)。其次,他反复阐明《红楼梦》是写情的书,力辟淫书说,努力划清情书与淫书的界限。他对情的理解比较广泛,认为"是书言情无所不备",其中心固是宝玉的爱情,但"写宝玉之情无所不至"(第七十八回评),不仅限于与黛玉的爱情,在他看来宝玉之情有似于对人的真情,"此真情到无可转处,非此不能真悟,不能大悟"(第八十一回评),正因其对人情真、情深,所以受到打击时才能真悟、大悟,于是乎"跳出情关,不沾不染,故成此书"(第一百二十回评)。再次,他认为《红楼梦》所写"是实有其事","情僧即宝玉,亦即作者自号"(第一回评),"盖宝玉即作者自语"(第一百二十回评),这已是自传说的先声。复次,对《红楼梦》艺术描写上的独创性,多有指点,第一回评说它"为自来小说所未有";第二回评说"叙入正文,亦为小说家别开生面";第六十八回评"其描写声容,无不惟妙惟肖,曲尽俗情,则自有小说以来未之见也"。对小说所写的一些名物制度、风俗习惯、方言土语,也时作解释,但也有不少迂腐之谈。 (李汉秋)

Huang Xiucai Jiaoling Yumazhui

《黄秀才徼灵玉马坠》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三十二。叙唐代黄损与韩玉娥自由相爱,历经挫折,因得玉马坠显灵和胡僧帮助,终于结为夫妇的故事。本事见《北窗志异》,《情史》卷九《黄损》条引录。小说除着重歌颂黄损与韩玉娥的自由爱情外,还揭露了权奸吕用之强迫韩玉娥为妾的无耻行径。小说基本上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而当现实中的矛盾无法解决时,便借助于浪漫主义的想象。例如当吕用之要奸污韩玉娥时,玉娥反抗不了,作者便写"忽有白马一匹,约长丈余,从床中奔出,向吕用之乱扑乱咬",迫使"吕用之惊惶逃窜。比及吕用之出了房门,那白马也不见了"。胡僧说:"此女乃白马之精,来人间行祸者。"吕即将韩玉娥转赠给他的仇人黄损。这种依靠黄损祖传的白马坠显灵和胡僧的帮助,而达到情侣团圆的目的,虽属神奇怪异,但却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收到大快人心的艺术效果。

明代有路术淳的传奇《玉马珮》和刘晋充的传奇《天马媒》,皆演此事,情节互有异同。

(周中明)

Huangxiuqiu

《黄绣球》 清代小说。三十回。最初连载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至十二月《新小说》第十五至二十四号,至第二十六回止,标"社会小说",署"颐琐述,二我评"。光绪三十三年新小说社出版单行本,两册续足三十回。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一卷》(1960)。

《黄绣球》是一部宣扬改良维新思想的小说。书中叙说自由村从蒙昧到文明，绣成花团锦簇的历史，讴歌维新志士创业维艰的奋斗事迹，寄托作者从一村、一地改造中国的政治理想。可说是《新中国未来记》的姐妹篇。

小说中的自由村是晚清社会的缩影，闭塞、落后，民俗鄙陋，生灵冥顽，老屋"东倒西歪，外面光华，内里枯朽"，暗喻旧中国已如大厦将倾。小说以妇女解放问题为中心，构拟社会改革的蓝图。女主人公黄绣球，原名秀秋，立志要将地球锦绣一新，改名绣球。她原本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旧女子，幼年备尝做女人的苦楚，常常自怨自艾："真真女孩子不是人！"婚后，丈夫黄通理是一个思想开明、学贯中西的维新人士，绣球从丈夫那里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法国大革命时代罗兰夫人的英雄事迹给予她深刻影响，使她顿悟："世界上的男女，本来各有天赋之权，可以各做各事"(第二回)，从此发誓要做一番事业。她带头放缠足，外出宣传男女平权的道理，乡愚骇然哗然，好事之徒诬以"行为诡秘，妖言惑众"之罪，将她构陷入狱，黄通理为她在衙门内外多方打点，方才获释。绣球的锐气并未因之稍挫，她仰慕北美女杰美利莱恩毕生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夫妻二人自筹经费，创办学堂，联络留学归国的女医生毕去柔，购置图书仪器；在地方上破除迷信，感悟两个尼姑还俗，将觉迷庵捐作女学堂；绣球又将女子缠足之害、婚姻卫生、体育胎教、兴女学才能遗传强种等道理编成白话、弹词，请她俩上街说书弹唱，从而结识了乡绅之母陈老太太以及一批热心女学的闺秀良媛，得到她们的捐献赞助，风气逐渐开通；新官施有功到任，却是维新同志，官民合作，将祠堂改作中学，书院改作小学，教育兴旺，又主办演说会，讲说新学新理，自由村焕发出了光彩，宛似一座锦绣围屏。调任代理官猪大肠，昏瞶颟顸，倒行逆施，将锦绣围屏剪成破碎，自由村人心怨愤，终于酿成民变，拥进衙门，拖出猪大肠，花翎折断半根，朝珠散落一地。黄绣球夫妇乘势领导村民成立了义勇队、女军等武装，实现了地方独立自治。

清刊本《黄绣球》书影

《黄绣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晚清社会锢蔽之深，衙门贿赂公行，豪绅包揽词讼，官吏因循敷衍，奸猾取巧，假维新之名中饱私囊，地方顽固守旧势力盘根错节，从而也揭示了中国改革事业的艰难曲折。《黄绣球》是一部以传播新思潮、塑造新人物为主的小说，带有鲜明的启蒙思想色彩。作者宣扬泰西文明，介绍西方民主制度以及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等意识形态；歌颂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英雄人物，包括革命家以及思想家、教育家等。书中高张民权，掊击专制，热情讴歌反专制、反传统的时代先驱，如：匈牙利的噶苏士，以一介书生同奥国宰相梅特涅奸雄抗争；日尔曼的马丁路得反对罗马教皇；法国文明初祖笛卡儿，其学以怀疑为宗旨，为数千年学界当头棒喝；罗兰夫人更是笼贯全书的作为自由之神的偶像。作者倾心崇拜的是那些勇敢进取、大胆开拓的强者，体现了时代对于英雄精神的渴求。当然，作者是位改良主义者，小说明显表现出了折中调和的倾向：在学术思想上，主张"商旧培新"；在改造中国的途径问题上，主张缓进、稳健，教育救国。对于过激的浮薄少年，时有贬斥之词，流露出作者对于革命党人的憎恶。

书中人物黄绣球爽朗干练，敢作敢为，口角锋利，较有个性光彩；故事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有致。但是书中议论堆砌过多，未免乏味；有些情节穿插流于琐碎、冗赘；其他人物比较苍白、概念化，艺术上较为稚弱。

(林　薇)

Huang Yue

黄越　清代小说批评家。字际飞，上元(今江苏江宁)人。康熙己丑(1709)进士，官编修，居京师，与方望溪等友善。后告归。生卒年不详。曾评选八股文盛行于时。康熙庚子(1720)为《第九才子书平鬼传》作序，对小说创作艺术虚构的特点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序文明确指出，小说创作可以根据真人真事，也可以凭空结撰："有可传，传其有可也；无可传，传其无亦可也。"他列举了《西游记》、《金瓶梅》、《水浒传》、《西厢记》、《牡丹亭》、《琵琶记》等小说戏曲中的人物和故事，皆属"传其无之类"，在现实生活中不曾有过。即使以"铺陈其事"著称的汉赋来说，其中如"无是公"、"乌有先生"、"子墨客卿"等人物也都是虚无缥缈的角色。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没有离开虚构。在这基础上，他要求作家在创作时不必顾忌到处处照搬生活，而当自觉地进行艺术加工："涵天地于掌中，舒造化于指下，无者造之而使有，有者化之而使无。不惟不必有其事，亦竟不必有其人。"总之，艺术创作的目标在于"令阅者惊风云之变态而已"，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而不在于"规规于或有或无"。黄越的这种观点，比较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与生活的关系，抓住了小说创作的本质特点。

(黄　霖)

Huitian Qitan

《回天绮谈》　清代小说。十四回，未完。玉瑟斋主人著。发表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闰五、六月《新小说》第四、五、六号。署为"政治小说"。

《回天绮谈》记叙十三世纪英国的大宪章运动。英王约翰是一个专横暴虐的昏君，荒淫无度，穷奢极欲，

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宠任一些奴颜婢膝、希意承旨的奸佞小人，设立种种苛法，“令这些人民，行一步，讲一句话，都不能自由”(第二回)。不但人民被迫铤而走险，而且也激起了诸侯、贵族、教士的反抗，国内改革党的革命运动竟似燎原之火。约翰王及其奸党处心积虑，镇压乱萌，“不幸国民呻吟虐政，无辜义士禁锢重牢”(第二回目)，是约翰王血腥暴政的写照。

小说着重刻画几个改革党领袖人物。志士亚卑涅在伦敦开演说会，用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启迪民众，当场被逮捕。侠客勃鲁士结交天下豪英，因改革党领袖在他家开秘密会议，他的家眷都被株连，备尝酷刑，阖门惨死。为自由而战的卡尔巴利险遭暗杀，亡命天涯。改革党的主要领导人则是贵族宾勃鲁侯威廉、大牧师兰格顿、原约翰王朝中持论不阿的大臣鲁伯益等。

约翰王曾试图挽回民心，但是无济于事。“天天说什么整顿，声声说什么改革，总是诳的，没有一点儿的成效。这些狐群狗党顽固奸险的官吏，依旧占据要津，专以扑灭改革党为国家第一件要事。举国人心，越发愤激起来”(第五回)。最后改革党号召全国志士举义，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浩浩荡荡，直指伦敦进发，约翰王的军队冰崩瓦解，“那威权赫赫、统御二百多万英国臣民的约翰，变了寡人一个”(第十四回)，被迫只得在改革党所拟订的六十三条大宪章上署印。大宪章的基本精神是限制王权，被称作是“英国自由的奠基石”。

小说叙事头绪繁多，间有重复杂沓之处。

(林　薇)

Huitou Zhuan

《回头传》　清代小说。五卷，无回目。一名《省世恒言》。不题撰人。情节与成书于乾隆丙子年(1756)的《妆钿铲传》相近。叙柏亭郡义亭冈人柏能，父母双亡后，带着祖传宝物妆天罐出门访道。后遇教铿祖师，从其言，入悟颖山南循洞修道。积财山出放洞神鳔祖师，因本洞狭小，命弟子前往悟颖山威逼柏能出让南循洞。柏能不从，遂与神鳔相斗，先胜后败，钻地逃走，求助于脱空祖师。经金堆山积宝洞黄、白二仙劝解，柏能让出山洞。后神鳔之子无忧小真人入主南循洞，与翠云山芙蓉洞玉兰、瑞香二仙子食则同器，卧则共衾。柏能至窟笼山挣布洞，从扁福子修道，跳出欲海，终成正果。

《回头传》为游戏凿空之作，东拼西凑，了无可取。全书叙事多不连贯，支离破碎，疑为书坊射利删节《妆钿铲传》而成。今存清文聚斋刻本。

(陈年希)

Huichang Jieyi

《会昌解颐》　唐代笔记小说集。《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崇文总目》小说类均著录四卷，不题撰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会昌解颐录》五卷，亦不题撰人。《通志·艺文略》则作一卷。《说郛》(重编本)卷四十九录文四条，题包湑撰，不知何据。包湑生平不详。《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著录包湑《河洛春秋》二卷，注“安禄山、史思明事”。《直斋书录解题》杂史类同，曰：“唐洋州司功包湑撰，记安史之乱。”或即此包湑，但不可考。《太平广记》及王铚《补侍儿小名录》引有《会昌解颐录》佚文，《太平广记》引文十二则，故事首尾完整。《唐语林》原序目所列五十种引书中，包括此书，然其条文已无法考出。

现存佚文均记仙鬼怪异之事，《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八所引《刘立》条叙两世姻缘事，稍可观。卷四百五十四《张立本》条记张立本女诵高锴侍郎墓中狐所作诗，明活字本《高常侍集》误作高适诗，《全唐诗》亦沿其误。《全唐诗》又误作张立本女诗而另列作者。

(周勋初　严　杰)

Huifang Lu

《绘芳录》　清代小说。八十回。一名《红闺春梦》。作者署名“西泠野樵”。首光绪戊寅年(1878)浙江始宁竹秋氏自序。据序知西泠野樵为竹秋氏别号。竹秋氏，浙江上虞人，约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左右，生平不详。

书写祝柏青、陈小儒、王兰、江汉槎等人，皆为金陵名士。祝柏青豪迈任性，与名妓聂慧珠相恋，虽中探花，官居内阁侍读，但因父亲反对，终不能娶慧珠为妾，以至慧珠斩断情丝，立志修行，最后忧郁而亡。而王兰等人应试得官，身居显位后，各娶昔日所眷名妓入室为妾。后陈小儒、江汉槎、王兰均辞官回金陵，合资起造别墅绘芳园，以作退隐居处。凡遇园中四时花开之际，名士佳人，华筵聚宴，吟诗作赋，欢乐无比。又由名伶将园中名士及娇妻美妾艳婢，一一画像。最后写祝柏春也辞官归籍，陈小儒所生四子均登显位，众名士皆富贵盈门，簪缨累世。

《绘芳录》虽属狭邪小说，但它有别于一般以狎妓为主要内容的同类小说，不仅写了名士和名妓相恋，而且着重写了名士身为朝廷达官重臣，不以娼优为贱，不以娶妓为辱，反而盛赞娶妓归隐后的风流生活，因此颇具特色。小说文笔流畅，艳而不秽，其中描写祝柏青与聂慧珠的恋爱悲剧，有一定的思想意义。但情节头绪过多，不善剪裁，缺乏概括，平淡无奇。

今存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书局石印本和申报馆排印本。

(陈年希)

Huntang Houzhuan

《混唐后传》　明末清初小说。八卷二十二回。封面题《绣像薛家将平西演传》，目录页题《绣像混唐平西演传》。署“竟陵钟惺伯敬编次，温陵李卓吾参订”，显系伪托。唯正文中称明朝为“我明”，似出自明人或明遗民手笔。

书叙唐太宗至肃宗年间事。从武媚娘入宫选为才人，受太宗宠幸始，接续西辽以苏保童为帅，领兵来犯，太宗命薛仁贵为元帅，御驾亲征，得胜还朝。太宗有疾，太子入侍，与武媚娘通，即位后，宠幸益甚。由是武氏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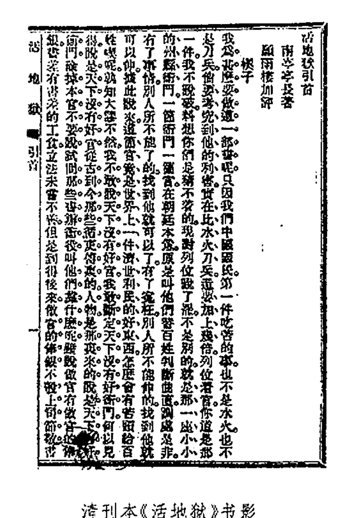
乱无度，废中宗，改唐为周。玄宗在位，怠于政事，宠梅妃，又幸寿王妃杨玉环，册为贵妃。杨贵妃与兄杨国忠，遂权倾天下。安禄山谋反，攻陷长安，玄宗西逃，有马嵬之变，贵妃自缢。直至肃宗即位，明皇思念贵妃，悲痛而亡，肃宗闻此凶讯，亦逝，书以此作结。本书杂采正史、传闻、神鬼于一体，强为捏合，且笔涉猥亵。唯对清代以唐朝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今存清芥子园刻本。1982 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删去六回，整理出版。

（朴　之）

Huodiyu

《活地狱》　清代小说。四十三回，未完。署南亭亭长即李宝嘉著。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至三十二年三月《绣像小说》第一～五、七、九、十一 ～十六、二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十三～五十八、六十、六十一、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八～七十二期连载。李宝嘉写至第三十九回，患病去世而中辍，第四十至四十二回由吴沃尧续作，署茧叟，第四十三回由欧阳钜源续作，署茂苑惜秋生。1956 年 11 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由赵景深整理校订，并撰写序言。

《活地狱》是一部具有中国刑狱史史料价值的作品。通过十五个惊心动魄的案例，对于中国旧式州县衙门这一罪恶渊薮作了淋漓尽致的暴露和批判。书中集中描绘种种惨毒的酷刑、黑暗恐怖的监狱制度，形象化地告诉读者：旧社会实为一座云愁雾惨、血肉狼藉的人间地狱。


活地獄引首
南亭亭長著
歐陽鉅源評
楔子
我為甚麼要做這一部書呢。只因我們中國國民。第一件吃苦的事。也不是水火。也不是刀兵。倒要算到他的刑審。實在比水火刀兵還要加上幾倍。列位看官。你道是那一件。我不說破。料想你們是猜不著的。現對列位說了罷。不是別的。就是那一些小小的州縣衙門。一個衙門一個官。在朝廷本意。原是叫他們替百姓判斷曲直調處是非。有了事情。別人所不能了的。找到他就可以了。有了冤枉。別人所不能伸的。找到他就可以伸。據此說來。這個官。竟是世界上一件濟世利民的好東西。怎麼會有苦頭給百姓吃呢。誰知大謬不然。我不敢說天下沒有好官。我敢斷定天下沒有好衙門。何以見得。說是天下沒有好官。從古到今。那些循吏傳上的人物。是那裏來的。既說天下[illegible]衙門。旋換本官不要說。試問那些書辦衙役。叫他們幹什麼呢。雖說做官有做官的[illegible]規。也要有清楚的工夫。立法未嘗不密。但是到得後來。做官的條例不能上符[illegible]
活地獄　引首　一

清刊本《活地狱》书影

卷首《楔子》写道：“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板子夹棍，犹如剑树刀山。”书中几个酷吏，都是号称精明干练的能员，实则却是天良尽丧、嗜血成性的屠夫。“一味以苛刻为能，博自己的名誉”(第十回)。他们草菅民命，滥施非刑，惨酷逾于炮烙，令人毛骨悚然。山西阳高县知县姚明，用铁板子打犯人，血肉横飞，脑浆迸溅，又有特制的铁熨斗，烧红烫人，“任是你铜浇铁铸，保管你磨骨扬灰”(第十回)。徐州府桃源县知县魏剥皮，“一天不打人，他便觉着不快活”，特制刑具铁箍，箍在人的头上，顿时痛得满地打滚，两个眼睛爆了出来，取名叫做“盼佳期”。安徽亳州州官单赞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到任不及半年，站笼里站死二千人，私设毒刑，惨毙多命，用五根粗长铁钉，分别钉入犯人手足和心口，活活钉死，叫做“五子登科”；用两根铁杠，压住犯人胸膛和大腿，气聚使肚皮圆鼓，然后用铁棍打破肚皮，肝花五脏俱出，叫做“三仙进洞”。陕西兴安府石泉县知县胡图丹，酷刑逼供，第一件叫“红绣鞋”，将铁鞋烧红着在脚上，登时焦黑；第二件叫“大红袍”，用牛皮胶熬烊涂身，然后贴上麻皮，等到干了，一片一片连皮肉撕下；第三件叫“过山龙”，用弯曲的锡管盘身，灌上滚沸的开水，周流全身，烫得神哭鬼嚎。酷吏以此毒辣手段，博得“畏威怀德，路不拾遗”的政声。

《活地狱》尤具特色的部分是对衙门内外各种牛鬼蛇神的描写：稿案、书办、捕快、差役、牢头、禁子、官媒，乃至讼师、地保之流，他们是一伙横行不法的地头蛇，刁猾凶狡，心黑手辣，守着衙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个个如饿虎饥鹰，敲诈奸骗，无恶不作。黄、巫两家因争牛细故而构讼，胥吏衙役，两面讹诈，煽风拨火，设圈套陷人于狱，害得双方倾家破财而后止。查班房的荀大爷对女犯肆意凌辱、奸污；官媒赛王婆，毒如蛇蝎，扬言“就是命妇太太，见了我也只好低头”；皂班头儿邢兴，奸占民妇朱胡氏被拒，就诬告她勾结奸夫、谋杀亲夫，让她备尝囹圄之苦。尤有甚者，捕快头吴良即贼酋，啸聚一窝小贼做他的徒弟，平时做了买卖，三七分红；官司追逼得紧，就拿个小贼去顶一顶罪，公堂上扳好人，攀窝家，诬良为盗，栽赃陷害，无所不为，害得无辜百姓闭门祸从天降，顷刻家破人亡。至于狱毙的事亦时有发生，牢里弟兄手脚利落干净，人称“包见愁”(包青天也查不出)。他们都是一些社会渣滓，在鬼蜮世界中幢幢往来，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小说深刻揭露了这些社会渣滓的罪恶史。这是一部反映下等社会的力作。

《活地狱》具有生活实录的特色，刻画逼真，细入毫芒。快班总头史湘泉，嘴蜜心苦，狡猾异常；坐地虎吴良，狞眉怒目，如凶神恶煞；老捕头辛大头，“极奸极刁极诈极恶”，如千年老魅；包揽词讼的王伯丹，为闵中玙争嗣夺产事摇羽毛扇，娓娓授三条妙计，严兵布天罗地网，居心险诈，莫过讼棍。至于监狱生活之阴森惨戚，血泪斑斑，读来历历在目。班房设立种种“规矩”，有如磨牙吮血的怪物张开血口，新囚入门，就被打得遍体鳞伤，手足吊起，火灼其肉，已是与鬼为邻。贼窟中又有种种私刑：二龙吐须、老虎板凳、烧红钱……等名目，酷虐有不可思议者。作者以浓墨淋漓的色调，勾勒出了一幅千狞百怪的地狱变相图，留下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林　薇）

Huo Xiaoyu Zhuan

《霍小玉传》　唐代传奇小说。蒋防撰。载《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七。大约写作于元和(806～820)年间。

叙霍小玉本是霍王与婢女所生的庶出女儿，被族人赶出王府，沦为妓女。小玉遇进士李益后，以身相许，两人暂时同居，十分欢爱。小玉自知不能与李益长久结合，但求李八年内不再娶妻，能和她共享青春的欢乐。



明万历唐氏富春堂刻本《紫箫记》插图

李益对小玉誓约婚姻，但得官上任后，即依母命娶了表妹卢氏，弃置小玉不顾。小玉忧恨成病，托人招请李益，李避不见面。小玉病危时，有一黄衫豪士强迫李益到小玉家面诀。小玉对李迸发愤怒的谴责，说要变成厉鬼，使他妻妾不安，随即痛苦死去。小玉死后，李益一再遇到鬼魂捉弄，猜疑成疾，虐待他的妻妾。李益在唐代实有其人，他有猜疑病，见于多种唐人记载。《旧唐书·李益传》也说他“有疾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大概当时曾有李益虐待妻妾的传闻，因而附会出他有抛弃霍小玉的负心故事。

《霍小玉传》写出了唐代社会里妓女的卑贱地位和悲惨遭遇，反映了当时门第观念和婚姻制度的特点。作者对李益的负心行为持批判态度，倾向非常鲜明。传奇里一再写旁人对霍小玉的同情，如霍小玉卖玉钗以维生计时引起老玉工的悲叹和延先公主的怜悯，李益的表弟崔允明曾为霍小玉传递消息，密友韦夏卿也对李益批评劝戒，如作者所概括的：“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最后又写了一个仗义行侠的黄衫豪士，帮助霍小玉在临死时能面斥李益负心的薄行，一吐怨愤之气。作者对小说人物的爱憎分明，它的批判精神在唐人小说中是最突出的。《霍小玉传》思想深刻，艺术精湛，人物性格刻画入微，栩栩如生。不仅霍、李二人的形象真实丰满，维妙维肖，即使配角人物如鲍十一娘、老玉工及黄衫豪士等，也都写得神情毕现，跃然纸上。语言生动，对话具有个性化。《霍小玉传》写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婚姻故事，面向人生，扩展了小说的题材，年代略晚于《莺莺传》、《李娃传》等名篇，而后来居上，代表唐代传奇的一个高峰。明代汤显祖曾取这个故事，改编为戏曲《紫箫记》，又改写为《紫钗记》。

（程毅中）



Jishi Lei'ou

《姬侍类偶》 小说史料。一题《姝联》。南宋周守忠编。周守忠，号㮤（即古文松字）庵。宁宗嘉定时人。编有《历代名医蒙求》二卷、《养生月览》二卷、《养生杂纂》二十二卷、《古今谚》一卷。本书不见宋元书目，《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有著录，二卷。今有抄本存世，分上下二卷，核以自序，犹为全帙。另外明闵景贤辑《快书》亦收，作一卷，易题为《姝联》，有删节。

自序作于嘉定十三年(1220)，题㮤庵周守忠，又有嘉定庚辰（十三年）松窗郑域（字中卿）序。自序对本书内容和体例有所说明："愚因暇日，检阅诸史与夫杂说外传之文，其中纪载姬媵妾侍有可书者，如神仙之凌华、联涓，鬼魅之宠奴、桃枝，歌舞之樊素、小蛮，乐艺之宋祎、阿翘，节义之碧玉、绿珠，忠孝之上清、彩云，此类甚多。裒而集之，韵以四言，皆于句首见其名氏，共一百七十六句，计八十有八联，厘为上下卷，目曰《姬侍类偶》。"就其专门裒集古今姬媵妾侍名号及事迹来看，显然是上承宋人洪炎《侍儿小名录》(佚)、王铚《补侍儿小名录》、温豫《续补侍儿小名录》等书，而篇幅大为过之。其体四言属对，隔句用韵，下注出处事迹，显然又是模仿五代李瀚《蒙求》、王松年《仙苑编珠》、宋陈葆光《三洞群仙录》之作。

所采前人书达一百零九种之多，范围极广，包括经史子集、佛书道藏，而其中志怪、传奇、杂事、笔记最多，约六七十种，上起《西京杂记》、《洞冥记》，下至《夷坚志》，多为历代著名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数原书已佚，而本书保存了相当丰富的资料，颇有裨于小说的辑佚和考证。如，著名唐传奇《虬髯客传》，其作者古来或谓张说，或谓杜光庭，本书卷下《红拂择主》一节引作《传奇》，是知实是裴铏撰，原为《传奇》中的一篇。卷下引刘崇远《耳目记》之《雪儿音调》和《转转名色》二节，《耳目记》在宋人书目中或不著撰人，或只云刘氏撰，据此乃可考定作者。所引《真珠叙录》、《亭亭叙录》、《余媚娘叙录》、《昭义军别室别录》四篇唐人传奇文，原文已经失传，后两篇又见引于温豫《续补侍儿小名录》，而前两篇只见于本书，也是比较珍贵的材料。 （李剑国）

Jichuntai

《跻春台》 清代小说集。四卷四十篇。刘省三撰。1914年成文堂刊本，首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铜山林有仁序，序云："中邑刘君省三，隐君子也。杜门不出，独著劝善惩恶一书，名曰《跻春台》。列案四十，明其端委，出以俗言，兼有韵语可歌，集成四册。"每册一卷，卷以元、亨、利、贞标名，每卷十篇。第三卷利集《审烟枪》所叙故事发生在同治三年(1864)，可证此书当成于同光年间。

《跻春台》四十篇作品大多是民间盛传的疑难公案故事，作者用白话写成，并穿插唱词，但对于素材的情节并未作较大加工，因而情节仍保留着民间传说的稚拙特色。第一卷元集《节寿坊》故事同于杜纲《娱目醒心编》卷二《马元美为儿求淑女　唐长姑聘妹配衰翁》，但《节寿坊》不是直接抄录《娱目醒心编》，而是本于作者之所闻。人物姓氏未改，名字已不同。《娱目醒心编》写长姑将自己的妹妹嫁给自己的公公，以接续夫家宗嗣，但以妹为姑，不管在孝道上怎样做文章，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节寿坊》将妹妹幼姑改成外祖父妾生之女花朝，这样就在辈分上摆平了。第三卷利集《比目鱼》的故事来源于李渔的戏曲《比目鱼》和李渔以同一故事写成的小说《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收在《无声戏》和《连城璧》），情节也略有差异。第三卷利集《南乡井》故事略同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三十六《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但情节有较多差异，显然不是据《拍案惊奇》改写。

第三卷利集《审烟枪》篇末附记云："此案乃舍下科场所闻及者。"可见作者是一位曾经追求功名的读书人，大概不甚得意，遂杜门编撰小说。 （俞　文）

Jiyunlou

《跻云楼》 清代小说。十四回。烟霞主人（自得主人）撰。本衙藏板本，题"烟霞主人编述"，又题"自得主人编次"，无序跋，第一回前有小引，卷末署"时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新编"。藏天津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此书在唐代传奇小说《柳毅传》情节基础上加以衍生，叙柳毅本寒士之子，发妻虞娘临终时告诉柳毅，她得鬼神指示，知道柳毅将来要住进跻云楼，并有二位妻子相伴。柳毅离家出外游学，在山阴岭投宿寅夫人家，寅夫人将女儿虓儿许配给柳毅，但到迎娶之时，寅夫人住处仅存石洞，母女不知去向。原来母女俱是虎精，熊精欲夺虓儿为妻，率众大打出手，母女已改换姓氏迁往岳州。柳毅只得怅然离去。长安应试落第回乡，途经泾阳，受牧羊女之托，传书洞庭龙府，原来牧羊女是洞庭龙王之女，在泾阳受丈夫虐待，洞庭龙王获悉此讯，即除掉了泾河龙王父子，救回龙女，并将龙女许嫁柳毅。后来柳毅再往长安赴试，得中进士，娶房主辰太太之女，此女竟是龙女螭娘。螭娘又将岳州的虓儿代柳毅娶来，龙、虎二女同事柳毅。柳毅出外为官，有龙、虎二女相助，除时弊、平冤狱、断疑案、斩妖孽、护圣驾，屡建奇功。皇帝封柳毅为平康王，敕造跻云楼，柳毅与龙、虎二女在跻云楼成仙而去。此书据《柳毅传》改作，但完全丧失原作精神。功高盖世，二美相伴，还要登仙永享福寿，反映了庸俗士人市民心态。 （俞　文）

Jigutang Xinjuan Qunshu Mijian

《稽古堂新镌群书秘简》 丛书。又名《稽古堂丛刻》、《稽古堂日抄》。明高承埏编集。高承埏,字泽外,号寓公,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著有《稽古堂集》。《稽古堂群书秘简》有明崇祯刻本,共收书二十一种。其中小说有《集异记》、《博异志》、《续齐谐记》、《松窗杂录》、《江淮异人录》、《友会谈丛》、《隋唐嘉话》、《刘宾客嘉话》、《玄怪录》、《续玄怪录》、《云仙散录》、《剧谈录》等,余为杂记之类。本书所收多为善本,如《玄怪录》共十一卷,与《直斋书录解题》、《百川书志》著录相合,内容文字也多有胜于今本者,故当为现存《玄怪录》最古之本。

(程有庆)

Jishen Lu

《稽神录》 五代志怪小说集。徐铉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十卷,说明:"记怪神之事。序称自乙未至乙卯,凡二十年,仅百五十事。"乙卯即南唐保大十三年(955),书作于入宋之前,所以《郡斋读书志》称作"南唐徐铉撰"。又引杨亿的话说:"江东布衣蒯亮,好大言夸诞,铉喜之,馆于门下。《稽神录》中事多亮所言。"原书十卷,现存传本都作六卷,陆心源《群书校补》中有《稽神录校补》二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19)有补遗四十六条,是较完备的本子,大大超过了一百五十事。今本卷三《刘鹭》条末说到"显德五年(958)周有淮南之地",已在955年作序之后,大概陆续有所增补。编纂《太平广记》时,徐铉曾通过宋白请求李昉把《稽神录》采入书中(《枫窗小牍》卷上)。《太平广记》引用《稽神录》很多,有超出今本之外的,而且今本《太平广记》所注出处时有错误,可能还有佚文。

《稽神录》上继六朝志怪的传统,想借以神道设教,李昉也视之为实录,说"讵有徐率更(指徐铉)言无稽者"。故鲁迅评论此书时说:"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当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见长,而此道于是不复振也。"书中也有一些篇幅较长、情节较完整的作品,如《田达诚》(卷二)、《刘鹭》(卷三)、《贝禧》、《食黄精婢》(卷六)等。《田达诚》叙一个鬼因家舍被洪水冲毁,寄居田达诚家,相处得很好。还借田家的后堂为少子与樟树神女结婚,田家老婢偷看了他们的婚礼,鬼向主人面前告她,要鞭打她一百下。细节写得和人间生活一样,具有真实感。《食黄精婢》是一个古代白毛女的悲剧,叙一个受尽苦难的婢女,逃入荒山,靠吃草根维持生命,最后被主人设计抓住,还想逼她去找黄精,逃不出现实世界的"仙姑"终于被折磨而死。

《稽神录》里有些故事情节因袭前代的小说,如卷二《望江张令》类似《搜神记》的《秦巨伯》;《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四引《张谨》与《灵怪集》的《王生》构思相同。《类说》卷十二所收《老猿窃妇人》一条,完全是《补江总白猿传》的缩写。《稽神录》的文风"平实简率",对宋代志怪小说有一定影响。有中华书局白化文点校本(1996)。

(程毅中)

Jishen Yiyuan

《稽神异苑》 南朝志怪小说集。无名氏撰。本书不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志著录,也不见隋、唐、北宋书征引,而首见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和曾慥《类说》摘录。《读书志》说:"《稽神异苑》十卷,右题云南齐焦度撰。杂编传记鬼神变化及草木禽兽妖怪谲诡事。按焦度南安氏也,质讷朴戆,以勇力事高帝,决不能著书;又卒于建元四年,而所记有梁天监中事,必非也。《唐志》有焦璐《穷神秘苑》十卷,岂即此书而相传之讹欤?"焦度事迹《南齐书》卷三十、《南史》卷四十六有传,仕于宋、齐二代,齐高帝时官至淮陵太守、游击将军,永明元年(483)卒(按:晁氏谓建元四年482,乃据《南史》而误断),年六十一岁。焦度是一介武夫,"为人朴涩","质直木讷,口不能出言",且"好饮酒,醉辄暴怒",晁公武以为必非本书作者,甚是。撰人已不可考,从书中记事下至梁天监中来看,当是梁、陈间人为之。晚唐焦璐尝著《穷神秘苑》十卷,《太平广记》引有十一条,与本书遗文相较,相合者只"鹤民国"一条(《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引作《穷神秘苑》,《永乐大典》卷三千引作《稽神异苑》),其为二书无疑,晁氏以为焦璐《穷神秘苑》即所谓焦度《稽神异苑》相传之讹,说非。但二书在流传中时常相混,《宋史·艺文志》有焦潞《稽神异苑》十卷,即是把《穷神秘苑》误作《稽神异苑》,明人陈士元《江汉丛谈》卷二也曾引所谓焦潞《稽神异苑》。

明时原书犹存,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语怪类曾著录《稽神异苑》十卷,题焦度撰,与《读书志》全合,但不见传世。今可见者是《类说》卷四十节本,凡摘十四条。另外,《吴郡志》、《施注苏诗》、《永乐大典》引有十四条,共二十八条。二十八条佚文中,大都标明出处,计有《六朝录》、《征途记》、《江表记》、《江表录》、《三吴记》、《三齐记》、《九江记》、《搜神记》、《博物志》、《洞冥记》。诚如《读书志》所说"杂编传记鬼神变化及草木禽兽妖怪谲诡事",这种体例在六朝志怪中绝无仅有。《汉武洞冥记》、《博物志》、《搜神记》都是志怪小说,其余皆为史地杂著,而且都是向无著录的无名氏作品,不过类书多有征引。如本书所引《书带草》(《类说》),又见《太平广记》卷四百零八、《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四引《三齐记》和《三齐略记》。所引《三吴记》之《并枕树》、《白鱼江郎》(以上《类说》)"姑苏男子"(《吴郡志》)三事,《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九、卷四百六十八亦引,前一事脱出处,后二事皆出《三吴记》。《六朝录》,未见他书征引,所引"刘子卿"、"萧岳"二事(《类说》),《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五、卷二百九十六亦载,出《八朝穷怪录》,当亦采自《六朝录》。《征途记》,本书引其萧总遇洛神女事(《类说》),又见《五色线》卷上引;又引晋张硕遇杜兰香事(《类说》),未见他书引作《征途记》,而类书多引曹毗

《杜兰香别传》。本书在引用这些故事时，应当说是基本照录原文，只是由于《类说》本系节文，或除梗概，或摘片断，全失旧观，幸亏大都可以考见原文，犹可据原文加以校补。

本书卷帙较多，估计内容会相当丰富。即就遗文来看，题材也比较广泛。其中像“刘子卿”、“萧总”、“萧岳”、“杜兰香”、“蚕马”（以上《类说》）、“紫珪”、“韩冯夫妇”（此二条《永乐大典》引）等，都是著名故事。“蚕马”等三条皆取自《搜神记》，但后二条的情节与今存《搜神记》二十卷辑本颇异，吴王女名紫珪而不是紫玉；韩冯妻为晋康王所夺而不是宋康王，韩冯夫妻一病死一投隧，而不是一自杀一投台，颇有裨于考证。

（李剑国）

Jixiong Yingxiang Lu

《吉凶影响录》 宋代志怪小说选集。岑象求撰。岑象求，字岩起，梓州（今四川三台等地）人，举进士，历官至宝文阁待制。曾与苏轼交游，苏轼文集有《岑象求知果州制》，诗集有《送岑著作》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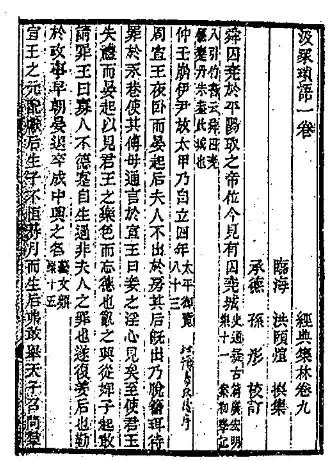
《吉凶影响录》，《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十卷，云：“象求熙宁末闲居江陵，披阅载籍，见善恶报应事，亦采摘著于篇。”《宋史·艺文志》著录八卷。原书已佚，《绀珠集》卷十二、《类说》卷十九收节文两条：《元溍之》条叙韦丹放鼋得报事，出于《河东记》（《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八引）；《武后狱》条即《黄靖国再生传》事，《乐善录》引作《响应录》，或即此书。《侯鲭录》卷三引其李林甫创月堂一条，出自《开天传信记》。此书出自选辑，可见一斑。原本《说郛》卷三亦收本书韦丹一条，即出自《绀珠集》；《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七所收除韦丹、黄靖国二条外，又增出六条，如“雌鸡化雄”、“虫食叶成文”、“九蛇绕树”等事均见今本《搜神记》卷六，未必出自本书。

（程毅中）

Jizhong Suoyu

《汲冢琐语》 古小说。又称《琐语》。晋太康初出自汲郡（今河南汲县）魏襄王墓，故称《汲冢琐语》。由于用战国古文字书写，又称《古文琐语》。据《晋书·束皙传》，出土时有《琐语》十一篇，乃“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皆著录《古文琐语》四卷，《隋志》并注“《汲冢书》”。南宋以后亡佚。清人辑本有：洪颐煊辑《汲冢琐语》（《经典集林》卷九）、严可均辑《汲冢琐语》（《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马国翰辑《古文琐语》（《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六十三）、王仁俊辑《古文琐语》（《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稿本）。去其重复，共二十事，较完整者十五六则。所涉史实，上起尧舜，下迄战国初，可见成书当在战国中期以前，而不会晚于魏襄王之卒年（前296）。作者可能是三晋的史官。

《汲冢琐语》记事以晋国为多，计七则，此外有周、鲁、齐、宋等国之事，可能摘自各国春秋或采自民间传闻。内容约为两大类：一是志怪、占梦、预测吉凶的，如“有鸟飞从西方来，白质，五色皆备，集平公之庭，相见如让。公召叔向问之，叔向曰：‘吾闻师旷曰：西方有白质鸟，五色皆备，其名曰翚；南方赤质，五色皆备，其名曰摇。其来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反映了当时对某些稀见动物的崇拜。与《国语·鲁语》所记鲁臧文仲使国人祭海鸟爰居，《庄子·至乐》记鲁侯以九韶、太牢养海鸟相类。又如：“晋平公与齐景公乘，至于浍上，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平公之前。公问师旷曰：‘有犬狸身而狐尾者乎？’师旷有顷而答曰：‘有之。首阳神，其名曰者来，首阳之神饮酒霍太山，而归其居，而与浍乎见之，甚善，君有喜焉。’”这类神怪故事在先秦古籍中常见。《左传》庄公八年齐襄公见大豕，人立而啼，左右以为是枉死鬼彭生显灵。《管子·小问》记齐桓公伐孤竹，见人仅一尺而形体皆具，管仲告知是山神。预言吉凶的有刑史子臣预言宋景公之死，师旷预知齐襄公与嬖人戏等，与《左传》预知晋景公不尝新麦，《逸周书》预知周灵王太子晋三年后将上宾于帝所皆属同类。占梦故事尤多，有晋平公梦赤熊窥屏，齐景公梦长人是盘庚、短人是伊尹，晋治氏女徒梦乘水，智伯梦火等。以上这些故事，情节比较完整，有一定趣味性，是后世志怪小说的滥觞。


汲冢瑣語一卷　經典集林卷九
臨海　洪頤煊　撰集
承德　孫彤　校訂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 太平御覽八十三
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其后既出乃脫簪珥待
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
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
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也勤
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藝文類聚十五
宣王之元妃獻后生子不恒期月而生后弗敢舉天子召問羣

清刻本《汲冢琐语》书影

还有一类属于历史传说，仅存只言片语。如舜囚尧，伊尹放太甲，皆与儒家理想化的圣人不同。周幽王太子宜咎叱虎，周宣王晏起后夫人请罪，反映了宗法观念和礼教思想，似较晚出。后者文字较长，颇类《列女传》。证之古史，各篇事实多不可靠，显然出自传说或臆造。全书性质属于“残丛小语”，文字朴质通畅，接近《左传》、《国语》，对后人小说不无影响。

（谭家健）

Jiling Ji

《集灵记》 北齐志怪小说集。颜之推撰。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杂传类，二十卷。《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此书为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唯将此书列入小说家类。上述书目同时著录颜之推《冤魂志》三卷，可见《集灵记》不同于《冤魂志》，未散佚之前篇幅相当浩繁。此书大约亡于宋末。唐宋类书征引此书者不多，鲁迅《古小说钩沉》据《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十八所引仅辑得一条，记琅琊人王诩死后数年，因见其妻生活

困乏，现形与其妻对语，并向妻子许诺："我若得财物，当以相寄。"一月后，其妻果得金指环一双。故事重在说明灵魂不死，全书内容由此可见一斑。《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八有阙名《集灵记》六则，其一为王谐事，其余记神灵传说，当非本书。（许逸民）

Jiyi Ji

《集异记》 南朝宋志怪小说集。郭季产撰。此书未见著录，唯《太平御览》引书目录有郭季产《集异记》。《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六"张天锡"条引作"李产《集异传》"，当是郭季产《集异记》之讹。郭季产史书无传，《隋书·经籍志》古史类著录有《续晋纪》五卷，题宋新兴太守郭季产撰，可知郭季产为宋人。此书已佚，鲁迅《古小说钩沉》从《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中辑得佚文十二条，所言物怪鬼异之事，皆短章，无足称者。又唐人薛用弱也曾撰有《集异记》，专集隋唐间谲诡之事。《太平广记》中所引的《集异记》多是薛用弱所作，但其中也杂有郭书，除了"张天锡"条，卷二百七十六的"孙氏"，卷三百六十八的"刘氏"、"游先朝"亦出自郭书。（顾 青）

Jiyi Ji

《集异记》 唐代传奇小说集。薛用弱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为三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为一卷。《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二卷，曰："集隋唐间谲诡之事。一题《古异记》。首载徐佐卿化鹤事。"今存《顾氏文房小说》本二卷十六条，首亦为徐佐卿事，或与晁公武所见者为同一种，皆非原帙。《太平广记》中注出《集异记》者达八十条，其中除十条与《顾氏文房小说》本相重外，另有七十条之多。然其中有误注者，如卷七十八《石旻》见《酉阳杂俎》卷五，卷四百三十八《朱休之》据《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出任昉《述异记》，卷三百零九《蒋琛》据明抄《太平广记》出《纂异记》。又《太平广记》注出处只注书名而不注作者，而自六朝至唐末，以《集异记》为名者凡三种，除薛用弱《集异记》外，尚有郭季产《集异记》、陆勋《集异记》。故《太平广记》所引，除薛著外尚有郭季产及陆勋所撰者在内。其中卷二百七十六《孙氏》、卷三百六十八《刘玄》、《游先朝》等三条据《太平御览》所注皆郭季产所撰，鲁迅《古小说钩沉》据以录入郭季产《集异记》。陆勋《集异记》，《郡斋读书志》题作《陆氏集异记》，《宋史·艺文志》题作《集异志》，以别于薛著。《郡斋读书志》称其为"语怪之书也，凡三十二事。言犬怪者居三之一"。《太平广记》注出《集异记》者，亦有近三十条多写中、晚唐间事，文笔与薛著不类，多张皇神怪，且写犬怪者近三分之一，当为陆勋《集异记》中作品。今中华书局所辑薛用弱《集异记》未详作考订，一并辑为补编附录于《顾氏文房小说》本二卷之后。

本书《蔡少霞》文末云："少霞尔后修道尤剧，元和末，已云物故。"又《刘禹锡》篇首谓："连州刺史刘禹锡，贞元中寓居荥泽。"称其官衔为连州刺史，而未及长庆元年(820)以后复任夔州、和州刺史；书中复多述京中逸事，当作于元和末、长庆初(820～821)，作者于京师作礼部郎中时。李肇《国史补》作于大和三年(829)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之前，书中已屡次述及《集异记》中故事，亦可作为佐证。

唐代传奇集作品，至此书而一变，与先出之张荐《灵怪集》，戴孚《广异记》、牛僧孺《玄怪录》等传奇集主要承袭六朝志怪小说余绪搜神志异不同，此书汲取了《世说新语》、殷芸《小说》等六朝志人小说的特点，多述近代或当代名人硕士之逸事遗闻，虽亦常带有神奇色彩，但与《玄怪录》等书之诡谲怪异却大相异趣，而以趣味雅正为归；在文字上，它也较少夸张铺陈，而以雅洁隽永为特点，故于传奇集中最为后世文人推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叙述颇有文采，胜他小说之凡鄙……卷帙虽狭，而历代词人恒所引据，亦小说家之表表者"，实非偶然。

集中《集翠裘》写武则天时南海郡进贡集翠裘，武则天赐裘于宠臣张昌宗。宰相狄仁杰与之于则天前赛双陆赌此裘，胜而夺之，即付家奴穿着。《王维》写诗人王维成名前扮作伶人，以琵琶曲《郁轮袍》进奏于公主之前，乃获京兆府解头而一举登进士第。《王涣之》(当作王之涣)写诗人王之涣、王昌龄、高适于旗亭饮酒，遇梨园伶官亦来宴会，且奏乐唱声诗为乐。三人乃相约以所作诗为伶人歌唱之多寡定优劣。先三人所唱皆王昌龄、高适所作之绝句，王之涣乃指诸妓中最美者决胜负。及其发声，果歌王之涣《凉州词》中"黄河远上白云间"一首。《王积薪》写安史之乱时围棋国手王积薪随驾入蜀而寄宿于山中寡妇家。家中仅婆媳二人，夜间各居东、西二室而以口述下围棋，仅下三十六子已定胜负。王积薪惊奇请教，得授"常势"而棋艺大进。《徐佐卿》写玄宗于沙苑发箭射鹤，鹤带箭飞去。后玄宗入蜀，于益州明月观东廊第一院重睹此箭，知为青城道士徐佐卿所留，且留箭之日正为沙苑射鹤之同一天，方知所射之鹤即徐佐卿变化而成。《裴越客》写乾元年间仆射裴冕之子裴越客远赴黔峡迎娶张镐之女，夜宿荒野水滨而有虎负一女至；次夜方知此女即张女，因游园而为虎擒去。从此，"黔峡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以上这些故事，都为人艳称，盛传于世。或屡经词人援引，成为典实；或敷演为戏曲话本，脍炙人口。又集中《贾人妻》条，写士人王立穷悴无依，为自称夫亡十年之贾人妻收留，同居二年，生有一子。一夜此女携囊而归，自诉已报冤仇，即将离京，视囊中乃人首。女言毕"挈囊逾垣而去，身如飞鸟"。继而复返抚子，及去，王立乃见小儿身首已离。这一来去无踪、行刺复仇的女子实为后来盛行的武侠小说中女侠形象之前驱，开豪侠类传奇之先河，其意义不容忽视。

《集异记》不唯以故事情节之清新隽永而著称于

世，其文笔之典雅清秀亦颇擅胜场。如《蔡少霞》一文，述兖州泗水丞蔡少霞梦中为人招去，命书一碑文，其文题云：《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蔡少霞醒后录其全文三十八句。洪迈《容斋随笔》称其《新宫铭》文"严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苏轼亦有诗云："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汝应奴隶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自负如东坡尚且以山玄卿自拟，可见其于后世之影响。

本书影响于后世者颇为深远。晚唐苏鹗《杜阳杂编》、康骈《剧谈录》、高彦休《阙史》等以历史琐记为题材的唐人小说集之产生，究其缘起，实与此书大量引入当代名人逸事之题材有关。集中不少作品也成为后世戏曲小说取材的渊薮，如敷演《王维》者，有明王衡《王摩诘拍碎郁轮袍》杂剧，张楚叔《郁轮袍》传奇，秋阁居士《夺解记》传奇，清黄兆森《郁轮袍》杂剧等；取材于《王涣之》的，有明张龙文《旗亭宴》杂剧，恒居士《喝采获名姬》杂剧，清金兆燕《旗亭记》传奇，谢坤《黄河远》传奇，裘琏《旗亭馆》杂剧等；演《集翠裘》故事的，有清余怀《集翠裘》杂剧，裘琏《集翠裘》杂剧；祖述《裴越客》的，有拟话本小说《拍案惊奇》中的《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戏曲有清顾景星《虎媒记》传奇。

（李宗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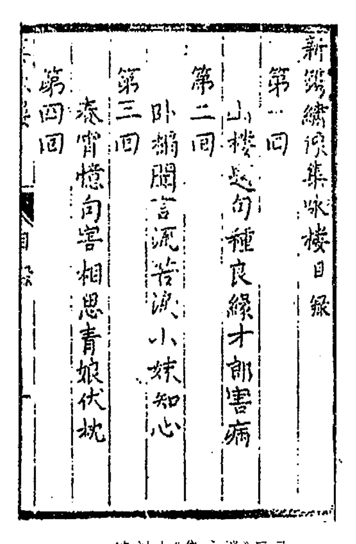
Jiyi Zhi

《集异志》 志怪小说集。旧题唐比部郎中陆勋撰，四卷，载于《宝颜堂秘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四小说家类存目著录本有《陆氏集异记》，《郡斋读书志》亦有著录，二卷，共三十二事，多言犬怪，原书不存。《太平广记》引《集异记》颇多，其中既有郭季产、薛用弱同名书佚文，也可能有出自陆书者。四卷本《集异志》共二百三十九事，较《陆氏集异记》多出六七倍，而且载事下逮五代后晋少帝开运二年（卷四），远在陆勋之后。经仔细逐条检对，皆捃摘汉以来正史《五行志》及志怪杂书所载灾异变怪之谈而成，或者照录原文，或者稍事增损。例如，卷一"魏女子化丈夫"、"临洮大人"、"下密人生角"、"豫章男子化女"，卷二"龙鼋之怪"、"山崩之兆"、"谷洛水斗"、"渭水赤征"、"高后大水之兆"、"河决水出之兆"，卷三"晋献公童谣"、"文成童谣"、"汉成帝童谣"、"汉成帝歌谣"、"陈持弓入未央宫"、"汉哀帝妖异"、"昌邑王见大熊"，卷四"汉昭帝木妖"、"石鼓鸣"、"铸铁飞销"、"铸铁有雷鼓音"、"穿井得土缶"、"燕王宫豕坏灶"、"黄鼠舞燕王宫"、"马生人"等皆采自《汉书·五行志》；另外采自《续汉书》、《晋书》、《宋书》、《隋书》及《新唐书》中《五行志》的也极多；此外又曾采《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搜神后记》、《幽明录》、《异苑》、《甘泽谣》、《明皇杂录》、《三水小牍》等。由此可见，此书虽嫁名陆勋，实是后人伪造。陈继儒所刻《宝颜堂秘笈》多有罕见之书，此书所出不详，疑为南宋元明间人所为。

（李剑国）

Jiyonglou

《集咏楼》 清代小说。十二回。不题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孤本，正文卷端书名《新镌绣像集咏楼》，从讳"玄"字，以及刻书风貌、纸张来看，当是清康熙间刻本。序中明确指明此书写作时间为康熙壬午（1702）年，序落款也是康熙壬午年，知成书于是年。书前有版画一幅，图中乔小青坐在西湖畔树荫下，背面是王兰谷诗一绝："石上愁吟倚碧梧，一生知己是西湖。当年不雨伤心泪，争得人间有画图。"王兰谷其人无考，只知他是琅琊人。


新镌绣像集咏楼目録
第一回 山楼题句种良缘才郎害病
第二回 卧榻闻言泥若泷小妹知心
第三回 春宵忆句害相思青娘伏枕
第四回

清刻本《集咏楼》目录

《集咏楼》写的是褚良贵与乔小青的婚恋故事。叙明万历年间褚良贵胸藏二酉，学富五车，系唐朝褚遂良之后。年方弱冠娶妻石氏，小字顽顽。褚生于西湖畔筑一小楼曰集咏楼，书以此得名。一日邗江女史乔小青题一绝，褚生大为激赏，也和一绝。自是眠思梦想，恹恹成疾。妻顽顽生性嫉妒，知其病因，但为挽救丈夫性命许允娶来。乔小青本三国时生有大乔小乔的乔国老之后，也因倾慕褚生相思成疾，得褚生聘娶，与褚生双双病愈。小青将自己的《香奁集》、《南轩新咏》为贽，赠给大娘顽顽。顽顽见小青才貌双全，妒忌益深，终将小青虐待至死。盗墓者发小青墓，开棺负尸时，突然遇虎。小青因虎啸得以还魂，受褚生姑妈杨夫人的帮助得以安身，遂认杨夫人为母，改名小红。顽顽因怕小青还魂报复，惊骇而死。明末正值兵荒马乱，杨夫人携小青在逃乱中与女儿小六娘失散。又时逢天启大婚，遴选秀女入宫，失散的小六娘由老媪撮合与褚生结为夫妻。江左烽烟少息，杨夫人、小红回到杭州，杨夫人小六娘母女、褚生小青夫妻相会。小青、小六娘同事褚生，和睦相处，褚家遂为武林望族。

书中的乔小青端庄善良，忠于爱情，才华横溢，是全书刻画得较有特色的人物形象。此小说属才子佳人之类，但它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表现郎才女貌不同，它主要表现女主人公的多才和多情，稍有新意，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

（蒋光田）

Jishizhu

《记事珠》 杂事小说集。《续说郛》本卷二十一、《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皆题唐冯贽撰，实出伪托。此书多自题为冯贽所撰的《云仙散录》中抄出，如《读书数真珠以记》即《真珠帘押》条，出《长安后记》；《梨花洗妆》即《洗妆酒》条，出《唐余录》；《桃花纸》即《油饰窗》条，出《凤池编》；《糠市》条题同，出《从容录》。还有一部分出处不详，或见于他书，如《马嵬锦袜》见于《国史补》卷上《百钱玩锦鞠》及《杨太真外传》。

（顾 青）

Jiwen

《纪闻》 唐代传奇小说集。牛肃撰。《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十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亦著录，并注云："崔造注。"原书已失传，丁氏善本书室原藏抄本《纪闻》十卷，当从《太平广记》中辑出，而非其旧(汪辟疆《唐人小说》)。《太平广记》所收佚文，注明出《纪闻》者凡一百篇。另外又有出《纪闻录》的四篇，出《记闻》的二十篇。《记闻》中的《牛肃女》、《纪闻录》中的《牛氏僮》，是写牛氏女儿及其家僮的，这两篇无疑出自牛肃之手，《记闻》与《纪闻录》中其他各篇，亦应为牛氏所撰。况《太平广记》卷首引书目录中，只有《纪闻》，而无《纪闻录》和《记闻》，可证三书实为一书，当是在《太平广记》传录中出现的讹误。在这一百二十四篇佚文中，有三篇同时为他书所收，如《太平广记》卷七十六的《李淳风》、卷九十一的《稠禅师》又标明出自《国史异纂》、《朝野佥载》诸书，其归属尚难以确定。卷四百三十七的《杨生》，则为《续搜神记》之误。《纪闻》所记，上自武后朝，下至肃宗乾元时的故事，尤其以玄宗开元二十八九年的事为最多，殆非一时所作。《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二《资州龙》提到"韦皋镇蜀末年"，时在贞元末，恐非《纪闻》原文。

《纪闻》是唐代出现较早的一部传奇小说集。从现存的佚文看，内容比较驳杂，《太平广记》列入神仙、道术、方士等三十四类。绝大部分是描写佛力无边，叙述狐妖作祟，记载鸟兽灵异，证明天地之间确有神怪鬼魂的存在，借以宣传死生命定，善恶有报，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作者在崇扬佛道的同时，也多少寓有惩恶劝善之目的，如《薛直》写丞相之子薛直，性好杀伐，不信鬼神，终被神明处死。其中有些篇章，或搜奇记逸，近似笔记；或俳谐戏谑，类似笑话，并没有完整的故事。这说明此书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未彻底摆脱六朝志怪的影响。然而，亦有不少作品，开始侧重于描绘人物活动，叙事委婉而篇幅曼长，文辞质朴而趋于绮丽，已经初具传奇小说之规模。如《王贾》，写婺州参军王贾，自幼聪颖，具有特异功能。他能洞悉隐幽，识别妖魅，察知生死祸福。情节繁复，记述有条不紊，且于叙事中插入对话，行文不板滞，人物的音容笑貌也如在眼前。《郗鉴》写段晳清虚慕道，得见仙人郗鉴事。通篇对郗鉴着墨不多，其姓名亦先隐而不露，故意造成悬念，着重描写其弟子及周围环境，从侧面烘托，篇尾才点出本人。结构巧妙，耐人寻味。《洪昉禅师》写得道高僧洪昉名播遐迩，其形体不动，而神魂则可出窍，被鬼王天神请去诵经讲道。这是《纪闻》中最长的一篇，构思奇特，想象丰富，上天入地，极尽铺张和渲染之能事。《淮南猎者》写大象请猎人帮助，击毙残暴凶狠的青兽，以解救象群的故事。大象的人格化，猎人的惊恐心理，都刻画得维妙维肖。这些故事在表现手法上，显然是继承了《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等早期传奇小说的长处。

不涉鬼神妖异专写真人实事的小说，在《纪闻》中虽属寥寥可数，但更为精彩，向为人所瞩目。如《牛肃女》，《五朝小说》等书改题《牛应贞传》，托名宋若昭撰。写少女应贞博闻强记，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她能在梦中背诵《春秋》，又梦与古人论文章、谈名理，事虽夸张，而文辞斐然。文中所引《魍魉问影赋》，清人编入《全唐文》。《苏无名》写武后赐予太平公主的细器宝物，尽遭盗窃，办案吏卒却一筹莫展。恰逢湖州别驾苏无名入计进京，他以擒盗捉奸闻名，被请去解围。苏善于调查分析，终使盗贼一网打尽。他的精明强干与官府的颟顸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待封》记巧匠马待封不仅改进了指南车、记里鼓，而且创制妆台、酒山以及能供役使的机械木妇人，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裴伷先》写宰相裴炎遇害，其侄伷先坐贬岭南。他请见武后，面呈得失。又因谏迎太子，触怒则天，被长流瓘州。后来私自潜归，事发，再徙北庭。可汗以女妻之，渐致门下食客千人。则天惧其势力强大，借诛杀塞外流人，欲置之于死地，伷先险遭残害。后唐朝中兴，大赦天下，诏求炎后，他才回朝做官。作者热情赞扬裴伷先不畏强暴、坚毅不屈的品格。《古今说海》等书收录此篇，改题为《裴伷先别传》。《吴保安》写郭仲翔从军出征南蛮，兵败被擒，沦为奴隶。他致书吴保安，说蛮人对于俘虏，允许厚资赎取，因自己为宰相郭元振之侄，索价千缣。其时元振已卒，保安为报仲翔知遇之恩，不惜倾家荡产，抛妻别子，前往南中救友。历尽十余年艰辛，才将仲翔赎归。后来吴保安官眉州彭山丞，秩满病死蜀中。仲翔闻讯，千里奔丧，厚葬保安，恩养其子。两人生死不渝的友谊，可歌可泣，感人至深。这些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其人其事，盛传于时，作者再通过史传的形式加以提炼概括，使故事情节更为曲折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语言流畅明快，情文并茂，开唐代以传奇手法描写人世故事的先声。《古今说海》收录此篇，题作《吴保安传》，《五朝小说》等书又改题《奇男子传》，托名许棠撰。宋祁、欧阳修编写《新唐书》时，将裴伷先和吴保安等人的事迹，分别采入本传和《忠义传》，吴保安与郭仲翔的往返书牍，亦被《全唐文》收录，足见《纪闻》虽为小说家言，其记实之遗闻逸事，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纪闻》是一部比较有特色的传奇小说集。除极少几篇外，其故事都发生在唐代，人物也多为当时的名公

士人，情节不管怎样荒诞离奇，最终还是不能脱离世间生活。作者的笔触也是工细写实的，赋虚幻事物以具象，状天堂地狱类人间，写鸟兽虫鱼通人性。因此虽涉怪异，亦多世情。尤其是那些描写侠义人物的故事，更别具一格，在整个唐代传奇中亦属上乘之作。

此书出现不久，就有崔造的注本行世。崔造，两《唐书》均有传，他卒于贞元三年(787)，可知《纪闻》在贞元以前就已成书，开始广为流传。《太平广记》引文中有贞元年间事，疑有错误。稍晚出的《玄怪录》等，明显受到它的影响。牛肃笔下的一些著名故事，为明清小说、戏曲创作所本。如《新罗》中的长人国事，多为后世谈瀛者袭用，《聊斋志异》卷六《大人》，溯其来源，或与此篇有关(钱钟书《管锥篇》第二册)。明代传奇剧本，如许三阶《节侠记》(许自昌亦有《节侠记》，系据此本改订)、王翃的《留生气》(又名《词苑春秋》)，都取材于《裴伷先》。郑若庸的《大节记》、沈璟的《埋剑记》，以及《古今小说》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都是由《吴保安》改编而成。

（吴书荫）

Jiwen Tan

《纪闻谭》 五代笔记小说集。原书已佚。《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纪闻谭》三卷，曰："蜀潘远撰。《馆阁书目》按：'李淑作潘遗'。今考《邯郸书目》亦作潘远。其曰'遗'者，本误也。所记隋唐遗事。"《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潘遗《纪闻谈》一卷。《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五《考异》引李秦授上封事事，作潘远《纪闻》。《绀珠集》卷九、《类说》卷五十二、《说郛》(张宗祥辑明抄本)卷七十三有佚文。《说郛》(重编本)卷二十六有潘远《西墅纪谭》，亦即《纪闻谈》佚文，而杂以他书。

检各本引文，其中有些条文显出前人著作，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四十九引《纪闻谭》一条，叙锦帐三十重事，原出《因话录》卷一玄宗柳婕妤条。可见此书大抵杂抄前人著作而成，而又有传闻失实之处。如《因话录》中锦帐三十重事乃柳齐物与娇陈事，《说郛》(张宗祥辑明抄本)所引则改为陆丹隐与陈娇如事。《西墅纪谭》则杂入他人著述，如定婚店条原出《续玄怪录》；野狐落一条言及宋次道诗，按次道为北宋宋敏求字，其人不应见于五代人之书中。

（周勋初　严　杰）

Ji Yun

纪昀(1724～1805) 清代学者、文学家。文言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观奕道人。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二十四岁，中乾隆丁卯科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三十一岁，廷试二甲第二人，赐进士出身。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历充山西乡试正考官、会试同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视学福建。乾隆二十八年(1763)升侍读。三十三年授贵州都匀知府，旋以四品留任。擢侍读学士。姻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亏空公帑获罪，查抄家产。纪昀预先泄露消息，因而革职逮问，遣戍乌鲁木齐。乾隆三十六年召还，授编修。乾隆三十八年擢侍读。时开四库全书馆，为总纂官。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乾隆四十一年擢侍读学士，充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后擢詹事，晋内阁学士，授兵部右侍郎，转左侍郎，晋左都御史。乾隆五十一年转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嘉庆元年(1796)授兵部尚书。嘉庆十年调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达。著有《纪文达文集》十六卷、《阅微草堂笔记》等。他的文言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在清代文言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力仅次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江一泓）

Jidian Chanshi Yulu

《济颠禅师语录》 明代小说。一卷。全称《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题"仁和沈孟柈述"。仁和即浙江杭州，沈孟柈，不可考。

本篇叙济颠出身及圆寂前所遇事。济公故事早已流传，《宝文堂书目》已著录有《红倩难济颠》，《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亦载道济事。小说依民间传说的小故事连缀成篇，写其出生时满室红光，长大后在灵隐寺为僧，法名道济。他受不了寺庙的清规戒律，意欲还俗，长老劝戒，遂撞倒和尚，打诨凑趣，疯疯颠颠，人称"济颠"。从此酒肉为伴，狂饮必醉，似颠非颠，恣情纵意。况语合禅机，无不灵验，又能济贫，声名大震。所写于明代世情亦有所见，如王太尉为一促织，竟银棺盛装，香花灯烛供养三七出殡等。小说呈连环结构，以道济为轴线，散珠结穿，首尾完整。主人公道济形象的描写，亦颇生动。此书对小说《济公全传》、《醉菩提全传》的创作有直接影响。


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
仁和沈孟柈述
悟處脫離煩惱海　定來超出死生關
皇恩佛德俱酬足　一朵爭開火裏蓮
此八句詩見三教中惟禪最妙且說大宋高宗時有一
金身羅漢在天台山托化來臨安府顯迹天台山在浙
東台州府國清寺有一長老名一本號法空乃累劫修
來活佛時值年終
獨坐

明刻本《济颠禅师语录》书影

现存明隆庆三年(1569)刻本及崇祯写刻本、清初刻本。

（刘小营）

Jigong Quanzhuan

《济公全传》 清代小说。三十六则。全名《新镌绣像济颠大师全传》。清康熙刻本，题"西湖香婴居士重编"，"鸳水紫髯道人评阅"。按香婴居士即王梦吉，字长龄，号香婴居士。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书前有康熙七年(1668)自序。以本书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明隆庆

三年刊《济颠禅师语录》相较，内容略同。书中高宗、孝宗事采自《西湖二集》卷二，可知此书成于《西湖二集》之后。

书叙宋临安僧人济颠事，谓其为紫脚罗汉转世，投胎为天台县李茂春之子，名修元。后至杭州灵隐寺出家，拜远瞎堂长老为师，法名道济。虽为僧人，其行为颇放诞无拘检，饮酒食肉，无所禁忌；或出入坊曲，与妓女相与调笑戏谑，却一无所染。王侯贵胄多与之相识，为人治病，屡有神效，平日嬉游于市井里巷之间，奇事甚多，以疾圆寂。

此书既云"重编"，自有所依托。盖自南宋以来，济公故事不仅活跃于书场茶肆，且屡见于话本传奇。因济颠不仅能济世解难，教化众生，亦每能惩治凶顽，除暴安良，故在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但书中也有许多糟粕，如讲凡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能得济公救助，而阴司果报转世轮回的说教更是触目皆是，且情节荒诞，重复类同。凡此种种，都大大降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另有二酉堂光绪六年重刊本《济公全传》，系《醉菩提全传》之别称，与本书不同。（吴　郑）

jiashi

家史　小说流派。始见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他把小说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家史是其中的第六类，以记述家族人物事迹为内容。刘知幾指出："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并评论说："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虽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刘　蘧）

Jiashen Tongshi

《甲申痛史》　清代小说。未见。书叙明末李自成亡明事。李自成破北京为甲申年(1644)，故书名为《甲申痛史》。虽名为"痛史"，然本书实非一般通俗历史演义，而杂以极浓厚之因果报应思想。黄人《小说小话》云："书中以怀宗为成祖后身，流寇则靖难诸臣转世报仇者，其荒谬无稽，与《续水浒》之宋江为杨么，卢俊义为王摩，及《三分梦》之韩彭英布转世为昭烈、操权者深也。"又云："成祖转生为怀宗之说，《霜猿集》亦载之，而以起义诸人为胡、蓝案中人，则《西堂乐府》亦有此说。"李清《三垣笔记附识补遗》云："崇祯初，吾邑子衿袁靖，遇禅僧毒鼓于某山下，指天象语曰：'天遣齐、黄辈下界，不久将乱矣。'靖曰：'此皆建文故忠，讵昔忠今乱者？'毒鼓曰：'彼积怨愤已久，一朝下降，不为巨寇，必为叛臣，皆所不辞耳。'至甲申之变，乃验。"则明亡之后，传言纷呈，此书即摭取此类传言渲染而成。

按：胡蓝指胡惟庸和蓝玉，二人皆明太祖时功臣。此书作者不仅采取了仇视"流寇"的立场，其笔锋所向，并朱元璋、朱棣父子亦不免，盖以甲申亡国之祸为国初乱政所致。小说极可能为明朝遗民所作。（吴　郑）

Jiashi Tanlu

《贾氏谈录》　南唐笔记小说集。一卷。张洎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贾氏谈录》一卷，曰："伪唐张洎奉使来朝，录典客贾黄中所谈三十余事，归献其主。"然此书张氏自序则云编缀此书以"贻诸好事者"。《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著录《贾公谈录》一卷，曰："《序》言庚午衔命来都，闻于补阙贾黄中，凡二十六条，而不著其名。别本题清辉殿学士张洎，盖洎自江南奉使也。庚午实开宝三年(970)。"《宋史·艺文志》小说类题《贾黄中谈录》。《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小说类杂事之属。

张洎，字思黯，改字偕仁。初仕南唐，为知制诰、中书舍人。入宋为史馆修撰、翰林学士，官至参知政事。《宋史》卷二百六十七有传。贾黄中，字娲民，唐相贾耽四世孙，官至参知政事，《宋史》卷二百六十五有传，称其"多知台阁故事，谈论亹亹，听者忘倦焉"。此书虽篇帙无多，而所录唐代逸闻大都有裨治史。其中叙《周秦行纪》为韦瓘所撰而嫁名牛僧孺，《郡斋读书志》、《唐宋传奇集》等均据之。他如记白居易葬龙门山，四方游人过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记顾况悼念李泌诗有句云"一朝凤去梧桐死，满目鸱鸢奈尔何"，大为权贵所嫉，贬饶州司户，都可以作为文史资料。

原书散佚，《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益以《类说》、《说郛》所载，共得二十六条，又补入《说郛》中的自序，乃成传世最详备之本。《守山阁丛书》本据此刻出，且作校订，最称完善。然《四库全书》馆臣采录《永乐大典》时草率从事，如文中子条原载《永乐大典》卷六千八百三十八，馆臣辑入《贾氏谈录》时脱落甚多。《唐语林》曾引用《贾氏谈录》条文，较《四库全书》与《守山阁丛书》本完整而近真，然未能据以校雠。此书尚有较完整之抄本传世，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三云有旧抄本《贾氏谈录》，收三十一条，文字远出《四库》本之上，惜今未见。又有海日楼旧抄本一种，前有目录，凡二十九条，可补今本之不足。《唐语林》卷一崔倕家法、武宗好神仙，卷二王右丞诗等三条，即同此抄本，今本无之。可见《直斋书录解题》所言"凡二十六条"，亦不足信。（周勋初　严　杰）

Jianchashui Ji

《煎茶水记》　唐代笔记。张又新撰。张又新，字孔昭，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张鹭之孙、张荐之子。元和九年(814)状元及第(《唐才子传》卷六)。历任左右补阙，党附李逢吉，名在"八关十六子"之列。李逢吉表为山南节度行军司马，后贬江州刺史(据《四库全书总目》考证)，又迁刑部郎中，为申州刺史，终于左司郎中。《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五有传。《煎

茶水记》,《新唐书·艺文志》列在小说家类,一卷。此书列举煎茶所用水名,品评名次,多传受自陆羽之说。《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九《陆鸿渐》条引本书作《水经》,似为原名,后又区别于桑钦《水经》而改称《煎茶水记》。《四库全书》列入谱录类。有《百川学海》等本。

(程毅中)

Jiandeng Conghua

《剪灯丛话》 文言小说选集。十二卷。明自好子编。原书无编者姓名,书前虞淳熙题辞称之为"自好子"。按《觅灯因话》有作者自好子邵景詹小引,疑即此人。《觅灯因话》编于万历二十年(1592),邵景詹当为万历时人。

《剪灯丛话》选录历代文言小说一百三十七篇,多为"妄制篇目,改题撰人"。如卷四所收晋贾善翔《天上玉女记》、吴张俨《太古蚕马记》、汉赵晔《楚王铸剑记》,都出于干宝《搜神记》;涿州孙绪《夜冢决赌记》,即《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刘氏子妻》,出于《原化记》;宋王宇《司马才仲传》,实即何薳《春渚纪闻》卷七《司马才仲遇苏小》。又如卷六所收明马龙《渭塘奇遇记》,实出瞿佑《剪灯新话》卷三;宋郑景璧《红裳女子传》,实即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八《宜兴梅冢》;唐孙頠《独孤见梦记》,即《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一《独孤遐叔》,出于薛渔思《河东记》;元吾丘衍《三女星传》,出于陈翰《异闻集》,见《类说》卷二十八(《太平广记》卷六十五引作《神仙感遇传》);宋张君房《织女星传》,实即《太平广记》卷六十八《郭翰》,出自张荐《灵怪集》。书中有一部分篇目,亦见于《绿窗女史》、《五朝小说》及宛委山堂本《说郛》等书,其谬误也相同,但另有一部分篇目是本书独有的。因此董康见到此书后,认为"内有未见传本,殊为可贵"。实际上却是弄虚作假,改头换面,以欺骗读者。此书仅存孤本,董康在日本收得后著录于《书舶庸谈》卷八下,并录其详目,披露于世,遂为研究者所知。现藏北京图书馆。

(程毅中)

Jiandeng Xinhua

《剪灯新话》 明代文言小说集。四卷,二十一篇。瞿佑撰。《百川书志》、《杭州艺文志》等著录。今存有明正德六年杨氏清江堂刻本、清乾隆刻本等。1917年董康据日本所存活字本重刊,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此校注排印。

关于此书作者向有不同说法。瞿佑在本书自序(1378)中,明言是他在辑录前代作品而成《剪灯录》四十卷之后,又据近世传闻,写成此书。当时的一些著名文人凌云翰、吴植、桂衡等为此书作序时(均写于洪武年间),也都承认是瞿佑所作。后来的《菽园杂记》、《蓬窗类记》、《百川书志》、《少室山房笔丛》等也均无异词。但明中叶王锜的《寓圃杂记》、都穆的《听雨纪谈》却引周鼎之言,说此书系瞿佑窃取杨维桢原稿,加入部分已作而成。明人丛刻在选录此书篇目时,往往妄题撰者姓名,更制造了紊乱。实际上,这些都不足凭信,连都穆自己也对周说持存疑态度。



明刻本《剪灯新话》封面

本书作者生逢乱世,由元入明,对战乱灾祸和社会黑暗感触颇深,撰语成篇,不时流露出不满情怀。书中写社会政治问题诸篇,大多采用神怪、荒诞的形式,或隐含讥讽,对奸臣赃官及为富不仁者作了抨击,称贪官污吏为"无厌鬼王",称残杀人民的军将为"多杀鬼王",谴责了秦桧、贾似道等误国奸臣。《绿衣人传》一篇,以爱情故事为框架,对贾似道的罪行作了较为全面的揭露。《太虚司法传》则把当时的社会现实写成了一个使善良人受尽折磨和痛苦的鬼怪横行的世界,对封建制度的腐朽和不公深表不满。《修文舍人传》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然后官位可居,爵禄可致;非若人间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取也。"要语不烦,深中肯綮。《华亭逢故人记》一篇更直书"忠臣不可为",为韩信、刘文静等人鸣不平。时在朱元璋大杀功臣名将,文臣又多遭猜忌不得善终之日,矛头所向,不言自明。所以,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就曾奏请禁毁本书,罪名是"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顾炎武《日知录之余》)。此后,本书的上述作品便很少流传。作品的现实意义,于此可见一斑。

书中所写爱情婚姻的小说,更为细腻,富有文采。作者以同情或欣赏的态度,用洁净的笔墨,来写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翠翠传》一篇写一对青年男女青梅竹马,长大后女孩誓不另嫁,但男方家境贫寒,其父母不敢答应这桩婚事。女方家长表示:"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它。"《爱爱传》描写了妓女出身的罗爱爱的不幸遭遇,谴责了官军奸淫掳掠的暴行,爱憎分明。《绿衣人传》里的绿衣女子与书生赵源的生死恋情,更写得委婉动人。

本书上承唐宋传奇的余绪,其艺术成就虽不如唐人传奇的名篇佳作,但却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特别是诗文相间、骈散并陈的写法,对整个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影响深远。小说集称《剪灯余话》的就有二种,《剪灯奇录》、《剪灯续录》、《剪灯琐语》等书皆袭"剪灯"之名,《效颦集》、《秉烛清谈》、《觅灯因话》等,更是仿效本书之作。据本书改编的古典戏曲有十种左右,多取材于

《翠翠传》、《金凤钗记》等爱情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据《绿衣人传》改编的《红梅记》。凌濛初的《拍案惊奇》有三篇据此书改写而成。

《剪灯新话》在明代中叶即传至朝鲜、日本和越南。日本的汉文古典小说《奇异杂谈集》、《御伽婢子》，朝鲜的汉文古典小说《金鳌新话》及一些单篇传奇，越南的《传奇漫录》等在体裁、题材、内容等方面，均与本书有密切关系。（薛洪勣）

Jiandeng Yuhua

《剪灯余话》 明代文言小说集。作者李祯，字昌祺。据作者自序，此书写成于永乐十七年(1419)前后，是追摹瞿佑《剪灯新话》所作，故称“余话”。四卷二十篇，后附七年前所作《贾云华还魂记》，为二十一篇。据刘敬宣德八年序，这一年建宁县令张光启刻印此书时，刘将《元白遗音》(即《至正妓人行》)一并交付刻印，所以今传本实为五卷二十二篇。

《剪灯余话》的作者曾让人相信他是“以文为戏”，实则不然，书中写灵怪、幽冥各篇，多借古人之口而议论古今政事。如《长安夜行记》述唐代诸王之荒淫行径；《何思明游酆都录》言“人间清要之官”因招权纳贿，恃势营私而在地狱受罚；《秋夕访琵琶亭记》论陈友谅杀功臣、亲小人，武臣纵情酒色，文吏惟事空言，终于未成帝业。特别是《青城舞剑录》，议论元代当太平之日，以高枕肆志、纵情于声色犬马，终至亡国的教训，明显讥刺时政；褒扬张良能功成身退，明哲保身，为杰中之杰，反喻朱元璋的诛杀功臣。这些都是“寓言”，“意皆有所指”(明张萱《疑耀》)。明初文网森严，作者不得不用曲笔，假托灵怪而议政刺世。“以文为戏”，乃烟幕。《剪灯余话》中的爱情故事成就也较高，其中《连理树记》、《鸾鸾传》、



明刻本《剪灯余话》书影

《凤尾草记》、《琼奴传》都是悲剧，《芙蓉屏记》、《秋千会记》、《贾云华还魂记》虽有个团圆的结尾，但主人公的爱情历尽波折，有的还寄托于转世，基调也是悲剧性的。在这些作品中，少男少女一旦相互爱慕，便不顾一切地传书递简，私下幽会，情之所钟，生死不渝，以至以死殉情。作者赞赏他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表现了崇尚人性的人道主义倾向。小说中阻挠、破坏青年人爱情的，有官吏的残暴，强贼的劫掠，也有封建礼教、陈规陋习，甚至还有不忍女儿远离的慈母亲情。通过对这些社会现象的揭示与批判，作品显示了反封建的倾向。这些作品情节曲折，具有悲剧的艺术魅力。当然，个别篇如《胡媚娘》、《江庙泥神记》，无深意，格调不高。许多篇以诗词入小说，未加节制，连篇累牍集句、引诗，割断了情节，反生枯燥。这些缺点为论者所诟病，但终是枝节。总之，《剪灯余话》不失为明初文言小说之力作，向来与《剪灯新话》比肩并美，“盛行于市井”(明郝穆《听雨纪谈》)。明正统年间，《剪灯余话》被列为禁书，有的说是因为“作猥亵怪乱之语”(明徐三重《牖景录》)，有的说是因为“词虽近亵，而意皆有所指，故一时缙绅多有心非之者”(张萱《疑耀》)，“同时诸老，多面交心恶之”(王圻《稗史汇编》)，大约这两种因素都有。但小说的影响却难以禁锢。明代《情史》、《艳异编》等书都选载了《连理树记》、《芙蓉屏记》、《秋千会记》、《贾云华还魂记》等篇。凌濛初将《芙蓉屏记》与《秋千会记》改写成拟话本《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收于《拍案惊奇》。周德清将《贾云华还魂记》改写成拟话本《洒雪堂巧结良缘》，收于《西湖二集》。《芙蓉屏记》、《秋千会记》、《鸾鸾传》、《贾云华还魂记》等多篇还被改编成戏曲传奇。

《剪灯余话》在明代高儒《百川书志》已有著录。《剪灯余话》宣德年间刻本，久不见传，即使足本国内也长久不见，清乾隆五十六年坊刻本只有十四篇。同治年间镇江文盛堂《剪灯丛话》本，也只有二卷。诵芬室主董康据日本所藏明版足本翻刻，始重行流行于国内。周夷将《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和《觅灯因话》合为一集，并加校注，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

（宋　欣）

Jiantong Zaibi

《剪桐载笔》 明代文言小说集。一卷。王象晋撰。其书为作者奉使册封途中所作，故取义于剪桐。卷首有《贺登极》一表、《贺惠王升位》一启，徒以颂词取媚于当政者，与其小说性质不符，前人已有不伦之讥。全书分传、赋、解、说、记五类，每类由若干故事组成，各事名从类属。如《楚春元隐德传》属传类，《四公厚德解》属解类，《燕妇奇妒说》属说类等。

《剪桐载笔》所记多属奇闻异事，又加以铺张渲染。或表彰嘉言懿行，或鞭挞不良之辈。究其旨趣，未免劝善惩恶的说教积习。如《楚春元隐德传》以楚春元坐怀不乱的故事，宣扬天理对人欲的胜利；《燕妇奇妒说》叙一见人娶妾的妇女，竟自已气昏在地，不省人事，表现了旧的婚姻制度和观念给妇女造成的畸形心理；《丹客记》所载丹客设法骗人钱财事，与《拍案惊奇》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内容相似。作者过分重视作品的说教目的，而所记之事却反而暴露出人们

被旧道德所扭曲的变态行为。前叙妒妇事已可见端倪。又如《燕僧记》记二淫僧，一骗妓女在寺中恣淫，一与荡妇行淫市衢。作者本欲痛斥僧人无耻，其实正从反面说明，这二僧人的变态行为，正是受封建宗教禁欲主义束缚太深的结果。

其书体近传记，篇幅完整，风格缛丽，有传奇小说之骨。除明代海虞毛氏校刻本外，本书未见它本。

（宁稼雨）

Jiantie Heshang

《简帖和尚》 宋代话本。又名《胡姑姑》、《错下书》。辑存于《清平山堂话本》。《也是园书目》列入宋人词话。叙一和尚盗财还俗，托名洪通判，谋夺皇甫松的妻子杨氏，命人送一封匿名简帖给她，引起皇甫松的怀疑，经官把妻子休了。杨氏走投无路，被迫落入了和尚精心安排的圈套。最后真相大白，和尚受到惩处，杨氏和皇甫松夫妻重圆。这个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生活气息浓厚，语言通俗生动，表现手法很巧妙。如五次描写寄书官人的相貌，暗示了幕后策划者的线索。话本中有"如今叫做连手，又叫做巡军"的插话，用元代以后的名称作解释，但正文里许多名物制度，还体现宋代的习俗，似为宋人旧本，而经后人增订。本篇收入《古今小说》，改题《简帖僧巧骗皇甫妻》，略有修改。宋官本杂剧有《简帖薄媚》，金院本有《错送书》，研究者认为即演此事。元传奇有《洪和尚》，演错下书故事，当即本此，现存残曲。

（程毅中）

Jianhuadong

《剑花洞》 清代小说。十回。又名《情魔》。题"西湖情侠著，东海闲人编"，撰者真实姓名不详。光绪戊申（1908）六月裕记发行石印本"小说丛刻第一集"第二种。

本书着意塑造了金华府大家闺秀方氏姊妹的迥异形象，从而表达出作者力倡妇女自强自立的进步意识。小说中的方雨生、方曼生本是同胞姐妹，但两人的性格与思想却有天壤之别。方雨生幼喜读书，满腹经纶，襟怀阔大，志气高尚，思想解放；方曼生性格柔弱，能诗善画。方雨生屡次规劝曼生，不应自甘懦弱。她认为，女子不应依靠男人过活，而几千年来女人所增进的，只是装饰相貌、驯服性情、供人玩弄、便人制驭而已。女人切勿轻视自己，要努力自立。但是，方曼生自认为是笼中之鸟、盆景花草，若无人护持、灌溉，即不能自活。因此，她甘愿缠足，宁可瘦弱，整日顾影自怜，追求一种缠绵的生活情调。方雨生十七八岁时便独持门户，并治家有方；方曼生年已十四，但对婚姻问题缺乏主见，因羞怯、犹豫，丧失良机；因天真、痴情，一错再错，贻误终身。方雨生对曼生的"但愿得人怜，甘落他人后"的人生观，深感痛心："我发心要劝天下的女人，发奋自立，用才智去叫人钦佩，不要用柔媚去叫人怜爱。怎么自己的妹妹，倒劝他不转呢？"

作者在小说中揭示了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问题：女性欲自强自立，不仅要冲破外部的桎梏，而且要挣脱内心的束缚；只有战胜自己，才能获得幸福。作者的妇女解放思想，主要是通过对方府日常生活场景的描摹和方氏姊妹的对话来表现的；而对方曼生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使其成为晚清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

（竺 青）

Jianxia Zhuan

《剑侠传》 古代小说选集。现存《合刻三志》本、《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龙威秘书》本等俱题唐段成式撰，实出伪托。此书多杂取诸书而成，仅《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卢生》四篇出自段成式《酉阳杂俎》，其余如《老人化猿》出袁康《吴越春秋》，《车中女子》出皇甫氏《原化记》，《红线》出《甘泽谣》。本书似节取弢庵居士（王世贞）《剑侠传》而成。

（顾 青）

Jianxia Zhuan

《剑侠传》 文言小说选集。四卷。明王世贞辑。《四库全书总目》、《郑堂读书记》等著录。今存有明隆庆三年（1569）履谦子翻刻本、吴琯《古今逸史》本、清汪士汉《秘书廿一种》本、咸丰七年（1857）王龄刊本（有任渭长插图）等，均为四卷完本。另，《说郛》（重编本）、《唐人说荟》、《龙威秘书》、《说库》等本大多已经删节。汪士汉本题唐亡名氏撰，各种删节本多题唐段成式撰，均误。



义侠　选自清刻本《剑侠传》插图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系明人剿袭《太平广记》中有关文字而成，《郑堂读书记》因其中收有宋事，以为系宋末人所辑，亦均不确。余嘉锡发现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有《剑侠传小序》一篇，知王世贞确曾辑有《剑侠传》一书。序中有"时一展之，以摅愉其郁"等语。余嘉锡认为，这里的所谓"郁"系指王世贞对权奸严嵩陷害其父王忬一事不能忘怀，因思有剑侠一流人物出而"快天下之志"（《四库提要辨证》）。又，履谦子在跋语中也说，此书可"舒濾决愤而逞心于负义者，亦人孝子所不废也"，似亦发挥王序之意。余说可从。

此书共收元明以前的剑侠小说三十三篇，见于《太平广记》的二十篇。其中《老人化猿》原见《吴越春秋》，《扶馀国主》即《虬髯客传》，《嘉兴绳技》、《车中女子》、《义侠》三篇原见《原化记》。《僧侠》、《西京店老人》、《兰陵老人》、《卢生》四篇原见《酉阳杂俎》，《红线》、《聂隐娘》二篇原见《甘泽谣》，后者又见裴铏《传奇》，《田膨郎》、《潘将军》二篇原见《剧谈录》，《贾人妻》原见《集异记》，《李龟寿》原见《三水小牍》，《宣慈寺门子》原见《唐摭言》，《荆十三娘》、《许寂》、《丁秀才》三篇原见《北梦琐言》。以上二十篇，除最后四篇为五代人作品外，其他均为唐人作品。其他十三篇，《虬须叟》、《韦洵美》二篇原见《灯下闲谈》，后者又见《补侍儿小名录》，《李胜》、《张训妻》、《洪州书生》、《潘扆》原见《江淮异人录》，《潘扆》又见陆游《南唐书》，《任愿》原见《青琐高议》，《乖崖剑术》原见《春渚纪闻》，《秀州刺客》原见《鹤林玉露》，《花月新闻》、《侠妇人》、《解洵娶妇》、《郭伦观灯》四篇原见《夷坚志》，均为五代两宋作品。履谦子本还附有《张守一》（《广陵妖乱志》）、《张祜》（《桂苑丛谈》）、《白廷让》（《洛阳缙绅旧闻记》）、《青城剑术》（《剪灯余话》）四篇，已收至明人作品。



秀州刺客　选自清刻本《剑侠传》插图

此书是中国古代剑侠小说的一个较为精粹扼要的选本，所收多为唐宋名篇，盛传不衰，对后世剑侠小说的纂辑、创作均有深远的影响。明人周诗雅也辑有《剑侠传》一书，五卷，已佚。　（薛洪勣）

Jianguo Huigan
《谏果回甘》　清代小说。邵彬儒撰。未见。何文雄《〈吉祥花〉序》："庚午获读先生所著书，如《俗话倾谈》、《谏果回甘》等篇，皆语浅意赅。"《吉祥花》为文言小说，《俗话倾谈》为白话小说，均为岭南邵彬儒所作。据何文雄序，《谏果回甘》文体与《俗话倾谈》相同，大约是同治年间的作品。何文雄序中说的"庚午"是同治九年（1870）。　（俞　文）

Jianjie Lu
《鉴戒录》　后蜀杂事小说集。何光远撰。何光远，字辉夫，东海（今江苏东海等地）人。《鉴戒录》十卷，有《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学海类编》等本。《郡斋读书志·后志》列入小说类，《四库全书》列入小说家杂事之属。书中杂记逸史琐闻，间有神鬼志怪故事。如《灌铁汁》条，记太山府君追令秦宗权叛乱，《四库全书提要》说："称秦宗权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之倡乱，是为盗贼借口，尤不可以训。"实际上这是为唐朝灭亡提出一种宿命前定的解释。《鬼传书》条叙赵畚鬼魂致书于姜知古，请求保全他的坟墓。书信写得工整委婉，略具文采。赵畚还作有"我昔胜君昔"一诗，实则早已见于《灵怪集》（《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八《綦容垂》），出于因袭。书中还记录了一些唐五代人的诗和诗人事迹，可以作为文学史的参考资料。如贾岛推敲苦吟冲撞韩愈的故事，即始见于本书《贾忤旨》条（《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缃素杂记》作《刘公嘉话录》，唐兰考证为误记），实为传闻之辞，近于小说。

（程毅中）

Jianlongtu Ji
《鉴龙图记》　唐代传奇小说。张说撰。《玉海》卷九十一引《中兴馆阁书目》：《鉴龙图记》一卷，"记开元扬州铸镜祥异"。《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按《国史补》卷下《扬州江心镜》条："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一《李守泰》条，记天宝三年五月五日扬州铸镜时有老人自称龙护，携小童玄冥自来铸镜，镜中隐有真龙。注："出《异闻录》。"不著作者，疑即所谓《鉴龙图记》，而年代不同，或有传讹。"鉴"字宋人避讳而改，原当作"镜"。

（程毅中）

Jianghu Jiwen
《江湖纪闻》　元代志怪小说集。全称《新刻分类江湖纪闻》。明弘治七年（1494）薛氏思善堂重刊本分前后二集十六门四百四事。郭霄凤撰。郭霄凤，字云翼，生平不详。高儒《百川书志》卷八小说家类著录，十六卷，题"元大观郭霄凤云翼编"。徐𤊹《红雨楼书目》卷三小说类著录二卷。今存元刻本及抄本《新刊分类江湖纪闻》，均为残本，弘治本则较为完备。此书辑集神怪异闻，多出前人记载，对后世著作甚有影响。残本如卷一《琴声哀怨》条记琴精作歌，似为《鸳渚志余雪窗谈异》之《招提琴精记》所本。卷六《医不淫妇》条即出《黄靖国再生传》；《测字》条记谢石为宋徽宗测字，亦见《春渚纪闻》、《铁围山丛谈》、《夷坚志》等书。卷八《贾秋壑之虐》亦见《钱塘遗事》。对通俗小说的创作影响更为深远，如《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所载案例，多采自此书，其中有十余则几乎完全照搬。如弘治本前集《人伦门·节义》中的《义妇复仇》一则，就被移入《百家公案》第五十三回，题为《义妇为前夫报仇》。此外，《欢喜冤家》、《一片情》小说中也有类似现象。只不过《江湖纪闻》所载故事情节较为简单，略存梗概而已。

（程毅中）

Jianghuai Yiren Lu

《江淮异人录》 宋志怪小说集。二卷。吴淑撰。《直斋书录解题》入史部伪史类,《宋史·艺文志》、《百川书志》、《四库全书总目》均入小说家类。《宋史》本传作三卷,误。《百川书志》作一卷。

本书有《函海》本、《四库全书》本,均作二卷;《道藏》本、《说郛》(重编本)、《知不足斋丛书》本、《龙威秘书》本、《艺苑捃华》本、《古今说部丛书》本、《广四十家小说》本、《道藏举要》本等,均作一卷。



潘扆 选自清刻本《剑侠传》插图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江淮异人录》三卷,今有从《永乐大典》辑成本,凡二十五人,皆传当时侠客术士及道流,行事大率诡怪。唐段成式作《酉阳杂俎》,已有《盗侠》一篇,叙怪民奇异事,然仅九人,至荟萃诸诡幻人物,著为专书者,实始于吴淑。"充分肯定了吴淑及本书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吴淑是《稽神录》作者徐铉的女婿,可能受其影响。但吴淑的《江淮异人录》却和《稽神录》侈谈神鬼略有不同。记"异人"而不涉神鬼是这部志怪小说最为显著的特色。因作者曾仕南唐,故记南唐人故事,占二十三条之多,而记唐人故事的只有二条。

记道流的篇章较多,如《耿先生》、《潘扆》等。耿先生是江表将校耿谦之女,自称北大先生。"少而明慧,有姿色。颇好书,稍为诗句,往往有嘉旨。而明于道术,能拘制鬼魅,通于黄白之术、变怪之事。"耿先生这些炼丹制药的异事,宋人马令、陆游曾采入他们撰写的《南唐书》,可见这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传说,也是南唐统治者迷信神仙方术的记录。书中所记潘扆,遇异人"授以道术","能掬水银于手中,按之即成银",能变落叶为鱼,能用小刀切铁砧,"细细切之至尽",而且还能使它们复原如故。实际上恐怕是一个魔术师。

记侠客的篇章不多,其中《洪州书生》一篇常被人称引,是本书写得较为精彩的一篇。作者用间接描写的手法,从旁观者的视点,把一个路见不平、惩治恶霸的侠客勾画了出来。故事写洪州书生援助卖鞋小儿,杀掉欺人过甚的恶少,表现了他嫉恶如仇、为弱者伸张正义的侠义行为和神奇莫测的幻术。这些故事,对后来武侠小说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记术士的篇章也不少,如《钱处士》、《刘同圭》、《张训妻》等。这一类人物多诡怪奇幻之术,能预言吉凶祸福,知人的过去未来,预卜人的生死,能死后尸化等。这些江湖术士的行径与宣扬神仙方术的道流相去不远。唐宋时期,因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与提倡,道教大为盛行。本书内容神奇荒诞,迷信色彩较重,也是当时社会风尚的反映。 (邓 南)

Jiang Yingke

江盈科 明代文言小说家。字进之,号绿萝山人,常德桃源(今属湖南)人。生于农家,天资聪颖,刻苦读书,为诸生时已有名声。万历十三年(1585)中乡试,万历二十年举进士,为长洲(今江苏吴县)令。为政清逸,以纯真为治,尤善提携寒士,甚有德声。后补铨曹,以事为人中伤,遂改廷尉,自此闭门读书著述。后升四川按察司佥事,视蜀学政。年五十竟卒于蜀。以此推测,约生于嘉靖(1522~1566)末、隆庆(1567~1572)初,卒于万历末。

江盈科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善于将传统的文人文学形式注入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他将大量的民间传闻,笑话逸事整理加工为若干文言小说集。其文学思想接近公安派,主张抒发性灵,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有《雪涛阁集》十四卷、《明十六种小传》、《雪涛阁四小书》。 (宁稼雨)

jiang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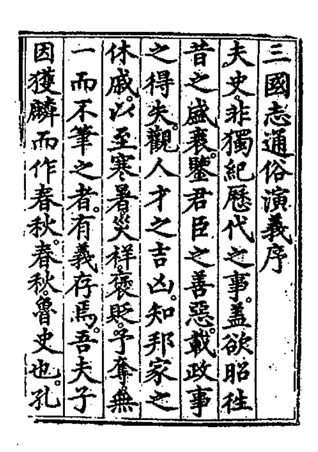
讲史 见讲史书。

jiangshishu

讲史书 宋代说话中的一个门类。简称讲史。以演述历史故事为内容,或讲历代史书,或演一朝一代事。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均分宋代说话为四家。讲史书是四家之一。《都城纪胜》说:"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梦粱录》说:"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讲史书,又称说史,翟灏《通俗编》卷三十一引《古杭梦游录》即作说史。 (刘 蕤)

Jiang Daqi

蒋大器 明代《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作者。号庸愚子,浙江金华人。生卒年不详。弘治甲寅(1494)所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是现存最早的一篇批评《三国志演义》的文章,也是中国第一篇通俗长篇小说的专论。这篇序文并不就文论文,局限于一本书的评价,而是以


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夫史非獨紀歷代之事。蓋欲昭往
昔之盛衰。鑒君臣之善惡。載政事
之得失。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
休戚。以至寒暑災祥。褒貶予奪。無
一而不筆之者。有義存焉。吾夫子
因獲麟而作春秋。春秋。魯史也。孔

《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典范，在历史小说与历史正史、讲史话本的比较中，探讨了历史小说的一般特点和社会功能，因此颇具理论色彩和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序文认为，历史小说在内容上的特点就是“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既要以历史记载为依据，又要“留心损益”，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其语言特点当“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做到文质彬彬，雅俗共赏。序言在总结历史小说特点的基础上，还高度评价了历史小说的社会作用。它首先肯定了历史小说在传播历史知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书成，……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这实际上指的是认识价值；与此同时，还强调了历史小说的教育作用，指出，历史小说与其他历史著作一样，“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这是说，作者编写历史小说，本来就不是纯客观地记录一些历史现象，而是力求总结历史经验，鲜明地表示自己的褒贬爱憎，因此作品必然具有强烈的思想教育作用。蒋大器的这些观点，切中了历史小说的要害，奠定了中国历史小说理论的基础。

（黄　霖）

Jiang Fang
蒋防　唐代小说家。字子徵（一作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大约生于贞元（785～804）年间。十八岁时作《秋河赋》，援笔立成。青年时已有文名，为李绅所赞赏（《咸淳毗陵志》卷十六）。登第后曾任右拾遗。长庆元年（821）与庞严同时为元稹、李绅推荐，自右补阙充翰林学士。长庆二年，加司封员外郎，长庆三年，加知制诰，长庆四年，被李逢吉所排挤，贬汀州刺史（《旧唐书·敬宗纪及庞严传》、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后改任连州刺史（蒋防《连州静福山廖先生碑铭》）。大和二年（828）春，调任袁州刺史（蒋防《汨罗庙记》）。卒于大和五年至九年之间。蒋防以著名传奇《霍小玉传》而闻名后世，其他诗文留存下来的不多，载于《全唐诗》和《全唐文》。

（程毅中）

Jiangshi Zhuan
《蒋氏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虞初志》卷七，覆刻本题张泌撰。即谈恺本《太平广记》卷三百零九《蒋琛》，注“出《集异记》”，明抄本《太平广记》注“出《纂异记》”。据其行文构思，当为李玫作品。本篇写吴人蒋琛于舟中窥见江湖水神于太湖中举行宴会，与宴者除太湖、霅溪、松江等水神外，还有屈原、伍子胥、范蠡等神魂。宴会上诸神观赏歌舞并各自咏和作歌，通宵达旦而散。通篇叙事生动详赡，描写淋漓尽致，而其中大量的歌咏更是悲惋动人。这些歌咏所表现的强烈感情与《许生》颇有相通之处，人物也显然各有所指。文中着力渲染屈原、伍子胥等忠贞殉国的形象，显然暗指那“丹诚岂分埋幽壤”的甘露四相；歌女们所唱《公无渡河歌》及《怨江波》则是作者对他们无辜被害的悲愤悼念之辞；嘲笑屈原而遭严辞驳斥的范蠡，则影射当时那些明哲保身的士大夫；而那些江湖水神们，作者则通过其“载舟覆舟皆我曹”的歌词，演绎唐太宗“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点明了他们所代表的是广大“黎庶”。在屈原等忠魂的歌词中，作者所强调的是“国步颠蹶兮吾道遘凶”那种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个人悲剧，是“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那种浩然正气。歌女们的歌词，以醉饮人血的“蛟螭”来影射杀害忠良的刽子手，并以“誓将柔荑抉锯牙之喙，空水府而藏其腥涎”等词表示了作者与他们同仇敌忾的决心。作者还通过代表黎庶百姓的江湖水神之口，直接向腐朽的统治集团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当楼船泛泛于叠浪，恨珠贝又轻于鸿毛。……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本篇以传奇小说的形式，笔墨酣畅地影射和抨击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是晚唐优秀的传奇作品之一。明代瞿佑《剪灯新话》中《龙堂灵会录》一文，其构思布局全袭此文。

（李宗为）

Jiang Xingge Chonghui Zhenzhushan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明代小说。见《古今小说》卷一，亦载别本《喻世明言》卷四。事出明宋懋澄《九籥集》，《情史》卷十六《珍珠衫》条引之，篇末有“九籥生曰”字样，九籥生是宋懋澄的别号，小说系冯梦龙据宋氏之作演叙而成。

本篇叙商人蒋兴哥娶妻三巧后赴广东经商，另一行商陈大郎为三巧美貌所动，便买通薛婆勾引三巧到手。蒋兴哥因一件珍珠衫而得知实情，休了妻子。三巧改嫁吴知县为妾。后蒋兴哥失手酿成人命，恰逢吴知县审案，三巧从旁说情，知县宽释了蒋兴哥，并使二人破镜重圆。

小说描写的是商人家庭的婚姻生活。蒋兴哥与三巧本是一对如鱼似水的恩爱夫妻。为了经商，蒋兴哥不得不别妻离家，奔波在外。待两年后回家时，妻子被另一商人骗奸失身，家庭破裂了。小说中陈大郎的家庭，也因其行商在外寻花问柳，病死他乡而遂告破裂。作品以明代繁忙的商业活动为背景来展现人物的矛盾冲突和家庭的荣辱兴衰，生动地反映了迅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对传统家庭结构及道德人伦的冲击和腐蚀。在商品



明刻本《古今小说》插图

经济的影响下，市民阶层对爱情、婚姻、家庭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蒋兴哥发现妻子不贞，一怒之下休了她，可心中却"好生痛切"，自责不已。甚至顾念旧情将十六个细软箱笼送给再嫁的三巧做陪嫁。三巧被休后，原想寻短见，但听了母亲一番青春年少，来日方长的劝说，便改变念头作了知县的二房。而陈大郎的妻子在丈夫死后，亦听从张七嫂"莫若趁此青年美貌，寻个好对头，一夫一妇的随了他去"的忠告，痛快地改嫁了。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封建传统意识显然都很淡漠。他们抛弃了三从四德、贞操守节之类的羁绊，更注重人际间的真情实感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言行举止显得轻松、自由。在这些市井细民身上表现了一种与传统道德观念截然不同的，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善恶观念和行为规范。这是那个时代与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市民阶层的产物。

艺术上，小说擅长通过细腻、丰富的细节描写以及人物的外在和心理活动来塑造形象。蒋兴哥看到祖传的珍珠衫穿在大郎身上，得知妻子有变，心中波澜顿生。他骇异、沉吟，想了又恼，恼了又想，由面如土色到勃然大怒，急急地赶到家乡。到了家门口，却"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作者对人物急骤的情绪变化层层加以渲染，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蒋兴哥又爱又憎，又恨又悔，不想面对现实，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复杂心态。同时，也凸现了人物善良、重情感却又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薛婆是作者精心刻画的另一主要人物。她被陈大郎收买，前去诱骗三巧，用尽心机四入蒋家，终于博得三巧的信任。她针对三巧年青、单纯，难耐寂寞的特点，甜言软语，摇唇鼓舌。或以拉家常取得三巧的好感，或以谈风情挑动三巧的情怀，或以说客官引起三巧幽怨，使其最终落入圈套，失身于陈大郎。随着小说情节的层层演进，作者以细致的笔触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贪婪、油滑、阴险的牙婆形象。

小说取名重会珍珠衫。珍珠衫是蒋家祖传宝物，暑天穿了，清凉透骨。此物原由蒋兴哥交付妻子珍藏。陈大郎骗奸三巧得手，作为表记穿在身上，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陈大郎死后，珍珠衫由其妻平氏带到蒋家，于是物归原主。这件珍珠衫在篇中只出现过三次，提及它亦不过寥寥数语，然而它却如同一根时隐时现的纽带，串事连人，使一篇情节大起大落、委婉曲折的小说，在结构上显得环环相扣、细密严谨，并增强了作品的戏剧色彩。（晓　舒）

Jiang Ziwen Zhuan

《蒋子文传》　东晋志怪小说。前半即干宝《搜神记》卷五《蒋山祠》条（今本凡分五条），后半即刘义庆《幽明录》"孙恩作逆"、"中书郎王长豫"二条。《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三引《搜神记》、《幽明录》、《志怪》等书合为一篇，题名《蒋子文》。明人纂辑《古今说海》，径取《太平广记》文字作今题，不著撰人。《五朝小说》编入唐人百家小说传奇家类。《剪灯丛话》（自好子）、《唐人说荟》等又托名唐罗邺撰。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撰人因袭未改。

本篇传文包括七个小故事：(1)蒋子文死后封蒋山（钟山）神，称蒋侯；(2)蒋侯助谢玉杀虎，救出其妻；(3)与少女吴望子相往来；(4)韩、王、刘三人同游蒋侯庙，因为戏指泥像为婚而丧命；(5)蒋侯召刘赤斧为主簿；(6)孙恩作乱时，蒋侯庙木像射杀闯庙者；(7)蒋侯至王导家求食。主人公蒋侯生前"嗜酒好色，佻挞无度"，死后虽为神，但杀人助人，并无准则。《太平广记》编者杂取诸书，合为一篇。明人又改题《蒋子文传》，伪托唐人作品，实非一人一时之作。（许逸民）

Jiaohong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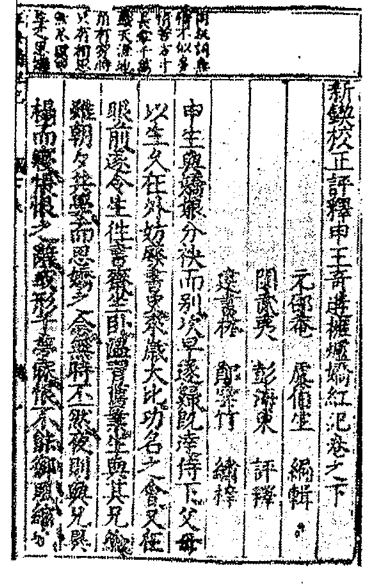
《娇红记》　元代传奇小说。上下二卷。一作《娇红传》。宋远撰。宋远，号梅洞，涂川（今江西清江）人。元初与滕宾、周景、萧烈、刘将孙等交游，曾于古洪题樟镇华光阁志别，作《意难忘》词，见《元草堂诗余》。《元诗选》癸集之甲集录其诗二首。丘汝乘《娇红记杂剧序》说："元清江宋梅洞尝著《娇红记》一编，事俱而文深，非人莫能读。"据以知为宋远撰。《百川书志》小史类著录，题"元儒邵庵虞伯生编辑，闽南三山明人赵元晖集览"。虞伯生即虞集，实为书贾托名，后又讹为卢伯生。《剪灯丛话》、《绿窗女史》又伪托为李诩撰。现存单行本有明建安郑云竹刻本，题作《申王奇遘拥炉娇红记》（林秀一藏），又收入《艳异编》、《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燕居笔记》、《花阵绮言》等书。郑振铎曾据《花阵绮言》及《国色天香》校刊，编入《世界文库》第三卷。

本篇叙宋申纯随父寓居成都，少年有文名，宣和年间考试不第，至母舅眉州王通判家暂居，见表妹王娇娘绝美，思慕不已，屡以诗词感动之。娇娘初正色无言，若不可犯，终亦和诗以寄意。一日娇娘拥炉独坐，申纯入室共坐，互倾衷情，娇娘许以死相谢。后屡经波折，申纯



明刻本《娇红记》插图

再来舅家，无便可乘，思念致病，娇娘约申至房中幽会。自后相恋无嫌，为舅之侍女飞红觉察。申归家后遣媒求婚，舅谓朝廷立法中表不得成婚，事遂不谐。申伤感成疾，托以遇鬼，又往舅家避难。飞红有意破坏，二人产生猜忌，又遥望明灵大王设誓明心。后申纯应试及第，授洋州司户，又至舅家。娇娘屈事飞红，得其欢心，飞红遂为娇娘设谋，使申纯移居中堂，得与娇娘常聚。舅母病死，舅又回心愿以女许申。不意帅府子闻知娇娘貌美，遣媒求婚，舅迫于权势，许之。娇娘忧愤成病，沉绵不起。飞红潜约申来于舟中与娇娘一会而别。帅府逼婚，娇娘终以忧死。申纯以娇娘所赠香罗帕自缢，为家人救止，终不食而死。两家相议合葬于濯锦江边，见双鸳鸯飞翔上下，后人名之为鸳鸯冢。作者于篇末评论，说“其父泥于执一不通，未谙男女之愿”；又说：“娇娘断言之曰‘以死谢君’，曰‘事败当以死继之’，非苟存之，实允之。视彼世之偷生苟免者，真隔天渊矣！”对两人的不幸遭遇充满同情，对迫于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有所谴责。



新鍥校正評釋申王奇遘擁爐嬌紅記卷之下
元邵菴 虞伯生 編輯
閩武夷 彭海東 評釋
建書林 鄭雲竹 繡梓
申生與嬌娘分袂而別，次早遂歸，既庠侍下，父母以生久在外，妨廢書業，歲大比，功名之念又在娘前，遂令生往書齋坐卧溫習舊業，生與其兄綸雖朝夕共處，而思嬌之念無時不然，夜則與兄與榻而寢，懷恨之餘，形于夢寐，依依不能……

明刻本《娇红记》书影

《娇红记》全文长达一万七千余字，在文言小说中是罕见的。作者把一个男女相爱而婚姻不遂的悲剧故事写得十分凄惨动人，情节曲折，波澜迭起。虽有模仿《莺莺传》的痕迹，但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新的突破，人物形象比较鲜明，细节描写大为丰富，有从短篇小说向长篇发展的趋势。但记中人物互相唱和的诗词过多，插入鬼怪冒名幽会的一段情节，实为赘笔。《娇红记》是宋元传奇小说的一篇代表作，对其后《剪灯新话》等一系列作品的影响十分显著，如李祯《贾云华还魂记》即为《娇红记》的翻案之作。《娇红记》的故事在元代即已盛传，王实甫、邾经、汤式、金文质都有铺演其事的杂剧（已佚）。明人刘兑（东生）著有二本八折的《金童玉女娇红记》杂剧，沈受先有《娇红记》戏文（已佚），孟称舜有《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传奇。清人叶腾骧《证谛山人杂志》卷十二《沈月英》一篇，大体抄袭本文，只变换人名及改写结局而已。

（程毅中）

Jiaoyepa

《蕉叶帕》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不署撰人，亦无序跋。作者不详。小说描写南宋高宗年间东吴书生龙骧因狐仙之助，聘得娇妻并建功立业的故事。狐仙乃西施转世，爱慕龙骧的才貌。龙骧父母早亡，由父亲僚属胡招讨抚养成人，胡招讨之女弱妹色艺俱全，龙骧为之倾倒。狐仙幻变作弱妹，又将窗前蕉叶变成罗帕，题诗传情，两人遂得幽会。龙骧请人向胡招讨求亲，胡家要求以祖母绿金刚钻等稀世珍宝作聘礼，狐仙将金兀术送给秦桧之妻的珍宝摄来送给龙骧，龙骧与弱妹成婚。洞房之夜，龙骧方知狐仙与弱妹不是一人，那定情的罗帕竟又变为蕉叶。龙骧应邀去天目山与狐仙相会，得天书三卷，悉知呼风唤雨、召神驱怪之法。后又在狐仙的帮助下考中状元。秦桧原以为状元必自己的孙子莫属，见被龙骧夺去，大为恼怒，遂使龙骧带兵出征，欲借金兵除掉龙骧。不料龙骧有狐仙暗助，打败了金兀术，活捉了刘豫，并救出被围困的胡招讨，翁婿得胜回朝。龙骧除授翰林学士，封妻荫子，狐仙亦封白衣元君，立庙崇祀。

小说系由明代万历间单本（字槎仙，浙江会稽人）传奇《蕉帕记》改写。《蕉帕记》三十六出，题目作“假弱妹芭蕉叶变成罗帕，真小姐荼蘼架闹起金钗；俊龙生讨便宜助登云路，老洞宾显神通引上仙阶”。有万历间文林阁刻本。小说悉依戏剧情节改编，甚少改动。今存清刻本。

（石昌渝）

Jiaochuang Tongsu Xiaoshuo

《剿闯通俗小说》 明代小说。十回。又名《剿闯小说》、《忠孝传》、《馘闯小说》、《剿闯小史》。兴文馆刊本题“西吴懒道人口述”，卷首有西吴九十翁无竞氏序，其他刊本或题“润州葫芦道人笔”，“龙城待清居士漫次评”。作者姓名不详，大致为明末镇江人，书作于甲申年（1644）底，刊于次年清兵下金陵前。

本书自李岩民变聚众起，至吴三桂孤忠受上爵止，叙闯王起义、北京陷落及弘光登基诸事，在明末清初涉及李自成起义的小说中，是最早出现的一部。作者站在

明统治者的立场上，以“激发忠义，惩创叛逆”为创作主旨，哀叹大明帝国的覆灭，诋毁农民起义军的壮举，痛悼崇祯皇帝，斥责魏阉误国。对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叙述殊为简略，而大书特书其进京后的烧杀抢掠，以致天怒人怨，旋踵败退。其思想倾向的不足取，昭然若揭。然在总结明亡历史教训上，尚有可取之处。小说一开始，就指出逆阉奸佞，庸庸碌碌，保全富贵，相习成风；阉党虽除，而门户之争未已，贪官污吏布满天下，加之征调太繁，加派太重，征收无法，民不聊生，以致奴虏未息，烽烟四起，国破君亡，看来并非无的放矢。作者站在明帝国立场上，对弘光政权寄予厚望，希图渡河北上，“圣主中兴”，情犹可谅。惟对引狼入室的吴三桂大加歌颂，则使人困惑莫解。或许囿于传闻，尚不知其降清所致。

明刻本《剿闯通俗小说》书影

作者身处江南，并未亲历目睹中原逐鹿的场面，所据仅塘报、传闻且仓促成篇，缺少艺术加工，又大量辑录逸事，结构散乱，形同笔记，是本书艺术上的致命弱点。而对李自成、吴三桂的叙述，多出臆造，亦不具史料价值；惟对李岩的描写较生动，颇足令人同情。

今存明兴文馆刻本、南明刻本及驾悦轩抄本。

（苗　壮）

Jiaofang Ji

《教坊记》　唐代笔记。崔令钦撰。崔令钦字号、籍贯、生卒年均不详，开元（713～741）年间官左金吾、仓曹参军，天宝（742～755）中迁著作佐郎，转礼部员外郎，肃宗（756～762 在位）时改仓部郎中，后为万州刺史，终国子司业。《教坊记》，《新唐书·艺文志》甲部乐类著录，一卷。《崇文总目》始列入小说类。《四库全书》亦入小说家类杂事之属。据《教坊记》自序，崔于开元间为金吾仓曹，天宝乱后，“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作《教坊记》。现存《说郛》等本，已非完帙。曾慥《类说》卷七、《全唐文》卷三百九十六皆有佚文。本书记录了唐代专典歌舞杂技的教坊中一些逸闻、琐事等，所列开元时期曲调三百二十五名，是研究盛唐诗歌与音乐的可贵资料。书中对唐教坊所述较详，对内人、坊中诸女、女乐司职及演出形制等亦多有记述。书中记裴大娘引赵解愁谋杀其夫事及苏郎中踏谣娘曲调得名因由等，亦略具故事性。现有任半塘《教坊记笺订》，考证极详，最为可据。

（王　强）

Jieyuhui

《劫余灰》　清代小说。十六回。署我佛山人即吴沃尧撰。发表于《月月小说》第十、十一、十三、十五至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号，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至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印行。标“苦情小说”。有眉批。宣统元年（1909）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后收入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1960，中华书局）。

这是一部家庭伦理悲剧。广东南海县岗边村陈公孺与朱小翁结为亲家，他们的子女陈耕伯与朱婉贞本是一对青梅竹马的爱侣。然而变生不测，婉贞之叔仲晦居心不良，将耕伯诱至猪仔馆贩往国外，又将婉贞拐到广西卖入娼门。小说主要描写婉贞横遭摧残的悲苦命运。她曾三次死而复苏：初次投缳自尽，未遂；借口到城隍庙烧香还愿，在苍梧县正堂前拦轿鸣冤，血书自陈，脱难后又不幸翻舟落水；最后落入色狼之手，惨遭毒打，一时气厥，被装入薄棺抛在旷野荒郊，芳魂一缕，悠悠重返，历尽劫难，方获生还。耕伯做猪仔流落南洋，论磅拍卖到烟草种植园，每日饥渴难捱，鞭笞横施，一幅血迹斑斑的图景展现了海外华工的非人境遇。耕伯辗转逃亡，二十年后方脱樊笼，重返故里。这一对同命鸳鸯的惨痛遭际是对罪恶社会的血泪控诉。

小说情词凄苦，尤其是刻画婉贞这样一个善良无辜女子的沉冤幽恨，以及她誓死抗争的勇决刚烈，感人肺腑。但是，本书带有浓重的封建道德色彩。婉贞恪守三从四德的妇训，守身如玉，讹传耕伯已死后，她素服抱着夫君神主踏入陈门，从此侍奉翁姑，抚育嗣子，孤鸾独栖，心同槁木。待到红颜褪尽，耕伯方从海外归来，却携着别娶的蔡氏和两子一女。小说结局落入一夫二妻大团圆的俗套，在喜相逢中泄露了几丝人生的苦涩。婉贞这个三贞九烈的节妇形象，虽为作者的理想化身，但在客观上却赋有更为深刻的悲剧内涵，显示了中国妇女灵魂中的沉重负荷。

（林　薇）

Jieyi

《解颐》　北齐小说集。阳松玠撰。《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二卷。原作杨松玢撰，现据《史通》及《直斋书录解题》等书有关《谈薮》的记载。《解颐》原书已佚，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即《谈薮》之异名，可备一说。

（程毅中）

Jie'an Laoren Manbi

《戒庵老人漫笔》　明代文言小说集。八卷，李诩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题此名，《明志》题作《漫笔》，《四库全书总目》作《戒庵漫笔》。其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由李诩之孙李如一初刻，附于《藏说小萃》中，王穉登作序。顺治五年（1648）诩玄孙李成之据万历本重

刻，又有若干补充。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刻本收入《常州先哲遗书》中。1982年中华书局据盛氏刻本，参校他书，点校出版，较为完备。

此书内容庞杂，举凡典章制度、诗文评语、历史事件、学术考辨等均有记载，也有一定数量的小说故事，但价值格调不一。小说作品中较多的是妇女题材作品，其中主要是有关节妇烈女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说教意味很淡，而那些节妇烈女的悲惨遭遇却十分感人，客观上具有否定封建礼教的意义。最出色的是卷四《唐孝烈妇》条，据杨慎《孝烈妇唐贵梅传》记池州女子唐贵梅被诲淫的婆婆串通官府，诬陷迫害致死的故事，反映封建社会妇女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了礼教的虚伪与残酷，为明李绍文收入《明世说新语·贤媛》中。其他如卷一《江阴北门周烈女》、卷三《江阴胡节妇》条等，均属此类。除妇女题材外，还有些反映公案和文人逸事的作品，也值得一读。如卷一《戴文进不遇》写宣德间两位画家不和，其得宠者在御前诋贬同行的故事，反映文人相轻的传统痼疾。卷一《江令精察》据《唐阙史》叙天水赵弘为邻县负冤者昭雪的故事，曲折生动。（宁稼雨）

Jieziyuanben Shuihu Zhuan pingdian

芥子园本《水浒传》评点 清代有关《水浒传》小说的评点。又称《芥子园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芥子园，实系李渔在顺治十五年(1658)左右由杭州迁居南京后为自己寓所所取的名字，他所开的书肆也称芥子园。后来芥子园曾几易主人。芥子园本《水浒传》的评点是否与李渔有关，目前尚无根据，但其题为“李卓吾评”，则明显是伪托。此本卷首有大涤余人的《刻〈忠义水浒传〉缘起》一篇序文。正文中有眉批和夹批，无回末总评。其中批语，基本与袁无涯一百二十回本相同，但有少量批语为袁本所无。由序文及部分批语来看，芥子园本《水浒传》的评点并非完全因袭前人，在《水浒传》批评史上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 评点肯定“《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赞扬梁山英雄皆是忠义之人。芥子园表现出来的这一思想，无疑受到袁无涯一百二十回本的影响。其序文开宗明义道：“自忠义之说不明，而人文俱乱矣。”所以，“特评此传行世，使览者易晓。亦知《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所杀奸贪淫秽，皆不忠不义者也”。由此出发，评点者对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进行了热情赞颂，并对贪官污吏予以激烈地抨击。芥子园本的评点者称道宋江等人的忠孝仁义，仍然囿于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范畴。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种忠义思想规范，而把梁山起义军推向了悲剧的结局，以致评点者本人最后在第一百回中也不得不承认：“看他叙退步的结果，与留身的结果处，始知执忠义二字亦能误人。”这一认识，确实是十分可贵的。

二、 评点者注意到了《水浒传》中各具特性的人物描写。在其批语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说道，猎户是“猎户口谈”(第四十三回)，虔婆“像虔婆口腔”(第二十一回)，义士有义士行径，如“武松杀淫妇、奸夫，一团雄武，石秀杀和尚、婆娘，一味松秀”(第四十六回)，《水浒传》“描画身口”，真乃“各各如其心，如其人”(第六十八回)。芥子园本的评点者在第二十四回中总结《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时便说：“《水浒传》之妙，不惟说正采人活现，即旁边没要紧的，俱极尽人情世故。此文心细而真，文笔曲而绕处，诸小说必不能及。”这还是很符合《水浒传》实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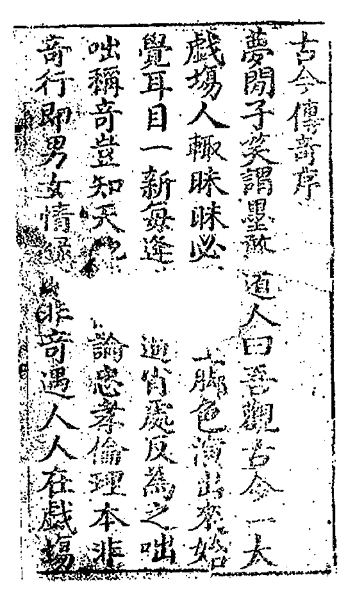
三、 关于《水浒传》情节结构的安排，评点者发表了不少有益的看法。如第三十四回，小说写梁山英雄设计留秦明入伙，对此，芥子园本批道：“计捉秦明，波澜愈阔，声势愈大，然秦明不归，仍不曾露出宋江，至此尚能养题，奇绝奇绝。”评点者还说第四十九回的描写是“顿挫参差，绝好文绪，便有两头双尾之巧”，足“见叙术之妙”。当然，《水浒传》情节结构的安排并非尽善尽美，诚如评点者在第四十二回的眉批中所说：“凡小说戏剧，一着神鬼梦幻，便躲闪可厌，此传亦不免，终是扭捏。”如宋江，法场上得救后，只顾饮宴取乐，多日才想起家中老父。这种安排，便实属不该。评点者认为，“在江州便应念父，便应搬取，何至此始及？虽不应认真，然太脱卯”。这里，评点者对艺术创作中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已具有朴素的认识。

四、 评点者对小说的审美欣赏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水浒传》第三十回，写武松痛打蒋门神之后，遂“邀众高邻，直吃得尽醉方休，至晚，众人散了，武松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在此，芥子园本批道：“对着不敢做声与羞辱满面的，只点此一句酣睡，亦不说费力，亦不说中酒，亦不说快心，含蕴甚深，随人自解。”小说的这种描写，的确给读者留下了驰骋自己想象的广阔空间。再如第五十八回，评点者说：武松与宋江二人见面后，本“应有许多说话，偏不叙一句，只用一‘引’字尽之”，“非俗识俗笔所能辨”。在第四十三回中他把这种“不多语求全”的笔法称为“史笔”。并在第六十六回的评点中总结说：“作文意思，语句一般只看安顿处，便分优劣。”最能体现芥子园本评点者审美理想的描写，自然要数第六十八回了。梁山英雄活捉了史文恭以后，回到山寨忠义堂，都来参见晁盖之灵。值此，宋江特让萧让作了一篇祭文。而评点者认为，只有“痴小说必真有一篇祭文矣”，《水浒传》的妙处，就在于它并没有写出这篇祭文，这便给读者留下了宽广的自由思考的余地。事实上，由后面梁山大小头领的“举哀”、“挂孝”及“将史文恭剖腹剜心”的行为举止，人们便会自然充分想象到这篇祭晁盖之文，该是何等地遒劲和庄严，凝重和悲壮！（吴兆路）

Jin-Gu Chuanqi

《今古传奇》 小说选集。又名《古今传奇》、《古今称奇传》。十四卷。清无名氏辑。首梦闲子序。存有康

熙十四年(1675)坊刻本。选自“三言”、《拍案惊奇》、《石点头》、《欢喜冤家》等书。计：


古今傳奇序
夢閒子笑謂墨憨道人曰吾觀古今一大
戲場人輒眯眯必 上腳色演出來始
覺耳目一新每逢 逆肯處反爲之咄
咄稱奇豈知天 論忠孝倫理本非
奇行即男女情緣 非奇遇人人在戲場

清康熙十四年刻本《古今传奇》序

卷一 《李妙惠被逼守节 卢梦仙江上寻妻》(《石点头》卷五)

卷二 《江都市孝妇屠身 屈原祠泥马显圣》(《石点头》卷十一)

卷三 《董秀才受计遭害 申屠娘忍辱报仇》(《石点头》卷十二)

卷四 《苏知县贼船受害 审姚大罗衫再合》(《警世通言》卷十一)

卷五 《唐解元玩世出奇 华学士剖疑全名》(《警世通言》卷十六)

卷六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拍案惊奇》卷二十)

卷七 《酒中酒尼姑迷花 机中机秀才报仇》(《拍案惊奇》卷六)

卷八 《辛瑶琴身坠柳巷 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卷三)

卷九 《陈郎计骗三巧儿 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卷一)

卷十 《刘秉义弄巧成拙 乔太守将假判真》(《醒世恒言》卷八)

卷十一 《李二白舍命行奸 花二娘转志全名》(《欢喜冤家》卷一)

卷十二 《王有道疑心弃妻 柳生春积德中举》(《欢喜冤家》卷十八)

卷十三 《蔡指挥赴任被害 蔡小姐忍辱报仇》(《醒世恒言》卷三十六)

卷十四 《两小姐各从其便 二进士俱不落空》(出处待考)

（朴 之）

Jin-Gu Qiguan

《今古奇观》 明代小说选集。四十卷。原名《古今奇观》，一名《喻世明言二刻》。编选者署名抱瓮老人，其真实姓名不可考。大约为明末苏州人。集中所收小说均出自“三言二拍”，计《喻世明言》八篇，《警世通言》十篇，《醒世恒言》十一篇，《拍案惊奇》八篇，《二刻拍案惊奇》三篇。对所选各篇，编者在文字上略有修改，并注有眉批。就集中列选的《二刻拍案惊奇》的刊刻年代以及书中“皇明”的称谓和二字提行而言，此集的成书当在崇祯五年(1632)至崇祯十七年之间。

此书的选编标准大致如下：“一曰著果报，二曰明劝惩，三曰情节新奇，四曰故典琐闻，可资谈助。”(孙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此外，本书还有一个特点，虽名为《今古奇观》，却只选明人之作，宋元作品悉弃不取。

选集中的四十篇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尤其是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其中既有宣扬忠孝节义、宗教迷信的平庸呆板之作，如《羊角哀舍命全交》、《刘元普双生贵子》；又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反映现实生活、曲尽人情的优秀作品。

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以其“卷帙浩繁，观览难周”自清初以来曾一度湮没不彰。《今古奇观》作为“三言二拍”的一个较精萃的选本便取而代之，几百年来，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为后人保留了明代小说的真实面貌。

今存版本有明吴郡宝翰楼刻本，清芥子园刻本，同文堂、文英堂等重刻本、翻印本多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学颉校注本，又对原刊本作了订正和增删。

（晓 舒）

Jin-Gu Qiwen

《今古奇闻》 清代小说选集。二十二卷。一名《古今奇闻》。每卷一篇。题“上元王寅冶梅氏选”。王寅，字冶梅，别号东壁山房主人。江苏南京人。生平事迹不详。卷首有清光绪十三年(1887)自序。

此书系杂取他书而成。卷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卷二《刘小官雌雄兄弟》、卷六《陈多寿生死夫妻》、卷十八《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选自《醒世恒言》。卷十《梅屿恨迹》选自《西湖佳话》。卷十四《刘孀姝得良遇奇缘》选自清人小说《过墟志感》(又名《天合良缘》)。卷二十二《林蕊香行权计全节》选自清王韬《遁窟谰言》。其余十五篇均选自清草亭老人《娱目醒心编》，并将《娱目醒心编》中自怡轩主人评语一起抄录，盖几囊括草亭老人之全书而尽之。细审自序，亦系抄袭自怡轩主人的《娱目醒心编序》，而王寅称昔年“浮海日本国，搜罗古书中，偶得《今古奇闻》新编若干卷”，实不可信。

王寅编选此书的目的，仍在于“处处引人入于忠孝节义之路，既可醒世警人，又可以惩恶劝善”。因此全书由上述几部书中宣扬忠孝节义的小说汇集而成，并对部分篇名作了改动，如《娱目醒心编》卷二《唐长姑聘妹配衰翁》，在此书中则改为《唐淑女聘妹为姑续宗祀》，其他篇名的改动亦类此，谈忠说孝之意较原名更为浓烈。此书今存清光绪十三年上海东壁山房刊本，齐鲁书社排印本(1988)。

（朱子锐）

Jinshi Shuo

《今世说》 清代文言小说集。八卷。王晫撰。模仿刘义庆《世说新语》而作。记述清初人士的言行。按内容

分类，共三十类。除无自新、黜免、俭啬、谗险、纰漏、仇隙六类外，余均与《世说新语》相同。另有小注若干。所载事实，有的出于王晫自撰，有的则自他人著作中择录。文笔简洁。鲁迅将它列为可读的古籍之一。书中“载入己事，尤乖体例”，曾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批评。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粤雅堂丛书》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以及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7)。 (刘 蕤)

Jinfenxi

《金粉惜》 明末清初小说集。十二卷十二回。题“梵香阁逸史搜辑、湖上客蠡庵评润”，编撰者真实姓名不可考。所记多明事，官秩与习俗亦为明时，当成书于明末而刊刻于清初。现存古吴梵香阁写刻本，今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每卷写一事，计：卷一《鸳鸯池》，叙成都才女古文玉，容貌秀丽，其父出榜招婿。新任四川察院岳奇，乔装易名，前去应征，被文玉面试选中，终成眷属。卷二《胭脂虎》，写河南归德府秀才单纯，娶妻皿氏，刁横狠毒而无子。单纳妾，妻不容，百般折磨，甚至打死。单纯官户部尚书，救出衢州漕运司天彪。天彪感其恩，将女儿青萍许之为妾。青萍制服皿氏，后各生一子，中举为官。卷三《离亭燕》，写钱塘杞有与颜可贞恋爱事。卷四《选婿楼》，写金陵弓道持为女娴娘筑楼选婿。江都才子米伟被选中。米纳妾有孕，娴娘嫉妒，以礼送走。待娴娘死后，方返家，香火不断。卷五《盗菩萨》，则记商丘山愿民之妻匡氏，性淫荡，与人私通，并谋杀亲夫，终被处死。卷六《蠢东西》，写小民胥有财，因拾得贼人财宝而暴富。目不识丁的谢爱江，充当塾师，坐馆胥家。有财性悭吝，每日仅供薄粥，将谢饿死。死后告之阎罗，阎王判胥系一介力夫，妄自尊大，罚为猪；谢爱江连《百家姓》都读不通，竟敢冒充塾师，判为狗，均再转人世，报应不爽。卷七《莱作韭》，描写江南庸医史思文夫妻，不识药性，一味贪财，伤天害理，将人治死，终遭报应。卷八《千金砚》，写秀才言伦伯，祖传宝砚一方，虽一再出手，却失而复得。卷九《清照亭》，叙福建邵武府儒生胡造先与巫氏爱恋，后误入鬼寺，误为鬼婿，终于看破红尘，遁迹空门，飞升成仙。卷十《虎结缘》，构思奇巧，写两只老虎吃了知县，险被毒死，后雌雄二虎修行成仙。知县搜刮民膏，歹毒极至，其毒性可将老虎致死，对封建官吏的饕餮本性，揭露得入木三分，带有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此篇在《金粉惜》中，思想成就较高。卷十一《色迷猴》，写广东梅岭老猕猴与人结亲生子，为张天师降服。卷十二《女萧何》，写金陵秀士东方大才之妻柳氏，泼狠毒辣，终被惩罚。

《金粉惜》反映生活面较为宽泛，婚姻爱恋，悲欢离合，人情世态，仙灵怪异，尽收其内。哀辑闻见，加工润饰，全书文字风格颇为一致。终因故事一般，在已见小说作品中多可捕捉到它们的踪迹，况多言因果劝惩，立意不高，故流传不广，至今已属罕见。曾被译成满文，但非全帙，仅收七篇。满文本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藏。

(刘小营 毛必扬)

Jin Feng

金丰 《说岳全传》的增订者。字大有，福建永福(今福建永泰)人。约生于康熙年间。卒年不详。他和钱彩一起，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岳武穆王精忠传》等历史演义的基础上，改编成《说岳全传》一书，题“钱彩编次，金丰增订”。卷首有金丰所撰序言一篇。这篇序言在总结历史小说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有人重“实”，有人贵“幻”，着重论述了实与虚的关系，颇具理论价值。他认为，历史小说“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这就是说，两者不可偏废。“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因此，他强调“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应当相互补充，相互结合，做到“以言乎实，则有忠有奸有横之可考；以言乎虚，则有起有复有变之足观”，最后达到“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的艺术效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说岳全传》在描写岳飞及其抗金活动时，不完全拘泥于历史记载，虚构了不少人物和故事情节，而对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又尽量使其入情入理，富于现实性。《说岳全传》的创作基本上实践了作者的理论，因此相对比较成功。 (黄 霖)

Jingangjing Jiuyi

《金刚经鸠异》 唐代小说。《酉阳杂俎》中的一篇，见续集卷七，《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取出单列一目，仍题唐段成式撰。共二十二条。第一条中，段成式记其父在蜀中两度遇祸，皆因平日念《金刚经》至勤，终得逢凶化吉，故“摭拾遗逸，以备阙佛事，号《金刚经鸠异》”。可见这卷全是为宣扬佛教，专记有关《金刚经》灵验故事的小说。全书历记因念《金刚经》而治人病苦、解人危难、救人生命的种种神异故事。如第十四条记石首县沙弥道荫夜行遇虎，即坐地念《金刚经》，虎竟不敢前，终得脱身。《金刚经》不但能让人在阳间脱险，而且在阴间也能受益。如第十三条记江陵僧法正得病死，在冥司因平日勤念《金刚经》而备受礼遇，且放归人间，终得长寿。 (顾 青)

Jin Hailing Zongyu Wangshen

《金海陵纵欲亡身》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二十三。叙金废帝海陵荒淫暴虐事。取材于《金史》卷六十三《海陵诸嬖传》，《艳异编》卷十四宫掖部《金废帝海陵诸嬖》、《昭妃阿里虎》、《贵妃定哥》、《丽妃石哥》、《柔妃弥勒》、《昭妃阿懒》、《昭媛察入》、《寿宁县主什古等》、《海陵》诸条，及《情史》卷十七《金废帝海陵》(即金主亮)目下九条，均录自《金史》。本篇在衍庆堂翻刻本及一般通行本《醒世恒言》里，均被删去。《京本通俗小说》收有此篇，题作《金主亮荒淫》。缪荃孙重刊《通俗小

说》时，以其过于淫秽而弃去不刻。后来叶德辉曾将此篇重刊，单行于世。叶氏曾断言为宋人作品，学术界多有异议。胡适曾据小说中有“西洋国”之称谓，认为绝对不是宋人作品。实际上篇内明写“后人将史书所载废帝海陵之事，敷演出一段话文”，由此即可证明它是“后人”而非宋人灭金时的作品。《金史》为元脱脱编；既是依据史书，当然也不会是金代之作。其中多有骂“鞑子”语，也不会是元人之作。有人认为作于明隆庆、万历间，和《金瓶梅词话》是同时代作品。小说写的虽是金海陵荒淫，实则也是明中叶以后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形象概括或折射。小说虽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荒淫腐朽、暴虐残忍的罪恶本质，但由于对两性生活的赤裸裸描写，削弱了它应有的价值。又有《海陵佚史》一书存世。（周中明）

Jinhuashen Ji

《金华神记》 宋代志怪小说。崔公度撰。崔公度，字伯易，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口吃不能剧谈，而性绝敏，读书过目不忘。欧阳修得其《感山赋》，以示韩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馆。授和州防御推官，为国子直讲，以母老辞。元祐、绍圣（1086～1097）之间，历兵部、礼部郎中，国子司业，除秘书少监、起居郎，皆辞不受。知颍、润、宣、通四州，以直龙图阁卒。《宋史》卷三百五十三有传。《宋史·艺文志》著录其《感山赋》一卷。

《金华神记》，原载《曲辕集》。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十云：“崔伯易尝有《金华神记》，旧编入《圣宋文选》后集，今无此集。近读《曲辕集》，复见之，因载之以广所闻。”现存于《墨庄漫录》。明自好子《剪灯丛话》卷十及《香艳丛书》第十集亦载此文，大概即据《墨庄漫录》辑出。

本篇叙汴人吴生，嘉祐中罢任高邮，南适钱塘，泊舟于望亭堰下，月夜见有绯衣披发者自林间出，后一少女叱之去。女谓绯衣者为吴之宿仇，来索吴命，得女救护方免死。女自称金华神，前生与吴为姻好。遂入吴舟中共饮谈笑，至明，题诗一章而去。此事迷离恍惚，甚为怪诞。篇末不言吴生所终，尚有余韵。本篇收入《圣宋文选》后集及《墨庄漫录》，可见当时人视为纪实之文。《墨庄漫录》卷十还收有崔公度《记陈明远再生事》一文，叙陈明远于泗州得老僧授金字《金刚经》，读之。明年死三日复生，自言见僧引之还，并在冥中见地狱冤报事。这是一篇较长的入冥故事。（程毅中）

Jin Huazi

《金华子》 五代笔记小说集。原书三卷。五代刘崇远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金华子》三卷，曰：“唐刘崇远撰。金华子，崇远自号也。录唐大中后事。一本题曰《刘氏杂编》。”《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金华子新编》三卷，曰：“大理司直刘崇远撰。五代时人，记大中以后杂事。”《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金华子杂编》三卷。书前自序题“文林郎、大理司直臣刘崇远撰”。《四库全书总目》定为南唐中主时作。自序称少慕金华山神仙赤松子弟兄，因自号金华子。书即因此得名。

书中录唐武宗以后朝野故事，其中记藩镇强弱、将相优劣、文章吟咏等，颇有可资取用者。《资治通鉴》所载宣宗责令狐绹、李景让禀母训、王师范拜县令、王式驭乱兵诸事，皆本此书。谈神异之事者亦颇多，王式道中饮酒一条，颇具《世说新语》风韵。

原书久佚，《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得六十余条，分为上下二卷。后出之《反约篇》本、《榕园丛书》本、《读画斋丛书》本，均从《四库全书》本刻出。然四库馆臣草率从事，不无讹漏，如马戴始以恩地为恩府条，原在《永乐大典》卷一万一千零一，馆臣竟未抄全。清周广业作校注，据《说郛》、《绀珠集》、《唐诗纪事》等书补文四条，附文一条，刻入《读画斋丛书》，最称详备。然亦有未尽处，如《类说》卷二十五尚有佚文二条，《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考异》引郑颢父祗德遺书戒颢一事，卷二百五十《考异》引追雪李德裕一事，均未能补入；又周氏未能以《唐语林》补正缺讹，亦嫌粗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读画斋丛书》本排印（1958），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8）。（周勋初　严　杰）

Jinji Zhuan

《金姬传》 明代小说。又名《金姬小传》、《李姬传》等，作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杨仪撰。《金姬传》近代丁丙等《八千卷楼书目》始见著录。版本有两个系统。其一来自清人黄廷鉴藏抄本，见于《借月山房汇抄》、《泽古斋重抄》等丛刻中。此一系统传前有杨仪自序，传后有杨仪自跋，接着是黄廷鉴跋。附有《别记》一卷，包括《李嘉谟不拜伪齐官》、《嘉谟孙遇宋宫人》、《金姬题旅舍诗》、《张士德用苏昌龄计下苏州》、《杨椿死节灵异》、《县志讹》等六则长短不一的文字。另一系统来自吴门黄氏（按当指清人黄丕烈）藏抄本，见于王文濡辑《香艳丛书》、《说库》等丛刻中。此本传前无杨仪自序，而有无名氏序，并加“原阙”二字注语，不知所据，或系王文濡拟作。中有“《金姬传》者，盖海虞前宪副五川杨先生著也”等语。《香艳丛书》本传前未署作者姓名，《说库》本则署“清人阙名撰”。传后无跋语，而有《附记》两则，即前一系统《别记》中的三、六两则，而《别记》一卷则只包括前一系统《别记》中的一、五两则，除移作《附记》两则外，还缺两则。

此传通过金姬与张士诚的关系和纠葛，大体上写出了张士诚由起事至败亡的过程。金姬名李金儿，本系宋金对峙时期伪齐政权刘豫的女婿李嘉谟（他不肯受驸马）的后裔。生当元末，年未及笄，便博通经史百家之说，尤精于医卜星算。张士诚起事后，李金儿全家被掳，金儿被分配给张士诚之母曹氏充当侍儿。张士诚每有军事行动，都先由金儿卜算，多奇中。金儿早知张士诚

只有十二年的气运，但不肯直言。张士诚对金儿的美色颇为垂涎，金儿则多次设法脱身。张士诚据有苏州后，欲加封金儿为妃。金儿向天祈祷，跪地合十而死。传中对金儿主要写其赋性忠洁，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对张士诚则主要写其纵兵杀戮，掠夺民财，重用庸材和小人，终于自取灭亡，但对他也未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至于《附记》六则，其主旨则在表彰忠烈，抒发兴亡之感，具有相当鲜明的民族意识。

传文和附记中的大量细节多为作者的渲染和虚构（钱谦益《书杨仪金姬传后》及黄廷鉴跋）。叙述和描写文字雅洁，颇类史笔。黄廷鉴溢美："至其文之华赡奇丽，实堪与'虬髯'、'红拂'等篇并传矣。"

（薛洪勣）

Jinlanfa

《金兰筏》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回。作者佚名。题"惜阴堂主人编辑"、"绣虎堂主人评阅"，回后有顾天飞评语。"惜阴堂主人编辑"、"绣虎堂主人评阅"的小说尚有《二度梅全传》。

书名"金兰"乃交友之道；"筏"乃渡人之意；"金兰筏"则劝人慎交。小说写明万历年间御史之子田中桂在杭州结金兰之社，为社友仇人久、翟有志等奸人唆诱，纵情声色，荡尽百万家产，后又为仇、翟等欺蒙诬陷，下狱论死。中桂发妻虞赛玉迁居僻地，纺绩为生。会中桂父私征银两事发，籍没家产，发往宁古塔充军。适有中桂社友元正文殿试得中探花，钦点浙江巡按，为中桂辨明冤情，馈赠银两，使其夫妻团聚。中桂从此发奋苦读，殿试中了榜眼。宰相张阁老择婿，欲赘中桂入府。中桂不忘发妻恩德，坚拒之，并上本辞官。阁老大怒，命锦衣卫将中桂拿交刑部治罪。后经元正文从中调停，中桂回心转意，被释出狱，遂娶张氏为妻。张阁老亦有意开脱中桂父母，任中桂为淮凤赈饥特使，颇有建树，其父母被赦归里。中桂擢升江南巡抚，虞氏张氏同事田生，阖府团圆。

本书注意刻画人物，其中尤以虞赛玉及反面人物仇人久、翟有志的性格颇见特色。但褒贬人物，时有斧凿之迹。文中插以大段说教议论，尤为赘疣。全书情节虽自成格局，但"一夫二妇"的模式终落俗套。

今存乾隆间刻本及郑振铎藏本，后者为五卷二十回。

（吴 郑）

Jinlan Si You Zhuan

《金兰四友传》 明代小说。作者佚名。见《国色天香》等书。写苏易道与李峤之间的男色事。据载，唐代诗人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四人号称"文章四友"。本篇的所谓"金兰四友"则指苏易道、李峤、崔融与杜审言，将苏味道改为苏易道。开篇只称"时海宇奠安"，无朝代名，文中出现的年号也是虚拟的。大约这是编者或作者有意为之，以免诬古人之讥。

故事主要写苏易道想方设法追逐李峤的过程。开始写他们互送礼品，诗词赠答，以表互相渴慕之意。但因居住异地，离多会少。崔融便为苏易道出主意，让他以外出求学为名，而得与李峤同塾。在遭到李峤多次拒绝后，终于勾搭成奸。此时李峤年方十六，作者将李峤女性化，不仅貌如美女，而且也讲"忠贞"，也有"吃醋"的行为。后苏易道先其他三人而得官职，苏又将李带到任所，一切政务皆先请问于李，因而政绩卓著。李峤犹如"贤能夫人"。最后，作者称，四友俱得荣显，"盖因忠信诚实而著为后（世）之龟鉴"。

作品从某些侧面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统治阶级的日趋腐化没落，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本篇所写虽是一些有名的诗人，但文中的大量诗词，均为作者拟作，毫无唐人气象。以写女性的词语来写男性，矫揉造作，更充分显露了作者的心灵和趣味的俗恶。

（薛洪勣）

Jinlian Xianshi

《金莲仙史》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四回。自序署"台南青阳道人潘昶，（字）明广"。有光绪三十四年上海翼化堂刻本。

书叙道家诸仙祖之道统及主要事迹。东华帝君得道，度钟离权；钟度吕洞宾（纯阳子）。宋金交战，秦桧弄权，潼关将领王世雄隐归故里，遇钟吕二仙点化得道。王自号重阳，摒弃美人、金银、恶虎、强徒之诱惑及威胁；见金光中呈现七朵金莲，遂与道友结庐修行三载，居地穴养神十二载，云游布道。重阳在登州收徒马丹阳、谭长真。马之妻孙氏自毁容貌，被赐名孙不二，亦登道途。又收登州邱处机（号符阳）、文登县郝太古等，往谒终南山钟吕二仙。钟仙命重阳度齐"七朵金莲"方可入仙班。重阳率徒游江南，以水火饥寒考验诸徒，再收扬州刘大德（长生）、文登王孝先（玉阳）。门徒逾千，唯马、谭、孙、邱、郝、刘、王七人成道。重阳将逝，浑身恶疮，诸徒离散，除孙不二为女流外，唯六徒抬龛入葬。至登州，龛生奇香，重阳已化为清风。诸徒分头传道，马丹阳回登州全真庵，著《金玉渐语》等；孙不二至洛阳，创清隐派；王玉阳隐入中条山，著《云光集》；邱处机居磻溪，大死七次，小死无数，自号长春子，著《磻溪鸣道集》，又率徒西游，作《西游记》；谭长真游成都，立南无派；刘长生游终南等地，著《仙乐》等，立随山派；郝太古游江州、赵州，遇云姑，在华山凿壁炼丹，立华山派。元蒙灭金，邱处机应召入京，建白云观。元灭南宋，忽必烈弘扬道教，诸派被封真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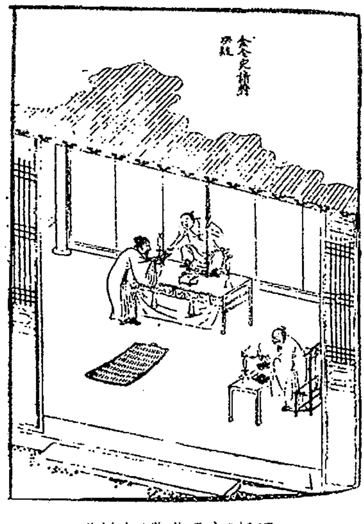
全真七子及诸仙至终南山朝见钟吕二仙，又谒拜玉帝，玉帝分别赐封。

小说取材于《七真年谱》、《金莲正宗记》、《紫纲纲目》等多本道教史传，亦采《列仙传》、《吕祖全传》、《历代神仙通鉴》等逸闻，强为撮合，率尔成篇，文字粗疏，情节枯燥，可视为全真教史的通俗读本。

（周华斌）

Jin Lingshi Meibi Chou Xiutong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十五。入话叙苏州玄妙观道士张皮雀利用迷信，惩罚为富不仁的娇公故事。取材于钱希言《狯园》卷二《仙幻字误书草》及《仙幻学心雷》、《识小录》卷四《张皮雀》。正文叙昆山人金满为管库的令史，库内被盗，疑为家童秀童所为，捕拷时秀童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案得白，金满念秀童无端受屈，无以为酬，乃以美婢金杏许配秀童为妻。


明刻本《警世通言》插图

本篇旨在说明凡事要凭真实见，不可冤屈好人。秀童九岁即卖在金家，把金满当阿爹，出于孝心，取壶酒与阿爹散闷，却招来了金满对他的怀疑，认为"这小厮平昔好酒。凡为盗的，都从好酒赌钱两件上起。"作者写道："只因家长心疑，险使童儿命丧！"金满又设坛叩求莫道人拈示真盗姓名，莫道人写出秀童二字，使金满更确信无疑，遂将秀童缉捕拷打。后查出真正的偷盗者，才使秀童的冤狱得到昭雪。莫道人的荒谬自不待言，然而作者把最后的破案与张二哥除夜梦城隍吩咐的话相联系，鼓吹什么"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莫道无神也有神"，本篇入话所写这句话，不仅说明了作者对神的矛盾心态，而且也给作品前后情节的发展带来了矛盾。不过它强调"凡事要凭真实见"，切忌主观怀疑，还是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的。（周中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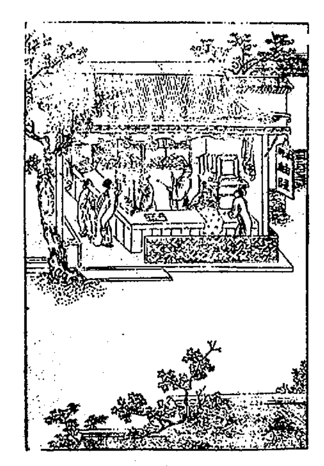
Jinman Ji

《金鳗记》 宋代话本。佚名撰。《宝文堂书目》著录。即《警世通言》卷二十《计押番金鳗产祸》。题下原注："旧名《金鳗记》"。篇中有"时遇靖康丙午年间，士马离乱"语，观其对当时社会习俗的描写，似为南宋时期之作。小说描叙一个押番家破人亡的悲剧。主人公庆奴是计安的女儿，两次嫁人离异，后来给高邮军主簿为妾，却又和人私通，被发觉后，杀人逃走。其父母也被庆奴的丈夫周三杀害。后来，庆奴和周三都被捉住，判了死刑。在这则故事中，共有七人死于非命，写出了一个社会悲剧。但作者把它都归咎于计安之妻曾杀一条金鳗所招致的果报，劝戒人们莫害非常物，从而在"行善"的掩盖下，冲淡了小说的思想意义。篇末虽以官府断案作结，近似公案类小说，然构成全篇情节主线的是庆奴的命运遭际。计押番夫妇以父母之命，一再包办女儿的婚姻，酿成了全家的横祸。庆奴虽有争取婚姻自主的愿望，但所遇非人，逐步堕落为杀人罪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罪恶。作者匠心独运，选择庆奴与四个男子的关系来构架故事，语言质朴，情节曲折起伏，具有艺术审美价值。（张 兵）

Jinpingmei

《金瓶梅》 明代小说。作者难以确考，诸说不一，可概括为两类：一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一为文人作家独创。至1991年底，已提出写定者或作者主名者不下四十种，没有任何一种说法为国内外研究者所认可。现存最早刻本，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新刻金瓶梅词话》。

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第一部以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表面上写北宋末年几年间事，而实则写明事，无论典章制度、人物事件，还是史实习俗、方言服饰，无一不打上鲜明的明代印记。《金瓶梅》之为书，尤其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是以《水浒传》为蓝本，敷衍铺张而蔚为大观。《水浒传》所使用的宋、元方言，至明，已成为历史陈迹，不复使用，故《金瓶梅词话》在引用时，必须以当时的语言加以解说或串讲，否则读者或听众不知其所云为何。譬如：《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大官人，你听我说，但凡挨光的两个字最难，要五件事俱全。"到了《金瓶梅词话》第三回："怎的是挨光？似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又如"捣子"一词，《水浒传》中凡三见，即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二回，如："如今这捣子病得重"，"余者皆是村中捣子"。至《金瓶梅词话》第十九回："那时，宋时谓之捣子，今时俗呼为光棍是也。"词话中的"如今"、"今时"，指的就是明代，确凿无疑。


明刻本《金瓶梅》插图

小说写的是明代史实，例证尤多，如第七回，孟玉楼说："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支使。"据《明史》记载，太仆寺之有马价银，始于明成化年间。朝廷挪借马价银，为度过财政困难的应急办法之一，最早见于嘉靖十六年(1537)(《明实录》)。至于采

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
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
情憂鬱爲甚上智之士與化俱
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
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爲

明万历刻本《金瓶梅词话》序

"皇木"，自成祖后，各代有之，至世宗、神宗而极。建"皇庄"，宪宗时定名，嘉靖十九年(1540)记录在案(《明实录》)。小说第五十八回所写"临清钞关"和有关纳税细节，亦与明代史实相符。盖明代所设钞关，全国共十一处，临清居其一。小说卷首之"酒色财气"《四贪词》，更是明代实有之事，不仅有万历十七年(1590)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奏酒色财气四箴，批评、劝谏皇帝朱翊钧之史实，而且嘉靖时已有周府镇国中尉朱勤熨、郑王朱厚烷上疏陈四箴事件(《明实录》卷三百三十七、三百三十八)。至于小说中的宋时人穿的是明代的服饰，饮的是明代才出产的酒，比比皆是，不必一一覼缕。

尤为人们注目的是：在《金瓶梅词话》里，竟出现了几个真名实姓的明朝人。他们既不同于《水浒传》或《宋史》里的人，也不同于作者凭空虚构的人物，而是实实在在的明代人。而且，《金瓶梅》的描写，和他们的生平行实也大体相符，如第四十八回、六十五回写到的阳谷县丞狄斯彬，小说写他"本贯河南舞阳人氏，为人刚而且方，不要钱，问事糊涂，人都号他做'狄混'。"在《明史》里，狄斯彬与马从谦、孙允中并附《杨允绳传》后，溧阳人，《溧阳县志》有传。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御史，因弹劾提督中官杜泰，被贬为宣武典史。溧阳有二：一在江苏；二在河南。明代县丞是县的佐贰官，实际上就是典史。可见小说的描写，确有所本。又如第六十五回、七十七回提到的韩邦奇，也在明代颇有名望。钱谦益说他"汝节(韩邦奇字汝节)奇伟倜傥，谈理学，负经济，海内称苑洛先生"(《列朝诗集小传》)。这与小说写他"志多清修，才堪廊庙"，亦基本相符。类此者，或一笔带过的明代官吏还有。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词话》中的个别重要人物，在明代也可以找到：西门庆的亲家陈洪，就与隆庆年间的司礼掌印太监陈洪的姓名一模一样；小说主角之一、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明万历间就有一位与他同姓同名。这个陈经济，字鸿宇，河南禹州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任湖州知府，外号"陈老鸦"(《万历野获编·士绅怪癖》)。司礼掌印太监陈洪、外号"陈老鸦"的陈经济与《金瓶梅词话》中的陈洪、陈经济究竟是什么关系？倒是研究者尚未涉猎的一个问题。

《金瓶梅词话》假托宋朝，实写明事，明代的现实社会生活进入长篇小说领域，就为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开拓了新纪元。原来在中国长篇小说中(包括宋元讲史平话)，占据主要位置的，不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就是超人的传奇英雄，或者是荒诞虚幻的神魔鬼怪，只要看一下《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明代大量出现的讲史、神魔篇什，就可知晓。《金瓶梅》出，为之一变，它笔下的主要人物，乃是现实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市井细民、下层官吏、商人、地痞、无赖、娼妓、牙婆、医生、和尚、道士……，芸芸众生。诸凡明代城市生活中的三百六十行，各色人等，无不尽揽其内，构成了一幅绚丽丰富的明代社会生活风俗画卷。由《金瓶梅词话》发端，中经《醒世姻缘传》，而至《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晚清谴责小说，组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一条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思想与艺术 《金瓶梅词话》通过西门庆一生的发迹变泰、兴衰荣枯，揭示了处于封建主义制度末世的明代社会的真实内幕，上自权臣、酷吏，下至篾片、地痞，形形诸色，无恶不作，寄寓了作者愤世嫉俗的创作主旨。西门庆的一生，小说第四十八回的几句话作了形象概括："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这个开生药铺的破落户，由于他上通权臣，下揽无赖，巧取豪夺，短短几年，摇身一变，不仅家赀万贯，而且谋得一官半职。钱财通谋官升迁之道，为官是攫财钱之路。原本混迹于花街柳巷的西门庆，充其量暗害武大郎、花子虚，强占潘金莲、李瓶儿，一旦当了理刑副千户，就明目张胆，贪赃枉法，收取五百两贿银，放走杀人犯苗青。这个昏庸匪类的凶暴小人，所以敢如此明火执仗、胡作非为，就因为他是当朝宰相蔡京的义子，并将蔡京手下的网络，扩展到整个封建官僚机构，上上下下，沆瀣一气，腐败不堪。作者以犀利的笔触，作了无情的揭露与鞭笞。而苗青一案引发出的安童，则不辞辛劳，为主人伸冤；清官曾孝序主持正义，却被罢黜为陕西庆州知州，最后被蔡京一伙锻炼成狱，窜于岭表。善良与邪恶，形成了鲜明对照，字里行间，流淌着斑斑血泪，迸发出悲愤欲绝的控诉与呼号。

《金瓶梅》作者愤世嫉俗的深刻寄寓，更多的是通过客观事件的艺术描绘，给予深层的抨击。如第四十八回祭祖场面的描写，就是典型的一例。祭祖，在封建社会是最为隆重虔诚的，西门庆生子加官，双喜临门，自然要到祖宗的坟上，祭告托先祖之福荫，混到了这步天地。不仅西门大院的众妻妾家丁，连同亲戚友朋、清河县里的头面人物都得请到，借以炫耀一番。然而对这样一个肃穆庄严的场面，作者却用一种调侃的笔法，有意和李瓶儿的殡葬描写作鲜明对比：李瓶儿仅是西门庆的一个小妾，为其出殡埋葬，用了六十三、六十四两大回文字，写得如火如荼；而西门庆祭祖，却是淡淡几笔虚写，实则描绘了潘金莲与陈经济的调情戏谑，并且写得绘声绘色，情趣横生。如此大场面，没有丝毫的起敬起孝，有的只是女婿调戏小丈母，把这段封建礼教最不能容忍的乱伦行为，镶嵌在封建社会最为隆重的祭祖

场面里，可以说把西门庆的祖宗以及整个西门家族都给骂绝了。寓不言中褒贬人物，讽刺世风，入木三分。

《金瓶梅》另一个主要人物是潘金莲。她生性狠毒，刁钻淫荡。因与西门庆通奸，亲手毒死武大；进入西门大院，又与琴童、陈经济有私；赶出家门之后，还拿王潮儿"解渴"，确是够淫荡了。说她狠毒，则是"把拦汉子"，牢牢拴住西门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把唯一可与她匹敌的李瓶儿打下去，特别是李瓶儿生了官哥儿后，更视为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潘金莲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淫妇形象，从一个聪慧美丽的少女，步入那个世风浮薄的社会；由作婢女，到被张大户奸污，后又强配武大为妻，她的身心都受到摧残和损害。她却不逆来顺受，而是一个争胜好强、毫无顾忌的女性。她为了获得男子的追求而感到心满意足，至于封建伦理道德对一个女人的规范和禁锢，都抛到九霄云外。围绕着潘金莲等与西门庆的淫乱描写，从明代末年起，《金瓶梅》就被有些人视为"坏人心术"的"秽书"，戴上"淫书"的恶谥。其实，这种看法是缺乏分析的。

淫书与非淫书，在中国小说史上向无界说，不妨以鲁迅的论述加以鳌定："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中国小说史略》)以此衡量《金瓶梅》，显然不在"著意所写，专在性交"的"末流"淫书之列。尽管书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者三十三处，但在这部长达近百万字的小说中，充其量仅占百分之一、二；何况《金瓶梅》中的性描写，除了韵文部分意在渲染，可以全删之外，都与刻画人物性格密不可分。潘金莲之狡诈，李瓶儿之温顺，王六儿之贪财，宋惠莲之"占高枝儿"，无一不在性生活描写中，鲜明地展现其性格特色。以宋惠莲为例，所占篇幅不多，却是《金瓶梅》中塑造得成功的典型形象之一。她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行为放荡与善良心地，觉醒与抗争，通过多侧面、多层次，包括与西门庆的几次性关系的皴染，刻画出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引人叹喟的下层妇女的复杂性格。全然抽去对她性生活的一些描写，这个"辣菜根子"的性格，必然黯淡失色。同样，西门庆也不单是个市井恶棍，同时又是十六世纪一个新兴的雄心勃勃的暴发户，西门庆的形象史，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全面崩溃，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破土而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史，有着丰富的内涵。删去西门庆的性生活描写，也必然破坏了这个形象的完整与丰满，尽管他还是西门庆，但却不是小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性格，没有一个是单色的，这正是较之它以前长篇小说，在人物性格塑造上取得的独特艺术成就。更何况《金瓶梅》成书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大转折时代，代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新生力量，为了廓清它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朝着一切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宗法道德观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尤其与"存天理，去人欲"的虚伪道学针锋相对。情与性，就是它们手中两把锋利的匕首，投向禁锢人欲的封建礼教。专就这个意义上来说，《金瓶梅》从大胆肯定人的性欲出发，进一步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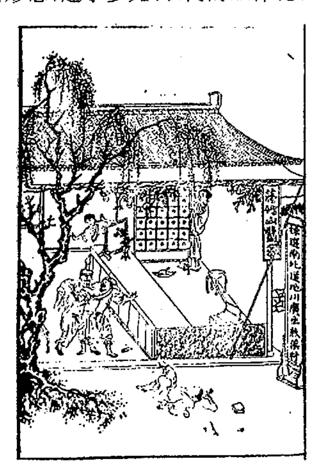
《金瓶梅》断然不是一部淫书，不等于说《金瓶梅》中就没有淫秽描写；肯定情与性的进步历史作用，更不是为《金瓶梅》中的严重缺陷曲意回护。《金瓶梅》的性描写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与刻画人物性格密不可分；二是为写性而写性，肆意铺张，成为赘疣，删去这一部分，丝毫不会影响小说的美学价值；三是重复雷同过多，有的可一笔带过，即便第一种情况，里面也掺杂了一些纯动物性的刻露描写。因此，从总体上看，《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并不是成功之笔，恰是这部小说的严重缺陷。关键在于作者的欣赏情趣低下，只要一涉性行为，便把人的价值降低到一般动物的层次，而没有美的升华。同时，《金瓶梅》的妇女观也是落后的，传统的封建观念，视妇女为"尤物"、"祸水"，到了《金瓶梅》，她们变成了反对禁锢人欲的泄欲工具，表现形式不同，而观念实质则一。待到二百年后的《红楼梦》问世，这一观念才得到彻底改变。《金瓶梅》的这些缺陷，自有其时代局限，也与它的成书过程有关。

明代中后期，淫风炽烈。皇帝贪淫，代不乏人，花样百出，实属空前。宪宗宠万贵妃，方士胡僧以献房中行乐的秘方骤贵。武宗、世宗、穆宗衣钵相传，笃信媚药，淫佚无度。沈德符认为《金瓶梅》的林灵素所影射的陶仲文，就是靠向世宗进"红铅"而得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如此，权臣竞相仿效，连名相张居正亦不例外。整个世风，江河日下，文人学士，也参与其中。《金瓶梅词话》第六回，描写西门庆把杯子放在潘金莲鞋子里饮酒，就是时尚的真实写照。江南名士、戏曲家何元朗正是在宴客时，脱下妓女的鞋子行酒，而被目为当时文坛泰斗的王世贞还居然就此事"作长歌以纪之"。著名戏曲家臧晋叔因与娈童"游乐"，被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作诗送别，诗云："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风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时尚不以此为丑闻，汤显祖才略作点缀，写到送行诗中。过了半个世纪，钱谦益评论此诗时竟说："艺林至今以为美谈。"上引诗中首句的"长卿"，指屠隆；"曾误宋东邻"，说的是屠隆被控与西宁侯宋世恩"淫纵"，并牵连屠隆与宋妻的暧昧关系。此控是否属实，今已难判断，但屠隆患花柳病而死，却千真万确，汤显祖曾戏为十绝句：《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这组诗绝非中伤他的好友，因为在那个时代，得了性病，并不有损此人的品德，相反，视为风流韵事，故汤"戏寄十绝"。朝野上行下效，文人推波助澜，淫风伸向社会各个角落，"春宫图"应运而生，年轻

女子毫不忌讳，视为“春宫尤情绝”(徐树丕《识小录》)。就连隆庆时的酒杯茶具，也刻上了男女私亵的画像。甚至《金瓶梅词话》三次写到的西门庆在女人身上“烧香”细节，也来自民间，小说《如意君传》作了说明：“我闻民间私情，有于白肉中烧香疤者，以为美谈。”《金瓶梅》成书过程复杂，长期在社会上流传，难免泥沙俱下，良莠混杂，设若为了招徕、迎合部分市民的庸俗情趣，佐以“荤口”，《金瓶梅词话》中杂有淫秽描写成份，就不难想象了。总之，明代中后期社会不可能为《金瓶梅》创造出一幅美的蓝图，折射到小说中，则表现为：对旧的封建礼教讥讽与抨击有余，而对美的理想追求与建树不足；满足于对丑的揭露或陈列，而不能打碎这个丑态毕露的展览橱窗，另铸一个美的高尚的境界。

《金瓶梅》艺术上的成就，如同它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一样，创造出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尤其是小说观念的更新和小说意识的加强，使小说艺术更贴近生活，像现实生活那样多彩多姿，复杂广阔。尽管《金瓶梅》所写之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周围所见之事，但却不是日常生活的实录，而是经过作者艺术的巧妙构思，使它既符合生活本来面目的真实、自然，又大匠运斤、斧凿无痕，以朴质的白描笔法，从平凡的事件中，开掘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在《金瓶梅》之前，还找不出一部长篇小说，像它这样在读者的心灵上，唤起如此强烈的真情实感。

从艺术反映生活这个总题来看，《金瓶梅》无论是形象塑造、性格刻画，还是结构安排、情节勾连，都由过去一元的、单向的平面形态，趋于多元、双向的立体化。小说再不是按类型化的人来配方，来勾勒、演绎形象：好的完美无缺，爱而加诸膝；坏的一无是处，恶而坠其渊，而是打破了单一的性格色彩，出现了多色调的人物形象。潘金莲既狠毒、淫荡，又聪明、美貌；既刁钻、凶恶，又伶俐、敢为；此处对她痛恨不绝，彼处又使你爱怜同情。李瓶儿既有冷酷、恶毒的一面，又有温顺、多情之处，立体透明，真实可信。加之《金瓶梅》的语言，纯系现实生活中的口语，并善用谚语、歇后语，真切、朴素、新鲜、活泼，妙趣横生、耐人咀嚼，使人物性格格外鲜明生动。



明刻本《金瓶梅》插图

小说的结构，也不再是由一个个人物或单独的事件，单珠散颗，强作连环，而是以西门庆这个人物为中轴，辐射到社会的四方八面，组成一个完整的网络，首尾连贯，结构谨严。情节勾连，犹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矛盾刚作缩接，马上又伸延生发，笔大如椽，却心细似发，泼墨生花。小儿官哥，由生到死，在全书中掀起一个波澜，而胆小、怕唬、生病，又时隐时现，曲曲折折。几个小波澜，酿成瓶儿之死、西门庆身亡。一波推一波，涓涓细流，终于汇成江河，掀起狂涛巨澜，动人心弦。围绕官哥儿生病和瓶儿之死，是全书写得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

小说情节之间，再也不是支离破碎的“百衲衣”，而是时空交错，浑然一体，主次分明，曲折有致。或前后关联，危机相倚，如层波叠起，不可穷止；或照应于后，水流去而有回旋之处，雪飘落又吹回风之凌花。如潘金莲、陈经济之关系，间以春梅、秋菊的穿插，从眉来眼去到日趋表化，由调情至入港。春梅始以穿针引线，终以串通一气，大张旗鼓，日夜纵情；秋菊从二十七回丢鞋挨打，到连续几次告密，促成吴月娘最后决断，把潘金莲赶出大门。矛盾纵横交错，蛛丝盘旋环接，细针密线，艺术上编织得天衣无缝。《金瓶梅》在艺术上所取得的现实主义成就，只有《红楼梦》可以与之匹敌。

《金瓶梅词话》在艺术上并非完美无缺，细节描写尚有疏漏之处。西门庆一年可以过两个生日，官哥儿的生年也没个准谱儿，一处一变，削弱了小说的真实性。而大量采录他人之作，如话本《戒指儿》照搬书中，游离于情节主干之外；不分场合及人物心理特征，从戏曲或散曲中抄入大量套曲、单曲，如西门庆临死时与吴月娘的对唱，不仅损害了人物的性格美和真实美，而且显得冗杂芜乱，不够整洁。特别是有的情节重复雷同，第四十八回官哥儿祭祖归来与第九十回孝哥儿上坟回家后的得病请医，吃药用方，照猫画虎，直似抄袭；卧云亭下玩花楼旁，潘金莲撇开吴月娘诸人，独在假山上扑蝶为戏，她和陈经济的调情对话，乃至陈经济上前亲嘴，被潘金莲推倒的情节，第十九回与第五十二回竟有一半文字相同。诸如此类的重复、错讹、破绽，随处可见。尤以最后十几回文字，信笔直书，不复瞻前顾后，生拉硬扯，亦复水到渠成。设若《金瓶梅词话》出于作家的个人独运，很难想象，同一个作家在同一部作品中，后半部居然可以抄袭前半部的文字。写到某些章节时思路敏捷，才情横溢，而写到另一处时，则才思枯竭，非得大段整篇地采录他人之作，都有悖常情。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有的研究者论定《金瓶梅词话》不是文人作家之作，而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并且《金瓶梅词话》也未经文人作家加工写定，看来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版本　《金瓶梅词话》在刊刻问世之前，社会上早有抄本广为流传。先是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从董其昌处得到抄本不传，之后屠本畯、谢肇淛、李日华、沈德符、薛冈等，对抄本流传情况间有记录。综合这些记载，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家藏或持有(包括转抄)《金瓶梅》抄本者，共十一人；二是只有王世贞、刘承禧家藏抄本全书，余皆抄本不全，或二帙，或半部，数量不

等。可惜这些抄本，都已失传。现存《金瓶梅词话》据抄本刻成，其特点是：一，由不同抄本拼凑而成，未经认真加工整理，前八十回与后二十回文字风格明显有异；二，抄本原缺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后补以入刻，故这五回文字与全书前后血脉互不贯串，应是赝作；三，误把抄本中的批语刊入正文，第二十四回的“几句说经济”，第二十八回的“好，省恐人家不知道”均是。

现存《金瓶梅》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为词话本；一为说散本。前者名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十卷，一百回。1931年发现于山西。原书除五十二回缺七、八两页外，完整无缺。个别处有墨笔涂改，不知何人所为。此书现存台湾。日本日光山轮寺慈眼堂与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所藏《新刻金瓶梅词话》，残缺不全。1963年大安株式会社据“两部补配”影印出版，方为完整。十卷，一百回。惟栖息堂本第五回末页异版。

说散本，以刻于明末清初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代表，国内与日本共存四种版本。此书对词话本多有删削和增饰，大量删去了词话本的韵文，故名为说散本。据此本刊刻的清张竹坡评本《第一奇书》，在《金瓶梅》流传史上，处于鼎盛期，今所见版本不下二十种。国外早期译本，即据此本翻译。清代乾隆以后，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新刻奇书”，相继以“真本”、“古本”、“足本”相标榜，实则据《第一奇书》本大杀大砍，删改得面目全非，徒有《金瓶梅》之名而失其真谛，“佛头着粪”，是为《金瓶梅》刊刻史上的一股逆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相继影印出版。同时删节整理出版了《金瓶梅词话》、《第一奇书金瓶梅》。《金瓶梅》会评会校本，1994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刘　辉)

Jin Renrui

金人瑞(1608～1661)　明末清初小说戏曲评点家。原名采，字若采。后改名人瑞，一名喟，法名圣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金人瑞为人狂放不羁，绝意仕进，一生穷困潦倒，以诸生终。有人说他明亡后改名圣叹，不实，明末《水浒传》评点本中已有圣叹的自称。金人瑞在许多诗文中都以晋宋之际的陶潜自比，如《上元词》后记说：“处士不幸，丁晋宋之间，身亦遭变革，欲哭不敢，诗即何罪。不能寄他人，将独于同志者一见也。”顺治二年(1645)清兵下江南，他在兵荒马乱之中，对新朝颇有不满之词。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稳定，时过境迁，易代之感逐渐淡忘。顺治十七年，友人邵点从北京归来，向他转述清帝为他而嘱咐词臣的话：“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他兴奋地写下《春感八首》：“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次年，有《辛丑春感》诗：“正怨灵修能浩荡，忽传虞舜撤箫韶。凌云更望何人读，《封禅》无如连夜烧。”他把顺治帝比之于古代圣君虞舜，以自己受知于顺治，比之于司马相如受知于汉武帝。

顺治十八年春，苏州发生哭庙事件。知县贪污公粮，以诸生为首的千百群众，先在孔庙集合，前往追悼先帝的官府大堂上，要求撤换知县。贪污牵连到巡抚，因此供词被改写，诸生十一名连同知县一起被捕。由于两年前，郑成功率领水师进军南京被击退，附近州县的士绅曾一度闻风响应。事平后，清朝正派官员前来清查，因此哭庙案被作为逆案处理，金人瑞被牵连入狱，同年在南京处斩。

金人瑞自述，崇祯十四年(1641)他将《贯华堂第五才子书》即七十回本《水浒传》交给他的儿子雍，至迟在这一年已经将它评点完成。

书前有一篇所谓载于古本的施耐庵自序，是明显的伪作。它对金人瑞评点《水浒传》的功过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卷首的《序一》、《序二》、《序三》三篇序的笔调和思想方式带有金人瑞个人的鲜明烙印。其中，某些句子或提法，如论文章的圣境、神境、化境说，反对《水浒传》书名冠以“忠义”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说，都是他一再重复的独特论点。它们同《读第五才子书法》以及他对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评点一脉相通。金人瑞删去书名上的“忠义”二字，同时腰斩了后面四十九回，正是这些观点的实践。

根据上述文献，金人瑞评《水浒传》的要旨可以简单地归结如下：敌视农民起义，但又对《水浒传》小说的艺术极为赞赏。

《序二》说：“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由今日之《忠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从似是而非的《春秋》、《公羊》、《穀梁》传的传统笔法正名释义入手，这正是金人瑞的癖好。他所痛恨的是被加上“忠义”美名的《水浒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三
聖歎外書
讀第五才子書法
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
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
以他於游俠貨殖傳特地着精神乃至其餘
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
歎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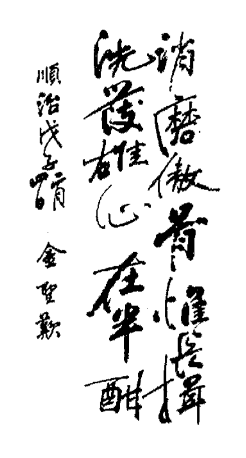
《贯华堂第五才子书》书影

传》,正因为如此,他才把它改名,而且腰斩,然后在《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之后加上《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作为结束。他的《楔子》(原第一回)评语说:"一部大书,诗起诗结。'天下太平'始,'天下太平'结。"惨淡经营,精心窜改,用心可谓良苦。

正因为如此,《读第五才子书法》指出:"《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是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都是不晓得。《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

然而他又以"史臣"的名义"断"曰:"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也。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于是无端入草,一群啸聚,始而夺货,继而称兵,皆有之也。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这是他在评点中对《水浒传》英雄表示同情并加以歌颂的思想依据。现实社会中所见闻所经历的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种种情况,加深了他对《水浒传》英雄的同情以及对小说的体会。如他在第一回卷首所评:"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又如他在第五十一回中评"高俅无所不为犹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胡可限也"等。敌视农民起义,并不是说他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所有问题上都是反动的。"独恶宋江"、"歼厥渠魁"的全书宗旨,同他对《水浒传》英雄其人其事的肯定以至于歌颂的具体评点完全可以统一。前者以理性为主,显然受到儒家经典对他思想上的约束;后者则从感性或实际出发,经过自己的思维活动在探索,还没有认真地作出理性的裁决,并未发觉它同前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敌视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又对人民的苦难表示真挚的同情,这种世界观与艺术观之间的矛盾,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其例。

金人瑞删去书名前的"忠义"字样,那是他认为盗贼配不上这样的美称。他评论杜甫诗《北征》"顿惭恩私被"一联说:"作得如许诗垂示后人,不知增长几许忠义。"杜诗被他列为第四才子书。他自己改名喟,法名圣叹,为儿子命名雍,字释弓,全都采用《论语》的成句,像他这样的人有意识地反对孔孟之道,否定忠义,那是难以想象的。



金人瑞墨迹

金批《水浒传》以《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作结束,将《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擒其副贼,江乃降"改为:"将宋江卢俊义等一百单八个好汉,在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卢俊义梦中吓得魂不附体,微微闪开眼,看堂上时,却有一个牌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金字"(金批《水浒传》第七十回)。从崇尚意在言外的传统美学看来,那无异暗示水浒英雄面临的将是《荡寇志》的结局。但从另一方面看,金人瑞的七十回本在艺术上却得到成功。个别文字改好的不少,单就宋江形象而论,改坏的也不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七八十万字的长篇中,局部改动所占的比例毕竟太小,对全书的评价影响不大。金本以第一回改题《楔子》,关系也不大。唯有腰斩使得金人瑞的评点本面目一新,这才是要害所在。

尽管删削"忠义"可以有截然相反的动机,它毕竟使小说免除了平庸累赘的大段描写(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成功的片段,如受招安后所遭遇的歧视和迫害),大大削弱了投降的气氛(如同第四十一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一样,第七十回并未取消忠义堂,石碣上仍然保留"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字样,所以只能说削弱,不是清除)。腰斩同评注是金本《水浒传》在三个世纪内压倒其他本子的主要依据。

《读第五才子书法》及其在具体评点中的实践,使得金人瑞成为中国小说戏曲评点派的奠基人,后来没有人超过他的成就。如同司马迁创立纪传体的国史一样,后来二十四史无法逾越他所创立的体系。后来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张竹坡评《金瓶梅》等,都以他作为榜样。

在天都外臣(汪道昆)和张凤翼《水浒传序》等的启发下,金人瑞第一次将小说的艺术创作手法作为研究对象。他比较了《水浒传》作为长篇小说对《三国志演义》、《西游记》所拥有的优越性,然后又以《水浒传》和《史记》为代表考察了小说虚构和历史纪实的区别,强调一个是"因文生事",一个是"以文运事",又在情节结构、文学语言各个方面作了深入的检讨。他将人物形象和典型性格的塑造看作小说艺术的中心,指出"《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他并不因为水浒典型人物的成功而放过另外一些轮廓不够分明、形象不太一致的人物,如他指出公孙胜"备员而已",戴宗"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他指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如粗鲁和精细,一个人不妨兼而有之;同是粗鲁,不同人物有不同写法。他又强调人物之间的对比、反衬等相互关系。他再三强调"《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并且提出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敷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不省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横云断山法、鸾胶续弦法等"文法"。他说:"此本曾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文法既指科举八股的技法,但也兼指小说创作以至一般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小说一向为人所不齿,从金人瑞开始,它的创作方法才被认真地作为研究对象,并且成绩斐然,这是他的一大成就。

金人瑞的评点，有分别以全书、一回、一段或一句、一字的批评，长短不一，形式自由而多样化。它们是文论，却采取随笔、小品的手法，兼有抒情笔调，显得十分亲切。其中最著名的如第六十五回描写口技的一大段，简直是一篇独立的小品文，可以同《庄子》的庖丁解牛相媲美。两者描写逼真，使人有如亲临其境，而描写的目的却别有所在。庖丁解牛用以表明庄子的养生之道，口技则用以形容《水浒传》描写火烧翠云楼的"绝异非常之技"，却有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

评点来源于儒家经典的笺注疏证。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利益，他们不惜穿凿附会，必要时曲解、武断都在所不惜。当经典的原意同他们的利益有所牴牾时尤其如此。这是评点派与生俱来的不治之症。前引序二以《公羊》、《穀梁》传正名释义的手法解释"水浒"一词就是一例。它诱使读者离开作品本身转而从书名、人名、官名上望文生义地探求作品的思想艺术，这是评点派的一个恶习，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批评也不例外。如，他十分强调"文心章法"，"最恨'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之二句"（《读第六才子书法第二十三》），但是，当他评点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艺术构思时，仅仅从自己的"文心"和感受出发，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所谓"鸳鸯绣出"，往往并不是作者的"原样"，并不符合作品的客观实际，难免随意武断、牵强附会，甚至曲解原意以符合自己的"文心"。金人瑞开创的一套小说"章法"，细则细矣，却又琐碎拘密。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圣叹所评，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无一字一句，不逆溯其源而求其命意之所在，是则密矣。"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批评，甚至蒙上一层神秘化的色彩，这正是金人瑞小说理论批评明显弊病之所在。

金人瑞以他所窜改的七十回本冒充古本，伪造所谓施耐庵序，反而以原本为"俗本"即改本。他又宣称他在十二岁就完成《水浒传》的评注。金人瑞还为评点派树立了另一个恶劣的榜样，即窜改原文，然后又大肆宣扬他如何高明。弄虚作假，以假乱真，缺乏治学的严谨态度。

金人瑞的评点有《庄子》、《离骚》、《史记》（以上未成）、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分别以第一至第六才子书为名，另有《天下才子必读书》（古文选评）及《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他自己的创作有《沉吟楼诗选》。今有江苏古籍出版社《金圣叹全集》（1985）行世。

（徐朔方）

Jin Shengtan

金圣叹　见金人瑞。

Jinshiyuan

《金石缘》　清代小说。八卷二十四回。不题撰人，首有静恬主人序，或即作者，亦不详其名。文光堂刊本总评后题"乾隆十四年岁次己巳（1749）省斋主人重录"，书当作于此前。传世刊本尚有嘉庆五年鼎翰楼、十二年经元堂、十九年崇雅堂、二十年石渠山房、二十一年英德堂、同盛堂等刻本。除文光堂、崇雅堂本不分卷外，其余均为八卷。

书叙金玉与石无瑕、林爱珠在婚姻上的纠葛。林家为苏州土富，慕名与世宦金家联姻，当金家遭难金玉患病时，悔婚以婢无瑕代嫁。无瑕安于命运，悉心照料金玉，使其病愈，得中状元，后又以功封镇西侯。爱珠则自恃才貌，放纵任性，与贪官之子利爱卿先奸后婚，利家劣迹败露，她被官卖抵赃，恰无瑕生子，为金家买作乳母。无瑕仍待之为主人，并劝金玉娶她为正。她反仇视、诬陷无瑕，被金玉逐出，后沦落为丐，在天竺寺遇来进香的金玉夫妇，羞愧悔恨而撞死。

作品通过世家子弟金玉的经历变化，寄托了贫困潦倒的下层文人飞黄腾达的渴望，又以石无瑕和林爱珠对婚姻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结局的对比，宣扬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思想和善恶到头终有报等陈腐观念。作品旨在劝诫，说教成分甚浓。艺术上亦颇拙陋，人物概念化，缺少个性，写金玉的军功，借天师之力，亦在表明富贵本自天助。

（苗　壮）

Jin Tianyu

金天羽（1874～1947）　近代诗人、学者。初名懋基，后改名天翮、天羽，字松岑，号鹤望、鹤舫，别署金一、爱自由者、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人。清诸生。1902年，蔡元培、章太炎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乃应蔡招前往襄助会事。1911年后，发起成立中国国学会，研讨学术。晚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著有《天放楼文言》、《天放楼诗集》、《鹤舫中年政论》、《中国学术之升降及今日之趋向》等。曾萌意作小说《孽海花》，因故由曾朴续成。

1905年，金天羽在《新小说》上发表的《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一文，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说论文。小说和社会的关系，是当时论者最为热衷的话题之一。这一时期的有关论述，大都倾向于夸大小说的作用，金天羽并未从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寻找印证的实例，而是出于对西方历史的观察，尤其是看到文艺复兴给欧洲带来划时代的变化而认识到文艺对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所以，他在文章的开头便说："伟哉！小说之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也！"出于对古老中国命运的关心，极望中国人早日步入"所歆羡之新社会"，因此金天羽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并不是精确论证文艺如何"开辟新世纪之元"，而是期望在中国重演类似欧洲文艺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巨大变动的历史，也就是通过径直强调小说的作用，使人们能普遍接受这个看法并付之于行动。对作者来说，是不断创作有感召力的新小说，"新国民之脑界"。无疑，他创作《孽海花》的本意，也基于此。对读者来说，是从小说中得到教益，从而加速新、旧社会的替换。"故吾读《十五小豪杰》而崇拜焉，吾

安得国民人人如俄敦、武安之少年老成，冒险独立，建新共和制于南极也？”他又从《少年军》、《秘密使者》、《八十日环游记》、《海底旅行》、《铁世界》、《东欧女豪杰》、《无名之英雄》、《黑奴吁天录》等小说中，标举出一个个人物形象，如中国国民的所作所为能与之媲美，则“汉族之光复”功成有望。金天羽向往“将来之社会”的心愿是迫切的，然而他感到小说能改造社会而社会的“蜕化”也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但他毕竟对将来抱着希望，前提就在于他确立了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伟力这一见解的信心。

金天羽以喜悦的心情阅读当时的新小说。但是，他读了写情小说后，却生出忧惧的感觉。他把写情小说截然划出于新小说之外。他认为，小说中的艳伴、情人，固不乏“儿女英雄之好模范”，但小说家如在作品中“逞一时笔墨之雄”，着力渲染“情天泪海之世界”，则其效果如何，难以逆料，或者竟至于误人子弟。读了此等小说，男子狎妓，女子怀春……，动辄以书中人物自况而以为得意，置中国传统观念中父命、贞操之要求于不顾。他是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来衡量写情小说的利弊得失的，透露出他思想中的保守一面。（刘　诚）

Jintong Cantang Ji

《金统残唐记》　明代小说。未见。钱希言《桐薪》卷三云：“相传巢（黄巢）两眉交加直如画，故尝应进士，不登第，遂为叛贼。《金统残唐记》载其事甚详，而中间极夸李存孝之勇，复称其冤，为此书者，全为存孝而作也。后来词话悉俑于此。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今人耽嗜《水浒》、《三国》而不传《金统》，是未尝见其书耳。又巢军号为雁儿。”知是书明正德年间尚存。

（朴　之）

Jinxi Xiantan

《金溪闲谈》　唐代志怪小说集。刘山甫撰。刘山甫，彭城人，中朝旧族，乾宁（894～897）中为福建观察副使王审知判官。官终威武军殿中侍御史（徐玩《钓矶文集序》、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五）。《金溪闲谈》十二卷，见《北梦琐言》卷七引述。陈鳣《续唐书·经籍志》著录于小说家，似即据《北梦琐言》。原书已佚，仅见《北梦琐言》引述其故事。孙光宪谓尝披览其书，“而其本偶亡，绝无人收得”。《北梦琐言》中屡说“闻于刘山甫”的，即出此书。如卷七所记，王审知思欲开拓海港，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命刘山甫往设祭，海内灵怪出现，风雷暴兴，三月后即别开一港。《北梦琐言》卷九有引自《金溪闲谈》的故事多条。如《刘山甫题天王》条，记刘山甫侍从其父宦于岭外，北归时泊船青草湖，见有北方毗沙门天王庙宇颓废，题诗讽之云“自是天王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夜梦为天王所责，俄而风浪斗起，几乎沉溺，撤去诗牌乃已。末云“山甫自序”（《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二引此亦注“出山甫自序”，当即转引《北梦琐言》）。又如《云芳子魂事李茵》条，叙进士李茵曾于御沟中收得题诗红叶，后在避乱途中遇见宫中侍书家云芳子，即题诗者。二人同行入蜀，至绵州逢内官田大夫识之，逼令同去。云芳子至前驿自缢而死，其魂追及李茵同居数年，终乃告辞而去（《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四引此情节较详，似据别本）。此事情节曲折，前半节因袭《云溪友议》卷下之《题红怨》，后半节与《干𦠆子》之《华州参军》构思相近。可惜孙光宪转述的文字简略，仅存梗概。（程毅中）

Jin Yunu Bangda Boqinglang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明代小说。见《古今小说》卷二十七。入话所叙朱买臣事，《国色天香》卷七《买臣记》亦载。正文本事源于《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三《委巷丛谈》，《情史》卷二《绍兴士人》。因《西湖游览志余》所载故事中并无棒打情节，《情史》中始有持细杖乱捶之描写，故胡士莹据此推测，本篇当为冯梦龙自撰。

小说叙述杭州城中丐户团头金老大，家资富有，膝下无子，仅有一女名玉奴。金玉奴相貌俏丽，事事伶俐，金老大立心将爱女嫁一士子，但因团头身份卑贱，无媒登门。贫寒书生莫稽，读书饱学，无力婚娶；金老大请邻翁作伐，莫稽贪金家富足，遂入赘为婿。团头金癞子率众丐搅扰婚宴，莫稽夫妇十分羞愤。金玉奴乃力劝丈夫刻苦读书，莫稽后连科及第。莫稽乌帽官袍返家，遭街坊群儿指点，顿觉拜团头为岳丈，实属终身之玷。莫稽谒选得授无为军司户，赴任途中陡生恶念，将玉奴推入水里；然玉奴被淮西转运使许德厚所救，收为义女。许乃莫之上司，并将己女许配莫稽，莫欣喜若狂。新婚之夜，莫入洞房却遭众婢棒打，又见新娘原是旧妻，如梦方醒，磕头谢罪。许公夫妇使新人和解，莫稽夫妻奉其如生身父母。

本篇叙写莫稽与金玉奴的婚姻悲喜剧，辛辣地嘲讽莫稽欺贫爱富，背义忘恩的薄幸行径。造成莫、金婚姻悲剧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莫、金联姻缺乏感情基础，实属金父与莫稽达成的交易。金父将玉奴嫁给莫稽，企望借此改变低贱门风；莫稽贪金家富足，既可衣食无忧，又能免费娶妻，唯独无人过问金玉奴的情感与意愿，她只能被迫接受这桩没有爱情的婚姻。其次，莫稽嫌贫爱富，背义忘恩的品格，直接导致了婚姻的破裂。莫稽入赘金家，实属无奈，而金玉奴的贤慧，也未使其真正动心。一旦身份改变，便迫不及待地洗刷所谓“终身之玷”，以求最终“入赘王侯贵戚”之家。

《情史》卷二《绍兴士人》文末评曰：“以团头为可贱，不婿可也。微而婿之，贵而弃之，其妇何罪？”在封建婚姻制度下，妇女的命运往往最为悲惨。金玉奴才貌双全，深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她对自己的婚姻，只是听凭其父作主，无力反抗。金癞子搅扰婚宴后，她气得两泪交流，自恨门风卑贱，“要挣个出头”，从此不吝资财，供丈夫读书求仕，终于使莫稽得中进士。她为



明刻本《古今小说》插图

丈夫付出了一切，连莫稽对此也心有所感。金玉奴是善良而天真的，直到遭莫稽毒手而侥幸脱险后，方悟出丈夫的品性；金玉奴又是软弱的，当许公问她是否改嫁他人时，她难以挣脱封建礼教的桎梏，明知莫稽无情，却仍坚持从一而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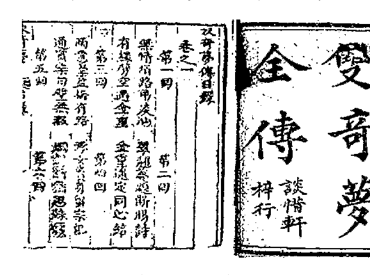
作者深切同情金玉奴式的无辜女性，同时也出于警劝世人的目的，为莫、金的婚姻安排了喜剧结局。当莫稽为成为上司的乘龙快婿而欣喜若狂、飘然入洞房时，众婢的细竹棒如雨点般痛打下来，以此为玉奴式的妇女伸冤。金玉奴对莫稽的一番悲愤指责，道出了那个时代广大妇女的心声，也表达了作者的爱憎。金玉奴与莫稽破镜重圆，恩爱有加，但此大团圆的结局却令人深思：莫稽杀人害命的罪行，只被作者用细竹棒象征性地惩罚几下，就变为许公所说的“闲言闲语”，“一笔都勾”了，回护莫稽之意，显而易见。小说题名“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但却是许公策划、众婢执行的，金玉奴不仅没有动手，反而“娇声宛转”地阻止众人。作者以宿命论来搪塞读者的思考：“试看莫生婚再合，姻缘前定枉劳争。”然而，虚幻的宿命论或可解释却无法改变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其警世的作用也就十分有限。金玉奴与莫稽式的婚姻悲剧，在古代戏曲、小说中屡见不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本篇曾被收入明末小说选集《今古奇观》中广为流传，而明末范文若的传奇《鸳鸯棒》亦演叙此事。 （竺 青）

Jin Yunqiao Zhuan

《金云翘传》 清代小说。二十回。又名《双奇梦》、《双欢合》。署“青心才人编次”。真实姓名不可考，序署“天花藏主人偶题”。书中“玄”字不缺笔，当为清初之作。

书叙王翠翘一生的坎坷经历。王翠翘姿容艳丽，多才多艺，尤善胡琴，与书生金重相敬相爱，约定终身。但风云突变，王家遭陷害，翠翘为了营救老父幼弟，抚养病母弱妹，决意卖身而保全一家人的性命，不料却被骗卖到妓院中，受尽了鸨母的虐待。幸遇束生多情，将王翠翘赎出，娶为小妾，然而束生的妻子宦氏，心肠妒忌，对王翠翘百般折磨和摧残。王翠翘不堪凌辱，逃出宦氏魔掌，旋又落入妓院。大盗徐海钟爱于她，千军远迎，娶为夫人。王翠翘为国为民，劝徐海接受官军的招抚。但官府无信，计杀了徐海，玷污了翠翘。王翠翘投水自溺，以报徐海知遇之恩，幸被救出，终与父母弟妹及情人金重欢聚。

作品本事见之于明史，王翠翘、徐海等史有其人。明代有多种以王翠翘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收在《幻影》、《西湖二集》、《拾遗录》诸书之中。作者在总结前人创作的基础上，集其大成，对王翠翘寄寓了深沉的同情，对徐海唱出赞叹的颂歌，而对官军的怯懦与奸诈则挥笔鞭挞。故事曲折，描写细腻，人物的刻画能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展现出其性格的发展历程，突破了性格单一化的模式。如王翠翘两次受骗到娼家，前后判若两人。起初她是一个毫无阅历的闺门小姐，出自孝悌之心，毅然卖身，被骗到妓院后，对鸨儿的毒狠和这人间的黑暗，陌生无知，故死命反抗，受尽鞭笞；待阅尽人间苦难二次被骗入娼家，便警觉而又干练，对鸨儿礼敬下意，虚以周旋，豪歌彻夜，飞觞放饮。前后的变化尽在情理中，毫不突兀。在清初的小说创作中其艺术特色十分突出，直接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如《金云翘传》中断肠教主，把王翠翘的十首诗注入断肠册中，这对《红楼梦》



清刻本《双奇梦》封面

的冥冥中那位警幻仙姑掌握着十二钗册，不无影响；宦氏形象的塑造，说是王熙凤的雏形，亦未不可。尤其应当提及的是嘉庆年间越南诗人阮攸把这部小说移植为长诗《金云翘传》，成为世界名著之一，可见其历史地位的重要。

《金云翘传》有繁简两个版本。简本晚出，删去小说中的诗词，改名为《双奇梦》或《双欢合》。

今存本衙藏板本、啸花轩刻本、谈借轩刻本等多种。 （林 辰）

Jinshanghua

《锦上花》 清代小说。十六回。又名《风月佳期》。佚名撰。啸花轩刻本。

书叙宋代名臣王曾在功业与婚姻上的曲折经历。王曾以正直、礼义立朝处世，功成名就，而在婚姻上也终得美眷，先后娶李凤云、刘舜英、高月英、辽国公主为妻。所谓有妻妾而不淫，居富贵而不骄，入相朝野肃清，

归里六亲温饱，长裘广厦，既得富贵荣华，又得妻妾顺和，故名《锦上花》。所写刘舜英偕其姊舜华读唐代韩夫人红叶题诗终得佳偶一节，舜华效题红之意，代妹书诗锦笺，不想被王曾拾得，由此心心相印，终成连理。尚可一观。而通篇一夫多妻，终落俗套，间有笔墨猥亵处。

王曾事前有《百顺记》、《王曾三元》传奇，后有弹词《锦笺缘》、《金冠记》，有清一代，颇有影响。

原书为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李熙祖所藏，十年动乱后，原书已不知落何所。

（杨　扬）

Jinxiangting

《锦香亭》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署古吴素庵主人编，茂苑种花小史阅。作者真实姓名不可考。以其故事具有才子佳人小说的特征，因而有改名为《第一美女传》、《绫帕记》的版本；以其演述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的故事，又有改名为《睢阳忠义录》的版本。日本宝历甲戌《舶载书目》著录，知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以前。

书叙唐玄宗天宝十三年，新科状元钟景期，与葛明霞一见钟情，以绫帕题诗为信物，私订终身。因安史之乱，情侣分离。钟景期触怒了权奸李林甫，被贬到四川石泉堡任司户小官；葛明霞随父任陷于范阳。后钟景期协助郭子信征讨安禄山，葛明霞从范阳逃奔长安，路中多经艰险，倍受流浪之苦，以其坚贞，终与钟景期团聚。在这条爱情与婚姻的主线中，穿插着睢阳城张巡、许远壮烈殉国、南霁云啮指乞师、雷海青金殿骂贼等激昂悲壮的故事。作品以历史的大事件作为爱情故事的背景，寓温柔儿女之情于悲壮气节之中，把历史演义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糅合一起。文字清隽晓畅，细节描写亦有精致处。

今存歧园藏板本、经元堂刻本与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等。

（林　辰）

Jinxiuyi

《锦绣衣》　清代小说选集。题"潇湘迷津渡者编次"，"西陵醉花樵叟，吴山热肠驿史细评"。据日本工藤篁调查，此书亦题"新小说锦绣衣全台"，所收小说为《换嫁衣》、《移绣谱》二篇，篇各六回（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换嫁衣》为四回，四回演一个故事。另据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云，1954年张慧剑买到的《移绣谱》亦为四回：一、《招商店贫子怀多金　衡阳县乞儿厚财主》（三义庐），二、《女诸葛书画播声名　佳公子丰姿惊粉黛》（闹樊楼），三、《寓三古女鬼巧传题　葬暴棺终身享福寿》（三古寺），四、《宋伯秀误入桃源道　宋大姐惊□窈窕娘》（□□□）。则《移绣谱》四回演四个故事，体例与《换嫁衣》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换嫁衣》卷端题"《纸上春台》第三戏，新小说《锦绣衣》第一戏"，可知《锦绣衣》乃从《纸上春台》的六篇中选出，很可能还辑有《锦香亭》，其书名很可能从《锦香亭》、《移绣谱》、《换嫁衣》三篇各取一字合成者。

（石昌渝）

Jinyituan

《锦疑团》　清代小说。十六回。一名《错错认》。全称《新镌错错认锦疑团小传》。天花藏主人著。首康熙壬子(1672)自序，小说写作年代当在此之前。

小说以喜剧艺术手法，围绕官宦千金阴翰林之女阴小姐垂帘考才择婿，展开故事情节。阴小姐自诩绝色，本不懂诗，却附庸风雅，以诗人自居，还抄袭古人诗句，以高抬香奁之声价。后垂帘考才择婿，有自称多才，实际上一窍不通的假才子杨公子，前来应试，结果当场出丑，狼狈不堪。浙江天台县举人金不倚误信人言，以为阴小姐才高貌美，前来应试。及见其诗其人，发觉阴小姐不仅诗句全系抄袭古人，而且相貌也奇丑无比，遂自悔多事，断然拒婚，不辞而别。阴翰林于是怀恨在心，便想尽种种办法报复金不倚。金不倚北上途经阜城县，闻石阁老开园赛诗招婚，将信将疑又去应试。才子佳人，相互倾心，后几经曲折，解开层层疑团，金不倚和石小姐终成眷属。

此书虽属才子佳人小说一类，但自辟蹊径，不落俗套。着力揭露那些庸俗不堪的才子佳人的种种丑态，并予以辛辣讽刺。小说将一班帮闲文人的卑污恶劣行为，也描写得十分生动，如写清客尹化新，巧于奉承，有奶便是娘，一见对方得势，便马上转舵，势利至极。

小说情节生动，语言风趣，"在旧小说中，虽不能称上选，但也决非'平凡之作'"（阿英《小说闲谈》）。原书为阿英旧藏。

（朱子锐）

Jin Shi Nian zhi Guaixianzhuang

《近十年之怪现状》　清代小说。二十回，未完。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署我佛山人（即吴沃尧）撰。原载宣统元年(1909)的《中外日报》，刊载起讫日期待考。宣统二年九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二册，标"社会小说"。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二卷》(1960，中华书局)。

本书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续篇。作者自称"变易笔法"，卷首标明九死一生即余有声，改用第三人称叙事。

小说展示光怪陆离的社会诸相，着重刻画一些徙倚官商两界的魑魅魍魉。他们贪婪奸猾，尔虞我诈，以招摇撞骗为能事，是十里洋场中的投机冒险家。一个没落官僚子弟乔子迁和他的师爷李老三（原是鸦片烟馆的堂倌），偷了几桶矿石样品，到上海挂起"山东金矿局"招牌，招募股份，冒名诈骗，事败，携银巨万潜逃。天津加士梯军装洋行亦纯属骗局，通过直隶总督的孙少爷，做成一笔军火生意，进口毛瑟枪、过山炮等，诈得定货款银十万两后，洋东、买办一起卷逃。至于经手官员则中饱肥私，沆瀣一气。小说比较成功地刻画了一个上

海滩上的流氓光棍——伊紫旒，此人结交三教九流，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一面穷到衣袋里塞着成卷的当票，拿官照去押钱；一面花天酒地，挥金似土，专做没本钱的买卖，搞连环诈骗计，将冒名招股的乔子迁和奉札查办此案的鲁薇园都玩弄于股掌之上，从中干没巨款。其人口若悬河，天花乱坠，狠心辣手，一副泼皮嘴脸。而鲁薇园以执法官员身份，却心怀叵测，拐携二万五千两银子逃匿，一次改姓更名，一次割须易貌，依然混迹官场。

小说暴露了晚清社会的腐朽糜烂，但艺术上比较粗糙，后面部分笔力松懈，情节枝蔓，戛然中断。

（林　薇）

Jinyi Lu
《近异录》　南朝宋志怪小说集。刘质撰。《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二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同，《新唐书·艺文志》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刘质，南朝宋刘延孙之子，彭城县（今江苏徐州）人，宋明帝泰始年间在世。此书已佚。《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八有《近异录》四则，题宋刘质撰，然所记皆赵宋时事，显非本书。

（顾　青）

Jin-Tang Xiaoshuo Changguan
《晋唐小说畅观》　丛书。清马俊良编。即《龙威秘书》的第四集。上海中央书店从《龙威秘书》中抽出，单独排印(1937)。（程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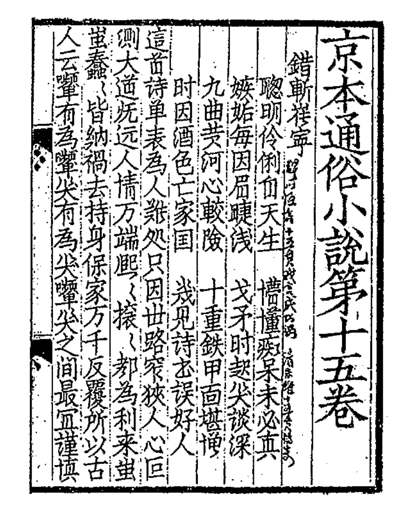
Jinshen Cuoshuo
《缙绅脞说》　宋代志怪小说集。一作《脞说》。张君房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二十卷，谓“此书亦详实”，但误作张唐英撰。《直斋书录解题》有辨证。《通志·艺文略》著录作《脞说》前后集二十卷。据《麈史》卷中记载，此书著于张君房六十九岁致仕退居之后。原书不传，《类说》卷五十收有佚文节要，可见一斑。多数故事引自前人成书，如《浑家联句》条出《玄怪录》，《桐叶上诗》条出《玉溪编事》，《独孤妻梦玩月》条出《河东记》。《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六引《脞说》前集韦检事，出《抒情诗》。也有一部分似出张君房自撰。如《雨中望蓬莱诗》条，记张君房梦见二青衣棹舟至，呼曰张秀才赋雨中望蓬莱诗。张君房作诗，尾联云：“但云许玉斧，宁知张巨公。”二童曰：“凡世人争合道神仙名字！”《庐山红莲》条记君房寓庐山开先寺，得红莲一叶，长三尺，阔一尺三寸。磨汤饮之，其莲香经宿不散。书中有一些宋人故事，如《楚小波》条记进士谢朏见女鬼楚小波以诗招之入水，遇救得脱。此事秦观曾转述于参寥，苏轼又载之于《东坡志林》，但简略殊甚，远逊原书。《类说》本亦有删节，已非原貌。（程毅中）

Jingben Tongsu Xiaoshuo
《京本通俗小说》　短篇话本小说选集。已经印出流行的计七篇作品，即：《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据缪荃孙(江东老蟫)的跋语说：“尚有《定州(山)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亵，未敢传摹”。缪氏是说，他发现的这部《京本通俗小说》残本，共存九篇话本小说，他传摹的是第十卷至第十六卷七篇。

《碾玉观音》等七篇，无疑是话本小说中比较优秀之作，作为一部话本小说集子，它的编选者的文学眼光是不低的，如果它“的是影元人写本”，即它的原始本子或许是元人编选元人镌刻的宋人话本小说集子，应在中国小说史占有突出的地位。

《京本通俗小说》自1915年缪荃孙摹刻的《烟画东堂小品》本行世，至今七十余年。对它编选成书的认识，大体经历三个阶段，有三种看法。

第一阶段的第一种看法，说《京本通俗小说》“的是影元人写本”，包含的是“宋人平话，即章回小说”。此说的代表人物当然是推出此书的缪荃孙。罗振玉、王国维承其说，都认为《京本通俗小说》云者，系当时已知的宋人平话四种之一（分别见罗、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1915、1916）。后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4）、胡适（《宋人话本小说八种序》，1928）、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都接受了缪氏跋文的说法，一些日本学者也大体这样看。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五卷
錯斬崔寧
聰明伶俐自天生　懵懂痴呆未必真
嫉妬每因眉睫浅　戈矛时起笑谈深
九曲黄河心較險　十重鉄甲面堪憎
时因酒色亡家国　几见诗书误好人
這首诗单表為人難處只因世路窄狭人心叵
測大道既远人情万端熙〻攘〻都為利来蚩
蚩蠢〻皆纳禍去持身保家万千反覆所以古
人云颦有為颦笑有為笑颦笑之间最宜谨慎

缪荃孙刻本《京本通俗小说》

第二阶段的第二种看法，认为《京本通俗小说》不是“影元人写本”，所包容的九篇小说也不都是宋人作品。持这种意见的代表学者是郑振铎，他的《明清二代的平话》(1931)一文对此有肯定的论述。郑氏认为除《金主亮荒淫》之外的其他八篇“都有是宋人著作的可能”，“最成问题的只有《金主亮荒淫》一种”。郑振铎虽然是据叶德辉刊出的本子立论，但缪氏曾声称《京本通俗小说》中原有“过于秽亵”的《金主亮荒淫》，所以郑氏连而及之说“象那末极形尽态的秽亵的描状，又似乎非明嘉隆以后的作者不办”。又“就平话的丛刻的进化史迹看来”和“象《京本通俗小说》那末内容纯粹，不杂传奇文的”，都似乎在明嘉靖以前，决不会有。因此，郑氏以为：“《京本

通俗小说》当是明代隆万间的产物，其出现当在清平山堂所刻话本后，而在冯梦龙的三言前”。然而找出确实的证据，证明九篇话本小说中有的绝非宋元作品，从而《京本通俗小说》原本不可能是影元人写本的，是一位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sek)，他于1938年发现所谓《冯玉梅团圆》篇首的“帘卷水西楼”词，是元末明初人瞿佑作的，见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后来孙楷第重复了普实克的看法(1950)，认为《京本通俗小说》顶多是元末明初人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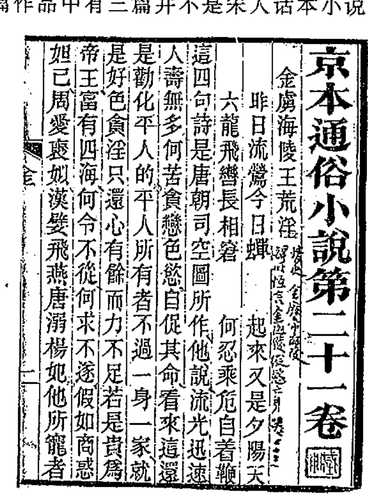
第三阶段的第三种看法是对《京本通俗小说》提出了全面的根本性的怀疑，不仅认为它出现在“三言”之后，且是从“三言”抄得的。远在1949年，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依据《志诚张主管》与《警世通言·小夫人金钱赠年少》的对勘，初步得出《京本通俗小说》是伪造品的看法(《中国散文论》)。但吉川氏的看法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真正多方面论证《京本通俗小说》是依据“三言”伪造的书，在港台是1965年；在大陆则迟至1978年。香港两位年轻的学者马幼垣、马泰来昆仲二人合写了《〈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清华学报》新五卷一期)；苏兴在大陆当时与外边学术界隔绝的情况下写了《〈京本通俗小说〉辨疑》(《文物》1978年3期)。马、苏等人都明确提出《京本通俗小说》可能是近时人赝造的问题。港台及国外学者在马氏昆仲提出问题之后，又提出了不少补充论证。苏兴的文章发表后，他自己又续写了《〈京本通俗小说〉外志》(《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4期)、《再谈〈京本通俗小说〉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4期)二文，并介绍马氏兄弟和胡万川的论述。自然，不管是大陆或港台，都有不同看法，认为《京本通俗小说》还是宋人话本小说集子，且原书是影元之写本。

综合第三种意见的论证，约略如下：

首先，《京本通俗小说》有许多可疑之点。如缪荃孙的跋语，关涉本书多闪烁其词，不知“影元人写本”的残《京本通俗小说》原藏在谁家妆奁中，影刻后书去向如何，书到底有几册。一说“搜得四册”，似九篇作品合计装订为四册，又说“三册尚有钱遵王图书”，今见《烟画东堂小品》本仅第十一卷《菩萨蛮》一篇首页栏上有“虞山钱曾遵王藏书”章。如按“三册”云者指第三册，则第十卷的《碾玉观音》“上”、“下”将各占一册，残本将远不止四册。

其次，缪氏所说残存的九篇(包括公开印出的七篇)作品都见于《警世通言》(七篇)、《醒世恒言》(二篇)。凡《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注明为“宋人小说”、“宋本”及“古本”者(共四篇)都残存在这九篇中，而且文字基本相同，除“我宋”、“我朝”这样关键性字眼，差别极少。而《六十家小说》(即通称的《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四种小说》与“三言”相关的作品文字上的差别就大得多。这说明《京本通俗小说》的底本与“三言”实为同一版本。

再次，九篇作品中有三篇并不是宋人话本小说，《金主亮荒淫》一篇，缪氏所“未敢传摹的”，后来叶德辉却把它单行刻印，实即《醒世恒言》中的《金海陵纵欲亡身》，只是增改了“我朝端平皇帝”等宋人口气以冒充宋代作品。《拗相公》一篇，与明人赵弼《效颦集》的《钟离叟妪传》内容相同，再参照王士禛《香祖笔记》及明陈霆《两山墨谈》所说，《拗相公》当出于《钟离叟妪传》之后，只是抄自《警世通言》而又改“故宋”、“宋朝”为“我宋”的作伪而已。《冯玉梅团圆》一篇，原名《双镜团圆》，作伪者取《警世通言》中的《范鳅儿双镜重圆》加以窜改，改“吕顺哥”为“冯玉梅”，以冒充曾录于《也是园书目》的《冯玉梅团圆》，且为跋文中“盖即也是园中物”制造依据，又把文中的“南宋”改为“我宋”。蛛丝马迹，欲盖弥彰。


京本通俗小說第二十一卷
金虜海陵王荒淫
昨日流鶯今日蟬　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　何忍乘危自着鞭
這四句詩是唐朝司空圖所作他說流光迅速
人壽無多何苦貪戀色慾自促其命看來這還
是勸化平人的平人所有者不過一身一家就
是好色貪淫只還心有餘而力不足若是貴爲
帝王富有四海何令不從何求不遂假如商惑
妲己周愛褒姒漢嬖飛燕唐溺楊妃他所寵者

叶德辉刻本《京本通俗小说》

另外，以《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传世各本与《京本通俗小说》相校，已确认其文字与“通言”的三桂堂本和“恒言”的衍庆堂本基本相同，足以证明其为抄袭。至于《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错斩崔宁》、《定州(山)三怪》的题目，就是据“通言”“恒言”的题注加以改变的。《菩萨蛮》大概是据作品内容虚拟的新题。

从各方面的迹象看，作伪者最大可能即缪荃孙本人。

然而，即使发现更确凿的证据，证明《京本通俗小说》是缪荃孙的伪造，对之也要采取两种不同的处理。一是把它剔除出中国小说史，消除它搅乱了中国小说史的恶果；一是承认有小说史眼光的缪荃孙氏选择的本书有独到之处。《京本通俗小说》里选辑了多数民国初年人们不熟悉的宋人话本小说，它与明末选辑，清末民初仍盛被人知的《今古奇观》话本小说集形成鲜明的对照。被今天研究者认定“三言”中的宋元话本小说不下二三十篇，《今古奇观》一篇也没有入选，《京本通俗小说》却选了六篇(刊出五篇)，使小说史研究者借以识得宋元说话人说话原始状貌，在当时国内罕见“三言”传本的条件下，起到了一定的传播作用。

(苏　兴)

Jinghua Yanshi

《京华艳史》　清代小说。四回，未完。中原浪子

撰。发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新小说》第五、六、七号。

这是一部反映北京社会风情的作品，原来计划规模较大。卷首介绍作者在北京素有所见所闻，“因以秉笔陈词，婉言微讽，成了这数十回的评话。虽属过激之谈，半皆可征之事。”北京素称“首善之区”，本来意谓声名、文物、制度、典礼、学问、技艺、工商、实业都占第一席位。作者用冷嘲热讽的笔调举出北京几般出奇的东西：第一便是皇帝；其他如状元宰相，堪称北京第一文物；周鼎秦铭汉碑晋帖宋书明画乃至一切古董破铜烂铁，堪称北京第一礼乐；矗立云霄为义和团杀死德国钦差而立的克林德碑，堪称北京第一建筑；酒馆戏园窑子堪称北京第一实业、第一学问……等，不一而足，揭示出“中国巍巍赫赫首善之区，是一个极污秽、极龌龊的地方”。小说历历如绘地描摹光怪陆离的社会诸相，集中笔墨于狭邪场所，着意刻画两种人物：一种是王公大人，“专门白吃白拿，受普天下供奉，还要作威作福，荼毒百姓”；另外一种是王公大人趋之若鹜的逐猎对象——窑姐、相公。“王公大人住在城内；兔子窑姐住在城外，所以天天递条子、送贽敬、钻路子、拍马屁都是在城里做的公事；吃花酒、打茶围斗局、带条子请客，都是在城外做的事。”作者文笔俏皮，如写老鸨排揎她的几位贵客：“庆华堂值日赵大人”，每日从衙门径奔窑子，衣帽进，衣帽出，有如当差值日；内务府的横大人，带着两位公子，逐日在窑子里混吃白赖，胡搅蛮缠，都写得活灵活现。刻画北京的风土人情也较细腻传神。

小说未成全帙，情节未能展开。作者属意的正面人物郁新人没有个性，颇形枯索。笔调嬉笑怒骂有余，凝重不足。 (林 薇)

Jingyi Ji

《旌异记》 隋代志怪小说集。侯白撰。《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十五卷，注：“侯君素撰”。《新唐书·艺文志》列入小说家类。《法苑珠林》传记部作二十卷。《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八所收侯君素《旌异记》，多为赵宋时事，显出伪托。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都是弘扬佛法、宣传因果报应的故事，与《启颜录》中嘲笑僧侣、侮慢佛教的思想迥然不同，似非一人之作。《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三引《旌异记》，盗发白茅棺，棺内大吼如雷，窟内火起，盗被烧死一条，为《古小说钩沉》所未收，又与佛法无关。可见《旌异记》并非全是宣扬佛法的辅教之书。 (程毅中)

Jingmengti

《惊梦啼》 清代小说。六回。署天花主人编次。天花主人，恐非天花藏主人，尚著有小说《云仙啸》。序署“竹溪啸隐题于白堤之草堂”。序中指出：“惊梦啼一说，其名久已脍炙吴门，乙卯秋，其集始成，因嘱予为序。”据此，《惊梦啼》当著于康熙十四年(1675)。

书叙财主任三畏的使女春桃，因与主人私通而被主母卖给做豆腐的利大郎。春桃嫌弃勤劳而老实的利大郎，经不住无相和尚的挑逗勾引，两人私通，并合谋至外地成家。正当要外逃的晚上，春桃作了一梦，梦中和无相逃到某地，两人买置田地房产，生活富有；无相成为富翁，抛弃了春桃，另讨一女；春桃气恼，与无相争吵，无相大怒，操刀在手，望春桃心窝刺入。春桃大叫一声，一梦惊觉，幡然悔悟，遂向丈夫利大郎说明真相，二人设计，吓跑了无相，享受着他的银子。无相气恼不过，首告利大郎骗财。县官传问，春桃承认与和尚风情属实，遂重惩无相。春桃夫妇所得百金被判罚修桥。从此，春桃一心和利大郎度日。

作品取材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淫僧恶行的故事，意在劝善戒恶，即淫者必遭恶报。然一涉此题，笔墨必带淫秽，实不足取。

今存清初刻本。 (林 辰)

Jingqin Tianhai Ji

《精禽填海记》 清代小说。署沁梅子著。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愈愚书社出版。仅成第一编十回，未完。标“历史小说”。据本书卷首介绍，作者还撰有历史小说《滔天浪》一种，刊行与否，未详。一说沁梅子即陆士谔，录以备考。

书叙明朝覆亡的历史，原拟规模宏大，卷首有云：此书“载明末清初虎斗龙争的事业，自崇祯元年起(清天聪二年)，至永历三十七年止(清康熙二十二年)，共历五帝(崇祯、弘光、隆武、绍武、永历)，五十六年，而中国版图，始全归大清统辖。其间庸人误国，烈士死义，与夫骄将悍卒之跋扈飞扬，蔑上无等，凡可惊可愕可歌可泣之事，为从前小说所未有者，此书无不全备。”命名“精禽填海”，寓有还我河山、矢志不移之旨，寄托排满的民族革命思想。

小说始于崇祯帝入承大统，郑芝龙据守金门，为下文铺叙郑成功抗清事张本。第一编主要是写袁崇焕、李自成、张献忠事。崇祯元年，袁崇焕再度被起用，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赐尚方剑，督师蓟辽，至皮岛计斩毛文龙，镇宁远，后因驰援京师，皇太极施反间计，袁崇焕被诬以通敌，下诏狱，磔于市。小说后半部叙说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初期的情况，关中大饥，高迎祥率众起义，自称闯王，李自成、张献忠皆属高部，号闯将，转战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先后败于卢象升、孙传庭。高迎祥被杀后，义军共推李自成为闯王。小说写至张献忠所部入川，秦良玉“畏罪督师追剿流寇”，即戛然中止。

作者创作态度比较严肃，自云“断不敢恣弄笔墨有诬古人，故凡写一事，记一言，莫不旁稽博考，力求无误”，惟对农民起义持有传统偏见，丑诋之词，在所不免。

(鲁 戈)

Jingshen Xianggui Zhuan

《精神降鬼传》 清代小说。四卷八回。题"惺惺居士著"。存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本。首降鬼传序二篇。据序,知惺惺居士,姓石,人称石翁,平阴(今山东济南)人。生平不详。作者有感于"人世梦梦,日驰逐于声色货利之场,而溺声色者伤其身,没货利者伤其性",故著《精神降鬼传》一书,以振聩发蒙,警世厉俗。

书乃寓言小说。开场第一回之前,列"我军"名色有:元戎——精神;参谋——心猿大师;参议——口头大王;探子——耳报神;先锋——肾行太保;诸将——右指挥、左指挥、左阵脚大帅、右阵脚大帅;随营——五脏神。如所言:"此以精神为主帅,以耳报、口头、心猿、肾行为辅弼,总不外乎人之五官百骸,此天人合一之道也。""我军"后,又列"敌人"名色为:痨病鬼、赌博鬼、短命鬼、鸦片鬼、尖腚鬼、混障鬼、无二鬼、胡捣鬼、下作鬼、势利鬼、棱争鬼、癞歹鬼。此正脚色十二数,以像一岁之十二月,一日之十二时。此后,又列"杂毛鬼"等脚色以像时之刻与分,计有:拘死鬼、跑猎子、光腚猴、伶俐鬼、浇薄鬼、穷神、文贼、穷鬼、小庙子鬼、眼子神、小短命、小少亡、催命鬼。列此诸鬼,意在检约身心,时时克己。

书叙一日昊天上帝驾坐龙霄殿,早朝未散,下方一股秽气冲天,上帝嗅之,不胜薰鼻,即命千里眼、顺风耳查明奏闻,原来是阳界人中鬼杂凑而成秽气。上帝忽思精神素秉正直,修炼已久,遂封为消魔精神之职,令他降伏人中鬼,使之改邪归正,以全人道,以复善良。精神领旨,即率心猿大师、肾行太保、耳报神、口头大王等,浩浩荡荡,直扑性道而来。心猿大师谓万恶淫为首,命先从花街捉拿痨病鬼,罚在色牢受罪。赌博鬼闻精神提兵前来,遂摆下迷魂阵,假作恭谦,心猿见钱眼开,被其用九文钱为敬仪诓进迷魂阵。精神赶忙奏闻上帝,上帝命勾魂使者将赌博鬼真魂勾来,打在钱牢受罪。其后,精神又命肾行太保将惯于违禁取利,好使短命钱,行绝户事的短命鬼与鸦片鬼擒住,罚往寿长县充军。路出尖山,尖腚鬼见之大惊,遂邀混障鬼商量,欲用调虎离山计捉住精神。精神识破诡计,二鬼火并,俱被擒住。又有胡捣鬼以开毒药铺为生,急寻下作鬼、无二鬼商量结盟,共拒精神。正饮酒中,被精神令众将擒住。精神罚无二鬼往肉海充军,下作鬼往相鬼国充军,胡捣鬼往阴阳界受罪。精神共降伏人间十二鬼,上帝封为硕德大将军,命其与换形使者为诸鬼伐毛洗髓,遂将痨病鬼色胆摘去,赌博鬼钱癖割掉,又去了鸦片鬼烟瘾,为短命鬼、尖腚鬼、混障鬼换心,为无二鬼、下作鬼、胡捣鬼换情,为势利鬼换眼,为棱争鬼、癞歹鬼换皮骨,如此则下界升平,碧落青白。

《精神降鬼传》虽名为小说,实乃假立人物以图解伦理观念,形象苍白,情节平淡,兼之语言粗糙,议论满纸,缺乏艺术感染力。

(罗德荣)

Jingjie Lu

《儆诫录》 五代志怪小说集。一作《警诫录》。周珽撰。周珽生平不详。《儆诫录》,《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五卷,不著撰人。《通志·艺文略》传记类冥异属作《警诫录》,"伪蜀周珽"撰。原书不传,《太平广记》引有佚文,似著于后蜀时期。此书多记蜀国冤报故事作为警诫,也有宣扬佛法灵验的事迹。《太平广记》引文多称"伪蜀",如卷一百二十四引《张进》、《郝溥》、《苏锋》等条,似为宋人所改。故事情节都很简单,极少细节描写。

(程毅中)

Jingfu Xinshu

《警富新书》 清代小说。又名《添说八命全传》、《孔公案》。四十回。嘉庆十四年(1809)翰选楼刊本,首敏斋居士序,云"安和先生撰",即钟铁桥。

书叙雍正七年(1729)广东番禺发生的梁天来命案。梁、凌两家本是亲戚,凌贵兴功名心切,受风水先生之惑,复经其叔梁宗孔挑拨,欲夺梁天来房产。两家渐至成仇,凌家凶嚣,乘夜到梁家放火,烧死梁家七口,而天来弟妇方孕亦遭焚死,实为七尸八命。梁天来愤极上告,府、县官员贪贿而释凌贵兴,梁遂赴京告御状;上命总督孔大鹏勘其案,终于伸冤雪恨,前后历时几近四年。狱定,斩二十六人(其中凌贵兴凌迟),绞三人,流二人,徒七人,杖九人。

此案实有其事,曾轰传一时。乾隆末东莞人欧苏作《蔼楼逸志》,卷五"云开雪恨"一条,叙此事甚详,小说实本于此。然作品立意平庸,文笔笨拙,结构松散,枝蔓重复。晚清吴沃尧本《警富新书》另作《九命奇冤》一书,其文笔及人物刻画远胜于此。 (吴 郑)

Jingshi Qiguan

《警世奇观》 清代小说选集。十八帙(今残存八帙)。叶岑翁编辑,题"古闽龙钟道人汇辑,豫金呵呵主人校阅"。卷首自序署"龙钟道人漫题"。并有"岑翁"、"龙钟道人"印章。每篇后间有评语,署"叶岑翁"。可见此书编、序、评均为叶岑翁所为。叶岑翁,生平不详,福建人。《燕居笔记》亦题"闽潭龙钟道人辑",龙钟道人,似为其号。《燕居笔记》所收小说,亦多转录此书。《警世奇观》第十四帙《真秀才退居林泉下 三生石圆泽会李源》选自《西湖佳话》,而《西湖佳话》卷首自序作于清康熙癸丑(1673),故此书编辑年代当在1673年之后。

《警世奇观》所收小说都出自前人话本小说集。其第一帙为《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入话;第二帙为《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第三帙即《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第四帙即《醒世恒言》卷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第五帙为《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第六帙即《警世通言》卷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第七帙即《醒世恒言》卷十一《苏小妹三难新郎》;第八帙即《古今小说》卷三十《明悟禅师赶五戒》;第九帙即《古今小说》卷十四《陈希夷四

辞朝命》；第十帙即《古今小说》卷三十一《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第十一帙即《醒世恒言》卷二十一《吕洞宾飞剑斩黄龙》；第十二帙即《无声戏》卷二《老星家戏改八字　穷皂隶陡发万金》；第十三帙即《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的入话；第十四帙即《西湖佳话》卷十三《三生石迹》；第十五帙以下四帙，据回目知皆演庄子事，可能是据《警世通言》卷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而演为四帙故事。

《警世奇观》所选作品基本上是写文人故典琐闻及因果报应、发迹变泰一类，而前人话本中广为后世流传的婚姻爱情题材类作品，却无一入选。编者旨趣所在，由此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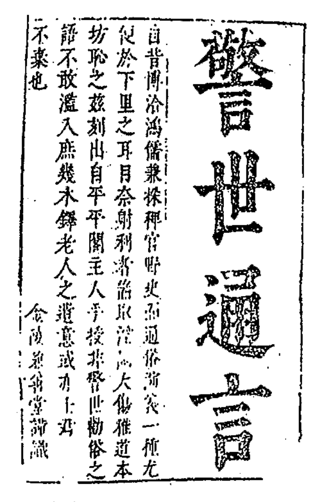
此书今残存清刊西湖藏板袖珍本，封面书名右上题"博古斋评点小说"。残存第一至四，第九至十二帙。

（陈年希）

Jingshi Tongyan

《警世通言》　明代小说集。冯梦龙编著。收短篇话本小说四十篇。与《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天启四年(1624)出版，比《喻世明言》晚三年，比《醒世恒言》早三年。现在最早的版本，为明刊金陵兼善堂本和三桂堂王振华刊本，题"可一主人评"，"无碍居士校"，前有豫章无碍居士序；唯三桂堂本仅三十六卷，缺三十七以下四卷，卷二十四《卓文君慧眼识相如》，兼善堂本移作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篇的入话，而以《玉堂春落难逢夫》篇入卷二十四填补，卷四十《叶法师符石镇妖》篇，兼善堂本以《旌阳宫铁树镇妖》篇替代。现在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警世通言》，系根据兼善堂本校以三桂堂本印行，但有少量字句的删节。

本书所收的四十篇作品中，约有十六篇疑为宋元话本。其中卷八、卷十四、卷十九、卷二十共四篇，作者在标题下已注明为"宋人小说"、"古本"、"旧名"，其余卷四、卷七、卷十、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六、卷二十九、卷三十三、卷三十六、卷三十七、卷三十八、卷三十九等十二篇，则系根据《宝文堂书目》或《也是园书目》列入宋人词话类，或根据其他有关资料，而推测其为宋元话本。其余二十四篇，则可能为冯梦龙或明代其他文人创作的拟话本。但只有卷十八《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是"三言"中目前唯一有证据确知为冯梦龙所作(冯梦龙《三报恩传奇序》有"余向作《老门生》小说"云云)。



警世通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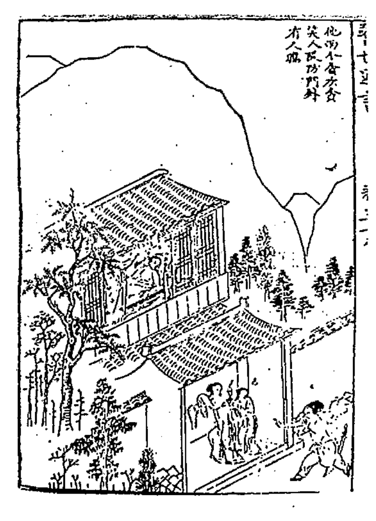
自昔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便於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鮮取淫詞大傷雅道本坊恥之茲刻出自平平閣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語不敢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不棄也

金陵兼善堂謹識

明兼善堂刻本《警世通言》书影

妇女形象，是《警世通言》中着墨最多、描写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娘子，她能打破封建的贞节观念，在丈夫死后，热烈追求新的爱情婚姻，真诚地爱着许宣，过着"夫唱妇随，朝欢暮乐"的幸福生活。面对代表封建势力的法海禅师的干预和破坏，她又敢于斗争，坚强不屈，直到被镇压在雷峰塔下要"千年万载""不能出世"，她还"兀自昂头看着许宣"，反映了这个善良多情女性的痛苦追求。如果说白娘子的形象还被涂上了"蛇妖"的神话色彩，作品中还有"奉劝世人休爱色"的封建说教的话，那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形象，则纯属对封建吃人礼法的无比愤怒和强烈抗议。杜十娘身为京城的教坊名姬，然而她却"久有从良之志"。当她一旦相信李甲的爱情后，便与贪酷的鸨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终于依靠自己的机智，跳出了火坑。但在李甲领她一起回家的途中，李甲竟因惧怕老父的礼法，而把她出卖给富商孙富为妾，致使杜十娘对那个社会愤极恨绝，在痛斥李甲之后，就抱持卖身积蓄的宝匣，投江自尽，用她的青春和生命，对那个罪恶的封建社会发出了最强烈的控诉！值得注意的是，它是直接以发生在明代万历二十年于京城轰传一时的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为题材的。明宋幼清《九籥集》卷五的《负情侬传》篇末言明于万历庚子(二十八年)"闻其事于友人"，后八年写成此传。不仅小说的故事情节与该传完全相符，而且连不少文字也大同小异，唯在思想和艺术境界上，小说却有很大提高。如李甲决定再把十娘卖给孙富之后，《负情侬传》只写他"既吐颠末，涕泣如前"，而只字未提他把十娘卖给孙富的原因，小说则增写了李甲对十娘"含泪而言道：'老父位居方面，拘于礼法，况素性方严，恐添嗔怒，必加黜逐。你我流荡，将何底止？夫妇之欢难保，父子之伦又绝。日间蒙新安孙友邀饮，为我筹及此事，寸心如割。'"当十娘说他这是"发乎情，止乎礼"的"两便之策"时，小说又增写了他当即"收泪"。这既揭示了造成杜十娘悲剧的罪魁不只是李甲、孙富两个人，更重要的是封建礼法，又通过李甲由"含泪"到"收泪"的表情急剧变化，使他那虚伪卑劣的灵魂和可鄙可憎的面目，一齐活跃在读者的眼前。《唐解元一笑姻缘》中秋香的形象，作者竟能突破封建等级观念，把这个婢女写成"能于流俗中识名士"，以致她如磁吸铁一样，对唐解元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使他"为贱妾之故，不惜辱千金之躯"，到秋香的主人华府"充书办之役"，以求得与秋香的爱情婚姻得以成功。如果作者没有民主思想，是不可能把秋香这个婢女写得如此光彩可爱的。

宣扬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倾向，不只是在上述下层妇女形象身上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而且也已渗透到出身于名门的上层妇女形象之中。如《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王娇鸾，是将门之女，然而她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与一个出身于文官之家的周廷章私下以



《警世通言》插图

诗词赠答，要"多情果有相怜意，好倩冰人片语传"。父母不同意，她便主动与他约会。尽管请来曹姨为媒，但她毕竟未经婚礼即与周廷章私通了。周廷章回家后，与有十万之富的魏同知女儿结婚了，而王娇鸾乃制绝命诗三十二首及《长恨歌》一篇，寄到当地官府，揭发周廷章调戏职官家子女，停妻再娶的罪行，终使周廷章被官府乱棒打杀，她本人则自缢身亡，以表明她"相思债满还九泉，九泉之下不饶汝"。她对自由爱情这般执着、强烈的追求，显然也表现了某些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倾向。

知识分子形象，是《警世通言》中描写得较为突出的另一类人物形象。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的俞伯牙，身为晋国的上大夫，在朝廷里却找不到知音，而只有到山野之中才觅到钟子期一个知音，却又很快死了，他只好上表告归林下。《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的李白，尽管是个奇才，为国家立了大功，可是他却受到高力士等奸臣的中伤，而不得不向皇帝屡次乞归。即使皇帝授予他左拾遗的官职，他也因宦海沉迷，辞而不受，宁愿以诗酒自娱，过逍遥自在的生活。这些都反映了封建社会对真正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扼杀，实质上是对明代腐朽政治的深刻揭露。



《警世通言》插图

有些知识分子虽然竭力要通过科举考试爬上当权的统治者的地位，但作品实际描写的却是科举制度的腐败和封建文人处境的狼狈。如《老门生三世报恩》中老门生鲜于同所以到六十一岁才考中进士，是因为考官蒯顺之自己有幸少年登第，便爱少贱老，蓄意不愿老门生考取，为此他不惜屡次任意变换试题和取仕的标准。作品以揶揄嘲笑的笔调，揭露了科举取士原是听凭考官任意胡作非为。《钝秀才一朝交泰》中的钝秀才马德称，屡试不第，受尽屈辱，被人讥为"是个降祸的太岁，耗气的鹤神，所到之处，必有灾殃"。凡见他上街，家家闭户，处处关门。势利的世俗之见，给了他沉重的精神折磨。可是一旦他考上进士，便得到高官厚禄，门庭若市，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钝秀才落魄时一副酸楚可怜相。

描写知识分子绝意仕进，追求自身独立人格的思想情操，是《警世通言》中写得较为精彩的篇章。《唐解元一笑姻缘》写著名画家唐寅，放浪不羁，轻世傲物。他看透科举制度腐败，绝意仕进，以自己的一技之长——诗文字画谋生，赢得当时人们的青睐。在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依附于剥削阶级，而以自食其力为自豪的思想，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觉醒，颇具启蒙意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则针对知识分子易于骄傲的通病，提出"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期。"尤为可贵的，作者不是把学问仅限于书本知识，而是强调要面向实际，重视实际知识，以认识实际知识的千差万别为博学，认定"学问茫茫无尽期"。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思想主旨，显然颇具科学性，反映了知识分子热爱科学、追求真知灼见的求实精神，至今仍富有现实意义。

手工业者、店员、商人等市民形象，在《警世通言》中虽为数不多，但却表现出新的思想意识和历史走向。宋元旧篇中，如《崔待诏生死冤家》中的秀秀惨遭郡王打死，崔宁也身陷囹圄，说明封建统治势力尚很强大，新兴市民即使有反封建的强烈要求，也只能落得个悲剧的下场。到了明人拟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虽然也是悲剧结局，但那已不是封建势力对新兴市民的直接镇压，而是盐商孙富以金钱充当封建势力的帮凶，小说虽然揭露了封建势力的市侩化，但也反映了金钱的罪恶作用，透露出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警世通言》中明人作的拟话本小说，更多的则是把市民形象作为美好的正面人物和胜利的希望，加以热烈的歌颂。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吕玉，经商路上拾到二百两银子，他找到失主陈朝奉，原物奉还，并拒绝失主的酬谢。小说对吕玉拾金不昧的美好品格作了赞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许宣也是个商人形象，他原在人家的生药铺做主管，在白娘子资助下，他自己开了药店。许宣所以能打破封建贞节观念爱上寡妇白娘子，后来又向代表封建势力的法海投降，都与他商人的地位十分契合，真实地反映了市民阶层反封建的进步性和动摇性。

妇女、知识分子和市民，构成了《警世通言》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这说明"男尊女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轻视商人等传统观念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日趋解体，民主、平等和争取个人自由、幸福的新思想，正在萌芽和兴起。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虽然仍被涂上因果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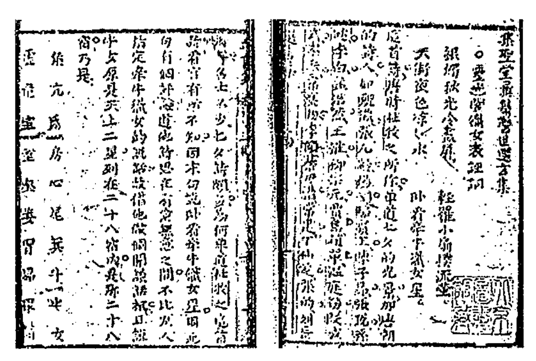
应、宿命迷信、恪守贞节，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科举、皇帝或清官身上等封建色彩，但对于突破和反对某些封建传统思想来说，其历史进步作用不容忽视。

《警世通言》在艺术上也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人物描写，由粗略化到细腻化；其次是故事情节由传奇化到现实化；再次是语言文字渐趋通俗化，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贴近现实生活，对以后的短篇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周中明）

Jingshi Xuanyan
《警世选言》 小说选集。六回。全称《李笠翁先生汇辑警世选言集》。据《晓曙楼镌李笠翁先生汇纂怡情集》第三函辑入是书，并有李笠翁所写总叙，于是有人认为系李渔选辑；有的论者则认为叙系伪托，不足信。

第一回《灵光阁织女表诬词》，选自《剪灯新话》卷九《鉴湖夜泛记》。第三回《荆公两谪苏子瞻》，选自《警世通言》卷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第四回《小妹三考秦少游》，选自《醒世恒言》卷十一《苏小妹三难新郎》。第五回《许长公二难让产》，选自《醒世恒言》卷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第六回《陈希夷四辞朝命》，即《古今小说》卷十四之同名篇。所选各篇，均有删节和改写之处。

惟第二回《慈航渡朱生救功畜》，选自何书不详。此篇入话叙万历时严州府建德山中猛虎甚多，白日食人。一农夫极孝，借米归遇虎，哀求先送米回家，老母嗷嗷待哺；然后返回，决不失信，虎竟摇头摆尾而去。老虎见到山神土地，要他送个歹人下口，不能光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也得天生万人以养虎。恰好来了个猎人和秀才，老虎视猎人为杀生的主犯，当即衔去，秀才却被山神土地救下。正文叙景泰年间衢州府江山县贫士朱恺，偏好嗜牛，遇到考期也要带牛肉入场。考到二十七岁，仍不



清刻本《警世选言》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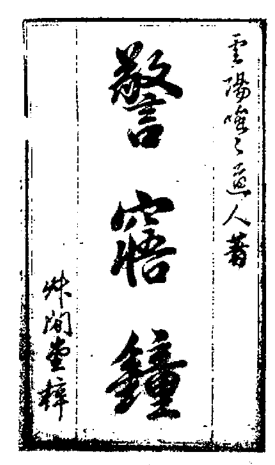
中。后古庙避雨，见有劝人勿杀牛的劝世文，始知食有功之畜不仁，立誓不再食牛。途遇卖牛肉绰号屁灰的尤癞子，正欲剥宰一牛，朱恺立意买下放生。屁灰敲诈盘剥，勒去七两多银子。朱恺由此中举为官，升至公卿，享年九十六。

现存清贞祥堂、集圣堂刻本。（刘 辉）

Jingshi Yinyangmeng
《警世阴阳梦》 明代小说。十卷四十回。题“长安道人国清编次”。大连图书馆藏崇祯元年(1628)刻本。前八卷为阳梦，凡三十回；后二卷为阴梦，凡十回。卷数衔接，回目为四言，回数则以阳梦阴梦为界，自为起讫，似一书而非一书。首序，题作《醒言》，署“戊辰六月砚山樵元九题于独醒轩”。序谓：“长安道人知忠贤颠末，详志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演作阴阳二梦，并摹其图像以发诸丑，使见者闻者人人惕励其良心。”其封面题识更进一步说：“长安道人与魏监微时莫逆，忠贤既贵，曾规劝之，不从。六年受用，转头万事皆空，是云阳梦。及既服天刑，道人复梦游阴司，见诸奸党受地狱之苦，是云阴梦”云云。书演明末阉党魏忠贤事，与《梼杌闲评》、《皇明中兴圣烈传》内容相近，表述了褒忠锄奸、劝善惩恶的主旨及人生在世总是一梦的思想。所记多里巷琐语，无关文献。阴梦十回，托之冥报，尤为蛇足。全书文笔简拙，亦流畅可读。细节描写颇有传神之笔。（吴 敢）

Jingwuzhong
《警寤钟》 清代小说集。四卷十六回。卷演一事。撰者不详，题“云阳(一作溧水)嗤嗤道人编著”，“广陵琢月山人校阅”。嗤嗤道人又著有《五凤吟》、《催晓梦》。此书卷四叙海烈妇事，实有其人，方孝标《海烈妇传》谓海氏死在康熙六年(1667)，则此书成于其后。

卷一《骨肉欺心宜无始》，叙江西吉安龙泉县石贡生长子石坚金刻薄趋利，父母亡后，把兄弟石坚节送去为僧，独占家产。坚节厌学经典，捉弄众僧，被逐出，为田先生收留。田妻杨氏把他卖与桂乡宦家仆，又作为桂小姐陪嫁至戚家，服侍二公子化成。化成愚钝，坚节代他应试，中举人，并被戚公认作三公子。后坚节进京会试，殿三甲，领青田知县，娶寡居的桂小姐，又为遭难的兄嫂还债出罪，不计前嫌。后升官得子，无疾而终。卷二《陌路施恩反有终》，写太原府盗贼云里手家贫，靠盗窃供奉六旬寡母。但窃时百取其一，多有义举，为伍家婆媳驱鬼，搭救窦氏父女，为孟乡宦救火。本地惯偷见人多冒其名行窃被逮，云里手被牵连，已为高官的伍家父子为之开脱，并娶窦女为妻。云里手从此顺利，升官得子。卷三《杭逆子泥刀遗臭》，记扬州府泰兴县脚夫杭童性凶狠，妻亡，有女遗姑，命寡母屠氏看护，却又不义不孝，虐待老母。上界命雷神惩



清草闲堂刻本《警寤钟》书影

戒，杭童仓惶投母怀中，方免雷劈；然仍不思悔改。一日居氏失手烫死遗姑，躲入关帝庙，杭童追来，手刃老母，自己却被泥塑周仓用泥刀劈死。众人重修关帝庙，香火旺盛。杭童不孝不义，遗臭万年。卷四《海烈妇米椁流芳》，述徐州府秀才陈有量有妻海氏，貌美贤慧。歹人杨二乘陈外出调戏海氏，被斥回，又怂恿漕船伙计林显瑞骗陈氏夫妇上船，支出陈有量，逼海氏就范。海氏坚执不从，悲愤自缢。伙计蓝九报官，林显瑞、杨二伏法被杀。官民壮海氏节烈，祭祷厚葬，又为之立祠，百姓景仰，香火不绝。

此书分述仁厚、忠义、孝悌、节烈四事，以显世事报应不爽，警醒世人，劝善诫恶。小说语言流畅，描摹人情世态，有认识价值。但情节过于追求奇特，每每超出情理之外，如陪嫁的小童竟与小姐成婚；小偷摇身一变，居然作起官来，凡此都有悖情理。此外，小说中的迷信色彩，也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意义。

今存草闲堂刻本和万卷楼刻本。

（顾　青）

Jinghuayuan
《镜花缘》　清代小说。一百回。李汝珍撰。

成书与版本　作者中年起，倾其心力，三易其稿。有初稿、二稿和定稿。孙吉昌（初斋）、萧荣修（菊如）都曾看过初稿，李汝珍复许乔林（石华）信中也谈到初稿创作情况。另许桂林《七嬉》第五篇前有一小引云：“……顷见松石道人作《镜花缘演义》，初稿已成，将付剞劂。”而《七嬉》成书约在嘉庆二十年，由此推断《镜花缘》初稿约成于嘉庆二十年。据李汝珍复许乔林信，二稿也是在同一年中完成的。二稿上有许祥龄（蔗庵）的评语批语。嘉庆二十三年李汝珍到苏州监刻《镜花缘》，则是定稿本。定稿本对二稿本作了一些改动，但许评未动，因而造成许评有些与正文不合的现象。故由此，却可以窥见李汝珍对二稿本的某些修改情况。嘉庆二十三年李汝珍赴苏州赶刻《镜花缘》，甫刻成，而江宁桃红镇已有人“翻板”，以致苏州原刻本销路不畅，李汝珍“拟赴县禀办”（《李兆翱致许桂林小简二则》，转引自1933年7月海州《连云报》副刊《海市》连载之许绍蘧《读镜花缘传说辨的反响》）。江宁桃红镇书坊不可能在这样的短时间内翻刻苏州原刻本，它据以刊刻的很可能是二稿本的传抄本。今藏南京图书馆的坊刻本《镜花缘》的第八十九回混入两叶异文，这两叶文字的位置应在第八十七回，与苏州原刻本以及其后的道光元年刊本、芥子园刊本等等通行本的同一情节的文字均有不同，不同之处恰与李汝珍复许乔林信中所说修改酒令的原则符合，当是江宁桃红镇的二稿本刻本残留的两叶文字（孙佳讯《〈镜花缘〉公案辨疑》）。江宁桃红镇刻本迄今未见。嘉庆二十三年苏州原刻本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为马隅卿先生旧藏。此本无刊刻年月，又无书坊牌记，曾被疑为广板所谓芥子园本。此本有梅修居士石华（许乔林）序及武林洪棣元静荷序，题词只六家，卷首梅修居士石华序云“《镜花缘》一书相传北平李氏以三十年之力成之”，正文最后的第一百回也说作者“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其后有道光元年（1821）刊本，题词由六家增至十四家，原石华序文谓“以三十年之力成之”，改为“以十余年之力成之”，正文也改为“消磨了十余多年层层心血”。此本对原刻本作了词句的改动，原则是去掉多少字便补进多少字，与原板的行款保持一致。之后又有道光八年芥子园刻本，题词序文与道光元年本同，但又作了词句的改动，原则仍然是去掉多少字便补进多少字。芥子园于道光十二年又加重刻，增镜花缘绣像一百零八幅，除许乔林石华序及洪棣元静荷序外，增搏云麦大鹏序和灵山谢叶梅摹像序，题词仍十四家。往后有坊刻本和石印本多种。其中，以经过李汝珍几次修订过的苏州原刊本、道光元年刊本和道光八年刊本较为重要。

情节结构　第一回至第六回是全书的楔子，写西王母寿诞蟠桃宴上，嫦娥要百花仙子下令百花齐放，为寿宴称祝助兴，百花仙子坚称花时有序，不能聚四季于一时，令百花于片刻齐放。嫦娥恼怒，百花仙子立誓说，倘若日后果有百花齐放的事，情愿堕落红尘受孽海无边之苦。不料天星心月狐下凡做了武则天，她在天上曾受嫦娥的撺掇，要以帝王之尊下令百花在一天中齐放。待她自立为帝，改唐为周，剿灭了护唐反周的徐敬业，自谓天下太平，在残冬赏雪酒宴上，心血来潮，下令百花限一日之内开放。众花闻旨，因百花仙子正同麻姑下棋，一时无以请示，又不敢违抗人主的旨意，于是在一日之内竞相开放。百花仙子以及九十九位花仙因此而被谪入红尘。百花仙子降生为岭南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闺臣），与其他花仙下凡一共为百名才女，散居在全国各地和域外各国，后来历经艰难，了结尘缘之后，返回瑶池。前六回是全书情节因果框架，并宣示此书大旨是为天下薄命红颜立传吐气。



清刻本《镜花缘》插图

第七回至第五十三回写唐敖游历海外，入小蓬莱不归，其女唐小山（闺臣）出海寻父得睹泣红亭石碑，徵明碑文妙旨，遂回国应考。唐敖父女两度飘洋遨游的经历，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唐敖曾中探花，因受徐敬业一案牵连被革除，功名之心顿冷。他在“梦神观”得梦神指示，百花获愆，俱降红尘，内有名花十二飘零外洋，要

他往海外寻访携归，使百花同得返本还原。唐敖的妻舅林之洋常往海外贸易，他便搭乘林之洋的商船出海，祈逢花缘。他与林之洋以及舵工多九公一路访问了君子国、大人国、无肠国、元股国、黑齿国、白民国、淑士国、两面国、巫咸国、歧舌国、女儿国等二十余国，逢才女骆红蕖、廉锦枫、尹红萸、黎红薇、卢紫萱、魏紫樱、司徒妩儿、余丽蓉、姚芷馨、薛蘅香、枝兰音、阴若花十二名，恰应梦神所说十二名花。唐敖游至小蓬莱，入山不返，弃绝红尘。唐小山获悉父亲隐居小蓬莱，不顾武则天下诏女科应试，随林之洋出海寻父，历经许多磨难，到达小蓬莱，在镜花岭水月村得父亲家书，与泣红亭碑文合而读之，小山微明妙旨，遂遵父意，改名闺臣，回国往京中应试。

第五十四回至第一百回写唐小山回国后应试女科，与其他九十九名才女同登黄榜，姓名及名次正如泣红亭碑文所记。众才女聚集一堂，弹琴赋诗，论学说艺，各显其能。欢宴之后，唐小山再度出海寻父，亦入小蓬莱仙山不归。此时徐敬业等人后代再次起兵反周复唐，迫使武则天逊位，唐中宗复辟。在争战中，才女由秀英、邵红英等十位先后殉难。中宗复位后仍尊武则天为太后，武则天又下一道懿旨，来岁仍开女科，并命前科众才女重赴红文宴。一百回到此为止。



清刻本《镜花缘》插图

按作者创作意图，这一百回“仅得其事之半”，百名才女除殉难十名之外，如何返归瑶池，都得在一百回之后的文中一一交代。作者本想完成全稿后付梓，但友人劝他：“子之性既懒而笔又迟，欲脱全稿，未卜何时；何不以此一百回先付梨枣，再撰续编，使四海知音以先睹其半为快耶？”一百回最后说：“若要晓得这镜中全影，且待后缘。”然而“后缘”终于未能问世，只留下这故事并不完整的一百回《镜花缘》。

创作得失　《镜花缘》的本旨在为才女立传，但作者过于炫耀她们（其实是作者自己）的才学，当写到学问技艺之处，往往连篇累牍，不能自已，人物的命运在作品中被挤到次要的位置，人物只是才学的盛器，当然就不会有丰富的情感和深度的性格。鲁迅因而称之为“以小说见才学”（《中国小说史略》）的作品。

但作者是有所寄托的，所谓镜花水月，不过是借虚幻来反映现实。在描写唐敖游历海外诸国的时候，尤其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批判精神。“白民国”的学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把《孟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而且还要自夸学问渊博。“淑士国”中书声琅琅，到处是“贤良方正”“教育人才”的金字匾额，但那些斯文的儒者莫不是视钱如命，不学无术的酸子。这些都是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畸形现象。对于封建社会日益卑污的世风，作者尽情地予以揶揄和嘲讽。“无肠国”的人无肠，吃下食物并不在腹中停留，立即便要排出。富家之人把自己的未曾腐臭的大粪收存起来供仆人之用，并且吃而再吃。“两面国”的人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正面的脸总是和颜悦色、满面谦恭，但掉转头来，后面的一张脸却是鼠眼鹰鼻，阴险凶残。“长臂国”的人到处伸手，以至把手臂弄得很长。“穿胸国”的人居心不良，因而心肺俱烂，只得用“狼心狗肺”去补。种种变形人物，其实都是从现实中的人事夸张而来。“女儿国”的一段奇遇，是全书最脍炙人口的篇章。在女儿国中，阴阳完全颠倒，女子穿着男服，以治外事，男子反穿衣裙，以治内事。林之洋被选为王妃，被强迫穿耳缠足，那缠足的残忍做法，使作为男子的林之洋大受其苦。这种男女颠倒位置的描写，充满了对封建社会受压迫的妇女的同情和不平。作者除了揭露和讽刺之外，也写了一些理想之邦，如民风淳厚、好让不争的“君子国”，毫无小人习气的“大人国”，无论贫富都以才学高为贵的“黑齿国”等等，表现出作者的社会理想。



清刻本《镜花缘》插图

《镜花缘》的讽刺笔法很有特点，各国的人文风貌在构思设计上就含有俏皮的幽默，在叙述中又常常嬉笑怒骂，用画龙点睛之笔，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全书语言简练畅达，但人物对话缺乏个性。　　　　（石昌渝）

Jiu Chao Yeji

《九朝野记》　明代笔记。四卷。一名《野记》。祝允明撰。除《续说郛》本题《九朝野记》外，现存诸单刻本与丛书本及《四库全书总目》均作《野记》。《历代小史》本不分卷。其书记明初至嘉靖九朝事迹，因以为名。

书中兼容典故纪训，而以朝野逸闻居多。《四库提要》曾讥其记事失实，盖不解祝允明操觚之旨。作者以“野”为名，“大略不欲侵于史焉”，本孔子“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谓不取史家之择厘修饰,而收史外之琐屑传闻。故虽有补于史,亦能诱人忘饭,增广见闻。祝允明无心功名,磊落不羁,喜闻巷之闻,对明代君王毁誉兼施,能秉笔据闻而录。书中虽有赞颂洪武取天下乃合天意,亦将洪武初之暴政见诸笔端。卷一记洪武滥杀南京大中桥附近数千家,卷三记洪武猜忌身边整容师,同卷载洪武百般寻机欲除袁凯,凯以佯狂方获解脱,均可见洪武的空虚与残暴。书中所记民间传闻,其故事性更强于朝内诸事,后人拟话本多有从中取材者。卷四载蔡指挥女为报父仇事为《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本事。同卷写嘉定少年徐达劫人新妇而逃事,情节起伏婉转,波谲云诡。《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五《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即据此铺衍。另《醒世恒言》卷十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即用此书卷四某妪纵其子冒丁四官人奸人女事。《拍案惊奇》卷三十一《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所写唐赛儿事,亦据本书卷二所记。卷四蒋霆戏言得妇事,又为《拍案惊奇》卷十二《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所本。明末西湖渔隐主人《艳镜》第八回《铁念三激怒诛淫妇》写营兵先与伙伴妻私通,继觉女负心而杀之自首事,与书中卷三所记相类,亦为渊源关系。这些民间传闻市民意识强烈,表现出文人笔记小说对市民文学的吸纳和融合。

(宁稼雨)

Jiu Ming Qiyuan

《九命奇冤》　清代小说。三十六回。署“岭南将叟重编”。岭南将叟即吴沃尧。清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起连载于《新小说》第十二号至二十四号。光绪三十二年上海启智书局刊为单行本。

故事原为发生在雍正间广东番禺县的一件实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欧苏《霭楼逸志》卷五《云开雪恨》曾有记载。嘉庆十四年(1809),安和先生(钟铁桥)撰为章回小说《警富新书》,凡四十回。《九命奇冤》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均本《警富新书》,实为该书的改写本。

书叙凌、梁两家因风水结怨,官府层层受贿,先后酿成命案之事。两家曾结伙经营绸缎铺,先人病故后,财产分割。凌家之子凌贵兴纳粟入监,听信算命先生马半仙以一万两银子买通关节,欲中状元,却名落孙山。马半仙说是梁家石室压住风水之故,贵兴遂向梁天来兄弟购买石室。梁家不从,贵兴反目为仇,不断加害于梁。贵兴之妹桂仙及妻何氏劝阻之,贵兴不听,桂仙愤而自缢,何氏吞烟土身亡。贵兴一意孤行,又聚集匪徒数十人抢劫梁宅,焚烧石室。幸有义丐张凤报信,梁氏父子三人逃免,但妻室等七人被烟熏死。其中君来之妻叶氏已有身孕,酿成七尸八命大案。

同乡故老施智伯不平,为梁天来写状,先后告至番禺县、广州府、臬台衙门,义丐张凤自愿冒死作证。凌贵兴等以一千两银子买通番禺县黄知县的妻弟殷成,又以六千两银子贿赂广州府鲍师爷,使其左右糊涂知府刘太守;再买通臬台衙门差役阿二等人,当堂用夹棍夹死证人张凤,遂为九命奇冤。三堂皆废,反判梁天来诬告。梁不服,继而去抚台衙门拦舆告状。不意贵兴早买通抚台萧中丞的表弟李丰,并给各师爷送礼,驳回状词。施智伯怒折笔杆,吐血身亡,临终前嘱天来去找退出刑部出家为僧的东莱和尚。

东莱和尚心存正义,将天来留住于海幢寺,并邀两广总督孔大鹏来寺当面诉说冤情。孔下令拘捕贵兴党徒,夜审凌氏家仆喜来,得知真情。正欲处治,朝廷命其治理黄河,遂将案卷移交肇庆府。贵兴当即行贿十万两银,仍判天来诬告系狱。虽经保释,却已倾家荡产。天来悲愤至极,决意进京上告。又被贵兴等探知,分水陆两路拦劫,并用三万两银买通把关之刘千总,欲以“私带军火”的莫须有罪名问梁天来死罪,幸遇微服私访的陈臬台,被解救。至京后,得见已任钦差的孔大鹏,将贵兴党徒一举抓获处决。各级受贿官吏亦遭惩处,九命奇冤终得昭雪。

吴沃尧从叙事角度、人物刻画、语言表述等方面对原作重新加工,在内容上删去宿娼、逼奸、神祐、遇盗等枝节,突出乡民恶俗的愚顽迷信和官府的黑暗腐败,对乡里之间恶霸、族党、帮闲、赌棍、痞子、无赖、土匪之类人物刻画入微,对层层官员、师爷、吏属、差役乃至妻妾裙党的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亦有深刻的揭示,可以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幅群丑图,带有鲜明的批判色彩。但作者的立足点尚未摆脱传统封建道德的善恶观念,在贬斥恶徒的同时又褒扬梁天来的忠孝节义,并寄希望于帝王和清官的圣明。

作品情节曲折,描摹细腻,尤重细节刻画,人物的言行举止栩栩如生,富有广东地方特色。

(周华斌)

Jiuweigui

《九尾龟》　清代小说。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署“漱六山房著”,即张春帆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光绪三十四年点石斋连续刊印一至六集,宣统元年(1909)至二年连续刊印七至十二集。

本书主要描写晚清上海青楼生活。主人公江南应天府名士章秋谷,生性豪爽,相貌出众,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因不满夫人张氏之平庸乏味,遂往嫖界寻花问柳。章秋谷从苏州到上海,因深谙青楼壸奥,生活得如鱼得水,亦堪称上海嫖界之“名士”。小说写章秋谷虽左右逢源,乐而忘返,却不断点醒误入嫖界、生性吝啬、举止木讷、处事愚钝的方幼恽、刘厚卿、方子衡等嫖客,使他们迷津知返,顿脱孽海,以此表达作者劝戒之意。又写章秋谷屡屡向嫖客大谈嫖经,勘破温柔乡中种种诡诈、无情,揭露闹花丛中之重重黑幕,以此表达作者警世之情。章秋谷风流多情,娶名妓陈文仙为妾,仍终日周旋于妓楼菜馆,与众妓女谈笑风情;章秋谷又富侠肝义胆,几度化解妓女间吃醋争吵,几番战胜流氓无赖之寻衅骚扰。小说对章秋谷充溢着赞佩之情,成为作者塑

造的理想嫖客。本书受当时谴责小说的影响，对晚清上海青楼生活的黑暗与丑恶有所暴露，对官场的腐败亦略有涉及；但书中显现的道德准则与价值取向时有矛盾，难免有“嫖界的指南，花丛的历史”之嫌。

《九尾龟》以章秋谷的行踪串联各种故事，文笔秀丽，叙述畅顺。描写中或间以骈语一、二联，颇为轻圆流利；其苏白的运用更为出色，鲁迅称之为晚清狭邪小说的殿后之作。（竺 青）

Jiuweihu
《九尾狐》 清代小说。六十二回。题“评花主人著”。其生平待考。存社会小说社刊本，刊行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二年(1910)。首戊申(1908)九月灵岩山樵序。

书叙上海妓女胡宝玉，花名林黛玉，虽年仅十余，却天生丽质。富商杨四，慕其绝色，决意为其脱籍，以隆重婚礼娶之。然黛玉性淫，喜新厌旧，婚后不久即与杨四离异，且先后姘识戏子黄月山、杨月楼、十三旦等。其间，因挥霍无度贮金殆尽，乃改名胡宝玉，重操旧业。又因亏空难补，遂远游广州，悬牌营业，将及半载，积银万余，潜返春申。又重张旧帜，结识世家子弟张仲玉。然于张仲玉离申期间，宝玉又学欧洲风尚，额前梳刘海发式且伴宿洋人恩特，不期被张仲玉回申遇见，一气而别。不久，宝玉结识巨富胡雪岩且与黄月山重续旧好，为筹措中秋节账，又赴宁波，结识当地富户钱慕颜，得缠头三千金。宝玉返申后骤病，病愈后去龙华还愿烧香，与同母所生胞兄杜阿二相遇。此前，元宵佳节，黄芷泉等同辈团拜饮酒联吟，品题群芳评出海上十二名妓，遂于重阳节后遍召诸名妓至徐园品评，选入花丛艳史。胡宝玉被评为上选，众嫖客皆道贺报效，然宝玉终萦念十三旦，于是不顾众人劝阻，北上寓京城寻访，与之重续旧好。在京中，宝玉艳名大振，然终因姘识戏子风声外泄而声价骤减，十三旦亦与之反目。回上海后，胡宝玉一度与戏子汪桂芬姘居，后因年近不惑，感叹青春已逝，遂退为房老，接纳姨甥女月仙，又买得玉莲，大开余庆堂。翌年，胡宝玉四十寿辰，寿诞之日，夜梦余庆堂毁于大火，顿成一片瓦砾。梦中，又几被海潮卷去，忽为一老尼呼唤，慰之曰：孽海茫茫，回头是岸……遂与老尼同至一色空庵。《九尾狐》一书，实仿《九尾龟》为富贵达官写照之意，盖“为一个淫贱娼妇现形”而作。所谓九尾狐，即指书中主人公胡宝玉。（罗德荣）

Jiuyue Ji
《九龠集》 明代文集。宋懋澄著。清初吴伟业又编选《九龠别集》。《九龠集》、《九龠别集》均专辟稗类，重复不计，共收文言小说四十四篇。在文集中专辟稗类，表明小说创作在文坛上已取得一定的地位，也表明宋懋澄对自己小说创作的珍视。

《九龠集》稗类所收小说中，《陶真人》、《李福达》等篇，记述了明代皇帝迷信方术，道士炫奇于世的情形；《海忠肃公》、《广陵乘兴》、《分宜》、《徐文贞》等篇，记当代名人逸事，影响及于后世的一些公案小说；《吕翁事》九则，写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游戏人间、耍弄权贵的故事，殆取材于民间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几篇传记，《葛道人传》记述了轰动一时的为救苏州一城百姓、甘愿承担聚众闹事罪名的义士葛成；《顾思之传》、《耿三郎》、《宋氏君求传》，以及集中未收入稗类的《叔父安远令宪卿君本传》、《袁微之传》、《盛重之传》、《叔父参知季鹰公行状》等篇，描述了处于封建末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赞扬了他们的叛逆思想与行为。而《负情侬传》、《珍衫》、《刘东山》、《侠客》等取材现实生活创作的小说故事，为平民立传，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性格鲜明，不仅是《九龠集》中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名篇。《负情侬传》被改写成拟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珍衫》被改写成拟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改编为戏曲传奇的有袁于令《珍珠衫记》、柳某《珍珠衫》、闲闲子《远帆楼》、叶宪祖《合香衫》等。《刘东山》被凌濛初改写成拟话本《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李渔的《秦淮健儿传》、蒲松龄之《老饕》等则是追摹此篇而作。宋懋澄的文言小说与明初瞿佑等人追摹唐人传奇、以诗词插入小说的风格有所不同，它取材于社会现实，以史传与古文笔法写人物故事，体现了明末清初文言小说的特色。

（宋 欣）

Jiumoucai Yu Jiao Si'e　Guidui'an Yang Hua Jieshi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十四。头回所叙事不详所自。正文本事出沈瓒《近事丛残》卷一《冤鬼报官》，《济南纪政》有《杨化记》，亦记此事。

头回述山东一耕夫犁地时侵犯邻人墓道，又出言不逊，被邻人殴死，官系邻入狱，问成死罪，已有一年。后邻妻生子自称耕夫，历数平生之时如见，时人叹为异事，知是耕者转世。邻人在监中听说，要求免罪，官府以“一死自抵前生，岂以再世幸免”为由拒其申诉。又述明代嘉靖年间山东人丁戍客游北京时与壮士卢强结为兄弟，卢盗情事犯下狱，嘱丁取其匿银千两营救，丁见财起意，反贿买狱卒杀死卢强，吞没卢银。三年后丁搭船归里，为卢魂所魅，自诉其欺友之罪，方知隆庆改元大赦，狱鬼亦得释放，因来报仇，丁终自击而死。正文叙明代万历年间兴州右屯卫军籍于守宗差家丁杨化至祖籍山东即墨县于家庄取钱粮，于之宗人大郊窥其所携银两甚多，故邀其赶集灌醉，勒死荒郊，扔入海中。十二日后尸首复冲上海边，知县斋戒祈神，以显灵佑破案。于大郊本户居民于得水妻李氏碾米时忽然晕倒，醒即自称杨化，诉其冤死之情由，与大郊对证无讹，大郊又有意攀扯于大豹等三人，亦为李氏否定，知县遂将人犯干证同解督抚孙军门、刘同知等处告投。李氏在堂上坚称杨化，证实于大郊罪行后仍不改口，刘同知即着杨化之

魂自去。后杨托梦得水，以生前走驴赠谢，次晨果见其驴在门外。故事以神灵显佑之故套，表现出人伦关系的异变，惟对晚明军制有所反映，在小说中颇为罕见。

（胡小伟）

Jiuxiajiu Zhao Ni'ao Mihua Jizhongji Jia Xiucai Baoyuan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六。头回狄氏事，出元陶宗仪《说郛》卷十一引廉布《清尊录》，《情史》卷三《狄氏》条亦载。正文不详所自，或为编者自撰。

入话由三姑六婆之恶叙及唐时官宦之妻狄氏姿容明艳绝世，性亦贞淑，春游时偶被风流少年滕生所见，滕遂以重金请尼姑慧澄代为通款。慧澄先以两囊明珠动其心，继则假言托事摇其志，终以酒色撼其情，滕生遂得与狄氏私通。后为其夫察觉，断其来往，狄氏思想不过，成病而死。正文叙婺州贾秀才之妻巫氏亦美貌贞淑，夫妻甚得。巫氏因敬奉观音而与赵尼姑往来甚密。一日偶遇与赵尼有染之浮浪子弟卜良，卜见色生心，赵尼即为之设计，将巫氏哄来庵中骗奸。巫氏中计后告知其夫，得观音"口里来的口里去，报仇雪耻在徒弟"语点化，设计报仇。复叫赵尼再请卜良上门，假意温存中咬掉卜之舌头，贾秀才则往尼庵杀死赵尼及其徒，将卜舌放入其徒口内。次日案发，官府查究断舌之人，遂捕获卜良，卜无法自明，受刑而亡。贾门、巫氏之清白亦得保全。明末傅一臣有杂剧《截舌公招》题材与此相类似。

晚明以来社会风气颓变，淫风大炽，而僧道借势淫人妻女之事亦屡见不鲜。此篇特点是以贾秀才与巫氏妙计复仇，以保全清白名声，反映出晚明士人对此种事端的复杂心态。同时，赵尼媪把徒弟当作粉头，陪人歇宿；又与浮浪子弟相串通，不仅玷污了良家女子，而且自己又从中渔色，满足淫欲，较深刻地揭露了僧尼的丑恶行径，戳穿了他们所一贯标榜的禁欲主义的色空观念是何等虚伪和荒谬。在佛道得势的晚明社会，如此形象的激烈的抨击，表现了作者的胆识和勇气。

（胡小伟）

Jiuxiaojing

《酒孝经》　隋刘炫撰。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今河北沧州西）人。仕周，为户曹参军、礼曹从事。入隋，除殿内将。文帝聚天下遗逸之书，炫伪造出百余卷送官取赏，被劾除名，归家以教授为业。复为蜀王典校书史，蜀王废，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炀帝即位，参与修律令。除太学博士，以品卑去任，归河间，冻馁而死，年六十八岁，门人谥曰宣德先生。著《论语述议》、《五经正名》、《算术》等。《隋书》卷七十五有传。

本书始见于《旧唐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谓"《酒孝经》一卷，刘炫定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作"刘炫《酒孝经》一卷"。又《崇文总目》小说家类著录同"新志"。可知"旧志"有衍文，作刘炫为是。原书不传。《宋史·艺文志》有皇甫松《酒孝经》一卷，亦未见传本。

（许逸民）

Jiuxiaoshuo

《旧小说》　文言小说选集。吴曾祺编。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书前有庚戌年（1910）编者序，当编于清末。全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六集，选录汉魏六朝、唐、宋、五代、金、元、明、清代的古体小说，选目约一千种左右。例言称"是集宗旨，为学文之助而辑"，因此每集在杂记之前，选录一些古文传记。所收范围很广，实不限于传统的小说。宋代以前作品，大体上承袭《五朝小说》及《说郛》（重编本）等书，有些"妄制篇目，改题撰人"的弊病也沿讹踵谬，未能改正。金、元以后作品，选录文章较多，传奇类的作品收得极少，如清人小说，收《阅微草堂笔记》而不收《聊斋志异》，可见其取向所在。但本书取材较广，对常用的笔记杂说各选若干则，能使读者得到"尝鼎一脔"、开拓见闻的兴趣。编者也曾直接从第一手材料开发新的选目，不完全因袭旧的选本。全书断句基本正确，错字很少，在近代的小说总集中还不失为比较精当可读的选本。商务印书馆重印时（1957）只出到宋代为止，金、元、明以后删去未印。

（程毅中）

Juyue Qitan

《拒约奇谈》　清代小说。共八章。中国凉血人著。光绪三十二年（1906）启智书局出版。后收入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1960）。

本书较详细地记叙了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的全过程，包括运动初期"风发飙举，四方响应"的轰轰烈烈情况，运动参加者内部的意见分歧，以及运动受到内外破坏、瓦解冰消的历程。

小说首叙上海商界、学界在花神楼集会演说，抵制美约。与会者慷慨陈词，回顾当初，美人以其本土荒芜，闻我同胞耐劳耐苦之性质，为世界人种之冠；而工价之低廉，又为世界劳工之冠，乃极意招致；而后美之道路通，矿产兴，田园治，乃以残忍手段肆虐华人，致令我旅美同胞吞声饮恨二十年。会议倡言不定美货、不用美货以为抵制，群情激愤，"破釜沉舟，与美人血战于商场"。但是，抵制美货的目的，并不一致。大多数人主张改良条约；而小说主人公病夫则主张"废例"——使美废除限制华人的种种禁例；进而言之，病夫认为根本出路在于振兴民族实业，"华定华货，华用华货"。病夫且在江苏溧阳买山开辟牧场农圃，购置机械，兴办工厂，建构理想社会之雏形。

拒约会中也有眠花宿柳、侵吞公款的投机分子；更有奸商猾贾混水摸鱼，乘机压价大批购进美国火油、布匹、面粉等，牟取暴利；商会也主张疏通，美货只要贴上商会刊发的印花，仍准行销，致使抵制运动名存实亡。

小说文白间杂，结构松散，有些部分杂乱无章，穿插一些猥琐情事，格调不高。

（林　薇）

Jutan Lu

《剧谈录》 唐代传奇小说集。康骈撰。康骈,字驾言,池州(今安徽贵池)人。乾符四年(877)登进士第,乾符六年登博学宏词科,官至崇文馆校书郎。后京师大乱,退居故乡。杨行密部将田頵据宣州,与殷文圭、杜荀鹤等人并为上客(《唐诗纪事》卷六十八),《嘉靖池州府志》云其后尝荐授中书舍人。昭宗乾宁二年(895)追记昔时"新见异闻"写成《剧谈录》。

此书卷数、撰者均有异说。《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康𫐐《剧谈录》三卷。《郡斋读书志》小说类作唐𫐐,三卷。《崇文总目》小说类、《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异闻之属均作二卷,康骈撰。《资治通鉴考异》引文亦作康骈。《宋史·艺文志》集部著录康氏《九笔杂编》十五卷,名亦作"𫐐",然则撰者当作康𫐐。自序云"分为二编"。传世诸本均作二卷,疑作三卷者乃误记。

全书四十余条,记天宝以来故事,间附议论于后。其中叙神鬼灵应者颇多,言史事者则真伪互陈,不尽实录。时值唐末,豪侠小说盛行,书内数条颇堪称道。《潘将军失珠》条中盗珠的三鬟女子性情豪爽,身手矫捷,可与《甘泽谣》中的红线比美,虽情节不及《红线》篇婉曲多姿,而描写较近实际,不似彼书神秘玄虚。《田膨郎偷玉枕》条写唐文宗忽失所宝白玉枕,下诏搜捕,收系甚多。有军将偶知小仆善行走,矫捷异常,遂疑而询之。小仆告以偷枕者名田膨郎,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愿伺便擒之。至时,小仆执毬杖击折田一足而擒获,所囚数百人皆放出。小仆归乡,不受奖赏。本篇行文逶迤,语言传神,小仆之登场似于不经意中道出,擒田膨郎一节,文字兔起鹘落,令人如临其境。《张季弘逢恶新妇》一条写张季弘自恃勇力,欲为老妪制其新妇,后见其气力超凡,遂不敢进犯。故事初叙"逆旅后園有盘石,季弘坐其上,置驴鞭于侧,召而谓曰……"后叙新妇"每言一事,引手于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画之,随手作痕,深可数寸。季弘汗落神骇,但言道理不错,阖扉假寐,伺晨而发。"描写张季弘的前后不同神态,有声有色,旨在警戒骄矜。《管万敌遇壮士》一条旨意类似。《拍案惊奇》卷三《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入话即演张季弘事。

书中内容甚广泛。《洛中豪士》一条记洛中豪贵子弟赴宴,绮席雕盘,竟不下箸,只因未用精炭,嫌饭食有烟气,其饮食之奢靡,出人意表。其后遇乱,三日不食,于土杯中食脱粟饭,竟觉"粱肉之美不如"。前后对比鲜明,寓警奢华之意。《狄惟谦请雨》条叙县令狄惟谦始则敬请女巫祈雨,怒其妖惑,径行处死,继则端笏肃立,自请甘霖,果天从人愿。虽事涉无稽,而情节跌宕,语言生动。《拍案惊奇》卷三十九《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即以此为本事。

传世有《津逮秘书》、《稽古堂丛刻》、《学津讨原》、《贵池先哲遗书》本等多种。后者曾以《太平广记》等书校勘,复辑有逸文四条,最称完备。然校勘不甚精细,且未曾利用《唐语林》进行校勘,故间有脱误。古典文学出版社据《贵池先哲遗书》本排印(1958)。

(周勋初 严 杰)

Juanyong Lu

《隽永录》 元代杂事小说集。佚名编。原书未见传本。只见原本《说郛》卷三十,收佚文六条。三条注有出处,如《来岁状元赋》出《续清夜录》;三条无出处,如《白纸诗》条记士人郭暉寄书误封白纸,其妻寄一绝云:"碧纱窗下启缄封,尽纸从头彻尾空。应是仙郎怀别恨,忆人全在不言中。"此诗亦见于话本《简帖和尚》头回,文字略异,说是宇文绶妻王氏所作。书中有元代事,当为元人所辑。《说郛》(重编本)卷八十四改题《诗话隽永》,署元喻正己撰,不知所据。 (程毅中)

Juanyou Zalu

《倦游杂录》 宋代文言小说集,张师正撰。《郡斋读书志》著录八卷,《宋史·艺文志》作十二卷。原本《说郛》署原书八卷,与晁氏所载吻合,则《宋志》另有所本。是书不传。曾慥《类说》卷十六收五十八条(目五十九条,文五十八条),原本《说郛》卷十四收十四条,同书卷三十七复出八条,有四条与卷十四互见,去其重复,共十八条。其中六条见于曾慥《类说》。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引有近百条,较《类说》、《说郛》为多。另《五朝小说》、《说郛》(重编本)所收,系出原本《说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李裕民辑本。

从现存佚文来看,其书多记士大夫生活谈闻,尤详于熙宁朝间事,并兼及地方风物、典故辞章。作者自序言"倦游云者,仕不得志,聊书平生见闻,将以信于世也。自以非史书,虽书善恶,而不敢褒贬"(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出于官场失意后对政权和周围环境的不满和失望,书中不乏对官场腐败现象的抨击和对社会鄙陋行为的揶揄。如《类说》本《三司黠胥》条载陈贯为省副时,为三司黠胥陷害罢职,表现胥吏的阴险狡诈及其在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同书《苑中狮子》条写石中立善诙谐,有人对御苑中西域所献狮子日给十五斤羊肉一事发出人不如狮的慨叹。石中立则以苑内苑(员谐音)外之别,讽刺统治者沉湎于声色犬马(此条原本《说郛》卷十四、三十七分别见引,题作《员外郎》,文字比《类说》本完整)。又如《类说》本《匍匐图》条(原本《说郛》卷十四引)记陈烈遵循古礼,带弟子奔丧时匍匐而入孝堂,遭人耻笑,痛快淋漓地揶揄了旧文人的酸腐之举。对一些士大夫生活琐事的描写,更是于细微之中,凸现了人物的个性特征。《类说》本《权顿幞头》条记述张唐辅头痒时将幞头摘下放在僧文鉴头上而引起的一场口角,分别表现了几个人的不同个性,有晋人遗风。

《类说》和《说郛》在收录本书时,观念有所不同。《说郛》所取,多体现传统思想与文人意识,文字亦照录原文,不作更动,保留其文言小说特点。《类说》则体现

某些市民阶层的思想和意识。文字上作了较大删改，变雅为俗，有些描写已接近话本语言。如原本《说郛》卷十四与卷三十七均收之《子孝妻义》条，是封建礼教的说教图解，不为《类说》所取；而《类说》所收《诡谋杀娼》条，以书生杨孜赶考时玩弄女性，始乱终弃的行径，鞭挞了封建文人的丑恶行为，带有强烈的市民意识，《说郛》则未载。（宁稼雨）

Jueshi Yayan

《觉世雅言》 明代小说选集。八卷。无名氏辑。首序，全袭《警世通言》之序文，唯原序署“天启甲子(1624)豫章无碍居士”，易以《古今小说》序作者绿天馆主人。所选各篇采自“三言”与《今古奇观》，显系明末兵燹连年，小说刻版多有散落，坊贾择其完整者，随手凑成，借以牟利。见于《古今小说》者，为《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杨八老越国奇逢》；见于《警世通言》者，为《旌阳宫铁树镇妖》；见于《醒世恒言》者，为《张淑儿巧智脱杨生》、《白玉娘忍苦成夫》、《吕洞宾飞剑斩黄龙》、《黄秀才徼灵玉马坠》；《夸妙术丹客提金》，则来自《今古奇观》。（朴 之）

junshu

郡书 小说流派。始见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他把小说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郡书是其中的第五类，以记述地方乡贤、邦族的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其作者往往为本乡人士。刘知幾指出：“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裴《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并评论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炳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刘 蕤）

K

Kaihe Ji

《开河记》 唐代传奇小说。一作《炀帝开河记》。佚名撰。《遂初堂书目》杂史类著录。《宋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注"不知作者"。涵芬楼《说郛》本、《古今说海》本、《历代小史》本、《五朝小说》本、《古今逸史》本,皆未署撰人。唯《唐人说荟》本题唐韩偓撰,无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本篇与《海山记》、《迷楼记》同出依托。

本记叙隋炀帝观《广陵图》忆镇守广陵时事,思欲重游,又听萧怀静言睢阳有王气,遂差征北大总管麻叔谋为开河都护,开河达广陵,凿穿王气。凿河时先见仙人古棺,又遇张良在留侯庙示警,再逢地穴。武平郎将狄去邪入穴探之,见皇甫君责击一巨鼠,名唤阿麽,乃与炀帝小字相同。幸有一神童捧天符救之,说"阿麽数本一纪(十二年),今已七年,更候五年,当以练巾系颈而死",遂罢手。临别,皇甫君请狄转告麻叔谋,"谢尔不伐吾茔域,来岁奉尔二金刀"。狄出穴后,人多认为已死,遂托狂疾隐终南山。麻叔谋为人极贪鄙,又喜食小儿肉,终上闻于帝。帝命来护儿腰斩麻于河侧,身为三段。正合"二金刀"之谶语。本记具有野史性质,其中情节被明人《隋炀帝逸游召谴》(《醒世恒言》第二十四卷)及齐东野人编次《隋炀帝艳史》、袁于令《隋史遗文》和清初褚人获《隋唐演义》等通俗小说采用,元代戏剧家关汉卿还据此作《隋炀帝牵龙舟》杂剧。

(刘荫柏)

Kaipi Yanyi Tongsu Zhizhuan

《开辟衍绎通俗志传》 明代小说。六卷八十回。简称《开辟演义》。全称《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题"钟伯敬先生原评","五岳山人周游仰止集","靖竹居士王黉子承释"。首《开辟衍绎叙》,末署"崇祯岁在旃蒙大渊献春正月八日,靖竹居士王黉子承父书于柳浪轩"。钟伯敬即钟惺(1574~1624),字伯敬,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为当时文坛上竟陵派领袖,名扬一时,故坊间一些通俗小说,多假托其名,此书亦在其列。又明代小说编撰者、批评家余象斗,字仰止,一字文台,号仰止山人、三台山人。据此,有学者认为"五岳山人周游仰止",即为余象斗,此书应为余氏所撰。然孙楷第据书中序署认为此书"实崇祯间靖竹居士王黉之所作也"(《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王黉,生平事迹不详。

《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所叙,始于盘古开天辟地,而迄于周武王吊民伐罪,按鉴编纂,故叙事多本史鉴,而不敢有所出入,虽仿照章回小说体制分为八十回,但叙事与章回小说不同,完全遵循史传模式,是搜辑《史记》、《路史》等书而编纂的一部上古史传。"开辟"不仅指开天辟地之意,也是表明作者的历史意识,含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之意。书分盘古氏、三皇、五帝、夏、商五个阶段的历史,叙事严谨,以帝王世系为序,以帝王事迹为重点,语言风格仿《三国志演义》,行文为浅近文言,不用方言俗语。

今存明崇祯间刻本以及清道光、同治间刻本。

(王汝梅)

Kai-Tian Chuanxin Ji

《开天传信记》 唐代笔记小说集。一卷。郑綮撰。郑綮,字蕴武,登进士第,累官右散骑常侍。喜为诗刺时,昭宗以此擢为宰相,任职三月余,以太子少保致仕。昭宗光化二年(899)卒。《新唐书》、《旧唐书》有传。《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著录郑棨《开天传信记》一卷。《直斋书录解题》杂史类同,曰:"唐吏部员外郎郑棨撰。杂记开元、天宝时事。"郑棨当即郑綮。两《唐书》本传不载其任吏部员外郎事,当系漏载。《郡斋读书志》杂史类误作《开元传信记》。《四库全书总目》小说类异闻之属作郑綮撰。

全书记开元、天宝故事三十二条,卷首自言"因簿领之暇,搜求遗逸,期于必信,故以'传信'为名。"有些材料为史书采用。然亦有失实之处,如玄宗过王琚家谋诛韦氏一条,曾遭《四库全书总目》驳难。玄宗于华阴见岳神、梦游月宫闻仙乐、罗公远隐形、叶法善精于符箓等条,事涉神怪,约占全书总条数的三分之一。但后人谈唐代故实,常沿用之。宋人乐史撰《杨太真外传》,即曾取材于此。

传世有《百川学海》、《学津讨原》等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百川学海》本为底本排印(1985),辑入《开元天宝遗事十种》内。所附《补遗》六条,实非佚文,原出《卓异记》,编者乃沿《说库》之误。

(周勋初 严 杰)

Kaiyan Ji

《开颜集》 宋代笑话集。一名《开颜录》。周文玘编。周文玘,官试秘书省校书郎,生平不详。《开颜集》,《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三卷,作周文规撰。现存传抄本二卷,上下卷各三十五条。题周文玘集。有自序云:"《笑林》所载皆事作稽古,语多猥俗,博览之士盖无取也。余于书史内抄出谈资事,合成两卷。因名曰《开颜集》。"此书辑录古书旧闻,每条注明出处,如《射士》条出《韩子》,《刘神童》条出《明皇杂录》,《刘道真》条出《乐王记》,《京邑妇》条出《妒记》,《钟会》条出《唐实录》,都是诙谐笑谈。《四库全书》列在小说家类存目,提要指出:"其书皆古来诙谐事,各注出典。然其中如《世说》济尼一条,无可笑者;《列子》攫金一条,增'吏大笑之'四字;《后汉书》袁隗妇一条,增'隗大笑之'四字;皆非本文,亦一病也。"

有明抄《说集》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原本《说郛》卷六十五引作《开颜录》。 (程毅中)

Kaiyuan Shengpingyuan

《开元升平源》 唐代传奇小说。吴兢撰。此书撰者，历来记载有分歧。《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开元升平源》一卷，陈鸿撰。《崇文书目》小说类著录《开元平》一卷，不著撰人，钱侗谓此即《开元升平源》。《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杂史类著录，皆题唐吴兢撰。《资治通鉴考异》引作吴兢《升平源》，认为是好事者假托吴兢为之。从上述资料分析，暂以吴兢较妥。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县)人。通经史，有才学，为魏元忠、朱敬则荐，诏直史馆，修国史，后拜右拾遗内供奉。玄宗初年，任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等职，后贬为荆州司马，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李林甫执政，嫌其衰老，不用。天宝八年(749)卒于家，年八十多岁。《旧唐书》卷一百零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有传。兢叙事简核，时号良史，撰有《唐春秋》、《太宗勋史》、《中宗实录》、《睿宗实录》等，又有《贞观政要》十卷、《唐名臣奏》十卷、《乐府古题要解》一卷等。

《开元升平源》一卷，《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二(《通鉴》卷二百一十)所引似即全文，记姚元崇借射猎邀恩，唐玄宗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元崇献言十条都是当时重大的政治措施，取得了玄宗的信任，有一定史料价值，《新唐书·姚崇传》亦载其事，盖即本此。司马光则认为，“果如所言，则元崇进不以正”，“难以尽信”。《道藏》本《道教灵验记》卷十《姚元崇女九天生神章经验》叙姚女长寿梦老君授以九天生神经事，亦将《开元升平源》录入，作为姚女持念道经之验。

(刘荫柏)

Kaiyuan Tianbao Yishi

《开元天宝遗事》 五代笔记小说集。王仁裕撰。《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开元天宝遗事》四卷，曰：“汉王仁裕撰。仁裕仕蜀至翰林学士。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作二卷，亦云“所记一百五十九条”。今本一百四十六条，或已佚去十三条。《宋史·艺文志》故事类作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作四卷。

此书每条均冠以标题，文字简短，专记唐玄宗时琐闻，尤注重宫内外风俗习尚。然多采民间传闻，舛误夸张之处颇多，不可尽信。洪迈《容斋随笔》卷一摘其疏谬者四事，驳诘确当，然断言此书乃好事者托名所撰，则无显证。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曾采录此书条文，苏轼有《读开元天宝遗事》四绝句。说明此书流传于五代宋初之时，与王仁裕年代相合。王谠编《唐语林》，曾采入王仁裕所撰《玉堂闲话》中文字，然无一可与现存《玉堂闲话》中之文字相应，而《开元天宝遗事》中的文字却有十条在内，据此及其他材料，可推测《开元天宝遗事》或被宋人编入《玉堂闲话》中。

此书所记虽语多失实，然新颖可喜，常为后人用作典故。如《牵红丝娶妇》条叙宰相张嘉贞欲纳郭元振为婿，使五女各持红丝隐身幕后，令郭元振任意牵丝，得者为妇。《依冰山》条记进士张彖不肯依附杨国忠，认为依仗权贵如倚冰山。书中又保存了可贵的小说史料。《鹦鹉告事》条叙杨崇义妻刘氏与邻人李弇私通，遂同谋而杀害杨崇义。其时无人觉察，惟有一只鹦鹉在堂前架上。官府久不得凶手，后至杨家检查，架上鹦鹉忽然叫屈，曰：“杀家主者刘氏、李弇也”。官吏捕刘氏与李弇，二人招供，玄宗闻之叹讶，命处死二人，封鹦鹉为绿衣使者。末云“张说后为《绿衣使者传》，好事者传之”。《传书燕》条叙郭绍兰与其夫巨商任宗凭燕传书事，末云“后文士张说传其事，而好事者写之”。有关张说曾撰小说之记载及故事梗概，均赖此书而得以流传。

传世有明建业张氏活字本、《顾氏文房小说》本等，均二卷；《续百川学海》本、《说郛》本等，均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参以他本排印(1985)，收入《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中。

(周勋初 严 杰)

Kaiyuan Yuji Jiezishu

《开元御集诫子书》 唐代箴规文。《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不著撰者，当即唐玄宗李隆基(685～761)撰。《玉海》卷二十二著录《御集诫子书》，叙云：“开元二十五年(737)八月甲子，帝制训诫六篇以示诸王，其旨盖明君臣父子之义，斋祭稼穑之事。忠王玙上表请宣付史官及示百僚，许之。”下注：“或谓即《御集诫子书》一卷也。”《宋史·艺文志》列入儒家类。未见传本。

(程毅中)

Kanwu

《刊误》 唐代笔记。二卷。李涪撰。《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有二李涪。本书撰者李涪为僖宗时使相李福之子，以《开元礼》及第(据《北梦琐言》卷九)。《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王行瑜传》云：“始，行瑜乱，宗正卿李涪盛陈其忠，必悔过。至是帝怒，放死岭南。”其时为昭宗乾宁二年(895)。然《刊误》卷下《杖周议》中云：“予乾宁三年九月行吊于名士之家”，《北梦琐言》卷六亦言李涪“光化中与诸朝士避地梁川”，则乾宁二年放死岭南之说不确。李涪约于光化元年(898)召回为太仆卿，又迁国子祭酒(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官常侍、尚书(《北梦琐言》卷六、卷九)。卷上《奉陵》条云“予省事六十年”，则撰此书时已年过六十。

书前自序称撰成五十篇，乃正文四十九篇，加自序一篇。此书为探究与考订典故之作。其以“刊误”为名，即刊正误说之意。上卷多考礼制，引古制以明唐末之失。下卷论训诂、音韵、史实、风俗等，笃实有据。李涪因家世之故，识见既广，学问亦佳，故所言颇有可采者。

《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著录于小说家类，《直斋书录解题》入杂家类。《宋史·艺文志》经解类著录二卷，传记类著录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入杂家类杂考之属。有《百川学海》、《古今逸史》、《格致丛书》、《学

津讨原》、《榕园丛书》本等多种。哈佛燕京学社曾据《榕园丛书》本编成《李涪刊误引得》。

（周勋初　严　杰）

Kang-Liang Yanyi

《康梁演义》　清代小说。四卷四十回。不著撰人。书成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封面题“绘图康梁演义”。

小说因对康、梁及戊戌变法持贬抑态度而与当时一些呼吁变革、颂扬戊戌变法中献身的“六君子”之文学作品大异其趣。作品主旨在于描述康、梁言行违背儒、释、道三教，起了淆乱清朝天下的作用。始写康、梁系妖星降世，中间穿插康、梁经历，亦真亦假。后面又写儒、释、道三教教主与诸神商议如何协同治服康、梁。结尾是写外国教主于中途阻挠中国三教教主派人捉拿已逃出国门的康、梁二人，终使其逍遥法外。据结尾称，还要写三教如何设法斗康、梁，但终无下文。

出于晚清的这部小说，具有陈腐荒诞的“妖星下凡”的框架。虽也记述了一些涉及康、梁与戊戌变法的史实与材料，唯其思想守旧，一昧贬抑变法，而将反对维新变法的文悌、许应骙等写为颇具警觉的正面人物，又将接受或赞成变法主张的宋伯鲁、徐致靖等写为受骗者，写康、梁以至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又多用贬抑笔法。第一回写康、梁来历，就说他们是兜罗天虚无洞的两个星宿，一个心月狐，一个虚日鼠；从第二回到第十回写二人相识后就互相勾结，多行坏事，然后去留洋；第十一回到第二十回写康有为在京拜谒要员，送礼送书，直到取得皇帝信任，推行维新变法。从第二十五回起，写康、梁维新变法引起朝野震动，僧尼道人就被扰害得一片惊慌，这股怨气冲动了如来佛、元始天尊。他们商议对策时，随从提醒要请孔圣人共为商议。三教教主会商，听从孔圣人主张：“一俟康有为罪恶贯盈之日，某等当协力拿获，总不使其漏网，以申吾道之权。”第二十七回至第二十九回写维新人士遭到追究，康、梁先后逃出国门。第三十一回至第四十回，写谭嗣同、杨深秀等人被捕和开审经过（史实是六君子并未经合法审判），并写杨深秀等有悔悟表示，显系与史实不符之笔。

小说主旨是维护清王朝天下，反对维新变法，为守旧势力张目，艺术上尤荒诞粗劣。

（杨　扬）

Kang Yuzhi

康誉之　宋代文言小说《昨梦录》的作者。字叔闻，号退轩老人。生卒年不详。《昨梦录》旧题康与之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类），误。现存收有《昨梦录》的抄本或刻本《说郛》及其他丛书，如明末《说郛》（重编本）、嘉靖刻本《古今说海》、明刻本《广百川学海》、《宋人百家小说》等，均署作“宋康誉之”。而会稽钮氏世学楼抄本和吴郡赵氏珍藏本《说郛》除署名誉之外，又注：“字叔闻，号退轩老人。箕山人。”《四库全书总目》所云“与之字伯可，又字叔闻”则误以与之、誉之为一人。与之字伯可，号顺庵，南北两宋间人。曾以向高宗献《中兴十策》而名著于时。后因附合秦桧而为士论不齿。誉之为与之的弟弟。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二绍兴二十九年五月：“进士康举之、誉之并送南康军听读，日下出门，令在本军常切拘管。二人皆与之弟。临安府奏其辄至行在，妄说事端，故尔。”这段记载不仅说明康誉之与康与之的关系，而且还与书中第六则所云“绍兴辛巳，余听读于建昌”之说相合。

《四库全书总目》又误将作者的出生地滑台定为籍贯。据《广东通志》所载，知康氏兄弟为洛阳人。

（宁稼雨）

Kezuo Zhuiyu

《客座赘语》　明代笔记集。十卷。顾起元（1565～1628）撰。顾起元，字太初，一字邻初，南京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官南京国子监祭酒，累至吏部左侍郎。著有《雪堂随笔》、《遯园漫稿》等。《明史》有传。

《客座赘语》仿周晖《金陵琐事》，所记以金陵掌故为主，兼及明代政治经济、朝野故实、文物古迹、风俗民情，间有小说戏曲史料。如卷六“平话”条，记载明初仍令乐人张良子说平话，卷四“爱爱”、卷六“谢小娥”等条以及刘心学《史外丛谈》所记《负情侬传》，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实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故事，弥足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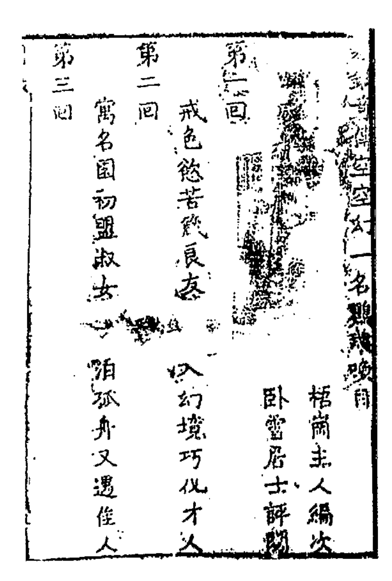
《客座赘语》有明万历刊本及《金陵丛刻》本。

（刘　辉）

Kongkonghuan

《空空幻》　清代小说。十六回。一名《鹦鹉唤》。题“梧岗主人编次，卧雪居士评阅”。作者真实姓名不详。本衙藏板本，内封框外上方横署“新镌鹦鹉唤”，框内中栏镌“醒世奇言”，右栏题“李卓吾评”，左栏署“本衙藏板”。首有梧岗主人序，回有总评。所谓“李卓吾评”，纯系伪托。行文讳“玄”，可知是康熙或康熙稍后刊刻。

书叙“前朝”浙江禾郡书生花春年方十七，能诗善画，父母亡故，独继万贯家产，唯相貌丑陋为憾。花春以罗致天下美女为己愿，得一鹦鹉赏玩既久，被鹦鹉唤而入梦：梦中遇一道士，得授仙丹，又被换颜，变得美俊潇洒，他不听好友柳莺劝阻，决心寻揽天下美人。赴乡试时，在杭州与御史小姐红日葵私订终身。乡试高中，又赴京会试，相继与维扬客店主人女儿逢凌霄、太守小姐濮紫荆幽会，又勾搭夜宿主人之妹水青莲和主人未曾圆房之妾云素馨，在香莲庵与悟凡、慧源二尼成奸，得悟凡之助，又与员外的小姐满池娇、以及察院小姐窦瑞香成婧，在擎天岭与寨主之妹巫梦樱成亲，且练就一身武艺。到达京师则试期已过，但却又渔得山绛桃和颜金英二位美人。山绛桃系司马山廷栋之女，由司马指引，花春得中武状元。至此，花春收揽的女子，除悟凡、慧源之外共十位美人。花春回家意欲再访，绕过擎天岭，见香莲庵被查抄，悟凡、慧源下落不明，满池娇与窦瑞香也渺无踪迹而水青莲、云素馨因与花春奸情败露被杀，后遇悟凡，知窦瑞香因丑事暴露而自缢，满池娇郁郁而


空空幻一名[illegible]
梧崗主人編次
卧雲居士評閱
第一回 戒色慾苦[illegible]良友 入幻境巧似才人
第二回 寓名園初盟淑女 泊孤舟又遇佳人
第三回

清初刻本《空空幻》目录

死。返至维扬，知逢凌霄已远嫁苏州富翁，濮紫荆随父去了广西。再到杭州，红日葵因怀孕羞辱而自缢，十位美人已失去七位。这时契丹入侵，花春奉旨进京，路经擎天岭，见山寨已被剿平，巫梦樱不知所终。花春出征契丹，大获全胜，并娶回契丹公主玉蓉。回到京师，颜金英已死，山绛桃则扶父母灵柩回了苏州。花春郁闷南回，途中知山绛桃与童仆淫乱，将其骗到船上抛入水中溺死。

花春回到禾郡，虽与玉蓉成亲，却恋恋不舍逝去的十美，为再寻天下美人，遂毒死玉蓉，假言到昭庆寺落发为僧，实则在寺内营造"迷园"，收罗美女淫乐无度。事败，花春被斩。其阴魂遭到诸美阴魂的声讨，历经各种酷刑之后转世投生到堂兄晴园家，成了晴园的女儿，名叫艳娇。艳娇生母亡故，受继母残酷折磨，被卖与人家做婢女，遭其主仆奸污，又被卖与商人做妾，在太湖遇大风翻船，被人救起送入宝花庵修行，因淫行被官府收卖，做了苏州冷公子之妾，却又遭大娘妒恨，不堪凌辱而与一商人私奔，途中船家杀死商人，又被送给淫僧取乐，后逃出却落入妓院，不久成为名妓。一日嫖客石公子出示之诗正是她前世所题《十美图》之诗，由此而悟因果。后来又被人买去，不期是做前世好友柳莺之妾，她向柳莺苦诉因果转世之情，忽被鹦鹉唤醒。鹦鹉道："风流才子乐乎?"花春大梦始觉，遂断风流之想，终得圆满结果。

小说旨在宣扬"色即是空"。前八回写佳会十美，后八回历叙十美结局和转世报应，梦境中演述因果，构思略有新意。

作者对依恃才、美、财、势的社会现状，作了揭露。叙述佳会十美，有欣赏艳羡之情，虽无刻露之秽笔，亦有宣淫之意趣，格调不高。故事头绪复杂而结构井然，叙事宛曲而流畅，系用浅近文言写成，在文体上继承《钟情丽集》、《刘生觅莲记》、《三妙传》等俗化了的传奇小说，亦影响后世文言小说，如《里乘》之《欧公子》、《夜雨秋灯续录》之《天魔禅院》，故事均略同于第十三回所叙。 （石昌渝）

Kong Pingzhong

孔平仲 宋代小说作者。字毅父，一作义甫。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生卒年不详。治平二年(1065)进士。曾任秘书丞、集贤校理。绍圣间，以元祐时附和旧党权臣，被言者参劾削官，出知衡州(今湖南衡阳)。又因上书辩解，再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别驾，安置编管于英州(今广东英德)。崇宁初，召为户部、金部郎中，后出任外官，提举永兴路刑狱，帅鄜延、环庆等路。党论再起，被罢官，奉祠以卒。《宋史》有传。

孔平仲以多产笔记小说著称，除《续世说》外，还有《孔氏杂说》一卷(一作《珩璜新论》，《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四库全书》入杂家)，书中或考证旧闻，或托古事以发议论。《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又载《孔氏谈苑》四卷，多录当时琐事。此外，《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孔平仲《释裨》一卷，已佚。孔平仲长于史学，工文词，富于词藻，有《朝散集》。与其兄文仲、武仲俱有文名，时号"三孔"，合著《清江三孔集》。今人钱钟书认为郭祥正《青山集》续集几乎全是孔平仲作品(《宋诗选注》)。 （宁稼雨）

Kongsheng Zongshi Chushen Quanzhuan

《孔圣宗师出身全传》 明代小说。四卷十九回。题《全相孔圣宗师出身全传》，第一回前作《新锲孔圣宗师出身全传》。不详撰人。书末附李东阳《诗礼堂铭》、《金丝堂铭》。据李东阳《怀麓堂集》，此两文著于弘治十七年(1504)奉诏代祭阙里孔庙後。又此书所附"圣代源流"孔氏世系止于六十二代衍圣公，可知其据弘治十七年李东阳发起修撰，而刻成于正德元年之《阙里志》演述而成。伏跗室主人冯贞群跋语云：该本"首佚七叶，不详撰人姓氏。据末'圣代源流'六十二代闻韶，弘治十六年袭封衍圣公，则是书当刻于弘治间也。"胡适跋称"我以为此书之刻，至早当在正德时，也许更在正德以後。"叙孔丘一生经历，自二十六岁料理母丧至七十三岁逝世间事。全书以事迹编年为经，以其言行为纬，意在使孔氏事迹编为故事，广为流传。然抄书过多，文字亦不高明，但将一人言行，编成故事，演为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尚无前例。此书对《七十二朝人物演义》有着直接影响。现存据慈溪冯氏伏跗室旧藏明刻影抄本。

（胡小伟）

Kongshi Zhiguai

《孔氏志怪》 东晋志怪小说集。孔约撰。《隋志》杂传类始著录《志怪》四卷，孔氏撰，两《唐志》同，《新唐志》入小说家。诸书多引作《孔氏志怪》，或又作《孔氏志》(《初学记》卷三十)、《孔氏志怪记》(《艺文类聚》卷八十九)。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六《晋明帝》，孔氏名孔约。孔约事迹失考，观书中记有干宝事，又《卢充》条末云"植子毓，为魏司空，冠盖相承至今"，作者当是干宝以后的东晋人。原作不存，大约亡于宋代。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得佚文十条，其中"落民"一条辑自《酉阳

杂俎》前集卷四《境异》，原作《于氏志怪》，鲁迅以为"于氏疑是孔氏之讹"，恐非。在佚文中，最早的记事在春秋，记楚文王鹰击落一大鸟，"博物君子"辨其为大鹏雏，是所谓"辨物"的故事，后又载入《幽明录》。其余故事皆取材于汉晋。其中有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但文字太简，又载于祖台之《志怪》。卢充冥婚故事则写得曲折生动，但已载于干宝《搜神记》，可知是采自干书。另外干宝父婢一事当亦采自干宝《搜神记序》(今序不完，未载此事)。这说明本书颇取资于前人书，不尽为自创。《谢宗》一条写人龟结合，龟女用欲市佳丝的隐语向谢宗求爱，以"丝"谐"思"，这是六朝民歌惯用的手法，同时又寓《诗经·卫风·氓》"抱布贸丝"的含义，显得饶有兴味。《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八引《志怪》亦载此事，但文句不同，晋人《志怪》有数种，不知此出何人。

(李剑国)

Kong Zi Xiang Tuo Xiangwenshu

《孔子项託相问书》 唐代小说。作者佚名。现存敦煌抄本十四件，分别藏于伦敦、巴黎、列宁格勒等地。编号为斯395，卷端残，尾题《孔子项託一卷》，末署"天福八年(943)癸卯岁十一月十日净土寺学郎张延保记"。斯1392，题《□□□□相问书一首》。斯2941，题《孔子项託相问书一卷》。斯5529，题《孔子项託相问书一卷》。斯5530、斯5674，均题《孔子共项託相问书一卷》。伯3833，题《孔子项託相〔问〕诗》。伯3882、伯3754、伯3883、伯3255。《敦煌变文集》(1957，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伯3883卷为底本校以其他各卷，录为一篇，统名《孔子项託相问书》，收入卷三。另有伯3826卷、李木斋旧藏一卷、苏联藏残卷(编号1481)，未入校。

小说写孔子东游至荆山，路逢群儿游戏，独一小儿不戏，怪而问之，小儿告以"大戏相煞，小戏相伤，戏而无功，衣破里空"，"不如归舂"。孔子车至，小儿却"拥土作城，在内而坐"。孔子责以"何不避车"?小儿答说："从昔至今，只闻车避城，岂闻城避车!"孔子得知此小儿即项託，于是两人间展开一连串的问难辩答。孔子的回答又受到项託的反驳，使孔子不得不赞叹"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实可畏也"。孔子遂生杀害项託之意，威逼项託父母赔偿寄存的两车草束；得知项託已入山游学，即追踪进山掘地于石室杀害项託，以致血流汪汪。项託父母以血洒向粪堆，数日生出百尺长竹，使得孔子甚感惶怕。

项託，本作项橐。託、橐音同，自《淮南子》以来，已作"项託"。孔子师项託事，古籍如《战国策·秦策》五、《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新序·杂事》五、《论衡·实知》、《淮南子·修务训》、《说林训》、《抱朴子》内篇《微旨》、《塞难》、外篇《自叙》、《汉书·董仲舒传注》、《三国志·魏志·杨阜传》注引《列女传》、《文选》卷二十颜延年《皇太子释奠会作》诗注引嵇康《高士传》、《颜氏家训·归心》等，皆有载记。均谓项託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师"，使"孔子有以听其言"。清学者俞正燮《癸巳类稿·项橐考》论之甚详。然上述记载于项託何以难孔子，皆语焉不详。本篇则详述孔子与项託考问辩答内容，应为保存在民间传说中孔子师项託故事的一部分。通篇为问答体，在对话中探讨自然现象、传说异闻、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生活气息浓厚，语言尖锐生动而又富于诙谐情趣。在词锋机警的问难中，表现出项託的才思敏捷、博学善辩，嘲笑了孔子的愚昧无知、凶残不仁。

敦煌本《孔子项託相问书》多为晚唐、五代时抄卷，然考其形成，亦当渊源甚古。就其内容而言，除先秦、两汉时早有孔子师项託之传说外，魏晋时期，又有两小儿辩日之远近、大小诘难孔子的故事(《列子·汤问》)；而其"天地相却万万九千九百九十里，其地厚薄，以天等同。风出苍梧，雨出高处"云云，早见于汉晋木简(1931，张凤编《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编第五十一页)。初唐时，此故事已传至高昌(今吐鲁番地区)。196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69TAM363)出土"景龙四年(710)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抄《论语郑氏注》残卷，其尾有诗词杂录多种，内有《十二月三台词》曲，列举若干传说故事，即有"项託七岁知事"一条；而阿斯塔那另一古墓(69TAM134)又出土龙朔二年(662)之残写片(拟名为《孔子与子羽对话杂抄》)，与《孔子项託相问书》校，除对象有子羽与项託之异外，内容文句等基本相同，二者应系同一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流传之异本。同时，《孔子项託相问书》还吸收了其他一些故事的内容，如"鸿鹤何以能鸣?松柏何以冬夏常青?"及其答语，即来自民间广泛流传之"傻女婿型"笑话(《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山东人"条引《启颜录》)。可见《孔子项託相问书》是先秦至隋唐间孔子师项託传说之集大成者。其次就其体制而言，本篇虽以"书"命名，但结构类似汉代之赋，开篇先说故事起因，为展开情节之张本；中间假设主客反复辩难问答，为故事之主体；最后是"诗曰"云云整饬之七言韵文，进一步开展矛盾冲突，以至结束。语言通俗，兼采方言俗语；赋体部分以四言、六言为主，杂以散语；大体押韵，每五六韵后另换它韵，一篇之中转若干韵。此种句式和韵式，造成节奏急促，一气呵成，音调铿锵，琅琅上口，表明它是融吟诵、说唱于一体的韵诵赋体。这类赋是从汉魏以来的俳谐杂赋与俳优小说(《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发展而来。其特点为重在叙述故事，辞令浅俗，嬉笑诙谐；或散或骈，韵位疏密无定；似歌非歌，似白非白，自有特殊之格调。敦煌遗书中除此篇外，尚有《齖䶗新妇文》等，都是同一类型之作。明人文言韵语短篇小说《会仙女志》(明郦琥仲玉)全类此体，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小说演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项託相问书》自北宋初即湮没不传，然明本《历朝故事统宗》卷九有《小儿论》一篇，文字尚十同八九。明本《东园杂字》也有这一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北京打磨厂宝文堂同记书铺，还有铅印《新编小

儿难孔子》在出售，与敦煌本文字犹十同七八（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三本篇“校记”、“附录”）。又，《历代文学艺术家传说》第二集（1984，上海文艺出版社），“孔子的传说”《拜师》一篇、台湾歌仔唱本《孔子项橐论歌》、《孔子小儿答歌》等，大部分情节都与本篇相近。就是传统相声《蛤蟆鼓儿》（《民间文学作品选》下册，1980，上海文艺出版社），其质疑问难情节，也有本篇的影响。另外，早在10世纪左右，本篇已被译为古藏文，现保存在敦煌遗书藏文写卷中，分藏巴黎、伦敦。编号为 Pelliot Tibetainn 992 和 1284，Coll Stein Tib Msn 742。

（张鸿勋）

Kong Zi yu Ziyu Duiyu Zachao

《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 唐代小说。久已亡佚，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69TAM134）出土。仅存两残片，约二十一行，支离破碎，首尾皆残，约有二百三十余字。整理后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1983，文物出版社），题目为该书编者所拟。作者不详，亦从未见著录。据第一个残片第二、三行间夹写有“龙朔二年”（662）四字，知其编写年代最迟不晚于初唐高宗时。

残片现存部分，是以孔子与子羽问答辩诘的形式展开故事。第一个残片始自子羽答“特牛无雌，云山无石”、“□牛无犊，木马无驹，仙人无妇，玉女〔无〕夫”等。孔子问“吾与汝共戏”可得已否？子羽答以“吾有□□之，次有兄嫂，当乐事之，□不得共孔子□戏。”孔子复提出“共汝博来”，子羽则列数天子、诸侯、吏人等博戏之危害。第二个残片始自子羽答“有私”之害，孔子问屋上生松、户前生苇、鸡化为雉、狗化为狐等的原因，子羽一一作答。按：孔子与子羽对语，不见史籍，且春秋时称子羽者亦非一人，屡见《左传》。

参照敦煌本赋体小说《孔子项託相问书》，此子羽应较孔子年少而多才善辩，则应比定为澹台灭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左传·哀公八年》、《论语·雍也》、《韩非子·显学》、《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等篇所记与此略同）。

而此篇小说，立意在于假设问答，托事谈学，除答“有私”数句外，其余文字又见于《孔子项託相问书》中。二者虽有子羽与项託之不同，但皆为大体押韵之四言，文句又几乎全同，应为同一故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流传的异本。而前者抄写年代却较后者约早一百五十多年，为研究《孔子项託相问书》之形成、衍变，及赋体小说与变文之关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

（张鸿勋）

Kushuhua

《枯树花》 清代小说。二卷四十四回，又有续编二卷四十四回，共计八十八回。山外山人著。真实姓名不详。正编出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续编出版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均为上海小说新书社铅印出版。

小说叙写清末江南通州如皋县郑氏家庭的中兴。郑家几代经营药房传至郑成德，因经营不善，日见凋敝。店中两个伙计争风吃醋打架，酿成人命，县吏欲勒索钱财将郑成德牵连下监，幸得世交学台大人平反冤狱，方免于大难。事后捐官出仕，任过同知、知府、道台，公正廉明，政声极佳。其妻高氏治家有方，妾芙蓉谦恭知礼，高氏所生三子文麟、文凤、文鸾，先后出国留洋，均任驻外国使节。他功成隐退，文麟妻巧姑怀孕十四个月生子，郑家兴旺发达。小说描写郑家庭院一株老桂树，枯而复荣，文麟降生时枯树开花，文麟生子时又是桂花怒放，枯树复荣正是郑家中兴之兆。续编中写文麟兄弟三人皆成重臣，常得太后接见，垂询政事。巧姑因才名大盛，被聘为县女学堂总教习；她又在四乡办学，造福桑梓。芙蓉所生文豹又留学日本，五、六两子虽在幼年，却已能诗善文，才华初露。

作者面对晚清社会，慨叹国家如枯树，热盼国家枯木逢春再度富强。作者主张维新、改良，特别寄希望于教育，文麟兄弟之所以均为国家倚重的贤臣，都因他们留学外洋。续编重点描写的巧姑，更是作者赞不绝口的女教育家。

这部小说受《野叟曝言》影响较大，描写脱离现实，主人公都是理想化人物，但《枯树花》的艺术构思和叙述描写远不如《野叟曝言》那样恢弘壮阔。

（朱世滋）

Kushehui

《苦社会》 清代小说。四十八回。作者佚名。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上海图书集成局刊印，申报馆发行。后收入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1960，中华书局）。卷首漱石生叙云：“是书作于旅美华工。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固宜情真语切，纸上跃然，非凭空结撰者比。……自二十回以后，几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令人不忍卒读，而又不可不读。”漱石生即小说家孙玉声，著有《海上繁华梦》等。

《苦社会》忠实地记录了华工血泪斑斑的苦难历史，是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代表作。前一部分写苏州一带几个当教习、医生、司帐之类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经济凋敝，失业破产，饥寒交迫，走投无路；适逢外洋招募华工，误信甘言诱骗，远涉重洋谋生。自第二十三回起，叙述华工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赴南美秘鲁的轮船上，华工被凌虐如囚犯，手足镣铐，鞭影横飞，饥不得食，困不得卧，舱面拥挤臭秽不堪。医生阮通甫顶撞工头和洋人，被毒打得血肉模糊，阖家遇害。航程中陆续死去几百人，赤条条丢进大海。及至登岸，又发现人堆中一股恶臭直冲而起，拉开上面的人看时，“原来下面

七八十个横躺着，满面都是血污，身上也辨不出是衣裳，是皮肉，只见脓血堆里，手上脚上锁的链子全然卸下"（第二十九回），竟然都是腐尸，惨绝人寰，令人发指。

小说第三十五回后叙述几个赴美国旧金山做生意的华商的遭遇。追忆当年旧金山尚是一片荒土，要靠中国人种地筑路，开矿淘金，所以极力招揽；及至路矿开通，市廛繁盛，"恨中国人占他的生意，没事寻事的欺侮"（第三十五回）。美国政府签订华工禁约并颁布种种苛刻的禁例迫害华人。旅美华人，无论为工、为商、为官，不仅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且生命也毫无保障。华商之家，"天天门口总有人抛砖掷石，混闹得进出不得，晚上又只听得枪声、炮声、救命声吵个不住"（第三十七回）。一个商人的妻子赴美，只因对关员把街名说错一个字，就被关进暗无天日的木屋候审。中国领事馆的谭随员受到外国巡捕无理殴打，不堪凌辱，愤而自缢。唐人街上，鹤唳频惊，"只见十几部马车，一排列定，车上坐满中国人，颈里扣着链子，巡捕还四处捕捉男女老少"（第四十二回）。排华暴行，"愈出愈奇，愈奇愈酷"，迫使中国商人不得不放弃多年惨淡经营的产业，纷纷回国。一时，旅美华人由三十万锐减到十万。

小说充满了对于祖国自强的渴望，是反映早期海外华人生活的作品中写得最深刻、最惨痛的一部。

（林　薇）

Kuxi Zhuan

《苦喜传》　清代蒙古文小说。六十回。作者不详。旧有手抄本流传，197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

《苦喜传》是蒙古文系列故事五传的第一部。书叙章德十年，东宫张贵妃怀有身孕，右太师富孟说是女，左丞相徐云说怀男，于是由颜雄皇帝作中人以脑袋打赌。临盆时，富孟女西宫富显妃用无羽鸟偷换太子。圣上见张贵妃生下无羽鸟十分震怒，遣张贵妃归原籍，徐云亦被削职。张贵妃回到四川后，生活艰难，先后有西夏王和西辽王前来求婚，贵妃被迫毁容守节。时匈吴国王率兵犯唐，奸臣富孟欲借刀杀人，绝忠臣之后，他荐年仅十一岁的秦龙挂帅，秦龙在罗孟、程四海等同辈小将的帮助下降服了匈吴国，后秦龙等人将巡街中的富孟打死，又将前来报仇的富龙打死。在杨皇后周旋下，秦龙等人免于死罪。富显妃为报仇，用毒药将杨皇后毒死。辽王以富虎为内应率兵犯唐。唐皇命太子李天领兵出征。李天即张贵妃子，为杨皇后救下后充为己子。富虎只拨给李天老弱兵十万，使唐军在前线大败。李天写血书求援，血书被富虎的心腹截获。这事被徐云掐算出来，派人擒拿富虎的心腹，当朝揭露了富虎的阴谋。唐皇将富虎削职遣送原籍，赦免徐云、秦龙、尉迟显德等。为抗辽，薛嵩受师命下山。在大比中，薛嵩勇冠三军，被封为征东元帅，率领大军增援李天。终于打败敌军，得胜回朝。众将一一得到封赏。小说名为讲唐代历史，但除薛嵩一人外，其他人物、事件，包括皇帝及年号均为虚构，与史实相去甚远。

（扎拉嘎）

Kuxuesheng

《苦学生》　清代小说。十回。作者杞忧子。发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至光绪三十二年一月《绣像小说》第六十三至六十七号。后收入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1960，中华书局）。

清光绪二十七年刊本《苦学生》书影

小说反映我国早期留美学生所经历的艰难岁月。一个家境清寒、品学兼优的湖南学生黄孙，变卖家产，以私费远涉重洋，赴美留学。时值美国颁布华工禁约，黄孙船甫抵港，即遭美国海关峻拒，几乎被关进木屋。经历重重困厄，方获在华盛顿半工半读。虽然成绩优秀，却遭严重歧视。美国政府又禁止半工半读，限令工厂和学校二十四小时内将黄孙驱逐出门，一些美国学生且到黄孙所住客栈鼓噪，勒令栈主将支那苦力撵走。黄孙天涯作客，举目无亲，到中国驻美使馆求助，又遭公使痛斥。幸遇居美多年的中国富商华盛君慷慨相助，黄孙才绝处逢生，得以完成学业，载誉归国，致力教育事业。

小说表现了民族自强精神。作者愤慨于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欺凌践踏，认为我中华濒临亡国灭种之祸，关键在于智识和学问的落伍，"骤然同那些智识高似我的，学问强似我的，争存竞胜，这失败自然是意中事了"（第一回）。因此，莘莘学子必须励志苦学，方足以自存于优胜劣汰的世界各国之林。小说也写了一些对待黄孙诚挚友好、情意殷重的美国人，如学堂教习、厂主福斯忒、栈主亨美利等。此外，书中还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弊端，与黄孙同时赴美留学的还有一位官费生膏粱子弟文琳，在外洋出乖露丑，嫖赌挥霍，终于荡尽家财，落魄而归。至于中国使馆，衙门气派十足，狠主恶奴，徒知媚外，作践同胞亦甚。这些描写，亦寓讽世之意。艺术上，小说平铺直叙，后面部分比较草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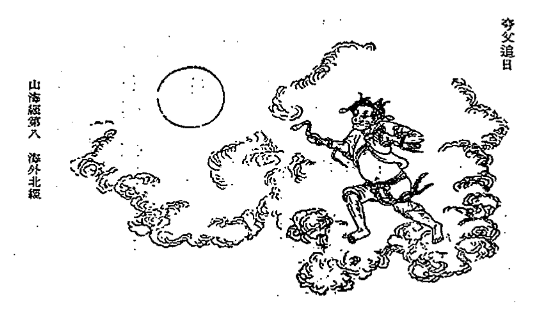
（林　薇）

Kuafu shenhua

夸父神话　即夸父追日的神话。《山海经·海外北

经》中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列子·汤问篇》所记略同，唯末段云"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大荒北经》亦有记载，其说稍异。

夸父是炎帝的后裔。据《山海经·海内经》中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共工生后土，而后土系夸父之祖。夸父是巨人之神。与日竞走，可知其腿脚长大异常；饮河而不足，足见其大海般的饮量；手杖化为大片森林，也可映衬其躯体之巨大。夸父系男性神。其高大的身躯、宏伟的气概和坚强的意志，表现着先民对男性英雄的力量的认识。此神话大约产生于原始社会父权制时期。



明万历刻本《山海经》插图

除追日这个主体外，此神话尚有夸父为应龙所杀的异说。应龙是黄帝的神龙，而夸父为炎帝之裔。在炎黄之战中，夸父可能曾帮助其同族蚩尤攻打黄帝。夸父后虽被杀，其遗族尚存，《海外北经》所记之博父国即其子孙所建。

夸父追日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尝试，颇为后世所称道。民间关于追日遗迹的传说，即反映了人们对夸父的纪念。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卷五云："辰州东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数千丈。古老传曰，邓夸父与日竞走，至此煮饭，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太平御览》卷四十七，也多处载有所谓"夸父迹"的记录。夸父神话颇为后世诗人所乐道。如阮籍《咏怀》(其二十二)里即有"夸父为邓林"的诗句。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九)专咏追日故事，揭示神话的思想意义，赞美主人公的斗争精神。 (李少雍 王晋萍)

Kuatianhong

《跨天虹》 清代小说。原书不知卷数，残存第三、四、五卷。卷前题"鹫林斗山学者初编，圣水艾衲老人漫订"。鹫林斗山学者生平不详，"鹫林"为浙江杭州灵鹫峰(即飞来峰)之别称，知作者为杭州人，生活于明末清初。艾衲老人即艾衲居士，作有小说集《豆棚闲话》十二卷。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谓艾衲居士或为范希哲的化名，惜无实据，难以定论。

小说现存卷三前半残，大致写陆友生与大乔的婚姻奇遇事；卷四写嘉靖时道士化虎后，成就金玉与郭珍珠的姻缘；卷五写元代柳春娘勾结姘夫静空和尚谋害亲夫事。三个故事，一写婚姻爱情，一写神仙道化，一写社会伦理公案，各不相同，可见全书内容涉及较为广泛。而每个故事均头绪纷繁，情节曲折，作者述来却头头是道，条清理晰，不亚于同时代其他话本小说。作者编写故事，虽立意于以奇动人，然宗旨仍不脱因缘前定、成事在天及劝善惩恶的俗套。

本书分卷，卷无目，下分则，每则有目，这种体制，与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鼓掌绝尘》、《鸳鸯针》、《十二楼》等有相仿之处，标志着当时文人创作话本，已有由短篇向中篇发展的趋向。 (李梦生)

Kuaishi Zhuan

《快士传》 清代小说。十六卷。题"五色石主人编"。疑即《五色石》和《八洞天》的作者徐述夔。今存写刻本，首有序，署"长洲钱尚沧题于海山书屋"。日本享保十三年《舶载书目》著录，可知《快士传》成书在雍正六年以前。《快士传》中写明永乐年间袁念先私藏方孝孺文字而获罪被抄斩，至宣德时便予以大赦，宥免其子孙，此情节极似清雍正元年(1723)特诏因戴名世《南山集》案受株连者，故《快士传》成书很可能在雍正元年以后。

书称"快士传"，据作者解释，即"说一个快人，干几件快事"之谓。叙城中书生董闻，出身世家，英俊有才，因家道中落，依附未婚妻家。岳丈有悔婚之意，而未婚妻柴淑姿贤慧贞烈，宁受贫苦，执意嫁给董闻。董闻在困窘中得董济相助，考取秀才，后应廷试，还乡候缺，欲报董济救拔之恩，不料董济病故。江西武举人常奇，与董闻有八拜之交，常的舅父袁念先因私藏建文帝靖难忠臣方孝孺文字，被友人列应星举报，全家抄斩。常奇因手刃列氏父子系狱，被董闻救出。后常奇任要职，董闻为显宦。浓重地反映出借达官贵人或侠客神仙相助而平步青云的思想，这恰是一部分科举落第文人的侥幸心理的真实写照。

小说中的董闻和常奇是作者着意塑造的理想人物，他们都是"恩怨分明，财色不染，有血性又有大度，能清高又能慷慨的奇男子"。有些情节过于离奇，使形象缺乏真实感。作者在文网森严的清代，采明代文字狱入篇，表现了不同寻常的胆识。《快士传》情节复杂曲折，结构谨严，语言也较流畅。

(王宜庭)

Kuaixin Bian

《快心编》 清代小说。分初集、二集和三集，共十六卷三十二回。题"天花才子编辑，四桥居士评点"。课花书屋藏板本，初集内封题"醒世奇观·新镌快心编全传"，二、三集卷端题"快心编传奇"。天花才子与天花藏主人是否为一人，是否就是嘉兴徐震，众说不一。清初

题“天花才子点评”的作品有《后西游记》四十回，题“四桥居士评点”的作品有《隔帘花影》。

清刻本《快心编》目录

小说叙明代扬州府江都县秀才凌驾山聪明异常，气格不凡，父亲原是绍兴知府，继母亲之后而亡故。凌驾山在家谨守旧业，结识流落扬州的石佩珩。石佩珩是山西太原人，因报父仇刺死恶霸后流落到此，两人一见如故，遂结为刎颈之交。石佩珩受凌驾山委托往福建建宁探望其姑母，凌驾山在家中则受奸人丁严陷害，因得丁家侍仆柳俊暗中通报消息，与柳俊投往北京，而留守看家的老仆魏义则被捕入监。石佩珩往福建途中在仙霞岭从山贼手中救出裘家小姐翠翘，并与翠翘订婚。到得建宁方知凌驾山姑父姑母均已辞世，回程中与翠翘成婚并赶回扬州，潜入监中劫出魏义，与魏义同赴北京寻找凌驾山。而凌驾山已改名换姓叫山鳌，柳俊流寓到兖州报恩寺，与福建按察司李绩之女丽娟邂逅，两人一见钟情。时山东土贼作乱，李绩开往山东巡抚剿贼，将女儿送回家乡涿州安顿，柳俊、石佩珩亦相继跟从李绩讨贼，两人在军中相遇，屡建战功。而丁严迷信炼金之术，被术士骗去金银，房屋亦被烧成灰烬，走投无路便投入贼军。贼军被击溃，又投奔涿州刘吏部之子刘世誉。刘世誉垂涎丽娟美色，丽娟的叔父李再思贪图刘家富贵，合谋抢亲，丽娟机智应付，刘世誉错抢得李再思之丑女。李再思迁怒于丽娟的丫环兰英，将兰英卖给商人张哲，张哲之子张玉飞是凌驾山的好友，张哲知情后收兰英为义女。李绩班师回朝，升任兵部尚书，石佩珩和柳俊则授总兵之职。刘吏部因李绩拒亲，不怀好意，让李绩出使朝鲜，刘世誉密遣丁严在驿馆刺杀李绩，丁严却被石佩珩射死。刘世誉得知事败，畏惧恼恨，暴病而亡。李绩悉知凌驾山身世遭遇，使石佩珩做媒，将丽娟许配凌驾山。石佩珩派人往仙霞岭裘家接取家眷，方知岳父母亡故，翠翘被其堂兄逼卖投水自杀，石佩珩料其未死，终于在杭州石莲庵访到翠翘。凌驾山在京会试连捷，除授侍御史，复任江西巡按。李绩与柳俊出使朝鲜归来，柳俊由张玉飞撮合与丽娟之婢兰英成婚。凌驾山任满回京奉旨与丽娟成婚。张玉飞也乡会两试连捷，在京为官。从此凌、石、柳、张四家连络有亲，同享荣华富贵，均得善终。小说所叙士子建功立业，才子佳人终成眷属，思想平庸，唯以社会动乱为背景，士子在征剿战争中施展才智，又与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有异。本篇故事情节头绪多端，同时发生的不同线索的故事，作者常采用补叙手法，例如第五回写石佩珩越狱救魏义，在此同时，张玉飞聚集当地秀才们为凌驾山白冤，在衙门上下活动关节，张玉飞的活动却是在第十四回补叙的。在体制上，每回前有类似入话的诗词，诗词与回中内容相合，出自作者创作，与《梁武帝西来演义》体制相同。全书叙述比较细密，但人物性格不鲜明，缺乏酣畅淋漓的场面描写；文字平淡，不少情节与同时小说多有雷同，摹拟痕迹较浓。

（王宜庭）

Kuaizui Li Cuilian Ji

《快嘴李翠莲记》 元人话本。辑存于《清平山堂话本》。明人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无“记”字。

篇叙民女李翠莲因快嘴快言，处处惹父母兄嫂讨厌，出嫁后又为夫家所不容，被迫出家为尼。李翠莲是一个朴实、善良而又不甘屈服的妇女，只因口锋快利不合封建妇德，而不为社会所容，终于演成一个悲剧。全篇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但在诙谑中蕴含着深沉的悲愤。在元人话本中，是一篇出色的作品。关于李翠莲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相当久远。这个话本的前身大约是一篇唱本，属于宋代“陶真”一类，说话人取了这个唱本改成他自己的话本，却仍然保留了不少唱本的文句和本色。它的体裁很特别，主角李翠莲的说话都用唱词，叙述部分和其他人物说话则都用散文，全篇以唱为主而以说为辅。这反映了早期话本韵散结合的形态。

（石昌渝）

Kuaiyuan

《狯园》 明代文言小说集。钱希言撰。十六卷。书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马之骏付刻。《千顷堂书目》、《钦定续通考》、《四库全书总目》均入小说家类。存明刻本，以知不足斋重订本通行于世。共分十类：仙幻、释异、影响、报缘、冥迹、灵祇、淫祀、奇鬼、妖孽、瑰闻，计六百三十二则，约二十余万言。

作者在卷首自序其创作主旨：“采遗献，食旧闻，核是非，该幽灵，大小必识，雅俗并陈，参往考来，品分胪列，而成是书。”篇内除少数积古所说，不明年代者外，均为当时人耳闻目睹之事。钱氏在每则故事末尾大都注有此事为何人亲遇、何人所告。虽事涉怪异，但具较强的现实意义，如卷七影响类所收之《小韩负心报》，即为其代表作之一。

篇叙杭州人小韩，年少美丰姿，父母双亡，流落无家，幸得陕西盐商贾老收留。后小韩与其妾荆娘私通，首尾三年，并生一子，所提荆娘囊蓄数千金。小韩指日月，喻山河，誓不再娶。转眼就萌二志，娶一女别居。荆娘闻而大怒，涕泣不食，寻之再三，托故不见。荆娘设计召至，怒而啮其颈肉，悲恸号哭，呕血数升而亡，闻者无

不唾小韩之薄倖。小韩又枉告贾老致狱，尽吞其财。贾老出狱后，返归陕西，一年后使其子来杭营算。小韩百般诱其子作花柳之游；一边暗中使人诬告其子有不法行端，有司追提，夜半逃去。至此，小韩自谓用计鬼神不知，广张典库，纵畜少艾，自鸣得意。忽一日香车临门，美人掀帘而入，酷似荆娘，大呼："负情侬尚在乎？"登堂诟骂，持韩臂指，啮咬掐捩，楚毒万状。小韩无计可施，私祝愿盲双目，不见为净；荆娘冤魂立唾其目，无故自盲。嗣后，小韩神理恍惚，左右冤鬼缠身，竟暴卒。卒之日，适贾子复来，泣诉于官，官断韩之财物，尽归贾子所有。小说对晚明社会之世风浇薄，给予了有力抨击；同情荆娘的不幸遭遇，篇末虽有鬼魂出现，丝毫无妄诞不经之感，相反，伸张正义，感奋人心。全文用浅近文言写成，质朴流畅，情节曲折，叙事委婉，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钱希言一反文言小说创作中"托往事而避近闻"的倾向，也不像明代的一些文言小说那样，专事摘取前代小说中的神怪之事，汇录成编，而是采撷时事，大胆以社会现实生活入篇，独创新意，取得了可喜成就。正如马之骏评论此书时所说："昔贤集众家而成书，编蒲缉柳，何为是恤；今则以一手之力，独创于无所资承之余，末流不波，斯难成矣。"洵谓允当之言。文笔条畅清丽，在明代文言小说创作中实饶有文采者，异于其他文言小说之为文或矜异而失之纤佻，或摹古而陷于生涩。

此书又有小说史料价值，如宋人词话《紫罗盖头》，文已亡佚，而卷十二此条乃指其演二郎神事，为诸书所未载。

（刘　辉）

Kuang Taishou Duan Sihai'er

《况太守断死孩儿》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三十五。叙明代宣德年间苏州府太守况钟断案事。况钟（1383～1443），江西靖安人，字伯律。出身小吏。宣德五年（1430）任苏州府太守，严惩贪诈的属吏，减免重赋，抑制豪强，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之一。《明史》卷一百六十一有传。明戴冠的《濯缨亭笔记》、李乐的《见闻杂记》，都载有他的事迹。钟九世孙况廷秀编的《太守列传编年》，说他"折狱明断，民有奇冤，无不昭雪"。本篇断死孩儿案，未见他书记载，其情节系采自《海公案》第七十一回《判谋陷寡妇》。



明刻本《警世通言》插图

本篇所写案情曲折隐晦，颇具公案小说富有吸引力的特色。邵氏二十三岁守寡，立心贞洁，已达十年。邻近新搬来的汉子支助，指使邵氏家的小厮得贵以精赤身子睡觉，勾引邵氏，两人遂发生奸情，邵氏怀孕打胎，支助便利用胎儿，向邵氏求奸诈利。邵氏愤而一刀劈死得贵，然后自缢身亡。当地官府已判定这桩人命案，"必是得贵言语触犯，邵氏不忿，一时失手，误伤人命，情慌自缢，更无别情。"予以结案。而况太守却认为："他两个既然奸密，就是言语小伤，怎下此毒手！"他乘船路过，却从江中发现一个用蒲包遗弃的死孩儿，以此为线索，追查到遗弃者是支助，进而弄清这两条人命，都因支助而起，终把支助这个罪魁处死。小说写况太守准确折狱断案，不使幕后的罪魁漏网，颇发人深醒。

（周中明）

Kuiche Zhi

《睽车志》　宋代志怪小说集。郭彖撰。《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均入子部小说家类。《直斋书录解题》作五卷，《宋史·艺文志》作一卷。《四库全书》本、《稗海》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均作六卷，共一百四十四条。又《古今说海》本、《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本、《龙威秘书》本均作一卷，则为节本。

郭彖，字伯象（《直斋书录解题》作次象），宋和州（今河南嵩县）人，生卒年不详，约为宋孝宗时（1163～1189）人，由进士历知兴国军。书名《睽车志》，由《易·睽卦》："载鬼一车"之语而来。书中所记多建炎、绍兴、乾道、淳熙间事，而汴京旧闻亦间为录入。全书多记鬼怪神异之事，其创作主旨不外明因果、资劝戒。如"成忠郎傅霖"条，写官吏拆毁民房，终得恶报。"绍兴甲寅"条，写杀母不孝子遭雷击。"程泳之沂"条，写妒妇杀婢被鬼鞭笞。"沧州有妇人不食"条，写妇人尽量供母，自己饮水而不饥。"常州一村媪老而盲"条，写孝妇囊米常盈。种种因果报应之例甚多，无非勉人为善。

林灵素是徽宗皇帝十分宠幸的道士，本书写他的有两条。第二条写他欠债不还，竟用法术讹诈债主，把这个江湖骗子的无赖相勾勒了出来。"岳侯死后"条写军将子弟请紫姑神，岳飞的神灵降乩，写诗一绝云："经略中原二十秋，功多过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谁诉，空有游魂遍九州。"秦桧闻之竟擒治其徒，有致死者。这个故事反映群众怀念岳飞的心情和抨击秦桧镇压异己的暴行，有一定史料价值。

书中也有一些故事比较完整、情节曲折有致的篇章。如"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条，写马绚娘的鬼魂与士人相爱，教士人掘墓发棺，竟能再生，遂与士人结婚生子，情节结构与《牡丹亭还魂记》十分相似。"李通判"条

写李女为陈寀推的亡妻附身，自愿嫁年老貌丑的陈寀推为继妻，替他抚养两个女儿，直到择婿出嫁。事了后李女忽如梦醒，又与陈寀推离婚。这类神奇故事中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生活的侧面。完全不涉神鬼的如“绍兴间一郎官”条，写某郎官挑诱一朝士的家妓，被朝士设陷阱捉住，打了三十大板。郎官放荡不检，朝士心机阴险，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具有一定的艺术性。

《四库全书总目》说“各条之末，悉分注某人所说”，并不准确。实际上只是一部分条末有注，为了证明其事“可信”。志怪小说而又以崇实可信为标榜，因此也就不免流于粗陈梗概、平实简率，正如鲁迅所说，“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中国小说史略》）。 （邓　南）

Kuilei Ji

《傀儡记》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苏同撰。苏同生平不详，尚撰有小说《无耻奴》。存光绪三十三年(1907)自印本，自称为“官场讽刺小说”。末回谓二集主要内容是：“亲王听戏，学院受惊，文相国错说韩平，曾中丞误参属吏。”文相国可能指文祥，曾中丞似为曾国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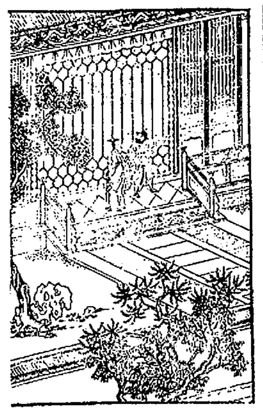
此书包括七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具有连环短篇的性质。第一回至第二回写布商陆增荣行贿买官事。他通过户部书办买得一职县令，不想被皇上识破，当即革职。他到户部要钱不成，又大闹公堂，与尚书大打出手，演成一场闹剧。第三回至第六回写乾嘉间清官赵中堂与贪官德兴斗争事。德兴被参外放，怀恨在心，竟给赵中堂之子杭州知府赵理轩捏造了十二条罪状，将其置于死地。最后他自己也因种种劣迹，被充发伊犁。第七回据袁枚的《书鲁亮侪》一文敷衍而成，写冯遹声仗义扶吴令。第九回写庄太守明断冤狱，智审刁蛮。第十回至第十三回事见《栖霞阁野乘·士大夫之谄媚》一书。翰林陆建屏之妻每以姿色谄媚上官，陆建屏为此连连升迁。后他因品行不端，欺压百姓等劣迹，被下官参了一本，受了降职处分。第十三至第十五回写马提督进京见驾被太监李国祥敲了五千两银子的竹杠。第十六回已是咸同时期，洪秀全造反，湘军攻克南京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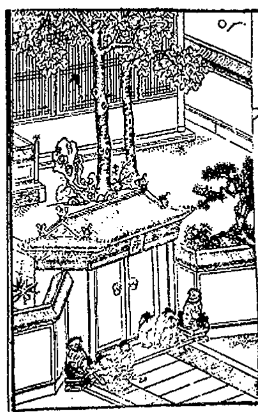
小说抨击官场黑暗的同时，矛头直指某些朝廷要人，如李太监、曾国藩等。还表彰了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作为、有见识的人物。是一部具有较深社会意义的谴责小说。 （黎　韵）

Kunlunnu Zhuan

《昆仑奴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署撰人。即《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四《昆仑奴》，注“出《传奇》”，曾慥《类说》本《传奇》中收有节文，题作《崔生》。本篇当为裴铏作品。

传写大历中某显宦子崔生，受父命往省一“盖代之勋臣”之疾，因与勋臣之姬妾红绡妓互相倾慕，送别时，红绡妓复以手语暗示崔生于十五日之夜往与相会。崔生得家中昆仑奴磨勒之助，毙猛犬、越重垣而入勋臣宅中歌妓院内，与红绡妓相会。当夜磨勒复负崔生与红绡妓飞度峻垣十余重返崔生家。二年后，红绡妓因游曲江为勋臣家人窥见，勋臣获知盗出红绡妓者为磨勒，遂遣甲士五十人往崔生家擒之。磨勒持匕首飞出高墙，疾如





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昆仑奴》插图

鹰隼，顷刻不见。十余年后有人于洛阳见磨勒，则容颜如旧。作者突出描写了红绡妓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和磨勒的勇武侠义。红绡妓虽身处珠翠绮罗之中，却“心颇郁结”，“如在桎梏”。为了与所倾心者结合，她“虽死不悔”，终于在磨勒的帮助下如愿以偿。昆仑奴磨勒不仅挟有神技，并且乐于助人。为了撮合崔生与红绡妓，他不辞辛劳，于勋臣家十余重高墙上往复数次，履险如夷。文中所谓“盖代之勋臣”，后人以为系影射汾阳郡王郭子仪。郭子仪曾任朔方节度使，与文中红绡妓自述“居在朔方，主人拥旄，逼为姬仆”之语相符。文中对这人物虽着墨不多，却已精彩地勾勒出一个凶暴而又怯懦的形象。这一故事，历代为人艳称。元明戏曲家多取此为戏曲的题材，如佚名《磨勒盗红绡》戏文、元末明初杨景言《磨勒盗红绡》杂剧、明梅鼎祚《昆仑奴剑侠成仙》杂剧、梁辰鱼《红绡妓手语传情》杂剧、禹航更生氏《双红记》传奇等，皆取材于此。

（李宗为）

Kuoditu

《括地图》　汉代小说。又称《括地图记》。撰人不详。不见诸书著录，唯《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有引文。清王谟《汉唐地理书抄》辑为一卷，凡三十余条。

本书成书年代史无明文，一说为先秦书，其根据是《史记·大宛传》有“天子案古图书”语，《括地图》想亦在“古图书”之中；一说出于西汉末年，班固《东都赋》有“范氏施御”句，可以《括地图》范氏御龙事为证。

《晋书·裴秀传》引裴秀《禹贡地域图序》称，晋初官藏地图“唯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既不备

载名山大川，又多荒外迂诞之言。这说明《括地图》原本有图，其内容则主要记述殊方异俗，而这两个特点又与《山海经》极为相似。再看王谟辑本，其中三足神乌为西王母取食、锺山神烛阴、白民白首披发、君子民带剑使两文虎、薰华草朝生夕死、猩猩人面豕身知人名等条，故事的素材显然直接得自《山海经》。又禹使范氏御龙、奇肱民善为机巧、大人国民能乘云、王孟无妻而背生丈夫民、死而复生的无咸（当作继）民、有羽食卵的羽民、夏桀子獯粥妻桀之众妾而为匈奴、桃都山金鸡鸣、郁垒二神杀鬼等条，也都出于《山海经》，不过文字或有增益，立意或有创新而已。因此，可以说《括地图》是《山海经》的仿制品，只是晚出转精，更具有较多的谲诡夸饰的色彩。嗣后，《外国图》、《博物志》（张华）、《玄中记》（郭璞）及《山海经注》（郭璞）纷纷引用《括地图》，亦可见《括地图》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影响。

《括地图》佚文中，还有一些记述是前所未见的。例如，《山海经·海外北经》记欧（呕）丝之野有女子跪据树欧丝，此即蚕神传说，女子即蚕；然而《括地图》却说"去琅琊二万六千里"有化民国，"化民食桑三十七年，以丝自裹，九年生翼，九年而死，其桑长千仞，盖蚕类也"，此蚕神未必为女子，传说与《山海经》不同。又如，《山海经·海内经》称羿为天神，帝俊赐以方矰，命他下地"扶下国"、"恤百艰"，古神话则说羿射九日，为民除害。《括地图》有关羿的传说，不言其为天神，只说羿五岁时随父母入山走失，为山间所养，年二十能习弓矢，因为想家，就射出一箭，并跟着箭回到了家门。这个故事虽然仍很离奇，但羿的情感与愿望同民间的凡夫俗子已无二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的神话传说也会发生变化，增添新的内容，《括地图》与《山海经》的承传同异，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许逸民）

Kuoyi Zhi
《括异志》 宋代志怪小说集。张师正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师正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后游宦四十年，不得志，于是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得二百五十篇。魏泰为之序。"共十卷。

宋代崇信巫鬼，《括异志》与其他许多志怪小说一样，内容不外君权神授类（如卷一的《乐学士》）、方士类（如卷六的《李芝》、卷七的《方道士》）、鬼魅类（如卷三的《乐大卿》）、祯祥类（如卷五的《柴氏枯枣》）、谶纬类（如卷四的《杨从先》）及因果报应类、灵异类、变形类等。

其中变形类虽立足于轮回之说，有不少格调平庸之作，但少数篇章尚不落俗套，写得短小简洁，故事性较强，如卷一的《大名监埽》，颇能反映出治河之艰难。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亦见于《青琐高议》（前集卷一《紫府真人记》）等书。卷三《王廷评》条，叙状元王俊民精神失常，据说被一女鬼折磨致死，即后世王魁负桂英故事的雏形。卷十《钟离发运》条，叙钟离瑾买婢得前德化令之女，出资嫁之，后得善报。这个故事即《醒世恒言》卷一《两县令竞义婚孤女》所本。

关于本书，《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引王铚《范仲尹墓志跋》说，出自魏泰所伪托（《四库全书总目》误引作王铚《默记》），但此说证据不足。《括异志》中有数则说明得自魏泰。张师正虽长期任武职，仍属文人出身，尚曾有《倦游杂录》等书。各家书目都说他是《括异志》的作者，应当是可信的。

本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均入子部小说家类。后者称尚有《后志》十卷。通行本为《四部丛刊》续编本，是根据明人抄本影印的。存书十卷，只有一百二十三篇，推测还有佚文一百多篇或即为《后志》所有。《说郛》有《括异志》选本。《永乐大典》亦收有本书十七篇。有中华书局版白化文、许德楠点校本（1966）。

（许德楠）

L

Lanhuameng Qizhuan
《兰花梦奇传》 清代小说。六十八回。作者吟梅山人，真实姓名不详。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文元阁书庄出版石印本，卷首有烟波散人序。1914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足本大字绣像兰花梦全传》石印本。

本书打破才子佳人大团圆的陈旧俗套，真实地描写了封建贵族家庭中一幕惨淡的婚姻悲剧。内阁学士松晋之女宝珠，诞时有梦兰之兆，所以自幼女充男养。宝珠玉貌仙姿，聪慧异常，十三岁乡试高中经魁，十四岁父亲去世，二弟年幼，为支撑门庭，只得继续女扮男装。十五岁探花及第，涉足官场。同科状元许文卿丰姿潇洒，矜贵不凡，宝珠属意于许，春心渐萌，自嗟名花无主。后被文卿识破女子真相，两家遂订婚约。海疆不靖，苗民作乱，宝珠十七岁挂帅出征，运筹决策，屡建奇功，十八岁奏凯班师，名扬四海，位极人臣。皇上恩准宝珠改复女妆，赐旨完婚。婚后，宝珠恪遵妇道，对待文卿温柔顺从，曲意逢迎；然而文卿对待宝珠暴戾非常，任意作践。宝珠郁闷不乐，勘破尘缘，未几咯血而亡。小说暴露了夫权主义对于女性的摧残和蹂躏，即使如宝珠这样一个才华出众、曾统雄兵的奇女子，也不免有“最苦女儿身，事人以颜色”的悲叹。

小说相当深刻地揭示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中畸形的性爱心理。文卿倜傥风流，对于国色天香的宝珠，爱之若狂，婚前苦苦追求，宝珠死后，他亦痛悼追悔不已；然而，他具有强烈的夫权思想，在潜意识中对宝珠怀着深深的嫉妒，他的世袭爵位是宝珠挣来的，他的聪明才学也比宝珠稍逊一筹，加之宝珠又得到了上自天子、下至公卿的眷爱，这一切都严重挫伤了他男子汉的自尊，好色、强烈的占有欲与嫉妒心理交织煎熬，使他成为肆虐狂。他把宝珠当作娼妓、婢妾一般玩弄，或则肆意凌辱打骂，以振夫纲。而宝珠自身许文卿之日起，便慑伏夫权的淫威之下。婚前，文卿便可对她拍案训斥，责令下跪；婚后，她竟如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昔日戎马丛中的威风已如流水落花逝去，对于夫权的畏惧混杂着情欲爱恋，使她如膏自煎，终于落得蕙折兰摧的悲惨下场。

作者将兰因絮果归于宿命，托称宝珠是兰花仙女，谪降人间，期满魂返瑶台，含笑而逝，从而削弱了小说的悲剧气氛。小说在艺术上较为圆熟，结构工巧，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生活气息浓郁。

（林 薇）

Lanting Ji
《兰亭记》 唐代传奇小说。何延之撰。何延之，生卒年不详。开元二年(714)撰作此记，开元十年任均州刺史，命其子永抄写一本进献皇帝，曾得奖赏。又加题记，结衔署朝议郎行职方员外郎上柱国(据《兰亭考》卷三)。《兰亭记》原载《法书要录》卷三，收入《全唐文》卷三百零一，题作《兰亭始末记》，《太平广记》卷二百零八引录本文，删节首尾，题作《购兰亭序》。叙贞观中唐太宗闻知僧辨才藏有王羲之书《兰亭序》，求之不得，命监察御史萧翼私行察访。萧翼扮作书生，至越州永欣寺与辨才交往，谈说文史，意甚相得。萧翼拿出二王法书给辨才鉴赏，辨才不禁说出自己藏有《兰亭序》真迹，并取出给萧看。最后萧偷走了《兰亭序》，向辨才宣称自己是奉皇命来取的。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宝藏内廷，临死时还遗命用以陪葬。此记详叙萧翼诈骗活动，十分细密，近似公案故事，情节新奇，颇能引人入胜。从本文记事看，似乎翔实可信。但萧翼赚《兰亭》故事，向有不同传说。如《隋唐嘉话》卷下记萧翊于武德四年至越州求得《兰亭序》，当时唐太宗还没有即位。《南部新书》丁集则说，武德四年求得《兰亭序》的是欧阳询。《云麓漫抄》卷六又引唐野史的记载，还有唐太宗梦守殿神告以此帖尚存等情节，更为离奇。赵彦卫指出了这个故事的七处谬误，但他说唐太宗“不应赚脱一僧而取玩好”，则未免有意回护。《太平广记》卷二百零八引《纪闻》亦载唐太宗诈取《兰亭记》事，而细节不同。《独异志》卷中则略取此记梗概。《兰亭记》写作年代较早，注重了细节描写，对辨才的性格也有精确的描摹，具有一定的传奇性，在盛唐时期是值得重视的作品。《兰亭记》的故事流传很广，相传有阎立本画的《萧翼取兰亭图》传世(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阎立本画萧翼取兰亭书》、宋濂《翰苑别集》卷三《跋西台御史萧翼赚兰亭图后》)，后世还有不少画家以此题材作图。元人白朴有《萧翼赚兰亭》杂剧，已佚。

（程毅中）

Lanzhai Ji
《岚斋集》 唐代杂事小说集。李跃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二十五卷。《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著录一卷，似已残佚。李跃，生平不详。《岚斋集》未见传本，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八引其佚文，叙及唐末自乾符至乾宁悉无宗相，“宗室陵迟尤甚，居官者不过郡县长，处乡里者或为里胥”。这一条亦见于《唐语林》卷七(旧本《唐语林》引用书目误作“齐集”)。可见作者当为乾宁(894～897)以后人。《西溪丛语》卷上引《岚斋集》载陆龟蒙木兰堂诗，实为李商隐作，记事不免有误。《姬侍类偶》引其《薛荔惧卢》(原误作《岚齐集》)一条，记武翊黄惑于媵婢薛荔，苦其冢妇卢氏事，亦见《南部新书》己集、《唐语林》卷六，皆出《岚斋集》之后。《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事文类聚》前集卷二十五引唐人知贡举诗，有“尝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初心”之句，谓出《岚斋记》，当即此书。从现存残文片断，约略可以考知原书记载琐闻逸事，多为人世史实，而不涉神怪传奇，当属所谓杂事小说一类。

（程毅中）

Lan Dingyuan

蓝鼎元(1680～1733) 清代小说《蓝公奇案》的作者。字玉霖，号鹿洲，福建漳浦人。十岁丧父，家计维艰，然力学不辍，离家入山中从师受业，仅携盐当菜；受同学揶揄，他作《白盐赋》自励。平时博览群书，留心经济之学。十七岁时，由厦门出海，北至舟山，南达澎湖，得以熟悉海疆海防。二十四岁中秀才，但乡试却一直受挫。后为福建巡抚张伯行赏识，认为他是经世良才、八闽翘楚，召入幕。因祖父母及母亲年事已高，归家奉养，讲学不出十一年。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起义。蓝鼎元族兄蓝廷珍时任南澳总兵，奉命进剿，召他随行，参与军事，主文书。雍正即位，命天下学官选文行兼优之士入太学；蓝鼎元得召，在内廷校书，参加《大清一统志》编写。因向皇帝献《平青海雅》等颂文，声名大振。雍正五年(1727)就任广东普宁知县，兼署理潮阳县，贤明干练，政声颇佳。因执法不阿，开罪惠潮道台，被罢职下狱。出狱后，两广总督素钦其学，召入幕，为之条陈台湾十事。雍正十年，两广总督上书皇帝，为蓝鼎元辩诬，雍正特召之进京，亲自接见，授广州知府。五月到任，六月即病卒于任上。

所著《蓝公奇案》(原名《鹿洲公案》)，为任普宁知县兼署潮阳时问案选录。《四库全书总目》所列蓝鼎元著作，除此书外，还有《平台纪略》十一卷附《东征记》六卷、《修史试笔》二卷、《棉阳学准》五卷、《鹿洲初集》二十卷等。 (朱世滋)

Langong Qi'an

《蓝公奇案》 清代文言小说集。二卷二十四则。蓝鼎元著。原名《鹿洲公案》，亦名《公案偶记》。有清雍正年间刊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山左书林出版，易名《蓝公奇案》、《蓝公案全传》。

本书为作者于雍正五年(1727)出任广东潮州府普宁知县，后又兼署潮阳县的两年间的审案选录，是作者受诬罢官时所自选。每则写一个案例，共二十四个案例。故事性较强，可作为纪实性公案小说阅读。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前期潮州一带的社会生活现实。

其中不少篇章突出地揭露土豪劣绅横行乡里的丑恶行径，《五营兵食》写潮阳豪门巨室勾结官吏，抗粮不缴，以至军营缺食，几成兵乱。《山门城》写一大族，丁壮千人，衣冠数十，抗税拖延八年，以武力与县政府对峙。《仙村盗》写土豪马仕镇交结吏役，为非作歹。蓝鼎元足智多谋才将他们一一制服。书中还描绘出衙门吏役、师爷讼棍一类人的卑劣行径。《猪血有灵》写讼棍陈兴泰与人争地，挑唆乞丐诬其杀人，差点造成冤案。《三宄盗尸》中的讼棍陈伟度阴险狡诈，为恶而不露行迹。有些故事反映了民不聊生，以致铤而走险的事实。《闽广洋盗》写遭逢荒年，百姓只好下洋投海盗。《三山王多口》写贫民陈阿功仅为得到三两银子，将已出嫁的女儿又卖嫁别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西谷船户》一篇。它叙述押运官粮的军官伙同船户，盗卖粮食，再买谷秕掺入，加上鼠耗水浸，损粮千石以上。军官仗着有惠潮道台做靠山，勒逼蓝鼎元代赔，蓝鼎元不但拒不代赔，而且监押船户追索，结果是蓝鼎元被道台参革，撤职下狱。官僚政治腐败，法律松弛，以至"盗贼遍地，行人持梃结队，尚岌岌未必保全。豪强暴寡凌弱，窃人之妻，鬻人之子，争山霸海，夺田侵宅"(《旷敏本序》)。全书所展示的就是这样的社会景象。多数故事写得曲折有致，娓娓动人，其中尤以《卓洲溪》、《三宄盗尸》等篇为佳。本书虽为问案实录，不着意于形象刻画，却仍有许多人物描绘得颇为生动；通览全帙，一个忠于职守、贤明干练的清官形象跃然纸上。全书语言不事雕琢，质朴而有表现力。 (朱世滋)

Langji Congtan

《浪迹丛谈》 清代笔记。十一卷。梁章钜(1775～1849)撰。另有《浪迹续谈》八卷，《浪迹三谈》六卷。《浪迹丛谈》、《浪迹续谈》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浪迹三谈》有光绪年间福州梁氏家刊本。中华书局排印标点本则包括了三种。梁章钜，字闳中，一字茝林，晚号退庵，福建长乐人。嘉庆年间进士，道光年间官至江苏巡抚。著作颇多，有《藤花吟馆诗抄》、《文选旁证》、《三国志旁证》、《称谓录》、《归田琐记》、《楹联丛话》、《制义丛话》等。梁章钜精于掌故，《浪迹丛谈》三种中的小说史料甚多。例如《浪迹丛谈》卷六"宋江"、"杨令公"、"三保太监"、《浪迹续谈》卷六"貂蝉"、"周仓"、"李元霸"关于《水浒传》、《杨家将演义》、《西洋记演义》、《三国志演义》、《隋唐演义》等小说人物本事的考述，《浪迹续谈》卷六"封神传"关于《封神演义》作者的传说(梁章钜另一著作《归田琐记》卷七也有关于《封神演义》创作缘起传说的记载)，都可供小说研究者参考。 (刘 蕤)

Langshi

《浪史》 明代小说。四十回，又名《浪史奇观》、《巧姻缘》、《梅梦缘》。题为"风月轩入(一本作"又")玄子著"，真实姓名已无法确考。正文前有作者自序及《凡例》四则，文末附有评论书中十个主要人物的《花案》七则及《浪史跋》。

《凡例》称："此书疑是元人手笔，以其文情绝韵似《西厢》也。"然作者在评论铁木朵鲁这位元朝官吏时，竟说他"产生夷虏，乃知乱华之非"(《花案》)，显非元人口吻。而刊刻于明天启七年(1627)薛冈的《天爵堂笔余》，已载有此书，知为明人所作，其成书年代必早于《天爵堂笔余》无疑。

书叙钱塘秀才梅素先，风流无检，人称浪子。先与王监生妻李文妃相约成奸，后监生死，娶为妻；又与赵大娘及其女妙娘、婢春梅淫乱。后浪子去潦州幼年好友时为司农丞的铁木朵鲁家，以其貌美，与铁木妻安哥、

妾樱桃、文如动情相就。铁木入山修道，乃将家财和妻妾交付浪子。二年后浪子登黄甲，赐进士出身，但不听选，托病在家，贪恋风月。“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无日不饮，无日不乐。又娶着七个美人，和两个夫人与十一个侍妾，共二十个房头。每房俱有假山花台，房中琴棋诗画，终日赋诗饮酒，快活过日，人都称他为地仙。”忽思归隐，路遇已成仙的铁木朵鲁，遂与凡世相绝，终登仙籍。小说以浪子为中心，对两性关系肆意铺叙，摹写刻露，与《痴婆子传》堪称姊妹篇。张无咎在重刻《新平妖传序》中，斥其“如老淫土娼，见之欲呕”。

《浪史》与晚明其他淫秽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剥去曲意忏悔和因果报应的外衣，公开标榜情欲至上，直言“人非草木，岂独无情”，“青春错过，诚难再得”。为了情欲，一切纲常理教，全然不顾，作为丈夫的浪子可以主动撮合妻子与宠奴滥交，而作为母亲的赵大娘，也竟然苦劝自己的女儿与姘夫交媾，并公然宣称：“有甚羞处？”“一见才郎，遂丧名节，亦情之常也。”小说如此大胆地肯定情欲，彻底地否定名教，这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思想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小说以超脱尘世作结，一方面表露出作者对现实社会的绝望，诚如浪子所言：“千古以来，未有今日不成世统，吾做甚官？”“何不高蹈远举，省得在世味中走也。”另一方面，也直抒寻求男女欢恋之情，才是摆脱苦闷的唯一安乐窝。因此，出世是假，贪恋尘世是真；归隐成仙，只不过是宣扬淫乱生活的一首赞美诗而已。

今存啸风轩写刻本、清光绪活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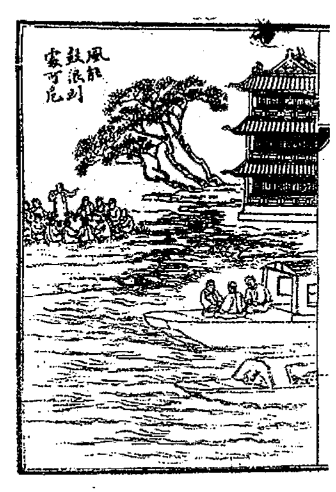
（刘　辉）

Laocan Youji

《老残游记》　清末小说。二十回。二集残存九回。刘鹗撰。

成书及版本　初刊于晚清文艺半月刊《绣像小说》，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初一第 9 期始，至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18 期止，因《绣像小说》编者擅自删改原作而中辍。重大删改处计有：删去整个第十一回；改写了第十回后面一大部分；将原第十二回移作第十一回，并加了一段接榫文字。因此《绣像小说》本是一个未完本，刊至第十三回（实为原作的第十四回）。署名洪都百炼生。

其后，《老残游记》又重新从头刊登在《天津日日新闻》报纸上，逐日连载，共二十回。除第十、十二、十八、十九、二十回外，每回都有作者自己写的评语；并加上了自叙。这就是嗣后流传的《老残游记》的祖本。或称此二十回本为《老残游记初编》。《老残游记初编》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的年代，尚待进一步考证。阿英《〈老残游记〉版本考》中说：“刊载日期，在商务辍刊之翌年，即甲辰（1904）。”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也说：“翌年（1904），先君至津……方（药雨）先生劝续作，在《天津日日新闻》逐日发表。”但是阿英和刘氏后裔所藏《天津日日新闻》本，并无年份可考，所说“1904 年”，只是一种粗略判断，海内外学者对此颇有异议。目前研究者们一般认为：《老残游记初编》第一至二十回于 1906 年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主要根据刘鹗《乙巳（1905）日记》提供的线索（见日本樽本照雄 1976 年 4 月《野草》第十八期的考证《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刘鹗小传》等）。



光绪二十九年刻本《老残游记》插图

《老残游记二集》，九回，也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发表日期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初十至十月初六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有此本，包括自序及九回正文。

此外，尚有《老残游记外编》残稿十五张，于 1929 年底在刘鹗家中发现，共四千七百二十八字，未曾公开发表，直到 1962 年 4 月中华书局《老残游记资料》出版，《老残游记外编》才收入其中，公开面世。

思想内容　《老残游记》是刘鹗在事业屡挫、饱尝忧患之余所写的。《自叙》中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他不仅是为清王朝末日濒临而哭泣，同时也是为中国的命运而哭泣。第一回所写的那个在洪波巨浪之中行将沉没的大船，便是中国的象征。横亘在作者心头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困惑。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刘鹗对于中国封建主义的官僚政治及文化心态，作了相当深刻的透视和反思。

小说以一个摇串铃的走方郎中——老残为主人公，记叙他在北中国大地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书中触及的社会生活面并不甚广，但开掘极深。作者所着眼的是深层结构中晚清社会黑暗腐败的根源。首揭“清官”之恶，使《老残游记》独具特色。在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中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两个“清廉得格登登的”酷吏典型——玉贤、刚弼。第十六回原评：“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刘鹗所写的不是贪赃枉法的不肖之辈，不是挖封建主义墙脚的败家子、蛀虫，他笔下的“清官”，乃是中国封建政体的脊梁、堂堂支柱，其犀利笔锋切中封建主义的要害。

玉贤、刚弼皆有“清官”、“能吏”之誉。玉贤做曹州知府，“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以滥杀无辜的

残民虐政，博得“路不拾遗”四字美名。书中叙说了于朝栋一家四口死于强盗栽赃案；小杂货店王掌柜之子直言贾祸案；马村集车店掌柜的妹夫遭捕快陷害案。通过一桩桩血泪斑斑的案件，勾勒出“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的惨酷图景。作者以饱蘸同情的笔墨，描写在专制淫威之下凄凄惶惶、噤若寒蝉的遍地哀黎。老残访问玉贤政绩，“竟是一口同声说好，不过都带有惨淡颜色，不觉暗暗点头，深服古人‘苛政猛于虎’真是不错。”

玉贤、刚弼分别影射毓贤、刚毅，二人在庚子之乱中都被指为祸首，由于他们的顽固、愚昧酿成巨祸。作为一种政治和历史的透视，小说着力于揭示这些酷吏可怕的精神世界。首先是掩盖在清廉之下的冷酷与残忍，他们不近人情，以至于丧失人性，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嗜血者，对无辜弱小肆虐而引以为乐。玉贤用手点着站笼簿册的死囚，如数家珍，得意自若。刚弼刑讯魏家父女，如猫戏鼠，屠夫狂笑与凶神恶煞的堂威，令人不寒而栗。其次便是刚愎自用、任性妄为的愚顽和专横，全凭主观，一意孤行。东昌府书店掌柜说玉贤：“这人很惹不起的，无论你有理没理，只要他心里觉得不错，就上了站笼了。”最后则是清教徒式的自我中心——衍化而成无限膨胀的野心和权欲。白子寿对于刚弼之微词：“他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此种类型的“清官”，把自我视为天理公道的化身，蔑视一切，都是“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自大狂，不惜“万家流血顶染猩红”。第六回通过老残之口将“清官”之恶一语道破：“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而且政声又如此其好，怕不数年之间就要方面兼圻的吗？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他们的飞黄腾达，更深刻地说明他们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凶猛狠鸷的鹰犬，中国封建政体正是孳养酷吏的土壤和温床。

庄宫保则是所谓宽仁温厚的“好官”。他的生活原型是山东巡抚张曜。刘鹗对于张曜，不无知遇之感，写他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然而还是不失分寸地写出这样一位“好官”误国祸民的真正面目。他外宽仁而内颟顸，似贤明而实昏谬。究其底里，“急功图治”四字就是宫保的病源。他对玉贤“赏识非凡”，专折明保；对刚弼畀以重任；引此二人为左右辅佐。即使老残上书列举玉贤擢发难数的罪状，依然无法阻挡他对酷吏的提拔重用。尤不可恕的是他采纳了书生的治河之策，废弃民埝，致使黄水溃决，吞噬了数十万生灵，酿成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刘鹗痛定思痛，写道：“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这一形象从更深底蕴揭示了晚清官场无可救药的沉疴痼疾。

从小说的总体构思来看，对官僚政治的批判与对文化心态的反思形成互补结构，因此不可忽视书中对于宋儒理学的批判。清代戴震严斥宋儒：“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与某书》）。二者表里为用，构成中国封建主义的严锢体系。这里特别应该提到刘鹗笔下带有反理学、反禁欲色彩的女性形象——玙姑以及《老残游记二集》中的逸云。这些超轶凡近的理想女性，体现了刘鹗独特的审美追求，堪称“空谷幽兰”。阿英说：“作者在这里，首先创造了一个具有‘林下风范’、不为旧礼教束缚的超尘脱俗人物——玙姑”（《关于〈老残游记〉》）。这位“端庄莹静，明媚闲雅”的山乡女子，于清宵中夜，精舍洞房之中，接待一位陌生男子申子平，竟能脱略形迹，落落大方，吐属不凡，齿颊生馨，将欺世盗名的道学先生批得痛快淋漓，如醍醐灌顶。刘鹗赋与自己笔下的理想女性以秾如春花、朗似秋月的风采，让她娓娓道出宋儒的虚伪和矫情，这是对于程朱理学的大胆挑战，表现了对于压抑个性、遏制情欲的伦理道德的深刻憎恶。玙姑无疑是带有个性解放色彩的人物。从这个意义来说，《老残游记》带有一点报春的意味，透露了封建伦理道德总崩溃的信息。

此外，刘鹗显然试图使作品涵纳自己的政治思想以至哲学思想。楔子里的危船一梦，以象征的手法，将晚清中国政局之动荡危殆，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对时局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作了寓言式的图解；桃花山夜话的几回，弘扬太谷学派的教义，表述了对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尽管刘鹗对于封建末世的社会窳败有相当深刻认识，但是，从根本上说，他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反对推翻现存制度。他所开出的治世药方是：补残。刘鹗对于清王朝始终忠心不渝。在寓言中，对象征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船主舵工曲宥回护，认为他们只不过是落伍过时了，无法对付面临的惊涛骇浪——西洋资本主义入侵的狂潮。刘鹗将一切咎责归于“下等水手”——象征中下层官吏，不知船之将覆，犹自搜刮百姓，逞凶肆暴，由此延伸深化成为《老残游记》的情节构想。

刘鹗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温和改良。寓言中将船上鼓吹革命的演说家写成政治投机分子，“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第十一回桃花山夜话，称“北拳南革”是“天降奇灾”、“两重恶障”，“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刘鹗对义和团和革命党当然是反对的。但是，如果通观黄龙子、玙姑与申子平的谈话，有必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刘鹗对“北拳南革”并非全盘抹煞，相反，他倒是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阐释历史的变迁，断言“此二乱党，皆所以酿劫运，亦皆所以开文明也。”肯定“北拳南革”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基于这种社会变革意识，刘鹗建构了历史进化的蓝图：“甲寅（1914）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虽灿烂可观，尚不足与他国齐趋并驾。直至甲子（1924），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然后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骎骎进于大同之世矣。”表现了过渡时代新旧兼蓄的一种朦胧的社会理想。

《老残游记》也是刘鹗心灵历程的自白。怒海危船

一梦，从"送他一个罗盘"至于"众怒难犯"，小船被断桩破板砸得粉碎，沉入海底——这概括了刘鹗一生奋斗的失败史以及痛苦的心灵历程，由"补残"、"哭世"终于消沉沮丧发展而为"出世"。桃花山是一个远离尘嚣、自由宁谧的世外桃源，令人产生倏然出世之想。至于《老残游记二集》，更是弥漫着佛老悲天悯人，超脱苦海的宗教氛围了。

艺术成就 刘鹗又是小说艺术的开拓者，《老残游记》的叙事模式和描写技巧都不落窠臼，留下蜕旧变新的明显印记，成为中国小说由古典跨向现代这一艰难起步的里程碑。

首先表现在叙事模式的转变——由说书人叙事转为作家叙事。小说体现了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弘扬。小说主人公老残即是刘鹗化身。书中呈现的一组组画面：秋山红叶、老圃黄花的山东古道；青灯照壁、泪浥红巾的女儿酸语；冷月凄清、一片泽国的黄水滔滔……都染上了主人公或浓或淡、或悲或喜的感情色彩。

刘鹗还成功地运用了心理分析手法。《老残游记二集》中写斗姥宫姑子逸云讲述她与任三爷热恋的长篇大段的自白，就是一种大胆尝试。作者的笔锋触及人的潜意识中最隐秘的心弦震颤，将一个在热恋中的女子那种如痴如狂、魂摇魄荡的心态刻画得细入毫芒、淋漓尽致。在古代小说中，从未曾有过这样赤裸裸的恋爱心理剖析。

而《老残游记》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体现了中国小说由叙事型向描写型的转变。它的描写艺术历来受到人们击节赞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许它"叙景状物，时有可观"；蒋瑞藻《小说枝谈》引《负暄琐语》揄扬它"意趣渊厚，取境遥奇"。诗情画意的景色描写，精雕细琢的形象刻画，浓郁抒情的气氛渲染，都显示了描写技巧的长足进步。书中的自然景色，最为引人入胜。刘鹗摒弃了旧小说中惯用的套语滥调，用清新朴素的白描手法作实地描写：蓬莱阁风云，大明湖秋色，黄河上打冰，桃花山月下遇虎……情境逼真，气韵生动，宛似一幅幅山水画卷，浓淡自宜，或明媚，或淡雅，或雄浑，或幽峭。如千佛山之绚丽多姿，于梵宇僧楼、苍松翠柏间点染一株半株浓艳的丹枫，色彩斑斓，秋意盎然；明湖澄净如镜，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分外妍丽；中间隔着一带芦花似雪，映着斜阳，好似一条粉红绒毯；错落有致，写出"济南潇洒似江南"的情韵。写黄河结冰，则苍莽劲遒。刘鹗所写的是山东大河奔流结冰的奇异景观：冰凌前逐后赶，怒插屏立；河水犹自奔腾咆哮。他写出了黄河不驯服的个性，以及它那主宰苍茫大地的雄伟气魄。

《老残游记》中关于音乐的两段描写，尤为脍炙人口。明湖居白妞说书，精彩绝伦。白妞即唱梨花大鼓书的艺人王小玉，凫道人《旧学庵笔记》记载小玉"尝奏技于明湖居，倾动一时，有'红妆柳敬亭'之目。"刘鹗以深刻细腻的酣畅笔姿，将白妞的精湛技艺刻画得出神入化，曲尽其妙，成为古典小说中描写音乐的绝唱。先用烘云托月的手法，层层铺垫，为白妞登场蓄势；倾城若狂的热烈气氛，蜂拥潮涌的书场盛况，是从背面设色敷彩；一脸疙瘩仿佛风干福橘皮似的男人，奏技却出手不凡；鸭蛋脸儿的姑娘，歌喉清脆宛转，"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却又是白妞的妹子黑妞——此二人则如枝叶扶疏作为陪衬。文章波澜跌宕，摇曳多姿，逗引得读者乍疑乍喜，望眼欲穿。蓄势至此，白妞款步登台亮相，自然光彩夺目，顾盼生辉了。以下演唱正文，工笔俏丽，细腻熨贴；写得勾魂摄魄，神采飞扬。作者善用妙譬，化无形为有形，将难以捕捉、稍纵即逝的声乐形象化为清晰可见的视觉形象。摹写乐音节节拔高，恍如攀登泰山绝顶，峰上有峰，"愈翻愈险，愈险愈奇"，极形清音浏亮，悠扬云表；至极高处，陡然一落，"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又极形歌喉珠圆玉润、轻俏流啭之美。曲终合乐，则缤纷缭乱，"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妙譬连珠，使读者仿佛亦列坐于明湖居中，亲聆王小玉高下疾徐、纵约自如的歌喉，和着一派琤琤琮琮的弦音，获得甘洌醇美的艺术享受。至于第十回"骊龙双珠光照琴瑟，犀牛一角声叶箜篌"所描写的音乐，又非舞台奏技可比；天机清妙，不同凡响。一阕"海水天风之曲"，那苍苍凉凉、如梦如幻的琴瑟之音，令人如随长风，浮沉于云霞之际，这勿宁说是刘鹗在倾诉心声罢了。

（林　薇）

Laomensheng San Shi Bao'en

《老门生三世报恩》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十八。叙明正统年间老秀才鲜于同才高数奇，志大命薄，科场屡试不第，一直考到五十七岁。知县蒯遇时爱少贱老，想方设法要取英俊后生，不取老怪物，而偏偏又使鲜于同于五十七岁考中举人，六十一岁考中进士，使蒯遇时对鲜于同有了师生的恩情。所谓"三世报恩"，即在鲜于同做官后，一是蒯公因直言进谏而入狱，被置于死地，鲜于同救了他；二是救了蒯公的儿子免受冤狱；三是培养了蒯公的孙子完成学业，以此劝告天下人不可爱少而贱老。蒯公也认识到"自己不幸少年登第因而爱少贱老"的错误。小说纯属冯梦龙自创。他在为《三报恩》传奇写的"序"中说："余向作《老门生》小说，政谓少不足矜，而老未可慢，为目前短算者开一眼孔。"作者鼓吹读书做官的道路，虽不足取，但它通过描写蒯遇时以爱少贱老，主持科考的种种荒谬做法，暴露了科举取仕诸多积弊。这恰是冯梦龙的亲身经历，借小说以自况。

明末毕魏将本篇改编为《三报恩》传奇，加以陈名易负恩事，与鲜于同老少相形，被冯梦龙赞为"奇才异识"。明末无名氏作的《玉球缘》传奇，用本篇中的鲜于同作正文，又借《钝秀才一朝交泰》中的钝秀才为余波，互相映带。

（周中明）

Leshan Lu

《乐善录》 宋代志怪小说选集。李昌龄撰。李昌龄，字伯崇，蜀夹江(今四川夹江)人。余不详。《宋史》卷二百八十七有《李昌龄传》，字天锡，宋太宗时人，必非此书作者。《乐善录》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著录，云："蜀人李昌龄伯崇撰。以《南中劝戒录》增广之，多因果报应之事。"《宋史·艺文志》杂家类有李石《乐善录》十卷。李石之名亦见本书，署衔为运使李太博，题有一诗，或误以为撰书者。《郡斋读书志·附志》神仙类著录有《太上感应篇》八卷，汉嘉夹江隐者李昌龄所编，似即同一作者。《乐善录》现存宋绍定刻本，藏日本东洋文库，有涵芬楼影印本，编入《续古逸丛书》。《四库全书》杂家类著录此书，列入存目，只有二卷。《稗海》本同，其他版本只有一卷。宋刻本十卷不缺。书前有隆兴二年(1164)何荣孙序，后有绍定二年(1229)赵汝燧跋，当为南宋人所编。

书中所引故事多有出处，包括《夷坚志》、《苕溪渔隐》等书。不少已佚之书，可以从书中钩稽佚文。但编者对引文常有增删，或加议论，已非原貌。所引如王日休《劝戒录》、《杨文公谈苑》、《翰苑名谈》等，均为佚书。此书旨在劝善戒恶，与《太上感应篇》性质类似，多引《劝戒录》、《阴德传》、《响应录》、《因果录》、《阴戒录》等书。亦有引自小说者，如卷十淳于棼条引作李公佐《玄怪录》，实即《南柯太守传》，且与因果报应无关。卷四孙洪一条，叙孙洪曾为人写离婚书，其同舍生之父梦见登科籍，见孙洪名下有朱批说："不合写某离书，为上天所谴，不得过省。"同舍生力为补救，后孙终任大官。篇末云："此事外舅何雅州亲聆其说于公，今录之使人知所畏避云。"不注出处，似即李昌龄本人所记。又解莲奴一条，即《夷坚甲志》卷十七《解三娘》事，而此引自果州教授关耆孙所记，尚早于《夷坚志》。卷五勾龙霶条，引自宇文庭坚录示资州勘会公文，依据官方文书，亦非通行小说作品。此书虽为劝善而辑，但可作为小说史料使用。 (程毅中)

Le Xiaoshe Pinsheng Mi'ou

《乐小舍拚生觅偶》 明代小说。又题《喜乐和顺记》。见于《警世通言》卷二十三。叙南宋临安乐和与喜顺的爱情故事。冯梦龙的《情史》卷七《乐和》条辑有梗概，但言明"事见小说"，可见纯属小说家言。

本篇叙乐和与喜顺自幼同窗，学中取笑他俩的姓名"喜乐和顺"，合是天生的一对。他俩听了这话也暗自欢喜，遂私约终身，乐和非顺娘不娶，顺娘也红鸾不照，搁置数年。直到钱塘观潮时，才在江边相会。顺娘不慎滑入江中，乐和也跳下水去，在潮王神石瑰的帮助下才被救上岸来，然而却脸对脸，胸对胸，交股叠肩，紧紧偎抱，分拆不开，叫唤不醒。乐公遂将儿子执意求亲、誓不先娶之言，叙说一遍。而喜公喜母说："有此说话，何不早说。如今大家叫唤，若唤得醒时，情愿把小女配与令郎。"话犹未毕，乐和与喜顺就醒过来了，两人终成眷属。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奇特经历，给小说蒙上了一层虚幻的浓雾，而作者的真正用意，却如篇末所云："少负情痴长更狂，却将情字感潮王；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它强调的是生死不渝的"情"的巨大力量，这无疑与明代统治者所宣扬的封建之"理"相悖，其历史进步意义，不容忽视。潮王神等情节的设立，是作者采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只不过它未与封建宿命论完全划清界限罢了。 (周中明)

Leifengta Qizhuan

《雷峰塔奇传》 清代小说。五卷十三回。题"玉花堂主人校订"。嘉庆十一年(1806)写刻本，内封书题《新本白蛇精记雷峰塔》，目录则题《新编雷峰塔奇传》。首有芝山吴炳文序，云："余友玉山主人，博学嗜古之士也。过镇江，访故迹，咨询野老传述，网罗放失旧闻，考其行事始终之纪，稽其成败废兴之故，著为《雷峰梦史》一编。"署"嘉庆十有一年岁在丙寅仲秋之月，作此于西湖官署之梦梅精舍"。"玉山主人"疑即"玉花堂主人"，成书在嘉庆十一年或稍早一点，此书曾题名《雷峰梦史》。



荷兰高罗佩藏《雷峰塔传奇》插图

书叙白蛇与许仙的故事。此故事的雏形似成于南宋，明代嘉靖时已成为陶真说唱的节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形成为小说是明末冯梦龙所编《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但这个传说故事的演变并未到此为止。在《警世通言》中，白蛇既有人情又有妖气；许宣自私懦弱又负心，因爱恋白蛇惹来官司是非。许宣与白蛇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法海则是一位救苦救难的高僧。全篇虽有同情白蛇之意，但主旨是告诫世人以许宣为鉴，不要贪爱女色。清代雍乾时编撰的传奇《雷峰塔》，使白蛇成为一个温柔、善良、为爱情和幸福而奋不顾身的女子，许仙则由负心汉而变为虽懦弱但并不忘记白蛇恩爱的丈夫，法海是破坏他们夫妻幸福的恶僧，主要矛盾是白蛇、许仙与法海的矛盾。本书据《雷峰塔》传奇改编，但是把故事安置在一个因果的框架中，让白蛇生子，儿子

长大后中状元，西湖祭塔母子夫妻重会，白蛇与许仙升天，儿子娶妻生子，世代簪缨不绝。这种因果的框架和大团圆的结局削弱了作品反封建的思想，在故事情节上也是多余的累赘。

此书还有益和堂刊本、经国堂藏板本等。

（石昌渝）

Leishi Zhuan

《雷氏传》 古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龙威秘书》本均题唐沈既济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如《章苟》条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六，云“出《搜神记》”，实出《搜神后记》卷十；《李鄘》条出《酉阳杂俎》前集卷八。 （颀 青）

Leizhuyuan

《泪珠缘》 清代小说。六集九十六回，未完。作者天虚我生，即陈栩。民国间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又有光绪二十六年（1900）杭州大观报馆刊巾箱本，二集三十二回；光绪三十三年杭州萃利公司铅印本，四集六十四回。

本书以杭州宦门之后秦宝珠及其亲友的情缘为主线，反映清末封建大家庭的盛衰。小说以大量篇幅描写秦府中豪华的饮宴行令、赏花观灯、听曲看戏、造园题额、寿诞婚丧等生活场景以及赶潮流装电灯、试记音器、造灭火机等时髦举动。同时又以“缘”字写出秦府第四代儿女的情怀。主要人物宝珠，聪颖俊秀，性情温和，从小于姐妹群中长大，最受疼爱，与姑表妹花婉香两情相恋。婉香父母俱丧，来舅家寄居，秦府上下待她如自家人，她则因寄人篱下而时时感物伤怀。宝珠由母亲作主娶叶蕊珠为妻，生下秦府第五代第一个男孩。小说最后部分叙述秦文病逝，众人遵其遗嘱分家，以解决经济入不敷出之难。翌年中秋，宝珠生日，众人在东花园摆台听戏，正在满堂哄笑时，收到张总管派人送来的电报，宝珠正待拆看，故事戛然而止。书中共写人物五百二十三个，以秦氏宗族为主干，旁连秦府姻亲故旧宾朋闲客、僮仆奴婢等，活画了一幅晚清中下层社会众生相，既写一般人物的交往，也着力刻画了苟蝇取巧之辈的劣行，反映出社会某些侧面。小说叙事简洁，前后照应，对话精练传神，一些人物的描写也性格突出，绝不雷同，艺术性较强。 （施学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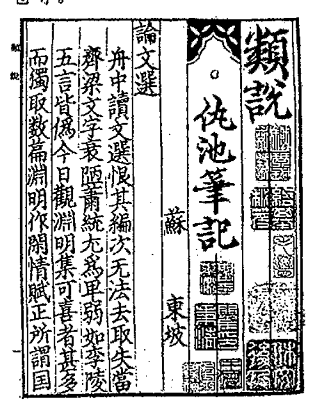
Leilin

《类林》 南朝梁裴子野撰。裴子野（469～530），字几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仕齐为武陵王国左常侍、江夏王参军。入梁，历安成王参军、仁威记室参军，出为诸暨令。又为著作郎、通直正员郎，掌中书诏诰。大通元年（527），转鸿胪卿、领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530）卒官，年六十二岁。谥贞子。著有《续裴氏家传》、《众僧传》、《方国使图》、文集等。《梁书》卷三十、《南史》卷三十三有传。

本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称“裴子野《类林》三卷”。日本天平十九年（747）抄本《琱玉集》有引文。《琱玉集》原本十五卷，现存十二、十四两卷，有《古逸丛书》影印本。其中所引各书，如《蔡琰别传》、《语林》、《太史公民》、《晋抄》、王智深《宋书》、《帝王世纪》等，多已亡佚，赖此书以存梗概。抄本残卷中引《类林》共七条，计卷十二《感应篇》三条，其一叙刘向辨石人为诰窳国臣；其二叙晋东郡太守荀伦弟荀儒，北上省亲过盟津，蹈冰堕河而死，荀伦求尸不得，就写了一封信给河伯，第二天，尸体便抱着那封信浮上水面；其三叙战国时邹衍事燕惠王，左右嫉妒，屡进谗言，燕惠王听信谗言而欲诛之，衍仰天吁叹，盛夏五月，天为降霜。又卷十四《肥人篇》一条，《嗜酒篇》一条，《别味篇》一条，《怪异篇》一条，多载异闻逸事。敦煌写卷无名类书（斯 2072）中亦引有《类林》佚文，或出自唐于立政《类林》。由所见遗文推断，《类林》应属于野史杂传之列，叙事中时杂怪异之说。 （许逸民）

Leishuo

《类说》 小说笔记摘编。宋曾慥编。曾慥（？～1155），字端伯，号至游子、至游居士，泉州晋江人。北宋末为仓部员外郎，金人陷汴，因岳父吴幵降金，被用为事务官，拥立张邦昌。建炎四年（1130）范宗尹拜相，擢为江西转运判官，明年被免职。此后家居多年，绍兴九年（1139）除尚书户部员外郎，历太府少卿、太府卿，总领湖广江西等地财赋钱粮，复充秘阁修撰。绍兴十四年知虔州，明年以秦桧荐移知荆南府。绍兴二十三年以右文殿修撰知庐州，越年罢。著述颇多，今存《道枢》四十二卷、《乐府雅词》三卷及《补遗》一卷、《高斋漫录》一卷等。


類說

仇池筆記

蘇東坡

論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无法去取失當

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爲卑弱如李陵

五言皆僞今日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

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閑情賦正所謂国

宋刻残本《类说》书影

《类说》编成于绍兴六年，自序说：“余乔寓银峰，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说，采摭事实，编纂成书，分五十卷（按：宋刊残本无此四字），名曰《类说》。”今传《四库全书》本及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皆为六十卷，卷数与袁本《郡斋读书志》著录本相同。其体例盖承《绀珠集》，按书摘编，实际上是节录性的丛书。另于末卷辟《拾遗类总》一目，杂凑诸书而成，此亦仿《绀珠集》的《诸集拾遗》。少数摘书取自《绀珠集》，标目亦与之合，但大多数系自原书采录，收书共计二百五十二种。“集百家之说”，种类繁备，诸凡杂史、传记、小说、笔记、道

书、佛典、兵法、乐书、地志、农书、医书、药典、相经、辞书、诗话、文论、画品、书法乃至茶录、酒谱、砚谱、香谱等，几乎应有尽有。就中在传统目录学上属于小说类者，约占十分之六以上，而确具小说性质的志怪、传奇及杂事、杂史等，也有相当多的数量。因此，本书是继《太平广记》之后的又一部极为重要的小说文献，对于先秦至北宋文言小说的校订、辑佚、考据，提供了十分丰富且又相当可靠的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例如陈翰《异闻集》和张君房《丽情集》是两部久已失散的重要小说，本书则保存了不少遗文，弥足珍贵；而苏轼《仇池笔记》二卷更是赖本书以存，多达一百三十余则，明人赵开美即据以辑出刊行。本书也有明显缺点，主要是对原文删削较多，这一点不及《说郛》，不过视《绀珠集》之破碎为胜；而大多不著作者姓名，乃又不及《绀珠集》，更劣于《说郛》；另外书中也有不少错误，如卷四十五摘《三水小牍》十九条，后十四条实非该书文字，不免以讹传讹。天启刊本文字脱讹严重，也影响到使用，亟待认真校订。 （李剑国）

Lengyanguan

《冷眼观》 清代小说。三十回。作者署八宝王郎，即王浚卿。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907～1908）小说林社出版，三册。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四卷》（1961）。

本书是一部暴露黑暗的小说，作者冷眼观世，对于官场、士林乃至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相当逼真的描绘，展现了一幅魑魅当路、鬼蜮横行的社会众生相。

小说用第一人称叙事，随着作者的萍踪浪迹，述说在南京、合肥、广州、北京、上海、武昌、苏州各地见闻，晚清官场中种种蝇营狗苟的秽行跃然纸上。宝应知县杜法孟娶了一个流娼做带肚子的太太，到任后狼狈为奸，贪赃枉法；江宁藩台瑞某卖官鬻缺，明码标价，以“诚信无欺，不误主顾”公开招揽；江苏制台周福是个衣架饭囊尸居余气的废物，纵容其子官商勾结，将内地食米转运外洋，酿成抢米民变；武昌制台衙门丫姑爷攀龙附凤，耀武扬威。最为令人怵目惊心的是合肥巨室（影射李鸿章）势焰熏天，肆虐乡里，公子渔色，闹出奸占民妻、殴毙本夫的命案；知县为民伸冤理枉，立时断送乌纱，本省巡抚也受牵连而降调。此外，作者还用了不少笔墨描绘那些翎顶辉煌的大员们帷薄不修的丑行；至于官幕两途中藏奸窝匪、昏夜苞苴、荡检逾闲、淫邪凶杀的种种秘闻，亦时有披露。书中还留下了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掠影，如庚子事变中京津两地刀光血泊、烽火漫天的凄惨情状；戊戌政变的内幕——林旭年少气盛，轻信委任多疑善诈的袁世凯，终至大局糜烂，一败涂地；以及唐才常在汉口被捕杀的经过等，都言之凿凿。

小说较有特色的部分是对于下流社会的描写。如上海之翻戏党，门户很多，有“反”、“正”、“提”、“拨”，专事局赌骗钱；青、红、理三帮会道门情况：徐宝山（徐老虎）是扬州盐枭，与任春山合开“春宝山堂”，自称“红帮大爷”；安清帮以暗杀为宗旨，立有十帮规、八世系、三堂、六部、九代帮头；点理会同哥老会、安清帮鼎足而立，倡江湖邪说，戒三荤五厌，六耳不传道，入会拉进门槛，传授五字真言、金刚不坏身等。这些描写，具有社会民俗史料价值。

《冷眼观》的作者思想顽固守旧，不仅视太平天国、义和团为“粤匪”、“拳匪”，而且对维新派和革命党一律持敌视态度。书中诋毁戊戌变法维新，指为“康梁诸逆的阴谋诡计”，盛赞慈禧太后是“自古及今第一个巾帼中的大好老”；对于革命抨击尤力，斥为“假仁义以诱胁同胞，倡平等以收罗亡命”，深虑内地青红帮匪再勾结海外党人乘机起事。此外，作品格调不高，诈骗案、龌龊事连篇累牍，实为黑幕小说之滥觞。

（林 薇）

Lihejian Lianziping

《离合剑莲子瓶》 清代小说。三十二回。不题撰人。绿云轩刊本目录叶上署“时在乾隆丙午（1786）清和暨望”，知作于乾隆年间。书叙唐代贞观年间杭州崔言与刘芳两家故事。离合剑系刘芳家祖传之宝，莲子瓶为崔言家藏之宝，崔言与刘芳均少年才子，两人相结为金兰之好。有小人郑屯觊觎刘芳之妻侯氏美色，诬陷崔言、刘芳为叛党余孽。崔言逃走，刘芳被捕拷打致死，但有神道诸葛尚将他从死中救活，亦避离杭州。侯氏迫嫁郑屯，新婚之夜，用离合剑刺死郑屯，报了大仇。正欲自尽，又被诸葛尚遣徒救走。后历经磨难，兄弟终得团聚。各生五子，世代荣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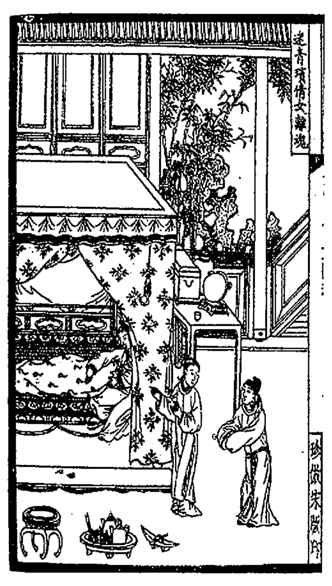
小说以离合剑、莲子瓶为线索，描写才子佳人之悲欢离合；间以神仙豪侠穿插相助，标志着才子佳人小说与侠义小说的进一步合流。然思想平庸，艺术粗疏，了无新意。 （王宜庭）

Lihun Ji

《离魂记》 唐代传奇小说。陈玄祐撰。陈玄祐，唐大历时人，生平不详。本篇始见于《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八，题作《王宙》。篇末云：“事出陈玄祐《离魂记》云（此句疑为衍文）。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尾注“出《离魂记》”。《太平广记》同卷尚录有《幽明录·庞阿》、《灵怪录·郑生》、《独异记·韦隐》等离魂复合的爱情故事，惟情节与本篇稍异。可见，从南朝以来，借离魂而追求爱情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而《离魂记》偏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后人津津乐道，引为典实，编成戏曲，足证其思想艺术成就之突出。本篇写作年代较早，当为唐代爱情小说的先驱。

《离魂记》写倩娘与表兄王宙私相爱慕。倩娘的父亲张镒也常表示，将来要把女儿嫁给王宙。可是，倩娘与王宙长大成人以后，张镒又将女儿许配他人。王宙愤

而决别，倩娘随即跟踪而至。两人相伴至蜀，同居五年，生有二子。倩娘思念父母，与王宙一起回家探望。王宙先去家中报信，始知倩娘一直卧病闺中。五年来相伴王宙的，竟是倩娘之魂。两个倩娘笑而相会，翕然合为一体。



倩女离魂　选自明刻本《元曲选》插图

精诚所至，心驰神往；梦寐以求，魂飞千里。"离魂复合"的情节十分离奇而又入情合理。作品采用浪漫主义的美丽想象写出了倩娘的痴情和她对自由爱情生死不渝的追求。整个故事更是一曲自由爱情的凯歌。一直到倩娘与王宙乘船回家，读者还蒙在鼓里。待到作者点破真相，读者才恍然大悟。当写到倩娘的灵魂和躯体复合时，作者添上了"其衣裳皆重"这一重要细节，将超现实的想象融进生活的经验体会之中，幻中有实，产生了真幻融合的艺术效果。船中的倩娘"颜色怡畅"；家中的倩娘一病五年，听说王宙来到，"喜而起，饰妆更衣"，"出与相迎"，立即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与健康。这种描写鲜明地体现出作品对追求自由爱情的青年男女的同情。

《离魂记》提供的素材唤起了后世戏曲家的极大兴趣。金诸宫调有《倩女离魂》，见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曲中所引。元杂剧有郑光祖《迷青琐倩女离魂》、赵公辅《栖凤堂倩女离魂》。郑作今存，见于《柳枝集》、《元曲选》。赵作见于《录鬼簿》(曹本)，今佚。宋元戏文有《王家府倩女离魂》，见于《南九宫词谱》中《黄钟赚・集六十二家戏文名》。写张倩娘与王文举曾经父母指腹为婚。张母声称张家不招白衣女婿。王文举必须博得一第，方能与倩娘成婚。后面的情节与《离魂记》大致相同。明杂剧有王骥德《倩女离魂》，见于远山堂《剧品》。《今乐考证》简略为《离魂》。祁理孙《读书楼目录》作《离魂记》。明传奇有无名氏《离魂记》。《传奇汇考标目》别本，在徐暱名下有《王文举月夜追倩魂》一目，当是同一题材的作品。

《离魂记》对后世小说的创作也不无影响与启迪。《醉翁谈录・舌耕叙引》所列话本"传奇"一类，有《惠娘魄偶》一目，颇有疑其系《离魂记》发展变化而来者。谭正璧以为，"疑为即写张倩女事而换了主角的姓名"，"惠娘或即是倩娘之讹"。明瞿佑《剪灯新话》卷一《金凤钗记》、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妹病起续前缘》，写崔生与吴氏姊妹的故事，显然受到了《离魂记》的启发。　　　　（张国风）

Lishan Ji

《骊山记》　宋代传奇小说。见《青琐高议》卷六，副题作"张俞游骊山作记"，未署作者姓氏。按本篇与《温泉记》在《青琐高议》中收在同卷，主要人物相同。情节互相衔接，文字风格也类似，实为上下篇。《温泉记》署秦醇撰，可知本篇也当是秦醇之作。

本篇写宋人张俞在游览骊山时，听说山下田翁"好蓄古书文籍，博览古今"，便前去走访。此时田翁年已九十三岁，其远祖为唐玄宗时的守宫使。他向张俞讲述了一些开元、天宝年间的遗闻逸事：

当时天下太平日久，生活富庶，宫廷极其奢侈豪华。杨贵妃色倾后宫，绝顶聪明；安禄山一表人才，善迎上意。两人均受玄宗的宠爱，并有私情。安禄山曾多次对贵妃悖慢无礼，连杨贵妃自己也难于忍受，唐玄宗却不以为意。后唐玄宗竟委安禄山以渔阳三镇节度使的重任，临行，安禄山对杨妃颇有留恋之情，表示一定要重返宫禁，来见杨妃。

到任后，献给杨妃的珍宝，均被杨国忠截留。杨妃早已看出安禄山是个危险人物。宫中牡丹的最佳品种曾被野鹿衔去，安禄山睡梦中曾身化猪龙，宫中人均以为是不祥之兆。杨妃就此曾提醒过玄宗，并对重用安禄山表示异议。玄宗均不以为然，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

本篇在描述中，主要从个人的非政治关系来说明安史之乱的起因，并一再通过"异兆"等来宣扬"天命"、"宿命"观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唐玄宗贪图享乐、昏庸荒政、重用野心家，因而酿成了历史性的悲剧这一面。

作者写作本篇并非仅是掇拾旧闻，而是从基本史实出发进行独立的艺术创作，写得较有文采。通过对话来展开情节，避免了平铺直叙或杂乱堆砌，细节描写也独具匠心。某些细节曾为《隋唐演义》等小说、戏曲所采摘，《类说》、《绿窗新话》也从本篇中截取了某些段落。

（薛洪勣）

Lishao Jushi

蠡勺居士　清代小说翻译家。江苏吴县人。生卒年不详。曾翻译英国小说《昕夕闲谈》五十五回，连载于同治十一年(1872)创刊的文艺性月刊《瀛寰琐记》上。前有小序一篇，每回末有评语。光绪三十年(1904)，经译者删改重定，由文宝书局印成单行本，署名易为"吴县藜床卧读生"。

《昕夕闲谈》是中国较早的一部翻译小说。翻译小说的出现，无疑会对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逐步产生影响。但在开始时，人们更多地还是以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来看待西方小说。"《昕夕闲谈》者，英都纪事之书也"

《昕夕闲谈》上卷总跋》)。蠡勺居士虽然在小序中谈到翻译小说的目的在于“记欧洲之风俗”,“广中土之见闻”,希望读者“勿等诸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但他翻译和欣赏这部小说的主要动机还是由于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用传统的观点来肯定其思想和艺术的价值。此外,如第一回回评赞其写作方法是“古人所谓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之法”,第二回回评称其“此在古文家所谓把关手段”等,都明显地看出他基本上还是用传统的观点和术语来衡量西方小说的。然而,他在小序中强调小说“当以怡神悦魄为主”,“本以取快人之耳目而已”,是很有见地的。这是继叶昼评《水浒传》提出“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烟水散人《珍珠舶序》中提倡小说当“俾观者娱目,闻者快心”,自怡轩主人《娱目醒心编序》主张“即可娱目,即以醒心”之后,进一步明确地强调小说的美感娱乐作用。当然,蠡勺主人也认为“邪正之辨不可混,善恶之鉴不可淆”,小说当防止“导淫”、“海盗”、“纵奸”、“好乱”等四弊,在注意到小说教育作用的同时,显露了他的封建正统观念。

(黄　霖)

Li Baichuan

李百川　清代小说家。《绿野仙踪》的作者。生平事迹不详。《绿野仙踪》百回抄本存有他的自序一篇,是现存探讨其生平创作情况的唯一可据的资料。据自序云,他在乾隆癸酉(十八年,1753)开笔草创《绿野仙踪》前三十回时,已经年过三十,以其当时三十一、二岁推算,李百川当生于清初康熙六十年(1721)左右。其卒年,当在其友人侯定超序完成的乾隆辛卯(三十六年,1771)年以后,享寿当在五六十岁以外。关于他的里籍,一说浙江,一说山西,难成定论。据考析可能是江南人。

李百川生于清初康乾盛世,一生却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他早年时,家境颇为富裕小康,“家居时……每于灯清夜永际,必约同诸友,共话新奇,助酒阵诗坛之乐。”后因家中“叠遭变故”,生计日蹙,遂移居乡塾,可能任过几年乡村教师。乾隆十一年,又因“代人借四千余金,累岁破产,弥缝仅偿其半”。癸酉年即携带家中所剩旧物“远货扬州”,却因遇到骗子,把所带的古董损失一空。以后,因“羞回故里”,一直以投靠亲友为生,周旋于扬州、盐城、辽州、梁州及陕西等地,过着“风尘南北,日与朱门做马牛”的颠沛生活。

李百川家居时,就有“最爱谈鬼”的嗜好。其家庭衰落、移居乡塾时,又广泛阅读稗官野史。经过一番浪迹异乡、身处穷愁的艰辛生活经历,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于乾隆十八年冬十一月,在扬州旅邸草创《绿野仙踪》的前三十回;乾隆二十一年“余同祖弟说严授直隶辽州牧,专役相迓,至彼越月,仅增益二十一回”;乾隆二十六年,“有梁州之役,途次又勉成数回”;乾隆二十七年,“抵豫,始得苟且告完”。李百川从1753年始创,至1762年完成,前后断续达十年之久,写成了《绿野仙踪》这部借冷于冰求仙得道故事,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具有相当认识价值的长篇小说。

(孟繁仁)

Li Baojia

李宝嘉(1867～1906)　清代小说家。又名宝凯,小名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芋香、北园等。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出身官宦世家,上代两世服官齐鲁。李宝嘉于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九日(1867年6月1日)生于山东,三岁丧父,由堂伯父李翼清抚养。李翼清字念仔,历任山东肥城、济阳、黄县、胶州等县知县、兖州同知,后升东昌府知府、山东候补道(《山东通志·职官志》)。李翼清对李宝嘉督教极严,爱其聪慧,挈入署中读书,是以李宝嘉学业精进,擅长八股、诗赋,能书画,工词曲,精篆刻,少时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山东捐例大开,李翼清为李宝嘉捐纳了一个本省府经略的功名,在家候补,但是李宝嘉本人无意仕进。光绪十八年(1892),宝嘉二十六岁,李翼清自山东辞官回里,李宝嘉一家亦同返故乡,卜居于现常州市青果巷。李宝嘉长期从宦山东,生活在府县衙门里,对于官场中的人情世故乃至礼俗风气等知之甚深,和李翼清的幕友也十分熟稔,这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顾颉刚《读书杂记》转引李宝嘉的内侄婿赵孟韬提供的资料:“其从兄李谷宜寻以道员总办滁州土厘局,招君襄办文案。”据此,李宝嘉本人可能也曾做过幕友。

李宝嘉居乡五年,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又协助族人编修李氏宗谱。李翼清回乡二年后去世,李宝嘉内伤门庭多故,外感国势阽危,慨然有问世之志。因念报纸为宣传利器,报纸要吸引群众兴趣,非用游戏一类软性文字不可,由此萌发了办报纸以谋求自立之想。

光绪二十二年李宝嘉举家迁居上海,开始十年的笔墨生涯。先在《指南报》担任编撰工作;次年,首创《游戏报》,为中国小报界之鼻祖。吴沃尧《李伯元传》评论其人:“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创为《游戏报》,为我国报界辟一别裁。”一时靡然从风,效颦者踵相接。《游戏报》形式活泼,谐文、寓言、讽咏、笑话以及楹联、诗钟、灯虎、酒令之属,丰富多彩;内容大抵记叙官场笑柄、社会趣谈,以及歌楼舞榭、妓院娼寮、茶肆酒馆的花絮新闻。《游戏报》告白则云:“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无义不搜,有体皆备。”游戏主人名乃大噪,为文典赡风华;而最工游戏笔墨。光绪二十七年李宝嘉将《游戏报》让人接办,别创《世界繁华报》,内容约分为讽林、艺文志、野史、官箴、北里志、鼓吹录、时事嬉谈、谭丛、小说、论著诸类,对当日官场暴露、讽刺得很辛辣。他的长篇《庚子国变弹词》和《官场现形记》在《世界繁华报》排日连载,倾靡社会,时人推为小报牛耳。光绪二十九年李宝嘉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该刊与《新小说》、《月月小

说》、《小说林》并称晚清四大小说期刊，而《绣像小说》又是其中寿命最长、成就最多的一个，洵为个中翘楚，图文并茂，名著尤夥，刘鹗《老残游记》、宝嘉《文明小史》、《活地狱》、忧患余生《邻女语》、蘧园《负曝闲谈》、姬文《市声》等，蔚为大观。

李宝嘉除主编报刊和从事创作外，还有组织文艺社团的浓厚兴趣。光绪二十三年创设艺文社，无论台阁巨公、坛坫逸彦以及闺媛方外域外，均可入社，交流刊刻散文骈文诗词杂著以及书画篆刻等作品，以蜚声词苑。光绪二十五年创设书画社，于《游戏报》馆特辟精舍，延揽书画篆刻同道茗谈。同年，又创办海上文社。次年，还出版了该社机关报《海上文社日报》。李宝嘉交游广泛，与日本诗友永井禾原、牧卷次郎、山根彪等时相往还，吟诗论文。

光绪二十七年朝廷开经济特科，湘乡曾慕涛侍郎举荐李宝嘉，但为御史周少朴所弹劾，疏中指控他"文字轻佻，接近优伶"，李宝嘉一笑置之，辞不应召，时人以为高尚，都称呼他"征君"。自是李宝嘉不复进取，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他的作品主要有小说《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弹词、戏曲《庚子国变弹词》、《醒世缘弹词》、《前本经国美谈新戏》，此外尚有诗文、杂著以及篆刻集《芋香室印存》。很多论著都将《海天鸿雪记》列为李宝嘉的小说，但是并无有力佐证。1899 年 7 月 22 日《游戏报》第七百四十四号刊出的《海天鸿雪记》按期出售广告，标明"是书为浙中二春居士所著"，籍贯与李宝嘉不符；且《海天鸿雪记》写人物对白运用纯熟的吴侬软语，亦不似李宝嘉手笔。

李宝嘉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1906 年 4 月 9 日)卒于沪寓。许伏民对他的评价："南亭盖今之伤心人也，闻其倾吐，无一非疚心时事之言，莫由宣泄，不得已著为小说，慷慨激昂，排奡一世"(《后官场现形记序》)。他的小说创作，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史家笔法，"谤书自昔轻司马，直笔于今笑董狐"(《文明小史·楔子》)，对于丑恶现实进行无情的暴露嘲讽，以滑稽幽默之文，出色地完成了批判旧世界的时代使命。

(林　薇)

Li Changqi

李昌祺(1376～1451)　明代小说家。名祯，字昌祺，以字行。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洪武九年(1376)，永乐二年(1404)进士，入翰林院参与修《永乐大典》。以学识广博为同事倚重，后升任礼部郎中，又出任广西布政使。一度被贬，洪熙元年复官，任河南布政使，整肃吏治、救灾恤贫，政声颇著。正统四年(1439)致仕还乡。家居二十年，于景泰二年(1451)逝世(《明史》本传)。

李昌祺于永乐年间写成文言小说集《剪灯余话》。追踵瞿佑《剪灯新话》，摹唐传奇笔墨，写灵怪脂粉故事，借以申写其胸臆，书中人事、诗词"意皆有所指"(明张萱《疑耀》)，时人竞求传录。还著有诗集《运甓漫稿》、《容膝轩草》，词曲集《侨庵诗余》和《侨庵小令》。

李昌祺正直不阿，耿介廉洁，为官多政绩，被奉为"郡之伟人"(罗汝敬《至正妓人行跋》)，但只因写了《剪灯余话》，景泰年间巡抚韩雍不准其入乡先贤祠，后人为之不平。

(宋　欣)

Li Chunrong

李春荣　清代小说《水石缘》之作者。据该书题署和自序，知其字普芳，乾隆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自序说："弱冠应童子试，取博士弟子员，乃以异籍被攻，愤不顾家，负轻囊，只身远出。历齐鲁，抵保阳，弃举子业，究习幕学。……嗣是客金台，游荆楚，三十年来，当事不以庸俗相待，咸以义气相孚。"看来是个不得志的文人，曾给人做幕僚，飘泊各地。此序写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而称"弃举子业，究习幕学"三十年，书当作于五十岁以后。据此推断，作者必生于 1724 年前，卒年无考。未见有其他著作传世。《水石缘》的主人公石莲峰的襟怀淡泊，不慕功名富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思想。

(苗　壮)

Li Deyu

李德裕(787～850)　唐代政治家，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宪宗时宰相李吉甫之子。在牛李党争中为李派首领。历翰林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职。武宗即位，任宰相，拜太尉，封卫国公。在相位时，力主削弱藩镇，政绩颇著。宣宗即位罢相，为白敏中等所陷，累贬崖州(今海南琼山县)司户参军，卒于贬所。新、旧《唐书》有传。著述甚多。《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著录《次柳氏旧闻》一卷，杂传记类载《异域归忠传》二卷，儒家类载《御臣要略》，兵书类载《西南备边录》十三卷，别集类载《会昌一品集》二十卷、《姑臧集》五卷、《穷愁志》三卷、《杂赋》二卷，总集类载与刘禹锡唱和之《吴蜀集》。此外，《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著录《两朝献替记》三卷、《大和辨谤略》三卷、《会昌伐叛记》一卷。李德裕博学多闻，喜谈奇异之事。所撰笔记小说《次柳氏旧闻》追述其父从柳芳之子柳冕处听说的玄宗时代的趣闻逸事。小说家段成式、韦绚曾先后在其幕下任职，韦绚所撰之《戎幕闲谈》，即在西川幕中载笔录其言谈而成，段成式《酉阳杂俎》亦曾载其言谈。

(周勋初　严　杰)

Li Fuyan

李复言　唐代小说家。陇西(今甘肃陇西)人(《续玄怪录·尼妙寂》)。元和二年(807)曾在从母夫中牟县宰杨曙处(《木工蔡荣》、《叶氏妇》)，元和十二年冬在京，寄寓再从妹夫武全益家(《王国良》)。大和初(827)从大理卿李谅，为其宾客(《张老》、《旧唐书·文宗纪》)，大和二年秋至岐州求荐(《钱方义》)。大和四年游

巴南，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尼妙寂》)，是年七月李谅为桂管观察使(《旧唐书·文宗纪》)，复言时当在李谅幕，故有此行。大和六年秋在长安(《梁革》)。开成五年(840)礼部侍郎李景让典贡举，李复言应试纳省卷，有《纂异》(即《续玄怪录》)十卷。景让以其"事非经济，动涉虚妄"而斥出，复言因此罢举(北宋钱易《南部新书》甲卷)。复言从大和二年到开成五年十余年间屡试不第，《续玄怪录·李岳州》写李俊下第后自叹"苦心笔砚二十余年，偕计而历试者亦仅十年，心破魂断，以望斯举，今复无名，岂不终无成乎"，实是自况。其间曾游李谅门，李谅于大和七年死于岭南节度(《旧唐书·文宗纪》)，遂失依傍，终身困顿。大中(847～859)年间仍在世(《麒麟客》)，时已老迈，修订完成了《续玄怪录》。

研究者或谓李复言即元白诗友李谅，所据乃《唐诗纪事》卷四十三云李谅字复言，或谓唐代有两个李复言。但《续玄怪录》中作者自称李复言，作者自述亦多与李谅经历不合，且又记有李谅卒后事，因此李复言断非李谅。书中所称李公、李生，则当指李谅。称李谅字复言只见于《唐诗纪事》，别无他证，疑《唐诗纪事》有误。

(李剑国)

Li Gong'an Qiwen

《李公案奇闻》 清代小说。三十四回。署"惜红居士编纂"。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文光楼刊本。本书仅为初集，未知后续诸集是否出版。

本书叙李持钧为官清正、公平断案事。小说中的李持钧，实即清光绪年间的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李秉衡初任县丞，后迁知县，光绪五年除知冀州，越二年，擢知永平府，有"北直廉吏第一"之盛名。后李秉衡又任广西按察使、山东巡抚、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等官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八国联军入侵大沽，李秉衡从江苏率军北上抗敌以保卫北京；后李秉衡战败于杨村，退至通州时吞金自尽。清廷曾优诏赐恤，但后又屈服于联军之淫威，诏褫职，夺恤典。

李秉衡事迹，《清史稿》有传。本书据李秉衡事迹敷演成书，意在褒扬忠义之臣。小说恨恨生序中指出，李秉衡尽忠报国，但"骨肉未寒，而罪名加矣；诏墨未干，而恤典撤矣。纪功无录，归狱有辞，岂始愿之所及乎?"愤懑不平之情，溢于言表。小说中的李公廉洁奉公，生活俭朴，颇似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他秉公执法，善于断案，曾施巧计破船客无头尸案，擒获凶手太湖大盗张福田。李公任天津静海知县后，主持公道，严责奸商陆万春；还曾密查、复审，开棺验尸，使钟氏"谋害亲夫"之冤案得以昭雪，使诬告害人、谋夺别人家产者受到惩处，又似包拯再生。

本书与《施公案》、《彭公案》等小说属同类作品，系据名臣显官事迹铺叙而成；艺术上比较粗疏，但表达了人们赞颂清官、抨击奸恶的质朴意愿，因而能在民间长期流传，并获得读者的喜爱。

(竺　青)

Li Gongzuo

李公佐 唐代小说家。字颛蒙。陇西(今甘肃陇西县)人。生卒年不详。举进士(《神仙感遇传》)。他主要活动于唐代贞元、元和年间，元和初为"江西从事"(《谢小娥传》)，元和八年(813)春罢职，淹留于上元、常州、苏州一带，至元和十三年夏，始归长安。谢小娥称李为"洪州判官"，按唐代自安史之乱(755年)后，置江南西道，通称江西道，设观察使，治所在洪州(今江西南昌)，观察使下有判官二人，故知公佐当为江南西道观察使下属判官。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卷三"李公佐"条云"为钟陵从事"，又注云字"颛蒙"。钟陵，即江西南昌，与"江西从事"正合，当为同一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诺皋记》上载："李公佐大历中在庐州"，或疑"大历中"为"元和中"之讹。或云公佐年寿甚长，《旧唐书·宣宗纪》载，大中二年(848)原扬州录事参军李公佐被削职，疑非小说家李公佐。公佐与白行简友善，贞元中鼓励行简作《李娃传》。

李公佐喜作传奇，今存《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古岳渎经》、《庐江冯媪传》四篇。《异闻集》、《太平广记》俱收录。《全唐文》录一篇，即《谢小娥传》。《戎幕闲谈》录一篇《李汤》，即《古岳渎经》。又，《直斋书录解题》杂史类著录《建中河朔记》六卷，已佚。

(刘荫柏)

Li Jiangjun Cuoren Jiu Liushi Nü Guicong Fu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明代小说。见于《二刻拍案惊奇》卷六。亦载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第六卷，题目同。头回叙王八郎事，出《夷坚丙志》卷十四《王八郎》条。正文叙刘翠翠事，取材于明瞿佑《剪灯新话》卷三《翠翠传》，《情史》卷十四《刘翠翠》条引之。又本篇部分情节与明叶宪祖杂剧《金翠寒衣记》(题目正名为"李将军强谐莺燕，徐元帅打合凤凰；金秀才寒衣暗寄，刘翠翠宝镜重光")同。



明刻本《二刻拍案惊奇》插图

头回述宋时唐州富人王八郎恋一娼妓，有意休妻，其妻收拾细软，离婚后带女儿以小买卖为生。王生偶遇，犹有不忍之心，其妻却反目不理。后两人皆死，女儿有意合葬，发现二尸始终相背而卧，始知为生前怨恨所致。

正文叙元顺帝时淮南民女刘翠翠生而颖异，父母送去读书，与同窗金定交好，渐相爱慕，矢志不渝，终成连理。不料一年后元政失纲，四方大乱，翠翠被张士诚部将掠走，金定循迹追寻，六七年后始在湖州觅得其踪，知翠翠已有专房之宠，遂冒为其兄进见，又留于府内作记室。两情无由传递，只得将诗词缝入衣物中，以拆洗为名，互通情愫。后金定看无望再聚，终至染病不起，翠翠哀痛，不久亦亡，遗嘱要求与金定葬在一处。明初刘家旧仆偶至湖州贩丝，却见金生翠翠在绿杨掩映中并肩而坐，并托其带信归家，刘父去寻却但见两座孤坟，偶遇一老僧说破前情，带其回到禅房，夜梦翠翠金生来见，言生虽睽隔，死后成双，于愿已足。清人袁声有传奇《领头书》亦演此事，但以夫妇复合，作团圆归结。全篇强调了金定、翠翠爱情之诚挚专一，悲剧收煞尤为感人。对乱世中失去贞操的妇女抱有同情理解，在程朱理学盛行之明代亦不寻常。作者巧作布局，语言生动，读来耐人寻味。（胡小伟）

Li Jingliang

李景亮　唐代小说家。字里不详。贞元十年(794)登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唐会要》卷七十六)。元和十五年(820)或长庆元年(821)为翰林待诏，又授左司御率府长史，依前待诏，白居易时在中书，作制(《白氏长庆集》卷三十四)。其余事迹失考。钱易《南部新书》戊卷载："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昌暗，科场当有事。"到大中九年(855)李景亮至少已八十余岁，不会仍在官，当是别一同姓名者。李景亮存世的作品只有传奇文《李章武传》一篇。（李剑国）

Li Linfu Waizhuan

《李林甫外传》　唐代传奇小说。卢肇撰。原为《逸史》中的一篇，《太平广记》卷十九引(卷七十六又引末节)，题作《李林甫》。《古今说海》从《太平广记》抽出列为单篇，题作《李林甫外传》，后又收入《五朝小说》、《说郛》(重编本)、《唐人说荟》、《唐代丛书》、《唐开元小说六种》、《旧小说》等，都没有署明作者姓名。

事叙李林甫少年时不喜读书，好游猎打毬。一日在槐坛下骑驴击斗，有一丑道士来嘲之，约后三日五更会于此。及往道士已先至，又改约后三日。届时林甫夜半即往，道士后至而甚喜，对他说已列仙籍，合当白日升天，如不愿则可做二十年宰相，叫他归而熟思，做出选择，后三日五更再会。至期林甫见道士，表示意欲为相，道士叹惋不已，戒其日后掌握生杀权，"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三百年后仍可白日上升。自此林甫折节读书，后终居相位，而诛杀异己，全忘道士的告戒。居相二十年将满，道士又来，说他因罪受责，升天之期延至六百年。道士作法领林甫游其身后所居之处，乃是水族之府。游毕而别，约六百年后相见。作品的文字很长，情节比较曲折。槐坛相约一节袭用了张良、黄石公的故事。李林甫在白日升天和人间宰相之间选择后者，这和《逸史》中的《卢杞》、《齐映》情节相似，命意亦相仿，这种意味深长的选择反映着唐代士人看重尘世荣华富贵的心态。但此传的含义比《卢杞》、《齐映》要复杂一些，就是李林甫做罢人间宰相后过六百年又成仙，这又反映着唐人既想享受人生又想长生不死，鱼和熊掌兼欲有之的狂迷心理，实际上这也正是神仙道教为吸引士大夫所宣扬的东西。李林甫是唐代著名奸相，作品对他的行为有所批判，不过以奸臣为仙，则又归于美化。《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采入此事，题《阴贼良善》。（李剑国）

Li Lüyuan

李绿园(1707～1790)　清代小说家。名海观，字孔堂，号绿园，晚年别署碧圃老人。祖籍河南新安。康熙三十年(1691)豫西大饥，祖父李玉琳奉母游馆于汝州宝丰县宋家寨，遂落籍于该地。父亲李甲为宝丰县庠生。李绿园幼年即从祖父专习《春秋》。乾隆元年(1736)三十岁时中式恩科举人。此后，仕途淹滞艰难，多次赴京会试，均落第，直到乾隆三十七年，他才得到出任贵州印江县知县的机会。在任兴利除弊、爱民如子。乾隆三十九年六十八岁时，辞官归家。次年次子李蘧中进士，任职吏部主事。李绿园曾回祖籍新安，后随子客居京师六载，直至去世。终年八十四岁。

李绿园四十二岁时，开始创作小说《歧路灯》，到五十岁时，因宦游生活而中断，直到他晚年辞官后，才于七十一岁时续成于新安。写作时间历三十余载，成书时间略晚于吴敬梓《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红楼梦》。《歧路灯》书成后，并未付梓刊印，而是以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迫近一百五十多年后，即 1924 年，才出现第一个刊本洛阳清义堂石印本。

李绿园尚著有《绿园诗抄》四卷，《绿园文抄》不分类，《拾捃集》十二卷(已佚)。近人栾星辑有《李绿园诗文辑佚》三卷，收入《歧路灯研究资料》一书。（孟繁仁）

Li Mei

李玫　唐代小说家。生卒年不详。其名诸书记载不同，或作"玫"(《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或作"攻"、"政"(《宋史·艺文志》)，或作"纹"(《南部新书》)，或作"玖"(《全唐诗》)。其名当以"玫"为是，其他"攻"、"政"、"纹"、"玖"都为玫之形讹。根据有三点：一、题作"李玫"的《新唐志》及《崇文总目》，为时较早，也较可靠。二、《纂异记·齐君房》末有作者自述，亦自称"李玫"(《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八)。三、宋上官融《友会丛谈序》云："袁郊以步式生疾，则《甘泽》之谣生；李玫以养病端居，乃《纂异》之记作。"也称《纂异记》作者为"李玫"。大和元年(827)前后，他习业于洛阳南郊龙门山天竺寺(《纂异记·齐君房》)，曾获"甘露四相"之一的王涯"解衣推食"之恩(《南部新书》)。《纂异记·许生》中所谓"少年神貌扬扬者"或指李训，也有人认为是指舒

元舆。大和九年"甘露之变"发生时正任歙州巡官，作诗悼念遇难的王涯，几乎为人告发遇祸(《南部新书》)。大中、咸通年间(847～873)曾应进士试，下第，然"丽藻英词，播于海内"，"以文章著美"(《剧谈录》)。约于大中(847～859)年间，作传奇集《纂异记》一卷，现已散佚。其佚文见于《太平广记》者凡十三篇，近二万言，与原帙当已相去不远。（李宗为）

Li Mo Chuidi Ji

《李謩吹笛记》 唐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皆题唐杨巨源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李謩》条出《逸史》，《许云封传》条出《甘泽谣》，《紫云回曲》条出《开天传信记》，均见《太平广记》卷二百零四。（顾 青）

Li Qing Zhuan

《李清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即《太平广记》卷三十六《李清》，注"出《集异记》"。视其侈言神仙道术，与薛用弱《集异记》中《徐佐卿》、《王积薪》、《蔡少霞》等相类，似为薛用弱所撰。写北海世业染坊之富人李清，至六十九岁忽集子孙姻族于室，而欲缒入云门山断崖求仙。他不听众人劝阻，竟下崖入一洞穴。出洞则别有天地。入一道观，众道士留之，戒其毋开北扉。会其登上清赴会，李清偶忘所嘱，开北扉出顾，乃见家乡青州历历在目，顿生思归之意。诸道士返，乃赐酒而遣归。李清归去，世上已越百年。乃于齐、鲁授道术，四年后闭门谢徒，莫知所往。全篇篇幅漫长而叙述周详，尤其描写李清锐意入山求道，子孙姻族一再劝阻一段，双方往复辩论，口吻逼肖；子孙姻族之迷惑沉痛，李清之深沉决绝，都描写得历历如绘。在唐代叙述求仙成道的诸多传奇小说中，本篇乃佼佼之作。明代话本《醒世恒言》中《李道人独步云门》一篇，即系敷演本篇故事而成。（李宗为）

Li Qingchen

李庆辰(？～1897) 清代文言小说集《醉茶志怪》的作者。字筱筠，号醉茶子。天津人。课徒为业，一生清苦，以诸生终老。襟怀旷逸，力学安贫。在友辈中，以"诗人"著名。作诗以盛唐为宗，常与梅小树、孟小帆等人唱和。《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三说他"家世陵夷，遗稿莫知所在。"卒后，友人辑成诗集《醉茶吟草》。他的文言小说集《醉茶志怪》，成于光绪十八年(1892)。自序："仆半生抑郁，累日长愁，借中书君为扫愁帚，故随时随地，闻则记之，聊以自娱。于是二三良朋，时来蜗舍，此谈异说，彼述奇闻。……再忆昔年游历，悉供今日搜罗。始欲米聚而为山，久遂裘成于集腋。维时风萧雨晦，人静夜凉，茶烟飞古鼎之香，兰炷吐秋灯之焰。濡毫吮墨，振笔直书，则此中之况味，真有不堪为外人道者也。"道出了收集素材的经过以及命笔创作时的心境。（江一泓）

Li Rihua

李日华(1565～1635) 明代文学家。字君实，号竹懒居士，又号九疑、六研斋。浙江嘉兴人。万历壬辰(1592)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能书画，善鉴别。所著笔记有《味水轩日记》、《紫桃轩杂缀》等，文笔隽永，诗亦清逸。曾改编《西厢记》。据其《味水轩日记》所载，尝与书友相约，"尽焚干禄书"而"日摊稗言杂说"畅论，亦谈及了《灯花婆婆》、《水浒传》、《金瓶梅》等通俗小说。李日华有多方面的艺术素养，而尤嗜文言笔记小说。他的小说理论也主要见于为文言小说《广谐史》所写的序言中。

《广谐史》为陈邦俊所编，是一部用拟人化的手法，为木石、禽兽，乃至服食器用等分别作传的"游戏翰墨"。李日华即从这部小说的表现特点入手，精辟地论述了虚与实的问题。他将小说的拟人虚幻的表现手法，称之为幻化。"幻化"本是佛家用语。《智度论》曰："幻者化也，无而忽有之谓也。"这里就是指"燕有弹文，花有锡命"之类，借形以托，无中生有，将那些"未必尽可按"之事情，写得"反若有可按者"，即将现实中未必存在的事情，写得"宛然若睹，然而可悲可愉，可诧可愕"。从而，他指出了艺术中的虚与实是相互统一，可以转化的："因记载而可思者，实也，而未必一一可按者，不能不属之虚。借形以托者，虚也，而反若一一可按者，不能不属之实。"这是说，实者可化为虚，虚者可变为实。历史记载，未必能事事可得稽考，不能不给人以一种虚幻的感觉；而虚构的艺术作品，用形象来概括生活，却反而能使人感到逼真。接着，他明确提出了"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虚实结合的理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达到既不腾空脱离生活，又不僵死粘附现实、"不脱不系，生机灵趣泼泼然"的艺术境地。李日华的这些观点，后来在袁于令的《隋史遗文序》、黄越的《第九才子书平鬼传序》及金丰的《说岳全传序》等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黄 霖）

Li Ruzhen

李汝珍(约1763～约1830) 清代小说家。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二十岁左右，随其兄李汝璜从大兴移居海州板浦，次年汝璜任板浦场盐课司大使。李汝珍在板浦从凌廷堪受业，"论文之暇，旁及音韵"。凌廷堪精通乐理，旁通音韵，著有《燕乐考原》，李汝珍受益极多。嘉庆六年(1801)，李汝珍到豫东任县丞，治理河水。他的友人许乔林《送李松石县丞汝珍之官河南》称他"吾子经世才，及时思自见；熟读河渠书，古方用宜善"。《镜花缘》中对女儿国治水的描写，就本于他在豫东治河的体验。嘉庆十年，他的音韵学著作《李氏音鉴》基本成书，到嘉庆十五年才定稿并初刻问世。李汝珍博学多才，除音韵学外，对棋

艺也颇擅长，编撰有《受子谱》一书。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长篇小说《镜花缘》。此书的创作大概耗费了他半生心血，其第一百回自云："恰喜生逢圣世……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些半生清福。心有余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余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小说家言，何关轻重！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算不得大千世界小小文章。"据此推知，李汝珍中年即着手写作，直至晚年才定稿成书。嘉庆二十三年他亲自到苏州监刻此书，道光元年(1821)他又加以修改再版。李汝珍多才多艺，却没有考得什么功名，抑郁之情凝铸在他的小说《镜花缘》中。去世时约在道光十年，享年近七十岁。 (石昌渝)

Li Shaowen

李绍文 明代文言小说家。字节之，上海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正史无传。所作文言小说《明世说新语》刻于万历丙午(1606)，类书《艺林累百》成于天启癸亥(1623)，则应为万历天启间人。祖父日章字尚絅，号海楼，嘉靖进士，官至刑部郎中，甚有政声。父豫亨字元荐，官鸿胪序班。家道中落后，绍文曾师事华亭知县熊剑化，但终未得第。《明世说新语》八卷、《艺林累百》八卷，《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类书类著录。

(宁稼雨)

Li Shishi Waizhuan

《李师师外传》 宋代传奇小说。佚名撰。现存《琳琅秘室丛书》本，不著作者。《贵耳集》卷下载，有《李师师小传》行于世。但《贵耳集》所记道君(宋徽宗)幸李师师家与周邦彦作词事，却不见此传。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谓："顷见郑左司子敬云，汪端明家有《李师师传》，欲借抄不果。"可见南宋确有此传。《读书敏求记》卷四《文心雕龙》条说，钱允治所藏多人间罕见之本，"有《李师师外传》一卷，牧翁(钱谦益)屡借不与。"《琳琅秘室丛书》本有黄廷鉴跋，说："偶闻邑中萧氏有此书，急假录一册。"即今传本的来源。鲁迅编入《唐宋传奇集》，流传始广。

本篇叙李师师为汴京染局匠王寅之女，幼时舍身佛寺，故名师师。父死于狱，师师为倡家李姥收养，色艺绝伦，遂为名妓。宋徽宗赵佶微服狎游，求见师师，师师意殊不屑，倨不为礼。后知为帝，师师仍淡妆迎之，深得徽宗欢心，宠爱异常，赏赐不绝。后往来渐疏，时金兵入侵，师师乃集所赐金钱，呈文开封府，愿入官助饷，并出家当了道士。未几，金兵破汴京，主帅闼懒指名索取师师，张邦昌等搜得之，以献金营，师师吞金簪自杀。

李师师的事迹在宋代传说纷纭，多与史实不合。此传大体出自虚构，但写出了一个极有个性的女性形象。李师师沦落风尘，而明智勇决，保持了民族气节和人格尊严，与当时的奸臣叛徒形成鲜明对照，传末有论说："观其晚节，烈烈有侠士风，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可见作者的创作态度。 (程毅中)

Li Wa Zhuan

《李娃传》 唐代传奇小说。亦名《节行娼娃传》、《汧国夫人传》。《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录入此篇，作《李娃传》，注"出《异闻集》"。唐李匡文《资暇集》"方寸乱"条引作《节行娼娃传》。南宋曾慥《类说·异闻集》题作《汧国夫人传》。近人汪辟疆以为"此传收入《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而下注出《异闻集》，唯《太平广记》四百八十四以下九卷，为杂传记类。其中所收，皆属单篇，则是此传虽收入《异闻集》，在宋初以前，固尝单行也"(《唐人小说》)。

不少研究者认为本篇根据当时民间流传的"一枝花"故事写成。近有李宗为《唐人传奇》对此提出异议，以为"唐代的民间说话还处于与六朝志怪差别还不太大的比较幼稚的阶段，绝对不可能产生出诸如李娃故事那样结构复杂，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故事。"亦可备一说。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句下自注云："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南宋曾慥《类说》卷二十八引陈翰《异闻集》，其中《汧国夫人传》末注云："旧名一枝花"。宋末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云："李娃，长安娼女也，字亚仙，旧名一枝花。"元稹又作有《李娃行》诗，今有佚句留存。

小说的梗概大致如下：天宝中，常州刺史荥阳公之子赴京应试，爱上长安名妓李娃。不过一年，资财荡尽。鸨母与李娃设计弃逐公子。公子惶惑无措，沦为挽歌郎。继而苦学新声，曲尽其妙，长安无与伦比。荥阳公获悉此事原委，恨其不肖，几将公子鞭挞至死。公子侥幸活命，日与乞丐为伍。其后风雪饥冻之际，复遇李娃。李娃骤遇故人，目睹其奄奄待毙之惨状，愧恨交加，深为震动，竟自赎其身，与公子赁屋同居。李娃调护公子，待其康复如初，督励其发愤用功。公子连中高第，终于功成名就。李娃见公子富贵，恐门第悬殊，难以匹配，乃力劝公子另聘名门而自求归去。公子旧情难忘，不忍割舍。荥阳公与公子仕途相遇，恢复父子关系。荥阳公感激李娃救拔公子之恩德，力主明媒正娶，认李娃为儿媳。后来公子官运亨通，李娃亦封为汧国夫人。

情节之跌宕起伏、摇曳多姿，针脚之细密严谨、前后照应，细节描写之生动传神，人物性格之鲜明饱满，均为本篇特色。其中人物刻画之成就，于唐人小说中罕见其俦。膏粱子弟之青楼狎游、买笑逐欢，青年书生之聪敏灵慧、幼稚单纯，痴情公子之一往情深、不谙世故，竟合为一身。为娼而不乏真情，有情而偏有弃逐之举，计赚而犹有愧恨之时，富贵逼人而来时反思急流勇退，久历风尘而不失侠义之心，身陷污泥亦并非不染，这又是小说女主角之错综复杂的性格。写公子，用笔鲜明而连贯；写李娃，文字含蓄而跳跃。公子的命运构成叙述之线索，而性格之突出却稍逊于李娃。公子之一生虽曲折而其实平常；李娃之行为，却绝非一般妓女之所

能做到。作者虽用含蓄之笔写李娃，而对其内心世界的发掘，实深于公子。尤其是公子富贵荣华之时，李娃偏能保持清醒头脑，对前途作出冷峻的分析。这位风尘女子的识见，她的柔中之刚，写得笔酣墨饱。除男女主角以外，荥阳公冷酷的门第观念，老竖对公子的真挚感情，店主之害怕牵连而又不乏同情，均刻画毕肖。东西两肆的互争胜负，似为游离之笔，实为忙中之闲，于作品增色不少。

《李娃传》引起后代小说家、戏曲家的很大兴趣。《醉翁谈录》说话名目有《李亚仙》，列入传奇类，其癸集卷一则有《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明余公仁《燕居笔记》卷七有《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文甚短拙，当另是一本。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入话部分对李亚仙、郑元和的故事作了简略介绍。《来凤馆合选古今传奇》第三集所收的古今小说名目中有《郑元和》者，下面还列有如下标题："坠鞭、入院、计赚、赛歌、雪遇"，其情节结构与《李娃传》基本相同。

取材于《李娃传》的戏曲，有元高文秀的杂剧《郑元和风雪打瓦罐》、石君宝的杂剧《李亚仙诗酒曲江池》。后者尚存于《元曲选》中。演述郑元和得第受官以后，不肯认父，经李亚仙苦劝以后，方与父亲和好。此处与《李娃传》略异。宋元戏文有《李亚仙》。《九宫正始》引注"元传奇"。明朱有燉有杂剧，与石君宝作同名。明薛近兖有传奇《绣襦记》，日本青木正儿以为"此记最为忠实演述原作小说之情节者"（《中国近世戏曲史》）。

（张国风）

Li Weigong Biezhuan
《李卫公别传》 唐代传奇小说。即李复言《续玄怪录》卷四《李卫公靖》，《古今说海》取入，易题《李卫公别传》。

唐人小说中叙李靖事甚多，此作写行雨的传说。略云李靖微时逐鹿迷路，至一大第求宿，其家只太夫人在，留之。夜半有天符至，令大郎行雨。夫人二子皆不在，遂求李靖代为行雨，原来所居乃是龙宫。夫人令李靖乘马，取小瓶系于鞍前，凡遇马蹶地嘶鸣，即取瓶中水一滴于马鬃上，戒其勿多。李靖依嘱行雨，至所寓山村之上，为救其旱，便连下二十滴。归而见夫人泣于厅，言一滴水即地上一尺雨，此村水深二丈，无复有人，夫人因此而受杖责，儿子亦均连坐。李靖惭怖，夫人令其速去，赠二奴使择。一奴和悦，一奴愤怒，李靖择怒者。后李靖掌兵权而终不及相，乃因未取悦奴。

此篇极富浪漫色彩，和一般名人逸闻不同，可能是民间传说。戴孚《广异记·颍阳里正》写颍阳里正受命代祠神骑骆驼抱瓶洒水行雨，至其居处恐雨不足，尽倾瓶中之水，结果宅漂人死，里正亦发狂卒，情节极似，可能李靖行雨脱化于此。另外，《搜神后记》卷五《阿香》载周姓人日暮投宿人家，夜见有人唤阿香推雷车行雨；《幽明录·曲阿人》载曲阿人病死上天充雷公，令往辽东乘露车洒水行雨，这些久已流传的故事都对李靖行雨故事的形成发生过影响。李靖行雨一节文字描写十分精彩，幻设奇伟，兴味浓郁，行雨救旱弄巧成拙，颇出人意外，且具滑稽感。结尾择奴的情节，也是很有趣味的笔墨，并无多少宗教神秘意味。清褚人获《隋唐演义》第三回、杨潮观《吟风阁杂剧·李卫公替龙行雨》据此敷演。

（李剑国）

Li Xiuqing Yijie Huang Zhennü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明代小说。见《古今小说》卷二十八。本篇入话分别讲三个女子乔扮男子的故事，即木兰从军、梁祝化蝶、黄崇嘏假扮秀才致仕事，后者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正文叙少女黄善聪，母亡，化名张胜，扮男子随以贩香为业的父亲，外出经商。后父亦病故，善聪与年轻香贩李英结为兄弟，共同经营。二人同食同眠，善聪却称身体有病，从不解衣。九年后，善聪扶父亲的灵柩返乡，始换女装。李英来访，大惊之余若有所失，继而求婚，善聪执意不允。守备太监李公闻之，亲出资财，促成两人婚事。



明刻本《古今小说》插图

小说写一个青年女子，女扮男装，长年奔波在外，从事商业活动，描绘出了一个冲破封建羁绊、追求个性自由的生气勃勃的女性形象。这一艺术形象不仅是明代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的产物，也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行为发生了新的变化。然而作品后半部却将黄善聪硬拉回了封建闺阁之中，她回到家乡后不仅为了证明自己的童贞而接受检查，而且以不使自己"七年贞节""付之流水"为由，拒绝了李英的求婚，为了免遭物议，她甚至不再与同舟共济的李英见面。随着情节的发展，小说主人公从商场退入家庭，庸俗、保守的封建传统观念取代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前后相比，人物的性格和形象亦变得十分模糊，不能不说是由于作者思想上的局限，导致了艺术上的败笔。

本篇正文出自《焦氏笔乘》卷三《我朝两木兰》，《双槐岁抄》卷十及《情史》卷二均有记叙。明汪廷讷有《诡男为客》杂剧亦演此事。

（晓　舒）

Li Xu

李诩(1505～1593)　明代文言小说家。字厚德，号戒庵老人。江阴人。其事迹未见史传记载。所作《戒庵老人漫笔》李如一序和王穉登序均称诩在世八十八岁，李序又记其于万历癸巳(1593)去世，则可知其生卒。一生坎坷不遇，七试场屋不第，后淡于仕进，居家读书著述自适。有《世德堂吟稿》四册、《名山大川记》八册、《心学摘要》一册。以上各书均已亡佚，传世的只有《戒庵老人漫笔》。

《道光江阴县志》卷十七《文苑传》有他的简略事迹，说他"性耽文史，更潜心性命之学，与唐顺之辈互为砥砺。晚谢应举，发藏书手披口诵，目数行下无停晷，评骘古今，高言斐亹。尝执经陈某之门，及陈开府江南，手书问所欲言，谢曰：'昔为弟子，今为编氓，时事岂所宜言?'竟不一通谒。"可见李诩为人性格耿直，这与他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宁稼雨)

Li Yangong Qiongdi Yu Xiake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三十。叙唐天宝时李勉救一强盗囚徒，并为此被罢官；后被他救出的强盗囚徒当了县令，反而恩将仇报，夫妻合谋害李，收买侠客去行刺；待侠客获悉实情，没去刺李，倒杀了强盗县令夫妇，李勉被复职并升官。

李勉，是唐代以鲠直清廉著名的官员，曾任开封县尉、监察御史、滑亳节度使、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职，封汧国公。《国史补》卷中、《唐语林》卷四皆有关于他的事迹的记载。小说取材于《原化记》(《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义侠》条引录)。唯私放强盗囚徒的畿尉及囚徒，俱无姓名。小说以畿尉为李汧公，盖取《国史补》(亦见《唐语林》)所载李汧公事迹凑合而成；囚徒名房德，亦属虚构。房德所劫者为富室王元宝。查王元宝系唐代有名的富豪，钱易的《南部新书辛集》称其自谓家藏绢帛，尽装南山之树，仍用之不尽。作品通过李汧公和强盗县令房德的形象，说明"从来恩怨要分明，将怨酬恩最不平"。感赞侠客"足下高义，千古所无"!希望有这样的侠客义士，能在"人间遍取不平人"!这反映了作者的善良愿望。至于把要谋害李勉的主谋写成是囚徒的妻子，这虽属《国史补》原有，但小说着意"最毒妇人心"，说明作者犹未摆脱对妇女的传统偏见。　(周中明)

Li Yu

李渔(1611～1680)　清代小说家、戏曲家。

生平事迹　李渔原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一字笠鸿，号笠翁、笠道人、随庵主人，亦署湖上笠公、新亭客樵、觉世稗官等。浙江兰溪人。万历三十九年(1611)八月初七生，自幼从父辈生长在江苏雉皋(今如皋)。父亲李如松、伯父李如椿都在雉皋行医，家境饶富。崇祯二年(1629)其父去世，不久便回到故乡婺州兰溪。崇祯八年应童子试，独以五经见拔。崇祯十年入金华府庠。在此前后十年间，李渔应过几次乡试，均未能中举。李家原非簪缨之族，李渔也就不再以功名为意，而此时正当明清易代战乱之际，遂避居乡里。兵燹之中又曾离乡避居深山。顺治三年(1646)清兵攻克金华，此后几年李渔在家乡"归学农圃"。顺治八年离家乡去杭州，他有《辛卯元日》诗云："又从今日始，追逐少年场。过岁诸道缓，行春百事忙。易衣游舞榭，借马系垂杨。肯为贫如洗，翻然失去狂?"居杭十年中他创作有大量的戏曲和小说，传奇《玉搔头》、《怜香伴》、《意中缘》、《风筝误》等，小说《无声戏》、《十二楼》等，均创作于这个时期。在此期间，李渔主要以卖文刻书为业，所谓"始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黄鹤山农《玉搔头序》)。同时亦得到新朝地方权贵的荫庇，《无声戏》二集即为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所编刊。顺治十七年前后李渔离杭迁居南京，迁居的原因按他自己的解释是版权发生问题："弟之移家秣陵，只因拙刻作祟，翻板者多。"其实是因为张缙彦刻《无声戏》二集获"诡词惑众"的重罪，为避祸而迁居。顺治十四、十五、十六年，郑成功曾进军浙江、江苏，十六年曾兵临南京城下，江南的遗老与之呼应，连"变节"事奉新朝的钱谦益也颇有反响，一时清朝在江南的统治发生动摇。为巩固统治，钳制思想言论，削弱汉族官僚势力，清政府采取了严厉镇压手段。顺治十七年正月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上疏，言"今之妄立社名，纠集盟誓者，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其始由于好名，其后因之植党，相习成风，渐不可长"，实质上就是要打击有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压制汉族官僚。同年十一月文华殿大学士刘正宗获罪，牵连他的友人张缙彦，因罗织罪状，《无声戏》二集即成一罪案。李渔居杭期间与官僚来往密切，与著名文人如毛先舒、柴绍炳、孙治、沈谦等"西泠十子"交情亦厚，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举家迁往金陵自然是要避免牵连和嫌疑。在南京，李渔营造住宅名芥子园，"此余金陵别业也。地止一丘，故名芥子，状其微也。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谓取'芥子纳须弥'之义"(《一家言全集》卷四《芥子园杂联序》)。他经营的书铺就以芥子园为名。李渔营造园亭极为精雅，刻书也极为精雅，芥子园刻的画谱以及戏曲小说等，均名扬天下。同时他又组织戏班，让自己的姬妾粉墨登场，出演他编写的传奇。家居南京二十年中曾多次率戏班浪游四方，到过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西、福建、广东及北京等地，"三分天下几遍其二"(《一家言全集》卷三《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因此被人视为"俳优"。李渔携家姬出游献艺于缙绅之门，受缠头以养活家口，乃是卖艺谋生，非帮闲、清客可比。他生活豪奢，姬妾多人，讲究营造和饮食服御，且无恒产，卖文卖技收入虽不少，亦难以维持。康熙十六年(1677)由南京迁回杭州，得浙中当道的帮助，在西湖云居山东麓建有层园，三年后即卒于此所。葬于方家峪九曜山之阳，钱塘县令梁允植题其碣曰"湖上笠翁之墓"。

李渔的一生是戏曲家和小说家的一生。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士人唯一的出路是科举，但他弃而不就，以毕生精力从事戏曲、小说创作。写小说是为卖文，编演戏曲则只能仰仗达官贵人的赏赐，几近于乞讨。他不惮世人讥讪，几十年虽牢骚不绝，却孜孜不倦，初衷莫改。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子，选择这种生活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传统的某种叛逆。李渔是一个顺应潮流而又不失良知的人，他的人生哲学是随遇而安，临事主张变通，却又要心守原则。“论人于丧乱之世，要与寻常的论法不同，略其迹而原其心，苟有寸长可取，留心世教者，就不忍一概置之。古语云：‘立法不可不严，行法不可不恕。’古人既有诛心之法，今人就该有原心之条。”（《十二楼》卷十一《生我楼》）他选择以戏曲小说谋生之路，除了他的艺术禀赋的因素外，也有不事新朝的意念在内。尽管他依附的新贵皆是投降清朝的贰臣，但他毕竟没有直接事奉新朝。“从来乱离之后，鼎革之初，乞食的这条路数，竟做了忠臣的牧羊国，义士的采薇山，文人墨客的坑儒漏网之处。凡是有家难奔，无国可归的人，都托足于此。”（《连城璧》全集第三回《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李渔向来以“终年托钵”乞丐自嘲，可知这番言论道出了他心曲微隐。

戏曲创作及其理论　李渔的剧作有传奇十种，其名目为《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凰求凤》、《奈何天》、《比目鱼》、《玉搔头》、《巧团圆》和《慎鸾交》，合称《笠翁十种曲》。此外还有改编前人的戏曲，“予改《琵琶》、《明珠》、《南西厢》旧剧，变陈为新，兼正其失。国人观之，多蒙见许”（《一家言全集》卷八诗题）。李渔的剧作都是爱情婚姻的喜剧闹剧，故事新奇，情节曲折，曲文和宾白谐畅通俗，音调铿锵，娱乐性强，极有剧场效果。他曾谈到《凰求凤》，“此词脱稿未数月，不知何以浪传遂至三千里外”（《一家言全集》卷二《乔王二姬传》），可见当时传演之盛。李渔剧作迎合时好，意趣不高，缺乏思想深度，但他在戏曲理论上的成就却凌轹前人。《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以及《声容部》之一部分构成他的戏曲理论体系。李渔认为“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批评金人瑞评《西厢》，“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他的戏曲理论以舞台演出实践为基础，因而颇能揭示戏曲创作的一些规律。他提出“结构第一”的命题。他所谓的“结构”包含有命意、构思和布局的意思，“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他认为戏剧创作中结构比词采、音律重要，在创作过程的次序中应放在首要的位置。这对首重词采和音律的明代曲论是一个重要突破。关于戏曲结构的原则，他又提出“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等一整套理论。“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编剧时设人设事与“立言之本意”结合为一体，就是立主脑。所谓减头绪，是针对当时传奇头绪繁多的流弊而发的，主张“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使“三尺童子，观演此剧，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所谓密针线，是把编剧比作缝衣，“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从而使全部情节达到天衣无缝的境界。李渔关于结构的论述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至今仍具有艺术实践意义。关于戏曲语言，他认为语言要适合舞台演出，不是写给人看的，而是写给优人唱和说，唱给观众听的。在这个原则下，他主张曲文应当贵显浅、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宾白则应当语求肖似，“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并且“文贵洁净”、“声务铿锵”。再如关于题材选择，他主张“脱窠臼”：“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若此等情节，业已见之戏场，则千人共见，万人共见，绝无奇矣，焉用传之！是以填词之家，务解‘传奇’二字。欲为此剧，先问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节与否。如其未有，则急急传之。否则枉费辛勤，徒作效颦之妇。”关于导演和表演，李渔也有一些精辟的见解。总之，在戏曲理论方面，李渔是元明以来集大成者，对中国戏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小说创作及其艺术特色　李渔创作的话本小说有《无声戏》和《十二楼》。《无声戏》有一、二集，刊刻的时间大约在顺治十一年至顺治十五年之间。初集现存伪斋主人序本，二集则不存。又有《无声戏合集》，乃是一、二集之合刊，现仅存残本二篇。顺治十七年张缙彦因编刊《无声戏》二集获罪，《无声戏》遂改名《连城璧》印行，分为全集和外编两部分，现存全集十二篇、外编六篇，全集篇目不等同《无声戏》初集，但《连城璧》现存十八篇中包括了《无声戏》初集的十二篇，其余六篇很可能是《无声戏》二集的作品。《十二楼》成书在《无声戏》之后，现存刊本卷首有顺治十五年杜濬的序。《十二楼》共十二篇作品，每篇均以故事中的楼名为题目，有的作品仅一回，有的则多至六回不等。除话本小说外，李渔还作有小说《肉蒲团》二十卷。此书署“情隐先生编次”，刘廷玑《在园杂志》说是李渔所作。从小说命意、结构和语言等风格考辨，可以断定是李渔的作品。此外，还有《合锦回文传》十六卷，署“笠翁先生原本”、“铁华山人重辑”，然而从未有人说过此书是李渔的作品，现存的最早刻本也已经是嘉庆三年版本，从题旨、结构和语言来看，与李渔的风格迥然有别。李渔有“戒荒唐”之说，批评当时传奇在情节中动辄出鬼魅的习气，“凡说人情物

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闲情偶寄》)。《合锦回文传》的大关目璇玑图有神灵支配，刺客有神人捉拿，人见鬼，鬼附人，“种种奇奇幻事，令人应接不暇”(《合锦回文传》第十五卷末“素轩评”)，与李渔的原则相悖。即使是有李渔的原本作底子，那么铁华山人的重辑也使得原本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李渔的小说娱悦性强，基调轻松，富于喜剧、闹剧色彩。李渔生活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动乱时代，天下百姓饱受痛苦，残酷的现实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民族感情和思想信仰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保持气节还是归顺新朝，乃是不能回避的痛苦的选择。对于这个社会和人生现实，李渔的小说基本采取回避的态度。在他的小说中有反映战乱生活的，如《无声戏》卷五《女陈平计生七出》写耿二娘被“流贼”掳去如何保持贞节，《十二楼》卷九《鹤归楼》写两对年轻夫妻在内战中的离合悲欢，同书卷十《奉先楼》写舒娘子在乱离中忍辱存孤的故事，同书卷十一《生我楼》写战乱中尹厚一家离散如何又奇巧遇合。这些作品，有的是假托历史，如《鹤归楼》和《生我楼》的故事都说是发生在北宋末年，但显然是以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有的明指是写时事，但作品揭露和抨击的对象都是“流贼”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奉先楼》中占有舒娘子的清军将军竟是一位使舒娘子夫妻父子团圆的仗义英雄。这些作品虽以动乱为背景，其大旨却不是写苦难，而是要表现一种苟安的人生哲学。“从来鼎革之世，有一番乱离，就有一番会合。乱离是桩苦事，反有因此得福，不是逢所未逢，就是遇所欲遇者。”(《生我楼》)如何使祸变福，李渔认为在丧乱之世中不必拘泥传统道德原则，“处常的道理，如今遇了变局，又当别论”(《奉先楼》)，舒娘子为了存孤，宁可失节，若谨守节义纲常，她一家必定是一个悲剧，故事结尾还安排她自杀未遂，使她事终死节的心迹昭示于人，又让她终于与前夫团圆。李渔的变通哲学在这里得到集中的表现。倘若是陷于悲惨境地，则主张随遇而安。《鹤归楼》的段玉初夫妇所以能够熬过八年离乱，就是抱着知足守分的哲学，遇事总往坏的结果想，不抱希望反而有了希望。

杜濬认为李渔的小说是“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顽痴”(《十二楼》序)，其宗旨在于道德劝戒。李渔小说所鼓吹的道德与道学家的信条相去甚远。在《十二楼》卷一《合影楼》中的道学家管提举为隔断男女情路，竟在水上设墙，被描绘成一个古板执拘可笑的角色。在李渔看来，像撮合青年男女情爱的路公，既不喜风流，又不讲道学，处事随和通融，方是为人之道。所以在李渔小说中没有歌颂道学家，他所赞赏的不过是一些顺乎人情的微德。如乞丐的义气(《连城璧》全集第三回《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奴仆的忠诚(《无声戏》卷十一《儿孙弃骸骨奴仆奔丧》)、富人的惜老济穷(《十二楼》卷十一《生我楼》)等等。李渔的道德批判也不甚严厉，戒赌如《无声戏》卷八《鬼输钱活人还赌债》，戒吝如《无声戏》卷九《变女为儿菩萨巧》，戒妒如《无声戏》卷十《吃新醋正室蒙冤　续旧欢家堂和事》、《连城璧》全集第七回《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戒嫖妓如《无声戏》卷七《人宿妓穷鬼诉嫖冤》，戒淫如《肉蒲团》。李渔对于“淫”自有他的界说，多娶姬妾不叫淫，淫人妻女才算淫，“要做风流才子，只好多娶几房姬妾”，“‘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这两句古语，是铁板铸定的，随你甚么好汉，再逃这两句不过”(《连城璧》全集第九回《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肉蒲团》即以这个观念构建情节框架，未央生淫人妻，他的妻子也被别人淫。李渔青少年时期正是明末士大夫风气萎靡的时代，张岱自谓“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琅嬛文集》卷五《自为墓志铭》)等等，正是当时一般世家少爷的精神状态，李渔亦不免受此风气习染。他的小说虽不多道学的酸腐，却有不少的轻佻庸俗，那些宣称戒淫的作品，内里都有不堪入目的描写，《肉蒲团》仅有一个报应故事的框架，主要内容是描叙男女床笫行为，实为宣淫之作。

李渔的小说在封建名教的范围内常常作一些社会反论，与某些传统社会观念和传统文学主题反其道而行之。这种命意虽不能说是思想建树，但在文学领域中却使人耳目一新。对于妇女，传统的观念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无声戏》卷五《女陈平计生七出》写农村妇女耿二娘被俘虏后如何设计保全自己的贞节，突出了她的聪明才智，倘若没有才，她的贞节即难自保。《连城璧》外编卷三《说鬼话计赚生人　显神通智恢旧业》写了一个帮助丈夫重整家业的顾云娘。李渔以顾云娘为贫家女子的榜样，要她们无须埋怨丈夫，去学做顾云娘那样“搜索枯肠，想个计策出来，去炊那无米之饭”的主妇。这里赞扬的是顾云娘的才。《十二楼》卷七《拂云楼》写婢女能红巧妙地解开了一对已结成死扣的婚姻。《西厢记》的红娘撮合张生和莺莺是无私的，而能红则怀着强烈的个人目的，但李渔对能红的“操莽之才”仍津津乐道，赞赏不已。佳人配才子，是小说戏曲的一个传统主题。李渔却写才女配俗子、美妻嫁丑夫，“天公局法乱如麻，十对夫妻九配差”。《无声戏》卷一《丑郎君怕娇偏得艳》写一个奇丑而有恶疾的俗子娶了三个绝色的女子。按李渔的解释，红颜就是薄命的根由，红颜必定要配愚丑丈夫，这是命中注定的。清官，是小说戏曲的传统正面人物形象，李渔却写清官的过失比贪官更难改正。《无声戏》卷二《美男子避惑反生疑》写廉正的成都知府错定了隔壁而居的一男一女通奸之罪，待他自己也遭同样罪名时，才悟得其中的机巧。李渔认为官员仅有清正的操守而无聪察的才能，就比贪官更难医治。“劝世上做清官的，也要虚衷舍己，体贴民情，切不可说‘我无愧于天，无怍于人，就审错几桩词讼，百姓也怨不得我’这句话。那些有守无才的官府，个个拿来塞责，不知误了多少人的性命。所以怪不得近来的风俗，偏是贪官起

身，有人脱靴，清官去后，没人尸祝。只因贪官的毛病有药可医，清官的过失无人敢谏的缘故。”关于同性恋这种变态行为，明代小说多有描写。李渔的小说中有两篇均以同性恋为主题：《无声戏》卷六《男孟母教合三迁》和《十二楼》卷六《萃雅楼》。前者把同性恋描绘成与异性夫妇没有差别，不仅求婚聘娶，而且一方死后另一方为他守节抚孤，因而获得“男孟母”之美称；后者写同性恋者占有人家的娈童犹如霸占人家之妻妇，被霸占者忍辱负重终于报仇雪恨。这同性恋的娈童也是作者欣赏的人物。把违背自然的同性恋说成是“三纲的变体，五伦的闰位”，反映了李渔的趣味和心理。在封建时代，“天下最贱的人，是娼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李渔却不一概而论，他在《连城璧》全集第一回《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里写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女旦刘藐姑，她与同班生角谭楚玉相爱，当她知道环境不容她的爱情时便抱石投江，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李渔说：“只因第一种下贱之人，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犹如粪土里面长出灵芝来，奇到极处，所以要表扬他。”这个故事，李渔又改编为戏曲《比目鱼》。

李渔的小说在艺术上的第一个特点是故事新奇，引人入胜。他在戏剧创作上特别强调“脱窠臼”，认为故事题材不可蹈袭前人，如果将前人作品东抄一段，西抄一段，合而成之，便成“老僧碎补之衲衣，医士合成之汤药”，决非真正的新剧。他的小说创作也遵循这一原则。不论话本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其故事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千姿百态，令人耳目一新，无一盗袭窠臼者。明清之际才子佳人小说风行天下，都是写才子和佳人以题诗为媒介而相遇合，又必有一小人拨乱其间，最后是才子金榜题名，与佳人终成眷属，如此而形成一种公式。李渔也写才子佳人，《连城璧》第一回《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的才子谭楚玉虽是旧家子弟，为了追求刘藐姑不惜折了身份入班做了优人，两人在台上假戏真做，成了一对赴水殉情的恋人，他们的结合竟在获得功名之前。男女二人假借戏里角色谈情说爱，不在花前月下，而在众目睽睽的戏台上，这故事格局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十二楼》卷一《合影楼》的珍生与王娟也是才子佳人，他们各自对着对方在水中的倒影谈恋爱，诚如杜濬所评：“‘影儿里情郎，画儿中爱宠’，此传奇野史中两个绝好题目。作画中爱宠者，不止十部传奇，百回野史，迩来遂成恶套，观者厌之。独有影儿里情郎，自关汉卿出题之后，几五百年并无一人交卷。不期今日始读异书，但恨出题者不得一见；若得一见，必于《西厢》之外又增一部填词，不但相思害得稀奇，团圆做得热闹，即捏臂之关目，比传书递柬者更好看十倍也。”《十二楼》卷四《夏宜楼》里的才子瞿佶与佳人娴娴的姻缘，既不靠红娘穿针引线，也不靠诗柬传情，单仗一个望远镜。这构思虽然纤巧和轻佻，却不能不说新奇之至。李渔对于自己作品题材情节的独特性十分自信，“若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一家言全集》卷三《与陈学山少宰书》）。

李渔的小说在艺术上的第二个特点是主题鲜明，结构细密严谨。李渔论戏曲创作特别强调要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他创作小说亦谨守这一原则。话本小说《无声戏》和《十二楼》的作品，在结构上有单线和复线两种类型。单线结构中有一个中心人物贯串始终的，也有两个人物同时贯串始终的。前者如《无声戏》卷五《女陈平计生七出》，耿二娘是贯串全篇的中心人物；后者如《连城璧》全集第一回《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谭楚玉和刘藐姑两人都是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情节单线发展，并不意味着情节简单。上列两篇故事都是出人意外的曲折。李渔的长处就在叙述曲折的情节时决无枝蔓，始终围绕着作品的中心。耿二娘被俘能否避免污辱，是情节的悬念，也是表现耿二娘机智的所在，作品由此推动情节进展。作为俘虏的耿二娘本来处在被动地位，由于她的机智，连生七计，使俘虏她的人俯首就擒。如何计赚“贼头”保住贞操，是情节的主要内容；对于她丈夫的出逃和回归，对于“贼头”的经历背景，对于同时被俘的妇女的遭际，都略而不叙，或叙而不详。开头一段对耿二娘做闺女时设计从喉中取钩和使肩、臂关节复位二事作了详叙，为后来耿二娘非凡的机智作了铺垫，不但加强了情节的可信性，同时也突出了耿二娘的性格。复线结构的作品如《十二楼》卷十一《生我楼》，写尹小楼父子离散和重聚，尹小楼是一条线索，儿子姚继是另一条线索。故事从尹小楼失子寻子叙起，写他挂着“卖身为父”的招牌涉水登山、穿州撞府，走到松江府华亭县与姚继相遇，姚继买尹小楼作父亲，这时战乱突起，二人逃难奔往郧阳府竹心老家，途中父子失散。至此叙述转向姚继这条线索，姚继寻找未婚妻不着，买得一老妇又认作母亲，由母亲指点又买一少年女子，不想这少年女子竟是失散的未婚妻。老妇带姚继夫妇回乡，却原来老妇是尹小楼之妻，姚继之生母，一家遂大团圆。在叙述尹小楼寻子情节中不提儿子走失后的情况，也不叙老妻被乱兵所掠的情况，这些情况均在后面追叙补叙，不仅两条线索交叉发展脉络分明，而且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戏剧效果，表现了好心做好事必有好结果的中心思想。长篇小说《肉蒲团》在结构上也表现了这个特点，未央生是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整个情节表现“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淫人妻女，妻女亦为人所淫”这个所谓铁板铸定的法则。作品中人物虽多，但均为未央生一人而设，情节中事件此伏彼起，但都服从一个主脑，终其端是要表现上述的法则。在明清长篇小说中主题如此单纯鲜明，结构如此精干严谨的作品是极为罕见的。

李渔把他的小说称做“无声戏”，亦即无声的戏剧。用戏曲的特性来规范小说，把作小说与作戏曲视为同一门庭，这就给他的小说带来一个特点：作者叙述多，

细节描写少，叙述方式是讲述式而非呈现式。特别是在他的话本小说中，酣畅淋漓的场景描写就更少。作者叙述语言虽然生动流利，通俗浅显，诙谐机趣，但缺少对发生在同一地点，在一个没有间断的时间跨度里持续着的事件的描写，基本上是作者对事件的转述，而不是让事件呈现在读者面前，因而也就不能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中国小说史上，李渔的话本小说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题材新颖、构思奇特、语言流畅，在艺术上达到较高境界，是清代话本小说的上品。它们在小说文体上的贡献表现在题材的自创和把自己经历写进小说。话本小说的题材向来依据已有的稗官野史或说话人的底本，独李渔戛戛独造，大多作品或者是记当时见闻，或者是凭空结撰，或者是自寓，从而把话本小说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李渔把自己经历写进小说，有的作品就是自寓，使话本小说更远离口头文学。作者在作品中有了表现自我的更大的空间，作品因而更具有作家的个性和风格，这无疑把话本小说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李渔小说的某些作品早在19世纪初便被译成英文传到欧洲，《十二楼》的一些作品不断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现已有《十二楼》的英文和俄文的全译本。

（石昌渝）

Li Yuying Yuzhong Songyuan

《李玉英狱中讼冤》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二十七。叙明正德年间李玉英受继母诬陷讼冤狱事。此事前人多有记载。《名媛诗归》卷二十八录其狱中上书。小说篇末有云："至今《列女传》中载有李玉英辨冤奏本。"查明新安汪氏重辑的《列女传》，并无此记载，而《国色天香》卷六《山房日录》中却有《李玉英辨本》。文字与小说所录小有出入。《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闺门李玉英》叙其事，与小说所写亦略同。

小说通过描写李玉英等前妻儿女受继母虐待的景况，不仅揭露了"晚娘狠毒胜蛇蝎"，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导致"晚娘狠毒"的社会根源，在于封建世袭的宗法制度。当继母焦氏知其夫在沙场以身殉国后，她为了让其亲生儿子李亚奴荫袭官职，便与其兄焦榕合谋害死了前妻子李承祖，对前妻长女玉英、次女桃英、三女月英，则百般虐待，逼得玉英上吊自杀未遂。焦榕又利用他与锦衣卫堂上相契的关系，与焦氏以"奸淫忤逆"罪名，诬陷玉英，使之入狱。经李玉英在狱中给皇上写辨冤奏本，终使天子重瞳亲照，怜其冤抑，诏下刑部，将焦榕、焦氏处死。"亚奴终身不许袭职，另择嫡枝次房承荫，以继李雄之嗣。玉英、月英、桃英俱择士人配嫁。"这种结局，虽然符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传统心理，但也美化了封建皇帝。

（周中明）

Li Zhangwu Zhuan

《李章武传》 唐代传奇小说。李景亮撰。初载于《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题《李章武》，末注"李景亮为作传"。陈翰《异闻集》先此收载，但原文不传。《类说》、《绀珠集》只存其节文，题作《碧玉槲叶》，自非原题。后又收入《古今说海》、《艳异编》、《青泥莲花记》、《情史》、《旧小说》、《唐宋传奇集》、《唐人小说》等。全录自《太平广记》。

传凡一千六百余字，所写为李章武和华州王氏妇恋爱故事。贞元三年(787)李章武自长安到华州访友，在华州悦一美妇即王氏妇而赁舍其家。章武居月余，"两心克谐，情好弥切"。不久章武有事归长安，互赠诗及信物而别。积八九年，未通音信。贞元十一年章武在下邽会友，思旧好而到华州访之，不料王家阒无人迹。东邻妇杨六娘相告，王氏妇因思念章武久而成疾，已故去二年，托六娘见到章武后为达幽恨。章武夜宿于王家，见王氏妇幽魂来，交欢若昔。天明相互作诗诀别，王氏妇赠章武靺鞨宝，章武酬以白玉簪。章武归途中诵诗抒发怀念之情，闻空中有叹赏声，竟是王氏妇冒阴责远来送行。章武后事东平丞相府，奉使大梁，召玉工将靺鞨宝雕成槲叶，时时藏于怀中。一胡僧见之，说是天上至物。结尾说："章武后往来华州，访遗杨六娘，至今不绝。"

李章武，唐代实有其人，贞元中进士及第，曾事东平节度使李师古，太和末为成都少尹。他以博古多识闻名当世。《本事诗》说："李章武学识好古，有名于时。"《酉阳杂俎》记有他在东平辨出土"禁物"之事，又说他有僬侥国人的"人腊"。此传说："李章武，字飞卿，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学，皆能极至。虽弘道自高，恶为洁饰，而容貌闲美，即之温然。与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访辨论，皆洞达玄微，研究原本，时人比之张华。"又说他"奉玄道，有精诚"。看来都是事实。传中关于赠靺鞨宝及雕为槲叶的情事，正是就其博识好古这一特长而有意作出的点缀，而又称靺鞨宝本是西岳玉京夫人之物，胡僧辨其非人间所有，则又是神其物而奇其人。作者李景亮和李章武同时，想必与章武相识，且怀友善之心，所以为他写下这篇文字。章武和王氏妇的恋爱事件，可能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传言"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东平即郓州，乃淄青平卢军节度治所。贞元八年节度使李纳死，子李师古继之。贞元十六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带宰相虚衔），元和元年(806)卒。弟师道继代，未加相衔，元和十四年被杀，朝廷平其所据十三州。李章武见亡妇在贞元十一年，那么他事东平丞相府是在贞元十六年至元和元年之间。以后他往来华州访杨六娘"至今不绝"所说的"今"，估计是在贞元末至元和头几年间。此传应作于是时，当为作者青年之作（李景亮贞元十年擢制科）。

李章武与王氏妇的恋爱属婚外恋，但作者并非有意宣扬不严肃的爱情态度，而是着力表现其爱情关系的严肃性和纯洁性。王氏妇才貌双全，却屈身为常人之

妇，可以想见其不幸。而她面对许多“往来见调者”“未尝动心”，原非轻薄女子，只是在见到“容貌闲美，即之温然”的李章武后才产生了爱慕之情并“两心克谐”，以纯真爱情为追求目的，最终又为情而死。而李章武对王氏妇一往情深，亦非逢场作戏。然而，不以婚姻结合为目的的恋爱注定是一场悲剧，王氏妇也只能成为爱情的牺牲者。因此，作品在十分动人地赞美他们的美好爱情的同时，又透露着对王氏妇不幸命运的深沉叹息。作品的主调悲惋凄楚。

在艺术表现上，作者把现实性情节和幻想性情节结合起来，前半写实，后半写幻。王氏妇幽魂的两次出现，起着丰富情节、增加浪漫色彩、强化人物情感的作用。作品叙事状物，笔触细微，语语关情。七首赠答诗穿插其间，增强了抒情气氛。格调凄惋，极缠绵之韵，像“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等诗颇具民歌风味，读来清新感人。

《李章武传》是中唐传奇之绝佳之作，汪辟疆《唐人小说》曾说：“此文叙述婉曲，凄艳感人，蒲氏《志异》，专学此种。” （李剑国）

Li Zhao

李肇 唐代文学家。籍贯、字号、生卒年均不详。贞元十八年(802)左右曾任华州参军，元和七年(812)时为江西观察从事，元和十三年自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元和十四年迁右补阙(一作左补阙)，元和十五年加司勋员外郎。长庆元年(821)，因与李景俭等集史馆同饮，景俭醉骂宰相，坐贬澧州刺史。后为尚书左司郎中。大和(827～835)初官中书舍人，因荐柏耆，牵连获罪，左迁将作少监。卒于开成元年(836)之前。岑仲勉《跋唐摭言》(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曾考其生平。李肇熟于朝章典故，曾著《翰林志》一卷、《经史释题》二卷、《国史补》三卷。《国史补》记载历史见闻，对后世笔记小说影响甚大。 （周勋初　严　杰）

Li Zhexian Zuicao Xiamanshu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九。此系根据唐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记李白在天宝初年被玄宗召见事，有“论当世务，草答蛮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等语，敷演而成。《松窗杂录》、《酉阳杂俎》前集、《酒史》卷上、《野客丛书》卷七、《青琐高议后集》卷二等都有记述。《国色天香》卷三有《快睹争先吓蛮书》，词极鄙俚，当系好事者所为。小说中“江总”等官职，非唐代官职，系明代下级军官的职称，可见实为明代作品。

本篇通过李白的事迹，揭露了某些封建官吏的昏庸和扼杀人才，歌颂了李白的高尚人格和博学多才，表现了人才和知识的杰出作用。李白考科举，一笔挥就，第一个交卷，奸臣“杨国忠见卷子上有李白名字，也不看文字，乱笔涂抹道：‘这样书生，只好与我磨墨。’高力士道：‘磨墨也不中，只好与我着袜脱靴。’喝令将李白推抢出去。”他们如此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可是当番使赍国书到，他们却不识番字，使皇帝无法发落番使。经贺知章推荐，李白识得番书，并会以番字回答番书，但要皇帝“吩咐杨国忠与臣捧砚磨墨，高力士与臣脱靴结袜。”“天子用人之际，恐拂其意，只得传旨”应准。李白以番字草拟的诏书发出后，使本来欲兴兵抢占高丽的番国国王看了大惊，以为“天朝有神仙赞助，如何敌得”，从而“写了降表，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尽管李白为国家立了大功，但由于高力士等奸臣进谗言，皇帝存疏远意，李白便告辞求去。行到华阴，听得人言华阴县知县贪财害民，李白又设计把知县戏弄一番，迫使知县改过前非。可见作者不是一般的写李白，而是通过描写李白的才能，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颂扬他的才能能为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服务。从强调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来看，本篇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周中明）

Li Zhi

李贽(1527～1602) 明代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原名载贽，后改为贽。字宏甫、思斋，号卓吾、温陵居士等，福建泉州晋江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先后任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他四十岁时开始接触王阳明学说，此后又两度拜访王学左派王畿，还曾拜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为师。姚安知府任满后遂弃官著书讲学。他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答邓石阳》)的见解，重视人的欲望，主张个性解放，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进行了大胆抨击，认为《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也并非“万世之至论”(《童心说》)，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世纪列传总目前论》)。最终被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系狱，迫害致死。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等数十种。世传李卓吾批评的小说戏曲多种，多数恐系伪托。《水浒传》题有“李卓吾批评”的也有几种，去掉明显的伪托者，主要有两种：一为容与堂刊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二为袁无涯刊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研究者多以前者为叶昼所托，而后者同样存在许多疑点，也有作伪的可能。有关小说批评方面的资料，唯一可信的便是保留在《焚书》中的《忠义水浒传序》一文。

李贽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童心说”。针对文坛上根深蒂固的道统文学观念，李贽专门著《童心说》一文，他说道：“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所谓“童心”，也就是徐渭《读龙惕书》中所指出的“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也，非有思虑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这是一种没有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正统观念污染的自然之性。这种自然心性，是与“闻见道理”根本对立的。他认为，一个人若学了《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童心”也就

丧失了，而只能"以假人言假言"，文也便成了"假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公开申称"《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这在当时确属惊世骇俗之论。怎样才能找回失去的童心?《答邓明府》说："但我之所好察者，百姓日用之迩言也。""好察迩言"，"则乃本心"。也就是说，"童心"得之于能细致地体察百姓日常生活的言谈，即芸芸众生的"治生产业等事"。李贽据此去阐述他的百姓日用即为道的思想，以与时人的"专志道德无求功名"相对照。对"迩言"的称颂，反映了李贽对市井小民情欲生活的肯定及对传统思想道德的憎恶。这必然导致他对通俗文学的由衷激赏。

李贽一生极为重视小说戏曲这些通俗文学。他以"童心"为文学最高审美标准，认为历代都有绝假纯真的天下之至文。文章只要有童心，不论其时代先后，也不分其体格殊异，都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品。因此，"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童心说》)作品的格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读律肤说》)。这里有对拟古主义的不满，也涵容了对新兴市民文学的肯定。在《童心说》中，他就明确指出：文章"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据周晖《金陵琐事》称，李贽曾把《水浒传》列入"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之内。不仅如此，他还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小说戏曲的评点。李贽晚年在给他的好友焦弱侯书简中曾谈到这一事情："千难万难舍不肯遽死者，亦只为不忍此数种书耳。有可交付处，即死自瞑目，不必待得奇士然后瞑目也。《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与焦弱侯》)李贽为何要评点《水浒传》? 诚如他在《杂说》一文中所说："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遂"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这似可作为李贽评点《水浒传》的真实写照。李贽的学说，大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尤其是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把统治阶级视为"诲盗"的小说《水浒传》说成是一部宣扬忠义的发愤之作，更是史无前例的卓识高论。

李贽小说批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他的"不愤不作"的理论。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道："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他认为《水浒传》这部小说是"发愤之所作也"。谈到发愤著书，人们自然都会想起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讲过的话，李贽全面接受了司马迁观点的影响，但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司马迁所说的发愤著书，虽然对文学创作也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其主要是指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学士，想要立德、立功而不能，愤而以求立言，达到垂名于后世的人生目的。在他的"愤书"中，有高雅的诗文，也有经史贤传，甚至还有军事著作。而李贽则是将发愤著书说用之于通俗文学形式中的小说创作。这充分表现了一名进步思想家的锐利眼光和理论勇气。另外，就"愤"的内容而言，李贽也表现出很大的独特性。司马迁乃至他以前的屈原及之后的杜甫和韩愈，虽皆遭遇不幸而怨愤，但他们愤的内容多半是：有才不见用，有志不能展，想要忠君报国而不可得。而李贽则不然，他从不幻想通过从政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不愿做官，但又不消极遁世；他不愿替统治阶级承担任何义务，但又始终不能忘怀现实的人生。所以，李贽在分析《水浒传》之愤时说道："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梁山一百单八人，"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此传之所为发愤矣"。作者是在愤国家"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不幸局面及由此而带来的"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的可悲情景。不难看出，李贽讲发愤，不着重于个人的穷达荣辱，而重在整个国家能否选贤任能；他讲发愤，不止为一般怀才不遇的正直文人鸣不平，而且敢于为啸聚水泊的造反英雄仗义执言。总之，他是希望朝廷能够改变压抑和迫害有用人才的状况，不再把这些"大力大贤"之人逼上梁山。这显然具有一定的近代思想意识。

为了进一步提高小说的地位，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李贽将《水浒传》的主题思想概括为"忠义"两字。他说："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并特别赞扬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及至功成，"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所以，他认为，上自皇帝，下至文武大臣，都"不可以不读"《水浒传》，如果大家都能"读此传"，那么忠义思想便会得以发扬，实现治国平天下。这简直是把《水浒传》当作一部封建统治阶级的施政教科书了。事实上，李贽说《水浒传》是宣扬忠义的，与其发愤著书说是相为表里的。他这样大力推崇向来不被人们重视的小说《水浒传》，确实给当时的文坛以极大的影响。

(吴兆路)

Li Zhuowu pingben Xiyou Ji

李卓吾评本《西游记》 明代小说《西游记》的评点本。据钱希言《戏瑕》、盛于斯《休庵影语》等载，书前所谓"李卓吾先生批评"，不过是叶昼的假托。此本刊刻于明天启、崇祯年间，是《西游记》最早的评点本。其小说理论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首先把这部作品的宗旨归结为一个字："心"。小说第一回中有一座"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叶昼于此注释道："灵台、方寸，心也"；"斜月像一勾，三星像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此处旁批云："一部《西游》，此是宗旨。"他认为，一部《西游记》，显示的正是心的躁动与宁静、放纵与回归，而九九八十一难与众多的妖魔鬼怪，只不过是这种心灵变化的隐喻，亦即他所说的："谁为火焰山?本身烦热

者是。谁为芭蕉扇？本身清凉者是。作者特为此烦热世界下一帖清凉散耳。"（第六十一回总批）他认为一部《西游记》，实则是训导人们如何求得内心的解脱。

对于《西游记》题旨的思考并不始之于叶昼。陈元之在世德堂本的《西游记序》中指出："猻"即"心之神"；"马"即"意之驰"，《西游》意在于"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谢肇淛的观点同陈元之极为相近："《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服，至死靡他，盖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五杂俎》）其实，叶昼与陈元之、谢肇淛的观点是相通的。他们这样对《西游记》题旨的归结，并不一定符合作品实际，但这一思路直接引导了后人到神秘的宗教王国里去寻求作品的隐喻，所谓"证道"，所谓"谈禅"，都离不开叶昼所说的心，所强调的解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叶昼在内的对《西游记》题旨的早期探索，是如何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批评家。

二、四大奇书之一的《西游记》，奇在"幻处"。他对《西游记》的这种"幻笔"予以热情洋溢的赞美，说"文人之笔，奇幻至此"，"趣甚"，"妙甚"，以致于"妙不可言，令人绝倒"。在第九回总批中他甚至叹赏"种种想头，出人意表，大作手也"。肯定作者是"大作手"，的确显示了叶昼这位小说评点家的远见卓识。然而，他同时又指出，《西游记》"幻中见真"，"极荒唐，却似事实"（第六十回旁批），"《西游》妙处，只是说假如真，令人解颐。"（第九十四回旁批）他禁不住惊呼："以幻为真，奇绝，奇绝！"（第七十一回旁批）赞叹道："天下文章，至此极矣"。（第七十五回旁批）显然，《西游记》并非如有的文人所指责的那样"一味胡说八道，任意大开顽笑"（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而是轻松的诙谐后有着严肃的批评，荒诞的冥界中折射出人世的现实。这也就是同时代的袁于令所概括的："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西游记题词》）这种对幻与真的认识，使中国浪漫主义的创作理论大大前进了一步。

三、叶昼在《水浒传》评点中就把成功的性格刻画作为一部优秀作品的关键。同样，在《西游记》评点中，他也花了大量笔墨来探讨人物性格。对孙悟空这一亘古未有的光辉形象，他满怀激情地赞美"老猴聪明"（第二回旁批）；"坐在龙王家里要兵器，要披挂，不肯出门，极有主张"（第三回总批）。为了获得生命的永存，孙悟空大闹森罗殿，"把生死簿子一笔勾销，此等举动，真是天生圣人，不可及也"（第三回总批）。他鄙弃了"弼马温"这不入品流的"末等之职"，回归花果山，树起"齐天大圣"的旗号，这种对天庭的公然蔑视，对自由和尊严的大胆追求，叶昼为之竭力喝采："大官便做，小官便不做，此猴尚有拣择，在行"（第四回旁批）；"爽快，要做便自家做了，何必在他人喉下取气"（第四回旁批）。他偷蟠桃、吃仙丹、喝御酒，在气象森严、威不可犯的天庭中扮演了一场滑稽的儿戏，即使至高无上的玉帝也是"如道力何"（第五回旁批）——毫无办法。他甚至于声称"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帝王有分传"，这种"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鄙夷皇权的宣言，叶昼也是为之叫好："说得是"（第八回旁批）。这些地方，叶昼对孙悟空的叛逆性格都是高度赞赏，极力肯定的。除了神性的一面，叶昼同时注意到了孙悟空性格中猴性的一面：机灵、聪颖、顽皮。他往往用一字概括："猴"！"趣"！而对其恶作剧，又批为"顽猴"、"恶猴"、"此猴可恶又可喜也"。不过，他并非一味赞美，对于不符合孙悟空性格的地方，叶昼往往善意地嘲讽。比如第一回中还从未离开过花果山的石猴就能引用《论语》："列位呵，'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叶昼批道："老猴也曾读《论语》？"第三十一回中，孙悟空责备公主不孝，竟引经据典，叶昼微哂道："孙行者着实讲道学。"这里，叶昼实则强调了人物的语言必须与人物的性格保持一致。

同《水浒传》的评点一样，叶昼十分注意人物性格的"同而不同处"。他常将孙悟空与猪八戒进行比较："描画孙行者耍处，猪八戒呆处，令人绝倒，化工笔也"（第三十二回总评）；"描画行者耍处，八戒笨处，咄咄欲真，传神手也"（第三十八回总评）。这都表明了叶昼对人物性格刻画的高度重视。

四、叶昼在托名李贽批书的同时，也继承了李贽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风格，常常借端讽世，将艺术的笔锋直接刺向了地狱的阎王和天堂的玉帝。第三回中，孙悟空打入森罗殿，十代冥王"见他面貌凶恶"，一个个唯命是从，眼睁睁地看着他将生死簿一笔勾销。此处旁批云："阎王也怕恶人"，总批又云："常言'鬼怕恶人'，今看十王之怕行者，信然，信然！"分明是对阎王怯懦的一种嘲讽。对于玉帝，这种嘲讽同样是毫不容情的，第四回中，美猴王不满"弼马温"的末等之职，愤而回山，对众猴道："活活羞杀人，那玉帝不会用人。"此处旁批云："玉帝不会用人，奈何！"蟠桃会上，玉帝因孙悟空"乃无禄人员，不曾请他"，惹得他大闹天宫，叶昼旁批云："原不该有许多名色分别，还是玉帝不是。"无庸讳言，阎王的怯懦和玉帝的昏愦，自然会使人联想到明朝中后期皇帝的腐化堕落，昏庸无能。而最高统治者的腐败，又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黑暗："原来阴司亦说分上"（第十回旁批）；"却原来阴司亦是一等人情世界"（第三十七回旁批）。这里的"阴司"何尝不是更逼真的现实！在这愤世嫉俗的批评中，叶昼尤为痛恨的是社会上并无才学却又道貌岸然的道学先生。对他们叶昼予以了最辛辣的嘲讽："何圣人之多也？极像讲道学先生，人人以圣自居，却不令人笑杀"（第四回旁批）。可谓嬉笑怒骂，痛快淋漓！

可惜的是，这种借端讽世有时流于一种玩世不恭。比如第五回玉帝让猴王管蟠桃园，叶昼旁批云"着他管蟠桃园，分明使猫管鱼，和尚守妇人也"，纯粹是文人的一种恶趣。另外，一些评点则游离了小说的思想内容，

流露了评者的低俗情趣，反映了叶昼作为一名封建文人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局限。（万君宝）

Lidai Xiaohua Ji

《历代笑话集》 王利器(1912～)编。收集从三国到清末的笑话集约七十种，按年代先后编排。包括《笑林》、《启颜录》以至《笑林广记》、《一笑》等。除专书外，已亡佚的笑话也加以辑集。宋代以前的笑话收得较宽，元明以后的笑话则有所选择。书前对所收作品都有较详细的解题说明，书后附录《历代已佚或未收笑话集书目》，因此可作研究古代笑话的专题目录使用。但因沿袭前人旧籍，偶有考订疏漏。如《谐噱录》题唐朱揆撰，实无所据，其中《戏白》、《三鹿郡公》两条出自题冯贽撰的《云仙散录》；《劫墓贼》条出自刘斧的《摭遗》，实非唐人作品。《群居解颐》据《说郛》(重编本)补辑四条，实出元輾然子《拊掌录》。有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6)、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1)。

（程有庆）

lishi yanyi xiaoshuo

历史演义小说 明清长篇小说创作题材。源于讲史。宋人说话四科，讲史居其首。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概括此类小说特点时说："是讲历史上底事情，及名人传记等；就是后来历史小说的起源。"又说："讲史的体例，大概是从开天辟地讲起，一直到了要讲的朝代。"《三国志演义》成书后，在明、清两代形成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高潮，不下数十种，蔚为大观，甚至出现了总揽全史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

历史演义小说除讲述诸朝代史之外，叙一时故事，而特置一人或数人者，亦属此类，《水浒传》即其一。后出者尤多，如《皇明英烈传》、《宋武穆王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将全传》、《五虎平西平南传》等。

（刘 辉）

Lixianjing

《立宪镜》 清代小说。十回。署"杭州戊公演义，谢亭亭长平论"。撰者姓名及生平不详。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新小说社刊。

写侨寓中州的金人先生，出洋至英、比、法、德诸国游历考察，预备将来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归国以后，忽见报上刊载预备立宪的上谕，欢喜之极，决意至上海探听国民程度，巧遇来上海进学堂的开封富户陶哲君，甚为相得。又与扬州朱子张相识，原来朱子张是捐的候补道，奉抚台委札来上海调查租界自治章程。金人因而与一班维新人物相识，见他们叫局狎妓，纵酒打牌，文明戒烟会长却躺在烟榻上大抽不已。深夜，四马路火起，救火会踊跃救火，然包探竟诬良为盗，私刑拷打，借此敲诈。金人便约陶哲君同托朱子张向公堂委员申诉弊窦。适留学英国之白理雪向陶哲君筹措货费，金人便与陶哲君同往送行。金人闻白理雪去伦敦学工艺，便托其物色工艺的教习，借材异地，以为兴办工艺学堂之需。陶哲君闻言，慨然愿承当办学经济之责，金人大喜。长江一带有个大盗亨利，因父母相继去世，流落江湖，入了劫济堂，因本领既好，人又刚正，被推为会长。会中得了预备立宪消息，议定暗杀贪官污吏为宗旨。亨利在扬州杀了邹七，来上海租界权避，又到吴江投同党花禍凝暂避，谈起预备立宪，颇对无行业的假新党愤懑异常。金人与陶哲君寻朱子张不得，又商议往访菁莪学堂，不料走错路头，误入自由村，壁间悬着一副"剩好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的对联。主人不在，得老妪热情款待，留宗于家。夜间梦遇革命党造反，立宪不成了。结尾云："须知此去要造一个花团锦簇的新世界，遇一个旋转乾坤的大人物，且听续编分说。"然续编终未见。

《立宪镜》是自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后出现的一批以立宪为题材的小说作品之一，作者自称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唤起一般国民之预备，使人人有预备之精神"，并且自谓"作者非徒镜人，要以自镜"，所以题名《立宪镜》。小说主人公金人，也只是一个寻常人，"不过于丧心昧良之事，知之而不敢为，为矣而猛然返，如是而已"，所以写来比较平实，非一味骂世的戏谑小说可比。

（欧阳健）

Lixian Wansui

《立宪万岁》 清代小说。作者署"趼"即吴沃尧。发表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月月小说》第五号。标"滑稽体"。后收入《趼人短篇九种》，光绪三十四年上海月月小说社出版；《趼人十三种》，宣统元年(1909)上海群学图书社出版。

清光绪丁未刊本《立宪万岁》书影

《立宪万岁》采用荒诞魔幻的艺术手法，讽谕时事，揭露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玉皇大帝闻说下界立宪，召集群仙及诸佛菩萨前来会商。或言岂可用夷变夏；或言天演淘汰，适者生存。于是决定派齐天大圣孙行者、哪吒三太子、雷公、神行太保戴宗、列御寇五大臣到外国去考察，特聘留学日本的猪八戒为翻译官。诸佛菩萨座下的众畜生担心一旦立了宪，门包要革除，于是派玉兔持太上老君的七返火丹去炸五大臣，未果。五大臣到了外洋，遇见《三国志演义》上魅死孙策的于吉，于吉现身说法："今日革命党有机会可以赚钱，我便高谈革命；明日立宪党有机会可以做官，我便高谈立宪。"五大臣考察回来奏请立宪，玉皇允准。小说结尾写众畜生围观一张天曹官报："探得通明殿最近消息云：朝旨以改定官制

为立宪之基础……照下界分设各部，以一事权。"任命太白金星为礼部大臣，二郎神为陆军部大臣，东海龙王为海军部大臣，吕洞宾为度支部大臣，猪八戒为外务部大臣，哪吒为邮传部大臣等等，通明殿上，一片欢呼之声，皆曰立宪万岁。神魔同台演出一幕"立宪"闹剧。玉皇大帝象征皇权，诸天神佛象征守旧颟顸的显贵权臣，众畜生象征营私舞弊的官僚。小说嬉笑怒骂，淋漓尽致，寓庄于谐，辛辣而又幽默。惟将眼向后长的申公豹比拟革命党，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局限。

（林　薇）

Liqing Ji

《丽情集》　宋代传奇小说集。张君房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二十卷，《麈史》卷中则说是十二卷。原书已失传，《类说》卷二十九收有节本，只有二十四条，文字极为简略。《文苑英华》、《绿窗新话》、《绀珠集》等书亦引有佚文。今可考得佚文近四十条，约略知其内容。书中多数故事采自唐人小说，保存了一些罕见作品的片断。如《烟中仙》辑自南卓的《烟中怨》，叙谢生与渔者杨父之女联句，遂求婚为夫妇，七年后杨女突然逝世。又过一年谢生见杨女立于江上烟中，自称本为仙女谪居人间。此篇《绿窗新话》引作南卓《解题叙》，沈亚之《湘中怨解》则称为"烟中之志"。仅见此残文。《崔徽》条录存了元稹《崔徽传》(或《崔徽歌序》)的残文，亦可珍贵。

较为重要的篇章如《长恨歌传》，《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收《丽情集》本为附录，与《白氏长庆集》所附及《太平广记》所载文字颇多不同，常为研究者注意。其中如"诏浴华清池，清澜三尺，中洗明玉，莲开水上，鸾舞鉴中。既出水，娇多力微，不胜罗绮"；又如"太上皇就养南宫，宫槐夏花，梧桐秋雨，春日迟迟兮恨深，冬夜长长兮怨急"，都不同于通行本，文辞华艳，似出晚唐五代人手笔。有人认为《丽情集》本更近陈鸿原作，但从全书情况看，恐有后人修改成分。又如《燕子楼》条，即所谓张建封家姬盼盼守节的故事。叙白居易和作盼盼的三首《燕子楼诗》，又作一诗讽其不能随主人同死，实际上完全出于捏合虚构。三首《燕子楼诗》本为张仲素所作，白居易诗序里已载明。白居易另一首"黄金不惜买蛾眉"的七绝，原题作《感张仆射诸妓》，并非为盼盼一人而作。而且，张仆射指张愔，乃张建封之子。这个故事情节结构巧妙，是一篇很动人的小说。后人信以为真，如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以至《警世通言》中的《钱舍人题诗燕子楼》，都采用《丽情集》的说法，因此影响极广，传为佳话。惟《绿窗新话》引此作《丽媚记》，或即《丽情集》之讹，或张君房自有所本。《三乡题》一条，出自《云溪友议》卷中《三乡略》，但《类说》引文却有一段隐语，为《云溪友议》所无。题诗者自署作："姓二九，下父后。玉无瑕，弁无首。荆山石，往往有。"后面有李舒解开了这个谜，说作者姓李名弄玉。这也像是小说家的敷演修改，在妇女题壁的故事里加上一个作者姓名的谜语，就更富于传奇性了。

有一部分来源不详的故事，如《黄陵庙诗》条，叙开宝(968～975)中贾知微遇曾城夫人杜兰香及湘君、湘夫人二妃于巴陵。曾城夫人留贾生止宿，并赠以秋罗帕裹定命丹五十粒。此事又见于《异闻总录》卷二，文字较详。《薛琼琼》条，《岁时广记》所引最完整。叙唐明皇时狂生崔怀宝遇见宫中第一筝手薛琼琼，作词求与相见，乐供奉杨羔助之成婚。薛琼琼随崔潜逃，后为人发现，追回京中，杨贵妃为之乞恩，赐婚崔生。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后世曾编为戏曲、小说，又有所演变。其中崔怀宝的一首词，如果确为天宝年间的作品，则是词史上的重要史料。

书中有一部分为宋人故事，除上述《黄陵庙诗》条外，如《爱爱》条所叙杨爱爱的爱情悲剧，原为苏舜钦文，或即《爱爱歌序》。亦见《侍儿小名录拾遗》，引作苏子美《爱爱集》。《绿窗新话》引《任生娶天上书仙》条，亦见于《青琐高议》卷二，原文末有庆历甲申(1044)纪年。如属张君房自撰，则已入耄年，也可能文字有误。

从现存佚文看，《丽情集》中多数为爱情题材，大部分出自唐人著作，但不完全是传奇小说。有些只是诗歌及其序文，并没有完整的故事，近似诗话。有些修改增饰，是否出自张君房之手，已不可详考。从中可以看出本书的一些特色：一是以爱情故事为主，都以女性为主角，因此《郡斋读书志》说它的内容是"编古今情感事"。一是收录诗歌，近似《本事诗》、《唐诗纪事》等书。书中的传奇文往往有歌行与之配合，或为唐人原作，如《长恨歌》、《李娃行》、《崔徽歌》等；或为他人追拟，如《霍小玉歌》、《无双歌》等，只存残句，作者不详。《丽情集》是唐宋小说的一个独具特色的选集，收有不少著名故事，在宋代常为人引用，不少宋人所注的诗词集都引《丽情集》为证，可见其资料价值较高。其中许多故事曾被后人改编为戏曲及通俗小说。明杨慎亦编有《丽情集》一书，即袭用其名。

（程毅中）

Lijing Zhuan

《荔镜传》　明代文言小说。二卷六十九则。一名《荔镜奇逢集》、《奇逢全集》。不署撰者。英国牛津图书馆藏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北京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双红堂文库并藏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刻工粗劣。

书叙温陵陈必卿(陈三)，父尝为潮阳令，以必卿与潮城富室女王碧琚(五娘)缔姻。父后致仕归籍，因路遥道阻，悔之。旋必卿送兄眷赴广，途经潮城，适值上元，因赏月与碧琚偶会，一见倾心。必卿去后，潮有林玳者，乃安抚之子，慕碧琚美色，遣媒求婚。碧琚父畏玳权势，许之，而碧琚坚不适玳。未几，必卿返潮，经碧琚楼下，匆促间碧琚抛荔与之。必卿感其意，乃留潮。必卿无由接近碧琚，闻碧琚家有宝镜，乃饰为镜工，佯将其打碎，求赎为奴。二人因得相近，由爱慕而至情深。旋经碧琚

婢益春相助，二人得效鸾凤。后必卿、碧琚情迹渐露，林家催婚甚急。玳复讼于官，必卿、碧琚私逃被执。必卿发配崖州，碧琚则闭户不嫁。旋必卿之兄升任河东巡抚，必卿遂得释，并迎碧琚以归。

陈三、五娘爱情传奇在闽南地区和南洋侨界家喻户晓，世代传诵。小说《荔镜传》和潮曲传奇《荔镜记》正是这则爱情故事在文学作品中的最早反映。

（吴　敢）

Lianchengbi

《连城璧》　见《无声戏》。

Lianziping Yanyi Zhuan

《莲子瓶演义传》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三回。全称《后唐奇书莲子瓶演义传》。不题撰人。同治十年(1871)瀛海轩刊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上海书局石印本改题《银瓶梅》。

书叙唐玄宗年间侠士除奸平叛、报仇雪恨事。苏州刘芳乃丹青高手，妻颜氏美丽贤惠，兵部尚书之子裴彪见色起意，设计诬陷刘芳勾结盗匪，使刘芳死于酷刑之下。颜氏得其门人梁琼玉帮助，女扮男装逃出家门，被迫上二龙山避难。刘芳弃尸荒郊，却被友人陈升以莲子瓶救活。裴彪之父系李林甫奸党，又与武三思余孽勾结，图谋不轨。刘芳冤情终于上达玄宗，刘芳、陈升、梁琼玉奉旨征剿奸党，裴家父子以及党羽尽被诛灭。莲子瓶系仙翁所赠，大仇已报、大功告成之时，又被仙翁收回。小说写奸臣与盗匪勾结，侠士与忠臣联手，把个人恩仇与社稷安危组结在一起，中间插以神仙道化，这种情节构架在道光、咸丰年间的小说中多有所见，如《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绣球缘》等等。光绪二十六年石印本书末附言云："又有续笔，至安禄山叛乱、唐明皇出西蜀复回唐天下而有郭子仪大功、李光弼次功。看官欲追此事，不日已有刊行矣。"似有续书，但未见。

（俞　文）

Lianqingren

《恋情人》　清代小说。六卷十二回。一名《迎风趣史》。不题撰人。今存啸花轩刊本及抄本。日本秋水园主人《小说字汇》所附引用书目有此书，可知在乾隆或乾隆前已刊行。此书系《巫梦缘》之删改本，主要将原书回前的诗词及其评语、卷末的联语、书中的词曲、回末的总评均删去。

（石昌渝）

Liang Datong Guming Ji

《梁大同古铭记》　唐代传奇小说。李吉甫(758～814)撰。李吉甫，字弘宪，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德宗时为太常博士，博洽多闻，曾任忠、郴、饶等州刺史。宪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元和二年(807)，擢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元和三年出任淮南节度使，元和六年再度入相。元和九年暴病卒。以削弱藩镇割据势力，因功封赵国公。著有《六代略》三十卷、《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五十四卷)。《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六有传。

《梁大同古铭记》，《新唐书·艺文志》总集类著录，一卷。当即《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一所引《郑钦悦》条，原注"出《异闻记》"("记"当为"集"之讹)。《绀珠集》卷十所引《异闻集》摘引本文，题作《钟山圹铭》。《全唐文》卷五百一十二节录其论，题作《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唐宋传奇集》即据以标题。

本篇叙天宝中有隐者任升之，其五世祖于梁大同四年在钟山废墓中得古铭，文字隐秘，无人能解，贻书问于郑钦悦。郑复书为之解破，古铭文暗示，从建武四年(28)三月十日葬，至大同四年(538)七月十二日圮，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贞元中李巽与李吉甫谈及此事，其后李吉甫又从隐者张玄阳得到任升之与郑钦悦的往来书信，即编次之，并著论于后，纪年为贞元九年(793)。这篇纪事以编次任、郑二人通信为主，又详记故事传述的过程，既具有纪实性，又具有趣味性，是一篇很好的记传文。但故事情节十分离奇，构思非常巧妙，似出小说家的创作，所以陈翰把它收入了《异闻集》，鲁迅也录之于《唐宋传奇集》。

（程毅中）

Lianggong Jiu Jian

《梁公九谏》　宋代话本。佚名撰。有士礼居刻本，源出赐书楼藏旧抄本。卷首载范仲淹《唐相梁公庙碑》，作于贬官番阳时，当在明道二年(1033)之后。卷末后题作《唐狄相梁公九谏》。前有无名氏的《梁公九谏序》说："世有《梁公九谏词》者，即赵岐所谓外堂也。传述既久，旧本多谬。与本传互有同异。"可见原称作《梁公九谏词》，当与敦煌本《苏武李陵执别词》及《春渚纪闻》所谓《后土词》相近。"赵岐所谓外堂"一句语意不明，似指后汉赵岐在自己预建的墓室里画了图像，又加上的赞颂(《后汉书·赵岐传》)。《梁公九谏》大概即狄仁杰九谏图的讲解词。

有梁公九諫詞者即趙岐所謂外堂也傳述既久舊
本多謬與本傳互有同異觀者不能無憾今三復叅
考訂其訛而補其闕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倘博古君
子别求明本而正諸不亦宜乎

第一諫

則天皇帝臨御廢東宮太子爲廬陵王遂貶房州千
里却立武三思爲儲君一日會朝問諸卿等意是如
何諸大臣盡皆拜舞謝勅山呼萬歲皆稱賀得人矣

士礼居刻本《梁公九谏》

本文分九段，叙武则天废太子为庐陵王，想传位于侄子武三思，狄仁杰九次劝谏武则天，反复说明"合立庐陵王为储君，武三思终当不得"。如第二谏说，从前北方单于侵犯唐朝边境，命武三思招兵出战，"前后十余月，招召人数不满千百；庐陵王代之，不经旬日，计兵千万"，足以说明人心向背。这段故事见于《资治通鉴考

异》引李邕的《狄梁公传》及张鷟的《朝野佥载》(今本卷三)。第六谏说武则天梦与大罗天女下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将,频输天女",醒后问大臣们梦兆如何。狄仁杰说"局中有子,不得其位",就是指太子庐陵王被贬房州的境况。这段故事见于李肇《国史补》卷下,《新唐书·狄仁杰传》说同时对答的还有王方庆。第七谏说武则天梦鹦鹉折断双翅,狄仁杰解释说:"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庐陵王乃陛下之双翅也。"这段故事也见于《朝野佥载》(今本卷三)。

《梁公九谏》多取材于《狄梁公传》等唐代史料,同时又采用了民间文艺的表现手法。如第八谏讲:"则天令武士于殿前置油锅,宣狄相入朝。则天问狄相曰:'若改见前解,则与卿长保富贵;若不改见前解,这殿前油锅是卿死处。'"狄仁杰在据理辩论之后,就"褰衣大步欲跳入油锅"。这样的情节也见于元人杂剧《赚蒯通》以及《三国志演义》第十八卷邓芝使吴一节,显为说话人的常用手法。《梁公九谏》文字朴拙,间用口语,如第二谏武则天问狄仁杰:"卿是一个人,争知天下人心?"第三谏武则天又问:"朕自为君以来,有什么圣明?有什么无道?"全篇历叙九次进谏,源自汉人《七谏》、《七发》等,而语言繁复俚俗,又近于敦煌变文,但没有诗赞唱词,或已删落。九谏之名也可能取自唐张仁亶《九谏书》(有敦煌遗书残本)。 (程毅中)

Liang Jipei

梁纪佩(约1879～1920) 清末小说家。原名梁祖修,又名梁颂虞,号醉眠山人。南海(今属广东)人。是清初被誉为"岭南三家"之一的著名诗人梁佩兰后人,监生。清末从海外归国,任广州报馆主笔。1909年,与友人组织悟群书社,并从事小说创作。据李育中《广东小说家杂话》记录,梁纪佩所创作的小说有《林则徐》、《叶名琛失城记》、《外交泪》、《近世党人碑》、《岑督西征》、《七载繁华梦》等多种,晚年还著有《粤东新聊斋》,内中辑录粤东逸闻掌故颇多。其小说除《七载繁华梦》外,今大多散佚不存。 (晓 舒)

Liang Qichao

梁启超(1873～1929) 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学者、文学家。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初肄业于广州学海堂,习训诂词章之学,后入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学习,并协助康有为从事改良主义理论的著述及编校工作。光绪二十一年入京参加会试,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强学会成立,任书记员,主持《中外纪闻》。次年至上海,任《时务报》总撰述,著《变法通议》,编《西政丛书》。光绪二十三年至湖南,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参与南学会,宣传新学,鼓吹变法,积极推进维新运动。翌年春入京,襄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又以六品衔专办译书局。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旬刊,继编《新民丛报》月刊。光绪二十八年冬创办《新小说》杂志,继提出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后,又号召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对当时思想界、文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后,先后组织进步党和研究系,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其间,曾策动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又支持段祺瑞马厂誓师,讨平张勋复辟。晚年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和南开大学等校教授,专事讲学和著述。著有《饮冰室合集》。

清末,梁启超在致力于小说界革命时,除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小说(未完)、译述《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经国美谈》等西方小说外,还发表了有关小说的论著,如《变法通议·论幼学第五·说部书》、《译印政治小说序》(后改题《佳人奇遇序》,文字略有不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广告)、《普及文明三利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中国未来记绪言》、《小说丛话》及《告小说家》等,尚有其他文章论及小说,吉光片羽,亦甚精湛。综而述之,有如下几点。

第一,为了把小说充当资产阶级改良派推行改革的工具,竭力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首先,他强调欧美、日本利用小说之力而推进了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译印政治小说序》)又说"西方教科书之最盛,而又以游戏小说者尤多;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蒙学报演义报叙》)。又说托尔斯泰"其所著书,大率皆小说,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因此,他认为小说与学术一样具有"左右世界之力",强调了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他还从与经史的对比中强调小说的功能,说"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译印政治小说序》)。从小说对普通国民的关系方面,大胆地否定"六经虽美"而"不能教",犹不如小说,把小说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提高到经史、语录、律例之上。不惟如此,他更与文学创作的其他各种体裁比较,认为小说不仅能描摹"现境界",而且能"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梁启超如此高度评价小说的文学价值,一据小说本身所具备的功用特点,一据其为宣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虽不免有过分强调小说社会作用之嫌,但却打破千百年来鄙薄小

说的传统偏见，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为清末小说界改良奠定了理论基调。

第二，倡导并推动了清末的小说界革命。首先，梁启超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他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所以倡导小说界革命，一是不满于封建文人学者鄙薄小说；二是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皆"儇薄无行者"所为，"于是小说家言遂至毒天下，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未始不坐是"(《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三是欲改良小说使之成为普及文明，即启蒙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利器(《普及文明三利器》)。综其所论，显然在于把小说创作纳入其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轨道。其次，主张翻译介绍欧美、日本等国西方资产阶级的小说，作为普及文明之具，并从中借鉴其思想与技巧，以改良中国小说。为《新小说》杂志拟载的翻译小说就有《罗马史演义》、《十九世纪演义》、《自由钟》、《洪水祸》、《亚历山大外传》等十余种，虽未完全译载刊行，但《新小说》及其主持的译书局(日本横滨)及广益书局(上海)还是发表或出版了多种翻译小说。他并亲自译有几种。在输入欧美、日本的小说中，尤其重视输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小说。梁启超是输入政治小说概念的第一人。他解释说："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这种小说的体制系"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普及文明三利器》)。他据此而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小说即效法这种体制与格调，自称"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新中国未来记绪言》)。再次，为小说作出新的分类，为改良小说或新小说的创作题材，揭示了较古典小说更为广泛而现实的内容范围。他草拟的《新小说》杂志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可视作他的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的宣言。他列举各种小说，一一为之介绍，并归纳为十类：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除最后三类沿用传统小说分类旧称，其他均据小说的思想内容或题材范围作了新的概括和称说，为小说改良揭示了创作的指向，对清末小说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时出版的小说单行本或小说杂志，各篇小说之前，无不标明类别，以昭明读者，可见其影响之广泛。最后，倡导小说写作须应用俗语文体。白话小说，古已有之，至明、清尤为文人创作小说所用。梁启超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而"宋、元以降……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所以他的结论是"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小说丛话》)。他还在《变法通议・论幼学第五・说部书》、《蒙学报演义报叙》、《新民说・论进步》等文中，论及"言文合一"，提倡俗语文学，用白话写作小说，以便利普通国民阅读。



《新小说》封面

第三，探讨了小说的艺术特点与创作规律。其一，揭示了小说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艺术特点(《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故"此种文体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有非寻常文家所能及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其二，揭示了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指出写作小说有写实派和理想派之别。写实派能将现实世界"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摹写其状"，使人们对"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的现实生活有更深切的认识，不仅知其然，而且能知其所以然，从而使自己"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由"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而获得"行而知，习矣察"的成效。理想派则因为人们"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颇狭短局而至有限"，则须"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以满足人们"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能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的了解和追求，"而导其根器"发生变化。认为"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而这两派之创作规律"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皆足以移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此论实初步接触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问题。其三，揭示了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四种艺术感染力量。指出：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小说对读者有潜移默化的形象感染作用。二曰浸，"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小说对读者的感染具有持续久、入而深的力量。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使人们)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小说能冲击读者情感，使之情不自禁地被打动，因情动而被吸摄。四曰提，"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书影

界”，产生“移人”、“化身”的作用，所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是指读者的感情融化于作品中，发生共鸣，达到了忘我境界。他认为正因小说有这四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小说为“度世之不二法门”，“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而“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其实，梁启超所论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力，也就是指小说形象化特征所给读者感受而具有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感受作用。总之，梁启超论述小说的艺术特征及其创作方法等，为他的提倡小说界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其论述过程中，明显地反映出梁启超的所谓小说理论是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思潮的影响，而且以西方资产阶级近代化的思想、理论、原则和标准，乃至近代化的尺度、方法来研究小说及文学，促使清末文学评论和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也须看到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由于他的改良主义和功利主义，也由于他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因此造成了他的某些立论的片面性，如过分夸大文学或小说对社会、政治的作用，而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凡此种种，均表现了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

(王杏根)

Liang Si Gong Ji

《梁四公记》 唐代传奇小说集。旧题张说撰。唐人顾况在《戴氏〈广异记〉序》云“国朝燕公《梁四公传》”。张说在玄宗时封燕国公，故知《梁四公记》当出自其手笔。《新唐书·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作《四公记》，卢诜撰，注云“一作梁载言”。《通志·艺文略》传记类讹作《梁四公子记》，卢诜撰。《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著录梁载言《梁四公记》一卷。《崇文书目》传记类作《四公记》，无撰人。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题张说撰，但他又列举《新唐书·艺文志》、《馆阁书目》、《邯郸书目》所记，据“此书卷末所云田通事迹”，认为《邯郸书目》中云“载言得之临淄田通”之说较为可信。又说：“其所记多诞妄，而四公名姓尤怪异无稽，不足深辨。”但今存佚文中，并无有关田通内容，故无法判断《邯郸书目》所谈的情况。李宗为在《唐人传奇》中据陈振孙之考辨，又结合篇中有杂陈占卜释老而轻朝士儒生的内容，进而断言此书是高宗时临淄方士田通撰，盛唐后又为方士附会张说以抬高身价。但顾况去张说不远，所记较为可信，姑属张说撰。另，据《新唐书》、《旧唐书》张说本传载，说晚年因“引术士王庆则，夜间祷解”，喜占卜释老事被人弹劾罢政。《新唐书·方技传》又载说请浮屠泓看宅气，谈吉凶。故推测此书或是他晚年所撰。

《梁四公记》今存佚文三节，见《太平广记》卷八十一《梁四公》、卷四百一十八《五色石》、《震泽洞》，皆下注“出《梁四公记》”。《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三亦存佚文，可结合《太平广记》互校之。《古今说海》取《震泽洞》条，改题《震泽龙女传》。《五朝小说》、《龙威秘书》等亦取此条，录入《龙女传》。

《梁四公》叙梁天监年间，有蜀闯、𩕄杰、𦐇𦐇、仉肾四位异人谒见梁武帝，故名之曰梁之四公。蜀闯公卜鼠，𦐇𦐇公知帝女殒亡，𩕄杰公鉴别高昌进贡异物和扶桑国使贡方物，仉肾公应对礼宾问答皆能先见，又精儒道及梵语释说。本篇在形式上类似汉代枚乘《七发》、东方朔《答客难》，从内容上类似晋人张华《博物志》。《五色石》叙天目山人全文猛发现一块五色石，献于梁武帝，石上闪光，有声如雷。𩕄杰公认为是上界化生龙之石。帝命人琢为瓯，以盛御膳。后有赤龙入殿，拥石瓯而去。《震泽洞》叙梁之仰公䏲误堕洞中，见到龙宫，出即告之梁武帝。𩕄杰公谓洞有龙穴，东海龙王第七女在洞中守卫珠宝。派罗子春兄弟以蜡涂身，又持制龙石、龙脑香入洞，龙女知梁武帝之意后，赠明珠以报。综上述可知，《梁四公记》在列异故事之中杂入博物内容，更将一些小故事联缀成篇，又往往采用问答的形式，铺陈夸饰，体现了唐人早期小说的一种形式。

(刘荫柏)

Liangwudi Xilai Yanyi

《梁武帝西来演义》 清代小说。十卷四十回。署“天花藏主人新编”。永庆堂余郁生刊本，首有天花藏主人康熙十二年(1673)序，题“天花藏主人新编，永庆堂余郁生梓”。后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抱青阁刊本，首《序》与余氏永庆堂刊本序不同，然第十七、二十一、二十五、二十九等回题“天花藏主人新编，永庆堂余郁生梓”，至少是部分地利用了永庆堂旧版。又有咸丰元年(1851)裕国堂刊本，不分卷。

书叙南朝梁武帝建功立业以及累修成佛的故事。梁武帝与郗皇后均自西来，梁武帝为菖蒲精(蒲罗尊者)转世，郗后为水仙精(水大明王)转世。梁武帝得王茂、陈刚和柳庆远等人辅佐，破北魏，灭齐东昏侯，受禅即位建立梁朝，后与北魏战争经年，杀戮太多而殊觉不安，遂修佛事以求解脱。郗后妒忌成性，残害嫔妃宫女，死后变蟒求梁武帝广作佛事以解其劫。梁武帝遂一心向佛，不理国事，于是朝纲紊乱，侯景反叛。梁武帝被叛军困于台城，得道飞升往西方而去。他在云端说偈道：

“西方来，西方去，大事因缘在何处？电光石火费奔忙，何不安心作帝位。”小说故名“西来演义”。作品采用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取材兼采史实，掺入因果神怪之说甚多。梁武帝好佛及郗后变蟒事均见《六朝事迹编类》，元明戏曲多有搬演者，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三十七《梁武帝累修成佛》亦据其逸事演述。但小说仍以叙述历史为主。书中将宋代成书的《文苑英华》归在昭明太子萧统名下，可见作者并非嗜学之文人。 （王宜庭）

Liangban Qiuyu’an Suibi

《两般秋雨庵随笔》 清代笔记。八卷。梁绍壬撰。梁绍壬，字应来，号晋竹。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道光年间举人，官至内阁中书。此书内容以评述诗文，记载风土名物、掌故为主，间有考证。也记载了一些文学故事，保存了一些小说史料。其中，关于小说起源的论述，关于《隋唐演义》、《五虎平西》本事的考辨，均可供参考。现存道光十七年（1837）钱塘汪氏振绮堂刊巾箱本，光绪十年（1884）钱塘许氏吉华室重刊本，以及《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等。

（刘 蕤）

Liang Han Kaiguo Zhongxing Zhizhuan

《两汉开国中兴志传》 明代小说。六卷四十二则。西汉四卷二十八则，东汉二卷十四则。书无序跋，不知撰人。题抚宜黄化宇校正，书林詹秀闽绣梓。



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两汉开国中兴志传》封面

本书首叙周文王梦兆飞熊，待秦始皇得梦求长生，始演西汉开国事。重点描绘楚汉相争，汉王拜韩信为帅，垓下一战，楚军大败，项羽自刎乌江，大汉立国。后从王莽杀平帝立子婴起，演东汉事，至光武灭寇兴东汉止。

故事情节与元刊本《前汉书平话》续集大体相同，平话里一些虚构情节，也基本保留书中，如《高帝伪游擒韩信》中说蒯通等劝韩信不要出见刘邦，不听，被擒。又如刘邦杀了韩信、彭越、英布之后，张良隐退，也与平话相同。《吕后据位专朝政》之后，系与平话吻合，只有文字略有删改。两相比较，足见《志传》与平话的传承关系，有人认为此书出于《全汉志传》，但从故事较为简略、情节又相当离奇来看，更接近于平话，当早于《全汉志传》。

现存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本。

（吴 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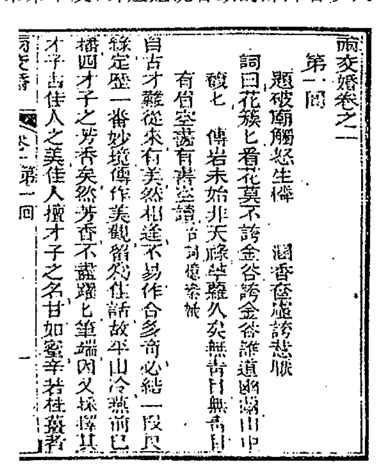
Liang Han Yanyi Zhuan

《两汉演义传》 明代小说。十卷。一名《东西汉演义传》。系甄伟《西汉通俗演义》与谢诏《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合刊为丛书，始于明季剑啸阁批评本。书首冠以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显系伪托。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原刊本，又有清初金阊书业堂刊本，书名《东西汉全传》，别题钟伯敬评。大连图书馆藏清初拔茅居刊中型本，书名《东西汉通俗演义》，西汉六卷，东汉四卷，亦题钟伯敬评，内容较书业堂本为全。西汉部分始于秦公子异人被虏入赵，终于汉高祖之死；东汉部分起于王莽建立新朝，终于汉桓帝。 （吴 敢）

Liangjiaohun

《两交婚》 清代小说。十八回。又名《双飞凤》。全称《新编四才子二集两交婚小传》，序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系天花藏主人继《玉娇梨》和《平山冷燕》之后的作品。

书叙四川才子甘颐游学到扬州，得到妓女黎青的帮助，认识了辛祭酒的女儿辛古钗小姐。甘颐要娶辛小姐，而辛古钗的弟弟辛发，听姐姐说甘颐的妹妹甘梦人才出众，又一心要娶甘小姐。后由王知县作媒，辛发和甘梦订婚，但暴元帅之子暴文依势要强娶辛古钗。辛家畏于暴元帅的势力，暗中以使女代嫁，把辛古钗隐藏起来；甘颐得知辛古钗已嫁暴公子，万念俱灰，后得黎青的劝解，方悟辛家的移花接木之计，遂安心求取功名，并高中探花，因拒暴元帅的强迫婚姻而被捕，惊动了皇帝，知其原委，遂钦命甘颐为修撰，娶辛古钗为妻；辛发为吏部主事，娶甘梦为妻。甘颐欲收妓女黎青为妾，而辛古钗小姐却不肯轻慢了黎青，劝甘颐娶黎青为记室夫人。


兩交婚卷之一

第一回

題破廟觸怒生憐　闖香奩濫誇悲賦

詞曰花簇簇看花莫不誇金谷誇金谷誰道幽蘭山中馥馥　傳岩未始非天祿學難久矣無青目無青目有箇空談有誰空讀　右調憶秦娥

自古才難從來有美然相逢不易作合多奇必結一段良緣定經一番妙境傳作美觀留為佳話故平山冷燕而已播四才子之芳香矣然芳香不盡躍躍筆端因又採擇其才子佳人之美佳人擅才子之名甘如蜜辛若桂發者

兩交婚　卷之一　第一回

清枕松堂刻本《两交婚》书影

小说情节与《赛红丝》相似，但有所发展。《赛红丝》中宋、斐交婚的基础是世情而非爱情，而《两交婚》则突出了爱情描写。书中的佳人形象也开始由才美型向智慧型转化，尤其是妓女黎青的形象，写得机智过人，远胜于甘、辛四人。把妓女的才智凌驾于官吏、闺阁之上，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观念。

今存清初刻本、富春堂翻刻本与姑苏红叶山房刻

本等。（林　辰）

Liang Jin Yanyi

《两晋演义》　清代小说。二十三回，未完。署我佛山人即吴沃尧撰。发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至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月月小说》第一至十号。标"历史小说"。第一、二、三、六回后有评语。评者未署名，当系作者自评。宣统二年(1910)上海群学社出版单行本。

作者的创作意图是赓续《三国志演义》，原拟规模宏肆，卷帙浩繁，"全书计在百回以外"(《月月小说》第十号附告)，但是仅完成了二十三回，自西晋开国写至八王之乱。作者畴昔喜为诙诡之词，此书则一变而为庄语，以为"撰历史小说者，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自序》)。显然寓有历史反思之义。

司马王朝是一个极端腐朽的政权。统治集团内部，太后与皇后、皇后与太子、中央与诸侯王、诸侯王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残杀和混战，集中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凶残、险毒、嗜杀、疯狂的本性。小说展现了一幅群兽狂斗图，西晋王朝在血腥恐怖的自相残杀中走向覆亡，同时也将国家民族推向毁灭的深渊，酿成惨绝人寰的历史浩劫。

晋武帝司马炎吞蜀、篡魏、灭吴之后，渐恣骄奢淫佚，选取吴宫美女五千，极意声色，又鉴于曹魏禁锢诸王、帝室孤立的历史教训，大封皇族为王，希望诸王屏藩帝室。然而事与愿违，诸王形成强大的割据势力，埋下祸乱的胚基。晋武帝死，外戚杨骏及其女杨皇后伪造遗诏，独揽朝政。继位的晋惠帝是个白痴，一任杨氏集团恣威弄权。杨骏虽行曹操、司马懿之事，却无其才，庸懦寡断。次年，晋惠帝妻贾皇后设计调兵杀死杨骏及其徒党数千人，杨太后被逼饿死金墉城，大乱肇自宫闱。

贾皇后是个妒悍、贪暴的女人，将惠帝戏弄于股掌之上，擅权中宫。她使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楚王司马玮在朝辅政，却又心存猜忌，于是施展两面三刀的毒计：先下诏捏造司马亮、卫瓘谋反，令楚王玮带兵将二人满门抄斩；继而翻云覆雨，又诬陷楚王玮矫诏擅杀大臣，制造了"兔死狗烹楚王被戮"的惨剧。

太子司马遹。非贾后所出，聪颖有令名。贾后蛊惑惠帝，废太子遹，引起朝臣不满，酝酿清君侧，复太子。赵王司马伦拥有兵柄，一向觊觎神器，欲伺机举大事。谋士孙秀献一箭双雕计，劝赵王伦静观其变。贾后蛇蝎心肠，果然用毒药害死太子。赵王伦乘机带兵入朝，大肆杀伐，废贾皇后，以金屑酒赐死，一网打尽朝中盘根错节的贾后集团。

赵王伦进而废掉傀儡惠帝，自登帝位，顿时激起其他宗室诸王的反对，五路兵马杀奔洛阳。赵王伦兵败被杀，惠帝复辟。为了争夺中央权力，诸王各路兵马火并，战云屯结，四海鼎沸。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先后在朝秉政，旋即被杀。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和东海王司马越长期混战。最后，司马颖、司马颙先后败死，司马越独掌了晋朝大权，毒死惠帝，另立太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

八王之乱表现了极大的野蛮性和破坏性，诸王在骨肉相残中几乎全部同归于尽，其死亦甚惨酷：齐王冏被乱刀砍死；长沙王乂被烧红烙铁浑身上下炙烙而死；成都王颖被缢杀。至于生灵涂炭，更加惨不忍睹。一个锦绣般的洛阳城，杀得尸骸塞路，沟渠之中，血流有声；六月长安，死尸山积，无人埋葬，臭气熏天，秽蛆满地；曹魏苦心经营的邺城，殿阁台榭，画栋飞甍，全部付之一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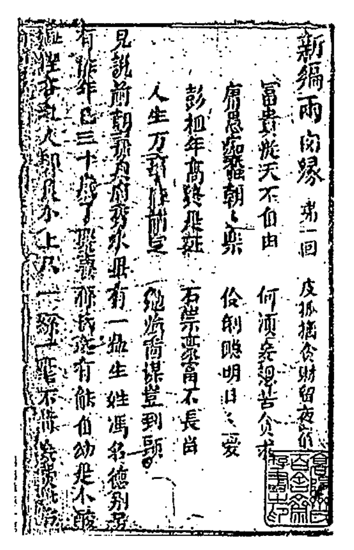
书中有几个人物刻画得比较成功。晋惠帝就是那个以"既无米麦，何不食肉糜"一语传为千古笑柄的昏君，痴呆而又卑怯，内受制于中宫，慑伏于雌威之下，仰其鼻息，"踧踖不安之状可掬"；外被逼于诸王，亡魂丧胆，永远"嗫嚅"、"股栗"，如同一只摇尾乞怜的狗。贾后是权欲与邪恶的化身，为了纵欲，肆无忌惮地破坏封建宗法制度，逼夫、弑母、鸩杀太子，秽乱宫闱，无恶不作。她具有变态的肆虐欲，冷酷、残忍，螫毒与凶焰集于一身，不惜摆设人肉筵席以供奉权力的祭坛。在她身上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泯灭。孙秀则是两晋时代那些性格卑污的文人的典型。他以一介书生夤缘得为赵王门客，百般谄媚，希荣固宠，而得际会风云。他气量褊狭，睚眦必报，野心勃勃，贪鄙无耻。凭着他的诡才奸智，摇羽毛扇，纵横捭阖，终于扶摇直上，窃得国柄，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臣。然而最后他也未能逃脱登高必跌重的悲惨下场。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晋士风的堕落败坏。

书中还穿插了一些传说故事：羊车望幸、石崇斗富、绿珠坠楼、杯弓蛇影、除三害等，点染成趣。小说个别章节写得比较活泼酣恣，大部分则敷演正史，虽然通俗可读，却不免平铺直叙。作者缺乏驾驭复杂纷繁史料的艺术匠心，不少历史人物面目模糊，性格雷同；事件纷至沓来，未能驱遣自如，少有龙腾虎掷的笔墨渲染，读来略觉沉闷。（林　薇）

Liangrouyuan

《两肉缘》　明末清初小说。不分卷十二回。不题撰人。回目呈单句。

书叙嘉兴府秀水县监生冯德(有能)，为人悭吝，三十余岁，妻孙氏不幸染瘟疫身亡。同府柳春之妹，二十五岁已丧夫三年。兄妹二人去坟上祭奠，适遇大雨，来到冯家借宿。由柳春作主，将妹改嫁冯德。冯未花一银，娶了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又有偌大家私，得此巧头儿，高兴异常。婚后月余，恰值端阳佳节，二人去杭州观看龙船。柳春趁他们不在家，与丫环兰香苟合；为作长远夫妻，连夜偷出金珠细软，逃往他乡。北直隶镇平县监生卞鸿，年二十六，有万贯家财，往南京捐纳前程，道经嘉兴府，正遇柳氏，见其貌美，顿生歹意。家人吴才，原是响马出身，献计强行施暴，将柳氏抢到船上。卞鸿逼其就范，而柳氏已怀身孕，孤苦无告。载回镇平，卞鸿之


新編兩肉緣　第一回
彭祖年高終非壽　石崇豪富不長留
人生万事皆前定

美国哈佛大学藏本《两肉缘》书影。

妻瑞娘大发醋意，孤枕难眠，遂与小厮宝玉勾搭成奸。柳氏临产，由吴才骗来之妻全香服侍，卞鸿乘机染指全香。后柳氏生子，取名三元，长到六岁时，请张铁嘴给他算命，柳氏不得已说出其生父八字。谁知张铁嘴刚从秀水为冯德算命归来，告知冯家失火，屋宇焚烧罄尽。柳氏连声叫苦，托张铁嘴代寄香囊，让冯德来此团聚。一夜，卞鸿与全香通奸，不想吴才夜间回来，一刀砍下头来。吴才见杀死主人，“我一生杀多少人，这一死也该的，拿着尖刀，往喉咙一捌”，当即身亡。全篇以冯德将瑞娘、全香收作夫人，三元成人，娶王财主之女为妻，复了本姓，回到原籍享受富贵作结。

小说揭露卞鸿、吴才素行无赖，辄乱乡里，明火执仗，色胆包天，但多有猥亵描写，行文刻露；又以“二色鬼刀下俱丧命”作结，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偏要挂上一顶瑰丽堂皇的“劝善”招牌，并且一定是果报主义，好淫者必得奇祸，这是一切性欲小说的通病。因为好淫者不受社会和法律的制裁，只以报应为惩戒；而果报主义又扎根于迷信，一旦迷信不足以束缚人心，果报主义就失去了效用。这样名为劝善之书，自然变成宣淫诱恶之作。

此书不见小说书目著录，惟齐如山百舍斋藏清坊刻本。齐如山跋语云：“此书不见著录，或因猥亵，曾被禁耶？而各禁书目，亦皆未载，想系当年出版太少，罕有流传也。”

（吴晓铃）

Liangtongshu

《两同书》　唐代杂家著作。吴筠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杂家类著录罗隐《两同书》二卷。《直斋书录解题》杂家类著录《祝融子两同书》二卷，引《中兴书目》云吴筠撰。

现存二卷本，其书采孔、老之书为内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说为内，以孔子治世之道为外，会其旨而同元”，故名“两同”。道家思想甚浓厚，似属吴筠为是，但又不似小说家言，存疑待考。吴筠，字贞节，兼明儒、道两家之学。《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有传。

（程毅中）

Liang Xianling Jingyi Hun Gunü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一。入话系据《耳谈》所记，叙王奉嫁女，因嫌贫爱富，将亲女琼真充作侄女，嫁与富而美的潘华，将侄女琼英反为己女，嫁与贫而丑的萧雅，结果潘华自恃家富，把百万家资败得精光，要引琼真去投靠人家为奴；而萧雅则勤苦攻书，一举成名，官至尚书，琼英封一品夫人。

正文则与入话相反，所叙两县令争恤一石氏孤女。县令钟离义将石氏孤女与己女，同时嫁与另一县令高原的两个儿子，一视同仁，并无厚薄，此系采用《东轩笔录》卷十二、《括异志》卷十《钟离发运》、《国色天香》卷五《名儒遗范·广阴德》所载钟离瑾及王知县等人的事迹。全篇旨在说明切不可凌弱暴寡，利己损人。这不只是对传统题材的因袭敷衍，也不只是对“义”的传统观念的大肆张扬，更重要的是，小说根据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已经萌芽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一个商人贾昌的形象。因石氏孤女的县官父亲曾有恩于贾昌，贾昌便以一片仁义之心，不惜用五十两银子赎出石氏孤女，领养在家中。只因贾昌的老婆素不贤慧，私将石小姐卖给县官钟离义作其小姐随嫁的养娘，钟离义因发现新买来的养娘系前任县官之女，便决心扶持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般看待。作品以贾昌这个商人作为贯穿全篇的主要正面形象，加以热烈的歌颂，纯属小说作者的独创。它向人们清晰地传达了一个新的时代气息：商人已作为一个新兴的正面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对封建道德“义”的赞美仍占突出地位，然而对明代封建道德衰微，利己损人泛滥成灾的社会来说，仍颇具现实意义。

据祁彪佳《远山堂明曲品》，明代有署名觉非子的《增寿记》传奇，写“钟离好义，获增禄寿”的故事，但无贾昌其人。清代无名氏的戏剧《百寿图》系据此小说改编，惟将石璧改为赵章，钟离义改为寇准，故事亦稍有变异。

（周中明）

Liaodong Zhuan

《辽东传》　明代小说。未见。明人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四云：“冯铨害经略熊廷弼者，因书坊卖《辽东传》，其四十八回内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极耻而恨之，令妖弁蒋应旸发于事于讲筵，以此传出袖中而奏致熊正法。”知为明人所作。冯铨藉以陷害熊廷弼。篇幅在四十八回之外。又，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三上：“辽难之发，涿州方任辽东布政，鼠窜南奔。书肆中有刻小说者，内列冯布政奔逃一回，涿州耻之，先令卓迈上廷弼宜急斩疏，遂于讲筵袖出此传，奏诸正法，拟谕以进。”帝谕内阁，有“顷八月二十一日，文华殿讲读毕，卿等五人面献刊行《绣像辽东传》一册，出诸袖中，合词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饰夸功，希图脱罪。’朕亲览之，竖发切齿。况屡经言官郭兴治、门克新、石三畏等形于章奏，

宜即加两观之诛，庶大快万民之愤”之语。又，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上：“《辽东传》一书，为丁辅绍轼等进呈以杀廷弼者。予曾见此传，最俚浅不根，而指为廷弼撰授，尤诬。”《小说小话》也说：“《卖辽东传》(应为《辽东传》)曾见传抄残本，虽多落窠臼，而颇多逸闻。唯冯布政奔逃一回，即涿州与东林构怨之一原因者，则阙之矣。”可见，清代此书犹传。（朴　之）

Liaohai Danzhong Lu
《辽海丹忠录》　明代小说。八卷四十回。一名《丹忠录》。题“平原孤愤生戏草”，“铁崖热肠人偶评”。书首有翠娱阁主人序。关于作者，乾隆刻《禁书总目》，坐实为陆云龙。陆云龙即翠娱阁主人，而在其序中，明确说书出“予弟”，则作者为其弟陆人龙。书成于崇祯三年(1630)。

明崇祯刻本《辽海丹忠录》书影

作品写万历十七年(1589)至崇祯三年之间的辽东战事，真实地再现了明王朝与后金政权拼死争斗的历史画卷，剖析了明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溃败的原因，鞭挞了变节投敌的民族败类，歌颂了舍身为国的忠勇将士。小说的重点是写毛文龙。他本是偏将，辽沈惨败后，去辽南招抚流亡，以不足二百人的兵力，袭取镇江(今丹东)，使朝野为之振奋。后擢平辽总兵，开府皮岛，在极其艰危的情况下，一再拒绝努尔哈赤父子的诱降，不断捣巢袭扰，使后金不敢贸然西犯。因其功高遭忌，后被袁崇焕计杀于旅顺双岛。翠娱阁主人序称：“顾铄金之口，能死豪杰于舌端；而如椽之笔，亦能生忠贞于毫下，此予弟《丹忠录》所繇录也。”作者旨在为毛文龙颂功和辩诬，在盛赞他有勇有谋、有胆有识、为国为民、勋业赫赫的同时，隐然把矛头指向袁崇焕疏列的十二条罪证。小说以事实为依据，并非挟私偏执，对袁崇焕，既抱憾于他自毁长城，又肯定其宁锦保卫战的功绩。

在明末写时事的历史小说中，本书是较为优秀的一部。翠娱阁主人说它“其词之宁雅而不俚，事之宁核而不诞，不剿袭于陈言，不借吻于俗笔，议论发抒其经纬，好恶一本于大公”，并非谀美。小说按史书纪年体例，直接取诸原始资料，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全书以辽东战局为背景，重点写毛文龙的一生，兼顾全局与局部，长于叙事，语言简洁洗炼，惟人物欠精雕细刻，一些梦示终身，神灵护佑的细节，则显得幼稚。今存明崇祯翠娱阁刻本。（苗　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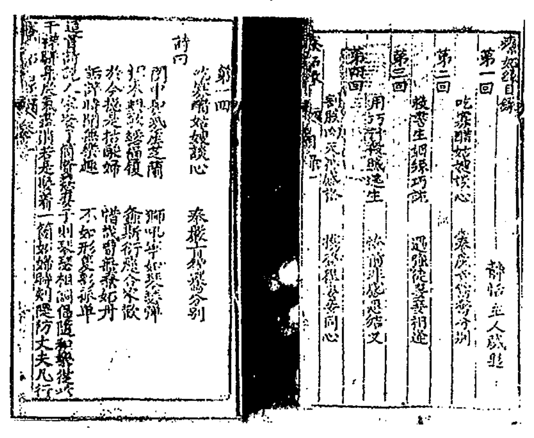
Liaotian Heli Ji
《辽天鹤唳记》　清代小说。十六回。署“日本东京田太郎著，气凌霄汉者评话”。又有续编，未见。清光绪三十年(1904)坊刊本。按甲辰冬月所写之序，署“贾生书于赵家干净室”，又称“不佞不揣固陋，用浅显语句仿章回体裁编成是书”，可知撰者“贾生”即“气凌霄汉者”，实为据日本新闻素材而撰写的时事小说。

本书叙述1904年2月8日在中国东北境内爆发的日俄战争前期的过程及战况。笔者的视角站在日本方面，人物情节皆非虚构。书叙沙俄强盗入侵中国东北，日本帝国以“侠客”姿态打抱不平。双方矛盾日深，日本公使愤然归国。沙俄军队在旅顺口屯兵备战。战争爆发，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海军中将东乡平八郎率战舰二十三艘奔袭旅顺口俄军舰队，并占据仁川朝鲜海峡。陆军少将瓜生在仁川登陆，驻军于汉城、平壤一带。清政府因“彼此均系邻邦”，认为“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朝鲜当局则与日本结盟。英美同情日本；法德偏袒俄国。日俄战争继续升级。日海军七番攻击旅顺口，俄旗舰触雷沉没，其太平洋总司令、海军中将马克罗甫阵亡。日方陆军大将黑木会桢率军连获大胜，北渡鸭绿江，进占安东；俄方任命苦鲁巴金为远东陆军统领，赴满洲督战。随即，东乡平八郎晋升为海军大将，封锁旅顺口，形成包抄之势。又以海军中将上村侦察海参崴，率第二联合舰队驻守对马海峡。俄军统帅苦鲁巴金赴旅顺口救援。日陆军大将奥保巩在貔子口登陆为左翼，陆军中将川村景明在大孤山登陆为右翼，分别狙击南下之俄军，对辽阳形成合围，围困旅顺。日军频攻，旅顺不日将克。按本书刊行于1904年冬，其时战争仍在进行。直至1905年5月方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才告结束。本书末回虽称“续编嗣出”，惜未见。小说实录史实，甚少铺叙，缺乏文采。（华　斌）

Liaoduyuan
《疗妒缘》　清代小说。八回。不署撰人。延南堂藏板写刻本内封署“静恬主人戏题”，按《金石缘》序亦署“静恬主人戏题”，两书作者当为一人。《金石缘》文光堂刊本的总评落款为乾隆十四年，则“静恬主人”系乾隆年间人无疑。日省轩刊本改题《鸳鸯会》，有庚戌年序。庚戌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可知《疗妒缘》成书在乾隆年间。

本书叙浙江绍兴乡宦之子朱纶娶妻秦淑贞，秦氏心性酷妒，结婚数年总不怀孕，因怕丈夫在外沾花惹草，将其拘禁房中一步不容稍离。勉强同意丈夫赴省乡试，中了举人，却再不准上京会试。不料皇上要召举子面试，秦氏无奈，只好放丈夫远行。朱纶赴京在山东路上遇盗，幸被许雄所救。许雄强令朱纶娶其女儿巧珠为次室，朱纶明知妻子善妒，推辞不过，见巧珠姿色动人，

也便应允。成亲数日，许雄夫妇护送朱纶上京。朱纶将秦氏所付之玉鸳鸯一只交给巧珠作为信物，依依不舍而去。巧珠一人在家，旋被强盗劫上山寨。秦氏终不放心丈夫，尾随追上京师，亦被强盗拦劫上山。秦氏巧珠关在一屋互知身份后，秦氏虽怒火中烧，因系于贼巢亦无可奈何。巧珠施计同秦氏逃出山寨，恰遇许雄夫妇回家，杀退追赶的强盗，将二人救至家中。秦氏病倒，巧珠衣不解带在病床边日夜服侍，病危时又割股煎汤，终使秦氏康复。秦氏遂被感化，与巧珠拜为姐妹。许雄一家随秦氏共返浙江。途经苏州，秦氏创议购得一班绝色女乐带回绍兴。秦氏一反常态，令家人疑惑不解。时朱纶考中状元，秦氏巧珠举家上京，妻妾亲如姐妹。皇上闻讯，诰封二位夫人，并授许雄为山东游击将军之衔。朱纶夫妻三人后来俱封一品，同偕到老。



清廷南堂刻本《疗妒缘》目录

此篇据弹词《何必西厢》中秦钟之妻绣莺因感于吴幻娘，由妒忌转而贤惠的故事改编。但小说旁枝末叶敷演较多，远不及弹词蕴藉感人。（石昌渝）

Liaozhai Zhiyi

《聊斋志异》 清代文言小说集。蒲松龄撰。所收作品约五百篇左右。绝大多数是文言短篇小说。有一小部分是简短的、没有故事情节的随笔、特写、札记、寓言或散文之类。这些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成就卓越、流传广泛的作品奠定了蒲松龄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不朽地位。

题材内容 书中有的作品尖锐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鞭笞了为虎作伥、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同情被压迫的善良人民的种种痛苦的遭遇。例如《促织》、《席方平》、《向杲》等。《促织》写了一个安分守己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里所发生的故事。皇帝爱好斗蟋蟀，每年向民间征索，地方官吏媚上邀宠，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惜把人民逼迫到倾家荡产的地步。成名把自己幼儿灵魂所变幻的一头勇狠善斗的小蟋蟀献进皇宫，才挽救了自己不幸的命运。这个情节触目惊心地、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群众所遭受的从肉体到精神的迫害：他们无法正常地生活下去，不得不化为异物，充当封建统治者的玩物。此外，作品还指斥了那些属于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藩王、亲王们的各种罪行。《聂政》抨击了怀庆潞王强抢民女的荒淫行为。《王成》通过王成贩鹑、赌鹑，大亲王斗鹑、买鹑的情节暴露了封建贵族所过的奢侈腐化的生活。《席方平》剖析了封建官僚机构的丑恶本质。在阴曹地府，上自冥王、郡司、城隍，下至狱吏，无不见钱眼开、朋比为奸、随心所欲地蹂躏着善良无辜的百姓。一切全由金钱主宰，没有公理，也没有正义。灌口二郎的判词说："恰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这恰是阳世人间的写照。

《续黄粱》、《成仙》、《梅女》、《潍水狐》、《王大》、《伍秋月》等篇暴露了贪官污吏可憎的面目。《续黄粱》描写了曾孝廉得官以后，擢用私人、党同伐异、奢侈荒淫、残民以逞的种种罪行。曾孝廉形象的意义在于，他的身上集中地表现了世上贪官污吏所具有的品质和行为。《成仙》中的成生受尽官僚地主的凌辱，他说："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有不操矛弧者耶！"把官吏看成和盗贼一样。在《潍水狐》里，狐翁的话表明，贪官污吏声名狼藉，已经到了异类羞与为伍的地步。蒲松龄还在一些作品里，以作者的身份向贪官污吏发出了猛烈的抨击，《王大》说："昔之官谄，今之官谬。谄者固可诛，谬者亦可恨！"《梦狼》说："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伍秋月》说："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

《石清虚》、《红玉》、《窦氏》等篇揭示了土豪劣绅明抢暗夺、作恶多端、无所不用其极的卑鄙无耻的嘴脸和令人发指的罪行。《向杲》中的向杲，庶兄被恶霸打死，他去打官司，对方广行贿赂，理不得申，又想去行刺，而对方戒备严密，无隙可乘。最后，他穿上道士授与的布袍，变成老虎，才在山岭下咬死了仇人。《博兴女》中的女子被势豪缢死，以石系足，沉于深渊。受害的女子终于变成一条龙，在雨天霹雳大作的时刻，攫取了仇人的脑袋。可以说，如果没有那么众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在当时强大的封建势力统治下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并且怀有极强烈的复仇愿望，就不可能使蒲松龄虚构出向杲化虎、博兴女化龙的情节。

有的作品抨击了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它的弊端和罪恶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例如《司文郎》、《王子安》等。科举制度的腐朽性决定了它所要求的只是鹦鹉学舌似的驯服工具。文章的好坏是由试官随意决定的，而充当试官的却是瞎子和有钱癖的守财奴之类的人(《于去恶》)。有的试官纳财受贿，由金钱的多寡决定着试生名次高低的命运(《僧术》)。有的试官不学无术，有眼无珠，唯一的本领就是"黜佳士而进凡庸"。《三生》描写千万个因落榜而愤懑死去的士子们在阎罗面前告状诉冤，阎罗先是判决对

令尹、主司施笞刑，士子们哗然不满，坚持要抉睛剖心，阎罗只得答应他们的要求，方才人心大快。《司文郎》描写一个瞎和尚能以鼻代目，嗅别八股文的优劣。但他作出的判断却和发榜的结果正好相反：优者下第，劣者高中。他不得不叹气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贾奉雉》中的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屡试不售，他“戏于落卷中集其葛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勉强记在心里，再去应试，竟中经魁。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那个时代，其实倒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叶生》中的叶生也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却“所如不偶，困于名场”，他气愤地说：“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对这样的读书人，蒲松龄显然怀着极大的同情。《王子安》中的王子安，盼望考中的心情非常迫切，以致大醉后恍惚梦见报马临门，自己已中进士而殿试翰林，心灵上得到补偿性的满足，产生了“不可不出耀乡里”的念头，大呼长班而无人应答，只听见妻子冷静的语声：“家中止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何处长班伺汝穷骨？”他才逐渐清醒，回到现实人生中来。在篇末，蒲松龄还根据亲身的体会和观察，运用“秀才入闱，有七似焉”的形象而生动的比喻，淋漓尽致地、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读书人考试前后的心理状态。鲁迅说过：“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写在〈坟〉后面》）。蒲松龄作为过来人，对科举制度的文化教育虚伪性、腐朽性有深刻的体会，所以揭露起来十分有力。蒲松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广泛地接触到科举制度题材的重要的作家。

有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抨击了社会上的黑暗面和虚伪、腐朽的事物，鞭笞了社会上的渣滓、败类。《金世成》和《金和尚》刻画了两个寄生虫的形象，一个是愚弄落后群众、敛集金钱捷于酷吏的头陀，另一个是儿孙众多的炙手可热、气焰薰天的和尚。《劳山道士》讽刺了地主阶级子弟贪逸取巧、企图不劳而获的思想。有的作品还对当时读书人的种种庸俗而丑恶的面貌和卑劣无耻的行径，作了不留情的笔伐。《仙人岛》中的王勉，目空一切，却又文才鄙陋，受尽了一个少女的嘲讪和藐视。《狐联》挖苦了读书人的迂腐。《嘉平公子》和《苗生》讽刺了读书人不通文墨和缺乏自知之明。另外，有的作品还批判了某些男子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恶劣品质。例如《毛狐》中的马天荣、《丑狐》中的穆生、《武孝廉》中的石某。《云翠仙》中的梁有材是一个颇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和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李甲相似。

《聊斋志异》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对真挚不渝的爱情的歌颂。不少作品动人地描写了痴心的恋爱的故事，塑造了一些可爱的青年男女，并且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反映了当时的广大青年男女在重重的压抑和摧残下所产生的冲破樊笼、打碎桎梏的愿望和行动。《阿宝》中的孙子楚是一个情种的形象。他有着真性情，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庸夫俗子。为了追求意中人，他不惜砍掉自己的枝指。后来，他又化为鹦鹉，飞到了那个少女的身边。《连城》、《香玉》中的乔生、黄生都是感情真诚的男子的形象。前者为了给意中人治病，不惜割下自己身上的皮肉。后者以白牡丹幻化的香玉为“爱妻”，并与耐冬花幻化的绛雪结为“良友”，为了朝夕相从，殉情而死，死后变成一株花，茁生在她们的近侧。

在描写爱情的作品中，《聊斋志异》更大的贡献在于塑造了一系列可爱的女性。含笑捻花、憨态可掬的婴宁（《婴宁》）；弱态生娇、秋波流慧的青凤（《青凤》）；爽朗豪迈的莲香，羞涩怯弱的李女（《莲香》）；受妖物威胁去迷人而又心地善良的聂小倩（《聂小倩》）；处处不脱冤苦之色的公孙九娘（《公孙九娘》）；自叹命薄的巧娘（《巧娘》）；低首哀吟以寄幽恨的连琐（《连琐》）；温柔而勤俭洒脱的辛十四娘（《辛十四娘》）；寄慧于憨、寄情于恝的花姑子（《花姑子》）；用镜中人影来督促爱人读书上进的凤仙（《凤仙》）；时而恶作剧，时而一本正经学写字，但又彼此怀有稚意的妒嫉，常常耍小心眼的秋容和小谢（《小谢》）。她们都是美丽、聪明、多情的女性，大多对封建礼教的教条抱着蔑视的态度，积极地为自己争取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婴宁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和其他一些女性比较起来，除了美丽、聪明、多情之外，她还天真乐观，带有一点娇憨。但那经常不停的憨笑，却成为她的主要性格特征之一。封建社会对一般妇女要求的是矜持、娴静，而婴宁形象的出现正好反映了挣脱这些强加的枷锁的要求。《湘裙》中的湘裙、《菱角》中的菱角，妩媚可爱而又有主张。她们在处理自己的恋爱、婚姻问题的时候，行动上处处表现了出自内心而不加掩饰的主动性。《鸦头》中的鸦头，勇敢而坚强，一心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向恶劣的环境进行斗争，并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些青年男女抵抗住各式各样的压力，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他们的相爱和结合，并不完全是出于猎奇的心理和对美艳形貌的倾倒。《瑞云》中的贺生，把“人生所重者知己”作为衡量爱情的重要标准，不因对方的美丑、盛衰的转移而改变自己的初心。《连城》中的乔生，坚持“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的信念，他和连城两人生不能成夫妻，就死了去做夫妻，再回到人世。共同的爱好往往使这些互不认识的青年男女变成了一对一对的终身伴侣。在《连琐》、《白秋练》、《绿衣女》中，他们的爱情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对吟诗、下棋、弹曲等等艺术的共同爱好。《竹青》、《青凤》等篇更着重地写出了他们在患难中的互助精神。这些青年男女的故事，内容丰富而深刻，构成绚丽而富于诗意的画面，发射出灿烂夺目的光彩。

友谊也是《聊斋志异》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作品歌颂了真挚、纯洁、生死不渝的友谊，建立在相互理解、尊重、帮助的基础之上的友谊。有的作品描写人与神交友的故事，如《雷曹》。更多的作品描写了人与狐之间的友谊。《酒友》中，车生和狐的结交是由于对饮酒的共同爱好。这些作品中的狐的性格大多很可爱，令人感到亲

切。《封三娘》中的范十一娘是个被封建礼教禁锢在深闺之内的少女，天真活泼的心灵遭到沉重的压抑。狐女封三娘的来临，使她得到一个可以倾诉心事、解除精神苦闷的伴侣。封三娘替她物色到称心的丈夫，又帮助他们组成幸福的小家庭。《田七郎》写人与人的友谊，强调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帮助和救援。《娇娜》写孔雪笠与松娘结为夫妇，与皇甫公子、娇娜兄妹结为良友的故事。



清刻本《聊斋志异》插图《画皮》

在古代小说中，描写一对青年男女成为纯洁的"腻友"的作品几乎是没有的。《娇娜》推倒了那垛横亘在青年男女之间的"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观念的高墙，表现了作者反封建的巨大勇气。《乔女》中的乔女，面貌丑陋而品德高尚。她的丈夫死后，有一男子钟情于她，前来求婚。她虽已心许，口上却未应允。男子立志不另娶，不久死去，留下的孤儿不断地受人欺凌。她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外界的非议，挺身而出，以母亲的身份去抚育孤儿。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妇女见义勇为、敢于负责的优良品质。

此外，《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优美的篇章。例如，《画皮》揭露了恶鬼披着美丽的画皮，化为女子前去害人的伎俩；《贾儿》歌颂一个机智、勇敢的小孩子，他施展妙计毒死了两头蛊惑妇女的狐狸；《侠女》歌颂了一个隐姓埋名、精通剑术、为父报仇的女性；《王者》通过一个有城郭衙署的世外桃源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乌托邦理想；《念秧》曲折地叙述了一些布置周密的骗局。这些作品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遭遇，多方面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也有一些像《老饕》那样描写侠客义士的粗犷风格的作品。《胭脂》、《冤狱》、《于中丞》、《折狱》、《诗谳》、《太原狱》、《新郑狱》七篇，以公案为题材，别具一格。《偷桃》、《口技》、《木雕美人》、《蛙曲》、《鼠戏》记民间技艺，生动、细致，都是脍炙人口的篇什。

艺术成就　《聊斋志异》以记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而闻名于世。然而在一些名篇中，有时也没有神仙狐鬼精魅登场，主人公常是社会上的普通人。例如《阿宝》、《促织》、《田七郎》、《侠女》、《瑞云》、《胭脂》、《向杲》、《崔猛》、《细侯》、《王桂庵》等篇。它们也发射着艺术的光辉。就是在那些写神仙狐鬼精魅的作品中，也变化万千。狐鬼幻化的人物写得最多。狐有娇娜、青凤、莲香、鸦头、辛十四娘、小梅、寇三娘、胡四姐等；鬼有聂小倩、巧娘、宦娘、连琐、小谢和秋容、公孙九娘、伍秋月、寇三娘、章阿端等，她们都是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还有不少作品，写虫鱼鸟兽和花精木怪，塑造了一些动人的形象。其中有蜜蜂（绿衣女、莲花公主）、蠹鱼（俞士忱和素秋兄妹）、白骥（白秋练）、鳖（洮水八大王）、乌鸦（竹青）、鹦鹉（阿英）、鼠（阿纤）、蛙（十娘）、虎（苗生）、獐（花姑子），有耐冬（绛雪）、牡丹（香玉、葛巾和玉版）、菊（黄英和陶生姐弟）、红莲（荷花三娘子）等。而《赵城虎》、《毛大福》、《义犬》、《象》、《鸿》等更是以动物为描写的对象。



侠女　选自清刻本《续剑侠传》插图

几百篇作品，却几乎没有一篇在细节描写上是重复的。同样是描写爱情的作品，却又有千差万别的种种写法。既写了青年男女的恋爱，也写了霍桓和青娥、蒋阿端和晚霞那样的少年人的恋爱；既写了郎才女貌的婚姻，也写了马二混和蕙芳那样的配偶；既写了恋爱的喜剧性结局，也写了《葛巾》、《嘉平公子》那样带有悲剧色彩的分离；既写了结合为夫妻的爱情，也写了《娇娜》、《乔女》、《宦娘》那样两性之间表现为纯洁友谊的爱情。

《聊斋志异》往往用简练的文笔，通过短小的形式，表达了众多的或重大的内容。《劳山道士》讽刺地主子弟王生好逸恶劳的劣性。王生求道的过程写得极有层次，有波折，既介绍了生活环境，又剖析了心理状态，但全文字数仅仅五百有余。可见作者善于剪裁，善于突出主题。在他的笔下，很少看到有游离于主题之外的闲文。有时甚至一支酒令（《田子成》）、一曲琴操（《粉蝶》）也要起到双关的作用。

在描绘人物时，作者不是面面俱到，而是画龙点睛，抓住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来刻画。例如《马介甫》中的杨万石，作者对他那懦弱的性格和种种低声下气、不敢抗命的行为，集中笔墨加以描绘，其余则一概从略。结果，形象更加鲜明、强烈。关于《阿宝》中的孙子楚的迂讷和痴的描写，类似于此。

《聊斋志异》无疑接受了魏晋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的影响。但它在写法上有着很大的发展和创造，尤其注意情节的曲折有味，并力求写法变化多端。例如《商三

清稿本《聊斋志异·序》

官》，商三官为父报仇，女扮男装，以优伶子弟李玉的名字出场，作者在叙述中并未明确交代，读者看到篇末方才恍然大悟。商三官歼仇之事也只从诸仆耳中虚写。这些地方都表现了弱女复仇之不易，从而加强了对仗势行凶的恶霸地主的抨击。又如《宦娘》，埋下许多伏线，最后才加以点破，点破之后又不至于索然无味，因为其中还包含着比较深刻的意义，如因喜爱琴艺而引起的爱情，成人之美的优良品德等。

《聊斋志异》中的短篇小说，不以描写人生社会的横剖面为任务，而是使故事有头有尾，使情节向纵深的方面发展，时时波澜起伏，跳荡不已。在这一点上，它发展了中国短篇小说传统中的民族特点。

版本　《聊斋志异》的重要版本，计有：

稿本　残存半部。八册，二百三十七篇。其中有《牛同人》残篇，未见于他本。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1955)。

康熙抄本　残存六册(四整册，两残册)，二百五十篇。其中与稿本重复者两册(第一册、第三册)。

乾隆十六年(1751)铸雪斋张希杰抄本　十二卷，四百八十八篇(其中有目无文者十四篇)。各篇文字、排列次序基本上与稿本一致。较原稿多出一倍，较青柯亭刊本多出四十九篇。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74)。

旧抄本　二十四卷，四百七十四篇。大约抄写于乾隆年间(也有可能是道光至同治年间过录本)。篇目、文字与铸雪斋本均有不同。1962 年发现于山东淄博市周村附近。有齐鲁书社影印本(1980)。

乾隆年间黄炎熙选抄本　十二卷(残存十卷，阙卷二、卷十二)。其中有《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未见于他本。

清初抄本《异史》　十八卷，四百八十四篇。较铸雪斋本少四篇；但铸雪斋本有目无文的十四篇，此本独全。

乾隆三十一年青柯亭赵起杲刊本　十六卷，四百二十五篇。目次排列与稿本、铸雪斋本均有出入。较铸雪斋本少四十九篇，但有可补其阙者五篇。这是现存最早的刊本，也是后来许多刊本、评本、注本的祖本。青柯亭本经过几次修改翻刻，有初刊本、杭州油局桥陈氏重刊本、乾隆六十年重刊本之分。

乾隆三十二年王金范刊《志异摘抄》　十八卷，二百六十五篇。以曾氏家藏抄本为底本，分作二十六门，重加选辑。目次、篇名均与稿本、青柯亭本有异。

何守奇评本　道光三年(1823)经纶堂刊行。

吕湛恩注本　道光五年观左堂刊行。仅有注释，未载原文。其后，另有魁文堂增补本、道光二十三年五云楼注文合刊本等。



清抄本《异史》书影

何垠注本　道光十九年花木长荣之馆刊本。分上、下两栏，上栏注正文。其后，咸丰初年穆棣园校订本。

但明伦评本　道光二十二年但氏刊本。朱墨套印，朱印评语，墨印正文。其后，咸丰初年穆棣园校订本。

四家合评本　光绪十七年(1891)合阳喻氏刊本。三色套印。分上、中、下三栏，上、中栏评语，下栏正文。评语出于王士禛、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四家。冯镇峦评语独见于此本。其后，有光绪末年重庆一得山房重刊本。

道光四年黎阳段氏刊《聊斋志异遗稿》　四卷，五十一篇。所收均为刊本所阙者。附有段瑮、胡泉、冯喜赓、刘瀛珍等人评语。其后，有光绪四年北京聚珍堂翻刻本，改题《聊斋志异拾遗》；1936 年汉口排印本，改题《聊斋志异未刊稿》。

道光十年刊《得月簃丛书》本《聊斋志异拾遗》　一卷，三十九篇。其中《晋人》、《爱才》、《蛰蛇》三篇为抄本、刊本所无。荣誉辑。

1914 年刘滋桂刊《聊斋志异逸编》　二卷。五十六篇五十三目。刘滋桂评注。

会校会注会评本　1962 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张友鹤辑校。十二卷，四百九十一篇。校勘，以稿本、铸雪斋本为主，校以青柯亭本等。注释，采取吕湛恩、何垠两家注文。评论，辑录王士禛、王金范、冯镇峦、但明伦、何守奇以及稿本所载无名氏、遗稿本所载段瑮、胡泉等各家评语。　（刘世德）

Lieguo Qianbian Shi'er Chao Zhuan
《列国前编十二朝传》　明代小说。四卷五十章。余象斗编集。存世仅见明三台馆刊本。目录前及版口题

“十二朝列国前编”，卷前题“刻按鉴通俗演义列国前编十二朝”。署“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集，闽双峰堂西一三台馆梓行”。书上图下文，每图有“天地未分混沌交会”一类题目，每卷前又有图十至二十幅不等。正文每章有目，但无序次，每章末有“且听下回分解”。版式与明中叶后一些讲史演义小说相同。

本书叙自盘古开天辟地至商末史实传闻，基本参照《尚书》、《史记》等经史，也引用了大量野史传说。编集者在取材上比较严肃，一般均经过认真鉴别，而较之当时以“按鉴”自称的同类小说《盘古至唐虞志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等较为严谨。书中凡遇人名、地名及典章器物，均有注释，此制为后冯梦龙编《新列国志》所采用；而章后有释疑、鉴断、附记、补遗、评断、答辨一类文字，考订本事，疏释源流，献疑解难，则为其他小说所少见，体现了当时文人自觉用通俗小说形式普及历史知识的意识。识语云：“斯集为人民不识天开地辟、三皇五帝、夏商诸事迹，皆附相讹传。固不佞搜采各书，如前诸传式，按鉴演义，自天开地辟起，至夏(商)王宠妲己止，将天道星象、草木禽兽，并天下民用之物，婚配饮食药石等出处始制，今皆实考，所不至于附相讹传，以便观览云。”识记中所云“如前诸传式”，参之书末“至武王伐周而有天下，《列国传》上载得明白可观，四方君子买《列国》一览尽识”语，知此书编辑参考了已刊各书，并自觉与《列国志传》衔接。《列国志传》亦余象斗刊，刻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知此书刊于是年稍后。

与明代大多数讲史演义相比，本书更多细节描写，而不像《东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一类小说，文笔艰涩，仅仅依据史传，罗列史实，以大量奏折诏令填补篇幅，枯燥乏味。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起首言如来、观音以天地历劫已满，当复开辟，令毗多崩婆那下界化为盘古氏，把佛家凌驾于诸家之上，反映了明中叶以来佞佛的社会风气。

本书因与其他历史演义相衔接，情节丰富，所以在当时很有影响，刊行后没多久，周游便将其改编为《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将原目删去数字，对内容也略作点窜删改，厘定为六卷八十回，刊于崇祯年间。由于本书后来未再刊行，而《开辟衍绎通俗志传》一再付梓，世遂不知有本书，亦不知周游所编书之蓝本。（李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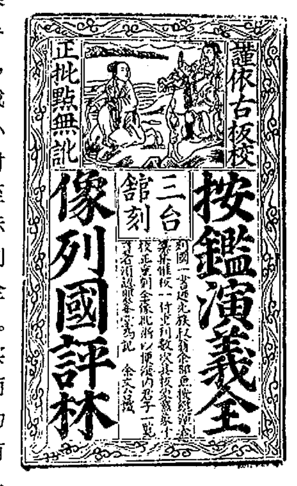
Lieguo Zhi Jiyao

《列国志辑要》 清代节编小说。八卷一百九十节。杨庸编。杨庸，字邦怀，号慎园，江西丰城人。今存乾隆间金阊函三堂刊本，内封镌“南昌彭云楣鉴定”、“四知堂藏板”，首自序，次乾隆三十九年(1774)彭元瑞(云楣)序。本书系节编冯梦龙《新列国志》而成。

（俞　文）

Lieguo·Zhizhuan

《列国志传》 明代小说。其明代版本分八卷本与十二卷本两个系统：八卷本全称《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题余邵鱼编集。余邵鱼，字畏斋，福建建阳县人，约生活于明嘉隆间。十二卷本全称《新镌陈眉公先生评点春秋列国志传》，题陈继儒重核。前有陈继儒序。清刻本从十二卷本出，全称《新刻史纲总会列国志传》。八卷本和十二卷本的文字，互相参差。



明刻本《列国志传》封面

本书是在《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等讲史话本基础上，较全面地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演义小说。其卷一各则始自纣王广选美女得妲己，至太公遣计收五将，实际上是《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的过渡。全书写到秦统一六国止。头绪繁多，章节零乱，实为杂糅宋元讲史平话而改编为通俗小说，广为流传而已。但其中存有不少优秀的民间传说，对后世说唱文学颇有影响，《新列国志》等书即据此删改补正。

本书八卷本现存明内府抄本及万历三台馆重刻本。十二卷本存明万历刻本及清文英堂、会文堂刻本。

（吴　敢）

Liexian Zhuan

《列仙传》 神仙传记。旧题汉刘向撰。《汉书·艺文志》未见著录。《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列仙传赞》三卷，刘向撰，鬷续，孙绰赞”。又有“《列仙传赞》二卷，刘向撰，晋郭元祖赞”。又杂传类小序称：“汉(当作“秦”)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刘向撰《列仙传赞》二卷。《新唐书·艺文志》子部神仙类著录“刘向《列仙传》二卷”。北宋《崇文总目》、南宋《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刘向撰，二卷。除史志目录外，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论仙》：“刘向博学则究微极妙，经深涉远；思理则清澄真伪，研核有无。其所撰《列仙传》，仙人七十有余。”此说又见于《神仙传序》。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陶弘景《真诰》卷十七《握真辅》、释法琳《辨正论》卷下、李石《续博物志》等亦称刘向撰。但自宋以来，学者多疑其伪。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刘向〈列仙传〉后》：“司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列仙之名，当始此。传云刘向作，而《汉书》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而无此书。又叙事并赞不类向文，恐非其笔。”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六均持此说。考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及应劭《汉书音义》(《汉书·郊祀志》注引)，

并引及《列仙传》，虽不题撰人，但可确知东汉已有《列仙传》一书。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九于辨明《列仙传》中《涓子传》事与《七略》所记相违及《钩翼夫人传》亦与《汉书·外戚传》有异之后，证实“此书已盛行于魏晋”，“盖明帝以后，顺帝以前人之所作也”，托名刘向。其说甚是。



清咸丰七年刻本《列仙传》插图

据《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列仙传》（用余嘉锡说校证文字）：“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故撰得七十，可以多闻博识者遐观焉。”陶弘景《真诰》卷十七《握真辅》、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四、宋《崇文总目》、李石《续博物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记人数相同。唯《颜氏家训·书证》、《法苑珠林》卷二十引《破邪论》作七十四人，又《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引《馆阁书目》作六十三人，是晋葛洪所见本七十余人，梁刘孝标所见本七十二人，已有佚脱。宋元以来复佚二人，今本仅录七十人。清人泥于七十二人之说，多试补其缺，但有补非所佚者。因为类书、古注中所引之语，往往与葛洪《神仙传》，尤其是与南朝江禄《列仙传》相混淆，今已难甄其非。

《列仙传》是中国流传下来的第一部神仙人物传记著作，宋以来传本共叙述了七十位神仙的姓名、身世和事迹。这七十位神仙，有赤松子、宁封子、马师皇、赤将子舆、黄帝、老子、吕尚、彭祖等，清人多有辑补，以足七十二人之数，如沈涛《列仙传斟注》据《史记·老子传集解》及《太平广记》卷七十六方士部补老莱子、赵廓二人；王照圆《列仙传校正》据《广韵》、《艺文类聚》灵异部引文补羡门、刘安；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六据《太平御览》卷三十八、三十九补王母、马明生二人。神仙的出现，早在《庄子》一书中就有了具体的描写。此后的各种典籍中，更把它们描述成长生不死、来去无踪、身怀绝技、形象奇特的人物。这些奇特人物受到方术之士的推尊景仰。至东汉三国时期，此种风气尤为盛行。《列仙传》正是在此社会基础上，糅合了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异闻秘录而整理加工成书的。

《列仙传》主要宣扬世有神仙和神仙可学的思想观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所录七十二位神仙在时间跨度上上及黄帝，下至汉成帝，周秦西汉，各代都有；二、从分布的地域来看，遍及中原与边陲，东西南北，处处皆有；三、群仙之中，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平民百姓，说明无论何时何地何人，皆有可能成仙；四、从成仙的途径来看，服食、养生、冥想、积善，条条道路可通；五、成仙之后的好处也是各种各样的，或长生不死，或返老还童，或死而复生，或来去自如。凡人所难以达到的愿望，仙境中具有。凡此种种，确实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迷幻的神仙世界。

《列仙传》采用以人物为主的叙述方法，人各一传，每传记一两件事。所记人物本事素材大多来源于古史传说，但经过作者重新整理后，增强了故事性，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具有较高的文学色彩。如《江妃二女传》，记江妃二女出游于江汉之滨，看中了一个叫郑交甫的人，与之共语，极为欢悦。交甫请求二女赠玉佩，二女解佩与之，倏忽而去。这里作者以比兴的手法来叙述二女与交甫的对话，最后又引《诗经》中的诗句作结，反映了民间爱情生活中一个有趣的场境，同时又显现出神幻不凡的气氛。又如《萧史传》写萧史善吹箫，箫声常引来白鹤、孔雀。秦穆公之女弄玉，由爱慕而嫁给了萧史，萧史教弄玉吹箫。数年之后，弄玉吹箫似凤鸣，引来凤凰，秦穆公特为之筑凤台。萧史、弄玉居其上数年，一日随凤凰离去，去后台上犹时有箫声。这个故事的情节曲折而神奇，充满了幻想色彩。

其他如《邗子传》写邗子寻仙求道途中所见景物，笔墨清新简洁。《负局先生传》则突出了一位神仙医者不辞辛苦，不计酬劳，以身化水，长治人间百病的可敬形象。葛洪《神仙传序》谓此书“美事不举”，观上述故事，可知其所说非为妄语。应该说，《列仙传》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学欣赏价值，同时也不乏思想认识价值。

随着道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广泛流传，《列仙传》逐步为人们所熟悉，并在小说创作领域，开辟了神仙传记的先河。汉末《神仙传》、晋葛洪《神仙传》、梁江禄《列仙传》、颜协《晋仙传》、旧题见素子（梁、陈间人）《洞仙传》、宋曾慥《集仙传》、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书，莫不导源于此。流衍所及，后世文人墨客也好取其中人物、史事作为典故。如晋郭璞等人的游仙诗，大部分是以此书中人物作为题咏内容的。至如词牌取名《凤凰台上忆吹箫》及《解佩令》，显然是借用《列仙传》中的故事。明清杂剧中，据萧史、弄玉故事演绎而成的戏曲便有《秦楼萧史引凤》、《吹箫引凤》、《跨龙乘凤》等，亦可见《列仙传》影响之深远。

《列仙传》很早就被群书广泛征引，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零八、曾慥《类说》卷三、元陶宗仪《说郛》卷四十三都节录有较多的文字。今传二卷本，主要有《正统道藏》本，明吴琯《古今逸史》本，黄鲁曾《汉唐三传》本，清汪士汉《秘书二十一种》本，钱熙祚《指海》本。清王照园《列仙传校正》，参校类书、古注及各本，校异正讹，在诸本中最为精善。清郝懿行《郝氏遗书》、郑国

勋《龙谿精舍丛书》、丁福保(守一子)《道藏精华录》即取此本。又有清胡珽校、董金鉴续校本,在《琳琅秘室丛书》第二辑中。(卢仁龙)

Lieyi Zhuan

《列异传》 三国魏志怪小说集。曹丕撰。一说西晋张华撰。《三国志》裴松之注及《水经注》、《齐民要术》已引有此书,未著撰人。最早著录作者则见于《隋书·经籍志》杂传类,三卷,题魏文帝(曹丕)撰,《隋志》杂传类小序亦称"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初唐虞世南《北堂书抄》、李贤《后汉书》注及玄宗时徐坚《初学记》引《列异传》亦题魏文帝。但《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鬼神目却称张华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同,唯作一卷。又《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五亦云:"张华撰《列异传》三卷。"《旧唐志》系删略唐开元中毋煚《古今书录》而成,是则张华撰之说起于开元前,时代也较早。从本书佚文看,"王臣"事在魏明帝景初中(237～239),"王周南"事在齐王正始中(240～248);"弦超"据《搜神记》卷一,事在齐王嘉平中(249～254);"华歆"条称"后果为太尉",据《三国志》,明帝即位拜太尉;"傅尚书小女"条,傅尚书乃傅嘏,嘉平中迁尚书;"蒋济亡儿"条称蒋济为领军,又称其为侯,蒋济在齐王曹芳时徙领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另外"公孙达"、"栾侯"二条事在甘露(256～259)中,西汉宣帝和魏高贵乡公均有此年号,所以也不排斥是魏事的可能。上述诸事皆在魏文帝死后,显然非出其手,而与张华时代不相矛盾。但张华之说晚出,唐初人皆谓魏文帝,言之凿凿,说必有据。曹氏父子皆好方术,《博物志》卷五说:"魏武帝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之术士如左元放、华佗之徒,无不毕至。"并说曹操所集方士如王真、封君达、甘始等达十六人之多,这些人并为"魏文帝、东阿王(曹植)、仲长统所说(悦)"。他们都作过不少游仙诗,表示出对仙人的向往。在这种情况下,曹丕以帝王之尊而作书"以序鬼物奇怪",实属可能。至于张华撰之说,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曾推测说:"意张华续文帝书而后人合之。"解释亦可通,不过不一定是两书合而为一,而更可能是就原书而增补。但增补者是否是张华,尚欠佐证。

原书久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佚文五十条,其中"陈宝"二条、"费长房"三条、"陈节方"二条、"蔡经"二条原都应为一条。尚有遗漏者,如《艺文类聚》卷九十二节引"韩冯夫妇"片断,即未辑。本书题材广泛,但最多的是鬼神妖怪,所谓"鬼物奇怪之事"。在写鬼的题材中,集中了许多颇有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的精彩故事。"谈生"是志怪小说中第一个冥婚故事,它写睢阳王亡女和贫士谈生结为夫妇,情调凄惋,歌颂了爱情并显示出爱情力量对于门阀制度的冲击。"苏娥"则是志怪小说中第一个公案故事,辑文只是梗概,据《搜神记》卷十六与《冤魂志》,原应有女鬼诉冤的情事,故事曲折地透露出被压迫人民的抗争。"蒋济亡儿"通过领军蒋济亡儿在冥中由伍伯转为录事的故事,反映出人世间的官僚特权。"宋(一作宗)定伯"写宋定伯捉鬼卖鬼,透射着机智和幽默,文笔生动传神。精怪故事多为变化作祟之事。其中"张奋宅"写何文智除金、银、钱、杵四精,四精的体形服饰名字皆暗示其本形,颇具趣味。而"江严"写紫玉化美女据石而歌,赤玉化鸟而鸣,则幻设优美,富有诗意。关于神灵所叙亦多,如蒋子文、度索君等。弦超遇神女、胡母班为太山府君致书于河伯,都是很精彩的故事,只是佚文仅为片断。"蔡支"写蔡支为太山神致书于外孙天帝,情节类似"胡母班",则始末皆备。这类传书故事,乃是唐传奇柳毅传书之嚆矢。其余题材,还有神仙术士以及古传说等。神仙者如黄帝、老子、麻姑,术士者如费长房、鲁少千、寿光侯等,大都写其劾鬼除魅。这类故事的较多出现,显然与曹氏父子好方术之说有关。"三王冢"和"韩冯(凭)夫妇"是以春秋战国时代为背景的著名传说,流传极久。其共同主题是反对封建君王的暴虐,而前者极力歌颂了正义复仇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后者歌颂了忠贞的爱情。可惜"韩冯夫妇"仅为片断,"三王冢"则比较完整。此外,"望夫石"也是流传较广的民间故事,它写"贞妇"携子望夫化为石,意蕴深刻;"鲍宣"则为真实人物的传说,赞扬西汉"上党高士"鲍宣义葬书生,不取其财的高行。

本书是魏晋小说的第一部佳作。它大大扩展了志怪小说的表现范围,标志着志怪小说的成熟和繁盛时代的到来。它的许多故事被后世志怪书所采用。以干宝《搜神记》为例,可能采自本书的故事即有"鲁少千"、"弦超"、"寿光侯"、"北海营陵道人"、"胡母班"、"蒋子文"、"陈宝"、"三王冢"、"韩凭夫妇"、"史均"(《搜神记》作史姁)、"蒋济亡儿"、"苏娥"、"宋定伯"、"谈生"、"度朔君"、"王臣"、"张奋宅"、"怒特祠"、"刘(郅)伯夷"、"王周南"等二十个。(李剑国)

Linnüyu

《邻女语》 清代小说。十二回,未完。作者忧患余生即连梦青。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至光绪三十年正月《绣像小说》第六～十、十三、十五～二十号连载,刊至第十二回中辍。宣统二年(1910)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1959年5月出版。

《邻女语》是一部记庚子事变的小说,书中展现了那场历史浩劫的惨淡图景,真实反映了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时代动荡。小说主人公江苏镇江人氏金坚,字不磨,是一个性情坚忍端凝的英武少年,素有澄清天下大志。时值庚子,闻说各国联军攻破京师,两宫仓卒出走,北方大局糜烂,不磨决意毁家纾难,变卖家产,偕一仆慷慨北行,救民饥溺。小说即写不磨沿途见闻,迤逦写出乾坤含疮痍、日月惨光晶的乱离情状。

书中展示中原鼎沸的历史画卷,弃国狂奔仓皇南

走的逃难洪流汹涌而来。瓜洲渡口，帆影纷驰，蔽江而下，京里下来的逃官，满载箱笼细软，贴着"六部"、"翰林院"、"内阁"字样，依然耀武扬威，打着京撇子骂人；清江浦上，风声鹤唳，一大彪江苏勤王兵簇拥着无数坐八轿的、坐四轿的、坐二轿的招摇过市，轿中一个个美貌妖姬，乃至雏鬟艳婢、半老徐娘、二大爷、三小子等，原来是南方各省大员在京里逃出来的官眷。逃兵溃勇，排山倒海，狼奔豕突，烧杀淫掠。小说着力描写了银河宫的恐怖之夜，历尽劫波的老尼，娓娓诉说伤心惨目的历史沧桑；寺墙而外，火光烛天，又传来阵阵杀声、喊声，儿啼女哭，凄厉刺耳，令人撕心裂肺。

不磨主仆，经王家营，入山东境界，到郯城，一路由沂州、蒙阴、新泰、泰安，达济南，满目皆现一种凄凉之色。赤地如烧，饥民菜色，那些长着几颗黑麻子、脚踏高跷、头簪花朵、脸上堆笑、以媚行客的尪羸村童，尤其令人惨不忍睹。昔日所谓中国衣冠文物之邦，竟然沦落至此。在济南省城，逢山东巡抚袁世凯阅兵，一睹这位新军统帅的威风赫赫。再由茌平，到德州地面，已是天寒地冻时节，又是一番触目惊心的凶象：白雪皑皑，银海茫茫，人踪灭迹，血溅尸横。沿途触目可见倒卧雪中的死尸，赤条条一丝不挂，遍身俱作深红色，原来都是冻毙难民，衣服尽被生者剥去。东光县城地界，树林子里，挂了无数人头，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或骷髅深陷，或血肉模糊，原来是袁军部下梅统领，奉了抚台袁世凯的号令，屠杀大队义和拳民，一律枭首示众，十里荒林，无处不是人头。小民何辜，罹此奇祸，作者以猩红可怜之色，留下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历史浩劫之一瞥。

小说以隔墙邻女的喁喁细语为贯串线索，故而命名《邻女语》，银河宫的空相、昙花师徒，郯城小客栈的店婆子姑媳，茌平县串店卖唱的妓女，这些饱尝乱离况味的女性是历史的见证人。"茌平道上莺燕悲歌"一节，尤为悲怆，那个沉沦社会底层、操皮肉生涯、被侮辱被蹂躏的烟花女子的唱词，呜咽淋漓、一字一泪。作者借此一曲悲歌弹奏出了时代的哀音，倾吐了胸中抑塞块垒之情："……问道天呀你怎的，还是这般矇瞳？……弄得这乾坤黑暗，日月昏蒙……只可怜苍生路路穷，哭不尽的唐衢恸，眼见着这山河血染红！"(第五回)

小说前六回以不磨为主人公，通过一个小人物的视角来写大时代的波澜，细腻地记载着每一社会角落的斑斑点点，手法新颖，体现了现代小说意识的觉醒。文笔清秀可喜，刻画形象，劲练有生气。然而书的后半部，自第七回起，落入历史演义小说的窠臼，思想平庸、叙述凌乱、材料杂沓、结构松散，全然撇开小说主人公不磨，另起炉灶，叙说庚子事变中的各种奇闻逸事，与全书风格迥异，似非出自一人之手。

（林　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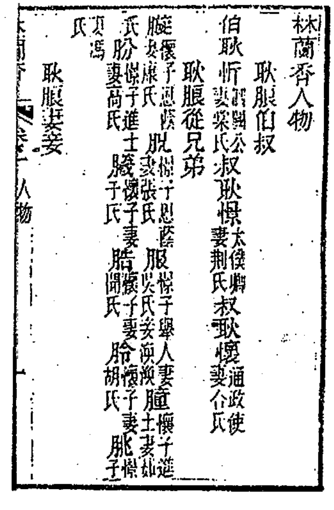
Linlanxiang

《林兰香》　清代小说。六十四回。一名《第二奇书》。题"随缘下士编辑，寄旅散人评点"。作者姓名与生平均不详。卷首有蠎嵝子序以及寄旅散人《林兰香丛语》，大抵阐发作品义理，评点书中人物。小说著于何时尚无确切依据，或云与《红楼梦》同时。

此书命名仿照《金瓶梅》，从书中三位女主人公林云屏、燕梦卿和任香儿的姓名中各取一字合为书名。其中燕梦卿用"兰"字代称，典出《左传·宣公三年》即公元前649年郑文公妾燕姞梦天使赐兰之事。书叙明洪熙元年，开国功臣泗国公耿再成支孙耿朗考校得优等，虚授兵部观政，并将与副御史燕玉之女梦卿完婚。时燕玉突遭冤狱，梦卿为救父，上疏乞将身没为官奴，以代父远窜之罪，蒙皇上恩准。耿朗则另娶林御史之女林云屏为妻。后梦卿因父亲冤案昭雪获免，说媒者纷至，而梦卿坚执，甘为耿朗侧室。另有宣爱娘、任香儿、平采云等三人，皆因家遭不幸，也先后嫁与耿朗为妾。五妻中惟梦卿德貌双全。耿朗贪恋酒色，梦卿时以直言规劝，颇为耿朗不满。而任香儿妒心甚烈，恃宠中伤，竟使耿、燕反目。后梦卿含冤饮恨，悒悒而殁。耿朗虽凭从征之军功得署副都御史，亦于四十岁时突然得病而亡。五妻中三人死于耿朗生前，二人卒于身后。梦卿之子耿顺全靠婢妾春畹抚养成人。耿顺长大后，有功于国，又袭泗国公爵位，大有家道中兴之势。耿顺缅怀母亲，将梦卿的遗物尽贮存于宅中小楼上，希望代代相传。不料一场大火，将小楼"变作了空阶破壁"，荡然无存。

《林兰香》以一个家庭的兴衰荣枯，用细腻的笔触，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透过耿朗一家两代的经历，描写社会政治情势，在清代小说中是值得注意的一部。然而它的思想内容也是较为复杂的。作者觉察到，女子和男子一样，有德有才者不乏其人，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禁锢下，无法施展，"每不得于夫子，空度一生，大约有所掩蔽，有所混夺耳"(第一回)。作者似乎觉察到，像燕梦卿、宣爱娘、平采云这类女性的悲惨遭遇，是因她们生活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如燕梦卿虽然才貌超群，但在耿家，前有林云屏的嫡位使她的才能得不到发挥，后有任香儿的中伤使她险遭冤诬，再加上耿朗满脑子的封建伦理，直接葬送了梦卿的一生。因此，作者再三感叹："掩蔽不已，至于坎坷终身；混夺不已，至于倏乎毕世。此真事之无可如何者也！"(第一回)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书中还大胆地表达男女婚姻自由的观点，他借林夫人之口说："自古及今，有多少郎才女貌，被那愚父愚母执固不通，做坏事体。"(第十三回)。这无疑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婚姻制度的有力抨击。在第二十六、二十七回中，作者还着力描写耿家四少爷耿服与小丫环涣涣之间的纯洁爱情，这些都说明作者具有敢于突破封建礼教和世俗眼光的胆识。然而，作者尽管为燕梦卿的不幸遭遇鸣不平，但是燕梦卿仍是作为忠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典型形象出现在小说中的。她代父罪愿为官奴，被朝廷官员视为"惊天震地之事"，是孝女的典范；"全节义甘为侧室"，皇帝特赐匾嘉奖。做贤妻，谨守妇德，不矜才学，遭到猜疑和诬

蔑也从不申辩，却相信割股疗疾的传说，切断手指为丈夫医治重病。当丈夫出征时，她又抱病剪掉顶心发为丈夫制护身软甲，这种描写不仅带着浓厚的头巾气，而且表明燕梦卿是地道的封建礼教殉道者。这些都说明作者尽管对当时的社会表示不满，但无法摆脱封建传统意识的桎梏。作者这种矛盾，造成小说思想内容的二重性。


林蘭香人物
耿服伯叔
耿服從兄弟
耿服妻妾

清道光十八年刻本《林兰香》书影

据辚楼子在序中云：小说"有《三国》之计谋而未邻于谲诡，有《水浒》之放浪而未流于猖狂，有《西游记》之鬼神而未出于荒诞，如《金瓶》之粉腻而未及于妖淫。是集四家之奇，以自成为一家之奇也。"虽多溢美之词，难称公允，但小说确有独到之处。如小说成功地描绘了一大批市井人物，其中有侠客高士、僮仆侍婢、倡伎优伶、恶霸奸商、妖人流氓等，可以说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全书人物达三百二十人之多。几个主要人物性格鲜明，如燕梦卿的逆来顺受、耿朗的卑劣、任香儿的嫉妒和任自立的贪婪等。作品重视细节描写，语言简洁流畅，对话较生动，且多能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不乏精工妙笔之处。特别是小说的结尾，燕梦卿的遗物被大火烧得干干净净，脱尽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结局的窠臼而别具一格，颇具匠心。

今存清道光十八年（1838）本衙藏版刻本，道光廿七年刊本，光绪三年（1877）上海申报馆排印本，光绪四年维新堂刊小本，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排印本（1985）。　　　（朱子锐）

Lin Lingsu Zhuan

《林灵素传》　宋代神仙传记。耿延禧撰。耿延禧，开封人，南仲子，历太常少卿，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知宣州。建炎（1127～1130）初，耿南仲因主和误国罪罢职，延禧亦罢官与祠。附见《宋史》卷三百五十二《耿南仲传》。《林灵素传》载于赵与时《宾退录》卷一，收入《古今说海》等书即题赵与时撰，实则书中明言传为耿延禧撰。本篇记道士林灵素以法术得宠于宋徽宗，御笔赐玉真教主。灵素言佛教害道，将佛刹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和尚改为道士，且与僧人斗法得胜。宣和元年京城大水，灵素治水无效，遂出宫离京，后死于温州。《宣和遗事》中讲灵素故事，多取自本传。　　　（程毅中）

Lin Shu

林纾（1852～1924）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补柳翁、践卓翁、长安卖画翁。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幼时家贫力学，光绪八年（1882）中举。光绪二十七年迁家至北京，任五城学堂总教习，受知于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后任京师大学堂讲席。他早年曾参加资产阶级维新派活动，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晚年反对新文化运动。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及笔记、小说、传奇、古文论著多种。所作小说《金陵秋》、《官场新现形记》和《京华碧血录》等多种，打破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格式，并任意描绘时事，但往往以"国事为经、爱情为纬"的公式敷衍而成，两者缺乏有机联系，全书又无突出中心，故创作成就不高。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与王寿昌、魏易等合作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小说。据不完全统计，他所翻译的作品共有一百八十余种（包括几种非小说），涉及英国、美国、法国、俄国、瑞士、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日本等国，介绍了不少著名的作家，如英国的莎士比亚、司各特、菲尔丁、狄更斯，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挪威的易卜生，日本的德富健次郎等。其中有四十余部较为完美，而以 1899 年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和 1901 年译的《黑奴吁天录》影响最大。林纾的小说理论，则主要见于这些译作的序跋当中，着重于论述翻译小说和进行中外小说比较。

林纾主张，翻译小说要"有益于今日之社会"（《鬼山狼侠传叙》），"以振动爱国之志气"（《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为此，他特别重视介绍那些反对封建礼教、鼓吹反帝爱国、抨击黑暗社会的作品。1901 年，邱炜萲在《挥麈拾遗》中评论林纾成名的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时说："闻先生宿昔持论，谓欲开中国之民智，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故尝与通译友人魏君、王君取法皇拿破仑第一、德相俾士麦克全传属稿，草创未定，而《茶花女遗事》反于无意中得先成书。"其实，《巴黎茶花女遗事》之所以"一时纸贵洛阳"，"不胫走万本"，也并非只是"缠绵悱恻，哀感顽艳"打动了读者的心灵，而主要是这幕反封建的爱情悲剧，引起了处在专制制度下婚姻不自由的中国青年的共鸣。因而，它不失为一部顺应新潮流的作品。接着，在《黑奴吁天录跋》中，林纾明确指出翻译小说是有意识地配合当时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的政治斗争，要在"奴之势逼及吾种"和弃故求新的时势中，"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他的《雾中人叙》也说："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其于人蚕食斐洲，累累见之译笔。……当知畏庐居士之翻此书，非羡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要保国防"盗"，对外来说，要反对侵略，对内来说，则要维新自强。因此，他同时强调翻译小说要介绍"新理"，灌输西方资产阶级

的科学、民主，但也要重视外国小说中批判黑暗政治，旨在改良社会的作品。《斐洲烟水愁城录序》指出："欧人志在维新，非新不学，即区区小说之微，亦必从新世界中着想，斥去陈旧不言。"这对于当时那些"嗜古如命，终身又安知有新理"的酸腐之辈来说，是有针砭意义的。

林纾重视翻译小说，还由于注意到"西人文章妙处"，希望中国作家打开眼界，在西方作品中找到艺术借鉴，"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洪罕女郎传跋语》），促进创作的发展。当然，由于他不通西文，并没有系统地阅读和研究外国文学，故其对于外国小说"妙处"的认识难免有很大的限制。他又是桐城派的古文名家，一生以"左氏传，及马之史、班之书、昌黎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陈希彭《十字军英雄记叙》），故评论西方小说时往往戴着古文家的有色眼镜，用左马班韩的"伏线、接笋、变调、过脉"来套，最后难以窥见其真正的奥妙而得出"大类吾古文家"的结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不过，中西文学毕竟有相通的地方，这正像王国维等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评价中国小说时能提出一些新颖的看法一样，林纾用中国传统的文论观点来评价西方小说时，也会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如他在《斐洲烟水愁城录序》中将此书与《史记·大宛传》比较，得出了"长篇巨制"，需有贯串始终的"精意"和前后联络的引线等共同经验。在《块肉余生述前编序》中将此书与《水浒传》相比较后，认为尽管两书"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有相同之处，但前者明显有"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的特点，而后者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另外，在《红礁画浆录译馀剩语》中，他说："西人小说，即奇恣荒眇，其中非寓以哲理，即参以阅历，无苟然之作。"《洪罕女郎传跋语》指出："大抵西人之为小说，多半叙其风俗，后杂以实事。风俗者不同者也，因其不同，而加以点染之方，出以运动之法，等一事也，赫然观听异矣。"诸如此类，时有若干真知灼见。而最突出的是他对狄更斯作品的论析，反映了他对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是有所认识的。

林纾一共翻译狄更斯的作品五种：《贼史》、《冰雪因缘》、《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和《块肉余生述》。林纾在论述这些作品时指出，狄更斯所处时代，"庶政之窳，直无异于中国"，因而他极力"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狄更斯用小说揭露社会积弊的特点是真实、客观，善于细致地描写平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林纾特别欣赏狄更斯描写平民社会的"家常平淡之事"。为此，他将其作品与《石头记》作比较。他认为："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然而，它描绘的毕竟是"名士美人之局"，而并不是一般的平民社会，所以"终竟雅多俗寡，人竟不专属于是"。而狄更斯能于"下等社会家常之事"这最难用意着笔处下手，"曲绘家常之恒状"（以上引文见《孝女耐儿传序》），就使作品有更普遍的现实意义。林纾于此进一步论述了现实主义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他说："世有其人，则书中即有其事，犹之画师虚构一人状貌印证诸天下之人，必有一人兴象相符者。故语言所能状之处均人情所或有之处。"正因此，作品要描绘逼真，取得成就，作家就必须熟悉生活，洞察细微。狄更斯"出身贫贱，故能于下流社会之人品，刻画无复遗漏，笔舌所及，情罪皆真，爰书既成，声影莫遁"（以上引文见《滑稽外史》短评）。当然，林纾对狄更斯的这些评价是十分粗浅的，但还是触及了狄更斯及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一些基本特征。特别是在当时西方小说开始译入中国的时候，他的这些评价还是有助于人们对西方小说的正确理解，是有一定的历史功绩的。

（黄　霖）

Lin'erbao

《麟儿报》　清代小说。十六回。全称《新编绣像簇新小说麟儿报》，晚出本曾改名为《葛仙翁全传》。不署作者名号，首有序，序署"康熙壬子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据此可知此书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



清刻本《麟儿报》中葛仙翁画像

作品描写贫寒的卖豆腐老儿廉小山夫妻，因行善而感动了葛仙翁，指引他择吉地葬亲，生贵子廉清。廉清自幼聪敏，被幸尚书招之为婿。但幸夫人宁氏贪图富贵势力，欲将女儿幸昭华嫁给贝公子。于是幸小姐女扮男装逃走，途中遇御史毛羽收留，强招为婿，与毛小燕结婚而不同床。廉清金榜高中，奉旨归乡完婚，幸昭华探知消息，遂携毛小姐驰归，父女合谋，廉状元娶幸昭华和毛小燕为妻。故事围绕着行善获福的主题，把一个曲折的才子佳人故事，套进了因果报应的框架中，因而降低了它的积极意义。

今存清初啸花轩刻本、嘉庆集古居刻本。

（林　辰）

lingguai

灵怪　宋代说话中小说的一个类别。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灵怪类作品演述神仙鬼怪的故事。罗烨《醉翁谈录》把小说区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他的分类法显然已使灵怪不

再包括神仙、妖术二类内容的作品。《醉翁谈录》著录灵怪类名目，有《红蜘蛛》、《人虎传》、《太平钱》、《芭蕉扇》等十六种。（刘 蕤）

Lingguai Ji

《灵怪集》 唐代志怪小说集。张荐（744～804）撰。张荐，字孝举，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游仙窟》作者张鷟之孙，少精史传，大历中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以母老不拜。后充史馆修撰。德宗时擢左拾遗。贞元元年（785）为太常博士，贞元十一年拜谏议大夫，二十年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吊祭使，病殁于蕃界纥壁驿，赠礼部尚书。自拾遗至侍郎，二十多年皆兼史馆修撰。两次出使回纥，一次出使吐蕃，以博洽多能、敏于占对被选。著有文集三十卷及《五服图》、《宰辅略》、《灵怪集》、《江左寓居录》等，并传于时。《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一有传。

《灵怪集》，《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二卷。原书已佚。《太平广记》引有佚文十余条，《类说》卷二十八收节文五条，多有疑问。如《太平广记》所引《陈阿登》（卷三百一十六）亦见《搜神后记》、《幽明录》，不似唐人著作；《曹唐》（卷三百四十九）、《郑细》（卷三百六十五）、《张不疑》（卷三百七十二）等事在张荐死后多年，显然不是张作。又《祖庭事苑》卷五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八引《灵怪集》有南柯太守故事，似在李公佐之后。可见宋代人所见的《灵怪集》已是经后人增补或为另一部书。

《灵怪集》佚文中比较著名的是《郭翰》一篇（《太平广记》卷六十八），叙郭翰夜卧庭中，见一少女自空而下，自称天上织女，因久无配偶，上帝赐命游戏人间。遂命侍婢净扫室中，与郭翰携手共卧。自后夜皆来，情好亲密。将至七夕，隔数夕方来。一年后，与郭翰告别，说："帝命有程，便可永诀。"明年又使侍女传书相问，书末附诗二首。郭翰亦以书酬答，并赠诗二首。郭翰，实有其人，尝为御史，后改麟台郎，武后时贬巫州司法参军（《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七）。本篇以郭翰为主人公，又在故事末尾点出："是年，太史奏织女星无光。"有意显示出自纪实，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感，可见作者匠心。小说辞章清丽，文中夹杂少量骈语，具有唐人传奇特色。引入诗篇，也很有情彩，如郭翰诗云："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回顾，交作两相思。"作者虚构织女思凡，下降尘世，情节十分荒诞。在唐代的神女和凡人相爱的故事中，《郭翰》有一定代表性。如果确是张荐所作，则时代较早，可以视为《感异记》、《三女星精》等篇的先驱。这篇故事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罗烨《醉翁谈录》已集卷二曾采录其文，作为说话素材。明自好子《剪灯丛话》及秦淮寓客《绿窗女史》收录本篇，托名为张君房《织女星传》。

此外，现在所见《灵怪集》的佚文多数是比较简短的鬼怪故事，情节平淡，但往往杂缀诗歌，增添了一些文采，就和六朝志怪有所不同。如《中官》条（《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叙某中官在旅馆里见崔常侍等四个鬼联句作诗："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朗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这首诗流传甚广，杨慎《词品》卷二托名为女郎王丽真的《字字双》词；《全唐诗》等书都承袭其误。又如《姚康成》条（《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一），叙铁铫子、破笛、秃帚三物成精，联坐赋诗，与《玄怪录》的《元无有》条结构相同，也是唐代小说中的一个常见类型。

《太平广记》还引有《灵怪录》的佚文，大概即《灵怪集》之误，如《李令问》条（《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谈刻本作《灵怪录》，明抄本及《类说》作《灵怪集》。《王生》条（《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三），叙王生见二野狐手执黄纸文书，乃取弹弹中执书者之目，夺取其书。狐变形传送假信，致使王生倾家荡产，最后仍骗还天书而去。这个故事即《醒世恒言》卷六《小水湾天狐诒书》所本。《说郛》卷三引有《灵怪录》一条，实出《八朝穷怪录》（《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灵怪实录》三卷，列在曹衍《湖湘神仙显异》之后，也有可能与《灵怪集》相混淆。现存《灵怪录》佚文有待甄别。（程毅中）

Lingguai Lu

《灵怪录》 唐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皆题唐牛峤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除《王生》、《郭翰》、《郑生》条出自《灵怪集》外，《薛弘机》条出《干𦠆子》，《安阳黄氏》出《广古今五行记》，均见于《太平广记》。此书多录实物显灵为怪之事。（顾 青）

Linggui Zhi

《灵鬼志》 东晋志怪小说集。荀氏撰。《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列入子部小说家类。荀氏字里事迹均不可考。《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二有《灵鬼志》佚文"南平国蛮兵"，言晋安帝义熙中事，末有"予为国郎中，亲领此土。"可知荀氏东晋末仍在世，曾任郎中。此书早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得佚文二十四条，其中有四条辑自《世说新语》注，引作《灵鬼志·谣征》。可知此书原分门类，而谣征类所记均是谶语应验故事。从佚文看，此书多记灵怪鬼魅，其中不乏佳构。如见于《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七的《嵇康》条，述嵇康夜宿华阳亭，遇鬼传"广陵散"曲事，写得词清句丽，对后代影响较大。此条又见于《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九、《事类赋注》卷十一，都引作《灵异志》。书中在谈鬼论怪的同时，又多涉佛事。如《周子长》条言周因是佛家弟子，故能摆脱武昌痴鬼的纠缠；《张应》条言张应妻是佛家女，因作佛事而能去病消灾。在魏晋志怪书中，以前绝少言佛，至此书始见较多记载，这是佛教在中国日益传播、影响扩大的反映。随着佛教的东渐，印度的传说也跟着流入中土，书中《外国道人》一条即是

明证。此条说有外国道人能入小笼，善吞吐之术，饮食、器物、妇人皆能吞吐自如。此事实出自印度《旧杂譬喻经》卷十八所载梵志作术吞吐妇人的传说。到了吴均《续齐谐记》中《阳羡书生》条，言阳羡书生能入鹅笼，亦能吞吐器物妇人，则又本于荀氏《灵鬼志》的《外国道人》条而有所增衍，且完全中国化了。鲁迅说："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中国志怪小说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并吸收融化的一例。 （顾　青）

Linggui Zhi
《灵鬼志》　古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龙威秘书》本皆题唐常沂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如《韩重》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六，出《录异传》，亦见《搜神记》卷十六；《崔罗什》条出《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三；《嵇康》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七，出《灵鬼志》，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之《荀氏灵鬼志》。 （顾　青）

Lingying Lu
《灵应录》　志怪小说选集。《五朝小说》本、《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七题唐傅亮撰，《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题唐于逖撰，实出伪托。其中《梁元帝》一条，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一，出《韵对》；《黄敏》一条，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三，出《闻奇录》。余均出陈纂《葆光录》。

《灵应录》皆讲述神灵报应、因果轮回之事。故事情节单调，多直言说教。文字简短少文采，几无婉转之辞，聊记事而已。其中《吕门官》、《梁元帝》、《黄敏》诸篇，记野史佚闻，稍有情趣。《狗不相食》一条，仅三十五个字，但却是个极幽默的小故事。余俱无生动气息，反映了时人崇尚释教，喜谈来世的风习。 （陈　浮）

Lingying Zhuan
《灵应传》　唐代传奇小说。作者不详。原载《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二《杂传记》九，不著撰人。后又取入《古今说海》、《艳异编》、《唐人说荟》、《唐代丛书》、《龙威秘书》、《香艳丛书》、《晋唐小说六十种》、《旧小说》、《唐人传奇集》等。《龙威秘书》、《晋唐小说六十种》目录题作孙頠(传前乃题唐无名氏撰)，《旧小说》题作孙揆，全系妄托。从传中称"乾符五年(878)节度使周宝在镇日"来看，应为唐末无名氏作品。

所写为龙女事：泾州东故薛举城善女湫，中有湫神九娘子，是普济王第九女。配象郡石龙少子，其夫残虐不法，获天谴而死，父母逼其再嫁不从，被斥于此湫。州西朝那镇有湫神朝那小龙，欲为季弟求婚，厚币通好于普济王。九娘子不允，王乃令朝那神纵兵相逼。九娘子求节度使周宝借兵相助，周宝派制胜关使郑承符率亡卒二千人助之，生擒朝那。朝那临刑之际，普济王派人求情，九娘子碍于情面遂释之，朝那羞卒于路。郑承符被留下拜为平难大将军，准假一月辞亲，至期无疾而终。后有人看见他率阴兵出行，气概洋洋，抵善女湫而不见。

唐人传奇写龙神的优秀作品有张说《梁四公记》(部分内容)、李朝威《柳毅传》(原名《洞庭灵姻传》)等。此传写九娘子对周宝自述家世一段，即本《梁四公记》。象郡石龙也出自该文："象郡石龙，刚猛难化。"九娘子亡夫"世袭猛烈，血气方刚"即本此。九娘子又称："顷者泾阳君与洞庭外祖世为姻戚，后以琴瑟不调，弃掷少妇，遭钱塘之一怒，伤生害稼，怀山襄陵。泾水穷鳞，寻毙外祖之牙齿。今泾上车轮马迹犹在，史传具存，固非谬也。"则据《柳毅传》。所谓"史传具存"，即指这篇传记。《灵应传》接受了《梁四公记》和《柳毅传》特别是后者的影响，但它并不因袭模拟，而是自出机杼。九娘子形象颇为独特，她性情刚烈，寡居不嫁，敢于对抗父命和强暴，为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进行勇敢斗争，和"风鬟雨鬓"、惹人生怜的洞庭龙女大相异趣。郑承符甘心当九娘子的麾下冥将，雄武义勇，指挥有方，也绝不同于儒生柳毅。作品全不涉及情爱之事，而是突出地描写反暴抗暴的主题，可说是别开生面。虽说九娘子以"贞女"自居，传文有表彰孀妇守节之意，但这并不是主导方面。

此传长约四千余言。作者行文笔墨精壮，词采丰茂，善于描物摹状，如："忽一夜，阴风惨冽，吹沙走石，发屋拔树，禾苗尽偃，及晓而止。云雾四布，连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声，划如天裂。""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润原野，腥秽荡空，戈甲山积。"作者还喜欢运用骈语俪句，刻意为文，恰是晚唐文风的真实反映。文较繁冗，事多枝蔓，缺乏洁净明快。九娘子的自述引经据典，刺刺不休，已脱离开作品自身人物情节的需要，变成作者对于才藻知识的自我卖弄。

晚唐康骈《剧谈录》卷上《华山龙移湫》载：京城南终南山灵应台有三娘子湫，颇有灵应之事。三娘子湫与此传善女湫九娘子名号相类，台名灵应，也和九娘子先祖灵应君(传名殆本此)的封号相合。可见这两个传说之间有着渊源流变的关系。 （李剑国）

Ling Mengchu
凌濛初(1580～1644)　明代小说家。

生平　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一字波厈，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仕至南京刑部员外郎，父亲曾任常州府同知等职。十二岁入学，十八岁补廪膳生，应举入试，四中副榜，其墓志铭云："公试于浙，再中副车；改试南雍，又中副车；改试北雍，复中副车，乃作《绝交举子书》，为归隐计。将于杼山戴山间营一精舍，以终老焉。"科名蹭蹬，郁愤不已。天启年间入都就选，直至崇祯七年五十

五岁时以优贡授上海县丞，署海防事，崇祯十五年擢徐州通判，分署房村，料理河事。崇祯十七年(1644)在房村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部围困，拒绝投降，呕血而死。

凌濛初在文学上受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的影响，与汤显祖、袁中道、冯梦祯等人均有交往，致力于小说和戏曲的创作。戏曲有杂剧九种，大部分散佚，今仅存《识英雄红拂莽择配》、《虬髯翁正本扶馀国》、《宋公明闹元宵》三种，所作传奇《乔和衫襟记》仅存部分曲词，收在他编选的《南音三籁》中。凌濛初著称于世的是他的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



关于"二拍"的创作 《拍案惊奇》创作于天启七年(1627)。当时凌濛初科场失意，求官不得，居留在南京。"丁卯之秋，事附肤落毛，失诸正鹄。迟徊白门，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抄撮成编，得四十种"(《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凌濛初创作《拍案惊奇》受冯梦龙的影响，他说"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拍案惊奇序》)。《拍案惊奇》于崇祯元年由尚友堂刊行。凡四十卷，每卷以自相对偶二句为题，均为独立的一篇小说。首有"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和《拍案惊奇凡例》，书中有眉批和行侧批一千余条，批者似非凌濛初本人。尚友堂原刊本尚存，藏于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法库，现有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尚友堂原刊本的影印本。

《拍案惊奇》板行大畅，凌濛初云："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余笑谓：'一之已甚。'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于墨，其为柏梁余材、武昌剩竹，颇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于崇祯五年写成《二刻拍案惊奇》。"二刻"体例依从《拍案惊奇》，亦四十卷，卷题为自相对偶二句，首有"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和"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书中有眉批和行侧批近千条。《二刻拍案惊奇》仍由尚友堂刊行，然崇祯五年尚友堂原刊本已佚，现仅存尚友堂部分原版的重印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目前所知的最佳版本，四十卷中有三十六卷为尚友堂原版的重印，其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妹病起续前缘》系从《拍案惊奇》移补进来，卷四十《宋公明闹元宵杂剧》亦为补入，此外，卷五《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和卷九《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㑇梅香认合玉蟾蜍》两卷版心间皆有"二续惊奇"字样，与其他各卷版心作"二刻惊奇"不同，亦非原版。这样，《二刻拍案惊奇》四十卷至少有两卷已佚，共有话本小说三十八篇。

"二拍"所收七十八篇话本小说，其本事如作者自云，乃"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大部分据前人说部、笔记、戏曲等敷演而成。凌濛初不是简单的改编移植，本事来源往往是"丛残小语"、"尺寸短书"，凌濛初用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眼光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有完整情节和性格人物的万字左右的小说。这是借古今所闻演而成篇，独抒作者自己胸中磊块的艺术创作。凌濛初的思想没有突破封建名教的藩篱，但毕竟受到明代后期进步思潮的影响，加之科名蹭蹬，郁不得志，因而对于明代社会的病态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话本小说由瓦肆勾栏的说话艺术发展而来，与民间口头文学有着血亲的关系；再者它的读者多半是市民社会的人们，这种文学形式的特点要求它的内容和风格必须是通俗的，或者是雅俗共赏的。凌濛初以话本小说文体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和价值观念，在题材和叙述方式上就不能不遵从话本小说的传统。"二拍"七十八篇小说所展现的基本上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商人、手工业者、小知识分子、妓女、僧侣、胥吏、强盗、骗子等等占据着作品的主要空间。作者透过这个俗人俗事的小说世界，揭示了明末社会种种带有深刻危机的政治社会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爱憎。

描写商人生活的作品在"二拍"中比较突出，数量上约占"二拍"作品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作品真实地表现了明代中后期社会商人的心理、愿望和追求，反映了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士、农、工、商，中国传统的四民秩序中商排在末位，被认为是贱流，这种价值观念直至明初并无根本变化。(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凌濛初以"二拍"的四分之一篇幅描写商人和他们的生活世界，这本身就说明商人在儒士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二拍"的作品中，有的商人是从儒士或儒士家庭转业过来的，如"二刻"卷二十一《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的陕西籍山东盐商王禄，祖父是贡途知县，兄弟王爵亦治举业，"二刻"卷四《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的四川新都杨乡宦，原做过云南兵备佥事，丢官后回乡经营红花生意，年息有八九百两银子。商贾不再被视为贱业。"二刻"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写浙江客商蒋生给乡宦马少卿之女医好癞病，马少卿许诺治好病者即赘入为婿，蒋生怕马少卿反悔，先明以商人身份，马少卿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商贾与儒士已不是绝对的不能够门当户对。"二刻"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叙说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

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商人似已摆脱传统自卑自贱心态，对自己经商行业充满着自信。"初刻"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的入话叙述王生行商三次被劫的故事，其婶母鼓励他不必气馁，"不可因此两番，堕了家传行业"。"二拍"描写的商人有两大类，一类是志诚的商人，一类是奸诈的商人。诚信不欺的商人如"初刻"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的徽商程元玉，"禀性简默端重，不妄言笑，忠厚老成"，在旅途酒店中解了十一娘饭钱之难，得识侠女真面；《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开杂货铺的陈大郎，老实本分，因见乌将军相貌古怪，且饥寒交迫，惊奇中生怜惜之意，请他吃了一顿酒饭，后来竟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二刻"卷十五《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入话中的徽商用二两银子救了母子两人性命，由此得到上天庇护，脱了墙压之厄。刻薄寡信的商人如"初刻"卷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的徽商金声，因怕女儿被朝廷作绣女点了去，慌忙之中把女儿许配给寒士韩秀才，点绣女的风头过去，便背信毁弃婚约；"初刻"卷十五《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的徽商卫朝奉放贷三百两，三年本利滚成六百两，而且逼勒债户以一所庄房准折了六百两银子，当债户要来赎回庄房时，他竟要价一千两。表现商人心理和愿望的作品，莫过于"二刻"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和"初刻"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前者描叙徽商程宰在辽阳得遇海神，海神化作美女，不仅为困顿在商旅中的程宰消除了孤单寂寞，而且指示他买进卖出，四五年间赚了五七万两银子，程宰归家途中，又幸得海神庇护，躲过了人祸天灾。商人经营的目的在于商业利润，而利润得失的关键又在于市场需求。海神恰恰能预知市场需求变化，乃是商人最想得到的宝贝。此外，商旅的寂寞和旅途的不平安，亦是商人难以排解的因素。海神完全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这篇作品最典型地反映了商人的幻想。后者描叙苏州商人文若虚在国内经商屡屡折本，偶然随商船出海，带上的一篓洞庭红橘在外国卖出数百两银子的价钱，回国途中从一个无名岛上拖回的鼍龙壳竟卖了五万两银子，出海一次便成了闽中的一大富商。这个故事也是商人的幻想，但反映了商人开拓对外贸易的要求。其中所表现的海外冒险的精神，是明代小说中极为少见的。

"二拍"有相当一部分的作品描写青年男女恋爱婚姻，表现了与传统道学观念格格不入的倾向。"初刻"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写张幼谦与罗惜惜青梅竹马、情深意切，不料罗惜惜被父母许配给别的人家，罗惜惜绝望之中约张幼谦到闺房来幽会，她对情人说："我此身早晚拚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什么？"罗惜惜的行动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她的对"快活"——人的欲望和权利的毫不遮饰的追求，更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戒律的反叛。"初刻"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妹病起续前缘》写兴娘鬼魂借妹妹身躯与未婚夫崔生私会，主动说："今夜当借郎君枕席，侍寝一宵。"崔生碍于礼教欲予拒绝，兴娘便反咬崔生诱她深夜到此，使崔生不能不顺从。一位防御的千金小姐如此举动，"只是一个情字为重"。罗惜惜和吴兴娘已不是《西厢记》崔莺莺那种背负着沉重的礼教精神包袱追求爱情的小姐，她们毫不迟疑，毫无扭捏之态，大胆而主动追求快乐和幸福。作者对于她们并未以"荡妇"视之，描写之中倾注着同情和赞赏。"二拍"宣扬儿女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的作品不少，"初刻"卷九《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叙述拜住与宣徽之女速哥失里一见钟情，求助家长订下婚约，不料拜住之父被朝廷治罪，家破人亡，宣徽家毁约将速哥失里另许人家，速哥失里自缢于新娘花轿中，拜住扶柩大恸，意外发现速哥失里未死，遂结为夫妻；"二刻"卷十七《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叙述将门之女闻蜚娥女扮男装，自择夫婿的故事，在这段婚姻中占有主权的既不是父母，也不是男方，而是一位千金小姐；"二刻"卷三十五《错调情贾母詈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的贾闰娘与孙小官恋爱，因受母亲阻挠而上吊自杀，母亲以为女儿已死，将孙小官骗入房中锁住以告他行奸逼死人命，可贾闰娘并未气绝，反而成就了这一对情人。在"二拍"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在爱情面前男女平等的观念。"二刻"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飏 焦文姬生仇死报》有一段议论说："却又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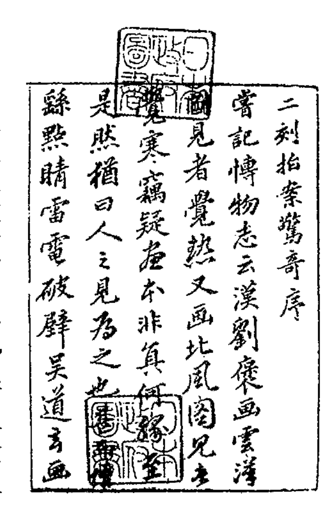


明刻本《二刻拍案惊奇》插图

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明确地提出在爱情婚姻上男女应有平等地位的思想。这篇作品描写的满少卿是《古今小说》卷二十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之莫稽薄情郎式的人物，穷困落拓时为焦家父女所救，变泰发迹之后便忘恩负义。但满少卿的结局却与莫稽不同，莫稽仅挨了一顿棍棒，仍与糟糠之妻金玉奴团圆，而金玉奴已是淮西转运使的义女，莫稽以婚姻攀附权贵的目的也已达到，对于莫稽来说不失为一个喜剧结局；满少卿却是被焦文姬鬼魂活捉，七孔流血而死。这篇作品对男子的负心采取绝不宽容的态度。基于在爱情婚姻面前男女平等的思想，“二刻”卷六《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描叙金定的妻子刘翠翠被张士诚所部李将军掠去，金定辗转寻访到将军府上，假以兄妹相认，双双抑郁而死，鬼魂终于团圆。金定对于刘翠翠的“失节”毫无责备之意，封建道学的贞节观在市民阶层中已失去主宰的地位。像“初刻”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的潘甲之妻姚滴珠，“初刻”卷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的贾秀才之妻巫娘子，“二刻”卷二十五《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的谢三郎之妻郑蕊珠，她们都由于客观的原因而失节，她们的丈夫都没有因失节而嫌弃她们。巫娘子被人奸污后意欲自杀，贾秀才宽慰她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显然，作者在贞节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态度。

“二拍”揭露官场吏治的腐朽和黑暗的作品也比较突出。“二刻”卷一《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写常州柳太守掠夺金刚经，“二刻”卷三十六《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写簿提刑抢夺宝镜，都是以权谋私，行径与强盗别无二致；“二刻”卷四《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写杨佥宪在任上贪赃枉法，卸任后在乡里蓄养剧盗，巧取豪夺，充分暴露了明代官即盗、盗通官的现实。与封建官僚政治相联系的科举制度，“二拍”虽然仅有一篇《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初刻”卷四十），反映“人生只有科第一事，最是黑暗，没有甚定准的”道理，但在不少篇中却对科举制度进行了直接的议论。“初刻”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云：“直到近来，把这件事越重了。不是科甲的人，不得当权。当权所用的，不是科甲的人，不与他好衙门、好地方，多是一帆布置。见了以下出身的，就不是异途，也必拣个惫懒所在打发他。不上几时，就勾销了。总是不把这几项人看得在心上。所以，别项人内便尽有英雄豪杰在里头，也无处展布。晓得没甚长筵广席，要做好官也没干，都把那志气灰了，怎能勾有做得出头的？及至是个进士出身，便贪如柳盗跖，酷如周兴、来俊臣，公道说不去，没奈何考察坏了，或是参论坏了，毕竟替他留些根。又道是：‘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跌仆不多时，转眼就高官大禄，仍旧贵显；岂似科贡的人，一勾了账？”凌濛初受科名压抑的郁愤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对于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较深刻的批判要数“二刻”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这篇作品叙述南宋道学家朱熹居官时所判的两件错案：一件是小民夺占富户坟地案，朱熹主观行事，颠倒了黑白；一件是诬陷唐仲友以太守身份与妓女严蕊有染，假公而泄私愤。作者议论说：“道学的正派，莫如朱文公晦翁，读书的人那一个不尊奉他？岂不是个大贤？只为成心上边，也曾错断了事。”封建官僚政治制度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圣贤且有私心和偏执的时候，何况一般凡庸之辈？从而对人治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

明季社会，正如凌濛初所言，“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对于这颓败的世风，“二拍”有不少的描叙。写社会行骗的作品，如“初刻”卷十六《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叙张溜儿诈称妻子陆蕙娘为表妹，先送与人成亲，然后图赖人奸骗以勒索钱财，陆蕙娘见中圈套的沈灿若是俊雅才子，遂以真情相告，双双私奔而去，骗子反折了浑家；“初刻”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写松江富翁潘监生酷信丹术，连次被丹客所骗，弄得倾家荡产，潘集既贪利又好色，恰中丹客的奸计；“二刻”卷八《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的骗子也利用人们贪利好色的弱点，做成郡守内眷赌局引沈将仕上钩，一夜被骗去二千多两银子；“二刻”卷十四《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写骗子用妓女装作自己的爱妾，引诱吴宣教入室幽会，然后现场捉奸，诈取银子二千两。“初刻”卷十六着重刻画了不愿与拐骗生活同流合污的陆蕙娘，她“立决到头缘”，自媒改嫁，表现了市民阶层妇女突破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道德；而沈灿若亦非贪色之辈，虽中圈套，却不是作品谴责的对象。其他三篇写骗子固然可恶，却是着重写被骗者之可鄙。潘监生、沈将仕和吴宣教都是贪财好色不守本分的庸人，他们不自尊重，被人弄得不尴不尬没个收场，完全是咎由自取。这里揭示了一条道理：人欲横溢正是骗子的温床和市场。“二拍”中有一些作品揭露僧侣的淫乱，如“初刻”卷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初刻”卷十七《西山观设箓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初刻”卷二十六《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初刻”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等等。凌濛初议论说：“但凡出家人，必须四大俱空。自己发得念尽，死心塌地做个佛门弟子，早夜修持，凡心一点不动，却才算得有功行。若如今世上，小时凭着父母蛮做，动不动许在空门，那晓得起头易、到底难。到得大来，得知了这些情欲滋味，就是强制得来，原非他本心所愿。为此，就有那不守分的，污秽了禅堂佛殿，正叫做‘作福不如避罪’。”他虽然认为情欲是人人皆有的凡心，但并不承认僧侣的情欲的合法性，因此他笔下淫乱的僧侣，形象是丑恶的，结局都很不堪。不止是对僧侣的淫乱，


二刻拍案驚奇序
嘗記博物志云漢劉褒畫雲漢
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
覺寒竊疑畫本非真何緣至
是然猶曰人之見為之也
繇點睛雷電破壁吳道玄畫

明刻本《二刻拍案惊奇》序

对俗众男女的纵欲宣淫，凌濛初也是加以谴责的。他只肯定在婚姻规范之内的情欲，婚姻之外的男女关系均被视为纵欲宣淫，这恶德秽行必遭恶报。“初刻”卷六骗奸良家妇女的卜良，“初刻”卷十七与道士通奸的吴氏，“初刻”卷二十六与和尚通奸的杜氏，“初刻”卷三十二《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勾搭人妻的胡生等等，均死于非命。

凌濛初的“二拍”七十八篇小说所演述的五光十色的故事主要以运河（多是南运河）为背景，勾勒出一幅明季社会日薄西山的惨淡图画。贫富悬殊所造成的心理倾斜，官僚政治制度腐朽黑暗所引起的社会不安，封建婚姻制度所激起的青年男女的反抗，兴起的商人阶层对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秩序的挑战，膨胀起来的人欲（无论它是善还是恶）对“存天理、灭人欲”道学信条的反叛，如此种种。面对这腐烂了的封建社会现实，凌濛初忧患愤激，但思想惶惑。他虽然接受了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的某些东西，但他总的世界观仍然囿于封建传统观念之中，因而他解决矛盾的处方就仍然是恢复封建道德秩序。恢复秩序的不是清官便是侠客，而更多的则是上天，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因果报应。明季社会世风淫靡，凌濛初虽不满于世风，却又不能不受世风的影响。再者他创作话本小说乃是受书商的约请，亦不能不考虑市场价值，因而他的作品往往是主观上批评淫靡，而客观上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渲染了淫靡。“二拍”的糟粕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拍”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的由文人独立创作的两部话本小说专集。在它们之前的“三言”中也包括有冯梦龙自己创作的作品在内，但总体上还是宋元明三代话本小说的选集，其中不少作品是由民间说话的话本加工而成。“二拍”基本上是凌濛初的自创，因而全部作品的思想艺术有着统一的风格。第一，穿插在叙述中的作者议论较多，议论的尖锐性和深刻性有时超出了形象内涵。“初刻”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写一个讲义气的强盗，入话开头一段议论，却把那些为非作歹的官宦公子举人秀才比作大盗，加以猛烈抨击，提出“衣冠多盗贼，盗贼有英豪”的深刻论点。这论点是小说形象负载不起的。第二，凌濛初在故事的叙述中注意到人物性格，使娱乐性质的重情节的话本小说更加艺术化。“初刻”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本事来源于周玄暐《泾林续集》，所记甚略，主人公系本微商人，贩橘出海亦为谋利。凌濛初依此梗概，刻画了一位书生气十足的商人文若虚：买橘上船时，人家调侃他是何宝货，他羞惭满面；橘子意外换得高利，他连称侥幸，不再妄想贩货回国；当他登上海岛绝顶，四望漫漫，身如一叶，不免感怆身世飘零，凄然泪下；他捡来鼍龙壳只为好奇，若以商品眼光必定会弃之不顾；与波斯商人交易时存心忠厚。作者注意处在特定情境中人物的所感所思，处处追寻人物情绪发展变化的轨迹，企图在故事的框架里尽量把人物性格处理得合情合理些。第三，凌濛初认识到细节真实对于小说至关重要，细节的逼真乃是引诱读者进入虚构情境之中的手段。“二拍”的细节描写较多，一些在情节中起重要作用的细节，作者除了描写外，还要加以解说，以使读者确信无疑。第四，在话本小说文体发展中，“二拍”起了定型化的作用。“二拍”的入话（或叫头回）与正话在主题思想上有着联系，对于正话，入话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入话由说话中的“头回”演化而来。说书人在正文开讲之前，为了肃静场子，也为了使陆续入场的听众不至于从故事中途听起，故延缓开讲正文的时间，用若干首诗词或若干较短故事做开场白，这开场白就是头回。它是说话演出时必有的，与正文并没有必然联系。从口头文学的说话到书面文学的话本小说，入话的体制保留下来，但早期话本小说的入话有些与正话主题没有本质联系，实际上成为一种赘物。发展到“二拍”，入话便完全成为话本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正话的主题起着阐释、反衬、类比的作用，旨在提示和深化正话的思想。此外，“二拍”用自创的诗词韵语来代替话本小说旧有套语，使韵语部分与散文叙述部分粘着得更紧，也更有个性。《拍案惊奇凡例》云：“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套语是口头文学的一大特征，“二拍”以自创韵语取代套语，标志着它已是成熟了的书面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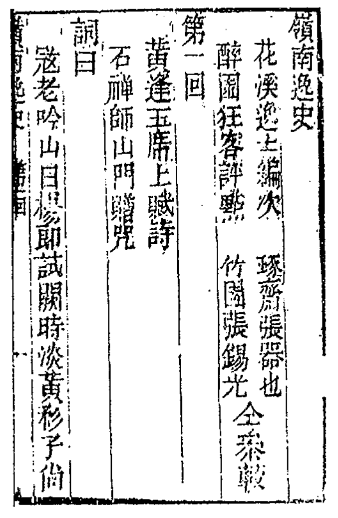
其他著述　凌濛初颇精曲学，主张本色自然，反对粉饰藻绘。所著杂剧《红拂三传》以红拂、虬髯客、李靖各主一传，李靖一传未见，尚存《识英雄红拂莽择配》、《虬髯翁正本扶馀国》两传。尤侗题云：“唐人小说传卫公、红拂、虬髯客故事……浙中凌濛初成更为北剧，笔墨排奡，颇欲睥睨前人。”远山堂《剧品》云：“凌初成既一传红拂，再传卫公矣，兹复传虬髯翁，岂非才思郁勃，故一传再传，至三而始畅乎？”所著杂剧《宋公明闹元宵》，作者注明取材于《贵耳集》和《瓮天脞语》，将宋江与李逵、燕青元宵东京看灯与周邦彦眷恋李师师两路情节罗织在一起，遂不同于《水浒传》故事，但对梁山宋江等英雄却以同情的态度加以描述，与他在“初刻”卷八对水浒好汉的议论是一致的。另传奇《乔合衫襟记》仅存残曲，冯梦龙有评曰：“初成天资高朗，下笔便俊，词曲其一斑也。曾改《玉簪记》为《衫襟记》一字不仍其旧。”（《太霞新奏》）对于凌濛初的戏曲创作，汤显祖评

论说："缀隐浓淡，大合家门；至于才情，烂漫陆离，叹时道古，可笑可悲，定时名手"（《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七《答凌初成》）。

凌濛初除小说戏曲外，还著有诗文集《国门集一卷》、《国门乙集一卷》等，辑增有《东坡禅喜集十四卷》等，辑评有《合评选诗七卷》、《陶靖节集八卷总论一卷》等，编辑有《东坡书传二十卷》、《圣门传诗嫡冢十六卷附申公诗说一卷》等等。（石昌渝）

Lingnan Yishi

《岭南逸史》 清代小说。二十八回。黄耐庵撰。黄耐庵，名岩，别署花溪逸士。大约为乾隆嘉庆间嘉应州（约今广东梅县）桃源堡人。作品除小说外，尚有《花溪诗文集》（已佚）。一生行医，著有医书《医学精要》、《眼科纂要》等。今存嘉庆十四年（1809）刊楼外楼藏板本，题"花溪逸士编次"，"醉园狂客评点"，"琢斋张器也、竹园张锡光同参校"，首乾隆甲寅五十九年（1794）西园老人序、乾隆甲寅张器也序。文道堂藏板本，无西园老人和张器也两序，别有嘉庆辛酉六年（1801）李梦松序，又凡例四则。此后翻刻板本有多种。



清刻本《岭南逸史》书影

小说叙明代万历年间嘉应州才子黄逢玉，奉父母之命往丛化省其姑母，路经罗浮山梅花村遇见强贼，保护了张瀚一家，张瀚以女贵儿许之。逢玉订婚后继续上路，行至嘉桂岭被女瑶王李小鬟截住，结为伉俪。逢玉离开小鬟再往前走，在天马山又被当地瑶王梅英截上山寨，强迫他与其姊映雪成亲。映雪亦绝色佳人，但逢玉仍不忘贵儿和小鬟。梅英欲断逢玉思念，假托逢玉之名寄书小鬟求援，小鬟率兵到天马山遭到埋伏，危难中部将易服替死，小鬟才逃出重围。逢玉以为小鬟阵亡，悲恸欲绝，逃离天马山。返回梅花村时，张瀚一家已不知去向，逢玉以私通瑶寨被捕。梅英闻讯兴兵来救，奈何不敌官军。映雪亲往嘉桂岭负荆请兵，小鬟方知逢玉未死，尽弃前嫌，两山合兵出击，大败官军救出了逢玉。再说贵儿与父离散，改易男装寻访逢玉，途中被强徒蓝能拦劫，强招为婿。蓝能之女谢金莲非蓝能亲生，系蓝能打劫杀死其父、占有其母而收以为女。金莲母女久蓄报仇之意，贵儿获悉亦以真情相告，两人假成夫妻。贵儿得蓝能信任，兴兵出征，屡败官军，并杀掉了迫害自己一家的官军守将，声势大著。朝廷命逢玉率军征剿，贵儿密与逢玉会晤，里应外合一举诛灭蓝能，逢玉遂与贵儿、小鬟、映雪、金莲团圆。逢玉封侯后，携四妻归隐仙去。

此书叙才子佳人，不以文才而以武略，然构思亦不出才子佳人小说窠臼。故事以明代征瑶为背景，其《凡例》云："是编悉依霍山老人《杂录》《圣山外纪》《广东新语》及《赤雅外志》永定、罗定、省、府诸志考定，间有一二年月不符者，因事要成片断，不得不另外组织。"其背景并非完全虚构。描绘岭南风情，真实可取。又保存多首岭南歌谣，在古代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王宜庭）

Liu Binke Jiahua Lu

《刘宾客嘉话录》 唐代笔记小说集。一卷。韦绚录刘禹锡所谈。此书书名异说甚多。《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郡斋读书志》小说类均作《刘公嘉话录》。《崇文总目》传记类作《嘉话录》。《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作《刘公佳话》。《宋史·艺文志》小说类重复著录，一作《刘公嘉话》，一作《宾客佳话》。《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小说家类杂事之属，题《刘宾客嘉话录》。作"刘宾客"者，以刘禹锡尝官太子宾客之故。书前有韦绚自序，称穆宗长庆元年（821）从刘氏于白帝城问学，退而默记，宣宗大中十年（856）任江陵少尹时整理昔时所录而成一卷。然书中内容不尽为从学时之记录，偶有言及文宗时事者。

刘禹锡为唐代著名文人与学者，与韦绚之父执谊同为王叔文集团之重要人物，视韦绚为子侄辈，故所言颇亲切深入。其中虽夹杂一些侈陈天命怪异的言论，但大体纯正。除谈历史事实、文坛掌故外，还有讨论经传、诗文及方言等项，内中不乏为人所乐道者。如诗中用"饧"字与不敢押"糕"字一条，常被引作故实，宋代宋祁《九日食饧》诗曰："刘郎不敢押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即用此事。而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九摘其误举沈佺期诗为宋之问诗，实则此乃记忆偶误而已。有些小故事寓意深刻。杨国忠一条记其选任官员时为娱乐诸亲，不问选人资序，短小者任道州参军，深目多须貌似胡人者任湖州文学，反映杨国忠的专横与当时朝政的腐败。雷万春一条记叛军令狐潮部围睢阳，张巡与部将雷万春城上共语，伏弩射中万春面部，万春不动，令狐潮疑是木人。寥寥数语，写尽万春之坚毅。《新唐书·雷万春传》即取此事。

今有《顾氏文房小说》本、《学海类编》本、《稽古堂丛刻》本，其后有跋曰："右韦绚所录《刘宾客嘉话》，《新唐书》采用多矣，而人罕见全录，圖家有先人手校本，因锓版于昌化县学，以补博洽君子之万一云。乾道癸巳（1173）十一月旦海陵卞圖谨书。"然则今本皆出于南宋初刻本，但此实非韦绚原书。据唐兰《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载《文史》第四辑）考证，今本一百一十三

条，可定为原本所有者只四十五条，其他搀入《尚书故实》三十七条、《续齐谐记》二条、《隋唐嘉话》二十九条。搀入《隋唐嘉话》，或因两书均可简称《嘉话》，禹锡与刘餗又同姓所致。唐兰一文除辨伪而剔出者，又据《太平广记》、《唐语林》两书所引，去其重复，补入五十六条，共一百零一条，成为此书校订最精的一种本子，但亦有遗漏。如《永乐大典》卷一万二千零四十四《酒·罚酒》内引《刘公嘉话》言顾少连事一条，唐氏未收；又卷二千九百七十九《人·知人》内引《刘公嘉话录》元伯和一条，亦见《唐语林》卷五，唐氏亦未收。此外《唐语林》卷六司空杜佑见桑道茂条，亦见《太平广记》卷七十六《桑道茂》条内，为《剧谈录》佚文，唐氏误以为出《刘宾客嘉话录》而补入。（周勋初 严 杰）

Liu Chenweng

刘辰翁（1232～1297） 南宋文学家。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任濂溪书院山长，入元不仕。善词能诗。原有集，已散佚，今有《刘辰翁集》，收罗最为完备。他一生又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评点，并注意从文学的角度上来指陈关键利病。明人汇刻所评各书为《刘须溪批评九种》，内容包括《班马异同评》、《老子》、《庄子》、《列子》、《世说新语》、《李长吉歌诗》、《王摩诘诗》、《杜工部诗集》、《苏东坡诗》等。另外尚有关于陆游、王安石诗文的评点。他的《世说新语》评点则开了明清两代大量小说评点的先风。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特别注意小说的语言和人物。他不仅用"语鄙"、"清言"、"高简"等评论作家的描述语言，而且注意评论小说中人物语言的口语特色和感情色彩。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开始就人物的语言来分析人物的性格，常常用"极得情态"、有"风致"、"意态"、"神情自近，愈见其真"等来肯定人物的性格特点。此外，他也注意到肖像描写、动作描写来塑造人物，如"何晏七岁"一则批作"字形语势皆绘，奇事奇事"，诸如此类。刘辰翁的批点尽管三言两语，但往往能抓住要害，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刘辰翁的评点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士林服其赏鉴之精博"（杨慎《升庵诗话》）。他对《世说新语》的评点，不仅扩大了《世说新语》的影响，而且对以后的小说评点起了有力的推动。明许自昌《樗斋漫录》中谈到当时最负声名的李卓吾评点《水浒传》时，就指出刘辰翁是李的先行者，可见刘辰翁在明代小说评点派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黄 霖）

Liu Chongyuan

刘崇远 《耳目记》等书的作者。生卒年不详。五代河南人，广南节度使刘崇龟的从弟。少慕赤松子兄弟，自号金华子，能为文章，爱好吟咏，三十岁出任官职，曾作两任县令，经二十余年，改任京官。清泰（934～935）年间，曾在京都听真定令李尚之孙僧季雅谈紫梨花故事。入南唐任文林郎、大理司直，追忆幼年所闻唐末朝野杂事，著《金华子》三卷，颇有史料价值。后入南汉，大宝二年（959）撰《新开宴石山记》，署衔为"都监容州管内制置盐铁发运等务并白州永资院点检义胜等、都承务郎、赐紫鱼袋"（《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又著《耳目记》二卷。（程毅中）

Liu Dongshan Kuaji Shunchengmen shibaxiong Qizong Cunjiusi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三。入话中"蜈蚣克蛇"事出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九；"小物制虎"事出魏张华《博物志》卷三《异兽》，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及《太平广记》卷四《月支使者》亦有相类事载；"举子遇恶妇"事出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五《二酉缀遗》上，祝允明《前闻记》中《尤六十王昌四》亦叙及"恶新妇以指画石，石入指痕殆寸"事。正文故事见明宋懋澄《九籥别集》卷二《刘东山》。

入话以赤足蜈蚣可制服带蛇，猛虎惧怕西胡月支国所献小兽为例，说明"天地之间，有一物必有一制，夸不得高，恃不得强"。又叙唐时一举子膂力过人，豪侠好义，偶于山东路上借宿时听一老妪诉其媳力大性粗，须看眼色行事，即欲代其教训。不意其媳竟负一被打死之猛虎归来，酒肴间正在劝导，其媳变色，将举子扯往太湖石边，以指划石，皆入寸余。举子惊心惕面，悄然而去。正文叙嘉靖时北直隶河间府交河县刘东山武艺超群，弓马娴熟，曾在北京巡捕衙门充任缉捕军校头目，三十余岁后改行经商。一次贩运骡马在京师发卖，得银百两，偶在顺城门店内听见人言道路不宁，即大声夸技。回程中遇一少年要求同行，比箭屡败，只得俯首交出银钱，在家卖酒为生。三年后一伙十余人到店中饮酒，少年亦在其内，告以当年因不服刘之夸口，故与他作耍，因将所劫银钱十倍奉还。刘甚感激，欲留少年等住宿盘桓，一伙人竟须得另一未冠少年称为"十八兄"者之首肯乃允。十八兄意甚倨傲，饮食极豪，行踪亦奇诡，意度当为此众之首领。刘经此奇遇，绝口不提武艺事，悟出"人世休夸手段，霸王也有悲歌日"，本分营生度日。明中叶后社会动乱，官场腐败，"逼良为寇"之事时有发生。此篇以一退职缉捕头目之经历，写出"盗寇"群伙之组织严明，技艺精熟，但从不扰民，较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生活的一个侧面。全篇欲抑先扬，而"十八兄"之神技只以其部下之尊从使人测度，连十八兄为李姓，亦最后点破，以收神龙见首之效，同时也启后世武侠小说此类描述之先河。（胡小伟）

Liu E

刘鹗（1857～1909） 清代小说家。原名孟鹏，字云抟，后更名为鹗，字铁云，又字公约，笔名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刘鹗出身于官宦家庭，放旷不守绳墨，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治河、算学、乐律、

词章、医学、兵法等，俱承家传，纵览百家，旁及佛典，惟不喜八股。二十岁时，赴南京乡试，落第后赋诗云："战报刘蕡北，游增杜牧狂。"可见其自负与狂放不羁。二十四岁到扬州，拜太谷学派的传人李光炘（龙川）为师，深受影响，同时晚清西学东渐的浪潮又大为拓宽了他的视野。他的《致黄葆年书》中说："今日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朘削为事，民不堪矣。"又说："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已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刘鹗按照这样的理想确定了自己毕生的生活道路——致力实业，以求富国利民。

他曾经商和行医，未有所成。光绪十四年（1888）赴河南谒见河督吴大澂，投效河工。后来又被山东巡抚张曜调往济南治理黄河。高鹗用东汉王景的方法，主张"束水刷沙"，撰写了《治河七说》、《历代黄河变迁图考》等，得保举以知府任用。

湖广总督张之洞倡议修筑芦汉铁路，刘鹗上书清政府表示愿意承办集资筑路事宜。光绪二十二年，刘鹗应张之洞电召赴汉口，一路踌躇满志，但在汉口受到盛宣怀的排挤，辞归京师。同年十月，又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请筑津镇铁路（即后来的津浦铁路），受到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刘鹗从此决意弃官经商。

光绪二十三年，刘鹗应英商福公司聘，组设晋丰公司（实为英商操纵的挂名公司），筹划引进外资，开采山西矿产。他的《与罗振玉书》写道："蒿目时艰，当世之事，百无一可为。近欲以开晋铁谋于晋抚，俾请于朝。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刘鹗代表晋丰公司与英商福公司罗沙第签订的借款开矿合同，丧失利权甚巨。罗振玉记述其事："于是事成而君'汉奸'之名大噪于世。庚子（1900）之乱，刚毅奏君通洋，请明正典刑。以在沪上，幸免"（《五十日梦痕录·刘铁云传》）。此外，刘鹗还曾参与河南豫丰公司（亦为英商福公司操纵），浙江衢、严、温、处四府引进外资的矿务。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皇室及官吏缙绅纷纷仓皇逃命，京师陷于饥馑。刘鹗毅然决然挟资入国门，办理义赈，设平粜局、瘗埋局。其时俄占领军欲焚太仓储米，刘鹗与赈济机关合资将太仓储米全部买下，赈济饥民，民赖以安。和议后，刘鹗南归，致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先后在上海筹办五层楼商场、坤兴织布厂；在杭州办铁机织绸厂；湖南株州办炼钢厂；又北走京津，计划在北京创设电车公司和自来水厂；在天津创设海北精盐公司；后又在上海筹划创设海运航船公司，往来大连、日本；最后是在浦口九洑洲买下千亩地产，其时津浦铁路的兴建已成定局，刘鹗预计将浦口开辟为繁华的商埠。

他的这些事业都是未成而败，或已成而败。综观刘鹗一生奋斗的历史，可以看出，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刘鹗是一个有远见、比较开明、放眼世界潮流、力图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中国进行改革的人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被人理解。无庸讳言，刘鹗也有很多弱点，不检细行，玩世不恭，"习于豪奢，挥金如土，浪用势必滥取"（蒋逸雪《刘鹗年谱》），因此积怨甚多。刘鹗最后被仇家所陷害，以私售太仓粟和在浦口为外国人买地罪指控，于1908年在南京寓所被清政府逮捕，流放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1909年旧历七月初八日逝世于新疆戍所。

刘鹗还是古董收藏家，所藏字画碑帖、钟鼎彝器甚富。1899年甲骨文在河南安阳出土，刘鹗是最早发现并认定甲骨文的价值的学者。1903年出版《铁云藏龟》，成为中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字的著作。

林语堂评价刘鹗："其人其事，皆足有动于吾心。夫时代之不了解，乃先觉之常刑"（《良友版〈老残游记〉二集序》）。而刘鹗的最大贡献是写了一部《老残游记》。其他著作尚有《铁云藏陶》、《铁云泥封》等，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了《铁云诗存》。（林 薇）

Liu Fu

刘斧 宋代文言小说作者。生平未见记载。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青琐高议》十八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有《翰府名谈》二十五卷、《摭遗》二十卷，均题刘斧撰。又《类说》引有《续青琐高议》八则，其中二则《诗话总龟》引出《青琐集》，当亦刘斧撰辑。其中《青琐高议》已残，其他几种已佚。《青琐高议》有序，后署"资政殿大学士孙副枢序"（按此署不合常例，亦不符其人当时的职衔），略谓："刘斧秀才自京来杭谒予，吐论明白，有足称道。复出异事数百篇，求予为序。"孙副枢当即孙沔。按孙沔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杭州，当在仁宗至和元年至嘉祐元年（1054～1056）（见《宋史》卷二百八十八本传及郑沄修《杭州府志》卷六十二职官）间。如此序不误，刘斧当是一个未曾出仕的读书人，在仁宗年间（1023～1063）撰辑文言小说已成绩可观。《青琐高义》书中有些作品及作品后的"议曰"可能系刘斧自撰，后集卷三《程说》篇（未署作者姓名）的"议曰"略谓："程说与余先子曾同官守（按程说于仁宗庆历年间曾为郴州狱官），都下寓居，又与比邻。"同卷《巨鱼记》开头说："嘉祐年（1056～1063），余侍亲通州（今江苏南通市）狱吏"。这些可能是刘斧的自述。今本《青琐高议》前集记事止于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后集记事至元祐（1086～1093）年间，据此，刘斧当为北宋仁宗至哲宗年间人。

刘斧在搜集北宋及前代文言小说方面用力颇勤，至少撰辑了三种丛集，总计达六十三卷，保存了一大批北宋年间的文言小说，对后世产生了明显影响。其中作品虽然多数已佚，但赖《诗话总龟》、《类说》、《岁时广记》、《分门古今类事》等许多著述的征引，有不少作品仍可考见梗概。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大体上看出北宋时期文言小说特别是传奇小说的创作概况及其思想艺术

特点。因此，这些丛集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珍贵资料。（薛洪勣）

Liu Gong'an
《刘公案》 清代小说。二十回。不著撰人。今存津门储仁逊抄本。储仁逊(1874～1928)，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书斋号蔚心堂。祖籍章武(今河北)，世居天津，设馆沽上，布衣终身。著《嚣嚣琐言》二册、《闻见录》十五卷。

叙乾隆年间，吏部天官刘墉惩办贪官恶霸的故事。略谓山东巡抚国泰，依仗胞妹西宫之势，将山东荒歉隐匿，反上本言年丰岁稔，催课钱粮，民不聊生。有举人、进士多人代众讲情，皆被国泰斩首。恩县财主左都恒，愿代一县垫付钱粮国课，国泰竟要其垫上山东十府九州一百零八县钱粮，还要"暂借"八百万银，左都恒难以从命，国泰便诬以"惑动人心"，枭首示众。左都恒十二岁之子左连城只身进京告状，得护国寺二喇嘛相救，认为义子，带至吏部官员刘墉处，用言辞激刘墉准下此状。刘墉以计使国泰的表亲、首相何绅站在自己一边，一同下山东，不仅诛除了贪官国泰，还惩办了各地恶霸，为民伸冤。

小说写刘墉，不仅正气凛然，执法如山，还颇有市井细民的狡黠性格。如刘墉接状之后，背脊上之"罗锅"中七十二把转轴子就"咕用"起来：他深知国泰势力之大，不惟胞妹为西宫娘娘，备受皇宠；且其伯父国盛，权压群臣，皇上赐其穿朝马，非到金阶不下马；而国盛之表兄何绅，位居首相、兼九门提督，带管四十八万护京兵步军，势力更是非同小可。为此，他略施小计，离间国盛与何绅二人。他借叙家常之机，问"朝中居官，数着何人?"何绅早已领教刘墉的厉害，抱定主意不上当；但对答之中，由于自恃官高权重，且是国盛表兄，渐渐失去警惕，入了刘墉设下的"国盛见了他不下马"的彀中。及至国盛真的不下马，何绅为顾自己的面子，与之反目，忤了圣旨，被革去首相，推出午门斩首。正在这时，刘墉方缓步上堂，参奏国泰蒙君作弊，苦害黎民，愿保何绅同赴山东查办。乾隆本不想斩何绅，遂将其赦回，着同刘墉同下山东，将功折罪。刘墉就这样以狡黠的手段，不唯分化了贪官营垒，且将其中的一分子争取过来，为己所用。作品的这一段描写浸透着市井平话小说的艺术趣味。

刘墉史有其人，清代北京蒙古车王府藏说唱鼓词《刘公案》三十二部一百零七回，演唱刘墉私访判案故事，中间未叙及惩办国泰情节。此处当是储仁逊据天津民间平话整理改编而成。（欧阳健）

Liu Jingshu
刘敬叔 南朝宋小说《异苑》的作者。《宋书》无传，事迹散见诸书，明人胡震亨在刊行《异苑》时，曾"汇其事之散在史书者"，撰《刘敬叔传》(载《秘册汇函》等)，但所据或莫可详，且亦有事实失载者。刘字敬叔，生年不详，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颖敏，有异才。东晋时起家中兵参军、司徒掌记。义熙五年(409)，为南平郡开国公刘毅郎中令(《冥祥记·竺昙盖》)，曾领姑孰(《异苑》卷六)。义熙七年，因失职被罢(《宋书·五行志一》、《晋书·五行志上》)。义熙十三年，为骠骑将军、荆州刺史刘道邻(《宋书》、《南史》等俱讹作刘道怜)参军(《异苑》卷三"黄牛")。刘裕建宋，召为征西长史。文帝元嘉三年(426)，入为给事黄门郎。元嘉二十三年，为太常，御史中丞何承天奏其不称职请免其官，诏以白衣领职(《宋书·礼志三》)。约明帝泰始(465～472)中卒，时当已八十岁上下。晚年作《异苑》十卷，今存。

（李剑国）

Liu Jun
刘峻(463～522) 南朝梁文学家。《世说新语注》和《俗说》的作者。字孝标，祖籍平原(今属山东)。其父刘珽，刘宋时官至始兴内史。他幼年时先居住在家乡，宋明帝泰始初年，山东一带被北魏攻克，遂被掠卖到中山(今河北定县)，后又迁至桑乾(今河北蔚县东北)，至齐明帝时才回南方。

刘峻一生仕途不得志，死后门人谥曰玄静先生。《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刘峻集》六卷，已亡佚。今存仅诗四首，并有较著名的《辨命论》、《广绝交论》传世。他曾为《世说新语》作注，极为著名。一说撰有《俗说》一卷，清马国翰辑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罗国威辑有《刘孝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戴 燕）

Liusheng Milian Ji
《刘生觅莲记》 明代小说。上下两卷。又名《觅莲记传》、《觅莲雅集》。加工写定者佚名。载于《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绣谷春容》、《燕居笔记》、《花阵绮言》。

本篇写刘一春与孙碧莲、苗灵秀二人情爱事。刘生文武兼能，知微翁曾赠给他"觅莲得新藕，折桂获灵苗"二句谶语。他游学住在父契金维贤家中，适有孙氏及其女碧莲寄居园旁。刘生与碧莲曾多次相遇，遂产生爱慕之心。两人私期暗约，以礼相待。后来，长辈为二人定了亲事，即应"觅莲得新藕"语。刘生中举后，其舅父将刘生召往军中，欲使其多历世事。舅家婢女香云，与刘生双双有情，但刘生心念碧莲，终不越礼。将归，舅父将香云许给刘生。此时香云才表白自己本是宦家之女，姓苗名灵秀，因父亲军事不利受处，方沦落为婢。此又应"折桂获灵苗"一语。返里后，刘生遂与碧莲、灵秀同谐花烛。之后，刘生进士及第，为官清正。

本篇虽没有完全冲破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但敢于描写青年男女纯洁而自由的爱情，承认爱情是美满婚姻的前提。小说通过刘生舅父的一些言论，也触及了某些时政弊端和社会黑暗面。艺术上全篇描写和叙述，韵文较少，特别是对人物心理、儿女情态的刻画及居室

环境的点染，比之同类小说更为工致传神。尤为可贵的是写儿女私情文笔洁净，含蓄蕴藉，不可多得。

明人卢楠的《想当然》、邹逢时的《觅莲记》传奇剧本均据本篇写成。（薛洪勣）

Liu Su

刘餗 唐代小说家。字鼎卿，著名史学家刘知幾次子。天宝(742～755)初，为集贤殿学士、右补阙，修国史。后曾任歙州刺史。观察使韩滉表其治有异行，加金紫，时间当在德宗建中元年(780)至贞元三年(787)之间。计其时已年迈。又曾任宣州刺史，其时当在任歙州刺史之前后。《新唐书·刘子玄传》云刘餗"终右补阙"，以唐代官制衡之，似不可信。著有《隋唐嘉话》三卷、《史例》三卷、《乐府古题解》一卷、《六说》五卷、《兼讲书》五卷、《授经图》三卷、《续说苑》十卷。今仅存笔记小说集《隋唐嘉话》，其书在唐代影响颇大。

（周勋初 严 杰）

Liu Tingji

刘廷玑 清代诗人、小说批评家。字玉衡，号在园，汉军镶黄旗人。生卒年不详。康熙间由荫生累官江西按察使，降江南淮徐道。有《葛庄分类诗抄》及笔记《在园杂志》等。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批评引人注目。

首先，他在大量阅读作品的基础上，对小说进行了"史"的分析。他认为，我国"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于是他把小说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汉魏晋唐宋元明"、"四大奇书"和"近日之小说"。这个分法，比之绿天馆主人的《古今小说序》来，显得于第一阶段讲得太粗、太笼统。但是，他这样分法也有一定道理，即突出了长篇白话小说的出现和成熟是小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并且，他对四大奇书和近日之小说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对《古今小说序》的补充和发展。

从艺术上来看，刘廷玑颇懂小说的基本特征。他对四大奇书，从形象塑造、结构布局、虚实关系等方面都作了较为中肯的分析。

如评《水浒传》曰"一百八人，人各一传，性情面貌，装束举止，俨有一人跳跃纸上"，并"串插连贯，各具机杼，真是写生妙手"。又如评《金瓶梅》曰"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于四大奇书之后，他对近日之小说作了著录和评论，特别是对那些缺乏艺术独创精神的狗尾续貂式的续书作了批判，也为后世小说史研究者所注目。

另外，刘廷玑对小说批评家也作了评论。他推崇金人瑞"句读字断，分评总批，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梦结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杭永年批《三国志演义》(实为毛纶、毛宗岗父子评)"一仿圣叹笔意批之，似属效颦，然亦有开生面处"；汪澹漪批《西游记》则"大半摸索皮毛"；张竹坡评《金瓶梅》却"可以继武圣叹"。同时，他还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上来讨论"善读"与"不善读"的问题，也别具只眼。（黄 霖）

Liu Xiang

刘向(公元前77～前6) 汉代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字子政，本名更生，沛(今江苏沛县)人。十二岁，以父德任辇郎。二十岁，擢谏议大夫。汉宣帝选贤，与王褒等献赋颂数十篇。二十四岁，习神仙之说，因献神仙方术，言黄金可成，试之不验，下狱。后免死。翌年，待诏受习今文经《谷梁春秋》。甘露三年(前51)，与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元帝初，擢散骑宗正、给事中。初元二年(前47)，因为弹劾外戚宦官，被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召拜中郎，领护三辅都水，又迁光禄大夫，更名为向。河平三年(前26)，与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以及班游、杜参等，校书秘阁，并领其事。阳朔二年(前23)，任中垒校尉。向数上书言朝政得失，并讥刺王氏及在位诸大臣，成帝欲用作九卿，但终为王莽及群臣所阻。



刘向校书秘阁近二十年，整理了大量的先秦古籍，今所传秦以前旧书，大多经过他的校正。他的学术成就不仅限于对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上，他自己还著有不少涉及领域十分广泛的专著，主要有《洪范五行传论》、《新序》、《说苑》、《列女传》、《百家》及词赋、文集等。其中《说苑》、《新序》、《列女传》等，主要是杂采经史诸子而成编的。虽然书中故事的内容大多出自前人记载，但取择则全出刘向之手。他选择那些具有教育意义或讥刺作用的故事加以类编，借以向当政者进行劝谏。刘向类编的这些故事，或用对话体，或用叙事体，语言简洁、文笔质朴，既具有史事之实，又备得文章之雅，成为魏晋以来逸史、杂传体小说的先导。（卢仁龙）

Liu Xiaoguan Ci-Xiong Xiong-Di

《刘小官雌雄兄弟》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十。本篇入话叙桑茂男扮女装，奸污妇女不计其数，终被处以剐刑事，明人笔记《五杂俎》、《宾退录》、《蓬轩别记》、《菽园杂记》均有记载。《庚巳编》卷九《人妖公案》载桑冲原供，亦见于《坚瓠余集》卷四，是此案的原始资料。正文叙刘奇、刘方由义兄弟成为夫妻的故事，最早见于《玉芝堂谈荟》卷十《女子男饰》。《情史》卷二《刘奇》条叙述较详，或别有所据。高丽刊本夕川老人《花影集》有《刘方三义记》，何大抡本《燕居笔记》卷七，余公仁本《燕居笔记》卷九，《坚瓠续集》卷四《刘方燕

巢》并载此事。

小说歌颂了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美德：刘德夫妇乐于助人，使刘方、刘奇先后得以绝路逢生，为感谢刘德夫妇的恩德，刘方、刘奇遂甘愿充当他们的义子，表现了"萍水相逢骨肉情"的美德。而刘方、刘奇名为义兄弟，实则一男一女，同榻数年，却绝无苟且行为，直到三家父母都妥为安厝，媒人来给他们议婚，刘方才以"营巢燕"暗示自己的女子身份，遂择吉成婚。这种不论父母、兄弟或夫妇，皆"有义天涯作至亲"的人际关系，成为千古美誉，社会现实生活中虽然极为罕见，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善良、淳朴的本性。尤其作品以入话中富家子弟桑茂的道德败坏，来与正文中商人刘德及其义子女的品格高尚形成强烈的反差，一贬一褒，更反映了为新兴市民张目的鲜明倾向。明人《三义记》杂剧、范文若《雌雄胆》传奇、清人《彩燕诗》传奇，均演此事。 （周中明）

Liu Yiming

刘一明 小说《西游记》的清代评点家。号素朴散人，甘肃兰州榆中栖云山金天观悟元道士，生卒年不详。嘉庆五年(1800)前后尚在世。他师事龛谷仙，博通典坟，著有《三易注略》、《周易阐真》、《道德会义》等。一生评点《西游记》，有《西游原旨》(一百回)刊行于世。

刘一明二十余年悉心研究《阴符》、《道德》、《参同》、《悟真》诸书，并以此作为指南评注《西游记》。他认为，《西游记》是一部"言淡而理深"，"贯通三教一家之理"的"神仙之书"，"孔子穷理尽性至命之学"，立言又"与禅机颇同"，因而它功翼宗门三教，有着补经的教育作用。他认为，《西游记》"借俗语以演大道"，"以事明理、释厄"，因而它通俗易懂，有着广泛的群众性。这就是刘一明的小说价值观。他在四十五条"读法"中说："读《西游》，首先在正文上用功夫。""要极深研几，莫在文字上隔靴搔痒。""如有所会，再看他人注解，扩充自己识见。"这就是刘一明读小说的态度和方法。

刘一明在评点中也提出了不少小说美学方面的见解。比如真实与虚幻的问题，他认为："《西游》有欲示真而先劈假之法。"看"似假而实真"，"须要看来脉如何"，"万勿以真者作假，假者从真"。这里有一个假与真的统一问题，西游虽"变化万有，神妙不测"，但关键是符合人情物理与否。"《西游》写三徒，皆具丑相。丑相者，异相也。异相即妙相。"也就是说，《西游记》绘三徒身材面目、妍媸丑恶、声音笑貌、表情举止的外观形象，传风神意志、精神品质的内在生命和个性特征，做到了艺术虚构和生活真实的结合。又如故事情节与结构布局的问题，他认为："《西游》每宗公案，立言立意，皆在冠首，收束处，皆有二句总结，乃全案之骨子。"为此，他列举了《西游记》在情节结构上所用的几种方法：有合说者，有分说者(首七回合说，其下九十三回就一事而分析之，总不出首七回之妙义)；有着紧合尖处(莫如芭蕉洞、通天河、朱紫国三案)；有大关目("西游"通关牒文，乃行道者之执照凭信，为全部之大关目；"西游"每到极难处，行者即求救于观音，为"西游"之大关目)等。这些评注都是很有见地的。不过，他立论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儒、佛、道，尤其是道学的观念论说教，不免给他的小说美学见解带来一定的局限。 （倪长康）

Liu Yiqing

刘义庆(403～444) 南朝宋小说家。宋高祖刘裕的少弟临川烈王刘道规的嗣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东晋义熙十二年(416)，袭封南郡公。随刘裕北伐长安，还拜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未到任，徙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永初元年(420)，刘裕代晋自立，义庆袭封临川王。征为侍中。元嘉元年(424)，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迁丹阳尹。元嘉六年，加尚书左仆射。元嘉九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元嘉十六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元嘉十七年，改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元嘉二十一年卒，时年四十二岁。谥康王。《宋书》卷五十一、《南史》卷十三有传。

刘义庆性情简素，寡嗜欲，爱好文学，尤爱招聚有辞章之美的文人，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都被他招致门下，引为佐史国臣。其著作有《徐州先贤传》十卷，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为《宋书》本传所载。又有小说集《世说新语》、《幽明录》、《宣验记》等，为《隋书·经籍志》著录。另有《小说》十卷，《隋书·经籍志》未著录，但《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此外还有《宋临川王义庆集》八卷。

（刘文忠）

Liu Youqiu Zhuan

《刘幽求传》 见《常侍言旨》。

Liu Zhang

刘璋(1666?～1733) 清代小说家。字于堂，别号介符、樵云山人、烟霞散人。太原阳曲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丙子科举人，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及耄"，才做了一任深泽(今属河北)县令。在四年任期中，他"谙于世情，于世之累民者悉除之"，即使自己一时疏忽错判了案件，也能够"自检举"，并予以迅速纠正。他还曾撰文颂扬"世味弗染，性真弗漓，终身能不失赤子之心"的地方贤达，倡导纯厚的民风。为此，"民爱之如父母"。后受前令亏米谷事所累，被解职。滞留深泽时，士民仍"时时供其薪水"。雍正九年后离开深泽，返归故里。《深泽县志》"职官志·名宦传"有小传。

刘璋善诗文，工绘画，尤以讽刺小说《斩鬼传》闻于世。并有散文《三儒传》存世，文笔生动流畅，和《斩鬼传》一赞一讽，较全面地反映了刘璋的善恶观，体现了他借讽世、劝世积极干预社会的思想倾向。又存青绿山

水画两幅，笔法纯熟，清丽淡雅，存山西省博物馆(其中一幅除署款外，还盖有“樵云山人”朱文印章一枚)。画幅中流露出的对山林野景的偏好，和他别号中流露的情趣相一致，曲折地反映了这位不得志才子思想中消极避世的潜流。清初小说中署樵云山人、烟霞散人的作品尚有数种。《飞花艳想》署“樵云山人编次”，《幻中真》和《凤凰池》署“烟霞散人编次”，然而将这些作品归属刘璋，则尚无确证。 (梁荫滋)

Liu Zhiji

刘知幾(661～721) 唐代历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自唐高宗至玄宗期间，历任史官二十多年，撰述甚多。所著《史通》四十九篇，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论著。作为一个史学家，刘知幾鲜明地站在史学的立场上来评论小说。在《史通·采撰》篇中，他从“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出发，对《语林》等小说及其他所谓“刍荛鄙说”加以痛斥，认为“其事非圣”，“其言乱神”，如采以为史，则只能“取悦于小人”而“见嗤于君子”。但刘知幾的态度较为审慎，并不一概排斥小说。他在《史通·杂述》篇中，对当时的小说作了专门的论述和详细的分析，指出有的小说不可忽视：“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他还对当时传奇没有繁荣前的小说作了第一次分类，列为十家，并对每类的基本特征、代表作品、成败得失，作了分析和批评。他批评的主要标准是两个：一是强调“实录”，排斥“虚辞”；二是重视“雅言”，反对“鄙朴”。最后归结到这些小说虽然“言必琐碎，事必丛残”，比不上“五传”、“三史”那样光辉，但也犹如“玉屑满箧”，应予重视。由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一开始就与史学著作关系密切，所以史学家的小说观点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一直举足轻重。而刘知幾在《史通》中所表明的这些观点又十分具有代表性，故在中国古代的小说批评界影响至深。 (黄 霖)

Liuqing Rizha

《留青日札》 明代笔记集。三十九卷。田艺蘅(?～约1570)撰。田艺蘅，字子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田汝成之子，以贡举教授应天。由于他出身于乡宦之家，熟悉掌故；又喜游览，足迹几半天下，涉猎既广，记问赅博。

此书包罗颇广，天文历法、政治经济、冠服饮食，以及农民起义、白莲教抗争等，都有载录。尤以明代社会习俗、艺术掌故，为人称道。卷三记社戏的《社伙》条已为戏曲史研究者所恒用。卷二十一《祝英台》条，对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记载，参之于《菽园杂记》以及清《浪迹丛谈》、《花朝生笔记》、《劳久杂记》等书记载，可见梁祝故事的演变之迹。

《留青日札》有隆庆刊本、万历刊本。尚有节本，名《留留青》，六卷，万历四十二年(1614)刊本。

(刘 辉)

Liuhong Ji

《流红记》 宋代传奇小说。张实撰。张实，字子京。原署魏陵人。生平不详。《绿窗新话》卷上《韩夫人题叶成亲》作张硕撰。硕与子京字相应，似当作硕。原载《青琐高议》前集卷五，题下注“红叶题诗娶韩氏”。叙唐僖宗时书生于祐，在御沟水中拾一红叶，上有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于祐藏于书笥，思念不置，亦取红叶题诗二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放于御沟上流。后于祐依托贵人韩泳门馆，韩泳为聘遣出宫人韩氏，婚后在于祐书笥中见红叶，谓诗即己作，且出其所得于祐所题之叶，叹为前定。韩氏又作诗以咏其事：“一联佳句题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



明刻本《题红记》传奇插图

红叶题诗故事，早见于《云溪友议》卷下《题红怨》。先记顾况曾和御沟流叶之诗；又记卢渥于御沟拾一红叶，叶上题诗与《流红记》相同，后娶得宣宗省退宫人，即题诗者。《本事诗·情感第一》亦载顾况和作叶上题诗，但又有余波，谓十余日后，有人于苑中又得叶上题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五代十国时金利用《玉溪编事》(《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引)载侯继图拾得风飘之叶，上有题诗，五六年后娶妻任氏，自认是此诗作者。《北梦琐言》卷九又记进士李茵，曾拾得御沟题诗红叶，后遇宫中侍书女云芳子，同行至蜀。其后又叙云芳子自缢，鬼魂与李茵重聚数年之久(《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四所引较详)。《补侍儿小名录》又载贞元中进士贾全虚于御沟接得花枝，叶上有题诗。贾于沟上悲想其人，为街吏奏闻德宗，竟以题诗之宫女凤儿赐贾。红叶题诗故事影响之广，于此可见。

《流红记》据《云溪友议》之卢渥故事加以增饰，更为完整。结尾又写到僖宗入蜀时，韩氏以旧宫人而得见，于祐亦以从驾得官，一门富贵，反显庸俗。后人引用

红叶题诗故事，都据《流红记》，以于祐、韩夫人为主角。如元白朴有《韩翠苹御水流红叶》杂剧，现存残曲；明王骥德有《题红记》传奇，今存。另有祝长生、李长祚之两种《红叶记》，已佚。 （程毅中）

Liu Canjun Zhuan

《柳参军传》 唐代传奇小说。《古今说海》说渊部收录此篇，不著撰人。实出温庭筠《干𦠆子》，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二，题作《华州参军》。叙华州柳参军与崔氏女相爱，崔母本已将女许配王氏子，在女儿坚持下默许她与柳参军成婚。王氏子告至官府，判崔女归王家，崔女又偷约柳参军私奔。后被王氏子找回，再告官判处，柳参军流放江陵。崔女与婢轻红病死，鬼魂追至江陵与柳同居，两年后被人发现，方知是鬼。这篇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在《干𦠆子》中为最佳作品。其构思似对宋元话本《碾玉观音》有启发作用。 （程毅中）

Liu Guishun Zhuan

《柳归舜传》 唐代传奇小说，即牛僧孺《玄怪录》卷二《柳归舜》，《古今说海》取入，题加"传"字。《太平广记》卷十八、《姬侍类偶》卷上皆引作《续玄怪录》，故有人认为应出李复言手。但它潇洒超然的情调酷似牛僧孺风格，与《袁洪儿夸郎》、《刘讽》风味尤近，不似李复言作品。

小说写隋开皇九年吴兴柳归舜巴陵泛舟，被风吹到君山，至一美境，见许多鹦鹉仙子唱歌，谈论汉宫旧事。中有名武仙郎者邀柳入室，设食招待，有名凤花台者与柳谈古论诗。后有二道士自空来，引柳归舟而去。故事比较简单，作者不以情节取胜，而以见藻思兴味。作品把秘境奇物、俊鸟妙仙组织成一个空灵幻丽的境界，引人遐想，有浓郁的美感。其中景物描写细腻而优美，清词丽句，如诗如画；鹦鹉仙名字如阿苏儿、戴蝉儿、多花子等，皆有巧思，颇具美韵。众鹦鹉仙谈说汉武、钩弋、阿娇、李夫人、司马相如，忆其事而歌其诗。凤花台自述师承，历举仙人诗客，嗤鄙薛道衡、江总。这些穿插点缀，恍惚迷离，品之有味，而应酬答对，俚调俗词，一派闺中声口，添出许多情趣。牛僧孺不以诗名，但小说中的诗多佳作，明秀圆熟，而且喜托神怪论诗，或者虚构诗人故实。《曹惠》说谢宣城，《顾总》说建安诸子，此作说二陆薛江，批评"近代非不靡丽，殊少骨气"，可谓谈言微中。这也反映出《玄怪录》假小说以寄藻思的特点。 （李剑国）

Liushi Jiaxue Yaolu

《柳氏家学要录》 唐代笔记。柳玭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二卷。《郡斋读书志》小说类作《家学要录》，一卷，曰："采其曾祖彦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记累朝典章因革、时政得失，著此录。小说之尤者也。"已佚。 （周勋初 严杰）

Liushi Xiaoshuo Jiuwen

《柳氏小说旧闻》 唐代杂事小说集。柳公权（778～865）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六卷。未见传本。《遂初堂书目》小说类有《柳氏旧闻》一书，大概指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涵芬楼本《说郛》卷四收《旧闻记》二条，无作者姓名，不知是否出自本书。同书卷四十九收《小说旧闻记》四条，题唐柳公权撰，实际上都出自皇甫枚《三水小牍》。《五朝小说》、《唐人说荟》及《说郛》（重编本）卷四十四收《小说旧闻记》三条，前二条出《三水小牍》，第三条记秘书省内五绝，出自赵璘《因话录》卷五。今本显为伪书。按《诗话总龟》引用书目有柳公权《小说旧闻》，书中引薛道衡《人日诗》及长孙无忌嘲欧阳询诗，均见于《隋唐嘉话》。《诗人玉屑》卷十引《小说旧闻》李义府《咏飞乌》诗，也是诗话。似宋代实有其书。 （程毅中）

Liushi Zhuan

《柳氏传》 唐代传奇小说。一题《柳氏述》，许尧佐撰。原载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杂传记二》，后又收入《虞初志》、《艳异编》、《绿窗女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唐代丛书》、《龙威秘书》、《艺苑捃华》、《晋唐小说六十种》、《唐宋传奇集》、《唐人小说》等。除《虞初志》、《艳异编》、《唐宋传奇集》、《唐人小说》用原题外，余均改题为《章台柳传》。又有三个节本：一是《异闻集》本（《类说》卷二十八），题《柳氏述》，述亦传意；二是《醉翁谈录》本（癸集卷二），改题《韩翃柳氏远离再会》；三是《绿窗新话》本（卷上），改题《沙吒利夺韩翃妻》，注出《异志》，实为此传节文。

小说描写诗人韩翃（《太平广记》误作韩翊）和柳氏的悲欢离合故事。天宝中韩翃和李生友善，李有幸姬柳氏爱慕韩翃，李生以为郎才女貌正宜相配，遂以柳归韩。明年韩翃擢上第，恋柳氏而屏居间岁，柳氏劝其以荣名亲人为念，遂赴清池省亲。会安、史陷二京，柳氏乃剪发毁形，寄迹佛寺。侯希逸节度淄青，请韩翃为书记。肃宗返正后，韩翃使人持金求柳氏，寄题一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得诗亦答一诗："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不久蕃将沙吒利将柳氏劫去，待韩翃随擢升为左仆射的侯希逸进京后访柳，已失其所在。一日道遇柳氏乘车出行，柳遣女奴告以被劫事，约明旦相见，及期，赠韩玉合香膏而别。会淄青诸将聚会于酒楼，虞候许俊闻其事，便单骑闯入沙吒利府宅，挟柳氏驰马至酒楼，韩、柳遂团圆。侯希逸得知，上状奏明原委。诏令柳氏归韩，别赐沙吒利钱三百万，了却了这桩公案。后来韩翃累迁至中书舍人。

作者在传末的议论中感叹柳氏、许俊"郁堙不偶"，以为柳以色选，可继冯婕妤、班婕妤之诚；许以才举，可建曹沫、蔺相如之功，显系借题发挥，实无关传旨。此传主旨是表现韩柳二人历经严峻考验而初心不改的笃挚

爱情，其中体现着唐人才色相配，"两情皆获"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理想，而柳氏的曲折经历也生动反映出当时妇女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真实状况。作品注意创造诗意，善于渲染男女主人公的强烈情绪，并跌宕有致地写出情绪的变化，《虞初志》评语说："篇中喜处、惊处、恨处种种画出。"韩柳二诗，通晓流畅，确为"情至之语，凄惋不胜"，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氛围。促成韩柳团圆的许俊是一个着墨不多但相当成功的形象，《虞初志》评云："许中丞义勇纠纠，唯昆仑奴、古押衙二人千载可相伯仲。"唐代小说中的豪侠形象许俊虽不是第一个，但青年男女的会合赖豪侠而得实现，此作却是首创。豪侠题材和爱情题材的结合，不仅为豪侠故事增添了更为动人的内容，同时也使爱情故事更具传奇色彩。之后的《霍小玉传》、《无双传》、《传奇·昆仑奴》等，即承此脉。

小说中的主人公韩翃，唐代实有其人，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以作"春城无处不飞花"一诗闻名于世。此传所叙韩翃事实，虽有失实处，亦多有可供稽考参证者。例如传中说："明年，礼部侍郎杨度擢翊(翃)上第，屏居间岁……翊(翃)省家于清池。岁余，(柳氏)乏食，鬻妆具以自给。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计其年月，擢第之时与《极玄集》所说"天宝十三载进士"恰相吻合。但此年知贡举者并非杨度，而是杨浚(《唐语林》卷八)，疑为传写之误。韩翃约卒于贞元初(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此传疑作于贞元中。作者在贞元三年至十六年间曾三入边幕，而韩柳故事涉及蕃将边帅虞候，自然为军幕中人所乐道，所以很可能是在从事幕府时所作。

孟棨《本事诗》亦记此事，李生作李将，诏判柳氏归韩者是代宗，情节大同小异，但不是因袭许尧佐此传，孟氏所记是开成中在梧州闻于岭外刺史赵唯。赵唯原是大梁夙将，而韩翃后来曾为大梁节度使李勉幕吏，自然了解韩柳的情况。《本事诗》又记德宗建中初授韩翃(翊)驾部郎中、知制诰之事，为赵唯当年所"目击"。乐史《广卓异记》卷十四《德宗批出知制诰》引"小说"即此，末注："翃有宠妓柳氏之事，许尧佐撰传甚详。"则举许传。

韩柳事经常被诗人引以为典，赵嘏诗"当时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君"(《唐摭言》卷十五)，王诜诗："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许彦周诗话》)等皆是，而"章台柳"又被用为词牌名。戏曲演此事者极多。金院本有《杨柳枝》(《南村辍耕录》)，似本柳氏诗"杨柳枝，芳菲节"云云。宋元戏文有《韩翃》，或又题《章台柳》、《芙蓉仙》(《南曲九宫正始》)。杂剧有元钟嗣成《寄情韩翊章台柳》(《录鬼簿续编》)、无名氏《章台柳》(《太和正音谱》)以及明张国筹的同名剧(《曲录》)。传奇有明张四维的《章台柳》(《曲录》)、吴鹏的《金鱼记》；吴大震的《练囊记》(吕天成《曲品》)、梅鼎祚的《玉合记》和清胡无闷的《章台柳》。除梅、胡二剧，其余都已失传。话本方面宋已有《章台柳》(《醉翁谈录》)；熊龙峰刊《苏长公章台柳传》，虽然是苏东坡的故事，但却借用了韩翃的诗。清人有《章台柳》小说十六回，即衍本传。

(李剑国)

Liu Yi Zhuan

《柳毅传》 唐代传奇小说。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九，原题《柳毅》，无"传"字。《类说》卷二十八《异闻集》节录传文，题作《洞庭灵姻传》。作者李朝威，大约中唐时人，生平不可考。《柳毅传》篇末说到薛嘏于开元末年见到柳毅，四十八年后嘏亦不知所在，可见传文当作于开元末的四十八年之后。本篇写柳毅侠义、龙女报恩的故事。关于异类报恩以及龙女寄书的故事，在民间流传颇早，如《搜神记》卷四载胡母班为泰山府君传书给河伯妇的故事，《广异记》载三卫为华岳新妇传书给北海神的故事(《太平广记》卷三百)，已是柳毅传书的先驱。这类故事大约流行于民间，经作者敷衍加工而写成。

作品内容写唐代凤仪年间，落第书生柳毅，家住湘滨，归途中遇一美貌女子在泾阳道旁牧羊(实为雨工)。女子满面愁容，经柳毅关心询问，方知她是洞庭龙君的小女，由父母配嫁给泾川龙王的次子为妻，受到丈夫和公婆的虐待，被罚在此牧羊。柳毅出于义愤，许诺为她捎信给洞庭龙君。龙女叔父钱塘君闻讯大怒，立刻飞往泾阳，吃掉泾川次子，杀了龙女夫家的人，救回龙女。钱塘君欲令柳毅与龙女成婚，柳毅救龙女本出于急人之难，并无私图，且不满于钱塘君的傲慢，遂严辞拒绝而去。临别时，龙女对柳毅表现出依恋之情。后来洞庭君为龙女择婿他人，龙女不肯从命。经过几番周折，终于主动地嫁给了柳毅。柳毅最后移居洞庭，在仙宫中与龙女过着幸福生活，并得以长生不老。



《柳毅传》插图　选自明刻本《绿窗女史》

这是一篇神话故事，充满了奇异的幻想，但它所反映的却是人世间的婚姻、爱情问题。小说中写龙女在夫家受到丈夫的凌辱和公婆的迫害，终日过着痛苦的生活。实际这正是古代一般妇女所常有的遭遇，是她们命运的真实写照。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塑造了柳毅这个侠义人物，使之代为传书；并特意塑造了钱塘君这一具有神奇本领的猛士，让他严惩了泾川次子全家，使善良的

龙女得以获救。同时，我们还可以从钱塘君救龙女的活动中，看到一种激烈的反抗意识——用暴力去复仇的火焰。

另外，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露出对父母包办婚姻制度的不满和争取男女婚姻自主的进步理想。故事中写龙女的不幸婚姻是由“父母配嫁”，这就暗示出龙女的夫妇反目，乃是因为他们的婚姻不是出于自由的选择。故事中写柳毅拒绝在龙女叔父的威逼下与龙女成婚；龙女因心喜柳毅，当柳毅走后，“遂闭户剪发”以明志，不肯听从父母之命而改嫁“濯锦小儿”。这都表现出要求婚姻自主的强烈意愿。

小说中写龙女与柳毅最后终于幸福地结合了，但这完全属于两人的自愿，没有外来的干涉，代表了作者的婚姻理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柳毅传》与产生在那一时代许多爱情婚姻小说不同，它描写柳毅与龙女的结合，不是出于什么郎才女貌、一见钟情，而是有着比较更深一层的道德理想为基础。小说中描写柳毅是一个同情妇女、见义勇为而又无任何个人私图的侠义之士。他救助龙女，完全是出于对封建婚姻压迫妇女的不平和激愤，是对于一个身遭不幸的弱女子的同情。正是柳毅的这种正义感和光明磊落的胸怀，才赢得了龙女对柳毅的倾慕和追求。作者在作品中寄托了比一般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小说更高的道德理想和美学理想。按照当时的现实生活，在残酷的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下，龙女在婚姻上的悲惨遭遇，几乎只能产生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但《柳毅传》描写的却是一次胜利的斗争，把一个在封建社会常见的悲剧，转化成一个使人欣慰、使人感到鼓舞的喜剧。这一转化的契机，就是侠义之士柳毅的援救和钱塘君的动武。这显然是幻想，在现实中并不可能实现，但这种理想和创造，却是人民的爱憎感情和美好愿望的体现，是人民反对封建压迫、抗击黑暗现实的强烈情绪的表露。

《柳毅传》作为一篇描写人神恋爱的浪漫主义作品，把当时人们喜闻乐道的灵怪、侠义和爱情三方面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构成一个美丽、动人的传奇故事。作者写灵怪，已与魏晋六朝的所谓“志怪”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利用幻想的形式，来艺术地反映人生，歌颂当时人民所向往的侠义行为和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特别是他企图借用幻想的情节，来表达人民向黑暗现实复仇的强烈愿望，并给人民以光明的昭示。《柳毅传》的故事结构，也已与“粗陈梗概”的魏晋六朝小说不同，开始具备曲折复杂、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并通过细节的描绘，以及夸张、想象等多种艺术手法，雕塑出具有性格特征的、栩栩如生的人物，这是它十分突出的艺术成就。

《柳毅传》影响深远，唐无名氏的小说《灵应传》已提到它，之后采作戏曲题材，如元代尚仲贤的《柳毅传书》杂剧，明代黄说仲的《龙箫记》传奇、许自昌的《桔浦记》传奇，清代李渔的《蜃中楼》等。近人还把它改编为京剧、越剧《龙女牧羊》等，在舞台上演出。至于唐以后的小说、诗文，或摹拟其故事，或采炼作为事典，更是屡见不鲜。（褚斌杰）

Liu Zongyuan

柳宗元（773～819）　唐代著名文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二十一岁登进士第，三十一岁为监察御史里行。顺宗继位，他积极参加了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转礼部员外郎。叔文败，被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例移柳州刺史，士子闻其名，皆千里投师。著述之盛，名动于时。元和十四年卒于柳州。《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有传。

柳宗元在政治上遭受失意，以毕生精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与韩愈一起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对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起过巨大推动作用，被后世誉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诗人。除《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外，又有《河东先生龙城录》二卷，为今集所不载。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柳宗元并不以小说家著称。但他著作中的寓言文学、传记文学，无疑含蕴着小说的某些因素。著名的《三戒》、《蝜蝂传》等都以寓言形式，或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某些人情世态，或讥刺了那些贪得无厌的小人。文章短小警策，含意深远。

在传记文学中，《刘叟传》以祈雨设喻，告诫人们“事至而后求，曷若未至而先备”（即防患未然，备而无患）的道理，富于哲理。《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作者的初衷虽然是从种树之理生发开去，以阐明政苛令烦，虐民害政的道理，但却在客观上描绘了一位古代园艺师的形象。那位郭姓老人，终生以艺树为职业，顺应树木生长需要，因而树木生长快，树龄长，坐果早，结实多。反之“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使树木倍受摧残，丧失元气。表面上是爱，实际上是害。文章名为传记，实则未必有其人其事，很可能是作者总结了当时同类劳动者的丰富经验及卓见超识，集中描绘而塑造了郭橐驼这一形象。

《河间传》近似一篇文言短篇小说。本篇为南宋郑定《重校添注音辨唐柳先生集》所不收。马位《秋窗随笔》认为这篇文章“持论至此，伤忠厚之道”而疑为伪作。新版的《柳宗元集》收于《外集》卷上。河间指河间郡的一位女子，生于败俗淫乱之乡，但独守节操；既嫁之后，戚里恶少，必欲毁之而后快，以各种手段，破坏其贞操，使河间终不能自拔，以至“虽戚里为邪行者，闻河间之名，则掩鼻蹙额皆不欲道也”。河间从一个“以贞顺静专为礼”的少妇竟堕落成一个为满足淫欲而陷害杀夫的“淫妇人”，乃环境使然。柳宗元在文末的议论里明白地表示了他的寓意，讽刺不能始终如一的文人之士。对这篇作品认为有伤“忠厚”而断为伪作，显然论据不足。此外，如《宋清传》、《梓人传》、《李赤传》、《童区寄传》等，所喻之理虽各有不同，但都体现了高超的叙事手

法,或写出了一些鲜明的人物形象,或写出了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柳宗元的传记文与唐代文言小说有一定的互为影响的关系。(杨桂森)

Liuhe Neiwai Suoyan

《六合内外琐言》 清代文言小说集。二十卷。屠绅撰,署名"黍余裔孙"或"竹勿山石道人"。共一百六十六篇。神怪故事较多,幻想比较丰富,风格与屠绅的文言小说《蟫史》相类。有石渠阁刊本、国学扶轮社石印本(1911)、《申报馆丛书》本、大达图书供应社排印本(1935)。另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木活字巾箱本,题《琐蛣杂记》,十二卷。(刘 蕤)

Liu Jie

《六诫》 唐代箴规文。姚崇(650~721)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东南)人。武后时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玄宗时任兵部尚书,迁紫微令,为当时名相。《旧唐书》卷九十六、《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有传。《六诫》一书,未见传本。《玉海》卷五十五著录作《唐六诫》,据以考知即姚崇的《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及《口箴》,分别载于《文苑英华》卷三百六十八、《唐文粹》卷七十八,又收入《全唐文》卷二百零六。这六篇箴诫体的文章都含有寓意,劝戒善行。如《冰壶诫》说:"君子对之,不忘乎清。"勉励当官的要"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执秤诫》说:"君子执之,以平其心。"要求"为政以公,毫厘不差,轻重必得"。都是借物喻世的寓意作品。(程毅中)

Liu Lu Caishen

《六路财神》 清代小说。十二回。署"青浦陆士谔撰"。宣统二年(1910)改良小说社刊印,标"社会小说"。

首楔子,谓习俗相沿,财神只有南、北、东、西、中五路,自玉帝行维新政策,有一邪派财神(又叫"野财神")钻谋得财政处差使,只要有利可图,不管卑污龌龊,无所不为,却被封为新路财神,凡五路新政事宜,统由其一人管辖。五路财神遂恳作者将新财神鬼蜮伎俩编成小说。

书叙神州古国香海地方,是东南第一繁华去处。古国大吏提倡实业,行文举办劝工会、物产协赞会。大绅士夏霸喜、赖肖仁,拉放赈的马希辟、卖假药的席紫荪帮办,举办物产会,又用船娘招徕观众,卖出无数入场券,因而大发横财。其后,夏霸喜又勾结赖窦元、黄伯台等,以开办彩票大获其利。侠士"鸣不平"闻夏霸喜等劣迹,以祖传至宝"笔刀"将六贼杀死,又粉壁题字,掀髯大笑而去。不想夏、赖等六人良心早已丧尽,胸口头本系空空洞洞,鸣不平用笔刀戳在心窠里,只是迷糊了一阵,依旧苏醒转来。鸣不平知笔刀诛心,竟然乏效,遂往别处云游。夏霸喜等空受一场风波,依旧横行不法。诸人共论发财秘诀,都是"没良心"三字。针砭时弊,嬉笑怒骂,含讽带刺,意味深长。(欧阳健)

Liushi Jia Xiaoshuo

《六十家小说》 话本小说总集。明洪楩汇刻。原书分《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欹枕集》、《解闲集》、《醒梦集》六集,每集收小说十种,共六十种,故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及《赵定宇书目》、《淡生堂书目》称为《六十家小说》。此书为现存最早的一部话本小说总集,是目前研究话本小说的重要资料。洪楩是明嘉靖时有名的刻书家,其所刊《六十家小说》,今人统称其残本为《清平山堂话本》。此书现今只存二十七种,分别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另有《翡翠轩》、《梅杏争春》两种,只剩残叶,藏于北京图书馆。(程有庆)

Liuyue Shuang

《六月霜》 清代小说。二编十二回。署静观子撰。宣统三年(1911)四月上海改良小说社初版。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重版,增前言、注释。

《六月霜》写秋瑾就义事,历述鉴湖女侠的生平及其被害经过。小说自越兰石女士(影射吴芝瑛)阅读新闻而惊悉秋瑾被害的噩耗开始,追叙其始末。绍兴知府富禄(影射贵福)揣摩风气,伪装开明,联络新党。秋瑾应徐锡麟聘,任绍兴明道女学堂监督,富禄亦加笼络,曾应邀至明道女学堂颁发毕业证书。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发,株连秋瑾。浙江巡抚章中丞(影射张曾歇)派新军标统诸牛率兵到绍兴,协同富禄搜捕革命党人,大队兵丁,围剿大通学堂。开枪扫射,当场击毙手无寸铁的学生,继又围明道女学堂。秋瑾于疏散学生、烧毁师生名册后被捕。富禄决意杀戮革命党人染红自家顶子。适有一劣绅褚钩投禀帖密告秋瑾与徐锡麟同谋造反,富禄据以定谳,径将秋瑾处决。秋瑾临刑前书绝命词"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就义于轩亭口。小说追溯了秋瑾由一个名门闺媛发展而为革命女侠的历程。她禀性聪慧,幼承家学,通经史诗文,有奇才抱负。与湖南王氏联姻,生一子一女。丈夫捐为京官,秋瑾随居京都,夫妻二人思想日益分歧。丈夫是一纨袴子弟,花天酒地,麻木不仁,夫权思想严重。秋瑾深感婚姻的不幸和痛苦,受新书刊濡染,决意与封建家庭决裂,只身赴东洋留学。丈夫怒而付一纸休书。秋瑾行前闻一维新党人入狱消息(指王照),虽素昧平生,又动惺惺相惜之念,慨然赠金,将自己典卖钗环衣服筹来的留学川资分一半,托人送至狱中打点营救。秋瑾途经上海,在好友越兰石女士家中盘桓,畅谈革命宗旨。赴日本,爱国热情勃发,买倭刀习武,结交徐锡麟等革命党人。返国后,筹办《中国女报》,奋笔疾书《敬告姊妹们》一文,情词激烈。正待大展鸿图,不幸罹难。秋瑾牺牲,激起学界和舆论界的公愤。小说最后以越女士与梁爱菊(影射徐自华)在杭州寻找坟地,将秋瑾安葬于西湖,举行公祭

而结束。

作者怀着强烈愤激，将“一件极野蛮、极黑暗的奇狱”披露于世，大声疾呼：“世界上竟有这等黑暗的国度！”书中尽情揭露封建统治者的卑劣、怯懦和凶残，他们是在黑暗中蠕蠕而动的冷血动物。“现在官场中最怕的是‘革命党’三字，最恨的也是‘革命党’三字，最喜欢、最起劲的便是‘捉革命党，杀革命党’的八个字了。”富禄是变色龙，两面三刀，心怀叵测；而所谓新军“都是杀百姓的好手段，残同种的狼肝肺”。

小说较好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鉴湖女侠形象。书中的秋瑾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她痛心于列强凭陵，神州陆沉。而一班大老官绅，尸居余气，醉生梦死，惟知敲剥穷民脂膏，拥娇妻美妾，斗富争豪。她闻鸡起舞，力挽颓波，锐身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她又是一位旧时代的叛逆者，大胆同传统观念决裂。鉴于中国女界同胞尚处在“不自由、不平权的黑狱里头”，她抱定“男女平权、家庭革命”八个字的宗旨，立意救拔同胞，使女界二万万人都能自立。她豪气如虹，风骨嶙峋，在越兰石女士为她洗尘的酒筵间，挥宝刀起舞，慷慨悲歌。当她就义之日，阴霾四逼，星月无光。

《六月霜》成书于清季，行文不能不有所避讳，兼之作者持改良主义思想，对于秋瑾激烈的革命行为未能深许，因此书中略去了秋瑾参与革命实践、策划武装起义的情由，将她的思想言行限制在“家庭革命”的范畴。书中秋瑾一再表白：“我的家庭革命和他们的种族革命、政治革命是冰炭不相投的。”她在被捕过程中，颇形怯懦畏葸。她的被害，纯属冤狱，“无辜屈杀”，故而取“邹衍下狱，六月飞霜”之义，将书命名《六月霜》。这样描写，有损秋瑾作为革命者的光辉形象。书中对于革命党人颇有微词，将他们视为“侈言革命”、把自由当作口头禅的“妄人”，“逞了少年血性，不知轻重，只管同儿戏一般胡闹”，不免有片面、歪曲之嫌。（林 薇）

Longcheng Lu

《龙城录》 唐代志怪小说集。旧题柳宗元撰。龙城即柳州。从元和十年(815)至元和十四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世称柳柳州，又据《龙城录》书中载有《龙城无妖邪之怪》一条，云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为害，“余始到不之信”，“余乃为文醮诉于帝”，龙城遂绝妖邪之怪。此书如确为柳宗元所作，当完成于柳州刺史任内。

是书始载于《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说：“称柳宗元撰。龙城，谓柳州也。罗浮梅花梦事出其中。唐志无此书，盖依托也。或云王铚性之作。”现存问世较早的《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未收《龙城录》。稍后江阴葛峤刊印《柳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别录一卷，摭异一卷，音释一卷，附录二卷，事迹生平一卷，才首次将《龙城录》编入集中。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柳先生集》条下又说“别录而下，皆峰所裒集也”。所谓“别录”，即指《龙城录》及《法言注》五则，并断为近世人伪作。其实，在陈振孙之前，有人就对此书的作者提出怀疑。何薳《春渚纪闻》认为是王铚伪托，朱熹《朱子语类》也以笔力“衰弱之甚”断为王铚之作。洪迈《容斋随笔》卷十《梅花参横》条则认为刘无言所作。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也引《夷坚志》认为是刘无言所作，又引元吴师道《敬乡录》驳南宋庄季裕《鸡肋编》以证明《龙城录》之伪。王铚，字性之，自称汝阴老人，宋绍兴(1131～1162)初，官枢密院编修；刘无言，名焘，元祐三年(1088)苏轼知贡举中甲科，有遗文五十卷，名《见南山集》。

但何、朱等人所说，并非确论。《龙城录》中有关记载，早在唐代，就被诗人所吟咏。如韩愈《答道士寄树鸡》诗：“烦君自入华阳洞，割取乖龙左耳来。”即用书中《华阳洞小儿化为龙》的故事。殷尧藩《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诗：“梅花清入罗浮梦，荔子红分广海程。”又《友人山中梅花》诗：“好风吹醒罗浮梦，莫听空林翠羽声。”所谓“罗浮梦”、“翠羽声”，其典即出自《龙城录》中的《赵师雄醉憩梅花下》一篇。殷尧藩，元和九年进士，元和末为永乐县令，与白居易、李绅、刘禹锡等相交往，与柳宗元也可能是认识的。此书即便不是柳氏所作，亦当为唐人之作无疑，断非迟至北宋中叶或南宋人所伪托。

《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志”、及《四库全书总目》皆列入小说家类。其版本较多，有《柳河东全集》本、《百川学海》本、《唐人说荟》本、《说库》本及《古今说部丛书》本等。

各本多为二卷，共四十三条。《百川学海》本目录《华阳洞小儿化为龙》下接“韩集树鸡诗盖用此当时之事”十二字，大概是某一读者的批语，实非题目。所记大多为唐人事，虽未脱魏晋人小说窠臼，但文字颇为简洁。如为人所熟知的《赵师雄醉憩梅花下》一篇，记隋开皇年间，赵师雄迁罗浮，日暮于松林酒肆旁遇一美女，与之语，但觉语极清丽，芳香袭人。共入酒家，饮醉而寝，比醒视之，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鸟啾嘈，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故事虽短，富有传奇色彩，不仅为中唐人所乐道，宋以后诗人也常加吟讴。如苏轼《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罗浮山下梅花村……耿耿独与参横昏”。秦少游《和黄法曹梅花诗》：“月落参横画角哀，暗香销尽令人老。”元岑安卿《栲栳山人集·题推篷图》诗：“江南烟雨正愁绝，一枝唤醒罗浮梦”等。《李太白得仙》条说闻之韩愈所言，元和初有人在北海山中见李白与一道士于碧雾中跨赤虬而去，寥寥数语，颇具幻想色彩，这是关于李白仙去的较早传说之一。《老叟讲明种艺之言》仅一百零三字，以“深耕、概种、时耘、时籽，却牛马之践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粪土”，喻治民之理，与《种树郭橐驼传》相近，文章风格亦近似。《明皇梦游广寒宫》是一则流布广泛的传说，对后世影响亦较大。玄宗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于开元六年八月中秋之夜游广寒宫，见“素娥十余人，皆皓衣

乘白鸾往来舞笑于广陵大桂树之下，又听乐音嘈杂，亦甚清丽”，归而“编律成音，制霓裳羽衣舞曲”。对《霓裳羽衣曲》的来源，或因传闻不同，诸家所记各异。如刘禹锡《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诗：“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则说此曲为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几仙山归而后作。郑嵎《津阳门》诗注说是道士叶法善引明皇入月宫，闻仙乐，归而作。《逸史》则说是天宝初玄宗游月宫，而天师则换成了罗公远。此外《开天传信记》、《玄怪录》等书亦有相似记载在小说中，与《霓裳羽衣曲》有关连者尚有陈鸿《长恨歌传》、白居易《长恨歌》、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后世戏曲多有取材于此者。如白朴《唐明皇游月宫》(佚)，特别是清洪昇《长生殿》第十一出《闻乐》，以整出戏写嫦娥将久秘月宫的《霓裳羽衣》仙乐传授杨玉环的过程。

《赵昱斩蛟》对后世影响也较大。赵昱，字仲明，隐青城山。隋末炀帝闻其名，拜嘉州太守。时犍为潭中有蛟害民，昱乃持刀没水杀之，后隐居不知所终。蜀人思之，会嘉陵水涨，见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猎者于波上扬鞭而过。玄宗幸蜀，封赤城王，又封显应侯。明廖用贤所撰《尚友录》也记载了这一故事，内容与《龙城录》相同。此故事又见于《常熟县志》，并说赵昱就是“灌口二郎神”。在戏曲中，今尚存元末明初佚名所著《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剧中二郎神即名赵昱。《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二郎神显然与赵昱有某种血缘关系。

有些则直接为后世小说家取法，加以渲染，敷陈成篇，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陆判》，似即承《尹知章梦持巨凿破其腹》而来。尹知章少时性懵，梦赤衣人持巨凿破其腹，若纳草茹于心中，痛而惊寤，自后聪敏为流辈所敬。

《龙城录》虽系小说，但有关条目可与正史相参校，如《阎立本有丹青之誉》、《开元藏书七万卷》等。又如《房玄龄为相无嗣》条，卜者言玄龄为时贤相，但绝嗣，断嗣者为其长子房遗直。而唐史所载，造反被诛者为其次子遗爱而非遗直。

综观全书，语涉怪异者多，记人事者少。虽有一定故事情节，但多是三言两语，与语录体近似。有的则失之怪诞不稽。（杨桂森）

Longhuilanchi Lu

《龙会兰池录》 明代小说。载于《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篇中地名、细节多有舛误，当是万历前下层无名艺人所写。

小说据南戏《拜月亭》即《幽闺记》加工成篇，叙蒋世隆与瑞兰事，改名《龙会兰池》。龙是男主角蒋世隆的谐音，兰指瑞兰。戏曲中的王瑞兰被改成黄姓。她的祖父被附会成南宋初年的丞相黄潜善。全部故事发生在宋境。时金迫于元，欲迁都于汴京。而宋又迫于金，近汴各边城的兵力和民众便纷纷南下。蒋世隆与瑞兰邂逅相遇，相偕入浙，在潇湘镇一巨家赁居住下，二人早已自订终身。一路上蒋生不断引诱瑞兰，均被瑞兰正言拒绝。待住下后，蒋生又不断纠缠，瑞兰只得依从。但蒋生不听劝阻，终因纵欲过度而身染重病。瑞兰之父黄复强令女儿与蒋生断绝关系，并将她带回临安。黄复为女儿




明万历刻本《幽闺记》插图

择婿，瑞兰因不忘旧情，执意不从。蒋世隆病愈后，赴临安应试。知瑞兰未嫁，便绘兰花一幅，上有青龙欲栖(妻的谐音)不得之状，以隐喻自己在婚事上的处境。瑞兰见图会意，蒋生中状元后，二人终得团圆。

戏曲中的精彩部分在小说中被一笔带过，而小说中新增的情节不免俗套；戏曲中有两对夫妻，情节发展平行交错，小说中则剩下一对；人物、地点都有明显的改动。较之戏曲，小说虽逊色许多，但却证明了明末小说创作繁荣兴盛之时，传统的故事被大量吸收，以小说的面目出现，通俗而又易于流传。《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等一批合刻集的出现，恰又保留了通俗读物的本来面目，对研究宋元话本至明代通俗小说的嬗变过程，大有裨益。（薛洪勣）

Longnü Zhuan

《龙女传》 唐代小说选集。有《五朝小说》、《唐人说荟》、《龙威秘书》等本。题唐薛莹撰，盖出伪托。如《洞庭山穴》，即《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八《震泽洞》条，出《梁四公记》；《洛神传》，即《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一《萧旷》条，出《传奇》；《郑德璘传》，即《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二《郑德璘》条，当为裴铏撰。（程毅中）

Longtu Gong'an

《龙图公案》 明代小说。又名《龙图神断公案》、《百断奇观包公全传》、《包公七十二件无头案》等。不题撰人，序署“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疑即编纂者。此书分繁简两个系统。繁本十卷一百则，有明万历残本、清初刻大字本、四美堂刻本、乾隆刻本、嘉庆刻本等多种；简本十卷六十六则，系就繁本删节而成，所删大都为每卷的后几则，文字没有大的出入，有乾隆书业堂刻本、道光藜照楼重刻本、光绪年间上海各书局的排印本等多种。

书叙包公精察决狱事。每则一事，不相联属，惟以包公贯事。书中一些故事沿自《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但标题差异甚大，《龙图公案》则目标题两两相对，两则故事的内容与性质，也据案情做了分类，可见编者之匠心。书中有的故事较为曲折生动，但纵观全书，题材冗杂，语言呆滞，所演包公事，除卷六割牛舌一条为实事外，余皆因仍他书，且多杂道学的说教与迷信的宣扬，较之元代包公戏，旨趣逊甚。但此书在包公系列小说中仍值得一读，从中可见包公故事由明至清发展衍变之轨迹。（吴　敢）

Longwei Mishu

《龙威秘书》　丛书。十集。清马俊良编。马俊良，字嵰山，石门（今浙江崇德）人。此书乾隆五十九年（1794）刻印。分为《汉魏丛书采珍》、《四库论录》、《古今诗话集隽》、《晋唐小说畅观》、《古今丛说拾遗》、《名臣四六奏章》（丽体金膏）、《吴氏说铃揽胜》、《西河经义存醇》、《荒外奇书》、《说文解字系传》十集。每集有马俊良的前言，并引《云笈七签》所记"龙威丈人山隐居，北上包山入灵墟，乃入洞庭窃禹书"的故事，为本书命名所据。第四集《晋唐小说畅观》及第五集《古今丛说拾遗》，多从《说郛》（重编本）抄出，有不少改题撰人和妄制篇目，不大可靠。第五集里又另出《说郛杂著》一目，下列《干𦠆子》等十种，成为丛书中的一种小丛书，署马俊良辑，实则大部分亦见于《说郛》（重编本）。《晋唐小说畅观》部分曾有上海中央书店排印本（1937），独立成书。（程毅中）

Longyang Yishi

《龙阳逸史》　明代小说。不分卷，二十回，每回演一故事。卷首有崇祯壬申五年（1632年）题辞及叙文各一篇。目录前题"新镌出像批评通俗小说龙阳逸史"。正文前题"京江醉竹居士浪编"，作者具体情况不详。

刘廷玑《在园杂志》曾说："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质》、《弁而钗》、《龙阳逸史》，悉当斧碎枣梨，遍取已印行世者尽付祖龙一炬，庶快人心。"此三书专叙南风，而《龙阳逸史》比之《宜春香质》、《弁而钗》格调更等而下之，文笔亦粗劣。清代诸禁书目均未著录此书。书中所叙之南风，几乎都是"大老"淫"小官"，故这种性变态行为，本身又包含着人格上的侮辱和不平等，而作者认为"鸡奸一事"，也可"暂时遣兴"，只是反对"着实了，小则倾赀废业，大则致命伤身"（第三回）而已。如第四回竟赞赏妻子为丈夫"拣标致的小厮讨了两个凭他早晚受用"为"贤慧"，第九回、十一回、十六回、十八回、十九回等，都描写了大老与小官相好而有善终。全书的某些篇章重在宣扬因果报应（如第十四、十五、二十回）和消极出世（如第十九、二十回）思想，确是一部庸俗的淫书。

此书可能出自下层不得意的知识分子之手，故在行文过程中对丑恶的社会时有抨击和嘲讽。它指出，当时世风日下，"近日来人上都好了小官，那些倚门卖俏绝色的粉头都冷淡了生意"（第十一回），甚至连"和尚都走将出来做牵头了"（第三回），而小官们也不知羞耻，自己画了像当招牌以招揽生意（第十八回），不少城市还出了"小官遢坊"、"兑男货的铺子"（第八回、第十四回）。财主看中了债户家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可命令"他来等我看看"（第六回），第十七回更揭露了一个小官被陈员外夫妇扔到河里被人救活后也不敢去告状的血淋淋现实。小说第十四回《白打白终须到手　光做光落得抽头》的上半部分是全书中写得较好的章节，写出了"这幽冥世界和你阳世一般，个个都是财上紧的"，处处都要用银子"打点"。第十九回作者又借人物对话讽刺近来考试的舞弊之风。凡此，不失为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此书仅存于日本佐伯文库。（黄　霖）

Lushi Zashuo

《卢氏杂说》　唐代笔记小说集。卢言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卢氏杂说》一卷，不题撰人。《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卢言杂说》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卢氏杂记》一卷，题唐卢言撰，当即一书。又《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四所引《卢氏杂说》曰："余旧宅在东洛归德坊南街"，《唐语林》卷八引作"卢言旧宅在东都归德坊南街"，亦可证此书撰者为卢言。

卢言，正史无传。《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三有《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序称开成二年（837）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约东都官员祓禊于洛滨，裴度首赋一章，和者有驾部员外郎卢言。又据《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知卢言曾任考功郎中与户部郎中。《新唐书·李德裕传》云大中二年（848），大理卿卢言等人言李德裕"罔上不道，乃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可见他是牛党中人。其后经历不明。但据《卢氏杂说》内容推断，撰者于僖宗时仍在世，年寿颇高。

原书已佚，《绀珠集》卷九、《类说》卷四十九、《说郛》（重编本）卷四十八、（张宗祥辑明抄本）卷七十三录文数条。《太平广记》引文六十余条，其中十二条亦见今本《玉泉子》，盖《玉泉子》亦非原书。现存佚文多记中晚唐事，止于僖宗时。内容广泛，朝廷掌故、君臣佚事、士人生活以及音乐、绘画、饮食等，皆曾涉及，大抵可信。所记《文溆子》、《道调子》、《安公子》等曲调由来，传奇集《博异志》作者郑还古生平，为重要文学、音乐史料。

（周勋初　严　杰）

Lu Suo Hun

《卢梭魂》　清代小说。十二回。作者署"怀仁"。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有天民序。

本书是一部正面宣传革命思想的小说，只是采用了一些荒诞魔幻手法以障耳目。小说楔子叙说卢梭的阴灵来到东方，与黄宗羲、展雄、陈涉会合一道，策划推翻阴府的君主专制制度，被阎王擒拿，逃往人间，于是

自由之魂在东方大地游荡。书名题作《卢梭魂》本此。书中"唐人国"影射中国;"曼殊人"影射满族。通过书中人物之口,鼓吹光复中华、种族革命思想:"我们唐人国做曼殊的孝子顺孙,已二三百年了。他吃我们肉,吃我们血,还不甘心,再放出这些虎狼来,啃我们的筋骨,便想再做他的孝子顺孙,也是奄奄一息,不得常做的了。"

小说展示官逼民反、武装聚义的过程。汉县知县胡畋,充曼殊人之鹰犬,敲骨吸髓,荼毒地方,朱家村的三位英豪:朱胄、东方英、武立国,忍无可忍,率众揭竿而起,杀死胡畋,上汉山聚义,凭借独立峰、自由峡天险,结营扎寨,招兵买马,号召天下英雄、黄帝子孙,大举起义,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汉族国家。后又写华裕后、黄福为逃法网,投奔汉山,二人之子华复、黄人瑞,是留学日本的有为青年,闻讯亦随而上山聚义。书中写华复、黄人瑞二人下山联络各地新旧党人,看到旧党顽固不堪,新党则是"吃革命饭的先生",销金窟中,花天酒地,无所不为,不过假革命之名以敛钱而已;因而寄希望于江湖好汉,引两位会党领袖率众喽啰上山,进而联络沿江沿海各路英雄。曼殊女王派兵镇压汉山。书末象征性地描写了兴妖作法的一番大战,黄帝在空中显灵,授以"自由钟"做镇山宝,以期还我河山。小说将会党视作革命武装力量的基础,显示了思想之驳杂混乱。

(鲁 戈)

Lu Taixue Shijiu Ao Wanghou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二十九。叙明代嘉靖年间的才子卢柟,因对汪知县傲慢无礼而蒙受冤狱,终由陆知县开释事。《古今谭概》卷十二《卢柟》所载简略。《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卢太学柟》所记较详,其与《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卢柟传》(附《谢榛传》后)内容全同,似为《明史》中《卢柟传》所本。小说多取史实,渲染铺排,着重塑造卢柟这位傲骨嶙峋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时对知县破家害人的丑恶行径也有颇为犀利生动的揭露。

小说首先增写了卢柟才高学广,而在科举道路上却不得志的社会经历。他八岁即能属文,十岁便娴诗律,下笔数千言,倚马可待。人都称他是李青莲再世,曹子建后身。只因自恃才高学广,以为掇青紫如拾针芥;那知文福不齐,生不逢时,任他锦绣文章,偏生不中试官之意,一连几次应试,皆名落孙山。腐败的科举制度,终使他认识到世无识者,遂绝意功名,不图仕进,而转为以诗酒自娱,豪歌狂饮,笑傲王侯。这就写出了他这副侠肠傲骨的性格是黑暗社会的现实遭遇造就的。此为小说的独创。

小说中的汪知县性情贪酷,为附庸风雅,有心攀交卢柟,提出要观赏卢家园景,卢柟设宴请他来赏菊,汪知县被公务缠身,未能准时赴宴,卢柟便认定他是个俗物,令家人"快把大杯洒热酒来,洗涤俗气",独自饮得大醉,齁齁睡去。汪知县来后见卢柟已醉倒,认为这是他"故意哄我上门羞辱",怒而回衙,顿起生事害人之念。把卢柟家人卢才打死长工钮成的罪状,诬栽在卢柟身上,将卢柟拘捕入狱。在公堂上,卢柟挺然居中而立,斥责汪知县:"借彼证此,横加无影之罪,以雪私怨。"汪知县大怒道:"公堂之上,尚敢如此狂妄;平日豪横,不问可知矣!今且不论人命真假,只抗逆父母官,该当何罪?"喝教拿下去打。卢柟叫道:"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卢柟堂堂汉子,何惜一死!"寥寥数语,即把知县的蛮横暴虐和卢柟的傲骨嶙峋,刻画得如跃眼前。这些描写皆属小说的创造。

小说还突出了卢柟的道家思想,写他出狱后,一日游采石李学士祠,遇着一赤脚道人便跟随而去,并致书谢陆知县,陆见书叹道:"翛然而来,翛然而去,以乾坤为逆旅,以七尺为蜉蝣,真狂士也!"后十年,连陆公也遇仙成道了。这种超脱现实的道家思想,虽是消极的,但也反映了作者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的不满。

(周中明)

Lu Zhao

卢肇(约 821～?) 唐代小说家。《逸史》、《卢子史录》的作者。字子发,袁州宜春(今属江西)文标乡人(《正德袁州府志》卷八)。一说望蔡(今江西上高)上乡人(《永乐大典》引《瑞阳志》)。约生于长庆元年(821)。幼贫而好学,颇得宜春令卢蕚赏誉。李德裕太和九年(835)贬袁州长史,卢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开成中尝应举未第,会昌三年(843)得李德裕奖拔高擢状元。先后被节度使卢商、裴休、卢简求辟为从事,入为秘书省著作郎、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直学士。咸通五年(864)除歙州刺史,咸通七年罢,后又历池、万、吉三州刺史。此间曾谪官连州、春州。卒年不详。卢肇善文辞,"为文驰骋上下,伟丽可观"。有《文标集》三卷、《愈风集》十卷等,今存《文标集》三卷乃辑本。所著小说集《逸史》和《卢子史录》均已散佚,前书所存佚文较多。

(李剑国)

Luhua Banghe Ji

《芦花棒喝记》 清代小说。十八章。蒋景缄著。蒋景缄,浙江人,生平不详。尚著有小说《军人魂》,宣统己酉扬子江白话丛报本,未完。另有杂剧《侠女魂》,谱秋瑾等侠女事。又有翻译小说六种:《金蒻叶》、《碧血巾》、《黑宝星》、《盗窟花》、《费娘剑》、《啼猩泪》。题家庭小说。板框右通长竖刻:大清宣统二年(1910)×月×日舆论时事报图画。书为《舆论时事报》散叶集订。

书叙浙江诸生易孟宗,设馆于泰州,博升斗以为家计。其妻邹婉如贤,夫妇爱情甚笃。已而婉如病亡,遗女三,甚幼。孟宗友叶新仁劝其续弦抚孤,乃娶张念婉为继室。念婉见孟宗思婉如不舍,妒,百般取闹,逼孟宗出走,而虐待其女。后念婉幻游觉悟,自陈往咎,怜夫爱女,意态全变。孟宗亦复得室家之乐云。

本书文字生涩,佶屈聱牙,意旨平庸,不识时务,居然连载于清季,令人费解。又其末叶末行云:已完,明日

登《盗窟记》。则该报所载小说，知非此一部。

（吴　敢）

Lujiang Feng Ao Zhuan

《庐江冯媪传》　唐代传奇小说。李公佐撰。《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三“庐江冯媪”条，注云出《异闻录》（当即陈翰《异闻集》），原无“传”字。据本篇末“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高钺“具道其事，公佐因为之传”语，当属李公佐撰。

篇叙庐江里中穷寡无子之冯媪，因淮楚大歉，乞食经牧犊墅，见路隅一室有灯光，遂求宿。室中少妇携三岁女孩，倚门悲泣，有老叟与媪据床而坐，似索财物。见冯媪至，叟媪默然离去。经问，知其夫董江为桐城县丞，欲别娶一女，而舅姑索取祭祀旧物，以授新人，因而悲伤。天明，媪辞行至桐城县，果见董江娶妇，问而惊悉董妻及父母皆丧，昨日所见者乃鬼魂。

本篇虽为怪异故事，但作者叙述宛转，将鬼魂的情状描写逼真，无异生人，并曲笔反映了在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可怜境况，隽永而有新意。尤其是那少妇，“倚门而泣”，又“泣至晓”的凄惨形象，真切动人。这类故事，虽在六朝志怪中屡见，但均不及此篇感人。

（刘荫柏）

Lulingguan Xiaji

《庐陵官下记》　唐代笔记小说集。段成式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庐陵官下记》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同，曰：“段成式撰，为吉州刺史时也。”吉州即庐陵郡，故以名书。段成式任吉州刺史时在宣宗大中二年(848)至七年，本书当撰于此一时期。

全书已佚，仅《类说》卷六录文六则，《说郛》（重编本）卷十七录文十六则。大抵为随笔之类，多见于作者另一著作《酉阳杂俎》。清代修《四库全书》馆臣重编王谠《唐语林》时，将《永乐大典》所载之《唐语林》原序目录入，《庐陵官下记》亦在其中。然《类说》、《说郛》所收《庐陵官下记》条文，与《唐语林》中文字均不合。唯《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十一引《庐陵官下记》，叙唐玄宗起凉殿事，与《唐语林》卷四玄宗起凉殿一则相合，可证《唐语林》中确曾征引此书。又《唐语林》卷二王勃腹稿、徐敬业相不善、太白入月三则，与《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语资》中有关条文相合，卷四寿安公主一则与《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忠志》中有关文字相合，可知《唐语林》中的这些条文，原来应是《庐陵官下记》中的文字，《庐陵官下记》一书虽已亡佚，但有些条文实已编入《酉阳杂俎》中。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段太常语录》云：“此卷本是《庐陵官下记》下篇。”《段太常语录》亦未见传本。

（周勋初　严　杰）

Lushan Yuangong Hua

《庐山远公话》　唐代话本小说。作者佚名。现存敦煌写卷一件，据卷末题记“开宝五年(972)张长继书记”，知为北宋初年抄本。尾稍残，约存一万五千余字，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编号为斯2073。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八十五时，于“进旨”以下若干行，编者以笔迹行款与前稍异，未细加考读，便视为一独立文章，遂使整篇拆为两段。前段拟名《惠远外传》，后段拟名《进旨》。编校《敦煌变文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已纠其谬，合为一篇，收入卷三，用篇首原题《庐山远公话》。

故事讲晋时雁门有兄弟二人，兄惠远（远公）拜旃檀和尚为师，弟惠持在家侍养老母。一日，惠远别师，带一部《涅槃经》往庐山修道。远公初到庐山，先于香炉峰建草庵而居，日诵经文，发愿为众生解脱苦难；感得山神遣神兵一夜为他造就寺舍一所。自此，远公安居此寺，为四方听众广说《大涅槃经》之义。有庐山千尺潭龙化作老人虔心听经一年，犹不会经中之义，于是远公设誓制《涅槃经疏抄》，三年方成。时有寿州盗白庄结党徒五百余人，窜至庐山来劫寺舍。僧众闻讯纷纷外逃，独远公留居不去，被白庄掳掠为奴。事定，众僧重返。远公《涅槃经疏抄》辗转为道安所得，道安持此前往东都福光寺开讲此经。此时，远公随白庄浪迹各地，被白庄卖与崔相公家为奴，改名善庆。善庆仍日夜诵经不辍，并为崔相公及夫人、家人等讲说涅槃经义。后崔相公携远公往道安处听经，讲筵上远公当众指摘道安讲经之误，二人展开辩论，道安终不如远公，远公说明真实身份，讲明己身为奴之因果，道安、崔相公及大众无不拜伏。晋文皇帝闻知，迎远公入宫供养。数年后，远公辞帝重返庐山，再诵旧经。旋念浮生不久，遂造法船，返归上界。

话本中之“远公”，即东晋名僧慧远。“慧”、“惠”音同通用。按：慧远事迹，有张野《远法师铭》（《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谢灵运《庐山慧远法师诔并序》（《广弘明集》卷六）等，然皆甚简略；较详之述记，见僧祐《出三藏记》卷十五、慧皎《高僧传》卷六等。传载：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生。初习儒，“博综六经，尤善老庄”。二十一岁，与其弟慧持住太行恒山（今河北曲阳西北）听道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遂与弟出家为道安弟子。尤精般若性空之学，年二十四即开始讲经，得道安之特许，不废俗书，为道安门下上首。后辞道安往广东罗浮山传教，途经江西，见庐山秀美，又应同门慧永之邀，遂入庐山。初驻龙泉精舍，后住东林寺，聚徒讲经，撰著文章；时有隐士及沙门千数归服，推为南方佛教之领袖。与缁素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结坛立誓，共期往生西方净土；又倡涅槃常住之说，后世奉为莲宗初祖，慧远居庐山，“迹不入俗三十余年”，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5)卒。

慧远传文，本杂神异之说，如谓远公初至庐山，始驻龙泉精舍，去水甚远，以杖叩地，即有清流涌出。又：“浔阳亢旱，远诣池侧读《海龙王经》。忽有巨蛇从池上空，须臾大雨，岁以有年，因号精舍为龙泉寺焉。”而本

篇话本，除更张其辞外，又增饰演绎传闻，捏合附会他人之事，使其神奇色彩更为浓郁，如山神造寺、潭龙听经、被白庄劫掠、与崔相国作奴、入晋文帝宫等。对此，元代释优昙《庐山莲宗宝鉴》卷四“辨远祖成道事”曾予驳斥：“多见世之薄福阐提辈，伪撰《庐山成道记》，装饰虚辞，尽是无根之语。”指出七条错误：“远公礼太行山道安法师出家，妄传师旃檀尊者，一诬也。妄以道安为远公孙者，二诬也。远公三十年影不出山，足不入俗，妄谓白庄劫掳者，三诬也。晋帝三召，远公称疾不赴，妄谓卖身与崔相公为奴者，四诬也。道安臂有肉钏，妄为远公者，五诬也。临终遗命，露骸松下，全身在西岭，见在凝寂塔可证，妄谓远公乘彩船升兜率者，六诬也。道生法师，虎丘讲经，指石为誓，石乃点头，妄为远公者，七诬也。”七诬之说，均见此《庐山远公话》中，则此话本虽以慧远生平事迹为依托，但又大量吸收民间神奇怪诞之说装点成篇，以弘扬慧远之神异、佛教之轮回、前世之果报及大乘般若思想。话本呈现奇幻性与现实性的交错结合，善于选取神奇曲折耸人听闻的故事，加以巧妙布局，在单线型的叙述中，根据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制造种种悬念，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又注意情节的穿插，不忽略细微末节的明白交代，喜作富于夸张的渲染，故事有头有尾，脉络清晰，情节完整，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语言以口语化散说为主，插用七言偈诗，且明显地表现出说话艺术对众说表语气，如“说这惠远，家住雁门，兄弟二人，更无外人”；“忽时寿世(州)界内，有一群贼，姓白名庄，说其此人，少年好勇，常行劫盗，不顾危亡，心生好煞”。描景状物处，往往采用骈词俪句，以增文辞之华艳，音调之铿锵，如“是时也，春光扬艳，薰色芳菲，绿柳随风而婀娜，望云山而迢递，睹寒雁之归忙”。更有话本小说常用之套语熟语，如“说这”、“且见其”、“说此会中”、“来也不曾通名，去也不曾道字”云云，均显示了唐代话本小说的风貌。

“说话”一艺，出现于隋唐，屡见记载，然皆语焉不详，更未有话本流传。《庐山远公话》虽为北宋初年写本。而篇中以面奏皇帝取可否为“进旨(止)”，以问候平安为“起居”等，皆为中晚唐后用语(《资暇集》卷中、《刊误》卷下、《考古编》卷六、《能改斋漫录》卷一等有详考)，则它很可能为当时之作。特别是，话本标题，与元稹诗注“一枝花话”同型，非后人拟题，说明它确为唐代话本。它的发现，使我们对唐代说话伎艺、话本小说，有了具体了解；对探讨宋元话本之渊源、古代白话小说之形成，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张鸿勋）

Lushi Qiqitu

《鲁史欹器图》　撰人不详。《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鲁史欹器图》一卷，仪同刘徽注”。按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据《北史·艺术传》、《隋书·历志》，认为“刘徽”当作刘晖，精通天文、算术，隋文帝时为仪同太史令，开皇十七年(597)除名。曾与刘祐、张胄玄等参议律历事。

所谓欹器是指一种注水器具，空的时候是倾斜的，一旦注满水就会翻转过来，将水倾覆于地。古时君主常把这种器具放置座右，以为鉴戒。据《荀子·宥坐篇》记载，孔子曾于周庙中见过欹器。《晋书·杜预传》说，周庙的欹器在东汉时还在御座旁，汉末失传，杜预创意造成，献给晋武帝。《南史·文学传》也说：永明中，祖冲之造欹器，与周庙所有者相同。《鲁史欹器图》未见传本，应当就是关于周庙欹器的文字说明与图样，故在《隋志》中与《器准图》并列。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改入儒家类。　　（许逸民）

Lu Xun

鲁迅(1881～1936)　现代文学家、小说史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881年9月25日生于绍兴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童年读私塾。1898年5月赴南京，先后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和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始受维新思想影响。1902年3月东渡日本。1904年夏，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后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春，因受日俄战争中，中国人被杀的刺激，遂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以求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夏回国后，在杭州和绍兴任教，参加过绍兴光复的斗争。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入临时政府教育部，旋即随部迁京，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佥事等职，并在北京大学和女子师大等校兼教。1918年起，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一系列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同时发表大量批判旧思想旧文化的杂文。1926年前的作品，结集出版的有《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等。1926年8月，因支持爱国学生运动而受反动当局迫害，遂南下，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1927年4月，因不满国民党统治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同年10月移上海定居。此后，专门从事进步社会活动和革命文学运动，曾先后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逝世前，结集出版的杂文集还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和《集外集》等。全部遗著被整理成《鲁迅全集》，先后有三种版本出版。



鲁迅自幼熟读中国古典小说，辛亥以来至五四前夜，又一直潜心学术，并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曾辑有《古小说钩沉》，1912年刊行。1920年8月，因受

北京大学等校之聘请讲授中国小说史，始对中国古典小说作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编撰成题为《小说史大略》的讲义，其写印本（十七篇）刊行于1921年，经修改后的排印本（二十六篇）则于1923年底前后刊行，改题《中国小说史大略》。其间，除了随时写作发表零星论文如《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1923，收入《坟》），又对讲义稿作增补更改，易名为《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交付新潮社于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分上下两卷出版。1925年9月，北新书局重印，书名袭前，但上下卷合为一册。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鲁迅还辑成《小说旧闻抄》和《唐宋传奇集》，分别于1926年和1927年交付出版。1924年7月，鲁迅应邀赴西安作暑期讲学，讲稿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共六讲）。内容与《中国小说史略》基本吻合，故历来作为《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的附录。1930年11月间，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作重要的修订，修订本由北新书局1931年7月印行初版，即为通行本。与此同时，1931年内鲁迅还为日本学者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其中提出的若干新见解，反映在增田涉翻译的《支那小说史》（1935，日本赛棱社）的译者注中。在这前后，鲁迅还陆续发表过一些论及中国小说研究的杂文，主要有《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论及《三国志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塑造等）、《集外集拾遗·〈游仙窟〉序言》（评论唐代传奇《游仙窟》）、《三闲集·流氓的变迁》（谈《水浒传》、《七侠五义》及清代公案小说的思想内容）、《二心集·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谈中国古典小说版本考证问题）、《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谈晚清小说发展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问题）、《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家的评论）、《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谈《金瓶梅》和《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和《且介亭杂文二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论及中国小说史演变过程中的特点）等。上述杂文也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鲁迅对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心得，当是对《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的补充。

鲁迅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其主要学术成就及其学术影响，集中地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首次全面系统深入地整理研究浩繁的中国小说史料的基础上而撰写成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小说史研究专著，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为中国现代学术界开展中国小说史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中国小说史略》通行本凡二十八篇，开篇介绍“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继而探讨中国古典小说的渊源（神话与传说），辨析汉人小说真伪及晋人之作，评述“六朝之鬼神志怪书”和《世说新语》等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以下次第分论“唐之传奇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宋之话本”、“宋元之拟话本”、“元明以来之讲史”、“明之神魔小说”、“明之人情小说”、“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清末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清之讽刺小说”、“清之人情小说”、“清之狭邪小说”和“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又插入对“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的评论，末以“清之谴责小说”终卷。全书不仅有条不紊地梳理了中国古典小说演变发展的基本轨迹，由此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全貌轮廓，而且对其中各种类型的代表性作品的题材来源、故事演变、创作年代、版本流传以及作者生平事迹作了考证研究。至于此书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几个主要类型的划分以及特点的归纳分析，对于若干代表性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论述，更是简洁而精辟。

《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尽管在若干问题上参考或借鉴了其他研究者（如胡适）的研究成果，也尽管“限于经济，所以搜集的书籍，都不是好本子，有的改了字面，有的缺了序跋”（《通讯》，1930.2.19），致使书中存在一些学术性疵点，然而从总体上说，此书对于建立中国小说史研究专题学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郑振铎称之为“是一部奠基的大著作”，当是确评。

第二，鲁迅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富有卓越的“史识”，而对一些重要的专门课题的研究结论同样具有创见性，这就从方法论和具体观点两方面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带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鲁迅首次从理论上明确提出“史识”的要求（《致台静农》，1932.8.15.），而他本人在具体的运用中所显示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史的线索，即从浩繁的史料中，从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中，理出史的脉络，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讲文学的著作，如果是所谓史的，当然该以时代来区分”（《致王冶秋》，1935.11.5.），“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另外，鲁迅的“史识”还表现为：注重对文学现象的内部原因（文学规律）和外部原因（社会风气、政治情况等）的探讨，根据不同情况，两者或相对独立，或有机结合；主张多侧面多视角地看问题，知人论世，以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大量运用比较的方法，或把同时代同类作品作比较，或把不同时代的同类或近似作品作比较，或把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作品就某一角度侧面作比较。这样，鲁迅就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如何把小说史（文学史）研究与“资料长编”区别开来的问题。鲁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几部代表性作品的若干问题的考证、分析、评论，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一直产生重大影响。如评《红楼梦》，认为其价值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由此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论《水浒传》中的人物，“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流氓的变迁》），这是对《水浒传》的主题思想的一种别具眼光的评判；论《西游记》中孙悟空这一艺

术形象，指出其正类唐人李公佐传奇小说《李汤》中讲到楚州刺史李汤所遇到的“象猿猴之怪兽”——“淮涡水神无支祁”，换言之，“孙悟空是袭取无支祁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三讲），这一见解与胡适不同，成为《西游记》考证研究中著名的一家之言；论《三国志演义》由于“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因而书中多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的缺点，特别是“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象狡猾”（《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这一见解对于认识《三国志演义》的实际艺术水准富有启迪性；评《金瓶梅》，谓“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这是对《金瓶梅》一书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的全面公允的评论；评《儒林外史》，谓“敬梓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在结构上，“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这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成就以及体裁结构上的特点的分析，也是极为中肯的。

唯其如此，今人称鲁迅是“一个博学而有独到见解的文学史家”，当是剀切之论。（朱文华）

Lu Cai
陆采（1497～1537）　明代小说戏曲家。初名灼，字子玄，号天池（一作天奇），别署清痴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南京国子监就学二十年，屡试不第，诸生。不屑守章句，有志于用世，常奋髯抵掌而论天下事。为人豪放不羁，喜游名山大川，广交豪杰之士。卒前曾进京寻访志士仁人，因病中途而返，赍志而殁。少有文名，以岳父都穆为师，与兄陆灿、陆粲时人称为“三凤”。年十九，写成传奇《明珠记》，并亲自教习，名重一时。之后又作传奇《怀香记》，改编《南西厢记》等。文好六代，诗宗盛唐，晚年又喜谢灵运，著有《天池山人小稿》、《壬辰稿》、《陆子玄诗集》等。

陆采尤好习当朝故实，所至延访勤切，率多闻所未闻者。它如幽冥物怪、黄道之言，靡不采获，著之编录，有《国朝史余》八卷、《天池声偶》四十卷、《览胜记谈》十卷、《冶城客论》二卷（《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并辑有著名的唐人小说选本《虞初志》，刊印了重要类书《艺文类聚》。

钱谦益《列朝诗集》有小传。《国朝献征录》收有陆粲所撰《陆子玄墓志铭》。（薛洪勣）

Lu Can
陆粲　见《庚巳编》。

Lu Shi'e
陆士谔（1877～1944）　近代小说家。名守先，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十四岁至上海，二十岁后定居行医。渐对小说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创作，终成职业小说家。他在晚清的小说创作，集中于1908～1911这四年之中，为当时多产的小说作家。出版作品多由前妻李友琴作序与评论。据初版《新上海》李友琴序称，至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陆士谔已创作小说二十三种。而同书中改良小说社为陆士谔作品所作广告中则称：“先生著书不下五十种，此十一种则为本社出版者。”从数量上说，晚清诸小说家中，只有吴沃尧可与之相埒。

所作以谴责小说居多，如《新上海》展示清末十里洋场的败坏风气与诸种恶习，《六路财神》斥责用鬼蜮伎俩发财的士绅“没良心”，《女界风流史》描写官宦人家太太小姐的丑恶行径，《最近社会秘密史》叙述官吏、富商、豪绅、无赖的卑劣行为，《新孽海花》写晚清和会中的新型才子佳人，颇具特色。而1911年出版的《新中国》则展现了作者政治理想，歌颂立宪，用幻想手法描绘出立宪四十年后中国的富强。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仅三个月，他即出版了描写武昌起义的小说《血泪黄花》，歌颂这场革命斗争。此外，陆士锷还著有小说《鬼国史》、《精禽填海记》、《新野叟曝言》、《也是西游记》等等。李友琴在为《新上海》写的序中说，陆士谔的作品“独用白描笔墨，写一人必尽一人之体态，一人之口吻”，“用笔尖冷峭峻”、“淋漓尽致”，基本上概括了陆氏小说风格。

民国年间，陆士谔还创作了大量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如《清史演义》、《清朝开国演义》、《三剑客》、《七剑八侠》、《血滴子》等，并著有文言笔记《蕉窗雨话》等。（朱世滋）

Lushi Jiyi Ji
《陆氏集异记》　唐代志怪小说集。陆勋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二卷。云：“唐陆勋纂，语怪之书也。凡三十二事，言犬怪者居三之一。”《宋史·艺文志》作《集异志》。

陆勋为元和名臣陆亘之子。《旧唐书·懿宗本纪》载：“（咸通十二年）三月以……兵部员外郎陆勋等考试宏词选人。”《元和姓纂》载：“陆亘子陆勋，吏部郎中。”《全唐诗》有李郢《题陆勋校书义兴禅居》诗。又据《旧唐

书》卷十七，其父陆亘卒于大和八年(834)。由此可知陆勋出生于大和八年之前，曾任校书郎，咸通十二年(871)时任兵部员外郎，终吏部郎中。

原书不传，今有《宝颜堂秘笈》所收四卷本《集异志》，题陆勋撰，实为伪托。按《太平广记》所引《集异记》佚文，除出于南朝宋郭季产《集异记》及见于二卷本薛用弱《集异记》的，尚余六十余条，其中似有一部分出自陆勋的《陆氏集异记》。《太平广记》犬部引自《集异记》者有九篇，与《郡斋读书志》所谓"言犬怪者居三之一"相近，或即《陆氏集异记》佚文。余如年代较晚，记事至大中二年(848)之《高元裕》(《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八)等篇，也可能出自陆氏手笔，但无确证。《集异记》佚文多写妖异征应，稍远神怪的是几则叙述义犬的故事。如《柳超》篇写谏议大夫柳超以"清俭自守"而被谪岭外，途中二仆欲谋杀之而夺行李，伪称闻密诏将处死他。柳超果然中计，欲服毒自尽。危急关头其犬扑杀二仆，保全了他的生命。数日后赦免他的诏书到了，他方才发觉二仆之阴谋。这里义犬不仅忠勇过人，并且比人更有智慧。如以言犬怪之九篇为陆氏之作，则其文笔简练，对人物罕有个性化的描写，文采略逊于先出诸传奇集。 (李宗为)

Lushi Yilin
《陆氏异林》 西晋志怪小说集。陆氏撰。原书不传，史志书目亦无著录，佚文存一则，见《三国志·锺繇传》裴松之注、《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九、八百八十七引。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裴注所引末有"叔父清河太守说如此"一句，并注云："清河，陆云也。"知作者为陆云侄、陆机子。据《晋书·陆机传》载，晋惠帝太安二年(303)成都王司马颖杀陆机于军中，"二子蔚、夏亦同被害"。可见作者是陆蔚或陆夏，而以长子陆蔚的可能性较大。因为陆机被杀时四十三岁，陆蔚不过二十岁左右，陆夏年龄更小。作者在书中称陆云为清河太守，清河太守实指清河内史。《晋书·陆云传》云："成都王颖表为清河内史。颖将讨齐王冏，以云为前锋都督。会冏诛，转大将军右司马。"晋代诸王国内史当太守之任，所以作者呼为清河太守。陆云《岁暮赋序》云："永宁二年春，忝宠北郡，其夏又转大将军司马。"北郡指清河郡，陆云为清河内史始于永宁二年(302)春，其夏转为大将军司马(《晋书》本传则说齐王冏诛后转为右司马，而齐王冏之诛在这年十二月)，可见作者撰作本书乃在永宁二年，即被害的前一年。

佚文所载是魏太傅锺繇和女鬼恋爱的故事。棺中"好妇"不甘寂寞，主动寻求爱情，而锺繇听信旁人的劝说，以其为"鬼物"而狠心伤害了她。故事把女鬼写得善良美丽多情；赋予鬼物以人性人情。其中描写女鬼赴约，知被怀疑而"不即前，止户外"，锺繇"意恨恨，有不忍之心，然犹斫之"，笔墨简洁而能传达人物情态。结尾女鬼在棺木中以绵拭血的描写，颇能唤起读者的同情。这个故事后又载入《搜神记》卷十六和《幽明录》。

(李剑国)

Lu Wuhan Yingliu Hesexie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十六。本篇入话叙因冒领客人丢失的两锭银子，结果那银子是假的，被当作造假银的光棍送入监狱，破费了百两银子，作者借以说明"得便宜处失便宜"。正文写陆五汉"也是为讨别人的便宜，后来弄出天大的祸来"。他冒名顶替偷淫，而导致误杀女方父母，被处死刑。故事取材于《治世余闻》下篇卷一、《九朝野记》卷四及《泾林续记》，《智囊补》卷十《察智部临海令》及《情史》卷十八《张荩》的记载虽略有不同，但与小说所写基本情节和人物都相当接近。

这篇小说的主要价值，不仅说明讨别人便宜的危害，更重要的是为法官审理案情，弄清事实真相，避免冤假错案，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冤假错案往往发生在案情的疑似之间，张荩与潘寿儿调情，以红绫汗巾与合色鞋作为交换的信物，托陆婆撮合。陆婆的儿子陆五汉获悉此事，黑夜便持合色鞋冒充张荩去与潘寿儿偷淫，来往已逾半年，潘的父母有所察觉，便跟女儿换床而卧，陆五汉误以为潘寿儿另有情夫，便将其父母误当作潘寿儿与情夫双双杀死。杭州府太守审理此案，潘寿儿咬定张荩是杀害她父母的凶手，张荩被屈打成招，判为死罪。后来张荩买通皂隶，让他对潘寿儿当面说清自己的形体声音。潘寿儿说："向来都在黑暗中，不能详察。止记得你左腰间有个疮痕肿起，大如铜钱。"经过脱衣查验，张荩腰间没有疮痕。这使太守大惊，重新复审。经过追查那只合色鞋的下落，才捉拿到冒充张荩的真正杀人凶手陆五汉。

小说情节以巧取胜，曲折复杂，颇富吸引力。故事发人深省，可供鉴诫。 (周中明)

Lu Yong Zhuan
《陆颙传》 唐代传奇小说。张读撰。原载《宣室志》卷一，《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六引，题作《陆颙》。《古今说海》取入全篇，题《陆颙传》，不著撰人。作品篇幅颇长，故事大意是：太学生陆颙自幼嗜食面而体瘦。一日有胡人数辈来，愿与他交友，又持金缯来为其祝寿。陆颙心生疑惑，遂匿身于渭上，不料时仅月余，群胡又至，说陆颙肚中有一虫，喜食面，名"消面虫"，乃"天下之奇宝"，胡人想用药饵为他除虫，并以重金购之。陆颙如其言，果吐出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似蛙。第二天胡人用十辆车装来数万金玉绢帛，把消面虫换走了。从此陆颙成为巨富。岁余群胡又来，邀陆颙游海上。胡人把消面虫投于鼎中烧炼七天，只见先后有童子、玉女捧宝出海来献，均被胡人叱去，接着又有仙人捧大珠来献，胡人遂喜而受之。胡人吞珠，叫陆颙随他入海，所到处海水豁开，水族退避，遂进入龙宫蛟室，任取珍宝。事后胡人又赠送陆颙珍贝数品，陆颙从此益富，老于闽

越。

在唐人小说中，有关珍宝的传说极多，而其中又多写胡人识宝获宝之事，这和当时胡人经常经营珍宝交易有关。这篇作品在同类作品中十分出色。天下奇宝的消面虫固已见出奇特，其效用愈发神奇，这些都是作者刻意求奇的美妙幻设。在叙事上，作者运笔铺张，一波三折。胡人三访陆颙，海中人三次献宝，层层推进，从容不迫，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李剑国）

Luyi Ji

《录异记》 唐代志怪小说集。杜光庭撰。《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十卷。今存《津逮秘书》本、《道藏》本等都是八卷。分仙、异人、忠、孝、感应、异梦、鬼神等十七类。书中一部分采集前人旧说，一部分记录当时新闻，大多数是志怪性质的记事。五、六、七卷中记录了异虎、异龟、异水、异石等，类似《博物志》的体例。如记唐明皇得自方士所献的金色神龟，能辟巨蛇之毒。有小黄门犯法流放南疆，明皇把金龟给他带去，果然免于蛇害。神龟伸颈吐气，十几条大蛇都糜烂死去。忠、孝类里有一些野史逸闻，如记载黄巢占领长安时，巧匠刘万余、乐工邓慢儿、角牴者摘星胡之弟米生聚谋反抗起义军，事不成而死，似为纪实。卷四记进士崔生为他表丈人请托天官崔侍御，谋得南山猾神的美缺。他的表丈就枉法营私，保护崔生庄园免遭水灾之祸，另外又以五百匹缣相酬。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里的丑恶腐败之风，不无认识意义。作者重在宣扬道术，在文字上不求修饰，作品的艺术性很差。所以明人沈士龙在本书题记里说，"《录异记》大都捃拾他说，间入神仙玄怪之事，用相证实"。又批评他"学凡识近，急于成书"，不为无理。

（程毅中）

Luyi Zhuan

《录异传》 志怪小说集。撰者不详。未见史志著录。此书佚于宋，鲁迅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辑出佚文二十七条，收入《古小说钩沉》中。书中杂记各种鬼怪神异之事，如"贾雍"条记汉豫章太守贾雍讨贼身死，无头还营事，气韵沉雄；"胡熙女"和"邹览"两条都写鬼事，记事既奇，兼富情趣。书中许多故事又见于其他志怪小说，如"秦文公伐梓树"条见《列异传》而大为简略；"夫差女"、"贾雍"、"倪彦思"、"费季妻"、"贺瑀"、"隗炤"等诸条见于《搜神记》；"周尹氏"条见《杂鬼神志怪》。又唐杜光庭有《录异记》，多记唐朝事，并非一书。（顾　青）

Lü Dalang Huanjin Wan Gurou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五。入话叙外号金剥皮的金钟，因妻子单氏布施福善庵老僧而连生二子，金钟则把受布施的老僧视为"耗鬼"，遂买了砒霜当馅放在饼子里，图谋药死老僧，不料饼子却被他二个儿子吃了，结果儿死、妻自缢，自己也登时病故。事见《古今谭概》卷十三《吝祸》。作者以金员外只为行恶，拆散了一家骨肉，来反衬正文吕大郎单为行善上，周全了一家骨肉。吕大郎有个六岁儿子因出去看神会，被人拐卖。他外出做贩卖棉花布匹的生意，拾到二百两银子，全部归还失主陈朝奉，陈朝奉家恰好收养了吕大郎被人拐卖的儿子，除还他儿子外，又将女儿许嫁给其子。返回途中，他见到有人翻船落水呼救，又拿出二十两银子赏钱叫人捞救，被救起的人中又恰好有他的三弟吕珍，获悉他的二弟吕宝正在逼嫁嫂嫂，结果二弟自己的妻子被人错当成吕大郎的妻子抢走。作品把吕大郎夫妻重会，一家骨肉团圆，归功于他的修善行，不贪二百两非分之财，不惜二十两银子去救覆舟之人。此事系据《双槐岁抄》卷九《援溺得子》和《挥麈新谭》所写"一事之善，遂使父子完聚"，敷演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本篇与鄙视商人的传统观念恰恰相反，入话以封建贵族地主金剥皮为作恶的反面人物，加以揭露、批判，并使其家破人亡；而正文则以商人吕大郎作为行善的正面人物，给予热烈的歌颂。前者代表丑恶、没落的封建势力；后者则代表新兴的市民阶层。作品的贬褒，恰恰符合明中叶以后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向，虽然其中夹杂有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思想。

（周中明）

Lü Tiancheng

吕天成（1580～1618） 明代戏曲、小说家。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浙江余姚人。诸生，工古文词，尤精音律，著有《曲品》及剧作《齐东绝倒》数十种。据他的好友王骥德说："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写丽情亵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其少年游戏之笔。"似著有小说《绣榻野史》、《闲情别传》两种。

（刘　辉）

Lü Xiong

吕熊 清代小说家，《女仙外史》作者。字文兆，号逸田叟，亦称逸田吕叟。江苏昆山县人。生平事迹不详，仅据《昆山县志》、《新阳县志》及《女仙外史》陈奕禧序、刘廷玑《在园杂志》品题、叶뼈跋语，加上其自序自跋略知其身世梗概。康熙五十年（1711）《女仙外史》原刻本卷首作"古稀逸田叟吕熊文兆自叙"。古稀之年，当为七十岁左右，可知其生年在崇祯十四年（1641）左右。熊父天裕，有民族气节，以国变故，命熊业医不攻举子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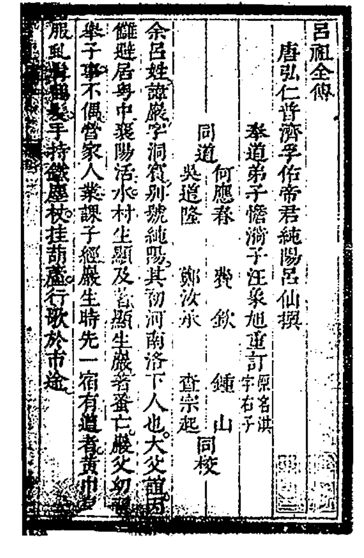
熊生而俊爽，性嗜诗文，博习不厌。尝入直隶巡抚于成龙幕，一切条议皆出其手，遭同僚忌，遂拂袖而去。后于成龙奉命治河，熊亦入其幕。又尝赴浙，访越中诸胜。生平著述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志》、《前后诗集》、《本草析治》等，均佚。陈奕禧赞其"文章经济精奥卓拔，当今奇士也"（《女仙外史序》）。乾隆《南安府志》卷二十一录其五律一首，有隐逸风。

刘廷玑曾略叙《女仙外史》写作情况。康熙四十年（1701），刘廷玑赴江西臬使任，中秋之夜，泛舟赏月，吕熊忽来见。席间叙旧之余，吕熊告以将作《女仙外史》，

并述其大略。第二年，吕熊复至南昌刘廷玑任所，客居使署，殚精竭虑写作此书。后刘廷玑落职北返，羁旅于清江浦；康熙四十三年(1704)秋，吕熊又自南来，此时《女仙外史》已完成，遂出稿本见示。吕熊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左右，终年八十有余。（吴　郑）

LÜ Zu Quanzhuan

《吕祖全传》　清代小说。残存一卷。汪象旭撰。有康熙元年(1662)原刊本。题"唐弘仁普济寺佑帝君纯阳吕仙撰，奉道弟子惛溺子汪象旭重订"。卷前有题为"上清玉虚得道真人白玉蟾"作的《纯阳吕仙传叙》；次为《惛溺子自纪小引》，题"康熙元年初夏西陵奉道弟子汪象旭右子氏书于蜩寄"，两文都称此书为吕祖所作，实为伪托。作品叙吕纯阳自叙得道始末。吕祖名岩，幼聪颖，娶刘校尉女为妻。后进京应试，遇一道长赐枕，晚枕之入梦：科场得意，名列榜首，娶文丞相女，任豫州刺史，政绩斐然，生子升官，累至荆国公。忽因羌兵入寇而获罪，顿时惊醒，彻悟而从道。道长又令就枕，梦入地狱。醒后更坚心向道，历经险阻、饥饿冻馁、美人诱惑，心志弥坚，终寻至金重师傅庵；又不畏恶臭，悉心服侍，经受种种考验，方收为徒。这位金重师即钟离汉。从此，吕洞宾成仙，云游各地，化强梁、度恶疾，终成正果。玉帝赐作纯阳真人，是为吕纯阳。


呂祖全傳
唐弘仁普濟孚佑帝君純陽呂仙撰
奉道弟子惛溺子汪象旭重訂 原名淇 字右子
同道 何應春 費欽 鍾山
吳道隆 鄭汝承 查宗起 同校
余呂姓諱巖字洞賓別號純陽其初河南洛下人也大父諱因
僻避居粤中蒹陽活水村生顯及[illegible]顯生巖若蚤亡巖父幼
舉子事不偶督家人業課子經巖生時先一宿有道者黃巾
服[illegible]手持鐵塵杖挂葫蘆行歌於市途

清康熙原刻本《吕祖全传》书影

据《惛溺子自纪小引》，汪象旭于清顺治末年"决意奉玄"，皈依道教，此作即作于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间，主旨在宣扬求道须志坚心诚，方能得正果。作品虽以文言写成，但从谋篇叙事来看，确是小说风格。它以第一人称的自述来串连全篇，在中国小说中尚不多见，颇具特色。（顾　青）

LÜtiao Gong'an

《律条公案》　明代小说。七卷四十六则(缺卷二)。全称《新刻海若汤先生汇集古今律条公案》。海若为明戏曲家汤显祖之号，撰人署汤显祖当是伪托。类分谋害、奸情、强盗、窃盗、淫僧、除情、除害、婚姻、妒杀、谋产、混争、拐带、节孝等。则目工整，呈七字句。

所叙故事，多与明代其他公案小说相近，虽系辗转稗贩，但对晚明世风之浇薄，可见一斑。语言亦较流畅。

存明师俭堂刊本。（刘小营）

Lüchuang Jishi

《绿窗纪事》　小说选集。佚名编。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现存明抄《说集》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不分卷，所收大多数为元人故事，亦见于《辍耕录》等书。如《一妓师道》记官妓连枝秀学道，拟在松江建庵定居，陆宅之为之作募缘疏，故意诋毁，事见《辍耕录》卷十二《连枝秀》条及《青楼集》，但文字稍有不同；《投崖表节》记烈妇王氏被虏，于清风岭投崖自杀，亦见《辍耕录》卷三《贞烈》条，文字亦有差异；《检籍除娼》记姚燧知歌妓为真西山之后裔，设法助之脱籍，亦见《辍耕录》卷二十《玉堂嫁妓》条；《金还笃信》亦即《辍耕录》卷二十三《叶氏还金》事；《潘黄奇遇》叙潘用中因吹笛与邻家黄氏女相爱，终成眷属，此篇《绿窗女史》、自好子《剪灯丛话》作《桃帕传》，题宋王右撰，故事亦见于《艳异编》及《情史》，即《西湖二集》卷二十《吹凤箫女诱东墙》的来源；《张罗良缘》叙张幼谦与罗惜惜私自相爱，为罗父母发觉，执张送官，经判决许配成婚，亦见于《艳异编》(四十五卷本)及《情史》即《拍案惊奇》卷二十九《通闺闱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的素材，《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亦曾采入。

《绿窗纪事》所载都是元代以前的故事，似为元末或明初人所作。其中《潘黄奇遇》、《张罗良缘》两篇情节较完整，产生的时代较早，或为元人作品。《说集》为嘉靖三年(1524)抄本，《绿窗纪事》的编纂，当在其前。此书的标题两两相对，近似通俗小说的回目，如《一妓师道》与《二妾学尼》，《潘黄奇遇》与《张罗良缘》。现存明抄本的文字常有脱误，有待校订。（程毅中）

Lüchuang Nüshi

《绿窗女史》　丛书。十四卷。明代秦淮寓客辑。共分十部四十五目，另有次总目；次图十六幅，绘刻精美。

编者姓名不详。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考云："万历三十四年有秦淮墨客者，校刻《杨家通俗演义》八卷，序末钤'纪振伦''春华'印记，殆墨客真名为纪振伦，字春华；未知寓客即墨客否？是书自引后钤'蕙茗'("茗"原作"若")、'白雪斋'两印，又似与墨客无关。余曾见《白雪斋选订乐府吴骚合编》，为武林张楚叔昆季所辑。"但都是孤证，还不足以确定编者的真实姓名。

此书十部是：闺阁、宫闱、缘偶、冥感、妖艳、节侠、神仙、妾婢、青楼、著撰。各部又分若干细目，如闺阁部分懿范、女红、才品、容仪四目，收《女论语》、《女孝经》、《打马图》、《妆台记》等十五种。著撰部分诏令、表疏、笺奏、上书、启牍、序传、赞颂、诔祭、杂录、辞咏十目，收士女诗文四十四篇，如《教邓子弟诏》、《上元皇后诔表》、《奏笺成帝》、《上宣帝书》、《胡笳十八拍》等。其余多是

唐宋传奇小说及汉以后志人志怪小说，还有元明文言小说。但往往假托作者，造成许多混乱，如《郁轮袍传》题唐郑还古撰，实出薛用弱的《集异记》；《见梦记》题唐孙頠撰，实出薛渔思的《河东记》（《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一《独孤遐叔》）；《渭塘奇遇记》题明马龙撰，《金凤钗记》题元柳贯撰，实出瞿佑的《剪灯新话》；《袁氏传》题后蜀顾夐撰，实出裴铏的《传奇》（《太平广记》卷四四五《孙恪》）；《织女星传》题宋张君房撰，实出张荐的《灵怪集》（《太平广记》卷六十八《郭翰》）等。



明刻本《绿窗女史》插图

是书仅有明刊本，国内罕见。仅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部（有缺），内蒙古图书馆藏有残本，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一部。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收有此书。（张玉范）

Lüchuang Xiaoshi

《绿窗小史》 丛书。明末秦淮寓客辑。残存一册，存书五种。前有秦淮寓客引，有"蕙若""白雪斋"二印，与《绿窗女史》相同，当出同一编者。分"名姬品第"、"名姬藻饰"、"名花谱系"、"名花燕掌"四部分。其中潘之恒《曲中志》、冰华梅史《燕都妓品》两种，已见《绿窗女史》；曹大章《秦淮士女表》，亦有《重订欣赏编》及《说郛续》本；陶宗仪《名姬传》，有《八公游戏丛谈》本存世。只有王稚登《金陵丽人纪》未见著录。（据黄裳引顾沅〔湘舟〕跋）（程毅中）

Lüchuang Xinhua

《绿窗新话》 小说摘选本。二卷。宋皇都风月主人编。未见著录，一向以抄本流传。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说："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可见它是宋代说话人的重要参考资料。书中内容摘抄自唐宋传奇及诗话、笔记等书，多数注明出处，共一百五十四篇。每篇立七言标题，与《青琐高议》近似，有走向通俗化的趋势。题材以爱情故事为主。如《刘阮遇天台仙女》引自《齐谐记》，《裴航遇蓝桥云英》引自《传奇》，《崔生遇玉卮娘子》引自《玄怪录》等。有些故事是宋人著作的佚文，如《丽情集》、《古今词话》、《闻见录》等书已失传，可以据本书进行辑录。有些宋人小说，在本书里保存了片断，弥可珍贵。如《王子高遇芙蓉仙》（原无出处，当出《芙蓉城传》）；《金彦游春遇会娘》（出《剡玉小说》），当即《醉翁谈录》所举小说话本《锦庄春游》的本事；《杨爱爱不嫁后夫》（出苏子美文），当即已佚小说话本《爱爱词》的素材；《张浩私通李莺莺》（原无出处），与《青琐高议·张浩》略有不同，而与《警世通言·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接近。还有不知出处的，如《永娘配翠云洞仙》、《郭华买脂慕粉郎》、《王尹判道士犯奸》、《孟丽娘爱慕蒋芾》等，也都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宋人小说佚文。但摘抄的文字十分简略，情节不全，只是略存梗概而已。此书与宋代小说家话本有密切关系，似为说话人专用的资料书。通行的有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的周夷校补本（1957）。（程毅中）

Lümudan

《绿牡丹》 清代小说。六十四回。又名《四望亭全传》。原书署名"二如亭主人"，作者不详。小说以唐代武则天时期为背景，以将门之子骆宏勋与江湖侠女花碧莲的姻缘为线索，叙述了一个侠义传奇故事。小说分两条线索交叉发展。全书的中心人物骆宏勋在父亲死后与母同住其父门生任正千家中，偶游春与乔装为卖艺人的花碧莲一家相识。碧莲一见钟情，屡次求人说媒作伐；同在游春之时，任正千之妻贺氏被吏部尚书的公子王伦看中，王伦遂与贺氏之兄贺世赖密谋策划，终于与贺氏勾搭成奸。后为骆宏勋及家人余谦察觉，王设计陷害，骆、余被迫出走，屡次遭难。骆公子在遇难过程中多次得到江河水寇鲍自安与旱地响马花振芳（花碧莲之父）的搭救帮助。最后骆宏勋与花碧莲喜结良缘，鲍自安与花振芳亦归附朝廷。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时代权豪势要、邑令吏役乃至恶棍无赖对平民百姓的欺凌虐害，讴歌了勇侠剑客"为主尽忠，为义全友"，除暴安民，锄奸扶弱的侠义行为，富有传奇色彩，但又不落才子佳人俗套。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侠义肝胆的传奇人物鲍自安和花振芳，并大胆的为当时的所谓"盗寇"辩白，明确提出"江湖有义终非盗，衣冠无良岂是人"，表现了作者不同寻常的见识和鲜明的爱憎。

全书叙事简练平实，语言质朴明快，风格粗犷。谋篇布局亦颇见功力，情节往往采用复线交叉发展，此起彼伏，错落有致。

《绿牡丹》问世之后，立即受到读者的欢迎，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京剧、川剧、滇剧、湘剧、徽剧、豫剧、秦腔、河北梆子等都曾取材于它的部分情节改编上演。

今存嘉庆五年三槐堂刊本，道光九年文德堂刊本，道光十一年《新刻异说绿牡丹》，道光二十七年《绣像绿牡丹全传》以及光绪十八年和二十九年《绿牡丹全传》等几种版本。

（朱伟明）

Lüye Xianzong

《绿野仙踪》 清代小说。今存有百回抄本和八十回刻本。作者李百川。书成于乾隆十八年(1753)至二十七年(1762)之间。时间略晚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清代中叶一部比较重要的小说。作品写明代嘉靖年间，士子冷于冰进京赴试，暂服侍于严嵩。因遇事与其意见相左，遂触犯权臣，仕途阻绝。于是深感人生无常，"趋名逐利，毫无趣味"，乃撇留妻子出外寻仙访道。几经磨难，遇到真仙火龙真人。火龙真人传授给他法术、法宝，并告诫他一定要广积阴功才能够修炼成仙。冷于冰遵循仙师教诲，开始了他的立功生涯。几十年间，他走南闯北，惩治贪官，赈济灾民，协助官员平定叛乱，击退海寇的入侵骚扰，并且劝化花花公子、劫牢大盗以及狐精、妖猿等兽类改邪归正，度化成仙。最后，冷于冰功成圆满，在仙乐声中乘骑仙鸾冉冉飞向天宫。

《绿野仙踪》具有神怪小说的色彩，如写冷于冰等人神山问仙、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画符念咒、缩地土遁等仙术和法力，以及用木剑斩狐、雷火珠击鼋、与秦尼斗法、玉屋洞收猿、桃仙客除妖等情节。但揭开以上神怪色彩的纱雾，就可以发现冷于冰的"仙踪"，并不是在虚无飘渺的天上的"仙界"，而是在实实在在的人间的"绿野"之上。作者在自序中说："然余书中，若男若妇，已无时无刻不目有所见，不耳有所闻……总缘蓬行异域，无可遣愁，乃作此呕吐生活耳！"可见作者乃是借小说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假托明代嘉靖之名，实写清代乾隆之世；借冷于冰求仙得道的故事，寄寓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

清抄本《绿野仙踪》目录

《绿野仙踪》对封建官场的黑暗和腐败，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小说起始就写了冷于冰触忤权臣严嵩，而被堵绝仕途，直露封建官僚政治的丑恶本质。又写了严世蕃、赵文华及冯家驹、朱一奎等大小官吏勒索赃银、搜刮民财、制造叛案、贿结海盗等一系列丑行，对封建国家机器的腐败没落，作了无情的暴露。作品通过对林岱、朱文玮以及温如玉、周琏等富家子弟的描写，一方面宣扬了这些人应该如林、朱一样虔心向学、求取功名、建立功业；一方面又说明温、周一类堕落子弟应该迷途知返、弃恶向善，从深重的罪恶中解脱出来。这种对封建子弟的说教和劝诫，几乎贯穿全书。不过，作者在描写这些人物的堕落生活时，加入了不少低级庸俗的淫秽描写。此外，作品对封建社会各色人等作了生动形象、细腻深刻的描绘，迂腐的秀才、势利的管家、爱钱的鸨儿、假情的妓女、帮闲的食客、贪财的和尚、粗鄙的流氓等等，无不写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对一些人物灵魂的暴露和鞭挞，更是深刻有力。如庞氏得知女儿惠娘被周琏奸占后，不但不生气恼怒，反而教唆女儿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金银财富，生动描画出一个市侩妇人的嘴脸。作品对一些普通人物如朱文玮、金不换等身上表现出的传统美德，也进行了赞扬描写。小说虽然以神怪的形式出现，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广阔生动的现实生活的画卷。作品的故事情节丰满、生动、完整，语言富有口语特色，生动流畅，个性色彩鲜明，是清代前期文坛上的一部具有相当思想、艺术价值的小说。

《绿野仙踪》的版本，有抄本和刻本两个系统。抄本为一百回，书前有作者自序，陶家鹤、侯定超二序，以及书前虞大人的总评和每回中数量不多的夹评，是本书最早、最完整的本子。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198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刻本为八十回，有道光十年(1830)中型刻本，书题《绣像绿野仙踪全传》(现藏于伦敦英国博物院)，以及道光二十年武昌聚英堂刊小型本等。刻本均无作者自序和虞大人评语，仅有陶、侯两序。百回本在前，八十回本在后。刻本少二十回，但故事情节与百回本大体相同，是对百回本的修订，而修订者很可能就是作者自己。 (孟繁仁)

Lüyi Shizhe Zhuan

《绿衣使者传》 唐代传奇小说。张说撰。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引述此篇内容，题作《鹦鹉告事》，篇末云："张说后为《绿衣使者传》，好事者传之。"本篇叙唐代长安城中豪民杨崇义，家中巨富。其妻刘氏有国色，与邻居李弇私通，欲害亲夫。一日，杨崇义醉归，刘氏与李弇见四周无仆妾辈，唯一鹦鹉在旁，就趁机杀之，并将尸体埋在枯井中。事后，刘氏令仆童寻夫，又上报官府，假意查其下落。府县官吏捕贼不获，遂拘一些嫌疑犯，严刑拷问，仍"莫究其弊"。后县官至杨宅，鹦鹉忽口吐人言："杀家主者刘氏、李弇也。"终获真正罪犯。此事上奏闻于明皇，封鹦鹉为绿衣使者。本篇故事中将鹦鹉赋予人性，类似童话，颇有意趣。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又载《传书燕》事，叙长安豪民之女郭绍兰，丈夫任宗经商在外，数年不归。绍兰托梁上燕子传书寄其夫，果达任宗之所。末云："后文士张说传其事，而好事者写之。"似出张说传述，而他人又写成小说。今俱不传。 (刘荫柏)

Lüzhu Zhuan

《绿珠传》 宋传奇小说。乐史撰。《郡斋读书志》、

《遂初堂书目》等均有著录。《宋史·艺文志》另有曾致尧《绿珠传》一卷，或别为一种。乐史所撰今见宋晁氏《续谈助》(不全)、两种《说郛》、《绿窗女史》、《琳琅秘室丛书》等丛刻中。鲁迅《唐宋传奇集》所收据《琳琅秘室丛书》本。各本文字无大差异。

传写西晋初，达官、富豪石崇(曾官荆州刺史、卫尉等)在京城洛阳附近建有金谷别墅，姬妾成群。其最宠爱者名绿珠，系在交趾采访使任上，以三斛珍珠购得。当时宗室赵王司马伦专擅于朝，其同党、权奸孙秀欲索取绿珠，石崇断然拒绝。孙秀便矫诏收捕石崇，绿珠被迫坠楼自尽，石崇也被杀，家产为孙秀等所占有。这一故事大体与《晋书》石崇本传所写相符，但多有增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汉王昭君(《西京杂记》等书)、晋愍怀太子妃王进贤及侍儿田六出(《真诰》卷十三、《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四引《南岳魏夫人内传》)，唐乔知之的爱姬窈娘(张鷟《朝野佥载》卷二、孟棨《本事诗》)等人忠于旧主、从一而终的“贞烈”事迹；二、西晋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除上举者外，还有外戚王恺等)凶狠残暴、侮弄妇女、掠夺民财、生活糜烂、互相争斗杀戮等罪恶行径。作者对前者予以表彰，对后者则表示谴责。全篇除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某些罪行外，还在客观上反映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时代，妇女没有独立人格、任人摆布的悲惨命运。

本传写法与《杨太真外传》相似，也是排比前代有关记载而成。但更加博而寡要，漫无中心，又喜考证和议论，有些故事只是作为议论的论据而引入的，因而不分年代先后，全传没有形成贯串始终的情节线索。作为一篇独立的传奇小说来看，其艺术水准并不高。

与本传有关的还有一篇话本小说《绿珠坠楼记》，情节与本篇不同，最明显的是将石崇改写为一个身驾竹叶舟的渔夫，具有较为鲜明的平民文学色彩。《古今小说》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即取为头回故事。

绿珠坠楼是一个著名的故事，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常常作为典故加以引用，而且也常常成为小说、戏剧创作的重要素材。《西湖二集·韩晋公人奁两赠》将本篇故事作为入话。一些晋史演义之类的小说，也大多要写到这一故事。戏曲有元杂剧《绿珠坠楼》、清传奇《三斛珠》等。其中较为特别的是明人毕魏的传奇《竹叶舟》，是将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两个不同的故事糅合在一起重新创作的。在剧中“竹叶舟”已成为宦海风波的象征，反映了明代一些文化人对封建政治的厌恶情绪。

(薛洪勣)

Lüzhu Zhuilou Ji

《绿珠坠楼记》 明代小说。《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卷十下栏选收。本事见乐史《绿珠传》，但内容有异，与《情史》卷一情贞类《绿珠》亦不尽同。写石崇因受老龙王之请，射死小龙王。老龙王感恩，凡石崇所求珍宝，尽其所求。故石崇致敌国之富，筑金谷园，用六斛大明珠，买一妾名绿珠。国舅王恺赴石崇宴，见绿珠，遂生奸淫之念，思慕日深，并妒其珍宝，在皇帝面前屡进谗言，后口传圣旨，捉拿石崇入狱，欲强夺绿珠。绿珠不从，于金谷园坠楼而死，石崇亦遭斩。小说旨在表彰绿珠之贞烈，宁死于非命而不受辱，清名可标万古。

绿珠故事由来已久，话本、戏曲早已采撷入篇。《宝文堂书目》已载《绿珠记》，关汉卿有《金谷园绿珠坠楼》杂剧(已佚)，明毕万侯《竹叶舟》传奇，即演此事。《绿珠坠楼记》据以改编增饰而成。

(刘　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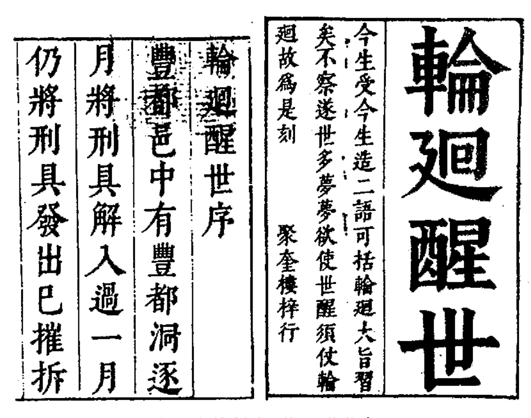
Lundun Suojian Zhongguo Xiaoshuo Shumu Tiyao

《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小说书目。柳存仁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出版。编者将伦敦英国博物院东方书籍及珍本部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所藏中国小说，著录一百三十四部，作提要一百三十篇。提要偏重于版本著录。

(刘小营)

Lunhui Xingshi

《轮迴醒世》 明代文言小说集。十八卷十八部。此书国内图书馆向无藏本，吴晓铃有私藏本，可惜残缺不全，而《四库全书总目》及小说书目亦未著录，故知者甚少。仅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藏明万历聚奎楼刻本全部。首《轮迴醒世序》，末署“秣陵也闲居士题”，其真实姓名不可考。序云：“人必去恶向善，及作善间有不昌，作恶间有不亡，遂谓善恶无凭，而造孽者不止什九，修德者尚无什一，世界不几尽为苦海哉！独不观夫日月乎？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以日月之升沉，必人之生死，以日月之昃蚀，必人之善有善验，恶有恶验。知所以生，即知所以死；知所以死，即知所以生，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夫是之谓轮迴。轮迴之事虽隐而难窥，轮迴之理实显而易见也。观之古今，按之生死，考之耳闻目击，善无不昌，恶无不亡。至若施与报合，始与终合，幽与明合，如声之应叩，影之应形，莫不由我之自作者之


輪迴醒世

今生受今生造二語可括輪廻大旨習矣不察遂世多夢夢欲使世醒須仗輪廻故爲是刻

聚奎樓梓行

輪廻醒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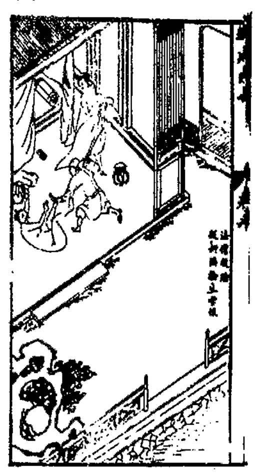
豐都邑中有豐都洞逐月將刑具解入過一月仍將刑具發出已摧折

明聚奎楼刻本《轮迴醒世序》

自受也。聊以轮迴十八部之括之，无不皆然矣。醒此，可与语轮迴矣。”从行文看，似为作者自序，其对全书创作

主旨之概括，一目了然。序后为目录，目录后附图36幅，每部2幅，刻工精美。

正文每卷一部，计：廉慈贪酷、嗣息配偶鳏寡孤独、慷慨悭吝、悲欢离合、侠豪卑污、贞淫、贵贱贫富、公平刻剥财成勤惰、救援盗拐、人伦顺逆、嫡妾继庶、施济吞谋、智愚寿夭、忠奸、矜骄承奉、屠杀生全、妖魔、伢行衙役等。每部收故事数则或十数则不等，共一百八十三篇。篇目下注明时代，起自汉晋，历唐、五代、宋而止于明，内容丰富，包罗万象。除忠奸部多为历史人物外，绝大部分为明事，共收123篇，仅万历一朝竟达53篇之多。除妖魔部写怪异外，多为现实社会生活题材，诸如官吏之昏庸腐朽、贪婪无穷、豪强之横行乡里、草菅人命、世风浇薄、道德沦丧、伤风败俗、南风盛行等，着墨较多。相对而言，又以描写农村具体入微：经济凋敝，高利贷盘剥，卖儿鬻女、典妻当子，竟也分行分市，惨不忍睹。《转女为男》篇记载卖一幼儿，仅价银半两，更是怵目惊心。而《三指成家》篇重农耕，轻诗书，认为埋头黄卷，还不抵一堆黄土重要，立意新颖，显示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相当熟悉。涉猎社会面广阔，笔下人物众多：官吏、地主、农夫、皂隶、秀才、闺女、僧尼、牙婆、地痞、无赖、堪舆、贩卒、裁缝、工匠、屠夫、仵作……展现了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恰是晚明社会的一个缩影，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严重不足的是每篇都以轮迴作结，阎罗点出或前世有缘，或后世现报，用作者的话说："轮迴之说，虽有定数，或一善可以消百恶，或片念可以概终身，即一身而轮迴几转是有定理而无定数也。"意在劝惩，但一切均归结为果报，必然大大削弱了小说的真实内涵。





明聚奎楼刻本《轮迴醒世》插图

此书每则篇幅较长，动辄数千言。用浅近文言写成，多杂以俗语、谚语，生动活泼，文笔流畅。有些人物形象刻画十分精彩，着墨不多，而性格凸现，如《趋财》、《趋势》、《争趋贵》等篇，对趋炎附势、胁肩谄笑之辈的描写，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由于每篇都写成报应循环，难免有千篇一律之嫌。

值得注目的是卷六《法僧投胎》、卷十七《五鼠闹东京》，对小说中红莲形象的衍变和通俗小说《五鼠闹东京传》的形成，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法僧投胎》注明为"嘉靖时"，叙郭县路达为闽中知府。府内有一法僧，号玄能，名重一时。路去拜见，并不回礼。路遂怀忿，思破彼法以剿除之。回衙选一名妓，姓孙，小名红莲，令她扮作村妇，身穿孝服，但云丈夫亡故回娘家迷路，向玄能借宿，然后百计引诱，乞能交欢，并以白绫拭之，回府自有重赏。红莲领命而往，适值下雨，进谒玄能，望能留宿。允其留在檐下，不许入禅堂。至二更，红莲假装腹痛，不奈檐下风雨相侵，求玄能慈悲，允其在禅榻一卧；入内，又呼叫不止，乞玄能摩腹止痛；玄能断难从命。红莲哭不辍声，并言：观音亦叫目连摩腹，试其道心，师果灭凡心，有何不可？玄能按摩一回，痛仍不止；红莲声言：必须热体相偎，方能痊愈。玄能犹豫，红莲则痛愈迫，命几垂绝。玄能怕她真的死去，不好交待，只得裸体相卧，后经红莲百般挑逗，终以苟合交媾。红莲以白绫拭之，天明离去，执白绫驰送路公。路公喜玄能中计，于白绫上书题："可怜一点菩萨露，已入红莲两瓣中。"差人送予玄能。玄能知为路公所害，亦题笔写上："我法被你破，你家被我坏。"交来人回覆路公。路公至庙内，见玄能危坐如泥塑，气绝已久，悔之不及。后玄能投胎为路达女，轻薄淫荡，未嫁先孕；既嫁又勾引士子、亲眷乃至仆童，淫垢无度，恶声远近皆闻。后被丈夫捉奸拿住，自缢而死，尸首抛入河中，觅人打捞，忽空中有人言曰：玄能今日报路达冤矣。路氏尸首亦卷向空中，不知去向。故事曲折完整，虽不能断论它就是《宝文堂书目》所载小说《红莲记》的原貌，但却可与《古今小说》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翠柳》、《燕居笔记》之《柳府尹遣红莲破月明和尚记》所载红莲故事作比较，从中研究红莲形象的衍变轨迹。

《五鼠闹东京》则注明为"宋时"。叙符州穆玙，以豪富为族中巨擘，妻彭氏水性杨花，乱常败度，阴曹将二人勾去，一加以治家不严之责，一加以不遂妇道之咎，仍判为来世夫妻，被群妖魔障。穆玙转世为绿萍县之柳舒；彭氏投胎为同邑梅氏，此地五鼠成妖群游。一日柳舒偕梅氏归宁，适遇五鼠。一鼠变柳，一鼠变梅氏，四人相混，真假不分。达于县令，也无法分辨，正要升堂，三鼠又变为县令。两县令升堂，吏书皂隶，不知所从。二令领四人同谒张天师，天师登台作法，遣四将擒拿。四鼠又变作张天师，亦仗剑登台，两相率杀。两天师率彼六人齐叩天子，五鼠又变天子以俟。是故两天子、两天师、两县令、两柳舒、两梅氏各争真假，满朝文武只好设坛建醮，香烟直达天曹。天曹知群妖肆害，遣降龙、伏虎诸天神下界，与群鼠争战，不分胜负。真武摆起八门生尅阵，始诱入罗网，将其绑缚玉帝；玉帝亦难辨真假，只得请出大慈和西天佛祖看经卷的金睛火眼猫，才将五鼠伏获，东京遂得平稳。此篇注明为宋时，可见故事渊源

较早。以此与《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之《决戮五鼠闹东京》篇相较，可找出对明末清初通俗小说《五鼠闹东京传》的成书影响。（雪　亮）

Luo Guanzhong

罗贯中　元末明初小说家、戏曲家。生卒年不详。一般研究者认为，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杭州人，祖籍山西太原。明初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说："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至正甲辰为1364年，他基本活动于14世纪，经历了元、明两个朝代。贾仲明又说他"与人寡合"，"遭时多故"，可能是指他在元末社会动乱时，不苟同流俗，参加了反元斗争，并传说曾入吴王张士诚幕。明朝建立后，罗贯中即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专心致力于小说戏曲的创作。

关于罗贯中的小说著作，《西湖游览志余》称其"编撰小说数十种"，又相传曾著有《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由他编著的小说计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三遂平妖传》。《百川书志》卷六著录《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天都外臣叙本和袁无涯刊本则并署施耐庵与罗贯中之名，故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有罗贯中是施耐庵"门人"之说。而《七修类稿》、《西湖游览志余》、《续文献通考》及明清多种刻本《水浒传》均题为罗贯中"编辑"或"纂修"。只有金人瑞伪称发现了七十回《水浒传》的"施耐庵的本"，而谓罗贯中续为一百二十回之外。罗贯中以加工写定《三国志演义》著称于世。

除小说著作外，罗贯中还存有戏曲创作。《录鬼簿续编》就著录了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种。只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流传下来，见明脉望馆校抄本《古名家杂剧》。贾仲明品评他的剧作"乐府隐语，极为清新"。《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写赵匡胤与赵普君臣之间亲如兄弟，是忧国忧民的圣君贤相，结束了残唐五代奸雄争霸的局面，创作思想与《三国志演义》一脉相承。（刘小蓉）

Luo Maodeng

罗懋登　见《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Luo Ye

罗烨　宋末元初小说家。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平不详。其所著十集二十卷本《醉翁谈录》，是一部传奇、话本、小说集，主要是节录或转述前人旧作，但卷首《舌耕叙引》中的《小说引子》、《小说开辟》是两篇理论性的文字。这两篇文章比较集中、全面地总结了说话艺术和话本创作的有关问题。第一，强调小说家具有广博的学识和高度的艺术修养。他认为，作家只有具备了这种"多闻"、"实学"的"根基"，才能真正做到"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敷衍"出令"看官"动心的作品。这既是对小说家的严格要求，也是对小说家的高度评价。对冲破视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为"末学"、"小道"的陋见，提高白话小说的社会地位，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话本小说的艺术特点。文章指出，话本可以"纵横四海，驰骋百家"，大至历代废兴、文武业绩，小至重门闺阁、草木山川，"所业历历可书，其事班班可纪"，能广阔而细微地反映生活。其语言上的特点就是通俗，"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深入浅出，明白易懂。而情节布局，是虚实相间，浓淡得当："讲论处不僀搭，不絮烦；敷衍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久长。"这样就能使故事摇曳多姿，跌宕有致，吸引读者，扣人心弦。此外，它指出，说话人不排斥直接"讲论"，鲜明地表示褒贬劝惩的态度，使人们"听之有益"。第三，高度肯定了话本小说的社会作用和艺术感染力。他认为，小说有劝戒教育作用："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但这种社会作用不是通过枯燥的说教来达到的，而是通过形象来感人、感情来动人的，因而能产生极强的艺术效果，不能不使"高士善口赞扬"，"才人怡神嗟讶"了。当然，由于罗烨的《小说引子》、《小说开辟》本意似乎在于为说话人提供一套通用而现成的开场白，并不专为总结话本小说的创作经验而作，故所谈的理论问题并不系统，且多夸饰之辞。但从客观效果而言，仍不失为当时研究、总结话本创作的重要的文献，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宋元以前小说理论批评的高度。（黄　霖）

Luojing Lieji

《洛京猎记》　唐代传奇小说，即皇甫枚《三水小牍》中的《王知古为狐招婿》条。《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五题作《张直方》。《古今说海》说渊部收入此篇，改题《洛京猎记》，不著撰人。明自好子《剪灯丛话》及《绿窗女史》、《合刻三志》、《唐人说荟》等书又改题《猎狐记》，托名唐孙恂撰。

本篇叙原卢龙军节度使张直方割据一方，骄横恣肆，纵情享乐，不理军政。进京入觐后，懿宗降他为燕王府司马，分管洛阳军务。张直方在洛阳漫游愈极，尤爱打猎，洛阳四郊的飞禽走兽都被他打跑了。儒士王知古为张直方门客，一日早上随张出猎，因天寒张把自己的短皂袍借给他穿。傍晚时王知古追逐一狐，与猎徒失散，日暮迷路，投宿到崔氏的朱门甲第，主母允许他住在外厅，并设宴款待。保母出来询问王知古的家世，要给他与崔家小女儿作媒，婚事一说就成。脱衣时露出了里面穿的短袍，保母觉得奇怪，王知古说是张直方借给他的。保母一听张直方的姓名就吓得惊叫仆地，立即报告了夫人。于是一家人拿起棍棒把王知古赶出门外。回去告诉了张直方，又带人来找，寻到了墓群中的狐兔窟宅，打死了几百头狐狸。

这篇故事在《三水小牍》中篇幅较长，细节描写生

动曲折，情态逼真。而在对话里则运用了大量对仗句，典雅藻丽。如王知古回答保母说媒时的对话说："仆文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室家为望，唯泥涂是忧。不谓宠及迷津，庆逢子夜，聆清音于鲁馆，逼佳气于秦台。二客游神，方兹莫及；三星委照，唯恐不扬。"保母传达主人之命时也用了骈偶的文辞。这个情节和文风有些近似《游仙窟》，和裴铏《传奇》也有共同的倾向。可视为传奇体的代表作之一。（程毅中）

Luoshen Zhuan
《洛神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唐人说荟》收于托名薛莹撰的《龙女传》中。谈本《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一题作《萧旷》，注"出《传记》"，明抄本《太平广记》则注"出《传奇》"。《类说》卷三十二《传奇》收其节文，题作《洛浦神女感甄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也称本篇出于《传奇》。故本篇应属裴铏作品，谈本《太平广记》之"传记"乃"传奇"之讹。写唐大和中处士萧旷宿洛水滨之双美亭，夜遇洛浦神女甄后和洛浦龙女织绡娘子，与之谈论曹植《洛神赋》及神龙之变化行状，缱绻永夕。天明前，三人各赋诗赠答而别。本篇内容以萧旷与二神女之谈论为主，作者借他们的谈论对答，对洛神即甄后，《洛神赋》本名《感甄赋》，李朝威《柳毅传》所述洞庭灵姻故事，历代对龙的行状变化的传说等一一作了证实和辨驳，而萧旷与二神女的遇合的故事仅仅是为引出这些谈论而设，在小说中反处于次要的地位。篇末互相赠答之三首诗，用典贴切，文辞华赡，也是作者着力的笔墨。由此可知，本篇主要是一篇炫示才华和学识的传奇，似是作者早期用以行卷之作。（李宗为）

Luoyang Jinshen Jiuwen Ji
《洛阳缙绅旧闻记》 宋代杂事小说集。张齐贤(943～1014)撰。张齐贤，字师亮，原籍曹州冤句(今属山东)。五代晋时迁居洛阳，出身布衣。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及第，从此"四践两府，九居八座"，为北宋前期名臣之一。大中祥符五年(1012)以司空致仕。两年后卒，享年七十二，赠司徒，谥文定。《宋史》卷二百六十五有传。

据自序，本书写成于景德二年(1005)。五卷二十一篇。作者自称为"外传、别传"一类作品。所记多为洛阳的缙绅耆旧所讲述的晚唐以来的一些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也兼及作者为官后的一些见闻。

本书中具有小说性的作品，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局诈骗财的故事，有《白万州遇剑客》、《田太尉候神仙夜降》等篇。前一篇被明末履谦子附入了王世贞辑《剑侠传》，写的是假剑客；后一篇写丹客术士骗财。两篇都写得曲折离奇，最后方真相大白，颇能引人入胜。

二、带有神怪色彩的故事。有《太和苏揆父鬼灵》、《虔州记异》等多篇。前一篇写吉州押衙某人，一路上与鬼灵结伴而行，毫无觉察，直到见了鬼魂之子方恍然大悟；后一篇写康怀琪残酷诛戮已受招安的强盗后，精神失常，言行怪异，终于困顿身亡。作者认为是鬼魂施报。

三、写战乱年代一些历史人物多带传奇性的遭际。《向中令徙义》篇写向拱路遇匪徒，应付自如的情形；《少师佯狂》篇写书法家杨凝式佯狂避世，言行举止多令人发笑等，均跃然纸上。

本书反映了由唐至宋这一战乱动荡年代的某些社会现实，也渗透着作者慎刑富民、安邦定国等开明的为政思想。特别是《齐王张令公外传》写张全义在四处烽烟的情况下，把洛阳一带治理得井井有条，民众得以安居乐业，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本书在写作上的最大长处是善于选择精彩的细节而加以渲染。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左传》、《史记》等书的传统。

本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清邵晋涵重辑《旧五代史》均从本书采择了一些资料。此外，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在为诗人杜荀鹤立传时，也主要依据本书《梁太祖优待文士》篇。

《宋史·艺文志》著录于传记类中，《四库全书总目》则著录于小说家杂事之属。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有明穴砚斋写本、邵章《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著录有明洪武年间张氏刊本，当仍存世。今常见者，以《知不足斋丛书》等本为完本。《说郛》所收为节本。（薛洪勣）

Luoyang San Guai Ji
《洛阳三怪记》 宋代话本。辑存于《清平山堂话本》。明人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无"记"字。文中有"且说西京河南府又名洛阳，这西京有一县唤做寿安县，在西京罗城外，县内有一座山唤做寿安山，其中有万种名花异草。今时临安府官巷口花市，唤做寿安坊，便是这个故事。"五代晋天福三年(938)自东都河南府迁都汴州，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改东都河南府为西京、五代汉、周及北宋沿袭不改。寿安县金初改名为宜阳县。西京河南府、寿安县，均为宋人的称呼。文中又有"今时临安府"云云，可知是南宋人在说北宋时的故事。

本篇叙述河南府开金银铺的潘员外之子潘松，清明节往郊外会节园看花，遇一化为老妇的白鸡精，白鸡精谎称是潘松的姨婆，将他骗入妖窟。潘松幸得邻舍女儿鬼魂指引逃出，但随即又被白鸡精摄去，强与化为美女的白猫精成亲。白鸡精、白猫精与化为红袍大汉的赤斑蛇精唤做三怪，不知坏了多少人性命。在邻舍女儿鬼魂指引下潘松再次逃出，其父拜请嵩山道士蒋真人作法，终于将三怪消灭。本篇开头一段游春赏花的叙述，类似宋人话本《碾玉观音》入话的写法。情节跌宕曲折，颇有引人之处。其描写世态俗情，亦相当真切。文字朴拙，题旨亦绝少劝惩教诲之意，显示着宋人话本的质朴风格。（石昌渝）

Luozhong Jiyi
《洛中纪异》 宋代志怪小说集。十卷。秦再思撰。《崇文总目》等书目小说类著录,《郡斋读书志》云:"记五代及国初谶应杂事。"秦再思,涵芬楼本《说郛》卷二十注:"号南阳叟。"旧抄本《类说》(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则作嵩阳叟。生平不详,仅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有此人名:"(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先是有秦再思者,上书愿勿再赦,且引诸葛亮佐蜀数十年不赦事。"如即此书作者,当为宋太宗时人。原书已失传,《类说》卷十二收《纪异录》,亦即此书。存三十四条,记唐五代及宋初杂事,偶有神怪异闻。如《金玉二象》条记李德裕得道士所借金玉二小象服之,后又索还。《颜鲁公尸解》条记颜真卿遇害后,有商人至罗浮山见道士托之寄书,颜家子孙识为真卿亲笔。余多为社会逸闻。《类说》引书例有删节,文字极为简略。《说郛》卷二十收录十三条,文字较详,似出原书。如《梦征》、《邢公扼》、《兔上金床》、《宋州官家》、《召主收赎》、《孟入》等条,都是讲天命征兆的故事。《桃符语谶》条记孟昶于岁末自书桃符云"天降余庆,圣祚长春",与他书记载不同。《分门古今类事》引《纪异录》,又作《纪异志》,实为一书。卷十九引《毋公印书》条记毋昭裔刻印《文选》、《初学记》二书的缘由及毋氏书板的流传过程,较《挥麈余话》所载为详,是很重要的出版史料。明焦竑《焦氏笔乘》引述此条,不注出处。叶德辉《书林清话》转引时说:"按此为宋人记载,惜原引未著书名。"独《分门古今类事》注明出秦再思《纪异录》,足以征信。 (程毅中)

M

Mapi Shijie

《马屁世界》 清代小说。十回。署"睡狮著"。真实姓名不详。宣统三年(1911)正月小说进步社刊。标"滑稽小说"。

书叙京城里有几位大红人,只因善拍马屁,富贵已极。后来辞官不做,来到上海,决定开设一所"马屁学堂",收集天下识时务的俊杰,专门传授升官发财的妙诀。学堂的办学方法是:一不要学费,二不论人品,三不问文化程度,四不要保人,只要进堂时写下一纸志愿书,说明毕业出堂得志以后再行补报,目下分文不取,吃的、穿的、用的、耍的,一切等等都是公的。陕西有个书生单卜信,生性强硬,听人说上海地方文明要算中国第一,便独自一人跑到上海。不久,盘缠用完,被烂污客明期仁诱入马屁学堂。单卜信进门以后,就被领去"修身":洗澡、缠足、整容、修舌,又教以行礼、学文、习字、作画、吟诗、写信、游艺、饮酒种种拍马屁用得上的本领。修身之后,复教"养性",目标是要养成几种性质:"第一狐媚性,第二狼毒性,第三蜂螽性,第四蛇蝎性,第五鲸吞性,第六鹰扬性,一切阴贼阴险之性。"养性已毕,钻过狗洞,便算正式入学。总教习马屁大王向学生讲授相马术、骑马法、养马诀,此外还有马耳科、马眼科、马足科、马卵科等课程。不久,学业完成,在英租界跑马厅举行毕业典礼,学生十有八九都获优等,独有几个农家子弟、铁匠徒弟、乡间老夫子,因鲁莽操切,不堪造就,不列等;明期仁因拍马手段太显,列在中等;单卜信只得个平等。毕业典礼上,又有几个外国专家当场赠送文明拍马妙器。马屁学生毕业以后,具此妙手,怀此利器,真是无往不利、马到成功:钻入学界的,做到教习;钻入军界的,做到官长;钻入官界的,做到大人;钻入警界的,做到官弁;钻入商界的,做到老板;钻入工界的,做到工头。次一等的,钻入倡优门的,也当了班长龟头;钻入隶卒门的,也当了班头卯首;钻入江湖派的,也成了大光棍老光蛋;钻入释道派的,也成了老方丈大管家。总之个个走运,处处风行。唯有单卜信,不会拍马,到处碰壁,只好跳出势力圈子,卖文度日。一日,忽见《时报》上刊出新闻,全国禁绝马屁请愿代表聚集北京,便赶到北京参加临时大会,会上请得东京回来的几位马屁维新家,用"打鬼还用鬼法"之计,将中国的马屁妙手统统禁下,再由代表申奏朝廷,公堂会审,飞电查抄马屁学堂,从此中国公道大行,国势日盛。

《马屁世界》对官场丑恶现象的揭发和抨击,以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极其荒谬的开马屁学堂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将事物推向极端,让马屁专家登坛说法,比起正面谴责马屁的丑恶,更有一种痛快淋漓之感。但小说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暴露,而是试图将马屁与中国的衰败贫弱联系起来加以思考。第九回写单卜信在黄浦江边遇一老奴,向他诉说主人钟华(中华)被马屁客所蒙蔽,弄得死无葬身之地的惨剧,就是为了揭露马屁客"占千百人的权利,享千万人的幸福"的罪恶本质。

小说还朦胧地意识到,要彻底清除逢迎拍马的积弊,最根本的一条是改革一班阔老当道专权的体制。第十回写全国禁绝马屁请愿代表大会上,会长报告说,"打鬼还用鬼法"、"捉贼还用贼智",请得三位新由东京回来的马屁里的维新家,马屁中的革命党,他们的宗旨,与中国式的马屁不同:"中国的马屁往上拍,外国的马屁往下拍。往上拍的为一人,害万人;往下拍的利万民,并不害一人。所以往上拍的为小人,往下拍的为君子;往上拍的为奴隶,往下拍的为英雄;拍一人的为宵小,拍万民的为圣贤。"而马屁维新家的要诀,不过是将拍马屁的方向由往上拍改为往下拍,这实际上就是提倡尊重民意,实行民主。而这一层意思,在小说中却依然用了"马屁"的术语表述出来,显得格外贴切自如,与全书的风格浑然一体,令人叫绝。

(欧阳健)

Ma Zhongxi

马中锡(约 1446～约 1512) 明代文学家、小说家。字天禄,号东田。故城(今属河北)人。成化十年(1474)乡试第一,次年进士及第,授刑科给事中。为人刚介耿直,因万贵妃弟万通与太监汪直骄横不法事,几次上疏进谏,为此两次受到杖责,九年不得升迁。后历任大理右少卿、右副都御史、兵部左右侍郎,后反对太监刘瑾专权舞弊,被捕下狱,削职为民。刘瑾受诛后,被征召任大同巡抚。正德六年(1511),山东、河北刘六、刘七农民起义,马中锡受命为右都御史,率兵前去镇压。因主张招抚,遭同僚中伤,被劾"纵贼",下狱致死。

马中锡长于散文,不作依傍,卓然自立。《中山狼传》是其代表作。著有《东田集》。

(刘 辉)

Ma Ziran Zhuan

《马自然传》 神仙传记。载《古今说海》说渊部,不著撰人。实出沈汾《续仙传》卷上,亦见《太平广记》卷三十三,题作《马自然》。

本篇叙马湘字自然,治道术,遍游天下,屡示灵异奇迹,能在瓷盆中种瓜顷刻结实,又能书符驱鼠。与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南游,遇待之不礼者即作法以惩之。如见道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即画一白鹭,化成真鹭,飞入菜畦中啄菜;又画一小狗捉白鹭,共践其菜。主人哀求后,呼鹭及小狗投入马湘怀中,菜亦无损。记述马湘及道友游行各地,以游记形式来写神仙传记,有近似明代小说《东游记》的地方。大概出自道教徒的虚构,用以宣扬道术。《西湖二集》第三十卷《马神仙骑龙升天》即据此铺演。 (程毅中)

Maiyoulang Duzhan Huakui

《卖油郎独占花魁》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三。本篇入话叙郑元和与李亚仙的爱情婚姻事，取材于唐人传奇《李娃传》。《燕居笔记》卷七有《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其结尾称："虽是青楼新话，编入幽谷生春。"知亦为话本体，惟情节较简略。

正文叙卖油郎秦重与妓女莘瑶琴由金兵入侵沦落临安，到相爱成婚始末。《情史》卷五《史凤》条附载其事，首句明言"小说有卖油郎慕一名妓"，可见系根据小说摘录。卖油郎秦重的名字，以谐音寓意"情种"，亦证为小说家所虚构。故事背景虽说是南宋临安时事，但篇中三次引用明代中叶盛行的民间小曲《挂枝儿》，证明其当为明人所作。疑即冯梦龙自撰。

本篇是"三言"中最具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特色的爱情小说。作品以小市民秦重为全篇歌颂的主要正面形象，夸他是个忠厚人。他不受以经商为卑贱的传统封建观念偏见的束缚，认为做生意的也是清清白白之人。他也不只是以银子作为敲门砖，更重要的是以他的新思想、新人格——对莘瑶琴的爱慕与尊重、关怀与体贴，与吴八公子对下层女性的暴虐与狠毒、玩弄与凌辱，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终于促使被称为"花魁"的名妓莘瑶琴克服封建等级观念，自愿嫁给他这个地位低下、身份卑贱，然而却十分忠厚、朴实、真正以平等的态度炽爱着她的卖油郎，甘愿抛弃平昔住惯高堂大厦及锦衣玉食的千金声价，跟秦重过布衣蔬食的夫妻生活。他们的爱情，表现了民主主义思想战胜了封建等级观念，说明真正自由幸福的爱情，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民主、平等的基础之上，必须像秦重那样，以情为种，以情为重。

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是小说在艺术上最突出的成就。当王九妈逼着莘瑶琴为娼接客时，莘瑶琴说："要我会客时，除非见了亲生爹妈，他肯作主时，方才使得。"这时她是把自己的肉体和命运交给父母作主的，自己既没有自主能力，对那些嫖妓的王孙公子更缺乏认识。可是当生活逼迫她成为娼妓后，她以花魁的特殊身价，整天混迹于王孙公子之中，生活地位和环境改变了，思想也就起了变化。所以开始她对秦重那样的"市井之辈"很瞧不起，说："这个人不是有名称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话。"当她和秦重初次接触后，亲身体验到自己没有被当作玩弄取乐的对象，而是受到敬重和关怀，恢复了人的尊严。秦重的真诚相爱、平等待人，打动了她的心。她认为："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见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中难遇此一人。"但是封建的等级观念，仍旧在她脑子里作怪，因此她接着想道："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直到在西湖边上，她遭到吴八公子的凌辱，残酷的现实教训，才使她认识到，那些衣冠子弟"都是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欢追笑的乐意，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从对秦重的轻视到好感，再到最后决心嫁给他，并且再也未提起要父母作主，而把自己的婚姻完全建立在自主、平等、互爱的基础之上，这就使莘瑶琴思想性格的发展，不仅显得真实可信，而且体现了新的社会历史内涵。当然，他们的爱情也未免带有市民的庸俗低级趣味，打上了"把家业挣得花锦般相似，驱奴使婢"等剥削阶级思想的印记。

清初李玉据此改编的《占花魁》传奇剧本，"盛传于时"(清焦循《剧说》卷四)。京剧和有些地方剧种，也有《占花魁》的改编本。 (周中明)

Man Shaoqing Jifu Baoyang Jiao Wenji Shengchou Sibao

《满少卿饥附饱飏　焦文姬生仇死报》 明代小说。见于《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亦载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第一卷，题目同。头回叙郑某妻陆氏负约事，见《夷坚甲志》卷二《陆氏负约》条，《幽怪录》亦载此事，《古今闺媛逸事》卷六《陆氏女》，《古今情海》卷二十一《故夫投书》皆引之。正文叙满少卿，见《夷坚补志》卷十一《满少卿》条，《情史》卷十六引之。



明刻本《二刻拍案惊奇》插图

正文叙宋时人满少卿狂放自负，投亲途中在凤翔遇阻，幸得店邻焦大相援，遂得识焦女文姬，彼此爱慕，满指天发誓不负文姬，因结为婚姻。两年后满生赴考登第，风光一时，夫妻更见和美，焦大亦将家私尽行拿出，供满生选官之需。到得除授临海县尉，将接眷赴任之际，忽遇淮南旧家兄长，定要携他回故里光宗耀祖。回乡后叔父又向他提宦宦之亲，满生心志不坚，遂再娶朱宦之女，携以赴任，十几年不理焦氏。知齐州时散步中忽见焦文姬前来扯住哭诉别情，朱氏倒也容他们团聚。不料次日日高不出，满生已死，文姬无踪。后文姬与朱氏说明她父女因满生薄情，受尽苦楚，抱恨而死，诉于冥府，准其自来索命。明末傅一臣有杂剧《死生冤报》(别题《死生仇报》)演此事。

发迹变泰，负恩薄幸，是小说戏曲中常见的题材，但本篇对满少卿负心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刻画较细致真实，形象生动，颇具特色。尤以作者这段议论，脍炙人口："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女人再

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堂堂正正，锐利痛快，点出要害，深中肯綮，把历来束缚妇女而不管教男子的封建婚姻和贞操观念，揭示得淋漓尽致。三百年前在浓重的道学空气笼罩的中国，能够提出这样透彻的见地，却是振聋发聩，耀人耳目。 （胡小伟）

Mao Zonggang

毛宗岗 清代小说、戏曲评点家。字序始，号孑庵。茂苑（即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父毛纶，字德音，号声山，与金人瑞同乡同时，颇有文名而穷困不仕，中年以后，双目失明，乃评《琵琶记》、《三国志演义》以自娱。毛宗岗本人亦有文名而未出仕，与《隋唐演义》编撰者褚人获相友善。他以很大精力随其父评改《三国志演义》，并为之校订、加工和最后定稿。故毛本《三国志演义》虽出自毛纶父子之手，而后人多归功于毛宗岗。这一评改工作完成于康熙初年。

毛宗岗评改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有署名“金人瑞圣叹”的序文一篇，称“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并称《三国志演义》为“第一才子书”。此序与金圣叹观点不合，显系伪托，实为删改李渔所作序言而成。其后则有毛氏撰写的《凡例》十条，《读三国志法》一篇。全书各回均有回前总评和回中夹批。

毛宗岗评改《三国志演义》的指导思想包含多种成分。《读三国志法》一开始就提出：“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这表明毛氏评改《三国志演义》确是从正统思想出发。这种正统思想，既包括封建正统论，也包括民间传统的蜀汉正统观，还可能杂有反清悼明的情绪。凡此，都增强了《三国志演义》“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同时，在判断是非、褒贬人物时，毛氏又常以儒家民本思想为依据。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的评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一、修改文辞。这是毛氏致力最多的一个方面。他对《三国志演义》的文字进行了精琢细磨的加工和润饰，删去若干繁冗复沓乃至龃龉不通之处，使全书语言更加规范而流畅。但也有修改不当之处，有损于原书语言的时代特色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征。

二、修改情节。毛氏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观点，对《三国志演义》的情节作了某些更改。“一曰改，如旧本第一百五十九回《废献帝曹丕篡汉》本言曹后助兄斥献帝，毛本则云助汉而斥丕。二曰增，如第一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孙夫人，毛本则云‘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车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三曰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烧木栅寨》本有孔明烧司马懿于上方谷时，欲并烧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诸葛瞻大战邓艾》有艾贻书劝降，瞻览毕狐疑，其子尚诘责之，乃决死战，而毛本皆无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种修改，有的使作品情节更加合理，使人物性格更加统一；有的则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作品情节的趣味性，“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凡例》之三），等等。不过，也有一些修改损害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或造成有的细节不合历史常识。

三、整顿回目。毛氏在伪“李卓吾评本”将《三国志演义》由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各回回目即取上下二则标题而“参差不对”的基础上，对全书回目作了加工，“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以快阅者之目”（《凡例》之五）。

四、削除论赞。旧本《三国志演义》夹有较多论赞，显得累赘繁琐，毛宗岗往往加以削除。如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到诸葛亮逝世时，接连引用陈寿评、杨戏赞、朱黼论、张南轩赞、李兴碑文、尹直赞，连篇累牍，毛氏均予削除。

五、改换诗文。对《三国志演义》的诗文，毛氏多予改换和删削。如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到关羽父子之死时，原有五首诗赞，毛氏全予删除，另换五律、七律各一首。

六、重作批评。毛氏不满于伪“李卓吾评本”中“多有唐突昭烈，谩骂武侯之语”的状况，重新作了详细的批评。这是毛氏评改《三国志演义》时致力最多的一个方面。

从小说理论批评的角度来看，毛宗岗接受了金人瑞的深刻影响，并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

一、充分肯定了历史小说的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毛宗岗一再声称：“严诛乱臣贼子以自附于《春秋》之义”，“《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读《三国》一书，诚胜读稗官万万耳”，胜过读《水浒传》、《西游记》（《读三国志法》）。这种看法虽有失偏颇，却有助于提高历史小说的地位。

二、阐述了历史小说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一方面，毛宗岗强调了历史小说对于历史事实的依赖性，指出《三国志演义》之所以是“文章之最妙者”，首先是因为“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读三国志法》）。另一方面，他并不反对合理的虚构，对成功的虚构还大加赞许。如第三十九回所写的火烧博望一节，历史上本为刘备之事，《三国志演义》却虚构成诸葛亮之功，毛氏不仅不以为病，而且极口称

赞作品描写曲折多端，认为："若只一味直写，则竟依《纲目》例大书曰'诸葛亮破曹兵于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劳作演义者撰此一篇哉！"同样，对于"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群英会"、"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华容放曹"、"三气周瑜"等脍炙人口的虚构情节，毛氏也都啧啧称赞。由此可见，毛宗岗对历史题材与艺术虚构的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

三、深入分析了《三国志演义》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毛宗岗认为三国故事所以世传不衰，就在于《三国志演义》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其中，既有诸葛亮、关羽、曹操这样的"三奇"、"三绝"，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典型人物，也有张飞、赵云、徐庶、庞统、周瑜、鲁肃、陆逊、郭嘉、许褚、司马懿等具有鲜明性格特色的人物。他通过细致的分析，总结了《三国志演义》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主要方法：一是"用衬"，即在性格的对比中来刻画人物；二是在性格冲突中刻画人物，如在分析曹操与关羽的关系时，他写道："夫豪杰而至折服奸雄，则是豪杰中有数之豪杰；奸雄而能敬爱豪杰，则是奸雄中有数之奸雄也"(第二十六回回评)；三是化静为动，层层渲染，使读者逐步加深对人物的印象，如针对《三国志演义》第三回通过董卓、李儒的眼光来描写吕布，毛氏批道："看他先写状貌，次写姓名，次写装束；先写戟，次写马，次写冠带袍甲，都作数层出落，妙"；四是"隐而愈现"，即通过对周围环境及相关人物的烘托，来突出主要人物，如"三顾茅庐"，尽管孔明前两次没有出场，但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四、精辟剖析了《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结构，概括了《三国志演义》中的六条主要线索："《三国》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其叙献帝，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以曹丕篡夺为一结。其叙西蜀，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其叙刘、关、张三人，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而以白帝城托孤为一结。其叙诸葛亮，则以三顾茅庐为一起，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其叙魏国，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其叙东吴，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凡此数段文字，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读三国志法》)这些分析，确实有助于人们把握《三国志演义》情节发展的脉络。

五、总结了《三国志演义》的种种艺术表现手法。它们大多已被金人瑞提到过，但毛宗岗把它们发挥得更加详尽，更加条理化。

毛宗岗的小说理论批评，带有明显的缺陷：一是以儒家正统观念来评判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带有较重的片面性；一是艺术分析比较牵强、琐碎，在独创性和系统性上，也远不及金人瑞。但是毛宗岗面对的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在探索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影响颇大，在小说批评史也占有重要地位。 (沈伯俊)

Mao Dun

茅盾(1896～1981) 现代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原名沈鸿，又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他在《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又题《中国神话研究 ABC》)以及大量的文学评论中对中国古代神话、古代小说作了细致的考察和理论研究。



五四前后，茅盾对神话发生兴趣，广泛涉猎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神话传说典籍，并且开始接触19世纪后期欧洲神话学著作，服膺英国安得路·朗(Andrew Lang)的人类学方法与遗形说理论。他认为："神话的起源是在原始人的蒙昧思想与野蛮生活之混合的表现，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他较多地摭拾人类学派理论中的唯物因素和发展因素的观点，重视原始人的生活与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和内容，以及对神话的产生与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从而建立起中国神话是"中华民族信仰与生活状况的反映"这一研究出发点。茅盾将中国古神话分为三种：反映民族历史最初遗形的"原形神话"，由宗教迷信产生的"变质神话"和反映方士仙家思想的"次神话"，并认为，后两者往往会鱼目混珠。他透过中国神话经由代代历史化、藻饰化、哲义化、宗教化的层层迷障，寻求其本相，反复论证了原始人的世界观与生活状况是如何深刻影响中国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创作过程，以及演化发展的。缘于中国神话零散、庞杂、增饰过多的特点，他从具体的辨伪、钩沉、整理和比较研究中，确认《山海经》、《楚辞》和《淮南子》为中国古神话遗产的主要部分，其中尤以《山海经》的神话价值最高。同时，他在关于中国古代神话的剔抉研究过程中，又主张以故事是否"合于原始信仰和原始生活"作为神话价值的基准，并从理论上作出了多方面的剀切阐述。

以西方文学观念为指针，重新估衡中国文学价值，用比较的方法，寻探中国文学的弊端，是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界的一代风尚。在此时期，茅盾发表了《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从叛离封建道德，张扬文学中性欲描写的合理性这一前提出发，他在全面考察中国古代小说有关性欲描写的实际情状后，指出，除极少例外，中国古代小说虽有可称蔚为大观的性欲描写，而根本上都算不得文学，《飞燕外传》则是后世性欲小说的泉源。从《飞燕外传》、《迷楼记》到《金瓶梅》、《肉蒲团》，是文言到白话的沿革，更是色情狂描写和房术刻绘的增剧。"根源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补术"，"几乎每一段性欲描写是带着色情狂的气氛的"，"描写极秽亵的事，偏要顶了块极堂皇的招牌——劝善，并且

一定是迷信的果报主义”。在茅盾看来，是时代造成了不健全的性观念，从而影响中国古代小说性欲描写的非文学性。他指出，《金瓶梅》本类乎法国莫伯桑的《俊友》，主意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但明代自成化后朝野竞供房术的风气对小说有极明显的影响。茅盾具体地概括了中国古代小说性欲描写落后于西方的两大基本原因：其一，“禁欲主义的反动”；其二，“性教育的不发达”。

作为文学批评家，茅盾一生悉心致力于向创作界，特别是广大文学青年介绍提示中国古代小说和创作成就及其经验。如，他十分推崇《水浒传》，对其“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和“人物的一切都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的人物描写特点，以及“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又“前后勾联”、“变化错综”的结构艺术，作了精到的论列，甚至还断言《水浒传》在这方面的成就高于《红楼梦》(《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由于茅盾本人文学思想方面的原因，以及某些社会政治特点对他的制约，他在高度评价《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现实主义小说的同时，却对古代小说中带有鲜明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品评价不足。这一批评倾向在他的《夜读偶记》(1958)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将包括中国古代小说在内的古代文学史描述成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历史，并且同欧洲文学历史加以机械的比附。这一失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许道明)

Maoting Kehua

《茅亭客话》　宋杂事小说集。黄休复撰。黄休复，字归本(《直斋书录解题》作端本)，宋初人。通《春秋》学，校《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传，鬻丹养亲，潜心画艺，著有《益州名画录》(一作《成都名画记》)三卷，前有景德三年(1006)李畋序，称之为江夏黄氏，似指其郡望。《茅亭客话》十卷，杂录其所见闻，皆蜀中逸事，大概生长于蜀中，如《直斋书录解题》所谓“盖蜀人也”。书中记事集中于王、孟前后二蜀，晚至宋真宗天禧(1017～1021)年间。《郡斋读书志》云：“茅亭，其所居也。暇日宾客话言及虚无变化、谣俗卜筮，虽异端而合道旨、属惩劝者，皆录之。”传本有元祐癸酉(1093)石京后序，说“藏于书笥仅五十余载而世莫得其闻”，可见其书当成于1040年之前。

《茅亭客话》所记多神仙、异僧及文士、野人事迹。如卷三《淘沙子》条，记异人淘沙子与进士文谷相识，能诗，蜀主闻而访之，忽隐遁不归。卷四《李聋僧》条，记僧辞远念《后土夫人变》，空中有人掌其耳，遂致耳聋。这是五代僧人转变的重要史料。卷四《勾生》条，叙勾生爱慕大圣慈寺壁画中的天女，掐其颈上一片土吞之。夜梦美女来会，自称帝释侍者，赠以玉琴爪一对。辞去后，勾生不逾月而卒。与唐代小说中所叙画中美女故事相似，而缺乏情趣。书中往往记及文人遗事，如卷七《哀亡友辞》记其友杨锡与李畋、任玠、张逵、张友等人，都为史传所不载。卷九《景山人》条记景焕善画龙，撰有《野人闲话》、《牧竖闲谈》等书；卷十《杜大举》条记杜鼎昇鬻书自给，“凡借本校勘，有缝折蠹损之处必粘背而归之”，都可以作为文化史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虽多及神怪，而往往借以劝戒，在小说之中最为近理。”实际上此书“借以劝戒”的地方并不多，也不必以“近理”为评价标准，文辞平直，情节简单，在宋代小说中尚不足称为佳作。现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琳琅秘室丛书》、《对雨楼丛书》等本。

(程毅中)

Mei Dingzuo

梅鼎祚(1549～1615)　明代文学家，戏曲、小说家。字禹金，号胜乐道人，宣城(今属安徽)人。父守德，嘉靖间进士，官给事中，以忤严嵩出知绍兴府，累迁至云南参政，归建书院讲学，世称宛溪先生。梅鼎祚年十六廪诸生，郡守罗汝芳召致门下，王畿称为“小友”。后负才不第，“以古学自任，饮食寝处不废书，发为文辞，沉博雅赡，士大夫好之，干旄庐者日至”(清康熙《宁国府志》卷十九)。他与当时文坛名公王世贞、汪道昆相交游，甚得世贞等称扬，一时传誉遐迩。万历间，内阁大学士申时行欲举荐入朝，坚辞不赴。归隐书带园，构造天逸阁，聚书著述其中。又性“好聚书，尝与焦弱侯、冯开之暨虞山赵玄度订约搜访，期三年一会于金陵，各书其所得异书逸典，互相雠写”(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梅鼎祚诗作宗法“前七子”，作曲则属骈俪派，其《玉合记》传奇一出，“士林争购之，纸为之贵”；其《昆仑奴》杂剧亦被王骥德赞为“一家俊手”。然亦有批评家认为其学“博而不精”，其诗“终不出近代风调”(《列朝诗集小传》)；认为其曲作“半使故事及成语，正如设色骷髅，粉捏化生”(沈德符《顾曲杂言·填词名手》)。梅鼎祚博闻强识，长于编纂，著述甚丰：有诗文集《鹿裘石室集》、《梅禹金集》；在郭茂倩《乐府诗集》基础上增辑而成《古乐苑》五十二卷；纂辑《皇霸文纪》十三卷、《西汉文纪》二十四卷、《东汉文纪》三十二卷、《西晋文纪》二十卷、《宋文纪》十八卷、《南齐文纪》十卷、《梁文纪》十四卷、《陈文纪》八卷、《北齐文纪》三卷、《后周文纪》八卷、《隋文纪》八卷、《释文纪》四十五卷；又有《汉魏诗乘》二十卷、《书记洞诠》一百一十六卷(系在杨慎、王世贞旧作基础上增益之)、《宛雅》十卷；传奇有《玉合记》、《长命缕》，杂剧《昆仑奴》；小说有《才鬼记》十六卷、《青泥莲花记》十三卷，今存。另有《才神记》、《才妖记》两种，与《才鬼记》合称《三才灵记》，已佚。梅氏小说皆文言笔记体，语词简洁，笔触灵动，或叙鬼魅之才学，或记娼女之情肠，篇什虽短，皆有动情撩人处。其搜采面甚广，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古小说资料。

(卜　键)

Meifei Zhuan

《梅妃传》　宋代传奇小说。撰者佚名。宋尤袤《遂

初堂书目》杂传类、明晁氏《宝文堂书目》子杂类等著录有单行本。今见于陶宗仪辑《说郛》及其后的《顾氏文房小说》、《说郛》(重编本)、《唐人说荟》、《绿窗女史》等书。鲁迅《唐宋传奇集》所收据原本《说郛》。

传叙闽中莆田县少女江采蘋，才色双绝，赋性幽闲。唐开元中，高力士出使闽粤时，选归宫中，年方及笄，尤得唐玄宗的宠幸。因喜梅花，玄宗戏称为梅妃。后杨妃入宫，二人争宠。杨妃忌而智，梅妃性柔缓，终被杨妃逼迁上阳东宫(在东京洛阳)。玄宗曾于夜间密遣小黄门召至翠华西阁(在骊山)相会，被杨妃发觉，大闹一场。小黄门乘隙令梅妃步归东宫。玄宗知梅妃已回，竟怒斩小黄门。后安史乱起，杨妃死于兵，梅妃下落不明。乱平，玄宗回西京长安，诏令查访而不可得。最后，始在骊山温泉梅树下寻得梅妃尸体，以妃礼安葬。

传后的"赞"写得较长，谴责唐玄宗晚年穷奢极欲，变易纲常，老而忮忍，终致身废国辱，是罪有应得。最后说："是岂特两女子之罪哉！"

赞后又有作者的跋语，略谓"此传得自万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书"，"惟叶少蕴与余得之，后世之传，或在此本"。按大中为唐宣宗年号(847～859)，清人所辑《唐人说荟》又妄题唐曹邺撰，遂使一些人误认此传为唐人作品。鲁迅早辨其非，并认为系宋"南渡前后之作"(《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破〈唐人说荟〉》)。本传所叙，未见史传记载，而且背离史实之处颇多，甚至相距遥远的东西两京也不加分辨，唐人不至于这样缺乏常识。朱遵度是著名的藏书家，人称"朱万卷"，由五代入宋，卒于景德四年(1007)，《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有传。叶少蕴即叶梦得(1077～1148)，是著名的学者、文学家，生于神宗熙宁十年，卒于高宗绍兴十八年，《宋史》卷四百四十五有传。其生年上距朱遵度卒年已有七十余年，二人怎能同时得到朱氏藏书？但成书于绍兴十九年(1149)之前的《海录碎事》卷十已引用《梅妃传》故事，亦不至太晚。又，成书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的《莆田比事》也引述本传内容。可见梅妃故事在南宋末已广为流传。

跋语又说："今世图画美人把梅者，号梅妃，泛言唐明皇时人，而莫详所自也。"又说本传原文"其言时有涉俗者"。本传有可能是作者依据当时的民间传说或通俗文艺加工写定。正因为是不顾史实的创作，能够自由地发挥艺术创造力，本传写得结构紧凑，文笔优美，富于抒情性，人物性格也较为鲜明生动，堪称宋人传奇的优秀作品之一。

此传问世后，一直传诵不衰，为人所喜闻乐道，对小说、戏曲的创作也产生了明显影响。《西湖二集》中《寄梅花鬼闹西阁》一回，将本篇作为入话。清代长篇小说《隋唐演义》也将梅妃故事作为重要章回写入书中。据本篇或部分据本篇写成的古典戏曲，约有十种左右，大多为明清人的作品，较著名的有《惊鸿记》、《长生殿》等。　　　　(薛洪勣)

Meihunhuan

《梅魂幻》　清代小说。二卷六回。题"潇湘迷津渡者辑"。此篇系《都是幻》的第二集的单行本。详见《都是幻》。　　　　(俞　文)

Meilan Jiahua

《梅兰佳话》　清代小说。四卷四十则。曹梧冈撰。撰者生平不详。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成堂刊本，题"阿阁主人著"，首道光十九年赵小宋序云，是书作于庚寅(1830)，未几而成。全书四十则即四十回，每则均有偶句标题。

《梅兰佳话》叙才子梅雪香和佳人兰香谷历经波折终成美眷的故事。梅兰两家本为友邻，雪香和香谷在襁中即由父母作主订婚，后两家分离，音讯断绝。梅、兰既已长成，有小人挑拨，对梅说兰已毁约他嫁，对兰说梅已弃约别娶，两人绝望后均再觅良缘。时兰家因避祸改姓贾，而雪香亦改姓秦，雪香邂逅香谷，两人一见倾心，香谷之父爱雪香之才，拟择为婿，忽闻梅家毁约之事为谣言，遂辞雪香以践与梅家婚约。兰家不知"秦生"即梅雪香，雪香亦不知贾女即兰香谷。雪香上京会试中得状元，梅、兰两家会合，方知意中恋人即婚约之人，雪香与香谷得遂夙愿。香谷已知雪香与名妓桂蕊情意深笃，与桂蕊同事雪香，雪香又收芷馨、菊婢二人为妾。雪香偕四美退隐林下，"返罗浮妻妾齐美，告终养翁婿同居"，安享人间清福。情节虽然曲折离奇，但其格局却没有突破才子佳人小说的窠臼。叙述较流畅，人物性格却无个性可言。一夫多妻、功成名就然后悠游林下，实为一般士人平庸的理想。　　　　(俞　文)

Meirenguan

《美人关》　清代小说。十回。不题撰人。存宣统三年(1911)香江图书阁刊本。

书叙吴三桂与陈园园艳情故事。吴三桂乃大学士吴骧之子，少负才气，流荡烟花，与玉峰坊歌妓陈园园遇合钟情。后三桂南下平乱，因国事多艰，无心眷念，园园乃归学士田畹。甲申三月，三桂回京拜将，统兵拒犯辽之清兵，田畹为笼络三桂，割爱赠园园。陈园园驿亭送别赠言，三桂立誓以七尺之躯甘为美人而死。后闯王攻陷京城，烈皇遗诏"朕死，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遂自缢煤山。三桂之父吴骧献园园于闯王，李闯宠之，下书招降三桂。园园致书三桂云："妾为贼得，忍死待君久矣。然女子多情，尚知爱国，君若缟素兴师，则妾身犹为君有；若舆榇来降，腼颜事贼，则郎君朝以入，妾身夕以死，三生旧盟，从兹斩绝。"三桂遂剃发称臣于清，引清兵入关讨伐闯王。不久，李闯王灭，吴三桂寻园园归来，破镜重圆。大清始立，吴三桂新朝拜爵，封为平西王，出镇云南。园园看破红尘，托迹黄冠，投师修行。吴三桂寻访不遇，只身南下。后吴三桂兴师反正，兵挫地削，忧愤而死。园园闻之哀甚，乃死节投缳，以红绾七

尺，缢死于道院。这本是前小说中已有之题材，作者采摭重编，聊无新意。（罗德荣）

Menghuitou

《猛回头》 清代小说。作者陈天华。出版于1903年。据乐嗣炳回忆：《猛回头》最初刊载于1903年出版的湖南留学生所举办的《湖南俗话报》上，已佚。可考证者，1903年10月日本东京湖南留学生编《游学译编》第十一期中一则标题为《再版〈猛回头〉》的广告称“初版五千部，不及兼旬，销罄无余”；又，《猛回头》石印本中提到“今年在刑部打死之沈荩”，这一事件发生在1903年7月。以上二条材料可资证明《猛回头》在1903年7～10月间写成并出版（陈匡时《〈猛回头〉和〈警世钟〉的写作年代》）。

本书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以血泪之辞，控诉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以及清朝卖国政府的罪恶。书中纵论天下大势，用通俗浅显的语言阐明革命道理，揭示异族欺凌的惨剧，冀以唤醒同胞迷梦，共同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者倾吐悲愤的心声：“十八省中，愁云黯黯，怨气腾霄，赛过那十八层地狱。”大声疾呼瓜分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并回顾了汉族三百年来屈辱的历史，自从清兵入关，扬州十日，杀人如草，惨无天日；迄于如今，朝廷已经沦为洋人的朝廷。作者高张民族革命的旗帜，阐明只有推翻朝廷，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爱国与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二者密不可分。书中列举印度、波兰、犹太、澳洲土人诸事例，亡国灭种，惨痛万状，前鉴不远，警钟长鸣，足以警醒国人；并举法国革命、美国独立等为例，阐扬民主自由思想和独立自强精神。作者渴望“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以一首沉痛的诗作结：“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鲁　文）

Mengliang Lu

《梦粱录》 史料笔记。二十卷。宋吴自牧撰。吴自牧，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无考。书前自序作于“甲戌岁中秋日”，书中卷三《皇帝初九日圣节》条称度宗庙号，当为咸淳十年（1274）的中秋。而序中说“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又像在宋亡之后的元元统二年（1334）。可能“甲戌”纪年有误，或者宋亡之后又有修改。《梦粱录》仿照《东京梦华录》的体例，记载都市生活，而篇幅扩大。卷一至卷六，按一年季节，详记南宋朝廷的礼仪活动；卷七以下分别记载临安的地理、宫殿、官府、湖山、祠庙、学校、店肆等，十分详尽，提供了许多南宋的经济、文化史料。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记述当时临安说话人的家数，并举出一些艺人姓名，如小说家谭淡子、翁三郎等，说经、说参请的宝庵、管庵等，讲史书的戴书生、周进士等。有些地方似承袭《都城纪胜》的叙述，而更为具体，历来被引为研究小说发展的重要史料。本书有《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学津讨原》本等。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6年），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四种合为一册。（程毅中）

Mengyou Lu

《梦游录》 唐代小说选集。《古今说海》本不著撰人，《说郛》（重编本）、《合刻三志》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龙威秘书》本皆题唐任蕃撰，盖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如《樱桃青衣》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一，出《异闻集》；《刘道济》条，出《北梦琐言》卷七。（顾　青）

Mengyuelou Qingshi

《梦月楼情史》 清代小说。十六回。今残存前三回。题“槜李烟水散人编次”，卷首有题署“幻庵居士”序。

著者烟水散人或谓小说家徐震别号。正文前有入话，叙凤阳府秀才崔翼誓娶佳人为偶，天意巧合，被王翰林招为婿，与其女弄珠为偶，后中进士，传为佳话。正文残佚，难窥全豹。

阿英《小说闲谈》中说：“书以才子石坚为主，旁及其同社文友之生活史。石坚以妓女苏媚云关系，遭社友寇文甫之妒，贿盗诬陷，卒至倾家荡产，身系囹圄，得释后，岳家又逼令退婚。幸赖媚云之助，得往扬州，依其父执史公。史有女，美而慧，与坚相恋。会史以女字他家，二人不得已乃私奔。途中遇盗，女被掳，幸盗魁夫妇即是女家逐出的家奴，且受女厚惠，得不死，并相偕至石原籍寻访。初不知石固未尝返里也。女在此又几遭寇文甫之暗算。直至石坚高中，荣归故里，夫妇妻妾始团聚，只媚云以身遭种种苦痛，万念灰劫，入庵为尼，以作忏悔。寇文甫一类坏人，也都得到恶报。”阿英在同文中又称：“虽以普济禅师宣偈，作全书之结，俾收善书之果，然其淫秽之作，终不得掩。”“此书在描写里，都相当深刻地刻画了秀才公在乡里的作恶横行，官吏的贪污黑暗，以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类事实。”准此，可知此书为清初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虽多淫秽描写，但亦有可取之处。（顾　青）

Mengzhongyuan

《梦中缘》 清代小说。十五回。首后学莲溪氏序称此书为李修行撰。李修行，字子乾，山东阳信人。幼颖异，八岁能文。“弱冠以第一人入泮，优等食饩。康熙甲午（1714）举于乡，乙未（1715）联捷成进士，循例教习，留都门者三载。公课之余，与同年诸名士分韵联诗，其倡和诸作与《四书文稿》、《葩经集义》、《家训十则》与《梦中缘》小说藏于家。”《信阳县志》有传。《梦中缘》是他晚年之作，生前并未板行，光绪十一年（1885）付梓。

小说名为《梦中缘》，系指主人公才子吴瑞生之父梦见一老者赐诗一首，谓瑞生姻缘寓于诗中，诗云：“仙子生南国，梅花女是亲；三明共两暗，俱属五人行。”瑞

生遵父命南游，邂逅堆琼、翠娟、蓝英、素烟四美，进士及第之后，又得舜华，三妻二妾，得遂梦中之缘。小说以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严嵩乱政为背景，五女中四位均遭流离磨难，历经曲折，始得团圆。莲溪氏称誉此书"写才子，写佳人，写缙绅孤介，以及瑞生一世之离合悲欢，直觉优孟复出亦不能装点得如此生动也"，实乃溢美之词。惟写阻隔才子佳人使他们离散的，非某个奸险小人，而是当时的险恶的政治和不安定的社会秩序，因此蕴含了较多的社会内容。

现存清光绪十一年崇德堂刻本及三义堂、有益堂刻本等。 （俞 文）

Mijinfa

《迷津筏》 清代小说。十二回，未完。手抄本，无撰写年月。题"梦醒楼主感著"。作者姓名及生平不详。从内容看，应系清末之作。

本书仅写了故事的开端，第一回中的悲歌应是全篇的主题。由此观之，此书是以倒叙手法写一个青年的爱情与抱负备遭摧残的故事，借以警劝世人及早自悟，勿坠迷津。主人公孟仁，字琴心，安徽人。因受继母折磨，十六岁时被姑母携往上海抚养。姑丈周笙叔有女名碧霞，玉质冰心，与琴心极相投契，知心知意。笙叔夫妇一任二人相亲相爱。琴心素怀殊志，尝言：洋贼虽多，犹能杀绝，惟此洋奴后生通国皆是，衣必西服，食必西餐，语必英美，书必蟹文，至于中文几于瞠目不识，孔孟之道斥为废物，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是自取灭亡（第三回）。立志力究中文不习夷语。琴心这种偏执的爱国情绪，是作者感时的笔墨，反映了清末思想界的一种倾向。

暑假时，琴心与同窗好友汪子厚等人游杭州，借榻好友萧浩然家，与之谈出洋留学的利弊，深为中国留学生不务实学，归国后"人人皆以金钱为重国家为轻，是以在上者则为国贼，在下者则为奸商洋奴"的状况痛心（第六回）。次日，谒岳墓，琴心发出"何小人之多君子之少哉"的感叹，流露出不惜为国捐躯的抱负。归寓，听子厚诉说伤心史，作者借子厚之口道出封建婚姻大背人道的野蛮专制。假终返沪，碧霞倾吐别后的寂寞，琴心深感其情，惟恐子厚的前车成为自己的后辙。重阳节后，琴心与碧霞邀友人来园中饮酒赏菊，琴心论及择友之道，大得众人赞赏。除夕时，琴心念及姑家的恩义、碧霞的深情、年迈的老父，又感"国事日非，一局残棋几无收拾"。默思力学术进，他日显身扬名以报之。清明节，琴心应友人之约前去龙华踏青。末云游春又遇奇事，足为后人殷鉴。

故事的重要情节尚未展开书便中止，小说的主旨似是通过琴心理想与爱情的破灭，痛斥金钱与小人（洋商洋奴与国贼）的罪恶。从已写出的十二回看，作者不乏痛切陆沉的愤慨之情，但思想消沉，某些观念也较保守，是以笔调哀惋悲凉，脆弱地几近绝望。艺术上也无出色之处。 （阎中雄）

Milou Ji

《迷楼记》 唐代传奇小说。一作《炀帝迷楼记》。佚名撰。涵芬楼《说郛》本、《古今说海》本、《历史小史》本、《五朝小说》本、《古今逸史》本，皆未署撰人。唯《唐人说荟》本题唐韩偓撰，无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本篇与《开河记》、《海山记》同出依托。

本记叙隋炀帝登极后，沉迷女色，有佞臣高昌荐项升造迷楼，选后宫良家女千数，入楼供其淫乐；又有佞臣何稠进御童女车，方士进大丹春丸，使帝淫欲过度，身心俱病。以致民谣四起，云"杨花落，李花荣。"在大业九年（613）炀帝幸扬州，死于难。本记具有野史性质，明人《隋炀帝逸游召谴》（《醒世恒言》卷二十四）、齐东野人编次《隋炀帝艳史》、清初褚人获《隋唐演义》等通俗小说，均采用本记中内容。 （刘荫柏）

Misheng Yixu Ji

《糜生瘗恤记》 魏晋小说。即《拾遗记》卷八蜀糜竺事。明人纂辑《五朝小说》，裁篇别出，编入传奇家类，伪题今名。扫叶山房本《五朝小说大观》因袭未改。故事写三国时糜竺巨富，家有宝库千间，生性宽厚，能赈生恤死；夜闻屋侧古冢中女尸哭诉棺坏墓破，乃为置棺椁，重新埋葬。一年后，尸女感其盛德，送以青芦杖一枚，可防库房火灾。后来库内果有火起，幸有青芦杖化为青衣童子相救，财物不致烧尽。竺由此感悟人生财运有限定，就把宝物车服都献给了蜀先主刘备。这个故事的人物事件比较贴近历史，但立意仍未跳出善恶有报的圈子。本事见《三国志·蜀书·糜竺传》。妇人助竺脱火厄事又见《搜神记》卷四《糜竺》条。

（许逸民）

Mideng Yinhua

《觅灯因话》 明代文言小说集。二卷八篇。邵景詹撰。邵景詹，号自好子，生平不详。据作者自序，《觅灯因话》作于万历二十年（1592），亦仿《剪灯新话》而作，题名取灯灭复举之义。

邵景詹有意纠正其他"逸史述遇合之奇而无补于正，逞文字之藻而不免于诬"（《觅灯因话小引》），因此，虽仿《剪灯新话》，却更关心封建教化，劝善惩恶的说教味较重。但在具体描写时，却揭示了当时社会上种种败德恶行，如《桂迁梦感录》中的忘恩负义，《贞烈墓记》中的官占民妻，《卧法师入定记》中的淫友人妻，《丁县丞传》中的谋财害命等，无不令人触目惊心。而《翠娥语录》通篇是妓女抨击社会腐败风气的尖锐议论，锋利剀切，痛快淋漓。在写法上，文笔朴实，较少穿插诗词，体现了明代后期文言小说的创作特色。

《觅灯因话》对明末拟话本小说的创作有一定影响。《警世通言》卷二十五《桂员外途穷忏悔》，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

人智赚回头婿》、《拍案惊奇》卷三十二《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即据《觅灯因话》中《桂迁梦感录》、《姚公子》与《卧法师入定记》改写。

《觅灯因话》最早由明徐𤊹《红雨楼书目》著录，传世有清同治刊《剪灯丛话》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此排印本(1957，与《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合刊)。

（宋 欣）

Mige Xiantan

《秘阁闲谈》 宋代志怪小说集。吴淑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五卷，云："记秘阁同僚燕谈。"书已失传。《分门古今类事》及《类说》、《永乐大典》等书引有佚文。

《分门古今类事》卷六引《吴淑丹阳》条，记吴淑本人梦为丹阳尉，后果应验事；又卷十六引《毛仙述配》条，记吴淑之妹命定再嫁马淑事，似皆出吴淑亲身见闻。同书卷六引《丘旭定分》条，叙丘旭预梦为淮泗官，事亦吴淑亲闻之于丘旭，与"记秘阁同僚燕谈"之说相合，但事涉悠谬，无从证实。《类说》卷五十二载《青磁碗》一条，记下岩院主僧得一青磁碗，置少许米、钱于碗中，明日即满碗。后主僧取碗掷于中流，不欲使徒弟增罪累。虽记异物，而写出了老僧的性格。《菩萨蛮》条记卢绛梦白衣妇人歌《菩萨蛮》，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又见于《洞微志》、《江南野录》、《南唐近事》及马令《南唐书》等，但情节各有差异。

（程毅中）

Mishu Ershiyi Zhong

《秘书二十一种》 丛书。清汪士汉编。康熙八年(1669)新安汪氏刻本。汪士汉，字星源，号隐侯，新安(在今安徽)人，生平不详。此书汇集先秦汉魏六朝唐宋著作二十一种，包括《汲冢周书》、《吴越春秋》、《拾遗记》等，当时已成罕见的古籍，所以称之为"秘书"。实即据明吴琯的《古今逸史》重加选编，汪士汉又加了一些序跋，如《汲冢周书》前有康熙八年汪氏的题辞。《剑侠传》四卷，汪士汉序中说"不知著自何人"，还没有妄加段成式的名字。乾隆至嘉庆年间，汪氏后人又据以重印，江永曾为之作序。

（程毅中）

Miaonü Zhuan

《妙女传》 唐代传奇小说。陈劭撰。即《通幽记》中的《妙女》篇(《太平广记》卷六十七)。《五朝小说》、《唐人说荟》、《龙威秘书》等收录此篇，改题为《妙女传》，又托名唐顾非熊撰。

本篇叙崔家婢妙女，见一僧人用锡杖连击三下，遂昏迷数日，醒后不再饮食，说她本是提头赖吒天王的小女，因泄露天门秘密而谪堕人世。此后妙女常与天上亲族往来，奇迹很多。最后她留恋人世，不愿回去，又恢复饮食。文末说："其家纪事状尽如此，不知其婢后复如何。"作者故弄玄虚，假托转述别人的记事。所谓提头赖吒天王，即印度传说四大天王中的东方持国天王。小说里说赖吒天王姓韦名宽，第大，号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已把印度传说加以汉化，于此亦可见《通幽记》所受佛教故事的影响。

（程毅中）

Mindu Bieji

《闽都别记》 清代小说。四百零一回。题里人何求撰。有宣统三年藕根斋油印本和藕根斋重校石印本。藕根斋主人董执谊跋云："《闽都别记》四百回(按：应作四百零一回，因第二百回有两回)，约百二十余万言……其书合于正史及别史记载者各十之三，野说居其四焉。以福州方言叙闽中佚事，且引俚谚俗腔，复详于名胜古迹，文词典故，多沿袭小说家者言，虽属稗官，未始非吾闽文献之扈助；博奕犹贤，不可废也。"此书成书年代约在乾隆嘉庆年间或稍晚，是当时福州说书人根据本地民间传说，参考史书编撰的话本。故事以福州东山榴花洞为开端，联贯汉唐五代，经宋元而迄于清初，其中对于开闽王氏，叙述尤详。全书由许多大小故事联缀而成，故事既不相属，编年亦不严格，但保存了福州地区的大量的神话传说、俚谚俗腔、地方掌故、社会风俗等等，有较高的地方文献价值。

（陈 速 张 颖）

Minggong'an Duanfalin Zhuojian

《名公案断法林灼见》 明代小说。残存两卷十八则。全称《合刻名公案断法林灼见》。题湖海山人清虚子编辑，真实姓名已难以确考。分上、下两栏刊刻，上栏为法律知识，如状词、判语等，下栏为小说。

书称"合刻"，显系辑录已出之公案小说，采补入编。十八则故事中，有一半以上来自《龙图公案》，或全部雷同，或故事相似。则目亦不工整，与《详情公案》当为同时代作品。

今存福建书林高阳生刻本。

（刘小蓉）

Mingdai xiaoshuo

明代小说 公元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继宋元话本与传奇之后，发展和兴盛起来的通俗与文言小说艺术。明代通俗小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长篇巨帙，又有短小精悍之作。据明、清两代著录及近人搜集，长篇小说有目可考者，不下百种，流传至今的有五六十部之多；短篇小说则数以百计，形成了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高潮。

明代通俗小说空前繁荣之成因 明太祖朱元璋结束了长期混战局面，建立了统一政权。明初经济渐趋复苏。但是，从明宪宗朱见深起，封建最高统治集团骄奢淫佚，政权每况愈下。权臣阉宦，结党营私，矛盾纷起，仅嘉靖一朝，宰相像走马灯一样，轮番替换。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地走向全面崩溃的末世。赖以这个经济基础而生存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一制度的道德伦理、宗法观念，亦随之逐渐解体。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纺织、冶铁、制盐、造纸、印刷

等手工业的迅速成长，特别是东南沿海纺织工业中，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给明代社会注入了新鲜活力。代表这股新兴势力的思想家，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应运而生，造就了一批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们朝着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抨击，一切传统观念，来了个大颠倒，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在文学观念上，一向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小说、戏曲，一变而与传统的儒家经典并列，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尽管宋元话本和评话在唐传奇之后，已经显示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形成了另一个中国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并与宋元南戏、元杂剧双峰对峙，在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大观，然而，巨大的艺术成就，仍没有立即改变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社会地位，仍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只有到了明代——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大转折的朝代，小说的社会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这主要表现在：

一、小说与经典并列。先是李开先指出："《水浒传》委曲详尽，《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词谑》）。破天荒第一次把小说摆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之后，李贽说得更为透彻："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焚书》卷三《童心说》）。一变而为"古今之至文"，石破惊天之语，闻所未闻。于是，小说成为文人案头必读之书（吴道新《文论》），它们的社会功能与不朽价值，也逐渐被人们清醒地看到："历代明君贤相，与夫昏君之佞臣，皆有小史，或扬其芳，或播其秽，以劝惩后世，如《列国》、《三国》、《东西晋》、《水浒》、《西游》诸书，与二十一史并传不朽，可谓备矣"（崇祯辛未刻本《隋炀帝艳史·凡例》。最终，小说、戏曲被目为《春秋》，其地位与儒家经典并驾齐驱（单宇《菊坡丛话》）。

二、震撼文坛，反应强烈。明代通俗小说风靡文坛，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得到公认，官僚大吏带头刊刻。周弘祖《古今书刻》已有都察院刻本《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郭勋刻有二十卷回本《忠义水浒全传》；《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记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二十四本，一千一百五十页。同时，小说始见著录于官家书目。《永乐大典》卷一万七千六百三十六～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三，收录的宋元平话，就达二十六卷之多；《文华殿书目》也载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不少作家开始把读小说之后所写下的序、跋、文，收到自已的文集里，一时竟蔚然成风。如人们熟知的张凤翼、李贽为《水浒传》所作的序。著名书法家文徵明抄写的《水浒传》，数字惊人，计二十卷，文坛传为佳话。就连传统文化薰陶出来的正襟危坐之士、一生潜心于性命之学的嘉靖进士黄训，也写有《读如意君传》一文，这都是明代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事情。至于通俗小说获得广大市民的青睐，更不待言。

三、刊刻流布，影响广泛。随着印刷业的发达，明代小说刊刻之多，世人瞩目。刊刻一部小说名著，数以十计，屡见不鲜。尤其一向被视为范本的选本，也收录小说、戏曲之作，前此未见。《花草粹编》据《水浒传》收宋江词，又收小说《西湖三塔记》；而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佚名选本，所收小说篇幅，竟占三分之一。万历以后的小说合刻选集，如《国色天香》、《绣谷春容》、《最娱情》等，虽刻工粗劣，但已把小说、戏曲放在主要版面，而传统的诗文却被挤在不太显眼的角落。不仅提高了小说的地位，而且扩大了影响。

四、小说理论批评，勃然兴起。阅读作品而探求微言大意，是原来汉儒攻读儒家经典著作的重要手法。随着历史发展，文学艺术各类体裁的繁荣兴盛，才被儒家由经扩展到史、子、集各部，蕃衍成为中国传统治学的一大法门，后世通称为"评点派"。明代小说理论批评所以异军突起，批评家辈出，乃是在小说地位的不断提高、文人学士为之倾倒、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被彻底粉碎的时代条件下，才勃然兴起的。而小说社会地位的巩固、确立，又赖于理论批评对它的文学与美学价值的充分肯定，赖于评点家们对小说作品的深刻剖析。他们或揭明史实，或阐发主旨，或臧否人物，或艺术鉴赏、探幽抉微、条分缕析，对小说的审美规律、形象塑造等重要问题，作出探索和总结，不仅对小说创作起了指导作用，而且加快了明代小说空前兴盛的进程，为小说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到作家的个人创作过渡

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到明代，处于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即由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话本、平话，向文人作家的个人独创过渡。明代成书的几部著名长篇小说，都带有这一鲜明特点。众所周知，三国、水浒、西游的故事，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流传和积累，汇集世代书会才人、民间艺人的集体智慧，创作出各个系列故事集群，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只是在此基础上加工写定而成。早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之前，《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已经创建出三国故事的基本构架；另外，元杂剧中的五十余种三国戏，场面恢宏，形象丰满，也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打下深厚的基础。《水浒传》成书之前，《醉翁谈录》里已有"石头孙立"、"花和尚"、"武行者"的话本名目；而元人所辑《宣和遗事》，更保留了大段水浒故事；连同三十种水浒戏，同样为《水浒传》描绘出大致轮廓。《西游记》之前，不仅有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而且宋元南戏、金院本、元杂剧都有丰富的西游题材剧作，为吴承恩的加工成书，创造出蓝图。《金瓶梅词话》究竟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还是作家个人独创，尽管学术界看法不一，但仅从名为"词话"这一点来看，它应当和《大唐秦王词话》一样，都是世代累积型集体之作。因为话本就是词话本的简称，词话和话本，本是同一艺术形式，有说有唱，唱词韵文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存《金瓶梅词话》就是明证。

明代的短篇通俗小说，除了明末文人创作的拟话本之外，也都是在宋元话本基础上加工写定而成。附刻于明弘治戊午(1498)《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后的《钱塘佳梦》，不仅《醉翁谈录》列在"烟粉总龟"下，而且这部短篇小说的引首，全然抄自《水浒传》的引首"词曰"部分，除三个"暮"字外，均步原韵，确系在宋元话本基础上写定。刊刻于明正德年间的小说《如意君传》，也是在民间流传的武则天系列故事基础上加工写定而成。至于《国色天香》收录的《龙会兰池录》、《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其故事也是世代累积而成，本事见南戏《拜月亭记》和《古今女史》。

中国通俗小说由宋元民间创作的短篇话本、长篇平话发展成文人创作的短篇、长篇小说，并非一蹴可及，而是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行程，其间也必然有一个过渡。关于这个发展过程，可以归结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话本、平话——文人加工写定——作家个人创作短篇、长篇小说。文人加工写定，恰处这个过渡阶段，承上启下，不可或缺。文人加工写定，不同于改编，特别是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从简单的回目对仗、整齐划一，到复杂的结构布局、人物形象塑造，都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因此，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笑笑生、诸圣邻，以及一大批不知名的加工写定者，都为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建立了不朽功绩。他们一方面广泛吸取民间集体创作的丰富养料，作了创造性的艺术加工；一方面又为作家个人独创，作了有益的尝试和艺术实践。中国白话小说只有经过这一自身条件的积累和准备，才有可能在明末出现一大批拟话本和以《醒世姻缘传》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培养出凌濛初、李渔、西周生等一批天才的作家；同时，也孕育了吴敬梓、曹雪芹与《儒林外史》、《红楼梦》的诞生和问世。

题材广泛丰富　语言通俗易晓　由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经文人加工写定而成的小说，它们历经较长时间的锤炼，又在不同地域流布，所以独具题材多样性和语言通俗性的鲜明特色。

就题材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两大类。一是非现实题材，包括历史、传奇和虚幻的神怪故事，尤以前者居多。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野史稗乘，为它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上自盘古开天辟地，下至明代，各朝各代，都以通俗演义的形式相继出现，如《盘古至唐虞传》、《列国志传》、《两汉演义传》、《三国志演义》、《东西晋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北宋志传通俗演义》、《皇明英烈传》等。对于这类题材小说的创作，《新列国志序》曾作过概括："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义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繁几于正史分签并架。"《三国志演义》就是它们的代表作。

与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历史演义不同，有一类小说，受传奇小说审美定势的影响，加之传统文学比兴表现手法的根深蒂固，凭借历史人物和事件来寄寓自己的理想，借古人之形骸，吹进作者的思想情感。这类小说特点，是不拘囿于史实，而是撷取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某个侧面或片断，铺张扬厉，虚构谋篇，《水浒传》就是其中典型的一部。宋江，史有其人；宋江起义，也实有其事，但据《宋史》记载，宋江起义的规模有限，远不及同时代的方腊起义。像《水浒传》所写，攻城掠地，兵锋所向，北至大名(河北)，南及江州(江西九江市)，西达华州(陕西华阳县)的起义，在宋代根本未曾出现过。评论《水浒传》是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实反映，显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同时也没有抓住这类题材小说的真谛。《水浒传》主要借用宋江起义这一历史事件，虚构了一系列英雄形象，他们疾恶如仇的高尚品德，超乎常人的非凡武艺，大无畏的反抗精神，特别是"官逼民反"这一封建社会反抗者的至理名言，正是他们世代梦寐以求并为之奋争的理想烛照。《北宋志传》对杨门女将的热情讴歌，也是明代嘉靖以后，延绵不断的边患战争的历史折射。这类题材小说的通病，在于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

在非现实题材小说中，还有一种，借历史事件描写神魔鬼怪之争，内容虚幻，风格奇特。《西游记》之唐三藏西天取经，《封神演义》的武王伐纣，在历史上或可捕捉到身影，而《飞剑记》、《咒枣记》大写道仙、禅师，则在历史上毫无踪迹了。这些故事，毋宁说是传统道教、佛教逐渐世俗化的一个反映。因果报应，轮回说教，宗教迷信，俯拾皆是，是其严重不足。

第二类是现实题材，直面人生，可谓明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诸凡封建统治集团的骄奢淫佚、忠奸斗争、社会腐败、政治黑暗，市井生活的芸芸众生，声情画貌、情趣心态，尽入笔端，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明代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金瓶梅词话》发端，大批拟话本继其后，间以海瑞、况钟的断狱公案，数量可观，而以反映爱情婚姻题材的篇幅最多。爱情婚姻题材，是传统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史上的重要内容，然而到了明代，却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主要表现在：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形成的新兴思想影响，传统封建礼教受到了猛烈冲击，反映在文学领域内，情与性，就是指向"存天理，去人欲"虚伪道学的投枪和匕首，而明代的小说和戏曲，恰是率先作了艺术反映。它们从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出发，大胆肯定人的性欲为正当要求，描写青年男女突破封建礼教的樊篱，追求挚着的爱情生活，带有明显的人文主义色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觉醒。《金瓶梅》、《牡丹亭》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然而，这类小说也存在两个严重的缺陷，即一夫多妻制的肯定和淫秽描写的泛滥。刚刚萌生的新兴势力，它们重视自身的价值，要与封建势力抗争，但却看不到为之奋斗的美好前景。或者说，处于封建社会末世的明代现实，还不能为它们提供一幅美的蓝图。触目所及，尽是疮痍，腐烂不堪，是故揭露

抨击有余，追求建树不足。它们写情写性，是为了冲破传统的封建礼教束缚，带有那个时代的进步要求。但是，才子佳人、一夫多妻，或长篇累牍、恣意刻露的淫秽描写，又恰是一次倒退；至于通篇淫乱，"着意所写，专在性交"的一批淫书，更是一个反动，形成了明代小说创作中的一股逆流。

明代通俗小说创作一个最鲜明的艺术特色，就是语言更加通俗易晓，朝着俚俗化方向发展，使用了大量的市廛隐语，切口声嗽，有时虽失之规范，却有很强的表现力，词汇丰富，鲜明生动。如果说明代前期成书的短篇或长篇还夹杂着大量文言词汇的话，那么明代后期之作则洗荡一空，完全口语化了。《三国志演义》使用的语言虽然简洁流畅，但也半文半白，更多地是浅近的文言。比之《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语言更接近口语，洗练明快。《金瓶梅词话》使用的就是当时的白话口语，谚语、成语、歇后语随处可见，隐语、江湖切口，比比皆是，带有浓厚的市井独特风格，显得异样的生动泼辣。这些成就的取得，不能不归功于它的加工写定者或创作者不再是一些鸿儒雅士，而多数是长期混迹于市民的一员，熟悉他们的语言，加工也得心应手；或有的文人作家，对通俗文学特别酷爱，以毕生的精力为之搜集整理、加工编辑，耳濡目染，吸引他们用通俗语言进行小说创作，冯梦龙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明代通俗小说另一个艺术成就，是结构完整严谨，细节真实生动，人物性格饱满鲜明。由文人作家加工写定而成的几部著名长篇小说，如"四大奇书"，与宋元平话相比，在艺术创作上有着质的飞跃。这些作品对长期流传在民间的，作为小说这一仍嫌粗糙的艺术样式，进行了重要的改造加工。从题目引首的整齐划一、对偶匀称，到情节结构的精心安排、巧作勾连，特别是细节描写的真实逼真、细腻入微，使小说这一艺术样式在结构上首尾完整，情节上引人入胜，形象上丰富生动。写战事，铁马金戈、气势恢宏。一个赤壁之战，《三国志演义》整整用了七回，重在刻画人物性格。虽头绪纷繁，人物众多，却处处围绕着诸葛亮，尽管他未带一兵一卒，但在魏、蜀、吴三国间的重大的、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却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写天上，神奇瑰丽，想象丰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描写得如火如荼，栩栩如生。写世情，依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细心提炼，惟妙惟肖，给读者以真情实感，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不同题材，采用了不同的塑造人物方法，艺术性格饱满丰富，琳琅满目。几百年过去了，而四大奇书里的艺术群像，仍在人们心目中熠熠生辉。

明代后期，冯梦龙、凌濛初、李渔等创作的一大批拟话本小说，篇幅不长，但精雕细镂，玲珑剔透。一个故事入笔，挥洒自如，叙得娓娓动听。如《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守节》，在细致描写戏班演员生活的同时，加进传统的王十朋与钱玉莲故事，剪裁得体，独具特色。难怪"祭江"这一细节，到了《红楼梦》里，林黛玉也借以旁敲侧击，微含讥讽。不难看出，文人作家迈入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园地，从他们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加工写定，到自己匠心独运，独立创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言小说创作 与明代通俗小说空前繁荣相比，明代文言小说的创作，相对来说，难以抗衡。因袭传统的灵怪、艳情题材，多以因果报应出之，示意劝惩，削弱了小说艺术的感人力量，笔记杂俎又多侧重于自然现象的变异，带有较多的迷信色彩。《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虽不乏故事曲折、文笔净洁之作，给予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以深远影响，致使仿作迭起，赵弼的《效颦集》、陶辅的《花影集》、周礼的《秉烛清谈》、邵景詹的《觅灯因话》等相继问世，形成了"剪灯系列"，不少篇章也为拟话本和戏曲创作提供了素材，但内容上多承唐宋传奇余绪，较少新意，就其总体而言，成就不高。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发展到宋代，衰微之势，已见端倪，元、明两代继之，至清《聊斋志异》出现后，始有改观。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明代处于创作的转折时期，承上启下，为清代文言小说的兴盛创造了条件。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宋人崇尚纪实的小说观，在明代又有发展。自宋濂以小说笔法作纪传起，纪传体小说或带小说性的纪传文不胫而走，蔚然成风。即便带有寓言性质的《中山狼传》，也以此体命笔，首尾完整，娓娓动人。纪实性文言小说，逐步由虚幻飘渺的灵怪鬼魅，向现实生活贴近。虽是写鬼怪，却富于强烈的现实人生色彩，如《绿衣人传》的李慧娘鬼魂，采摭史实，寄托了现实社会的爱憎，读来亲切可信。至宋懋澄的《负情侬传》、《刘东山》、《珍珠衫》，则直面人生，有时有地，彻底摆脱了灵怪的构架，改变了文言小说"托往事而避近闻"的创作倾向。作者在《负情侬传》结尾，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余自庚子秋闻其事于友人，岁暮多暇，援笔叙事。""丁未携家南归，舟中检笥稿，见此事尚存，不忍湮没，急捉笔足之，惟恐其复祟，使我更捧腹也。既书之纸尾，以纪其异，复寄语女郎，传已成矣。"现实社会生活入篇，就为文言小说的创作开拓了广阔的天地。《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在其作《老饕》篇末云："此与刘东山事盖仿佛焉。"说明他的文言短篇创作，就接受了这一影响。《聊斋》中的不少篇章，本身就是作者耳闻目睹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实录；即便怪异故事，也与现实人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写阴司，实际上就是人间的反映，笔下的鬼狐，恰是人类的化身。这一创作传统，在文言小说创作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应低估或抹杀的。

二是文言小说朝着通俗的方向发展。先是明代前期之作显受宋元话本的影响，《娇红传》、《钟情丽集》，甚至《如意君传》，已是介于文言和话本之间；次后，通俗小说的繁荣，对文言小说的创作，更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力。于是，一向专事用典、标榜古奥的文言小说中，也掺入了普通生活的口语、俚俗。特别是小说合刻选集，

渐趋明显，至清初之蒲松龄，则集其大成，人物语言，声口如闻，典雅与俚俗兼容并蓄，而且达到了和谐统一，形成了古雅简洁、清新活泼的语言风格。

三是文言小说的容量越来越大，包罗万象，传奇、志怪、笔记、杂俎，群体具备。这固然为各种形态类型的文言小说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同时在内容上也愈来愈驳杂。甚或在一部著作中，既有传奇纪事，又备寓言小品；既讲神鬼怪异，又谈逸事琐闻；既有带情节的故事，又载自然界的奇异现象。笼统地把这类著作称之为"文言小说"，实不相符。尤其是一些文人笔记，更难以"小说"立目。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些笔记杂俎之作中，常载有较为珍贵的小说史料，向为研究者所关注，如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薛冈的《天爵堂笔余》，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张丑的《日记》等，把它们列入小说史料类，更为允当。

四是文言小说的篇幅愈来愈长。明代的文言小说，笔记仍多短简，而传奇体则呈扩充为中篇的趋势。瞿佑之《剪灯新话》初见端倪，《钟情丽集》、《怀春雅集》、《天缘奇遇》、《花神三妙传》、《刘生觅莲记》、《龙会兰池录》等集、篇继其后，至《轮回醒世》则动辄数千言。篇幅的趋长，使情节曲折繁复，枝节层出不穷，便于编织出更加动人的故事；同时，也与这种文体小说的写法方法密切相关，即作品中插入了大量的诗词韵文。究其源，盖因话本创作的影响，故时人称之为不文不白的"诗文小说"。总之，不难看出，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由于受到通俗小说的影响和冲击，无论在思想内容或是艺术形式上都增添了新的特色。 （刘　辉）

Mingdai xiaoshuo lilun piping

明代小说理论批评　中国小说发展到明代，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小说理论批评随之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这不但表现为批评对象的广泛、形式的多样，而且在观点上也有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如李贽、叶昼、冯梦龙等一批重要的小说批评家和如《水浒传》、《金瓶梅》评点等一些重要作品，标志着中国的小说理论批评已经趋向成熟。

明代小说理论发展概况　明初洪武年间，瞿佑的传奇小说《剪灯新话》风行一时，继之而起的于宣德年间出现的李昌祺的仿作《剪灯余话》也较流行。这两部传奇集各有序跋多篇，分别对小说创作的目的及传奇小说的艺术特征和语言特点等作了分析，可视作对于唐以来传奇小说论的一次小结。由于这些序跋的作者包括瞿佑、李昌祺本人在内，都是当时较有名气的文士，故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明代的文言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的创作、编集和刊刻一直绵延不绝，且出现了一些大型丛刻，如《古今说海》、《虞初志》、《艳异编》、《顾氏文房小说》、《四十家小说》、《稗乘》、《稗海》、《五朝小说》等，其中《虞初志》、《艳异编》等还附有署名李贽、汤显祖、屠隆等的评点。这些评点以及不少小说集的序跋，都较为自觉地从文学上对小说进行批评，广泛地接触了小说的理论问题，标志着文言小说理论的进步。

嘉靖年间，《三国志演义》的刊印，实为明代小说理论大发展的契机。这不但是因为这部小说卷首署名庸愚子（即蒋大器）的序言是第一篇长篇通俗小说的专论，而且还由于自此之后明代又出现了二十多部同类的小说。历史演义的创作热潮，激发起人们探讨这类小说的兴趣。他们对历史演义的特点、历史真实同艺术真实的关系、作品的语言以及创作历史小说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这些讨论文章中，蒋大器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是最值得注意的篇章。这篇序言指出：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在内容上的特点就是"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即描写历史事实，但又不是照搬历史，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语言上的特点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既通俗易懂，又文质彬彬，能够雅俗共赏。蒋大器的这些观点把握了历史小说的艺术特点，在传播历史知识和思想教育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奠定了中国历史小说的理论基础。

蒋大器之后，明代的历史小说论主要有两种倾向性的意见。一种意见主要是立足在史学的角度上来看待历史小说，把历史小说看成是用通俗文字来演绎、补充正史的普及本。因此，强调历史小说必须完全忠于历史事实。署名修髯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就首先提出历史小说只是将历史事实"以俗近语，檃括成篇"，不允许有作家的艺术加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羽翼信史而不违"。此后，在历史小说的创作和批评中逐渐形成了严格依傍历史记载的羽翼信史派。其创作可以《列国志》为代表。围绕着《列国志》的批评几乎都是宣扬羽翼信史说的。例如最初编成历史演义本《列国志传》的作者余邵鱼，就在《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中强调编写本书的原则是"记事据事实"，反对"为空言以炫人听闻"。后来，余象斗重印《列国志传》时写的《题列国序》，陈继儒为此书作评时撰《叙列国传》，以及可观道人为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作序，都进一步申述了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小说只是将史实"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理"，应当成为"诸史之司南，吊古之鞍靫"。这种意见，在中国古代小说界一直具有较大的影响。

另一种意见主要是立足在文学的角度上来看待历史小说，强调艺术虚构，反对照搬历史。嘉靖时代的历史小说家熊大木就是这种意见的最初代表。他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中指出："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他认为，编写历史小说当"用广发挥"，摆脱单纯堆垛史料的习气，这样才有历史小说特有的"余意"。后来，随着人们对小说特点的认识逐渐清楚，随之而对历史小说也有进一步的理解。特别是明末的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用十分清楚的语言指明了历史著作与历史小说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作品，因此它们当有各自不同的写作原则：一为传信，"传信者贵真"；一为传

奇,“传奇者贵幻”。所谓幻,就是指艺术的想象、夸张和虚构。历史小说就可以充分利用这种艺术手段,丰富简略的历史记载,编造生动的故事情节,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袁于令的传奇贵幻说,跳出了史学家的框框,从小说家的立场上来论述小说,在历史小说理论史上非常引人注目。

历史小说贵真还是贵幻长期争论不休,但于明末,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国内矛盾重重,所以在历史小说领域内涌现出了峥霄主人、吴越草莽臣、翠娱阁主人等一批批评家,强调历史小说应当“动关政务,事系章疏”(《斥奸书凡例》),描写当前重大政治斗争。但他们只是简单地要求小说成为褒贬忠奸的工具,将仓促搜集起来的第二手材料略加剪裁和拚凑,又加上繁冗的议论说教,因此,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往往在艺术上显得粗糙,缺乏生命力。

与历史小说不同,明代中叶出现了一部《西游记》。在此前后,还有《三遂平妖传》、《西洋记》、《封神演义》等一类神幻小说。这类小说想象丰富,故事奇幻,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色彩。对于这类小说的创作特点、艺术价值、教育作用,以及幻与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关于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的理论。《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虽然未曾留下论及《西游记》的片言只语,但他的《禹鼎志序》,也较好地阐发了神幻小说的创作思想。他认为,创作神幻小说必须有丰富的积累和明确的目的,要像写国史那样来要求自己,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和揭露,对世人有所鉴戒,以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吴承恩的这些思想表明了他对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与反映现实的关系有着一定的认识。至于对《西游记》的批评,谢肇淛的话虽不多,意颇中肯。他在《五杂俎》中指出,《西游记》一类作品在“幻妄无当”的色彩下有“至理存焉”,在“曼衍虚诞”之中有“寓言”可采。之后,张无咎在《北宋三遂平妖传序》中要求神幻小说“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以及睡乡居士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评论《西游记》“幻中有真”,都进一步论述了幻和真之间的关系。他们都主张神幻小说描绘丰富奇特的想象与现实世界中的人情物理相结合,使人既惊其幻,又觉其真。在此基础上,袁于令在《李卓吾批评西游记》前的《题辞》中又进一步提出了极幻极真的观点:“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袁于令这样高度估价文学作品中的极幻描写,对于恰当地评价《西游记》等神幻小说具有重要意义。

《水浒传》也是明代中后期风行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铺叙的尽管是历史故事,但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其注意力已经开始转移到塑造生活中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人物。明代批评家在分析它的艺术成就时,也就自然地较多注意小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探讨艺术真实性的问题。例如天都外臣(汪道昆)写的现存最早的《水浒传》序言,就以大量的篇幅说明了《水浒传》的特色“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广泛而逼真地反映了生活。但这种真实性又未必都符合生活真实,其中包含着艺术虚构。因此序作者又提出“此其虚实,不必深辨,要自可喜”的原则,实际上主张小说可以虚实结合,只要达到“可喜”的境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则可。天都外臣的这种见解,对以后李贽、叶昼、金人瑞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在明代,《水浒传》批评界名声最大的要数是李贽。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公开赞扬《水浒传》为“古今至文”,并将它与《史记》、杜诗等历代文学名著相提并论(周晖《金陵琐事》)。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他提倡发愤著书的创作精神,引导小说创作走上批判现实的道路和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李贽思想作风有所接近,并伪托李贽之名评点《水浒传》的叶昼,值得重视。他在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中创造性地阐发了一系列的小说理论问题,达到了当时时代的高度。首先,他清醒地认识到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在本质上就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所谓“世上先有《水浒传》,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但同时,他又认为:“《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比前人更懂得小说是经过作家艺术虚构后的产物。在人物塑造方面,他强调形象要有鲜明的个性,但又指出不同人物具有某种共同性。他提出,“传神写照”,“千古若活”的人物,就在于“同而不同处有辨”。另外,他又主张“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对于促进文学的生动性,也有推动作用。至于小说评点这种形式,经过了李贽和叶昼等努力,也终于在中国小说批评界站稳了脚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继《水浒传》之后,《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等反映现实生活和描写普通人物为主要特征的世情小说风行,“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关《金瓶梅》的批评,也最能反映世情小说论者的观点。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寄意于时俗”的作品。这就是说,《金瓶梅》作者是通过描写现实社会中日常习见的人和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这应该说是点中了世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扩大了小说理论批评家的视野。它接着指出,要描绘时俗,作者就要“罄平日所蕴者”,根据长期的生活积累来从事创作。描写的故事情节要“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这样,所用的语言,就要通俗如话,是“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稍后,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论及《金瓶梅》反映社会“穷极境象”和塑造人物“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等,也引人注目。特别是明末《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更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小说理论。与此同时,“三言”、“二拍”的一些序言,也强调小说反映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要求语言通俗,着重描写“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和生活中的“物态人情”,主张“人不必有其

事，事不必丽其人"，"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以求取艺术之真。他们认为，这种艺术的真，看来似赝，而实则胜于真，高于生活的真实。这些观点，都对世情小说的理论和创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

明代小说理论批评论及的主要问题　明代小说理论批评中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主要有：

一、论小说的文学地位。从先秦两汉起，正统文人总是把小说视作小道、末技，甚至是诲盗、诲淫。瞿佑作《剪灯新话》，就担心被人指责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曾据经书也有类似的笔墨来加以辩护。这实际上是为小说争立足之地的一种策略，还无意于将小说与经史相提并论。后随着四大奇书的刊刻，白话小说的风行，封建统治者和正统文人对小说也愈加肆意攻击。如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谩骂《水浒传》"变诈百端，坏人心术"，故作者"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有人则干脆叫嚣要禁毁小说："野史芜秽之谈，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焚之可也"（莫是龙《笔麈》）。"《水浒》一编，倡市井萑苻之首，《会真》诸记，导闺房桑濮之尤。安得罄付祖龙，永塞愚民之本"（郑瑄《昨非庵日纂》）。正是在这一片讥骂声中，一些有眼光的进步文人起来为小说鸣不平。据李开先《词谑》所载，王慎中、唐顺之等嘉靖间的名士就反对以"奸盗诈伪"的罪名来否定《水浒传》，并直将它与《史记》并提。李贽更是大声疾呼：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他称《水浒传》为"古今至文"，与《史记》、杜诗等并称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之后，陈继儒等都明确提出小说可"与经史并传"（《叙列国传》）。而袁宏道在《听朱生说〈水浒传〉》中，进一步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反过来说"六经"与《史记》都不如《水浒传》："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序》则从教育作用出发，认为《论语》、《孝经》感染力之"捷且深"，都不如小说。这些论调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为小说争文学地位的高潮。它虽然并没有在当时就彻底改变正统封建文人对小说的传统看法，但对后世确实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二、论艺术的虚构。明代之前的文学理论，主要建筑在诗论文评的基础上，重在诚、真、信、实，反对浮、夸、虚、幻，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而小说与诗歌、散文不同，它描绘的故事与人物大都是虚实相间、真幻互出的，艺术虚构的问题非常突出。不过，小说家本身在史学观念的束缚下，对小说的虚构性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魏晋以前的小说家大都不大懂得艺术虚构，即使写神灵鬼怪也宣称都是真实不诬的。唐传奇作家虽然在创作上较多地进行了艺术虚构，但在理论上仍不甚明确。理论上首先明确指出的是明代胡应麟。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作"幻设语"。在他前后，熊大木、谢肇淛、李日华、叶昼、冯梦龙、袁于令等都用不同的语言肯定了小说进行艺术虚构的合理性，较好地论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如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李日华在《广谐史序》中说："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实者虚之故不系，虚者实之故不脱；不脱不系，生机灵趣泼泼然。"后来，袁于令用更明确的语言说明小说不同于正史就在于"传奇"、"贵幻"（《隋史遗文序》）。在此基础上，一些小说批评家既强调经过艺术虚构的小说不失生活之真，甚至高于生活真实，又认为艺术中的假必须植根于生活之真，合乎人情物理。如叶昼在评《水浒传》时一方面说："《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另一方面又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序》中所说的"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以致强调事真与情真、理真的统一，都是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艺术虚构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受到了人们的注目。

三、论人物的性格。中国宋元以前，由于长篇叙事作品并不发达，故有关塑造人物形象的理论也比较缺乏。刘辰翁、赵令畤等在批评《世说新语》、《会真记》等文言短篇小说时，曾接触到人物形象的刻画问题，但毕竟较为简略。相比之下，明代的小说理论就较多地阐发了有关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问题。比如谢肇淛在论及《金瓶梅》之所以为"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时就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刻画了众多形神俱肖的人物形象，犹如"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金瓶梅跋》）。所谓貌或形，是指人物的身材面目、妍媸丑恶、声音笑貌、表情举止等可以外观的形象。所谓神，即指风神意志、精神品质等内在生命和个性特征。要求小说传神已成为明代后期小说批评家的常用术语。在这里，叶昼的理论特别引人注目。他在评点《水浒传》时，写了一篇关于人物形象的专论《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在回评中，多处总结了人物性格的刻画问题。如说："描画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刻画人物形象要达到传神写照、千古若活的境界，就必须注意"同而不同处有辨"。在描绘共性中突出鲜明的个性，把各个人物刻画得"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这种见解，比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谈及"这一个"时要早两个世纪。这充分地说明了中国明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人物性格论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

四、论语言的通俗。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大张旗鼓地提倡语言通俗，也是随着白话小说的繁荣而兴起

的。早在宋元话本中，就有“话须通俗方能远”（《冯玉梅团圆》）的说法，但问题的强调是在明代。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名就突出了“通俗”两字。其书卷首蒋大器序十分强调通俗的重要性。他认为，文章写得“理微义奥”就“不通乎众人”，得不到大众的欢迎；只有写得“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才能“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接着，张尚德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用三句话来概括“俗近语”的妙用：“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这就是说，只有语言通俗，才能使读者“入耳”，然后才有可能就小说的事节而领悟作品的主旨，再就领悟作品的主旨而受到艺术的感染。这些是侧重在可受性的角度上来看问题的。后来，冯梦龙又从另一角度来指出通俗的重要。他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古今小说序》）。这是从群众性的角度上来谈的。另外，也有人从实际效果来证明小说的通俗确实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如陈继儒在《唐书演义序》中说：“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故今流俗书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总之，明代小说批评家对语言通俗问题十分强调，这不但对当时白话小说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后来特别是晚清小说创作和理论也产生深远影响。

（黄 霖）

Minghuang Zalu

《明皇杂录》 唐代笔记小说集。郑处诲撰。郑处诲，字廷美（一作延美），德宗时宰相郑余庆之孙，大和八年（834）登进士第。官至检校刑部尚书、宣武军节度使。事迹附见《新唐书》、《旧唐书》中《郑余庆传》。《新唐书》本传曰：“先是，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处诲谓未详，更撰《明皇杂录》，为时盛传。”据《玉海》卷五十八《艺文录》所引《中兴书目》，此书为郑处诲大中九年（855）官校书郎时撰。《崇文总目》署作者之名为赵元，高似孙《史略》卷五则云作者为赵元一，皆误。

此书卷数，记载不一。《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崇文总目》杂史类皆作二卷。《郡斋读书志》杂史类作二卷，又著录《别录》一卷，“题补阙所载十二事”。《直斋书录解题》杂史类作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杂事之属著录二卷，又《别录》一卷。后出之《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二卷之外皆有《补遗》一卷。《补遗》当即《别录》。

此书今本卷上、卷下及《补遗》共四十条，记玄宗朝杂事，真伪相参，不尽实录。如卷下记李林甫欲排挤张九龄，玄宗于秋时命高力士赐白羽扇与九龄，以示见弃之意，九龄乃作赋以献。《新唐书·张九龄传》载入此事。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已辨其误。但书中资料丰富，记叙生动。玄宗幸华清宫一条，以大量具体事例暴露玄宗和杨贵妃姊妹、杨国忠等之奢侈生活。玄宗自蜀回，夜登勤政楼一条，描写玄宗凄凉晚景，哀感动人。记张果、一行事，夸饰渲染，怪异不实，而连缀成篇，皆在千言以上。《次柳氏旧闻》亦记张果事，不及此繁富。大会凝碧池一条，记宫廷艺人雷海清反抗安禄山之忠义，遂使雷名流传后世。清洪昇《长生殿》中《骂贼》一出写来有声有色，即以此事为素材。

《守山阁丛书》本自《白孔六帖》等书中辑得逸文三十一条，最称完备。然各书辗转引录，不无可疑之处，且尚有遗漏。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守山阁丛书》本排印（1985），复自《类说》与《诗话总龟》中辑得逸文四条。然《资治通鉴考异》中引文四条，尚未能辑入。其中姚崇乘小驷纳凉一事，《类说》虽引之而删略颇多。《说郛》（张宗祥辑明抄本）卷三十二《明皇杂录》亦引此条，则同《考异》之文。 （周勋初 严 杰）

Mingjing Gong'an

《明镜公案》 明代小说。七卷五十八则。残存一至四卷，惟目录完整。全称《新刻名公神断明镜公案》。书刻形式与余氏萃庆堂刊书相仿，似亦万历本。题“葛天氏吴沛泉汇编”。其第三卷有闲阅《包龙图公案》云云，则书成当在其后。

残存四卷为人命、奸情、盗贼、雪冤、婚姻类。所载多明事，亦有取自《疑狱集》诸书者。其书卷末分别缀有“新刻诸名公奇判公案”、“精新刻皇明诸司廉明公案”、“新刻诸名公廉明奇判公案传”等。说明此书系在此基础上汇编而成。如盗贼类多与《明皇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重复，或一事而立二目，或两事前后尽同，仅文字略异，凡此，均书贾掇捡强凑成书之明证。

今存明三槐堂王昆源刻本。 （吴 敢）

Mingmo Qingchu Xiaoshuo Xuankan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 小说总集。由林辰主持编校。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开始出版，至1990年共出版了五十种。所收多孤本、善本和珍本。孤本小说如《后水浒传》、《孤山再梦》、《云仙啸》、《生绡剪》、《幻中真》（十二回本）等；善本小说如晚明刊本《玉娇梨》，清初初刻本《平山冷燕》，繁本早期本《金云翘传》以及明刊本《欢喜冤家》、《鼓掌绝尘》等；稀见本小说如《醒风流》、《飞花咏》、《赛红丝》、《定情人》等，虽非孤本，但仅国内外二、三家图书馆有存藏。这套丛书的出版，填补了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这一个半世纪小说出版的空白。其中，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出版，为重新评价才子佳人小说，产生了积极影响。 （林 辰）

Ming Shishuo Xinyu

《明世说新语》 明代文言小说集。八卷。李绍文撰。现唯存万历三十八年（1610）云间李氏原刊本。题《皇明世说新语》，前有沈懋孝、王圻、陆从平及陈继儒序，其中陆序署为万历丙午（1606），殆为书成之时。书

中取材广泛，明季稗家说部，多为所取。又旁及明代正史、郡志、文集等，不下千余家。作者认为《世说新语》门类精绝，无容增损。何良俊《何氏语林》自添言志、博识二门，便觉赘疣。故其书门数类名，悉遵临川之旧。

集记明代朝野逸闻琐语，自明初迄于嘉靖、隆庆。前有释名一卷，详列书中诸人名字、谥号、爵里。尽管多为抄录旧文成书，但因所选者多为原书中精品，故能将诸书中思想与艺术价值较高的故事汇萃一帙，质量反在诸书之上。作者家道由盛而衰，本人亦久未入第，心境抑郁，所选故事，能在广阔的背景上，反映出明代中期以前社会的种种面貌。

在书中很多关于明代社会政治状况的故事中，不乏针砭时弊、鞭辟入里者，如据都穆《都公谈纂》中袁凯以语对为洪武所恶，佯狂得免事，揭露统治者的冷酷蛮横和士人伴君如伴虎的境地。又如录文林《琅琊漫抄》中阿丑扮醉鬼倒地不起，人云宪宗至仍不动，至云汪太监至，则即跃起，并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宪宗，以此向宪宗讽谏，抨击明代宦官之弊。清初褚人获《坚瓠集》中亦载此事。有关精明强干官员的故事，表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如据杨循吉《苏谈》诸书中所载周忱欲活一死囚，细读案卷，终有解救之辞，并以日记核实所审案件等，均可见其善于政事，亦为明代流传较广的故事。

从人们日常生活琐事中进行伦理道德观念的探讨，也是本书题材的重要方面。这类故事大多宣扬传统道德中的糟粕部分，或以愚忠行为去博取帝王的信任，如《德行》叙陈敬宗被蓀僚诬告后，周忱为具状词，多有袒护。陈竟以"受诬事小，欺君罪大"为由而辞；或以愚孝举动邀买孝子之冠，《德行》载杨二山每日除上朝外，整日服侍老母饮食娱乐，以求美名等等。在这类题材中，有个别故事的客观效果和作者的主观意图相矛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贤媛》中据杨慎《孝烈妇唐贵梅传》和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所载池州女子唐贵梅因不从婆婆诲淫，被串通官府施刑迫害，仍维护婆婆名声，不肯说明真相，终于致死的故事。作者本欲表彰唐氏孝烈行为，无意中却暴露了封建礼教与政治势力合为一流，残酷压迫一无辜妇女的真相，揭示了封建社会广大妇女不幸命运的根源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题材中有些故事能站在市民阶层的立场，对豪绅贵族的种种行为观念进行讽刺揶揄，具有一定进步意义。如《惑溺》中记庐江监司为丹客骗去大批银两的故事，讥讽监司的贪得无厌；《识鉴》载一富翁贪吝之极，为陈良谟预言不得善终，果如其言。

本书还收录了大量明中期以前各阶层名人逸事，所收人物之多，故事内容之广泛，均为明其他书所未及。其人如徐达、宋濂、刘基、方孝孺、杨士奇、杨荣、杨溥、解缙、于谦、李东阳、王守仁、李梦阳、沈周、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王世贞、张居正、袁宏道等，事关国策、制度、军事、宗教、学术及日常生活等。这些故事一方面收录了很多正史未收、他书未载的材料，对了解明代人物事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其中很多故事或委婉曲折，或给人启迪，或妙趣横生，以其较强的可读性构成其文学价值。如《企羡》录王阳明夜投宿于寺，被拒门外，终夜虎啸，翌晨竟仍熟睡，表现人们对这位哲人的崇仰之情。《任诞》载祝允明以书画质钱沽酒的故事，则可见这位风流才子的倜傥洒脱。

书中故事来源的广泛，决定其艺术观念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其中既有文人贵族的观念意识，也有市民阶层的愿望要求；既有以情节见长的曲折故事，也有语惊四座的片言只语；既有据实而录的真人实事，也有人真事假的虚构故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记事失实，盖不解小说艺术的性质功能。然书中取材均不注出处，读者难以勘比，则为美中不足。

（宁稼雨）

Mingyuetai

《明月台》　清代小说。十二回。题"烟水散人著"。存咸丰六年(1856)原稿本，首"明月台序"，题"咸丰六年初伏日洞庭东山烟水散人凝香翁桂著于萧县草野书轩之南窗下"，知作者烟水散人即翁桂，字凝香。洞庭东山人，寄迹萧县，晚岁因亲子不孝，郁结不舒，乃借影描形，将无作有，著成《明月台》以抒写胸中无限哀伤。书后齐东野人祁文误题辞云："旧传《清风亭》，今编《明月台》，逆子绝天伦，佳儿金榜登。"据此推知作者在撰《明月台》之前，大概还写过《清风亭》一书以谴责不孝之子，可惜此书未见。

《明月台》开篇借《笑府・凤凰寿》发端，叙武彝山迷仙洞中有一蝙蝠，非禽非兽，凤凰与麒麟生辰均不去朝贺。麒麟大怒，深斥其罪，蝙蝠情知不免，假意降伏归入兽部。后因与史壳郎争夺纺织娘为妻，又备受麒麟重责，蝙蝠乃狼狈不堪，自投化生池而死。蝙蝠既死，一魂不散，落于无根山一顽石之上，日久年深，借顽石为体，生胎现世，后为江西吉安一员外崔吉抱归，取名风雨子。不久，崔吉又将风雨子过继给湖广裴员外为子，改名既寿。裴员外爱既寿胜于亲生，然既寿顽愚不化，不知廉耻，终日游手好闲，寻花宿柳，动辄恶语顶撞，几把裴员外活活气死。又为其完婚，冀其婚后变好，不意既寿又起不良之心，竟买嘱众盗攀裴员外为窝家，骗了银子往南京挥霍。后银钱耗尽，沿门求乞，不得已，思再返湖广，途中见一石五彩光华，恰如蛤蚌之开张，既寿避雨其下，其石合而为一，将既寿包裹其中，浑然一块。又裴员外妻弟甘员外有子名百善，事亲至孝。甘母卧病，百善割股疗亲，母病乃痊。百善赴京赶考，点了探花，圣上钦赐"孝格天庭"匾额，悬供于明月台大厅之中。前此，甘员外昔年曾买一金色鲤鱼放生，龙王感其仁德，故将百花宫主许配百善为妻。及百善登科，宫主乘祥云跨青鸾来至明月台中，与百善交拜花烛。其后，甘百善恩宠显仕，寿考百年。

全书以裴既寿与甘百善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为线索，交互展开，平行发展，一反一正，对比鲜明，其用意显然是在于寓惩劝，唤愚迷，挽回世道人心，扶植伦理纲常。（罗德荣）

Mingbao Ji
《冥报记》 唐代志怪小说集。唐临撰。《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作二卷。《旧唐书·唐临传》亦云："所撰《冥报记》二卷，大行于世。"《新唐书·艺文志》于杂传记类、小说家类重出，唐宋之文献如《法苑珠林》（卷一百杂集部）、《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等均著录，均作二卷。据《法苑珠林》所云："唐朝永徽年内吏部尚书唐临撰。"则当成书于永徽四年（653）以前（据岑仲勉考证）。此书宋元以后在中国即失传，《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存有佚文。日本有几种古抄本传世。藤原佐世在宇多天皇宽平年间（889～897）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于杂传类云："《冥报计（记）》十卷。"今天仍传世的最早本子，是日本高山寺藏写本，分上中下三卷，有唐临自序。日人川田翁江、内藤虎等认为是唐写本，清末杨守敬认为是日本僧人所抄。此外，流传于日本的古写本还有三缘寺本和京都知恩院本等。近代刊印本都据高山寺本，在日本有川田翁江刊本（仅上卷）、《大日本续藏经》排印本、《大正藏》排印本。中国有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秘笈》第六集排印本。杨守敬以日本三缘寺本为基础，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中辑录佚文，编目六卷（《日本访书志》卷八）。岑仲勉又逐条加以覆核校正，撰有《唐唐临冥报记之复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纠正杨辑本错乱遗误甚多。有中华书局版方诗铭辑校本（1992）。

唐临自序中曾提到六朝萧子良《冥验记》、王琰《冥祥记》等书，谓："临既慕其风旨，亦思以劝人，辄录所闻，集为此记。"唐临所作显然接受了这类作品的影响，也是为"徵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悟"而作。并于各篇文末具陈闻见缘由，以示征实可信。

《冥报记》文词简古，与六朝小说相近。但部分篇章如《睦仁蒨》、《王琦》等从篇幅的漫长和叙事的曲折等方面看，已显示出六朝小说向唐代传奇过渡的特点，唐顾况《广异记序》即将此书与张说《梁四公记》、王度《古镜记》等并举。《睦仁蒨》在书中篇幅最长，叙睦仁蒨本不信鬼神，后遇见一人，与睦交往，自称是鬼，姓成名景，为临湖国长史，预告睦以祸福。睦得病甚危，成景为他去泰山查问，知睦还有二十多年寿命，而睦的乡人赵某是泰山主簿，却荐睦去当主簿。成景教睦画一佛像于寺西壁，才免于死。《古今说海》选录此篇，题作《睦仁蒨传》；《唐人说荟》亦收此篇，托名陈鸿撰。《王琦》篇叙王琦暴死入冥，辨明了李须达控诉他的错案，冥官放他还魂。王在冥司遇见已死的刑部郎中宋行质在冥司受审，托他带信让家人作功德。最后冥吏送他还阳，索取贿赂一千白纸钱，揭露冥司腐败亦如人世。

书中部分故事情节为其后的志怪小说因袭，如唐佚名《玉泉子》中《孙季贞》条述烧煨鸡卵事与《冥报记》中《冀州小儿》事类似。再如《李山龙》条记阴司"以赤绳缚君"，"以袋吸君气"，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陈昭》、《光宅坊民》等条都用此细节。这也是后世小说如《西游记》第三回美猴王梦中被套上绳，索去魂灵等类似情节的来源。还有一些故事成了后世文人诗文中常用的故实，如《赵文信》条云庾信生前"妄引佛经，杂揉俗书，诽谤佛法"，死后变成"身一头多"之龟。吴越僧延寿《金刚证验赋》（《永乐大典》卷七千五百四十三）注即用庾信为"一龟有数个头"事。又宋陈师道《次韵苏公劝酒》："不忧龟九头，肯为语一误。"任渊也以庾信事注之，可见其影响。

巴黎藏敦煌遗书（伯 3126 号）卷末题有："冥报记"，经王重民考证，实为颜之推《还冤记》而误题此名。（徐　俊）

Mingbao Shiyi
《冥报拾遗》 唐代志怪小说集。郎余令撰。唐临《冥报记》于永徽四年（653）左右撰成后，"大行于世"（《旧唐书·唐临传》），到高宗龙朔年间（661～663）郎余令仿《冥报记》之例编写了《冥报拾遗》。郎余令，字元休，定州新乐（今河北新乐）人。生卒年不详。少以博学知名，擢进士第，授霍王元轨府参军。龙朔二年后徙幽州录事参军。撰《孝子后传》三十卷，深得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撰《隋书》未成，会病卒。仪凤间（676～679）官朝议郎、洛州司功参军（《千唐志斋藏志》。仪凤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立郎余令撰《唐尚书吏部郎中张任祎墓志》）。《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有传。是书《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的公私书目都未著录，《法苑珠林》（日本《大正藏》本）卷一百杂集部第三有"《冥报拾遗》二卷，右此一部皇朝中山郎余令字元休龙朔年中撰"的著录。原书今佚，《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存有佚文。清末杨守敬据以辑录，得四卷。然误定《拾遗》为唐临作，岑仲勉《唐唐临冥报记之复原》已辨其误，并逐条校核，实得四十四条。《冥报拾遗》在体例上仿效《冥报记》，于每一故事之末详记闻见缘由，以示真实。文中并多次涉及《冥报记》，如《唐张亮》条云"事在《冥报记》"，唐临所记以为张亮得善报，郎余令所记以为张亮得恶报，用意迥异。《唐徹禅师》条与《冥报记》重出，但繁简不同。再如《唐李思一》条云"语在《冥报记》"，似对唐临所记有所增补，现存《冥报记》佚文中无此条，可据以补目。由于两书在内容、体例和编撰时代上都相近，所以在《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征引时已有淆混。有方诗铭辑校本，附载中华书局版《冥报记》（1992）。（徐　俊）

Mingxiang Ji
《冥祥记》 南朝齐志怪小说集。王琰撰。王琰，太原（今属山西）人（《高僧传序》、《破邪论》卷下、《南史》

卷五十七《范缜传》)。约生于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前后。稚年在交趾,从贤法师受五戒,后还都。泰始末(471),移居乌衣,曾游江都。升明末(479),游峡表(《冥祥记自序》)。仕齐为太子舍人,在职三载(《万岁通天帖》载《三希堂法帖》)。永明中,尚书殿中郎范缜著《神灭论》,王琰曾著文讥其"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范缜反唇相讥,对以"知其祖先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南史》)。仕梁为吴兴令。曾著《宋春秋》二十卷。卒年不详,估计在天监、普通间。

本书著录于《隋志》杂传类,十卷,《旧唐志》同,《新唐志》作一卷,疑讹。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九《传记篇》亦云:"《冥祥记》一部十卷,右齐王琰撰。"道世称为"齐王琰撰",道宣《三宝感通录》卷中也称"南齐王琰《冥祥记》",可知本书作于萧齐。证以自序,中叙王琰因梦示而重得观世音金像于多宝寺殿中,下云"时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又接云"像今常自供养",感而"缀成斯记"。言未及梁,而纪时只书"建元"年号不冠以"齐",和前文之"是宋大明七年秋也"不同,因而必作于齐代。但《珠林》卷一百一十四引"释慧进"云"前齐永明中",显为梁人语,按该事在《太平广记》卷一百零九引作《祥异记》,文同,所以颇疑《珠林》引书有误。

原书久佚。南宋初曾慥《类说》卷五节录四条,明初陶宗仪《说郛》卷四《瑯嬛漫录》节录一条,乃宋尼智通事,盖取《类说》本之《坏经为衣》。《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八辑七条,其《智通》取原本《说郛》,《费崇先》辑自《初学记》卷二十五,余皆辑自《太平广记》,但《薛孤训》乃贞观中事,实出唐唐临《冥报记》(《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六误注出《冥祥记》)。《说郛》(重编本)以王琰为晋人,误。鲁迅《古小说钩沉》则辑自序一篇,正文一百三十一条,大都辑自《珠林》和《太平广记》,是最完备的辑本。

王琰是佛门信徒,自序说因梦得观世音像还,"循复其事,有感深怀,沿此征觌,缀成斯记",可见是弘扬佛法之作。它采有晋以来《搜神记》、《搜神后记》、《灵鬼志》、《观世音应验记》、《幽明录》等志怪书少数材料,绝大部分故事却是新出,从汉至宋搜罗颇广。故事主要有四类:一类是佛像及佛、菩萨等应验的故事,序说"镜接近情,莫逾仪像,瑞验之发,多自此兴",指的就是这类故事。其中最多的是观世音应验,大抵是佛弟子遇难,心念观世音,遂得到救护,情节多为雷同。一类是"经塔显效"的故事,序说"若夫经塔显效,旨证亦同,事非殊贯,故继其末",知在原书中这类故事记于仪象瑞验故事后。佚文中寺塔显效事极少,较多的是佛经显效事,而以《观世音经》最多,又有《大品》、《小品》、《首楞严经》、《法华经》等。如《刘度》条写虏主木末欲灭辽城,刘度率众归命观世音,顷之,木末见《观世音经》从空中飘下,遂省刑戮,全城免害,大率如此。其中也有些较为生动的故事,如《丁承》。一类是高僧事迹,多涉神异,如《耆域》、《佛调》、《于法兰》等,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多有采录。一类是地狱报应故事,大抵归结为奉佛,如《赵泰》、《石长和》、《慧达》、《支法衡》等等。此外还有宣传佛教教义者,如《陈秀远》等宣扬轮回转世。

本书作为"释氏辅教之书",内容多因果报应之说,但从艺术角度看也有不少奇特有趣的幻想情节。而且叙述故事的篇幅普遍加长,五百字以上者有十余条,而《赵泰》、《陈安居》、《慧达》竟长达千字以上。这是因为作者比较注意情节叙述的曲折具体,注意展开人物对话、细节描写,追求可闻可睹的生动效果。例如《陈安居》的开头写陈安居死而复苏,改变了那种寥寥数语的概括写法,用笔细密,历历可睹。《慧达》写入冥经历,尤为真切透迤,诸凡所见景物人物、所历诸事,刻意渲染,娓娓动听。即便在一些较短的故事中,也多可见用笔精细的特点,如《陈秀远》之写夜见空中桥阁及写妇人形象,《丁承》之写民妇狂迷、小儿起舞,都是佳笔。本书在艺术描写上的着意追求,直接影响了唐代传奇的创作。

(李剑国)

Mingyan Ji

《冥验记》 南朝齐志怪小说集。一作《宣验记》。萧子良撰。萧子良(460~494),字云英,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齐武帝萧赜次子,封竟陵郡王,历任都督、司徒、太傅等职。性好佛,又喜延揽文士,著书立说。有《净柱子》二十卷、《齐竟陵王子良集》四十卷,已佚,明人辑有《南齐竟陵王集》。《南齐书》卷四十、《南史》卷四十四有传。

《冥验记》一书未见著录,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八引唐临《冥报记序》云:"齐竟陵王萧子良作《冥验记》,王琰作《冥祥记》,皆所以征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悟。"《涵芬楼秘笈》本唐临序《冥验记》作《宣验记》。《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九《传记篇》杂集部录萧子良《宣明验》三卷,盖即此书。颇疑此书原名即《宣验记》,因与刘义庆《宣验记》相混,后人改称《冥验记》。此书早佚,吴淑《事类赋》卷十九《燕赋》注引有佚文《沛国周氏》条,卷二十三《鹿赋》注引有"吴唐射鹿"条。这二条《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二、卷九百零六皆引作《宣验记》,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入《宣验记》中。据唐临《冥报记序》,可知此书是佛家宣明因果,劝善戒恶之书。《沛国周氏》条言周氏幼时弄死三只雏燕,以致后来其三子都哑不能言;《吴唐射鹿》条言吴唐携子出猎,射杀小鹿,后其子却为己箭所中事。两则故事都是宣扬佛家戒杀生观念的。

(顾 青)

Mingyin Lu

《冥音录》 唐代传奇小说。《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九收有此篇,不题撰人,未注出处,当为单篇作品。《绀珠集》、《类说》都收在《异闻集》里。《说郛》(重编本)、《虞初志》(复刻本)、《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等均题唐朱庆余撰,无据。鲁迅《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唐人小说》皆据《太平广记》辑录。小说中称李德裕为

"故相"，当作于大中或咸通后，属晚唐作品。

这是一个具有浓厚鬼神色彩的志怪故事。李侃孤女幼习音乐，因性笨拙，常被母崔氏所鞭笞。其女于是每至节朔，辄举觞酹地，向早逝的姨母澹奴乞求传乐。八年后，澹奴托梦其女，并一日授十曲，皆非人间之乐。小说所叙澹奴冥间授曲，本不足信，但澹奴梦中所言在阴间入宫中服役，不得自由出入，说明她仍未摆脱阳间时的奴隶命运，却颇值得同情。其女获十曲后，被官府所闻，刺史就召她去演奏，并把她送到扬州连帅处。后不久廉使故相李德裕表奏其事时，李女忽然死去。这个结果，似有深意。

小说的心理描写颇有特点，如描绘李氏深盼澹奴的鬼魂能助她一臂之力时，想法十分合理、真切："姨之生乃聪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开目明，粗及流辈哉?"心理活动的真实性，产生了令人同情的艺术效果。另外，传授冥音的场面，写得也很成功："翼日，乃洒扫一室，列虚筵，设酒果，仿佛如有所见。因执筝就坐，闭目弹之，随指有得。"活灵活现，犹如目睹。

（侯忠义）

Moming Zhonglie Zhuan

《末明忠烈传》 清代小说。六卷四十回。作者不详。道光四年(1824)啸月楼刊本，内封题"绣像三轴图忠烈全传"。首有《忠烈奇书序》，次《凡例》五则，绣像十二幅。此书叙明末李自成农民战争始末，基本上据史实敷衍，比抄录拼凑史料成书的《剿闯小说》更加文学化。全书按时间顺序叙述，类似编年史，以事件为主，但李自成是贯串全书的中心人物。书中所叙，并不都实录史实，作者站在仇视农民起义的立场，歪曲描写自不少见。后有《铁冠图》五十回，全称《铁冠图忠烈全传》，亦有绣像十二幅，除"阎如玉"不同于"江乔年"外，其余十一幅均同《末明忠烈传》，但情节不完全相同。

（俞 文）

Mo Kunlun Zhuan

《墨昆仑传》 五代杂事小说《耳目记》中的一篇，即《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二《墨君和》条。刘崇远撰。自好子《剪灯丛话》、《五朝小说》、《唐人说荟》题作《墨昆仑传》，均托名南唐冯延巳撰。本篇叙真定人墨君和，容貌丑黑，肌肤若铁，赵王王熔呼之为墨昆仑。当时燕王李匡威率兵救赵之难，因内乱不能归国，留寓赵地，伏兵擒住王熔，谋夺其权。墨君和自缺垣突击，挟负赵王王熔脱险。此篇记述赵王被劫得救，很有戏剧性；墨君和的行事虽着笔不多，而形象突出，如见其状。因而明人视之为传奇小说，编入丛书，流传更广。

（程毅中）

Mushu Xiantan

《牧竖闲谈》 杂事小说集。宋景焕撰。景焕，号玉垒山人、玉垒山闲吟牧竖，成都人，曾为壁州白石县令。有文艺，善画龙。由后蜀入宋，著有《野人闲话》、《龙证笔诀》等。袁州本《郡斋读书志》、涵芬楼本《说郛》作"景焕"，《宋史·艺文志》作"耿焕"，今从《野人闲话自序》(见《野人闲话》)。《牧竖闲谈》，《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袁州本无卷数，说："多记奇器异物。涣自号玉垒山闲吟牧竖云。"衢州本作三卷，说："皇朝景溪(当为"涣"字之讹)纂十九事。"原书不传，《类说》卷五十二录有节文七条，涵芬楼本《说郛》卷七选录三条，文字完整，尚出原书。第一条龚颖辨紫粉事，记景焕病耳，龚颖言紫粉可治，惟所谓紫粉为苏枋树间自然虫粪也。此条不见于《类说》本。余薛涛造十色笺题诗寄元稹、胡孙报冤捉鸢两条，亦较《类说》详备。本书杂记琐事，文亦简要，如果只有十九事，恐怕未必有三卷。《孔氏六帖》引有《樵牧闲谈》，或即此书。

（程毅中）

Mufu Yanxian Lu

《幕府燕闲录》 宋代笔记小说集。毕仲询撰。毕仲询，字景儒，元丰初为岚州推官，里籍未详(晁氏《郡斋读书志》)。其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十卷，已佚。曾慥《类说》卷十九中节录此书十三条，原本《说郛》卷三"谈垒三十九"收此书三条，其中二条取自《类说》；卷十四收七条系出原书。《说郛》(重编本)卷四十一及《五朝小说》所收，均出原本《说郛》。他如《分门古今类事》等书亦引有佚文。晁公武云，其书"纂当代奇怪可喜之事为二十门"，其门类名目已不可考。据佚文知此书记社会奇闻异事，兼取名物制度、诗文词藻。其小说故事多谈因果报应，进行道德说教，如原本《说郛》引《金蚕》条(原书无条目，《类说》引作《嫁金蚕》，文字较此殊简)，写池州邹阆欲贪小利，而将害人无法可治的金蚕挈回，几乎送命，告诫人们不可贪意外之财。《类说》本《槐生室中》条记吕蒙正应举时所居住的达隆观室中的床前，十年中槐枝合抱，以为擢相之兆。也有些故事针砭社会恶劣风气，如《类说》本《孙供奉》条通过赞美昭宗时艺猴扑击叛臣被害，抨击当时朝臣之骨气丧尽。但这类故事不过凤毛麟角，故其佚文中具有故事性的作品不过半数。

（宁稼雨）

Mu Tianzi Zhuan

《穆天子传》 先秦小说。西晋初年发现于汲郡汲县(今属河南)一个古墓里。据说当时有一个叫不准的人盗发古冢，"得竹书数十车"(《晋书·束皙传》)，《穆天子传》为其中之一。

汲冢竹书(包括《穆天子传》)出土的时间，《晋书》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咸宁五年(279)，见《武帝纪》；二、太康元年(280)，见《律历志》上；三、太康二年(281)，见《束皙传》。这种分歧大约是因发掘、收藏、校理时间的不同而造成的。出土的时间可能是在咸宁五年十月；而翌年(太康元年)政府始下令收集，藏于秘府；太康二年又命束皙、荀勖、杜预、和峤、卫恒等学者加以编校。藏书的古冢属于谁氏，在《晋书·束皙传》里也有魏襄王墓和安釐王冢两说。但据同时出土的竹书

《纪年》终于魏哀王二十年推测，当以后一说为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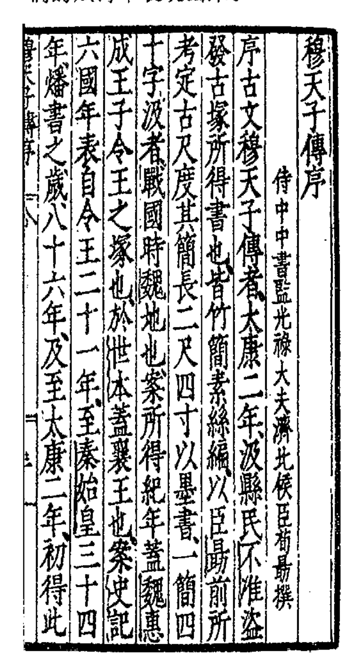
经过编校的汲冢书，至隋、唐以后大都亡佚。幸而保存下来的，大多未能免脱后世人的窜改，只有《穆天子传》还保持了西晋时的旧观。

《穆天子传》初名《周王游行》(见王隐《晋书》，经荀勗等人考订后才改称《穆天子传》)。《周王游行》本来只有五卷，魏徵等撰《晋书·束皙传》也说："《穆天子传》五篇"。到了《隋书·经籍志》，才有"《穆天子传》六卷"(晋郭璞注)记载。据《晋书·束皙传》，汲冢出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及西王母事，又出土杂书十五篇，其中一种记"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约是郭璞(276～324)作注时，为迎合晋世淫靡风尚并出于个人兴趣(《晋书》本传称璞嗜酒好色)，把同周穆王有关的盛姬事合入《穆天子传》作为第六卷。

关于《穆天子传》成书的时代，说法颇有分歧。如明胡应麟以为"其文典则淳古，宛然三代范型，盖周穆王史官所记"(《四部正讹》)；而清王谟则说是战国人依托(《穆天子传》后识)，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又以穆传体制象起居注判定它是后汉人所作(起居注始于明德马皇后)；今人童书业疑其为"晋人杂先秦散简附益所成"(《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穆天子传疑》)。根据书中所写内容以及传说它出于魏安釐王冢来判断，它的成书当在战国中期《山海经》(尤其是《山经》)成书以后。再从西王母、帝台的人化以及多处使用《山海经》的语言来看，《穆天子传》的作者显然利用了已经成书(就《山经》言)或口头流传(就《海经》言)的《山海经》的神话材料。《穆天子传》之出于汲冢当无问题，则它成书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 243 年(安釐王卒年)以后。

今本《穆天子传》由于经过晋人的编校附益，其内容明显地分为两大部分：一、原有的《周王游行》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征的过程；二、取自"杂书"的第六卷，记盛姬卒于途次以至返葬的情况。

前一部分叙述穆王北绝流沙，西登昆仑，游历殊方异国的经过与见闻，以及宴饮、赏赐、狩猎、占卜、博戏、铭题等活动，叙事比较疏简平质，但其中也有不少生动、细致的描写。如卷一写穆王的自警和七萃之士的进谏；卷二写"清水出泉，温和无风"，"百兽之所聚，飞鸟之所栖"的春山的美盛景象；卷三写"宾于西王母"；卷五写许男谒见及"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的情景，都是很富于文学性的文字。穆王的三章"哀民"诗，运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咏叹，很有抒情意味："彼皎皎者，翩翩其飞"两句，写自鸣得意、不恤万民的公侯，也是形象而贴切的比喻。穆王见西王母一段，更是写得文情并茂，意趣盎然。其中写拜见、赠答、宴饮、赋诗、铭迹、题字，气氛典重而又和谐，极像是人君之间的友好交往。西王母文静而有礼貌，几乎脱尽了她在神话中那副"豹尾虎齿"的狰狞面目。周穆王在拜会和宴饮当中表现得彬彬有礼，他所致的答词同西王母的欢迎词比较起来，更文雅得体、有分寸。他和西王母在性格上的细粗，文野的微小差异，也从他们的赋诗中表现出来。


穆天子傳序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荀勗撰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
發古塚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
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
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
成王子今王之塚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
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
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

明天一阁范氏刻本《穆天子传序》

后一部分专记殡葬盛姬之事，文采富赡，描绘细腻，同前一部分很不一样。如写哭丧场面时，运用一系列排比句，不仅加强了文字的气势，渲染出某种悲剧的气氛，而且比较细致而有层次地展露了哭丧者的不同动态，所谓"内史读策而哭，曾祝捧馈而哭，御者□祈而哭，抗者觞夕而哭，佐者承斗而哭，佐者衣衾佩□而哭，乐□人陈琴瑟竽龠簌筦而哭，百□众官人各□其职事以哭"。对于送葬场面的描写，也能把浩浩荡荡的送葬队列写得井然有序，表现出很高的技巧。千余人的送葬者被分为由丧主和女主分别率领的男、女两队，每队之下又按地位等级分为许多小的行列。各列依次叙完后，还有"哭者七倍"或"哭者五倍"的结语。浩大而有声势的哭丧与送葬的场面，都是成功地运用这种有条不紊的铺排写法表现出来的。

《穆天子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小说意味的篇幅较长的作品。它是根据神话(如西王母故事)和历史的传说随笔点染而成的游记式的萌芽状态的小说作品，开创了中国有意识地以神话素材创作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先例，开创了志怪和神魔小说的先河。

《穆天子传》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按时间先后顺序集中记述一个人物的某段经历(尽管这种经历大半是出于虚构)的作品。与其时代相近的《晏子春秋》，虽然也以人物为中心，但后者偏重记言，书中各个小故事是相互独立的，不按时间先后顺序安排人物活动，不具有连续性。《穆天子传》这种首尾连贯地专记某一人物事迹的写法，对于中国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四库全书》改入小说家类，较为适当。

《穆天子传》的版本，有天一阁刊本(《四部丛刊》影印据此本)、《古今逸史》本、青莲阁刊本、《汉魏丛书》本等十余种。其中以《传经堂丛书》本(洪颐煊校《穆天子传》六卷)、《五经岁编斋校书三种》本(翟云开《覆校穆天子传》六卷)为最佳。 (李少雍　王晋萍)

N

Naima'e

《奶妈娥》 清代小说。十回。题"顺邑冯有为、南海谈天同著"。其生平待考。宣统二年（1910）八月广州觉群小说社再版，初版本未见。封面标："西关艳情小史。"

小说叙谢小娥聪慧美貌，家贫无以成婚，充当西关福庆庵尼姑妙莲的婢女，卖身葬父。关西有一贡士李尚贤，聘小娥为侧室，遭嫡妻打骂以至驱逐。谢小娥又投身西关黄姓，佣为奶妈，人称"奶妈娥"，于是为猎艳而请奶妈者纷至沓来，均遭小娥拒绝。后小娥至香港谋生，富商邓玉璇纳为妾。邓生意萧条，郁郁而死，小娥被嫡室作践，处境悲惨。区次郎设帐西关，中年丧偶，生活清贫，见识超群。谢小娥为逃避迫害，保全私蓄万金，经女友撮合，相约与区次郎会面于福庆庵。不料黄某、区欢等觊觎小娥私蓄，从中作梗，设计阻挠小娥与区次郎会面。小娥作绝命诗三首，从容自尽。一月以后，区次郎才收到小娥所赠红绡手札，特往墓前凭吊。两人在梦中相会，重订幽期。小娥自称是宋代谢小娥，因尘缘未了，复投人身，受尽磨难，愿来生再结夫妇。

本书情节比较曲折，主要人物谢小娥卖身葬父，受尽欺凌，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而被迫自杀。作者笔端含情，对谢小娥的悲惨遭遇和下层人民不幸的描写，较为动人；同时又贬斥了为富不仁的商贾和社会上的恶势力；对晚清时期广州的风土人情也有较细致的描摹。

（赵明政）

Nan-Bei Liang Song Zhizhuan

《南北两宋志传》 明代小说。一名《宋传》。此书传世版本较多，南北宋分叙，或二十卷一百回，或各十卷五十回。书名全称亦因版本而有所不同。或为《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或为《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南(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





明万历世德堂刻本《南宋志传》插图

《南宋志传》叙事自唐明宗天成元年石敬瑭出身，至宋太祖平定诸国止。大都抄袭《五代史平话》而略作修改，因此，书中保存了不少平话的阙文。可能还保存了旧本《飞龙传》的内容。书名《南宋志传》，至为不通，当为后来无知坊贾妄改。《南宋志传》的史料价值，在于它保存了《五代史平话》的一些佚文，个别地方还可据以改正平话的谬误。



明刻本《北宋志传》插图

《北宋志传》世德堂刻本卷首云："谨按是传前集纪一十卷，起于唐明宗天成元年石敬瑭出身，至宋太祖平定诸国止。今续后集一十卷，起宋太祖再下河东，至仁宗止，收集杨家府等传，总成二十卷，取起揭始要终之意，并依原本，参入史鉴年月编定。四方君子览者，幸垂藻鉴。"《北宋志传》叙事自北汉刘钧不愿归顺宋太祖，于是太祖御驾亲征起，至杨门女将西征得胜凯旋。主要写杨家将的功劳大业，以此敷衍成篇。赵匡胤平定诸国的故事，已见于《南宋志传》的四十六至五十回。因此，与《残唐五代史演义》相衔接的《宋传》就不会是现存的这部《北宋志传》。《南北两宋志传》名为"按鉴演义"，实则只是随意拼凑的两个部分。

《南北两宋志传》中的《南宋志传》又名《宋飞龙传》，《北宋志传》又名《杨家通俗演义》。其版本、内容、书名的流变、承袭尚待研究。

现存明余氏三台馆刻本、世德堂刻本、苏州叶昆池刻本以及清鸿文堂、文锦堂、修斋堂刻本等。

（吴 敢）

Nanbu Xinshu

《南部新书》 宋代笔记小说集。钱易撰。各书目惟《宋史·艺文志》题此书名。袁本《郡斋读书志》、焦竑《国史经籍志》均题作《南郡新书》。除《郡斋读书志》记五卷外，其余书目俱作十卷。今考其标题，自甲至癸，以十干为纪，则应以十卷为是。晁氏所据，当为另一合并之本。现存多为十卷本，惟《说郛》(重编本)、《古今说部丛书》为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别有一本，从曾慥《类说》中摘录成帙，半经删削，阙漏尤甚。"或即《说郛》(重编本)。此书为大中祥符间作者任开封知县时所作(据书前钱明逸序)。记唐至五代逸闻旧事，亦间及朝章国典、百物谣谚。一部分故事具有小说成分。有两类内容值得注意，一是宣扬道德伦理，通过人们的各

种行为过失及其处理结局，进行道德探讨。如癸集“犬头妇”条记酸枣县一妇因虐待姑婆而遭雷截首，变为犬头。此事出李亢《独异志》卷上，为《西湖二集·姚伯子至孝受显荣》入话的本事之一。同集中“判案”条通过钱俶为官时两个案例，反映当时人们审案时浓重的感情色彩。二是重视才能，如辛集“裴度追印”叙裴度为中书发生失印案时镇定不乱，用计使窃者还印。事出《玉堂闲话》(《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七引)，又曾收入《智囊》。《南部新书》中的故事多采自故籍旧闻，编者有所选择取舍，似有以古鉴今之意，也可以与现存唐五代笔记互相参照比勘。其中有些故事，叙述生动，曾为后人引为典故或用作小说、戏曲素材。 (宁稼雨)

Nanbu Yanhua Ji

《南部烟花记》 杂事小说集。撰人不详。《类说》本引十二条，其中《字谶》、《司花女》等八条出今本《南部烟花录》(又名《隋遗录》)。另《分杯法》、《金齑玉脍》、《闪电窗》三条均出《太平广记》所引《大业拾遗记》。颇疑此书是来自杜宝的《大业拾遗记》或《大业幸江都记》。后《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南部烟花记》又杂取诸书，有所增益，伪托唐冯贽撰。如《十六院》条出《海山记》;《堤柳》、《锦帆》条出《开河记》;《迷楼》、《乌铜屏》、《色如桃花》条出《迷楼记》;《金刚舞夜叉歌》出《朝野佥载》等。 (顾 青)

Nanbu Yanhua Lu

《南部烟花录》 唐代传奇小说。又名《大业拾遗记》、《隋遗录》。旧题唐颜师古(581～645)撰。《郡斋读书志》杂史类著录，一卷。叙录说:“唐颜师古撰。载隋炀帝时宫中秘事。僧志彻得之瓦官阁笋笔中，一名《大业拾遗记》。”现存《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原本卷七十八)等。题作《隋遗录》。

颜师古，字籀，一说名籀，字师古。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其祖颜之推始居关中，遂为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训诂，善属文。隋文帝时任安养县尉。入唐后谒高祖，授朝散大夫，迁中书舍人，制诏多出其手。官终秘书监、弘文馆学士。所注《汉书》及《急就章》，大行于世。著有《匡谬正俗》八卷、集六十卷。《旧唐书》卷七十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有传。

《南部烟花录》传本有无名氏跋，说是会昌(841～846)中，僧志彻于瓦棺寺阁南双阁之笋笔中得《隋书》遗稿，中有生白藤纸数幅，题为《南部烟花录》，重编为《大业拾遗记》，原本缺落凡十七八，悉从而补之。宋周南《山房集》卷五《南部烟花录跋》后附载此跋，文中说:“志彻因将《隋书》稿草示予，遂得录前事。”似乎作跋者从志彻那里看到了遗稿，又加以补编，才改名为《大业拾遗记》。据说原本已缺失了十之七八(一作六七)，可见今本文字绝大部分已经不是原作了，很可能根本就出于伪托。跋文说“会昌中诏拆浮图”，指唐武宗灭佛时事。跋文说:“视轴皆有鲁郡文忠颜公名，题云手写。”谥“文忠”的是颜师古的五世从孙颜真卿(708～784)，见《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三本传，可见署作颜师古撰更是后人误会。跋后面又说:“今尧风已还，德车斯驾。”当在宣宗大中(847～859)年间。宋蔡居厚《诗史》(《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引)、姚宽《西溪丛语》卷下、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一都指出《南部烟花录》中“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是唐人方棫诗，因而认为它是伪作。王明清还提出唐杜宝有《大业幸江都记》十二卷，与《大业拾遗记》不同。杜宝著有《大业杂记》十卷，《崇文总目》又著录有杜宝《大业拾遗》十卷，实即一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所引《大业拾遗记》，与现存署名颜师古的《大业拾遗记》完全不同，而与杜宝《大业杂记》残本却有相同的部分。这另一种《大业拾遗记》，即《大业杂记》。《类说》卷六又收有《南部烟花记》节文十二条，其中八条见于今本《大业拾遗记》，而《金齑玉脍》、《闪电窗》、《分杯法》三条则见于《太平广记》所引的杜宝《大业拾遗记》，还有一条未见出处。大概宋代有另一本《南部烟花记》，与《南部烟花录》又有不同。前者与杜宝《大业杂记》或《大业幸江都记》有一定的联系。后者托名颜师古撰固不足信，但原跋明说十之七八是增补的，所依据的材料中可能有唐人的著作。至于《五朝小说》、《唐人说荟》本的《南部烟花记》，署名冯贽撰，又是另一种重编伪托的书，其中有不少条讲的是唐代的事，更是伪书无疑。

今本《大业拾遗记》叙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游幸江都，前驱有百万之众，命麻叔谋开凿运河，自汴河通至扬州。途中何妥进御女车，以御车女袁宝儿为司花女，诏命虞世南作诗嘲之。所乘龙舟锦帆彩缆，穷极侈靡。每舟择女子千人执雕板镂金楫，号为殿脚女。命善画长眉的吴绛仙为龙舟首楫，号崆峒夫人。炀帝游吴公宅鸡台，恍惚与陈后主相遇。炀帝请张丽华舞《玉树后庭花》一曲。张丽华求诗，炀帝强作一诗赠之。陈后主嘲讽炀帝说:“始谓殿下致治在尧舜之上，今日复此逸游!”李商隐《隋宫》诗:“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似即用此典故，但也不能排斥小说正是演绎李商隐诗而构造了这一情节。下卷叙萧妃言及外方有盗时，炀帝说:“家事一切已托杨素了，人生能几何?”自此色荒愈炽，于扬州建迷楼，选稚女居之。最后杳娘为炀帝拆“朕”字，说移左画居右，即“渊”字，预示唐高祖李渊将取代隋朝。篇末又说“于是奸蠹起于内，盗贼生于外”，“是有焚草之变”。即指义宁二年宇文化及发动政变，炀帝被杀事。

本篇历叙隋炀帝逸游江都，荒淫腐败，似采史传和逸闻编次而成，结构不免琐碎松散，显然有缀合的痕迹。大纲节目与史实相合，而不少细节则为史书所不载，描写细致真切，当出自小说家的艺术虚构。文中拟托陈后主和隋炀帝的诗歌，多为五绝，已属唐音。如移植唐人方棫诗，前人多已指出。又引虞世南嘲袁宝儿七

绝云:"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前人亦信以为真,曾辑入虞世南诗。苏轼《蝶恋花》"学画鸦儿犹未就"句,即用此典。又《南歌子》"笑怕蔷薇罥"句,也是用本文小黄门映蔷薇丛调戏宫婢的情节作为故实。可见《南部烟花录》在北宋时已为文人熟悉的故事。这篇传奇体小说借用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素材,又发挥想象,描摹细节,有虚实相生之妙。如虚构炀帝于梦幻中见陈后主、张丽华一段,炀帝请张丽华跳《玉树后庭花》舞,张丽华辞以"自井中出,腰肢依拒,无复往时姿态",构思也很巧妙。所写隋末遗事,可以与《异闻录》所收的《独孤穆》参照,文风也有相似之处。篇中人物对话,写得生动活泼,神情口吻毕肖各人个性。因此鲁迅曾评为"文笔明丽,情致亦时有绰约可观览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南部烟花录》收入《唐宋传奇集》时,据原本《说郛》题作《隋遗录》。

《南部烟花录》的作者和时代难以考定,但较之宋人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及无名氏的《海山记》等,艺术成就稍胜一筹。作者熔裁史实作为素材,尚为严谨,不像《迷楼记》那样篇末竟谓唐帝入京后命焚毁迷楼,违反史实,为人所讥;也不像《开河记》的宣扬报应征兆,质直乏味。因而后人多视为典实,常引其诗文以为词章之助。明人采其故事编入拟话本小说,见《醒世恒言》第二十四卷《隋炀帝逸游召谴》。《隋史遗文》及《隋唐演义》中也演述了本篇的一些情节。

(程毅中)

Nanchao Jinfen Lu

《南朝金粉录》 清代小说。三十回。题"燕山逸叟编辑,珠湖居士校定"。编撰者姓名、生平待考。存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卷首有光绪己亥小阳月绿阳城郭山人《南朝金粉录原评》。

书叙湖北襄阳书生吉庆和,因家道败落,遂赴南京投托其父生前搭救过的韩宏。谁料韩宏虽已为官,但却忘恩负义,不仅诡称素不相识,而且还要送庆和到县衙查办。幸得韩家老奴仗义推荐,庆和方得去妙相寺抄经卷谋生,得识南京绅士赵弼及其子鼎铭。一日,与鼎铭等同游半山寺,因见庙祝王大女儿娟娟十分俊俏,乃眷念不已。庆和、鼎铭在街上又无意遇见豪杰洪一鹗,三人结为知交。不久,庆和、鼎铭等同行北上会试,途中遇父死后被骗为娼的娟娟,乃救其脱籍为良,俟庆和南旋时一同归宁。春试后,庆和、鼎铭中进士。庆和回宁,将娟娟带回,结为夫妻。此时,韩宏却来趋奉,遭庆和及母申斥。皇帝励精图治,召广贤能,洪一鹗遂被举荐。其时,襄阳县土豪勾结大盗起事,洪一鹗领兵荡平襄阳等地盗贼,凯旋回京;庆和为查办大臣,整饬时政。自是,江南民困稍苏,庆和与洪一鹗皆为皇帝重臣,子孙绵绵不绝。

小说为清廷歌功颂德,不足观。

(罗德荣)

Nanchu Xinwen

《南楚新闻》 唐代杂事小说集。尉迟枢撰。尉迟枢,生平不详。《南楚新闻》,《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三卷。现存残本。《类说》卷四十五录节文五条,涵芬楼本《说郛》卷七十三前五条与《类说》同,第六条以下记李泌事,摘自《邺侯家传》,似出伪托。《太平广记》所引佚文较详,亦多于《类说》所收。如卷四百九十九所引《郭使君》条,叙江陵郭七郎,家资甚富,入京讨债,用几百万元钱买了横州刺史的官职,还乡时遇王仙芝之乱,家破人亡,就收拾余资,雇船去横州上任。途经永州,夜间大风雨吹倒系缆的树,压沉了船。郭七郎仅存孤身,遂流落永州,当了船工,给往来的船掌舵,人称之为"捉梢郭使君"。此事即《拍案惊奇》第二十二卷《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所本。又如《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九引《李德权》条,叙李德权趋奉当时掌权的宦官田令孜,历任要职,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来失势犯罪脱逃,乞食到复州,投靠父亲的旧友,当了马夫,人称之为"看马李仆射"。这类故事从侧面反映了唐末的政局变化。《唐人说荟》本补辑《太平广记》引文,与《说郛》本删并合编成书,虽篇目较多而不尽可信。

(程毅中)

Nanhai Guanshiyin Pusa Chushen Xiuxing Zhuan

《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 明代小说。四卷二十五则。又名《观音出身南游记传》、《南海观音全传》、《观音得道》、《观音传》、《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香山修行》、《大香山》等。



明焕文堂刻本
《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

明刻本正文前题"南州西大午辰走人订著"、"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浑城泰斋杨春荣绣梓"。孙楷第疑"西大午辰走人"为"四大五常中人"。今见卷二《香山修禅点化善才龙女》,则有"花市道人读传至此乃叹曰"云云,卷三《仙人手目调药》一则又云"花市人远散传至此赞曰"云云,可见"西大午辰走人"亦称"花市道人远散",当是此书的改订者。

小说约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叙观音坚心修道,矢志不渝;后半部分写观音及善才、龙女收伏青狮白象的故事。前一部分故事与宋普明禅师所编《观世音菩萨本行经简集》(又名《香山宝卷》)的内容大致相同:叙兴林

国妙庄王婆伽与宝德后伯牙氏年过四十后生妙清、妙音、妙善三公主。妙庄王因无太子，想招驸马继后，妙清、妙音皆允，分别招文武状元赵魁、何凤为驸马，惟妙善不图富贵，志在修行，坚辞不婚。父王怒，将她禁于后花园，再三劝诱不从。她又辞父去白雀寺出家。主持受王命，百般折磨妙善，欲逼其回宫，不果。王即派兵围寺放火，妙善刺血化成红雨灭之。王又锁妙善入朝，先诱以荣华欢乐，复下于冷宫教训，妙善均不为所动。王即下令正法，却刀砍刀断、枪戳枪折，当用红罗绞时，玉帝派土地化神虎救去。妙善魂游地狱，普渡众鬼。回生后，释伽如来指点去南海香山普陀岩修行，九载成道，被尊为人天普门教主。时妙庄王因杀女烧寺，毁弃佛法，玉皇罚以重病缠身，皮肉俱烂，妙善化为和尚，又断手剜目，为父治病。驸马赵魁、何凤恐假"和尚"夺去王位，派人暗杀妙庄王及假"和尚"。事发，赵、何处斩，两公主被幽囚冷宫。妙庄王病愈，亦一意修行。

下半段故事为：如来赴王母蟠桃会，青狮白象下凡，诱妙清、妙音两公主至清凉山求欢不成，将两女藏于百花谷中五松岩内。狮象又骗奸宫女娇红、翠红，囚禁妙庄王夫妇。时何凤之子何朝阳乘机窃国，改元大武。妙善徒善才、龙女发现兴林国怒气冲天，探明一切，分别请红孩儿和南海龙王父子发兵战败狮象。妙善救出父母两姐，全家团聚，皈依佛教。妙庄禅国于赵震。如来命哪吒押狮象入地狱，妙善劝免，带回普陀。后妙善被玉皇封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赐与莲花宝座一副，永作南海普陀岩道场之主。妙清封为大善文殊菩萨，赐与青狮出入骑坐；妙音封为大善普贤菩萨，赐与白象出入骑坐，永作清凉山道场之主。其父庄王封为善胜菩萨都仙官，其母封为万善菩萨都夫人。善才、龙女封为金童、玉女。

显然，此书旨在弘扬佛法，"以为劝善之戒"(跋语)。"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普通百姓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作者描写她时，寄托着人民大众的某些理想和愿望。如写妙善幼年立志学道时对其姐说："小妹今日也不愿荣华夫妇之乐，只愿寻一所干净名山好去处修行。倘一日修得出头，成个善人，那时……上则度得生身父母超升天道，中则救得人间苦难贫寒，下则化得凶神恶鬼不殃祟。"她希望统治者能"仁民爱物，不嗜杀人"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天下无万颓之相，无寒暑之时，无爱欲之情，无老病之苦，无高下之相，无贫富之辱，无你我之心。"这"七无"中的"无高下之相，无贫富之辱"特别具有下层群众的乌托邦色彩，在当时提出是难能可贵的。

本书文字较简略粗疏，只具故事梗概。惟突出妙善修道志坚，父、母、姐姐、宫女反复劝说，诱之以利，动之以情，层层铺排，给人以较深的印象。而后半部分狮象兴风作浪的故事则落入俗套。

这部小说在民间颇有影响。据考证，"观世音菩萨"一词在梵语中原属"男性单数名词"；许多佛经中释迦牟尼称观音菩萨为"善男子"；唐以前的观音又都是有胡子的大男人。但明清以后，观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逐渐成了一位"娘娘"，其中的奥妙，或许与这部小说的流行大有关系。

今存最早刻本为英国博物馆藏明焕文堂刊本。又有清嘉庆十年(1805)大德堂刻本。嘉庆二十四年维新书局本和古经阁本均为四卷二十六则，多卷一《三宫主坚辞父王》一则。

(黄　霖)

Nanhai Ji

《南海记》　清代小说。二册不分回。观我道人撰。其真实姓名不可考。首有性海道人、海月散人妙阳子序，署"嘉庆十四年(1809)"，知书成于是时。现存同治七年(1868)刻本。



清同治七年刻本《南海记》

书叙观世音菩萨发愿修行、终至南海成佛始末。虽依明代《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之框架敷衍而成，但多有改动，特别是妙善至白雀寺修行之后的情节改动更大。把两位驸马写成对立面，阴谋篡夺王位，火烧白雀寺，欲害死三公主；后又自相残杀，国王也奈何不得。描写观世音成佛后，观尽世间事，普救世间人，更增强了世俗社会的内容。如麻疹、天花之病害，危及普通百姓家，观世音就造出痘苗，广济众生，更是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然小说主旨仍以孝证佛，鼓吹天地间第一事莫大于孝，惟能尽孝，斯能为天地间第一人。因果报应，俯拾皆是。惟语言流畅，尚可一读；任何小说书目又不见著录，更为治小说史者所注目。

(刘小蓉)

Nanhua Xiaoshi

《南花小史》　明末清初小说。未见。《小说考证》卷四引《说梦》云："倪氏，本上海新场人。自蛟楼(名甫英，字华月，隆庆丁卯举人)举与乡，迁居郡城。厥后蛟楼之子若姪，亦有登贤书者，如倪元锡(名家胤，万历甲午举人)、倪暒岚(名家泰，字开美，万历己酉举人，刑部主事)是也。其富甲一郡，故凡其子侄，无不挟厚资。蛟楼之诸孙，有字慧珠者，颇豪放，以资郎为武英中书。有

二子：长者缺唇，最忠厚；次者轻薄，作一书，罗列郡中美少，次其等第，每人以一花配之，各有论赞，名曰《南花小史》，一时传播。中有世家子弟首列者，乃唐尹季（名允谐，天启甲子举人，文恪公幼子）之子。诸缙绅大疾之，闻于方公祖，以事关风化，逮之甚急。此子遂逃于杭之西溪，虽破家，畏罪不归，未几，一夕腹胀而死。”

（朴 之）

Nanke Taishou Zhuan

《南柯太守传》 唐代传奇小说。李公佐撰。《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五“淳于棼”条注云出《异闻录》（当即陈翰《异闻集》），但据本篇末：“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觌淳于棼询访遗迹，反复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等语，本篇当出自李公佐之手，曾选入《异闻集》。据唐李肇《国史补》卷下：“近代有造谤而著书，鸡眼、苗登二文；有传蚁穴而称，李公佐《南柯太守》……皆文之妖也。”可见《南柯太守传》当是原题。

本篇叙述吴楚游侠之士淳于棼，嗜酒使气，不守细行。一日沉醉致疾，被友人扶归，卧于堂东庑之下，昏昏入梦。他被人邀入“槐安国”，当了驸马，出任南柯太守，守郡二十年，境内大治，受国王器重，“赐食邑，锡爵位，居台辅”。后来盛极而衰，先是战事失利，不久公主病逝。他护丧回京，又遭谗毁，先被禁于家，后被遣送出郭，重返故里。他心极酸悲，猛然醒来，竟是醉中一梦。他踪迹梦中所见，所谓“槐安国”者为家门前大槐树穴中之一大蚁穴，“南柯郡”乃槐树南枝上一小蚁穴。淳于棼“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三年后终于家。





明万历刻本《南柯梦》插图

本篇为唐人传奇代表作。它受道家感悟和释家色空观念的交错影响，以人生为大梦。但作者却不完全超逸，又借梦入蚁穴以写实，如淳于棼醉梦中所历，醒来还能一一验证，并针对社会黑暗现况加以揭发和警戒，对现实的批判较《枕中记》更明确和尖锐。公主健在时淳于棼恩宠在身，即使打了败仗，国王也不加责罚；一旦公主病逝，裙带关系已断，旋遭谤毁，逐步失宠，可见官场倾轧之可怕。故作者在篇末点题：“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本篇为了使这荒忽绵渺的故事真实可信，写得似梦非梦，幻中有实，实中有幻。全篇结构严谨，其中细节描写的丰富细腻和情节穿插的饶有情趣，加强了小说的现实性、寓言性。

作品不仅对热衷于功名的封建文人予以讽刺，对尔虞我诈的官场亦加以抨击。虽然作者用玄、释思想来探求人生出路，流露出消极悲观的咏叹，但作品对封建社会仕途与官场生活的深刻讽刺与揭露的锋芒并未因而减弱，仍对当代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在唐代，与本篇内容思想相似、相近的故事，有沈既济《枕中记》、段成式《酉阳杂俎》的《守宫》及佚名《樱桃青衣》。远在六朝类似的志怪小说，有《妖异记》中《卢汾》、《幽明录》中《焦湖庙祝》。但无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均逊于《南柯太守传》。

唐人李肇为本篇作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观此，蚁聚何殊！”李商隐《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云：“并觉蛙窥，蚁言树大。”皇甫枚《三水小牍》中《陈璠》中有“南柯一梦”之语，李玫《纂异记》中《徐玄之》更借资于本篇。由于传播之盛，在扬州有好事者建南柯太守墓（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卷三十七《广陵志》）。宋代以来诗人常以南柯梦作为典故，如苏轼《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诗：“指点先凭采药翁，丹青画出大槐宫。”张嵲《读太平广记》诗：“十年煊赫南柯守，竟日欢娱审雨堂。”明人车任远作有《四梦》杂剧，其一即《南柯梦》。汤显祖著名的“临川四梦”，其一即《南柯记》传奇，吕天成《曲品》评云：“酒色武夫，乃从梦境证佛，此先生之妙旨也。”今尚演唱者有《花报》、《瑶台》两出。

（刘荫柏）

Nanshi Yanyi

《南史演义》 清代小说。三十二卷。杜纲撰。存乾隆六十年（1795）刊本，题“玉山杜纲草亭编次”、“云间许宝善穆堂批评”、“门人谭载华校订”，封面署“乾隆乙卯年（六十年）镌”，序署“乾隆六十年岁在乙卯三月望前一日愚弟许宝善撰”。次有“南史演义凡例”十条。

此书承接《北史演义》。许宝善序称：“余既劝草亭作《北史演义》问世，自东西魏，以至周齐及于隋初，其兴亡治乱之故，已备载无遗，远近争先睹之可快矣。特南朝始末，未能兼载，览古之怀，人犹未餍，且于补古来演义之缺犹未备也。乃复劝其作《南史演义》凡三十二卷。自东晋之季，以迄宋、齐、梁、陈二百余年，废兴递嬗，无不包罗融贯，朗如指上罗纹，特此以续《北史》之后，可谓合之两美矣。”小说叙宋、齐、梁、陈四朝的兴亡，比较着力于描叙几个王朝的创业君主：宋武帝刘裕、齐高祖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载叙刘裕宋朝的事迹又最多。作者自云所叙乃“就正史本文而演畅之”（《凡例》），然亦有采自稗官野史者。此书的创

作本旨与《北史演义》同，在于揭示兴亡得失的原因，总之是旨归在道德，即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书中对于统治者的淫凶暴虐作了较多的暴露，对于忠义之臣、智勇之士、节烈之妇作了较多的颂扬。此书与《北史演义》合而构成南北史演义，弥补了古来演义之缺。 （石昌渝）

Nanyou Ji
《南游记》 明代小说。四卷十八则。一名《华光天王南游志传》、《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题三台馆山人仰止余象斗编，书林昌运堂仕弘李氏梓。

本篇记华光天王由佛堂上一盏油灯修炼而成为如来弟子，后因屡犯戒律天条，遭罚受困，于是反出上界，自号华光天王。为救母，他大闹天宫、地府，受尽诸般苦楚，始终不悔。最后，与齐天大圣结为兄弟，复归佛门。小说规模宏大，叙事曲折。华光天王嫉恶如仇的性格也刻画得较为鲜明，其中不少情节系模拟《西游记》而成。

现存版本有明隆庆五年(1571)昌运堂刻本、清嘉庆十六年(1811)《四游记》本以及道光十年(1830)《四游全传》本。 （吴 敢）

Nanyue Wei Furen Zhuan
《南岳魏夫人传》 神仙传记。相传为中候上仙范邈撰。《真诰》卷七称范邈撰《南真传》，即指此文。《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南岳夫人内传》一卷，不著撰人。《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范邈《紫虚元君南岳夫人内传》一卷。《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神仙类著录范邈所撰《紫虚元君南岳夫人内传》外，又有项宗《紫虚元君魏夫人内传》一卷。唐颜真卿《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颜鲁公文集》卷九)说，清虚真人王裒命中候范邈为魏夫人立传。碑铭引述其文，前半段文字即出本传。《太平广记》卷五十八《魏夫人》篇，注出"《集仙录》及本传"，似出杜光庭纂辑，但不见于《道藏》本《墉城集仙录》。此传文字与颜真卿所引大体相同，基本内容仍出范邈传文，但《太平御览》第六百七十八等卷所引《南岳魏夫人内传》与《太平广记》所引又有不同，似前者为范邈所撰，后者承袭旧文而有删改。篇末说："玄宗敕道士蔡伟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戊申，鲁国公颜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纪其事焉。"当为后人所纂，已在蔡伟、颜真卿之后。现存《顾氏文房小说》本《南岳魏夫人传》，即《太平广记》所载，不著撰人。重刻本《虞初志》署颜真卿撰。《绿窗女史》及《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三《魏夫人传》署蔡伟撰，实皆不足为据。范邈为神仙清虚真人王裒弟子，事属虚妄，但见于陶弘景《真诰》，推知传文当出于晋代，又屡经修订，前蜀杜光庭或曾加以纂辑，故作者署名纷歧不一。本篇叙晋司徒魏舒之女华存，志慕神仙，有清虚真人王裒等神仙下降，授以仙经。后得道成仙，命为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夫人，又传授弟子杨羲、许穆等。事本荒唐无稽，而叙述委宛，情节细密，恍如实有。明人多收入小说丛刊，故流传甚广。 （程毅中）

Nao Fanlou Duoqing Zhou Shengxian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宋代话本。载《醒世恒言》卷十四。作者不详。本篇所涉汴京街坊景色、民间风习、方言用语，符合北宋东京的实际情况，基本可确定为宋代作品。冯梦龙收入《醒世恒言》时，作了润饰加工。本事出《夷坚志》庚集卷一《鄂州南市女》(《情史》卷十亦录)，但人物姓名与本篇完全不同，情节亦有简繁和出入，部分情节与宋廉布《清尊录》所写大桶张氏相类。本篇对素材作了较大的改造和突破，改变了原来的女主角单恋的布局。突出了男女主人公相互执着的恋情，增强了自由恋爱与封建婚姻制度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主题。

本篇叙商人女周胜仙偶遇开酒店的范二郎，彼此爱慕，朝思暮想。后因胜仙父嫌贫爱富，婚事受阻，胜仙为此一气命绝。葬后得盗墓人"阳和之气"，死而复生，得以再会范二郎。不想范误以为鬼，打死胜仙。胜仙的鬼魂又到狱中与范欢会，并求神相救，使之以无罪获释。本篇通过对周胜仙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遭遇的描述，塑造了一个不畏封建礼教，敢于抗拒父命，对爱情大胆追求、生死不渝的市井女性形象，从而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灭绝人性。作者善于将情节叙述与细节描写、直接心理描写与间接心理描写、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宋元话本中堪为上乘之作。尤其对周胜仙机智执著的性格刻画鲜明生动，耐人咀嚼。明代《龙图公案》有《红牙球》故事，显系从本篇变化而来，但意在案情的曲折，与本篇旨趣迥异。明范文若有《闹樊楼》传奇(已佚)，当演此事。 （郑天刚）

Naohuacong
《闹花丛》 明末清初小说。四卷十二回。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前有署"姑苏痴情士"叙文一篇，目录题《闹花丛》，全称《新镌批评绣像闹花丛快史》。回末有总评。北京大学"本衙藏板"本有《情士自跋》。作者已失考。

小说叙明朝弘治年间南京应天府上元县宦家子弟庞国俊(字文英)从一个偷花客到状元郎，官居极品而终超凡入仙的故事。庞姿容如玉，文机敏捷，十七岁时巧遇已故刘状元之女玉蓉，遂效张生莺莺故事，成其好事，并与其婢秋香通。后又与守寡的表姐桂萼及其姑娘琼娥成奸。此时刘小姐相思成病。庞闻讯后假扮医生入府，重续旧好，被其叔刘天表发觉，告至宗师。宗师王廷用宽宏仁恕，念其天生一对才子佳人，以"理顺人情"为旨，令两人缔结姻盟，当晚成亲。自此，庞国俊发愤用功，状元及第，坚辞权臣以爱女相配，在京只纳寡妇美娘为如夫人。两年后衣锦还乡，明娶桂萼、琼娥、秋香为妾。后官至兵部尚书，一妻四妾，荣华富贵，但在仙家亦

松道人的启示下，只觉得“那做官的譬如泛海，不至覆溺的能有几个，况且白日易去，青春不再，人生世间，总是一场大梦，何苦把富贵荣心恩爱牵惹，以致无了无休”，于是决心跳出欲径，携家眷入山成仙。

新鐫小說閙花叢目次
卷之一
第一回 看金榜天賜良緣 拋情友誘入佳境
第二回 赴佳期兩下情濃 偕伉儷一場歡喜
第三回 梅香閣內破花心 安童堂前遺春譜
卷之二
第四回 閙街頭媒婆爭娶 病閣中小姐相思
第五回 表姊弟拜壽勾情 親姑嫂賀喜被姦
第六回 新郎邀欢酧婚妻 書生受侮致鸞凰
卷之三

抄本《闹花丛》目次

小说基本构架得自《鼓掌绝尘》雪集，又杂凑他书而成。全书境界不高，用笔粗略，花丛采蕊，颇多唐突。前半部秽笔甚多，但作者自视尚雅。其第二回总评曰：“今人但见风流谑荡之处，便即目为淫书，不知其间亦有雅俗之辨。即如此回，备写庞生、小姐初赴阳台，并秋香一种贪欢爱俏光景着意描绘，复将老妪演出波澜，洵足供人抚掌，决不至野史俚史之俚亵太甚也。”书中人物，均无生气。唯刘天表虽由《鼓掌绝尘》雪集中的李岳演化而来，但作为一个小人穿插始终，还能给人留有印象。如第四回写他为贪财卖春香、骗媒婆而使调包计，之后捉奸告官，欲置庞生死地而后快。待庞生发迹后，即一反常态，奉承拍马，丑态百出，写得颇为生动。

（黄　霖）

Nao Yinsi Sima Mao Duanyu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明代小说。见《古今小说》卷三十一。本事源于《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事极简略；《三国志平话》入话亦载此事，内容有所增补。胡士莹认为本篇作者当为冯梦龙。

小说叙述东汉灵帝时，蜀郡益州秀才司马貌虽德才兼备，却因家贫无人提挈，淹滞至五十岁，仍屈埋于众人之中。一日，司马貌酒醉后作《怨词》一篇，指责阎君判断不公，被鬼卒勾入阴间。玉帝令司马貌权替阎君半日之位，视其断案公明与否，再行奖惩。判官呈报汉初四案：韩信、彭越、英布告刘邦、吕氏屈杀忠臣事；丁公告刘邦恩将仇报事；戚氏告吕氏专权夺位事；项羽告王翳等六将乘危逼命事。司马貌依次审明众人是非功罪，判决如下：韩信、彭越、英布转生为曹操、刘备、孙权，三分汉室江山；刘邦、吕氏转生为献帝夫妇，被曹操欺侮；蒯通、许复转生为诸葛亮、庞统，樊哙、项羽、纪信转生为张飞、关羽、赵云，辅佐刘备；戚氏、赵王如意转生为刘备正宫、刘禅；王翳等转生为曹操属下守关六将，被关羽斩杀，等等。司马貌公正判断楚汉相争之种种恩怨，善恶果报不爽，玉帝遂赐其转生为司马懿，出将入相，传位子孙，并吞三国为晋。

本篇借叙荒诞离奇之事，表达失意士子对天道不公、愚贤颠倒的满腔愤懑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演进的思考与评判。小说主人公司马貌，少年英才，本郡送其至京应试，却因出言不逊，被试官“打落下去”；及年长，闭户读书，端谨至孝，乡里屡次举其孝廉、有道及博学宏词，但“都为有势力者夺去”。灵帝卖官鬻爵，纳资多者出为刺史，入为尚书，而司马貌因家贫无人荐拔，空负才学，年已五十却仍被埋没。司马貌不禁愤然指责阎君：“你说奉天行道，天道以爱人为心，以劝善惩恶为公。如今世人有等悭吝的，偏教他财积如山；有等肯做好事的，偏教他手中空乏；有等刻薄害人的，偏教他处富贵之位，得肆其恶；有等忠厚肯扶持人的，偏教他吃亏受辱，不遂其愿。作善者常被作恶者欺瞒，有才者反为无才者凌压。有冤无诉，有屈无伸，皆由你阎君判断不公之故。”此番控诉，决非仅仅表达司马氏一人“终身蹭蹬，屈于庸流之下”的不平，而是蕴含着广大失意士子更为沉重的现实忧患意识，名为谴责阎君，实是抨击人间的黑暗。

然而，司马貌指责阎君判断不公，以致愚贤、善恶颠倒，却并未怀疑“天道”的真实性，更未反对由玉帝、阎君等构成的统治秩序。他写《怨词》，闹阴司，实是为改变自己的落魄处境；一旦侥幸执掌权柄，便“奉天行道”，昭示天地无私、果报不爽，显示其“经天纬地之才”。司马貌式的儒生，平生宏愿乃是致君泽民，谋求荣华富贵，决无反抗封建制度之意。愿望实现之际，便是俯首甘为贤相忠臣之时。当司马貌受到玉帝恩赐，转世为司马懿后，便去收拾三国残局，与其妻“同享荣华”。

封建舆论以天道福善祸淫、善恶果报不爽来蒙蔽、麻醉遭受种种压迫与不幸的民众，从而强化其道德自律，泯灭其反抗意识。司马貌断狱时，将时代的风云变幻，化解为个人的恩恩怨怨；将历史的演进，解释为对个人品德善恶的因果报应；最终，将人的命运，归结为宿命。司马氏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作者的历史意识：即仅仅以道德准则评判历史，其准则的核心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使人察觉到作者仍以陈旧的思维方式劝善警恶，其结果难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思想困惑。

本篇故事虽荒诞不经，然而可供含冤负屈、仕途失意者借以浇胸中之垒块，一吐郁闷之气，故流传甚广，影响很大。清醉月山人据此事改写成通俗小说《三国因》，戏剧则有嵇永仁的《愤司马》、小斋主人的《小江东》及徐石麒的《大转轮》。（竺　青）

nihuaben

拟话本　模仿话本体裁而创作的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初次使用此一名称。但鲁迅所指，系《青琐高议》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等宋元作品。它们在体裁上受到了话本的影响，如《青琐高议》各篇在文题之下另以七言标题，《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大宋宣和遗事》二书“皆首尾与诗相始终，中间以诗词为点缀”。《中国小说

史略》又有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论述“三言”、“二拍”等作品,指出:“明之说话人亦大率以讲史事得名,间亦说经诨经,而讲小说者殊希有。惟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昧,不复称市人小说也。”近时学者大多以拟话本之名指称明代短篇白话小说,即鲁迅所说的“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如“三言”中的一部分作品及“二拍”等。这些作品能不能称为拟话本,在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 (刘 葳)

ni Jin-Tang xiaoshuo

拟晋唐小说 清代小说流派。此名称创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论述了“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又称此流派为拟古派。所谓晋唐小说,指的是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和唐代的传奇小说。清代的拟晋唐小说以蒲松龄《聊斋志异》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聊斋志异》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作品继承了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的优良传统,但基本上走的是唐人传奇的创作道路。《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不同,它“完全模仿六朝,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做法”,但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相比又“过偏于论议”。效法《聊斋志异》的作品,有沈起凤《谐铎》、和邦额《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宣鼎《夜雨秋灯录》等。接近于《阅微草堂笔记》的作品,则有许元仲《三异笔谈》、俞鸿渐《印雪轩随笔》等。 (刘 葳)

Nian Yu Guanyin

《碾玉观音》 宋代话本。佚名撰。《警世通言》卷八《崔待诏生死冤家》题下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京本通俗小说》即据以标题列为第十卷,并分上下两部分。明晁瑮《宝文堂书目》有《玉观音》一目,大约就是本篇的另一题名,由《警世通言》的题注和作品描叙的内容看,可以肯定它原是宋人话本小说。

故事叙述咸安郡王恃势强夺民间妇女——璩家裱褙铺的女儿秀秀做府中绣作养娘,后来秀秀爱上了郡王府中碾过玉观音的待诏崔宁,乘王府失火之机,胁迫崔宁一同逃到潭州开店过自由生活。王府排军郭立出差途中偶然撞见,归告郡王,郡王将秀秀捉回处死埋于后园,但秀秀的鬼魂仍追随崔宁去建康共同生活。后又被郭立发现回府报告郡王,在被拘拿过程中,秀秀的鬼魂惩治了郭立,拉崔宁同死为鬼夫妻。

《碾玉观音》似以崔宁曾碾玉观音为题眼,然而却不如《警世通言》题为《崔待诏生死冤家》更切作品大旨。作品以秀秀挣脱封建压迫以求获取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并与相爱之人生死共之的情节为主线,其人鬼交织体现了奇异的特色。以十多首春词做入话,又体现了早期话本小说名为诗话或词话的特点。

有人认为这个故事与无名氏《异闻总录》所记宋代郭银匠事系同源的衍化,又或以为是民间说话人根据有关韩世忠的好色逸事敷演而成。从总体看,与上述两者似有联系,却又不十分切合。 (苏 兴)

Nian Zai Fanhuameng

《廿载繁华梦》 清代小说。四十回。一名《粤东繁华梦》。黄小配著。最初配图连载于1905年9月创刊于广州的《时事画报》。约在1907年秋时事画报社出版单行本。眉题“近事小说”,标明“丁未九月出版”。卷首有华亭过客学吕和曼殊庵主的序文。同年,汉口东亚印刷局出版有巾箱本。次年,上海书局出版有石印本。三十年代有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等所出多种铅印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收入中华书局阿英《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三卷》(1960)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近代通俗文学研究资料丛书》(1986)中。

小说以广东海关库书周庸祐从发迹到败逃的二十年为题材,是一部描写真人真事之作。正如作者在《凡例》中所说,“非目击,即耳闻,殆不尽虚”。然而,作者又不限于述周庸祐一身之荣衰,以及借此发出的富贵浮云之叹喟,而是通过对主人公廿载繁华终成一梦的叙写,展开对清王朝末期上自朝廷、下至民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描绘,从而尖锐地批判现实,把以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寻花问柳、携妓纳妾为其全部生活内容的整个官场的龌龊,把处于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危机四伏、风雨飘摇境地的整个清王朝的腐朽和盘托至读者面前,使人看到清王朝的不可救药。作品最后一回以《走暹罗重寻安乐窝 惨风潮惊散繁华梦》为回目,特意点明“惠潮乱事”即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惠州起义使周庸祐筹集资本到暹罗行商以卷土重来的美梦彻底破灭,更是明显地包含有革命风潮势将涤荡一切黑暗与丑恶的深意。

作者在《凡例》中说:“是书逼近《石头记》。”又说:“寻常说部,每多断语。唯是书则不然,全作叙事体,而不断之断,已寓于其间。”因此,在艺术描写上,小说不像一般谴责小说那样掇拾官场话柄以联缀成篇,而是像《红楼梦》之紧紧围绕宝黛爱情一样,抓住周庸祐廿载繁华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历叙其如何发迹,如何骄奢淫佚,如何谋取高官,如何被参抄家株连亲友、流落异国、不知所终,从而使作品成为传记式的长篇小说。在描写中,尽量避免掺入作者主观的评断而让情节说话,从而使作品大体上避免了一般谴责小说那种主观性特强、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通病。人物性格刻画生动真实。因而在晚清小说众多的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个平地而起、倏然而没的恶棍形象。 (颜廷亮)

Nie Yinniang

《聂隐娘》 唐代传奇小说。据《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四“聂隐娘”条注云出《传奇》,当属唐裴铏撰。但在

明人杨仪所校袁郊《甘泽谣》中亦收此篇。汪辟疆《唐人小说》疑此篇"或系杨仪撰集之误"。但杨本《甘泽谣》的文字与《太平广记》所引有所不同，别有所本。因此有人推考此本非辑自《太平广记》，以《聂隐娘》断为袁郊之作，但学术界多持汪说。《古今说海》收录本篇，题作《聂隐娘传》，不著撰人。《绿窗女史》及自好子《剪灯丛话》题郑文宝撰，《无一是斋丛钞》题段成式撰，无据。

本篇写侠女聂隐娘事。聂隐娘为魏博节度使手下大将聂锋之女，幼年被一老尼收去为徒，在深山学成剑术，能白日刺人于都市之中，人莫能见。艺成归来，自择其夫，嫁与一仅会磨镜的少年。聂锋去世后，魏博主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派聂隐娘去暗杀之。刘昌裔能神算，知隐娘夫妇来，遣裔将往迎，以礼待之。隐娘夫妇感其情，遂留陈许，并击毙魏博主帅派来行刺的精精儿，计退妙手空空儿，保卫了刘昌裔。后昌裔自陈许入觐，隐娘不愿从行，遂携夫入山归隐。昌裔死时，隐娘又骑驴入京，恸哭而去。

本篇内容虽较《红线》更诡怪荒诞，却曲折地反映了中唐以后的社会现实。藩镇跋扈，互相争权夺利，私养刺客，仇杀异己，使剑侠成为煊赫一时的英雄人物。这些剑客虽武艺高超，但皆从个人恩怨出发，实为藩镇的爪牙和杀人工具，作品对剑侠的赞美中流露出对擅作威福统治者的蔑视。

本篇对剑侠武功做了极为夸张的描写，如老尼为隐娘开脑后藏匕首而无伤，隐娘能化"蠛蠓"潜入刘昌裔肠中而避敌，隐娘与精精儿化为一红一白二幡子飘然相击。这些极神秘的色彩，不仅远胜《无双传》、《虬髯客传》、《贾人妻》等篇，比之《红线》亦过之，已萌仙佛合流之趋势，故其情节颇为后人所乐道。宋罗烨《醉翁谈录》载宋人有《西山聂隐娘》话本，明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取此内容为引子。题弢庵居士所撰及托名段成式之《剑侠传》均收本篇。清尤侗据此作《黑白卫》杂剧。

（刘荫柏）

Niehaihua

《孽海花》 近代小说。三十五回。曾朴作。

成书与版本 《孽海花》最初的构想者是金天羽。金天羽(1874～1947)，原名懋基，又名金一、天翮，字松岑，笔名麒麟、爱自由者、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人。编译有《自由血》、《女界钟》、《三十三年之落花梦》等，著有《天放楼诗文集》及《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等。金所作《孽海花》第一、二回，发表在1903年10月东京出版的中国留日学生刊物《江苏》第八期，署名麒麟。小说林书社创建，金松岑于1904年夏秋之际，将已写就的六回移交曾朴。曾朴一面对前六回进行修改，一面续写，历时三个月，一气呵成二十回。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分两集(每集十回)出版，日本东京翔鸾社印刷，上海小说林书社发行。曾朴对金著的修改情况，据金松岑述："第一、第二两回原文保存者较多，其预定之六十回目，乃余与孟朴共同酌定之"(《金松岑谈〈孽海花〉》)。1907年《小说林》杂志创刊，曾朴又续写了《孽海花》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回，于同年1至6月发表于《小说林》第一、二、四期，署名"爱自由者(金松岑笔名)发起，东亚病夫(曾朴笔名)编述"。晚清时期出版及发表的《孽海花》第一至二十五回小说林本，奠定了它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民国时期，曾朴又对《孽海花》进行修改和续写。自1927年11月《真美善》杂志创刊号至1930年4月五卷六号，陆续发表重新修改过的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回和新撰的第二十六至三十五回。与此同时，真美善书店于1928年1月出版修改后的单行本初集(一至十回)、二集(十一至二十回)；1931年1月出版三集(二十一至三十回)。重版时又将一至三集合为一册，这就是后来通行的《孽海花》三十回真美善本。发表在杂志上的最后五回(第三十一至三十五回)并未收入。曾朴修订《孽海花》时思想已趋保守，将原本最激进的思想部分删落，如反对科举制度、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热烈同情孙中山民主革命的言论，均被抹去，使得原本的精神大为削弱。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孽海花》增订本，将第三十一至三十五回作为附录收入，是为曾朴所撰足本。

思想内容 《孽海花》成书问世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高涨的年代，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初以昂扬的爱国精神和激进的革命倾向，发聋振聩。小说开始即针对日俄战争而呼吁："岂但东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在二十世纪初叶，如警钟长鸣。第一回"恶风潮陆沉奴隶国"(小说林本)，那孽海中的奴乐岛正是古老中国的象征，貌似"自由极乐"，实则却是"野蛮奴隶"之国。作者的批判笔锋集中指向封建专制政体以及为其服务的科名制度，指出科名制度"便是历代专制君主束缚我同胞最毒的手段……弄得一般国民，有脑无魂，有血无气，看着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产；赫赫轩孙，是君主的世仆，任他作威作福"。作者甚至借书中人物之口，阐扬了石破天惊的革命主张："诸君亦晓得现在中国是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从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小说林"本第四回)其思想之开放、激进，实出于晚清一般谴责小说作家之上。

小说以状元金雯青与名妓傅彩云的姻缘为线索，展现了自同治初年至甲午战败三十年间的历史画卷。曾朴自述："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孽海花》具有历史小说的厚重内涵。小说规模宏肆，包涵中法、中日战争，清流党

之煊赫，公羊学之盛况，宫廷帝后失和，改良维新派和革命民主派的活跃，乃至柏林、圣彼得堡的异域风光等等，浩瀚流走，眼阔天宽。它以摹写真人真事为其特色，魏绍昌编《〈孽海花〉人物索隐表》举出影射人物二百七十八名。纪果庵说："吾辈中年读此书，所喜者不在其文笔之周密瑰奇，而在所写人物皆有实事可指，兴衰俯仰，味乎咸酸之外。"(《〈孽海花〉人物漫谈》)

小说着重表现中国文化心态的变迁——从沉湎过去的自我封闭转为迎受欧风美雨——这一冰泮流澌的巨变。故事开篇的苏州雅聚园茶话，流露了咸、同年间人们对于科名的歆羡心理，那是历史的回眸一瞥，留下文化封闭心态的印迹。而在繁华总汇上海冯桂芬对新科状元金雯青的一席话却透露了物换星移的信息："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第三回)。至于公羊学派的盛极一时，则是康梁变法的前奏。小说铺陈渲染的上海味莼园开谈瀛胜会，荟萃一时名流，座中宾主所影射者，包括薛福成、黄遵宪、裕庚、黎庶昌、容闳、马建忠等，他们大多是中国第一批外交家，也是中国最早的放眼看世界的人。席间议论，风发泉涌，几乎囊括了晚清时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所提出的各种主张：外交折冲，练兵经武，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启迪民智，改良政体，开放言路，以至推行白话，提倡小说戏曲等等，表现了中国一代前贤先哲奋进自强的追求。作者还以惊喜的目光关注革命运动的崛起，讴歌狂飙突进的革命风暴："缓进主义都用不着，惟有以霹雳手段，警醒二百年迷梦，扫除数千万腥膻"(小说林本第四回)；热情赞美革命党人"个个精神焕发，神采飞扬，气吞全球，目无此虏"，孙汶(影射孙中山)是"一位眉宇轩爽、神情活泼的伟大人物"，陈千秋、史坚如等也都是英气勃勃的革命健儿。综观全书，自阴霾沉郁的旧学时代，迄于风云变幻的革命时代，这就是曾朴所勾勒出的波逐浪涌的历史大趋势。

《孽海花》又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多撷取一些有趣的琐闻逸事，举凡宫闱的秘闻、科场的闹剧、官吏的贪墨、士林的麻木……都有相当生动的描绘，使《孽海花》成为长篇巨制的社会风情画卷。在《孽海花》中，辞气浮露的直率谴责固亦有之；但更多的是亦庄亦谐、如讥似讽的笔调。"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也可以说是《孽海花》的创作特色。

作者关注而加以描绘的是上流社会——达官名士，他们雍容高雅，一派斯文，赏玩古董字画，论金石，谈考据，讲版本，赋诗填词，饮宴作乐，大都不是堪当大事的人物。庄仑樵(影射张佩纶)是清流党中的佼佼者，作者嘉许他的直言敢谏，但也如实地写出一个言过其实、终无大用的书生的弱点。他平步青云，却不免登高跌重，得志时，气焰熏天，"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拨掉了多少红顶儿"(小说林本第六回)。中法战争之际，荣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之重任，"眼睛插在额角上，摆着红京官大名士的双料架子"，大权独揽；及至开战，却弃甲曳兵而逃，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无独有偶的是纸上谈兵的何珏斋(影射吴大澂)，他在中日战争时慷慨请缨，要仿杜元凯楼船直下江南故事，率兵出关，大有气吞东海之概，然而也不过是书生狂言。至如朝廷的中流砥柱龚和甫(影射翁同龢)、高理惺(影射李鸿藻)，作者肯定他们在甲午战云密布之际，力持战议，但也不无讥弹。小说中对此二人的品评："枢廷只有高理惺，部臣只有龚和甫，是肯任事的正人。但高中堂意气用事，见理不明；龚尚书世故太深，遇事寡断"(第二十一回)。牙山大败之后，龚尚书尚有闲情逸致寻鹤，见了闻韵高、章直蜚，大谈梦兆吉凶，未免老迈昏聩，诚然不足以当挥戈回日之才。小说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新派官僚庄小燕(影射张荫桓)，佐杂出身，却文章锦绣，而且深通西学，屡次出洋，主管总理衙门，炙手可热。然而，其人心术不正，惯在官场中翻云覆雨，被称作是"外开门户，内事逢迎的人物"，八面玲珑，手眼通天。他对金雯青的挟嫌报复，则充分表现了其人的城府深严，阴鸷狠辣。作者还刻画了一个翰墨场中的怪杰——李纯客(影射李慈铭)，他代表了中国的名士风度。这位童颜鹤发的老名士，是当世文章巨子，四海宗师。其人风流潇洒，自鸣清高，疏狂傲世，睥睨公卿，其实却还是十里软红尘中的名利客。他故作矜持，却被袁尚秋一语道破心病："吾夫子之病，贫也，非病也！欲救贫病，除非炭敬"(第二十回)。作者将中国文人墨客的矫揉造作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作者深为鄙弃、抨击甚力的是那些极端黑暗腐朽的势力。诸如滥施专制淫威的慈禧太后；"以酒为缘，以色为缘，十二时买笑追欢，永朝永夕酣大梦"的达抚台；山东老财鱼阳伯，讹诈孤儿寡妇，攫取《长江万里图》去报效权贵；纨袴子弟庄稚燕，本是"宦海的神龙，官场的怪杰"，做引线，通关节，招摇撞骗；还有专营卖官鬻缺的，如童谣所言："若要顶儿红，麻加刺庙拜公公；若要通王府，后门洞里估衣铺"(第二十一回)，这些蝇营狗苟之辈，穷形尽相，充分揭示了晚清政权的腐朽本质。小说穿插的江湖豪侠大刀王二打抱不平、为孤儿寡妇复仇的故事；京剧名丑趁三儿在堂会戏上讽刺投降派李鸿章的故事，则表现了人民对于反动黑暗统治的义愤。《负暄琐语》说："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

主要人物形象 《孽海花》更深层次的底蕴体现在主人公金雯青的悲剧。在中国，状元是旧的文化形态的象征，它的荣枯象征着一个封建王朝的盛衰。作者选择状元金雯青作为贯串全书的主人公，乃是小说整体构思的需要——从比较广阔的文化视野，展现一个旧的历史时代的衰微没落，往昔雍容华贵的事物已是昨日黄花。小说用悲剧与喜剧相互渗透的手法，刻画了金雯

青的一世浮沉。他是一位典型的温文儒雅的中国士大夫，文章书法，史论纲鉴，皆擅胜场，二十八岁金榜夺魁，成为清华高贵的天下第一人。然而，生当末世运偏消，迎接他的是一个动荡的、缤纷缭乱的世界，他惶然无措，笨拙呆滞，昔日活泼潇洒的绅士变成不合时宜的泥塑木雕。小说着意刻画他与时代潮流的格格不入。早在他大魁天下、衣锦荣归之时，薛淑云在上海一品香开宴，雯青面对那些学贯中西的新潮人物，已然失去顾盼自豪的勇气。"席间众人议论风生，多是说着西国政法艺学。雯青在旁默听，茫无把握，暗暗惭愧，想道：'……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小说林本第四回）。在一瞬间，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念如冰崩崖倾。历史浪头把他推上外交舞台，他的显赫事业的顶峰是：四十六岁时被派遣为出使俄、德、荷、奥四国大臣，荣膺使节，持旄万里。然而当他一旦踏上德国萨克森号轮船，他便立即成为任凭环境摆布的傀儡。在轮船上就为冒失多事被人敲诈了一万五千马克。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令他目瞪口呆。俄国术士毕叶向他谈论虚无党人革沙皇的命，又有大文豪赫尔岑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以冰雪聪明的文章，写雷霆精锐的思想，"雯青听了大惊失色道：'照先生说来，简直是大逆不道、谋为不轨的叛党了！这种人要在敝国，是早已明正典刑，那里容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呢'"（第十回）！一副昏聩颟顸之态跃然纸上。在柏林、圣彼得堡，被他的爱妾傅彩云占尽风光，而他堂堂使臣反倒成了配角，甚至杜门谢客，蛰居书室，"每日温习元史，考究地理"。彩云不客气地抢白他："你一天到晚，抱了几本破书，嘴里咭哩咕噜，说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么话……倒把正经公事搁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说国里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体抬了去，你还摸不着头脑哩"（第十三回）！这是一位沉湎于过去的中国状元的悲剧。他虽然远涉重洋，身在异邦，耳濡目染蓊郁葱茏的现代文明，但却依然保持文化封闭心态，宁可作茧自缚，不敢一窥世界的万花筒。对于身边小小的爱河孽浪，亦自懵懂。当他潜心学术、埋头丹铅之时，他的爱妾彩云和俊童阿福正在恣意寻欢。

雯青最为沾沾自喜的是用重金从毕叶手里买来十二幅中俄交界地图。不料又是上当受骗，惹出帕米尔边界纠纷，铸成"一纸书送却八百里"的大错。他的政治生涯从此一蹶不振。庄小燕对他的暗箭中伤；彩云的昧心背叛，将他完全摧垮了。这位富贵风流的状元公，无论在官场还是情场，都成为凄凄惶惶的败北者，中年就含恨而逝，留下过眼繁华的空迹。他的凋零，象征着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那秋风败叶的命运。

晚清小说中，人物性格刻画的成功，当首推《孽海花》。曾朴显然受到西洋文学的启示，在观念和手法上都有大胆突破。他摒弃了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的传统模式，着力揭示丰满、复杂的个性，包括他们那无法克服的内在的性格弱点。金雯青自私、怯懦，一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小说穿插了"兰因惝恍，絮果迷离"的一段烟台孽报的情节线索，主要为了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他心虚，胆怯，害怕冥报，内心中一直被愧疚感和负罪感所折磨，所以见到容貌依稀旧人的傅彩云，才会颜色惨淡，以为是"可怜再世玉箫归"。作者甚至涉笔人物心理的潜意识层面。试看雯青的神昏谵语："哪，你们看一个雄赳赳的外国人，头顶铜兜，身挂勋章，他多管是来抢我彩云的呀"（第二十四回）！又说出萨克森号船长质克贼头鬼脑、阿福手里拿着一支钻石莲蓬簪云云。小说前面并没有写雯青发现彩云失簪、与瓦德西交好等等情由，然而，从他临终之前的昏呓看，雯青对于这些事情其实是影影绰绰知道的，只不过是这个怯懦的男人没有勇气正视现实，宁可相信其无，自欺欺人。这些事情只是深藏在他的潜意识中，连同那不可告人的恐惧和羞耻。只是到了大限临头、幻象丛生的时候，才泄露了心底最深藏的隐秘。他全然无力整顿夫纲。当彩云和阿福私通被他当面撞见、气急攻心倒栽葱躺地不省人事之后，又受了彩云一通句句刺心、字字见血的顶撞："若说要我改邪归正，阿呀！江山可改，本性难移。老实说，只怕你也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守着你的本事嘎"（第二十一回）！张夫人"料想雯青这回必然要扬锣捣鼓的大闹"。然而，这个男人无力抵抗色欲的诱惑，他唯一能做出的选择是：温言款语、低声下气地去央求彩云，求她爱他、忠实于他，痴心妄想用柔情去绾住那一颗放荡的心。这个卑怯的、失去阳刚之气的男人，令人鄙弃，也令人怜悯。金雯青的失败，是社会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还很少有这样的对灵魂的拷问和鞭挞。

傅彩云虽以清末民初红极一时的名妓赛金花为模特儿，但仍然是曾朴所创造的一个个性鲜明的艺术典型。曾朴无意于用政治伦理的标尺来褒贬人物，他只是努力表现一种风流放诞的性格——一个色相和情欲都红艳似火的女人。赵景深为曾朴写的挽联："福楼拜曹雪芹肉灵一致鲁男子；傅彩云李纯客文采斐然孽海花"，揭示了《孽海花》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之间某种灵犀暗通的联系。

彩云出身卑微，十几岁就沦落风尘，明眸善睐，巧笑倩盼，成为姑苏城中艳名大噪的花魁。她与雯青一见如故，似有三生宿业。从此金屋藏娇，宠擅专房。后来又随雯青持节远赴西欧各国，俨然豪侈命妇，靓妆婀娜，西服璀璨，又兼能操外语，横波流媚，出入宫廷和社交场合，赢得"放诞美人"的芳名。她聪明乖巧，善解人意；又机敏老辣，富有手腕。一颗心玲珑剔透，鬼黠精灵。温顺时，如依人小鸟；刁恶时，如毒螫蛇蝎。这是一种不合理制度中形成的畸形的性格：她被男人当作玩物；她也玩弄男人。她的堕落，是由于社会地位和环境习染所致，她是人欲横流的孽海中的一朵花。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是以男性为中心，达官名士可以狎妓

纳妾；妻妾则必须恪守三从四德。而彩云则是被名教所抛弃的野草闲花，压根不受节烈贞操之类封建道德规范的约束，她无节制地放纵情欲、物欲，不以为邪恶，不以为羞耻，她用自己的放荡不羁向那个男性中心社会进行了大胆的挑战，畸形的反抗。当她的私情被雯青当场撞破之后，她反倒嘻嘻的冷笑了几声，说出一番杀伐斩断、透彻决撒的话来："你们看着姨娘，本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呀贝呀的捧；一不好，赶出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就讲我，算你待我好点儿，我的性情，你该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七贞九烈，这会儿做出点儿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没什么稀罕"（第二十一回）！这就是曾朴笔下的傅彩云：既娇艳、妖娆，又放肆、泼辣。她是晚清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曾朴熟悉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情趣，在小说中，对于那种飞觞醉月、挟妓宴游的生活，不免沉湎和美化；刻画人物方面，往往由于瑕瑜互见，褒贬并存，作者倾向过于含蓄隐约，以致令人不易捉摸。这些方面给小说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艺术特色 鲁迅称许《孽海花》"结构工巧，文采斐然"（《中国小说史略》）。《孽海花》是一部瑰玮缛丽的作品，文笔娟好，词采华披，写景状物，明丽如画：那苏州的七里山塘，一轮胭脂般的落日，画船歌舫中的钗光鬓影；地中海的苍然晓色，云气郁葱，岛屿环青；俄罗斯的荒漠莽原，风雪载途，混茫皆白；北京的贵邸园林，水木明瑟，台榭窈窕，翠涛泻玉，芙蕖绽红……一幅幅宛似锦屏迤逦而开。作者于小说结构尤为惨淡经营，自云："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围绕男女主人公命运这一中心主干，故事层层推展，把许多短篇联缀成一部长篇，构成亭亭如盖、花叶扶疏的整体布局。书中蟠曲回旋之笔，如：从一品香宴会至于二十年后的味莼园谈瀛会，是一大收束，前度刘郎重聚，"不过绿鬓少年，都换了华颠老子"（第十八回）；从潘八瀛家公祭何休，至于云卧园为李纯客庆寿，又是一大收束，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擒纵本领，精心设计了全书的几次高潮，花团锦簇，葳蕤纷披。当然，《孽海花》中也有一些细碎芜蔓的笔墨，或散漫，或赘冗，成为结构中的不谐和因素；遣词缀句也还保留了若干旧式章回小说的陈腐套语，显现了中国小说新旧嬗变的发展轨迹。（林 薇）

Nieyuanbao

《孽缘报》 清代小说。十二回。作者署西湖情侠，其真实姓名不详。光绪戊申（1908）六月裕记发行石印本"小说丛刻第一集"第三种。本书封面及正文卷端均题"孽缘报"，唯丛刻第二种《剑花洞》封二所刊本集书目题为"孽报缘"。

本书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间政事为历史背景，揭露权奸卖国求荣的罪行，抨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小说主人公陆是元"中文不通，西文却是极好"，曾赴香港、美国读书；返国后投靠上海的沈大臣，担任翻译，遂成为其心腹。沈大臣是"有名的权相，……真是威振一时，权蔽天下：什么电报局、招商局，又是什么铁路、矿务，一概归他一人经理"，并"今日卖路，明日卖矿"，而陆是元便充当其卖国生意的"皮条客"。作者对陆是元的揭露，集中在其为虎作伥，出卖路权、矿权，发卖国财的丑行上。陆是元曾和三位权臣代表中方就苏杭甬铁路的路权问题，与雄国铁路公司代表谈判。在谈判前，陆是元拟定的谈判方针竟是"有运动费则让步，无运动费则力争"。作者对此深恶痛绝，并辛辣地嘲讽这两句话，"已变了中国外交家的不二法门"。洋商心领神会，给中方代表每人六万三千余元贿款；条约遂订立，路权被出卖。后陆是元又赴丑国生鲁参加赛会，贪污赛会款项，致使中国失败，但陆却成为富翁。陆是元娶妓女、买公馆、置器具，春风得意；然陆太太淫心难泯，最后勾结情夫气死陆是元，陆之卖国财亦被荡尽，终偿孽债。

作者在小说中声明："在下所说的，就是近日来轰轰烈烈在那里闹的苏杭甬铁路的故事"，并指出陆是元等人的卖国谈判是在九年前。清政府确曾就修筑沪杭甬铁路问题，于 1889 年、1908 年两次向英商借款；而在此前后，俄、法、英、德、比利时等国已纷纷攫得中国诸多地区的铁路权及开矿权。作者面对屈辱、黑暗的时局，难捺胸中愤慨，遂将时事纳入虚构作品中，以抨击时政，其爱国激情溢于言表。但小说立意未脱因果报应之窠臼，且辞锋浮露，情节粗疏。（竺 青）

Niulang Zhinü Zhuan

《牛郎织女传》 明代小说。四卷，全名《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题"儒林太仪朱名世编，书林仙源余成章梓"。上图下文。朱名世，生平不详。余成章则为著名刻书家兼小说家余象斗的堂侄。此书大约刻印于万历、天启年间。

传叙牛郎织女在河边会面，由此相互倾慕，当即对歌传达各自心中的情感。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天帝得知牛郎工作勤劳，就把她嫁给了牛郎。谁知二人成亲之后，竟贪享欢乐，不再劳作，因此惹恼了天帝，又将二人分开，牛郎在河西，织女在河东。牛郎织女后又倍加勤于耕织，众星官亦同情他二人的处境，一齐上书，请求天帝宽容。最后天帝终于同意牛郎织女每年七夕相见一次。以后，每当七夕这天，牛郎织女便在鹊桥上团聚。

历史上有关牛郎织女的记述很多，但多较为零散。《诗经·小雅》中的《大东》篇说："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岁华纪丽》引《风俗通义》说："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古诗十九首》（其

十)说:“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可证有关牛郎织女的传说至晚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广为流传了。



明刻本《牛郎织女传》书影

《牛郎织女传》以浅近的文言写成,达两万多字,篇幅超过了以前的任何记叙。虽然它基本上仍是按照前人的有关传说敷演成篇,但却编织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构架,尤其是在材料的搜集和故事之间的串联上,作出了一定成就。由于作者的文学水平不高,小说写得比较粗疏枯燥,没能造成多大的影响。但从中可以窥探牛郎织女故事在明代的流变情况,因而是研究牛郎织女传说演变的重要资料。今存明刻本。另有十二回本《牛郎织女》,已收入《古本平话小说集》。 (程有庆)

Niu Sengru

牛僧孺(779～847) 唐代政治家、小说家。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隋仆射奇章公牛弘之后。贞元二十一年(805)进士及第(徐松《登科记考》),元和三年(808)与李宗闵等同登贤良方正科。释褐伊阙尉,改河南,迁监察御史,累进考工员外郎、集贤殿直学士、库部郎中知制诰、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拜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宝历初(825)出为武昌军节度使、鄂州刺史。在鄂五年,颇有政绩。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宗闵辅政,屡荐之,遂于次年召还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宗闵共执相柄,大和五年加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牛僧孺和李宗闵是牛李党争的牛党首领,与李德裕有隙,在相位罢斥李党。大和六年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请接受吐蕃维州守将归降,牛僧孺反对,致招物议,出为淮南节度副大使。开成三年(838)征拜左仆射,开成四年出镇襄州,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武宗会昌元年(841),宰相李德裕罢其兵权,下迁太子少保,进少师。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东都,后复被黜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贬循州长史。宣宗即位,徙衡、汝二州,还为太子少师。大中初(847)卒,年六十九岁。《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二、《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有传。有《牛僧孺集》五卷(《宋史·艺文志》),今佚。

牛僧孺喜著小说,撰有传奇小说集《玄怪录》十卷。又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徐氏还魂》说:“牛丞相著三卷《妖录》。”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五上,唐代牛姓宰相尚有玄宗相牛仙客,此人未闻有著书之事,当是牛僧孺所作。卷帙书名与《玄怪录》不同,当为另一种小说。书已失传,只字无存。 (李剑国)

Niu Su

牛肃 唐代小说家。生卒年不详。原籍京兆府泾阳县,据《纪闻·牛氏僮》载,其“曾祖、大父皆葬河内”,当由泾阳迁徙怀州河内县(今河南沁阳境内)。约生于武周圣历(698～700)前后,书中称及肃宗庙号,当卒于代宗朝。官岳州刺史(《元和姓纂》卷五《牛泾阳》)。多往来河南境内,足迹远至吴越一带。博闻强记,涉猎广泛,撰有《纪闻》十卷。原书不存,佚文散见于《太平广记》。

(吴书荫)

Niu-Yang Rili

《牛羊日历》 唐代杂事小说集。刘轲撰。刘轲,字希仁,韶州(在今广东省)人,原籍彭城,故自称沛上耕人,其家于天宝末“徙贯南鄙”(《上座主书》)。曾出家为僧,元和初隐居庐山读书,元和十三年(818)进士,与吴武陵并以史才直史馆。官终洺州刺史(《新唐书·艺文志》、《唐诗纪事》卷四十六,《登科记考》卷十八)。著有《三传指要》十五卷、《帝王历数歌》一卷、《刘轲文》一卷、《唐年历》一卷、《汉书右史》十卷、《黄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监》一卷、《三禅五革》一卷等(《上马植书》、《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

《牛羊日历》,《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注云:“牛僧孺、杨虞卿事。檀栾子皇甫松序。”有《续谈助》及《藕香零拾》本等。仅存五条,无皇甫松序,当为残帙。此书著于大和九年(835),专为攻击牛、杨二人而作,称之为“牛羊”,肆意谩骂,恐非信史。书中记李愿有美婢名真珠,拟献于皇帝,杨汉公设谋使之归于牛僧孺。《唐摭言》卷十亦载皇甫松曾作《大水辨》以讽牛僧孺,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玳瑁宫”之句,可与此参看。《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引皇甫松《续牛羊日历》一条,亦见今本《牛羊日历》,《续谈助》本有晁载之跋,称作“檀栾子皇甫松续记”,似为本书附记,并未单独成书。 (程毅中)

Niu Yingzhen Zhuan

《牛应贞传》 即《纪闻》中的《牛肃女》(《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一)。《五朝小说》等书收录此篇,改题《牛应贞传》,托名唐宋若昭撰。见《纪闻》。

(吴书荫)

Niu Xiu

钮琇(?～1704) 清代文学家。字玉樵,吴江(今属江苏)人。康熙十一年(1672)拔贡生,由教习考授知县,康熙十六年,官河南项城县。因父母相继去世,于康熙二十四年扶亲柩南归。丁忧后,除陕西白水县知县,后改任广东高明县知县。卒于任所。

钮琇幼年师事吴南邨、吴愧庵,受《尚书》、《左传》

及制艺。性喜诗文著述，公务之暇，不废笔墨。词翰斐然，文情轩举。诸体杂文，四六骈体，无不擅长。其诗多纪事之作，不乏佳作，如《秋雨叹和杜少陵韵》、《泣柳词》"皆有关理乱，足备诗史"；《弼教坊》咏庄史之狱有句云："只应日夜钱塘水，怒作寒涛千载声。"悲愤之情，溢于言表。琇于诗文有较高的鉴赏力，对同时代的诗文尤为关注。其批评鉴赏文字见于《觚賸》一书。

钮琇嗜稗官野史，终生不辍。古代神话传说、《庄子》、《楚辞》、《穆天子传》、《世说新语》、六朝志怪等作品对他影响极大。对于传奇演义等通俗文学，钮琇也有所涉猎。评论过《水浒传》、《西游补》等小说，认识到传奇演义"空中结撰"的特点。他在文学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撰写了笔记小说《觚剩》。此外，他还著有《临野堂诗集》十三卷，《文集》十卷，《诗余》二卷，《尺牍》四卷，方志《白水县志》十四卷。（刘绍智）

Niuxianggong

《拗相公》 话本小说。佚名撰。即《警世通言》卷四《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十便截取前三字简称它为《拗相公》，《京本通俗小说》编者即据以题作《拗相公》，编入所谓第十四卷。与《拗相公》有关的王安石事迹见《河南邵氏闻见录》、《曲洧旧闻》、《枫窗小牍》、《桯史》、《孙公谈圃》等，而王士禛则认为它乃是"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附益之"。

关于《拗相公》的创作时代，向有二说。一是说它乃宋人作品，缪荃孙的《京本通俗小说跋》定全书皆宋人作品，即此说代表，其改窜"宋朝"为"我宋"是为宋人作品之说所作的伪饰。一是说它是元人作品，因为它有"终宋世不得太平"的话。然而如把《拗相公》与赵弼《效颦集·钟离叟妪传》对比，参照明弘治正德间陈霆《两山墨谈》(卷十四)说《钟离叟妪传》系仿卢多逊南迁造作的寓言，而王士禛却说《拗相公》即仿卢多逊事写出的，因颇疑《拗相公》是受了《钟离叟妪传》影响而改成话本小说形式的明人作品。

本篇叙王安石罢相赴江宁途中，听经纪人家主人称他为"拗相公"，骂他"恶人自有恶相"。经茶坊、道院、坑厕、农舍都有题诗对他进行骂詈。乡间老叟诉说新政之弊，要"刳其心肝而食之"。老妪呼猪鸡为"拗相公"、"王安石"等等，使他到了江宁愤恨而卒。作品最后把"靖康之祸"，宋朝元气之丧，都归之王安石熙宁变法。作品集中了反对熙宁新政者编造的传说故事，对王安石极尽诬蔑之能事。但是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即使最好的政令，如由上往下强制推行，也会有与主观意愿相反的坏效果并遭到各阶层人们的反对。（苏 兴）

Nongqing Kuaishi

《浓情快史》 清代小说。三十回。题"嘉禾餐花主人编次，西湖鹏鹞居士评阅"。叙唐代武则天一生淫乱事，杂采野史小说而成。言武则天为玉面狐转世，本名媚娘，少女时即与堂侄武三思及张昌宗(六郎)等私通，选入宫中便得唐太宗宠幸，太宗病中即与入侍的太子私会，为免于随太宗殉葬，太子送她到感业寺为尼。太子即位为高宗，武则天被封为左昭仪，高宗耽于女色，朝政渐由武则天裁决，又加号为天后。高宗驾崩，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中宗，复又废中宗为庐陵王，遂专权朝廷，召武三思、张昌宗以及张易之、怀义和尚入宫私会淫乐。武则天年事渐高而风致不减，敖曹入宫随侍，方称其心，遂加封敖曹为如意君，并改元如意。武三思在宫中又与中宗皇后韦后私通。中宗先诛二张，复位后其太子杀武三思，中宗杀太子，韦后又弑中宗，李隆基杀了韦后，睿宗登基，李隆基立为太子，唐世遂中兴。全书结构散乱，武则天与敖曹一段情节抄自《如意君传》，仅文字略有改动。作者借一段历史恣意淫秽描写，趣味低下，文字亦拙劣。

今存清啸花轩刻本和醉月轩刻本。（石昌渝）

Nongqing Mishi

《浓情秘史》 清代小说。今存抄本十一回。据书末"新刻浓情秘史卷六终"九字，可知曾有刊本问世。此书系《杏花天》后半部的改写本，故正文开头云："这部书说的是胡瑞英将冯乐声藏在自已卧房之内，将要与乐声偷情合欢。"颇为突兀。情节与《杏花天》几乎一样，只是把人名作了变更，如把《杏花天》中的封悦生改作冯乐声，《杏花天》中的十二美蓝珍娘、蓝玉娘、蓝瑶娘、若兰、玉莺、爱月、巧娘、爱梅、冯好好、方盼盼、十娘、戴一枝，改成了胡瑞英、胡秀英、胡玉英、若兰、玉莺、巧娘、吴金凤、张玉凤、杜美娘、玉月、玉梅、李桂枝等。书前加一小序，云："常观淫辞诸书，多写淫情，不归于正，观之者易入于邪思。惟《浓情秘史》一书，情词雅致，趣味弥长，令人观之不厌，亦且终归于劝善改过，大有益于身心性命也，故援书而作序。"纯系书商遮掩宣淫射利的幌子。

清抄本《浓情秘史序》

（朱 沐）

Nücaizishu

《女才子书》 清代文言小说集。又名《女才子》、《女才子集》、《闺秀佳话》、《美人书》、《情史续传》等。署鸳湖烟水散人著。在书中他人所写的序评中，称作者为

徐子秋涛或秋涛子。本书的首卷，在收入《檀几丛书》时称《美人谱》，署秀水徐震秋涛著。《昭代丛书》中所收的《牡丹亭骰谱》，题秀水徐震秋涛录，谱前《识语》则署鸳湖烟水散人识。据此，鸳湖烟水散人当即徐震。从书中有关文字还可知，徐震为明清之际浙江嘉兴县（古名秀水）人，一生穷困潦倒。据《女才子书》前钟斐序，此书约完成于顺治十六年（1659）前后，而《牡丹亭骰谱》的《识语》则写于此后二十余年，可知康熙初年徐震当仍在世。另有《后七国乐田演义》、《合浦珠》、《珍珠舶》等多种小说，著者或署烟水散人，或署古吴烟水散人，或署檇李烟水散人，或署鸳湖烟水散人，究竟是否为徐震的别署，或者并非一人，众说不一。

本书版本繁多。完本当为十二卷，内含正传十二篇，附传三篇，是一部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集，记叙了明代及明清之际十七个美人、才女的故事。作者所收的美人、才女，并非仅取才、色二字，还有贤、智、胆、识、情、韵等六个标准。即所谓："胆识和贤智兼收，才色与情韵并列"（月邻主人评《女才子书》）。作品中所写的女性其所作所为，所言所想，往往与封建伦理道德相背离，而具有不同程度的个性解放色彩和民主倾向。如卷四写崔淑在遭到用情不专的男人遗弃后，便与同情自己的秀才毅然结合，成为恩爱夫妻。卷八中的卢云卿在不称心的丈夫死后，大胆私奔，与意中人终成眷属。通过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作者主张在爱情基础上的自主婚姻，不强调所谓贞操，不赞成青春守寡，不笼统地反对所谓偷情、私奔，也不认为弃妇、寡妇、妓女等在人格上低人一等。这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无疑具有进步的思想意义。尤其是卷八写女主人公的公公、父亲对其婚姻自主所持的同情、理解、开明的态度，更鲜明地体现了作品中的民主思想。写妇女问题当然离不开情、欲二字。作者自称是"痴情人"，称书中的某些人物为"情种"。但作者又认为"情"应当附丽于贤、智、胆、识、才、韵等标准。因而，作者笔下的男女情爱，一般说来，格调清新、健康。

《女才子书》中的篇章虽然在故事背景方面着墨较为轻淡，但通过主人公们坎坷不平的生活命运，也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动乱。作品同情妇女的不幸，并对破坏他人幸福的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等恶势力，以及道学先生、宵小人物等给予了愤怒的鞭挞。某些地方还隐约流露出了反清的民族意识。本书有着积极的思想意义，但也含有一些陈腐观念：作者对女性提出了一些新的标准，但也欣赏封建式的女德；同情女性的不幸，却又赞成一夫多妻制度；对女性命运关注的同时，又鼓吹宿命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历史局限性。

本书用浅近文言写成，在体制、体裁、笔法等方面较广泛地接受了前代传奇小说、文言小说及话本小说的影响。《谢彩》等传颇像志怪性的唐人传奇；《张小莲》、《陈霞如》等传的情节结构又有些像明代的通俗文言小说；还有一些篇章在行文中往往诗文相间、骈散杂糅，这也是明代通俗文言小说的常套；附传都置于正传之前，类似于话本小说的入话。总之，本书可以说是此后的某些才子佳人小说、人情小说的先河之一，也是明清短篇小说创作由以话本小说、通俗文言小说为主转向以《聊斋志异》型的传奇小说为主的一个中介环节。

（薛洪勣）

Nügong Yuzhi

《女红余志》　元代小说选集。龙辅撰。龙辅，常阳之妻。《千顷堂书目》卷十二小说类著录，题常阳撰，列在元代。书前有武康常阳序说："余细君龙氏，性夷淡令淑，兼善属文。外父为兰陵守元度公后裔，多异书。细君女红中馈之暇，辄细阅之，择其当意者编成四十卷，时置之几头，命曰《女红余志》。"又精选其最佳者录之，仅二卷。常阳、龙辅均无可考，疑为明人所伪托。

此书内容甚杂，均无出处。书中《香丸夫人》、《侠妪》两篇，记女侠故事，稍有可观，亦见于《广艳异编》及周诗雅《续剑侠传》。余皆杂事琐语，缺乏故事性。《香丸夫人》，《广艳异编》等题作《香丸志》，叙贞观时有书生遇一妇人，命侍儿邀去，使为之报仇。妇人付生一香丸，谓焚香于炉，随烟所至，即可得手，有所获即纳于革囊。生如言至一处烟绕恶少年之头，三绕而头自落。生以头纳囊中归，侍儿取药弹之，即缩小如李子，竟食之。情节荒诞幻诡，不知所本。《侠妪》叙修容母女值里中盗起，一老妪来引其母女至一道院，入一神像左耳中潜藏，得免于祸。一夕，老妪持一人头至，谓渠魁已斩，后遂无事。事出修容自述，尤为诡异突兀。有《诗词杂俎》本及《香艳丛书》本。

（程毅中）

Nüjie Lanwushi

《女界烂污史》　清代小说。十四回。一名《东厕牡丹》。署八宝王郎即王浚卿著。宣统二年（1910）自强轩书药局出版。

《女界烂污史》最初的一部分，暴露当时官僚丑态，写了一桩"日游两县，夜宿花舟"的惨案。清江、漕河总督好色而又惧内，为了同一个摇船娘轧姘头，想出一条瞒天过海之计，日夜乘船出巡缉捕强盗，往返于两县之间，害得两县官吏天天接差，叫苦不迭。后来被他的夫人侦得，大兴问罪之师，传令县官办差，要了一只火轮船，九十个纤夫，一只大号南湾船，骑兵一队，步兵一队，浩浩荡荡，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开拔前往花舟捉奸，丑闻昭昭。小说这一部分，尚不失为暴露黑暗的严肃笔墨。以后故事则不外是上海风月场中各种猥亵情事，笔墨下流，难以入目。

（鲁　戈）

Nüjuren Zhuan

《女举人传》　清代小说。十六回。署如如女史撰。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同人社石印本。

本书表现新旧文化交替时代的士人心态，展示斑

驳陆离、带有喜剧色彩的生活画面。时值废除科举制度的前夕，小说的女主人公江阴县如如女史，素怀大志，曾经游历日本，濡染西学，对于列强将要瓜分中国的现状深感忧虑。适逢会试之年，她借用同乡举人苗通的名字，女扮男装，前往汴京参加会试。小说着重刻画举子赶考途中的窘况以及考场中的新闻。苗通主仆在轮船上就遭鼠窃光顾，途中又遇瓢泼大雨，颠顿狼狈，苦不堪言。为赶上考期，雇长行骡车，每辆车价上涨至百两开外。苗通和途中结识的王雅卿只好任其敲榨勒索。头场考试，苗通洋洋洒洒，挥就煌煌大论，卷中"俾思麦"云云，不免惊世骇俗。二场考试，苗通雄辩滔滔，于四书五经之外，别倡新学，五洲万国、泰西历史、格致理化，无所不包，众人折服首肯。三场试毕，苗通在黄河边上设坛演说，构拟改造中国的蓝图：多办学堂，开图书馆，设阅报处，办白话报，建立农业贷本公司，鼓励青年游学。对于列强在中国境内修筑铁路，把持路权，深致愤慨。

小说留下了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瞥，举子们蟾宫折桂的心理已经严重倾斜，科场玉堂金马的神圣光环荡然无存，代之以闹剧式的荒唐滑稽，莘莘学子在中西文化撞击的时代大潮中困惑傍徨，这一切昭示着延续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已届寿终正寝之时。

（鲁　戈）

NÜkaike

《女开科》　清代小说。十二回。又名《万斛泉逸史》、《新采奇闻小说全编万斛泉》，又题《虎丘花案逸史》。署岐山佐臣编次，江表鳌庵参评，编次者与参评者实系一人。真实姓名无考。

书叙余梦白、梁文昭、张又张三位秀才，同游妓院，和倚妆、文娟、弱芳三名妓女心心相印，情意投合，饮酒吟诗，共商作朝廷开科举考进士游戏；几十名妓女参加，结果倚妆中状元、文娟为探花、弱芳系榜眼，赐进士出身。事被告发有谋反嫌疑，察院纠捕，三名才子和三名妓女逃散。经过曲折磨难，三位丽姝死里逃生，三名才子金榜题名，他们不忘旧情，四处访寻，终于与三位死里逃生的丽姝相逢。余梦白与倚妆、梁文昭与弱芳、张又张与文娟喜结良缘。作者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妓女怀有深切的同情，她们本是良家儿女，只因社会动乱，才堕入地狱般生活，在人格上给予极大的尊重，并热情歌颂她们的才美品德，突破了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格局，体现了一种进步的新的社会观念。同时，对科举制度之腐败和社会阴暗作了辛辣的嘲讽和抨击，透露出作者愤世嫉俗的情怀。作品中的余梦白、倚妆等人物，情感真实，形象清晰。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讥世讽俗的同时，刻画了一位通情达理的察院乔老爷，他不仅把余梦白和妓女开科戏弄朝政的闹剧，看成是"一班书呆们作景"加以宽容，而且又救了倚妆并收为义女，惩办了淫僧三拙和伤风败俗的小官王子弥，这一形象在以往小说中，尚属稀见。作品行文流畅，语言诙谐风趣，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实属上品。惟每回议论过多，虽别辟蹊径，终陷于说教。

今存清初名山聚刻本及坊刻本。

（林　辰）

Nüwa shenhua

女娲神话　创世女神神话。此神话包括造人和补天两大内容。造人神话即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是产生最早的神话之一。其流传演变大致有三个阶段：起初是说女娲单独造人。《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说，在天地开辟时，本没有人，女娲就用黄土捏出一些人来（"抟黄土作人"）。但一个一个地捏，她觉得太费事了，并且所造的人又不多。于是她拿一条大绳浸在泥浆里，再举绳挥舞，一粒粒泥点撒落地上，也变成了人。这是先民对女性伟大生育力的认识与歌颂，其产生当在原始社会母权制时代。



汉代石刻女娲像

随后则有女娲与其兄伏羲结合共同造人之说。唐李冗《独异志》已载有"议以为夫妻"之说。唐卢仝《与马异结交诗》里也有"女娲本是伏羲妇"之句。现存汉代的石刻像及砖画中，又有人面蛇身的女娲伏羲交尾图。兄妹结为夫妇的神话，反映了原始人血亲婚配的生活现实。而伏羲参与繁衍人类的伟业，则表明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共同造人之说很可能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里产生的。

再后，女娲伏羲婚配神话在其流传过程中，又增加了发洪水的情节。中国西南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有关的神话故事。其大意是：在一场大洪水后，天底下只有伏羲、女娲兄妹二人没被淹死，他们便相约为婚，负起再造人类的使命。洪水神话也是很古老的神话，女娲又亲身参与治水和再造天地的工程，可知民间相传再造人类的神话同样有其悠远的渊源。

除造人外，女娲还成就了补天之功。《淮南子·览冥训》说，很古的时候，四根撑天柱断了（"四极废"），九州大地陷落、崩裂。天不能完全遮盖大地，地也失去了备载万物的功能。烈火熊熊，从不熄灭；洪水滔滔，不见消退。猛兽吞食善良百姓，鸷鸟抓走老人和弱者。"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这个补天神话实际上就是天地毁灭与再造的神话。其中"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等语，说的是治水的事，当为洪水神话的一个片断。

女娲造人、补天、治水，其有功于人类至为巨大，是伟大的人类母亲神和天地开辟神。女娲神话也因此成

为中国开辟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少雍　王蜀青）

Nüwashi

《女娲石》　清代小说。二卷十六回，未完。作者署“海天独啸子”。东亚编辑局于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发行甲卷铅印本，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发行乙卷铅印本。

本书铺叙金瑶瑟等爱国女子的救亡活动，倡言女性救国乃属天降大任。小说第一回即写天降“女娲石”，宣称男子无能，只有女真人出世方能力挽狂澜。此后，作者集中描写海城女子改造会领袖金瑶瑟的一系列救国行动：金瑶瑟不堪国政腐败、列强蚕食的可悲现状，遂赴日、美留学数年；返国后居京城，见朝官沉湎于声色之中，便舍身为歌妓，欲以色艺点醒达官显宦，但无效。日本公使夫人对金瑶瑟之举深为感佩，将其作为日本艺妓献于当朝胡太后。金瑶瑟两番行刺太后，均遭失败。后金瑶瑟改扮男装逃往天山省中央妇女爱国会途中，被人卖入天香院为妓。然而，天香院实为女子革命组织花血党的总部，此党党员百余万，支部数千所，以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女子天赋权利为宗旨，以暗杀为手段，已暗杀奸恶官员三百余人，影响巨大。花血党首领秦爱浓深爱科学发明，天香院中电报、电话、有轨电车等一应俱全，更有海陆空兼用的电马和威力奇大的神异手枪。金瑶瑟加入花血党后，奉秦氏之命乘电马携手枪，巡视全国各党派情形，以为建立共和做准备。金瑶瑟参观了白十字社的洗脑院，此院同仁立志将国民头脑清洗一遍，去除种种落后、愚昧之污垢，以救国家。最后，金瑶瑟由专杀男子的张水母带领，会见了居住在一处世外桃园的许多奇异女子，得知她们和自己均是天降救国救民的女豪杰。

小说作者为一留学生，其炽热的爱国情感洋溢于字里行间，并将抨击的锋芒直指淫威尚在的慈禧太后，读之令人振奋。此外，作者利用已掌握的科学知识，虚构了种种现代化机器与武器，使小说具有某种科幻色彩。然而，作者以性别作为革命与否的分野，以暗杀、色情为革命手段，既是其偏激之处，也使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十分肤浅。

（竺　青）

Nüxian Waishi

《女仙外史》　清代小说。一百回。吕熊撰。又名《石头魂》，康熙五十年（1711）钓璜轩原刻本有“吕熊文兆氏自跋”，又有“古稀逸田叟吕熊文兆自叙”。

小说以明初发生的所谓“靖难之役”为故事背景，描叙明永乐年间，山东蒲台女唐赛儿系嫦娥转世，故号月君，自幼反对礼教，喜抱不平。后得天书，乃精习法术，以拥立建文帝之名，于青州聚众起事，建都济南。又得天上剑仙鲍仙姑、曼陀尼、聂隐娘、公孙大娘等下凡相助；复有刹魔公主与之结为姊妹，率部下八百魔王及八百万魔兵相助。大河南北翕然从风，云集响应。义军北渡黄河，直取河间府。朝廷震恐，遣使以二十余万金珠为纳彩之礼，欲聘赛儿为正宫娘娘，赛儿坚拒不纳。朝廷乃集重兵抵抗，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归于失败。后永乐帝在榆木川为赛儿飞剑所诛，太子继位，赛儿亦回归月宫。

唐赛儿事屡见正史，《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较详。明末已撰为小说，《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即以此成篇。《女仙外史》虽据史实，但仙凡杂陈，事极怪诞，而仇视农民起义的立场，终不足取。

今有钓璜轩刻本、清末石印本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校点本（1985）。此外，小说还有日译本，题名《通俗大明女仙传》。

（吴　郑）

Nüxian Waishi huiping

《女仙外史》回评　小说评点。《女仙外史》一百回，清吕熊作。故事叙明永乐时唐赛儿领兵勤王，反对燕王称帝，最终升天。书成后，由刘廷玑、陈奕禧分别作序写评。另有王士禛、宋荦、洪昇、朱耷等人作评。附于回末。这些评论，难免有一些庸俗的捧场和封建的说教，但也不乏精到之见，且涉及小说创作多方面的问题。

《女仙外史》虽涉史事，然多虚构。刘廷玑（在园）肯定了这一特点，在卷首《品题》中正确地指出了此书“前十四回”“虽虚亦实”，后“八十回全是空中楼阁”。他在第九十八回回评中进一步赞扬“《外史》之妙，妙在有无相因，虚实相生。历览全部……在乎虚虚实实，有有无无，似虚似实之间，非有非无之际，盖此老所独得。”陈奕禧（香泉）也就人物形象的虚构问题论道：“若小说演义，多凿空之笔，既无可肖，则如散画人物，略有微疵，便生指摘”，然《女仙外史》将人物写得“凛凛乎有生气逼人”，故“若谓并无其人，亦无其事，将焉信之”（第二十五回评）。这就是说，小说中创造的人物尽管为凿空之笔，然由于作家匠心独运，塑造得生动活泼，故能深得艺术之真。同时，他们所谓的虚，也包含着荒诞神奇之笔。对此，他们认为也不失其真，未离其正。刘廷玑说：“诸神女皆画鬼笔也，而其语言事实，则仍是画人”（第十四回回评）。王士禛则曰：“神鬼精灵，出没笔端，妙在亦寓劝惩之旨”（同上）。总之，正如刘廷玑在《品题》中所说的：“外史者，言诞而理真，书奇而旨正者也。”他们对小说虚与实，奇与正这对矛盾的理解无疑是比较正确的。

回评者也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如宋荦（绵津山人）在第二十四回评道：“观作者用笔，写文士以神，写武士以气，而亦具有体格，且各表其身分，森森乎俨如列在目前，竟非纸上生活。”特别是画家朱耷（八大山人）论人物刻画，更具特色。他认为《女仙外史》写人：“是龙眠之淡墨罗汉，不假颜色，而须眉面目迥乎各别者”，“乃能写出毫厘之辨，锱铢之爽”，因此“个个有一种性情，人人有一种气概”（第五十三回评）。

回评更多的是赞扬《女仙外史》的“文章之法”，即

情节结构的安排，如署名求夏者称这部小说为："如山川之有龙脉，或起或伏，或分或合，总出于一本而变化而生焉"（第二十回评）。《长生殿》的作者洪昇也赞"《外史》节节相生，脉脉相贯，若龙之戏珠，狮之滚球，上下左右，百回旋折"（第二十八回评）。陈奕禧则在第四回评中赞赏其"文法倒行，如逆流之水，波涛冲激，姿态尤奇，此非故作险笔，盖有势不容已者。"这些评论未必尽合《女仙外史》的实际，但作为一种小说观点和理论值得重视。（黄 霖）

Nüxuesheng

《女学生》 清代小说。十章。题"著者菽夏"。其生平不详。存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良小说社说部丛书本。

书叙黄慧贞，父亲早亡，十八岁时，母又病逝。房东潘善仁与妻洪氏，资助慧贞葬母且入女校读书。二年后，学成毕业，成绩优秀，高标第一。洪氏又资助慧贞西渡赴美留学。途中，结识有志青年彭志豪。同船钱鸿衍乃一刁徒，因在上海银钱亏空，逃奔美国避债。见慧贞年轻女子独自一人，顿起不良之心。船到纽约，将慧贞拐卖给娼家，又窃取慧贞房内财物。后彭志豪在朋友帮助下，终于救慧贞脱离险境。二人同抵华盛顿，志豪入耶路大学预科，慧贞入女子中学，又找到在耶路大学深造的潘善仁。四年后，学成回国，慧贞助理潘善仁夫妇在湖北整顿学堂，颇见成效。后经潘氏夫妇撮合，彭志豪与黄慧贞结为夫妻，二人协力在苏州扩充学堂，共图国家富强。正如书末所言："但望天下有志女子，看到慧贞行止，兴起点热心，破除些锢习，中国女界就不患不出些人才，中国国家也不患不渐次富强了。"可见创作主旨。（罗德荣）

Nüyuhua

《女狱花》 清代小说。十二回。一名《红闺泪》，又名《闺阁豪杰谈》。王妙如撰。王妙如，名保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1877年左右。著有《小桃源传奇》、《唱合集》等。书于光绪甲辰（1904）三月刊行。

本书是一部非时疾世倡导女界革命的小说。主人公沙雪梅，自幼随父习武，艺高人丽，许与秀才秦赐贵为妻。父逝后完婚，不料赐贵大摆男人架子，时以三从七出儆戒之，待之如奴。一日，无端遭打骂，雪梅忍无可忍，失手打死赐贵。为不连累他人，径至县堂自首。狱中女犯多是遭黑心男人陷害的不幸者，雪梅立志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男贼方罢手。遂扭断枷锁越狱而出，往寻开设报馆鼓吹女权的张柳娟。途中病宿热心女权的文洞仁女士家，复与女医生董奇赞结识。病愈前行，于旅馆巧遇许平权，平权主张和平革命，兴女学，振女权，用口舌唤醒女界；雪梅则要组织激烈革命党，用暴力杀尽男贼使女子掌握国家权利。二人虽彼此敬慕，终因宗旨相异而分手。结果雪梅与柳娟等七十余人因革命失败而自焚，用铁血唤醒了女子的痴梦；平权留学国外，归国后与其夫黄宗祥创办女学堂，用心血换来了女界的昌明。

小说为女权大声疾呼，提出女界革命"先从破坏，后归建立"的见解。作者虽不解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与革命的真谛，便纵目古今中外"以秃笔残墨为棒喝之具"，不失苏醒女界的积极意义。小说说理通俗明快，惟与章回体不甚相协。（阎中雄）

Nüzi Pianshu Qitan

《女子骗术奇谈》 清代小说。未见。阿英《晚清小说目》著录："陆士谔著。八回。宣统三年（1911）古今图书小说社刊。二册。"阿英《晚清小说史》将《女子骗术奇谈》列为妇女问题小说，"是指摘当时所谓新女子的作品，对摭拾一二新名词，即胡作胡为的女子，加以讽刺。"（思）

Nüziquan

《女子权》 清代小说。十二回。作者思绮斋。真实姓名不详。光绪三十三年（1907）作新社刊行。

叙写一对青年自由相爱及争取妇女权利事，着重阐述中国开放女权的重要与途径。故事发生在假想的1940年，当时朝廷早已实行宪政，"所有主权与国体也极其完全"。主人公袁贞娘美丽聪颖，考上省城启化女中学堂。在毕业前的秋运会上与风采轩然的天津海军学堂学生邓述禹相遇，互生情愫。重阳日，她于黄鹤楼园亭内拾到邓遗失的名片、照片与诗笺，爱慕益深。不期诗笺遗落家中，为其父所见，致遭詈骂，羞愤之下投江自杀，幸被开往天津的巡洋舰救起，救她的人恰是在该舰实习的邓述禹。水路相处，两情弥笃，但中国没有婚姻自主的国律，以致良缘难结。船至天津，贞娘被安顿在黄之懿任笔政的津报馆，她为该报撰写了轰动全国的《女权论》，被视为"女界斯宾塞"。作者借贞娘之笔提出：妇女无权"则中国如害了半身不遂的病，男子一半尽管文明，妇女一半尽管野蛮，国势必无富强之一日"的社会观点，提出"欲复女权，必先大设学堂，大兴工艺，使妇女有以自治、有以自养"的改良途径。自此，贞娘走上为妇女争取权利的斗争之路。她在北京高等女学堂创办了极具影响的《国民报》，又随女教习林佩韦去俄、法、英、美等国考察。归国后，她出任宫廷翻译官，深得皇后喜爱。她的活动不仅得到全国女界的热烈响应，也获得海外女侨集资、上书的积极支持，俄、美新任驻华女公使也予以友好帮助。在强大的潮流冲击下，议院终于拟出六条女权试行章程，全国妇女额手相庆，贞娘也按章程第一款得与邓述禹完婚。纽约华侨女学界为纪念这位提倡女权的女豪杰，集资铸造了贞娘的铜像。小说力主开放女权，极盼中国妇女摆脱男子羁绊而自振拔，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文笔流畅，但着重说理，形象单薄，缺乏艺术描写。（阎中雄）

Nuogao Ji

《诺皋记》 唐代小说。《酉阳杂俎》中的一篇，见前集卷十五、十六。《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说郛》(重编本)、《龙威秘书》本皆录出单列一目，仍题唐段成式撰。诺皋，是古代召唤鬼神之词。段成式在谈著书缘起中说："成式因览历代怪书，偶疏所记，题曰《诺皋记》，街谈鄙俚，舆言风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广七车之对，然游息之暇，足为鼓吹耳。"此篇全记神仙鬼怪以及山川草木灵异之传说。

(顾　青)



Ouyang Juyuan

欧阳钜源(1883～1907) 清代小说家。原名欧阳淦，又字巨元，号茂苑惜秋生(茂苑是古时苏州的异名)，又署惜秋生、惜秋、蘧园。客籍苏州，与包天笑同案进学。欧阳钜源早慧丰才，文章词赋，典赡富华。1898年冬从苏州到上海，写诗投呈游戏报馆主人李宝嘉，有"雄辩能摧四座锋，秘书十万早蟠胸"等句(《上游戏主人小诗四章聊博一粲》)，对李宝嘉深表仰慕。不久李宝嘉便吸收他到报馆工作。以后他协助李宝嘉办《世界繁华报》，编《绣像小说》，成为李宝嘉最得力的助手。李宝嘉的某些作品中可能有他的笔墨(包天笑《钏影楼笔记》)。欧阳钜源自著作品主要有《负曝闲谈》三十回，李宝嘉《活地狱》续作第四十三回，《维新梦传奇》前六出，与病红山人庞树柏合作的《玉钩痕传奇》十出(残存)，此外尚有为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糊涂世界》以及《海天鸿雪记》所写的序文，影响较大。

欧阳钜源思想比较激进，所撰《官场现形记》序文，词锋犀利，阿英誉为"不啻是一篇讨伐当时官场的檄文"(《晚清小说史》)；《糊涂世界》序文，激烈抨击"麻木达于脏腑，冥顽中其膏肓"的黑暗现实；《维新梦传奇》慨叹河山破碎，朝野酣嬉，"问谁人敌忾赋同仇……雨雪自寒征士甲，风霜不上相公裘"(第一出)，表达了锐意改良维新的热忱，倡言振兴工商，疏浚财源，建路采矿，反对闭关绝市；主张引入声光汽化，反对稽考陈编，构想未来蓝图。《活地狱》续作，痛斥中国黑暗到了极点；《玉钩痕传奇》写沪上名妓在龙华募建群芳义冢事。

欧阳钜源活跃于上海文坛约有八年，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但他生活不检，日事冶游。1907年暮冬，沦落死于上海小客栈中，时年不足二十五岁。

(林 薇)

P

Pai'an Jing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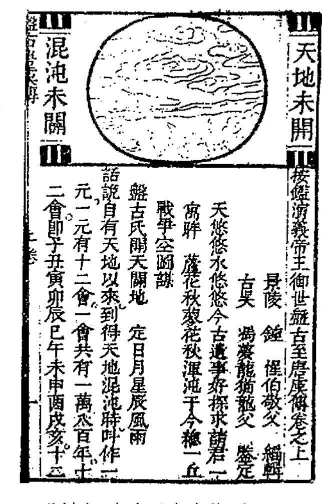
《拍案惊奇》 见凌濛初。

Paixie Ji

《俳谐集》 唐代杂事小说集。刘纳言撰。刘纳言，(《新唐书》作讷言)，乾封(666～667)中历都水监主簿，以《汉书》授沛王李贤。尝撰《俳谐集》十五卷以进太子，因而除名，后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秦景通传》)。《俳谐集》，《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书已失传。《五朝小说》等书中有刘讷言《谐噱录》一种，当是冒名伪作。 (程毅中)

Pangu Zhi Tangyu Zhuan

《盘古至唐虞传》 明代小说。二卷七则。一名《盘古志传》。全称《按鉴演义帝王御世盘古至唐虞传》。题"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书尾有书林余季岳识语云："是集出自钟冯二先生著辑，自盘古以迄我朝，悉遵鉴史通纪为之演义，一代编为一传，以通俗谕人，总名之曰《帝王御世志传》，不比世之纪传小说无补世道人心者也。"学术界一般认为题钟惺所作诸小说，实系后人伪托，有的学者认为余季岳便是《盘古至唐虞传》的编刊者。书中避"由"为"繇"，应刊于崇祯年间。


天地未開
按鑑演義帝王御世盤古至唐虞傳卷之上
景陵 鍾 惺伯敬父 編輯
古吳 馮夢龍猶龍父 鑒定
天悠悠水悠悠今古遺事好探求蒼君一
席畔 蘆花秋蓼花秋渾沌于今總一丘
戰爭空剛辯
盤古氏開天闢地 定日月星辰風雨
話說自有天地以來到得天地混沌時時作一
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共有一萬八百年十
二會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
混沌未闢

明刻本《盘古至唐虞传》书影

此书为《帝王御世志传》的第一部，以盘古氏于天地未分之时，生于大荒之野，持凿与斧凿开混沌，天地定位，阴阳剖分始，终于舜荐禹代己摄位，遂出巡南狩，崩于苍梧山，娥皇女英同往哭之，并投于湘水，为湘水之灵，世称湘夫人。

小说依史前传说成篇。今存明刻本。(王汝梅)

Paoying Lu

《泡影录》 清代小说。八章。作者彭俞，本名逊之，别署破佛、亚东破佛。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出版于上海。

小说中主人公江宁府溧水县人张邦杰、张廷彦兄弟为有志青年。邦杰考秀才不中，不愿循旧路坐馆，适逢朝廷废除科举，邦杰欲投军报国，廷彦欲进学堂学习新学，但受到邦杰保守的岳父反对，不得不离家出走。邦杰到南京，几经周折方得入伍，然而征兵委员只是借招兵之机弄钱，勾结流氓恶棍，设圈套诬陷人。邦杰对此忧心忡忡，上书总办请求整肃，而总办嫌其多事，将他开革。他的满腔热情化为泡影。小说围绕着征兵也揭露了社会上其他丑恶现象。"污官、讼棍、劣绅一派的狼心狗肺，鬼脸怪状，编书的也描写不尽。咳！真是昏天黑地非人世，狗党狐群做戏场"(第六章)。第三章写胡道台之妻淫乱，因貌奇丑实难以动人，便让仆妇领盲人进府通奸；第四章写詹知府女儿大唱淫曲。作者的目的在于暴露官僚生活的污浊。

书中对守旧的贡生李守朱刻画颇深。听皇帝下诏废科举，他大骂新党，与内弟相对号啕；对女婿追求维新新潮的举动坚决反对；在辩论不过新派青年时，他愤而烧书，至死不悟。作者对现实中的维新人物也极为失望，如第六章描写乞丐维新，商议新宗旨和新章程，请懂新法的人指导，令人忍俊不禁。这部小说白描手法较佳，第二章写两个老贡生顽固不化，第八章写和尚受气骂佛，极为传神活画。全书文笔诙谐、风趣，颇为引人。但主人公形象浮泛，仅为情节中穿针引线的工具。

(朱世滋)

Pei Qi

裴启 东晋小说家。字荣期，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生卒年不详。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晋哀帝隆和时(362)，撰《语林》数卷，风靡一时。事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引《裴氏家传》(原作裴荣，误)、《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续晋阳秋》。 (许逸民)

Pei Xing

裴铏 唐代小说家。生卒籍贯不详。著有《传奇》三卷。《新唐书·艺文志》注说他是"高骈从事"。《全唐文》卷八百零五收裴铏《天威径新凿海派碑》一文，作于咸通九年(868)，知其于咸通中为静海军节度使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衔。《唐诗纪事》卷六十七载裴铏《题石室》诗，说他乾符五年(878)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今存《传奇》诸条，行文风格不尽一致，并非作于一时者。书中故事涉及年代，最晚为大中末年(859)；故事发生地点大多在长安附近及河洛间。此外，涉及边塞五原者二篇，南海交州者五篇。秦州、南海皆高骈曾任刺史、节度使之处，当非偶然。高骈于咸通十年左右授天平节度使、郓州刺史，镇山东，乾符元年至五年至成都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而《传奇》诸文无涉及山东、四川者(仅《许栖岩》条有入蜀情节)。由此可揣度裴铏创作《传奇》当在大中末年至咸通十一年之间。《郡斋读书志》说："其书(《传奇》)所记皆神仙怪谲事。骈之惑吕用之，未必非铏辈导谀所致"，实为附会。高骈

惑吕用之等，是晚年任淮南节度使时的事，当与裴铏无关。裴铏号谷神子，著有《道生旨》一卷（《云笈七签》卷八十八）。　　（李宗为）

Pei Zhouxian Biezhuan
《裴伷先别传》　即《纪闻》中的《裴伷先》（《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七）。《古今说海》说渊部选录此篇，题作《裴伷先别传》，不著撰人。　　（顾　青）

Penggong'an
《彭公案》　清代小说。二十三卷一百回。贪梦道人撰。今存光绪十八年(1892)立本堂刊本，首光绪壬辰张继起序、孙寿彭序及贪梦道人序。又有光绪十九年上海书局石印本等。正集之外又有《续彭公案》八十回，北京泰山堂刊小本；《再续彭公案》八十一回，《三续彭公案》八十一回。大达图书局印行的《彭公案》全传本合并正集以及一、二、三续集，为三百四十一回。

《彭公案》全传(三百四十一回)叙清官彭朋办案的故事，描述了他摧抑豪强、平叛靖边等一系列功勋业绩，实际上是糅合了历史上彭鹏和朋春两人的事迹。彭鹏与朋春皆康熙时人。《清史稿》列传六十四《彭鹏传》说他"顺治十七年，举乡试"，"康熙二十三年，授三河知县"，为官清廉，不畏强御，"治狱，摘发如神"，并因此受到康熙的接见和褒奖。这与小说叙彭朋"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三河县知县"，在任上惩处了裕亲王庄头之侄左奎等等，大体相符。然而后半部写彭公奉旨西巡，平定西夏王反叛的故事，则取自朋春的事迹。朋春为满洲正红旗人，《清史稿》有传。康熙二十四年，朋春受命征罗刹(即俄罗斯)。小说写彭公征西夏白天王事与朋春征罗刹事亦大体相符，只是朋春当年系由黑龙江进军，小说作者不知地理，写成由甘肃出嘉峪关。小说将彭鹏和朋春两人的姓缀合在一起，同时也融合了两人的主要事迹。

《彭公案》虽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作原型，但基本情节纯系虚构。从故事的演变过程来看，大概先有彭鹏等人的断案事迹的流传，到了后来，彭鹏公案故事愈来愈离开历史的轨迹，而与民间流传的侠义故事融合起来，愈演愈繁，于是成为一个公案与侠义相结合的繁杂的故事系列。例如窦二敦，即为雍乾间民间广泛传说的人物。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如是我闻》二云："又闻窦二东之党，每能夜入人家，伺妇女就寝，胁以刃，禁勿语，并衾褥卷之，挟以越屋数十重。晓钟将动，仍卷之送还。被盗者惘惘如梦。"又注云："二东，献县巨盗。其兄曰大东，皆逸其名，而以乳名传。他书记载，或作窦尔敦，音之转耳。"纪昀为献县人，所闻当有根据。又蒋瑞藻《小说考证》中盗御马条引《阙名笔记》说："窦二敦，献县无赖子也。以健斗横行于市，椎埋恶少，奉以为魁，窦欣然自得。凡江湖卖艺之流，必先投刺，始得售其技。"可见窦二敦实有其人。不过，《彭公案》中的窦二敦与纪昀等文人的记载不同，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英雄人物形象。又如《儿女英雄传》第十五回写道："台上唱的是飞镖黄三太打窦尔墩，正唱到黄三太打败了窦尔墩，大家贺喜，他家里来报说：'生了黄天霸。'"黄三太与窦二敦比武故事见于《彭公案》第二十二、二十三回。由上可见，《彭公案》的成书，显然融汇了民间传说及民间说唱艺人的创造成果。

小说卷帙浩繁，情节枝蔓，思想内容复杂。其基本的情节线索只有两条，即贤臣微行，豪杰盗宝之类。小说以一个清官彭朋贯串首尾，虽然也刻画了他"剪恶安良，除奸去霸"的种种事迹，但其实际描写，却是以侠义作为主要的脉络，着重刻画了一批绿林出身的英雄好汉形象，如李七侯、黄三太、杨香武、欧阳德、石铸、纪逢春、马玉龙等。故鲁迅所说"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中国小说史略》)是符合小说实际的。小说中的彭朋缺乏性格的光彩，他的出场不过是起某种穿针引线的联缀作用而已。小说中所叙写的一系列侠义人物，虽以"行侠仗义，专杀贪官"作为标榜，然而真实思想却是黄三太所说"宁叫名在人不在"，"必要在京都作一件轰轰烈烈之事，留下英名，传于后世"(第二十七回)。他的南苑打虎是为此，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也是为此，由此还演出其他一系列盗宝故事。同是绿林中人物，小说却以对朝廷对清官的态度作为评价标准：凡是投顺朝廷辅佐清官的为好汉、英雄；反之则为贼、为恶。显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因此，《彭公案》虽揭示了一定的社会矛盾，但却贯串着求名求利、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一夫多妻等封建陈腐观念，甚至鼓吹驯顺的奴才主义，如张得力杀女救主，竟被彭公揄扬为"忠义堪嘉"，尤不足训。

《彭公案》颇具口头文学的叙事特色。人物形象塑造，也较有个性，同是绿林豪杰，有的粗豪，有的桀骜不驯，有的则诙谐幽默。情节注意穿插变化，诙诡离奇。常用倒叙法，设置悬念。故事既求连贯性又有局部完整性，形成许多精彩段子：黄三太、窦二敦德州比武，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众英雄三打连环寨，欧阳德三打牧羊阵等。小说写斗武斗阵斗兵器破机关，力求变化，不相重复，花样翻新，因而能满足市民群众的好奇与消遣心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总体看来，人物浮滥，格调不高，情节芜杂，节外生枝，雷同因袭，特别是语言较粗糙，杂有不少江湖黑话，其艺术表现力不强。然而小说在清末社会广为流行，在全传三百四十一回之后，又有《四续彭公案》、《五续彭公案》、《六续彭公案》。此三种续书共一百二十回，为一人所作，作者于《五续彭公案》第一回称："小可最熟本朝掌故，且又深知彭公拜相之后一切事迹，及李七侯许多奇功伟绩，因又募辑成书，共有一百二十回之多，分为四续、五续、六续三编，足可为诸公酒后茶余的消遣。"然"四续"、"六续"二编今未见传本。在此之后，又有作者署名"浊物"的《七续彭公案》二十四回和《八续彭公案》二十四回，刊行于宣统年

间。《彭公案》还改编成戏曲在舞台搬演，历久不衰，见于《京剧剧目初探》者有《九龙杯》等十四出之多，此外还有《彭公案》的连台本戏多种。 （傅隆基）

Pishi Jianwen Lu

《皮氏见闻录》 五代笔记小说集。皮光业撰。皮光业(877～943)，字文通，世为襄阳人。父皮日休，唐末著名诗人，官太常博士，避战乱，移居苏州。光业生于苏州，亦有文才。入钱镠幕府，累署浙西节度推官。后为吴越国丞相。后晋天福八年(943)卒，谥贞敬。《十国春秋》有传。所著除《皮氏见闻录》外，尚有《妖怪录》五卷，《崇文总目》与《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均曾著录，然已不可考知。

《皮氏见闻录》，《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五卷。“五代皮光业撰。唐末为余杭从事，记当时诡异见闻，自唐乾符四年迄晋天福二年”(衢州本卷十三)。《崇文总目》入传记类，《宋史·艺文志》入小说类，均作十三卷，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作十二卷。

原书已佚。《永乐大典》卷二千七百三十七引《见闻录》，叙崔慎由拒二中尉逼迫草拟废立令事，《唐语林》卷三、《白孔六帖》卷十四等皆引之，《新唐书·仇士良传》亦采入，但并不可信。《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考异》引此而有驳正。 （周勋初 严 杰）

Pisheye Xiaojie Ji

《毗舍耶小劫记》 清代小说。未见。黄人《小说小话》：“《毗舍耶小劫记》，记朱一贵之乱也。一贵本明裔(见日本人《朱一贵事》)，所谓鸭母，其实龙孙也。唯一贵骤起骤灭，荡平不过旬月，书中时间，未免延长。又以杜君英为郑忠英，指为克塽之后，不知何本。”可知此书描叙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贵抗清事。

（俞 文）

Pifu Zhuan

《蚍蜉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即《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八《徐玄之》，出《纂异记》。《类说》卷十九《异闻录》收其节文，题作《观鱼紫石潭》；《绀珠集》卷一李玫《异闻实录》亦收此条，题作《蚍蜉王渔紫石》。据《太平广记》，本篇当为唐李玫作品，《异闻录》、《异闻实录》为《纂异记》之别名，而李玖乃李玫之讹。本篇写徐玄之于宅中夜读，见数百小武士拥一“殿下”登其花毡及石砚渔猎，乃以书卷蒙之。随之他在梦中被执入蚍蜉国议罪。太史令马知玄上疏，谓王子游观失度，自取其咎，徐玄之无罪。蚍蜉王大怒斩之。不久国中大雨暴至，草泽臣蟹飞复上疏为马知玄鸣冤，王始下诏封赠马知玄，且以其子蚳为太史令。王寝得一梦，召百官议其吉凶，君臣皆拜舞称贺，独蟹飞谓其梦大凶，主疆土分裂，玉石俱焚。王惧，乃释徐玄之，徐玄之遂从梦中醒来。次日，徐集家僮掘地，得一大蚁穴，纵火焚之，靡有孑遗。本篇之情节祖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而主题思想与李作之人生如梦截然不同。全文的中心人物是蚍蜉国王，作者以纵子游猎、加罪无辜、诛杀忠臣等一系列情节，渲染出他极度昏聩的形象，以传奇小说的形式影射了当时腐朽已极的最高统治集团，并且指出其必将自取败亡的下场。这一切以及篇首对蚁国王子在砚石上耀武扬威的细腻描写，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本篇的缺陷是文中的奏章占了太多的篇幅，人物形象不够鲜明。《聊斋志异》中《小猎犬》一文，写卫中堂夜寐时见数百小武士架鹰牵犬于室中捕猎蚊蝇，显然受到此文前半篇的启发。 （李宗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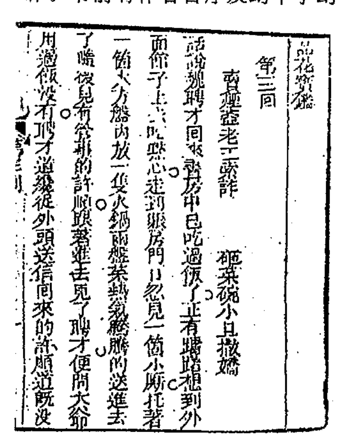
pianji

偏记 小说流派。始见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他把小说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偏记是其中的第一类，是正史以外的关于当代史实的记述。刘知幾说：“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记者也。”并评论说：“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刘知幾并且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刘 蕤）

Pinhua Baojian

《品花宝鉴》 清代小说。六十回。又名《怡情佚史》、《群花宝鉴》、《燕京许花录》、《都市新谈》。作者陈森。书前有作者自序及幻中了幻居士序。



品花寶鑑

第三回

賣煙壺老子受騙 砸菜碗小旦撒嬌

話說魏聘才同[illegible]房中已吃過飯了。正有躊躇想到外面[illegible]走到賬房門口。忽見一個小廝托著一個大方盤內放一隻火鍋兩盤菜熱氣騰騰的送進去了。[illegible]見有[illegible]的許順跟著進去見了。聘才便問大爺用過飯沒有。聘才道[illegible]從外頭送信回來的。許順道既沒

清刻本《品花宝鉴》书影

全书追忆乾隆以来北京梨园界的生活，以优伶为佳人，狎客为才子，把青年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的关系作为情节主线，肆意铺叙两人同性相恋、缠绵缱绻的病态生活。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写“两雄相悦”，对变态的性意识进行美化。如写杜琴言到梅宅探视梅子玉病情，他像女人一样凑在枕边，低声细语，泪涌满面，滴在子玉的脸上；梅子玉则在梦中低吟：“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作者把狎客和优伶比作当年的唐明皇和杨贵妃，这种不伦不类的细节描写足以代表本书的一般风貌，反映了“乾隆盛世”上层社会的腐败生活。当

时不少达官贵人、公子王孙召伶人侑酒取乐，饰旦角的呼为相公，又叫作“花”，虽为男子，却与妓女一样，供狎邪玩弄。诚如《菽园赘谈》所说：“京师狎优之风冠绝天下，朝贵名公不相避忌，互成惯俗。”作品中的侯石翁就是一个腐朽堕落的典型形象。他才华出众，二十岁便点了翰林，海内学子钦仰为“朝贵名公”，虽已七十四岁，而性尚风流，不仅姬妾满堂，且好男风，来他府上执经叩问者既有青年俊士，亦多红粉佳人。鲜廉寡耻，实为犬彘。或谓梅子玉、杜琴言二人名字的末二字暗藏“寓言”之意，以此暗示书中人物多有影射，如苏惠芳暗射李桂官，而苏惠芳的狎客田春航似指毕沅，侯石翁系影射袁枚等等。虽望风扑影，不足为训，但作者笔触所及，是乾隆以来北京上层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和艺术再现，则确定无疑。

本书语言较为流畅，刻画人物、描摹情态细致入微，在人物设置、布局构思和艺术技巧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红楼梦》的影响。然其艺术成就和认识价值却根本无法同《红楼梦》相比。尤其书中人物更是满纸丑态、龌龊无聊。

《品花宝鉴》开近代狭邪小说之先河。书中实录了清代戏曲演出场景，为戏曲史上不可多得的史料。今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原刻本及多种复刻本、石印本。

（吴 郑）

Ping Buqing

平步青(1832～1896) 清代学者。字景孙，号栋山樵，又号霞偶、常庸。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咸丰五年(1855)举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江西粮道，曾署江西按察使。同治十一年弃官归里，专心治学，著述甚丰。主要有《读经拾沈》、《读史拾沈》、《樵隐昔呓》、《霞外捃屑》等。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对小说颇为重视。曾手校《陶庵梦忆》、《明斋小识》、《两般秋雨庵随笔》、《寄蜗残赘》等笔记，所撰《霞外捃屑》一书，亦多采小说家之书。

平步青对小说的评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小说作家及作品中人物、事件、名物的考证。如对《三国志演义》中的貂蝉，《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杜慎卿、虞育德、马纯上、牛布衣等人物，均能考证其来历或原型；对《残唐五代史演义》中的“五龙逼死王彦章”，《飞龙传》中的赵匡胤赌博等情节，皆能考索其来龙去脉；对于小说中习见的“文武解元”等名物，亦详辨其源流，对研究者颇有参考价值。某些考证，则有牵强附会之弊。其二，对小说艺术特征的剖析。他肯定小说重在艺术虚构的特点，认为：“《残唐五代传》小说，与史合者，十之一二，余皆杜撰装点。小说体例如是，不足异也”(《霞外捃屑》卷九《一军中有五帝》)。“《宋史》所载宋江事，乃在江淮，不在山东。《水浒》中所载州县，皆施耐庵弄笔，凭空结撰，按之《宋史》地志，率多不合，且有无其地者。阅者不可以为实事，而求其地与其人，以责耐庵之不学也”(同卷《梁山泊》)。他对小说家的文心，也偶有细致的体会。如指出《儒林外史》托称明代而用清代官制，“此等皆稗官家故谬其辞，使人知为非明事。亦如……《红楼梦》演国朝事，而有兰台寺大夫、九省总制节度使、锦衣卫也”(同卷《儒林外史》)。尽管平步青的小说理论没有系统，某些论述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但他将小说置于与正史相近的地位，并能触及小说的艺术本质，值得注意。

（沈伯俊）

Pingbu Qingyun

《平步青云》 清代小说。署趼人即吴沃尧撰。发表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月月小说》第五号。标“笑柄”。后收入《趼人短篇九种》，光绪三十四年上海月月小说社出版；《趼人十三种》，宣统元年(1909)上海群学图书社出版。

这是一篇讽刺小品，刻画那些奴颜婢膝、崇洋媚外的官僚的丑态。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时都带了不少洋玩意儿。其中有一位放了南省的封疆大臣，正是小说主人公李某人的顶头上司。封疆大臣赏了李某人一个洋瓷溺器，李某人受宠若惊，将溺器恭恭敬敬供奉在花厅正面桌上，盛以紫檀雕花的木龛，配以大红平金的幔帐，龛前供着水仙花、龙凤烛，每日焚香顶礼，如同供奉祖宗菩萨一般。他厚颜无耻地说：“我们做官的人，上司便是父母，父母赏的东西，怎敢怠慢？”作者直骂胁肩谄笑之辈，而对于那些灵魂卑污而平步青云的官僚则投以辛辣的嘲讽。篇首标明：“阅者疑吾言乎？此物即在上海。”示为纪实之作。

（林 薇）

pinghua

平话 关于此词，有两种解释。一、指宋元时代的讲史小说，这主要流行于元代；二、明清以来，也有人称某些长篇小说或某些短篇小说为平话，其内容已不限于讲史，其概念几乎已与白话小说等同。

（刘 蕤）

Ping Jinchuan Quanzhuan

《平金川全传》 清代小说。四卷三十二回。又名《年大将军平西传》。署“小山居士编次”，即张小山撰。今存光绪二十五年(1899)富文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六年焕文书局刻本等。

本书描写清雍正元年(1723)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率清军平定青海厄鲁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乱事。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二十一岁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十岁出使朝鲜后即被擢升为四川巡抚，后又因功奉调入京，擢任川陕总督。世宗即位后，年羹尧倍受世宗赏识，并执掌西北军事指挥重权。后年羹尧自恃功高，专横跋扈，气焰熏灼，致使朝臣怨恨。雍正三年二月，年羹尧贺表中将“朝乾夕惕”一语误写，世宗乘机发难，群臣纷纷弹劾，年羹尧屡遭贬斥后，终于在本年末奉旨自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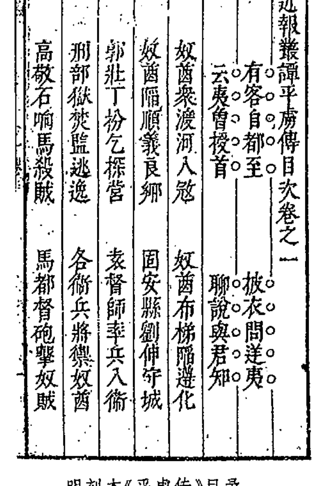
年羹尧平定青海事，《清史稿》、《西征随笔》、《东华录》等均有记载。本书演叙年羹尧平金川故事，以基本

史实为框架，其间颇多虚构。作者写年羹尧系天狗星下凡，嗜杀成性，在平金川的征战中仅斩杀降兵、屠戮百姓即达数十万人。小说结尾写年羹尧被斩于京都菜市口，死后被阎王打入畜类道中，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年羹尧的鄙夷、愤恨之情。

本书有浓厚的神怪色彩。小说描写佛道两教与回教布阵斗法，罗马教皇以十字架之神力劝和双方；洋人南国泰制造升天球、地行车、机器人助清军破敌，而更生子的电气鞭更是神异莫测。本书将传统神怪小说中的神魔斗法与颇具现代科技色彩的奇异武器结合起来描写，想象新奇，情趣盎然，从中可以看到传统神怪小说在近代发生的变异。（竺　青）

Pinglu Zhuan

《平虏传》　明代小说。二卷二十则。全称《近报丛谭平虏传》。不题撰人。卷首有吟啸主人序。书当成于崇祯三年(1630)。


近報叢譚平虜傳目次卷之一
有客自都至　披衣問逆夷
云夷曾授首　聊說與君知
奴酋衆渡河入寇　奴酋布梯陷遵化
奴酋陷順義良鄉　固安縣劉伸守城
郭壯丁扮乞探營　袁督師率兵入衛
刑部獄焚監逃逸　各衙兵將禦奴酋
高敬石响馬殺賊　馬都督砲擊奴賊

明刻本《平虏传》目录

叙明末后金兵犯京师事。每则故事后分别注明来自“邸报”、“丛谭”、“报合丛谭”，名为小说，实则合邸报与丛谭(即传闻)的混编。大致按崇祯二年(1629)秋，后金陷遵化、顺义、良乡，攻固安，近逼京师及袁崇焕率兵入卫、军民抗虏等事件先后顺序排列，终以袁下狱，“奴贼已遁，海晏可俟”。结构零散，似无成就可言，故难以流传。

现存明崇祯刻本。（刘小蕾）

Ping Min Quanzhuan

《平闽全传》　清代小说。八卷五十二回。不题撰人。道光元年(1821)鹫江崇雅堂刊本，首有序。又有道光年间濂溪书斋藏板本。民国重庆语文社铅印本与《北宋志传》合刊，书题《杨家将及其考证》，别题《杨文广征蛮十八洞》。小说描叙杨家将后裔杨文广平定南闽的故事。宋仁宗时，南闽王联合南闽十八洞主进攻宋朝，隐居二十年的杨文广奉诏出山，与母亲穆桂英、胞姐杨宣娘、儿子杨怀玉、杨怀恩率兵南征，逐一剿平十八洞，生擒南闽王。主要篇幅描叙剿平十八洞的战争，战争方式是摆阵斗法，双方都有神灵妖魔暗助，明显受《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的影响。本事毫无历史根据，纯属虚构。（俞　文）

Pingshan Lengyan

《平山冷燕》　清代小说。二十回。署荻岸散人编次。荻岸散人即天花藏主人。《平山冷燕》系天花藏主人继《玉娇梨》后的作品。书叙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四人的婚姻事，所以又名《四才子书》。少女山黛，因作了一首《白燕》诗得到皇帝的喜爱，钦封为宏文才女，赐玉尺以衡量天下人才。其父山相国为女儿建玉尺楼，与天下文人考较诗文，才华压倒满朝大臣。宋信和窦知府依势把大户人家的少女冷绛雪买来，赠送给山黛为婢。冷绛雪不卑不亢，替山黛作诗献给皇帝，被封为女中书。洛阳才子平如衡，松江才子燕白颔，相约同到玉尺楼和才女考诗，两人双败在山黛和冷绛雪笔下，心中叹服。后燕白颔中状元，平如衡中探花，御赐才子和才女成亲，燕白颔与山黛、平如衡与冷绛雪遂结为夫妻。

《平山冷燕》以显扬女子才能为主题，歌颂清朝的社会升平和皇帝的圣明，曾广泛流行。这部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御赐婚姻的故事结局，曾被后期很多小说所模拟，是一部较有影响的作品。现有清初刻本传世。（林　辰）

Pingtai Ji

《平台记》　清代小说。未见。黄人《小说小话》：“《平台记》，事迹与前书(《毗舍耶小劫记》)略同。唯词意多鄙倍。蓝鼎元《平台记略》序中所指，当即是书。”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二著录此条按语云：“据鼎元自序‘自東宁归，见有市《靖台实录》者，其人其时其事多谬误’云云。则鼎元所见书名《靖台实录》，不名《平台记》，疑非一书也。”（俞　文）

pinghua

评话　平话的别称。说话人讲述历史故事时，常用叙中夹议的形式，故称为评话。（刘　蕤）

podao

朴刀　宋代说话中小说的一个类别，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搏刀”即“朴刀”。但罗烨《醉翁谈录》已将朴刀从公案中析出。他把小说区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其朴刀类，著录《杨令公》、《十条龙》、《青面兽》等十一种名目。朴刀类显然以作品中的人物所使用的兵器而得名。（刘　蕤）

Poluo'an Quanzhuan

《婆罗岸全传》　清代小说。二十回。撰人不详。有嘉庆九年(1804)合兴堂藏本。首“觉道人”序。作品记东胜神州南极岭太虚洞一修炼数百年的成精灵蛇忽一日淫心大发，夜入司空郡王府，司空小姐及婢俱遭荼毒而死，又弄死魏公子妻及民女二人，触怒天庭，被雷劈死。转世投到冯其模家为狗，颇有灵异，分别救了冯家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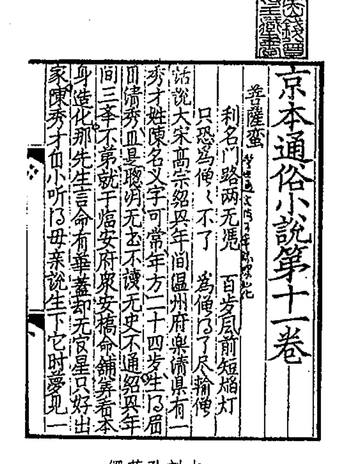
和司空夫人的性命，又咬死勾引冯家孙子为恶的欧得快，使前世曾遭其荼毒的吴小住小姐免去恶疾，一一还清了此世孽缘。又转世投于县中头役范二虎家作了女儿英姐儿。范二虎子范昆，娶妻兰姐，生下英姐。范昆因荒淫丧身，范二虎因包揽官司、诬陷良民，被逮死于狱中。兰姐坐吃山空，不得已开门户作了粉头。英儿长大，生得花容月貌，亦为妓女，被嫖客蹂躏。不久，兰姐从良，英儿嫁与周凤官，也要接客。不几年，英儿世缘亦尽，病死后又投于笃信佛教的袁佛子家中。袁佛子得了孙儿，十分喜爱。此子自小吃素，喜听念经。七岁时忽得病变成痴呆，一入佛门便又灵转。于是，便跟了一得道高僧圆空和尚作了小沙弥，法名智玄，行善天下。灵蛇一世为恶，几世还报，至此方成正果，偿尽前世冤孽。

作者借一灵蛇历经几世的因果报应，来“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觉道人序），宣扬佛门劝善戒恶之旨。本书专重记述因果，无暇铺叙，文笔简约，价值不高。

（顾　青）

Pusaman

《菩萨蛮》　宋代话本。佚名撰。《警世通言》卷七题作《陈可常端阳仙化》，《京本通俗小说》据篇中可常几次写《菩萨蛮》词，故改题《菩萨蛮》选入第十一卷。据作品写到的内容及用语等推断，多数学者认为是宋人话本小说。小说中的吴七郡王，系指宋高宗吴皇后的弟弟吴益。吴皇后有弟二人，吴益封太宁郡王，另一弟吴盖有记载称之为吴八郡王，可见吴七郡王确指吴益。吴益本是孝宗的母舅，当时被称为国舅，民间遂误传为他是高宗的母舅。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一卷
菩薩蛮
利名门路两无凭　百岁风前短焰灯
只恐为僧〻不了　为僧得了尽输僧
话说大宋高宗绍兴年间温州府乐清县有一
秀才姓陳名义字可常年方二十四岁生得眉
目清秀且是聪明无书不讀无史不通绍兴年
间三举不第就于临安府衆安桥命铺算看本
身造化那先生言命有華蓋却无官星只好出
家陳秀才由小听得母亲説生下它时夢见一

缪荃孙刻本
《京本通俗小说·菩萨蛮》

本篇叙宋绍兴年间落第秀才陈可常投灵隐寺为僧，结识了吴七郡王，因填《菩萨蛮》词得郡王宠爱，但由于被诬为与郡王府中侍女新荷私通，被杖责。当真相大白，郡王再命召取可常时，可常已辞世正被火化。可常现身火光中，声言：“前生欠宿债，今世转来还；吾今归仙境，再不住人间。”据可常曾有《辞世颂》，又加上火化中现身的声言，所以有人认为虽不能断定本篇是说经，却也表现了它演说佛教教义的浓厚意味。

本篇未见书目著录，故事来源亦无从查考。

（苏　兴）

Pu Lide

蒲立德（1684～1751）　《聊斋志异》批评者。字毅庵，号东谷，山东淄川（今淄博）人。邑庠生，蒲松龄之孙。他承其家学，九岁即著小说，得到蒲松龄的赞赏。有《东谷文集》等。乾隆五年（1740）为《聊斋志异》作跋，多方面地概括了这部小说的创作特点。他指出，《聊斋志异》是一部主要在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随笔而成的作品。它所叙故事的内容多涉神怪，而其表现的形式犹如历代志传，它又附有独特的论赞，借以“触时感事”，直接发表作者对现实的评论，以达到劝惩的目的。它一方面“冥会幽探，思入风云”，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另一方面又“刻镂物情，曲尽世态”，真实细腻地描写社会，反映现实。它既有“足以动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滞魄、山魈野魅，各出其情状而无所遁隐”的生动形象性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量，而又有着如屈原的《远游》、《天问》那样深刻的寓意，不同于干宝《搜神记》之类单纯的志怪录异。蒲立德对《聊斋志异》的评价，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文言志怪小说创作的一个小结，从而丰富了志怪、神幻小说的理论。

（黄　霖）

Pu Songling

蒲松龄（1640～1715）　清代小说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远祖蒲鲁浑是元代般阳路（治所在旧淄川县城）总管，高祖、曾祖都是秀才，祖父名生汭，父名槃。蒲氏聚居在山东淄川城东八里（今淄博市）的蒲家庄，是当地的大族。蒲家庄东有井，井水溢出为溪，又有多年的柳树环合笼盖，故称柳泉。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原是读书人，学识渊博，但却没有中过秀才，后来因为家境困难，弃儒经商。蒲松龄自幼从父读书，十九岁时（顺治十五年，1658）参加童子试，县、府、道均考第一，颇受当时主持山东学政的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赞他“观书如月，运笔成风”，是地方文名籍甚的秀才。翌年与同乡学龙李希梅等人结郢中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康熙三年（1664）又课读于李希梅家，与朋友“朝分明窗，夜分灯火，期相与以有成”（蒲松龄《醒轩日课序》）。也就在这时，蒲氏兄弟析箸，当时蒲松龄已娶妻刘氏，生有一男蒲箬，小家三口，“授田二十亩。时岁歉，荞五斗、粟三斗……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唯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之，蓬蒿满之”（蒲松龄《述刘氏行实》）。“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蒲箬《柳泉公行述》）。康熙六年，蒲松龄就曾在淄川东北的丰泉乡王村教馆。康熙九年，应聘南游做宝应县令孙蕙的幕宾。次年孙蕙调署高邮州，蒲松龄又随往高邮。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幕宾生活使他对于官场和世情有了更多的认识。康熙十年秋返回故里，自此，先后在同邑西铺村毕际有家、丰泉乡王雪因家等缙绅家中设帐授徒，借以养家糊口，同时准备应举。康熙十八年再到毕际有家坐馆，一坐就是三十

年,直到康熙四十九年七十一岁时才从毕家撤帐归家。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字景曾)是明代户部尚书,家中藏书甚富,为蒲松龄读书提供了条件。

蒲松龄一生设帐授徒,却从没有懈怠举业。十九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少有文名,但此后屡试不第,直至康熙二十二年四十四岁时始补廪膳生,"五十余犹不忘进取"。直到康熙四十九年七十一岁高龄才援例成为贡生。蒲松龄一生,应考不下七次,终于没有考中举人。封建时代像蒲松龄这样出身的士人,进身之途唯在科举,科场的失败,不能不使他抱憾终生。"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蒲松龄《大江东去·寄王如水》)是他悲愤心情的写照。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享年七十六岁。

蒲松龄未能攀缘科举出仕,一生在农村过着塾师的清寒的生活。他颖慧而勤奋,学识渊博,不但对于经史哲理文学素有研究,而且涉猎天文、农桑、医药等等科学技术。他虽然念念不忘功名,但实际的生活却使他更接近劳动人民,使他认识到社会的不平以及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的黑暗和腐败。他把满腔愤气倾注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此书自他年轻时即已着手写作,康熙十八年作《聊斋自志》,可知那时此书已初具规模,一直到他暮年时才最后成书。"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蒲松龄《聊斋自志》)。蒲松龄的著述,除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外,还有诗、词、赋、俚曲、杂著等等。

俚曲今存十四种,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辑录十三种,题为《聊斋俚曲集》。其中《富贵神仙》和《磨难曲》同是演述《聊斋志异·张鸿渐》的故事,前者为叙事体,后者为代言体,主题相同,仅叙事方式不同,仍作为一种。十三种中有六种据《聊斋志异》改编,除《富贵神仙》、《磨难曲》这一种外,《翻魇殃》据《仇大娘》,《姑妇曲》据《珊瑚》,《寒森曲》据《商三官》和《席方平》,《慈悲曲》据《张诚》,《禳妒咒》据《江城》;其他七种,《墙头记》叙鳏夫张老汉得王银匠帮助,使不孝顺的两个儿子转变的故事,《蓬莱宴》叙仙女吴彩鸾与书生文箫相爱同归仙境的故事,《穷汉词》叙一穷汉向皇天诉穷,《快曲》叙华容道上张飞刺死曹操的故事,《增补幸云曲》叙明正德皇帝嫖妓的故事,《丑俊巴》叙猪八戒在鬼门关调戏潘金莲的故事,《俊夜叉》叙一赌徒在妻子帮助下戒赌自新的故事。还有一种《琴瑟乐》,《蒲松龄集》未收。《琴瑟乐》抄本藏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聊斋文库,叙一位少女怀春及新婚之乐。抄本后有康熙三十四年高念东跋云:"此篇鄙俚处见大雅,琐屑处具精神,真与董解元而神似者……篇中起伏顿挫,呼应关锁,绝似《水浒传》;摹景写情,杂用方言,绝似《金瓶梅》。至其镂心刻骨,秀雅绝伦,则兼《西厢》、《牡丹》之长而能自出机杼,不肯抄袭一笔,食古而化,乃有斯文。"此曲收在蒲松龄纪念馆编著《聊斋佚文辑注》(1986,山东齐鲁书社),改题为《闺艳琴声》。蒲松龄的俚曲杂用山东淄川方言,朴实活泼,鄙俚中见秀雅,是供演唱用的底本,其中的个别曲词在当地流传至今。《聊斋俚曲》通俗鄙俚,《聊斋志异》则深邃典雅,语言形式风格虽不同,但在艺术精神上是互相呼应,一脉相通的。

蒲松龄的著作,除《聊斋志异》外,其他的作品,包括诗、词、赋、骈文、散文、俚曲、杂文、楹联以及非文学性的杂著,大抵收集在路大荒整理的《蒲松龄集》(1962,中华书局)中。此后又有遗稿相继被发现,辑入蒲松龄纪念馆编著《聊斋佚文辑注》。此外,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有蒲松龄多种著作,其中有以上二书未辑录者。

(石昌渝)

Pu Lin
蒲琳 见《清风闸》。

Q

Qifeng Yibian

《七峰遗编》 清代小说。二卷六十回。一名《海角遗编》。作者七峰樵道人，明末清初人，真实姓名不可考。《七峰遗编》成书于清顺治五年(1648)，向以抄本流传。虞山丁氏初园以"瞿氏菰村渔父抄本"为底本排印(1917)，收录于《虞阳说苑》甲编中，并改抄本书名《海角遗编》为《七峰遗编》。首有顺治戊子(1648)夏月七峰樵道人序。后由上海风雨书屋排印出版单行本(1938)。

《七峰遗编》为纪实小说，记顺治二年(1645)四月至九月，清兵南下，江南常熟福山陷落前后"半载实事"，所记"皆据见闻最著者敷衍成回，其余邻县并各乡镇异变颇多，然止得之传闻，仅仅记述，不敢多赘"(七峰樵道人序)。作者欲借此编以存江山易代之际，人事反复，祸乱相寻的史实，隐寓褒贬，昭示来兹。

小说首叙清军南侵之际，南明王朝文臣武将一系列丧师辱节的行为。声名赫赫的礼部侍郎钱谦益见危改节，率先降清；常熟知县曹元芳闻变挂冠，弃城遁走；操江刘孔昭率兵三千，乘船由常熟往苏州，遭遇十八骑清兵，竟被清兵乱箭击溃，死伤星散，败走太湖；福山萧参将与荆监军，大敌当前，却为私利自相残杀，结果萧参将兵败降清。作为对比，小说还记载了一乞儿羞为大清子民，投水自尽。作者深有感叹："先生大人有何面目对此乞儿！"从第十三回起，小说写常熟百姓自发反抗清廷剃发改装令，击杀新任县吏，推戴乡宦严栻，组织乡兵抗清。与此同时，苏州百姓以白布缠腰为号，火烧官衙；江阴民众拥阎典史为主，协力守城。常熟乡宦时子求，妒忌严栻，唆使明室宗藩义阳王兵袭常熟，囚禁严栻，至使乡兵实力大损，常熟失陷。小说的后半部，着重描写了易代动乱时期人民的苦难遭遇。清军攻破常熟，屠城两日，"街上弄里，河内井中，与人家屋里，处处都是尸首，算来有五、六千人"。入城后的清军下令百姓剃发，而蛰居崇明岛的义阳王又告示百姓不许剃发，于是百姓"欲不剃头恐怕清兵来杀掠，剃了头时又怕明兵登岸，性命不保"，陷于两难之中。"此时地方百姓，真如朝梁暮晋，性命如同草菅矣。"

《七峰遗编》以长篇章回体制记载所见所闻，小说并无统贯全书的中心人物，而是以时间顺序为结撰线索，按日记事。各回文字长短不一，长则数千言，短则二三百字，这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别创一格。作者善于选材，以浅近文言入篇，每以诗词寄寓褒贬；写人写事，简洁生动。所不足者，小说重在叙事，未曾留意写人，故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而且作者喜作主观结论，每事必附加己见，不免有唠叨之嫌。 (陈年希)

Qi Jian Shisan Xia

《七剑十三侠》 清代小说。三集一百八十回。唐芸洲著。又名《七子十三生》。初集六十回，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局出版；二、三两集光绪二十七年上海申江书局出版。光绪三十四年上海书局出版三集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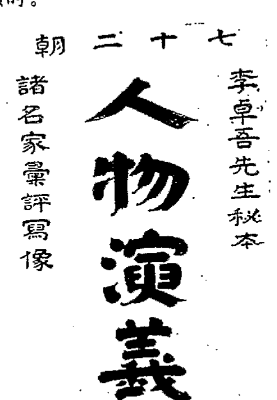
小说描写明朝正德年间，王守仁率兵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事，但并不重史实，主要描写玄贞子、海鸥子等七子，傀儡生、鹪寄生等十三生，共二十名剑仙，以及徐鸣皋、一枝梅等英雄与宁王手下恶将、妖道争斗之事。主人公徐鸣皋本为扬州富豪，因科场不利，弃之修武，又慕孟尝君为人，广交豪杰，拜海鸥子为师，练成武艺，除奸斩邪。叛乱平定后，得授提督衔，他的结义兄弟们也都官拜总兵。七子十三生被封为真人、大法师，依然云游天下。

七子十三生诸人被刻画为超凡入圣的剑仙，能升空飞行，吐光杀人，知晓未来，起死回生，形象浮泛苍白，失之荒诞。作品情节虽繁复曲折，表面写得热闹，但因袭他书之处颇多，思想与艺术价值均不高，但对民国以后的武侠小说有一定影响。

(朱世滋)

Qishi'er Chao Renwu Yanyi

《七十二朝人物演义》 明代小说。四十卷。一名《七十二朝四书人物演义》。不题撰人。封面题"李卓吾先生秘本，诸名家汇评写像"。首序署"庚辰仲秋磊道人撰于西子湖之萍席"。磊道人真实姓名不可考。庚辰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附图，刻工有署为"武林项南洲刊"者。项南洲乃崇祯时人，曾为崇祯刊本《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新镌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刻插图，知其成书与刊刻年代为崇祯时。



明刻本《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封面

每卷一篇，篇有标题，系摘《四书》成句为之，如《子路问强》、《宰予昼寝》等。书据《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所记，并参照先秦典籍与史传所载，如《春秋》、《左传》、《吕氏春秋》、《史记》、《说苑》、《孔子家语》等敷衍铺叙成篇。所载人物十七篇来自《论语》，二十二篇来自《孟子》，只有卷一《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来自《大学》，卷六《臧文仲居蔡》来自《中庸》(又见《论语》)。"七十二朝"之谓，或与相传孔子周游列国见七十二诸侯国君有关，实则沿袭道家凡数字为三的倍数皆指多数之意。结构严谨，语言畅达，不失为一部宣扬儒家学说的普及读本。 (刘小营)

Qi Xia Wu Yi

《七侠五义》 见《三侠五义》。

Qi Xiu Leigao

《七修类稿》 明代笔记集。五十一卷。郎瑛(1487～1566)撰著。郎瑛,字仁宝,仁和(今浙江余杭县)人。博学多识,积其闻见资成此编,分天地、国事、义理、辨证、诗文、事物、奇谑七类,计一千二百五十七条。另有《七修续稿》七卷。

所记小说史料,如卷二十三《锺馗》条,考证锺馗其人及打鬼故事的起源,并列举"世说新语记事多谬",以及记述《东窗事犯》小说、戏曲的流传;《三国宋江演义》条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实为卓见。卷二十五《宋江原数》条关于三十六天罡的记载,卷二十六《杨妃小字》条、卷二十七《苏小小考》条,均为古代小说研究中的重要史料。

《七修类稿》有明嘉靖刻本、清乾隆四十年(1775)耕烟草堂刊本,以及中华书局排印本(1959)。

(刘 辉)

Qi Xu Penggong'an

《七续彭公案》 清代小说。二十四回。署"浊物撰"。作者真实姓名不详。书叙李七侯、李翠桃父女,为索取恶道所窃彭朋黄金印等物,来至莫家寨,翠桃却被道士的点血术点倒,幸为莫丹秋救活。此时,彭朋奉康熙帝命,以观风整俗使巡阅沿江七省,苦于金印丢失,正焦虑万分,恰李七侯等返回复命,悬念顿消,七侯辞彭朋返原籍。为勘察民情,彭朋与小神童胜官保乔装商人,以祖孙相称,私访出京。将至江西地面时,误投入强人集结的破庙安歇。官保外出取水,彭朋为强人绑缚,几遭不测,幸李七侯赶来,方使其脱险。徐知州在官设施粥厂恃势横行,霸占贫民董三老汉之女。彭朋访得此事,立即将滥官处斩,令董氏父女团聚。红桃山杜氏三雄金龙、金豹、金彪聚众作乱,多能人高手,设有三座大关,二十四处大寨,三十六家寨主,沿途密布暗道机关。官军大举攻山,义侠太保吴景贤和曾在西洋求学的王邦杰一起,随同石铸助官兵战。军师李虎臣闻知,忙遣金彪、金豹驻防金凤岭,阻止官军渡绛玉河。王邦杰献计,由上游黄梅村乘飞仙练偷渡,果得成功。二杜失守金凤岭,仓皇逃回。吴景贤凭借自身武艺,擅入奇门阵,被俘身亡。入云龙张炳耀请来师弟沈士杰、邓佩,欲大破奇门阵,荡平红桃山。

这部小说尽管以"清官"行踪为中心,但更侧重对侠义行为的铺写,反映出晚清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的趋向。但文笔粗疏,对所述事件只是粗线条勾勒,缺乏对人物个性的细致刻画。

(赵兴勤)

Qi Yao Pingyao Zhuan

《七曜平妖传》 明代小说。六卷七十二回。全称《新编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简称《平妖全传》。《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仅录"马隅卿旧藏明本……不知全书之卷数回数"。原题"吴兴会极清隐居士编次,洪都瀛海嬾仙居士参阅,彭城双龙延平处士订正"。参阅、订正者未详何许人。《〈平妖全传〉序》云:"吾友会极","为之《传》";"会极,吴兴氏,为淮南十洲沈太史公孙"。清隐居士当名沈会极,编次者实是本书著者。著者生平待考。序末落款"天启甲子春月……文光斗撰",知书成在天启四年(1624)以前。

现存主要版本,有明清之际写刻足本、残本各一。足本即《〈贩书偶记〉续编》所谓"天启甲子精刊"本,六册。残本缺卷一、六,存四册。两本文内于"东夷"、"鞑子"诸字多有挖改,恐非晚明原刊。

书叙北斗七星转世为山东巡抚赵彦、登州总兵沈有容等人,赖魔女裴月娥、周如玉反正辅佐,荡平白莲教妖道,剿灭徐洪儒义军故事。小说形象地反映了明末朝廷政局腐败,城乡经济崩溃的黑暗现实,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的悲惨生活情景;艺术再现了白莲教起义的波澜壮阔的斗争画面。教首徐洪儒,山东巨野人,1622 年首揭义旗,转战四县,坚持八个月,遭官军俘获,不屈而死。书中不少情节系撰者耳目所染,与当时赵彦《平妖奏议》、徐从治《平妖纪事》、王一中《靖匪录》、方孔炤《全边略记》、岳和声《擒妖始末》等史书记载大体吻合。但作者并非实录,在艺术上虚构了裴月娥、周如玉、胡鹤龄与白莲诸法师多次斗法、沈有容统帅勘乱,许定国屡建奇功等情节,将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融于一体,不仅仅是真实地表现白莲事变磅礴气势的一部英雄传奇作品,而且颇具历史神话小说的韵味。作品中总共塑造了仙佛、神圣、魔女、妖怪、帝王、将相、抚按、司道、府县、镇协、参游、千把、衙吏、书生、教主、道人、妓女、相士、镖客、大盗、恶少、流氓等近三百个人物,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由上至下展示了晚明社会各阶层的动向心态。徐洪儒、乜巢儿、裴月娥、周如玉是其中写得较为出色的四个形象。教主徐洪儒的狡黠骁勇,乜巢儿的风骚多情,裴月娥的聪明泼辣,周如玉的天真无邪都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小说以六攻徐州、八打兖府为纲,穿插七曜星灭祟、两魔女荡妖众多节目,连如贯珠,散若丽璧,紧针密线,演成大书,堪称是一本名符其实"结构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的"罗氏的《三遂平妖传》的续本"(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

作品行文半文半白,每回文字多寡悬殊,或长达几千字,或短至几百字,显示出小说艺术上的不足。书中一面揭露王师克敌倚仗妖术、虎臣临阵听命妇人,一面连呼白莲军为"妖"为"贼",体现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

(张 颖 陈 速)

Qi Zai Fanhuameng

《七载繁华梦》 清代小说。十五回。梁纪佩著。宣统三年(1911)羊城刊本。首王伯庸序、自序。

书写苏大阔原名苏警诸，别号星距，本贯英德人氏，到省城“舞混”，开始作卖柴经纪人，后来投入赌行，成了山铺票公司经理人。他善投机，迅速发家，又挥霍奢侈，人们称为苏大阔。七年间，他由酸秀才成为混子，又成为暴发富豪，又败落被监禁。他与洋行买手勾结，大获其利。他有钱时一次次买妓女作姨太，又买来头品顶戴、三品京堂官衔，他家里富得势焰熏天，各种人物都来趋奉。后因贿选议员被仇家告发而被革除议员，又被追缴欠饷、追查买官恶迹而革去三品京堂、头品顶戴入监，面对欠饷巨款，无法筹纳，自杀又未遂，后被发配南海羁押。

梁纪佩此作为沿黄小配笔意而作揭露弊端、讽喻世情的小说。其特征是据事实而做结撰，有纪实的局限性，但也有相应的可信性。特别是涉及洋行买手与投机商行、赌业公司的关系，描写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带有新特点的现象。其缺点是对有关社会、经济、人情刻画尚未细致入微。文字有报章文字的流畅，但写人物生动传神则尚未及。此作可与《廿载繁华梦》参看，对了解晚清社会面貌有所裨益。

（杨　扬）

Qi Zhen Zushi Liexian Zhuan

《七真祖师列仙传》　清代小说。二卷，不分回。又名《七真列仙传》、《七真传》。明赵定宇《书目》著录有《七真传》，元《甘水仙源录》收李治《七真传序》，此书似有元明传本，未见。今存1892年、1903年坊刻本。

小说杂糅民间传说，依道教典籍，敷衍成篇。写马丹阳、孙不二、谭长真、刘长生、王玉阳、郝太古、丘处机七真飞升朝拜玉帝事，情节怪诞。神道法术、魔力天仙，充斥全篇。加之文笔粗疏，事又穿凿，不擅描绘，毫无人物性格可言，实际上是一部道教的通俗读物，有着浓重的宗教氛围，是明以后儒、道、释逐渐世俗化的产物。但作为描写七真题材的小说，亦颇具影响，小说《七真因果传》、《重阳七真传》、《金莲仙史》即据此添枝加叶而成。

（张　颖　陈　速）

Qi Nantang Jiaoping Wokou Zhizhuan

《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　明代小说。残存一至三卷。分回但不标回次。本书牌记、一卷卷首均缺，无原作者或序作者署名。其余卷前所刊书名全称为《京锲皇明通俗演义全像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版式上图下文，图两旁各刊四字，并非对偶，而为连读的画题。插图绘刻均简洁有致。从其记事详于有关福建事迹及版刻特征看，当为明代闽刻本。

此书原由郑振铎发现并收藏，书前有题记：“这是一部未见著录的明代小说，以剿平倭寇为主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二月前，见之开通书社，亟取之归。付装后，始可翻阅。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西谛记。”

由现存三卷文字看，全书规模当属不小。所称戚南塘，即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南塘为其号。第一卷的首回题缺，内容主要讲倭事起因。十二叶起讲日本国国主亲弟尽恭侯好在海上闲耍，不虞被明海防柯分守、卢都司当作贼盗妄逮而去冒功请赏，后呈上司，又将尽恭斩首号令。此事引起倭主加深敌意，派人刺探。与倭人早有勾结的海寇汪五峰、徐碧溪愿作倭军犯边内应。倭主即命渠帅只罕督诸军与汪、徐合兵犯扰明沿海城乡。小说记倭事从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初二日起，接着写汪、徐与倭人围攻杭州城，又用伪装明军所用僧兵而造成混乱，使明军中计，得以乘势打入杭州。以下回目有《罗龙纹说汪五峰》、《官军买和汪五峰》、《郗游击大破倭贼》、《赵文华劾李天官》等，写出面对倭寇和海寇勾结作乱，明海防却还击不力的势态。地方文武官虽有奋力抗击者，但朝廷大臣间的倾轧，主事者的昏愦、怯懦等，使明方处处被动，形势危急。第二卷以《谢介夫单身战寇》、《汪五峰复寇台州》等描述进一步展示沿海倭事的险情。小说于此处方写戚继光出场。地方官谭纶听指挥周书的推荐，上表请朝廷任命戚继光来此处抗倭。嘉靖皇帝览后降谕命戚继光由陕西参将升为两浙总督军务。此时，阮鹗也一面奏请为谭纶升官，一面买通严嵩奏请任命阮鹗自己为浙福巡抚都御史。阮到八闽后，所辖军吏，纪律废弛，无端为非，民众叹称“倭贼未去，又添一大倭贼至矣”。小说以此铺开戚继光抗倭面临的复杂局面。

从第二卷第四个回目《戚参将智败倭奴》起至第三卷，小说写了抗倭中不同力量与人品间的较量以及抗倭形势的变化。有戚继光等尽力战顽敌，也有《阮都堂金花买阵》，即阮鹗用金子私下去求得汪五峰贼军的退让，中间穿插描述宗臣、舒春芳等与戚继光在抗倭时的相互呼应。以下各回集中写戚继光初临沿海抗倭战场的作为和战功。《明史》戚传记其初临闽浙的战绩，只称其“先后九战皆捷”，叙事甚略。小说对此作了铺叙，对其致胜的筹措也写得生动具体，以《南湾寨戚公计沉贼船》、《戚参将大破花街贼》、《戚公进围白水洋》、《桃渚贼受反间计》、《戚参将新河大捷》、《戚公大破温岭贼》、《戚参将白碧破贼》、《隘顽戚公祭海神》、《戚公进拔藤岭寨》、《戚公进兵救海门》等十回，描写了戚继光善于用兵，身先士卒，从而一次次获得大破倭寇和海寇的胜利，史料丰富，引人入胜。第三卷末尾两回有《洪长老引贼入书林》、《舒兵备书坊安民》，预示下面对戚继光的抗倭事业要展开新的描绘，可惜后文至今尚未能搜补齐全。

小说虽非全帙，但它运用过去演史小说的笔法，写的是本朝的抗倭史实，是振奋民族志气之作，对后人从小说形象中吸取明代抗倭经验教训也有意义。此书写来有根有据，事实、人物、年月均力求交代清楚，虽不免拘牵史实，但于事实描述中又有所渲染，如作品描绘戚继光，不但写其用人用计，也写其练兵谈兵；既有出于友朋同僚对其事迹传述的描摹，也有写敌寇计议中称其为“戚老虎”之类的笔墨。其他人物写来详略不同。总

观行文，尚称畅明易读。此书出于明后期，其流传不广，可能与遭明、清嬗递之变以后，抗倭平倭文字更易遭疑忌有关。（杨 扬）

Qi Tuinü Zhuan

《齐推女传》 唐代传奇小说。即旧刻四卷本牛僧孺《幽（玄）怪录》卷三《齐饶州》，《古今说海》取入，易名《齐推女传》，文句多有不同。作者在篇末自述大和二年（828）秋富平尉宋坚尘坐中言奇，客有参军张奇具言斯事，这和《续玄怪录》的《钱方义》、《梁革》、《张老》、《尼妙寂》、《党氏女》等如出一辙，时间都在大和（827～835）中，因此必是李复言之作，应属原书的"感应"门。

传叙长庆三年饶州刺史齐推女将产，梦梁朝陈将军令其移居，齐推不听，女遂为所杀。齐氏死后诉于丈夫韦会，求韦到田先生处申冤。韦会诣田，田故意羞辱殴打，韦始终忍耐，一再哀乞。田为之感动，答应救其妻。俄见黄衫人引韦会入冥府，冥王正是田先生。追来陈将军审判，决杖流配，又放齐氏复生。而齐推闻此事而恶之，俄得疾卒。这篇故事有宣扬"冥吏之理于幽晦，岂虚语哉"的迷信说教，但同时也表现齐氏对于恶鬼的抗争和韦会这个"有心丈夫"对妻子的挚爱，情节委曲，生动可读。

《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八引《齐推女》，注出《玄怪录》，但文字迥异，且韦会作李某，梁朝陈将军作西汉鄱县王吴芮，事在元和中。或说此为牛僧孺所作，而《幽怪录》中的《齐饶州》是李复言改作，尚有可疑。或出他书而误注为《玄怪录》。《容斋随笔》卷十六引《玄怪录》事同《太平广记》，盖以《太平广记》为据，未必引自原书。杜光庭《仙传拾遗》有《田先生》（《太平广记》卷四十四引），与《太平广记》所引《齐推女》事同，《仙传拾遗》采撷诸书而成，此篇所出殆即《齐推女》。元无名氏《异闻总录》卷三载入此事，文同《齐饶州》，知据《幽怪录》。齐推系唐代书法家，《书史会要》卷五载其名。他元和十一年（816）官左拾遗（王建《崔少玄传》），守饶当以在长庆三年（821）为是。别本说在元和中，乃讹传。

（李剑国）

Qixie

齐谐 传说中的人名。《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抱朴子·论仙》："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他所著之书，多记怪异之事。后世遂以齐谐为志怪小说的代称。南朝宋东阳无疑有《齐谐记》，南朝梁吴均有《续齐谐记》；清袁枚《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它们都在书名中使用"齐谐"二字，以表明作品的内容或性质。

（刘 蕤）

Qixie Ji

《齐谐记》 南朝宋志怪小说集。东阳无疑撰。七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入小说家类。东阳无疑不见史传记载，据《隋书·经籍志》著录，知其为宋散骑侍郎。据《冥祥记》"刘龄"条记刘宋元嘉九年事，末云"其邻人东安太守水丘和传于东阳无疑"，知其为晋末宋初人。又《齐谐记》多记东阳郡事，《何氏姓苑》说：东阳氏出于东阳郡。则东阳无疑当是东阳（今浙江金华）人。《齐谐记》宋时已佚，《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广记》等类书中多有征引，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和鲁迅《古小说钩沉》先后辑得佚文十五条。

《齐谐记》的得名来自《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故其内容主要是记录怪异故事。佚文中如《薛道询》条，言其病狂化虎，吃人无数，后复人形为官，向人谈起以前化虎吃人事，被人拘捕付官，饿死狱中；《吴道宗母》条，言吴母化作乌斑虎，为患郡县，终遭格杀。这两条人化虎事都写得离奇而富于新意。其余佚文如《国步山》条记狸怪摄妇女淫乐，《蚕神》条记正月十五作年糕祭蚕神等，也写出了当时的世情与风俗。《齐谐记》有些故事亦见于他书，如《董昭之》条见《搜神记》卷二十，《张然》条见《搜神后记》卷九等。

（顾 青）

Qixingtangben Rulin Waishi pingdian

齐省堂本《儒林外史》评点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的评点。见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有眉批和新增的回评。此本沿印卧闲草堂本的回评，在卧本缺少回评的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凡六回，以及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三、三十二、三十四、四十一、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五十六诸回，增添二十余条回评。全书每回都有相当数量的眉批。其后各种增补齐省堂本《儒林外史》均沿印之。

卷首有惺园退士手书的序言，云：《儒林外史》"余素喜披览，辄加批注。屡为友人攫去。……偶于故纸摊头得一旧帙，兼有增批，闲居无事，复为补辑，顿成新观，坊友请付手民。"盖评点者即为惺园退士，唯其真实姓名已难确考。从评语看，作者熟悉官场、谙于吏道。如第四十三回总评曰："盐船江中被抢，知县一顿臭骂，此必是老于地方官者。若准其呈子，则藤缠身上，纠葛不清矣。犹之苗子无知生事，镇将即欲借此邀功，究之多一番杀戮，伤一番元气，不如太守老成持重为是。官场有多事不如省事者，此类是也。特须察其有无大关系，亦不可一味委靡耳。"第五回汤知县要求上司照顾脸面处眉批："官场脸面都是如此。"第八回王惠接任时留难蘧太守处眉批："此是官场通例。"

评语也肯定功名富贵是"全书主脑"，并点示《儒林外史》反对八股科举的倾向。第三十四回高翰林说"敦孝弟，劝农桑"，"乃教养题目文章中的词藻"。评曰："此等说话，竟可大庭广众言之。时文取士之流弊，乃至于此！作者殆慨乎言之矣。"第十六回总评说："嗟乎！自有时文，而文行判然二途矣。士人居家敦行，只以自尽其心，及入世，则以文字为功名之阶，以功名为势利之的，

群趋群效，不外乎此。向之所谓敦行者，曾莫之知，而亦自忘之也。如是而文行安能并驾齐驱哉！”因此在第四十九回当迟衡山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时，眉批：“此是正论。”同回高翰林说“‘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眉批：“这话却是的确，但有志者弗为耳。”此外，对《儒林外史》的人物和笔法也有一些有意义的评点，但也有不少陈腐之见。（李汉秋）

Qigui Zhuan

《奇鬼传》 志怪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俱题唐杜青荑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如《道政坊宅》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一，出《干膦子》；《孙稚》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出《法苑珠林》。此书皆言鬼魅为怪之事，如《倪彦思》条，言倪家有鬼能与人语，唯不见其形；谁说鬼的坏话，鬼必往之警告报复。此条见《搜神记》卷十七，亦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七。（顾　青）

Qijian Yiwen Bipo Congcuo

《奇见异闻笔坡丛脞》 明代文言小说集。雷燮撰。雷燮，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生平不详。《奇见异闻笔坡丛脞》，《千顷堂书目》小说类著录，一卷。现存书林梅轩刻本，无序跋目录，第一页第一行题“卷之一”，未见第二卷，疑有残缺。存《按察使祠志》等二十四篇，篇末有南谷曰的评论，似即作者手笔。

多数故事较为平淡简直，并穿插很多诗词，近似《剪灯新话》、《效颦集》等书。其中有些是流传已久的故事，如《邯郸指腹志》叙赵弄璋与李阿淳由父母指腹订婚，后赵家贫，阿淳私约赠金，为人冒名赴约，杀人夺金，赵陷入冤狱，情节类似关汉卿《绯衣梦》杂剧。《池蛙雪冤录》叙陈威谋夺罗汀妻何氏，诱罗外出，沉之于江中。后何氏被迫为陈妾，得知真情，杀子而告官，置陈威于法。故事近似宋人吕夏卿的《淮阴节妇传》（庄绰《鸡肋编》下）和《夷坚志补》卷五《张客浮沤》等。书末有弘治甲子(1504)书坊牌记，书中故事多以元末明初为背景，当为明初作品。（程毅中）

Qinanzi Zhuan

《奇男子传》 见《纪闻》。

Qiludeng

《歧路灯》 清代小说。一百零八回。李绿园撰。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约七十万字。是清初文坛上较为重要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以清代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富家子弟谭绍闻如何堕落败家，最后又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谭绍闻家住祥符县（今河南开封），丧父之后由于母亲的娇纵溺爱，再加上庸师的诱导，先是抛却书本，荒废学业，奸淫母婢，吃酒嫖赌；后又受浮浪子弟的引诱，拈花惹草，狎尼宿娼，玩蟋蟀，斗鹌鹑，炼黄白，铸私钱，放荡挥霍，终致倾家荡产。他在饱受沦落穷困之后，逐渐悔悟，最后，在父辈友执的劝谏、义仆王忠的扶持和族兄谭绍衣的提携下，终于改邪归正，得以重振家业。

这部中国小说史上仅有的以“败子回头”为题材内容的白话长篇小说，对谭绍闻的堕落过程，进行了全面、完整、生动、真实的艺术描写，深刻揭示了他与家庭、社会的错综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他堕落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谭绍闻生性软弱，见异思迁。这样的性格特征，使他毫无抵御外界引诱的能力。如同一张白纸，任凭别人涂染成随便什么颜色。而他的堕落，更重要的是客观外界对他的影响：首先是糊涂短见的母亲王氏从小对他的娇纵溺爱；其次是嗜赌成性、劣迹昭著的塾师侯冠玉对他的诱导；再次是社会上一帮不务正业的浮浪子弟对他的勾引。小说充分运用了环境、语言、行动、外表、心理描写等多种艺术手段，刻画塑造了谭绍闻这个典型的败家子艺术形象，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

作品以谭绍闻为中心，还配置了盛希侨、夏逢若、张绳祖、管贻安等一批地主阶级的败家子群像。有的粗豪，有的懦弱，有的狡猾，有的下作，有的出身于高级官宦家庭，有的出身于中、下级官吏门第。又具有互相一致的共性特征：他们都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不肖子孙，守业无方、败家有术，都沾染上了吃喝嫖赌等恶习，把家产挥霍了个一干二净。在一部作品中出现如此为数众多的败家子群像，这在《歧路灯》以前和以后的小说、戏剧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这在客观上说明了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社会，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所面临的“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的危机是多么严重。

作品围绕这些败家子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农村冷落荒凉，恶霸横行无忌，城市赌场密布，娼妓招摇过市，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从地方到中央，都有一批执掌大权的官僚在卖官鬻爵，弄权纳贿，贪赃枉法。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江河日下。谭绍闻一类败家子典型人物正是在这种腐朽黑暗的社会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歧路灯》描写浪子谭绍闻的回头，主要是得力于族兄谭绍衣的提携，这种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免简单，并使谭绍闻败子形象的典型价值有所削弱。另外，作品中与故事情节游离的封建说教较多，难免给人以枯燥之感。尽管如此，《歧路灯》在对“败子回头”小说题材的发展和开拓、对不肖子孙艺术形象的刻画塑造，以及在白话长篇小说艺术结构的严密、完整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

《歧路灯》于乾隆四十二年在河南新安完稿，当即为人所辗转传抄，渐及豫西地区。乾隆四十四年，李绿园由新安返回宝丰，其稿本复由宝丰传抄，渐及豫中及

豫西南地区。现知《歧路灯》的最早抄本为庚子过录本，抄于乾隆四十五年。前有总目，回次作一百零八回，回目省并为一百零七回。卷前冠有自序，末署"乾隆丁酉露之节碧圃老人题于东皋麓树之阴"。书前附有李绿园《家训谆言》及过录人题语。题语说："余于丁酉岁从学于马行沟。敬读此书，始悟其文章之妙，笔墨之佳。且命意措词，大有关于世道人心。迨归，越明年，自春徂夏，抄于众人之手而成焉。"可知过录者为李绿园在新安教书时的学生，此本是最接近李绿园原稿本的一个本子，可惜只残存一至四十六回，四十回以后已漫漶不清，今藏于河南省图书馆。直至1924年，《歧路灯》才有洛阳清义堂石印本，共一百零五回，然非正式出版物，系热心读者杨懋生、张青莲等集资筹印。后有北京朴社排印本(1927)，载有全目，二十卷，一百零五回。第十回分上下篇，实为一百零六回。有冯友兰序及董作宾《李绿园传略》。全书未印完，仅印一册二十六回即止。《歧路灯》在蒋瑞藻《小说考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书中予以著录，却未曾在社会上流布。1980年由栾星辑校、整理的《歧路灯》在中州书画社正式出版，共一百零八回。此本以乾隆庚子过录本为第一底本，以其他传抄残本补足缺失部分，各本文字不同者，校者择善而从，对冗赘文字作了删削，对情节之不吻合处则作了连缀。

（孟繁仁）

Qiyu Zhuan

《祈禹传》 明代小说。未见。《小说考证》卷三引《簪云楼杂说》云："归安茅镳，鹿门先生第三子也，字石鸾，佚才旷世。偶同诸友谐谑，枚举平生可以志奇遇者。镳哑然笑曰：'顷复所闻，遇则遇矣，未足云奇也。世有一人而百遇，尽属妙丽，斯为奇耳。'诸友曰：'昔人陈迹，弟辈无所不窥，洵若子言，愿一披读。'镳曰：'此种异书，欲窥殊不易也，兄当以春缸沃我尔。'众曰：'唯唯，不可食言。'然镳实无此书，暮归，即鸠工匠及内外誊写者百余人。广厦列炬如昼，镳危坐其中，或以口语，或以手授，随笔随刊，苏学士手腕欲脱，亦不顾也。天将曙，而百回已竣，序目评阅俱备。因戒阍人曰：'昨诸人来，第言宿醒未解，俟装钉既就，乃报我。'遂入内浓睡。阍人如镳指，而诸友悉肩书闼，午后始悟。镳投以书五帙，题《祈禹传》，结构精妙，不可名状，而千载韵事，一人编写。诸友曰：'才人妙手，如万斛明珠，从空散落，可谓风流之董狐矣。'镳曰：'箧中尚留几帙，明日当奉诸公。'众方欲觞镳，因辞乃止。后闻镳一夕草就，莫不惊叹。而镳屡踬棘闱，曾不得博一第，或以口过所致云。"

明代文学家茅坤，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生于明正德七年(1512)，卒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茅镳既是其第三子，小说当作于明时。至于本书内容，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云："所记为一人百遇，尽属妙丽。以镳屡踬棘闱为口过所致，盖亦色情小说耳。"近些年来，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书实即《天缘奇遇》。

（朴 之）

Qiyuan Tuji

《祇园图记》 演说佛经故事的话本。作者佚名。出于敦煌藏经洞。有伯2344号、伯3784号两写本。《敦煌变文集》卷四据以汇校，录成一篇。伯3784号卷末空白处有朱笔大字"已上祇园图记"。《敦煌变文集》据之补作文题，但将"图"字误认为"因由"二字，因题为"祇园因由记"，实误。《敦煌变文集新书》改正为"祇园图记"，今从之。此篇大略敷衍《贤愚经》卷十《须达起精舍品第四十一》等而成，属于当时佛教小型法会上法师个人"说因缘"所用的底本之类。大致内容是：先解释说明祇陀与须达名号之由来。次述天神引须达见佛，佛为说法，得预流果。再述须达往舍卫城为佛置伽蓝，相中祇陀太子之园。须达诓骗太子，谓园有不祥之事，必须卖掉。太子发觉被诓，乃与须达共见断事之人。首陀天主化为断事之人，判须达以黄金铺地法买地，太子亦捐献一些空地及树木，共立伽蓝。六师外道闻之，欲与佛弟子争园，角其神力。佛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劳度叉等斗法，终将外道收服。按此篇首云："又到祇树处，是僧园也，说经处，此以上合不殊。"说明是一整部"说因缘"底本之独立的一部分。其内容大略与敦煌藏经洞所出《降魔变文》相同。而《降魔变文》有说有唱，散韵相间，铺叙描绘，篇幅甚长，情节跌宕，错落有致。此篇则仅自经文作某些生发，纯系散体，并无韵文唱词，篇幅较短，叙述情节仅存梗概，缺少生动的铺陈终始之细节描写。但与佛经经文相比，则插入许多虽简短而可供生发之材料。估计此篇仅系说因缘时法师所用之较详细的讲说提纲，临场发挥时可据以添加描摹生动之成分，使内容更加丰富。今所见敦煌藏经洞所出"说因缘"类材料底本，繁简不一，有附韵文者，亦有不附者。

（白化文）

Qiyan Lu

《启颜录》 隋代笑话集。侯白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十卷。宋代已无全本，《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六卷，解题说："不知作者。杂记诙谐调笑事。唐志有侯白《启颜录》十卷，未必是此书，然亦多有侯白语，但讹谬极多。"《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也著录六卷，列在皮光业《皮氏见闻录》之后，曾令人误会为皮光业的著作。原书失传，《太平广记》引佚文约七八十条，大致可以看到原书的面貌。《绀珠集》卷七收一条，《类说》卷十四收十七条，都是节要，十分简略。明人编纂的《续百川学海》、《广滑稽》及《说郛》(重编本)等所收，都出自《太平广记》。

敦煌石窟出土的遗书中，有一卷开元十一年(723)写本《启颜录》，是现存最早的版本，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编号斯610)。原卷首尾完好，共四十条，分"论难"、"辩捷"、"昏忘"、"嘲诮"四个门类，可见原书本为分类编次。但敦煌本并非全书，也不一定是侯白原

著。《太平广记》所引佚文，比敦煌本还多出约四十条。敦煌本里已有侯白本人和唐人裴略的故事，可能是唐人增补进去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说："其有唐世事者，后人所加也；古书中往往有之，在小说尤甚。"

《启颜录》里收集了许多笑话。有些故事承袭自前人的著作，如《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五所引《王戎妻》条和《杨修》条，见于《世说新语》的《惑溺》和《言语》；敦煌本的"徐之才"条与《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七引《谈薮》的文字大致相同。有些故事则像是来自民间，如敦煌本的鄠县董子尚村人一条，讲村人的儿子上市场去买奴，见到镜子里自己的形状，却误认为是人，把它当作奴仆买回家来，闹了许多笑话。最后请师婆来祈求鬼神，镜子挂得不牢，摔成两片，师婆看到两个人像，就唱道："合家齐拍掌，神明大歆飨。买奴合婢来，一人分成两。"这个情节流传很广。又如僧徒吃蜜的故事，讲一个和尚私藏了䭔（饼）和蜜，命徒弟看好䭔，又告诉他蜜瓶里是毒药。徒弟偷吃了䭔，又喝光了蜜，告诉师父说，自己忍馋不得偷吃了，怕师父责怪，就服毒自杀，不想没死。这个笑话也有很大影响，不少故事里有类似情节。如《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三回陈经济偷喝了师父的酒，说是服毒自杀。《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引《山东人》条，讲一个丈人考问女婿几个问题，女婿都回答说"天使其然"。丈人告诉他："鸿鹤能鸣者颈项长，松柏冬青者心中强，道边树有骨骴者车拨伤。"女婿反问："虾蟆能鸣岂是颈项长？竹亦冬青岂是心中强？夫人项下瘿如许大岂是车拨伤？"这段对话也在民间长期流传，与敦煌本《孔子项托相问书》中的部分情节结构相似，现代的传统相声小段《虾蟆鼓儿》也有和它类似的地方。

《启颜录》有不少戏弄佛法、嘲笑僧侣的笑话。除上述吃蜜故事外，如赵姓小儿难倒三藏法师，石动筩难倒高僧，又说"佛是日儿"等，作者不像是崇信佛法的人。书中讲到侯白与杨素辩难的活动，说他"剧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还说到杨素的儿子对他提出"侯秀才可与玄感说一个好话"。这些记载可能出于后人之手，但可以说明侯白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说话人的身份。元人韦居安说"世为优者多附益之"（《梅磵诗话》）。

《启颜录》现存各本，均非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曹林娣、李泉辑注本最为完备。

（程毅中）

Qilou Chongmeng

《绮楼重梦》　清代小说。四十八回。兰皋居士撰。嘉庆四年（1799）至十年（1805）间写刻本，序署"嘉庆四年岁在屠维协洽且月既望西泠蔺园漫士识"，目录题"西泠兰皋居士戏编"，末回有"兰皋居士搁笔"。又有嘉庆十年瑞凝堂刊本，题："是书原名《红楼续梦》，因坊间有《续红楼梦》及《后红楼梦》二书，故易其帧曰《绮楼重梦》。"还有嘉庆二十一年文会堂本，目录题《蜃楼情梦》。第一回和末回都称此书为《红楼续梦》，可知原名为《红楼续梦》。末回记丁巳年正月事，第一回云："丁巳夏，闲居无事，偶览是书（《红楼梦》），因戏续之。"是知成书在嘉庆二年丁巳夏天以后。嘉庆十年重镌时改名《绮楼重梦》，后又名《蜃楼情梦》。第一回云："《红楼梦》一书……大略规仿吾家凤洲先生所撰《金瓶梅》……"知作者姓王。按《福建通志》及《无稽谰语》（乾隆五十九年家刊本），兰皋居士原名兰沚，杭州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北闱中式，后官福建寿宁知县，五十年调台湾赤嵌，五十四年赴省垣，五十六年解组，寓温州，五十九年作《无稽谰语》。序之作者"蔺园漫士"即其兄。《忏玉楼丛书提要》记曰："盖作者姓王，曾由科第作宰，以军事失机罢官，逮复职退归，年已六十余。"

故事接续《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之后，叙宝玉背离一僧一道到青埂峰探望黛玉的前身绛珠仙草，警幻仙姑向他们讲明因果，并让他们转世以结来世姻缘。宝玉投生为宝钗之子，取名小钰，黛玉投生为史湘云之女，取名舜华。此时贾、薛两家因子孙不肖已困顿下来，又因尤氏姐妹一案，贾家第二次被抄。在查抄中，未满三岁的小钰表现得有胆有识。小钰的周围与宝玉一样有一群姐妹，除舜华外，还有邢岫烟之女彤霞，宝琴之女碧箫（秦可卿转世），李纹之女妙香，李绮之女瑞香，香菱之女淡如（晴雯魂附其体），贾兰之女优昙、曼殊、文鸳。小钰从小文武兼备，孩童时就上房打败两个强贼，又得纯阳祖师在梦里授天书三卷，能够召请天将神兵，呼风唤雨、医治疾病、起死回生等等。时倭兵进犯，军情吃紧，朝廷开文武两科取士，小钰并中文、武状元。小钰被封为平倭大元帅，又奏请碧箫和蔼如二位女将协同征剿，一举荡平了十万凶倭。小钰被封为平海王，加九锡，赏银三千万，食邑二十县。班师回朝，新王府第亦已落成，贾家盛况空前。这时优昙、曼殊已被选入太子宫中为妃，舜华属意小钰，装病躲过考选，小钰与舜华感情益深。小钰此年十三岁，皇上准予三年后入朝供职，于是与众姐妹厮混调笑，无所不至，唯与舜华相待以礼。不久广东乌龙党作乱，小钰率碧箫、蔼如（宝钗族侄女）、缬玖（倭王之女）、淑贞（探春之女）四女将出征，旗开得胜。皇上赐婚，小钰十六岁娶舜华、碧箫、蔼如、缬玖、淑贞五女，一夫五妻恩爱美满，贾府备极荣华。

此书名为续《红楼梦》，实反其义而演之。《红楼梦》由盛而衰，所欲多不遂，是为悲剧；此书则由衰而盛，所造无不适，是为喜剧。然以十岁孩童即中文武状元，平定倭寇，封王拜相，实属妄想；又写小钰在大观园中与众姐妹调笑荒淫，趣味低下，乃是对《红楼梦》真情之亵渎。各种《红楼梦》续书的同一目的是让贾府复兴，宝黛团圆。此书构思不写黛玉起死回生，而写黛玉、宝玉转世完姻，适成另一格局。叙事流畅，穿插在情节中的诗文亦有可观者。

（石昌渝）

Qihongting

《泣红亭》　见《一层楼》。

Qizhuntu

《器准图》 一作《诸器物准图》、《器准》。北魏信都芳撰。信都芳，字玉琳，河间（今属河北）人。好学有巧思，精通天文、算术。魏安丰王延明慕名召为馆宾。后隐于并州乐平东山。经太守慕容保乐弟绍宗推荐给齐献武王高欢，任中外府田曹参军。武定（543～550）中卒。著《乐书》、《器准》、《史宗》。《魏书》卷九十一、《北齐书》卷四十九、《北史》卷八十九有传。

《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器准图》三卷，后魏丞相士曹行参军信都芳撰。按《魏书·乐志》说，正光中，安丰王延明受诏监修金石，博探古今乐事，令信都芳考算之。后来信都芳"乃撰延明所集《乐说》并《诸器物准图》二十余事而注之"。又《魏书》本传也说，延明家富藏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又聚浑天、欹器、地动、铜乌漏刻、候风诸巧事，并图画为《器准》，并令芳算之。会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魏书·安丰王延明传》则说："又以河间人信都芳工算术，引之在馆。其撰古今乐事九章十二图，又集《器准》九篇，芳别为之注，皆行于世。"由此可见，所谓《器准图》原称《诸器物准图》，所收器物即浑天仪、地动仪、候风仪、铜壶滴漏等。书的内容应是图文对照，所绘器物皆有比例尺寸，大概共有九篇二十余事，成书时间当在正光（520～525）年间。准此，信都芳应是一位天文学家、考古学家、数学家，《器准图》应是一部天文学著作。《新唐书·艺文志》将信都芳《器准》三卷列入历算类是很正确的。 （许逸民）

Qiawen Ji

《洽闻记》 志怪小说集。一题《洽闻集》。郑常撰，一题郑遂撰。郑常（？～787），大历诗人，曾有《郑常诗》一卷行世（《新唐书·艺文志》、《唐才子传》卷四），今佚，《中兴间气集》收诗三首。他曾左迁汉阳（《谪居汉阳白沙口阻雨因题驿亭》）。贞元三年（787）以殿中侍御史为申光蔡等州节度判官，谋逐节度使吴少诚，事泄被害（《旧唐书·吴少诚传》、《新唐书·德宗纪》）。郑遂会昌六年（846）为太学博士、直弘文馆（《旧唐书·礼仪志》六），乃晚唐人，但本书佚文载事下到大历七年（772，《涪水材》），到会昌末尚有七十多年，其间事绝不相及，疑非郑遂作。

本书著录于《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等。《崇文总目》作一卷，题《洽闻集》，郑遂撰。《中兴书目》作二卷，释云："唐郑遂类次古今书史异闻，凡百五十六条。"《郡斋读书志》作三卷，分属两类，释云："唐郑常撰。记古今神异诡谲事，凡百五十六条。或题曰郑遂（小说类）。"又云："唐郑常撰。杂记郡国旧事，故附之地理类（地理类）。"从《中兴书目》释语看，原书是分类的。原书已不存，原本《说郛》卷四选录四条（题郑常），又卷七十五重出前二条，《太平广记》引三十三条。另外《太平御览》等也引有少许佚文，约共四十余条，只及原书十之二三。隋人崔赜曾有《洽闻志》（已佚），本书盖仿崔书。所记大都是关于山川动植、风土物产的异闻，又兼陈神怪，资料多采自古书。大都缺少故事情节，或者情节极为简单，显然是《博物志》一流。虽可备唐代志怪之一格，终究成就甚微，难称佳制，只是提供一些资料而已。如鬼葬山岩棺（《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一）采自黄闵《沅川记》，东海人鱼（《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四）、昭州木客（《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二）采自郭仲产《湘州记》等等。 （李剑国）

Qianding Lu

《前定录》 唐代小说集。一卷。钟辂撰，一作钟辂。《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均作钟辂。《直斋书录解题》曰："唐崇文馆校书钟辂撰，凡二十二事。别本又有《续前定录》一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钟辂撰，另著录钟辂《感定录》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异闻之属著录《前定录》一卷、《续录》一卷，曰："辂，大和中人，官崇文馆校书郎。《唐书·艺文志》作辂，未详孰是也。是书所录前定之事，凡二十三则，与《书录解题》所言合。"

钟辂，大和二年（828）中进士（《登科记考》）。今本有自序云："大和中雠书春阁，秩散多暇，时得从乎博闻君子，征其异说。每及前定之事，未尝不三复本末，提笔记录。"似即著于大和（827～835）年间。但书中《豆卢署》条、《李敏求》条均记及大和九年事，则已在大和末年。

全书皆叙命定之事，以劝戒世人安于命数而止奔竞。《唐阙史》卷下《郑少尹及第》条曰："世传《前定录》，所载事类实繁，其间亦有邻委曲以成其验者。"可见唐人已认为其中故事有出于编造者。行文平铺直叙，然亦有曲折可观者，如《武殷》条记一婚姻不幸故事，亦反映社会风貌。

此书有《百川学海》、《说郛》、《学津讨原》本等数种，后均附《续前定录》一卷。

（周勋初 严 杰）

Qianhou Shi Panwang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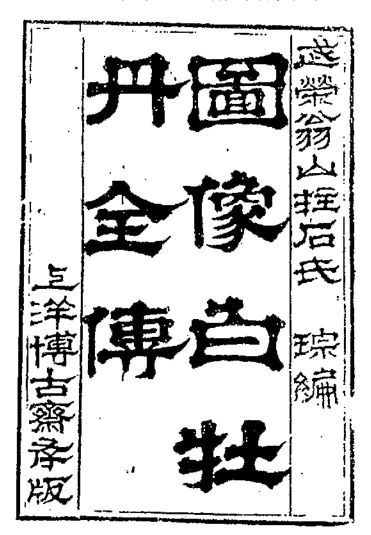
《前后十叛王记》 清代小说。未见。黄人《小说小话》："国初武略，世多侈言前后三藩，而此书独称十王。盖于宏光、隆武、永历之外，加入鲁王及李定国、孙可望为前六王，而以孙延龄为孔有德婿，更其姓为孔延龄，而附于吴、尚、耿为后四王。然明之三藩，不可云叛，而孙、李人格，绝然相反，又岂可并列，亦好奇之过也。然书中所记张勇激变，王辅臣、傅宏烈伪降，及射猎杀孙可望事，皆与刘献廷《广阳杂记》所载相合，亦非漫无根据者。" （俞 文）

Qianming Zhengde Baimudan Zhuan

《前明正德白牡丹传》 清代小说。四十六回。翁

山撰。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博古斋刊小本,题“武荣翁山柱石氏编”。翁山,福建泉州人,生平不详。

写正德游江南事,前已有何梦梅的《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此篇题材相同,情节却异。叙正德皇帝梦见两位美女,一曰白牡丹,一曰红芍药,遂生南游访美之心。太监刘瑾企图谋反,撺掇正德南游,暗中与朝廷奸臣和地方盗匪勾结,于南游途中劫驾。正德一路遭到拦劫,幸有侠士李梦雄兄妹等护驾,方免于难。刘瑾等奸臣被惩,忠良侠士俱得赠封。然正德访美之心未死,数年后又微服南行,在杭州遇李凤姐,封为西宫贵妃,到苏州终于找到白牡丹和红芍药,但正德被地方恶霸囚禁,朝廷大臣闻知正德出游,派兵往苏州护驾,救出了正德。正德回京封赏有功及恩遇之人,李凤姐因被遗忘而忧愤致死,正德遂为之建庙配享。此书情节纯属虚构,前后两次出游,虽主角都是正德皇帝,然而护驾和劫驾之人均不同,构成两个故事单元,不相连贯。在描写世情方面,亦不如《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 (石昌渝)



清刻本《前明正德白牡丹传》封面

Qianduochu Baiding Hengdai Yuntuishi Cishi Dangshao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二十二。亦收入《今古奇观》卷四十,改题《逞多才白丁横带》。头回叙田令孜事,见《唐书》卷一百八十四《田令孜传》。正文叙郭七郎事,出尉迟枢《南楚新闻》,《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九引之。

头回述唐僖宗时马坊使内官田令孜为皇帝旧宠,皇帝登基后政事一委于田,呼为“阿父”。李光、李德权父子善于逢迎,又得田之信用,李德权官至仆射,贪贼卖爵,聚贿至数千万。后田等被杀,李德权仓皇出逃,单衫百结,乞食通途,在复州偶遇故人槽头李安邀到家中,认作侄儿。后李安病死,李德权遂袭槽头之职,时人讥为“看马李仆射”。正文叙唐僖宗时江陵人巨商子郭七郎为楚城富民之首,因追债来到京师,欠债人张多保殷勤招待,延妓王赛儿与之周旋。七郎狂赌滥淫,交结无赖,挥霍渐空。恰逢王仙芝作乱,即以剩余银两五千缗买得粤西横州刺史郭翰告身,改名归乡。不料家乡已遭兵燹,片瓦无存,只得带母亲到横州赴任。在永州停泊时又遇风灾,财物告身漂没一空,母亲亦惊吓而亡,仆从也四处走散。因自幼有当艄拿舵的本领,遂在当地安心塌地,以此为业。此篇意在劝惩:人生荣华富贵,多是过眼烟云,反复无常,泼天大富,转瞬之间,即可灰飞烟灭。然篇成于明末乱世,亦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

(胡小伟)

Qiantang Jiameng

《钱塘佳梦》 宋元话本。佚名撰。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在烟粉类中列入此目。现存话本题作《钱塘梦》,附载于明刻本《西厢记》后,似经明人删改。叙司马槱于钱塘梦见女鬼唱《蝶恋花》事,本出《云斋广录》卷七《钱塘异梦》,亦见于张耒文集及《春渚纪闻》等书(详见《云斋广录》)。相传女鬼即南齐名妓苏小小,但话本有所铺衍,除展现西湖景物外,增益司马槱筑室掘得骸骨一副,葬之于高阜,夜见一美人来谢,愿荐枕席,司马槱拒之,女子乃唱《蝶恋花》半篇而去。槱梦醒后亦续作半篇。情节很简单,没有说明女鬼是谁,也没有司马槱暴亡的结局,还不如《云斋广录》完整。此篇载有不少诗歌骈文,保留了话本亦说亦唱的艺术特色。如篇前引首,除三字外都与《水浒传》引首同韵。元代白朴有《司马槱诗酒蝶恋花 苏小小月夜钱塘梦》杂剧。明代沈泳有《芳情院》传奇,均演此故事,但未见传本。

(程毅中)

Qiantangyu

《钱塘狱》 清代小说。两卷十回。题“讷夫偶著”。其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小说林编译所袖珍铅印本。

书叙杭州富绅姚申,经营花粉店,家中颇有积蓄,与好友黎庶臣指腹为婚。后姚申有子姚焕,黎庶臣有女慧珠。五年后,黎家仍无子嗣,庶臣纳一小妾,三月后因体力不支而丧命。姚焕、慧珠长大成婚,新婚之夜姚焕惨遭杀害,凶手不明。姚申认定是慧珠勾结奸夫谋害,扭送县衙。钱塘知县刑讯逼供,慧珠屈打成招,连累表兄鲁仲侯,一起被收进死牢。其母进京告御状,途中得知女儿已被处剐刑。转而招聘私人侦探李空、孙吉,愿以一半家私相酬。孙、李二人探知黎家原来裁缝伍某有嫌。经过追踪,终于在京城觅到伍裁缝。三人结为兄弟,酒醉后,伍裁缝口吐真言:在姚家庆婚之夜藏入内室,夜半偷金银器时被新郎发现,情急之下用随身携带之剪刀将其刺死,连夜逃走。至此,真相大白。朝廷将浙江臬台革职,钱塘知县办罪,黎家冤案得以昭雪。

在晚清公案小说中,此书虽不及吴沃尧之《九命奇冤》为佳,稍嫌陈词旧套,然亦可供了解当时社会“五花八门”的真实面貌。 (滋 阳 文 焕)

Qian Xiyan

钱希言 明代文学家、小说家。字简栖。江苏省常熟人。少遇家难,辟地之苏州。生卒年难以确考。万历四十

一年(1613)仍在世。博览好学,刻意为声诗,与王百谷、汤显祖、屠隆相友善。一生不仕,以布衣名文坛。著有《剑筴》、《辽志》,摭采详博,卷帙甚富,今均散佚。唯有《獪园》、《桐薪》、《戏瑕》、《听滥志》传世。

(刘 辉)

Qian Xibao
钱锡宝 见《梼杌萃编》。

Qian Xiucai Cuozhan Fenghuangchou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七。叙洞庭湖富商高赞为女择婿,不选富室豪门,只择才貌兼全。吴江富家子颜俊因相貌丑陋,便请表弟钱青冒名顶替,向高家求婚,结果"丑脸如何骗美妻,作成表弟得便宜",使钱青与高女成婚。《情史》卷二《吴江钱生》条,称此乃明代万历初年事,并有附记云:"小说有《错占凤凰俦》。"即指此。



明刻本《醒世恒言》插图

全篇的喜剧色彩极浓。颜俊请钱青代他相亲,以为只哄过一时,待行过聘,不怕他赖我的姻事。不料行过聘之后,高家又要女婿亲自上门迎亲,颜俊只得又请钱青代他一遭。到了高家,不料又突刮狂风,不能乘船返回,高赞为不误婚期,要女婿在他家成就洞房花烛,钱青推迟再三,又不得不顺从。同房三日,钱青和衣而卧,未近女身。回到吴江,颜俊却因钱青与其妻同房而大打出手。结果县官根据高氏父女的要求,判定钱青与高赞女儿成婚,颜俊"所费聘仪,合助钱青,以赎一击之罪"。通过这一系列极富偶然巧合的情节,以动机与效果的强烈反差,丑陋与美好的鲜明反衬,构成可笑又可恼,可喜又可憎的喜剧性的矛盾冲突,既讽刺了颜俊借人饰己,进行骗婚的可耻行径,又赞美了钱青坐怀不乱的君子品行,读了令人忍俊不禁,在捧腹嬉笑之余,给人以健康的情趣和教益,堪称寓教于乐的佳作。明代沈伯明有《望湖亭》传奇,演此事。

(周中明)

Qian Yi
钱易(968?～1026) 北宋文学家。字希白,五代吴越废王钱倧之子,约生于宋初开宝元年(《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钱公自述》),卒于仁宗天圣四年(《学士年表》)。太平兴国三年(978)随吴越王钱俶降宋。年十七应进士,考官厌其文章"轻浮",弃而不取,却从此文名大著。太宗因宰相苏易简称其有李白之才,曾想以布衣召为翰林学士。这时,他当在二十岁上下。淳化四年(993)著有《滑稽集》四卷,多谲讽之词(《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真宗咸平二年(999)进士及第,授光禄寺丞,通判蕲州。景德二年(1005)应贤良方正科试入等,授秘书丞,通判信州。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以户部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权知开封府。在此时写成《南部新书》。累迁祠部员外郎、左司郎中等,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曾上书请求免除各种酷刑苛法。

《宋史》卷三百一十七本传称其"才学赡敏过人,数千百言援笔立就"。著述有《金闺集》、《瀛州集》、《西垣制集》等一百五十卷,均佚;《青云总录》、《青云新录》、《洞微志》及《南部新书》等一百三十卷。前二种已佚,《洞微志》尚有佚文可见。另有传奇小说《桑维翰》、《越娘记》等(今本《青琐高议》后集卷六、别集卷三)。

(薛洪勣)

qianze xiaoshuo
谴责小说 清代小说流派。鲁迅首先使用这一名称,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中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鲁迅对谴责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内容以及艺术特点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因之,谴责小说这一名称已为不少小说史家所沿用。

谴责小说在短短的数年间涌现出大量的作品。其中,以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四部作品为代表。

清末的谴责小说受了吴敬梓《儒林外史》很大的影响,尤其在艺术形式上,如鲁迅所说,"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但无论就思想的深刻或艺术的成熟而言,清代谴责小说与《儒林外史》相去甚远。所以,它们不能被称作讽刺小说。

清末谴责小说的成就也有超过《儒林外史》的地方,以官场、时事入小说,笔触遍及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经济等方面,扩大了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范围,加强了小说创作的现实性和社会作用,这都给中国小

说发展的历史作了重要的贡献，并且起着不容漠视的影响。（刘 蕤）

Qianghu Zhuan
《羌胡传》 清代蒙文小说。一百九十九回。作者不详。旧有手抄本流传，1982年10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

《羌胡传》是蒙古文系列故事五传的第五部，故事情节承接《偰僻传》。书叙秉肃十年，涵盖王秦孙表奉旨到山东平治动乱。他除暴安良，沿路收钟旭良、白晓峰等为义子。南方厥土国犯唐，在钟旭良佐助下征讨厥土国。秦孙表之子秦孙生被厥土公主汴山华俘虏，并与汴山华萌生爱情。厥土王不允，汴山华携秦孙生逃到深山中成婚。唐军大败厥土军，厥土王被俘，归顺唐朝。后南阳军、兴燕军、羌胡军一一来犯，经过激烈交战，唐朝最终取得胜利。小说结尾写明宗继位，在位四十年，平服各路敌人，天下太平。

《羌胡传》是五传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作者通过交叉方式，描写唐朝与厥土国、南阳军、兴燕军、羌胡军的激烈战斗，表现了拥护统一和正义，反对分裂和奸佞的进步思想倾向。作品情节虽然枝蔓繁衍，却不令人生厌，富有传奇色彩。（扎拉嘎）

Qiao Taishou Luandian Yuanyangpu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八。叙宋景祐年间杭州刘、孙、裴三家婚姻错迕，将错就错的故事。《醉翁谈录》丙集卷一《因兄姊得成夫妇》条，为此故事的初型。《古今谭概》卷三十六《嫁娶奇合》，《笑史》、《情史》卷二《昆山民》、《暇弋篇》，《坚瓠癸集》卷三《姑嫂成婚》，《坚瓠秘集》卷四《天缘》，均有相似的记载。惟故事发生的时间，有宋景祐间、明嘉靖间、明正德间之别；地点，有杭州、广州、昆山、都下之分；人物，则有刘、孙、裴三家，姚三郎家和高家，王某与孙氏女，或笼统称"昆山民"之异。这些不同变异，说明本篇取材于民间传说。作者在本篇内自称："今日听在下说一桩意外姻缘的故事……到后生出一段新闻，传说至今。"即为明证。

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嘲笑和对男女青年私相爱悦的同情，是本篇的思想主旨。刘妈妈由于受封建意识的支配，她的自私企图，只能事与愿违，落得个狼狈下场。这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和荒谬习俗的辛辣嘲笑，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认识价值。

本篇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最足以代表中国古代小说追求传奇性的民族特色。小说奇在刘璞的妹妹已许裴政，刘璞所聘孙氏，其弟孙润已聘徐雅之女；只因刘璞抱病冲喜，父母择吉完婚；妇翁为免女儿受累，便要孙润男扮女装，弟代姊嫁；嫁到刘家后，因刘璞病重，不能夫妻同房；刘母要姑伴嫂眠，不料促成孙润因姊而得妇，刘氏女因嫂而得夫，引起双方家长的诉讼。乔太守乃判决孙、刘为配，而以孙原来所配徐氏偿裴，成为"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使"两家恩怨，总息风波"，"三对夫妻，各谐鱼水"。这种对奇的追求实则以偶然性的巧合吸引人、愉悦人，符合小说的创作规律。

小说以奇取胜，并非猎奇或胡编乱造，而是奇在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入乎情理之中。如作者写刘家之所以急于要娶媳妇冲喜，是为了怕"人财两失"，而孙家则"恐怕女婿真个病重，变出些不好来，害了女儿。将欲不允，又恐女婿果是小病已愈，误了吉期"，故只好以弟代姊出嫁。因此，乔太守在判牒中才说，这是"爱女爱子，情在理中"。至于姑嫂伴眠，一雌一雄，变出意外，乔太守判牒说得好，这是"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情理，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竭力张扬，而跟"男女之大防"的封建礼教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尖锐对立。

乔太守这个人物形象是小说作者的独特创造。《醉翁谈录》中《因兄姊得成夫妇》只提到"欲兴讼"，经人劝说则未讼。《古今谭概》、《笑史》、《情史》皆写受理此案的是叶御史，判牒仅"嫁女得媳，娶妇得婿，颠之倒之，左右一义"四句话。小说则详细描写了乔太守审理此案的经过。他不以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标准来审理此案，而是主张"相悦为婚，礼以义起"。在他的调解下，本已反目成仇的亲家，成了"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封建世俗观念视为的一桩丑事，经乔太守的判决，却成为脍炙人口的一件美事，故作品最后称赞"鸳鸯错配"，"全赖风流太守贤"。这样的"风流太守"，在封建官吏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他只是小说家理想的产物。乔者，假也。此姓本身即标明他是作者的虚构。然而这种虚构合乎人们的理想愿望，所以他仍不失为令人喜爱的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作品以李都管作为全篇的线索，不仅体现了小说结构安排上的匠心独运，而且对主要人物乔太守形象的塑造，起了烘托作用。

明代沈璟的《四异记》传奇演此事。男女四人，故曰"四异"。《碧玉串》（又名《双玉串》）传奇，系仿沈璟而稍加变异之作。（周中明）

Qiaoshi Yanyi
《樵史演义》 清代小说。八卷四十回。题"江左樵子编辑"，"钱江拗生批点"。卷首有《樵史序》。经考证，此书作者为陆应旸（约1572～约1658），字伯生，松江青浦人。光绪本《青浦县志》有传，称："少补县学生，已而被斥，绝意仕进。"其诗宗大历，与闻人黄洪宪、申时行、王世贞有交往。卒年八十六岁。他作《樵史演义》，应在清顺治年间。今存有清初刻本。

小说全面地记叙了明末天启、崇祯及南明弘光朝的历史。天启皇帝十六岁即位，通乳母客氏。太监魏忠贤勾结客氏，把持朝政。时山东白莲教起义，官军进剿

得手，而天启却归功于魏阉，朝士颇不平。魏阉又勾结崔呈秀、阮大铖等与东林党人为仇，罗织大狱，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死于酷刑，周顺昌、颜佩韦奋起抗争，慷慨就死。崇祯即位后，密查魏阉罪证，抄灭其族，重用忠臣。时辽东战起，十万东军迫近京师，河南巡抚范景文勤王退敌。袁崇焕与辽东议和不成，东兵再进，袁以通敌罪被处死。延安府李自成、李过起兵，投闯王高如岳。高死后，李自成自任闯王，会张献忠、罗汝才军围开封，破潼关，建大顺国；又攻入京师，崇祯帝自缢煤山。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勾联清兵入关伐闯，大败闯军。李自成退兵，至湖广罗公山病死。南京诸衙拥福王监国，立弘光朝，马士英、阮大铖擅权，排斥东林、复社人士，国事日坏。清兵南下，史可法战死扬州，左良玉病死。朝官及明军南逃，一路抢劫，搜刮百姓。明朝江山，终坏于阉党及其余孽之手。

作者写《樵史演义》是为了说明"门户亡明"的观点，罪魁为魏、崔、马、阮这些阉党。所记国事，都"据事直书"，并抄录了不少文献资料，如倪元璐为东林党平反的三疏、马士英求选武官的布告、南京死难文臣的名单等。这些文献尽管对作品的艺术价值有所削弱，但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后代史书如《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平寇志》、《小腆纪年》等多从中采录史料。传奇《桃花扇》也是在《樵史演义》的影响下产生的。

（顾　青）

Qiaolianzhu

《巧联珠》　清代小说。十五回。既署烟霞逸士编次，又署五彩堂编次。首有"癸卯夏西湖云水道人题"的序。此癸卯，有的论者认为是康熙二年(1663)，观可语堂刻本"玄"字皆不缺笔可证；有的论者则认为此序写于雍正元年(1723)，据序言可知。作者烟霞散人，又号烟霞逸士，亦号五彩堂，其真实姓名未详。有人认为是著《斩鬼传》的刘璋，但证据不足。

书叙明正德年间苏州才子闻相如才貌兼全，巡抚方古庵欲以女妻之。但书吏贾似道妒忌，从中别生枝节，致使方古庵因误会闻相如狂妄而革了他的前程。方芳芸小姐深知他父亲错怪了闻相如，通过丫环柳丝告诉闻生："小姐断不负你。"闻相如到了山东，与表妹胡茜云订婚。但皇宫选美女，胡茜云和方芳芸都被征选。闻相如因为得到妓女醉雅雅的帮助，诗词得到皇帝的喜爱，钦点为翰林学士；又利用戚皇后的妒忌之心，免选胡茜云等入宫，终使闻相如娶了胡茜云和方芳芸，并收柳丝为妾。此书故事曲折，略有新意，即男主人公的仕途不入连中三元的俗套，而是通过类似李师师的妓女取得皇帝的赏识，但仍然不脱才子佳人小说及第、团圆的窠臼。

今存清可语堂刻本、载道堂刻本与得月楼刻本。

（林　辰）

Qiaoyuan Langshi

《巧缘浪史》　明末清初小说。十二回。又名《巧缘艳史》。原刻本已佚，今存排印本。江海主人编，真实姓名待考。江海主人同时还编有《艳婚野史》。

此书实将《欢喜冤家》的三篇故事稍作删改后联缀而成。这三篇是：前集第四回《香莱根乔装奸命妇》、第十一回《蔡玉奴避雨遇淫僧》、续集第三回《马玉贞汲水遇情郎》。故事中的人物姓名多有变换，如浑名香莱根的丘继修改为浑名爱豆的曹悦心。他勾结的命妇莫氏换成蔡氏。情节几乎一样，都是巧装成卖珠子的婆娘模样，乘天黑时将珠子散落地，难以寻找，藉此留宿成奸。第十一回的蔡玉奴，其夫变成了邬利，诸僧姓名亦变。描写这伙恶僧借寺庙淫掠民妇，令人发指。至于马玉贞改名花玉兰，王安改名孙昌，在《巧缘浪史》里只写到玉兰跑到杭州为娼而止，以后的情节，如孙昌获救后，在冯官的相劝下，两人终于重归于好。孙昌从此也再不撒酒疯，夫妻俩在城南开了一个木器铺，挣下了千金家当等，都是《艳婚野史》第一回、第二回上半回的叙述内容。小说描写一对夫妻由破裂而转向重归于好的过程，在事件的进程中触及到了当时社会上一些罪恶现象，诸如拐骗妇女，无端地陷害好人等等，有一定认识价值。

（沈天佑）

Qinjian

《亲鉴》　清代小说。十回。南支那老骥氏撰。作者真实姓名不可考。小说原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小说林》，后有文盛堂书局单行本。叙浙江某知府有一女一儿，女儿被父母轻视而早嫁，儿子却因溺爱不成器，结果儿子染上恶习而早夭，女儿女婿却自强不息较有作为。作者通过一个旧式家庭的悲剧，抨击了陈腐观念和习俗，揭露了早婚、僧尼、鸦片等等的弊害。作者着力描写晚清社会弊病，主张宪政和改革家庭，反映了当时立宪运动的改良主义思潮。情节松散，人物缺乏个性和深度。

（俞　文）

Qin Bing Liu Guo Pinghua

《秦并六国平话》　元代讲史话本。凡上中下三卷。别题《秦始皇传》。不署作者姓名，为现存元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所刊《全相平话五种》之一。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有日本仓石武四郎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以及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行于世。如果把《秦并六国平话》和现存的《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相较，可看出本书作者颇忠实于历史，文风比较朴实。书中所叙荆轲刺秦王、高渐离击筑、焚书坑儒、入海求仙、博浪沙等重要情节，全本《战国策》、《史记》等书，有时且引原文，不加增饰，如荆轲刺秦王，即全引《史记·刺客列传》。本书开场有叙历代兴亡的一个"入话"，从唐虞三代说起，次及春秋、战国，然后说到秦，又略述秦国兴亡大概，方入正传。这和《五代史平话》中《梁史平话》的开场相似，可见此书可能原来是一部独立的讲史

话本。

书叙秦始皇因兵力强盛，遂有并吞天下的野心，差人至六国，要六国尽纳土地于秦。六国恐怖且怒，遂联合攻秦，互有胜负。在一次胜仗之后，诸国各班师回国。临别，约定此后一国有难，诸国皆来救应。待始皇命王翦伐韩，韩向赵、齐借兵，不应，遂为秦所灭。秦又伐赵，屡为赵将李牧所挫，后牧为司马尚谗死，秦兵遂灭赵。时燕太子丹惧秦伐燕，命荆轲入秦献樊于期首级及督亢地图，乘间刺秦王，未中，秦遂命王翦围燕，燕斩太子丹请和，始罢围。后又攻魏伐楚，魏楚先后被灭。又命王贲伐燕，燕王自杀。攻齐，齐王降。始皇统一天下，设筵相庆，有燕人高渐离击筑，为始皇所信，渐离乘间以筑击始皇，不中，为左右所杀。于是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销兵器，焚书坑儒，又命徐福入海求仙。韩人张良击之博浪沙，亦不中。始皇巡行至沙丘，病死，赵高和李斯谋立胡亥，矫诏杀太子扶苏。不久，赵高又杀李斯父子，弑二世，立孺子婴。孺子婴又设计杀赵高。自后，刘邦攻入咸阳，降孺子婴，复与项羽争天下。刘邦用张良、韩信等灭了项羽，遂统一天下。



元刻本《秦并六国平话》扉页

《秦并六国平话》揭露了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残暴统治，写出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暴风骤雨的形势，并以赞扬的态度叙述了陈胜、吴广的发难，一直讲到项羽、刘邦推翻暴秦政权，可见在基本精神上是同情农民起义的。书中还赞扬刘邦的“宽仁爱人”和推翻暴秦政权的功绩，并在结尾写道：“则知秦尚诈力，三世而亡。三代仁义，享国日久。后之有天下者尚鉴于兹。”这也表现出主张天下应归于有德者的思想倾向。作者熟于史事，不仅所叙与史实大致相合，且语言半文半白，可能是一个较有修养的文士。然谓秦灭齐楚时孟尝君、春申君尚在，则不免于失考。（罗德荣）

Qin Chun

秦醇 宋代传奇小说家。生平不详。现存作品有《骊山记》、《温泉记》、《赵飞燕别传》、《谭意歌记》等，均见今本《青琐高议》，是宋代传奇中较为优秀的作品。《温泉记》署“亳州秦醇子履撰”，《赵飞燕别传》署“谯川秦醇子复撰”，《谭意歌记》署“谯郡秦醇子复撰”。谯川、谯郡都是亳州的异名，可知秦醇当是淮南东路亳州（今安徽亳州）人，字子复（或作子履，当系形误）。又，《骊山记》、《温泉记》中写到的张俞，《谭意歌记》中写到的刘相、魏谏议、周运使等人都是北宋仁宗年间（1023～1063）前后人，秦醇不能早于这些人，当与《青琐高议》的撰辑者刘斧为同代人。（薛洪勣）

Qinmeng Ji

《秦梦记》 唐代传奇小说。沈亚之撰。见于《沈下贤文集》卷二。《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二收入此篇时，题作《沈亚之》，尾注“出《异闻集》”。文字与文集本稍有异同。

小说写大和初，沈亚之昼寝邸舍，梦游入秦。献计穆公，助之伐晋，下五城，有功。时穆公幼女弄玉夫婿箫史死去，穆公将弄玉改嫁亚之。婚后，吹箫听曲，夫妻感情笃好。一年后，公主无疾而卒。穆公命亚之作挽歌，撰墓志铭。穆公每见亚之，即伤悼爱女，以是促亚之别赴他国。亚之惊觉。后知所寝邸舍正当年穆公葬地。

本篇构思与作者另一篇传奇《异梦录》结末姚合所述之王炎事相近，又颇类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惟本篇主旨，不在写富贵无常，而在写爱情之缠绵。文中多处穿插诗歌，使小说充满缠绵感伤的抒情气氛。故事在梦幻中进行，而所梦之事均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惟结末“更求得秦时地志”，证实“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宫下”，即作梦之地，由此而将梦幻坐实，造成迷离恍惚之艺术效果。本篇以作者自己充作小说主角，而主角又活动于一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这种想象对后世作者不无启迪。小说中穿插诗歌以显示作者之才藻，这一点对后世小说的创作也有影响。小说中写到萧史先弄玉而死，其结尾又就弄玉之死发问“弄玉既仙矣，恶又死乎？”如鲁迅所说，沈亚之所作之传奇，“好言仙鬼复死，尤与同时文人异趣”（《中国小说史略》）。

（张国风）

Qinnü Maizhen Ji

《秦女卖枕记》 东晋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十六《驸马都尉》条。明人纂辑《绿窗女史》、《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传奇家类）等，裁篇别出，伪题今名。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因袭未改。

本篇故事写陇西辛道度游学雍州，遇秦闵王女，结为夫妻。三日后，女自言是鬼，送金枕一枚为别。辛道度来到秦国，于市卖枕，得见秦王妃。秦妃发冢，不见金枕，始信冥婚事，遂封度为驸马都尉。本篇虽载于今本《搜神记》，但未见他书引作《搜神记》者，恐非干宝所撰。考其本事见敦煌本句道兴《搜神记》，文字较此为详。明商濬《稗海》丛书中有《搜神记》八卷，卷一亦载此篇，似出自句记，又加删改。（许逸民）

Qingloumeng

《青楼梦》 清代小说。六十四回。一名《绮红小史》。题“厘峰慕真山人著，梁溪潇湘侍者评”。慕真山人即俞达，潇湘侍者即邹弢（字翰飞，江苏无锡人）。书前

有光绪四年(1878)金湖花隐倚装序和邹弢叙。每回有潇湘侍者行批和回末总评。

《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四年。鲁迅列为"清之狭邪小说"。主人公为吴中风流才子金挹香,此人幼工诗文,长尤慧美,与吴中娼女三十六美人朝夕往来,感情缠绵缱绻,特受妓人爱重。后娶一妻四妾,共聚一堂,有三男一女。金挹香虽然终日惜玉怜香,沉迷于温柔乡中,然亦不忘成就功名。中乡举后为显亲扬名,捐官仕余杭。为官清廉、公正,遂迁知府,弃官后重访旧好,然众美人已风流云散,金挹香方悟人生如梦,万事皆空。待双亲送终,儿女始成,终于出家修行,悟道升飞。后又归家度其妻妾,皆白日升天。三十六美人皆仙女谪降,一一了却空缘,同结风流案。小说前半部写三十六美女由散而聚,描绘柔情,敷陈艳迹,竭力铺张其风流热闹;后半部她们由聚而散,或从良,或远嫁,或病亡,重笔渲染主人公的凄清愁苦,寄托了作者的人生幻灭之感。

小说从人物到结构都有意模仿《红楼梦》,只是易淑女为娼妓,另辟情场于北里。主人公金挹香即模仿《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声肖口吻,每有因袭。《红楼梦》中有一大观园,《青楼梦》中亦造一挹翠园。金挹香的三十六美人亦以《红楼梦》中诸姐妹命名,乃至夜宴联诗,酒酣行令,亦多相似。惜多取皮毛,遗却精神。全书叙事平板,人物性格雷同,又诗词盈篇,陈词滥调充斥其间,颇乏生气。

《青楼梦》虽着笔风流才子的柔情艳迹,然着意表现旧时代封建士子理想的人生模式,即所谓"游花国,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金挹香的一生,体现了作者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人生价值观念。而三十六美人亦个个才貌俱全,人人锦心慧口,俱为情侣诗友,风尘知己,多系作者主观想象,并非现实生活之真实写照,实为抒发感士不遇之情:"公卿大夫竟无一识我之人,反不若青楼女子竟有慧眼识英雄于未遇也。"于绮靡之中透露出胸中块垒。故《青楼梦》艺术上虽无甚可取,然于描摹旧时代封建士子的独特心态,却有其自身价值。

《青楼梦》除清光绪戊子(1888)文魁堂刊小本外,还有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本印本。 (朱伟明)

Qinglóushì Tànrénzōng Hónghuāchǎng Jiǎguǐnào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明代小说。见于《二刻拍案惊奇》卷四。入话叙宋彦瞻以书答状元留梦炎事,作者自言出《齐东野语》,但今本《齐东野语》不载,待考。正文故事亦不详所出,或为编者自撰。

入话以宋代三衢守宋彦瞻书答状元留梦炎谈窃名得官者心思愈谬,一身之荣反成一乡之害事作引,道明乡居官宦之恶。正文叙明代新都县乡宦杨佥宪家富心贪,凶暴残忍,为一乡之害。在云南为官时属下学霸廪生张寅家资亦富,赋性阴险,苛刻取利,交通官府,屡欲霸占庶弟之产。其弟只得告到杨巡道处,张又以三百银及一些金银首饰器皿贿买于杨,不意杨接贿赂后因公进京,又由于贪酷被劾,罢任闲住,未能了断此案。张不甘心,遂借进京赴考为由,路经四川欲取回贿物,先在成都结交无赖游好闲引他嫖妓,花费颇多,欲向杨索财。杨回里亦思谋孤侄之产,却遇张寅来见,就命干仆在红花场将张一行五人谋害,就地掩埋。一年后张子来成都寻父,在店中听得其父下场,径赴四川巡按察院往诉。石察院遣谢廉使派出干吏史应、魏能探访此案,二人化装客商,交结杨之管家,得其埋尸所在,即由管家引出杨宦,抓获瘐毙。杨、张两家受欺弟侄因得保全家产。本篇在破案中突出了干吏侦察取证之过程,与历来法官断案仅凭推理不同。通过杨佥宪和张寅两个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阴险狠毒的本性,或贪婪无厌,或狠心夺产,杨佥宪为吞没五百两银子,竟残酷杀死五人,令人发指。此篇是"二刻"中较为优秀之作。 (胡小伟)

Qinglou Zhuan

《青楼传》 明代小说。未见。明万历刻本《剡溪漫笔》(孙能传辑)卷五《文字秽媟》云:"文字作秽媟语,自是斯言之玷,如汉《杂事秘辛》,记桓帝选后一事,其叙致诚亦奇艳,然女莹燕处一启,至于胸乳菽发,私处坟起等语,亦秽媟太甚矣。选后乃国家盛礼,何必描写至此?吴姁审视,事或有之,可笔之于书,以对帝后乎?柳子厚《河间传》,文亦近秽,杂借以寄刺,何乃为此淫丑之词?至于俗传《如意君》等传,乃近日吴下《青楼传》所记松陵善战,尤污辱翰墨。嬴秦一炬,焉可无也。黄鲁直少时,尝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谓以墨劝淫,于我法中,当犁舌之狱,文士宜以为戒。"阿英《小说闲谈》云:"据此,可见《如意君传》、《青楼传》两书,在万历之前即已流行,特不知前者与后来本子同为一书,后者内容又何若也。两书并未见小说书目。"

(朴 之)

Qingni Lianhua Ji

《青泥莲花记》 明代笔记小说。十三卷。梅鼎祚纂辑。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鹿角山房刻本及明刻本。正文八卷,外编五卷。卷一标目下题:"江东梅禹金纂辑,从弟梅誕生校。"此书系辑录各史书及笔记杂俎中历代女性故事汇纂而成,略分为记禅、记玄、记忠、记义、记孝、记节、记从诸目,外编又有记藻、记用、记豪、记遇、记戒。卷首有"万历庚子白露之候江东梅鼎祚禹金撰"之《青泥莲花记序》,谓:"记凡如千卷,首以禅玄,经以节义,要以皈从,若忠若孝,则君臣父子之道备矣。外编非是记本指,即参女士之目,摭彤管之遗,弗贵也。"梅氏的选辑态度较为严谨,卷首列"青泥莲花记采用书目"计二百零三种,举凡经史子集莫不毕备。每则故事有作者可考的便列于标题下,又附出处于文末。遇同见于数书而说法不一者,又往往附考证文字。其自叙体例曰:"是记大例惟四:其一在尚名行而略声色,然专以娼

论，古昔家乐亦称为伎，顾各自有主，列次姬侍（如绿珠、碧玉、红拂、紫云本良家子之类），非可与人尽夫者等也，不在此内；其一金元以后，凡有戏剧，好失故实（如《玉箫女两世姻缘》本姜家青衣之类），又多影响（如王妙妙死哭秦少游之类），或未必有其事（如马丹阳三度刘行首之类），或出谈说家（如陈奎娶彭三两之类），总无明据，并不混载；其一记从以终事者为则，有他不录；其一诸凡疑误，并为分注。”由是可知，此书实可谓一部历代女史，故梅氏常于卷末仿司马迁作《史记》而有“女史氏曰”云云，或臧否人物，或阐扬物理，或感慨情事，以简洁笔墨作一收束。此书在每一分类下以人物时代为序次，共收入二百零六则，或题以人名，如任杜娘、王朝云、秦弱兰等；或题以佛号，如锁骨菩萨；或题以封号，如韩蕲王梁夫人、孝武李夫人；或干脆以江淮官妓、九尾野狐、狱官妻等称之。选辑者仍着眼于艳情逸事，故梅鼎祚在序中大谈风教，以障眼目。而参与校阅的其弟梅膺祚亦曰：“是记寓维风于谐末，奏大雅于曲终。昔司马长卿赋词艳冶，咸归讽劝；苏子瞻嬉笑怒骂，无非文章，殆为似之。”这则题记附在目录后，署“万历壬寅”，则可知此书在明万历三十年（1602）即已编成。 （卜 键）

Qingshi Yanyi

《青史演义》 清代蒙古文小说。六十九回。全称《大元盛世青史演义》。又译《大元勃兴青史演义》。尹湛纳希撰。据尹湛纳希在《青史演义·纲要》中说，小说前八回为其父旺钦巴拉的遗稿。《青史演义》的最早版本是北京蒙文书社木刻本，四册，共十二回，书名题《元朝史》。1940年开鲁蒙文学会石印本是《青史演义》的最重要版本，共六十九回。此本正文前有尹湛纳希的《原序》及《纲要》八篇（作者在文中说：《纲要》总计十二篇），后有开鲁蒙文学会附记一篇。附记说这六十九回是用十余年精力才搜寻到的，希望能发现六十九回以后的部分，但这部分至今仍未有消息。或许尹湛纳希只写到六十九回，或许他写完了小说的全部，六十九回后的手稿却散失了，两种可能现在还难以定论。还有一部在内容方面与开鲁本很不相同的《青史演义》手抄本流传至今。这部手抄异本乃尹湛纳希手迹。存有四十至七十二回，中缺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回，总计有十册三十回。作品描述1205年至1209年间的蒙古历史故事，相当于开鲁本《青史演义》第三十七至第四十一回的内容。其中，仅1206年就占去十五回篇幅。同一年的故事，在开鲁本《青史演义》中却只占两回篇幅。这部手抄异本《青史演义》创作于尹湛纳希晚年，即在开鲁本《青史演义》主要章回写出大约十多年之后，整理和抄录于1890年、1891年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7年据开鲁本整理出版。

作者在《纲要》中自称创作《青史演义》的动机，是为了使蒙古族“勿忘祖先”，了解祖先的英雄业绩，振奋民族精神。同时还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民族歧视观念。他说：“有些智者总以为唯有中原地区才是纲常细密的地方，才得到日月之精华，才能出现真正的智士仁人，除此以外，都是乖戾恶鄙之徒。”他用具体例证，包括《青史演义》中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历史，指斥了这种观念的偏颇狭隘。强调不同民族应该互相尊重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

《青史演义》是一部气魄宏大的史诗性文学巨著。它仿照史书编年体，按时间顺序铺叙故事情节。按作者最初的设想，《青史演义》从成吉思汗诞生开始，一直写到元惠宗妥懽贴睦尔失去政权，大约要包括二百年的历史故事。开鲁本《青史演义》止于蒙古窝阔台八年（1236），仅叙述了七十五年的历史。成吉思汗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作品详写他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最终消灭了各种分散割据势力，统一了蒙古高原。成吉思汗还在少年的时候，他的父亲也速该巴图尔就被仇敌害死了。血亲复仇的义务和弱肉强食的环境，赋予他坚强的性格，也使他懂得了在游牧草原上忠诚、信义、团结和友谊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他正是凭借自己性格的力量，吸引了一大批草原上的雄杰，开始了统一的大业。他一生驰骋沙场，身先士卒，参加过无数次战斗，经历了由弱小到强大的艰苦历程。但是，他克敌制胜，并非仅仅凭借金戈铁马，而且依赖他的宽宏和智慧。这使许多弱小部落纷纷自动归附他，各地贤明之士也都投奔支持他。成吉思汗特别注重友谊和信任。他与军师木华黎之间在重大决策时的默契，是《青史演义》的精彩篇章。彼塔国军师木华黎是《青史演义》中另外一个主要艺术形象。他有勇有谋，辅佐成吉思汗实现了统一蒙古高原的大业。作为运筹帷幄的军事思想家形象，木华黎与汉族古典小说中的诸葛亮、徐懋公、吴用等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外，他不仅是一位有智有谋的军师，而且还是一位膂力过人的壮士。

《青史演义》对成吉思汗的其他几位著名将领，如者勒篾、孛古儿出等人的描绘，对成吉思汗的反对者札木合、王罕、塔阳汗等人的描绘，也各具特色，栩栩如生。《青史演义》前五十回中人物对话时的许多古朴、浑厚、神奇的诗歌，是直接源于《蒙古秘史》等历史文学著作。有些情节和人物则直接受到汉族史传文学和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如木华黎初次用兵时的一些情节改编自《左传》中曹刿败齐国兵的记载，女英雄洪古尔珠兰代父从军改编自《隋唐演义》中花木兰的故事，但这些在全书中所占比重很少。《青史演义》是一部出自尹湛纳希独创和建筑在蒙古史传文学基础上的小说作品。

《青史演义》在国内现在已经有汉文译本出版发行，国外也已经出版了英文译本。

（扎拉嘎）

Qingshizi

《青史子》 先秦小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

录《青史子》五十七篇，并注："古史官记事也。"《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燕丹子》下附注："梁有《青史子》一卷。"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论战国诸子，小说家独举《青史子》为证："青史曲缀于街谈。"说明萧梁时保存的小说以此书为最古。入隋，亡佚。唐刘知幾《史通》所谓"青史曲缀于街谈"，盖拾刘勰牙慧，并非唐有其书。今存遗文三则，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小说家类辑为一卷，鲁迅又辑入《古小说钩沉》中。

周代的史官，一年四季分别由专人主管，青史氏主春，职位在小史之列。《汉书》称"古史官所记"，"史官"即指青史氏。由现存遗文来看，一则见大戴《礼记·保傅篇》、贾谊《新书·胎教十事》引文，记王后进行胎教的种种方法；一则亦见大戴《礼记·保傅篇》所引，记古人入学和出行的规矩；另一则见《风俗通义》卷八，记岁终祭祀用鸡之义。三者都有关于礼教，但也都是礼教中的小问题。《周礼·春官·小史》说小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青史子》所记与其职掌正合。正因为记事琐屑，而且多得自街谈巷语，所以班固列为小说家类。《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凡十五家，其中可信为先秦书者，不过《周考》、《青史子》、《宋子》三家。关于《青史子》的价值，余嘉锡曾有评论："其书见引于贾谊、戴德，最为可信，立说又极醇正可喜，古小说家之面目，尚可窥见一斑也"(《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可资参考。

（许逸民）

Qingsuo Gaoyi

《青琐高议》 宋代文言小说总集。阮阅《诗话总龟》引作《青琐集》、《青琐后集》，刘斧撰辑。《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为十八卷。《类说》还引有《续青琐高议》八则，其中两则《诗话总龟》也引，出《青琐集》，可能也是刘斧撰辑。本书孙副枢(孙沔)序，约写于仁宗至和(1054～1055)年间，称书中包括"异事数百则"，此后又有增订。高承(神宗年间人)的《事物纪原》卷十谓"熙宁中刘斧撰《青琐集》"。据此，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至少《青琐高议》前集已辑成问世。其后集卷二《直笔》条谓范纯仁后为丞相，事在元祐三年(1088)，成书当在其后。今存有明抄本和万历间张梦锡刊本，均为前后集各十卷，别集七卷；清代抄本，前后集各十卷，无别集；清黄丕烈抄校本，分集及卷次同上述明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董康曾据黄丕烈本校印。文学古籍出版社又据董本校订重印(1958)。上海古籍出版社据1958年本重印(1983)时，增附程毅中辑集补遗三十六则，并有跋语。

上述各本均非完帙，分集、分卷也与《宋志》等早期著录不合。关于今本前后集多出两卷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今本后集卷五《隋炀帝海山记》两篇、卷七《温琬》、《张宿》两篇、卷八《甘棠遗事后序》一篇的编次窜乱所致。据《诗话总龟》所引，《隋炀帝海山记》似原在前集。《甘棠遗事后序》是《温琬》篇的后序，似不应分割开来置于不同卷中。关于别集，鲁迅谓："又有别集七卷，《宋志》所无。然宋人即时有引《青琐摭遗》者，疑即今所谓别集"(《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但曾慥《类说》既收《青琐高议》、《续青琐高议》，又有《摭遗》，似另为一书。今本别集卷一《西池春游》、卷二《谭意歌记》两篇《类说》已引，似当在前集；卷四《张浩》、《王榭》两篇注明"新增"，前篇来历不明，后篇据《诗话总龟》引又见《摭遗》；卷三《越娘记》及后三卷或出自刘斧所辑他书。总之，别集似原非一书，疑是后人拼合而成。

本书所辑除文言小说外，还有一些诗歌、散文等。在文言小说中除宋人作品外，还有少量前代作品(有的基本保持原貌，如前集的《广谪仙怨词》等篇，有的已经增删润色，如前集的《许真君》、《李诞女》等篇)。宋人作品大多为刘斧搜集。可以考知的作者有秦醇、丘濬、庞觉、柳师尹、钱易、淳虚子、蔡子醇以及欧阳修、司马光、杜默、李元纲等，其中有的是著名的文学家。宋人作品体裁类型多样，其中价值较高的是《郡斋读书志》叙录所说的"名士所撰记传"，亦即传奇小说。

就内容、题材看，本书中的宋人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其间互有交叉)：

一、写神怪道释的作品。此类作品数量较多，大都篇幅短小，也有一些曲折有致的传奇小说。这些作品的主导思想倾向是宣扬宿命论、因果报应等迷信观念，尤其喜好张扬仙道。如《群玉峰仙籍》所谓当代公卿都是仙人下世，且说："今世之守令亦异于常，况公相登金门、上玉堂，日与天子谋道者乎?此固非常人能至其地也"(前集卷二)。这当与宋王朝自上而下倡导道教有直接关系。至于书中所讲的道家教义和释子之言，多以忠孝治国为本，而不是什么长生久视之术等事。这反映了当时儒道释合流的趋势及宋代以儒学为本的神道设教的特点。在这类题材中，也有一些含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作品，如前集卷二《慈云记》、后集卷九《仁鹿记》等篇都主张仁慈爱民；至于前集卷五《远烟记》、后集卷九《朱蛇记》、别集卷一《西池春游》等篇则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爱情故事。

二、写豪侠或盗侠的作品。前集卷三《高言》篇写杀人者流亡国外的见闻，有些奇谈近似于《山海经》等书，具有神话色彩。卷四《王寂传》写王寂怒杀贪官酷吏后，组织众人聚义起事，遇赦又接受招安的全过程，具有历史真实性，值得注意。同卷《王实传》、《任愿》两篇主要写侠士仗义、个人复仇。这几篇都是纪传体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后三篇，主要人物写得恩怨分明、慷慨激烈，斗杀场面，惊心骇目，对后世小说有一定影响。《任愿》篇明人王世贞已辑入《剑侠传》。

三、写历史题材、社会问题(名人逸事等也可以归入此类)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有不少宋人的传奇佳作。像前集卷六《骊山记》、卷七《赵飞燕别传》，后集卷五《隋炀帝海山记》，别集卷七《楚王门客》等篇，均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侧面描写了封建帝王的凶残暴虐、荒唐误国等恶德恶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后集卷六

《范敏》、别集卷一《西池春游》、卷三《越娘记》等篇，在爱情或男女纠葛的情节框架中，用较大的篇幅揭露了五代时期的一些帝王的暴行及战乱给人民造成的不堪忍受的灾难。后集卷六《桑维翰》篇则写身为后晋宰相的桑维翰随意杀人的残暴行为。《越娘记》篇用"宁作治世犬，莫作乱离人"等语表达了平民对那个历史年代的感受和痛恶。在其他一些篇章中，还时见对当时的贪官污吏的揭露和谴责。前集卷七《孙氏记》本是一篇爱情小说，其后半部分主要描写了孙氏激烈反对丈夫贪污纳贿的行为。透过这些批判性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的正面题旨是：要求在上者清正爱民，以期国家长治久安，渴望能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因此，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某种回顾，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忧患之感。

四、描写爱情、婚姻及家庭问题的作品。前集卷十《王幼玉记》、后集卷七《温琬》、别集卷二《谭意歌记》等篇，都是写妓女为摆脱非人境地、争取人格独立或真正爱情的佳作。谭意歌找到了一条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抗拒种种挑战、摆脱种种困境的道路；温琬在跳出风尘生涯之后，隐居于汴京，专心写作与治学，终于成为一个女诗人、女学者，写得都不落窠臼。前集卷五《远烟记》、《流红记》，卷七《孙氏记》，别集卷三《越娘记》等篇，写青年妇女因没有人身自由和婚姻爱情自由的痛苦或不幸遭遇，真实感人。前集卷三《琼奴记》、后集卷三《小莲记》等篇则是写身为婢妾的女子所受的非人待遇。别集卷一《西池春游》、卷四《张浩》两篇中出身平民的青年女子，为追求自由爱情、自主婚姻，颇为主动、大胆，置封建礼法于不顾。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文言小说中还不多见，具有较为鲜明的平民文学色彩。后集卷四《陈叔文》则谴责忘恩负义之徒，与王魁负心有相似之处。总之，这些作品在思想倾向上均具有反封建的民主倾向，有些篇章堪称为北宋时期传奇小说的上乘之作。

《青琐高议》中的传奇小说，接受了唐人传奇和民间文学(如敦煌文学)的双重影响，其总的成就不如唐人传奇，但也有它自己的时代特色，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一环。其主要艺术特点是较为通俗，并较有文采。作品虽用文言写成，但较为浅近，有些人物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如《范敏》篇中的人物对话："唐帝有甚不如你这小鬼？""有两个人管辖得你。""似如此怎得稳便？"这些与宋元话本的用语已无大差别。行文骈散杂糅、诗文相间。散体主要用于叙事，骈体用来描写，韵文则着意抒情，这正是当时某些通俗文学的特点。此外，每篇正题下还有一个副题，如《孙氏记》的副题作"周生切脉娶孙氏"。这很像话本的回目或戏曲的题目正名。上述主要特点，对后世文言小说的创作影响较大。清人王士禛曾在本书跋语中指出："此《剪灯新话》之前茅也。"至明遂出现了通俗文言小说，孙楷第称这种小说为"诗文小说"(《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六)。

此外，《青琐高议》对后世的影响还在于为一些类书、丛集、杂著等提供了较多的原始资料，如宋人的《诗话总龟》、《绀珠集》、《类说》、《岁时广记》等均从本书中采摘了许多片段。《类说》多达五十六条，《诗话总龟》也有三十余条。文言小说丛刻《新编分门古今类事》、《绿窗新话》、《湖海新闻夷坚续志》、《说郛》、《青泥莲花记》、《情史类略》等，均从本书中选取了一些篇目。同时也为通俗小说和戏曲提供了创作素材。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在《小说开辟》一节中列有《泥子记》、《杨舜俞》等小说名目，即源于本书。又如《希夷先生传》、《隋炀帝海山记》、《朱蛇记》、《张浩》等篇均被改编为话本或话本的入话(如"三言"、"二拍"等书)。《隋炀帝海山记》、《骊山记》等篇所写的隋唐故事，被长篇章回小说《隋唐演义》等书所采用。被编为戏曲的有《韩湘子》、《陈叔文》、《越娘记》、《张浩》等篇(《曲海总目提要》、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薛洪勣)

Qingxi Xiabi
《青溪暇笔》 明代笔记。姚福撰。姚福，字世昌，号守素道人，南京羽林卫千户，成化中人(《明诗纪事》卷十八)。其书卷帙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二十卷，焦竑《国史经籍志》作二卷，《钦定续通考》、《四库全书总目》作三卷。今存诸丛书本均作一卷，收二十四条。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八载明姚福《青溪暇笔》二卷，明代写本。前有成化癸巳(1473)三月守素道人姚福世昌序，殆为原本，应以此为准。《千顷堂书目》"二十卷"当为"二卷"之误，四库列入存目中，未见其书，则三卷说未得其详。

是书搜集明代朝野掌故逸闻，多详洪武，兼及永乐、成化。作者身为宫廷卫官，书中每可见其效忠明朝之情。如写洪武不费干戈，从陈友谅手中取安庆，以猪脬纳气泅水渡淮以济北军诸事，宣扬其得天下乃天意所定。并以洪武接受宋濂之谏，停止游玩事与唐太宗对魏徵从谏如流作比，赞此事"可以见当时君臣相得之际，如此其盛也"。其民间逸闻，以若干公案故事较佳，如姑苏一商人妻误将蓄毒鸡杀给经商归来的丈夫吃，竟致死。邻以奸杀告官，妻诬服。后太守上任详勘，方得其实。又记某官将一杀人越货的寺僧侦破归案。这些公案故事皆以冤平案白告终，与其歌功颂德者异曲同工。其中或有为后代笔记小说所取者。书中不乏引人入胜的故事，亦有些冗繁衍蔓的情节，则优劣互见。

(宁稼雨)

Qingdai xiaoshuo
清代小说 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中国小说史上继明代之后又一个小说创作和传播的高峰时代。明代许多伟大优秀的小说在这时都得到了重印以及更广泛流传的机会。清代文人作家也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伟大的和优秀的小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清代文学也是和这三部作品的名字密不可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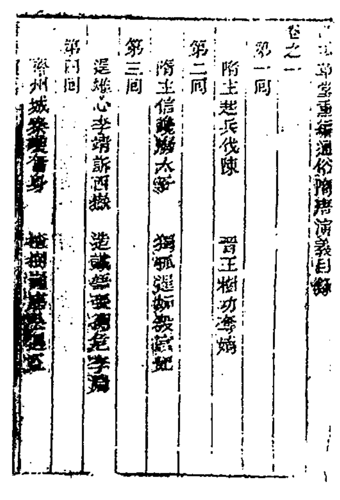


清刻本《聊斋志异》中《劳山道士》插图

总体成就　清代小说反映了更广阔的生活面，上至封建统治集团人物，下及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纷纷在作品中登场。故事情节常常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展开，描写的风格因之已由昔日的粗线条逐渐向细线条演变。从总体上说，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也超过了前代的作品。如《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的笔触几乎批判了整个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整个的封建统治阶级，形象地、有预见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必然没落和崩溃的趋势。《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则独特地选择了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阶层的视角，通过对他们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境界的描绘，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和罪恶。有的作品以农民起义为题材，反映和歌颂了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而《官场现形记》等，通过对封建官吏形象的刻画，淋漓尽致地抨击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有的作品则表现了进步的民主思想，例如对男女平等或妇女解放的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在当时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清代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取得思想深度的原因，除了比较严肃的创作态度之外，也和艺术表现手法有关。它们的作者着眼于人生社会，在给予封建社会生活百态以艺术的再现时，既有冷静的分析，又有愤怒的抗议。

艺术贡献　清代的小说样式丰富多彩，有着长足的发展。文言短篇小说中，有的作品融合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唐代传奇小说的风格和手法，有的作品使故事和议论结合一起，形成"笔记＋小说"的格局。文言长篇小说的产生，更是小说园地里的一个新品种。白话短篇小说继承了宋元话本的传统，深受"三言二拍"的影响，出现了更多的专集。白话长篇小说领域中，原有的一些样式继续流行，还出现了新的趋势。《斩鬼传》、《儒林外史》等作品的流传，意味着讽刺小说的成立，尤其是《儒林外史》的问世，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惜乎此后的讽刺小说走入下坡路，逐步为"谴责小说"、黑幕小说所更替。《红楼梦》一方面打破了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说千人一面、千部共出一套的框架；另一方面在描写家庭、爱情生活时，笔端充满了诗意的光辉，洗涤了晚明小说作品中给这种文学样式所带来的种种污秽，为人情小说树立了楷模。然而人情小说的末流终于不免嬗化为狭邪小说。各体小说中都或多或少地糅进了神怪小说的因素。此外，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交融，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合流，也同样构成了清代小说的特色。这种种的演进、蜕变，既有自身的原因，又受到了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无不体现着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


卷之一
第一回
隋主起兵伐陈　晋王树功夺嫡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清康熙四雪草堂刻本《隋唐演义》

给名著写续书，成为一时的风气，仅《红楼梦》的续书，已达三十余种之多。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范围业已补充完备，历史上的各朝各代网罗迨尽，题材的积累还促成了一些集大成式的作品涌现，例如《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于是对前代同一题材的小说（甚至还包括戏曲作品）的总结性的改编和创作。

在语言上，清代小说更富有艺术表现力。作品中的人物语言更加注意追求个性化。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人物的语言往往是成功地袒露人物的思想、性格的艺术手段，使之与书中其他人物有所区分，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红楼梦》第三回王熙凤刚一出场时说的几句话，八面玲珑、见风使舵，说哭就哭、说笑就笑，既有对黛玉的关心，又有对贾母的讨好，一下子就把一个聪明能干、口角伶俐、锋利，而又暗藏心机的形象凸现在读者面前。而在作者的叙述语言上，无论是描绘景物、环境，刻画人物的行动，或是铺叙故事情节的展开，许多白话小说都逐步摆脱了陈词滥调，而显得流畅、简洁。语言更接近于当时的口语，也是清代许多白话小说的特点。直到近代，还有许多人把《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作品奉为学习北京话的教材。

文言和白话小说艺术表现手法的交融，也是清代小说对中国小说发展史作出的新贡献。有的文言小说，例如《聊斋志异》等，在语言上接受了"三言二拍"等作品以及语录体文字的影响，人物的对话则有时尽量向着明白如话的方向努力，截然不同于作者叙述语言的风格。有的白话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吸取了历代文言小说的长处，用简洁的字面表达了多层次的复杂的内涵；它们的作者还依赖于古典文学的素养，

尝试着引进了一些古典诗词的技巧，使得小说描写中出现不少古典诗词的意境。

清代小说中塑造了一些典型人物形象，例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探春、晴雯、袭人等，《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匡超人、马二先生等，《聊斋志异》中的杨万石(《马介甫》)等，《说岳全传》中的牛皋等，他们可以列入中国小说史上的典型人物画廊而毫无愧色。和明代小说比较起来，这些成功的人物形象更接近于生活，缩短了和读者的距离。他们大多是平凡的生活中的平凡的人，读者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身边周围遇上，因而感到可亲可信。作者在描写时，没有把他们神化，更没有涂抹夸张的笔墨。清代小说从各个方面，都把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从作品的质量和数量来看，尤其是从总的艺术成就来看，清代小说完全可以和明代小说并驾齐驱，有些甚至超过了明代小说。而把清代的小说放在整个清代文学中加以考察，也可以发现，它的成就远远地超过了清代的诗、词、散文、戏曲等等。

发展阶段 清代小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顺治、康熙时期(1644～1722)；(二)雍正、乾隆时期(1723～1795)；(三)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1796～1874)；(四)光绪、宣统时期(1875～1911)。

第一个阶段，顺治、康熙时期的小说，这是清代小说的繁荣时期。《水浒传》的金圣叹评本，《三国志演义》的毛宗岗评本，《西游记》的汪象旭评本、陈士斌评本，《金瓶梅》的张竹坡评本，相继在这个时期脱稿、出版或流传。它们的评点有助于对作品内容和艺术的深入理解，受到读者和小说作家们的欢迎。它们不仅在推广和普及这几部第一流的名著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还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代表。《聊斋志异》在艺术上接受了魏晋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的影响并有很大的创造、发展。其语言凝练，情节曲折多变，人物刻画细腻，是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发展的顶峰。

白话长篇小说创作，则以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成就为最高。其中成就比较突出的，有《说岳全传》、《水浒后传》(陈忱撰)、《后水浒传》(青莲室主人撰)和《隋唐演义》等。它们继承和发展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优良传统。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这两个门类，在它们身上已难分畛域。从素材的摄取、剪裁，以及从整个艺术表现能力看，作品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传奇式事迹的歌颂已超过了对历史事件的记述。《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的艺术成就已分别超过元、明、清三代有关岳飞故事、瓦岗寨英雄故事题材的小说、戏曲作品。人情小说，可观者有《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后者写家庭夫妻关系的不和谐，还算有些新意。这类内容，在《聊斋志异》中亦屡次出现过，因此有人曾怀疑《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就是蒲松龄。和人情小说不同，才子佳人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它是明代以来的人情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内容，大抵以一见钟情始，中间穿插小人的拨乱，离而复合，最后以大团圆收场。以《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作品的成就较为突出。其中许多作品仿照《金瓶梅》之例，自书中主要人物的姓名中取出三四字，组合成书名。才子佳人小说发展到后期，内容由单纯而逐渐趋向芜杂，已糅合了一部分神魔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公案小说等的写法。神魔小说发展到这一时期，已近尾声，有《后西游记》、《济公全传》、《醉菩提》等。从内容看，称之神怪小说更为恰当。以明代唐赛儿起义为题材的《女仙外史》在分类上历史演义与神怪则兼而有之。此外，讽刺小说转入对人情世态的冷嘲热讽，只有一部《斩鬼传》，比较突出。它是从崇祯年间的《西游补》到乾隆年间的《儒林外史》之间的桥梁。除此而外，继承明代万历以来的余风，还撰写或刊印了不少的猥亵小说。



清刻本《聊斋志异》中《红玉》插图

白话短篇小说创作，有总集及自撰专集两类，分别走着"三言"和"二拍"的路子。前者日益减少，后者日益增多，成为这方面的主流。其中，杰出的作品有《连城璧》、《十二楼》、《豆棚闲话》、《五更风》、《照世杯》、《闪电窗》等。《十二楼》收小说十二篇，每篇情节都围绕着一座楼展开，标题也以楼为名。《豆棚闲话》也收小说十二篇，用豆棚下的十二次聚会和讲述故事作为框架，把十二个故事串连起来，这都给小说的结构、布局注入了新的因素。介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篇幅自十二回至二十回不等可称为中篇小说的一种新体裁。虽滥觞于明末，实则这时才大量涌现。

这一时期，有几位多产的小说作家在文坛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都创作或改编了不少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李渔有《连城璧》、《十二楼》、《肉蒲团》等作品；此外，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戏曲作家、理论家。石成金的《雨花香》、《通天乐》，包含五十二篇短篇小说，在白话小说发展史上，他是第一个在作品中题署自己的真实姓名的作者。

第二阶段，雍正、乾隆时期的小说，依旧维持着繁荣的局面。《聊斋志异》首次刊行于乾隆年间。从这个时期开始，可以在小说界感受到它的影响力。首先，它的

某些篇章被改编或再创作，文言小说变成了白话小说。较早的作品有《醒梦骈言》。其次，在它的直接影响下，一系列的文言短篇小说集陆续出现，比较著名的有《子不语》(一名《新齐谐》)、《阅微草堂笔记》、《谐铎》、《夜谭随录》、《萤窗异草》等。它们多少都有模拟的色彩，未能完全摆脱前人的窠臼，成就也未能超越《聊斋志异》。其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高质黜华"，有意区别于《聊斋志异》的"细致曲折，摹绘如生"，却偏离了文学创作的规律。

白话短篇小说仍然可以分为总集和自撰专集两类。有的总集专门从"三言二拍"与《今古奇观》以来的名著中选择一些作品，另行组合，改头换面刊印，以迎合市场需要，达到牟利的目的，例如基本上用《今古奇观》拆成的《再团圆》、《人中画》等书。另一种总集，如《四巧说》等，则是按照不同的故事情节性质或内容题材分类，选录清初的作品，分别汇集出版。自撰专集以《五色石》、《八洞天》、《二刻醒世恒言》、《娱目醒心编》为代表。它们成就不高，说教的味道较浓，反映了白话短篇小说走下坡路的趋势。

白话长篇小说收获丰盈。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几乎是同时出现两座高峰，小说史上的这种盛况可以和明初的《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前后媲美。《儒林外史》"以公心讽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讽刺小说中的佳作。它集中地描写和反映了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种种心态和活动。在思想内容的深刻与广泛上，已超越了《聊斋志异》以及前此所有题材相同的文学作品。和《儒林外史》相比，《红楼梦》的成就更高，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也更大。从思想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看，它不愧为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艺术描写的纯熟看，称得上中国古代小说最高的典范。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及时地对才子佳人小说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从这个时期开始，才子佳人小说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普遍下降，这一门类已失去了发展的前途，代表作有《驻春园小史》、《金石缘》、《水石缘》、《雪月梅》等。历史演义小说中，《飞龙全传》、《说呼全传》、《说唐演义全传》、《说唐后传》、《征西演义全传》、《反唐演义传》等作品吸收了民间传说的成分，很多地方离开了历史事实，写法上与英雄传奇小说相近，风格粗犷，自成一路。《东周列国志》、《南史演义》、《北史演义》等仍遵循着旧的传统。其中，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在当时完全取代了明代《列国志传》的几种不同的版本。《绿野仙踪》和《野叟曝言》是两部优秀的作品。由于内容繁富，很难把它们归入任何一个单纯的门类。《绿野仙踪》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响，有尖锐的讽刺和大胆的揭露。在结构上，几组不同的故事通过主角冷于冰的活动而贯串起来，很有特色。在温如玉和金钟儿的故事中，妓院生活的描写，细致而又真实，嫖客、妓女和两个帮闲人物的性格生动传神，人情世态惟妙惟肖，过去的小说中还没有这样成功地表现过。《野叟曝言》篇幅庞大，多至一百五十四回；内容之广，如其凡例所说："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乐，讲道学，辟邪说……"，几乎无所不包。作者以小说庋藏学问文章，与后来的《镜花缘》如出一辙。《归莲梦》以白莲教农民起义为背景，才子佳人小说、历史演义小说、神怪小说三种写法兼有。《金兰筏》属于人情小说范畴，但其中关于清官微服私访，以及罗致侠士麾下效力的描写，对下一阶段出现的公案小说、侠义小说无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清光绪七年汇珍楼刻本《野叟曝言》

第三个阶段，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的小说，进入了创作的衰微时期。主要表现为：没有创作出伟大的撼动人心的杰作，读到的多是思想和艺术上都很肤浅、平庸的作品；体裁不够多样化；题材大体上局限在前人的范围内，新意极少；作品的内容较少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在小说刊印和流传上，往往形式比较粗糙，甚至不堪卒读，这自然也是小说创作不景气的间接反映。

在这个时期中，最重要的作品要算《镜花缘》。它有卖弄学识的一面，类似于前一时期的《野叟曝言》。但它的成就大大地超过了《野叟曝言》。它表现了乌托邦式的理想，特别是表现了尊重妇女地位的民主思想。它发展了讽刺的艺术表现手法，通过对幻想中的海外世界的描绘，来暴露和讽刺现实生活中的事物。

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首次刊印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几年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续书和仿作。续书和仿作的出现只能证明《红楼梦》重大影响的存在，就原书的思想和艺术而言，它们不能望其项背。

这时有人把一些小说和戏曲合称为"十才子书"。其中有一半是此前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好逑传》等，但纯粹的才子佳人小说在这一时期已不多见。《品花宝鉴》用缠绵的笔调写优伶与狎客，开了清代狭邪小说的先河，反映着才子佳人小说向狭邪小说转变的趋势。《花月痕》继之而起，妓女替代了优伶，正式成为主角。倒是在人情小说中，有几部值得注意的作品。《蜃楼志》写到了广东的洋行商人和海关官吏的生活，这是以前

的白话小说没有接触过的题材。《林兰香》把一个家庭的兴衰历史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金瓶梅》、《红楼梦》的影响。

《万花楼》、《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等作品以历史人物为主角，与《杨家将》相仿，民间传说成分增多，仍然保留着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子。《绿牡丹》、《粉妆楼》等作品已转变成为侠义小说。《施案奇闻》(《施公案》)等作品则完成了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流。有几种《西游记》评本出版。神怪小说也伴随着出版了《雷峰塔奇传》、《希夷梦》、《飞跎全传》等。

还有一些做翻案文章的小说。《红楼梦》的续书为了弥补缺憾，改悲剧收场为大团圆的结局。《荡寇志》的立意则是站在《水浒传》的对立面，以"尊王灭寇"为主旨，完全是《水浒传》思想倾向的反动。它代表着当时小说创作中的一股逆流。

这时屠绅先后写了文言小说《琐蛣杂记》(一名《六合内外琐言》)和《蟫史》。后者长达二十卷，是初次出现的文言长篇小说。其后，类似的作品还有陈球的《燕山外史》，全用四六文体写成。总的来看，这七十余年的小说创作成就不高。



清刻本《镜花缘》插图

第四个阶段，光绪、宣统时期的小说。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最后收尾的时期。文言小说以《夜雨秋灯录》、《淞滨漫录》、《淞滨琐话》等为代表。它们仿《聊斋志异》而作，但描写的重点已不是狐鬼，而是烟花粉黛之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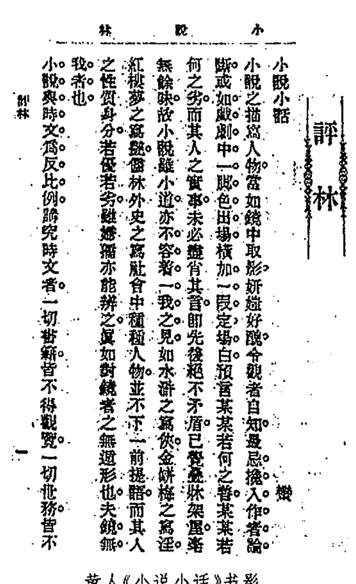
《三侠五义》继《施案奇闻》而作。前半部偏重于公案，后半部偏重于侠义。在这之后，还有《小五义》、《彭公案》、《永庆升平》等。语言通俗、流畅，有平话习气，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也是它们在读者中获得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儿女英雄传》也是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作品，以描写侠女十三妹著名。它一方面是侠义小说，与《三侠五义》等风格接近，语言也很生动活泼；另一方面又是模仿《红楼梦》而作的才子佳人小说。狭邪小说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以妓女为描写对象，表现和反映当时的妓院生活。《海上花列传》用苏州方言写成，是第一部吴语小说。

谴责小说的登场，给这个时期的小说增添了光彩。代表作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谴责小说进一步扩大了题材的范围，描写以官场为主，而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首次响彻于小说作品之中。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接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此外，《苦社会》、《黄金世界》等写华工所受的奴役和迫害，《罂粟花》写鸦片战争，《邻女语》写庚子事变，《黄绣球》写妇女解放运动，也都是当时的优秀作品。谴责小说作品在清末出现甚多。当时报纸、杂志的出版，以及印刷技术的进步，都对小说的创作和发表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中国小说史上的最后数年因之又出现了一个小繁荣的局面。（刘世德）

Qingdai xiaoshuo lilun piping

清代小说理论批评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经过明代李贽、叶昼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精心探讨，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日益深入和系统化。在此基础上，清代小说理论批评得到了空前发展和提高。

清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分期 从清王朝的建立(1644)到康熙末年(1722)，是清代的前期。这一阶段的小说理论批评，主要是对前代小说理论批评的继承、发展和总结。而其理论批评形式，除见之于序跋、杂记、书信外，更重要的是小说评点继明代之后，进入发展、兴盛时期。中国小说评点派，至此时已蔚为大观，代表性的小说理论批评家和评本，除金人瑞评点的《水浒传》外，主要有毛纶父子评《三国志演义》、天花藏主人评《平山冷燕》、张竹坡评《金瓶梅》、孟芥舟等评《女仙外史》等。这些评点对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结构、风格特色以及创作、欣赏、批评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作了探讨，提出了不少精到的见解，对以后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小說林

評林

小說小話 蠻

小說之描寫人物當如鏡中取影妍媸好醜令觀者自知最忌攙入作者論斷或如戲劇中一腳色出場橫加一段定場白預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其人之實事未必盡肖其言即先後絕不矛盾已覺疊床架屋毫無餘味故小說雖小道亦不容著一我之見如水滸之寫俠金瓶梅之寫淫紅樓夢之寫豔儒林外史之寫社會中種種人物並不下一前提語而其人之性質身分若優若劣雖婦孺亦能辨之真如對鏡者之無遁形也夫鏡無我者也

小說與時文為反比例講究時文者一切書籍皆不得觀覽一切世務皆不

評林 一

黄人《小说小话》书影

从雍正元年(1723)至道光二十年(1840)，是清代的中期。在这一百多年中，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前代艺术经验的积累，使小说创作出现了极为繁荣的局面。特别是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的问世及围绕《红楼梦》所展开的小说理论批评，概括和总结了极为丰富而

具体的艺术实践经验。由于不少小说理论批评家本人就是小说家或与小说家有种种密切关系，因而他们对创作与生活、人物性格、语言个性化、形象塑造等理论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曹雪芹、脂砚斋、戚蓼生、徐瀛、陈其泰、哈斯宝等人就是如此。此外，蔡元放评历史小说，闲斋老人评《儒林外史》也都有独到的见解，在理论观点上，对后世都有重要启迪。

从鸦片战争(1840～1842)到辛亥革命(1911)以前，是清代的晚期。这一时期，在外国的小说理论批评影响下，引进了新的观念、方法，对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从新的视角作了探讨，特别强调小说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代表性的小说理论批评家主要有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王钟麒、狄葆贤、金天羽、黄人、徐念慈、王国维等人。他们的理论批评，与前中期有明显的不同特点，更带有浓烈的时代色彩，为过渡到五四以后新小说理论批评的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清代小说理论批评的特点及成就　一、对小说的文学地位和教育功能作了深入的探讨。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诗文正统论占统治地位，小说被视为“末技”，“不本经传”，“背于儒术”。直至明代，李贽以叛逆精神，从“变”的观点提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文学的主张，把《水浒传》与秦汉文、唐诗并列，皆称之为“古今至文”，并指出不能因其后出而有尊卑高下之分(《童心说》)，为小说争取应有的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再经袁宏道、叶昼、冯梦龙等人的大力推崇，小说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到了明末清初，小说理论批评已能较客观地进入对小说地位和功能的探讨。如金人瑞就发挥了李贽的思想，将《水浒传》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西厢记》并列，合称六才子书。还对《水浒传》作了详细的评点，赞扬《水浒传》揭露黑暗、批判现实的精神。他在阮小五说的“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一段话的下面批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金本第十四回批语)在梁山英雄把黄文炳“从前酷害良民积攒下许多家私金银，收拾俱尽”下也批曰：“‘家私金银’上加出‘酷害良民积攒下’七字，与天下看样”(金本第四十回批语)。把《水浒传》的创作动机和人民被迫害的现实联系起来，肯定了《水浒传》寓褒贬、惩恶劝善的作用。静恬主人在《金石缘序》的开篇便直接提出：“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儆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明确认为小说深入人心、普及教育的作用胜过经史。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也强调小说能“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天花藏主人更主张小说要“描写人生幻境之离合悲欢，以及善善恶恶，令阅者触目知警”(《幻中真序》)。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劝善惩恶说，原是对于《春秋》等经史的极高评价。清代前中期小说理论批评之所以将历代对经史的评价移之于小说，并如此集中、突出地加以论述，乃是由于经过明代小说创作的发展，到清代，小说在社会、人心中已起着重大影响，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与提高。

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社会的大变化，使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批评带有更加鲜明的时代色彩。西欧文学理论的引入，彻底打破了封建的正统和文学观念，人们对小说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一批代表资产阶级改良主张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种强有力的为政治改良作宣传的工具，这时从西方输入的新的小说理论和不断出现的翻译小说，引起了改良主义者的特别重视。他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到小说能够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内容发挥其制造舆论的威力。于是他们在理论上特别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把小说从稗官野史的地位提高到为社会改革服务的地位。其目的是要通过小说来传播新思想，号召爱国，推动改良运动。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就以外国为例，把小说与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开化联系起来，指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梁启超在1898年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明确提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都是用小说来宣传政治理想，以唤醒人民的。“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因而断言：“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于是推崇小说为“国民之魂”。此文之后，他又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这是一篇具有纲领性的名文，它从小说与政治、社会、人生以及小说的艺术特点等方面论证了小说的重要性，使晚清的小说理论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章一开始，作者就以极其夸张的语气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进一步认定：“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指出小说有改变社会、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这些显然有夸大、片面之处。但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关于小说能将人们平时“行之不知”、“习矣不察”的“哀”、“乐”、“怨”、“怒”、“恋”、“骇”、“忧”、“惭”的情状，与“怀抱之想象”、“经历之境界”摹绘出来，“导人游于他境界”，从而使读者重新认识现实、追求新的理想境界的论述，打破了过去那些所谓语言通俗、内容生动、感染力强等泛泛而谈的局面，深入触及到了文学的本质问题，代表了当时理论界对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功能和特点认识的高度，对真正提高小说的地位在理论上起了重大影响。此后，夸大小说社会作用的文章相继出现，如王无生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无名氏的《〈新世界小说社报〉

发刊辞》等都把小说创作与建立国家、改造世界联系起来，认为中国不振，是由于人民愚昧，缺乏西方文明。因此，要救中国，必先改造民心；欲改造民心，必先提倡小说，把政治、经济、风俗、人心的改变，都寄希望于小说，这就是他们的“小说救国论”。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一些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前人的小说理论批评作了认真的研究，并吸取了外国小说理论批评的观点，对小说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比较确切的看法。1908年，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则从理论上分析了小说与人生、小说与社会的关系：“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新，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论述，不但认识到意识与存在的关系，把小说摆到了较为适当的位置，而且深入地指出了小说的社会功能、情感作用和美学意义。

二、比较准确地论证了小说与生活（历史）的关系。小说发展至清代，创作更趋繁荣，小说理论批评也进一步触及到了小说与生活（历史）的关系，即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问题。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三国志演义》时，研究了三国的历史、人物事件，看出了它与别的朝代不同的复杂性，认为《三国志演义》中人物的个性、命运，情节的错综复杂，是那一段特定历史时期风云变幻的生活造成的，有了三国的“妙事”，才有演三国的“妙文”。张竹坡更主张创作应以生活经历为基础，提出了“化身”、“现身”说。同时认为只要合乎“情理”，又不囿于生活经历。他说，作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寓意说》）。即小说的艺术真实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捏合、幻造的，有了山和海，才能点石、扬波。基于这一认识，他指出：“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金瓶梅读法》五十九）就是说，作家要有亲身经历、感受，才能真切、生动地塑造各种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所谓“入世”，是指对于人生的探索，对于世态人情的熟悉，对于人际关系的了解。作家“入世”越深，就越能具体、形象地表现人物，反映生活。然而，“若果必待色色历遍，才有此书，则《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则？即如诸淫妇偷汉，种种不同，若必待身亲历而后知之，将何以经历哉”（《金瓶梅读法》六十）！因而张竹坡进一步说，作家虽无法亲身体验，“色色历遍”，但作家必须按照“情理”，“一心所通”，“现身一番”，“其写诸淫妇，真乃各现淫妇人身，为人说法”（《金瓶梅读法》六十一）。所谓“一心所通”，就是指作家之心必须与他所描写的作品中人物之心相通，即作家不能亲身“色色历遍”，但创作时必须借助于直接和间接的经验，“千百化身”，深入体验作品中的情景，将自身幻化为作品中的人物，这样，才能“各尽人情”，“现各色人等，为之说法”（《金瓶梅读法》六十二）。金人瑞曾认为，施耐庵能够“写豪杰，居然豪杰”，“写奸雄，又居然奸雄”，并非施耐庵的凭空之想，而是“施耐庵以一心所运”，“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水浒传序三》）。所谓“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就是指的作家要有生活经验的基础，长期地观察、了解社会上的各种人和事，烂熟于心，创作时才能凝神结想，“动心”入于所描写的人物、情景之中，艺术地加以琢磨和发挥，塑造出各种性格的人物来。金人瑞把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这一细致、艰苦而富有创造性的集中、概括生活的想象活动，称之为“动心说”。张竹坡的阐述，是对金人瑞理论的补充和发挥。曹雪芹则将小说反映生活的关系说成是“按迹循踪”，用“假语村言”，以“实录其事”，“再端详斟酌”，“将真事隐去”而又不“失其真”（《红楼梦》第一回）。这就从理论上点出了小说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虚构达到艺术真实的典型化过程。晚清小说理论批评家则更进一步强调熟悉生活、体验生活的重要性，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就主张写“此生数十年所亲见亲闻之实事”。浴血生在《小说丛话》中也说“能导人游于他境界”的小说，“必先著者之先自游于他境界”。的确，小说要形象地反映生活，描写人物，自己必须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独特感受，才能写出使读者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不朽之作。可以说，重视创作与生活的密切关系，是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优良传统。

三、强调小说要塑造具有独特性格的人物典型。文艺作品的关键是要写好人，塑造出具有独特性格的人物典型。清代小说理论批评家在这方面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金人瑞认为《水浒传》之所以能使人百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读第五才子书法》），“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读第五才子书法》）。这就强调了小说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性。他还对书中同一性格的描写作了精细的分析：“《水浒传》只是写人处粗卤，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的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读第五才子书法》）即写同一类型的性格，也要写出同中之异，共性中有个性，虽然都是粗卤的，也要各有特点。毛纶父子也认为，《三国志演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特别是写出了诸葛亮、关羽、曹操这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和才能，他称之为“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的“三奇”、“三绝”，即孔明是“名高万古”的“贤相”，关羽是“绝伦超群”的“名将”，曹操是“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奸雄”（《读三国志法》）。毛纶父子的这些论述，尽管有偏颇、牵强之处，但他确是看到了《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是通过具体的情节和复

杂的环境，从多方面刻画了这三个丰满、生动的形象，才使他们成为各自具有独特性格的艺术典型的。张竹坡则着力总结了《金瓶梅》中个性化的塑造方法："《金瓶梅》妙在善用犯笔而不犯也。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金瓶梅读法》四十五）每个人物"眉眼皆动"，"心肺皆出"，各自成为同一类型中互相不能取代的"这一个"。潘金莲与李瓶儿这两个都是作者笔下的淫妇典型，但作者"描瓶儿勾情处，纯以憨胜，特与金莲相反，以便另起花样，不致犯手也"（第十三回回评）。之所以作者善于用"犯笔而不犯"，使人物的言语举动，各各不乱一丝，各有自己性格的主导面和多侧面，就在于作者能够"因人用笔"。恶人西门庆，非"文笔"所能表现，故作者用"狠笔"写出他的"混帐"；吴月娘"乃《金瓶梅》中第一绵里裹针，柔奸之人"（第十四回回评），故作者"不作一显笔"，而是用"隐笔"写出她外似好人，而内实"奸险"的面目。作者"于金莲，不作一钝笔，于瓶儿，不作一深笔"（《金瓶梅读法》四十六）。就是说，作者用伶俐之笔写出了潘金莲的嫉妒、狡诈、泼辣的性格，用浅显之笔写出了李瓶儿热极、凶悍、残忍的性格。张竹坡的这个因人用笔说，是人物塑造理论的重要发展。脂砚斋则提出了小说要塑造"实未目曾亲睹"的"新人"说。脂砚斋对曹雪芹笔下塑造的贾宝玉这个全新的人物形象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贾宝玉的"为人"、"发言"、"生性"，是现实世界和古今小说、传奇中都未有过的，只是"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他的形象，"实未目曾亲睹"过，但"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庚辰本第十九回双行批语）。就是说，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不是自然主义地写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是作家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必有之态，经过构思想象、集中概括而塑造出来的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的"行为偏僻乖张"的新人形象。读者只要掩卷默想，贾宝玉的形象，就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其神情话语，也如见如闻。而这个形象，有其独特的个性，他的言行，"移之第二人万不可"（庚辰本第十九回双行批语）。脂砚斋的这个塑造独特个性新人形象的理论，提出了小说必须创新的更高要求，使清代前中期小说批评中关于人物形象塑造的理论达到了高峰。及至晚清，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更进一步提出了就"个人"发现"全体"的典型观。他认为"美术"的"目的在描写人生"，贵在"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名字之下"，从而"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明确指出了文艺的特点、创造文艺的方式、理解文艺形象的途径等。当然，他把小说中"个人之性质"笼统地扩大为"人类全体之性质"，未作时代的具体分析，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他的典型观所包括的丰富内涵和合理性，比前代一些小说理论批评家只就具体人物阐述，确是更清晰、更有理论性了。王国维借鉴西方理论构成了他特有的别具一格的小说理论批评，相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充满了新鲜的气息，是难能可贵的。他所依据的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学说无疑有缺陷、错误，但是，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王国维，不能不承认他在接受西方学术思想为开辟中国自己的小说理论批评新路方面作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清代小说理论批评是有自己许多新的创造性贡献的。还必须一提的是，其中不少批评家还多方面、多层次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法。如金人瑞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就一连串提出了倒插法、草蛇灰线法等十五种；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也提出"以宾衬主"、"奇峰对插，锦屏对峙"等诸多"妙法"；脂砚斋则在眉批、夹批中提出了倒卷帘法、烘云托月法等"秘法"数十种。这些法，在理论上虽有拘泥、牵强之处，但也确实总结了不少小说创作的经验和规律，对小说创作和欣赏都有借鉴、启示作用。

（陈谦豫）

Qingfengting

《清风亭》 清代小说。烟水散人翁桂撰。已佚。烟水散人翁桂的十二回小说《明月台》书后附友人题词中说到《清风亭》。萧邑郑辅亭云："知君腹内恨茫茫，倚马才高意味长。留得佳章常在眼，《清风》《明月》有余光。"南沙李德耀云："《清风》《明月》太苍凉，甘苦知君已备尝。慷慨悲歌深寓意，挽回世道植纲常。"偶然主人云："善恶无端结下胎，《清风》《明月》费疑猜。亭前不认慈亲至，台下徒令孝子来。"安愚道人云："离合悲欢漫相疑，茫茫千古尽如斯。《清风亭》上情堪叹，《明月台》边事更奇。"齐东野人祁文误题辞云："旧传《清风亭》，今编《明月台》。逆子绝天伦，佳儿金榜登。"从题词推测，《清风亭》主旨在宣扬孝道，谴责不肖逆子。作者在《明月台》书后评语中曾感叹："有儿不若无儿快，多儿多女多冤债。"此书与《明月台》当为姊妹篇。

（俞　文）

Qingfengzha

《清风闸》 清代小说。四卷三十二回。浦琳撰。今有嘉庆己卯年（1819）奉孝轩刊本。不题撰人，首有序，后署"梅溪主人书于奉孝轩"，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小秦淮录》载："浦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捩，称捴子。……捴子耳濡已久，以评话不难学，而各说部皆人熟闻，乃以己所历之境，假名皮五，撰为《清风闸》故事。"

书叙宋仁宗年间，台州木行主孙大理和弟文理携眷属前往江南，至江口兄弟失散。孙大理一家至定远县，得旅店主王小三之助，开一酒店，后又为县中贴写书吏，于清风闸旁建宅，丰衣足食。不幸妻汤氏重病身亡。孙大理以女儿孝姑年幼，又娶寡妇强氏为妻。一日，大理收一乞儿小继为螟蛉子。但小继却与强氏通奸，合谋将大理杀死，欲成大礼，遭邻里亲朋唾弃，强氏旋将孝姑嫁与破落户皮五腊子皮奉山。皮五喝酒赌钱，孝姑饥寒无助，欲寻短见，被父亲阴魂救下，又托梦警告皮

五。一日，皮五得大理阴魂相助，赌赢一笔钱，过一老妇家，闻哭声悲切，便留钱而去。从此每赌必赢，不久即有钱买宅。忽一晚天降一火球入院中，掘之得白银五甏，皮五遂成巨富，造花园，开当铺，捐员外，得爱子，事事顺利。孙文理江口与兄失散后，至建平县贩木材得银数万两，伙计郎丰、毛顺谋杀文理夫妻，劫得银两。清官包拯巡视江南，私访凤阳县，孙大理兄弟阴魂鸣冤，孝姑又上堂伸冤，包公明察秋毫，分别惩办了郎丰、毛顺和小继、强氏。皮奉山为报恩建包公祠。从此，皮五、孝姑行善积德终成正果。

此书状人情冷暖，颇有可观处，但文字质滞。李斗《扬州画舫录》称浦琳《清风闸》"揣摩一时亡命小家妇女口吻气息；闻者欢咍嗢噱，进而毛发尽悚，遂成绝技。"俞樾认为："此书余曾见之，亦无甚佳处，不谓当日倾动一时也。殆由口吻之妙，有不在笔墨间耶？"(《茶香室丛抄》卷十七)　　（顾　青）

Qingpingshantang Huaben

《清平山堂话本》　话本小说集。明代洪楩编印。出版时间大约在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间(1541～1551)。此书原名《六十家小说》。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攲枕》、《解闲》、《醒梦》六集，每集收小说十篇，共六十篇。现存宁波范氏天一阁旧藏十二篇，三册书根分别题为"雨窗集上""攲枕集上"(话本二篇共残存七页)、"攲枕集下"(话本五篇)；日本内阁文库藏残本三册十五篇，书根未题集名，仅板心刻"清平山堂"，与天一阁旧藏相同；此外还存有《翡翠轩》、《梅杏争春》两篇的残页。除去残缺太甚的这两篇外，《六十家小说》现存小说二十七篇。现存各残本均无集名，但各篇板心刻有"清平山堂"字样，日本出版内阁文库藏残本三册十五篇时因而题名为《清平山堂话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合二十七篇影印(1955)、古典文学出版社合二十七篇并附两篇残页排印时(1957)沿用了《清平山堂话本》集名。

"清平山堂"为明代嘉靖时洪楩的堂名。洪楩，字子美，生卒年不详。以祖荫仕至詹事府主簿，家中藏书甚富，朱睦㮮《万卷堂书目》著录有"洪子美书目"。洪楩署"清平山堂"刻书，除此话本集之外，还有《夷坚志》、《唐诗纪事》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嘉惠堂本)卷二记："湖心亭……鹄立湖中，三塔鼎峙……《六十家小说》载有'西湖三怪'，时出迷惑游人，故厌师作三塔以镇之。"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有《西湖三塔记》，记西湖三怪故事。又清代顾修《汇刻书目初编》载有"六家小说"(当为"六十家小说"之误)，分《雨窗》、《长灯》、《随航》、《攲枕》、《解闲》、《醒梦》六集，与宁波范氏天一阁旧藏残本书根所题《雨窗集》、《攲枕集》正合，且符每集十篇之数。可知此书原名为《六十家小说》。

《清平山堂话本》收集的小说有宋、元、明三代的作品。现存的二十九篇小说，据初步考证，宋人作品有《合同文字记》、《风月瑞仙亭》、《蓝桥记》、《洛阳三怪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杨温拦路虎传》、《花灯轿莲女成佛记》、《董永遇仙记》、《梅杏争春》；元人作品有《西湖三塔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记》、《曹伯明错勘赃记》、《错认尸》、《阴骘积善》；明人作品有《风月相思》、《刎颈鸳鸯会》、《羊角哀鬼战荆轲》、《死生交范张鸡黍》、《张子房慕道记》、《老冯唐直谏汉文帝》、《汉李广世号飞将军》、《夔关姚卞吊诸葛》、《霅川萧琛贬霸王》、《李元吴江救朱蛇》、《翡翠轩记》、《戒指儿记》。这二十九篇作品的文字都保存着刻书时代的面貌，编者没有任意修改，其中误文夺字之处固然不少，但却使我们得以窥见嘉靖时代话本的本来面目。

收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作品既跨越了宋、元、明三代，又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体制、思想和艺术风格都不统一。但就总体而言，它们基本上是民间的创作，封建文人参与甚少。它们没有表现士大夫的心态，也缺乏高雅隽永的格调，只是用一般市井小民的眼睛收揽来五光十色的俗人俗事，创造的是与传统诗文迥然有别的艺术世界。

从反映社会生活层面看，写商人最多，如《洛阳三怪记》、《刎颈鸳鸯会》、《错认尸》、《曹伯明错勘赃记》、《戒指儿记》、《死生交范张鸡黍》等。它们有的叙述商人出外经商游玩遇着女人，这女人不是妖魔鬼怪便是品行不端，缠上以后便有性命之虞、家破之忧；有的描写商人出外经商，被轻置在家里的妻妾因不堪寂寞而与人私通，结果往往家破人亡。这类作品有着浓重的劝诫商人的意味。除此之外，有写小官吏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的，如《简帖和尚》、《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杨温拦路虎传》等；有写求取功名的读书人的奇遇的，如《阴骘积善》、《李元吴江救朱蛇》、《夔关姚卞吊诸葛》等；有写手艺人的女儿虔心成佛的故事，如《花灯轿莲女成佛记》；有写农民生活的，如《董永遇仙记》、《合同文字记》等；有写妓女悲惨遭遇的，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等；还有写历史故事的，如《汉李广世号飞将军》、《老冯唐直谏汉文帝》、《张子房慕道记》等。

在这些作品中，写得最好的是妇女受压迫的主题。《快嘴李翠莲记》的主人公李翠莲是一个城镇平民的女儿，性格直爽，口锋快利，尽管她朴实勤快无可挑剔，只因她快言快语这一条不合女子应该罕言寡语的封建妇德，在娘家遭到父母兄嫂的厌恶，出嫁后又为夫家所不容，终于不得不愤然出家做了尼姑。这篇作品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但在诙谐的笑声中潜藏着深沉的悲哀。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中受到的歧视和压迫，从李翠莲的悲剧里可见一端。《简帖和尚》写一个和尚看中了皇甫松的妻子，假装与她有私情，写了一封传情的简帖给她，故意让简帖到达皇甫松的手上。皇甫松见到简帖十分恼怒，不分青红皂白将妻子休弃，这和尚便轻易将其妻子骗占到手。简帖和尚的伎俩并不怎么高明，所以能

够得逞，关键在于妇女毫无自卫的权利，皇甫松根本不允许妻子辩解，衙门公堂更不让她开口。这场家庭的悲剧深刻揭示出妇女任人宰割的非人地位。《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写柳耆卿用计赚取名妓周月仙的故事。周月仙原有自己的情人，不愿侍奉柳耆卿，位居县宰的柳耆卿不惜用极其下流的手段把周月仙夺到自己手上，逼使这位惨遭蹂躏的妓女强作欢颜侍候自己。这篇作品对柳耆卿的轻薄下流行为持欣赏态度，毫不同情被侮辱的周月仙，但它在客观上却描绘了妓女生活的残酷现实，真实地反映了妓女的悲惨地位。

《清平山堂话本》是话本小说处在发展中的不成熟的作品，在艺术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故事曲折完整。它们基本上是叙述式，描写的成分不多，由于特别看重故事情节，所以人物性格往往被忽视，有的甚至为了情节而牺牲性格。但也有例外，如《简帖和尚》描写简帖和尚的肖像就一点也不脸谱化，写他五官粗俗而穿着文雅，气质和服饰形成强烈反差，凸现了他的奸诈粗俗的性格。再如《合同文字记》对开封府公堂上的刘安住的描写，作者把人物安置在矛盾冲突的中心，故寥寥几笔便很能传神，写出了刘安住善良厚道的性格。

第二，风格古朴质拙。原始朴拙也别有一种艺术魅力，例如《杨温拦路虎传》描写的人物和生活场面与《水浒传》十分接近，相比之下，前者要朴拙得多。杨温是杨家将后裔，小说一再夸他武艺高强，可是一遇到人多便要被动挨打，并不像《水浒传》英雄那样一以当十甚至一以当百，读起来自然不像《水浒传》英雄那样令人吐气，但却有一种质朴而不事夸张的感受。

第三，不施主观说教。《清平山堂话本》收集的是明代前期以前的作品，文人意识参预较少，整个说来，封建道德说教比后来的话本、拟话本要少得多。这表现在题材取舍的价值尺度，主要在娱耳，着眼于故事的新奇动听，较少考虑故事的劝惩意义。表现在情节构思上，还没有被因果报应观念的演绎和大团圆模式所主宰。例如《错认尸》中的无赖王酒酒，他害得乔俊一家四口死绝，而结局并没把他怎样。《警世通言》收录这篇话本时，显然不满意原作对恶人不给恶报，于是增加一段情节，让乔俊的鬼魂来把王酒酒捉到阴间去，表现所谓因果报应的天理。

《清平山堂话本》所收的作品，在体制上相当复杂，保留着话本小说文体发展途程中的各种形态。

早期的话本韵散并重，发展下去，说唱的艺术分工日趋细密，说和唱都逐渐专业化，话本显示出韵散分离的趋势。《快嘴李翠莲记》的主体是韵文，以唱为主而以说为辅，它的前身很可能是一个唱本。说话人虽然取这个唱本改成了他自己的话本，却仍保全了不少唱本的文句与本色。《张子房慕道记》是明人模拟"诗话"体的话本，诗句和说白相间进行，诗句皆是由小说主人公张良口中吟出，与《快嘴李翠莲记》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类似。宋元明讲唱文学分诗赞系和乐曲系两大系统，《快嘴李翠莲记》、《张子房慕道记》是诗赞系的诗话。另外乐曲系一类，不但有唱，而且有伴奏音乐。《刎颈鸳鸯会》在叙述中夹入《商调醋葫芦》鼓子词十首，第一支前有"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云云，以下各支又皆有"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等语，末尾《南乡子》一阕亦有"奉劳"字样，这是保留着乐曲系的痕迹。

《清平山堂话本》中有些作品有据戏曲改编而成的迹象，如《西湖三塔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曹伯明错勘赃记》等，说明话本小说深受戏曲影响。这影响不仅表现在题材的移植，还表现在话本的结构和叙述方式也借鉴戏曲艺术。早期话本的人物对话，简短、明朗而富于动作性，带有明显的舞台腔，情节结构比较单纯。

还有些作品是把文言小说稍加润饰或改写而成，如《蓝桥记》是抄录《醉翁谈录》辛集卷一神仙嘉会类《裴航遇云英于蓝桥》，仅加上了入话诗和散场句。《醉翁谈录》此条录自唐裴铏《传奇》之《裴航》，语句稍有削略。《风月瑞仙亭》演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卓文君》亦为《醉翁谈录》所叙引，虽取材于正史，而又有增饰。《风月相思》基本上是文言的传奇小说。这篇作品后来还被《国色天香》刊载，熊龙峰刊行小说有《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亦是同一作品。这说明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双水分流，但又互相渗透。

在《清平山堂话本》中也有明代中期以前文人的创作。《欹枕集》现存七篇作品，反映的都是士大夫及知识分子生活，与集子中其他各篇所写的城市中下层生活不同。这些题材多采自历史，但又不是抄袭历史，作者对历史材料进行了比较精细的加工。它们在语言风格和艺术趣味上都有着浓厚的文人气息。

从现存的小说史料来看，《清平山堂话本》是编印得最早的一部话本小说选集，它的编印出版是供人阅读消遣的，这表明话本小说已从勾栏瓦肆口头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它收集的作品虽然不尽完美，有些作品的思想比较浅薄，趣味也较为庸俗，甚至形式也较粗陋，但它们比当时困扰于台阁体和复古主义思潮的诗文要接近生活得多，接近群众得多，因而表现了潜在的艺术生命力。（石昌渝）

Qingye Lu

《清夜录》 宋代志怪小说集。沈括撰。《清夜录》，《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一卷。原书失传，今见佚文如《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一十五引《梦妻抚儿》条，叙士人刘复，妻李氏早亡，再娶沈氏，常梦李氏，必与夫忿争。沈氏允抚育其幼儿，自后遂不入梦。又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引《梦吞大牯》条，记王子韶之族祖父，少时梦吞一大牯牛，醒后身长七尺，四体丰硕，经官府报送京城补宿卫，号王将军。情节都很简单，还不如《梦溪笔谈》异事门所收故事委曲详尽。胡道静有辑

本,未刊。 (程毅中)

Qingyezhong
《清夜钟》 明代小说。十六回,残存十回。题"薇园主人述"及序。或谓作者为陆云龙,号薇园主人,一号江南不易客,又作于麟氏。钱塘人。曾参与编校《盛明杂剧》,著有《翠娱阁集》。此说根据不足,不可确信。或据书中印章,知其人为杨氏。文中屡次提到"乙亥孟春凤阳之变"及崇祯十七年事,知作于崇祯八年至十七年(1635～1644)之间。

作品每回叙一事,各不相属。作者自序云:"世人梦梦,錮利囚名。撇不去贫贱,定要推开;涎不到荣华,硬图捉着。美色他人,强羡杀偷香窃玉;意气自己,是只知踞胜争雄。将以明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清夜钟》,著觉人意也。"小说主要反映明末现实社会中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旨在为世人振聋发聩,如第一回《贞臣慷慨杀身 烈妇从容就义》和第十四回《神师三致提撕 总漕不死一兔》,就站在明代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诬蔑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为"流贼"、"流寇",说他们是"地方无赖,游手游食之人,平日要财不得财,要女色不得女色,巴不得乘机乱动。"责斥文臣武将,一味安抚,只知姑息,"把贼养成"。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作者又不得不承认这是官逼民反,"民贫喜揭竿,兽困思走险"。不能不看到"贼作梳子,民财掠去一半,兵作篦箕,民间反倒一空"。"遇兵如遇虎","兵到无寸土"。正是官兵打着"防贼"的名义,"客兵所到,索粮搔扰,奸淫掳掠,无所不至"。因此,较真实地描绘出那个动荡年代官兵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第八回《狂言竟至杀身 坚忍终伸大怨》写清河水姓各族家庭内部的争斗,长子、次子竟残忍到亲手杀死自己的胞弟。世风之险恶,令人怵目惊心。作品揭露深刻,惟多因果迷信之谈,削弱了小说的现实意义。



明刻本《清夜钟》插图

作者有意模仿话本体裁,篇首有"入话",间以诗词韵文。全书结构完整,行文简洁流畅,细节描写亦生动细腻。

今存明末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辑入《古本平话小说集》(1984)。 (刘 辉)

Qingyi Lu
《清异录》 宋代笔记小说集。旧题陶谷撰。宋代以来,本书作者是否陶谷一直为学人争讼。陈振孙、王国维、余嘉锡否认为陶谷所作;胡应麟及四库馆臣相信陶为作者,存疑待考。其书旧罕刻本,今二卷与四卷两种版本并存。清康熙海盐陈氏漱六阁刻本、《惜阴轩丛书》本为二卷,明隆庆六年(1572)叶氏蓑竹堂刊本、《宝颜堂秘笈》本、《唐宋丛书》及《说郛》(重编本)诸本皆四卷。两本皆分三十七类,唯《宝颜堂秘笈》本天文类脱《千里烛》一条,《说郛》(重编本)及《唐宋丛书》本删脱二百余条,皆不如二卷本。原本《说郛》所录亦三十七类,条数与二卷本合。唯器具类以后各条偶有删节,然亦有较传本为胜者。如《兽·玉署三牲》条末较传本多"兼荐天真"四字,亦足资校勘。考《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其书二卷,原本《说郛》署六卷。然陶氏《辍耕录》卷十六《药谱》条云:"《清异录》二卷,乃宋陶翰林谷所撰。"六卷大概为传抄之误,则其书元代以前为二卷本。元代孙道明将几种抄本经过校勘补阙,合为四卷,由叶恭焕蓑竹堂刊刻。四卷本由此开始流行,故《读书敏求记》与《四库全书总目》均著录四卷。而二卷本则似据原本《说郛》翻刻,唯俞允文序称《说郛》本文较叶氏刻本为简略,则二卷本条数较四卷本为全,而文字不及其详。是书采摭唐及五代新颖之语,分三十七类,凡天文、地理、花木、饮食、禽兽、器物、人事、神怪等,无不包罗。每事各为标题,而将事实缘起注于题下。故其书不仅于考证唐五代语辞源流大有裨益,很多故事亦可以小说视之。其中两类内容较有特色:一是以一些妙趣横生的故事来介绍语词典故来源,颇富生活情趣。如《馔羞·塞消粉》条以许鼎误将酥夹生称为塞消粉被上司张弥奚落取笑事,引为"塞消粉"之典;《禽·黑凤凰》条叙康凝因惧内于雪天为妻捕乌鸦入药,为同事以"黑凤凰"相嘲等,均别具幽默。二是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表现统治者荒淫误国之兆。如《释族·偎红倚翠大师》条记李煜与一僧在娼家相遇;《官志·人间第一黄》记南唐褚仁规贪赃无惮,有"兼取人间第一黄"之称等,反映作者对南唐覆灭原因的认识。书中故事多生动形象,妙笔迭现。楼钥《攻媿集》有《自醉轩诗》,据其自序,亦引此书。则在宋时,此书已为名流所重,引为故实。

(宁稼雨)

Qingzun Lu
《清尊录》 宋代杂事小说集。廉布撰。廉布,字宣仲,山阳(今江苏淮安)人,自号射泽老农。北宋末年登进士第,官至武学博士。布为张邦昌之婿,南渡后废弃终身。工画山水林石(袁文《瓮牖闲评》卷三、王明清《挥麈馀话》卷二、邓椿《画继》卷三)。《清尊录》,未见著录,原本《说郛》卷十一收录十则。《古今说海》等本均同。元华石山人跋谓原书共七十三则,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五《黄巢明马儿李顺皆能逃命于一时》条引及陆游《清尊录》,元人王东据以谓"此录实山阴陆务观所记"。然

书中“狄氏”条末称“予在太学时亲见”，与陆游生平不合，且所记多北宋东京时事，似作者亲见亲闻，当属廉布之作不误。

现存佚文如《狄氏》条，叙狄氏以色名动京师，嫁给权贵之家。有滕生者因出游见之，爱慕不已，厚赂与狄氏友善的尼姑慧澄，乘其夫出使，以大珠二囊求嘱官事为饵，私通之。至其夫归，滕生以计索回其珠，狄氏竟以念生病死。《拍案惊奇》卷六即演此事为入话。又《王生》条叙崇宁中王生过一小宅，遇一女子私约所爱男子，王生胁之从己。数月后王父促生归。女沦落为妓，数年后侍宴遇王生，生纳之为侧室。此事亦被演为《拍案惊奇》卷十二的入话。又《大桶张氏》条，叙富人张氏子，过其所委贷钱之孙助教家，醉后以玉条脱约娶孙女。后张别娶他家。孙女气愤致死，送葬者郑三夜半发冢谋取玉条脱，孙女复生，郑迫之为妻。女乘间逃奔寻张氏质问，张以为鬼，推女仆地立死。张以罪杖脊忧死狱中。此亦宋代盛传故事。余多记神怪异闻，情节新奇荒幻。虽仅存残本，而佳作不少，影响较大。

（程毅中）

Qingbian

《情变》 清代小说。八回，未完。署“趼人”即吴沃尧撰。第九、十回存目。卷首楔子列出全书回目，第九回《感义侠交情订昆弟 逞淫威变故起夫妻》，第十回《祭法场秦白凤殉情 抚遗孤何彩鸾守节》。宣统二年(1910)上海《舆论时事报》连载，写至第八回的一半，作者去世。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二卷》(1960，中华书局)。

《情变》系吴沃尧之绝笔，描写一对旧时代的小儿女的爱情悲剧，揭示了人性与礼教的深刻冲突。扬州拳师寇四爷是白莲教之遗孽，与妻寇四娘俱武艺高强，其女寇阿男，自幼与本村秦白凤同学，二人青梅竹马，种下无限情根。后来阿男习练家传幻术武艺，随父母闯荡江湖卖艺，临行，与白凤私订终身。阿男归来，闻白凤将议婚何姓，不能恝置，遂夜去明来，与白凤密期幽欢，双偕连理。事发，俱遭严责。白凤被叔父送往镇江避祸；阿男则被父亲胁迫，离家北行。阿男爱心难泯，行至山东丰城，决意夜遁，飞骑如狂飙天落，赶回镇江，偕白凤远走高飞，双栖杭州西子湖畔，三生石上，永证鸳盟。不期罡风吹散鸳鸯，阿男在卖艺场中被老父捉回，为她另行择配，嫁与表兄余小棠；白凤也由叔父包办，另娶何彩鸾。

小说比较成功地刻画了寇阿男对爱情执着痛苦的追求，带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狂热。秦白凤怯懦、自私，但他也为爱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按照回目提示，作者为这个爱情故事安排了十分惨烈的结局：寇阿男死于非命；秦白凤法场殉情。这幕雷击电闪般的人生悲剧，使小说成为一部充满了虚无幻灭之感的勘破情关、因情悟道之作。

（林 薇）

Qingjieqiu

《情界囚》 清代小说。二编二十章。上编不题撰人，下编题“女奴续著”。撰者真实姓名不详，署女奴所著之小说，尚有《地下旅行》、《六命奸杀案》等。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良小说社刊，宣统元年(1909)二月再版，题“哀情小说情界囚”，无序跋。

小说写武林吴芝蓉，少孤，学业于张履庄家。履庄长女艳枚，仰其丰姿，每于月明时，潜至斋外窥视，及芝蓉出，即惊而遁去。芝蓉因夜受寒气，卧病不起，次女艳雪遣一老妪馈药以进，芝蓉大异，疑系窥窗人所为。某夜，艳雪忽进斋相访，言姐艳枚相爱之意，芝蓉答以当回禀老母托媒提亲。时艳枚之母病亡，张命芝蓉料理丧事，遂与二女以兄妹相称，艳枚于是稍吐其意，情亦渐熟。不料芝蓉之母已为之订陈氏女为亲，芝蓉不敢违；然不舍艳枚，反谎称已禀明母亲，日内必可挽人来求，二艳皆喜。不久，芝蓉母与张先生相继病故。艳枚探知陈氏姻事，痛责芝蓉，服毒而死，艳雪亦跳井而亡。芝蓉痛不欲生，将二艳后事安顿完毕，即隐居山中，三年不出。后得知陈小姐因家业凋零，孤苦伶仃，投河自尽，幸为做过抚台的谢又林救起，认义女。友人劝芝蓉出山，便代芝蓉求聘于谢。芝蓉重祭二艳，决意把吴家门庭重行立起。谢又林至杭州，芝蓉以岳父相称，唯求将原配改作继室，以慰死者于地下。

哀情小说是晚清小说相当重要的类型，它往往借曲折动人的爱情悲剧，来抨击封建礼法与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鼓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情界囚》写吴芝蓉因所爱之人殉情而死，竟将自己囚于山中，后虽与陈氏成婚，仍求将原配改为继室，确可称为哀情之作。然小说系匆匆写就，上编八章，前四章为白话体，后四章忽改用文言，下编又改用白话，颇觉张皇。全书共二十章，无回目，唯第十二章有《失意人闻失意事 一波未去一波来》，第十八章有《新翁婿商约二事 月下老议定佳期》的回目，其未能细加斟酌就遽尔付梓，于此可见一斑。

（欧阳健）

Qingmengt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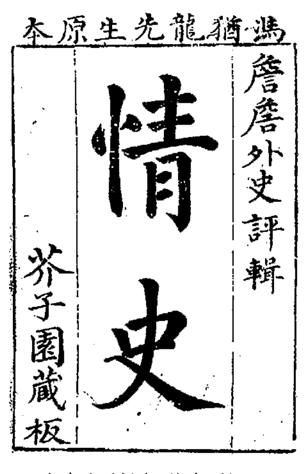
《情梦柝》 清代小说。二十回。又名《三巧缘》。封面题“警世奇书”。署“蕙水安阳酒民著”，“西山灌菊散人评”。作者真实姓名无考。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已引此书，知作于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

书叙河南鹿邑县胡楚卿，因爱慕兵备官之女沈若素而卖身到沈家当书童，改名喜新。沈夫人将使女衾儿许给喜新，而喜新追求的却是沈小姐。沈兵备遭诬告被逮进京，一家人东离西散。衾儿在逃难中遇见喜新，如见亲人，但喜新却把她嫁给了自己的朋友吴子刚。沈若素女扮男装进京去营救父亲，途中遇到了另一位女扮男装的秦蕙卿，两人一见如故，均不知对方底细，遂以兄弟相称。胡楚卿亦得知沈兵备入狱，直往京城营救，在途中旅店巧遇若素扮的沈公子，他识破了沈若素的

假相，把营救沈兵备的银子交付给她便分手而去。后胡楚卿金榜题名，和沈若素花烛成亲。沈若素和衾儿巧设连环计，又把先前许嫁假沈公子的秦蕙卿，嫁给了胡楚卿。《情梦柝》既非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又非流行的劝善戒恶小说，在清初小说中较有特色。作品中衾儿这一形象刻画得鲜明生动。今存有啸花轩刻本、华文堂刻本等。（林　辰）

Qingshi
《情史》　明代文言笔记小说集。二十四卷。亦名《情史类略》、《情天宝鉴》。题"江南詹詹外史"辑，冯梦龙为序。因不详撰人，而冯梦龙"三言"故事中与此书所载素材相关者有数十篇之多，而此集又屡有与冯梦龙《古今谭概》、《智囊补》相同者，故一般以"詹詹外史"为冯梦龙之托名。约刊于崇祯初年。

是书系选录《列女传》、《搜神记》、《世说新语》、《太平广记》、《夷坚志》、《玉堂闲话》、《青楼集》等以至明人笔记、戏曲、小说中有关男女情爱故事纂辑而成，亦有若干篇出于作者自撰，共八百七十余篇。当时同类集纂尚有宋存标《情种》等，而以此书流传最广。詹詹外史自序中申明其主旨在于"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以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其编次亦"始乎'贞'，令人慕义；继乎'缘'，令人知命；'私''爱'以畅其悦，'仇''憾'以伸其气，'豪''侠'以大其胸，'灵''感'以神其事，'痴''幻'以开其悟，'秽''累'以窒其淫，'通''化'以达其类，'芽'非以诬圣贤，而'疑'以不敢以诬鬼神。"其中既有望夫石、祝英台等久已脍炙的民间传说，亦有陈后主、隋炀帝等帝王之风流故事及崔护、陆游等文人韵事，较有价值者在于收集保留了明代的一些市井故事和传闻，以及当时白话小说及戏曲之素材来源，如卷十四《杜十娘》条原载宋懋澄《九龠集》，为《警世通言》演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成为明代白话小说的翘楚。又如卷四《沈小霞妾》亦载《智囊补》，《古今小说》演为《沈小霞三会出师表》；卷二《玉堂春》原有传奇《金钏记》，为《警世通言》演为《玉堂春落难逢夫》等。凌濛初之"二拍"亦有二十余篇素材亦载于《情史》。此书亦为后世小说、戏曲、曲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惟采集略嫌杂芜，亦有故事雷同或情节过简者。（胡小伟）



清芥子园刻本《情史》封面

Qingtianhen
《情天恨》　清代小说。不分回。作者顽石。其真实姓名不详，尚著有小说《狡童》等。光绪乙巳年（1905）十二月新学社刊行，题"艳情小说"。

小说以倒叙手法，先写沈思明之爱妻汪剑珠留书弃夫而去，沈思明知爱妻离去，实非其罪，遂对顽石详述与剑珠之结合经过：初会剑珠于严州子陵钓台，见其秀媚天然而倾心，然未及交谈，已匆匆离去；次遇剑珠于友人寓所，丰姿楚楚，勾起旧日相思；三见剑珠于西子湖畔，倍加畏慕。后设法结识剑珠之弟，得与剑珠相晤，结为知己。或共坐一室，谈古论今；或携手同行，游山玩水。日久月深，相爱之情益密。由于未禀命于父母，复遭亲友讽詈，婚姻不能自主，终成遗恨。故名《情天恨》。作者旨在"欲使天下人知婚姻不自由，实为情界之巨害"。并通过沈思明之口对封建家长扼杀自由婚姻表示强烈的控诉："生我者父母，杀我者父母。"文字哀婉，笔调凄楚，实为清末民初哀情小说之滥觞。

（陈年希）

Qingtianjie
《情天劫》　清代小说。八回。又名《文明小说自由结婚》。题"东亚寄生撰，四明陈小楼校阅"。撰者姓名、生平不可考。宣统元年（1909）上海蒋春记书庄石印本。

书叙恋爱婚姻悲剧。苏州余光中，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父余葆真抚养长大。他品学兼优，不满礼教束缚，在报纸上刊登征婚的书信。吴门天足会书记、苏州女学历史教习史湘纹系杭州知府之女，才学出众，见到光中"自由结婚"的征婚书信，不觉触动心事。经苏州女学校长汪畹兰介绍，两人相识，切磋学问，相互爱慕，私订婚约。光中毕业后到上海龙门师范任教。湘纹父亲病故，继母强迫她嫁给生活放荡的内侄吴天佑。为表示反抗，湘纹写信向光中告别，在万年桥上投河自尽。光中见到遗书，回苏州湘纹墓前祭奠，一恸气绝。两棺合葬之日，众学生和主张自由结婚女子都来送葬。

小说摒弃了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格局老套，热情讴歌了一对为争取自由婚姻而斗争的知识青年，其主题有着鲜明的进步倾向。惜描写直露，议论过多，情节简单，缺乏艺术感染力。（赵明政）

Qiongshen Miyuan
《穷神秘苑》　唐代志怪小说集。又名《搜神录》。焦璐（一作潞）撰。焦璐（?～868），咸通九年（868）为徐泗等州观察判官、副使。庞勋起义军抵宿州，时宿州无刺史，璐摄州事，决汴水阻庞勋北进。宿将乔翔战败，宿州失陷，璐奔徐州。徐州复陷，与观察使崔彦曾等被庞勋所杀（《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旧唐书·懿宗纪》及《崔彦曾传》、《新唐书·康承训传》）。焦璐曾著《唐朝年代记》十卷（《新唐书·艺文志》）。

《穷神秘苑》原十卷，著录于《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著录焦璐《稽

神异苑》十卷，又焦璐《搜神录》三卷。《稽神异苑》十卷，著录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题南齐焦度撰，实是南朝梁陈间无名氏作，《类说》有其节本。晁公武怀疑《稽神异苑》即焦璐《穷神秘苑》，误。《宋志》所载焦璐《稽神异苑》乃《穷神秘苑》之讹，明陈士元《江汉丛谈》卷二《解佩》引焦璐《稽神异苑》咸通中萧遘贬黔南事，知传本确有误作《稽神异苑》者；而萧遘贬官在咸通十一年（《旧唐书·萧遘传》及《懿宗纪》），时焦璐已死二年，又知传本复经妄人增窜，已失其旧。至于《搜神录》当是《穷神秘苑》的别称，作三卷者疑为残阙之本。

《穷神秘苑》存有十二条佚文，《太平广记》引《柳苌》等十条（卷四百七十七引《青蚨》，实出《酉阳杂俎》，《太平广记》误注出处，此条不计），《太平御览》卷二十二引《梁上老翁》一条，《海录碎事》卷三下引《燕雀湖》一条。其中《卢汾》条首称"《妖异记》曰"，《梁上老翁》条首称"《幽明录》曰"，《隋炀帝》条引《搜神记》、《淮南子》。由此推断，原书是摘编诸书而成，而且各自标明引书，这和"杂编传记鬼神变化及草木禽兽妖怪谲诡事"（《郡斋读书志》）的《稽神异苑》体例是相同的。其余各条也大都可以查考出材料来源。《柳苌》出《八朝穷怪录》，《李娥》、《邛都老姥》、《戴文谋》出《搜神记》，《鹑》出《周地图记》；《鹤民》原出《神异经》，但文字不同，似别有所本；《顿逊》出《扶南记》或杜佑《通典》。观其多取《搜神记》，疑宋人称此书为《搜神录》，其因即在于此。

十二事多数是人所熟知的故事，其中《卢汾》（《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四引）比较重要。所写为后魏庄帝永安二年夏阳卢汾梦入蚁穴"审雨堂"事，原出《妖异记》。此书不见著录，亦不见他书征引，幸赖《穷神秘苑》留存，殊为珍贵。从这条资料可以知道，唐人李公佐所作传奇文《南柯太守传》的构思和素材，导源于《妖异记》的卢汾故事。另外，《类说》本、《绀珠集》本及今本《搜神记》中有《审雨堂》一条，实是《妖异记》之阑入，亦可证宋代所传《搜神记》已非旧观。

《穷神秘苑》是模仿《稽神异苑》的志怪小说，体例、卷帙相同，书名亦相似，无怪晁公武疑为一书。佚文中无一唐事，似以编述唐前异事为主。摘取往籍，陈陈相因，毫无新意，与颇重文采意想的优秀唐人小说相比，自是下驷之作。但原书却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先唐小说资料，当有裨于志怪小说的流播和创作。

（李剑国）

Qionglin

《琼林》 北周阴颢撰。阴颢，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家南平（今湖南蓝山县东北）。梁侍中阴子春之孙。少知名，释褐奉朝请，历尚书金部郎。后入周，撰《琼林》二十卷。事见《梁书·阴子春传》。《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琼林》七卷，周兽门学士阴颢撰。又《册府元龟》卷六百零七学校部撰集门载："阴颢撰《琼林》二十卷。"此书撰成于北周，入隋仅有七卷，已无完书，足见在当时并不被重视。其内容无从确考，"隋志"列于《辩林》、《古今艺术》之间，恐系杂采齐、梁与北周逸事之书。

（许逸民）

Qiu Weixuan

邱炜萲（1874～1941） 近代诗人、小说理论家。号菽园居士，又号星洲寓公。福建厦门杏林新垵乡人。光绪十九年（1893）赴试省闱，隔年中举。光绪二十一年北上游沪。青年时，继承父亲的百万遗产，成为新加坡巨商富贾。邱炜萲远离祖国，但对国家命运始终予以深切的关注。戊戌政变时，他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出逃新加坡，他出面接待，并出资创办《天南新报》，出任新加坡保皇会会长。光绪二十六年，唐才常、林圭、蔡锷等人在汉口成立自立会，组织自立军，经济上也大部分靠他的支持。晚年，邱炜萲经济破产，出任新加坡佛教会会长。光绪三十三年他应香港新小说丛社之邀，从事小说的评论、研究。所著有《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麈》、《挥麈拾遗》、《客云庐小说话》和《新小说品》等。

他的小说观一方面沿袭旧的传统观念，认为"诗文虽小道，小说盖小之又小者也。"但另一方面又高度评价小说在"谋开吾民之智慧"方面"有绝大隐力焉"，认为"一种小说，即有一种之宗旨，能与政体民志息息相通"，是"天下最足移易人心"的一种文学形式，要求用它来"开中国之民智"，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他关于小说创作理论方面的论述，虽精芜错杂，玉石并陈，但时亦好语穿珠，精辟独到。诸如，重申司马迁"愤而著书"和韩愈的"不平则鸣"的观点，认为古今中外著名的小说作品，都是小说作家"有穷愁不平之心，因不得已而后著"的，因而作品真切感人，"其著乃堪传世而行远"。又如关于小说的艺术特征，他指出："小说家文字实倾于美的方面"，它是"作者假名主义，因文生情，本是空中楼阁，特患阅历既多，瞑思遐想，皆成实境，偶借鉴于古人，竟毕肖于今人；欲穷形于魍魉，遂驱及于龙蛇。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七情之发，何境不生，文字之暗合有然，事物之相值何独不然，得一有心者为之吹毛求疵，而作者危矣；得一有心人为之平情论事，而观者谅矣。"这一见解，对于小说创作来源于社会生活，又高于社会生活作了精当的表述，并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按图索骥，以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去附会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种种说法，予以批驳。再如，他十分重视小说结构，认为小说"自有章法、有主脑在。否则，满屋散钱，从何串起，读者亦觉茫无头绪，未终卷而思睡矣。"他肯定《红楼梦》的结构是"一气衔接，脉络贯通"，"彻首彻尾竟于一笔可议，所以独高一代"。

邱炜萲曾"仿昔贤品诗之例"，作《新小说品》百则，对小说作品及翻译小说的成败得失、风格等，逐一作概括的评论。如评《儒林外史》曰："意在警世，颇得主文谲谏之义，其描写炎凉世态，纯从阅历上得来。警世小说而能不涉腐气，断推此种。"评《聊斋志异》曰："妙在人

情、物理、世态上体会入微，各具面目，无一篇一笔重复，即偶乐诙谐，亦是古雅入化，微不足者，笔近纤巧耳。"所论颇为精辟中肯。

在邱炜萲小说理论的文字中，最具特色的是他关于小说评点的论述。小说评点是中国小说理论的一种独特形式，自李贽、叶昼开创并经金人瑞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却一直受到封建正统文人的排斥。邱炜萲指出："世之刊《左传》、《国语》、《国策》、秦汉、唐、宋古文读本，皆有评语，凡文章之筋节处，得批评而愈妙……独奈何于专评古文者不讥，而兼评小说者遂讥之乎?"据此，他一反传统，肯定了金人瑞的贡献，论证了小说评点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他说："大抵宋、元时始有演义小说之书，昉于取便雅俗，即古传奇中科白一体，演而长之，其义通俗，其名或又称'平话'，后人目平话为大书，而判传奇为小书，所以济文言之穷，即就即喻，捷于驷舌矣，其初当无创念须加以评之批之者。明末山人名士，得有钟伯敬、李卓吾辈，竞为批评小说之举，而其时即有说平话大书之柳敬亭一流人物，传声摹神，独开生面，千古小说之灵机，至是乃大畅焉。"而随着小说的广泛传播，小说作品的刊刻和说话人的推动，"于此而喜读小说之人出焉，物外生情，人外有我，非空非色，从妙之门，小说之当有批者一；部居充栋，杂念目炫，提要钩玄，取便来者，小说之当有批者二；谈之津津，其甘如肉，此称彼赞，清言亦留，小说之当有批者三；顶礼龙经，迦音赞叹，好色恶臭，人之恒情，小说之当有批者四。"因此，他得出结论："盖以小说之有批评，诚起于明季之年，时当小说风气之极盛，一倡于好事者之为，而正合于人心之不容已，是天地间一种诙谐至趣文字。"雄辩地论证了小说评点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小说和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必然。（蔡景康）

Qiu Hu

《秋胡》 唐代话本小说。仅存敦煌写本，约三千余字，首尾残缺。现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编号为斯0133。《敦煌变文集》校录本拟名《秋胡变文》收入卷二。全文均为散文说白，异于变文的韵散相兼，当为唐时"话本"。

此话本写成之年代，有待考订。由于本篇抄于斯0133卷背，正面为《春秋左传杜注》，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认为"唐讳不避，为六朝写本"，但又云"内有一节，笔迹不同，且民字缺笔，则唐人所补"，查卷背《秋胡》笔迹亦不同，当为唐人所补。文中云秋胡妻十五岁嫁秋胡，正合于唐太宗规定的"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可以"申以婚媾"（《唐会要》卷八十三），故定为初唐写成之话本，出自民间说话人之手。

这则故事始见于西汉刘向《列女传》，叙秋胡出外求官，回家途中见采桑妇人，赠金挑之，不从。到家后，方知即其妻。妻愤而投江自杀。故事情节有娶妻、游宦、归家、桑遇、赠金、拒诱、见母、重逢、投江。武梁祠画像石已有之，说明西汉已广泛流传。晋代出现之《西京杂记》又有秋胡再娶之说。《列女传》秋胡之名前冠以"鲁"字，此故事当发生于山东。《西京杂记》则明说有鲁秋胡与杜陵（陕西西安）秋胡两人。

敦煌本《秋胡》，前缺"娶妻"，后缺"投江"，只保留《列女传》中间七个情节。但故事情节已有了加添与变化，在游宦情节前，又加了求母、问妻、遇仙、投魏、改嫁、求归等六个情节，并非西汉秋胡故事情节之翻版。秋胡母主动劝媳妇改嫁，观念已逐渐变得开放。敦煌本《秋胡》较突出的变化，还在于又采取有意试妻结构。再发展到元代石君宝杂剧《鲁大夫秋胡戏妻》，其结尾已是秋胡夫妇重归于好。可见故事已一步步离开了儒家推崇的贞操节烈等封建礼教的轨道，逐步向追求爱情方面演变。

敦煌本《秋胡》故事的"试妻"对后代戏曲有广泛影响，京剧《武家坡》、《汾河湾》中"试妻"显然受到这一类型故事的启示，《桑园会》则直接取材于秋胡戏妻故事。（高国藩）

Qiujing Bisheng

《秋泾笔乘》 明代文言小说集。一卷。宋凤翔撰。宋凤翔，字羽皇，浙江嘉兴府秀水（今嘉兴）人，住于秋泾小巷。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曾编有八股文选本行世，颇受举子的欢迎。也能诗词古文，有《秋泾集》未刊稿，因子孙陵替，已散佚（《学海类编》）。《四库全书总目》杂家类著录《秋泾笔乘》一卷，今存《学海类编》本。

全书共四十四条，卷首有作者传略。《四库提要》说："是书皆载史传杂事，而附以议论，类多迂阔。"书中偏于议论，旨在宣扬封建道德及因果报应等思想，像汉高祖杀丁公、成化三年高瑶上言等条，实为史论，观点较为迂阔陈腐。蜀乱条，认为人民造反是饥寒所迫，与其进行镇压，不如劝农耕种以尽地力、建仓积粮以备荒年，观点较为开明。书中所引史传杂事及神怪之谈，杂取汉唐以来各代，但不注出处，且大多较为简略，显得枯燥乏味。记明事的约有十五条左右，如描写司礼太监云奇揭发胡惟庸谋反、大臣喜好狎妓游乐、杨文贞纵子作恶等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有一条写万历十七年(1589)事。记韩世忠前身、蔡京之死、王守仁渡海等条，虽涉神怪，但意在褒忠贬奸，有一定积极意义。书中最长一条写宋张俊事，说张俊的老卒耗资巨万，乘巨舰到海外用美女换回良马、珠宝等物，得到张的褒赏，似曲折地反映了明代海外贸易的情景。这个故事出自《鹤林玉露》，富有传奇色彩。"爱妾换马"本是个古老的故事，这里将中国的美女作为货物出口，实在有些不近人情。作为一个晚明的文人，思想这样荒谬，似不多见。（薛洪勣）

Qiuxin Lu

《求心录》 唐代传奇小说。张读撰。载于《古今

说海》，不著撰人，即《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五《杨叟》，出《宣室志》，今本卷八辑入。作品写猿精，大意说：乾元初会稽富民杨叟将死，医生说“其心为利所运”，已离身而去，需食生人心，方可救治。其子宗素一日在山中见一胡僧，胡僧自称姓袁，“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及菩萨投崖饲饿虎”，栖身山中，常恨未有虎狼来噬。宗素见他能舍身饲山兽，便请胡僧舍出其心以治父亲之病。胡僧答应了宗素的请求，但请饭后再死。宗素把带来的饭食送给他，胡僧食之立尽，然后振衣礼四方之圣，忽跃上高树说：“《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说罢跳跃大呼，化为一猿而去。宗素惊惶而归。故事写得很离奇，也很幽默，作者似乎在嘲弄富人的财迷心窍，也似乎有一点讥讽佛家舍身济人之为虚诳的意思。作品中写胡僧自述“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后子孙，或在弋阳，散游诸山谷”中云云，暗示自己实是猿猴。笔法与同卷之《陈岩》相似，是一种唐人极喜运用的谐隐方法，妙趣横生，很适合文人的口味。《宣室志》中有许多描写妖怪的作品，此篇很有特色。　（李剑国）

Qiuranke Zhuan
《虬髯客传》　唐代传奇小说。又名《虬须客传》。《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三题作《虬髯客》，注“出《虬髯传》”，不著作者。《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著录《虬髯客传》，均未注撰人姓名。《容斋随笔》卷十二《王珪李靖》条，称“又有杜光庭《虬须客传》云”。《道藏》恭八收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其卷四有《虬须客》一条。内容与今所传文相似，唯文字简略、朴拙，神气全无。《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有杜光庭《虬须客传》一卷。涵芬楼本《说郛》卷四《豪异秘纂》中所收《扶馀国王》即《虬髯客传》，题张说撰。《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二及《五朝小说》、《唐人说荟》、《龙威秘书》等所收亦同。《顾氏文房小说》所收则题杜光庭撰，其文字较《太平广记》互有详略异同。近人汪辟疆疑《道藏》所录为今传之祖本，“流传宋初，又经文士之润饰《太平广记》一百九十三所载之《虬髯客传》已属改本，故详略互异如此”（《唐人小说》叙录）。王运熙认为“按苏鹗《苏氏演义》载‘近代学者’著《张虬须传》，颇行于世，苏鹗与杜光庭同为唐末人，不当称杜为‘近代学者’。大约此传曾经杜光庭删节，收入其所编之《神仙感遇传》，后人遂以为是他的作品。但张说所撰说也无确证”（《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又说：“此篇作者当生活在唐代中期传奇繁兴，技巧成熟的年代，写作时间大约在安禄山、朱泚叛乱之后，其姓名已不可考。”（《读〈虬髯客传〉札记》）李宗为据朱胜非《绀珠集》“红拂妓”（节录自《传奇》）条，指裴铏为本篇作者，“杜光庭只是将裴铏《传奇》中的《虬髯客》删改为《神仙感遇传》中的《虬髯客》而已”（《唐人传奇》），亦为一说。



扶馀国王
选自清刻本《续剑侠传》插图

作品写隋朝末年，四海骚然。李靖时方布衣，上谒司空杨素，劝其收罗豪杰，礼贤下士。杨素侍妓红拂见李靖器宇轩昂、谈吐不凡，私心爱慕。当晚，竟男妆奔李靖居所，倾诉衷情，双双携手远遁。逆旅中结识豪侠虬髯客，相互敬慕，结为挚友。后通过刘文静，得见李世民。虬髯客本有四方之志，见李世民气概不凡，“神气清朗”，知难以匹敌，遂倾其家财资助李靖，嘱其辅助李世民，“竭心尽善，必极人臣”。后虬髯客率海盗十万，“入扶馀国，杀其主自立”。故事与史实颇有出入，虚构成分较大。本篇旨意大抵如结末所云：“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当为摇摇欲坠的晚唐形势有感而发。作者之旨意如此，而作品的动人之处却不在这里。红拂置奢华富贵的生活于不顾，视权倾天下的杨素为“尸居余气”的废物，慧眼识得英雄，赢得风尘知己，毅然私奔，奋然不顾。一曰“不足畏”，二曰“幸无疑”，可见此十八九佳人之见识胆量。虬髯客突然闯入逆旅，卧看红拂梳洗。当时李靖为虬髯客的无礼行为所激怒，几乎发作。而红拂老练世故，处变不惊，她揣度虬髯客亦非寻常之人，遂从容梳妆，镇静应酬，不卑不亢，以礼相待。

李靖的形象，较之红拂，虽稍有逊色，但仍不失为小说中与红拂旗鼓相当的人物。李靖以一介布衣，竟敢于指责权贵杨素“不宜踞见宾客”。红拂从天而降，李靖惊喜参半。“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一问，是李靖对红拂的试探，也表现了李靖处事周密的性格。

逆旅一节以前，作品主要写红拂；逆旅一节以后，着力写虬髯客。写红拂、李靖，是明写。红拂、李靖的姻缘、命运是故事的主线。写虬髯客，是暗写，兼明写，时明时暗，时隐时显，带有一种神秘的气氛。后来入扶馀国，杀主自立一节也由传闻中间接叙出。

《虬髯客传》打破了传记型的传统写法，为小说摆脱史传文学的束缚迈出了一步。故事不是从主人翁的

身世介绍开始，而是从生活的横断面切入，从男女主角的邂逅写起。虬髯客的来历也始终没有详细的交待。作者一鳞一爪地写去，让读者自己去一点一点凑成一个完整的形象。

红拂、李靖的一见钟情，红拂的大胆私奔，逆旅三人的相逢，均富有戏剧色彩。故事中既有英雄美人的奇遇，又有豪侠倾财的壮举，并以隋末群雄逐鹿的政治斗争作广阔的历史背景。所以，明清之际有不少作家以本篇题材撰写传奇、杂剧。凌濛初有杂剧《北红拂》、《虬髯翁》。前者为明末精刊本，题目为"谋江山道人知王气，让家资虬髯避帝统"，正名作"得便宜卫公乔献书，识英雄红拂莽择配"；后者为《盛明杂剧》本，正名题作"李卫公家缘省气力，唐天子江山争不得；莽道人望气太原郡，虬髯翁正本扶馀国"。又有《蓦忽姻缘》一本，以李靖为主角，已失传。明传奇则有张凤翼所作《红拂记》，《今乐考证》著录。此剧版本众多。演红拂、李靖故事，又牵合孟棨《本事诗》中乐昌公主破镜故事。另有明人张太和的同名传奇，近斋外翰的《红拂传》。冯梦龙则合并凌濛初的《虬髯翁》与张凤翼的《红拂记》，改作为传奇《女丈夫》，有墨憨斋刻《新曲十种》本。清初曹寅作有《北红拂记》杂剧，未见流传，唯存抄本。


《虬髯客传》插图选自明刻本《艳异编》

有《风尘三侠图》，即以本篇为据。后人将红拂、李靖、虬髯客誉为"风尘三侠"。 （张国风）

Qu Tong Shu

《瞿童述》 唐代神仙传记。温造（766～835）撰。温造，字简舆，河内（今河南沁阳等地）人。长庆元年（821）任朗州刺史，历官尚书右丞、山南西道节度使、河阳节度使，终礼部尚书。《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新唐书》卷九十一有传。《瞿童述》，《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一卷。《宋史·艺文志》列入小说类。载于《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亦见《江淮异人录》卷下。叙瞿童，字柏庭，辰州辰溪人，十四岁，避兵移居武陵，师事上清三洞法师黄洞源，屡遇仙迹，显示灵异。大历八年（773）辞师而去，自称将随老尊归仙洞，遂即不见。贞元十八年（802）忽又出现，访问其师黄洞源，洞源不久亦化去。长庆元年温造贬任武陵太守，闻其事于瞿柏庭之同学陈景昕，因为文述之。

（程毅中）

Qu You

瞿佑（1347～1433） 明代文学家、小说家。字宗吉，号存斋。原籍南京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先辈徙居浙江省宁波府鄞县，后又移家钱塘（今杭州）。生于元至正七年（瞿佑《重校剪灯新话后序》）。少有文名，曾得到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杨维桢、凌云翰等前辈的赏识。洪武十年（1377）年三十一，应征至南京授职。先后任仁和（今杭州）、临安（今属浙江）、宜阳（今属河南）等县训导。洪武三十一年升南京国子助教兼修国史。约在永乐初年擢周王府右长史。永乐六年（1408）因事下锦衣狱，后谪保安（今河北怀来一带）为民十八年。其下狱被谪的原因有二说，徐柏龄《蟫精隽》等说是周王有过，瞿佑坐辅导失职；万历间修《杭州府志》等则说是"诗祸"。洪熙元年（1425），英国公张辅奏请赦还，年已七十有九。宣德四年（1429）移寓松江（今上海华亭），宣德八年病卒（《乐府遗音题识》），年八十七。

瞿佑博学多识，撰述丰富，约有数十种之多，大多散佚。经史著述类有《春秋贯珠》、《管见摘编》、《集览镌误》等；诗文类有《乐全集》、《存斋遗稿》、《香台集》、《归田诗话》等；另《剪灯录》是前代文言小说汇编，《大藏搜奇》似是佛经故事选辑。文言小说除《剪灯新话》外，《千顷堂书目》小说类著录有《存斋类编》。另司马泰《广说郛》卷七传类收有瞿佑的《烟花主人传》、《酒鬼自序传》等五种，卷四十三记类收有瞿佑的《磁间阴德记》、《东轩丽情记》等五种，实为误题撰人姓名。瞿佑虽一生遭遇坎坷，但好学不辍，他的小说创作具有开一代之风的意义。嘉靖间，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瞿佑之名，至今"照耀文苑"，可见他在明代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

（薛洪勣）

Quanhan Zhizhuan

《全汉志传》 明代小说。十二卷，西汉六卷，东汉六卷。熊大木撰。首序，全称《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存万历十六年（1588）清白堂刻本，上图下文。

以文王梦入飞熊兆猎于渭滨得姜子牙开篇，叙两汉历史，依史实铺排。文字简约。此书对《两汉开国中兴志传》、《西汉通俗演义》、《东汉通俗演


明刻本《全汉志传》书影

义》的创作，有着直接影响。又有《钟敬伯批评绣像东西汉全传》，都属于一个系统的讲史小说。

尚有十四卷本《全汉志传》，题"汉史臣蔡邕伯喈编"，"明潭阳三台馆元素订梓"。清宝华楼覆明三台馆本，全称为《新刻按鉴编集二十四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朴 之）

Quanjiafu

《全家福》 清代蒙古文小说。六十回。作者不详。旧有手抄本流传。1979年8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

《全家福》是蒙古文系列故事"五传"的第二部，情节承接《苦喜传》，且如同"五传"其他各部，名为讲唐代历史，但主要人物、事件，包括皇帝及年号都是虚构的。小说叙章德二十四年唐太子李天平辽胜利后，奸臣富虎贼心不死，几年内聚集门客万人，阴谋篡位。先是串通羌胡国从北、越国从南大举犯唐，后又入京进献美女、宝器，再次获宠。皇帝终日耽溺酒色，富虎乘朝中空虚，带剑上殿，逼迫颜雄皇帝退位，立富显妃子李平为帝。时李天平越被围困在伯帝城，知此消息后，在众将领拥戴下遂登基，改号宪平元年，是为遂烈皇帝。李天登基后，降旨薛嵩发兵长安，剿灭奸贼。富虎又串通西夏兵入长安。薛嵩军败西夏兵，活捉富虎等奸臣，救出老皇帝颜雄，然后又去伯帝城救驾。最后大败越军，班师回朝，处死富后、富虎，改年号宪武。

《全家福》的情节曲折生动，富有传奇色彩。其中，唐皇李天与皇后岳彩云之间抚琴对歌的平民式爱情故事，还有他们在相遇前皇帝做奴仆、未来皇后陷落妓院的离奇遭遇，显示出作者思想意识显然不同于汉族作家。

作品在艺术上比较粗疏，缺少神情兼备的细致描写，存留着口头文学的特点。（扎拉嘎）

Quanxiang Pinghua Wu Zhong

《全相平话五种》 元代讲史话本，计有《武王伐纣书》（别题《吕望兴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别题《秦始皇传》）、《续前汉书平话》（别题《吕后斩韩信》）、《三国志平话》等五种。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刊行，每种都分三卷，均不署作者姓名。这五种平话的原刊本，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原刊本的式样，为蝴蝶装，页面款式一律：上图下文，每图均有画题，与图下文字内容大体相符。每本扉页上均写有"建安虞氏新刊"字样。《三国志平话》上题有"至治新刊"字样，有日本盐谷温影印本与涵芬楼影印本；其他四种有日本仓石武四郎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将以上五本并为一集影印成《全相平话五种》（1956）。其后，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将五种平话标点排印分册发行。这套丛书，从现存的书名看，决不止这五种。现存《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续前汉书平话》，两书应当各有前集和正集；既有《续前汉书平话》，想来另有《后汉书平话》。可知，这套丛书至少应在八种以上。

现存五种平话，依照断代史的样子，基本上是一个朝代一部分。它的一部分材料直接录自史书，甚至文字也没有改过，然而更主要的材料，应该说是来源于民间传说。大抵真伪参杂，虚实并存。它们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多数都成为后来章回小说的蓝本。如《三国志平话》演进为罗贯中编撰的《三国志演义》；《武王伐纣书》的故事先是被吸收在余邵鱼所编的《列国志传》里，后来又经过改编和补充，成为《封神演义》；《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前集不传，部分演变为《前七国志孙庞斗志演义》，后集则部分演变为《走马春秋》；《续前汉书平话》的大部分情节，也被各种《西汉演义》所吸取。（罗德荣）

Queshi

《阙史》 唐代杂事小说集。高彦休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三卷。《宋史·艺文志》同，又著录一卷，注："参寥子述。"《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作《唐阙史》。《四库全书》本亦有"唐"字。今存本只有两卷。作者自序说："出所记述，亡逸过半，其间近屏帏者、涉疑诞者，又删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为上下卷。"前人著录的三卷本可能是未经作者删定的稿本；也可能今本不是足本，序言所说的二卷五十一篇，是后人追改的。经研究者考证，二卷本确有佚文，如张耒《题贾长卿读高彦休续白乐天事》及陈振孙《白香山年谱》所引白居易母堕井事，未见此本。《资治通鉴考异》、《分门古今类事》所引《阙史》，也有今本所不载的佚文。《太平广记》所引各条，都见于今本，但文字出入很大，不是一般的脱误。如卷上《沧州钓飞诏》条与《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二所引《李彦佐》条，故事相同而细节各异，而《太平广记》引文与《酉阳杂俎》卷九的文字全同，似是《太平广记》误注书名。又如《杜舍人牧湖州》条，即杜牧寻春故事，历来传为佳话，《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杜牧》条即引自《阙史》，但情节大不相同。《太平广记》本前面多出牛僧孺辟杜牧为淮南节度掌书记及"三年一觉扬州梦"诗本事，即明人所托名于邺的《扬州梦记》。又如《许道敏同年》条，"至柘国小兵部知举年"一句，《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二引作"至大中六年崔玙知举"，与《旧唐书》合，且可据以考证张读中第的年代。再如《周丞相对扬》条，"四年冬杪"句，《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一（《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引作"五年春"，当从今本作四年冬。凡此可以说明今本是一个经过修订的版本，但文字更为晦涩难读。

《阙史》著述的宗旨，见于作者自序："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所记晚唐朝野杂事，有一定史料价值，如《周丞相对扬》、《崔相国请立太子》、《郑侍郎判

司勋检》、《卢相国指挥镇州事》等条，都可以与正史相参证。也有一些公案类和神怪类的故事，较近于小说。如《秦中子得先人书》，记秦川富室少年，忽然收到他已故父亲的信，要他把财物送到灞水桥边，这样才能消灾免祸。富室子照办后，过几天又有人送信来要财物。一个仆人发生怀疑，抓住了使者，原来是邻人假冒的。这个故事不但揭露了骗局，而且有破除迷信的意义。《薛氏子为左道所误》条讽刺贪财者受骗上当，也有类似的用意。《赵江阴政事》条，记江阴令赵宏善于判案，淮阴县有人收了邻人还的债未退文书，竟赖帐再要欠款，当地的官断不清这件疑案。邻人越境告至江阴县，赵令用巧计迫使债主招认了实情。《崔尚书雪冤狱》条，记商人王可久因兵乱滞留外地，王妻上了卜者杨乾夫的当，改嫁了杨，全部家产被杨占据。王可久还乡后诉于官府，杨行贿反诬，王被陷入狱。最后河南尹崔碣平反了冤案。这两个故事歌颂清官能吏，为后世公案小说的先河。还有一些鬼神异闻，如《丁约剑解》条，叙异人丁约预知五十年后将借兵解出世，届时因属李师道之党被俘受刑，竟幻化仙去。情节十分荒诞，前人曾斥之为"导逆"。《郑少尹及第》条，叙僧宏道预言科名定分，灵验如神。《韦进士见亡妓》条，叙韦氏子爱妓病死，请任处士作法召来亡魂，宛如平生，韦赋诗悼亡，颇有情致。《绿窗女史》、《剪灯丛话》(自好子)曾取以改题为《金缕裙记》。余如《杜舍人牧湖州》条，记杜牧爱訾上幼女，约十年不至而后嫁，逾期始来，女已嫁人生子，为作"绿树成阴子满枝"之诗。此篇是书中最著名的故事。《郑相国题马嵬诗》条载郑畋诗云"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为唐玄宗开脱。作者说"观者以为真辅相之句"，又说"公之篇什，可以糠粃颜谢，笞挞曹刘"，不免是阿私溢美。《李可及戏三教》条，记优伶李可及自称三教论衡，言辞诙谐，机智过人，是常为人引用的戏剧史料。

《阙史》的作者对当时的社会新闻很有兴趣，"或预闻长者之论，退必草于捣网"，但并非有意创作小说。自序中把小说与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记并提，可见他偏重于纪实。书中偶尔有一些具有故事性的篇章，文字优美不足。《四库全书》把它列在小说家异闻之属，又在提要里指出有些纪事"亦足以资考证，不尽小说荒怪之言"，实际上更近于杂事类的小说。高彦休的文风故作艰深，如黄伯思《东观馀论》卷下所说，彦休叙事颇可观，而过为缘饰，"殊有铣溪虬户体"(唐徐彦伯为文刻意求新，以金谷为铣溪，以龙门为虬户，后人称之为涩体)，在唐人小说中别具一格。现有《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龙威秘书》本等，研究者需用《太平广记》等书参订。 (程毅中)

Qunjiale

《群佳乐》 清代小说。六卷十二回。署主善道人编次，前有序，无署尾。现存旧刊本，刊刻年代不明，与《艳芳配》为同一书坊所刻。

书继《艳芳配》，写权老实到未央生家乡后，卖身央生妻玉香家，深得玉香父铁扉道人欢心，以丫环如意妻之。权老实遂勾引玉香成奸，玉香有孕，权老实只得携玉香与如意出逃。未央生与香云日夜欢娱，又通过香云与香云表妹瑞珠、瑞玉来往，联床淫乐。复与香云姑妈花晨有染。一男四女，饮酒宣淫。艳芳产下一女，与央生渐疏。权老实带玉香与如意入京，将二女卖与顾仙娘为妓，遂出家为僧。顾仙娘授玉香房帏之术，艳名大盛。时瑞珠、瑞云的丈夫在京，亦与玉香有染，归述于妻。瑞珠、瑞云又转告央生，央生遂入京以求一会。二人相见，玉香羞惭自尽，央生顿悟，入山出家。后艳芳与一僧人成奸，被赛昆仑杀。最后，央生、权老实、赛昆仑听高僧孤峰说法，共同识悔，后均成正果。

此书与《艳芳配》出自一手，系将《肉蒲团》离析为二，文笔粗劣，无价值可言。 (李梦生)

Qunju Jieyi

《群居解颐》 宋代笑话集。高择撰。高择，号高素处士(《说郛》注)，生平不详。《宋史》卷四百五十七《隐逸传》有高怿，号安素处士，宋仁宗时人，疑即此人。《群居解颐》，《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三卷。原书失传，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十二收录佚文十八条，题唐高择撰。按现存末二条称伪蜀王先主事，显为宋人所辑。此书多纂辑成文，如《嘲戏》、《卷耳》条出《启颜录》，《未解思量》、《见人多忘》条出《隋唐嘉话》，《见屈原》条出《朝野佥载》，《优人滑稽》条出《阙史》。《说郛》(重编本)卷二十四增出四条，实出元醌然子《拊掌录》。 (程毅中)

Qunshu Leibian Gushi

《群书类编故事》 小说笔记类书。二十四卷。明王罃编。王罃，字宗器，浙江鄞县人。永乐六年(1408)举人。授淮安府睢宁教谕，擢礼科给事中，改刑科。宣德元年(1426)宣抚湖贵，复诏宣谕闽浙。未几敕守肇庆，秩满改知西安。越三年致仕卒。此书不见著录，今传《宛委别藏》本，阮元称从明莫云卿家藏元刻本影写，遂误王罃为元人。书分天文至鸟兽十八类，而以人伦、仙佛、人事为多。引事八百多则，大都以四字标目。虽系小型类书，未称宏富，但引书约二百余种，其中于小说笔记颇多采猎，如《搜神记》、《世说新语》、《夷坚志》等，对于小说的辑佚、校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缺点是有缺注引书处，而且大都据唐宋类书转录。

(李剑国)

Qunyingjie

《群英杰》 清代小说。六卷三十回。全称《新锓异说奇闻群英杰全传》。不题撰人。孙楷第认为"似乾嘉间书贾所为"(《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群英杰》书名，是合书中主要人物高超群、王文英和高超杰三人姓名中末字而成。

书叙北宋仁宗年间，武昌府才子王文英，奉母命赴山东节度使申俊府上与小姐申月霞完婚。途中，王文英被家仆安童谋害，抢去证婚宝物玉石连环扣。安童冒名顶替至申府，月霞与婢杏桃疑之，女扮男装出走。申俊另择一婢女婚配安童。王文英难中幸得高超杰相救，赶奔济南申府，却被申俊设计陷害下狱，后由禁子救出，星夜逃离。八府巡按范仲淹奉旨查访山东。申俊接岳丈潘太师密报，勾结山贼、恶僧设卡严查钦差。范仲淹私访途中为郝府小姐凤霞驱魔，被招赘为婿。其后范仲淹几番遭难，得王文英、高超群等众人先后相救。时京师会试，申月霞、安童均冒王文英之名应试，结果状元、榜眼、探花三元同名。仁宗殿前追究，申月霞面陈情由，又值范仲淹回朝复命认出安童，于是潘太师和申俊、安童反叛朝廷之罪大白。仁宗怒斩潘太师满门，凌迟安童。王文英与申月霞奉旨完婚，申俊闻报，举兵造反。东平王高延平挂帅出征，参军范仲淹、王文英连施妙计，所战皆捷，大军直逼济南。后因恶僧施妖法得逞，大军受阻。包拯请出杨门女将穆桂英，破妖法，斩恶僧，擒申俊，胜利而归。

《群英杰》情节较为曲折，但写王文英与申月霞婚姻波折，不出才子佳人小说的窠臼；写范仲淹私访遇难获救，又为公案小说的俗套；而高延平、穆桂英破阵降妖，又为神魔小说所习见，反映了清中叶以后各类小说合流的创作倾向。作品文笔拙劣，抄袭拼凑痕迹较浓。

此书有广东佛山天宝楼刊小本、会元楼刊小本、翰文堂刊本数种。（陈年希）

Qunying Lun

《群英论》 西晋杂事小说。郭颁撰。《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燕丹子》下附注："梁又有《群英论》一卷，郭颁撰，亡。"其书内容已不可考，据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推测，"当如《汉末英雄记》之类。似即《魏晋世语》中杂论"。《汉末英雄记》八卷（梁有十卷），三国魏王粲撰，《隋志》杂史类著录。（许逸民）

R

Rexuehen

《热血痕》 清代小说。四十回。作者李亮丞。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上海作新社出版。标“历史小说”。文中有夹评,回末有总评,署“礼卿闲评”。

小说以春秋吴越事为背景,叙说一些爱国志士卧薪尝胆、雪耻复国的故事,讴歌抗暴御侮的英雄,谱写碧血千秋、丹心铁骨的国魂。小说借古鉴今,旨在弘扬民族自强精神,“热血淋漓三斛墨,穷愁折叠千层纸。愿吾曹、一读一悲歌,思国耻”(卷首题词《满江红》)。

书叙越王勾践兵败,入吴为奴。军士陈胥被擒,分到吴王夫差爱将原楚府中饲马。陈胥之子陈音前往吴国探视父亲,途经西鄙,目睹吴国权豪势要诸伦逞凶肆虐,强夺卫老汉的盘螭宝剑,殴死打抱不平的毛狮子。陈音入吴都,又亲见勾践在夫差车前执鞭,形容枯槁,其父陈胥因所养马脱缰践坏原楚园中花木,被吊在树上活活打死。陈音痛不欲生,潜伏草莽,伺机手刃原楚,以血偿血,随即赴楚习练弩弓,誓报国仇家恨。

卫老汉死于酷刑,其孙女卫茜被判与诸伦府中为奴,惨遭荼毒,几经转卖,后被广成子所救,在崆峒山学习剑术。九载,剑术精通,成为飞行绝迹的女侠。

越王勾践返国,励精图治,朝夕谋伐吴国。男侠陈音、女侠卫茜率众来归,越国军威大振,终于连战皆捷,迫使吴王夫差自刎阳山。笠泽一战,陈音壮烈殉国。小说着重表彰甘洒热血、以雪国耻的草泽英雄,歌颂他们十数年如一日的坚强复仇意志,批判苟且偷安的奴隶哲学,抨击燕雀处堂、卖国求荣的败类。

小说富于英雄传奇色彩。陈音三上绾凤楼盗盘螭剑;牤山剑侠晏冲瞥如鹰隼,来去无踪;洪泽、云中雪浪滔天,强梁出没,都写得惊心动魄。语言简劲明快。书中插入一些仙道幻说,不免落入俗套。

(林 薇)

Renhu Zhuan

《人虎传》 唐代传奇小说。张读撰。原载于《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七,题作《李徵》,注出《宣室志》。今传宋人辑录《宣室志》十卷本漏辑。《古今说海》取入此篇,易名《人虎传》,不著撰人。《唐人说荟》又妄题李景亮撰。小说叙写李徵化虎的故事,大意说:皇族子李徵“时号名士”,天宝十载登进士第,调补江南尉。他“恃才倨傲,不能屈迹卑僚,尝郁郁不乐”。谢秩退归,不与人来往,后在逆旅中发狂疾出走,莫知所适。第二年监察御史袁傪奉使岭南,途中遇一虎伏草中,作人声而言“几伤我故人”。此虎即李徵所化,而袁傪与李徵为同年进士,交契深密。李徵向故友诉说自己化虎的经过以及此时的痛苦心情,并嘱咐他照顾妻子幼儿,口述所作旧文数十篇亦请为传录。分别后,袁傪分己俸与李徵妻儿,后官至兵部侍郎。《古今说海》本多出许多细节,李徵、袁傪作李徵、李俨,疑所据为别本《太平广记》。

李徵、袁傪确有其人,李肇《国史补》卷上载有袁傪破袁晁事,独孤及、皇甫冉、刘长卿、李嘉祐等都有诗文写到他。李、袁为同年进士,《太平广记》所载说是“天宝十载春于尚书右丞杨没榜下登进士第”,据徐松《登科记考》,天宝十载知贡举者是兵部侍郎李麟,而十五载则是礼部侍郎杨浚(后迁尚书左丞)。所谓尚书右丞杨没即是尚书左丞杨浚之讹,十载应为十五载。《古今说海》本即作十五载,但人物姓名作李徵、李俨,乃传录之讹。李徵发狂疾失踪固或有之,说他化虎自然是传闻。古人说“人无德而寿则为虎”(《述异记》卷上),“至暴者化为猛虎”(《谭子化书・心变》)。李徵则是由于怀才不遇、郁郁不乐所致,因此这一传闻丝毫没有诋毁他的意思,而是寄寓着同情。小说通过李徵和故友的相会交谈,细致入微地传达出这一人物的痛苦心情,创造出一种悲剧气氛。所以钱易《南部新书》己卷说:“李徵化虎身为之,吁可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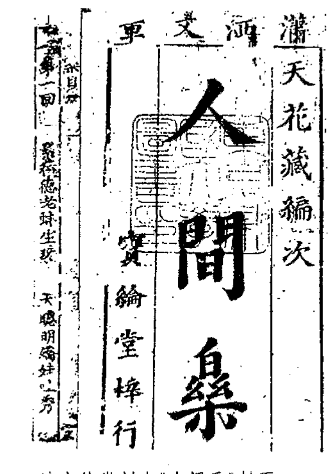
古来化虎故事极多,此作最佳。北宋刘斧《摭遗》曾采入此事(见《类说》卷三十四、《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九),李徵、袁傪讹作李积、李俨。后来《虎荟》卷二也辑入。宋人灵怪类话本有《人虎传》(《醉翁谈录》),大约演饰此事。《醉醒石》第六回《高才生傲世失原形 义气友念孤分半俸》亦演此,所据为《古今说海》本。

(李剑国)

Renjianle

《人间乐》 清代小说。十八回。全称《新镌批评绣像锦传芳人间乐》,署天花藏主人编次,首序署“锡山老叟题于天花藏”。

书叙松江府世族居行简,年迈无子,单生一女,取名掌珠,自幼着男装,家人称为公子,取名宜男,聘名师教授课业,才华驰名,人人羡慕。来天官倩媒欲将女儿嫁之,居家有口难言,只好婉言谢绝。嘉兴秀才许绣虎,游松江府遇居宜男,两人情同手足,居宜男以嫁妹为名,将自身许给许绣虎。许高中探花,来天官依势要把女儿嫁他。居行简为了不得罪魏党的重要人物来天官,以居宜男的名义将来天官之女娶来家中,经女着男装的居宜男的巧计安排和调弄,两人同时嫁给许绣虎。在明清



清宝纶堂刻本《人间乐》封面

小说中，才子娶双美的情节并不稀奇，而世族人家出身的朝臣去讨好奸党的故事，则实不多见，未免世俗气十足。在天花藏主人所著小说中，此篇在艺术上也显得粗疏，水平不高。今存清本衙藏板刻本和宝纶堂刻本。

（林　辰）

renqing xiaoshuo

人情小说　明清长篇小说创作题材。又称世情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总结此类小说的创作特点是："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描摹世态，即以社会现实生活为创作题材。因此，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又称其为"讲世情的小说"，并认为是明代嘉靖前后小说创作的两大主潮之一。

明代的人情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其后有《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续金瓶梅》。《红楼梦》出，最为称善。在众多的《红楼梦》续书之后，从清代道光时起，一些作者采用这种笔调专写优伶与妓女故事，使人情小说变成了另一类型的狭邪小说。

（刘　辉）

Renzhonghua

《人中画》　清代小说集。十六回。不题撰人。今存啸花轩刻本，含《风流配》四回、《自作孽》二回、《狭路逢》三回、《终有报》四回、《寒彻骨》三回。书内封右上角题《留人眼》。文内不讳"玄"字，知为顺治刻本。乾隆十年(1745)植桂楼刻本（今存抄本）收《终有报》、《寒彻骨》、《狭路逢》三篇，不过篇名依次改动为《唐季龙》、《柳春荫》、《李天造》。乾隆四十五年尚志堂刻本收四篇，即《唐季龙》、《柳春荫》、《李天造》、《女秀才》。末一篇系选自《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女秀才移花接木》。此外，尚有另一刻本，亦收三篇，但书名改成《世途镜》。

清啸花轩刻本《人中画》回目

《人中画》中所收五篇小说内容各有不同。《风流配》叙成都秀才司马玄成全举人吕柯功名、婚姻，吕亦助其与华峰莲、尹荇烟结成美满婚姻事。《自作孽》叙祁门童生汪费忘恩负义、贪赃枉法终至入狱事。《狭路逢》叙李天造父子落水遇救，天造后与寡妇季氏结合事。《终有报》叙唐季龙与庄氏女婚姻事。《寒彻骨》叙柳春荫为父报仇终得富贵事。

集子中的作品赞美了司马玄、李天造、唐季龙、柳春荫等人虽历经坎坷，终得美满结局。而对汪费等寡廉鲜耻、忘恩负义之小人则给以辛辣的讽刺和揭露。情节生动，语言流畅。不足之处是作品中杂有一些因果说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本平话小说集》(1984)辑入《风流配》、《自作孽》、《终有报》、《寒彻骨》四篇小说。

（吴　郑）

Ren Fang

任昉(460～508)　南朝梁文学家、小说家。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幼而好学，八岁能文，十六岁即被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久之为奉朝请，历太常博士、征北行参军。齐永明初为丹阳尹王俭主簿，迁司徒刑狱参军事，入为尚书殿中郎，转司徒竟陵王萧子良记室参军。明帝深加器重，拜太子步兵校尉，管东宫书记。明帝崩，迁中书侍郎。永元末，为司徒右长史。萧衍（梁武帝）为骠骑大将军，辟为记室参军。梁建，拜黄门侍郎，迁吏部郎中，寻掌著作。天监二年(503)，出为义兴太守，重除吏部郎中，转御史中丞、秘书监，领前军将军。天监六年春，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明年，卒官，年四十九岁。追赠太常卿，谥敬子。《梁书》卷十四、《南史》卷五十九有传。

任昉博学，"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又"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极负文名。"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时有"任笔沈诗"之语。著有文集三十三卷（《隋书·经籍志》作三十四卷），又《杂传》二百四十七卷（《隋志》只三十六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地理书抄》九卷（《隋志》地理类）、《文章始》一卷（《隋志》总集类），除《文章始》（一题《文章缘起》）外，其余均佚。明汪士贤辑《任彦升集》六卷（《汉魏诸名家集》），清王谟辑《地理书抄》一卷（《汉唐地理书抄》）。所著志怪小说集《述异记》二卷，今存。

（李剑国）

Ren Sheniang Zhuan

《任社娘传》　宋代传奇小说。沈辽(1032～1085)撰。沈辽，字睿达，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幼年挺拔不群，长而好学尚友，傲睨一世。以兄任监寿州酒税，熙宁(1068～1077)初为审官西院主簿，后以太常寺奉礼郎监杭州军资库，摄华亭县。因得罪使者，坐事流放永州，后迁池州。筑室齐山之上，名曰云巢。元丰末年卒，年五十四。与兄遘、叔括齐名。王安石赠诗，称之为"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宋史》卷三百三十一有传。著有《云巢编》十卷，编入《沈氏三先生文集》。

《任社娘传》，载《云巢编》卷八。叙陶侍郎（谷）于乾兴(1022)中出使吴越。吴越王谋笼络陶谷，命娼女任社娘假扮客馆阍人的女儿，设计诱惑陶谷，骗取陶谷为她作歌辞，即"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邮亭几夜眠，

别神仙”一词。次日，吴越王使任社娘杂在娼女队中见陶，唱陶所作歌辞，陶谷才知道中了美人计。王赐社娘千金。社娘年老后，把自己的住宅和家产百万建立仁王院佛寺。

这个故事出于虚构。陶谷死于开宝三年(970)，吴越在宋太宗时就已纳地归宋，而传文中却说陶谷乾兴中使吴越，又说“神宗深宠眷之”，时间颠倒，完全不合史实。陶谷的《风光好》词，据《南唐近事》和《玉壶清话》等书记载，是出使南唐时为歌女秦弱兰而作。秦弱兰奉韩熙载之命，假托驿卒之女，设计诱惑陶谷，情节还比较合理。《任社娘传》采用这个故事的基本构架改写为出使吴越时的事，于史实不顾，随意剪裁成篇。作者以文学知名，对历史知识不会如此疏陋，显然是有意为之。传文中描写任社娘的佯装羞涩，卖弄风情，陶谷的放荡轻狂，丑态毕露，十分生动。情节曲折详尽，细节刻画入微，在宋代小说中堪称佳作。传文末尾作者又交代了故事来源，说：“及得仁王院近事，有客言其始终，颇异乎所闻，因为叙之。”既说明它是一种异闻传说，又表示作者只是如实记载，实际上是故弄玄虚。后世演陶谷故事的戏曲，有元戴善甫的《陶学士醉写风光好》杂剧，以歌妓为秦弱兰，仍采用《南唐近事》等书的本事。但第四折又说陶谷至吴越重会秦，似已兼采另一种说法。南戏也有《陶学士》一种，仅存残曲。《任社娘传》作为传记文收入沈辽的文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大胆的举动，可惜很少为人注意。 （程毅中）

Renshi Zhuan

《任氏传》 唐代传奇小说。《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二，题作《任氏》，沈既济撰。亦见《类说》卷二十八《异闻集》。约作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

本篇叙述郑六与狐女任氏的爱情故事。郑六家贫，托身妻族韦崟。一日，与韦偕行，将会饮于新昌里，郑六托故离去。途遇三位妇人，其中着白衣者容颜艳丽。郑六惊喜，与之调笑，并随入妇家，始知为任姓。任氏设宴款待，酣饮极乐，夜深同榻而卧。天明相别，期以后会。郑六问胡人卖饼者，知任氏为狐妖化身，亦不介意，对她仍一往深情。后游西市衣肆，忽瞥见任氏，连忙招呼。任氏因郑已知己为异类，则侧身避于人丛中，不欲相见。郑六迫近于前，发誓相爱，她感其真诚，愿赁屋同居，托以终身。韦崟乃好色之徒，闻任氏美，爱之发狂，趁郑外出，欲对她施以强暴。任氏拚死力拒，责以严词，韦崟为其坚贞情操所感动而罢。此后经常过往，每相狎昵，唯不及乱。任氏生活所需，皆由韦崟供给，为答其厚意，她多次觅美女让韦寻欢。任氏还施术使郑六致富。一年后，郑六任槐里府果毅尉，要求任氏同往，她预卜此行不利，而郑六再三坚持，并邀韦崟相劝。任氏不得已随行，经过马嵬坡时，为猎犬所伤害。

妖狐幻化之说，由来已久，六朝志怪中就有所描写，至中唐遂盛，然而多语涉荒诞，情节怪异。沈既济笔下的狐精，却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女性形象。她美丽多情，聪明勇敢，虽“家本伶伦”，地位卑下，但对爱情始终忠贞不渝，并具有反抗强暴的斗争精神。作品对任氏给予高度赞扬和深切同情：“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作者在贬谪途中向友人讲述了这个故事，并流露出这番感叹，其用意岂止在痛惜任氏的悲剧命运，显然是借以感怀身世，抒发自己徒具才能而蒙冤被贬的愤慨！

《任氏传》构思新颖，作者描写人与狐女的爱情，不是着重渲染神秘奇异的色彩，而是赋予浓郁的人情味，在任氏的身上概括了教坊女优的性格特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尤其是体物察情细腻入微，善于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人物，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突出，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写任氏的美貌，不作肖像的静止描绘，通过韦崟派家僮之惠黠者先去窥察，然后主仆两人一问一答，连举几个长得最漂亮的美女与她比较，都无与匹敌，这就烘云托月地衬托出任氏貌似天仙的艳丽，给读者留下极为强烈的印象。任氏抗拒韦崟暴行场面，是全篇精彩之处。作者将任氏这个纤弱的女子，同狭邪好色之徒相较量，在反抗韦崟侮辱的尖锐斗争中，表现她不畏强暴的忠贞品德和机智聪慧的性格，气氛紧张激烈；人物的神情和动作，都绘声绘色，扣人心弦。再如，郑六两次遇见任氏，都选取富有性格特征的细节和语言，把两人音容笑貌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具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效果。尽管过分强调韦崟的侠义行为和任氏对他的感恩报德，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也有损于人物性格的统一与完美，但与六朝志怪及唐初的传奇相较，可以看出艺术技巧日臻进步，标志传奇创作出现了新的高潮。

宋金有《郑六遇妖狐》大曲（关汉卿《金线池》“楔子”），金有佚名《郑子遇妖狐》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首所引），当取材于此篇，惜均散佚。清崔应阶《拙圃诗草》卷十《运河监司孙亲翁歌席》注云：“演余向所填《情中幻》。”此为四折杂剧，演郑六遇妖狐事。而怀宁曹氏旧藏清代佚名传奇《情中幻》，将任氏改名为幻娘，郑六名为郑谐，骊山老母以幻娘降凡，与郑氏结一载夫妻之缘，郑授槐里尉后，幻娘化金光而去。情节与《任氏传》稍有出入。此剧为清代抄本，详注工尺，当亦盛行于歌台。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所出现的狐精形象，大多通情达理、美丽动人，更与《任氏传》一脉相承。 （吴书荫）

Riben Dongjing Suojian Xiaoshuo Shumu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小说书目。六卷。孙楷第撰。著者1931年赴日本东京，调查公私所藏中国古代小说，1932年撰写此书。卷一宋元部；卷二明清

部一（短篇）；卷三明清部二（长篇），包括讲史；卷四明清部三（长篇），包括烟粉、灵怪；卷五明清部四（长篇），包括公案、劝戒，附丛书；卷六附录，包括传奇、通俗类书、子部小说。共收书目一百种。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必备的重要参考资料。

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同，《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的特点是：一、只收撰写者亲眼所见的书目，不收已佚的或未见的；二、对每种读过的小说皆撰有提要，详细记录版本形式及故事原委；三、间或抄引原书的题跋目录；四、考校异同，批评文字。

书后另附《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亦撰写于1932年。分为短篇总集与长篇两部分。长篇部分又分讲史、烟粉、灵怪三类，附子部小说一种。共收书目二十九种。体例与《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致相同。《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与《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在本世纪古代小说研究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8）、重印本（1981）。　（刘　蕤）

Rongmu Xiantan

《戎幕闲谈》　唐代笔记小说集。一卷。韦绚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原书久佚。《类说》卷五十二、《说郛》（重编本）卷四十六、（张宗祥辑明抄本）卷七有引文数条，《太平广记》亦有征引。

《说郛》且附韦绚原序，曰："赞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话古今异事，当镇蜀时，资佐宣吐，亹亹不知倦焉。乃语绚曰：'能随而记之，亦足以资于闻见。'绚遂操觚录之，号为《戎幕闲谈》。大和五年（831）十一月二十三日巡官韦绚引。"由此可知书名"戎幕"，乃因李德裕时任西川节度使之故。

此书条文常与它书混杂。《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八《李辅国》条，云"出《戎幕闲谈》"，柳珵《常侍言旨》（张宗祥辑明抄本《说郛》卷五）言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亦载。《绀珠集》卷五、《类说》卷二十一之《明皇十七事》（即《次柳氏旧闻》）内则误入此书文字，如"颜郎衫色如此"一条，与《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四《范氏尼》条中文字相合；"客土无气"一条，与《太平广记》卷七十七《泓师》条中文字相合；《太平广记》此二条皆作"出《戎幕闲谈》"。而《泓师》条中之文字又与《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考异》所引《常侍言旨》记张均、张垍兄弟事相合。盖《次柳氏旧闻》乃李德裕手录，《戎幕闲谈》为李德裕口述，故易致淆乱，而《常侍言旨》撰者柳珵为《次柳氏旧闻》材料所出者柳芳之孙，故《常侍言旨》中所记之事亦有可能与《戎幕闲谈》重出。

此书佚文多记神异。《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七所引《李汤》一篇，记淮涡水神无支祁事，为著名传奇作品，实为李公佐所撰。鲁迅辑入《唐宋传奇集》时，据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所言，改题《古岳渎经》。

（周勋初　严　杰）

Rongyutangben Shuihu Zhuan pingdian

容与堂本《水浒传》评点　明代《水浒传》的评点本。称《容与堂刻水浒传》，全名为《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其评点一般认为是叶昼托名所作。正文前有小沙弥怀林的《批评水浒传述语》、《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又论水浒传文字》等四篇评述，亦均为叶昼托名所写。

明容与堂本《水浒传》书影

叶昼评点《水浒传》的理论见解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借题发挥，批判现实。叶昼和李贽一样，不满当时的现实，往往"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他在《批评水浒传述语》中说："盖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故评之为尤详。据和尚所评《水浒传》，玩世之词十七，持世之语十三，然玩世处亦俱持世心肠也，但以戏言出之耳，高明者自能得之语言文字之外。"这段话可以说是叶昼评点《水浒传》的宣言和宗旨。叶昼在《水浒传》的批语中对贪官、奸臣表现了无比的痛恨之情，尖锐地指出，那种只会"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而"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的奸佞之臣"不只高俅"（第二回夹批）。他把在朝者和州县官的多数看成是强盗："一僧读到此处，见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都是强盗，叹曰：'当时强盗直恁地多。'余曰：'当时在朝强盗还多些'。"（五十七回总评）"或曰：知县相公……如何不做强盗？曰：你道知县相公不是强盗么？"（二十二回总评）盗贼为何如此之多呢？叶昼借晁盖、吴用等商量劫取生辰纲之事，愤慨而沉痛地说："晁盖、刘唐、吴用都是偷贼底，若不是蔡京那个老贼，缘何引得这班小贼出来。"（第十四回总评）这里的"老贼"确是贼，而"小贼"则有劫取不义之财的"造反者"的意思，并非真贼。所以叶昼又说："从来捉贼做贼，捕盗做盗，的的不差。若要真正除得盗贼，只须除了捕快为第一义。"（第十八回总评）封建社会是"官逼民反"的时代，这个看法是相当深刻的。叶昼在评点中，常常借题发挥，冷嘲热讽，上至天子、朝臣，下及小吏、平民，都在鞭挞之列。如第一回写宋仁宗钦差洪太尉，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请张天师星夜临朝祈祷瘟疫时，叶昼批道："瘟疫盛行，为君为相底无调燮手段，反去求一道士，可笑，可笑！"（第一回眉批）第七回写林冲受

骗，误入白虎堂，叶昼也在总评中说："高俅害人，陆谦卖友，都差鲁智深打他三百禅杖！"王教头落难到史家村，史太公要儿子史进拜他为师，王教头说了这样的话："既然令郎肯学时，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小人从新点拨他。"叶昼又在这里批道："如今世上那一件不是花棒？那一件上阵用得的？可叹，可叹！"（第二回眉批）这些批语，嬉笑怒骂，尖锐泼辣，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反映了叶昼思想上的进步倾向。

二、关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及其价值。关于艺术真实来自生活真实的认识，前人虽有不少论述，但都不如叶昼说得完整、透彻。叶昼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杨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冯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欤！"（《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这就明确指出，先在生活中有了一部《水浒传》，然后才产生了一部书面的《水浒传》。"劈空捏造"出来的"姓某名某"，不过是为了"以实其事"而已。如果没有现实生活的基础，即使作家"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也是无法塑造出"情状逼真，笑语欲活"的人物形象来的。这个认识，深刻透辟，完全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后来金人瑞的格物说、张竹坡的入世说，都是这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叶昼还进一步指出，文字的假正是作家根据生活之真再创造的产物。"《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第十回总评）。"《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第一回总评）。假，即虚构，相对于生活之真而言。事节可假，但若符合生活规律，写出真情，便能逼真，成为"与天地相终始"的有艺术生命力的珍品。如何衡量虚构的假事节是反映了生活之真呢？叶昼提出了一个"趣"字，他说："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五十三回总评）的确，小说如果能使读者感到有趣，它虽为虚构的生活之假，却已达到艺术之真了，又何必一定要"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呢？可贵的是，叶昼还明确指出，小说中虚构的情节之假，必须符合人情物理，而不是像"说梦说怪"（九十七回总评）那样。如果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人和事，即既不符合生活之真，也不符合艺术之真，"都假了，费尽苦心，亦不好看"（第十回总评）。这些论述，说明叶昼对小说艺术特点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三、关于塑造人物形象与刻画典型性格。叶昼精辟地总结了《水浒传》塑造人物的艺术经验。他高度评价《水浒传》人物描写的成就，赞叹："施耐庵、罗贯中真神手也！"他对作者的这种才能，有一段理论概括："描画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第三回总评）这从理论上指出了艺术形象个性化的重要意义。所谓"同而不同处有辨"，不但肯定《水浒传》传神地写出了人物性格，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赞许《水浒传》写出了性格的同中之异，共性中有个性，虽然"都是急性的"，但各有"派头"、"光景"、"家数"、"身份"，见其事即知其人。叶昼还具体分析了《水浒传》写一人，肖一人的高超技巧："摹写鲁智深处，便是个烈丈夫模样；摹写洪教头处，便是忌妒小人底身份；至差拨处，一怒一喜，倏忽转移，咄咄逼真，令人绝倒，异哉！"（第九回总评）这是说，《水浒传》写出了栩栩如生、令人绝倒的烈丈夫、忌妒小人和差拨等各类人物典型。叶昼十分注意人物的个性和细节的描写，如第二十四回写潘金莲勾搭武松不成，反被抢白一场：武松带上毡笠儿，一头系缠袋，一面出门；武大问他那里去，武松也不应，一直地只顾走了。叶昼在这里眉批道："将一个烈汉，一个呆子，一个淫妇人，描写得十分肖象，真神手也。"武松、武大、潘金莲是三个不同类型的人物，《水浒传》作者写出了他们各自的个性特点、生活情趣、话语神态以及外在形状，故叶昼赞之曰："真神手也！"

叶昼关于人物性格的一些论述，对后世的一些小说理论批评家影响很大。金人瑞是最突出的代表，他便认为《水浒传》之所以能使人百看不厌，就因为它"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读第五才子书法》）了。"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读第五才子书法》）。当然，叶昼在对《水浒传》全书的评点中，也时有封建正统观念和片面看法，但他的艺术眼光是极其敏锐的，他的不少艺术见解，达到了当时时代的高度，他是继李贽之后对明清小说理论批评起积极影响的重要人物。

（陈谦豫）

Roujue Bu

《肉攫部》 唐代小说。《酉阳杂俎》中的一篇，见前集卷二十。《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皆录出单列一目，仍题唐段成式撰。言养鹰之法。

（顾 青）

Rouputuan

《肉蒲团》 清代小说。二十回。一名《觉后禅》，别题《耶蒲缘》、《野叟奇语钟情录》、《循环报》、《巧奇缘》等。康熙间木刻活字本题"情痴反正道人编次"，日本宝永乙酉（康熙四十四年，1705）刊本题"情隐先生编次"，

作者真实姓名不详。清康熙时人刘廷玑认为作者是李渔:"李笠翁,渔,一代词客也。著述甚夥,有传奇十种,《闲情偶寄》《无声戏》《肉蒲团》各书,造意创词,皆极尖新。"(《在园杂志》卷一)鲁迅则说"意想颇似李渔"。

清刻本《肉蒲团》书影

《肉蒲团》描叙元致和年间书生未央生,俊俏聪慧,性耽女色,不思功名进取,一心要娶天下第一佳人。括苍山孤峰禅师(布袋和尚)与他对坐谈禅,机锋甚合,劝他摒弃妄念,出家为僧,而且警戒他不可淫人妻女,"淫人妻女而不报者,古今并没有一个"。未央生回到家中,得知一道学家号为铁扉道人的女儿玉香姿容绝世,遂聘定入赘其家。未央生见玉香姿色虽好,风情不足,特用春画淫书移其性情,夫妇极尽枕席之欢。然而铁扉道人极嫌女婿举动轻浮,未央生隐忍不过,借口游学,辞别妻子丈人离家,专意寻访佳人。行旅中结识义盗赛昆仑,遂帮未央生寻觅佳丽。未央生首先勾引了贩丝商人权老实之妻艳芳,并用一百二十两银子买下艳芳作妾。权老实强忍下心中不忿。不久艳芳怀孕,权老实为报仇来到未央生妻家,卖身为仆,勾引玉香成奸,并将玉香拐去京城卖与了娼家。未央生先后与有夫之妇香云、瑞珠、瑞玉,以及寡孀花晨成奸。香云之夫轩轩子、瑞珠之夫卧云生、瑞玉之夫倚云生均在京城国子监读书,把玉香包在寓中共同淫乐。玉香为妓已隐其真名,后未央生来到妓院,玉香窥见丈夫,羞于见面,自缢而死。未央生对着死去的妻子,方想起三年前布袋和尚的劝戒,参透了肉蒲团上的酸甜苦辣,将家事托付给赛昆仑,投括苍山出家。权老实也良心发现,出家为僧。两人在佛前相会,对着孤峰禅师共剖原情,各陈罪犯,感悟报应不爽,遂坚心向佛。艳芳随一和尚私奔,被赛昆仑杀死。赛昆仑也领悟了因果报应,上括苍山削发为僧,共成正果。

全书第一回具有"楔子"性质,阐述作者的性爱观,认为男女交媾限于夫妻之间且有益于宗祧,若纵欲无度,则伤精耗血;若谋淫他人之妻,更暗伤阴德,必有报应。因果报应观念构成小说情节的框架,未央生淫人之妇,他的妻子玉香亦被这些妇人的丈夫所淫。作者自称做这部小说要人遏淫窒欲,维持风化,但书中对床笫行为着意刻画并想入非非,一味宣淫,与楔子所言宗旨自相矛盾。

《肉蒲团》长于结构布局。布袋和尚在书中是个次要角色,甚至并不参与情节,但故事由他起结,总揽全篇。未央生是主要角色,他的行动构成情节的主线,他的淫债由他妻子玉香偿还,因而玉香与权老实以及她在妓院的遭遇构成情节的副线,主副线汇合标志故事进入尾声。情节不枝不蔓,条理井然,关目巧妙,玲珑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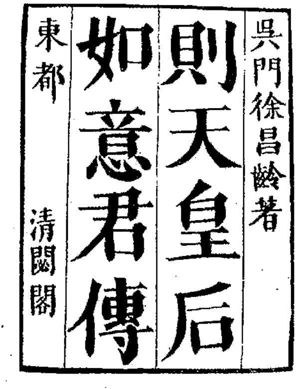
《肉蒲团》现存最早刊本为康熙间木刻活字本和日本宝永刊本。康熙间木刻活字本为六卷,首癸酉西陵如如居士序。日本宝永刊本为四卷,回目与活字本略有出入,正文文字稍有删削。《肉蒲团》屡遭官府禁毁,故坊间屡易其书名刊行,遂有多种书名。

(石昌渝)

Ruyijun Zhuan

《如意君传》 明代小说。又名《阃娱情传》。全文约九千余言。现存明活字本,前有甲戌华阳散人序,后署相阳柳伯生跋。据明嘉靖时人黄训(1491~1540)在其所著《读书一得》(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卷二,所收读到这篇小说后写下的《读如意君传》一文,可知序之"甲戌"最迟在明正德九年(1514)之前,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也把它列于"前代骚人"之后,亦可证其成书年代较早。

小说叙武则天与薛敖曹事。采用编年体手法,篇首之武氏出身,即参照史传,点缀成文。其主要篇幅,用来描绘武则天和薛敖曹之间的淫乱行为,笔法细腻。写武氏七十高龄,得一伟岸雄健之青年薛敖曹,召进宫内,逞欲恣淫,通宵达旦。是篇对武氏之擅权、僭越、凶残、淫乱,虽时有揭露,却为露骨的性描写淹没而失色。如意君,即武氏对敖曹之昵称,并因是改元如意。武氏年衰,敖曹离宫,先在武承嗣处,后潜走,不知所终。所叙敖曹家世,除被写作隋末陇西僭号秦帝的薛举之外,余皆于史无征,主要情节则为虚构,显系小说家言。这应是一则早在民间流传的武则天故事,后经文人加工润饰而


吳門徐昌齡著
則天皇后
如意君傳
東都
清閟閣

印影明刻本《如意君传》书影

成。文字通俗，虽杂以文言词汇，却与话本近似。尤其通篇出现了十二处诗、词等韵文，残存着话本小说亦说亦唱的艺术特色。

《如意君传》对明代小说创作中的淫秽描写，影响深远。《金瓶梅词话》不仅在第三十七回提到"一个莺声呖呖，犹如武则天遇敖曹"，而且不少章节中的性行为描写，如第十八、十九、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六十一、七十三、七十八、七十九等回中，就有意识地吸取了《如意君传》的细节，或动作一样，同出一辙；或行为相似，共一模式；或大同小异，模仿痕迹甚浓；或具体描述，径直抄袭，一字不差，都直接受到它的影响。（刘　辉）

Ruyijun Zhuan

《如意君传》　清代小说。七十二回。陈天池撰。撷华书局排印本，首道光间徐璥、刘象恒、陶日秫等序，道光十三年(1833)作者自序，道光十八年作者《与友人书》，梅雨田、王家宾等题词，李恒《读如意君传略言》。据序等，知陈天池，字香泉，山西泽州人，陈文贞(廷敬)之孙。风雅力学，卓荦不羁，乡试不第，落拓潦倒，用十余年时间写成此书。

叙明朝弘治间龙图阁学士之子田文泉系天上金童下凡，聪慧异常，誉为神童，十三岁即中文武状元，选为驸马。正德即位，又特封为如意君。田文泉平定刘六、刘七之乱，除掉刘瑾，后征剿西域贼寇，又晋封为王。田文泉屡建奇功，于礼乐兵刑无不淹贯。其妻为天上玉女下凡，又有绝色美姬多人。其子均秉承父风，多中进士，为官有道，政绩卓著。田文泉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小说描绘了封建社会一个不得志的士人的人生梦想，因现实缺憾而写事事圆满，实暴露了作者思想的平庸和酸腐。其思想和风格类似夏敬渠的《野叟曝言》。

（俞　文）

Rulin Waishi

《儒林外史》　清代小说。五十六回。吴敬梓著。写作年代难以确考，但至少小说的后半部是在吴敬梓三十六岁(1736)托病辞去征辟以后陆续写成的。

思想成就　《儒林外史》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下士大夫的种种心态，进而讽刺了士人的丑恶灵魂，深刻揭露了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糜烂，不堪救药。吴敬梓以他的生花妙笔，描绘出一幅18世纪中国社会的多彩的风格画卷。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封建统治集团培养官僚的主要途径。随着封建统治的日趋没落，科举制度本身的腐朽性质也暴露无遗。明代以后，统治者加强思想的钳制，朝廷又以八股取士，力求多培养些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精神奴才；而一些读书人，为了跻身于官吏行列，也把八股文当作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于是，科举制度必然孕育出大批社会蛆虫。吴敬梓本人曾既是科举制度的热衷者，又是它的受害者，所以他的感知来得分外深刻，不能不使他进行历史的反思。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总体构想就是对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和举业至上主义的反思。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八股取士造成的畸形变态的品格形式。因此，从政治文化的表层来看，吴敬梓出色地揭开了科举取士制的溃疡面，这就势必使那些孳生在腐肉上的蛆虫，也暴露出来。那一批批拥拥挤挤向着仕途攀爬的士人，已是封建官僚的储备军。吴敬梓揭露这些候补官吏的丑恶嘴脸，在客观上使人们看到封建吏制这株腐朽大树糜烂的根部，认识到它每况愈下的原因。就这一点来说，已是《儒林外史》思想意义不朽之所在。然而吴敬梓没有停留在感喟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们的招摇撞骗、官僚的营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以及他们翻云覆雨的卑污灵魂和丑恶嘴脸，而是在沉思一个巨大的哲学命题，即他要唤起民族的一种注意，要人们认识自己身上的愚昧性。他想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是借助于他所熟悉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考虑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素质等问题。他以自己亲身感知的科举制度和举业至上主义为轴心，开始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思考、观察自己的先辈和同辈们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政治生涯。所以吴敬梓在小说中写到的范进、周进、牛布衣、马二先生、匡超人、杜少卿的命运，并非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他看到了历史的凝滞。正是借助于对科举有着深刻的内心体验，所以他才极为容易地道破举业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的种种病态。作者所写的社会俗相，不仅是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的思考，同时更多的是作了宏观性的哲学思辨，是灵魂站立起来之后对还未站起来的灵魂的调侃。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吴敬梓小说的一个鲜明特征：思想大于性格。

《儒林外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特定历史时期内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史。它并未过多地着眼于代表经济、政治压迫的外部势力对知识界的迫害，而恰恰是集中写知识分子的自身表现和自我感觉，笔锋所向，是知识分子在举业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的牢笼下如何冲决精神罗网，这是《儒林外史》高于前人的地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如周进、范进以至于杜少卿诸人，也仅限于提供令人思考的基础，而人物本身还未能进行这种思考，这是符合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实际的。《儒林外史》的创作效应，正是通过读者的再创作，对这种大量存在的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你对周进、范进等人的精神现象作何感想？于是，这就触及到了什么才是人——尤其是作为国家精英的知识分子——的真正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境界的问题，这是小说的第二个层面，也是不易为人看透的层面。在中国的古代作家中，往往注意到了笔下的人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解放的企求，而关于其他方面，特别是对人的认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并没有引起众多作家的普遍注意。可是吴敬梓却考虑到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整个素质问题，并通过几个典型人物的活生生的心灵世界，展示了

民族文化的实相，从而强劲地呼唤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积极扬弃和择取。这样，吴敬梓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民族精神如何获得解放的尺度问题。由此可见，吴敬梓不是要给一个个知识分子画像，而是历史地、具体地活画出掌握知识而却愚昧的知识分子的奴性心理和他们的内心生活。他写的不是个别人的心灵史，而是从总体上把握了知识分子的心理脉搏。当代的《儒林外史》研究中始终有"丑史"和"痛史"之争，其实《儒林外史》既可以说是"丑史"也可以说是"痛史"，因为在小说中二者兼而有之。事实上，吴敬梓是在反思的基础上建构他的小说大厦。反思与批判应略有不同，批判要求有对象；而反思则是对自我的再认识。只有科举制发展到它的尽头，人们才有可能对自己进行这种反思。到了吴敬梓时代，解决精神结构的问题才有可能被提到历史日程上来。在古代小说中，用精神的办法解决精神结构的问题，过去似未曾有人提出过。中国的小说史上还没有一部像《儒林外史》这样对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八股制艺所造成的精神悲剧，正面表示深沉抗议，并对此进行反思的长篇。正是这种深邃的思想和他的小说的厚度曾使鲁迅先生喟然而叹：伟大也要人懂！在科举制度和八股制艺的罗网里，知识分子是没有自由意志的物体。举业至上主义造成了心理变态和人性的扭曲。基于此，我们在《儒林外史》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吴敬梓笔下的众生相：凄惨和得意，失败和胜利形成强烈的对比；物质和精神，现实和幻想尖锐地冲突；悲剧和喜剧，眼泪和笑声高度地交融统一。它们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冲击波，轰击着读者的灵魂。作者由痛苦的沉思转为发笑；而读者则由发笑转入痛苦的沉思。

《儒林外史》作为小说文类，采用的手法应属今日小说理论中的所谓反讽模式：自嘲（自我嘲弄）和自虐（自我虐待）。它是一种否定，一种近乎残酷的否定：曾经追求过、挚爱过的，现在又不得不抛弃；然而在抛弃的同时，又不能不留恋曾经为此付出的努力、希望和热诚。应当看到，《儒林外史》的伟大在于作者没有把讽刺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上，即以胜利者姿态，对对象进行居高临下的嘲弄，而是推进一层，把自己也摆进去。讽刺者在嘲弄了现实以后蓦然回首："我"同这现实一样是嘲弄对象，真正需要和可以嘲弄的，不是"你们"，恰恰是"我们"。吴敬梓的感知是有质量的，而他的反讽更是深刻的，这一切使《儒林外史》的思想性有了更为巨大的历史感和时代性。吴敬梓具有中国文化知识阶层经常反复出现的忧患意识。在他的小说中这一忧患意识有两层内涵：一层即肯定人类文明、文化的价值，因而对周代文化传统的崩溃，有一种不忍之情，想恢复过去的礼乐制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吴敬梓小说中"祭泰伯祠"一节找到内证。但是这不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复古，而是对中华民族的从殷商以来所建构的文明作了一个内在的肯定，希望这一文明能够延续下去。还有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潜隐的层面，即吴敬梓在新生产关系萌芽出现以后，他对新事物的敏感，而且不知不觉地对新鲜信息已有所吸收。作为小说艺术家和诗人的吴敬梓不可能不用其作品唤起民族精神的内省和更新，而这首先需要作者自身的内省和更新。正是由于吴敬梓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的不断更新，所以在审美判断上他才具有了那样深邃的透视力、洞察力和强烈的感受力。吴敬梓确实把史识、今识和诗识水乳交融在一起，因此他的思考才是如此真诚和深刻。他意在通过自己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素质的反思，引导知识分子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更高的理想、更高的品质，也就是他要通过自己作品中的历史反思去影响民族的灵魂，这就充分说明了吴敬梓的睿智和见地。

人物的悲喜剧 讽刺大师吴敬梓是用饱蘸辛酸泪水的笔来描绘封建社会那幅变形的图画的。他有广阔的历史视角，有敏锐的社会观察的眼光，因此，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

作者因久阅文坛，对文人心态自然非常熟稔，一旦发为讽刺，不但穷形尽相，往往还剔骨见髓，使有疾者霍然出汗。他观察的特色是：一个人物，一种冲突。《儒林外史》讽刺效果最揪动人的心灵的，是那些原本出身下层，然而挣扎着向上爬的人物的悲喜剧。小说里的几个人物，堪称吴敬梓讽刺典型的精品。

周进和范进都是在八股制艺取士的舞台上扮演着悲喜剧的角色。一个是考了几十年，连最低的功名也混不到，感到绝望，因而痛不欲生；一个是几十年的梦想突然实现，结果喜出望外，疯狂失态。他们并不是天生怀有变态心理，而恰恰是功名富贵把他们诱骗到科举道路上去，弄得终日发疯发痴、神魂颠倒，最后走向堕落的道路。吴敬梓送给读者的不是轻率的戏谑和廉价的笑剧，而是那喜剧中的庄严的涵义。当周进刚一出场，作者就点染了那个世风日下、恶俗浇漓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这个考到胡子花白还是童生的主人翁的内心感受极为复杂，梅玖的凌辱，王举人的气势压人，最后连每年十二两银子作束修的坐馆也丢了。从这些描写里，无不深切入微地揭示了他积压在内心的辛酸、屈辱和绝望。因此，一旦进了号，看见两块号板，"不觉眼睛里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上，昏厥于地。范进中举发疯，是因为时时热切盼望这一日，但又从来没有料到会有这一天，这猛然的大惊喜，使他长久郁结之情顿时大开，神经不能承受。那发疯的状态和过程，无不使人发笑，又无不令人惨然。始而怜悯，继而大笑，最后是深深的悲愤。正因为吴敬梓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因而更能撩人心绪，发人深省。这喜剧中的悲剧因素，包含着深邃的社会批判性。应当看到，周进和范进等人的悲剧不是命运和性格的原因，而是罪恶的科举制度，是举业至上主义把一个个原本忠厚老实的人、生活中的可怜虫的精神彻底戕

害了。因此，他后来中举时痰迷心窍，发狂失态的带有闹剧色彩的场面是接近于悲剧的。在这里悲剧不是浮在喜剧之上，而是两者熔为一炉，浑然一体，最惹人发笑的疯狂片段恰恰是内在的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当吴敬梓在揭示范进形象的内涵时，他像一位高级艺术摄影师那样，"拍"下了形象的喜剧脸谱。"观众"在脸谱后面看到的，不是被笑所扭歪的人的脸，而是被痛苦所扭歪的脸。吴敬梓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中那样浓烈、哀恸欲绝、慷慨悲愤，而是一种辛酸的、悲怆的哀怨之情。鲁迅所说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就近似这样的意思。所谓"含泪的喜剧"正是这种色调。

在《儒林外史》的讽刺人物的画廊里，马二先生虽是被八股教条所僵化的老学究，但不失为一个善良的读书人。他虽然迂阔，可是对人诚恳，做人朴实，又慷慨好义。然而他的可笑和可悲却在于他丧失了现实感。二十多年科场失利，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举业至上主义的信徒；为宣传时文奔走一生，最终仍无所得。他既看不清周围的现实，又丝毫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处境，内心中始终燃烧着炽热的功名欲望，弥久不衰。马二先生的全部喜剧性就在于这个人物性格中的主观逻辑和生活的客观逻辑发生了矛盾。正是这个社会性的矛盾才构成了马二先生喜剧性形象的基础。但是马二先生又是一个具有双重悲剧的人物，他的悲剧正是通过喜剧性格的发展而构成的。马二先生是八股制艺的受害者，这已是够可悲的了，然而在屡屡碰壁之后，仍无一星半点的觉醒，这是更大的悲剧。最可悲的是，他是那么真诚地执着地引导别人也去走自己已由实践证明走不通的老路，于是他变成了一个用好心帮助他人演出悲剧的悲剧人物。匡超人的堕落是一明证，而且匡超人后来对他的忘恩负义，何尝不是对他的"好心"的一种惩罚呢？吴敬梓对马二先生并没有采取抨击性的和愤怒的讥笑，而是采取了无伤大雅的戏谑和幽默，作者好象和读者一道在一种感情默契中，共同陷入对人生哲理的深长思索。即使着墨不多的范进的老娘、严监生的妾赵氏都有值得品味的社会性的内涵。范老娘演出的是一场大欢喜的悲剧，而赵氏演出的则是一场空欢喜的悲剧。至于那位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更是畸形社会的特殊产儿。在鲁编修的熏陶下，她在晚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一部部八股文，"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当她发现自己的夫婿不长于此道时，在痛苦之余，又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女，每天抱着刚满四岁的儿子"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每晚"课学到三四更鼓"。八股之害，祸及幼童。这里作者虽然用的仍然是不动声色的幽默的笔调，但悲愤的感情已经冲破喜剧的外壳，溢出纸面。泪和笑只隔一张纸，只有尝过泪的深味的人，才真正懂得人生的笑。吴敬梓一生饱尝了人间的艰辛困厄，因而对一切不幸的人总是怀着一颗纯真、仁爱、宽厚的同情心。在他刻画非统治集团的讽刺人物时，似乎越来越笑不起来。他笔下的人物呈现出更多的悲剧性，甚至讽刺形象的悲剧色彩，压倒了喜剧色彩，单纯的喜剧形象让位给大量的悲剧的性格。在这些"失掉了笑"的讽刺形象中，关于王玉辉的一束精彩的速写，更令人欷歔不已。王玉辉的女儿自杀殉夫的故事本来是一出人间惨剧。王玉辉本质上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但作者却偏偏让他扮演喜剧角色。吴敬梓对王玉辉身上那种腐朽的、野蛮的、荒唐的方面，给予酣畅淋漓的揭露和讽刺。王玉辉鼓励女儿自杀殉夫的那一番高论，以及女儿真的绝食殉夫以后，他那"仰天大笑"的反常行动，一"言"一"行"，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可以借用卓别林《舞台生涯》的一句台词"人硬是做出可笑的样子，该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来作为王玉辉这个穷愁潦倒、被社会遗弃的灰色知识分子的人生写照。吴敬梓对于王玉辉这个喜剧典型是抱着深沉哀怜的心情的。他的笔锋所指，在于深入地剖析造成这种乖谬可笑现象的社会根源。在笑的后景上是严酷的、令人忧郁的现实。

《儒林外史》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吴敬梓的一部"心史"。作者对于人物的挖苦、嘲笑、调侃，并非是对个人的人身攻击，相反却是怀着一种深切的同情。作者坚信，人是善良的，他们只是受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作弄，以致迷失了本性，才陷入了堕落无耻、愚妄无知的不堪地步。匡超人就是吴敬梓用最深沉的感情写出的一个血肉饱满的人物。他用他那柄犀利、明快的解剖刀，毫不留情地挑开科举制度下一个丑陋的灵魂，并发出冷峭的笑。但是，吴敬梓要告诉人们的，却是一个人的精神生命的毁灭，一出真正人性沦丧的悲剧。匡超人本来是一个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他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来养活父母。这样的人，在正常的社会，理应具有正常的美好的人性。可是在一切都颠倒了的世界里，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举业至上主义的毒菌，使他的正常的人性完全被扭曲，学会了一套吹牛拍马、坑蒙拐骗的本领。他可以任意诋毁曾经在危难时救济过他的马二先生，他无耻地伙同市井恶棍假刻印信、短截公文、代做枪手、选时文、充名士、攀高结贵、奔竞权门，最后竟然停妻再娶。这已经不仅仅是劳动者美好人性的异化，而是人性的泯灭。匡超人正常人性的质变和精神毁灭的悲剧，是"圣人"和圣人之徒戕害的结果。吴敬梓以现实主义的清醒目光，含着讽刺家忧伤的嘲笑，通过匡超人堕落的历史，既把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又将那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嬉笑中带有严肃、深长的思索。这种冷中有热，冷中有愤，笑中有悲，笑中有恨，正是《儒林外史》悲喜融合的独特色调。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吴敬梓并不仅仅把悲喜融合的美学原则用之于讽刺人物，而且还用之于肯定人物。杜少卿，向来被研究者看作是作者取他自己的影子而创作出来的一个正面人物，在书中被称赞为"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他重孝道，又慷慨重义，经常把大捧的银子拿出来帮助别人，结果田产荡尽，靠"卖文为活"，却依旧"心里淡然"。可是这个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

的杜少卿却又远离人民，几乎不知身边还有另外的生活，因此他不可能看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和道路。结果热情消失，梦想破灭，只落得整天无所事事，沉溺于诗酒之中，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他虽然蔑视功名富贵，鄙弃举业，但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他对社会有一定清醒的认识，但乏于实际的行动，这就是他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的根本原因。但是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颇为淡雅清高的豪华公子，在家乡却又与市井恶棍张俊民和儒林败类臧荼结为知己。一方面他可以嘲骂臧荼"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另一方面又拿出三百两银子为这个"匪类"买来一个廪生，而他明明知道臧荼买廪生是为以后"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杜少卿只顾自己的"慷慨好义"，实际上却是鼓励别人作恶。难怪娄焕文临去时批评他"不会相与朋友"，"贤否不明"。这种美丑不分、贤否不明简直是对"品行文章当今第一"的讽谕。

《儒林外史》既不是莎士比亚式的穿插着喜剧因素的悲剧，也不是中国传统戏曲小说中那种悲喜混杂和对比映衬，而是悲和喜的融合，具有新的内涵。在艺术史中，当然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单纯的喜剧和单纯的悲剧，然而真正含泪的笑或含笑的泪则往往是对生活的深刻揭示和对人物心灵深入开掘才可能产生的美学效果。悲和喜的相反相成和彼此渗透，能激发比单纯的悲和喜更深刻更丰富的审美情感，《儒林外史》正是第一部显著地具有这种标志的小说。

美学风格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一样，都是一经出现就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手法，从而把小说这种文类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从小说观念更新的角度看，吴敬梓注意到了因社会的演进和转变而牵动的知识分子的心理、伦理、风习等多种生活层次和文化冲突，并以此透视出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变革的动律。吴敬梓对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悲喜剧，实质上是做了一次哲学巡礼。《儒林外史》的小说美学特色，不是粗犷的美、豪放的美，更不是英雄主义的交响诗。他的小说从不写激烈，但我们却能觉察到一种激烈。这是蕴藏在知识分子心底的激烈，因而也传递给了能够感受到它的读者。《儒林外史》的小说美学品格，有一种耐人咀嚼的深沉的意蕴。这表现为小说中有两个相互交错的声部：科举制度和八股制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无论贫富，无论其生活和政治生涯如何，它总是正剧性的——这是第一声部，作者把这一声部处理成原位和弦；作者将科举以外的内容，即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人的悲歌，作为第二声部，把它处理成为变和弦，具有讽刺喜剧旋律。变和弦在这里常有创作者的主观色彩。作者在把握人物时，并不强调性格色彩的多变，而是深入地揭示更多层次的情感区域，研究那种非常性的、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甚至是变态的心理。人的情感在最深挚时常常呈现出上面诸种反常，人的感情发展或感情积累，也往往不是直线上升，而是表现为无原则的、弯弯曲曲的、甚至重又绕回的现象。吴敬梓对科举制的批判，正是通过这种对人性的开拓、对人的内在深层世界的开拓而达到其目的。

吴敬梓对小说美学的另一贡献，即他在写实的严谨与写意的空灵交织成的优美文字里，隐匿着一种深厚的意蕴：一种并无实体，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贯注着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挈领着整体的美学风格并形成其基本格调的意蕴。那该是沉入艺术境界之中的哲学意识，是作者熔人生的丰富经验、对社会的自觉责任感与对未来美好的期望于一炉，锻炼而成的整体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态度。他们能"贴着"自己的人物，逼真地刻画出他们的性格心理，又始终与他们保持着根本的审美距离。细致的观察与冷静的描述以及含蓄的语气，都体现着传统美学中静观的审美态度。于是，思考成了《儒林外史》的重要特色。初读吴敬梓的小说，常为他近乎淡泊的笔调所惊异，像世态炎凉冷暖、个人感情的重创、人格的屈辱、亲人的生死离散，似都以极平静的语气道出。那巨大的悲痛，都在悠悠的文字间释然。然而这意蕴的产生还是来源于吴敬梓亲自感知，即家道中落、穷困潦倒的生活所引发的深沉的人生况味的体验和对人的精义的思索。在小说中，那一幅幅平和的、不带任何编织痕迹的画面，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深刻印象：它恬淡，同时也有苦涩、艰辛、愚昧。一个个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和最微小的元素，被自由地安排在一切可以想象的生活轨迹中。这些元素的聚合体，对我们产生了强烈的、甚至是主要的影响。它使我们笑、使我们忧、使我们思考、使我们久久不能平静，这就是《儒林外史》为我们创造的意境。这里显现出一个小说美学的规律——孤立的生活元素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一系列的元素所产生的聚合体被用来解释生活，便产生了认识价值。《儒林外史》正是通过这种生活元素的聚合过程，使我们认识了周进、范进、牛布衣、匡超人、杜少卿等等，认识了生活中注定要发生的那些事件，也认识了那些悲喜剧产生的原因。《儒林外史》这部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这样的一部没有多少戏剧冲突的、近乎速写的生活纪实小说，就是全凭作者独特的视角，借助于生活的内蕴，而显现出它不朽的魅力。

《儒林外史》各章节之间的艺术水平是不平衡的，三十八回以后远不如前面写得深刻有力。像郭孝子寻亲、野羊塘大战等片段，不但思想内容差，艺术上也是败笔。关于它的结构，鲁迅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正因为全书无主干，所以结构不够紧凑，但又因为全书无主干，所以能每个段落各自独立成章，可以通过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各个不同类型人物，表现内容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再由于吴敬梓塑造人物性格的卓越技巧，他通过人物之间的辐射，前后人物和事件呼应，呈现出纷沓的生活的本源状态，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质。

《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应当说，它是中国叙事文学中讽刺艺术的高峰，它开创了一个以“笑”为武器对现实生活直接批评的范例。“笑”具有烧毁腐朽窳败事物的巨大力量，所谓“喜笑之怒，甚于裂眦”。讽刺的笑总是显示出一种正义的力量。《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封建社会儒林中各色人等，都可以在这面镜子中认识到自己的部分面影。卧闲草堂本所附的评语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这是对《儒林外史》的典型意义的很好说明。另外，在小说史的发展过程中，《儒林外史》奠定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显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

版本　《儒林外史》成书后，开始仅以抄本流传。《儒林外史》的初刻本，据清同治八年(1869)苏州书局活字本所载吴敬梓的侄孙女婿金和在《儒林外史跋》里说，是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作扬州府教授时梓行的。金兆燕在扬州任官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三年到四十四年。如果金和所记属实，那么金兆燕本当刻于1768～1779年之间，但这个刻本至今尚未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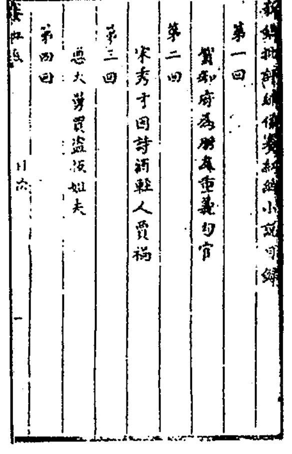
今见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共十六册，五十六回，卷首有乾隆元年(1736)署闲斋老人的序。校勘证明，以后出现的多种刻本和活字本，都是根据卧本复刻和排印的。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同治十三年(1874)的齐省堂本和同年《申报》馆活字本。《儒林外史》历来有五十回、五十五回、五十六回等歧说。迄今可据的材料，还不能证实原作为五十回或五十五回，只能根据现存最早的版本认为全书应为五十六回。

（宁宗一）

S

Saihongsi

《赛红丝》 清代小说。十六回。全称《新镌批评绣像赛红丝小说》，不署撰者。序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


新镌批评绣像赛红丝小说目录

第一回
贺知府为媒重义勿官
第二回
宋秀才因诗祸惹人贾祸
第三回
恶大舅买盗扳姐夫
第四回

清初刻本《赛红丝》目录

书叙山东武城县秀才宋古玉，生子宋采、女儿宋梦；斐给事生子斐松，女儿斐芝。斐给事病故，由好友贺知府照看斐松、斐芝兄妹；贺知府为了教导斐氏兄妹，请妻弟宋古玉执教。于是斐宋两家相敬如宾，贺知府遂牵引红丝，使宋斐两家交为婚姻，以每人作一首《咏红丝》诗为聘礼信物，订立婚约。但小人常莪草从中挑拨离间，恶语诬陷，致使两家婚事颠颠倒倒，经过了误会和曲折，终于识破了小人的奸谋，宋采娶斐芝、斐松娶宋梦，皇帝钦赐金莲宝炬成亲。故事以婚姻事为主线，但男婚女嫁是在毫无真情的基础上由家长撮合而成。作为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此书并非上乘之作，但写世态殊为逼真。如描写宋古玉卖房一节，几句对话把房主的势利心肠托出，真实可信。今存清本衙藏板天花藏秘本。 （林　辰）

Saihualing

《赛花铃》 清代小说。十六回。题“吴兴白云道人编次”，“南湖烟水散人较阅”。首有康熙壬寅年(1722)“槜李烟水散人漫书于问奇堂”的《赛花铃题辞》。书后有题为“风月盟主”的后序。封面有书坊题识，称“兹编生自白云道人手笔，本坊复谅烟水散人删补校阅，描情写景，莫不逼真，诚小说中之翘楚也。”白云道人不详真实姓名，烟水散人或谓小说家徐震别号。今存清初本衙藏板本。

作品前有入话二篇，一叙宋朝文彦博征伐贝州王为多目神所救事，出《平妖传》；一叙明朝苏州钱九畹结交侠士申屠丈后得其救助事，出徐震小说《合浦珠》。正文记明朝苏州太仓红文畹美貌聪明，人才风流，十五岁时与白秀村方永之的女儿方素云订亲，两人递简传情，互相心许。素云兄方兰嫉恨红生，纵使何半虚买通官府诬陷红生入狱，得牡丹花神救出，资助他进京秋试。红生至京，误入总督昝元文后园，钟情其女昝琼英小姐。廷试时，红生所作《皇都春雨》二十韵深得皇帝欢心，钦赐进士，却为人陷害，命领三千弱兵去平定草寇。恰好救出被强盗劫走的方素云和以前与红生有私的何媚娘，并在侠士庄伟人的帮助下，平定草寇，班师回朝，得授高官，并娶方素云、昝琼英、何媚娘三妻。后隐居埋名，终日逍遥快乐。

此书较之以前的才子佳人小说，虽然在题材上变得更为丰富，但因作者功力有限，荒诞迭出，矛盾时见，文笔亦显得粗疏，加之杂以淫秽描写，所谓“小说中之翘楚”云云，实乃书坊之广告虚词。

（顾　青）

Sanbao Taijian Xiyang Ji Tongsu Yanyi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明代小说。二十卷一百回。别题《三宝开港西洋记》，简称《西洋记》。全称《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题“二南里人著，闲闲道人编辑”。二南里人即罗懋登，字澄之，明万历间人，生平无考。除小说外并作有传奇《香山记》。

《西洋记》书成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明代嘉靖之后，倭患日甚，而朝廷软弱无能，文官爱钱，武官怕死。作者借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怀着一腔忧虑与愤懑，寄寓于时俗，希望能有郑和、王景宏这样的将帅出现，威震海表，荡平倭寇。



明刻本《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插图

明代永乐年间，郑和挂印西征，七次奉使“西洋”，平服三十九国，确为史实，见于《明史·郑和传》。所历三十余国，有其随员马欢和费信，分别在《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中作过直笔记录。小说虽以此敷衍，但却不是历史小说。它着意描绘的乃是降妖伏魔，故与《西游记》、《封神演义》同类，题材属神魔之列。首篇即叙天开地辟，生万物林林总总，亿千万劫，始分九流，其中有三大管家：儒、释、道。郑和就是在碧峰长老和张天师的协助下，一路斩妖捉怪，摄服诸国。尤其是金碧峰长老，更是具有拆天补地，挽海翻江，袖囤乾坤，怀揣日月的超人佛力，没有他根本无法抚夷。这是神话，毋宁说是罗

懋登借此而抒发的讽谕之旨，激励明代的君臣能像郑和一样重振国威，威慑海外。然而不厌其烦地宣扬法力与因果轮回，专尚荒唐，又令人无法卒读。郑和亲历女儿国的种种安排，亦不乏低级趣味。

金碧峰实有其人，宋濂著有《寂照圆明大禅师璧峰金公设利塔碑》，记载甚详。宋濂写到碧峰禅师的若干奇迹，《西洋记》虽极力渲染他法力高强，却没有采入小说，说明碧峰禅师师徒生前死后二百余年来世代形成的有头有尾的传说，已根深蒂固，不好随意改动。故《西洋记》前十七回具有鲜明的世代累积型小说的特点，而后八十三回，则模仿《西游记》，似属于个人创作的范围。因此在艺术上有着明显的缺陷，几乎全由人物对话堆砌而成，较少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刻画；写战事，多抄自《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缺乏艺术个性；加之文词不工，故自弄人，有意做作，更增枝蔓，所以流传不广。

现存明万历三山道人刻本、清步月楼刻本、文德堂写刻本。 （刘 辉）

Sanfenmeng Quanzhuan

《三分梦全传》 清代小说。十六回。又名《醒梦录》。题"潇湘仙史张士登著，罗浮侨客何芳苡评"。卷首有嘉庆二十三年（1818）作者自序，及嘉庆二十四年西湖缪艮序。张士登号潇湘仙史，乾嘉时在世，生平里居不详。自序称："仆隐居三十年，家在深山，有田数亩，足以赡口，性复拙懒，不慕荣利。"看来淡薄名利，命运偃蹇。

作者自言小说主旨"亦前人邯郸梦传奇之意"。书中男主人公章梦瑶，生于官宦之家，自幼能文善对，才名远扬。因父母相继而亡，家道中落，遂入赘过氏门中，得配小姐素芳。后素芳之父因拒婚得罪乡绅，遭谗被参，发配广东，于是梦瑶随之入粤定居。梦瑶应试不中，家境艰难，遂投军剿贼。不料班师之日，主帅丁忧交印，致使梦瑶有功无酬，布衣而归。其后，梦瑶只身返归故里，却因衣帽不鲜，遭到族人冷落。幸遇故友于西湖，又得吴府小姐素珍以身相许，始得安身。不久，素珍病卒，素芳又来信告灾，于是梦瑶返回广东。其时，海寇连通安南犯境。制军闻梦瑶才名，请其出山相助。谁知大功将成，制军病故，梦瑶不为新帅所用，遂辞归故里。一日，梦瑶赏花独酌，有使臣请至暹逻国，拜为元帅，领兵大破安南。功成荣归之际，却被琴声惊醒，方知南柯一梦。自此，梦瑶懒于尘事，安于天命，最后龙潜豹隐，不知所终。

此书写才子一生坎坷，最后功成名就却在梦中；又于世情，颇多讥语，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别具一格。小说艺术上较为平庸，结构干弱枝繁，人物形象也欠鲜明。

《三分梦全传》今有道光十五年（1835）新镌本，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光绪乙未（1895）上海石印本（改题《醒梦录》）。 （陈年希）

Sanfen Shilüe

《三分事略》 元代讲史平话。无名氏撰。闽建本。今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共三卷。上、中卷端题"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中）"，上、中卷尾与下卷端则题"照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中、下）"，下卷尾题"新全相三分事略下"。但封面别作"新全相三国志故□"（"故"字残而可辨。下一字缺。日本学者入矢义高推断末二字为"故事"，可从），可见此书又名《三国志故事》。

《三分事略》与元《三国志平话》其实是同一书而在不同时间刊行的两个刻本。这两个刻本既有不同的地方，但又有相同或惊人相似之处。从封面来看，《三分事略》题"建安书堂"、"甲午新刊"、"新全相三国志故事"，而《三国志平话》作"建安虞氏新刊"、"至治新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但是，此二本中栏都有一幅内容相同的三顾图，而且封面上文字的布局也完全一致。从正文来看，除卷端卷尾题署与刊刻工拙不同以及《三分事略》缺刻八叶外，此二本都是上图下文，图文基本内容与行款也都相同。下文每叶行数字数俱同，每叶首字末字及至每行首尾文字都几乎全同，甚至文中的许多错字也沿袭使用。如姜维字"伯约"都误作"曰约"，晋惠帝"羊皇后"都误作"美皇后"等。而且，板心所刻略名"三国"及叶码的位置与形体也相似，如各卷叶码"一"笔画不作平横，却都在上图之下端刻作阴文斜点"、"。由上可见，《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这两个出自不同书坊的刊本非常接近，其间显然存在着翻刻与被翻刻的关系。至于《三分事略》的刊刻时间，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些学者主要依据此书卷端与封面所标的"至元"、"甲午"字



《三分事略》封面


《三分事略》书影

样，认为刻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比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所刻的《三国志平话》几乎要早近三十年；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故意缺刻八叶的《三分事略》是晚于《三国志平话》的翻刻本(其中又分别有"至正十四年"刊、"元明易代之际印刷"以及明成祖"永乐十二年"刊等说)。按前一说虽然言之有据，但细察板刻实际情形，《三分事略》晚出说当为近是。

《三分事略》故事同《三国志平话》，但缺刻八叶内容(所缺前后叶码相连，但故事情节与文字不相衔接)，即上卷缺《三国志平话》倒二至四叶之"张飞三出小沛"、"张飞见曹操"、"水浸下邳擒吕布"三节二千四百字；中卷缺《三国志平话》倒二、三叶之"孔明班师入荆州"、"吴夫人欲杀玄德"二节一千六百字；下卷缺《三国志平话》倒第三至五叶之"孔明斩马谡"、"孔明百箭射张郃"、"孔明出师"三节二千四百字。

(陈翔华)

San Guo Yin

《三国因》 清代小说。不分回。光绪丙午(1906)刊巾箱本，正文首叶书名下列二句回目"焚怨词被摄地府 剖冤狱得树皇基"。题"醉月山人编"。醉月山人为晚清小说家，其真实姓名不详，曾撰长篇神怪小说《狐狸缘全传》，有光绪戊子(1888)文酉堂刊本。

此书由《古今小说》卷三十一《闹阴司司马貌断狱》脱胎而来。二者所断之狱，皆为汉初悬案。唯《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所断仅四宗，此书又多出四宗。二者相同四宗为：一屈杀忠臣事，为韩信、彭越、英布告刘邦、吕氏屈杀忠良；一恩将仇报事，为丁公告刘邦负恩杀命；一专权夺位事，为戚氏告吕氏杀命夺位；一乘危逼命事，为项羽告六将王翳、杨喜、夏广、吕马童、吕胜、杨武乘危逼命。此书多出四宗为：一屈死无伸事，为范增告陈平行反间计，使之被项羽、虞子期所屈杀；一诡谋网杀事，为龙苴告韩信水淹百万楚军；一吞爵灭宗事，为刘友、刘恢告吕氏、吕禄、吕产、吕台诛灭刘宗，夺其王爵；一投降莫杀事，为田广告韩信杀降夸能、欺君篡爵。即相同四宗中，此书亦有不同处：如第一宗多出韩信舍人谢公著密报韩信反状、彭越谋士扈彻不尽臣职；第二宗原告丁公外，又多出一樊哙；第三宗原告戚氏外，又多出李氏、王氏、如意、少帝、恒山王；第四宗多出关子其劝项羽渡江，项羽废义帝、杀子婴等。《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与此书均断韩信转世为曹操，英布为孙坚，彭越为刘备，三分汉家天下，各掌一国，最后玉帝又判司马貌(此书作"藐")为司马懿，并吞三国，立国为晋。其他刘邦转世为献帝，吕后为伏后，萧何为杨修，樊哙为张飞，项羽为关羽，纪信为赵云，戚夫人为刘备正宫，如意为阿斗，项伯、雍齿分别为颜良、文丑，六将杨喜、王翳、夏广、吕胜、杨武、吕马童分别为卞喜、王植、孔秀、韩福、秦琪、蔡阳，《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与此书皆同。所不同者，蒯通在《闹阴司司马貌断狱》转世为诸葛亮，在本书则为徐庶，许复在《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为庞统，在本书则为华佗，丁公在《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为周瑜，在本书则为于禁。又本书多出《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人物甚多，均转世三国：范增为诸葛亮，陈平为周瑜，扈彻为庞统，虞子期为马谡，谢公著为吕伯奢，义帝为吕蒙，子婴为陆逊，关子其为张辽，周兰、桓楚为周仓、关平，李氏为曹操正宫，少帝为曹丕，王氏为孙权正宫，恒山王为孙亮，龙苴为马超，田广为张闿，刘友、刘恢为刘表、刘璋，项梁为姜维，章邯为钟会，董翳为邓艾，司马欣为邓忠，漂母为蔡琰，吕媭为猎户刘安妻，诸吕为战马。再本书于汉初诸案判决后，又衍出秦相吕不韦告秦始皇子绝父伦事，并牵系嫪毐、朱姬，因司马藐又判吕不韦转世为吕布，始皇为董卓，嫪毐为王允，朱姬为貂蝉。要之，本书与《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从立意到格局均大体相同，皆叙善恶果报、死生轮回之事，唯本书事件人物更觉繁复，文辞亦较《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粗犷生动。

按司马重湘断狱故事，最早见于元刊《三国志平话》"重湘断阴间公事"，然事殊简略，控告者仅韩信、彭越、英布三王；至《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则增至四案；至本书又增至八案，再加吕不韦一案，则成九案。其用意无非为三国故事中人物找全"前身"，此即书名《三国因》之寓意。

(萧欣桥)

San Guo Zhi Houzhuan

《三国志后传》 明代小说。十卷一百四十回。全称《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余杂记，西蜀酉阳野史编次。首万历三十七年(1609)某氏序(姓名剜去)，序中说："比授梓，分为十一卷，通计一百回。"不知何故不符。序后有引，不署名；其文至中间，忽有改定，但前文已刻，仍赘存一百六十八字，另刻改定之文于后。

书演前赵刘曜事，兼及东晋初数事。自刘蜀降英雄避难起，至三大帅平定苏峻止。略谓刘曜为北地王刘谌幼子，刘渊实梁王刘理之子，张宾乃张苞妾所生子，关兴子曰关防、关谨，赵云孙曰赵概、赵染，并佐刘成功，俱为乌有之事。据引谓感于蜀汉衰亡，故托其后裔以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云。则作者宗于蜀汉正统说，竟谬引侵略者为汉裔，可谓"病人呓语"。小说结尾说："此书原计共二十卷，今分作二集而刊，庶使刻者易完，而买者轻易，以成两便。观书君子看此完毕，再买下集自十一卷至二十卷，以视晋汉兴亡，睹前后终始方合全观，幸吝青蚨而弃后史也。"据此，似当有下集，然未见著录，或书贾故弄玄虚。

崇祯时刘晋充作《小桃园》传奇，谓刘渊为先帝曾孙，张宾为张飞孙，盖本此书改编。现有明刊本传世。

(吴 敢)

San Guo Zhi Pinghua

《三国志平话》 元代讲史平话。无名氏编撰。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刻，共分上中下三卷。各卷卷端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上图下

文。下文半叶二十行，行二十字。现藏日本内阁文库。

《三国志平话》虽然形成于元代，但是三国故事早在唐代以前就已流传。至宋代，“说话”分为四家，“小说”与“讲史”是最有影响的两家；而当时的“说三分”已出现了专业艺人如北宋末年的霍四究，成为讲史中的一个重要科目。在元代，三国故事说唱的记载屡见不鲜，石君宝《诸宫调风月紫云亭》杂剧、杨立斋《般涉调》套曲、杨维桢《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等都提及说唱《三国志》。王沂《虎牢关》诗还说：“君不见《三分书》里说虎牢，曾使战骨如山高。”“回首《三分书》里事，区区缚虎笑刘郎”(《伊滨集》)。而《三国志平话》以及《三分事略》等书的先后刊行，也正是反映了当时民间三国讲史故事的兴盛。



元至治建安虞氏新刊本
《三国志平话》扉页

承袭北宋民间说书贬曹褒刘的思想倾向，《三国志平话》通过“汉君懦弱曹吴霸，昭烈英雄蜀帝都”的叙说，极力歌颂刘备蜀汉集团的斗争故事。除了开端交代三国分合因由的司马仲相断阴间公事外，全书前半部分故事主要描述张飞“勇冠天下”，而后半部分则尽情讴歌诸葛亮的斗智。书中的刘备打出“汉之宗室”的旗号，而民间讲史家叙述以他为领袖的这个集团的英雄故事，则是适应当时汉族人民反对落后部落贵族统治斗争的需要。在平话中，刘备集团重要成员多来自社会地位低下的平民：军师诸葛亮“出身低微，元是庄农”，曾被称为“牧牛村夫”；关羽是“衣服褴褛”的亡命徒；黄忠自称“吾乃江南一贼”；张飞虽然“家豪大富”，但只是一介“白身”；至于刘备自己虽为中山靖王之后，却已因十常侍弄权，落于百姓之家，而成为织席编履村夫。这个集团的早期成员曾有激烈的反贪官行动：关羽杀过贪财好贿、酷害黎民的县官；张飞痛殴公然索贿的权宦段珪，杀太守、鞭督邮。他们甚至“往太行落草”，“为贼三载”。张飞在徐州失散后，还占据古城，建黄钟宫，立号快活年，自称为“无姓大王”。这个集团一方面进行抗暴除奸的斗争，而另一方面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则实施安民益众的“德政”。刘备治平原县，人烟稠密，牛马繁盛，荒地全无，田禾多有；继而守荆州，百姓鼓腹讴歌，言皇叔仁德；后来在西蜀，“武侯治民，省刑罚，薄税敛，用兵赏罚肃，号令明，以此军民爱之”。民间讲史艺人通过对这个刘备集团的歌颂，来表达当时广大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愿望。

《三国志平话》的基本情节安排大体上还合乎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有些事件也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但是它毕竟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其中不少故事或者任意虚构想象，或者直接取于民间传说。例如此书卷上有个《张飞捽袁襄》故事，说寿春袁术使其子袁襄引兵取徐州，而刘备以张飞为接伴使，南行至石亭驿相见时，“张飞拿住袁襄，用手举起，于石亭上便捽。左右众官不劝，遂捽杀袁襄”。此事完全不见史书记载，却每每为元杂剧所称述。关汉卿《关张双赴西蜀梦》第三折写张飞(鬼魂)已自谓：“石亭驿上袁襄怎生结末?恼犯我，拿住他，天灵摔破。”(按第一、二折也叙及此事)元无名氏《诸葛亮博望烧屯》第三折写张飞又说：“我也曾鞭督邮魂飘荡，石亭驿里摔袁祥(襄)。”(脉望馆抄本)此外，《关云长千里独行》第四折与《刘玄德醉走黄鹤楼》第一、四折等，也都分别通过剧中人甘夫人、刘封、赵云以及张飞本人之口，多次称赞石亭驿捽杀袁襄事。可见平话所说的这则故事，尽管既没有丝毫的史实根据，而后也不为罗贯中《三国志演义》所取材，但是它作为张飞的一大功业而在民间久已广泛传诵。在《三国志平话》中，所见元代或元代以前已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传说，还有桃园结义、张飞杏林庄招安黄巾、张飞杀定州太守、三战吕布、张飞独战吕布、王允献貂蝉于董卓、关公千里独行、古城聚义、军师使计水淹夏侯惇、孔明杀曹使、孔明祭风、玄德黄鹤楼私遁、吴夫人见金蛇盘胸而不忍杀刘备、庞统说反南四郡、升仙桥庞统助计、张飞捉于昶、曹操斩太子、曹操劝献帝让位于其子曹丕、孔明斩黄皓、黄婆店诸葛遇神女、诸葛死后使神人送信令司马懿不得与蜀汉争锋等(按此书开端叙玉帝敕汉初功臣韩信等三人托生为曹操、刘备、孙权而分汉天下的故事，见于《新编五代史平话》。据今人考《新编五代史平话》为金人所作，则韩信等人转生分汉天下故事已流行于宋金时期)。至于史籍上有所记载的一些故事，如三顾孔明、赤壁鏖兵、孔明七纵七擒、孔明木牛流马等，经过加工或再创作，已非原来的历史风貌。而又有些出自史籍的故事，讲史家为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却也作了移花接木的改写。如鞭督邮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记载：刘备为安喜尉时，“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平话却改成张飞所为，说：“……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这则据史料而改作的故事，更加突出张飞嫉恶如仇的性格而使刘备合乎“仁德之人”的形象(按元杂剧也作如此改变)。后来罗贯中《三国志演义》也是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编写“张飞鞭督邮”故事的。

《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多数有历史上的依据，但是有些次要人物则为民间讲史家们所虚拟。如卷上的孙学究、元峤、崔廉、宋文举、任貂蝉、郭潜、袁襄，卷中的巩固（山大王）、曹伯忠、吴危、于番、马垢，卷下的蒋雄、韩国忠、赵文、张邦瑞、刘珍、张升、赵师道、王守忠、于昶、杜旗等，姓名皆不见于史书《三国志》、《后汉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至于官爵名称，亦多不合史实。节度使本是唐宋时的官名，而平话则称汉末马腾曾官西魏州平凉府节度使、于昶官汾州节度使、蜀汉刘封官葭萌关节度使。又说刘备定益州（建安十九年）时，大封五虎将："关公封寿亭侯，张飞封西长侯，马超封定远侯，黄忠封定乱侯，赵云封立国侯"。其实五人封侯都不在建安十九年，除关羽建安五年封汉寿亭侯而平话落一"汉"字外，其他四人爵名也都与史实不合。按 张飞先封新亭侯（建安十三年）后为西乡侯（章武元年），马超先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后为斄乡侯（章武元年），黄忠封关内侯（建安二十四年），赵云封永昌亭侯（蜀后主建兴元年）。书中所谓"定远侯"、"定乱侯"、"立国侯"云云，亦是民间讲史家所虚拟的爵号。

《三国志平话》的文字粗略，所叙人与事往往缺乏必要的交代与照应。例如说诸葛亮南征到不危城，有"引三万军出战，关索诈败"一语（卷下），前后文既不交代关索何许人，又未写其如何"诈败"，令人摸不着头脑。其实这里所说的"关索诈败"之语，乃只是一种提示性的文字。按关索故事流传已久，宋代有草野旧闻的关索武勇故事（顾家相《五余读书廛笔记》、余嘉锡《论学杂著》），近年出土有明刻而实出于元代的《新编全相说唱花关索传》等。至今云南、贵州诸地尚存关索南征传说，云南澄江县还保存专门剧种"关索戏"。其事当为讲史艺人所熟知。又如《三国志平话》写："无数日，曹相请玄德筵会，名曰'论英会'。唬得皇叔坠其筋（筋为筯字之误）骨。会散"。"论英会"所论什么？平话语焉未详。据陈寿《三国志·先主传》、常璩《华阳国志·刘先主志》等所载，曹操谓刘备："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刘备听曹操说自己是英雄，怕他谋害自己，所以惊失匕箸。此事俱已为人所详熟，故平话只作揭示性的文字而未加细写。可见《三国志平话》是当时民间讲史家们所演述三国故事的一个底本或提要性质的节本。

（陈翔华）

San Guo Zhi Yanyi

《三国志演义》 明代小说。元末明初罗贯中编撰。罗贯中，名本，东原（今山东东平一带）人，一说太原或杭州人。著有小说、杂剧多种。此书明刻本卷端，通常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史传"或作"志传"，又陈寿曾官"平阳侯相"，而明刻本或落"相"字或落"侯相"二字），"后学罗贯中编次"（"编次"或作"编辑"、"演义"；"后学"或作"东原"等）。诸明刻本书名，或称《三国志传》、《三国英雄志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等。《三国志演义》明刻本多以史家陈寿及其历史著作《三国志》为标榜，乃因罗贯中虽然主要取材于讲史、杂剧以及其他民间故事，但也参考了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文。

《三国志演义》是三国故事长期流传与发展的必然产物 作品以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间的斗争为主要描写内容。三国时期著名历史人物在世或去世后不久，便已有故事传说。据裴松之《三国志注》、刘义庆《世说新语》等书的记载，曹操、诸葛亮等人都有不少传说。到东晋、南北朝时，由于民族矛盾的剧烈和全国的大分裂，还出现了十分强调诸葛亮在为复兴汉室而北伐的战争中，指挥自若、克敌制胜的故事。被史家讥为"举引皆虚""芜舛不伦"的《蜀记》（东晋王隐编撰），写诸葛亮在阳平关智勇过人，以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拒退司马懿二十万大军。其实，司马懿当时在宛城，根本没有阳平关交兵事，而且举兵二十万也不必立即自退。这个出现于两晋之际的故事，当是从赵云在汉中开营门"偃旗息鼓"退曹操或文聘在石阳卧舍退孙权等事改编而附会到诸葛亮身上来的，到后来便成为罗贯中描写孔明空城计的蓝本。至隋代，隋炀帝杨广曾和群臣在曲水观看"水饰"七十二势，其中有表演曹操浴谯水击水蛟、刘备乘马渡檀溪、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等三国故事傀儡戏（《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六）。在唐代，寺院已经讲说"死诸葛怖生仲达"的"俗贤"故事（释大觉《四分律行事抄批》卷二十六、释景霄《四分律抄简正记》卷十六）；而晚唐陈盖注释胡曾咏史诗《五丈原》时，也征引过这个传说。当时有"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的"诸葛犹存"之传闻（刘知幾《史通》卷五），还有"孔明料吴下降明矣，司马料亮死暗也"的故事（杜佑《通典》卷一百五十）。据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董侹《重修玉泉关庙记》，此前已出现"关公显圣"的传说。晚唐李商隐《骄儿》诗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之句，写小儿模仿三国故事中人物形象，也可以见到故事在当时的流传与影响。





明万历刻本《三国志演义》插图

到了宋元时期，三国故事及其创作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多种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普遍取材于三国

故事(如诗词、元散曲、笔记,甚至宋人绘画也有《三顾草庐图》等),而最为广大群众欢迎的新兴文艺——讲史平话和戏曲尤其如此。北宋苏轼《志林》卷一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所说故事的拥刘反曹倾向已经非常鲜明。北宋末年,东京汴梁的瓦肆中还产生了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东京梦华录》卷五)。元英宗至治(1321～1323)年间所刻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简称《三国志平话》)是今见最早的三国故事讲史平话。又有题"至元新刊""照元新刊"的《三分事略》(其所刻部分的内容与行款同至治本平话,但缺刻八叶)。《三国志平话》虽然叙事粗疏,但是基本情节大体上依时间顺序安排,而且具有后来《三国志演义》故事的雏形,如其中黄巾起义、桃园结义、张飞鞭督邮、三战吕布、王允献貂蝉、白门楼斩吕布、曹操勘吉平、关公刺颜良斩文丑、古城会、先主跳檀溪、三顾孔明、火烧新野、张飞拒桥退曹兵、孔明使吴说孙权周瑜、黄盖诈降、赤壁鏖兵、华容道、周瑜使美人计、气死周瑜、曹操杀马腾、马超战渭河、张松献地图、刘备入川、雒城庞统中箭、义释严颜、平定益州、单刀会、定军山斩夏侯渊、水淹七军、先主伐吴、白帝城托孤、孔明七纵七擒、斩马谡、百箭射杀张郃、秋风五丈原、司马氏代曹魏而一统天下等。尽管文字粗疏,有些描写还失于虚诞,但是《三国志平话》所勾勒出来的故事轮廓,为后来罗贯中的编撰准备了重要条件。

在戏曲方面,据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影戏》记载,北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又,张耒《明道杂志》所记,当时影戏还有"斩关羽"故事。今知宋元戏文中的三国戏,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刘先主跳檀溪》、《甄皇后》、《貂蝉女》、《铜雀妓》、《关大王古城会》、《泸江祭》、《刘备》、《斩蔡阳》等;金院本有《赤壁鏖兵》、《刺董卓》、《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等。元代及元明之际杂剧舞台上涌现出大量三国戏,人们也可以从这个侧面来窥视《三国志演义》必然



元刻本《三国志平话》插图

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杂剧依故事时间顺序有:《管宁割席》(关汉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无名氏)、《张翼德大破杏林庄》(无名氏)、《虎牢关三战吕布》(武汉臣,又郑德辉一本)、《张翼德单战吕布》、《锦云堂美女连环记》(无名氏)、《关云长单刀劈四寇》、《烧樊城糜竺收资》(赵善庆)、《老陶谦三让徐州》、《摔袁祥》(无名氏)、《张翼德三出小沛》、《白门斩吕布》(于伯渊)、《关大王月下斩貂蝉》、《莽张飞大闹石榴园》、《莽张飞大闹相府院》(花李郎)、《相府院曹公勘吉平》(花李郎)、《陆绩怀桔》(王实甫)、《周瑜谒鲁肃》(高文秀)、《周公瑾得志娶小乔》、《徐夫人雪恨万花堂》(关汉卿)、《关云长千里独行》(无名氏)、《寿亭侯五关斩将》、《斩蔡阳》、《关云长古城聚义》、《蔡琰还朝》(金仁杰)、《醉思乡王粲登楼》(郑光祖)、《刘先主襄阳会》(高文秀)、《卧龙冈》(王晔)、《诸葛亮博望烧屯》(无名氏)、《诸葛亮挂印气张飞》、《七星坛诸葛祭风》(王仲文)、《乌林皓月》(无名氏)、《黄鹤楼》(朱凯)、《诸葛亮隔江斗智》、《走凤雏庞掠四郡》、《东吴小乔哭周瑜》(石君宝)、《寿亭侯怒斩关平》、《曹操夜走陈仓路》、《阳平关五马破曹》、《关大王单刀会》(关汉卿)、《关张双赴西蜀梦》(关汉卿)、《曹子建七步成章》(王实甫)、《诸葛亮石伏陆逊》、《诸葛亮秋风五丈原》(王仲文)、《司马昭复夺受禅台》(李寿卿,又李取进一本)、《米伯通衣锦还乡》,以及《武成庙诸葛论功》(尚仲贤)、《关大王三捉红衣怪》(戴善甫)、《关云长大破蚩尤》等。尽管有些杂剧故事并未为《三国志演义》所汲取,但是多数杂剧则为它提供了创作素材。三国故事的流传远久及其创作的日益繁盛,正是《三国志演义》产生的深厚的历史土壤。

《三国志演义》的创作构思与人物形象　在说书、戏曲等极其丰富的艺术素材基础上,罗贯中独具匠心地参订历史,杂取传说,编撰出了小说史上第一部长篇巨著《三国志演义》。尽管《三国志演义》和《三国志平话》一样,都具有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但是平话中最活跃的人物是张飞(前半部)和诸葛亮(后半部)两个人,而"罗氏的《通俗演义》则最活跃的只有一位诸葛孔明而已"(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近代弁山樵子还曾经指出,"《三国》之帝蜀黜魏、表章诸葛",乃罗贯中"作书之本意"(《红楼梦发微》)。罗贯中所描写的诸葛亮这个人物进入刘备集团以后,便成为这个集团的最高决策者,实际上的政治领袖和真正的军事统帅,而且他对刘备集团的事业始终忠贞不二,可以说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作品的"帝蜀黜魏"即"拥刘反曹"思想倾向,主要是通过表彰这个全书中心人物体现出来的。不仅如此,罗贯中在创作构思上的显著特点还在于紧紧抓住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以此立为《三国志演义》整部小说的主脑,使这一关键性情节成为贯串全书的中心,"其余枝节,皆从此而生"。《三国志演义》描写曹操、刘备、孙权三分天下,而"要知鼎足为形势,预向茅庐指画图"、"谈笑分三国"、"片时妙论三分定",隆中决策是一

大关键。诸葛亮隆中决策首先分析了汉末天下"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计"，以及曹操战胜袁绍、孙权据有江东的大势变迁，这不仅是决策本身所提出的历史背景，而且也正是《三国志演义》故事的序曲，构成了嘉靖壬午本前七卷的情节内容。诸葛亮出场以后的主要故事，多为隆中决策内容的具体生发。例如赤壁之战，是写诸葛亮联吴拒曹的策略；三气周瑜，傍掠四郡，乃"先取荆州为本"；入蜀、定汉中，为"后取西川建国"；七擒孟获是"南抚夷越"；六出祁山，则为"图中原"等等。可见，隆中决策既是诸葛亮一生行动的纲领，而且也是《三国志演义》的主体情节。诸葛亮死后，除了末卷写三国归于司马氏的结局外，这部小说嘉靖壬午本卷二十二、卷二十三的主要故事是姜维九伐中原，其实还是"然后可图中原也"隆中决策的继续贯彻。所以姜维在第三次出兵时，就说："昔日丞相未出茅庐之时，已定三分天下，然后鼎足势成，尚且六出祁山以图中原，恢复汉室。……今吾既受丞相遗命，当尽忠报国，以继其志，虽至死而未恨也。"正是由于隆中决策乃是全书的主脑，作者才饱墨酣畅地通过两番推荐、三顾草庐的描写，以极力渲染与烘托诸葛亮的出场。而且《三国志演义》诸本也都在则(回)目上，突出隆中决策在整个故事中的特殊重大作用，以体现罗贯中的创作本意。罗贯中的这一艺术构思，显然是对《三国志平话》以及前代其他三国故事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罗贯中在《三国志演义》中，描写了近五百个人物，其中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张飞、孙权、周瑜等形象鲜明，脍炙人口。

诸葛亮形象是作者在民间创作基础上，以自己美学理想所塑造而成的一个忠贞智慧的封建阶级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艺术典型。这个典型形象素为群众誉称"智慧的化身"，而他的智慧在书中则被描绘成神机妙算。所谓神机妙算，剥去神秘的外衣，无非是诸葛亮在斗争中，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取得预期的效果。草船借箭的成功，首先是因为掌握长江冬令气候变化的规律；火烧博望坡、白河用水，则是充分利用了地理环境的自然特点；盘蛇谷火烧藤甲兵、上方谷火烧司马懿所用的地雷阵、六出祁山时所用的木牛流马等等，则是在战争中运用科学技术的发明成果。诸葛亮能够准确地掌握不同敌人的心理弱点，分别使用骄兵计、疑兵计、伏兵计、反间计等策略战而胜之。空城计、陇上妆神，其实是他使用心理战成功的范例；南征初时杀雍闿、朱褒，初出祁山取天水等郡，则是他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而诸葛亮对周瑜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更能表现他谋略运筹的卓越。当赤壁之战时，面对强大曹军的进攻，他一方面要提防和排除周瑜的暗算，但主要是争取、团结和推动周瑜抗曹。战后，孙、刘矛盾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则采取以不破裂联盟为基本原则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既夺取荆州又没有破裂团结。小说所写诸葛亮的智谋与才能，其实是历史斗争的经验总结，直到今天还能给人们以启迪。诸葛亮在蜀汉建国前充当刘备的军师，而在建国后则任丞相。在关羽、张飞、刘备相继死后，他肩负军国全部重任，风尘仆仆，亲赴前线，不避艰险地进行南征北讨，汗流终日，亲校簿书，勤勉地尽心于职守。最后，他以生命实践了自己对刘备蜀汉集团"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庄严誓言。诸葛亮又被描写成忠贞勤勉的封建贤相形象，这是《三国志演义》作者"考诸国史"而同此前民间创作的一个区别。

曹操形象是一个既奸诈又有雄才大略的政治野心家和军事家的典型。《三国志演义》写他阴险残忍、诡计多端，信奉"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他逃难到父友吕伯奢庄上，吕氏宰猪沽酒款待，他却疑有歹意而杀死吕家八口；既发现误杀以后，便又一不作二不休地将吕伯奢砍倒于沽酒归途中。这足见他的多疑与残忍。曹操引兵击袁绍而日久粮将尽时，即令仓官王垕用小斛散粮，然后又诈称王垕"盗窃官粮"斩之，以借属吏首级来稳定军心。此又见他的狡谲与阴险。至于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等故事，也都充分表现他工于权谋的奸诈性格。这部小说中的曹操又是极有才能的，而且具有卓然超越于董卓、袁绍等人之上的政治远见与政治气度。在青梅煮酒论英雄时，他对刘备说："方今天下，惟使君与操耳！"其实刘备只是个陪衬，而他心目中的天下英雄仅自己一人而已。他迎汉献帝而迁都于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了政治上居高临下的极大优势；他善于收买人心、笼络部属，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卓有才干的谋臣战将；他施谋用策，以弱为强，先后征服或消灭吕布、袁术、袁绍等集团，平定北中国。所以，王粲对刘琮称他"雄略冠时，智谋出众"，"乃人杰也"。然而，曹操的雄才大略是与他阴险毒辣的品格交织在一起的。作者通过生动而丰富的细节描写，成功地塑造了曹操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奸雄典型并且加以讥讽与鞭挞，从而表达了广大人民对封建统治者凶残险恶行径的痛恨与谴责。



明崇祯刻本《李卓吾评三国志演义》插图

刘备在《三国志演义》中，是一个与曹操奸诈性格相对立而出现的理想"仁君"形象。他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耳。"曹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往往滥杀无辜或转祸于人;而刘备即使于己不利,也不肯把"妨主"的的卢马送人,不作"利己妨人之事"。曹操为胁迫徐庶归附而囚禁其母,但刘备则因徐母有难而送其离去。由于刘备的宽厚而"仁德及人",所以受到人们的爱戴。当他败于吕布而匹马逃难时,"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后来,曹军大举南下之时,新野、樊城二县百姓十数万不肯归附曹操,却依恋刘备而宁愿随之赴难。由于刘备的宽厚而待人以推心置腹,其君臣间信任无猜,内部关系团结融洽。诸葛亮与五虎将这些不肯轻易许人的当代英豪,却因刘备的知遇而成其部属,乃终生为之尽心尽力。刘备自己也因此由织席贩履而起,角逐群雄,成为汉中王,以至昭烈皇帝。

关羽与张飞,这两个刘备桃园结义兄弟俱以武勇著称,但是他们又有各自的性格特征。小说写关羽义重如山,甚至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为曹操的金银美女所动心,一旦闻知旧主所在,便单骑千里护嫂来奔。张飞则粗猛而嫉恶如仇,不仅怒鞭害民贼督邮,当他以为关羽顺曹负义时,也毫不顾情面,"睁圆环眼,倒竖虎须,声若雷吼,挥矛望云长便刺"。他们也都各有弱点:关羽"轻贤傲士,刚而自矜";张飞则"酒后恃勇,鞭挞士卒"。结果因此被害,尽管他们都曾经以英勇无敌而为人所称道。


明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

此外,《三国志演义》中赵云的浑身都是胆、孙权的狐疑与短视、周瑜的心地偏狭、鲁肃的忠厚老实、司马懿的老奸巨猾等等,也都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尽管有如鲁迅所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之类的缺点,但是毕竟瑕不掩瑜。罗贯中通过夸张渲染,以传神之笔,使不少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至今还传诵于妇孺之口。

《三国志演义》的广泛流传与巨大影响 罗贯中《三国志演义》付梓问世后,时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受到广泛的欢迎。在明代,便已有多种刻本问世。据笔者所见与近人著录,现存明刻本或清初覆明本有:一、二十四卷本:明嘉靖元年(1522)刻《三国志通俗演义》,清初遗香堂刻明崇祯间梦藏道人序本《三国志》;二、十二卷本:明万历十九年(1591)周曰校刻《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夏振宇刻《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明郑以桢刻《新镌校正京本大字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三、二十卷本:明万历二十年(1592)余氏双峰堂刻《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明万历间余象斗刻《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熊清波刻《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郑少垣联辉堂三垣馆刻《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杨闽斋刻《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郑世容刻《新锲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明万历间乔山堂刻《新锲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明刻《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明天启三年(1623)黄正甫刻《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明刻《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明杨美生刻《新刻按鉴演义全像三国英雄志传》,明刘荣吾刻《精镌按鉴全像鼎峙三国志传》,明刻《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明崇祯间雄飞馆合刻《英雄谱》本《三国志》;四、十卷本:明叶逢春刻嘉靖二十七年(1548)元峰子序本《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足本大全》;五、六卷本:清初宝华楼覆刻《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又三余堂覆明本(按:未知与宝华楼本同否?);六、一百二十回本:明吴观明刻《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及其覆刻本,等等。现存明刻本以嘉靖元年二十四卷本出刊时间为最早,但是《三国志传》诸本刊刻时间虽晚而其祖本则比嘉靖元年本早,无疑当较近于罗贯中的原作面目。到清代康熙初年,毛纶、毛宗岗父子又重新评改《三国志演义》。毛评本出,遂替代诸明刻本而被后人称为《第一才子书》,一直盛行于世。现代整理出版的诸本《三国志演义》,也是主要依据毛本而进行加工的。


明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

除了通过小说的修订、批评和绣像,并一再刊刻印行以外,还被改编成戏曲与说唱文艺作品在全国城乡频繁演唱,使《三国志演义》中的故事和人物在社会上产生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清时期,以这部小说为兵书战略的事例屡见不鲜。明末农民军将领李定国受到《三国》说书的影响,后来成为抗清的英雄。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三国志演义》这部长篇小说名著远播于海外,受到世界诸国人民的欢迎。早在明隆

庆三年(1569)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已传至朝鲜(《朝鲜王朝实录》、《星湖僿说上》);明崇祯八年(1635),余氏双峰堂刻本《三国志传》则入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早期的外文译本有: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日僧湖南文山编译日文本《通俗三国志》五十卷(不久在京都刊行);1802年(清嘉庆七年)译成泰文本《三国》;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汤姆斯(P. P. Thoms)据《三国志演义》前九回选译成英文《权相董卓之死》发表;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泰奥多尔·帕维(Théodore Pavie)翻译出版法文本《三国志》等。今天,《三国志演义》故事已经传及世界各大洲,被译成很多种文字。而且,朝鲜、日本、印尼、越南、泰国、英国、法国等许多国家既藏有汉文原本,又有本国文字的多种译本。如朝鲜,除了收藏汉文原本与多次刊刻汉文本以外,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朝鲜文各种译本就有:笔写本八种、木刻本七种、初期活字版本八种以及现代朝语译本二十四种。《三国志演义》受到世界诸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日本学者大木靖等指出:在日本,"《三国志》最为人们所喜爱,拥有最广泛的读者"。许多国家学者发表介绍文章,给予高度评价。俄文译者 B. A. 帕纳舒克说:"它可以说是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日本作家吉川英治还指



明万历刻本《三国志演义》插图

出:《三国志演义》构思之雄伟,所写活动场面之广阔,"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编译本自序)。英国、法国、美国、前苏联、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大百科全书,也都加以介绍。如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说:"在历史小说中,《三国志演义》是最著名的一部。"美国《新哥伦比亚大百科全书》说,《三国志演义》是描写英雄业绩的"一部早期的杰作";英国《卡史斯顿大百科全书》则称之为史诗般的作品。近年来,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美国、韩国等国的学者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在域外,《三国志演义》不仅对过去时代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也引起今天正处于剧烈竞争的邻邦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兴趣。近些年来,日本诸国又从《三国志演义》等书中,寻找事业成功的秘诀,而兴起了中国古典智慧热。他们奉"三顾茅庐"、"鱼水关系"、"挥泪斩马谡"等为圭臬,作为寻取贤能、团结内部与严明纪律之处世参考,以求通往胜利之路。日本的企业家们在极其激烈的现代商业战争中,还借鉴或汲取《三国志演义》中的战略战术。可见,罗贯中的这部小说在今天,仍然能为现代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陈翔华)

San Jiao Kaimi Guizheng Yanyi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 明代小说。二十卷一百回。又名《三教破迷正俗演义》。潘镜若编次。卷首署"新镌朱兰嵎先生批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卷八尾署"新刻陈眉公批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陈眉公"当系伪托。卷一题"九华潘镜若编次,兰嵎朱之蕃评订,白门万卷楼梓行"。书前有朱之蕃《三教开迷演义叙》,署"金陵朱之蕃撰";作者自序,署"九华山士潘镜若撰";《三教开迷传凡例》八条,署"九华山士谨识";顾起鹤《三教开迷传引》,署"浙湖居士顾起鹤撰"。潘镜若,不可考。据序署名及所钤"九华山士"、"镜若生"印,似号九华山士。自序云:"壮而孔门不遂,首为鹰扬拔,淹蹇长安四十余载,小试锡山,郁郁未展,而马齿衰矣。"参之书中第一回,云万历间林兆恩讲三教同流,听讲士人中有一人"浓眉秀目,厚背耸肩。两耳垂朝海口,麻衣相他太公八十遇文王双颧直拱天庭,日者算他鹰扬四九登虎榜","年近五旬,乃都城内一个武解元,姓潘,别号镜若",此实作者夫子自道。据此知潘镜若生于嘉靖中叶,壮年弃文从武,三十六岁中武举,曾在无锡做官,晚年不得志。批评者朱之蕃,字元介,号兰嵎,南真上元(今南京)人。万历乙未(1595)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历官吏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兼翰林侍读学士,卒于天启六年(1626)。

书叙明万历年间林兆恩与弟子宗孔、僧宝光、道士袁灵明兴三教盛会,创三教合一之说,祛邪除妖,破除世人痴顽迷惘事。林兆恩为明福建莆田人,据黄宗羲《南雷文案》卷八《林三教传》,又名懋勋,号龙江,字谷子,别号三教先生。年十八为诸生,深研佛道旨义,倡三教合一之说,一时名流皆从之。著有《林子全集》四十卷。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八十二。潘镜若当亦曾听其讲道,故借小说倡导三教合一之说,特追崇林兆恩。其在卷首凡例中说:"本传独重吾儒纲常伦理,以严政教,而参合释道,盖取其见性明心,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这正是林兆恩的论点,顾起鹤《三教开迷传引》说小说本意在"提撕警觉世道人心","是传开迷心,归正路,欲以举世尽归王道之中,乃参三教而合一",道出了作书本旨。

小说笔墨流畅,惟连缀琐事,稍嫌冗长,时杂议论,反复生厌。对社会种种弊病及风俗人情之浇漓,颇多调侃,如对恶人、小人,常作词曲以讥嘲,人名也多以谐音

以寓针砭。正如作者自序所云："传中浪游三吴齐鲁之区，见履人情物理之事，真实不妄；而慷慨以发宏议，实开诚布讽之私；杂以诙谐，乃驱睡魔，消白昼。"全书杂糅说教、神魔、社会小说为一体，在中国小说史上尚不多见。（李梦生）

San Jiao Ounian

《三教偶拈》 明代小说合集。三卷。以儒、释、道分卷。卷一为《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卷二为《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卷三为《许真君旗(旌)阳宫斩蛟传》。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明末刻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云故宫博物馆藏有满文译本，题《三教同理小说》。书前有序，末署"东吴畸人七乐生撰"。据考证，七乐生或即冯梦龙。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冯梦龙著有《七乐斋稿》，故七乐生、墨憨斋均其别号。

书叙儒、释、道三教三个代表人物王守仁、济公、许旌阳的生平事迹，基本上用的是传记体笔法。卷一题"墨憨斋新编"，据序云："偶阅《王文成公年谱》，窃叹谓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为小传，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方为有用。"知《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恐为冯梦龙自撰。卷二采自沈孟柈《济颠禅师语录》，卷三采自邓志谟《新镌晋代许旌阳擒蛟铁树记》，仅删削了回目，文字上作了润饰。冯梦龙显然是从调合三教冲突的目的来编写此书的。正如他在序中所说，三教各有其长，"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而袭其迹皆不免于误世"，号召人们理解与奉守三教中积极的一面。对此，他指出："舜之被袗鼓琴，清净无为之旨也；禹之胼手胝足，慈悲狥物之仁也。谓舜、禹为儒可，即谓舜、禹为仙为佛亦胡不可。"由此，冯梦龙认为对任何教派都不该有偏见，汉武惑于仙而衰，梁武惑于佛而亡，是由于二人没有理解仙佛积极的一面。他对假道学，道、释二家借仙佛欺世盗名进行攻击，为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三教积极的一面，"于释教吾取其慈悲，于道教吾取其清净，于儒教吾取其平实"，于是将王阳明与济公、许旌阳事合成一书，规劝人们不要以此废彼。显是明代儒、道、释趋于合流的产物。（李梦生）

San Jiao Tongyuan Lu

《三教同原录》 清代小说。三集二十二卷一百九十四节。徐道、程毓奇撰。康熙间原刊本(藏南京图书馆)，题"江夏明阳宣史徐道述，汝南清真觉姑李理赞"，卷十八至卷二十二则题"新安融阳亦史程毓奇续，凤翔尚絅一贞王太素赞"，首有徐道自序。徐道，明末清初人，从顺治二年(1645)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历时五十五年写成此书。后五卷则由程毓奇续作。全书分为三集，首集《仙真衍派》(一至八卷)，二集《佛祖传灯》(九到十六卷)，三集《圣贤贯脉》(十七至二十二卷)。全书以时间为经，以儒、道、释三家著名故事为纬，从开天辟地、天地精灵发育叙起，依次演出伏羲、女娲、神农、炎帝、黄帝、少昊、高阳、帝喾、尧、舜、禹、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直到明朝宣德为止，仿佛仙佛历史，故内封又署《历代神仙通鉴》。此书名虽"三教"，实以道教为情节骨干，汇集有关道教传说，卷帙浩繁，内容庞杂。作者并不在宣扬道教，而是借鉴历史，所谓"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籍龟鉴为本"，其旨甚明。作者生活在明清易代动乱之时，于清朝立鼎之次年即开始撰作此书，是有其寓意的。

（俞　文）

Sanjielu Zhuitan

《三借庐赘谈》 清代笔记。十二卷。邹弢撰。邹弢，字翰飞，金匮(今江苏无锡)人。《三借庐赘谈》内容多记载文学故事，保存了一些小说史料。关于《青楼梦》作者俞达的生平事迹、著作、诗句的记载，关于许绍原对《红楼梦》的爱好与评论的记载，关于苏州金某对《红楼梦》的痴迷的记载，都有参考价值。举后者为例："《石头记》笔墨深微，初读忽之，而多阅一回，便多一种情味，迨目想神游，遂觉甘为情死矣。然此书之淫，妙在有意无意，非粗浅人所得而知。苏州金姓，吾友纪友梅之戚也，喜读此记，设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读至绝粒、焚稿数回，则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遂得痫疾。一日，炷香长跽良久，拔罐中香出门。家人问：'何之?'曰：'往警幻天见潇湘妃子耳。'家人虽禁之，而或迷或悟，哭笑无常。卒于夜深逸去，寻数月始获云。"

现存光绪七年(1881)刊本、《申报馆丛书》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题《三借庐笔谈》。

（刘　蕤）

San Ke Pai'an Jingqi

《三刻拍案惊奇》 见《型世言》。

San Meng Ji

《三梦记》 传奇小说。始见于《说郛》(明抄原本卷四，宛委山堂本卷一百一十四)，题白行简撰。惟记中载元稹纪梦诗"梦君兄弟曲江头"句，《元氏长庆集》卷十七作"梦君同绕曲江头"，并未说到白行简。近人据此认为实非白行简作(方诗铭《三梦记辨伪》，1948，《文史杂志》六卷一期)。篇末又附张氏女梦游一条，乃会昌二年事，时在白行简死后多年，显系伪托。

全文包括三个彼此独立的梦的故事。其一为"彼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写天后时，朝邑丞刘幽求夜归途中，入一佛堂院，见妻子与众人宴饮，歌笑欢洽。刘掷石击之，众人星散，不知所往。及至家，始知妻子做梦，而梦中情景和自己途中所遇者相同。其二为"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写元稹奉使剑外。十多天以后，白居易、白行简等同游慈恩寺，念及元稹，谅其已至梁州。不久，元稹来信，道其同日梦见与白居易兄弟同游慈恩寺。其三为"两相通梦者"。写窦参寄宿潼关，梦见一赵姓女巫。第二天，果遇一赵姓女巫，容貌妆服，一如梦中所见。而

巫亦有梦如验。篇末有“行简曰”加以评论，说：“岂偶然也，抑亦必前定也？予不能知，今备记其事，以存录焉。”后面又附记梦一篇，亦以“行简云”开端，叙长安张氏女昼寝梦至一处，见大官数人，其中并帅王公命张女奏乐，张辞以不能。王公口授诗一首，命张记之。后张女卧病数日即死。末云：“会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梦中所授之诗，又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四《张立本》条，出《会昌解颐》。此诗又误入高适诗集。

《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一《河东记·独孤遐叔》一篇、卷二百八十二《纂异记·张生》一篇，情节与本篇刘幽求之故事十分相似。汪辟疆以为“虽详略互异，其同出一源，则无疑也”（《唐人小说》）。慈恩寺梦游一事，孟棨《本事诗》中亦有记载；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七载此事，末云“自有感梦记备叙其事”。

古人迷信，视梦幻为鬼神之启示。关于梦的故事源远流长，层出不穷。《左传》中喜谈卜梦。“古今纪异之祖”《汲冢琐语》就是一部“卜梦妖怪相书”。《太平广记》用整整七卷的篇幅，纂录一百七十余则梦的故事，引书六十余种。梦的故事由志怪而进入唐人传奇，《三梦记》即是一例。

三梦之中，刘幽求的故事写夫妇之情，最令后人发生兴趣。夫妇分离有日，将见未见之时，种种复杂微妙心理，潜意识之形诸梦幻，正在情理之中。作者采用纪实的笔调，但梦景与现实的一致使作品自然地染上了神秘的色彩。

刘幽求的故事以及与它大同小异的《河东记·独孤遐叔》、《纂异记·张生》对后人有一定影响。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二《凤阳士人》，即受其启发。

（张国风）

San Nüxingjing

《三女星精》 唐代传奇小说。《异闻集》中的一篇。《类说》卷二十八录有节文。即《太平广记》卷六十五《姚氏三子》条，出《神仙感遇传》。但《道藏》本《神仙感遇传》卷三所载《御史姚生》不如《太平广记》所引文字详细。《绿窗新话》卷上《星女配姚御史儿》引作《异闻录》。《古今说海》说渊部收录此篇，改题《姚生传》。《道藏》本开头有“郑州刺史郑权叙云”等文字，当属郑权所撰。郑权（？～824），字复常（《昌黎文集》旧注），开封人，贞元六年（790）登进士第，自试卫佐擢授行军司马、御史中丞，累迁至河南尹。长庆元年（821）迁工部尚书，长庆三年以刑部尚书出任岭南节度使，长庆四年卒。《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二、《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九有传。似即本文作者，但郑州刺史官衔仅见于《神仙感遇传》。

本篇叙唐御史姚生，有一子二甥，皆顽劣愚蠢。姚命三子移居山中，专心学业。一夕，姚子发现一小豚在衣裾内，击之。次日，有使者来传达夫人的话，说小儿伤已平复，勿以为虑。随后夫人自来，把三个女儿嫁给他们，说：“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长生度世，位极人臣”。夫人召孔子来教他们读书，又召姜太公来教他们兵法，三人都成了文武全才。其后姚御史闻知其事，逼令三人说出真情，又把他们幽禁别处。有一儒者指出，见到织女、婺女、须女三星无光，是三女星降在人间。如果不泄其事，三子必为公相；现在泄露了天机，免祸就是幸事。姚生放三子归山，夫人责怪他们不听话，给他们喝了汤，就一无所知了。这个故事离奇怪诞，富有传奇性。最初夫人下降，许配三女，突如其来，令人惊异。后来由儒者观察星象揭示三女星降下人间，解开谜底，告人以意外的结局。篇末又故弄玄虚，说三女星犹在人间，或云在河东张嘉贞家，其后将相三代。借历史人物张嘉贞的姓名，说明实有其事，可见作者构思之巧妙。《异闻集》编者陈翰为唐末人，《神仙感遇传》编者杜光庭由唐入前蜀，约略同时。《异闻集》所收未必引自《神仙感遇传》。《神仙感遇传》则辑录自郑权原作。明自好子《剪灯丛话》及秦淮寓客《绿窗女史》收录本篇，托名为元吾丘衍《三女星传》。

（程毅中）

Sanshui Xiaodu

《三水小牍》 唐五代传奇小说集。皇甫枚撰。最早著录于《崇文总目》传记类，二卷，原作皇甫牧撰，《直斋书录解题》同。今据《太平广记》及《续谈助》、《宋史·艺文志》作“枚”。《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著录，作三卷。《续谈助》卷三《三水小牍跋》说“枚自言天祐庚午岁寓食汾晋为此书”，当据其自序，书成于是年。

《三水小牍》原书已散佚，现存二卷本，已非全书。佚文散见于《太平广记》、《续谈助》、《说郛》等书。卢文弨刻本二卷三十五篇，缪荃孙校刻本又增补逸文十二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校点本（1958）又据《类说》卷四十五补辑逸文十四条，多见于《绀珠集》卷十三《诸集拾遗》、《类说》卷六十《拾遗类总》，十分可疑。此外，明抄本《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九引《游部》一篇，尚可补入。《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二《王敬之》条引自皇甫枚《玉匣记》，也可能出于《三水小牍》。原本《说郛》卷四十九所收题为柳公权撰的《小说旧闻记》四条，实出自《三水小牍》。有一些文字不见于今本，很有价值，如第一条即今本的《元稹烹鲤得镜》故事，末尾多出一句：“光启丁未岁于郧下与河南元恕遇，因话焉。”第三条即今本的《王玄冲登华山莲花峰》，但《小说旧闻记》却多出不少文字。

本书基本上是杂史传记，记载唐末时事，因自述见闻，书中人物往往见于史书，多实有其人。但也有一部分是仙灵鬼异故事，加以有些篇章的文字比较华丽，喜用骈语，近似裴铏《传奇》的文风，可以视为晚唐的传奇体小说。书中最著名的《飞烟》一篇（一作《非烟》），曾单行流传，是其代表作。叙武公业的爱妾步飞烟与赵象相爱，被武公业鞭笞致死，悲惨动人。《太平广记》也收录此篇，题作《非烟传》，但文字比《说郛》本有所删节，稍失原貌。

其余较为重要的篇目如《埋蚕受祸》条记王公直因桑叶价高而把蚕活埋，结果人家看到他埋的是人尸，竟被官府杖死。这个故事反映了农业社会对蚕桑事业的重视，对后世的小说曾有一定影响。《王玄冲登华山莲花峰》条叙王玄冲立志攀登莲花峰，见到峰顶有一荷池，池侧有破铁船，触之即碎。这个故事是皇甫枚听僧人义海说的。莲花峰恐怕并非仙境，所谓破铁船可能是远古时代的化石。《王知古为狐招婿》条叙张直方的门客王知古误入狐穴，狐妖要把女儿嫁他，一听说王知古穿的是张直方的短袍，就惊惶失措地把他赶出门外。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来写张直方的骄横残暴，不无微意。明代人编的丛书，选录本篇，改题为《洛京猎记》或《猎狐记》。

《陈璠临刑赋诗》条记陈璠先叛乱后投降因而得官，贪财暴虐，终于被杀，临刑时忽赋诗一首，说："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可见"南柯一梦"在唐末已成为常用典故。陈璠的姓名见于两《唐书》的《时溥传》，但《三水小牍》中说陈璠为宿州太守后，五年中货贿山积，才被时溥处死，显与史实不合。《夏侯祯黩女灵》条叙夏侯祯在女灵观戏弄女神，当夜暴疾将死。皇甫枚替他祷告神灵，说："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夏侯祯居然平复如故。作者说这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却令人难以置信。《侯元违神君之戒兵败见杀》条记樵夫侯元遇神君教以法术，就聚众作乱，最后兵败被杀。这篇收入《古今说海》，改题《侯元传》。以上几篇都带有神怪色彩，不免有虚构和讹传的成分。

《鱼玄机笞毙绿翘致戮》条记女诗人鱼玄机因妒忌而打死女僮绿翘，埋于后庭，后来事发被捕受刑。鱼玄机美貌多才，诗也写得不乏情致，在当时颇有名声，而《三水小牍》却写出了她的猜疑狠毒的性格。同时也写出了绿翘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她的形象与步飞烟有相似之处，有可能是飞烟的原型。

见于《太平广记》等书的逸文有超出现存二卷本的，如《温璋》条叙京兆府尹温璋，严酷滥刑又贪赃枉法。偶然遇上一个神仙，警告他即将遇祸。温璋再三哀求，允许恕他家族，结果因贪赃入狱，饮鸩而死。这个故事从侧面写出了温璋的贪酷残暴，有一定警戒作用。《王表》条也是揭露裴光远的贪婪残酷，杀了王表而夺取其子，最后被鬼魂索命而死。《说郛》卷四十九《小说旧闻记》收此篇末尾还有一段纪事："乾宁甲寅岁杪，予因访故人至卫南县，陆君延客甚谨，语及前政，乃为予语之。"好像也实有其人，但鬼魂索命的说法则无非是一种想象。《李龟寿》条叙晋国公即作者的外祖父白敏中，家里有刺客李龟寿来窥伺，被小狗花鸭发觉。白敏中恕他不死，遂跟随白敏中终身不贰。《小说旧闻记》收这篇结尾有一大段三水人的议论，而且还说明"此舅氏昔年话于鼎臣兄弟"，可以考见作者家世的片断。《却要》条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却要是李庾之家的女奴，家主的四个儿子都来调戏她。她分别约他们同时到厅中四个角落去等她，届时她巧妙尖锐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态。这个情节大概出自佛经故事《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红楼梦》中王熙凤作弄贾瑞的设计也可能受其启发。《说郛》本篇末说："咸宁辛卯岁，予于洛师尚睹却要。"于此可见《三水小牍》在写作时常用第一人称的特点。

皇甫枚记事采用实录见闻的叙述方法，以第一人称的身份说明故事来源，示人可信。全书现存四十余篇中十六篇有作者本人出场，往往还以三水人的名义发表议论。这是模拟史书的写法。作者以史才自负，在《殷保晦妻封氏骂贼死》篇末有几句自述："遐构兄出自雍，话兹事，以余有《春秋》之学，命笔削以备史官之阙。"事实也是如此，殷保晦妻封绚（原作询）的事迹的确载入了《新唐书》的《列女传》。《三水小牍》里有不少人物，都可以在史书上找到姓名，互为印证。如韩愈、元稹、崔彦曾、张直方、陈璠、高浔、王徽、鱼玄机、李钧等，都是实有其人的。有些事迹还可以备史书之阙，当然有些故事并不可信。皇甫枚屡发议论，这在唐代小说里也是比较少见的。宋人赵彦卫说唐人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抄》卷八），《三水小牍》在善发议论方面较为突出。

《三水小牍》也很注重诗笔，除了《飞烟》里引入大量诗歌之外，还常运用骈偶句，如步飞烟与赵象的信札就是很好的骈文。《王知古为狐招婿》条写保母与王知古的对话，也用了对仗，如传达主母之命说："儿自移天崔门，实秉懿范。奉蘋蘩之敬，如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怀，思配君子，既辱高义，乃叶夙心。上京飞书，路且不远，百两陈礼，事亦非赊。忻慰孔多，倾瞩而已。"这种对话当然是作者有意的雕饰，但过于繁缛典雅，不免有碍于故事情节的展开，不合乎人物的个性化。又如《殷保晦妻封氏骂贼死》条写到贼酋与封询（当作绚）的对话："贼因勃然起曰：'行则保罗绮于百龄，止则取齑粉于一剑。'"就显得不太真实。《三水小牍》中也有写得比较生动活泼的片断。如《郑城令陆存遇贼偷生》条描写陆存冒充厨师的情景："贼酋怒曰：'这汉谩语，把剑来！'存惧，急擫面两手速拍曰：'祖祖父父，世世业业。'"可见语言的通俗比典雅更能传神。

《三水小牍》是文备众体的代表作品。书中篇幅长短不一，写法各不相同。短的如《岘阳峰池雨征》只有三十余字，极为简单，还保持志怪琐言的传统。长的如《飞烟》、《王知古为狐招婿》等情节曲折，文辞华丽，可称为传奇体小说中的佳作。一般说作者以纪实为宗旨，实录亲见亲闻的时事，但有些地方又显然出于夸饰和拟构，是有意为小说的创造。这是唐末小说中别具一格的作品。

（程毅中）

San Sui Pingyao Zhuan

《三遂平妖传》 明代小说。两种。一为四卷二十回，题东原罗贯中编次。一为不分卷四十回，题宋东原

罗贯中编,明陇西张无咎校。全称《北宋三遂平妖传》,又名《新平妖传》。嘉会堂本封面题"墨憨斋手校新平妖传",知为冯梦龙编纂。

书演北宋时王则起义于贝州事。故事在南宋时已在民间流传,罗烨《醉翁谈录》妖术类已有"贝州王则"之目可证。罗贯中正是吸取和继承了宋元以来有关王则起义的史料、民间传说,加工整理而成这部小说。



明刻本《三遂平妖传》插图

叙谓蛋子和尚盗得九天秘笈,在圣姑姑主持下,和左黜儿一道,炼成七十二般道术。圣姑姑之女胡媚儿,托生改名永儿,嫁河北贝州人王则。圣姑姑便偕蛋子和尚、左黜儿等众妖人,辅佐王则哗变起事。朝廷委派文彦博率师剿杀。两军相持之时,蛋子和尚遵照神佛意旨,化为甘泉寺老僧诸葛遂智,会同马遂、李遂,用"天罡正法"击破"地煞邪法",圣姑姑被罚在白云洞守护天书,王则则被凌迟处死。作品歪曲反对农民起义,称颂赵宋王朝对起义的镇压,固不足取,然而亦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贪婪,"每日不理正事,只是要钱"。正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官逼民反,才爆发这场起义,正如第三回所说:"农夫背上添军号,渔父船中插义旗。"此句亦见于《水浒传》第七回。认识到这一点,亦有可取。此外,对明代人情世态的刻意描绘,世情毕现。小说语言朴素流畅,幽默泼辣,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艺术上亦可资借鉴。冯梦龙改编本第一回,还保留了话本《灯花婆婆》,史料价值尤为可贵。

四卷二十回本现存明万历世德堂刻本。四十回本现存明泰昌元年(1620)天许斋批点刻本和明金阊嘉会堂墨憨斋批点刻本;文聚堂、敬华堂刻本,均为十八卷。

(吴 敢)

San Wang Zaofan

《三王造反》 清代小说。四卷六十三回。不题撰人。上海汉文书局石印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封题"明末清初台湾外志五虎闹南京",此石印本出于晚清,但文中讳"宁"字,说明它据以翻印的原本当刊行在道光年间或稍后。此书据《台湾外记》前十卷和民间演唱讲说之词编撰而成。《台湾外记》第一卷标目为《江夏侯惊梦保山 颜思齐败谋日本》,此书第一回回目是《江夏侯感梦宝穴 俞咨皋被贼伤身》,仍可看出因袭的痕迹。但此书仅在历史大事框架上因循《台湾外记》,而大量故事情节却采自民间说唱。《台湾外记》是小说体的史书,而《三王造反》却是讲史的小说。此书从郑成功出身叙起,到郑成功进军长江围困南京为止,故事并未结束。据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卷十三"郑氏始末"著录有《台湾外志前传绣像明季孤忠五虎闹南京六十三回后传五虎将扫平海氛记六十三回》,可知《三王造反》为"台湾外志前传",《五虎将扫平海氛记》为"台湾外志后传",全传共一百二十六回。

(俞 文)

San Xia Wu Yi

《三侠五义》 清代小说。一百二十回。原名《忠烈侠义传》,首题"石玉昆述"。光绪十五年(1889),俞樾因小说第一回叙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于是"援据史传"对第一回进行了改写;又因书中所述非只三侠,故改题《七侠五义》,重新付梓。自此,《七侠五义》便成为最通行之版本。

《三侠五义》并非石玉昆之原本。原本为《龙图公案》或称《包公案》,今犹有传抄足本,唱词甚多。在唱本《龙图公案》的基础上,产生了仅有白文而无唱词的《龙图耳录》,此即《三侠五义》所本。明代另有一部《龙图公案》,系短篇公案小说之汇集,与《三侠五义》或有关连,但无直接渊源关系。至迟在同治十年(1871)《三侠五义》已经成书,系问竹主人据《龙图公案》删订而成,此后入迷道人又参加了校阅和删定。这位入迷道人,有的研究者认为就是文琳。文琳号贡三,内务府郎中。最后由退思主人付聚珍堂刊印。将《三侠五义》与《龙图耳录》对照,可知删去一些"怪力乱神"的描写,如智化被黑狼捉去,白玉堂死于蜘蛛精织成的铜网阵等。此即问竹主人所谓"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可见,《三侠五义》是经文人加工润饰的本子。

《三侠五义》是一部熔公案与侠义为一炉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小说前二十七回主要写包拯在南侠展昭等帮助下锄奸除暴、公正断案的故事,承袭了宋元以来公案戏、公案小说的传统题材,并根据民间传说加以丰富和发展;后部主要写展昭与欧阳春、丁兆兰、丁兆蕙(所谓三侠),卢方、韩彰、徐庆、蒋平、白玉堂(所谓五义)以及智化、艾虎等如何克服内部矛盾,归顺朝廷,协助颜查散剪除叛藩羽翼的经过,这部分多是石玉昆等人的创造。小说中的包拯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秉正无私,一心为国"的清官形象。他关心百姓疾苦,善于体察民情,嫉恶如仇,有冤必伸,无论是土豪恶棍,还是皇亲国戚,凡是鱼肉乡民者,一律严惩不贷。较之传说中的包公,形象更为丰满,较少迷信色彩,但也磨损了他敢于犯颜抗上的棱角,减弱了斗争精神。

小说同时也塑造了一批肝胆义烈的侠客形象。他

们的共同宗旨是"天下人管天下事","遇有不平之事,便与人分忧解难",除暴安良,突出一个"侠"字;扶危济困,讲求一个"义"字,在这些侠客身上,寄托了下层百姓的理想和愿望。

《三侠五义》将公案与侠义糅合到一起,写清官在侠客辅佐下审案断狱,侠客在清官支持下行侠仗义,官与侠互为依赖,相与表里,并试图表明,社会只要有了这两根支柱,效君泽民,就会出现万民乐业的太平景象。这既是作者的思想,也是嘉庆道光年间市民心理的反映。嘉庆以后,清政府更趋腐败衰落,官吏们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农村经济破产,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只好寄希望于清官出世;而盗匪恣扰,强暴横行,人身性命不保,又转求侠客的保护,这正是晚清侠义小说流行的社会背景。然而,清官政治与侠义社会,终究只是一种幻想。《三侠五义》竭力美化仁宗皇帝,鼓吹"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侠客们一概拜倒在皇帝和清官面前,俯首贴耳。展昭被仁宗戏称为"御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白玉堂一旦被封为"四品护卫",立即俯首贴耳。作品宣扬忠义,一切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出发,显不足取。此外,小说的前半部还杂有不少神鬼显灵、因果报应等迷信情节,都反映了作者思想中消极的一面。

《三侠五义》来自民间,作者原是民间说书艺人,对下层社会较为熟悉,塑造了一批小人物,如张别古、张立、雨墨、锦笺、佳蕙等。他们耿直、善良、乐于助人,极富人情味,令人感到亲切可爱。对嫌贫爱富的柳洪,图财害命的赵大,酸腐的势利小人李平山等,作者虽着墨不多,但刻画得鲜灵活现,善恶分明,体现了鲁迅所说"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特点。

《三侠五义》的叙事艺术历来为人称颂。问竹主人说:"叙事叙人,皆能刻画尽致;接缝斗榫,亦俱巧妙无痕。能以日用寻常之言,发挥惊天动地之事……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俞樾说:"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鲁迅说:"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这些评论都很允当。小说状物写情保留了宋元以来说话艺术明快生动的基本特色,情节曲折,富有悬念,口语生动活泼。特别在组织故事上,既有大关目,又有小关目,往往大故事中包含许多小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此连续不断地发展下去,紧紧抓住读者,扣人心弦。作品注意环境描写,在情节发展中刻画人物。写侠客们行侠仗义的共性的同时,还展示了他们鲜明独特的个性,如卢方的长厚,展昭的宽宏,徐庆的刚愣,蒋平的机变,智化的谋略,艾虎的稚气、活泼等。特别是白玉堂,既英姿飒爽、武艺超群,同时又骄傲好胜,是作者有意识塑造的一个并非完美的侠义英雄形象。小说之所以获得广泛流传,与这些人物之可爱也是分不开的。其影响所及,一大批侠义小说接踵而出,如《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七剑十三侠》等,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新的小说流派。《三侠五义》正是它的代表作。

《三侠五义》有光绪五年(1879)北京聚珍堂活字原刻本、光绪九年文雅斋复本及亚东图书馆排印本。《七侠五义》有光绪十六年上海广百宋斋排印大字本与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等。

(傅隆基)

San Xianshen

《三现身》 宋元话本。佚名撰。罗烨《醉翁谈录》公案类中列入此目。《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当即此本。叙兖州奉符县押司孙文,向金剑先生李助问卦,告以今夜三更三点当死。当夜孙文果跳河而殁。后孙妻改嫁小孙押司。婢女迎儿三次见孙文显灵,最后一次孙文给迎儿一幅纸,写有"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等语。次年包拯来任知县,梦见堂上对联书此两句,悬赏求访能解者。迎儿丈夫王兴出首,包拯解破隐语,审明小孙押司本与孙文妻私通,是夜勒死孙文,投尸于灶下井中,又假扮孙文投河,其实未死。

这篇话本先说孙文投河自杀,造成悬念。鬼魂三次现身,又引起疑问,最终揭开谜底,颇具匠心。但有意与算卦之言呼应,则证明了天命难违,不近情理。故事情节曲折,构思巧妙,文字也很详尽生动,可能曾经过后人润饰,但风格近似早期话本。这个故事对后世小说颇有影响,如清人赵季莹《涂说》卷一《相士》和汤用中《翼駉稗编》卷四《奸杀诈幻二案》,都模仿《三现身》的情节结构,而细节描写却较话本逊色。 (程毅中)

San Xiaolian Rangchan Li Gaoming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二。入话叙三则故事:一是根据《续齐谐记》中《紫荆树》,叙田氏三兄弟因分庭前一棵紫荆树,为树枯叶萎所感动,而不再分家;二是根据《开天传信记》,叙唐明皇五兄弟友爱甚笃,特建一座花萼楼,为五兄弟会集宴乐之地;三是根据《世说新语》,叙曹丕忌恨弟曹植受父宠,而令其七步成诗,曹植不及七步,即作成《咏豆萁》诗,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讽喻兄弟同根相煎。

本篇据《后汉书》中《许荆传》,演东汉许武被举为孝廉后,为使弟晏、普成名,乃割家产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强奴,两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应举为真孝廉,而鄙武贪婪,讥为假孝廉。原来这是许武为使两弟成名,而"自取大讥",后即将所增三倍于前的家产归还两弟,于是郡中翕然,远近赞誉。作品以此说明:"古人分产成弟名,今人分产但嚣争";"古人自污为孝义,今人自污争微利。"

全篇的故事和人物虽只是对传统题材的因袭和敷演,无甚创造,但从这种今非昔比、以古非今的说教之中,却反映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以古代理想的兄弟之义,来针砭当今世道人心隳败的社会现实。

(周中明)

San Xu Jinpingmei

《三续金瓶梅》　清代小说。四十回。署"讷音居士编辑"。仅存道光元年(1821)抄本。卷首有作者自序及小引,署"时在道光元年岁次辛巳孟夏谷旦誊录"。题为"三续"是谓《续金瓶梅》为"一续",《隔帘花影》为"二续"。作者自序云:"原本《金瓶梅》一百回,细如牛毛千万根,共具一体,血脉贯通,千里相牵。自'悌'字起,'孝'字结,天理循环,幻化已了。但看《三世报》(即《隔帘花影》)虽系续作,因过犹不及,渺渺冥冥。查西门庆虽有武植等人命几案,其恶在潘金莲、王婆、陈敬济、苗青,四人罪而当诛。看西门庆、春梅不过淫欲过度,利心太重,若至挖眼、下油锅,三世之报,人皆以错就错,不肯改恶从善。故又引回数人,假捏'金'字、'屏'字、'梅'字,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不必分明理弊功效,续一部艳异之篇,名《三续金瓶梅》,又曰《小补奇酸志》,共四十回,补其不足。"

书叙西门庆死后七年又还阳,春梅亦起死回生,又回到西门庆家做了第二位娘子。何千户被潘金莲冤魂缠死,其妻蓝氏改嫁西门庆。陈敬济的遗孀葛氏也归了西门庆。王三官流连妓院,不听其妻黄氏劝阻,反将其妻休弃,黄氏于是嫁给西门庆,做了五娘。西门庆又娶丽春院妓女冯金宝为六娘。一妻五妾,西门庆仍无厌足,所淫之妇人为《金瓶梅》原有的如贲四嫂、如意儿、王六儿、林太太、李桂姐、吴银儿、郑爱香等等,为"讷音居士"新造的如锦云、珍珠、碧莲、芙蓉、秋桂、美姐、凤儿、玉儿、三元等等,丫鬟仆妇、妓女优伶,依旧是不分良莠,兼收并蓄。后孝哥长大,一举成名,从知县做到兵备道,参倒了仇人吴典恩和殷天锡。西门庆却由此参悟人生,随普静长老上峨眉山修道。抛下的妻妾蓝氏、葛氏出家为尼,黄氏回嫁王三官,冯金宝重返妓院,吴月娘、春梅与孝哥同享荣华富贵。此书命意鄙俗,故事不合情理之处甚多,西门庆顿悟出家的转变尤无根据,实为狗尾续貂。　(石昌渝)

sanyan'erpai

三言二拍　冯梦龙编纂与凌濛初撰写的拟话本小说集之简称。三言,指冯梦龙的《喻世明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指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刘　辉)

Saomei Dunlun Dongdu Ji

《扫魅敦伦东度记》　明代小说。二十卷一百回。又名《续证道书东游记》、《扫魅敦伦东游记》。题"荥阳清溪道人著,华山九九老人述"。清溪道人即方汝浩,尚著有《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序署"崇祯乙亥(1635)岁立夏前一日世裕堂主人题",知成书于是年。序云:"昔人撰《西游记》,借金公木母、意马心猿之义,而此记借酒色财气、逞邪弄怪之谈。一魅恣,则以一伦扫。扫魅还伦,盖归实理。"实为此书创作之主旨,即一切人世间罪恶,皆由陶情(酒)、王阳(色)、艾多(财)及分心魔(气)等四魔播弄而成,故要扫尽剪除。

书叙达摩老祖由南印度国出发,自西而东,经东印度国,再往震旦国阐化历程。作者精心塑造了一大批千奇百怪的妖魔形象,它们有的是人的各种心理幻化,给社会带来各种危害,诸如兄弟不和、夫妻失睦等,而与达摩始终作对,其害人最深的就是酒色财气四魔。小说虽极写神怪妖魔,光怪陆离,虚幻神奇,但却揭露了明末社会和家庭的各种矛盾,真实地描绘出一幅封建末世社会全面崩溃的画面,别具一格。

现存明万卷楼刻本和清康熙刻本。

(吴　敢)

Saomizhou

《扫迷帚》　清代小说。二十四回。署壮者撰。发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至五月《绣像小说》第四十三至五十二期。光绪三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一卷》(1960,中华书局)。



清光绪二十九年刻本《扫迷帚》插图

《扫迷帚》是一部反对迷信风俗的书。书中全面论析了中国迷信风俗的源流、危害,并详细叙述了江南一带迷信风俗的诸种表现,可谓洋洋大观。卷首开宗明义指出迷信是"阻碍中国进化的大害"。小说主人公卞资生,江苏吴江布衣,"生平专讲实践,最恨鬼神、仙怪、星相、卜筮诸说"(第一回)。前三回专叙资生与表弟杨心斋的论辩,力辟天命、鬼神之谬;第四回后叙资生、心斋诸人漫游苏州、杭州、吴江、镇江等地的见闻,诸如:瞽卜骗人,白日被殴;术士偷油,黑夜露迹;官惑风水,学使媚神;邑令修塔,痴女建祠;鬼魅为祟,一派胡言;青蛙成神,牲醴祭献;仙姑洒水治病,天师捉妖敛财;厌胜幻法千奇百怪,巫觋妖术丑态毕呈。每逢疫疠流行,寺庙香火大盛,僧尼应接不暇,伴灵、诵经、拜忏、放焰口、点树灯、斋十王……等名目繁多;画符念咒、跳神弄鬼、走阴差的妖道巫婆大获其利。尤有奇者,苏州能仁寺僧,来杭募化,于空场设一木笼,笼门钉锁数百具,中站一僧,赤足踏刀,以示舍身。行善举者,施钱可开一锁,价目不等;等锁全行开罄,该僧方能全生,否则立毙而后已。引得杭州人山人海,如狂如瞽,三日所施已逾二

千金。更有伤风败俗的经唱、宣卷、对脐大会之类，不胜枚举。

《扫迷帚》具有民俗史料的价值，保留了若干不可多得的实地考察记录。如苏州的盂兰盆会，吴江的社戏灯市，以及堪舆、关煞、厌胜、祈禳乃至种种幻术的陈说，都言之凿凿，倾筐倒箧，堪称一部迷信风俗志。

《扫迷帚》缺少小说应有的故事情节，类似札记，然其论析鞭辟入里，博采故实，文笔清丽，自有它可取之处。（林 薇）

Sengni Niehai

《僧尼孽海》 明代小说集。不分卷，三十二则。每则不止叙一事，有的则目后有附录，又有分为三十六则者，而目录页实为二十五则。仅存日本千叶掬香抄本，分为上、中、下三册，题"吴越唐寅字子畏撰"。正文卷端题《新镌出相批评僧尼孽海》，署"南陵风魔解元唐伯虎选辑"，显系伪托。选辑者真实姓名已不可考。文内多有万历纪年，以《柳州寺僧》所记万历四十六年(1618)最晚。崇祯间古吴金木散人所编《鼓掌绝尘》第三十九回曾引此书，知成书于明万历至崇祯年间。

《僧尼孽海》，顾名思义，是揭露僧尼的孽迹。他们或出入宫廷，或主持寺院，专事勾引，独思淫乐。无论当朝公主、官宦妻妾，还是良家妇女、平民闺秀，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西天僧西番僧》一则，叙元顺帝时，僧人以运气房中术媚帝，被厚封为国师、司徒，淫及公主、嫔妃，或选良家女数十人，供其蹂躏；更有甚者，凡境内女子，登籍造册，至出嫁日，必先御之而放还，真是"腥风羶雨，簸荡恒河。秽露臊云，遮漫沙界"。不管是驻寺僧，还是云游僧，或去民宅，或引入寺，采取卑劣手段，奸淫荼毒，怵目惊心。如《行脚僧》写一妇女独行南京城外僻地，一僧遥尾其后，至寂静处始以好语，继以财贿，终于出刀，胁迫淫之；后竟以利刃割其双乳，惨不忍睹。附辑多写尼与僧淫或撮合拉牵，形形色色，揭露无遗。

僧尼为患，这一严重的社会现象，在宋元话本和明代小说中多有涉猎，其中尤以《水浒传》第四十五回和《金瓶梅词话》第八回借"看官听说"作了全面抨击。是书既为选辑，自多采录他书之作，如"尼慧澄"来自《清尊录》，《封师》采自《绣谷春容》之《李少妇私慕封师》，《永宁寺僧》源自《百家公案》等。至于篇内具体描写，抄袭痕迹屡屡皆是。而抄自《如意君传》和《金瓶梅词话》者居多，甚有一字不改者，亦复常见。有的则又出判词，显然自公案小说移入。就整体而言，抄袭拼凑，勉强成篇是本书一个特点，只有个别篇章，可能剪裁社会传闻而成。

全书文字风格也不统一，有的系浅近文言，有的文白兼半，有的纯用白话，长短不齐，行文粗疏。特别是对僧尼的淫行罪恶多满足于展览，语言猥亵，刻露污秽，宣淫有余而抨击不足，实为明代小说的末流之作。（刘 辉）

Shazibao

《杀子报》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回。一名《通州奇案》。题"清代实事风流奇案"，署"灵岩樵子校勘"。作者真实姓名失考。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敬文堂刻本，及上海刊小字本、石印本。

书叙通州（南通）如皋寡妇王徐氏与淫僧纳云私通，为其子官保察觉。官保年仅九岁，见此苟且之事，怒斥纳云，将其逐出家门。徐氏大怒，乘夜间无人之际杀死官保，且碎其尸，逼其女金定将碎尸藏入油坛。塾师因官保未入学，前去探视，发觉异常，金定又以实相告，塾师大骇，至官府首告。州官董某微服私访，察明实情，将徐氏和纳云缉拿归案，定罪正法。

书中所记之事相传为清末奇案之一。然而据《劳久杂记》所载，并非发生于晚清，而是发生于康熙乙未(1715)年间。清人景星杓《山斋客谈》记其事大略，与小说大同小异，只是徐氏并非寡妇，而是有夫外出经商，奸夫亦本非寺僧，而是事发后方逃至杭州护国院为僧。徐氏仅有独子，女金定为小说增饰的人物。托言为当时时事，显是书贾售利而故作耸人听闻之谈。

本书意在戒淫惩恶，然而在细节描写上却是道德沦丧，一派猥亵，兼涉恐怖，实为此类小说中较丑恶者。惟当时甚有影响，被列为清末著名奇案之一。自晚清入民国以来，改编为戏曲曲艺者颇多，京、汉、湘等剧种均有此剧目，又有《杀子报宝卷》行于世（惜阴书局石印）。（吴 郑）

Shanfang Suibi

《山房随笔》 元代笔记小说集。蒋子正撰。蒋子正一作正子，字平仲，里籍未详。书中《杜善甫》一条内有"予分教溧阳"语，知尝为溧阳（今江苏溧阳）教官。又有"穆陵在御"语，则为宋人入元者。所记多宋末元初事，其中以文人吟诗撰文的故事为主，故体近诗话。作为宋代遗民，书中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首先以较多的篇幅叙述贾似道专权误国以及木绵庵郑虎臣杀贾事，与《宋史·贾似道传》所记稍有出入。后代小说戏曲多有以此为本者，如《古今小说》中《木绵庵郑虎臣报冤》等。其次，歌颂了一些爱国将领的生活琐事，对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遭遇亦有披露。如通过辛弃疾与友人吟诗，歌颂其抗敌救国的壮志；又以聂碧窗的几首掳妇诗，表现人民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痛苦。所记文人诗文趣事佳话，不仅生动有致，且对研究宋元诗文颇有裨益。

其书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钦定续通考》、《四库全书总目》均著录一卷。今未见全本。原本《说郛》录二十七条，《说郛》（重编本）及《说库》所收即出于此。明代《稗海》及《古今说海》均收四十四条，但脱误较多（《知不足斋丛书》本鲍廷博跋）。清代以后《知不足斋丛书》、《历代诗话》、《萤雪轩丛书》诸本收四十六条。原本《说郛》所收见于《知不足斋丛书》诸本者仅十七条，又《薛制机》条末陶本有"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毘陵"云

云七十七字，亦为鲍本所无，盖所传皆非全本。清末缪荃孙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一卷，以原本《说郛》中鲍本所无者为补遗一卷，刻入《藕香零拾》中，是目前较为完备的本子。 （宁稼雨）

Shan-Haijing

《山海经》 中国现存载录神话资料最多的古籍。书名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全书由《山经》（即《五藏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组成。刘向《七略》分为十三篇，即《山经》五篇和《海经》八篇；《汉书·艺文志》因之。刘歆校书，乃分《山经》为十篇而“定为十八篇”（《上〈山海经〉表》）。郭璞注此书时则于十八篇外收入“逸在外”的《荒经》以下五篇（皆属《海经》部分），凡二十三篇。《旧唐书·经籍志》又将刘歆所分《山经》十篇合为五篇，以符十八篇之数，此即今本十八篇，即《山经》五篇、《海经》八篇及《荒经》以下五篇。本书作者不详，恐非一人一时所作。

清槐荫草堂刻本《山海经》

刘歆《上〈山海经〉表》认为此书“出于唐虞之际”，汉王充、赵晔和北齐颜之推等皆袭其说。宋朱熹和明胡应麟则说《山海经》是按照某种图画记述的，而明杨慎和清毕沅更认定这种图画即禹“九鼎之图”。据现代许多学者研究，《山经》和《海经》自成系统，其成书年代也各不相同，大抵《山经》是战国初或中期之作，《海经》则稍晚，但不会在秦统一以后。至于《海经》里某些秦汉郡县名和个别神仙方术之言，则当是流传过程中由后人羼入的。



清康熙五年吴任臣刻本《山海经》图赞

关于《山海经》一书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以为是数术之书，刘歆则视之为地理博物的真实记载，《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等皆列入史部地理类。至明胡应麟才有“古今语怪之祖”的说法，清《四库全书》则著录为子部小说家类。就其内容和基本精神而论，还是鲁迅说的较允当：“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至于秦汉人所增益的文字，一则为数不多，二则又是近乎巫术的方士之言，《山海经》一书的根本性质并未因增益而改变。

《山海经》的内容颇驳杂，涉及神话、历史、地理、物产、医药、宗教等领域。其中以神话资料最为丰富，而《海经》部分尤堪称宏富的神话宝藏。许多著名神话如羲和生日、常羲生月、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刑天争神、鲧窃息壤、鲧腹生禹、黄帝蚩尤之战等，均出自此书或仅见于此书。中国特有的关于殊方异域、奇人怪物的神话亦为此书所独载。《山海经》载录的神话不特异常丰富，而且很少受到历史化影响。其语言简短朴实，叙述质直而绝少文饰，呈露出原始神话淳厚、朴野的本来面貌。在中国古代神话大量亡佚和被历史化的情况下，《山海经》里古朴而繁多的神话显得格外珍贵。

《山海经》神话对文学尤其是小说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如《穆天子传》（可能是中国最早具有小说意味的作品）中的部分人物和故事，就是由《山海经》的相应记载演绎而成的。《神异经》、《十洲记》等雏形小说里，也有不少模仿《山海经》的记述。《搜神记》等六朝志怪，乃至清代长篇小说《镜花缘》，其取材于《山海经》之处亦复不少。

《山海经》的注本除最早的郭璞注外，尚有杨慎《山海经补注》、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汪绂《山海经存》、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其版本亦有多种，如毛晋校宋尤袤刻本、黄丕烈校宋本、明刻《道藏》本、清嘉庆阮氏琅嬛仙馆刻郝氏笺疏本等。其中以毛氏校宋刻本和琅嬛仙馆刻本较佳。

（李少雍 王蜀青）

Shanju Xinyu

《山居新语》 元代笔记小说集。杨瑀（1285～1361）撰。杨瑀，字元诚，杭州人。天历（1328～1329）间擢中瑞司典簿。文宗爱其廉慎，超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至正乙未（1355）江浙农民起义时，改建德路总管。甚有政声，行省最其功，进阶中奉大夫（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二十四杨瑀神道碑）。其书卷末有至正庚子（1360）三月瑀自跋，结衔题“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当成于进阶以后。卷首杨维桢序作于是年四月，称为归田后作，或是年已致仕。其书所记见闻，多朝野逸闻异事，兼涉神怪。作者生活在元代末期，又官场得意，所以没有元初部分文人的民族情绪，反而在作品中对元代统治者竭力歌功颂德。如揭傒斯以梦中见文宗告人，而得召见；杨瑀从惠宗为诏书稿改一字，而叹圣明不已；甚至不鲁罕皇后的一道喻旨，竟能停止群蛙

的朝夕喧噪。借怪异笔法，歌颂君主。余所记文人逸事，不仅有闲情逸致，格调淡雅，亦可从中了解元代一些著名文人点滴事迹，如揭傒斯、黄公望、萨都剌、赵子昂等，均有故事可见。其书《钦定续通考》、《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著录四卷。现存诸丛书本除《四库全书》本为四卷外，余皆为一卷。二本俱为一百四十四条，盖条数相同，卷数有异。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又录元刊本一种，当为四卷本，另收影元一卷本一种，则元代已二本并存。（宁稼雨）

Shanlinjingjiji

《山林经济籍》 明代笔记集。三十四卷。屠本畯(1542～?)编次。屠本畯，字田叔，号汉陂。浙江鄞县人。曾任刑部检校，迁太常典簿，出为两淮运司，拜辰州太守，万历二十九年(1601)罢官归里，八十余岁仍在世，卒年不详。著有《田叔诗草》等多种。《山林经济籍》分山、林、经、济、籍部，万历三十六年编成，四十一年付刻，有惇德堂本传世。又有不分卷本《山林经济籍》，分八类，内容、编排与前者有异，大抵用《五朝小说》、《名山胜概记》旧版，变化排纂，巧立名目。

屠本畯以畅山林之趣，尽幽赏之致为主旨编辑是书，故内容驳杂，诸凡山林隐览、闲人忙事、卦玩品泉、茗芨野菜，无所不包，专供隐居山林后消闲之用，与盛行山人、名士的明季社会相适应。他在辑集各书时，撰有为数众多的序、跋、题、记，其中含有《金瓶梅》的重要史料。如《经部》卷八《燕史固书第十二》，在辑录袁宏道《觞政》之后，就写了一则跋语，谈到《金瓶梅》的作者以及抄本流传和收藏情况。他说："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第一次披露了王肯堂(宇泰)和王稺登(百谷)也藏有抄本不全的《金瓶梅》。同时他还说："《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直接谈到了作者情况。由于在明代记载《金瓶梅》的史料中，此则跋语写作时代较早，对《金瓶梅》抄本和收藏记录得较为全面，更显示出它的价值珍贵。

（刘 辉）

Shanshuiqing

《山水情》 清代小说。二十二回。正文卷端题"新编绣像山水情传"。有图像四叶。不题撰人。前为倬庵主人序，回末有评语。日本东京大学藏一清初刊本。

书叙宋代熙宁年间，洞庭秀才卫旭霞，父母早亡，至苏州探望母舅，与表兄杜云卿游支硎山，止一尼庵，见桌上有一尚未写完的诗稿，悄将续完。诗乃昆山邬吉甫之女素琼所作，时素琼与其母及侍女春桃亦在庵中。旭霞慕其诗才，思与一会，遂与女尼了凡相商，权充了凡胞弟，以求一见。了凡见旭霞风流俊雅，乃假冒素琼暗中与旭霞欢合。玉帝得知了凡犯了清规，大怒，将其魂魄拘之地府，被包龙图诫谕一番后，放归返魂。素琼回禅房，见诗已为旭霞续完，亦深爱其才。普门大士遣伽蓝摄旭霞魂魄，使两人在梦中订立姻盟，得以欢合。后旭霞乡试中式，富翁凤来仪欲招其为婿，听花遇春之计，将旭霞骗至家中以成婚礼。旭霞不能忘情于素琼，深夜出逃，欲回苏州，途中遇一道长，引至山中避难。素琼表兄吉彦胥，为旭霞、云卿同窗，知旭霞与表妹相爱，想撮合两人婚事，然遍寻旭霞不着而作罢。又有两个媒婆为素琼议亲，素琼却突然患了暗哑症，婚事不就。三年后，道长送旭霞入京，与聊云一起会试，两人皆进士及第。旭霞因与了凡污秽过禅林福地，故仅得授嘉兴司李。回乡后，旭霞去邬家探访，以道长所赠仙丹治愈了素琼之病，两人终成眷属。结局以两人随道长修仙升天而去。

本书作者，在主观上想使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走出一条新路，第一回开头就说："我如今说一桩姻缘故事，郎才女貌，两下相当，娶的愿娶，嫁的愿嫁，中间又有人作合，又无不知情的父母从中阻隔，又无奸谋强图兴波作浪，乃不知甚么缘故，天公偏不许你容易凑就，曲曲折折，颠颠倒倒，直到山穷水尽时节，方始相合。这也是禅史中一桩好听的事。"然作者思想平庸，其"曲曲折折，颠颠倒倒"的矛盾均赖仙道神力予以解决，终将"好听"的故事建筑在不真实的基础之上，使作品失去了艺术生命力。（黄渡人）

Shanting'er

《山亭儿》 宋代话本。佚名撰。即《警世通言》卷三十七《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宝文堂书目》、《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著录，题作《山亭儿》。《也是园书目》引入宋人词话类。话本篇末云："话本只唤做《山亭儿》，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罗烨《醉翁谈录》朴刀类也有《十条龙》、《陶铁僧》两篇目，可知它的创作当在宋代。

小说叙襄阳府万员外茶铺中的茶博士陶铁僧，因私拿铺中钱财，为主人遣发回家。他勾结强盗"十条龙"苗忠和焦吉，劫夺万员外之女万秀娘及其财物，并杀死万小员外及当直周吉。后来，万秀娘被义士尹宗救出，而尹宗却在与贼人搏斗中被杀。万员外的邻居合哥在贩卖"山亭儿"(一种用泥制成亭、台、楼、阁之类的玩具)时，为万秀娘暗递信息，官府方得以破获此案。小说素材来源虽不能确考，但话本结尾云：万员外在"襄阳府城外五里头为这尹宗起立一座庙宇"，"至今古迹尚存，香烟不断"，可见它很可能原是当地流传的一则民间故事。

作者虽塑造了万秀娘、尹宗、苗忠、陶铁僧、焦吉、万员外、合哥等人物的艺术形象，但通篇却以情节取胜，曲折生动，而人物只是作为情节发展的构成部分，相对说来，较为苍白无力。然透过主人公万秀娘的不幸

遭遇，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盗贼横行的黑暗现实。作为正面人物尹宗，则与强盗苗忠、陶铁僧等人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孝义豪侠的品德。

（张　兵）

Shanyang Siyou Zhuan
《山阳死友传》　晋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十一《范巨卿、张元伯》条。明人纂辑《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传奇家类）裁篇别出，伪作今题，并嫁名魏蒋济撰。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撰人因袭未改。

故事写东汉范式（巨卿）与张劭（元伯）为刎颈之交，在张生前，二人约定两年后某日相会，至期果然践约。张死之日，托梦给范，范素车白马，千里奔丧，号哭而至。在这篇故事中，作者粗略陈述事情梗概，而细心描摹人物心理，如写生前相会时的诸项准备，病中的心情，将葬时柩不肯进等，入情入理，逼真可感。此篇本事见谢承《后汉书》，亦见范晔《后汉书·范式传》。《清平山堂话本》中《死生交范张鸡黍》、元杂剧《范张鸡黍》（宫天挺撰），即据此铺演成篇。

（许逸民）

Shanzhong Yixihua
《山中一夕话》　明代笑话集。六卷。又名《开卷一笑》。卷首题署"卓吾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人校阅"。李贽（卓吾）之名，显系伪托。

所收多为笑话、趣闻以及有关的俳偕诗文，近乎文字游戏。然此书辑入之文，又见于其他著名小说者，可作为研究该小说的内证史料，故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本书卷五所收一衲道人的《别头巾文》和诗，又见于《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仅个别文字有异。一衲道人为屠隆之号，加之本书卷三署为"一衲道人屠隆参阅"，有人以此为据，论证屠隆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成为有争论的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的几种说法之一。此书的刊刻年代，有人认为在明代，有人则疑为刻于清初。　（刘　辉）

Shanzhuang Yeguai Lu
《山庄夜怪录》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署撰人。《唐人说荟》收于《物怪录》中，题唐徐巍撰，题作《班处士》，即《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四《宁茵》，注"出《传奇》"；《类说》卷三十二《传奇》中收其节文，题亦作《宁茵》；《绀珠集》卷十一《传奇》中亦收其节文而题作《班特班寅》，当为裴铏作品。本篇写大中年秀才宁茵住南山下，夜有自称"班特处士"和"班寅将军"二人先后来访，乃相与谈论调侃，下棋赋诗。及明，宁茵视门外唯虎爪牛蹄之迹，方悟所谓"班特"者，牛也，"班寅"者，虎也。本篇以拟人手法写动物而不寓惩劝，不同于寓言；写物怪变异而不求见信，不同于志怪。在牛、虎的言谈、诗歌中，作者以种种典故来切合、点明它们各自的物种，貌似稽神语怪，实则志在诙谐。出于游戏三昧、俳谐遣兴的目的，作者甚至不顾逻辑上的合理性。如文中宁茵与二客各赋一诗，他赋道："晓读云水静，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岂用学（当为"举"字之形讹）牛刀。"一语双关地既表明其不履险屈就于仕途的志向，也点明了二客的本来面目，却与文末他至次晨方悟二客为牛、虎之说颇相龃龉。本篇这种借物怪作自切身份的诗歌，发隐喻出身的言论来俳谐逞才的构思，始见于大历年间张荐《灵怪集·姚康成》（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一）写铁铫、破笛、秃帚三物各赋诗一首以"托情喻己，体物赋怀"。牛僧孺《玄怪录·元无有》继之，写故杵、灯台、水桶、破铛四物各赋诗"以展平生之物"。而后，《宣室志》、《纂异记》、《潇湘录》等传奇集都各有篇章承其余绪。本篇则进一步肆其波澜，乃至调侃、争论无所不至，不仅赋诗而已。《西游记》第十三回有寅将军、特处士等名称，乃取资于此。

（李宗为）

Shanding Erqi Hezhuan
《删定二奇合传》　清代话本小说选集。十六卷四十回。不题撰人。光绪四年（1878）刊本，首有芝香馆居士叙。叙称"'二奇'者，《拍案惊奇》、《今古奇观》也，合之辑之，故曰二奇也"。全书按道德范畴分卷，卷有标题，如《劝积德》、《劝孝悌》、《劝节烈》、《戒贪淫》等等，每卷回数不等，每回可独立为一篇话本小说。四十篇作品除第三十四回和第三十六回两篇外，都是从《拍案惊奇》和《今古奇观》中选辑。第三十四回《曾孝廉解开兄弟劫》，本事出《聊斋志异》卷十一《曾友于》，《醒梦骈言》第五回《逞凶焰欺凌柔懦　酿和气感化顽残》曾据以改编为白话小说，《俗话倾谈二集》下卷《好秀才》亦据《聊斋志异》改编为有广东方言色彩的白话小说。第三十六回《毛尚书小妹换大姊》，本事出《聊斋志异》卷四《姊妹易嫁》，《醒梦骈言》第六回《违父命孽由己作　代姊嫁福自天来》曾据以改编为白话小说。《醒梦骈言》两篇均改变了主人公姓氏，《删定二奇合传》两篇不仅姓氏未变，而且每篇均有入话，或选自他书，或为编者改定，遽难定论。　（俞　文）

Shandianchuang
《闪电窗》　明末清初小说。残存六回。卷端题《谐道人批评第一种快书》。原题酌玄亭主人编辑。酌玄亭主人尚著有小说《照世杯》。据此书序，知他与丁耀亢、杜濬相友善，当是明末清初人。生平事迹无考。据刻书风貌以及"玄"字不讳等来考查，应刻于明末，最晚也是清康熙前刻本。

小说叙林鹏化进京会试途中事。平铺直叙林鹏化与钱鹏举、胡有容、邬云汉三举人一路进京所经所见的几件事，描绘出这群知识分子各自不同的性格和处事哲学。林鹏化的船来到苏州城，岸上失火，一个赤条条的女人跑进他的船舱避火，此为富翁陆信之女，已许配沈天孙。鹏化把自己床上被子送给女子遮身，自己却来

到船头露天中。船至丹徒，又用五十两赏银将落水的素不相识的沈天孙救起，让他乘自己的船进京。但另外三举人与之不同，他们先期到京花天酒地、寻花问柳，早把文章放到脑后。书仅存前六回，最后结局如何不得而知。但林鹏化形象给人印象颇深，救人危难，洁身自好。小说描绘世情，亦有可取，如沈天孙之中途遇难，钱鹏举娶花二姐为妾，吵闹不休，复勒千金，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今仅存酌玄亭刻本。

（蒋光田）

Shan Fulang Quanzhou Jia'ou

《单符郎全州佳偶》 明代小说。即《古今小说》卷十七。

篇叙宋朝邢、单二公宅眷是嫡亲姊妹，姨丈相亲，往来密切。两家夫人同时怀孕，单家生一男，名飞英，邢家生一女，名春娘。两人襁褓中便定了婚约。数年后，单、邢二公分别做官赴任，相约任满之日，归家为儿女成亲。不料邢公上任半年，戎寇入侵，夫妻被害。春娘为乱兵所掳，转卖全州为娼，更名杨玉。后飞英任全州司户，与杨玉一见钟情，偶询其家世，方知便是春娘。于是为其脱籍，娶为妻子，同时又纳春娘的青楼姐妹李英为妾。

在封建社会，家庭财产、社会地位的"门当户对"支配着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单、邢二人自小定亲是符合这一条件的，但离乱之后，邢家家破人亡，春娘由官宦小姐堕入社会底层，与飞英的社会地位已有天壤之别，按封建正统观念，婚姻的维系已没有任何可能，春娘也不可能摆脱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然而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择偶标准却冲破了传统观念的羁绊，当得知春娘的身世并了解春娘确实厌恶风尘时，"情愿复联旧约"，与饱受离乱，不幸为娼的春娘结为夫妻。飞英虽官为司户，但不以良贱为嫌，对妻子为娼的经历，也毫不避讳："汝之事，合州莫不闻之，何可隐讳?"两人的婚姻是建立在两情相悦、平等的基础上的，完全超越了封建传统的婚姻准则。作品所赞扬的男主人公的"甘娶风尘之女，不以存亡易人"的品德，实际上是一种蔑视传统的贞操观念，主张两情相悦，尊重女性人格的新的道德意识。它带有强烈的鲜明的反封建色彩，是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产物。

小说在情节结构上也很有特色。作品开始写男女主人公自小订婚，后各自随父上任。待再次重逢时，却在官府的筵席上。此时，一个父母双亡，沦落为娼；一个仕途坦荡，少年得志。小说在这种反差强烈的巧遇中展开故事，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发展便格外引人注目。在结尾处，作品即将在喜庆的氛围中收束，不料情节的发展却又异峰突起，春娘与众姊妹话别，引出了一个"情性温雅，针线第一"的李英。几经周折，飞英复纳李英为妾，使小说横生波澜，喜庆的气氛更为浓厚，但终落一夫二妻的俗套。

本篇事出宋 王明清《摭青杂说》。《情史》卷二《单飞英》条以文言叙之，明沈璟《双鱼记》传奇，梅鼎祚《长命缕》传奇均演述同一故事，清胜乐道人及崔应阶亦有《长命缕》传奇、《烟花债》杂剧演叙之。

（晓　舒）

Shan-Etu

《善恶图》 清代小说。四十回。今有颂德轩刊小字本，不著撰人，首有"汉上浮槎使者"序。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记旧时 评话 有曹天衡之《善恶图》，疑即此书所本。《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子部小说类著录惜阴堂主人有《善恶图》，当即此书。惜阴堂主人另著有小说《二度梅全传》和《金兰筏》，当为乾隆、嘉庆时人。

作品叙宋徽宗时，原兵部大司马李永福之子李雷、李电在父亲死后，随母流落至建康府溧水县。李雷得李永福门生冯承受之助，求得金图章，专司缉查七省叛党及赃官污吏，遂在县中网罗爪牙，为非作歹，成为一方之虎。他先把母亲、七弟逐出李府，又抢掳妇女，私设水牢，霸占民田。他见表妹夏云娘貌美，欲奸之，幸为好汉救出。侠士杨天盛数闯李府行刺，均遭败绩。雷神陶弘景化作劝善老人，到李府点破梁上石匣，呈示善恶图。李雷大怒，善恶图随即化作飞灰。退职尚书樊惠昌上书告发李府罪恶，反被诬陷入狱。李雷又加害与其异志的胞弟和母亲，幸得鲍真人搭救。李雷欲图本城太爷邓端女邓红济和程员外女程兰英，均获神灵救护。刑部唐端出京私访，知李雷罪恶，李雷亦欲加害，得猿大仙救之。唐端回京派兵围捕，李雷及其死党被擒，均处以极刑。此书记恶人恶迹，其中掺入武勇决斗和神灵显圣诸事。孙楷第说："此书所记乃取之说话人所演述者，亦如《清风闸》、《飞跎传》等书，当时揣摩敷演，尽足动人，及事为人传录，乃无文采可言也。"(《戏曲小说书录题解》卷三)斯言允当。

（顾　青）

Shangjie Xianxing Ji

《商界现形记》 清代小说。二集十六回。署云间天赘生著。宣统三年(1911)四月上海商业会社刊行。

本书是一部暴露上海滩之怪现状的小说，主要涉笔商界和嫖界，抉发种种冒险投机、坑蒙拐骗的鬼蜮行径，浮光掠影地反映了急遽殖民地化的畸形社会之一斑。

巨商阔少陈少鹤，乃崇茂钱庄的少东家，新近丧父，继承偌大家业，恣意寻欢，花天酒地，在群玉坊谢秋云家，一掷千金。一帮掮客、篾片、妓女团团围着他转，如蝇附膻。少鹤有金屋藏娇之意，欲出重金为秋云赎身。钱庄老挡手苦口谏东家，莫受人蛊惑，浪掷家财，少鹤怒而恶语相侵，多年宾东一旦决撤。少鹤当即将奸猾贪狡、溜须拍马的杜筱岑提升为新挡手。商界有周三者，窥测市场行情，因运载火油的洋轮在海上失事，火油价格飞涨，周三串通杜筱岑，内外连手，诱使少鹤出巨资囤积火油，操纵市场，兴风作浪。小说极写 上海这

个冒险家乐园的奇闻，倾轧、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巨商接二连三破产。小说着重写了马扁人的发迹史。马扁人原是一光棍，唆使其妻招蜂引蝶，而谋取差事，后复辗转流落，又与祁茂承狼狈为奸。祁妻乃一坤伶，正欲下堂而去，马、祁二人合伙骗取了她的钱钞，居然到上海滩来闯码头，办起仁实公司，公开招股，摇身一变，跻身名流，到处招摇撞骗，花言巧语，拉人下水，广为招徕，财源大开，资金日益雄厚，一番紧锣密鼓，正待发行钞票。小说故事情节未完，提示仁实公司终于倒闭下来。

小说笔墨粗滥，格调甚卑，实为黑幕小说之前奏。

（思）

Shanggu-Qin-Han-Wei-Jin-Nan-Beichao xiaoshuo

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小说 从上古到秦汉魏晋南北朝，中国的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仅粗具规模，尚未成熟，但其内容和形式却对后代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小说的源头 中国小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神话与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按地域性可以分为西方昆仑系统、东方蓬莱系统、南方楚系统、中原系统等；按内容可分为自然神和人神两大类。女娲、伏羲、黄帝、帝俊、羿、夸父、嫦娥、西王母，在上古神话传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古代文献对神话传说的记载十分简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因素。后来的 志怪小说、传奇小说以及《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长篇小说都与神话传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后世小说吸收神话传说中的素材加以演化，这种情况也相当普遍。

神话传说开始只在口头流传，到了用文字记载的时候，已经经过一番选择和加工。有的被采入正史，遂逐渐凝固僵化；有的继续在口头流传，同时不断丰富发展，分化出一些新的神和英雄，增添了新的故事情节。这些继续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传说一旦记录下来，就成为具有浓厚小说意味的逸史。在从神话到小说的这根链条中，逸史是关键的一环。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或竟可以视为早期小说的，莫过《穆天子传》和《燕丹子》。关于穆王周行天下之事正史的记载十分简略，《穆天子传》增加了许多细节，特别是会见西王母以及穆王美人盛姬之死，颇多故事性。其中的西王母与《山海经》中的西王母相比则增加了人性，而减少了"神性"。燕丹派荆轲刺秦王之事，《战国策》和《史记》均有记载。《燕丹子》不是简单地复述史书上的内容，而是增加了细节描写，突出了燕丹这个复仇者的形象。明胡应麟称此书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四部正讹》)，很有见地。

汉代以后的小说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十五家，都已亡佚。但根据佚文，参考班固的自注和其他资料，仍可得到这十五家小说内容的大致轮廓。其中，近似史书的四种：《周考》、《青史子》、《天乙》、《臣寿周纪》；近似子书的七种：《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待诏臣饶心术》、《百家》；方士书四种：《黄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虞初周说》。

今存所谓汉人小说，其实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神异经》和《十洲记》托名 东方朔 撰。前者模仿《山海经》，但于山川道里的叙述较简略，于异物奇闻则较详备，观其文笔，似是晋朝以后文人所作。后者记祖洲、瀛洲等十洲的风物，文字浅薄，大概出自方士之手。《汉武帝故事》和《汉武帝内传》托名班固撰，围绕汉武帝的一生，记述了许多神仙怪异的事迹。前者文字简雅，后者文字繁丽而浮浅。又有《汉武帝别国洞冥记》，题后汉郭宪撰，讲神仙道术及远方怪异之事，也是六朝人的伪托之作。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一向不被认为是小说作品，其中所载故事虽多系当时的真人真事，但往往有完整而曲折的情节，对魏晋南北朝小说不能没有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批小说作品，按内容可分为两类：志怪小说 和 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的产生及特色 志怪小说大多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与巫觋方士、道教、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巫术是一种原始的宗教迷信活动。古人迷信天帝，大事都要向天帝请示，所以常有祈祷、占卜、占梦之类活动。但不是任何人都能与天帝对话，只有一种人才有资格，这就是巫觋。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巫术灵验的故事遂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方士是战国后期从巫觋中分化出来的，他们鼓吹神仙之说，求不死之药。秦汉以来方士辈出，方术盛行，关于神仙的故事也层出不穷，这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此外，东汉晚期建立的道教、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魏晋以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神仙方术、佛法灵异的故事，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志怪小说的作者中有不少就是方士、道士或佛教徒，也有些志怪小说出于文人之手，如 张华 的《博物志》、干宝 的《搜神记》。

志怪小说流传至今(包括后人辑佚的)的共四十余种，按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晋张华的《博物志》。

二、鬼神怪异，如 曹丕 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 的《拾遗记》、吴均 的《续齐谐记》。

三、佛法灵异，如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 的《冤魂志》。

志怪小说中虽有许多宣扬宗教迷信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它们或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或表达了人民的爱憎与愿望，充满美丽的幻想，值得我们珍视。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叙述楚国巧匠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反被楚王杀害，其子长大后为父报仇的故事。《搜神记》中的《韩凭妻》叙述宋康王

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被囚自杀，何氏也投台而死，韩凭夫妇墓间生出相思树，一对鸳鸯"恒栖树上"，"交颈悲鸣"。《冤魂志》中的《弘氏》写地方官迎合朝廷旨意，强掠弘氏的材木，并将他处死。弘氏鬼魂报仇，诬害他的一些官吏纷纷死去，用他的材木在皇帝陵上所建的寺庙也被天火烧毁了。以上三篇作品不仅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无耻，也赞扬了那种反抗强暴的精神。再如《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写天河里的白水素女下凡帮助贫善的青年农民谢端成家立业；《搜神记》中的《董永妻》写董永的孝心感动了天帝，天帝派织女下凡与他结婚，助他偿债；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写汉代郯县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在溪边遇二女子结为夫妇，半年后出山，"亲旧零落，邑屋改易，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这类作品寄托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又如《搜神记》中的《紫玉》写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爱，吴王不许，紫玉气结而死。韩重与紫玉魂相会，尽夫妇之礼。这类作品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曹丕《列异传》中的《谈生》写人鬼恋爱，吴均《续齐谐记》中的《青溪庙神》写人神恋爱，曲折地反映了封建时代女子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又如《博物志》中《八月浮槎》的故事，《搜神后记》中阿香推雷车布雨的故事，或表现了人们探索自然奥秘的愿望，或对自然现象加以解释，都是意味隽永的佳作。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多系短小的故事，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仍然显得幼稚粗糙，但有的作品已经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如韩凭妻何氏之坚贞与机智，青溪神姑的飘逸与哀婉，都相当突出。

志人小说的产生及特色　志人小说的出现，与魏晋以后士族中品评人物、崇尚清谈的风气很有关系。早在东汉初年，班固撰《汉书》即有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分成九品。到了汉末，士族中品评人物的风气大盛，名士对人的毁誉，往往决定此人终生之成败。而品评的依据主要是人物的言谈举止和轶闻琐事。魏晋以后士族标榜超脱，崇尚虚无，渡江以后玄风更甚。名士的玄虚清谈和奇特举动遂成为当时的美谈，一般士族子弟竞相效仿。世之所尚，因有撰集，这就是志人小说。这种志人小说在当时颇受社会重视，《世说新语》成为学习名士风度的"教科书"，裴启的《语林》一写成，远近许多人都争着传抄。就连皇帝也关心这类小说的编纂，梁武帝曾敕命殷芸撰《小说》，就是一个例证。

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今传有以下几种：三国魏邯郸淳的《笑林》、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以上各书除《西京杂记》和《世说新语》二种外，其他六种只有辑本。

志人小说按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笑话。邯郸淳所撰《笑林》所收都是一些短小的笑话，"举非违，显纰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后世俳谐文字之端。

二、野史。《西京杂记》是葛洪伪托刘歆作，记述西汉人物轶事，也涉及宫室制度、风俗习惯、衣饰器物，带有怪异色彩。其中有些故事后来很流行，如王昭君、毛延寿故事，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

新雕西京雜記緣起
乾隆丙午之歲爲同年謝少宰東墅校梓荀子既竣
計剞劂之直尚賸給數金思小書可以易訖工者有
向來所校西京雜記因以授之費尚不足鍾山諸子
從余遊者率資爲助而工始完始余所欲校梓者以
漢魏爲限斷今此書或以爲晉葛洪著或以爲梁吳
均僞撰而何梓爲余則以此漢人所記無疑也說苑
新序其書皆在鐂向前向校而傳之後人因名二書
爲鐂向著今此書之果出於鐂歆別無可攷即當以
葛洪之言爲據洪非不能自著書者何必假名於歆
西京雜記　緣起　一

清刻本《西京杂记》书影

三、轶闻琐事。这是志人小说的主要部分，有《语林》、《郭子》、《世说新语》、《俗说》、《小说》。

《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其撰者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宋书》说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世说新语》大约成于众人之手。今本共三卷，按内容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篇，记汉末到东晋名士们的遗闻轶事（只有几条是西汉事），尤详于王、谢、顾、郗、桓等几个大的士族。其中有不少故事取自《语林》、《郭子》，文字也间或相同。梁刘孝标为之作注，引用古书四百余种，补充了许多资料，所引书多已散佚，颇为后人重视。《世说新语》保存了从汉至晋有关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文化，以及上层社会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资料，很有价值。其文学价值在志人小说中也是最高的，它善于刻画人物，往往只记述人物的只言片语或一二举动，便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精神世界。如周顗诣王导，从顾和车边经过，"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雅量》）《世说新语》还善于叙事，寥寥数语便能交代一个过程。如魏武帝曹操将见匈奴使，使人代之，自捉刀立床头。只用六十九个字就交代了整个过程，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正如明胡应麟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少室山房笔丛》）

汉魏六朝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在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以及叙事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为唐代传奇小说的写作积累了经验。一些唐传奇的故事显然取自这个时期的小说，如《倩女离魂》与《幽明录》中的《庞阿》、《柳毅传》与《搜神记》中的《胡母班》、《枕中记》与《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都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唐以后，小说中始终有志怪一类，如宋洪迈的《夷坚志》，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显然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继承和发展。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类似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篇章。《世

说新语》的影响所及，后世有不少续作和仿作，如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已佚)，宋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吴肃公的《明语林》、李清的《女世说》等。

（袁行霈）

Shanghai Kongxin Dalaoguan

《上海空心大老官》 清代小说。十六回。署"听雨楼主人编辑"。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上海裕记书庄发行石印本。

书写上海十里洋场一群"吃空手饭"的大老官(吴语谓"富翁"为"大老官")。小说中的吴自公初到上海，破衣烂衫，不上四五年，装起大老官，整天与支虚、吴酉、吴介士、王大伯伯、黄金屋、金百万等人厮混，吃酒叫局、打野鸡、吊膀子、叉麻雀，无所不为。这些人有的来自官场中，或斯文场、生意场，卖弄阔绰，冒充富翁，"撑个大老官场面"，实为掮客、流氓、无赖。最后十多个大老官在小广寒吃花酒，调情作乐，席间遭到一妓女调侃："如今大老官都是空心的。"小说在一群低等妓女嘲骂声中结束。

本书揭露讽刺晚清时期上海滩"吃空手饭"的地痞流氓、骗子无赖，他们结成团伙，冒充阔佬，干着招摇撞骗、敲诈勒索、欺压良善的勾当，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小说既无主干线索和连贯情节，也无主要人物。通过不同场面，展示了十余个"空心大老官"的群体形象，但词意浅露，语言粗陋，格调不高。

（赵明政）

Shanghai Youcan Lu

《上海游骖录》 清代小说。十回。署我佛山人即吴沃尧撰。发表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至四月《月月小说》第六至八号。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上海群学社出版单行本。

小说从主人公辜望延被逼离开湖南，写到他再被逼离开上海。前二回写官兵下乡剿灭革命党，烧杀抢掠，将辜望延当作革命党拿获，两个兵官意欲借此邀功升官。老仆辜忠设计灌醉守兵，放走望延。次日，辜忠被杀，村子也遭洗劫。作者愤怒指控这些肆虐逞凶的兵痞为"奉旨的强盗"，督抚大吏也是伤天害理的蟊贼，"要对大人先生讲道理，还不如去对豺狼虎豹讲"(第一回)，可见这个政权已然无可救药。然而，作者用了主要篇幅来宣泄对于革命党人的失望和愤激。

清光绪刊本《上海游骖录》书影

第四回后肆意丑诋党人。书中出现的四个革命党人，都是人格卑污之徒，口中高谈革命，行为却是抽鸦片、逛窑子、轧姘头，局赌诈骗，见利忘义，毫无品格和信仰可言。作者借书中人物李若愚之口断言："这谈革命的是有败无成的。"立宪亦不适合中国国情，开议院选议员只能使横行乡里的劣绅奸商如虎添翼，其害"怕比专制更甚"。

作者将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归于道德沦亡，呼吁"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第十回)。集中体现了顽固守旧的政治倾向和厌世主义的人生观。

本书思想倾向与时代潮流逆反；艺术上暗淡无光，充满舌战，拉拉杂杂，节外生枝，难以卒读。

（林 薇）

Shanghai zhi Weixindang

《上海之维新党》 清代小说。三编九回。一名《新党嫖界现形记》。署浪荡男儿著。浪荡男儿，即叶景范，字少吾，浙江杭州人。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新世界小说社刊行。二册。卷首叙是书体例，原拟五编十五回，后二编曾否刊行，不详。又，是书原为文言，后改为白话，有初编石印一册。

小说以速成书院高材生沈希淹被维新朋友勾引狎妓冶游为缘起，旨在揭露所谓维新志士的丑恶灵魂。据杨世骥《文苑谈往》所叙：小说第一至五回以戚定君的故事为中心。戚定君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后大唱"改革"高调，办了一个"维新社"。为了骗钱挥霍，始则引诱一位洋场阔少吴润甫去狂嫖滥赌，从中揩油分肥；继而又转妓女的念头，海上名妓陆素娟手面阔绰，一心想当诰命夫人，戚定君摇唇鼓舌，刚刚将其拉入自己彀中，不料陆偏偏害急病死了。戚定君乘机发死人财，为陆素娟大开追悼会，不仅赖掉了所欠她生前的债，而且获得了不少赙仪。第六至九回结构极为散漫，所写不止一人，而终于妓女陆小宝开办半日学堂。妓女兴学大起风潮，女工学堂的唐先生在张园演说对此大肆抨击。唐先生亦是维新党人，半日学堂只好拉拢他，聘为总教习，于是乎"同志"合作，咸与维新。

小说展现的是卑污龌龊、一潭泥淖般的生活，所写事实，无非新党如何狂嫖滥赌，如何骗妓女钱，大拆烂污；而此等人，一登台则痛哭流涕，俨然一个爱国志士，实则无耻下流至极，结论自然引出新党比旧党还坏。这是一部丑诋泄愤的浅薄之作。

（鲁 戈）

Shangqing Zhuan

《上清传》 见《常侍言旨》。

Shangyao Zhuan

《尚尧传》 清代蒙古文小说。九十回。不题撰人。旧有手抄本流传，198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整理出

版。

《尚尧传》是蒙古文系列故事 五传 的第三部，故事情节承接《全家福》，以宪武元年燕王铁松海联合吐蕃、突厥、界利汗等国，发兵犯唐开始。书称铁松海是唐明皇养子，原本在徐觉山尚尧寺做长老。因先皇曾命他兼管接壤三个国家的朝贡事，于是筑建铁皇城，历经沧桑，如今已百二十岁。他统率四十万大军，妄图夺取唐朝天下。唐皇接到边报，命岳宏挂帅出征。岳宏不听程四海劝阻，失了三关。唐皇李天亲征，亦多次失利。程四海去燕家庄向薛嵩夫人燕斗宪华借九龙王，以对付刀枪不入的燕国将领彪文齐，终获大胜。最后攻破铁皇城，班师回朝。

老丞相王松在赴京接王师途中，遇见在《苦喜传》中被逐的李天之母张贵妃。那时，双目失明的张贵妃，衣衫褴褛，正跟随年迈父母沿街卖唱。王丞相详查旧案后，向李天皇帝禀报。皇帝欲认母，张贵妃却提出一个条件：要唐皇在满朝文武前吮她的乳，如果能吮出奶，才能证实他们是母子。唐皇三次躬身后，跪下吮乳，于是母子相认，张贵妃的眼睛也重见光明。

唐、燕两国的战争是小说中的主要矛盾。这场持续七年的战争，将吐蕃、突厥、界利汗、西辽、大佛、海里、傈僳等国也牵涉进来，从而形成起伏不定、变化莫测的战争场面。作品罗织了许多富于传奇色彩的情节，带有鲜明的民间口头文学色彩。

（扎拉嘎）

Shaoshi Shanfang Bicong

《少室山房笔丛》 见胡应麟。

Shaoshi Xianshu Zhuan

《少室仙姝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署撰人。即《太平广记》卷六十八《封陟》，注“出《传奇》”，《类说》、《绀珠集》均收其节文于《传奇》，当为裴铏作品。传写唐宝历中孝廉封陟居少室山习业，忽有美女从天而降，自称为上界谪仙，愿为封陟之妇。封陟以“家本贞谦，性惟孤介”拒之，美女乃留诗而去。七日后美女复至陈情，仍为封陟所拒，复遗一诗。如此凡三次，封陟之意终不可回，乃绝。三年后封陟染疾而亡，魂魄为冥吏驱往冥府，途遇上元夫人车驾。封陟窥之，上元夫人即昔日求偶之美女。夫人亦望见封陟，判延其寿十二年。封陟复苏，乃追悔前事，恸哭自咎。唐代传奇中不乏以凡人疑仙女为妖鬼而绝之的故事，如《玄怪录·崔书生》、《异闻集·三女星精》、《后土夫人传》等皆述士人娶女仙为妇而父母疑为妖鬼而绝之。裴铏《传奇》本以婉缛流丽、骈偶化倾向明显为特点，而其中又以本篇最为显著，通篇除首尾数句外几乎纯为华丽典雅的骈体文，当为作者早期炫示才华的行卷之作。本篇虽以文字骈俪，多用典故而在刻画人物上受到束缚，但于上元夫人与封陟的三次会面对话，写得波澜起伏，绝不雷同，对封陟由“正色”婉辞到“怒目”峻拒的描写也很真实贴切，故仍不失为同类题材中的佳作。历代掇取本篇故事所创作的戏曲也很多，如宋官本杂剧《封陟中和乐》、金院本《封陟》、元庾天锡《封陟先生骂上元》杂剧、杨文奎《封陟遇上元》杂剧等皆是，但都已失传。

（李宗为）

Shao Binru

邵彬儒 见《俗话倾谈》。

shebian

舌辩 宋元时代对说话的一种称谓。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说：“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刘 蕤）

Shehui Xianxing Ji

《社会现形记》 清代小说。三编二十回。亦题“社会小说社会现形记”。不署撰人。存宣统三年(1911)改良小说社刊本。

书叙湖州郭开儿赴上海探望父病，携表弟陆贾同随行作伴，轮船上被诱入赌，押飞蚨宝误遭骗局，将所携七十银元尽皆输去。至上海，郭开儿在街上随便撒尿，为巡捕房所拘，陆贾同托朋友章同翼往巡捕房说情，方获释。章闻郭富，力撺其购买矿山股票，以便从中渔利。一日于饭店宴请英国人多鲁生，唬郭开儿出资认购，酒酣，忽听隔壁喧闹，过去探看，原来是落第秀才大骂考官，拍案击碎磁瓶。内中有位湖州的朋友贾味辛，却中了举人，颇为得意。贾味辛中举返乡，其妻柳氏格外高兴，待夫柔顺倍常，众乡邻亦皆攀尊附贵。同乡有位教馆的阎贡生，中举心切，因落第竟责打学生以泄愤；又吃人所卖之菱不肯付钱，还借故打卖菱之人。贾味辛有事相邀，阎贡生至贾家，闻座中有新党人物，躲在厅房不愿相见。后接外甥来信，言为买地事产生纠葛，阎因无力相助，又求计于贾味辛，贾遂寄书献策，方将纠纷平息。又有江宁府溧水县秀才朱希祖，乃一视钱如命之守财奴，一日，闻官府欲将补贴寒士之银拨予学堂，即串通其友吴弗仁与讼师曹念孙扇众分款，一时寒士聚众起哄，竟将官银瓜分而去。县教谕欲将余银私吞，不料又遭洋学生哄抢。富商陈老粮之子是逃兵，曹念孙见有机可趁，遂勾结征兵局办事员冒充委员持札捉拿。陈老粮救子心切，只得交五百元了事。曹深知办学堂可发横财，即着商会捐款开办学堂。学生胡作非为，市民皆因惧曹而敢怒不敢言。曹之子继云亦为学堂学生，因遭一暗娼之拒，遂借众翻墙捉奸报复。不料被捉者竟是其舅，曹继云当即溜走，遂传为笑柄。一日，又借禁烟为名寻烟馆捣之，因遭烟客追打，曹继云落入毛厕之中，狼狈万分。后终因胡闹过甚，地方联名上告，学堂被官府解散，曹念孙亦避居乡下。朱希祖之子朱葆真赴上海求学，考入中西学堂，与同窗谈时事，听到许多奇闻。其一云：女学生钱月秋与马夫阿三同骑于郊，不觉忘形野合，后竟未婚同居，其父以诱骗罪告阿三，钱

秋月却到庭宣称愿嫁阿三，官亦无奈，只好劝钱父作罢。一日，朱葆真与同学和留洋学生陆氏兄弟吃酒。陆氏兄弟高谈阔论中国海军建设，席间人人听得佩服，不料拥上许多巡捕却将陆氏兄弟捉走，众问究竟，方知二人乃因盗了日本海军学堂银子被抓。几人归校，又听说竞存公学堂校长因崇海同乡会断绝捐助学校难以维持而服毒。此人办学清廉，身后不存一物，最后靠学生向社会求捐才得以安葬。

全书主旨，意在揭露社会之龌龊。惟文笔粗疏，浅露显近。（罗德荣）

Shen Zong Zhuan

《申宗传》 唐代传奇小说。即牛僧孺《玄怪录》卷三《张左》，《太平广记》卷八十三引作《张佐》。《五朝小说》据《太平广记》取入，删略末节，改题《申宗传》，妄加撰人为唐孙頠，后又载入《唐人说荟》。

故事述贞元（《太平广记》作开元）中张左郊行，见老父乘青驴背鹿革囊。张求其讲说闻见，老父自言姓申名宗，改名观，扶风人，宇文周（北周）时居岐。少年时南征留江陵，诣占梦者问寿。占梦者说他前身是梓潼薛君曹，一日梦中忽见二童高二三寸，驾犊车从薛耳中出，又引薛进入童子耳中，别有天地，号兜玄国。二童亦在其中，引薛谒见蒙玄真伯，真伯封以大官厚爵。数月薛思归，二童逐之，遂自童子耳中落下，仍在旧处。问邻人，邻人说他失踪七八年。未几卒，生于申家即申宗。占梦者又说自己即是前之童子，因薛好道所以引入兜玄国，谁知俗念未尽，不得长生。授符令申吞之而灭，自此申周行天下名山，至今已二百余岁。平生所见异事甚多，皆记之装在革囊中，老父出囊中书二轴，为张略述十余事。《玄怪录》卷一《韦氏》末云"前所叙扶风公之见"即此，但在今本中《张左》反居于后，因知今本不是原书。

此作想象新奇，耳中仙国堪与《神仙传·壶公》壶中洞天媲美。开头一节对老父情态的描写十分传神。全部故事由张左、申宗、薛君曹三个小故事构成，核心是兜玄国，环环相套，结构别致，唐小说中罕可伦比。研究者认为结构受到阿拉伯《一千零一夜》和印度《五卷书》、《故事海》的影响，虽未必如此，却也有相似之处。作品中说"此卷八事无非叟之所说"。《玄怪录》所记梁陈周隋事十余篇，大抵奇诡妙丽，作者托之老父，其实正是小说家的虚构手法，开头说"前进士张左尝为叔父言"，当亦是假托。

（李剑国）

Shenguai Lu

《神怪录》 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撰人不详。此书未见著录，早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入两条，一条见《北堂书抄》卷一百三十六引《神怪录》，言会稽吴详夜遇女子，互赠信物事，但《太平御览》卷七百一十六引作《志怪》，文稍简；另一条见李瀚《蒙求》徐子光注卷上和《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九引《神怪志》，言益州太守王果三峡遇悬棺事，但此条又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一，称王果为唐左卫将军，《隋唐嘉话》卷下亦载其事。据《文苑英华》卷七百三十七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引，知唐孔慎言有《神怪志》一书，王果事似出自孔书，鲁迅把《神怪录》和《神怪志》视为一书，似有误。

（顾　青）

Shenguai Zhi

《神怪志》 唐代志怪小说集。孔慎言撰。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引孔慎言《神怪志》，列在"国朝燕公（张说）《梁四公传》"等之后，当属唐人作品。孔慎言，孔颖达之曾孙，冀州衡水人，开元（713～741）初官蒲州解县令（《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卫大经传》），后入为金部员外郎（《郎官石柱题名》），终黄州刺史（《新唐书》卷七十五《宰相世系表》五下）。作者或即此人。《神怪志》未见传本。《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九引将军王果葬古棺一事，《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一引此事称"唐左卫将军王果"，无出处，疑出孔著。故事亦见《隋唐嘉话》卷下。《古小说钩沉》误辑入《神怪录》。

（李剑国）

Shenlu

《神录》 南朝梁刘之遴撰。刘之遴（477～548），字思贞，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人。十五岁时，举茂才，明经对策。起家宁朔主簿。历延陵令、中书侍郎、南郡太守，官至都官尚书、太常卿。太清二年（548），侯景乱，避难还乡。湘东王萧绎嫉其才学，密送药杀之，卒于夏口，时年七十二岁。有前后文集五十卷。《梁书》卷四十、《南史》卷五十有传。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神录》五卷，刘之遴撰。《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同，唯误"遴"为"道"。《新唐书·艺文志》入小说家类，其余全同《隋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欧阳忞《舆地纪胜》引此书，误作刘遴之《神异录》或《伸异录》，说明其书当时已几近湮没。后世无辑本，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三条：一条见《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二引，写秦始皇时由拳县水灾，灾前城门有血，唯独一妪幸免于难；一条见《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二引，只一句话，记圣英庙在晋陵既阳城；另一条见《舆地纪胜》卷九引，记广陵县一女子有道术，人们把她捆绑起来，忽然变形而去，后为立庙，称东陵圣母。今按第一条《水经注》卷二十九引作《神异传》，亦见今本《搜神记》卷十三，恐非《神录》遗文；第二条实则写鱼子英庙事，《列仙传》中有《子英传》，记事较此为详；第三条东陵圣母事，汉末《神仙传》及葛洪《神仙传》卷七早有记述。据此可知，《神录》一书，语涉神怪，其题材亦多取自前人。

（许逸民）

Shenming Gong'an

《神明公案》 明代小说。残存二卷十二则。全称《鼎雕国朝宪台折狱苏冤神明公案》。不题撰人。不分

类，则目工整。故事仅存人命、奸情之类。设章谋篇，与其他公案小说无异，惟笔涉明末农村景象，对地主豪富恃强凶狠、横行乡里、贿赂官府、残害百姓，多有暴露，在以描写市井生活为主的晚明小说中价值可见。

今存有明刊本。（刘小蓉）

shenmo xiaoshuo

神魔小说 明清长篇小说创作题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至第十八篇专门论述了明代的神魔小说。他认为，历来儒、道、释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神魔小说，以《西游记》的艺术成就为最高，嗣后又有汇而成集的《四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封神演义》，亦为其代表作。在鲁迅看来，明代嘉靖前后，小说创作形成了两大主潮，神魔小说即为其一。（刘　辉）

Shennü Zhuan

《神女传》 古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龙威秘书》本皆题唐孙頠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如《太真夫人》条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二《黄原》条，出《法苑珠林》；《康王庙女》条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五《刘子卿》条，出《八朝穷怪录》；《张女郎》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六《沈警》条，出《异闻录》（“录”当作“集”）。

（顾　青）

Shentou Jixing Yizhimei Xiadao Guanxing Sanmeixi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明代小说。见于《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九。头回所叙两事，孟尝君赖鸡鸣狗盗之徒出关事，出《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宋代巨盗“我来也”事，见《说郛》卷二十三《谐史》，《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亦载。正文叙懒龙行侠偷窃事。其中盗酒家锡壶事与《蓬窗类记》卷五《黠盗记》颇类，《古今谭概》卷二十一及《智囊补》卷二十七亦载之；察院失印事，见明宋懋澄《九籥集》卷七《海忠肃公》条，亦载《古今谭概》卷二十一《海刚峰》条。又《智囊补》卷十亦载潍亭张小舍善察盗事，但与本篇所述不同。余事不详所自。

正文叙明代嘉靖年间苏州玄妙观前有一神偷，自号懒龙，身材小巧、胆气壮猛、心机灵变、技艺超群，每当得手便画一朵梅花为记，故有“一枝梅”之称。曾在洞庭一古冢中得一古镜，能在晚间照明，更如虎添翼。但从不淫人妻女，且疏财仗义。曾误入贫家，悯其穷困，慨然赠银二百；又与一贫儿交好，两入豪门，所得金银尽数与赠，表现了流浪者和社会底层人物特有的性格。而他的敏捷和机智，正是在统治阶级凶狠压迫下，与之残酷斗争孕育出来的。他处处和贪官污吏、豪富奸商作对，如见一公子炫其锦被，懒龙夜入舱中，卷走锦被，伪作泄肚取走，公子无奈以千钱悬赏；游虎丘时，一米店主人嫌其搅扰，懒龙夜间即以竹管插入米囤，尽盗入船舱；无锡知县贪婪异常，索贿无算，懒龙夜入县衙，盗去金盒，知县看到表记，责令应捕追查，懒龙又夜入县衙剪去知县内眷头发，放入官印盒内，次日知县发觉，不敢再行追查。懒龙的形象塑造，与宋元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宋四公、赵正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些伶俐机灵的偷儿形象，正反映了对于贪心不足的剥削者的自发的抗议，体现了在残酷掠夺下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无业游民迫切希求获得温饱的欲望，同时也是那个动荡不安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此篇行文与全书体例颇不相同，篇幅特长，情节却似散玉断珠，而未有完整故事贯串其间。（胡小伟）

shenxian

神仙 宋代说话中小说的一个类别。演述神仙故事。耐得翁《都城纪胜》和吴自牧《梦粱录》均列小说中有灵怪一类。罗烨《醉翁谈录》则在灵怪之外，另立神仙一类。他把小说区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其神仙类，著录《种叟神记》、《金光洞》、《黄粱梦》、《四仙斗圣》等十种名目。

（刘　蕤）

Shenxian Ganyu Zhuan

《神仙感遇传》 志怪小说集。唐杜光庭撰。《宋史·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十卷，记古人遇仙故事。《云笈七签》所载凡三十条，《道藏》本五卷七十五条，其第五卷末尚有阙文。《太平广记》中收二十七篇，除去与《道藏》本相同者，从中尚可补十九篇。此书并非杜光庭自撰，如《释玄照》与《宣室志》中《孙思邈》条大体相同，《李筌》与《集仙传》中《骊山姥》条内容相同而文字略简，《罗公远》在《太平广记》中注“出《神仙感遇传》及《仙传拾遗》、《逸史》等书”，《十仙子》在《太平广记》陈校本作出《宣室志》。由此可知，此书虽有些篇出自杜光庭手，而多数是采录自前人神仙家书中或志怪小说。

书中《虬髯客》是著名传奇《虬髯客传》之缩写，篇内风尘三侠的动人形象，对后世小说、戏曲影响较大。原作是否杜光庭撰，尚有疑问。《文广通》颇类陶渊明《桃花源记》，流露出离乱之世中人民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求。《张镐》叙一女仙与张镐同居，本欲度之同赴太清，后失和，仙女愤然乘赤鲤升天。此似记民间传说，故事生动，富有文学色彩。至于其他篇记道流的神异故事传说，亦带有传奇性，还保存了一部分唐人小说的梗概。（刘荫柏）

Shenxian Zhuan

《神仙传》 东晋神仙传记。葛洪撰。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五十《自叙》称，元帝建武中（317），“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杂传类、《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新唐书·艺文

志》道家类皆著录为十卷，与《自叙》合。《日本国见在书目》杂传类著录《神仙传》二十卷，《崇文总目》道书类著录《神仙传略》一卷，盖经重编或节略。《宋史·艺文志》道家类复著录为十卷。明清以来，诸书纷出，大致可归为两个系统：一是《道藏》本、汲古阁本，全十卷，载八十四人，《四库全书》即据此著录；一是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十卷，载九十二人，《增订汉魏丛书》、《龙威秘书》、《艺苑捃华》、《秘书四十八种》、《说库》，均翻自何书。又有涵芬楼本《说郛》卷四十三录葛洪自序及仙者八十四人姓氏里籍，叙事仅存梗概。《说郛》(重编本)卷五十八、《夷门广牍》、《五朝小说》皆由此出，全一卷，所载仙者或七十九人，或六十六人不等。

据《抱朴子·外篇·自叙》，葛洪大约三十五岁时已写定《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等书。"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神变化、养生延年、攘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神仙传》与《隐逸传》可能即为配合内、外篇而撰，是内、外篇立论的佐证。葛洪《内篇序》指斥"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谓为妖妄之说"，今本《神仙传序》则反复申言"仙花可得，不死可学"，自古以来得道成仙者实有其人。由此可见本书的编撰动机纯是为了宣扬神仙之说。《神仙传序》中还说，秦时阮仓记神仙事多至数百人，汉刘向所撰又七十余人，但仍多遗漏，而且叙事"殊甚简略，美事不举"，所以他更加广泛地采集仙经道书、百家之说以及当世传闻，编为十卷传世。说明葛洪撰写此书是受了刘向《列仙传》的启发，甚至也可以说《神仙传》即是《列仙传》的一种续书。

葛洪《神仙传》原本十卷，但所收仙者数目远比今本为多。唐梁肃《神仙传论》："予尝观葛洪所记，以为神仙之道昭昭，焉足征已……按《神仙传》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尚者，唯柱史、广成二人而已，余皆生死之徒也。"(《文苑英华》卷七百三十九)又五代王松年《仙苑编珠序》："《抱朴子》云：'秦大夫阮仓所记数百人，刘向撰《列仙传》止于七十一人。'葛洪更撰《神仙传》一百一十七人。"(《道藏》洞玄部记传类)唐人所见是否即为原本固未敢肯定，但至五代时收人仍在一百以上当无疑义。据考，《广汉魏丛书》九十二人本乃自《太平广记》抄撮而成，其中有因袭《太平广记》标题舛误而实际并非出于《神仙传》者。《道藏》八十四人本则属原本系列，《说郛》卷四十三节录八十四人姓氏里籍可为证明。至于今本以外的佚文，分别见于《三洞珠囊》、《仙苑编珠》、《云笈七签》、《太平御览》诸书，也可以作为原本多于今本的旁证。

今本《神仙传》中许多神仙的名字已见于《抱朴子·内篇》，而且两书所述事迹亦时相重合。如《神仙传》卷五《壶公》与《抱朴子·论仙》"近世壶公将费长房去"一段，《神仙传》卷八《卫叔卿》与《抱朴子·仙药》"中山卫叔卿服云母"一段，《神仙传》卷九《介象》与《抱朴子·遐览》"昔吴世有介象者"一段等，文字详略虽不同，但其事迹梗概则完全一致。《神仙传》与《抱朴子·内篇》甚至还有文字全同的段落。如《神仙传》卷二《李阿》与《抱朴子·仙药》"叙闻上党有赵瞿者"一段，《神仙传》卷三《赵瞿》与《抱朴子·道意》"蜀中有李阿者"一段，《神仙传》卷六《李少君》与《抱朴子·论仙》"少君之将去也"一段等皆是。由此可见二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神仙传》有很多部分显然袭用了《抱朴子》。不过，二书在记事上也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在如何成为神仙的论述上更有较大的差异。记事矛盾处，如《抱朴子·道意》称李阿"号为八百岁公"，人呼李八百，又指出当时又有一个蜀人李宽，能祝水治病，也混称李八百，其实是错误的。然而《神仙传》卷二在李阿外另为李八百立传，开头说"蜀人也，莫知其名，历世见之，时年计其年八百岁，因以为号"。这说明两处记载恐非出于一人手笔。至于论述如何成仙，《抱朴子》强调神仙并非超越自身的存在，通过修行便可以达到，而《神仙传》则认为神仙世界是超现实(时间与空间)的存在，成仙要靠外力因素，即通过混迹于现世中的神仙异人的种种试验。这种思想上的差异，又说明今本《神仙传》中已羼入了葛洪原本以外的道教信仰的成分。故有的研究者认为今本的成书当在东晋时期。

在葛洪看来，神仙既然可以通过修行达到，那么这首先是个技术问题，所以《神仙传》中多有描写方士演练幻术的场面。如卷五《左慈》以铜盘贮水钓鲈鱼；卷七《葛玄》吐饭化蜂，使百虫应节起舞，井中取线；卷十《柳融》含粉成鸡子，蛋黄成龟等，情节生动，极富想象力。这些方士的幻术暗示着神仙的存在，故成为神仙传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寻师求道，师以各种方式考验弟子，这是构成神仙传记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如卷二写李八百试唐公昉，卷四写张道陵试弟子，卷五写蓟子训试邻人，卷八写仙人试陈安世等，被试人物或精诚可感，或愚不可及，也都写得性格鲜明，各具风采。

《神仙传》中流传久远并被后人用为典故的名篇，还有卷一《彭祖》、卷二《黄初平》、卷五《壶公》、卷七《麻姑》等篇。其中麻姑事已见于《列异传》："神仙麻姑降东阳蔡经家，手爪长四寸。经意曰：'此女子实好佳手，愿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见经顿地，两目流血。"(《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引)此事今在《神仙传》卷二《王远》、卷七《麻姑》两篇内。《神仙传》所写麻姑事更加详细，年龄衣饰、音容笑貌、举止应对都一笔不漏。其他如王远的生平、蔡经的家境也详作交待。这就使得《列异传》的故事梗概演变成了一篇小说色彩十足的佳作。明《绿窗女史》、《五朝小说》及《说郛》(重编本)裁篇别出，以本书卷七所载者题名为《麻姑传》。

(许逸民)

Shenyi Ji

《神异记》 西晋志怪小说集。王浮撰。王浮，晋惠帝时五斗米道"祭酒"。曾与沙门帛远进行佛道论争，作

《老子化胡经》，鼓吹尹喜和老聃西出关化胡，佛教因此而起。佛徒极恨之，死后谣其下在地狱受苦。事见梁僧祐《出三藏记》卷十五《法祖法师传》、慧皎《高僧传》卷一《帛远传》、唐法琳《辨正论》卷五《佛道先后篇》引《晋世杂录》及陈子良注引裴子野《高僧传》和《幽明录》。本书史志未录，《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七引有王浮《神异记》虞洪事。《古小说钩沉》共辑八条，除《虞洪》条外，其余各条皆不称撰人。其中《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三引《见春山多柚》一条，《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八亦引，作建春山，文字稍详；又《万花谷》后集卷五引《望夫石》，事同《列异传》，《古小说钩沉》未辑。而《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六引《琅琊东武山》一条系出《神异志》，可能是别一书。古有《神异经》又有《神异传》、《神异录》等，在诸书引文中经、志、记、录、传每相混淆，所以这八条佚文除《虞洪》确为本书外，其余大都不易确定。八事中始末比较完备的只有三事：《冶氏女徒》是春秋晋国女奴隶的故事，原出《汲冢琐语》；《陈敏》写宫亭水神，后载入祖冲之《述异记》及佚名《神鬼传》；《虞洪》则写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道士丹丘子，领他至瀑布山获大茗，事涉仙人仙品，颇可见作者信仰。后世茶书常引述这个故事，如唐陆羽《茶经》、明冯时可《茶录》等。

（李剑国）

Shenyijing

《神异经》 汉代志怪小说集。又名《神异录》、《神异记》、《神异传》。《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著录，题为东方朔撰。《旧唐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土地家、《新唐书·艺文志》子部道家类、《玉海》卷六十二及二百引《中兴馆阁书目》均沿《隋志》之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一、卷十三引《神异经(传)》、贾思勰《齐民要术》引《神异经》、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神异经》，亦题为东方朔撰。但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子部小说家则称《神异经》为“诡诞不经”的“假托”之作，并引《汉书·东方朔传》班固赞语，以为班固已经明斥其讹。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一则断言“汉人驾名东方朔作《神异》”(《二酉缀遗》中)，一则又说“《神异经》、《十洲记》之属，大抵六朝赝作者”(《丹铅新录》一)，其说自相矛盾。《四库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类主胡应麟后一说，认为此书“词华缛丽，格近齐梁，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卷一百四十二)。此说影响甚大。

考《汉书·东方朔传》备叙东方朔所撰诗文，不及此书，并说：“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又赞语说：“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这说明班固之时，已颇有人假托东方朔之名造为故事，故此处特为详细标明东方朔诸作，以正视听。由此可以确证《神异经》并非出于东方朔之手。但胡应麟和《四库提要》将撰人归于六朝文士，则亦有失稽考。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一、陶宪曾《灵华馆丛稿·神异经辑校序》、胡玉缙《四库提要补证》卷四十二，均曾根据服虔注《左传》文公十八年已述及《神异经》之名，推断此书为汉代人所作。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八进一步论证：“夫此经既为服虔所引用，则至迟当出于(汉)灵帝以前。或且后汉初年，已有其书。”今人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又据《神异经》文字已为《说文》及《洞冥记》所称述，推断成书时间在汉成帝至哀帝之间，大致可信。

《神异经》在结构和内容上明显模仿《山海经》，凡九篇。即《东荒经》、《东南荒经》、《南荒经》、《西南荒经》、《西荒经》、《西北荒经》、《北荒经》、《东北荒经》、《中荒经》，每一篇下有若干则。全书以叙述山川道里、异物奇闻为主，间记神仙方术。有些记载沿袭《山海经》之说。如《南荒经》中所写的“獾兜”，《西北荒经》中的“穷奇”，《西南荒经》中的“饕餮”，以及“苗民”、“西王母”、“共工”等，都是《山海经》中旧有的神怪与物类，不过作者在本书中却又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如《西北荒经》中的穷奇，“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说穷奇专门残害好人，庇护恶辈，这是前所未闻的。又如《西南荒经》中的饕餮，“贪狠如狼恶，好自积财”，所记也较《山海经》为丰富。

《神异经》更重要的内容是那些新创的神话与传说，如《东荒经》中写的“东王公”，过去是没有这一名称的，它大约是受了当时盛行的西王母传说的影响。本书构拟出这一形象，还在《大荒经》中为西王母与东王公创造了“昆仑天柱”的离奇世界。至于《东荒经》的“扶桑山玉鸡”，其中虽有《括地图》描写过的金鸡的影子，但内容已经大变，这里的玉鸡已成为报告光明的使者了。又如《东南荒经》记“利父”夫妇，因治水不经意，而被大禹谪之，这也是一种全新的说法。诸如此类，本书确实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神话资料。

《神异经》在记叙神灵异人、草飞木走的故事时，不仅有神仙家言，而且还折射出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如《西北荒经》中的“无路之人”，身“长两千里，两脚中间相去千里，腹围一千六百里”，可谓庞然大物，但它却只是“日饮天酒五斗，不食五谷鱼肉”，而且竟然“不犯百姓，不干万物”。作者想象这样的神灵应当是“与天地同生”的，故给它命以“仁”、“信”、“神”的美称。又如《西荒经》中的“讹兽”，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干着欺人的勾当，故名之曰“讹”。其他如《东荒经》中的“东方人”，见人有患，投死救之；《西南荒经》中的“天下圣人”，识海水山石多少，知天下人民鸟兽言语，知百谷可食，识草木咸苦，故前者称为“善人”，后者称为“圣哲”。凡此种种，无不表露出儒家正统的价值观。此外，书中记载的不少神灵异物，正是汉代方术盛行的反映，体现着当时方士们好奇尚异的心态。

《神异经》因为内容奇异、语言华美，后世文人多喜用为谈资。西晋左思的《吴都赋》，南朝梁陆倕的《石阙铭》、陈徐陵《玉台新咏序》，皆引为典藻。可见它对后来

诗歌辞赋和小说创作,都曾有过一定的影响。

据《隋志》著录,本书有张华注。而《晋书·张华传》不载其事,所以有疑其出于伪托者。今查《水经注》卷一、《齐民要术》卷十,已有张华(茂先)注之说。又本书《西荒经》"西方山中有蛇名率然"条注文,与张华《博物志》卷三所谓"常山之蛇名率然"云云略同;"鹄国"条注文,也与《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八引《博物志》佚文相合,足证《隋志》"张华注"之说不误。不过今本《神异经》正文中亦窜入张华注文,已难以全部离析。

《神异经》一卷,今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全书分九篇,凡五十八则,有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陶珽《说郛》本、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马俊良《龙威秘书》本、王文濡《说库》本、湖北书局《子书百家》本。这一系统的版本,内容较为完备。另外一个系统的本子不分篇,凡四十七则,有程荣《汉魏丛书》本、胡文焕《格致丛书》本、佚名《五朝小说》本、《四库全书》本。此外还有各种节本,如曾慥《类说》卷三十七、张宗祥校本《说郛》卷六十五等。无论上述何种系统的本子,篇章都有所散佚,清陶宪曾《灵华馆丛稿》、王仁俊《经籍佚文》中均辑有本书佚文。 (卢仁龙)

Shen Fu

沈复(1763～1822以后) 清代文学家。字三白,号梅逸。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时奉父命习幕,曾在安徽绩溪、江苏青浦和扬州、湖北荆州、山东莱阳等地作幕僚。笔墨生涯,依人作嫁。沈复见尽热闹官场中卑鄙之状,内心实为厌弃,欲从事艺术而不可能。所幸者有妻陈芸,伉俪兼知己,情投意合,相敬如宾,在苏州之沧浪亭畔及画家鲁璋之肖爽楼中,过了一段时期的优游自在生活。由于陈芸不甘庸俗,失欢于翁姑,两次被逐,沈复又常失馆,贫困逼人,亲友白眼相加,小家庭无法保全,子女离散,痛赋悼亡。陈芸死后,得童年友人石韫玉之助,随其赴四川重庆之任。嘉庆十三年(1808),经石韫玉推荐,作为赴琉球使团之正使齐鲲幕客,渡海参加册封琉球国王之盛典。他在琉球那霸的大使馆写作了回忆录《浮生六记》。书中记叙了他和陈芸的家居生活、生离死别之惨剧以及浪游各地之见闻,对山水园林及饮食起居均有独到的评述,阐发了自己不同凡俗的观点。后在江苏如皋作幕。六十岁时,友人顾翰为他写了《寿沈三白布衣》诗,诗中说他无力买田去归隐,梦魂常绕吴门,思归故乡。不久去世。

沈复生平好游览山水,工诗善画。除《浮生六记》外,诗稿散佚,仅存《望海》、《雨中游山》及题画诗数首。 (陈毓罴)

Shen Jiji

沈既济(?～约797) 唐代小说家。德清(今属浙江)人。一说苏州吴人。约生活在唐玄宗天宝至德宗贞元年间。《元和姓纂》载其由进士出身,史又称"经学该明"。代宗大历(766～779)中,曾居于钟陵(见《任氏传》),大历十四年(779),任太常寺协律郎(《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荐其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次年八月,炎得罪,沈受牵连,十月,贬为处州司户参军。贞元初(785),权德舆为江西观察使李兼的判官,有《与沈十九拾遗同游栖霞寺上方于亮上人院会宿》诗(《全唐诗》卷三百二十六),既济或于此时由贬所召还回京,途经江左得与权氏相遇而游栖霞。入朝后,官终礼部员外郎。约卒于贞元十三年(797)。后因子沈传师贵,追赠太子少保。《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有传,又附于《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沈传师传》。

沈既济以"精通群籍,史笔尤工"著称于时,与许孟容、萧成、杜佑等友善。著有传奇小说《枕中记》、《任氏传》。另有《建中实录》十卷、《选举志》十卷,均佚。《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六,录有《论增待制官疏》、《词科论》等六篇。《龙威秘书》、《唐人说荟》等所载《雷民传》、《陶岘》,亦题沈既济撰,显系伪托。

(吴书荫)

Shen Kuo

沈括(1031～1095) 宋代科学家、文学家。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父任为沭阳县主簿,嘉祐八年(1063)举进士,自编校任馆职,曾为集贤校理,累迁至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以"措置乖方"降职。晚年隐居润州(今江苏镇江东)。《宋史》卷三百三十一有传。著有《长兴集》、《梦溪笔谈》、《忘怀录》、《清夜录》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所记分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等门,为杂俎体笔记,《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于小说类。书中神奇门之彭蠡小龙条、吴僧文捷条、嘉兴僧道亲条,异事门之厕神紫姑条,明自好子《剪灯丛话》取以改题为《彭蠡小龙传》(托名宋王恽)、《文捷传》、《龙寿丹记》(托名宋蔡襄)、《紫姑神传》(《绿窗女史》亦收此篇),皆视之为小说。 (程毅中)

Shen Qifeng

沈起凤(1741～?) 清代文学家。字桐威,号蒉渔,又号红心词客,别署花韵庵主人。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九岁应童子试,二十八岁中举,此后连续五次应试落榜。三十六岁曾到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全德衙门当了四年幕僚。当是伊龄阿全德正奉旨在扬州设局查勘曲谱,删改曲本,起凤和黄文旸、李经、凌廷堪、程枚、陈治、荆泌等人都参予其事,直到事竣才离去。大约四十六七岁起又先后在安徽祁门、全椒当过县学训导。据说"晚年以选人客死都门",但确切年月日不得而知,只知道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时尚健在。

沈起凤多才多艺,工诗词,曾与其妻张灵(字湘人)经常闺中唱和,又曾与吴枚庵(翌凤)、陈文澜(学海)、周浣初(宾)、陶净蘅(磐)、徐道耕(春福)、陈复生(元

堇)、戴寿岂(延年)、余式南(尚德)、林煜奇(蕃钟)诸人结"水村诗社",各有诗数十首。起凤还擅长戏曲创作,曾著有传奇不下五十余种,"当其风行大江南北,梨园子弟登其门而求者踵相接"。可惜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目前已知的只有由其好友石蕴玉搜罗刊刻的《报恩缘》、《才子福》、《文星榜》、《伏虎韬》,总名《红心词客四种》。相比较起来,后世更为人们所熟悉的还是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谐铎》。此外,尚有石蕴玉搜罗刻印的《红心词》、《续谐铎》,以及现藏北京图书馆的手抄本《粪渔杂著》文集一种。 (王枝忠)

Shen Xiaoxia Xianghui Chushibiao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明代小说。见于《古今小说》卷四十。沈链因弹劾严嵩而获罪事,《明史》卷二百九《沈链传》有载。本篇所叙乃据江进之《明十六种小说》卷三《沈小霞妾》,参以正史增补润色而成,《智囊补》卷二十六及《情史》卷四等亦载此事。胡士莹认为本篇当为冯梦龙所作。

小说叙述明朝嘉靖年间,严嵩父子权倾朝野,作恶多端。锦衣卫经历沈链,刚直不阿,常抄录、诵读《出师表》,借以抒怀;因得罪严氏父子,全家被发配至保安州为民。沈链屡向民众宣讲忠臣义士之事,抨击严氏奸贼。鞑靼入侵,宣大总督杨顺不敢抵抗,却斩无辜百姓首级冒功。沈链上书痛斥杨顺罪恶,严世蕃遣心腹御史路楷伙同杨顺捏造罪名,斩杀沈链及二子,发配沈夫人等充军云州。义士贾石设法收埋沈链遗体,携沈手书《出师表》远遁。路、杨复逮捕沈链长子沈小霞一家,小霞与妾闻氏设计脱险;冯主事庇护小霞,闻氏则暂居尼庵。十年后严嵩父子失势,沈链冤狱昭雪,沈小霞赴保安见到《出师表》,巧遇贾石,得以扶沈链灵柩返乡。沈氏合家团圆,沈小霞后官至黄堂知府。

本篇叙写当时轰动朝野的政治事件,暴露了晚明政治的残酷与黑暗。作者将奸相严嵩及其子严世蕃的罪恶,淋漓尽致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严嵩"以柔媚得幸,交通宦官,先意迎合,精勤斋醮,供奉青词,由此骤致贵显。为人外装曲谨,内实猜刻。"严氏父子招权纳贿,卖官鬻爵,滥施淫威,顺其者昌,逆其者亡;谗害大学士夏言,迫害忠臣沈链,重用奸佞路楷、杨顺等,以致朝廷之中遍布其心腹、爪牙。满朝文武,缄默无言,除非舍命尽忠,否则,官员们"宁可误了朝廷,岂敢得罪宰相?"严氏父子势焰熏灼,其走狗鹰犬则有恃无恐。杨顺不敢抵御鞑靼入侵,却密谕将士斩平民首级冒功;沈链上书斥责其恶行,杨顺、路楷在严氏父子授意下,竟诬陷沈链为白莲教党徒谋反,冤杀沈氏父子。此后,又查抄沈小霞一家,以斩草除根。严氏奸党如此丧心病狂,肆虐横行,嘉靖朝政之暗无天日,可见一斑。

有明一代,阉患深重,权奸不绝,作者在开篇虽云"圣人在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接下去笔锋一转,"只为用错了一个奸臣,浊乱了朝政,险些儿不得太平"。尽管措词小心翼翼,但抨击的锋芒显系指向嘉靖皇帝。当严嵩父子恶贯满盈时,嘉靖帝却要请示仙机,再作决定。作者鉴于封建统治的残酷,只能以曲笔暗示读者:严嵩父子恃宠贪虐,罪恶如山,均因嘉靖帝昏庸所致。

作者在鞭笞严氏奸党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塑造了沈链、贾石、冯主事、闻淑女等忠义形象。江传本无《出师表》事,小妾、年伯等亦无姓氏,故事情节十分简略。作者在小说中描写沈链经常抄、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实以此赞颂沈链忠君爱国的品格。沈链数严嵩十大罪状、酒灌严世蕃、箭射严嵩等奸贼偶人、抨击杨顺屠杀无辜等行为,均显示出凛然正气,与严嵩奸党的祸国殃民行径,形成鲜明对照。此外,贾石的侠义、冯主事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亦十分成功。尤为出色的是,作者将小妾闻淑女刻画成一个忠贞、勇敢、机智、泼辣的女性形象,使其在"三言"人物画廊中,独具特色,给人以深刻印象。

本篇记叙时事,褒奖忠良,贬斥奸恶;且结构完整,情节曲折,细节丰富,语言流畅,人物形象生动感人,故深受读者欢迎,曾收入明末小说选集《今古奇观》中,广为流传。明史槃《忠孝记》、佚名《犀轴记》及《出师表》传奇,均演此事。 (竺 青)

Shen Yazhi

沈亚之 唐代诗人、小说家。字下贤。生卒年不详。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和十年(815)登进士第。历任秘书省正字、栎阳令、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等职。大和初,为德州行营使柏耆判官。柏耆贬官,沈亚之亦贬南康尉。后终于郢州掾任内。有《沈下贤文集》十二卷传世。

沈亚之以诗文名于元和间。曾游韩愈门下,为李贺好友。李贺称之为"吴兴才人"(《送沈亚之歌》)。李商隐推崇其诗,作《拟沈下贤》诗。

沈亚之作有传奇《湘中怨解》、《异梦录》、《秦梦记》、《冯燕传》等篇。其中《冯燕传》为实录,其余三篇"皆以华艳之笔,叙恍忽之情,而好言仙鬼复死,尤与同时文人异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沈亚之所作传奇好写人神恋爱,抒情气氛浓郁,时有神秘、感伤、瑰丽之浪漫色彩。而题材开掘不深,未能融入更多的社会内容,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 (张国风)

Shen Yue

沈约(441~513) 南朝齐、梁间文学家、史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在宋、齐时曾任尚书度支郎、记室、步兵校尉等职。入梁,历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尚书仆射,封建昌侯,官至尚书令。卒,谥号隐,故后人称沈隐侯。著有《晋书》、《宋书》、《齐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现仅存《宋书》一百卷。又有文集一百卷,但已散佚,后人重新裒辑为《沈隐侯集》。沈是齐、梁间博学多才的文人,史称"谢玄晖善为诗,任

彦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梁书》本传）。他与王融、谢朓、范云是当时文坛领袖，曾撰《四声谱》，并与周颙等人提出诗歌“四声八病”理论，对当时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他们的诗歌称为“永明体”，为唐代近体诗形成奠定了基础。据传他撰有《俗说》，多为短小精悍的笔记体小说，记载有关南朝人物趣闻，今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五十余则。

（戴　燕）

Shenlou Waishi

《蜃楼外史》　清代小说。四十回。又名《芙蓉外史》。题“霅溪八咏楼主述，吴中梦花居士编”，编述者姓字里居待考。有光绪乙未(1895)上海书局石印本。

书叙明嘉靖间事，大致可分三大部分。一叙倭寇内犯，奸相严嵩举荐其义子赵文华领兵进剿。赵文华一路作威作福，搜刮民脂民膏，且纵兵掳掠，一时竟兵虐于寇。赵文华贪生怕死，只分遣几个总兵把守京口，自己却移驻扬州，与严嵩的另一义子鄢懋卿纵酒耽妓，行欢作乐。通过总兵柏自成与岛寇暗中交易，赠送白银二百万两，换得岛寇退兵，然后班师回朝，冒功领赏，而倭患未除，隐忧犹在。二叙杭州牛头山张文龙、沈梦材从师学艺及外出游学事，重点叙二人行侠仗义，结纳英豪、打抱不平、扶贫济弱的事迹。第三部分未写完，另叙及倭寇再次入犯，严嵩仍荐赵文华往征。赵文华又故伎重施，却恰中了倭兵的诡计，弄得大败亏输。林润、邹应龙等弹劾严嵩，嘉靖帝震怒，调赵文华进京。赵文华惧罪，潜通岛寇，与严嵩之子严世蕃勾连，欲夺大明江山，而上尚不知。为剿倭寇，京师特开文武双科，招揽英豪。严世蕃主其事，遂于校场埋置火药地雷，欲将嘉靖帝及应试英豪炸死。张文龙、沈楚材应试，已分中文科“状元”、“探花”，而二人的好友杜鹊桥也赶至京师。按着上面的思路，下面似应写张文龙等三人识破严世蕃奸计，救了嘉靖皇帝及应试英豪，于是挂印远征，剿除岛寇，天下太平，英雄受禄，与佳人团聚。

书借明事，援古证今，实是清末现实社会的写照。书中对严嵩、赵文华依靠赠送金银换得岛寇暂退的描写，正是对晚清屈辱求和，割地赔款以使列强退兵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写了个沈楚材、张文龙遇阿芙蓉妖的故事，占了十三回篇幅。谓红国的一位美貌公主阿芙蓉，为使本国不受黑国的侵侮，嫁给了黑国的国主，后因红国未如约前来相救而自尽。其坟上长出了阿芙蓉花（鸦片花），使黑国人吸食，致成病夫，红国方趁机灭了黑国，更是寄寓明显。全书将侠义、神怪、英雄儿女熔于一炉，着力编织曲折离奇的故事，不重人物性格刻画。唯阿芙蓉公主的形象，丰满喜人。

（萧相恺）

Shenlou Zhi

《蜃楼志》　清代小说。二十四卷二十四回。又名《蜃楼志全传》、《情中奇》。作者庾岭劳人，其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不详。约成书于嘉庆初年。现存嘉庆九年(1804)刊本、嘉庆十二年刊本、咸丰八年(1858)刊本、聚贤堂刊本、上海神州图书局石印本等。首罗浮居士序。序云：“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由此可知作者庾岭劳人曾在广东较长期生活过。“禺山（今浙江德清）老人”应为本书的编辑修订者。

小说托言明万历年间，广州十三行洋商苏万魁为新任海关关差赫广大刁难勒索，被迫辞去商总职务，专心经商。苏万魁路见来粤投兄的义士姚霍武身受窘厄，遂慷慨相助。万魁之子苏吉士，在盐商温仲翁家就读于屡试不第的饱学之士李匠山，同窗尚有温仲翁之子温春才、河泊所税官乌必元之子乌岱云等。温盐商夫妇极爱吉士，将次女蕙若许配之。蕙若之姐素馨与吉士两相爱慕，常于后花园折桂轩幽会。一次素馨在等候吉士时被乌岱云撞见，受其奸污，后顺从并嫁给乌岱云，婚后受尽凌虐，后归宁不返，持斋静居，诵经礼佛。苏万魁将长女许配李匠山之子李垣。匠山回京途中与姚霍武结识，以重金相助。乌必元之女小乔与吉士相恋，情投意合，赫广大闻小乔娇美，强索为妾。乌必元为邀宠图升，将女儿拱手相送。小乔与吉士挥泪而别。汕尾书办董材解饷银途中为洋匪所劫，复被赫广大严刑拷打并逼赔所劫饷银，无奈自尽，停尸家中，无钱收殓。其子施延年为父鸣冤又被毒打。吉士挺身相助，延年之妹施小霞决心以身相报，后终遂愿。吉士与蕙若新婚之际遭盗贼抢劫，家人误报吉士遇难，万魁闻信一命归西。吉士辍学继承父业，锐意经商。赫广大欲求子嗣，乌必元举荐“神”僧魔刺。魔刺趁机与赫广大的四个宠姬私通。姚霍武之兄遭陷被系身亡。霍武与武林英豪吕又逵、王大海诸人相识结拜。钱典史逼迫寡妇管氏为妾不遂，买通牛巡检设计陷害。霍武挺身而出，欲救无辜，被牛巡检毒打后投入牢狱，管氏与公公自尽。管氏小叔何武与吕又逵、王大海、冯刚铤而走险，杀死牛巡检、钱典史全家并武装劫狱。姚霍武率众豪杰在羊蹄岭招兵买马，竖起义旗，屡挫围剿官军。时海陆丰洋匪猖獗，官府调兵围剿，潮州空虚。魔刺与赫广大四妾席卷金银财宝逃出广州，占据潮州，自命大光王，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朝廷屡次进剿，均被魔刺击败。最后姚霍武受朝廷招安，奉命攻陷潮州，杀死魔刺。朝廷钦赐苏吉士内阁中书，吉士挂名不就，仍然经商。

小说深刻反映了清乾嘉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现实生活，透露出18、19世纪之交中国生产关系开始出现新的转变，勾勒出中国商业买办资产阶级开始出现的初兆。苏吉士就是出现在这个特定时代、特定地区的具有典型色彩的艺术形象。他出身于洋商之家，思想比较开明通达，始终与封建官府保持一定距离，也从未使用非商业竞争的手段去霸掠别人的资产，主要靠抓住市场变化来获取商业利润，这显然向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经营靠近了一步。苏吉士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固然仍以儒家仁爱思想为主，但他反对男尊女卑，主张男女

平等、妻妾平等。他不走仕途经济道路，皇帝钦赐高官，仍不动心，继续从事商业经营，是一个开始从封建地主阶级分化而出、向商业买办资产阶级过渡却仍然保留着传统儒家风范的新型青年商人。

作品还通过海关关差赫广大、河泊所税官乌必元、碣石镇巡检牛藻和钱典史等封建官吏贪婪无耻、残忍冷酷、横行霸道的行径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抨击了社会政治的腐败和封建吏治的黑暗。作品还通过李匠山屡考不中、卞如玉名落孙山和温春才高中经魁，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科举制度。

苏吉士与温素馨的爱情悲剧也写得很有韵味。作者将二人缠绵悱恻、炽热如火、恨爱交织、一波三折的恋情摹绘得惟妙惟肖，酣畅淋漓。笔调凄怆哀婉，强化了小说的悲剧气氛，也摆脱了才子佳人夫贵妇荣的陈腐旧套。

小说结构完整，脉络清晰，含蓄隽永，颇有新意。少数情节有因袭模仿前代作品的痕迹。

（任少东）

Shengxian Zhuan

《升仙传》 清代小说。八卷五十六回。一名《升仙传演义》。倚云氏撰。存光绪七年(1881)东泰山房刊本、光绪十三年聚锦堂刊本、光绪十八年成文信藏板本以及石印本等。"倚云氏"真实姓名不详。

书叙明朝嘉靖年间济小塘等五人升仙事。济小塘本是辽宁蒲阳一书生，见严嵩奸臣把持朝政，遂弃儒学道，得吕洞宾点化，以仙术兼济天下。先与侠士微承光、神偷一枝梅结义，惩恶扬善，除妖救灾，又度化儒生韩庆云，锄除严嵩奸党之后，济小塘与微承光、一枝梅、韩庆云、苏九宫等五人升仙归真。济小塘擅幻术，事见明代姚旅《露书》卷十二。此书据稗官野史编撰，以济小塘为贯串人物联缀几个相对独立的故事而成。

（俞　文）

Shenghuameng

《生花梦》 清代小说。十六回。古吴娥川主人编次，青门逸史点评。作者真实姓名不可考，尚著有小说《世无匹》、《炎凉岸》。序署"时癸丑初冬古吴青门逸史石仓氏偶题"。据序及内证，本书作于康熙十二年。

书叙山东观察使贡鸣岐，赴任途中遇秀士康梦庚杀人，经访察，知其为义士，为了给百姓除害而杀死作恶多端的恶棍。贡鸣岐不仅向地方官说情，释放了康梦庚，并且将其带到山东，要把女儿许配给他。但贡鸣岐的儿子从中作梗，惹得康梦庚不辞而别，来到苏州，误入冯家花园题诗，和冯玉如小姐定婚。不久，冯家发生变故，遭遇不幸的冯玉如小姐扮男装改名马玉，被大盗沈定国骗上山寨，强迫与其妹沈云珠结婚。马玉既骗过了沈云珠，又夺得了山寨兵权，先下山劫来了贡小姐，后又把康梦庚骗进山寨，强逼着他与贡小姐相认成亲，归顺了前来征讨山寇的贡鸣岐。这时，马玉劝康梦庚到苏州去和冯玉如小姐完婚。洞房之夜，康梦庚始知马玉便是冯小姐。

此书虽以康梦庚的婚姻事为主线，却描绘了穷书生、小偷、恶霸、贪官、山寇等多种人物，反映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在一部以才子佳人为主体的小说构架里，融入了揭露科举弊端、公案、私访、神怪、战事诸多情节，显示了才子佳人小说在内涵上的丰富变化。

现存本衙藏板本，中有"二集嗣出"字样。二集指小说《世无匹》。

（林　辰）

Shengxiaojian

《生绡剪》 清代小说合集。十九回。全名《花幔楼批评写图小说生绡剪》。首弁言署"谷口生漫题于花幔楼中"，谷口生即为此书编者。真实姓名失考。行文中避康熙皇帝名讳，以"玄"为"元"，可知刊刻时间不会早于康熙年间。大连图书馆藏足本，十九回；北京图书馆藏残本，十三回。

小说多为每篇叙一事；少数篇目正文前有入话简述一小故事；个别篇内述三事，故十九回共写了长短故事二十多个。

各篇作者均题别号，不署真实姓名，共有十五人，计：谷口生（第一、二回，兼本书编者）、篛隐君（第三、十九回）、铁舫（第四回）、浮萍居士（第五回）、白迂（第六回）、归剑堂（第七回）、啸园（第八回）、一渔翁（第九回）、不解道人（第十、十六回）、钝庵（第十一回）、瓮庵子（第十二、十八回）、有砚斋（第十三回）、卷石草庵（第十四回）、无无宝（第十五回）、抱龙居士（第十七回）。

本书出自多人之手，作者情趣各异，故事多不雷同。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和人物也比较广泛，诸如暴发户、县官、和尚、相士、医生、妒妇、闺秀、地主、长工、赌徒、无赖、神仙等，形形色色。作者直面人生，感情冷峻，世态炎凉、人情变化、各色诸相，尽收笔底。对种种人物或赞扬、或鞭挞，褒贬分明。

生绡，本指缝制衣物的丝绢，编者把这本书比作"不丽不奇不朴，亦丽亦奇亦朴"的生绡，犹言所述的故事既深刻严肃，"得其事理之正"，寄托的感情亦婉转动人，世人读之，将爱不释手，犹如生绡剪而成衣，世人服之而不忍弃置一样。由于时代的局限，因果迷信的落后思想书中亦时有所见。全书的主旨可用"劝戒"二字概括。

（吴　郑）

Shimei Zhuan

《尸媚传》 唐人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俱题唐张泌撰，实出伪托。此书言鬼怪之事，杂取诸书而成。如《小金》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卢顼》；《李咸》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七，均出《通幽录》；《张庚》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五，出《续玄怪录》。

（顾　青）

Shi Kuang

《师旷》 古小说。师旷，字子野，春秋时晋国人，约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晋悼公、晋平公在位的时代（公元前572～前532）。古代常有盲人为乐师，箴谏进言，并演唱史诗故事，师旷正是这样一个瞽史一类的人物。据说他不仅能言善辩，见解精辟，见微知著，预知吉凶，而且是个具有神奇听音能力与演奏技巧的乐师。于是，关于他的言行便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说，这就是古小说《师旷》的素材来源。

《师旷》成书很早，但亡佚也很早，它的原貌已不可知。《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有《师旷》六篇，并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同书兵书略阴阳家类又有《师旷》八篇，并注："晋平公臣。"这大概是两种不同的书。前一种可能偏重于史传记述的师旷故事，后一种则含有阴阳杂占之类的内容。到唐代初期，前一种早已亡佚，后一种可能也已散失。《后汉书·方术传》注引《七志》载有"占灾异"的六篇《师旷》；《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五卷《师旷占》、隋有三卷《师旷书》，不知是不是后一种的残卷剩篇；清王仁俊辑《师旷记》，说是一卷，但实际上只有三十四字，从内容上看，似乎是谶纬家伪托师旷编出来的一段神话，也许与阴阳占卜类的《师旷》有一点关系。

古小说《师旷》虽已不存，但《逸周书》第六十四《太子晋解》篇所载师旷故事，可以看作《师旷》的佚文，而且在《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新序》、《说苑》等古籍中还能看到不少有关记载着师旷的传说和言论的片断，也可作为《师旷》的参考资料。在现存这些片断中，师旷常常是以雄辩的政治家和近乎占筮的预言家身份出现的。前者可能较多地来自史传，史的成分较浓；而后者可能较多来自阴阳占卜类的《师旷》，巫的色彩较重。其中有些故事颇有文学意味，像《韩非子·十过》所引的"师旷援琴而鼓"一则，结构完整，节奏变化有序，故事很有神奇色彩和戏剧性，师旷的睿智，晋平公的执迷，都十分鲜明。写音乐的感人力量，则在师旷口中渲染一过，再由乐声起时玄鹤玄云、大风大雨齐集渲染一过，"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再渲染一过，直至"晋国大旱，赤地三年"，重重渲染，显示了音乐惊天动地的力量，也增添了小说语言的力量。又如《左传》襄公十八年"师旷告晋侯齐师夜遁"及"有楚师"两则，出场的人物都是三个，但三人的短短话语各具特色。《韩非子·难一》中"师旷援琴撞平公"一则，写师旷的讽刺和平公的自嘲也都很有个性，这与后世小说以语言突出人物个性的手法有吻合之处。这些故事流传很广，有的成了后世小说的素材，有的成了后世诗歌的典故，甚至师旷本人还成了人们纪念的对象。山西洪洞县有师旷祠、师旷墓，河南祥符县还有"古吹台"，据说就是当年师旷吹奏演乐之处。至于谈到音乐，师旷更是古乐爱好者的一个偶像。元元好问《元鲁县琴台诗》云："千山为公台，万籁为公琴。"明李梦阳《师旷歌·玄鹤歌》更云："宫筵肆兮哀弦拊，玄鹤降兮鸣且舞。呼烟侣兮啸云友，谁能为此师旷手。"

《师旷》今有卢文晖辑注本（1985，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个本子辑、注都很详尽，附录中也收集了不少材料。但它所辑录的并不一定是古小说《师旷》，而是先秦两汉有关师旷的文字资料；它并不是古小说钩沉，只能作师旷资料集来使用。 （戴 燕）

shihua

诗话 宋代说唱文学。韵文（诗）与散文并用，其体制类似词话。但其中的"诗"系书中人自己吟唱，构成故事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而非由作者出面叙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话小说。

（刘 蕤）

Shizihou

《狮子吼》 清代小说。八回，未完。作者陈天华，署"过庭"著。连载于1905年《民报》第一～五、七～九号。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三卷》（1960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狮子吼》是一部宣扬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小说。卷首楔子，运用影射、象征、梦幻诸手法，阐明光复中华的创作主旨。分三部曲。第一部曲，混沌人种的灭亡：叙一至好契友，入山樵采，忽然石破天惊，飞出一铁函来，中藏一部字迹漫漶的混沌人种的历史，说距今四千五百年前，有一混沌国，人口四万万，祖先也曾轰轰烈烈做过来，四方各国尊为"天朝"。后被自古传下的忠君邪说所害，这一偌大的文明种族，竟被"小小野蛮种族侵制"。东北方一种野蛮人，人口只有五百万，倒杀了混沌人十分之九，占领混沌国二百多年；最后又把混沌国一块一块割送给蚕食国、鲸吞国、狐媚国。混沌人做奴隶，当牛马，由半文明半野蛮降为全野蛮，由全野蛮降为无知觉的下等动物。不上三百年，混沌人种全归乌有——影射汉族黄种人的伤心惨目的历史。第二部曲，睡狮猛醒怒吼："原来此山有一只大狮，睡了多年，因此虎狼横行；被我这一号，遂号醒来了，翻身起来也大吼一声。那些虎狼，不要命地走了。山风忽起，那狮子追风逐电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这一象征，寄托着作者对于中华民族觉醒的渴望。第三部曲，谱写《黄帝魂》，是一部未来的畅想曲，构拟光复五十年后的璀璨图景："翻二十纪舞台，光五千秋种界。"作者高扬民族独立的大纛，喷发出狂飚式的革命激情："愿我黄帝子孙，一齐登场，轰轰烈烈，现万丈光芒于世界，这才算不负俺今日之苦心。"以梦幻中的"日月光华"之境，昭示革命理想的庄严瑰丽。

第一回叙说"天演论"的原理，阐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以为世间痴迷者当头棒喝。第二回回顾三百年来汉民族所遭遇之历史浩劫。自清兵入关，杀人如麻，至于那拉氏倒行逆施，卖国投降，杀六君子，

假手义和团以仇洋，由此引出几位“排满革命”的志士，“东南海中，一个小岛，产生几位豪杰，后日竟把中国光复转来，变成第一等强国”。

第三回起，小说的几个主人公登场。浙江沿海有一舟山岛，岛上有一民权村，三千多户人家，有议事厅、医院、警察局、邮政局；公园、图书馆、体育会，无不具备；学堂、工厂、轮船公司，应有尽有；俨然一处世外桃源，文明的雏本。民权村人恪守祖训，敌忾同仇，名在满洲治下，实则与独立国无异。原来仇视洋人，后来开通风气，晓得一味野蛮排外不可，于是村人外出游历英、法、德、美各国，细考立国的根源，纵览文明的制度，从此村中气象一新。中学堂总教习文明种，原是顽固守旧先生，亲自赴日本考察游学，回国逢人便讲新学。因慕民权村有自由空气，应聘前来执教。他最得意的门生是孙念祖及其族弟绳祖、肖祖，还有一个外村附学的狄必攘。小说通过文明种师徒的活动，宣扬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和行动策略。文明种的演说词中公然标举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引卢骚的《民约论》倡导民权革命。孙念祖建议在民权村实行自治，有总理，有代议士和议长，粗具西方议会民主的模式。小说后半部多写长江沿岸的会党活动，如四川的岳王会、汉口的强中会。有小宋江张威等江湖豪杰崭露头角，革命党人则策划会党联合，聚蓄武装力量。书中还留下了上海滩上吃“革命”饭、眠花宿柳的鹦鹉志士之一瞥。此外，书中穿插若干时事，如江支栋(影射张之洞)捕杀独立军(影射唐才常的自立军)；留日学生成立拒俄会，有内奸告密；审血诚(影射沈荩)被打死在刑部监狱等，透露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气氛。第七回所载《革命论》，不啻一篇讨清檄文，声言“野蛮满洲之政府”，乃“吾祖若父，枕戈泣血，所不共戴天之大仇”。此论一出，人人传诵，“革命”、“排满”之声浪，遍满全国。

《狮子吼》是一部革命原理的通俗图解，热情奔放，气壮山河，惟艺术功力不足，有标语口号倾向。

(鲁　戈)

Shigong'an

《施公案》　清代小说。八卷九十七回。全名《绣像施公案传》，一名《百断奇观》。无名氏撰。最早刊印于嘉庆三年(1798)，今存嘉庆二十五年文德堂刊本，目录书题则作《施案奇闻》，书前有序。九十七回本还有道光九年(1829)金阊本衙刊本、道光十年刻本、道光十八年刊本等。上述诸本皆止于洪天师与黑面僧斗法，为正集。光绪十七年(1891)赤城珊梅居士署序，正谊书局仿古聚珍版《三公奇案》，在九十七回本中增加天师伏魔封功一回，成为九十八回。续书今存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珍艺书局石印本，四十卷一百回，题为《清烈传》；光绪二十年坊刊本，三十六卷一百回。同年又有梓潼会藏板刻本《绣像施公案全传》，故事演为一百八十八回。此后又有“三续”、“四续”，直至光绪二十九年上海书局石印本的《绘图施公案》达“十续”，发展为五百二十八回，约一百二十万字。从此书的一续再续可知它在清末流行之广，作者亦非止一人。

施公，即施世纶(小说作仕伦)，康熙时人，靖海侯施琅之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施以“荫生”任泰州知州，后历任扬州、江宁知府、湖南布政使、顺天府尹、户部侍郎、漕运总督等职。《清史稿》有传。史书称他“聪强果决，摧抑豪猾，禁戢胥吏，所至有惠政”。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云：“少时，即闻乡里父老言，施世纶为清官。入都后，则闻院曲盲词有演唱其政绩者。”可见，施世纶的事迹曾被民间艺人编为演唱材料，广为传颂。《施公案》小说即是在“院曲盲词”的基础上产生的。小说所述，为施公任江都县令、顺天府尹、通州仓厂总督、山东巡按及漕运总督时，在任上或上任途中受理百姓冤案的故事。小说以黄天霸等从绿林返正，追随施仕伦办案，以至功成名就为经，以数百个惩治昏庸官吏，平抑土豪恶霸，为百姓申冤的案例为纬，交织成一部公案侠义小说，开创了“侠义小说先导”(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小说的思想内容庞杂，既广泛反映了清代末期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表达了百姓对清官与侠义的期望，也露骨地宣扬了封建的伦理道德和迷信观念。《施公案》的平话色彩较浓。小说基本上采用口头语言，既通俗易懂，又富于生活气息；情节穿插勾连，案中有案，悬念迭起，曲折离奇，诚如鲁迅所说：“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中国小说史略》)。然而由于“历经众手”加工粗糙，文笔朴拙，多有错讹与文理欠通、内容矛盾之处。总的看，文学成就并不高。《施公案》与中国传统戏曲关系甚密，京剧中有关《施公案》的剧目，有数十出之多，尤以《恶虎村》、《盗御马》、《连环套》等出名。

(傅隆基)

Shi Nai'an

施耐庵　《水浒传》的作者。生平不详。据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高儒《百川书志》卷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施耐庵为钱塘或武林(今浙江杭州市)人。《百川书志》著录《水浒传》，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现存《水浒传》嘉靖刊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而罗贯中系元末明初人，在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中列有小传。可知施耐庵当亦为元末明初人。关于施耐庵的著作和生平事迹，有过不少晚出的附会伪托或虚构的说法。贯华堂刊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四，载“东都施耐庵”自序一篇，出于金人瑞伪撰。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印行《古本水浒传》(以上海中西书局1933年铅印本为底本)，署“施耐庵著”，其前七十回同于贯华堂刊本，后五十回则与现存诸本迥异，乃近人常熟梅寄鹤(名祖善，字季莩)伪撰。宝敦楼藏《传奇汇考标目》抄本、吴梅《顾曲麈谈》以施耐庵即南戏《拜月亭》(《幽闺记》)作者施惠(字君承或君美，杭州人)，缺乏根据。此

外，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还流传过一些口头传说和文字资料，以施耐庵为元代至顺二年(1331)进士，或说他名子安，淮安人，生于元代元贞二年(1296)，卒于明代洪武三年(1370)，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书；或说他原名耳，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屡拒张士诚的招聘，明初征书数下，亦坚辞不赴；或指实他为某一族谱或家谱中的施彦端，兴化人，高尚不仕，隐居著书。这些说法都存在明显的矛盾和破绽。



施耐庵画像

（刘世德）

Shi Runze Tanque Yu You

《施润泽滩阙遇友》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十八。本篇入话叙两个故事：一为裴度还带事，见《唐摭言》卷四《节操》、《唐语林》卷六《补遗》、《类说》卷十一《芝田录》、《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七《裴度》、《情史》卷四《裴晋公》，元代关汉卿《裴度还带》杂剧，明初无名氏《还带记》传奇，亦演此事；另一为五代时窦禹钧事，见《厚德录》卷一。二者皆属积阴德、得善报的故事。正文叙两个手工业者施复与朱恩积德行善，友爱互助，因而避祸得福，发家致富。其中部分情节，虽与《古今谭概》卷三十六《张生失金》事相类，但它所反映的市镇手工业、商业发展情况，以及手工业者聚财暴富的心理，显为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生活写照。

这篇小说所写的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是明代以丝织业发达而著名的集镇。作者以此为典型环境，写该镇“家中开张绸机”的施润泽，在卖绸子时拾得六两多银子，他想到失主“倘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或卖了绸，或脱了丝，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一家良善，没甚过活，互相埋怨，必致鬻身卖子。”因此，他便等候失主来寻，还了他去。作品赞颂他这种“不以拾银为喜，反以还银为安”的高尚品格。后来施润泽养蚕缺少桑叶，与邻家十余人一起乘船赴洞庭山采购，途中他巧遇丢银的失主朱恩愿助他桑叶，使他不仅避免了后来邻家十余人翻船遇害的大祸，而且是年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正当买下间壁邻家住房，铺设机床时，又挖得窖藏白银“约有千金之数”，使他家不上十年，就有数千金家事。作品写施润泽既有拾金不昧的朴素本质，又有想靠意外之财而暴富的贪婪心理，从而刻画出施润泽作为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的两面性，这在明代城镇生活中是具有广泛典型意义的。

本篇虽然贯穿了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但却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善良愿望。从“裴度还带”故事影响之深远，亦可见这种传统心理的根深蒂固。

（周中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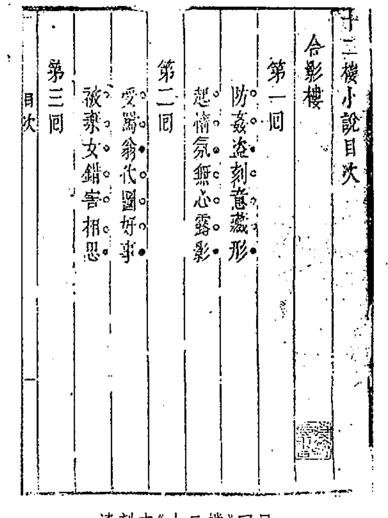
Shi'er Feng

《十二峰》 清代小说。佚。《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日本《舶载书目》著录，云：“未见。”全书十二回，清无名氏撰，署“心远主人”。首戊申巧夕西湖寒士序，“戊申”未注明何年。按，此书见《舶载书目》“元禄”间目，“元禄”为日本东山天皇年号，当康熙二十七年至四十二年之间(1688～1703)。“心远主人”生平不详，但知其另编有短篇拟话本小说集《二刻醒世恒言》；首雍正丙午四年(1726)瞑螺苎斋主人序，可知为雍正以前人，则“戊申”当指康熙七年(1668)。据此可断《十二峰》为清初作品。

（吴 邦）

Shi'er Lou

《十二楼》 清代小说集。十二卷三十八回。李渔撰。顺治间原刊本题《觉世名言》。署“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首有“顺治戊戌(1658)中秋日钟离浚水”序。觉世稗官即李渔，睡乡祭酒、钟离浚水均为杜浚别号。每卷一篇，题三字标题。每卷分一、二、三、四、六回不等，全书总计为三十八回。每回以联语标目。《十二楼》成书当在李渔的另一小说集《无声戏》之后，杜浚在本书第六卷中引《无声戏》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迁》之尤瑞郎事，即可为证。



十二樓小說目次

合影樓

第一回

防姦盜刻意藏形

起情氛無心露影

第二回

受駡翁代圖好事

被棄女錯害相思

第三回

目次

清刻本《十二楼》回目

全书每篇故事中都有一座楼，故题书名《十二楼》。卷一《合影楼》共三回，叙元朝至正年间广东曲江县屠、管两家儿女恋爱婚姻喜剧。屠观察与管提督二人是一门之婿，同赘岳丈家。两家同居一所宅第。然屠公生性跌宕风流，而管公则迂腐道学，心性各别以致对立。岳父母死后，两家遂用高墙将一宅分为两院，连水池中也立起石柱搭上石板砌起墙垣。屠公之子珍生与管公之女玉娟从水面上认识了彼此的影像，相互爱慕，情深意切。或隔墙细语，或借荷叶流水传递情书。屠公得知儿子因相思生病，便托好友路公向管公求亲，遭到管公拒

绝。屠公于是转聘路公螟蛉之女锦云。珍生听说此事病情加重。路公瞒过管公,假以珍生为嗣子求聘玉娟为媳,珍生遂与玉娟、锦云二女成婚。事实既成,管公大悟,与屠公和好,推倒两家之间的墙壁,将两座水阁做了洞房,题曰“合影楼”。卷二《夺锦楼》仅一回,叙明朝正德年间武昌一民事婚姻公案。鱼行经纪钱小江与妻边氏有孪生二女,父母粗愚而丑陋,二女却聪明而标致。钱小江倔强,边氏泼悍,夫妻不相和,各自瞒着对方将女儿许配于人,结果两个女儿许了四家,纠纷成讼。代理知府之刑尊见四家儿子皆丑形怪状,不堪与二女相配,遂否决其婚约。时逢有一对活鹿送到府中,刑尊便以活鹿和二女为锦标考试生童,已娶者得鹿,未娶者得妻。未娶者有袁生和郎生,但郎生之文系袁生代作,最后以二女嫁袁生。考场之内有一楼,二女住楼上,二鹿养楼下,此楼在考试时暂名“夺锦楼”,是为小说题名的来由。卷三《三与楼》共三回,叙明朝嘉靖年间四川成都高士虞素臣建楼卖楼又楼归旧主的故事。虞素臣善读诗书不求闻达,只喜营造园亭,因而欠债渐多。邻舍富翁唐玉川悭吝贪婪,以贱价买得虞素臣宅院之大半,唯一座书楼是虞素臣最得意的结构,留作栖身之所,不肯脱手。此楼下层是接客之所,题曰“与人为徒”;中层是读书临帖之所,题曰“与天为徒”;总题为“三与楼”。虞公六十岁生子,大宴宾客,弄得内囊空空,不得不把三与楼卖给唐家。虞公死后,其子登科做官,衣锦还乡时得知有人告唐家在三与楼下窝藏盗银,果掘出元宝二十锭。唐家告求虞家,若认定为先祖积蓄,则可免窝盗之罪。原来此银系虞公生前一好友当初要送给虞公的宅院赎金,虞公不受,好友便暗自埋于楼下。真相大白,此银仍作赎金,三与楼连同整个宅院仍归虞家。卷四《夏宜楼》共三回,叙元朝至正年间浙江金华县书生瞿佶借助于望远镜与佳人詹娴娴成就婚姻的故事。瞿佶用望远镜窥见娴娴丰姿,遣媒求亲,詹家不招白衣女婿,且求亲者不止一家,遂不答应。但瞿佶借助望远镜续娴娴未成之诗使娴娴疑瞿佶为仙人,心已相许。瞿佶乡试会试联榜登科,不料同榜中还有两人也是同乡向詹家求婚者,詹公拈阄择婚,却没有拈到瞿佶。瞿佶用望远镜窥视詹公隐秘,使詹公相信神道有灵,转将女儿许配瞿佶。卷五《归正楼》共四回,叙明朝永乐年间广东高安县拐子贝去戎改邪归正的故事。贝去戎拐骗之术神奇无测,积得多金,其人性颇豪奢,大有侠义之风。后欲归正,为妓女苏一娘赎身,并购买一所大宅改建为尼庵,完成苏一娘出家修行的心愿。尼庵之楼题名“归止楼”,燕子衔泥在“止”上添了一横,成了“正”字。贝去戎于是感悟,亦出家为道士。又设计募金建造殿堂,与苏一娘成了正果。卷六《萃雅楼》共三回,叙明朝嘉靖年间北京书香古董铺少年权汝修遭权奸严世蕃侮辱迫害的故事。权汝修系扬州人,与北京金、刘二人同性相恋,共设一店名“萃雅楼”,出售古董等物。严世蕃亦好男色,闻权汝修美貌,意欲独占,奈权汝修不从,严世蕃遂勾结沙太监将其阉之。及至严世蕃被劾,权汝修尽以其罪行奏闻皇帝,严世蕃被处极刑,权汝修遂报仇雪恨。卷七《拂云楼》共六回,叙宋朝元祐年间临安城内一婢女成就了一对才子佳人费尽死力撮不拢的姻缘。才子裴七郎原与韦家小姐有婚约,裴父嫌贫爱富,毁约而与封家定亲。然封家小姐丑陋而又浅薄,裴七郎深以为憾。端阳节西湖龙舟盛会,封氏出乖露丑,又见有两位游湖的佳人光彩夺人,相形之下,裴七郎无地自容。封氏淋雨又遭众人嘲讪,愧闷而亡。裴七郎访得两位佳人竟是原有婚约的韦家小姐及其侍婢能红,遂求韦家重续婚约,然韦家断然拒绝。裴七郎请女工俞阿妈转致能红,能红在拂云楼上曾睹裴七郎风姿,乃设计以算命占梦诸说使韦家小姐及其父母回心转意,终成姻缘。卷八《十卺楼》共两回,叙明朝永乐年间温州姚氏婚娶十次的故事。姚戬乃本地名士,其父为他婚娶而建造一楼,仙人题名曰“十卺”。不久姚戬婚娶,不料美貌的新娘屠小姐却是一个石女,遂以其妹置换,然其妹貌丑兼有隐疾,再以其妹换之,奈其妹已有身孕在身。姚家乃退亲,另择他配。前后九次,非入门即亡,即因故退亲。三年后其母舅从两湖为他聘来一女,洞房一见,却是开手成亲的石女。新婚相处数夕,屠小姐下体生疮,人道遂通,夫妻之情如胶似漆,恩爱无比。十次婚姻方成定局,验证了“十卺”之言。卷九《鹤归楼》共四回,叙宋朝政和年间汴京两对新婚夫妻生离死别的故事。新科进士段玉初和郁自昌同婚于官尚宝家,段玉初娶二小姐绕翠,郁自昌娶大小姐围珠,二女均是绝色佳人。时金、辽边患未已,朝廷派遣段、郁二人出使异国。夫妻分别,郁自昌与妻眷恋不舍,许诺不久即可回家团圆;段玉初则寡情冷语,讽其妻再嫁,并题所居之楼曰“鹤归楼”,以示决不生还。二人到金国后俱被羁留,郁日夜思妻不已,而段随遇而安。八年后放归回南,郁自昌须鬓皓白,其妻围珠已不堪思念憔悴而死;段玉初则容颜不改,其妻绕翠丰泽胜似当年。原来段玉初惜福安穷,先使其妻断了侥幸的念头,不至忧郁神伤,终于熬到了团圆的一天。卷十《奉先楼》共两回,叙明朝末年南京池州府东流县舒秀才之妻忍辱存孤的故事。舒秀才是七世单传,妻子三十岁才生下一子,时逢天下动乱,妻子姿容美艳,难免被掠,守节和存孤不能两全。妻子誓要守节,舒秀才却要存孤,因事关名节,通族之人聚集家庙奉先楼议决:为了存孤,宁可失节。未及半月,母子被“闯贼”所掳。清朝定鼎后,舒秀才寻访妻儿,被官兵拿住做了纤夫。其妻恰在船上,此时已做了将军的夫人。将军感其存孤之义,不仅使其父子重聚,而且还使其夫妇团圆。卷十一《生我楼》共四回,叙宋朝末年湖广郧阳府竹山县尹厚一家乱离会合的故事。尹厚有妻庞氏,起楼时生一子,遂名楼生。楼生幼时失踪,夫妻一、二十年再没有生育,尹厚到了半百之年,欲要立嗣,便打扮成穷苦无靠的老人,插一“卖身作父”的草标,游至松江府华亭县,一后生姚继买之,果待之如父。时元兵南下,父子急归湖广,

舟至汉口，姚继往寻未婚妻曹氏，然当地妇女尽被乱兵掳去封置布袋中发卖，姚继买得一妪，认作母亲。老妪指点姚继再买一女为妻，其女竟是旧聘之曹氏。母子媳三人买舟至郧阳，又逢尹翁，原来老妪即尹翁之妇庞氏，乃为乱兵所掠走。姚继至家登楼，大有似曾相识之感，相验以后方知姚继即早年所失之子。卷十二《闻过楼》共三回，叙明朝嘉靖年间常州府宜兴县县令及缙绅为隐士呆叟置园造楼以闻其规戒之言的故事。顾呆叟为人耿直不阿，性情恬淡，绝意进取，遂隐居深山。其中表殷太史与县令及诸乡宦皆敬重之，为方便往来，得闻呆叟之诤言，便合资营造闻过楼，设计召呆叟移家居之，遂成一段佳话。

明代文人创作的话本小说，其题材一般均采自前代史传、稗官杂记、笔记小说或民间传说。李渔小说中的故事则绝大多数出自作者意构。《十二楼》中《归正楼》系饾饤剪裁而成，《合影楼》自称是本于抄本未刻的《胡氏笔谈》，《鹤归楼》自称本于段氏家乘中的《鹤归楼记》，其余九篇，皆为作者依据生活编撰。从依据现成故事改编到作者自创，无疑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飞跃。

由于李渔在创作中融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加之在叙事中自由地表达个人的主观判断，所以在《十二楼》故事中明显地存在着作者的影子。《合影楼》写了一位道学家，一位风流才子，这是两个极端的形象，中间插入一位路公，"他"的心性，绝无一毫沾滞，既不喜风流，又不讲道学，听了迂腐的话也不见攒眉，闻了鄙亵之言也未尝洗耳，正合着一句古语"在不夷不惠之间"。由于路公的撮合才使一场婚姻由悲剧化为喜剧。这路公正是李渔的自我写照。《三与楼》主人虞灏"是个喜读诗书不求闻达的高士。只因疏懒成性，最怕应酬，不是做官的材料，所以绝意功名，寄情诗酒，要做个不衫不履之人。"无疑也是李渔之自况。小说中所表现的处理家产的态度不同于传统观念：虞灏主张不要为儿孙留家产，与其把家产作为遗产留给子孙，不如自己卖掉，以免子孙被守业所累。这种观念，联系李渔的生活和财产变异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了。《鹤归楼》中的段玉初所以能在动乱中存活，并把家庭保全下来，奥妙在于一种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不抱奢望，就不致失望；自己不幸，要看到还有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这样在任何困境中精神和心理都能保持平衡，才能存活下去。这恰是李渔在明末清初动乱背景下的人生哲学。《闻过楼》里的顾呆叟善笔墨却恬澹寡营，虽然与达官为友，却绝不胁肩谄媚，后来索性入山隐居。这个人物身上亦有李渔的影子，只不过理想化了。话本小说的叙事方式一般都是主观的叙述，即叙事者可以在叙述中直接站出来讲话，谓之"讲评"，因而叙事者始终横亘在读者与故事之间，读者始终感到有一位叙事者的存在。《十二楼》也是采用这种方式叙事，但人物和故事中包含着某些自叙的因素，则在话本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

小说《十二楼》在写法上依据作者戏曲创作法则，关目新奇，人物配置多样而统一，情节曲折而结构单纯，以纤巧取胜。每篇故事的情节都是波澜起伏而出人意表，不到故事末尾不能预知结局，但情节发展和转折又都处理得合情合理。《生我楼》尹厚一家离而复聚的故事巧而又巧，卖身作父是一奇，囊女发卖又是一奇，然而这些都是国破家亡时百姓之惨遇，并非作者向壁虚构，所以奇巧而真实。在结构和人物配置上，十二篇作品都讲究立主脑、减头绪，有生旦亦有净丑，故事复杂而情节决不枝蔓。

但由于作者偏重于情节，人物性格就不够丰满，也缺乏深度。总的来看，《十二楼》的每一篇作品都是要演绎某一种观念，以达到道德劝惩的目的，情趣不高。故事固然生动，人物常常只是一种观念的化身和演进情节的道具，没有塑造出有生命力的典型形象来。

《十二楼》在国外有较大影响，其中某些作品在 19 世纪 20 年代就被译成英文和法文，现在已有英文全译本和俄文全译本。（石昌渝）

Shi'er Xiao

《十二笑》 清代小说。十二卷，残存六卷。署"墨憨斋主人新编"，显系伪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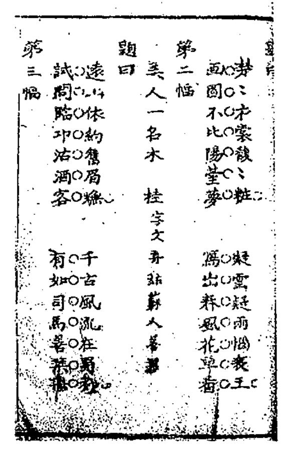
每卷叙一则故事。虽名之为"笑"，实则笑料不多，如第一回所写进士花枢，终日盼子竟买来一个泥娃娃，置穿戴，雇乳母，全衙上下一律呼为"小相公"。不意乳母酒醉打碎，竟买棺椁，请僧道，大作水陆道场。花枢为有子嗣，夜夜纵欲而亡。劝惩意味甚浓，惟描写人情世态，颇为可观，含讽隐刺，耐人寻味。诸如第二回写巫杏与墨干之间酒肉为朋，尔虞我诈；第五回写溺子逆情，可叹可悲；第六回写浪子嗜赌如命，竟以身体作赌注等，发人深思。由于说教氛围较浓，文字亦较粗疏，成就不高。

今存清初刻本。（朴 之）

Shimeitu

《十美图》 明代小说。不分回。卷首缺页，无撰人姓名。《小说考证》续编卷五引《花朝生笔记》云："明人有《十美图》说部，纪其事。"知为明人所作。成书年代不可考。今存清刻本。

书叙正德年间苏州才子张灵，风流豪宕，狂放不羁，无意功名，一心要找一个佳人。一日，知好友唐寅、祝允明在虎丘宴集，遂脱了鞋袜，赤着双脚，左手捧着《刘伶传》，右手撑着短棒，行乞而往。趋前，执书告饮；既醉，拂衣而去。唐寅立成一幅"张灵行乞图"，被路过此处回江西的教谕崔文博要去带走。张灵归途巧遇崔文博之女崔莹（素琼）于船上，一见钟情，跪在船头上不走，执意求见，被家童搀回。后来唐寅告诉张灵，这位才貌绝世的女子就是崔教官的女儿，因母丧，随父扶榇，回归江西。崔文博把图带到船上，崔莹见图，始知行乞者为张灵，连声称赞这才是真正的风流才子。宁王朱宸



清刻本《十美图》书影

濠请唐寅前去作十美图，献之九重。行前，张灵拜托他一定去见见崔素琼，代为致意。其时宫中已在外选中九位，即：汤之谒、木桂、朱家淑、钱韶、熊御、杜若、花萼、柳春阳、薛幼端，尚缺一位美女。状元季孙采得知，说可觅得半幅，因只画一个面庞，全身尚未画出。原来季刚死了夫人，告假在家，早闻素琼才名，因未睹芳容，故请来一位女画师，扮作卖珠翠者到崔家画了这半幅，果然绝世无双。央媒求亲，素琼认为状元不一定是个才子，只不过命好运通，偶然中个把状元而已，不是才子不嫁，再三辞却。季怀恨在心，借献此真容，要把素琼送到宫内，假手于宸濠，以泄私忿。宁王催逼甚急，素琼无计可施，只得在行乞图上题诗一首，托父送给张灵，以表情愫。素琼恸哭入宫，在唐寅作画时，暗递密柬，请他取走行乞图。唐寅大惊，始知此女即张灵所托者，事既不谐，复绘图进献，将以何面目见良友，悔恨不已；又见宁王图谋不轨，遂颠掷装疯，溲秽狼藉，被送回苏州。时张灵因情思转病，闻唐寅至，榻间跃起，见素琼在行乞图上题诗云："才子风流第一人，愿随行乞度萧辰；入宫只恐无红叶，临时题诗当会真。"拊图痛哭，呕血不止，索笔亦书云："张灵，字梦晋，风流放诞人也，以情死。"三日后死去。宁王谋逆不遂，被王守仁捉去，已正国法。所献十美，发还原籍。素琼尚未见皇帝一面，回到南昌。崔文博染疾已亡，举目无亲，决意到苏州寻着唐寅，完美与张灵的一段姻缘。抵吴门，邀唐寅相见于舟次，首询张灵近状，唐怆然而涕：辱君钟情远顾，奈梦晋福薄，已物故矣。素琼衰绖伏地，哽咽失声，悬行乞图于张灵墓前祭奠，取张灵诗读之，读一章，酹酒一卮，大呼张灵才子，一呼一哭，自缢而死。篇以崔莹殉情作终。

小说旨在赞扬青年男女之真情，但作者感叹此情世上难觅："总见得佳人才子原非必有，又非全无，亦非定作配合，然后算做风流佳话。"虽没有跳出才子佳人一见钟情、互通情愫的窠臼，但文笔细腻，净洁畅达，撰语入情，颇为感人。尤其是崔莹蔑视仕途经济，看不起状元公，确为卓识；而对张灵、崔莹执著地追求生死不渝爱情的讴歌，在封建礼教、虚伪道学盛行的明代社会，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　　（刘　辉）

Shi Zhou Ji

《十洲记》　志怪小说集。又名《海内十洲记》、《十洲三岛记》、《十洲三岛》、《海内十洲三岛记》、《十洲仙记》。《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著录一卷，题为东方朔撰。《旧唐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新唐书·艺文志》子部道家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子部小说家类皆沿《隋志》之说。但此书同《神异经》一样，无疑是后世托名之作。至于成书年代，《四库总目提要》认为是"六朝词人所依托"，不确。宋晁载之（伯宇）《续谈助》曾说："朔虽怪诞诋欺，然不至于著书妄言若此之甚，疑后人借朔以求信耳。然李善注《文选》郭景纯（璞）《游仙诗》已云东方朔《十洲记》曰：'臣故韬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朱门。'则亦近古所传也。"又张华《博物志》卷三"续弦胶"事、卷三"猛兽"事，二者皆与《十洲记》所记吻合。晋王嘉《拾遗记》卷十所记名山，内容多因袭《十洲记》文字，可见此书当成于西晋以前。再考书中所记"火浣布"事盛传于三国时代，魏文帝《典论》中即曾论及。书中有以异闻异物比吴中事者，也说明此书大抵撰于曹魏之世。汉末魏初，道教流行，《十洲记》中亦多养生韬晦、神仙境土之说，盖为时风所染。前人有据而言此书为道教徒所撰者，当亦可信。

海内十洲記　　東方朔

祖洲在東海　瀛洲在東海
炎洲在南海　玄洲在北海
長洲在東海　元洲在北海
流洲在南海　生洲在東海
鳳麟洲在東海　聚窟洲在西海
漢武帝既聞王母説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跡所稀絶處又始知東方朔

明嘉靖刻本《十洲记》

《十洲记》的内容分为三部分，即序、十洲、三岛。其序文，各本多亡缺，最完整的文字仅见于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二十六。序中说："汉武帝既闻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绝处。又始知东方朔世非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亲问十洲所在方物之名。"书中所叙即东方朔所言十洲及沧海岛、方丈洲、蓬莱山、昆仑山、扶桑岛。内容包括这些奇异世界的大丘灵阜、真仙神官、仙草灵药、甘液玉英、奇禽异物等。本书的笔法全仿《山海经》，只不过记叙的范围仅局限于神仙家所说的十洲三岛而已。"十洲"、"三岛"之名，自周秦以来为神仙家所盛称，但各家所言洲岛名称则多异说。此书乃集合神仙故事中的众多材料，构拟成一个以道教神仙为中心的新神仙系统，并附会东方朔遍游十洲三岛，进

行神仙道教宣传。因此，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道家之小说"(清陆绍明语)。

《十洲记》叙述生动，描写刻画十分细腻。如说凤麟洲有神奇的"续弦胶"。胶由"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膏"而成。"此胶能续弓弩已断之弦。刀剑断折之金，更以胶连续之，使力士掣之，他处乃断，所续之弦，终无断也。"又说炎洲"火林山"中有"火光兽"，其毛可织为火浣布，制作成衣服后，入火不燃，如衣有污秽，用火烧之，其垢自落，洁白如雪。尤其夸言昆仑岛西王母事，描写山岳形胜，神奇逼真，仿佛亲身所历。此外，如写太上真人、天帝君、上元夫人等各路神仙，写太玄都、紫府宫、太帝宫、金墉城等各处仙都，写返魂树、风生兽、切玉刀、反生香等各种异物，穷极妍态，纷呈于前，可谓张皇神仙，以至其极。同时，本书文辞缛丽，也为妄诞的描写增添了不少意蕴。

本书旧传一卷本，抄刻甚多，主要有《道藏》本、明顾元庆《顾氏文房小说》本、吴琯《古今逸史》本、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陈继儒《宝颜堂秘笈》本、清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马俊良《龙威秘书》本、《百子全书》本。《云笈七签》卷二十六、《说郛》(重编本)有两个节本。其中以《道藏》本、《百子全书》本为佳。

(卢仁龙)

Shi Chengjin

石成金(1659～约1739以后)　清代小说家。字天基，号学海，别署惺斋。扬州人。生于顺治末年。童年丧父，康熙二十六年(1687)始准贡，次年入都，居都一年后游南雍，康熙四十五年登进士第，除授宝坻知县。雍正四年(1726)写成《雨花香》，雍正七年写成《通天乐》。石成金对于通俗文学有极大的热情，意在以通俗俚言宣讲天理人伦，晓示愚蒙，端正世道人心。自称"著书九十二部，不啻数十万言"。通俗文学作品有《耍孩儿》、《道情》四种、笑话集《笑得好》、《俗语正讹》、《传家宝俗谚》、《五更调》等等，均收集在作者编辑的《传家宝》六集中。《传家宝》初集有作者乾隆四年(1739)八十一岁的《俚言自序》，由此上推，石成金当生于顺治十六年(1659)，卒年在乾隆四年之后。

(王宜庭)

Shidiantou

《石点头》　明代小说。十四卷。别题《醒世第二奇书》、《五续今古奇观》。署"天然痴叟著，墨憨主人评"。首犹子龙序，序谓："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以此名编，若曰生公不可作，吾代为说法。"知天然痴叟即席浪仙。《饮虹簃所刻曲》收其散曲三套，生平无考。书名《石点头》，盖取"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之传说，意喻说理透辟，顿解疑窦。

作者创作意图，正如冯梦龙序中所说："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旨在讽世劝惩，宣扬忠、孝、节、义封建伦理道德。如《江都市孝妇屠身》，写宗二娘为尽孝道，竟不惜屠身市肉，实属愚昧，而篇多因果说教，更给作品蒙上一层阴影。然而作者借摭拾旧闻，展现给读者的却是一幅幅逼真生动的



敘

石點頭者。生公在虎丘說法故事也。小說家推因及果。勸人作善開清淨方便

墨憨齋評

石點頭

金閶葉敬池梓

明叶敬池刻本《石点头》书影

明代现实社会生活画面，如卷八《贪婪汉六院卖风流》，对吾爱陶为官的贪鄙，描写得活灵活现：他横征暴敛，嚼骨吸髓，除了乞丐，连运小猪、担水草的贩夫走卒都得交税，雁过拔毛，无一幸免；他鱼肉乡民，强取豪夺，秉性粗直刚暴的王大郎对他稍有几句不满，一家七条人命竟遭到酷刑致死，凶残至极，令人发指。王大郎冤魂不散，对吾爱陶施加了报复，虽带有果报色彩，但反映了被压迫人民要求惩办贪官污吏的强烈愿望。篇中两次提到的"浒墅名税司"，就是明代十一个大钞关之一，更是小说实写明代社会的明证。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从吾爱陶的形象中发掘出封建社会做官的普遍规律："任你凶如狼虎，若孔方兄到了面前，便可回得他的怒气，博得他的喜颜，解祸脱罪，荐植嘘扬，无不应效。所以贪酷之辈涂面丧心，高张虐焰，使人惧怕，然后恣其攫取，遭之者无不鱼烂，触之者无不齑粉。此乃古今通病，上下皆然，你也笑不得我，我也说不得你。间有廉洁自好之人，反为众忌……故俗谚说：'大官不要钱，不如早归田；小官不要钱，儿女无姻缘。'"富于哲理，发人深省。又如卷十二《侯官县烈女歼仇》，写劣绅方春狡诈凶狠，勾结官府，残害良民。热情歌颂申屠希光沉练刚烈，手持断刃，杀死方春及媒婆五人为夫报复。惊心动魄，感人至深。

《石点头》在艺术反映生活上独具特色。作者有意汲取话本小说的特长，注意作品的故事性，慢慢叙来，娓娓动听，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细节描写，生动细腻，如申屠希光在丈夫董昌被杀害之后，前去收尸，没流一滴眼泪；决意复仇与幼子诀别时，儿子死命啼号，她仍不落泪；直至手提方春首级到丈夫坟前祭奠时，才"放声一哭，泪如泉涌，万木铮铮，众山环响"。前后映照，把她坚毅刚烈的性格烘托得鲜明生动，在晚明短篇小说创作中，不愧为上乘之作。个别篇章，如《潘文子契合鸳鸯冢》，受晚明小说淫秽描写的影响，写同性相恋，情趣庸俗，显为败笔。

今存明叶敬池刻本、道光十二年(1832)叙府竹春堂小字本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书局石印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和吉林文史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有删节本。(刘 辉)

Shi Yukun
石玉昆 清代说唱艺人。字振之,天津人。曾以"唱单弦轰动一时",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道光(1821～1850)年间。富察贵庆《知了义斋诗抄》有咏《石玉昆》诗。小序云:"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而性孤僻,游市肆间,王公招之不至。"富察贵庆,号月山,满族人,嘉庆己未(1799)翰林,卒于道光十七年(1837)以后。《石玉昆》诗为其晚年寓居西山时作。时石玉昆已享盛名"近二十年",年龄当在中年以上。据此,石玉昆应出生于嘉庆五年(1800)前后。诗中说"为底朱门无履迹,曳裙应怪太纷纷",可见他傲视权贵的品格。

石玉昆主要在北京书场说唱子弟书。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金梯云抄本《子弟书》中有《叹石玉昆》一目,详细描述了石玉昆在一杂耍馆改成的书场说书的盛况:他娴雅潇洒,手拨三弦,嗓音嘹亮,字句清新;场内千人鸦雀无声,倾耳恭听,至精彩处,"诸公一句一夸,一字一赞",至有"成群咂嘴","陪衬书声"者。石玉昆唱腔独创一格,人称"石派书"或"石韵书"。据百本张抄本《子弟书目录》,石玉昆著有《通天河》(西游)、《青石山狐仙传》、《风波亭》等。但尤以演唱《包公案》著称,正如《叹石玉昆》诗中所云:"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效眉颦。编来宋朝包公案,成就当时石玉昆。"石玉昆当时演唱的《包公案》,后来为《三侠五义》小说所本。

清道光抄本
《龙图公案》石玉昆序

(傅隆基)

Shimao Xianxing Ji
《时髦现形记》 清代小说。八卷二十六节。每节有回目。啸侬著。光绪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袖珍本。首有作者序。

书叙江苏松江府上海县秀才高阁因科举废除,自觉没有出路,去访举人顾时。顾也正因科举废除,气得生病在家。于是二人同去找何忽新商议。此时何正与新任新民学堂董事、副董事的马发善、蒯德利商议办学之事,并答应顾入学堂就职。顾时接受何忽新的建议,剪掉辫子,穿上西装,扮起东洋人来。当学生得知顾并未留过洋时,舆论大哗。为遮掩丑闻,顾时又将剪掉的辫子钉在帽子上。马、蒯办学堂本为中饱私囊。勉强开学之日,顾时一时紧张摘下帽子,露出假辫子来,引起学生的笑闹。顾恼羞成怒,竟喝令学生跪下。学生遂用学堂的新章程与之辩论,结果顾被哄出学堂。后经学校新任董事严正及高阁等人重新整顿,革除旧弊,新民学堂遂出现昌明景象。

小说的创作主旨正如作者自序所云:"向之借科举为钓名之具者,今且以学堂为取利之薮,弊窦丛生,丑态百出。"揭露了晚清初建学堂时学界的种种黑幕,但讽刺每露浅直,甚而形同谩骂,已属谴责小说之末流。该书在表现形式上独具特色,它汲取了戏曲的某些表现手法,整部小说全用对话,人物的音容笑貌,思想性格完全从对话中显露出来。

(刘兴汉)

Shiyi Ji
《拾遗记》 十六国前秦志怪小说集。又作《王子年拾遗记》、《拾遗录》。王嘉撰。《晋书·艺术传》载嘉"著《拾遗录》十卷,其事多诡怪,今行于世"。《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拾遗录》二卷,伪秦姚苌方士王子年撰",又"《王子年拾遗记》十卷,萧绮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著录"王嘉《拾遗录》三卷,又《拾遗记》十卷,萧绮录"。《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拾遗记》十卷,题晋王嘉撰、梁萧绮录。按萧绮《拾遗记序》称,王嘉原帙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至萧梁时皆已残缺,经过重新搜集编订而成十卷。由此可见,宋以前诸书著录大抵依据萧序,王撰萧录,从无异议。

至明代,胡应麟首倡萧绮伪撰说。《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云:"《拾遗记》称王嘉子年、萧绮传录,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胡氏此说影响较大,但实际上不能作为定论。就内容而言,王嘉是方士,正文中侈谈神仙怪异,奇诡夸诞,乃其本色。而录语中却往往引用儒家说教,以致与正文思想相抵牾,说明萧绮可能相信神怪,但仍不过是个文人。就形式而言,正文"记事存朴"(萧绮序)、"迂阔"、"繁冗",未脱魏晋风貌,而录语骈俪齐整,已开初唐先河。又胡氏同书还说"《名山记》亦赝作,今不传"。所谓《名山记》实即《王子年拾遗记》第十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明言之,胡氏并此亦未尝寓目,足见其说之不可信。更早于胡氏说者,尚有虞义伪撰说,见宋晁载之《续谈助》引唐张柬之《洞冥记跋》:"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虞义造《王子年拾遗记》,王俭造《汉武故事》,并操觚凿空。恣情迂诞。"一说虞义即南齐虞羲(士光)。此说无书目佐证,虞义是否虞羲亦甚可疑,孤文只证,亦难成立。

《拾遗记》十卷,前九卷类似史书,起庖牺迄东晋,

杂录上古神话及汉魏以来传闻，其中多有怪诞不经之说，"证以史传皆不合"；末一卷专记昆仑、蓬莱、方丈等八座仙山，所记神仙方物与《十洲记》亦不尽相同。考察《拾遗记》的撰述渊源，大概与魏晋时期的杂史著述及《汉武洞冥记》一书有些关系。据《隋志》，魏晋造作杂史之风颇盛，如韦昭《洞记》、皇甫谧《帝王世纪》、来奥《帝王本纪》、吉文甫《十五代略》等。这些书大都按帝王名号年代纪事，时间跨度上也是自庖牺至于汉魏。《拾遗记》"文起羲、炎以来，事讫西晋之末"（萧绮序），与诸书极为相近，而在故事内容和体裁上有所承袭应该是完全可能的。至于《四库提要》说"嘉书盖仿郭宪《洞冥记》而作"，检验二书相关段落，显然可见模拟痕迹。

王嘉的记事虽然在总体上诞漫无实，但其小说题材毕竟得自当时的民间传说，在客观上仍能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例如，卷九叙西晋事，首条写三株金茎草化为三棵杨树，以应晋武帝时"三杨"擅权的史实，推原后来"八王之乱"的祸始，和正史恰好互为呼应。又如，卷五叙汉初事，记秦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汉初发冢，匠人尚未死，后人为撰"怨碑"以申其怨愤。这个故事抨击秦始皇的奢侈残暴，也与历史真实有相通之处。他如卷六记汉灵帝起裸游馆、卷七魏文帝迎薛灵芸（《薛灵芸传》条）、卷八孙亮合"四气香"、卷九石崇为昼夜舞等，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放荡，无不淋漓尽致。此外，书中还记有老子、师旷、宋子韦、介子推、苌弘、鬼谷子、西施、李少君、白狼、张华等传说，真伪杂糅，各有意趣。《拾遗记》记事"十不一真"，加以语涉阴阳五行、因果报应，故历来对其思想意义少有肯定之词，唯清末谭献盛赞"作者用心"："奢虐之朝，阳九之运，述往事以讥切时王，所谓陈古以刺今也。篇中于忠谏之辞，兴亡之迹，三致意焉。"（《复堂日记》卷五）此说较为公允。

在魏晋志怪书中，《拾遗记》的艺术风格有两大特点：一、假借历史传说进行铺陈，情节婉曲，人物众多。如卷四记赵高事，先写秦始皇托梦给秦王子婴，子婴疑赵高谋反，囚于咸阳狱中，并用种种方法害高，竟不死；继写赵高被诛以后，子婴从狱吏处得知赵高身怀青丸，又从方士处得知赵高先世曾受丹法，故赵高弃尸，有青雀飞出体外；最后又补叙秦始皇托梦时，穿着一双青鞋，乃是列仙之一安期先生所赠。这一段故事文字繁缛，首尾相应，可谓婉转有致。二、词藻丰茂，恢谲靡丽，虽无益于经史，而有助于文章，所以"历代词人，取材不竭"（《四库提要》）。书中录取的许多诗歌谣谚，如《皇娥歌》、《帝子歌》、汉武帝《落叶哀蝉曲》、汉昭帝《淋池歌》、太初二年"三七末世"谣谚等，不仅为本书增添华采，而且也是文学史上的佳作。

萧绮的"录"即是论赞，其论赞亦如谭献《复堂日记》所说"大义轨于正道，是非不谬于圣人"，全以"孔孟之道"为标准。如卷三周灵王第三个段落的录语，批评灵王"受制于奢，玩神于乱，波荡正教，为之媮薄"，更斥责他"溺此仙道，弃彼儒教"。这种评论和王嘉的方士口吻大相径庭，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拾遗记》绝非萧绮伪撰。当然，除了拾掇残缺，整理编次而外，萧绮对于王记也曾做过删繁润色，使之宛然成章的工作。关于萧绮其人，史无明文，颇疑其为萧梁宗室，与萧统、萧纲等为兄弟行。

《拾遗记》今存最早的本子是明世德堂翻宋本，《汉魏丛书》本、《古今逸史》本均由此出。另有《稗海》本，文字与《太平广记》引多同，而与世德堂本迥异。此外，又有《增订汉魏丛书》本、《秘书二十一种》本、《龙威秘书》本等，尤晚出。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齐治平校注本，较佳。（许逸民）

Shiyi Mingshan Ji

《拾遗名山记》 十六国前秦志怪小说。又称《名山记》。即王嘉《拾遗记》卷十。记昆仑、蓬莱、方丈、瀛洲、员峤、岱舆、昆吾、洞庭八山，事皆诡诞不经。早在宋代，《名山记》已有单刻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人纂辑《五朝小说》（编入外乘家类）、《剪灯丛话》（自好子）、《说郛》（重编本），裁篇别出，题《拾遗名山记》。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因袭未改。

此篇记述诸山所产草木禽兽，多具灵异，与《山海经》、《十洲记》一脉相承，而构思奇特，铺陈详细，构成一些神奇的故事。如记昆仑山下有兽如兔，能食钢铁，吴国武库中兵器俱被食尽。吴王猎得双兔，取其铁胆肾铸为干将、莫邪双剑。这与《吴越春秋》等书记载不同。又如记屈原被楚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精灵时降湘浦，楚人谓之水仙，为之立祠。此亦不失为美妙的民间传说。（许逸民）

Shi Hongzhao Zhuan

《史弘肇传》 宋代话本。佚名撰。即《古今小说》卷十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宝文堂书目》著录，从篇末"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看，作者当为宋代的说话艺人，约成于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汪纲建镇越堂以后。小说叙唐末五代十国时事。主人公史弘肇，《五代史》有传，现存的《五代史平话》（残本）也有记载。这是一则发迹变泰的故事，描写史弘肇和郭威微时与妓女阎越英和放出的宫女柴夫人相识，并结为两对夫妇。史、郭二人后投奔刘知远为先锋，在战乱中建立功勋后享尽荣华富贵。作者在表现史弘肇和郭威的发迹时，重视他们在战争中的贡献，这和单纯依靠天命或机缘的发迹变泰类小说有所不同，但仍未能摆脱宿命论的影响，细节描写中尚有迷信色彩。小说刻画人物相当鲜明，史弘肇的赖酒钱、偷锅、杀狗等神态音容毕肖。但也有单纯追求故事情节的倾向，呈现出早期话本的某些特点。金院本有《史弘肇》，《南词叙录》亦有《史弘肇故乡宴》戏文，《远山堂明剧品》著录有明叶宪祖《巧配阎越娘》传奇，均演此故事，但都未见传本。（张 兵）

Shijie Jinhuashi

《世界进化史》 清代小说。二十二回,未完。作者惺庵。发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至光绪三十二年三月《绣像小说》第五十七至七十二号。



清光绪刊本《世界进化史》插图

本书着重描写一些维新志士在时代漩流中的浮沉。两位主人公庄来生和姬又丹,原本都是志行高抗、器宇轩昂的名士,但是终于经受不起环境的诱惑腐蚀,蜕变成为与黑暗腐败势力同流合污的禄蠹。小说前数回以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为背景,主要反映维新志士慷慨激奋的爱国活动:集会演说,抵制美货,联络工商,倡导振兴民族实业,创设新式学堂,办编译社等。庄来生是个开通风气的人物,到过伦敦、巴黎,懂得英语、法语,考中经济特科,官拜四品京堂,在守旧官僚中如鹤立鸡群。小说开始即写庄来生辞官归里,已是一位海内闻名的维新大法家,所译的几种西学书风靡于世。他在各地的演说,号召抵制美约,民族自强,都博得掌声雷动。他甚至曾有环游世界的宏愿。第六回"儿女情顿阻英雄志,功名心初萦高士怀",写庄来生转为消极畏葸,眷怀家园,系恋妻子,遭到一班维新志士的唾弃。庄来生悔恨莫及,"知新学界中立不成名誉的了,只得改为守旧党,著了一部保存国粹的书,寄去上海石印销售"。庄来生终于重入仕途,变得卑微猥琐,甚至堕落到了哀莫大于心死的境地,自忏以往:"杞忧无益……所说国民责任,也是徒托空谈,倒不如一概不管,吃我们的酒,逛我们的窑子,乐得眼前快活。"(第十六回)

小说后面部分主要写晚清官场的人情世态。姬又丹虽为旧学界中人物,却以清才高品、声誉流播海内。但是终于丧其令名,成为欲壑难填的贪黩墨吏,侵吞饷银四十三万两。此外,刻画官场中夤缘苟且的鬼蜮行径,士林的荡检无行,亦能穷形尽相。小说始则着眼于世界文明进化,终则写成一部怪现状类的作品,构思不够缜密。 (林 薇)

shiqing xiaoshuo

世情小说 见人情小说。

Shishuo Xinyu

《世说新语》 南朝志人小说集。又称《世说》、《世说新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小说类,题"《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两《唐志》同。但唐人又称《世说》为《世说新书》,今有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为证。宋代有《世说》十卷(梁刘孝标注,《崇文总目》卷三)、《重编世说》十卷及《世说新语》十卷(《郡斋读书志》卷十三),不知"新语"二字为何人所加。又有《世说新语》三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现存最早刻本为宋刻三卷本,凡三十六篇,三十六门,书名称《世说新语》。南宋董棻《世说新语跋》云:"《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载。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据此可知,今传三十六篇的《世说新语》为晏殊所删并,已非《世说》八卷的原貌。汪藻《世说新语叙录》云:"晁氏(迥)本以《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为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今本与之正合,说明宋初已然。《叙录》又云:"邵本于诸本外,别出一卷,以《直谏》为三十七、《奸佞》为三十八,唯黄本有之,它本皆不录……颜氏、张氏又以《邪谄》为三十八,别出《奸佞》一门为三十九。按二本于十卷后复出一卷,有《直谏》、《奸佞》、《邪谄》三门,皆正史中事,而无注。颜本只载《直谏》,而馀二门亡其事。张本又升《邪谄》在《奸佞》上,文皆舛误不可读,故它本削而不取。然所载亦有与正史小异者,今亦亡去,而定以三十六篇为正。"此又说明三十六门是汪藻删定的。从《直谏》等三门皆正史中事而又无注的情况判断,这三门可能为好事者所增益,非原书所有,故三十六门本虽非原书旧貌,但比较接近于原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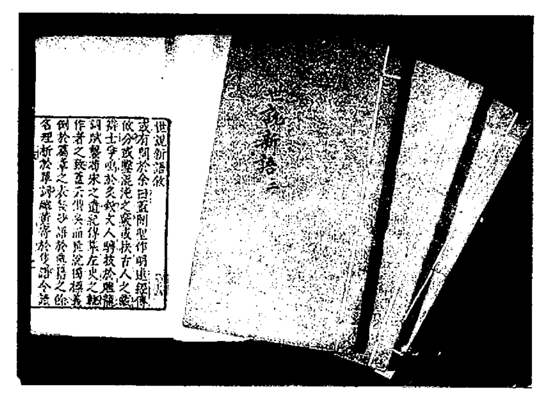
唐写本《世说新书》

《世说新语》记述的是汉末魏晋的逸闻佚事。魏晋士风,好尚清谈,讲究言谈容止,品评人物,相扇成风。晋代出现的郭颁《魏晋世语》、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等,对《世说新语》的成书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材料是从这些书演述而来。以这些书的现存佚文和《世说新语》相对照,便可以发现前者是后者所依据的蓝本。《世说新语》的分类名目,首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是孔门四科的内容,可见其品评人

物的标准主要是儒家标准。《世说新语》是这一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它所描写的人物，往往通过一两细节描写，或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使人物的风神气韵、性格特征栩栩如生。作者虽然是从封建礼教的观点出发，对魏晋士风抱着欣赏和赞叹的态度，对于人物的言行也往往不加评论，但由于较真实地记录了人物的言行，在客观上展示了上层统治阶级的某些本质，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如《尤悔》篇所记魏文帝曹丕以毒枣害死任城王曹彰，又欲加害东阿王曹植事，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为争权夺利而不惜骨肉相残的本质。《汰侈》篇记石崇交斩美人事，写出了大富豪石崇与大将军王敦的残忍暴虐，读来令人发指。至于石崇家用蜡烛煮饭，王武子家用人乳喂猪，石崇与王恺争豪夸富，都反映出豪门贵族的穷奢极欲。《任诞》篇记刘伶纵酒放诞，竟至裸体室中；记毕卓的人生观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也都表现了魏晋名士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世说新语》中还表彰了一些好人好事。如《德行》篇所记荀巨伯在战乱中生命不保的情况下，不愿弃友人而去，临危不惧，宁愿以身代友人死，终至感动了"胡贼"；庾亮不愿将有害于主人的的卢马卖去；邓攸在逃难途中，舍弃自己的儿子，保全自己的侄儿；《自新》篇记周处除三害而改过自新的故事等，均较为感人。《世说新语》较多的篇幅中反映了魏晋的清谈风气和世族文人的心态，如《言语》篇所记过江诸人"新亭对泣"的故事，表现了晋室南渡之后，朝廷不思振拔，无力北伐，收复失地，士大夫文人虽感慨万端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当时的丞相王导所谓"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云云，亦不过是说大话而已。又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的故事，则反映了士族内部对清谈误国的不同认识。

宋刻本《世说新语》

作为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在人物塑造上颇有特色。《忿狷》篇写王述吃鸡子，用筷子插入鸡蛋中取食，插不破，便大怒，举以掷地，又以屐齿踝之。又不得，复于地取纳口中，咬破即吐之。一连串动作描写，使王述的急性子跃然纸上。《任诞》篇写王子猷(徽之)居山阴时，雪夜之中忆起朋友戴安道，便连夜乘船访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他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通过一言一行，充分表现出王子猷的任性放诞。《假谲》篇所记述的曹操的几则故事，亦活画出曹操的奸诈、阴毒。《世说新语》的记人以短小精悍著称，主要方法是截取可以突出人物形象的一个剪影，对人物的背景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往往略而不谈。有少数的故事，还能在不长的篇幅中写出人物成长和转变的过程，在情节上富有波澜。《自新》篇写周处，从年少时的"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写到改行励节，终为忠臣孝子，人物的转变过程写得很真实。周处杀虎斩蛟之后，经三日三夜，乡里以为周处已死，三害尽除，更相庆贺。这使周处认识到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一强刺激，使周处有了改过自新之意。此时周处在思想上又有所斗争，担心年岁蹉跎，终无所成。后来见到陆云，经过陆云的劝告和鼓励，才下定决心改过自新。在这篇故事中，人物形象和情节均较完整，矛盾冲突也较典型，已具有现代小说的种种要素，可以视为较成熟的小小说。《世说新语》的语言清新隽永，大多口吻逼肖，生动传神，其中采用了不少当时的口语，在语言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如《言语》篇所记孔文举的故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少年聪慧、口齿伶俐、语言咄咄逼人的少年形象。文中"我是李府君亲"句，"是"字为系词使用的最早例证。故事中还写到陈韪说孔文举"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文举则反唇相讥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寥寥数语，极其传神。《世说新语》在语言上的清峻风格于此可见一斑。



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世说新语》书影

《世说新语》对后代小说、戏曲乃至文学语言上影响颇大。明代小说《三国志演义》，不少故事情节取资于《世说新语》。《假谲》篇所记温峤丧妇复娶表妹的故事，被戏剧家关汉卿据此增饰成杂剧《玉镜台》，明人朱鼎又据关汉卿的杂剧改编为传奇《玉镜台记》。《世说新语》的许多故事为后世演为成语典故者，如"新亭对泣"、"望梅止渴"、"捉刀代曹"、"坦腹东床"等等，更是不胜枚举。另一方面，自《世说新语》问世之后，后代模仿者蜂拥而起。唐代有刘肃《大唐新语》，宋代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李垕《南北史续世说》。明清时期，也出现了数十种"世说体"志人小说。如李绍文《明世说新语》、易宗夔《新世说》、何良俊《何氏语林》、

梁维枢《玉剑尊闻》。以上数种，或分三十六门，全同《世说新语》；或分三十七门、三十八门，与《世说新语》大致相同而小有出入。还有些“世说体”的作品，一部分门类仿《世说新语》，但总门类的数目出入较大。如焦竑《玉堂丛语》，共分五十四门，其中二十一门与《世说新语》相同，三十三门为作者新撰。清代王晫《今世说》分三十门，删去《世说新语》中有伤人之嫌的六门，其余全同《世说新语》。另外，还有专记某一类人的“世说体”小说，如李清、严蘅各有《女世说》一书，专记妇女故事；无名氏《儿世说》专记儿童故事；乔从颜《僧世说》，专记和尚故事。这些都可以看出《世说新语》在中国小说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

《世说新语》的重要版本，一为日本《尊经阁丛刊》中所影印的宋高宗绍兴八年董棻刻本，又称金泽文库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世说新语》(1957)即据此书。此本在南宋几种刊本中为最佳，书分三卷，每卷又分上下。另一为明嘉靖间吴郡袁褧嘉趣堂本，它是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刻本的重雕本，已经涵芬楼影印，较通行。《世说新语》的今注本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1983，中华书局)和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1984，中华书局)，二书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最早为《世说新语》作注的是南朝齐的敬胤，注本已佚，今仅存五十一条，其中十三条无注，见汪藻《考异》。流传至今而最负盛名的旧注本，是南朝刘孝标的注本。刘孝标博综群书，所引史书、地志、家传、谱牒等类书籍达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而且所引书籍十之八九已经亡佚，除注文本身有该洽、详密的特点之外，其引书的弘富又被辑佚家视为鸿宝。现在所能见到的重要版本都是刘注本，事实上刘孝标注与原书已经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了。 （刘文忠）

Shiwupi

《世无匹》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全名《新刻世无匹奇传》。集分为风、花、雪、月。题“古吴娥川主人编次，古吴青门逸史点评”。作者姓氏无考。小说第一回书名下原署“《生花梦》二集”，可知作者曾编有《生花梦》。另有《炎凉岸》云是《生花梦》三集。

小说前有入话，写江宁秀才权一庵亏心负义，昧恩致命，终遭报应的故事。正文叙述南雄人干白虹见义勇为，救出陈与权于生命垂危之中。又至京师接济曾九功，并救出他的未婚妻。后干白虹收留了陈与权，供他读书，为他婚娶，并替他报了仇。但陈与权却恩将仇报，乘干白虹发配大同之际，蓄意霸占干白虹的家产，凌逼干之妻儿。干之妻儿被赶出家门后，只得寄身女观。后干子北上寻父，路遇曾九功。曾知恩报恩，救助干子，使其援例入监，得中解元。后曾九功转任南雄太守，替干白虹伸张正义，亲手惩处了陈与权，追回干家产业。干白虹一家亦终得团圆。

此书清康熙年间刻本的封面右上角题“义侠可风”四字，作者意在褒扬干白虹“举世无匹”的义侠精神，歌颂知恩报恩的品德，批判忘恩负义的可耻行径，劝世训诫之意极为浓烈，诚如学憨主人题辞中所云：“伦常交至，祸福感召，又能惩创遗志，感发善心，殊有风人之旨寓乎间。”小说情节曲折，起伏多变，是侠义小说中较为出色之作。

今存清康熙年间本衙藏版刻本，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排印本(1983)。 （朱子锐）

shiren xiaoshuo

市人小说 唐代民间说话。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篇说：“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说明市人小说是一种杂戏。《唐会要》卷四亦载：元和十年(815)韦绶“好谐戏，兼通人（即民字，唐人避讳而改）间小说”。民间小说即市人小说。可见唐代都市已有说话艺术，为宋代说话的先声。 （程毅中）

Shisheng

《市声》 清代小说。三十六回。姬文著。前二十五回曾陆续发表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绣像小说》第四十三号至第七十二号，标“实业小说”。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商务印书馆铅印单行本上下两卷。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小说以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为背景，集中表现工商业者的生活和心态。首回叙浙江宁波府鄞县商人华达泉在上海立志做商界伟人，要与洋商争胜负。因用人不当，百万家私赔尽，回乡不敢再涉商界。



清光绪刊本《市声》插图

李伯正乃盐商之子，资财雄厚，除办茧行外，又建机器织绸南北二厂，并与铁厂年轻老板范慕蠡合股开办玻璃厂、造纸厂、制糖公司，开办学堂，训练工人；又与华达泉等开办工艺所。他们热心创办实业，振兴民族工业，抵制洋货，曾使社会震惊，但结果经济耗尽，事业无成。小说又着力描绘了商界、官场的腐败黑暗，如钱伯廉欺上瞒下，投机发财；胡国华造假药牟利；湖广总督樊云泉视归国留学生为“无业游民”，热衷于官场杂务而不办实事；汪步青以倒卖地皮敲诈厂商；卖粪卖花起家的暴发户阿

大利、王香大又捐官求荣；官商勾结，哄骗欺诈，投机倒把，奸商猾吏置民族工业于不顾，匍伏于洋人脚下，甘作走狗，构成了一幅商界群丑图。

《市声》是晚清小说中仅有的一部以商界为题材的小说，独具特色。写法类似谴责小说，揭露世态龌龊，颇为深刻。结构采取"以人带事，由事出人"的传统方法，但结构上显得松散，加之枝蔓较多，情节夸张，艺术感染力不强。（周华斌）

Shishi

《事始》 唐代笔记。刘孝孙、房德懋撰。刘孝孙，荆州（今湖北江陵县）人，自隋入唐。贞观六年（632）迁著作佐郎、吴王友，贞观十五年迁太子洗马，未拜卒。著有《古今类序诗苑》四十卷。《事始》，《旧唐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列入小说家。《直斋书录解题》杂家类误作刘存撰。涵芬楼本《说郛》卷十收一卷，已非完本。题留存撰。《郡斋读书志》杂家类著录说："太宗命诸王府官以事名类，推原本始，凡二十六门，以教始学诸王。"今本不分门类，考证事物起源，近似辞典。蜀冯鉴有《续事始》五卷。《郡斋读书志》杂家类说："伪蜀冯鉴广孝孙所著"。亦载《说郛》卷十，不分卷。误题马鉴撰，注作"梓州射洪县令"。

（程毅中）

Shi'er Xiaoming Lu Shiyi

《侍儿小名录拾遗》 古代小说选集。宋董弅编。董弅，字令升，号朋溪居士，董逌之子。东平（在今山东）人。曾任新定太守。著有《闲燕常谈》、《广川家学》、《新定志》等。《侍儿小名录拾遗》，《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侍儿小名录》条云："序题朋溪居士，而不著名氏。始洪炎玉父集为此书，王铚（性之）、温豫（彦几）续补。今又因三家而增益，且为分类。其中多用古字。或云董彦远家子弟所为也。"现存《稗海》本，题"宋晋阳张邦几"撰。序言："少蓬洪公作《侍儿小名录》。好事者多传焉。王性之补录一卷，意语尽矣。余友温彦几复得一卷，以授余曰：'他日观书有可采者续录之。'乃作拾遗。"宋人有张邦基，乃高邮人。《稗海》本所题撰人有误，又不分类，或非原书。吴骞《拜经楼诗话》卷三考定为董弅撰。此书杂取滥收，如以西施、苏小、红莲、桂英等为侍儿，实不符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猥鄙不足道"，还不是十分确切。至于把二乔也列入侍儿小名，更是荒谬。但有些引文出自佚书，还可以借此略见一斑。如蒨桃引自《翰府名谈》，爱爱引自苏子美《爱爱集》，不失为研究宋代小说的参考资料。（程毅中）

Shi Suyu

《释俗语》 南朝梁刘霁撰。刘霁，字士烜，一作士湮，平原（今属山东）人。家贫，励志勤学，博涉多通。天监中，起家奉朝请，稍迁宣惠晋安王府参军，兼限内记室，出补西昌相。入为尚书主客郎中，不到一年，又出为海盐令。还为建康正，以疾免。母死，哀恸过礼，服未终而卒，年五十二岁。著《释俗语》八卷、文集十卷。《梁书》卷四十七、《南史》卷四十九有传。

《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释俗语》八卷，刘霁撰。两《唐志》入小说家类，书名卷数并同，唯署刘齐撰。"齐"盖"霁"之误。今未见有遗文，所记当亦为俚俗琐谈之属。（许逸民）

Shuyuan Zaji

《菽园杂记》 明代笔记集。十五卷。陆容撰。陆容（1436～1494），字文量，号式斋，江苏太仓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曾任兵部职方郎中、浙江参政。《明史》有传。《菽园杂记》所记明代朝野故实，多可与史相参证；风俗民情、谈谐杂事，亦翔实可靠，故同时人王鏊评为"本朝记事之书，当以陆文量为第一。"

本书载有小说戏曲史料，如卷十："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弟子，虽良家子不耻为之。"是研究宋元南戏的重要史料。卷十四所记水浒叶子牌，其混号与今传《水浒传》有异者，如赛关索王雄、一丈青张横、混江龙李海等，可知明成化前水浒故事在民间流传时的变异情况。又卷十一"梁山伯、祝英台"条，可与《留青日札》相参证。卷十三记《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的作者及刊刻；卷二记《山海经》、《博物志》存佚与刻本，价值可见。

《菽园杂记》通行清嘉庆十五年（1810）《墨海金壶》本，有中华书局排印本（1985）。（刘 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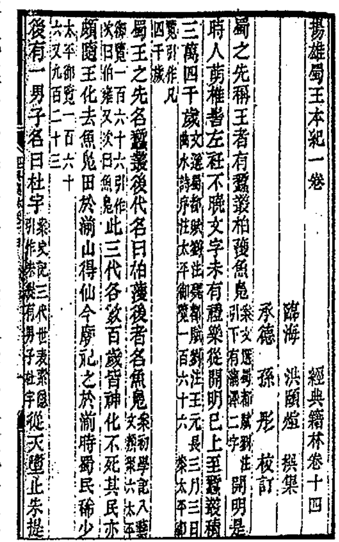
Shuwang Benji

《蜀王本纪》 汉代志怪小说。扬雄撰。此书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地理类，一卷。两《唐志》同。宋以后书目不见著录，盖亡于宋。南宋曾慥《类说》卷三十六节《蜀本纪》六则，除《杜宇》外，余五条皆非本书。明人郑朴辑《扬子云集》六卷，卷六辑有《蜀王本纪》、《蜀王纪》二条，极不完备。较好的辑本是清王谟《汉唐地理书抄》、洪颐煊《经典集林》、严可均《全汉文》、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等本。

古蜀国地处幽僻，历史久远，其荒古瑰丽的神话和历史传说早为人们注意。《风俗通义·怪神篇》引《楚辞》佚文已记有"鳖令尸亡，溯江而上，到岷山下苏起，蜀人神之，尊立为王"的传说。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城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蜀人司马相如、严君平（名遵）都是扬雄之前的西汉人，已作有《蜀本纪》或《蜀王本纪》，扬雄可能受到他们影响。阳城子玄以下五家则可能又受到扬雄影响，其中蜀国散骑常侍谯周的《蜀王本纪》尚存禹、武都女二事（《三国志》卷三十八《秦宓传》注、《北堂书抄》卷一百零六引），与扬雄所作内容全同。扬雄是成都人，对故乡

满怀情感，而他“博览无所不见”，又拥有关于蜀地古史风土的足够资料，因而有《蜀王本纪》之作。八家中扬书独传，而其余大抵湮没无闻，虽后来者亦不能居其上，说明扬书成就最高，倍受人们重视。

本书所载主要是关于古蜀国历代君王蚕丛、鱼凫、望帝、开明帝等人的神话和传说，其中望帝杜宇、开明帝鳖灵和五丁力士的传说最为精彩，幻想瑰丽，情节丰富，故事性强。作者写杜宇的出世是“从天堕”，其妻利则“从江源地井中出”。鳖灵的出生更为奇特：“荆有一死人名鳖灵，其尸亡去”，“随江水上至郫，复生”。这和《山海经》中帝女尸化䔄草、女丑之尸复生、窫比之尸化为神的神话如出一辙。对于鳖灵，作者描写了他的治水功绩。作为对比，望帝杜宇则被写成无能力治水而又与鳖灵妻私通的“德薄”之人，他终于禅位于鳖灵而去。《说文》“巂”字下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不言禅位。禅位之说可能是扬雄鉴于王莽篡汉有意做的改动。望帝的结局是出走后死去，化为子规鸟。子规鸣声悲切，以其为望帝所化，显然寓含着对这一悲剧人物的同情。这也透露出传说的本貌可能是鳖灵撵走望帝而自立为帝，并不是什么“如尧之禅舜”。人死化鸟的幻想在《山海经》中也有，即女娃溺死而化精卫鸟。在不同人物向不同鸟类的幻化中，存在着一种对应的逻辑关系，因而显现出了艺术可信性。五丁力士的故事对秦国打通蜀道、伐灭蜀国的历史作出虚幻性的描述，更为曲折丰富。其情节主要分为两个段落：一是秦惠王设下石牛计欺骗蜀人，使其相信石牛是能变金的天牛，蜀王中计，派五丁把五个石牛拖回，结果拖出一条“石牛道”，使秦人得以进兵伐蜀。二是武都山精化为美女，蜀王娶为妻，不习水土病死，蜀王厚葬之。秦王知其好色，便献五美女，蜀王命五丁迎接，还至梓潼，遇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往外拽蛇引起山崩，被压在山下，五女也化为石。这个故事带有突出的蜀地特征，五丁拖牛成道、引蛇崩山，反映着蜀国山阻路塞的地理环境和由此而产生的秦国伐蜀的行动特点。在描写秦蜀关系中突出了蜀王的昏昧和秦王的奸诈，有明显的讽喻性。所以后人曾说：“多欲之君，豁心而蟚志，贪以取败，然后百罅启而天地闭矣。予读扬雄《蜀纪》，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国者。”（宋罗泌《路史·前纪》卷一）但对五丁力士，作品则渲染突出他们的神勇。五丁被压，踏蛇大呼，场面写得颇为悲壮。“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李白《蜀道难》）五丁的悲壮之举实际上曲折透视着“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蜀民对于开辟交通的愿望。



揚雄蜀王本紀一卷　經典籍林卷十四

臨海　洪頤煊　撰集

承德　孫　彤　校訂

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鳬……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

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鳬……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魚鳬田於湔山得仙今廟祀之於湔時蜀民稀少

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

清刻本《蜀王本纪》书影

本纪中写到许多蜀地的地名、古迹，故而一向被史家归入地理类，而且它又以“本纪”为题，用的也是史书名称。其实它既不是史书也不是地志，而是属于杂史体志怪小说，与《汉武帝故事》相仿。这一性质前人每每忽略。所以，唐刘知幾曾指责说：“观其《蜀王本纪》，称杜魄化而为鹃，荆尸变而为鳖，其言如是，何其鄙哉！”就是以史书的要求为尺度而批评此书，施之以小说则未免枘凿不合。汉以下古蜀传说仍不断见诸记载，除上述许慎、谯周诸人外，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李膺《蜀志》、蜀来敏《本蜀论》、晋葛洪《抱朴子》、梁任昉《述异记》、北魏阚骃《十三州志》、郦道元《水经注》、唐卢求《成都记》、李伉《独异志》、五代杜光庭《仙传拾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罗泌《路史》等，数不胜数。而像宋赵抃《成都古今记》（《说郛》卷四）又因开明妃墓附会出“望妃楼”；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九则又增“玉妃溪”，且谓妃与五丁一母同生，遂把古拙恢诞的神话演成切近人情的民间故事。（李剑国）

Shuyi Ji

《述异记》 南朝齐志怪小说集。祖冲之撰。本书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和《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十卷。原书已亡。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佚文九十条。但其中《梦口穴》、《朱休之》、《荀瑰》、《吴龛》、《历阳湖》、《园客》、《封邵化虎》等条均见于梁任昉《述异记》，除《梦口穴》、《朱休之》文字稍详于任书，可能是二书兼载外，其余四条实皆出于任书。

本书大都为晋宋事，内容比较丰富，各种习见的志怪题材多有反映：一是关于邦国君臣吉凶兆验的，多达二十多条，如姚苌梦苻坚以矛刺之明日而死等等，这类故事有明显的迷信意味，多不足观。二是关于鬼的传说，其中多有佳作。《崔基》写朱氏女死后会见情人赠绢而别，情调凄惋，相类似的还有《庾邈》，庾邈恋人郭凝被强人奸污，因“未能守节”为社神所责而死，死后与庾邈道别，悲剧性更强。《张氏少女》是一个颇有新意的入冥复生故事，庾某被阴司收录后又放还，遇门吏索钱，幸好有新死的张氏少女慨然脱金钏以赠，才被放行。这些鬼故事都富有人情味，着意表现人间的美好情感。《太乐伎》是冤报故事，写太乐伎被县令冤杀，化鬼复仇，在报应的迷信名义下实际上反映着现实的黑暗。这个故事又被颜之推载入《冤魂志》。《王瑶家鬼》描写一个淘气鬼恶作剧而反被捉弄，极富幽默感；而《马道猷》写两鬼入马道猷耳中，推出其魂落在屐上，魂状似虾

蟆，幻想奇特。此外，还有些美妙的故事传说。如《比肩人》写吴陆东美夫妇死后合葬，冢上生梓树相抱合一，双鸿宿于上。这一情节又见于韩凭夫妇、焦仲卿夫妇的故事，有浓郁的民间故事色彩。《黄耳》写陆机犬黄耳通人语，传送家书，后被采入《晋书》，文人多用为典故。本书故事多为短束，但若《黄苗》、《薄绍之》、《胡庇之》等条已长达三五百字，叙事细致，如"入廨中，便有鬼怪，中宵笼月，户牖少开，有人倚立户外，状似小儿，户闭便闻人行，如著木屧声，看则无所见"(《胡庇之》)这样的描写，已不是早期志怪小说粗陈梗概的形态。

(李剑国)

Shuyi Ji

《述异记》 南朝梁志怪小说集。任昉撰。本书始录于《崇文总目》小说类，二卷。《郡斋读书志》、《中兴馆阁书目》、《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同。《中兴书目》释云："任昉天监三年撰。昉家书三万卷，多异闻，又采于秘书，撰此记。"释文据宋本无名氏序，作天监二年。今存二卷，收入《随庵丛书》、《稗海》、《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增订汉魏丛书》、《四库全书》、《龙威秘书》、《百子全书》、《说库》等。各本文字时有异同，条目分合及次序也不尽一致，而且《稗海》本卷下缺《郭后》一条，《汉魏丛书》、《说库》本卷上缺《梧桐宫》至《中山楸户》十条。以《随庵丛书》影宋刻本计之，凡上卷一百五十五条，下卷一百五十六条，总三百一十一条。另有一卷节本，刊于《合刻三志》、《说郛》(重编本)卷六十五、《五朝小说》、《古今说部丛书》，只有九十六条。又《类说》卷八摘六十五条(目录六十六条)，《绀珠集》卷九摘三十条，原本《说郛》卷四录八条，又卷二十录十八条，注三卷，疑误。

今本不是原帙，在流传中有所增损窜改。卷下《地生毛》云"北齐武成河清年中"，河清中当陈天嘉三年(562)至六年，去任昉之卒年(508)已五十多年；《洛子渊》条云"后魏孝昌年中"，当梁普通六年(525)至大通元年(527)，亦为死后近二十年事。考前事实出《隋书·五行志上》，后事出《洛阳伽蓝记》，显为后人增益。又《王僧辨》条云王得橘《以献梁元帝》，《鹿娘》条云"梁武帝为别立一观"，都不是任昉所能预记的，必非本书。书中还有许多梁以后的北朝、隋唐地名，如卷上《轩辕磨镜石》有饶州，隋置；《历阳湖》有和州，北齐置；卷下《澄绿泉》有沧洲(应为州)，北魏熙平二年置；《王次仲》有妫州，唐贞观八年置；《玉女房》有利州，西魏置，等等。王谟解释这种情况说："中多唐时州名，则此书又经唐人改窜"(《述异记跋》)，此说甚是。例如"轩辕磨镜石"，《太平御览》卷五十二所引，饶州二字原作镜湖，可知饶州二字是后人妄改。《木客鸟》末云"庐陵即今吉州也"，此当为后人所加注语而又阑入正文。今本的缺文也较多，《太平御览》所引黑虹下乐辑营(卷十四)、郭景纯注《尔雅》台、韩夫人愁思台(并卷一百七十八)、安阳金城(卷一百九十二)、洛阳斗粟万钱(卷八百四十)、犠牛(卷八百九十九)、三角羊(卷九百零二)、桓冲(卷九百五十五，鲁迅误辑入祖冲之《述异记》)、榅勃(卷九百六十九)、南海郡香户(卷九百八十一)，《太平广记》所引夫子墓木、御李子(卷四百零六、四百一十)，都不载于今本。鲁迅辑祖冲之《述异记》，其中如尹雄生角等，也可能是本书佚文。

《四库全书总目》曾根据《梁书》本传不及此书及《地生毛》等矛盾处断本书"为后人依托"。按本传载任昉《杂传》二百四十七卷(《隋志》著录为三十六卷，注："本一百四十七卷，亡。""一"字当为"二"字之讹)。所谓"杂传"系各种杂传记的统称，《述异记》可能即在其中，故而本传及隋、唐《志》皆不及之。唐开元中徐坚撰《初学记》，其卷二十八引有任昉《述异记》安阳殿天降李事(见今本卷下)，又天宝中人苏师道撰《司空山记》(《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一)引梁任彦昇《述异记》齐司空张岳事(今本缺载)，表明唐时任书即有流传，《四库提要》疑中唐前后人伪撰，实难成立。再者书中有几处"昉按"字样，自是任昉口气。

本书类似张华《博物志》，是地理博物体志怪。任昉家多异书，博闻强记。他广泛从古书中搜采珍闻奇说，积累成编，以见其博洽，并资属文之用。作为小说，则显得材料琐碎，不成大观，而颇类资料书。所记以草木鸟兽、物产珍异、山川古迹、园林楼台、殊方绝域、灾异变化等为主而往往含有异闻，同时又记有许多古神话和传说，其中颇多富有意味和流传较广的奇闻。例如，《精卫》本于《山海经》而发生演变，其名亦演为誓鸟、帝女雀等；《宫人草》、《相思木》、《懒妇鱼》都在普通动植物之上附丽着一个动人故事，寄寓着苦难人民的沉痛叹息；大食王国异树上生小儿，"见人皆笑，动其手足"，幻设乌有之物而颇富趣味。《王质》、《荀瓌》和《武陵源》都事涉山川楼台，故事本身则为神仙之说。王质观童子下棋而烂柯，荀瓌遇驾鹤仙人于黄鹤楼二事，后世广为流传，而武陵源之说则演自桃花源故事。《封邵化虎》是一个极有名的化虎故事，郡守化虎食民，讽刺意味十分强烈。关于古神话，诸如盘古、蚩尤、神农、防风氏、鲧等，都是足可补充前人之说的珍贵资料，而南海小虞山鬼母之说更不见于他书。还有些少数民族神话，如哀牢夷、夜郎侯，都采自古书。作者在记事中，有时进行考辨和议论，并常常引证诗文，这充分显露出作者作为文学家和历史家的独特性格和知识修养。

(李剑国)

Shuxuan Lu

《树萱录》 唐代志怪小说集。撰者不详。《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云："不著名氏。序称纂尚书荥阳公所谈者，亦不知何人。又云'普圣阛丘之明年'，普圣者，僖宗由普王践位也。书虽见《唐志》，今亦未必本真，或云刘焘无言所为也。"何薳《春渚纪闻》卷五《古书托名》说："《树萱录》载杜陵老、李太白诸人赋诗事，诗

体一律。而《龙城记》乃王铚性之所为,《树萱录》刘焘无言自撰也。"其实他所说的杜甫、李白赋诗事出于《续树萱录》(见《容斋随笔》卷十六《续树萱录》)。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七《二酉缀遗》也随之把《树萱录》与《续树萱录》混为一谈,又误以为王铚所撰。实际上《树萱录》著录于嘉祐五年(1060)定稿的《新唐书》,年代早于刘焘或王铚,不可能是他们所撰。

《树萱录》原书失传,《类说》卷十三收有佚文十三条,都是节要。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而往往引入诗歌,颇具情采。正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说:"此书所载诸事,近于寓言,而诸篇诗句皆佳绝,盖唐人辞诗者为之。"如《碧衣女子咏诗》条,叙张确于霅上白苹溪见二碧衣女子携手吟诗,确逐之,化为翡翠飞去。诗中有句云:"碧水色堪染,白莲香正浓。""藕隐玲珑玉,花藏缥缈容。"又《夜遇女子诵诗》条记番禺郑仆射游湘中,夜遇女子诵诗云:"红树送秋色,碧溪弹夜弦。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这是一部注重诗笔的唐人小说,所以《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诗话也引了一些本书的佚文。又《侍儿小名录拾遗》、《姬侍类偶》引刘商遇仙女一条,亦为《类说》本所不载。《说郛》卷三收四条,文字与《类说》本略有出入。《说郛》(重编本)卷三十二收十一条,六条见于《类说》本,余出伪托。如曹公船事见《艺文类聚》卷四十四引《续搜神记》,亦见今本《搜神后记》卷六;谢豹、王吉两条见《琅嬛记》卷上。　　(程毅中)

Shuangfeng Ji

《双峰记》　明代小说。未见。阿英《小说闲谈·小说零话》云:"刘大杰先生亦有孤本一种,书名《双峰记》。双峰者,两乳峰也。书盖以女性乳峰为中心,艺术的描写性心理,与一般淫秽之作不同。书亦明刊,图数十幅。"有谓此书系日本人所作,难以判断。

(朴　之)

Shuangfeng Qiyuan

《双凤奇缘》　清代小说。八卷八十回。一名《昭君传》。约成书嘉庆初年。作者署"雪樵主人",里居、生平均未详。有嘉庆间刻本、道光辛丑(1841)维扬二酉堂刻本、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宝善书局石印本等。

本书写王昭君及其妹赛昭君和番事。

汉元帝派毛延寿选美女入宫。毛延寿选得绝色美人王昭君,因索贿不成,设计将昭君打入冷宫,另以鲁姓女代之。王昭君在冷宫月夜弹琵琶消愁,为林皇后发现,遂奏明汉元帝。毛延寿诡计被揭穿,鲁妃自杀。汉元帝从此专宠昭君,封其为西宫贵妃娘娘。毛延寿见阴谋败露,惧罪逃往番邦,嗾使番王以武力索要昭君。番王发兵攻汉,汉元帝命李广领兵抗敌。几经战阵,汉军大败,李广二子一死一俘,汉元帝不得已,以假昭君和番,但被毛延寿识破。番王再次兴兵逼索昭君,元帝只得忍痛以昭君和番。昭君到了番邦,借番王之手除去奸贼毛延寿。昭君在番邦十六年,最后自投白洋河,以死全节操。昭君死后,昭君之妹赛昭君被召入宫,被册封为皇后。番王再次兴兵伐汉,曾得异人传授、武艺超群的赛昭君在李广祖孙等名将的配合下大破番兵。番王请降,汉军奏凯回朝;汉元帝大封功臣,祭奠昭君。赛昭君喜生太子。因前有昭君后有赛昭君同侍汉帝,故书名"双凤奇缘"。

昭君和番的故事见于史传记载,后世文人据其事衍为戏曲小说,大率有乖正史。然其间颇不乏文学精品,如元杂剧《汉宫秋》等。本书在前代作品的基础上扩展人物,增饰情节,使故事跌宕起伏,曲折多姿,颇能迎合市民社会的趣味;而主旨则在于表彰忠、孝、节、义。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帝王的荒淫和宫廷的黑暗,然而艺术上较粗疏,语言平庸,尤多荒诞描写。如为了表现昭君全贞守节,写昭君在匈奴十六年,身穿仙姑所赐的仙衣,令番王不得近身;苏武在番邦与一母猩猩育下一双儿女,最后汉王竟封母猩猩为"上品仙姬"等。其他妖术斗法描写,亦多荒唐,实为历史演义与神魔小说相结合的产物。

有春风文艺出版社重新点校本(1987)。

(吴　郑)

Shuangleibei

《双泪碑》　清代小说。不分章回。南梦著。姓氏生平不详。清光绪三十四(1908)上海时报馆出版,获时报馆小说二等奖。

《双泪碑》用文言写成,篇幅短小,约八千字。描写清末受新思想影响颇深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

苏州某学校教员王秋塘,幼与上海李碧娘订婚。他认为婚姻应自主,且宜重情,渐和女校教员,"才名掩吴下"的汪柳侬产生爱情,结婚。王秋塘写信通知李碧娘,但并未向汪柳侬诉及其事。李碧娘也不是守旧女子,她理解王、汪,劝阻母亲告官,并致信汪柳侬,诚心祝二人幸福,寄上当初王秋塘的庚帖与聘物。汪柳侬接信大惊而吐血,留遗书数封而终,要王秋塘娶李碧娘。王秋塘至李家,得李母宽恕;而李碧娘接汪遗书,又觍于再事王秋塘,心火上焚而终。王秋塘将二女葬入家茔,各为立碑,自刎坟前。作品首尾又用李碧娘父执之子楚客贯串,将主要情节包容其中。

通篇故事简单,三名主人公,虽仅仅写一侧面,不重情节,却以描写见长,文笔清丽流畅,颇能感人。尤以心理描写为佳。　　(朱世滋)

Shuangqing Biji

《双卿笔记》　明代小说。见于《国色天香》卷五。《百川书志》著录有《双偶集》三卷,或据此加工写定。

篇叙吴县华国文,天资聪慧,相貌魁伟,娶知府张大业长女正卿为妻。婚后,华父恐贻误其子学业,命华国文到学府就读。夫妻两人咫尺天涯,不得相见。华乡试后就读岳父家准备会试,得见正卿之妹顺卿,互有爱

意，时顺卿已许配赵家，未婚而其夫夭折。张家及顺卿择婿多人，卜问于天皆不谐。唯暗卜华，得吉兆。于是华夫妇二人设计说服各自父母，几经周折，终于迎娶顺卿，三人共结连理。

本篇故事曲折，但格调不高，旨在宣扬一夫多妻制的自然合理。两位女主人公，各怀苦衷，并非和谐美满。通观全篇没有摆脱才子佳人的窠臼。小说以叙事为主，韵文、骈体较少。人物性格刻画采用对比的方法，某些心理和细节描写，还较有特色。（薛洪勣）

Shuangyinyuan
《双姻缘》 明末清初小说。四卷十二回。又名《双缘快史》，题"笑花主人编"，作者真实姓名及生平无考。

小说写明代正德年间奸臣高嵩当国，大肆陷害忠良。其子高连凶恶更甚其父，竟在一次公宴上恃强揪住不会饮酒的李给事的鼻子灌酒，李狼狈不堪，高连却拍手大笑。这一放肆行径，激怒了在座的忠臣，礼部侍郎徐贞，也揪住高连鼻子灌酒，并上本弹劾高氏父子罪行，不料圣旨下来反责他"毁谤大臣"，并着锦衣卫重杖一百，发去口外为民。至保安后，有石玉其人，知徐贞乃忠义之士，由衷钦佩，两人结为兄弟，石玉又将两个女儿月娥、月香许配给徐贞子徐锦、徐绅为妻。

高嵩父子为进一步陷害徐贞，派干儿子杨顺去保安任总督，好监视徐贞并多方查访他的过失。适遇鞑虏入寇，身为总督的杨顺竟吓得不敢抵抗，事后却斩平民首级去邀功。徐贞见此大怒，致书痛斥，并祭奠那些冤魂，致使杨顺怀恨在心，于是诬陷他勾结妖人李飞腿、王半仙图谋作乱，抓进监狱，并问成死罪。在狱中，李、王二人得悉徐贞冤情真相后，出于义愤，遂念动咒语，解开锁子，把杨顺杀死，然后和徐贞一起越狱逃走。

事发后，徐锦、徐绅被押去京城。二人的妻子月娥、月香不避凶险坚决要求随行。路经涌州时，冯主事立即把两公子隐藏起来，这时徐贞已早逃至冯府，父子相见，抱头痛哭。而月娥、月香则以公差杀了人为由，缠住官府要人，使公差狼狈不堪。后高嵩父子因作恶太多终于被御史大臣参倒，高连处斩。徐贞恢复原职还加升一级，徐贞的两公子也与妻子团圆。

先徐贞在家乡的长子徐绣，恐高嵩再差人前来捉人，逃到杭州宝塔庵藏身。正巧高嵩事发后其女桂英也逃至这里，两人遂结为夫妻。这时李飞腿、王半仙已占山为盗，见徐绣智勇双全，就邀他入伙，并推举他做了定盘掌主，后被官府擒获。县公许仁怜惜徐绣，命手下狱卒偷偷把他放走。徐绣逃至京城后阖家团圆并中了进士。许仁则因主使狱卒放走徐绣而被罢官为民。徐贞将事由奏明天子，遂使许仁恢复官职，并升任为常山太守。

小说所写的忠奸斗争的故事，其情节和《古今小说》卷四十《沈小霞相会出师表》颇相似。小说在写徐贞、石玉和冯主事的忠贞和疾恶如仇以及不惜牺牲一切与权奸作斗争的精神，十分感人，而石玉的两个女儿为营救自己丈夫和公差展开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及其所表现出的智慧也给人以深刻印象。惟第八回之后，写贪花郎夜战三女，小尼姑夜间偷情等故事，事涉猥亵，与前几回描写大异情趣，不伦不类。

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改过轩刻本。

（沈天佑）

Shuangying Ji
《双英记》 清代小说。十二回。又名《方正合传》。题"清河氏梦庄居士著，琅琊先生评点"。存咸丰五年(1855)十二室藏板本，另有醉花楼、多文斋、华文堂诸刊本。此书是《玉支玑》的节改本，作者自叙云："适客来，持一卷小说示予，披而览之，见其所言，类亦嫉世情之变幻，有所因而言之也。予惜其卷帙散失不全，十存六七，不禁触动畴昔之怀，见猎喜之，因而补成之。其中虽有更换，然亦因其所因而因之。是述也，非作也。"书名"双英"指两女主人公方奇英和卜娇英，"方正"指女主人公方奇英和男主人公正大光。《玉支玑》原书二十回，此书则为十二回，人物姓名亦有更改。草率节改成篇。（俞 文）

Shuihu Zhuan
《水浒传》 明代小说。

关于本书的作者 该书作者，记载不一，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施耐庵作罗贯中编。明高儒《百川书志》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又郎瑛《七修类稿》亦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二是施耐庵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谓："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世传施号耐庵"。三是罗贯中作。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称："《水浒传》，罗贯著，贯字贯中，杭州人……"又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上述三种说法，或指施耐庵为作者，或称罗贯中为编撰，或认定二人同予其事，意见虽有分歧，然均把《水浒传》的著作权或编撰权限于施、罗二人。当代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水浒传》为施耐庵作，也有人认为罗贯中作。考虑到明人记载中大都提到罗贯中，且现知和现存的版本中亦往往题作"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或者"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等情况，因此，说罗贯中参予《水浒传》的成书工作，自有可信性。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情况，由于材料缺乏，难知详况。一般认为他是元末明初人。虽然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省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诸如《施庵耐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施耐庵传》等一系列有关施耐庵生平的材料，但是，由于材料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抵牾和不可信之处，所以，迄今学术界对这批材料的真实性尚持保留态度，有的学

者甚至已明确地认定其作伪，不可靠。又宝敦楼藏清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增补本云："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著有)《拜月亭(旦)》、《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本世纪初，著名曲学家吴梅的《顾曲麈谈》亦称："《幽闺》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施惠乃元末南戏作家，把他与施耐庵视为一人，不知根据何在，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对吴说提出置疑，今人更普遍认定此说不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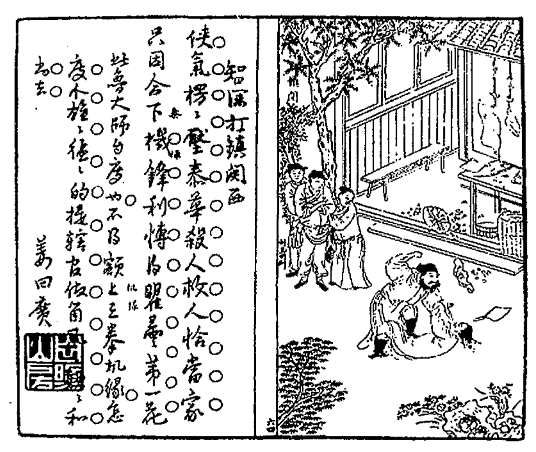


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插图

成书过程　《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事件为原型，经过二百余年的民间口头流传和说书人创作，最后由施、罗二人定型成书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宋史·张叔夜传》记云："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徽宗本纪》亦称："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河北，入楚海川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关于招降的过程，宋王偁《东都事略》记之较详："张叔夜……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川，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归降之后，或曰被坑杀(洪迈《夷坚志乙志》，鲁迅主此说)，或曰参与征方腊(李埴《皇宋十朝纲要》、杨仲良《通鉴专编纪事本末》等)。根据上述史料可知，宋江起义在当时影响较大，甚至已对北宋王朝构成一定的威胁。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水浒传》提供了最基本的故事框架。

宋江起义的英雄人物开始成为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大约是在南宋中叶。罗烨《醉翁谈录》论列小说，于公案类内列《石头孙立》，朴刀类列《青面兽》，杆棒类列《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分别为《水浒传》中的杨志、鲁智深和武松，这早已为学术界所承认；"石头孙立"是否即《水浒传》中的"病尉迟孙立"，迄今尚无可靠的材料可资证明，但学者们一般还是倾向于即为一人。罗烨的著录是目前所知有关水浒故事的最早记载，它说明水浒英雄在当时民间艺人的话本中已经占据了相当的位置。南宋末的龚开曾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其中有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可知宋江等三十六人的事迹在南宋已广为传播，不仅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而且影响所及，已经深入到士大夫中间了。

结集于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可以说是早期表现宋江起义故事的较详细的作品，研究者或认为它是说书艺人表演时使用的底本。该书从杨志卖刀写起，包括智取生辰纲、杀阎婆惜、九天玄女传授天书、受招



明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

安等情节，最终以平方腊结束。《水浒传》的一些重要情节都已出现，且叙述顺序亦基本相同。《大宋宣和遗事》的记载说明，宋江起义英雄的故事已由单篇发展为一个成系统的多篇组合体，为后来《水浒传》的成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杂剧盛行，宋江、李逵等水浒英雄也登上了戏剧舞台。元代的水浒戏较之《大宋宣和遗事》又有了新的发展。《大宋宣和遗事》中提到的好汉人数为三十六人，与史料记载相同，而水浒戏中已出现"一百八个头领"的说法；聚义地点也已由《大宋宣和遗事》的"太行山"移到了"梁山泊"，此外尚增加了如李逵负荆等《大宋宣和遗事》所没有而为后来的《水浒传》所吸收的故事情节。元杂剧中所写的梁山泊英雄故事有不少未见于《水浒传》，研究者一般认为这正是当时水浒故事尚未"定型"的见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施耐庵、罗贯中在对《水浒传》进行定型工作之前，宋江起义英雄的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了一二百年。虽然那些水浒故事与定型后的《水浒传》存在着某些出入，一些故事也未被《水浒传》所吸收，但是它们毕竟为《水浒传》的成书提供了重要的情节素材，一些英雄的性格基本特征甚至也已经定型。所以，现存《水浒传》应是在民间漫长的孕育积累之后，经过施、罗二人的加工、选汰和再创作而最后形成的。

作品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它以精湛的艺术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生动地再现了封建时代一次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对于起义失败的原因也作了非常形象的展示，是一部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悲壮史诗，一篇

农民起义历史经验教训的艺术总结。

揭示农民起义发生的社会根源是《水浒传》前半部分的重要内容。从一开始，作品即着力描写了统治阶级的贪婪、腐朽与残暴，用生动的故事情节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认识倾向。作品所写的封建统治势力，上至宰相、太尉、知府、中书，下至豪绅、恶霸、污吏贪官，如高太尉、梁中书、慕容知府、镇关西、蒋门神、毛太公、西门庆之流。他们或则权倾朝野，营私误国；或则依权仗势，暴敛横征；或则贪财鬻狱，草菅人命；或则凶残霸道，鱼肉乡里，将人民群众乃至正直的中下层官吏逼迫到危殆险恶、生存维艰的处境，万般不得已之下，好汉们才纷纷揭竿而起，啃聚山林，竖起起义大旗。在众多的事例中，高俅对林冲的迫害最具典型意义。高俅原本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因踢得一脚好球，被徽宗皇帝看中，“没半年之间，直抬奉他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依仗熏天的权势，他先是逼得王进流落他州，接着又力助其子高衙内调戏抢夺林冲之妻，将林冲刺配充军，并进而设计杀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林冲在忍无可忍之下，杀死陆虞侯，火烧草料场，雪夜投奔梁山泊而去，成为农民起义军中一名忠诚无畏、骁勇善战的首领。这个故事被作者别有深意地放在全书的开端，并且着力强化了逼上梁山的“逼”字，这就把官逼民反，乱由上作的认识倾向形象鲜明、突出地告诉给了读者。



明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

《水浒传》所写的农民起义，不是平面静止的，而是流动发展的。它写出了起义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由个人反抗到阶级行动的发展历程，也写出了起义军接受招安，替朝廷打别的强盗去的性质的蜕变。作品前七十回写的主要是农民起义形成发展的内容。最初是好汉们个人的或小集体的行为，如林冲怒杀陆虞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晁盖等七人智劫生辰纲等等，随后逐步演变为聚众为“盗”，占山为王，建立起梁山泊、二龙山等独立盘踞的山寨据点，最后各路英雄齐集水泊梁山，实现了起义军的大团结。这个演变的轨迹，无疑是相当准确地展示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壮大的规律。

七十回以后，主要描写了梁山好汉接受招安，以及征辽，平田虎、方腊的过程。由于宋江等人的极力主张，加之朝廷内宿太尉等“清官”的百般拉拢，梁山好汉们在排座次后不久，便走了上归顺朝廷的道路。以后，经过征辽，平田虎、王庆，尤其是平方腊等战役，一百单八条好汉受创惨重，“大功”告成之后，又被朝廷几乎赶尽杀绝，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这样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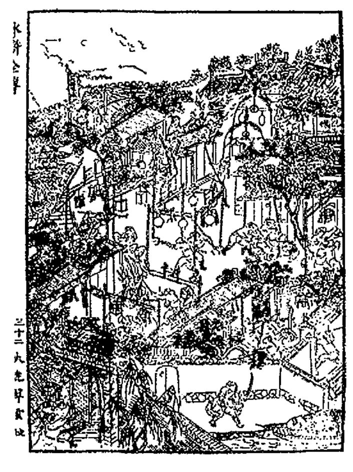
梁山义军的蜕变，起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组织和思想上的原因。作品的描写表明，起义的初始阶段，各路义军头领基本由受到残酷迫害或早就决意造反乃或是身处下层的人士所组成，但是，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宋江入主义军之后，这支队伍的组织成分发生极大的变化，大量朝廷上的中高级官吏以及大地主大豪绅被收容入伙，而且普遍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中间不少人走上梁山带有偶然性，他们过去的身份地位，也使得他们不可能义无反顾地安于占山为王的草寇生涯，而必然采取身在绿林心思魏阙的态度，成为接受招安，推动归降的重要力量和基础。在思想上，作为义军第一号首领的宋江固守封建的忠孝观念，时刻不忘报效朝廷，青史留名，并且时时用这种思想来影响和规范义军的行动。他在晁盖死后，第一个大的举动就是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忠君的旗帜，并在以后言论、行动中加以强化，潜移默化地将义军的反抗路线引上了归顺朝廷的轨道。所以当三败高俅，两胜童贯，取得了与朝庭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后，除了吴用、李逵、鲁智深、林冲等少数人表示异议外，接受招安的投降进程便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当然，梁山起义军的受招安实即投降绝不是作者的主观杜撰，它有着历史生活依据。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通常有三种结局：一种是起义胜利后，夺取政权，起义军中的领导人物和集团建立起新的王朝；一种是在封建统治势力的武力镇压下惨遭失败；另一种便是接受招安、归顺朝廷。而后一种情况，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后半期，是时有发生的。《水浒传》所写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及其以后的悲剧结局，正是形象地反映了这后一种历史的真实。



明刻水浒叶子

通观《水浒传》全书，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例如作品热情地讴歌梁山好汉们杀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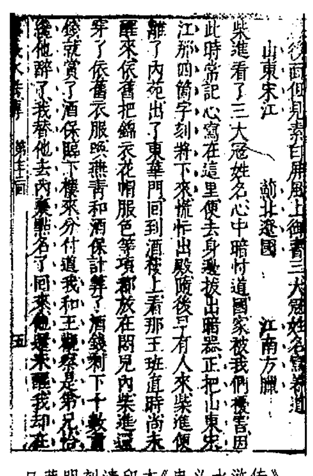
官污吏，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反抗斗争，但是最终却让他们接受招安，汇入为王前驱的行列中；作品肯定好汉们信奉的那种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嫉恶如仇、除恶务尽，杀富济贫、救困扶危为内涵的“义”，却又把它置于完全对立的忠君思想的统辖之下；同是农民起义，作者赞美宋江领导的梁山义军，却大骂方腊领导的起义，并且让接受招安的梁山好汉将其灭掉。诸如此类的不合谐恐怕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作者自身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痛恨贪官污吏，反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经济统治，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从根本上推翻，甚至在感情上还相当留恋封建皇权、封建制度，这就规定了他对农民起义只能持有这种既赞成又反对的矛盾态度。



明三多斋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插图

《水浒传》的作者在一定条件下歌颂农民起义，即歌颂最后受招安的农民起义，并且写出了“官逼民反”这种历史真实，这就使他和坚决反对农民起义的封建专制主义者区别开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地主阶级专政，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严密统治和控制下，能够在文艺作品中公开赞成某种农民起义并歌颂起义英雄人物是十分可贵的。《水浒传》的作者反对方腊式的农民起义，又使他和坚决反对某个封建王朝并要取而代之的激进的农民起义中的人区别开来。这种区别，说明即使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他在农民起义问题上所持的主张仍是保守的，远非激进的，因为是否夺取政权，无论如何是衡量农民起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的重要标志。农民起义中的领袖人物对皇帝持取而代之的态度，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激进的民主思想的反映。《水浒传》的作者写宋江力主受招安时提出的一个主要纲领性口号是“忠义”，这个口号表现在对待封建皇帝和朝廷态度上，实际就是“忠”。既行武装起义之实，又要忠于皇帝和朝廷，所以同时又有一个口号，叫做“替天行道”，这实际上是有别于在朝派的“忠”。《水浒传》中宋江提倡的忠义，并不是作者随心所欲的描写，而是有历史生活的依据。从北宋末期到南宋，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和没落，国势衰弱，军队无能。统治集团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穷于应付；对来自北方其他民族的统治集团发动的军事进攻，也难以招架，危机重重。作为企图解决这种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广泛使用以忠义为名的各种政策，或用来招集地主武装，或用来招安农民义军，以缓和他们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危机。宋江故事于北宋末南宋初开始流传而又盛行于南宋，其间渗入“忠义”思想，也就有其时代原因。事实上，从《大宋宣和遗事》中说到宋江“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已可见端倪。《水浒传》成书虽晚，但原来传说和说唱故事中的“忠义”内容被承袭下来，作者对这种“忠义”思想予以接受并宣扬，也就并不突兀了。

《水浒传》中描写的贪官污吏的代表人物是高俅、蔡京和童贯等等，他们是梁山英雄的主要打击对象，在具体描写中还强调他们蒙蔽“圣聪”。这其实也是南宋时期流行的观点。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北宋末年，封建王朝的内外政策引起了种种危机，最终导致南迁，宋徽宗赵佶是最大的罪人。但当时南宋统治集团中人总结教训时，不能或者也不敢这么看和这么说，他们几乎把一切责任推到蔡京、童贯等所谓“六贼”身上。这种观点，在不少历史文献记载中都可看到。水浒故事流传中出现那种奸臣弄权，乃至蒙蔽“圣聪”的看法，又在《水浒传》成书时被接受和继承下来，同样也可从这种历史现象中找到原因，得到解释。但《水浒传》中实际描写的是以武装的、有组织的农民义军来打击贪官污吏，打击朝中大奸，从一般的意义上，已经违反封建主义所规定的阶级关系和统治秩序，已经越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范畴，这又和封建统治集团中人申讨奸臣有着明显的区别。



徑面但見素白屏風上御書三大寇姓名寫着道
山東宋江　　河北遼國　　江南方臘
柴進看了三大寇姓名心中暗忖道國家被我們擾害因
此時常記心寫在這里便去身邊拔出暗器正把山東宋
江那四個字刻將下來慌忙出殿隨後有人來柴進便
離了內苑出了東華門回到酒樓上看那王班直時尚未
醒來依舊把錦衣花帽服色等項都放在閣兒內柴進還
穿了依舊衣服喚燕青和酒保計算了酒錢剩下十數貫
錢就賞了酒保臨下樓來分付道我和王觀察是弟兄恰
纔他醉了我替他去內裏點名了回來他還未醒我却在
忠義水滸傳　第七十二回

日藏明刻清印本《忠义水浒传》

作品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首先是它成功地塑造了为数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在《水浒传》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数百名，堪称丰满感人的至少也有一二十人之多。这里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他们普遍具备相当鲜明的个性，如宋江的领袖才能，吴用的神机妙算，鲁智深的忠勇仗义，李逵的粗鲁莽撞，武松的神威神勇，林冲的骁勇善战，石秀的英雄孤胆，燕青的伶俐机灵，以及西门庆的骄横，镇关西的凶悍，毛太公的霸道，阎婆惜的淫荡，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很讲究人物性格的内在合理性，注重人物的身份、地位、生活阅历对性格的规定作用，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如豹子头林冲，原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教头，有着较优越的社会地位，同时又是习武带兵之人，有丰富的临战打斗经历。基于这个前提，作者赋

予他的性格，就既有隐忍退让、委曲求全的一面，又有骁勇凶猛、敢做敢为的一面，身份地位与他的性格达到了高度的合谐。此外如宋江、李逵、鲁智深、杨志、卢俊义等一系列好汉，也莫不如是。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又注意同类性格间的细微差别，避免性格的雷同化。这里最典型的是李逵与鲁智深这两个形象。虽然他们都具有鲁莽的性格，但是细加比较，却又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李逵敢于反抗，嫉恶如仇，但头脑一热，往往胡杀乱砍，死在他板斧下的固多贪官污吏和歹徒恶人，可无辜丧命的冤魂也非少数。鲁智深的头脑则要清醒得多，他善于把爱谁恨谁，杀谁护谁的标准掌握得恰到好处，他禅杖之下实在少有屈死之鬼。鲁智深的斗争策略也较李逵高出一筹，李逵不分条件，不论场合，一味莽撞，动辄脱衣卸甲杀入敌阵，鲁智深则智勇双兼，粗中有细。如拳打镇关西一节，他一意识到“洒家须吃官司”，马上虚晃一枪：“‘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表现出他的心机和特有智慧。这些地方，都鲜明地将李逵与鲁智深这两个鲁莽性格区别了开来。同时，《水浒传》的人物塑造，采用的又是通过人物行为展示人物性格的方法。作者很少使用心理描写，即使使用也不是那种静止的、介绍性的，而是对特定场合、特定情境下人物正常的、必然的心理活动作客观的再现。他把全部注意力投注于人物怎样说，怎样做，在这种言与行动的描绘中完成人物塑造。例如展示武松的神威神勇，作品写了景阳岗打虎；展示吴用的神机妙算，写了智取生辰纲；展示李逵的粗鲁莽撞，写了浔阳劫法场；展示鲁智深的忠勇仗义，写了拳打镇关西，写了野猪林救林冲，写了刘家庄揍小霸王，写了冒险救史进……总之，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凡是具有鲜明丰满性格的，就都有过一些非常精彩的表演。


按史批評
此詞見一部忠義大意
宋太祖開基定天下
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卷之一
中原 貫中 羅道本 名卿父編集
後學 仰止 余宗下 雲登父評校
書林 文台 余象斗 子高父補梓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 幾處樓臺奏管絃
人樂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明余象斗刻本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它富于民族特色的情节结构。中国的古典小说，由于受说书话本传统的影响，非常强调故事性。《水浒传》可说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书中随处可见引人入胜的情节，如智取生辰纲、风雪山神庙、大闹清风寨、血溅鸳鸯楼、三打祝家庄和攻陷大名府等等，生动、曲折，给人以惊心动魄、妙趣横生的感受，令人爱不释手，过目难忘。《水浒传》的结构特色，属于单线连环式的类型。全书在表现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总的构想之下，将一组组情节按照内容的需要连缀起来。每组情节有头有尾，自成一统，实为相对独立的小故事；若干个小故事有机地连缀起来，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系列。既分别有重点地完成了一个个英雄人物的塑造，又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农民起义由分散到集中的思想意图，可以说这种结构手法是表现《水浒传》题材内容的上佳形式。

《水浒传》的语言基本属于口语化的文学语言，是由作者在人民群众日常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这种语言形象、生动、明快、洗练，富于艺术表现力，无论写景状物，刻画人物，叙述事件，往往能寥寥数笔，就使被描写的对象活灵活现、维妙维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回的语言，景阳岗武松打虎一回的语言，汴梁城杨志卖刀一回中描写泼皮牛二的语言……就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语言特色。人物语言也富于个性化，如吴用的语言聪慧机智，李逵的语言粗鲁且幼稚，林冲的语言沉稳而有分寸，鲁智深的语言豪爽中带着泼辣……总之，人物性格中有什么特性，在语言上都有明显的呼应，既没有雷同化的毛病，也没有张冠李戴的现象，在艺术上达到了言如其人的高超境界。

版本　《水浒传》的版本很多，大体有两个系统：一为繁本系统，一为简本系统。这是沿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说法，“繁”指细节描写较细致，文字较繁富；“简”指文字较简约，细节描写较粗略。简本都包含有平田虎、王庆故事，繁本中较早的百回本却无这两个故事。但实际上不止这些区别，还有若干情节上的差异。如简本写林冲发配，他妻子送别后即自尽，其时林冲尚未登程，闻讯大哭；繁本却写林冲上梁山后派人接眷属，方知妻子已死。又如个别人物的浑号也有不同，简本中朱贵号“旱地葱”，繁本作“旱地忽律”。再如简本写高衙内原是高俅的叔伯兄弟之子，即侄儿；繁本却写高衙内本是高俅的“叔伯兄弟”，以示高俅违反人伦。诸如此类的差异，还有不少。关于简本、繁本的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孰先出孰后出等问题，研究者看法颇见纷纭，迄今尚无定论。

目前知道的《水浒传》的早期版本都是明代刊本，属于繁本系统的主要有《忠义水浒传》一百回，前有天都外臣序，明万历十七年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明万历三十八年刊本；《钟伯敬先生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明末刊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明末刊本，前有大涤馀人序；《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书》一百二十回，明万历间刊本。属于简本系统的主要有：《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一

百零二回，明万历二十二年刊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十回，明崇祯年间刊，因与《三国志演义》合刻，故总称《三国水浒全传》，又名《英雄谱》；《忠义水浒传》，一百十五回，明万历间刊本，前有温陵郑大郁序；《忠义水浒传》，一百十五回，明刊巾箱本。此外，明末还出现一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七十回，由金圣叹删改而成，也属繁本系统，清代以来，此本颇为流传。

（邓绍基　侯光复）

Shuihu Houzhuan

《水浒后传》　清代小说。八卷四十回。作者陈忱。书前题署"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并有"万历戊申秋杪，雁宕山樵撰"《水浒后传序》。"古宋遗民"系作者伪托(陈忱当生于1613年，此序却署作1608年)。

《水浒后传》为《水浒传》续书，成书于康熙初年，是作者晚年之作。小说以南宋时代奸佞当道，统治者"造艮嶽，采花石纲，弃旧好、挑强邻、纳贿赂、任私人，修仙奉道，游幸宿娼"(第一回)的黑暗现实为背景，描写梁山泊未死的英雄阮小七、李俊、燕青、李应、乐和等在受招安之后，因无法忍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欺凌压迫，再次聚义，反对贪官恶霸，抗击金兵，最后到海外创立基业，并受到宋朝册封的故事。

作者对梁山泊的英雄怀有深厚的感情，《水浒后传》在开头的第一回中就直言不讳地作了表白："大凡忠臣义士，百世流芳，正史稗乘为他立传著录，千古不泯。如草木之有根荄，逢春即发；泉水之有源委，遇雨则流。宋江一片忠义之心，策功建名，不得令终，负屈而死。那些亡过之人，已是不能起死回生，但还有存在的许多肝胆义士，岂可不阐扬一番，为后世有志者劝。"小说继承《水浒传》的精神，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表现了官逼民反、忠奸斗争的内容。与此同时，作者还将朝野内外的忠奸斗争与抗金斗争交织在一起描写，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

在小说中，梁山泊幸存的好汉接受招安之后，做官的做官，务农的务农，最初并无反意，但黑暗现实却不能容忍他们的正常生存。阮小七凭吊梁山，被查办梁山泊余党的张干办所侦讯；李俊在太湖捕鱼为生，又被巴山蛇无理盘剥。英雄们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终于再次走上了重新聚义的道路。不仅居于草泽的梁山好汉无以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就是那些效忠朝廷有一官半职的梁山好汉，亦为权奸所不容。赋闲在家养病的都统制孙立，刚刚还在规劝顾大嫂及其兄弟安分守己，但顷刻之间便被朝廷逮捕下狱，不容分辩，问成罪名，如无好汉相救，性命断难自保。太医安道全，医术高明，去高丽国治国王疾痊愈，归途中被占据金鳌岛的李俊等人救起，遂劝其留居岛山。然安太医却认为奉旨钦差，必要复命，否则"便是欺君了"。回到朝廷，就被御医卢师越诬告陷害，不得不亡命出逃，最终上了登云山。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关于梁山大将呼延灼的描写。当故人闻焕章叙述自己被人陷害的经历时，呼延灼曾对昔日梁山好汉的作为颇不以为然，说："我们旧时的弟兄多事得紧，受了招安，为朝廷出过力，拜除官爵，也该守些本份，为什么东也起事，西也啸聚？不惟坏了宋公明一生忠义，连我们面上也少了光彩，动不动说'梁山泊余党'！"他自己对朝廷耿耿忠心，连尚未成年的儿子也应征随同出战，驻守黄河渡口，却为叛将汪豹通敌叛国所累，损兵折将，为金兵所败，终于只好落草。可以说，《水浒后传》在"前传"的"官逼民反"的主题中，又增入了奸臣不容，报国无门的沉重感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描写梁山好汉重新聚义的过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民起义军接受朝廷招安的政治道路，作者不仅直接借阮小七之口对接受招安提出非议，而且在小说中虚构了李俊、李应等在海外立国的结局。这无疑是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设想的农民起义军的最后归宿和作者的乌托邦理想。

与朝野内外的忠奸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抗金斗争，构成了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水浒后传》中的梁山好汉，不仅与奸佞、权臣、恶霸势不两立，而且抗金斗争大都表现得英勇善战。呼延灼父子、王进等人均为抗金大将，而登云山阮小七、饮马川李应等更多次率众与金兵交战。小说从第十九回起用了整整十二回的篇幅直接反映金兵奸杀掳掠的暴行，歌颂梁山好汉奋起抗战的斗争。在《水浒后传》中，宋江们的"宁可朝廷负我，我绝不负朝廷"的忠君思想中增加了更多的爱国主义和抵抗外族侵略的成分。至于小说中梁山好汉的对立面，也与"前传"的描写大不相同。他们大都是通敌叛国的国贼，其后台蔡京等"六贼"也多与金人私通，卖国求荣。《水浒后传》所反映的生活，不是"前传"的重复，由于作者融入了对明清易代的切身感受，在主题上有了质的不同，抗金斗争与爱国主义在《水浒后传》中占有较大比重。此书刊于康熙甲辰(1664)，当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仍据台湾，陈忱写李俊于海外立国，其寄托是十分明白的。

《水浒后传》的艺术描写，虽然总体上较《水浒传》逊色，但其中亦有精彩章节，如斗巴山蛇、献黄柑青子、中牟县除奸等，写得真切感人。燕青与乐和是《水浒后传》中作者着力刻画的两个有血有肉、性格丰满的人物。他们不仅保持了《水浒传》中的性格特点，而且在原有基础上还有所发展。其他人物如呼延灼、安道全等，也写得各有个性。

《水浒后传》现存最早刊本为康熙甲辰(1664)刊本，内封横镌"元人遗本"，右栏镌"雁宕山樵评"，中栏题"水浒后传"，左栏有一百十字"书题"。首有古宋遗民原序，雁宕山樵序、目录后有题为"樵余偶识"之"水浒后传论略"。正文有圈点、眉批和总评。此外，有蔡元放评本，首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蔡元放序及读法。分为十卷四十回，回目及文字，均与陈氏原本有异。又有绍裕堂刊本，题"秣陵蔡元放批评绣像水浒后传"，八卷四十回。近代以来有光绪三年(1877)申报馆排印本，光绪

五年大道堂本及亚东图书馆排印本等。

（朱伟明）

Shuishiyuan

《水石缘》 清代小说。六卷三十段。又名《赛桃源》、《奇缘赛桃源》。题“稽山李春荣芳普氏编辑”，“云间慕空子鉴订”，撰者李春荣。《水石缘》作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有经纶堂、明德堂、文德堂、吹玉山庄、翰宝楼、自得轩等刻本和上海书局石印本等。

书叙石莲峰与水盈盈诸人的婚姻故事，而以天命论思想贯串始终。石、水二人本天上仙侣，下凡之际，嘱朗砖和尚“缔我鸾凤交”。石生为浙东龙湫才子，水为湘南秀岭散人之女，借朗砖引线，靠天意促成。石自恃才貌，欲寻绝色女子为偶，往关中探望母舅山公途中，被神风吹送至秀岭，寓于水散人家，与盈盈互通情愫，订下终身。抵关中后，山公要把女儿嫁给石莲峰，石以已聘辞。山伪造退婚信派人送水家，被盈盈识破，将信转给石。石复返秀岭，水家已返原籍合浦。石尾随入粤，遇一向爱慕他的浙东妓女梅萼，知盈盈转投已家，遂归浙东，终与盈盈结合。后石中状元，陆续纳梅萼、柳丝、采萍，辞官不就，携盈盈等归隐于秀岭。

清乾隆刻本《水石缘》序

小说有两条线索，一写爱情，一写友情。作者不满于同类小说“多流于淫荡之私，有伤风人之雅，思力为反之”(《自序》)。故其笔下之男女，多才多情，在诗文唱和中产生和发展感情，而又以礼自持，格调较高。但作品对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又以天命论定，故在描写爱情上并无多少积极意义，可取处在于小说打破一般才子佳人小说中状元及第奉旨完婚的俗套。男主人公石莲峰襟怀淡泊，不慕富贵，虽亦应试，仅为报答其母，中状元之后辞官不就而归隐于赛桃源的秀岭，反映了封建时代部分知识分子的情趣。小说还盛赞石莲峰与同窗松涛、云影的友谊，写他们志同道合，患难相助。歌颂友谊成为作品的另一内容，在情节发展上对爱情主线起推动作用。

小说在艺术上虽无大的波澜，矛盾冲突也不尖锐，但情节发展起伏曲折，前后照应，颇能引人入胜。语言简练流畅，写人写景，不乏生动之笔。

（苗 壮）

Shuishi

《水饰》 隋杜宝(?)撰。《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不著撰人。又地理类著录《水饰图》二十卷，亦不著撰人。按《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六引《大业拾遗记》说：“炀帝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颇疑《水饰图》、《水饰图经》为一书，其中既说事，又图其形，故卷帙浩繁，而《水饰》只存说明文字部分，所以仅得一卷。据此推断，作者疑当为杜宝。杜宝生平无考，曾著《大业杂记》十卷，今存残本。

本书有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和鲁迅《古小说钩沉》本，所辑均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六引文。其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半胪列水饰的种种名目，如“神龟负八卦出河进于伏羲”、“尧与舜游河值五老人”、“禹过江黄龙负舟”、“穆天子奏钧天乐于玄池”、“秦始皇入海见海神”、“武帝泛楼船于汾河”、“许由洗耳”、“屈原沉汨罗水”、“周处斩蛟”等，总计七十二势；后半详细说明水饰的制作方法与游戏规则，如说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木制人物、禽兽、鱼鸟、山石、宫殿之类，装在船上随曲水而行。因为安装机巧，一切都能运动如生。与水饰七十二势相间而行的还有妓船和酒船，妓船上有木人奏乐并上演百戏，酒船上有木人为宾客行酒，雕装奇妙，安机新巧。这篇记载的末尾还说明水饰的构思是出自黄衮，杜宝奉敕绘图并检校良工制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本序由此得出结论：“《水饰》创自黄衮《图经》，修于杜宝，彰彰可据。今二书并佚，即就采摭以存一家，亦《开河》、《迷楼》之类也。”其说可信。

（许逸民）

Shuiyuedeng

《水月灯》 清代小说集。四回。冯文兽著。冯文兽，号麒麟词人，浙江慈溪人，生平不详。尚有小说《曾公平逆记》三集八回。

本书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汇通印书馆铅印本。书中每回单独成篇，互不关联，内含七则故事。第一回叙盎格罗大将“强横霸道”提兵五万，攻打西藏拉萨。支那十八省大寺院集僧兵救援，公举“胡里胡涂”为大将军，八十四岁“之乎者也”为文案，十六岁少年“爱皮西提”为翻译，用土枪、鸦片枪、毛竹枪对抗毛瑟枪、纯钢炮，结果全军覆没。第二回叙两则故事：第一则叙庚子春，义和团揭竿而起，扶清灭洋。“无心党”首领端刚令义和团与洋人开战，而“有心党”首领许、袁等人上疏密陈利害，惨遭杀身之祸。第二则叙长人国、矮人国为紧邻，长人国得疫症，矮人国特送治疫之药，长人国恩将仇报，竟下战书，矮人国胜，两国和好如初。第三回叙两则故事：一叙守旧老人指责变法，主张恢复八股取仕；维新少年则指责程朱理学空疏无用，妄自尊大，使守旧老人哑口无言；进步老少年则将人分为九等，每等又分九类，叫作“朝野共和分九等”。另一则叙赵郎、钱女婚前钱女提议订立“夫妻立宪合同”，拟定夫妻宪章二十条，如有子嗣，男子不准纳妾，“不准妄言革命”等。第四回叙一老妪，见外患频仍，足小难以逃命，学时髦

放成天足。称世上有三大害——八股、缠足、鸦片烟，坚持放足至死。又叙陈大爷，原为光棍，依附洋人投机发财，乘各国在上海划定租界之机，卖地皮给洋人，陡然暴发，开银行、修铁路、捐功名、置家产。四十岁上，双目失明，挖珠补眼也无效，受骗气死。

作者用荒诞的情节，寓言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晚清外交、内政的重大事件和当时的社会情状。嘲讽顽固派的腐败无能，揭露斥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痛恨洋奴买办，也反映了当时要求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社会氛围。但由于站在“君主立宪”立场上，反对革命派，对一些历史事件作了歪曲描写。作品艺术上也较为粗糙。（赵明政）

shuocanqing

说参请 宋代说话中的一个门类。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说参请系由禅堂说法问难发展而来。“参请”即参堂请话之意。参禅之道，有类游戏，机锋四出，应变无穷，有舌辩犀利之词，有愚骇可笑之事。说话人遂借用为题目，加以渲染。宋代的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最善此道。对于说参请的类属，学术界意见不一，有以为宋代说话四家之一者，亦有以说参请与说经合而为四家之一者。（刘 蕤）

Shuofu

《说郛》 丛书。一百卷。元陶宗仪编。收汉魏至宋元的各种笔记，包括经史诸子、志怪传奇、地理博物、稗官杂记以及诗话、文论等，有千余家之多。但现存抄本多种，已非原本。前人说此书是模仿曾慥《类说》而编，但《说郛》引书，一般只选而不删节，还保存原文的完貌，不像《类说》之节录大要，破坏了原作的真相。它更近似晁载之编辑的《续谈助》，保存了不少罕见的古书。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说郛》（重编本）的评价：“古书之不传于今者，断简残编，往往而在；佚文琐事，时有征焉。固亦考证之渊海也。”

《说郛》在丛书中别成一体，所收各书“略存大概”，多数只选录若干条，也有原书已无而从类书中辑录的，因此有人称之为丛抄。由于陶宗仪年代较早，见书甚多，在《说郛》里选录了一些宋元旧本的书，提供了不少可贵的文献资料。

一、有的书自明清以后就未见传本，《说郛》收的书便成孤本，如刘孝孙、房德懋的《事始》，冯鉴《续事始》，陆游的《老学庵续笔记》。二、有些书虽然明清以来还有传本，但最早却出于《说郛》，如题为白行简撰的《三梦记》，佚名的《迷楼记》、《开河记》，伶玄的《赵飞燕外传》，佚名的《梅妃传》，郑禧的《春梦录》等。三、有些书《说郛》虽然只是摘选了残帙，但是已成了仅存的珍本，如卢肇的《逸史》和韦绚的《戎幕闲谈》、景焕的《野人闲话》等，并保存着作者的自序，给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四、有些书《说郛》采用的为现存最早的版本，大多数逸文仅见本书，如陆长源的《辨疑志》、刘崇远的《耳目记》、无名氏的《豪异秘纂》、廉布的《清尊录》、陈正敏的《遁斋闲览》、佚名的《摭青杂说》等。五、有些书虽有版本流传，但《说郛》采用的是较全较早的版本，如马总的《意林》通行的是五卷本，《说郛》所用的是六卷本；张淏的《云谷杂记》，通行的是辑自《永乐大典》的四卷本，《说郛》所用的是十卷本的原书。又如张鷟的《朝野佥载》、李义山的《杂纂》、徐铉的《稽神录》、觟然子的《拊掌录》等，《说郛》都有比通行本多出的条目，可以为这些书辑补佚文。六、还有一些书有版本流传，但和《说郛》本的文字互有差异，可以用《说郛》来校勘，如皇甫枚的《三水小牍》，《说郛》本和旧抄本及《太平广记》所引的文字都有不同，还多出了“三水人曰”的评论文字，保持了原作的某些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说郛》所收的柳公权《小说旧闻记》，虽是一种伪托的书，而其中四条佚文实际上都出自《三水小牍》，也保存了一些别本所没有的文字。此外，还有不少书虽然已被重编本《说郛》及其他丛书所承袭，但文字却多有脱误，需要用原本《说郛》来进行校正。至于《说郛》所收的一般与通行本不同的可以用来校勘的书，那就不胜枚举了。七、《说郛》所选录的书，大多在书名下注明卷数，在作者下注明了字里或简单的经历。因此它就提供了一部分比较可靠的宋元人的书目，可以为《宋史·艺文志》等目录作补正，是研究目录学的重要依据。

《说郛》编成后，只以抄本流传。大约到了明成化（1465～1487）年间，已经散失了一部分。上海人郁文博在弘治九年（1496）所作的《说郛序》中说，他于成化辛丑（十七年 1481）罢官归乡，借得《说郛》抄录一部，加以校正，删去了出自《百川学海》的六十三种书，又取各种书籍校勘，正讹补缺，仍编成一百卷。这个说法大致可信，但《说郛》中与《百川学海》互见的书并未删去，大多见于后三十卷中。可见今本已经不是陶宗仪的原书，郁文博之后是否又经别人增删，亦未可知。现存百卷本的《说郛》，有多部明抄本，有的卷首写明“上海后学郁文博校正”。这个订补本基本上保持了陶宗仪原书的规模，但收书只有七百多种，比原称千家大大减少了。据今人莫伯骥《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记载，郁文博校正的《说郛》确曾刻印问世，其书每半页八行，行十七字。书前有郁序。这个本子未见流传。

目前通行的百卷本《说郛》是涵芬楼 1927 年排印本，共有七百二十五种书目，是张宗祥根据六种明抄本汇校而成的，虽非原本，却较为可信。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说郛三种》（1988）即以涵芬楼本为第一种。

（程毅中）

Shuofu (chongbianben)

《说郛》（重编本） 丛书。一百二十卷。题明陶珽编。陶珽，字紫阆，云南姚安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辽东及武昌兵备道。未第前尝读书于西湖。《说郛》重编本收书约一千三百种左右，附《说郛续》四十六

卷，收书约五百多种。宛委山堂刻本，书前有顺治三年(1646)李际期序、顺治四年王应昌序，世称清顺治刻本。据近人研究认为此书绝大部分刻于明代，与许多明刻本书的版式完全相同，书中"校"字作"较"或省避，当刻于天启之后。《说郛续》中还收入了一些明末人的著作，是否陶珽所编，大有疑问。《广汉魏丛书》等书在每种书作者名下都有某人校阅的署名，在重编《说郛》中都已挖去。现存各地的不同印本，收书种数多少不一，似有不同印次。如以此本与明刻《绿窗女史》作比较，相同各篇的版式完全一致，而卷一百一十一《赵飞燕外传》中有多处空缺，《绿窗女史》本都是"夷"字；卷一百一十二《绿珠传》中空缺两字，《绿窗女史》本作"匈奴"；卷一百一十二《霍小玉传》中"雏"字上空缺一字，《绿窗女史》本作"胡"。凡此，足以证明这部《说郛》原是明刻本，清人重印时作了挖改。已知与《说郛》重编本版式相同的丛书尚有十余种之多，似乎明代曾有一部卷帙浩繁的重刻本《说郛》，后来它的版片被人分别用来增刻重编成多种小丛书。到清初又由分而合，汇编为宛委山堂本《说郛》，其中又有一些补刻的部分，如卷一百一十五的《会真记》，就比明刻《绿窗女史》本的《莺莺传》较好。

《说郛》(重编本)与陶宗仪《说郛》原书大不相同，既增加了一大批新的书目，也增加了许多伪书伪文。所以鲁迅曾称之为"假说郛"(《破〈唐人说荟〉》)，不可轻信。如第三十二卷的《耳目记》，原本《说郛》不题撰人，收了五条，重编本题唐张鷟撰，所收的都出自《朝野佥载》；同卷的《树萱录》，原本《说郛》不题撰人，收了四条，重编本题唐刘焘撰(刘焘是宋人，也不是此书作者)，增收了两条真的，又加进了《搜神后记》和《琅嬛记》等书里的赝作；第四十六卷题杜荀鹤撰的《松窗杂记》，原本《说郛》作《松窗杂录》，收了两条(出自《闻奇录》和《纂异记》，也很可疑)，重编本又加入了六条李濬《松窗录》的文字；第四十九卷《常侍言旨》，原本《说郛》只收一条，重编本又加了五条，都出自李肇《国史补》，而且把原本里的"柳史"误刻为"程史"，致使《四库全书总目》据之误以为《次柳氏旧闻》又名"程史"。又如第一百一十七卷收了唐李玖的《异闻实录》(即李玫的《纂异记》)，第一百一十八卷又收了宋李玫的《纂异记》，内容都是宋代故事；第一百一十七卷收了牛僧孺的《幽怪录》，又收了一种王恽的《幽怪录》，实际上都出自《玄怪录》，后者即出自原本《说郛》，而改题作者。他如伪托桓璘的《西王母传》、段成式的《剑侠传》等，又见于《五朝小说》；伪托陆勋的《志怪录》、于逖的《闻奇录》等，又见于《合刻三志》。这一系列的伪书，造成了许多混乱。《说郛》重编本是不是始作俑者，还有待考辨。由于它的传本较多，影响也更大，用它来研究古代小说时必须小心考核。 (程毅中)

shuogong'an
说公案 宋代说话中的一个门类。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吴自牧《梦粱录》则把公案列在小说家内。对于说公案的类属，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小说为说话四家之一，而说公案只是小说中的一个类别。少数人认为，说公案与说铁骑儿合为说话四家之一。

(刘 蕤)

Shuo Hu Quanzhuan
《说呼全传》 清代小说。十二卷四十回。亦名《呼家后代全传》，又名《呼家将》。今存乾隆己亥四十四年(1779)金阊书业堂刊本，卷首序末署"清和月吉滋林老人书于西虹桥畔之罗翠山房"。下钤印章两枚，其一为"张溶之印"，其二为"默虞"。疑滋林老人即张溶，字默虞，其生平、里居待考。

书叙呼氏家族与奸臣庞集家族的矛盾斗争。奸相庞集之子庞黑虎倚势强抢弱女赵凤奴，呼守勇、呼守信兄弟仗义救助，将庞黑虎打死。庞集通过女儿庞多花(仁宗宠妃)唆使仁宗降旨将呼家满门抄斩。呼氏兄弟在包拯、八贤王、佘太君、杨六郎等人的帮助下逃走。呼氏兄弟从西番借兵复仇，终于杀死庞家四虎，包围了京城。包拯等贤臣趁机奏明呼家所受冤屈和庞集的劣迹，仁宗遂将庞妃赐死，庞集削职为民(后被呼家将杀死)，褒奖呼氏一门忠勇。

呼家将故事实系由杨家将故事派生而出。本书主人公呼氏兄弟的祖父呼延赞是杨令公的亲家，也是杨家将故事中的著名人物。书中多次涉及佘太君、杨五郎、杨六郎等，第十四回还有杨令公显圣的情节。小说成书以前，已有不少说唱体文学演述呼家将的故事，如《呼家后代》、《呼家后代后续》、《呼延庆打擂》、《金鞭记》、《紫金鞭》、《肉丘坟》等。小说正是在此基础上加工写定。但艺术上比较粗糙，如主要人物姓氏讹误，以复姓"呼延"作"呼"，多有破绽，明显地保存着民间说唱文学的痕迹。

宁夏人民出版社据乾隆重刻本重新整理出版(1981)，题名《呼家将》。 (吴 郑)

shuohua
说话 宋元时代流行的说唱文学。以故事敷演说唱，与后世的说书略同。从事说话这种说唱文学的民间艺人，称为说话人。"说话"一词乃隋唐以来的习语。"话"即口头述说的故事，一称话本，犹言故事，敦煌写本已有《韩擒虎话本》，唐人有《一枝花话》。五代以降，又有"古话"，即说唱古代历史故事；尚有"小话"，《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五举凤皇渴睡小话，犹言小故事也；又谓之"调话"，《青楼集》云："时小童善调话，即世所谓小说者。"可见这一文学形式，由来已久。

(刘 蕤)

shuohuaren
说话人 见说话。

shuohunhua
说诨话 宋代说话中的一个门类。以滑稽诙谐为特色。北宋说诨话艺人以张寿(张山人)最著名,《东京梦华录》卷五著录:“张山人说诨话。”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长短句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嘉祐之前,犹未盛也。熙宁、元丰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他的事迹,还见于洪迈《夷坚乙志》卷十八、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及《王直方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八引)等书。南宋说诨话艺人则有蛮张三郎等,《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有载。

(刘 蕤)

shuohunjing
说诨经 宋代说话中的一个门类。演说滑稽可笑及带有低级趣味内容的故事。宋代说话四家之分,首见于耐得翁《都城纪胜》。但其中没有提到说诨经。吴自牧《梦粱录》在提到说经、说参请之后,说:“又有说诨经者。”周密《武林旧事》也有“说经诨经”之目。从《梦粱录》的叙述文字看,说经、说参请、说诨经三者当归于同一门类。至于说参请与说诨经的区别,则在于前者是宾主对话问答式,而后者则由人演述。 (刘 蕤)

shuojing
说经 宋代说话四家之一。又谓“谈经”,以演述佛经故事为内容。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说经,谓演说佛书。”也有人认为,说经与说参请合而为宋代说话四家之一。 (刘 蕤)

Shuoku
《说库》 丛书。王文濡编。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1915)。本书收录历代小说杂记一百七十种,自托名汉人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至清末黄人辑的《大狱记》,大体按年代先后编次。收录文言小说较多,单篇传奇只收《枕中记》、《南柯记》两种,而收及《宣和遗事》及明末董说的章回小说《西游补》,较为新异。宋代以前的有些作品因袭了明刻丛书《稗海》、《五朝小说》等,旧本的谬误也相沿未改,如八卷本《搜神记》题晋干宝撰,《枕中记》题李泌撰。有些书的版本选择不精,校勘不细,如《开天传信记》中杂入了《卓异记》的文字,造成混乱。明清作品尚有较为可取的书。书前总目对每一种书作了简明提要。编者在例言中说明:“本书为灌输学界,便于应用起见,去取之间,容有未当。”还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它在当时给读者提供一些流传不多的小说,起到了拾遗补阙的作用。有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

(程毅中)

shuoshi
说史 见讲史书。

Shuo Tang Houzhuan
《说唐后传》 清代小说。五十五回。一名《说唐演义后传》、《后唐全传》,为《说唐演义全传》的后半部分。有乾隆三年戊午(1738)姑苏绿慎堂藏版本、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鸳湖最乐堂发兑本,题“鸳湖渔叟校订”。作者真实姓名不详。另有别本《说唐后传》八卷,现存尚友斋梓行本及善成堂本,题“姑苏如莲居士编次”。全书一分为二,以首卷(分上下)为《说唐小英雄传》(即《罗通扫北》),十六回;余六卷为《说唐薛家府传》(即《薛仁贵征东》),四十二回。凡五十八回,内容实与五十五回本的《说唐后传》无异。

《说唐后传》叙罗通扫北及薛仁贵征东事。情节与人物多流于公式化,艺术价值不高。之后又有《征西说唐三传》、《反唐演义传》、《粉妆楼全传》等相继问世,说唐故事系列在清代风行一世。 (吴 郑)

Shuo Tang Yanyi Quanzhuan
《说唐演义全传》 清代小说。十卷六十八回。署“鸳湖渔叟校订”。作者其实姓名不可考。现存有乾隆崇德书院大字本,乾隆四十八年(1783)观文书屋刊本,卷首有乾隆元年(1736)如莲居士序。圣德堂刊本分为十四卷,目录书题《新刻增异说唐全传》。善成堂刊本析原书分八卷,改题《说唐前传》。

本书叙事自秦彝托孤、隋文帝统一南北起,到唐太宗登极为止,主要描叙隋末群雄争夺天下的斗争。此书据《隋唐两朝志传》和《隋史遗文》并掺杂进一些民间传说编订而成,叙述较二书简略。孙楷第认为此书“以褚人获书为底本而敷演之,所记特为粗犷”;郑振铎认为此书据《隋唐两朝志传》改作。成书在褚人获的《隋唐演义》之前。当以郑说为是。《隋唐演义》有不少回文字抄自《隋史遗文》,而《说唐演义全传》有些文字则据《隋史遗文》缩写,若不仔细对校三书,仅比较《隋唐演义》和《说唐演义全传》就很容易误解为后者据前者敷演。

近人陈汝衡将六十八回的《说唐演义全传》修订整理成六十六回本,改题《说唐》,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石昌渝)

shuotieqi'er
说铁骑儿 宋代说话中的一个门类。演述铁马金戈、争雄交战的故事。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对于说铁骑儿的类属,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小说为说话四家之一,而说铁骑儿只是小说中的一个类别,罗烨《醉翁谈录》说“涉案枪刀并铁骑”,显然把铁骑与朴刀并列。也有少数人认为,说铁骑儿与小说并列同为说话四家之一,或与说公案合为说话四家之一。 (刘 蕤)

Shuo Ting
《说听》 明代笔记。四卷。陆延枝撰。据王禹声跋,

此书约成于万历十九年(1591)。焦竑《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小说家类著录。有万历间刊本、《烟霞小说》本等，均四卷。晚出的《古今说部丛书》、《说库》等本则合四卷为上、下两卷。陆延枝，字贻孙，嘉靖、万历间江苏长洲(今吴县)人。系著名文学家陆粲之子，终身未仕。好读书，尤喜小说家言。辑有《烟霞小说》等。

此书所记大体可分三类：一是记奇异的自然现象，简要而无情节。二是记当时的神怪、迷信传说或闻见异辞，故事性较强，但文意俱佳之作不多。《卢秀才》一条写有人喜读《西厢记》，一夕见有男女数小人，长仅尺余，搬演"西厢"故事。追至床头，只见有《西厢记》一本，因翻读日久，已尽被油污。似为阅读入迷，在自己头脑中重构形象和情节时所产生的幻觉。三是写明人逸事，在全书中所占比重较大，佳篇亦多，是此书的精华所在。作者在写人记事时，敢于秉笔直书，表彰清正，指斥奸邪，如写孝宗(弘治)喜好琴画，有人献琴一张，竟得千金之赏，而太监却从中贪没其半。作者最后说："自上临御，罕有赊赏若此，亦奇遇也。"颇有微词。《金德宣》条写商人金德宣与同伴在江中遇盗，众人财货全部被劫。此时忽有大船扬帆而至，有穿龙袍者叫把财货搬过大船来。后发现金德宣原是旧相识，此人便对强盗说，我自赏赐你们，故人之物，毫毛不许动。事后，同伴欲将各自的财货分给金德宣一半，以作报答。金说："若然，予亦盗也。"隐喻官匪同类。还有一条引民谣讥刺姓似的与姓何的两个达官说，似都堂不似都堂，何御史是何御史，写得幽默而又辛辣。《冯翠蝶》等条写妓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同时也是对那些寡廉鲜耻、趋炎附势的在上者的讽喻。

此书原不分类，亦无标题。文字简净流畅，与《庚巳编》风格相似，而写人状物更觉生动传神。

(薛洪勣)

Shuoyuan

《说苑》 汉代杂事小说集。刘向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著录《说苑》二十卷，两《唐书》则著录为三十卷。至宋初，仅存五卷，见《崇文总目》。后曾巩校书，从士大夫得其旧本，并分《修文》为上下卷，以足二十卷之数，其书实缺《反质》一篇。宋末，复从高丽本中补入《反质》篇，始真正符合二十篇之旧(陆游《渭南集》卷二十七)。今所传二十卷本，即宋人所校定者。

刘向校书秘阁时，馆阁庋藏的传记杂史中旧有《说苑杂事》一书，刘向删取其中正辞美义可劝诫的故事，根据内容分类纂集，整理为《说苑新书》，简称《新苑》，后世习称《说苑》。刘向纂集《说苑》的动机，在于借史事来劝谏汉成帝，希冀他任贤使能，明察洞识，减少女宠，疏远外戚，振作有为，以昌兴帝业，故全书分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等二十大类。各类之前，一般都冠有总叙性的文字。类事之后，又加按语总结前文，指明所叙旨要。书中凡所辑录的史事与言论，都体现着刘向本人的政治主张与思想原则，有时他甚至不惜以自创史实的手段来加以发挥。

书中集中反映的思想是主张人君要能任贤使才、施德行仁，以惠民众，而大臣则要直言进谏、体恤民情。对这些重大的原则主张，书中都设有专篇，用相类的史事与人物反复进行阐述。如《君道》篇中任贤纳谏的故事占绝大多数；而在《尊贤》篇中，又以典型的历史事实，再次重申人君尊贤纳谏的必要性。例如《君道》篇首条，借师旷之口，称："人君之道，清静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以下各条即缕叙历代人君的昭闻显迹，表彰那些爱贤重德、行仁的事例。如写唐尧时，舜、后稷、倕、伯夷、皋陶、益等皆掌大权，各司其事，最后终于天下大治。又如写晏子直谏齐景公之事，褒奖这位刚直不阿之士的光辉业绩。《立节》篇记齐庄公伐莒，杞梁、华舟这两位齐国将士英勇拼杀，意在褒扬爱国主义精神。《尊贤》篇叙齐景公伐宋事，亦表彰了弦章敢于大胆直言的忠直之心。又如《谈丛》篇中，所录枭与鸠的对话，明白告诫人们：坏的东西，如果不改变它坏的本性，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代，都不会被人们所接受，只会受到人们的驱逐与唾弃。大抵在《谈丛》、《杂言》两篇中，作者集录了前贤往哲有关治国安家、修身明理、养性达心的至理明言，为人们陶冶情趣、喻事明理、知上晓下提供了借鉴，可谓良铖善规的一次汇编。

《说苑》所叙故事，取材十分广泛，上及周秦诸子，下及汉世时文。并且以类相从，一一调理篇目。诸书中的材料，经过刘向的笔削润色，大多显现出浓厚的文学色彩。所叙人物性格突出，故事情节曲折，语言隽永，形成了饶有趣味的小说。如杞梁、华舟一章，先秦古籍中《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孟子·告子下》、《礼记·檀弓下》、《列女传·顺贞篇》中都有叙及，但《说苑》较以上诸书，人物形象更加生动真切。其所采用的对话手法，也使华舟、杞梁二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英勇行动与牺牲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指武》篇中有"孔子北游，东上农山"一节，其事本从《论语·公冶长篇》中来，《韩诗外传》卷九也曾对此事进行过敷衍，较《论语》的情节也扩充了不少，而《说苑》在《韩诗外传》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发挥，既写出了孔子那种循循善诱、识高一筹的贤者风范，又通过叙述弟子们的发言，刻画出他们的性格。子路的勇武坦率，子贡的文质彬彬，颜渊的安贫乐道，无不跃然纸上，而且在叙述中还糅进了深刻的思想意蕴，具有较高的可读性。

由于全书内容丰富，文学性突出，因而它的一些章节在后代被广为传诵，影响深远。如卷四的杞梁、华舟英勇抗敌故事，最后写到杞梁妻闻其夫为国捐躯，放声大哭，"城为之阤(崩)，而隅为之崩"。这一独创性的、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情节，引发了后代文人，尤

其是民间艺术家们的灵感，从而创造出完整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又如卷十六枭与鸠的对话一段，后来建安文学的代表曹植据此撰写了《贪禽恶鸟论》，更加充分挖掘并开拓了寓言中所含的哲理意义。此外，书中不少优秀故事、名言隽语，在广泛的流传中亦浓缩为人们习知的成语、典故，丰富了汉民族的词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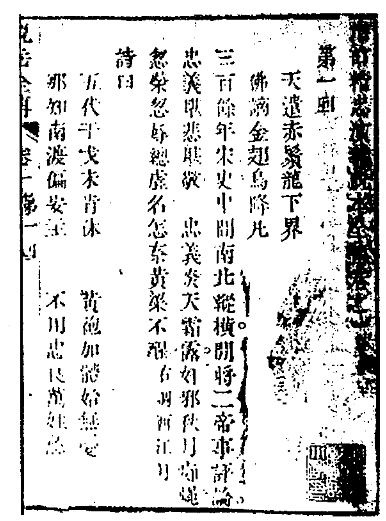
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说苑》以“说”名书，它和《韩非子》的《说林》、《内储说》、《外储说》各篇，以及作者自己的另一部小说《世说》一起，奠定了中国古小说擅长对话、首尾完整、情节曲折的基本样式。后来的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乃至唐宋的传奇、讲史都是由这种“说话”体的形式演变和发展起来的。

《说苑》二十卷传本，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佳，今人的校勘、辑佚、注释本则有刘文典《说苑斠补》（云南人民出版社）、赵善诒《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其中尤以向宗鲁校证本为精当。（*卢仁龙*）

Shuo Yue Quanzhuan

《说岳全传》 清代小说。二十卷八十回。全称《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题“仁和钱彩锦文氏编次，永福金丰大有氏增订”。钱彩、金丰二人生平不详。据清《禁书总目》记载，此书在乾隆时被查禁。此书首有“甲子孟春上浣，永福金丰识于馀庆堂”的序文，“甲子”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或乾隆九年（1744），可知成书当在康乾间。此书版本甚多，较早的有锦春堂藏板本、以文居藏板本、嘉庆三年刊本、嘉庆六年福文堂藏板本等。

岳飞的故事在岳飞去世不久即在民间广为流传，据《*梦粱录*》记载，咸淳（1265～1275）年间有说话人王六大夫以敷演《复华篇》（当为《福华编》之误）及《中兴名将传》著称，《中兴名将传》即《*醉翁谈录*》所记“新话说张（浚）韩（世忠）刘（锜）岳（飞）”。元明两代戏剧搬演岳飞事迹的曲目更多。明代演述岳飞故事的小说，先有嘉靖年间*熊大木*编写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次有邹元标编订的《*岳武穆王精忠传*》和于华玉编写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等等。假托邹元标编订的《岳武穆王精忠传》是将熊大木的本子删节而成。于华玉则不满意熊大木的虚构，对熊编中所谓“鄙野齐东”的情节予以删削，使故事与正史相符，同时还在文字上做了“芟其繁芜”的工作。熊编为八卷八十则，于编则节缩为七卷二十八回，于编固然更接近历史事实，但也失去了小说的真趣。而《说岳全传》则是以民间说话人的底本为基础编订而成，它虽然参照了以往的岳传小说，但基本保留着说话的艺术特色。在摭取史实上，作者显然不同意于华玉的“一与正史相符”之说。《说岳全传》之金丰序称：“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忠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说岳全传》描叙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其事实框架虽依从史传，但为突出岳飞之忠、秦桧之奸、兀术之横，不仅将历史材料重新编排，而且虚构了许多故事和大量细节。这些故事和细节多半来自传说、戏剧、说唱等等，使得小说的故事性得到强化。


第一回 天遣赤鬚龍下界 佛謫金翅鳥降凡
三百餘年宋史中間南北縱橫。閒將二帝事評論。忠義堪悲堪羨 忠義炎天霜露姦邪秋月痴蠅。忽榮忽辱總虛名怎奈黃粱不醒
詩曰
五代干戈未肯休 黃袍加體始無憂
那知南渡偏安主 不用忠良萬姓愁
說岳全傳 卷一 第一回

清刻本《说岳全传》书影

《说岳全传》用因果报应来解释岳飞之千古悲剧。第一、二回叙岳飞出世，说岳飞前世为佛顶上头的护法神——大鹏金翅鸟，啄死了污秽不洁的女土蝠，这女土蝠转世即为秦桧之妻王氏；大鹏又啄伤铁背虬龙、啄死团鱼精；铁背虬龙为报一啄之仇，发黄河大水欲淹死刚刚出世的岳飞，因而触犯天条被处斩，转世为秦桧，而团鱼精则转世为锻炼岳飞冤狱的万俟卨。又叙宋徽宗元旦郊天上表时将“玉皇大帝”误写作“王皇大帝”，玉帝恼怒，遂遣赤须龙下界为金兀术，搅乱宋室江山。小说叙岳飞降生后即遇洪水，与母亲乘花缸漂流至河北大名府黄县，被王明收留。岳飞聪慧超群，受母亲严教，又得老师周侗栽培，未及成年即已文武双全。成婚后往东京考武举，比武场上枪挑小梁王，幸得宗泽庇护才免于罪。适太行山强寇王善兴兵犯阙，宗泽陷入重围，岳飞等结义兄弟五人闻讯救援，剿平王善。然奸臣张邦昌妒贤嫉能，蛊惑徽宗，岳飞仅封承信郎。岳飞回乡安贫守志，其母在他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字。这时金兵已南下，徽、钦二帝蒙尘，中原尽失。宋高宗在金陵即位，下旨宣召岳飞为总制。岳飞在青龙山大败金兵，镇守黄河。张邦昌矫旨召岳飞进京，诬陷岳飞图谋行刺，结果阴谋被戳穿。岳飞收编牛皋等太行山八万人马，被封为副元帅。在爱华山大败金兀术，加升为五省大元帅。旋即奉旨剿寇，收伏杨虎、余化龙、何元庆、高宠等绿林英雄。牛头山解了高宗君臣之围，黄天荡大败金兵。高宗迁都临安，岳飞告假归乡。未几，岳飞又率兵剿寇，收伏山东九龙山杨再兴，剿平洞庭湖杨幺。金兵乘乱举兵南下，岳飞节节取胜，军抵朱仙镇，屯田养马，专等旨意扫北。不意秦桧里通金国，用十二道金牌调岳飞回京，以莫须有罪名将岳飞父子杀害于风波亭。第六十二回以后叙岳飞之子与岳家将后裔偷祭岳飞坟，在云南结义。秦桧惊恐不安，又遭疯僧戏侮、施全行刺，遂暴病而亡。后来孝宗继位，昭雪了岳飞冤案。岳雷挂帅抗击金兵，生擒金

兀术，金兀术气死，牛皋笑死，忠臣皆得封赠。岳飞之灵悟得因果，复变大鹏金翅鸟，仍为佛前护法神。

岳飞是小说的中心人物，精忠报国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他文武全才，待人宽厚却军令严明，处处显示出大将的风度。他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置个人得失荣辱于度外。小说突出他的精忠，他阻拦王横拒捕，使王横死于钦差乱刀之下；张保撞死狱中，他竟大笑"忠孝节义"俱全；施全行刺秦桧，他的灵魂加以阻隔，怕的是坏了他的忠名。这类描写，使岳飞的形象蒙了一层愚忠的色彩。由于岳飞这个人物被理想化，反不如一些次要人物写得生动。岳飞的部将多是啸聚山林的草莽英雄，他们或者是水泊梁山幸存的英雄，如呼延灼；或者是梁山好汉的子孙，如阮小二之子阮良，关胜之子关铃，董平之子董芳，张青之子张国祥，韩滔之子韩起龙、韩起凤；或者是杨家将后裔，如杨再兴；或者是流落江湖的义士，如杨虎、余化龙等。牛皋正是这类英雄的代表。他对朝廷不满，骂皇帝"尽是无情无义的"，朝廷迫害便立即造反上山，一旦民族大敌当前，便又下山出兵，声言"待我前去杀退了兀术，再回太行山便了"。牛皋刚直卤莽，总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作为一员福将，深受读者喜爱，是全书中最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说岳全传》所反映的抗金战争，其骨干力量就是这些草莽英雄，朝廷始终是软弱的。皇帝昏愦寡义，权臣卖国求荣。因此，小说实际上描写的是以岳飞为首的人民的抗战，这是它不同于过去以岳飞为题材的小说的地方，也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

《说岳全传》的文体风格沿袭明代话本体制，回与回的隔断处都是情节的紧要处，这是说话人为吸引听众"且听下回分解"的手法。叙述方式采用作者无所不知的主观叙述，在故事与读者之间始终横亘着一个"说话人"。"说话人"可以随时中断情节而插入讲评，这是一切话本小说的特殊艺术形式。某些喜剧场面重复出现，如牛皋以一小小统制的职衔到平江，知府以为是元帅驾到，恭敬迎候，牛皋居然受之无愧，后来又写牛皋到湖口接受总兵谢昆的跪接，到藕塘关接受总兵金节的跪接，他们都是误以为岳飞驾到。这种场面一再重复只有在说话中可以获得戏剧性效果，显然残存有话本的痕迹。

《说岳全传》受《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等小说的影响较深，在结构上接近《水浒传》。第六十一回以前的主要情节由岳飞这个人物贯串，线索比较单一，情节比较集中。其中许多故事都可以自成单元，如枪挑小梁王、陆登尽忠、岳母刺字、高宠挑滑车、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王佐断臂、疯僧戏秦桧等等。有些故事被戏曲改编成独立的剧目搬上舞台。在人物塑造上，牛皋的性格与《水浒传》的李逵有些类似，而作为福将接近《说唐》中的程咬金。小说中的某些场面描写也多有模仿的痕迹，如第二十三回写岳飞在青龙山大败粘罕，粘罕遭到岳飞火攻，拼命逃出谷口，因未见岳飞在此埋伏，大笑岳飞不会用兵，笑声未了，火光中即闪出一将拦住去路，显然类似《三国志演义》中的曹操夜走华容道。

（石昌渝）

Siwuxie Huibao

《思无邪汇宝》 小说总集。收录明清艳情小说四十五种，凡三十九册。另有《外编》二册，收录相关文献十一种。陈庆浩、王秋桂主编，聘请国际著名小说研究专家二十余人担任编辑顾问与校阅，陈益源执行编辑。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

此书又名《明清艳情小说丛书》，《总序》谓"本丛书所收乃是专以叙写性爱为重点之一的小说"，取材标准严格，参校版本众多。其中，明代无遮道人的《海陵佚史》、京江醉竹居士的《龙阳逸史》、桃源醉花主人的《别有香》和清代三韩曹去晶的《姑妄言》二十四卷全本等，均为罕见孤本。原始资料分藏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各地图书馆，部分为私人珍藏。各书均附书影与校记，并有出版说明，详细介绍作者、版本相关情况，不少考证解决了人们对于这批古代禁毁小说的疑惑。

四十五种艳情小说书目如下：《海陵佚史》、《绣榻野史》、《昭阳趣史》、《浪史》、《玉闺红》、《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别有香》、《载花船》、《欢喜冤家》、《巧缘艳史》、《艳婚野史》、《百花野史》、《两肉缘》、《换夫妻》、《风流和尚》、《碧玉楼》、《欢喜浪史》、《一片情》、《肉蒲团》、《梧桐影》、《巫梦缘》、《杏花天》、《浓情秘史》、《桃花影》、《春灯闹》、《闹花丛》、《情海缘》、《巫山艳史》、《株林野史》、《浓情快史》、《灯草和尚传》、《怡情阵》、《春灯迷史》、《妖狐艳史》、《桃花艳史》、《欢喜缘》、《如意君传》、《痴婆子传》、《僧尼孽海》、《春梦琐言》、《续金瓶梅》、《三续金瓶梅》、《姑妄言》。原有《金瓶梅词话》在内，欲成一《金瓶梅》系列，后因故取消。

《外编》别名《东方艳情小说珍本》，收录《游仙窟》、《赵飞燕外传》、《赵飞燕别传》、《武曌传》、《控鹤监秘记》、《大东闺语》、《三山秘记》、《春窗拆甲》、《枕藏史》、《花影隔帘录》等中国、日本汉文小说，并复印了美国金赛研究所珍藏的《素娥篇》原刊本。

《思无邪汇宝》自 1994 年 9 月开始陆续出版，至 1997 年 8 月全部出齐。（陈益源）

Sida Qishu

四大奇书 古人对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之合称。明冯梦龙首倡，见于李渔《三国志演义序》："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然四大奇书之目，最早却是明王世贞提出的。李渔为《三国志演义》毛宗岗评本撰序，对此作了记载："昔弇州先生有宇内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

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

（刘　辉）

清康熙刻本

《四大奇书》第一种封面

Si Ku Quanshu Zongmu

《四库全书总目》　书目。又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清永瑢等编，实际上的主编是纪昀(1724～1805)，参加编写的有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鼐等。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廷调集大批文臣学士，编纂一部规模庞大的《四库全书》。在每种书前，都写有一篇内容提要。后把这些提要汇集起来，分类编排，成为《四库全书总目》。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有的小类之下又分小目。收入《四库全书》里的书共三千四百六十一种，未收的书六千七百九十一种，都写了提要，是一部内容完备的书目工具书。

《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小说家类前面照例有一篇小序，简括说明小说的源流。小序中提出新的分类方法：“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因此书中把小说分为杂事之属、异闻之属、琐语之属三个小类。杂事之属收了《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八十六部。在这一小类之后还有案语说：“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杂事之属所收的书，实质上多是杂史笔记，如《世说新语》之后的《朝野佥载》、《唐国史补》等，以往的书目都列在史部的杂传、杂史类。《四库全书》的编者把这一类书列于小说类，大概他们认为这些书只讲了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还有记载不实的地方，并非严格的历史著作，只能降入小说家。如以现代小说观念衡量，差距甚远。

异闻之属收了《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三十二部，基本上是志怪性质的书。琐语之属只收了《博物志》、《述异记》等五部，杂录奇闻异物，自成一系。存目部分也按杂事、异闻、琐语三个属类编次，收书共一百九十六部，其中如《燕丹子》、《赵飞燕外传》、《幽怪录》、《青琐高议》等，倒是比较好的小说，这些提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小说家类收书偏于崇实，既承袭了历代目录学的传统，又有编者自己的见解。小序里说：“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他们所取的主要是这三条，对于文学的审美价值是不在考虑之列的。小序又说：“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实际上异闻之属所收的书，也都是侈谈怪力乱神的故事，因为它流传已久，也就不能摒弃不收。《四库全书》对宋代以后的小说，收录极少，不但已经发展成熟的通俗小说一概不收，就是文言小说如《剪灯新话》和乾隆年间已有刻本流传的《聊斋志异》等，也都弃之不顾，可见编者的宗旨。

《四库全书总目》有多种刻本，通行的是中华书局影印的浙本，附有《四库撤毁书提要》、《四库未收书提要》和校记、索引，便于查检。

《四库全书总目》原书有一些疏漏、失误，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和胡玉缙、王欣夫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作了不少考证订补的工作，可以参看。《四库提要辨证》中小说家部分有许多考证非常精密，是研究古代小说的重要参考书。（程毅中）

Siqiao Shuo

《四巧说》　清代小说选集。四卷。题“吴中梅庵道人编辑”，编辑者真实姓名不详。每卷一种小说。即卷一《补南陔》回目《收父骨千里遇生父　裹儿尸七年逢活儿》、卷二《反芦花》回目《幻作合前妻为后妻　巧相逢继母是亲母》、卷三《赛他山》回目《假传书弄假反成真　暗赎身因暗竟说明》、卷四《忠义报》回目《忠格天幻出男人乳　义感神赐内官须》。每卷有六段七字标题，但行文并未分段。其中卷一、卷二和卷四均选自小说集《八洞天》，卷三《赛他山》系选自小说集《照世杯》。故《四巧说》成书当在此后，今存清刊本不详年代。

卷一《补南陔》与《八洞天》卷一之卷名、回目全同，惟原书没有分段标题。叙北宋仁宗朝河北贝州秀士鲁翔赴广西任知县途中，遭遇乱贼被俘，误传已死，其妻妾儿子离散，后经种种曲折，七年之后，复与妻妾长子团聚，因病夭折的次子，也被人家救活并抚养长大。《诗经·南陔》乃孝子思养父母而作，其文偶缺，《补南陔》即有补亡之意。卷二《反芦花》与《八洞天》卷二之卷名、回目全同，唯原无分段标题。叙唐肃宗时武安县教谕长孙陈暂署县印恰遇史思明作乱，携带妻儿弃城逃难。妻子跳井自杀。长孙父子流离失所，后化名代人在夔州任职，破贼立功，得朝廷恩准复原姓名，并与跳井未死的妻子重新团聚。卷三《赛他山》为《照世杯》第一篇《七松园弄假成真》，原书有类似回目的对偶句七对，此书名改为六条七言题目，与其他三卷体例相同。原书主人公阮宦，号江兰，此书改为高楫，号涉川；扬州名妓宛娘，此书改为润娘。其他人物姓名均有改动。但情节却一仍其旧，文字略有增删。叙明代嘉靖年间苏州秀士高涉川潇洒俊逸、性情高傲，一心要访得佳人配偶。偶遇扬州名妓润娘，一见钟情，遂订终身，及至囊橐用尽，即被老鸨逐出大门。好友何靖调知他落难，将润娘赎身，又激

将高涉川勤读上进，三年之后高中解元，遂与润娘团圆，此时才知好友一番苦心。何靖调使高涉川功成名就，又使其夫妇复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靖调“不惟可比他山之石，实可赛他山之石也”，故以“赛他山”题名。卷四《忠义报》即《八洞天》卷七《劝匪躬》，卷名不同而回目一样，唯六段标题为原书所无。叙南宋高宗时北朝金国丰润秀士李真，闻岳飞为秦桧所害，不胜感悼，遂吟诗两首叹之。诗被奸人米家石罗致为罪名，李真被处死，妻子将刚生两月的生哥托付家人王保，然后自缢。王保抱生哥连夜逃走，颠沛中无以哺乳婴儿，忽自己两乳变作妇人乳头，乳汁不断，生哥乃得存活。王保扮作妇人，生哥亦作女装，从而逃脱官府缉捕。七年之后一道人带生哥入山习武，五年后生哥除了奸人报了父仇，又回到王保身边。这时太监颜权救得官家之女冶娘，因受缉捕，颜权忽长出尺长须髯，遂将冶娘扮作男孩，寓居在王保生哥之邻。生哥与冶娘天缘凑合结为夫妻，李真冤情大白，王保与颜权均恢复了本来面目。生哥建功立业，父母均得追赠。王保做了三年官后弃官修道成仙。此书文字对原书略有删削。

（王宜庭）

Si You Ji

《四游记》 明代小说。《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西游记》四书的合称。又名《四游全传》或《四游合传》，清代嘉庆年间出现的合刊本。《东游记》即《八仙出处东游记》，一名《东游记上洞八仙传》。《南游记》即《华光天王南游志传》，一名《五显灵官华光天王传》。《北游记》即《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一名《北游记玄帝出身传》。《西游记》即《西游唐三藏出身传》。

（刘 蕤）

Songchuang Zaji

《松窗杂记》 唐代小说选集。《说郛》本（题《松窗杂录》）、《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俱题唐杜荀鹤撰，盖出伪托。此书实杂取诸书，《说郛》卷四只收二条，《赵颜》条即《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画工》条，出《闻奇录》；《王生》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出《纂异记》。《辍耕录》卷十一《鬼室》条引《画工》故事作杜荀鹤《松窗杂记》，可见元代已有此书。《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本均收八条，除上两条外，《万里桥》、《程修己》等六条均出李濬《松窗录》。《唐人说荟》本仅收四条，除《赵颜》、《王生》、《程修己》条外，另有《裴休》一条亦出《松窗录》。（顾 青）

Songchuang Zalu

《松窗杂录》 唐代笔记小说集。一卷。此书书名、作者均多异说。《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松窗录》一卷，不题撰人。《崇文总目》传记类作《松窗录》，李濬撰。《郡斋读书志》杂史类作《松窗录》，韦叡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松窗小录》，李濬撰。《唐诗纪事》卷十引此书，作皮日休《松窗录》。《能改斋漫录》卷三引此书，作王叡《松窗录》。《白孔六帖》卷十三引此书作王歆《松窗录》。《说郛》（重编本）卷五十二收入此书，题名《摭异记》。《说郛》（张宗祥辑明抄本）卷四所收《松窗杂录》，则题杜荀鹤撰，实为另一书。《四库全书总目》入小说家类杂事之属断作《松窗杂录》，李濬撰。按书前自序曰：“濬忆童儿时即历交公卿，间叙国朝故事，兼多语其遗事特异者，取其必实之迹，暇日缀成一小轴，题曰《松窗杂录》。”则书名以作《松窗杂录》为宜，作者以名李濬为近是。李濬有《慧山寺家山记》一文，载《全唐文》卷八百一十六，僖宗乾符六年（879）作。据文中所述，可知李濬为武宗朝宰相、名诗人李绅之子，乾符四年自秘书省校书郎为宰相郑畋状奏入直史馆。如此，作者就有可能于“童儿时即历交公卿，间叙国朝故事”。

全书共十六条，记武后至宣宗初事，玄宗一朝事居半数。所记颇详赡整饬，然亦有失实之处，如中宗称苏瓌有子、李峤无儿一条，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已斥其诬妄。姚崇欲陷张说一条，记张说释放私通侍婢之门客，而卒赖其力以免祸，颇具传奇色彩。玄宗沉香亭月夜赏牡丹一条，叙玄宗“赏名花，对妃子”，召李白作清平调词三首，令李龟年歌之，玄宗亲调玉笛等情事，文采斐然，传播颇广。北宋乐史作《杨太真外传》，袭用此文，几全同，由是故事之流传更为广泛。

《松窗杂录》有《顾氏文房小说》本、《奇晋斋丛书》本等数种，《稽古堂丛抄》本、《贵池先哲遗书》本等作《松窗杂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顾氏文房小说》本排印（1958）。（周勋初 严 杰）

Songbin Suohua

《淞滨琐话》 清代文言小说。十二卷。王韬撰。成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这是继《遁窟谰言》和《淞隐漫录》之后，作者的第三部文言短篇小说集。书中共收五十九篇小说，其笔致深受《聊斋志异》的影响。作者在《淞滨琐话自序》中说：‘使蒲君留仙见之，必欣然把臂入林曰：‘子突过我矣，《聊斋》之后有替人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评论说：“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

《淞滨琐话》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故事与人物类型繁多，大都带有传奇色彩，情节曲折，波澜起伏，作者在幻境的创造上驰骋着丰富的想象，颇有引人入胜之处。卷一的《药娘》、《田荔裳》，卷二的《煨芋梦》，卷三的《仙井》，卷四的《沈兰芬》、《皇甫更生》、《反黄粱》，卷六的《花妖》、《画妖》，卷十的《因循岛》、《梦中梦》等，都可以视为《聊斋》之流亚。《田荔裳》所描写的主人公与孙韵史、孙韵秋的一段爱情故事，酷似《聊斋志异》的《葛巾》；《煨芋梦》深受《崂山道士》的影响；《沈兰芬》有模仿《西湖主》与《婴宁》的痕迹；《皇甫更生》有《娇娜》、《青凤》的影子；《因循岛》明显地受到《罗刹海市》的影

响；但其成就，均达不到《聊斋志异》的高度。其中《因循岛》一篇，描写曲沃项某在因循岛上的种种见异，那里的大小官吏，全是一群"专爱食人脂膏的豺狼"，意在影射晚清吏制的黑暗腐败。作者王韬身为洋务派人物，他在担任香港《循环日报》主笔期间，曾发表不少鼓吹变法维新的文章，作者笔下的"因循岛"，实际上是在影射清帝国的因循守旧、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因循岛可视作日薄西山的满清帝国的一个缩影，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作品的另一特色是大量描写烟花粉黛之事，书中提到的妓女不下百余名。作者爱作狭邪之游，直到花甲之年，仍和妓女过从甚密，对她们的生活非常熟悉，如《画船纪艳》(写钱塘名妓)、《谈艳上、中、下》及《记沪上在籍脱籍诸校书》(写上海名妓)、《燕台评春录上、下》(写北京名妓)、《东瀛艳谱上、下》(写日本东京的名妓)等篇，几乎对每一名妓的身世、居里、才貌及性格特点，都有所载。在《谈艳》中，还详细介绍了上海妓女的帮派及各帮的特点，对了解清代的妇女生活史很有价值。王韬同情妓女之遭际，把青楼比作"火坑"；但又对风月繁华比较赞赏，一旦风流云散，天各一方，便流露出一种惋惜的情绪。

《淞滨琐话》在人物塑造上虽然比不上《聊斋志异》，但不乏跃然纸上的人物，尤擅写名妓、侠妓、美人、奇女子。

作者用浅近文言写作，语言骈俪而富有文采，对闺房女子的调侃语，所写十分生动，惟妙惟肖，有些景物描写，逼真传神，如入画境。

《淞滨琐话》有光绪癸巳(1893)秋九月淞隐庐排印本，甫里王氏藏，天南遁叟手校，这是作者自藏、自校又经自己排印的本子。后又有《笔记小说大观》本、《香艳丛书》本，宣统三年上海著易堂石印本。其中以光绪癸巳排印本为最优，齐鲁书社据此校点出版(1986)。

(刘文忠)

Songyin Manlu

《淞隐漫录》 清代文言小说集。十二卷。又名《绘图后聊斋志异》。王韬著。系其晚年定居上海时，"酒阑茗罢，炉畔灯唇"，"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而成。1884～1887年以单篇陆续刊载于《申报》发行的《画报》，每期一篇。后由上海点石斋结集出版。上海鸿文书局又缩印出版，并新增初刊时漏收的四篇。1983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校点本。本书的显著特点，诚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由于它是作者随写随发表的一时消遣之作，所以无论内容、体裁还是文字，都不尽统一。所写故事有的为作者亲历亲见，有的乃得之传闻，还有一些是据历史传说改写而成，或径从前人小说中取材。但从所选题材的内容来看，本书写烟花粉黛的篇章占了大多数。许多作品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了青年男女大胆追求自由、美满、幸福的爱情和婚姻，如《莲贞仙子》、《杨素雯》、《冯香妍》、《陆碧珊》、《沈荔香》、《钱惠荪》、《吴也仙》等。有的热情歌颂了刚烈女性守身如玉、宁死不屈，或巧设妙计，雪冤报仇的高贵品质，如《吴琼仙》、《贞烈女子》、《周贞女》、《李韵兰》、《媚黎小传》、《鲍琳娘》、《玉儿小传》等。写烟花女子的篇章，虽不乏游戏之作，暴露了作者思想上落后的某些侧面，但像《心侬词史》、《夜来香》、《丁月卿校书小传》、《清溪镜娘小传》、《合记珠琴事》各篇，不但真实地写出了妓女的悲惨生活，而且流露出作者对这些不幸女子的深厚同情，在一定程度上揭露、控诉了那个时代黑暗、罪恶的娼妓制度。本书题材内容上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有一些篇章描写了英、法、日本等国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不但开拓了文言小说新的题材领域，让人耳目一新，而且也反映了作者提倡走向世界的进步思想。本书体裁写法"纯为《聊斋》者流"，不论是写狐鬼花妖的文字，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情节都讲求跌宕曲折，力图产生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些篇章，可能仓促命笔，缺乏应有的艺术雕饰。

(王枝忠)

Songyue Jianü Ji

《嵩岳嫁女记》 唐代传奇小说。载《虞初志》卷三。覆刻本题施肩吾撰。即《太平广记》卷五十《嵩岳嫁女》，引自《纂异记》，则当为李玫作品。写唐代洛阳士人田璆、邓韶，于元和八年中秋夜为嵩岳之神邀请去担任他嫁女婚礼上的司仪，通过他们二人目睹耳闻，引出西王母、周穆王、汉武帝、唐玄宗等人物在婚宴上之酬唱吟咏。其中又以唐玄宗为主，除了他本人之吟咏外复引出叶静能、丁令威二人为他作悲歌。歌辞有"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先帝早升遐"云云。参以《纂异记》中《许生》、《蒋琛》等篇，本篇之唐玄宗实暗指文宗。



《嵩岳嫁女记》插图 选自明刻本《绿窗女史》

玄宗于"安史之乱"后失位居南内，受制于李辅国，唐人有小说谓其为刺客所害(王铚《默记》卷上)。文宗于"甘露之变"后实际上形同幽禁。两者有类似遭遇，故本篇得以借彼形此，借以悼惜文宗被宦官拘禁一事。于其"似悲先帝早升遐"句而观，似尚有影射文宗不得寿终之意。史称文宗卒前"疾少间"召学士周墀

泣诉自己"受制于家奴"，不久就死了，其非善终是很有可能的。本篇以洋洋数千言集中敷陈描写唐玄宗等人在宴会上的唱酬对话，具有戏剧化特色。其景物描写之细腻生动，文笔之优美华赡，亦颇足称道。李祯《剪灯余话》中《洞天花烛记》系直接师其意匠而来。

(李宗为)

Songbai Leichao

《宋稗类抄》 小说笔记类书。关于此书的编者，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或说是常熟潘永因，或说是江都李宗孔。二人均为清初人。此书曾著录于《清史稿·艺文志》，八卷。今本三十六卷，《四库全书》收入，宣统三年(1911)上海藜光社刊有石印本。本书系采录宋人说部、诗话中事迹，分类辑纂而成，共五十九门，末卷为搜遗，凡不宜入诸门者汇集于此。绝大部分属人事，涵盖比较广泛，立目曾参考《世说新语》，观谗险、雅量、伤逝等门可知；也有专言佛道鬼神、动植物者，如宗乘、道教、神鬼、怪异、草木、鸟兽等门。推编者之意，主要用为阅读，了解有宋一代掌故以为谈柄，并不在于汇集文献，故而一概不注出处，而且编者去宋世已远，取资大抵为常见书，鲜有僻书逸典，所以资料价值不大。书中有少数收采失当处，如卷四异数门中卢延让事上及唐末，卷三武备门中邓弼事下逮元朝，卷五谄媚门徐学诗劾严嵩乃又为明事，凡此皆失于审订而自乱体例。

(李剑国)

Songdai wenyan xiaoshuo

宋代文言小说 宋代的文言小说，上继唐代小说的遗风，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在总体上开始显出衰落的趋势。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编纂的《太平广记》，全书五百卷，收录了大量野史小说，为宋以前的古体小说作了一个总结性的清理。参与编纂工作的徐铉也撰有《稽神录》一书，希望能收入《太平广记》，自己不敢作主，托宋白去探询李昉的意见。李昉说："讵有徐率更言无稽者！"(《枫窗小牍》卷上)《稽神录》是一部专讲神怪的小说，也必须言之有稽才能收入《太平广记》，可见当时文人学士对小说的评价主要着眼于纪实。因此鲁迅说："(《稽神录》)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当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见长，而此道于是不复振也。"(《中国小说史略》)

崇尚纪实的小说观 《墨庄漫录》的作者张邦基在跋文中说："唐人所著小说家流，不啻数百家，后史官采摭者甚众。然复有一种，皆神怪茫昧，肆为怪诞……无足取焉。"就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正因如此，宋初开始出现了一派学者型的小说家，如史官乐史。他所撰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都是采取旧说，荟萃成文。《绿珠传》中堆砌了不少史料，包括《晋书·石崇传》及有关王昭君、六出、窈娘等人的记载，还引用到了《周秦行纪》里虚构的绿珠赋诗和拒绝伴客的情节；《杨太真外传》里搜罗了许多杨贵妃的故事，包括《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松窗录》、《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中的描述，无不兼容并纳。总之，从书本上找材料，是史实和小说的杂糅。最后又加上史官的评论，表示了垂戒后世的意图。

崇实是史学家的小说观。如《墨庄漫录》作者所标榜的："闻之审、传之的，方录焉。"明人胡应麟曾说："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而且，在纪实性的杂事体小说之外，还有一批杂俎体的小说。宋代人所编书目的小说家类里，都著录了不少考据辨证性质的著作。如《郡斋读书志》小说类的《景文笔录》、《(梦溪)笔谈》、《冷斋夜话》、《师友谈记》等，《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的《麈史》、《石林燕语》、《老学庵笔记》、《云麓漫抄》、《能改斋漫录》等，到《四库全书》里就改入了杂家类。《景文笔录》即宋祁的《笔记》，可能是最早以"笔记"命名的书。继而出现了《老学庵笔记》、《芥隐笔记》、《芦浦笔记》、《密斋笔记》等，成为小说的一体。到了清末民初，就把笔记和小说合为一谈，称之为笔记小说。民国初年编印的《笔记小说大观》，更进一步把小说的概念扩展到了漫无边际的程度。

北宋的志怪小说 宋代的文言小说还是以志怪体为主流，即使是记载了不少科技史料的《梦溪笔谈》，也不免设有"神奇"、"异事"的门类，更不必说那些本来以记录异闻琐事为主旨的小说了。北宋的志怪体小说，如吴淑的《秘阁闲谈》、秦再思的《洛中纪异》、张君房的《乘异记》与《缙绅脞说》、钱易的《洞微志》、聂田的《祖异志》、沈括的《清夜录》等，都已散佚。有完本流传的，如吴淑的《江淮异人录》、黄休复的《茅亭客话》、张师正的《括异志》、章炳文的《搜神秘览》等，成就都不很高，缺乏文学性。但是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故事，如《括异志》中的《王廷评》，即王魁负心故事的原型；《大名监埽》所叙韩琦为紫府真人的故事，当时流传很广，亦见于《青琐高议》、《清波杂志》、《铁围山丛谈》等书，甚至载入了《韩魏王别录》，于此也可以看到当时人对于神异传说的轻信。《搜神秘览》的艺术成就稍有可观，如《燕华仙》所记王纶女遇仙故事，亦见于《梦溪笔谈》、《中山诗话》，而都不如《搜神秘览》详尽曲折；《杨柔姬》一篇丝毫不涉神怪，文辞清丽，可说是宋代小说中较为优秀的作品。《江淮异人录》、《茅亭客话》中也有一些故事性较强的篇章。

南宋的志怪小说 南宋的小说，当以洪迈的《夷坚志》为代表。原书共四百二十卷，集神怪故事之大成，可以看作《太平广记》的续编，大多数篇幅不长，情节简率，还是"偏重情状，少所铺叙"，但有不少新奇诡异的故事，很能引人入胜。如《兰姐》、《董汉州孙女》、《花月新闻》等，偶尔也采用了一些传奇的写法，还吸收了一些别人的传奇作品，如钟将之的《义倡传》、王山的《盈盈传》，因而流传较广。不少故事，曾被话本、拟话本和戏曲用作素材，如人所熟知的《吴小员外》、《杨抽马》、

《太原意娘》、《王武功妻》、《西湖庵尼》、《侠妇人》、《张客浮沤》等(见《三言二拍资料》)。《夷坚志》取材极广，虽不离于神鬼妖异，但反映了广阔的生活面貌，就其社会背景而言，却有十分真切的描写。《夷坚志》在宋人小说中影响最大，不仅因为它卷帙浩繁，题材丰富，也因为它文辞畅达，叙事简洁。与《夷坚志》相先后的有郭彖《睽车志》、鲁应龙《闲窗括异志》等，都很平庸粗率，无特色可言。继《夷坚志》而作的有金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元无名氏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也是追踪洪迈而望尘莫及的。

宋代杂事小说中的志人故事　宋代小说中更多的还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谓"杂事之属"的作品，如张齐贤的《洛阳缙绅旧闻记》、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释文莹《湘山野录》、魏泰的《东轩笔录》、方勺的《泊宅编》、蔡絛的《铁围山丛谈》、朱彧的《萍洲可谈》、王明清的《挥麈录》、《玉照新志》、周密的《癸辛杂识》等，还有已成佚书的宋庠《杨文公谈苑》、李畋《该闻录》、毕仲询《幕府燕闲录》等。这类书内容很杂，也有一部分是志怪性质的异闻传说，但更多的是人世社会中的琐事和野史逸闻。其中一部分记述德行隽语的，也略具情趣，或许可以列入志人体的小说。然而少有记事而描绘细节、记言而传达声情的佳作。即使是模拟《世说新语》而作的孔平仲《续世说》，也只是摘抄一些史传记载，比较平直简率，缺少那种高雅隽永的韵味。王谠《唐语林》更是如此，它只是辑录唐人著作，分门编次，虽然大部分门类还沿袭《世说新语》，但袭貌而遗神，侧重于史实和伦理。《四库全书总目》把《世说新语》列在杂事小说之属，又在这一属类之后加案语说："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说明《世说新语》是杂事小说的代表作。凡是记述"里巷闲谈词章细故"的作品都可以归入这一属类，模仿《世说新语》体例而作的书当然更应当归入这类了。我们应该承认，在所谓杂事小说里，也有某些篇章写出了曲折的故事情节或鲜明的人物性格，在纪实的基础上多少有一些艺术加工。如《洛阳缙绅旧闻记》所述田太尉候神仙夜降和白万州遇剑客的故事，《友会谈丛》所记潘阆作弄柳开的故事，《清尊录》所载狄氏遇骗和大桶张氏的故事，《摭青杂说》所叙茶肆还金和夫妻复旧约的故事，都写得委婉详尽，情节生动，可以列入宋人传奇的篇目。至于记载神怪故事的篇章，既然出自虚构或妄传，自然可以与志怪小说合并参看了。如王明清的《投辖录》，书中有一部分神仙鬼怪的故事，只因与《挥麈录》等书连类而及，被《四库全书》的编者列入了杂事之属。所谓杂事，其特点就是杂，有些作品近似《酉阳杂俎》，有人就为之专立了"杂俎"小说的名目。其中大多数篇章未必能视为小说，从整体上看是否应当归入小说，恐怕需要具体分析。

宋代的传奇小说　以单篇行世的宋代传奇，多数收录在刘斧《青琐高议》里。如张实的《流红记》、秦醇的《赵飞燕别传》与《谭意歌记》、柳师尹的《王幼玉记》等，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鲁迅曾选辑入《唐宋传奇集》。值得注意的是刘斧还编有《摭遗》和《翰府名谈》，也收录了不少较好的小说，可惜只存残缺不完的佚文了。如传为夏噩所撰的《王魁传》，就最早见于《摭遗》；《王榭》宋人多引作《摭遗》，似是后人增补入《青琐高议》别集的。《青琐高议》里的作品多半辑自成书，并非刘斧个人的著作。张实的《流红记》显然是根据《云溪友议》所载卢渥题红叶故事改写的；《王榭》把刘禹锡诗"旧时王谢堂前燕"改成"旧时王榭堂前燕"，虚构出一段乌衣国的故事，完全是说话人敷演捏合的手法。《翰府名谈》里的《王轩》故事也是袭取《云溪友议》中《苎萝遇》情节而又有增饰。秦醇的《骊山记》和《温泉记》完全出自凭空幻想，前者还托名张俞所作。出自《翰府名谈》的《玄宗遗录》(《樊川诗集夹注》引)，又是《杨太真外传》之外的逸闻。还有一些单篇的传奇，散见于当时人所编的选集。如张君房所编《丽情集》，除唐人传奇外，还收有一些宋人作品，可惜只存片段残文，但也可据以考见当时流传的一些爱情故事。比较著名的是苏舜钦《爱爱歌序》(或作《爱爱集》)，从现存佚文中可以看出妓女杨爱爱对爱情的坚贞不贰，而终于被压迫损害至死，是一个很深沉的悲剧。《薛琼琼》则是一篇传奇性很强的风流韵事，还有唐人风格。王山的《盈盈传》(原载《笔奁录》)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宋人传奇，幸而还完整地保存在《云斋广录》里。唐人传奇的特色，宋代古文家尹洙曾以轻蔑的口气说是"用对语说时景"，实际上只是指裴铏《传奇》一书的文风。但宋人传奇确有偏重"诗笔"，多用骈俪的一派。《盈盈传》的藻绘彩艳，在宋人传奇中非常突出，也代表了《云斋广录》一书的艺术特色。《云斋广录》里所收的《西蜀艳遇》、《四和香》、《钱塘异梦》、《华阳仙姻》等，都是诗文相杂、骈散兼行，属于"传奇体"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可能曾单篇行世。李献民一反宋人偏重"史才"崇尚纪实的风气，编了一本颇有新意的小说集，所选作品大部分是注重词章而富于幻想的。文字非常华丽，穿插诗歌很多，同时又比较浅俗，已有与通俗小说相融合的倾向。他如载于《醉翁谈录》的《鸳鸯灯传》和《苏小卿》(《永乐大典》卷二千四百零五)，更是新型的传奇体小说。《醉翁谈录》所收《鸳鸯灯传》与保存在《岁时广记》里的佚文情节稍有不同，可能已经过说话人的再创作。《苏小卿》故事在宋代非常盛传，到元明戏曲中又有新的演变，正可以说明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交流融合的关系。传奇体小说到元明又有新的发展，如《娇红记》细节真实，篇幅曼长达到空前的地步，但文中连缀诗歌、堆砌词藻的风气更为严重，不免流于烦冗浅俗，而这种文风实际上始于宋代。

单篇传奇体小说值得重视的还有沈辽的《任社娘传》，是在陶穀、秦弱兰传说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的，增饰更多，构思很巧，在宋人文集中是难得见到的小说作品。佚名的《李师师外传》可能就是南宋人所传说的《李

师师传》，虽然依傍一定的史实，但很多细节出自虚构，尤其对李师师的性格有细致精彩的描写。又如胡微之的《芙蓉城传》，叙王子高遇仙故事，情节荒诞而当时却广为流传，苏轼也有诗歌咏其事，可惜传文只存残篇了。从《绿窗新话》等书里所引的佚文片断看，宋代传奇体小说可能还有一些，只是或过于浅俗，或过于质实，而又不受正统学者的重视，因而散佚了不少。

宋代的小说选集　宋人编纂的小说选集不少，各有不同的特点。《丽情集》是一部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专集，收了许多唐宋人的小说，现在只能在《类说》等书里找到一些佚文了。如敷演盼盼故事的《燕子楼》，恐怕就是宋代人借着白居易的《燕子楼诗》编造出来的。《青琐高议》篇目下附加七言标题，近似后世小说的回目。鲁迅曾把它视为拟话本的先驱。有许多资料表明刘斧所编的小说集确为说话人准备了丰富的素材。《绿窗新话》和《醉翁谈录》也是唐宋小说的选编，其性质更明显是供说话人取资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说"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可为确证。其中宋人作品不多，但却是很可珍贵的资料。它既保存了一些文言小说的梗概，也提供了一些话本的名目。《鬼董》一书很值得注意，前人曾误以为关汉卿撰，也有人认为是宋孝宗或光宗时沈某所撰，都不可信。实际它是一个小说选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唐人作品，另一部分宋人作品倒很有特色。如王氏女故事记述一个妇女受迫害的悲惨遭遇，还写了一首篇幅宏伟的长诗；张师厚故事与话本《郑意娘传》有密切关系；樊生故事与话本《西山一窟鬼》情节十分相似。还有一些特殊的专题选集。如《分门古今类事》是以宿命前定和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厚德录》、《乐善录》则以劝善惩恶为宗旨。其中保存了不少宋人小说佚文，因注有出处，还可据以校辑佚书。至于《类说》这样杂抄性质的选本，也收录了一部分宋代小说，但是删节过甚，很难从中看到本来面目了。《青琐高议》和《云斋广录》等书不但收入了不少篇幅曼长、叙述宛转的传奇文，而且也收入了一些诗话、杂说，可以说是包括传奇、志怪和志人、志事各类小说的总集，也可以说是包括中篇和短篇的小说选本。他如某些杂事体的小说里，也往往含有可以视为传奇体的作品。关于传奇与志怪的分界，本来难以确定。在一部书里兼备众体，恐怕正是古代文言小说的特点之一。

宋代是中国小说史上发生重大变迁的阶段。文言小说偏于平直，走向衰微，从总体看，大多数作品以纪实传信为主，文学性较差，既无鲜明的形象，也非严谨的实录。北宋中期，大约在仁宗至哲宗时期，传奇文又振兴繁盛，形成了一个小高潮。以《云斋广录》为代表的宋人传奇，模拟唐人而又有新的变化，一方面追求华艳，另一方面又趋向通俗，出现了传奇体与话本体相互渗透融合的倾向。可以说是一种新传奇体，为以后的《剪灯新话》及《聊斋志异》开辟了途径。南宋以后，文言小说仍由志怪体的作品占优势，以《夷坚志》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大体上还保持着汉魏六朝以来志怪的旧传统，又受当时所谓实录见闻的局限。洪迈虽不是顽固保守的崇实派，但往往在故事末尾说明来源，以示信而有征，也用以抵御别人"谬用其心"(陈振孙语)的讥笑。他在《夷坚乙志序》中说：'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正表现了他折衷于虚实两难的态度，也说明了以实录见闻为标榜的志怪体已经走入了困境。至于大量的杂事体和杂俎体的作品，则在纪实和考史等方面自有其本身的价值，就不必要用小说的标准来衡量了。

（程毅中）

Song-Liao-Jin-Yuan xiaoshuo

宋辽金元小说　宋辽金元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宋代统治者吸取了五代政权不断易手的历史教训，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武将的势力，而优待文臣学士，一再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造成一个"右文稽古"的环境，提倡优游文史、整理典籍的风气。宋太宗即位之后太平兴国二年(977)就命大臣集体编纂几部大书，其中有一部是带有小说总集性质的《太平广记》，收罗了许多志怪、传奇及各种异闻杂说，为宋以前的文言小说作了一次总结性的清理。这对宋代小说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不但文人模仿晋唐小说，纷纷写作志怪、传奇体的作品，而且民间说话人也从中取材，"幼习《太平广记》"(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太平御览》虽然重在史部和子部的典实，但也收录了不少六朝小说，这对文言小说的创作也有一定影响。

小说观的发展　欧阳修编纂《新唐书·艺文志》时，把《旧唐书·经籍志》里一部分列在史部杂传类的书归并入小说家类，这表明他崇尚纪实，不承认那些纪异志怪的书为史传，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也进一步确认了小说以虚构为特征的观念。这对小说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但稍晚一些的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采用了一些小说的资料写入正文或者附入《考异》而加以辨证。似乎司马光比较宽宏地重视小说的史料价值，然而客观上却混淆了小说和史书的界限，对小说提出了苛刻的甚至不恰当的要求，这并不利于小说的独立发展。如张邦基在《墨庄漫录跋》中说："唐人所著小说家流，不啻数百家，后史官采摭者甚众……故予抄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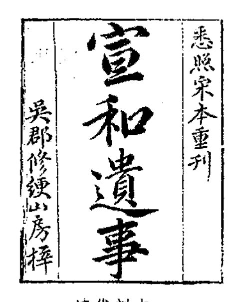
明刻本《娇红记》插图

集，如寓言寄意者皆不敢载，闻之审、传之的，方录焉。”就是小说作者为抬高自己的身份而依附于史书的说法。此外，古文家如尹洙则以讥笑的口气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传奇体”，表示了对唐人传奇的轻蔑。南宋人赵彦卫对唐代传奇作了一个分析，说“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抄》卷八）。这可能只是宋代人的看法，然而宋代小说家真正懂得“文备众体”的并不多，多数是重史才而不重诗笔，或者竟偏重于议论，如乐史的几篇传记体小说；也有少数作家又过于重视诗笔，堆垛词章而流于繁缛，对情节结构和人物描写反而忽视了。

两宋金元的志怪小说　宋代文言小说的发展，从数量上看，显然是志怪体作品占了优势。从宋初徐铉的《稽神录》到宋末无名氏的《鬼董》，都是谈神说鬼的作品。洪迈的《夷坚志》，更是宋代小说的代表作。题材广泛，文字条畅，但总的来说，宋代小说好的作品不多，都是“偏重事状，少所铺叙”，连《夷坚志》也不免。金代又有元好问的《续夷坚志》，还是恪守六朝志怪的传统，“粗陈梗概”而已，而用意仍在“明神道之不诬”。元代还有无名氏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和郭霄凤的《江湖纪闻》等，更是抄撮旧闻，只有删节而无铺衍。志怪小说到宋元时代也和杂事小说一样，崇尚纪实，以鬼神为实有，仍作为史传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又往往借以劝善惩恶，逐步走入保守和衰退的境地。

宋、辽、元的传奇小说　传奇体的小说，以史官乐史的《绿珠传》为代表，掇拾史料，改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意存劝戒，也崇尚纪实，文学性不强。即使收入《青琐高议》的一部分宋人传奇，也有偏重史才与议论的倾向，又有“托往事而避近闻”的风气，在文采上都不如唐人作品。比较突出的偏重词章诗笔的宋人传奇，集中收录在李献民的《云斋广录》里。此书序于政和元年（1111），代表北宋以前小说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唐代以后稍有新意的传奇体作品。南宋以后虽然还有一些新的作品，但又与话本有融合渗透的趋势。如见于《醉翁谈录》的《鸳鸯灯传》和《苏小卿》（《永乐大典》引），夹杂诗词而文字浅俗，又为元明的新传奇体开风气之先，正如王士禛《青琐高议跋》所说的：“此《剪灯新话》之前茅也。”辽代只有一篇王鼎的《焚椒录》可以算是小说。它属于宫闱秘史之类，基本上与史籍相合，是一个《奥赛罗》式的悲剧故事，有些情节恐怕是出于传述者的增饰。元代的传奇体小说有一些新的东西，更注重诗笔文采。宋远的《娇红记》写一个爱情婚姻悲剧，情节曲折，节奏舒缓，词章华丽，人物性格鲜明，细节描写的真实性达到了新的高度，篇幅之长在古代小说里也是空前的。郑禧的《春梦录》以第一人称自述的笔法，写了另一个爱情悲剧。篇中引录了大量诗词，更近似《本事诗》之类的作品。元代悲剧故事较多，与同时代的杂剧有相通之处，似乎是这个时代精神的反映。这种悲剧精神直到明初的《剪灯新话》里还有所体现。以文言小说而言，宋元传奇体作品上承唐人小说，旁通说唱话本，有一些新的变化。

两宋的杂事小说和选集　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唐宋以后很少有可以步其后尘者。孔平仲编著的《续世说》辑录唐五代人的逸事，分门编次，虽续《世说新语》而作，但记事而不善于记言，传人而不能传神，缺少的是文采和韵味。王谠的《唐语林》取唐人著作分类编次，比《世说新语》的门类还多十七门，重在伦理教化。宋代较多的是纪实考史的笔记，其中也有一些记载时人逸事的篇章，写得稍有生气。如《涑水纪闻》记钱若水平反冤狱的故事，《桯史》记南陔脱帽的故事，《齐东野语》记陆放翁钟情前室的故事，都写得比较详尽真切，富有小说意味，就不止于记事而兼具志人了。至于《清尊录》、《投辖录》、《摭青杂说》等富于情节的人世故事，更具备小说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的文言小说，与话本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如《青琐高议》中用七言副标题，近似后世的小说回目。《绿窗新话》辑录唐宋小说故事，作为说话资料，也是这种格式。至于题材的移植，更为常见。如《鬼董》中的张师厚故事与话本《郑意娘传》互有异同，还不易辨别其孰为先后。



清代刻本
《宣和遗事》扉页

两宋金元的通俗小说　宋元时代话本兴盛，正是通俗小说开始发达的时代。说话艺术在唐代已见记载，敦煌遗书中也有不少话本及说唱文学抄本，从广义上说都是通俗小说。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曾说“小说起宋仁宗时”，不知他的根据是什么。如果说通俗小说在宋仁宗时期有较大发展，则大致可信。因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北宋末年汴梁的“京瓦伎艺”，有讲史、小说的专业艺人，包括专说三分的霍四究和专说《五代史》的尹常卖等，那么在仁宗时期曾有话本流传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当时大概还只以抄本流传，未必就有刻本。现在所见到的话本，都是南宋或金、元的刻本，而且还比较简略，只是节本或纲要而已，所以书名有称为《三分事略》、《薛仁贵征辽事略》的。南宋说话的盛况，见于《都城纪胜》、《梦粱录》等书的记载。同时的金朝也盛行说话。金兵占领东京之后，曾向宋朝索要诸色艺人，其中就包括说话人和小说家（《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金国左丞相完颜充曾听刘敏讲《五代史》平话（见上书卷二百四十三），金朝的说话人还有贾耐儿、张仲轲等。《武王伐纣平话》和《薛仁贵征辽事略》开头有诗说“隋唐五代宋金收”，可能出于金人之手。《五代史平话》也有可能刻于金朝。元代刻的平话较多，有《三分事略》和《全相平话五种》，《宣和遗事》也像是元刻本。小说则仅见《红白蜘蛛》残页，从文字看都是节本。元代小说显然有较大的发展，因为当时知识分子在仕

途上很少有出路，一部分人曾投身于书会，除编写北杂剧、南戏文之外，也有编小说的。如陆显之曾写过《好儿赵正》话本，随后有传为《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的加工写定者施耐庵、罗贯中。前者生平还有疑问，后者确为元末明初人，明人记载说他是《三国志演义》的写定者，总有一定依据。《西游记平话》大致写定于元代，见于朝鲜人所著《朴通事谚解》，较为可信。说经、说参请性质的《庐山成道记》(即《庐山远公话》故事)至元代仍在流传(《庐山莲宗宝鉴》卷四)。现存宋元话本，大多都经过明代人的修订，艺术成就也不平衡。《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平话》及一部分小说家的话本大致定型于元代，这是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鲁迅说白话小说的兴起"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这个变迁开始于宋代甚至更早，但以现存话本的文献资料来看，到元代才有较多的实绩。

宋辽金元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古代小说新旧交错的时代，但不是新旧交替，而是并驾齐驱。不仅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同时并行，而且在文言小说内还有新体和旧体的不同，在通俗小说内也有繁简文质的差别。从整体上说，虽然文言小说呈现出了停滞衰落的倾向，通俗小说也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地步。然而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程毅中)

Song Maocheng

宋懋澄(1569～1622) 明代文言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藏书家。字幼清，号稚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幼孤，十三岁能文，喜交游。见倭寇扰海疆，后金犯北境，曾习研兵法，散财结客，欲报国于沙场。壮志未酬，纵情诗酒，放浪形迹，为礼俗之士所疾。年三十余，因家庭迭遭变故，违心为儒，北游京师，为太学生，广交海内豪贤之士，与陈眉公等名士为友。为皇长子、次子出讲学，曾向礼部尚书进言直谏，轰动京师。屡试不第，遂南归。至万历四十年(1612)在南京乡试中举人。再试三次，不中，于天启二年(1622)逝世(吴伟业《宋幼清墓志铭》)。

宋懋澄素怀改革时弊、抗倭御金的志向，终生不遇，却以"侠烈士"闻名于当世。其诗文奇矫雄特，无俗子韵，得到竟陵派的赏识。而他最得意的还是尺牍与稗官小说。在他的文集《九禽集》、《九禽续集》和清初吴伟业编选的《九禽别集》中，专辟稗类，可见对稗官小说的重视。三书共收文言小说四十余篇，其中《负情侬传》、《珍珠衫》、《刘东山》等篇，脍炙人口，影响久远。宋懋澄还与同乡作家赵左合著《赵宋乐府》。

(宋 欣)

Songren Xiaoshuo

《宋人小说》 丛书。涵芬楼辑。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1926)。包括龚鼎臣《东原录》、王得臣《麈史》、苏轼《仇池笔记》等二十八种宋人作品，大多属于杂事性质的笔记。其中王明清的《投辖录》、徐铉的《稽神录》、佚名的《灯下闲谈》则是异闻性质的小说。《宋人小说》所收各书一般是较好的版本，有的还附有逸文或补遗。

(程毅中)

Songren Xiaoshuo Leibian

《宋人小说类编》 宋代小说选集。四卷。清馀叟编。原书自序题"同治八年己巳良月秋红晚翠轩馀叟书"，说是据《宋人百家小说》，分类编选，"取其便于检阅"。通计采用小说一百五十二家，分成天文、地理、帝王、官职、殃庆、科名等三十二类，每条立题，在目录下注明出处。其卷四之九为传奇类，选录篇幅较长的作品十二篇，各立标题，两两相对，类似通俗小说的回目，如《兜离国周裔弹屈相》，《开封府李伦决命官》；《狄氏求珠遭局骗》，《王生拾瓦错姻缘》；《范希周夫妇重逢》，《帛肆女尚书属意》；《项四郎义嫁徐七娘》，《单符郎喜遇邢杨玉》。其余各卷大都近于杂事琐记。书末又增补抄五十七条，分属各类。

此书所据《宋人百家小说》，即《五朝小说》的宋代部分。原书错误很多，不尽可信，编选者亦未加考辨。如高文虎《蓼花洲闲录》、方回《虚谷闲抄》多抄自他书，实非原著。编选者虽于书前开列一百五十二种书目，但实际上采用的不足此数。本书有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5)。

(程毅中)

Song Sigong Danao Jinhun Zhang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宋元话本。作者不详。见于《古今小说》第三十六卷。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曾提到"赵正激恼京师"，大概就指这篇小说。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上说陆显之著有《好儿赵正》话本，有人认为就是这篇《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但本篇里没有"好儿"的名称。明刊李九我评本《破窑记》第七出有"大路上不数好儿赵正"的道白，原注说："赵正与宋江同时，抢掠往来客商，落草以为强寇。"本篇里的赵正与宋江不同时，是小偷而不是抢掠客商的强寇，不像是陆显之的话本。《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赵正侯兴》一本，可能即本篇的原名。



明刻本《古今小说》插图

故事大致可分为三大段。第一段说宋四公见禁魂张员外欺凌捉笊篱要钱的乞丐，起意盗窃他家财物，得手后逃回郑州，投奔师弟赵正。第二段着

重写赵正，他与宋四公赌赛，两次偷走了宋四公的包。宋四公出于忌妒，竟带信叫师弟侯兴剿除赵正，结果侯兴却上了赵正的当，杀了自己的儿子。赵正又上东京找同道王秀，卖弄手段，取笑王秀。第三段说赵正又和宋四公、侯兴、王秀合作，偷了钱大王府里的三万贯钱和羊脂白玉带，栽赃陷害了张员外及王遵、马翰，扰得东京不得太平。

本篇故事中心不够突出，三个部分不甚紧凑，但情节曲折离奇，构思很巧，细节描写十分精确，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宋代汴梁的社会面貌。对后世小说如《三侠五义》里白玉堂大闹开封府有一定影响。

（程毅中）

Song taizu San Xia Nantang

《宋太祖三下南唐》 清代小说。八卷五十三回。又名《第一侠义奇女传》。题"好古主人撰"，作者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

书叙泰岳山赤眉老祖恶宋太祖枉杀郑恩，命其徒余鸿投至南唐李景帐下兴兵为乱。宋太祖御驾亲征，余鸿用计将宋太祖困于寿州城内。郑恩之子郑印蒙师父陈抟老祖教训不计杀父之仇，由华山前来救驾。宋太祖命其袭汝南王之职，派他回汴京讨取救兵。郑印之母陶三春得郑恩梦中指点，亦领兵前去救驾。又有宋将高怀德之子高君保往潼关借兵勤王，中途投宿刘庄。庄主刘员外之女刘金锭对高君保产生爱慕之心，先以法力将高君保制服，继以幻境点化，二人遂结为夫妇。高君保至潼关借得兵马杀进寿州城，陶三春与刘金锭亦到达寿州，杀退敌军，解了寿州之围。余鸿施计，以法术暗害刘金锭。经刘金锭的师父梨山老母恳请黄石公打发门徒冯茂下山相救，刘金锭脱险。后来余鸿为刘金锭所擒杀。余鸿的师弟余兆请来五妖，摆下阴阳阵，欲破宋兵。宋兵在孙膑真人、黄石公、陈抟老祖、梨山老母、金花圣母等协助下大破阴阳阵，南唐遂为宋所灭。

本书名为讲史，然情节多涉魔幻，实为历史演义小说与神魔小说之合流产物。重因果迷信，语言平庸，价值不高，但由于某些离奇的情节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故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曾被改编为曲艺或戏曲，例如长篇鼓词《三下南唐》，情节相同而人物姓名略异。短篇鼓词及戏曲《双锁山》、《请药王》等均出于此书。现存清咸丰八年(1858)紫贵堂刻本及石印本。

（吴　郑）

Song Xiang

宋庠 宋代小说作者。字公序，生卒年不详。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后徙居开封雍丘(今属河南杞县)，本名郊，字伯庠。天圣二年(1024)进士第一，后有忌者谗之，以姓符国号，名应郊天，仁宗命改今名。后卒大用，为名臣，历官检校太尉平章事、枢密使，封密使，封莒国公，以司空致仕，卒赠太尉兼侍中，谥元献。《宋史》卷二百八十四有传。宋庠自应举时与弟祁俱以文学著名。善正讹谬，曾校定《国语》，撰《补音》三卷，又辑《纪年通谱》，区别正闰为十二卷。著有《掖垣丛志》三卷、《尊号录》一卷、《宋元献集》四十四卷(《宋史·艺文志》作《宋郊文集》四十四卷，又《缇巾集》十二卷、《操缦集》六卷、《连珠》一卷)。又改编其师宋亿言论集《南阳谈薮》为《杨文公谈苑》十五卷。

（宁稼雨）

Song Xiaoguan Tuanyuan Pozhanli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二十二。叙明正德年间昆山人宋金发迹前后夫妻离合的故事。取材于《耳谈》；明刘仲达《鸿书》卷三十六王伦部《金氏子》，《古今闺媛逸事》卷四情爱类《破毡隐语》，《古今情海》卷十七《金三妻》，《情史》卷三《金三妻》，《寄园寄所寄》卷十《驱睡寄》，《茶香室续抄》卷十六《金三》，均据《耳谈》转录。小说的基本情节与《耳谈》所载相符，唯主人公金三改名为宋金，删去其末尾"会剧寇刘二、刘七叛入吴，三出金帛募士，从郡别驾胡公，直捣狼山之穴，缚其巨魁，讨平之"等镇压农民起义的情节。

小说主要歌颂宋金富而不弃贫贱之妻以及其妻刘宜春誓不改嫁的节烈。宋金原被船户刘家招为婿，后因为他得了痨病，岳丈怕他误了女儿终身，即以叫他上岸打柴为名，把他遗弃在山野，拨转船头，顺流而下。刘宜春反对这种不仁不义、伤天害理的勾当，寻死不成，即为丈夫戴孝，矢志不再嫁人。作者称赞她为"闺中节烈古今传"。被遗弃的宋金，幸遇老僧诵《金刚经》治好了他的病，又发现了盗匪遗弃在山中的八大箱金银财宝，陡然暴富，在南京开张典铺，称"钱员外"。尔后他到昆山寻访刘家船只，知其妻守节未嫁，以钱员外的名义求婚不成，即雇刘家的船为其装运货物，上船后要借用船艄上的破毡笠，原来这破毡笠是他妻子亲手缝制的，这样终于使他们夫妻相认，翁婿团聚。以"破毡笠团圆骨肉"，不仅表现了他们当初贫贱之情，而且在情节上前呼后应，使作品结构显得更加紧凑。唯作品以《金刚经》能却病延年，让他们夫妻日诵，到老不衰，则未免蛇足。但比原作写他参与镇压刘二、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而立功受封，犹胜百倍。

（周中明）

Song Yuren

宋育仁(1857～1935) 近代文学家、《封神演义》评点者。字芸子，晚号道复。四川富顺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检讨。光绪二十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对西方君主立宪制大为赞赏，提倡君民共治。光绪二十一年参加强学会，主讲"中国自强之学"。次年，回四川办理商务，成立蜀学会，创办《渝报》，翻译《天演论》等，宣传改良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罢商务大臣职，回京赋闲。辛亥革命后，任国史修纂，主张恢复帝制，痛斥袁世凯称帝，遂以"危害民国"罪押回原籍编管。一生著述，后人辑为《问琴阁丛书》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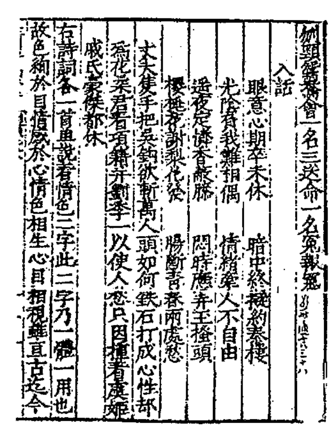
宋育仁对《封神演义》作了全面评点，写有总评、回评。他站在旧民主主义立场上，以改良主义的思想观点评点这部小说，如第二十回评道："至于世道愈降愈污，政治去道愈远，迄于《水浒》之思乱，而民主之议由此兴，社会之说又起于其后矣。"他既致愤慨于"天夺其魄"之慈禧，然犹寄希望于"天牖其衷"之光绪，待戊戌变法失败，面对"败国阍君，误国庸臣"的现实，遂于第二十七回武成王言"为造此刑(炮烙)，忠良隐遁，贤者退位，能者去国，忠者死节"评道："四句包括一部《廿四史》乱国亡天下原因，是真命脉，是真死证。"宋育仁有意假封神故事，借题发挥，鼓吹"有汤武则吊伐兴"，正如总评所说"真革命如汤武云云"。观点新颖，别具一格，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罕有。然就其文学观而言，实未脱制艺之窠臼。宋育仁评点《封神演义》将由四川巴蜀书社出版。　（刘　辉）

清刻本《宋评封神演义》书影

Song-Yuan huaben

宋元话本　宋元时代说话艺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话本也称作"话"，起源较早，唐代有元稹诗注所说的《一枝花话》和敦煌写卷《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话本一般指小说、讲史、说经等说话人的底本，有人只把小说家的底本称作话本，但据《都城纪胜》、《西厢记诸宫调》和《水浒传》载，宋金元之傀儡戏、影戏、诸宫调和杂剧的脚本皆称作话本。近代学者多用话本指称说话人的底本，已是约定俗成，但也有人把明清人模拟话本体而作的短篇通俗小说称为话本。话本本来是说话人演讲故事的底本，大多只是略具梗概的提要，编印成书，就成为一种通俗读物，形成一种特殊的小说文体，代表中国白话小说的一个发展阶段。

宋代说话的兴盛　说话一艺虽已在唐代出现，但是它的兴盛却始于宋代。宋代手工业、商业的发达，造成了都市的高度繁荣和城市人口的激增。在那些工商荟萃、人稠物穰的大都市中，为适应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的需要，一种具有特殊色彩的当时称为"瓦舍伎艺"的平民艺术应运而生，说话艺术也和瓦舍众伎一起繁盛起来。北宋时东京的东南角，有桑家瓦子和中瓦、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最大的演出场地"可容数千人"(《东京梦华录》卷三)。演出形式也多种多样，说话这一门伎艺极为发达。据《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的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的小说。说话人里还有以专说一部书著称的。其演出盛况也是空前的，听众们"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南宋是说话的鼎盛时期，《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条记载了临安城瓦市勾栏中各种伎艺的表演情况："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还有一座小张四郎勾栏，是因为小说家小张四郎长期在那里作场而得名。


刎頸鴛鴦會 一名三送命 一名冤報冤
入話
眼意心期卒未休　暗中終擬約秦樓
光陰負我難相偶　情緒牽人不自由
遥夜定憐香蔽膝　悶時應弄玉搔頭
櫻桃花謝梨花發　腸斷青春兩處愁
丈夫隻手把吴鉤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為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
右詩詞各一首單說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體一用也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雖亘古迄今

明刻本《刎颈鸳鸯会》书影

南宋说话艺人不仅人数多，而且分工细致，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说："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另外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然而两书皆语焉不详，表述也不够明晰，因此在学术界对说话四家曾产生过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从上书的记载和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小说和讲史是最重要的两家。且耐得翁与吴自牧都说"最畏小说人"，可见小说家又是说话四家中艺术技巧最成熟的一家。小说家的话本通常称为小说，都是讲说短篇故事，一次或数次讲完。题材除历史传说外，大多取材于当代社会生活，或借文言笔记加以生发，与现实联系比较密切。讲史家的话本通常称作平话，意谓如平常讲话，以别于诗话、词话。或说平即评，明清人多称作评话。讲史是"讲说前代史书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内容丰富，非短篇所能容纳，一般篇幅较长。为讲述方便，讲史大多据故事内容的需要分卷立目，以示情节发展的段落，后来即演变为章回小说的回目。另外还有称作诗话的，如现存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宋元话本的创作过程大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有流传的故事，其后整理成话本。说话人依据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广博的文化知识和熟练的说表技巧，对听

众的心理仔细揣摩，将原来口头流传的故事，重新加工，创作成为动人的说话节目，以后或经他人或由说话人自己将演讲的故事加以整理、写定，于是产生了话本。另一种情况是，为适应说话艺人的说表需要，有些书会先生专门为说话人编写话本(当然也有说话人自编的)，他们广泛搜集当代新闻、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提纲挈领写成一个个故事梗概，说话人再在此基础上精心结构，发挥想象，在勾栏中献伎。总之，不论是先说话，后写本，或先有本后表演，话本的创作都是为了说话人演讲或课徒传授之用，实用目的很强。后来随着说话伎艺的发展和市民群众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以及印刷技术的不断改善，这种话本又经过一定的加工润饰，刊印问世，就成为保存着说话艺术风格的书面文学样式了。

宋元话本作者大多是无名氏，现存话本中只有《刎颈鸳鸯会》末尾提到"漫听秋山一本《刎颈鸳鸯会》"(《清平山堂话本》，此篇的产生年代还有不同看法)。似乎作者名字就叫秋山。又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记载，杂剧作家陆显之曾写过《好儿赵正》话本，可能即现存之《赵正侯兴》(《古今小说》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说元杂剧作家金人杰曾写过《东窗事犯》小说，不过却未见传本。

话本的题材及分类　宋元时代的小说家话本，题材丰富多彩，宋元人的著述中曾有详略不同的记载。《都城纪胜》和《梦粱录》按小说题材提出了最早的分类法，而最有价值的是宋末元初人罗烨在其《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条中对"小说"一项的题材分类提出了可贵的更加明晰的说明："说重门不掩底相思，谈闺阁难藏底密恨。辨草木山川之物类，分州军县镇之程途。讲历代年载废兴，记岁月英雄文武。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紧接着分别举出八类小说的名目，计：灵怪类中有《杨元子》、《崔智韬》、《红蜘蛛》等十六种；烟粉类中有《燕子楼》、《钱塘佳梦》等十六种；传奇类中有《莺莺传》、《爱爱词》、《王魁负心》、《李亚仙》等十七种、公案类中有《三现身》、《八角井》等十六种；朴刀类中有《大虎头》、《十条龙》、《陶铁僧》等十一种；杆棒类中有《花和尚》、《武行者》、《飞龙记》等十一种；神仙类中有《种叟神记》、《竹叶舟》、《黄粱梦》等十四种；妖术类中有《西山聂隐娘》、《贝州王则》、《红线盗印》等九种。罗烨《醉翁谈录》的特点除了不列发迹变泰一类，明确地把小说家按题材分类之外，而且举出了各类小说的若干名目，这就明显地比所有前出诸书更加确切，更加具有资料完备的说服力，可辨明以上诸书所载宋代说话家数及小说分类不清之惑。且其中所列小说还有部分传本，有助于我们了解说话伎艺中小说家话本的题材内容。比如灵怪类，大致是演说精怪故事的，如《红白蜘蛛》，有元刻本残页，讲的就是蜘蛛精的故事；烟粉，主要是讲女性故事的，而且大多指人鬼恋爱，所谓"烟花粉黛，人鬼幽期"，现存《燕子楼》大概即《钱舍人题诗燕子楼》(《警世通言》卷十)和《钱塘佳梦》(明弘治本《西厢记》附载《钱塘梦》)；传奇，大多取材于唐代传奇小说，其中也包括讲人间悲欢离合的奇闻逸事，如《李亚仙》讲的大概就是白行简的《李娃传》故事；公案，说的是断狱勘案的故事，《三现身》可能即现存的《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警世通言》十三卷)；朴刀和杆棒性质差不多，大多是讲江湖豪侠的故事，《十条龙》、《陶铁僧》大约即《警世通言》中的《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拦路虎》见于《清平山堂话本》，《醉翁谈录》把它列在杆棒类，正和杨温使棒情节相合。至于《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都是《水浒》人物的名称，这当然就是当时民间流传的单本《水浒》故事了；神仙、妖术的内容大致相近，其中的《种叟神记》可能是《古今小说》卷三十三的《张古老种瓜娶文女》，题材来源于唐代小说《续玄怪录》，其他如《黄粱梦》、《竹叶舟》和《西山聂隐娘》、《红线盗印》等明显地是取材于唐人小说。可以看出，《醉翁谈录》对小说家话本的分类以及列举其代表作，是宋元时代小说流派观念从萌发至觉醒的产物。

宋元时代的话本数量很多，仅据《醉翁谈录》、明人晁瑮《宝文堂书目》、清初藏书家钱曾的《也是园书目》记载，已有大约一百四十篇短篇话本的题目，但大部分作品都散佚流失了。现存的主要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残本，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书来源尚有疑问)、《清平山堂话本》、明代万历年间熊龙峰刊印的小说以及明末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近世多数话本研究者多取审慎态度，确定为宋元话本的约有四十篇左右，还有十余篇作品因版本上的依据薄弱和内证矛盾，尚存有疑问。另外从《绿窗新话》、《醉翁谈录》等书中还可窥见某些失传话本的故事梗概。

说话人的话本是提供给市民欣赏的艺术，因此，它的取材主要是市民所熟悉、所感兴趣的生活，因而更易于表达市民的爱憎，也更易为他们所接受。即使以上层社会的生活为题材，那叙述故事、评价事物的视角，依然是市民的视角。可以说："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精神，为中国小说的历史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话本的价值　小说家话本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正视社会人生问题，于冷峻的文字背后辐射出说话人对社会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具有涵盖当时政治、道德、伦理、文化诸领域社会问题的气度，《错斩崔宁》、《错勘赃》、《错认尸》、《简帖和尚》等是其代表作。

小说家话本中对爱情的描写与传统文学中的爱情描写也大异其趣，它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开并按照市民意识和市民原则处理这个古老的主题，而在它提供的特异的艺术世界里，还贯串了新的思想因素。在说话人口头讲述和笔底记录中，市民特别是市民中的女性常常是以豪放不羁、热爱自由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在有几分强悍泼辣性格的人物身上，发掘出来许多不

平凡的动人的品质，以此来对照虚伪、苍白、卑劣的封建上层社会的“文明”。这些话本共同的审美追求，都是要写出一种个性，一种激情。正是这一特异的美学风格，才为中国古代爱情题材的小说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其代表作是《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记》、《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郑意娘传》、《志诚张主管》、《风月瑞仙亭》等。

小说家话本还有不少专写市民社会中那些月黑杀人、风高放火，具有江湖气的剽悍泼辣的传奇人物故事。从这类故事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有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无论是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勇往直前。这些人物不怕流血，蔑视死亡，甚至犯罪的勇气和残忍的行为都成了力的表现。虽然这类故事中的人物还缺乏后世英雄传奇小说中人物所具有的刚性雄风、男性严峻的美和恢宏雄健的气度，但是人物性格大多还是体现出了市民社会的传统准则——豪侠仗义、嫉恶如仇。而其场面又都洋溢着一种活泼的情趣。《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山亭儿》、《杨温拦路虎传》、《史弘肇传》等是为代表。

小说家话本还有不少故事通过神奇、荒诞的幻设，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传达了人的生活理想，如《种瓜张老》、《陈从善梅岭失妻记》、《西山一窟鬼》等。

小说话本的体制特点也在讲话人演讲过程中逐渐完善和定型。话本开篇（说话人表演时称为“开科”或“开呵”）通常以一首诗或词，或连续数首诗词为开头，称作入话，其作用大抵是点明主题，概括全篇大意，可以造成意境，烘托特定情绪，也可抒发感叹。有的小说话本在正文之前先说一个小故事，这种小故事称作头回，从正面和反面陪衬故事内容，同时有肃静、启发听众的作用。这个小故事可长可短，有极大的灵活性。话本中间还往往穿插一些诗词，有些是作为引证的，有些则是作为话本里主人公自己作的，还有些是作为描写人物和景色的。这类诗词常常在不同的话本中出现，是说话人常用的熟套。小说话本的结尾也有一定的格式，一般多用一首七言四句的绝诗作为结尾（也有八句或两句的），或点明小说主旨，或对听众加以箴规劝戒，或对人物、事件进行评骘。有的话本的结尾是点明小说题目的名称，有的话本还有“话本说彻，权作散场”的文字，以示故事的结束。由入话到煞尾构成小说话本的一个整体，也是说话人在表演中对语言艺术的巧妙运用与发挥，他们凭着自己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和文学修养，引经据典，谈天说地，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

能与小说一家分庭抗礼的是讲史家。讲史专业艺人数量极可观，讲说题材丰富而多样化，且说表技艺高超。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中有较详尽的记载：“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可以想见当时流行的讲史话本应当是很多的，但保存至今的却是很少的一部分。收在《士礼居丛书》里的《梁公九谏》，篇幅虽不长，却应属讲史话本。卷首附有范仲淹在贬官番阳时作的《唐相梁公庙碑》，当是明道二年（1033）以后的作品。原序说：“世有《梁公九谏词》者，即赵岐所谓外堂也。”可见它原来叫作“词”，但它并没有唱词，只有散文的叙说。其内容演述的是唐代狄仁杰九次劝告武则天，不要传位武三思的历史故事。文字简率古朴，粗陈梗概，似为摘要。

讲史话本的代表作是《新编五代史平话》，为清末曹元忠所发现。曹氏以为宋刊，实为金人所刊印。《东京梦华录》中有北宋人尹常卖“说五代史”的记载，《新编五代史平话》可能就是说五代史的一种底本。它以断代形式分梁、唐、晋、汉、周五部，每部各分上下两卷，梁史、汉史均缺下卷，实存八卷。又晋史卷上，周史卷下均有残缺。全书大抵依据正史，历述五代兴替始末，描写了各政治军事集团的割据和争战混乱的局面。书中对于个人的性格、行事和战争场面多有渲染，刘知远、郭威、黄巢、朱温等人的形象描写较为生动，颇具历史小说的格局和风采。

现存讲史话本中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福建建瓯）虞氏刊本的《全相平话五种》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史料。它原来应是一套丛书，现存只有五种，版式一样，上图下文，显然是供人阅读的本子，但叙事简括，文字多有讹误，较多地保留了未经加工的说话底本原始面貌。其中《武王伐纣平话》描述纣王无道以及武王、姜尚兴兵伐纣的经过，书中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已初具后来《封神演义》的规模。《七国春秋平话》只存后集，以孙膑和乐毅两人为中心，描述燕齐两国的几次争战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秦并六国平话》叙说秦并六国及秦覆亡的故事。《前汉书平话》写刘邦称帝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互相残杀，书中突出描写吕后的阴险狠毒。《三国志平话》则是描述三国纷争的故事。另有元刻本《三分事略》，与《三国志平话》基本相同，内容略有删节，也还保留宋人话本的概貌。北宋时有专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现存的这两部有关三国故事的话本可能是有所承受的。

《宣和遗事》（金陵王氏洛川刻本、修绠山房刻本题作《新镌平话宣和遗事》），钱曾《也是园书目》列为宋人词话，但书中说到宋朝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当是宋亡以后所追加的预言。《宣和遗事》内容庞杂，文体参差，是节抄多种书籍撮合而成。全书分元、亨、利、贞四集，或分二卷，内容大致可分十段，先是叙述北宋政治的演变，然后着重写宋徽宗的荒淫失政和靖康之难。全书大部分是浅近的文言，关于梁山泊及李师师两段，用的是流利的白话，可能采自民间传说或转录自他种话本。其中关于梁山泊的一段虽然简略，但保存了早期水浒故事的基本面貌。

保存在《永乐大典》里的《薛仁贵征辽事略》(明《文渊阁书目》著录),演述薛仁贵随唐太宗侵伐辽东事,话本内容大致依据史实,亦有不少增饰,文辞简约古朴,大约产生于宋金时期,同《全相平话五种》近似。此外还有《吴越春秋平话》,演述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故事,国内未见传本。

讲史话本虽是根据历代书史文传编的,但它并不完全受历史事实的限制,它的很多情节是说话人依据民间传说或现实生活进行艺术虚构而创作出来的。《梦粱录》卷二十说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这正是讲史话本艺术上的基本特点。

关于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的话本,现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六字。王国维考订中瓦子为南宋临安府说话人所在地,而张家"盖即《梦粱录》之张官人经史子集文籍铺"。它所讲述的是唐僧玄奘取经故事,似应看作宋代说经、说参请一类话本。全书三卷共十七章(书中第一章第八章已缺),每章都穿插诗赞,作为话本中人物的代言,所以称为诗话。到了元代,出现了《西游记平话》(又名《唐三藏西游记》,《永乐大典》引有残文)。明人吴承恩的章回小说《西游记》即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

另外还有《菩萨蛮》(《京本通俗小说》)、《花灯轿莲女成佛记》(《清平山堂话本》)两部小说话本,讲述的是参禅悟道的故事,也许当属说参请一类。还有一本《问答录》讲苏东坡与佛印问答的故事,也可能是说参请性质的话本。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代说唱文学的成果,确立了白话小说这样一种崭新的文体,形成了人民群众喜见乐闻的民族风格。宋元话本本身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它又直接哺育了明清两代的小说作家,为许多小说的艺术珍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宁宗一)

Song-Yuan yiqian xiaoshuo lilun piping

宋元以前小说理论批评　宋元以前,中国的小说理论批评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涉及了多方面的问题,但往往显得比较零碎和幼稚。

先秦两汉时期小说观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所说的"小说",是指琐屑的言谈,不同于现在的小说概念,但也包括了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小说的萌芽。因此,这段话也可看作是对于小说的最初批评。到了汉代,桓谭的《新论》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开始了对于小说的直接批评。他们认为,小说有可观可采之处,对"治身理家"和巩固统治有一定帮助,但当时总的倾向还是对小说加以鄙视,认为小说是"小知"所谈,"稗官"所采,形式是"残丛小语"的"短书",内容是有别于"大达"的"小道"。总之,它的特点是小,堂堂君子所"弗为"。先秦两汉时代的这种小说观,长期影响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理论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主要有谈神说鬼的志怪和记录逸闻琐事的杂录。这时的小说理论批评,也就围绕着这两类不同的小说而展开。

对于志人杂录,当然要求故事真实。据《世说新语·轻诋》等记载,晋代裴启曾将汉魏以来的名流谈吐编纂成一部《语林》。它是当时第一部志人小说,开始十分流行,"时人多好其事",都被它所记录的故事所吸引。但后来发觉有关记载"事不实",人们马上都鄙夷它了。

至于志怪作品,都为凿空虚谈,决非纪实。但当时普遍"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事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编撰者们常标榜自己非目之所睹、迹之所历与身之所接者弗记。《世说新语·排调》曾记载人们用"鬼之董狐"来评价《搜神记》的作者,也认为干宝真实地记录了鬼的故事。显然,强调记事真实的观点也影响了对志怪小说的评价。

当时小说界的这种崇实倾向是明显地受到了史学家的影响。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志人小说本身与史传稗乘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常常把两者相混。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往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待和批评小说。司马迁曾表示"《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史记·大宛列传》)。班固也对传纪东方朔的"奇言怪语"之"非真实"表示不满(《汉书·东方朔传》及颜师古注),而儒家的传统精神本来就是"不语怪力乱神"。当然,从历史学家来说,反对奇言怪语入史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客观上确实影响了人们对小说的认识。用历史来要求小说,强调实录,反对虚妄,社会上流行的这种看法,就必然会对神话、传说、寓言以及新兴的志怪小说表示异议了。志怪小说论者要捍卫神怪在小说中存在的合理性,就必须对小说中种种怪诞虚幻的描写作出解释。郭璞在《山海经序》中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说:"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他认为这种疑虑完全是多余的,于是就列举了大量事实,反复论证了"物不自异",人们当"不怪所可怪"。他把异物奇闻、神祇灵怪都当作是客观真实,从而坚信神怪小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所谓"逸文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当时的志怪小说代表作家干宝在其《搜神记》自序中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性好阴阳术数",完全相信那些鬼怪神仙是实有其事的。撰写《搜神记》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以证实"太阳之中,怪物存焉"(《搜神记》卷十二)。因此,他将笔底怪异,都当作信实的记录。不过,他在《自序》中也不排斥"虚错"、"失实",认为一部小说也难以避免这种情况。这实际上承认小说当有若干虚构的因素。总之,他的观点,正如《晋书·干宝传》

所概括的那样："博采异同，遂混虚实"，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允许虚实相混，真假同存。这比之郭璞等将志怪小说完全视作真实的描写是前进了一步。干宝之后，南朝梁代萧绮所作的《拾遗记序》是一篇比较重要的志怪小说论。它提出志怪要与真、美相结合；文辞当区别情况，朴素与靡丽可兼采；故事要完整，"编言贯物，宛然成章"。这些观点代表了当时志怪小说论的进步。

唐代小说理论批评　小说至唐而一变，产生了不少比较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传奇。唐代传奇常常在开头或结尾处将本篇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作简要的介绍，从而保存了一些理论资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小说观点。他们一般将自己的作品看作是"志异"（《任氏传》），所谓"稽神语怪"（《南柯太守传》）、"事本怪媚"（《湘中怨》），但同时又认为这类异说"岂曰语怪，亦以摭实"（《三水小牍·王知古》），甚至说"询访遗迹，翻复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南柯太守传》）。这说明了唐传奇作者同时受到了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及其理论的影响，还是习惯地认为小说的主要特点就是志异语怪或传信实录。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停留在六朝人的认识上。他们已经开始明确认识到这是一种文学创作，要在取材于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希望"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任氏传》），通过华艳的文辞，宛转的描述，表达作家精微美好的思想感情，以致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教育作用，使那些"有不如"小说中"异物之情"的人接受教育，或者如《南柯太守传》中所说的"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再也不是如鲁迅所说的六朝志怪"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而志人杂录只是近乎"新闻"一般了。

宋代小说理论批评　唐代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脱离了童年而走向成熟，但一时并不为正统的封建文人所欣赏。宋代陈师道《后山诗话》载："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言下之意，传奇只是一种"小道"，还不能入正宗的文学之林。所以整个宋代，虽然有不少传奇作者，但真正对传奇有研究而其卓见者不多。比较起来，赵令畤和洪迈还较有见地。赵令畤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评《会真记》中崔莺莺的形象为"才华婉美"，"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显然已接触到小说人物写形与传神的问题，注意到形象的鲜明性、生动性了。这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无疑是十分耀眼的。《容斋随笔》、《夷坚志》的作者洪迈论唐传奇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这一见解，奠定了人们对于唐传奇的基本评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小说发展到宋代，由于说话盛行而通俗白话小说勃兴。这也就必然使小说理论批评带上新的特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白话小说就是说话人的底本——话本，所以最初对于白话小说的批评就蕴藏在有关说话艺术的述评中。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等都点点滴滴地接触到了一些问题，其中如吴自牧的《梦粱录》就较有代表性。它曾指出了这种新兴艺术的若干特点：其一，"谈论古今，如水之流"。所谓"如水之流"，就是形容讲得流畅无阻，源源不断，波澜曲折。这当然有表现技巧的问题，但包含着话本故事情节的自然真实，生动有趣，既有来龙去脉，又能引人入胜。其二，"字真不俗"。这个"真"，当然含有真实的意思，但主要是指文字上接近现实中的口语，即语言的通俗性。既要通俗，又要不俗，这也是白话小说所提出的新课题。其三，作者要"诸史俱通"，"记问渊源甚广"。这是创作话本的一个基础。强调这一点，也是对那些鄙视通俗小说及其作家的封建正统文人的大胆挑战。另外，《梦粱录》特别对白话短篇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指出了它的特点："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吴自牧的这些看法并不完全出自个人，因《都城纪胜》等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和语句，他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下层知识分子、市民和民间艺人对于话本艺术的普遍意见。

正是在人们普遍欣赏说话艺术的风气下，产生了罗烨的《醉翁谈录》。《醉翁谈录》卷首《舌耕叙引》中的《小说引子》、《小说开辟》是两篇理论性的文字。这两篇文章比较集中、全面地总结了说话艺术和话本创作的有关问题，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它强调话本小说家具有广博的学识和高度的艺术修养。所谓"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蕴藏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作者只有具备了这样一种多闻、实学的根基，才能真正做到"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因此，话本小说就是汲取了前代文化艺术营养后开出来的新花，是一批有学问有才华的作家的艺术结晶。《醉翁谈录》在行文中间，虽然难免有一些夸饰之词，但在当时，对于冲破视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为末学、小道的陋见，提高白话小说的社会地位，是具有相当作用的。

第二，它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话本小说的艺术特点。文章指出，话本可以"纵横四海，驰骋百家"，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从古至今，"世态纷更，民心机巧"，"所业历历可书，其事班班可纪"，都可加以敷衍。其语言上的特点就是通俗，"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深入浅出，明白易懂。而情节布局，是虚实相间，浓淡得当："讲论处不僻搭，不絮烦；敷衍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久长。"这样就能使故事摇曳多姿，跌宕有致，吸引读者，扣人心弦。此外，它指出说话时不排斥"讲论"："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说话人能鲜明地表示褒贬劝惩的态度，对生活中的现象作出评判，使人们听之有益。

第三，它高度肯定了话本小说的劝戒作用和艺术感染力。所谓"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为戒。"这种劝戒作用又不是通过枯燥的说教来达到的，而是通过艺术形象来打动听众或读者的心灵，激发人们强烈的感情来实现的，因而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如："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小说能这样产生极大的社会效果，就不能不使"高士善口赞扬"，"才人怡神嗟讶"了。

总之，罗烨用骈散兼行、诗文交织的语言写成的《小说引子》、《小说开辟》，虽然重点在强调小说的社会价值，故在论述话本小说的有关问题时，还显得不够系统和全面，但它不失为当时研究、总结话本创作的最重要的文献，而且在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宋元以前小说理论批评的高度。（黄　霖）

Song Zi

《宋子》　先秦小说。战国时期宋钘撰。宋钘又称宋荣子(《庄子·逍遥游》)、宋牼(《孟子》)，宋国人。齐威王、宣王时为稷下学士。《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宋子》十八篇，附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孙卿指荀况，所著《荀子》中《非十二子》、《天论》、《正论》、《解蔽》诸篇均论及宋钘，认为其崇俭禁攻的主张与墨翟相近。《庄子·天下篇》则以宋钘与尹文并称，强调他情欲寡浅、见侮不辱的一面，认为这合乎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的道家思想。在战国诸子中，宋钘之学虽与《墨子》、《庄子》相出入，但亦可称为一家之言。班固既已指出"其言黄老意"，似应列入道家才对，今在小说家类，其中必然有原因。余嘉锡认为："盖宋子之说，强聒而不舍，使人易厌，故不得不于谈说之际，多为譬喻，就耳目之所及，摭拾道听途说以曲达其情，庶几上说下教之时，使听者为之解颐，而其书遂不能如九家之闳深，流而入于小说矣"(《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可备一说。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全取自《庄子·天下篇》。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谓《管子》中的《心术》、《内业》篇及《吕氏春秋》中的《去尤》、《去宥》篇为《宋子》遗文。（许逸民）

Soushen Houji

《搜神后记》　晋宋志怪小说集。又称《续搜神记》、《搜神续记》。陶渊明(潜)撰。十卷。早在南朝萧梁时，释慧皎《高僧传序》已谈及"陶渊明《搜神录》"，并以其书与刘义庆《幽明录》、王琰《冥祥记》、朱君台《征应传》等并提。又《高僧传》末附王曼颖《致慧皎书》，亦以"君台之记"与"元亮之说"并称，前者指《征应传》，后者当指《搜神后记》。至隋，萧吉《五行记》引作"陶潜《搜神记》"，唐法琳《破邪论》、道宣《三宝感通录》引作"陶元亮《搜神录》"。上述作者去晋、宋未远，所说应属可信。但一说陶渊明卒于元嘉四年，而此书中有十四、十六两年事，又《陶渊明集》多不称年号，而此书题永初、元嘉，由此断定其书为伪托。实则今本十卷并非陶氏原帙，后人有所附益窜乱，不足为怪。一说"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此说仅属推理，未为确证。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陶潜撰《搜神后记》十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同，但唐以后公私书目均不见著录。至明万历中，胡震亨辑刻《秘册汇函》，始收入《搜神后记》十卷。当时参预辑刻的沈士龙所作《搜神记引》，一方面认定《后记》乃后人伪托，一方面又称"其书文词古雅，非唐以后人所能"。《四库总目提要》和余嘉锡《辨证》以道世《法苑珠林》、陆羽《茶经》、封演《闻见记》与今本对校，发现所载相合，故认为"今所传刻犹古本"。今人汪绍楹逐条考证本事来源及诸书引录异同，从而断言："本书亦出后人纂辑，中有窜乱。"汪说比较接近事实，不过今本中有二十余条未见诸书征引，而且诸书征引的文字也与今本时有不同，这些亦说明今本的纂辑恐非空无依傍，很可能当时还有残存的古本传于世。至于今本的纂辑者究系何人，历来记载不足，只能说因为它最早见于《秘册汇函》丛书中，其体例又与干宝《搜神记》相近，由《搜神记》辑成于胡应麟(元瑞)之手推断，此书或者亦是胡氏所为。

今本《搜神后记》凡一百二十二条，包括十卷一百一十六条(原目一百一十七条，其中卷四《魏清河宋士宗母》条又见干宝《搜神记》卷十四，当删)，佚文六条。大抵前五卷多记神仙佛法，后五卷多记精灵鬼怪。若按叙述的题材来加以归纳，则又可分为神仙故事、佛徒故事、鬼怪故事、复生故事、地名故事、洞窟故事等几大类。在这些题材中，神仙故事、鬼怪故事和复生故事是与汉魏以来的小说一脉相承的，有些篇章甚至直接取材于前人著述。但是，佛徒故事和洞窟故事却是前人书中所罕见，而为本书作者广泛采录并大事称道的。

东晋时期，佛教迅速传播，讲说佛法成为一时风气。陶渊明与名僧慧远交接甚密，本书谈及佛徒故事似在常理之中。这一类故事有两个描写侧面，一则写经像的显效，一则写佛徒的灵迹。前者如卷三《蜜蜂螫贼》条，写建安郡山贼百余人劫掠佛寺诸供养具，封存于一室，后开门取物，忽蜜蜂有数万头涌出螫咬，群贼眼盲身肿，均遭报应。后者如卷五《清溪庙神》条，写竺昙流落沙门，死后为神；卷六《竺法师》条，写沙门竺法师死后显灵；又如卷二《比丘尼》条，写比丘尼每浴必破腹出脏，肢解身体，浴后身形如常。上述故事即使不是有意鼓吹佛法，也有着震骇世俗的作用，反映出佛教日渐深入人心的迹象。

前代的史传地记中，也曾有过关于洞窟的描述，但都不及本书写得具体生动而富有理想色彩。如卷一《桃花源》条，其时间、地点、人物和事情本末交待十分清楚，内中写良田屋舍、鸡犬桑竹、黄发垂髫、衣著酒食，尤细微宛然，令人有亲历之感，这个故事与《陶渊明集》

卷六《桃花源记》文字略同，可以相信是陶渊明的创作。故事中寄寓的乌托邦理想，一方面受到前代思想家如老子、阮籍等人学说的启迪，另一方面则直接来自陶渊明在躬耕自资中的体验。本书中的洞窟故事又往往与神仙异境相融合，如卷一《仙馆玉浆》条，写嵩高山大穴中有仙人对弈，坠者饮玉浆，气力倍增；《剡县赤城》条，写猎人袁相、根硕翻山越岭至一穴，遇二仙女，遂恋爱成婚；《韶舞》条，写隐士何某见人作《韶舞》，尾随至一处，得良田十顷；《穴中人世》条，写醴陵樵夫逐流入穴，见别有洞天，"不异世间"，等等。这些桃花源式的故事看似荒诞，实际上与现实社会紧密相关联。魏晋以来，战乱频仍，民心思定，避居山林者在所多有。故事中所描写的安宁和美满的生活，正体现着饱经患难的人民对未来的向往，同时它也是对晋宋之际动乱时世的一种否定。

本书在运用人神通好，亡鬼复生这种旧有题材时，手法也更加圆熟，而且有新的着眼点。如卷五《白水素女》条，本事见晋束皙《发蒙记》，极简略，此则详写谢端如何清贫守志，躬耕力作，如何得一大螺，如三升壶，如何窥破螺女，问其来历，又如何以螺壳贮米谷，过上小康生活。整个故事首尾完整，男女主人公惊喜、惶惑的神情也刻画得很出色。再如卷四《徐玄方女》、《李仲文女》两条，前者说徐玄方女不幸早亡，后与马子相爱，竟得复生，结为夫妻；后者说李仲文女亦早亡，与张子长相爱，因为李、张两家父母开棺视察，李女不能复生，酿成悲剧。无论喜剧悲剧，都有着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枷锁的意义。

《搜神后记》的版本主要有《津逮秘书》本(即《秘册汇函》残版)、《学津讨原》本。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汪绍楹校注的《搜神后记》，以《学津讨原》为底本，逐条考证本事由来，胪列诸书引录卷次及异称，校勘与注释简明精要，是目前最有参考价值的本子。 (许逸民)

Soushen Ji

《搜神记》 东晋志怪小说集。或引作《搜神异记》、《搜神传记》。干宝撰。《晋书》本传称，干宝"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入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入小说家类，著录均与史传同。宋代《遂初堂书目》著录有《搜神记》，不载卷数；《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宋史·艺文志》则只著录《搜神总记》十卷，并谓此书"不著撰人名氏，或题干宝撰，非也"。可见《搜神总记》非干宝书，也有人疑其为干宝书残帙，无从确考。明代《文渊阁书目》道书类著录《搜神记》一册，《百川书志》神仙类著录二卷，均称干宝撰。大抵明前期所见均属残卷。万历中，胡震亨编刻《秘册汇函》，收有《搜神记》二十卷，这是二十卷本的首次问世。嗣后毛晋又刻入《津逮秘书》，遂广为流传。这个二十卷本的大部分条目，与唐宋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引文相同，显然是后人缀合残文而成编的，据考，缀辑人即胡应麟。胡氏生平嗜好小说，在所著《少室山房笔丛》中，曾谈及"遍搜诸小说"而编为《百家异苑》，又拟续编《太平广记》五百卷之事。在其《甲乙剩言》一书中，则明言《搜神记》非自"金函石匮，幽岩山窟掘得"，不过是从"诸书中录出耳"。

《搜神记》干宝原本应是分为若干篇的，如今本卷四《张璞》条，《水经注》卷三十九引，末云："故干宝书之于《感应》焉。"可证原有《感应篇》。又《水经注》卷二十一引王乔(今本卷一)事，谓出《神化篇》。他如《法苑珠林》所引，亦可证原有《变化篇》、《妖怪篇》等。今本虽有分类序次的意思，但并未明标篇目。另外，《搜神记》在唐代有注本，如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引黄石公祠(今本卷四)事，末注："南朝呼笔四管为一床。"又《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引青蚨(今本卷 十三)事，"螆蜗"下注云："螆音敦，蜗音隅。"今本《搜神记》卷十三《金燧》条，末亦有注："言丙午日铸为阳燧，可取火；壬子夜铸为阴燧，可取水也。"文字全同《太平御览》卷二十二所引。以上两个方面也是今本出于后人抄撮的旁证。至于今本阑入他书文字、今本文字与诸书引文不合等问题，汪绍楹《搜神记》校注中屡有指摘。如今本卷十《审雨堂》条，《类说》卷七、《绀珠集》卷七并引作《搜神记》，而《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四则引作《穷神秘苑》，所记为"后魏庄帝永安年"事，这是误收了唐人著述。又如今本卷十一《郭巨》条，文字略同《艺文类聚》卷八十三，只是"隆虑人也，一云河内温人"句，乃据刘向《孝子图》、宋躬《孝子传》补入。凡此种种，说明胡应麟的辑本既有舛误疏漏之处，也有择善校补之功。

《搜神记》的创作动因，历代评论家大都归结为两点：一是"有所感起"；二是"明神道之不诬"。前者见《晋书》本传，先是说干宝父侍婢随葬十余年，后来开墓竟得复生，继又说干宝兄弟因病气绝，数日后复苏，能言天地间鬼神事，干宝由此生感而作《搜神记》。其实墓中死人复活的事早已有之，《晋书》不过张冠李戴而已，殊不可信。后者见于干宝《搜神记序》，所谓"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他确实是从前人载籍和近世传闻中接触到许多鬼神灵异人物变化的故事，所以才决定撰集《搜神记》，以证明鬼神的存在。这个理由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他本来就"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晋书》本传)。在《晋纪》中他还说："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可见他是真的相信天命鬼神的一位有神论者。尽管作者的出发点如此，但他所采录的"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故事，尤其是一些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却不乏优美动人的篇章。

干宝撰集《搜神记》的素材有两个来源，一是"承于前载"，摭取史传杂说；二是"采访近世之事"，直接得自亲身见闻。《晋书》说"宝既博采异同，遂混虚实"，认为

书中有些故事纯出于干宝虚构。现在看来，虚实混同的写作特点，正是《搜神记》成其为小说，而且具有较高文学欣赏价值的原因所在。通观全书，大体上可以说卷一至卷三记神仙方士及其法术变化，卷四至卷五记灵异感应，卷六至卷十记妖祥梦卜，卷十一记历史人物传说，卷十二至卷十四记物怪异闻，卷十五至卷十六记鬼魂复生，卷十七至卷十九记精怪作祟，卷二十记因果报应。若就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而言，写得较好的有这样几类故事：一、历史传说。如卷十一《三王墓》条，写干将、莫邪之子誓报楚王杀父之仇，慷慨献身，侠客为之感动，终于计斩楚王；《韩凭妻》条，写宋康王强夺韩凭妻何氏，何氏不屈，夫妻殉情，魂化鸳鸯，墓生相思树。这类故事多在客观上暴露了压迫者的凶残，歌颂了被迫害者的反抗精神。二、人鬼恋爱。如卷十六《紫玉》条，写吴王夫差反对其女紫玉与韩重相爱，紫玉气结而死，三年后魂从墓出，与韩结合，尽三日"夫妇之礼"；《崔少府墓》条，写卢充逐猎至崔少府女墓，与女冥婚生子。这类故事着眼于男女婚姻自由，生死不渝，对封建婚姻制度有所抨击。三、为民除害。如卷十八《宋大贤》条，写南阳郊亭有妖怪作祟，宋大贤一连数夜与怪斗勇，最后擒杀狐怪；卷十九《李寄》条，写少女李寄只身携剑带犬闯入蛇窟，斩除妖怪。这类故事不仅颂扬了人们正直、勇敢的精神品质，同时还给人以破除迷信的教益。

《搜神记》出于文人之手，虽"非有意为小说"（鲁迅语），但毕竟具有一定的表现技巧，在志怪小说的发展上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干宝长于史笔，所著《晋纪》在当时深获好评，所谓"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本传）。他以"良史"之才而为小说，故又有"鬼之董狐"（同上书引刘惔语）之誉。"鬼之董狐"不单是指《搜神记》中描写了多种多样的神鬼精怪之事，更是称赞作者在描写中能够做到简略质朴、曲尽其情，亦即是说他的文笔略同于史笔，均具有"直而能婉"的特点。结合这一艺术特点来总结《搜神记》的文学成就，可以说有三点：一、叙事首尾完整，情节丰富曲折，篇幅有所扩展，拓宽了志怪小说的容量与体制；二、注重细节描写，善于运用对话，开始有意刻画人物性格、渲染场景氛围；三、叙事笔触多样化，在形式上又往往于散文中穿插诗歌韵语，增强了叙事的文学色彩。

《搜神记》的上述艺术成就，在后来的唐传奇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即使是宋元话本与明清长篇小说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至于宋以下的志怪小说，如洪迈《夷坚志》、瞿佑《剪灯新话》、蒲松龄《聊斋志异》、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等，无不与《搜神记》一脉相承。这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不仅在于体制上，有时甚至还表现在内容的抄袭上。如唐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其素材盖得自《搜神记》中的《焦湖庙巫》（《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六引）、《审雨堂》（卷十）二条。又如《清平山堂话本》中《死生交范张鸡黍》，则取自《搜神记》中的《范巨卿、张元伯》（卷十一）故事。他如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冯梦龙《三言》，都有一些内容可溯源于《搜神记》。类似的影响还延及戏曲，最著名的如关汉卿《窦娥冤》、汤显祖《邯郸梦》，也和《搜神记》的《东海孝妇》（卷十一）、《焦湖庙巫》条有些瓜葛。只要通过续作与仿作层出不穷这一现象，便可以肯定《搜神记》在志怪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搜神记》有《秘册汇函》本（《丛书集成》本据此排印）、《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等。现有汪绍楹校注本（1979，中华书局），广征博引，考源钩沉，较佳。另有《稗海》本，八卷，内容不同，亦题干宝撰，实为五代以后人之伪托，附见中华书局版《搜神后记》。

（许逸民）

Soushen Ji (Gou Daoxing)

《搜神记》（句道兴） 志怪小说集。敦煌石窟所出。存写本五卷：斯 525、斯 6022、伯 2656、伯 5545，以及日本中村不折藏本。其中以中村藏本所载文字为多，有标题"搜神记一卷"及作者"句道兴"名氏。正文之前有"行孝第一"标目，知原本或是分类编纂，各加类目。但现存句道兴《搜神记》（以下称"句《记》"）包括了各种类型的神怪故事，却只保留了这唯一的标目。作者句道兴及写作年代均不可考。其中"王景伯"条，吴均《续齐谐记》作"王敬伯"，按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九《古人避讳》云："石晋高祖讳敬瑭，拆敬氏为文氏苟氏，汉时而复姓敬。本朝避翼祖讳敬，复改姓文，或姓苟。"知五代后晋、宋朝皆讳"敬"，句《记》改"敬"为"景"，知原卷必写于后晋或北宋初年。《敦煌变文集》卷八载王庆菽校录本，共收故事三十五则。

句《记》许多条目注明了出处，但很不可靠。如焦华条、辛道度条、侯霍条、侯光侯周条、孙元觉条、孔嵩条皆注明出于《史记》，但并不见于司马迁书。有的出处如《织终传》、《南妖皇记》等从未见于著录，无从查考。其中有一部分故事亦见于二十卷本《搜神记》（干宝）及《稗海》八卷本《搜神记》。现重新考订句《记》各条本事如下：①樊寮，本事见《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二引《东观汉记》樊儵条。②张嵩，本事见《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七引崔鸿《前赵录》张嵩条。又化生堇菜事，则系由《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一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刘殷条嫁入者。③焦华，本事见于《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一引《齐春秋》焦华条。④俞附、扁鹊、华陀，本事见于《史记·扁鹊列传》（俞附、扁鹊）及《后汉书·华陀传》、《三国志·华陀传》。⑤扁鹊，本事见《史记·扁鹊列传》及《韩诗外传》卷十。⑥管辂，按《三国志·管辂列传》及裴注引《辂别传》载管辂神异事甚多，而俱无此事，当是未经采入传记而流行于民间的管辂故事中的一则。⑦齐景公，本事见《左传》成公十年载晋侯事。⑧刘安，按前半记赵广得免屋塌之祸，类似情节亦见《太平御览》卷九百零九引王隐《晋书》淳于智条，又卷一百八十一引皇甫谧《列女传》卫农条，《晋书·徐苗传》等。

后半赵广发看石龙，后大贫困，类似情节亦见《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引《续异记》严无忌条，《酉阳杂俎·壶史》陆秀才条，《太平广记》卷四十三引《宣室志》佚文尹真人条，又卷一百四十引《集异记》汪凤条等。⑨辛道度，类似情节其他小说多有见者，如《世说新语·方正》刘孝标注引《孔氏志怪》卢充事。至于售卖墓中之物的情节，则最早见于《汉武故事》。⑩侯霍，《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二引《幽明录》王志都事与此条情节类似。⑪侯光，《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引《幽明录》任怀仁事，与此条姓名虽异，事迹则同。⑫王景伯，本事见吴均《续齐谐记》王敬伯条，亦见于《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七引《晋书》佚文，《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八引邢子方《山河别记》等。⑬赵子元，此条除亦见八卷本《搜神记》外，未见所出。⑭梁元皓、段子京条，此条部分情节与《后汉书·范式传》载范式、张劭事类似，当是由后者演变而来。⑮段孝直，本事见清褚人获《坚瓠秘集》卷二《段孝直》引《拾遗记》(今本《拾遗记》不载)。⑯王道凭，本事见《法苑珠林》卷九十二引《搜神记》河间郡男女事，亦见于《宋书·五行志五》、《晋书·五行志下》。⑰刘寄，本事无考。⑱杜伯，本事见《墨子·明鬼下》。⑲刘义狄，本事见《博物志·杂说下》刘玄石事。⑳李纯，本事见《搜神后记》卷九杨生事。㉑李信，按梦中换头事，如《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六(又卷三百六十)引《幽明录》贾弼之事，与此类似。㉒王子珍、李玄，按《魏书·段承根传》载承根父晖事，与此条前半类似。《朝野佥载》卷四高嶷事，与此条后半相似。㉓田昆仑、田章，《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三引《搜神记》新喻县男子事，应即此条前半所本，《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七(又卷 八百八十三)引《玄中记》(较《水经注》卷三十五引文为详)亦与此类似。又《博物志》佚文陈章对答齐桓公事，亦为此条后半田章事所本。㉔孙元觉，本事出于《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九引《孝子传》原谷事。㉕郭巨、丁兰、董永三条本事俱见《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刘向《孝子传 》。㉖郑袖，本事见《韩非子·内储说下》。㉗孙嵩，当是根据《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之语傅会编造者。㉘楚庄王，本事见《说苑·复恩》及《韩诗外传》卷七。㉙孔子，本事无考。㉚齐人，本事见《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一引《风俗通》佚文。㉛楚惠王，本事见贾谊《新书·春秋》，又见《新序·杂事》。㉜随侯，本事见《淮南子·冥览训》高诱注及《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九引盛弘之《荆州记》、《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等等。㉝羊角哀、左伯桃，本事见《太平御览》卷四百零九(又卷四百二十二、五百五十八)引《列士传》。

句《记》三十五则中，有一部分本事亦见于二十卷本《搜神记》和八卷本《搜神记》。其中亦见于八卷本者有樊寮、扁鹊、管辂、齐景公、刘安、辛道度、赵子元、王道凭、段孝直、杜伯、刘义狄、李纯、李信、王子珍李玄、随侯等十五则，试加比较，句《记》和八卷本不但本事相同，而且情节结构，叙事详略顺序，乃至文句都是很相似的。这决非偶然，二者之间必然有某种渊源关系。句《记》本事亦见于二十卷本者有十一则，其中又分两种情况。樊寮、管辂、辛道度、王道凭、刘义狄、李纯等六则，是三种《搜神记》并见的，他们彼此是非常近似的，而二十卷本与八卷本尤相近。另一种情况是郭巨、随侯、田昆仑、丁兰、董永等五则，本事只见于句《记》与二十卷本，而不见于八卷本，它们之间只是本事并见而已，至于情节结构、文字详略等则大多显然有别。因此，我们认为句《记》与八卷本《搜神记》是有密切关系的，它们极可能有一种共同的祖本。而句《记》和二十卷本《搜神记》则是不相涉的，其中所以会有六则故事非常相似，是因为明人辑录二十卷本《搜神记》时，将本来属于八卷本《搜神记》的这六则故事当作干宝《搜神记》加以采录的缘故。但也有人认为，敦煌遗书所存句本残卷是从干宝《搜神记》节选而成的抄本，至于文字、细节上的差异，乃是辗转流传不断被人加工润色的结果，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些条目出诸干宝原书。

句道兴《搜神记》各条虽然多数皆有出处，但经过艺术加工，情节和细节往往更加生动丰富，如田昆仑田章、王子珍李玄、梁元皓段子京诸条，每条超过一千字乃至两千字。其中保存了一些民间的传说，如《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二编 54 页有云："田章对曰：臣闻之，天之高万万九千里，地之广亦与之等。山丘溪谷，南起江海。"可见田章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董永变文》中董仲寻母的故事，显然也和句《记》所载田章寻母故事有关。又《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载唐景龙四年(701年)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有云："正月年首新春，□□改故迎新。李玄附灵求学，树夏(下)乃逢□(子)珍。"所咏即是李玄王子珍事，可见这一故事在初唐时期即已流行于边远西陲了。句《记》在语言上的特色是保留了许多口语成分，这是和其他两种《搜神记》不同的，它是流行于民间，并受到民众喜爱的一种古小说集，在敦煌石窟中保存了它的好几种残卷就是证明。

(项　楚)

Soushen Milan

《搜神秘览》 宋代志怪小说集。章炳文撰。章炳文，字叔虎，京兆人。其先为浦城(在今福建)人。本书卷中《预兆》篇云："家府宝文未第时丁内艰，自吴门扶护先祖归闽中，于浦城昭文乡上相里卜地以葬。"按《宋史》卷三百四十七《章衡传》，衡曾官宝文阁待制，炳文当即衡子，余不详。

《搜神秘览》三卷，《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曾著录。现存南宋尹家书籍铺刊本，藏在日本福井氏崇兰馆。商务印书馆曾据以影印，编为《续古逸丛书》之三十九。书前有政和癸巳(1113)章炳文自序。书中多记鬼神报应及宿命前定故事。如卷上《王旻》篇叙西川费孝先善算卦，有商人王旻问卦，费告以："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谷，捣得三斗米。"旻回家，其妻与奸夫谋害

之，以新沐者为识，旻记“教洗莫洗”之语，拒不洗沐，妻因自沐反被杀。旻被囚系，以费孝先之语告郡守，官谓“一石谷捣得三斗米”，当为康(糠)七，杀人者即邻人康七，疑案遂明。按此条又见今本《搜神记》，当是后人辑录时误收入干宝之书。费孝先善轨革卦影，亦见《东坡志林》、《老学庵笔记》等书。卷下《燕华仙》篇记王纶女遇燕华仙事，与《梦溪笔谈》记王纶家迎紫姑事略有相似处。《杨柔姬》篇载杨柔姬于邯郸道中题壁诗并序，颇有情思，哀婉动人，序中隐其姓名作“箕子狂，宽夫性，腹长空，麟之定”，即模拟《丽情集》中《三乡略》的情节结构。此篇为人间故事，完全不涉鬼神，文笔亦佳。本书在北宋志怪小说中尚属较优之作。

（程毅中）

Su E Suyuan Ji
《苏娥诉冤记》 东晋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十六《苏娥》条。明人纂辑《绿窗女史》、《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传奇家类)等，裁篇别出，伪题今名。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因袭未改。

故事写交州刺史何敞，夜宿鹄奔亭，梦一女子来诉冤。自称苏娥，嫁施氏，夫死，赁车贩缯帛为生。一日来到亭前，遇亭长龚寿，欲行狂暴，娥不从，遂被杀，寿劫掠财物而去。敞问有何凭据，娥为一一指点骸骨与牛车埋藏之所，掘之果然，于是捕获真凶，为娥报仇。这个故事旨在阐明鬼神不诬，善凶有报，而在写法上，几乎全凭对话交待故事情节。本事见于《列异传》(鲁迅辑本)，文字殊简要。

（许逸民）

Su Manshu
苏曼殊(1884～1918) 近代文学家。原名戬，一名玄瑛，字子谷。二十岁削发为僧，易名曼殊。据其小说《断鸿零雁记》自叙，其父母为日本人，婴幼即被送往广东香山其父执为义子。早年留学日本，曾习美术、政治和军事。精通英、日、法及梵文。1903年在上海任《国民日报》助理编辑，开始文学翻译活动。译雨果《悲惨世界》(译为《惨世界》)，此期与包天笑、汤顿、陈独秀、章太炎、柳亚子相识，并往来于苏州、长沙、江宁等地担任教职。1906年参加文学团体南社，并成为南社的主要诗人之一。1909年出版译诗《拜伦诗选》。这是把拜伦诗歌大量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第一本翻译诗集，也是外国诗歌的最早译集。1910年在南洋爪哇撰写《与高天梅书》以李白、李贺比拜伦、雪莱，已开近代中国比较文学的萌芽。苏曼殊早年受民族革命思想及龚自珍、拜伦的影响，诗作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强烈的爱国情怀。辛亥革命失败后，其诗多带有消极情绪，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面对黑暗现实的苦闷心理。

1912年起创作了自传体中篇小说《断鸿零雁记》。自此陆续创作了小说《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描写爱情故事，缠绵悱恻、凄婉动人，流传甚广。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因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三十四岁。后由南社创始人之一柳亚子等集资葬于杭州西湖孤山北麓。苏曼殊一生虽然短暂，但著译甚丰，死后由其生前好友柳亚子及其子柳无忌纂辑为《曼殊全集》五册。

（屈小玲）

Sushi Yanyi
《苏氏演义》 唐代笔记。原名《演义》。苏鹗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崇文总目》小说类均著录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入杂家类，亦作十卷。原书久佚，《四库全书》本自《永乐大典》辑出，分二卷，题为《苏氏演义》，列入杂家类杂考之属。

辑本内容有与晋崔豹《古今注》相同者，《四库全书总目》谓《古今注》为后人依托，抄袭《演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引明翻宋刊本《古今注》李焘跋与清劳格跋，驳正其误。李焘跋曰：“曩时文昌锡山尤公(袤)守当涂，刻唐武功苏鹗《演义》十卷，后四卷乃误剿入豹今书。”劳格跋曰：“陈振孙所载《演义》，即尤延之本，《大典》本亦同。”张元济亦据李焘跋断定“《大典》所收，即尤氏误剿豹书之本”(《涉园序跋集录·跋古今注》)。可知《永乐大典》所引《演义》误入《古今注》文字，辑本《演义》因沿袭其误，非《古今注》抄袭《演义》。

此书为考证之作，颇精赅。《直斋书录解题》称其“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其中所记隋小说家侯白事，可补《隋书·陆爽传》附传记载之不足。又一条曰：“近代学者著《张虬须传》，颇行于世。”据此可知杜光庭撰《虬髯客传》之说颇可疑，盖苏鹗与其同时，不当称之为“近代学者”。

后出之《函海》、《艺海珠尘》等本均据《四库全书》本刊刻，商务印书馆据《艺海珠尘》本排印(1956)。

（周勋初 严 杰）

Su Shi
苏轼(1037～1101)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嘉祐二年(1057)进士。复举制科，授大理评事签书及凤翔判官，治平中入判闻鼓院，召试得直史馆。熙宁中上书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出为杭州通判，徙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中被指控作诗讥刺新法而下御史狱，以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哲宗时旧党当政，起知登州，到任五日即召为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因反对旧党尽废新法，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



明弘治十一年刻苏轼像

元祐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因受旧党诬告，出知颍州。元祐七年，以兵部尚书召还，改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元祐八年秋，出知定州。绍圣初，新党复起，以其起草制诰"讥刺先朝"、"诽谤先帝"罪名，贬知英州；未至，再贬惠州。绍圣四年(1097)，又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元符三年(1100)遇赦还，建中靖国元年(1101)秋七月病卒于常州，追谥文忠。苏轼一生仕途坎坷，任地方官时，关心人民生计，注意改革弊政，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救赈灾荒，颇著政绩。

苏轼的诗、词、文均成就卓著，是北宋文坛的杰出领袖之一。由于长期贬谪地方，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写出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矛盾、同情民间疾苦的作品。一生著述甚丰，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东坡志林》等传世。小说则有《艾子》、《渔樵闲话》等。

《东坡志林》是一部杂文集，或称《东坡手泽》，出于后人编辑。书中包括史论、题跋和随笔、杂感等。现存有一卷本、五卷本、十二卷本，内容各有不同。其中异事门所收神鬼故事，如《记鬼》、《李氏子再生说冥间事》、《陈昱被冥吏误追》等条，亦类似志怪小说。东坡文集中的《子姑神传》，后人亦视为志怪小说，收入《剪灯丛话》(自好子)、《旧小说》等书。 (邓　南)

Su Xiaomei San Nan Xinlang

《苏小妹三难新郎》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十一。叙苏轼妹与其夫秦少游在成婚前以诗对问难的故事。事实上少游并非苏轼妹婿，明《戒庵老人漫笔》卷六已辨明。清末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九《秦淮海妻非苏小妹》辨之尤详，指出东坡有二妹，一适柳子玉之子，一适程子才，而世传小妹嫁给秦淮海为妻，实为无稽之谈。这种"世传"有文献可征始作俑者，为《东坡问答录·坡妹与夫来往歌诗》。其所录歌诗七首中有六首一字不差地被采入小说。被采入小说的，还有《诚斋杂记》卷下、《两山墨谈》卷八关于东坡多须髯，与妹额颇高凸而互相戏谑的联句。至于苏小妹三难新郎的一首绝句、一首诗与一副对子，则属小说作者的自创。

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固有观念中，这篇小说着意突出颂扬胜过男子的苏小妹的杰出才能。作者写她的聪明绝世无双，闻一知二，问十答十，连以"大才子"著称于世的苏轼，读了她的诗也大惊："吾妹敏悟，吾所不及！若为男子，官位必远胜于我矣！"作者写苏小妹就是要为女子鸣不平，如作品的开场诗所指出的："聪明男子做公卿，女子聪明不出身。若许裙钗应科举，女儿那见逊公卿。"

封建婚姻弊病之一，是讲究门第等级或郎才女貌，而作者执意要创作一个聪明女子，嫁着一个聪明丈夫，一唱一和，遂变出若干的话文，来惊世骇俗。不论是门第等级高至宰相的王安石之子，还是慕名来求亲的才子，苏小妹一律以文取人，最后选中文章作得最好的秦少游，愿与他成婚。双双拜堂之后，还要秦少游答对三道题方得进房。这种处处以才学作为婚配的主要条件，显然是反映了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婚姻标准和理想。秦少游所追求的显然也不是美女，而是才女。这种婚姻观，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制度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从人物形象塑造上来看，作者不是把才女同时写成美女，而是写出其"容貌不扬"，这倒打破了写好人全好的绝对化的典型观，显得更加富有真实性。对于苏小妹的杰出才能，作者也不只是强调她的天赋，而是写出了她的成长过程，以及家乡、家庭环境的薰陶。这就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使主人公既非凡，而又一点也未神化。

明万历末年小说传奇合刊本有《女翰林》一篇，内容与本篇相同，但文字出入较大。其中苏小妹与秦少游婚后第二天猜谜的一段描写，为小说所无。清初李玉据小说改编的《眉山秀》传奇，颇有影响，被推崇为"雅丽工练，尤非明季诸子可及。" (周中明)

Su Xiaoqing

《苏小卿》　宋代传奇小说。《永乐大典》卷二千四百零五引《醉翁谈录》，下注"烟花奇遇"四字，似为说话人备用的底本，但不见于罗烨或金盈之的《醉翁谈录》。

本文叙闾江知县苏寺丞之女小卿，与郡吏双渐相恋。小卿教双渐解职归家，潜心学业，等取得功名后再来求婚。两年后双渐功名成就，回县访小卿不遇，追踪至扬州，小卿已父母双亡，沦落为娼。双渐于妓院巧遇小卿，重寻旧好。小卿又嫁薛司理。后双渐任满回京，舟泊豫章城下，忽见一画舸亦系垂柳之下，小卿在舟中弹琵琶歌唱，双渐作歌挑之。小卿知是双渐，亦作歌为答，因偕双渐潜逃。二人先往京师候选，注授显职，后得偕老。此篇语言浅俗，情节很多疏漏，似有脱误。如闾江当为庐江之讹，小卿于扬州遇见双渐后，忽又嫁与薛司理，显得突兀。又如双渐至扬州时本无官职，而后又谓任满归京，官吏送至邮亭送别，前后脱节。

宋代有两个双渐。一为北宋人，见曾巩《元丰类稿》、张耒《明道杂志》等书。无为军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为职方郎，知同州。据曾巩《双君夫人邢氏墓志铭》，双渐之妻为陈氏，显与苏小卿无关。一为南宋人，朱熹门人，曾为县令(据《霞外攟屑》卷九《小栖霞说稗》考证)。双渐小卿故事流传于南宋之后，以作赚词著名的张五牛曾编为《双渐小卿怨》诸宫调，元代歌妓赵真真、杨玉娥还能演唱(《青楼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则称为《双渐豫章城》。《水浒传》第五十一回讲到白秀英说唱《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话本，"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宋元戏文有《苏小卿月夜泛茶船》，金院本有《调双渐》，元杂剧有王实甫的《苏小卿双渐贩茶船》(仅存一折)、无名氏的《豫章城人月两团圆》(已佚)。散曲中亦常有咏及，如侯正卿《黄钟醉花阴》套曲："他待做临川县令，俺不做庐州小卿。"情节与小说稍有

不同，小卿所嫁者为茶商冯魁而非薛司理。又有金山寺题诗一节，据明人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卷七所载，小卿有“新诗写记金山寺，高挂云帆上豫章”之句。明代传奇有无名氏《三生记》及《茶船记》(《远山堂曲品》)，均演苏小卿故事。清李玉又有《千里舟》传奇，剧情更为曲折，谓苏卿因覆舟为苏媪所救，强迫为娼，适遇双渐，为之耗资五万金。苏媪以苏卿卖与茶商冯奎为妾，双渐乘船追赶，得神力相助，一昼夜舟行千里，故名《千里舟》。原剧失传，本事见《曲海总目提要》卷十八。今地方戏中仍有此剧目，如山东五音戏有《双生赶船》一出。《石点头》第二卷《卢梦仙江上寻妻》，叙卢梦仙、李妙惠夫妻重圆故事，中间袭用苏小卿金山寺题诗的情节，诗句也基本照抄，但小说的整体构思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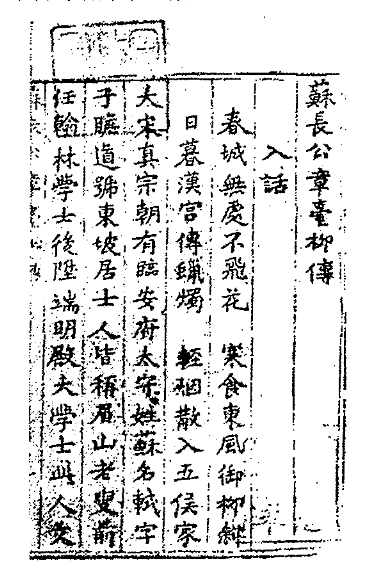
苏小卿故事源远流长，影响极广，又几经演变。《永乐大典》所保存的佚文，还接近宋代作品的原貌，很可珍贵。文体近似通俗小说，而又缀以许多诗歌和骈偶句，于此可见传奇文与话本的错综关系。

（程毅中）

Su Zhanggong Zhang Tailiu Zhuan

《苏长公章台柳传》 宋代话本。《宝文堂书目》著录，作《失记章台柳》，《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举小说的传奇类亦著录《章台柳》一种，或即此本。作者不详。篇中称宋朝为“大宋”，杭州为“临安”，显系宋人口吻。所言及“花冠褙子”，《西湖老人繁胜录》有记载，当为宋代行首服饰。据此，本篇可断为宋人作品。

篇叙临安太守苏轼醉中乘兴欲娶妓女章台柳，随即忘却。一年后，柳嫁与画工李从善为妻。一日，苏轼忽忆前言，遣人访之。柳遂答诗一首，以示专一于从善。篇幅甚短，情节单薄，语言通俗而稚拙，似为宋元话本中早期之作。


蘇長公章臺柳傳
入話
春城無處不飛花　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　輕烟散入五侯家
大宋真宗朝有臨安府太守姓蘇名軾字
子瞻道號東坡居士人皆稱眉山老叟前
任翰林學士後陞端明殿大學士與人交

明刻本《苏长公章台柳传》书影

本篇故事似套用唐许尧佐《柳氏传》中部分情节而成，但不仅人物已由韩翃易为苏轼，且情节亦出入甚大。其入话转录韩翃《寒食》诗，许作中韩翃《章台柳》一诗亦被袭用，但有所改动，且作者被易为苏轼。后半部与《豳史》卷上《杜舍人牧湖州》相类，但原为杜牧事。故本篇当为参此二文衍托于苏轼虚构而成。许尧佐《柳氏传》后半部主要叙韩翃妻柳氏为蕃将沙吒利所劫，侠士许俊复为韩夺回的故事。宋以后戏曲，凡以章台柳命名者，均演此事。故《宝文堂书目》和《醉翁谈录》所录话本是否即为此篇，尚难定案。

（郑天刚）

Su Zhixian Luoshan Zaihe

《苏知县罗衫再合》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十一。入话叙李宏于杭州秋江亭见《西江月》题词，道酒、色、财、气的害处，李生即和它一首，道酒、色、财、气的好处，随即化作四女子入梦相争。与《警世奇观》第一帙《秋江梦李宏招四友　妒相争惊醒南柯人》为同一故事。正文系从《苏知县报冤》唱本改编，叙明代永乐年间私商徐能为财色二字惹出大祸，被害的苏知县夫妇悲欢离合，做了锦片一场佳话。本事出《原化记》，《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一引。《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二《陈义郎》和卷一百二十八《李文敏》及《青琐高议后集》卷四《卜起传》，都有类似的记载。

本篇情节颇为曲折复杂，写苏云乘船去浙江兰溪就任知县途中，惯做私商的徐能等人，为了夺取他携带的财物和美貌的夫人，便杀死其家人，将苏云捆绑抛入湖中。幸而徐能的弟弟徐用放苏云的夫人逃走。在逃难途中苏云妻生一儿子，穿罗衫遗弃在路上，又恰被追赶他的徐能领为养子，后读书考中进士，当了御史。苏云也早被人从湖中救起。妻子为夫报仇告状，又恰好告到她当了御史的儿子手里。最后徐能等凶手受到惩罚，苏云夫妇以罗衫相合，全家团圆。全篇情节的发展，充分利用了偶然性，极富民间说唱固有的故事性强的特色。

元代张国宾作有《合汗衫》杂剧，系根据《原化记》所载崔尉事改编，与本篇关目相近。《茶香室丛抄》引《干𦠆子》血污衫事及《闻奇录》所记天净沙汗衫事，均相类。清初刘方作的《白罗衫》(又名《罗衫记》)传奇，系根据小说改编，姓名事迹大致与小说相符。

（周中明）

Suzhou Fanhuameng

《苏州繁华梦》 清代小说。二卷十八回。题天梦著。天梦，清末荆江人，另著有《官场离婚案》、《新官场风流案》。其真实姓名及生平事迹不详。宣统三年(1911)上海改良小说本。首著者自序及冷心肠人序。

小说叙正月间江茀同、步小云等流氓调戏到玄妙观烧香的姑娘王桂香。步小云后诱骗王桂香上钩，并把她卖到上海为娼。江茀同与伍府小老婆刘大宝私通，两人窃物而逃，因被追缉，避进尼庵。时久，大宝渐见疏远，乃暗地结识豆芽阿六、青菜老三，此两人某晚见茀同与大宝龃龉，乃斩死茀同。案发，三人遭发落。又有陈云走从日本回国，与女学生方小香举行文明结婚。新婚之夜贪吃春药，抬至医院，一周方愈。小热昏闻之，乃编作山歌卖唱。步小云见张喜娘生得可爱，与之调情，正欲在小小洞天成其好事，被一队流氓闻声打进，好在有人认识步小云才得幸免。正是这一伙鸡鸣狗盗之徒，竟

然参加了议员竞选被当选。步小云、陈云走终因劣迹多端，被藩台查访后斥革。不久陈云走暴病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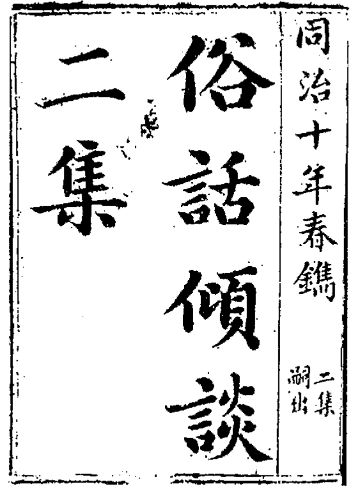
全书描绘了一个世风沦丧、人情堕落的所谓繁华景象，恰是清末封建王朝崩溃前夕的真实写照。小说以一年时令为序，用苏州方言将故事穿插描述，贯串前后，笔法灵活，情景描写亦较有特色。

（吴　双）

Suhua Qingtan

《俗话倾谈》　清代小说集。有初集和二集。邵彬儒撰。广东华玉堂藏板本初集首有自序，未署名，惟正文卷下题署"博陵纪棠氏评辑"，而光绪二十九年(1903)文裕堂排印本(初、二合集)自序末题"岭南布衣纪棠邵彬儒书于觉世社"，知邵彬儒，字纪棠，广东四会县人，以说书为业，尚著有小说《谏果回甘》、《吉祥花》等。初集有两种版本，一是同治九年(1870)广东坊刊本，二卷十一则。上卷为《横纹柴》、《七亩肥田》，下卷为《邱琼山》、《积福儿郎》、《闪山风》、《九魔托世》、《饥荒诗》、《瓜棚遇鬼》、《鬼怕孝心人》、《张阎王》、《修整烂命》。二是广东华玉堂本(刊刻年代不详)，四卷十则。其一、二卷相当于前者的上卷，三、四卷相当于前者的下卷，但缺《修整烂命》一则。二集有同治十年刊本，未题牌记，但每半叶的行款、字数与广东华玉堂藏板本相同，评语及夹注亦同，似出自华玉堂。二集亦分上下卷共七则。上卷为《骨肉试真情》、《泼妇》、《生魂游地狱》、《借火食烟》，下卷为《好秀才》、《砒霜钵》、《茅寮训子》。光绪二十九年文裕堂将初、二集合为一部排印，分为四卷，书名仍题《俗话倾谈》。

此集各篇大多采自明清传闻逸事，作者用浅近文言编述，大旨是劝善惩恶，讲说因果报应，但通俗易晓。据作者自序说："或有谈及因果报应，则有听有不听焉，且有抽身而去者矣。非言语不通，实事情未得听也。惟讲得有趣，方能入人耳动人心，而留人余步矣。善打鼓者，多打鼓也。善讲古者，须谈别致，讲得深奥，妇孺难知。惟以俗情俗语之，说通之，而人皆易晓矣，且津津有味矣。"然此集仍有笔记野史的痕迹，如初集卷下的《饥荒诗》，主要篇幅是两首七律，毫无故事性。



清同治十年刻本《俗话倾谈》封面

（石昌渝）

sujiang

俗讲　说唱文学体裁。一般称作讲唱文或讲经文，系僧人对佛经所作的通俗讲解，如《温室经讲唱押座文》、《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但也可用其他名称，如《文殊问疾》(第一卷)、《维摩碎金》、《双恩记》等。俗讲的名称见于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段安节《乐府杂录》及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等书。俗讲盛行于唐元和至会昌年间(806～846)，最著名的俗讲僧是文溆(一作文淑)。俗讲僧演说佛经，面向世俗群众，由主讲法师讲解，帮唱者都讲唱经文。

俗讲经文有一定的格式，一般在讲经之前有押座文，正文在引唱一段佛经原文之后，有散文体的讲解词和韵文体的诗赞。所谓散文，实际上多数是骈文，诗赞也有许多不同的格律。有的研究者把说唱佛经故事的变文也称为俗讲，或者把俗讲归纳入变文。但俗讲只限于僧人演唱佛经，与世俗艺人也能演唱的变文(主要是历史故事)略有不同。俗讲流行于唐五代，而讲经文的实物则在19世纪末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才引起学者的注意。俗讲至宋代演变为说经、说诨经，对明清的宝卷也有显著的影响。

（程毅中）

Sushuo

《俗说》　南朝梁逸事小说集。沈约撰，或作刘峻撰。《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著录为三卷，沈约撰。附注"梁五卷"。又小说家类《世说》刘孝标(峻)注下附注："梁有《俗说》一卷，亡。"沈约五卷本大概隋唐时已亡佚二卷，唐以后遂渐渐散佚，现仅散见于《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类书。鲁迅《古小说钩沉》从各种类书中辑得五十余则，未著撰人，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讲到《俗说》三卷时，又定为沈约所撰。

从现存佚文来看，《俗说》大约是与《世说新语》相仿的一部书，篇幅短小精悍，所记也主要是南朝文人士大夫的一些奇遇逸事。在这些零星残简中，有记载士人奇异行为的，像记谢万"白纶巾鹤氅裘履"见简文帝，刘真长家贫织芒履不看射箭、桓石虎拔虎身上箭、诸葛郎与马竞走夺布等；也有讽刺人愚蠢和妒忌的，如车武子以其妻兄共眠诱其妻持刀来刃一则，荀介子妻妒桓客而下逐客令一则，颜延年以藿蘘讽刺何承天腹中空一则；还有赞扬人的品格操守与风度的，如王僧敬神明俊彻一则、谢仁祖妾阿妃终身不与谢县言一则、南郡主见李势女弃妒心一则。这些故事基本上是依照南朝文人的好恶来记述，它崇尚自然、清高与个性，褒扬士人的独立特行与才华出众，而贬斥愚笨、妒忌、自作聪明和装腔作势。

与南朝的笔记小说一样，它的语言精炼，叙事简略，但十分注意在关键的一两句话中画龙点睛，显示出人的个性特征和故事的精义所在，像顾恺之为人画扇作嵇阮不点眼睛一则，末了一句"点眼睛便欲能语"正像这句话本身一样，一下子便点明了顾恺之画技之高

超和他的自负；又如王孝伯起事王东亭殊忧惧一则，王东亭准备了毒药，在桥头让俞翼一见人马就给他，但当有行人乘马来，俞翼进药酒时，他却说"汝更看，定非官人"，又埋怨"汝几杀我！"这两句话巧妙地暗示了王其实怕死，不过装模作样的心理。此外，在对话中采用的大量口语，如"何至须阿堵物"、"阿子，我见汝犹怜，何况老奴"、"正是我家阿瞻"、"戇子敢尔"、"取节来"等，更增添了小说语言的趣味性和真实性，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起了一定作用，对后世小说尤其是笔记小说有很大影响。（戴　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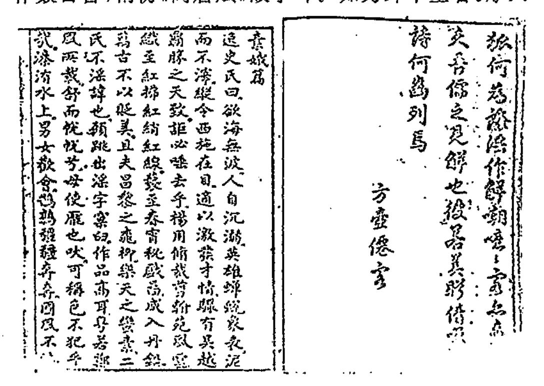
Sushuo

《俗说》　南朝梁刘峻撰。《隋书·经籍志》小说类《世说》刘孝标注本下附注："梁有《俗说》一卷，亡。"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小说类著录刘孝标《俗说》一种，无卷数，不知是不是《隋志》所说的那种。清马国翰辑《俗说》，以为刘峻所著。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佚文五十二条，未著撰人，但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却以佚文归属沈约。马国翰、鲁迅虽将佚文判给不同的作者，却都不曾提出确切证明。程毅中《古小说简目》根据《隋志》小说类和杂家类两处不同的著录，认为刘峻和沈约各著有一部《俗说》，仍从鲁迅，将佚文置于沈约名下。

（戴　燕）

Su'e Pian

《素娥篇》　明代小说。不分回。不题撰人。万历间刻本。首方壶仙客《刻逸史素娥篇序》，内称"予过郧华生卒业，骤疑此身落在巫山雨云中。遂抽笔为之，咄咄作数百言，稍仿《高唐赋》故事耳。"知为郧华生著。序又



明万历刻本《素娥篇》方壶仙客序

称："当吾世而有郧华之生，八斗之裔。"徐朔方据此认为："可见作者姓曹。我推测作者就是金坛曹大章（1521～1575）。他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会试第一，以第二名进士及第，授官翰林院编修……他在罢官后正可以称为逸史氏。他曾为文徵明写本《娄江尚泉魏良辅南词引正》作跋文，同《素娥篇序》'喜为传奇'相合……作序的方壶仙客很可能是张祥鸢（1520～1586）的化名。他有《华阳洞稿》。"可备一说。原书为王际真珍藏，今归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

篇叙唐武三思嬖姬素娥，乃花月之妖，结为一灵，而托胎于人间。生时有百花之香，冉冉自空中飘至，馥郁溢室。襁褓中，莹彻如广寒玉蟾，目光逼人。而武三思群姬若队，诸姬中桃姬善词，桂娥喜吹，兰姬善奕，复有小桃、佛奴等专宠，素娥不为之奇；加之群姬欲抑而掩之，竟难近三思身。素娥遂愤愤郁抑，情思无聊，见杨花乱飘，蝴蝶双飞，故作《春风荡》一诗题壁，自叹取宠无捷径。众姬愈妒，唤传侍女揭去，不使武三思见。不意天与其会，人与其缘，三思游园，题诗于木兰亭上："青风红紫俨成行，满院梨花妒海棠。细数丛中谁第一，恐闲飞燕在昭阳。"素娥闻诗，潜窥其意，渐渐移身近之，与三思一拍即合。此后诸姬退房，素娥专宠。两情琴瑟，如胶似膝，卜日卜夜，纵情恣淫，遂演出四十三势。篇中每势附图，并以四字名之，如"掌上轻盈"等，配以图解，后缀诗词。图与文字在版式上各占一半位置。四十三势演罢，忽狄梁公排其户而造其室，因稔闻素娥殊色，再三请出之。而素娥倏忽不知所在，俄闻壁间出语："吾乃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不敢见。"三思听罢，大骇。素娥既泄露本来面目，乃改容易服，玄冠羽衣，自言与君尘缘已断，君亦有道骨，久恋人间，沉迷苦海有何趣味，不若同往终南山修炼云。

这是一部以文字配以图刻，艺术形式较为特殊的小说。作者曾谓："亵至春宵秘戏图，咸入丹铅，万古不以贬美。"故此书所收图，猥亵不堪入目，而文字却非全然刻露。综观全篇，实为在淫风日炽的影响下，晚明小说创作逆流中泛起的一个浪花，旨在宣淫，而又裹上一层苍白虚幻的外衣，篇末至终南山修道云云，就起了障眼法的作用。全篇据《甘泽谣》之《素娥篇》敷衍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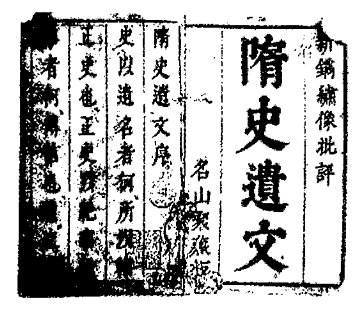
（刘　辉）

Suishi Yiwen

《隋史遗文》　明代小说。十二卷六十回。袁于令撰。

小说取材于有隋一代至大唐统一这一段历史，书中所描写的不少人物和事件大都可以在隋、唐两代的历史中找到依据，但情节上有大量虚构。袁于令在《序》中开宗明义地讲到他的改编和创作原则："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纪逸，纪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传奇者贵幻。"小说虽名为《隋史遗文》，但并没有将隋炀帝和李世民当作主角，而是把秦琼当作贯穿始终的主要英雄人物。为此有人把《隋史遗文》称作"秦叔宝演义"。以一个英雄人物为中心来展开故事，这说明小说的作者已将塑造人物形象当作首要的任务，标志着小说意识进一步增强。

《隋史遗文》展现了隋末大动乱的历史画卷，较全面地揭露了隋炀帝的罪恶：他弑父杀兄，霸占父妃，好大喜功，两次征高丽，劳民伤财，残民以逞。为了自己的享乐，他大兴土木，起东都、筑西苑、修运河、造龙舟，对



明刻本《隋史遗文》序

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再加贪官污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人民忍无可忍，士兵纷纷逃亡，无数百姓啸聚山林，举起了反隋的义旗，形成声势浩大的隋末农民大起义。《隋史遗文》的作者，同情人民的疾苦，屡次说明“造反”是迫不得已而求活路的办法。小说对隋末的大动乱及其产生原因，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善于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动作、神态来刻画人物性格，如程咬金一出场，先声夺人，劫皇粮不仅留下自己的姓名，而且在为秦母祝寿时为解脱友朋甘愿自首，豪放直率；主人公秦琼更是写得绘声绘色。当然，这并非都出于袁于令一人创造，而是世代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劳动的结晶。事实上，《隋史遗文》就残存着话本的痕迹，如每回开头不仅有议论，而且还列举一两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为引首，就是袭自话本的楔子。

《隋史遗文》在“说唐”系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写得最精彩的前六十回，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文字是直接抄自《隋史遗文》。

今有明崇祯名山聚本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校点整理本。

（刘文忠）

Suishu Jingji Zhi

《隋书·经籍志》 《隋书》中的一篇。唐魏徵等撰。记载隋代以前的书目，其中子部小说类著录了《燕丹子》、《杂语》、《郭子》、《杂对语》、《要用语对》、《文对》、《琐语》、《笑林》、《笑苑》、《解颐》、《世说》（二种）、《小说》（二种）、《迩说》、《辩林》（二种）、《琼林》、《古今艺术》、《杂书抄》、《座右方》、《座右法》、《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等二十五种古代小说，并在附注中列举了《青史子》、《宋玉子》、《群英论》、《语林》等四种当时已经亡佚的作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燕丹子》、《世说》（即《世说新语》）两种，是比较成熟的小说作品，但其余的书都已散佚，从书名上看内容很杂，有的似乎并非叙事性作品。作者所撰小序基本上承袭《汉书·艺文志》的观点，把小说和采诗“以知风俗”的活动相比拟，更强调小说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史料。 （程毅中）

Sui-Tang Jiahua

《隋唐嘉话》 唐代笔记小说集。三卷。刘餗撰。此书多异称。《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刘餗《隋唐嘉话》一卷，又著录刘餗《小说》三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隋唐佳话》一卷，列在刘餗所撰《传记》与《小说》之间。《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此书，似以此书为伪作。按刘餗为史学家刘知幾之子，附新、旧《唐书·刘子玄传》，内称著有《国朝传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时重出，杂传记类有《国朝传记》三卷，小说家类有刘餗《传记》三卷，原注：“一作《国史异纂》。”《传记》当为《国朝传记》的简称。李肇《国史补》序曰：“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即此书。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引此书亦作刘餗《传记》。而《资治通鉴考异》引刘餗《小说》若干条，《诗话总龟》引《小说旧闻》若干条，均见于此书，然则《小说》一名或为宋代重刻此书时依据李肇所言而改题之名。宋元著作引此书时，名称不一。《太平御览》引作《国朝传记》与《国朝杂记》；《太平广记》引作《国史异纂》与《国朝杂记》，另有《传记》一种；所引条文惟《苏威》一条见于今本《隋唐嘉话》，其余则分别为《大唐传载》与裴铏《传奇》之文；《唐语林》原序目所引之书有《国朝传记》；《类说》与《绀珠集》中均收有《传记》、《国史异纂》与《隋唐嘉话》三书；《说郛》（张宗祥辑明抄本）亦收有《国史异纂》与《隋唐嘉话》，又有刘餗《传载》一种，则为《传记》之误。总之，诸书之名虽纷纭不一，但其中条文大抵皆见于今本《隋唐嘉话》。看来此书原名《国朝传记》，又名《国史异纂》，《国朝杂记》、《国史纂异》云云乃讹写；《传记》则为《国朝传记》之简称；《小说》、《小说旧闻》之名或自李肇《国史补》序提及而拟成；《隋唐嘉话》之名似出现于北宋时，疑为坊贾重拟。盖“国朝”、“国史”之称，已不合事实，《传记》一名易与《传载》、《传奇》混淆，《小说》一名颇浮泛，且易与南北朝时殷芸《小说》相混（如袁州本《郡斋读书志》即误以殷芸本题刘餗撰），而《隋唐嘉话》一名则颇切合书中内容，见题可知其义，易为人接受，故此书终以《隋唐嘉话》一名通行后世。

此书约作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记载自隋（589～618）至唐玄宗开元（713～741）年间之逸闻。以唐太宗时之事居多，少数几条则记南北朝事。所记大体真实可信。许多条目曾为《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所采用。其记事经常采择人物言行片断，语言简洁，可看出受《世说新语》之影响。此书对其后记历史见闻的笔记小说有重大影响。《大唐新语》等书大量采择此书文字，《国史补》则为接续此书之作。内如薛道衡作《人日》诗、薛道衡因“空梁落燕泥”句而遭隋炀帝杀害、宋之问赋诗夺袍等事，均为后人熟知的文坛掌故。有关北齐代面舞、隋末踏摇娘的记载，则为戏曲史的宝贵资料。所记隋唐之际人物事迹，常为后世小说所取材。如单雄信追击李元吉事，袁于令《隋史遗文》第五十六回、褚人获《隋唐演义》第五十七回、《说唐》第五十回均据此，并改被逐者为秦王李世民。李勣割股啖单雄信事、尉迟敬德夺李元吉槊事，《隋唐演义》第六十回、六十四回分别铺演之。

今通行之《隋唐嘉话》有一卷本与三卷本之别。《历代小史》、《说郛》、《唐人说荟》等本均一卷，有删略。《顾氏文房小说》本据宋版重雕，分三卷。《稽古堂丛刻》本与顾氏本大致相同，似出一源。古典文学出版社曾据《顾氏文房小说》本排印（1957）。中华书局出版程毅中点校本（1979），此本改正旧本脱误，并辑录佚文十余条，最为完善。（周勋初　严　杰）

Sui-Tang Liang Chao Zhizhuan

《隋唐两朝志传》　明代小说。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一名《隋唐志传通俗演义》。日本尊经阁文库藏万历四十七年姑苏龚绍山刊本，全称《镌杨升庵批评隋唐两朝志传》。书鼎《隋唐志传》。题：东原贯中罗本编辑，西蜀升庵杨慎批评。十二卷后有长方木记，题一百十三字，末署：万历已未（1619）岁季秋既望金阊书林龚绍山绣梓。首杨慎序，颇空泛。次林瀚序，谓唐代演义欠缺，于京师获得此本，审为罗氏原本，因遍阅隋唐诸书编为十二卷。则此本乃林瀚所重编者。林瀚，字亨大，号泉山，闽县人，成化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四雪草堂本《隋唐演义》褚人获自序云："《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所言差为近理。叙隋末及唐一代事，至僖宗乾符五年止。据今人考证，《大唐秦王词话》系诸圣邻据罗贯中《小秦王词话》重订。则罗氏原本应为词话体，并以李世民为中心人物。林瀚重编此书，大量采入流行于民间的戏曲、词话中的传说故事，不仅使李世民的形象趋于神化，更丰富了众多的英雄形象，改变了此前有关隋唐的历史演义的格调，开始了向英雄传奇小说的过渡。本书用九十一回的分量写隋败唐兴二十几年的历史，用三十一回的篇幅反映贞观以后两百多年的历史，如褚序提出的"补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繁简失当，虎头蛇尾。（吴　敢）



明万历刻本
《隋唐志传》插图

Sui-Tang Yanyi

《隋唐演义》　清代小说。二十卷一百回。褚人获撰。存四雪草堂原刊本，首有康熙乙亥（三十四年）褚人获自序。

《隋唐演义》是在前人演述隋唐历史的讲史、杂传及各种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编撰成书的。褚人获自序说："《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然始于隋宫剪采，则前多阙略，厥后补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观者犹有议焉。昔箨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极之穷幽仙证，而已竟其局。其间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汇成一集，颇改旧观。"所谓"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的《隋唐演义》，指的是题"东原贯中罗本编辑"、"西蜀升庵 杨慎批评"的《隋唐两朝志传》，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此书林瀚序称："《三国志》罗贯中所编，《水浒传》则钱塘施耐庵集成，二书并行世远矣，逸士无不观之。唯唐一代阙焉，未有以传，予每憾焉。前岁偶寓京师，访有此作，求而阅之，始知实亦罗氏原本。因于暇日遍阅隋唐书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于风化者悉编为一十二卷，名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然林瀚序实为伪托，《隋唐两朝志传》是在传为罗贯中所作《大唐秦王词话》的基础上参考了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写成的。（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三"明清部二"）。《大唐秦王词话》是接近平话的本子，记李唐开国事，以秦王李世民事为主，编入民间传说较多，粗糙朴拙却不失活泼。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因袭了《大唐秦王词话》的规模间架，依傍朱熹《通鉴纲目》剔除了原书大量民间传说成分，既非历史，又非文学，不雅不俗。《隋唐两朝志传》有鉴于此，较多保留原书的民间传说，但第九十二回以后写高宗以下十余朝三百年间事则潦草缀补，即褚人获批评"厥后补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者。此后叙写隋唐之际历史的有齐东野人的《隋炀帝艳史》（即《艳史》）和袁于令的《隋史遗文》（即《遗文》）。《隋炀帝艳史》组织《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诸文材料，对于隋炀帝的放荡的一生进行了细腻而冶艳的描写。《隋史遗文》取材于隋唐历史，却把秦叔宝等一类起于江湖的乱世英雄放在中心的位置，较明显地受《水浒传》的影响。褚人获编撰《隋唐演义》，乃将《隋唐两朝志传》、《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三书剪裁合而成之。第四十七回以前记隋朝事，主要抄自《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前十八回文字完全由《隋史遗文》移入。第十九回、二十回叙隋炀帝与宣华夫人一段，则从《隋炀帝艳史》第五、六、七回文字移入。第二十回炀帝与杨素钓鱼的一场，则又抄自《隋炀帝艳史》第六回。第二十一回至二十五回，基本上抄自《隋史遗文》第二十七回至三十三回。以下至第四十七回文字，大都可以从两书中找到出处。褚人获在编排时为使情节连贯和文意畅达，在文字上作了少量的增删和补缀。唐朝部分，据《隋唐两朝志传》而有较多删改，褚人获说此中编入了唐代卢肇所撰《逸史》，然《逸史》已佚，不复可考。不过唐朝部分突



清刻本《隋唐演义》插图

出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其篇幅超过了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记叙，很可能据《逸史》或据传说加以创作，使得唐明皇与隋炀帝成为全书中前后呼应的两个主要人物。第一百回有云："上皇与杨妃，原因宿世有缘，所以今生会合，其他诸人，或承宠幸，或被诛戮，当亦各有宿因，事非偶然，此系仙翁所言，见之《逸史》。今编述于《演义》之末，完结隋炀帝、唐明皇两朝天子的事，好教看官们明白这些前因后果。"道出了《隋唐演义》编订的本旨。

《隋唐演义》全书起自隋文帝起兵伐陈，终于唐明皇还都而死，记叙隋唐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叙次情节以隋炀帝和唐明皇为详，间插隋末秦叔宝等乱世英雄传奇。篇末鸿都道士结证隋唐因果：隋炀帝前生为终南山一个怪鼠，朱贵儿前生为元始孔升真人，因宿缘而得相聚；后来朱贵儿转生为唐明皇，隋炀帝则转生为杨贵妃。炀帝杀逆淫暴，赦以白练系颈自死，罚为女身，仍转姓杨氏，又恃宠造孽，与朱贵儿后身完结孽缘后，仍以白练系死。作者称这个因果轮回的两世姻缘之说是全书之始终关目，但实不相称。书中所叙秦叔宝、单雄信、尉迟敬德等与秦王李世民的故事，武则天改国号称尊诸事，情节篇幅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均不能纳入此因果轮回框架。小说第一部分写隋炀帝时对朱贵儿着墨很少，仅宇文化及谋逆一段写贵儿骂贼比较有生色，就小说情节的分量和地位而言，隋炀帝与朱贵儿不能同唐明皇与杨贵妃相提并论。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实际情况之不完全相符，不能不与作者拼合几部作品的编订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小说对以杨广和李隆基为代表的两代封建统治王朝的生活描写，宫廷之骄奢糜烂、醉生梦死、争权夺宠、尔虞我诈，相当广阔细致。而对人民带来的苦难，如开凿运河、征召绣女，读来令人切齿，有着不可替代的形象认识价值。故事曲折有致，行文通晓流畅，在整个隋唐故事系列的小说中，《隋唐演义》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部。 （石昌渝）

Suiyangdi Yanshi

《隋炀帝艳史》 明代小说。八卷四十回。又名《风流天子传》。全称《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题"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作者真实姓名不可考。鲁迅认为是冯梦龙所撰，不知何据。

何以书名"艳史"？《凡例》解释说："炀帝为千古风流天子，其一举一动，无非娱耳悦目，为人艳羡之事，故名其篇曰《艳史》。"笑痴子《序》中又说："有惊而称艳，喜而称艳，异而称艳、犹有妒而称艳者。"小说着重描写隋炀帝杨广一生的风流艳事。杨广为皇后独孤氏所生，作太子时，在大臣越国公杨素支持下，唆使隋文帝废黜太子杨勇，谋夺太子之位。杨广调戏庶母宣华夫人，气死父皇，继承了皇位，并迫使宣华做了他的妃子。成为皇帝后，在东京洛阳大兴土木之工，修筑三山五湖十六院，选三百二十名民间美女充作宫妃。巡幸江都，三十里一宫，五十里一馆，一路上乘御女车行幸宫女，恣心而为。因"只图儿日宴游期"，开运河，死亡丁夫三百万人。他游幸扬州时，逼迫江淮百姓造大龙舟十只、中龙舟五百只、杂船一万只，并从吴越选取美女一千，充作殿脚女，备极奢侈。又建迷宫，选幼女三千，任意行幸，逞淫纵欲，日夜为欢。在位十三年，佞臣巧宦，逢迎作恶，致使民不聊生，干戈四起。最后被迫自缢而死，"遗臭漫留万世"。



明刻本《隋炀帝艳史》插图

《隋炀帝艳史》描写杨广的淫欲逸乐生活，既写他是一位风流天子，又表现他是一位有情欲的才子。作者在揭露中有肯定有欣赏。虽是一部历史演义，却兼有人情小说的一些特点。写杨广钟情于宣华，着笔不在批判其乱伦之羞，而是肯定杨广对宣华的一派钟情。当杨广钟情宣华时，宣华知道"名分攸关"，严词拒绝。杨广继位后，着内使给宣华送去五彩同心结，宣华"知炀帝情不能忘，心下转又怏怏不乐，也不来取结子，也不谢恩"，表现了宣华的矛盾心理。由于宫人和内使再三劝慰，宣华无可奈何，才勉强"谢恩"。炀帝来到宣华宫中再三表示"倾慕之情"，"细细温存，全不以威势相加"，宣华"自料势不能免"，才"情亦稍动"，遂做了炀帝的宠妃。小说描写细腻生动。《隋炀帝艳史》在《金瓶梅》之后，《红楼梦》之前，写杨广淫欲放荡的一生，虽然采撷了"正史"及《迷楼记》、《海山记》、《开河记》等作品为素材，但不是拼凑，而是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再创作。对此郑振铎曾给予较高评价，他说："《隋炀帝艳史》是紧跟《金瓶梅》之后

的，所写的不是一个破落户，却是一个放荡的皇帝的一生。组织了《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诸文，而加以很细腻、很妖艳的描写，确是一部杰作。她影响于后来的小说很大。褚人获的《隋唐演义》，前半部便全窃之于《艳史》。《红楼梦》的描写、结构，也显然受有《艳史》的启示。《艳史》出版于崇祯间……确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大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明刻本《隋炀帝艳史》插图

《隋炀帝艳史》作者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抱有总结隋朝兴亡教训的意图。《凡例》云：“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人心世道为贵。《艳史》虽穷极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刺规谏之意。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则兹编之为殷鉴，有裨于风化者岂鲜哉！方之宣淫等书，不啻天壤。”《隋炀帝艳史》大量的诗词，直接表明了作者对杨广及其周围佞臣的暴露、批判与总结历史，取得鉴戒的宗旨，立意虽明，但缺少蓄积极久之郁愤。

《隋炀帝艳史》对炀帝的宫闱秽事，有的写得含蓄有分寸，有些地方则写得过露过艳，再加上一些鬼神迷信、因果报应的情节，整部作品显得“浮艳在肤，沉著不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今存明人瑞堂刻本及清刻本。（王汝梅）

Sun Guangxian

孙光宪（？～968） 五代文学家。字孟文，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境内）人。曾为陵州判官，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初，避地江陵，入荆南高季兴幕掌书记。历高从海、保融及继冲三世，主政事，累官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少监。宋平湖南，假道荆南，光宪劝高继冲献地降宋。宋授之为黄州刺史。乾德六年（968）卒。《宋史·荆南世家》与《十国春秋》有传。孙光宪勤学好著述，传世笔记小说《北梦琐言》，其他有《荆台集》三十卷、《巩湖编玩》三卷、《笔佣集》三卷、《橘斋集》二卷、《蚕书》二卷，均已佚。又撰《续通历》十卷，辑唐与五代事，宋初以其所纪颇失实，诏毁之。《花间集》曾录其词作。（周勋初 严杰）

Sun Kaidi

孙楷第（1898～1986） 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字子书。河北省沧县王寺镇人。早年在家乡读中小学，1922年考入北平高等师范（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在校学习期间，对训诂考据发生兴趣，并开始精研乾嘉学派的主要著作。1928年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1931年，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孙楷第开始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以毕生精力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著述。1931年9月，受北平图书馆委派，东渡日本访书。抗日战争期间，



他滞留于北平，日军强行接管北平图书馆后，他弃职家居。1942年，由陈垣介绍，到私立辅仁大学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授。1952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楷第治学范围较广，尤精于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他大量阅读了公私所藏古典小说，从版本目录入手，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所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可称是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从30年代到80年代，一再出版，成为研究古典小说必不可少的参考书。胡适曾说：“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原序）他对古代小说流变、本事出处的研究、考证，更有突出成就。其《小说旁证》一书草创于30年代，直到他临终前仍在修改增饰，足见其着力之深。

除小说外，孙楷第对于元曲史、楚辞与南北朝文学、敦煌学、史学等，均有研究。他的论文如《水浒传旧本考》、《三言二拍源流考》、《李笠翁与十二楼》、《关于儿女英雄传》、《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刘裕与士大夫》、《唐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唐宗室与李白》，都是卓有创见的专论。

除此以外，他还著有《元曲家考略》（1953上海上杂出版公司，1981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是园古今杂剧考》（1953上海上杂出版公司）；《戏曲小说书录解题》（1990人民文学出版社）；论文集《沧州集》（1965中华书局），《沧州后集》（1985中华书局）。

（杨镰）

Sun Pang Douzhi Yanyi

《孙庞斗志演义》 明代小说。二十卷二十目。又名《前七国志孙庞演义》。全称《新镌全像孙庞斗志演义》。题“吴门啸客述”，卷首有序，署“望古主人”。作者真实姓名已不可考。

多数研究者认为，《孙庞斗志演义》是据《七国春秋前集》改编而成。现存元刊平话五种中的《七国春秋》只存《后集》，《前集》未见。而从《孙庞斗志演义》中却可推

知《七国春秋前集》的内容梗概。《孙庞斗志演义》第二卷说:"原来这虎不是凡虎,就是鬼谷先生驾下神虎。"《七国春秋后集》"鬼谷下山"题下也说:"先生坐二虎车下山。"《孙庞斗志演义》写到的王敖(第四卷)、萧古达(第十四卷)和黄伯阳(第十九卷),不仅在《七国春秋后集》里一一出场,而且黄伯阳还是个主要人物,专与孙膑为敌。《孙庞斗志演义》叙到"孙子败庞涓于马陵山下,斩了庞涓,报了刖足之仇"结束。而《七国春秋后集》恰从这里叙起,二书相衔接。凡此,均可证《孙庞斗志演义》与《七国春秋前集》情节、内容相同。

《孙庞斗志演义》自潼关镇白起偷营,朱仙镇孙庞结义开始,到马陵道庞涓分尸,孙膑拂袖归云梦结束。孙膑系燕国驸马孙操之子,庞涓为魏国染坊庞衡之子,二人同去云梦山水帘洞鬼谷仙师处学艺,途中结拜为兄弟。孙膑待友诚实守信义,庞涓则虚伪奸诈。庞涓先出山,被魏国招为驸马,封武音君。孙、庞二人在宜梁城同见魏王,二人演武斗法,庞涓败阵。庞涓嫉妒孙膑,诬陷孙膑生心造反,孙膑遭刖足之刑。后孙膑在齐王支持下,联合韩国、燕国等,战败魏国,活捉庞涓,锁入囚车。孙膑写下檄文,邀秦、楚、燕、韩、赵、齐六国王侯,在毛头滩将庞涓剁为七块,各国把庞涓分尸,悬于国门之外,号令示众。功成之后孙膑急流勇退,归隐深山。全书歌颂孙膑有韬略,讲信义,谴责庞涓的狡猾奸诈。文笔活泼,但有些情节荒诞不经,结构也不甚严谨。

《孙庞斗志演义》对后世《前后七国志》、《鬼谷四友志》、《锋剑春秋》等同类题材的小说创作有直接的影响。有的就脱胎于此,实为一书。

今存明刻本。 (王汝梅)

suoyan

琐言 小说流派。始见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他把小说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琐言是其中的第四类,以记述人物的言论(包括辨对、嘲谑等)为主要内容。刘知幾指出:"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己,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并评论说:"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借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乃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笫,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刘 蕤)

suoyu

琐语 小说流派。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划分小说流派有三:杂事、异闻、琐语。琐语小说之属,著录五部:《博物志》、《述异记》、《酉阳杂俎》、《清异录》、《续博物志》。《小说家类存目》,又录三十五部,如《渔樵闲话》、《谐史》、《香奁四友传》等。 (刘 蕤)

Suoyu

《琐语》 南朝梁顾协撰。顾协(470~542),字正礼,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起家扬州议曹从事史,兼太学博士。举秀才,迁安成王国左常侍,兼廷尉史,又为临川王掌书记、西丰侯正德侍读。普通六年(525),正德受诏北讨,引为录事参军,掌书记。还,召拜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通事舍人。后守鸿胪卿。大同八年(542)卒,年七十三岁。谥温子。撰《异姓苑》五卷、《琐语》十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梁书》卷三十、《南史》卷六十二有传。

《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琐语》一卷,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两"唐志"不载,显然已亡佚。梁有十卷,隋仅一卷,至唐湮没无闻,足见当日并不很流行。唐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说:"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刘氏以此书为记录逸事之作大概可信。按《梁书》本传称:"协博极群书,于文字及禽兽草木尤称精详。"又《梁书·何思澄传》谓徐勉推荐顾协参与编撰大型类书《华林遍略》,《梁书·颜协传》谓顾协与颜协号称"二协",并以才学见称。这些史料也都证明顾协其人的确博通多闻,《琐语》一书想必内容广博,举凡朝廷政事、街谈巷语,乃至禽兽草木之类,或者都在记述之列。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引东方朔《琐语》疑汇入此(指《琐语》)十卷中",可备一说。 (许逸民)

T

Taiwan Waiji

《台湾外纪》　清代小说。三十卷。江日生撰。求无不获斋刊本，题“九闽珠浦东旭氏江日升识”，首有康熙甲申(1704)冬岷源陈祈永序及“郑氏世次”。另有大连图书馆藏嘉庆六年(1801)抄本，题《台湾外志》，五卷一百回。首有彭序，署“汉阳同学弟彭一楷拜手题”，次有郑序，署“云阳谊教弟郑应发顿首拜书”，又有作者自序，署“康熙四十三年岁次甲申冬至后三日九闽珠浦东旭氏江日升谨识于云阳之寄轩”。序后有《郑氏应谶五代记》和《例言》，《例言》署“时嘉庆辛酉六年仲夏六月朔日谢氏修辑”。此嘉庆间抄本的底本可能早于求无不获斋刊本。

书叙郑成功抗清始末，自天启元年(1621)郑芝龙起于海盗，迄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降清。全书以纪年形式连缀史实，采用文言记叙，虽然每卷标目模仿章回小说之对仗回目，在叙述上也模仿小说的手法，实则仿效《史记》、《汉书》纪事文体。诚如作者在《凡例》中说：“纪其一时之事，或战或败，书其实也；不似《水浒》传某人某甲状若何，战数十合、数百合之类，点写模样，炫耀人目，以作雅观。”作品中没有一般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那种夸张的描写和出于虚构的细腻描写，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毋宁说它是一部纪实体的郑氏始末。文中所记，虽非作者亲身经历，但却是得之于其父的口传耳授，作者之父江美鳌曾是郑成功属下将佐，因而作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石昌渝）

Taigu Canma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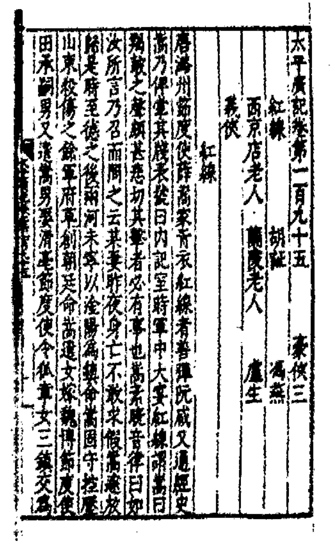
《太古蚕马记》　东晋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十四《女化蚕》条。明人纂辑《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传奇家类)，裁篇别出，伪作今题，并嫁名吴张俨撰。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撰人因袭未改。

这是一篇推原桑蚕起源的神话，说太古时代，有女子在家思念远征在外的父亲，戏对牡马说，若能把父亲接回来，就嫁给它。其父见马，以为家中必有事，便乘马归。女食言，杀马曝其皮，不料马皮竟卷女而去。后在大树枝上找到女和马皮，都已化为蚕。此后开始了人工养蚕，人们称树为桑，称蚕为女儿。蚕马神话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欧丝之野，在反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吃桑叶而吐丝)。”女子即蚕。又《荀子·赋篇》：“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因为蚕首似马，于是蚕的形象成为马和女子的融合。至《搜神记》，则进一步丰富了蚕马神话。宋戴埴《鼠璞》卷下“蚕马同本”条云：“唐《乘异集》载：蜀中寺观多塑女人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可见蚕马神话流传甚广。《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九《蚕女》条引《原化传拾遗》，谓蚕女为上古高辛时人，旧迹在蜀地广汉，后被授以九宫仙嫔，故称马头娘。

（许逸民）

Taiping Guangji

《太平广记》　古小说集。北宋李昉等编纂。宋代四大书之一。太平兴国二年(977)，李昉、扈蒙、李穆等文臣奉宋太宗之命开始编辑，次年完成，故名《太平广记》。全书分类编次，共五百卷，目录十卷。内容多取自汉至宋初的野史传记和小说家著作，也收入了一部分道家、释家的作品。引书约四百余种，大多在篇末注明原书出处，但时有错误，或遗漏，或书名全称、简称并用，或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因而很难据以作出精确的统计。现存明刻本《太平广记》书前列有引用书目三百四十三种，然而书中实际内容与之不完全符合，恐有后人补编，不足为据。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九十五　豪俠三
紅線　胡證　馮燕
西京店老人　蘭陵老人　盧生
義俠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
嵩乃俾掌其牋表號曰内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
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
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
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滏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
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
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

明嘉靖谈恺刻本《太平广记》书影

《太平广记》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下面又细分为一百五十多小类，如草木类之下又分木、草、草花、木花、果、菜、五谷、茶荈等小类.从内容看，收神怪故事居多，其中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报应三十三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除此以外，尚有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等内容，也都具有志怪的性质。尤其是本书把神仙类和女仙类列于开头，很可以看出编纂者的主旨。

《太平广记》主要收录小说作品，因而它实质上可看作一部宋代以前的小说总集。鲁迅在《破〈唐人说荟〉》一文中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于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它引书广博，许多已经失传的书，还在《太平广记》里保存了佚文，如六朝志怪、唐代传奇等某些作品，就靠本书而得以流传。在《太平广记》第四百八十四至四百九十二卷的九卷杂传记里，收录的《李娃

传》、《柳氏传》、《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唐传奇的名篇，还有列入龙类的《柳毅传》、狐类的《任氏传》、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由于它们仅见于本书，故而备受研究者的重视。还有不少已经失传的书可以据《太平广记》辑录，如已失传的《谈薮》、《启颜录》等在本书中均存有佚文。有传本的书也可以用《太平广记》来校勘、辑补，如《博异志》、《集异记》、《玄怪录》、《独异志》、《剧谈录》、《三水小牍》、《阙史》等书。大致来说，《太平广记》的资料来源比较可靠，加上它分类较细，便于检索，因而成为研究古代小说最主要的资料。尤其研究宋代之前的小说史，更离不开此书。因此《太平广记》的编纂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太平广记》的编辑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不少文章的出处或著录有误，或缺乏考证。如卷四十五《丁约》引自《广异记》，实出《阙史》；卷二百七十九《周延翰》引自《广异记》，实出《稽神录》；卷三百九十四《元稹》引自《剧谈录》，实出《酉阳杂俎》；卷四百三十四《洛水牛》引自《广异记》，实出《剧谈录》。有些原书的文字在辑录过程中被修改，如把原文里的纪年加上"唐"字，使人误认为后人追叙前朝的事；还有把一些当时人的称谓改成本名，造成了错误，如卷一百九十六《李龟寿》，出《三水小牍》，首句改作"唐晋公王铎僖宗朝再入相"；据《续谈助》可知原文作"外王父中书令晋国公宣宗朝启黄阁"，实际上是指白敏中，这些都是阅读原书时应予注意的。

后人读唐代以前的小说主要依靠《太平广记》，因此后世文学艺术受它的影响十分深远。宋人蔡蕃曾节取《太平广记》中的资料，编成《鹿革文类》和《鹿革事类》二书，以供写诗作文的人参考。宋代人还模拟《太平广记》所收作品撰写小说，在《青琐高议》和《云斋广录》中就有不少优秀之作。此外，还编了一些小说选本，著名的如《类说》、《绿窗新话》、《鬼董》等，其中的不少篇目就取自《太平广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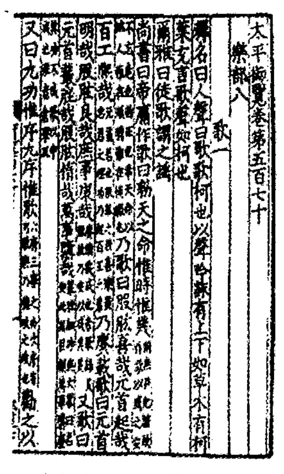
自从《太平广记》问世之后，唐代小说的单行本反而不被人注意而逐渐散失。当时的话本、缠达、杂剧、诸宫调等也往往选取《太平广记》里的一些著名故事作为题材，加以敷演。元、明、清戏曲采用《太平广记》故事作为素材的，更是日出不穷，明人冯梦龙还选辑书中的部分内容，编成《太平广记抄》八十卷。另有一些明代人编的小说选集如《绿窗女史》、《剪灯丛话》(自好子编)、《合刻三志》、《五朝小说》等，也收入了很多《太平广记》里的作品。可是编者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以欺骗读者，造成了许多混乱，研究者需要依靠《太平广记》来进行考订。

《太平广记》成书之后，"时以其为不急之书，仅成雕板，未付流传"(《玉海》卷五十四)，因而流传不广。然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本书都有著录，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京本太平广记》，说明南宋时已有翻刻本。现在《太平广记》的宋刻本已不可见，清人陈鳣曾见过一个残宋本，校在一个许自昌刻本上，从而保存了一些宋本的异文。明代初期的《太平广记》主要以抄本流传，原书缺误不少。如现存嘉靖年间沈与文野竹斋的抄本，有些文字胜于后来通行的刻本，但已经残缺不全了。《永乐大典》引用的《太平广记》可能还是足本，如卷九百十三所引《杀人埋尸》(《陈延美》)一条就为通行本所无。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无锡谈恺根据传抄本加以校补，雕板印行，以后《太平广记》的印本才逐渐增多，先后出现过隆庆活字本，许自昌刻本和清代黄晟刻本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绍楹点校本(1959)，以谈刻本作底本，并用了谈刻的三个印本和野竹斋抄本、陈鳣校宋本、许本、黄本互校，不仅对缺误有所校正，还注出了重要的异文，遂成为目前最好也是最通行的版本。中华书局曾据以修订重印(1961)。 (程有庆)

Taiping Yulan

《太平御览》 类书。一千卷。宋李昉、扈蒙等编。太平兴国二年(977)始编，太平兴国八年完成。初名《太平总类》，因宋太宗赵炅要求每天进呈三卷，以备"乙夜之览"，诏改今名。全书分五十五部，五千三百六十三类，引书约二千六百种。

此书采辑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诸书编纂而成，有些书当时已经没有传本，至今更是绝大多数都已失传，故保存了许多五代以前的文献资料，常为后来学术研究者所引用，或根据它来校勘、辑集古籍。此书引用了大量史部和子部的书，对研究小说史很有帮助，如已经失传的《语林》、《郭子》、《笑林》、《俗说》等书，在《太平御览》中都有佚文可见。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时就充分利用了本书。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
樂部八
歌一

宋刻本《太平御览》书影

此外，现有传本的书如《燕丹子》、《世说新语》等，可以据以校勘；唐代以后的书如《古镜记》、《梁四公记》、《广异记》、《宣室志》等，也可据以考订。又如书中所引《南岳魏夫人传》、《谈薮》等，也是有用的小说史料。但唐代以后的小说收得很少，显然与《太平广记》有别。本书有商务印书馆影宋本及中华书局重印本。

(程毅中)

Taixu Huanjing
《太虚幻境》 清代小说。未见。阿英《晚清小说目》著录:"惜花主人著。四回。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活版部刊。"墨者《稀见清末小说目》著录:"《太虚幻境》存初编四回,惜花主人撰,光绪三十三年上海活版部排印。首题'写情小说',按此系续《红楼梦》,所用一切人名脚色,都仍《石头记》旧。序谓'彼为记恨,此为补恨',其旨可见。" (思)

Taizi Jin
《太子晋》 见《逸周书》。

Taishan Shengling Ji
《泰山生令记》 晋代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十六《蒋济亡儿》条。明人纂辑《五朝小说》时,裁篇别出,伪作今题,并嫁名晋司马彪撰。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撰人因袭未改。

本篇故事写蒋济有子夭亡,在地下沦为泰山府君的属隶,困苦不堪,遂托梦泣告父母。有个叫孙阿的人将被召为泰山令,希望前去求情,以便今后换一个好差使。蒋济厚赏孙阿。及孙阿死后月余,儿复于梦中来告,已转为录事。此故事以鬼神为实有,意在宣扬灵验,但客观上则暴露了当时社会请托风气之盛。

蒋济史有其人,传在《三国志》卷十四。魏齐王正始初年,为领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迁太尉,故在故事中称曰侯。故事的本事出《列异传》,见《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裴注引,文字全同。 (许逸民)

Taixi Lishi Yanyi
《泰西历史演义》 清代小说。三十六回。署"洗红庵主演说"。撰者姓名不详。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至光绪三十年十月陆续连载于《绣像小说》第一期至第三十八期。光绪三十二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单行本。本书以章回小说体叙述法国拿破仑、美国华盛顿、俄国彼得大帝等人的生平事迹。少年拿破仑曾入武备学堂。法国民变,青年拿破仑参与平叛,后破意大利,名声大震。1799年称帝,击败奥大利,攻占维也纳,败俄、奥、普三国,称雄欧洲。1812年,兵入俄境。俄国绝其粮食,因而败之。俄皇联合各国部队追击,擒拿破仑,囚之于爱来巴海岛。拿破仑乘舟逃回法国,再掌兵权,与英军会战于滑铁庐,大败。后被放逐于希利纳海岛,病亡。



光绪二十九年刊本
《泰西历史演义》插图

美洲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移民纷沓而至,渐渐繁华。巴基利亚洲英裔少年华盛顿在英法争夺殖民利益时,加入英国民兵队,大败法军,功成隐居。后各州推举华盛顿为总督,奇袭英军大营,以寡敌众,反败为胜。1789年,华盛顿就任美国大总统。

俄皇亚历细斯之幼子彼得,学武习艺,遍访欧洲各国。归国后改革内政,整肃武备。1700年,彼得约丹麦、波兰攻瑞典,屡战屡胜,成为一代雄主。作者意在普及世界近代史知识,借欧美事例启发民智,振奋民族自强之心。全书事皆从史,不尚虚构,可视为通俗性历史读物。 (星月)

Taiyue Fujun Ji
《泰岳府君记》 东晋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四《胡母班》条。明人纂辑《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传奇家类)等,裁篇别出,伪作今题,并嫁名晋庾翼撰。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撰人因袭未改。

故事写泰山人胡母班,为泰山府君所召,充当信使,至河伯处。等到回泰山报告消息时,无意间看到亡父遭受徒刑,便请求府君赦免。胡母班回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儿子接连死亡,遂去找泰山府君问究竟。府君召其亡父质问,答称赦免回乡做社公,系念诸孙,故召之。府君以他鬼代其职,胡母氏一家从此安然无恙。泰山府君即泰山神。魏晋以来,道家谓人死而魂归泰山,泰山府君为地下之主。这则故事是为地狱说张目的。其本事亦见《列异传》(鲁迅辑本),仅记为河伯传书事。 (许逸民)

Tanmeng Daoren
贪梦道人 《彭公案》、《永庆升平后传》的作者,生卒年代、真实姓名、生平事迹失考。《彭公案》二十三卷一百回,《永庆升平后传》一百回都有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都署贪梦道人撰,有光绪十七年(1893)贪梦道人的序。《永庆升平后传》署"都门贪梦道人序",可知贪梦道人似是北京人。从《彭公案》中的描写来看,作者对北京的地形比较熟悉,如彭公所住崇文门东单牌楼头条胡同等,方位都比较准确。作者不仅熟悉北京,也熟悉北京附近诸县如三河、香河、通州等县的皇庄情况。作者对西北地区显然不熟悉,小说写庆阳以东的连环寨为水寨,写战船,写潮水,都是靠近天津一带。贪梦道人大约是咸丰同治时人,理由如次:一,小说第一百八十八回至第二百一十四回,写马玉龙等平息天地会白莲教事,天地会出现于乾隆中期,白莲教起义是嘉庆元年(1796)至嘉庆九年时期的事,涉及川、陕、鄂等地区,与小说中的描写相合,可知《彭公案》的作者当生活在嘉庆九年以后。二,天地会是红帮组织的。作者站在

青帮的立场反对红帮，反对天地会。青帮以达摩为祖师，小说中的马玉龙信奉达摩老祖。但据《东华录》，青帮在道光十一年(1831)以前，尚未帮助清朝。因此小说当作于道光十一年以后。三，青帮与清朝妥协一致是在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占据南京以后。洪秀全本身为红帮，青帮因反对红帮而与清朝妥协。由此可见，贪梦道人当为咸丰同治时人，光绪十九年仍在世。作者对下层黑社会有相当的了解，小说中直接引录了不少的江湖黑话，并加以注释，不熟悉个中行情是写不出这类文字来的。如第一回胡黑狗说："合字调瓢儿昭路把哈，果衫头盘儿尖尺寸，念孙衫架着入神，凑字训训，万架着急付流扯活。"意思是：伙伴们回头瞧瞧，这妇人长的好，年纪小，没有男人跟着云云，即此可见一斑。

（傅隆基）

Tanxinyu

《贪欣娱》 明代小说集。不分卷，六回。题"罗浮散客鉴定"。罗浮散客尚有短篇小说集《天凑巧》，真实姓名及生平已不可考。文中有："我朝有了总兵姓纪名光，号南塘，是个当世名将"。知为明人所作无疑。

集中每回叙一事。旨在劝惩，着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告诫世人勿贪财恋色，或狂妄傲世，颐指气使，如第六回《狂妄终除籍　贪金定损身》叙士子李登，本应十九岁中状元，三十三岁可位至右相，缘中举后贪恋女色，终被除籍；而都丞徐谦，原本清正，后学猾吏受人贿金，被减寿三十年。篇内同时褒奖仗义任侠，救人危难之举，如第二回《说施银户限　幻去玉连环》对明彦习遁炼之术，帮助身陷囹圄之银匠周森获释，并救下他自缢之妻，颇为感人。第三回《显英魂天霆告警　标节操江水扬清》写刘大姑宁肯身死，也不受歹徒凌辱，怒愤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熟悉城市生活，塑造的形象多为银匠、果子行、商贾或市井细民。唯多因果说教，时有秽语，削弱了作品的文学价值。今存明刻本。

（刘小蕾）

tanjing

谈经 宋代说话四家之一，即说经。耐得翁《都城纪胜》等书作说经，而吴自牧《梦粱录》作谈经。二者所指为一事。主要内容是演述佛书，所谓"谈经者，谓演说佛书。"

（刘　虁）

Tansou

《谈薮》 北齐小说集。阳松玠撰。最早见于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篇称："若刘义庆《世说》……阳松玠《谈薮》，此谓之琐言者也"。《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八卷，作杨松玠撰。《太平御览》引用书目亦作杨松玠《谈薮》。《遂初堂书目》小说类有颜之推《八代谈薮》和杨松玠《谈薮》两种书名。《宋史·艺文志》著录阳松玠《八代谈薮》二卷。《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叙述最详："《谈薮》二卷，北齐秘书省正字北平阳松玠（原作玠松）撰。事综南北，时更八代，隋开皇中所述也"。大概陈振孙见到的书里有阳松玠官职和时代的记载，但隋开皇(581～600)中北齐已亡，而还用北齐的官衔，似阳松玠入隋不仕。

《隋书·经籍志》小说类有杨松玢《解颐》二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即《谈薮》的异名，但据误本《史通》及《直斋书录解题》定作者为"阳玠松"（按张之象刻本《史通》作"阳松玠"不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笑林》之后，不乏继作，《隋志》有《解颐》二卷。杨松玢撰，今一字不存。而群书常引《谈薮》，则《世说》之流也。"《谈薮》原书失传，《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书所引逸文一部分近似《世说》体的志人小说。但确有一部分是笑话，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四引《阳玠》条，记阳玠与杜子瞻互相嘲谑，"公瞻曰：'兄既姓阳，阳货实辱孔子。'曰：'弟既姓杜，杜伯尝射宣王'。"又记阳玠与牛子充辨难，牛子充说："君阳有玠，恐不任厨。"阳玠回答说："君牛既充，正可烹宰。"这个阳玠应该就是阳松玠，不知何以省去"松"字。这条记阳松玠的故事，是否本人的作品，很可怀疑。佚文中还有唐朝人的故事，大概出于后人增补。尤其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八引《王勃》条，见于《酉阳杂俎》卷十二语资门；《分门古今类事》卷三引《僧孺鹦鹉》条，出自《剧谈录》，显为误引。《谈薮》与《解颐》是否一书，亦无从证实。

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八著录有《谈薮》一卷，三十四则，题宋杨玠撰。这个版本也未见流传。现散见于《太平广记》等书得佚文还不止三十四则，大多数为北朝人物的逸事，可以作为研究北朝文化的参考资料。有中华书局程毅中辑本(1996)。

（程毅中）

Tansou

《谈薮》 宋代笔记小说集。原本《说郛》卷三十一及《古今说海》、《学海类编》、《说郛》（重编本）等俱题宋庞元英撰。庞元英，字懋贤，丞相籍之子，元丰中官主客郎中。此书中多述南宋宁宗、理宗两朝事，相距百余年之久，则其书定非北宋庞元英所作。《四库提要》已有考证。但《四库提要》谓其书"皆他说部所有。殆书贾抄合旧文，诡立新目售伪于藏书之家者"，恐未必尽然。书中尚有它书未见者，如《今军营中有天王堂》等条，原本《说郛》已收，则其书元代以前已存。《说郛》于庞元英下注"号瘦竹翁"，似与北宋之庞元英为两人。或明人将《文昌杂录》作者，误题于是书之下（《绛云楼书目》卷二陈景云注，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九）。明抄本《说郛》及《培林堂书目》但题"宋号瘦竹翁"，不著撰者姓名，即为明证。其书原本《说郛》注作七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作四卷，《四库提要》作一卷。原本《说郛》据原书收录四十五条，明代丛书如《古今说海》、重辑《百川学海》、《五朝小说》、《学海类编》等俱自原本《说郛》录出二十五条。《说郛》（重编本）卷三十五所收十二条，又自《古今说海》节出。从现存佚文看，书中以

记叙文人逸事和市井传闻为主，亦兼及名物制度、典籍考据。与宋代同类笔记小说相比，编撰者似比较注意作品的故事性与趣味性，书中偶有精采生动的故事，如“谢希孟狎娼”条写谢希孟狎娼，人以名教责之，竟置之不顾。且作《鸳鸯楼记》以讽陆九渊，极见个性。“甄龙友滑稽辨捷”、“洪文宪文敏兄弟惧内”皆诙谐幽默，令人喷饭。书中一小部分作品含有思想寓意，如“曹泳妻”条记厉德斯作《树倒胡孙散赋》以讽秦桧党徒，也表现了变化无常的人情世态。“兀术纳卒妻”条载兀术杀卒而纳其妻，此妇欲杀兀术报仇，表扬了下层妇女坚贞不屈的性格等，均有可取。（宁稼雨）

Tanbin Lu

《谭宾录》 唐代笔记小说集。原书已佚。《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胡璩《谭宾录》十卷，注：“字子温，文、武时人。”《郡斋读书志》小说类云：“唐胡璩子温撰，皆唐朝史之所遗。文、武间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胡弁撰，五卷。撰者名字与全书卷数，似当以《新唐书》为正。《绀珠集》卷三、《类说》卷十五、《说郛》（张宗祥辑本）卷三、卷七十三有节录之文。《太平广记》中佚文颇多，达一百二十条左右。八千卷楼藏有旧抄本十卷，实系辑本，非原书。

检《太平广记》所引《谭宾录》，有些条文与它书相合。如卷一百九十一《秦叔宝》、卷二百零二《天后》，亦见《隋唐嘉话》；卷一百六十九《王师旦》、卷一百八十七《苏瓌》，亦见《封氏闻见记》；卷一百六十四《张文瓘》、卷二百一十八《秦鸣鹤》、卷二百二十四《武后》，亦见《大唐新语》；卷二百三十九《画雕》，亦见《国史补》；卷二百二十七《华清池》，亦见《明皇杂录》。又《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六《郭子仪》条，注云“出《谭宾录》”。其中有与《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中文字相同者，而本传冠以“史臣裴垍曰”，按裴垍为宪宗朝宰相，监修国史。可见此书所记或源于前人笔记，或源于国史。“谭宾录”者，记录宾客谈论之意。此书所记唐初至中期人物之事迹多翔实可信。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一所引《赵涓》、卷一百九十二所引《白孝德》，与《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赵涓传》、卷一百零九《白孝德传》文几全同。《白孝德》条记白孝德单骑应战，文笔简练而流畅，夹叙阵后将军对话，偏能忙中着闲，起到铺垫作用，堪称史传文学之佳篇。

（周勋初　严　杰）

Tan Yige Ji

《谭意歌记》 宋代传奇小说。秦醇撰。副题作“记英奴才华秀色”。见今本《青琐高议》别集卷二及鲁迅《唐宋传奇集》等书。

本篇写谭意歌为挣脱受人蹂躏的妓女生涯所作出的痛苦而又坚毅的努力。意歌小字英奴，父母早亡，十岁被人卖给娼家。因才色出众，后来成为长沙名妓。州官每有宴聚，必召她佐觞。由于意歌能诗善歌，敏于应对，颇得州府官员的欢心。有一次意歌在咏诗中压倒众人，刘相大加赞赏。意歌便乘机求得刘相为她脱籍。自此，她便着意寻求一个知心的配偶。后有张正宇到潭州作茶官。她一见中意，两人相处二年，意歌已有身孕。因张调官，二人设誓忍痛而别。从此，意歌闭门相待，并多次给张寄诗词书信，均未得回复。张“内逼慈亲之教，外为物议之非”，虽内心不无痛苦，最终还是结亲高门，抛弃了意歌。意歌闻讯，并未悲观。她以私蓄置产，躬耕教子，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三年后，张妻死，便到长沙寻找意歌。他听到的是对意歌的一片赞佩之声，而意歌却闭门不纳。在张的一再请求下，意歌表示，只有明媒正娶，方有商量的余地。在完全实现了意歌的要求后，二人方得破镜重圆。

较之唐代文学作品中的崔莺莺、霍小玉等女性形象，谭意歌的性格更具平民性。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主动性。她厌弃风尘生涯，时时寻找挣脱这种非人境地的机会。她讨取贵官的欢心，目的在于最终摆脱这些人。二是独立性。在被人抛弃后，既没有绝望，也不向人乞怜，更没有重新沦落，而是依靠自己的生活能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一个具有新意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身份微贱的女子在人格上的初步觉醒，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她是晚明小说中莘瑶琴（花魁）等人物形象的先驱。

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说：“秦醇此传，亦不似别有所本，殆窃取《莺莺传》、《霍小玉传》为前半，而以团圆结之尔。”按记中写到的刘相、魏谏议、周运使等几个显宦，都在长沙与意歌有过交往。刘相当指刘沆，仁宗至和元年至嘉祐元年（1054～1056）一度为相，仁宗庆历元年至四年间（1041～1044）曾两知潭州。魏谏议当指魏瓘，仁宗庆历元年至二年接刘沆知潭州，官至右谏议大夫。周运使指周沆，仁宗庆历八年至仁宗皇祐三年（1051）知潭州，后官河东转运使。此三人《宋史》均有传。他们对意歌的命运曾起过重要影响，谭意歌也似实有其人，所记当有现实生活依据。当然，也不可能都是“实录”。

谭意歌故事，后世时见征引。南宋初曾慥《类说》引作《谭意歌传》，概述了全文大意。后来，宋《绿窗新话》、明《青泥莲花记》、《情史类略》等均引录了谭意歌被抛弃后的一段故事，强调的都是谭意歌性格中独特的一面。《绿窗新话》题作《谭意歌教张氏子》。

（薛洪勣）

Tangbao Ji

《唐宝记》 唐代小说。作者佚名。《类说》卷七、《岁时广记》卷十二《授宝玉》条引有节文。实即《太平广记》卷四百零四《肃宗朝八宝》条，注“出《杜阳杂编》”。但苏鹗《杜阳杂编》中不载此事。《古今说海》说渊部收录本篇，改题《宝应录》，不著作者。《唐宝记》叙宝应元年女尼真如献宝事。《杜阳杂编》记事始于代宗广德元年，似无佚文。《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有《楚宝传》一卷，

杜确撰，所记为“肃宗乾元二年楚州尼真如献宝事”。其后又有《八宝记》一卷，无名氏撰。下注“大观二年”。按真如献宝事在宝应元年，与“乾元”或“大观”的年号都不合，恐有舛误。

《太平广记》所载，较《旧唐书·肃宗纪》记事详备，多具细节描写。叙尼真如于天宝元年曾得神赐宝囊，至肃宗（似当作代宗）元年又见天帝，授以神宝，告诉她：“前所授汝小囊，有宝五段，人臣可得见之；今者八宝，唯王者所宜见之。”教她通过楚州刺史崔侁献给皇帝。所谓五宝和八宝的名称和件数，与各书记载略有差异。如《酉阳杂俎》卷一《忠志》篇却说是十二宝。当时为得宝而改年号为宝应，确曾载入史册。此事情节荒诞，显出虚构，恐为楚州官吏所造谎言。

（程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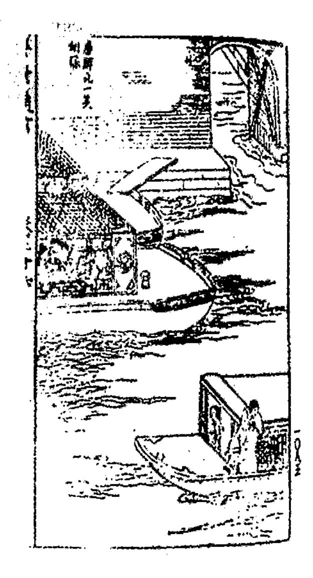
Tangchao Xinzuan

《唐朝新纂》 五代杂事小说集。一名《大唐新纂》。石文德撰。石文德，连州人（今四川筠连县），楚文昭王马希范时，累献诗求用，曾授水部员外郎，中谗出为融州刺史。著《大唐新纂》十三卷（《十国春秋》卷七十三）。《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著录《唐朝新纂》三卷，融州副使石文德撰。当即此书。《遂初堂书目》小说类不著撰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作皮光业《唐朝新纂》，误。《容斋续笔》卷一《李建州》条：“偶阅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书，正纪（李）频事。云除建州牧，卒于郡。曹松有诗悼之。”可略见其一斑。原书未见传本。 （程毅中）

Tang Jieyuan Yi Xiao Yinyuan

《唐解元一笑姻缘》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二十六。叙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与华学士婢女秋香的爱情婚姻故事。取材于《泾林杂记》。《情史》卷五《唐寅》引录。又王行甫《耳谈》载陈玄超事，与此绝类。因此，有人考证：“按寅中正德戊午解元，而华察为嘉靖丙午庶吉士，已相去二十八年。其官至学士以及家居，当亦不下十余年，是时寅已老矣，那得复作此态？《耳谈》所载，大约是实，而世以寅风流放诞，因傅（附）会耳”（《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文星现》）。此故事的原型，除《耳谈》所载陈玄超外，《茶香室丛抄》卷十七《秋香》引《西神丛话》以为是俞见安，《通俗编》卷三十七《秋香》引姚旅《露书》以为是华应生，《小说枝谈》卷下《三笑姻缘》引《花当阁丛谈》以为是山东解元王化。总之，此非唐伯虎实事，纯属小说家言，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胡士莹认为：“此故事苏州盛传，话本极可能为冯梦龙所作。”（《话本小说概论》）。

本篇所以历来脍炙人口，主要在于它所写的唐伯虎与秋香的爱情婚姻，在思想上颇具民主性，在艺术上富有传奇性。秋香身为婢女，却有非凡的眼力，从唐伯虎的举止中，知君非凡品，故以一笑表示她的爱慕之情。而唐伯虎身为聪明盖地，学问包天，书画音乐，无有不通，词赋诗文，一挥便就的大才子，却为秋香这个青衣小环的傍舟一笑，不能忘情，不惜妆扮成穷汉，投华学士府中充书办之役，以达到与秋香接近并婚娶的目的。作品写秋香的可爱与唐伯虎的情痴，既打破了封建的尊卑等级观念，表现了民主、平等的新思想；又显得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生动有趣。因此，“唐解元窃婢秋香事，小说家多艳称之。”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刻本《警世通言》插图

其次，它所塑造的唐伯虎那一副不枉名士风流的形象，也大大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作品不仅写了唐伯虎在与秋香的爱情婚姻上所表现出来的新思想，而且还勾画出了他不同凡俗的整个为人。写他为人放浪不羁，轻世傲物，不修小节，淡薄功名。进京会试，虽文名益著，公卿皆折节下辱，应为榜首却遭到诏狱的意外沉重打击。于是绝意仕进，返乡以卖书画为生。作者写他“有《言志》诗一绝为证：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作业钱。”他这种既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又不消极地炼丹坐禅，而是靠自己的绘画才能，走自食其力的人生道路，当时无论在封建文人中或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都会受到欢迎和崇敬的。

基于上述两点，本篇足以收到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明孟称舜《柳枝集》中的《花前一笑》杂剧，卓珂月的《花舫缘》杂剧，朱素臣的《文星现》传奇，《三笑姻缘》、《九美图》等弹词、宝卷、子弟书诸曲艺传统曲目，大体上均依据此话本小说改编。 （周中明）

Tang Kaiyuan Xiaoshuo Liu Zhong

《唐开元小说六种》 丛书。一名《唐人小说六种》。叶德辉（1864～1927）编印。收录《次柳氏旧闻》、《杨太真外传》、《梅妃传》、《李林甫外传》、《高力士外传》、《安禄山事迹》等六种记载唐开元天宝年间历史故事的作品。其中《次柳氏旧闻》附有叶德辉的考异。《杨太真外传》为宋乐史撰，并非唐人作品。《梅妃传》作者佚名，当为宋人撰。《李林甫外传》实出卢肇《逸史》，见《太平广记》卷十九。《安禄山事迹》为唐姚汝能撰，实为记载安史之乱的重要史料，文献价值较高，附有缪荃孙

的校记。有宣统三年(1911)叶氏观古堂刊本。

(程毅中)

Tang Lin
唐临 唐代小说《冥报记》的作者。字本德,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武德(618～625)初,隐太子总兵东征,临诣军献平王世充之策,太子引直典书坊,寻授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太子废,出为万泉丞,再迁侍御史。贞观(627～649)末任工部尚书,累转黄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曾官雍州长史。高宗即位,检校吏部侍郎,同年迁大理卿。永徽元年(650)为御史大夫,次年迁刑部尚书,复历兵部、度支、吏部三尚书。显庆四年(659)二月坐事免。再起除永州刺史,以犯曾祖讳为辞,改潮州刺史(《册府元龟》卷八百六十三),卒官,年六十岁。唐临卒年,史无明文,岑仲勉考证最迟应不过龙朔元年(661)。《旧唐书》卷八十五、《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三有传。唐临少时即有令名,史称其俭薄寡欲,不治宅第,服用简素,性旁通,宽于待物,专务掩人之过,撰有《冥报记》二卷。 (徐 俊)

Tangren Shuohui
《唐人说荟》 唐代小说总集。一名《唐代丛书》。六集(或分十六集)。清陈世熙编。陈世熙,号莲塘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平不详。《唐人说荟》收唐代传奇和笔记,乾隆五十八年(1793)刊行,前有彭翥、周光达序。例言中说:"旧本为桃源居士所纂,坊间流行甚少,计一百四十四种,每种略取数条,条不数事。今复搜辑四库书及《太平广记》、《说郛》等,得一百六十四种,间有意 绪可采者附益之。"所谓"旧本",即指《五朝小说》中的《唐人百家小说》。本书内容大部分与《唐人百家小说》相同,也有见于《合刻三志》和《说郛》(重编本)等书的。但有些书是新增的,有些篇目是补辑的。如《五朝小说》本的《耳目记》,都选录自张鷟的《朝野佥载》,《唐人说荟》本则在旧本外,又辑录《太平广记》所引刘崇远《耳目记》的佚文《王瑶》、《王中散》、《钟傅》、《五明道士》、《黄贺》等五篇。《说郛》本和《五朝小说》本的《南楚新闻》,都抄自《绀珠集》,又混入了《邺侯家传》的佚文,《唐人说荟》本除沿袭旧本外,又据《太平广记》辑补了《獠妇》、《王使君》、《段成式》等条,虽然作了增补,然而还是真假混杂。

《唐人说荟》中所收诸书,多不可信。鲁迅曾专作《破〈唐人说荟〉》一文加以揭露,指出:"这一部书,倘若单以消闲,自然不成问题,假如用作历史的研究的材料,可就误人很不浅"。还举例说明了这部书的错误:一是删节,二是硬派,三是乱分,四是乱改句子,五是乱题撰人,六是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七是错了时代。

书中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的情况非常严重,如题为杨巨源撰的《吹笛记》,选辑自卢肇的《逸史》和袁郊的《甘泽谣》等书;题为许默撰的《紫梨花记》和题冯延巳撰的《墨昆仑传》,都出自刘崇远的《耳目记》;题为于邺撰的《扬州梦记》,出自高彦休的《阙史》和孟棨的《本事诗》等;题为于逖撰的《闻奇录》和《灵应录》,大部分抄自宋初陈纂的《葆光录》;题为薛昭蕴撰的《幻影传》,杂取自李玫的《纂异记》及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等;题为孙頠撰的《幻异志》,杂取自薛渔思的《河东记》及王仁裕的《王氏见闻》等;题为李景亮撰的《人虎传》,出自张读的《宣室志》;题为顾敻撰的《袁氏传》,出自裴铏的《传奇》。这些篇目绝大多数是从《太平广记》里选录来的。

《唐人说荟》里的伪书实际上沿袭自《五朝小说》、《合刻三志》、自好子《剪灯丛话》和《说郛》(重编本)等书,但经过莲塘居士的增补刊印,更扩大了影响。嘉庆年间,又有人托名王文诰和邵希曾,把《唐人说荟》改名为《唐代丛书》刻版翻印,贻误更广。不少学者也上它的当,如徐松的《登科记考》曾引李景亮的《人虎传》作考证;近人著作中引唐人小说也常有误题作者的,如引《河东记》的《板桥三娘子》故事和《葆光录》的《殷七子》故事说是孙頠撰,就是误信了《幻影志》;引《酉阳杂俎》的李秀才故事和《纂异记》的陈季卿故事,说是薛昭蕴撰,就是误信了《幻异志》。《唐人说荟》选材宽广,几乎汇集了唐人小说所有的名篇,新出的一些选本还未能超过它,仍可资参考,但使用时必须详加考订。

(程毅中)

Tangren xiaoshuo
唐人小说 指唐代的传奇小说。《唐人说荟》凡例曾引洪迈之语云:"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惋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刘 蕤)

Tangren Xiaoshuo
《唐人小说》 唐代传奇小说选集。二卷。汪辟疆(1887～1966)校录。

《唐人小说》计收作品六十八篇,比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中唐人传奇部分多出甚多。上卷收单篇唐人传奇三十篇,与鲁迅《唐宋传奇集》卷一 至卷五所收唐人传奇三十二篇,内容大体相似,选篇稍有出入。汪辟疆收《游仙窟》、《冯燕传》,鲁迅未录,而鲁迅收《古岳渎经》、《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灵应传》、《东阳夜怪录》四篇,其中《灵应传》、《东阳夜怪录》收入《唐人小说》上卷《柳毅》和下卷《元无有》的附录中,另两篇未收录。下卷是从《玄怪录》、《续玄怪录》、《纪闻》、《集异记》、《甘泽谣》、《传奇》、《三水小牍》七部传奇集中选录出来的,计三十八篇,鲁迅均未收录。汪辟疆选录的唐人小说,大多为思想内容、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而且对后世文学有一定影响,但也有一些重要遗漏。如李公佐《古岳渎经》不仅为唐传奇佳篇,唐韦绚《戎幕闲谈》曾转录,在宋代为苏轼、朱熹诗文提及,而且流传很广,衍变很多,对《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有直接影响,汪辟疆竟未收录,实为可惜。

《唐人小说》从《太平广记》、《文苑英华》、《顾氏文

房小说》、《太平御览》、《资治通鉴考异》、《说郛》等书中选录，并以别本参校。每篇小说后附有按语，说明作者略历及作品来源，有时还附录不同版本的原文以及内容类似的作品，以供研究者对照研究，开拓视野，深入探索。此书选篇丰富，资料翔实，对研究者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初印于1929年，后曾修订，现有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78)。（刘荫柏）

Tangshu Zhizhuan Tongsu Yanyi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 明代小说。八卷九十回。又名《秦王演义》、《隋唐演义》。全称《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熊钟谷，名大木，福建建阳人，生卒年不详，约嘉靖四十年(1561)前后在世。首嘉靖癸丑李大年序。李大年，号江南散人。卷首一卷列书中人名，其目为：唐臣纪、诸夷蕃将纪、别传；次目录；次正文，无图，无眉评，卷八末有署记云：嘉靖癸丑孟秋杨氏清江堂刊。书中叙次，一依《通鉴》，间采杂剧、词话，始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止贞观十九年，以李世民为主，略谓李渊纳刘文靖、李世民之议，起兵晋阳，入长安，定关中，受隋禅。李密为王世充所败，穷蹇归唐，既而复叛，斩之。未已，走宋金刚，大战美良川，尉迟敬德来降。时世充部下离贰，秦叔宝等均单骑来降。旋灭郑、夏，以次扫荡群雄及建德余孽，归于一统。以玄武门之变，世民受禅，更勘定四夷，灭薛延陀、突厥，而终以征高丽事。

本书当为金陵薛居士据《小秦王词话》改编，改编年代似在正德以前，林瀚“遍阅隋唐书”编写《隋唐两朝志传》时所参考的旧作之一，疑即为此改编本。后来嘉靖年间熊大木重加改编，为清江堂刊本。熊本、林本既同参考薛本，故两本相同之处颇多。薛本原貌已不可得知，熊本既乏小说家的想象，又缺讲史家的严谨，平铺直叙，文采不足。

现存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氏清江堂刻本、唐氏世德堂刻本、余氏三台馆刻本和万历四十八年(1620)武林藏珠馆刻本。（吴 敢）

Tang-Song Chuanqi Ji

《唐宋传奇集》 唐宋传奇小说选集。鲁迅编。全书八卷，前五卷为唐代作品，第六卷为年代难以确定的作品，末两卷为宋代作品，总计四十五篇。古代小说至唐代而一变，唐代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发展的新阶段，其中不少情节曲折、文笔精美的优秀作品，代表了早期文言小说的最高水平。宋代传奇基本上承袭唐人传奇的创作手法，题材并无创新，大多故事平实，缺乏文采，成就稍差。但也产生了《流红记》、《谭意歌记》、《王榭传》等有影响的作品。明代至清初，唐宋传奇受到特别的注意，先后出现的《古今说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说》、《剪灯丛话》以至《艳异编》等小说丛书，都选入大量唐宋传奇作品。然而它们“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造成很多混乱。鲁迅注意到这类书中的问题，因而“发意匡正”其错误，据《文苑英华》、《太平广记》、《青琐高议》等，重新编辑这部可足凭信的《唐宋传奇集》。其意欲使唐宋传奇的研究者“稍减考索之劳，而得玩绎之乐”，“凡明清人所辑丛刊，有妄作者，辄加审正，黜其伪欺”。本书选录作品，内容广泛，包括爱情、神仙、豪侠、历史等题材，绝大多数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如《离魂记》、《枕中记》、《柳毅传》、《长恨歌传》、《虬髯客传》、《飞烟传》、《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凡经选入的作品，都用可靠的版本，经过仔细校订。

本书采取“唐文从宽，宋代则颇加抉择”的选录原则，将唐宋传奇区别对待，反映出鲁迅对它们的基本评价。书末附有《稗边小缀》一卷，对所收各篇的作者及版本作了考证 。此书1927年编定，北新书局出版。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时(1956)，加有新的校勘记。

（程有庆）

Tang-Song Yishi

《唐宋遗史》 宋代杂事小说集。詹玠编。詹玠，西安(今安徽衢县)人，著有《咏梅》等诗(《侯鲭录》卷八)。《唐宋遗史》，《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二子类小说属著录，四卷。《玉海》卷四十七引《中兴馆阁书目》谓治平四年(1067)撰。《宋史・艺文志》列为别史类。原书不传，《绀珠集》卷五、《类说》卷二十七收有节文。

此书多辑自唐宋杂史、小说及诗话。如《类说》本《金莲烛》条似出《东观奏记》;《南楚材妻诗》、《玉箫之约》、《侯门深似海》等条均见于《云溪友议》。书中载诗话本事不少，故《诗话总龟》亦引用其书，但误作西安虞介撰。如卷四十九引李道昌见虎丘山鬼诗一条，可与《通幽记》参看。此事与《类说》本之《七岁能诗》、《僧敲月下门》等条，亦载于《唐诗纪事》，而本书年代略早。《分门古今类事》引及此书，则多取神怪定命之说。从现存佚文，尚可看出原书概貌。《说郛》(重编本)卷二十六收有詹玠《遗史记闻》九条，即据《绀珠集》、《类说》所录本书。（程毅中）

Tangtaizong Ruming Ji

《唐太宗入冥记》 唐代通俗小说。作者佚名。出于敦煌藏经洞。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斯2630。《敦煌变文集》卷二据斯2630号残抄本整理录文，并作如下说明：“本卷原甚残缺，每行末各缺二、三字。又原卷似分为多页，为伦敦博物馆整理时误黏，故秩序倒置，文义不明。现在开首一段，是原来放在中间的，今移置在首。”按，此卷前后皆残，卷中缺字不少。题目佚缺。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920,《东方杂志》十七卷八号)一文中首次介绍此篇，并拟题为《唐太宗入冥记》。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皆沿用不改。苏藏1485号，据目录，亦系《唐太宗入冥记》片断，但尚未公开发表全文。斯2630号所载，虽残缺甚多，但故事脉络仍大略可寻。大略为：唐太宗被冥差追

入阴曹地府，尚以帝王之尊欲与阎王分庭抗礼。阎王将太宗发往判官崔子玉处，推勘其杀建成、元吉，囚父夺位事。崔子玉本生人，兼理阴阳，在阳世为辅阳县尉，与太宗之臣李乹(淳)风为知己之交。李淳风于太宗病危知其将为鬼摄时交一信与太宗，令转崔子玉，以为缓颊。太宗并告以太子年幼，国计事大，盼能早日归还生界，并许以厚重钱物赂崔为谢。但崔子玉自觉县尉职卑，欲从太宗求阳世大官，屡以言辞诱导，而太宗不觉。最后崔子出"问头"而太宗无言答对之时，直接提出求官。太宗方才觉悟，许以"蒲州刺史兼河北二十四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仍赐蒲州县库钱二万贯，与卿资家"。子玉拜谢。此时天符下，所注官职正同，阴补阳授。子玉乃代太宗以六字答了"问头"。并告以还阳后当大赦天下，并于"□□门街西边寺录讲《大云经》。陛下自出己分钱抄写《大云经》"。子玉并自抄《大云经》一本作为范本，太宗收得插在怀中。此时太宗腹饥索食，子玉为取饭。故事至此残缺。

此篇故事中太宗封崔子玉为"采访使"。按，此官之设乃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全国为十五道以后之事，故知其写作上限不早于此年。故事中又言及"街西边寺录"，则为元和(806～820)、长庆(821～824)时事，其下限当在此后，即 9 世纪初以后。斯 2630 卷中凡"陛下"等字多空格抬头，当为唐代抄本。按，太宗入冥故事，约在唐初高宗武后时期即已流传。《朝野佥载》卷六载有此故事梗概，较为简单，不著判官姓名。郑烺作《崔府君祠录》所引《滏阳神异录》内容与《朝野佥载》中故事相同，冥判已明著为崔府君。敦煌本斯 3961 号、伯 2870 号两插图彩绘本《佛说十王经》，有"崔判官"及其图像。宋代费衮《梁溪漫志》载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加崔真君封号诏》云："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著令猷，没司幽府。"滏邑即滏阳(辅阳)，蒲即蒲州，与崔子玉两官地望相合。宋楼钥《显应观碑记》则言唐太宗梦得崔真君，诏入觐，赐官蒲州刺史、河北采访使。凡此皆与《唐太宗入冥记》故事符合，可证此故事在流传中主要被道教吸收利用，崔子玉成为道教神祇。但冥府事佛道两教共传，迭相利用。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中涉及宗教之关键性问题为作佛教功德必须抄录《大云经》。按，《大云经》之盛行为武后时期事。唐代流行的某些佛经，据敦煌所出抄本所见，常在经文后附"感应记"，即持诵抄录此经得福报之效应故事。此种故事有长有短。篇幅较长者，故事情节曲折，主要人物形像塑造较为生动，具有短篇小说性质。其中入冥故事不少，如写在《普贤菩萨说证明经》(有上海馆 134 号、伯 2186 号等九个号约八个写本)后的《黄仕强传》，亦为此类故事中的篇幅较长的代表作。因此，《唐太宗入冥记》有可能原系附在《大云经》之后的一篇"感应记"。又，《大云经》本身是中国化的佛经，很可能是为女皇武则天上台造舆论所用。又一个大胆推论是，作为《大云经》附录的《唐太宗入冥记》，是否也具有此类间接贬低太宗以利武氏登基之作用，虽因未见全篇，难下定论，却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若作为一篇短篇小说来看，《唐太宗入冥记》不失为唐代较优秀的作品。特别是写崔子玉求官心切却又不便明言，唐太宗糊涂懵懂不明崔意的一段，写双方特别是崔子玉的曲折反复的心理变化，细致入微，饶有趣味。

唐太宗入冥故事，今所见当以此敦煌本与《朝野佥载》所载二者为最早。流传后世，经过各种改编加工，编入《西游记》，从《永乐大典》中所载"梦斩泾河龙"到吴承恩《西游记》中所载(最全最生动)，以及《隋唐演义》中皆演此事。宝卷中则有《翠莲宝卷》等，戏曲中有元杨显之《刘泉进瓜》杂剧等，亦演此事。　(白化文)

Tang-Wudai xiaoshuo

唐五代小说　在唐、五代约三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小说得到极大发展。尤其是传奇小说的兴起和繁荣，标志着文言短篇小说的成熟。唐小说与唐诗并称一代之奇，成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阶段。

唐五代小说的类别及历史渊源　唐五代小说的类别主要包括志怪和传奇两大宗。此外还有发源于《西京杂记》、《世说新语》一脉的杂史逸事性的一般笔记小说，小说性质已明显退化，主要用为"以备史官之阙"(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序》)，只有少数作品尚能"以传奇为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五代志怪一般仍以"丛残小语"的简古形式出现，是唐五代小说中比较保守的方面，但它和六朝志怪相比，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今存和可考的唐五代志怪集大约有近一百种之多。传奇是唐代兴起的新体小说，它的基本特点是叙事曲折细致，形象鲜明生动，讲究文采和意想，篇幅一般较长，鲁迅曾概括为"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中国小说史略》)。今存和可考的单篇传奇文约在一百种以上，传奇集和以传奇为主的作品集约有十多种，另外在以志怪为主的作品集中也有大量传奇作品。传奇之称当得名于晚唐裴铏的小说集《传奇》。论者或据《类说》卷二十八《异闻集》及《侯鲭录》卷五等称元稹《莺莺传》为"传奇"，认为元稹始用"传奇"命名自己的小说作品，尚欠充分根据。这一名称在元明已颇流行，文献中最早的记录则当推南宋谢采伯《密斋笔记序》(1241)，中有"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之语。

传奇小说的源头主要有二：一是先唐志怪。《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在南北朝隋代的志怪小说中已经显露出"粗陈梗概"的志怪向传奇过渡的踪迹，到唐代志怪进一步人情化、精致化，遂演为传奇。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先唐的杂传记和杂传小说。《燕丹子》、《赵飞燕外传》等作品及许多具有一定小说笔意的人物传记，都以人物描写为中

心，同唐传奇特别是写实性传类传奇有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所以明人胡应麟有云：“《飞燕》，传奇之首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此外，在传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还不同程度地接受辞赋、诗歌、古文、佛教叙事文学、民间文学的影响。

唐人小说观念 传奇在唐代的勃兴，反映着唐人小说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汉魏六朝人的小说观，基本上是“史官末事”(《隋书·经籍志》)和“小道可观”(《汉书·艺文志》)的观念。小说被视为历史家治史之余的末技，作为正史的配角而担负着拾遗补阙，并进行政治、道德功利宣传的职责，宗教家则要求它“发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虽然有人也感觉到小说还有“游心寓目”(《搜神记序》)的娱乐性质，但这种性质并未得到强调，而且也未能把它提高到较高的审美层次，只停留在资谈笑的水平上。唐人的小说观则由功利价值观转变为审美价值观，强调小说的审美品性。柳宗元、段成式、温庭筠等人提出小说的滋味说，认为小说是区别于诗书子史而别有滋味的文体，具有“能悦诸心，聊甘众口”的审美功能(参看《河东先生集》卷二十一《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酉阳杂俎序》、《干𦠆子序》)。沈既济更为具体地指出小说应当“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任氏传》)，就是说小说应当在美的形式中表现人的情感。这些观点虽然在理论表述上还显得朦胧和简朴，但表明唐人已认识到小说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样式，必须从历史家、伦理家、宗教家的役使中解放出来，必须由“记注”式的“史笔”转变为自觉的艺术创造。唐人对小说的崭新认识，是唐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恢宏开放的文化性格和推陈出新的创造意识反思以往小说创作和理论的结果。正是有了这种认识，所以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小说成为“意识之创造”(《中国小说史略》)，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卓绝成就。

唐五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分期及特点 唐五代小说的发展历史按兴衰大致可划分为五个时期。

一、初兴期。从唐初到大历末一百六十年间是唐传奇兴起并取得初步成就的时期，分为两段，玄宗以前为前段，玄宗至代宗朝为后段。在前段，王度《古镜记》于隋末唐初率先问世，它彻底改变了传统志怪单纯述异语怪的面貌，在以古镜灵异为线索，以气数为基本思想的完整统一结构中，创造性地运用自述方法进行委曲周详的叙述和描写，抒发悲凉凄怆的家国之感。嗣后出现于太宗朝的《补江总白猿传》，叙一事之始末，以细密精工见长；它虽开“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中国小说史略》)，恰正表明小说之成为“意识之创造”。张鷟作于高宗朝的《游仙窟》是现存最长的一篇传奇文。作者把仙窟艳遇的传统题材加工改造为宣泄世俗情欲的酣畅文字，在语文形式上吸收辞赋特别是俗赋的特点，熔骈、散、诗于一炉。它是作者逞才娱情之作，堪称“文章之窟”。这三篇传奇文的出现，清楚地表明了志怪小说实现自身完善化的演进过程。开元以后传奇文渐多，约有十数篇。何延之《兰亭记》是出现于开元间的第一篇写实性传奇文，在叙事中比较注意刻画人物形象。大历中郭湜所作《高力士外传》，则是第一篇写实性传体传奇文，把描写人物作为中心。这两篇作品都有突出的历史记传色彩，表明历史记传向传奇的转化。这中间开元名相张说是第一个大力创作传奇的重要作家，共创作了《梁四公记》、《鉴龙图记》、《绿衣使者传》、《传书燕》四篇作品。题材丰富多采、风格各异，其中《梁四公记》以奇诡浪漫、宏伟精壮最称出色。张说是唐代古文运动前驱，他以传奇文进行文体革新的尝试，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韩柳，古文家对传奇文的关注有益于传奇影响的扩大和艺术上的开拓。这一时期的志怪创作总的来看不很景气，二十余种志怪集大部分是弘扬因果报应、神仙道术、阴阳五行、命定梦验之作，较之六朝志怪明显呈衰退之势。但少数有出息的志怪作家于山重水复中别辟蹊径。唐初下层文人句道兴作《搜神记》，善于从民间故事中汲取素材和表现方法。在后段，肃宗朝牛肃作《纪闻》，一方面在短小的志怪体作品中注意表现情致，甚至创造诗一般的意境；一方面少数作品采用传奇体，长达二千多字的《吴保安》就是一篇优秀的纪实传类传奇。以《纪闻》为标志，传奇不仅以“著书才至一篇”(刘知幾《史通》卷十八)的单篇形式出现，而且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志怪小说集中。

二、兴盛前期——传奇文兴盛期。从建中初到太和初是传奇文兴盛期，以贞元末元和初为界分前后两段，各二十余年。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作品纷呈，传奇文近六十种之多，唐代最优秀的传奇文几乎都集中在此时。这一繁荣局面的到来，是因为在中唐诗歌、散文出现振兴局面的背景下，传奇文以其青春焕发的风姿吸引大批才华出众的历史家、古文家和诗人参与了传奇创作，而他们把史传卓有成效的叙事描写手段、古文的章法笔致、诗歌的意象创造融入传奇，从而大大提高了传奇文的艺术质量。当时十分兴旺的说话、俗讲也对传奇创作有着良好的影响，《李娃传》浓郁的说话色彩即是著名例子。在前段，先是陈玄祐《离魂记》引人注目的出现，而更成为标志的是沈既济的《任氏传》及《枕中记》，接着是李吉甫《梁大同古铭记》、白行简《李娃传》、李朝威《柳毅传》、许尧佐《柳氏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元稹《莺莺传》等，都是“著文章之美”的佳制。其中描写爱情的六篇，十分注意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传要妙之情”，善于通过精确的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崔莺莺复杂的典型性格尤称佳绝。《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异曲同工，标志着寓言家传奇和梦幻主题的出现。进入元和年间传奇文数量剧增，到太和初沈亚之最后一篇传奇《秦梦记》和蒋防《霍小玉传》的完成，传奇文总共有四十余篇。《霍小玉传》的思想艺术成就最高，它把传奇文创作带到顶峰。此时的传奇创作有几个突出点：一是“工为

情语，有窈窕之思”(《沈下贤文集序》)的沈亚之以其强烈的诗意识着意在小说中创造迷惘凄丽的意境，《湘中怨解》、《异梦录》、《感异记》、《秦梦记》堪称诗化小说、意象小说；二是陈鸿《开元升平源》、《长恨歌传》、陈鸿祖《东城老父传》，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反映着中唐人沉重的历史反思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三是《霍小玉传》深刻的悲剧意识，蒋防以冷峻的现实主义自觉，把温情脉脉的残酷注入爱情主题，具有巨大的艺术震撼力；四是韩愈、柳宗元以简峻生动、意味深长的古文笔法创作传奇，开了传奇文的新生面。纵观这一时期的传奇文创作，有几个引人注目的共同倾向和现象。其中，在题材选择上，虽然数量仍以写幻者居多，但许多作品专注于描绘现实人生，最优秀的作品中，如《李娃传》、《莺莺传》等都丝毫不带幻想成分，《霍小玉传》等也以写实为主，这反映着作家审美趣味和创作方法的变化。其二，《李娃传》、《莺莺传》、《长恨歌传》、《烟中怨解题辞》、《湘中怨解》都与长篇歌行相互配合，珠联璧合，相映成辉。这个中唐传奇创作中特有的传奇家和诗人联袂的现象，是极富意味的。其三，传奇文的体制许多采用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的形式，即所谓“文备众体”(南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表明传奇文已彻底文章化。此期小说集不多，只有五六种，多数是志怪集。但前段陈劭的《通幽记》和后段薛用弱成于长庆末的《集异记》，开始实现在小说集中由志怪体向传奇体的大规模转化，这是传奇集兴盛到来的信号。

三、兴盛后期——传奇集兴盛期。从太和中到乾符末，传奇文创作逐渐暗淡，二十多种作品中较好的只有韦瓘《周秦行纪》、薛调《无双传》等不多几种。传奇集(包括以传奇为主兼有志怪的小说集)创作却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大中初以前是前段，小说集出了十多种，以传奇为主者有七、八种，牛僧孺《玄怪录》、薛渔思《河东记》、佚名《会昌解颐》、皇甫氏《原化记》、郑还古《博异志》是其佼佼者，大都幻设奇颖、叙事委曲、文辞工秀。此中《玄怪录》艺术成就最高，它有意识显示着虚构，技巧娴熟，趣味盎然，表现出轻功利重兴趣的突出倾向。大中年以后产生十四、五种小说集，卢肇《逸史》、李复言《续玄怪录》是比较优秀的传奇志怪集。前者侧重客观性的描写，后者则常寓感愤，主观色彩和讽世意味较浓，而且十分注重叙事的艺术性。李玫《纂异记》、袁郊《甘泽谣》、裴铏《传奇》都是纯粹的传奇作品集，艺术上各有所成。《纂异记》是面貌一新的政治讽刺小说和政治抒情小说，愤世嫉俗之情在在可见，作者“苦心文华”，创作个性十分鲜明。《甘泽谣》色调浓郁，在奇人奇事的描写中寄寓着晚唐乱世的忧思。《传奇》多述神仙精怪，神仙气味较浓，但重视人情化、情绪化，词藻赡丽，一般神仙传记不可望其项背；著名的《虬髯客传》据考乃《传奇》之一篇(《绀珠集·传奇》、《姬侍类偶》等)，“太原三侠”的光彩形象使之成为豪侠小说的上乘之作。除此而外，以志怪为主体的小说集，如段成式《酉阳杂俎》、温庭筠《干𦠆子》、张读《宣室志》、佚名《树萱录》、苏鹗《杜阳杂编》，也都各具风采，其中有不少优秀的篇什。总的说来，此期的作品一般侧重于在谈神说鬼中表现兴味情致，或是寄寓作家的主观情感。作家们高度重视技巧，语言刻意求工，题材开拓广泛，才力饱满。这时期曾出现李复言“用小说纳省卷以干功名”的情况(北宋钱易《南部新书》甲卷)，虽说并未形成风气，但也见出小说的地位和影响。另一个情况是约与《传奇》同时，陈翰编成传奇选集《异闻集》，汇集了大量唐代优秀作品，这是传奇创作兴盛的必然结果。

四、低落期。从广明中到唐亡后数年后的三十年间，伴随着大唐的衰亡，小说亦赋式微。这时期只有六、七种传奇文和十来种小说集，数量既寡，水平亦多难入于上流，只有佚名传奇《灵应传》、柳祥传奇集《潇湘录》及康骈《剧谈录》、皇甫枚《三水小牍》等较好。《三水小牍》中的《非烟传》堪称唐传奇最后一篇佳作。晚唐笔记著述成风，无关宏旨的搜神摭奇被人讥为“近世之通病”(陆希声《北户录序》)，染乎时风，小说集中遽然增多了杂事内容，《剧谈录》等已不纯为志怪传奇。小说家们注重搜集“史官残事”，创作方法则是“捃拾遗事”，“叙他日之游谈”，不尚“雕丽之词”(《阙史序》、《剧谈录序》)，表明唐人“作意好奇”的传奇意识已逐渐蜕化。

五、继续低落期。五代十国的六十余年间创作小说三十余种，质量视唐末更低，传奇文无足称者。二十六、七种小说集中，沈汾《续仙传》、杜光庭《神仙感遇传》、《仙传拾遗》等神仙传记竟占十二种，反映着朝野惑溺神仙的颓风。另外专叙命定报应者亦颇有述作。王仁裕《玉堂闲话》一流闲话式小说，前承《戎幕闲谈》、《剧谈录》一脉而下之。三两种志怪集以南唐徐铉《稽神录》独著声名，但步武汉晋，建树甚微。传奇集只无名氏《灯下闲谈》一种，模范前人，鲜有新意。小说在经过了它的繁荣时代之后至此遂衰败不振。

唐五代小说的思想及艺术成就　唐五代的小说作品，合丛集单篇计之，约近五千篇(条)。大部分为唐代之事。题材极为广泛，大凡帝王将相、后妃嫔姬、文人墨客、英雄豪侠、道士僧徒、隐者逸民、巫祝医卜、娼优婢妾，乃至神人仙子、冥鬼幽魂、花妖狐魅等都成为描写对象；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上到军国大事，下到人间琐闻，从人的外部行为到人的内心世界，都或直接或曲折地得到生动细致的表现。主题是多种多样的，爱情、历史、政治、伦理、梦幻、英雄、神仙、命运、报应等都是被反复表现的重要主题。在这些主题中闪烁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肯定爱情的独立价值和婚姻关系中的自我意识，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肯定自由精神，肯定人类的善良天性和同情心，肯定正义精神、批判精神，肯定开明政治，肯定和谐的君臣关系，肯定政治使命感、责任感和进取革新精神，肯定人才的价值，肯定对功名富贵的超然态度等。自然，宗教迷信、封建道德等消极落后的思想也被反复宣传着，但并不是唐五代

小说的主流。

唐代小说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突出的方面：一、浪漫性。唐人善于驰骋丰富的想象力，开拓广阔的想象空间，作意好奇，精心幻设，创造诡丽奇绝的艺术境界，酣畅淋漓地表达人的欲念、理想和情思。方之于古，实有庄文屈赋之韵。二、人情化。唐人在神仙妖魅狐鬼的描写中，用世俗观念淡化宗教神秘意味，把审美情感的激发置于重要地位，而主要不是激发宗教情感，从审美角度消除早期志怪形象中人和非人的对立因素，致力于鬼神物怪的人性化、人情化，虚相世界的实相化，大大提高了形象的美感和真实感。三、诗意化。唐人在诗意识的驱动下，自觉把"诗笔"运入小说创作，十分注意烘托抒情气氛，抒写人物情绪，乃至于创造意境。"小小情事，凄惋欲绝"，"鸟花猿子，纷纷荡漾"(《五朝小说·唐人百家小说序》)，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四、个性化。在传类作品中，许多作家注意在人物形象描写中"征其情性"，刻画性格，揭示人物性格的个性特征和性格内涵，创造了许多个性突出的生动人物形象，崔莺莺、霍小玉的性格更有较高的典型性。人物的个性化，特别得力于精湛的细节描写。五、讲究叙事的技巧性。如选择和转换叙事视点，自述和他述巧妙穿插；场面和过程巧妙穿插转换；精心设计结尾，结尾灵活多变，不拘一式；敷设线索，伏笔照应等。六、语言运用讲究表现力和富丽感。在雅正的文学语言中或援入口语，以增自然之韵；或铺彩摛文，以见人工之美。描写性语言尤见佳绝，状物图貌，多有逼真传神笔墨。作家广泛从史传、古文、骈文、诗赋及俗语中撷取词汇、句式、章法技巧，语言精致明秀，姿态万千，有很高的造诣。借用《文赋》之语，堪称"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七、作品外部结构精巧化、文章化。常采用"文备众体"的组织形式，叙事中加入诗歌、议论乃至书信、章表、判词等，结成有机整体，形式感很强，作家以此显露文才藻思。

对于唐代小说，后人推崇备至。明桃源居士《唐人百家小说序》说："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清彭翥《唐人说荟序》说："领异标新，多多益善，称观止者，唯唐人小说乎！"唐人小说在后世广泛流传，对小说戏曲产生过深远重大的影响。北宋编《太平广记》，所采唐五代小说最多，南宋曾慥《类说》、明初陶宗仪《说郛》亦多所采录，成为保存唐五代小说的宝库。明清书贾大批编印唐人小说，甚至不惜作伪贸利。宋迄明清，传奇风韵弥漫天下，小说家竞相袭用模拟唐传奇的题材和构思，如明初瞿佑《剪灯新话》，即"文题意境，并抚唐人"(《中国小说史略》)。蒲松龄的杰作《聊斋志异》，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创作方法和"花妖狐魅，多具人情"的艺术特色，实是对唐传奇的继承和发展。历代通俗小说及诸宫调、杂剧、传奇戏、弹词等，经常从唐小说中觅取素材，而宋元话本还学习唐传奇的艺术描写方法。宋人话本小说中有传奇一类，显然得名于唐小说。唐传奇中有的作品还远传至中国邻邦并产生了一定文学影响，《游仙窟》在日本的盛传不衰即是一例。 (李剑国)

Tang Xuan Shouji

《唐晅手记》 唐代传奇小说。陈劭撰。即《通幽记》中的《唐晅》篇(《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二)。原文篇末说："事见唐晅手记。"《古今说海》说渊部收录此篇，即改题为《唐晅手记》。本篇叙唐晅妻张氏先亡，鬼魂来与唐相见，叙谈家常，情意缠绵，真挚动人。两人暂时相会，又赠诗告别。故事虽然荒诞离奇，而细节写得很精密，对话富有感情色彩，有一定的真实感，在《通幽记》中允为佳作。 (程毅中)

Tang Yulin

《唐语林》 唐五代笔记小说总集。北宋王谠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唐语林》十卷，曰："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事，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仍旧云。"《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唐语林》八卷，曰："长安王谠正甫撰。以唐小说五十家，仿《世说》分门三十五，又益十七，为五十二门。《中兴书目》'十一卷'，而阙《记事》以下十五门；又云'一本八卷'。今本亦止八卷，而门目皆不阙。"《通志·艺文略》作八卷。上述书目距《唐语林》成书年代相去不远，而所见之书卷数不一，似其书草创伊始实未有定本。

此书采录唐五代笔记小说五十种，仿《世说新语》分别门类，所采之文字注重情致，偏重人事，很少涉及鬼神怪异。内容广泛，对研究唐代的历史、政治、文学有参考价值。所采用的五十种书。有二十种已亡佚，其他传世之书，亦有散佚后经纂辑而成者，故此书在辑佚方面有突出的作用。如唐兰校《刘宾客嘉话录》，引此书文字入《补遗》者达三十六条，传奇小说《刘幽求传》残文亦仅见于此书。又因其成书较早，所录各书文字有时比目下流传之本更为近真，故在校勘方面亦有较高价值。但王谠学识欠佳，工作草率，原书文字经他改写后，多有差错。

此书向无善本，明代刻本仅存嘉靖初桐城齐之鸾所刻之残本二卷，自《德行》至《贤媛》止十八门，自序云"予所得本多谬"，"又有不能意晓者"，只能"阙疑承误"。稍后之《历代小史》本为节录本，起讫同齐之鸾本。清代修《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得佚文四百余条，编为补遗四卷，又将载有所采书名及门类总目的原序目一篇，列于书前。复将刻本二卷每卷各析为二，共为八卷，刻入武英殿聚珍本丛书。后出之《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惜阴轩丛书》本、广雅书局本等，均自此本传刻。然《永乐大典》所录《唐语林》与《四库全书》所辑《唐语林》中疏误甚多。《守山阁丛书》本后附钱熙祚校勘记一卷，广雅书局复刻聚珍本时附孙星

华校勘记二卷，陆心源《群书校补》又辑得佚文十四条。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守山阁丛书》本排印(1957)，附钱熙祚校勘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于1958年、1978年重印。中华书局出版周勋初《唐语林校证》(1987)。此书对《唐语林》进行了全面整理，注明条文出处，重新编排误分误合的条文，订正文字中误、脱、衍、窜之处，又辑得佚文十九条。书后除收入各家著录题跋与引用书目之外，还附有《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援据原书索引》、《人名索引》，甚便使用。

（严　杰）

Tang Zhiyan

《唐摭言》　五代笔记小说集。原名《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均作唐王定保《摭言》。《四库全书总目》小说类杂事之属则曰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书前署"唐光化进士琅琊王定保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引刘毓崧《唐摭言跋》，考证此书成于五代梁贞明二、三年(916、917)间。

书中详记唐代科举制度及有关琐事，多史书所未载。又载有诗人文士之众多作品及零篇断句，为研讨唐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岑仲勉《跋唐摭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对书中疏误有所纠正。其中故事有为后世小说、戏曲采用者，如卷四记裴度相貌不扬，相者谓"若不至贵，即当饿死"。偶游香山佛寺，见一妇人遗忘物件，因暂收取。次日复携物至寺，妇人来寻，云中有玉带、犀带，欲用以纾老父之难。裴度还之。复诣相者，相者谓有阴德，前途万里。后果位极人臣。元杂剧《山神庙裴度还带》、《喻世明言》卷九《裴晋公义还原配》头回、《醒世恒言》卷十八入话，均出于此。本书卷七记王播僧寺饭后钟事，《石点头》卷六头回叙之。本书卷十一记孟浩然吟诗忤唐玄宗而终身不遇，《喻世明言》卷十二头回叙之。本书卷五记王勃撰《滕王阁序》，宋人著作续作渲染而侈陈神异，《醒世恒言》卷四十乃敷演为《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传世有《稗海》、《说郛》等本，均删录为一卷，《雅雨堂丛书》本、《学津讨原》本则均为十五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雅雨堂丛书》本排印(1957)，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于1960年、1978年重印。

（周勋初　严　杰）

Taohuashan

《桃花扇》　清代小说。六卷十六回。乾隆初年刻本，题"竹窗斋评"，"翰香楼梓"，不题撰人。

小说以孔尚任传奇《桃花扇》为蓝本缩编而成。大的关目未变，但突出了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这条主线，对左良玉就食南京、史可法誓死扬州则一笔带过。揭露了南明弘光王朝在国破家亡之时仍选优征歌，纵情声色；马士英、阮大铖魏阉余孽，推波助澜，希贵邀宠，北兵一到，弃城而逃，勾勒了一幅"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的历史场景。惟小说结尾改"栖真"、"入道"为侯朝宗去终南山接回父亲侯恂，一家完聚；朝宗无意功名，香君生子三人，"只在家中教训儿子，后来俱各自成名，书香不绝。朝宗与香君俱各寿至八旬有余而终。"有失孔尚任创作之主旨。小说结构紧凑，文颇流利。主人公李香君的形象塑造，保留了原作中《却奁》、《骂筵》等精采场次，仍不乏生动感人。

今存清乾隆翰香楼刻本。1984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辑入《古本平话小说集》。

（刘　辉）

Taohua Yanshi

《桃花艳史》　清代小说。六卷十二回。无序跋。作者不详。每卷两回，叙唐代苏州阊门外一所桃花园中发生的故事。园主康建有一女儿金桃儿，美丽聪慧，康建为了择婿，又在园内建一八角亭名为桃花亭，名人诗客入园观花吟咏，市井恶俗亦羼杂其间。年少俊逸的书生李辉枝所吟之诗，甚得金桃儿的欣赏，双双皆有情意。有一商人垂涎金桃儿的美色，欲要聘娶，出重金贿赂住在桃花园对门的白公子作伐。白公子是一淫滥之徒，先是纵容娈童与自己妻妾淫媾，既而又杀死娈童，这时正好将杀人罪名栽赃在康建头上，乘康家为难时，让商人夺得金桃儿。然园中有桃花仙子护佑康家和李辉枝，康建冤狱大白，参与杀人的恶徒落水而死，白公子被判死刑，商人亦良心发现郁郁病死。李辉枝原与桃花仙子有夙世仙缘，后与金桃儿成婚，乡试会试两榜题名，但见官场黑暗、感悟宦途无常，遂与金桃儿入山隐居，所生二子后来尽皆成名。小说题材风格驳杂，才子佳人、公案和艳情兼而有之。惟结构上几条线索交叉并行，较有特色，然语言板滞，无人物形象可言。

今存合影楼刻本。（石昌渝）

Taohuaying

《桃花影》　清代小说。四卷十二回。题"槜李烟水散人编次，"或谓烟水散人为小说家徐震的别号。有清初写刻本和畹香斋刻本。光绪年间上海书局石印本，改题《牡丹缘》。

书叙明朝成化间松江华亭县旧家子弟魏琚，貌美骨秀，为《如意君传》等淫书所惑，贪恋女色，先后私通仆妇山茶、邻妇夏二娘和丫环兰英、又与夏女非云传情；坐馆时又与商人妇小玉成欢；寒山寺读书时，又与小尼了音幽会。虽为人所知，告到官府，亦终保无事，反而科场得意，秋闱时进京赴选中举人。在金陵，与房主邸慕南妻花氏通奸；游燕子矶，又同姑苏王婉娘成欢。春试时，魏生高中，授钱塘知县，荣归故里，收了音、婉娘、小玉，又娶夏非云为妻。任知县两载，升任江西巡按，又找回早年与之有私的丫环兰英和商人妇花氏作妾。从此，出家云游，与一妻五妾终日淫乐。一年后，又应召为官，累官至工部侍郎。后得半痴僧点化，辞官归田，后与妻妾乘船入太湖，俱成仙。原来魏生原为香案文星，诸妻妾都是瑶台仙子。

此书卷末有一段文字，称此魏生故事是白云坞老人讲给他听，并嘱他写成的。此作专演床笫风月，粗制滥造，淫乱不堪，连淫秽小说所通有的因果报应的外衣，亦荡然无存，通篇宣淫，实为小说中之末流之作。

（顾　青）

Tao'an Mengyi

《陶庵梦忆》　清代笔记集。八卷。张岱（1579～1676）著。张岱，字宗子，号陶庵，自号蝶庵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有《石匮书》、《瑯嬛文集》等。

《陶庵梦忆》共一百二十余条，书成于顺治三年（1646）以后。多追记明代旧闻及山川风物、民情土俗。文笔清奇短隽，小品佳作尤脍炙人口。小说史料有"柳敬亭说书"、"及时雨"、"水浒牌"等条，载水浒故事在明末的流传与影响；"不系园"条所记："甲戌十月，携楚生往不系园看红叶。""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以及"孔庙桧"条记孔庙"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不系园"条所记，是迄今所知小说《金瓶梅》被改编为戏曲演出的最早记载，十分珍贵。另如"目莲戏"、"彭天锡串戏"、"朱楚生"、"刘晖吉女戏"、"严助庙"等条，记录了晚明戏曲演出情况；"冰山记"条对《冰山记》传奇的删改，"阮园海戏"条对阮大铖所编传奇的介绍，向为戏曲史研究者所重视。

《陶庵梦忆》有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本以及《粤雅堂丛书》本等。　（刘　辉）

Tao Gu

陶谷（902～970）　宋代小说作者。字秀实，邠州新平（今属陕西彬县）人。本姓唐，为北齐隋唐名族，因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姓陶。后晋时为知制诰。天福九年（944）加仓部郎中。后以言忤衮师安审信坐责授太常少卿，嗣拜中书舍人。契丹主北归，胁谷从行，谷逃匿，遂归后汉为给事中。后周时先为右散骑常侍，世宗即位累迁户部侍郎、兵部侍郎。显德六年（959）加吏部侍郎。入宋后先转礼部尚书，依前翰林承旨。后加刑部、户部尚书。开宝三年（970）卒，赠右仆射。《宋史》有传。《宋史·艺文志》著录《陶谷集》十卷，今未见。《补五代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清异录》，传为陶谷所作。　（宁稼雨）

Tao Hongjing

陶弘景（456～536）　南朝梁文学家。《周子良冥通记》等书的作者。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出身南朝士族世家，幼禀异操，四五岁便好读书，七岁能属文，十岁，读群经及杂书，尤好葛洪《神仙传》，毅然有养生之志。齐高帝为相时，召为豫章王侍读。武帝即位，为宜都王侍读，复拜左卫殿中将军。永明十年（492），拜表解职，归隐于句容句曲山（今江苏茅山），潜心学道，整理编著了《登真隐诀》、《真诰》、《神农本草经》等重要道教和医学典籍。梁武帝即位，礼聘不出，但朝廷大事，无不前往咨询，朝野大夫名士也多与之相接，时号"山中宰相"。居茅山四十五年，卒于梁武帝大同二年（536），年八十一岁，谥贞白先生。《梁书》卷五十一、《南史》卷七十六有传。

陶弘景平生读书万卷，于经学、史学、文学、天文、历算、地理、兵法、阴阳、五行、风角、方图、产物、医术、本草，无不赅通。又性好著述，据《隋书·经籍志》、《梁书》、《南史》本传、《云笈七签》卷一百零七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元刘大彬《茅山志》卷九所载，所著书凡九十余种，多为仙传志异之作，故有"道家仲尼，玄中董狐"（唐贾嵩《华阳隐居内传序》）之称。

陶弘景所撰小说有：《梦记》一卷（今《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七存《肖铿》、《卢元朗》两条），《世语阙字》二卷，《续临川康王世说》二卷，均亡佚。现存《古今刀剑录》一卷，记自夏迄梁代帝王、诸侯刀剑之事七十余条，有《道藏》本、《百川学海》本等。《周子良冥通记》四卷，叙周子良冥报感应事，有《津逮秘书》本等。

（卢仁龙）

Tao Xian

《陶岘》　唐代传奇小说。袁郊撰。据《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陶岘"条注云出《甘泽谣》。今本《甘泽谣》亦载此篇。《唐人说荟》本题作唐沈既济《陶岘传》，无据。

本篇叙述唐明皇开元末年，昆山富豪陶岘有一昆仑奴摩诃，善于游水。陶岘喜泛江湖，"遍游烟水，往往数岁不归"，他常将心爱的玉环和古剑投入江湖之中，令摩诃泅水取出，以此为乐。摩诃先在巢湖遇险，"刃去一指"，后在西塞山前黑水中遇蛟龙，不能取回环、剑，陶岘强迫他二次入水捞环、剑，终为蛟龙所害。《说郛》卷十九录此篇，篇末记孟彦深、孟云卿、焦遂三人事迹，为《太平广记》所不载。

本篇虽属怪异故事，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奴隶境遇之可悲，生命毫无保障。本篇步步深入，刻画动人，尤其是将这个奴隶之死，写得极为惨烈："摩诃不得已，被发大呼，目眦流血，穷命一入，不复出矣。久之，见摩诃肢体磔裂，浮于水上，如有视于岘也。"这是在中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个死不瞑目的奴隶的悲惨形象。　（刘荫柏）

Tao Youzeng

陶祐曾（1886～1927）　近代小说批评家。字兰荪，号芗林，别署报癖，又称崇冷庐主，湖南安化人。曾任长沙合群体育会会长、日新学校教员。著有小说《新舞台鸿雪记》等，另撰有《中国文学之概观》、《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月月小说题词》、《扬子江小说报发刊辞》等论文。这些论文，气势壮伟，激昂慷慨，但往往言过其实，把梁启超本来就夸大了的小说作用更引向了极端。

他认为“文学较他种学科为最优”，而在当今文学中，小说又为第一：“自小说之名词出现而膨胀东西剧烈之风潮，握揽古今利害之界线者，唯此小说；影响世界普通之好尚，变迁民族运动之方针者，亦唯此小说。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其感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神，其及人也广。是以列强进化，多赖稗官，大陆竞争，亦由说部。”小说何以有此巨大的功用？他除了用雨果、托尔斯泰、福楼拜等人的写作与影响为例进行说明外，还从小说的内容、结构、人物等方面作了探讨，指出人们对于小说“其所以爱之之故无他道焉，不外穷形极相，引人入胜而已”。基于此，他竭力主张小说为社会政治服务，成为改革政治的工具：“堂堂古国数千年，民智不开洵可耻。思求良术砭疲顽，舍兹小说无足恃。”他甚至认为“欲革新支那一切腐败之现象”，需首先拉开小说的序幕，所谓欲“扩张政法”，“提倡教育”，“振兴实业”，“组织军事”，“改良风俗”等，都“必先扩张小说”。陶祐曾的这些看法，出自“热心爱国”，对传统的文学观、小说观具有强烈的冲击作用，但过分地夸大了小说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不恰当的。

（黄　霖）

Tao Yuanming

陶渊明（365～427）　晋宋时文学家。字元亮，入宋更名潜，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曾祖陶侃，为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太尉，封长沙郡公，卒后赠大司马。祖父曾任太守。父早亡，母为东晋名士孟嘉女。陶渊明少年时代，生活贫困，唯好读书，志在四海。太元十八年（393），因“亲老家贫”，起家为江州祭酒，又因为“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解职后，在家闲居，“躬耕自资”。



陶渊明像（清乾隆六年刻本）

隆安四年（400），再次出仕，任荆州刺史桓玄属吏。五年，因母丧辞官还家。元兴三年（404），离家东下赴京口，入镇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幕，为参军。义熙元年（405），转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同年八月，出任彭泽令。在官仅八十余日，十一月自免去职。从此复归田园，直至元嘉四年（427）病故。《晋书》卷九十四、《宋书》卷九十三、《南史》卷七十五有传。

陶渊明早年“猛志逸四海”，怀有“济世”之心，后来因感到“有志不获骋”，而又“素襟不可易”，便毅然辞官归隐。从政治上说，他的行动既表现出与残暴的统治阶级不合作的积极一面，也表现出逃避现实斗争的消极一面；从思想上说，其中既有“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法天贵真”、服膺“自然”的道家玄学观念。正因为他的思想是复杂的，因而他的文学创作也是多样的，不仅有省净冲淡的田园诗集《陶渊明集》，而且还有侈谈鬼神灵异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有人说陶渊明生性旷达，不会留意鬼神之事，《搜神后记》旧题陶潜，乃后人所伪托。此说未必可信。

（许逸民）

Taozhu Xinlu

《陶朱新录》　宋代志怪小说集。马纯撰。马纯，字子约，自号朴檄翁，单州成武（今山东成武）人。绍兴中为江西漕使，隆兴（1163～1164）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居越之陶朱乡。搜辑见闻著此书。

《陶朱新录》，《遂初堂书目》小说类著录，《四库全书》收入小说家异闻之属，一卷。书前有绍兴壬戌（十二年，1143）自序，谓：“建炎初避地南渡，既而宦游不偶，以非材弃”，似当时正罢职闲居。书中载南宋杂事，也不全是志怪异闻。如记建炎间统制王涣，逼淫陈州胥吏之妻，持刀威胁，妇人说：“如此则统制亦贼尔，一死何惧！”竟杀之。记神怪如范氏女子自蜀入京过栈阁坠栈道下，食草根木苗，自念如何得出，久之不觉随念身已登栈道。二十余年后其弟闻而访之，女不愿归家，竟望远峰飞去。又如记马伯为青州益都尉，本为老举人，曾救济一为盗之营卒，卒死后为马预报试题，遂登第得官。书中有不少神奇故事，具有一定传奇性，在宋人小说中尚为可观之作。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等。

（程毅中）

Tao Zongyi

陶宗仪　元代文学家，《说郛》的编者。字九成，号南村，一号泗滨老人，黄岩（今浙江东部）人。其生年未见诸书记载。法国伯希和《说郛考》曾推测约生于延祐七年（1320），日本渡边幸三《说郛考》认为至元元年（1335）前后生。昌彼得则据张枢《南村赋序》，考证其生于元延祐三年（1316），又据《南村诗集》有建文三年（1401）之作，推断其卒年当在此后（昌彼得《说郛考》所附《陶宗仪生年考》、《陶南村先生年谱初稿》）。

陶宗仪二十岁时举进士不第（昌彼得考为至元元年），即弃去，后累辞辟举。洪武间受聘为教官，后辞官隐居松江（今上海松江）。

陶为人博学好古，有《四书备遗》二卷。又潜心书学，撰《书史会要》九卷（孙作《沧螺集》卷四《南村先生传》及《明史》本传）。又好为诗文，《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南村诗集》四卷，《沧浪棹歌》一卷。此外，《国风尊经》一卷、《草莽私乘》一卷、《古刻丛抄》一卷，相传也为宗

仪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其影响最大,能够代表陶宗仪成就的,还是他搜集前代诸家说部纂成的原本《说郛》一百卷,以及内容丰富、有多种价值的笔记《辍耕录》三十卷。 (宁稼雨)

Taowu Cuibian

《梼杌萃编》 清代小说。十二编二十四回。又名《宦海钟》。作者署名"诞叟",真实姓名为钱锡宝,字叔楚,号诞叟,杭州人。清末民初人,生平不详。书首之"缘起"有"戊戌(1898)荷夏云江女史录于茵绿草堂"。

小说描写清末官场商界生活。江苏南通秀才贾端甫在州钱粮师爷龙钟仁家教书,管家与钟仁妾杨姨娘私通,为贾端甫看破,杨姨娘夜半上门以堵其口,贾端甫因念及声誉功名,压下情欲,斥走杨姨娘,赢得"坐怀不乱"之誉。不久贾端甫被龙府辞退,后考中进士,娶花布店掌柜之女周似珍为妻,投靠并极力逢迎军机大臣厉凤文,得任刑部主事。龙钟仁之子龙伯青为谋父亲遗缺,默许并纵容知府之子增朗之玩弄庶母杨姨娘、妹妹龙玉燕和妻子水柔娟。丑闻败露后龙伯青被贬逐,病郁身亡,家产被毛升骗掠,其弟研香亦被拐卖学戏,兼做龙阳,后为观察叶勉湖宠爱,纳为"八姨太",杨姨娘母女和水柔娟则沦为娼妓。增朗之虽声名狼藉,因父亲与厉凤文的关系,却仍在广东谋得官职。厉凤文另一亲信范星圃娶富孀之女华素芳为妻,复奸占小姨华紫芳。在湖南臬台任上疯狂迫害革命党人,手段残忍,为千夫所指。范星圃为妻妾谋占家产被参罢官,审出与妻妹之奸情,紫芳被官府卖入娼门,华家家产判归他人,岳母气死。华素芳因丈夫被黜、母亡妹去、幼子夭折亦哀痛身亡。增朗之升任汉阳知府,与下属高师爷之妾祝眉卿通奸,其夫察觉,眉卿自尽。时贾端甫新任湖北臬台,乘机报复,予以重判,将增朗之发配塞外充军,玉燕随往。贾端甫与管家之女小双子勾搭成奸,却不正名纳娶,以炫耀自己的"遏欲之功"。范星圃欲东山再起,往投贾端甫,正逢贾被贬,二人同赴京师。途经彰德府,贾外出访友未归,其仇人上门报复,范星圃误被重创,静如与小双子被轮奸。范星圃伤重身亡,遗言惨切。

小说无情地暴露了清末官场、仕林和工商界腐朽淫靡、庸俗放荡的生活和贪婪冷酷、虚伪势利的官场风气,痛斥了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工商业者直至管家、衙役、奴仆对权势、女人与金钱疯狂的追逐和无厌的占有欲。同时还尖锐地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对革命党人寄予了较深的同情,对清政府残酷镇压革命党人表示了强烈的义愤。

作品人物性格富有个性,结构完整,开启阖合,井然有序。唯议论较多,显得拖沓。

(任少东)

Taowu Xianping

《梼杌闲评》 明代小说。五十卷五十回。又名《明珠缘》。不题撰人。全称《绘图梼杌闲评全传》。卷首《总论》是阐述写作宗旨的一段文字,并有人物评语。书中所叙之事,最晚者为明崇祯三年(1630),成书约在明末。关于此书的作者,邓之诚《骨董续记》引缪艺风《藕香簃别抄》的一段考证,疑作者为映碧。即李清(1602～1683),号映碧,又字心水,晚号天一居士。江苏兴化人。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官至大理寺丞。明亡不仕。

《梼杌闲评》主要描写的是明代宦官魏忠贤与明熹宗的乳母客印月互相勾结乱政、篡权的历史故事。小说以魏忠贤一生经历为主要线索,展示了明末社会较为广阔的历史画卷。前二十回,写魏忠贤入宫以前,通过魏忠贤的生母侯一娘的遭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民间艺人的血泪生活。而对明末的社会动乱,描写尤为详尽,如提到的白莲教起义,以及第八回所写"程中书湖广清矿税",因程中书敲诈勒索,激起一次商民暴动,这是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为反对官府横征暴敛、破坏工商业发展而进行的一次斗争。以此入篇,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尚属少见。又如第三十五回,描写了苏州的市民暴动,这是为反对魏忠贤陷害正直的官吏周顺昌、反抗厂、卫特务到处捕人而爆发的一次起义。颜佩韦等五人,激于义愤挺身而出,一大批市民聚众响应,他们把行捕的特务打得落花流水,驱逐了苏州知府,轰动朝野。小说对官宦与厂、卫特务的揭露可看作明末黑暗社会的缩影。

《梼杌闲评》的出现,有两点值得注意:就题材而论,它是讲史小说,但它的言情成分都非一般讲史小说所能比拟。侯一娘与魏云卿的关系,魏忠贤与客印月、侯秋鸿的关系,在书中占了十分引人注目的地位,它兼有讲史与言情两类小说的特点,体现了两者合流的倾向。在人物塑造上,继《金瓶梅》之后,反面人物成了主角。晚清的王无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把《梼杌闲评》与《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相提并论,说:"《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侈,《儒林外史》、《梼杌闲评》之写卑劣,……皆深极哀痛,血透纸背而成者也。"小说中的魏忠贤,是一个成功的反面典型人物,他是一个无赖、流氓、恶棍的混合体,具有奸诈、狠毒、贪婪的性格特点。由于他取得了皇帝的欢心,这个目不识丁的阉宦一跃而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逐步控制了厂、卫特务组织。他遍结党朋,欺上瞒下,陷害异己,无恶不作,他一手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明史上有名的六君子之案,即其一例。小说对此有较精细生动的描绘。客印月在青春时代,所嫁匪人,婚姻上不幸;入宫之后,权势和贪欲,使她变得心狠手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纵容子侄横行霸道,皇亲后妃,亦不能幸免。魏忠贤的爪牙,诸如李永贞、田尔耕、崔呈秀之流,小说在刻画他们卑污的灵魂与丑恶的嘴脸方面,也多有鞭辟入里之处。

《梼杌闲评》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它从朱工部治水写起,以"碧霞君说劫解沉冤"作结,冤冤相报,宣扬

了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笼罩上一层宗教迷信的烟雾；书中所写的人和事，虽有不少可和《明史》相参，但也杜撰出不少荒诞不经的情节；在两性关系的描写上，也有刻露之处。

此书除清木刻本、石印本之外，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整理的点校本(1983)。　　　　（刘文忠）

Teng Dayin Guiduan Jiasi

《滕大尹鬼断家私》　明代小说。见于《古今小说》卷十，亦载别本《喻世明言》卷三。篇中有“话说国朝永乐年间”等语，当为明代所作。

本篇叙七十九岁的倪太守，娶十七岁的梅氏为妾，生次子善述。为防长子善继虐待梅氏母子，侵吞全部家财，太守临终前将一幅藏有遗嘱的画轴留给梅氏。善述年长后与哥哥讨要“家私”被打，梅氏告官申理并献上画轴。县官滕大尹识出画轴中的机密，断了倪家析产案，并从中渔利千金而去。

小说中的倪太守身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家长，自从娶妾生子之后，便片刻不得安宁。他要防范贪婪凶狠的长子对财产的觊觎侵吞，又要为自己晚年着想，于是在恶言恶语的长子面前装聋作哑，忍气吞声；他要想方设法为梅氏和幼子留一分家产，又唯恐梅氏再嫁，于是再三试探，直到梅氏诅咒发誓，才把藏有密嘱的画轴交给她。在嫡庶的矛盾纷争中，这个老头子“常时想一会，闷一会，恼一会，又懊悔一会。”通过对这个封建家长的复杂心态的描绘，作品揭示了一个封建家族中的重重矛盾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小说的后半部，写了一个“贤明官府”滕大尹。这个官僚断案之初，一副禀公执法的样子。但当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识破画轴中的秘密时，面对万两金银，立刻垂涎三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着原告被告、宗族中的众人，自导自演了一出装神弄鬼的丑剧，毫不费力地将一坛金子骗归己有，大摇大摆地抬回衙门。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人物出场时，小说写了一段平反冤案的故事，并通过众人之口称赞滕大尹的“贤明”。这一巧妙的伏笔，使人物前后对照反差强烈，更突出暴露了滕大尹貌似清官，实为贪官的丑恶嘴脸。对这个人物，作品给予了辛辣无情的讽刺。

小说通过嫡庶间的家产之争而步步展开故事，作品前半部情节发展平缓，没有大的波澜，然而矛盾却无处不在，倪太守的画轴更是留下了悬念。后半部矛盾日益激化，情节发展加快。滕大尹“鬼断”家私，解开了悬念，使故事达到高潮，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耐人寻味。

小说在一连串的矛盾纠葛中展现了倪太守的老谋深算和滕大尹的虚伪、机诈，通过这两个生动的艺术形象，从一个层面揭示了封建社会从家族到官场的罪恶和腐败。尽管作者可能不是有意而为，但小说给予人们的认识价值确是如此。

本篇故事来源似出自唐人《晋书》卷五汝阴陳炤事。明《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下卷《争占》类载有与本篇相同的故事。明《龙图公案》卷八《扯画轴》系据本篇而作，清人传奇《长生象》、清代小说集《阴阳显报鬼神传》卷四亦演叙其事。　　　　（晓　舒）

Tengguguxiang

藤谷古香(1880～1919)　清代小说家。《轰天雷》的作者。本名孙景贤，字希孟，号龙尾。江苏常熟人。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科毕业，入民国，曾任湖北、江苏高等检察所检察官，国务院参议。撰写小说《轰天雷》，署名“藤谷古香”。据范烟桥《漫谈〈轰天雷〉》一文介绍，孙希孟“1902年写《轰天雷》时，二十二岁。出版者是他的同乡庞树松(独笑)在上海所办的大同书局，印一千部，1904年再版。”孙希孟是燕谷老人(张鸿)的高足，南社社员，有《龙尾集》、《梅边乐府》等诗集传世，与庞树柏(檗子号龙禅)称为“虞山双笔”。

《轰天雷》写常熟翰林沈北山事。戊戌政变后，沈上万言书，请慈禧太后归政，杀荣禄、刚毅、李连英三凶，轰动全国。据《轰天雷》第一回作者自叙，他还有两部小说：《缙绅领袖记》、《魑魅魍魉录》，连同《轰天雷》分别写常熟近五十年来赫赫有名的三位大人物：“一个是位极人臣、尊为师傅的老中堂；一个是倾城倾国，第一无双的都老爷；一个是忠肝义胆、不顾生死的太史公。”指翁同龢、杨崇伊、沈北山。《轰天雷》是讲太史公的本末；另外两部，“是讲那二家的事，其中所叙述，比这《轰天雷》还要奇怪百倍呢！”如《魑魅魍魉录》，痛诋“羊都老爷”(即杨崇伊)，因为他反对变法，阻挠新政，献媚权奸，邀幸于慈禧太后，小说从他弹劾文廷式、参预戊戌政变、残害六君子写起，直到他在苏州与吴子和争夺一妾，明火执仗，抢劫妓女，被苏州巡抚瑞莘儒参革罢官，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为止。《轰天雷》所云：“常熟既出了一个巨奸大猾，罪魁祸首，必须再出一个为国忘身的大忠臣，方给吾常熟人争争气！不然，吾们的脸子都辱没尽了”(第九回)。巨奸大猾即指向慈禧太后告密的杨崇伊；为国忘身的大忠臣即沈北山。《缙绅领袖记》和《魑魅魍魉录》成书与否，不详。　　　　（鲁　戈）

Titou'er Jie Qi

《剃头二借妻》　清代小说。九回。不题撰人。宣统二年(1910)五月羊城觉群小说社再版，初版本未见。

书叙咸丰年间，广东羊城大盐商潘员外，妻妾成群，周姨太受宠，其弟周贵寻花眠柳，挥霍无度。周姨太助银三百两，作为娶妻成家之资。周贵即与契友鸿利店剃头二合伙狂赌，三百两银子输得罄尽。潘员外六十大寿，周贵身无分文，无颜入潘府致贺。踌躇间，心生一计，向剃头二借妻，谎称夫妻，瞒过赌输娶妻银一事。谁知假戏真做，剃头二之妻冯氏贪图潘府富贵，当夜与周贵做成夫妻。剃头二见冯氏不回，连夜潜入潘府，逼冯

氏回店。冯氏高喊捉贼，潘府家人即将剃头二执送南海县衙。县官碍于潘府财多势大，不问情由，当即将剃头二锁禁大牢。当时雉发行中以客家人居多，遂聚集数百人，联行罢市，肩担剃头旗杆，到县衙申说剃头二借妻遭祸真相。县官怕触众怒，与潘员外商量，一面维持原判，一面释放剃头二。周姨太诘问其弟，始明真相，痛斥周贵并以潘府婢女送与剃头二为妻，一场风波终于平息。

作者旨在劝世戒赌。所写晚清时期广州地区的风土人情，如理发业的行会组织成功地发动联行罢市等情节，在古代小说中尚不多见。小说曾被改编为戏曲，在广东地区上演。（赵明政）

Tianbaotu

《天豹图》 清代小说。十二卷四十回。不题撰人。嘉庆十九年(1814)厦门丰胜书坊刊本。序署"嘉庆阏逢阉茂畅月三影张氏题于鹭门城东醉月轩书屋。""阏逢阉茂"系"甲戌"别称，即嘉庆十九年(1814)。"鹭门"即今厦门市。又有英秀堂刊本，首有道光六年(1826)张某序。萃英书局石印本(1912)，改题《绣像剑侠飞仙天豹图》，六卷四十回。

小说描叙明代成化年间山海关总制施廷栋被奸相花锦章诬陷处斩，其妻携子施必显、女施碧霞投奔宁波亲戚，行至扬州，施母病故，施必显病卧不起，碧霞欲卖身葬母，恰逢奸相之子花子能。花子能仗霸凌贫，骗碧霞至家欲占为妾。小孟尝君李荣春路见不平，入花府要人，被花府教师曹天雄擒住，幸亏花子能之妹花赛金的丫头红花救助，方逃出虎口。施必显这时病愈，闯进花府打死曹天雄救出碧霞，得李荣春举荐转往投奔雁门关总制，行至蟠蛇山，上山做了寨主。曹天雄之弟曹天吉为兄报仇，赴扬州，在花府与花子能之妻秦氏奸通，害怕奸情暴露，杀死花子能之妹。御史田大修遣英雄陶天豹勘破此案，处死秦氏和曹天吉。花子能怀恨在心，诬陷田大修与施必显以及李荣春合谋造反，田、李于是被捕入狱。陶天豹逃遁求师，帮助施必显等好汉劫狱救出田大修和李荣春，众英雄聚义蟠蛇山。奸相图谋篡位，遂进京救驾，活捉了奸相，花子能早被抓住关在山寨，奸相父子全家尽被诛灭。众英雄都得封赠。

这是一部英雄传奇。写英雄被逼啸聚山林，除奸锄霸，主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情节比较紧凑。曾被改编为弹词《天宝图》(一名《英雄奇缘传》)，最早有道光十年(1830)序刊本。弹词将时代从明朝上推到元朝，人名有改动，情节则枝蔓衍生，不及原作可观。同治七年(1868)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小说《天豹图》和弹词《天宝图》均在列。但是第二年即有弹词《天宝图》芥子园刊本问世，可见此书在民间有广泛影响。京剧《天宝图》，粤剧、闽剧《天豹图》，莆仙戏《蟠桃山》，高甲戏《大闹花府》等均演此事。

（石昌渝）

Tiancouqiao

《天凑巧》 明代小说集。三回，今存。题"罗浮散客鉴定"。罗浮散客，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知为明代人，并另著有小说集《贪欣误》存世。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三著录有《天然巧》，实即《天凑巧》之误。据此书第三回《曲云仙》开头有"在我国朝著名的有瓦寡妇，曾佐胡总制平倭；近日有石砫司女官秦良玉，他累经战阵，在辽东也曾有功"等语，知此书作于明末天启年间。

书中每回演一故事。每回有三字标题，并有双句回目。如第三回标题为：《曲云仙》；双句回目为：《力勘大盗 义折狂且》。第二回标题为：《陈都宪》；双句回目为：《错里猎魏科 误中跻显秩》。第一回标题为《余尔陈》，叙吴中秀士余尔陈恋妓小娟，以千金付诸社友江公子，恳其代赎小娟以妻之。江公子伪作仗义，将小娟骗至船上，却谎说余尔陈因措办千金不出，已将小娟转让于他。小娟誓死不从，欲投水而死。适值余尔陈之友萧集生、惠瞻泉至，劝江以义始，应以义终。江不听，将小娟禁于庄中得月楼。余尔陈闻小娟仍属意于己，乃往寻访，江执意不还。萧集生为小娟矢死守身所感，将其事泄于江之大妇江娘娘。江娘娘乃至得月楼，亲听小娟诉说江公子强夺之事，大为同情，遂命请余尔陈将小娟领回，夫妻完聚。第二回《陈都宪》叙江北泰州陈都宪，原是小家子出身，家境奇穷。此人自幼孱弱愚钝，不善读书。有父执好友金秀才怜之，不计束修，收在门下，讲说指点，亦不中用。时值天旱，州官赈济，秀才们随饥民争先抢夺，挤落头巾，扯破蓝衫，州官甚觉可厌。及唱名到陈都宪，却不见人应，看名册时，却是个"极贫"，道是安贫养高之人，着同里长来县补领。州官见他衣衫褴褛，深感内疚：使高士沦落，分明是己之罪。给谷三石，取俸银二两，叫他认真读书。到科考时，州官将他取为前列。府考时，州官又录取了他。至学院，考官看他文字没一句通达，州官又极力赞其德行，学院只得勉强附在案中。到科举时，陈都宪竟将街坊上的俗曲拿来凑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一齐用上。大座师有个莫逆之交，时为同考，平日极诙谐谑浪，见其考卷，大笑不止，遂使录取登第。后官至都御史。第三回《曲云仙》叙明朝万历年间，日本关白作乱，入侵朝鲜。朝廷用都御史杨镐为经略，用都督李如松为大将，调动蓟辽宣大延宁甘固川浙兵马在辽东取齐，援朝抵日。维时有个罢闲方参将，祖籍徽州，夤缘了一个营兵游击，领一枝南兵，带了儿子方隅并几个家丁，在辽阳城外待命。当时行军积弊，冒领粮饷，将官兵丁，个个充裕，嫖赌吃酒，在在皆然。中有家丁方兴，不嫖不赌，想娶家小。遂经人介绍，娶得辽阳女子曲云仙为妻。半年之后，各路兵马到齐，经略下令进军。此时方游击已积银数千，便借口回南购置铅弹弓箭，差儿子方隅并家丁方兴、方忠等将银两运送回家。云仙本精武伎，亦女扮男妆，骑马挎弓，随方兴同回南方。途遇响马，因知云仙随行，尽皆避去。

原来云仙父亲昔日曾做响马，云仙十四五岁即随父出没，力敌万夫，百发百中，北地尽知其名。于是一路无事，平安抵家。不意方隅陡起歹心，欲占云仙为妾，强令方兴让出云仙另娶，不然即送官监死。方兴商之云仙，云仙不动声色，遂从仆妇去方隅房中就亲。洞房中云仙手执尖刀，大骂方隅，并欲将其砍头剖心。方隅恐慌已极，钻入床下磕头求饶。后有方隅之妻赶来解围，并应云仙所求，将方兴身契交出，由他夫妻二人自去黄山修行。后有人遇之辽东，并承预告奴儿哈赤之事，时二人已得道矣。

此书反映明代现实，质朴自然，文辞亦觉生动流畅，值得一读。（萧欣桥　欧阳健）

Tianfei Jishi Chushen Zhuan

《天妃济世出身传》　明代小说。三卷三十二则。则目工整。全称《新刻宣封护国天妃林娘娘出身济世正传》。题“南州散人吴还初编”，熊龙峰刻。吴还初，生平不详。



明刻本《天妃济世出身传》

书叙北天妙极星君之女玄真，立志擒拿猴、鳄二妖，汉明帝时托生于福建莆田县林长者为女。长大成人，求亲者不绝。玄真一心向道，坚辞不允，白日飞化，前往湄州。猴精逃脱天网，下界作乱，害及乡民；又助番王，兴兵入侵，大败汉军。汉君臣无奈，出榜召纳贤能术士。林女之兄林二郎被召，林女乘仙鹤至，助兄征战，先在鄱阳湖收龟精，又至大同与妖猴斗，将其擒获斩死。番王遂进贡称臣，林二郎凯旋。汉帝知玄真之功，敕封为“护国庇民天妃林氏娘娘”。谢恩归来，在扬子江收白蛇、鳅二精。鳄精为害东洋，又助龙王收伏。南海观音奏明天庭，林长者夫妇、二郎俱白日升化。小说旨在宣扬神道法力无边，妖魅难逃出掌心，显受神话小说的创作影响，但内容荒诞，文字漶漫粗疏。

今存明万历忠正堂刊本。（朴　之）

Tianhuacang Qi Caizishu

《天花藏七才子书》　清初小说选集。收《玉娇梨》和《平山冷燕》两种。作者在南明尚存时写了《玉娇梨》，以荑秋散人的名号刊刻印行。十几年后，清政权已经巩固时，他又写了《平山冷燕》，以荻岸散人的名号刊刻行世。顺治十五年(1658)，天花藏主人写了一篇序言，将两书合刻为一部取名为《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由于《玉娇梨》中的主要人物是苏友白、白红玉、卢梦梨三位才子佳人，《平山冷燕》里的主要人物是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四位才子佳人，合起来共为七位才子佳人，故取此书名。（林　辰）

Tianhuacang Zhuren

天花藏主人　清代小说家。其姓名、籍贯、生平未详。对此，学界有五说：一说是嘉兴张博山，见清盛百二《柚堂续笔谈》，鲁迅不赞成此说；二是张匀，见《檇李诗系》，胡士莹怀疑此说；三是烟水散人，即秀水徐震字秋涛者；四是天花才子；五是墨浪子、墨浪主人、浪仙。五说均未有确凿证据，故任何一说都未取得学术界的共识。

现知与天花藏主人这个名号有关的(即署著、述、编次、新编或题序的)小说，共十六种：《玉娇梨》、《平山冷燕》、《两交婚》、《定情人》、《画图缘》、《金云翘》、《人间乐》、《梁武帝西来演义》、《济颠大师醉菩提》、《玉支玑》、《锦疑团》、《幻中真》、《飞花咏》、《赛红丝》、《麟儿报》、《后水浒传》。其《赛红丝》封面刻有“天花藏秘本”，可知天花藏是存藏书板处或书坊的堂号。以堂号行，故名天花藏主人。其所作之序，多署“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素政堂或是他的居址或书房的堂号，所以又称素政堂主人。

天花藏主人生于明末，他的第一部小说《玉娇梨》约作于南明时，当时他既无天花藏，又无素政堂，也不叫天花藏主人，而是号荑秋散人(旧录均作“夷荻散人”，据现存最早的版本大连图书馆藏之《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荻字系秋字之误，以讹传讹多年)。在写作《玉娇梨》时，主人对于依附皇亲国戚的奸佞权臣深恶痛绝，参照同时作品《后水浒传》中的“彩虹桥上客题于天花藏”的序文，可知这位作家还颇有慷慨激昂的民族情感。据《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言得知，这位曾“笃志诗书，精心翰墨”很有抱负的人，生不逢时，在那个“万言倚马，只可覆瓿；道德五千，唯堪糊壁”的晚明，他成为“贫穷高士，独往独来”，只得写小说，“借乌有先生以发泄黄粱事业”。入清以后，他沉默地观望了十多年，看着清朝政权日益巩固，于是写了第二部小说《平山冷燕》。这时，主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这部小说里，天花藏主人通过作品中女才子献给皇帝的诗，粉饰太平，对统治者多加奉承。讴歌清廷是：“普天有道圣人生，大地山川尽效灵。尘浊想应淘汰尽，黄河万里一时清。”更寄幻想于清廷，能够思才若渴，破格任用那些散在民间的才子。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他唯有靠写书编书来维持生计。现知的十六种书，不都是天花藏主人所作，而且直署天花藏主人著、述、新编、编次的书，也不一定就是他的作品，如《济颠大师醉菩提》、《梁武帝西来演义》、《人间乐》等；而未署名者却有可能是出自他的手笔，如《定情人》等。有根据肯定其为天花藏主人所

作的是《玉娇梨》、《平山冷燕》、《两交婚》；可以肯定不是天花藏主人所作的有《金云翘》、《幻中真》、《后水浒传》。余皆存疑。

天花藏主人在顺治十五年(1658)把《玉娇梨》和《平山冷燕》合刻为《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独树一帜，影响较大，开创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流派——才子佳人小说。（林　辰）

Tianjuetang Biyu
《天爵堂笔余》　明代笔记集。三卷。薛冈著。薛冈，初字伯起，更字千仞，浙江鄞县人。生卒年不详。

此书记载了作者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至万历四十一年的见闻，或古或今，或朝或野，率尔措辞，不加点润。原为八卷，约数千条，万历四十二年交周野王付刻。刻事未竣，周倏然谢世。寻之原稿，已残缺不全，“遂取存者，刻于都下”(《天爵堂笔余序》)。现存《天爵堂笔余》则含万历四十三年以后所作“续笔”，附刻于《天爵堂文集》后。

《天爵堂笔余》存有小说、戏曲史料。如记录了《浪史》、《四书笑》的流传情况；〔挂枝儿〕、〔罗江怨〕俚曲的酸楚动人等。尤以卷二关于《金瓶梅》的记载引人注目：“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薛冈是《金瓶梅》刻本的较早记载者，而且他目睹的《金瓶梅》刻本简端序文为东吴弄珠客序。《天爵堂笔余》有天启刻本和崇祯刊本传世。（刘　辉）

Tianmenzhen Yanyi Shi'er Guafu Zhengxi
《天门阵演义十二寡妇征西》　清代小说。四卷十九回。不题撰人。光绪十六年(1890)粤东拾芥园刊本，正文卷端题“新镌玉茗按鉴批点续北宋志天门阵演义十二寡妇征西”。《南北两宋志传》有玉茗堂批点本，此书截取该书《北宋志传》卷七之第三十二回至卷二十之第五十回共十九回为之，回目标题略有改动。（俞　文）

Tianshang Dashenpan
《天上大审判》　清代小说。六章，无回目。作者署亚东破佛即彭俞。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时中书局印刷，均益图书公司发行。1913年由文明书局严馥葆重印刊行。

本书是一部神话幻想小说，通过飞廉上天庭控告武王弑君篡国之罪、玉皇大帝降旨举行天上大审判的故事，影射现实，反映当时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鼎沸情形，革命与改良、维新与守旧各种势力之纷争。飞廉本是殷纣王之佞臣，武王伐纣，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飞廉冥顽不化，悠悠二千年后，他的灵魂又与武王对质天庭，评说千秋功罪。古代帝王及儒道佛三教掌门人等，应诏联翩而来，同赴天庭会审此案。飞廉与武王两造，唇枪舌剑，展开论辩。飞廉维护君权至上，指控武王伐纣实乃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武王陈说吊民伐罪，恭行天讨，而飞廉实属元恶大憝。飞廉理屈词穷之际，下界忽传列强即将瓜分中国，请玉皇大帝筹谋弭患御敌、保种救国之计。

玉皇大帝请群贤各陈救国方略。佛祖虽有感化众生之德，无奈不合时宜；道君唯恐误了炉中九转仙丹的火候，飘然自去；尧舜禹诸贤君一筹莫展；就连首创革命的汤武，如今竟也苟安现状，畏首畏尾，深恐革命引发内乱，亡国祸不旋踵。唯有至圣先师孔子，抛出一揽子的总体规划：熔君主民主于一炉，合封建联邦为一体，实行君主立宪，议会选举。玉帝首肯称善，群贤随声附和，唯有飞廉顽固守旧，反对宪政，于是派飞廉为出洋考察大臣，赴欧美文明各国观光，以通锢蔽。岂料飞廉冥顽变本加厉，将西欧各国君主立宪政体一概视为异端，考察归来猖狂逞凶肆虐，对中国沿江沿海鼓吹革命的机关，实行犁庭扫闾，又大闹天庭，因而终于受到玉皇大帝和观音大士的制裁。小说旨在揭露晚清朝廷一班顽固守旧大臣的倒行逆施，预言他们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鲁　戈）

Tianshang Renjian
《天上人间》　清代小说。《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周越然《书谈》第七条著录。周文载《小说月报》二十二卷第六号(1931年6月出版)。据周文，此书为清人胡公藩著，为未刊之稿本，仅存第一卷，每半叶九行，每行二十五字。述赵世中(妻钱氏，女月姑)、虞士诚(妻华氏)、袁子卿(妻杨氏)数家事，盖言情小说，内容不详。胡公藩原名绍昌，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

按，此稿本为周越然私家收藏，现不知落何所。（吴　郑）

Tianshang Yunü Ji
《天上玉女记》　东晋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一《弦超》条。明人纂辑《绿窗女史》、《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传奇家类)等裁篇别出，伪作今题，并嫁名宋贾善翔撰。扫叶山房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撰人因袭未改。弦超事最早见于晋张敏《神女传》(《北堂书抄》引，《太平御览》作《智琼传》)。

本篇故事写魏嘉平中弦超早失父母，孤苦伶仃，夜梦神女名成公知琼，自称天上玉女，受命下嫁，济超孤苦。三四天后，果有车驾临门，玉女状若飞仙，遂结为夫妇。经七八年，超别娶妇，与玉女仍有往来。后事情泄露，玉女辞去。五年后，超在济北鱼山道上又见到玉女车驾，二人同至洛阳，复归旧好。这个人神结合的故事，意在宣扬天人感应、神灵济世，但其间描写仙凡恋爱颇具人情，写玉女服饰体态、车驾装载诸细节亦栩栩传神。《太平广记》卷六十一《成公智琼》条引《集仙录》，

叙事更详，不过渊源所自仍当归于张敏《神女传》。

（许逸民）

Tianyi

《天乙》 先秦小说。撰人不详。《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天乙》三篇，附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班固已确认此书乃后人伪作，所言商汤事不足信。而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则认为贾谊《新书》及《史记》中所载"汤曰"之词得自《天乙》书，恐不确。书已亡佚，不知内容，想亦属于近史之书。

（许逸民）

Tianyuan Qiyu

《天缘奇遇》 明代小说。上、下两卷。又名《祁生天缘奇遇》等。加工写定者佚名。载于《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二种)、《花阵绮言》、《风流十传》等书。约成书于万历之前。本篇写元代吴中杰士祁羽狄的艳情及功名勋业事。上卷主要写祁生的放荡淫乱。在家中，他先与一些良家女子勾搭成奸，及到亲戚廉尚家，他又追逐玉胜、丽贞、毓秀三位小姐及其侍女。后祈生的父亲被人陷害。在逃难中，他仍不忘与女子鬼混。返家后，祁生听说玉胜已嫁于竹家，他便乘机潜入竹家，与女眷们淫乐。但所"钟情"者仅止丽贞一人。后来，廉竹两家均遭诬陷，男子多被杀，女眷有的入宫为奴，有的流配远方。下卷主要写祁生的功名勋业及营救上述许多落难妇女的过程。为了报仇，祁生用心读书，元佑二年中了榜眼。他为父伸冤雪耻，并接受了翰林修撰的官职。祁生向皇帝求情，又通过太监从宫中救出了丽贞等人。然后在边防廉访使任上，又救出多人。因迎立新主等功，他官拜极品，位极人臣。早年，隐士龚寿曾将女儿道芳许配给他，他派人接来成亲。至此，他有妻妾十二房，号称"金台十二钗。"正当祁生志得意满之时，道芳与丽贞劝他急流勇退。于是，他便断然不仕，荣归故里，大建园林，穷极奢侈，恣意享乐。后经仙人点化，修炼成仙。

本篇不少细节近乎猥亵，但不到淫秽作品的地步，观其内容也不可视为爱情小说。通过祁生一人经历，展现了较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篇中不仅皇帝、太后确有其人其事，就是权奸铁木迭儿、观音保，翰林承旨赵孟頫，太监续元晖，民众起事首领蔡九五等也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甚至山移、地震等自然现象，在当时也确实发生过。通过以上这些人物、事件的描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黑暗和动乱的现实。祁羽狄这个人物也写得较为复杂，他既生活得极其奢侈糜烂，为官时又能与奸臣做某些斗争，他一直不忘父仇，颇有点孝子味道。总之，才子佳人式的通俗小说发展到万历时期，思想和艺术都已经每况愈下。一夫多妻和语涉猥亵是它的两个主要标志。

据本篇改编的作品有，明程文修的传奇《玉香记》、佚名作者的传奇《玉如意记》；后有单行本，改名《奇缘记》。

（薛洪勣）

Tian Rucheng

田汝成 明代小说家。字叔禾，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历员外郎，迁礼部祠祭郎中，出为广东提学佥事，降知滁州，迁贵州佥事，进广西右参议，迁福建提学副使。罢官归家后，游览湖山，遍及浙西各地名胜。事具《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本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田汝成著书凡一百六十余卷，今知有《炎徼纪闻》四卷、《辽记》一卷、《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西湖游览志余》二十六卷、《田叔禾集》十二卷、《武夷游泳》一卷、《龙凭纪略》一卷、《行边纪闻》一卷，共七十卷。另有未见著录者五种，《续说郛》收田汝成《幽怪录》、《阿寄传》各一卷，《盛明百家诗》前编收田汝成《田豫阳集》一卷，《广百川学海》丙集等丛书中收其《委巷丛谈》、《熙朝乐事》各一卷。其中《龙凭纪略》、《行边纪闻》系自《炎徼纪闻》摘出，《委巷丛谈》、《熙朝乐事》系自《西湖游览志余》摘出，去其重复，共七十一卷。则钱谦益所云"一百六十余卷"或为"六十余卷"之误。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大，价值较高的是《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二书。

（宁稼雨）

Tiansheweng Shishi Jingli Mutong'er Yeye Zunrong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明代小说。见于《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九。头回叙宋时宣仪郎万延之瓦盆冰花事，见《春渚纪闻》卷二《瓦缶冰花》条，《汴京㓗异记》引之，又《辟寒部》卷之二亦载。正文叙牧童言寄儿遇道人点化事，或系由《冲虚至德真经》卷三《周穆王》条所叙老役夫事脱化而来。



明刻本《二刻拍案惊奇》插图

入话述宋嘉祐年间钱塘南新人万延之官拜宣义郎，生性刚直，不能屈伸，中年即挂冠而归，徙居馀杭，成为豪富。家有一瓦盆能结成冰花，俨然花木园林人物，故视为奇珍。不意万死后家中迭遭大难，不数年家事尽消，人言冰花成幻即万氏家业之兆。正文叙春秋时鲁国曹州南华山中一田舍翁莫广衣食丰足，同里孤童言寄儿偶见一双鬏道人过此，要收他为徒并教他诵经，夜里背熟，即梦为儒生，到一华胥国揭下招才黄榜，授为著作郎，好不风光。醒后即为

莫翁佣去牧牛，自后夜夜梦得读书尊荣，渐至常理文衡，尚娶公主，献策却敌，以功封侯，身加九锡，得意非凡，后终失宠遭贬，锁于粪窖之侧。而白日牧牛之景况，梦境似有关联，连失两牛，正其失宠前之事。幸于荒野中掘得窖银，因携以送莫翁处赔牛，莫翁随往掘银之处，搬回银两，并以寄儿为嗣，改名莫继。不料自有钱以后，竟然生出病来。双鳌道人复来为其治"人间恍惚之症"，说破因果，牧儿遂拜道人为师，从其云游，不知所终。事虽空幻，寓意自在；稍有讥讽，又涉因果。故事不以曲折见长，牧童之梦境与现实交织发展的结构，已突破《黄粱梦》一类窠臼，颇有新意。

（胡小伟）

Tieguantu
《铁冠图》 清代小说。八卷五十回。松滋山人撰。有光绪四年(1878)宏文堂刊本、光绪十六年三余堂刊本、光绪二十年友德堂刊本等，宏文堂刊本序别题《忠烈奇书》，民国铅印本改题《崇祯惨史》。"松滋山人"真实姓名不详。

铁冠图谓明太祖时铁冠道人所进三幅图像，预言李自成起事、崇祯煤山自缢、清朝开基等历史进程。小说主要描叙李自成起事始末，题材与明末小说《剿闯通俗小说》和清初小说《新世弘勋》相同，但情节和写法有异。清代有佚名传奇《铁冠图》，内容有李自成攻宁武关、周遇吉自刎，崇祯煤山之变，吴三桂借清兵逐李自成，以铁冠道人说明图谶作结束，情节与小说《铁冠图》相近。然小说与传奇孰先孰后，遽难论定。李自成以及明清易代事在清朝定鼎后成为民间热门话题，《剿闯通俗小说》刊刻于南明弘光间，入清后不久即遭禁毁，《新世鸿勋》实际上是它的改头换面，尽管也被查禁，但异名板刻甚多。黄人《小说小话》谓《铁冠图》有三种本子，其一即《新世鸿勋》(又名《新史奇观》，其二与《甲申痛史》略同，其三即《铁冠图分龙会》，言五龙为清世祖、明怀宗、唐王、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三种本子都与五十回之《铁冠图》不相同。"铁冠图"之名较为晚出，凡演李自成和明清易代事的小说戏曲，大概《小说小话》均以"铁冠图"称之。 （俞 文）

Tieguantu Fenlonghui
《铁冠图分龙会》 清代小说。二十一回。作者不详。据阿英《小说三谈·小说搜奇录》著录："余所得者，为道光丙申(1836)四宜斋抄本，凡四册二十一回。按四宜斋系当时之租书铺子，里页有印记可证。……抄写尚精，中缝题名及书栏，皆系刻版，插图亦照样勾勒。书前叙文二，其一为康熙三年(1664)余生子作。其二为六年(1667)遗民外史作，刻于何时，则无可踪迹。在道光间租书铺子既用抄本，则在当时已近失传可知。或者是康熙间刻本未可定也。""此书仅叙至崇祯帝煤山殉社稷为止。作者似为遗民，无可奈何，只得把一切委之因果报应，以杀其哀思。故书中对崇祯帝备极同情。全书最精彩部分，亦只是崇祯殉难一节，刻画帝王末路，备极凄哀。其余部分，却无可取。至所谓神怪，亦只有第一回灵霄殿东岳奏事，五火人转世投胎，第七回起石碑宋炯识篆，第十回边知县怒掘闯冢，一个整回，两个半回而已，余皆按史实叙述。"此书未见。另有《铁冠图》五十回，虽情节相近但写法不同，不是同一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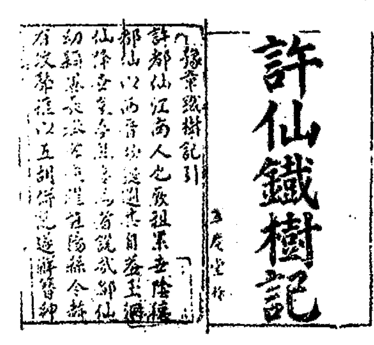
（俞 文）

Tiehuaxianshi
《铁花仙史》 清代小说。二十六回。署封云山人编次，一啸居士评点，真实姓名未详。序署三江钓叟。为康熙之后的作品。故事围绕着王儒珍和蔡若兰的婚姻事展开，但却把才子艳遇、佳人流离、忠奸斗争、战阵兵戈、神仙妖术、科举舞弊、妓院阴影等种种纷繁的事状交织在一起。书中写了三位才子：王儒珍穷困潦倒，岳父悔婚，唯靠设馆教书生活，直到中了榜眼才平步青云；陈秋遴多有风流韵事，却能以千金家财助人，忍受着朋友的误解，为朋友的夫妻团圆而施移花接木之计；苏紫辰文武全才，既不恋女色，也不贪功名，功成身退。还写了四位佳人：蔡若兰反对父亲因嫌贫爱富而毁婚，大胆地抛头露面，鼓励未婚夫励志上进；夏瑶枝既机智又有文彩，为父辩冤能慷慨陈词，遇见心上人又大方多情；水无声身陷妓院其心不染，抗暴守身；苏馨如美艳而又机智。人物繁多，事状纷繁，是《铁花仙史》的重要特点，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同时期小说相比值得注意，不足之处是语言文白参半，杂入骈体，文字拙涩，不够畅达。

今存清刻本与光绪十八年(1892)石印本。

（林 辰）

Tieshu Ji
《铁树记》 明代小说。二卷十五回。又名《许仙铁树记》、《许旌阳得道擒蛟全卷》、《真君全传》。全称《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萃庆堂余泗泉刻本、北京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本均题"云锦竹溪散人邓氏编"，即邓志谟撰。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六秋亭覆明本，为四卷十五回。所叙即《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关于得道真君斩妖除怪的故事流行甚广，邓氏殆笔录故老口述，后复经冯梦龙改编者。现存明万历萃庆堂刻本及白雪楼刻本等。



明萃庆堂刻本《铁树记》书影

（吴 敢）

Tingyuelou

《听月楼》 清代小说。二十回。作者不详。今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同文堂刻本,首有嘉庆壬申(1812)桂月序。

书叙柯太仆有女名宝珠,才貌出众,其表兄宣登鳌一见倾心,归即央母托刑部侍郎裴长卿求亲,柯太仆推诿不允。柯太仆妾秀林与色鬼蒋国鸾私通为宝珠撞破,遂在柯太仆前谗言。一日,宣侍中五旬生日,邀外甥女宝珠赴宣府。宝珠无意中阅宣登鳌诗,怜其才而思其人,携之归家,不幸为秀林发现,告知柯太仆。柯太仆性多疑而心狠,以私奔苟合罪,逼宝珠及丫环三人投江自尽。幸为裴侍郎暗中营救归家,收宝珠为义女。为考验登鳌真心,托柯太仆为义女向宣府求亲。宣鳌闻宝珠投江,痛不欲生,不知真相,自然一口拒绝。裴侍郎又让女儿邀宝珠到听月楼玩耍,引宣登鳌至,仰见宝珠,疑为阴魂,满腹狐疑,怏怏而归。为考验宝珠真心,裴侍郎又谎称已把她许给蒋国鸾,宝珠大恸欲死。当宣登鳌从裴公子处得知裴宝珠即柯宝珠时,上门求亲,裴侍郎故意刁难,称须金榜题名方如心愿。登鳌进京应试,一举中状元,蒋丞相欲招为东床,把他灌醉,抬入女儿闺房。其女连城,性情刚烈,不从父命,触槐而死。奸相诬告登鳌,得皇帝秉公断明,奉旨归娶。才子佳人多经磨难,宣登鳌和宝珠终谐百年之好。此书袭前代同类作品之旧套,毫无新意,文笔拙滞,明末清初风行一时的才子佳人小说至此已趋末流。 (顾 青)

tongsu xiaoshuo

通俗小说 泛指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并且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从总体上看,它的绝大部分是白话小说;但也有一小部分是用浅近的文言写成的小说(如《三国志演义》)。很多历史演义小说都以"通俗演义"为名。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收,"以语体旧小说为主"(《凡例》)。书不以"白话小说"为名,正因为兼收了一些用浅近的文言写成的小说,如《蟫史》、《痴婆子传》等。 (刘 葳)

Tongtianle

《通天乐》 清代小说集。十二篇。石成金撰。存雍正七年(1829)序。书成于《雨花香》之后。

《通天乐》亦如《雨花香》,作者摭拾扬州见闻成篇,意在劝惩。作者选择因果报应昭著的新闻加以记叙,似记事散文,而不重情节人物。唯其实录,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如《下为上》叙清兵攻破扬州城,大肆掳掠妇女,"有某将军领许多兵丁,打开龛柜,将妇婢驱出,众兵执着大刀在后跟押,迟走即用刀砍"。《尊变卑》记施世纶在扬州知府任上与高淮道的一段戏剧性遭遇,则鲜为人知。作品于扬州风土人情,亦多有真实载录。

(王宜庭)

Tongyou Ji

《通幽记》 唐代传奇小说集。陈劭撰。陈劭,生平不详。《通幽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崇文总录》著录三卷。《宋史·艺文志》亦作三卷,劭作邵。书已失传,《太平广记》引有佚文。书中故事多发生于开元至贞元年间,似即著于稍晚,但还是唐代较早的作品。

现存佚文中较著名之作如《唐晅》、《卢顼》、《妙女》等篇,曾以《唐晅手记》、《小金传》、《妙女传》为名,分别收录于《古今说海》、《五朝小说》等书。余如《赵旭》篇(《太平广记》卷六十五),叙赵旭梦见仙女,自称青童,因"时有世念",天帝把她贬谪人间"随所感配",与赵旭经常来往。后来家奴盗卖珍宝,泄露了机密,仙女就绝迹不至,留给赵旭仙书五篇,教他修持仙道。罗烨《醉翁谈录》己集收有《赵旭得青童君为妻》一篇,情节与原作略有不同,似曾作为说话素材。《武丘寺》篇(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八)记大历初寺僧见石上鬼题诗三首,情境幽峭凄惋,颇有古意。按《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十九引《唐宋遗史》及《唐诗纪事》卷三十四载李道昌大历十三年为苏州观察使时,虎丘山石壁有鬼题诗二首,即《通幽记》所载的《示幽独君》、《答处幽子》二诗。李道昌奏准致祭,后数日以见一诗,即《通幽记》的第一首。记事较《通幽记》更详,不知《唐宋遗史》所据何书,孰为先后。其后皮日休、陆龟蒙都有追和幽独君诗之作,可见这个故事影响甚广。《通幽记》中穿插诗歌不少,较有情致。如唐晅与张氏赠答的诗,青童君所作的歌,都清丽可诵。本书在唐人小说中成就不很突出,释道思想又很浓厚,但能以诗笔见长,亦有特色。

(程毅中)

Tongchang Gongzhu Waizhuan

《同昌公主外传》 唐代野史笔记。《古今说海》说渊部收录此篇,不著撰人。实出苏鹗《杜阳杂编》卷下,亦即《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七所引《同昌公主》条。叙唐懿宗女同昌公主,最得爱宠,咸通九年下嫁韦保衡,穷奢极侈,把内库珍宝都给她陪嫁。公主不久死去,又举行了盛大的送葬仪式,超出常规。本篇记载非常详尽,也有夸张描写,《四库全书总目》说《杜阳杂编》"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大概即指此而言。同昌公主盛葬事,见于《新唐书·懿宗纪》及《新唐书·诸帝公主列传》,懿宗为公主病死还杀了医官韩宗绍等,并贬谪了谏阻的大臣刘瞻等一批人,成为一大事件。《杜阳杂编》详记皇亲国戚的骄横奢侈,有一定讽刺意义。 (程毅中)

Tongchuangyou Renjia Zuozhen Nüxiucai Yihua Jiemu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明代小说。见于《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亦载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卷,题目作《男美人拾箭得婚 女秀才移

花接木》。头回叙田洙、薛涛联句事，出《剪灯余话》卷二《田洙遇薛涛联句记》，《艳异编》卷四十《田洙遇薛涛联句》及《情史》卷二十《薛涛》引之。正文叙女秀才闻俊卿事。不详所自，或为编者自撰。



明刻本《二刻拍案惊奇》插图

入话述明代永乐年间广东广州府人田洙随父到成都赴任，因寒官冷署，盘费无措，不能归里，即到张家处馆。二月花朝日归家探亲，途经桃林遇一美人，田有意卖俏失落馆银，美人拾得送还，遂有交往。美女自言孀居姓薛，飨以酒肴，吟咏谈文，遂成知己，多有唱和。别时薛赠以洒墨玉笔管，乃数百年前之旧物，往查薛居，则正唐时名妓薛涛墓也。正文叙成都府绵竹县武官闻确之女蜚娥丰姿绝世，武世超群，为结交士大夫免其家庭受侮，即女扮男装，更名胜杰，表字俊卿，入学读书。同窗魏造、杜亿亦为英锐高才之友，闻亦有意在此二人内择配，尤属意于杜生，调笑间亦有婚姻之约。一日闻女在小楼欲以射鸟为卜，杜生恰好捡到，魏生却细察"蜚娥"之名，闻女来时此箭在魏之手内，遂假言为其家姐求配，魏生即以玉闹妆为聘，并匿箭为凭。后杜、魏同赴秋闱，俱得高中，闻女即在父前为魏提婚，不意闻父被对头陷害下狱，杜、魏又赴会试及第，闻女再扮男装亲自赴京辨本，走到成都遇一景氏美貌女子，以诗唱和，定要择婚于闻女，闻女无奈中只得以玉闹妆为聘，代友定亲。到得京师先见杜生，才知魏生已因要事赶回，杜生定要联床清话，闻女行止始被杜生瞧破，杜即刻求婚，又说出拾箭之情，闻女遂允，又商议以景女代姐，许与魏生。杜生为丈人出力，调走对头，一同还乡。回家后魏来打探，杜生遂告实情，闻、杜先成亲后，又到成都代魏生迎取景女。自后杜、魏俱为显宦，两家世代友好，传为美谈。戏曲有《移花接木》演此事。正文叙事稍嫌做作，但其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并能自主择配，已为稍后盛行的女才子题材小说张本。

（胡小伟）

Tongxin

《桐薪》 明代笔记集。三卷。钱希言撰。钱希言，字简栖，江苏吴县（一作常熟）人。生卒年不详。博览好学，著有《狯园》、《戏瑕》等。《桐薪》写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有万历刊本传世。

《桐薪》所载小说史料，以两则有关小说《灯花婆婆》的记载，最为人称道。卷二"灯花婆婆"云："宋人《灯花婆婆》甚奇，然本于段文昌《诺皋记》两段说中来。前段刘绩中妻病，有三尺白首妇人自灯影中出。后段刘耴龙兴寺僧智圆故事，阑入成文，非漫然架空也者。"卷三"公赤"（即工尺）条又云："箫管腔中有公赤，不知何义。考之宋朝词话有《灯花婆婆》，第一回载本朝皇宋出了三绝，第一绝是理会五凡公赤上底，后排出几个词客，苏子瞻、周美成凡十六人。"

这两则史料的可贵处在于：一、《灯花婆婆》仅《宝文堂书目》子杂部著录，内容今已失考。通过《桐薪》所记及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所载，始知《灯花婆婆》是部宋人词话小说，具体内容与四十回《平妖传》第一回所述相同。二、小说《灯花婆婆》前有致语，即皇宋三绝，钱记其一。参照天都外臣《水传传序》所言："余犹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可知致语多为诗词韵文，这是一切词话小说的特点。

卷三"金统残唐记"条，不仅对已散佚的小说《金统残唐记》的内容作了记载："相传巢（黄巢）两眉交加直如画，故尝应进士，不登第遂为叛贼。《金统残唐记》载其事甚详，而中间极夸李存孝之勇，复称其冤，为此书者，全为存勇而作也。"并特别明确指出：它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部词话小说，"后来词话，悉俑于此。"凡此，对于考察古代词话小说的艺术形式，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此外，卷二"造物忌才"条，认为《水浒传》"其文章独立一代"；它的作者施耐庵，同左丘明、司马迁、屈原一样，"夺造物之微权，故罹祸最惨。呜呼！天道何其酷欤？"也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文学观。

（刘 辉）

Tongshi

《痛史》 清代小说。署我佛山人即吴沃尧撰。初刊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至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新小说》第八～十三、十七、十八、二十～二十四号，共二十七回，未完。标"历史小说"。宣统三年(1911)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将原载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月月小说》创刊号吴沃尧所撰写的《历史小说总序》作为本书叙。

《痛史》是晚清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书中寄寓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借古鉴今，以南宋灭亡的惨痛教训，儆醒国人，鞭挞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表彰铁骨丹心的民族英雄。

南宋度宗昏聩庸懦，沉溺酒色，宠信权奸贾似道等。元军沿江淮南下，进逼临安，度宗惊悸而亡。元军兵不血刃占领临安，三宫被囚，押往大都。文天祥、张世杰奉益王、信王由温州逃往福州，拥立幼主，兴师拒敌。文天祥力尽被俘，慷慨就义于燕市；张世杰兵败崖山，沉江殉国；陆秀夫也背着小皇帝蹈海而死，南宋灭亡。小说后半部分还描写了元朝统一之后，宋之遗民义士以仙霞岭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抗元斗争。

《痛史》忠实地再现了庙堂腥膻、干戈遍地的民族深重灾难，状写元人淫杀之酷，天愁地惨，日月无光。这是一部忧伤愤激之作。作者痛心于民族气节沦丧，一些苟取富贵、怕死贪生的小人，不惜腆颜事仇，为虎作伥，断送了一片锦绣江山。书中集中刻画了一个卖国贼贾似道的形象，他以外戚专擅朝政，恣威弄权，荒淫无耻，暗与元蒙勾结，终于得到恶贯满盈的下场。小说旨在弘扬民族浩然正气，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自有忠烈英魂，垂范后世。文天祥高风亮节，谱写了光照千秋的正气歌；谢枋得绝粒明志，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宗仁、宗义、金奎、胡仇等草泽英雄，捐躯赴国难，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清光绪二十九年刻本《痛史》书影

小说忠于史实，兼采讲史与侠义小说之长，妍媸杂陈，感情充沛，笔墨酣恣，凛凛有生气。个别情节有因袭痕迹，如胡仇安抚使衙留刀寄柬，不免落于《三侠五义》窠臼。　　（林　薇）

Touxia Lu
《投辖录》　宋代志怪小说集。一卷。王明清撰。《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谓："所记奇闻异事，客所乐听，不待投辖而留也。"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共四十九篇。《四库全书》本仅四十四篇。书前有自序一篇，作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十月，在其著作中年代最早。从本书内容看，当属志怪性的小说，《四库全书》列之于杂事之属，则因与《挥麈录》等书连类而及。

书中《百宝念珠》一篇，记嘉祐中曹后失去一串念珠，大索不得，后知为一丫髻女子所取，挂于相国寺塔顶上。故事情节似即蹈袭《剧谈录》中的《潘将军失珠》，而稍逊其曲折。《玉条脱》条即《清尊录》的《大桶张氏》故事，文字也大体相同，似采自廉布原著。《猪嘴道人》叙李璥尝因春游遇陈朝议家姬越珍。相与目成，无计得近。猪嘴道人给他一石块，教他用以划开社坛屋壁即可进入越珍房中。李璥果然得与越珍欢聚逾年。后道人辞去，法术亦失灵。此事又见《夷坚志补》卷十九，后人又取以混入选抄本《聊斋志异》，曾使人误以为蒲松龄作。《曾元宾》条叙曾氏有三子，幼子于绍兴年间在山中遇五个女仙，说是与曾家有宿缘，特来教导三子。女仙博学谈古，无所不知，又作诗劝戒三子勉学，规矩严峻，他人难得见其形容。有求文者，展纸于案，顷刻即挥毫满幅。故事非常怪诞，与《异闻集》中的姚氏三子遇仙情节有近似处。《投辖录》所收故事大多数构思新奇，引人入胜，在宋人小说中是比较杰出的作品。书中显然有不少因袭、模拟的成分，而作者又往往说明传闻来源，有意表示出自纪实。如记丹徒小吏徐璋遇张文林子妇鬼魅事，说是"仲舅目睹"；《玉条脱》条末说"以上二事许彦周云"。　　（程毅中）

Tu Ying
涂瀛　清代小说《红楼梦》评论家。字铁纶，号香雨，一号读花人。桂林人。清嘉、道间举人，生卒年不详。生平喜爱阅读和批评《红楼梦》。于道光十六年(1836)完成《红楼梦论赞》一书，内容包括：《红楼梦论》一篇；《红楼梦赞》一篇；人物赞七十四首；《红楼梦论后》一篇；《红楼梦问答》二十三则。

涂瀛认为《红楼梦》乃宝玉自况之书，起初必有一人如宝玉者，与贾宝玉缔交，其性情嗜好大抵相同，但后来甄宝玉为经济文章所染，将本来面目一改而尽，做出许多不可问不可耐之事，贾宝玉伤之，故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演出此事，所以《红楼梦》又是一部为自己解嘲，而又兼哭其友之书。

涂瀛认为"《红楼梦》中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则《红楼梦》可不作矣。"这个法，指的是当时封建社会、家庭的法度规章。他认为，若是依法，宝玉就不会生活在大观园中，王夫人怒逐晴雯则非其罪。他还说，宝玉是圣之情者，他与黛玉之情乃"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这种将情与法相对而提，并明确表示情反法的见解，在当时既新颖又具有进步性。涂瀛并认为讲真情之书方能打动读者，《红楼梦》能令读者有此书"是我之作"的感觉，原因就在于书中"语语自我心中爬剔而出"。

涂瀛的七十四首人物赞，是一种篇幅不长的人物论。"赞"每首百字左右，将一个人物的基本情节内容和主要言行加以概括、提示，同时加以评介，表明了评者的爱憎褒贬及人生感慨。这些人物赞被时人誉为"议论精审，褒贬适宜"。如在《薛宝钗赞》中，他形容宝钗是"静慎安详，从容大雅，望之如春"，然后笔锋一转，说"观人者必于其微"，而宝玉就能观她"情断故人，热面冷心"之微，故才与黛玉结下"悱恻缠绵固结莫解之情"。

《红楼梦论赞》不仅在当时《红楼梦》读者群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的见解与观点也为后人继承和阐发，有"新见超群，多可悦人"(姚燮《读红楼梦纲领》)之誉。如另一评点家陈其泰在评、批《红楼梦》中就多次引用《红楼梦论赞》中语，以阐明自己论点。《红楼梦论赞》除多次单独刊行外，还被收进广为流传的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合评本。《红楼梦赞》有道光二十二年养余精舍刊本。

（顾鸣塘）

Tu Shen

屠绅(1744～1801)　清代诗人、小说家。文言长篇小说《蟫史》的作者。字贤书,号笏岩,别号磊砢山房主人、黍余裔孙、竹笏山石道人。江苏江阴人。十九岁,乡试中式。二十岁成进士。三十岁,署云南师宗县知县。四十四岁,迁寻甸州知州。五十三岁,任广州通判。后卒于北京,年五十八岁。与洪亮吉、吴锡麒、赵怀玉、黄景仁、陆继辂等人为友。工诗,洪亮吉《北江诗话》评其诗"如蓄沼文鱼,栽盆红药"。著有诗集《笏岩近稿》、文言长篇小说《蟫史》、文言小说集《六合内外琐言》(一名《琐蛣杂记》)等。生平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乃不在此数,后以此得暴疾而亡。　(刘　萚)



Waiguotu
《外国图》 西晋志怪小说集。无名氏撰。本书不见著录。《水经注》、《齐民要术》、《北堂书抄》、《艺文类聚》、《法苑珠林》、《太平御览》、《路史》注等引有《外国图》，约二十余条。清人陈运溶有辑本，载《麓山精舍丛书》第二集《古海国遗书抄》。《水经注》卷一《河水》引《外国图》云："从大晋国正西七万里，得昆仑之墟，诸仙居之。"近人丁国钧据此断定"为晋时所撰无疑"，并著录于《补晋书艺文志》。甚至更确切地说是西晋人作，所谓"大晋国"指的是西晋京都洛阳，而东晋都建康（今南京），不得谓昆仑在其正西。

《外国图》是模拟西汉《括地图》的小说集，材料也多取《括地图》。它记载的主要是中国四周边陲的异域远国，充满扑朔迷离的幻想，反映着古人幼稚的地理观念和地理知识，其中保存着一些珍贵的神话资料。例如"无首民"一则说："无首民乃与帝争神，帝斩其首，敕之此野。以乳为目，脐为口。去玉门三万里。"这是《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所记刑天神话的演化。刑天一变而为西方无首国，遂把原始神话改变为远国异民传说，而纳入古人的地理图式中。郭璞注《山海经》刑天神话说"是为无首之民"，葛洪《抱朴子·释滞》称"无首之体"，皆本此。又如"蒙双民"一则说："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者，帝怒放之，于是相抱而死。有神鸟以不死竹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颈异头，共身四足，是为蒙双民。"这也是个原始神话，反映着原始社会的血婚制度，但又吸收了后起的长生不死之说。这个故事后又载入张华《博物志》卷二、干宝《搜神记》卷十四。《搜神记》称"帝放之于崆峒之野"，《外国图》原文殆即如此。

（李剑国）

Wanruyue
《宛如约》 清代小说。十六回。全称《才美巧相逢宛如约》，一名《如意缘》、《银如意》。署惜花主人批评，醉月山居梓行。撰人真实姓名不详。

书述赵宛子、赵如子和司空约的婚姻事，因名之《宛如约》，既自每一人名字中取一字组成；又寓才子相逢之巧如事前相约一般。赵如子身势孤单，主动扮男装出访才子择婿，遇司空约，遂订婚约；赵如子又与赵宛子相会，相约同嫁司空约。李尚书欲娶赵宛子为儿媳，晏尚书要招司空约为东床快婿，均遭拒绝。事经皇帝，问明真相，赐司空约和赵如子、赵宛子结婚，令李尚书的痴呆儿子和晏尚书的麻面女儿成亲。

《宛如约》篇幅不长，仅八万余字，却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女子主动私出择婿，这是前此未有的。《玉娇梨》中的卢梦梨，在家中窃见了苏友白，遂化装主动私会，而这里的赵如子更加积极主动地去把握自己的终身命运；二是注意到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如赵如子去相会赵宛子，心中是有忌意的，但她认真地想了司空约对赵宛子和对她自己的种种关系与态度，作了细致的分析之后，为了缓和矛盾以确保个人婚事，才与宛子相约同嫁一人。作品在情节安排上，突出了"巧"字，但不刻意求奇；重在描写，而不拖沓，可惜穿插诗词较多。

今存清初刻本、醉月山居刻本，及光绪二十五年、二十九年刊本。 （林 辰）

Wanqing Wenxue Congchao
《晚清文学丛抄》 文学丛书。阿英编。其中收有晚清小说四卷。一卷收《新中国未来记》、《东欧女豪杰》、《黄绣球》、《扫迷帚》、《玉佛缘》、《中国现在记》，二卷收《糊涂世界》、《瞎骗奇闻》、《发财秘诀》、《近十年之怪现状》、《情变》、《孽海花》（原刊本一至九回），三卷收《宦海》、《黑籍冤魂》、《大马扁》、《廿载繁华梦》、《狮子吼》，四卷收《冷眼观》、《轰天雷》、《胡雪岩外传》、《孤臣碧血记》、《孤儿记》，共二十二种。有些作品原来只在报刊上连载，没有单刊本，如《中国现在记》、《情变》都是据剪报本收录的，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也据《新小说》补入了第五回。编者考虑到这套书的读者面较广，曾对原书的个别字句，如《冷眼观》中的黄色描写，作过一些删节。《晚清文学丛抄》里还收有《小说戏曲研究卷》，辑录了不少晚清人研究评论小说的论著，为研究近代文论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资料。本书于1960年开始，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 （程毅中）

Wanqing Xiqu Xiaoshuomu
《晚清戏曲小说目》 戏曲小说书目。阿英编。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出版。由《晚清小说目》与《晚清戏曲录》组成。其中《晚清小说目》成于阿英的另一部著作《晚清小说史》完稿之后，于1940年编定，故其所得材料较写史时多至一倍以上。小说目分为"创作之部"及"翻译之部"。所收以单行本为主，旁及杂志所刊，共约一千余种；时限则始于光绪初年，以迄辛亥革命。每条著录书名、作者、版本三项，系简目性质。按书名首字笔画顺序排列。此书所收书目较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超出甚多，为研究清末小说的重要参考资料。 （刘 薤）

Wanguo Yanyi
《万国演义》 清代小说。六十卷。署"沈惟贤辑著，高尚缙鉴定，张茂炯述章"。存光绪二十九年（1903）作新社印本。

本书是以章回小说形式写成的通俗历史教科书。此书《凡例》称："是编专述泰东西古近事实以供教科书之用，特为浅显之文，使人易晓。故命曰'万国演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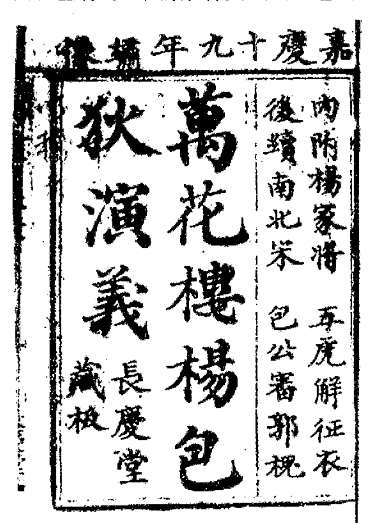
此书编撰者颇有贬斥小说之意，认为小说："其诲淫诲盗，及怪及戏，卑卑无足论"(高尚缙序)；无奈读者偏嗜章回小说，遂将历史以演义体写成，实"欲为学科达目的，非欲于小说界争上乘也"(同上)。因此，本书卷首附有世界总图和五大洲分图，每卷末还附有参考书目。

本书内容"溯自地质物迹之始，至于五洲剖别，泰东西诸国以次递兴，下迄十九世纪，先后五千年种族之盛衰、政体之同异、宗教之迭嬗、艺学之改良，崖略粗具，文贵徵实，不蕲于振奇，所以愧文士子虚乌有之习也"(沈惟贤序)。从开天辟地写起，论述物竞天择之理，叙写水分五洋、陆分五洲、人分黄、白、黑、红、棕五种之事实；继之铺叙各种宗教的创始，古代东西方各国之间的战争及交往，如描述古希腊、埃及、巴比伦、印度、罗马等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描述西班牙水师伐英国，英国殖民北美、通商印度，荷兰人侵占台湾，意大利人利马窦到中国传教及传播西学，英美决裂，拿破仑战争，中国焚烧鸦片，日本维新等史实。

晚清之际的历史小说创作具有共同的倾向，即力图准确叙写史实，使历史小说成为通俗历史教科书。此类小说旨在借历史以警现实，激励国人改革新猷，自立自强。此类小说中取材于外国历史的除本书外，还有《泰西历史演义》等。这些小说意在教育读者，故一味铺排史实，虽文笔畅达，但艺术性欠缺，在晚清同类作品中，亦非佳作。 (竺 青)

Wanhualou Yang-Bao-Di Yanyi

《万花楼杨包狄演义》 清代小说。十四卷六十八回。全称《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演传》。又称《后续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传》。简称《万花楼》。以"后续"冠于前，表明它是杨家将故事的续书；以"初传"缀于后，说明在它之后另有续书，即《五虎平西前传》。此书有长庆堂刻本、近文堂刻本、经元堂刻本、聚文堂刻本等。经元堂刊本封面题"西湖居士手编"，首"鹤邑李雨堂序"。李雨堂或即作者西湖居士的真实姓名。成书于乾隆十三年(1748)。



清刻本《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封面

小说把狄青、包公和杨宗保的故事间隔穿插，融汇一体。以狄青为主，叙其出身、经历。先叙从鬼谷子学艺，七年后下山寻亲，在万花楼打死奸臣之子胡伦，后狄青被派为钦差押送三十万征衣交付边关元帅杨宗保。庞孙奸党又设计陷害狄青，但在包拯的一力保护下，剪除了庞孙集团的帮凶，庞孙的阴谋破产。狄青则在边关协助杨宗保抗击西夏。不久，杨宗保军前阵亡，狄青被任为元帅，终获大胜。宋王遂大封功臣，钦赐狄青与范仲淹之女完婚。作品中刻画包公的形象则以狸猫换太子和抱妆盒的故事，穿插其间。

本书实为历史演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结合。由于几个主要故事交互穿插，使情节有断有续，次第展开。叙述中细针密线，使全篇浑然一体。人物形象刻画也较鲜明、生动。语言粗犷，文白相杂。包拯与狄青为宋代真实历史人物，《宋史》有传。有关他们的故事、传说，在民间盛传不衰。元、明时采入戏曲小说，屡见不鲜。《万花楼》一脉相承。有的情节，如狸猫换太子，首次在本书出现，对以后的小说、戏曲作品又产生了影响。

(吴 郑)

Wanjin Qinglin

《万锦情林》 小说选集。余象斗编，存明万历双峰堂刻本。六卷，分上、下两栏，扉页出所收小说要目为《钟情丽集》、《三妙全传》、《刘生觅莲》、《三奇传》、《情义表节》、《天缘奇遇》等，实为二十八篇。上栏多杂采《太平广记》及宋元以来传奇小说，如《玩江楼记》、《裴航遇仙》、《甘节楼记》等；下栏则全为明人所作小说，如《钟情丽集》、《白生三妙传》、《天缘奇迹》等。



明刻本《万锦情林》扉页

《万锦情林》所收小说，多见于《国色天香》、《风流十传》、《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选集，唯卷二所选话本小说《秀娘游湖》，为其他选集所未收，弥足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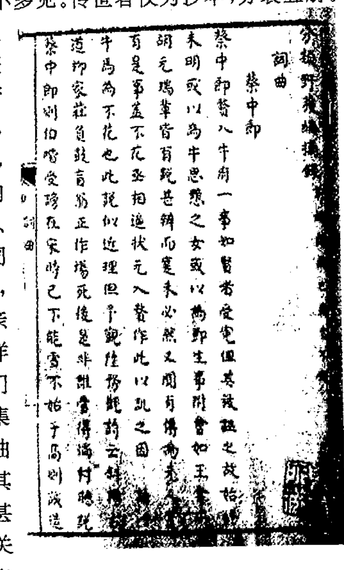
(刘 辉)

Wanli Yehuo Bian

《万历野获编》 明代笔记集。沈德符(1578～1642)撰。沈德符，字景倩，浙江嘉兴人，另著有《清权堂集》。《万历野获编》原书分前编、续编，清人钱枋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割裂排缵，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又有《补遗》四卷，系沈德符后人沈振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辑成，共二百三十余条。道光七年(1827)姚祖恩合刻，是为通行之扶荔山房本。尚有明大字本《分

类野获编摘录》，列四十四类，收四百六十六条，清代列入禁毁书目，故世不多见。传世者仅为抄本，分装五册。

在现存明人笔记中，《万历野获编》为上乘之作。所载嘉靖、万历史实，皆作者耳剽目睹，诸凡朝野政务、内阁原委、文人行实、市廛风俗，以及词林雅故、逸闻琐事，均“有生来所亲得”，内容丰富，详实可靠。《词曲》门所收二十三条，集中记录了小说戏曲史料。对戏曲尤其俚曲的演变记载甚详。卷二十五有关《玉娇李》和《金瓶梅》的一段记载，特别引人注意：“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騃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得寓目焉。仅卷首耳，而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


詞曲
蔡中郎

旧抄本《分类野获编摘录》

这段记载的可贵价值在于：

一、记载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京遇到袁中郎，告诉他麻城刘承禧(延白)家藏有《金瓶梅》抄本全书。过了三年，袁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并借抄下来。后来带到苏州，马仲良正任吴关榷部，时在万历四十一年，“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对《金瓶梅》抄本流传和刊刻问世作了较详的记录，时间、地点确凿。二、首次披露《金瓶梅词话》初刻本中的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陋儒补以入刻”的赝作。证据则为“时作吴语”，“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三、指出当时相传《金瓶梅》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四、第一次记载了《金瓶梅》的续书名为《玉娇李》，亦出自此名士手笔，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同时，他在邱志充处还亲自见到这部续书。待邱志充万历四十七年出守河南，此书才不知落于何处。所记续书的内容、流传经过也相当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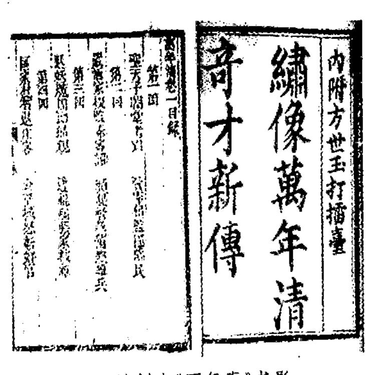
此外，书中对《水浒传》郭勋本、汪道昆的天都外臣序刻本的记载，以及所记《英烈传》本事与创作情况，《钟情丽集》为邱濬“少年之作，以寄身之桑濮奇遇”，都是较为珍贵的小说史料。

《万历野获编》通行扶荔山房本，中华书局据此整理出版(1962)。

(刘　辉)

Wannianqing

《万年青》　清代小说。八集七十六回。卷端题《圣朝鼎盛万年青》，石印本改题《乾隆巡幸江南记》。全称《绣像万年青奇才新传》。不题撰人，亦无序跋，写作年代不可考。


內附方世玉打擂臺
繡像萬年清
奇才新傳

清刻本《万年青》书影

小说写乾隆皇帝在京梦得江南人才众多，故化名高天赐，微服出访，查寻贤良，兼观景色的一路经历。所到之处，亲见官吏贪赃枉法，豪强鱼肉乡民，诸如边关总督叶绍红之荒淫昏聩，纵子行凶；翰林区仁山之贪鄙刻薄，欺压百姓，勾结官府，草菅人命，害死小贩张桂芳等，触目尽是，不可胜数。第二十二回写扬州土豪黄仁，为富不仁，霸人田屋，奸人妻女，无恶不作。其子欲强娶英月娇为妻，但因月娇已许配张昭，故设计陷害，先是诬告张昭，下狱致死；复又将其母杨氏拘捕，毒打丧命，读来令人发指，揭露颇为深刻。高天赐虽将这批污吏一一严办，大快人心，终不免对封建最高统治者作了不切实际的美化。引人注目的是乾隆皇帝翦除贪官时，往往仰仗绿林豪杰，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得江南以来，历遭艰险，都是那班人辅助，虽系绿林豪杰，亦属朕之功臣。”这类描写，显然受到侠义小说的影响。

黄人《小说小话》在著录《鼎盛万年青》时说：“此书有真赝二本。真本事迹与《南巡纪事》相出入，尚有稗乘

价值。今坊间所发行者，盖赝本也。三、四集下，尤恶劣万状，则赝之赝者也。"细检《万年青》的内容，确与《南巡纪事》相出入，或据《鼎盛万年青》改写而成。但本书第五回后，插入方世玉打擂情节，与全书相游离，似为坊贾拼凑所致。　（刘小蓉）

Wang Dayin Huofen Baoliansi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三十九。入话叙杭州金山寺僧至慧，因受不了佛家不许近女色的戒律而还俗事。有七律诗一首，清褚人获采入他的《坚瓠丁集》卷三《僧还俗》中。正文叙宝莲寺僧设子孙堂净室，留宿求嗣的妇女，夜间以佛送子为名，奸淫妇女，被汪大尹查获，遂将百余和尚斩首，并火焚其寺。《智囊补》卷十《僧寺求子》条，末有云："万历乙未岁，西吴许孚远巡抚入闽，断某寺绛衣真人，从大殿蒲团下出，事略同。"又《新镌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卷三有《蔡府尹断和尚奸妇》，写洪熙间闽岭水云寺和尚，与此亦颇类似。

本篇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歌颂汪大尹如何神断公案，而在于它对佛家禁欲主义的虚伪和丑恶，作了令人怵目惊心的揭露。当宝莲寺和尚以佛送子为名，行奸淫妇女之实的真相败露后，被发下狱监禁，他们还买通狱中禁子，派人私自回寺取了短刀斧头之类，砍翻禁子，打开狱门，杀将出来，肆无忌惮。和尚们的暴乱，虽以被镇压下去而告终，然而带来的严重恶果却是无穷，被他们奸淫后生男育女者，丈夫皆不肯认，大者逐出，小者溺死，不少妇女怀羞自缢。对于这些残酷的血淋淋的现实，作品揭露深刻，使人们看到了明代动荡不宁的黑暗社会现实。　（周中明）

Wang Daokun

汪道昆　（1525～1593）明代文学家。字伯玉，号太函南溟，歙县（今属安徽）人。出身于一个盐贾之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著有《太函集》及杂剧《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等。他于万历十七年（1589）托名"天都外臣"为《水浒传》作序，但后人也有怀疑天都外臣并非汪道昆。《水浒传序》一文表达了汪道昆对小说的一些看法。

首先，汪道昆在充分肯定《水浒传》在小说中"称为行中第一"的同时，表达了对梁山英雄的深刻同情和对权奸误国的无比痛恨。他认为，宋江等人聚义造反，纯是"为庸吏所迫"。他们"虽掠金帛，而不虏子女。唯翦婪墨，而不戕善良。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是亦有足嘉者"。这与封建统治者骂宋江等人是"盗寇"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其次，在汪道昆看来，国家"厌厌不振"，皆因"窃国之大盗"蔡京、高俅之辈所致，而梁山一百八人，不仅无过，而且称得上"非庸众人"，应当嘉许。汪道昆之所以能在这篇隐去自己真姓名的序文中直吐爱憎的情感，无疑也寄寓了个人仕途上的某些慨叹。

汪道昆序文对小说批评理论的主要贡献，则是关于《水浒传》艺术方面的见解。作者认为，小说可以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和塑造人物形象，但不是一种机械的反映。作者"如良史善绘"，"又如百尺之锦"，需要"点染"。它虽植根于现实，但又不等同于现实生活；虽源于史书记载，但又与之相去甚远，这是小说艺术的本质性特点。至于小说创作，汪道昆认为，一是"不必深辨"其"虚实"，"要自可喜"，即为佳作；二是要"记载有章，烦简有则"，做到"无所不该"。汪道昆在《水浒传》评论中提出的"虚实"理论，对后世的小说批评有深刻的影响。

汪道昆在序文中也强调了小说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水浒传》一书足可与《史记》相提并论。并说《水浒传》的传播还能起到有如"国医"的作用，对小说作者"为迂儒骂端"也深表不平。　（吴兆路）

Wang Xiangxu

汪象旭　清代小说家、小说《西游记》的评点家。原名淇，字右子，号憺漪，别号残梦道人，西陵（今浙江萧山）人。生卒年不详。撰《吕祖全传》一卷，评《西游证道书》一百回。另外，他还与徐士俊合编《尺牍新编》二十四卷，笺释武之望作《济阴纲目》十四卷，撰《保生碎事》一卷。《四库总目提要》称汪淇字憺漪，钱塘人，误。

关于汪象旭的生平，据《吕祖全传》卷首《憺漪子自纪小引》，知他童年多病，在兄长的督促下，专诵读。弱冠后，力攻举业，但屡经变乱，值明清易代，时世坎坷，终未如愿。清顺治十七年（1660），汪象旭父母去世后，"遂决意奉玄"，第二年，正式皈依道教。《吕祖全传》便是在其后一年间所作，虽然他屡称这是吕洞宾自撰，但显系伪托。《吕祖全传》述吕祖事世及得道经过，于康熙元年（1662）夏刊印行世。康熙二年，他又同黄周星一起笺评《西游证道书》，以道教理论来解释《西游记》。《西游证道书》刻于清初，是《西游记》清代刊本中最早问世者。目录页题黄、汪两人同笺评，正文题汪象旭"笺评"、黄周星"印正"，卷首有《原序》，题"天历己巳（1329）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又有《丘长春真君传》、《玄奘取经事迹》，全书每回前有回评，正文有夹评。每回的评语前则只有"澹漪子曰"。黄周星号笑苍子、半非居士，明朝遗民，晚年亦向道。此书末有他写的《笑苍子跋语》。

明刊《西游记》一百回本均未署作者名，汪象旭《西游证道书》首倡作者为丘长春说，后为清刊各种《西游记》评本所沿用。又自谓得古本，增撰第九回陈光蕊事。据第九回回评说：俗本删去此回，使唐僧家世履历不明，而九十九回历难簿子上劈头却又载遭贬、出胎、抛江、报冤四难，令阅者茫然不解其故，及得大略堂《释厄传》古本读之，备载陈光蕊赴官遇难始末，始补刻此一回。回目为："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自此才为清代通行本《西游记》之定本。黄太鸿跋亦曾提

及大略堂《释厄传》古本。但此古本究系何人何时所刻，两人均未曾详言。

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把《西游记》看做"道藏全书"。他在评点中提出："释厄即是证道，证道即是释厄"，"《西游》一记，处处皆借物证道"，认为《西游记》是"仙佛同源之书"；"一百回中，自取经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间心猿意马、木母金公、婴儿姹女、夹脊关双等类，又无一非玄门妙谛"；他以为仙佛之道，"总不离乎一心"，这就是"全部《西游》之大旨"。汪象旭把《西游记》视为"证道书"，开清刊各种《西游记》评点本笺注附会之先河。但是，汪象旭评点《西游记》中，有些具体论点亦颇切合作品艺术描写的实际，提示了小说的某些艺术特点，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并能给人以启发。

一是盛赞作者文心高妙和笔法神奇，高度推崇作品独特的艺术成就。汪象旭认为《西游记》"是作者绝大手笔，写得淋漓满志"（第五回回评），"行者种种赌斗，尚俱在为意中，独到童变沙弥一节，则匪夷所思矣。我想作者之心，定与心猿之心无二"（第四十六回回评），"行者神通变化莫测，《西游》文字变化亦莫测"（第七十四回回评）；并认为《西游记》是天下绝奇文字，如第十回回评说："将言唐僧取经，必先以唐王之建水陆楔之，将言水陆大会，必先以唐王地府之还魂楔之；而唐王地府之游，由于泾河老龙之死；老龙之死，由于犯天条；犯天条，由于怒卜人；怒卜人，由于渔樵问答，噫！黄河之水九曲，泰山之岭十八盘，文心之纡回曲折，何以异此。至其中袁守诚之灵怪，老龙王之痴呆，魏丞相之英雄奇幻，俱写得活泼生动，咄咄逼人。令数千年后读者，如睹其貌，如闻其声，岂非天地间绝奇文字！"

二是探讨和总结作品的艺术经验。如第九十七回回评说："从来叙事文字，巧拙从何而分？只是拙者说真成假，巧者说假成真耳。如此回所记载宁必确然实有其人其事哉！而传神写照，咄咄逼人，令读者一读不敢疑其假，再读不容不信其真"，从艺术上概括出《西游记》"说假成真"的特点；又如第八回回评："凡作一部大文字，必有提纲挈领之处，然后线索在手，丝丝不乱。如此书拜佛取经，以唐僧为主，而唐僧所恃者，三徒一马。此三徒一马者，固非长安所随，唐王所赐者也。若必待登程之后，逐一零星凑合，便是《水浒传》中之李逵、武松、鲁智深矣。此书作者之妙，妙在于此一回内，尽数埋伏。一沙、二猪、三马、四猿，先后次第，灼然不紊，及至唐僧出了长安城，过了两界山，一路收拾将来，便有顺流破竹之势，毫不费力。此一书之大纲领也，作文要诀，总不出此，岂独小说为然。"所论涉及《西游记》构思谋篇能独创一格的成就，不乏真知灼见。

三是极力称赏作品灵幻和谐趣的特色。评点者将这一特色与作品中塑造人物和描写情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颇为鞭辟入里。如第六回写到孙悟空与二郎斗法变土地庙，眼睛变做窗棂时，夹评："此变甚奇。不但从古未有，即此猴生平亦属稀见"；后来又变二郎径往灌口二郎庙时，夹评说，"此变更奇，总是心之灵通所为，不然何不走了"。第七回描写孙悟空与如来赌斗翻手掌，一觔斗以为到了天尽头，猴头拔了根毫毛变笔在柱子上写"齐天大圣，到此一游"时，夹评，"文字奇妙至此，真正笔歌墨舞，天花乱坠，顽石点头矣"，显得有画龙点睛之妙。第八回猪八戒回答观音说，我不是野豕，亦不是彘时，夹评说："老猪开口，便有天趣"，又在回答"管甚至二罪三罪，千罪万罪"句下夹评，"一团天趣，觉李逵、鲁智深无此爽快"；第三十二回回评："描写八戒说谎处，奇幻不可思议，即使漆园为经，盲丘作传，恐亦无此神妙，任他愁眉罗汉，怒目金刚，见此俱当鼓掌喷饭"，亦颇能启人思索，增添不少回味的意趣。

此外，有些评点显然是旨在针砭现实和抨击世情，如第八回回评，就如来历陈南赡部洲谣杀谤慢之恶一节说："至真至确，犹觉作者厚道，未能尽其万一"；第八十八回取经四众到达玉华县时，唐僧说：与我大唐何异，诚所谓极乐世界也，作了如下夹评："然则大唐亦可称极乐世界耶"？第七十九回写孙悟空剖腹取出许多心来时，夹评："何独无慈悲心，方便心耶？曰：此心在腔子里，安得滚出，滚出者皆假心耳！"或直言指斥，或旁敲侧击，流露出对恶浊现实的不满情绪，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

汪象旭评点《西游记》曾受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影响，有些文字甚至有所承袭，如第一回写到"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句下，有两段夹评："灵台方寸，心也"，"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二书皆同，即是一例。但《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之强调"心"，重在指修身养性，并非真以学仙为立论基础；而汪象旭则恰恰把"心"视作"证道"的要旨，其中所论虽不无道家气功养生之理，但就其总体而言，意在论证"成佛作视"之道，从而脱离了《西游记》艺术创造的实际，削弱了他的全部评点的理论意义。 （吴圣昔　顾　青）

Wang Anshi San Nan Su Xueshi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三。叙宋朝宰相王安石对一举成名的翰林学士苏东坡的三次刁难。

第一次，"荆公因作《字说》，一字解作一义。"东坡卖弄自己的才学，问以"鸠字九鸟，可知有故？"王认真向他请教，他笑道："《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是九个。""荆公默然，恶其轻薄。"遂把他贬官为湖州刺史。此事出《高斋漫录》，旨在说明"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巧弄唇。"

第二次，苏东坡在王安石处见到他写的两句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认为"这两句诗都是乱道"，因西风即金风，乃秋令。黄花即菊花，敢与秋霜鏖战，随你老来焦干枯烂，并不落瓣。所以，他当即

依韵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一看，认为"苏轼这个小畜生，虽遭挫折，轻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学疏才浅，敢来讥讪老夫！"于是又奏过皇上，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到黄州后，看到黄州菊花果然落瓣，才领悟"此老左迁小弟到黄州，原来使我看菊花也。"此本欧阳公与王荆公事，出自《类说》卷五十七、《西清诗话》中《秋英不比春花落》及《余庵杂录》卷下。小说不仅把欧阳公改为苏东坡，而且把原王荆公以《楚辞》云"餐秋菊之落英"为证，指出"欧阳几不学之过也。"改为贬官黄州实地看菊花，而得出"广知世事休开口"的教训。



明刻本《警世通言》插图

第三次，是王安石要饮巫峡之水，苏东坡因听当地老者说，三峡之水，难分好歹，遂取了下峡之水，结果被王安石识破。王又以"如意君安乐否？'窃已啖之矣'"这句书怎么讲来考苏轼。这次苏轼以晚学生不知作答。接着王安石又出了三副对子，"东坡思想多时，不能成对，只得谢罪而出。"王安石终因惜其才，奏过天子，复了他翰林学士之职。取水事是借用《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九《陆鸿渐》、《中朝故事》中《李赞皇逸事》中李德裕的故事。唯把金山下扬子江水，改为苏轼家乡的三峡水。"七里山塘"对子，则借用《尧山堂外纪》中唐伯虎事。小说主要是写苏轼在王安石的教导下，终由骄傲变为谦虚。全篇旨在奉劝世人不要自满。"以东坡天才，尚然三被荆公所屈。何况才不如东坡者！""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期。"这个主题无疑地是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的。在艺术上，小说博取种种素材，用以刻画王安石和苏东坡这两个人物。写王安石虽然一再刁难苏东坡，但目的不是打击他，而是教育他；写苏东坡虽然恃才傲人，但仍不失为知错而改的才子。这与那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写法，迥然有别。

元代费唐臣撰有《苏子瞻风雪贬黄州》杂剧，演王荆公贬苏东坡到黄州事。（周中明）

Wang Dang

王谠 北宋文学家。字正甫，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故武宁军节度使王全斌的五世孙，父王彭曾任凤翔府都监（《东坡全集》后集卷八《王大年哀辞》）。王谠又是哲宗元祐（1086～1093）年间宰相吕大防的女婿。元祐初，吕大防堂除王谠为京东排岸司，元祐四年，除国子监丞，因谏官言，改少府监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三十）。元祐之后，曾任邠州通判（晁无咎《鸡肋集》卷十七《次韵邠倅王正夫》）。徽宗崇宁至大观（1102－1110）年间仍在世。仁宗嘉祐末年（1062），父王彭任凤翔府都监时，苏轼任凤翔府判官，相与游从，其后王谠亦从苏轼游，苏轼称其"以文学议论有闻于世"（《王大年哀辞》）。从兄弟王诜，字晋卿，尚蜀国长公主，亦与苏轼有深交。王谠能书善画（《寰宇访碑录》卷七《华岳祈雪记》、《东坡题跋》卷五《跋醉道士图》）。著有笔记小说总集《唐语林》。（周勋初 严 杰）

Wang Dingbao

王定保（870～940） 唐五代文学家。南昌（今江西南昌）人。唐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及第，著名诗人吴融招为婿。出为容管巡官。世乱不能北返，乃依湖南马殷，又往广州事刘隐兄弟。南汉大有十三年（940），自宁远节度使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当年卒。终年七十一岁。《十国春秋》有传。清刘毓崧《唐摭言跋》及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考证其生平。所著笔记小说集《唐摭言》包含大量重要的文史资料。

（周勋初 严 杰）

Wang Gongbo Zhuan

《王恭伯传》 唐代传奇小说，即牛僧孺《玄怪录》卷一《裴谌》，《古今说海》取入，改题《王恭伯传》，《绿窗女史》亦载之，题《裴谌传》。《太平广记》卷十七引作《续玄怪录》，作《王敬伯》，宋人讳敬，改作恭。所记乃隋唐间神仙事，疑属牛书。

所记乃隋大业中裴谌、王敬伯相与学道，历十数年王以长生难致而罢，裴留之不得。唐贞观初王官拜大理廷评，奉使淮南遇裴，王颇自骄，裴告以所居而去。王到广陵访裴，见其宅华丽。裴盛情接待，使人召俗妓为乐。一妓至，视之乃王妻赵氏，俱不敢言。赵奏玳瑁筝，王取朱李暗投之，赵系于衣带。王归家见妻，朱李尚在。事系神仙家言，末尾有论，具言神仙变化之莫测。小说以王、裴二人作比，题旨鲜明。王敬伯尘心未泯不得入仙，这同《玄怪录·杜子春》有相似之处。

事本戴孚《广异记·张李二公》，情节十分接近，故事也发生在扬州（广陵），也有妻持筝、林檎系带的类似细节。此后卢肇《逸史·卢李二生》、杜光庭《仙传拾遗》的《薛肇》和《司命君》也是同一机杼。《卢李二生》事亦在扬州，李妻所善者为箜篌，无投果情事而云箜篌上有朱字二行，《薛肇》同之；《司命君》则在郑州，没有妻持奏乐器的细节，只言召妻而已。诸作都不及《裴谌》描述委曲。明周朝俊、刘还初均作有《李丹记》传奇，就此事敷演。

（李剑国）

Wang Guowei

王国维(1877～1927) 近代学者、词人。初名德桢,后改为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更为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十六岁中秀才,但后屡应乡试未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上海,在当时维新派的舆论中心《时务报》任书记、校对工作,接受了新学的熏陶。他业余到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文,从日籍教师处接触到康德、叔本华哲学。光绪二十七年,由罗振玉出资留学日本习理科。不到一年即因病回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三十自序》),潜心钻研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和美学。光绪二十九年起,先后在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任教,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三十岁前后,其嗜好“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三十自序》),致力于《人间词》的创作和词曲研究。光绪三十二年随罗振玉至北京。翌年起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等职。辛亥革命后,同罗振玉一起逃居日本京都,自此埋头于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的研究。1916 年返回上海,为犹太巨商编译《学术丛编》,后又兼任哈同创办的苍圣明智大学教授。1922 年受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3 年“应诏”北上,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1925 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导师。1927 年 6 月当北伐军进抵郑州、直逼北京之时,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一纸遗言,自沉于颐和园内昆明湖。

王国维处于近代中国急剧变动的时代,其政治立场明显地由前期倾向于维新改良而日趋顽固保皇。而在学术上,他是使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交融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在哲学、史学、文学、教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推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就文学方面而言,王国维的诗词创作颇具特色。他自信所填之词“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三十自序》),署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亦称其“真能以意境胜”。然其主要成就还是在理论方面。主要文学理论著作有:《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这些著作大都能吸取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及其方法,并注意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故能在关于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形式美、作家论及发展规律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新的开拓,成为中国文学理论中西融合而趋向现代化、世界化的重要标志。

王国维对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是重视的。在《文学小言》等作品中就对《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给以比较高的评价。然而使王国维在小说批评界出名的主要是他的一篇《红楼梦评论》。《红楼梦评论》最初连载于光绪三十年的《教育世界》,次年收入《静庵文集》。它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的专论,也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一篇富有理论色彩的名作。

《红楼梦评论》共分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根据叔本华的人生哲学与美学观点,阐述了作者对于人生及文艺的基本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欲而已矣”,但“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这样,人欲常常不能得到满足,人生就充满着痛苦。而艺术,根据康德的观点,可分“优美”和“壮美”。它们都可“使吾人离生活之欲”,减轻人类的痛若,得到美的享受。第二章《红楼之精神》,论述了《红楼梦》的主旨在于揭示人生痛苦的由来及其解脱之道。他认为“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红楼梦》因此与《浮士德》一样,堪称为“宇宙之大著述”。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指出,悲剧于文艺中最有美学价值,而中国古代的戏曲小说大都是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带有“乐天的色彩”,唯有《红楼梦》与《桃花扇》是另一类具有厌世解脱精神之悲剧。而《红楼梦》与《桃花扇》相比,又高出一筹,是“真解脱”,是“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他按照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将悲剧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恶人从中作祟;第二种是由盲目的命运造成;第三种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它最具壮美之情,最有价值。《红楼梦》就是属于第三种悲剧,是一部“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的“悲剧中之悲剧”,因而在美学上具有极高的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说明宗教的唯一宗旨和哲学的最高理想在于解脱,故“以解脱为理想”的《红楼梦》同时在伦理学上也给人类以“救济”,得到大众的欢迎。第五章《余论》批评了前人“以考证之眼读《红楼梦》”的两种不良风气:“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即一为“索隐派”,一为“自传说”。在这里,他提出了“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但“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接触了艺术典型性的问题。

综观上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确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一篇别开生面的重要论文。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在红学史上对索隐派、自传说作了一次有力的扫荡,并给《红楼梦》以“宇宙之大著述”的崇高评价,也不只是给向以评点、序跋为主要样式的小说批评界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新鲜空气,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第一次认真地根据西方哲学、美学的理论来细致地批评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其观点、方法,乃至表述的形式都是全新的,从而使它成为一篇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论文。当时尽管如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的小说论文,也好用西方理论,并亦具论文形式,但不论其对于西方理论理解的透彻性,还是其表述的严密性及态度的严肃性方面,都比《红楼梦评论》略逊一筹。由于王国维的立论基础是叔本华的厌世哲学,批评的方式又主要不是从作品实际出发去找出其真正的哲学含义和美学价值,而是反过来用一套现成的哲学、美学观点硬套到一部作品上去,这就使《红楼梦评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少牵

强附会之论(如将宝玉之"玉"说成是"生活之'欲'之代表"等),且在根本上歪曲了《红楼梦》之精神。这应该说是中西交融过程中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幼稚的表现。后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改变了这种批评方法,注意以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为基础,有选择地吸取西方观点来使之交融,这样建立起来的体系,就显得较为和谐了。 (黄 霖)

Wang Hui
《王会》 见《逸周书》。

Wang Jia
王嘉 十六国前秦小说家。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一说洛阳(今属河南)人(《高僧传》初集卷五)。生年不详。形貌鄙陋,好滑稽谈笑。初隐于东阳谷,一说加眉谷(《高僧传》),不食五谷,清虚服气,受业弟子数百人。后赵石虎时,弃徒至长安,隐居终南山。前秦苻坚屡征,不就。后秦姚苌定长安,颇加礼遇,逼以自随,终致被杀。大抵卒于太初八年(393)以前。著有《拾遗记》十卷。《晋书》卷九十五有传。

(许逸民)

Wang Jia Zhuan
《王贾传》 即《纪闻》中的《王贾》(《太平广记》卷三十三)。《古今说海》说渊部选录此篇,题作《王贾传》不著撰人。 (吴书荫)

Wang Jiaoluan Bainian Changhen
《王娇鸾百年长恨》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三十四。本篇入话叙杂货小贩张乙,于旅店与自缢身死的娼女穆廿二娘私合,后使其前夫杨川九窍流血而死,以索还负义之债事。见于《夷坚志》丁集卷十五《张客奇遇》。《情史》卷十六《念二娘》条引录。正文叙周廷章与王娇鸾私下结为夫妇,后周又贪财慕色,别娶富家女为妻,王娇鸾恨其负心忘情,遂自缢,周则被官府用乱棒打死。《怀春雅集》(又作《寻芳雅集》)叙元代吴廷章与王娇鸾等婚媾事,虽以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但时代与人物的名字均相同,与本篇疑为一事两传。《情史》卷十六《周廷章》条,已改吴廷章为周廷章,改大团圆为悲剧结局,与本篇完全吻合。故本篇与《情史》作者似同为冯梦龙。

本篇的主要特色,是既要歌颂周廷章与王娇鸾的自由爱情,谴责周廷章的薄幸负心;又要维护封建礼教,使王娇鸾在愤恨周廷章负心的同时,又悔恨自己的多情。两人的爱情起于周廷章拾得王娇鸾遗失的香罗帕,作品说:"只因一幅香罗帕,惹起千秋《长恨歌》。"后来她获悉周廷章别娶妻子,即在她写的绝命诗及《长恨歌》中自称:"当时只道春回准,今日方知色是空!"以香罗帕自缢前,又把绝命诗、《长恨歌》以及周廷章与她订的合同婚书一齐寄到当地官府,这样才使官府以调戏职官子女,停妻再娶,因奸致死等三条罪名,将周廷章乱棒打死,以为薄幸男子之戒。这种寄希望于官府的写法,虽属美化,但惩罚薄幸郎本身却反映了作者警世的目的,足以使读者称快,比《怀春雅集》写一夫二妻大团圆结局,显然是一大进步。 (周中明)

Wang Junqing
王浚卿 清代小说家。生卒年不详。扬州宝应人。宝应一名八宝,所以他的笔名别署八宝王郎。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伯父曾任福建巡抚,父亲是南京上元儒学教谕,殁于任所,身后萧条。王浚卿博学多才,游幕四方,怀才不遇。后靠借债捐了一个广东试用县丞,正拟赴省,又被一位美国矿师美脱生聘往嘉峪关外戈壁一带游历。晚年困顿沪上,混迹下流社会,当过自强轩书药局编辑部长。

他的小说有《冷眼观》、《迷魄阵》、《女界烂污史》。此外,据阿英《小说闲谈(二)》介绍《女界烂污史》,在此书序言及书后预告里提到的八宝王郎的著作,尚有以下数种:《游学怪史》一卷、《开米禁记》一卷、《前事鉴》二卷、《燃犀录》二卷,存目,未见。《冷眼重观》、《中国三百年失机史》是预告书,出版与否,不详。

他的作品多是纪实性自传体。长期的幕僚生涯,使他对于官场黑幕洞若观火,曾经断言:"大凡做州县官的,第一要有一副假慈悲的面貌,第二要有一种刽子手的心肠,第三还要有一肚皮做妓女的米汤"(《冷眼观》第一回)。他对中国前途感到绝望,认为"立宪"也不过是一场春婆大梦,于是由愤世嫉俗到悲观厌世。然而,由于他的祖上累代食禄,因而他对清室怀有很深的恋旧之情,指斥革命党人"不是什么推倒政府,就是什么排满流血,简直把圣清二百余年深仁厚德,看得如同围棋子一般,可以随手拈掉的"(《冷眼观》第十五回)。

他的小说中只有《冷眼观》创作态度严肃,解剖病态社会,笔锋犀利,其他作品则写得低级庸俗。他不止一次地涉笔下流社会,对翻戏党的骗术暗语,青、红、理三帮的帮规世系等,知之甚稔。迹象表明,他可能陷溺其中较深。 (林 薇)

Wang Kui Zhuan
《王魁传》 宋代传奇小说。夏噩撰(《云斋广录》卷六《王魁歌引》),《齐东野语》卷六《王魁传》则谓妄人托名。夏噩,字公酉,越州(浙江绍兴)人。任明州观察推官,嘉祐二年(1057)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光禄寺丞。后知长洲县,嘉祐六年坐私贷民钱削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六、一百九十四)。约卒于元丰七年(1084)之前(苏轼《王中甫哀辞并序》)。

现存《王魁传》见于《类说》卷三十四所收刘斧《摭遗》,不著撰人。《侍儿小名录拾遗》亦引作《摭遗》。传文叙王魁下第失意,入山东莱州,遇妓女桂英,同处逾年。王入京应试,桂英为办旅资。二人盟誓于海神庙,誓不

相负。王魁登第为状元，授徐州佥判，父为娶崔氏为妻。桂英遣仆传书，王怒叱不受。桂英愤而自刎，鬼魂寻王索命。王许以饭僧诵经，多焚纸钱，桂英不舍。王发狂自刎，其母召道士高守素作斋醮，夜中见人戒之勿复追拔，王魁竟死。《类说》引书一般都加删节，本篇亦当为节要。《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梦人跨龙》条引《摭遗新说》有桂英梦人跨龙情节，即为《类说》本所无。罗烨《醉翁谈录》辛集二《王魁负心桂英死报》一篇，情节较《摭遗》详尽丰实，附载诗作更多，语言浅俗，体制近似话本。开头说："王魁者，魁非其名也，以其父兄皆名宦，故不书其名。"似尚本原文。桂英自称姓王，世本良家。《醉翁谈录》本细节描写较为真切，如王魁登第后私念曰："吾科名若此，即登显要，今被一娼玷辱，况家有严君，必不能容。"遂背其盟。又如桂英知王魁负心后往海神祠中告神曰："我初来，与王魁结誓于此，魁今辜恩负约，神岂不知？既有灵通，神当与英决断此事。"

王魁故事的原型见于《括异志》卷三的《王廷评》条，王廷评名俊民，嘉祐六年(1061)状元及第，签书徐州节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试官，忽发狂自刺，家人迎道士梁宗朴制鬼，梦一女子自言为王所害，天许取偿。或云王家有蠢婢，被王推堕井中。最后又记另一说："王向在乡间，与一娼妓切密，私约俟登第娶焉。既登第为状元，遂就嬿他族。妓闻之，忿恚自杀。故为女鬼所困，夭阏而终。"似即王魁故事原始形态。王俊民实有其人，但故事则出于附会。周密《齐东野语》对《王魁传》作了详细考证，说"疑无此事"，而见于《异闻集》，必是后人剿入。又引初虞世《养生必用方》的记载，说状元王俊民字康侯，莱州掖县人，为应天府发解官，忽发狂疾，因误服碧霞金虎丹而致死。其父遣道士作斋醮书符，传道冥中语云"五十年打杀谢吴刘不结案事。"谓王俊民死时才二十七岁，决非现世冤报事。又说："康侯既死，有妄人托夏噩姓名作《王魁传》，实欲市利于少年狎邪辈，其事皆不然。……康侯性刚峭不可犯，有志力学，爱身如冰玉，不幸为匪人厚诬。"初虞世的辨诬作于绍圣元年(1094)，而王俊民死于嘉祐八年(1063)，可见《王魁传》当产生在此期间。

《王魁传》曾收入唐人陈翰所编《异闻集》第七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认为是"后人剿入"。明人又托名元柳贯撰，见自好子《剪灯丛话》及《绿窗女史》，又载入《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卷三百六十二闺恨部，实不足信。

负心故事自唐代开始日出不穷，贵易交、富易妻的现象多与科举制度有关。《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是一个典型，王魁的形象与之有一定的联系，但桂英索命的情节则揭示了更深刻的矛盾。王魁不仅得到了桂英的爱情，而且还接受了她的资助，最后背信弃义，桂英的鬼魂找他报冤，不要什么佛书纸钱，坚决要他偿命，毫无妥协的余地。王魁故事更多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意识，因而从宋代以来，民间广为流传。话本有《王魁负心》，见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南戏《王魁》是永嘉戏文的早期作品，又有《王俊民休书记》；宋杂剧有《王魁三乡题》，元杂剧有尚仲贤的《王魁负桂英》，明传奇有王玉峰的《焚香记》，至今各种地方戏中还经常演出《活捉王魁》、《情探》等剧目。明代话本有《王魁》，载于《最娱情》第三集上栏，即据《王魁传》改编。

(程毅中)

Wang Mengji

王梦吉 见《济公全传》。

Wang Mingqing

王明清(1127～?) 宋代小说家。字仲言，汝阴(今属安徽合肥)人，绍兴二十九年(1159)作《投辖录》。乾道二年(1166)作《挥麈前录》于会稽。淳熙十二年(1185)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院，绍熙三年(1192)任行在杂买务杂卖场提辖官，绍熙四年任宁国军节度判官，绍熙五年五月添差通判泰州，嘉泰二年(1202)任浙江参议官，卒年不详(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著有《投辖录》、《挥麈录》、《玉照新志》等。

(程毅中)

Wang Renyu

王仁裕(880～956) 唐五代文学家。字德辇，天水(今甘肃天水)人。以文辞知名秦陇间。曾为秦州节度判官，后事前蜀，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前蜀亡，事后唐，废帝时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学士。后晋时仕至谏议大夫。后汉高祖时为翰林学士承旨，迁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周显德三年(956)卒。新、旧《五代史》有传。毕生著述丰富，除撰有笔记小说《玉堂闲话》、《开元天宝遗事》外，据《新五代史》本传载，"集其平生所作诗万余首为百卷，号《西江集》"，又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小说家类尚有《见闻录》三卷、《唐末见闻录》八卷，传记类有《入洛记》一卷、《南行记》一卷，别集类有《乘辂集》五卷、《紫阁集》五卷、《紫泥集》十二卷、《紫泥后集》四十卷、《诗集》十卷等。

(周勋初　严　杰)

Wang Shizhen

王士禛(1634～1711) 清代文学家。清世宗(胤祯)继位后因避讳改名士正，后又改称士禛，字子真，又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原籍山东诸城，祖上迁居新城(今桓台县)，遂占籍于此。出生在一个累代仕宦、文化气氛浓厚的家庭，十七岁以县、府、道第一中秀才。第二年以第六名中举人，而会试又名落孙山。二十二岁再赴礼部试，以第五十六名中试，未参加殿试返里。二十五岁殿试合格，翌年授扬州推官。任职四年，颇著政绩，其间一度充任江南乡试同考官。后迁礼部，历任提督两馆主事、仪制司员外郎，改户部福建司郎中。先后奉命出京视察漕运、典四川乡试，旋丁母忧归里。四十五岁后改授翰林院侍讲、侍读，不久充《明史》纂修

官、升国子监祭酒。五十一岁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奉命祭告南海，事毕因父丧归里。守制三年后于五十七岁官复原职，随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充京筵讲官、三朝国史副总裁，再迁兵部督捕右侍部，户部右侍郎、左侍郎。六十四岁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二年后迁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九月罢职乡居，在新城度过了最后的七年。王士禛青年从政，仕途得意，历任高官显秩，但并未放弃对文学的爱好。十五岁就著有诗集《落笺堂初编》，二十四岁起在济南大明湖举办秋柳诗社，即景作《秋柳》诗四章。后来主盟诗坛数十年，一生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诗文着述，除编选他人之作不计外，共撰写了《渔洋诗集》二十二卷，《续集》十六卷和《渔洋文略》十四卷、《蚕尾集》十卷、《续集》二卷、《后集》一卷、《雍益集》一卷，合刻为《带经堂集》九十二卷。另外还有《渔洋诗话》一卷、笔记小说集《陇蜀余闻》一卷，《皇华纪闻》四卷、《居易录》三十四卷、《池北偶谈》二十六卷。《香祖笔记》十二卷、《分甘余话》四卷、《古夫于亭杂录》六卷等。　(王枝忠)

Wang Shizhen

王世贞(1526～1590)　明代文学家、历史家。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州(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历官太仆寺卿、南京大理寺卿、南京刑部尚书等。为人正直，不附权贵。在任刑部郎中时，曾支持杨继盛奏劾奸相严嵩，而遭严嵩的忌恨，其父王忬(蓟辽总督)也终因此被害。

王世贞博学多才，与时人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相互唱和，史称“后七子”。他推崇复古理论，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的诗作取材广泛，颇多佳制。对词、曲亦颇具造诣，他还十分熟悉明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掌故，所记朝野逸闻、人物传略很有史料价值。身为文坛领袖，王世贞曾主持文坛达数十年之久。他生平著述丰富，诗文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零七卷、《艺苑卮言》、《全唐诗说》等；史学方面有《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弇州史料》一百卷、《明野史汇》一百卷、《嘉靖以来首辅传》八卷等；此外还有《觚不觚录》、《凤洲笔记》等多种。小说戏曲题署、著录或记载为王世贞撰述的有传奇戏曲《鸣凤记》，小说《金瓶梅》、《剑侠传》、《艳异编》、《世说新语补》等。其中《剑侠传》一种，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经考证认为确系王世贞所辑，其说较为可信。另几种异说很多，有待进一步考索。《明史》、《列朝诗集》有传。

(薛洪勣)

Wang Tao

王韬(1828～1897)　清代文言小说家。名利宾，又名翰，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弢，一字紫诠，别号天南遁叟、弢园老民。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十八岁时以第一名考中秀才。善诗文，二十二岁便辑有诗集《蘅华馆诗录》，因有蘅华馆主的别号，笔名王溪生。1849年6月其父去世，当年秋家乡又遭水灾，遂去上海谋生。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所办墨海书馆当了十三年编辑，帮助整理《瀛海笔记》、《英国志》，并翻译了《数学启蒙》、《遐迩贯珍》等书。开始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新知识，新思想，逐渐萌发变法自强、救亡图存的改良主义思想。1862年初回苏州省亲时，化名王畹，字兰卿，向太平军苏州当局上书，建议攻取上海，阻断长江。不久清政府搜得书信，下令通缉。后得英国驻沪领事保护，只身逃到香港，帮助英人里雅各译书。此时结交了一大批具变法维新思想的好友，如容闳、郑观应、何启等人。1867年底，出访英国。欧游的结果，除著有《漫游随录》外，还写有《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书。返回香港后，任《循环日报》主笔，积极鼓吹变法维新。1879年4月，东游日本，逐日记下见闻，写成《扶桑游记》。1884年举家迁沪，任申报馆编辑部主任，不久被推举为上海格致书院院长，七十岁病逝于上海。

王韬一生经历曲折，学识渊博，著述较多。除上面已经提到者外，重要的还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瀛壖杂志》、《俄志》、《美志》、《瓮牖余谈》、《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其中后三部为文言短篇小说集。　(王枝忠)

Wang Tonggui

王同轨　明代文言小说家、诗人。字行父，黄冈(今属湖北)人。生卒年未详。所作《耳谈》一书最初刻于万历二十五年(1590)，则当为嘉靖、万历间人。正史未载其事。据李维桢《王行父集序》、《耳谈序》(载《大泌山房集》卷十三、十四)，知出身小官僚家庭，其祖曾任封丘令。王同轨幼习举业，但蹭蹬场屋、仕途乖蹇。又为正德给事中王廷陈从子(据《王行父集序》，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云为廷陈从孙)，后以贡生除江宁知县，迁南太仆主簿。曾从吴国伦出游，与王世贞等人友善(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除《耳谈类增》五十四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外，又有《王行父集》、《兰馨集》行世，今已佚。钱谦益谓其“作诗不多，自有风格，不欲寄诸公篱下”。

(宁稼雨)

Wang Wangru

王望如(1623～?)　清代小说《水浒传》的评点家。原名王仕云，字望如，号桐庵，安徽歙县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曾任福建泉州府推官，广东程乡令等职。王望如关于小说的看法，主要见于清顺治十四年醉耕堂刻本《评论出像第五才子奇书水浒传》。此书以金人瑞贯华堂刻本《第五才子书》为底本，王望如于卷首加上《第五才子水浒序》、《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评论出像水浒传姓氏》，另各回有回末总评。王望如对金推崇备至。他的评点主要是对金人瑞的补充和发挥。

王望如承认小说有虚幻的特点，但需要有真实的生活基础。他在楔子回末总评中便明确说道：“金圣叹

所云楔子”,“皆无中生有,凭空结构之词”,“所以不可尽信”。至于《水浒传》中描写的梁山一百八人,亦“未必尽有其人”和“未必尽有其事”,但在现实社会中又“不得谓无其人”和“无其事”。“纵观古往今来,兴亡治乱之际,如《水浒》之人之事者”,真乃“不可胜数”,作者“又安能不借题发论,而就事言事也哉?”“若《水浒》之人之事,譬诸钟磬,敲者有心,闻者有意,初不等之于海市蜃楼,幻也而答之以真,谑也而对之以庄”(《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

王望如肯定《水浒传》是一部“有关世道之书”,并对梁山英雄寄予深刻同情。他在《第五才子水浒序》一文中便说:《水浒传》一书,为一百八人作列传,作者之旨,是“不责下而责上”。这一百八人,正是由于生不逢时,“或迫饥寒,或逼功令,遂相率而为盗耳。”所以,《水浒传》不失为一部“有关世道之书”。其中的一百八人,世人骂他们不忠不义,而王望如则认为这些人并“非生而为盗”(第一回回末总评),究其所为,“皆可为忠义”。这在清代初年确属大胆之论。当然。他为宋江等人“平反”(第五十九回回末总评),还很难摆脱一个封建正统文人的思想要求,甚至有时仍将他们视为“囚徒”或“强盗”。

王望如对《水浒传》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也略有涉及。他在第十四回回末总评中便说阮氏三兄弟:“无端要求快活,此不得不为盗之势也。”第六十回回末总评又说《水浒传》中“有不期然而然者”。第六十四回回末总评亦云:“夫因之有果,如苗之秀,秀之实,于古来隐微巨细,丝粟不爽。”他盛赞《水浒传》情节安排的情理化。同时,王望如认为此传在描写人物方面也有一些成功之处。如第四十二回回末总评中便说:李逵杀虎,“不徒大胆,抑且精细。”第五十二回又说“李逵粗鲁极矣”,“然究竟龙不能降,虎不能伏者,其性与人殊也”。在第三十五回回末总评中还不同于金人瑞对宋江的评价,说宋江是“处处假,处处真,处处奸诈,处处至诚”。诸如此类,表现了王望如对小说人物塑造的看法。

(吴光中)

Wang Xilian

王希廉　清代小说《红楼梦》评点家。字雪香,号护花主人。江苏震川人。道光间举人,生卒年不详。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他所评点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

王希廉在卷首的《护花主人批序》中即引《南华经》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意谓“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言之大者也,诗赋歌词,艺术稗官,言之小者也。”在他看来,“语有大小,非道有大小也”。因此,他认为《红楼梦》虽“言之小者”,然“善恶报施,劝惩垂诫”,故“与神圣同功”,“若夫祸福自召,劝惩示儆,余于批本中已反复言之矣。”这一看法可以说集中了他对《红楼梦》的基本认识和评点《红楼梦》的主要意图。

王希廉关于《红楼梦》的批评集中表现在他的《红楼梦总评》中。总评共有十二条。在总评中,他把《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划分为二十一段,并认为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乃是“《红楼梦》之纲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读《红楼梦》关键在于把握真假二字,他说:“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心目了然,不为作者齿冷,亦知作者匠心。”

在小说人物的评论中,王希廉独尊贾母。他以为,“福、寿、才、德四字,人生最难完全”,在宁、荣二府中,只有贾母“可称四字兼全”。而十二金钗都是有缺陷的:“王凤姐无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好,而寿既不永,福亦不久;迎春是无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痴性,心地偏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宝钗却是有德有才,虽寿不可知,而福薄已见;妙玉才德近于怪诞,故身陷盗贼;史湘云是旷达一流,不是正经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论,犹非福寿之器,此十二钗所以俱隶薄命司也。”王希廉这段人物总论充分地反映他的才德观和妇女观,尤其是他褒薛贬林更显示出他保守的道德意识。

若与王希廉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和人物的观点相比,那么他在论述《红楼梦》的结构、笔法等方面上则多为善言。如他认为“《红楼梦》虽是说贾府兴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若就贾、薛两家而论,贾府为主,薛家为宾。若就宁、荣两府而论,荣府为主,宁府为宾。若就荣国一府而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为主,余者皆宾。若就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论,宝玉为主,钗、黛为宾。若就钗、黛两人而论,则黛玉却是主中主,宝钗却是主中宾。”这种分析道出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结构之真谛,对于帮助读者辨清纷繁的故事头绪,把握小说的主要情节无不具有启发意义。又如,他说:“《红楼梦》一书,有正笔、有反笔、有衬笔、有借笔、有明笔、有暗笔,有先伏笔,有照应笔,有著色笔,有淡描笔,各样笔法,无所不备。”这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所具备的特点。此外,王希廉在与其他小说相比较时,称赞《红楼梦》内容的丰富和作家的才华,也显现了他的艺术眼力。他认为,《红楼梦》“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扁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见项背。”将《红楼梦》较其他小说之伟大,归结为小说内容“包罗万象、囊括无遗”的说法虽不能说十分正确,但这一说法确实也体现了《红楼梦》这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小说作品所具有的广博的社会内涵。在总评的第十二条,王希廉还列举了《红楼梦》中“脱漏纰谬及未惬人意处”十八条,其评大抵符合小说的实际情况。从这些评语中,透露出批评者的细致和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除了总评之外，各回回末还有回评。回评主要是就每回人物故事及段落结构等方面稍作评析，间或发些议论。每回一般是写数条，每条有的是一、二行，也有篇幅较长者。除了对各回小说段落结构和内容作些划分和提示外，回评的基本观点在批序和总评中已包括无遗。

从总体上讲，王希廉的评点也带有浓厚的虚无主义的思想色彩，他特别重视第五回，把《红楼梦》乃至人生归结为一个"梦"字，都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特点。从《红楼梦》评论史上看，王希廉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脂评色空论的一个翻版。（杨志明）

Wang Xiangjin

王象晋 明代小说家、诗人。字子进(一说荩臣)，一字康宇。生卒年不详。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授中书舍人。万历四十一年调礼部仪制司主事。以京察调外补江西按察司知事，未赴，再迁礼部精膳司员外郎。嗣补本部仪制司，升按察司副使。以善处大事升河南按察司使，政迹斐然，迁浙江右布政司使。入清后自号明农隐士，谢绝宾客，淡漠世事。年九十三而卒。为人思想保守，曾祈祷欲代继母路氏病死，室无媵侍，盛暑时读书整衣冠危坐(姜宸英《新城王方伯传》)。除著有《剪桐载笔》外，《四库全书总目》尚著录其《群芳谱》三十卷，《清寤斋欣赏编》一卷，《秦张诗余合璧》二卷。（宁稼雨）

Wang Youyu Ji

《王幼玉记》 宋代传奇小说。柳师尹撰。柳师尹，原题淇上(在今河南)人。生平不详。《王幼玉记》，载于《青琐高议》前集卷十，副题作"幼玉思柳富而死"。叙衡阳名妓王真姬，字幼玉，颜色歌舞，无与伦比，常与士大夫交往。幼玉不愿为娼，立志从良。遇东都人柳富，两人相恋，幼玉以终身相许，剪发一缕赠柳。柳作长歌赠幼玉，详叙其事，有"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郎心玉意共殷勤，同指松筠情愈固"等句。后柳为家中亲长催归东京，两人相别同饮，共结盟约，誓不相弃。别后柳以家庭多故，不能如约。幼玉思柳成病，寄书末尾缀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两句。柳又寄书以致意。一日，柳见幼玉鬼魂来诀别，说已病逝。日后有客自衡阳来，传言幼玉果然已死，临终时剪发一缕，指甲数个，嘱侍儿留付柳郎。此篇模拟《霍小玉传》而作，但改李益负心为柳富因受家庭限制而不能践约，出于无奈。二人忠于爱情，坚守盟誓，终以悲剧结局，似为翻案之作。对封建婚姻制度及娼妓制度，不无批判意义。最后幼玉死后，又告诉柳富将转生兖州张遂家，留有再生重会之约，似模拟《云溪友议·玉箫化》的结构。传文中插入诗词书简，颇具文采。如柳富所作《醉高楼》词，还是独创的调，词谱亦引以为例。柳富给幼玉的信，虽不及崔莺莺给张生的信那么委婉动人，但凄惋可诵，也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柳富的性格，在宋人传奇中此篇实为较为优秀之作，鲁迅选入《唐宋传奇集》。（程毅中）

Wang Zhi

王铚 宋代小说作者。字性之。汝阴(今安徽阜阳)人。生卒年不详。自称汝阴老民，人称雪溪先生。绍兴(1131～1162)初，官迪功郎，权枢密院编修官。绍兴八年，以荐诏奉祠，视秩史官。绍兴九年，因议徽宗陵名触犯秦桧，曾遭摈斥(《挥麈录》卷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绍兴十四年，为右宣教郎、新湖南安抚司参议官，以献《祖宗八朝圣学通纪论》，迁一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一)。著有《默记》、《补侍儿小名录》、《续清夜录》及《雪溪集》、《四六话》等。有人认为《龙城录》、《树萱录》、《续树萱录》、《云仙散录》都是他所伪造，托名他人，惜无实据。（程毅中）

Wang Zhongqi

王钟麒(1880～1913) 清代小说家、小说批评家。字毓仁。又字郁仁，号无生，又号天颣、天僇生、僇民、三涵、大哀、滔海子、一尘不染等。原籍安徽歙县，生于江都(今江苏扬州)。"幼研百家，雅好文学"。弱冠以后，"世变日非，窃窃忧之，每以文词，力图挽救"。1906年，一度充任《申报》主笔，并参与国学保存会的活动，在《国粹学报》发表反清革命文字。1907年后，先后参与《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并曾担任各报主笔，以敢言称于时。1909年，加入新成立的南社。武昌起义后，任革命党人为光复南京而组织的江浙诸省联军司令部秘书部秘书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员。1912年9月，与章士钊一起创办《独立周报》。一年后，以病谢世，年仅三十四岁。生平著述甚多，有诗作《天僇生诗抄》、《无生诗抄》，笔记《述庵秘录》；剧本《轩亭复活记》、《血泪痕传奇》、《穷民泪传奇》以及政论、诗话、词话等；又善为小说，尝立志"为小说界中马前卒"，著译的小说有《玉环外史》、《孤臣碧血记》、《学究教育谈》、《消魂狱》、《劫花泪史》、《恨海鹃声谱》等，被时人誉为"小说巨子"。

王钟麒的贡献主要的还是在小说理论批评方面。其论著主要有《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九号)、《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十一号)、《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月月小说第二年第二号)。又据《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所说"独大凑其心思智慧以读小说，既编而为史，复从而论之"，王钟麒尚有中国小说史之作，惜未见，不知是否成书行世。王钟麒论小说，十分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他认为"小说者，不特为改良社会、演进群治之基础，抑亦辅德育之所不逮者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从而得出"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

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的结论,甚至说《月月小说》"出现之日,即国民更生之期。"

这显然是沿袭了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观点,虽有提高小说社会地位的作用,却又有过分夸大小说社会作用的偏颇。他的小说理论中最应引起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一、正确评价中外小说遗产。对西方小说,不仅给予肯定,而且将其作为一种标准,既欲自著"与莎米齐辙"之作品,又谓"吾国有翟铿士(狄更斯)、托而斯太(托尔斯泰)其人出现,欲以新小说为国民倡者乎?不可不自撰小说"(《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对中国小说遗产,总体上予以肯定。认为:"吾国之作小说者,皆贤人君子,穷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则姑婉笃诡谲以言之"。纠正了梁启超等人全盘肯定西方小说而一概否定中国小说遗产的偏颇。

二、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进行初步的有意义的总结。在从体裁沿革角度叙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之后,着重指出:中国"古先哲人之所以作小说者,盖有三因",即"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混浊"、"哀婚姻之不自由"。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点,指出了中国古代小说作者反对专制政治、反对黑暗统治、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而向往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的创作精神。比之前人只是一般地指出中国古代小说作者具有发愤著书的观点,显然是前进了一步并更具科学性。

三、主张按照时代性和民族化的要求改良小说。首先,他认为应当大力提倡自著小说,指出:"至近世新学家,又不知前哲用心之所在,日以迻译异邦小说为事,其志非不啻,而收效寡者,风俗时势有不同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又指出:"近世翻译欧、美之书甚行。然著书与市稿者,大抵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事势既殊,体裁亦异,执他人之药方,以治己之病,其合焉者寡矣。"因此,"不可不自撰小说"。其次,他认为自著小说应当考虑到时代的需要和民族欣赏习惯。指出,自撰小说"不可不择事实之能适合于社会之情状者为之,不可不择体裁之能适宜于国民之脑性者为之"。还指出,要创作符合时代需要和民族欣赏习惯的作品,应"先知吾国小说之历史"。再次,他认为翻译外国小说自不可废,但也要考虑到时代的需要。指出:"宜确定宗旨,宜划一程度,宜厘定体裁,宜选择事实之于国事有关者而译之、著之"(《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另外,他还要求小说著译要有严肃的态度,力戒一切"淫冶佻巧之言"、"支离怪诞之言"、"徒耗目力、无关宏旨之言"。他的这种主张,对于晚清小说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王钟麒的小说理论,丰富了晚清的小说理论批评,在中国小说理论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颜廷亮)

Wang Zhuo

王晫(1636～1705后)　清代文学家。初名棐,字丹麓,号木庵,又号松溪。浙江钱塘人。年十二,补诸生。一生不仕。康熙十二年(1673)曾患喉疾,三年不愈。康熙十七年征诏博学隐逸之士,京师贵人多劝其应辟召,但知其志不可夺,相与叹息而罢。后家道中落,四十岁以后益困穷,与沈谦、毛生舒等"西泠十子"相友善。犹喜刻书,尝刻《檀几丛书》,又与张潮合刻《昭代丛书》。除著有文言小说《今世说》外,尚有《霞举堂集》传世。事见吴舒凫《王丹麓传》。

(刘　辉)

Wei Andao Zhuan

《韦安道传》　唐代传奇小说。一作《后土夫人传》。即《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九《韦安道》条,原注出《异闻录》,当为《异闻集》之讹。《绿窗新话》卷上《韦生遇后土夫人》条节录本篇,不注出处。《异闻总录》卷二亦录节文。《虞初志》卷三收录此篇,题作《韦安道传》,不著撰人。翻刻本托名唐张泌撰,无据。《百川书志》传记类著录《韦安道传》一卷,似曾单行。作者不详。本篇叙韦安道在洛阳路上见到贵妇人,随从卫队亦如帝王之仪。韦追寻到一大城,宫监引他入见,说是后土夫人,冥数应与他为配偶。婚后十余日,后土夫人与韦同归家见舅姑。韦的父母忧惧无法,上奏于武后。武后命僧九思、怀素及正谏大夫明崇俨去以术制之,都无法制服。韦父母命安道向夫人说明,天后法严,恐怕因此得祸,夫人就具礼告辞,要韦安道送她回去。夫人坐殿,岳渎河海之神和天下诸国之王都来朝见。最后来的大罗天女,就是武后。夫人命武后给韦安道钱五百万、官五品。又召自古帝王及功臣有名者来,令安道画像,使他能以画艺成名。安道回到洛阳,武后已派人来找他去,谈到梦中所见,与安道所叙相同。这个故事情节非常离奇,细节描写又很详尽,因此在唐代十分流行。高骈曾信从方士吕用之的话,在后土夫人庙中,塑一绿衣少年,谓之韦郎(《广陵妖乱志》)。罗隐《后土庙》诗有"九天玄女犹无圣,后土夫人岂有灵","韦郎年少知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经》"之句。五代时有《后土夫人变》(《茅亭客话》卷四《李聋僧》、《春渚纪闻》卷二《后土词渎慢》)。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唐人记后土事,以讥武后尔",但并无确切依据。严有翼《艺苑雌黄》说:"唐人作《后土夫人传》,予始读之,恶其渎慢而且诬也。……后之妄人,又复填入乐章,而无知者遂以为诚是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八)。似宋代还有演唱这个故事的乐曲。其影响之广,在唐人小说中也是不多见的。

(程毅中)

Wei-Bao Er Sheng Zhuan

《韦鲍二生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即《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九《韦鲍生妓》,出《纂异记》。《类说》卷十九《异闻录》收其节文,题作《妾换马》,《绀珠集》卷一李玫《异闻实录》亦收此条。据《太平广记》,本篇当为李玫作品。本篇写纨绔子弟鲍生和表弟韦生于历阳定山寺水阁饮酒,酒后,二人商议以韦

生得自塞外的骏马换取鲍生所携的美妾。当时有两个身穿紫衣的官员升阶登阁,韦鲍二生疑为高官,避入内室窥之。二紫衣者入席对饮谈笑,评骘诗赋及当前贡举之道;复以"妾换马"为题,联句作赋,对韦鲍二生荒唐之举讥讽调侃而去。据二紫衣者互评赋作之言,乃南北朝时著名文人谢庄、江淹之鬼魂。此文除了对纨绔子弟人畜等量齐观的丑恶行径加以抨击讽刺外,对当时以"蜂腰鹤膝"、"声韵清浊"等"小巧"的诗赋格律衡才而不论大体的贡举制度也痛加针砭。

(李宗为)

Wei Guan

韦瓘(789～?) 相传为《周秦行纪》的作者。张洎《贾氏谈录》说:"世传《周秦行纪》,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郡斋读书志》及《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等都采用此说。韦瓘,字茂弘,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韦正卿子,事迹附见于《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二《韦夏卿传》,说他"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元和四年(809)状元及第(《唐才子传》卷六《鲍溶传》),时年二十一,"榜下除左拾遗",后任桂管观察使,因马植与他有仇隙,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桂林风土记》及《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二)。但韦瓘在任左拾遗之前,曾在宣歙、浙东任职,撰有《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修汉太守马君庙记》(《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五)。元和十五年在左拾遗任,与李珏、温畲等两次上书言事(《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李珏传》及《唐会要》卷五十五、五十六)。后改右补阙、充史馆修撰(元稹《独孤朗授尚书都官员外郎制》)。又任仓部员外郎、司勋郎中(《郎官石柱题名》)、中书舍人。韦瓘大中二年(848)《浯溪题名》说:"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官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太仆卿分司东都)"(《容斋随笔》卷八《浯溪留题》)。可知韦瓘贬官康州,当在大和六年(832)或七年。《新唐书》说他在大和八年李德裕罢相后贬为明州长史,似有遗误。韦瓘科第行辈在前,实非李德裕的门人。《宝刻类编》卷六记有韦瓘撰《康志睦碑》,书于咸通三年(862)。其卒年当在此后。徐松《登科记考》认为唐代有两个韦瓘,尚无确证。

(程毅中)

Wei Xuan

韦绚(801～?) 唐代小说家。字文明。顺宗朝及宪宗初宰相韦执谊之子(《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载《刘公嘉话录》注)。元稹之婿(白居易撰《元稹墓志铭》)。穆宗长庆元年(821)赴夔州问学于刘禹锡,退而录之,后整理为笔记小说集《刘宾客嘉话录》。文宗大和(827～835)年间,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录李德裕闲谈之琐闻逸事,大和五年(831)编为笔记小说集《戎幕闲谈》。其后任校书郎、吏部员外郎、司封员外郎等职(《郎官石柱题名》)。文宗开成末年(840),自左补阙迁起居舍人(《太平广记》卷一百八十七引《嘉话录》)。宣宗大中十年(856),时任江陵少尹(据《刘宾客嘉话录》自序)。懿宗咸通四年(863)至咸通七年任义武军节度使(《唐方镇年表》)。卒年不详。所撰《刘宾客嘉话录》、《戎幕闲谈》二书,分别记录著名人物刘禹锡、李德裕的言谈,内容重要,影响颇大。又《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韦绚《佐谈》十卷,不可考知。

(周勋初 严 杰)

Wei Zidong Zhuan

《韦自东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即《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六《韦自东》,注"出《传奇》"。当为裴铏作品。本篇写贞元中义烈之士韦自东,游太白山时,知山中有二夜叉食人,乃只身入山智杀夜叉。于是有一道士请他入山护卫药炉,以防仙丹炼成时为妖魔所废。韦自东欣然前往,先后以剑击退巨蛇、美女。后有道士自称为炼丹道士之师,乘云驾鹤而来,韦释剑礼之,道士乃突入洞中毁去药炉,原来即妖魔所化。此文实由两则故事构成,作者借前一则诛杀夜叉的故事,生动地描绘了韦自东的刚烈侠义,智勇双全;然后又在后一则他为狡狯的妖魔所愚弄的故事中抒发了"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感慨。此文后半与《续玄怪录·杜子春》、《酉阳杂俎》续集顾玄绩故事、《河东记·萧洞玄》等一样,都袭用了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烈士池的传说,但经作者匠心独运,赋予新义。

(李宗为)

Weihang Jitan

《苇航纪谈》 宋代杂事小说集。佚名撰。原本《说郛》卷七选录十一条,注称原书五卷。未见传本。《说郛》(重编本)题蒋津撰,不知所据。书中记及嘉泰(1021～1024)间事。又引及杨万里语,似得之亲闻,约为南宋宁宗时人所记。现存佚文如"漆匠章生"条叙章生遇老妪引入密室,与一妇人共寝。而不交一言,至晨复引之出。人谓"此固宠借种耳"。此事与《投辖录》中"章丞相"条同一结构。《西湖二集》卷二十八《天台匠误招乐趣》即据此敷演。"鹿苑寺僧"条记僧人强劫少女(《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亦引,不注出处)。首引《萍洲可谈》悟空寺僧事,不见今本。余多杂记琐闻,如引《烟花记》云"冤家之说有六";记方千里与刘更生作令为戏,可资笑谈。

(程毅中)

Wei Chaofeng Henxin Pan Guichan Chen Xiucai Qiaoji Zhuan Yuanfang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十五。头回叙贾秀才助友赎产事,与明冯梦龙《古今谭概》卷二十二《石魁子》颇类。正文陈珩设计赚回房产事,则与《智囊补》卷二十七《文科》所载事同。

入话述杭州贾秀才家资巨万,豪侠好义。钱塘李生贫穷未娶,一日与贾对饮,偶言西湖口昭庆寺僧慧空索债霸房事,贾即予一百四十二两银代其还债赎房,遂相

契至死不变。正文叙金陵秀才陈珩家事富足，专好结友冶游，妻马氏则贤惠勤俭。陈耗尽家产，向三山街卫朝奉借银三百。卫素刻薄奸巧，欲以此借银谋陈千金房产，屡次逼索，意以六百两准折到手。陈自此知悔，马氏即出私蓄让陈赎产，卫却借口增修，索银千两。陈珩与家童陈禄计议，命陈禄投靠卫家得其信用，任陈禄穿房入户，月余陈禄忽然不见，陈珩派仆人上门来找，声称卫藏匿逃奴，搜索到一只人腿，陈珩即扬言卫谋杀，定要面官。卫惊惧难明，只得原价退还房产。原来人腿是陈禄趁空埋入的。陈珩自此立意复业，终成富室。全篇以奇谋秘计故为跌宕，显示出人心险恶。对卫朝奉之贪吝盘剥，刻画入微。（胡小伟）

Weilai Jiaoyushi

《未来教育史》 清代小说。四回，未完。悔学子著。发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至二月《绣像小说》第四十三至四十六号。



清刊本《未来教育史》插图

本书倡导教育救国论，主要揭露旧教育制度的落后腐败。作者熟悉中国训蒙塾师的生活，洞察这种教育方式的种种弊端，又值历史转折时代，因而将希望寄于教育制度的变革。而在当时中国的普通教育多半还操在塾师之手，教读四书五经乃至三字经、百家姓之类。坐蒙馆三十年的老塾师陈由章，对学生拿出那狱吏待囚徒的手段，动一动身，就是骂；说一句话，就是打（第二回），他的“认真教育”的声名不胫而走，居然馆况甚佳，着实积攒几文。负笈如云的名塾师胡硁甫，使学舍森严如囹圄，野蛮禁锢学生思想。年轻的周萍生则放任学生嬉笑玩闹。他对塾师的卑微地位甚为不满，“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第一回），就是他为中国塾师的惨淡生涯所作的写照。

黄率夫是锐意革新的教育家，认为“现在救中国的方法，第一件便是教育。教育不兴盛，是万事不能办的，教育便是万事的根本”（第三回），英、德等国的富强便是教育的功效。他勇于任事，呼吁奔走，筹设学堂，倡导女学，具有奋进自强的精神。

小说带有改良主义倾向，认为教育救国“行之二十年，必然有效，比那天天谈革命、天天谈立宪的人强得多呢”（第一回），还夹杂一些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争论。书中议论辩驳过多，有类报牍，人物形象则流于概念化。（林 薇）

Weilai Shijie

《未来世界》 清代小说。二十六回。署“春飘”著。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至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月月小说》第十～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四号连载。标“立宪小说”。

本书是一部鼓吹立宪政体的小说。作者认为：专制有专制的时代，立宪有立宪的时代，民主有民主的时代，须看那国民的资格，方才好定那变法的规模。而中国百姓具有奴隶性质，对着一班疲癃残废、蠢如鹿豕的人，也好去讲自由革命不成？因此，作者断言：“中国目今的时势，既不是那革命民主的时代，也用不着这专制政府的威权…是为立宪之时代”（第一回）。

作者企图写出怎样达到立宪政体的过程。叙浙江杭州民智学校总教习陈国柱，热心向公众演说立宪道理，青年郭殿光受到启迪，向父亲要求受教育权，引起父子两代的冲突。所谓投票选举的乡官，都是些性情贪酷、品行卑鄙的豪绅。钱塘县内乡官姚小石，鱼肉乡里，倚仗天主教堂主教马德生的势力，横行不法。马德生圈占倪胜标的土地，姚小石乘机两边挑唆，拨火煽风，终于酿成民变。马德生强索赔款十万两银，幸有陈国柱挺身而出，承办交涉，据理力争，挽回利权。作者对于风气初开时期的婚姻和家庭伦理关系予以很大关注，描写苏州强种女学堂的学生汪墨香，乃朝中汪中堂的孙女，与日本藤田大学卒业生夏沛霖邂逅相遇，一见钟情，两人遽订婚约。这引起了她的中表兄弟潘涧泉、陆紫岑的嫉恨。潘暗设圈套将夏诱杀，移祸于陆，使陆身陷囹圄，而后谋娶汪墨香。事败入监。汪亦心灰意冷，绝意情场。武昌簪缨世家之女赵素华，游学美、英、法、日各国，呼吸外国自由文明，风流放诞，误嫁纨绔子弟黄陆生，婚后纵恣在交际场中寻欢作乐，另觅新欢。韩京兆与表妹符碧芙海誓山盟，然而碧芙被家庭包办另配高门，不久恹恹而死。作者认为两性关系不自由和自由太过，都将导致破裂、离异的不幸结局。

书中大力歌颂立宪时代的新气象：方知县倡导普及教育，推行简省文字；韩京兆、宗自强大兴女学；陈国华怒斥俄罗斯醉汉，阐扬优胜劣败、独立自强之理。全书以“立宪自由国民万岁”为结束。

小说写作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有粉饰现实的倾向，对立宪抱有很大幻想。艺术格调不高，骈四俪六、缠绵悱恻的情书，实为鸳鸯蝴蝶派之先声。

（鲁 戈）

Wei-Jin Shiyu

《魏晋世语》 西晋杂事小说。简称《世语》。郭颁撰。《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魏晋世语》十卷，题晋襄阳令郭颁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同，唯避唐太宗讳，改“世”为“代”，又《新志》误

“语”为“说”。《宋史·艺文志》不载，说明书至宋代已佚。今存佚文散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水经注》、《北堂书抄》、《初学记》、《艺文类聚》、《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其中以《三国志》裴注所引为最多（约八九十条）。《说郛》、《五朝小说》等曾作辑录，但均不完备。

本书虽属史部，却不同于信史，在叙述朝政、军国的同时，亦常常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而且志人记事颇多虚拟。例如，《三国志·魏书·少帝记》裴注引《世语》记正元二年大将军奉天子征毋丘俭事，裴特加按语指其不实：“检诸书都无此事。至诸葛诞反，司马文王始挟太后及帝与俱行耳。”并由此引发对本书的尖锐批评，认为“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又如，《三国志·魏书·刘放传》裴注引《世语》记刘放与孙资劝帝召宣王事，裴按亦指其叙事“与本传不同”。很显然本书作为史官之书是不合格的，而事实上郭颁似亦未尝一本正经地撰写正史，只不过记些异闻逸事而已，划归稗官之书亦即小说更为恰当。裴松之所指责的其实正是本书的写作特点，说明它在著述体例上已不像正史那样严格，记事的范围远比正史来得广泛，描写的重点也时常集中在人物形象刻画和场景细节方面。如上文说到的刘放事，虽然记事与正史本传有异，但郭颁的笔墨着意描写刘放参与了曹魏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写数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很有些小说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仅为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等史书提供了丰富鲜活的素材，而且也为《裴子语林》、《世说新语》等更为纯粹的志人小说开启了先河。（许逸民）

Wei Xiuren

魏秀仁(1819～1874)　清代小说家。《花月痕》的作者。字伯肫，又字子安、子敦。号眠鹤道人，又号咄咄道人、不悔道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其父魏本唐，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曾任直隶知县，台湾训导，永安、上杭教谕，汀州府学教授等职。著有《读经札记》、《爱卓斋集》。魏秀仁从小即从父学习经史，直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二十八岁时始补弟子员，并连举丙午科乡试。以后，他数次赴京，接连参加了三次进士考试，均不第。

咸丰六年(1856)四月魏秀仁赴太原为山西巡抚王庆云幕僚。咸丰七年六月王庆云升调四川总督，他曾随从入川，但不久即由四川彭山复返太原，于咸丰八年初到太原知府保龄（眠琴）家中坐馆授徒。同年九月，又自太原返回四川，再入王庆云幕中。小说《花月痕》的大部分内容，就是他在咸丰八年“暮春之望”至同年秋天“重九前一日”的近半年多时间中，在太原知府保龄家中坐馆期间创作完成的。据魏秀仁的好友谢章铤在《课余续录》中记载：“是时，子安旅居山西，就太原知府保眠琴太守馆。太守延师课子，不一人，亦不一途。……以故子安多暇日。欲读书，又苦丛杂。无聊极，乃创为小说以自写照。其书中所称韦莹、字痴珠者，即子安也。方草一两回，适太守入其室见之，大喜，乃与子安约：十日成一回，一回成，则张盛席，招菊部为先生润笔寿。于是浸淫数十回，成巨帙焉。”但《花月痕》的全书五十二回内容，并非全部作于太原。小说第四十五回写太平天国将领李昭寿投降清军，是发生在咸丰九年的事；第四十九回写清军攻破太平天国天京，是同治三年(1864)的事，当时魏秀仁回到福建故乡已有两年时间，可见作者先是在太原完成了小说第二回至第四十四回的初稿，同治三年回到福建后又补写完成了作为“楔子”的第一回和作品的第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魏秀仁于咸丰十一年四十三岁时，返回故乡福建，以教书度日，然生活贫困。同治十三年，魏秀仁携家之延平，不久即在贫病潦倒中逝世。卒年五十六岁。他的著作除小说《花月痕》外，还有《石经考》、《陔南山馆诗抄》、《陔南山馆诗话》、《咄咄录》、《榕社丛谈》等三十余种共八十余卷，多未刊行。（孟繁仁）

Wei Zhongxian Xiaoshuo Chijianshu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明代小说。八卷四十回。全称《峥霄馆评定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题“吴越草莽臣撰”。首有崇祯元年盐官木强人序、吴越草莽臣自序、罗刹狂人叙。有凡例，署峥霄主人，即《型世言》作者陆人龙。

书叙魏忠贤事，起自忠贤生长之时，终于定逆案止，每回以事系年。明季出现了一批以当时重大政治斗争为题材的小说，本书即其中之一。书在当时邸报及朝野史乘基础上写成，确如凡例中所说“动关政务，事系章疏”。此书立意，据吴越草莽臣序，在于暴奸褒忠。由于这类书的作者简单地把小说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不学《水浒》之组织世态，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习《金瓶梅》之闺情，不祖《三国》诸志之机诈”（凡例中语），故差近史书，议论说教又多，艺术上比较粗糙。今存明崇祯元年(1628)刻本。（吴　敢）

Wenquan Ji

《温泉记》　宋代传奇小说。秦醇撰。见今本《青琐高议》前集卷六，与《骊山记》为上、下篇。

本篇写张俞再过骊山，因题诗涉及杨贵妃等人，夜里被召往海上仙山。召者人称“蓬莱第一宫太真妃”，亦即杨贵妃。张俞初见仙子，心怀疑惧，在仙子的盛情接待下，才渐渐平静下来。接着，二人同浴，但不得同池；二人同餐，而酒食各异；二人同寝，只能对榻相谈；张俞处处不得如愿，便问其所以。仙子回答说：“吾有爱子心，子有私吾意。宿契未合，终不可得。”张俞想走向仙子卧榻，但足不能动。仙子又说：“子固无今日分”。雄鸡

晞晓,张俞泣下,仙子告别说:“后二纪待子于渭水之阳。”事后,张俞又写诗,对唐玄宗当年能得亲近杨妃表示企羡,对自己遇仙而不得偶表示遗憾。后接到仙子答诗,中有“海上风烟虽可乐,人间聚散更堪悲”等句。

本篇艺术风格与《骊山记》相似,内容也互相照应,但情节十分荒诞,构思过于奇特。值得注意的是,秦醇的几篇小说,大多不回避性描写,本篇似对这种人的“大欲”持肯定态度。人仙结合,与道家思想似没有什么矛盾,但与当时的儒家正统观念却是相悖的。这表明,秦醇的作品,不论在形式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都受到民间创作的影响。 (薛洪勣)

Wen Tingyun
温庭筠(约812～约870) 唐代文学家。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唐初宰相温彦博的裔孙。辞章敏捷,应进士试,每作赋,八叉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叉”。好讥刺权贵,久试不中第,历任隋县尉、襄阳巡官、方城尉、国子助教等微职。诗与李商隐齐名,号“温李”。词作收入《花间集》者甚多。在襄阳时与《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等人唱和。嫁女与成式子安节。著述颇富,《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干𦠆子》三卷、《采茶录》一卷,类书类著录《学海》三十卷,别集类著录《握兰集》三卷、《金筌集》十卷、《诗集》五卷、《汉南真稿》十卷,总集类著录与段成式、余知古等唱和之《汉上题襟集》十卷。

小说集《干𦠆子》佚文散见于《太平广记》、《绀珠集》等书,《龙威秘书》本《干𦠆子》乃后人伪作。《采茶录》则无可考。 (周勋初 严杰)

Wendui
《文对》 撰人不详。《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三卷,不著撰人。按《隋志》杂家类又著录佚名《对林》十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怀疑与本书有些关联。此书唐已亡佚。 (许逸民)

Wenhai Pisha
《文海披沙》 明代笔记集。八卷。谢肇淛著。有《纪余》四卷。作者披猎书山文海,诸凡事理掌故,文坛逸闻,所记甚丰,间有小说戏曲史料。

卷五“三十六人”条,记载了元顺帝时,花山亦有毕四等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官军不能收捕。《水浒传》里有一丈青、花和尚,而毕四军中亦有一妇人一僧。卷七“西游记”条,对玄奘取经西域,道遇魔祟,“读者皆嗤其俚妄”,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早已有之,而小说《穆天子传》、《拾遗记》等作品中更是司空见惯,“《西游记》特其滥觞耳。”此外,对优伶戏语和《西厢记》、《琵琶记》所取得的成就,也作了分析。《文海披沙》有万历三十七年(1609)沈儆炌刊本传世。 (刘辉)

Wenjiu Qinghua
《文酒清话》 宋代杂事小说集。佚名撰。此书未见著录。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有《新雕文酒清话》残本,存卷五之末至卷九之首,似为金刻本。原出中国内蒙之西夏黑城。《类说》卷五十五节录此书,明天启刻本作“大酒清话”。《类说》本之《羊雪二诗》条,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卷十九、《瀛奎律髓》卷二十引作《文酒清话》;《贺四厢太保启》、《假蝗虫》等条,《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亦引作《文酒清话》。可确证为一书。《碧鸡漫志》、《诗林广记》等亦引有佚文。

此书辑录旧闻,又有增改,大约成书于北宋末年。所载多为诙谐趣闻,近于笑话集。引诗甚多,率皆俳谐戏谑之作。如《白行简》条叙白行简作诗嘲谑扬州妓崔云娘,即《云溪友议》卷中《澧阳宴》所载李宣古诗。《羊雪二诗》记书生王勉作雪诗云:“上天烧下豆稭灰。乌李须教做白梅。道士变成银嘴藥,师姑化作玉茶槌。”苏轼《岐亭道上见梅花》诗“江云欲落豆稭灰”句,即用此典。又《二书生赋诗》记河朔生诗:“昔年曾向洛阳东,年年只是看花红。今年不见花枝面,花在旧时红处红。”此诗《北梦琐言》(《太平广记》卷九十八引)作僧怀濬献秭归刺史通状诗,文字稍有不同,似即《文酒清话》所袭取者。 (程毅中)

Wen Kang
文康 清代小说家。字铁仙,一字悔庵,姓费莫,满洲镶红旗人。生年不详,卒于同治四年(1865)以前。

文康出身于显贵的八旗世家。五世祖温达,在康熙朝自笔贴式授都察院都事,官至文华殿大学士。曾祖温福,乾隆时任巡抚,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祖父勒保历任巡抚、总督而至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充国史馆总裁,兼管理藩院,赐海淀寓园,其一女嫁嘉庆帝四子瑞亲王绵忻。文康为勒保次孙,其父待考。与文康同辈的费莫氏兄弟行,多为达官显贵。

文康生平事迹记载甚少。惟知其道光三年至五年在理藩院任员外郎,并以“提调官”和“总纂官”的身分参与了《理藩院则例》的续修工作。道光十九年(1839)至二十二年再次续修《理藩院则例》时,他又以郎中上行走之衔,任提调官和总勘官(光绪三十四年刊《钦定理藩院则例》中《原奏》和《官衔》)。道光二十二至二十三年,任直隶六道之一的分巡天津河间兵备道(同治《续天津县志》),“管辖河间、天津二府十八州县钱谷刑名,兼管河务”(光绪《天津府志》)。咸丰元年(1851)至三年,任安徽凤阳府通判(光绪《安徽通志》《凤阳府志》)。不久,如马从善在《儿女英雄传·序》中所说的“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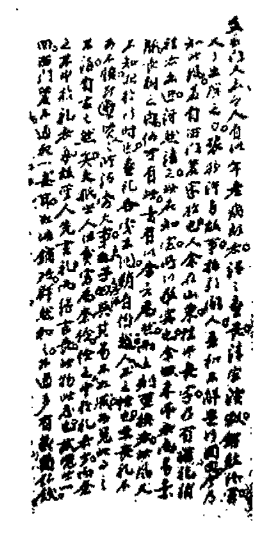
据文康友人诗文记载,文早年是一个豪放不羁,俊才风发的人物。仕途顺利,生活豪奢,但后来境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官运不济,接连降了几级,而“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垂白之年,重遭穷饿”,生活异

常窘迫。文康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方面艺术才能的人。其作品除署名燕北闲人的小说《儿女英雄传》外，尚存为友人诗集《史梅叔诗选》所作的序、例言和评语，它们比较集中地表现了文康正统的儒家文学观、广博的学识及相当的艺术素养。（朱伟明）

Wen Long

文龙（约1830～约1886）《金瓶梅》评点家。本姓赵，字禹门，汉军正蓝旗人。附贡生，光绪五年(1879)任南陵知县，为官清正。文龙一生喜读小说。自谓“有闲书癖”。批评《金瓶梅》始于光绪五年，光绪六年作补评，光绪八年再评，历时三年余，有回评、眉评、旁批约六万言。尤其是回评，独立成篇，对《金瓶梅》的思想、艺术作了全面分析，文笔流畅，不同凡俗。

文龙是继李渔、张竹坡之后，《金瓶梅》的第三个批点者。他的批评具有下列明显特色：其一，不以评点小说为谋生手段，更不想牟刻贾利，因而评点派常见的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笔调不多，评论比较实事求是。有所感而发，情感真挚，读来可亲。其二，他的评语是直接手书在张竹坡《金瓶梅》评本(在兹堂本)上面的，有数量较多的评语针对张竹坡的观点而发。在一些事件看法和人物评价上，与张竹坡截然相反，特别是对吴月娘、孟玉楼、庞春梅三个艺术形象的评论，几成冰炭。有些对张竹坡批评之批评，甚有见地。他们的激烈对立的观点，对于原作《金瓶梅》的研究，可以开拓思路，大有裨益。其三，有些评论十分精彩，如对西门庆的分析：“《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人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批也，西门庆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骂。世界上恒河沙数之人，皆不知其为谁，反不如西门庆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西门庆亦何幸哉！”这段评语的精辟之处，在于看到了西门庆这一反面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和美学价值。这一认识，在古典小说美学领域中，无疑是一个飞跃。其四，文龙结合自己的批书实践，探索小说批评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即“得真”和“求细”。在他看来，“真”是“不存喜怒于其心，自有情理定其案”。“情”即“人情”，“理”即“物理”，指客观事件的发展规律。文龙主张，评论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否合乎情理，既不由作者的爱憎来决定，也不以评论者的主观意念为定评，而是“准情度理，不可少有偏向”，尤其不应“爱其人其人无一非，恶其人其人无一是”，要想“准情度理”，就要看到骨髓里去，抓住骨髓，即可“得真”。“求细”，则指“须于看书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这是“细”的第一层涵义；其第二层涵义，则须综观全书，不可挂一漏万：“看前半部，须知有后半部；看后半部，休抛却前半部。今日之一人一事，皆昔日之所收罗埋伏而发泄于一朝者也”。“准情度理”是得真求细的必需手段，求真求细是为了以情理定其案。文龙的总结，言之有物，读来毫不空泛；深中肯綮，绝无装腔作势之感。这正是文龙对中国小说批评史作出的贡献。



文龙评《金瓶梅》手迹

文龙批评《金瓶梅》也有着明显的不足：尽管他申明不着“迂腐语”，不具“头巾气”，但却抓住“女人是倾国祸水”的陈词滥调不放；对《水浒传》中英雄形象的看法更偏颇不足观；评点内容也显得狭窄，不像张竹坡的评论那样汪洋恣肆、丰富广泛。

（刘　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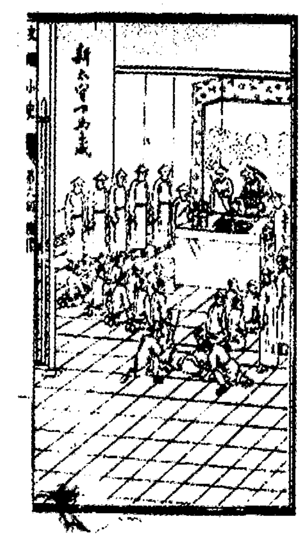
Wenming Xiaoshi

《文明小史》　清代小说。六十回。署南亭亭长即李宝嘉著。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至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绣像小说》第一～五十六号连载。回末有自在山民评语。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分上下两册，未署作者名。

《文明小史》是一部时代色彩极其鲜明的作品，它写的是1900年庚子事变以后的那几年间，中国新政新学闹得沸反盈天的那一特定历史时代，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作者预言：“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楔子》)。资本主义列强挟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横决中国大地，清王朝风雨飘摇，不得不改弦更张，做出锐意维新的姿态，以挽救白日西倾的颓败国运。小说全方位地表现了一个封建社会的腐败肌体蜕变时期的骚乱躁动，文明与蒙昧杂糅，新政新学扭曲变形，“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一片混沌，历史的车轮在泥淖和血污中艰难碾压。

作者以浓墨重彩勾勒出了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的大背景。小说从地处边陲、民风强悍的湖南永顺府写起。首府举行武考，适值省里派洋矿师来永顺府察看矿苗，住在旅店，店小二的父亲打破洋人的一只洋磁茶杯，知府柳继贤闻报大惊失色，恐酿交涉重案，立即停止武考，亲往拜会洋人，送上两桌燕菜酒席，以示笼络。武童滞留府城，因知府巴结洋人擅停武考，俱有愤愤之意，又哗传柳知府将永顺一府的山通统卖给了洋人去开矿，群情鼎沸。在劣绅黄举人煽动下，冲进府衙门，活捉柳知府。霎时万头攒聚，其势汹汹，齐涌至高升店，灯

笼火把，照如白昼，洋人从后园翻墙跃马，舍命如飞而逃。众人又蜂拥入城，直奔府衙，攻破大门，拆毁暖阁，撞得二门咚咚山响，其势岌岌可危。衙内哭声震天，柳知府吓得死去活来。事息，洋人勒索赔款，柳知府罢职丢官。继任知府傅祝登，是个贪黩酷吏，急于邀功立威，严惩肇事者，大搞株连，滥捕秀才十数名，诬以“聚众会盟，谋为不轨”之罪；又横征暴敛，设立“城门捐”、“桥梁捐”，携货百文，抽捐十文，闹得民怨沸腾，举行暴动，商民罢市，打毁捐局。傅知府撤任之时，百姓对他恨极，拆毁他的生祠，打翻他的轿子，撕破万民伞，摔劈德政碑，傅知府抱头鼠窜而逃。作者将深植于民众之中的伟力写得有声有色，同时也写出了它的自发蒙昧性质，往往被奸猾之徒所利用，青皮光棍羼杂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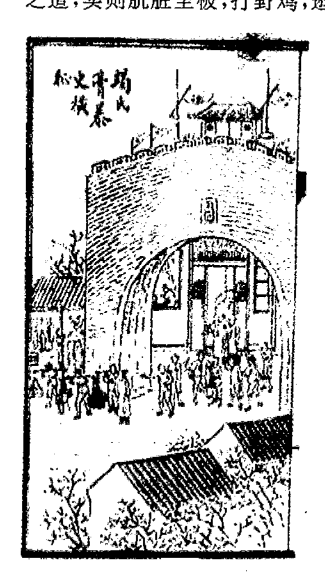


光绪二十九年刻本《文明小史》插图

小说提供了一幅气息奄奄的官僚群丑图，他们精神空虚荏弱，形同枯木朽株，庸懦、畏葸，患了普遍的软骨症。安徽黄抚台，“头一样最怕的是外国人…第二样是怕维新党”（第四十三回）；山东抚台姬筱山，面对交涉事件和外国兵的武力威胁张皇失措，惊呼：“倘或冒冒失失动起手来，你我还要命吗”（第二十八回）？他们奉行磕头外交，甘言卑词，所谓办交涉的能员，无非是用钱羁縻洋人，弭患无形。书中还写了若干暗杀事件，万抚台在湖北遇刺（第二十二回）；陆制军在山东遇刺（第三十五、三十七回），风声鹤唳，官场谈虎色变。这样一个政权，已是千疮百孔，无可挽回它的败叶哀蝉的历史命运。

小说的描写中心是在新旧冲突的浪潮中沉浮的形形色色人物。抱残守缺的顽固守旧分子，固不乏其人，然而识时务者已翻然憬悟：“如今时势，是守旧不来的了。外国人在我们中国那样横行，要拿些四书五经、宋儒的理学合他打交道，如何使得”（第三十二回），于是咸与维新，沽名钓誉。开学堂，讲实业，轮船、电报、铁路、采矿，次第兴办，派遣出洋游学学生…风起飙举，追波逐浪。书中的督抚大员，大都有一顶维新桂冠。作者用犀利幽默的笔调刻画了“腐朽神奇随变化”的一幕幕文明闹剧，勾勒出了一派鱼龙漫衍的时代风貌。万抚台巡视学堂，学生行外国礼。将他抬了起来，万抚台大惊失色，暗道此番性命休矣！黄抚台莅临学堂，人家盛情请他演说，他却一窍不通，呆若木鸡，无奈，只好派总文案胡鸾叔（胡乱说）恭代，登台早已吓昏，面红耳赤，胡诌一通，出尽洋相。此犹文明花絮，尤有甚者，紧锣密鼓、纷纷出台的新政新学，大抵不过装潢门面而已。湖广总督收容吃洋教的几个秀才，是怕他们“将来认得的鬼子多了，无论什么无法无天的事，都做得出，那时贻患正复无穷”（第十四回）。所谓文明进化，并未触动中国封建专制政体的根本，其文化心态依然是封闭、保守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过渡时代中新旧冲突的激烈。康太守痛恨新书新报，视为大逆不道，下令禁毁新书新报，查抄书坊，勒令学生自首，举行焚书大典；又雷厉风行，缉捕逆党。安徽《芜湖日报》很有些讥刺官场的话头，黄抚台气极，以五万六千两银的高价，向洋人买下这爿报馆，改为《安徽官报》，从此成为官方喉舌，凡是上海各报有说黄抚台坏话的，当即由官报为他洗刷抵制。驻日的中国公使臧凤藻，拒绝接见自费留日的中国学生，恐其骚扰闹事，勉强出见，大发雷霆，骂学生们“说出来的话，都是谋反叛逆一般”（第三十七回），并通知日本警察部，以“有害治安”罪，将学生拘捕，押送回国。这些官僚，徬徛华洋两界，介乎不今不古之间，维新开明是其表象，晦蒙否塞是其底里。

小说还写了如过江之鲫的维新派人士，大多剪发，草帽洋装，开口闭口中国如何如何腐败，家庭革命、自由、平权之类的新名词满天飞，言大而夸，目空一切，视中国同胞如草芥；实际多是投机分子，假维新以招摇撞骗，或品行卑污，龌龊不堪。同腐败官场完全沆瀣一气，或混迹十里洋场，标榜文明新民，鼓吹强国保种、卫生之道，实则肮脏至极，打野鸡，逛堂子，混吃白喝，揩油赖帐，伸手讨钱，可谓新式篾片。书中还以安绍山影射康有为，颜轶回影射梁启超，对这些维新党的领袖们，留下了漫画化的一瞥。



光绪二十九年刻本《文明小史》插图

小说过多地暴露维新运动的消极阴暗面，不免有过火偏颇之弊。作者主张改良社会须用“水磨工夫”（第一回），对于激进的维新党或革命党，均深致不满，是其局限。

《文明小史》准确地传达了一个动荡时代的脉搏，善于驾驭千头万绪、棼如乱丝的社会矛盾冲突；虽无贯串的主人公，采用流动的人物故事联缀，但都被织入文明与野蛮

两大光柱交叉的网；所写地域广阔，从朴野山乡到灯红酒绿的都市，间及异域风光，美国纽约的繁华富丽，日本日光山的华岩瀑布，飞花溅雪……由此构成浩瀚流走的艺术风格。书中虽有不少懈笔、败笔，但不失为晚清小说中的上乘之作。（林　薇）

wenyan xiaoshuo

文言小说　古代小说体裁。泛指一切用文言（汉语的一种书面语）写作的小说，以与白话小说相区别。例如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唐宋的传奇小说、明清的笔记小说，以及《世说新语》、《聊斋志异》等，均包括在内。（刘　蘖）

Wenyuan Yinghua

《文苑英华》　诗文总集。一千卷。宋李昉、徐铉、宋白等奉宋太宗赵炅之命所编。宋代四大书之一。太平兴国七年（982）始编，雍熙三年（986）完成，后来又经过多次修订，至宋孝宗赵昚时经周必大、胡柯、彭叔夏等复校，于嘉泰元年（1201）开始刻版，四年完成。全书上继《文选》，起自萧梁，下迄晚唐五代，收录作家两千余人，作品近两万篇，按文体分三十九类。书中收录唐人诗文，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可用以辑补校勘唐人的诗文集。

此书本来不收传奇文，但是卷八百三十三有沈既济的《枕中记》，卷七百九十四有陈鸿的《长恨歌传》；鲁迅编《唐宋传奇集》时即据以采录，文字与《太平广记》所收颇多不同，显然出自另一版本。明刻本又附录《丽情集》本《长恨歌传》，差别更大。余如卷七百三十七所收顾况的《戴氏广异记序》，则是很重要的小说史料。本书有宋刻残本和明刻本，中华书局用宋本一百四十卷和明本八百六十卷配齐影印（1966），并附录了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和劳格的《文苑英华辨证拾遗》。（程毅中）

Wenyuan Zhaju

《文苑楂橘》　明代文言小说选集。编者不详。存有高丽活字本和高丽抄本两种，均据明本翻刻或传抄，名为《删补文苑楂橘》，二卷。书名取《庄子·天道》："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确为明人所编，而朝鲜学者据此而"删补"。其中，明人小说《韦十一娘》，国内已失传，仅见此书。

所选篇目为：卷一《虬髯客》、《红线》、《昆仑奴》、《古押衙》、《韦十一娘》、《义倡》、《汧国夫人》、《负情侬》、《崔莺莺》、《赵飞燕》；卷二《裴谌》、《韦鲍生》、《崔玄微》、《韦丹》、《灵应》、《柳毅》、《薛伟》、《淳于棼》、《张直方》、《东郭先生》，共20篇。或为唐人传奇，或为明人之作，率皆文言小说之精华，并非黄茅白苇，弥望皆是，足见选者之高明。

中国文言小说，自宋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年间，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赐名《太平广记》，实为空前绝后的文言小说总集。明人虽有《古今说海》之编，仍依《太平广记》。文言小说而出选本者，明代则始于《文苑楂橘》。（刘　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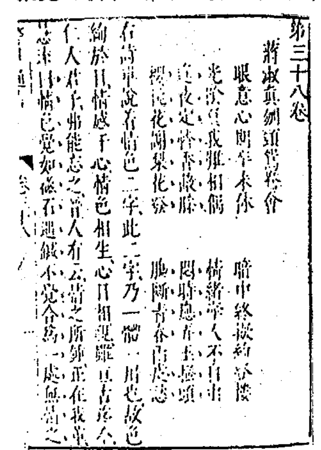
Wenqi Lu

《闻奇录》　唐五代小说集。撰人不详。《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闻奇录》一卷，曰："不著名氏，当是唐末人。"《崇文总目》小说类、《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均作三卷。《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七录入，作者署名为唐于逖。《五朝小说》、《唐人说荟》本亦作唐于逖撰。然以上各本文字多与五代末、宋初人陈纂撰《葆光录》相同，实不可信。按开元、天宝时有诗人于逖，绝非此书撰者。

原书久佚。《太平广记》引有佚文三十六条，与《说郛》所引条数同，唯仅有郑昌图一条文字相合。《太平广记》所引多记晚唐事，当即陈振孙所见之书，《说郛》所录则多记吴越事，非同一书。《太平广记》所引有八条见于《玉泉子》，盖《玉泉子》亦非原书。《太平广记》引文记录奇异之事，大多篇幅短小，文词质朴。卷二百八十六《画工》条叙进士赵颜得一画，见画中女甚丽，谓画工愿令其生而纳为妻，画工告以女名真真，须连呼百日方生。赵如言，女遂成生人，与之结为夫妻，生一子。赵友人以为妖，劝斩之。真真乃携子入画，画中添一孩。此篇构想奇特，后世画中美女一类故事当受其影响。（周勋初　严　杰）

Wenjing Yuanyanghui

《刎颈鸳鸯会》　话本小说。一名《三送命》一名《冤报冤》，载于《清平山堂话本》。明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警世通言》卷三十八，改题《蒋淑真刎颈鸳鸯会》，文字略有修改。本篇体制较为特别，在叙事中插唱《商调·醋葫芦》曲十首，唱词前有"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的套语，与宋人赵令畤《侯鲭录》所载逍遥子《商调·蝶恋花》鼓子词相似。但《清平山堂话本》在本篇篇后题作"新编小说刎颈鸳鸯会"，仍属小说家的话本。结尾处又以说话人的口吻说："在座看官，要备细请看叙大略，漫听秋山一本《刎颈鸳鸯会》。"研究者多认为秋山即为编撰者的名字。这篇小说保存了宋代鼓子词的体制，且为唯一有作者署名的话本，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篇叙事无年代，或认为当属宋代作品，但所说地点有"浙江杭州府武林门外"等语，用了明代的地理建置，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明


第三十八卷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明刻本《警世通言》书影

人作品，或为明人改订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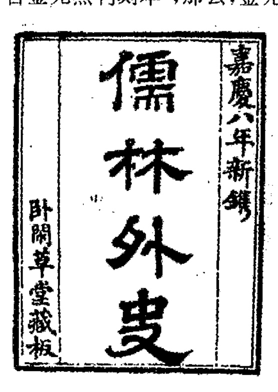
话本开头以《非烟传》故事作为头回。正文叙蒋淑贞性好风月，两次结婚，又先后与两个男子私通，最后被丈夫张二官杀死。入话引诗一首及《虞美人》词一阕（宋卓田撰），加以评说，以情、色二字为戒。在正话之前又明言“蛾眉本是婵娟刃，杀尽风流世上人”，意存劝惩。《虞美人》词及其评论，曾为《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及《拍案惊奇》第三十二卷所袭用，可见其影响所及。

（程毅中）

Woxiancaotangben Rulin Waishi pingdian

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评点 今见清代最早、影响最大的有关小说《儒林外史》的评点。始见于清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中，清代各种《儒林外史》版本都把它当作小说的组成部分加以沿印，有的还对此评点加以评点，对后人认识、研究《儒林外史》有重要影响。评文以回末总评的方式出现，除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及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回缺少评语外，其他每回末都有若干条评语，总计一万六千余言。前半部评语较后半部多。

此书评者及卧闲草堂本之前是否还有评者，已难已确考。第三十回评语提到《燕兰小谱》，此书刊于乾隆五十年（1785），书中有乾隆四十七年事，因此评语完成时间当在乾隆五十年以后。从内容看，评者颇谙吴敬梓的创作意图和扬州的习俗，可能是吴敬梓的亲朋。吴敬梓的从外曾孙金和在《儒林外史跋》里说，小说“为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考金兆燕，号棕亭，是吴敬梓的外甥和表侄，曾为扬州盐运使卢见曾幕僚，与晚年的吴敬梓过从甚密。乾隆十九年吴敬梓在扬州逝世时他在身边，并写诗送吴敬梓旅榇往金陵，乾隆三十三至乾隆四十四年他任扬州府教授，乾隆四十六至乾隆五十四年仍然侨居扬州。金和说他首先刊刻《儒林外史》，刻本今惜不见，如果卧闲草堂本评语是沿自金兆燕刊刻本，那么，金兆燕有可能是评语的作者。另有学者认为，评语的观点、文字风格与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颇一致，有可能同出一人之手。



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书影

评语对小说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有许多精辟见解，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

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评语一开头就集中力量加以点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故开口即叫破，却只轻轻点逗。以后千变万化，无非从此四个字现出地狱变相，可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并就借以“隐括全文”的王冕形象阐释说：“功名富贵人所必争，王元章不独不要功名富贵，并且躲避功名富贵”。第二回又指出，“‘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紧接着就人物形象如何体现此“大主脑”作了不少阐说：“起首不写王侯将相，却先写一夏总甲。夫总甲是何功名，是何富贵？”“梅三相顾影自怜，得意极矣，不知天地间又有王大爷在。甚矣，功名富贵宁有等级耶！”以后各回不断阐发如何“千变万化”以写功名富贵。这一看法与闲斋老人序相一致，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这部小说的主旨。

关于《儒林外史》的基本创作方法，评语触及到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许多重要方面。现实主义要求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评语首先赞扬《儒林外史》写的是“世间真事”，“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第三回），能够从世间“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中“得其神似”，所以难能可贵（第六回）。现实主义偏重于描摹现实生活的精确图画，吴敬梓的白描手法就有此长处。第三回评周进衡文说“空中白描出晚遇之故”。第四回张静斋、范进、汤知县驴唇不对马嘴地胡扯刘基的故事，评曰：“三人侃侃而谈，毫无愧怍，阅者不问而知此三人为极不通之品。此是作者绘风绘水手段，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第二十三回以国画史上的白描圣手李公麟比吴敬梓，赞扬他“真李龙眠白描手也！”吴敬梓这种不动声色地精确描摹人物言行，让思想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绘风绘水手段”，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特色。

塑造典型形象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心课题，《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进步，评语多有点示。近现代意识不认为好人全好、坏人全坏，要求以真为尚，写出复杂的活生生的人。吴敬梓写人的观念也已发展，他写的肯定性人物也多有缺点弱点。评语第三十三回总结这种观念说：“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玉之有瑕。美玉以无瑕为贵，而有瑕正见其为真玉。”不是以理想的美作为崇尚的原则，而是以真作为艺术原则，这是一种进步。同样，第六回指出，吴敬梓写不好的人，也“非犹俗笔稗官，凡写一可恶之人，便欲打、欲骂、欲杀、欲割，惟恐人不恶之，而究竟所记之事皆在情理之外，并不能行之于当世者”。并以严贡生呼“二奶奶”为例，说明吴敬梓是按照人物所处的具体情势，塑造人物，写得恰如其分，符合真情实理。正因为吴敬梓写的是真的人，所以有鲜明的个性，“看财奴之吝啬，荤饭秀才之巧黠，一一画出，毛发皆动”（第五回）。要达到个性鲜明就要捕捉住人物内在的精神特征，评语提出要“得其神似”（第六回），“写出其人之骨髓”（第七回）。评语赞扬《儒林外史》“画工所不能画，化工庶几能之”（第四回），吴敬梓不仅像画工那样描画出人物的言行，做到形似，而且能巧夺造化之工，传写出人物内在的神韵，达到神似。写出人物的个性神韵，彼此之间就绝不会雷同，即使出

身、身份相同，在吴敬梓笔下也各有不同的面目："慎卿、少卿俱是豪华公子，然两人自是不同"（第三十一回）；娄三、娄四"虽是名士习气，然与斗方名士自是不同"（第八回）；"杨执中、权勿用等人，绘声绘影，能令阅者拍案叫绝，以为铸鼎象物至此真无以加矣，而孰知写到赵、景诸人，又另换一副笔墨，丝毫不与杨、权诸人同。建章宫中千门万户，文笔奇诡何以异兹"（第十七回）！人物性格开掘得深、表现得活，往往就能概括表现出某种范围人物的某些典型特征，具有典型性。评语第十三回说《儒林外史》"借一张铁臂引起无数张铁臂"，就是肯定吴敬梓笔下的人物已经具有典型的概括力。典型人物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能够在人物和环境的有机统一中写出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评语屡屡指出，《儒林外史》许多人物的行为和性格都是由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制度所影响和决定的，如第十七回评说："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不至陡然变为势利熏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欲不趋于势利，宁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

关于小说的现实主义的讽刺艺术，评语有许多独到的阐说。

首先，指明讽刺性批判的特点。第四回评范进在汤知县席上的装模作样说，"上席不用银镶杯箸一段，是作者极力写出。盖天下莫可恶于忠孝廉节之大端不讲，而苛索于末节小数。举世为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评者认为，对于举世习以为常的可恶现象，需要"极力写出"，"以庄语责之"还不行，需要"以谑语诛之"，才能警醒世人，这就意近讽刺了。其次，点示小说的讽刺手法。第十一回评语以鲁编修父女为例，点示《儒林外史》"处处用反笔、侧笔，以形击之"的笔法。欲写鲁小姐之俗，却用"反笔"写她"精于举业"；她于举业愈精，便愈与才女的身份不和谐，便愈显其俗，这便是讽刺的笔法。写鲁小姐之俗，又是以"侧笔"写鲁编修之俗。第七回评王惠劝荀玫匿丧不报，标目却称"王员外立朝敦友谊"，亦用此笔法。第四回评严贡生"才说'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家中已经关了人一口猪，令阅者不繁言而已解。使拙笔为之，必且曰：看官听说，原来严贡生为人是何等样，文字便索然无味矣。"指出这是用近距离的尖锐对比，挑破不和谐，突出滑稽感，让读者自己感受其中的讽刺意味，如若作者说尽，便索然无味了。第五回评说王德、王仁在接受严监生贿买前后态度的鲜明反差，也发挥了小说的讽刺意蕴。第二回评夏总甲在乡人面前自吹自擂时，借用《庄子·逍遥游》所讽刺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来揭示夏总甲形象的讽刺内涵。再次，阐明讽刺的警世功能。评语经常指出，吴敬梓所讽刺的现象是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以致于习焉不察，不仅其本人"习惯成自然，了不为愧怍"（第五回），甚至"举世为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第四回），一旦经过吴敬梓"以谑语诛之"，顿使人发现其可笑、可恶，"真令阅者叹赏叫绝"。于是惊呼："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第三回）。"慎勿读"三字是反语，正强调了这部小说振聋发聩的作用，使"习惯成自然"者发现不自然，"了不为愧怍"者感到愧怍，"举世不以为非"的麻木状态被打破，"效尤者"有所戒惧。评语的看法令人想起鲁迅对讽刺的论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也不以为奇的，……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什么是"讽刺"？》）。最后，指出《儒林外史》的讽刺是悲与喜的融合。吴敬梓的笑声里饱含伤时忧世的悲剧情怀，他的笑是"含泪的笑"。评语第四十七回精辟地指出："作者虽以谑语出之，其实处处皆泪痕也。"谑语是喜剧性的讽刺手段，其中却处处包含着悲剧性的泪痕，悲和喜是水乳交融地渗透在一起的，这是讽刺达到很高境界的一种标志，也就是后来鲁迅所赞扬的"戚而能谐"。

吴敬梓的这种审美情绪熔铸在人物形象里，也渗透在场面和情节中，从小说气氛来看，越到后面，悲剧气氛越浓。评语也跟随小说情感的发展而发展，前半部还只是时而发出"岂不悲哉"的叹息，后半部就更经常地揭示悲剧的意蕴，第四十回评萧去仙和沈琼枝"境虽不同，而其歌泣之情怀则一。作者直欲收两副泪眼，而作同声之一哭矣。"第四十八回评王玉辉"看泰伯祠一段，凄清婉转，无限凭吊，无限悲感。非此篇之结束，乃全部大书之结束"。评者对小说审美情绪的把握是正确的。 （李汉秋）

Wu Jiangjun Ji

《乌将军记》 唐代传奇小说。即牛僧孺《玄怪录》卷一《郭代公》。《说郛》本《幽怪录》亦录入此篇。《古今说海》取入，易名《乌将军记》，又收入《艳异编》卷三十二，题无"记"字，皆不著撰人。研究者或谓此文不类牛书，殊近李复言。

作品描写代国公郭元振年轻时除猪妖的故事。开元中郭元振下第往汾，夜投宅，有少女将为乡祠乌将军所娶，泣于室中。郭发誓解救少女。未几乌将军来，郭假称愿为婚礼小相，对食之际抽刀断其腕，将军失声而逃，天明视腕，原是猪蹄。父母兄弟及乡人抬棺来，准备收敛少女尸体，并责怪郭元振伤害神灵。郭晓以大义，率众寻得妖穴，见一大猪，共毙之。乡人酬谢郭，郭不受；少女坚请从郭归，遂纳为侧室。作品中有些"事已前定"的迷信描写和议论，但它主要是赞颂青年郭元振见义勇为、为民除害的"大丈夫"气概和"仁勇"精神，男主人公的形象较为鲜明，凛然富有正气。

郭元振(656～713)两《唐书》有传。名震，以字行，魏州贵乡人。年轻时"任侠使气"，武则天闻其名而奇之，派他出使吐蕃。此后常年镇边，功绩卓绝，睿宗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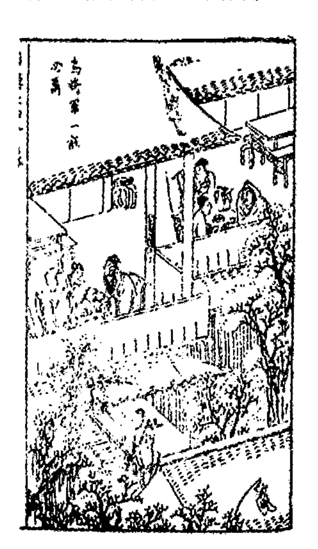
二年(711)、先天二年(713)两度拜相,封代国公。玄宗即位,因罪配流新州,寻起为饶州司马而道卒。据《登科记考》,他擢进士第在高宗咸亨四年(673),此称开元中下第,大误,但他的侠义行为却很符合史传中对他性格的概括。

唐小说写猪妖的不多,《玄怪录·尹纵之》亦写猪妖,化美女求偶反被情人所害,令人同情,与乌将军迥异。乌将军的形象可能与《西游记》的猪八戒有某种联系。（李剑国）

Wu Jiangjun Yi Fan Bichou Chen Dalang San Ren Chonghui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八。头回叙王生经商意外得苎麻内藏金事,与清人褚人获《坚瓠己集》卷一《长髯客》所载事相近。正文叙陈大郎遇长髯客事,见《情史类略》卷十八《邵御史》条,《蕺园杂记》卷八、钱希言《狯园》卷十六《坏闻》上《毛面人》亦有类似记载,《曲海总目提要》卷四十四云:"亦插入《玉蜻蜓》剧"。

头回述苏州商人王生幼为婶母杨氏所抚育,经商途中避风遇盗,被掠一空。二次出外遇阻,又在僻途遭劫,第三次泊船时再遇同伙强盗,见王苦哀,即以劫得之苎麻与王,归后发现苎麻内藏有银五千余两,后遂为大富之家。正文叙明代景泰年间苏州吴江县商人陈大郎娶妻欧阳氏,业杂货。一日冒雪往苏州置货,遇一长髯大汉相貌古怪,邀其同饮,互道名姓,知其姓乌。两年后欧阳姊弟到崇明探外祖母,去后杳无踪影,陈到处告状访查无得,遂至普陀向观音祈告,梦中得"合浦还珠自有时,惊危目下且安之。姑苏一饭酬须重,大海茫茫信可期"之谶语。归还时被风吹至一岛,岛上强盗头领正是长髯大汉,为谢一饭之德,慨然退还所掠,其妻、舅亦在,又赠金银。此后陈夫妇每到普陀进香,乌必有赠,因成吴中巨富。



明刻本《拍案惊奇》插图

明代中叶海禁一度松弛,沿海商贾为牟利冒险作海外贸易者甚众,然得不到官军的必要护卫。海盗则多为中土无业游民,有以劫掠而成巨富者。此篇反映的即为这一现实之理想结局。同时,小说具体描写了当时的商业活动,如王生两次贩货,都遭抢劫,对外出经商,视为畏途,而他的婶母却劝他不要灰心,"不可因此两番,堕了家传行业。"商品经济的活跃,强化了市民的经商意识,这在过去的小说中尚不多见。（胡小伟）

Wuyigui Junji

《乌衣鬼军记》　东晋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五《赵公明参佐》条。明人纂辑《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传奇家类),裁篇别出,伪作今题,并嫁名晋李朏撰。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撰人因袭未改。

故事写王祐(当作汝南王祐,即司马佑,事见《晋书·司马亮传》)病重弥留之际,忽见十数人来访,自称赵公明府参佐,祐知其为鬼神,前来索命,告以自己死后有老母无人供养。参佐为他的话所感动,答应为之除病。于是祐家击鼓祷祀,乌衣诸鬼应节起舞,并用水灌被中,以解病魔。数日后,祐病愈。这个故事旨在说明鬼神实有,可以致祸,也可以祈福,即所谓善恶有报的意思。（许逸民）

Wuyi Zhuan

《乌衣传》　宋代传奇小说。即《青琐高议》别集卷四《王榭》,题下注:"风涛飘入乌衣国。"原书目录注有"新增"二字,似从他书辑入。不著作者。鲁迅选入《唐宋传奇集》,改题《王榭传》。本篇原载《摭遗》,《类说》卷三十四收有节文,题作《乌衣国》。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王谢燕》条说:"近世小说尤可笑者,莫如刘斧《摭遗集》所载《乌衣传》",即指此篇。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二引严有翼《艺苑雌黄》说,刘斧《摭遗》所载《乌衣传》,"其言既怪诞,遂托名于钱希白,终篇又取刘梦得诗实其事。希白不应如此之谬,是直刘斧之妄言耳。"可见原题钱易撰,严有翼认为刘斧假托,亦无明证。存疑待考。

传叙唐人王榭,航海遇风浪舟破,抱一板飘浮至一洲,看见身穿黑衣的老翁老妇,称榭为主人郎,邀至其家,以女嫁榭。榭问女子是什么地方,女子回答说是"乌衣国"。国王召宴于宝墨殿,用黑玉的酒杯劝酒。榭作诗,末句云"恨不此身生羽翼"。不久国王派人告榭某日当回。女子置酒送别,作诗赠榭,并遗以灵丹,谓可以起死回生。国王命榭入乌毡兜子,使翁媪送之归。至家但见梁上双燕呢喃,乃知所至即燕子国。至秋二燕将去,榭书纸系燕尾寄女。明年,燕亦寄诗来,云:"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燕飞。"明年燕亦不来。今本篇末引刘禹锡《乌衣巷》诗"旧时王榭堂前燕"为证。改"谢"为"榭"字,随意附会捏合,可资笑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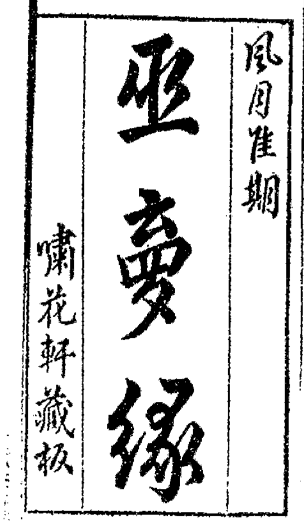
此传驰骋想象,虚构王榭燕子国奇遇故事,似梦似幻,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燕女与王榭两情相爱,宛如人间的青年男女。文中穿插王榭、燕女和乌衣国王的诗篇,颇具情采。王榭的诗有"引领乡原涕泪零,恨不此身生羽翼"之句,燕女说:"末句何相讥也?"暗示她实为羽

族。叙别时燕女作诗又说："此夕孤帏千载恨，梦魂应逐北风飞。"她说："我自此不复北渡 矣。"因为她不愿让王榭见到她的本来面目。哀惋之情，足以动人。作品情节波澜起伏，开篇写海难的惊险，就进入了一个新奇的境界；结尾写二燕传诗，曲终人不见，余韵缭绕，令人神往。中间屡次暗示翁媪与王榭的关系，但始终没有点明，直到最后才揭开谜底。全篇文字比较平直，偶尔也用词藻作描摹。如写燕女泣别时说："雨洗娇花，露沾弱柳，绿惨红愁，香消腻瘦。"大有晚唐传奇的风格。《乌衣传》构思奇特巧妙，显然出于小说家有意识的创作，在宋人传奇中允为佳作，因此影响很大，如《六朝事迹编类》竟引此为史实。《聊斋志异》中的《竹青》篇，有承袭《王榭》的痕迹，但结尾大不相同。清人文言小说中写鸟女的故事很多，不少都可以追溯到《乌衣传》的渊源。 （程毅中）

Wumengyuan

《巫梦缘》 清代小说。十二回。扉页右栏题"风月佳期"，中题"巫梦缘"，左下栏题"啸花轩藏板"。啸花轩之书，多刊于康熙年间。作者不详。文中多吴语，作者似为吴人。

书叙山东临清人王嵩，年少聪慧，十三岁即中童子试第一名，有神童之称。姨父冯士圭以女桂姐许之，待中举后成婚。嵩风流好色，先与寡妇卜氏私通，复与富户安伯良二房妾鲍二娘、女顺姑苟合，后因与寡妇通奸事被人举发，王嵩避住别处，而隔壁正是冯桂姐闺房。王嵩欲与私合，初时桂姐洁身自好，令其使女露花替代，并致有孕。王嵩秽名昭著，却因施太守怜才包庇，安然无事。不久，王嵩连捷中进士，与桂姐成亲，纳卜氏为二房，顺姑作三房，露花生子，收为第四妾。后王嵩官至邵武知府，被劾回家，自悔少年无行，妻妾以外，不再寻花问柳。除露花病故之外，王嵩与妻妾均寿七十馀。



啸花轩刻本《巫梦缘》封面

此作构思贫乏，情节不出清初一般艳情小说的窠臼，少年才子得众多女子钟爱，而唯与某小姐有情而无染，最后一举成名，妻妾团圆。小说主旨不在写情，而是写欲，格调猥琐，趣味低下。道光十八年(1838)江苏按察使所禁书目中列有此书。惟书中镶嵌了不少吴地民歌，颇可注目。

日本佐伯市图书馆和中尾松泉堂藏有刻本。后有删改本《恋情人》。一九九五年，韩国学古房、台湾《思无邪汇宝》均有《巫梦缘》的排印本。 （朱 沐）

Wushan Yanshi

《巫山艳史》 清代小说。六卷十六回(第一、二卷各二回，第三至六卷各三回)。不题撰人。啸花轩刊本内封右上题《意中情》，中间题《巫山艳史》，无序跋。

书叙北宋末年苏州府长洲县少年文士李芳，射猎中遇广阳道人，得金丹一粒，锦囊三函。金丹乃壮阳之药，锦囊则为急难时启用。李芳一用锦囊灭火，二用锦囊脱身，三用锦囊破贼。又有金丹之助，娶得妻妾八人，原江宁路提举之女罗翠云为妻，其余七妾，闻玉娥、江婉娘为寡孀，梅素英、秦飞瑶为小姐，萧目姬和秋兰是有夫之妇，小娟则是妻子的丫环，八名妻妾，李芳都是穴墙窥诱，花前月下无媒自通。李芳乡试得中解元，妻妾又生六子，后见世运将衰，即携众美隐入深山，不知所终。

小说旨在宣淫。一身兼得数美，且功名富贵无不圆满，最终还拥众美隐居深山，乐事了无终局，这是明清淫秽小说的一种情节公式，表现了低级庸俗文人的意想。这类小说迎合低级趣味，无真实性可言。此篇内容尤为荒唐，格调卑下，文笔拙劣。

（石昌渝）

Wuchinu

《无耻奴》 清代小说。三集十卷四十回。苏同撰。撰者为清末人，生平不详。同时撰有小说《傀儡记》。第一集三卷十二回，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二集三卷十二回，宣统元年(1909)上海开明书店初版。三集四卷十六回，出版年月不详。

书中主要人物江念祖，鲜廉寡耻，极善钻营，甚至丢尽国格人格，去巴结洋人，是个十足的无耻之奴。他在吴巡抚幕中，贪赃枉法，竟将国家造兵舰的款项贪污了十余万两。在甄提督幕中，巧言令色，弄得全军覆没，甄提督被斩首，他却携巨款逃回老家。在徐巡抚幕中，他又混上了洋务局帮办的美差。为了巴结洋人，他竟将自己的姨太太权作女儿，嫁给上海副领事安弼士，做了洋人的老丈人。作为洋行买办，伙同洋人敲了自己。最后洋行出事，江念祖赔得精光，落得两手空空。

小说集中笔墨揭露了一个洋奴才的丑恶嘴脸，形象生动，结构完整，语言辛辣尖刻。 （黎 韵）

Wushengxi

《无声戏》 清代小说集。李渔撰。原本有初集和二集，马隅卿藏《无声戏合集》残本第一篇第三页版心上有"无声戏一集"字样，卷首睡乡祭酒(杜濬)序称"于笠翁《无声戏》前后二集皆为评次，兹复合两者而一之"，可见《无声戏》原以初集、二集板行。现存合集仅有

马氏所藏残本，目次已佚。日本尊经阁文库藏伪斋主人序刊本为十二回，顺治写刻本。每回有插图一幅，共十二幅，列于卷首，人物形状大似陈洪绶笔意。每图后有标目联语。

全书回目如下：

一、《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二、《美男子避惑反生疑》

三、《改八字苦尽甘来》

四、《失千金祸因福至》

五、《女陈平计生七出》

六、《男孟母教合三迁》

七、《人宿妓穷鬼诉嫖冤》

八、《鬼输钱活人还赌债》

九、《变女为儿菩萨巧》

十、《移妻换妾鬼神奇》

十一、《儿孙弃骸骨奴仆奔丧》

十二、《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

回目每两回对偶，形式与"三言"、《西湖二集》相类。每回有杜濬眉批和回末总评。伪斋主人序本未署年代，很可能是初刻本。初集成书何时，尚待考证。据《清史》卷二百四十五之《张缙彦传》，记张缙彦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而张缙彦在浙江任布政使是顺治十一年至十五年二月，可推知《无声戏二集》刊刻时间在顺治十一年至十四年之间，初集的成书当不晚于顺治十四年。

《无声戏二集》内含篇目尚不确知。张缙彦刊刻《无声戏二集》，被定罪为"诡词惑众"去职流徙至死，在当时是轰动江浙的一大事件，其后无人敢刊印其书，是很自然的。由此亦可推知杜濬编刊《无声戏合集》以及三近堂刊行《无声戏合选》，均在顺治十七年御史萧震弹劾张缙彦之前。然而合集仅残存两篇，合选仅残存九回。从合集卷首十二页插图可知十二篇作品内容，其中，有四篇是初集所没有的；合选九回则均在初集十二篇中。合集中那初集所没有的四篇，却存于《连城璧》中，只是每回回目由单句变成对偶句，四篇是：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

《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

《贞女守贞来异谤　明侪相谑致奇冤》

另据日本佐伯文库所藏《连城璧》有全集十二篇，外编六篇，共计十八篇。其中含《无声戏》初集十二篇和上述四篇，还有初集所没有的二篇：

《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

《说鬼话计赚生人　显神通智恢旧业》

这样，初集所无的六篇很可能是二集中的部分作品。

二集残存的六篇作品中没有御史萧震劾张缙彦《疏》中指称有碍语的内容，据说那篇小说有"自称'不死英雄'，有'吊死在朝房，为隔壁人救活'云云"之情节，大约写的是李自成打进北京，某大臣自杀未遂而后又投向李自成的故事，这篇作品因表现"乱臣贼子"而构成张缙彦死罪，书商自不敢再印，藏有此书者亦会销毁，这大概是《无声戏合集》、《无声戏合选》至今没有发现全帙的原因。

但书贾射利，又要避祸，于是将其改头换面，改名《连城璧》，将《无声戏合集》原书目次打乱重编，又将回目由原来的单句改成对偶的双句，而有违碍内容的作品自然汰淘在外。编刊者将《无声戏合集》之杜濬序移作《连城璧》序，将原来三处称"笠翁李子"悉改为"吾友"，将"余因取《无声戏》二集暨《风筝误》、《怜香伴》诸传奇读之"改为"予因取其所著之书，趺坐冷然亭上，焚香煮茗而读之"，将"于笠翁《无声戏》前后二集皆为评次"，改为"故予于前后二集皆为评次"。总之，是要将"李笠翁"和"无声戏"之名隐去。日本《舶载书目》元禄间目有《连城璧》全集十二回、外编六卷，日本佐伯文库藏《连城璧》十二集和外编六卷正合此数，大约就是《连城璧》的本来面目。篇中某些关碍文字，肯定作过改动。如外编卷三《说鬼话计赚生人　显神通智恢旧业》结尾说："所以这桩妙事，流传至今，使《连城璧外集》之中，又添一段佳话也"。其中"连城璧外集"五字的原文很可能就是"无声戏二集"。

《无声戏》一、二集现存十八篇作品在题材上继承了话本小说的传统，写的都是俗人俗事。作为主人公的有优伶、娼妓、商人、皂隶、村妇、财主、乞儿、无赖、秀才、举人和官吏等等。写市井人物的自不必论，那写才子佳人的作品也无非诗柬传情，月下订盟之浪漫故事，充满市井气的狂想，如《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连城璧》全集第九回)描叙三个名妓与一个少年寡妇争夺才子吕哉生，几经曲折，吕哉生既娶三个名妓聘定的乔小姐，又娶自己相中的寡妇曹婉淑，连同三个名妓，共占五位佳人。吕哉生并非以才，而是以貌使佳人倾心。这个故事后来李渔改编成戏曲《凰求凤》。

《无声戏》的作品表现着喜剧色彩，喜剧又旨归于道德劝戒，善恶有报。比如《改八字苦尽甘来》(即《连城璧》全集第二回《老星家戏改八字　穷皂隶陡发万金》)，写理刑厅皂隶蒋成因为当差有良心讲天理，不但不讨上司欢喜而且处处吃亏碰壁，算命的华阳山人给他戏改了八字，不意与理刑官一样，遂得到理刑官提携而发财。作者说："蒋成的命，原是不好的。只为他在衙门中，做了许多好事，感动天心，所以神差鬼使，教那华阳山人替他改了八字，凑着这段机缘"。《失千金祸因福至》(即《连城璧》全集第六回《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写南海县小商秦世良与破落地主秦世芳两人面貌身材极为相像，据当地财主杨百万相面，秦世良当发大财，而秦世芳却当命蹇，后因秦世芳为人诚信，脸上竟去了滞气，也做了财主。作者亦评曰："照秦世芳看起来，就是相貌生得不好的，只要肯做好事，一般也会发迹，饿殍可以做得财主。"在李渔看来，八字命相不好的，只要肯做好事也可以改变八字命相。《无声

戏》表彰奴仆尽忠的如《儿孙弃骸骨奴仆奔丧》(即《连城璧》全集第十一回《重义奔丧奴仆好　贪财殒命子孙愚》)。妇人守节如《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即《连城璧》全集第八回《妻妾败纲常　梅香完节操》)和《女陈平计生七出》(即《连城璧》外编卷二《落祸坑智完节操　借仇口巧播声名》)。贤妇持家如《说鬼话计赚生人　显神通智恢旧业》(《连城璧》外编卷三)。乞丐仗义如《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连城璧》全集第二回)。另有劝戒作品,戒妒如《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连城璧》全集第七回)。戒嫖如《人宿妓穷鬼诉嫖冤》(即《连城璧》外编卷四《待诏喜风流攒钱赎妓　运弁持公道舍米追赃》)。戒赌如《鬼输钱活人还赌债》(即《连城璧》外编卷五《受人欺无心落局　连鬼骗有故倾家》),戒吝如《变女为儿菩萨巧》(即《连城璧》卷六《仗佛力求男得女　格天心变女成男》)。像《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这样写艳情的作品,也含有一种劝戒在里面,吕哉生所以能有占五美的"艳福",是因为遵循"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的古训。

《无声戏》倾心于破坏封建道德的传统框架。一般戏文小说总是歌颂清官,美化妇女,讲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姬妾丫头不肯守节,并将同性恋作为丑闻加以抨击。而《无声戏》却大唱反调,如初集第二回《美男子避惑反生疑》(即《连城璧》全集第四回《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写清官自恃清廉而固执断案,险些酿成不白之冤;初集第七回《人宿妓穷鬼诉嫖冤》(即《连城璧》外编卷四《待诏喜风流攒钱赎妓　运弁持公道舍米追赃》)入话和正话写妓女欺骗嫖客的故事,"奉劝世间的嫖客,及早回头,不可被戏文小说引偏了心,把血汗钱被他骗去";初集第一回《丑郎君怕娇偏得艳》(即《连城璧》全集第五回《美妇同遭花烛冤　村郎偏享温柔福》)写佳人配丑俗之夫,"天公局法乱如麻,十对夫妻九配差";初集第十二回《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即《连城璧》全集第八回《妻妾败纲常　梅香完节操》),偏写妻妾败纲常而丫头完节操:"于理相反,于情相悖";初集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迁》(即《连城璧》外编卷一《婴众怒舍命殉龙阳　抚孤茕全身报知己》)写一个可歌可泣的同性恋故事,作者认为同性恋是"三纲的变体,五伦的闰位",虽无当于人伦,却也不必尽是荒唐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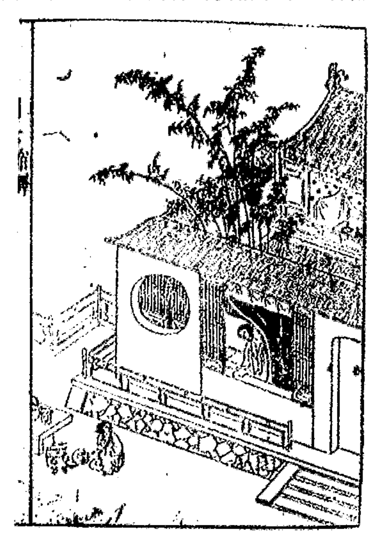
明末清初战争频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作为清初的作品《无声戏》很少反映重大的时代社会问题,即使是写到战乱,如初集第五回《女陈平计生七出》把李自成称为"闯贼"加以污蔑,表现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偏见,但可惊的是作者对严酷动乱的现实却作了滑稽剧谑的描写,追求一种廉价的喜剧效果,反映着对人生玩世不恭的态度。作者自称他的小说:"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李笠翁全集》卷三)。《无声戏》二集中那篇遭到劾举的作品是写李自成打进北京所发生的故事,其格调当与此篇相同。张缙彦刊刻此书所以获罪,真正原因在于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此作品不过是罗织罪名之借口而已。正因为如此,李渔才幸免于祸,并仍然可以大摇大摆出入名公巨卿门下,作品仍可改名换姓在社会上流布。

《无声戏》的作品在题材上不作依傍,均为李渔自创,可以自由地驰骋作家的想象,故构思巧妙,情节引人,善于设置悬念、利用悬念和解决悬念,出奇不意,结局却又在情理之中。人物配置也极为周全,出场人物在情节中均有不可变易的位置,发挥着不可由别人代替的作用。然而同时也带来作品的缺点,情节有失天然意趣,显露着人工斧痕;追求设奇而忽视细节描写,加之说教过多,缺少使读者亲临其境的艺术魅力。

(石昌渝)

Wushuang Zhuan
《无双传》　唐代传奇小说。薛调撰。载《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六。《类说》卷二十九《丽情集》题为《无双仙客》。明清诸家小说选集,均题作《刘无双传》。明刊本《虞初志》,伪托裴说作。

传叙王仙客和刘无双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唐德宗时,襄阳人王仙客,幼年失怙,随母寄居舅父刘震家。震女无双,与仙客青梅竹马,亲密无间。王母临终前,将其子重托于震,并为子求婚。及仙客长成,身世孤孑,而刘震则官高位显,不允许二人结合。会泾原兵叛,京中骚乱,百官仓惶出逃。震急召仙客,才同意他与无双的婚事,但命他押运财物先行。自己和家人未及出城,即陷于贼中。乱平后,仙客急赴京寻舅氏,知震因接受伪职,夫妇被处死,无双亦籍没掖庭为宫女。金吾将军王遂中荐仙客为富平县尹,知长乐驿。一日,中使押宫女去园陵洒扫,途经长乐驿,并留宿其中。仙客知宫女中有无双,在家人塞鸿帮助下,两人遂得相见。无双留下书信一封,嘱托仙客往求豪侠古押衙,救她出宫。仙客尽倾资财,结交古押衙。古为报其恩,求得茅山道士灵药,设计让婢女扮作中使,持药赐无双自尽,然后赎其尸。三日后令复苏。古押衙怕此事泄露出去,将参与其事者十余人皆杀死,自己亦自刎身亡。仙客携无双,浪迹江湖以远祸,后归故乡偕



《无双传》插图　选自明刻本《绿窗女史》

老。

范摅《云溪友议》卷上《襄阳杰》条，注云："无双，即薛太保之爱妾，至今图画观之。"可见实有无双其人。钱易《南部新书》甲卷，载有古押牙者，谓其"有游侠之才，多奇计，往往通于宫禁"，似即据《无双传》之说。作者据无双之事，改薛太保家为禁中，敷衍成篇，用来讴歌青年男女忠贞不渝的爱情，赞扬古押衙为知己者而死的侠义精神。对战乱给人民造成的家破人亡、生死离别，亦加以谴责。作品直接描写仙客与无双相爱的场面甚少，但所有情节都紧紧围绕爱情这条主线而展开，着重突出仙客对爱情的诚挚追求，虽经波折，终成眷属。叙述委婉，颇有情致，人物形象亦鲜明动人。但作者刻意嗜奇，为了一对恋人的幸福，致使十余人死于无辜，结尾的处理未免过于残恶，有悖于情理，从而削弱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明胡应麟批评说："王仙客…事大奇而不情，盖润饰之过"(《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在爱情故事中，穿插进侠义情节，这种表现手法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明陆采所著的《明珠记》传奇，清崔应玠、吴恒宣的《双仙记》传奇，均演此事。

(吴书荫)

Wuyishizhai Congchao

《无一是斋丛抄》　丛书。佚名编。宣统元年(1909)梦梅仙馆刻本。收入《武帝内传》等三十七种小说杂著，包括清人所作《阎典史传》、《费宫人传》两篇。所收作品多为节本，每种书至多二十一页，如《唐国史补》、《酉阳杂俎》、《搜神记》等书都只有十几页，显然不是全书，故书名称作"丛抄"，名实相符。所署作者多不可信，如《梅妃传》题唐曹邺撰，《枕中记》题唐李泌撰，《聂隐娘》、《红线传》、《昆仑奴传》题唐段成式撰，大概取自《唐人说荟》等书。此书价值不大，流传也不广。

(程毅中)

Wu Bao'an Qi Jia Shu You

《吴保安弃家赎友》　明代小说。即《古今小说》卷八。亦载别本《喻世明言》卷二十一。

篇叙唐玄宗时吴保安弃家不顾，奔波十年赎友郭仲翔于蛮陬；吴死后郭千里奔丧，亲负吴的遗骨还乡；并将家财、官职让给其子以报吴恩事。事出唐牛肃《纪闻》中《吴保安》，《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六引之，《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忠义传》亦有简略记载。

作品写吴郭二人"只因一点意气上相许"遂于患难之中，生死相救。这种一诺千金，舍己为人的行为体现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儒家的道德准则和人格风范，在封建时代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本篇与《吴保安传》基本情节相似，但于细节上却多有增益，叙事状物更加细腻、生动。原作写郭仲翔读吴保安要求推荐的来信后，仅有"仲翔得书深感之"一句话，而本篇却层次分明地描写了郭读信后的心理活动，突出了人物"豪侠尚气，不拘绳墨"的性格。另外，本篇在结构上也将原作进行了调整。原作在结尾处才补写郭仲翔身陷蛮陬后所受的种种磨难，这不仅在作品结构上令人有突兀之感，而且有蛇足之憾。本篇却将这一段文字增补并安排在吴保安千辛万苦凑足赎金之后叙述，既使作品结构更为自然、严谨，更对吴的救友行为起了有力的烘托作用。作者还巧妙地利用这一情节增设了郭仲翔背负吴保安夫妇的遗骨千里还乡，走得内伤并发、脚面紫肿一段文字，不仅在情节上相互呼应，而且突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较之原作，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鲜明，故事也更加曲折感人。作者取材旧篇，精心地塑造了吴保安、郭仲翔这两个人物，曲折地反映出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人们对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的一种追求和渴望。

明郑若庸有戏曲《大节记》(已佚)演述本篇故事，明沈璟《埋剑记》传奇亦演述此事。　(晓　舒)

Wu Bao'an Z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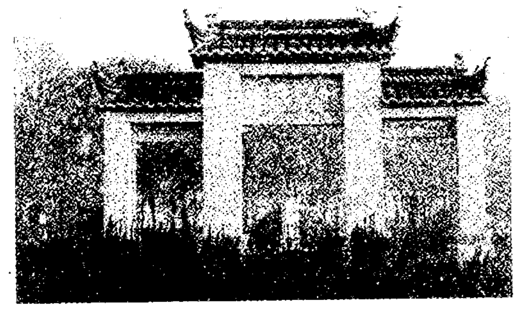
《吴保安传》　即《纪闻》中的《吴保安》(《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六)。《古今说海》说渊部选录此篇，题作《吴保安传》，不著撰人。《五朝小说》等书又改题《奇男子传》，托名唐许棠撰。　(程毅中)

Wu Cheng'en

吴承恩(约1500～约1582)　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祖籍涟水(今江苏涟水)，后徙山阳(今江苏淮安)。曾祖吴铭，为余姚县学训导；祖父吴贞，任仁和县学教谕。父吴锐"因四岁丧父，由母梁夫人领取山阳故土住，及长娶徐氏。徐氏世卖采缕文縠，锐遂袭徐氏业，坐肆中"为小商人。吴锐壮岁时因膝下无子，纳张氏为侧室，生吴承恩。吴锐家道不富，且常受下吏欺压，以"木讷迟钝"避祸，人称"痴翁"。其实他并非麻木不仁，他"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好谭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吴承恩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由书香门第衰落为小商人的家庭。他自幼聪慧，博涉群籍，年轻时便以文名著于乡里。"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天启《淮安府志》)。他还酷好唐人传奇，尤其是"牛奇章(牛僧孺)、段柯古(段成式)辈所著传记"(吴承恩《〈禹鼎志〉序》)。这为他日后创作《西游记》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吴承恩满腹文章，曾希望以科举进身，但因"一意独行，无所扳援附丽"(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竟"屡困场屋"，不得拔擢。大约在五十三岁时，他肄业于南京之南监，故有"太学吴子汝忠"(潘埙《淮郡文献志序》)之称。因母老家贫，又不善于谋生，他在六十多岁入京师候选，后赴浙江长兴县任县丞，主管粮马、巡捕之事。因得罪长兴大豪，被诬为贪赃，罢官系狱。此事很快澄清，有"荆府纪善之补"(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他恢复名誉后，并未去湖北赴任，便退官回乡。此后他放浪诗酒，以卖文、经商为生，终老林下。

吴承恩虽一生悒郁，却是位长寿的文人，活了八十多岁。他经历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五朝，目睹了明朝帝王荒淫无耻，昏庸腐败，朝廷权奸握柄、朋党林立、互相倾轧，而且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激烈。他空怀匡世济时之志，却无大展宏图之机，于是，一个曾为几个世纪的人不断丰富的题材——西天取经故事，遂与他心境发生某种共鸣，使他将满腔悲恨，毕生理想，凭借着"善谐谑"的本领，把自己卓越才华和一生心血倾注到《西游记》创作中，用这个神话传说，寄托自己的襟怀。《西游记》创作年代不可确考，一般认为是吴承恩晚年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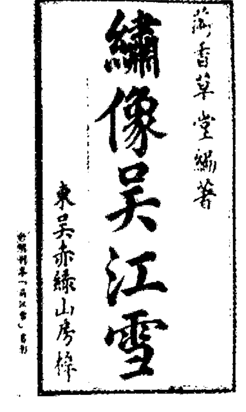
江苏淮安吴承恩墓

吴承恩一生著述颇丰，但因"家贫无子"，他逝世后"遗稿多散失"，后由宦归的表外孙邱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于世"，即《射阳先生存稿》。除《西游记》外，吴承恩还著有传奇小说集《禹鼎志》，从书名及序文中所叙来看，其中有不少大禹降伏山妖、水怪的传说，似为日后《西游记》中某些情节的雏形和试笔。原书已佚，今仅存《自序》一篇，《射阳先生存稿》卷二收。

（刘荫柏）

Wujiangxue

《吴江雪》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四回。回后均有总评，全称《新镌绣像小说吴江雪》。署吴中佩蘅子著。佩蘅子，姓名不详。郑振铎认为是本书序作者顾石城。仅存东吴赤绿山房本。



清刻本《吴江雪》封面

书述江潮和吴媛的婚姻事，是早期才子佳人小说之一。郑振铎介绍巴黎国家图书馆藏《吴江雪》时说：绣像吴江雪，题页上写着："蘅香草堂编著，东吴赤绿山房梓，明刊本。"刘修业看了巴黎本之后，明确指出："依据纸墨断之，当系清初刻本。"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以及日本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注为明刊本。《吴江雪》实著于清。一、据作品内容有一段外国军队入侵、兵困都城时写道："这队兵马，乃南柯国王发来讨赏的"（第二十回）。写到纵子欺人的平远侯时说："祖上原系外国，高祖时投顺中华，世为边将。先前哲宗初年，北兵南猎，召入京师"（第十七回）。这是清人为避免朝廷忌讳而精心遣造的词句，明人写书是不避对外族使用鞑虏夷寇之类卑称的，而《吴江雪》的作者小心翼翼地使用"北兵南猎"一词，虚设了一个南柯国，称其军队为彼军，又假拟了一个哲宗（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代有哲宗，元明清三代无哲宗）。二、如上述，作品开篇的"话说前朝苏州府"，显系清人语气。三、书中雪婆说："我辛丑生的，年周花甲，也死得够"（第十四回）。参照本书序署乙未，则雪婆生年辛丑应是明万历二十九年，作者写第十四回时，时值顺治十八年。四、《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注录的"明东吴赤绿山房"并非原书题署。东吴赤绿山房又曾刊刻有《双剑雪》（此书即《鸳鸯针》第三、四回），其"真文章从来波折"一回中有假名士卜亨者，在李自成那里做了兵政府侍郎，后被俘，"此时正值弘光登基南京。"据此更可印证此书是清人话说前朝事无疑。

《吴江雪》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是别出一格的，与以往作品中的同类人物相比，书中突出写了一位热心肠、有胆识、不图财物的好媒婆雪婆，她在吴媛和江潮无意巧遇时有意撺掇两人交换了信物，并把江潮扮作女儿和吴小姐私会，还软硬兼施逼着吴家应允了婚事，而当江潮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之夜喜庆新婚之时，雪婆却不跟着他们享受富贵，反把公子和小姐所赐之银两衣物捧出来，送还他们，辞了新贵人"遨游山水，以乐天年"去了。这一形象在明清小说中实不多见。相形之下书中的才子与佳人的爱情，却写得平淡无奇，缺乏光彩。

（林　辰）

Wu Jingzi

吴敬梓（1701～1754）　清代小说家。字敏轩，号粒民，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出身在世家大族，曾祖辈在明末清初大多是科第仕宦，祖父辈的吴晟是进士，吴昺是榜眼，祖父吴旦以监生考授州同知，"五十年中，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吴敬梓的生父是吴雯延，但他过继给长房吴霖起为嗣。吴霖起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拔贡，曾做赣榆教谕。吴霖起于康熙六十一年去官，次年便辞世而去。"君子之泽，斩于五世。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移家赋》）。吴敬梓是嗣子，吴霖起死后遗产继承引起家庭纷争，家道也从此衰微下来。吴敬梓幼即颖异，读书过目辄能背诵。十四岁随父到赣榆县教谕任所，二十三岁考取秀才。父亲死后家族中对遗产的争夺给他很大刺激，使他认识到封建宗法制度的某些丑恶本质。他生性豪爽，又不善治生理家，不数年即把旧产挥霍殆尽。雍正十一年（1733）不得不从全椒移居南京，悲切怨愤，作《移家赋》歌以咏言。乾隆元年被荐举入京应博学鸿辞的考试，他因病未就，依然过着贫穷而狂放的生活。他的友人程晋芳描绘说：

"……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谟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余族伯祖丽山先生与有姻连，时周之。……然先生得钱，则饮酒歌啸，未尝为来日计"(《文木先生传》)。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客死在扬州旅次，享年五十四岁。

吴敬梓工诗善文，好为稗官小说。他的诗词文赋部分结集在《文木山房集》中，晚年亦好治经，著有《诗语》七卷，惜已散佚。他"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这种痛恨八股文士的感情，来自于他对科举制度的深刻认识，在这种批判精神的主导下他创作出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程晋芳作于乾隆己巳(1749)深秋的《怀人诗》云："《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据此可知在1749年《儒林外史》已基本成书，但吴敬梓在世时只以抄本流传，他去世后若干年后才刻板印行。　　（石昌渝）

Wu Jun

吴均(469～520)　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小说家。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家世贫寒，好学有俊才，沈约颇赏其文。天监初，吴兴太守柳恽召补主簿。天监六年(507)，建安王萧伟为扬州刺史，引为记室，掌文翰。天监九年，萧伟迁江州，补国侍郎，兼府城局。临川靖惠王萧宏称之于梁武帝，召入赋诗而悦之，待诏著作，累迁奉朝请。后因私撰《齐春秋》，事有不实，坐免职。寻奉诏撰《通史》，未成而卒，年五十二岁。《梁书》卷四十九、《南史》卷七十二《文学传》有传。

吴均擅长诗文，《梁书》本传说他"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著有《吴均集》二十卷，已散佚，明人辑为《吴朝请集》一卷(《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又著《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唐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范晔《后汉书》注九十卷，皆亡。所著小说集《续齐谐记》一卷，今存。有人认为《西京杂记》是他所作，实误。

（李剑国）

Wunü Ziyu Zhuan

《吴女紫玉传》　东晋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十六《紫玉》条。明人纂辑《绿窗女史》、《剪灯丛话》(自好子)、《五朝小说》(编入传奇家类)等，裁篇别出，伪作今题，并嫁名汉赵晔撰。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撰人因袭未改。

本篇故事写吴王夫差小女名紫玉，爱慕韩重，私订婚约，后遭吴王反对，气结而死。韩重游学三年归来，见玉已死，往吊墓前，玉魂从墓出，诉说旧情，并邀重同返墓中，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别，玉赠明珠。重持明珠见吴王，王以为盗，欲治罪。重逃至玉墓前诉之，玉往见吴王说明一切，然后身形消散如烟。这是一出爱情悲剧，紫玉的殉情、冥婚乃至救重不死，都表现了对自由婚姻的执着追求，同时也是向命运的抗争。在叙事手法上，作者较多使用对话，简洁明了，口吻逼肖。文中又插入大段四言诗歌，骈散兼行，韵味隽永。

本篇故事的本事始见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女名滕玉，因食其父吃剩的鱼骸委屈自缢，葬阊门外，化白鹤舞于市。继见于《越绝书》(《吴地记》引)，谓女名幼玉，愿与书生韩重结偶，未果，结怨死。《录异传》亦载此事，文字与《搜神记》略同。《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六引《录异传》，题作《韩重》。

（许逸民）

Wu Sangui Yanyi

《吴三桂演义》　清代小说。四卷四十回。又名《明清两国志演义》。不著撰人。有清宣统辛亥年(1911)孟冬月上海书局石印本等。

此书以《圣武记》及《明季南略》、《明季北略》为底本，并以"诸家杂说辅之"，实演述"吴氏之兴亡"。主要描写吴三桂由总镇宁远到投降满人，逼死永历帝，后又反抗清朝，妄自称帝，最后终致败亡的这段史实。其中穿插了吴三桂与爱妾陈圆圆的离合。对吴三桂变节投敌行为多所贬斥，对史可法、左懋第等忠臣烈士多有褒奖，寄寓了作者拥明反清的思想。

从整个结构来看，小说可分为两大部分。吴三桂由中武举，投降满人，封为平西王到晋升为藩王，是写吴三桂的"兴"；由云南"反正"，妄自称帝移都四川到咯血而死，是写吴三桂的"亡"。前部分线索明晰，情节起伏，饶有趣味；后部分头绪纷繁，叙述平淡。

在众多的人物中，形象比较鲜明的只有吴三桂、陈圆圆、夏国相三人，余则缺乏突出的个性。作者对吴三桂不拘于"成王败寇"之说，比较真实，生动地刻画了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吴三桂身为明臣，屈膝满人，后又违抗清朝，称帝自尊，朝秦暮楚，唯利是图，毫无信义可言。他为红颜一怒，悍然开关迎敌，甘当败类，置自己的声色之欲于民族国家之上。同时，作者又展示了作为一代枭雄的他深谋远虑，知人善任，见机于未萌，行止于不备，使清朝也为之胆寒的一面。在这个复杂的人物性格中，作者还通过他的语言揭示了他既不能尽忠于明，又不能取信于清的内心隐痛和矛盾，从而多侧面地展示了吴三桂这一形象的性格。陈圆圆美丽绝伦，但红颜命薄，先是"遭乱被掳，鬻为玉峰歌伎"，后国丈田畹以千金购入，成为他的掌上玩物。田畹为取宠于皇帝，又将她献给皇上以消愁解闷，皇帝不受，她仍回田府。她虽善诗画，工琴曲，但毫无独立人格可言。正是在这种"迁陟由人"的痛苦生活中，她对年轻英俊的吴三桂一见倾心，并机智巧妙地获得了她向往已久的爱情。但吴三桂献关投敌，她心目中的英雄的偶像一下子倒塌，成了万人唾骂的败类，她由希望的颠峰跌入失望的冰谷，只好束发修道，小说中的陈圆圆是一个有个性、有节

气、智慧果敢的乱世佳人形象。她临死自叹:"古人谓美人倾国倾城,实则人主自倾之。"陈圆圆这一形象,正是对女人误国这一陈腐观念的批判。

作者自称"是书取材从实",但过分拘泥于史实使人物形象缺乏鲜明的个性。把吴三桂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天命和"为德不终,"显得浮浅、片面。至于称农民起义军是"粗暴不堪"的"乱党","以杀人为得意"的"无赖之徒",犹不足取。但作品行文简洁明快,颇得历史小说笔法。 (万君宝)

Wu Shu

吴淑(947～1002) 宋代文学家。字正仪。宋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俊爽好学,属文敏速,为当代文章名家韩熙载、潘佑等所器重。仕南唐,以校书郎直内史。归宋,以荐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曾先后参与修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历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尝献《九弦琴五弦阮颂》,太宗赏其学问优博。又作《事类赋》百篇,诏令注释,分注成三十卷献上。迁水部员外郎。至道二年(996)兼掌起居舍人事,预修《太宗实录》,再迁职方员外郎。为著名文字学家、文学家徐铉的女婿,治学受其影响颇深。著有文集十卷。工笔札,好篆籀。取《说文》有字义者撰文字学书《说文五义》三卷。又著有《江淮异人录》二卷,今有从《永乐大典》辑佚本,皆传当时侠客术士及道流之事。另有《秘阁闲谈》五卷,为记秘阁同僚闲谈之书,仅存佚文;《异僧记》一卷,久佚不传。 (邓 南)

Wu Shuqing Yixia Zhuan

《吴淑卿义侠传》 清代小说。二集十八章。一名《女革命》。全称《革命女军首领吴淑卿义侠传》。作者袁蔚山,署名"卧雪生",生平不详。振汉书社宣统三年(1911)石印本。

这是一部纪实小说。书中所写即武昌起义后,革命女军首领吴淑卿在北伐中的英勇事迹。吴淑卿,湖南汉阳人,生于1883年,幼年即好论武事。后随兄北上至奉天,入师范学堂专心武备。三年后立下灭清之志,请假南归。回乡后闻武昌起义,即至黎都督营前投军。黎与军中议定,增招女军。数日后女军招齐成队,即任吴淑卿为统领之职,督率女军日日操练。适值黎元洪与萨镇冰开战,吴率女军出其背后,两面夹攻,北军死伤甚众。后又在梅凉山设下伏兵,歼敌数百名。由此女军威名大振,连战皆捷,甚得大元帅黄兴称赞。其时各省都督皆率大军合集于镇口,共讨逆贼张勋。张勋固守南京,以为国民军难以攻破。吴淑卿命六十名女军,异样装束,身藏炸弹兵器,混至狮子山炮台下,狮子山遂为女军所得。此山一下,各路军攻城,张勋弃城逃走。吴淑卿督军以来,各地妇女纷纷投军,她当众立誓定灭满清。月月操练女军,立志当北伐之先锋。在她的影响下,各省女军奋然兴起,女界助饷之风亦刮遍全国,一时盛况空前。

本书真实地记述了以吴淑卿为代表的中国妇女的英勇作为和爱国热忱。作品感情炽烈,洋溢着高昂的革命激情。 (刘兴汉)

Wu Woyao

吴沃尧(1866～1910) 清代小说家。原名宝震,从父字允祺,取字小允,号茧人,后易为趼人。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笔名甚多,署我佛山人、趼、偈、佛、茧叟、趼廛、茧阁、趼人氏、检尘子、野史氏、老上海、老少年、趼廛主人、抽丝主人、岭南将叟、中国老少年等。出身于没落世家,曾祖荣光,官至湖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祖父尚志,官工部员外郎。父升福,官浙江候补巡检。吴沃尧于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1866年5月29日)生于北京祖父寓所。三岁,祖父亡故,随父母奉丧南归佛山故居。十七岁丧父,至宁波运灵柩返里。十八岁被生计所迫,到上海谋事,佣书于江南制造局,月薪仅得八元,以余暇学而为文。杜阶平《书吴趼人》:"弱冠始搦管学为文,偶从旧书坊买得归熙甫文集半部,读之爱不忍释,遂肆力于古文。寝馈三年,而业大进。"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光绪二十八年,主持上海各小报笔政,先后办《消闲报》(《字林沪报》副刊)、《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此期间作品存世的有:《趼呓外编》,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吴沃尧轶著,又名《政治维新要言》,光绪壬寅暮春上海书局石印,署南海趼人吴沃尧撰。卷首有吴亲笔自序:"丁酉、戊戌(1897—1898)间,闭户养疴,无所事事。时朝廷方议变法,士大夫奔走相告,顾盼动容。久已不欲出外酬应,日惟取阅报纸,借知外事。暇则自课一篇,遣此长日。积久成帙,自署为《趼呓外编》……"篇末署:"光绪辛丑(1901)嘉平月南海吴沃尧趼人氏识于海上趼廛"。全书分上下两卷,收录政论五十八篇,内容为保民、议院、治河、开矿、邮政、专利等,陈述治国方略,表现了吴沃尧在戊戌变法高潮时期锐意维新的热情(张纯《〈趼呓外编〉—吴趼人佚著的新发现》)。《吴趼人哭》,光绪二十八年出版,据吴沃尧手迹石印,收小品文五十七则。吴沃尧自述他的早期作品:"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窃自侪于谲谏之列"(《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于此书可见一斑。又,光绪二十四年上海书局出版《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前后集各五十回,署抽丝主人撰。或谓抽丝主人即吴沃尧,此书是他早期试笔游戏之作;或谓不似吴沃尧手笔,此书作者尚待进一步考证。

1902年吴沃尧应《汉口日报》之聘,与蒋子才(紫侪)共事汉口。次年春间返沪。约在本年冬,曾东渡日本。1904年客游山东。1905年春,再度赴汉口担任美商所办英文《楚报》新辟的中文版编辑。7月,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爆发,吴沃尧激于爱国义愤,毅然辞职返沪,受到上海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此后定居上海,直至去

世。

从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吴沃尧肆力于小说创作，进入文学生涯的黄金时代，作品风靡于世，成为晚清小说界之巨子。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汪维甫创办《月月小说》，聘请吴沃尧与周桂笙分别任总撰述、总译述，三人朝夕过从，相知甚深。1907年冬，吴沃尧主办旅沪粤人子弟学校——广志小学，学务之余，仍然从事创作。宣统二年九月十九日（1910年10月21日）卒于沪寓。

吴沃尧早岁食贫，岸然自异，无寒酸卑琐之气。性豪侠，重然诺，慷慨磊落，风骨嶙峋，不苟合于流俗，是以坎壈没身。他富于爱国激情，早岁有力挽狂澜之壮志，他的《之杭州登舟口号》诗云："唱彻骊歌莫浪愁，天风吹我到杭州。此行别有雄心在，要射江潮不许流。"他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濡染，在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中，又接触了一些新的时代思潮。他倡导"民权"，以为"民权之义，早见于三代而大昌明于孟子"；讥刺"某使臣致外务部书，以平等自由为邪说"（《吴趼人哭》），引为咄咄怪事。李葭荣《我佛山人传》云："君生新旧蜕嬗之世，悯夫国势积弱，民力寖衰，赞翊更革，数见于所为文辞。"他反对媚外自卑，"近十年间保持国粹之思，如怒芽暴潮，有敢轩他族以轻我者，至起而批其颊"，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与怀旧情结相纠葛。他恪守封建伦理道德，晚岁为周桂笙译《自由结婚》作评语云："余与译者论时事，每格格不相入。盖译者主输入新文明；余则主恢复旧道德也。吾国旧道德，本完全无缺……中古贱儒，附会圣经，著书立说，偏重臣子之节，而专制之毒，愈结而愈深；挽近士者，偏重功利之学，道德一途，置焉而弗讲，遂渐沦丧。而恰当此欧风东渐之际，后生小子……见异思迁，尽忘其本"（《月月小说》第十四号），于此可见他皈依旧道德的思想轨迹。对于现实黑暗的强烈愤激，使他悲观厌世，"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李葭荣《我佛山人传》）。积劳和忧患过早地夺去了这位文学天才的余年。

吴沃尧撰有长篇小说十七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未完）、《电术奇谈》、《九命奇冤》、《瞎骗奇闻》、《新石头记》、《糊涂世界》、《恨海》、《两晋演义》（未完）、《上海游骖录》、《劫余灰》、《发财秘诀》、《近十年之怪现状》（未完）、《情变》（未完）、《剖心记》（仅刊出二回）、《云南野乘》（仅刊出三回）、《活地狱》（补李宝嘉未完之作三回）。此外，尚有《白话西厢记》，在吴沃尧逝世的十一年后——1921年10月署为吴趼人的作品出版，此书作者真伪，尚无有力证据。吴沃尧还撰有短篇小说《黑籍冤魂》等十二种；文言笔记小说五种：《中国侦探案》、《趼廛剩墨》、《研廛笔记》、《我佛山人札记小说》、《上海三十年艳迹》（即《胡宝玉》一书，稍作改动）；以及小品、戏曲、诗、杂著等。

（林　薇）

Wu Xuan

吴璿　清代章回小说《飞龙全传》的编定者。字衡章，别署东隅逸士。生平不详。据此书自序言"己巳岁，余肄业村居"，己巳是乾隆十四年（1749），由此推知，约生于雍正年间。序署"东隅吴璿"，且小说有吴语方言，可知为苏南人。序云己巳岁，有友人挟旧本平话小说《飞龙传》以遗吴璿，吴璿因小说事妄词俚，且当时"方攻举子业，无暇他涉"，故对《飞龙传》"鄙而置之"。此后"屡困场屋，终不得志，"不得已而"弃名就利，时或与贾竖辈逐锱铢之利"。乾隆三十三年，"复理故业"，仍希望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但又感到希望渺茫，"不得遂其初心"。在这种矛盾苦闷心情下，他想到"稗官野史，亦可以寄郁结之思"，因而"检向时所鄙之《飞龙传》，为之删定繁文，汰其俚鄙，布以雅驯之格，间以清隽之辞，传神写吻"，对原小说作了比较大的修改加工，从而完成今存章回体小说《飞龙全传》。吴璿作为一个热衷科举的下层读书人，删定写作小说是他宣泄内心苦闷的一种方式。小说人物的风云际会、发迹变泰是对作者在现实中仕途淹蹇的心理补偿。

（石育良）

Wu Yanei Linzhou Fuyue

《吴衙内邻舟赴约》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二十八。本篇入话叙潘遇赴考途中因贪恋女色而落第事，出处待考。正文叙吴彦与贺秀娥在舟中私合，被贺的父母发觉，在吴彦考中进士做官后，择吉迎娶贺小姐过门完姻事。基本情节取材于《名媛诗归》卷十八《吴氏女》。《情史》卷三《江情》条，及《古今闺媛逸事》卷四《联舟缘》与《古今图书集成》卷三百五十一《闺艳部列传》，所引与《名媛诗归》略同。惟《情史》末多"初官南京礼部主事"、"有子凡若干人"二语，似别有所据。小说把男子江情改为吴彦，女子改叫贺秀娥；在贺秀娥私藏吴彦于舟中榻下期间，小说增写了贺秀娥装病请医诊治，几个庸医妄加诊断的笑料，有人认为颇富于谐趣，实则它突出了贺秀娥大胆、热烈追求自己爱情的形象；庸医的"谐趣"，不过是对封建家长的愚弄罢了。

明代陈所闻的传奇《彩舟记》亦演此事，唯人名不同于小说，而仍用《名媛诗归》的江生、吴女。（《彩舟记》作者，《远山堂曲品》等称汪廷讷。据《续金陵琐事》卷下《八种传奇》条，以《彩舟记》等八种传奇为陈所闻作，并指出："而今书坊汪廷讷皆刻为己作。"可见汪氏系书坊老板，应予更正。）

（周中明）

Wu-Yue Chunq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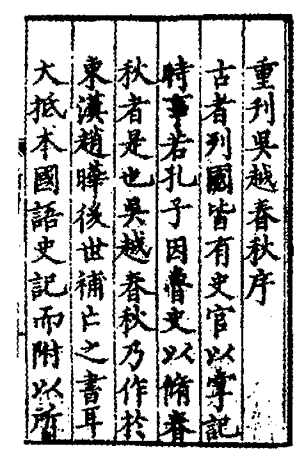
《吴越春秋》　汉代古史书。赵晔撰。《隋书·经籍志》最初著录为十二卷。新、旧《唐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和《文献通考》均同，而《宋史·艺文志》只记有十卷，宋人徐天祜的《吴越春秋音注序》称："隋、唐《经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书。""《史记》注有徐广所引《吴越春秋》语，而《索隐》以为今无此语者。他如《文选》注引季札见遗金事、《吴地记》载阖闾时夷亭事及《水经注》尝载越事数条。类皆援据《吴越春

秋》,今晔本咸无其文。"故十卷本必有缺佚。明弘治年间钱福序推测所缺内容,大约是西施至吴与范蠡去越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沿袭了宋代以后遗失两卷的这一说法,但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曾提出异议,认为根据《崇文总目》所说的"初赵晔为《吴越春秋》十二卷,其后有杨方者,以晔撰为烦,又刊削之为五卷。(皇甫)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来判断,宋代以来所流传的就应当是皇甫遵合赵晔、杨方两书,并斟酌其繁简,编为十卷的一个本子。余氏辨证自有一定道理,但徐说也可备以参考。关于《吴越春秋》卷帙的变化以及它所涉及内容变化的情况,徐、余二种说法,尚有疑点待考。

《吴越春秋》今本十卷,记载春秋时吴、越二国史事。其中吴国自太伯以至夫差,越国自无余以至勾践,其中尤重吴越争霸的记叙。由于作者生于东汉时期,其撰著所本主要依据前人史书和有关的历史传说。所以,它在叙述过程中,并不拘泥于记载真实的史事,而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吸收传说中的故事,并加上自己的想象,进行夸张、渲染。这样不仅记载了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同时还补充了许多生动有趣的细节,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如所载孔子、子贡事不可据,而其谋则为当时游说之高者。又如伍子胥之忠、范蠡之智、文种之谋,申包胥之论战、孙武之论兵、越女之论剑、陈音之论弩、勾践之畏天同苦、臣吴之别辞、伐吴之戒语、五大夫(计倪、扶同、向垣、苦城、曳庸)之自救,各具特色。从史家征实的传统来看,这种写法虽稍伤蔓延,不可具信,不过,却恰恰赋予了作品以浓厚的文学色彩,可作为历史小说来读。近人如陈中凡即称之为魏晋间说部。

《吴越春秋》是依年记事的,但它只选择记取与吴、越两国相关事件所发生的年份。十卷中五卷记吴事,称内传。五卷记越事,称外传,各卷则基本上围绕一个中心人物或事件展开。如内传叙太伯、寿梦、王僚、阖闾、夫差,外传叙无余、勾践入臣、归国、阴谋、伐吴等。这样的编排和叙事方法,使之节奏紧凑,结构均衡,叙次分明。不仅全书脉络清楚,构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故事,而且各卷也自有其独立性,可视为一连串相继发生的小故事。这是与作者对体裁的把握和对史料的剪裁得当分不开的。围绕着吴、越争霸的历史,作者舍弃了诸如礼仪制度、经济策略和学术思想等容易使叙述流于散漫、平板的内容,仅仅以吴、越实力的消长为核心,直接描写他们在争霸过程中的计策较量以及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物的行为、心态。虚化了繁杂的背景,使情节性大大加强。而施行着的阴谋策略,变化着的战争局势,则又为情节增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故事发展曲折复杂,扣人心弦。

作品在叙述历史故事时,很善于写事件中的人物,象吴、越争霸中最主要的两个人物夫差和勾践,就具有非常生动的形象。尤其通过勾践入吴称臣、勾践请尝吴王之溲而夫差遂放勾践归国、勾践以物品贡献于吴而夫差屡增其封地、勾践送美女西施郑旦而夫差不听谏言反信越之忠诚等一系列事件,对两个人做对比描写,充分显露出吴王夫差的短视、愚蠢和固执己见,也刻画出勾践的机敏、坚忍和发奋之心。作者还善于对人物做画龙点睛式的描写。如卷四写吴王请孙子讲兵法,以后宫之女试之,宫女们嬉笑不听命令,孙子大怒,斩了吴王的两宠妃,并对吴王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终于使这支宫女队伍"当左右进退,回旋规矩,不敢瞬目,二队寂然无敢顾者。"这一件小事就活画出孙子执法如山、不徇私情的军事家风度。又如为吴王做金钩者和壮士椒丘䜣,前者巴结失于人情、不惜杀子的贪婪和后者有勇无谋但不失信义的鲁莽淋漓尽现。作品善于借景物描写烘托气氛。在写越王勾践称臣入吴、离别家乡亲人时,用飞去又飞还的鸟儿与勾践此一去归来无期相对照,衬托出人物的凄凉心境和场景的哀怨氛围。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近于荒诞的描写,也不过是为了用神异色彩来渲染强化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重刊吳越春秋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以掌記
時事若孔子因魯史以脩春
秋者是也吳越春秋乃作於
東漢趙曄後世補亡之書耳
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

明弘治刻本《吴越春秋》序

《吴越春秋》旧有元人徐天祜《音注》,考核众说,对原书错误纠正颇多。有元刻本及《随庵丛书》本、《四部丛刊》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本等。

(戴 燕)

Wu-Yue Chunqiu Pinghua

《吴越春秋平话》 元代讲史话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一"宋元部"据日本毛利家藏书目著录,云未见。此书中国未有传本。书名全称为《吴越春秋连像平话》,疑亦是建安虞氏所刻的一种。从题名看,所叙当是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故事。可惜原书未见。汉代人编的《吴越春秋》,前人已认为它"近小说家言",唐代的《伍子胥变文》又增加了许多神奇的情节,可能对平话提供了素材。元代中期以前的杂剧如郑廷玉的《采石渡渔父辞剑》、李寿卿的《说专诸伍员吹箫》、高文秀的《伍子胥弃子走樊城》等也可能与平话有一定的关系。此外,明余邵鱼的《列国志传》也有伍子胥临潼斗宝等故事;梁辰鱼的《浣纱记》也演吴越事。据此,作为承上启下的《吴越春秋平话》,势必也会把伍子胥的故事作为讲说的主要内容之一。

(罗德荣)

Wutongying

《梧桐影》 清代小说。十二回。全名《新编觉世梧桐影》。目录前题《新编梧桐影词话》，不题撰人。今存啸花轩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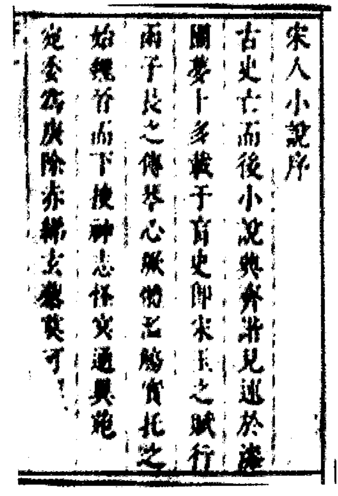
全书前三回略似入话。第一回议论性色二字，第二回叙恶僧普占强占人妻被海公识破斩首正法事，第三回痛诋李渔（笠翁）并兼叙闲话，如叙汪乙从憨道人学采战之术损阴得痨病而死事。第四回方转入正文。苏州一店铺家生子三拙，幼年即被送入寺庙为僧。及长，不守清规，为寺僧所逐。后偶识一道人，从其学采战之术。另有苏州府吴江县王姓生一子名闰官，父亡后，母改嫁姓陈。闰官性聪慧，在陈家学演戏，以善唱戏曲而远近闻名。遂改回原姓，名王子嘉，常借演戏之机进入宦门富户的深宅大院，和内眷们私通。后结识三拙，二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王子嘉向三拙学采战之术，愈加纵欲无度。二人或通房奸宿，或各行其事，致淫声遍地，丑名远播。后有李御史微服私访，从寺庙老僧处察知二人丑行，遂将二人拿勘治罪，枷号处死。

本书实为公案小说。三拙和尚和王子嘉奸淫案为当时苏州实事，除本书外，《女开科传》亦有所涉及。作者旨在奉劝世人"能戒谨，不淫人妻女"，否则难免受到法律的严惩。对于宦门富户表面上道貌岸然，暗地里男盗女娼的揭露也较深刻。然而，在揭露三拙和王子嘉淫乱行为时，却有大量自然主义的描写，这恰恰违背了作者"觉世"的初衷，致被后人目为猥亵小说。作者的某些见解亦不无偏颇之处，如第三回攻击李渔说："自才子李秃翁设为男女无碍教"，"苏、松、杭、嘉一带地方不减当年郑卫"，"渐渐的南路都变坏了"。实际上李渔所著戏曲小说，其格调远在《梧桐影》之上。

（吴　郑）

Wu Chao Xiaoshuo

《五朝小说》 文言小说集。明佚名辑。分魏晋小说、唐人百家小说、宋人百家小说、皇明百家小说四部分，因魏晋小说含有两朝的作品，故合称为五朝小说。每一部分又分传奇、志怪、偏录、杂传等门类，共选录传奇、志怪及杂史笔记近五百种，成为一部明代以前文言小说的大丛书，但其中一部分是裁篇别出，巧立名目。



宋人小說序

古史亡而後小說興[illegible]見迹於[illegible]

闕[illegible]十多載于盲史即宋玉之賦行

而子長之傳琴心賦[illegible][illegible]膺實托之

始魏晉而下搜神志怪文通異艷

定[illegible]為[illegible]除[illegible][illegible]玄[illegible]莫可

明刻《五朝小说》中的《宋人小说》序

如魏晋小说中的汉桓驎《西王母传》，实出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汉赵晔《楚王铸剑记》实出干宝的《搜神记》；唐人百家小说中的张鷟的《耳目记》实出张鷟的《朝野佥载》，段成式《剑侠传》实出《酉阳杂俎》等书，冯延巳《墨昆仑传》实出刘崇远的《耳目记》，宋若昭《牛应贞传》实出牛肃的《纪闻》，杨巨源《红线传》实出袁郊的《甘泽谣》等。

《五朝小说》与《说郛》（重编本）、《续说郛》的版式相同，有人认为它就是据《说郛》、《续说郛》的版片重新编印的。但《五朝小说》所收的书与《说郛》并不完全相同，而且现存《说郛》（重编本）的刊印晚于顺治四年（1647），实在《五朝小说》刊印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待研究。上海扫叶山房取《五朝小说》稍加抽换，石印出版，改题为《五朝小说大观》（1926），较为通行。上海文艺出版社据石印本影印的《五朝小说大观》（1991），实际上只有魏晋小说部份。

（程毅中）

Wu Dai Xinsh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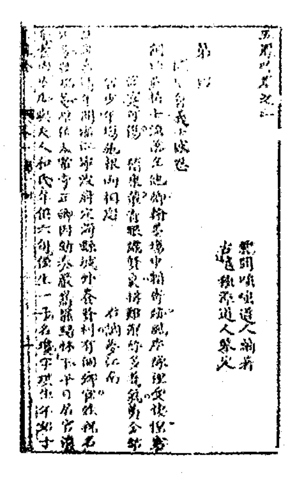
《五代新说》 唐代杂史著作。张询古撰。《郡斋读书志》杂史类著录，二卷，云："唐张询古撰，以梁、陈、北齐、周、隋君臣杂事，分三十门纂次。"《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题张说撰，误。张询古，唐武后时人，官吏部侍郎，坐綦连耀案被杀，见《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卷一百十二《员半千传》。《五代新说》原书失传，《说郛》卷六十收有残帙，不著作者，原序云："予咸亨之始，著作东观，以三馀之暇，阅五代之书。后与好事者谈，或以宜存叙目录。时握管随记疏之，因而诠次，遂加题目，名曰《五代新说》，几三十篇，分为两卷。"与《郡斋读书志》所叙相合，当属张询古撰。重编本《说郛》卷五十四妄题徐炫撰。此书仿《世说新语》分帝王、符命、忠节、孝道、义烈等三十门，亦可视为志人小说。

（程毅中）

Wufengyin

《五凤吟》 清代小说。二十回。目录前题《凤吟楼新刊续六才子》。署云阳嗤嗤道人编著，古越苏潭道人评定。序署古越苏潭道人题。真实姓名无考。

书叙浙江定海县乡宦之子祝琪生爱慕邹雪娥小姐美貌，如痴如狂，遂先与邹雪娥之婢女素梅、轻烟二人私合，通过两个婢女巧作安排，祝琪生终于和邹雪娥私通。事被友人平君赞发现，君赞假作揭帖，逼迫着祝琪生到平家避祸，自己却



清凤吟楼刻本《五凤吟》书影

乘机去挟持邹雪娥，企图逼奸。邹雪娥机智地惩罚了平君赞。祝琪生到平家后，又与平君赞的妹妹平婉玉及其婢女绛玉苟合。后几经曲折，终娶二妻三妾得五美，故名《五凤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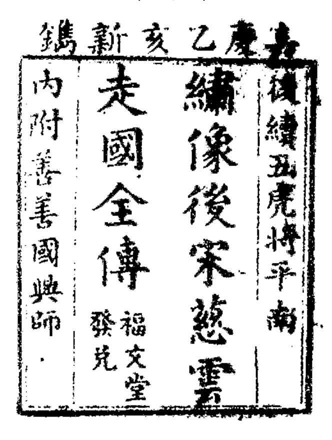
作者自称其书是才子佳人小说，而祝琪生实为一个色情狂，毫无真情实爱可言，旨趣贯注于一夫多妻妾的狂想。情节牵强拼凑，文字平庸，格调不高，实为才子佳人小说末流的模拟之作。今存凤吟楼刻本、草闲堂刻本与稼史轩刻本。 （林　辰）

Wugengzhong
《五更钟》 清代小说。二卷二十四回。题美国亮乐月命意，润州陈春生编辑。陈春生，清末民国初年人。与美国女教士亮乐月合作共译过《狱中花》、《小英雄》、《贫子奇缘》等小说。又在上海《通向报》社主持笔政。《五更钟》写成后，先陆续在此报上连载；后又重加点评，增损润色，再板行世。是书原名《五次召》，意寓上帝有五次召人回头之意。今改名《五更钟》，盖五更清钟，寓有警醒世俗之意。有清光绪 三十三年(1907)上海美华书馆铅印本。1920年二月上海协和书局十一版本，题《改良社会小说五更钟》。书前有清光绪三十二年、光绪三十三年湖北冶邑守拙山人、山东凤山邵宝亮及著者三序和《大凡八则》。

书叙林九如从不信耶稣教到加入耶稣教的故事。林九如是富家出身，读书未成，好友庞凤兮告诉他家乡平安村由于全村皈依耶稣而成世上天堂，劝他入教。林九如不听，日渐堕落，留连妓院，因而与父亲冲突。此时他萌生入教念头，但在去平安村途中遇赛半仙而未果。不过林九如从此洗心革面，与杨氏结婚，连得三女。他怨妻不生儿子，又出外寻欢作乐，一次酒醉摔下楼梯伤势严重，得妻子杨氏悉心照料方免致残。得知杨氏已心向耶稣，而传教之人正是他当年迷恋的妓女，遂决心入教。不料这时突然得官又生子，得意之中把入教的念头又抛在脑后。庚子之变，义和团杀洋人灭洋教，他庆幸自己未曾入教；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林九如以未保护洋教而获罪，终被削职为民，其子又不务正业，灰心丧气，最后找到耶稣教才得脱。作品旨在劝人入教。

（蒋光田）

Wu Hu Ping Nan Houzhuan
《五虎平南后传》 清代小说。六卷四十二回。全名《新镌后续绣像五虎平南狄青演传》。有同文堂刻本，卷首序同《五虎平西前传》，另有圣德堂刊本、三让协藏板刻本，卷首序不同于同文堂刊本，尾署"心琅环主人"，疑即本书作者。此外还有聚锦堂刻本、启元堂刻本(与前传合刊)等。此书开篇谓："却说前书五虎将征服西域边夷，奏凯班师。"卷末又说"上书已有《平西初传》载录，此是续集"，表明本为《五虎平西前传》的续书。所叙内容接续狄青等五虎将平定西域后，广源州蛮王侬智高反叛，占据交趾建"南天国"，扬言将挥师北上。宋仁宗大怒，派狄青等五虎将南征。蒙云关守将段洪有女红玉、秀玉，皆有倾国之貌，且能呼风唤雨，狄青被困。仁宗遂命杨文广挂帅，王怀女、穆桂英、杨金花等协助，驰援狄青，狄青之子狄龙为红玉所擒。红玉遵师嘱，以己及妹秀玉许狄龙为妻，众将历尽艰险，终于平定叛乱。红玉姐妹亦归宋室。



清嘉庆刻本《五虎平南传》封面

狄青南征事见《宋史·狄青传》。然本书所叙纯系小说家言，主旨在宣扬忠孝节义；而写法则把历史演义小说和神魔小说熔汇于一炉。书中部分描写较为生动，故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1986年山东文艺出版社据清光绪三十年(1904)上海书局石印本重新整理出版。

（吴　郑）

Wu Hu Ping Xi Qianzhuan
《五虎平西前传》 清代小说。十四卷一百一十二回。全名《新镂异说五虎平西珍珠旗演义狄青前传》，为历史演义小说《狄青演义》的前传。有嘉庆六年(1801)坊本及敬业堂、同文堂、聚锦堂等多种刻本。不著撰者，卷首有序，未署名。

本书是杨家将演义的分支，其内容与《万花楼杨包狄演义》一脉相承，但情节自成起讫。所以名"前传"，是因为另有《五虎平南》作为它的续书，是为"后传"。书叙宋仁宗命狄青等五虎将征伐青唐、上城，因误走单单(鄯善)国，狄青中双阳公主计，被擒至王宫内，不得已而与公主成婚，然仍念念不忘征西事，遂暗中命四将先行。后狄青乘间逃走，双阳公主察而追之。至风火关追及，责备狄青忘恩背义。狄青遂以实告，公主谅其情，放行。后双阳公主助狄青破西辽，中间夹叙狄青与庞国丈、孙秀等奸臣的矛盾斗争。小说所宣扬的不外乎忠君思想。但情节曲折动人，在群众中较有影响，被改编成多种剧目在舞台演出。 （吴　郑）

Wujie Chanshi Si Honglian Ji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宋代话本。辑存于《清平山堂话本》。明人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无"记"字。此篇亦题作《东坡佛印二世相会》，辑存于《绣谷春容》和集以及余公仁本《燕居笔记》卷九。本篇开头介绍故事时间地点："话说大宋英宗治平年间，去这浙江路宁海军钱塘门外"，是南宋临安瓦子勾栏中演说当地故事的口吻。又说苏轼"除做临安太守"，南宋人称杭州为临

安，故本篇为南宋时的作品。叙述杭州净慈寺长老五戒禅师于雪地中拾得一女婴，名叫红莲，五戒交与本寺道人抚养。十六年后红莲长成少女，五戒因恋其色而破戒。此事为其师弟明悟知之，作诗讥讽，五戒顿解明悟之意，立时坐化。五戒转世为苏轼，明悟也坐化转世为佛印，两人形影相随，最后由佛印为苏轼点破本来，遂同日辞世，俱得善道。历史上苏轼与佛印过从甚密，然而两人为五戒与明悟后身，则为后世好事者无稽之谈。这个二世相会的故事大约在南宋就已盛传，成为瓦子勾栏中引人入胜的话题。《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三回记叙了尼僧讲说五戒私红莲的故事。明末冯梦龙对本篇作了修改，在前头加上李源与圆泽"三生相会"的故事作为入话，改题为《明悟禅师赶五戒》，编入《古今小说》卷三十。明人陈汝元《红莲债》杂剧亦演此事。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记载杭州"陶真"(即"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有《红莲》之目。然《红莲》系有两指，另一事为临安府尹柳宣教遣妓女红莲破玉通和尚色戒，玉通转世为柳府尹的女儿柳翠，柳翠后来被月明和尚度脱坐化。本事见明万历聚奎楼刻本《轮回醒世》卷六《法僧投胎》。元杂剧《月明和尚度柳翠》、明徐渭杂剧《玉禅师翠乡一梦》、明李磐隐杂剧《度柳翠》、清吴士科传奇《红莲案》等均演此事。冯梦龙《古今小说》第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乃同一题材。《西湖游览志余》所记"陶真"之《红莲》，不知所指为何。 (石昌渝)

Wumeiyuan

《五美缘》 清代小说。八十回。道光四年(1824)刊楼外楼藏版本又题《绣像大明传》。不题撰人，卷首有"寄生氏"序。一说"寄生氏即《五美缘》作者"，一说"寄生氏"仅为序作者。编撰者尚难确考。此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道光二年刻本，知成书于道光二年之前。

小说叙明正德年间，钱塘书生冯旭与钱林之妹月英一见钟情，私订婚盟。冯旭托媒前往作伐，适太师之子花文芳亦遣媒求婚。月英面试二生才学，许冯而讥花。花文芳因恨生计，命家人季坤杀婢春英，诬为冯旭所害。抚台受贿徇私逼钱林以妹许文芳，判冯旭充军淮安。花文芳逼婚，月英婢翠秀冒名代嫁，洞房之夜刺死花文芳，被捕论斩，幸得冯旭义兄常万青、汤彪等人相救。月英偕婢落霞女扮男装潜逃山东投亲，为盗所劫，亦得常万青相救，同归常府。冯旭刺配途中为季坤所释，避于淮安，招赘姚府，娶妻蕙兰。后冯旭夫妇遭人所害，被其舅林璋救出。自此，冯旭专心攻读，应试得中状元，且随林璋边关御番。番公主哈飞英擒冯旭，爱其人，以身相许。于是，两国言和罢兵。大军班师回朝，冯旭得授礼部尚书，并奉旨完婚，娶月英、翠秀、落霞、与蕙兰、哈飞英，成就"五美缘"。

小说大旨在宣扬"天生才子必配佳人"，情节较为曲折，但未脱才子佳人小说"始或乖违，终多如意"的庸俗窠臼。 (陈年希)

Wuriyuan

《五日缘》 清代小说。二十章。又名《镜月梦》。题"古瀛痴虫著"。古瀛即今上海市崇明县，作者姓名不详。存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良小说社说部丛书本，宣统元年(1909)再版本。首古瀛鉴余、梦兰二叙，次例言、题辞。据叙，古瀛痴虫赋性颖异，长于文辞，湛深佛氏之学，所作尚有《梦之痕》、《新石头记》等小说。书叙崇明郭升培，字镜吾，妻某氏貌丑性呆，不生育，乃欲辟别院另择副室。有女名季月香，年方十八，秀雅婀娜，与镜吾同里。镜吾之母深爱月香，认为义女，故月香常往来于镜吾家，镜吾与月香遂生爱慕之心。二人相约赴沪，互诉衷情，披肝相示，沥胆相许。其后，先后归崇，人以为在沪必同居，于是流言四起。镜吾本肄业于吴门农业中学，因恋月香告假于家，其父见谣诼四起，于是责令镜吾即束装赴苏就学。先是，月香尝许婚养母之侄陈某，陈忽染疾而亡，然陈兄金虎年已三十六，貌猥琐，性冥顽，慕月香美，欲得之，乃力迫其母约期行聘。季母茫无主意。月香誓死不负镜吾，乃私至苏州寻之。镜吾置月香于旅馆，二人双宿双飞，尽夫妻之情凡五日。后金虎胁迫季母订约，复纠集无赖百余人，迫镜吾父齐赴苏寻镜吾、月香归。镜吾被逼与月香生离，唯梦中见月香掩泣云："妾为君死，今来从君矣。"醒后大惊，急遣人探月香消息又不得，遂蹲于道旁而泣。幸遇好友痴虫，为之释情恨因缘，方豁然醒悟。

作者在例言中宣称："本书系记实事，故为文只得据事直书。"作品每章文字长短不拘，多用文言，并于叙事中每每插入议论。 (陈年希 罗德荣)

Wuseshi

《五色石》 清代小说集。八卷。题"笔炼阁编述"。由于本书作者题署、故事题材与编刊体制等方面与清代短篇白话小说集《八洞天》极为相近，知此书作者与《八洞天》作者当为一人。小说略早于《八洞天》，约在康熙前期或乾隆初年。孙楷第、胡士莹等以为此书即清代《禁书总目·应毁徐述夔悖妄书目》所列《五色石传奇》，作者或即为徐述夔。

全书每卷演一事。各卷故事背景分别为：元武宗时、嘉靖年间、宋徽宗政和年间、成化年间、正统年间、南宋高宗时、嘉靖年间、唐宪宗时。卷一、卷四、卷六属才子佳人小说，在书中所占比例最大，艺术成就较高。卷八虽以义仆救主故事为框架，但同样以才子佳人的婚姻主题为基调。卷二、卷五以父慈子孝、妻妾和顺为主题，前者还涉及朋友恩义问题。卷七写家教，卷三属于公案小说。

作者自序表明本书乃"学女娲氏之补天而作。"作者有感于古往今来"为善未蒙福，为恶未蒙祸"、"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之憾，希望通过人物故事的圆满结局

使读者获得审美愉悦。书中妒妾之正妻，欺子之继母，败家之逆子，大都醒悟悔过，得到善终；正面人物更是事事如意，皆大欢喜。如卷一写“不折齿的谢幼舆，不断肠的朱淑真，不负心的元微之，不薄命的王娇娘”；卷二写“能悔过的吕氏，不见杀的戚姬，未尝无儿的邓伯道，不必寻母的朱寿昌”；卷四写“被谗见杀、死而复苏的孝子，哭子丧目、盲而复明的慈父”，及“追悔前非、过而能改的继母，无端抛散、离而复合的幼弟”等等，体现出作者宽厚仁慈的情怀。

本书以女娲所炼五色石为名，其神话特点和炫丽色彩给人丰富想象和审美感受。各卷题目以工整的偶句概括情节内容，又以简练的三字句暗示作品的技巧特点。八卷标题又分为对仗的四组，如《二桥春》与《双雕庆》、《朱履佛》与《白钩仙》、《续箕裘》与《选琴瑟》、《虎豹变》与《凤鸾飞》，构成突出的形式美。其中《二桥春》将双桥置于花木竹石，曲涧流泉的背景下，显得美丽如画。作品中的“二桥”既是烘托人物的自然景色，又隐喻两个佳人——陶含玉和白碧娃，还起着关合情节的作用。作品开头，黄生与含玉分居花园之双桥，插竹编篱以间之，遂生爱慕之心，中间老夫人以双桥为题试婿，黄生落笔成篇，木一元出乖露丑；最后，黄生与二佳人成婚，陶公于双虹画排喜庆筵席。作品结构缜密，富有诗情画意，正如卷末总评所说：“事至曲，文至幻”，令人“飘乎欲仙”。《选琴瑟》表现才子佳人面试自选的理想婚姻，何嗣薪与何自新、瑶姿与娇 枝等人因姓名谐音而构成误会，情节跌宕起伏，具有浓烈的喜剧色彩。

本书除八卷本外，另有《遍地金》四卷和《补天石》四卷，实即《五色石》之前四卷和后四卷，当为书贾割裂本书而改题书名。 （石育良）

Wusex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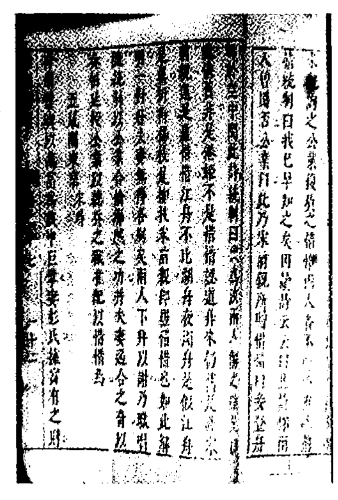
《五色线》 小说笔记摘抄。宋无名氏编。《遂初堂书目》始有著录，《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一卷，注“不知作者”。后世传写为三卷，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旧抄本，缪荃孙《艺风堂藏书续记》著录明刻本，皆为三卷。毛晋刊入《津逮秘书》者，仅上下二卷，缺中卷。就二卷本来看，引书约一百六十多种，范围较广，属小说者约六十余种。采录《酉阳杂俎》极多，又摘引许多唐人传奇小说，如《长恨歌传》、《枕中记》、《感异记》、《异梦录》等。宋人书采用极少，唯《摭遗》乃北宋中后期人刘斧所作。由此推断，此书大约编成于北宋末。全书引文大抵简碎，分节标目，一如《绀珠集》，内容多为词语故实及神仙怪异之说。对于小说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例如书中既引《酉阳杂俎》又引《续酉阳杂俎》，可证至少在北宋《酉阳杂俎》已分正续集，论者或谓续集乃南渡后好事者抄缀而成，自难成立。

（李剑国）

Wu Shu Nao Dongjing Zhuan

《五鼠闹东京传》 明代小说。二卷一百二十七则。不署撰人。存世有书林刊本，牌记题《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卷首题《新刻五鼠闹东京传》。正文不分回，但个别地方有“且听下回分解”文字，并有《郑先生教施俊读书》、《五鼠精下凡作怪》一类则目，惟不列序次。明万历年间，闽中书坊多此“书林”名，如潭邑书林熊龙峰、书林聚奎堂、书林清白堂、书林萃庆堂等，刻印了《天妃娘妈传》、《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达摩出身传灯传》、《飞剑记》、《咒枣记》等一批神魔小说。此书亦为神魔小说，所用语言与体制也与上述小说相仿，疑此“书林”亦为明闽中书坊之一，成书于明代。

书叙宋仁宗时淮安秀才施俊，文才出众，以何赛花为妻，在上京赶考时，被五鼠精之一所迷，中毒腹痛，幸得茅山道士施药解救。鼠精迷施俊后，变化成施俊模样去施家，赛花不能察。后施俊回家，家人无法分辨真假，请王丞相辨，一鼠变王丞相。遂入朝，请仁宗辨，一鼠变仁宗；请国母辨，一鼠变国母；请包公辨，一鼠变包公。一时有二施俊，二王丞相、二仁宗、二国母、二包公，举朝哗然。包公元神出访知妖底细，请得如来玉面猫，擒获五鼠。



明刻本《轮回醒世》卷十七《五鼠闹东京》篇

小说所记故事梗概，似源于《轮回醒世》卷十七之《五鼠闹东京》；亦见《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第五十八回《决戮五鼠闹东京》，情节基本相同，但无细节的描绘；又与《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九十五回相类。《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刊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多采戏曲小说及有关传闻而成，不知二书成书孰为先后。后清末石玉昆演述《三侠五义》，其卷首写仁宗为赤脚大仙下凡，出生后啼哭不止，上帝请太白金星下凡，告有文曲、武曲二星辅佐，仁宗遂止哭，这一事则明显取材于《五鼠闹东京传》。

本书写鼠精化身为五，以假乱真，旁人难辨，最终从如来佛处借得玉面猫降怪事，构思显然借鉴于《西游记》第五十七、五十八回真假猴王一段。言鼠精出身灵山，听佛演经得道，也与《西游记》中白毛老鼠精事相同。吴还初《天妃娘妈传》第十一回《黄毛公西番显圣》中，演猴精变化为老农之子，人们分不出真假，情事也与此仿佛。

全书文笔尚属通顺，情节结构颇具特色，用五鼠不

断幻化，真假难辨，引人入胜。且富喜剧色彩，对皇帝朝臣不无嘲讽，但寓谐于庄，耐人咀嚼。前有开卷诗，中间穿插许多诗词联语，时有说话人惯用语。不分回，有标目，似话本向中长篇小说过渡时的产物，对研究小说发展史颇有价值。（李梦生）

Wuzazu

《五杂组》 明代笔记。十六卷。谢肇淛撰。全书共分五部，计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内容广泛，凡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山川草木、典章制度等均有记载。

书中收集了很多有价值的小说故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以奇为宗的小说观。如卷九物部载一客于吴者，欲食河豚，因风未得河豚而徒饮至夜，醉归。其妻则以为河豚所毒，急用粪汁灌之解毒，酒醒后方知其误。故事不仅生动曲折，亦蕴含哲理，发人深省。由于作者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高雅格调，其笔下故事往往能妙笔生花，高人一筹，并对后代小说产生一定影响。如卷八人部据焦竑《焦氏笔乘》所载黄善聪为生计女扮男装，同伴李英同卧三年不知其女性，表现妇女在封建社会的艰难处境和伦理观念。冯梦龙据以演为《古今小说》卷二十八《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又如卷十一物部所记道士食千年人参枸杞得道升天事，从侧面反映明代道教盛行，人们希望成仙长命的社会风气。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八《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入话的本事之一。

书中还就小说的社会价值、艺术虚构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前人所未发或未能尽发的理论观点（见谢肇淛）。

本书有明代刻本三种，不易见。民国间上海中央书局有排印本，1959年中华书局有排印本，为《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丛书》之一。（宁稼雨）

Wu Zhen Ji

《五真记》 唐代传奇小说。即李复言《续玄怪录》卷一《杨敬真》（宋刻本避讳改作杨恭政）。《古今说海》取之，易名《五真记》。此作原当在"仙术"门，记虢州阌乡县田家女杨敬真升仙事。略谓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原作十二日，疑误）夜杨敬真告其夫王清，当独居静室，令丈夫儿女别居。及明，杨已蜕化而去，其夜云中有天乐，下于王家。十八日夜又闻仙乐声下，及明见杨归家。自云十五日夜有仙骑来迎，乘白鹤至华山云台峰，见有四女，皆其夜成仙，同会于此，定名各有真字。五真各为诗述意。俄而共往蓬莱谒大仙伯茅君，令配居蓬莱华院。杨以王清父年高，求回家侍养，仙伯允之。廉使上报其事，宪宗召见问道而无以对，今见在陕州，终岁不食，容色芳嫩。

此事得于传闻，卢肇《逸史》亦载（《太平广记》卷六十七引），事较简，作杨监真，疑乃宋人讳改，其夫姓名则作吴清，另四真姓名无一相合，情事亦多有不同，乃传闻异辞。李复言根据传闻进行再创作，所以能曲尽其意，不像《逸史》一味摭奇。五真诗与《逸史》所载五首受仙诗迥异，可能是复言自撰，"暂将云外隐，不向世间行"，"静思前日事，抛却几年身"云云，透露着作者在现实中屡受挫折之后的大彻大悟。前蜀杜光庭《仙传拾遗》和五代佚名《女仙传》也取入此事，《三洞群仙录》卷十九引《女仙传》作杨钦真，钦字亦宋人避讳而改。（李剑国）

Wu Zhuan

五传 清代蒙古文系列故事《苦喜传》、《全家福》、《尚尧传》、《偰僻传》、《羌胡传》的统称。总计五百三十五回，其中，《苦喜传》六十回，《全家福》六十回，《尚尧传》九十回，《偰僻传》一百二十四回，《羌胡传》一百九十九回。五部作品在时间顺序和重要人物方面前后承接，相互关联，但又独立成篇，各自为书。五传的体例与明清两代历史演义小说相类，熔英雄传奇与神魔小说于一炉，带有口头文学的色彩，既可用作说书人繁衍叙述出庞大故事的简明底本，也可供人们直接阅读欣赏。五部作品均有手抄本流传。1979年至1982年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曾先后将五传分部出版面世。

蒙文本五传是清代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这五部长篇巨著，是由蒙古族撷取汉族小说或评书中的大量情节创造而成，还是在汉族（也可能满族）原著基础上翻译改写的，尚难以定论。不过可以肯定，五传中既有汉族的文化传统，也有着蒙古族的文化传统，甚至可能还有满族的文化传统。关于五传的产生过程尚有待进一步探讨研究。

五传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直接来源于清代盛行的《说唐演义全传》等小说和评书。其主要人物，如程公野、程四海、程忠乃、秦仁杰、秦龙、秦孙表、罗舒玉、罗孟和罗雄、罗强、尉迟嵩勋、尉迟显德、尉迟芳、张郜、张秋亮、张玉保、徐立、徐西里、薛嵩 、薛郜等 ，分别是《说唐全传》等书中的程咬金、秦叔宝、罗成、尉迟恭、张公谨、徐茂公、薛仁贵等人物的八世孙、九世孙乃至十世孙。除张玉保孙，他们代代忠臣，保卫唐朝江山，内斗权奸和昏君，外抗敌国和反叛，谱写了一幕幕英雄传奇故事。在这个意义上，五传属于《说唐演义全传》等小说和评书的续书或仿作的范畴。但五传又受到当时汉族其他小说的影响，并从中截取了大量情节，例如，五传中正邪两派道士之间的斗争，就明显受《封神演义》的影响。

五传托称叙述唐朝中期兴衰历史，但所用年号均为杜撰。共叙述了从章德元年至永大元年约百年间的历史。基本矛盾线索有两条：一是朝廷内的忠臣保卫朝纲、坚持清明政治，与奸臣扰乱朝纲、阴谋篡位的斗争；二是在众忠臣良将率领下唐朝官兵与来犯的邻国及反叛的属国之间的斗争。作品描绘了纵横交错、残酷紧张、曲折奇谲的战争场面，塑造了一大批英雄人物和奸

佞形象，书中还描写了许多会腾云驾雾，具有种种变幻手段的仙人道士，他们的种种本领，如同巫术，这些人物与古代蒙古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中普遍流传的萨满教故事中的那些斗法的男女萨满，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显然，五传所以能够在蒙古族中广为流传，由合于蒙古族古代宗教，是重要因素之一。（扎拉嘎）

Wu Zixu

《伍子胥》 讲史话本。作者佚名。仅存敦煌写本。原本缺题，斯坦因曾拟题为《列国志》，王重民拟题为《伍子胥变文》。现存有斯 328、斯 6331、伯 3213、伯 2794 等写卷，都有残缺。整理本收入《敦煌变文集》卷一。本篇从文体看，与标准的变文稍有不同，文中有一处说到，“遂捉子胥处若为敕曰……”，与《王陵变》、《李陵变文》里唱词之前的导语相似，但只此一见，而且引出下文也非唱词。原名无从拟测，实当为唐五代时的民间话本。

本文叙伍子胥故事，袭用《史记·伍子胥列传》及《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书的记载，从叙伍子胥父兄为楚平王所杀，只身出奔吴国。途中历经艰险，终于辅助吴王发兵伐楚，报了父兄之仇。最后吴王又中越王勾践之计，偏信宰嚭，拒绝伍子胥的忠告，赐剑逼令他自杀。主要内容与两汉人的著作相同，但增加了不少新奇怪诞的情节。如伍子胥途中向浣纱女乞食之后，插入他到其姊家就餐一节，其姊用哑谜暗示他速去。他两个外甥子安、子永却想捉住舅舅去领赏。伍子胥用法术掩护自身，子永占卦得知伍子胥头上有水，腰间有竹，木屐倒着，认为他已经身亡，就不再追赶。这个情节亦见于《语林》、《异苑》、《世说新语·文学》的郑玄故事和《封神演义》里姜太公替武吉禳灾的故事。又如插叙伍子胥叩门乞食竟遇到了自己的妻子，夫妻不敢相认，互相用药名作成文辞对答。这也是一种通俗的文字游戏。伍子胥妻子有一大段唱词，其中有四句说：“偏怜鹊语蒲桃架，念燕双栖白玉堂。君作秋胡不相识，妾亦无心去采桑。”《乐府诗集》卷八十收录这篇，题作《双带子》（文字稍有不同），列入近代曲词。似曾摘出作为歌曲演唱，但也可能是说话人借用了乐府曲词。伍子胥逃亡途中得到芦中渔父的救助，渡过伍子胥后，渔父覆舟自沉，以示灭口。后来伍子胥灭楚，回兵伐郑，渔父之子出来劝说退兵，解了郑国之围。这个情节曾见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而敦煌话本竟说伍子胥册立渔父之子为楚帝。这些情节则是民间艺人创造的。伍子胥的故事在《吴越春秋》、《越绝书》中已有不少奇特惊险的情节，经过长期流传，至唐代又有新的演化。足见民间同情伍子胥的惨痛遭遇，赞赏他这种艰苦卓绝的复仇精神和渔父、浣纱女为救援受难者而不惜自我牺牲的侠义行为。诗人李白曾写过《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说救援伍子胥的浣纱女姓史，溧阳黄山里人，也是根据民间传说而来。后世的《列国志传》和《东周列国志》里也有伍子胥的故事，还有不少作家把他的故事编为戏曲，如梁辰鱼的《浣纱记》及京剧《文昭关》。

敦煌本《伍子胥》是现存演说伍子胥故事最早的民间文学作品，篇幅宏伟，情节丰富，体制也很特别。全文以散说叙事为主，中间又夹杂一部分骈俪句和七言唱词，基本上是辞赋体。如伍子胥得到浣纱女供餐之后，继续前行的一段描述：“精神暴乱，忽至深川。水泉无底，岸阔无边。登山入谷，绕涧寻源。龙蛇塞路，拔剑荡前。虎狼满道，遂即张弦。饿乃芦中餐草，渴饮岩下流泉。丈夫为仇发愤，将死由如睡眠。”句式整齐押韵，与秦汉以来的叙事赋有密切关系。文中唱词大部分作为人物的对话，或写成代言体的歌词。如伍子胥途中作歌云：“我所思兮道路长，涉江水兮入吴乡。父兄冥寞知何在，零丁遣我独悽惶。”还是模拟《四愁诗》的格式。这种在故事里穿插诗歌的体制，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张子房慕道记》、《快嘴李翠莲记》等相似。属于后世词话的系统。这篇演述历史故事的敦煌话本，较之《唐太宗入冥记》、《韩擒虎话本》等文字通顺整洁，艺术水平较高，抄本的错字、缺字也不多，是唐五代通俗小说的重要作品。（程毅中）

Wuhuang Xixun Ji

《武皇西巡记》 清代小说。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云“未见”，此书卷数回数及刊刻年代俱未详，作者亦未知何人。“武皇”系指清高宗弘历（乾隆）。黄人《小说小话》（刊于《小说林》）曾叙及此书云：作者署名“江南旧史”，观其序言，大约乾隆时在江南为官，因供应巡幸不善而遭物议，故作本书以指斥。

《小说小话》且评此书曰：“词采颇丰蔚，所叙事实亦似得之躬历。”足见此书为文学性较强的纪实体小说，内容并非完全虚构。作者自号“江南旧史”，所记系乾隆巡幸江南时亲历的事件，却以“西巡记”名书，名实不能相副，不知何故。可能作者是为了逃避文网而以“西巡”之名掩饰真相亦未可知。（吴 郑）

Wulin Jiushi

《武林旧事》 史料笔记。十卷。周密（1232～1298）撰。成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此书记载南宋京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的遗事，性质、体例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相似，而更为详尽。书作于宋亡之后，寄寓了作者追念故国的思想感情。书中收集许多史料，纤悉不遗。卷一《圣节》条记理宗朝寿筵乐次。卷四记故都宫殿名目及乾淳教坊乐部。卷九记高宗幸张府节次等，偏重于朝廷典礼。卷六《诸色伎艺人》条列举书会、演史、说经诨经、小说、影戏、杂剧、诸宫调等各种艺人五百多人，提供了小说史、戏曲史的重要史料。所记演史家有乔万卷等二十余人，小说家有蔡和等五十余人，而且分门别类，条理清楚，比《都城纪胜》、《梦粱录》更为具体详实，可据以考订某些含混不清的问题。如说

话人中并没有说公案、说铁骑儿的专家，可证此二者只是小说家的题材分类。说参请也没有专立一项，可见其当属说经的一个支派。尤其卷三《社会》条第一次记载了小说艺人的组织雄辩社，更为珍贵。卷十《官本杂剧段数》条著录了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更是研究中国戏剧发展的珍贵资料。在宋代的几种都市史料笔记中，本书的价值最高。有《四库全书》、《知不足斋丛书》等本。《永乐大典》卷七千六百零二所载，文字略有不同。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6)，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等四种合为一册。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程毅中)

Wumu Jingzhong Zhuan

《武穆精忠传》 明代小说。八卷八十则。一名《精忠全传》。全称《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有首都图书馆藏明天德堂刊本。封面题"李卓吾评宋精忠传"。又大连图书馆藏明吴门萃锦堂刊本封面署"李卓吾评"，首李春芳序。又大连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并藏清初映秀堂刊本，封面题《精忠全传》，序题《岳鄂武穆王精忠传》，首李春芳序。又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书题《精忠全传》。又道咸间翻刻袖珍本。以上俱不题撰人，其所冠李序，乃误以精忠原序而置此书者。本书文字与熊大木本、余应鰲本均有别，亦不同于邹元标本，但当仍自清白堂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本出。



明刻本《武穆精忠传》插图

(吴　敢)

Wuwang Fa Zhou Shu

《武王伐纣书》 元代讲史话本。现称《武王伐纣平话》，凡上中下三卷，别题《吕望兴周》，不署作者姓名，为元至治(1321—1323)中建安虞氏所刊《全相平话五种》之一。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有日本仓石武四郎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以及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行于世。全书从殷汤兴起说到纣王灭亡。上卷叙述妲己入宫太子殷交反纣事；中卷叙姬昌被囚羑里，黄飞虎反纣，比干剖心及姜尚发迹等事；下卷记武王伐纣作战经过，斩纣王和妲己事。按，武王伐纣，《史记·周本纪》和今本《尚书》中的《泰誓》、《牧誓》、《武成》及《逸周书》都有记载。武王所宣布的纣王罪状是："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惟妇言是用"等。这些正是话本上半部所演述的内容。书中故事大部分皆有所据，然以年代久远，传闻多讹，故所叙故事亦难免悠缪荒诞，颇富民间传说之俶诡趣味。如话本开头说到纣王有八伯诸侯实为八百诸侯之讹，主角姜太公，也被描写得像个神仙，他带兵伐纣，有许多神怪离奇的事迹，此外还有许多人物也是历史书上找不到的，大抵真伪参杂。

《武王伐纣书》，对明代《封神演义》的创作产生过直接影响。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刊本《封神演义》，其封面别题《武王伐纣外史》。可见，连书名也袭用话本的旧称。如取《封神演义》与《武王伐纣书》作一比较。即可发现前者从开头到第三十回，除写哪吒出世的第十二、十三、十四回外，几乎完全根据话本扩大改编。从第三十一回起，才脱离话本情节。专写神怪部分，然仍插入话本中有关寖费仲和伯夷、叔齐谏武王的故事。直到第八十七回后，又采用了话本中有关敲骨剖孕妇、千里眼与顺风耳以及火烧邬文画等情节。但《封神演义》对话本的情节也有多处改易，人物也有增饰。

《封神演义》虽以《武王伐纣书》为蓝本，但却并非完全从话本直接加工改编。明余邵鱼所编《列国志传》，远在万历丙午三十四年(1606)之前即已问世，开端部分所记武王伐纣事，与话本大体相同。可证在《封神演义》之前，《武王伐纣书》的基本内容，已经演化入《列国志传》的西周部分。但《列国志传》比较接近史实，神怪色彩略为减少，而且对故事情节及人物姓名亦多有修改。如《武王伐纣书》卷上许文素进献宝剑惊走妲己一节，《列国志传》改为云中子进斩妖剑，《封神演义》也写作《云中子进剑除妖》一回。可见在《武王伐纣书》与《封神演义》之间，还有《列国志传》作为过渡作品。《武王伐纣书》对其后二书的影响虽然非常明显，然而思想倾向却有所不同。如对反对武王伐纣的伯夷、叔齐作了尖锐批判，而对助周伐商、大义灭亲的殷交则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这种反暴君的斗争精神在《封神演义》里就被削弱了。于此可证《武王伐纣书》保存了较多民间文学的特色。

(罗德荣)

Wu Zetian Waishi

《武则天外史》 清代小说。二集二十八回。不奇生撰。今存石印本藏天津图书馆，无书坊牌记和刊行年代，但封面左栏题"历史小说"，将小说分类为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等等，是晚清才有的事情，据此可知此书成于晚清。首有序，署"闻无氏谨识"。黄人《小说小话》著录有《则天外史》，称"颇有依据，笔亦佻冶，可与《隋炀艳史》相匹；非《浓情快史》、《如意君传》、《狄公案》等所能望其项背也"。疑即此书。小说叙写武则天一生历史，从出生写起，直至老死上阳

宫为止。武则天才色出众,少有野心,巧计选召入宫,得唐太宗宠幸,且又与太子私通。太宗死后被皇太后遣出宫门为尼,后因皇后与淑妃争宠,旋被皇后召入,昔日太子今已是皇帝唐高宗,武则天深得高宗之心,参予朝政,又生下太子,于是恃宠溺杀皇后、淑妃。高宗驾崩,太子即位,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武则天因私情被中宗知道,遂废中宗为庐陵王,自己登极称帝。由于宠幸面首,朝政紊乱,狄仁杰发动宫变,迎回庐陵王复辟,武则天逊位移居上阳宫,八十一岁而终。明清两代专写武则天的小说不少,《浓情快史》、《如意君传》、《沙门昙献》(辑入《僧尼孽海》)等等,皆着意淫秽之事,不足与称;唯王世贞《艳异编》卷十《武后传略》,略为相当,而本书所写狄仁杰事,则为《武后传略》所无。

(俞　文)

Wuchengzi
《务成子》　先秦小说。撰人不详。《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务成子》十一篇,附注:"称尧问,非古语。"据班固注,则此书大抵是一种伪托古人的丛残小语,其性质恐怕也同《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宋子》一样"近子而浅薄。"今已一字无存。

(许逸民)

Wuguai Lu
《物怪录》　唐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皆题唐徐嶷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班处士》条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四《宁茵》条,出《传奇》;《白蛇记》条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八《李黄》,出《博异志》;《蚍蜉传》见《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八《徐玄之》条,出《纂异记》。书中皆言动物成精为怪故事,如《班处士》条叙老牛、猛虎化为班特、班寅二处士,与秀才宁茵论史赋诗下棋之事。

(顾　青)



Xihan Tongsu Yanyi

《西汉通俗演义》 明代小说。八卷一百零一则。一名《西汉演义传》。题钟山居士建邺甄伟演义，绣谷后学敬弦周世用订讹，金陵书林敬素周希旦校锓。首甄伟自序。甄伟，号钟山居士，建邺(今南京)人，生平不详。又日本内阁文库藏《东西汉通俗演义》本，八卷一百则。始削去撰人姓名，易以袁宏道序，题剑啸阁评。又金阊书业堂刊《东西汉全传》本，全称《新刻剑啸阁批评西汉演义传》，八卷一百零六则。同文堂《东西汉演义》本，改一百则为一百回。

本书实以元刊讲史话本《吕后斩韩信》为蓝本改编而成。从吕不韦慧眼识异人写起，终于吕后杀韩信，汉惠帝登基。集中描写了秦末农民起义军推翻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及汉高祖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相持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亦即西汉开国的全部历史过程。其中项羽叱咤风云的勇力、刚愎自用的为人，刘邦知人善任的雄才大略，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机谋，韩信用兵的出奇制胜，都写得生动传神。全书以吕太后谋诛大臣，汉惠帝坐享太平为止。虽有文字参差或细节增删，实未出《全汉志传》与《两汉开国中兴志传》的情节构架。

现有明万历四十年(1612)大业堂刻本与清初拔茅居等刻本。 (吴 敢)

Xihu Er Ji

《西湖二集》 明代小说集。三十四卷三十四篇。题“武林济川子清源甫纂”，卷首有湖海士序。编纂者周楫，字清源，别署济川子。约生于明万历年间，至清顺治十一年(1654)尚在世，杭州人。据书序知他才情浩瀚，博物洽闻，却遭逢不偶，蹭蹬困厄，为发泄积郁而著此书。另写有《西湖一集》，已佚。各篇所叙，均与西湖有关，故以西湖一、二集称之。



明崇祯刻本《西湖二集》插图

作者生当明末，书中不少篇表露了对社会政治的忧虑与不满，或借南宋史实，或赞洪武盛世，皆歌颂忠臣烈士，鞭挞奸佞贪酷，以劝谏君王无忘祖先创业之艰辛，儆诫臣属竭力尽忠，不可贪酷害民。作者对贪官悍吏深恶痛绝，指斥他们“一味只是做害民贼，掘地皮”(卷二十九)，诈害地方邻里，夺人田产，倚势欺人，何曾有半点为国为民之心！因其障世人眼目，盗取朝廷名器，所以让他们在阴间被掘目，破腹涤肠，押入“无间地狱”受罪(卷二十四)。卷三十四还借盗魁之口大声疾呼：“如今都是纱帽财主的世界，没有我们的世界，我们受了冤枉，哪里去叫屈？”揭示了官逼民反的事实。卷四《愚郡守玉殿生春》写一彻骨呆夯，长大不知杜诗为何物的赵雄，仕途上竟一帆风顺，并被誉为学问渊博、才识超群而居显官，做宰相。卷二十《巧妓佐夫成名》写一洞悉官场内情的妓女曹妙哥，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世道有什么清头，什么是非！”“戴纱帽的人分外要钱”，只要有了孔方兄肯去钻营钻刺，便可天下通行。她如法炮制，设计谋划，竟将一个只会赌博的相好，扶持做了黄榜进士。其中既有对官场黑暗腐败的揭露抨击，也有作者自己怀才不遇、欲骂欲哭的满腔积郁。作品写读书人如甄龙友的狂放不羁(卷三)，罗隐恃才狂傲而又不失其正直(卷十五)，赵雄的愚顿忠厚(卷四)，宋濂的博学多才(卷八)，戎昱的不合时宜(卷九)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命运，较有特色。部分篇章写婚姻爱情，但成就不高，特别是卷十六《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写女词人朱淑真婚姻上的不幸，是因其前世为男子，曾诱奸一少女，始乱终弃，故设此报，显不足取。篇多因果报应之谈，神仙道化之说，陈腐肤浅，不免逊色。

各篇均据有关笔记、文言小说改作，材料多取自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沈国元《皇明从信录》，瞿佑《剪灯新话》，詹詹外史《情史类略》及元陶宗仪《辍耕录》等书。但非径直敷演，间有增饰。作者有较高的写作技巧，文字流利酣畅，讽刺辛辣得体。遗憾的是议论说教偏多。 (苗 壮)

Xihu Jiahua

《西湖佳话》 清代小说集。十六卷。全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题“古吴墨浪子搜辑”，卷首有作者自序。作者生平事迹不详。每卷一篇，卷首另有西湖全图与西湖佳景十图。此书与明末周楫《西湖二集》相仿，全系与西湖有关的故事。

此书有三篇录自他书。如卷九《南屏醉迹》取材于《醉菩提全传》，卷十四《梅屿恨迹》选自《女才子书》卷一《小青》，卷十五《雷峰怪迹》选自《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作者选录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因此，此书虽题“搜辑”，实则大多由墨浪子自己撰写，其序中云：“但有其迹而不知其迹之所从来，犹不

足为西子写生。因考之史传志集，徵诸老师宿儒，取其迹之最著，事之最佳者而记之。"

此书描绘人物众多，多为人们广为流传、喜闻乐见，如卷二《白堤政迹》、卷三《六桥才迹》详细地叙述了白居易、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百姓"感念旧德，遂于孤山建白、苏二公祠来，至今不废"，"以为西湖佳话"。卷七《岳坟忠迹》写岳飞被害后，葬在北山栖霞岭下"故借他增西湖之雄"。其他各篇，写葛洪、济颠、冯小青、白娘子等，大体类此，可知此书意在"西湖得人而题，人亦因西湖以传"，"使人知西湖正气，不独一秀美可嘉也"。作品文笔朴素流畅，叙述生动，告诫说教之意较少。他如描写葛岭、白堤、孤山、灵隐等地景色，无不尽态极妍，颇具兴味。

《西湖佳话》有首载作者自序的康熙癸丑(1673)金陵王衙精刊本，乾隆辛未年(1751)刊会敬堂藏板(有东谷老人序)，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80)。

(朱子锐)

Xihu Laoren Fansheng Lu

《西湖老人繁胜录》 史料笔记。作者西湖老人，姓名、事迹无考。书中称"宁宗圣节，金国奉使贺生辰毕，观江潮"，书成当在宁宗(1195～1224)在位之后。本书记南宋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都市生活，性质与《都城纪胜》相同，年代也相近。书中"瓦市"条记北瓦有两座勾栏，专讲史书，艺人有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说经有长啸和尚等，小说有蔡和、李公佐，还有女流史惠英。小张四郎专占一座勾栏说话，"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对说话活动的记载，比《都城纪胜》更为详实。余如杂剧、合生、背商谜、说唱诸宫调等，也都举出艺人姓名，提供了戏曲、曲艺的可贵史料。此书载于《永乐大典》卷七千六百零三，《涵芬楼秘笈》本即从《永乐大典》抄出。今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6)，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四种合为一册。

(程毅中)

Xihu San Ta Ji

《西湖三塔记》 宋代话本小说，辑存于《清平山堂话本》。明人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但未标明年代。清人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有《西湖三塔》，列入宋人词话类。入话扣住西湖风景联缀多首诗词，颇似宋人话本《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入话写法。文中记叙说："是时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府涌金门，有一人是岳相公麾下统制官姓奚，人皆称为奚统制。"称岳飞为"岳相公"，似为南宋人口吻。此篇当为宋人话本。本篇叙述南宋淳熙年间临安府有一官宦子弟奚宣赞，在清明节游西湖时，被白衣娘子(白蛇)、卯奴(乌鸡)、婆子(獭)三怪所迷惑。白衣娘子迷惑少年玩乐后便食其心肝，不断用新人换旧人。奚宣赞见状惊恐万分，求告卯奴救助。卯奴曾得到奚宣赞的帮助便答应救了他出去。但到第二年清明，奚宣赞又被婆子摄去，白衣娘子定要取其心肝，临危又被卯奴所救。回到家中惊悸不安，幸得其叔奚真人云游到此，设道坛将三怪擒住。奚真人不理会卯奴申诉，将她与其他作恶的二怪一并打成原形，镇压在西湖三座石塔之中。这个话本来源于宋代杭州地方的民间传说，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嘉惠堂本)卷二"孤山三堤胜迹"记曰："湖心亭，自宋、元历国初，旧为湖心亭，鹄立湖中，三塔鼎峙。相传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测，所谓三潭印月者是也。"《六十家小说》载有西湖三怪，时出迷惑游人，故造三个石塔以镇之。《六十家小说》即《清平山堂话本》的原名，"西湖三怪"当指本篇。本篇文字朴拙，意趣稚拙，与唐代故事《定山三怪》、宋代故事《福禄寿三星度世》、《洛阳三怪记》属于一个类型的作品。元邾经有《西湖三塔记》杂剧，《录鬼簿续编》著录，剧本已佚，当系同一题材。

(石昌渝)

Xihu Shiyi

《西湖拾遗》 清代小说选集。四十八卷。题"钱塘梅溪陈树基搜辑"。陈树基，字梅溪，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首有乾隆辛亥(1791)孟冬月编者自序。

《西湖拾遗》四十八卷，前三卷分别是《西湖全图》、《西湖十景图》、《西湖人物图》，卷四十八为《止于至善》；其余四十四卷，每卷一篇，共选以西湖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四十四篇，其中选自《醒世恒言》一篇，《西湖二集》二十八篇，《西湖佳话》十五篇。编者对原书的回目内容均有所删动，如《西湖二集》卷一回目为《吴越王再世索江山》，选入本书则改为《钱王崛起吴越创雄藩》。

编者的选择标准，如其序所云："汇古人之忠孝节义，政事文章，以至仙佛神鬼，幽僻怪幻，相与晤对于一室。"书中既选有较多宣扬忠孝节义和宗教迷信思想的作品，如《勾七笔高僧证果》、《宿宫嫔鬼恋情人》等，又选有部分思想和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如《岳武穆千秋遗恨》、《胡少保平倭奏绩》等。特别是后一类作品，表明当时部分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目击内忧外患，便采用创作小说的方法，"警惕国人，冀能'挽颓运于万一'"(阿英《小说闲谈》)。

今存清乾隆辛亥年刊本、嘉庆十六年刊本及申报馆排印本等。

(朱子锐)

Xihu Xiaoshi

《西湖小史》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题"上谷蓉江氏著，雪庵居士评点"。作者字里生平不详，据卷首嘉庆丁丑年(1817)李荔云序，可知作者为嘉庆年间久困名场之失意文人。

小说描写落第才子侯春旭游寺爱上黄府小姐秋娥。兵部侍郎之子吴用修出示黄父为秋娥择偶诗，春旭作诗酬和。吴持诗伪称已作，来黄府求婚，被春旭好友陈秋楂识破。秋楂遂约春旭来黄府，于是秋娥得配春旭，秋楂也与意中人王春红小姐定亲。后秋楂与春旭同行赴京，行至扬子江遇盗，两人失散。秋楂入京应试，得

中状元，因拒权臣李树论婚，被派领兵出征朝鲜。幸有梦中所得天书，又起用盗首朱桂为先锋，终于大胜而归，被封为刑部尚书。春旭遭吴用修、李树陷害入狱，案由秋槎审理。秋槎请旨惩处李、吴二奸。天子召见春旭，喜其诗，赐翰林。时博罗县谢吉蒙冤被逼率众造反，春旭、秋槎前往招安。因招安有功，二人皆升任显职，后春旭与秋娥，秋槎与春红，双双完婚。二人上书辞官，归居广东惠州博罗县西湖。春旭又娶杭州女子林玉兰，自号西湖隐士，与秋槎终老西湖，最后仙去。

《西湖小史》情节未脱才子佳人小说之窠臼，但书中所写奸臣弄权，忠良隐退，官逼民反，显然寄托了作者对世事的愤慨。作品文笔通俗，明白晓畅。今存咸丰六年(1856)琅玕山馆刊本，光绪丙子年(1876)六经堂重镌袖珍本，首卷为“西湖胜迹总目”，叙广东惠州西湖胜迹。（陈年希）

Xihu Yi Ji

《西湖一集》 明代小说。原书已佚。《西湖二集》卷十七《刘伯温荐贤平浙中》云：“《西湖一集》中《占庆云刘诚意佐命》大概已曾说过，如今这一回补前说未尽之事。”《西湖二集》有明刊本，《西湖二集》又是《西湖一集》的续书，知为明人所作。清乾隆时陈树基之《西湖拾遗》未选《西湖一集》，可见书佚已久。（补 之）

Xihu Yishi

《西湖遗事》 清代话本小说选集。十六卷。东冶青坡居士搜辑。有咸丰六年(1856)刊本。编者自序称“搜辑旧事未经传诵者录之”，实则有十五篇的故事采自明末周清源的《西湖二集》，第二卷《文世高反魄续成两度姻缘》采自《西湖佳话》卷十一《断桥情迹》。编者采用《西湖二集》的十五篇文字并不直接采自《西湖二集》，而是从《西湖拾遗》转录过来的。《西湖拾遗》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本。（俞 文）

Xihu Youlan Zhiyu

《西湖游览志余》 明代笔记。二十六卷。其书名与作者各书目著录有歧。《明志》题田艺蘅撰，《千顷堂书目》、《钦定续通考》题田汝成撰。以上三种书目俱作《西湖志余》。《四库全书总目》附于《西湖游览志》后题《志余》，田汝成撰。

《西湖游览志》漫记西湖各大名胜来历及传说，是文学色彩较强的偏于方志的笔记。《西湖游览志余》为其续书，避开对湖山胜迹的描写，以补缀有关的掌故逸闻为主。全书共分十三类，卷一卷二为《帝王都会》，记历代建都杭州的帝王故事；卷三《偏安佚豫》、卷六《版荡凄凉》记偏安杭州的南宋王朝遗事；卷四卷五《佞倖盘荒》记宋以来诸奸佞劣迹，卷七至卷九《贤达高风》记与杭有关的忠臣义士事迹；卷十至卷十三《才情雅致》全记历代居杭文人吟咏之事；卷十四卷十五《方外玄踪》记佛僧道士逸闻；卷十六《香奁艳语》记女子事迹，多为妓女可称道者；卷十七卷十八《艺文鉴赏》记书画家故事；卷十九《技术名家》记医卜星相诸术；卷二十《熙朝乐事》记各民间节日时杭州之俗及四季游杭之趣；卷二十一至二十五《委巷丛谈》记杭州街道桥衢沿革及民间传闻，最富小说意味；卷二十六《幽怪传疑》则为志怪传奇故事。

书中小说故事的来源，除作者耳闻外，主要取材前代史传和笔记。其中吸收了很多优秀的传说故事，并对后代的小说戏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卷一、卷二十一所记钱镠发迹诸事，事出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中和《续湘山野录》，表现了宋代以来市民阶层迫切希望改变社会地位的心理。明代《古今小说》卷二十一《临安里钱婆留发迹》，清代无名氏《金刚凤》传奇，均据以缘饰。卷三以甄龙友敏捷善对，竟于宋孝宗问语时猝然失对，宣扬富贵定数、成败在天的思想。事出周密《齐东野语》及庞元英《谈薮》，为明末清初周清源《西湖二集》卷二《巧书生金銮失对》本事。同卷记宫中两位刘娘子善恶对立，报应分明事，出《春渚纪闻》卷一；李凤娘妒悍事，出《宋史·后妃传》和《齐东野语》卷十一。此二事分别被演为《西湖二集》卷五《李凤娘酷妒遭天谴》的入话和正文。卷三记载了若干宋高宗禅位后的逸豫生活，或有与《武林旧事》卷七所记相类者，周清源据以演为《西湖二集》卷二《宋高宗偏安耽逸豫》。同卷据《枫窗小牍》卷下、《武林旧事》卷三所记宋五嫂善作鱼羹事，又为《古今小说》卷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的入话所本。卷四记秦桧与亲属威权及迫害岳飞事，反映人民扶正斥奸的愿望。事本《桯史》卷十二和《朝野遗记》，《古今小说》卷三十二《游酆都胡母迪吟诗》的入话即取材于此。卷五、卷十二、卷十九、卷二十六记贾似道误国后贬谪遭报应诸事，可见人心之所向，系据《齐东野语》卷十二、十五、十七、十九和《山房随笔》、《山居新语》、《三朝野史》等。宋元南戏中亦有《贾似道木绵庵记》，可见这是民间流传较广的故事。在此书以后，《古今小说》卷二十二《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将这些零散的故事串连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故事。卷五叙史弥远为觉僧投胎及恃宠跋扈事，出《三朝野史》，亦见《宋稗类抄》卷一。《西湖二集》卷七《觉暗黎一念错投胎》即据以铺衍。卷六记一女巫充柔福公主事，历史上流传较广，《四朝闻见录》乙集、《鹤林玉露》卷十一、《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宋史》卷二百四十八均有记载。此书所记更具故事性，为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演为入话。卷六叙南宋宫人王昭仪与宫人自杀和徐君宝妻死节事，有较强的民族情绪，事出《辍耕录》卷三，分别为《西湖二集》卷十《徐君宝节义双圆》入话和正文所本。同卷叙杨琏真伽发宋陵寝，唐珏乘夜潜埋遗骨事，表现在战乱时期两种不同的道德行为。系据《辍耕录》卷四引罗有开《唐义士传》，明万历时卜世臣《冬青记》传奇及清蒋士铨《冬青树》杂剧，均演此事。卷九据

《新元史》卷二百四十五、《辍耕录》卷四所记朵那女为保主母性命散财自刎事，为《西湖二集》卷十九《侠女散财殉节》本事。卷二十六载邢君瑞遇水仙事，本于《绿窗新话》卷上《邢凤遇西湖水仙》，《艳异编》卷二、《情史》卷十九并见记载，《西湖二集》卷十四《邢君瑞五载幽期》即据以铺衍。此外，还有些来源未详的故事，有很多为后代的小说如三言二拍、《西湖二集》、《艳镜》等据为本事。

是书题材涉猎广泛，佳篇连珠，文采斐然，是明代文言小说中数量和质量都值得重视的作品。其中《委巷丛谈》、《熙朝乐事》又分别有若干丛书选录，单独流传。

现有明嘉靖刻本及嘉惠堂刻本传世。

（宁稼雨）

Xijing Zaji
《西京杂记》 东晋逸事小说集。葛洪撰。唐贞观十五年(641)，颜师古《汉书注》成书，其中《匡衡传》注："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这是有关《西京杂记》的最早说法。嗣后显庆元年(656)编成的《隋书·经籍志》，于史部旧事类著录《西京杂记》二卷，不注撰人姓名，唐张柬之(宋晁载之《续谈助》本《洞冥记跋》引)则谓"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虞羲造《王子年拾遗录》，王俭造《汉武故事》，并操觚凿空，恣情迂诞"。刘知幾《史通·忤时》也说"孟坚所说，葛洪刊其《杂记》"。又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述《西京杂记》事并称葛洪撰。可见至唐中叶已明确指认葛洪为作者。故《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故事类、地理类均著录为葛洪《西京杂记》，唯《旧志》作一卷，《新志》作二卷而已。《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亦著录为葛洪撰。不过宋人似曾重新编次，故《直斋》、《宋志》皆称六卷。

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语资篇》中说："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也。'"宋晁公武据此而附注作者异说，即所谓"江左人或以为吴均依托为之"(《郡斋读书志》卷六)。此说有明显疏漏。一则如鲁迅所说："所谓吴均语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谓《西京杂记》也"(《中国小说史略》)。一则如余嘉锡所说：《说郛》录梁殷芸《小说》二十四条，其中引《西京杂记》四条，芸与吴均"二人仕同朝，同以博学知名，虑无不相识者，使此书果出于吴均依托，芸岂不知，何至遽信为古书，从而采入其著作中乎"(《四库提要辨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四称"旧本或题汉刘歆撰，或题晋葛洪撰，实则梁吴均撰"。上述两点理由足证其谬。

旧本或题汉刘歆撰，此说盖出自宋末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此书中事，皆刘歆所记，葛稚川采之，以补班史之阙耳。其称'余'者，皆歆本语。"今本所附葛洪的跋文也说，他家传有刘歆的《汉书》一百卷，是未成之作，经好事者编为十帙，他删除为班固袭用于《汉书》的材料，剩下约二万余字，遂抄录为二卷，命名为《西京杂记》。黄说亦显然出于跋文。其实葛洪跋文所言不过文人狡狯而已，书中既称刘向为"家君"，自当避家讳"向"字，而书中卷五"李广兄弟"条、卷六"杜陵秋胡"条屡犯家讳，可见自称为"余"亦只是假冒的刘歆，又如卷五"汉朝舆驾"条，沈钦韩《汉书疏证》中已批评"其大驾卤簿，杂入晋制"，这是西汉的刘歆所不能有的事。凡此，均可说明本书是真葛洪而伪装作刘歆的作品。至于宋王应麟据《南史·齐武诸子传》载"萧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认为"依托为书，不止吴均"。以萧书混同葛书，尤不可信。因为萧贲生于梁，其所谓"西京"想必是指江陵梁元帝，所言当非汉事。此书的"西京"指西汉京城长安，"杂记"则言记事广博，举凡西汉一代宫室苑囿、珍玩异物、舆服典章、高文奇技、奢靡好尚、风土民情，无不涉猎载录，作为野史，本书确有正史如《史记》、《汉书》所缺略的史料。明黄省曾把这些独家旧闻归纳为猥琐可略、闲漫无归、杳昧难凭、触忌须讳者四类(《西京杂记序》)，认为理应不登大雅之堂。他举例说：猥琐者如卷一写霍光妻馈赠淳于衍锦绫，细碎烦琐如豆腐账；闲漫者如卷一写上林苑果木，胪列数十种之多；杳昧者如卷一写宣帝被收系郡狱，幸得身佩宝镜，化险为夷，又卷三写高祖初入咸阳，见府库中有青玉五枝灯，灯悬于螭龙之口，灯燃，鳞甲皆动，这些事是否属实都是无法考究的；触忌者如卷二写赵后与庆安世淫乱等，实在不合史讳的做法。黄省曾的史学观念未必可取，但他的说法却可以使我们看到本书与《史记》、《汉书》在取材上的迥异之处。

作为小说，本书记述了不少有趣的历史传说与文人逸事。如卷二王昭君条，写汉元帝时，后宫宫人极多，元帝让画师为每人画像，按图召幸。为了争宠，宫人们都贿赂画师，唯独王昭君不这样做，故总也不得召见。后来与匈奴和亲，决定指派画像不美的昭君前往。临行，发现昭君美貌为后宫第一。元帝查办此事，将画师们都处以死刑。这个故事主要是写画师们的丑行，王昭君着墨本不多，但她那不媚上不阿下的性格却表现得很突出。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这段记载后来演变成了以王昭君为主角、以出塞和亲为主题的悲壮故事，成为诗歌、戏曲、小说广泛描写的题材。关于文人逸事，书中的记述更是精彩纷呈，如卷二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后陷于困境，乃开店卖酒，以耻卓王孙，王孙果然不堪其辱，这才把财产分给他们，夫妻相亲相爱，直至司马相如发病亡故。其中又插入一段，倒叙"文君姣好"及爱悦相如的前情，使整个故事愈发显得有头有尾，曲折有致。这个故事也是后世戏曲、小说经常搬用的素材，如鹔鹴裘贯酒的情节，即出于本书。其他逸事如卷二写匡衡凿壁偷光，苦读成才；卷三写枚皋和司马相如为文有疾有迟，各有擅长等，也能暗寓褒贬，涉笔成趣。鲁迅曾论本书的文学成就"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可谓不刊之论。

今本《西京杂记》六卷，有明嘉靖间孔天胤刊本、程荣《汉魏丛书》本、吴琯《古今逸史》本、商濬《稗海》本、毛晋《津逮秘书》本，清马俊良《龙威秘书》本、张海鹏《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又明李栻《历代小史》为一卷本，清卢文弨《抱经堂丛书》为二卷本。诸本内容大同小异，以卢文弨校本为佳。中华书局 1985 年出版罗根泽校本（与《燕丹子》合刊），较精当。

（许逸民）

Xishan Yikugui

《西山一窟鬼》 宋代话本。佚名撰。《警世通言》卷十四作《一窟鬼癞道人除怪》，题下注"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由此可证本篇原是宋人话本小说。《京本通俗小说》依之定名，编入第十二卷。

本篇叙述秀才吴洪教授蒙童时，得王老娘介绍，娶妻李乐娘，并得从嫁的锦儿，二人皆有美色。偶然中发现锦儿似乎是鬼，未揭开明言。清明时吴洪游西山，一路所遇都是鬼，李乐娘、锦儿、王老娘亦以鬼的身份出现，后得癞道人作法，收除群鬼。吴秀才在道人的脱度下舍俗出家。

本篇内容无甚可取，鬼气森森，但"描写委曲琐细，则虽明清演义亦无以过之"（鲁迅）。其开首引《念奴娇》词，然后一一疏出它集古人词章之句的出处以作为入话，情韵极似《碾玉观音》。故事与《鬼董》卷四的《樊生》条极相似，或许是一个故事来源的不同分支。

（苏 兴）

Xiwangmu shenh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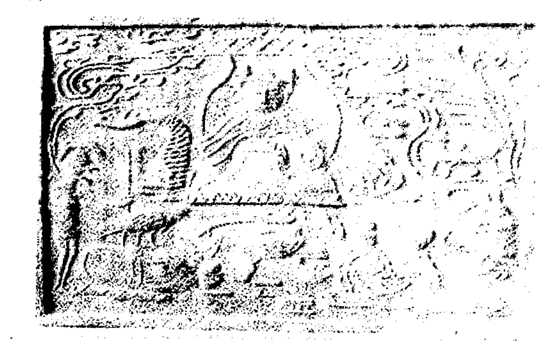
西王母神话 古代著名神话。西王母原是掌管灾疫和刑杀的凶神，其本来状貌为半人半兽。《山海经·西次三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海内北经》又说"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大荒北经》还谈到她住在山洞里，即所谓"穴处"。有关西王母的原始神话，大略如此。

大约到了战国，西王母神话开始改变其原来的面目。据《穆天子传》（成书可能在战国中期）卷三说，周穆王西游时曾拜会西王母。当穆王献上玉帛时，她"再拜受之"。在酒宴上，她还为远方来客深情歌唱。这里的西王母已无"豹尾虎齿"那样的异相，她以歌谣酬答"东土"贵宾，彬彬有礼，俨然是人间的一位君主。

汉初又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淮南子·览冥训》）之说。汉武帝求仙，也曾拜见西王母，"请不死之药"，但西王母没同意，只给了几枚"三千年一著子"的桃子（《汉武故事》）。这时的西王母身怀不死之药或仙桃（相当于次等的不死药），已不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的凶神，而是能使人不死或长寿的吉神和仙人了。

及至六朝时，在《汉武内传》作者的笔下，古神话中面目狰狞的西王母竟被描写得十分美丽，所谓"年可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其降临汉廷也已非《汉武故事》里那种仅"二青鸟夹侍"的冷落景象，而是"群仙数千，光耀庭宇"，"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还有王子登、董双成等许多侍女奏乐歌唱，排场特别盛大。这种排场表明，西王母又由普通的仙人升格为群仙的领袖了。

西王母神话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修改增饰，原有的朴野面貌已剥落净尽，士大夫文人大概认为西王母的故事还不够丰富，于是杜撰出一个与西王母配对的东王公来。《神异经》（托名东方朔撰）的作者则再编造出西王母登上大鸟"希有"的翼而会东王公的故事，最后又深化成道教色彩很浓的神仙故事。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卷一《金母元君》就是一篇道教徒编造的西王母传。



东汉画像石西王母像

西王母故事颇为后世小说家所乐道。如宋人所作《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入王母池之处十一》，写西王母池的蟠桃树"千年始生，三千年方见一花，万年结一子，子万年始熟，若人吃一颗，享年三千岁"云云，显然就是受了有关西王母神话传说的影响。

（李少雍 王晋萍）

Xiwangmu Zhuan

《西王母传》 唐代神仙传记。杜光庭撰。即《太平广记》卷五十六《西王母》条，下注："出《集仙录》"。当指杜光庭《墉城集仙录》。《道藏》本作《金母元君》、《云笈七签》本作《西王母传下仙道》。原文甚长，《太平广记》所引有删节。《五朝小说》即取《太平广记》引文，题汉桓驎撰，实为伪托。

本篇叙东华至真之气，化生木公，号曰东王公；西华至妙之气，化生金母，生于神州伊川侯氏，号西王母；居昆仑之圃，有玉楼、玄室、瑶池，又有许多女仙侍奉左右。昔日黄帝讨蚩尤时，王母派九天玄女助帝克敌，数年后又遣白虎神授帝地图。茅盈、王褒、张道陵，甚至太上道君等，都曾至西荒谒王母，求长生之道，周穆王还乘八骏西登昆仑，献白珪重锦"为王母寿"。在汉武帝时，王母还降临汉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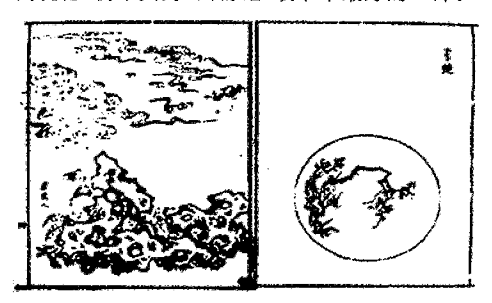
本篇内容显系从《穆天子传》、《山海经》、《汉武故事》等书杂凑而成，但作者对旧时"王母蓬发，戴华胜，虎齿善啸"的传说，做了解释和修正，认为"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此传对唐代以前的西王母传说作了一次总结和改编。据丁山、朱芳圃等

人考，西王母本名貘，为中国古代西方貘族所奉祀的图腾神像。貘与母在古时同音通用，流俗相传，误以为女姓的尊称，她先变为黄帝妃，后变为东王公之妻，再变为玉皇大帝的正宫娘娘，并成为明清间神魔小说和戏曲中的重要女神。（刘荫柏）

Xiyou Bu

《西游补》 明代小说。十六回，不分卷。一名《改良新西游记》。首癸丑孟冬天目山樵序，次《西游补答问》。郑振铎原藏空青室刊大字本，末附《读西游补杂记》，题"三一道人评阅"。北新书局排印本、水清书店排印本，题"静啸斋主人著"。静啸斋主人，即董说。此书写于崇祯十三年(1640)前后，为作者青年时所作。

书接《西游记》第六十一回，写唐僧师徒离开火焰山后，孙悟空化斋为鲭鱼所迷，欲借秦始皇"驱山铎"使用，在青青世界万镜楼中闯了一通，见到古今之事，当了半日阎罗方醒。小说以三借芭蕉扇后的情节，另行铸造，肆力铺排，着意于刻画世相，既贬斥醉生梦死的"风流天子"，又痛恨秦桧一类的奸臣佞人；既描绘了追逐功名士子的种种丑态，又刻画了失意文人的悲惨命运。作品结构完整，自成局面，想象丰富，造境奇特。以神喻人，借古讽今，嬉笑怒骂，讽世深刻。虽情节过于虚幻，迷离恍惚，仍不失为《西游记》续书中最好的一部。



明崇祯刻本《西游补》插图

现存明崇祯刻本和空青室大字本，晚清又有多种排印本。（吴　敢）

Xiyou Ji

《西游记》 明代小说。吴承恩编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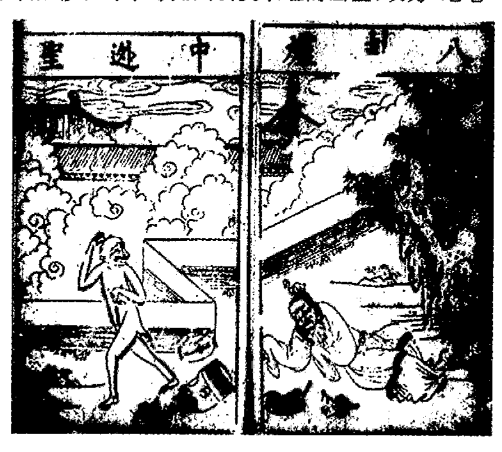
作者　有关《西游记》的作者在历史上被误认是邱处机。邱处机，自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主要生活于宋末，为全真教创始人王嚞的高足弟子。元太祖成吉思汗诏处机，他率门人"历四载"、"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始到雪山(《金莲正宗记》和《元史·释老传》)。其门人李志常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叙其事迹，现存《道藏》中。一因《西游记》的几种明刊本皆无撰者姓名，二因这两部书同名，后人不察混为一谈。清初汪象旭笺评刊刻《西游证道书》百回本时，卷首增添一篇元人虞集《原序》，以为邱长春作，并谓得古本。于是不根之谈愈来愈多，直至清末，学术界、出版界都未弄清楚。在明清出版界以讹传讹，埋没著者吴承恩大名时，却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在认真考究《西游记》的真正作者，澄清谬说。清初学者吴玉搢在乾隆十年(1746)纂修《山阳县志》时，在明天启年间《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中发现，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之后，阮葵生、焦循、丁晏、陆以湉等学者也力辨所谓邱处机作《西游记》小说之谬，证明此书乃明人吴承恩撰。鲁迅在1923年撰《中国小说史略》时，更据天启《淮安府志》及吴玉搢、纪昀、阮葵生、丁晏等人论见，指出吴承恩是《西游记》最后加工写定者。此后，学术界见解趋于一致。



明代万历二十年世德堂刻本《西游记》

故事来源及衍变　《西游记》中的主人公唐僧，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人。约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出家，博涉经论，是位笃学僧人。他因感于译经讹谬太多，真伪难辨，遂不顾唐室的阻挠，以求实精神不远万里去天竺(印度)就学。出国后，先被困在茫茫流沙中，"口腹干燋，几将殒绝"，后至伊吾被高昌王麴文泰好意扣留，绝食始获释。此后，玄奘持高昌王书信，以王弟身份，在叶护可汗等人保护下经历四年始达天竺摩揭陀国王舍城。玄奘先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学习五年，后又至杖林山师兄胜军处学习二年，学识上大大提高。玄奘出国达十七年之久，历经五十余国，多次主持讲学、辩论，以其渊博学识震惊异邦。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远涉归国，受到唐太宗隆重礼遇，政府为他设"译场"，他与门人窥基、辩机等用十九年时间翻译重要经论七十五部，约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著《大唐西域记》，门人慧立为其撰写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部书不仅绘声绘色描述了玄奘的传奇故事，还大量引入在异邦听到的种种神奇传说，添上宗教徒的狂热思想，颇有点神奇小说的味道。因此，玄奘取经故事，沿着两条路发展，它不仅在佛教徒中流传，而且渐渐走入民间，成为引人注目的文艺题材，二者互为影响，彼此传异。自唐代中期以后，社会动乱，人心不安，思想消极，

释教大炽，便有种种取经变文、取经故事在社会上流布，并特别为文人和民间艺人重视和采用。他们在广泛吸取民间流传的各种取经故事基础上，又参看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中某些传奇事迹和神话传说，并运用大胆的、丰富的想象，将各种材料加以脱胎换骨的改造，于是一部完全脱离原始材料的文艺作品便赫然问世，即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此中出现的主要人物有三藏法师、猴行者、深沙神。猴行者状如"白衣秀才"，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深沙神是沙和尚的前身，因犯罪受罚的神祇，是从唐代高僧不空译《深沙大将仪轨》中衍出的。南宋时人刘克庄《释老六言十首》之四有"取经烦猴行者"，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四记僧人"张圣"事，有赞语云，"几生三藏往西天"，"苦海波中猴行复"，这说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的形象已为时人所熟知。北宋欧阳修在寿宁寺见到玄奘取经的画壁，叹为"绝笔"



明代万历二十年世德堂刻本《西游记》插图

（《于役志》），可惜此寺已毁，而欧阳修又未载画壁上有无孙悟空等形象。在杭州灵隐寺龙泓洞口有两组残破的浮雕，表现白马驮经故事。学者们考定为宋人之作，其中"朱八戒"三字是后人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文字不足二万，仅是提纲挈领式的，人物性格刻画不细致，而猪八戒这憨直可爱的人物，竟无迹象可寻，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云，吴承恩"于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记杂剧》及《三藏取经诗话》(?)"，在《取经诗话》后面括弧里加上问号示疑，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中亦疑心"吴承恩未及见此书"（指《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宋代反映取经故事或有关内容的戏剧，除戏文《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唐三藏》及对孙悟空形象形成有关的《水母砌》外，还有《二郎神》杂剧。元代戏剧兴盛，涌现出不少西游戏或与西游故事中人物有关的戏，其中最主要的是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题目正名曰："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此剧已佚，仅在《北词广正谱》、《纳书楹曲谱》、《升平宝筏》等中保留了二折内容及残曲。1928年在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发现杨东来先生批评《西游记》杂剧六卷本，曾被一些学者误认是吴昌龄之作，据孙楷第等学者考证并为学术界至今公认那是元末明初人杨景贤的作品。这部规模宏丽的《西游记》神话剧，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大地前进了。首先，把"白衣秀才"猴行者，变成灵活、狡黠、勇猛又有野性的孙行者，而且保留了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唐人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宋代评话《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有关神猴的旧传说；第二，增添孙行者大闹天宫的情节；第三，加入唐僧的身世（江中遇难、出家雪耻事）；第四，有观音降行者，行者战八戒、沙僧等情节；第五，以木叉售马，观音说法为取经引线，故事脉络清晰完整。杨景贤虽比吴承恩早约一百多年，但他的《西游记》杂剧刊本问世时，吴承恩已逝世三十余年了，吴生前是否看过此剧抄本，尚未可知。据目前见到的较多资料中，最接近吴承恩小说的是元人《西游记》平话，它不仅是吴重新加工、创作《西游记》小说时的祖本，也是杨景贤写《西游记》杂剧时的主要依据。《西游记》平话已佚，在《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送"字韵"梦"《梦斩泾河龙》一则，即此话本之残文，与《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情节相似。至于平话中的其他内容，从相当于元代时期朝鲜人学习汉语古课本《朴通事谚解》中，可约略知其故事梗概。《朴通事谚解》在"孙行者"、"西天取经去时节"、"逢多少恶物刁蹶"三处下有小注说明《西游记》平话中的内容，与吴承恩的小说大体上相似，另外还辑录了一则平话中残文，与《西游记》第四十六回车迟国斗法情节类似。在宁夏发现的西夏文藏经中，有汉字抄本《销释真空宝卷》，其中沿袭《西游记》平话情节达八处之多。在敦煌榆林窟"普贤变文"中穿插有"唐僧取经"故事，其中孙行者已为猴像。近年在河北省磁县出土的元代瓷枕上，绘有《西游记》平话中的人物通俗画，孙行者手执如意金箍棒，猪八戒长嘴大耳、肩扛九齿钉耙，唐僧骑马扬鞭，沙和尚手举杖伞，主要人物皆已出现。从《永乐大典》、《朴通事谚解》所收的残文，及宝卷、壁画、瓷枕中的记叙与绘画可知，这部元人平话比之以往的一切取经故事的文艺作品都大大迈进了一步。取经故事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经过许多说书艺人书会才人代代相传，不断充实、发展、改造、丰富，使之由简单的故事衍变为生动、形象、典型的人物刻画。到了明代中期大作家吴承恩在自己复杂的、辛酸的生活实践基础上，广泛吸收几代人的成果，尤其是在《西游记》平话的基础上，加以大刀阔斧的艺术加工、提炼和再创造，使这一传统题材发生质的飞跃，一部百回本的宏篇巨作《西游记》终于问世。

人物考辨　《西游记》中主要人物为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西游记》故事最早是从唐代玄奘法师往天竺取经的真实事迹衍变而来的，但随着取经故事的发展变化，玄奘由真实的历史人物渐渐变成虚构的人物。在宋人诗话中，已由纯正学者变成游方僧，并去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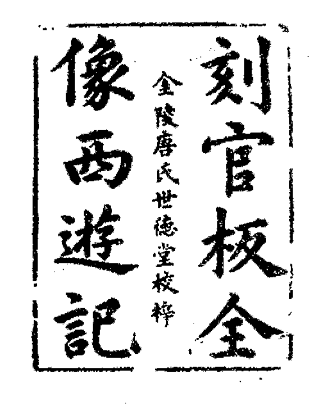
使猴行者偷桃吃。在元人平话中，他面貌又一变，成为神圣的旃檀佛。在《西游记》小说中又成为如来佛祖的二弟子金蝉子，成为将佛教传说与民间传说合为一体的唐僧，这逐渐变化的最后结果，使唐僧由主要角色降低一等，由神圣无比降到半受人嘲笑，而与真实的历史毫不相关的孙悟空却取而代之，成了书中主角。作者把唐僧作为完备的佛教教义的体现者来塑造的，肯定他取经心诚，善良，有自我牺牲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品格（其实这是吴承恩对佛教在理念上的神化），但在更大篇幅上批判了他身上消极的一面，如平庸忍让、怯于斗争、耳软心活、缺乏主见，又固执、迂腐。由于他身上的这些弱点，几次给师徒四人在取经路上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不是孙悟空不断地顶住和纠正他错误的观念，恐怕他们西行求法早成画饼。孙悟空虽属虚构、幻想出来的人物，却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是封建社会中的叛逆英雄，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民不怕邪恶，敢于战胜邪恶的英雄信念。孙悟空这一形象，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的土壤中，与远古大禹治水的传说，与神猿、水兽的传说，有着血缘关系，尤其与唐人李公佐《古岳渎经》中无支祁传说血缘较近。无支祁是淮涡水神，“形若猿猴”，能“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又“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与孙悟空同样神通广大，机敏异常，难以制驭。无支祁在宋元诸种传记中，又作巫枝祇、泗州圣母、龟山水母、水母娘娘、水猿大圣，在宋人平话《陈巡检梅岭失妻》中是齐天大圣猢狲精白申公的妹妹，在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是通天大圣孙行者的妹妹，在元明间无名氏《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中是齐天大圣的姐姐。在《西游记》第六十六回还复述了国师王菩萨“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的传说，这与《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甄宝玉的手法有些相似。胡适、陈寅恪等学者认为，孙悟空受印度史诗《腊玛延那》（即《罗摩延书》）中神猴哈努曼影响，鲁迅、吴晓铃等学者提出异议，从《大庄严论经》、《摩登伽经》、《入楞伽经》、《太子须大拏经》、《菩萨本缘经》等近二十部译经，及直接摘录《罗摩延书》的《杂宝藏经》卷一“十奢王缘”故事，多为十几个字，最长的一篇也仅几百字，而且多为片断，不可能影响到孙悟空的成长。但孙悟空的形象出现在取经故事中，不可能与佛经故事的提示无任何关系。如《大唐西域记》中猕猴献蜜及释迦成阿罗汉，在《佛说师子月佛本生经》、《六度集经》、《杂宝藏经》等译经中猕猴求法成正果，在唐人崔牧《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序》中晒经猨猴，《佛说出一切如来法眼遍照大力明王经》中手持金刚棒，身穿虎皮衣，又与须菩提尊者（《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第一个师父）有交情的大力明王孙那利，对孙悟空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因为元人平话中“孙行者证果大力王菩萨”，《西游记》第四十四回中悟空见众僧齐喊“大力王菩萨”，决非无因。另，在唐代有一位悟空大师继玄奘之后西行求法，而孙行者封为“南无斗战胜佛”这一佛称亦见《佛说佛名经》。但外来的影响只是小溪，必然会隐没于本民族的浩浩江河中，而真正生育孙悟空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猪八戒的形象，陈寅恪认为是从唐代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参佛制苾刍发不应长缘》中变大猪救一沙门的大神衍化而成；鲁迅认为是从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猪精“臂有金铃”（干宝《搜神记》卷十八）故事衍化出来的；还有一学者认为，猪八戒的远祖是《山海经》中屏蓬（或并封）、合窳，《淮南子》中封猪，《玄怪录》中猪怪乌将军。但天蓬元帅，是道教中神祇，从唐代杜光庭《道教灵验记》所载，为北方玄武大帝手下的水神，他也是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杂糅玄、释二门的内容，衍化而成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他身上体现了具有小生产者特征的劳动者的品格。他不怕劳苦、质地淳朴，但又眼光短浅，私心较重，容易受社会庸俗风气习染。沙僧虽在宋人诗话中出现，名曰深沙神，借用了佛经《深沙大将仪轨》中的神名，在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变为道教的神祇“玉皇殿前卷帘大将军”，而小说沿用了杂剧之说。沙僧老实厚道，顾全大局，不辞辛劳，毫无怨言。但在全书中只是起陪衬性的角色，其性格展开得不够充分，是个概念化的人物。

思想内容 这部内容相当庞杂的巨著，尽管作者用游戏的笔法，杂以解颐之言，并说过一些五行生克之类的蠢话，讲过一些似是而非的佛学知识，引用过一些荒唐无稽的经目，这只是题材所限不容不涉及，并无特别的意图。而悟一子（陈士斌）、悟元子（刘一明）等人的诠解，则不免望文生义、牵强附会。《西游记》实是一部以神话故事的形式，借幻域来表达作者对现实感喟的讽谕佳作。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阶级的精神护法宗教神学，对其揶揄嘲笑。《西游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曲对神佛的颂歌，其实它讽刺的锋芒却是直接指向这块在封建社会里为人不敢触动的神圣之宫。佛教主张五戒、六度，让人们安于现状，在凄苦中走向死灭，求得解脱，而作者却反对悉听天命的说教，主张斗争，并劝人们要除恶务尽。尽管这是在宗教外衣下以艺术形象反映出来的反宗教现象，意义也是颇大的。如孙悟空的出生、历史，本身就是对佛教教义的嘲笑，他大闹龙宫、天宫的英雄行为，显然与佛教教义相违。又如唐僧西天求法，是靠孙悟空大动杀伐才达到目的。再如书中还以游戏的笔墨对崔判官和阿傩、伽叶二尊者的营私舞弊、贪财索赂的行为加以揭露和嘲讽，并把人间的许多魔王写成是天上的神将、仙佛的侍从（如黄袍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赛太岁、假乌鸡国王等），以象征的手法大胆而尖锐地指出一个现实的问题，即豪霸、官吏们之所以横行不法，不易剪除，原因在上面有根子。因为宗教的天国是人间社会的折光反射，宗教神学是以天上权威为地上的权威服务的，所以《西游记》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天上权威的同时，也把其战斗锋芒指向地上的权威。唐太宗李世民在封建社会的正史中被吹

擗为“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千载一人”(《旧唐书·太宗本纪》)的明君，而作者却把他打入地狱之中，并对其进行种种揶揄嘲讽，描绘得异常狼狈，把他作为人间帝王的威风全部打尽。同时，作者还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所谓正统思想进行辛辣的嘲笑。在小说中观音菩萨奉佛旨到长安点化，要唐太宗派人西天取经，而担负这神圣任务的却是一失节妇人的儿子唐僧。作者赞扬殷小姐(唐僧之母)的行为，并把她的儿子写成是圣僧、神佛，这对封建伦理道德，对神佛的尊严，都是莫大的讽刺。另外，作者对取经途中一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比丘国王、车迟国王等)的荒淫好色、昏庸无能加以嘲笑，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射了明代正德、嘉靖间的恶浊现实，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由此可知《西游记》在神奇迷离的故事里包含着的潜在意识是极其大胆的。不过，作为封建时代文人的吴承恩，正像孙悟空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他也不能跳出他所生活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如孙悟空虽然勇敢地反抗天庭，却被压在五行山下，而且一压竟是五百年。作者热情讴歌了这叛逆英雄，却又看不到出路，最后选择了妥协的路，成为斗战胜佛。这种宿命论的思想几乎贯穿全书，不仅是孙悟空，连唐僧、猪八戒、沙和尚和白龙马所经历的苦难，遇到的险阻也都是命中注定的劫数，是为了赎去以前的过失、罪愆。而且在故事将要结尾时，发现八十一难未全，还要在返回东土的途中补上，即通天河老鼋作祟。这就使全书在色彩绚烂的艺术形象上，投下一层伤感的、颓丧的人生暗影，削弱了它战斗的光辉。

艺术成就及影响 《西游记》是一部积极浪漫主义的神话小说，它在假想的天地中，用攫取于自然和社会的变幻现象作为魔术性的形式来描写人物。虽然所写的人物非常神奇怪异，而且是以超现实的形式出现，但就其本质来说，仍是真实的、典型的，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小说是由许多小故事组成，其间既有联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构成一长幅五色迷人的西行历险图。小说层次清楚，结构谨严。作者以积极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有魔气，又有人性，并且还巧妙地结合故事情节，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地深刻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生动、形象、突出地刻画人物的性格，使之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作者以非凡的艺术才能，借助于丰富瑰丽的幻想的翅膀，把我们带到许多美丽的仙境和奇特的所在，展现一片神奇怪异的世界。在险山恶水中，在庄严庙宇和幽僻洞府里，展开了孙悟空与妖魔之间惊心动魄的殊死斗争，并从容不迫地展示出自己艺术大厦的宏伟建筑。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云，吴承恩“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加以“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所以能突出人物性格，增添故事情趣，有吸引人的魅力，这构成了《西游记》全书的艺术风格。作者运用幽默、讽刺的手法，嘲笑神佛，抨击现实，倾泻胸中的悲怨。但是由于《西游记》篇幅较长，有时为在取经途中设下艰难，故神其事，不免顾此失彼，前后失调，有些回中因诙谐太过，不免流于庸俗，有损人物形象(如唐僧师徒误饮子母河水怀孕事)。此外，小说因深受说唱文学影响，在人物出场时，每次几乎都要自报家门，尤其是孙悟空，多次表白自己的光荣历史，内容大同小异，显系赘笔。这些缺陷虽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西游记》的格调，但就总体而言，瑕不掩瑜。

版本和影响 明代刊印全本《西游记》有：华阳洞天主人校本三种，其一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明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间题金陵荣寿堂)；其二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明万历闽书林杨闽斋刻本；其三《唐僧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明刊本。以上三种皆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卷首有秣陵陈元之写的序言。世德堂本陈元之序末题“时壬辰夏端四日也”，即万历二十年(1590)。杨闽斋本陈元之序末记年月改为“癸卯夏”，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唐僧西游记》，郑振铎在《西游记的变化》中推考，“似亦万历间刊本，而从世德堂本出者。惜未详为何人所刊”。还有李贽批评《西游记》一百回，不分卷，卷首有袁韫玉序言。此书缺一、二回，似是启、祯间苏州刻本，上述三种校本、一种评本，均无今日通行本《西游记》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内容，不知是传抄者遗漏，还是初刻者删去，有待于发现新资料，进一步确定。世德堂本虽是今存最古之《西游记》全本，却还有两种刊印更早之节本：一是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十卷，署名“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书林莲台刘永茂绣梓”。此书分甲、乙、丙、丁……等十集，凡十卷，篇幅不及吴承恩全本《西游记》的四分之一。据郑振铎、孙楷第考证，可能是隆庆间闽南书肆刻本，最迟在万历初年。此书有一极为重要的优点，在卷四中有较为完整的唐僧出身历史的描述，即今通行本第九回中内容。二是杨致和《西游记》四卷四十一回节本。最早见到的绣像完整本，是清初西陵残梦道人汪象旭笺评《西游证道书》一百回，此书据世德堂本，又参看朱鼎臣节本，自谓得“大略堂《西游》古本”，补入“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内容。此后出的各种清刊本，皆仿效之，有陈士斌(悟一子)《西游记真诠》、刘一明(悟元子)《西游记原旨》、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蔡金注《西游记》(刘一明《〈西游记原旨〉序》中引此书，今已佚)，含晶子评注《西游记》。以上六种刊本皆一百回，均



明万历二十年刻本《西游记》

按汪象旭评本内容、回目。汪笺本统一和完备了百回本《西游记》内容、回目，在《西游记》出版史上有一定功劳。但他在《西游记》前冠以署名元人虞集的伪序，硬说这部小说作者为全真教七真之一邱处机作，于是不根之论大生，给出版界、学术界制造了混乱。

《西游记》问世后，出现了《后西游记》、《续西游纪》，对《西游记》中的故事做了补续和修正，明人董说还取其一端，翻衍出一部讽刺小说《西游补》，揭露明末官场生活中的丑恶现实。在《西游记》的影响下，很快出现了一些模仿之作，如《北游记》、《东游记》、《南游记》问世，并与《西游记》杨节本合并做一书，名曰《四游记》。明人许仲琳还撰写了《封神演义》(一云陆西星撰)与之争胜。于是，在文坛掀起一股神魔小说的热潮，直至清末不衰，但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上，均未能达到《西游记》的高度。 (刘荫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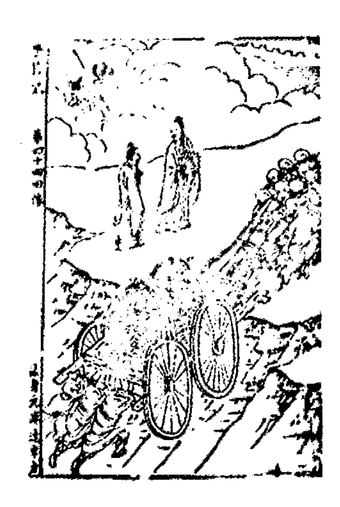
Xiyouji Pinghua

《西游记平话》 元代话本。已佚。残文见于朝鲜人所写的《朴通事谚解》。朴是高丽的通事官，名不详。《朴通事谚解》，是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一部教科书，约刊于元末明初，收入《奎章阁丛书》第八种，有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昭和十八年(1943)和国内影印本行世。据这本书说，当时市上有两人"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一个人问："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要怎么那一等平话？"另一个人回答："《西游记》热闹，闲时节好看。"可知，《西游记平话》，又名《唐三藏西游记》，简称为《西游记》。《西游记平话》残文见于《朴通事谚解》的，主要是第八十八话中的一段"车迟国斗圣"的故事。故事据平话改写而成，约一千三百余字，内容相当于吴承恩《西游记》的第四十六回《外道弄邪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不过文字较为简略。其次，《朴通事谚解》里，还有八条有关的注，涉及《西游记平话》的人物与情节。其中有两条尤其值得注意：一条注介绍了闹天宫的故事，从这段注释中，可以推想闹天宫的故事，在《西游记平话》里，情节已相当丰富，叙次也和吴承恩的《西游记》差不多，并且已发展成为独立的故事，它和取经故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已成为《西游记平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条注，叙述唐僧经历灾难的过程，它把《西游记平话》取经部分的轮廓大致都写了出来。原文说："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详见《西游记》。"这里提到的重要情节，在吴承恩《西游记》里，也大体上都有。可知《西游记平话》应是吴承恩用以改作《西游记》的蓝本。

又《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送"韵的"梦"字条下，载有《魏徵梦斩泾河龙》一篇。这篇残文，文字古拙质朴，与元刊《全相平话五种》相类，文末有"正唤作魏徵梦斩泾河龙"一语，也正是古代"说话人"每喜于一个重要节目处提醒听众的惯技。残文可能是元人的作品。残文引书标题作《西游记》，可能也就是《唐三藏西游记》平话的简称。梦斩泾河龙和现在通行本《西游记》第十回的情节非常相似，可见它们之间关系密切。 (罗德荣)

Xiyouji Zhuan

《西游记传》 明代小说，四卷四十一回。全名《西游唐三藏出身传》，又作《西游记》。杨致和编。杨生平不详，约为嘉靖时人。



明刻本《西游记》插图

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一直有争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此书为吴承恩《西游记》之祖本，今人有赞同此说者；然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鲁迅又作了否定。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中论证此书为吴承恩《西游记》之节本，研究者大多从此说。书中绝大部分文字与《西游释厄传》中相同，或疑《西游释厄传》承袭此书，或疑此书删割《西游释厄传》。此书一至二卷大体上与吴承恩《西游记》中前十七回相同；二至四卷与《西游记》中十八回至一百回相等，而与《西游释厄传》相近。但结构漶漫，头重脚轻；大删大砍，行文繁简悬殊，许多生动精彩的情节亦被删去，致使西游故事的文学色彩消失殆尽。

今存明刻本及清道光十年(1830)《四游全传》本、小蓬莱仙馆《四游合传》本、嘉庆十六年(1811)坊刻本。 (刘荫柏)

Xiyou Shi'e Zhuan

《西游释厄传》 明代小说。十卷。全名《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又作《唐三藏西游传》。明朱鼎臣编辑。关于此书刊刻年代，有二说：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中认为"当是明代嘉隆间闽南书肆的刻本，其时代似不能后于万历初元"。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著录为"明万历间书林刘莲台刊本"。因此书印刊时间早于今存明万历二十年(1592)首刊的世德堂《西游记》刻本，故在学术界引起较大争议。郑振铎详考此书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删节本，他推测世德堂刊本虽略晚于朱节

本，但朱鼎臣是据坊间全抄本删节而成。另一种观点则信认：杨致和《西游记传》是古本，朱本为吴初稿本和杨本的捏合本，然后才出现吴承恩定本，一般学术界多赞同前者。



明万历刻本《西游传》插图

此书内容大体上与《西游记》相同，但章次凌杂，到处有朱氏之斧削痕迹。一至七卷，叙述较生动，为《西游记》一至十五回中内容，而八至十卷则对《西游记》十六至一百回中内容大砍大删，草率结局。惟此书详叙唐僧出世的内容，为明代杨致和本、世德堂等诸刊本所无，清初汪象旭《西游证道书》据此补入"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一回内容，为此后清代诸本所采用，成为《西游记》百回全本的定格。新增唐僧出世一节，当是朱氏据元末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中情节，补入小说，对《西游记》小说的整体完善作出了贡献。

现存明书林刘莲台刻本。　　　　（刘荫柏）

Xiyou Zhengdaoshu

《西游证道书》　清代小说。一百回。全名《古本西游证道书》。目录题"钟山黄太鸿笑苍子、西陵汪象旭憺漪子同笺评"，第一回首页题"西陵残梦道人汪憺漪笺评"、"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正"。黄太鸿即黄周星，南京人。崇祯十三年(1643)进士，官户部主事，入清不仕，并改名黄人，号半非，自称笑苍道人。汪象旭即汪淇，号憺漪，钱塘人，曾重订《吕祖全传》。据笑苍子《西游证道书》跋语所云："笑苍子与憺漪子订交有年，未尝共事笔墨也。单阏维夏，始邀过蜩寄，出大略堂《西游》古本属其评正"，可知《西游证道书》的评语，实出于黄周星之手，并非汪象旭单独为之。跋语中的"维夏"，应是康熙二年(1663)，刊刻成书，当在此后不久。正文前首为《原序》，署"天历己巳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显系伪托，序中首创《西游证道书》的作者是丘长春，更不足为凭；次为《丘长春真君传》和《玄奘取经事迹》；再次为图，题为"仙诗绣像"。

《西游证道书》对明代流行的诸多《西游记》刻本，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地加工写定：一是内容增删，修补细节漏洞，使之合理入理；二是删改明百回本里插入的诗体韵文，变为工稳妥贴，改写后文字更加流畅简洁；三是增写新第九回，叙唐僧出身为"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另把明百回本第九、十、十一回的内容改成第十、十一两回。新第九回开头有憺漪子一段评语，谓得之大略堂本《释厄传》，自是欺人之谈，实为黄周星、汪象旭所为。此后，《西游真诠》、《西游原旨》、《西游正旨》、《西游记评注》等，接踵刊刻，而正文全都秉承《西游证道书》，则《西游记》的最后定本，实为是书。

今存明刻本，北京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和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有藏。　　　　（刘小营）

Xi Zhousheng

西周生　明末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作者的别号或笔名，真实姓名不详。胡适因小说的悍妇故事同《聊斋志异》中《江城》篇相似，把《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归之于蒲松龄，但年代不合。蒲松龄善诗而长于文言，《醒世姻缘传》所穿插的诗词无一佳作，又是白话小说，风格大异，作者不会是同一人。又有论者从避讳学和书中所写社会内容及流露眷恋明王朝情绪等方面，认为此书为明人写明事，成书大约于崇祯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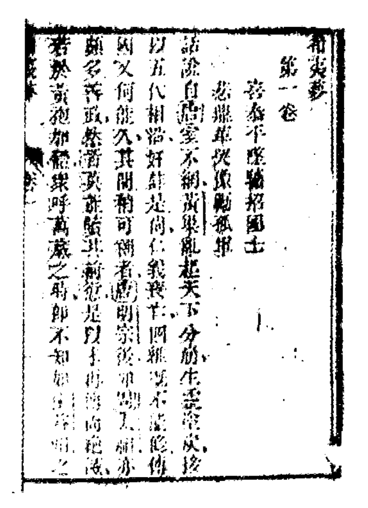
小说第二十四回提到"练饷"，据《明史》卷七十八，它始于崇祯十二年，是筹措军费的一种附加税。小说第二十七回写除夕一场雷雨，孙楷第据《济南府志》，指出事情发生在崇祯十六年。小说第三十回提到守城的官员或殉城，或被俘、迫降而杀身成仁，正是甲申之变前后的常见事件。接着小说又大段评论了屈原、张巡、许远、岳飞、文天祥、于谦等殉国忠臣的事例，可见此书所反映的虽是明亡前夕的社会现实，而成书则在清初。

小说对山东各地如济南、武城、章丘等地的人情风俗和山川里巷都有细致描写，明显的鲁东方言不一而足，小说所写到的山东省内外的地名都是真名，只有章丘用的是它的别名绣江。从以上种种，可以推断署名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作者应为明清之际的山东人，章丘籍的可能性较大。　　　　（徐朔方）

Xiyimeng

《希夷梦》　清代小说。四十卷四十回。一名《海国春秋》。作者汪寄，安徽徽州人，生平不详。为乾隆年间人氏。

书叙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夺祚，后周副都指挥使韩通被杀，以及闾丘仲卿为昭义节度使李筠反赵献策、奔走联络事。首回据史实敷衍，由此生发虚构韩通之弟韩速入京复仇遭囚，得闾丘仲卿相救。二人立志复国，四方借兵，入黄山遇希夷老祖，昼寝山洞。从第七回起，写闾丘仲卿梦醒出游迷途，遇李之英、王之华二人，同舟入海，飘流到浮石岛国。仲卿为岛主治理河患，整顿矽政，平定叛乱，被封为武侯。后韩速也至海外浮金岛国，得授冠军将军之职，统兵攻打浮石。几经曲折，仲卿、韩速重逢，两国议和罢兵。浮石国王招韩速为驸马，并探明李、王二将女扮男装，遂将二女收为公主同嫁仲卿。


希夷梦

第一卷

清嘉庆刻本《希夷梦》书影

后仲卿、韩速二人，除奸佞，安宫廷，御外兵，文治武功，业绩赫赫，所生诸子，皆为良将贤臣。小说结尾写韩速救了抱幼主投海的宋臣陆秀夫，方知海岛五十载，中华三百年，赵宋江山已变。二人积愤荡除，一梦醒来，仍卧黄山洞中，问及世事皆与梦中相符。后经老道度脱，二人成仙而去。

《希夷梦》作者借书中人物治理岛国的业绩，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如书中所写整顿砂政，其实反映了作者改革盐政的主张。作品既充满儒家气息，又渲染了“转眼昙花”的道家色彩。艺术上较平淡，设墨叙事，亦乏整饰。

此书现存嘉庆十四年(1809)刊本、光绪四年(1878)翠筠山房刊本，以及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本(1936)。 (陈年希)

Xichao Kuaishi

《熙朝快史》 清代小说。十二回。题“饮霞居士编次，西泠散人校订”。真实姓名不详。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香港起新山庄石印袖珍本。首西泠散人序。

书叙杭州某孝廉，一日与友至葛岭观日出，宿于道观。夜梦与觉世老人讨论鸦片、时文、缠足等时弊，甚是投机，后孝廉谢世，转生于绍兴会稽康家，名济时，号黼清。少时即聪慧，稍长更论事明决，胆略过人。凡天文、舆地、兵书、战策以至泰西诸学无不潜心钻研，唯不喜时文。其同乡友人林琪，亦缙绅世家，因用心时文，却金榜题名，中了进士，钦点即用知县，遂去甘肃上任。适回民造反，林琪函请康济时救援，济时商得家人同意，即购习枪械马匹，至甘肃，用计破敌，皇帝特旨补授济时甘肃西宁知府。不到一年济时又升为陕西巡抚，上折十二条：一曰改科举；二曰修学校；三曰久职任；四曰立宗谱；五曰设议院；六曰汰冗员；七曰裁兵额；八曰开屯垦；九曰严禁烟；十曰别服色；十一曰禁汉人入旗；十二曰禁幼童出洋，凡三万言。复疏请朝廷派重臣与英主会议永禁鸦片，不许来华。并出告示严禁中国妇女缠足。奏后，朝廷即加康济时兵部尚书衔，康功成名就，夙愿得偿，遂作归山之计，同隐士一道辟谷修仙，不知所终。

本书序文云：“是书以时文三弊为经，以康、林二人为纬……于言虽近而旨远，意虽奇而词正。”又云：“或谓作者胸有不平之事而故为游戏之笔自娱以娱人也，是犹未识作者之苦心也。”实则小说不过假借一个虚构的人物康济时，表现作者的政治理想，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艺术较粗糙，结构松散，诸事杂凑，信笔写来又戛然而止，结局令人有突兀之感。所写人物形象也不够鲜明，缺少动人的细节。 (刘兴汉)

Xichi Ji

《洗耻记》 清代小说。六回。署“冷情女史”著。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苦学社编辑，中原活版所印刷。

小说以杜撰的历史故事寄寓汉族在满清统治下的民族仇恨。

故事谓牙洲(指亚洲)有个议国，二百年前被放牧民族打败，汉人沦为奴隶。汉宗室的后裔明易民(指明遗民)图谋反抗，痛打前来召见的使者，揭竿而起。义军遭镇压，明易民被杀。其子明仇牧告别情侣葛明华来到户上，遇铁血大哥，二人同行，前往狄梅的起义村。途中结识艾乐柔夫妇，乃菲律宾籍，因美国人抢占家园而逃来汉国，于是联袂同行。村中豪杰相聚，士气大振。明仇牧写信让葛明华也来，明华接信后，与迟柔花、爱香一同启程。途中迷路，误入世外桃源，遇陶国(指“桃国”)、郑协花等。陶氏家族二百年前因不堪作贱牧人的顺民而逃离汉国，久居于此；郑协花是德瓦人，前年从贱牧人的统治下逃到此地，郑向姑娘们讲述身世，众人一掬同情之泪……小说为寓言式，又有传统侠义小说和戏曲故事的痕迹，落入窠臼，成就不高。但全书未完，不知所终。 (华 斌)

Xiqu Xiaoshuo Shulu Jieti

《戏曲小说书录解题》 戏曲小说书目。六卷。孙楷第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本书原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的一部分，后辑成专集。第一卷为文言小说，第二、第三卷为白话小说，共著录小说一百八十余种，其余三卷为戏曲及有关论著。解题除载明作者、版本外，并略述其内容及主要特点。所收文言小说，多为前人所未著录者。部分解题对作者和故事源流作了详实的考证。有些罕见的作品，如《湖海奇闻集》、《广艳异编》、《古艳异编》、《删增文苑楂橘》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所收白话小说多依据日本内阁文库及大连满铁图书馆所藏珍本著录，如《秦并六国平话》、残本《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刊四种小说、《皇明诸司公案传》等，在当时都是珍贵的秘本，其内容最早披露于本书。作者对这些小说考证精审，评论允当，时有创见。如《鬼董》条考定其“多抄袭前人书，不尽出自记”，指出第三卷中记有宝庆丁亥年事，已在宋理宗时；又如说《续艳异编》“或即依傍〔吴〕大震《广艳异编》稍稍变通为之”，判断相当准确。《宣和遗事》条考证缉察皇城使窦监之名，见于《夷坚丁志》及《绯衣梦》杂剧，可见读书之

精细。论《十段锦词话》时，确认其实非散曲，纠正了王国维《曲录》的疏失。作者长于考证，注重版本，立论谨严，文字明晰。（程毅中）

Xixia

《戏瑕》 明代笔记集。三卷。钱希言撰。书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八月，今存马之骏刊本。

作者自序云："见有沿袭舛误者，随事辄摘，随摘辄记。初订事理字义，兼举礼议称谓。"故对方言谚语、俚俗称谓、文学事迹等，多有考证。间涉小说戏曲史料，卷一"御赐月儿羹"、"黄须传"，对小说《龙城录》、《龙城记》、《虬髯客传》作了刊误辨疑；卷三"赝籍"对叶昼托名李卓吾评点小说数种等，于小说史研究颇有价值。尤以卷一"水浒传"一则的记载引人注目："词话每本头上，有请客一段，权做过得胜利市头回，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无中生有妙处，游情汎韶，脍炙人口，非深于词家者，不足道也。微独杂部为然，即《水浒传》一部，逐回有之，全学《史记》体。文待诏诸公，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书矣。"

这则记载证明《水浒传》成书之前，曾经历了词话本阶段，只不过今传本《水浒传》已把"头回"删削殆尽。钱希言在其所著《狯园》卷十二《淫祀》"花关索"一则中，又记录了明代中后期，仍能"听市上弹唱词话者"。凡此，对于研究《水浒传》乃至明代的几部长篇小说的成书过程，殊为珍贵。（刘　辉）

Xizhongxi

《戏中戏》 见《比目鱼》。

Xiapian Qiwen

《瞎骗奇闻》 清代小说。八回。署茧叟即吴沃尧撰。发表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二月至光绪三十一年二月《绣像小说》第四十一至四十六号。标"迷信小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二卷》(1960，中华书局)。

小说叙述一个算命瞎子利口逞辞，害得愚民家破人亡的故事，旨在破除迷信，开启民智，荡涤星相占卜、烧香拜佛之类的弊俗。

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财主赵泽长，田连阡陌，生意兴隆，只是行年五十，膝下无儿，请来算命先生周瞎子推演生辰八字，瞎子道他命中当有贵子。奶奶钱氏情急无奈，暗中托人抱来一子，装作怀胎分娩，喜诞麟儿，取名桂森。瞎子掐算桂森大富大贵，官居极品，禄享千钟，福寿绵长。桂森自幼恃宠骄纵，顽劣异常，长大后聚赌嫖娼，荡尽家财，又吃官司，赵泽长老夫妻先后活活气死，桂森也被告发异姓乱宗，逐出家门。又有小户人家洪士仁，本可安分度日，周瞎子推算他将来富可敌国，但是必须家业败光，寸草不留，方能发财，洪士仁从此东游西荡，坐吃山空，沦为乞丐。周瞎子又找来丐头，将他打断了腿，脓血溃烂，洪士仁终于忍无可忍，将周瞎子戳死，二人同归于尽。

小说带有娱乐消闲性质，刻画市井中人，声口妙肖，如奶奶之泼悍冥顽，瞎子之乔装张致，栩栩欲活。间有夸张过分之处。（林　薇）

Xiayi Jiaren

《侠义佳人》 清代小说。署"问渔女史"撰，即邵振华。存上、中二集，下集未见。上集刊行于清宣统元年(1909)四月，中集刊行于宣统三年七月，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小说以清末光绪间女学堂为背景，写新界妇女走向社会所遭遇的挫折、不平以及她们的抗争。山东济南府金村闭塞未开，村民好利而迷信。洋装小姐中国女子晓光会会员华润泉等入村宣传妇女解放，引导村中女子进城参加演讲会。演讲会上，留日女生萧芷芬反对空谈，主张办学堂、做实事。华与之结友。晓光会总部设于上海，会长孟迪民办女学，广招人才。会员张振亚推荐木本时入会。木举止傲慢，行动诡秘，曾参加革命党，后与流氓谋取孟会长钱财，被辞退出会。萧芷芬推荐江阴贤女高剑尘，高因帮助白慧琴在本地办启黄女学，又有子女牵累，未能成行。启黄学校女生倪国秀貌美，有县高小男生盯梢滋扰，至使启黄女生均不敢上学。而教师黄汝真又诱学生参与赌博，女生方天圭无力还赌债，偷家中首饰，事发而自杀身亡。晓光会女学亦有风波。女生柳咏絮之姐柳飞琼被流氓姐夫虐待并送往湖南老家变卖，求救于孟。经孟、萧交涉，助飞琼离婚遂救出苦海。孟、萧、高等至杭州参观开智女学堂，遇杭州女报馆主笔毛真新。毛提倡女权，反对嫖妓，曾大闹菜馆，在酒席上拉回丈夫。孟之表姐汪则古亦办爱清女学，女生郭锦英作风不正派，因三角恋爱而自杀，其同学好友史靡它、荣志一被父母误解并打骂，亦自杀。爱清女学召集会议，澄清史、荣二人冤情。小说采取《儒林外史》式写法，随人写事，因事出人，结构松散，缺乏主要人物及故事主线。（周华斌）

xiayi xiaoshuo

侠义小说 清代小说流派。侠义小说以赞扬豪侠义士为主要内容。这早在唐人传奇、宋元话本以及某些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已有所表现。到了清代嘉庆年间以后，终于涌现大量作品，形成了流派。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分清代小说为四派，其第四派即侠义派。

清代侠义小说约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侠义加才子佳人型，或称为英雄儿女型，以文康《儿女英雄传》为代表。它们接受了《红楼梦》的某些影响，"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用大团圆及荣华富贵的美满结局来弥补《红楼梦》中的憾事，但在思想倾向上却走着和《红

楼梦》相反的道路。第二类，侠义加公案型，以《忠烈全传》(《三侠五义》)、《施公案》为代表。这是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的产物。内容既有对"侠义之士"的赞扬，也有对"忠烈之臣"的歌颂。精华与糟粕并存："剪恶除奸"，揭露了封建社会一些黑暗、腐败的现象，对善良人民的苦难处境表示了同情；"匡扶社稷"，又鼓吹奴才哲学，美化了封建统治集团的专制政治，在对待官府的态度上，它们和《水浒传》是大相径庭的。

清代侠义小说中的优秀作品有一定的艺术成就，语言比较生动、鲜明，有口头文学的特点；个别人物形象个性比较突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曲折多变。鲁迅在评论《三侠五义》时曾指出："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但其他大部分作品在艺术上显得比较草率、粗糙。 (刘　蘧)

xiaxie xiaoshuo

狭邪小说　清代小说流派。"狭邪"，小街曲巷，指娼妓的居处，这里用作娼妓的代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篇，论述"清之狭邪小说"，首先使用此一名称，指以优伶、妓女为创作题材的小说。其代表作有陈森《品花宝鉴》、魏秀仁《花月痕》、俞达《青楼梦》、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孙玉声《海上繁华梦》、张春帆《九尾龟》等。

清代狭邪小说的发展，经历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说的"溢美"、"近真"、"溢恶"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道光末年到光绪初年，它们受到了曹雪芹《红楼梦》的影响，运用《红楼梦》的笔调写优伶或妓女的生活，例如《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它们"摹绘柔情，敷陈艳迹"，叙事行文以缠绵见长。内容多以名士配娼优，仍不脱才子佳人小说的定式，表达了作者的理想。到了光绪中叶，进入第二阶段，《海上花列传》出现，产生了两个变化：一、开始用吴语写作；二、开始"实写妓家，暴其奸谲"。第三阶段，光绪末年和宣统初年，《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作品有"嫖界指南"之称，大多用夸张的笔法，指摘妓家的罪恶，反而失却了《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

(刘　蘧)

Xiajian Ji

《霞笺记》　清代小说。四卷十二回。一名《情楼迷史》。现存醉月楼刊本，不著撰人。小说据《花影集》中《心坚金石传》与传奇《霞笺记》改编而成。叙元御史中丞之子李彦直(小字玉郎)在会景楼攻书。某日，彦直与同窗数人在楼上饮酒时，在霞笺上题艳诗一首掷于墙外；而隔墙正是妓馆，笺诗为名妓张丽容拾得。丽容知为彦直所作，久慕其才，遂以两颊胭脂染成霞笺，和原韵题诗一首，亦掷过墙去。笺诗为彦直拾得，彦直亦久慕丽容芳名。两人因笺作伐，钟情相恋，私自结为夫妇，山盟海誓，愿两心坚如金石。李父略闻其事，以疾促彦直归省。彦直回家后，被拘禁于书房，不得复见丽容。会丞相伯颜部将阿鲁台欲选美女献于伯颜，闻丽容绝美之名，乃强聘献伯颜。伯颜妻妒之，又献其为太后侍女。适以公主下嫁，丽容被选为从嫁宫女。彦直闻讯，越墙逃走，一路追赶，竟在驿亭与丽容相逢。其后事为公主所察，询之丽容，丽容以实告。公主悯其情，乃奏明皇帝，使二人完婚。后彦直中了状元携丽容衣锦还乡。此书与《心坚金石传》相较大为逊色，尤其结局部分。《心坚金石传》叙彦直追赶丽容，徒步跋涉三千余里，足肤俱裂，哀切动人；至彦直毙于道，丽容自缢舟中，阿鲁台焚其尸，二心化为人形，"其色如金，其坚如玉"，与前誓相契。情之所至，金石俱裂，动人心弦。而小说改为公主悯其情奏明皇帝使二人完婚，夫荣妻贵，俗不可耐。

(吴　郑)

Xiahou Guiyu Ji

《夏侯鬼语记》　晋代志怪小说。即干宝《搜神记》卷二《夏侯弘》条。明人纂辑《五朝小说》时，裁篇别出，伪作今题，并嫁名晋孔晔撰，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题名撰人因袭未改。

按本篇未见各书引作《搜神记》，《艺文类聚》卷九十三引作《怪志》，《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二引作《志怪录》。《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四、八百九十七引作《志怪集》，鲁迅《古小说钩沉》则辑入《杂鬼神志怪》。《杂鬼神志怪》又作《杂鬼神志》，《北堂书抄》卷一百四十八、《玉烛宝典》卷四、《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凡引三事，无本篇故事。鲁迅所辑二十条，杂取《志怪传》、《志怪集》、《志怪》等书，本篇盖以无所归从而丛集于此，非真出于《杂鬼神志怪》一书。

本篇故事写夏侯弘能与鬼通语言，镇西将军谢尚不信，于是夏侯弘先是访问庙神，救活了谢尚的死马，接着又从谢尚亡父处，问明了谢尚膝下无子的缘由，谢尚诚服。故事末尾又写江陵流行心腹病，夏侯弘捉得一鬼，知用乌鸡可以救活，遂广泛传授，自此成为医活中恶的良方。

考谢尚(308～357)进镇西将军在晋穆帝永和二年(346)，而干宝卒于晋成帝咸康二年(336)三月(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七)，显然非所及见。这也可以证明本篇原不见于干宝书。查《艺文类聚》卷九十三先引《搜神记》"赵固所乘马忽死"条，次引《怪志》"有人与奴俱得心腹病"条，接下来引"谢尚所乘马忽死"条，称"又曰"，当指上条《怪志》，但后人辑《搜神记》不加细审，遂致阑入。

(许逸民)

Xia Jingqu

夏敬渠(1705～1787)　清代小说家。字懋修，号二铭，江苏江阴人。出身诗礼之家，父早亡，家境清寒。英敏积学，通史经，旁及诸子诗赋、礼乐兵刑、钱谷医算

之学，靡不淹贯。受家学影响，尊程朱而斥陆王，崇儒教而排佛老。为人迂直，权贵无所干避，然而一生不得意于科场。乾隆元年(1736)三十二岁时游京师，始识程朱理学家杨名时。杨名时字宾实，号凝斋，江苏江阴人，官至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夏敬渠见杨名时于病中，不几日杨名时便去世。夏敬渠未能亲聆其教，但他的族叔夏宗澜就是师事杨名时的，夏氏家学受杨名时影响甚深。其后又结交张天一、明直心等人，他的《结交歌》云“结交不结高，高山嵚巇盘曲难往还；结交不结深，深水波涛倏忽难依倚。结交不结口与舌，口舌翻反真意绝；结交不结衣与裳，敝予又改空彷徨。……结交只结张天一，皎皎精诚贯白日；结交只结明直心，淑度汪汪千顷深。”可见交往之深。夏敬渠结交的贤豪在他的小说《野叟曝言》中均有表现，如书中的时公的原型即杨名时，洪长卿的原型即张天一，赵日月的原型即明直心，等等。夏敬渠一生好游历，足迹几遍海内，仅从他的诗中所记，就到过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北、陕西及北京等地。各地见闻在《野叟曝言》中也有反映。乾隆十五年(1750)四十六岁时，相国高东轩礼聘夏敬渠讲论性理，高东轩亦粹于经学，二人意气相投。乾隆三十九年七十寿辰，“怡亲王遥祝以额曰：‘天鹭耆英’”(《夏氏宗谱》卷八)。夏敬渠学识渊博，著述颇多，有《纲目举正》、《经史余论》、《全史约编》、《学古编》、《唐诗臆解》、《医学发蒙》、《浣玉轩文集》、《浣玉轩诗集》等，但因家贫而均未能梓行。小说《野叟曝言》为晚年所作。书中写主人公文素臣做七十大寿，似据自身经验而加以生发，还大量移抄他的谈史论诗说医等著作，可见这部小说凝铸了他一生的经历和学识，表现了他毕生的追求和梦想。乾隆五十二年卒，时年八十三岁。

(石昌渝)

Xia Zengyou

夏曾佑(1863～1924)　近代诗人、历史学家。字穗生，号穗卿，一作遂卿，又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州人。光绪进士。光绪十六年(1890)授礼部主事，后历任译书总纂官、泗州知州、两江总督署文案。甲午战争后，与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切磋学术，研治新学，尤于佛学有精深研究。曾与严复在天津编《国闻报》，后与梁启超在上海编《时务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在参加变法维新运动之同时，与谭、梁、严等一起倡导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因与谭嗣同首创新学诗而领誉诗坛，与黄遵宪、蒋智由同被梁启超称为“近世诗界三杰”。中华民国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著有《夏穗卿遗诗抄》等。

夏曾佑虽没有写过小说，但对小说创作发表过一些重要见解，在当时小说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起了推动作用。这些见解主要反映在据说由他执笔而与严复联名发表于1897年《国闻报》上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和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上的《小说原理》二文中。

第一，从变法图强、改革社会、开通民智的维新政治的高度，提倡小说改良以及一切通俗文艺的改革，并使之普及到广大国民。他认为中国“古人之为小说，或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隐难求，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故第一步在于向中国读者介绍欧美小说。因为在他看来，“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而翻译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说以输入中国，其“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所谓开化，即以资产阶级新思潮、新文化来提高国民的心智觉悟。到1902年，“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出之后，夏曾佑则进一步要求改良中国小说，乃至一切通俗文艺，主张“其穷乡僻壤之酬神演剧，北方之打鼓书，江南之唱文书，均与小说同科者，先使小说改良，而后此诸物，一例均改，必使深闺之戏谑，劳侣之耶禺，均与作者之心入而俱化”(《小说原理》)。

第二，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以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指出小说具有为经史无可比拟的“易传行远”的特点。因为，首先小说描写了为中外古今史实所确证而又为人类公认的“公性情”，即“英雄”与“男女”之事。因此，“有人作为可骇可愕可泣可歌之事，其震动于一时，而流传于后世，亦至常之理”。其次，他认识到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认为小说用语“通行”而“与口说之语言相近”；以“繁法之语言”描绘，形象直观，具体动人；或写“日习之事”，具体细致地描摹人们熟悉的现实生活，或“言虚事”，通过艺术虚构来表达一种理想境界，凡此种种艺术特性，而使小说“易传”(《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再次，从小说的发展演变分析，自汉、魏、晋至唐，又自宋之章回小说至清，说明“于是六艺附庸，蔚为大国，小说遂为国文之一大支矣”，其影响于社会人心之“力殆出六艺九流上”(《小说原理》)。最后，他认为小说是“心史”，是“正史之根”。可以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并且可以影响“人心”，从而决定“人身之所作”而左右历史。“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岂尽实哉！”(《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虽不免有过份强调小说社会功用之嫌，但从他所列举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石头记》、《西厢记》等小说戏剧来看，其影响人心风俗之深，进而说明小说应有一席的社会地位，还是可取的。

第三，总结、分析了小说创作的一些重要艺术规律。论述了小说具有形象直观和高于生活的艺术特点，指出读小说犹如看画一样形象直观，“不费心思”，“如在目前”，“去亲历一等耳”。但“世间有不能画之事，而无不能言之事”，所以小说描写的情事较画能更广泛地反映生活。在与史书比较中，指出“史亦与小说同体”，所以觉其不若小说可爱者，因实有之事常平淡，诳设之事常浓艳，人心去平淡而即浓艳，亦其公理”。这里所谓“诳设”，即是“虚构”，就是指合乎生活情理的艺术加工；所谓“浓艳”，就是比生活中平淡的实有之事更强

烈、更集中、更典型。这就说明了小说不但要能具体入微地描绘生活，使之形象直观，而且还能通过艺术加工，使之高于生活。同时，强调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在《小说原理》一文中，据当时小说创作的现状及文学史上的小说名作为例，论述了小说创作有五难五易："写小人易，写君子难"、"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写贫贱易，写富贵难"、"写实事易，写假事难"、"叙实事易，叙议论难"。这是因为作者"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也"，"而文明之君子，则无写法矣"，指出作者体察生活之难易。又因为"大抵吾人于小事之经历多，而于大事之经历少"，经历多易写；"因发愤著书者，以贫士为多，非过来人不能道也"，故贫贱易写；"假事"未曾经历，全凭想象，则"无论如何写之，皆不工也"；而"大段议论羼入叙事之中，最为讨厌"，"必设法将议论之痕迹灭去"，"其法是将实景点入，则议论均成画意矣"。总之，"吾谓今日欲作小说，莫如将此生数十年所亲见亲闻之实事，略加点化，即可成一绝妙小说。"

第四，应用近代化的研究原则、尺度、方法来研究小说创作和古典小说名著。夏曾佑以人性论和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了小说内容在写"公性情"；以文学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了中国小说(包括曲本、弹词等)发展的概况；以文艺心理学的角度，阐述小说的社会功能，如论述小说"易传行远"的五种原因，说明小说如何"更能曲合乎人心"，使"人心之所期"，而不致"畏劳其心力"。这些论述虽不无偏颇之议，但努力摒除陈腐的传统观念与方法，使小说评论与研究开创一种新局面，有其积极作用。

(王杏根)

Xianbu Qiyuan

《仙卜奇缘》 清代小说。八卷四十回。初名《大刀得胜传》。吴毓恕撰。今存光绪丁酉(1897)上海书局石印本。

书演寒士屈师鲁得仙助娶妻、登科、封侯事。写万历年间成都府人屈师鲁，自幼丧父，家道艰难，于古庙中租室训蒙。峨嵋山金珠洞得道真人夏六奇前来成都度化有根基之人，租庙与师鲁邻居，真人谈命精微，器量宽大，师鲁心悦诚服，拜之为师。四川巡抚吴守义有守有为，严而不刻，吏民悦服，膝下只有一女蕙心，容貌俊丽，聪明无比，年已及笄，因吴公算得女婿有封侯之命，尚未际遇，故未许字。真人为师鲁代筹，伪造八字，让其当街出神，误闯吴公仪仗。吴公见八字相合，写作俱佳，遂定招坦之意。吴公夫妇以告蕙心，蕙心恐其立品不高，建议再试三对。师鲁才思敏捷，对仗工稳，吴公愈悦。时师鲁大比登科，才子佳人即时完婚。明春，真人暂返仙洞，师鲁则动身赴京会试。果春闱联捷，身入词馆。

皇亲郑国泰，昔与吴公同省为官，贪赃害民，为吴公揭参，后其女选入宫廷，升至贵妃，此番补授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吴公闻报，弃官返里避居。

时西夏回人称兵，开国公常继先奉旨救边，三路进兵，两番用计，将胜。国泰妒贤进谗，诏责元戎。继先闻诏气死，众兵变心，关诚被围，钦差、国泰长子天龙弃逃。后继先托梦朝廷，方真相大明，金殿除奸，另举贤能。师鲁奉命专征，军中喜得仙书，吞服灵药，顿生神力，挥舞大刀，勇擒回王，入阙朝天，功封通侯。后荣归故里，省亲祭祖，渐入仙源。

忽吴公病卒，后继无人。吴夫人遣仆自苏、扬一带买回四名美女，令其勾引公弟吴二，借种产子，继嗣承祧，中一人华秋容者，尤为秀雅风流，听夫人苦衷，偕同三女，甚为用心。吴二之妻颇妒，真人相助，令其中风，不省人事。因得两子两女，吴夫人遂将家产三分：一与嗣子、嗣女及其生母，一与吴二，一与师鲁夫妇。后嗣子萃科官居极品，萃珍亦官至太守，秋容诰封一品太夫人，吴夫人、屈夫人俱高寿无疾。

序言："其意盖以命中注定，不可强求，为警世之金针。复以忠孝廉节，能夺命为券，令人感发善心，力求为端人正士。"此即小说全部宗旨，平庸无味。作品行文流畅，雅俗共赏，间有诗对，亦颇工整。

(吴 敢)

Xianli Zhuan

《仙吏传》 古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龙威秘书》本皆题唐太上隐者撰，盖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如《东方朔》条见《太平广记》卷六，出《汉武洞冥记》及《朔别传》；《陶真白》见《太平广记》卷十五《真白先生》条，出《神仙感遇传》。

(顾 青)

Xianxia Wuhuajian

《仙侠五花剑》 清代小说。六卷三十回。署"海上剑痴著"。光绪二十七年(1901)坊刊仿聚珍版。首有狎鸥子序。

《仙侠五花剑》以南宋秦桧擅权为背景，述仙侠下凡除奸消暴事。奸臣秦桧网罗党羽，迫害忠良，扰乱民众。仙侠公孙大娘炼就五花宝剑，由虬髯公、聂隐娘、红线女、黄衫客、空空儿各带一口，下山授徒。请仙侠分别授剑术与民女、书生、义士、妓女，大破危害百姓的秦府卧虎营官兵，斩杀秦氏党羽，行刺秦桧，解救受害平民。唯空空儿将芙蓉剑错授贼人燕子飞。燕子飞与强徒勾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公孙大娘亲自下凡除之，诸侠遂云游四海而去。

作者有感于清末社会的动荡不安，所谓"红羊劫急，白马盟断，强暴跳梁，桀黠构扇，弱肉强食，公道何存?"遂以"神仙、任侠两传合成儿女英雄"，一抒郁闷之气(狎鸥子序)。作者又感当时剑侠小说的平庸和粗制滥造，艺术上有所追求。全书思想内容未脱离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寄希望于虚幻的仙侠来维护封建秩序。但作品情节生动，结构严谨，文字流畅，可读性较强。另有同名小说《仙侠五花剑》四卷四十回，孙楷第《中国通俗

小说书目》著录有宣统庚戌(1910)文元书庄石印本,未见。据云该书继《七子十三生》初集而作,叙王守仁率诸侠征宸濠事。(周华斌)

Xianchuang Kuoyi Zhi

《闲窗括异志》 宋代志怪小说集。鲁应龙撰。鲁应龙生平不详。自署东湖,当为嘉兴(今属浙江)人。书中称淳祐甲申(淳祐无甲申,疑为甲辰之误)馆于沈氏,约知作者于淳祐(1241～1252)年间在世。本书有《盐邑志林》本、《稗海》本、《敬修堂丛书》本。《广百川学海》本、《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本简称《括异志》。《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小说家类存目,并说:"其书皆言神怪之事,而多借以明因果,前半帙皆所闻见,后半帙则杂采古事以足之,大半与唐五代小说相出入。"全书共九十条,都较短小,长约三百余字,短则三十余字,内容芜杂简率,如仔细寻绎亦可以理出头绪,贯串全书的主线就是作者惩恶扬善的道德观。书中谈因果报应者所占篇幅不少,杀生者、卖假货者、欠债不还者、为官办事不公者、不敬神者均遭恶报;放生者、敬神者、好积阴德者必得善报,再有谈"功名前定,不可强求"。如有二鬼对话说欧阳修为参政,后修"果参大政"。从这些宣传佛道神怪、因果报应及宿命论思想的篇章中,也可以了解当时时代风尚。

只有曾陟梦中回家一条故事情节较为新奇,写曾陟离乡作馆于外,多年未得回家。独处书馆,思乡之念甚切。忽见一道人来,助之使归,剪纸为马,令曾陟上马合眼,以水噀之,马行如飞。道人嘱曾不可久留。须臾到家,妻子令曾入浴更衣,曾不敢逗留,上马便去。突然醒来,身仍在书馆中,随身衣服已易新制者。这个情节结构上承唐李玫《纂异记》的陈季卿竹叶舟故事,下启《聊斋志异》的《张鸿渐》故事,颇具匠心。余皆平淡而乏文采。(邓 南)

Xianqing Biezhuan

《闲情别传》 明代小说。不分卷。刻本首页首行题《闽娱情传》,末页末行题《闽娱情奇》,即小说《如意君传》。王骥德《曲律》卷四云:"勤之(吕天成)制作甚富,至摹写丽情亵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其少年游戏之笔。"认为是吕天成所作,几成定论。吕天成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而《如意君传》成书于正德年间,嘉靖时人黄训(1491～1540)读过这部小说后,写下了《读如意君传》一文,现存嘉靖四十一年刻本《读书一得》卷二。故王骥德所记失误,不足为据。(刘 辉)

Xianyun'an Ruan San Chang Yuanzhai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明代小说。即《古今小说》卷四,亦载别本《喻世明言》卷七。原名《戒指儿记》,曾收入《清平山堂话本·雨窗集》中,事出《夷坚志》卷三《西湖庵尼》。

本篇叙太尉之女陈玉兰因家中择婿条件苛刻,致使婚姻一再蹉跎。她不顾父命,爱上了商贩弟子阮华。无奈闺阁深沉,音讯难通。阮华亦因思恋玉兰恹恹成病。后阮华之友买通尼姑王守长,尼姑设计使阮、陈二人私会于闲云庵。不料密期幽会之时阮华却因七情所伤,突然身亡。

小说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封建的婚姻制度无疑是导致悲剧的根源。陈玉兰不顾家规,抛弃门第观念,主动追求阮华,显示了一个青年女子对自主婚姻的热切向往以及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反叛。然而篇末写阮华托梦玉兰讲前缘夙债及玉兰守节抚子成名,却以果报主义和封建说教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

小说以玉兰赠阮华的一枚宝石嵌金戒指为线索,串连故事,引出人物,将情节层层推演,形成波澜,结构颇见匠心。作品中的人物描写也细腻生动。尼姑王守长为安排男女主人公相会而游说帅府试探玉兰的一席文字,工笔细描,通过富于个性特征的言语和举止将玉兰的心神不宁、无计可施,满怀渴望又羞涩难言的复杂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尼姑的贪财好事,老谋深算,巧舌如簧,随机应变,更是维妙维肖,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本篇故事《西湖二集》卷二十八入话及《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皆曾引及,《情史》卷三《阮华》条亦以文言演之。清短篇小说集《幻缘奇遇小说》卷二收入此篇,改题《青春女错过二八佳期 少年郎一枕已还冤债》。(晓 舒)

Xianzhai Laoren

闲斋老人 《儒林外史》的序作者。今见最早的《儒林外史》刻本——清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卷首即镌有书写的闲斋老人序,其后清代各种《儒林外史》版本卷首都有此序,已被当作这部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沿印、评点,对后人认识、研究《儒林外史》有重要影响。

其序概括《儒林外史》的题旨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段序言颇符合吴敬梓的创作意图,很可能就是吴敬梓托名闲斋老人所作自序。有的认为1957年发现的吴敬梓手书《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与卧闲草堂本所刻闲斋老人序的笔迹相同,以此论证闲斋老人即吴敬梓,但此说能否成立,尚待更确凿的资料和论据。

序文还认为:《水浒传》、《金瓶梅》在"摹写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方面已有"穷神尽相"之誉,殊不知《儒林外史》更"出其右",它写的是现实的生活,"迥异玄虚荒渺之谈",写人物能使"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让读者"取以自镜",这些观点都是可

取的。序文强调小说的社会教化作用，但从其批评《水浒传》等"为风俗人心之害"来看，其教化仍不脱封建思想的说教。（李汉秋）

Xianshen Shuofa Yanyi
《现身说法演义》 清代小说。二十回。署"武林吴和友编辑"。无出版年月及出版者，据书中所叙推测，当成书于 1910 至 1911 年间。

本书通过主人公贾慕谊自述"南游粤桂，西溯长江"的经历，揭露了晚清之际南方广大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腐败与混乱状况。北方名士贾慕谊应友人之聘，担任上海《国民报》主笔，从而深入了解了上海女界的种种奸诈、怪异的内幕：高喊争自由、争平权的"文明女会"实为匪盗组织；行为乖张的青楼女子却热衷于创办妓女学校，而办校经费又轻易被人骗取，以致学校夭折。贾慕谊痛恨上海的世情诡诈，投笔从戎，成为督办广西军务的云军门的幕僚，意欲有所作为。但是，贾慕谊所献屯田开矿筹饷之良策，因卖国求荣、贪得无厌的铁道员、朱道员等百般阻挠、破坏而付诸东流。廉正奉公的云军门遭革职，贾慕谊被迫返沪。庄制军以振兴实业为名，请贾慕谊调查商务；贾慕谊呕心沥血，访察丝业、茶业等经营状况，痛陈对策，企盼实业救国。但是，贾慕谊的报告却被好大喜功、玩物丧志的庄制军束之高阁，视若废纸。贾慕谊心灰意冷，从此隐居。小说比较客观地记叙上海女界的混乱状况，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妇女自由、男女平权的模糊认识。作者抨击了官场的黑暗、军界的腐败，痛惜国势的衰微。晚清小说中专写工商业状况的作品极少，本书对丝业、茶业生产与经营状况的反映，可与姬文的《市声》相提并论；虽然篇幅有限，但提出的问题与对策都较有深度。此外，小说还叙写了预备立宪、"贤王"摄政、筹办自治、请开国会等历史事件，以及徐锡麟之变、熊成基之案。可知本书所叙为 1906 至 1910 年间时事，亦属暴露"怪现状"类作品。

小说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叙事模式，侧重铺叙见闻，疏于刻画人物性格。本书长期以来问津者甚少，几至湮没，然书中对晚清社会状况的展示与揭露，确有可观者；而贾慕谊这个时代巨变之际的迷失者的形象，更给人以某种启迪。

（竺 青）

Xiangsi Ji
《相思记》 明代小说。加工写定者佚名。《宝文堂书目》、《清平山堂话本》题作《风月相思》，熊龙峰刊本题作《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国色天香》改作本题。

事写元末冯琛字伯玉，为元先锋都督冯组之子。时逢丧乱，父母双亡，流落至临安，为直殿将军赵彧所收养。赵有女名云琼，自小与伯玉同读。年十五，云琼入闺学女工。自此，二人难得相见，先后相思成疾。赵氏夫妇知情后，便顺水推舟，为二人成婚。婚后不久，伯玉因赵彧之荐被召往京城任职。云琼思念之余又担心伯玉喜新忘旧，日夜愁苦不堪。伯玉见到云琼抒写情怀的诗词，将云琼接往京城。但云琼到京不久，伯玉又官拜静海将军，带兵御倭。凯旋，伯玉擢升镇国大将军，云琼也被封为赵国夫人。岂知好景难常，洪武七年伯玉突然病逝，七日后云琼也因哀伤过度而亡。本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乱年代人们的坎坷遭遇，有乱久思安之意。

较之《风月相思》与熊龙峰本原作，本篇行文粗疏，刊落较多，但文笔洁净，写得较为严肃。

（薛洪勣）

Xiangyan Congshu
《香艳丛书》 丛书。虫天子编。据王文濡《古今说部丛书》序说，他曾为扶轮社编辑《香艳丛书》，可见虫天子实即王文濡。此书于宣统元年(1909)开始至宣统三年，由国学扶轮社排印出版。先后共出二十集。是一部专题丛书。《凡例》说："本集搜辑随时，不拘朝代先后"；"所选以香艳为主，无论诗词杂志，一例采入"。其中有一些是文言小说，如《李师师外传》、《汉杂事秘辛》、《大业拾遗记》、《赵后遗事》等，但绝大部分是诗文杂著，以言情为宗旨，多数为谈烟花风月的作品，偶有宣扬封建闺训者，如陆圻《新妇谱》之类。所收《石头记评赞序》、《红楼梦竹枝词》、《红楼梦题词》等，也可视为小说史料。第十二至十七集，连载王韬《淞滨琐话》三卷，近似杂志，显受清末杂志报刊风行的影响，这在丛书出版史上为一点新的变化。

（程毅中）

Xiangzhongyuan Jie
《湘中怨解》 唐代传奇小说。沈亚之撰。见于《沈下贤文集》卷二，题为《湘中怨解》。《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八题作《太学郑生》，注"出《异闻集》"，文字多有删削、改易。汪辟疆《唐人小说》本，系据明翻宋本《沈下贤文集》，而用《太平广记》校补，题作《湘中怨解》，为今所通行本。

小说结尾云："元和十三年，余闻之于朋中，因悉补其词，题之曰《湘中怨》，盖欲使南昭嗣《烟中之志》，为偶唱也。"南昭嗣即南卓。南卓为《羯鼓录》作者，有《〈烟中怨〉解题叙》，其大略内容见于《绿窗新话》。大意谓水仙谪居人间，与谢生相慕结合，后谪期限满，水仙复为仙，与谢生分离。汪辟疆认为"《烟中怨》本事即此。昭嗣与沈下贤约略同时，大抵南氏先有《烟中怨》之作，而下贤又拟为此篇，欲以辞赋取胜，故曰偶唱云。"

小说写郑生偶遇孤女，由同情而生爱怜，吟诗相和，相依数年。孤女本系湘中蛟宫之娣，谪而从生，后谪限已满，自求离去而吐实。别离之际，难舍难分。十余年后，郑生登岳阳楼，思念旧情，感伤不已。精诚所至，孤女遥现于画舻之上，悲歌起舞，"含颦惨怨"。忽然"风涛崩怒，竟失所在"。

本篇将人神恋爱写得朦胧、神秘、感伤、美丽，充满诗一般的浪漫色彩。作者无意在小说中掺入更多的社

会内容，而是在小说中追求诗的意境。与此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了小说的特点，对湘女的身份曾有若干暗示：她与郑生的首次见面是在洛桥桥下，她喜欢吟诵的是《九歌》、《招魂》、《九辩》这些与湘水关系密切的诗歌，她曾经“出轻缯一端，与卖，胡人酬之千金”。湘女与郑生的悲欢离合也交待得有始有终。作者发挥诗人的特长，把湘女与郑生的相互思念之情写得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朦胧迷茫的结尾进一步加强了全篇的感伤色彩。

宋杂剧《郑生遇龙女薄媚》即衍此事。

（张国风）

Xiangqing Gong'an

《详情公案》 明代小说。八卷，残存二至四卷，二十二则。有日本内阁文库藏覆明本。全称《新锲国朝名公神断详情公案》。不题撰人。

残存的二十二则故事，全部袭自《龙图公案》、《明镜公案》、《皇明诸司公案传》等小说。则目亦不工整，并附有审判人，如《断明火动掠》（刘大尹审）、《听妇人哀惧声》（韩廉使审），显为杂采拾摭，撮合成书。

有明崇祯存仁堂刊本及怀轩陈君敬覆刊本。

（吴　敢）

Xiangxing Gong'an

《详刑公案》 明代小说。八卷四十则。全称《鼎锲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题“京南归正宁静子辑，吴中匡直淡薄子订”。其真实姓名已不可考。全书分人命、奸情、婚姻、奸拐、威逼、除精、除害、窃盗、抢劫、强盗、妒杀、谋占、节妇、烈女、双孝、孝子十六类。每则叙一事，如卷二《陈代巡断强奸杀死》，叙徽州富户之子张学礼性耽风月，邻人邓魁借张家银两外出经商。魁妻喻氏花容月貌，后生章八欲奸喻氏，未遂而杀之。适张学礼至魁家，见状逃去，被章八看见。县官生性躁酷，误判张学礼杀人，而以章八为证。南京代巡出巡徽州，学礼之父拦路告状，终于昭雪。故事亦多与《龙图公案》等雷同，辗转稗贩，无多新意，显为书贾牟刻射利所为。


京南 歸正 寧靜子 輯
吳中 匡直 淡薄子 訂
潭陽 書林 劉太華 梓
謀害類

明刻本《详刑公案》书影

存明南闽潭邑书林刘氏太华刊本。

（吴　敢）

Xiangyi Ji

《祥异记》 南北朝志怪小说集。撰人不详。此书未见著录，仅见《太平广记》引用书目，早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佚文二条：“元稚宗”条警戒杀生事，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一，《法苑珠林》卷八十引作《冥祥记》；“释慧进”条言慧进发愿向佛，终得善终，见《太平广记》卷一百零九，《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四也引作《冥祥记》。两条皆为弘扬佛法而作。《祥异记》是否即《冥祥记》之异名，待考。又谈刻本《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二有“赵叔牙”、“周济川”两条，出《祥异记》；但明抄本《太平广记》则前者作出目《集异记》，后者出目《广异记》。这两条皆记唐贞元间事，与前两条有异。《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八和《古今说部丛书》三集有阙名《祥异记》，所录皆杂出《搜神记》诸书，显系伪托，不可依据。

（顾　青）

Xiang Cangyuan

项苍园（1876～？） 清代小说家。笔名苍园、仙源苍园等。安徽人。因作幕僚至江苏南通，后入南通学校，离校后，管理当地教育多年。性格冷峭，出语诙谐，为人精敏而多才干。一说项苍园即小说家张春帆的笔名。创作的小说有《梦平鬼奴记》，借鬼世界的描写，感慨讥讽当时政治的腐败；《家庭现形记》，写一农村耕读之家由争吵到和睦，表达开启民智、家和邻睦、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新中国之伟人》，写上海木匠姚思审发愤办义学，历尽艰辛，使学堂欣欣向荣之事；《扬州梦》，写一扬州茶客硬充阔佬，贪嫖恋赌，终至沦落为窃贼而身死的故事。另据杨世骥《文苑谈往》，项苍园还著有小说《骖游记》，是揭露清末新军中种种恶习的谴责小说。阿英《晚清小说目》又著录有《工界伟人》十回，署苍园著。

（朱世滋）

Xiao Bi

萧贲（？～552） 南朝梁小说家。字文奂。齐宗室。幼好学，有文才，能书善画，身材短小，性情耿介，起家湘东王（萧绎）法曹参军，大宝三年（552），湘东王驰檄讨侯景，萧贲评论檄文“如体目朝廷，非关序贼”，湘东王闻之大怒，收付监狱，遂饥饿而死，并惨遭戮尸。《南史》卷四十四有传。好著述，撰《西京杂记》六十卷、《辩林》二卷。

（许逸民）

Xiao Qi

萧绮 南朝梁小说家。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生卒年不详。曾将前秦王嘉所著而当时已经散佚的《拾遗记》重新整理成十卷，并在某些篇章后加有以“录曰”为形式的批评性文字。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云：“录即论赞之别名也。”实际上可以视作后世评点的滥觞。萧绮的录，主要是对《拾遗记》内容的补证、发挥和评价，其思想倾向于儒家。有的地方也涉及对《拾遗记》这部志怪小说的艺术特点的评价，如《虞舜》篇录曰：“特取其爱博多奇之间，录其广异宏丽之靡矣。”“茫茫遐迩，眇眇流文，百家迂阔，各尚斯异，非守文于一说者矣。”不过，最能代表萧绮小说观点的是他写的《拾遗记序》。

这篇序言指出了《拾遗记》的三个特点：一是"爱广"、"博采"，显得十分"弘博"；二是"向奇"、举怪，多采祯祥神仙之事；三是"纪事存朴"，文笔简古。这三点也可以说是当时流行的志怪小说的共同点。但也容易走向它的极端："弘博"而变为"繁冗"，"向奇"而显得"浮诞"，"事朴"而文不"靡丽"。针对此情况，萧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是要"纪其实美"，二是要"考验真怪"，三是要"文存靡丽"。用"美事"来评价小说已见于葛洪的《神仙传自序》。葛洪是针对"刘向所述，殊甚简略"而强调举"美事"；萧绮则认为事太"繁冗"了，就必须"删其繁紊，纪其实美"，即应记录一些确实是美的故事。至于"怪"，也要"真"，这显然是当时社会上的普遍看法。至于对文采的要求，也反映了当时文风的转变。到了南朝，随着整个文学领域内形式上的讲究，必然也要求小说的文字绮丽。萧绮的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文学领域内的进步要求。 （黄 霖）

Xiaoxiang Lu

《潇湘录》 唐代志怪小说集。《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十卷。柳祥撰。《崇文总目》同。《夷坚支志》癸集序及《直斋书录解题》引《中兴馆阁书目》作李隐撰，或谓即《大唐奇事记》。《宋史·艺文志》分别著录二书，均列李隐名下，原书失传。《说郛》卷三十三收录六条，署守秘书省校书郎李隐撰。《太平广记》引有佚文四十余条，其中只有《王常》(《太平广记》卷三百零三)一条互见于《奇事记》的佚文。叙王常负气好义，入终南山，自叹欲平天下之乱而无权力，"欲救天下饥寒，而衣食自亦不充"。有神人自空而下，授以炼金术，对他说："勿授之以贵人，彼自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彼不以饥寒为念。"这个故事表现了作者的思想，似有愤世嫉俗的寓意。又如《王屋薪者》条(《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叙王屋山有老僧，与道士争辩佛、道两家优劣，相持不下，偶来一负薪者，斥之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养，处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间，复更以他佛道争优劣耶！"这些话表明作者的儒家观点，但是又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如《张安》条(《太平广记》卷三百零一)叙张安无疾而终，鬼魂要求州牧为他立庙，说是"达人之道高于功烈孝贞也"。作者超出世俗观念，崇扬"达人"，亦近似寓言。《呼延冀》条(《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四)叙呼延冀得官赴任，以妻寄居人家。后妻子寄书告诉他已别嫁少年子，信中说："君以妾身，弃之如屣。""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贞洁哉！"写出了一个女性突破礼法、自我解放、要求平等、争取幸福的呼声，在唐代小说中实为罕见。《焦封》条(《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六)叙焦封遇寡妇孙氏，同居月余，焦出外求官，孙氏吟诗送别，又追上同行。旋有十几头猩猩跟来，孙氏说："君亦不顾我东去，我今幸女伴相召归山。愿自保爱。"她就变成猩猩归山去了。这个故事写出了孙氏追求爱情和留恋山林的内心矛盾，在妖精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感情。《奴苍璧》条(《太平广记》卷三百零三)叙李林甫家奴苍璧死后复苏，说见到神人判案，命安禄山等作乱，直称"世民"、"隆基"等唐代皇帝的名讳，在宣扬宿命论中也隐寓讽谕之意。《贾秘》条(《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五)叙书生贾秘在山野中遇到七个树精，各言其志。这个情节与《西游记》第六十四回《木仙庵三藏谈诗》一段十分相似，可能后者曾得其启示。《潇湘录》是一部志怪体的小说集，记载了不少奇事，在艺术上的成就并不突出，但在构思上却很有特色，往往借故事人物之口发一些议论，富于哲理性，可以发人深思。如果与《大唐奇事记》确是不同的两部书，那么它更值得重视。 （程毅中）

Xiaodaoren Yi Zhao Rao Tianxia
Nüqitong Liang Ju Zhu Zhongsheng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生》 明代小说。见于《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头回叙王维翰与谢天香合书"秾芳亭"石，遂得偕老事，出《青泥莲花记》卷七《记从》一《谢天香》条，《情史》卷十二《秾芳亭》条引之。正文叙男女棋手因下棋而成夫妇事，见《夷坚志补》卷十九《蔡州小道人》。



明刻本《二刻拍案惊奇》插图

入话述山东兖州府巨野县秾芳亭为地方祭赛会饮之所，欲请秀才王维翰在社日题写新碑，到时王因故来迟，妓女谢天香自告奋勇，以汗巾写出"秾芳"二字，王恰好赶到，为之续成，彼此钦慕，终于因字成姻，结为夫妻，偕老终身。正文叙宋代蔡州大吕村村童周国能幼好围棋，技艺超群，长成后立志自寻合意女子为妻，遂作道士装束云游四方，访棋问道。先到汴京，后游至燕山辽国境内，闻知辽邦第一国手为一青年女子妙观，即在其门前高张"汝南小道人手谈，奉饶天下最高手一先"之牌，设法激她比赛。妙观先派高徒试探，失败归，辽邦哄传，即有设利物赌胜之议。妙观派人私下请让，周即说明访棋求偶之意，妙观含糊应之。赛时周果输与半子，赛后妙观故意以财物践其前言，周亦无可奈何。后罕察王府诸王设赌棋之会，周又当众重申前说，得到应和，因连胜二局，妙观仍不允诺，周即告到官府，终于判为婚姻。周亦终老于此，两情和谐，俱成绝顶高手。入话、正文两故事均以志同道合为

男女择偶之标准，突破郎才女貌之窠臼，因而顿生新意。 （胡小伟）

Xiaodoupeng

《小豆棚》 清代文言小说集。曾衍东著。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据作者自序，其时已有"十余万言"，以后又陆续增补。清初文衲居士曾有《豆棚闲话》一书，给予作者印象较深，故名以"小豆棚"。《小豆棚》内容、题材比较广泛，在乾隆时期的文言小说中，不失为一部佳作。比较突出的是其中一些揭露官吏丑行的作品。作者做过几任知县，又有几年幕友的生涯，熟悉官场种种弊端，因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官吏们的贪婪、无能，以及吏治的腐败、黑暗。间或对科举的腐朽和世态的炎凉有所讽刺。由于作者仕途坎坷，一生贫困，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下层劳动人民，因而有较多的篇幅反映民间的疾苦，并且塑造了正直而乐于助人的乞丐秃梁、拾金不昧的船工小李儿、遇事必寻根究底的张二嘮等可爱的人物形象。此外，还有不少描写青年男女真率爱情的优秀作品，侧重歌颂一些女性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勇敢行为。作者继承了《豆棚闲话》的传统，注重故事的铺叙，但改以文言书之。作者刻意模仿《聊斋志异》，但除谈狐说鬼之外，笔触所及更多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叙事简洁，语言生动。古朴的文言中往往夹杂大量的口语，形成一种艺术特色。书中写到十三洋行（《南中行旅记》）、制造玻璃器皿的工艺和配方（《玻璃》）、焙鸭法（《上寮焙鸭论》）等，保存了可贵的史料。

《小豆棚》原本为八卷。现存：①稿本，残存四、五两卷，共五十五篇，篇后间有题跋，出于作者手迹；②抄本，残存六卷，共一百六十二篇，其四、五两卷篇目、文字均同于稿本；③刻本，有光绪六年（1880）申报馆排印本，十六卷，共二百零三篇，分为忠孝（节烈贞女附）、义勇（侠附）、报应（恶、善并附）、祥瑞、艺文、珍宝（器用附）、僧道（女道士附）、闺阃（姬妾、妓女附）、仙狐、神道、鬼魅、怪异、杂技、淫昵（盗骗附）、物类、杂记等部类，存曾衍东自序、彭左海《曾七如传》、项震新序，此书为项震新从友人处借读原本后，为之"分门别类，诠次成帙"者；④中华民国24年（1935）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标点排印本，分卷及目次均同于申报馆排印本，唯文字有所校正，书前有小引，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⑤杜贵晨校注本十六卷，共二百零九篇，系以申报馆排印本为底本，删其类目，另据抄本增补《芙蓉世家赞》、《南屏赠蕉白砚记》、《驴市雷》、《许佩琼》、《汉武氏祠画像石刻记》、《段子崄》等六篇。

（屈大霖）

Xiao'e

《小额》 清代小说。不分回。题"友梅松龄编"。松友梅，字龄，1907年北京《进化报》创立时起任该报总务之职。《小额》成书前曾于报上连载，后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北京东单牌楼西观音寺和记排书局刊本。首杨曼卿序及漠南德洵少泉序，另有署"绿棠吟馆"之《题辞》一篇。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文学研究》（1983，中山大学中文系编）第一辑上曾重排连载。

书叙北京西直门有小额者，因放高利贷致富，一日，其跑账小子外号叫青皮莲外出收债，竟狗仗人势殴打老人伊拉罕。不料老人儿子善金在王室中当教馆先生，而王室文管家又是善金舅父。于是，伊家父子即通过文管家向祥提督请求重惩小额。后小额果被逮捕。过堂时小额就先捱了二百巴掌，牙齿被打掉两只，收监后看管极严。额家故旧料定小额必因重罪充军，皆借故不上额家，而小额夫人又肝疯病发作。胎里坏孙管家与人合谋趁机骗去额家五千两银子。亲家翁王大狗子亦借故索去一千三百多两银子。而自称仁义兄弟的赵四爷，一面指责别人落井下石，一面也敲去五百多两银子。幸亏明五爷生性耿直，挺身而出，毅然向伊老人求情，终救小额出狱。后小额背部生疽，庸医王伯甫、王香头、徐吉春为之诊治每次至少要银二三十两，却让他吃尽苦头，疼痛几死。后请外科医生金针刘医治，一次竟要一百二十两银子。痊愈后，小额还花去三百五十两银置一烫金匾额相赠。为治病，先后共用银一千一百多两。历经入狱和疾病折磨，小额深恨无德无义之举，乃生悔改之心，不仅勾消借出的全部债务，而且教儿子洗心革面，成为人们尊敬的少峰额君。

（罗德荣）

Xiaojin Zhuan

《小金传》 唐代传奇小说。陈劭撰。即《通幽记》的《卢顼》篇（《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古今说海》说渊部收录此篇，改题为《小金传》。本篇叙卢家婢女小金，屡被鬼物纠缠，后梦见一骑狮子的老人，特意来教她，教她绣佛像和幡子八口，就能免灾。又教她逃往别处，才得平安无事。这个故事篇幅很长，而情节杂乱，头绪纷繁，实无可取。 （程毅中）

xiaolu

小录 小说流派。始见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他把小说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小录是其中的第二类，以记述当代人物的事迹为主要内容。刘知幾指出："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达《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并评论说："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

（刘 薤）

xiaoshuo

小说 宋代说话中的一个门类。耐得翁《都城纪胜》指出："说话有四家。"并列小说为四家之首。其中包括银字儿（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说铁骑儿。吴自牧

《梦粱录》的说法大体相同，但无说铁骑儿一类，还指出："有谭淡子、翁二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余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学术界也有人主张，将说铁骑儿自小说中析出。宋元时代对从事小说这种说唱文学的民间艺人，称为"小说人"。《都城纪胜》说："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刘 蕤）

Xiaoshuo
《小说》 南朝宋志人小说。刘义庆撰。《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十卷。此书早已散佚。有的研究者怀疑刘义庆著有《小说》一书，其根据是此书不见于《隋书·经籍志》，亦未见他书征引，但两"唐志"俱著录此书。而《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三引有《刘氏小说》三条，卷四百五十六又引一条，疑即此书。其内容大抵属于魏晋时人物逸事，与《世说》相仿佛。《隋志》著录有无名氏《小说》五卷，列于殷芸《小说》十卷之后，刘义庆比殷芸早生六十八年，如果刘义庆的十卷本《小说》确有其书，它便是最早以小说名书者。 （刘文忠）

Xiaoshuo
《小说》 南朝梁杂事小说集。殷芸撰。十卷。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小说类，三十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均著录为十卷，但书名有《小说》和《殷芸小说》两种。此书又称《梁武小说》，见崔龟图注唐段公路《北户录》引介子推事所注出处书名。宋代又称《商芸小说》，这是因避宋太祖赵匡胤父讳(赵弘殷)而改。

书中所载人与事，上起周秦，下迄南齐。所记帝王之事自秦始，至宋终，别为一卷，列于卷首。卷二以后，以时间为序，从"周六国前汉人"至"宋齐人"，主要记述的是人物的佚闻和杂事。其故事来源，一为采集群书而成，一为正史所不取的荒诞不经的人物传说异闻。刘知幾《史通·杂说篇》云："刘敬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梁武帝令殷芸编为小说。"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此殆是梁武帝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就《小说》的撰写特点看，可以说此书名为小说，实为野史，其价值在于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如卷一的高祖手敕太子云："吾遭乱世，生不读书，当秦禁学问，又自喜，谓读书无所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兼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此外刘邦还告诫他的儿子要"勤学习"，上疏要亲自动手写，不要使吏人代笔；对于老一辈的开国元勋，要尊敬他们等。刘邦的五条手敕，不见于他书，而仅见于殷芸《小说》中。书中所记人物，不限于历史上的有名人物。此外还注意到山川风物、名人遗迹，如卷二记孔子井、贾谊宅，卷三记郑玄墓，卷六记诸葛亮故宅等。《小说》以志人为主，其故事很多出自《世说新语》，但也有十余条，间及鬼神志怪之事，与《幽明录》、《异苑》中的故事相类似，如卷九记阮瞻素秉无鬼论，忽有一鬼装作一客人与阮瞻谈名理、论鬼神，当鬼被驳难得理屈词穷时，声言自己便是鬼，忽然变为异形，须臾消灭，阮嘿然无以应，后年余，病死。同卷又记宋岱为青州刺史时，禁淫祀，著《无鬼论》。后有一头戴葛巾手持名片的书生来访，辩论鬼神之有无，当宋岱将要说不出道理时，书生乃振衣而起说："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罢，书生已不见踪影，明日而岱亡。其基本倾向，意在说明鬼神之不诬。其他记述幽报、灵验以及怪异现象者甚多。在《小说》一书中，可以看到志人与志怪小说的合流。《小说》的语言较简净古朴，故事都是粗陈梗概，而且引录多于创作，艺术性尤嫌不足。

《小说》至明初已佚，明清各丛书所收的《小说》，皆为辑本，其中以《说郛》本所存条目最多。鲁迅据群书所引，辑为一卷，收在《古小说钩沉》中。其后有余嘉锡的《殷芸小说辑证》，其辑得一百五十四条，较鲁迅所辑多得二十余条，唐兰亦有辑本，载《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文集》。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楞伽辑注的《殷芸小说》，共辑得一百六十三条，并全部作了校注，是现存较完备的辑注本。 （刘文忠）

Xiaoshuo
《小说》 撰人不详。《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五卷。不著撰人。按《隋志》小说家类在本书前已著录殷芸《小说》十卷，二者显非一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并著录刘义庆《小说》、殷芸《小说》十卷，而无佚名《小说》五卷之说。刘义庆《小说》十卷与此卷数不同，当亦非一书，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此书或是刘义庆书"残佚本"，无非推想而已，不足为据。不过此书性质应与刘、殷相类，作者或为梁前后人。 （许逸民）

Xiaoshuo Conghua
《小说丛话》 清代小说评论。发表于1903年至1904年《新小说》第一、二卷。1906年《新小说》社又刊印了单行本。此小说话由饮冰(梁启超)、平子(狄葆贤)、蜕庵(麦孟华)、曼殊(麦仲华，一说为梁启勋或梁启超)、侠人、浴血生等人共撰。系我国最早名之曰"小说话"的小说评论。这组评论作者的生活道路、政治态度、小说修养并不一致，但当时基本上都能和梁启超意气相投，关系密切，其论点主要也是附和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不过其中有的充实和发展了梁启超的观

点，也有的与梁启超的某些观点相左，甚至是针锋相对，颇具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风气。

对于小说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作出唯物的解释，是《小说丛话》一些作者的可贵贡献。如曼殊认为："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此殆如形之于模，影之于物矣。"他以"某某未来记"等幻想小说与以狐仙鬼魅为题材的《聊斋志异》为例，说明这些"似出乎今社会之范围"，纯粹为虚构与想象的小说，其创作也是来源于社会生活。这种虚构与想象，只不过比较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生活、社会道德与思想倾向，仍然"总不能出乎世俗之思想"。这就无异于说，小说创作无论是写实的还是幻想的，归根到底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因此，完全可以由小说来观察与认识其所反映的社会，"欲觇一国之风俗，及国民之程度，与夫社会风潮之所趋，莫雄于小说"。与此相联系的，浴血生也发展、纠正了梁启超的观点，认为"小说能导人游于他境界，必著者之先自游于他境界"，并以赵松雪之所以善于画马的故事来说明小说家在"悄思冥想"时，必须先"设身处地"。这就把小说创作和作家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梁启超等人过分强调小说对社会的作用而忽视现实对小说的作用的观点，无疑是具有补弊救偏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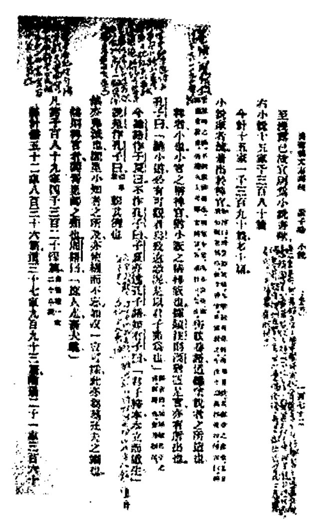
对于小说的艺术特征作了有深度的探索，是《小说丛话》又一个值得重视的内容。侠人明确指出小说的"神力"在于"明著一事焉以为之型，明立一人焉以为之式"，即描写典型之事情，塑造典型的人物。这种人和事的典型性，首先是具体的、形象的、直观的，而不是"空言""谈理"，因而容易使读者有所"观感"而"兴起"。同时，侠人又指出这种典型性不同于生活的真实，而是由作者理想化，作了必要的艺术加工："吾有如何之理想，则造如何之人物以发明之，彻底自由，表里无碍，直无一人能稍掣我之肘者也。"因为小说塑造了这样既是形象直观的，又是带着作者理想化的典型人物，所以小说有这样三种力：第一，典型人物"立其前而树之鹄，则望风而趋之"，有一种榜样的力量；第二，"为撰一现社会所极需而未有之人物以示之，于是向之怀此思想而不敢自坚者，乃一旦以之自信矣"，即有一种坚人之自信力；第三，"凡人在社会中所日受惨毒而觉其最苦者二：一曰无知我之人，一曰无怜我之人"，而于小说中找到知心人，"相结之情乃益固"，故小说有一种使人得到"监督"、"慰藉"的特别势力。正因为小说具有这样巨大的社会功用，所以他相信即使孔子生于今日也必不作历史的《春秋》，先秦诸子生于当世也将不垂空言以昭后人，而必将写记人记事的小说来传播思想，鞭辟人类。因而《红楼梦》、《水浒传》比之《春秋》是代表了不同发展"阶段"的"文界进化"，是杰出的。总之，侠人更明确到小说的特点在于塑造典型和强调典型所起的社会作用，这比起前人来说是一种进步。此外，如蜕庵说："小说之妙，将寻常社会上习闻习见，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写，挑逗默化"，也指出了小说的概括性与形象性。

《小说丛话》中不少篇章，竭力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评价、推崇中国的古典小说，也令人注目。梁启超曾谓《水浒传》、《红楼梦》海盗海淫，将中国古典小说一笔骂倒。《小说丛话》的作者们大都与此大唱反调，将中国古典小说推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如前所述，侠人就将《红楼梦》、《水浒传》与《春秋》相比，认为是"文界进化"。他认为"吾国近百年来有大思想家二人，一曰龚定庵，一曰曹雪芹"，"《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对于《水浒传》，他们也涂上了全新的色彩，如定一说："……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世倡其说者，可援《水浒》以为证。"他们在驳斥诲盗诲淫谬论，全新评价《水浒传》、《红楼梦》的同时，对《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古典小说都作了较高的评价。其中突出的是对《金瓶梅》的评价也从报仇说中解放出来。曼殊断言："《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平子也说："《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借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且其中短简小曲，往往隽韵绝伦，有非宋词、元曲所能及者，又可征当时小人女子情状，人心思想之程度，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

他们普遍对中国古典小说评价极高，也就不同意梁启超等简单的崇外论调。他们有意识地将中西小说进行比较。如侠人就从小说分类的精粗、情节的繁简、篇幅的长短、开头的奇正等分别作了比较后，认为"西洋之所长一，中国之所长三"，"西洋之所长，终不足以赎其所短；中国之所短，终不足以病其所长。吾祖国之文学，在五洲万国中，真可以自豪也。"侠人的这一比较未免失之片面和偏激，但能注意具体的比较，至少在方法上是可取的，且对于驳斥鄙视中国小说的民族虚无主义者还是有积极意义的。（黄　霖）

xiaoshuoj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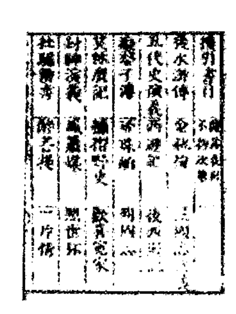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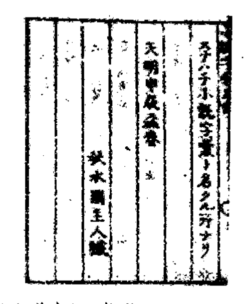
小说家　古代目录学家划分的子部中的一家。《汉书·艺文志》著录诸子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其中有小说家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伊尹说》、《青史子》、《虞初周说》等都归入此家，内容庞杂，介于子、史二部之间。"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其特色。其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著录《燕丹子》、《笑林》、《世说新语》等二十五部，一百五十五卷；《新唐书·艺文志》更扩大为一百一十


《汉书·艺文志》讲说书影

九家，六百三十五卷，包括《搜神记》、《玄怪录》、《补江总白猿传》等；《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扩大为一百二十三部，一千三百五十九卷，范围不断扩充，已把原属史部的许多作品转入小说家。在古人的这种分类法中，小说家的范畴大体上概括了文言小说作品，但它忽视了唐代传奇小说以及后世类似体裁的作品，排除了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 （刘 蕤）

xiaoshuoren
小说人 见小说。

Xiaoshuo Zihui
《小说字汇》 小说词典。一册。日本平安秋水园主人辑。前有《凡例》，署天明甲辰四月孟春，相当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大坂书林刻本。扉页识云："秋水先生《小说字汇》广便于检阅，四方君子从其法以索之，则若指诸掌，照彰而明矣，诚文海之南针也。"又有芦屋《题小说字汇首》云："象胥氏之书，用字使事，好颠倒是非，



日本大坂书林刻本《小说字汇》书影

巧玩文字，其若盗贼为忠义，淫亵为逸韵，苟不讲其学，则不能读其书。我邦译其书者若干种，初学或读其所译之书，而能读舶来无译者，其学渐以废置，不亦艺术之阙事耶？是所以有《小说字汇》也。"可知是书为日本人读中国古代小说而编辑的一部词典。

词条系用古日文写成，今已难以译出。所可贵者，前有"援引书目"，"随其表出，不拘次第"，共一百六十种，用中文排列。所引书目，有的国内失传，有的尚未发现，如《孤树裒谈》、《金陵百媚》、《锦带文》、《一百笑》等。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率据以为说。据此，又可知清乾隆前中国小说在日本的流传情况。所列书目，有极少数不属小说而羼入者，如《明律》、《西洋历术》等；个别目录亦有重出。 （刘 辉）

Xiaowuyi
《小五义》 清代小说。一百二十四回。全名《忠烈小五义传》。作者不详。今存光绪十六年(1890)北京文光楼原刊本及申报馆排印本。原刊本有文光楼主人序。序中说，他采访《龙图阁公案》底稿有数年之久，"适有友人，与石玉昆门徒素相往来"，即托其搜寻。不多日，"即将石先生原稿携来，共三百余回；计七八十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总名《忠烈侠义传》。原无大小之说，因上部《三侠五义》为创始之人，故谓之大五义；中、下二部五义，即其后人出世，故谓之小五义。余翻阅一遍，前后一气，脉络贯通。与坊刻前部，略有异同"。于是以重资购刻。"本拟全刻，奈资财不足，一时难以并成。因有前刻《三侠五义》，不便再为重刊，兹特将中部急付之剞劂，以公世之同好云"。

以今本《小五义》与《三侠五义》相较，显不相贯，且并非"略有异同"，而是差异较大。正如鲁迅所说："序虽云二书皆石玉昆旧本，而较之上部，则中部荒率殊甚，入下又稍细，固疑草创或出一人，润色则由众手，其伎俩有工拙，故正续遂差异也。"(《中国小说史略》)此说甚确。实际上，《三侠五义》和《小五义》都是从石玉昆演唱的《龙图公案》演变而来。《三侠五义》经问竹主人、入迷道人等人加工润色，情节较为合理，文笔更为流畅。《小五义》系统的本子较为荒率，更接近"石先生原稿"，或者说是石玉昆门徒的稿本。《小五义》中有许多处"赞"语，都是一段段齐整的韵文，显存演唱者底本痕迹。许多回前也保留了"入话"，插叙一个与情节发展无关的古代故事，如第四十二回叙赵简子娶河津吏女的故事，寓有说教意义。第八十九回甚至插话说："光绪四年二月间，正在王府说《小五义》，有人专要听听孝顺歌，余下只可信口开河，自纂一段，添在《小五义》内。"都说明《小五义》系列是石玉昆门徒说唱稿本的粗略加工本。

《小五义》的故事从交代襄阳王赵珏谋反开始，朝廷派颜查散巡视荆襄九郡，实则是监察赵珏。颜查散以公孙策、白玉堂为辅佐，到襄阳后，白玉堂因骄傲轻敌，只身探铜网阵身死。他的骨灰盒埋在君山。结义兄弟卢方、徐庆、蒋平及展昭、智化等去君山盗取白玉堂骨殖，并用计收降了洞庭湖寨主钟雄，使之改邪归正。这是前四十一回的基本情节，与《三侠五义》结尾部分相仿，而细节颇有差异。第四十一回以后便以破铜网阵的纲目，先写蒋平、智化绑架了设计铜网阵的彭启，接写小诸葛沈中(仲)元劫持了巡按大人颜查散，于是众侠客分儿路寻找，依次引出卢方儿子卢珍，韩彰的义子韩天锦，

徐庆的儿子徐良，白玉堂的侄子白芸生，欧阳春的义子艾虎的故事。他们一路除暴锄奸，会合于旅舍，并结义为兄弟，这就是所谓"小五义"。《小五义》结尾是，各路侠客终于会合，制服了沈中元，找回了颜大人，最后聚集襄阳，去破铜网阵。然而，破阵时大伙被困于阵中，蒋平，柳青被捉，智化遇险，小说于是结束。结尾说："若问智爷生死和破铜网阵的节目，仍有一百回，随后刊续套出版。"作者并列举了《续小五义》的一些大的节目。

《小五义》的某些细节和文字虽显得荒率，但总的来说，仍有一定的文学性，较强的可读性。《小五义》的思想倾向性与《三侠五义》是一致的，以"天下人管天下人的事，世间人管世间人的事"为主旨，歌颂侠客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锄暴安良，为民除害。这对于饱受贪官污吏、恶霸土匪侵害的下层百姓，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他们的求助心理是一种安慰和满足。基于此，才在民间广泛流行，妇孺皆知。《小五义》具有平话小说的传奇性，而绝少迷信色彩。作者是说书人，善于将复杂的事件讲得头绪分明，并富于悬念，对听众和读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善于剪裁，巧妙利用插叙、倒叙，大故事中套小故事，使多条线索或并列或交叉，最后会合，脉络贯通，前后一气。几个少年英雄写得虎虎有生气，而且个性较鲜明，对少年读者更独具魅力。自然，小说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失于肤浅，缺乏深度。许多地方追求笑料，冲淡了矛盾的尖锐性，特别是连篇累牍的说教，读来令人乏味。（傅隆基）

Xiaozi Zhuan

《孝子传》 唐代小说。敦煌遗书存五种唐人写本残卷，伯2621、伯3536、伯3680，斯0389、斯5776。整理本见《敦煌变文集》卷八，篇题已缺，据故事内容拟题。

据清茆泮林所辑《古孝子传》，历代纂辑孝子传者甚多，有刘向《孝子传》，其书隋唐志皆不著录，或疑非向所作；《隋书·经籍志》载萧广济《孝子传》十五卷，王韶之《孝子传》三卷（《新唐书·艺文志》作十五卷，又赞三卷）；师觉授《孝子传》八卷，宋躬《孝子传》二十卷（两唐志作"宗躬"）；郑缉之《孝子传》十卷（两唐志作《孝子传赞》十卷）。此外还有不见史志记载的王歆《孝子传》、周景式《孝子传》、无名氏《孝子传》，可惜今多亡佚。

《敦煌变文集》所收《孝子传》系辑录五种残卷而成，共收孝子故事三十余则（包括残文）。分别从《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孝子传》、《列女传》等书引出，但文字与原书不同，也有未注出处者。其中舜的故事，刘向《孝子传》仅记舜父梦凤凰衔米以食，舜舐其目即明，文字简略。而敦煌本《孝子传》有两种写本。其一叙述舜遭后母、瞽叟"火烧"、"淘井"、"下石"的陷害，以及舜脱难后，躬耕历山，粜年送米，父子重逢，瞽叟双目复明，母亦聪慧，弟复能言，尧嫁与二女，禅位于舜。情节曲折，语言生动，且多以对话铺陈事实，交待人物关系，颇具小说体特点。其二记舜"淘井"诸事，情节简略，全文除瞽叟云"子之语声，似吾舜子"外，几乎全无对话，唯文末附七言诗二首，又与讲唱文字相近。于此可见此本与话本有密切关系，不是史书中有关孝子传记的辑集。

郭巨故事，又见刘向《孝子传》，述郭巨家贫，欲埋子以全母命，忽掘地得金的故事。敦煌本取材与此大体相同，更注重细节描写与人物刻画，具有一定的形象性。敦煌本另一则郭巨故事则直叙其事，文字精练，篇末附诗赞郭巨孝行："郭巨专行孝养心，时年饥险苦来侵。每被孩儿夺母食，生埋天感赐黄金。"王褒故事亦分别有附诗与不附诗两条。这说明敦煌本故事来源不一，无附诗者往往注明出自史传，有附诗者全未注明出处，大约是长期流传民间，经过传说者不断加工润色的结果。

董永故事与刘向《孝子传》所载略同，也是记述董永以身为奴，贷钱葬父，路遇织女以身相许，织绢偿债后，织女重回天上，不复相见。这里除宣扬董永至孝的道德观念，还表现出天人之间患难与共、真诚相爱的思想感情，有浓郁的人情味，亦近小说家手笔。此外，还有姜诗、蔡顺、老莱子、吴猛、孟宗、闵子骞、曾参、子路、王祥、江革、丁兰等条，均见于元代郭居敬《二十四孝诗》，而董黯、薛苞、鲍出、鲍永、赵孝、孟子、伯夷、叔齐、向生、王武子及其残句佚文等，虽以孝行著称，然未见传于郭本。有人根据行文体例，认为出自《类林》系统的类书。（张锡厚）

Xiaolin

《笑林》 三国魏笑话集。邯郸淳撰。《隋书·经籍志》小说类著录三卷，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根据《文心雕龙·谐隐》"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一句认为，笑书即《笑林》，它是邯郸淳奉魏文帝诏而撰集的。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云："秘阁有《古笑林》十卷。晋孙楚《笑赋》曰：'信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巨观。'《笑林》本此。"可见此书至宋尚存，只是为后人附益而扩充为十卷。宋以后亡佚，现在可以看到的都是后人辑本，最早是明陈禹谟《广滑稽》卷二十二载《笑林》一卷，共十三则，继有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笑林》一卷，共二十四则。鲁迅《古小说钩沉》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北堂书抄》、《续谈助》、《艺文类聚》、《绀珠集》等书中辑出近三十则，王利器《历代笑话集》（1981，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合并马国翰、鲁迅两本为二十七则。这是现存最早的笑话集。但现存佚文中张温使蜀及吴人讥骂伧人等条，有人怀疑不是邯郸淳的作品。宋释赞宁《笋谱》和宋人《五色线》又引有陆云《笑林》一书，不无疑问。

汉魏时期文人士大夫中聊天闲谈的风气日盛，邯郸淳大约就是一个言词机智幽默的人物，据《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注引《魏略》称他"博学有才章"。曹植很喜欢他，曾请他来，自己洗澡傅粉后，"科头拍

祖，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还问他：“邯郸生何如耶？”可见曹植是仿效他，并有意炫耀，想让他品评自己的口才。从现存的《笑林》中看邯郸淳，记下的这些俳优滑稽故事确实能令人捧腹并益人神智。

《笑林》往往讽刺暴露人的愚笨、吝啬、可笑，如“鲁人执竿入门”一则，鲁人竖持横持不得入已经很可笑了，而后来那个老父自称“见事多矣”，让鲁人“锯中截而入”，一句话就凸现出老父自以为是，却更加愚蠢可笑的形象。“某甲夜暴疾”一则中的门人暗中摸不着钻火工具，被逼急了竟说：“何以不把火照我，我当觅得钻火具。”这种荒唐的话也画出门人走投无路心下愤然时的急相。而那个咬了别人鼻子却反诬人自己咬下鼻子的某甲，在逼问下自作聪明地说“他踏床子就啮之”，其强词夺理更是叫人哭笑不得。此外，如赵伯公不知肚脐里有李子，李子烂水流出时便大为恐慌，“命妻子，处分家事，泣谓家人曰：我肠烂将死”；北人不知南方的笋是竹苗，回家后煮竹箦不熟，反而大骂南方人“欺我如此”；某府佐不懂音乐偏充内行，抄了乐名单子却误拿出药方，告诉乐师：“且作附子、当归以送客”，当众出丑。这些笑话幽默辛辣，世人一些常见的性格缺陷被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出来。

《笑林》结构短小精悍，语言简练传神，“太原人夜失火”一则，仅三十个字，把地点、人物、事件简略一笔交代，然后点出“欲出铜枪，误出熨斗”这一中心事实，最后一句神来之笔“大惊怪，语其儿曰：‘异事！火未至枪，已被烧失脚’，顿时显出幽默的锋芒。“汉人适吴食笋”一事同样仅三十余字，只末句“吴人与簳辘，欺我如此”，就使人物糊涂却很有个性的形象跃然纸上。“汉世有人俭啬”一则讽刺吝啬的老人，便写他“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自堂而出，随步辄减，比至于外，才余半在”。这已写得十分形象生动，而接下来又一句“我倾家赡君，慎勿他说，复相效而来”，更使吝啬老人的行止心态暴露无遗。

《笑林》故事流传极广，在现存近三十则中，有一半以上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此后仿效甚多，如北齐阳松玠《解颐》、隋侯白《启颜录》等。后世的各种笑话更是不胜枚举，但许多笑话的原型却仍来自《笑林》。“伧人欲相共吊丧各不知仪”一则里误传讯号而出丑的故事，“痴婿吊翁”一则里只知简语不知运用的故事，常常在“傻女婿”类型的故事里被反复应用。至于《笑林》中将荒谬推向极端，让人物处于乖谬、悖理的位置而不自知的写法，则更是后世笑话及滑稽小说常用的套数。

（戴　燕）

Xiaolin

《笑林》　晋代笑话集。陆云（262～303）撰。未见著录。释赞宁《笋谱》四之事及《绀珠集》卷十一《谈助》、《五色线》卷下引汉人煮箦一条，《绀珠集》卷十三《诸集拾遗》、《海录碎事》卷六蔬菜门引羊踏菜园一条，都是笑话。鲁迅均辑入邯郸淳《笑林》，似有误。

（程毅中）

Xiaolin

《笑林》　唐代笑话集。何自然撰。何自然，生平不详。《笑林》，《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三卷，未见传本。范摅《云溪友议序》说：“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梦得撰《嘉话录》，或偶为编次，论者称美。”似为续邯郸淳《笑林》之作，大约撰于中唐时期。明沈与文野竹斋抄本《太平广记》卷二五一《邻夫》引《笑林》（谈刻本作《笑言》），叙邻夫赠妇诗，似为唐人之作，疑出自何自然《笑林》。

（程毅中）

Xiaoxiaosheng

笑笑生　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谓《金瓶梅》的作者：“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寓于时俗，盖有谓也。”此系化名，真实姓名，已难以确考。古称兰陵者有二：一为今山东省峄县；一为今江苏省武进。刊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花营锦阵》，选有笑笑生词。由《开卷一笑》抽毁而成的明刻本《山中一夕话》编次者，经挖补后，署有“笑笑先生增订”。四卷本《遍地金》哈哈道士序文中又云：“《遍地金》者，为笑笑先生之奇文而名也。”上述笑笑生、笑笑先生与欣欣子所言笑笑生，是否同一个人，亦无从稽考。

有关《金瓶梅》作者，见于明人记载的，还有屠本畯的“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说（《山林经济籍·经部》卷八）；沈德符的“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说（《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袁中道的“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说（《游居柿录》卷九）；谢肇淛的“相传永陵（嘉靖）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说（《金瓶梅跋》）；以及《金瓶梅词话》廿公跋的“《金瓶梅》，传为世庙（嘉靖）时一巨公寓言，盖有刺也”说，虽多指为嘉靖时人，或为“大名士”，或为“门客”，或为“巨公”，但均冠以“相传”、“闻此”不实之词，与兰陵笑笑生之化名一样，给后人探考《金瓶梅》的作者，布满了迷雾，为清人笔记中望风捕影、种种附会留下了余地。

由明迄今，提出的《金瓶梅》作者，主名者已二十余人，如王世贞、李开先、徐渭、卢楠、薛应旂、冯惟敏、贾三近、李贽、汤显祖、屠隆、沈德符、冯梦龙、李渔等等。其中没有任何一说，为多数研究者认可，是目前国内外《金瓶梅》研究中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刘　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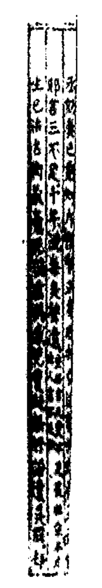
Xiaoyuan

《笑苑》　隋魏澹撰。《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四卷。不著撰人。按《隋书·魏澹传》：“废太子勇深礼遇之，屡加优锡，令注《庾信集》，复撰《笑苑》、《词林集》，世称博物。”则魏澹为本书作者无疑。魏澹，字彦

深，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十五岁就成了孤儿，专精好学，博涉经史，长于作文，词采赡逸。仕齐，为殿中侍御史、殿中郎、中书舍人。入周，授纳言中士。隋初，为行台礼部侍郎、太子舍人，数年，迁著作郎。又撰《后魏书》九十二卷，书成后不久便死去，年六十五岁。有文集三十卷。《隋书》卷五十八、《北齐书》卷二十三、《北史》卷五十六有传。《隋志》的《笑苑》与《笑林》、《解颐》等书并列，其内容亦当为谐语调笑之类。今未见遗文。　　（许逸民）

Xiaopin Ji

《效颦集》　明代文言小说集。三卷。赵弼撰。计收作品二十五篇(作者后序说二十六篇，但今仅见二十五篇，明高儒《百川书志》也著录"凡二十五篇")。成书于宣德末年。

明刻本《效颦集》书影

《效颦集》是明代初年一部重要的文言小说集。作者在后序中说此书各篇乃"效洪景庐、瞿宗吉编述"，以东施自况，故题名"效颦"。实则写志怪多效法洪迈《夷坚志》，以辞章入小说又宗法瞿佑《剪灯新话》。卷上十一篇传记，前三篇记南宋文天祥、袁镛及元末镇守四川的官员朗革歹等三人以身殉国的忠义之举，其余均为记述明初奇士的高风异行。如以德报怨、兄弟让爵、恤贫救灾、为官清廉等，大体为记实之文。中、下卷十四篇，则多写幽冥鬼神之类、阴德报应之事。作者将司马迁、扬雄、杜甫、韩愈、王安石、黄庭坚、岳飞、赵高、李斯、秦桧、贾似道等历史人物，或置于仙界，或置于阴间，对他们的生前所为重行评论，重加赏罚。虽然各篇多不重情节而偏于议论，但崇尚忠节、痛恨奸佞之情溢于言表。在故事中以阴德报应校正历史上的冤案，以抚慰人心之不平，足见作者心忧天下、伸张正义的襟怀。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效颦集》"文华让瞿，大意迥高一步"，大约就是指此而言。

《效颦集》中《钟离叟妪传》、《续东窗事犯传》、《木绵庵记》三篇，分别与《京本通俗小说》的《拗相公》(即《警世通言》的《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古今小说》中《游酆都胡母迪吟诗》、《木绵庵郑虎臣报冤》三篇话本小说题材相同，历来为小说家所重视。孙楷第认为这三篇作品均是"根据宋元话本小说把白话改成文言"。但此说未为定论。关于《续东窗事犯传》，孙楷第已说明是后来拟话本小说的素材之一。关于《钟离叟妪传》是否抄自《京本通俗小说》，由于学术界对《京本通俗小说》成书时代有争议，也难定论(见《京本通俗小说》)。何况，嘉靖年间陈霆《两山墨谈》、潘埙《楮室记》论及王安石被唤为猪的传说时，只提《效颦集》而未提《拗相公》，《拗相公》显系晚出。至于《木绵庵记》写贾似道的出身等情节，与所见正史、逸闻、话本均不相同，正可说明《效颦集》此文独立存在的价值。理清《效颦集》若干篇章演变为拟话本的过程，表明了《效颦集》在小说史上的影响不容低估。

今存明宣德原刻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以排印(1957)。　　（宋　欣）

Xieduo

《谐铎》　清代文言小说集。共十二卷一百二十二篇。沈起凤撰。书以"谐铎"为名，表示嬉笑之中寓有劝戒的意思。每卷所收篇目均为偶数，篇名亦两两相对，在安排上甚见匠心。书中所写，如马惠跋文所说，为"嬉笑怒骂之文"，"蛇神牛鬼之类"。模仿《聊斋志异》而作，内容也与《聊斋志异》相近。惟狐妖甚少，而山禽水怪、器物成精者特多。在写法上有两大特点：第一，故事富有诙谐的色彩；第二，情节曲折，其发展常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桃夭村》用嘲笑的笔调揭露了社会上贿赂公行、营私舞弊、是非颠倒的现象。《贫儿学谄》讽刺了封建官僚士大夫"媚骨佞舌"的丑行。《棺中鬼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贪官污吏。《鲛奴》歌颂了纯洁的爱情，抨击了封建的婚姻制度和金钱观念。《村妇毒舌》通过农家母女和新科状元的对话，对"状元"和"黄金"进行了嘲讽，并歌颂了劳动人民机智的性格和勤劳的品德。《壮士缚虎》写勇士焦奇能毙虎而不能缚猫，形象地说明了"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鲜；千金之弩，不可以中鼷鼠"的道理，这对"怀材者"和"用材者"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蒋瑞藻《小说考证》引《青灯轩快谭》评论说："《谐铎》一书，《聊斋》以外，罕有匹者。"蒋瑞藻《小说枝谈》又引《搏沙录》说："《谐铎》一书，风行海内。其中记载颇多征实，非若近代稗官，徒以驾虚张诞，眩人耳目者可比。"《谐铎》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藤花榭刊本、乾隆五十七年巾箱本、同治五年(1866)刊本、光绪十七年(1891)广百宋斋排印本、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本、光绪三十三年文蔚书局石印本、宣统元年(1909)锦文堂书店石印本，以及会文堂排印本、梁溪图书馆排印本、大中书局排印本、新文化出版社排印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花近楼丛书》本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1985)。　　（朱青葆）

Xiejue Lu

《谐噱录》 笑话集。《说郛》(重编本)题唐刘讷言撰,《五朝小说》本目录题唐朱揆撰,正文题刘讷言撰。《唐人说荟》本题唐朱揆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有刘讷言《俳谐集》十五卷,已佚,因此托名刘作。本书广收诸书中所记诙谐有趣之言行,汇成一册,如《狗枷犊鼻》条出《因话录》卷四引《拾遗录》,《雌甲辰》条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出《卢氏杂说》,《苍苍在鬓》条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七,《卢询祖》条出《北史》,与《北史》原文略异。（顾 青）

Xieshi

《谐史》 宋代杂事小说集。沈俶撰。沈俶,霅(今浙江吴兴)人,生平不详。书中载有赵师羼为临安尹时事,当为嘉定以后人。原书二卷,未见传本。原本《说郛》卷二十三摘录八条。注称二卷,题沈俶撰。《古今说海》本、《学海类编》本及《说郛》(重编本)卷三十五则题沈俶撰,亦仅八条,且有脱讹。《四库全书》列入小说家存目,作一卷。此书载宋代杂事,虽有诙谐嘲戏的内容,如第七条引张文潜(耒)《杂志》,记僧人释珊趋炎附势,饰词说"接是不接,不接是接",邱浚打了和尚,也说:"打是不打,不打是打。"但其他各条,并无可笑的故事,不知何以命名为《谐史》。他如第一条引述萧琛叱责项羽神占据郡厅,《清平山堂话本》中《霅川萧琛贬霸王》亦演此事,大概是吴兴当地的传说。第八条记临安惯窃偷了人家财物,必在门上写"我来也"三字。一日被擒后,不承认是"我来也"。在狱中贿通守卒,放他出去一夜。他又作案后写了"我来也"三字。府尹赵师羼相信"我来也"的确不是他,把他放了。这个故事比较著名,《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九卷即用它作为头回。其余各条多记烈女、节妇、忠仆行事,可见作者意旨。

（程毅中）

Xiepi Zhuan

《偰僻传》 清代蒙古文小说。一百二十回。作者不详。旧有手抄本流传,198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

《偰僻传》是蒙古文系列故事五传的第四部。故事情节承接《尚尧传》,书叙泰永元年,遂烈皇帝李天宠信奸臣张玉保,造成朝纲混乱。泰永三年,薛嵩辞职避祸,张玉保乘隙窃得元帅职位。张玉保又将女儿张桂兰送入宫,以色惑主,愈加专横。泰永四年,张玉保等奸臣网罗罪名,欲置薛嵩死地。薛嵩诈死而隐匿暗室,程四海、秦龙、罗孟等人也受到排斥。唐皇又听信谗言,将太子李宁发配太原,将岳彩云皇后打入冷宫。被朱风道从法场救走的李平,遵师命下山。时华盖、邢苏安等好汉不满朝政,聚义小龙山。李平来到小龙山,众人听说他是颜雄皇帝次子,遂拥戴为王。李平下山,被偰僻国招为驸马。小龙山好汉们也投奔了偰僻国。老国王去世后,李平继承王位,将偰僻国治理得国泰民安。泰永八年,李平遣使长安,请求祭奠祖庙,使者受张玉保凌辱。李平于是联合吐蕃、突厥、界利汗等国进攻唐朝。双方大战,张玉保被杀,两边互有胜负。最终议和。李平让位,太子李宁登基,改元"乘肃",李平被封为八千岁。《偰僻传》在描写战争方面,气势宏大,粗犷刚劲,曲折多变,表现出作者具有非常丰富的想像力。

（扎拉嘎）

Xie Xiao'e Zhuan

《谢小娥传》 唐代传奇小说。李公佐撰。《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一"谢小娥传"条下题李公佐撰,未注出自何书。《类说》本《异闻集》亦收此篇,文极简略,文末云:"《幽怪录》所载小异,故两存之。"当指《幽怪录》所收之《尼妙寂》。《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八"尼妙寂"条注云出《续玄怪录》,故事情节相似,主人公姓叶不姓谢,其夫名任华而不是段居贞,与本篇略有异同。

本篇叙述历阳侠士段居贞之妻谢小娥事。小娥的父、婿在江湖行贾,俱被盗贼杀害,小娥亦被沉江,漂流水中,为人救起,依妙果寺生活。梦见其父、夫亡魂告以仇家姓名的隐语,小娥不自解悟,广求智者辨之。数年后巧遇李公佐,解其隐语,知仇家为申兰、申春。小娥易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终于在浔阳郡寻到仇家,趁申兰、申春沉醉于庭室之内,小娥杀死申兰,智擒申春。太守张公善其志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小娥复仇后,剪发为尼,遁入空门。

此故事情节虽稍涉荒忽无稽,出于虚构,但故事之曲折,隐语之奇巧,破案之严密,写得极为精细,尤其是将谢小娥描写得勇敢、坚强、机智,真实可信。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传奇与城市居民的关系,反映了商贾阶层的生活。本篇宣扬鬼神迷信思想颇多,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解谜获贼,甚乏理致。"在元杂剧及后世小说中,有些疑案亦用梦中人示以隐语,显系受此影响。

谢小娥故事后世流传颇盛,以致被宋祁撰《新唐书·列女传》时采录,竟把这杜撰的故事视为史实,载入正史。明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十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即据此改写而成。清初王夫之《龙舟会》杂剧,亦敷演其事。

（刘荫柏）

Xie Zhaozhe

谢肇淛(1567～1624) 明代小说家、批评家。字在杭。福建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除湖州推官,量移东昌,后官至广西右布政使。著有笔记《五杂俎》等。又为明代闽派诗人之健者,有《小草斋文集》传世。

谢肇淛在小说理论批评方面还提出过一些有益的、重要的见解。他对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都有较为广泛的批评,主要见于笔记《五杂俎》和《金瓶梅跋》(《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约有五点:

一、他对文言小说的发展历史作了概要的描述,指

出："其间文笔之高下，既与世变，而笔力之醇杂，又以人分。"也就是说，小说创作的成就，既与时代有关，又包含着个人的因素。

二、他比较强调小说的重要性。"读书者，不博览稗官诸家，如啖粱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废台沼也。"他指出，小说既有认识价值，又有教育意义。"多识畜德之助，君子不废焉。"

三、他认为，"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因此，他赞扬"曼衍虚诞"的《西游记》以及《水浒传》、"华光小说"，而对"《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则给予"俚而无味"的苛刻的评语。

四、他提出了虚实相半的主张。"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在这方面，他肯定了小说家中的"《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以及"杂剧家中的《琵琶》、《西厢》、《荆钗》、《蒙正》等词"。相反地，针对"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他批评说："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

五、他高度评价了《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并特别指出了它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成功："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驶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他还比较了《金瓶梅》与《水浒传》的优劣得失，指出："其不及《水浒传》者，以其猥琐淫媟，无关名理。而或以为过之者，彼犹机轴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唯恐易尽。"

（黄　霖）

Xie Xueshi Shi

《解学士诗》　明代话本小说。明徐梁成刻本题作《学士诗》，未见。郑象文刻本书名作《汇纂较正解学士选》，"选"字或为"诗"字之误。解学士即解缙，字大绅，曾主持编纂《永乐大典》。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他"才名煊赫，倾动海内。俗儒小夫，谰言长语，委巷流传，皆藉口解学士"。本书即讲有关解缙写诗做对的故事。它选择所谓解缙的打油诗和对联加以敷衍编纂，某些情节颇具趣味性。如新年解缙在自家门前贴出"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对门曹尚书看了生气，就叫人把家园内的竹子砍去半截，再看解家的对联，下面接长一段云："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曹尚书恼怒之下又命人把园中竹子全都连根锄净，谁知对联又接长一段云："门对千竿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气得曹尚书无计可施。又如解缙雨天滑了一跤，被众人耻笑，解缙作诗云："春雨滑似油，下得满街流。跌倒解学士，笑杀一群牛。"此诗亦见《坚瓠十集》卷一，文字稍有差异。由于作者依据诗歌内容编造故事，所以《解学士诗》的故事情节缺乏连贯性，尤其是从小说的后半部分看，犹如一部诗选。因而有人称之为诗话体小说，是话本小说的一种别体。

解缙为明成祖朱棣杀害，人民颇具同情，所以《张子房归山诗选》的开头说："解学士君臣遇合，亦一时之盛，若急流勇退，于张子房岂多让哉。"明末清初之际，《解学士诗》与《千家诗》、《东坡小妹诗话》等书一样，曾是人们案头的通俗读物，故有关解学士的故事广泛流传。《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五回有一首秋千诗："红粉面对红粉面，玉酥肩并玉酥肩。两双玉腕挽复挽，四只金莲颠倒颠。"此诗即引自当时盛传的解学士诗，原作八句。现代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说的单口相声中，有一段《解学士》，即来源于《解学士诗》，或许《解学士诗》就是明代相声的底本。可见解学士的故事，至今还流传于世。

此篇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著录。今存明郑象文刻本和清李光明庄刻本。

（程有庆）

Xinxinzi

欣欣子　《金瓶梅词话》的序作者。生平不详。据序文称，《金瓶梅词话》是"吾友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故当为笑笑生的朋友，但从两者命名相类来看，也可能是笑笑生的另一化名。其所撰《金瓶梅词话序》，从批评《金瓶梅词话》出发，总结了中国古代世情小说理论的一些基本特征，在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文章提出的"寄意于时俗"，就指出了世情小说不同于历史演义和神魔小说，主要是通过描写现实社会中的平常人物和日常生活来表达一定思想的，这应该说是点中了世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扩大了小说理论批评的视野。并指出，要描绘时俗，作者就要"罄平日所蕴者"，根据长期的生活积累来从事创作。描写的故事要"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这样，所用的语言，就要通俗如话，是"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饮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欣欣子的这些观点是富有启发性的。稍后的谢肇淛、《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及冯梦龙等人就进一步发展了世情小说的理论。

（黄　霖）

Xinbian Wudaishi Pinghua

《新编五代史平话》　宋代讲史平话。佚名撰。明清书目未见著录。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曹元忠游杭州，得自常熟人张敦伯家，据说系宋刊本。有的研究者从书中地名及引文用字等方面考察，认为它是金代刻本。此书由《梁史平话》、《唐史平话》、《晋史平话》、《汉史平话》、《周史平话》五种汇集而成，每种又分上下

两卷，共计十卷。惜《梁史平话》目录全缺，正文缺下卷；《汉史平话》正文缺下卷；《唐史平话》的正文、《晋史平话》的目录和正文、《周史平话》的正文亦有缺页。清代宣统三年(1911)董康诵芬室出版影刻本，题为《景宋残本五代史平话》。有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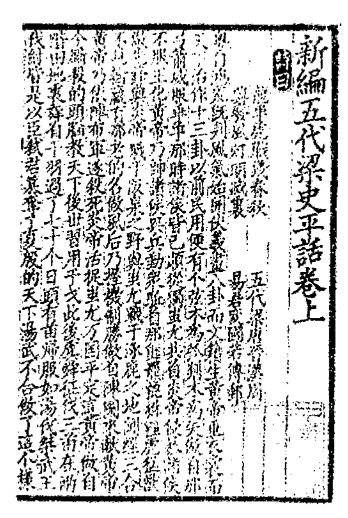
宋元两代讲史艺术兴盛，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京瓦伎艺”条记载，北宋末年有位专讲五代史的民间艺人尹常卖。金国也有能说《五代史》的艺人刘敏(《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三)，南宋罗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条，也提到过“说黄巢忧乱天下”。元代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一文，称赞朱桂英“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可见《五代史》是宋元讲史中盛传的故事。现存《新编五代史平话》的许多片断，带有浓烈的民间口头创作的色彩，很可能记录了宋代讲史的故事梗概。如黄巢、朱温、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和郭威早年的经历，以及《梁史平话》开头的引子等。其中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比金代的《刘知远诸宫调》或元末南戏《白兔记》简略得多。诸宫调和南戏中的许多重要情节，如李洪义兄弟谋害刘知远、刘知远投军后与岳小姐成婚、李三娘母子井台相会、李三娘捧金印等，在平话中尚未出现。另外，平话中韩信、彭越、陈豨托生为曹操、孙权、刘备的故事，到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变成了司马仲相断狱的故事，到明代又发展成短篇小说和剧本。平话中朱温、刘文政、霍存、郭盛的某些经历，与《水浒传》中的杨志卖刀、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鲁达代州遇金老极为相似，但《新编五代史平话》保持着更质朴的面貌。

《新编五代史平话》的一大半篇幅，乃是依据《资治通鉴》改写而成，同时也吸收了新、旧《五代史》的某些内容。这一部分完全采用编年体，以五个朝代的兴衰为线索，扼要叙述一系列军事和政治事件，其思想倾向也与史书一致。作者对历史资料所作的加工和补充，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摘录和复述基本史实，并把一些文言句子改写成半文半白的句子。

二、仿照民间讲史的体裁和表现手法，描绘一些战斗场面。如《资治通鉴·后唐纪·庄宗同光元年》有这样一段：“王彦章引兵逾汶水，将攻郓州。李嗣源遣李从珂将骑兵逆战，败其前锋于递坊镇，获将士三百人，斩首二百级，彦章退保中都。”平话则对这段记载加以铺张渲染，写出了李从珂和王彦章的对话及交战过程，演述的文字约为原文的三倍有余。可以看出，平话并没有改动《资治通鉴》所记的基本史实，只是增加了一些细节。

三、插入前代的历史掌故。如915年，后晋军队俘获后梁王彦章的妻子，并派使者劝王彦章投降，遭到拒绝。《旧五代史·梁书·王彦章传》、《新五代史·死节传》和《资治通鉴·后梁纪·均王贞明元年》，均没有记载王彦章拒不投降时说过什么话，而平话中王彦章却说要效法汉将王陵，不以家人为意，并详细介绍了汉将王陵不肯降楚的故事。再如917年冬，李存勖得知黄河结了冰，可以渡河作战，非常高兴。《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新五代史·唐本纪·庄宗下》和《资治通鉴·后梁纪·均王贞明三年》，均没有记载李存勖渡河之前引用任何典故，《新编五代史平话》却说李存勖把自己渡黄河比作汉代刘秀渡滹沱河并介绍了刘秀渡河的故事。此外还插入了唐代魏徵、汉代冯异、秦代扶苏、汉代萧何与韩信、唐代权万纪、战国时代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作者可能借此炫耀其渊博的学识，但对读者甚为有益。


新編五代梁史平話卷上

诵芬室影宋残本《五代史平话》

四、拟写一些表章和谕旨等。如881年，凤翔陇右节度使郑畋发出檄文，号召各藩镇加紧镇压黄巢起义军。平话的作者没有抄录《旧唐书·郑畋传》所载的檄文，而是用比较通俗的文字另拟了一篇。此外，还拟定了882年王铎给唐僖宗所上的表章，朱温给尚让的信，884年李克用给唐僖宗所上的表章，唐僖宗给李克用的谕旨，924年郭崇韬给后唐庄宗所上的表章，后唐庄宗立刘夫人为皇后的册书等，所有这些檄文、信件、表章、谕旨、册书都简明易懂，能为更多的读者所理解。

五、运用散文叙事的同时，适当地插入诗词骈语。如《梁史平话》上卷形容张归娘落泪，借用了白居易“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诗句。《唐史平话》上卷描写李克用与黄巢对阵，分别用两段骈语，形容二人的装束和武器。《唐史平话》下卷叙述安重诲离间李嗣源与李从珂父子之间的关系，则插入一首绝句：“忍教骨肉自相屠，重诲谗邪总诋诬，不是明宗全父道，怼为矫诏杀扶苏。”此外，《新编五代史平话》每一卷的开头和结尾都有“开场诗”和“散场诗”。所有这些，全是沿袭了讲史艺术的体例。

平话取材于史书的部分，主要是在复述史实的基础上添枝加叶，并不注重刻画人物形象，也缺乏曲折复杂的情节。正如郑振铎所说：“因其究系以真实的历史为根据的，所以其叙述始终为‘历史’所拘束，往往还带些文言文的调子……其描写也便不能遑心遑意的自由放大”(《宋元明小说的演进》)。这样一部作品，为了刻

印出版以供案头阅读,已在讲史话本的基础上作了加工,书面语言大量增加,不再适合于讲史家当场讲述。《新编五代史平话》与其他宋元平话合在一起,代表了我国长篇通俗小说初步形成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作品刚刚从讲史艺术中孕育出来,还相当幼稚和粗糙,作者还没有锤炼出很高的艺术技巧。但是它们所积累的创作经验,却为后代的小说家所继承,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例如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熊大木的《北宋志传》等,都同时从讲史艺术和历史著作两个渠道选择题材,都对民间创作进行调整和补充,使之更加完善;都把史书上艰深的词句译成浅近的文言,并且虚构某些细节、铺叙某些场面;都在叙事过程中插入诗词骈语,或拟定一些奏疏、诏旨、书信等。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新编五代史平话》等元代平话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周兆新）

Xinchahua

《新茶花》 清代小说。两编三十回。著者上编署“钟心青”,下编署“钟情心青”。其真实姓名不可考。上编十五回,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上海申江小说社印行;下编十五回,同年十二月明明学社印行。标“爱情小说”。

全书以名妓武林林与上海县项大令之侄项庆如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兼叙十余年间(中日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的晚清政事和上海新党活动。杭州武林林,父亡,母女到上海投亲,被骗堕入烟花。喜读《巴黎茶花女遗事》,胸佩茶花,以马克格尼尔(今译马格丽特)自命。项庆如结交一批青年志士,争称新党,戊戌变法失败,壮气消磨殆尽。后东渡日本留学,习政法速成科。学成回国,见政局日颓,于是逃避世事,愤世嫉俗,自称“东方之亚猛(今译阿芒)”,与武林林情投意合。京中要员王尚书闻武林林美艳,欲纳为侧福晋,唆使在沪走狗华中茂在《香海报》刊文,构陷项庆如为“革命党”。项、武大惊,私租小房,秘密结为夫妇。庆如家道中落,林林变卖衣饰,开设镜清书局,清苦异常,以至借贷度日。不久,庆如被秘密绑架,押解南京,以孙中山革命军“头目”的罪名,欲置之死地。林林闻讯,为救庆如性命,被迫同意作妾。北京当即来电,称庆如“系属误拘,即可释放”。林林以死抗争,自作挽联:“一代红颜为君绝,三生遗恨在人间。”

作者旨在借青楼故事演述晚清政治,所写项庆如相识的十余名留学生回国后的不同经历和生活道路,从各个侧面反映那个动荡黑暗的年代,网罗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庚子事变、康有为保皇活动、清廷实行“新政”、行刺五大臣、秘密会社、苏报案,以至官场丑闻等等,都一一穿插于武林林与项庆如相识、相爱、结婚以至被迫离散的过程中。作者对列强的侵略感到痛心,斥责清廷显贵谄媚洋人、丧权辱国,但对前途又流露出悲观的情怀。

小说用墨最多的人物项庆如,形象比较鲜明。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与一批维新志士参加变法活动,失败后思想苦闷、消沉。又东渡日本,寻找出路,决心干一番事业。回国后,目睹政局败坏,西方列强的侵略,又使他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项庆如性格复杂,比较真实,他痛恨腐败的晚清统治者,声称“不愿为朱门的走狗”,从不向当权者摇尾乞怜,但意志薄弱,经不起挫折,有一定的典型性,是清末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人物形象。武林林屡遭不幸,受尽欺凌,对当时社会的污浊有较深刻认识,受新思潮影响,蔑视富贵荣华,与穷学生项庆如倾心相爱,在恶势力迫害面前以死抗争,也刻画得相当动人。《小说林》第一卷载《小说管窥录》,说该书“语皆征实,可按图索骥。东鳞西爪,颇多轶闻,笔墨亦极倩丽”,对小说的特点作了比较恰当的概括。本书虽然演述青楼故事,但是没有庸俗的妓院生活描写,这与当时流行的描写洋场才子和妓女纠葛的小说相比较,显然要高出一筹。

（赵明政）

Xin Chipozi Zhuan

《新痴婆子传》 清代小说。四卷三十四章。题“笑龛居士记,凤楼女史述”。撰者真实姓名不详。存宣统二年(1910)上海新新小说社铅印本。

书叙江南省香海地方绅士华宗之妻黄氏,及其族嫂贾夫人、弟妇鸳娘,妯娌三人屡办迷信之事。贾夫人与鸳娘孀居无子,乃过继华宗之子玉儿和虎儿承袭香火。华宗二十七岁时,黄氏等请来念仙卷的为他祈禳,保佑他平安长寿。黄氏深知丈夫不肯拜佛,便让玉儿替拜,玉儿死活不拜,无奈只得叫一岁多的虎儿打了个滚儿。不巧,次日玉儿便骤病,妯娌三人都认为是玉儿得罪了菩萨,准备去求仙方。华府丫头雪儿稍懂医书,告诉华宗劝阻,方作罢。后华宗娶雪儿为妾,三人亦更加妒恨。华宗曾严禁三姑六婆来府,但有一李姑娘自称是观世音菩萨驾前龙女转世,能知过去未来,结果还是被偷偷放进了华府。李姑娘在府中大捣其鬼,又盗走贾夫人的钻石戒指。然而可笑的是,贾夫人等为查出偷戒指者,竟请来李姑娘搬弄圆光法术。直到李姑娘被县太爷拘去,贾夫人等还痴想着“一定是借此应劫”“修仙成道”去了。不久,华宗应约出游,那些张好婆、赵嬷嬷、王家婶及周大嫂、贾小姐便应邀而来。贾小姐不仅与贾夫人攀上了亲,而且又引见了一位师姐,号纯阳子的“活神仙”。虎儿突然得了急惊风,妯娌三人急忙派人去观音寺求来麻黄石膏制作的“仙丹”给虎儿治病,终致虎儿死亡。这些痴婆子又去请纯阳子相面、观星象,不料所谓贾小姐、纯阳子皆为男扮女装,结果险遭二人污辱,幸亏雪儿设计解救,黄氏、鸳娘才免遭不测。经历这场骗局及华宗指点,这些痴婆子才彻底醒悟,从此不再迷信,并把佛楼改为女学堂,自任教习,嘉惠女子。全书旨在破除迷信,与原作《痴婆子传》毫不相干。

（罗德荣）

Xindang Shengguan Facai Ji

《新党升官发财记》 清代小说。一集十六回。作者佚名。光绪三十二年(1906)作新社刊行，简称《新党发财记》。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6月再版，更名《官场维新记》。

本书以江西新喻县绅耆袁伯珍假维新之名，运谋手段，逐步发迹，成为身兼数职的官僚的经过，反映了清末官场的腐败以及维新骗子之丑态。新喻县城名绅袁伯珍，本为一介寒士，三十岁上中得一名举人，因会试不中，只得在本城充个绅士。他最恨新法新政和外国传入的新学术，所爱的仅是印度的鸦片和墨西哥的洋钱。凑巧县中出了教案，知县与袁伯珍商议变卖积谷以赔偿洋人损失，袁伯珍私自侵吞公款五、六千两。恰值庚子事变，两宫出逃，堂兄仰济避乱返乡。伯珍自堂兄处很得了一番借维新而升官发财的要诀，又自朋友曾颂笙处借阅了几部西学新论，居然将维新名词当作口头禅，说得滚瓜烂熟。不久局势稍定，伯珍以私吞之税谷款托仰济运动，在汉口投制台大人所好，谋了银元局购料的肥差。第一番到上海采办造铜元机器，即将贿官之资悉数捞回。后又在武卫军充当文差，建议聘外国教习练洋操，因出卖维新朋友而得制台大人赏识。不久又用独吞矿山及熬脑公司股分夤缘王爷，得荐与漕督，遂办警察学堂、罪犯习艺所，与维新女子宽小姐结婚。最后竟被制台保举到学务处、王爷奏保调至练兵处、堂兄贿赂至财务处任职，成为身兼数职的一等红官僚。小说以袁伯珍的发迹经过，把朝廷借维新预防革命及投机分子借维新而升官发财之卑劣目的暴露得淋漓尽致。对于玩女人、吸鸦片、敲诈勒索等官场怪状亦暴露无遗。作品文字劲练、质朴，运笔辛辣。

(施学珍)

Xin Ernü Yingxiong

《新儿女英雄》 清代小说。二卷十二回。署"楚伧著"。作者叶楚伧(1886～1946)，原名宗源，又名叶，别号小凤，江苏吴江人。同盟会会员，历主《民主报》、《太平洋报》、《国民日报》笔政。著有短篇小说及小说杂论，合刊为《小凤杂著》。宣统元年(1909)五月改良小说社印行，标"社会小说"。

叙女主人公甄洛神，年已待字，居毗陵家中，与母相伴。其父甄楚玉，本科举班头，新政颁布以来，即弃科举士业，移居汉阳，兴办实业，不上几年，即成商学界一出色人物。一日，在鹦鹉洲见一少年演说指斥政府信用外国人，不信用百姓，句句有咬金嚼铁的精神，大得楚玉赞赏。寻访相问，方知系上海某校学生姓冒名璋字无疆，因开会演说触了长官的忌讳，遂溯江西上，逃到汉阳。楚玉邀其到寓中住下，微露择婿之意，并写一家书，叫洛神母女到汉阳议决一切。甄太太挈洛神起程，途经上海，遇洛神表姐崔玉衡，玉衡因劝洛神留沪读书，以便有所造就，且告以不去汉阳之故，甄太太许之。及甄太太至汉阳，见无疆才思太露，根性不定，故把亲事暂时搁起。无疆有所察觉，又恋上自上海来汉阳探舅之罗蝶云，留下一书，同搭轮船返回上海。楚玉大恨，而甄太太却以未将女儿许定为幸。洛神在校品学兼优，惟于荒嬉游惰的同学必要谆谆劝诫，故为顽皮者所忌恨。一日，与玉衡至张园游，在亭中撞见一少年与一女子。那少年便是无疆，连连回首看觑，洛神回归途中，又驾车紧随，至门首方去。次日，洛神忽接无疆一信，言其父母已许婚姻，渴欲一见。洛神因已窥破无疆与蝶云之事，悲愁不已。无意中失落信封，被一忌恨洛神之同学交与校长。洛神遭此不白之冤，无以自容，决意避去。来至杭州，适秋瑾新坟方成，遂往哭之，因与秋社中仇振华诸人相识，化名真娘，入为社友。忽传言官府要将秋坟铲去，洛神乃自告奋勇，护送秋瑾棺柩至鉴湖卧龙山祖坟安葬。船经萧山，有歹人欲谋劫船，得志士杜薛支解救脱险。葬礼日，洛神决意摆脱独生女私情，在墓侧筑茅椽相伴秋魂以了余生。

小说主旨意在颂美秋瑾，赞扬她"一生志气，何等雄伟"，而却推出一在人生道路上遭受挫折的洛神为主角，以她牺牲一己愿为秋瑾守墓，"得于人间世占一沙粒之位置"来映衬秋瑾之伟大崇高，诚如总评所说："秋魂者，秋瑾之魂也。秋瑾已死，魂不可复招；于是为之魂者有洛神，则所谓秋魂者，洛神耳。不曰洛神而曰秋魂，洛神之价值可知。"小说结构工巧，语言不俗，于人物心理之刻画，尤有可称道者，在晚清革命派小说中，是艺术性较强的一种。

(欧阳健)

Xin Ernü Yingxiong Zhuan

《新儿女英雄传》 清代小说。二编八回。原题"香梦词人"撰。作者生平事迹无考，当是清末民初人。此书存清宣统元年(1909)六月上海小说进步社铅印本。

小说叙安宣清与金玉贞姻缘事。安宣清父亲原是刑部大人，因被人陷害发往边台，十年未返，病在戍所。安宣清往边台探亲，旅途中得一少年保护，方免遭仇人杀害。这少年即是他幼年聘定的未婚妻金玉贞。金玉贞的父亲与安宣清的父亲乃世交，任参将之职被牛制台害死，一家星散。但金参将的侄儿金龙曾署南都守备，为避祸带着一家人包括玉贞等来到逍遥岭占山为王。玉贞十二岁起专心习武，练得武艺高强。最后在御卢口杀死牛制台父子。父仇已报，金玉贞遂与安宣清成婚。

《新儿女英雄传》模仿《儿女英雄传》，按十三妹的模式塑造金玉贞，不过性格也有自己的特点。依仗权势为非作歹的牛制台也写得比较有个性。

(蒋光田)

Xinjiyuan

《新纪元》 清代小说。二十回。作者碧荷馆主人。真实姓名不详。光绪三十四年(1908)小说林总发行所刊行。

本书是专就未来的世界着想撰写的一部理想小说，欲借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替

黄种人争气。1999年,中国大皇帝批准议院通过的废去年号改用黄帝纪元的提案,并由内阁拟就敕旨,通电同种诸国克期准备。原来这时中国久已改用立宪政体,国富民强,使各国个个惧怕。于是以独、弗为首的五大洲白种诸国立即在何来国召开万国大会,但将地处欧洲的匈耶律国排除在外,因其系匈奴后裔,因而挑起匈国内黄白两种人的冲突。匈王派兵弹压,欧洲各国遂借口白种人受欺,组成三十余国的联合舰队开进阿德利亚基克海。匈王大惧,请求中国保护。中国一面任命前海部大臣黄之盛为总统诸军兵马大元帅,一面密电埃及扼守苏彝士河,同时向世界声明"此番战衅开自白人"。独、弗等国公举英驻南海海军提督鲁森为各国海军总督,封锁越南洋面,广布水雷暗伏雷艇,做好迎击中国的准备,于是一场决定黄白人种优劣的世界大战便以南海与苏彝士河为中心展开。黄之盛在天津做好战斗部署后即启航南行,用海战知觉器、洋面探险器、洞九渊等先进设备排除水雷避过雷艇,并用流质电射灯等新式武器大败德军提督显利率领的先锋队,进军巫来由海峡。鲁森又惊又恨,公然使用被万国弭兵会禁用的绿气炮,但被中国以"化水为火"的科学秘法烧得全军覆灭,鲁森也被俘虏。接着双方又在锡兰、孟买上空展开空战;在苏彝士河展开电战,最后中国用日光镜、消电药水、追魂砂取得全面胜利,迫使白种诸国请和,接受十二条和款,承认黄种诸国采用黄帝纪元。小说具有反帝爱国的思想,语言流畅,想象丰富,海战场面写得较为生动。(阎中雄)

Xin Jinpingmei

《新金瓶梅》 清代小说。十六回。排印本。题署"作者:慧珠女士;编辑者:天绣楼侍史"。真实姓名不可考。宣统二年(1910),上海新新小说社刊行。

书叙西门庆家资富足,身为高官,其妻吴月娘假文明自由之名,放荡淫欲。《金瓶梅》原书中,吴典恩诬吴月娘与玳安有私情。《新金瓶梅》借此生发,写月娘与小厮玳安私通,借西门庆升巡道官去外地赴任之机,二人跑到上海大世界游乐出走。西门大姐请舅父吴典恩规劝月娘,但月娘并未回心转意。西门庆服用春药铁棒丸后与蕙莲私通,致使蕙莲丧命,却按正室丧礼发送。吴典恩垂涎春梅,终不得手,便把春梅赶走,下落不明。吴典恩又因撮合月娘和花子由有功升了官。吴之妻、妹也与花子由通奸,不到半年,花子由就死于淫欲过度。谢希大来上海后,吴典恩又给月娘和谢希大撮合,被升为刑部郎中。谢希大在蓬莱菜馆与潘金莲相遇。金莲与应伯爵亦有染。常峙节为赞助女校,捐资五千元,常太太和他大闹一场,最后告到县衙,说他私通革命党,同党有乔大户、李娇儿、夏小姐,何知县欲依法公办等。

《新金瓶梅》将原书旧有人物随意妆点附会,东拼西凑,虽写晚清社会生活,但忽视艺术概括与人物性格刻画,在晚清小说中亦为末流之作。(滋 阳)

Xin Jinghuayuan

《新镜花缘》 清代小说。十二回。萧然郁生著,生平待考。载《月月小说》九号至二十三号(1907)。

书叙唐中宗朝,唐小峰因受奸臣武三思陷害,被罢去公爵,遂与颜崖、多九公结伴,随舅父林之洋一同出海。途中遇风,靠岸来到维新国。维新国的人满口洋文,服饰器具也崇洋仿洋。四人来到新雨茶楼,听人高谈"平等自由",结果被误当"革命党"抓走。唐、颜被押到衙署,经查明知是误会。二人回船,见林、多尚未归来,即进城寻找。途中,目睹为买办送丧场面隆重,也看到维新国商业表面繁荣,其实毫无竞争能力。原来林、多二人误抓被救后,被带到省商务总会招待所。维新国人好听大话,二人便投其所好自吹自擂了一番。果然好几位商会分董提出与他们合股开矿、开轮船公司、造铁路。商务总办不仅派兵保护,而且表示愿意代销、包销船上货物。一些半官半绅的人,也想从林之洋船上物色寿礼以巴结上司。又向多九公询问彗星之理,唯恐地球被彗星冲破,会毁灭他们灭天害理苦心经营的家业。维新国之人,一心结欢外人,迎合列强,包括兵权在内的一切主权早已归属他人。为迎接四位大唐来客,满街人都积极筹备欢迎会,为争做会议发起者,商民与学界竟激烈争辩相持不下。会后,为了进一步了解维新国的情况,唐、颜四处购买《维新国灭亡论》一书。此书虽已被查禁,但书商为了牟利,迎合国人争购禁书的心理,却把封面乔装后高价售出。林、多二人划船去看外国人赛船,维新国人一向媚外,亦去助兴。官吏们几乎全邀妓女同去,以期趋奉与高官有来往的妓女,寻求讨好上司的门路。林之洋等为摆脱商务总办纠缠,当即起锚开船,离开了维新国。小说仿原著写法敷衍晚清社会,揶揄维新人士,已失原著情趣,可视续貂。

晚清尚有另一部《新镜花缘》,十四回,题"啸庐外编",情节内容与此有异。(罗德荣)

Xin-Jiu Shehui zhi Guaixianzhu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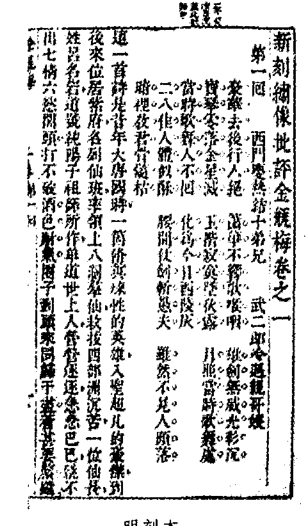
《新旧社会之怪现状》 清代小说。五回(未完)。署"冷眼旁观人"撰。真实姓名不详。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汇通印书馆刊,鸿文书局发行。

小说主要表现清末上海滩上新旧观念的混杂、碰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怪现象。湖州郭开儿与表弟陆贾同一起到上海洋行探望前去结账而病倒的父亲。途中,郭开儿在轮船上被诱骗参加押赌,所带七十块银元钱都输尽。抵沪,在马路上小便,又要打劝阻者,被巡捕拘禁。陆贾同通过师友关系,托洋学堂学生章丹翼说情,方得释放。章丹翼为了发财,招揽开矿股份,宴请洋人,郭开儿慑于洋人气势,出钱认股。邻间酒座有落第秀才大骂考官,击碎花瓶;同座之贾咪辛却得中举人,洋洋得意。静宗寺塾师阎日非一心科举而不中,恼羞成怒责打学生。贾咪辛邀阎至家,因有新党客人在座,阎躲入厢房不见。忽接外甥信函,买地发生纠葛,阎转而

又求贾味辛说情等等。作者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化的上海滩上的世态人情，惜故事未及叙完。 （周华斌）

Xinke Xiuxiang Piping Jinpingmei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说散本《金瓶梅》。二十卷，一百回。每回前有图两幅，共二百幅。有眉评、旁评。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序。约刻于明末清初。



明刻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书影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系据词话本加工写定而成，对词话本作了一次全面的删削刊落与修改润饰。首先，改变原词话本的说唱特色，使之更加符合小说的体裁要求，对可唱韵文进行彻底删削，数量不下三分之一，如原词话本二十三处套曲，就刊落去十五套，故曰"说散"，同时，大量刊落了转录或照抄他人之作；其二，变依傍《水浒传》而独立成篇，在结构上予以改造，不从景阳岗武松打虎写起，变为玉皇庙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与最后一回的永福寺作双峙起结，前后映照；其三，在人物、细节上修补原词话本的破绽，改正错讹；其四，对回目、引首作了统一加工，去俚俗不通为对仗工整；其五，全部行文作了润饰，去琐碎重复，显得更加整洁。

此书之写定作评者，可能是李渔。首都图书馆藏本图后，存署名"回道人"的题词。李渔，原名仙吕，字谪凡，回道人正是他的化名。在李渔所著的《十二楼·归正楼》、《合锦回文传》里，也出现过回道人，便非偶合。此外，所有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早期刻本，扉页右端均署为"李笠翁先生著"，而李渔系竹坡之父执，两家过往密从，张竹坡此题，当有根据。特别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语，与李渔在《三国志演义序》里对《金瓶梅》的评价，观点完全一致，都可证明李渔是此书的写定作评者。这个论断，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

此书评点者首先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此书一味打破世情，故不论事之大小冷热，但世情所有，便一笔刺入"（五十二回评）。这里面既有"献媚者与受贿者，写得默默然会心，最有情致"（五十五回评），又有形形色色的"仕途之秽"；既写"六黄太尉何等势焰"，又把市井小人刻画得"死未罄辜"，而皇帝的骄奢淫侈，仅"土木珍玩之费如此，安得不民穷盗起"（七十八回评）？是故《金瓶梅》一书，"写世态炎凉，使人欲涕欲笑"（三十五回评），"千古伤心，似为是作"（七十四回评）。所谓世情小说，即指不同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妖魔等类的小说，而是侧重于描写社会现实生活。这一评论，无疑较为深刻地揭示了《金瓶梅》一书的创作主旨。对于《金瓶梅》问世之后，是否是一部"淫书"的争论，评点者也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金瓶梅》，非淫书也"（九十九回评）。"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一百回评）。不惟不淫，而且"分明秽语，阅来但又见其风骚，不见其秽，可谓化腐臭为神奇矣"。第一个站出来说《金瓶梅》不是一部"淫书"，作了较为全面的辨析。

其次，高度评价了《金瓶梅》所取得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赞赏《金瓶梅》在写人、状物、绘景等各方面都摆脱了传统的传奇写法，而是逼真生活，真实地再现生活，"情景逼真"、"情事如画"、"口吻极肖"等评语贯串全书。小说艺术的真实性，不是简单的生活实录，而是描写得"入情"，符合生活中的"必至之情"。如第二回写西门庆欲娶潘金莲先与王婆周旋时，批评道："摹写展转处，正是人情之所必至，此作者之精神所在也。若诋其繁而欲损一字者，不善读书者也。"只有作品的描写契合人情事理，符合生活逻辑，才能使形象生动感人："问答语默恼笑，字字俱从人情做细幽冷处逗出，故活泼生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者还高度评价了《金瓶梅》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用"写得活现"、"极肖"、"传神"赞扬其形象真实、生动，特别写出了人物的鲜明个性特征。如第九十一回评玉簪儿形象时说："写怪奴怪态，不独言语怪、衣裳怪、形貌举止怪，并声影气味心思胎骨之怪，俱为摹出，真炉锤造物之手。"又如第五十一回写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听姑子说唱曲时，各人之性格心态迥异："金莲之动，玉楼之静，月娘之愦，瓶儿之随，人各一心，心各一口，各说各是，都为写出。"只有把握住人物在特殊环境下的独特心态，才能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如第五十九回写西门庆见潘金莲养的雪狮子吓坏了官哥，一怒之下把猫摔死时，潘金莲先是坐在炕上"风纹也不动"，待西门庆去后，仍不敢撒泼，而是口里呐呐喃喃骂了几句。这样描写潘金莲，评点者评道："西门庆正在气头上，又不敢明嚷，又不能暗忍；明嚷恐讨没趣，暗忍又恐人笑，等其去后，唠唠叨叨作絮语，妙得其情。"自然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描写得有声有色。应当说，这些评点，都是十分精辟的。此外，评点者对《金瓶梅》的艺术描写手法，也作了探索，尤其对它的白描手法，更是称赏不绝。尽管在《金瓶梅》的抄本流传阶段，就出现了评语，而且《金瓶梅词话》在刊刻时又误以正文入刻，但分量毕竟不多。只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才称得上是《金瓶梅》的第一个评本，因此在《金瓶梅》评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刻本，传世四种，分藏于

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与日本内阁文库。几种版本之间的正文差异甚少，惟评语不同。首都图书馆藏本，只有旁评，而无眉评，其他各种虽有眉评，但版刻不同，或四字一行，或三字一行，或两字一行。四种刻本的时间，孰先孰后，研究者观点有异。一般认为，此书刊刻年代，上限不早于崇祯末年，下限不晚于康熙十九年(1680)。

（刘　辉）

Xin Lieguo Zhi

《新列国志》　明代小说。一百零八回。冯梦龙编著。现存重要版本有崇祯初原刊本，金阊叶敬池梓，有图五十四叶；明末刊本，有图五十四叶，附地图二叶；明末赠言堂刊本。



明刻本《新列国志》插图

是书据余邵鱼之《列国志传》增补改写而成，由二十余万字扩充至七十余万。其凡例指斥“旧志事多疏漏，全不贯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姓名率多自造”及“叙事或前后颠倒，或详略失宜”等，还特别批评“古用车战……旧志但蹈袭《三国志》话套，一概用骑”一类失误，声称“兹编以《左》、《国》、《史记》为主，参以《孔子家语》、《公羊》、《谷梁》、晋《乘》、楚《梼杌》、《管子》、《晏子》、《韩非子》、《孙武子》、《燕丹子》、《越绝书》、《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刘向《说苑》，贾太傅《新书》等书，凡列国大故，一一备载，令始终成败，头绪井如，联络成章，观者无憾”，“事取其详，文撮其略。其描写摹神处能令人击节起舞，即平铺直叙中总属血脉筋节，不致有嚼蜡之诮”。其宗旨可以窥见。冯本为当时治《春秋》一经之名家，又极熟稔通俗小说之作法，故能据史敷衍，增益文采，脱胎换骨，遂为巨览。如原志中“秦哀公临潼斗宝”故事，就被冯以当时秦方式微，尚南附于楚，不足以号召天下诸侯赴临潼而删去。而高渐离以筑击秦王事虽不在战国时期，但冯亦有意前移以为全书之结，可知其具有通盘之构思，亦不拘泥于个别史实。此书自“周宣王童谣发令”叙起，始而东迁，继而春秋五霸，又继而十二国和战国七雄，以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郡县为结，历时五百余年。其间人物众多，头绪纷繁，但叙来眉目清楚，详略得宜。其中一些情节故事如晋公子重耳出亡、孙庞斗智、伍子胥复仇、荆轲刺秦王等都写得曲折生动，有声有色；一些著名典故如掘地见母、百里奚认妻、程婴匿孤、二桃杀三士、河伯娶妇、窃符救赵等也穿插得宜；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大战役如鲁齐长勺之战、秦晋龙门山大战、宋楚泓水一战、晋楚城濮交兵、秦赵长平之战等亦叙来条理清晰，丰富多彩。书中也有一些人物形象较为鲜明，如“德力俱无”却梦想作盟主的宋襄公等。其中伍子胥、廉颇、蔺相如、孙膑、庞涓人物故事等还为后世小说戏剧所敷陈搬演。可观道人在序中称其“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是为允评。然间有与史实相左或前后矛盾之处，如第四十回叙晋索郑国叔詹，后为晋文公所赦还，而据《史记》，则叔詹系自杀，郑国以其尸与晋。又第十回写祝聃“疽发于背而死”，第十一回又屡写及聃事。清乾隆时人杨庸删为《列国志辑要》八卷一百九十节。又有蔡元放据此书略作删改润色，增以评注，易名《东周列国志》，通行于世。

（胡小伟）

Xin Lieguo Zhi

《新列国志》　清代小说。四编三十八回。不题撰人。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良小说社铅印本。

书谓广东省城有童保、包忠二人，值庚子国变，銮舆西狩，旨令参酌中西政要，思以振兴。包忠乃指点地图，纵谈各国历史。从法王鲁易十五当政，挥霍无度，一如桀纣谈起，详说拿破仑的一生经历风波；又叙英国受法国革命影响，实行改革，国力迅速强大；还谈到美国独立战争、俄土二次战争后窃取中国伊犁，吞并黑龙江以北地区。名为小说，其实是一部通俗的世界近代史读物。作者意在借此教育国人，同时也劝谏政府，行新法，立议院，办学校，兴科学，以富国强兵。作者对拿破仑尤为致意，认为是他给欧洲各国的政治民主开了先风，特别是直接为意大利、埃及两国废除了暴政。除拿破仑外，其他人物则是为了叙述历史事件生拉硬扯，勉强成篇。

（萧相恺）

Xinmin Gong'an

《新民公案》　明代小说。四卷四十三则。全名《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今仅存日本延享元年(1744)抄本。卷首有《新民录引》，落款“时大明万历乙巳孟秋中浣之吉，南州延陵还初吴迁拜题”，其有“但甘棠存召绩，镌石垂不朽，故纪公六省理人之政，每每概揭其一二于篇什，非贡谀也，欲俾公今日新民之公案，为万世牧林总者法程也。”则此书作者当是吴迁。又《天妃济世出身传》熊龙峰刊本题“南州散人吴还初编”，似与此为一人。吴迁，字还初，号南州散人，延陵(今江苏镇江)人。万历三十三年(1605)前后在世。此书卷一题“建州霞晦杨百明发刊，书林仙源金成章绣梓”，按金成章“金”字抄误，当作“余”。建阳书林主为余成章，字仙源。可知此抄本所据底本为建阳余成章刻本，今已佚。

《新民公案》述郭青螺在福建、广东、山西、四川、浙

江、云南六省任官时的问案事，卷一首为《郭公出身小传》。郭青螺(1542～1618)，名子章，青螺为号，吉州泰和(今江西泰和)人，为政有声誉。书分八类：欺昧、人命、谋害、劫盗、赖骗、伸冤、奸淫、霸占，每类含四至六则不等，内容和体制与《百家公案》、《皇明诸司公案传》等相似，其结构无非案情、诉状、审案、判词等，文字质实，平铺直叙，文学意味淡薄，价值不高。

(顾 青)

Xinniejing

《新孽镜》 清代小说。署南支那老骥氏(即马仰禹)著。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科学会社刊行。十二回，注“上编”。“下编”是否出版，不详。标“社会小说”。

本书穷形极相地刻画维新人士的卑劣无行，影射康梁之徒。作者对于新学输入中国之后引起的世道人心风气的转移，深为不满。那些际会风云的维新人物，在小说中都是一些投机钻营、夤缘无耻、腐化堕落、招摇撞骗、靠出卖别人而青云直上的卑鄙小人。这是一部谤书，谑而虐矣。

书中南皮县文人吴志仁，本是一个教蒙馆的塾师，喜欢摭拾新名词，著了一本《励学新编》，径赴上海去刊刻。在上海结识了《时务报》的主笔杨谷臣，杨是康南海的高足。他们终日花天酒地，吴志仁刻书的钱浪掷而光，幸亏杨谷臣推荐他到学堂里去教书，而他的那部著作稿本却被杨谷臣乘机买去，换上自己的名字出版。学堂里有个名叫沈偏兹的学生，专会鼓动风潮，吴志仁卑躬屈节地与沈攀交，取媚于学生。校长想打发走爱闹事的沈偏兹，就送他到日本去留学。沈偏兹在日本纠合同志，办起《译丛》杂志，在国内风行一时，他俨然成了全国进步青年所钦仰的伟人。他在日本又结交了“革命巨子”贾文明、真雅迈等。后来他因狎妓，声名狼藉，只好回国。回到上海，以风度翩翩的新学家出现，穿洋服，洒香水，金丝表链，钻石别针，因而得到了名妓眉样楼的眷爱。忽然杨谷臣收到密电，政府下令严拿革命党，沈偏兹吓得面无人色。眉样楼为他出谋划策，叫他“学杨谷臣的乖”。原来当日康梁被通缉，杨谷臣闻风抢先在《时务报》发表一篇大肆抨击康有为的文章，摇身一变，方保无虞；沈偏兹依法炮制，也在报上骂革命党，居然名利双收。后来杨谷臣保了经济特科进京，扶摇直上；沈偏兹接办了杨谷臣的《时务报》，身登要津。

从本书里可以窥见在大变革的时代中一些翻筋斗的人物的幢幢身影。然而，由于作者思想顽固守旧，对于维新派和革命党均诋毁不遗余力，因此小说格调甚卑，成为一部浅薄谩骂的作品。

(鲁 戈)

Xinqiaoshi Han Wu Maichunqing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明代小说。见于《古今小说》卷三。入话写陈后主宠爱张丽华、孔贵嫔，隋炀帝宠萧妃，唐明皇宠杨贵妃等几个帝王贪恋女色，以致亡国事。正文叙吴山遇私娼韩五，朝云暮雨，色欲过度，险些丧命。亏得和尚托梦超度，改过前非，“觑破关头邪念息，一生出处自安恬”。《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八回《陈经济临清开大店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和第九十九回《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忿杀陈经济》的情节与此大同小异。因此，不少人认为《金瓶梅》所写陈经济与韩爱姐事，系转录《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故此篇写作年代较早，或谓宋元旧篇。

然陈经济、韩道国、王六儿、韩爱姐等人，在《金瓶梅》中都是重要人物，前后情节贯穿，起迄清晰，与全书不可分割。尽管《金瓶梅》曾大量抄入或转录不少前人之作，如《戒指儿记》等，但都游离于情节主线之外，可有可无。惟陈经济与韩爱姐相遇情节，与之不同，是全书中的主要骨骼，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细检《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全篇，对韩五一家行踪的交待不够清晰，来去突兀。如初写“船上走起三个妇人，一个中年胖妇人，一个老婆子，一个小妇人，尽走入屋里来。”她们是韩五及其母与外婆，并无韩五之父的身影。待左邻右舍闲言碎语，她们无法再住下去时，韩五之母竟说：“拙夫已寻屋在城，只在旦晚就搬。”突然又跑出个“拙夫”。同时，前后情节亦有抵牾处，如：先说“原在城中住，只为这样事，被人告发，慌了，搬下来躲避。”既然无法在“城中”立脚，跑出来躲避，而后来又说在“城中”找了个住处，前后矛盾。因此，又有人认为《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系改写《金瓶梅》而成。主要情节不变，只是改换了人物姓名，故事地点，篇末加上佛家托梦，超度行善，幡然醒悟，回头是岸，裹上了一层果报主义的外衣。然而改写得并不高明，时有破绽，故此篇在《古今小说》中并非上乘之作。

(刘小营)

Xin San Guo Zhi

《新三国志》 清代小说。三编二十八回。题“珠溪渔隐撰”。真实姓名不详。宣统元年(1909)四月初版。

本书接续《三国志演义》，叙诸葛亮旧病复发，生命垂危，上天动恻隐之心，延其一纪之寿。诸葛亮病愈后，立意变法图强，制订十六字方针。先是设学部，兴办教育，开设新式学校；次是改建军队，征召新兵，亲自研制新式快枪，装备新军；又设警察部，旧军改做警察，维持社会秩序，监督民众卫生；再是兴办路政，设计铁路、汽车图纸，发行股票，建设交通。此外，制订法律，创办《汉报》；兴办女学，开设电报局。又设咨议局，议员学习议事，预备立宪。又成立外务部，与东吴订立条约，互通情好。全国上下奋勉，国力大增。延熙十九年，蜀汉分兵出击，孔明北伐，用新式火炮、炸弹进攻，打败司马懿，不日灭魏；姜维派侦探破坏东吴的通讯设备，封锁东吴军港，一举灭吴。孔明将魏主、吴主囚于海岛，统一了天下。

《新三国志》与陆士谔的《新三国》一样，都属于“拟旧小说”。《新三国志》把维新变法、富国强兵的思想引入三国故事，使诸葛亮、姜维等人穿戴着古人的衣冠，

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活动，实际上是晚清社会政治的反映。全书亦古亦今、亦真亦假、亦庄亦谐，语言通俗流畅，想象合理，堪称晚清拟旧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赵明政）

Xin Shanghai

《新上海》 清代小说。六编六十回。陆士谔著。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

本书用第一人称手法，以作者两位同窗好友李梅伯、沈一帆贯串全篇，描绘清末上海滩之纸醉金迷、嫖赌诈骗的腐败社会风气。李梅伯居住家乡青浦，到上海仅一个月，种种见闻令他厌恶至极，觉得难以住下去，返回故里。沈一帆为银行书记，虽能洁身自好，而耳濡目染无非卑劣行为。作品写报馆主笔胸无点墨偏要吹嘘卖弄，或向妓女出卖花榜状元，或只知骗吃骗喝；留学生勾结外国人行骗，得来的钱到青楼赌馆挥霍；连革命党人到上海，也是狂嫖滥赌，将革命经费挥霍殆尽。作者真切地描绘出当年上海十里洋场的种种丑态。

在陆士谔晚清时期小说创作中，本书篇幅较长，文笔含而不露，于冷漠的叙述中寄寓作者的褒贬。由于成书较急，未及精雕细刻，造成全书许多事件虽串连一起，却难成一体。（朱世滋）

Xin Shitou Ji

《新石头记》 清代小说。四十回。署"老少年撰"。老少年即吴沃尧。初发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至十一月上海《南公报》，仅十一回；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单行本。

本书以《红楼梦》续书形式出现，主人公仍为贾宝玉。小说叙述贾宝玉出家后，为酬补天夙志，蓄发重回人间，时间已是光绪二十七年。除薛蟠、焙茗、甄宝玉外，《红楼梦》里其他人物均未出现，而荣宁二府也早已烟消云散。作品前半部分，从第一回到第二十一回，描写现实社会，即作者所称"野蛮世界"，感慨国运衰颓，社会黑暗。首先嘲讽十里洋场的上海的诸多怪现状，对于洋货充斥与洋奴的无耻给予了揭露；其次记录庚子事变，但渲染了义和团的愚昧，而完全忽略其反帝意义；最后揭露和抨击了当时一般人目为先进的湖北假维新党人与官场。作品后半部分，从第二十二回到第四十回，叙述贾宝玉游历过程，描绘出作者的理想社会——文明境界。这是东方文明(即甄宝玉)所创建的人间乐园，文化、科学极为发达，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尽美尽善，皇帝、官员关心人民，没有盗贼、娼妓、乞丐。作者于描写这一乌托邦同时，也提出实现它的道路，即"立宪"，在"立宪"之下弘扬孔道，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作者的这种社会蓝图，虽属虚幻向往，但却表现了作者对科学和进步的追求，以及对晚清腐败政治的深刻批判。

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关心时事、留意实业、努力学习外文等等。然而形象苍白，难给读者留下印象。全书后半部分五彩缤纷，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无情节构成，已失去小说意趣。（朱世滋）

Xin Shitou Ji

《新石头记》 清代小说。二册十回。南武野蛮著。真实姓名不详。宣统元年(1909)小说进步社刊。

小说始于贾宝玉出亡，到扬州遇到柳湘莲，得知林黛玉并未身故，而到西洋留学，去岁应友人约，在东京教书，此时或已回到上海。宝玉高兴异常，加以受了湘莲思想的灌输，便脱却袈裟，换上洋服，头上也买着假辫装起。奇巧的是，在西服裤里竟有一张湖北彩票，第二天就中了头奖，得五万元。宝玉有了钱，便和湘莲同赴上海，各处寻访林黛玉。学校找遍，没有黛玉的影子。后来在勾栏门前经过，看见林黛玉、史湘云的牌子，很难受的以为她俩堕落了，跑进去一看，原来是妓女假托二人之名。幸而赖尚荣这时做了上海知县，替他行文打听，才证实了黛玉仍旧在日本未回。

几个月的上海生活，宝玉不仅成了维新派，而且成了有远志的人。不过他的第一件大心思，还是找林黛玉，于是托赖尚荣办理护照，远涉重洋，前往日本。抵达后，中国人开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宝玉发表了维新的讲演，然后才乘车到富士山附近的大同学校，去找做了哲学和英文教授的林黛玉。那时林黛玉正在译《万国全史》。

宝玉见到了她，立誓永不分离。不料黛玉却大不以为然，认为如今做了国民，第一要把开导民智作为天职，那些痴心之事，不必再谈；并要宝玉在日本学得本事回去，多办几个学堂，多唤醒些同胞。从此，贾宝玉便做了日本留学生。这时宝玉之子贾桂、侄贾兰，恰被派作日本钦使，和宝玉相会。宝玉虽已返老还童，子、侄却早已白发苍苍。兰、桂二人想帮助宝玉恋爱成功，看黛玉又不注意此事，便偷偷的奏请大清皇后赐婚。而日本皇帝也因大同校长的呈请，同时赐婚，并给予数万婚费，于是贾、林二人便在东京结婚，待贾兰、贾桂公事完毕后，一同回到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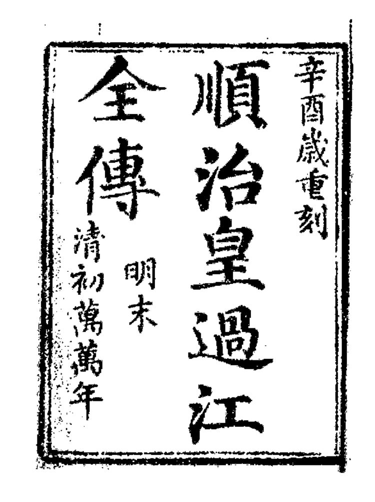
作者企图把宝、黛二人，灌输以新的灵魂，事实上效果全无。尤其是两国皇帝赐婚，宝、黛在东京街大游三天，写得尤为荒唐。（恩）

Xinshi Hongxun

《新世弘勋》 清代小说。二十二回。又名《盛世弘勋》、《定鼎奇闻》、《新史奇观》、《顺治皇过江全传》、《铁冠图全传》、《新世弘勋大明崇祯传定鼎奇闻》。题"蓬蒿子编"。首有顺治辛卯年(1651)作者自序，据此知作者为明末清初人，其姓字生平不详。

《新世弘勋》叙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事，"详载逆闯寇乱之因由，恭纪大清荡平之始末"(庆云楼刻本卷首题字)。全书以《剿闯通俗小说》为蓝本，增益首尾，

串联史事，脱胎而成。开篇先交代因果，叙阎罗王冥司勘狱，玉帝纠察人间善恶，派遣月孛、天狗好杀诸神下界搅乱明室江山。其后写李自成降生陕西米脂县，少年时读书无成，专喜弄刀舞剑。后父母双亡，家产荡尽，又逢水旱飞蝗，灾馑连年，遂投军入伍。因军粮不接，激起兵变，自成被散逃变兵推为首领，号称闯王。河南举人李岩为人好义，发粟赈救饥民反遭囚禁。饥民聚众劫狱，救李岩，投闯王。自成听从李岩所劝，礼贤下士，禁暴恤民，于是军威大振。其后，破开封，占西安，建大顺国。又连拔榆林、昌平、居庸诸城，攻破北京。崇祯帝杀妃伤女，自尽于煤山。闯兵入京，大行掳掠，诸将一味骄横淫乐。自成不纳李岩忠言，未几即为吴三桂领清兵入关战败。闯军退至陕西，军中内讧，牛金星计杀李岩兄弟。于是，兵无斗志，反缚自成及牛金星等人献于三桂，自成等被杀。小说最后，写大清皇帝入主中原，龙虎山张天师建醮酬天。玉帝谓明室国运已终，向有妖星降世，今已完劫。后清兵渡江南下，南明弘光臣服，大清统一天下。



清刻本《顺治皇过江全传》

小说旨在宣扬“国家治乱，气数兴衰，运总由天，复因人召”之说，欲使“举世之人，悉皆去恶存善，就正离邪”（作者自序）。小说虽将明末农民起义归结为上天安排的刀兵劫，但所写天灾人祸却也道出了动乱的社会根源。全书描写粗糙，情节零乱，艺术水平不高。此书在清乾隆间曾遭查禁，故书商屡易其名，以混人耳目。今存清顺治庆云楼刻本、嘉庆崇古居刻本、道光文渊堂刻本及姑苏稼史轩刻本等。（陈年希）

Xin Shuihu

《新水浒》 清代小说。甲、乙两集二十八回。乙集仅存目。题“西泠冬青演义，谢亭亭长评论。”作者真实姓名不详，谢亭亭长尚有小说《尚父商战记》。光绪三十三年（1907）鸿文恒记书局排印本。

本书第一回开宗明义：“将原书旧有人物一一妆点附会起来，若嘲若讽，且劝且惩，欲使人人知道今日新政上之现象。”书叙侯蒙保奏，宋江受降，众位头领陆续下山，干个人营生，以个人自治合群爱国为宗旨。于是吴用回郓城办女学堂编教科书，雷横办警察练警兵。张顺下山创办渔业公司，汤隆要谋铁路事业，童威、童猛在江浙盐捕营充管带，乐和出席音乐会演奏风琴，卢俊义将家产的三分之一来充作国民捐，樊瑞在松江侈谈妖怪学。顾大娘、孙二娘在松江女学堂充当监督，还到天足会上演讲，批判缠足的恶习。鲁智深下山在杭州小普陀寺做监督，安道全担任军医员，中西药并用。李逵在上海海国春吃番菜大出丑。王英在胡家宅恋上野鸡，扈三娘赴日本学习师范，柴进在上海租界办招待所，石勇自办邮电局，戴宗拴上甲马追电车等等，不一而足。作者随意命笔，胡乱撮合，结构零散，形象单薄。艺术上不足道，思想亦浅薄。

乙集第十五回起，回目为：《报主仇燕青尽义　赴友难宋江下山》，可知承甲集演绎情节。

（王汝梅）

Xin Tangshu Yiwen Zhi

《新唐书·艺文志》 《新唐书》中的一篇。宋欧阳修等撰。记载唐代及唐以前的书目。它以《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为基础，作了较大的调整和补充。其子部小说家类收《旧唐书·经籍志》小说家类的十三种（减去《鬻子》一种）和史部杂传类的二十六种作品，加上《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的《杂语》一种，共四十种，二百八十三卷（原称“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实误）；再加上未见著录的李恕《诫子拾遗》等八十三种唐人作品（原称“李恕以下不著录七十八家”，亦误），共一百二十三种。

欧阳修在《艺文志》的序言中说：“……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他认为小说是一种“出于史官之流”的著作，因此把《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原列在史部杂传类的一部分著作如《述异记》、《搜神记》等改入小说类，但仍列在子部。其中《燕丹子》等书还有传本或见于他书的称引，其余李恕《诫子拾遗》、王方庆《王氏神通记》、狄仁杰《家范》、卢僎《卢公家范》、元结《猗犴（当作玗）子》、通微子《十物志》、温庭筠《采茶录》、郭良辅《武孝经》、封演《续钱谱》等书，未见他书称引，只存目待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隋以前的小说不多，并未照抄唐初人所编的《隋书·经籍志》，大概都是当时实有的书，可以作为研究唐代及唐以前小说的主要史料。

（程毅中）

Xinxu

《新序》 汉代杂事小说集。刘向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即其中一种。《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著录《新序》三十卷、录一卷。唐马总《意林》引《别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均同《隋志》。至宋，《崇文总目》所载仅五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称：“《新序》十卷，世传本多亡阙，皇朝曾子固在馆中自校正其讹舛，而缀辑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复全。”又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崇文总目》：“《新序》十卷，汉刘向

撰，成帝时，典校秘书，因采载战国、秦汉间事为三十卷上之。其二十卷今亡。"是此书原本三十卷，宋时已亡其大半，曾巩辑为十卷，今所传即宋十卷本。全书分《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一卷、《义勇》一卷、《善谋》二卷，共计一百六十六章。严可均《全汉文》卷三十九辑得佚文五十二条，所得大致完备。

刘向校书秘阁时，见秘阁中有旧《新语》一书，乃采择其中史传杂事，删润而成《新序》。据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刘向此书曾于汉成帝阳朔元年（前24）二月奏上，此即《新序》的成书年代。至于刘向的撰述目的，无疑是要借助历史故事向当政者提供鉴戒。所以，宋高似孙《子略》认为："正纲纪，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划者，尽在此书。"清朱一清、谭献都指出此书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说，冀以感悟时君。可见，全书内容无不涉及前代君臣出处得失，其中颇多治国议政的重大原则。例如，《杂事》一"孔子在州里，笃行孝道"一节，着意表彰孔子作为仁治的典范，能自正其身，率身以为天下先，从而说明凡人君治天下，君正则万民从之，天下始能大化的道理。又同篇"卫国逐献公，晋悼公谓师旷"一节，阐明人君应该懂得赏善除恶、爱民如子的治国之道，指出若失性纵淫、贪婪残暴，则必取灭亡。这两则故事，都具有较强的民本意识。再如《杂事》五"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一节，借魏文侯面对逝去的先贤空怀感叹之事，提倡贤明之君要以得人材、识贤臣、任能者为首务的治国主张。与此同时，书中还对历史上误国失民、腐败无能的当政者进行批评。如《刺奢》"赵襄子饮酒"一节，先写赵襄子在饮酒五日之后，自夸豪放，接着写优莫评价赵襄子的豪饮行径大可与"桀纣并世"。这不仅突出了赵襄子的奢侈本性，并且对此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像这样的记叙，对于现实生活，确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至于《善谋》下篇，全录汉代时事，其针砭作用，尤为明显。《新序》所叙述的众多历史故事，不仅有十分明确的思想观念，而且也不局限于议论政事这一种类型，其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如《杂事》一记孙叔敖少时杀蛇瘗埋，以免伤害他人的故事，用以歌颂孙叔敖那种忘我利人的高尚美德。

本书辑录的资料大多本自旧史，但作者并没有完全因袭旧制，而是取择有度，笔削润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由于刘向本人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因而使得旧有的文字大大增强了文学色彩。著名的寓言故事"叶公好龙"，就是此书《杂事》五中的一节。作者用朴实洗练的文笔，向人们摹绘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精彩场景：叶公有着特殊的爱好，殷切期待着看到真龙的形象。谁知当真龙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却吓得"弃而远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作者笔下的形象鲜明具体，使人如见其状，如闻其声，而其中的寓意深长，对那种徒慕虚华、不求其实的人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此书的文学价值还表现在对话的构拟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左传》和《国语》的优良传统，语言凝练，描摹传神，在文学创作上做了新的尝试。所述故事不无艺术虚构。刘知幾《史通·杂说》批评它"广陈虚事，多构伪辞"，不免苛论。书中许多精彩的片断，实为魏晋以来志人小说的最早范本。

《新序》十卷，主要有《四部丛刊》影宋本、明程荣《汉魏丛书》本、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清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蒋凤藻《铁华馆丛书》本、郑国勋《龙谿精舍丛书》本。以《四部丛刊》影宋本最佳。清人卢文弨曾作《新序校补》，载《群书拾补》中。近人校注本则有石光瑛《新序校释》（《中山大学文学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1935）；张国淦《新序校注》（1944，成都茹古书局）刊本。

（卢仁龙）

Xin Yesou Puyan

《新野叟曝言》 清代小说。二卷二十回。卷端题"青浦陆士谔撰"。有清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铅印本；上海亚华书局铅印本（1928）。正文前有李友琴序和总评各一篇。

书叙主人公文礽为解决中国人多物少、求过于供的困难，成立拯庶会，寻求富民强国之道。他构想出三个步骤：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发展科学；第三是移民外星。在近一百年前提出这些构想，表现了作者丰富和大胆的科学幻想。如文礽设计飞舰将人运载到外星去，以及对月球、木星的描绘，都显示了不同凡响的想象力。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如办公宅，宅内人人不分男女都有职业，吃饭有公饭所，洗衣有洗衣房，孩子有蒙养所等，又明显地受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小说主要着力于科学幻想和社会梦想，人物的刻画不很成功，主人公缺乏个性，给人印象不深。

（蒋光田）

Xin Zhongguo

《新中国》 清代小说。十二回。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陆士谔著。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标为"理想小说"。

书叙作者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一，厌倦拜年应酬，读《史记》饮酒入梦，见挚友李友琴女士来邀出游，其时竟为宣统四十三年（1951）。这时的中国：在立宪四十年后，不仅外债偿清，租界收回，而且陆军有常备兵六百万，海军舰艇千艘，总吨位三十二亿有余，均为全球第一。汽车普及，工业发达，洋货被国货淘汰，而各国所用均为中国产品。医生发明医心药、催醒术，国人精神振作，官吏恪尽职守。世界设立弭兵会及万国裁判所，中国皇帝任会长，正裁判官亦为中国外务部尚书。而一梦醒来，仍是宣统二年正月初一，身在上海客邸。

这部小说内容与形式上都受到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和吴沃尧小说《新石头记》后半部也存有不少相似之处，旨在宣扬立宪。作者的愿望是善良的、美好的，同时也是可悲的。第四回中曾提到"社会主义"及"均贫富党"，这在晚清小说中尚不多见。作品写梦境，而且具体所记又只是两人参观各处，没有情节矛

盾，似游记而不像小说。（朱世滋）

Xin Zhongguo Weilai Ji

《新中国未来记》　清代小说。五回，未完。梁启超撰。最初发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十一、十二月和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新小说》第一、二、三、七号，标"政治小说"。有眉批、夹批，第三、四回后有总批。《饮冰室文集》只收四回。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一卷》，并据《新小说》补入第五回，1960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绪言》云："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小说虚拟未来六十年后，已经到了新中国雄飞寰宇的时代，一位孔子的旁支裔孙孔觉民先生登坛演说"中国近六十年史"，亦即维新派艰难创业、缔造新中国的历史，以一幅宏伟的未来蓝图昭示改良维新的政治理想。

小说规划宏大，所成五回仅是全书序曲。作者设计前十年是预备时代，经过各省自治，过渡到召开国会，全国统一，建立"大中华民族国"。第一任大总统为罗在田（谐音，指爱新觉罗·载湉，即光绪皇帝），书中称颂"前皇英明，能审时势，排众议，让权与民"；第二任大总统为黄克强，即本书的主人公。作者强调造成新中国基础的是"立宪期成同盟党"，简称"宪政党"，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它的党纲、条略，而黄克强就是组建宪政党的创始人。

黄克强的父亲是广东琼州的一位积学老儒，看定中国前途要有大变动，所以派儿子克强与得意门生李去病同往英国游学。二人在欧洲留学多年，遍历英、法、德、俄诸国，卒业返国。途经山海关，目睹关外一带已全然变成哥萨克殖民地的样子，二人感慨唏嘘，不能自胜。黄、李二人都是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小说的主干部分就是记录黄、李二人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一场大辩论。李去病是激进的革命派，黄克强是温和的改良派，二人"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却是始终跟定一个主脑，绝无枝蔓之词"。平等阁主人（即狄平子）在总批中称其"壁垒精严，笔墨酣舞"，"每读一段，辄觉其议论已圆满精确，颠扑不破，万无可以再驳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觉得别有天地；看至段末，又是颠扑不破，万难再驳了。段段皆是如此，便似游奇山水一般，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犹不足以喻其万一也。"

面对资本主义列强凭陵，朝廷当道诸公一味崇洋媚外、卖国求荣的黑暗现实，黄、李二人各陈救国方略。李君主张与民贼誓不两立，搞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黄君反对"革了又革，乱了又乱"，认为"革起命来，一定是玉石俱焚"。李君向往法国大革命时代高张的自由、平等、亲爱三面大旗；黄君倡言"我总是爱那平和的自由，爱那秩序的平等"，"每读法国革命史，只觉毛骨悚然"。李君主张共和政体，代议会制；黄君主张君主立宪，开明专制，"若能有一位圣主，几个名臣……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这岂不是事半功倍吗？"至于改造中国的方法，黄君主张温和方法，"总不外教育、著书、作报、演说、兴工商、养义勇，这几件大事业；或者游说当道的人，拿至诚去感动他，拿利害去譬解他"；李君斥为与虎谋皮。黄君认为革命会引来外国干涉，招致亡国之祸；李君认为不革命瓜分之祸也早已不可避免。黄君认为现在的中国人还没有讲民权的资格；李君驳斥"难道便听着他这样永远专制下去不成"？最后结论仍倾向于"君主立宪是个折中调和的政策"、"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容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黄、李二人的驳诘，实际上囊括了本世纪初爱国志士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论争的要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本人流亡日本初期徘徊于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心态的自我解剖，忠实记录了他的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

第四回"旅顺鸣琴名士合并　榆关题壁美人远游"，叙黄、李二人赴旅顺考察，目睹俄国殖民主义者猖狂肆虐的暴政，悲愤填膺，满纸淋漓呜咽，笔调极为沉痛。第五回写上海滩之怪现状，钻戒光莹的洋行买办，胁肩谄笑的留学少年，妖妖娆娆的倌人，半村半俏的姐儿，形形色色，喧豗混杂。张园开演讲会，高谈雄辩，掌声雷动，虎啸龙吟，山崩地裂；开品花会，"鬓影衣香，可怜儿女；珠迷玉醉，淘尽英雄"。作者肆意丑诋的是那些"大言炎炎，睥睨一世"的假革命党，叫嚣枵响，跳踉狂恣，挂革命之桂冠，实花界之狎客。

《新中国未来记》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热忱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散布了对于君主立宪的幻想。第五回对于革命抨击尤力，表现出保守的政治倾向。此书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政治小说的代表作品，旨在"发表政见，商榷国计"，书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忽视小说的艺术特征。梁启超曾作自我批评："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复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绪言》）实开近代小说创作中政治淹没艺术之先河。（林　薇）

Xin Zhongguo zhi Weiren

《新中国之伟人》　清代小说。一册十回。题苍园撰。疑作者为张春帆。板框上通叶横刻：大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月×日第×号·时事报图画杂俎。本书当为《时事报》散叶集订。每日一叶，右半叶为图一幅，图上题字即本回回目，左半叶为正文。

书叙"教育救国"事。写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百子村农家子姚思审，无钱读书，因慨于世间富贵不均，便到上海寻找生意，以求出路。思审在上海随木匠杜撰学艺，不觉十年过去。一日，忽接家信，母亲亡故，便将父接至上海，赁室居住，辞了师傅，自己营业。后遇一学堂教习，讲说印度亡国，中国衰弱，强调"总要人人都受了

教育，有了知识，才可以不受外人压制，不做外人的奴隶。”思审乃思以存款举办学堂，略尽国民义务。于是思审登报启事，买地建房，聘教招生，居然办起了座普通中学堂和一个附属小学。开学之日，思审发表教育救国演说，为一叫化人听到，前来相访。此人姓武名训，山东堂邑县人，幼孤，不得进学，讨饭为生，乞钱办了两个小学堂，叫武训义学。思审遂引为同类，结为兄弟，赠送路仪。接着思审说服父亲，又回籍办了三个初等小学堂。因乏师资，写信给武训求援，武训乃寄百元赞襄。思审返沪，立意创办师范传习所，培养师资。有秀才包长和、史德成、卜成仁等，藉伙食不好，寻衅闹事。思审劝之不听，将其开除，并发表演说，要求学生专心求学。包、史又于思审讲演之际，聚众闹事，为上海县拘捕。忽报武训病亡，思审大有黄壤埋公苍天孤我之感。学校越办越好，思审并娶妻生子，尚决心增办实业学堂云。

书末曰：“列位要明白这书的宗旨，是单单为姚君代表，和那武兄的附传……这本小说，是一篇有头有尾的文字，说不出个所以然的道理，只有两眶眼泪，一副心肝，列位尽可以当作信史看。”本书纯用白话，朴质无华，叙事娓娓动听。然姚思审办学前后，判若两人，起讫无因，纯系图解。

又本书末叶尾行云：明日续登《偶像奇闻》。知该报所载小说，非此一部。 （吴 敢）

Xin'er Jiuxue Ji

《馨儿就学记》 清代小说。十章。包天笑著。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原标为“教育小说”，用浅近文言写出，采用第一人称手法，以日记体记述主人公馨儿自丙寅年八月初至次年五月末，在明德小学高等第三年级读书时的见闻经历。小说篇幅不长，却能较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富于时代气息。小说描写小学生雏国会活动，又涉及中法战争、反美华工禁约、川南铁路等国家大事，还写到半夜学校、盲哑学院、孤儿院等其他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贫弱不振的现实，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富强的希望以及把希望寄托于教育的社会改革主张。

小说中刻画出一群同学少年栩栩如生的形象，除个别贪鄙悭吝之人，均天真可爱，各具特色。全书内容均为小学生日常生活琐事，又无中心事件，但结构并不显得散乱，因为作者以主人公的成长为线索。开篇他还是个几不知世事的男孩，而一年的经历使人物成为有心有志的少年。作品语言清新隽永，描摹儿童，口吻毕肖。 （朱世滋）

Xinbi Lu

《信笔录》 宋代小说集。曾搏撰。曾搏，字节夫，建昌人。登隆兴元年(1163)进士，为安抚使司干官(《宋元学案》卷七十一)。《信笔录》未见著录。原书已佚，《元一统志》引一条(《永乐大典》卷二千三百四十)，记绍兴二十七、八年，广西宪台属官途经铁围山，迷路入深谷，见一罪囚说是秦桧，对属官说：“西窗事发，君归为言作大功德。”秦桧冥狱故事亦见《湖海新闻夷坚续志》、《钱塘遗事》等书，均谓“东窗事发”，而《信笔录》独作“西窗事发”。这是现存秦桧冥报传说的最早记载。

（程毅中）

xingjuan

行卷 唐代举子的诗文写卷。举子在应进士科考试之前把自己的诗文写成卷轴，送给将主持考试的官员及有地位名望的人评阅，进行自我介绍，希望得到赏识，叫作行卷。送了行卷之后，隔几天再送，叫作温卷。行卷一般都写诗文，只有宋人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说：“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但唐代史料仅见《南部新书》甲集记载李复言曾以《纂异》一部十卷献纳省卷，被主司李景让叱责退回。这只是孤证。用传奇小说作行卷之说，近来研究者多表示怀疑。至少《云麓漫抄》所举的《幽怪录》、《传奇》不能成为确切的例证。 （程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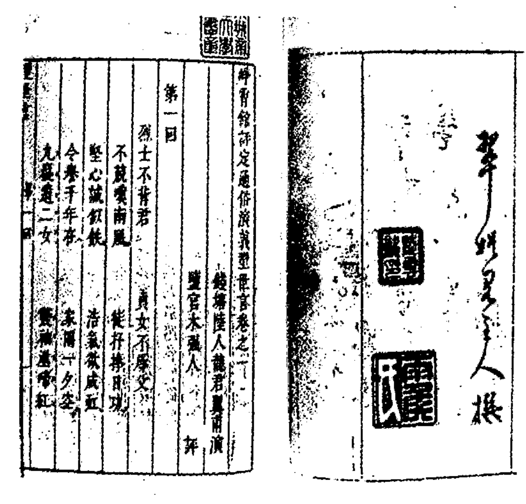
Xingshiyan

《型世言》 明代小说集。全称《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十二卷四十回。今存十一卷，缺卷首序言及目录等。陆人龙著。陆人龙，字君翼。浙江钱塘人。尚撰有小说《辽海丹忠录》，并曾协助其兄陆云龙选评、出版过多种书籍。斋名峥霄馆。陆云龙，字雨侯，号翠娱阁主人。《型世言》回前序、引及眉批、夹批、回后评等，均出自他的手笔。约刻于崇祯五年(1632)左右，现藏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

《型世言》一书在国内久已亡佚，王重民虽在《中国善本书提要》里著录《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所附的征文启事拟刻书名中有“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但只知其名，未见其书。1987年前后，始在韩国发现此书。奎章阁原由朝鲜第二十二代国王正祖于1776年创建的宫中图书馆，内藏中国明清时代的大量书籍约二万种，仅小说就有一百余种，不乏孤本存世。与此同时，在韩国又发现序刊于1762年的《中国历史绘模本》的序言中也列有《型世言》，并在“乐善斋文库”中发现了十五回朝文节译本。1992年11月，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将此书和在巴黎发现的插图合在一起影印出版。接着，国内中华书局、浙江古籍出版社和韩国江原大学出版部等陆续推出了各自校点的排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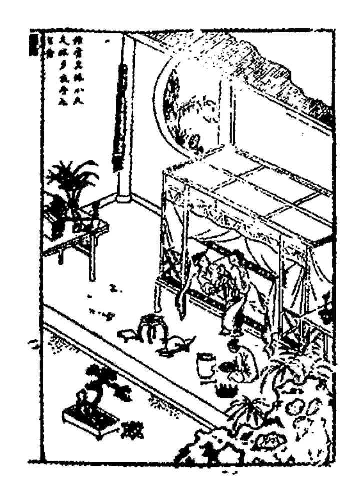
本书的发现，对三十年代以来先后发现的《幻影》、《三刻拍案惊奇》和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的传承关系，理出了清晰脉络。当年，郑振铎发现的《幻影》残本仅存开头七回，其内容和格式，与今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市文物部门所藏的两部残本《三刻拍案惊奇》相同。一般学者认为《三刻拍案惊奇》系挖改《幻影》的旧板而

成。今将这些残本互补，共得八卷三十回。这三十回内容(其中第十五回仅存目)，即全见于《型世言》，只是将一些回目和编排次序等作了局部改动。另有一种今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和日本佐伯文库的《二刻拍案惊奇》三十四卷，不同于凌濛初编的《二刻》。经专家研究，前十回即用凌氏的旧板而稍作了些剜改，后二十四回中有十六回见于《三刻》，而另有八回未有着落。今《型世言》出，方知后二十四回悉见于此，也只是将回目、次序及个别文字作了些改动。《幻影》，一般从郑振铎说，认为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也有学者据书中提到"鞑子"等有碍满清的语词，认为有可能与《三刻拍案惊奇》一样成于清代。至于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回将凌本的"弘治年间"改成"先朝成化年间"，显然也是成书于入清之后。这样，就很清楚地显示了《型世言》乃是这些小说的祖本。于是解决了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版本史上一个久已悬而未决的难题。



明刻本《型世言》卷一

《型世言》与同类题材的史乘笔记、传奇小说相比，文学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对于《三刻拍案惊奇》和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的故事来源多有研究，这些成果今天都可移用于《型世言》。现在看来，《型世言》一书所写的故事大都发生在明代，在明清人的著作中很容易找到相关的记载。这些记载多数用文言写成，即使有点小说意味，也往往不及《型世言》经过有意的小说化之后，显得情节更加曲折，人物更加丰满，故事更加完整。这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第七回《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这回所写的有关王翠翘、徐海的故事本于史实。明代茅坤《记剿徐海本末》及《附记》、王世贞辑《续艳异编·王翘儿传》、戴士琳《李翠翘传》，以及同时代的通俗小说周清源的《西湖二集》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战功》等均载此事。然相比之下，《型世言》对于前人所作有了较大的补充和发展，比之《西湖二集》也更突出王翠翘的形象，整个故事写得动人合理。至清代"青心才人"的再创造，编成了一部二十回的《金云翘传》。越南诗人阮攸又据此移植成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成为世界名著之一。《型世言》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再如第五回《淫妇背夫遭诛　侠士蒙恩得宥》，写耿埴与董文妻邓氏私通，见董挚爱其妻，而邓氏对夫却绝无情义，便将邓氏杀死。雇工白大含冤被刑，耿挺身自首，后蒙旨赦宥，乃削发出家，终成正果。此回故事虽受唐代沈亚之《冯燕歌》等影响，却立足于明代社会现实。陆容《菽园杂记》卷三曾有记载，仅二百字叙其梗概。而《型世言》作了较多的增饰，添加了许多细致、生动的描写。比如《菽园杂记》记有"少年入其家，匿之床下"一笔，而在《型世言》中曾多次写到耿埴躲在房里，躲在门背后，及躲在米桶里、床底下等惊险场面，且用一连串生动的口语和细小的动作，把一个机灵、淫邪的邓氏和老实、糊涂的董文写得神情毕肖，可见作者确有一定的文学表现才能。但这样的描写难以贯串全书。大量的仍是半文半白，有几回主要还是用文言写就，如叙王翠翘故事的第七回与接触同样题材的《西湖二集》第四十回相比，这部自标"通俗"的小说并非通俗。再如第五回与同样表现相近内容的《欢喜冤家》第八回相比，在语言的通俗、流畅上也相距甚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少人物的口语，一会儿作白话，一会儿用文言，使人感到不伦不类，更谈不上"肖其声口"了。比如第十一回中的芳卿，开始时用语是白话："他外貌已是如此，少年进学，内才毕竟也好。似这样人，可是才貌两绝了。只不知我父亲，今日拣，明日择，可得这样个人么？"可是到后来她自述其苦难时竟这样说话："因令予尽挈予妆奁，并窃父银十许两，逃之吴江伊表兄于家。不意于利其有伪被盗，尽窃予衣装。薄生方疑而踪迹之，于遽蹴邻人，欲以拐带执薄生。予骇，谓所窃父银尚在枕中，可以少资馆粥，遂走金陵。生佣书以活，予寄居斗室。邻有恶少，时窥予。生每以此疑，始之诟詈，继以捶楚，曰：'尔故态复萌耶？'虽力辨之，不我听。"同样一个人，前后的差异竟有如此之大，实属罕见。



《型世言》第十回插图

《型世言》确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特别是由于小说的作者比较关心社会现实，描写的又是以当代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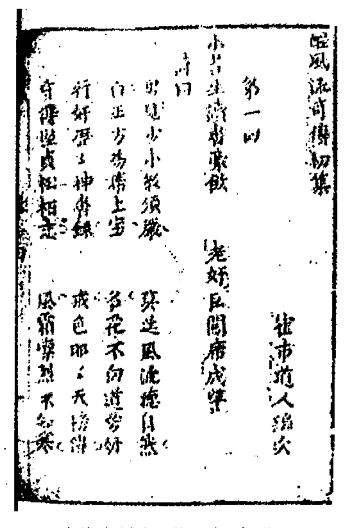
为主，故从中可以了解到不少有关晚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真实情况。即使是最后几篇有关妖异之作，也多有寓意讽世之旨。但是，它与“三言”、“两拍”在总的价值取向上是很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尽管“三言”的编者也赞赏过作品当“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警世通言叙》)，“两拍”的编者也祈读者阅其书而“以为忠臣孝子无难”(《二刻拍案惊奇序》)，且在他们的某些作品中也充满着陈腐的封建说教，但同时必须看到，他们在以李贽为代表的公开肯定“好货”、“好色”的新的思潮影响下，在作品中涌动着一种冲击封建正统，张扬“人”的个性的精神，这特别表现在那些反映妇女和商人的有关章节里。这一点已为当前的学界所认同。而《型世言》的作者，尽管能站在下层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勇于揭露时弊，为百姓说话，如第二十一回论做官说“管抚字，须要兴利除害，为百姓图生计，不要尸位素；管钱粮，须要搜奸剔弊，为国家足帑藏，不要侵官剥众；管刑罚，须要洗冤雪枉，为百姓求生路，不要依样葫芦”；第二十二回开头甚至对因“饥寒难免”“时年荒歉，生计萧条”而“做出事来”的“强盗窃贼”也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所有这些最终都是以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和正统的伦理道德为基准的。他要求为官者处处考虑到百姓，正是由于做官乃是“食君之禄”，必须做“忠君之事”。可以说，宣扬忠君、烈女、义士是整部小说的主旋律，乃至于赞美割股愚孝(第四回)、自缢殉夫(第十回)、为“义”而顿时杀死情妇(第五回)、“道学”当“辜负文君一片心”(第十一回评语)。特别是在对待男女私情上，他更是一笔抹杀。他说：“不知古来私情，相如与文君是有终的，人都道他无行；元微之莺莺是无终的，人都道他薄情。”这无异于说，在理义之前不管什么样的男女私情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小说取名为“型世言”，也就是为了将书中的一些“忠臣、烈女、义士”“以为世型”(第一回评)或“树型今世”(第三回评)，作为世人的楷模和榜样。总之，《型世言》总的倾向是强调“理”的教化，而不是重视“人”的精神。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它与“三言”、“两拍”是很不相同的，在艺术成就上，也难与“三言”、“二拍”相颉颃。因此，当重新发现这部小说的一时间，人们在惊喜之余，用“三言”、“两拍”、“一型”等语言将这三部小说相提并论，失之稳妥。

（黄　霖）

Xingfengliu

《醒风流》　清代小说。二十回。又名《醒风流奇传》。署鹤市道人编次。作者的真实姓名未详。首有作者自序，阐明此书的要旨是反对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

书叙梅干之父受奸相韩侂胄迫害致死，梅干逃走，改名换姓叫木荣，投到冯乐天府中当添香换水的仆童。冯乐天已经察知木荣的身世来历，欲把女儿闺英许配给他，但尚未向家中人说明便去世了。其弟冯畏天，欲将侄女儿嫁给恶少程慕安。闺英不从，程家便设计抢婚，幸被梅干邀侠士孟宗政打散了程家的恶仆，救走了冯闺英。正当程慕安大闹公堂与梅争讼时，梅家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梅干奉旨进京。不久因御敌有功，升任丞相。冯闺英女扮男装进京到赵汝愚家中，她见皇榜招贤献策，便假冒赵汝愚之子赵英之名，上平敌、御敌、和敌三策，受到皇帝嘉奖，由赵汝愚作媒嫁给梅干。但当冯闺英在洞房中见到梅干是曾在她家当过童仆的木荣时，以曾有主仆名分，有伤名教为理由，拒绝成亲。后奏明皇帝，奉旨完婚。作者崇尚程朱理学，极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其婚姻观念十分保守，较同时代作品所反映的自愿自主的婚姻观念大大后退。但鹤市道人此作的政治思想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反映了明末文人在失国之后，痛定思痛的心态。他们总结明代亡国的教训，提出了斥奸佞而褒扬忠臣，肃内政而抗御外侮的国家治平之道。在艺术上，作品文字平庸，多有抄袭《好逑传》、《玉娇梨》的痕迹，用作者的话说：“旨有所归，不计其词句之工拙也。”



清乾隆刻本《醒风流》书影

今存清刻本。

（林　辰）

Xingmeng Pianyan

《醒梦骈言》　清代小说集。十二回。一名《醒世奇言》。稼史轩刊本。正文首页题“蒲崖主人偶辑”，封面别题“守朴翁编次”，有闲情老人序。作者真实姓名不可考。

全书每回衍一事，凡十二事，实据《聊斋志异》十二篇作品译述之白话短篇小说，则成书当在十七世纪末叶。全书目录及故事出处如下：

第一回《假必正红丝风系空门　伪妙常白首永随学士》(《聊斋志异》卷十一《陈云栖》)

第二回《遭世乱咫尺抛鸾侣　成家庆天涯聚雁行》(《聊斋志异》卷二《张诚》)

第三回《呆秀才志诚求偶　俏佳人感激许身》(《聊斋志异》卷二《阿宝》)

第四回《妒妇巧偿苦厄　淑姬大享荣华》(《聊斋志异》卷十一《大男》)

第五回《逞凶焰欺凌柔懦　酿和气感化顽残》(《聊

斋志异》卷十一《曾友于》)

第六回《违父命孽由自作　代姊嫁福自天来》(《聊斋志异》卷四《姊妹易嫁》)

第七回《遇贤妇虺蛇难犯　遭悍妇狼狈堪怜》(聊斋志异》卷十《珊瑚》)

第八回《施鬼蜮随地生波　仗神灵转灾为福》(聊斋志异》卷十《仇大娘》)

第九回《倩明媒但求一美　央冥判竟得双姝》(《聊斋志异》卷三《连城》)

第十回《从左道一时失足　纳忠言立刻回头》(《聊斋志异》卷三《小二》)

第十一回《联新句山盟海誓　咏旧词璧合珠还》(《聊斋志异》卷三《庚娘》)

第十二回《埋白石神人施小计　得黄金豪士振家声》(《聊斋志异》卷三《宫梦弼》)

此书亦以劝诫为宗旨,《醒世奇言》之名足可见其受"三言"影响之深。作品文笔简明酣畅,自然本色,饶有情趣。　　(吴　郑)

Xingminghua

《醒名花》　清代小说。十六回。全称《墨憨斋新编绣像醒名花》,题"墨憨斋主人新编",显系伪托。《小说字汇》曾引此书,知作于乾隆之前。

书叙锦衣卫挥使的公子湛国英,误以为梅御史之女,别号醒名花的梅杏芳有意于他,被杏芳之兄捉住送官。经亲友求情始得解脱。避难途中,被大盗贾龙劫往山寨,以礼相待,送他进京应试;途中经过芜湖钞关,误入不染庵,被五名尼姑藏在庵中淫乐。后梅杏芳离家在外,亦被贾龙劫去。贾龙知梅杏芳是湛国英的意中人,便将她和婢女佛奴送到尼庵中潜住。湛国英的亲戚陶药侯领兵征剿鄱阳湖巨寇,读小说《玉楼春》忽有所悟,派人搜查尼庵,果然找到了湛国英。湛国英协助陶药侯征剿巨寇,建议先招安大盗贾龙,协同进剿,因而立功,娶梅杏芳为妻,收佛奴为妾,又接了不染庵的五个尼姑到家中,一男七女,终日寻山玩水,弄月题花。

此书名为才子佳人小说,却毫无风流儒雅气味,人物面貌可憎,故事情趣低下。湛国英与五尼同庵淫乐,后又统统接进衙门纳为姬妾的描写,既荒唐又淫秽。

然小说以较多篇幅描写了山盗水寇,并对这些离经叛道者给予一定的同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康乾盛世"的真实景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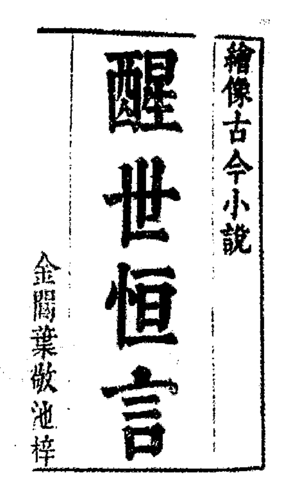
今存清初刻本。　　(林　辰)

Xingshi Hengyan

《醒世恒言》　明代小说集。冯梦龙编著。共收话本小说四十篇,除了《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小水湾天狐诒书》、《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张孝基陈留认舅》、《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薛录事鱼服证仙》等七篇,可推知为宋元旧篇外,其余皆可能是冯梦龙或明代其他人的拟作。最早刻本为明叶敬池本,内有天启丁卯中秋陇西可一居士的序云:"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可见书的出版年代为明天启七年(1627)。在"三言"中刊行最晚。此书稍后有衍庆堂翻刻本。此刊本有两种,一为足本四十篇;一为三十九篇本,即删去《金海陵纵欲亡身》,而析《张廷秀逃生救父》为上下两篇,凑成四十篇之数。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1956),以叶敬池本为底本,个别色情描写作了删节,而猥亵描写较重的《金海陵纵欲亡身》则全部删去。

《醒世恒言》直接描写明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占了将近一半,其余的虽称故事发生的背景在明以前,而实际内容仍为明中叶以后的事实。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写的是在南宋临安发生的事情,而所表现出来的市井细民的民主、平等思想最终战胜封建等级观念,则显然属于明中叶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因此,在"三言"中以《醒世恒言》最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鲜明的时代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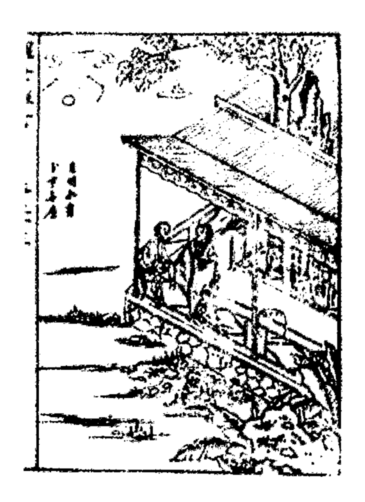
反映明中叶以后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带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经济,给传统的封建社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这是《醒世恒言》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如《施润泽滩阙遇友》,描写当时吴江盛泽镇丝织业发达的繁荣盛况,就是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具体描绘了从事中间剥削的牙行和以转运商品牟利的商贾,以及主人公施润泽由小手工业者变为工场主,由夫妻两人分工发展为社会劳动分工,由通宵彻夜的个体劳动者变成昼夜劳作的资本经营者的发展历程。虽然小说作者归因于他的拾金不昧,"积善"而获得窖藏的大量金银,给作品涂上了一层迷信因果报应的封建色彩,但由此却也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那种渴望发家致富的心理和锐意进取的精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社会固有的传统观念和人伦道德关系,必然受到商品化的金钱关系的猛烈冲击。如《一文钱小隙造奇冤》所写的,为一文钱而接连造成了十三条人命案,就是典型的一例。为了钱,一切传统的神圣的封建伦理道德皆可置之度外,不论什么丧天害理的坏事丑事都干得出来。金钱不仅破坏了受封建道德观念支配的传统的人伦关系,而且直



明叶敬池刻本《醒世恒言》

接腐蚀到封建吏治，造成社会政治的极端黑暗。如《蔡瑞虹忍辱报仇》所写绍兴地方官吏的坐地分赃，瞒天过海，腐败至极，只以贪诈钱财为己任，全然不顾任何名节，其手段之卑鄙，令人触目惊心。

《醒世恒言》的历史贡献，是敢于打破封建的传统偏见，以满腔激情，塑造了不少商人、手工业者、妓女等市民的正面形象。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数《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这个只有三两银子本钱，以肩挑油担卖油为生的小商贩，在封建社会地位卑贱。可是作者却把他写成忠厚老实，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中难遇此一人”。秦重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尊重妓女莘瑶琴，关怀她、爱护她。他与莘瑶琴的结合，不只是一般的自由爱情、自主婚姻，更重要的是表现了民主思想战胜了封建等级观念。尽管这种民主思想本身还是十分朦胧、不够成熟，在作品的末尾甚至还打上了“天地神明保佑之德”的封建烙印，但是从总体来看，它毕竟热烈讴歌了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醒世恒言》中，不仅有《卖油郎独占花魁》这样优秀的作品，而且其他多数作品，也都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解体和新的民主思想的兴起。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富商高赞，他嫁女儿不要豪门富室，不论聘礼厚薄，“定要拣个读书君子，才貌兼全的配他，”表现了与讲究门第等级的封建婚姻观相对立的新的择婿标准。《苏小妹三难新郎》写小妹聪明胜丈夫，这跟女子无才便是德和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也是对立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乔太守，竟然“反周全了奸夫淫妇”，被誉为“风流太守贤”。《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写开小酒店的刘德夫妇，先后收养两个流落的孤儿，其中一个为女扮男装，后两人遂结为夫妇，视刘德夫妇为义父义母。作品称赞这是“有义天涯作至亲”，显然也是对封建宗族观念的一种突破。应当指出，《醒世恒言》中所塑造的新人物，反映的新思想，毕竟还是初步的，都还程度不同地被涂上了一层封建的色彩，如宣扬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妄想靠发意外之财发家致富；在揭露封建政治黑暗的同时，又把幻想寄托在乔太守之类的好官吏或皇帝身上；在歌颂自由爱情、赞美自主婚姻的同时，又流露出小市民的庸俗低级趣味，或羼杂着从一而终的封建贞节观念；既揭露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病，又往往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中举做官上。总之，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同在，作品客观意义的进步与作家主观说教的陈腐共存，这是那个新旧交替的特定历史时代所决定的。



明天启刻本《醒世恒言》插图

在“三言”中，《醒世恒言》对短篇白话小说的艺术创作，也有新的发展和提高。首先是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生动丰满，富有典型性。作者已不满足于讲故事，而是力求写出人物产生的典型环境及其性格的发展变化。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润泽，由对个体手工业者同命相怜、患难与共，发展为妄想发大财，开三四十张绸机的工场主。他所在的盛泽镇那个丝织业繁荣的典型环境，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由瞧不起秦重，不愿委身市井之辈，到主动要求嫁给秦重，死而无怨；秦重由认为自己高攀不上花魁娘子，不相信花魁娘子愿嫁给他，到热烈钟爱、深信不疑。作者写出人物性格发展过程，文笔细腻生动，感情饱满酣畅，既大大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又赋予了他们以市井细民的民主、平等思想战胜封建等级观念的划时代的重大社会典型意义。小说增强人物的心理描绘，详细剖析了秦重的层层心理波澜，不仅把秦重的内心活动刻画得既复杂又生动，而且深刻地表现出他作为新兴市民的历史主动性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如此大段详尽的曲折复杂的心理描写，在它之前的小说中还难以找到。其次是情节结构更加谨严工巧。如《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作者把接连不断发生的十三条人命案，皆用一文钱为线索加以贯串；《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以“鸳鸯绦”为线索，引起全篇矛盾的发展和解决；《黄秀才徼灵玉马坠》，以玉马坠为线索，既使韩玉娥反抗吕用之的奸污得以胜利，又使黄损与韩玉娥的爱情得以发展成功。这些显然都是作者的匠心独运、着意安排。它不仅使全篇的情节生动，结构紧凑，而且还使主题思想显得更为突出。然而，有的篇章，如《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为了宣扬孝悌观念，刻意追求戏剧性，难免有人为编造的痕迹，淡化了作品真实感人的力量。再次，在语言上，文言词语大大减少，更多地采用了生动活泼的口语。在《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中，即使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那样的名篇杰作，其脱胎于《负情侬传》的痕迹尚很明显，文言或半文半白的词语混杂其间，而在《醒世恒言》中，这种现象不但有所改观，而且它还大大增强了语言的含蓄性和风趣性。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写玉郎男扮女装，充当嫂子与小姑慧娘同眠时两人的对话，一个有心，一个无意，话中有话，似假犹真，把两人天真活泼的情态描写得栩栩如生，令人感到妙趣横生，忍俊不禁。（周中明）

Xingshi Yinyuan Zhuan

《醒世姻缘传》 明末清初小说。一百回。又名《恶

姻缘》。西周生著。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云:"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舶载书目》有《醒世姻缘传》。"此书弁语有"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的题署,可见本书付印至迟在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也有可能在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

小说以西周生署名具有双重含义。《醒世姻缘传·引起》的结尾七律说:"关关匹鸟下河洲,文后当年应好逑。岂特母仪能化国,更兼妇德且开周。"以《诗经·关雎》篇旧注所指的西周文王的夫妇之道作为纠正书中恶姻缘的榜样,这是署名的狭义;小说第二十六回有段文字:"这明水镇的地方,若依了数十年先,或者不敢比得唐虞,断亦不亚西周的风景。"这是署名的广义。西周生这一署名暗示了小说的双重主题:婚姻问题以及以土地问题为主的对晚明社会各个方面的揭露和批判。

小说写一个冤仇相报的两世姻缘故事。前二十二回为前世姻缘,写山东武城县官僚地主家少爷晁源射死一只仙狐,又娶妓女珍哥为妾,虐待妻子,使其妻计氏自缢身亡。第二十三回起写今世姻缘,晁源因奸被杀,托生为绣江县明水镇的狄希陈,仙狐托生为其妻薛素姐,对狄百般虐待,借报冤仇。后狄娶计氏托生的童寄姐为妾,亦凶狠泼悍,狄又备受欺凌。而珍哥则托生为寄姐的婢女珍珠,终为寄姐逼迫自杀。小说最后写高僧点明因果,狄希陈持诵《金刚经》,终于"福至祸消,冤除恨解"。

就质量而论,小说中的悍妇故事大多数平庸而缺乏新意,粗俗不堪的情节不时可见。第六十二回狄希陈捉弄友人张茂实,使他误以为妻子不贞,引起一场殴打。接着下一回,张茂实借手于悍妇,向狄希陈进行报复。境界不高,而情节紧凑,有一定的喜剧性。可惜在本书所有的悍妇故事中,连这样短中见长的片段也不多见。第六十六回,狄希陈在宴席上被友人拉住手臂强留,深恐悍妇怪罪,拿刀割断手臂而去;第七十六回猴子抠损悍妇的眼鼻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片段,情节离奇而不合事理,形象丑恶,趣味索然。这些都是为宣扬迷信果报而粗制滥造的章节。

故事发生地绣江县明水镇有第九处洞天福地之称。第二十四回作者又别出心裁地以四首《满江红》词分别吟咏当地的四季美景。它以"英宗复辟年成,轻徭薄赋,功令舒宽,田土中大大的收成,朝廷上轻轻的租税"同明末现状作了尖锐的对比。这种对比在第二十三回以后连续几回中重复三四次。它们不是稍纵即逝的无意间的感情流露,而是作者郑重其事的精心铺叙。前一回退职回乡的杨尚书、乡绅李大郎和拾金不昧的小户农夫祝其嵩都是这个世外桃源中的代表人物。作者意在包括从上到下各个阶级。小说大多数篇幅的社会现实的生动刻画自然成为它的对立面。类似《老子》所描写的小国寡民的纯朴农村成为作者心目中的乌托邦,它不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理想蓝图,而是现成的借用。归真返朴,回到明朝盛世,以至唐虞三代,当然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但作者之意在于鞭策当世,这是他的可取之处。

《醒世姻缘传》并不缺少精彩篇章,它们是和悍妇无关的揭露社会黑暗的一些场景。如第六十七回医生为敲诈病家,用药使病情恶化,然后进行勒索,最后被识破;第八十到八十二回,刘振白乘人之危,借机敲诈,步步进逼,却落得人财两空。这些都是以前长篇小说中未经涉足的领域,开后来谴责小说的风气之先。

晁秀才捐了一个监生,碰上官运亨通的老师,一举选上大县的肥缺(第一回),后来又通过戏子走上太监的门路,升为京畿重地北通州的知州(第五回)。他的儿子依权仗势,纵妾虐妻,逼死了老婆,不但不受惩罚,反而上下行贿,为被判下狱的宠妾在牢房里修福堂,开寿宴(第十四回)。这些描写夸张而不失真,怪诞而言之有据,它们为极端腐败的明末吏治留下有声有色的记录,成为后来《官场现形记》的先声。又如第十回县官下判:"也免问罪,每人量罚大纸四刀。"原来按照旧规,每刀折银六两,库里加二秤收,两人非六十两银子不能对付。细微末节真实到如此地步,简直可以作为史料看待。又如第八十三回官员穿戴衣帽靴子的通行顺序,第八十四回皮帽匠人的作弊手段,都是当时社会风习的忠实记载。而第四回的童山人、第三十五回的汪为露等人物,又给后来的《儒林外史》以有益的启发。

作为社会问题小说,《醒世姻缘传》并不满足于栩栩如生地揭露社会黑暗,还要探索这一切不合理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应该怎样加以纠正或消除。天地间怎么会有恶姻缘?狄希陈的前生晁源射死了狐狸,狐狸投生为薛素姐,她变成狄希陈的凶老婆。作者提出了问题,然后又自己作了解答。晁源的父亲是赃官,为什么倒有一个遗腹子,替他重振门庭?因为晁夫人乐善好施。

出于时代的局限,作者不可能对社会的本质有科学的认识,只能从轮回果报中去寻找现成答案,其结果往往偏袒有权势的上层人物,实际上是替他们辩解,提供借口,减轻或豁免他们的罪责。如果小说的探索仅仅到此止,那就和封建迷信的《玉历至宝钞》一类通俗说教书没有区别了。

《醒世姻缘传》如实地反映了明末政治腐败,特别是各级地方衙门贪赃枉法,土豪劣绅和流氓地痞在他们庇护下作威作福,横行乡里的种种情况。作者指出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宦官擅权。书中的太监头子王振正是现实中不可一世的宦官魏忠贤的投影。作者愤愤不平地在第十五回提出他的除奸大计:整个朝廷群起而抗争,不成功就来一个总辞职。如果真的做到这一点,魏忠贤当然非倒不可。想法虽很天真,却不失深刻之处。

在作者那个时代,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土地问题。国家安危,天下治乱,包括魏忠贤和东林党的斗争在内,它是这一切矛盾的根源和归宿。当张献忠、李自成

以及各地闻风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横扫大河南北时，一切土地占有者以及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人学士，没有一个人能心安理得地把这一个实际问题置之度外。《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也不例外，例外的是他把自己深思熟虑的所得形象化地转变为小说的故事情节(见小说第二十二回《晁夫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匾旌贤》)，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此书作为社会问题小说的立足点。

按照小说的情节发展，晁夫人分田睦族应是出于被迫，遗腹子临产前，就发生过本族男女聚众前来强分财产的纠纷。然而小说却把分田写成是晁夫人的善心所驱使，这一点和作者的愿望相反。他的实际描写为善心作了正确的注解：善心在很多场合下是出于被迫，出于保卫自己既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小说把为首人物以思财、无厌的同音字暗示他们得寸进尺，贪心不足。如果没有县官的制止，分田睦族很可能酿成一场暴动而不可收拾。

《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二回是当时农民起义大爆发时代的忠实反映。土地出卖者所控诉的他们丧失土地的几种方式正是明代末年土地兼并的缩影，只有公开的圈地和强占不包括在内。小说反映的是北方山东的情况，在江南则早在万历中期就有大地主为了平息民愤，对他们让步，让他们照原价赎回土地而几乎引起暴乱的事实(见《野获编》卷十三《董伯念》及《明史》卷二百三十五《王汝训传》)。退田的情节即《董伯念》的前半部分，和小说十分相似。这件真人真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它和小说所写的假人假事，地区南北相隔在一千里以外，时间先后相差五十年之久。可见此事发生在农民大起义的前夕和同时决不是小说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当时无数大小事件的缩影。

单凭小说对现实土地问题的及时反映，作为社会问题小说的《醒世姻缘传》在中国小说史上就占有它一席独特的地位。

《金瓶梅》的一些特殊用语曾被《醒世姻缘传》采用，如“男人脸上有狗毛”、“曹州兵备管的事儿宽”、“三条腿的蟾”，两书都以“相”代替“象”，这是山东方言的特点，可见两书的作者应是相近地区的人。《金瓶梅》第八十六回，陈经济用以从众婆娘的殴打中脱身的狡计，又见于《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六回。可见它曾以《金瓶梅》作为借镜。后来师法《金瓶梅》的小说不外乎三类：一是《红楼梦》，发扬它的精华而摒弃糟粕；二是《绣榻野史》、《肉蒲团》一类，它们的取舍恰恰和《红楼梦》相反；三是《醒世姻缘传》，无论正反两面都不及前人，而自有不可忽视的特色。

在《金瓶梅》之后，《红楼梦》之前的近二百年的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承先启后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今存版本有周绍良藏本、同德堂刻本、怀德堂刻本，均无刊刻年代；此外还有清同治刻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排印本。　(徐朔方)

Xinghuatian

《杏花天》　清代小说。四卷十四回。题“古棠天放道人编次”，“曲水白云山人批评”。撰者不详。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说：“作者似姓张”，因无实据，似不可信。



本衙藏本《杏花天》扉页

小说演述封悦生事。维扬封悦生风流美貌，从一老道处得采战之药，又蒙万衲子传授房中异术，先后与妓女妙娘、邻妇爱月私通；又赴洛阳探亲，纳表姐妹珍姐、玉姐、瑶姐、若兰及寡妇巧娘、玉莺和妓女冯好好、方盼盼、缪十娘等数女；回扬州后又收寡妇爱月、爱梅姐妹及妓女一枝，共十二女，终日淫乐。后封悦生梦中得道师劝戒，止淫从善，因而多子多福，数代兴旺。

此书通篇状写悦生淫乐事。卷末有白云山人评曰：“是集风流写尽……但看者勿得口作淫辞，不过借淫说法，以明报应，警戒后人耳。”名为警戒，实则大肆诲淫，毫不足取。本书除啸花轩刊本外还有旧刊本等，晚近石印本改题《闺房野谈录》。　(顾　青)

Xiongbians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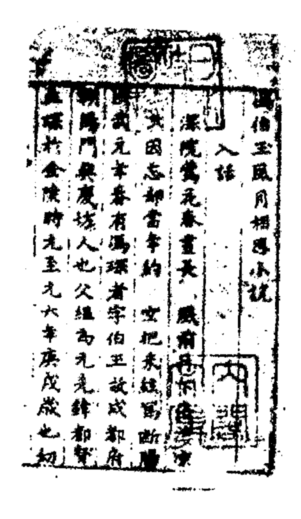
雄辨社　南宋时从事说话这种说唱艺术形式的艺人组织。事见周密《武林旧事》卷三。

(刘　蕤)

Xiong Longfeng Si Zhong Xiaoshuo

《熊龙峰四种小说》　话本小说集。即明代书商熊龙峰所刊《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四种话本小说。《宝文堂书目》著录，分别题作《彩鸾灯记》、《失记章台柳》、《风月相思》、《孔淑芳记》。作者均不详。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四篇均为单行本，其中仅《张生彩鸾灯传》一种，于篇首“入话”二字下，题“熊龙峰刊行”字样，但因四篇版式、尺寸、行款完全相同，故均可定为熊氏刊行。熊氏所刊书，尚有余泸东校《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封面题“忠正堂熊龙峰锓”，孙楷第认为万历时所刊。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所附三幅插图和书的版式看，此论断大体可信。王古鲁由日本摄回书影，

将四篇合为一册，并作校注，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题名《熊龙峰四种小说》(1958)。


明刊本《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

四篇中，《张生彩鸾灯传》叙张舜美与刘素香破镜重圆的故事，当为宋代作品，其话本体裁相当典型，且为四篇中唯一具有头回的话本。《苏长公章台柳传》叙苏东坡失信于妓女章台柳事，亦为宋代作品，风格较为幼稚。《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即《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风月相思》和《国色天香》卷八上栏的《相思记》，叙洪武时冯伯玉与赵云琼的恋爱故事，为明代作品。虽前有入话，后有诗评，但通篇文言，且插入大量诗词，实为明人仿话本体的传奇文。《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叙明弘治年间徐景春遇女鬼孔淑芳事，语言文白相间，为明代拟话本小说，明绿天馆主人于《古今小说》序中所引《双鱼坠记》，或即此篇。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载杭州陶真作品有《双鱼扇坠记》，同书卷二十六亦记此事，男女姓名均同，但无后半部情节。

(郑天刚)

Xiuniang You Hu
《秀娘游湖》 话本小说，见于《万锦情林》卷二上栏。正文标题为《裴秀娘夜游西湖记》。虽刻于明代万历年间，实为宋元旧篇。《醉翁谈录·舌耕叙引》所列传奇目《夜游湖》，当即此事。

小说叙南宋宝庆年间，太尉裴朗，膝下一女，小字秀娘。清明节游西湖，于玉泉寺遇一美貌书生，顿生爱慕之心。至夜，生雇小舟，潜行船旁，双方投桃寄情。归家，秀娘相思成疾，裴朗知情，派人觅访，知生为刘员外二子刘澄，托媒议婚，事谐，秀娘病除，后择期成亲，终成美眷。后刘澄官至兖州府府尹，夫荣妻贵，终老不渝。

《秀娘游湖》语言晓畅，状物抒情，铺陈艳冶。文字风格酷似宋元话本，但存有明人改写痕迹。如篇末下场诗后四句，系袭自赵雍《郑元和行乞图》诗句，赵雍是赵孟頫的儿子，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卒于元末明初，可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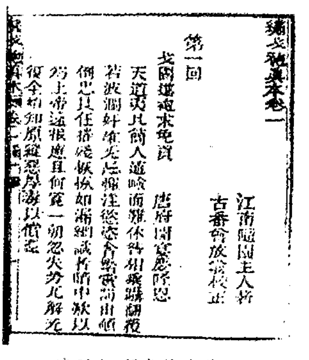
(刘　辉)

Xiushi Yanji
《秀师言记》 唐代传奇小说。佚名撰。《异闻集》中的一篇。见《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引。《遂初堂书目》小说类曾著录，可见南宋时有单行本。

本篇叙崔晤、李仁钧二人为表兄弟，建中(780～783)末在长安荐福寺遇僧神秀，预言自己将于六年后就刑，请李仁钧把他收葬；又预言李以后将作崔晤的女婿。后来果然应验。崔死后孤女沦落失所，李亦丧妻，遂娶为继室。故事构思尚巧，宣扬宿命前定，流于荒诞，但描述对话却十分生动，如李把神秀的话告诉崔晤，崔说："我女纵薄命死，且何能嫁与田舍老翁作妇。"李说："比昭君出降单于，犹是生活。"很有风趣，在唐人小说中还是较佳作品。

(程毅中)

Xiugepao Quanzhuan
《绣戈袍全传》 清代小说。八卷四十二回。卷一至卷三每卷五回，卷四为七回，卷五至卷八每卷五回。题"江南随园主人著，古番曾放翁校正"。恐伪托袁枚之名，约成书于乾隆至道光年间。排印本改名《真倭袍》，又名《果报录》。


清刊本《绣戈袍全传》书影

书以唐云卿与刘素娥、王廷桂的故事为主，而以戈国交战事为陪衬。戈袍系明嘉靖时戈国进贡的稀世珍宝，相传为大禹遗物。嘉靖帝以袍赐给老臣唐尚杰。唐有七子一女，唯云卿及女金花家居侍亲。小说以此线索，描写了几个家庭的恩怨，并引出戈国进犯，最后平定。头绪纷繁，文笔粗疏，地理位置尤为错乱。弹词有《倭袍传》，一名《果报录》，情节相似，孰为早出，难以遽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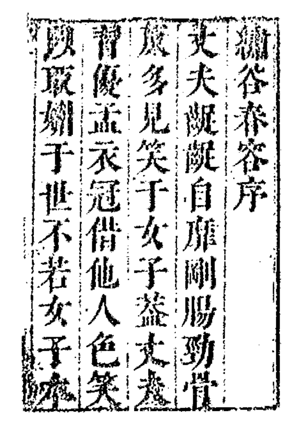
现存清福文堂刻本、坊刻本及上海大中华书局排印本。

(朴　之)

Xiugu Chunrong
《绣谷春容》 小说选集。十二卷。赤心子汇辑，真实姓名不可考。存明万历世德堂刻本，卷首有碧莲居士序。卷十二选有申时行《恭谢天恩表》，内称"一品六年考满"。据《明史宰辅年表》：万历六年(1578)，申时行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万历十年六月，晋太子太保，从一品。六年考满，当为万历十五年。这是此集成书年代的上限，实际上要晚一些。书分上、下两栏，上为《芸窗清玩》，选收小说；下为《骚坛摭粹》、《嚼麝谈苑》，是各种诗文词曲的选录，可供学习，亦作消遣，正式的、打油的应有尽有。

所选小说共十一篇：《吴生寻芳雅集》(即《三奇传》)、《龙会兰池》、《联芳楼记》、《刘熙环觅莲记》、《柳耆卿玩江楼记》、《申厚卿娇红记》、《白潢源三妙传》、《李生六一天缘》、《祁生天缘奇遇》、《古杭红梅记》、《辜

辂钟情丽集》。以上各篇，又见于《国色天香》、《风流十传》、《万锦情林》、《燕居笔记》。《柳耆卿玩江楼记》，本于《清平山堂话本》之《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居然把李煜《虞美人》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归在柳永名下，编者水平不高，于此可见一斑。



明刻本《绣谷春容序》

本书卷九下栏《微言摘粹·文论》，选有《别儒巾文》，又见《开卷一笑》卷五《别头巾文》。《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水秀才别头巾文，文字与之相同。有人认为《金瓶梅词话》的文字，源于《绣谷春容》和《开卷一笑》。实则相反，《金瓶梅词话》成书年代在前，它们均抄自《金瓶梅词话》。（刘 辉）

Xiupingy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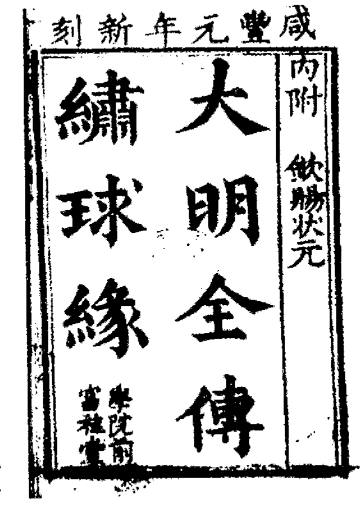
《绣屏缘》 清代小说。二十回。题"苏庵主人编次"。卷首有序，题"康熙庚戌(1670)端月望弄香主人题于丛芳小圃之集艳堂"，又有题"苏庵漫识"的《绣屏缘凡例》及其诗作，则知苏庵主人亦为清初人。真实姓名已不可考。尚有小说《归莲梦》。《绣屏缘》第十九回《绣屏前粉黛成双 花楼上画图作对》并不叙述故事，只是几幅配词的插图。苏庵主人在《凡例》中指责流行小说多在卷前装几幅千篇一律的绣像，"殊不足观，徒灾梨枣"，而称"此集词中有画，何必画中有形"，当指此第十九回。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的四卷十九回的坊刊本可能就是删去此回而成。

小说演述杭州才子赵云客风流俊雅，因家中留有前朝遗下的珍宝——屏风而埋下姻缘。一日，赵云客为追求江都王卿绅之女玉环离开家乡。先后遇孙蕙娘、吴绛英、秦素卿诸美，历经艰难，终一举高中状元，钦赐归娶郡主韩季苕和王玉环，并纳孙、吴、秦三美，同处一楼，终日欢乐；后得一道人点醒尘梦，遂避世于仙岛素谷。

作者有感于当时坊间所刻的言情小说多秽言狼藉，诲奸诲淫，所以，想做一篇范文，"借此一段话文警戒庸俗"，以探讨才子佳人的"真情"，因而撰作颇为精心。虽然故事无甚新意，但语言流畅，情节完整，人物形象也颇清晰。他虽然指斥坊间流传小说系庸俗之作，却终未摆脱其恶习，在第十七、十八回里竟放笔大写赵云客与五美纵淫，实称不堪。现存清初刻本和抄本。（顾 青）

Xiuqiuyuan

《绣球缘》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九回。不题撰人，咸丰元年(1851)富桂堂刊本，内封题《大明全传绣球缘》。卷二第九回正文中有"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实未完，故全书当为三十回。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江南书局石印本改题《烈女惊魂传》。光绪三十一年，石印本改名《巧冤家》。



清富桂堂刻本《绣球缘》内封

小说叙明朝万历年间朱、黄两家雪冤报仇事。朱百容有一子、一女，子朱能颇具文才。其女朱秀霞貌美，被镇国公胡豹之子胡云福窥见，破门强夺，秀霞愤而撞石自尽。朱百容鸣冤告状，反被关进监狱。其友黄世荣闻知，赠金助朱能上京控告。黄世荣亦有一子一女，子贵保才华超人，女素娟聪慧秀丽。黄世荣贩货进京，兼打探朱能消息，途中救了胡豹外甥铁威。铁威却是一个奸邪之徒，见素娟顿起歹念，欲骗占之。逼使贵保逃亡，素娟投河。素娟后被宰相张居正救起，收为义女；抛彩球择婿，恰中朱能，故书名《绣球缘》。

小说写战争武斗带有神魔色彩，全书结构比较紧凑，语言也较流畅，但过分注重情节，人物形象不够鲜明，且叙事没有跳出才子佳人小说的俗套，聊无新意。（王宜庭）

Xiuta Yeshi

《绣榻野史》 明代小说。四卷。王骥德曾谓吕天成撰，恐不确。题署"卓吾李贽批评、醉阁憨憨子校阅"。有万历醉眠阁刻本。又有啸花轩藏本，二卷。上海图书馆排印本(1915)题"情颠主人著、小隐斋居士校正"。

书叙扬州秀才姚同心，自号东门生，娶妻魏氏，妻亡与小秀才赵大里相奸。东门生后娶金氏，貌美，又被赵大里勾搭上手，并奸其女婢。东门生决意报复，设计将赵之寡母麻氏搬来姚家居住，于是麻嫁姚，金归赵。后麻氏生子未弥月与东门生狂淫致死，金氏则因淫乱无度骨髓流尽而亡，赵得瘟病暴卒。小说以东门生梦见麻氏变为母猪，金氏成母骡，赵为公骡，前来诉说报应之苦，因而大彻大悟，剃发出家作结。

《绣榻野史》的出现，标志着继《金瓶梅词话》以后，在晚明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股逆流。它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以淫秽描写充塞全书，着意所为，专在性交，加之笔墨刻露，丑态万端；二是为通篇污秽描写裹上一层

薄薄的因果报应的外衣，明言劝惩，实则宣淫，似无美学价值可言，故后世以淫书视之，《绣榻野史》就是其中较早出现的一部。（刘 辉）

Xiuxie Ji Jinggui Xinshu

《绣鞋记警贵新书》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回。又名《叶户部全传》、《绣鞋全传》。有蝴蝶楼刊本，题“乌有先生订”。卷首有南阳子虚居士序，沧浪隐士跋；又有罗浮山下烟霞客、痴飞子戮、梅华道人的题词。作者真实姓名失考。



清蝴蝶楼刻本《绣鞋记警贵新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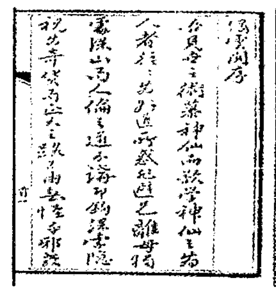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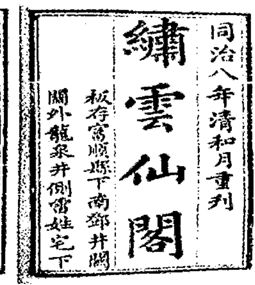
小说述户部主事叶荫芝任性恃势，结交无赖李鹅举、叶陶泽之流，为非作歹，横行乡里，侵吞良田，挖人祖坟，勒逼赎金。又诱拐寡妇张凤姐，逼死平民黄成通，霸占其田亩园房。黄成通好友黎爷抱打不平，告到官府，叶荫芝案发被捕，秋后处决，张凤姐终于自缢。从小说故事发生在莞邑、羊城一带，和作者对岭南地理的熟悉，以及罗浮山下烟霞客的题词“寒声传诵家家遍，清磬缱今播岭南”等，可以判断，作者乌有先生当为广东人。

劝戒系此书的主旨，故作者最后无限感慨道：“可见人生在世须要行仁义事，存忠孝心，勿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勿谋人之财产，勿淫人之妻女，多修善果，广种福田，脱离苦海，共登寿域。”子虚居士的序中也称此书是“以为贪夫色鬼知所警戒”，这也正是书名的由来。（顾 青）

Xiuyunge

《绣云阁》 清代小说。八卷一百四十三回。题“正庸魏文中编辑”。魏文中，字正庸，号拂尘子。里居、生平失考。成书年代不详。首作者自序及“八十岁贡虚明子”重刊序。

书叙绣云洞紫霞真人奉道君师命，为阐明大道于天下，令弟子虚无子托生尘世，且造绣云阁以待成道者他日居。虚无子投生李氏为子，名叫三缄，聪慧异常，出游访友求道，屡为鬼妖加害，幸有紫霞真人一路庇护，安然而归。后奉父命入都应试，得授县令之职，却因误断命案，遭谗下狱，发配辽阳，以至身陷匈奴，牧羊荒山。最后历尽艰险，死里逃生，方得返回故里。从此，他不图功名富贵，从复礼子修道以求长生。数年后，三缄父母双亡，守制期满，遵从师命，云游四方。一路降妖伏怪，劝善戒恶，收弟子数十人。后经紫霞真人点明前生，并授之妙道真传，大道修成。与此相映照，小说又叙写

清同治八年刻本《绣云阁》

虚心子欲代师弟虚无子下凡阐道，未蒙师允，遂忿然降凡，投生常氏，取名七窍。七窍为妖所惑，慕功名图富贵，应试得中探花，又入赘相府为婿，从此飞黄腾达，位列九卿。后七窍听信妖言，请旨崇儒禁道。由是三缄入都点化，使其夫妇历尽种种磨难，最终舍弃富贵荣华，同入仙山修道。小说结尾，三缄、七窍，同受上帝仙封，诸弟子亦皆列仙班，师徒众仙同登绣云阁。

《绣云阁》儒道相杂，宣扬“正孝乃修道内功”，“利物济人以积外功”。全书以三缄修道、降妖、收徒为主线，七窍访友、求官为副线，交叉演述故事。情节松散重复，人物缺少个性。今存同治八年(1869)富顺县刻本及坊刻本。（陈年希）

Xugu Xianchao

《虚谷闲抄》 小说选集。题宋方回编，载于《古今说海》。方回(1227～1305)，字万里，号虚谷，由宋入元。著有《瀛奎律髓》、《桐江集》。《虚谷闲抄》，未见著录。此书辑集旧籍成文，各注出处，如《三梦记》、《逸史》、《辨疑志》、《投辖录》等。且有宋代佚书如《幕府燕闲录》、《遁斋闲览》等，尚可据以校辑。引文较为完整，不似《绀珠集》、《类说》之多加删节，疑为元明人所辑，托名方回。（程毅中）

Xu Laopu Yifen Chengjia

《徐老仆义愤成家》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三十五。本篇入话叙唐代萧颖士的仆人杜亮，为爱主人才学，甘受责罚，殷勤服侍，卒至于死。事见《朝野佥载》卷六。小说则加进了萧颖士因冲撞当朝宰相李林甫，而被削去官职的情节；又把杜亮写成系被萧颖士打成伤痨症候致死，死后使萧颖士感悟，临死前“遗命教迁杜亮与他同葬”。这些改动，显然寄寓了小说作者对世无怜才之人的愤懑和对知己的渴望。

正文叙明嘉靖时严州徐氏义仆阿寄，为主子竭尽

牛马之力，使主子发家致富的事迹。取材于《耳谈》的《鸿书》卷三十八五伦部《阿寄》及明田汝成的《阿寄传》。此为当时实事，故《明史》卷二百九十七《孝义传》、《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九《阿寄》条及《严州府志》皆据以立传。阿寄虽然是个老仆，但他的作用，绝非牛马所能及。徐氏三兄弟分家，老大、老二各分得一牛一马，老三已死，剩下颜氏和两男三女，便将渐渐做不动的老仆阿寄夫妇分给他们。阿寄发愤要挣出个事业来，拿着颜氏变卖衣饰凑成的十二两银子为本钱，外出经商，不久果然赚回二千余金，给颜氏买了一千亩田，使其家私巨富，牛马成群，而阿寄本人，仍然一贫如洗，临死被"开箱倒笼，遍处一搜，只有几件旧衣旧裳，那有分文钱钞"。作者赞阿寄"辛勤如似蚕成茧，茧老成丝蚕命休。又似采花蜂酿蜜，甜头到底被人收。"他的这种奋力暴发的精神，在明代中后期不失为具有新兴商人的特色；这实质上也是对视人不及牛马的封建等级思想的有力挑战和驳斥。然而作者主观上是要通过徐老仆形象的塑造，宣扬封建奴才思想。他写阿寄临终前还对主子说："老奴牛马力已少尽，死亦无恨。"又叮嘱主子道："那奴仆中难得好人，诸事须要自己小心，切不可重托。"作者自身立场的封建性和阿寄身上所表现的这种十足的奴性，乃是这篇作品中的严重缺陷。

明有戏曲《万倍利》传奇，敷演此事。

（周中明）

Xu Nianci

徐念慈（1875～1908） 清代翻译家、小说理论家。字彦士，别号觉我，又署东海觉我。江苏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少年时善算术、写作，后补为诸生，戊戌后受新学思潮影响，致力于国民教育，曾兴办教学同盟会，创办竞化女中等学校，并多年执教其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任同乡曾朴所办《小说林》书社及杂志主编。他精通英、日文，有多种译著。并创作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谈》（1905），小说林书社以《新法螺》名称刊行。他的小说理论著作有《小说林缘起》（刊《小说林》第一期）、《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九、十期）。此外，他还为《小说林》写了一至十二期《新书介绍》（又名《小说管窥录》），共介绍新书六十四种，并为《小说林》卷一所载的部分作品写过"觉我赘语"。

在这些论著中，徐念慈就小说理论与小说批评发表了不少新的有价值的观点，对清末小说的译著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一、他较早地运用西方黑格尔等人的美学理论阐述小说的特点、功能。在《小说林缘起》中他提出，小说具有理想美学与感情美学的作用，能"鼓舞吾人之理性，感觉悟人之理性"。在论述审美理想时，他列举《白兔记》等团圆的戏曲与《野叟曝言》等踌躇满志的小说，说明艺术在于"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使圆满而合于理想之自然也"。他指出要表现出这种美的理想，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必须个性化，通过具象来表现。他举出中国小说"人物则忠奸贤愚并列，事迹则巧绌奇正杂陈"，说明"事物现个性者，愈愈丰富，理想之发现亦愈愈圆满。故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不在于抽象理想。"他又指出小说美的理想化特性需要典型化才能表现，"理想化者，由感兴的实体，于艺术上除去无用分子，发挥其本性之谓也。"在阐述感情美学时，他列举《水浒传》中吴用之智，《三国志演义》中曹操之奸等特点，说明"美的快感"，由"实体之形象而起"，那些"令人快乐，令人轻蔑，令人苦痛尊敬，种种感情，莫不对于小说而得之"。他指出产生美感的重要条件是具有现实的形象性，"形象性者，实体之模仿也"。"观长生术、海屋筹之兴味，不若《茶花女》、《迦因小传》之浓郁而亲切"，原因是"一非具形象性，一具形象性而感情因以不同也"。这些关于理想美学、感情美学的观点，涉及文艺的个性化、形象性、典型化等特点，说明他的认识，达到了当时新的水平。

二、在《余之小说观》中，他通过评论作品，密切联系现实，就小说的功能、倾向、艺术特色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评述。首先，在小说与人生问题上，他批评了改良派过分夸大小说功能的观点，认为过去冬烘头脑视小说为鸩毒霉菌固然错误，今时人们将风俗的改良、国民的进化等都寄望于小说，也很不妥。他认为小说是社会的反应、人生的记载，它可以促进社会发展，有感奋人心、改革社会政治的功能，但"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不能阙其偏端"。其次，他对当时小说译著的倾向甚为不满，批评了侦探、艳情小说的泛滥。认为侦探小说不适合于法律思想不普遍的中国，社会效果不佳。人们阅读它"巧诈机械，浸淫心目间，余知其欲得善果，是必不能"。他看到艳情小说腐蚀人心的一面，认为它影响社会道德，"不执于正，则挟斜结契，有借自由为借口者矣"。再次，他重视小说的语言、描写、结构等艺术特色。他提倡小说语言的通俗化，认为使用白话，"言语则晓畅"，"意义则明白"，"宜乎不胫而走"。故建议为学生、军人写作的小说，"用浅近之官话"，为商人及妇女写作的小说，"其文字，用通俗白话"。在《小说管窥录》中，他赞扬小说《空谷佳人》"叙男女之相爱出于天性，一种情致缠绵之状，殊为他书所未经道者"。《双花记》"笔墨娟洁，神情逼肖，是具写生妙手者"。同时，他批评《宪之魂》"前后上下无线索起伏，无宾主开合，若坐火车然，第觉眼前景物排山倒海向后推去耳"。另外，他还提出小说的改革问题。认为小说内容应更新，以适应时代要求，满足今天读者的要求。这些见解，大都切中时弊，虽偶有偏颇，其主导方面都值得肯定。

徐念慈是清末小说理论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同时代的小说批评家黄人等对小说内容与形式的理论探讨，"说明当时中国文艺界对于小说的认识，较之前十年夏穗卿、康有为、梁启超等，有了较深刻的进一步的理解"（阿英《晚清文艺报刊略述·小说林》），故在

小说批评史上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王祖献）

Xu Shukui

徐述夔（约1701～约1763）　清代小说家。原名赓雅，字孝文，江苏扬州府东台县栟茶场人，乾隆三年(1738)举人。生平不详。

徐述夔是一个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儒家知识分子，沈德潜称其"品行文章皆可法"。他教过书，所著《学庸讲义》、《论语摘要》、《古文》、《时文》(一作《诗文》)，大概是他课徒的教本。反抗清政权的思想家吕留良被镇压之后，徐述夔不仅藏有吕留良的禁书，而且"编造诗集讲义等书，敢将逆犯吕留良业经销毁邪说引为宗据"(阿桂等奏折)。其所著《一柱楼诗》，多有系怀前明，诋讥清政权之语。如《咏正德杯》诗"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连"，以谐音字"壶儿"斥指满清为胡儿。《鹤立鸡群》诗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乾隆帝弘历以为"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即徐述夔死后十五年，定徐述夔以"大逆不道之罪"。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俱遭剖棺戮尸，其孙徐食田、徐食书等人都被处决，甚至地方官员及其幕友也因查办不力而被处死或革职受杖。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小题诗》、《和陶诗》、《蘧堂杂著》、《想贻琐笔》等全遭禁毁。这就是清代文字狱中著名的"一柱楼诗案"。

清代《禁书总目·应毁徐述夔悖妄书目》列有《五色石传奇》一种，孙楷第、胡士莹等据此推断今存话本小说集《五色石》为徐述夔所作，且题署"笔炼阁编述"，或"五色石主人新编"的小说《八洞天》、《快士传》亦均为徐作。但此说亦有疑议，认为《禁书总目》所列《五色石传奇》未必是小说；今存话本《五色石》或为清初刻本，与徐述夔生活年代不符。

（石育良）

Xu Xuan

徐铉（916～991）　五代志怪小说《稽神录》的作者。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扬州)人。博学能文，与韩熙载齐名江南。吴王(杨渥)时起家校书郎，南唐时官至吏部尚书。随后主李煜降宋，命为太子率更令。太平兴国初直学士院，参与编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淳化二年(991)，贬靖难军行军司马，病卒。徐铉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所著《稽神录》，多出于其门客蒯亮之手。曾奉命与句中正等同校《说文》。著有文集、家传、《方舆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等。《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十国春秋》卷二十八有传。

（程毅中）

Xu Yanwang Zhi

《徐偃王志》　杂史小说集。撰人不详。此书不见于史志目录及公私簿录著录，唯晋张华《博物志》卷七《异闻》引徐偃王事，又《水经注》卷八《济水》引刘成国《徐州地理志》言及徐偃王事，全同《博物志》引文，而且这段文字首称"徐偃王之异言"云云，故有的研究者怀疑"徐偃王之异"或为"徐偃王志异"之误，盖即《徐偃王志》。《释名》撰者刘熙，字成国，汉末人，疑即《徐州地理志》撰人，则此志出刘熙前。又《博物志》引文中称："彭城武原县"(今江苏邳县西北)，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改楚国为彭城郡，辖武原等七县，黄龙元年(前49)复改楚国，中间仅隔二十年；又《续汉书·郡国志》载，章帝章和二年(88)又改楚国为彭城国。由此推测，《徐偃王志》或出于东汉章帝之后。

据《博物志》所引：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边。独孤母之犬鹄苍衔归，独孤母覆暖之，得儿。生时正偃，因以为名。徐君宫人闻之，又把人要回来。长而仁智，便继为偃王。既有其国，广行仁义，天下闻名，江淮间诸侯归附者有三十六国。周王闻之，惧其强盛，使楚伐之。徐偃王不忍其民伤苦，因弃而走彭城武原东山，百姓随之者以万计，遂名其山为徐山，并于山上立石室，永世祠祀偃王。这里叙徐偃王事言之凿凿，但其名却不载于春秋以前诸书。徐偃王的早期记载，见于《荀子·非相篇》和《山海经》中《大荒北经》及《南山经》郭璞注引《尸子》佚文，均称其形异貌殊，如所谓"有筋而无骨"之类，近于奇谈。嗣后《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人间训》、《史记》的《秦本纪》及《越世家》、《后汉书·东夷传》、《水经注·济水》等书，又记其建国行仁义，率九夷伐宗周诸事，但其中颇多异辞。如其名字即有三说：《竹书纪年》说他名曰诞；《礼记·檀弓下》说他名曰驹王；《抱朴子·外篇·仁明》说他名曰徐偃。其生活时代也有二说：《韩非子》说他是荆王时人，《史记》、《汉书·古今人表》则说他是周穆王时人，这一切都说明徐偃王大约是个传说人物。

《徐偃王志》盖据异闻传说敷衍而成，近似志怪小说。清徐时栋《四明丛书》第八辑中辑有《徐偃王志》六卷。

（卢仁龙）

Xu Yaozuo

许尧佐　唐代小说家。生卒年不详。峡州(今湖北宜昌、宜都一带)人(《元氏长庆集》卷十一《酬许五康佐》)，礼部尚书许康佐弟。贞元三年曾赴凤翔陇州观察使邢君牙幕(《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六引《干𦠆子》、《旧唐书·邢君牙传》)。贞元六年(790)进士及第。贞元十年复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会要》卷七十六)，授太子校书郎(《新唐书·许康佐传》附)，秩满应西川节度使韦皋征辟，以协律郎入为判官(《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送许协律判官赴西川序》)。贞元十六年又佐泾原节度使刘昌幕府(《唐诗纪事》卷四十一)，凡三入边幕。元和八年(813)为吉州司户参军(《宝刻丛编》卷十五江州《唐东林寺律大德粲公碑》)。元和十一年南诏主龙蒙盛卒，遣使来请册立君长，宪宗以少府少监李诜为册立吊祭使，许尧佐以左赞善大夫充副使

(《旧唐书·西南蛮传》)。官终谏议大夫(《新唐书·许康佐传》附)。

许尧佐的作品传世很少,《全唐诗》卷三百一十九收诗一首,《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三收文六篇,所存传奇小说仅《柳氏传》一篇。 (李剑国)

Xu Bowu Zhi

《续博物志》 宋代志怪小说集。旧题唐(或作晋)李石撰,误。明徐𤊹《徐氏笔精》卷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以其书中引南北宋间书,书末又有其门人黄宗泰跋称为"方舟先生",考即为宋代李石(1108—?)。石字知几,号方舟,资州(今四川资中)人。绍兴廿一年(1151)进士,任太学博士。官终成都府路转运判官。事迹见《宋史翼》卷二十八等。宋代书目未载,今有明弘治刊本十卷及《古今逸史》等本。1991年巴蜀书社有李之亮校点本。

本书仿晋张华《博物志》之体,收古来地理博物传说。其中不乏小说意味较强的各种传说。如卷二记一国王小夫人生一肉团,被大夫人妒而弃之。又被河边人得而破之,生小儿一千,勇健欲伐父王。小夫人以乳五百道射小儿口,遂弛弓仗,号为"贤劫千佛"。此事为佛教传说,见于《杂宝藏经》卷一《鹿女夫人缘》及《法显传》等。此事意在说明亲情至上,不当以怨报怨。后代小说中哪吒出身及与其父李靖的紧张关系,似据此敷演。同卷又记天宝中缑氏县令张竭忠率勇士于仙鹤观搏杀数虎事,当出自郑还古《博异志》。卷五记蜀川都王蒙备死后气未绝,其妻以锦勒死,使其气绝,名作"鬼守亲",颇可见蜀中丧葬习俗。另卷九记一狠子自念平生多忤父意,竟顺从其父水葬之嘱。此事说明事物多变,难以捉摸,颇有哲理意味。后代亦多有流传,冯梦龙收入《古今谭概》中。 (宁稼雨)

Xubu Shi'er Xiaoming Lu

《续补侍儿小名录》 古代小说选集。宋温豫编。温豫,字彦几,晋阳(今属山西太原)人。《续补侍儿小名录》,继王铚《补侍儿小名录》而作。现存《稗海》本,前有题辞说:"二书所载共一百七十六条,犹未备也,乃复续补焉。"可见除《补侍儿小名录》所收三十三条外,洪炎原书当有一百四十三条,续补二十九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中'成风'一条,是谥非名;至《北梦琐言》所载之'归秦',乃沈询之奴名,非其妾名。豫改增嬖妾二字,其谬甚矣。"续补者贪多求益,不免滥收凑数。 (程毅中)

Xu Dingming Lu

《续定命录》 唐代志怪小说集。温畬撰。温畬,元和十五年(820)为左拾遗,穆宗即位,荒于酒色,曾与右拾遗李珏、左拾遗韦瓘等人上疏谏之。著《天宝乱离西幸记》一卷,佚。本书一卷,著录于《崇文总目》、《新唐志》、《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宋志》撰人讹作温奢。原书不传,《太平广记》引佚文十四条,但卷一百五十三引《崔朴》实出吕道生《定命录》(《绀珠集》卷七吕道生《定命录》之《肩尾之叹》即此),卷一百五十四引《王璠》,见于钟辂《前定录》,知《太平广记》误注出处,实只十二条。又《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四引"贾直言"一条,《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四引"垣下生善筮"一条。在佚文中,《裴度》称"故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而裴度卒于开成四年(839)三月,《韦词》说李固言"即今西帅李公也",而李固言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在开成二年十月至会昌元年(841)十一月,可知本书必作于开成四年至会昌元年间。时去元和十五年为左拾遗已二十年左右。

大和九年(835)吕道生撰成《定命录》,本书续之,相隔才五年左右。和吕书一样,所记为科名官禄婚姻前定的故事,所谓"人事固有前定",此其主旨。如《李行修》条(《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叙李行修娶王仲舒女,相敬如宾。李忽梦已再娶妻之幼妹,家中老奴亦梦李再娶王家小娘子。不久妻果病死,李伤悼未忘,不愿续亲。后遇稠桑驿老人,引李求九娘子遣女子妙子骑竹枝送李见亡妻,妻嘱李续娶小妹,遂从其言。篇幅很长,情节生动曲折,曾被陈翰收入《异闻集》,见《绀珠集》卷十,题作《稠桑老人》。后《情史》卷十亦据《太平广记》采入。《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的入话也演说这一故事。也有不完全是讲定命的,如《崔朴》条(《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三),叙杨炎贬道州司户参军时,曾得蓝田尉崔清竭力援助,后二年杨炎入相,面许崔清为改谏官,竟未如约。这个故事并未涉及定数,只对杨炎作了道义上的批判。又如《裴度》条(《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三),记裴度被刺客砍伤,幸亏毡帽顶厚,伤而不死,后来历任高官,也不能说明是宿命前定的问题。《续定命录》宣扬天命观念,但记述故事时有细节描写,比同类作品稍胜一筹。

(李剑国)

Xu Dongchuang Shifan Zhuan

《续东窗事犯传》 明代文言小说。赵弼撰。《效颦集》卷中载。

东窗事犯,是关于南宋权奸秦桧的传说。秦桧和妻子王氏在东窗下谋划如何处置岳飞,王氏说"擒虎易,纵虎难",秦桧乃决心杀岳飞。秦桧死后下了地狱,托方士传语王氏说:"东窗事犯。"故事见《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元刘清一《钱塘遗事》、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等书均曾记述,元杂剧中孔学诗《地藏王证东窗事犯》、金仁杰《秦太师东窗事犯》也敷演这个故事。赵弼《续东窗事犯传》即接续前人关于秦桧东窗事犯故事,创为小说,写四川锦城(成都)读书人胡迪,读秦桧传,为岳飞被害不平,怒而吟诗,斥阎罗不公。后二鬼引其魂至地府,阎罗命其写文章为自己骂鬼神进行申辩,又让他看了秦桧等奸佞在地狱中所受种种酷刑,以及忠良之臣所受隆遇,令胡迪心服,然后放其还阳。

《续东窗事犯传》主人公胡迪正气逼人，人诗俱佳，地狱中种种报应足以大快人心，因此影响颇广远。孙楷第指出："明嘉靖本《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即取此篇为最后回目，万历本《国色天香》及明何大抡序本《燕居笔记》亦皆选录。冯梦龙《古今小说》且本之演为通俗小说。至今犹流传于市井里巷也。"(《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效颦集》1957年排印本编者认为《续东窗事犯传》是从话本译成文言。谭正璧认为《国色天香》与此文有异，另有所本，话本及《说岳》均从《国色天香》(《三言两拍资料》)。二说俱非。细勘《国色天香》所载《续东窗事犯传》，文字基本沿袭《效颦集》，所不同者，于两处地狱从略(删削原著，这是通俗类书等丛刻常见现象)，增"不良内臣之狱"一节。而此节中所写令秦桧等变牛受刑，胡迪说："牛，畜类也，何罪而至是耶？"这句话乃《效颦集》卷中《铁面先生传》中的原话，足证《国色天香》乃据《效颦集》增删。至于《古今小说》第三十二卷《游酆都胡母迪吟诗》，从情节文字上明显看出是《效颦集》——《国色天香》敷衍而成。《效颦集》据佛典，地狱中只有"彩女"，而《古今小说》中又出"仙童"，显系蛇足之笔。这篇当是一篇拟话本，而拟话本一般都写于明代中后期(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等书)，也不可能在《效颦集》之前。

(宋　欣)

Xu Ernü Yingxiong Zhuan
续儿女英雄传　见《儿女英雄传》。

Xu Fengshen Zhuan
《续封神传》　清代小说。四回未完。又名《新封神》。原题"天悔生著"。撰者生平事迹不详，自述"编辑《新封神》、《新西游》、《新聊斋》、《新笔林广记》、《新今古奇观》五种小说"。上海醉经堂书庄石印本(1908)。

小说承前传，别演"纣王伐周"故事。写申公豹唆纣王占鬼国，复旧仇，遣大头鬼巨毋霸率军围西岐，元始天尊再派姜子牙下山，助周武王，"造封鬼台"，诱纣军入伏，斩巨毋霸；二、三回写殷师败回，纣王论君臣大义，比干荐首阳山伯夷、叔齐挂帅，夷齐审理赵匡胤兄弟篡位案，兵临岐山，摆赤胆阵；第四回，写周军两番攻阵失利，姜子牙召来灭伦鬼杨广兵马助战，隋炀帝打败夷齐，大破赤胆阵。

作者刻意"借《封神演义》事实另起炉灶，将一部《二十四史》之忠奸汇萃一编"，故随意为文，东拉西扯，信手拈来，不复瞻前顾后，诸如项羽枪挑巨毋霸，刘邦事姜尚，赵括佐伯夷等，实为荒唐无稽。

(张　颖　陈　速)

Xu Hongloumeng
《续红楼梦》　清代小说。三十回。秦子忱撰。嘉庆四年(1799)抱瓮轩刊本：内封右栏镌"嘉庆己未新刊"，左栏镌"抱瓮轩"，中间题"续红楼梦"；首秀水郑师靖药园序，次易水谭溁题词，弁言和《凡例》六条。刊本还有光绪八年(1822)抱瓮轩本、经训堂本，光绪十四年善友堂本等。据郑序、题词和弁言，《续红楼梦》成书在逍遥子《后红楼梦》之后，作者秦子忱，号雪坞，陇西人，官山东兖州都司。"将军不好武，更搜今求古"(谭溁《题词》)，嘉庆丁巳二年(1797)春读《红楼梦》，"于宝、黛之情缘终不能释然于怀"(作者《弁言》)，萌生续书之意。未几，获悉已有逍遥子《后红楼梦》问世，读之甚感未惬人心，不禁故志复萌，遂作《续红楼梦》三十卷(即三十回)。作者《弁言》称嘉庆三年新止(农历正月)已将书稿给郑师靖阅读，可知成书当在嘉庆二年末或嘉庆三年初。

此书情节接续《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之后，叙黛玉死后灵魂飘至太虚幻境，与先期死去的金钏、秦可卿、晴雯、王瑞珠、元春、尤氏姊妹等相会，随即吊死的鸳鸯、病故的王熙凤、迎春、难产而死的香菱、被强盗杀死的妙玉也都魂归此处，黛玉遂知她死后贾家的变故。太虚幻境在上界之下，下界之上，既不是天府，也不是地府，死去的人唯在太虚幻境钗册著录姓名的才能魂安此处。元春独居赤霞宫，与众姊妹仍叙君臣之礼。因凤姐生前罪孽深重，元春旨令她入地府寻访贾母，以赎前愆。贾母魂魄由焦大护侍，在阴间路上，收留了鲍二家的，见到秦钟、智能和被薛蟠打死的冯渊，到了酆都城才知林如海任酆都城隍，林夫人贾敏亦在衙署，在衙署供职的竟还有贾珠、司棋、潘又安等人。凤姐寻至酆都，与贾母相见，贾母及林如海夫妇尽知宝玉、黛玉和宝钗的前缘，亦晓晴雯的冤情，贾母颇多自责。张金哥和她的未婚夫系被凤姐拆散殉情而死，在地府得到补偿。薛蟠之妻金桂死后在地府为娼，被冯渊买来做妾。凤姐随贾母游地狱又见自己亦在受罪，遂得启迪。贾瑞、马道婆、赵姨娘的孽债也都得到了结，转生人世。再说宝玉出走之后，与柳湘莲随渺渺大士、茫茫真人修行，二人心诚证道，得甄士隐之助，入太虚幻境。湘莲与尤三姐完婚，宝玉与黛玉得到林如海的认可，由贾母主持成婚。七月十五日盂兰节，贾家分散在天府、地府、太虚幻境和人间的族人都到京师团圆。贾家又呈兴旺之象，宝玉中进士点翰林，奉旨与黛玉再次完婚，黛玉与宝钗尽释前嫌，大观园复又热闹起来。贾政、贾赦、贾珍、贾兰等均加官进爵，元妃在宫中生了皇子，黛玉生女蕙妞儿，据云将来要做皇妃。林如海擢升天曹，贾母也飞升天府。贾家子孙蕃衍，世代簪缨不绝。

此书情节荒诞，人鬼神仙混杂，无非是要宝、黛完婚，贾家复兴，实现大团圆。思想平庸，与《红楼梦》意旨背道而驰。郑师靖序称赞此书"使吞声饮恨之《红楼》，一变而为快心满志之《红楼》"，殊不知改变宝、黛的叛逆性格，阉割《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也就失去了《红楼梦》的灵魂。此书与《后红楼梦》不同者，在于将天曹天府和人间混为一体，生死无遮无碍，因此被称做"鬼红楼"。

(石昌渝)

Xu Hongloumeng Gao

《续红楼梦稿》 清代小说。二十回。张曜孙撰。原系周绍良所藏稿本，题《续红楼梦》，共九册，第一册末题"徐韵廷抄"，书前有签云："此书系张仲元观察所撰，惜未卒业，止此九册，外间无有流传。阅后即送还，勿借他人，致散失为要。阅后即送北直街信诚当铺隔壁余宅，交赵姑奶奶(即万保夫人)。"张仲元，名曜孙，号升甫，晚号复生。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著名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之侄。嘉庆十二年(1807)生，道光举人，湖北候补道，著有《谨言慎好之居诗集》等。1990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排印本改题《续红楼梦稿》，以区别秦子忱所撰之《续红楼梦》。全书无回目。

书接《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叙宝玉从考场出来随和尚出走，在河岸上与船上的贾政告别后，先在大荒山打坐，后至嫏嬛福地用功，终因情缘未了，仍回到尘世。柳湘莲随跛足道人云游四海，又从真元子学得法术武艺，但世缘难断，亦复返回尘世。两人邂逅相遇，一同往扬州寻访黛玉。原来黛玉被仙人救活，送至扬州舒姨娘家，舒氏系林如海之爱妾，生有遗腹子林琼玉，黛玉与琼玉姐弟相认，琼玉时年已十岁。琼玉聪颖过人，七岁进学，乡试又中解元，第二年往京城会试，黛玉嘱他到荣国府拜望亲戚长辈，并告知黛玉复活始末。贾政、王夫人等获悉，派周瑞家的和紫鹃到扬州接黛玉回京。宝玉和湘莲到达扬州时，黛玉一行已经上路，于是也赶往京城。在路上买得一个丫头双钏，系金钏转世者；又从强盗手上救出妙玉。妙玉自被强盗劫走后，几经坎坷，拐卖给商人周元旋为妻，夫妻往保定途中遭遇强盗，丈夫被杀，幸被湘莲、宝玉所救，因清白被污，遂隐真名，改名妙莲。宝玉回到荣国府，将家庭变故和个人遭遇奏明皇上，皇上赐官中书，并给假与黛玉完婚。黛玉为原配，宝钗为续配。黛玉的侍婢青棠为太虚幻境的仙女，亦随侍宝玉。林琼玉会试考中榜眼，与惜春、喜鸾成婚。贾家事务尽由黛玉主管。宝玉由青棠陪着读书，又有宝钗、黛玉时来讲学，学问大进。按作者意图，似要安排宝玉考中进士，但书稿仅存二十回，后面情节不得详知。

此书的宗旨是要让宝玉和黛玉团圆，为黛玉吐气，作者的思想不外是读书做官，一夫多妻，封妻荫子，福寿恒昌那一套，与《红楼梦》的思想背道而驰。此书人物性格平板苍白，情节单调散漫，缺乏酣畅淋漓的场面描写，语言尚流畅。 (石昌渝)

Xu Hongloumeng Xinbian

《续红楼梦新编》 清代小说。四十回。海圃主人撰。文秀堂刊本，首弁言，署"嘉庆十年岁在旗蒙赤奋君阳月上浣海圃主人漫题"，次作者自序。成书在嘉庆十年(1805)。"海圃主人"真实姓名不详。内封题《续红楼梦新编》。又有光绪十九年(1893)成德堂本，内封题《增补红楼梦》，弁言、目录、正文均题《增红楼梦》。

小说接叙《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之后，通灵宝玉复归大荒山青埂峰，上帝查实宝玉并无淫恶，宝钗又克娴妇道，遂命金童携通灵宝玉、玉女携天然如意下降人世，金童为宝钗之子，取名贾茂，玉女为宝琴之女，取名月娥。贾茂攥玉而生，面貌极似宝玉，但心性迥异，抓周时不抓胭脂，单抓书本和金印，一心读书做官，光宗耀祖。考中状元，奉旨与月娥成婚。皇上因贾茂才华超群，对贾家倍加关怀，召惜春(改名仲春)入宫册封贤德妃。贾政外放山东抚院，赈济旱灾，政绩斐然。贾茂擢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旋改江西学政，振拔孤寒，体恤髦俊，深得士人之心。后出使暹罗，三年中历尽艰险，终于不辱使命，回朝后授礼部尚书晋秩太子少傅。继而在西岳驱虎怪，在京畿除白猿精，屡建奇功，除授文渊阁大学士。这时惜春已生太子，晋封皇贵妃，乃敕修栊翠庵，宝钗探春随之重整大观园，众姐妹复结诗社，唱酬欢笑亦复当年。贾宝玉在天为敷文真人，监察人间礼闱，皇上得知，命贾茂为宝玉修建祠堂，贾府门庭更加光耀。宝玉托梦贾茂，使之彻悟前因后果。作者谓"积庆之家必有余庆"便是《红楼梦》后集收元妙谛。

本书为通灵宝玉作翻案文章，让通灵再入世，随贾茂成就轰轰烈烈的功名勋业。作者意在功名利禄，并不理会宝、黛爱情悲剧，梅月娥系玉帝身旁的玉女下凡，与黛玉竟无关系，贾茂手挚通灵出世，也并不是宝玉转世。作者不过借贾茂状元宰相以及贾家的荣华富贵，来抒写自己的功名梦想，其主旨与《红楼梦》恰好相反。书中对科考津津乐道，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让贾茂状元及第还嫌不够，直让他做到大学士，所生贵子将来又是状元宰相，如此方才畅意。贾政不仅官极一品，而且享百龄高寿，惜春册封贵妃，又生太子，贾家荣耀无以复加。作者说他续作是"导虚归实"(《自序》)，以为人生一无缺陷才是"实"，表现了作者思想的浅薄和虚妄。

(石昌渝)

Xu Jianxia Zhuan

《续剑侠传》 文言小说选集。五卷。明周诗雅纂辑。周诗雅，字廷吹，江苏武进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辑有《南北诗抄》等。《续剑侠传》，书内或题作《增订剑侠传》。自序写于万历四十年(1612)，序中言及辑者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曾辑刻《剑侠传》五卷(今佚)，本书即为此传的补编。书中所辑除辑者个人披寻所得外，董南容、汤恒春二人还提供了部分篇目，共一百二十篇。上起春秋，下止元明，大体按年代先后排列。其《碧线传》一篇，即明李昌祺《剪灯余话》中的《青城舞剑录》。各篇均未注明出处，文字多有更动。篇后偶有按语，可资参考辨证。如《黄须老翁》篇的按语谓："此应即《虬髯客传》也，阅《稗海》偶得之。想此其原稿，而《虬髯传》其衍之者耳，故存之。"本书所辑的小说、故事，内容较为庞杂，不如王世贞辑《剑侠传》纯粹。有许多篇目确为剑侠事迹，如先秦的聂政、要离、荆轲及后来的周皓、田膨郎、香丸妇人、碧线等事。但有些故事虽

然写得诙诡奇特、斗杀激烈或慷慨悲壮，主人公却并非剑侠人物。如许逊、魏夫人、吕岩等人本是神仙术士之流，严武杀父妾、童区寄等篇写的则是凶杀或抗暴事迹，曹璋、典韦等人则是英勇善战的猛士，至于齐姜、徐庶母等人则是明于大义、言行可嘉的所谓节烈女子，似均不应入选。因此，《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所采泛滥无归，编纂漫无体例。



清刻本《续剑侠传》插图。

明末丛书《合刻三志》亦收有《续剑侠传》一种，题元乔梦符纂。按此书实即王世贞《剑侠传》的节本，收有《嘉兴绳技》、《许寂》、《丁秀才》、《潘将军》、《宣慈寺门子》等条。纂者姓名则系刊刻者妄加。

清光绪年间郑观应亦辑有《续剑侠传》一种，四卷三十九篇(每篇均有插图)。第一篇《李鉴夫》采自《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其下《青邱子》等三篇采自明钱希言《狯园》。其余三十五篇均为清人作品，有的采自文言小说专集，如《聊斋志异》、《萤窗异草》、《耳食录》、《梦花杂志》、《翼驷稗编》、《墨余录》、《遁窟谰言》等书，有的采自名家文集，如《魏叔子集》、《带经堂集》等书。最后两篇《朱振玉》、《奚成章》，注云"罗星谭观察述"，当系辑者依据传闻自撰。其中像蒲松龄的《侠女》、《聂小倩》，魏禧的《大铁椎传》，王士禛的《高髻妮》、《伟男子》等篇都是传诵不衰的名篇杰作。其他各篇也大多写得相当精彩。在明清两代众多的剑侠小说辑本中，此辑本是较好的一种。（薛洪勣）

Xu Jin-Gu Qig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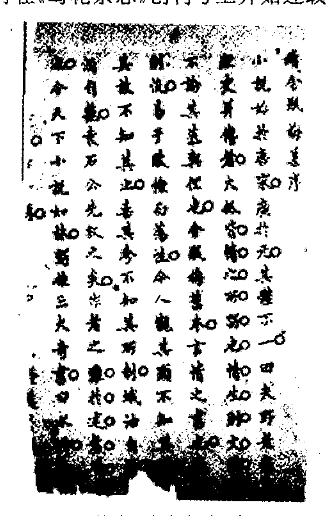
《续今古奇观》 清代小说选集。六卷三十回。无名氏辑。有光绪甲午(1894)排印本。

此书三十回有二十九回选自《初刻拍案惊奇》，即《今古奇观》选余的部分，加上《今古奇闻》中的《康友仁轻财重义得科名》一篇，凑足三十回之数以成书。而《今古奇闻》此篇实选自玉山草亭老人(杜纲)所编的话本小说集《娱目醒心编》，收入本书后回目改为《赔遗金暗中获隽 拒美色眼下登科》。

此书系由书贾为牟利拼凑而成，无明确的选录标准。《续今古奇观》之后，又有"三续"、"四续"、"五续"诸选本。"三续"实即明代短篇小说集《贪欢报》(一名《欢喜冤家》)删去四回后余下的部分，亦名《艳镜》。"四续"为简短的文言笔记小说。"五续"除郑振铎曾注录外，未见各书著录。（吴 郑）

Xu Jinpingmei

《续金瓶梅》 清代小说。十二卷六十四回。丁耀亢著。书署"紫阳道人编"，是书第六十二回叙丁野鹤自称紫阳道人，又丁耀亢《归山草》中《题南山村壁怀卫云》诗云"何时共尊酒，重说《续金瓶》"，知紫阳道人即丁耀亢。《续金瓶梅》存顺治原刊本，首有顺治庚子季夏西湖钓史《续金瓶梅集序》和顺治庚子孟秋丁耀亢《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序》等，刊行当在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四年(1665)丁耀亢因《续金瓶梅》被逮下狱，四个月后释放还山，然《续金瓶梅》列为禁毁之书。禁毁原因虽不见明确记载，但据小说文字及丁耀亢有关诗句，乃是因为写宋金战争影射明清易代，有反清的民族情绪。被禁不久，即有署名"四桥居士"的人将其有关宋金战争的描写加以删除，又调整和润饰了一些情节，压缩为四十八回，重拟回目，改题《隔帘花影》出版。1912年，署名"梦笔生"者参照《隔帘花影》对《续金瓶梅》再次修订，主要删去原著一些迷信果报的说教，将六十四回压缩为六十回，改题《金屋梦》，于1915年2月在《莺花杂志》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后出单行本。



抄本《续金瓶梅》序

《续金瓶梅》故事情节接在《金瓶梅》之后，叙西门庆、潘金莲和春梅相继死去之后，靖康年间金兵入犯中原，吴月娘携孝哥逃难，房屋被毁，窖金又被来安劫走，流离之中，被蒋竹山勾结吴典恩陷害入狱，应伯爵等昔日帮闲落井下石。出狱后，母子却又被金兵冲散。孝哥被应伯爵卖入寺中落发为僧，法号了空。吴月娘流落到淮安遇孟玉楼，兵灾荒年，无以度日，吴月娘遂削发为尼，法号慈净。孝哥与玳安寻母到淮安，孝哥被土贼掳上山寨，幸得锦屏小姐相助逃出，寻至南海与吴月娘相会，一家人在汴京住下。玳安梦中得西门庆指点，得金赎回清河旧宅，袭了西门之姓，做了旗牌官，得到善果，而孟玉楼先已亡故，锦屏小姐亦削发为尼与吴月娘相伴，吴月娘八十九岁坐化。却说西门庆死后转世

为汴京富户沈越之子金哥，双眼皆瞎，金兵攻陷汴京，金哥随父母沦落为乞丐，牵路之狗便是王婆所变。金哥来到清河西门旧宅，托梦与玳安，又苦挣了十年，父母均死于街头，牵路狗也被人打死，旧罪已满，亦倒毙死在路旁。死后又转世投生在汴京厂卫衙门里一个班头节级家，名叫庆哥，长至五岁，被阉割做了内监，完了西门庆淫欲之报。李瓶儿在西门庆之前已转世投生在沈越妻弟袁指挥家，叫做常姐，因美艳被名妓李师师骗入乐籍，改名银瓶。金吾卫千户翟员外欲娶银瓶，托帮闲郑玉卿到李师师行户提亲，郑玉卿先与李师师狎，又淫媾了银瓶。奸情败露，银瓶随郑玉卿私奔扬州。途中郑玉卿将银瓶卖与盐商苗青，银瓶恨而自缢。原来郑玉卿是花子虚转世托生，银瓶以此还了前世李瓶儿所欠孽债。潘金莲死后托生为黎金桂，春梅死后托生为孔梅玉。黎金桂之父战死，金桂之母改嫁给守备，在汴京遇到孔家母女，梅玉之父因战败处死，母女遂流落至此。两家原为世交，李守备收留梅玉母女。不久，李守备病故。梅玉嫁做金挞懒将军二舍人为妾，遭到二舍人嫡妻嫉妒，受尽凌辱折磨。金桂自幼便许嫁刘瘸子，赖婚不嫁酿起官司，而金桂则思淫招魔，忽变成石女，刘瘸子娶而无用，金桂遂皈依佛法。梅玉不堪虐待，亦逃入空门。刘瘸子即是陈经济的化身，和潘金莲(金桂)了结前帐，也随道人而去。蒋竹山和苗青投靠金兀术，做了都督，罪恶贯盈，在扬州被岳家军活捉，苗青凌迟处死，蒋竹山被押解建康，乱箭射死。郑玉卿出卖银瓶后，辗转流落到表兄徐守备家，与其大儿媳通奸，又使拐骗银瓶之故伎，却在江上被徐守备拿住，被打死在杖下。

小说以北宋末年战乱为背景，叙述《金瓶梅》主要人物的牵缠孽报，文中杂引佛、道、儒三教经义，又以《感应篇》为归宿。作者说："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因果报转入佛法，是做书的本意……"(第四十三回)。然而作者所谓佛法，混杂着儒理和道经，与明代神魔小说的意想并无二致，作者宣扬佛法，着意仍在劝善惩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今讲一部《续金瓶梅》，也外不过此八个字"(第六十四回)。

作者描写宋金战争以及百姓在战乱中历经的种种苦难，显然是以自己在明清易代动乱中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小说叙述金兵打进清河，大肆屠掠，白骨垒垒，全城一片瓦砾。攻陷扬州时烧杀掳掠更是令人发指。作者笔下的几个家庭，如吴月娘家、黎指挥家、孔千户家、沈越家、袁指挥家等等，无不受到金兵的残害，大多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者在叙述中有意无意地暗示他所描叙的宋金战争就是刚刚结束的清兵入主中原的战争。第二十八回、三十五回以"蓝旗营"、"旗下"称金兵建制，历史上金兵并无此制度，乃清兵所特有；第三十四回写汉奸刘豫投降金人，"即时剃头垂辫，学起番语来"，剃头垂辫更是清初发生的时事。第五十三回写金兵扬州屠城，说"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北宋历史仅一百七十六年，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恰可称成为三百载。可见，作者反对外族入侵的立场是鲜明的。小说不仅大量描写了金兵入侵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而且把所有叛变投敌的汉奸，如张邦昌、蒋竹山、苗青、刘豫等人，都安排了可耻可悲的下场。作者在第六十二回中自称是朱顶雪衣的野鹤，"朱顶"隐喻自己是朱明王朝的人，"雪衣"隐喻身着吊亡故国的丧服，借小说寄托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不言自明。

《续金瓶梅》以《金瓶梅》的几个主要角色的因果报应为情节框架，叙述他们转世之后如何偿还前世所欠的孽债。他们各有自己的故事，除了前世的因果关系外，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续金瓶梅》的情节头绪甚多而结构散漫。作者把人物放在宋金战争的激烈冲突中进行描写，与《金瓶梅》通过日常生活展示人物性格在手法和风格上殊异。像应伯爵、翟四官人、蒋竹山、苗青以及李师师等等在战乱中唯利是图，翻云覆雨，较生动地暴露了他们卑劣的灵魂，但均缺乏个性和深度；像沈金哥、黎金桂、孔梅玉等等转世投生的形象，基本上是观念的产物和概念的化身，他们只不过是作者演述因果的木偶。作品的语言通俗而生动，对于当时的世情和民俗有一些精彩描写。 (石昌渝)

Xu Qixie Ji

《续齐谐记》 南朝梁志怪小说集。吴均撰。一卷。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和《崇文总目》作三卷，若不是笔误，即是卷帙有所分析。今存一卷，载于《顾氏文房小说》、《古今逸史》、《广汉魏丛书》、《五朝小说》、《虞初志》、《说郛》重编本、《秘书二十一种》、《四库全书》、《增订汉魏丛书》等，凡十七篇。另外《类说》卷六摘录十三条，《绀珠集》卷十摘八条(误署撰人为吴筠)，涵芬楼本《说郛》卷六十五选录四篇。

今本末有元人陆友跋，盖出自元世，但并非全帙，佚文今捡得五篇：一、"刘晨阮肇"(《蒙求注》卷中等引，《绀珠集》节本亦载)；二、"王敬伯"(《姬侍类偶》卷下、《乐府诗集》卷六十、《永乐大典》卷七千三百二十八、《永乐琴书集成》卷十七等引，《琴书集成》所引最备，或避宋讳改敬为恭、钦、彦)；三、"五色石"(《太平御览》卷七百零三引)；四、"伍子胥"(《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二《送惠师》洪兴祖注引)；五、"万文娘"(《辍耕录》卷十四引)。除"万文娘"引文极略外，其余始末皆备，今本十七篇加佚文五篇，共存二十二篇。一卷之书，想必所遗不多。

本书是南朝宋东阳无疑《齐谐记》的续书，《直斋书录解题》说"《唐志》又有东阳无疑《齐谐志(记)》，今不传，此书殆续之者欤"，所疑甚是。陆友跋以为乃续《庄子》中的《齐谐》，而"前无其书"，实不知前有东阳无疑之记。《虞初志》本明无名氏跋则谓："吴均先有《齐谐

记》一卷，在唐已失传，而其事往往杂见于诸类书中，均盖自续其书，非祖东阳也。"按诸书引吴氏此书或作《齐谐记》，脱去续字，并非真有《齐谐记》而又自续其书。今本无自序，无从考查成书确切年代，但《直斋书录解题》称"梁奉朝请吴均撰"，如果是依据自序题署而著录的话，那么当成于为奉朝请之时，约在天监九年(510)以后，普通元年(520)逝世以前，比任昉撰《述异记》为晚。

本书虽然篇帙不多，但却是南朝志怪最优秀的作品，《四库提要》曾誉为"小说之表表者"。最能反映其艺术成就的是"赵文韶"和"王敬伯"二篇。前篇描写宋元嘉九年东宫扶侍赵文韶和清溪庙女神恋爱的故事。清溪又作青溪，青溪女神即青溪小姑。据《异苑》卷五，她是蒋侯神(蒋子文)第三妹，生性刚烈，谢灵运父亲谢庆因弹杀庙树上数鸟，被她罚死；《搜神后记》卷五又载沙门竺昙遂入清溪庙中观看，遂被她命为庙神而死。《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吴声歌曲》中有《青溪小姑曲》："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在吴均笔下，"独处无郎"的青溪小姑被描写成一位多情的婉约少女。这篇故事后又载入《八朝穷怪录》(《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五引)和《续博物志》(《吴郡志》卷四十七引)。后篇描写晋王敬伯与女鬼刘妙容的恋爱故事，本事可能出自《晋书》(《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七引)，又《事类赋注》卷十一引《世说》，(当指《世说》注)，后又载于北齐邢邵《山河别记》(《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八引)、唐句道兴《搜神记》。这两篇故事主题相同，行文逶迤，文辞酣畅，格调缠绵婉曲，极富抒情性，尤其是都穿插了弹奏乐器(箜篌、琴)及唱歌的描写，浓墨重彩，清词丽句，更增加了作品的抒情效果。人物描写也十分生动传神。人神、人鬼恋爱本是志怪中习见题材，这两篇能经意为文，"骚艳多风"(《虞初志》评语)，遂成为绝佳之作。特别是后篇，文长一千三百余字(据《永乐琴书集成》)，已完全具备唐传奇的规模气韵，尤为难能可贵。"阳羡书生"也是一篇极有特色的优秀作品，故事机杼于《旧杂譬喻经》的梵志吐壶，晋末荀氏《灵鬼志》曾据而演为外国道人故事，遂完全中国化，并大大丰富了情节，昔人评论道"幻中出幻"(《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展转奇绝"(《虞初志》评语)。其余故事大抵短小，但也都新异可观。如"金凤辖"写霍光皂盖车车辖上金凤凰化鸟飞去，被人罗得，幻设奇特；"紫荆树"写田真兄弟议分家而堂前紫荆树枯死，遂受感动，不再分家，紫荆亦复生，事本《前汉书》(《琱玉集》卷十二引)，是一个极有名的故事。"桓景"、"曲水"、"成武丁"、"屈原"、"邓绍"、"张成"六事是一组解释关于重阳、上巳(三月三日)、七夕、端午、八月旦作眼明袋、正月半作白膏粥等节令习俗的故事，保存了丰富的民俗资料，十分珍贵，形成了本书一个十分突出的特色。

本书有八、九条故事见于前载，如"燕墓斑狸"、"杨宝"见于《搜神记》、"刘晨阮肇"见于《幽明录》等。说明作者也是依傍前人的，但大都作了剪裁加工。作者还在四篇故事的末尾引证古人诗文，如"金凤辖"末引嵇康《游仙诗》"翩翩凤辖，逢此网罗"，"杨宝"末引蔡邕论"昔日黄雀，报恩而至"(按：今本皆以注文出现，但恐怕原在正文中)。这一习惯和任昉《述异记》一样，反映着作者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癖性。 (李剑国)

Xu Qianding Lu

《续前定录》 唐代志怪小说集。一题《广前定录》。旧题唐钟辂撰。此书最早著录于《崇文总目》小说类，一卷，钟辂撰。《文献通考·经籍考》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今本缺载)则不言撰人。《通志·艺文略》传记类冥异属作《广前定录》一卷，唐钟辂撰。其书载于《百川学海》、《说郛》、《四库全书》、《学津讨原》等，都不题撰人。只有《说郛》重编本题唐钟辂。书凡二十四事，绝大多数采自唐人说部。《窦相易直》至《王蒙》十条，取自赵璘《因话录》，末条《刘逸》也出《因话录》；《张宝藏》取自李伉《独异志》；《崔龟从》删取崔龟从《宣州昭亭山梓华君神祠记》(《太平广记》卷三百零八亦引)；《孙思邈》取自张读《宣室志》(《太平广记》卷二十一引)；《武居常》至《柳柳州》五条取自柳宗元《龙城录》；《玄宗》、《李卫公》取自李濬《松窗杂录》；《李景让》、《康謇》取自卢言《卢氏杂说》(《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七、卷四百九十七引)。只有《黄损》一条出处不详(黄损，五代人)。由此可见，本书绝非《前定录》作者钟辂所撰，而是北宋前期人杂凑唐宋书中前定事而成，或者是有意嫁名钟辂，或者是后人妄加撰名。末条《刘逸》下注一"附"字，可见原为二十三事，成书后好事者又附一条，凑成二十四条，以与《前定录》相符。 (李剑国)

Xu Qianhanshu Pinghua

《续前汉书平话》 元代讲史话本。凡上中下三卷。别题《吕后斩韩信》。不署作者姓名。为现存元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所刊《全相平话五种》之一。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有日本仓石武四郎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以及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行于世。此书曰"续集"，当必有"正集"。所以本集开头就说："时大汉五年十一月八日，项羽自刎而死。"显然是承续刘项争雄的故事而写的。

本书叙写汉高祖统一天下后与吕氏屠戮功臣的事。大要为：项羽在乌江自刎后，刘邦统一天下，遂大封功臣，然深忌韩信诸人。适值他所恨的楚臣季布以计自首，而钟离昧则为信所匿，遂设计诈游云梦以擒信。钟离昧劝信反，信不听，反斩昧以献。邦乃夺其兵权，安置于咸阳。陈豨奉命御番兵，临行时与信密谈，到边地后，遂反汉，汉王闻警，率兵亲征。吕后商之萧何，诈传已斩陈，命信入长安宫谢罪，遂斩信。刘邦亦用陈平计，收服陈豨之众，豨奔匈奴。信部下六将反，欲斩吕后头。吕后上城，六将射之，忽见一条金龙护体，知天命所在，遂各

自刎。不久，彭越又为汉王所杀，以肉为酱，赐与群臣。英布食之而吐，入江尽化为螃蟹，遂反。汉王亲征，为布射中一箭，但布亦为吴芮所赚杀。国事大定，汉王欲立如意为太子，为群臣所阻。王死，吕后子立，是为惠帝。吕后遂欲尽诛刘氏诸王，先杀了如意，赖陈平、王陵诸臣设计暗护，诸刘始无恙。后吕后为韩信阴魂射死，樊亢率兵入宫，尽杀诸吕。诸臣请刘泽等三王登位，但他们皆不能坐到龙座上去，因此将帝位虚了半年，后从陈平言，迎薄姬子北大王为帝，是为汉文帝。

本书虽铺演史实，仍不免也有些无稽的神怪之谈，但大体上没有违反历史真相，文字质朴，与全相平话其他四种相似。



元至治建安虞氏新刊本《续前汉书平话》

南宋时就有艺人讲说《汉书》及刘项争雄故事。《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四引《杨文公谈苑》载：党进"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信即当说我。此两面三头之人。'即命杖之。"可见，韩信故事宋代已很流行。这部《续前汉书平话》，可能就是从宋代讲史说话人口头传留而由元人整编刊行的。书中每节前常有'话分两头"、"却说"等字样，第三节末有云"不因行此圣旨，致使君臣失义；信有十大功劳，变作斩鬼。"这正是当时说话人常用的口吻。

此书与元人杂剧关系也很密切。元人写有关吕氏斩韩信等事的剧本有好几种，如：钟嗣成《诈游云梦》、李寿卿《吕太后定计斩韩信》、郑廷玉《汉高祖哭韩信》、石君宝《吕太后醢彭越》、马致远《吕太后人彘戚夫人》、于伯渊《吕太后饿刘友》、郑光祖《周亚夫细柳营》，而本书也有"汉王游云梦擒韩信"、"吕太后斩韩信"、"杀彭越扈辄触阶死"、"吕太后擒戚夫人"、"吕后鸩死刘友"、"汉文帝看细柳营"等情节。这些情节，大概为元剧所取材。可惜上列剧本皆已失传，我们无从印证。话本中吕氏鸩死刘友故事，保存了一大段，略可窥见《吕太后饿刘友》一剧本事的梗概。而卷中开首所叙蒯通数信"十罪""五反"以讥高祖，亦与元人杂剧《随何赚风魔蒯通》同。

此书对明人所作各种《西汉演义》影响显著。赵景深曾把此书与《西汉演义》详加对照，按照插图目次，除第十五节"韩信下六将为主报仇射吕后"以及第二十二至三十七节为《西汉演义》所未取外，其他情节自第一节至第十四、第十六至第二十一，均为《西汉演义》所采用。显然，《西汉演义》曾以《续前汉书平话》为蓝本。当然，《西汉演义》的描写远较话本细致，并且删去了不少神怪部分。在史实方面，也是《西汉演义》比较准确。如话本叙陈豨亡走匈奴，演义则叙陈豨被杀；话本叙妇人青远告密韩信谋反，演义则说是谢箸告密。此外，《西汉演义》还增加了许多真实的史料，例如韩信与高祖论将兵多多益善，薛公论彭越上中下三计，高祖重病拒医，这些都见于《史记》和《汉书》，而为平话所不载。

（罗德荣）

Xu Qingye Lu

《续清夜录》 宋代志怪小说集。王铚撰。《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一卷。书已失传。原本《说郛》卷三十《隽永录》引其《来岁状元赋》条，可见一斑（《蓼花洲闲录》即引作《隽永录》）。

叙祥符中西蜀二人得举进士，至剑门张恶子庙，祷神求兆，梦群神议作来岁状元赋。以"铸鼎象物"为题，云当召作状元者魂魄授之。二人喜而尽记其赋。至考试果出此题，二人皆不能记一字。是科状元徐奭，所作与庙中所闻全同，始知得失皆有假手者。《续清夜录》当续沈括《清夜录》而作，似以记梦为主题。《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引《梦子辞胎》、《梦姑托生》等条亦可参证。

（程毅中）

Xu Shishuo

《续世说》 宋代笔记小说集。孔平仲撰。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之体，分三十八门，其中三十六门全袭《世说》旧目，多《直谏》《邪谄》二门。编次宋齐梁陈隋唐五代事迹，多据李延寿《南北史》、刘昫《旧唐书》、薛居正《旧五代史》。亦兼取前代笔记小说，如《雅量》篇娄师德唾面自干事，出唐刘悚《隋唐嘉话》和刘肃《大唐新语》；《排调》篇何尚之与颜延年互嘲事出梁谢绰《宋拾遗》（《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二）等。《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三卷，《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及现存诸丛书本均作十二卷。曾慥《类说》尝节录四十五条，其中《恨楼下无井》条今本阙，殆传写所失。另如《事文类聚》后集三十七卷引孙恪遇猿女事，亦注出本书，恐祝穆之误（《守山阁丛书》本钱熙祚跋）。其书成后未刊，据绍兴戊寅（1158）长沙秦果序，从义郎李敏得善本于前靖守王长孺，相与镂版。王亲受于孔，知其不谬。丁丑（1157）之春，雒阳王瀣来守沅之明年，李氏以其书版来售，即加是正镌刻，以补其不足。其书在清代以前比较罕见，以致王士禛《居易录》尝称此书已失传。《四库全书》亦未收录。《宛委别藏》、《守山阁丛书》、《粤雅堂丛书》分别收入刊行，方广泛流传。孔平仲仕途偃蹇，屡以党论削迁，对旧时官场之险恶，能洞悉入微，书中往往以此类故事发泄不平之愤，并通过一些德才兼备的官僚政迹，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从而广泛表现了封建上层社会的种种面貌。至于一些文人逸事，则表达了作者宦海沉

浮后排遣闲适的心情。选材时，较注重以文学性、故事性为标准，选择严格，熔裁精审。多数小说能以精彩的片断提示题旨，表现人物性格，故全书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宁稼雨）

Xu Shuxuan Lu

《续树萱录》 宋代传奇小说集。佚名撰。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续树萱录》条说："顷在秘阁书抄，得《续树萱录》一卷。其中载隐君子元撰夜见吴王夫差与唐诸诗人吟咏事。""后阅秦少游集，有《秋兴》九首，皆拟唐人，前所载咸在焉。"又引何子楚（薳）说，"《续萱录》乃王性之所作，而托名他人"。实则何薳《春渚纪闻》卷五《古书托名》条只说《树萱录》为刘焘所撰，但内容则有杜甫、李白赋诗事。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七《二酉缀遗》就把《续树萱录》和《树萱录》混为一谈，都说是王铚所撰。洪迈又说："今其书才有三事，其一曰贾博喻，一曰全若虚，一曰元撰。"今仅见《容斋随笔》所引元撰一事。刘焘，字无言，长兴（在今浙江）人，元祐二年（1088）进士（《嘉泰吴兴志》卷十七），撰《续树萱录》，亦有可能。（程毅中）

Xu Tanzhu

《续谈助》 小说丛抄。今存五卷。宋晁载之（1066～?）编。晁载之，字伯宇，补之的从兄弟，曾任陈留县尉。吕本中《紫微诗话》说他"学问精确，少见其比"。《宋史·艺文志》小说类有《晁氏谈助》一卷，注云"不知名"，《绀珠集》卷十一曾节录十一条，涵芬楼本《说郛》卷七十五摘录八条，误题不语先生撰，实则所引《谈助》节文都见于《续谈助》中。《续谈助》有《十万卷楼丛书》本、《粤雅堂丛书》本，收有《十洲记》、《洞冥记》、《牛羊日历》、《圣宋掇遗》、《三水小牍》、《汉武故事》、《汉孝武内传》、《殷芸小说》、《膳夫经》、《绿珠传》等二十种书，都是节选本，多有晁载之跋，如《洞冥记跋》、《三水小牍跋》、《汉孝武内传跋》等，提供了一些可贵的史料。其中《圣宋掇遗》、《三水小牍》、《膳夫经》较为罕见。此书与《绀珠集》、《类说》性质相似，而年代略早，文字也较完整。（程毅中）

Xu Xiyou Ji

《续西游记》 明代小说。一百回。内封题《绣像批评续西游真诠》。明人董说在《西游补》所附"杂记"中说："《续西游》摹拟逼真，失于拘滞，添出比丘、灵虚，尤为蛇足。"知成书于明代。关于此书的作者，学术界迄无定论。清人袁文典纂辑《明滇南诗略》卷一"兰茂"条上有眉批云："《续西游记》，所言乃佛氏要旨，而取世所谓邱翁《西游记》取经之事，续其东还所历，与梅子和《后西游记》别是一种，然皆以文词通俗而传。"兰茂，字廷秀，号止庵，石羊人。生于明洪武三十年（1397），卒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享年八十岁。如果《续西游记》为兰茂所撰，则此书比吴承恩《西游记》早一百多年。毛奇龄《西河全集·季诡小品制文引》又说："季诡为大文，久已行世"，"今读《西游续记》，犹舌挢然不下也"。而季诡为明末清初人。两说相去甚远。

《续西游记》详写第一次取经见如来佛后，返回东土的漫长道路。主人公仍为唐僧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故事从即将东回开篇，如来佛因悟空等持金箍棒、九齿钉耙、降妖宝杖，杀伤生灵，违背佛规，所以强行收缴他们的武器，让他们以诚心化魔，悟空一怒说出八十八种机心，遂在归途遇八十八种魔难。如来佛派优婆塞灵虚子和比丘僧沿途护送，并赐二人八十八颗菩提珠和一木鱼梆子净心驱魅。此书虽偶有对人间世态之种种揶揄，但情节简单，叙述粗糙，缺乏文采，还常常塞入一些道德说教，就其总体思想倾向而言，恰是对《西游记》中民主精神和进步思想的否定。

今存同治七年（1868）渔古山房刻本。

（刘荫柏）

Xu Xian Zhuan

《续仙传》 唐代神仙传记。一作《续神仙传》。沈汾撰。沈汾，字里不详。《续仙传》自序结衔作"朝请郎前行溧水县令兼监察御史赐绯鱼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汾"或作"玢"。宋吴淑《江淮异人录》载侍御沈汾游戏坐蜕事，亦道家者流，疑即其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虽其中附会传闻，均所不免，而大抵因事缘饰，不尽子虚乌有。如张志和见《颜真卿集》，蓝采和见《南唐书》，谢自然见《韩愈集》，许宣平见《李白集》。孙思邈、司马承祯、谭峭，各有著述传世，皆非凿空。""惟泛海遇仙使，归师司马承祯事，上卷以为女贞谢自然，下卷又以为女贞焦静真，不应二人同时均有此异。是其虚构之词，偶忘其自相矛盾者矣。"《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沈汾撰《续神仙传》三卷，《道藏》中收沈汾《续仙传》三卷三十六篇。上卷载飞升十六人，以张志和为首，中卷载隐化十二人，以孙思邈为首，下卷载隐化八人，以司马承祯为首。《太平广记》收十三篇，其中《元柳二公》为《道藏》本所无，恐为误注。《类说》将它列入《传奇》，改名《元彻柳实》，为裴铏之作。《古今说海》收此篇不署撰人，改题《玉壶记》。《云笈七签》收三十三篇。无出《道藏》本之外者。因先有题汉刘向《列仙传》、晋葛洪《神仙传》，故沈汾采集唐以来神仙事迹，名曰《续仙传》。

此中《许宣平》叙唐代太极拳大师许宣平事，许创太极三十七式及《周天大用论》至今仍存，为国术之精华。《蓝采和》、《张果》叙八仙传说，对元明清戏曲、小说有影响。《马自然》叙瓷器盛土种瓜事，与《聊斋志异》中《种梨》类似。《古今说海》收录此篇，题作《马自然传》。《宜君王老》叙一家人饮酒鸡犬升天事，显系仿汉代刘安的传说。《孙思邈》叙孙思邈救一受伤小蛇，得入泾阳水府，龙宫赠以药方，增补《千金方》事，亦见《独异志》、《高僧传》。《玄真子》记唐代诗人张志和事。此书虽非沈汾自撰，乃兼采小说、笔记及道家著作而成，但所收故

事传说涉及面较广，又有一定史料性，对后世从事文学、体育、医学研究，亦有参考价值。（刘荫柏）

Xu Xiaowuyi

《续小五义》 清代小说。一百二十四回。今存清光绪十七年(1891)北京文光楼刊本，作者不详。与《小五义》相较，没有了说书人的那些插话及长段韵语，文字亦较为整洁、干净。

《小五义》结尾曾预告了《续小五义》的一系列“大节目”，如众英雄脱难，襄阳王逃跑宁夏国，智化让功出走，小五义见驾封官，万历爷丢冠袍带履，三盗鱼肠剑，白沙滩打擂拿伏地君王，开封府丢相印，群贼寺陷空岛，五打朝天岭，打宁夏国，拿获襄阳王等等。这个节目预告与《续小五义》的情节大体符合，但亦有不少差异。如预告说群贼寺陷空岛，“累死卢方，哭死徐庆”，实际上卢方、徐庆并没有死。再如，“失潼关”，“钟雄挂帅，打宁夏国，拿获襄阳王”，事实上潼关未失，钟雄亦未挂帅，而是襄阳王带五万人进攻潼关，在作战中被徐良的“迷魂帕子”迷倒就擒。情节上的这些差异说明《续小五义》在刊刻时经过一番润色、修订。

《续小五义》与《小五义》一样，虽以襄阳王的谋反为主线，但实际上它只是引线，除开头写众侠义破冲霄楼，襄阳王逃奔宁夏国，到结尾襄阳王进攻潼关，兵败被擒之外，绝大多数的篇幅用来描写侠义们除暴安良的故事。并随事敷衍，节外生枝，旁逸斜出，情节离奇曲折而不集中，人物庞杂而性格不够鲜明。作者着力刻画而较有光彩的人物是徐良。他是徐庆之子，号称多臂熊、山西雁，本领高强，诙谐幽默，开朗乐观，在他面前，似乎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可制服的对手。老一辈侠客中，蒋平出场最多，仍保持了足智多谋，具有组织才能的性格特征。反派人物以白菊花晏飞最突出，此人奸恶、狠毒，最不讲信义，害死师父一家，蹂躏妇女，残害良民，最后在风雨滩受戮。《续小五义》中女性形象明显增多，独具风采。但从人情世态的描写来看，则较《小五义》逊色。（傅隆基）

Xu Xuanguai Lu

《续玄怪录》 唐代传奇小说集。李复言撰。又称《搜古异录》、《纂异(录)》、《续幽怪录》。原书十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著录。《宋史·艺文志》有李复言《搜古异录》十卷，《南部新书》甲卷又作《纂异》十卷，皆其异称。《新唐书·艺文志》、《中兴馆阁书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皆作五卷，当是合并了卷帙。

原书已佚，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清钱曾《也是园书目》各著录李复言《续玄怪录》十卷或五卷，与宋本合，惜不见传世。今可见者是四卷本，南宋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刊行，题李复言编，书名《续幽怪录》与《遂初堂书目》合，乃避宋讳所改。此本树、慎、廓字有缺笔，系避宋英宗(赵曙)、孝宗(慎)、宁宗(扩)之讳，知当出南宋宁宗世或其后。《郡斋读书志》(衢本)云：“《续玄怪录》十卷，右唐李复言撰，续牛僧孺之书也。分仙术、感应三门”。末句有脱讹，三门有可能是二门之讹，但更可能是脱去一门名目，因书中所载不尽是仙术、感应事，若此，原书或分为三门。但四卷本的二十三事不分门类，而且《太平广记》引文多有逸出今本者，所以四卷本既不是原帙，也不是原帙的自然残缺，而是南宋人重编而成，和今传《玄怪录》四卷本情况相同。《四库全书提要》以为“盖从《太平广记》录出者”，非是。二者相勘，篇目、文字多有不合。明稽古堂刻本仅有前两卷。尚有一卷本，附于陈应翔刻四卷本《幽怪录》之后，亦即四卷本的前两卷。

《绀珠集》、《类说》均未摘录《续玄怪录》，但《绀珠集》卷五《幽怪录》中有二条出《续玄怪录》，所据当是合编本。《说郛》卷十五录《续幽怪录》一条(卢从史)，题唐李复言，注二卷。该条今见宋刻本卷二，似陶宗仪所据与陈刻附一卷本相同，只是分作二卷。《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即据《说郛》本。《说郛》(重编本)又收阙名《续玄怪录》，只《延州妇人》、《临海海人》二条，都录自《太平广记》，后条实出《续搜神记》(《搜神后记》)。《唐人说荟》所收《续幽怪录》二条，则于《说郛》所录《卢从史》外又益《定婚店》。《说郛》(重编本)之《续玄怪录》本、《唐人说荟》之《续幽怪录》本，后又刊入《龙威秘书》。

四卷本外的佚文尚多。《玄怪录》四卷本中的《张老》、《尼妙寂》、《王国良》、《叶氏妇》应出《续玄怪录》，《党氏女》、《张宠奴》、《吴全素》、《崔环》、《齐饶州》大约亦属李书。《太平广记》还引有《李绅》、《韦氏子》、《延州妇人》、《琴台子》、《唐俭》、《马震》六篇。合四卷本篇目约三十八篇。

从《张老》、《钱方义》、《驴言》、《梁革》、《党氏女》等篇看，李复言作此书始于大和(827～835)中。《辛公平》、《张质》、《张老》等篇所称彭城宰李生及贞元进士李公，当指李谅。是时李复言从李谅游，故得其所提供素材。在开成五年(840)以前完成初稿，曾以纳省卷，初名《纂异录》或《搜古异录》。其后又事增补，《麒麟客》记大中初(847)事，《李绅》称“故淮海节度使李绅”，而李绅卒于会昌六年(846)，这两篇都是大中年补入。大中中牛僧孺《玄怪录》已行世十数年，李复言遂把最后的定本改为《续玄怪录》，盖出于仰慕，且复借牛书声名以广其传。

《续玄怪录》虽以《玄怪录》续书为标榜，但二书风格有明显不同。《玄怪录》四十多篇作品中假托梁陈周隋的有十余篇，事在初唐的有六七篇，意以久远无征之事见其虚构，它较少讽世意味，主要以事趣和文趣娱人。《续玄怪录》除《张老》、《李卫公靖》少数几篇外，大都是近世事，元和至大和间最多，又常写名公巨卿，人物、时间言之凿凿，避虚而就实，一般不及牛书诡丽浪

漫、通脱潇洒，但主观色彩和劝讽意味很浓。作者终身未第，功名蹉跎，常把愤懑寂寞之情深寓于作品。《李岳州》假李俊口自叹："苦心笔砚二十余年，偕计而历试者亦仅十年，心破魂断，以望斯举，今复无名，岂不终无成乎？"他把穷达遭遇一概归于天命，所谓"人生之穷达皆自阴骘，岂虚语哉"。《吴全素》、《李绅》、《韦令公皋》等都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定婚店》、《郑虢州騊夫人》等则宣扬"结褵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求"，以命定论解释婚姻。唐代士人把中进士、娶五姓女当作无尚荣光，这些作品生动反映着落魄士人对于功名富贵的渴求、迷惘、失落、愤慨的复杂心态。《辛公平》一篇则在命定论的笼罩下，隐晦曲折地揭露了唐顺宗（或以为宪宗）被杀的秘密。此外作者还宣扬报应轮回的佛家教义和超尘出世的道教意旨，而这些观念又常和抨击现实的丑恶结合一起。《党氏女》说"以诈惑人者，人亦诈焉；以妄欺人者，人亦妄焉；以嫉诬人者，人亦诬焉"。《卢仆射从史》说"人世劳苦，万愁缠心，尽如灯蛾，争扑名利……相妒相贼，猛于豪兽"，"佛以世界为火宅，道以人身为大患"，因而应当超脱现实。上述各种思想观念都是作者从故事中引发而在篇末以议论出之，或是假人物之口道出。喜发主观议论，间出个人慨慷，应是其突出特点。

《续玄怪录》有不少情节曲折、笔墨精彩的作品。《张老》是所谓"仙术"之作，写神仙极幻化之事，委曲细微，风格接近《玄怪录》的《杜子春》和《裴谌》。《李卫公靖》想象瑰丽，李靖代龙马上行雨的情节殊称奇绝。《定婚店》也以幻设奇妙著称，月下老赤绳系足已成为典故。《薛伟》描写化鱼的心理活动细微真实，《张逢》描写化虎也有相似的生动笔墨。以上作品被后人多次改编为小说戏曲，可见影响之大。此外《齐饶州》写韦会忍辱救妻，曲折感人，《吴全素》、《崔环》描摹地狱情状，历历在目，连用"者"字"或"字，句式精悍别致。虽都是所谓"感应"之作，但却生动可读。　（李剑国）

Xu Yijian Zhi

《续夷坚志》　金代志怪小说集。元好问（1190～1257）撰。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少年时代即负文名，金兴定五年（1221）中进士，历任内乡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晚年以著述自任，有《遗山集》、《中州集》等，《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有传。《续夷坚志》，四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存目著录二卷。考本书序跋及有关内容，成书年代约为金亡之后，至少元至顺三年（1332）以前已有刻本流传。元人王东（字起善）曾据刻本抄录。清嘉庆十三年（1808），杭郡余集得读易楼藏二卷本，并据王东、宋无的跋本，又重新釐为四卷，付梓刊行。道光十年（1803）荣誉又据此本"重加校正"，收入《得月簃丛书》。1986年中华书局据《得月簃丛书》本出了新的校点整理本。今本卷四《宣靖播越兆》条后，有存目四则而无正文，可见还有残缺。

此书虽仅四卷，但内容比较庞杂。好问学贯经传百家，曾有志撰写金史，并广泛收集史料，所集遗闻逸事即为本书的原始材料。《四库全书总目》说："是编盖续宋洪迈《夷坚志》而作，所记皆金泰和、贞祐间神怪之事。"实际上书中所记，除泰和、贞祐间事外，还有天会、天眷、皇统、天德、正隆、大定、明昌、承安、兴定、正大等金代历朝之事，金亡后之事，也有所涉及。至于书的内容，荣誉《序》中说："其名虽续洪氏，而所记皆中原陆沉时事，耳闻目见，纤细毕书，可使善者劝而恶者惩，非《齐谐》、《志怪》比也。"可见前人所重视的还是书中的劝戒之作。所记故事，包括了世事人情、鬼神灾异、祧祥梦卜、天文地理、文物艺术、医药验方等多方面的内容。有些当时看来怪异之事，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如卷一《包女得嫁》条，写战乱中一包氏女被南征兵掠去，欲卖为娼，而一女巫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心理，谓包女为冥界主速报司包希文之孙女，使人不敢卖良为娼，而终于嫁于良家。又《戴十妻梁氏》条，记一贵家奴，依仗主人之势，打死贫民戴十，贵家愿以金为奴抵罪，戴十妻梁氏不贪图财物，坚持要杀人者抵罪，终于饮仇人之血，报仇雪恨，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有一些奇闻怪事，如《人生尾》、《骈胎》、《生子两头》等条，记载自然界可能发生的变异，实非神怪。书中还记录了当时发现的一些文物，如卷二《汤盘周鼎》，卷三《镜辨》、《古钱》、《永安钱》，卷四《古鼎》等条，对文物的外形、铭文都有比较详尽的记录，是值得重视的史料。他如医方验方，亦可供医家参考。书中还载有当时的传闻，如卷二《天赐夫人》条，记金代名医梁肃青年时娶大风飘来的女子为妻，人称天赐夫人。郝经《陵川集》里也有《天赐夫人词》咏其事，大概是确曾流传一时的传说。《续夷坚志》虽然大体上还是魏晋以来志怪小说的格局，但内容已非以神怪故事为主，而是以实录见闻为宗旨，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书中情节完整的故事不多，且文采不足。　（王秀梅）

Xu Yiji

《续异记》　南朝志怪小说集。史志书目未见著录，只见引于《初学记》、《白氏六帖》、《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事类赋注》诸书。撰人不详。据佚文，作者似为南朝梁、陈间人。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得佚文十一条，皆精灵物怪故事，其中言人魅恋爱的"徐邈"条和"朱法公"条较可观，前者言蚱蜢化作青衣女子追求徐邈，并托梦寄情，颇有情致；后者言龟精化作女人向朱法公求爱，然"女衣裙开，见龟尾及龟脚"，被朱法公识破，构思尚奇。　（顾　青）

Xu Yiyuan

《续异苑》　南朝志怪小说集。《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十卷。不著撰人。两《唐志》无目，估计在唐代

开元以前已经失传。刘宋刘敬叔作《异苑》十卷，本书是其续书，卷帙亦同之，当出于刘宋以后。佚文不存。《异苑》续书还有一种《异苑拾遗》，见引于《玉烛宝典》卷十二，记晋人孙兴公（孙绰）逸事，不含异情。事又载梁殷芸《小说》，而《小说》集诸说已成，故而《异苑拾遗》可能成于齐梁间。（李剑国）

Xu Yinglie Zhuan
《续英烈传》 明代小说。五卷三十四回。一名《云合奇踪后传》。首秦淮墨客序，卷一首叶次行下署：空谷老人编次。秦淮墨客、空谷老人，皆为纪振伦之号。此书虽亦写明靖难事，然以褒扬建文为主，如齐泰、黄子澄劝早除燕王，以绝后患，建文不许，降诏虽言燕王叛逆，但为皇叔，只可生擒，不可暗伤，极写其宽容。小说以建文祝发为僧，至正统时又被迎入大内为结。其创作主旨，与《承运传》正好相反。

有旧刊大字本和道光二十年（1840）双桂堂二十回本。（吴 敢）

Xu Zhuoyi Ji
《续卓异记》 唐代杂事小说集。裴紫芝撰。裴紫芝，生平不详。《续卓异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原书不传。《玉海》卷五十七引《中兴馆阁书目》云："乾符中裴紫芝撰，载唐衣冠盛事。"《通志·艺文略》列入传记类冥异属，显为望文生义。

（程毅中）

Xuanqu Lu
《轩渠录》 宋代笑话集。吕本中（1084～1145）撰。吕本中，字居仁，号紫微，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绍兴六年（1136）特赐进士出身，绍兴八年迁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以触犯秦桧被免职，学者称为东莱先生。著有《东莱集》、《紫微词》、《紫微诗话》、《童蒙训》等。《宋史》卷三百七十六有传。《轩渠录》，尤袤《遂初堂书目》小说类著录，不著撰人，无卷数，仅见涵芬楼本《说郛》卷七选录十三条，《说郛》（重编本）及《五朝小说》所载，即从此出。此书辑录笑话，颇为幽默。如叙司马光在洛阳闲居，夫人欲出外看灯，公曰：'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耶？'"不仅诙谐有趣，而且表现出司马光的治家严肃。又如记王齐叟喜作小词以讽嘲州帅与监司，监司责之，又作《望江南》词以辩解，末句凑韵作"请问马都监"，使马都监惶恐自辩。故事亦见《夷坚三志》壬集卷七《王彦龄舒氏词》条。元人辍然子曾续之作《拊掌录》。

（程毅中）

Xuan Ding
宣鼎（1832～1880） 清代文言小说家。字子九，号瘦梅，又号懊侬，别署香雪道人、问香庵主、东鲁游人、瘦尊者、太瘦生、虎口逋客、是此花身馆主、云山到处僧、堕落行脚等。安徽天长县人。幼年性好佛老，口不茹荤者十九年。喜听人谈论玄理，尤喜听仆妇讲说鬼怪和因果报应故事。年十一习楷书，十五解为文。二十岁后，其母及嗣父相继去世，家道中落。二十六岁结婚，入赘外家。二十七岁移居上海。一度从军，几死锋镝。不久，返回上海，以卖画为生。三十一岁，入当道幕，司笔札。三十五岁，幕游淮海（今江苏监城）。三十九岁，游山左（今山东省）。次年入滋阳（今山东兖州）幕。

宣鼎工书善画，擅诗名。负不羁之才，而一生抑郁不得志。著有文言小说集《夜雨秋灯录》八卷一百一十五篇、《夜雨秋灯续录》八卷一百一十五篇。《夜雨秋灯录》的写作，始于同治十一年（1872）冬，时年四十一岁。次年解馆，寓居任城（今山东济宁），售书卖画度日。两年后，又回秦邮（今江苏高邮），游虎阜（今江苏苏州），完成《夜雨秋灯录》初稿，其后又撰写《续录》。两书相继于光绪三年（1877）、六年（1880）刊行于上海。

他曾撰写戏曲《返魂香》四卷四十出，现存光绪三年上海申报馆活字本。另有《三十六声粉铎图韵》一书，系取当时经常演唱的昆曲中的丑、副戏三十六出，绘成图谱，各系以乐府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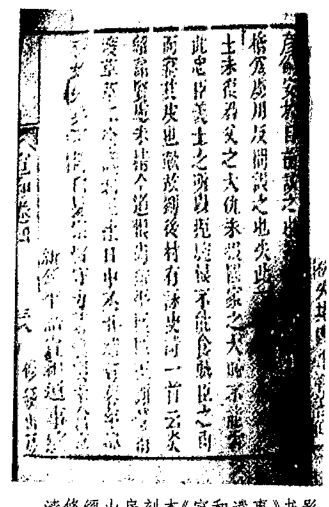
关于宣鼎的生卒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生年有道光十二年、十五年、同治元年（1862）等说。据宣鼎《夜雨秋灯录》自序："甲戌（同治十三年，1874）之冬"，仙人书乩语云："再四十三年，当于忍辱班中迟子矣。"可知此年为四十三岁，当生于道光十二年。自序中还说，他诞生于九月二十八日。卒年有光绪六年（1880）、三十四年（1908）两说。《夜雨秋灯续录》蔡尔康光绪六年八月序称宣鼎为"亡友"，并说："《续录》犹未梓成，而先生已赴玉楼召矣。"可知即卒于此年，享寿四十九岁。

（刘 蕤）

Xuanhe Yishi
《宣和遗事》 宋元讲史平话。佚名撰。《百川书志》、《宝文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著录。1868年黄丕烈所发现之元刊本，现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士礼居丛书》本系据元刊本与旧抄本参校重刊，分二卷，书前目录二百九十余条，似为原有的分节小标题。璜川吴氏旧藏明刊本亦分二卷。述古堂原校本二集四卷。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题作《新编大宋宣和遗事》，分四集。吴郡修绠山房刊本尾题作"新镌平话宣和遗事终"，四卷，已确指其书为话本。黄丕烈以《宣和遗事》中"惇"字缺笔的现象为依据，认为此书"当出宋刊"（《士礼居丛书》本跋）。但书中叙述陈抟预言宋朝"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这些话只有南宋灭亡以后的人才能写出。另外，书中直称赵匡胤、赵洪恩之名，直称宋高宗为皇子构。据此推断，即使《宣和遗事》最初为宋人所编，也必由元人进行过增订。现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较为通行。

《宣和遗事》的内容可分为十节。其一述历代帝王荒淫之失，盖犹宋人讲史之开篇；其二述王安石变法之祸；其三述安石引蔡京入朝至童贯、蔡攸巡边；其四述

梁山泺聚义本末；其五述宋徽宗幸李师师家、曹辅进谏及张天觉隐去；其六述道士林灵素进用及其死葬之异；其七述腊月预赏元宵及元宵看灯之盛；其八述金人灭辽侵宋；又自金兵入城、帝后北行受辱以至高宗定都临安为第九第十。


清修绠山房刻本《宣和遗事》书影

以上所述的第四节，乃是探索《水浒传》渊源的宝贵资料，故深受研究者的注意。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著录了《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名目，那是一些单个英雄的传记。《宣和遗事》则提供了众多英雄先后汇聚到梁山泺的较长和较复杂的故事。它以宋江的活动为中心，同时把杨志、鲁智深、武松等三十六人的事迹连缀在一起，规模相当宏伟。像杨志卖刀、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晁盖等人投奔梁山、宋江杀惜、宋江得天书、呼延绰攻梁山兵败投降、宋江朝东岳还愿、宋江受招安平方腊等情节，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中，均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宣和遗事》是水浒故事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现存元杂剧中的水浒戏，涉及宋江生平的部分，往往比《宣和遗事》复杂，而且与《水浒传》更接近。例如高文秀的《双献功》中说，宋江杀惜之后，到官府自首，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从梁山经过，被晁盖救上山去。《宣和遗事》却说，宋江杀惜之后，在玄女庙得天书，随即带领朱仝、雷横等人投奔梁山。《双献功》中说，宋江初上梁山时坐第二把交椅，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宋江方才担任山寨首领。《宣和遗事》却说，宋江上梁山时晁盖已死，吴加亮等人共推宋江为首领。由上可见，《宣和遗事》中的水浒故事，与元杂剧中的水浒戏相比，呈现出更古老的面貌。高文秀等剧作家大致活动于13世纪50年代之后，据此推断，《宣和遗事》中的水浒故事，应流行于13世纪50年代之前。

由宋入元的画家龚开，作有《宋江三十六赞》。其中二十二人的姓名绰号与《宣和遗事》的三十六将名单相符，十四人的姓名或绰号与《宣和遗事》的名单不符。《水浒传》中三十六员天罡星的名单，与《宋江三十六赞》或《宣和遗事》也不完全相符。《宋江三十六赞》与《宣和遗事》产生的时代相近，目前尚难以断定孰先孰后。由南宋至元代，水浒故事在不同的地区流传，经过不同的说书艺人加工，不免产生歧异。《宋江三十六赞》和《宣和遗事》分别代表了早期水浒故事的两种形态。直到施耐庵编纂成长篇小说，水浒故事方才定型。

《宣和遗事》第五节所叙述的歌妓李师师，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宋徽宗赵佶常易服微行，出入于妓馆酒肆之间，李师师曾得到赵佶的赏识。宋徽宗与李师师的逸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成为说书艺术的题材来源之一。从《宣和遗事》第五节的内容、语言和表现手法来看，正是记录了宋元时代说话艺人的创作成果。此外，清代胡珽所辑的《琳琅秘室丛书》中，收有无名氏文言小说《李师师外传》一篇，据考证当出自南宋作者之手，其基本情节与《宣和遗事》颇有出入。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所记的李师师逸事，也与《宣和遗事》或《李师师外传》不同。由此可见，宋元时代关于李师师的传说非止一端，《宣和遗事》所记仅是其中之一。

《宣和遗事》第一节乃是仿照讲史体裁编写的一个“引首”；第七节写汴京元宵节歌舞升平的景象，语言也很通俗流畅，运用说书口吻，但出处不明；第二、三、六、八、九、十各节，主要是转抄宋元时代的多种史书或野史笔记，连缀而成。这些史料的出处，已查明者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朝编年备要》、《钱塘遗事》、《宾退录》、《皇朝大事记讲义》、《林灵素传》、《南烬纪闻》、《窃愤录》、《窃愤续录》等。由于《宣和遗事》的编者转抄时不够细心，抄错的地方比比皆是。

可以看出，《宣和遗事》的来源和成分比较驳杂，既有民间艺人的口头创作，又有严肃的编年史，还有不尽可信的野史笔记。编者大体上按照北宋后期至南宋初年的时代顺序，把各种材料组织在一起，但没有进行细致的加工，所以风格极不统一，甚至留下了明显的拼凑的痕迹。此书的思想倾向颇有可取之处，它一方面揭露北宋末年统治集团的荒淫无度和倒行逆施，谴责金兵南侵时烧杀抢掠的罪行；一方面赞扬正直的大臣丰稷、陈师锡以及伏阙上书的陈东，反对和议的胡寅，力图恢复中原的宗泽等。编者对宋江和方腊的起义，并不是简单地斥责为犯上作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抱同情态度，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周兆新）

Xuanhuiyuan Shinü Qiuqianhui Qing'ansi Fu-Fu Xiaotiyuan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九。头回叙刘氏子事，作者自云据《太平广记》，今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六《刘氏子妻》引《原化记》，《情史类略》卷五亦录，又《续夷坚志》卷二《天赐夫人》亦有类似故事。正文叙元代拜住事，作者云“留下一段佳话，名曰《秋千会记》。”《秋千会记》见明李昌祺《剪灯余话》卷四，《情史类略》卷十《速哥失里》即节录李作。元人张时起有杂剧《赛花月秋千记》，演此事。

入话述刘氏子少年任侠，胆气过人，慕邻王女美

貌，求聘未许。后与朋友相聚时以雷雨夜入墓地为赌，不料带回一具女尸，同床共枕后女始复苏，乃王女也。原来是嫁时王怒忽得心痛之疾而死，因雷失尸，故成就刘、王姻缘，众皆以为是天意。正文叙元朝大德年间宣徽使李罗第宅园林为京师之胜，枢密院同佥事帖木儿不花之子拜住偶过其园，见李罗诸女蹴秋千为戏，尽为绝色，归即央媒往聘，李罗试才许婚于小女速哥失里。不意拜住之父遭劾身死，家产尽没，李罗悔亲别许，速哥失里愤而气绝，寄柩清安寺内。拜住闻讯往哭，速哥失里竟得复活，遂相偕隐居上都，以教馆为生。后李罗亦调上都，有人荐拜住为记室，遂得父女翁婿团圆，拜住亦赘于家，所生三子俱贵显。清初戏曲有谢宗锡《玉楼春》亦演拜住事，乃扭合其他情节为之。此篇以情侣中之女方假死为解决矛盾之枢纽，其用意与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正同。唯团圆收煞，与莎剧之悲剧精神迥异。　　　　　　　　　　　　（胡小伟）

Xuanshi Zhi

《宣室志》　唐代志怪小说集。张读撰。本书始著录于《崇文总目》，十卷，又见于《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等。今传有明抄本、《稗海》本，皆为十卷，又附《补遗》一卷。明抄本题唐张读圣朋（按："朋"字当系"用"字之讹）撰，据清人瞿镛说，乃"明人手抄宋本，帝讳仍用减笔"（《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七），此本今藏北京图书馆。《稗海》本题唐圣朋（用）张读撰，也有避宋讳的地方，如卷六《崔御史》"构"字空缺，下注"御名"二字，显然也出自南宋。又有《四库全书》本，与明抄本、《稗海》本无甚不同，当出一源。十卷本出自南宋，卷数与原书相符，但不是原书，因为据《郡斋读书志》，原书有苗台符序，而今本无之；另外《太平广记》所引《宣室志》，有许多内容不见于今本。再就今本所载一百数十事，无一溢出《太平广记》，而就文字或全同或大同来看，今本实际上是南宋人根据《太平广记》辑录的，辑录者编为十卷，以符其旧；或以为今传十卷本是残本，非是。由于辑录未备，多有遗漏，故而有人又加补辑，是为《补遗》，而《补遗》亦遗漏极多。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以《稗海》本为底本，校以明抄本、《太平广记》等，末附《辑佚》六十五条，是目前可见到的较好本子。此外还有几个节本：《类说》卷二十三摘二十九条，其中十条不见于今本；《绀珠集》卷五摘二十一条，中十一条（实只六事）不见于今本；《说郛》卷六《广知》摘八条，全取自《类说》，又卷四十一选录八条，注十卷，系据原书，其"李贺"一条不见于今本。《说郛》（重编本）卷三十二收有一卷，系取《说郛》八条，又自《太平广记》取《朝野佥载》四条以滥冒，撰人讹作张续。《唐人说荟》则自《太平广记》辑三十三条，而撰人误作唐张谓。

由于今本是一个不完善的辑本，多有误辑和漏辑之处，所以需要进行篇目考辨和佚文搜集的整理工作。中华书局点校本对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尚欠精审。关于今本的篇目，其中有三条误辑自他书：《郭鄩》（卷六）今见《刷谈录》卷上（《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八亦引作《剧谈录》），《僧道宣》（卷七），《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三实引作《嘉话录》，均系误辑。又《沈攸之》（卷六）虽《太平广记》卷四百零一引作《宣室志》，但所记为刘宋事，与本书之全记唐事不合，查《姬侍类偶》卷下引作《渚宫旧事》，是。关于佚文，《太平广记》所引可靠者有四十九条，此外《王邈》（卷一百三十二）实出《宣验记》，《杨国忠》（卷三百三十五）实出《潇湘录》，《聂友》（卷三百七十四）实出殷芸《小说》引《怪志》，《火玉》（卷四百零四）实出《杜阳杂编》卷下，《上党人》（卷四百一十七）实出《隋书·五行志》，《吴唐》（卷四百四十三）实出《宣验记》或《冥验记》，这六事均非本书佚文。另外《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九引《曹唐》，注出《灵怪集》，卷四百四十五引《张铤》，注出《广异记》，据《类说》和《绀珠集》本，实际上却是本书佚文。

《曹唐》写诗人曹唐遇女鬼而卒，而曹唐卒于咸通中（《唐诗纪事》卷五十八、《郡斋读书志》卷四中），这是书中记事最晚者。张读友人苗台符曾为本书作序，据《唐摭言》卷三，苗台符年十六岁进士及第，与张读为同年进士，并且同佐郑薰宣州幕。《唐摭言》说苗台符"十七不禄"，则卒于大中七年（853），但郑薰大中十年始为宣歙观察使（《全唐文》卷七百九十郑薰《祭梓华府君神文》），知"十七"二字必误。《新唐志》著录苗台符《古今通要》四卷，注"宣、懿时人"，是则咸通中犹在世，或许"十七"是"二十七"或"三十七"之讹，乃卒于咸通四年（863）或咸通十四年（873）。由此来判断，本书当成于咸通中。

张读撰此书可能是受到祖辈的影响，其书性质和《灵怪集》、《玄怪录》相同。书名"宣室"，是取义于《史记·屈贾列传》所载汉孝文帝坐宣室，感于鬼神而夜问贾谊之事，以"宣室"暗喻鬼神物怪，可谓善立名者。书中所记全为唐事，大抵是作者亲所闻见，很少蹈袭前人之作。内容非常广泛，诸凡神仙、僧道、征应、果报、鬼怪、禽兽、宝物种种诡谲异事，几乎应有尽有。作者在一些作品中寓有讽世之意，如《李甲》（卷三）之言"识恩而知报"等，而像《李德裕》（卷九）更是肆意丑诋李德裕的党争余绪。不过这不是本书的主导方面。作者的审美取向乃是猎奇求异，以奇谲悦人，而在行文上同时又十分讲究笔墨的生动优美，力求事奇文美。

所记二百余事大部分比较简略，属志怪体，但与六朝志怪不同的是，即便在简单故事的描述中也颇能注重文采与意想。如《唐燕士》（卷六）描写阴森环境中鬼诗人行吟，通过写景和诗句创造出一种幽远冷凄的意境；《百丈泓》（卷七）的写景摹声，如"忽闻水中有细声，若蝇蚋之噪"云云，十分精湛。这些都是以小故事而能行文求工的好例，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较长的传奇体

作品约有四十多篇，作者更是精心构撰，锱铢不苟，必极奇丽委曲之致而后止，因而佳作频见。如《陆颙》(卷一)描写关于天下奇宝“消面虫”的故事，情节离奇，叙事铺张曲折，后被《古今说海》取入，改题《陆颙传》。《李徵》(《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七)描写“恃才倨傲”的进士李徵发狂疾而化虎，遇故人托付后事，笔墨舒展，思致深婉。这篇作品流传最广，《古今说海》、《虎荟》都有采录(《古今说海》改名《人虎传》)，并且被改编成话本，即《醉醒石》第六回《高才生傲世失原形　义气友念孤分半俸》，《醉翁谈录》著录宋人话本《人虎传》疑亦演此。《李生》(卷三)写“现世之报”，采用设悬念和插叙的叙事方法，一除平铺直叙之弊，《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即据此铺演。作者颇善写妖，《吕生》(卷六)之写水银精、《谢翱》(《补遗》)之写牡丹精，《韩生》(卷三)之写犬怪，《杨叟》(卷八)之写猿怪，《许贞》(卷十)之写狐妖，都是或极鱼龙曼衍之趣，或尽缠绵委婉之韵的较好作品。其中《谢翱》、《杨叟》、《许贞》被收入明人稗丛如《古今说海》(《杨叟》，易名《求心录》)、《艳异编》等，《许贞》还被改编为《西湖二集》卷二十一《假邻女诞生真子》的入话。写妖的《独孤彦》(《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一)、《张铤》则是《东阳夜怪录》式的作品，虚构人怪聚话的场面，处处暗示怪物本相，读来颇有谐趣。《张铤》亦被《古今说海》收入，易题《巴西侯传》。这类专门表现文人趣味的作品还有写鬼的《陆乔》(卷四)和《梁璟》(卷六)，人鬼聚话，谈诗联句，作者以见藻思诗才，风味类似《玄怪录》中的某些作品。本书是一部极有特色、成就很高的小说集，堪称晚唐优秀之作。　(李剑国)

Xuanyan Ji

《宣验记》　南朝宋志怪小说集。又讹称《灵验记》(《白帖》卷九十四、《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引)。《隋书·经籍志》杂传中著录，十三卷，刘义庆撰。唐法琳《破邪论》卷下、道宣《三宝感通录》卷下亦著录为刘义庆撰，两《唐书》失载。至宋已佚。《宋书》云刘义庆本笃信佛教，法琳《辨正论》说“《宣验记》赞述三宝”，说明《宣验记》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正如鲁迅所说，它是“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中国小说史略》)的一部书，其书名当亦由此而来。书中所记多为信佛得福、不信佛致祸的故事。如记吴郡人沈甲，被系处死，临刑市中，日诵观音名号，心口不息，刀刃自断，因而被放。又记吴人陆晖系狱，当死，令家人造观音像，冀得免死。临刑，三刀，其刀皆折。官问之故，答云：“恐是观音慈力。”及看像，项上乃有三刀痕迹，因奏获免。又记吴主孙皓，因将一躯金像置于厕中，并向佛像头上溺尿，以致阴囊忽肿，疼痛难忍，医治无效。后改心供佛，当夜痛止，肿消。信佛与毁佛，立时应验。书中所收小说大抵如此，从正反两面，宣传应验之实有。

此书辑本，旧有《说郛》本及《五朝小说大观》本等。鲁迅《古小说钩沉》在旧辑本的基础上，重新辑佚，共辑得三十五条。　(刘文忠)

Xuanguai Lu

《玄怪录》　唐代传奇小说集。又称《幽怪录》，牛僧孺撰。原书十卷，见《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中兴馆阁书目》、《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等书著录。《直斋书录解题》则作十一卷。明清书目著录此书作一卷、四卷、十卷、十一卷不等。现存明书林陈应翔刊本《幽怪录》四卷及稽古堂刊本《玄怪录》十一卷，均附李复言《续玄怪录》之前两卷。书中改“敬”为“恭”为“钦”，所避乃宋讳，因此当出自宋本。书名改“玄”为“幽”，乃避宋帝始祖赵玄朗讳，《绀珠集》、《类说》、《遂初堂书目》、《说郛》等也都作此称。

陈刊本共四十四篇。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八著录《幽怪录》十一卷，称凡四十四事，篇数相合，故疑《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十一卷也是四十四篇。但四十四篇非原书之全部，所存佚文尚多，所以无论十一卷本还是四卷本都不是原帙。从其中混有李复言《续玄怪录》作品的情况看，此本也不是原帙的残本，而是宋人的重编本，或作四卷，或又析为十一卷。

《类说》卷十一节录《幽怪录》二十五条，除《狐诵通天经》全见于四卷本，次第亦颇同。《绀珠集》卷五节录十八条，其中《四真》、《郭登》二条乃《续玄怪录》中文字，知所据为《玄怪录》和《续玄怪录》的合编本。原本《说郛》卷十五录入二条，全在四卷本中，书题下注十一卷，与《书录解题》著录本同。《说郛》(重编本)取入《绀珠集》节本和《说郛》节本，后者妄题唐王恽撰(此本又载入《五朝小说》)。

明刊本中混入《续玄怪录》的篇什，可确指者，有《张老》、《尼妙寂》、《王国良》、《叶氏妇》四篇(《太平广记》引前二篇皆注作《续玄怪录》)。此外《党氏女》(《夷坚志》引作《续玄怪录》)、《张宠奴》(《姬侍类偶》引作《续玄怪录》)、《崔环》、《吴全素》、《齐饶州》等五篇，从描写内容、行文习惯、语言风格上看也似为《续玄怪录》。《太平广记》所引《续玄怪录》而见于本书的《杜子春》、《裴谌》、《柳归舜》、《刘法师》、《刁俊朝》五篇，《刘法师》末尾明言“薛公干为僧孺叔父言”，其余皆托之周隋，则当属牛书。此书的佚文，《类说》引一篇，《太平广记》所引可信者约十篇(《崔绍》实出《河东记》)。本书今存作品总共约四十六篇。

现存作品中记事最晚的在大和中，《李沈》中称“今荆南相公清河崔公群”，据《旧唐书·文宗纪》，崔群镇荆南在大和三年至四年(829～830)。据此，估计牛僧孺作此书是在大和中。当然此是孤证，而且论者或谓此篇可能出自李复言《续玄怪录》。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僧孺为宰相，有闻于世，而著此等书”，相传李德裕所作《周秦行纪论》亦云“太牢氏(牛僧孺)好奇怪其身，

险易其行……及见著《玄怪录》，多造隐语，人不可解"，皆以为居相前后撰著《玄怪录》。牛僧孺宝历初(825)至大和四年(830)镇鄂，四年至六年为相，大和六年至开成二年(837)带相镇淮，其撰《玄怪录》正是出将入相之时。论者或据《云麓漫抄》卷八所云《幽怪录》乃举子行卷之作，以为是贞元中通籍以前所作，实难成立。

此书是一部以传奇为主的优秀小说集。所记全为异闻，主要是神仙鬼怪。少数作品说明了故事来源。一部分作品的题材来自传闻或有所依傍，如《马仆射总》事又见《集异记》，《尹纵之》事与《集异记》李汾事同，《叶天师》叶静能伏胡僧救龙神与《集异记》叶法善一事相同，《开元明皇幸广陵》事类《广德神异录》、《集异记》、《明皇杂录》、《叶净能诗》等所载玄宗西凉或剑南观灯，《元载》事又见《通幽记》，《李沈》事与《独异志》所载李源事相同，后又演为李源、圆观故事(《甘泽谣》)。但大部分故事属于自撰，而且常托之梁陈周隋，此为舍近求远、避实就虚之法，意在显示虚构性。《张左》中说这些异事出自老父鹿革中书，这是故弄狡狯的小说家言。而其艺术构思则常借鉴前人作品，如《杜子春》守丹炉受验事本《大唐西域记》烈士池事，《裴谌》事袭《广异记·张李二公》，《元无有》、《滕庭俊》机杼全似《灵怪集·姚康成》及王洙《东阳夜怪录》，《周静帝》之口中吐人、《侯遹》之笼中投妓，借鉴了荀氏《灵鬼志·外国道人》和吴均《续齐谐记·阳羡书生》的构思。

少部分作品垂教训于篇末，不外神仙命定之说，有的作品意有所寓，《古元之》描写作者的乌托邦理想国和神国即是。但大部分作品并不以规箴为目的，而是着意表现兴趣，并以见作者的才情藻思，体现出明显的超功利倾向。它们大抵想象奇特，幻设新颖，如《巴邛人》写四老叟在桔中象戏决赌，《刁俊朝》写巴妪项瘿中藏有老猕猴精，《董慎》写董慎被泰山府君额上安耳遂成"三耳秀才"，真可谓匪夷所思。作者极重视趣味性、幽默感。精怪联句，以诗自寓(《元无有》、《滕庭俊》)；女鬼夜话，笑谑歌咏(《刘讽》)；鸟精妙语解颐(《袁洪儿夸郎》)；鹦鹉仙谈古论诗(《柳归舜》)，无不充满情趣，兴味盎然。篇中诗作多为清丽隽永，足堪讽玩。

作者讲究技巧。较长的故事叙述婉转，斗折蛇行，极有章法。例如《张左》，故事中套故事，结构精巧，读之引人入胜。而《岑顺》则在叙事中安排大段场面描写，古墓中象戏行马的战斗场面极有声势。作者尤善描写景物，用笔清丽工致，充满诗情画意。人物语言常用口语，颇感生动亲切，《刘讽》、《柳归舜》等效闺中声口，维妙维肖，后为《聊斋志异》所取法。

《玄怪录》影响很大，薛渔思《河东记》、张读《宣室志》、李复言《续玄怪录》都是它的继作。元无名氏《异闻总录》中卢公涣等六事采自本书及《续玄怪录》。有些作品演为通俗小说和戏曲。后代诗人也常从中采撷词藻典故。

(李剑国)

Xuanzhong Ji

《玄中记》 晋志怪小说集。一题《郭氏玄中记》。郭璞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未著录，始著录于《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和《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并作《郭氏玄中记》。《崇文总目》和《通志·艺文略》地理类亦有《玄中记》一卷，不著撰人。原帙不传。《说郛》卷四《墨娥漫录》节录四条，是一个极不完备的节本。《类说》、《绀珠集》则一条不录，说明宋代已流传不广。明末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曾著录精抄《玄中记》一本，殆明人辑本。今可见的辑本有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茆泮林《十种古逸书》本、黄奭《汉学堂丛书》本、叶德辉《观古堂所著书》本以及鲁迅《古小说钩沉》本。其中以《古小说钩沉》本最为完备，凡七十一条，但犹有可补者，如杨升庵《丹铅总录》卷四引黄帝臣一条即漏收。

诸书称引本书，皆不云郭氏为何人，南宋罗苹始指为郭璞。他在《路史发挥》卷一《论盘瓠之妄》注中引《玄中记》说："《玄中》之书，《崇文总目》曰不知撰人名氏，然书传所引皆云《郭氏玄中记》，而《山海经》注狗封氏事与《记》所言一同，知为景纯。"罗苹所说甚是。除盘瓠事外，所记奇肱氏、丈夫民、昆仑弱水、北海之蟹等亦皆与郭璞注《山海经》相同或相近，信出一手。而且刘敬叔《异苑》卷三已引《玄中记》，知刘宋前其书已出，时代正和郭璞相吻。以晋人书而称郭氏，必为郭璞无疑，因为当时博洽如郭璞者再无二人。鲁迅以为"六朝人虚造神仙家言，每好称郭氏，殆以影射郭璞，故有《郭氏玄中记》"(《中国小说史略》)，此说恐难成立。当然《晋书·郭璞传》和《隋志》都不载此书，难免要引起后人的疑问。

郭璞是著名博物家、数术家，前人说他"博于方舆"，"博于《尔雅》"，是"术之博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华阳博议》上)。本书集中反映了关于地理、方物、数术以及神话传说的丰富知识。古神话方面，书中记有伏羲、女娲、颛顼、刑天、钟山神等，多取《山海经》。不过书中古神话数量不多，最多的还是远国异民、山川动植和精怪这三类题材。关于远国异民，如狗封氏、丈夫民、扶伏民、化民、奇肱氏、君子国等，都采自《山海经》、《括地图》等书。其中狗封氏虽本古蛮族盘瓠神话，但又和《山海经》的犬封国联系起来，与《搜神记》、《后汉书·南蛮传》等书所记有明显不同。另外还记有伊俗、飞路、丁零、覊虏、大月氏、大秦、天竺等国或民族的习俗和物产等。这类传闻不同于狗封、丈夫之荒古渺茫，多有事实依据，虚实参半，类似于《汉武洞冥记》的"远国遐方之事"。如说"丁零之民，地寒穴居，食禽鼠之肉，民号为名裘"，是对北方丁零族完全真实的记载；而说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日及，其肉今日割而明日复，全类《神异经·南荒经》的"割取其肉不病，肉复自复"的"无损之兽"和《博物志·异兽》中的越嶲国稍割牛，显然是对真实事物的夸张。关于山川动植也大抵虚多实

少。有些传闻如沃焦山、炎火山、桃都山等已见载于《神异经》、《括地图》等，但多有异辞。如桃都山及二神，《风俗通义·祀典》引《黄帝书》、《论衡·订鬼》引《山海经》佚文，皆作度朔山，二神名荼与(《论衡》误为神荼)、郁垒，《括地图》以二神为郁、垒，山则易为桃都山，此亦承"桃都"之名，但二神名隆名窔，与诸说迥异。桃都山是一个极著名的传说，它至少为从春秋时代即已出现的以桃木辟邪和鬼畏桃的说法做出一种饶有兴味的解释。在关于精怪的记载中，最好的是姑获鸟传说。此鸟"衣毛为鸟，脱毛为女人"，"喜取人子养之以为子"，后人又说它"胸前有乳"，是"产死者所化"(《酉阳杂俎》卷十六)。郭璞写道：豫章一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藏起其中一个脱下的毛衣，此女不得去，遂做了男子的妻子，并生三女。后来寻到毛衣，衣之而飞去。这是见于小说中的第一个人鸟结合的故事，想象十分优美，后被《搜神记》采入。在民间故事中也常有男子藏毛羽得妻的情事。书中还有关于狐妖的记载，"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云云，以道教物老皆变人形的变化观念赋予狐以诡秘浪漫的面貌。历代关于狐妖传说极多，致有"无狐不成村"之谚，原其根本，皆出此说。另外还记有"千岁树精为青羊，万岁树精为青牛"、"百岁鼠化为神"、"铜精为僮奴，铅精为老妇"等，都很简单，类似《白泽图》一流迷信书的记载。

本书在两晋志怪小说中属于地理博物体志怪，风貌接近《外国图》、《博物志》。缺点是短小破碎，故事性差；优点是"恢奇瑰丽"，充满恍言惚语，给后世小说提供了许多可资利用借鉴的幻想题材。（李剑国）

Xuannudamei Zhuan

《旋努达美传》 清代小说。不分卷回。刀喀夏仲·才仁旺阶撰。有抄本，民族出版社铅印本(1957)。刀喀夏仲·才仁旺阶(1697～1764)，生于前藏强达隆，曾师事著名学者大班智达法禅，精历算，擅长年阿体诗作。康熙五十五年(1716)到日喀则，次年任日喀则宗宗本(清代西藏地方政府官职名)，后又任直贡等县宗本。西藏噶伦(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员)颇罗鼐在协助中央政府平定阿尔布巴叛乱之后，于雍正七年(1729)向中央举荐刀喀夏仲·才仁旺阶，他于是被中央理藩院任命为噶伦，在位三十余年。《旋努达美传》是他在直贡宗本任上所作。他除此小说外，著作还有《颇罗鼐传》、《佛本生记》、自传《噶伦传》和《藏梵字典》等。小说《旋努达美传》叙斯白更国王子旋努达美英俊勇武，品格高尚，想娶南方的葛勒阿朗国的美丽公主依翁玛为妻，但公主已许嫁他国王子，公主闻知旋努达美人品高贵，而他国王子则品行恶劣，于是私奔投向旋努达美。但途中被他国王子劫去，旋努达美率军出征，夺回了公主，两人结为夫妻。不料旋努达美的父王所娶之妃哲度麦朵心性歹毒，生下一子后即想立自己儿子做王储，千方百计离间国王与旋努达美的父子关系，旋努达美便离家出走，决心脱离尘世到森林修行。已回娘家的公主闻讯，亦追随到森林，王子、公主和他们的好友三人修行得道，广布佛法，受到国人敬仰。这是一部宗教小说，但情节构架明显受传统小说的影响。

（俞　文）

Xue Diao

薛调(830～872) 唐代小说家。河中宝鼎(今山西万荣)人。父膺，官婺州刺史。薛调姿貌甚美，人号"生菩萨"。与李璘同登宣宗大中朝进士第。懿宗咸通元年(860)，官右拾遗内供奉，对战乱带给人民的痛苦，深表同情，曾上言"望敕州县税外毋得科率"(《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咸通十一年自户部员外郎加驾部郎中，充翰林承旨学士，次年加知制诰。郭妃悦其貌，谓懿宗曰："驸马盍若薛调乎?"不久暴卒，时以为中鸩。享年四十三岁。卒后赠户部侍郎。著有传奇小说《无双传》，《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六收录。事见《唐语林》卷四《容止篇》、《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十二。

（吴书荫）

Xue Lingyun Zhuan

《薛灵芸传》 十六国前秦志怪小说。即王嘉《拾遗记》卷七《魏文帝》条。明人纂辑《绿窗女史》、《五朝小说》，裁篇别出，伪题今名。《绿窗女史》编入宫闱部宠遇类，《五朝小说》编入魏晋小说传奇家类。

故事写魏文帝诏选良家女子入宫，薛灵芸当选。一路上涕泪滂沱，用玉唾壶承泪，泪凝如血，壶呈红色。魏文帝以文车十乘相迎，道侧烧石叶香，又筑高台，环列灯烛，路上置铜表，以记里数。入宫后备受宠爱，妙于针工，宫中号为"神针"。这个故事的主线应是薛灵芸以裁缝之妙邀宠，而其间夸饰魏宫奢华，议论魏灭晋兴之兆，占去不少篇幅，题旨尚未摆脱方士之说。

（许逸民）

Xue Qiongqiong

《薛琼琼》 宋代传奇小说。《丽情集》中的名篇，作者不详，见《类说》卷二十九、《绿窗新话》卷下。《岁时广记》卷十七所引佚文，最为详悉。叙唐明皇时，天宝十三载清明节，宫娥出东门踏青。有狂生崔怀宝，注目于车中一宫嫔。乐供奉杨羔告崔此乃教坊第一筝手薛琼琼，选入宫中为筝长，愿为之作合。且谓崔能作小词，方得相见。崔乃吟词云："平生无所愿，愿作乐中筝。得近玉人纤手子，砑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杨羔约之相会，薛遂随崔赴荆南司录任。后因中秋赏月，琼琼理筝弹之，为人所闻。时宫中失筝手，追索甚急，即收崔赴阙。崔云杨羔所赐，羔求救于杨贵妃，妃为乞恩，明皇赐琼琼与崔怀宝为妻。

薛琼琼故事始见于宋人著作，似据《乐府杂录》所载郑中丞事敷演而成。其中崔怀宝所作词，或引作《望江南》调，如果确为天宝年间的作品，则是词史上的重要史料。这个故事流传后世，曾被改编为戏曲、小说。宋元戏文有《崔怀宝月夜闻筝》，金院本有《月夜闻筝》，元

杂剧有白朴《薛琼琼月夜银筝怨》、郑光祖《崔怀宝月夜闻筝》。薛琼琼在《北窗志异》(《情史》卷九引)中成为配角人物，亦见于《醒世恒言》中的《黄秀才徼灵玉马坠》及明王元寿《玉马坠》、清刘方《天马媒》和路术淳《玉马珮》传奇，崔怀宝的词则改为黄损所作，似采用《灯下闲谈》卷上《神仙雪冤》故事附会而成。

（程毅中）

Xue Rengui Zheng Liao Shilüe

《薛仁贵征辽事略》 元代讲史话本。最早著录于明《文渊阁书目》卷六杂史类。凡一卷。不署撰人。《永乐大典》卷五千二百四十四“辽”字韵收载，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古典文学出版社标点排印本(1957)，系赵万里自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中辑出，详加考订。书首诗云：“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此诗亦见于《武王伐纣书》的开头，显然是元人口气。此书永乐以前未见记载，其为元人之作当属可信。又话本中所用典故亦多为宋元话本和戏曲中所习见者。如话本中描述薛仁贵引兵至安地岭在一宫观中遇一妇人，有如“芙蓉城下，子高适会琼姬；洛水堤边，郑子初逢龙女”。宋代大曲及宋元南戏中都表演过这两个故事。《武林旧事》卷十“宋官本杂剧段数”即有《王子高六么》及《郑生遇龙女薄媚》。赵万里认为：“此书随手拈来，便成故实，可知此书写作年代，当在王子高故事流传正盛时。”又谓：“此书又称‘秦怀玉领兵出阵，便似挂孝关平也。’案关平与父羽同时被杀，明见于史。但在至治新刊《三国志平话》卷下《刘备禅位》、《诸葛七擒孟获》、《诸葛造木牛流马》三节中，均有关平出场。可知说话人心目中关羽被杀时，关平并未同死，与此节称‘关平挂孝’若合符节。据此推断，此书写作时代当与《三国志平话》写作时代相距不远。”

全书叙唐代薛仁贵征辽事。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天下太平，诸国来朝。有伯济国使臣来朝进贡，途经辽国，为官封莫离支的大将葛苏文截留，抢去贡物，刺字其面，讥讽唐朝。太宗大怒，亲率大军出征辽国。太宗曾得一梦，为葛苏文追击，有白袍小将来救驾。及醒，出榜招义军，冀得其人。绛州龙门县大黄庄分曲村人薛仁贵，家素贫，善武艺，知兵法。从妻柳氏言，往投绛州兵马总管张士贵部下，随大军出征。张士贵妒贤嫉能，将仁贵一路所立战功皆冒为己有。征途中，仁贵屡屡救助老将退敌，程咬金等皆蒙其助，共推荐于帝，因未得其人，俱为张士贵饰辞瞒过。大军经思乡城，太宗入城被困。仁贵领先往救，围解。太宗见仁贵，即梦中所见白袍小将，大悦，遂授仁贵三路行军先锋使职。张士贵叛国投辽，为敬德等追获，被流放海岛。仁贵擢升南郡公，领三路都统军职，生擒葛苏文。时辽主献城请降，太宗命诛葛苏文，加封辽主为高丽国王，班师回国。

薛仁贵正史有传，见《旧唐书》卷八十三、《新唐书》卷一百十一。传中虽亦叙仁贵随太宗征辽，勇敢善战，屡建奇功，然无本书所叙伯济国使者被劫、仁贵献计渡海、辽国公主深山避难，与莫离支对战及张士贵、刘君昴冒功诸事。薛仁贵征辽故事，元杂剧亦有搬演，如张国宾《薛仁贵衣锦还乡》，佚名《摩利支飞刀对箭》与《贤达妇龙门隐秀》等。杂剧内容与话本相较，殊多不同。其相同处因系同一时代作品，亦难考定其谁袭谁创。但在1967年发现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十三种中，有《薛仁贵跨海征辽》，其著作年代当在话本之后。开首七言诗一首及正文六十一字，与话本开首完全相同，可见词话是依话本而作，仅文字繁简不同，而故事情节则大致相似。惟词话多出仁贵与柳迎春婚姻事。明代中后叶，以薛仁贵征辽故事为题材的传奇创作，现存至少有两种：一为《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一为《薛平辽金貂记》，有明富春堂刊本。清代有无名氏所著章回小说《说唐薛家府传》，一名《说唐后传》，则集前此薛仁贵故事的大成，内容愈臻详赡，结构愈臻完密。

（罗德荣）

Xue Yongruo

薛用弱 唐代小说家。字中胜。生平事迹今所知甚少，仅《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于其《集异记》下注云：“字中胜，长庆光州刺史。”又皇甫枚《三水小牍》记述薛用弱于弋阳郡立黑水将军祠(《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二引此条，题作《徐焕》)事曰：“大和中，薛用弱自仪曹郎出守此郡(按即弋阳郡)，为政严而不残。”按《唐书·地理志》，于淮南道下记载弋阳郡至乾元元年(758)改为光州，则《新唐书·艺文志》所谓“光州”与《三水小牍》所谓“弋阳郡”实即一地；而“长庆”与“大和”之间亦仅隔一“宝历”两年。故此二条记载或并不矛盾，据此可知薛用弱于长庆(821～824)年前任礼部郎中(自隋起，置礼部兼前代之祠部、仪曹，故“仪曹”实即“礼部”之代称)，长庆中出为光州刺史，至大和(827～835)年犹在任上，有“为政严而不残”之誉，时称良吏。著有《集异记》三卷。

（李宗为）

Xue Zhao Zhuan

《薛昭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即《太平广记》卷六十九《张云容》，注“出《传记》”。然而《类说》卷三十二《传奇》引其节文题作《薛昭》；《绀珠集》卷十一亦引其节文《绛雪丹》一条，置《传奇》中；故《太平广记》所注“传记”当为“传奇”之误，实为裴铏作品。本篇写元和末平陆尉薛昭重节义，因纵去为母复仇的杀人囚犯而贬谪海东(今山东、苏北沿海一带)为民。薛昭之客田山叟随行。至三乡驿(今河南宜阳西)田山叟灌醉解役而纵薛昭潜逃，嘱于道北丛林中暂匿，不独可脱难，且可获美人。薛昭遵嘱，乃入兰昌宫，遇张云容等三女，相与调笑宴饮。张云容自谓百年前乃杨贵妃之宫女，因服食申元之天师所与绛雪丹，故虽死而尸体不坏，与生人交合，得复活而成地仙。薛昭诘问申天师之貌，则与自称田山叟者相同。后张云容果然复活，与

薛昭同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隐居,"至今见在,容鬓不衰"云。六朝志怪小说中即多有述人鬼幽会及人死而复生者,本篇则将这二类题材,通过申天师的仙药而捏合为一,申元之既是以绛雪丹护持张云容尸体不坏的神仙,又是她与薛昭姻缘之撮合者。薛昭获良缘,是由于申天师对他"脱人之祸而自当之"的赞赏,作者的这一构思亦不落将姻缘托诸"冥数"的窠臼。本篇以构思新颖,叙述浓至,且涉及杨贵妃、唐明皇之逸事而对后世小说戏曲有相当大的影响。以此故事为题材的戏曲有金院本《兰昌宫》、元庾天锡《薛昭误入兰昌宫》杂剧、明佚名《绛雪记》传奇等。据明晁瑮《宝文堂书目》,尚有《兰昌幽会》话本敷演其事;《聊斋志异》中写人鬼相恋而鬼得以复生为人的《小谢》等篇亦与本篇同一机杼。

(李宗为)

Xuejiejing

《学界镜》 清代小说。四回,未完。雁叟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连载于《月月小说》第二十一号至第二十四号。宣统二年(1910)上海群学社出版单行本。标为"教育小说"。

从已写的四回看,作者并非写普通教育,而是主张对"不能进学堂的各等社会上的人","愿他们都能有点道德,可以称得上有国民资格"(第一回)。小说主人公方真从小就有博爱思想的基因,十四岁乡试中副榜,学堂兴起后绝意科举,学外文、留学日本,成为学贯中西的开启民智的维新人士。安徽教育总会电邀他回乡振兴教育事业,抵达上海在安徽同乡会的欢迎会上发表了关于国民教育的见解,随即乘船溯江而上。以两回的篇幅描写他在轮船上的见闻,不外是民智不开、愚昧丑陋之事。到达安庆后又被请往女学堂讲演。他的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受到女学生的赞赏。已写的这四回似较大规模作品的开头。但作品既无引人的情节,也无动人的形象。作者用主人公的理想和乌七八糟的现实构成强烈对比,增强了艺术的表现力。

(朱世滋)

Xueijiu Xintan

《学究新谈》 清代小说。二十五回,未完。吴蒙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绣像小说》第四十七期至第七十二期连载。阿英《晚清小说目》谓有光绪三十四年商务书馆单行本三十六回,未完。

小说有意模仿《儒林外史》,揭示清末学界在办西学潮流中的种种世态。浙江钱塘塾师夏仰西科举无路,学馆关闭,无以为生,欲寻短见。表弟子圣带他来到上海,参观了西式学堂的历史、舆地、算学、生物、物理等课程,授之以新教科书。仰西梦入"泰平乡安乐村公民公议处",茅塞顿开。适有几个旧弟子在家乡因办学骗学费被逐,仰西留之在沪,帮助抄写教科书。未几,众人返乡办学,因无钱,想占用钱塘门外南海金光寺的僧舍。因县长太太信佛,怕县长不批准,遂请筹建僧舍的赵达官另外出资,拿一万银,被伯舆、王泉私分。鲁子输在浙江办学,开会演说时受到责难,要他退位让贤。贵绅黎兴富办义学,则与尼姑玩牌。教师胡、陆庸俗无能,讲课狗屁不通,学生闹事要"逐胡屁",胡只得逃走,参与烟鬼尹、崔兴办复古学堂。而苏州学堂内唱戏、划拳,乌烟瘴气,更不成体统。更有甚者,连妓女都集资办移风学堂。



清光绪二十九年刻本《学究新谈》插图

作品旨在揭露、讽刺"新学"背后的黑幕,客观上反映了新旧思潮交替时期教育界的诸多怪现象,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星 月)

Xuetang Xiaohua

《学堂笑话》 清代小说。二集二十五章。亦名《学堂现形记》、《学究变相》。存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刊本。署"老林著"。其真实姓名不详。

书叙湖北贾惟信与表哥穷秀才劳效周合办中西两用学校,请跛脚秀才施先生教授国文。施先生不仅走路一瘸一拐,而且一急就放连环屁,结果弄得课堂嬉笑怒骂乱成一团,臭气熏得学生一哄而散。新教习殷轩解释《论语》更是笑话百出,竟将"子见南子子路不悦"附会为子路疑心相好南子看上孔子,因而怀恨在心。又请白先生任体操教习,诸人欲借制作学生体操服之机捞钱,不料学生嫌衣料质劣不肯纳金,结果只得自认晦气,掏腰包还账了事。学生因上课无体操服而捣蛋违令,白先生无法制止被气昏在操场上。道士为白先生喷水化符,言操场有鬼,学校竟停学数天打醮驱鬼。算学教习王先生不学无术,为哄骗学生竟用英语教学,学生如听天书,纷纷跑出教室,王教习竟对空室直讲至下课。不料这日真来三位洋人参观,时间已是下午,王教习却向人道早安"哥得忙林"。王教习本不通英语,洋人请他继续上课,因怕现丑不敢张嘴。学生见状,为他喝倒彩。王教习羞愧万分,归家后气急成疯。后在大街上撞上府台,大骂府台轿子是棺材,被抓入狱,保释后不治而亡。为崇洋学,学校又请日人伊太河渡任理化教习。伊太河渡做化学实验发生爆炸,吓得师生竞相逃命。一日,视学员来校考察,走马观花假充内行称赞不绝,称学堂为诸校之冠。中西学校因此声誉大振,劳效周亦因办学有功赴京保举为进士。然而好景不长,新提学因学生不满,下令学校停办,校长撤职查处,日人伊太河渡与诸教习

亦如鸟兽散。新学堂诸怪状，一一罗列，滑稽可笑。

晚清尚有另一部《学堂笑话》，二集不分回，又名《学堂镜》。但所写内容有异，亦讽刺调笑，流于浅薄。

（罗德荣）

Xuetaoge Si Xiaoshu

《雪涛阁四小书》　明代文言小说集。江盈科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其中《雪涛谈丛》二卷、《雪涛闲纪》无卷数、《雪涛谐史》二卷、《雪涛诗评》无卷数。全书今未见传本，四书或有单刻或已收入丛书。

《雪涛谈丛》二卷，今未见单刻本，《续说郛》卷十六、《五朝小说》各收一卷，均十一条。篇幅寥寥，以记委巷传闻为多，兼及议论与风物典制。突出表现下层市民的思想愿望，体现了作者比较进步开放的思想观念。如《冤狱》条叙成化中郊祭事竣失一银瓶，一庖人被刑诬服。后偷瓶者以事泄被捕，方解其冤。作者叹曰："然则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国家开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呜呼，仁哉！"可见作者对旧时官场内幕的深刻洞悉和认识。又如《断子葬母》条载一改嫁妇女死后，异父二子为争葬其母而讼于官，官判令后子收葬。作者以为县官不应拂先子之志，应令二子共葬。既表现当时人们的伦理贞烈观念，又可见作者思想之开通。据书中内容来看，此书或为作者为官时将有感之事搜集整理而成。

《雪涛谐史》二卷，此本未见。今存明刊本不分卷，共一百六十则，前有校梓人冰华居士（潘之恒）《谐史引》。此本罕见，王利器《历代笑话集》据以收一百三十三条。江盈科以笑书著称，且多针砭时弊之作，是书即为其代表作，着重揭露科举之弊和封建昏官欺压人民的酷行。前者如姑苏冯时范年近六十，久举不第，至其子夭折，始领乡荐。乡人称该死的却中了，该中的却死了。作者自言且悲且喜，反映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摧残。后者如叙张宗圣以一哑谜影射主簿游姓者滥受状词，肆行拷打，有黑声之状；又如一孝廉以势强逼一农民贱售腴田。民将田另售他人，孝廉竟鸣于官。此民度不能胜，以口衔粪，唾孝廉面，众孝廉群起欲攻之。一乡绅汪某解云："若等但知孝廉面是面，不知百姓口也是口！"表现作者同情民众的平等思想。另有些故事反映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种种笑谈。或言妒妇悍妇，或记悭吝丑态，或载朋友取笑之谈。往往令人捧腹，启迪智慧，明白事理，增广见闻。在中国古代笑话小说中，此编庸俗成分较少，格调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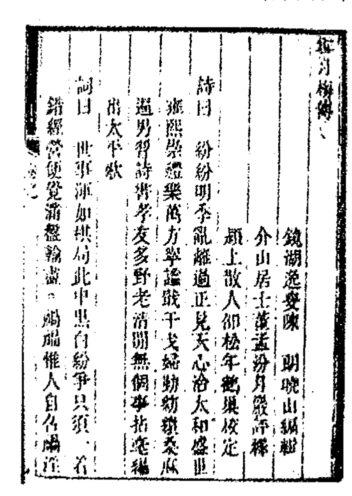
《雪涛诗评》无卷数，未见刻本。《续说郛》卷三十四收有一卷，共三十七条。既有诗歌理论阐述，也有文人写诗的逸事，属诗话一类。作者的文学思想接近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并举若干名人名诗来证明自己的理论。而书中小说故事，亦与文人放诞风流，抒发性灵有关。如记唐寅以科举事受株连被诉削籍后，放浪山水，以书画自娱，其题画诗亦大有天然之趣。

《雪涛闲纪》无卷数。今未见单刻本和丛书本。仅存明末刊江盈科撰《谈言》一卷，十一条。似与《雪涛谈丛》有关。细检《雪涛谈丛》佚文，无一与《谈言》重出者，则非一书。又明刊本《雪涛谐史》附《雪涛小说》一种，共十四条，与《续说郛》卷四十五所收全同。《谈言》与《雪涛小说》二书均未见著录，或与作者《雪涛闲纪》一书有关，亦未可知。

（宁稼雨）

Xueyuemei Zhuan

《雪月梅传》　清代小说。十卷五十回。一名《孝义雪月梅》，石印本改题《儿女浓情传》、《第一奇书》。题"镜湖逸叟陈朗晓山编辑"，"介山居士董孟汾月岩评释"，"颍上散人邵松年鹤巢校定"，德华堂藏板本卷首有作者自序，署"乾隆乙未仲春花朝镜湖逸叟自序于古钓阳之松月山房"，另有董寄绵《跋》和《雪月梅读法》。作者陈朗，字苍明，号晓山，又号镜湖逸叟，乾隆时人。乙未为乾隆四十年（1775），据自序，书"陆续成篇"，当成书于是年。



雪月梅傳

鏡湖逸叟陳　朗曉山編輯

介山居士董孟汾月巖評釋

潁上散人邵松年鶴巢校定

詩曰　紛紛明季亂離過正見天心治太和盛世

熙熙崇禮樂萬方舉讓戢干戈婦勤紡績桑麻

遍男習詩書孝友多野老清閒無個事拈毫編

出太平歌

詞曰　世事渾如棋局此中黑白紛爭只須一着

錯終當便覺滿盤輸盡。嗚呼惟人自召禍淫

乾隆六十年刻本《雪月梅传》卷首

书叙明嘉靖时金陵秀才岑秀，才貌双全，文武兼备，为避江南巡抚侯子杰挟仇迫害，至山东沂水县投奔母舅保式玉。因母舅已家破人亡，依于舅父至交蒋士奇家。后为应试南返，投老仆的故乡湖州，赁王进士之屋栖身，与表妹何小梅相逢。岑秀试卷得皇帝赏识，钦赐内阁制诰中书，委为江浙两省巡海副都御史，率兵抗倭，大获全胜，以功封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岑秀先与何小梅完婚，后又娶许雪姐、王月娥。其中还穿插蒋士奇、刘电、殷勇、华秋英诸人事。

书名采用许雪姐、王月娥、何小梅三人名中一字构成。虽属才子佳人小说，但所写婚姻并无特色，男女之间甚少真情，无非是天缘注定，仙人促成，家长做主，且又陷一夫多妻之俗套。作品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为线索，着重写英雄豪杰的抗倭斗争以及描绘岑秀、蒋士奇、刘电、殷勇、华秋英等的豪侠之举，反映出才子佳人小说与英雄传奇小说的合流。与前期才子佳人小说相比，本书篇幅较长，近三十万字，反映生活面较广，既涉及官吏贪暴、社会黑暗，又较为详尽的反映了倭寇给东南沿海地区造成的严重危害，广大民众剿除倭寇的强烈愿望和高昂斗志，以及军民奋勇杀敌驱除外患的

壮烈战斗场面。小说头绪纷繁，人物众多，语言流畅生动，注重形象塑造，“写豪杰是豪杰身份，写道学是道学身份，写儒生是儒生身份，写强盗是强盗身份，各极其妙”(《雪月梅读法》)。其中岑秀的忠厚儒雅、智勇兼备，蒋士奇的豪爽豁达，殷勇、刘电的淳厚义勇，巾帼英雄华秋英的勇武胆量，甚至着墨不多的郑瑛的痴憨忠直，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书中亦杂鬼神之说，小梅之母何仙姑的影子笼罩全书，又有许雪姐的死而复生，均失之荒诞。

今存清德华堂、聚锦堂、芸香堂、文诚堂刻本与光绪辛丑(1901)石印本，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和齐鲁书社出版的点校本。（苗 壮）

Xuelei Huanghua

《血泪黄花》 清代小说。十二回。陆士谔著。辛亥年(1911)十一月湖南演说科刊行，次年八月再版，卷端题“时事小说血泪黄花”。另有辛亥年十一月上海新小说林社刊本。两种版本之十一月应为农历。书中使用农历，写辛亥革命爆发于八月(公历为 10 月 10 日)；结尾提到广东、福建“光复”，按公历算，两省“光复”已在 12 月初。

《血泪黄花》是辛亥革命发生后，最早迅速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小说。它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这场革命，对尚在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及其官吏的凶残、腐败予以讽刺揭露，展现了革命者的情怀与风貌。从内容到风格，均与作者以前诸种谴责小说迥异，使人耳目清新。小说主人公黄一鸣原为湖北新军中一名队官，深受革命思潮影响，看到革命党人起义计划后，热血沸腾，积极参加，在攻打火药局的战斗中立下功劳。革命军北上抗击清军，他奔赴前线，身负重伤。其未婚妻徐振华，也是具有新思想的革命青年，她不仅积极支持黄一鸣，而且女扮男装，毫不畏惧地走上战场，与黄一鸣一起经受战火洗礼。作者笔下的男女主人公给晚清的文学画廊增添了崭新的文学形象，均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小说以当时革命中心武汉三镇为场景，直接描写起义发生、胜利及之后三个月时局的发展，对起义官兵与民众场面以及对清朝湖广总督瑞澄的描写，均有生动之处，但把被迫革命的黎元洪刻画为革命元勋，并赞扬备至，则缺乏历史真实。小说中写革命，是直线发展的，对清政府被迫起用袁世凯，袁军攻陷汉口，袁世凯在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施弄阴谋，纵横捭阖毫无涉及，使作品缺乏历史的厚度，失之简单化。另外，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将推翻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与排满混为一谈，也反映了认识上的时代局限。

由于作者并未直接参加武昌起义，作品本身又是急就章，不及精细雕刻，人物形象略嫌平面化。事件叙述虽不能说无波澜起伏，但情节结构上缺少精巧的安排。第七、八等回里，把与主人公关系不大的琐事聚在一起成篇，犯了谴责小说艺术上的通病。书中还大量全文引用奏议、布告、宣言、禀帖之类，有时竟占一回文字之半，不免给人填充篇幅之感。（朱世滋）

Xunfang Yaji

《寻芳雅集》 明代文言小说。又名《吴生寻芳雅集》、《三奇合传》、《浙湖三奇志(记)》等。作者佚名。《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风流十传》、《花阵绮言》均收辑。文中提及《钟情丽集》中的主要人物，称之为“古人”，可知此书写成于弘治之后，万历十五年(1587)之前。

本篇写刑部官员湖州吴守礼之子吴廷璋(号寻芳主人)追逐参府杭州王士龙二女一妾事。王士龙生有二女，长名娇鸾，守寡在家；次女娇凤，正当待聘之年。吴王二氏本是通家之好，吴生以游学为名住进王府。时王士龙行兵在外，吴生先与侍女春英、秋蟾等多人私通，后又与王士龙之妾柳巫云勾搭成奸，并与娇鸾互通情愫，一拍即合，复与娇凤谐鱼水之欢。后又经双方家长缔结婚姻。至此，作者便放手大写淫乐之事，直至一男众女同席纵欲。先是柳巫云被王士龙召去，因思念吴生而死。后王士龙事毕归家，一病身亡。士龙之弟王士彪为霸占家产，将吴生告到官府。吴生闻讯与娇凤私逃。后吴生进士及第，归里与鸾凤同谐花烛。晚年，吴生夫妇皆仙去。

吴生是一个淫荡者形象。从全篇总体立意而言，作者似在宣扬女子应从一而终，而男子则可一夫多妻。但具体描写又主要是宣泄情欲，秽笔颇多，庸俗低下。明人谢惠曾据此改编为传奇《鸳鸯记》。

（薛洪勣）



Yake Xinfu Wen

《齖魺新妇文》 俗赋体小说。一名《齖魺书》。敦煌遗书存伯 2564、伯 2633，斯 4129 等写本。今从前两卷取题。大约产生于唐代。整理本见《敦煌变文集》卷七。

本篇主要记述一个"斗唇阁(嗑)舌，务在喧争；欺儿踏婿，骂詈高声"的妇女，她不听翁婆言语，专喜"欺邻逐里"，在厨房"翻粥扑羹，轰盆打甑，雹釜打铛"，遭到阿婆嗔怪，则佯病不起。见到夫婿，满眼流泪，道是"翁婆骂我，作奴作婢之相"。阿婆向儿言说，讨个丑物入来，与我作对。由于婆媳不和，新妇折腾，最后不得不索要离书而去。全文嘲讽的正是这样一个"生性齖魺，打煞也不改"的妇女，同时劝告世人，"与儿色(索)妇，大须稳审趁逐，莫取媒人之配"，否则将会"恼得老人肚肠烂"。这是一段融讽刺、揶揄于一体的滑稽故事。文后附有诗词多首，包括阿家诗、新妇诗和劝学十二时曲。或谓不取妇语，或言本性齖魺，抑或鼓励男儿发愤读书，以图发迹。最后又描写一个"没处安身"的入舍女婿，不甘听从丈人的使唤，遂领新妇而去的故事。从内容上看，《齖魺书》乃以其中第一个故事为名。

文内描写的快嘴长舌、敢说敢笑的齖魺新妇，直接影响同类题材小说的创作，话本《快嘴李翠莲记》(《清平山堂话本》)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锡厚)

Yaguanlou Quanzhuan

《雅观楼全传》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有阿英旧藏道光元年(1821)维扬同文堂刻本，末题"竹西逸史题于五架三间新学堂"。作者既号"竹西逸史"，或为扬州人。真实姓名不详。

书叙扬州商人吴某，积财数千金，开设文盛钱庄。对门有西商，在扬州多年，以贩盐致富，约积二三十万金，后与吴某共营钱粮交易。一日，西商闻某银主将来扬州盘账，有收回本金之意。西商赖此本金年获利十余万金，意欲隐瞒独得。因无处寄放，遂约吴某密商，膝地恳求，暂时寄存吴家，事平来取。后吴某与妻昧心图财，否认其事。因当时未立字据，亦无见证，西商口说无凭，其财即为吴某吞没。西商终至抑郁而死，吴某遂成暴富，并造雅观楼一座。后西商投胎为吴子，稍长，即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竟至将吴某家产荡尽。吴某愤极，气结而死。吴子则沦为乞丐，偕其老母流落异地。结尾处叙亡父托梦讲述因果，吴子由此醒悟。正细加思索，忽竟失足落水，不知所终。

事本蔡愚道人《寄蜗残赘》卷五"扬州雅观楼事"条，稍有改动，为扬州实事。开篇诗云："钱财无义莫贪求，巧里谋来拙里丢。不信但看新说部，开场听讲雅观楼。"明示劝惩。书中描摹世态，揭露社会上尔虞我诈之丑行，有一定认识价值。但侈谈因果，思想肤浅。加之语言平庸，实为平平之作。

(吴　郑)

Yadong Pofo

亚东破佛(1876～1946) 近代小说家。本名彭俞，字逊之，号无心居士。笔名较多，写古体诗文署竹泉生、竹泉亭主人、闲邪斋主人、守愚氏；写小说署破佛、亚东破佛、盲道人、浮邱子、儒冠和尚等。法名常仁，字安忍、安仁。又名怀禹，号光昊氏、存诚庐主人。原籍浙江绍兴，幼年随祖父游宦江苏溧阳，落籍。自幼资质聪明，青年时代崭露才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有《竹泉生初芽集》，收录他十七至二十一岁所作的诗文词赋。后因家庭变故，被迫浪迹江湖，度过一段流离颠沛、寄人篱下的生活。光绪三十二年到上海，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次年，创办《竞立社小说月报》，创刊号标明宗旨：以保存国粹为第一级之手段；以革除陋习为第二级之手段。以扩张民权为第三级之手段。思想驳杂，新旧并蓄。亚东破佛所撰《空桐国史》，隐写清朝的盛衰史，斥之为"九尾狐"，寓种族革命思想。《竞立社小说月报》只出两期，就被清廷封闭。破佛所撰小说多种，此时陆续刊行面世。光绪三十四年破佛由马叙伦、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壮岁治《易》，于象数独具解悟。四十岁后，因饥寒所迫，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与李叔同相识，先后剃度为僧。1928 年还俗。晚岁返儒服，治《春秋》、《周礼》。1946 年在杭州逝世。

亚东破佛创作小说大体都在 1906～1908 年期间，数量甚多，主要有：《泡影录》，写乡村老贡生因停止科举而如丧考妣，而青年因颁布新政——征兵兴学而憧憬新的前程，结果亦成泡影。《闺中剑》(原名《普如堂课子记》)，系专为"开通妇人稚子之知识"而作，内容范围很广，算学、胎教之类亦在其中，大类说教。《双灵魂》，写一个印度巡捕被强盗一枪击毙，他的灵魂钻入一个中国学生黄祖汉的头脑，从此黄祖汉就有了双重的灵魂——一个奴性的灵魂和一个独立自强的中国魂。《天上大审判》，神话幻想小说，写殷纣王之臣飞廉指控周武王弑君犯上，天庭举行大审判的故事。以上皆单行本。《三家村》载于《新世界小说社报》，叙说一个穷乡僻壤中的学究，在废除策论前后的心理矛盾。此外，《空桐国史》、《歼鲸记》、《竹泉生异闻传》，载于《竞立社小说月报》；《情天琐记》，载于《花世界》。译述《东瀛新侠义》五种：《栖霞传》、《双义传》、《琵琶湖弹词》、《三浦女子》、《慧珠传》，都是以日本小说为蓝本而加以改写。

(鲁　戈)

yanfen

烟粉 宋代说话中小说的一个类别。耐得翁《都城纪胜》说："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烟粉类作品演述烟花粉黛、男女爱情

的故事。罗烨《醉翁谈录》把小说区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并著录烟粉类名目，有《燕子楼》、《杨舜俞》、《钱塘佳梦》等十六种。

（刘　蕤）

Yanshui Sanren

烟水散人　清代小说家。现知署烟水散人的小说有九种(但题署不同)：古吴烟水散人演辑《后七国乐田演义》一种，鸳湖烟水散人著《女才子书》、《珍珠舶》两种，檇李烟水散人编次《合浦珠》、《鸳鸯配》、《梦月楼情史》三种，烟水散人编次《桃花影》、新著《春灯闹》、较阅《赛花铃》；如上有冠以古吴、鸳湖、檇李三种不同籍属或不加籍属的烟水散人其真实姓名，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概说，即不管是否加籍属，统认为是"秀水徐震字秋涛者"；一种认为，编著《女才子书》的鸳湖烟水散人可能是徐震，而《桃花影》、《春灯闹》、《赛花铃》等，则不是"秀水徐震字秋涛者"所著。尚无定论。

徐震，字秋涛，别署烟水散人。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生平亦无考。约生于顺、康间，康熙末年仍在人世。

另有小说《明月台》，亦署"烟水散人编次"，封面题"咸丰六年六月烟水散人著"，显非此人。

（林　辰）

Yanzhongxian

《烟中仙》　唐代传奇小说。南卓(？～854)撰。南卓，字昭嗣，鲁郡(今山东兖州)人，或称其郡望。约生于贞元七年(791)之后。元和十年(815)应进士试，与沈亚之订交。大和二年(828)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第四等(《唐大诏令集》卷一百零六《放制举人敕》)。初为拾遗，出为松滋令。会昌元年(841)为侍御史，出为洛阳令，先后任商、蔡、婺等州刺史。大中时，为黔南观察使，大中八年卒，葬于洛阳(《宝刻类编》卷六皇甫铸《南公碑》)。著有《羯鼓录》一卷、《南朝纲领图》一卷、《驳史》三十卷、文集一卷(卞孝萱《南卓与〈烟中怨解题叙〉》)。

《烟中仙》原文已佚，仅见《类说》卷二十九《丽情集》节录此篇。《绿窗新话》卷上《谢生娶江中水仙》，注出"南卓《解题叙》"。原作似当为《烟中仙解题叙》。沈亚之《湘中怨解》说："题之曰《湘中怨》，盖欲使南昭嗣《烟中之志》为偶倡也。""志"疑当作"怨"，或许原题为《烟中怨解题叙》。秦观《调笑令》转踏中有《烟中怨》一章，即咏此故事。今暂依《丽情集》立目。现存节文，叙渔父杨翁有女能诗，谢生求娶。杨女作诗两句，谢生续之，女曰"天生吾夫"，遂成婚。七年后，杨忽无病而逝。后一年，见杨立于江上烟中曰："吾本水仙，谪居人间，今复为仙。后倘思郎，即复谪下，不得为仙矣。"秦观《烟中怨》诗云："鉴湖楼阁与云齐，楼上女儿名阿溪。"似杨女名阿溪，居鉴湖楼上，可为佚文稍作补充。

（程毅中）

Yan Danzi

《燕丹子》　历史传记小说。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一卷，未题撰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俱著录于小说家，但卷数则分为上中下三卷。其中《旧唐书》题作燕丹子撰，显然是荒谬的。明初宋濂所见，仍为三卷本，宋濂云："《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书载其事为最详"(《宋学士文集·杂著诸子辩》)。此后罕见流传。清人纪昀从明代的《永乐大典》中发现了《燕丹子》三卷本的全文，并将这一发现写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但《四库全书》未收此书，只列入存目。纪昀将此书授孙星衍，后收入孙冯翼所刻、孙星衍所辑的《问经堂丛书》中。孙星衍《燕丹子序》云："《燕丹子》三卷，世无传本，余初入词馆，纪大宗伯昀以此相授，云录自《永乐大典》。"另外，孙星衍辑的《平津馆丛书》和《岱南阁丛书》均收有《燕丹子》，后《百子全书》又据以重刻。既然《永乐大典》中有全本的《燕丹子》，纪昀《提要》又说它"至明遂佚"，孙星衍《序》说它"世无传本"，均不太确切。但《燕丹子》确有佚文，不见于存世三卷本中。

关于《燕丹子》的成书时代，众说纷纭。孙星衍判定它是"先秦古书"，有人认为成书于秦汉之间。如"《周氏涉笔》说："今观《燕丹子》三篇，与《史记》所载皆相合，似是《史记》事本也。"(《文献通考·经籍考》)明宋濂则认为《燕丹子》"辞气颇类《吴越春秋》、《越绝书》，决为秦汉间人所作无疑"(《宋学士文集·诸子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认为《燕丹子》为汉前之书。

由于《燕丹子》不见载于《汉书·艺文志》，亦有人怀疑它为伪作，或者认为它成书时代较晚。明末清初的学者马骕云："《燕丹子》书，伪作也，尤多讹脱。"(《绎史》卷一百四十八)纪昀认为《燕丹子》"其文实剽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明胡应麟则提出：它是"汉末文士因太史《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四部正讹》)。近代学者罗根泽则认为此书为晚出的伪作，其时代盖在萧齐之世。《燕丹子》的成书时代，因无确凿证据，迄今尚无定论。

《燕丹子》的主要人物是太子丹与荆轲，故事情节与《国策》、《史记·刺客列传》有所不同。其中宋意与夏扶两个人物，不见于《国策》与《史记》。书中有些荒诞不经的情节，如"天雨粟，马生角"等，这是作为小说的《燕丹子》有别于历史著作的地方。小说从燕太子丹为质于秦写起。由于秦王遇之无礼，燕丹要回归燕国，秦王对他百般刁难，在归国途中又设机发之桥来陷害他，故燕太子丹深怨于秦，并设法报复。但燕国弱小，秦国强大，比权量力无法抵敌秦国，六国联合抗秦的办法又旷日持久，他只好选取"刺秦"的冒险行动。在田光的引荐下，燕太子丹找到了荆轲。为了供养荆轲，他不惜进金投蛙、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等，以充分满足荆轲的一切要求。荆轲为报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挟匕首西入强秦，义无反顾。易水饯别的场面，描写得悲壮激昂。小说描写太子丹与荆轲在燕国的活动比较细致，刺秦王的

描写，则较《史记·刺客列传》为简单。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个性均较鲜明。燕太子丹具有报仇雪耻的坚强性格，他礼贤下士，宽厚待人，但由于报仇心切，不免有些急躁，对不同意见往往听不进去，最后选取刺秦的冒险方针，导致悲剧的结局。荆轲义勇过人，乐为知己者所用，视死如归，具有忠肝义胆的刚烈性格。他们的失败，引起后世不少人的同情。小说还描绘了田光、樊於期、夏扶三个人的自杀，均各见特色。田光在引荐荆轲后，太子丹对田光说："此国事，愿勿泄之。"田光便引颈自刎，以死来保证不会泄密，同时含有激励太子丹与荆轲完成刺秦除暴事业之意。当樊於期得知荆轲要借他的头作为刺秦的诱饵时，就毫不犹豫地拔剑自杀。夏扶原来瞧不起荆轲，后来见荆轲去秦国实施复仇计划，就"当车刎颈以送"。这三个人的自杀，写得十分感人，也为后来荆轲的壮烈牺牲作了很好的陪衬。

《燕丹子》在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既有真人真事为基础，又有艺术虚构，是具有传说色彩的小说。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较完整，从小说的角度看，已相当成熟。加之时代较早，故在古小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胡应麟称它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是较为允当的。其次，《燕丹子》能从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描写人物，它的人物群都围绕一个中心人物太子丹，围绕一个事件，即刺秦，突出了除暴扶弱、"为海内复仇"的主题，人物与情节都是随着燕太子丹复仇的情节发展而出现的，结构相当严谨。再次，它在语言上也很有特点，既吸收了先秦诸子散文的古雅洁净的语言特点，又杂有策士说客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在唐传奇出现以前，汉魏六朝的小说，其艺术水平基本上没有超过《燕丹子》的。

《燕丹子》在历史上颇有影响，正式提到书名并引用其文字的，是北魏时代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代则更为流行，李善注《文选》，司马贞、张守节注《史记》，都大量引用。《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意林》以及宋代的《太平御览》，引用尤多。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程毅中的校点本《燕丹子》，此书以《平津馆丛书》本为底本，保留了孙星衍的校勘成果，又用影印本《永乐大典》卷四千九百零八复校，订正了孙校本的个别错误，书中附录不少有关资料，是较好的单行本。

（刘文忠）

Yannan Shangsheng

燕南尚生 清代小说批评家。真实姓名及生平事迹不详。燕南尚生关于小说方面的见解，主要见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印的《新评水浒传》卷首的《新评水浒传叙》、《水浒传新或问》及《水浒传命名释义》三篇论文中。

燕南尚生十分强调小说的重要性，他认为，小说为"文明利器之一"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然而，"祖国小说"却一向为封建正统文人所"蔑视"，这实为"我全国"之"不幸"。譬如《水浒传》，殊不知其中自有"平权、自由"思想在，亦即具备了近代思想的萌芽。西方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也"皆当祖述耐庵矣"。所以他说："《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把《水浒传》抬到如此崇高的地位，这与近代社会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

正由于燕南尚生具有强烈的近代思想意识，所以他认为，《水浒传》并非一部消闲遣兴之作，而是由于作者痛世界之不公才撰写而成的。他说："《水浒传》何为而作乎？""施耐庵先生，生在专制国里，俯仰社会情状，抱一肚子不平之气，想着发明公理，主张宪政……平等自由，成一个永治无乱的国家，于是作了这一大部书。"他还言道：梁山"一百八人中，不少凶顽恶劣之人，何故一见宋江即敛而就范"呢？正是由于宋江是"公明而已矣"。他们"一遇公明，乃知社会虽敝，仍存光明公道，遂振起其改革社会之心"。

在论文中，燕南尚生也谈到小说人物形象，但多是从文化释义学角度立论，或从急功近利的救国之道出发，而缺乏艺术的眼光。如他说鲁达，即为"鲁国的达人"之意，"达人"所言，当然是公论。作者之所以"要拿宋江作主人翁"，就在于它是"宋朝江山"的省称。命之为公明，作者意要"破除私见，发明公理，从黑暗地狱里救出百姓来，教人们在文明世界上，立一个立宪君主国"。《水浒传》收场出现卢俊义，施耐庵是要揭明此书"不是大逆不道，也不是邪说惑人"，"原是儒家学说的大义啊！"燕南尚生还说，《水浒传》所载，"无一人不爱使枪棒"，包括高俅等人，这是作者深明"立国之道"，"非有尚武精神不可"，"故言人人爱使枪棒，以提倡军国民主义"。这些论述，对提高《水浒传》的社会地位不无益处，但却牵强附会。

（吴兆路）

Yanshan Waishi

《燕山外史》 清代文言小说。八卷，三万余言。陈球撰。以明人冯梦桢《窦生传》为素材，演述明代永乐时燕人窦绳祖与贫女李爱姑悲欢离合的故事。特点在于，全书用四六体的骈俪文字写成。情节曲折，作者亦有行文的手腕。但确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指出的："语必四六，随处拘牵，状物叙情，俱失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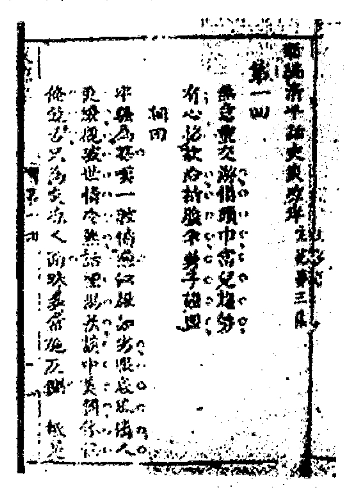
（朱青葆）

Yanliang'an

《炎凉岸》 清代小说。八回。全名《新编清平话史炎凉岸》。题"娥川主人编次"，"青门逸史点评"。作者姓名、生平不详。书名下署"生花梦三集"，可知此书为总名《生花梦》丛刻的第三集。（按，这部丛刻的第一集即《生花梦》，第二集为《世无匹》。）

书叙明代弘治年间，抚院书吏袁七襄与贫儒冯国士相善，结为异姓兄弟。适二人之妻俱怀身孕，遂指腹为婚。袁果生子取名化凤，冯亦生女。后冯殿试中二甲进士，授工部主事，一旦贵盛，遂生悔婚另攀贵婿之念。恰值袁七襄在京因事犯钦令，监禁在狱，冯与妻弟尤寡

悔勾结，乘机落井下石，嗾使官吏赶逐袁化凤母子，企图暗中了结两家亲事。不意冯女执意不肯，几次自杀未遂，终至出家为尼。袁化凤后为太监刘瑾收为螟蛉义子，冒刘姓而骤贵；袁七襄事白亦出狱，任太守。尤寡悔见袁家重新得势，摇身一变又投靠袁府，情极可鄙。然袁深知尤之为人，遂致函刑厅，用三百斤大枷，立枷三月而死。袁七襄对冯国士仍以礼相待，不计前嫌。刘化凤访知冯女信守婚约，出家为尼，深受感动，便奏明皇帝，迎娶冯女完婚。



清刻本《炎凉岸》书影

本书是一部劝世之作，着力于抨击社会上不顾信义、趋奉高门的恶劣风气，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其主旨诚如作者所说："单为今日人心浇薄，交情冷暖，世态炎凉，奉富欺贫，趋炎附势，有感而作。"形象典型，爱憎分明。（吴　郑）

Yanshen Ji

《研神记》　南朝梁志怪小说。一作《妍神记》。南朝梁萧绎撰。萧绎(508～554)，即梁元帝，字世诚，自号金楼子，武帝第七子。天监十三年(514)，封湘东王。历任会稽太守、侍中、江州刺史、荆州刺史。大宝三年(552)，侯景乱平，即帝位于江陵。西魏攻陷江陵，被杀。著作甚多，主要有《忠臣传》、《内典博要》、《丹阳尹传》、《玉韬》、《金楼子》等。《梁书・元帝纪》有传。

萧绎《金楼子・著书篇》开列《研神记》一秩一卷，附注："金楼自为序，付刘瑴纂次。"按刘瑴字仲宝，曾任湘东王记室参军、中记室，竭力尽忠，甚蒙赏遇，书檄多出其手。承圣二年(553)，迁吏部尚书、国子祭酒(《梁书》卷四十一《刘瑴传》)。刘瑴既参帷幄，为萧绎纂次《研神记》当属可能。又《南史・阮孝绪传》载："湘东王著《忠臣传》，集释氏碑铭、《丹阳尹录》、《研神记》，并先简孝绪而后施行。"这里称湘东王著，则《研神记》当是萧绎即帝位前所作，并曾经过阮孝绪润色。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研神记》十卷，萧绎撰。《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一卷，梁湘东王撰。《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妍神记》十卷，梁元帝撰。《新唐书・艺文志》改入小说家类，书名卷数作者同《旧志》。《隋志》以此书与《灵异记》、《旌异记》、《鬼神列传》等并列，盖亦杂记神怪灵异之书。（许逸民）

Yanguanyi Laomo Meise Huihaishan Dashi Zhuxie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二十四。赵景深谓"情节颇似唐人小说《补江总白猿传》和宋人小说《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头回述一徽商泊于金陵燕子矶，随步至弘济寺游玩，寺僧殷勤留宿，又向其募化，窥见他带银甚多，遂于夜静杀人灭尸。当晚巡江捕盗指挥在江边见一美貌妇人在船上汲水，即尾随入寺，直入僧房，发现碎尸。拿住和尚审问得实，判成死罪，始悟带路妇人即观音所化。正文叙洪武年间浙江盐官会骸山中有一老者，道人装束，善攀援，喜诙谐，好吟咏，不知来历。离山一里之外有仇姓大族，夫妇为求子嗣舍愿供奉观音，果生一女名夜珠。因择婿不遂，十九岁尚未聘人。老者上门求娶遭拒，夜间即有大蝶将夜珠引走凌空而去，挟持到老者洞中，求死不能，只有暗祷观音解救。老者每日在夜珠前卖弄本领，或以稻花变饭，或以撮米变酒，或剪纸为兽，或驱蝶取物。忽一日会骸山上竖起一根幡竿，万众齐观，一秀士刘德远爬上顶端，见其上挂着一个老猕猴的骷髅，即报知仇氏夫妇，果然在山中寻得夜珠，方知是观音显灵，诛灭老者。为感念刘德远冒险报信，即将夜珠许配与刘。全篇想象奇特，形象怪异，惟夜珠身处险境，誓不相从，形象刚毅感人。然而通篇以观音菩萨主宰一切，削弱了作品的积极意义。

（胡小伟）

Yan Jun Zhuan

《颜濬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署撰人。《唐人说荟》收入题为常沂撰之《灵鬼志》。即明抄本《太平广记》卷三十五《颜濬》，注"出《传奇》"；《类说》卷三十二亦收其节文于《传奇》中；《岁时广记》卷三十《会鬼妃》亦引作《传奇》，当为裴铏作品。本篇写会昌中进士颜濬游广陵(今江苏扬州)而至建业(今江苏南京)，与青衣赵幼芳同舟，赵约他中元节(七月十五日)游秦淮河北之瓦官阁。颜至期如约而往，遂与两美人相见，被邀入青溪居所。两美人自言即陈后主之宠妃张贵妃、孔贵嫔之鬼魂，赵幼芳亦为陈后主宫女。于是三人各谈陈朝旧事，又与颜濬各赋诗章，至将曙方别。他日颜濬重访此地，惟见松桧丘墟。寻绎本篇意旨，亦为假托人鬼幽会而抒发作者思古之幽情。因作者于某些细节上描写得较为生动妥贴，故亦不乏动人之处。如写颜濬于瓦官阁初见张贵妃，惊其美艳，注目不移，张贵妃身侧之双鬟侍女乃笑他道："憨措大，收取眼。"口吻逼肖，清新可味。（李宗为）

Yan Zhitui

颜之推(531～591?)　北齐小说家。字介，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九世祖颜含，随晋室南渡，遂徙

居丹阳(一说江宁颜家巷是其旧居)。颜家世代精通《周礼》、《左传》之学。颜之推早传家学,博览群书,词情典丽,受到梁湘东王萧绎的称赞。十九岁开始做萧绎的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值侯景之乱爆发,在战乱中萧绎命其世子萧方诸出为郢州刺史,颜之推为之掌管记(掌管文书)。方诸麻痹大意,受到侯景将宋子仙的袭击,郢州城陷,之推与方诸都做了俘虏,幸被营救免死。侯景之乱平定之后,萧绎于江陵即帝位,颜之推被任命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梁元帝承圣三年(554),西魏以大军十万进犯江陵。城陷后,梁朝十万臣民被俘解至长安,颜之推在途中携妻子逃奔北齐。在北齐历任黄门侍郎、平原太守等职。齐亡,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开皇十一年(591)或稍后一两年卒。著作有文集三十卷,《家训》二十篇。小说著作则有《集灵记》二十卷、《冤魂志》三卷。《北齐书》卷四十五、《北史》卷八十三有传。(刘文忠)

yanshi

演史 宋代说话中的一个门类,即讲史书。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载有"讲史书者丘机山",而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有"演史丘几山"。可知讲史书又名演史。

(刘 蕤)

Yanfangpei

《艳芳配》 清代小说。六卷十二回。不署撰人。存有旧刊本,不详刊刻年代。书与《群佳乐》为同一书的两个部分,据《群佳乐》署名,作者为"主善道人",生平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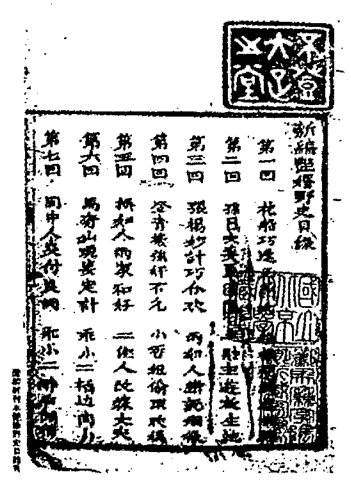
小说起首有"且上部书说的未央生把前面的诗后面的字"云云,知此书前另有一书。从本书及《群佳乐》所提及,上部书写未央生与妻玉香成亲后,寄住岳家,不耐寂寞,外出游荡,将所见美女图形为册,冀有所遇。后与豪杰赛昆仑交,出入风月场,由于阳具短小,屡遭耻笑。此书接前书,写未央生得一术士传法,变微阳为巨物,遂由赛昆仑设计,与卖丝客权老实之妻艳芳勾搭成奸,恣意宣淫。权老实知后,慑于赛昆仑权势,只得将妻子卖与央生。后艳芳怀孕,央生无聊,将所绘图册取出,册中有女名香云,曾在张仙庙邂逅央生,爱央生俊美,故意遗留诗扇,而香云所居,恰在央生新居隔壁。央生遂凿壁与香云相会,极其缱绻。权老实卖妻后,誓报此仇,探出央生来历,知其家中另有妻子,便往央生故乡,欲伺机报仇。全书至此结束,下接《群佳乐》。

此书系《肉蒲团》之改头换面,只不过情节稍有出入,将原作离析为二,这在清代小说中习以为常,如《换夫妻》、《巧缘浪史》与《艳婚野史》等均如此。文笔拙劣,聊无可取。(李梦生)

Yanhun Yeshi

《艳婚野史》 明末清初小说。十二回。题"江海主人编"。编者生平及姓名不可考。卷首题为"新编艳婚野史"。卷末有"上接《巧缘浪史》"六个字。小说的第一回、第二回的上半回和后面的故事情节截然不同,它是小说《巧缘浪史》的结尾部分。从第二回的后半回开始才是小说《艳婚野史》的内容。

书写湖州地方有两个土财主为邻,一个叫朱芳卿,一个叫尤天生。朱芳卿正妻早故,家中有妾名唤巧娘,


新编艳婚野史目录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醒醉轩刻本《艳婚野史》目录

生得天姿国色,绝世无双。尤天生在妻子死后,则娶了一个漂亮的妓女香姐为妾。朱芳卿还和个小官名张扬的相好,尤天生也很爱张扬,但因朱芳卿对他管束很紧,一时不曾得手。一日,朱芳卿和尤天生各自带了自己的妾去西湖放生池游玩。芳卿见了天生妾香姐"频频偷眼",天生见了芳卿妾巧娘也"步步传情"。而后由芳卿的小官张扬从中用计,使芳卿得与香姐奸合,天生得与巧娘私通。事情外露,芳卿、天生索性各出具银两,相互换妾。

此事被光棍无赖王小二获悉,扬言:"这是无名乌龟,所以做这兑妻之事。"并嘲骂芳卿。芳卿和天生一起殴打小二。王小二一气之下,跳江而死。县太爷得悉这情况后,把芳卿、天生拘至衙门,斥责他俩"纵妾淫淫",各责三十大板,并令二妇人另择主人改嫁。

巧娘受媒人的哄骗,嫁给了年已半百的杂货店主马奔山。马奔山娶妻花费颇多蚀了本钱,于是唆使巧娘去勾引有钱的张二乖,不料巧娘对年轻的张二乖产生了真情,暗中对他多方帮贴,并生一子。马奔山得病死后,巧娘与张二乖遂正式结为夫妻。

小说前半部分朱芳卿和尤天生相互换妾事来自《欢喜冤家》里写的《两房妻暗中双错认》,小说《换夫妻》亦据此改写而成;而后半部马奔山唆使妻子勾引张二乖的情节则来自《欢喜冤家》里的《乖二官骗落美人局》,情节几乎相同,只是人名稍有出入。

作者着意于劝善惩恶,但有猥亵描写,聊无新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醒醉轩刻本。

(沈天佑)

Yanyi Bian

《艳异编》 文言小说选集。题王世贞撰。《千顷堂书目》小说类著录王世贞《艳异编》三十五卷。《贩书偶记续编》小说家类著录《艳异编》四十五卷,不题撰人。

约刊于明嘉靖年间，书前有息庵居士序；又一种题息庵居士撰，约刊于隆庆年间；又一种汤若士（显祖）评选，题王世贞撰，增入续编十九卷，约天启年间玉茗堂刊。同书还著录《玉茗堂批评续艳异编》十九卷，题汤若士评，约刊于天启年间。现存有四十五卷本、四十卷本、十二卷本三种。


明刻本《艳异编》插图

天都外臣《水浒传叙》写于万历十七年（1589），已提及《艳异编》，并早已有人怀疑此书并非王世贞所辑。也有人说息庵居士即王世贞，但王世贞并无此号。张大复（1554～1630）《梅花草堂笔谈》卷五称，“予所居息庵”，因此又有人怀疑息庵居士为张大复，惜无确证。另，汤显祖（1550～1616）叙中有戊午的纪年，戊午为万历四十六年（1618），而汤显祖已于前二年病逝，此叙当为假托。《艳异编》选录作品一般不作改动以保持原貌，而《续艳异编》是《广艳异编》的精选修订本，对作品多所改动，并且曾经单行。综上可知，正续两编的选评不大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四十卷《艳异编》分星、神、水神、龙神、仙、宫掖、戚里、幽期、冥感、梦游、义侠、徂异、幻术、妓女、男宠、妖怪、鬼等十七部（类），收作品三百六十一篇；《续艳异编》分神、龙神、鸿象、宫掖、幽期、情感、妓女、义侠、幻求、鳞介、器具、珍宝、禽、昆虫、兽、鬼、徂异、定数、冥迹、冤报、草木等二十二部（类），收作品一百六十三篇。所谓“艳”主要指性爱等事，“异”主要指灵怪等事，仅就文言小说而言，基本上概括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但此书选录作品主要从内容着眼，不大注重文体和文学性，因而显得有些驳杂。书中收入了《赵飞燕外传》、《莺莺传》、《虬髯客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许多文言小说名作，同时也收有不少缺乏文学性的作品。明代的作品则收入了《娇红传》、《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书中的一些篇目；稀见作品不多，只有《桃花仕女》等数篇，其资料价值远不如《广艳异编》。此书不像是号称博学能文的王世贞或张大复等人所辑。

（薛洪勣）

Yan Zi Fu

《晏子赋》 俗赋体小说。作者佚名。现存敦煌写本有斯5752、斯6332、伯2564、伯2647、伯3460、伯3716、伯3821等卷。收入《敦煌变文集》卷三。赋叙晏子出使梁国，梁王因其丑陋，命从小门而入，并问难讥笑。晏子逐条辩驳，构成一篇对话体的赋。故事出自《晏子春秋》卷六《内篇杂下》，但俗赋对情节有所改变和增饰。如原说晏子出使于楚国，今改为梁国；原说晏子不入小门，今改为入门后而称之为狗门。赋可分八段，第三段辩驳齐国无人，第四段辩驳短，第五段辩驳黑（应为第六段），第六段辩驳小（应为第五段），第七段论先祖，第八段论天地阴阳。分段对答，近似《七发》等汉赋。这篇赋的故事有历史渊源，而文体也很有特色。两人对话问难，类似宋玉《对楚王问》、东方朔《答客难》等作品，具有秦汉文赋的主要特征。如：一、基本上是叙事文学；二、带有诙谐嘲戏的性质；三、大量运用问答对话；四、大体是散文，句式参差不齐，押韵不严。汉魏以后，有不少俳谐性的赋，如蔡邕的《短人赋》是嘲弄人矮的，刘思真的《丑妇赋》是嘲弄女人丑的，朱彦时的《黑儿赋》是嘲弄人肤色黑的，刘谧之的《庞郎赋》是嘲弄人形状怪异的。《晏子赋》则借晏子故事为短、小、黑的人作了翻案文章。最后一段论天地阴阳和君子小人的区别，与《孔子项託相问书》等民间传说有相似的内容。从情节结构和文章体制等方面看，《晏子赋》像是唐以前的作品。《启颜录》中曾收入晏婴故事（《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五引），《古今小说》卷二十五《晏平仲二桃杀三士》开端也有晏婴使楚的故事，均据《晏子春秋》敷演。

（程毅中）

Yanju Biji

《燕居笔记》 小说选集。两种：一为《重刻增补燕居笔记》，明末金陵刻本，十卷，编者及序文作者何大抡，字元士，杭州人，生平不可考；一为《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清初刻本，二十二卷，署“明臾冯犹龙增编，书林余公仁批补”，卷首有苍山魏邦达序。冯梦龙当是伪托。

《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分上、下两栏，收小说三十一篇，其中二十八篇分别采自《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国色天香》、《风流十传》、《万锦情林》、《绣谷春容》等，只有三篇为其他选本所无，即《绿珠坠楼记》、《红莲女淫玉禅师》、《杜丽娘慕色还魂》。

《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不分上、下栏，除全收《重刻增补燕居笔记》本小说外，多收三十二种，如《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曲娱情》）、《绿衣人记》、《张老夫妇成仙记》、《独孤遐叔记》等，总计六十三种。有的篇目则来自《古今小说》和《初刻拍案惊奇》，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刘元普天赐佳儿》、《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刘　辉）

Yannüfen Ji

《燕女坟记》 唐代传奇小说。李公佐撰。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四十五《燕女坟》条引，注云：“唐李公佐撰《燕女坟记》。”本篇原文今已散佚，但在宋人曾慥《类说》卷二十九《丽情集》、皇都风月主人《绿

窗新语》及元人王蒔《群书类编故事》卷二十四、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卷四等书中，犹存其故事梗概。亦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卫敬瑜妻》条(许刻本又作《南雍州记》,文字略异)。本篇据《南史》卷七十四《张景仁传》附录卫敬瑜妻王氏(霸城王整之姊)事，易名增饰衍成。

本篇叙述襄州小吏卫敬瑜妻姚玉京，因丧偶而怜惜一失偶之孤燕，燕感其德，每年至其家。数年后，姚玉京病逝，燕亦飞至其墓而死。此后，每至风清月明之际，“襄人见玉京与燕同游汉水之滨”。本篇虽有些荒诞离奇，亦不乏细节真实，将人禽重感情、思念配偶、忠贞不二的品德，写得感人至深。　　(刘荫柏)

Yanzi Fu(er zhong)

《燕子赋》(二种)　　俗赋体小说。有两种，一种以四言六言句式为主(以下称甲种),今存九种敦煌写本：斯 214、斯 5540、斯 6267、伯 2491、伯 2653、伯 3666、伯 3757、伯 4019、苏 1484。另一种通篇为五言句式(以下称乙种),存一种敦煌写本：伯 2653(与甲种同卷)。两种均有王重民校录本，载《敦煌变文集》卷三。

两种《燕子赋》皆以雀夺燕巢、凤凰判案为情节主线。这类禽鸟故事，我国民间自古流传，如《诗·召南·鹊巢》就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的诗句。在唐代，雀占燕巢的故事流行更广，白居易《禽虫十二章》之十：“豆苗鹿嚼解乌毒，艾叶雀衔夺燕巢。”自注：“又燕恶艾，雀欲夺其巢，先衔一艾致其巢，辄避去，因而有之。”李频《黄雀行》:“朱宫晚树侵莺语，画阁香帘夺燕巢。”两种《燕子赋》就是以民间传说为因由，加以铺演发挥而成的优秀通俗文学作品。

两篇《燕子赋》中，雀儿都以“括客”威胁燕子。甲种：“明敕括客，标入正格。阿你浦(逋)逃落藉(籍),不曾见你膺王役，终遣官人棒脊，流向擔(儋)、崖、象、白!”乙种：“问君行坐处，元本住何州？宅家今括客，特敕捉浮逃。黠儿别设诮，转急且抽头。”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不堪忍受沉重的赋税与徭役负担，贫苦农民脱离户籍，大批逃亡，这是唐代开国后面临的社会问题，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曾几次采取“括客”措施，搜寻隐匿户口。《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九月)乙卯，诏括天下户口。”这是第一次。又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敕天下括浮逃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在武则天时期，详见《新唐书·苏瓌传》。而规模最大的一次则在开元年间，《旧唐书·宇文融传》:“时天下户口逃亡，免役多伪滥，朝廷深以为患。融乃陈便宜，搜括逃户。玄宗纳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无几，获伪滥及诸免役甚众。”“州县希融旨意，务于获多，皆虚张其数，亦有以实户为客户者，岁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燕子赋》乙种云：“雀儿与燕子，合作开元歌。”因此有的论者认为两种《燕子赋》是以开元年间的“括客”为背景，它们大约是开元、天宝年间的作品。也有论者认为乙种是甲种的改编，产生于五代时期。

两种《燕子赋》的原卷均未署名，作者已无从考知，但作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是和民众息息相通的。其中引用了一些典故，说明作者又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如甲种结尾处鸿鹤吟诗：“鸿鹤宿心有远志，燕雀由来故不知。一朝自到青云上，三岁飞鸣当此时。”化用了《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载董卓语：“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卓语又出《史记·陈涉世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以及《史记·楚世家》载楚庄王语：“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又《滑稽列传》淳于髡亦有类似之语)。燕雀答诗云：“大鹏信徒(图)南，鹪鹩巢一枝。逍遥各自得，何在二虫知。”则是化用了《庄子·逍遥游》的典故。乙种载燕子云：“请读《论语》验，问取公冶长，当时在缧绁，缘燕免无常。”用了孔子弟子公冶长通鸟语得出于狱的故事，则见于皇侃《论语义疏》引《论释》所载的典故。因此，两种《燕子赋》应该是由民间知识分子根据传说而改编创作的。

两种《燕子赋》的故事框架类似，但具体情节和详略却有很大差异。乙种的故事是：燕子从过冬的处所返回，发现窠窟被雀儿所占，他们之间发生一场争论，争论的内容从窠窟的归属牵涉到互相诋毁和各自夸耀，然后雀儿被燕子揪撮到鸟王凤凰处评理。双方在凤凰面前又展开一场舌战，最后凤凰判决：雀儿速还燕子窠窟，官司以燕子胜诉告终。这时说唱人出面发表议论，举出许多古代贤人的事例，发挥了“钱财如粪土，人(仁)义重于山”的道理。

甲种故事描写燕子夫妇辛勤地修造了新巢，在他们外出觅食时，被豪横的雀儿霸占。燕子据理讨索，却遭到雀儿一家殴打。燕子向鸟王凤凰投诉，凤凰遂派鹪鹩捉拿雀儿。雀儿在凤凰面前赌咒发誓，漫天说谎，终被凤凰识破，责情决打五下，枷项禁身推断。雀儿被杖之后，一面打发雀妇去钻门子，一面企图向狱子、本典行贿。次日过案，雀儿百般狡辩，终难开脱罪责，最后以上柱国勋赎罪，这才获得释放。雀儿获释后，主动与燕子和解，却遇到多事鸿鹤，责备他们“两个都无所识，宜悟(吾)不与同群”。于是燕雀一致对外，赋诗明志，结束了全篇。

两种《燕子赋》的主题思想并不完全相同。乙种侧重在“钱财如粪土，仁义重于山”的道德伦理方面，甲种则侧重在揭示社会矛盾、人情世态方面。乙种的情节较单纯，人物也只有燕子、雀儿和凤凰，主要是通过对话表现。甲种的情节曲折生动，有丰富的行动描写，登场人物从凤凰到鹪鹩、狱子、本典、鹡鸰、鸿鹤，以及燕子夫妇、雀儿、雀妇、雀子脑子等，它们组成了那个社会的关系之网，展示了世态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雀儿的形象最为突出，它是市井无赖的典型，倚街傍巷，恃强凌弱，在软弱可欺的燕子面前豪横霸道，大打出手；在鹪

鹅和狱子、本典面前低声下气，百般乞求；在凤凰面前赌咒发誓，狡猾抵赖。但他毕竟不是统治阶级中的人物，"野鹊是我丈人，鸦鸠是我家伯，州县长官，瓜萝亲戚"的自诩，其实是为了恐吓燕子而编造的谎话，并非事实，自吹自擂和硬充好汉是雀儿性格的又一特征。但雀儿也有可爱的一面，即勇于改正错误，最后主动向燕子认错和解。毕竟雀儿和燕子同处社会下层，所以当自视不凡的鸿鹤对他们表示鄙视和横加指责时，他们更认识到彼此是同类，而团结对外了。

两种《燕子赋》具有某些共同的艺术特色。在题材上继承了我国古代禽鸟寓言的传统，在体裁上继承了曹植《鹞雀赋》所代表的俗赋传统，而又都可以讲唱演出，乙种的开场诗："此歌身自和，天下更无过，雀儿及燕子，合作开元歌。"便是搬演的证据。两篇作品成功地运用了拟人手法，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各种鸟类，在自然属性上是鸟，在社会属性上却是人；在生理上是鸟，在性格上却是人；因而在形式上是鸟，在本质上却是人。作者完美地将二者统一起来，例如燕子作为候鸟，冬去春来本是它的自然属性，然而雀儿却把这一自然属性与唐代农村的"浮逃"现象联系起来，而以"括客"相威胁，这便具有了现实的社会意义。

大量运用口语是两种《燕子赋》在语言上的突出特色。这些口语词汇生动形象，极富表现力。例如甲种描写雀儿被杖之后说："雀儿打硬，犹自落荒漫语：'男儿丈夫，事有错误，脊被揎破，更何怕惧。生不一回，死不两度。俗语云：宁值十狼九虎，莫逢痴儿一怒。如今会遭夜莽赤推，总是者黑厮儿作祖。吾今在狱，宁死不辱。汝可早去，唤取鸲鹆，他家头尖，凭伊觅曲，咬啮势要，教向凤凰边遮嘱。但知免更吃杖，与他祁摩一束。'"雀儿硬充好汉的神情语气跃然纸上。其中一些口语词汇今人已觉隔膜，然而在当时一定是一说就懂，大受听众欢迎的。其中还吸收了许多民间流行的熟语，如甲种的"耕田人打兔，蹠履人吃臛"，"官不容针，私可容车"，"狐死兔悲，恶伤其类"，"宁值十狼九虎，莫逢痴儿一怒"，"人急烧香，狗急蓦墙"，"死雀就上更弹，何须逐后骂詈"；乙种的"高声定无理，不假觜头喧"，"久住人增贱，希来见喜欢"，"养蛤蟆得疥病"，"一虎虽然猛，不如众狗强"，"三斗始成亲"，"钱财如粪土，仁义重于山"等等。两种《燕子赋》在口语运用上的突出成就，不但使它们成为研究唐代口语的重要文献，而且成为唐代白话文学的典范作品。

幽默风趣是两种《燕子赋》的又一特色。例如甲种写雀儿回答"先于何处立功"的问头说："但雀儿去贞观十九年，大将军征讨辽东；雀儿投募充傔，当时配入先锋。身不骑马，手不弯弓，口衔艾火，送着上风。高丽遂灭，因此立功。一例蒙上柱国勋，见有勋告数通。必其欲得磨勘，请检《山海经》中。"《山海经》是上古的地理著作，其中当然不可能涉及唐代之事，这完全是插科打诨以取悦听众。乙种写燕子自我夸耀说："真城（成）无比较，曾娉海龙宫。海龙王第三女，发长七尺强，衔来腹底卧，燕岂在称扬！"按古代传说龙嗜食燕，如《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八引《梁四公记》："龙畏蜡，爱美玉及空青而嗜燕。……乃赍烧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龙宫，守门小蛟闻蜡气，俯伏不敢动。乃以烧燕百事赂之，令其通问。以其上上者献龙女，龙女食之大嘉。"又卷四百二十四引《北梦琐言》佚文："盖钓术多以煎燕为饵，果发龙之嗜欲也。"对观燕子"称扬"之语，益见其大言不惭之堪噱。

（项　楚）

Yanzijian
《燕子笺》　清代小说。六卷十八回。有迎薰楼刊本，题"玩花主人评"。阿英藏本作者署"澹园"，其真实姓名不可考。

书叙唐朝才子霍都梁与妓女华行云热恋。霍擅丹青，画《听莺扑蝶图》。裱画匠误送至尚书之女郦飞云处。郦甚喜爱，恋画中书生，题诗于其上。诗成，被燕子衔去，复为霍都梁所得。两人俱各相思成病。适逢朝廷开科取士，霍与友人鲜于佶俱入场应试。鲜于佶贿买吏人调霍卷为己作。榜未放而安史之乱起，郦、华乱中失散。郦为节度使贾南仲所救。贾主婚以郦飞云嫁霍都梁。华为郦尚书所救，收为义女。乱平后，金榜出，鲜于佶竟列榜首。华行云素知鲜于佶丑行，遂以实告郦尚书，另行严试，鲜于佶丑行败露，霍都梁终点状元，与华团聚。

小说根据明末阮大铖同名传奇改编，唯首尾各加一回。首回痛诋阮大铖为魏阉余孽，然亦盛赞传奇《燕子笺》，认为不可因人废言。末回以比较小说与传奇之异同作结。全书虽未脱离一夫多妻、才子佳人的俗套，但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描写细腻感人，语言活泼而富有情趣。书虽据传奇改编，然能根据小说特点，形成独特的风格，并不给人以蹈袭之感。唯书卷气较重，不够通俗平易。尾声以鲜于佶得阴司果报、两女俱得诰封作结，为蛇足之笔。

（吴　郑）

Yanzilou
《燕子楼》　宋代传奇小说。《丽情集》中名篇，作者不详，见《类说》卷二十九。《绀珠集》卷十一引作《燕子楼集》，《绿窗新话》卷下引作《丽媚记》。叙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爱姬盼盼（一作眄眄），善歌舞，白居易经徐州时，曾有赠诗。张建封死后，盼盼念旧不嫁，独居燕子楼十余年，有诗近三百首，名《燕子楼集》。所作《燕子楼诗》三首，其二云："北邙松柏锁愁烟，燕子楼中思悄然。自埋剑履歌尘散，红软香消一十年。"白居易亦和作三首，另作一绝云："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盼盼得诗又和作一首，谓"舍人不会人深意，刚道泉台不去随。"《唐诗纪事》卷七十八又谓盼盼得诗后，不食而卒，但吟云："儿童不识冲天物，谩把青泥污雪毫。"

据白居易《长庆集》卷十五《燕子楼》诗并序，明说原诗三首为张仲素作，与盼盼无关。另一首“黄金不惜买蛾眉”诗，见《长庆集》卷十三，题作《感张仆射诸妓》，亦非为盼盼而作。而且张仆射实为张愔，乃张建封之子。这个故事出于虚构捏合，是一篇结构巧妙的小说，可能出于张君房之手。后人却信以为真，甚至认为出自《长庆集》。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及《全唐诗》等书都采用了《丽情集》的说法，因此影响极广，传为佳话。后世记载又说盼盼姓关，似即始于《丽情集》。此篇明人又托名为王恽《燕子楼传》，见自好子《剪灯丛话》及《绿窗女史》。

宋代小说话本有《燕子楼》，见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警世通言》中的《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其主要内容即关盼盼殉节故事，亦与《丽情集》所载相同。宋元戏文有《许盼盼燕子楼》，元杂剧有侯克中《关盼盼春风燕子楼》（曹楝亭本《录鬼簿》），明代有竹林逸士《燕子楼》传奇，清代有叶奕苞《燕子楼》杂剧、陈烺《燕子楼》传奇等。今徐州市仍有燕子楼故址。

（程毅中）

Yang Xiong

扬雄（前53～公元18）　西汉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姓扬，亦作杨。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小说《蜀王本纪》作者。《汉书》卷八十七有传。少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作赋常拟司马相如，又钦仰屈原，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年四十，自蜀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才，召为门下史，荐其文似司马相如，孝成帝令待诏承明殿。永始四年（前13）从祭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作《甘泉赋》、《河东赋》，又作《羽猎赋》、《长杨赋》，多所讽喻。永始五年，除为郎，给事黄门。此后历哀、平之朝，久不徙官，王莽时才擢为太中大夫，校书天禄阁。天凤五年（18）卒，年七十一。扬雄著有《太玄经》、《法言》、《方言》、《训纂》等，并有《扬雄集》五卷（以上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明人郑朴辑其所存遗著遗文，编成《扬子云集》六卷。

（李剑国）

Yang Yi

扬仪　见《高坡异纂》。

Yangzhou Huafang Lu

《扬州画舫录》　清代笔记集。十八卷。李斗著。李斗，字北有，号艾塘，江苏仪征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乾隆年间。诸生。著有《永报堂集》，内含《奇酸记传奇》和《岁星记传奇》两种戏曲作品。他撰写《扬州画舫录》，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历时三十年。书中根据目见耳闻，详细地记载了扬州一地的园亭奇观、风土人物等情况。除了戏曲史料之外，《扬州画舫录》还保存了一些小说史料。卷十一有关于扬州评话的记载，其中包括浦天玉的《清风闸》、曹天衡的《善恶图》、邹必显的《飞跎全传》等。卷九介绍了邹必显、浦琳（天玉）的生平，以及他们的作品《飞跎子书》、《清风闸》。卷十还提到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及其子吴烺。这些都是研究清代小说的重要资料。

现存乾隆六十年自然庵初刻本、同治十一年(1872)方浚颐重印本，以及中华书局排印《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

（刘　蕤）

Yangzhoumeng

《扬州梦》　清代小说。十回。项苍园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集成图书公司出版。

小说以唐代诗人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之意命名，描写清末镇江茶商在扬州留连妓院而丧生的故事。茶商萧金炉是一个小本商人，仅贩了少量茶叶来扬州销售，家中妻女啼饥号寒，嗷嗷待哺，他却手带黄铜戒指，胸露白铜表链，硬充阔老留连妓院。茶叶尚未卖出，即花五十六块给相好的妓女打金链条，包局、摆酒、赌博无所不为，以至四处欠债，终于堕落到和酒肉朋友史德成合伙偷窃茶行，逃到芜湖，最后因狂嫖致死。

书的序言、目录、正文之前均标为“社会言情小说”，实际上是一部劝惩之作。故事简单，缺少曲折引人的情节，可读性不强。只有少数对话尚为传神。

（朱世滋）

Yangzhoumeng Ji

《扬州梦记》　唐代传奇小说。高彦休撰。即《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三《杜牧》条，出《阙史》卷上，但较今本《阙史》情节繁多，文字差别很大。自好子《剪灯丛话》及《合刻三志》、《五朝小说》、《唐人说荟》、《龙威秘书》等书收录此篇，改题《扬州梦记》，托名于邺撰。

本篇开头叙牛僧孺聘杜牧为扬州节度掌书记，杜常以宴游为事，牛僧孺遣卒三十人潜护之，并随时密报情况。这一段故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引作《芝田录》。后杜牧为御史分司洛阳，参预李愿宴会，指名要见名妓紫云，并吟诗云：“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这一段故事又见《本事诗》。以上两部分可能《太平广记》误辑作《阙史》。最后杜牧出游湖州，请刺史张水嬉，于观众中选得一十余岁的幼女，约十年后来娶。杜因循至十四年后始来，女已嫁人生子。杜赋诗自伤云：“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今本《阙史》作树）成阴子满枝”（《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引《丽情集》又略异）。

清嵇永仁据之编为戏曲《扬州梦》。元乔吉《杜牧之诗酒扬州梦》、清陈栋《维扬梦》杂剧则附会为张好好及紫云故事。

（程毅中）

Yang Balao Yueguo Qifeng

《杨八老越国奇逢》　明代小说。见于《古今小说》卷十八，亦载别本《喻世明言》卷二十四。本篇入话叙吕

蒙正、杨仁果由贱而贵事，事出《河南邵氏闻见录》卷七和《东轩笔录》卷二。

正文叙杨八老娶妻李氏，生子世道，后赴闽经商，复娶檗氏，生子世德。不料在由闽返陕途中，遇倭寇侵扰，被掳至异国。十九年后又被胁迫随倭寇入侵，为官军所捉。正当性命攸关之时，巧遇十九年前的仆人，复送至绍兴郡审理，郡丞与太守却分别是杨八老的儿子世道与世德。于是杨与二妻二子相认，举家欢喜。

作品在构思上充分运用了偶然与巧合的艺术手段。杨八老返家途中为倭寇所捉，主仆、妻儿从此分别，生死不知。十九年后却以倭寇的身份又被官军所捕。生死关头，却与旧时仆人相逢，而审理他的郡丞、太守恰恰又是两个儿子，作为见证的两位夫人又都在场，不仅杨八老转危为安，化悲为喜，而且从未谋面的二妻二子也因而相认团圆。这接二连三的偶然与巧合，构成了小说的情节冲突，使作品充满了出人意料的戏剧性；也使作品在叙事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上，大大浓缩了篇幅，显得不蔓不枝，轻巧从容。

然而，作品中情节安排的奇与巧，并没有使读者感到故事的失真与作伪。作品中对倭寇袭来，百姓呼号逃难的惨景的描写，以及杨八老被掳后与倭寇日日为伍时痛苦心理的细腻刻画，无不是元明之际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猖獗、百姓涂炭的历史的真实写照。当了十九年俘虏，备尝苦难的杨八老的形象正是许许多多饱受倭寇蹂躏的东南沿海百姓的一个缩影。小说中杨八老一家的悲欢离合及种种奇遇有着强烈的历史真实感。这篇小说也因其对倭患的逼真、细致的描写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古今谭概》卷三十六《一日得二贵子》、《情史》卷二《杨公》两条所演故事与本篇相似。《书隐丛谈》记山西聂翁事，除地点、人物外，其情节与上述各篇亦大有相同之处。 （晓 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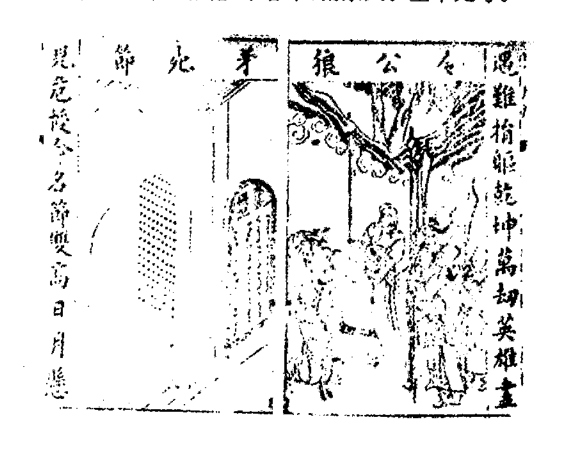
Yangchang Zhuan

《杨娼传》 唐代传奇小说。房千里撰。《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一杂传记录本篇，注："房千里撰"。《虞初志》、《绿窗女史》、《唐人说荟》、《唐代丛书》、《龙威秘书》、《晋唐小说畅观》亦收录本篇，翻刻本《虞初志》题作李群玉撰，不知何据。房千里，字鹄举，河南（今河南洛阳）人，肃宗时宰相房琯后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下）。大和（827～835）初及进士第，任高州刺史（《新唐书·艺文志》）。著有《投荒杂录》一卷，《南方异物志》一卷。本篇叙长安名妓杨娼与岭南帅甲的一段生死不渝的恋情，因被其妻所迫，帅甲病故，杨娼还帅甲赠金，并殉情而死。全篇文字简古，质直无文，不像是刻意所作传奇小说，而是据实事直录的记闻。

（刘荫柏）

Yangjiafu Yanyi

《杨家府演义》 明代小说。八卷五十八则。又名《杨家将演义》、《杨家通俗演义》。全称《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题"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序作者秦淮墨客即纪振伦，字春华，南京人。生平无考。



明刻本《杨家府演义》插图

小说衍杨业祖孙三代忠勇抗辽保宋事。史实见《宋史·杨业传》。杨家将的故事早已被采入小说戏曲，宋有话本《杨令公》、《五郎为僧》，金院本有《打王枢密爨》，元杂剧的《昊天塔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均叙其事。始于杨业身陷囹圄撞李陵碑殉国，终以十二寡妇征西克敌凯旋。前半部本于《北宋志传》，而十二寡妇征西及卷七、卷八有关杨文广、杨怀玉的描写，则为自创。书中不少重要情节，如杨六郎大破幽州，一举灭辽、杨宗保征西夏等，于史无征；写杨家与狄青的冲突，狄青屡屡加害，和俗传的《万花楼杨包狄演义》正好相左，亦不知何所据，事实上它不是一部历史演义，而属于神怪小说。吕洞宾之负气布天门阵，钟离权之下凡助宋，杨宗保之得擎天圣母娘娘神授兵书，穆桂英之遇神女传授神箭飞刀，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都写得神幻鬼气，怪异荒诞。

《杨家府演义》出现于明代后期并非偶然，斯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编订者正是通过杨家将的故事，反映了当时人们抗御外侮的渴望，歌颂了杨家三代为保卫疆土前仆后继的英雄业绩。老令公身陷重围，战死沙场，杨六郎雄才大略，屡建奇功，众女将英姿飒爽，神勇非凡，尤其是十二寡妇继承遗志带兵出征，惊鬼神，动天地，可歌可泣。然而，一门贞烈世代忠良的杨家，却遭到奸臣宵小的百般陷害。小说用一定篇幅描写了忠与奸的殊死搏斗，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君是昏君，臣是佞臣，权相内奸相互勾结，祸国殃民。潘仁美受审放逐，王钦被凌迟问罪，正反映了当时人们表彰忠烈、惩办权奸的强烈要求。小说以杨怀玉杀死诬害忠良的丞相张茂，举家出走太行退隐，面对朝廷威逼，严词回绝作结，更带有明显的叛逆色彩。作品的不足之处在于结构松散，文字浅率，形象粗糙，有些情节过于荒诞，影响了它的感人力量。但杨家将的故事由此而定

型，明以后以此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创作，大都没有跳出这一构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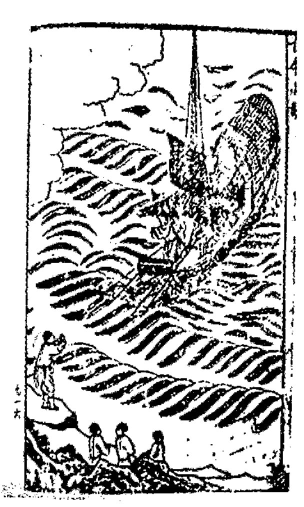




明刻本《杨家府演义》插图

现存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卧松阁刻本与清嘉庆十四年(1809)书业堂重刻本。 （刘　辉）

Yang Qianzhi Kefang Yu Xiaseng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明代小说。见于《古今小说》卷十九，亦载别本《喻世明言》卷十四。


明刻本《古今小说》插图

篇叙浙江永嘉人杨谦之授贵州安庄县令，那里蛮獠错杂，百姓凶狠斗勇，不知礼法，家家都有妖法，号称难治。杨不敢前往，后结识一僧人，替杨寻一妖娆美貌且通法术的李氏伴随上任，途中化难解危，以法术收伏土人，使一县归顺。小说称写南宋时事，然贵州没有安庄县，只明代有安庄卫，篇中所提及的土官的宣尉(慰)司和“都堂”的称谓均为明代的职官制度。小说当为明人所作，其故事出处不详。

小说写杨谦之去贵州做官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途遇异僧，已现奇特；异僧又送与杨谦之一来历不明的美妇，奇上添奇；李氏画符念咒与化作蝙蝠怪的土人斗法，更具传奇色彩。加之篇中对异域风土人情的描绘，使作品风格独特而怪诞。

然而篇中对主人公杨谦之的描绘，却鲜明而具有特色。这个官吏听说任所蛮獠错杂、蛊毒魅人时，竟双泪交流，不知所措，畏葸不前。上任之后遇危临难更是慌成一团，口中只会说“怎生是好”，“全仗奶奶”，纯属无能之辈。但这个庸吏在百姓面前却狐假虎威，装模作样，送礼受贿，攫取财物颇有一套。他在任三年，中饱私囊。临走时，又玩弄花招，先运走财宝，只留下几个箱笼，并当堂示众，以表廉洁。小说以漫画的手法，描绘了一个“倜傥有大节”，“博学雄文”，表面温文尔雅，本质却怯弱、贪婪的庸吏形象。通过这个人物，作品展示了汉族官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黑暗统治以及他们巧取豪夺、贪赃枉法的丑恶行径。 （晓　舒）

Yang Siwen Yanshan Feng Guren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宋代话本。见于《古今小说》卷二十四。作者不详。《宝文堂书目》著录，题作《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入话部分所写东京元宵盛况，大体摘引《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拼凑而成。《东京梦华录》初刊于淳熙十四年(1187)，距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已过了六十年。据此，作者有可能并未到过东京，抑或入话为话本后来写定者所加。但本篇中所写金人统治下的燕山的元宵景象、市井布局，却甚为详细确切，非亲身经历，难以写出，故为南宋时作品，当无问题。本事源出《夷坚丁志》卷九《太原意娘》，篇中亦有“按《夷坚志》载”云云，但人物姓名均有出入；又，《鬼董》卷一专写张师厚妻死后更娶刘氏事，为《夷坚志》所无，当是兼取二者增改而成。


明刻本《古今小说》插图

本篇叙东京人杨思温因靖康之难，流寓燕山，偶遇表嫂郑意娘。不久表兄韩思厚以宋使身份来燕山，思温方知郑意娘于靖康被金人掳去，因义不受辱，引刀自刎，前所见实为鬼魂。韩思厚将意娘骨灰移往金陵，并发誓终身不娶。但不久就负心别娶，终于被意娘鬼魂捉去。作者借人鬼遇合的故事，描写了一幅金人蹂躏下的北方人民的悲惨情景，通篇笼罩在怀念故国、痛心往事和伤叹命运的悲凉哀痛的情绪之中。以渲染特定的气氛取胜，是本篇在艺术上的一大特色，在宋元话本中别具一格。但由于话本后半部突出了对韩思厚背义另娶的谴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篇主题的不够和谐。元

沈和有《郑玉娥燕山逢故人》杂剧，即演此事。

（郑天刚）

Yang Taizhen Waizhuan

《杨太真外传》 宋代传奇小说。乐史撰。宋人《遂初堂书目》杂传类著录，《郡斋读书志》作《杨贵妃外传》、《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作《杨妃外传》，均列入传记类。或一卷、或二卷。今见于宋人《续谈助》及后来的两种《说郛》、《顾氏文房小说》、《绿窗女史》、《唐人说荟》等丛书中。鲁迅辑入《唐宋传奇集》。

传写唐玄宗与杨贵妃事，自贵妃册封起，迄玄宗死去，前后十八年。杨贵妃小字玉环，本为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玄宗在一些后妃先后亡故、失宠后，一意搜罗天下美女。先将玉环度为女道士，号太真，后于天宝四载册封为贵妃。从此，玄宗便荒政淫乐。杨氏一门也因此而骤贵，其族兄杨国忠官至宰相，带四十余使，位极人臣，挟势专横，享尽荣华富贵。天宝十四载，渔阳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乘机率部直逼长安。玄宗及一些朝臣仓皇逃亡，西行至马嵬坡，杨国忠等为护兵所杀，玄宗被迫命高力士缢死贵妃，杨家一朝倾覆，玄宗也失去了帝位。乱后，玄宗自蜀重返长安，被奉为"太上皇"，没有行动自由，十分孤独和悲哀，五年后死去。尾声采自《长恨歌传》的后半部分，具有浓重的神奇色彩。作者基本上保留了《长恨歌传》的情调。最后，在"史臣曰"中表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懲祸阶而已。"用以谴责唐玄宗君不君、父不父的恶德恶行，认为这是造成天下丧乱的根本原因。

此传通行本，多分为上、下二卷。写法较为特别，类似于依据前代载记按年排比的"纪事本末"。年代不同者，以夹注或插叙的方式，放在相关处。所据资料有《长恨歌传》、《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遗事》、《酉阳杂俎》、《松窗杂录》、《逸史》、《开元天宝遗事》等史籍、小说杂著以及唐代诗歌等。在采入时，文字一般不做较大的改动。有关杨贵妃的事迹，几乎网罗殆尽。但缺乏剪裁熔铸，显得博而寡要，情节不够连贯。由于传中所采集的故事片段，多出自名家之手，有一些写得颇有文采，这多少弥补了全传的不足。一些零散的记载，经作者的精心编排，大致上有了一个次序，而且内容比《长恨歌传》详赡，便于观览和采摘，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如《诗话总龟》、《类说》、《岁时广记》等书，就已经注意从中采摘典故和辞藻。其中《类说》摘引多达三十六条。关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戏曲至少有三十余种，大多取材于本篇。其中戏文有《马践杨妃》等，杂剧有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等，传奇有洪昇《长生殿》等，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曲也有《太真外传》、《马嵬坡》、《贵妃醉酒》等剧目。诸宫调有元王伯成的《天宝遗事》。取材于本篇的章回小说有《隋唐演义》及其他唐史演义等书。

（薛洪勣）

Yang Wen Lanluhu Zhuan

《杨温拦路虎传》 宋代话本小说。辑存于《清平山堂话本》。罗烨《醉翁谈录》卷首"舌耕叙引"的杆棒类著录有《拦路虎》，疑即此篇。明人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为《杨温拦路虎传》。

此篇叙杨温乃杨令公（业）之后裔，武艺高强、智谋深邃，与妻子同往东岳进香还愿，途中被一伙强人劫去妻子、财物，流落在外，回家不得。幸得杨员外接济，待要回家，忽闻东岳比武，在杨员外怂恿下往东岳与山东夜叉李贵使棒，打败了李贵，与杨员外结拜为兄弟。杨温发觉杨员外父亲派来传话的人正是当初劫走妻子的强人之一，遂至杨员外父亲庄上，探知妻子下落。正欲去告官，又被一伙强人捉住。这伙强人首领原是杨温父亲帐下小卒，杨温在他们的协同下打向贼人巢穴，混战中又得到官兵援助，终于打败强贼夺回妻子。杨温后来在边关立功，官至安远军节度使检校少保。此篇叙杨温是杨家将杨令公之曾孙，关于杨家将的故事，《醉翁谈录》朴刀类著录有《杨令公》，杆棒类有《五郎为僧》，话本均未保存下来。大约南宋说话中杨家将故事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不过杨温在以后的杨家将戏曲和小说中并无其人，本篇说"是杨令公之曾孙，祖是杨文素，父是杨重立"，按《宋史》杨业传、杨延昭传和杨文广传均无文素、重立之名。此篇所说当系关于杨家将的早期传说中的一支，本篇只是记叙杨温的出身，关于他在边关御敌立功，可能另有所本。《水浒传》第七十八回中有江夏零陵节度使杨温，或即其故事之遗存。本篇风格朴拙，所叙北宋社会情形与实际当是十分切近的。其中对于使棒的描写就很逼真。对于杨温的描写，虽说他武艺高强，但遇到一伙敌人，还是寡不敌众，俯首被擒，没有丝毫的夸张，更没有理想化，是写实性较强的作品。

（石昌渝）

Yang Wengong Tanyuan

《杨文公谈苑》 宋代文言小说集。原由杨亿口述，其门生黄鉴记录整理成书，名《南阳谈薮》，嗣由宋庠删而类之，分为二十一门，改名《杨公谈苑》。《郡斋读书志》著录八卷，《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原本《说郛》均作十五卷。宋庠序称其所编本为十五卷，则黄鉴本为八卷，亦未可知。《直斋书录解题》题《谈苑》，《宋志》题《杨亿谈苑》，《郡斋》及今见本俱作《杨文公谈苑》。其书久佚，原本《说郛》卷二十一收宋庠序及文十一条，《说郛》（重编本）卷十六及《五朝小说》本所载，系出原本《说郛》而少《太宗作弈棋三势》、《古围棋法》、《禁以夫子为戏》、《祭壳》、《钱昭序》五条，其《砌台》条首则较原本《说郛》多"白居易作六帖事"六十三字，殆自他书纂入者。《类说》卷五十三收六十余条，都经删节。《宋朝事实类苑》引有一百余条。亦有个别互见他书者。现有李裕民辑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其书多记宋初君臣逸闻及朝章典制、宫闱沿革。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宋代统一江山后的自豪之情。如钱若水应诏立即为太宗作祝辞，得才美之激赏。宋太祖微时曾得王彦超资助银两，即位后重用彦超等等，反映出杨

亿、黄鉴、宋庠这些宠臣满足于君臣际合的得意心情。

黄鉴，字唐卿，浦城（今福建北部）人（《说郛》署江夏人，指其郡望）。举进士，累官太常博士，国史院编修官，出通判苏州，卒。事迹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文苑传》。

（宁稼雨）

Yaohu Yanshi

《妖狐艳史》 清代小说。十二回。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抄本。封面正中题“妖狐艳史”，右上角题“开卷一笑”，左下角题“松竹轩编”。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藏有刊本。

书叙宋代江西富家子春明媚在普宁寺观“西门庆大闹葡萄架”等戏时，被妖狐桂香、云香摄至山中淫乐。郁雷神查至，诛杀公狐精到口酥、海里娃，并把雌狐桂香、云香锁在梅花洞中。明媚出山，遇仙狐月素相救。月素乃五百年前大黑狐，曾被猎户射中，时明媚的前生为云南知县，放了此狐归山。今月素已成仙，然与明媚有夫妻姻缘。这时，明媚家中父亲春汇生正被“鸭蛋财主”屠能所害，月素赶去相救，并送明媚回家。后明媚参加考试中亚魁。梅尚书欲择以为婿而断绝原王兵部家的婚约。月素略施小计，使王公子与梅尚书女朱云成婚，而自己和王小姐同与明媚成婚。不久，梅尚书死，梅、王、春三家合为一家。后王公子官至总兵，明媚居文林郎之职，各生二子。月素缘满归山。全书宣扬连环报应、回头是岸、邪者即妖正为佛，融艳情与神怪为一体。文字粗疏，叙述简略，前半部秽笔甚多，后半部更差，故流传不广。

（黄 霖）

yaoshu

妖术 宋代说话中小说的一个类别。演述妖异法术的故事。耐得翁《都城纪胜》和吴自牧《梦粱录》均列小说中有灵怪一类。罗烨《醉翁谈录》则将妖术从灵怪中析出，另立一类。他把小说区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其妖术类著录名目，有《西山聂隐娘》、《骊山老母》、《贝州王则》、《红线盗印》等九种。

（刘 蕺）

Yaowang Zhuan

《妖妄传》 唐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皆题唐朱希济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如《张和》条出《酉阳杂俎》续集卷三；《东明观道士》条出《开天传信记》，亦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五；《素娥》条出《甘泽谣》，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一。

（顾 青）

Yaoyi Ji

《妖异记》 撰人不详。未见诸书著录，唯《太平广记》卷四百七十四《卢汾》条引《穷神秘苑》转引《妖异记》，所记卢汾梦入蚁穴，事在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529），疑作者为北朝人。《穷神秘苑》是唐人书，看来《妖异记》在唐时犹有传本，今已亡佚。

（许逸民）

Yao Dizhu Bixiu Rexiu Zheng Yue'e Jiangcuo Jiucuo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二。入话部分叙南宋朝廷辨宋徽宗爱女柔福帝姬真伪事，宋人多有记载。如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柔福帝姬》，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一，《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等，又《宋史》二百四十八列传卷第七《公主·徽宗三十四女》亦载。作者自云据“西湖志余”，即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六《版荡凄凉》。正文出处不详，或为作者自撰。入话叙南宋时一女子本为汴梁女巫，因貌似柔福，又向旧宫婢问熟旧事，假冒公主，后被处决事。正文叙明万历时徽州女子姚滴珠误信媒人之言，嫁与屯溪败落家庭之潘甲为妻，公婆暴戾，逐其夫出外经商，姚不堪虐待，亦私自逃往娘家。不意在渡口被光棍“雪里蛆”汪锡骗至家中，意欲奸后发卖，滴珠起先抵死不从，经不住汪之干妈王婆哄骗，被卖与财主吴大郎为外室。姚家发现女儿在潘家失踪，遂起讼事，知县却责成姚公寻女，城乡哄动，传为奇谈。姚家之内亲周少溪至浙江经商，偶在衢州烟花巷里发现一女酷似滴珠，姚家遂派滴珠弟姚乙往赎，交谈中才知此女是本地人郑月娥，沦落为娼，为脱身计，冒为滴珠，带回结案。汪锡见已销案，在告示前与王婆忘形议论，为应捕觉察，终于找到真滴珠。郑月娥感激姚乙，结为夫妇。全篇以姚滴珠、郑月娥之“貌似”为关目，纽结两段故事，情节曲折，巧中见奇。同时又比较姚之随遇而安的懦弱与郑之随机应变的机巧，形成强烈反差，人物性格鲜明。本篇是《拍案惊奇》中写得较为出色的篇章之一。

（胡小伟）

Yao Xie

姚燮（1805～1864） 清代文学家、《红楼梦》评点家。字梅伯，号复庄，又自署野桥、东海生等。浙江镇海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姚燮为人博学多才，“自经传子史至传奇小说，以旁逮乎道藏空门者言，靡不览观”（徐时栋《姚梅伯传》），在文学上有多方面成就。

姚燮的《红楼梦》评点，有总评和分评。总评共计八十条。条数虽多，但文字甚少，只是对小说中人或事表示一种看法或态度，很少具体分析。总评以品评人物为主，论人之中，多贬宝钗、斥凤姐，于黛玉、晴雯颇有好语，而且认为平儿较凤姐“尤奸”。在论及小说题旨时，姚燮认为：“秦，情也。情可轻，而不可倾，此为全书纲领。”并以为“情”若“倾”，那就要绳之以“理”，这反映出评论者封建保守的思想观点。

较之总评，姚燮回末的分评篇幅较大，多有讥评世情之语。如第一回评：“此时的雨村在穷困中，犹不失读书人本色。不知后来一入仕途，且居显要，便换一副面目肺肠。诚何故也，然今日已成为通病矣。”寄感慨于评论之中。分评的又一特点，既常于每回之末记明本回所

写是何年何月之事。为此,有人说:"山民评无甚精义,惟年月岁时考证纂详,山民殆谱承家也。"

除评点《红楼梦》外,姚燮另编著有《读红楼梦纲领》一书(后铅印本改题为《红楼梦类索》)内分《人索》、《事索》、《余索》三种,将小说中的有关事物分类编述,详加统计。如《人索》将各色人等分类排列,统计出男子二百八十二人,女子二百三十七人,共五百十九人,另列警幻仙姑、空空道士、茫茫真人等十三人;《事索》中记有器物、艺文等;《余索》中包括《丛说》、《纠疑》、《诸家撰述提要》。姚燮的这种很别致的评论方式,能帮助读者理清作品描写事实,理解作品意义,也可为研究者提供资料线索。可以说,姚燮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统计学家。(杨志明)

Yao Yuehua Xiaozhuan

《姚月华小传》 元代传奇小说。佚名撰。伊世珍《琅嬛记》中屡引其文,作者时代不明,姑列于元代。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李季兰传》中曾列姚月华之名,当据《才调集》。明刻《广艳异编》卷八、《续艳异编》卷四收录全文。

传叙姚女月华,梦月轮坠于妆台,觉而大悟,善于诗咏。后随父寓扬子江,邻舟书生杨达以诗传情,两人互以诗简往来,相恋正浓,而姚父迁任他所,遂怏怏而别。月华缀一楚歌词寄杨达,达读之不胜悲咽,后向江右踪迹之,竟不可得。此传以悲剧作结,余韵绵渺,异于唐人小说。《全唐诗》收姚月华诗,有出于本传之外者,似别有所本。(程毅中)

Yaohua Zhuan

《瑶华传》 清代小说。十一卷四十二回。题"吴下香城丁秉仁编著","茂苑尤凤真阆仙评"。丁秉仁,字香城,苏州人。生平不详。书约成于嘉庆八年(1803),现存道光十八年涛音书□刊本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慎修堂刊本。

本书演叙明福王朱常洵之女瑶华事,纯系小说家言。写瑶华系狐转世,师事剑仙无碍子,得以学文习武。后奉崇祯帝命入川,在福王、秦良玉两军配合下,生擒骄横不可一世的奢崇明。得胜回朝,与周君佐成婚。瑶华厌周蠢俗,而瑶华与婢女梅影面貌酷似,故常令梅影代己与周君佐同宿。未几,梅影生子,瑶华乃与其师无碍子离去,历尽艰难,终至峨嵋山,绝淫根,涤淫气,修成剑仙。

小说号称劝世戒淫,而独于淫秽描写为多,格调低下,且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取敌对立场,尤不足取。(吴 郑)

Yaoyong Yudui

《要用语对》 撰人不详。《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四卷,不著撰人。按《隋志》杂家类著录朱澹远《语对》十卷,颇疑本书为朱书的简编。南朝梁萧绎《金楼子》卷五《著书篇》亦有《语对》三帙三十卷。又杂家类还著录佚名《对林》十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怀疑与本书也可能有些关联。上述诸书至唐代均已亡佚。

见《杂对语》。(许逸民)

Yeshi Xiyou Ji

《也是西游记》 清代小说。二卷二十回。题铁沙吴冕周起发、青浦陆士谔编述。据第八回回末云:"《也是西游记》八回,冕周先生遗著也,笔飞墨舞,飘飘欲仙,如谬驽下,奚敢续貂。第主人谲谏,旨在醒迷,涉笔诙谐,岂徒骂世。既有意激扬,吾又何妨游戏。魂而有灵,默为呵者欤!己酉十月青浦陆士谔识。"己酉为宣统元年,则书成于时。今存上海改良新小说社石印本(1914)。

书演小唐僧、小行者、小八戒、小沙僧师徒重行西游取经事。在原《西游记》中,孙行者曾钻入罗刹女腹中,竟因此阴阳交融,三百六十五年零三个月后,罗刹女生下一子,酷肖悟空。牛魔王虽坚信其妻,仍惑不可解,往问南海观音菩萨。菩萨知此子来历,不便明言,只以当今西方生理学观点解释。牛魔王竟悟,取其名为第二行者,视为亲生,尽授生平本事。小行者降生之时,金光上射,惊动玉帝,深恐再有大闹天宫之事。西天佛祖便建议召开一次诸天大会议,讨论降伏之法。会上决定旃檀尊者再度下凡取经,借此收用新猴。

旃檀尊者投胎至蜻蜓州乌刹卡川口地方一家姓陈的中国商人家里,自幼好佛,人称小唐僧。十六、七岁上,父母双亡,出家于西京本愿寺,法名一偈。因看到人间疾苦,郁闷不乐,后经法主点化,初解苦乐变幻之理。菩萨前来,劝动小唐僧西游传教。菩萨另命小行者前往上海寻师,并授以无线电话器法宝一部。又将当年沙僧项下常挂的九个骷髅,拼成人形,以杨柳水洒而成人,取名小沙僧,让他会同高老庄的小八戒,一起到上海寻找师父、师兄。

小唐僧到了上海,为小行者认出。师徒二人因到佛界余村园听林步兰的改良滩簧,小唐僧为两名自称是巡捕的人带走,一去不回。小行者到处寻师不遇,登报悬赏也无下落,便用无线电话器与乃兄善财童子通话,知师父在劫难免,又知小八戒、小沙僧已到上海,便上街寻找,在易安居遇见两位师弟。

小八戒、小沙僧不谙世务,在上海见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出了不少洋相。三人为寻救师父,计议变成上海最受欢迎之人,便宜行事。于是小行者变作女郎,小八戒变成买办,小沙僧变为留学生,以上海出品协会为联合总机关,分头行动。

小八戒顿时身价百倍,先在夜花园听《正论报》主笔白滔光吹牛,又在白陪同下认识了明记洋行军械帐房买办程竹卿、莫必举,同游无锡灯船。小行者则碰到李香白、王再服求婚,觉得好笑,答应与他们文明结婚。便在珊家园买到一座三幢两厢的房子,使用毫毛,布置

装饰得十分豪华，号称孙公馆。李香白按期前来，很快与小行者在沪北徐园举行文明结婚仪式。是夜，小行者现出原形，李香白唬死。

菩萨来至上海，教授给小行者联合器、运动幡、方针，小八戒联合环、霹雳、手后盾，小沙僧联合管、势力圈、文明袋每人三件法宝，又教给三人联合咒、催醒术，并给一纸画轴，指示小唐僧受困地点。

三人驾神光按图寻至香海，分别与樱粟真人、陈高、冷龙接战。小行者连破樱粟真人烟杆子、烟缸、烟斗三件法宝，樱粟佯败，布下乌烟阵。小行者与二位师弟迷失，小八戒为烟花迷住。小行者跳出乌烟阵，用电话与菩萨联系，遵命先用催醒术救出两位师弟，便一同前去南海落伽山参加赛珍会。

在赛珍会上，三人参观了美术、动物、农业、武备、机器诸馆。菩萨再次讲解方针、联合器的用法。三人返回妖魔界，执定方针，以联合器联合众神的法力，打破酒、财、色、气四魔，救出小唐僧。师徒四人遂向南洋、天竺阐扬教理而去。

《西游记》的续书，本已不少。晚清"拟旧小说"风行，又添出一些续作。本书虽作于此风末流，实为此类"拟旧小说"的压卷之作。在《西游记》的全部续书之中，似可与《西游补》相颉颃。本书设事隽永，行文幽默，针砭时事，激扬人物，无不可观。《西游记》之精华，原不在取经。此书借僧徒之衣钵，化当今之世务，可谓得其真旨。惟人物形象，不够丰富生动，情节结构，也觉单薄局促。

（吴　敢）

Yecheng Kelun

《冶城客论》　明代文言小说集。陆采撰。《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著录为二卷。冶城是南京城内地名。书中已写到嘉靖五、六年间事，似是一部未完稿，未刊。长期流传中已有散佚，清末丁丙藏有抄本，1947年始收入《金陵秘籍》印行。今仅存一卷零六篇，共九十一篇。佚文可考见者，有焦竑《玉堂丛语》所收朱善、施槃二条，《说郛续》所收买办、人情、梦诗等三条，《四库提要》叙及祝允明、沈周二条，计七条。印本有跋语四则，记叙了此书的流传情况。文素松跋语称"此书为名著无疑"。又丁丙《善本室藏书志》说，"是编乃(陆采)肄业南雍(南京国子监)时记所闻见，大抵皆妖异不根之谈，惟叙语明隽耳。"

此书与都穆的《都公谈纂》、陆粲的《庚巳编》近似，但文词似较佳。每条都注出了传述者的姓名，这与书名《客论》相符。书中多神仙、道术之谈，但比《高坡异纂》显得琐细，如陶子成条，写洪熙帝命百官过道士陶子成门前时"必轼"(行礼致意)，可见皇帝对道教的迷信程度和道士的显赫气焰。有些灵怪故事写得摇曳有致，《广艳异编》选录了曹世荣、二狐魅、狐媚周成、胡老官、颜指挥等多条。狐妓条，写临清的两个妓女(实为狐)请路过的两个举子捎信给她们在京的母亲。两个举子到京后，找到她们说定的地点，其母却不知去向。邻人说："正德皇帝还自大同，边军出没此地，虽狐狸亦薰食已尽，尚何胡大妈之有！"这里以狐狸为喻，写出了正德这个荒唐皇帝扰民害民的景况。所记杂史佚闻较多，特别是写朱元璋淫威十足，暴虐成性，连雷公、关帝也怕他三分。他讨厌孟子所倡言的"民为贵，君为轻"思想，去掉了孔庙中的"亚圣"之像，还乱删孟子的著作。"太祖微行"条，则写朱元璋出行时，与两侯骑相遇，一侯骑佯为不见而去，另一侯骑下马徐行。他回宫后，立即将徐行者召来杀死，罪名为"泄漏"。江斗奴条，写英国公张辅宴请"三杨"(三个姓杨的大学士)，命歌妓江斗奴佐酒。她口齿伶俐，善于应对，三杨大为叹服，一杨说："吾辈老矣，犹为尤物所动，况少年辈乎！"因而奏请凡百官宿娼者革职。官场的黑暗，于此也可见一斑。这一条因写得生动，曾单独流传。

书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传奇小说《鸳鸯记》，写秀才郑卿与郑氏相爱事。《四库提要》说："卷末《鸳鸯记》一篇，述施氏妇闺阁幽会之事，淫媟万状，如身历目睹，此同时士大夫家也，谁见之而谁言之乎？尤有乖名教矣。"是篇人物情态虽写得跃然纸上，却谈不上"淫媟万状"。文中说，秀才郑卿才貌双全，因求学寄宿在其岳父谢某的友人施姓家，与施家大媳范氏相爱私通，直到郑卿中举之后，二人才断绝来往。岳父谢某知情后，也来勾引范氏，范氏大怒，要求自己的丈夫杀死谢某，谢某闻讯逃脱。郑范二人所以私通，是因二人才貌相当，故一见钟情。这是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一种反抗，作者对他们的行为持肯定态度，在封建卫道者看来，自然是"有乖名教"。尤其是范氏对谢某态度的描写，值得注意，她绝不是什么淫乱无行，而是追求理想的美满婚姻。小说从主题到描写，都不失为一篇较为严肃的作品。

（薛洪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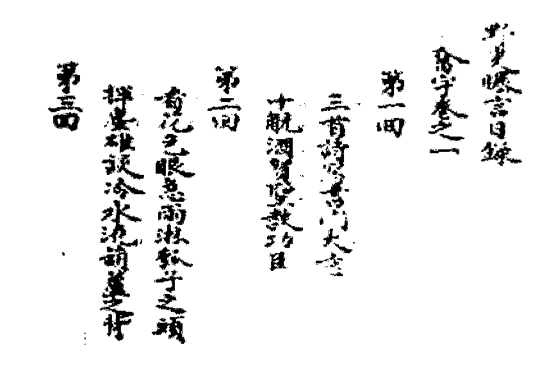
Yeren Xianhua

《野人闲话》　杂事小说集。宋景焕撰。景焕，《宋史·艺文志》作耿焕，"景"字或因宋人避太宗名讳而改，号玉垒山人、玉垒山闲吟牧竖，成都人，曾为壁州白石县令。有文艺，善画龙。由后蜀入宋，著有《牧竖闲谈》、《龙证笔诀》等(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九、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九《景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衰州本)卷三下)。《野人闲话》，《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五卷。原书散佚，涵芬楼本《说郛》卷十七收七条，有乾德三年(965)自序，说："闲话者，知音会语，话前蜀主孟氏一朝人间闻见之事也。"书中记载孟蜀时朝野杂事，如首篇《颁令箴》一事，常为人称引，《容斋续笔》卷一《戒石铭》、《挥麈余话》卷一《景焕述野人闲话》都加以引述。《太平广记》引有佚文三十一条。此书记载了不少绘画史料，如《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四所引《贯休》、《楚安》、《应天三绝》、《八仙图》、《黄筌》及《诗话总龟》卷二十一引巴蜀书画家等条，《图画见闻志》也多采录其文。书中也有一些方士道术的奇迹异闻，如《太平广记》卷八十六所引《王处回》、《天自在》、

《掩耳道士》等条，含有志怪性质，但故事性不强，且缺乏文采。《直斋书录解题》还著录有《续野人闲话》二卷，不知作者。 （程毅中）

Yesou Puyan

《野叟曝言》 清代小说。二十卷一百五十四回，夏敬渠作。成书于乾隆年间，初以抄本流传，直至光绪年间始有刊本。最早刊本为光绪七年(1881)毗陵汇珍楼活字本，二十卷，一百五十二回。板心题“第一奇书”。首光绪辛巳知不足斋主人序及凡例。无图。有双行夹批及回后总评。此为初刻本。但正文却只存一百四十八回，缺整四回文字。所缺是第一百三十二回《泰运将开囊括扶桑日本 疑胎乍脱血凝铁丐银儿》，第一百三十三回《七年病遇三年艾 一世盲开万世明》，第一百三十四回《舌战中朝除二氏 风闻西域动诸番》，第一百三十五回《古佛今佛两窟俱空 君囿臣囿四灵咸集》。正文第一百三十二回处注曰：“以下四回原稿全缺。只录卷数回目，如俟觅得完璧补梓。”此四回写文龙、文麟率军征服日本、蒙古、印度、锡兰等国，将佛教根株绝掉。这些文字在出版当时可能引起麻烦，编者为避文祸删去，是为较合理的解释。翌年，即光绪八年又出申报馆排印本，二十卷一百五十四回。较光绪七年本多出两回：第三回《只手扼游龙暗破贼坟风水 寻声起涸鲋惊回弱女余生》，第四回《异姓结同怀古庙烘衣情话絮 邪谋蛊贞女禅堂掷炬秃奴惊》，两回插在光绪七年本的第二回和第三回之间。光绪七年本所缺四回文字此本不缺。此本光绪八年西岷山樵序称：“康熙中，先五世祖韬叟，宦游江、浙间，获交江阴夏先生。先生以名诸生员贡于成均，既不得志，乃应大人先生之聘，辄祭酒帷幕中，遍历燕、晋、秦、陇，暇则登临山水，旷览中原之形势；继而假道黔、蜀；自湘浮汉泝江而归。所历既富，于是发为文章，盖有奇气，先生亦自负不凡，然首已斑矣。先五世祖以官事过禾中，邂逅水次，一见倾倒。旋昊之后，文宴过从，殆无虚日，先生亦幸订交于先祖。屏绝进取，一意著书，阅数载，出《野叟曝言》二十卷以示，先祖始识先生之底蕴，于学无所不精，亟请付梓。先生辞曰：‘士生盛世，不得以文章经济显于时，犹将以经济家之言，上鸣国家之盛，以与得志行道诸公相印证。是书托于有明，穷极宦官权相妖僧道之祸，言多不祥，非所以鸣盛也。’先祖颔之，因请为之评注，先生许可。乃乘便缮副本藏诸箧中，先生不知也。先生既没，先祖解组归蜀，风雨之夕，出卷展读，如对亡友。尝谓曾祖光禄公曰：‘尔曹识之，承夏先生之志，慎勿刊也！’自是，什袭者又百有馀年矣。乃今夏六月，余友程子自海上购得此书，以予好读奇书，持以相赠，不觉大诧。余友为述刊书之由，始知是书成于吴中书贾，而出之者，夏先生之后人也。然已缺失十一，不若吾家副本之全……爰出全书，以付余友，达诸海上之刊是书者，亟谋开雕，俾读者快睹其全……”西岷山樵的陈述属实，可以从光绪四年抄本得到证实。光绪四年戊寅抄本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回目与光绪八年申报馆本相同，抄本一些封面记有抄录时间，从春到冬约一年。只是第一百三十二回中叙写文素臣淫乐事未予抄录，留下白页，并有注云：“书中从无实写素臣亵事，此独畅意写之，不解何故。”抄本和光绪八年本的第三、四回写文素臣西湖斗龙并从湖中救起鸾吹结为兄妹一段情节，这段情节在后文中有多处照应；而光绪七年本删去这两回，将原书第五回提升为第三回，不但造成情节的断裂，而且也使后文照应的文字无所依据。文素臣斗龙，龙是皇帝权威的象征，似有不敬之嫌，编刊者出于避祸之虑剔去，也未可知。


野叟曝言目録
奮字卷之一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清抄本《野叟曝言》目录

本书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二十字，分为二十卷，这二十字隐括了全书主旨。小说以明代成化、弘治两朝为背景，叙写“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文素臣的一生业绩。文素臣名白，苏州府吴江县人，出生在缙绅世家，幼时即有圣贤之志，才识超人，只崇正学，不信异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见宦官擅权，奸僧怙宠，国事日非，于是游历天下。他一路上除暴安良，济困扶危，相继救得美貌才女璇姑、素娥和湘灵，后皆纳为侧室。入都后，为皇帝及王子治病，起死回生，东宫太子尊以师礼，钦赐翰林。奉诏平定广西苗乱，大功告成又闻京中景王谋叛，立即匹马入都救护东宫太子，赴山东保驾皇帝，尽除奸党。成化皇帝退位，东宫太子登极，改元弘治，进素臣为华盖、谨身两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并以水安公主红豆配为次妻。素臣平浙剿倭又建新功，天子加礼，号为素父，敕建府第，二妻四妾分居六楼。素臣于是大行其志，除灭佛道，东破日本，北平蒙古，南服印度，使拜佛之国尽崇儒术。素臣子孙蕃衍，皆得高官厚禄。小说结尾写除夕之夜，素臣六世同做一梦，意谓素臣当列于圣贤行列，地位当不在韩昌黎之下。

这部小说表现了封建时代不曾发迹的士人的梦想。文素臣不是科甲出身，却做到尚书、宰辅，文韬武略无不登峰造极，平定内乱，剿灭奸党，抵御外侮，征伐异

域，铲除异端邪说，承传名教道统，凡天下所能有的功勋，文素臣一人皆能创之。所谓功高北斗、德重南山。又娶二妻四妾，田氏为原配，红豆是公主，四妾不仅貌美，而且各擅其才，素娥长于医术，璇姑精于算学，湘灵工于诗文，天渊擅于武艺。妻妾生二十四男，子孙绵绵，共五百一十二丁，俱富贵显赫，六世同堂，诸福悉备，天伦盛极。文素臣之母百岁寿诞，来中国献寿者竟有七十国之多，皇帝以“镇国卫圣、仁孝慈寿、宣成文母水太君”称之。凡人臣所能有的荣华富贵，文素臣一家尽悉享之。唐代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视功名富贵为黄粱美梦，是要给沉迷于功名利禄的士人以当头棒喝；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却是痴梦不醒。通篇虽是凿空之谈，但对于作者却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宣泄，对于沉郁下层的士人读者，则会带来梦幻的满足。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不真实，主人公文素臣更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但是透过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封建道学家的心态，却是非常真实的。

《野叟曝言》是“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代表作。小说中“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谑”，无所不包。一部长篇小说有巨大的生活容量，成功的作品可以是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问题在于《野叟曝言》所包含的百科式的知识并没有溶解在情节中，而多半是强为添加，游离于情节之外。例如第七十八回以整回的篇幅去论陈寿的《三国志》，其文字几乎完全抄自作者的史学论著《读史余论》；第八十七回写文素臣与东宫太子讲论《中庸》，其文字则抄自作者的经学论著《经学余论》；小说各部分谈诗论医的长篇大论，很可能也是抄自作者的《唐诗臆解》、《医学发蒙》等书。在小说中插入大量的学术论述，不但阻碍了情节的进展，而且损害了小说的艺术境界。

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纯属虚构，而且充满了光怪陆离的描写，但其主要人物都有根据，或者是作者和作者身边的人物，或者是历史人物。文素臣显然有作者的影子：作者不曾中举，文素臣也是不第，以白衣身份做了宰相国师；作者学识渊博，崇儒教而排佛老，文素臣更是无所不通，排斥佛老不遗余力，是将道统发扬光大的圣贤人物。文素臣是作者灵魂膨胀的产物。作品中的继洙影射作者的父亲宗泗，“继”即“宗”，洙泗又相连成文，水夫人影射作者的母亲汤氏，“水”用“汤”字之半。作品中的观水，影指作者的族叔夏宗澜，时公影指作者崇敬的经学家杨名时。作品把发生在明代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事情捏合在成化弘治两朝中，景王影指宁王朱宸濠，安吉影指万安、得吉两人，靳直影指汪直、刘瑾两人，攀附靳直的陈芳、王综，即影指历史上攀附汪直的陈钺和王越，攀附刘瑾的焦芳和张綵。

全篇作品如果淘去累赘的学识卖弄的文字，仍不失为一部结构恢宏、较为可读的作品。作者见闻广泛，阅历较深，对当时社会各地风土人情的描写，对市井生活的种种社会相的描写，都比较真实和生动，也不乏一些精彩的章回。作者以道学家自居，小说中却有不少的猥亵笔墨，这也是道学家灵魂的情不自禁的流露。

（石昌渝）

Ye Cenweng

叶岑翁 见《警世奇观》。

Ye Jingneng Shi

《叶净能诗》 唐代话本小说。现仅知的敦煌写卷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斯6836。《敦煌变文集》校点后收入卷二。前题并篇端俱残。尾题《叶净能诗》，《敦煌变文集》即据以为篇名。尾题中的“诗”字，或以为系“话”字之误书，或以为系“传”字之讹写，或以为当系“书”字，或以为其体例为散说故事，结尾有韵语，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类，当作“诗话”。要之，视之为话本小说，当无大误。

《叶净能诗》作者佚名，其创作时间，有以为是在沙州沦陷于吐蕃时期（781～848），有以为是在五代（907～960）或宋初，也有以为可以定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之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之前。无论其创作于何时，从写卷存藏于敦煌遗书中看，宋初尚在流传，当无可疑。

《叶净能诗》为敦煌讲唱文学中唯一的一篇道教思想极浓的话本小说。作品以叶净能为中心人物，历叙其从会稽山学道到赴大罗天的一生。叶净能实有其人，本为唐代的一个道士。作品缀联了叶净能幼年学道、西赴长安、驱妖降魔、显现种种神异、归大罗天等十余个故事，而加以神化。这十余个故事大都可以在唐人小说中找到记述。比如，《叶净能诗》叙叶净能斩狐除病云：康太清有女被野狐精所魅，求净能医治，净能左手持剑，右手捉女子，斩为三段，又用毡盖女尸，钉住四角，血从毡下流出；捉贼官来捕净能，揭开毡一看，女子无损，野狐已斩为三段。这一故事在《广异记》（《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引）、《朝野佥载》（今本卷三）中即可找到：《广异记》载王苞被一妇人迷惑，叶净能书符令王苞含之，吐于妇人之口，即变为老狐衔符而走；《朝野佥载》则叙陵空观叶道士为人治病，用双刀斫一女子，应手两段，又取续之，喷水而咒，平复如故。

《叶净能诗》所叙叶净能的故事，绝大多数都是宣扬道教思想的。作品先叙叶净能幼年慕道，“倾心在道，更无退心”；接叙叶净能得到神人所送符本一卷，从而“在道精熟，符录（箓）最绝”，宇宙之内，无过之者；再叙叶净能道成之后西赴长安，途中书符而使河枯、自华岳神处救得张令妻还魂、在长安玄都观斩狐除病、为唐玄宗书符求长生仙药、幻化酒瓮娱乐皇帝、为唐玄宗斩龙取肉、侍唐玄宗神游剑南观灯、偕唐玄宗神游月宫等故事。在这些叙述中，道教神通之大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叶净能诗》就极有可能是道士的俗讲底本。然而，

作品在最后部分，却又写了叶净能行法私取宫中美人侍寝的故事：净能书符变作一神人，夜间取宫中美人至观内同寝，天明送归。皇帝得知美人怀孕，与高力士商量欲杀净能。净能作法隐身入柱中，高力士用剑削殿柱，不见踪影。净能说要归大罗天上，即见紫气升空而去。这个故事虽然也表现了叶净能的法术玄妙，却既有对“好道”的唐玄宗的调侃，又使精通法术而能见义勇为的叶净能这一体现道教理想的形象变成见色起意、借法术胡作非为的角色，从而构成对道教徒的讽刺。即使是正面表现叶净能神通广大的故事中，实际上也有对道教的不敬。比如，自华岳神处救张令妻还魂的故事所贬斥的华岳神，乃是道教仙神一流，而作品却谓其擅取人妇为妻。可见，《叶净能诗》又夹杂有讽刺道教的内容。情况很可能是：《叶净能诗》本来是道教自神其教的作品，而在流传过程中被佛教徒或者对佛、道界限不很了然的说唱者进行过修改。

《叶净能诗》是早期的话本小说作品，又是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带有道教色彩的话本。因此，无论在小说史或者宗教史研究中，都是有重要价值的。

（颜廷亮）

Ye Zhou

叶昼　明代小说戏曲评点家。字文通，又自称锦翁、不夜、阳开、叶五叶、梁无知等，无锡人。其生平不详，主要活动于明万历（1573～1619）年间，卒于明天启（1621～1627）年间。据钱希言《戏瑕》、盛于斯《休庵影语》、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等指出，托名李贽评点的《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皇明英烈传》、《琵琶记》、《拜月亭》、《红拂记》、《明珠记》、《玉合记》等，皆出自叶昼之手。但学术界对此尚有不同看法。他曾就学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多读书，有才情，家故贫，素嗜酒，崇尚释道，狂放不羁，常赊酒醉饮，醒后则奋笔批书。他上承李卓吾，下启金人瑞，是小说批评史中一位卓有建树的评点家。其理论批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真实论。在小说批评史上，叶昼深刻地揭示了艺术真实性的问题：“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杨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这就是说，艺术的真实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作家必须忠实于社会生活，决不能违背生活，更不能随意编造。他在《水浒传》第六十五回总评中指出：“此回文字不济，那里张旺便到李巧奴家？就是到巧奴家，缘何就杀死他四命？不是，不是。即王定六父子过江，亦不合撞着张顺。张顺却缘何不渡江南来接王定六父子？都少关目。”这里的过分巧合与现实生活显然并不相符。至于那些凭空虚构的“十面埋伏”处、“斗阵法”处、“混天阵”处，叶昼则嗤之为：“大象自家意思”，“村俗不可言”，甚至于“不成材”。这里，叶昼并非一概反对虚构，相反，他认为虚构是创作必不可少的。《水浒传》第一回总评就说：“《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常见近来文集，乃有真事说做假者，真钝汉也，何堪与施耐庵、罗贯中作奴。”他在《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五回总评中也说道：“周郎借蒋干以害蔡瑁、张允，此等计策，如同小儿，即非老瞒，亦自窥破，谓老瞒入其计乎？决无此事。但可入通俗演义中，以惊俗人耳。妙哉，技也！真通俗演义也。”在称赞作家的这种艺术虚构的同时，他又强调这种虚构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加以提炼，使之合情合理。他说：“《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水浒传》第十回总评）而七十回以后的那些说阵、说梦、说怪处，其所以费尽心机也不好看，正在于它们没能“描写得真情出”。

真情既是叶昼评价艺术得失的重要准绳，也是他衡量作品人物高下的重要尺度。他厌恶为“收拾人心”，“逢人便拜，见人便哭”的宋江，斥之为“假道学，真强盗”，而对绝假纯真的李逵深表赞许，推为“天生圣人”。这种从人格和艺术两方面对真情的高度重视，显然是受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与李贽反对假人、假言，公安派倡导情真语直等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叶昼从真情出发，对李逵、宋江的褒贬，直接影响了金人瑞；而从艺术上强调符合人情物理，又直接开启了张竹坡“于一个人的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这一观点。

二、性格论。叶昼在《水浒传》评点中，最早提出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典型性格论。他首先注意到了小说中类型化的典型：“施耐庵、罗贯中真神手也！描写鲁智深处，便是个烈丈夫模样；摩写洪教头处，便是忌嫉小人底身分；至差拨处，一怒一喜，倏忽转移，咄咄逼真，令人绝倒。异哉！”（第九回总评）这里的“模样”、“身分”实际上是强调了某一类人的特征。同时，他更强调作为传神写照妙手的施耐庵、罗贯中描绘了许多具有生动个性的典型形象。第三回总评云：“描写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这些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便不只是平面的类型化典型，而是“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的”立体的个性化典型了。有时，这种个性化典型的刻画甚至能“化工肖物”，“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第二十一回总评），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人物的性格特点、精神风貌乃至于不可言传的神态。这也如他在《西游记》评点中所说的：

"描绘八戒贪色处，妙绝。只三个'不要栽我，还从众计较'，便画出无限不可画处"（第二十三回总评）。在强调多层次、多侧面展示人物性格的同时，他又强调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性，人物的行动、语言不能违背其性格。比如《水浒传》第四十五回李逵下井救柴进前还笑道："我下去不怕，你们莫要割断了绳索。"这话就与李逵的性格不符，叶昼批道："此处把李大哥说坏了。李大哥是个忠义汉子，况柴进事体又是他惹出来的，自然死也不顾，那得功夫说闲话？不像，不像。"再如孙悟空一向是"聪明"、"顽皮"，令人"可恶"、"可喜"，而在小说中他竟谈起《论语》、《诗经》，叶昼在此等处便嘲弄道："老猴也曾读《论语》?"（第一回旁批）"孙行者着实讲道学"（第三十一回旁批）。这些关于典型性格的理论，都直接启发了金人瑞的小说人物论，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三、奇幻论。叶昼之后的金人瑞、毛宗岗、张竹坡对四大奇书之一的《西游记》多所贬斥，大都认为它任意起灭，凭空结撰，没有什么艺术匠心；而叶昼在他们之前充分肯定这一巨著的价值，赞赏作者的杰出才能，显示了独特的艺术眼光。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奇幻论中。首先，他对《西游记》中"漫衍虚诞"、"纵横变化"的浪漫主义情节是大力肯定的。他指出，第九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种种想头，出人意表，大作手也"（该回总评）；第三十回"唐僧变虎，白马变龙，都是文心极灵妙，文笔极奇幻处"（该回总评）；第三十三回"说到装天处，令人绝倒。何物文人，奇幻至此！大抵文人之笔，无所不至；然到装天葫芦处，亦观止矣！"（该回总评）第五十三回总评中他更是叹赏"这回想头，奇甚，幻甚，真是文人之笔，九天九地，无所不至"。这种"出人意表"，"无所不至"的巨大想象力正显示了小说作者非凡的才情，"拘儒俗笔，政不能有此"，"做举子业的秀才，如何有此"？这对于拘执于传统史学观点，重实录，反虚构的观点，无疑是一种有力的驳斥。其次，叶昼进一步指出《西游记》的幻妄世界"极荒唐，却似事实"（第六十回旁批），"说假事，宛如真事"（第九十四回旁批），并归结为"《西游》妙处，只是说假如真，令人解颐"（第九十四回总评），"以幻为真，奇绝、奇绝"（第七十一回旁批），"天下文章，至此极矣！"（第七十五回旁批）由极幻达到极真，形成幻与真的高度融合，这也就是袁于令在《西游记题辞》中指出的："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叶昼还探讨了"以幻为真"的内在原因。在叶昼看来，奇幻的地狱天堂，无不折射人间的丑恶与腐败；虚妄的神怪妖魔，无不是现实人物的夸张与漫画。他在六十七回总评中指出："妖魔反覆处，极似世上人情。世上人情反覆，乃真妖魔也，作《西游记》者，不过借妖魔来画个影子耳。读者亦知之否？"这里点出了作者于滑稽幻妄中具有遥深之寄托。以后鲁迅即概括为："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

除以上三方面外，叶昼作为一个落魄不羁的文人，他生活于社会的底层，对于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有切肤之痛，在评点中顺笔一刺，也就能击中要害。他对假道学、无行文人尤其深恶痛绝，对他们的讥讽也就不遗余力，往往是嬉笑怒骂，淋漓酣畅。他确是继李贽之后卓有建树、富有个性的小说评点家。

（万君宝）

Yehou Waizhuan

《邺侯外传》 唐代传奇小说。作者佚名。载于《太平广记》卷三十八，又收入《古今说海》、《历代小史》、《五朝小说》等书，《唐人说荟》、《龙威秘书》等改题为《李泌传》，或署李繁（一作蘩）撰。李繁（？～829），李泌之子，著有《相国邺侯家传》十卷，见《新唐书·艺文志》传记类。《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作《邺侯家传》，但未见传本，《绀珠集》卷二、《类说》卷二及《资治通鉴考异》、《玉海》等书曾引其佚文二十余条。《太平广记》所引《邺侯外传》只有一卷，亦叙李泌逸事。很多神奇事迹，有与《邺侯家传》佚文相同的情节，但《邺侯家传》的内容并未全部为《邺侯外传》所吸收。《邺侯外传》篇末说"事迹始终具《邺侯传》"，似即据《邺侯家传》摘编，既收入《太平广记》，当为宋以前人所纂。传中李泌救窦庭芝事，见于《剧谈录》，文字略同，似出《剧谈录》之后。明宋濂《题新修李邺侯传后》说，有明初人朱右"据泌之子繁所录《家传》十卷，参考群书""芟繁摭华，重为泌传一通"。似明初尚有十卷本《邺侯家传》留传。

今存《邺侯外传》炫示李泌奇行灵验，近似神仙，故后人多视之为小说。

（程毅中）

Yecha Zhuan

《夜叉传》 唐代小说选集。《唐人说荟》本、《合刻三志》本题唐段成式撰，实出伪托。全书五条，仅《刘积中》一条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其他四条均自《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六、三百五十七夜叉类中抄出。其中《哥舒翰》条出《通幽记》，《江南吴生》条出《宣室志》，《杜万》条出《广异记》，《薛淙》条出《博异志》。全书皆言夜叉怪异之事。

（顾　青）

Yehuayuan zhi Lishi

《夜花园之历史》 清代小说。一章六节。题"诸夏三郎编辑"。作者真实姓名失考，尚著有小说《女滑头》。有宣统元年（1909）上海最新小说社本，首经天略序。

书叙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某西人赁上海废园首建夜花园，狡童、荡妇趋之若鹜。汉口妓女林金花不能忘情茶肆中邂逅的花旦阿四，因阿四受聘来沪，金花遂嫁一商人来沪后与商人决裂。阿四荐金花于群玉坊，所得缠头为阿四尽索。后金花在夜花园遇武生小周，颇为留恋。阿四与小周决斗败北，乃吞烟而死，金花亦效之而亡。

青年妓女花韵香与徐娘半老之妓花三宝为争宠于某公子而在夜花园大动干戈，继而三人达成协议，大肆淫佚，几致某公子暴毙。后经农妇舍节而救活公子，公子遂与之结婚，誓不再娶。

十年前曾做过青楼女的某贵家如夫人，携继女小小姐游乐夜花园，遇旧情人歌者，遂诱小小姐一同下水。小小姐心荡胆大，一次竟与不相识的未婚婿邂逅佻㒓，事后大骇，自经而遇救。

小说写点代面，以批判的笔触反映了晚清末年上海十里洋场的种种污秽龌龊情景，旨在警醒痴迷。所叙三事彼此并无联系，而作者以同一地点夜花园为中心，将三事穿插叙述，结构较为松散。其中花韵香与花三宝全以吴语方言对白，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和逼真感。

（吴　双）

Yetan Suilu

《夜谭随录》　清代文言小说集。十二卷，一百四十一篇。和邦额撰。演述狐鬼妖异故事，内容与《聊斋志异》相近。取材广泛，所涉地域众多。描绘各地风俗习尚、人情世态，栩栩如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其“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语言流畅活泼，叙事曲折宛转。在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中，不失为较好的一部。《梁生》写梁生、狐女故事，以贫贱骄人的梁生与富而无行的汪生、刘生构成鲜明的对比，《藕花》写宋文学与藕、菱幻化的少女藕花、菱花的爱情，《倩儿》写江澄、倩儿的死而复生的婚姻，《米芗老》写乱离中的老妪与少年、老叟与少女两对颠倒姻缘，都很生动、传神。《戆子》写三仆人，一黠，一朴，一戆，各有突出的个性，三人性格不同，言行不同，结局因之不同，有一定的思想深度。《陆水部》叙写陆生楠遣戍察哈尔途中的事迹，对他当时落拓无依的处境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并含蓄地对他日后“坐谤伏法，身死异域”的下场表示了哀叹。礼亲王昭梿《啸亭续录》曾说：“有满州县令和邦额，著《夜谈随录》行世，皆鬼怪不经之事，效《聊斋志异》之辙，文笔粗犷，殊不及也。其中有记与狐为友者云：‘与若辈为友，终为所害。’用意已属狂谬。至陆生楠之事，直为悖逆之词，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无所论劾者，亦侥幸之至矣。”昭梿的反应，正从侧面说明了《夜谭随录》的思想意义。

《夜谭随录》版本分原本、删改本两大系统。原本为十二卷，一百四十一篇，附有作者及其友人恩茂先、兰岩、福霁堂、李斋鱼等人的批语。删改本为四卷，一百四十篇（较原本少《红衣妇人》一篇），删去绝大部分批语，并对原文有所删节、修饰和增补。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本衙刊本、乾隆五十四年本衙刊本、同治六年（1867）成都刊本、光绪二年（1876）爱日堂刊本、光绪十三年鸿宝斋石印本，以及育文书局石印本、广益书局石印本、梁溪图书馆沈小英序本、大达图书公司朱惟公序本等。另有罗宝珩注本（会文堂新记石印本，1931），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江一泓）

Yeyu Qiudeng Lu

《夜雨秋灯录》　清代文言小说集。十六卷。分正录和续录，共二百三十篇。宣鼎撰。正录始作于作者四十岁生日以后，历时二年多而成；续录当在其后。有光绪六年（1880）蔡尔康、何镛序，首刊申报馆丛书。此后多次翻刻，有时代文艺出版社点校本（1987）。

此书有近一半篇幅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即使那些写神鬼狐怪的一百多篇，也大多以人事为故事的主干，是一部散发着浓重生活气息的纪实之作。它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这里有对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人肆意凌辱的愤怒指斥，如《长人》；也有对封建统治者、地主阶级惨无人道暴行的血泪控诉，如《父子神枪》、《白长老》、《蛇膈》等。另有许多篇章抨击了当时官场、民间的浇薄世风和道德沦丧；《卖高帽子》等篇辛辣讽刺了官场的阿谀风气，而《铁簪子》、《刀背刻辞》、《绿蓑钓叟》诸文则鞭挞了家庭亲戚之间因争财霸产而尔虞我诈、互相残害的丑恶行径。不过，此书的主要篇幅，还是正面歌颂了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高尚品德，如《桑儿》、《刑房吏》、《闺侠》等篇里的男女主人公。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篇章，更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美好人性的肯定和赞颂，《麻疯女邱丽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作者具有驾驭不同体裁的艺术技巧，书中那些写实之作，如《雅赚》等篇，巧于剪裁，精于结构，情节曲折，波澜起伏，常常给人出乎意表、匪夷所思的艺术效果。那些寓言体，如《冰炭缘》等，则想象奇特、丰富，浪漫主义色彩浓郁。全书塑造了一大批比较丰满、鲜明的人物形象。语言也比较朴实，不事雕饰，在类似《聊斋志异》风格的作品中，可以说是上乘之作。

（王枝忠）

Yicenglou

《一层楼》　清代蒙古文小说。三十二回。尹湛纳希撰。序称荆山先生原作。“荆山”是尹湛纳希父亲旺钦巴拉的汉名。据此，近年也有人主张《一层楼》作者是旺钦巴拉。现存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手抄本，开鲁蒙文学会刊行石印本（1938），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据开鲁石印本重新校订的蒙文新版本（195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63）。

《一层楼》续篇题《泣红亭》，二十回。尹湛纳希撰。现存光绪四年（1878）手抄本，开鲁蒙文学会刊行石印本（1939），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校订的蒙文新版本（195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译本（1981）。研究者认为，《一层楼》写于尹湛纳希开始写作《青史演义》之前的同治年间，《泣红亭》则写于光绪初年。

《一层楼》、《泣红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一个蒙古贵族家庭中。叙述贲璞玉与三位表姊炉梅、琴默、圣如在爱情、婚姻和生活追求中的不幸遭遇。小说广泛描写了清代漠南蒙古族社会生活，表现出追求个性解放和反对封建专制婚姻制度的进步思想要求。主人公贲璞玉是一个具有新思想色彩的叛逆典型。他追求美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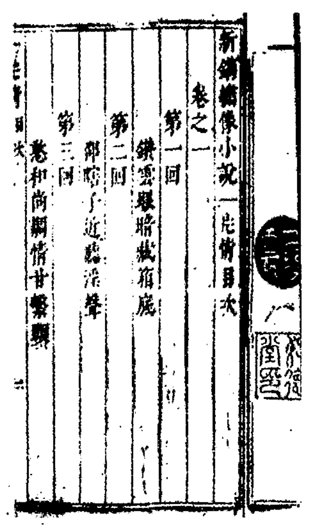
爱情，渴望从青梅竹马的炉梅等人中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然而，他的父亲贲玺却要他娶东北郡苏贝子之女苏己为妻，悲剧由此萌发。后来苏己病故，在经过痛苦和不幸之后，贲璞玉和炉梅等人才又相聚，并最终结为夫妻。尹湛纳希的创作明显地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但贲璞玉不是贾宝玉的改名换姓，他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个性。他漠视封建统治者在漠南蒙古地区倡导的"弓马"、"畋猎"，崇尚理智，喜爱读书，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作者仿照《红楼梦》，在书中还塑造了一批女性形象。如绰号"炉黛玉"的炉梅，绰号"琴宝钗"的琴默等。她们美丽、颖慧，忠于爱情，从中可以看见《红楼梦》中黛玉和宝钗的影子。然而，作者在人物身上融进了蒙古民族传统的审美眼光，炉梅的朴实、宽厚；琴默的知书达礼，处事平稳，又使她们各具性格特色，而全然不同于《红楼梦》中的人物。 （扎拉嘎）

Yipianqing

《一片情》 清初小说。目前仅知世存两本。一本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目录与正文前均题作《新镌绣像小说一片情》。卷首有署"沛国樗仙题於西湖舟次"序，四卷十四回。另一本为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所藏啸花轩刊本。函套题"明刊本一片情残卷"。目录前题"新镌小说"，共九回，即十四回本的第一、二、三、四、五、八、九、十、十二回，显系十四回本的选刻本。今正文仅存前三回，亦略有残缺。此书第十二回《小鬼头苦死风流》称故事发生在"弘光南都御极"之时，且最后又说"今此案未结"，可证作者即为当时之人，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但从书中触处皆是的杭州一带的吴语方言来看，作者似为杭州一带人。

此书虽有不少秽笔，但它不同于明清一般"著意所写，专在性交"（鲁迅语）的淫书。它通过十四篇故事，从不同侧面揭露了中国古代封建婚姻的弊病，并表明了作者的看法：社会的安定、家庭的幸福依赖于婚姻的美满；婚姻美满的基础是夫妇感情的融洽和性生活的和谐，而不是靠礼教的约束和法律的强制。如第十三回《谋秀才寻假成真》的谋天成与爱姑，自幼青梅竹马，朝夕嬉戏，凝结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婚前的性行为，也是在"两相顽戏时"无意自发而成。正是在爱情的基础上，谋天成央媒去说亲成婚。"结了花烛，两人称心乐意"，"夫妇恩爱"。唯有如此，才"男不舍女，而后女不舍男，做出一桩奇奇怪怪的事来"。但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多数男女的结合是没有感情基础的，一旦婚后性生活又不和谐，就往往在人性与理性的激烈冲突中，酿成社会悲剧。

《一片情》着重揭露了由于追求财势、父母之命，乃至为了逃避皇上"遴选淑女"而突击婚配，以致造成了以老配少、才貌不当，以及性生活不和谐等种种弊端带来的严重后果。如第一回《钻云眼暗藏箱底》开头即指出，"男情女欲"总是人之常情；"以老配少，既不遂其欢心，又不饱其欲念，小则淫奔，大则蛊毒，此理势之为然。"小说中的新玉父母"贪慕符成财帛，把个如花摘下来的女儿，奉承符成为妾"，而符成年已望六，一老一少，相差悬殊，以至新玉不由得"唾骂媒人，怨恨爹妈，叹息命薄之苦"，最后因偷情郎而葬送了两条人命。这种择配不当还表现为才貌不配（如第二回），乃至对偶性功能有障碍（如第八回）。除了婚前择配不当外，小说又指出了婚后长期别离分居（如第四回、第五回）以及丧夫守寡（如第九回）、信佛出家（如第三回）等，都会酿成恶果。《一片情》尽管还没有完全摆脱"女人祸水"、"夫为妻纲"等传统封建道德，流露了"因果报应"、"姻缘天定"等迷信思想，但其主旋律是以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来多角度地暴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


新鐫繡像小說一片情目次
卷之一
第一回
鑽雲眼暗藏箱底
第二回
第三回
憨和尚調情甘繫頸

清刻本《一片情》目次

小说文笔流畅、活泼，善于运用方言俗语，一些细节描写颇为传神。如第七回《缸神巧诱良家妇》写弘氏婆媳听说儿夫在外有病，哭将起来，人们劝她们不如去问神求卜，此时"弘氏果拭了泪，去寻使用银包，百忙里再没处寻，乱了一会，却掉在马桶侧边。弘氏便道：'佛呀佛，到处没处寻，你却在这里，忙忙同媳妇锁了门……'"把一时间的慌乱写得神情活现。小说有时能用幽默的手法来讥刺世态，耐人寻味。如第四回《浪婆娘送老强出头》开头写程垧老来得子，请先生取名时道："今观俗称，非金即玉，孩子恐折他福；取低微些，非猫即狗，又近于畜生所生；求先生取一名，只要微贱些，不近于禽兽罢了。"先生道："取为'先生'何如？"程垧道："先生又来取笑了，世上至尊者，莫如师范。"那先生道："你不知先生高贵么？第一要趋承家长，第二要顺从学生，第三要结交管家，三者之中缺了一件，这馆就坐不成了，如何不微不贱？"程垧道："先生戏言耳。也罢，'先'字改了'生'字，叫做生生罢。"可见作者有一定的文学才能，可惜秽语较多，影响了它的价值和流传。

（黄 霖）

Yiwenqian Xiaoxi Zao Qiyuan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三十四。入话叙吕洞宾遇钟离子得道，以一僧人舍不得一车子钱，把个活神仙当面错过，而得出"除却钱财烦恼少，无烦无恼即神仙"的结论。正文则写为了

一文钱，江西景德镇烧瓷器的邱乙大迫使妻杨氏自缢，接着又牵三挂四，引起两姓的斗殴，接连断送了十三条人命。

作品以“相争只为一文钱，小隙谁知奇冤连”，奉劝世人，舍财忍气为上。这反映了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钱财在人们的心理和人际关系中所起的巨大冲击作用，对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和种种丑恶现象，有相当深刻的揭露意义。但作者无法理解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而企图以“此身非吾有，财又何足恋”的道家虚无主义思想，来要人们与世无争。这虽然只能落得个徒劳的叹息：“出家之人，尚且惜钱如此，更有何人不爱钱者?”但由此也可见金钱这个催化剂，在那个社会已起了任何传统思想所无法逆转的冲击作用。小说通篇以一文钱作为结构故事的线索，大量吸收和运用生活中的口语，亦可见艺术上的匠心与特色。（周中明）

Yizhihua Hua

《一枝花话》 唐代话本。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光阴听话移”句下自注：“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氏长庆集》卷十)。《类说》卷二十八《异闻集·汧国夫人传》说汧国夫人(即李娃)“旧名一枝花”。《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也有同样说法。据此可知，“一枝花话”即《李娃传》故事。但说话者是谁，尚待考证。《渊鉴类函》引《异闻录》有“顾复本说一枝花”的字句，或以为说话人即名顾复本，然而出处不详，存有疑问。

（程毅中）

Yizibushi zhi Xindang

《一字不识之新党》 清代小说。三十三回。题“虎林真小人撰”、“泉唐布衣评”。存光绪三十三年(1907)上海彪蒙书室石印本，八册装。首泉唐布衣序，次虎林真小人弁言。据序与弁言，虎林真小人，即杭州老耘。真实姓名不详。目录末云“以下入续编”，然未见续编。

书叙杭州元琭，号通人，乃真新党理想家。此人虽一字不识却无事不晓，因在家无事，遂外出旅行。途经处州、温州等地，目睹官僚昏庸断案糊涂，心甚不平；又见武备学堂学生身着洋装列队而行，亦甚愤愤。抵永嘉，值天主教民沃冠寅劈祖宗牌位及其父神主，且殴打家母，遂为其舅所告。新任知县左坦彝审理此案，竟判其舅诬告，将沃冠寅当堂释放。元通人观之，以为官吏无不惧怕洋人，乃大为感叹。至上海，乃赴张园演说会。会上，新党演说，反对专制体制，提倡立宪共和；反对佛教，提倡信奉天主；反对封建礼教，提倡自由婚姻，主张女子自由择配，性爱解放。旧党亦上台演说，颂扬圣人之道，大倡科举八股，但当人问他王安石变法时，他却连王安石是何朝何代人物都说不出。通人感慨万分，为下“旧党可怜，新党可恨”八字评语，痛斥孔圣之虚伪、天主之荒唐、性爱解放之乱伦失德，力倡“专制共和，宜相辅而行”。新党、旧党听后，皆五体投地，拜在通人门下，朝夕请教。

永嘉前任知县连艾铭，爱民如子，因严办为乱教民，被抚台罢职。临行，满城罢市送行。通人先生倍受感动，叹息天下百姓悉皆良民，其为匪为盗者，不过为官吏所逼，若尽如连知县之行仁政，则驱之与洋人打仗，焉有不胜之理！乃托至交包医生向上海知县托情，遂使连艾铭官复原职。元通人又经包医生推荐，入铁路总办幕府，后选到实缺汉阳府。是时，左坦彝升为湖北荆宜道，竟以新政为名，摊派地丁捐，渔利数万，激成民变。武备学堂高等生纪都重举大旗，自号“维新鼻祖”。左坦彝连连逃窜，沿途掳抢奸淫，终为百姓及维新鼻祖所获，遭万人唾骂抽打而死。后元通人襄助都司何亢宗，遂将维新鼻祖镇压。

是书以元通人之行迹为线索，描写清末社会，颇重阐发与议论，意在批评新党新政，揭露旧党及官场黑暗，以发抒作者之政治理想。（罗德荣）

Yi Yin Shuo

《伊尹说》 先秦小说。撰人不详。《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伊尹说》二十七篇，附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又道家类著录《伊尹》五十一篇，附注：“汤相。”伊尹名挚，原是商汤妻有莘氏的陪嫁奴隶，后以鼎俎调味之说游说汤，并佐汤伐夏桀，被任以国政，尊为阿衡(宰相)。汤死后，至其孙太甲即位，为政暴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始迎之复位。太甲子沃丁立，伊尹卒。一说伊尹放逐太甲，自立七年，太甲还，杀伊尹。事见《史记·殷本纪》。据《尚书序》，伊尹作《汝鸠》、《汝方》、《汤誓》、《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今《尚书》中只有《汤誓》、《咸有一德》、《伊训》、《太甲》等篇，其余已亡佚。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有《伊尹》零篇六十四行。上述篇目当是列入道家的《伊尹》书遗文，与“浅薄依托”的《伊尹说》并非同一书。

《吕氏春秋》卷十四《本味篇》记伊尹事，首先说有侁氏得婴儿于空桑之中，令烰人(厨师)养之，命名为伊尹。接着说汤请有侁为婚，有侁以伊尹为媵(陪嫁奴隶)送女。最后讲伊尹说汤以至味，极论水火调剂之事，极言鱼肉、菜果、饭食之美，借以阐发“圣王之道”。其中“果之美者，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一段，又见汉应劭《汉书音义》引(《史记·司马相如传》中《上林赋》注引)及汉许慎《说文解字》“栌”字下引；“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秏”一段，又见《说文解字》“秏”字下引。应、许所引径称“伊尹书”或“伊尹曰”，不称《吕氏春秋》。因此，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认为《吕氏春秋·本味篇》出自小说家的《伊尹说》。至于《伊尹说》成书年代，余嘉锡言之甚确：“吕氏著书于始皇八年(公元前239)，此书尚在其前，当是六国时人合此类丛残小语，托之伊尹”(《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这应是中国小说现存最早的一篇。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取《吕氏春秋·本味篇》辑为《伊尹书》一卷。（许逸民）

Yijian
夷坚 传说中的人名。《列子·汤问》说，溟海有鲲、鹏，“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后人遂以夷坚为志怪小说集的书名，如宋洪迈的《夷坚志》、金元好问的《续夷坚志》，进而成为志怪小说的代称。（刘 蕺）

Yijian Lu
《夷坚录》 唐代志怪小说集。张敦素撰。张敦素生平不详。著有《建元历》二卷（《新唐书·艺文志》乙部编年类）。《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著录其《通纪建元录》二卷，似即一书，《宋史·艺文志》列入别史类。《夷坚录》，《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著录，二卷。王谠《唐语林》卷六引张敦素《夷坚录》一条，记宗正卿李琬以重价买铁鼓棬事，并不涉及神怪。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五《黄巢明马儿李顺皆逃命于一时》条说：“唐《夷坚集》言南岳寺僧见姚泓。”《夷坚集》似即《夷坚录》之异称（姚泓故事亦见《太平广记》卷二十九引《逸史》）。《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杂异书》记一女子七夕见天门开，长嫁而富。末注云：“亦出《夷坚录》。亦是开元已后事。”可见《夷坚录》也有此故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说：“先圣在南内，爱神怪幻诞等书。郭象《睽车志》始出，洪景庐《夷坚志》继之。唐已有此集三卷，夷姓坚名也。”所说“夷坚集”为三卷，稍有不同。洪迈《夷坚己志序》又说：“后得唐张慎素《夷坚录》，亦取《列子》之说，喜其与己合”（《宾退录》卷八引）。张慎素当是张敦素之误。（程毅中）

Yijian Zhi
《夷坚志》 宋代志怪小说集。洪迈撰。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小说家类著录四百二十卷，计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甲志约成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洪迈在《夷坚乙志序》中说：“《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可见当日甲志刊布甚广。又《夷坚支甲序》说：“《夷坚》之书成，其志十，其卷二百，其事二千七百有九，盖始末凡五十二年，自甲至戊，几占四纪，自己至癸，才五岁而已。其迟速不侔如是。”此又说明初志前半用力至勤，后半则明显加快了撰集速度。《支甲序》作于绍熙五年（1194），作者已七十二岁，支、三、四志的成书似尤迫不及待。大抵支志一百卷费时仅四年，最后定稿是在庆元三年（1197）。其中支癸十卷“成于三十日间”（《夷坚支癸序》），十分神速。三志编成的年代无明文记载，据三壬完成于庆元四年九月六日推断，三癸的杀青当不晚于庆元五年。四志止于乙，显然属于绝笔，当是嘉泰初年事，嘉泰二年作者便与世长辞了。

《夷坚志》卷帙既繁，积久散佚，《宋史·艺文志》卷五小说家类著录一本甲、乙、丙志六十卷，一本丁、戊、己、庚志八十卷，合计不过一百四十卷。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一百零四《读夷坚志》记述了一个百卷抄本，自支甲至三甲，“盖支志亡其三（己、辛、壬），而三志亡其七”；同时《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又谓“今传止五十卷，他不可考”。这说明明代通行的只是五十卷本。《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著录《夷坚支志》五十卷，提要云：“此本仅存自甲至戊五十卷，标题但曰《夷坚志》。以其序文校与时（赵与时《宾退录》）之所载，乃支甲至支戊，非其正集”，“胡应麟《笔丛》谓所藏之本有百卷，核其卷目次第，乃支甲至三甲共十一帙。此殆胡氏之本，又佚其半也”。清阮元《揅经室外集》卷三谈及一影宋抄本，谓“此本卷首有元人沈天佑序，称建学所存旧刻闽本残缺，承本路府判张绍先之命，以浙本补全者”。严元照影宋手写八十卷本（包括甲、乙、丙、丁四志）应当就是阮氏所见元人重修本。近人张元济广事搜集，编为《新校辑补夷坚志》二百零七卷，计甲、乙、丙、丁四志八十卷（据严元照影宋手写本），支志甲、乙、丙、丁、戊、庚、癸七十卷，三志己、辛、壬三十卷（以上据黄丕烈校定旧写本），补二十五卷（以明翻宋叶祖荣《新编分类夷坚志》为主，辅以明抄本），再补一卷（以上杂取诸书，逐条注明出处）。中华书局1981年版《夷坚志》（何卓点校）即以此本为底本，又增三补一卷，这是目前收集最完备的本子。

“夷坚”一词，源出《列子·汤问篇》，说有大鱼名鲲，大鸟名鹏，“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夷坚与大禹、伯益并称，据说是上古时代的一位博物者，每好记载奇见异闻。洪迈《夷坚丙志序》：“始予萃《夷坚》一书，颛以鸠异崇怪，本无意于纂述人事及称人之恶也。”《夷坚志》的命名，正体现着“颛以鸠异崇怪”的编撰初衷，如果对照现存的二百卷文字，其中神怪荒诞之谈居其大半，也足以表明此书纂录的重点在于怪异之事。不过尽管作者意在志怪，开始时写作态度还是很严肃的。如《夷坚乙志序》所说：“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但到后来因为“急于满卷帙成编，故颇违初心”（《夷坚丙志序》）。一则扩展记事范围，一则滥收他书旧闻。《直斋书录解题》曾指出“妄人多取《（太平）广记》中旧事，改窜首尾，别为名字以投之”，洪迈不能识破，结果闹出“不复删润，径以入录”的笑话。

《夷坚志》内容芜杂，有些故事一味炫示怪异，宣扬冤怼报应，这些自然是不足取的。然而书中也有不少记载人物逸闻、文献掌故、民俗方言、医药杂艺的故事，不仅反映了社会现实，可补史传资料之缺，而且歌颂了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给人以精神上的启迪。这后一方面的题材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一、写婚姻爱情。如《鄂州南市女》，写富人吴氏女挑选茶店仆人彭先为意中人，因门第不等而无法结合，女遂病死。女为盗

墓少年救活，仍不忘彭先，又不顾封建礼仪的束缚，径往茶店相会，结果坠楼复死。吴氏女热烈而执着的婚姻追求虽是一场悲剧，却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意义。写此类题材的名篇还有《吴小员外》、《解七五姐》、《杨三娘子》等。二、写吏治黑暗。如《袁州狱》，写宜春县弓手三人下乡买鸡，久去不归，县尉欺瞒上司，说是被盗贼所杀，遂率兵下乡缉拿凶手。两个月一无所获，就出钱让四个村民冒充盗贼，弄假成真，四村民无辜枉死。作者的用意是要写冥报不虚，村民的冤魂将宜春尉等人追迫而死，但这一血的事实本身却是宋代黑暗吏治的一面镜子。此类题材的名篇还有《兰溪狱》、《许提刑》、《薛湘潭》等。三、写战乱苦难。如《太原意娘》，写意娘遭受金人掳掠，不甘受辱而死，但她对在江南为官的丈夫犹念念不能释怀，魂魄决意回到南宋，后来嘱其丈夫褁骨归葬。这个故事不止写出了夫妻离合的悲欢，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乱离中的人民对故国乡关的怀念。此类题材的名篇还有《陕西刘生》、《王从事妻》、《徐信妻》等。四、写遗闻逸事。如《蓝姐》，写王知军家婢女蓝姐，在三十多个强盗入主家抢劫时，持烛引盗自取财物，暗中则以烛泪遍污诸盗后背，事后据此捕盗，全数皆获，财物亦无所失。这个故事不假鬼神，直接描写现实人生，表现了劳动妇女的机智和勇敢。他如《侠妇人》写妇人的善良智慧，《朱通判》写道士图财害命，《荆南妖巫》写江陵令高某力破妖巫幻术，《关王幞头》写巫祝设局行骗，《庞安常针》写名医针灸助产，《邢氏补颐》写外科手术奇迹，《华阳洞门》写岩洞奇观，《优伶箴戏》写杂剧表演，《蔡州小道人》写围棋高手，《谢石拆字》写字谜游戏等，其中虽然也杂有鬼神莫测的描写，但大抵属于当时的社会新闻，是我们了解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生动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夷坚志》的社会纪实的价值要高于它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

作为志怪小说，《夷坚志》在创作手法上较前代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鲜明、叙事婉曲、描摹细腻、语言凝练。例如：《侠妇人》篇，开头写董国度把家眷留在南方，只身到北方做官，金人入侵中原，遂流落北方乡间，幸遇客店主人相助，为其娶一妇人，颇聪慧，善理财，三年后家道富足，董乃产生南归念头。妇人得知真情后，请其兄虬髯客用船护送董南下，临别赠一衲袍，千叮万嘱，"善守此袍，毋失去"，又嘱绝不可接受虬髯的任何馈赠。这些都为读者设置了悬念。抵岸后虬髯留金，董坚拒不受，示以袍。虬髯无奈慨叹："吾事殊未了。"这一切又让人平添许多神秘感。故事最后写董至家拆视衲袍，内中满装金箔，而虬髯因未能偿还人情债，只得再次护送妇人南归团聚。整个故事离合错出，曲折有致，着力刻画了妇人善良、勤劳、聪慧和豪侠的性格。故事中的另外两个人物，虬髯着墨不多，但那"长身而虬髯，骑大马"的外貌，高声朗笑的神态，以及"才达南岸，客已先在水滨"之类的诡秘形迹，都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描写董国度向妇人、虬髯吐露自己的宋官身份后，且悔且惧，听天由命的心理活动，细针密线，形象生动感人。本篇的语言也十分简洁，如开篇说："会北边动兵，留家于乡，独处官下。中原陷，不得归，弃官走村落，颇与逆旅主人相往来。怜其羁穷，为买一妾，不知何许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见董贫，则以治生为己任。"寥寥十数语就把董的来历与时下境况交待清楚，绝无拖泥带水痕迹，仅此一篇为例，亦可想见全书写人写事、立意遣词的功力了。

《夷坚志》对于宋、元的说话和戏曲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宋、元话本中有不少故事取材于《夷坚志》，《夷坚志》一书甚至成了当时说话人的必读科目。宋末（或元初）罗烨《醉翁谈录》中有《小说开辟》篇，专讲说话人应具备的知识和技巧，他写道"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甲集卷一）。这里以《夷坚志》与《太平广记》、《琇莹集》并列，可见它是说话人重要的资料宝库。现存宋人话本，如《京本通俗小说》第十六卷《冯玉梅团圆》，即《警世通言》卷十二《范鳅儿双镜重圆》，采用了《徐信妻》（《夷坚志补》卷十一）故事作为头回。又如《古今小说》第二十四卷《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其本事取自《太原意娘》（《夷坚丁志》卷九）故事无疑。《警世通言》第三十卷《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篇首引诗："朱文灯下逢刘倩，师厚燕山逢故人。隔断死生终不泯，人间最切是深情。"显然已把意娘事用为典故。明朝人的拟话本，如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中，取自《夷坚志》的素材尤多。如《警世通言》第三十卷《金明池吴清逢爱爱》，所据当即《吴小员外》（《夷坚甲志》卷四）篇。冯梦龙《情史》卷十也有这篇故事，题作《金明池当垆女》，文字稍有改动。又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三《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一看题目便知源自《杨抽马》（《夷坚丙志》卷三）篇。至于《夷坚志》与宋、元戏曲的关系，则可以通过戏曲搬演话本故事来考察，如元人沈和有《郑玉娥燕山逢故人》，其源亦出《太原意娘》。

《夷坚志》问世之初，当时即有种种议论，褒之者推为"说部冠冕"，贬之者讥其"谬用厥心"。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批评本书卷帙过繁，他说："稗官小说，昔人固有为之者矣。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犹贤乎已可也，未有卷帙如此其多者，不亦谬用其心也哉！"（《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南宋诗人陆游却对本书赞誉倍至，有《题夷坚志后》诗云："笔近反离骚，书非支诺皋。岂惟堪补史，端足擅文豪。驰骋空凡马，从容立断鳌。陋儒那得议，汝辈亦徒劳"（《剑南诗稿》卷三十七）。自元、明以后，奖誉之词渐多，其中要以清沈屺瞻、陆心源二人所说最得要领。沈说"第观其书，滉漾恣纵，瑰奇绝特，可喜可愕，可信可征，有足扩耳目闻见之所不及，而供学士文人之搜寻摭拾者，又宁可与稗官野乘同日语哉！"（《夷坚志》附录，1981，中华书局）此说是就《夷坚志》本身所具有的文史价值而言的。陆说："虽其所载颇与传记相似，饰说

剽窃，借与谈助，《支甲序》已自言之。至于文思隽永，层出不穷，实非后人所及。自甲志至四甲，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相复重，赵与时《宾退录》节录其文，推挹甚至。信乎文人之能事，小说之渊海也。”（同上）此说是就《夷坚志》一书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其艺术特色而言沈、陆的品评各有偏重，合观则勾勒出《夷坚志》作为小说所应具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许逸民）

Yiqingzhen

《怡情阵》 明末清初小说。正文卷前题“江西野人编演”。作者真实姓名不可考。故事写扬州府兴化县秀才白琨与同窗井泉同性相奸，后发展成白家妻李氏、婢女桂香、芸香、小厮俊生与井泉及其妻玉姐相互淫乱，除白琨外六人均因淫废命。白琨梦见众皆为龟。井泉道：“只为咱们荒淫太过，因不避灯光、日光、月光，阎王把咱们荒淫之事件件登了毛簿，定咱万恶之首。”白琨道：“你见毛簿上造有我的罪名否?”井泉道：“你的罪也与我们一样，只因你前生有救人贫乏的善事，以补此罪恶。你的罪恶与前生的善事俱扯直了。阎王又道，你下次再如此荒淫，也与我们是一样了，也不得人身了。”白琨遂弃家去茅山学道，明心见性。小说结尾处云：“白琨又遇江西野人，不记姓名，叫他作一部小说。教人看见，也有笑的，也有骂的。或曰：六人皆畜牲也，而传者未免以此为省。而野人曰：其事可考，其事则托，劝世良言，何罪之有也。”于此可见作者用意。然此书实据《绣榻野史》改写而成，秽笔太多，历来被视作淫书，同治七年(1868)禁书书目中就列有此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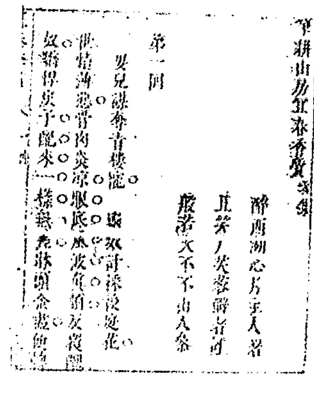
抄本《怡情阵》书影

有高罗佩藏抄本传世。 （黄 霖）

Yichun Xiangzhi

《宜春香质》 明代小说。四集，名为风、花、雪、月；每集五回，叙一事，共二十回。署为“醉西湖心月主人著，且笑广芙蓉僻者评，般若天不不山人参”。作者真实姓名及生平已不可考，当与《弁而钗》为同一人所撰。

小说同《弁而钗》一样，专写同性淫乱，只不过故事更为曲折离奇，因果说教的色彩愈加浓重。如《风集》的主人公苏州少年孙义，竟甘心情愿让先生、兄弟、同学、小厮等十八人宣淫，“鸳鸯帐里作生涯，孽海波中为活计”，而毫无愧色，后被干将、莫邪害死；冤魂告到开封府，平冤后请高僧超度，转世中探花。此篇前半段写男色，多秽语，下半段叙冤魂，重因果，描绘险恶世态，虽不乏鞭笞抨击，但因平铺直叙，难以卒读。《花集》之南翔“枭情小官”单秀言，专以男色为诱饵，骗人钱财，终被活剥抽肠，处以极刑，意在说明“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雪集》之山阴小官伊人爱也是以男色赚钱，最终杨梅疮发而死，唯写世态炎凉，认钱不认人的社会现实，颇为触目。《月集》写温陵秀士狃俊，有才无貌，填词问天，愤然不平。借梦境出入如意国、宜男国、圣阴国，辗转得见如来佛，点明他男行女事，五浊不清，令其剖腹剜心，洗脏净脏，换来金刚不坏身。醒后大彻大悟，入天台山觅仙而去。情节离奇，曲折丰富。



明崇祯笔耕山房刻本《宜春香质》

作者开卷曾明言其创作主旨，是为“荡情”者儆戒，并厉言正色以因果论教：“乃有市井小子，借此为骗钱营生，利生活计，以皮肉为招牌，以色笑为媒妁，卖弄风骚，勾引情窍，坑了多少才人，陷了无数浪子。”然而以其主要篇幅写同性性行为，肆意渲染，绘声绘色，其儆戒之意，遂淹没殆尽，而对低级情趣的津津乐道，却跃然纸上。

今存明崇祯笔耕山房刻本。 （刘 辉）

Yixing Qi'an Shuangtan Ji

《宜兴奇案双坛记》 清代小说。二卷二十回。又称《奇异双坛记》。据卷首山左督学使者，于光绪辛丑(1901)天中月序称：此书系铁庵隐士“编轶成本”。因序中有“吾曾祖文达公”云云，序后又钤“阮氏”阳文篆印，故知序者为阮元曾孙；序题下又钤“司铎”、“铁庵”两方阳文篆印，可知铁庵隐士与作序者实为一人。其姓名生平不详，只知他另号雁宕灿花生，亦号探华，另著有小说《查潘斗胜全传》。两书均有光绪辛丑(1901)上海书局石印巾箱本。

小说据光绪年间发生在宜兴的一桩奇案写成。书叙高邮皮匠金大标因得罪官府，携妻张绣英逃到宜兴，投奔孙化龙，结识周小虎、周三、智气高，五人结为兄弟。大标捉拿太湖水贩头目施老窝子有功，遂投在薛知县手下充当头役。当大标押犯人赴省请赏时，周三与张绣英勾搭成奸。薛知县任满回省后，大标由智气高荐为团练首领，与智气高为邻居住。周三与张绣英之奸情，终被大标识破。大标与周三争斗时被刺死，周、张二人

便将大标分尸装入自家大坛和从智家借来的歪口大坛中，投入河内。后歪口坛被大船水手用篙带起，智气高认得，因而生疑，又夜梦大标吟诗指示凶手踪迹。适逢薛知县微服私访，智气高出首控告。薛知县派人捉拿，周三夺路逃走，去投奔早已乘机从抚台衙门逃出的施老窝子，仅张绣英被捉拿归案。据书后称，此书尚有“二集”，另叙抚台出赏格捉拿施老窝子、荆溪县捉拿周三等事。

此书故事情节波澜起伏，颇能扣人心弦。虽不擅剪裁，有实录之嫌，但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各有性格特色，如金大标力勇性刚，对朋友坦诚相待；智气高老成持重，堪托生死；周三色令智昏，心狠手辣，都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作品文笔质直，却不枯涩，略嫌文采不足。（于盛庭）

Yi Suo
颐琐　清代小说《黄绣球》的作者。显系笔名，从小说的思想意蕴以及文化视野、征引故实、遣词用语诸多方面审视，可能出自梁启超的手笔。

一、大量语句与梁启超的论著雷同。如第三、十回叙罗兰夫人事迹及其临终遗言：“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见于梁《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第七回叙笛卡儿“其学以怀疑为宗旨，谓于疑中求信，其信乃真”一段话，见于梁《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儿之学说》；第十回叙巴律、孟德斯鸠、亚丹斯密等人的话，见于梁《论毅力》；第十六回叙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有个大儒福泽谕吉创立庆应义塾、输入西学的一段话，见于梁《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第十六、二十九回叙哥仑布、麦哲仑、立温斯顿、俄皇彼得、马丁路得、克林威尔等人的话，见于梁《论进取冒险》；第二十九回叙匈牙利噶苏士以一书生与奥国宰相梅特涅奸雄对敌，见于梁《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第三十回叙一百零一人开创美国新世界，见于梁《自由祖国之祖》……等等，不胜枚举，两相对照印证，明显出自一人之手。

二、改良维新思想相同。小说主旨，关于妇女解放，反对缠足，提倡婚姻卫生、体育胎教、女子为国民之母等主张，并见于梁《变法通议·论女学》、《戒缠足会叙》、《倡设女学堂启》诸文。其他如君相为国民之公仆、地方自治、民族主义等等，都是梁启超提出的一系列政论命题。

三、思维表述方式相同。如第一回总批：“小说有熏浸刺提四诀，作者本此意以述之，期乎不背其说。”所谓“熏浸刺提”，是梁启超的独创，见于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四、象征隐喻手法相同。小说第一回用老屋将要倾坍作为象征隐喻，引发出改造中国的议论，正是梁启超的惯用手法，见于《过渡时代论》：“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政变原因答客难》：“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

综上所述，《黄绣球》似是梁启超自撰的政治小说的样品。“颐琐”二字可能为“伊索”的谐音，暗含“寓言”二字。（林薇）

Yixian Zhuan
《疑仙传》　宋代神仙传记。《宝颜堂秘笈》本署宋王简撰。《道藏》本、《琳琅秘室丛书》本题隐夫玉简撰。作者生平无考。《崇文总目》道书类著录一卷，《宝颜堂秘笈》本一卷，别本作三卷。记神仙故事，略具传奇性，近似唐人小说。如《张郁》条叙张郁行吟洛川，忽遇女郎独吟独叹，遂同饮于翠帷。女歌云：“空爱长生术，不是长生人。今日洛川别，可惜洞中春。”片刻乘洛波而去。又如《吹笙女》条记汉水边常见一少女吹笙，天宝初王懿自长安访女，求为其携笙奴，吹笙女即命懿同入小艇而去。书中多记唐代事，而《朱子真》条记朱子真隐居长安南山下，颇著仙迹，及銮舆将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家。朱子真曾取一丸丹赐长安少年赵颖，末言“颖服此药，果得二百余岁”，可见当撰作于入宋以后。

（程毅中）

Yimeng Lu
《异梦录》　唐代传奇小说。沈亚之撰。见于《沈下贤文集》卷四。唐谷神子（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断为唐末诗人郑还古）所纂《博异志》亦采入此篇，多有删落，题作《沈亚之》。《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二录入此篇，题为《邢凤》，末注“出《异闻录》”，文字较《沈下贤文集》本互有详略异同。唐段成式（时代稍晚于沈亚之）《酉阳杂俎》卷十四《诺皋记》所述元和士人事，情节亦略同，惟较本篇简短。汪辟疆以为“大约同出一源，而所载互异耳”。南宋人《绿窗新话》卷上《邢凤遇西湖水仙》，情节相似，惟美人原为水仙，士人竟赴水与之同去。末注“出《商芸小说》”。王世贞《艳异编》收有《邢凤》两篇：一载卷二十二梦游部，即沈亚之所作；一载卷二水神部，同《绿窗新话》所述。冯梦龙所编《情史类略》卷十九情疑类亦列有此条。周清源《西湖二集》卷十四《邢君瑞五载幽期》又将此故事敷衍成拟话本。另有《宝文堂书目》载有话本《邢凤此君堂遇仙传》，不知何人何代所作。既有“此君堂”字样，估计其内容当与《绿窗新话》本相近。

本篇记沈亚之在泾州军中，听陇西公讲邢凤故事。邢凤系帅家子，以巨资质得豪家宅第。白日作梦，见一美人，执卷吟诗而来。邢凤录其首篇《春阳曲》。美人又“整衣张袖”，为邢凤作弓弯舞。美人辞去，邢凤醒来，襟袖间得适才所录之词。沈亚之记下了这个故事，座客姚合又讲了其友王炎的故事。王炎梦游吴国，侍吴王。后西施死，吴王命王炎作挽歌。词成呈上，颇得吴王嘉奖。

本篇写人神恋爱，新意无多。惟“凤更衣，于襟袖得其词”一节，将梦中之事坐实，化幻为真，颇有意味。沈

亚之所作之传奇中，以本篇对后世的影响为最大。

（张国风）

Yiren Lu
《异人录》 宋代志怪小说集。佚名撰。未见著录。《类说》卷十二收录此书，共二十五条。杂取诸书，辑录成编。《类说》引书例有删节，又多缺误。如《北大先生》条即《江淮异人录》之《耿先生》事，《落叶为鱼》即《江淮异人录》之《潘扆》事，但文字简略不完。《上帝取易总》以下十八条全出《龙城录》。此书宋代人已多引用，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六《梅诗用月落参横事》条引其罗浮梅花事，王灼《碧鸡漫志》卷三引其明皇游月宫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二《升清虚》条亦引之。元明以后，未见传本。

（程毅中）

yiwen
异闻 小说流派。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划分小说流派有三：杂事、异闻、琐语。异闻小说之属，著录三十二部，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神异经》、《十洲记》等。《小说家类存目》，又录六十部，如《幽怪录》、《青琐高议》、《续夷坚志》等。

（刘 蕺）

Yiwen
《异闻》 宋代志怪小说集。何光撰。何光，字履谦，四明人。《说郛》（重编本）题何先撰，误。《易·谦》："谦尊而光。"履谦正与光字相应。文中记及嘉熙（1237～1240）年间事，当为宋末人。余不详。原书三卷，未见传本。原本《说郛》卷三十八收三条，可略见一斑。其《兜离国》一篇，篇幅较长，情节丰富曲折。故事题材因袭唐人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而细节描写更为详尽，在构思上又有新的发展。文叙周宗慎于嘉熙元年（1237）仲夏留憩天台报恩寺，梦见使者召他入兜离国，庭见国王，授为文籍监丞，赐第宅一所，姬妾十余名。周宗慎到任视事，一国之事皆参与决策。大约半年后，相国木契子龄病死，右丞屈曲概继任相国。概性格阴险，大肆贪污。宗慎上疏极谏，指屈曲概为奸佞，剀切直言。国王大怒，放周东归，并赐玉合三枚，上署甲乙次序，命他归后依次开视。梦醒后袖间果有玉合，启视其一，有字题曰："人生无百年，世事一如梦。可往衡山中峰寻五官子问之。"周遂往衡山访异人不返。这篇小说写人物对话，十分典雅委婉，而周宗慎上奏疏文，尤其激切畅达，气势壮盛，义正辞严，忠荩如见。周宗慎的形象比卢生、淳于棼更为鲜明高大。文末说寺僧了清录其所书如此，又托言转述，故弄玄虚。梦中虚构的国名人名，也很新奇，显示出异域风光。在宋人小说中应数佳作。又《碧澜堂》一篇记水面一女子行吟云："水天日暮风无力，断云影里芦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两鬓萧萧钗玉直。"诗句清新，颇具神韵，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曾称引之。惜所存佚文极少，未见全书。

（程毅中）

Yiwen Ji
《异闻集》 唐代小说选集。陈翰编。《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十卷，注："唐末屯田员外郎。"陈翰，生卒年、字号、籍贯都不详。劳格《郎官石柱题名考》引纥干濬《韩允忠碑》，谓陈翰于乾符元年（874）任库部员外郎，与唐末屯田员外郎时间、官阶较为相近。《郎官石柱题名》金部员外郎有陈翰，时间约在大中（847～859）初年，事有可疑（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异闻集》大约著于乾符（874～879）年间，原书已失传。《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说是"以传记所载唐朝奇怪事类为一书"。《绀珠集》卷十、《类说》卷二十八收有节文，极为简略。《太平广记》所引佚文，较为详备。《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著录，并指出："陈翰，唐末人，见《唐志》。而第七卷所载《王魁》乃本朝事，当是后人剿入之耳。"《齐东野语》也有同样记载。《异闻集》在宋代大概已经篡乱，混入了宋人作品。除王魁故事外，还有如《施顾注苏诗》所引《书仙歌》，也是宋代故事。

据《太平广记》、《类说》等书所引，已知《异闻集》篇目有四十余题。其中一部分篇目《太平广记》不注出处而注有作者，如《柳氏传》、《霍小玉传》、《离魂记》、《任氏传》等，当直接引自单篇原作；一部分篇目《太平广记》讹作《异闻录》或《异闻记》，如《镜龙记》、《感异记》、《南柯太守传》等，《类说》本作《异闻集》可以为据；一部分篇目《类说》本与《太平广记》标题不同，如《李娃传》作《汧国夫人传》、《柳毅传》作《洞庭灵姻传》、《莺莺传》作《传奇》等，似是原题，很有研究价值。但也有疑问，如《李章武传》作《碧玉槲叶》、《柳氏传》作《柳氏述》，又似为后人改题。还有一部分《太平广记》所引与《类说》本来源不同，如《神告录》，即《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七《丹丘子》，直接引自陆藏用《神告录》；《三女星精》，即《太平广记》卷六十五《姚氏三子》，引自《神仙感遇传》。又《绀珠集》所引《稠桑老人》，即《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李行修》，引自《续定命录》；《集注分类东坡诗》所引《古岳渎经》，即《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七《李汤》，引自《戎幕闲谈》。《异闻集》所收作品，除单篇传奇外，也有出自小说专集的，大多数可以考知其出处；一部分不知来源的，也未必是陈翰自己所作。《类说》本的《华岳灵姻》和《锦绣万花谷》所引的《樱桃青衣》（《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一无出处）等，是很著名的故事。仅见《类说》本的《神异记》、《相如挑琴》也是值得重视的新资料。《太平广记》引作《异闻录》的如《秀师言记》、《韦安道》、《独孤穆》等更是流传很广的名篇，在明代分别被选入《虞初志》、《古今说海》等书或曾单刻流行。《太平广记》所引《异闻录》，大致可认为乃《异闻集》之误。但宋代另有《异闻录》一书，见《类说》卷十九，其内容实即李玫《纂异记》，而《绀珠集》及《施顾注苏诗》等又引作《异闻实录》。《遂初堂书目》小说类有《异闻集传》与《异闻录》两目，都因书无传本，难以确考。宋代有何光

的《异闻》(《说郛》卷三十八),元代有佚名的《异闻总录》,与陈翰《异闻集》书名相似。《异闻总录》中还有与《异闻集》相同的篇目。

本书以"异闻"命名,自当重在记异,如《郡斋读书志》所说的"以传记所载唐朝奇怪事类为一书",但也收录了不涉奇怪的《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前人所谓"杂传记",因而成为一部取材较广而选目较精的小说选集。陈翰是唐末人,所收录的都是中唐以前的作品,似乎没有收到晚唐作品。如果作为唐代小说的总集,恐怕还不够全面。但从它现存篇目的主要倾向看,情节新奇而富有生活气息,辞章华丽而不流于繁缛,可以代表中唐小说的基本风格。而中唐正是唐代小说的一个高峰。陈翰作为一个小说的编选家,具有很高的鉴别能力,所选作品大多数是唐代小说的名篇。鲁迅所编《唐宋传奇集》中三十二篇唐人作品,有二十二篇见于《异闻集》,可见它是一个水平较高的唐代小说的唐人选本。由于陈翰的编辑工作,这些优秀的唐代小说才得到了广泛的流布,宋初人编纂《太平广记》时,不少作品就是根据《异闻集》转录的。如果没有《异闻集》的汇集,这些作品散失的可能性将会更大。宋人著作中引用唐代小说多转引自《异闻集》,也可说明其影响之广。陈翰此集的选订是他在中国小说史上作出的一个贡献。

(程毅中)

Yiwen Ji

《异闻记》 志怪小说集。汉陈寔撰。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人。出身寒微,有志好学。初为县吏,继任闻喜、太丘长。后辞职居乡里,累有征命,不起。卒于家,年八十四,谥文范先生。《后汉书》卷六十二有传。

本书不见史志书目著录,不知原本面目。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说:"《异闻记》一书,《太平广记》及《御览》俱不载,盖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当不妄云。"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认为,其书既见于葛洪《抱朴子》所引,"其事又甚类方士常谈",颇疑为葛洪假托。事实上,唐段公路《北户录》亦引"陈仲弓《异闻记》",记事与《抱朴子》所引不同。又《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九引《幽明录》,言少女效龟息不死事,亦当出于《异闻记》,说明唐人还知道陈寔有《异闻记》一书,入宋则茫然无闻。

今存佚文两则,一见《抱朴子·内篇》卷三,一见《北户录》卷一。《抱朴子》引文记颍川郡人张广定避乱途中遇一四岁女孩,为了不使她冻饿而死,便用绳索把她放置到一个有破洞的古墓中,还给了她数月的食物和水,三年后来收尸,发现女孩竟然还活着,一问才知道墓中有一大龟,女孩食物吃尽后,就学着大龟的样子吞气吐纳,因而能够不死。这则故事又见唐李伉《独异志》卷下,文字稍简。宋苏轼《和陶读山海经》其五专咏此事:"乱离弃弱女,破家割恩怜。宁知效龟息,三岁号穷山。长生定可学,当信仲弓言。支床竟不死,抱一无穷年。"(《苏轼诗集》卷三十九)《北户录》引文记王余鱼池决口,剩下一条鱼因不成双游而不走,就要死了,有人用镜子照鱼,鱼看到影子,以为有双,于是并行而去。以上两则故事显然得自当时的社会传闻,有一定的生活背景,但也十分怪异。这种杂记琐事异闻的形式,不同于以前的地理博物、杂史传记体制,取材与写法更加宽泛自由,对于后来的志怪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许逸民)

Yiwen Zonglu

《异闻总录》 元代志怪小说选集。佚名编。《四库全书》小说家类存目著录。四卷。书中卷一林行可条称"大德丁酉"。上官士平条称"至元甲午",当属元人作品。此书多辑自唐宋小说,而不注出处。如卷一的前十条,均出《夷坚志》。其余还有《夷坚志》的佚文,如卷四临安倡女仪珏条说:"予尝于席间与纸笔,即赋词,大略美吾兄弟,有'鄱江英气钟三秀'之语。"当是洪迈的原话。卷一的李沈条、卷三的南缵条、卢公涣条、齐推女条、王泰条、叶诚条等,都出自牛僧孺《玄怪录》或李复言《续玄怪录》。此书选录前人作品,较为忠实详尽,比他书更为完整。如卷二贾知微条、较《类说》本《丽情集》佚文为详;卷四吴城龙女条,较《诗人玉屑》引《冷斋夜话》情节大为丰富。

本书可以作为校辑唐宋小说的资料,但只有卷三王轩遇西施一条注明《翰府名谈》,此外都有待考证。书中一部分出处不明的篇目,可以视为元代以前的小说选本。也有一些较为新奇的故事,如卷一袁州郭银匠鬼妻唱宫调事,有的研究者认为即话本《碾玉观音》的原型,但并不十分确切。王羊买鬼变羊事,显然祖袭《列异传》宗定伯卖鬼的情节。卷二所载宋钦宗被俘北行,途中有女神报梦和胡僧献茶两条,亦见于《窃愤续录》及《宣和遗事》。有《稗海》等本。 (程毅中)

Yiwu Zhi

《异物志》 唐代志怪小说集。沈如筠撰。沈如筠,润州句容(今江苏)人。曾为横阳主簿。与包融、储光羲等皆有诗名,殷璠汇次他们的诗编为《丹阳集》(《新唐书·艺文志》《包融诗》注),集中选入沈诗四首。他本人有《正声集》,收诗三百,唐中宗景龙中吏部侍郎卢藏用常诵其佳句(《嘉泰吴兴志》卷十六)。

本书著录于《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三卷,此后不见著录,殆亡于宋代以后。东汉议郎杨孚曾作《异物志》一卷,以后继作纷出,如《南州异物志》(万震)、《凉州异物志》、《扶南异物志》(朱应)、《临海水土异物志》(沈莹)等。这些都是地书,专记地方风土物产,内容比较平实,虽偶含异闻,但不是小说家言。本书著录于小说类或小说家类,当是《博物志》一类的志怪小说。佚文没有发现。《太平广记》引《异物志》六条,《说郛》卷六《广知》录《异物志》三条,经

查证大都属前人诸家《异物志》，不是沈书的佚文。

（李剑国）

Yiyuan

《异苑》 南朝宋志怪小说集。刘敬叔撰。《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十卷，称"宋给事刘敬叔撰"。《唐志》以下不见著录，《类说》、《说郛》等亦未采录，可见世所罕传。明万历十六年(1588)，胡震亨与友人姚叔祥、吕锡侯在临安得宋抄本，各录一通，相与校订。万历二十六年，胡氏又与友人沈汝纳再事证定，遂刻入《秘册汇函》(胡震亨《异苑题辞》、姚叔祥《见只编》卷中)。后又刊于《津逮秘书》、《学津讨原》、《说库》、《古今说部丛书》，《四库全书》亦收入。《唐宋丛书》、《五朝小说》、《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七节收一卷、才收三十四条，全出前两卷。又《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三录刘敬叔《梁清传》一卷，出本书卷六。

今传本十卷，与《隋志》相合，但鲁迅以为"非原书"。以唐宋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四书核之，所引《异苑》极多，只有《太平御览》所引《建康陵欣》(卷六百四十三)、《错鱼化虎》(卷八百八十八)今本缺载(《四库提要》云"《太平御览》所引《傅承亡饿》一条此本失载"，未检得何卷所引)。另外，《太平广记》所引《张寻》(卷二百七十六)、《郭诠》(卷三百二十四)，谈本注出《述异记》和《冥祥记》，而明抄本并作《异苑》，也可能是本书佚文。这表明今本缺佚很少，基本完整，与原书接近。但在流传中难免有所增损窜乱，如卷四《刘寄奴》条径称"宋武帝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卷六《刘元》条亦称"刘裕"，且谓紫玉劝刘元北投魏朝，凡此都不似刘宋人臣之语，可能是他书阑入。另外卷三《蔡喜夫》条首称"前废帝景和中"，则知有后废帝，至少已到顺帝升明(477～479)中。但《初学记》卷二十九、《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八、《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九又卷九百一十一皆引为"景平中"，《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则引作"宋前废帝景平中"，景平乃少帝年号，"前废帝"三字必为后人妄加，而北宋以前传本已有此误。卷五《项羽庙》条首云"晋武太始初萧惠明为吴兴太守"，据《南史》卷十八《萧思话传》，萧惠明系刘宋人，明帝泰始初(465)卒，而《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五引作"宋萧惠明为吴兴太守"。又卷四《刘德愿》条云"晋太始中豫州刺史、彭城刘德愿镇寿阳"，"明年竟被诛"，据《宋书》卷四十五《刘怀慎传》，宋孝武大明中(457～464)刘德愿为豫州刺史，前废帝永光中(465)为廷尉，下狱诛，可见"太始中"系"大明中"之讹，"晋"字误增，《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二引作"宋太始中"，年号亦误。《四库提要》论今传十卷本，"疑已不免有所佚脱窜乱，然核其大致，尚为完整"，近是。

关于本书的写作时代，据《隋志》，似作者当时为给事，而胡震亨所作《刘敬叔传》说元嘉三年(426)敬叔为给事黄门郎，不知何据。卷三《发变鳣》条云："今上镇西参军与司马张逝，瞻河际有一棺。"所谓镇西参军指镇西将军的参军，刘义隆(文帝)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位镇西将军、荆州刺史，则今上者指宋文帝。但书中颇有元嘉以后之事。卷四《长广人》条云"文帝元嘉末"，"俄而文帝为元凶所害"；卷六《郭庆之》条云"宋孝建年中"，孝建(454～456)乃宋孝武帝年号；又前所述《刘德愿》事在前废帝永光中(465)，《项羽庙》事在明帝泰始初(465)。另外卷七"沈庆之"云废帝赐死沈庆之。由此来看，可能是元嘉(424～453)中开始撰述此书，到泰始(465～471)中完成，历时至少有十数年，大约书成不久敬叔即下世。

本书卷帙较多，记事达三百八十二条。全书不分门类，但各卷记事大抵各有侧重。卷一记关于虹和山川古迹、异境绝域的传说，其中如"美人虹"、屈原庙、钓矶山等传说都很优美。武溪蛮人射鹿入石穴的传说即陶渊明《搜神后记·桃花源》的原型，又载于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初学记》卷八引)、隋黄闵《武陵记》(《太平御览》卷五十四引)，此当取自盛记。卷二记有关器物、金钱、异石、植物的传闻。前六条全为张华辨物之事，《晋书·张华传》采之。渔父钓金牛的传说当时流传很广，又见于刘义庆《幽明录》、郭季产《集异记》，皆有异辞，唐李公佐撰《古岳渎经》实机杼于此。《吴龛》写五色浮石化女子，幻设奇颖，原出《幽明录》，女为河伯女，后又载入《述异记》卷下、《续齐谐记》(《太平御览》卷七百零三引佚文)。卷三所记全涉动物，鸟兽虫鱼，多有隽永可观者。如张华白鹦鹉说僮仆善恶，长鸣鸡与宋处宗谈论，女子要徐桓而化虎，大客(象)掘长牙报恩，大鼠捧珠报蔡喜夫，土龙哭赵姥，邓遐斩蛟，孙权伐桑煮龟，苍蝇窃诏等。鹦鹉救火事盖取刘义庆《宣验记》，而原出吴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二十三，乃又吸收了佛教故事。卷四记君臣吉凶兆验之事，多类《五行志》，小说意味一般较差。其中有疑问的《刘寄奴》及《秦世谣》等事较好。卷五多为神事，又涉仙释。《竹王神》是古夜郎民族起源神话，采自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紫姑神》事涉民俗，故事本身则寄托着古代妇女的愿望。《青溪小姑庙》记蒋侯第三妹神异之事，吴时蒋侯神(蒋子文)始传，俗间又附会其妹亦为神，六朝吴歌有《青溪小姑曲》。《樗蒱仙》表现仙家的时间相对观念，与《述异记》卷上王质事相类。卷六基本为鬼事，颇为丰富多彩。嵇中散灯下遇鬼，原出东晋裴启《语林》和荀氏《灵鬼志》，陆机、陆云遇王弼事则为新出，都是有关名士的奇闻趣事。《秦树》写秦树遇合女鬼，婉曲有情致，原出戴祚《甄异传》。《刘元》写刘元夜遇吴王爱女、韩重妻紫玉，乃借旧演新，后又载于《稽神异苑》。《黄父鬼》二条写黄父鬼，《梁清》写华芙蓉等鬼，鬼的形象行迹皆极奇诡。祖冲之《述异记》采入"黄父鬼"。卷七记有关冢墓和梦的传闻。其中《朱文绣》写朱与罗子钟为友，死后朱葬鸡山魂化为鸡，罗葬雉涧而化为雉，相互和鸣不绝。《嵇康》写嵇康梦黄帝伶人授以《广陵散》，事又见《灵鬼志》。《温峤》写牛渚燃犀照怪物，采入《晋书·温峤传》。凡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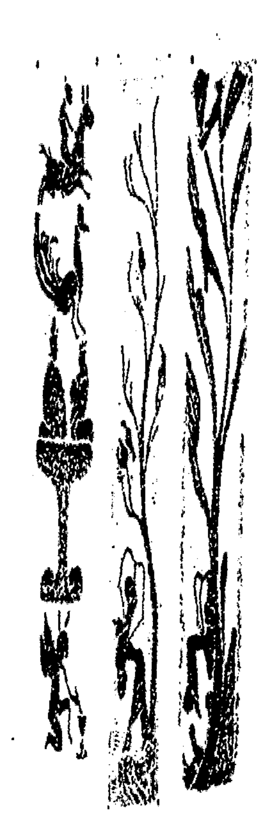
都是生动有味的故事。卷八主要记精怪事,又涉复生、出生、变化等。精怪事多有佳者,如徐爽遇白鹤女精,女精吟诗相调,常丑奴遇獭精,美而有臊气(原出《甄异传》、《幽明录》),良足讽玩。《桓谦》描写蚁精部伍纵马取肉,笔墨细致生动。在复生故事中,《冯孝将》事本《搜神后记》(《幽明录》亦载)而文简,《章沉》事本《甄异传》而文详,皆专主言情,雅富风味。《易拔》写易拔化三足虎而一足上竖成尾,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化虎故事。卷九记术士,其中记管辂者即十条,占去一半,与《搜神记》所记四条皆不相重。《郑玄马融》写师徒相忌斗智,是一个极有名的传说。卷十所记为古往历史遗闻,如介之推逃禄、魏安釐王观翔雕、曹娥投江等,多含异情;又多记魏晋名人逸事,风格近似《世说新语》。

本书为六朝优秀志怪小说集,内容丰富,恢幻斑斓,美不胜收,堪称异事之苑。虽然除《梁清》、《章沉》较长外,其余大抵简短,但亦隽永有味,自见佳处,所以《四库提要》称赞它"词旨简澹"。不过在南朝小说显露出向传奇过渡端倪的情况下,作者崇尚简古,未免显得保守。许多故事采自前人之书,亦不脱六朝小说辗转稗贩的陋习。有中华书局范宁校点本(1996)。

(李剑国)

Yi shenhua

羿神话 英雄神话。羿,也称夷羿,是一位天神,但其神职不见于记载。羿神话的梗概为:羿本是天帝(帝俊)派往"下国"的使者,其任务是"恤下地之百艰"。羿在下界的功业,《淮南子·本经训》有比较完整的记述:"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但这里所记的羿已非帝俊属神而是尧臣,并且已由天神变为神化的英雄了。



南阳汉画像石 后羿射日

羿神话是先民征服自然的神话,可能产生于原始社会父权制时期。羿射日除害,并不始于《淮南子》所记。据《文心雕龙·诸子篇》、《归藏》(约成书于战国初,已佚)中已有"羿毙十日"之说。又《庄子·秋水篇》成玄英疏引《山海经》云"羿射九日,落为沃焦"(今本《山海经》无此文),这是羿射十日的最早资料。羿杀凿齿事,始见于《山海经》。这些记载虽很简略,但能说明羿这位为民除害的英雄在古神话中传诵已久。

羿神话除射日除害这一主要内容外,尚有不少异闻。在《楚辞·天问》中就已质疑:天帝派羿下来,本是要他拯救人民,羿为何射伤河伯,以洛嫔为妻?羿杀大野猪本是为民除害,为何他献上猪肉,天帝并不满意?从屈原的疑问中可以知道,羿原是一个崇高的神话形象,而后来的传说却有所变异。诗人对射河伯、妻洛嫔的行为提出了责难。天帝与羿之间的不和,也令他困惑不解。其实十日是天帝帝俊之妻羲和所生(《山海经·大荒南经》),射十日即为杀天帝之子的大逆不道的举动,所以羿虽为民除了封豨一害,并献上"蒸肉之膏",还是没能得到帝俊的谅解。又如《淮南子·览冥训》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的说法,亦为羿神话的异闻。此异闻受神仙家不死之说的影响很明显,其产生则更要晚些。羿神话在流传过程中不仅产生出许多异说,而且还同夏代有穷国君后羿事迹相混糅而历史化,在《左传》和《离骚》里就把古神话里射封猪(豨)的羿与淫于田猎、误用寒浞而亡国的有穷后羿混合为一。

但羿神话的历史化及种种异闻并未能完全掩盖它的光辉,因为它的主体始终是射日除害,以此颂扬了一个征服自然、救民疾苦的英雄形象。神话形象羿在后世人们心目中有很崇高的地位。

(李少雍 王蜀青)

Yishi

《逸史》 唐代志怪传奇小说集。卢肇撰。此书在《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为三卷,不著撰人,只注"大中时人",但与《卢子史录》为同一作者,《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入于杂史类,亦称唐大中时人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和传记类分别著录《卢氏逸史》和《逸史》一卷,注"不知名"、"不知作者"。《遂初堂书目》小说类作《卢子逸史》,无卷数。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有"顷读卢肇《逸史》"云云,又《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十五引卢肇《遗史》(卷首《集一百家诗话总目》中亦作卢肇《遗史》),《遗史》乃《逸史》之讹,故知卢子、卢氏即是卢肇,卢肇正是大中前后人。

原书不见传世。清孙从添《上善堂宋元板精抄旧抄书目》有叶石君藏旧抄《逸史》三卷,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二也有嘉庆二十二年(1817)周守敬抄《唐逸史》三卷,题袁州卢肇子发撰。叶石君藏本下落不明,陆心源藏书早已归日本静嘉堂,这两种抄本不大可能是原书,当是辑佚本。此书现存有四个节本:一、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三上《传》载《任生》等十四条,未具书名,经检对即录自《逸史》;二、《绀珠集》卷十摘录八条,题《唐逸史》,注"卢子"二字;三、《类说》卷二十七节录《逸史》二十条,无撰人;四、《说郛》卷二十四

录《逸史》原序及正文五条，注三卷，亦无撰人。除这四个节本，《太平广记》引有七十多条，除去重复的尚有五十多条。另外《分门古今类事》、《岁时广记》、《古今事文类聚》、《三洞群仙录》、《后山诗注》等也引有少数其他佚文。诸书所引《逸史》不尽全为本书，例如《太平广记》卷八十《张士政》实出《酉阳杂俎·怪术》(作张七政)，《分门古今类事》卷四引《韦公玉箫》实出北宋詹玠《唐宋遗史》(该书又采自《云溪友议》)。剔除不可靠的，遗文约近九十条，三卷之书想必已所遗无多。

自序说："卢子既作《史录》毕，乃集闻见之异者，目为《逸史》焉。其间神化交化、幽冥感通、前定升沉、先见祸福，皆摭其实，补其缺而已。凡纪四十五条，皆我唐之事。时大中元年八月。"从序中看，此书成于《史录》之后，时在大中元年(847)。此年二月卢肇为鄂岳节度使卢商辟为从事(卢肇《进海潮赋状》)，可见作于卢商幕中。序称四十五条，但遗文几已倍之，疑传抄有误。

此书所记为"闻见之异"，大抵得于传闻，所以其中不少故事又见于其他唐人小说，但作者自述闻见，并非抄袭他书，如《陆羽》、《瞿道士》、《吴清妻》、《李潘》、《李敏求》等都是如此。作者以"摭实"、"补缺"为宗旨，因而在内容上这些异闻基本上限于神仙道术、前定感通之类，绝少鬼魅精怪；人物多为实有，述其经历斑斑可征，所以多少有一些史实感，非尽荒唐无端涯之词。作者主观上的"摭实"意图不仅限制了取材范围并影响到艺术上的再创造，经常采用史笔式的叙述方法，因而许多故事显得简短、平直，较乏意趣。尽管这样，新奇优美的故事仍不在少数，统观全书仍不失为一部比较丰富多彩的优秀之作。

在描写神仙异人道术之士的题材上，一些作品充满瑰丽奇兀的想象。《罗公远》写罗公远八月十五夜掷杖化桥，引明皇游月宫，见仙女舞《霓裳羽衣》曲。这个故事盛行于唐代，相似的传说又载于《龙城录》、《集异记》、《开天传信记》、《津阳门诗》注、《宣室志》、《仙传拾遗》等。《李謩》写开元中著名乐工李謩在镜湖与异人独孤生吹笛的故事，颇有扑朔迷离之韵，和《集异记·李子牟》、《国史补》卷下李牟事、《博异志·吕乡筠》这些同类故事相比自具特色。《卢李二生》的构思与《广异记·张李二公》、《玄怪录·裴谌》以及后来《仙传拾遗》的《薛肇》、《司命君》相似，用对比手法描写坚持学仙和半途而废的不同结果，虽为神仙家言但不无启迪。《卢杞》(《太阴夫人》)、《李林甫》、《齐映》是一组命意相同的故事，主人公在白日飞升和当人间宰相之间都选择了后者，十分有趣地反映出与前者不同的看重尘世幸福的态度，其中《卢杞》写得最为曲折优美。《崔生》、《马士良》等写人仙结合，而《任生》则写任生这个"嵩山读书薄命汉"拒绝仙女的求爱而错失仙缘，后来裴铏在《传奇》中也写过"木偶人"封陟拒仙姝的故事。这类故事在仙凡感通的主题中渗透着神仙家对于世俗情欲的肯定。描写冤报、定数的故事也较多，如《华阳李尉》、《乐生》、《卢叔伦女》、《卢叔敏》、《严武盗妾》、《李君》等都曲折生动。其中《李君》所写白衣仙师缄三书而预言李君后事，显然吸收了《会昌解颐录·牛生》的构思，《卢叔伦女》则与《玄怪录·党氏女》(当为《续玄怪录》)情事相类。钟馗捉鬼的故事首出于此书，《岁时广记》卷四十引《梦钟馗》云：明皇讲武骊山归而生病，夜梦一小鬼窃太真香囊和明皇玉笛绕殿而奔，有一大鬼捉小鬼刳其目而啖之。明皇问之，大鬼自言名叫钟馗，乃武举不捷之士，誓与陛下除天下妖孽。明皇梦觉病除，遂召吴道子为钟馗作像。这个故事新颖别致，描写了一个捉鬼英雄的奇特形象。

《逸史》的许多故事被后人引述或被小说、戏曲吸收为素材，除影响较大的明皇游月宫和钟馗捉鬼外，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有三篇作品的入话或正文取材此书：卷二十八《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入话演《李师稷》，卷三十六《东廊僧怠招魔　黑夜盗奸生杀》入话演《东洛张生》，卷四十《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演《李君》。　　(李剑国)

yishi

逸事　小说流派。始见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他把小说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逸事是其中的第三类，专门补辑正史所不及的人物事迹。刘知幾指出："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并评论其优、缺点说："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释，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刘　蕤)

yishi xiaoshuo

逸事小说　见志人小说。

Yi Zhoushu

《逸周书》　古史书。又称《周书》、《汲冢周书》、《汲冢书》。《汉书·艺文志》书家类著录《周书》七十一篇，自注："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东汉末有所散佚，晋初孔晁作注时仅四十五篇。晋太康中，盗发汲郡魏襄王墓，所得竹书中有《周书》。晋人有《逸周书》之称。《隋书·经籍志》杂史类有《周书》十卷，注："《汲冢书》，似仲尼删书之余。"《旧唐书·经籍志》杂史类有孔晁注《周书》八卷。《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有《汲冢周书》十卷。与孔晁注《周书》八卷并立，可见《汲冢周书》无注。《宋史·艺文志》合二而一，称"孔晁注《周书》十卷"，即今所见六十篇之本(其中并入了《汲冢周书》中晋以后缀补而无注之十五篇)。宋王应麟、明杨慎指出，《周书》古

已有之，汲冢所出古籍中不包括《周书》，传世本应称《逸周书》，而不宜称《汲冢周书》。此说得到多数学者赞成。明胡应麟则主张，古之《周书》东汉已散佚，汲冢确有《周书》，后人据以补足。因此，“系汲冢亦可，不系汲冢亦可”（《三坟补逸》）。今所传注本多称《逸周书》，少数称《周书》。均作十卷，存目七十篇，序一篇。其中有目无文者十一篇，实存五十九篇，并序共六十篇。有孔晁注者四十二篇。《逸周书》每篇题名皆有“解”字，清人认为是孔晁所加，故有的注本取消“解”字，有的仍予保留。

《逸周书》的写作时代，汉刘向认为在西周，唐刘知幾疑后世好事者有所增益（《史通》），宋李焘认为“抑战国处士私相缀述，托周为名，孔子亦未见”（《汲冢周书序》），清朱右曾则力主不得晚于春秋（《逸周书集训校释》）。今人张心徵认为是春秋时晋国史官所作（《伪书通考》）。仓修良、魏得良认为多数出于战国（《中国史学史简编》），刘起釪认为其中一部分是西周文献，一部分近于战国文字，少数作于汉代（《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通行注本有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陈逢衡《逸周书补注》、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包括评点）、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手稿，现藏台湾图书馆）以及孙诒让《周书斠补》、陈汉章《周书后案》等。

《逸周书》所涉史实，上起文王，下迄景王，内容驳杂，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伦理、礼法、时令、地理等许多方面，多数是议论文，少数是记叙文。文章风格有的似《尚书》，有的近《左传》、《国语》，有的类似诸子，有的与《周礼》、《仪礼》相仿佛。其中有几篇近乎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太子晋》“颇似小说家”。今人胡念贻认为《王会》、《太子晋》、《殷祝》都是小说（《逸周书的三篇小说》）。

《太子晋》篇记周灵王太子晋，年十五而有特殊才智。晋平公派师旷试探，问他对“古之君子”、“王侯君公”及一些历史人物的看法，太子的回答使师旷连连称善。继而宾主入席，互相鼓瑟，赋诗明志。师旷临行，太子赠以车马。师旷得知，太子晋不愿做天子，并预测他年寿不永。太子亦自知，三年后将“上宾于席所”，后来果然应验。文中对话多用整齐韵语，问难委婉，有时近乎隐语，表达思想精确而含蓄深邃。全文写两个人物几次对话，个性鲜明，神情毕现，步骤清晰，引人入胜，显然已非实录，而是出于虚构。文章语言平易，与《国语·周语》所记太子晋谏灵王之风格迥然不同。对话中出现“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这种观念不可能产生于春秋。然据《艺文类聚》卷十六《储宫部》引此篇故事云“见《春秋外传》”（查不见今本《国语》）。可见，最初也许是春秋末年的民间传说，后来被记录加工，定稿当在战国。其中太子晋与师旷互相引诗而又自己作诗的情形，与《穆天子传》周穆王与西王母互相吟诗的抒情写法相近。同类神童故事，战国时期尚有项橐七岁教孔子，甘罗十二为秦相（均见《战国策·秦策》），或许受太子晋故事启发。

《殷祝》写汤放桀于中野，中野之民皆奔汤。桀致中野于汤，汤不受，说服士民归桀，中野民不从。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不齐，不齐之民奔汤。桀徙于鲁，鲁民又奔汤。桀乃率五百人居南巢。汤大会诸侯让天子之位，三千诸侯莫敢即位，汤乃为天子。文中的桀不如古史描绘之凶暴，似乎还有自知之明。而汤对桀亦颇优厚，并声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继之，唯道者宜久处之。”这种思想不可能产生于强调“天命所归”的西周，而只能是战国时期争夺天下者的一种理论依据。《慎子》、《孟子》、《六韬》均有类似见解。朱右曾认为此文作于春秋之末，陈汉章认为作于周季，吕思勉列为汉代作品（《经子解题》）。当代学者有人主张作于战国中期以后。

《王会》记成王大会四方诸侯盛况。前半篇从会场中心写到四周，详细记述周王、大臣及诸侯的服饰装束、站立位置、所执物品及周王车马、诸侯休息之所，乃至浴盆和医生所在。后半篇记各地及四裔少数民族所贡珍禽异兽，有不少神话色彩和古代部落传说的印记。如东夷“稷人”贡“前儿”，“若猕猴而行，声似小儿”；西戎“义渠”贡“兹白”，“若白马，锯牙，食虎豹”；“渠叟以鼩犬”，“能飞，食虎豹”；“西申以凤鸟。凤鸟者，戴仁，抱义，掖信”；“州靡费费（狒狒），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则上唇弇其目，食人”，“生生（猩猩）若黄狗，人面，能言”。这些描述，极似《山海经》，但尚未真正神话化，虽有夸张而不无某些传闻根据。可见其写作当在《山海经》之前，对后者有直接影响。据说唐太宗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饰诡异。颜师古请图以示后，遂作《王会图》，即取法于《逸周书·王会》篇。清人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亦曾从《王会》中汲取素材。

（谭家健）

Yineiyuan

《意内缘》 清代小说。八回。题“中山灌花野叟、松村居士同编次”。作者不详。本堂藏板本，内封又题《新镂灯月传》。叙才子李瑞玉与尚书之女姚碧云在元宵灯月下一见钟情，无奈好事多磨，富豪之子袁尚垂涎碧云美色，多方纠缠求婚，最后恼羞成怒，买嘱县官将李瑞玉下狱，幸得新科进士和同学生员说情具保，李瑞玉才免遭刑辱，判流徙凤翔三年。碧玉誓与李瑞玉患难与共，许与终身。故事未完，书末云：“但不知李生到凤翔府发配的事情如何，要知端底，再看下部分解……”下部书名《瑞云华》，系以瑞玉、碧云和丫鬟月华三人名字为之。此书写才子佳人，风格与《意外缘》六回本极相近似，且板式亦同，似出于同一作者和同一书坊。

（俞　文）

Yiwaiyuan

《意外缘》 清代小说。十二回。作者不详。今存两种悦花楼刊本：一本十二回，存一至九回，缺三回，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本六回。六回本显然是十二回本析为

两部中的上部，按该书结尾叙下部情节时，称下部为《再求凤》。第三回曾引明末阮大铖的戏曲《燕子笺》，小说当是清代作品。悦花楼刊行的小说还有《意中缘》，《意中缘》据李渔同名戏曲改编，故此篇大约刊于康乾间。书叙苏州才子梅清之与尚书之女贺瑞英在西湖隔舟一见钟情，婢女从中撮合，二人私订终身。一小人觊觎瑞英才高貌美，一意要抢夺到手，求婚被拒之后，施用种种奸计，致使瑞英历经磨难，终于与意中人结为眷属。此篇风格极似《意内缘》，情节不出才子佳人小说模式。（俞　文）

Yizhongyuan

《意中缘》　清代小说。十二回。题"南陵居士戏蝶逸人编次，松竹草庐爱月主人评阅"。作者不详。悦花楼藏板本。悦花楼刊行的小说还有《意外缘》，此外《意内缘》似亦出自同一书坊。

此篇据李渔同名戏曲改编，叙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陈继儒与才女杨云友、林天素的一段姻缘佳话。杨云友貌美才高，一向倾慕董其昌，擅长模仿董其昌的画作。妓女林天素也是才貌双全，独仰慕陈继儒，能仿陈继儒的画作。两人都在西子湖畔。董其昌、陈继儒来到西湖，见林天素所画扇面，陈、林两人一拍即合，约定林天素回闽葬亲后成亲。杨云友欲嫁董其昌，却有一恶僧冒董之名求亲，将杨骗走，杨云友巧计周旋，将恶僧沉入江中，流落到京师，几经曲折，终于与董其昌结为伉俪。两位佳婿，均是两位佳丽意中所想，故名意中缘。（俞　文）

Yinguo Ji

《因果记》　刘泳撰。《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因果记》十卷，不著撰人。《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亦作《因果记》十卷，题刘泳撰。刘泳生平无考，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新唐志》于撰人时代先后颇有次第，是书列之王曼颖、颜之推之间，则陈、梁时人也。"按《新唐志》著录并非严格遵循时代顺序，姚说未可轻信，不过刘泳为南北朝人当无疑问。《因果记》亦可归入"释氏辅教之书"。今已失传。（许逸民）

Yinhua Lu

《因话录》　唐代笔记小说集。六卷。赵璘撰。赵璘(803～?)字泽章，生于贞元十九年(据《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一赵璘《书戒珠寺》文推断)。大和八年(834)登进士第，开成三年(838)举拔萃科，大中七年(853)时为左补阙(《因话录》)。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坦从事(《北梦琐言》卷十)，汉州刺史(《新唐书·艺文志》子部道家类《栖贤法隽》注)，咸通三年(862)在衢州刺史任(《书戒珠寺》文)。卒年不详。赵璘出身于南阳赵氏后徙平原(在今山东省)的一支，是德宗朝宰相赵宗儒的侄孙，关中大族柳氏的外孙，因家世关系，多识前言往行与朝廷典故。《东观奏记》卷上言其撰有《登科记》十三卷。

书中几次提到写作年代，最早者为文宗开成四年(据卷三"记录此书后二年，柳公(璟)方知举"句推断)，较迟者在懿宗咸通六年后(卷三云"今丞相徐公商"，按徐商自咸通六年至十年六月为相)，可知草稿乃陆续写就，而定稿当在懿宗末年或僖宗初年。

全书六卷，计一百三十余条，记录自玄宗至宣宗各朝人物事迹及朝廷典故。共分五部：卷一宫部，记帝王；卷二、三商部，记公卿百僚；卷四角部，记不仕者，附以谐戏；卷五徵部，记事，多载典故；卷六羽部，记见闻杂事等。《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所记元和以后文坛情况(卷二)、文溆僧讲经(卷四)及女优于宫中弄假官戏(卷一)等，均为重要文学、戏曲史料。然亦偶有失实之处，如卷一记刘禹锡改授连州一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即曾言其误。书中亦有后人刻印之误，如卷一记郭子仪祭代宗独孤妃事，云"时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注"讳芳，字伯存"，实则此人为柳并。卷二记郭子仪礼敬赵夫人事，亦误柳并为柳芳。书中记事平实，然亦时见剪裁之妙。卷一记郭暧与公主不和一事，为著名戏剧《打金枝》所本。

《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此书，作六卷。《崇文总目》小说类作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入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作六卷。传世之《百川学海》、《唐宋丛书》、《唐人说荟》等本，均节录作一卷。《稗乘》本作三卷。《稗海》本作六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之排印(1957)。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79)。有佚文，可参见《唐语林校证》第一千零九十七条。（周勋初　严　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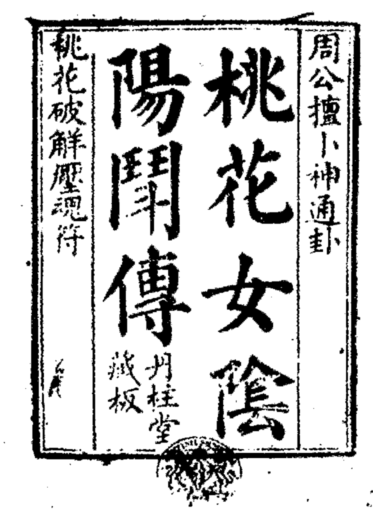
Yinshuwu Shuying

《因树屋书影》　清代笔记集。又名《书影》。周亮工(1612～1672)著。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授浙江道监察御史。入清后，官至福建左布政使、户部右侍郎。因嫌被劾入狱，旋得释，起用为江安储粮道。又因事拟绞罪，遇赦获免，不久病卒。著有《赖古堂集》、《闽小记》等。《因树屋书影》是他在狱中记叙生平所学、所见、所闻的札记，现存康熙六年(1667)赖古堂原刊本、雍正年间怀德堂刻本，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明清笔记丛书》本。

《因树屋书影》记载了一些重要的小说史料。如卷一："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多读书，有才情。留心二氏学，故为诡异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隐。或自称锦翁，或自称叶五叶，或称叶不夜。最后名梁无知，谓梁溪无人知之也。当温陵《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文通自有《中庸颂》、《法海雪》、《悦容编》诸集。今所传者，独《悦容编》耳。文通甲子、乙丑间游吾梁，与雍丘侯五汝勘倡为海

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锲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后误纳一丽质，为其父殴死。文通气息仅属，犹鸣冤邑令前，惜乎无有白其事者。侯汝戡言，其遗骸至今旅泊雍丘郭外。”这里介绍了小说批评家叶昼的生平事迹，并指出《水浒传》的李贽评语出于叶昼的伪托。又如，卷一：“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即今童子所习经书，亦尚是彼地本子，其中错讹颇多。近已亥闱中麟经题讹，至形之白简。宋时场屋中，亦因题目字讹，致士子喧争，皆为建阳书本所误。古今事相同如此。故予谓：建阳诸书尽可焚也。”这里介绍了《水浒传》郭勋刻本、建阳刻本的情况，有助于《水浒传》版本演变过程的研究。再如，卷一：“《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金圣叹自七十回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这里探讨了《水浒传》作者问题，并揭露了金人瑞的作伪，也是值得重视的资料。（刘　蕤）

Yin-Yang Douyi Shuoqi Zhuan
《阴阳斗异说奇传》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又名《桃花女斗法奇书》、《桃花女阴阳斗传》、《桃花女斗法》、《桃花女阴阳斗异传奇》。有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联益堂刊小型本，不题撰人。另有同年联益堂刊本序署“赐进士出身通奉大夫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加二级裘日修撰”。据此可知书成于雍乾时代。据序，作者为广东人陈飞霞，生平不详。除编写小说外还兼通医理，著有医书《幼幼集成》。书叙周公与桃花女斗法事。周公名周乾，本是玄天大帝的戒刀，下凡投生为人；桃花女为刀鞘，由王母赐名桃花仙子下凡与周公斗法。周公通《周易》，善解阴阳八卦，能预知未来，然其法屡为桃花女所破。周公有子，遂设计通媒，娶桃花女为媳。周公预选凶日成婚，卜定新妇自出门登车起，直至合卺之时，处处皆犯凶神。而桃花女一一破之，周公始惭服，自此终身不复言阴阳八卦之事。



清刻本《桃花女阴阳斗传》封面

书为神魔小说，想象奇特，但情节荒诞不经。写善解《易经》、能未卜先知的周公卦法处处失灵，客观上似有唐突古圣先贤，反对迷信的作用。但作者重因果，倡轮回，语言平庸，人物形象亦无鲜明的个性可言，在神魔小说中属末流之作。小说基本情节借鉴于元代杂剧《破阴阳八卦桃花女》，同时又受到明代神魔小说《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即《北游记》)的影响。

（吴　郑）

Yin-Yang Xianbao Guishen Zhuan
《阴阳显报鬼神传》　清代小说集。四卷十八回。一名《鬼神传终须报》、《终须报》。不题撰人。有咸丰九年(1859)广州富经堂刊本以及丹桂堂刊本等多种。全书每卷回数不等，共叙六事，都与鬼神有关。一些故事系抄袭前人之作而成。如卷三李慧娘事，实即重述《红梅记》的故事；卷四倪太守断析产案，实即《古今小说》之《滕大尹鬼断家私》。作者意在劝善惩恶，表明不仅人间的善恶会有阴司果报，即使阴间的鬼神，作恶行善也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倪太守断案一篇却从反面证明鬼神不过是由后人编造而已。

咸豐九年新鐫
內附水鬼陞城隍
繡像鬼神傳
終須報
省城學院前
富經堂藏板

清富经堂刻本
《鬼神传终须报》封面

此书多广东方言，所知几种刊本也多系广东书坊所刻。因方言过多，颇有难解之处，且文笔拙劣，内容平庸。（吴　郑）

Yin-Yang Xianbao Shuigui Sheng Chenghuang Quanzhuan
《阴阳显报水鬼升城隍全传》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回。作者不详。富经堂刊本，内封题《新阴阳显报鬼神全传》，而正文卷端题《新刻阴阳显报水鬼升城隍全传》。此书前十五回同《阴阳显报鬼神传》，第十六至第十八回与《阴阳显报鬼神传》不同，又增加了两回。此书已没有《阴阳显报鬼神传》第十六至第十八回的《滕大

尹鬼断家私》，但内封左栏仍镌“滕尹断家私”，可见此书是《阴阳显报鬼神传》的修订增补本。第十六回叙西汉江西南安府关公汉生前义秉真诚，刚直热心，死后做了判官。他嘱好友黄御龙一如继往广行善事，黄御龙遂加寿三十年，生二子，长子状元及第。第十七回和第十八回叙霍某三十无子，祈望子嗣而行善，妻子有孕后，即与邻女私通。天道报应，霍某被人诬指为盗，瘐死狱中。其女祝祷，谁能为父报仇，便嫁给谁。一虎将仇人咬死，其女便与老虎结为夫妻，死后投生为虎，与虎夫接续前缘。第十九回叙苏州张阿礼积德行善，河蚌化为女子与之成婚，生下一子连捷登科，阿礼与蚌女成仙而去。第二十回叙乾隆年间书生陈友于在外教书，一群歹徒闯入其家，欲加害其妻，家中一犬将陈友于牵拉回家，擒拿众凶，其妻得救。（俞　文）

Yin Yun

殷芸(471～529)　南朝梁小说家。字灌蔬，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县东北)人。性倜傥，不拘细行，但交游较谨慎，门无杂客，勤学博闻，颇有文名，是以裴子野为首的古文体派的成员之一。齐武帝永明(483～493)间，为宜都王萧铿的行参军。梁武帝天监元年(502)，为西中郎主簿，后军临川王记室。天监七年，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天监十年，为尚书左丞，又兼中书舍人，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萧统好士爱文，殷芸与刘孝绰、陆倕等同受昭明太子的礼遇，为太子侍读。大约在天监十三年为西中郎豫章王萧综的长史。萧综迁为安右将军时，又为安右长史。其后历任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徒左长史等职。普通六年(525)，值勤东宫学士省。大通三年(529)卒，时年五十九岁。《梁书》卷四十一、《南史》卷六十有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据此可知，殷芸撰《小说》是受梁武帝的敕命，其时他正在安右长史任上。（刘文忠）

Yin Zhu

《殷祝》　见《逸周书》。

yinzi'er

银字儿　宋代说话中的小说之别称。耐得翁《都城纪胜》说：“小说，谓之银字儿。”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二也说：“小说名银字儿。”银字乃乐器名，管笛之属。管上用银作字，标明音色高低。在唐代是“应律之器”。宋代有银字笙、银字觱篥。这种乐器也可叫作银字管。小说所以称为银字儿，近人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说话人讲说烟粉、灵怪、传奇这类小说，歌咏话本中的诗词时，用银字管和之；另一种则以为银字管奏用时，其声多低徊悱恻，是一种哀艳、纡缓的声调，而这又和烟粉、灵怪、传奇之类的小说的内容相适应。看来银字儿的得名，不是和伴奏的乐器有关，便是和这种乐器的声调有关。（刘　蕤）

Yinshi

《蟫史》　清代文言小说。二十卷。屠绅撰，署名“磊砢山房主人”。有庭梅朱氏刊本、申报馆排印本；小说进步社石印本，易名《新野叟曝言》。全书以桑烛生、甘鼎为主角，演述征邝天龙、征苗、平交趾等事。桑烛生系作者自寓，甘鼎则影射嘉庆初年在湘西镇压苗民起义的傅鼐(1758～1811)。此书是屠绅晚年的作品。其写法近于神魔小说。书中夹杂一些猥亵的描写，则是受了明代以及清初的世情小说的影响。文字古奥，不免佶屈聱牙，有时更勉造生字硬语。以文言写章回小说，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在文体发展史上有它的重要地位。黄人《小说小话》对它的评价：“奄有《水浒记》、《西游记》、《金瓶梅》诸特色，而无一语袭其窠臼，虽好用词藻，及侈陈五行禨祥，而乏真情逸致，然不可谓非奇作也。小说界中之富于特别思想者，除《西游补》外，无能逮者，但不便于通俗耳。”尚属中肯。

（刘　蕤）

Yinfengxiao

《引凤箫》　清代小说。十六回。枫江伴云友辑，鹤阜芟俗生阅。作者真实姓名不详。书叙唐白乐天十四代之孙白壤，因王安石变法，告老回乡。其子白引，亦无意功名。白壤遭政敌王安石的迫害，被捕入狱，幸有侠士救出。白引逃难离家得金侍郎赏识被聘为金府西席。金侍郎有女名凤娘，爱白引少年风流，诗文过人，在婢女霞箫的串通下，两人约订终身。王安石罢相被黜，白壤复职为官，白引娶金凤娘为妻，收婢女霞箫为妾。三人各取一字为书名，故名《引凤箫》。此书文字较为粗糙，艺术质量也较低下。但作者以小说形式反对历史人物王安石变法的创作意图，还是不甚多见的。现存清刻本。（林　辰）

Yinzhannaxi

尹湛纳希(1837～1892)　清代蒙古族小说家。汉名宝衡山，字润亭。1837年5月20日出生于清代卓索图盟土默特右翼旗(今辽宁北票)一个蒙古贵族家庭。系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后裔，孛儿只斤氏。他的家庭被称为“忠信府”，世袭台吉。父亲旺钦巴拉(1795～1847)，汉名宝荆山，善诗文，博古今，酷爱图书，对蒙古史研究饶有兴趣。据说，小说《青史演义》前八回是旺钦巴拉的遗作。在小说《一层楼》序中，尹湛纳希还说《一层楼》是其父的原作。尹湛纳希的兄长嵩威丹忠是通晓几种文字的诗人和学者，协助和参与了《青史演义》的撰写。在尹湛纳希十一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渐渐衰败下去。

尹湛纳希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家世和个人经历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推动他创作出与《红楼梦》相似的作品《一层楼》和《泣红亭》。他也曾经历了一



尹湛纳希塑像

场爱情悲剧，精神上受到创伤。以这段往事为题材，他创作了小说《红云泪》。同治至光绪初年是尹湛纳希小说创作的高峰，他写出了《青史演义》的主要章回，创作了《一层楼》和《泣红亭》及《红云泪》的初稿。杂文也是尹湛纳希文学活动的重要方面。其作品包括他为《青史演义》写的《纲要》以及在撰写《青史演义》过程中附记于一些章回前后的杂感等等。他的杂文创作一直延续到他文学生涯的后期。在五十岁前后，写有《石枕的批评》、《释者的虚伪》、《勿忘祖先》、《不解其意》、《村野老叟志》等文章。这些文章，或针砭时弊，或揭露黄教的欺骗性，或倡导民族启蒙意识，无一不表现出犀利的思想见地。作于他逝世前一年的《村野老叟志》，以自己对人生短暂的感叹，引发出要在有限之年勉力从事文学和学术活动的强烈愿望。

1891 年，尹湛纳希的家乡发生变乱，他被迫携家眷逃往锦州，经历了一段更加困顿的生活。1892 年 2 月 25 日，病逝于锦州药王庙，享年五十六岁。一生的著述，包括小说、杂文、诗歌、译著，约计二百万字。尹湛纳希不仅揭开了蒙古文学史和蒙汉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而且开创了蒙古族小说创作的先河。

（扎拉嘎）

Yingxionglei

《英雄泪》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六回。见于《绣像英雄泪、国事悲合刻》。署“鸡林冷血生著”。其真实姓名不详，曾编《小说时报》之陈景韩，常以“冷血”为笔名，二者是否有关，录以待考。存上海书局石印线装袖珍本。行文屡称“我大清”，自序又说：“庚戌仲秋，日韩合并”，“遂援韩国灭亡之原因及结果成一书，以鼓民自强为宗旨，凡三越月而是书遂成。”知约作于 1910 年末至 1911 年初。

此作以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为主要线索，写出了日本吞灭朝鲜后的惨痛情景，以及朝鲜志士奋起救国的事迹。书中重大事件与主要人物大都有史实为依据。第一回到第七回写日本政府起用伊藤博文逐渐使国力强盛起来，转而策划逐步吞灭朝鲜和进而制服中国。朝鲜处于被日本吞噬的危险境地。安重根由父亲带领到平壤在爱国将领云在霄处避难，但在途中其父被日人杀死。爱国志士侯元首因进行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失败，被迫也到云家作家庭教师，从而与安重根等结为爱国志士。第八回到第十六回，一方面写日本力图攫取控制朝鲜内政外交的大权，一方面写中国由朝鲜事件引发与日本的战争，但因清廷腐朽而使中国在战争中惨遭失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中国而归属日本。在此背景下，侯元首组织爱国学生安重根等到美国留学，并筹办报馆，宣传爱国主张。第十七回到第二十二回，写伊藤博文等在朝鲜建立总监府，残害朝鲜民众。侯元首返国后与民众一起反抗日本侵略，但他为救学生不幸牺牲。第二十三回到第二十六回写安重根与同志合作，一举刺死伊藤博文，被捕后英勇就义。书尾以朝鲜被日本公然吞并，大量爱国志士惨遭杀害，人民陷入更深的苦难，向中国读者发出警号。

此作洋溢着清末进步小说中珍贵的危机感、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作者自序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盖小说所以振人之血气、启人之心思者也。”作品意气蓬勃，结构宏大，其不足处在于掌握小说艺术技巧方面尚较粗疏。语言力求通俗浅显，运用了不少东北的方言俗语，真实可亲，但提炼不够。

（杨 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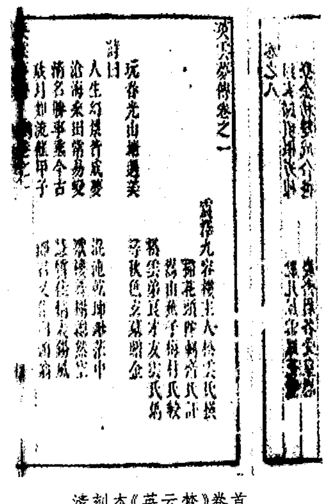
Yingxiong Zhuan

《英雄传》 唐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龙威秘书》本皆题唐雍陶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如《郭子仪》条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六，出《谭宾录》；《于頔》条见《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七，出《云溪友议》。

（顾 青）

Yingyunmeng

《英云梦》 清代小说。八卷十六回，无回次。又名《英云梦三生姻缘》。署“震泽九容楼主人松云氏撰”，“扫花头陀剩斋氏评”，“嵩山樵子梅村氏校”，“松云弟良才友云氏镌”。作者真实姓名无考，首有弁言，署“岁在昭阳单阏良月同里扫花头陀剩斋氏拜”。据弁言所题“昭阳单阏”，应是癸卯年，非雍正元年（1723），即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



清刻本《英云梦》卷首

书名为《英云梦》，是取小说人物姓名中的一字而组成，英为山大王之女英娘，云即书生王云，梦是兵部侍郎之女吴梦云。小说写王云游虎丘而遇吴梦云，遂梦往神驰。美貌的尼姑慧空，见王云而动情，但王云却拜慧空为姐姐，求她设法去会见吴梦云。于是慧空把爱情深埋在心底，以纯真的姐弟情怀去关心着王云的婚事，帮助他谋得吴府记室之职。不料，事泄，王云被吴府辞退，返归故里时途中被强人劫往山寨，幸得英娘相救。逃出山寨后王云中探花，统兵征讨山大王。山寇投诚，王云遂与吴梦云、英娘成亲。故事属于才子佳人小说类，但落俗套，诸多情节且有模拟痕迹。文字亦平淡，因而流传不广。惟才美并兼的青年尼姑慧空，写得不同凡俗，她热爱王云，而又那么真情地促成王云与吴梦云的婚姻，颇为动人。

今存清聚锦堂刻本、嘉庆乙丑(1805)书业堂刻本和经元堂刻本等。（林　辰）

Yingying Zhuan

《莺莺传》　唐代传奇小说。元稹撰。最早载《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八杂传记类。曾慥《类说》卷二十八引陈翰《异闻集》题作《传奇》。王铚《辨〈传奇〉莺莺事》、《微之年谱》径称本文为《传奇》，逍遥子《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序云："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赵令畤《侯鲭录》卷五)故研究者以为原名作《传奇》。后人又以张生赋有《会真诗》而名之曰《会真记》。



宋陈居中画崔莺莺像

王铚《辨〈传奇〉莺莺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瞿佑《归田诗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王桐龄《〈会真记〉事迹真伪考》(《史学年报》一卷二期，1930年1月)、陈寅恪《读〈莺莺传〉》、孙望《〈莺莺传〉事迹考》等均指元稹为"张生"原型，《莺莺传》即据元稹亲身经历而写成。

《莺莺传》写贞元中，有张生者，风流才子，曾游于蒲州，于普救寺遇异派从母崔氏一家。当时乱军大掠蒲人，崔氏惶骇，不知所托。张生与蒲将有旧，从中说情，崔家赖以得安。崔氏感激张生拯救之恩，设宴款待张生，并请女儿莺莺、儿子欢郎出来拜谢。张生见莺莺绝色，大为动心。借婢女红娘的热心联络，经历一番曲折，终于私相结合，夜夜聚会西厢达一月之久。张生赴试长安，赠书于莺莺。莺莺复信，表达由衷深情。张生变心，与莺莺绝，且斥之为"妖孽"。一年以后，崔莺莺委身于人，张生亦有所娶。张生后来偶然途经崔家，请求以外兄身份相见，为莺莺坚决拒绝。时人多许张生为善补过者。

张生温文尔雅、才情横溢，莺莺娇羞端庄、楚楚动人。张生与莺莺最初的相恋主要是出于才与貌的相互吸引，其中并无世俗的门第和金钱的考虑。这种恋爱并不符合封建社会的礼教习俗，体现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婚姻的愿望。然而，这种郎才女貌的热恋没有发展成为美满的婚姻，反而结出了始乱终弃的苦果。就作品而言，由于作者有意识地隐讳了莺莺的出身地位，致使读者无法直接从作品找到张生决心抛弃莺莺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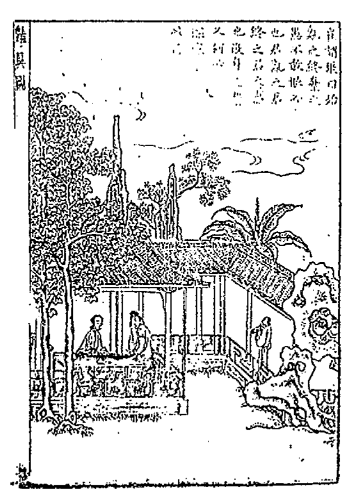
小说只是介绍崔家"财产甚厚，多奴仆"，并未明确莺莺的出身地位。王铚认为，崔莺莺系永宁尉崔鹏之女。陈寅恪以为，"莺莺所出必非高门"，"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门之女，舍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陈寅恪进而推测"崔莺莺"即"曹九九"，是"辛延年诗所谓'酒家胡'"一流人物。孙望以为"崔莺莺"是胡灵之近族中的一个女子。卞孝萱《元稹年谱》则以为上述众说皆不能成立。一般认为，"崔莺莺"绝非名门闺秀，她应是一位出身寒族的女子。她与元稹的恋爱不能进而发展为正式的婚姻，是为了张生的仕途前程；张生的"始乱终弃"之所以能为当时的士大夫所谅解，甚至赞扬，其原因正在这里。小说作者正是站在当时士大夫的这种立场上，将崔、张最初的恋爱视为才子的"风流韵事"，将张生的始乱终弃视为善于"补过"。

小说本身为莺莺的出身提供了内证。在恋爱的过程中，莺莺始终有一种将被遗弃的预感。即便是在她与张生热恋的时刻，也没有摆脱这种预感的阴影。她热烈地希望着未来，幻想着张生也许是一个例外，然而，无情的事实粉碎了莺莺的幻想。如陈寅恪所说："舍弃寒门，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所以，"始乱终弃"有其悲剧的必然性，不能完全归咎于张生的"文人无行"。从这一点来说，"始乱终弃"的结局处理有其真实深刻的性质。可是，作者对这一结局的辩护、对受害者莺莺，对女性、对弱者的诬蔑，却暴露了作者思想的卑下。如鲁迅所说："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

本篇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于崔莺莺形象的塑造。历代民众对崔莺莺性格、追求与命运的理解和同情，崔莺莺形象所包涵的社会文化内容，使这一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超越了小说作者主观上想要赋予她的社会意义。崔莺莺美丽聪明而又稳重矜持、温柔多情而又含蓄深沉，她内心热烈地向往着真挚的爱情，而在表面上却努力遵守着淑女的仪礼。当爱情突然降

临的时候，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承认它、迎接它。封建礼教在束缚着她，封建的闺训懿范在约束着她。她顾虑重重，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当张生应她之约前来相会时，她违心地正言厉色地数落张生的"非礼"。可是，在张生大胆主动的追求之下，经过红娘的热心撮合，崔莺莺终于克服顾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与张生私下欢聚，冲破了礼教习俗的束缚。在当时的条件下，崔莺莺未能、也不可能彻底地突破封建礼教，所以，她不敢相信自由的恋爱是合法的。当她遭到张生的遗弃以后，也只能自怨自艾，听任命运的摆布。作者用优美、细腻、含蓄的文笔来描写崔莺莺的形象，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性格，展现了这个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描写了崔莺莺性格的发展过程。

张生的形象较为逊色。因为作者不愿揭示莺莺的真实身份，致使张生遗弃莺莺显得不合情理。而作者对"始乱终弃"的肯定与赞扬更加削弱了这一形象的艺术魅力。"补过"说的虚伪，召来一般读者颇多的反感，与作者回护张生的意图构成矛盾。



明刻本《艳异编·莺莺传》插图

《莺莺传》问世以后的一千多年中，这一题材出现在小说、诗歌、说唱、戏剧等不同的文学形式中，不断地反复地被改编、移植。种类之多，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上是罕见的。宋朝时，崔、张故事已经十分流行，成为说唱文学和文人创作的热门题材。晏殊、苏轼、秦观、毛滂等人都在诗词中提到它。逍遥子(或以为即赵令畤)作了可说可唱、韵散相间的曲子词《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话本有《莺莺传》(《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宋杂剧有《莺莺六么》(《武林旧事》)。宋元南戏有《张珙西厢记》。金章宗时，董解元撰有五万字的诸宫调《西厢记》，亦名《弦索西厢》或《西厢挡弹词》。董解元将故事结局由"始乱终弃"的悲剧改为崔、张双双出走、美满团圆。老夫人成为反对儿女自由恋爱的封建礼教的代表，张生改成为有情有义、忠于爱情的书生，莺莺变成一个大胆追求爱情与幸福，带有叛逆性的女性，红娘则被赋以爱憎分明、泼辣伶俐、见义勇为的性格。此外，作者又创造了一个侠肠义胆的和尚法聪的形象。董解元的改编突出了崔、张故事的反封建主题，使这传统题材发生质的飞跃。

王实甫所作元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进一步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比董解元之作具备了更加鲜明的反封建礼教的色彩。

以此为题材的戏剧尚有明杂剧晚进王生的《围棋闯局》、詹时雨的《补西厢弈棋》、屠畯的《崔氏春秋补传》；明传奇崔时佩、李日华的《南调西厢记》、陆采与王百户的《南西厢记》、卓人月《新西厢》、周公鲁《锦西厢》、黄粹吾《续西厢升仙记》；清杂剧查继佐的《续西厢》，清传奇周恒纶的《竟西厢》、程瑞的《西厢印》、沈谦的《翻西厢》、韩锡祚的《砭真记》、碧蕉轩主人的《不了缘》。这些剧目有的已经失传，传世几种的思想艺术，均无法与"董西厢"、"王西厢"相比，有的甚至是对《西厢记》进步思想的反动。 (张国风)

Yingsuhua

《罂粟花》 清代小说。二十五回。一名《通商原委》。署元和观我斋主人编辑。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方活版部刊行。后收入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1957，中华书局)。

《罂粟花》是一部反映鸦片战争全史的作品，属于通俗历史演义的性质。首叙中西通商原委，从康熙以迄道光，海禁渐开，鸦片流入中国。小说着重写林则徐的查禁鸦片和抗英斗争，惋叹他功败垂成，颂扬了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人丹心报国的浩然正气；表彰了三元里人民抗英、击毙英将伯麦的轰轰烈烈的壮举，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不可侮。同时小说备细叙述了英军节节进逼，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乍浦、吴淞、宝山、上海，进入长江内地，到达南京下关的过程；激烈抨击当时的卖国群奸，庸懦颟顸，畏敌如虎，坐令侵略者猖狂无忌。

小说夹叙夹议，仿照史家实录笔法，直书不讳。书中也批评了林则徐的失算。九龙山战胜后，道光皇帝一意孤行，"谕旨一道，着不准英吉利通商"，当时英国义律求和，表示"情愿依照大清国的规矩，求钦差放他商人进口"，书中写道："倘若林钦差趁着这个时候就此歇手，后来便没事了，可惜不肯通融，便将不准通商的谕旨，回复通事。"小说艺术上较粗糙，质朴无文。

(林 薇)

Yingtao Qingyi

《樱桃青衣》 唐代传奇小说。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一，无出处。《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十七引作《异闻集》。作者不详。《五朝小说》、《合刻三志》、《唐人说荟》等书收入托名任蕃的《梦游录》。《绿窗女史》收入此篇，题作任蕃《樱桃青衣传》。

本篇叙天宝初年，范阳卢子在京应举不第，偶入一佛寺听讲经，忽梦一青衣携一篮樱桃在座。青衣云主母姓卢，询其亲属，即卢子的再从姑，遂随青衣至其家。姑为卢子娶郑氏甥女，又登第得官，累升至黄门侍郎平章事。经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毕。后因出行又至当

年逢携樱桃青衣之处，遂登殿拜佛，忽然梦醒。卢子叹息人生无常，富贵如梦，乃寻仙访道。这个故事与《枕中记》相似，仅细节稍有不同。入梦时以一携樱桃青衣为因由，以佛寺听讲为关合，亦可见作者匠心。梦中有几处暗示当时人事风习，如卢氏姑说，礼部侍郎与姑有亲，勿忧不登第。卢子应宏词科，姑又说吏部侍郎与子弟当家连官，必为卢子取高第。授官秘书郎后，姑又说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其谋取畿县尉。揭露做官都靠亲戚关系，当有讽世用意。

《容斋四笔》卷一《西极化人》条引此篇与《枕中记》并提，可见这个故事亦流传甚广。

（程毅中）

Yingchuang Yicao

《萤窗异草》 清代文言小说集。三编十二卷。又名《聊斋剩稿》、《续聊斋志异》。署长白浩歌子即尹庆兰撰。问世后，长期以抄本流传，直到光绪初年才有申报馆丛书铅印本，后来又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漱芳斋本等。198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点校本。

原书实有一百四十五篇，现存一百三十六篇。以描写爱情婚姻题材的居多，不乏情文并茂、委婉生动的佳作，塑造了众多聪明、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们美丽、热情、勇敢。《青眉》篇女主角青眉是其中描写最成功的一个。作者熟悉《聊斋志异》，在《痴婿》、《续念秧》等篇都明确提到这部名著；同时他自己写作时也有意模仿，像《宜织》、《温玉》、《田一桂》、《徐小三》等篇，更是直接由《聊斋志异》的某些故事脱化而来。描写的对象主要是狐鬼，而且故事情节也力求委婉曲折，波澜迭起。同时，由于尹庆兰在艺术上不是简单模仿，而能努力出新，所以作品往往写得更生动，更有韵致。正如《宜织》篇末假托的"随园老人"所说："武夷九曲，使人历尽方知。初见之，但有奇峰壁立耳，似无可转之境也。何物文心，竟与山灵争胜，吾于此又得其不可解之一。"

（王枝忠）

Yingkan'an Daru Zheng Xianqi Ganshouxing Xianü Zhu Fangming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明代小说。见于《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入话叙朱熹断大姓与小民为坟地争讼事，未详所自。正文叙朱熹按唐仲友事，见《朱文公文集》卷十八《按唐仲友第三状》第二十一款，卷十九《按唐仲友第四状》第四款，及《朱子年谱》卷之三上《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此外宋人记述颇多，如《林下偶谈》卷三《晦翁按唐与正》，《四朝闻见录》乙集《洛学》等，《齐东野语》卷十七《朱唐交奏本末》亦载，《青泥莲花记》卷三《台妓严蕊》条末附注引之。严蕊事见《夷坚支庚》卷十《严蕊》条，又《齐东野语》卷二十《台妓严蕊》所载尤详，《癸辛杂识》、《青泥莲花记》卷三及《情史》卷四《严蕊》条引之，《说郛》卷五十七亦载。

入话述宋代朱熹任福建崇安县令时有小民状告其家祖坟为大姓所占，两家争讼，朱即亲往踏勘，掘出墓石，尽为小民祖先之名，依据了断此案，小民口称青天，朱亦颇为自得。后大姓屡为上诉，公议亦颇不平，朱但一意孤行，终不知其错。弃官隐居后，偶至其地询问居民，方知系奸民窥知朱之习性，预埋墓石，欺诈大姓，因祷祝上苍，次日坟墓即成一潭。正文叙天台营妓严蕊美貌多才，豪侠仗义，常应台州太守唐仲友之招侑酒。唐亦风流多才，私慕严蕊，但碍于官箴，未便亲近。七夕唐友谢元卿与严豪饮相得，竟流连半载始去。又有词人陈亮与唐、朱俱为友人，来台州访唐，未遇严蕊，却与另一营妓赵娟有婚姻之约，要唐为赵落籍。唐知陈挥霍无定，偶与赵玩笑说及，赵虑终身，顿生悔意，陈亮遂与唐反目，径往婺州来投朱熹，并将唐对朱之不逊之言诉于朱，朱遂亲去台州巡视，追取太守印信，并将严蕊收监，以寻究唐之风流罪过。不想严蕊虽经严刑逼供，却坚不攀连于唐，朱熹只得具本参劾唐"居官不存政体，亵昵娼流"，唐之友人亦参朱"酷逼娼流，妄污职官"，孝宗与宰相王淮商议两不偏袒。严蕊在绍兴受尽刑讯，放归后声望更炽，陈亮知悉亦有悔意。后岳霖接任朱熹之职，召见严蕊，严口占《卜算子》词以明心迹，岳大为赞赏，即与严脱籍，后嫁一宗室偕老。全篇对朱熹之挟小忿而兴冤狱刻画无遗，于妓女严蕊之豪侠仗义推许备至。虽出宋人旧案，但在明代崇奉理学之际能公然撰成此篇，戳穿这位道学宗师的凶残面目，亦可见作者之胆识。



明刻本《二刻拍案惊奇》插图

（胡小伟）

Yongcheng Jixian 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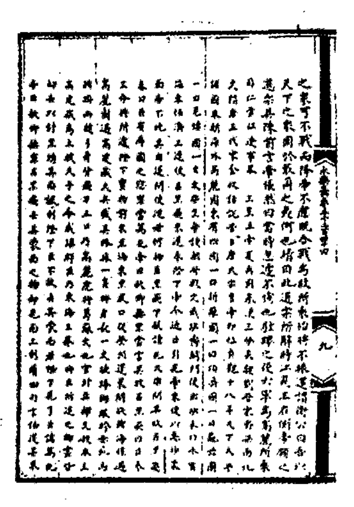
《墉城集仙录》 唐代神仙传记。杜光庭撰。《宋史·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十卷。今本六卷。据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叙》，此书原为十卷。因记"古今女仙得道事"，而"女仙以金母为尊，金母以墉城为治"，故曰《墉城集仙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张君房《云笈七签》所载，与此本(指道藏本)互异。然此本前数卷，皆袭《汉武内传》、陶宏景《真诰》之文，其伪益不可知。疑君房所录为原本，而此本为后人杂摭他书缀合成编。"现存《道藏》本为六卷三十七篇，据《云笈七签》、《太平广记》校补，尚可补二十余篇。

书中《金母元君》叙有关西王母的种种传说，对明清小说、戏曲有一定影响。《五朝小说》收入此篇，题作《西王母传》。《云华夫人》叙云华夫人与大禹、宋玉、楚王等事，清初沈滕友据此衍成《大禹治水小说》一百二十回（清平步青《小栖霞说稗》），惜已散佚。《谌母》涉及吴猛、许逊事。《杨正见》叙得千岁茯苓事，与民间流传得千年人参、何首乌的故事类似。此书虽文字简古，缺乏文采，但对研究民间神话、民俗，有一定价值。

（刘荫柏）

Yongle Dadian

《永乐大典》 大型百科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明姚广孝、解缙等编。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命解缙编纂《文献大成》一书，因过于简单，永乐三年又命姚广孝、解缙等召集四方文士宿儒二千余人，重新修纂，永乐六年完成，定名《永乐大典》。此书不采以往按类分门的编书方法，而“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把古书中的资料分条或整篇、整部抄入各字之下，共收书七、八千种，装订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内容广泛，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外，还收入小说、戏曲之类的通俗文学。据目录所载，卷一万三千九百六十五至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在“戏”字部收了戏文三十三种；卷二万零七百三十七至二万零七百五十七，在“剧”字部收了杂剧一百多种；卷一万七千六百三十六至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一，在“话”字部收了二十六卷评话。除此之外，还在其他韵里分散引录了一些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如现存的卷二千四百零五“苏”字部引有《醉翁谈录》的苏小卿故事；卷七千三百二十八“郎”字部引了《丽情集》的“遗策郎”佚文；卷五千二百四十四“辽”字部收有讲史话本《薛仁贵征辽事略》；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梦”字部引录了《摭遗新说》的王魁故事，同卷又引入了古本《西游记》的《梦斩泾河龙》一节，都是极珍贵的小说史料。《永乐大典》原有正本，以及抄于嘉靖、隆庆年间的副本。正本毁于明亡时。副本至清咸丰时已渐散失。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副本绝大部分都被焚毁或劫往国外。现存世界各地的零本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中华书局两次影印，只收集到七百九十七卷，但仍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明抄本《永乐大典》书影

（程毅中）

Yongqing Shengping

《永庆升平》 清代小说。分前后两传。《永庆升平前传》九十七回，光绪十八年（1892）北京宝文堂刊本，首郭广瑞光绪十七年序称此书系话本加工而成。咸丰间就有说书艺人姜振名说《永庆升平》，后来北京著名说书艺人吴辅庭和哈辅原均以说《永庆升平》著称。郭广瑞序云，此书将哈辅原的演说录成四卷，增删补改成百数回，交由宝文堂刊行。可知编订者为郭广瑞。郭广瑞，字筱亭，别号燕南居士，清潞河（今北京通县）人。《永庆升平后传》一百回，光绪二十年北京本立堂刊本，题“都门贪梦道人撰”，首自序云：《永庆升平》“有始无终，使人读后不能畅怀。故今又接续刻全集，实事百数回”。郭广瑞原编订有“百数回”，当为完整的故事，不知何故仅刊行前传九十七回，也许因为后传部分还有待修订加工，以至延宕了板刻。贪梦道人，原名杨挹殿，福建人，还撰有《彭公案》，他的后传是依据郭广瑞的稿本，还是直接据吴辅庭、哈辅原的话本加工，尚难确定。但前传和后传的来源都是北京评书，应是无疑。

小说描叙清康熙年间江湖英雄马成龙、马梦太等人协助朝廷搜剿肃清天地会八卦教的故事。书中写八卦教组织遍布全国各省，其教徒有村夫走卒，亦有巡抚大员，组织严密，势力极大。马成龙、马梦太等人配合官军，历经艰险曲折，渐次深入到八卦教组织的核心，最后生擒教主，将八卦教徒一网打尽，“灭邪教永庆升平”。历史上八卦教大约创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乾隆时才有八卦教名称的记载，乾隆五十一年（1786）闰七月直隶大名府的武装暴动牵涉到八卦教组织。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与八卦教亦有联系。林清的天理教吸收八卦教的内容，与八卦教合流，并于嘉庆十八年（1813）起义，参与者有宫中太监、包衣人和朝廷官员，攻打北京皇宫，使清廷大为震动。咸丰年间出现《永庆升平》这样“平教匪”的说书，不是偶然的。书中马成龙、马梦太等都是市井中人，为王前驱而立军功，俱得顶戴，深得市井中人羡慕，故此评书和小说在当时颇受欢迎。

（石昌渝）

Yongchuang Xiaopin

《涌幢小品》 明代文言小说集。朱国祯撰。《明史·艺文志》著录二十四卷，《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及今存各本均为三十二卷。作者深慕宋洪迈《容斋随笔》，其书即仿洪之体，初欲名《希洪》，恐有优孟之嫌，而改今名。涌幢者，国祯尝构木为亭，六角如石幢，其制略如穹庐，可以择地而移，随意而张，忽如涌出，故以为名。

《涌幢小品》与《容斋随笔》相类，内容庞杂，融小说故事、历史事件及考据辨证于一炉。其小说部分反映了作者正统文人的传统道德观念，劝善惩恶为其主旨。卷三《扮虎》条、《忘怨释罪》条，分别通过以怨报怨和以德

报怨的故事，进行道德规范的探讨。与之相关者，则谈男女大防、节烈观念。卷二十《求见不得》条叙某节妇誓不见男，同卷《双烈》载主婢二女为许聘之颠男殉情守节，卷十七《与伞》条写冯景茂于乡下雨天让伞给求附伞妇女，自跳入民舍，后于其地建亭供行人雨歇，竟获善报。这些不近人情的故事，为传统道德中的糟粕，实不足取。

书中部分故事歌颂杰出人物，同时对明代官府及社会弊端有所针砭。卷三十《王长年》条叙王长年率众被倭寇掳者夺船返国的故事，歌颂王长年的智勇兼备，也揭露了官军冒功请赏的无耻行为。卷九《博鸡者》条记元代一博鸡无赖竟鼎力使一蒙冤太守获释，其中官府无能与其黑暗现实，无赖的身份地位与其办事能力对比鲜明，颇能发人深省。此外，志人部分还有若干名人逸事，如卷三《鹄粮》条记元代张司令与杨铁崖前后交往，卷十七《往役》条以苏州曹太守对沈周前倨后恭的故事，突出沈周名气等，均可见一代士人风流。志怪内容有言神鬼语谶者，荒诞不经。以部分不怕鬼的故事为佳，如卷十九《精爽》、《役鬼》等条格调健康、清新可读。

此书篇帙宏大，搜罗广袤。清代文言小说如《玉剑尊闻》、《香祖笔记》等，多有取于兹者，可见影响之深。

（宁稼雨）

Youhuan Yusheng

忧患余生　清代小说家。《邻女语》的作者。原名连文澂，字梦青，一字慕秦。浙江钱塘人，是翁同龢的门生。生卒年不详。早年浪迹海上，卖文为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至二十九年六月，受聘于天津《大公报》担任主编，不久便使《大公报》的印刷数量超过《天津日日新闻》报，成为天津的第一家大报。

连梦青与沈荩及《天津日日新闻》社主人方药雨相友善。1903年沈荩将《中俄密约》事泄露于方药雨，方遂将这条独家新闻揭诸报端，一时朝野轰动。慈禧太后闻讯大为震怒，下令严究泄密者，沈荩被捕到刑部狱，立毙杖下；同时缉拿同党，株连到连梦青。连梦青仓皇出逃到上海，由刘鹗帮助安顿在当时的爱文义路眉寿里。连梦青横遭灾祸，资装尽失，遂开始其笔墨生涯，撰写小说卖稿为生。为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绣像小说》作《邻女语》，署名忧患余生，是一部反映义和团始末的较优秀的作品。据刘鹗子刘大绅介绍：当时刘鹗有意资助连梦青，而连的个性耿介孤僻，不愿受人金钱帮助，刘鹗"因草一小说稿赠之"，由连梦青卖给商务印书馆，亦在《绣像小说》刊出。此小说即世人瞩目之杰作——《老残游记》。

连梦青于民国后尚在世，己未(1919)年四月二十七日，昭文籍的孙同康在北京陶然亭召集瓶社同人为翁同龢作九十生日寿，连梦青即席赋诗云："昔时报国忠君志，素甲银涛恨未消。傅说三篇良弼梦，屈原一部美人骚。已知亡国由簧祸，岂肯贪功事牝朝。我辈师门营俎豆，且携角黍把魂招。"

（鲁　戈）

Youguai Lu

《幽怪录》　唐代小说选集。《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皆题唐王恽撰，实出伪托。《说郛》本、《五朝小说》本皆收《郭代公》、《尼妙寂》两条，《唐人说荟》本多《曹惠》一条，俱见牛僧孺《玄怪录》。

（顾　青）

Youguai Shitan

《幽怪诗谈》　明代文言小说集。六卷。题"西湖碧山卧樵纂辑，栩庵居士评阅"，编者真实姓名不详。卷六《太真辨诬》条，开篇为"万历戊申上元日"，即万历三十六年(1608)；《废宅联诗》又有"万历壬子秋日"，即万历四十年(1612)，知书成于是年之后。原刻于崇祯二年(1629)，残存二卷。另有抄本传世。每卷有独立成篇之故事十二则至十九则不等，共九十四则。每篇立四字标题，如《申阳福地》、《清江遇故》、《月下良缘》、《江笔眩士》等。书中全为鬼怪故事，而缀以诗歌，故名《幽怪诗谈》。各篇情节结构大体相似，而实际上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如卷一《蝌蚪郎君》及卷三《再世冤报》，即取自唐牛僧孺《玄怪录》之《来君绰》、《党氏女》，而稍加修改。卷一《桂花传馥》，卷二《砧杵惑客》、《菊瓣争秋》、《荔枝分爱》、《遗音动听》，卷三《室女牵情》、《野庙花精》，即《广艳异编》中之《狄明善》、《石占娘》、《菊异》、《荔枝梦》、《阮文雄》、《赵庆云》、《野庙花神记》诸篇，亦不知其作者为谁。卷四《雨后佳期》出于祝允明《祝子志怪录》的《法僧遣祟》；卷六《媚戏介胄》亦袭自《祝子志怪录》的《柏妖》，但以柏妖柏永华改为梅妖梅芳华，而情节构思则模拟《甘泽谣》之素娥不见狄仁杰故事。多数故事都模仿《玄怪录》之《元无有》，以诸物精怪变形赋诗寓意为程式。分别观之，也有不少略具文采的篇章，在明代小说中可称佳作。但从全书看，情节雷同的作品太多，殊乏新意。编者注重诗笔，故事比较简单，而每篇必有诗，即明代诗文小说之流。但此书所收都是篇幅不长、文辞清丽的短篇小说，与《剪灯新话》等稍有不同，似出于编者独特的审美取向，可谓别具一格的明代文言小说选本。

卷首石听居士《幽怪诗谈小引》提供了一则较为珍贵的有关早期《金瓶梅词话》流传与评价的信息："不观李温陵赏《水浒》、《西游记》，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传》一部《阴符》也；《西游记》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说》也。"是迄今仅知的对汤显祖欣赏小说《金瓶梅词话》的记载。该书有少量眉评，由于流传不广，各小说书目未见记载。

（卜　键）

Youming Lu

《幽明录》　南朝宋志怪小说集。又称《幽冥录》、《幽冥记》。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杂传类，二十

卷，题刘义庆撰。《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作三十卷，作者同。《新唐书·艺文志》开始把它列入小说类。唐法琳《破邪论》卷下、道宣《三宝感通录》卷下亦著录为“宋临川康王义庆撰”。《宋史·艺文志》失载，大约此书至宋末已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其书今虽不存，而他书征引甚多，大抵如《搜神》、《列异》之类。然似皆集录前人撰作，非自造也。”唐刘知幾《史通·采撰》篇云：“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鬼神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足见《幽明录》在唐代曾盛行一时。《幽明录》所收小说，并非皆集录前人所撰作，所叙故事，不少发生于刘宋一代，似据当代传闻写成，不见于前此的志怪群书。

《幽明录》中有不少名篇对后代小说影响颇大。如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的故事，曾广为流传，并成为“仙乡滞留型”小说的肇端。如庞阿与同郡石氏女灵魂相聚并终成眷属的故事，是“离魂型”小说的鼻祖，对唐人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魂记》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影响所及，乃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有同类型的故事，如《孙子楚》等。再如写焦湖庙祝让汤林依柏枕而卧所经历的梦中境界，对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显然都有启迪。又如广平太守徐玄方之女死而复活的故事，无疑是“还魂型”小说的滥觞，也是汤显祖《牡丹亭》本事的雏形。至于卖胡粉女子事，亦堪称优美的爱情故事。因此《幽明录》与干宝的《搜神记》一样，可以作为志怪小说的代表，从卷数论，又是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篇幅较大的一种。

《幽明录》有辑本多种，常见者有《说郛》本、《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本（清人王仁俊辑）、鲁迅辑《古小说钩沉》本。其中以鲁迅所辑条数最多，共辑得佚文二百六十余条。 （刘文忠）

Youxian Guchui

《幽闲鼓吹》 唐代笔记小说集。一卷。张固撰。张固为懿宗、僖宗时人（《郡斋读书志》），生平不详。

此书记载自开元、天宝至大中年间遗事，不少材料已被采入《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籍。其中一些关于文人的逸事，尤为人熟知。如白居易以诗谒顾况，顾况称赏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句；李贺以诗谒韩愈，韩愈见“黑云压城城欲摧”句而激赏。尽管后人对其真实性有不同看法，却足以觇知唐人风气，至可宝贵。元载以空函遣其长辈一条，写元载的长辈因向元载求官不如愿而两次“愤怒”，却终因空函而受到河北藩镇的厚赠，故事简短曲折，结局则为读者所始料不及，反映出元载权势之倾动朝野。

《顾氏文房小说》本据宋本刻出，顾元庆跋曰：“是书为有唐张固撰，共二十五篇。固在懿、僖间，采摭宣宗遗事，简当精核，诚可以补史氏之阙。”然顾氏之本实作二十六篇。《四库全书总目》以为顾氏误断元载及其子一条为二。实则此两条一为元载事，一为其子元伯和事，显系两条。而书中潘炎一条后以“子孟阳”起首，二者皆叙潘炎妻事，当连作一条，如此方合二十五篇之数。《唐语林》卷三引文即合为一条。又此书并非全记宣宗时事，细核之，只五、六条而已。

《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入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传世有《顾氏文房小说》、《宝颜堂秘笈》、《学海类编》本等数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顾氏文房小说》本排印（1958）。

（周勋初　严　杰）

You Fengdu Hu Mudi Yinshi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明代小说。见于《古今小说》卷三十二，亦载别本《喻世明言》卷十七。本篇头回写秦桧通敌卖国，东窗密谋杀害岳飞父子事。本事最早见于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卷二《欺君误国》、《西湖游览志余》卷四《佞幸盘荒》等。正文叙元初秀才胡母迪为人刚正无私，一日读《秦桧东窗传》，不觉赫然大怒，再读《文山丞相遗稿》心头愈加不平，认为天道不识佞忠，吟忿懑之诗，取酒痛饮，大醉而寝。忽被阎王召去，遍游地府，目睹秦桧、王氏等奸佞之辈受尽酷毒，沦为牛羊犬豕，万复不劫；而忠臣义士则居琼楼玉宇，享受天乐，或转生为王侯将相，为明君所用。方知天地无私，鬼神明察。

明赵弼《效颦集》有《续东窗事犯传》，《国色天香》卷十载此文，稍有增益。本篇正文情节结构与上述二篇极近似，当据以演述而成。

小说以虚幻的方式，描写了阴风惨惨、血脓腥秽的地狱和天花飞舞、仙乐铿锵的天府，给人以恍惚迷离之感。然而从人物及故事中却曲折地表现了作者抑郁愤懑的情怀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书生胡母迪为人刚直无私，有济世之志。参加科举考试却一连“十科不中”，他愤愤不平地质问阎王：“仆自小苦志读书，并无大过，何一生无科第之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实现理想抱负，改善自身地位的必由之路。然而，社会的黑暗腐朽，科举制度的虚伪和弊端，又无情地粉碎了大批知识分子的理想之梦。作品通过胡母迪的科场



明刻本《古今小说》插图

失意，表达了对科举制度的强烈不满。

小说以“东窗事犯”为开篇故事。与此呼应，正文中将历代奸臣恶相打入“普掠之狱”，而将历代忠良节义之士安置于“天爵之府”，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爱憎之情。联系明末朝廷内忧外患，抗敌有功之臣纷纷被害的现实，人们可以感到，小说在对历史人物的感慨之中深深寄寓着对现实社会的褒乏。

作品以果报主义以及转世轮回的观念进行劝善惩恶的说教，其结果反而大大削弱了小说中的积极意义，使通篇充满浓厚的虚幻气氛。 （晓　舒）

Youju Feilu

《游居柿录》　明代日记。二十卷。又名《袁小修日记》。袁中道（1570～1630）著。袁中道，字小修，公安（今属湖北）人。举万历进士，授徽州府教授，历国子监博士，南京吏部郎中。著有《珂雪斋集》。

《游居柿录》系作者信手所记，不拘长短，文笔流畅，隽永清新。游历见闻，友人宴集，触景生情，追昔抚今，尽收其内。所记间涉小说戏曲史料。如与戏曲家汤显祖的交往，观赏当时所演剧目等，已为治戏曲史者捃摭。其中，尤以万历四十二年（1614）七月，在沙市遇袁无涯时的一段记载最为重要。时无涯以李贽批点的《水浒传》见示，袁中道以此追忆万历壬辰（1592）夏，在武昌造访李贽，时值李逐字批点《水浒传》，对《水浒传》中的诸豪杰倍加称道。由《水浒传》又忆起与董其昌谈论《金瓶梅》往事。他认为《金瓶梅》一书之命名，实取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名字中的一字组成。对此书之作者亦作了记载：“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同时，对于小说的主旨也作了简略分析：“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 （刘　辉）

You Xianku

《游仙窟》　唐代辞赋体小说。张鷟撰。《游仙窟》是张鷟早期的传奇作品。现存日本的抄本和刻本题衔均作“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而据《桂林风土记》，张鷟任此官正是在考中下笔成章科后不久。而文中自叙“奉敕授关内道小县尉，见管河源道行军总管记室”，似在调露（679～680）中黑齿常之任河源道经略大使之后。日本当赵宋南渡之际，有西行法师传抄的《唐物语》一书，第九章述及《游仙窟》本事，认为张文成爱慕武则天所作，平康赖《宝物集》卷四也有相同的说法。这虽然不足深信，却说明《游仙窟》在流传日本的早期，就被认为是张鷟的早年作品。

《游仙窟》所描写的是一段假想的恋爱故事，作者以自述口气叙述奉使河源，途中投宿某家，名为神仙窟，他与两位女主人崔十娘、五嫂互相调笑，以诗歌唱酬，发生感情，最后共宿一夜而去。

就基本思想倾向而言，《游仙窟》浅薄庸俗，表现了张鷟“傥荡无检”的作风和行文“浮艳少理致”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游仙窟》所描写的爱情是一种没有任何拘束的感情表现。男女主人公的结合既不以婚姻为目的，也没有“贞操”、“负心薄倖”之类观念的重压，只是自然地任凭感情潮汐的起落。这在中国的爱情小说中是很奇特的，反映初唐时期在婚姻爱情观念上的开放风气。小说有着相当的艺术魅力，语言清秀超脱，逸趣横生。特别是其中的咏物诗，有时借物咏怀，含蓄巧妙；有时采用双关语，近似南朝的子夜歌，富于浓郁的民间色彩。它们在唐代诗歌中虽然称不得是上乘之作，但纤巧通俗，令人惊喜，从中可以窥探当日张鷟诗文“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的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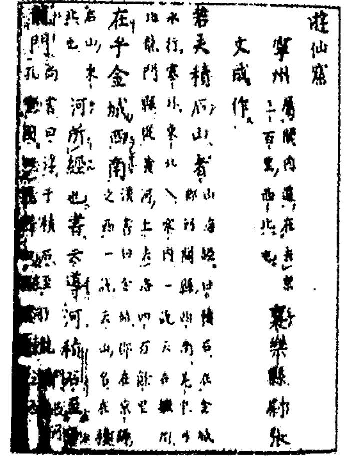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言小说，无论是志怪还是志人，都属于“残丛小语”的性质，描写也比较简略。《游仙窟》则洋洋洒洒，长达八千余字。无论从故事的完整和描写的圆熟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技巧。说明中国小说在初盛唐时已经成熟，已经完成了由“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向“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的转变。在《游仙窟》发现之前，我们所熟知的唐代传奇，大都是开元、天宝之后的作品，大都是用比较整洁的古文写成的，而《游仙窟》则提供了初唐小说作品的一种新体制，那是在骈文盛行于世时，受辞赋骈文、乃至变文影响较深的一种新体小说。而这种文体，在文言小说中虽然势力较弱，但一直没有断绝。宋代秦醇等人的作品、李献民的《云斋广录》、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乃至清代的《燕山外史》都可以看作是这种文体的余泽。《游仙窟》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有着重要价值。诚如鲁迅所指出的：“不特当时之习俗如酬对舞咏，时语如嗛晤娄娖，可资博识，即其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前于陈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载，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游仙窟序言》）。

《游仙窟》在中国久已亡佚。唐代时即已流传到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影响。早在大宝时代，诗人山上忆良（660－733）就在他的《沉痾自哀文》里引用过它。到了奈良朝，《游仙窟》已为日本文人所熟知。著名的《万叶集》编辑者大伴家持（717－785）在他的《赠坂上大娘》歌中，多次引用《游仙窟》的文句。平安朝时代，《游仙窟》的影响更为深远，它不仅被编入《唐物语》里，被《和汉朗咏集》所引用，被用为“谣物”，而且被视为中国语言的规范读物，等同于《尔雅》、《说文》、《唐韵》、《史记》、《诗经》等经籍。朱雀天皇承平天庆中，源顺奉醍醐天皇第四公主勒子内亲王之命，撰集《倭名类聚抄》，即引用《游仙窟》的词语作为依据。

《游仙窟》流传在日本的版本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抄本系统。最早的是醍醐寺本，系康永三年（1344）所写，大正十五年（1926）曾由日本古典保存会影印。此外又有名古屋真福寺本，是僧人贤智在文和二年（1353）

九月二十四日所抄。真福寺本曾被狩谷掖斋用为《和名类聚抄》的考证，但比醍醐本晚了十年。二是刻本系统。最早者为庆安五年(1652)的一卷本，有文保三年(1319)四月文章生英房的序文及注释。元禄三年(1690)，根据庆安一卷本进行翻刻，加进和文注释，析为五卷，名为《游仙窟抄》，世称元禄本。这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本子。

自从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著录《游仙窟》以来，《游仙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视。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李盛铎率先采用抄写的办法带回国内。本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古典保存会影印的醍醐本也流入中国，但数量有限，影响不大。后来国内根据传本排印，《游仙窟》才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目前国内排印本共有四种：陈乃乾《古佚小说丛刊》本，北新书局铅印本，汪辟疆《唐人小说》本，以及五十年代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它们都是以日本元禄本为底本，参校醍醐本排印的。另外尚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游仙窟抄》，是根据李盛铎从日本带回来的抄本影印。



抄本《游仙窟》书影

（于天池）

Youshang Zhizhuan

《有商志传》 明代小说。四卷十二则。全称《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商志传》。明刻本未见，今存清嘉庆甲戌(1814)稽古堂《夏商合传》刻本，题“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显系伪托。书中卷三第三则录有余季岳诗一首。又《有夏志传》结尾云：“不知后事如何，看下商传再说。”据此可证，《有商志传》虽未见明刊本，但应与《有夏志传》同为《帝王御世志传》系列作品中的一种。有的学者还认为余季岳亦为《有商志传》的编刊者。

书叙汤王即位，以伊尹、莱朱为相。是时天大旱，汤王斋戒沐浴，祈祷于桑林之野，天遂雨。九传至盘庚，迁都亳，改国号曰殷。至纣王，好声色，得妲己，立为贵妃，与之朝夕欢歌，暴虐滋盛。西伯姬昌兴吊民伐罪之师，会八百诸侯于孟津。殷兵倒戈自相攻击，朝歌百姓牵牛担酒以劳周兵。武王遂得直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举火焚毁宫室，自投火而死。妲己与佞臣费仲被碎尸万段，殷亡。《有商志传》重点记叙纣王荒淫乱政，众叛亲离，走向灭亡；西伯姬昌勤政爱民、修德亲贤，百姓感戴，诸侯望服。殷纣与西伯姬昌之间的斗争，寄寓了作者勤政爱民、君仁臣贤的政治理想。

《有商志传》记叙历史，与《有夏志传》在写法上相雷同，缺少变化，艺术性不强。鲁迅引蔡元放《东周列国志读法》：“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样子……但要说他是小说，他却件件从经传上来。”后评说：“本以美之，而讲史之病亦在此”(《中国小说史略》)。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拙于措辞，惮于叙事，缺少艺术想像，也是《有商志传》之病症。（王汝梅　杨春忠）

Youxia Zhizhuan

《有夏志传》 明代小说。四卷十九则。全称《按鉴演义帝王御世有夏志传》。其版式、题署均同《盘古至唐虞传》。题“景陵钟惺伯敬父编辑”，“古吴冯梦龙犹龙父鉴定”。学术界一般认为题钟惺所作诸小说，实系后人伪托。据此书中“后人余季岳赞之曰”、“后人余季岳有诗笑之曰”、“后人余季岳集古言赞之曰”、“后人余季岳口占一绝以叹之曰”等语，有的学者认为余季岳便是《有夏志传》的编刊者。小说依《史记》及传说衍夏朝历史，起自大禹受命治水，至成汤放逐夏桀于南巢止，记叙了一系列圣君贤相与昏君群小人物。作者依照自己的历史观在对比中记叙两类人物，向往君仁臣贤，生民乐业的王化之治，批判了昏君夏桀等的荒淫误国。但也表现了作者的君王正统论、宿命论和女人祸国论等一系列落后陈腐观念。作者刻意模仿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写法，语言力求通俗，但不顾时代场合；如“俨如西子离金座，娇似杨妃下玉楼”等渲染用语，竟以唐代的杨贵妃比拟大禹所见女神的形象，成为笑柄。



明刻本《有夏志传》封面

今存明刻本。（王汝梅　杨春忠）

Youyang Zazu

《酉阳杂俎》 唐代志怪小说集。段成式撰。前集二十卷，续集十卷。《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小说类著录此书均称三十卷，不分前续集；《郡斋读书志》、《中兴书目》(《玉海》卷五十五引)、《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著录本则分为前集二十卷、续集十卷，与今本同。北宋无名氏《五色线》卷上已引有《续酉阳杂俎》，洪

迈《夷坚支甲序》说："又以段柯古《杂俎》谓其类相从曰（原作四）支，如《支诺皋》、《支动》、《支植》"，可见原书即有续集，而且很可能续集也有自序，今本的序实际上是前集自序，所以说"凡三十篇，为二十卷"，《崇文总目》等著录为三十卷，是笼统而言。

南宋已有几个刊本，都已失传。明代所刊多为前集二十卷，如商濬刊《稗海》本即是，此本无序，条目缺脱颇多。较早的全帙本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李云鹄所刊赵琦美的校本。此本前有李云鹄、赵琦美、南宋淳祐十载无名氏、南宋邓复、段成式诸序，前集末有南宋周登后序，颇有裨于研究版本源流。《四部丛刊初编》、《湖北先正遗书》所收即是上海涵芬楼所藏李刊赵氏脉望馆校本的影印本，但后者只留李序和自序，余皆删落。明末毛晋汲古阁刊本（载于《津逮秘书》）亦为全帙本，前有自序，末有毛跋，此本后又收入《四库全书》和《崇文书局汇刻书》。又有清人张海鹏所刊《学津讨原》本，缺自序而有宋人三序，前集末有毛跋，此本所出不明，与赵、毛二本文句多有不同。以上诸本赵本较好，中华书局出版的方南生点校本（1981）即以赵本为底本。除以上各本，还有三种节本可资校勘研究之用：一是《绀珠集》（卷六）本，摘录一百五十八条；二是《类说》（卷四十二）本，摘录一百三十二条；三是涵芬楼《说郛》（卷三十六）本，选录前集五十二条，续集二十八条。另外《太平广记》引有六百余条，参考价值尤巨。以此对较今本，会发现今传各本仍有较多的脱文和佚文。《类说》本的《齿为妨物》、《留须表丈夫》、《雍公养生法》、《征姓》、《封五岳》、《猢狲无脾》、《患疮》，《绀珠集》本的《书带草》、《干雨》、《色诀》、《婆侯妓》，《太平广记》的《南海朱槿》、《海石榴花》等条，都为今本所不载。另外《五色线》、《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孔氏六帖》、《唐诗纪事》、《东坡先生诗集注》、《永乐大典》等也引有一些佚文和今本脱落的字句，总共约近三十条。可见今传各本都不是原帙。

此书的篇目，前集自序说三十篇，是把《诺皋记》上下篇及《广动植》六篇都作为一篇来计算的。《中兴书目》说"志闻见谲怪，凡三十二类"，数目不合，疑有讹误。《说郛》本多出《语录》一篇，而同时又有《语资》，当是后人妄增。篇名和书名都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良足玩味，《直斋书录解题》说"其标目亦奇诡"。关于书名，周登后序说："余闻《方舆记》云：昔秦人隐学于小酉山石穴中，有所藏书千卷。梁湘东王尤好聚书，故其赋曰'访酉阳之逸典'。或者成式以所著书有异乎世俗，故取诸'逸典'之义以名之也"。古人视小说为"秘书"（张衡《西京赋》），所以成式以"酉阳逸典"来比拟自己所作小说；至于"杂俎"，自序所言甚明，"志怪小说之书"是有别于大羹折俎的"炙鸮羞鳖"，百味杂陈，故曰《杂俎》。篇目中的《天咫》、《诺皋记》最为费解，前人屡有解释。南宋洪迈说《天咫》语出《国语·楚语上》："是知天咫，安知民则"（《容斋续笔》卷十六、《四笔》卷七）。韦昭训咫为少，误。咫实际是则的意思，天咫即天则，天道之意，引申为天庭、天阙。明胡应麟说："《天咫》所谈七曜事，则天阙之义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上》）。此篇所记六条全是有关于月、星、天神的传闻，所以名为《天咫》。《诺皋记》及《支诺皋》全是志怪小说。"诺皋"一词，南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引晁伯宇《谈助》谓出《灵奇秘要辟兵法》，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谓出《抱朴子内篇·登涉》引《遁甲中经》，都很正确。它本是咒语的发语词，如《遁甲中经》："三咒曰：诺皋，太阴将军，独开曾孙王甲，勿开外人……"志怪本出巫祝方道，所以作者以"诺皋"名篇正含巫语祝词之意。但吴曾以为"诺皋"指太阴将军则误，至于姚宽以为"诺皋"语出《左传》襄公十八年所载梗阳巫皋与中行献子言而献之许诺，纯为穿凿之解。《支诺皋》的"支"作支派、支流解，洪迈《夷坚支志》即仿此。其余各篇，如《玉格》（记神仙道教之言）、《壶史》（记神仙道徒之事）、《贝编》（记佛事）、《尸穸》（记丧葬之事）、《肉攫部》（记训鹰）等，立名都见奇思。

全书一千二百八十八条（据方南生校本，含各篇小序），不会成于一时，而是随时手录，俟时而成编。前集记事下及会昌二年（842）和四年（《虫篇》"白蜂巢"、《木篇》"松"）。作者开成、会昌中任职于集贤殿、秘书省为校书官，大中元年（847）出为吉州刺史（方南生《段成式年谱》），此间在秘阁"颇获所未见书"（《贬误》），又多暇日，所以前集很可能成于会昌末到大中初年间。续集《支诺皋上》记会昌五年事，《支诺皋下》记武宗六年（846）事，而《寺塔记》成于大中七年，续集中无大中七年以后事。作者大中七年还京，大中九年出为处州刺史（《段成式年谱》），此间任职不详，很可能是在这段时间内收拾旧稿编成续集。赵本前续集各卷皆题"唐太常少卿临淄柯古段成式撰"。观其体式不符合唐人自署惯例，必是后人所加，所以不能据此定为作者任太常少卿时所作。段成式咸通初（860）出为江州刺史，咸通四年卒，而官终太常少卿（《年谱》），这是完成全书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此书内容极为博杂，"天上天下，方内方外，无所不有"（毛晋跋），"实小说之渊薮"（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八）。其源出于西晋张华《博物志》，但宏富奇博又远在其上。诸凡佛道、数术、天文、地理、方物、医药、文学、历史、民俗、民族、考古、法律、语言、绘画、书法、音乐、建筑、魔术、杂技、烹饪等应有尽有，可说是百科全书型的小说笔记。就其文体样式来看，它也是前代各种小说杂记的集大成者。《诺皋记》、《支诺皋》等是杂记类的志怪，《玉格》、《壶史》是神仙传记类的志怪，《金刚经鸠异》是"释氏辅教之书"类的志怪，《境异》、《物异》、《广动植》、《支动》、《支植》是地理博物类的志怪，《喜兆》、《祸兆》、《梦》是五行占梦类的志怪，《语资》是志人小说之属，《忠志》是杂史小说之属，《礼异》、《酒食》、《乐》、《医》等是专题性笔记之属，《贬误》是考据性笔记之属，

《寺塔记》类《洛阳伽蓝记》,《肉攫部》则为驯鹰专书。它包囊百家杂说之体,所以人或称其为"杂家小说"(周登后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即以"杂俎"立目。

此书的价值自然是多方面的,各种学科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难得的材料,国内外学者一向视为宝藏。但就全书基本内容看,它主要是述异语怪,"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四库全书提要》),所以作者在自序中独以"志怪小说之书"相标榜。因此,此书的主要价值乃在志怪小说方面。作为小说,它有着突出的特点。首先是题材极为广泛,内容极为赡富,超出了以往的任何小说。而且作者十分看重故事传说的奇诡幻丽性,选择较精,质量普遍较高。其次作者一方面从往籍旧编中穷搜博采,一方面又大量记述唐代闻见,搜古而使许多湮没的古老传说得以流传,述今而使之富于新鲜感和时代感。这中间作者特别重视搜集外邦异域和少数民族的故事传说。再次作者叙事生动,文笔警拔俊逸而又晓畅圆熟,无深言棘句,不尚骈偶。虽然多为比较简短的志怪体,但能精心幻设为文,出其韵味,而且一部分故事以曲折绵丽见长,纯为传奇家数。作者创作此书不主教化,旨在"录味"(自序),以奇诡动人娱心,"使愁者一展眉头"(《黥》),所以才能具备以上特点,产生"使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骇,愕眙而不能禁"(李云鹄序)的审美效应。

就具体作品来看,几乎各篇都有精美的故事,而《天咫》、《玉格》、《壶史》、《盗侠》、《诺皋》诸篇尤其集中了全书最精彩的作品,美不胜收。吴刚伐树(《天咫》)、天翁张坚、妒妇津(《诺皋记》)等都是古来流传的优美民间故事,其中天翁张坚和刘天翁相斗的故事体现着老百姓的朴素想象,充满野趣。波斯王小女、龟兹国王、乾陀国王、长须国(《诺皋记》)、新罗国旁㐌、吴洞女叶限(《支诺皋》)等都是异国和少数民族的传说,都很生动有味,其中新罗旁㐌兄弟的传说和吴洞女叶限的传说至今仍有类似故事流传于民间,后一个传说简直就是中国的"灰姑娘"童话。取材于唐代的作品佳者更多,例如一行掩北斗、药神藏鼻息、斤凿修月(《天咫》)、孙思邈救昆明池龙(《玉格》)、唐居士贴月(《壶史》)、刘积中(《诺皋记》)、崔玄微、龙门蜂精、韩确化鱼(《支诺皋》)等有关神仙、道术、精怪、变化的故事,都有奇巧曼衍、趣味盎然的特点,特别是各种精怪的故事写得又多又好。《盗侠》篇诸事及《支诺皋》大侠张和等事,全是描述剑客侠士的,在全书中可谓独标异彩。胡应麟曾说历代志怪之书"亡虑数十百家,而独段氏《酉阳杂俎》最为迥出。其事实谲宕亡根,驰骋于六合九幽之外,文亦健急瑰迈称之。其视诸志怪小说,允谓奇之又奇者也"(《少室山房类稿》)卷八十三《增校酉阳杂俎序》),并不是过誉之词。

唐世小说此书影响甚大,历来"推为小说之翘楚"(《四库提要》),小说稗编多从中取资,如《神仙感遇传》、《仙传拾遗》、《南部新书》、《唐语林》、《异闻总录》、《湖海新闻夷坚续志》、《艳异编》、《情史》、《古今谭概》、《剑侠传》等,其中《南部新书》所取尤众。一些故事还演为小说和戏曲,或被吸收为素材。如《诺皋记》刘积中事演为宋元话本《灯花婆婆》,载于《平妖传》第一回。《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叙许真君以炭妇试弟子,本《玉格》吴盛事;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叙高力士为李白脱靴,本《语资》。《西湖二集》卷十一《寄梅花鬼闹西阁》入话取入《诺皋记》妒妇津事;卷二十一《假邻女诞生真子》入话叙狐妖取《诺皋记》之说,《平妖传》第三回亦据而敷演。《草篇》所记韩愈从侄后演为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支诺皋》风神花精事(又载于《博异志》)被《镜花缘》所吸收。《孤本元明杂剧》有《孙真人南极登仙会》一出,采入《玉格》孙思邈事迹。

此书在流传中,其中的部分篇章或个别作品曾经单独传世。《诺皋记》、《支诺皋》、《肉攫部》、《寺塔记》、《金刚经鸠异》曾被收入《说郛》(重编本)或《合刻三志》、《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书。《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及《通志·艺文略》著录段成式《玉格》一卷,说明此篇在北宋已被抽出单行;又有段成式《新纂异要》一卷,可能也是《境异》、《物异》等篇的抽行本。又有《段太常语录》一书(《东观余论》卷下)似即此书之《语资》篇。 (李剑国)

Yugong'an Qiwen

《于公案奇闻》 清代小说。八卷二百九十二回。不题撰人。集锦堂刊本,内封题《新刻于公案传》,署"嘉庆庚申(1800)重阳"。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九回提到"新出的《施公案》和《于公案》",《儿女英雄传》作于道光年间,可知《于公案奇闻》成书在嘉庆初年。

《于公案奇闻》记叙于成龙审破各种疑案二十一起,各案之间并无联系,由审案人于成龙贯串起来,此书只是短篇故事的联缀。所叙公案,有些表现了于成龙的聪敏明察,有些则渲染鬼使神助,带有迷信色彩。小说着意要将于成龙塑造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青天形象。于成龙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字北溟,山西永宁人。明崇祯间副榜贡生,顺治十八年授广西罗城知县,后历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康熙二十三年去世,被誉为"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为官常微服私访,种种疑案均能明察公判,且自奉简陋,始终廉洁,深得百姓称颂。但此书所记公案,并非都是于成龙所办,一些案例经过辗转流传,附会到他一人身上,决非都是史实。 (石昌渝)

Yu Shaobao Cuizhong Quanzhuan

《于少保萃忠全传》 明代小说。十卷四十回。一名《于公太保演义传》、《旌功萃忠录》。孙高亮撰。孙高亮,字怀石,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与于谦同里,生平不详,约明万历初前后在世。

书演于谦安内攘外事。首叙于谦出身,永乐十九年

(1421)登进士，巡抚江西，除豪强，平冤狱，赈济饥荒。时外侮入侵，危险之际受为兵部尚书。京畿一战，英名大震，累败敌寇，敌惧议和。后受奸臣宵小谗害，下狱问罪，正色就刑，吟辞世诗一首，大义凛然。至成化践祚，始得昭雪。小说据史实、传说敷演而成，前五回似传奇，纤细浅俗，六至十三回类公案，驳杂零散，十四回后近史实，笔力沉稳雄浑，叙事状物颇为感人。

有浙江省图书馆藏明刻本和清务本堂刻本、宝翰楼刻本、双璧堂刻本。另今人马彦祥藏旧刊本，书题《于少保萃忠传》，十卷七十回，题西湖沈士俨幼英父纂述，武林沈士修奇英父批评。（吴 敢）

Yu Ji

余集(1738～1823) 《聊斋志异》的批评者。字蓉裳，号秋宝，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丙戌(1766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工画山水，兼善兰竹。

余集在协助赵起杲整理刊行《聊斋志异》时，写了序言一篇，较为深入地论述了小说纪异志怪与批判现实的关系。他指出，《聊斋志异》是一部“托志幽遐，至于此极”的作品。它的艺术特色尽管是“恍惚幻妄，光怪陆离”，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然而其中皆有“微旨所存”。这正像屈原描写“神灵怪物，琦玮谲诡，以泄愤懑，抒写愁思”那样，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余集还认为，蒲松龄之所以能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从作家主观方面来看，蒲松龄“落落不偶”，怀才不遇，就有一股“奇气”郁于胸中，不得不借书以泄愤；从客观现实来说，社会上“服声被色，俨然人类”，而实比“鬼蜮”、“豺虎”更阴险毒辣者确实大有人在，更激发了作者暴露黑暗社会的创作热情，有感于时世险恶，有愤难诉，因而“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异类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写鬼魅来警戒人世的贪淫邪恶。因此，余集认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时是“志荒”而“心苦”，在充分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时深深地寄寓着批判现实的苦心。《聊斋志异》就是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志怪小说。假如人们以《齐谐记》、《述异记》一类无所寄寓的早期志怪来衡量《聊斋志异》的话，那只是一种“井蠡之见”，假如完全不懂志怪小说的特点而动辄“非以情揣，即以理格”，用一般的情理来责难《聊斋志异》的话，那简直连“井蠡之见”都不如了。从中可见，余集对《聊斋志异》的评价，特别是对其创作特点的分析，是比较深刻、中肯的。这也标志着当时的人们对志怪、神幻小说的特点和价值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黄 霖）

Yu Xiangdou

余象斗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撰者、刊行者和批评家。字仰止，一字文台，号三台山人。明隆庆、万历年间人。生卒年不详。祖居扬州，后世定居福建建阳县兴化坊书林村。出身于刻书世家，高祖余文兴，号有勤居士，所刻书题勤有堂。父余孟和，号双峰，所刻书多题双峰堂。余象斗编撰、刊行和评点的小说有《皇明诸司公案传》、《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列国志传》、《三国志传评林》、《水浒志传评林》和《四游记》等近三十种。余氏书坊刊行的小说，多题三台馆并冠以“志传评林”字样，而且形式多为上评、中图、下文，似当时曾有刊行“志传评林”一套丛书之举，对明代小说创作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余象斗在小说理论批评方面有自己的一些建树。他对小说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行的《水浒志传评林》和为重刊余邵鱼编写的《列国志传》八卷本序文中。余象斗十分强调小说的地位和作用。针对社会上一般封建正统文人注重史传记载而鄙视历史演义的思想，他则公开声称，社会上本来就没有“信史”，“若十七史之作”，虽有一定的可读性，“然其序事也，或出幻渺；其意义也，或至幽晦”，难免使吊古者迷惘。而演义小说条之以理，演之以文，具有史传所不具备的文理易晓的优点。他热情肯定《水浒传》的文学成就。认为此书虽非“圣经”、“贤传”，但不可妄加“藐之”。针对封建卫道者对梁山英雄的谩骂和攻击，余象斗给予回击，说宋江诸人，“愤国治之不平，悯民庶之失所，乃崛起山东”，“不知者曰，此民之贼也，国之蠹也。噫！不然也。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他赞赏梁山众好汉皆为忠义之士：鲁智深是不忘忠义之人，李逵有义有仁，武松心不以色为念，全人伦之道，是真正的义士。作为梁山英雄忠义的化身——宋江，余象斗更是推崇备至：“公明德行慈爱、忠义仁心俱全。”余象斗的忠义观是有很大局限的。他所谓“忠义”，自然有作为正直文人的道德良心，但也有封建迂儒的陈腐说教，实际包涵了忠孝仁义等全部封建道德和伦理纲常，这直接影响到他对《水浒传》中人物形象的品评。这些都或多或少地降低了《水浒传》的现实意义，并失去了应有的时代理论特色。

此外，余象斗对小说特点及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也偶有涉及，如比较注重小说创作中的关键性情节，认为对故事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对此，他时常用“渐”字来表示。如《水浒传》第十五回，写吴用诱说三阮入伙事。当阮氏三兄弟表示愿为“识我们的”而赴汤蹈火时，余象斗评说，此处正是“吴用用计诱阮家入伙之渐处”。

他又据《水浒志传评林》首页的广告文“水浒辨说”，在双峰堂本《水浒传》刊行以前，世上便已有“省诗去词，不便观诵”的三槐堂刊本，余象斗“恐观者言其省漏”，于是把三槐堂刊本删掉的诗词“皆记上层”，“一画无差错”。其中虽然不少诗词“不干《水浒》内事”(第二十五回评)，或“俗而无味”(第四十五回评)，但作为保留三槐堂刊本原来的风貌并非一无是处。这些论述，在

《水浒传》演变史上不失为重要的资料。（吴兆路）

Yufu Ji

《鱼服记》 唐代传奇小说。即李复言《续玄怪录》卷二《薛伟》。《古今说海》取入，易题为《鱼服记》，语本文中"听而自顾，即已鱼服"。此为化鱼故事，叙乾元元年薛伟任蜀州青城主簿，病不醒，经二十日而苏。自言疾困畏热，策杖出郭，见潭水清澈，忽有思浴意，遂脱衣戏水。有鱼头人宣河伯诏，令薛暂化为赤鲤。薛即化鱼，放身而游。忽见渔人垂钓，吞钩被获，会薛同僚遣仆求鱼，遂被取入县中，同僚令厨斩作鲙。此间薛屡大声呼之，皆不应，只见其口动而已。鱼头斩落，薛即醒，速召同僚问之，果有求鱼作鲙之事，鲙犹未食。于是同僚弃鲙不食，薛亦病愈。

这个故事大约原属"感应"门，含有报应之意，但并不突出，而以其新奇的想象和精彩的描写给人以美感。作者描写薛伟化鱼，把他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准确而又细微，恶热求凉，见清潭而思浴，欣欣然脱衣入水，欲"摄鱼而健游"，很符合热病患者的迷乱心理。对薛伟化鱼之后的描写，既有鱼的行为，又有人的心理，人鱼浑然一体，虽幻而能近情。作品的题材借鉴了《广异记·张纵》、《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所载韩确梦中化鱼，亦属同类，均不及此作生动透遁。北宋钱易《南部新书》已卷云："薛伟化鱼，魂游尔。"《醒世恒言》卷二十六《薛录事鱼服证仙》演此，多有增饰。

（李剑国）

Yu Boya Shuaiqin Xie Zhiyin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一。入话叙管夷吾与鲍叔牙相交，做到知己、知心、知音事，与《古今小说》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的入话同取材于《史记·管晏列传》，但文字有异。正文叙春秋战国时，俞伯牙视钟子期为知音，结为兄弟，后因钟子期逝世，俞伯牙将琴摔碎，告归林下，代替子期奉养其父母的故事。小说杂采《列子》卷五《汤问》、《吕氏春秋》卷十四《孝行览》、《韩诗外传》卷九、《新序》卷四《杂事》、《说苑》卷十六《谈丛》等相关记载，缘饰而成。

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友谊，其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建立在知音的基础上的，而且打破了富贵贫贱的界限。俞伯牙身为晋国的上大夫，钟子期只不过是个樵夫，两人的交往显然是对封建等级观念的一种挑战，具有民主、平等的进步意义；更主要的是他俩的友谊，生死不负，情真意切，具有"千古令人说破琴"的巨大魅力。实际上，这种友谊是作者理想化了的，尤其是在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的发达给封建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之后，在现实生活中更为鲜有。因此，本篇正面描写和热烈歌颂俞、钟的生死友情，还有借此反衬和揭露当时现实社会中道德沦丧、世风颓败、知音难觅的用意。如作者借伯牙之口，谴责那个社会"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作品的结尾，写后人有诗赞云："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复念知音。"

本篇在艺术上，真实、细致地写出了人物思想感情的波澜，如写俞伯牙初见钟子期樵夫打扮，便有点瞧不起他，全无客礼，当问他琴理时，钟对答如流，俞伯牙马上改"你我"而尊称他为"足下"；待到钟子期听出伯牙所弹琴声的心事是高山、流水之意，伯牙便推琴而起，与子期施宾主之礼，连呼：失敬，失敬！俞伯牙由怠慢到恭敬的感情转变，跃然纸上。另外，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密切结合，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引导读者更深刻地认识人物性格的本质。如二人曾约定明年中秋江边相候，至时俞伯牙却不见钟的踪影，先以为他莫非爽信；等了一会，又以为他因来往船只多，不认识他乘的船，于是以弹琴来引起子期的注意；不料弹出的却是哀怨之声，他便料想"吾弟必遭忧在家。去岁曾言父母年高，若非父丧，必是母亡。他为人至孝，事有轻重，宁失信于我，不肯失礼于亲，所以不来也。"次日，他就亲自找上门去，途中问路，恰好问到钟子期的父亲，这才知道原来钟子期白日采樵负重，暮夜诵读辛勤，心力耗废，染成怯疾，已经亡故了。这个答案完全出乎俞伯牙的种种猜想之外。这不仅增加了故事情节的突发性和震撼力，而且极其令人信服地把俞伯牙的感情推上了最高潮。伯牙闻讯，"五内崩裂，泪如涌泉，大叫一声，傍山崖跌倒，昏绝于地。"然后再问子期安葬之地，知道他为践前约，特乞葬于马安山江边，这又跟一开始伯牙怀疑他爽约相呼应，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更加突出他俩友情之深和子期这个至诚君子的形象。

在写子期对伯牙的琴声表示赞赏时，所有的记载皆称"善哉"，唯独小说把它改成"美哉"，"善"与"美"一字之改，显然更贴切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也反映了小说作者已有自觉的审美意识和对美的追求。

本篇的缺陷，是表现了封建文人的清高和对黎民百姓的轻视。当俞伯牙在钟子期坟前弹琴表示哀悼时，作者写围观的黎民百姓是乡野之人，不知音律，一概排斥在知音之外，未免带有偏见。

（周中明）

Yu Da

俞达（？～1884） 清代小说家。又名宗骏，字吟香。江苏长洲（今苏州）人。生平不详，据其好友邹弢《三借庐笔谈》记载，其人非趋炎附势之辈，曾与邹弢共患难。中年颇作冶游，"累于情"。晚年虽扬州梦醒，志在山林，然终因尘世羁牵，难以摆脱。光绪十年（1884），以风疾卒。除小说《青楼梦》外，尚著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吴中考古录》、《闲鸥集》等，诗亦清新不俗。

（朱伟明）

Yu Pingbo

俞平伯（1900～1990） 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散文作家。浙江德清人。1900年1月8日生。原名俞铭衡。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文学研

究会、语丝社等著名新文学团体的成员。1919年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执教。1953年起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90年10月15日病逝。

俞平伯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红楼梦》研究。他发表的红学论著近四十万字，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是新红学的代表作之一。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一、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深刻的艺术辨析，结合作者的家世、生平和思想，深入地探索了《红楼梦》的内蕴，与胡适的材料考证相辅相成，得出了《红楼梦》为曹雪芹所作，是作者的自传，曹雪芹的祖上三代都曾担任过江宁织造，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等一系列结论，将被旧红学索隐派蒙上了迷雾的《红楼梦》还原为文学现象，使红学研究走上了科学的轨道。二、曹作高续说的提出和论定，给红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在这个基础上，俞平伯全面论证了高鹗的续书，指出了其成败得失。他认为，由于曹雪芹和高鹗经历不同、志趣不同、信仰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创作思想，在作品中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后四十回中主要人物的结局和情节的发展违背了原作的精神，造成了前后的矛盾，损害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他认为，文章贵有个性，续他人的文章却最忌的是有个性，即使 勉强成文，也只是尸居余气，因此，续书总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他也提出应当全面看待高鹗续书，认为高鹗在模仿上有成功之处，并保持了一些悲剧的气氛，不致于和那些才子佳人的奇书同流合污，还是高氏的大功绩，对于《红楼梦》，总不失为功多罪少的人。三、对原稿某些章节和八十回后佚稿进行了勾索、排比、推断。认为原书叙贾氏的结局，大致和高本差不多，只是没有重兴这回事。宝玉以穷愁后出家的可能性为大，而凤姐只有“被休弃返金陵”这一条道路，等等。四、对《红楼梦》版本进行了整理，对脂砚斋评语做了辑录评注，出版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订本。

在《红楼梦辨》中，俞平伯还提出了几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感叹自己身世的，“目的是自传，行文的手段是写生”。曹雪芹一生孤高自负，性格有似宝玉，而且成年后即穷愁潦倒。如石头自怨一段，把雪芹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盘写出；第二回贾雨村说宝玉一段，也是作者的自负；第三回《西江月词》虽近于骂，则竟是赞。这些地方，足见雪芹自命之高，感愤之深。而《红楼梦》一书，对雪芹来说，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书原名《石头记》，正是自传的一个铁证”。在自传说这一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还引申和派生出几个相关的观点。如《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等等。他指出，那种认为作者“右黛而左钗”的观念既与事实不符，也与文情未合，“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相下”。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个性、风格是“怨而不怒”，不是愤慨之作，不是牢骚之作，也不是黑幕小说和谤书，更不是刻薄谩骂的文字，这就与《水浒传》、《儒林外史》、《金瓶梅》等有了区别。《红楼梦》的文风是“缠绵悱恻”，初看时似觉淡淡的，越看得熟，所得的趣味亦愈隽永。看《水浒传》，许多地方都觉得锋芒毕露，看《红楼梦》却好得多，觉得它温厚。这个区别，不在于才情，而在于作者不同的著书动机。曹雪芹不失为第一等的天才，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红楼梦》依然为第一等的作品。

1923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辨》基本上囊括了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此后，他还写了数十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并对《红楼梦辨》作了某些修正，1953年9月，他将《红楼梦辨》加以修改，更名《红楼梦研究》，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1978年、1980年、1986年，他又分别撰有《索隐与自传说闲评》、《1980年5月26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评〈好了歌〉》三文(后两 文总题《旧时月色》)，针对数十年来《红楼梦》的研究，提出了几点新看法：一、《红楼梦》的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应多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二、有褒无贬，一边倒的赞美并无助于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理解；三、雪芹固是真名，但书中的假托名，却未必毫无意义，盖非一人之力，旦夕之功，最后特标脂砚斋，又将各异名归一，“仍用石头记”，似有意与曹雪芹争著作权者，可谓奇矣；四、《红楼梦》是小说，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其实是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五、脂批非不可用，然不可尽信。1988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了《俞平伯论红楼梦》上下册，此书包括了他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全部论著。 (顾鸣塘)

Yu Wanchun
俞万春(1794～1849)　《荡寇志》作者。字仲华，号忽来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京。幼时多病，然资质聪颖。家中藏书万卷，少年时即博览群书，尤爱好稗官小说。嘉庆中叶，海南黎民起义，其父奉檄驰办；道光初叶，桂阳梁得宽率万人起事，其父率兵镇压，获首要百余人；道光十二年(1832)，湖广爆发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声势浩大，清廷震动，其父又受檄参与对瑶民起义的镇压。俞万春二十岁，便跟随其父游宦广东。他素娴弓马，曾负羽从戎，亲身参加了镇压瑶民的战事，并立有战功。但终于未授官职，后来到杭州行医。鸦片战争中，他“又献策军门，备陈战守器械”，受抚军称赏。晚年信奉道教，又潜心佛学，道光二十九年(1849)去世。

《荡寇志》的创作，始于道光六年(1826)，经过许多次改写，至道光二十年，“三易其稿”，直至道光二十七年，“寒暑凡二十易，始竟其绪”。尽管如此，仍“未遑修饰而殁”(俞龙光《荡 寇 志识语》)。俞万春死后，其子俞龙光用了三个月时间，对书稿进行了整理修饰，咸丰元年(1851)定稿，咸丰二年由俞万春好友徐珮珂捐资

在南京付刻，咸丰三年，在苏州印刷发行。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州，禁毁《荡寇志》，并将板片销毁。同治十年(1871)，又有大字覆刻本行世。

除《荡寇志》外，俞万春还著有《骑射论》、《火器考》、《医学辨症》、《净土事相》等，但都没有刊印。

（傅隆基）

Yu Yue

俞樾(1821～1906)　清代学者。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罢职后，先后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是书院，晚年主持杭州诂经精舍三十余年。学问渊博，治经、子、小学颇有成就。撰有多种著作，总称《春在堂全书》。《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有传。

俞樾喜爱小说，在其所著《春在堂随笔》、《小浮梅闲话》、《茶香室丛抄》等笔记中涉及多种小说作品，曾改写《三侠五义》第一回，将书名易为《七侠五义》，并为之撰序。他对于小说的见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从封建正统观念着眼，重视小说劝善惩恶的社会作用。这突出表现为扬《阅微草堂笔记》而抑《聊斋志异》，其《春在堂随笔》卷八写道："纪文达公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缋，未脱唐、宋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二、以考据家的眼光，重在考证小说的本事。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论及《开辟演义》、《封神演义》、《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作品时，均主要考证其典故源流，《茶香室丛抄》亦多考证小说之笔。不少考证堪称精审，颇有参考价值。三、对小说的艺术特征，主要强调新奇。他高度评价《三侠五义》："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七侠五义序》)。俞樾多以经学家、考据家的眼光来看待小说，因而在小说理论上建树不多，但他以学者的身份重视小说，并亲自参与修订小说，对于提高小说的地位，扩大小说的影响，仍有一定作用。

（沈伯俊）

Yu Zhongju Tishi Yu Shanghuang

《俞仲举题诗遇上皇》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六。入话叙汉代司马相如本为穷儒，因作《子虚赋》被皇帝看中而一朝发迹，拜为著作郎的故事。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正文叙南宋俞仲举因考举人落榜，穷困潦倒，在酒楼醉酒题诗，被宋高宗发现，认为他"高才不遇，落魄堪伤"，便敕赐他为成都府太守，衣锦还乡事。其主要情节大致模仿《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所载俞国宝题词遇上皇的故事，唯落第堪伤以及皇上给予"敕赐高官，衣锦还乡"，则纯属小说家言。本篇名为宋代，实写明事。旨在说明封建文人的荣辱和发迹，取决于能否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这反映了封建文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性，也说明作者的幻想。在艺术上，无论是入话或正文，皆采用了发迹前后荣辱对照的手法，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初徐石麟的杂剧《买花钱》，据《武林旧事》演俞国宝事时，又据本篇增加了俞国宝受宋高宗赏识，赐官翰林。另添出驸马杨震也同爱国宝之才，而以歌妓粉儿相赠，迁居丞相旧宅，荣华富贵为终。

（周中明）

Yumu Xingxin Bian

《娱目醒心编》　清代小说集。十六卷。杜纲编订。题"玉山草亭老人编次，茸城自怡轩主人评"。草亭老人即杜纲，自怡轩主人即许宝善，字穆堂，云间(今上海松江)人。书首有自怡轩主人序。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原刊本，后翻刻甚多，如道光九年(1829)达道堂刊本、同治十二年(1873)大文堂覆本等。

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史上，本书较为晚出。全书每卷有二至三回不等，有一回叙一事者，有合二至三回叙一事者，回与回之间常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连结，可见章回小说对短篇白话小说的影响痕迹。故事多因袭前人小说或其他著作，如卷二《马元美为儿求淑女　唐长姑聘妹配衰翁》，与《明斋小识》卷三所载青浦徐氏为翁娶姑事相似。卷五《执国法直臣锄恶　造冤狱奸小害良》，可证《明史》。卷八《御群凶顿遭惨变　动公愤始雪奇冤》所叙安亭张烈女事，为明代嘉靖年间实有之事，归有光《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贞妇辨》所载甚详(《震川先生集》卷四)。小说据此敷演，未添减情节。卷十一《诈平民恃官灭法　置美妾借妓营生》，袭自《石点头》卷八《贪婪汉六院卖风流》，主人公吾爱陶改为盖有之，细节上略有变动。卷十三第一回所叙许武兄弟孝友事，乃重复《醒世恒言》卷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卷十四之内容实即《古今小说》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作者对这些现成的故事或已有记载只作简要复述，并未作创造性的加工，这是古代短篇白话小说趋于消歇的重要表现。

本书特色在于不设诙奇诡谲之词，又无艳丽淫邪之说，着重描写世俗伦理生活中的形形诸象，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路，带有明显的教化特点。卷一第二回叙曹孝子步行数千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寻回父亲遗骨的故事。卷二叙唐长姑说服自己的爹娘，亲自做媒，将年方十九的妹妹幼姑聘给年近七旬的公公。媳妇为公公作媒，妹妹成为姐姐的婆婆，公公"感激媳妇如重生父母"，这些人物关系虽然有违通常伦理，但却使夫家宗祀得以承续，因而是"识权达变"，"令人敬羡"，使"闻者传为美谈"。全书风格朴实平淡，既没有精巧的情节构思，也没有独特的性格刻画。

（石育良）

Yu-Qiao Xianhua

《渔樵闲话》　宋代寓言小说集。亦名《渔樵闲话

录》。旧题苏轼撰。《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小说家类著录，二卷，不著撰人。《四库全书总目》同。有《东坡杂著五种》本、《宝颜堂秘笈》本、《苏轼文集》本，原本《说郛》卷二十一、《说郛》(重编本)卷二十九及《龙威秘书》收有节本。

《郡斋读书志》说："设渔樵问答及史传杂事，不知何人所为。"原本《说郛》已题苏轼撰。明人赵开美收入《东坡杂著五种》中，引言云："尧夫《渔樵问答》，字字名理。老坡《渔樵闲话》，字字名喻"，认定为苏轼所作。《四库全书总目》说："(晁氏)不言出自轼手，书中多引唐小说，议论皆极浅鄙，疑宋时流俗相传有是书，而明人重刻者，复假轼以行耳。"作者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定。

全书用问答体。问者每引史实、故事为问，答者则由此而生发出一通议论。共有十一章。第一章开宗明义，假托渔樵答客问，表明所谈并"非所谓渔樵之闲话"，而是"圣人之道"。其余十章则围绕这个中心由渔者叙事发问，继而樵者加以评论。叙唐明皇故事的有五章，评论其朝政盛衰得失、治乱兴亡的原因。这里是以唐喻宋，提醒当朝统治者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另外五章写的是"李忠化虎"、"王毂歌诗"、"隐娘惩凶"、"为虎作伥"、"义山赋怪"，也是借引唐代小说故事，发愤世疾俗、讥世刺俗之论，表匡世矫俗之心。李义山赋三怪物，为李商隐的佚文，《唐文拾遗》即据此辑录。

全书夹叙夹议，借题发挥，具有一定哲理性，可作讽世寓言观。如"为虎作伥"一段即引裴铏《传奇》的《马拯》故事发问，揭露充当恶人爪牙"伥鬼"的面目，刻画此种人物之丑态，相当尖锐。但思想浅薄，不免流于鄙俗，似是托名苏轼的通俗小说。

（邓　南）

Yu Bin Zhuan

《虞宾传》　清代小说。残存十一卷十一回。首嘉庆辛酉(1801)古吴协君氏序，次目录，次正文。每回后均有评语，颇可观。评语末或署"寓情"，或钤"寓情"阴文方印，或不署。题寓情翁撰。撰者、评者、抄者、序者疑为一人。"其人少负不羁，长循规辙，弱冠补弟子员，再试再踬，末后得邀一命，奔走甘中。闻鞍马驱驰之外，闲衙冷落之余，未尝不执卷咿唔，沾沾自喜。凡遇一山一水，流连吟咏，多得佳句"(序中语)。卷八中有语"谁知事不凑巧，及至明日瑶琴回家，虞生告辞已去。此话直至十七回内再叙明白"云云，知本书至少当有十七卷。又卷十评语中说："盖作者已将演至一半，虽前数篇步步关照，而后文尚多事迹，恐阅者溯流忘本，欲将前后一束。"则本书总量似二十余卷。

书演虞宾中魁多妻事。略谓明景泰间吴江虞宾，字尧甥，年方十四，家境清贫，父亡后随母艰难度日。宾博学多才，未已，三夺案首，领案入庠。时新任抚台杨时可，少年鼎甲，历任清要，立意选拔几名奇才异能之士，乃悬榜面试生童，择优充入内课，捐俸奖学。宾再捷案元，一时名动郡城。苏州有乡宦吴氏，兄弟二人俱连登科甲。兄淳在任身故，其女月娥、子麟传随母吴夫人回籍；弟溥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正统间因王振专权，致仕赋闲，与嫂氏别院乡居。溥慕宾名，聘为西席。其女月英与月娥年均及笄，羡宾才名，后复觌面于书斋玉栏轩，遂彼此系情。旋宾拾得银红绣花手帕一幅，乃题仰慕之诗，托英婢碧霄带回。英即和诗一首，另以鹅黄绣花手帕送还。会娥婢翠云代主寻帕，宾方知误还，再题佳句，转以英帕付之。娥接帕览诗，误以为表记，遂与婢谋与宾私合。旋溥五旬大寿，众亲与贺，宾周旋客间，风流倜傥。宾、娥、英三人以目流连，为英之表妹王双凤觉察。双凤观宾儒雅俊秀，亦欲插身其间，以了终身。时也先犯边，英宗亲征，兵败土木堡。其弟郕王立，改元景泰。溥因奉旨起用，英将随父北行，告娥致意宾，誓欲相从。不久秋闱，宾中亚元。宾、娥经翠云撮合，相会园中桃花亭，各盟誓言，私定终身。春闱将举，宾赴京应试。杨抚台其时公干维扬，宾趋舟谒请作伐。时可执斧，宾母登门下聘，月娥婚事遂定。宾至京，溥邀住其西厢，度其必中，请胡光禄作冰人，月英婚事亦定。不料此科因为副总裁、刑部侍郎魏尧臣徇私，侍读学士张杯亭争愤，宾落第不中。宾将南归，英诣西厢送别，嘱以娥事，务同嫁不负。宾行至山东遇盗，颇为女侠古瑶琴所青顾。后宾得老丈施体仁救助始返。宾还乡后，东床还做西席，向娥诉告始末，两家定亲既互不相知，姊妹连襟，遂为默许。谁知双凤自见宾后，渐害相思，不可自持，乃与婢牡丹相商，以来吴府散闷为名，寻俟时机。双凤后在月娥赞助之下，亦得与宾设誓定盟。山西太谷县富商金光，往来苏杭贩运绸缎，为山东响马抢劫(以下阙如)。作者措词富赡，应对裕如。其评语屡赞《西厢》、《琵琶》、《牡丹亭》，亦颇有会心。自以其作胜过《平山冷燕》、《玉娇梨》庶几可为公论。正文、评语时出灼见，如"古非今，杰士也，混迹风尘，遽以强盗目之，失之远矣。"(卷八评语)然终未脱才子佳人小说常套，沾沾自喜于一夫多妻，用笔稍涉猥亵，格调不高。

北京图书馆仅存残抄本。　　　　（吴　敢）

yuchu

虞初　小说的代称。最早为一种小说的作者。《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十五家，其中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并注说："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张衡《西京赋》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明陆采《虞初志》、汤显祖《续虞初志》、清张潮《虞初新志》、郑澍若《虞初续志》，书名均取此义。

（刘　蕤）

Yuchu Xinzhi

《虞初新志》　清代文言小说集。二十卷。张潮辑。着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四十年编成。明陆采《虞初志》，大抵裒集前人之作，张潮则选自明末清初著家文集。

《虞初新志》所收篇什，题材广泛。有真人真事，如

《徐霞客传》、《柳敬亭传》等，至于侯方域之《郭老仆墓志铭》，更是实录；或实有其人，又具浓厚的传奇色彩，如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等；或谈狐说鬼，情节怪异，如李清的《鬼母传》、王士禛的《剑侠传》、陈鼎的《烈狐传》、徐喈凤的《会仙记》等，构思奇特，布局精巧。多有小品上乘之作，文笔优美，脍炙人口，一向作为范文传诵后世，如《马伶传》、《大铁椎传》、《秦淮健儿传》、《小青传》等。但此集一出，小说的范围愈加宽泛，把史传视同传奇小说，这与编辑者张潮的文学观点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古人之小说，就是"采访天下异闻"，因此，凡"任诞矜奇，率皆实事"，都可视为小说，甚至散文游记，亦在其列，所收《南游记》，即是明证。这一观点在清代颇具影响，郑澍若、黄承增继之仿效，辑有《虞初续志》、《广虞初新志》。

《虞初新志》因辑有钱谦益等人之作，清代曾遭查禁。现存康熙刻本、诒清堂刻本、巾箱本及日本文政六年(1828)浪华河内书局等刻本。

（刘　辉）

Yuchu Xuzhi

《虞初续志》　清代文言小说集。十卷。郑澍若辑。郑澍若，字醒愚，生平不详。前有嘉庆七年(1802)编者自序，知为是年辑成。现存清刻本及中国书店影印本。

是编全承张潮《虞初新志》体例，正如自序所云："予闲取国朝各名家文集，暨说部等书，手披目览，似于山来先生《新志》之外，尚多美不胜收。爰择录其尤雅者，名曰《虞初续志》。非敢谓开拓万古心胸，有闻乐观止之叹；然而其文其事，则皆可以叱风云，锵金石，助麈谭而备輶轩之咨访者也。"遂将侯方域、汪琬、魏禧、徐乾学、毛奇龄、方苞、袁枚等文集中所作传记，悉以阑入；又将蒲松龄之《林四娘》、《王成》、《崔猛》诸篇杂厕，史书传记与稗官家言不分，黄苇白茅，不辨体例。而卷十所收雪樵居士《秦淮闻风录》，几乎全是诗词选辑，与小说大相径庭，更不宜辑入。

（朴　之）

Yuchu Zhi

《虞初志》　小说选集。八卷。明陆采辑。今存明如隐草堂刻本。《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存目二著录作《陆氏虞初志》。原书无编者姓名。其中《续齐谐记》末有跋语说："惟外舅都公家藏有之，命余锓梓焉。"都公即陆采的岳父都穆，可据以定为陆采所刻。或题李泌辑，无据。

《虞初志》是一部选择精当的前代小说选本。所收小说除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外，其余都是唐人传奇作品。包括了《莺莺传》、《李娃传》、《柳毅传》、《虬髯客传》、《南柯太守传》、《任氏传》等优秀作品。书中《续齐谐记》、《集异记》、《虬髯客传》、《谢小娥传》、《莺莺传》、《霍小玉传》、《飞烟传》、《高力士传》，八篇署有作者姓名，其余二十三篇都不署作者。而后出的翻刻本，如所谓汤显祖评本、闵性德刻本却增加了不少伪托的作者，造成了混乱。

《虞初志》大约编印于嘉靖初年或更早，当在谈恺刻印《太平广记》之前，所收唐人小说的文字有比《太平广记》优胜之处，似源出于较古的版本，因此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

除如隐草堂刻本外，《虞初志》另有多种明刻本和民国年间扫叶山房排印本。

（程毅中　薛洪勣）

Yuchu Zhoushuo

《虞初周说》　汉代小说。虞初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附注："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晚年巡幸天下，后车所载方士及求仙使者常常有千人之多。这个虞初即当时所遣乘车者之一。《封禅书》还记载，太初元年(前 104)，汉武帝西伐大宛，蝗虫成灾，"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此亦可证虞初是个善长禁咒的方士。虞初的籍里、生平大致如此。关于《周说》的内容，应劭《汉书音义》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具体所指已不知其详，大概认为是近史之书。又《文选·张平子西京赋》认为它是中国古代小说之祖："匪惟玩好，乃有秘术。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吴薛综注："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这说明《周说》的内容十分庞杂，医巫厌祝，无所不包，而且在汉武帝巡幸之际，由侍臣携以自随，以备途中顾问，显然是有实用价值的。在《吕氏春秋》里还保留着这部小说的部分内容。

（许逸民）

Yuhuaxiang

《雨花香》　清代小说集。四十篇。石成金著。成书于雍正四年(1726)。书中所叙故事发生时间最晚者为《旌烈妻》，记程氏殉夫时间为"雍正三年十月初七夜"，可为证。

《雨花香》是用白话写成的笔记小说。作者记录明末清初扬州地方的种种新闻，多系真人真事，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如写清兵南下在扬州的烧杀掳掠，《铁菱角》中的汪于门鄙吝辛苦三十余年积累的百万两银子，在扬州破城之后尽被清军掳掠一空；《倒肥鼋》从侧面写出扬州城破时百姓仓皇逃难的情形。有些作品写官吏的贪酷、高利贷者的刻薄以及土霸恶棍的狠毒，虽没有丰富的情节，却生动如见。作者的本意不在创作小说，只是以当地近时的实事作为殷鉴，教人从善，故后人视为"善书"。

南京图书馆藏《雨花香》、《通天乐》合刻自序本，存《雨花香》十五篇。上海图书馆藏《雨花香》、《通天乐》合刊袁载锡序本，收《雨花香》四十种，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话本大系"本，据此整理出版。

（王宜庭）

Yu Hui Tushan Ji

《禹会涂山记》 清代小说。《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云“未见”，亦不著作者姓名。黄人《小说小话》云其“点窜古书，颇见赅博，唯大战防风氏一段未脱俗套。闻此书系某名士与座客赌胜，穷一日夜之力所成。不知是原本否?”另据清人陈尚古《簪云楼杂说》：归安茅镳（明末著名文人茅坤第三子）偶同友人谐谑赌胜，“暮归，纠工匠及内外誊写者百余人，广厦列炬如昼，镳危坐其中，或以口语，或以手授，随笔随刊……天将曙，而百回已竣。”题曰《祈禹传》。又云“后闻镳一夕草就，莫不惊叹”(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所记与《小说小话》相类而更见详明，则《禹会涂山记》实即《祈禹传》，同书而异名；作者为茅镳，然“穷一日夜”之说显系附会。

（吴　郑）

Yulin

《语林》 东晋志人小说集。一作《裴子语林》。裴启撰。《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燕丹子》下附注：“(梁有)《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书虽亡于隋，但唐宋类书中多有引文。清马国翰据诸书所引辑为《裴子语林》二卷，编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中。鲁迅《古小说钩沉》收录一百八十条，亦名《裴子语林》，这是迄今辑集最完备的本子。

《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隆和为哀帝年号。公元 361 年(升平五年)五月，哀帝即位改元，362 年为隆和元年，363 年二月又改元兴宁，隆和实仅一年。由此可知，《语林》当作于 362 年。

汉代郡国举士，注重乡评里选，某个人的“德业”与“学行”往往被舆论用“风谣”和“题目”的形式加以赅括，此即所谓“清议”。至魏晋时，推行九品官人之法，中正官根据舆论来厘定或升降某人的乡品，吏部则相应升降其官位。因此，士大夫好尚清谈，讲究言谈容止，品评标榜，相扇成风。世俗常常把此类品题记录下来，广为流传，以为美谈。裴启的《语林》就是这种清议、清谈的产物，专门记录汉魏至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

仅就现存二百条遗文来看，《语林》描写的范围很广泛，举凡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豪族庶民等无所不及。论其内容，则政事、世风、个性、琐语等无所不包。其中较为知名的段落，如写魏武帝曹操佯睡杀侍者，以为防身之计；又以他人捉刀见匈奴使者，被使者识破便追杀之。文字极短，却形象地写出了曹操的奸雄本色。再如写晋明帝幼小时的应对，一会儿说日远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一会儿又说日近长安远，“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在矛盾的命题中蕴含理趣，生动表现了早慧儿童的机辩才能。其他如写石崇与王恺争夸豪奢，羊祜冬月酿酒令人抱瓮暖之等，无不揭示出西晋豪门侈靡卑陋的精神世界。写陆机与潘岳戏言相讥、王子猷雪夜访戴逵造门而返等，又都把士大夫孤傲任情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作者的记述不仅具有一定的思想见地，而且文笔清隽，富有幽默感。

在东晋清谈之风弥盛之际，裴启《语林》的问世可谓适逢其时。《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这种人手一册的情况无疑对世风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流传的广泛，愈加引起人们的重视与苛责。《世说新语·轻诋篇》记载，庾龢曾当面问谢安：《语林》中有两段话，一说“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一说“谢安目支道林如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究竟有没有？谢安说：我根本没说过这两段话，那是裴启的杜撰。庾龢又把《语林》记述王珣作《经酒垆下赋》的段落读了一遍，谢安不惟不赞赏，反而斥之为“裴氏学”。谢安的意思是说，王戎过黄公酒垆而伤感逝者的事本来就是好事者的讹传，王珣因之作赋，裴启又本之著书，以讹承讹，不加考辨，故深鄙裴启其人其书。谢安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又是士林领袖，一言可以定乾坤，经过他的这一番抨击，人们遂认为《语林》记事不实，“自是众咸鄙其事”，以致《语林》一书也随之散佚湮没了。

不过《语林》的题材与体裁对后来逸事志人小说的影响毕竟是巨大的。《世说新语》的题材大多采自《语林》固不待言，即便那种简洁质朴的文字风格、幽默的情调、隽永的意味，也都与《语林》一脉相承。此外，从殷芸的《小说》中同样可以看到《语林》的影子，宋晁载之《续谈助》摘录殷芸《小说》七十条，其中便有七条明确标明出自《语林》，至于标明出自《世说新语》而实际上源于《语林》者亦复不少。这都说明《语林》在逸事志人小说的创作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许逸民）

Yulin

《语林》 明代小说集。三十卷。何良俊撰。又名《何氏语林》。成书于嘉靖三十年(1551)前后。

书名仿自东晋裴启《语林》，编写方法则效法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全书三十八门，较《世说新语》多出言志、博识二门。作者认为《世说新语》记事择言专以玄虚简远为宗旨，失之偏狭，又虑及“典籍渐亡，旧闻放失”，遂披览群籍，广征博引，重新加以剪裁熔铸而成此书。所记上起两汉，下止宋元，约二千七百余则。其中某些篇目与《世说新语》意近而事异。又仿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之例，援引三百余种典籍对正文加以笺释，并注明了出处。此书与《世说新语》不同处在于：一是每门之前均有小序，以阐明本门记事宗旨；二是有些条目之后，附有作者的按语或辨证，均是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书虽专记古事旧闻，但经作者取舍、剪裁，却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以言志、博识二门尤为明显。言志门并非“代圣贤立言”，而带有主张个性自由的倾向。所记大多是隐逸之士或怀才不遇者。他们的所好，或在山

林，或在书画，或在诗文，因对现实不满而不肯与当道者合作。德行门多至三卷，其前半所记与言志门类似，后半所记唐宋名贤逸事，也多从小处落笔，很少言及经国大事。博识门的纲领是"博约"二字，作者企图对一些当时人还不易理解的海内外事物做出某种科学性的解释。这当与明代海禁较松，西学东渐，而促使一些人渴望追求新的知识有关。政事门多记朝臣或地方官清廉正直、简政爱民的故事。作者对统治者的恶德恶行十分憎恶，这在侈汰、谗险、仇隙、政事等门中都有充分的反映，有时还以按语的形式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贤媛》门中的一则，通过赞扬黄巢起义军中的妇女被掠后刚烈不屈的精神，而对皇帝、朝臣加以讥讽。凡此，多有借古鉴今之意，反映了明代中叶一些文化人的精神面貌。

《语林》素材虽采自历代古籍，但与那些杂抄众书之作不同，经作者加工后，已形成较为统一的风格。记人生动传神，记言思致隽永，可以说是自《世说新语》问世以来，众多的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也是明清两代同类作品的代表作。

今存明嘉靖何氏清森阁家刻本、《四库全书》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2)。（薛洪勣）

Yuchan Ji

《玉蟾记》 清代小说。六卷五十三回。又名《十二美女玉蟾缘》。题"通元子黄石著，钓鳌子校阅，餐霞外史参订，红杏道人校字"。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七著录为"崔象川撰"，不知何据？有道光七年(1827)绿玉山房刊本。光绪元年(1875)重镌本，首恬淡人叙、种柳主人序，次《新编玉蟾记脚色品类气运》、《新编玉蟾记前因后果》，以及种兰居士、芸樵外史、莼香隐者诸人题词，书末有云樵外史跋。光绪二十五年立本堂石印本分为四卷，改题《十二美女玉蟾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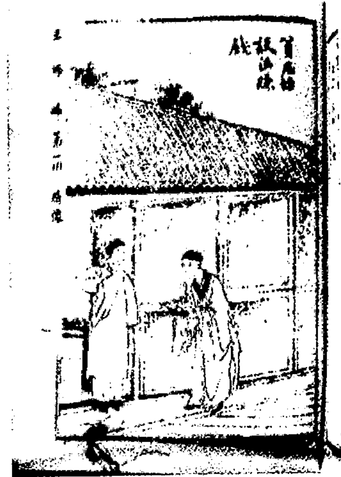
叙明朝嘉靖年间大将军张经被严嵩奸党陷害，全家被抄斩，其子张昆被家人救出，通元子赠他玉蟾十二枚，他先后邂逅十二位美女，以玉蟾为信物分赠给她们，后来张昆扫平倭寇，铲除严嵩奸党，与十二美女成婚。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卷二引《花朝生笔记》云："明徐有贞，要自一代名臣，然夺门之役，陷于谦于死，论者恨之。弹词《玉蟾蜍》设言于公后身为某公子，清才美貌，富甲一郡。有玉琢蟾蜍一十二枚，为传家之宝。后遇十二美人，皆愿与终白首，以蟾蜍分遗之，同日成婚，此十二美人者，即有贞与其党所转生也。语虽不经，殊快人意。"小说据弹词改编。（俞 文）

Yufei Meishi

《玉妃媚史》 明代小说。二卷不分回。题"古杭艳艳生编，古杭情痴生批"。署古杭艳艳生编、情痴生批的小说还有《昭阳趣史》，存明刊本，亦为二卷不分回。二书作者当为一人。《玉妃媚史》存乾隆辛巳(1761)兰佩主人序本，"讹误极多，或系翻印本"(阿英《小说闲谈·小说闲谈(一)》)。此书明刊本未见。书叙杨贵妃艳情故事。玉妃系指杨玉环，小说情节据《太平广记》及《绿窗新话》中所记杨贵妃逸事敷衍而成，然专意于色情描写，与唐五代至宋元以来有关杨贵妃的笔记、传奇、戏曲、说唱等相比，格调更为低下。全书三万余言，是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之拙劣的白话改编。（石昌渝）

Yufoyuan

《玉佛缘》 清代小说。八回。初刊于李宝嘉主编的《绣像小说》第五十三期至五十八期(1905)，署名"嘿生"，真实姓名未详。1908年商务印书馆曾出单行本，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卷》。



清刻本《玉佛缘》插图

全书以和尚了凡骗取抚台钱子玉一大笔钱财修建佛寺为主要线索，叙灵隐寺住持了凡打听得江苏巡抚钱子玉好佛，便指使曾乳过抚台夫人的奶妈李氏打通夫人关节，并买嘱钱府内外仆妇，谎称有一尊玉佛是如来化身，降居四川成都府，灵验无比；不仅可以治得巡抚大人的病，还可普度众生。禁不起夫人和众姬妾的全力撺掇，迷信的钱巡抚终于施舍万金修建佛寺，迎来玉佛。了凡不仅以建佛寺为名四处招摇募化，聚敛钱财，寺成之后还暗造密室，哄诱奸宿妇女。后被两个书生发觉，将了凡丑行传至御史耳中。御史派人前来查办，经了凡上下使钱打点，虽受了一番惊吓，终究不了了之。故事结尾，钱巡抚虽然因发现受骗而醒悟，妻妾们却迷信如故，仍背着他去烧香拜佛。钱巡抚竟活活气死，临终时只喊得一声："玉佛害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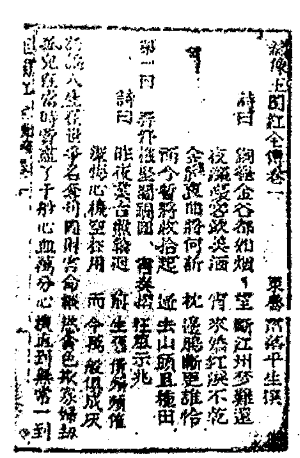
此书主旨在反对迷信，笔锋所向，涉及信佛、看相、算命、测字、风水等多方面，而抨击佛教尤力。作者在政治上取维新派立场，往往借书中人物之口发表社会改革的宣言，开出疗救社会的药方。作品文笔较流畅，描写民间风俗尤为生动。然而全书结构较混乱，短短八回书，由于一再横生枝节以及某些细节描写的杂乱无章，使故事主线模糊，作品主题亦淡化。（吴 郑）

Yuguihong

《玉闺红》 明代小说。六卷三十回。全称《绣像玉

闺红全传》，东鲁落落平生撰。真实姓名不可考。首白眉老人序，署"崇祯四年(1613)辛未，湘阴白眉老人序于金陵抱简斋，时年六十有五"。序云："吾友东鲁落落平生，幼秉天资，才华素茂，弱冠走京师，遍交时下名士，互为唱和。而立至江南，文倾一时，遂得识荆。君为人豪放任侠，急人之急。第困于场屋，久不得售，遂弃去之。"作者生平，于此可见一斑。又谓："今春闻君以近作《玉闺红》六卷见示，一夜读竟，叹为绝响，文字之瑰奇，用语之绮丽，亘古所未之见。"可知书成于崇祯四年之前，并于是年交金陵文润山房付梓。作者尚著有：《金瓶梅弹词》二十卷、《梵林艳史》十卷、《兵火离合缘》四卷、《神岛记》一卷，未见。

书叙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横擅权，监察御史李世年刚直不阿，将魏阉罪状一一列出，冒死上奏，被害死狱中。夫人沈氏闻知，一头撞死。女儿李闺贞年方十六，只得与丫环红玉仓皇从府中逃出，不想遇到原来的差役吴来子，受其诓骗，落入虎口，沦为土娼，历尽苦难。后红玉入金尚书府中，闺贞被舅父沈善谦救出牢笼，与尚书公子金玉文订终身。后吴来子身死花下，报应不爽；魏忠贤密谋篡逆，被参受戮。正如第一回开篇诗中所说："昨夜孽台照轮回，前生旧债频频催。深悔心机空枉用，而今万般都成灰。"一切果报昭彰。作者直面社会现实人生，尤其是对下层市井细民的描写，细腻逼真，如对北京外城娼窝窑妓的生活描绘，丐女裸居其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受尽凌辱，腥风苦雨，血泪斑斑，读之令人毛骨悚然，在明代小说中尚属罕见。作者洵为通俗小说的创作老手，作品情节紧凑，多设悬念，有较强的吸引力；笔锋老辣流畅，擅于捕捉人物性格的主要特点，为市井小人作画，无不口吻毕肖：小说中小白狼的凶狠手毒，吴来子的心黑狡诈，粪厂掌柜门老贵的贪鄙悭吝，张小脚的贪财淫荡，几笔勾勒，性格鲜明，活灵活现。惟第七回之后，描写娼寮生活，多为秽笔，削弱了作品的感人力量。


繡像玉閨紅全傳卷一　東魯落落平生撰

昨夜孽臺照輪迴　前生舊債頻頻催
深悔心機空枉用　而今萬般都成灰

明刻本《玉闺红》书影

此作明显受到《金瓶梅词话》的影响，小说的命名同《金瓶梅》一样，从金玉文、李闺贞、红玉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仿照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书中的小白狼、吴来子等一帮无赖赌徒，亦结拜为十弟兄。其用笔细腻，描摹逼真，不在《金瓶梅》之下，与同代小说迥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慕容陈蔡曾将此书分为上、下册二十回，删节后由丽华出版社排印出版。

（刘　辉）

Yuhu Ji
《玉壶记》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署撰人。即《太平广记》卷二十五《元柳二公》，注"出《续仙传》"(今本沈汾《续仙传》不载此篇)；《类说》卷三十二《传奇》收其节文，题作《元彻柳实》；《绀珠集》卷十一《传奇》引节文《回雁使者》、《百花桥》二条。本篇写元和初元彻、柳实二士人于廉州合浦渡海往驩州、爱州省亲，途遇风浪，漂至一岛，得以列席神仙南溟夫人与玉虚尊师的宴会。宴后南溟夫人赠以玉壶，并化出百花桥，遣侍女于桥上送元、柳二人回去。侍女给二人一琥珀盒，令投于夺其子(南岳神养子)玉环之"回雁峰使者"庙中。二人回乡后如言投盒，即有乌龙将庙震坍，而空中有玉环掷下。送玉环至南岳庙，乃获还魂膏救活已死之妻子。后二人终因玉壶得太极先生为师而仙去。本篇题材虽为唐代传奇常见的士人因巧遇成仙的类型，但作者在主要情节中又穿插和点缀了对大海风浪的夸张描写，怪兽天吴(海神名，见《山海经》)因巡海失察被斩的情节，紫衣侍女托二人索取玉环的故事，南溟夫人所赠玉壶中有鸳鸯能致备馔肴的细节以及二生寻觅太极先生所遇的波折等等，使本文曲折多姿，富于情趣，成为同类传奇中之翘楚。文中写元、柳所乘舟遇风浪时云："冒长鲸之鬐，抢巨鳌之背；浪浮雪峤，日涌火轮，触鲛室而梭停，撞蜃楼而瓦解。"其夸张铺陈及骈偶句式，全仿辞赋，开后世小说以辞赋骈文来形容景物之先河。此篇一些细节描写着墨不多而生动幻奇，如写元、柳见南溟夫人降临海岛，则云："复有紫云自海面涌出，漫衍数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余尺，叶叶而绽，内有帐幄，若绮绣错杂，耀夺人眼。"突出地体现《传奇》"文奇事奇，藻丽之中，出以绵渺"(汪辟疆《唐人小说》叙录)的特点。

（李宗为）

Yujiaoli
《玉娇梨》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回。又名《双美奇缘》。署荑荻散人编次。全称《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

叙正统年间，太常正卿白玄，因不肯把女儿嫁给庸才杨公子而得罪了其父御史杨廷昭，被逼出使番邦。临行时将女儿白红玉寄居其舅父吴翰林家中。吴翰林恐杨御史节外生枝，辞官携白红玉回金陵。吴翰林要把白红玉嫁给书生苏友白，而苏友白却误以为白红玉是个相貌丑陋之女，坚辞不允。及至白玄出使归来，考诗为女儿择婿，苏友白的《新柳》诗虽然被掉换了，但他的《送鸿》、《迎燕》二诗却得到了白红玉的赏识，并且嘱他去求吴翰林作媒。苏友白进京途中被劫，遇少女卢梦梨巧扮的卢公子与之联姻，赠以路费赴京。苏友白金榜高中，却只得到杭州推官之职；抚台杨廷昭因怀恨苏友白拒娶他的女儿，便百般刁难，苏友白于是辞官而去。这

时，白玄也借闲游之机，化名出外为女儿选婿，恰与化名的苏友白相遇。白玄爱更名换姓的苏友白的才貌，但小姐心中自有情人。正当为难之际，吴翰林出面圆场，真相大白，苏友白娶白红玉和卢梦梨姑舅姊妹二人。所以，本书在1921年译成德文时改题作《两个表姊妹》，后又有英文、俄文、法文多种译本，在欧洲产生过较广泛的影响。



清刻本《玉娇梨》插图

《玉娇梨》是较早出现的一部才子佳人小说，坚持婚姻自主、敢于追求理想的爱情婚姻这一积极主题，对以后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影响深远。它的一些重要情节，如考试择婿、假斯文行骗出丑、大团圆结局等，甚至变成了固定模式延续下去。已佚的明代《金瓶梅》续书《玉娇李》与此篇无涉。今存清顺治刻本。

（林　辰）

Yujiaoli

《玉娇李》　明代小说。原书已失传。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这部小说与《金瓶梅词话》同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内容系接续《金瓶梅》而成。

沈德符说："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骙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夏言）、分宜（严嵩）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准此，可知小说虽为《金瓶梅》续书，却是直书嘉靖间事。这对研究《金瓶梅》的成书年代，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万历末年此书已佚，即邱志充刚刚"出守去"，就不知"落何所"。按：邱志充离京出守，时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实录》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己酉，升工部郎中邱志充知河南汝宁府。"《玉娇李》虽佚，但它却是《金瓶梅》最早的一部续书，对明末以后出现的各种续《金瓶梅》有一定影响。

（刘　辉）

Yulouchun

《玉楼春》　清代小说。全名《觉世姻缘玉楼春》。题"龙邱白云道人编辑"、"颍水无缘居士点评"，其真实姓名不可考。有焕文堂刊四卷二十回本，啸花轩刊十二回本，恒谦堂与二酉堂刊二十四回本等。

书叙唐代宗时京城举行扑蝶会，卢杞因诗作欠佳，为秀才邵卞嘉所讥，卢衔恨而去。数年后，卞嘉子邵十洲长成，应试中解元。时卢杞已居相位，寻报前仇，竟诬为逆党缉拿。十洲乔扮女装逃走，匿于福善尼庵，与至庵中烧香的黄太宰女玉娘及婢女翠楼私通。后十洲被玉娘的姑父、兵部尚书霍达招为婿（霍女名春辉）。继而霍达被诬获罪，后暴卒，家眷充军潮州，十洲亦随往。六年后，十洲自潮州北上，经南昌金莲寺时为群尼所留，越五年始得脱。时卢杞已罢相，十洲遂入京，赴殿试中二甲。三妻所生三子亦同榜及第，后全家重新团聚。书名即由三妻名字中各取一字组合而成。

小说情节虽颇为曲折动人，但斧凿之迹甚浓，节外生枝，破绽亦多，如写十洲曾乔扮女装，卖人作婢，实与情理相悖。写邵十洲与多名女子淫乱，笔端常涉秽亵。在明末清初大量出现的淫佚小说中，虽称不上不堪入目，但其格调亦相当低下，故清刘廷玑评此书为"稍近淫佚"。

（吴　郑）

Yupingmei

《玉瓶梅》　清代小说。十回。全名《绣像第六奇书玉瓶梅》。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石印袖珍小本，作者为吴兴于（或作於）茹川，生平不详。书中各回自成起讫，或叙一事，或叙数事，不等。无回目，颇类评话。

此书体例混乱，有的用白话，有的用文言，实系生拼硬凑而成，文字亦颇拙劣。其第四、七、八、九、十等回模仿《聊斋志异》，类似文言笔记小说。各回内容前后往往不相侔。作者写作前似无成竹在胸，只是随编随写，信笔为之。如第七回先叙王生遇桃仙事，次叙某生救狐仙事，最后又叙童子遇佳人事；三事了无相涉，而作者竟集成一回。又如第八回先叙嫖客冯某夸技受窘，后又叙吴某与亡妻相会，两事亦格格不入。其所以不标回目，可能是因为作者无法用一句话总领全篇内容的缘故。有些内容则是删削前人旧作而得，如第五回即《今古奇观》卷十《看财奴刁买冤家主》的入话部分，叙张善友事。第六回即《今古奇观》卷九《倒运汉巧遇洞庭红》，叙文若虚事。只是原文故事生动曲折，洋洋万言，经作者改削之后，篇幅大减，仅略具梗概，了无韵味。亦有作者自编的故事，时或兼涉淫秽。如开篇第一回，叙王氏与人通奸，奸夫遗衣在床，为其夫所察；王氏为掩盖奸情，与奸夫通谋杀夫，案发立斩等。

由于此书格调不高，艺术性亦较差，在清末文坛上影响甚微，故流传不广。

（吴　郑）

Yuquanzi

《玉泉子》 唐代笔记小说集。撰者不详。此书书名、卷数,自宋代即记载不一。《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玉泉子见闻真录》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玉泉笔端》三卷,又别一卷,曰:"不著名氏。有序。中和三年(883)作……别一本号《玉泉子》,比此本少数条,而多五十二条,无序跋。录其所多者为一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玉泉笔论》五卷,杂家类又著录《玉泉子》一卷。《类说》卷二十五题作《玉泉子》。《资治通鉴考异》引此书作《玉泉子闻见录》,又作《玉泉子见闻录》,简称《玉泉子》。《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杂事之属著录《玉泉子》一卷。

今本与宋时各本又已不同。《类说》所录《玉泉子》十八条,十六条不见于今本。《唐语林》采用的《玉泉笔端》,亦有不见于今本者。如《说郛》(重编本)卷四十六、《说郛》(张宗祥辑明抄本)卷十一录《玉泉子真录》内令狐楚镇东平一条,见于《唐语林》卷六,又《永乐大典》卷一万零三百一十李璘条、一万八千二百零八薛元赏条,云出《玉泉子闻见录》,分别见于《唐语林》卷六、卷三,此数条均不见于今本。

今本仅存八十二条,颇为杂乱。据《直斋书录解题》,此书自序作于僖宗中和三年(883),而书中王酒胡撞钟一条乃昭宗时事,检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亦载此事,文几全同。又张嘉贞条出《隋唐嘉话》卷下,裴晋公弘达条出《因话录》卷二,郑畋条见《北梦琐言》卷十三,段文昌二条见《录异记》卷四,而连作一条,李抱真、韩昶等六条见《尚书故实》,卢携、李昭嘏等八条,《太平广记》引作《闻奇录》,吕元膺、夏侯孜等八条,《太平广记》引作《芝田录》,韦保衡、南卓等十二条,《太平广记》引作《卢氏杂说》。经考证,今本实自《太平广记》辑成,除《玉泉子》外,又杂采《卢氏杂说》等书。

书中所记多为中晚唐时士大夫与士人的琐事,旁及报应迷信等杂事,有关科举、婚姻者,可见当时社会风气。赵悰一条,《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头回叙之。郑路昆仲之女一条,为《青琐高议》前集卷三转录。邓敞一条,记其因孤寒不中第,遂不告其妻李氏,再娶宰相牛僧孺女,借其财势而登第。牛氏后知为邓敞所骗,与李氏合议,愿一切同之。清钮琇《觚賸》续编卷一《文章有本》条言此事即元末南戏《琵琶记》所本。梁章钜《浪迹续谈》卷二亦言之。

传世有《稗海》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之排印(1958),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8)。

(周勋初 严 杰)

Yutangchun Luonan Feng Fu

《玉堂春落难逢夫》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二十四。所叙为明代实事。相传男主人公王景隆即王三善,河南永城县人,万历进士。《明史》有传。小说谓玉堂春故事发生在明正德年间,三善年代似不相及,可能是作者故布疑阵。最早记载此故事的,是万历刊本《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卷一第二十九回《妒奸成狱》。《情史》卷二《玉堂春》、《青楼小名录》卷六《玉堂春》亦载其事。据乾隆刊《真本玉堂春全传弹词》保存有《奋志记》的一些情节,可证在明代,以玉堂春为题材的作品有两种:先有《王公子奋志记》;后有本篇,似出自冯梦龙手笔。

本篇以玉堂春救王景隆于落魄,王景隆救玉堂春于冤狱,前后映照。讴歌了患难相助的夫妇之情。礼部尚书之子王景隆结识名妓苏三(玉堂春),挥霍三万金后,被鸨母逐出,落魄街头,栖身于关王庙。苏三前往赠银助其返回故乡南京。王走后,苏三拒不接客,遂被卖与山西富商沈洪为妾。沈妻皮氏素与赵监生私通,将沈毒死,反诬苏三谋杀,贿赂地方官吏,将苏三问成死罪。恰好此时王景隆乡试中举,到真定府为官,经过他私行采访,终于弄清案情真相,使凶犯皮氏及贪官等皆获得应有的刑罚,玉堂春被从冤狱中救出,嫁与王景隆为妾。全篇故事,恰如《情史》卷二《玉堂春》条结尾的评语所说:"生非妓,终将落魄天涯;妓非生,终将含冤地狱。彼此相成,卒为夫妇。"这种妓女与公子患难相助的爱情,虽然有其值得赞誉之处,但作品最后写王景隆一妻一妾,玉堂春以"奶奶是名门宦家之子,奴是烟花,出身微贱",甘居于妾的地位,则仍表现了封建社会在婚姻上的一夫多妻制及门第等级的沉疴。

小说描写世态炎凉,笔墨老辣,尤以妓院鸨母对待王景隆前后态度的变化,形成鲜明对照,揭露了认钱不认人的世俗丑态。当王景隆有钱时,鸨母百般逢迎;一旦无钱,便扫地出门。而玉堂春虽遭到皮鞭子的毒打,不改初衷,更反衬出鸨母的狠毒可憎。

小说还抨击了贪官污吏,深中肯綮,皮氏所以能把自己毒死丈夫的罪名嫁祸于玉堂春,就是因为她广行贿赂:"与刑房吏一百两,书手八十两,掌案的先生五十两,门子五十两,两班皂隶六十两,禁子每人二十两,上下打点停当。封了一千两银子,放在坛内,当酒送与王知县。"次日清晨升堂,知县竟以我夜来一梦,梦见沈洪说:我是苏氏药死,与那皮氏无干为由,不容玉堂春分辩,就叫皂隶拶起着实打,若是不招,便要活活敲死。最后虽然是清官登场,平反昭雪,然而小说却令人触目惊心地揭露了封建统治的昏庸、暴虐。

本篇的可贵处,在于它不是孤立地写公子与妓女的爱情婚姻,而是从世俗人情、娼妓制度、封建吏治、读书中举多侧面、多层次地为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它也不单是以故事情节的曲折复杂吸引人,而是以一系列的前后映照,层层皴染,用别开生面、惨绝人寰的生活画面感染读者。它集爱情、世情、公案小说于一身,成为"三言"中深受读者欢迎、影响较大的篇章。《情史》卷二《玉堂春》条末尾称,当时即有"好事者,撰为《金钏记》,生为王瑚,妓为陈林春,商为周镗,奸夫莫有良。"雍乾间人所作《破镜圆》传奇,亦演玉堂春事。京剧、秦腔、大鼓、弹词、河北梆子、晋剧等许多剧

种、曲种，都有关于玉堂春的剧目、曲目。通常以单折演出，以唱功繁重著名的《三堂会审》，尤其家喻户晓。

（周中明）

Yutang Xianhua

《玉堂闲话》 唐五代笔记小说集。王仁裕撰。《崇文总目》传记类著录王仁裕《玉堂闲话》十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三卷。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诉失蔬圃》条云出"国初范质《玉堂闲话》"，按此条又见《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三，题作《番禺》，云"出《玉堂闲话》"。"玉堂"为翰林院之代称，王仁裕、范质均曾任职翰林学士，可以"玉堂"名其书。然考史传及书目，未见范质曾撰《玉堂闲话》之记载，当因《玉堂闲话》曾记范质所述故事而有此误。

原书久佚，《绀珠集》卷十二、《类说》卷五十四、《说郛》（重编本）卷四十八均曾采录，《太平广记》引文达一百六十条之多。引文在王仁裕前常称其职衔，则似由宋初人所改。南宋初《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著录王仁裕《续玉堂闲话》一卷，当亦由后人编定。《唐语林》原序目所引五十种书中包括《玉堂闲话》，然遍检其中条文，无一可与《玉堂闲话》现存文字相应，却有十条文字出于王仁裕另一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可见《唐语林》原序目中所说之《玉堂闲话》，实即《开元天宝遗事》。由此可推知，《崇文总目》所著录之《玉堂闲话》十卷，似含著作数种，《开元天宝遗事》亦在其中。

此书叙事简练有致，颇见章法。所记怪异之事颇多，常标言者姓名，以示有据。虽多采街谈巷议，亦可见社会下层之风气民情，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村妇》、卷二百七十《邹仆妻》与《歌者妇》等条，均反映下层妇女的机智勇敢。《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二《刘崇龟》条已为《新唐书·刘崇龟传》采入。《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九《裴度》条，为《情史》卷四、《古今小说》卷九《裴晋公义还原配》所本，《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七《葛周》条，为《古今小说》卷六《葛令公生遣弄珠儿》所本。

（周勋初 严 杰）

Yuxi Bianshi

《玉溪编事》 后蜀杂事小说集。金利用撰。金利用，生平不详。《通志·艺文略》注作伪蜀人。《玉溪编事》，《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三卷。原书失传，《太平广记》引有佚文八条，其中《侯继图》（《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黄崇嘏》（《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七）两条影响较大。前者叙侯继图于大慈寺拾得落叶，上题一诗。五六年后娶妻任氏，自认此诗是她所写。情节与《云溪友议》等书中红叶题诗故事相似，但此叶是秋风吹来，略有不同。宋张君房《缙绅脞说》中亦载此事（《类说》卷五十），文字又有差异。元人据此编为《李云英风送梧桐叶》杂剧，改侯继图为任继图，改任氏为李林甫之女云英，未必别有所据。后者叙黄崇嘏女扮男装，自称乡贡进士，因献诗得到王蜀宰相周详的赏识，要把女儿嫁给他，黄崇嘏又献诗说明真相。蔡宲之《碧湖杂记》里也引述了这个故事（《说郛》卷二十九）。明徐渭采取此事演为《四声猿》中的《女状元》杂剧，始广为人知，而金利用的原著却湮没不彰。只有这两篇故事借戏曲而得以流传。《说郛》（重编本）卷十七收此书六条，其中《古人之风》即《仲庭预》条重出，《祈泉》一条误取《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二所引《玉堂闲话》。《龙威秘书》本删去《古人之风》条。

（程毅中）

Yuxia Ji

《玉匣记》 唐代志怪小说。皇甫枚撰。《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二《王敬之》条，注出皇甫枚《玉匣记》，似曾单行。叙郏鄏村民王敬之，丙午岁秋九月，因掘地得一苍石匣，中有白玉板，上刻大篆六行，七言六句，辞意隐晦，无人能解。篇末说："焉知不有阴睹后代，总括风云、幅裂山河之事，而瘗玉以谶之。"似暗示唐朝将亡之兆。此记可能本属《三水小牍》中的一篇。

《说郛》（重编本）卷三十二、重辑本《百川学海》所收《玉匣记》，题皇甫牧撰，内容不同，杂取他书，多出宋人著作。如第一条见于《墨客挥犀》，第二、四、五条均出《梦溪笔谈》，第三条见于《遯斋闲览》，实即取自《墨客挥犀》。

（程毅中）

Yuyan Yinyuan Quanzhuan

《玉燕姻缘全传》 清代小说。七十七回。梅痴生撰。真实姓名不可考。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书局石印本，题"梅痴生著"，首光绪二十年沪北俗子序。

小说描述宋神宗年间吴县才子吕昆与名妓柳卿云的恋爱姻缘故事。玉燕是柳卿云赠给吕昆的信物，两人情意深笃，但有显贵之子侯韬从中作梗，致使两人分离。吕昆落难之中被安侍郎家的小姐丫头临妆所救，与临妆私合，并聘安小姐瑞云为妻。尚未成婚，安侍郎被侯韬之父陷害下狱，安瑞云女扮男装赴京救父；吕昆考中举人，亦往京会试。

瑞云母舅谈翰林以为瑞云已死，将女儿凤鸾许嫁吕昆。其实瑞云无恙，与吕昆同中进士，吕昆授翰林院编修，瑞云授都察院御史。柳卿云自与吕昆分离，因拒不接客，受尽鸨儿折磨，后寻至谈府找到吕昆，吕昆竟然不认。柳卿云遂告御状，皇上旨谕都察院审理，瑞云深明大义，判吕昆与柳卿云完婚。皇太后召瑞云入宫抄写《金刚经》，识破瑞云女身。皇上收瑞云为太平公主，为其父平反释冤，将侯韬之父治罪，并下旨令吕昆与瑞云、凤鸾、卿云和临妆四女成亲，"玉燕金钗重聚会，佳人才子永团圆"。

吕昆薄情寡义，与柳卿云的团圆实为勉强和偶然；瑞云女扮男装，仗义动刑审夫，亦缺乏个性描写。全书虽然写了才子佳人大团圆，但并没有写出超越功名利禄等功利关系的爱情，所表现的不过是一夫多妻的庸俗观念，实为才子佳人小说的末流。

（俞 文）

Yuzhao Xinzhi

《玉照新志》 宋代杂事小说集。王明清撰。传本或作五卷，或作六卷。《读书敏求记》列在杂家类。《四库全书》列入小说家类。自序说得一玉照于友人处，又得米南宫书“玉照”二字，因取以名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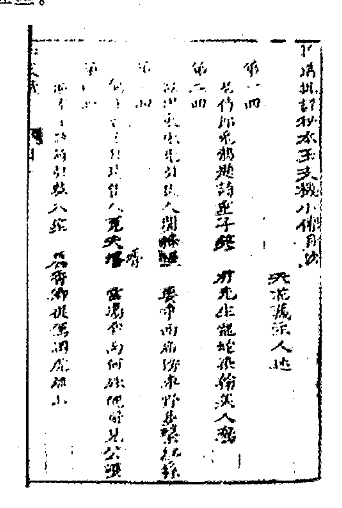
此书作于庆元戊午(1198)。记载朝野旧闻，也有神怪琐事。故事性较强的如太庙斋郎姜适遇剑仙事，太学生张行简遇女妖事，都是惊险奇诡，耸人听闻，实属志怪。李彦高遇邢仙翁事，也很神奇骇世。周邦彦梦中作《瑞鹤仙》事，左与言重逢名妓张浓事，则是文人的异闻逸事。书中载曾布作《冯燕传》水调歌头大曲，又是常为人引用的戏曲史料。有《学津讨原》所收五卷本，较为完备。 （程毅中）

Yuzhiji

《玉支玑》 清代小说。二十回。署天花藏主人述，步月主人订，巴黎国家图书馆藏醉花楼刊本署烟水散人编次。晚出刻本改名《双英记》、《方正合传》。

书叙长孙肖和管彤秀的婚姻事。大意是：贫困的村塾先生长孙肖，得到退职的管侍郎的赏识，以玉支玑为聘礼，与管彤秀小姐订婚。管侍郎复职进京并出使外国，恶少卜成仁一面诱逼、迫害长孙肖，一面依仗父亲官居吏部尚书，以强暴的手段抢劫管彤秀。管彤秀机智沉着地与长孙肖一起挫败了卜成仁的多次诡计，同时又巧妙地保护了自己，吓病了卜成仁，惊坏了卜尚书。长孙肖高中榜眼后，不仅和管彤秀喜庆完婚，而且又娶了卜成仁的妹妹卜红丝。

作品集中刻画管彤秀，写她的智识过人，谋事远胜须眉。在才子佳人小说中，《玉支玑》跳出男女一见钟情、两情缱绻的俗套，侧重描写佳人的机智和胆识，属于佳人形象由才美型向智慧型发展的作品。然而，由于作者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所限，不免顾此失彼，作为主线的男女之情却被冲淡了。今存清醉花楼刻本和华文堂等刻本。 （林 辰）



清醉花楼刻本《玉支玑》目次

Yushi Mingyan

《喻世明言》 明代小说集。二十四卷。冯梦龙辑纂。与《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今存明衍庆堂刻本。题“可一居士评”，“墨浪主人校”。封面署“重刻增补古今小说”。序同《古今小说》，书前有衍庆堂识语云：“绿天馆初刻古今小说□十种，见者侈为奇观，闻者争为击节，而流传未广，阁置可惜。今版归本坊，重加校订，刊误补遗，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白显易，可以开□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由此可知《喻世明言》为《古今小说》再版后的名字，大约刻于天启七年(1627)以前。

衍庆堂本《喻世明言》仅二十四卷二十四篇，而《古今小说》原刻本则为四十卷。原因是《古今小说》刻印后，刻坊天许斋失火，版片散落不全。更名重印时只有二十四篇了。这其中还包括《警世通言》中的《假神仙大闹华光庙》、《醒世恒言》中的《白玉娘忍苦成夫》、《张廷秀逃生救父》二篇。原刻《古今小说》中的《众名姬春风吊柳七》、《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十九篇俱缺。且全书目次也与初版大不相同，书内插图也有张冠李戴之处。 （晓 舒）

Yu Zi

《鬻子》 周鬻熊撰，见《鬻子说》。

Yu Zi Shuo

《鬻子说》 先秦小说。周鬻熊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鬻子说》十九篇，注：“后世所加。”又《汉志》道家类著录《鬻子》二十二篇，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大概《鬻子》成书在前，《鬻子说》或出增饰依托，故称“后世所加”而列入小说家。《旧唐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鬻子》一卷，《新唐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鬻子》一卷，又逄行珪注《鬻子》一卷。《宋史·艺文志》杂家类著录《鬻熊子》一卷，又小说家类著录逄行珪《鬻子注》一卷。《郡斋读书志》道家类著录《鬻子》一卷，称“今存者十四篇，唐逄行珪注，永徽中上于朝。叙称见文王时行年九十，而书载周公封康叔事，盖著书时百余岁矣”(衢本卷十一)。这则史料说明两个问题：一、逄注本完成于唐高宗永徽中，大约在625年左右；二、所记为鬻熊晚年事，很可能出于《鬻子说》。《直斋书录解题》道家类著录《鬻子》一卷，谓“今书十五篇，陆佃农师所校”；又《鬻子注》一卷，谓“止十四篇，盖中间以二章合而为一，故视陆本又少一篇。此书甲乙篇次，皆不可晓，二本前后亦不同，姑两存之”(卷九)。这里又提出逄注本与当时传本(陆校本)篇次有不同，但大体属于一书。唐宋以来，仅存残本，或入道家，或入小说家，其源出于《鬻子》还是《鬻子说》，已不可考。

宋以后，唯有逄行珪注本传世。现存版本主要有《道藏》二卷本、《廿二子全书》二卷本(正文一卷，明杨之森补一卷)、杨升庵评注《先秦五子全书》一卷本、《四库全书》一卷本等。无论一卷、二卷，都是根据日本所刻《群经治要》引唐以前经、史、子部抄撮而成。其中《道

藏》本首先为各篇撰拟篇名。清光绪十八年(1892),叶德辉以湖北崇文书局刊《子书百家》本(出《廿二子全书》)为底本,删去逢注,存其篇章名称,又搜集《列子》、贾谊《新书》、《意林》、《文注选》、《太平御览》所载佚文,编为二卷(卷二为佚文,各条详注出处),刊入《叶氏观古堂丛书》。此本最佳。

据《史记·周本纪》,周文王立,鬻熊往归之。《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鬻熊封于楚,原本事商纣王,因为屡谏不听,于是归周,周文王亲自迎接,用为公卿,封于长子(今山西长治)。贾谊《新书》中备载鬻熊历事文王、武王、成王三朝问治之语,叶德辉本卷一凡十五篇,卷二凡十三条,即使不见于贾书的文字,也与贾书同一性质,都非常近似于史书政论一体。历代书目或以今本入道家类,是因为卷一涉及黄帝之道和术数之说的缘故,但正如鲁迅所说:"或以其语浅薄,疑非道家言。然唐宋人所引逸文,又有与今本《鬻子》颇不类者,则殆真非道家言也。"(《中国小说史略》)

(许逸民)

Yuanyangdeng Zhuan

《鸳鸯灯传》 宋代传奇小说。佚名撰。原载《蕙亩拾英集》,见《岁时广记》卷十二《约宠姬》条引。其梗概云:天圣元年(1023)元宵,张生在慈孝寺侧遇见一美妇人,遗下红绡帕,题诗三首,后书:"如不相忘,愿与妾面,请来年上元夜于相蓝后门相待,车前有鸳鸯灯者是也。"第二年张生赴约,果与妇人相遇。妇人乃贵人李公偏室。《姬侍类偶》中的《彩云守墓》条,则载此故事的后半部。引自《东坡类应》,叙李氏窃金珠与张生私奔至苏州,张后逸游作乐,家道零落。至秀州寻父不遇,有妓女梁越英留之,遂为夫妇。李氏气愤呕血死,侍女彩云守墓三年,诉之于梁,梁与张生绝,张杀梁,后被刑。罗烨《醉翁谈录》壬集卷一《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条亦叙其事,情节较详,但似经修改。结局谓李氏未死,告于包公,责娶李氏为正室,越英为偏室。末云"事出《太平广记》",显为伪托。此传仅存残文,在流传中又经窜改,但影响很大。话本《张生彩鸾灯传》似即据以改编,并以此为头回故事,无梁越英事,亦谓"两情好合,偕老百年"。宋元南戏有《张资鸳鸯灯》,即演此事,仅存残曲。

(程毅中)

Yuanyangjian

《鸳鸯剑》 清代小说。二卷不分回。亦题"侠情小说绘图鸳鸯剑"。署"息观著"。其真实姓名不详。存宣统元年(1909)六月上海改良小说社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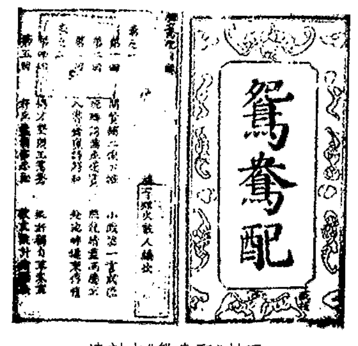
书叙清道光末年江西抚州某县富翁郑道仁,膝下二女,长名秀姝,次名婉姝。秀姝因母亲早逝,老父及妹无人照顾,遂立志永不出嫁。婉姝长至二十,艳丽无比,秀姝察家中管事聂宿园英俊,人材非凡,乃为之作伐,将聂入赘,以使妹妹终身有托,父亲也可有半子依靠。邻村土豪之子陈泽民,勾通官府欺压乡民,其妻死后,欲娶婉姝遭拒,故怀恨在心。后闻郑聂联姻,遂诬告聂宿园"私通贼线",陷其入狱。秀姝进城多方营救,适太平军破城,监狱看守逃命,聂宿园乘势逃脱,找到秀姝,出城返家。途中听说,陈泽民趁兵荒马乱之际招纳游民,勾连土匪,自任团练团长,借势抢劫横行无忌,昨已抢劫郑家,逼死婉姝,掳走其父。秀姝闻讯,忿怒万分,决心为父亲妹妹报仇,乃告别聂宿园,潜入陈家。夜间,趁陈泽民滥醉,拿起陈抢来放在桌上的鸳鸯剑,用一把剑将陈刺死,旋即以另一把剑刺进自己胸膛,壮烈而死。小说描写了晚清社会之动荡不安,塑造了秀姝这一倔强不屈之女性形象,颇为感人。

(罗德荣)

Yuanyangmei

《鸳鸯媒》 清代小说。四卷十二回。署"天花藏主人订","槜李烟水散人编次",日本内阁文库藏坊本改题书名为《鸳鸯配》,光绪石印本题为《玉鸳鸯》。槜李烟水散人疑即徐震。

《鸳鸯媒》以贾似道专权、忽必烈兴兵南下、元军围攻襄阳及南宋灭亡为背景。叙崔学士二女玉英、玉瑞与学士馆故旧之子申起龙、荀绮若相恋,二女各以家藏玉鸳鸯为赠。后崔学士因援救襄阳失利获罪,累及家属。崔夫人携二女潜逃,途中玉瑞为盗所虏,玉英为江统制劫去,欲纳为妾。申、荀后俱登高第,荀平寇得玉瑞,申遇侠客救玉英还。二女遂与申、荀结为夫妇。



清刻本《鸳鸯配》封面

全书情节强为捏合,人物性格模糊,文意并拙。然字里行间亦寓兴亡之感,如第六回申生以天下大势询之侠客陆珮玄,陆的一番议论。看来作者投身科场,本意在作顺民;但亡国未久,难免时有故国之思;而思及前朝腐败亡国的惨痛教训,不禁悲从中来,浩然之气充塞于胸。然全书基调不过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书中的兴亡之感,显然是作者的借题发挥,非关全篇主旨。

(吴 郑)

Yuanyangzhen

《鸳鸯针》 明代小说。四卷十六回。又名《觉世棒》。全称《拾珥楼新镌绣像小说鸳鸯针》。题华阳散人编辑,蚓天居士批阅,卷首有序,后署独醒道人漫识于蚓天斋。据卓尔堪选辑《明遗民诗》、《丹徒县志》等资料考知,明遗民吴拱宸号华阳散人。吴拱宸,字襄宗,号华阳散人。孝廉,矢志山水,终于茅山。蚓天居士疑即吴拱宸之另一别号。小说作于南明政权尚存之时。

《鸳鸯针》本四卷,书肆析前二卷单行,则为《一枕

奇》;析后二卷单行易其卷第,则为《双剑雪》,三书五卷,去其重复,得四卷十六回。第一卷《打关节生死结冤家 做人情始终全佛法》,以明代嘉靖朝为背景,写杭州仁和县秀才徐鹏子考卷优异,被同学丁全买通考官,更名换姓,害人成已,揭露了科场弊端、官场受贿的黑暗。第二卷《轻财色真强盗说法 出生死大义侠传心》,以明天顺至嘉靖朝为背景,写江西南昌府新建县秀才时大来得到风髯子(黄侠)救助,脱离困境,最终二人都被朝廷重用,时大来任巡抚有功,升兵部尚书。风髯子任御倭副将,升宁夏挂印总兵。小说据以说明"朝廷要破格用人,不可拘定那一流一途才做得官"的主张。第三卷《真文章从来波折 假面目占尽风骚》,叙崇祯年间,秀才宋连玉谦虚诚实,不慕功名。他的同社文友卜亨一无所长,文不能成篇,到南京捐监,骗宋连玉为他代考。卜亨后到北京傅御史家,为逃避作文章,寻狗洞爬出逃走。作者以外谐内庄的笔法对假名士作了辛辣的讽刺。第四卷《欢喜冤家一场空热闹 撰钱折本三合大姻缘》,以明万历朝为背景,写吴元理、范顺两个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商人。范顺占有了吴元理千余担米,后出外经商,家中妻妾恣意行淫,弄出许多丑状。范顺之女贞姐嫁给一个穷儒生,女婿中进士,授知县。吴元理遭横事,赖范顺女婿相助免罪。《鸳鸯针》是一部早于《儒林外史》百年的描写儒林的小说集,它从几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社会现实,塑造了明代科举制度下几种不同的儒生形象,表现了他们心灵的美与丑、道路的正与邪、生活的贫困与追求。并于字里行间寄托了作者的不平之思。

今存明末写刻本,有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整理点校本。 (王汝梅)

Yuanzhu Zhiyu Xuechuang Tanyi
《鸳渚志余雪窗谈异》

明代文言小说集。简称《志余谈异》。钓鸳湖客撰。作者的真实姓名及生平无考,从书中约略可知,是明嘉靖、万历年间浙江嘉兴县人,似为隐居于鸳鸯湖畔的一个文士。书成于万历时。

此书未见著录,今仅存孤本,约刊于明末清初。正文分上、下二帙,共三十篇(有二篇有目无文),文多带有"劝世"性,喜佛、道因果报应之谈,尤好通过人物大发议论。《甘节楼记》、《名闺贞烈传》等篇,赞扬少女未嫁而守节或殉夫,《羞墓亭记》、《王翠珠传》等篇谴责妇人或妓女嫌贫爱富或不够贞节,都未免使人感到迂腐可笑。小说也写了一些应当"劝戒"的事,如损人利已、放荡堕落等邪恶现象,特别是对政治黑暗和世风浇薄,也进行了某些谴责和揭露。《录事化犬说》写贪官污吏"对民间事,不问情理曲直,惟冒贿自乐。身常带一便袋,有事(指贿赂)至即纳其中"。《三异传》写讼师、土豪鱼肉乡民事;《德政感禽录》通过清官杨继宗与大太监汪直等权奸佞臣的斗争,写出了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奸邪当道,朝野上下,大小官员都是一些腐败邪恶之徒,朱家天下已岌岌可危。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某些历史真相,但因缺乏形象描绘,不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在《硖山遇故录》中,作者提出了"尚德选"(即以德行为选官的首要标准)的主张和"地狱随心"(即有什么样的邪恶之念便堕入什么样的地狱)的说教;在《高尚处士记》、《秋居仙访录》、《妖柳传》等篇中更是极力美化老庄式的隐遁生活。《东坡三过记》篇则发出了"三过门(原误作问)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的人生虚幻的感慨。总之,与《剪灯新话》等书相比,作者的思想偏于消极,反映了明末某些不满现状的文人的心态。

此书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颇讲究文采,行文骈散相间,喜好用典,也常常夹用一些诗词文赋。《妖柳传》、《招提琴精记》、《朱氏遇仙记》等篇写得文词优美;《西子泛雪记》、《景德幽阑记》、《侠客传》等篇写得情态宛然,令人赏心悦目。有些作品直接模仿《剪灯新话》,如《大士诛邪记》仿《申阳洞记》,《硖山遇故录》仿《修文舍人传》,《天王冥会录》仿《龙堂灵会录》,《佞人传》局部仿《绿衣人传》等。虽是仿作,也不乏新意。此书与《剪灯新话》等书的最主要的差别是富于乡土色彩。所记各事,不论是历史杂事,还是神怪故事,基本上没有超出嘉兴府一境。书名中的鸳渚指鸳鸯湖,在嘉兴城南三里处;雪窗是一处风景建筑,在嘉兴城北,外临荷池。把这两个地名镶嵌在书名中,正表明了此书的取材范围及创作地点。《西子泛雪记》写西施和范蠡,《羞墓亭记》写朱买臣夫妇,《东坡三过记》写苏轼与僧文长老,《侠客传》写张浚,《龙潭联咏录》写鲍恂等人,《硖山遇故录》写贝琼等人,《德政感禽录》写杨继宗,等等,都是发生于当地的名人佳话,流传颇广。

长期以来,此书近乎湮没无闻。但其中的一些作品,由于它书的选录,仍在社会上流传。仅《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燕居笔记》、《广艳异篇》、《续艳异篇》、《情史类略》等书所收,去其重复,至少有十四篇,已占全书的二分之一。此外,《拍案惊奇》卷二十四《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拟据此书《大士诛邪记》改写而成。 (薛洪勣)

Yuanhun Zhi
《冤魂志》

北齐志怪小说集。又称《还冤志》、《还冤记》。三卷。颜之推撰。《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冤魂志》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同,唯"新唐志"入小说家类。北宋《崇文总目》著录为《还冤志》,南宋《直斋书录解题》作《北齐还冤志》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及《太平广记》所引亦称《还冤志》。明代何镗刻《汉魏丛书》则称《还冤记》。书中所记全为佛家因果报应之事,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它"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从《颜氏家训》一书看,颜之推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一派,但他又笃信佛教,《家训·归心篇》,充满了佛家思想的说教。他一

方面相信"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另方面又认为"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极力想把作为内教的佛教和作为外教的儒家合二为一。他将佛家的"戒杀"与儒家主张的"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联系起来,认为儒家君子"未知内教,皆能不杀,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归心篇》)。鲁迅说颜之推混合儒释是正确的。《冤魂志》是自梁武帝之后佛教弥昌的产物,可以说是一部辅教的小说集,从中可以看出宗教对小说的影响。

《冤魂志》所收小说,都是冤冤相报的故事,其创作指导思想,无可称道,但不少故事本身,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如能去其冥报的外衣,亦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有些故事直接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的罪恶,如记齐襄公与其妹文姜私通,文姜是鲁桓公的夫人,桓公知其事后而谴责文姜,文姜告诉其兄齐襄公,襄公大怒,借与桓公饮酒的机会,酒后使公子彭生送桓公上车。彭生是个大力士,桓公被他抵胁而死。杀害鲁桓公的罪魁祸首本为齐襄公,后来反归罪于彭生而杀之,彭生死后变成大豕,向襄公报复。又如记吴王夫差妄杀其臣公孙圣,投于馀杭山下。后吴王夫差兵败过此,念及此事,有惭惧之心,乃令伯嚭向馀杭山呼公孙圣之名,结果三呼而三应。夫差大惧,仰天叹曰:"苍天,苍天,寡人岂可复归乎!"遂死而不返。还有些故事,所写的被害人物,多是无辜而死的冤魂。如记宋元嘉中,秣陵县令陶继之捉拿到夜行劫掠的一伙盗贼,案件牵涉到一位妓女。妓女明明提供出当夜"往就人宿,共奏音声",并未参与劫掠之事,县令却不加究查,轻率写成文书上报。当妓女的所宿主人及其宾客出面作证时,县令已知此女冤枉,但因为文书已行,不想纠正,终将此女与盗贼一起斩于郡门。临刑之日,此女鸣冤叫屈说:"我虽贱隶,少怀慕善,未尝为非,实不作劫,陶令已当具知","若死,无鬼则已,有鬼必自陈诉"。后此女在冥界"诉之得理",向陶令索还了性命。又如书中所记曲阿人弘氏,也是被官吏诬陷而死的一则典型案例:梁武帝想在他父亲陵上建寺院,命官吏采访佳木良材。商人弘氏,多年经营得一筏,长约千步,材木世所罕有。南津校尉孟少卿为迎合朝廷旨意,诬陷弘氏所卖衣服缯彩,为沿途劫掠所得,并以"造作过制,非商贾所宜"为借口,将弘氏判成死罪,将木筏上用的佳材,没收作寺用。上奏后,居然依奏施行。弘氏临刑之日,含冤对妻子说:"可以黄纸墨笔置棺中,死而有知,必当陈诉。"又自书孟少卿等数十人的姓名,吞之腹中。不久,孟少卿及"预此狱事署奏者,以次殂没,未及一年,零落皆尽"。这类故事,书中尚有不少,其对黑暗社会的揭露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就其写作特点而言,书中的大多数故事,结构较完整,前因后果,叙次井然,"文词亦颇古雅,殊异小说之冗滥"(《四库总目提要》)。

隋唐以前的释氏辅教之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九种,加此书为十种,唯此书独存,他书均已散佚。明何镗《汉魏丛书》本,为三卷足本,犹为原帙。《四库全书》本即据《汉魏丛书》本而来。《唐宋丛书》本、陈继儒所刻《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五朝小说大观》本等,均非足本。敦煌写本有此书残卷,凡十五事,皆见今本,唯书名误题为《冥报记》。

(刘文忠)

Yuanzhai Zhi

《冤债志》 唐宋志怪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题唐吴融撰,实出伪托。此书皆言鬼向人偿还前世之债事,杂取诸书而成。如《许客还债》出宋洪迈的《夷坚甲志》卷十四。《偿债鬼》前半段言王愬家之鬼孙思儿事,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三《王愬》条,出《干𦠆子》。 (顾 青)

Yuan-Ming Yishi

《元明逸史》 清代小说。十八卷。汪端著。未见。据《小说考证》续编引《阙名笔记》,知节录《明史》,搜采佚事,写吴王张士诚礼贤下士,颇得民心。汪端,字允庄,泉唐人。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陈裴之(小云)之妻。七岁能赋《春雪》诗,时人誉其才比道蕴,因以"小蕴"呼之。素性豪迈,于九流家言,道释诸书,蔑视为不足学。

(补 之)

Yuan Zhen

元稹(779～831) 唐代诗人、小说家。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今河南)人。早年贫困。贞元九年(793),明经擢第。贞元十五年,元稹为人论荐得官,初仕于河中府(蒲州)。曾有类似《莺莺传》中张生那样的风流经历。贞元十九年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与白居易诗歌唱和,情同手足。娶名门闺秀韦丛。数年后,韦丛亡故。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元和四年,由宰相裴垍提拔为监察御史。元稹在这一时期目击腐败政治,了解民生疾苦,访察官吏不法,颇有作为。由此得罪宦官与权臣,遭到贬斥。后元稹转而依附宦官,以图升迁,颇为时论所薄。长庆二年(822)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被李逢吉陷害,罢相出为同州刺史。最后暴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著有《元氏长庆集》。

元稹诗名早著,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创始人。元稹的某些诗歌,用乐府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所暴露。后期所作,多艳诗,写琐事,题材狭隘。元稹据自身经历为素材,写成唐代传奇小说中的爱情名篇《莺莺传》。文字优美,刻画细腻,为后世戏曲《西厢记》所本,系唐代传奇小说中对后世戏曲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尚著有《崔徽传》一篇(或为《崔徽歌序》),今存残文。 (张国风)

Yuan Hongdao

袁宏道(1568～1610) 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湖北公安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先后任吴县知县、

礼部主事、吏部郎官。他是当时文坛上公安派的领袖。在李贽思想的影响下，反对摹拟、复古，提倡独抒"性灵"，重视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他于小说理论方面，尽管没有留下长篇专论，仅在诗文杂著中偶尔提及，但由于他目光敏锐，议论大胆，又凭着他在文学界的重要地位和广泛联系，故实际上在小说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他继李贽将《水浒传》列入宇宙内"五大部文章"之后，又一再将一些小说和小说家与历代文学名著和名家相提并论，直接赋予崇高的地位。例如他在谈及人生真乐之一时说："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锦帆集·龚惟长先生》)在《觞政》中，他将《水浒传》、《金瓶梅》与柳永、辛弃疾等词、董解元、王实甫等乐府一起称为"逸典"，与《蒙庄》、《离骚》、《史》、《汉》及李、杜、白、苏、陆诸集之"外典"并称。这些都是十分大胆的看法。同时，他又从文学本身发展和艺术审美的角度上来极力推崇小说。其《听朱生说〈水浒传〉》一诗就十分明显地从"文字益奇变"的角度来大胆地否定《六经》、《史记》为"非至文"，"失组练"。袁宏道阅读《金瓶梅》的感受是"第睹数卷，甚奇快"(《万历野获编》)，"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锦帆集·董思白》)。这些都说明了他在小说中得到了一种与传统诗文全然不同的特殊的审美快感。袁宏道的这些说法，在当时文人中流传甚广，对于提高小说的地位，扩大小说的影响，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黄　霖)

Yuan Jiao

袁郊　传奇小说集《甘泽谣》的作者。袁郊，字之乾(《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作之仪(《新唐书·艺文志》、《唐诗纪事》卷六十五)。袁滋之子，蔡州朗山(今属河南确山，《旧唐书·袁滋传》作陈郡汝南)人。咸通(860～873)年间任尚书祠部郎中(《唐诗纪事》、《说郛》卷十九)，一说刑部郎中(《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官至虢州刺史(《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新唐书·袁滋传》及《艺文志》谓郊为昭宗时翰林学士，误(据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九)。与温庭筠友善，互相酬唱。著有《甘泽谣》及《二仪实录衣服名义图》、《服饰变古元录》。

(刘荫柏)

Yuankanben Zhongyi Shuihu Quanzhuan pingdian

袁刊本《忠义水浒全传》评点　明代小说《水浒传》的评点。全名为袁无涯刊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又称《忠义水浒全书》。一百二十回，不分卷。袁无涯，名叔度，苏州人，生卒年不详。明末刻书家。此传刊行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书首有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次为署名李贽的《忠义水浒全书发凡》十条，此发凡实系袁无涯假托。《忠义水浒全传》一书，袁无涯自称是得之于李贽门人杨定见之手，为李评之真本。但不少研究者认为，此书仍有作伪的可能，至少其中部分评点可以肯定已经由袁无涯等人修改加工。此书评点值得注意者：

一、强调忠义，歌颂招安，这是袁刊本《忠义水浒全传》评点者表现的主要思想倾向。他在第一回评点中便开宗明义指出："忠良二字，是此一部书根本。"《水浒传》真正是"一腔血性，满纸忠义"。在传统文化思想中，忠与孝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并被视为人伦之至极，立身之根本。袁刊本的评点者同样也未能免俗，他强调忠义，也很重视孝道，"孝字更是根本"。所以他在第三十六回回末总评及眉批中说："公明只以忠孝两字为重，说到逆天理，违父教，便泪如雨下，似曾读书识字过来，可敬可畏"，是"真孝义"者。忠孝仁义的封建正统思想，必然使评点者把梁山一百零八人的行为规范纳入招安的道路。忠孝仁义都不是目的，惟有招安才是最终归宿。袁刊本的评点者在热情肯定宋江等人物忠孝仁义观念的同时，对奸臣贪官的害民误国行径做了猛烈抨击。当《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写到"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时，袁刊本批道：这正"是一部书的大题目，特为揭出，莫作闲话看过"。评点者甚至责骂高俅、童贯等人之恶要"甚于草贼"(第六十五回批)，"不如一娼妓"(第一百二十回批)，倘不"愧死"(第八十一回批)，也该"急欲以景阳几拳与之"(第二十三回批)。这些都表达了他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及对贪官污吏的无比愤慨。

二、评点者也注意到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个性化描写等问题。他很重视从外部形态来刻画英雄人物形象。《水浒传》第四回写鲁智深去打禅杖时，袁刊本于此批道："从打铁人眼里写出剃须发的鲁达真形来，是何等想笔！"《水浒传》第三十八回，作者描写李逵出场时用了"黑凛凛"三字，评点者认为"只三字神形俱现"。事实上，小说人物的描写，主要还须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来表现。对此，评点者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如第十五回写阮氏兄弟把手拍着脖项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批曰："写出这三个人有状有声，激昂如生，愤雄堪啼。"继而还说："通前通后，看他三个人的说话，接接连连，开开阖阖，说到刺心处使人泣，说到快心处使人跃，妙不容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恶人心态的描写，袁刊本的评点者也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言论。如第七回，《水浒传》写高衙内欲调戏林冲妻子却两次落空，而且担惊受怕不小。至此，高衙内本来可能会有所收敛，而陆虞侯和富安却又出来极力怂恿。于是评点者批曰："衙内怕林冲，不敢与太尉说，还可劝止，只一味趋承，此小人之所以可恨。"袁刊本评点者的这一认识，无疑是很深刻的。他看到了《水浒传》中即便反面人物的描写也不是脸谱化的，而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可惜对人物的个性化分析似未充分展开，而且说明袁无涯刊本的评点深受容与堂刊本的

影响。

三、袁无涯刊本的评点者关于《水浒传》的情节结构也谈过一些有益的看法。他认为，小说情节的安排，既要合情合理，又要波澜曲折，给读者以想象和创造的余地，做到真与奇的统一。《水浒传》第二十一回，写"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袁无涯刊本的评点认为："此一回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试看书中对阎婆惜卧室的描写，作者是先"画出房屋器具来"，然后"着人"，"一一如见"；对阎婆惜言谈举止的描述，更是"把面前背后口头心里的情事细细写出"来了；写宋江也是"一丝不乱"。宋江被那婆子搞得"进退不得下，常笔必就接郓哥。今更开展出婆惜母子两段文字，便有多少情澜"。这里实际涉及读者的联想和再创造问题，属于审美心理的范畴。当然，真切动人的情节安排，又是离不开作者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人物和事件深刻体察的。如写西门庆和潘金莲勾搭成奸一节，在欣赏者看来，"此一段文情与卖枣糕一段相似，皆是无中生有。此更影动亲切，行文变化妙不容言。"再如本回前面对武松与武大的描写，"情事忽近忽远，忽离忽合，无限烟波"，但却"摹神"，"只是个真"。诸如此类，虽然"情事都从绝处生出来，却无一些做作之意，此文章承接入妙处"(第二十三回评)。有关《水浒传》情节结构的处理，评点者在其他回目中也时常谈及。在第三十四回中，他说"计捉秦明，变幻极矣。出奇制胜，酷似诸葛武侯七擒孟获手段"。第三十五回，又说《水浒传》"智计叠变，又顿挫，又周匝，又脱卸，可别生枝节，又使人想不出后文"。

四、评点者对生动、细腻的细节描写、景物点缀、气氛烘托等也偶有涉及，表现出对小说创作特点一定的重视。如第十三回，《水浒传》写杨志与索超比武前，"梁中书起身，走出阶前来，从人移转银交椅，直到月台栏干边放下"，袁无涯刊本于此批道："移坐一番，更见精彩，此等用意，极细极变极真。"对于第三回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段，袁刊本的评点者更是密点浓圈，称之为"皆文字中绝妙画手"。而在第十八回"宋公明私放晁天王"一段中，他又评道：此乃"缓中有急，急中有缓，次第写出，无一笔不到。"在第十九回他还说阮氏三兄弟："只几个人用智，便似有千军万马之势"，可见《水浒传》作者的艺术点缀和烘托能力真乃"大奇大奇"。诸如此类，袁无涯刊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评点，在不少地方确也能一语破的，启人深思。对正确理解小说的创作特点和艺术成就，肯定和提高小说的文学价值，有一定影响和作用。　　　　(吴兆路)

Yuan Mei

袁枚(1716～1797)　　清代文学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世称随园先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二十一岁应博学宏词，未中。二十三岁中举，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后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县知县。乾隆十四年引疾居随园。乾隆十七年起病入朝，是年丁父忧从陕西归，遂以养母辞官，终不复仕。乾隆十三年得江宁(今南京)小仓山之隋氏旧园，改为随园，崇饰池馆，优游其中近五十年。

在文学领域，袁枚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既是诗人，也是散文作家、小说家、文学批评家。作为诗人，与赵翼、蒋士铨合称江右三大家。

袁枚以标举性灵为核心的文学思想比较自由解放，并与同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史学家吴敬梓、曹雪芹、郑燮、戴震、章学诚等人的进步文学思潮、哲学思潮、史学思潮互相呼应着。当时的思想界，由于朝廷的提倡，汉宋两学居于统治地位，而袁枚的文学思想则又与他反对汉宋两学的态度相联系。他的《答惠定宇书》说："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袁枚的这种态度也表现在笔记小说《子不语》中，续卷五《麒麟喊冤》既漫画式地批判了汉儒"造作注疏，穿凿附会"，又很风趣地勾勒出了宋儒扛起"稻桶"(道统)"捆缚聪明才智之人"的形象。袁枚对宋学的否定，集中表现在反对宋儒提倡的礼教。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推崇朱学，同时礼教得以强化。沈德潜的"格调说"就是这种思想对诗歌领域渗透的结果。与沈德潜以礼教为内容的"必关系人伦日用"相反，袁枚认为诗歌应当表现诗人性情的多方面。只要"不失其赤子之心"，歌咏"鸟兽草木"也是好诗，也是性灵之作。他还认为，性情的最初表现不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而是男女之间的情爱，即所谓"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他还进一步把《关雎》解释为艳体，从而为他对艳体诗进行辩护找到了有力的根据。袁枚的这种文学思想也突出地反映在《子不语》中，如卷六《赑屭精》写了一个十分哀艳的爱情故事，卷四《替鬼作媒》则反映了作者赞同寡妇再嫁的思想，卷十六《全姑》写一对年轻的恋人是如何被一个信奉理学的官僚置于死地的。这里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倾向与戴震"后儒以理杀人"的见解十分相近。

袁枚生活的时期正是汉学大盛的时期。"凡古必真，凡汉皆是"(梁启超语)的思想笼罩学术界，渗透到诗歌领域，就出现了翁方纲的"肌理说"。"肌理说"的弊端之一就是把考据、学问引入诗中，这与袁枚标举的性灵是背道而驰的。《子不语》续卷五《有子庙讲书》就以小说的形式对考据学的疏漏进行了揶揄。庙中的有子说"汉宋两儒不识'仁'字即'人'字"。因此对《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一句，一直作了错误的解释。卷二《董贤为神》说王莽罪恶滔天，但他"一生信《周礼》，虽死犹抱持不放，受铁鞭时，犹以《周礼》护其背"。王莽立古文经学博士，而古文经学即汉学。由此可以看出这篇故事的含义。

袁枚文学思想的另一特色是直接从孔孟的言论中

汲取营养，或者说，他屏弃汉宋诸儒，对孔孟重新进行阐释，从而找到自己所需的理论根据。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袁枚却撰写了《子不语》，其实并不矛盾。他在自序中说，孔子之所以不语怪力乱神，是因为孔子是从"立人道之极"的角度来说的；《周易》、《诗》、《左传》之所以涉及怪异之事，是因为这些著作在于"穷天地之变"，二者是"并行而不悖"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民为贵"都给袁枚以很大的影响。《子不语》揭露贪官，同情百姓（如卷九《莆田冤狱》），主张慎重断案，反对主观（如卷九《真龙图变假龙图》），提倡爱惜民力，为民除弊（如卷一《酆都知县》），对"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鞭挞（如卷十六《阎王升殿先吞铁丸》）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袁枚与当时进步思潮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他在《史学例议序》中指出"古有史而无经"。这种观点就和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进步史学观相一致。袁枚的这种观点也反映在他的小说中。《麒麟喊冤》借古衣冠者的话说，本来"《诗》《书》《周易》不名经也。自汉人多事，名曰《六经》"。经降为史，就留下可疑、可指摘的余地，也留下重新阐释的余地。所谓"《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随园诗话》），所谓"缘情之作，纵有非是，亦不过《三百篇》中'有女同车，伊其相谑'之类"（《答蕺园论诗书》），都是在否定经的神圣地位的基础上，重新解说《诗经》来为他的性灵说寻找根据的。

袁枚对待科举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吴敬梓、曹雪芹的思想相通。他认为八股时文是"优孟衣冠，代人作语"，"以描写口吻为工"（《答戴敬咸孝廉书》），没有作者的个性，与性灵格格不入。《子不语》卷九《地藏王接客》、卷十一《秀民册》，都有对八股文的抨击。卷七《李倬》、卷十四《科场二则》等，则揭露了科场中座主受贿、徇私舞弊、考官昏庸等种种弊端。袁枚对科举的态度还表现在他对子侄教育方面。他让儿子阿通参加考试，只是"欲其知考试之难"，"非望其入学也"。他认为"才不才者，本也；考不考者，末也"；"儿果才"，"即不试亦可"（《与香亭》）。由此可见袁枚对待科举态度的一贯性。

袁枚的小说以叙事见长，通过鬼神怪异之事反映了社会的多方面，结集为《子不语》。清代文言小说，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外，《子不语》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最负盛名。

袁枚一生著述颇丰，随园集有三十六种，除笔记小说《子不语》外，诗文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卷、《诗集》三十一卷、《外集》七卷，诗话有《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八卷，此外还有《随园随笔》、《小仓山房尺牍》等。

（刘绍智）

Yuanshi Zhuan

《袁氏传》 唐代传奇小说。《古今说海》本不署撰人，《绿窗女史》、《唐人说荟》、《龙威秘书》等题顾敻撰，无据。实即《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五《孙恪》，注"出《传奇》"，《类说》卷三十三《传奇》亦收本篇节文，当为唐裴铏作品。写广德中秀才孙恪下第游洛阳，因赁房遇美女袁氏，结为夫妇。孙恪之表兄张闲云曾学道术，谓孙面有妖气，借与宝剑镇妖，为袁氏所觉，寸折其剑。十几年后，袁氏已育二子，孙恪被旧友荐为南康（今广东德庆）经略判官，挈家赴任。至端州（今广东高要）峡山寺，孙恪与袁氏入寺斋僧，袁氏献一碧玉环于僧，谓为"院中旧物"。斋罢，有数十野猿来食残斋，袁氏忽题诗一首，裂衣化猿，跃树而去。老僧方悟袁氏本为其儿时所养之猿，开元中曾献于天子，碧玉环即当时束于猿颈者。本篇继武沈既济《任氏传》叙述了一个人妖恋爱的故事。袁氏自称为"袁长官之女"，服饰华丽，举止端庄，并且"治家甚严，不喜掺杂"；然而在内心深处，她却向往着"青山与白云"，缅怀着"长啸一声烟雾深"的自由生活。作者通过对这一人物的生动描写，形象地刻画出了当时一些富贵中人内心的矛盾心理。文中张闲云说服孙恪以宝剑镇袁氏，而袁氏责备孙恪"不顾恩义"的大段描写，是本篇颇为精彩的段落。在这一场妖精与有道之士所进行的斗争中，妖精袁氏不仅在神通上胜过了张生，"若断轻藕"般寸折了他视为"干将之俦亚"的宝剑，并且在道义上令孙恪"惭颜"折服，表明了作者情义胜于道学的观点。元代郑廷玉曾将本篇故事演为《孙恪遇猿》杂剧，清陈烺《玉狮堂十种曲》中《仙缘记》（一名《碧玉环》）亦取材于此。

（李宗为）

Yuan Tiangang Waizhuan

《袁天纲外传》 唐代志怪小说。吕道生撰。即《定命录》中的《袁天纲》条，见《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一。《古今说海》说渊部收录此篇，题作《袁天纲外传》。

篇叙袁天纲精于相术，曾为唐太宗、窦轨、杜淹、王珪、韦挺等人预言前程，无不应验。李峤的兄弟年都不过三十，天纲相李峤神气清秀，也认为寿不出三十，又与李峤同睡，发现他是龟息，必大贵寿，后来果如所言。天纲又替王当择婿，说果毅姚某当有贵子，后生子即姚元崇，位至宰相。本篇列举袁天纲善相的事例，较为琐碎。故事虽很神奇，但无情节可言。因篇幅较长，后人遂视为传奇体小说。《新唐书》、《旧唐书》袁天纲传亦采其事入史。

（程毅中）

Yuan Yuling

袁于令（1592～1674） 明末清初戏曲、小说家。原名韫玉，后改名晋，字令昭、砚昭，凫公，号于鹊，又号箨庵、白宾、吉衣主人、剑啸阁主人、幔亭仙史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末诸生，入清曾官水部郎、东昌府临清关监督、荆州知府。清顺治十年（1653）三月，湖广抚臣弹劾袁于令等十五人"侵盗钱粮"，罢官后退隐，病卒。他精通音律，以其所作词曲、传奇、杂剧等，闻名于世。

袁于令所著传奇有《西楼记》、《玉符记》、《珍珠

衫》、《鹔鷞裘》等九种，另有杂剧《双莺传》，改篇有小说《隋史遗文》、《剑啸阁批评东西汉通俗演义》，并为李贽所批的《西游记》作过《题辞》。 （刘文忠）

Yuanhua Ji
《原化记》 唐代志怪小说集。皇甫氏撰。《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著录四卷，《通志·艺文略》小说类著录一卷。皇甫氏，名字不详。原书不传。《类说》卷七、《绀珠集》卷七，收有佚文节要。《太平广记》中收有佚文六十余篇。其中《冯俊》、《采药氏》等条，谈恺刻本讹作《原仙记》。明抄本作《原化记》。

从《原化记》现存篇目看，大多记述中晚唐时人求仙访道的经历及异僧方士修炼之艰辛，法术之灵验，从中可窥见玄宗朝以后崇道风气的兴盛和社会的动荡。或写得道登仙，服丹羽化；或写误入洞府，以避战乱，情节一般不出此类窠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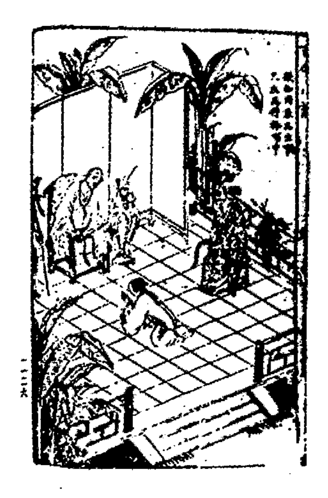
作品篇章均较短小，情节简单。偶有佳作，辄多为人间故事，略涉仙迹。如《吴堪》写义兴县吏吴堪家临荆溪，敬护泉源，溪中白螺感其事而幻化为少女，配作夫妻。县令闻而求之，堪不从，乃以事害堪。叙事优美凄婉，字数虽少，但吴堪之敦厚良善，螺女之贤慧机敏，县令之贪婪奸毒，皆跃然笔端，文末且道出义兴县迁徙缘由，极富民间传说韵味。似袭自《搜神后记》卷五《白水素女》故事。豪侠故事亦见特色。《嘉兴绳技》、《车中女子》诸篇叙开元中百戏竞技风俗，推崇道法，褒扬剑侠。二篇并见于托名段成式的《剑侠传》。《崔慎思》记一盖世女侠隐忍数载，替父报仇，以一二细节将温柔其外而刚毅其中的女侠塑造得回肠荡气，生动感人。写儒生者当首推《京都儒士》，文中儒士在人前胆气豪壮，独处则丑态毕露，此篇纯粹写人，不涉鬼神，这在《原化记》中十分少见，是《原化记》中艺术水平较高的代表篇目。



嘉兴绳技 选自清刻本《剑侠传》插图

《原化记》中几个有关老虎的故事，比较有趣。如《中朝子》叙老虎背负女子，促成了中朝子的旧约婚姻。这个故事与《广异记》的《勤自励》情节相似，当采自民间传说。 （陈 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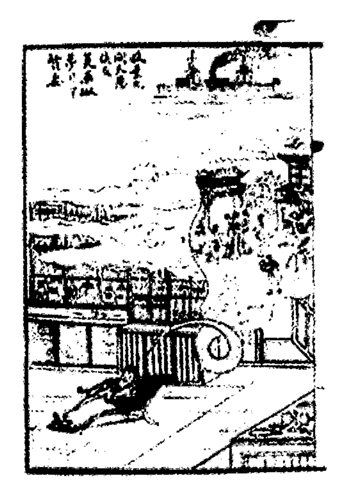
Yueming Heshang Du Liucui
《月明和尚度柳翠》 明代小说。见于《古今小说》卷二十九。《侍儿小名录拾遗》引《古今诗话》，已见红莲故事之雏形，至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卷一《柳翠》可说略具梗概。《宝文堂书目》载有《红莲记》，虽内容不详，肯定也是载录此事。只有《轮回醒世》卷六《法僧投胎》，才首尾完整，趋于定型。《月明和尚度柳翠》正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红莲故事基础上，加工写定。之后，《燕居笔记》改名为《红莲女淫玉禅师》，《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又标目为《柳府尹遣红莲破月明和尚》。


明刻本《古今小说》插图

《古今小说》之《月明和尚度柳翠》和《明悟禅师赶五戒》，可说是姊妹篇。它们都源于《宝文堂书目》所载之《红莲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不仅女主人公都名叫红莲，而且都与和尚有关，只不过一个在“私”，一个主“淫”，红莲故事在这两个字上出现了分野，这正是长期流传中发生的变异。两篇小说都露骨地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论观点，迷信色彩浓厚。但是作品的客观描绘，又形象地展示了佛教的虚伪：不论是玉通禅师，还是明悟和尚，个个是得道高僧，道貌岸然，煞有介事地在那里参禅向佛，修身养性。然而一遇年少貌美的红莲，都打了败仗，原来他们都是好色之徒。佛教长期向人们灌输的“五戒”，只不过是一篇骗人的鬼话，作品将宗教的虚伪性揭露得淋漓尽致。小说对红莲形象的塑造，细腻生动，像剥笋抽丝，层层皴染，一步一步使玉通禅师落入她原先设计好的圈套。除去因果报应的文字，情节组织得丝丝入扣，十分引人，在艺术上甚有特色。 （刘小蕾）

Yueqiu Zhimindi Xiaoshuo
《月球殖民地小说》 清代小说。三十五回。未完。荒江钓叟著。发表于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至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绣像小说》第二十一至六十二号。

本书记叙晚清时代亡命南洋的一些爱国志士的抗清活动。湖南湘乡龙孟华，娶妻凤氏，因其岳父被权臣所害，龙孟华刺杀权臣未遂，挈妻逃往南洋，幸遇海南大学堂总办李安武、美华矿务公司总办濮心斋盛情款留。但是不幸龙孟华与凤氏在兰簪河翻舟落水，夫妻失



清光绪刻本《月球殖民地小说》插图

散。龙孟华寄居濮心斋的苍夷别墅，倏忽八载，偶从报纸发现其妻音讯，且知她已生下一子名龙必大。龙孟华如痴如狂，誓将"上穷碧落下黄泉"，觅其妻儿。幸有日本义士玉太郎自制新式气球，可以自由遨翔寰宇。龙孟华乘气球遍访欧美及南洋诸岛，历尽千辛万苦，方在人迹罕至的海外仙洞飘飖庐与凤氏团圆。其子龙必大却已飞升月宫，乘坐更加光彩夺目的月府气球前来与父母团聚。最后龙孟华携其妻儿一同飞往月球游学。

小说以龙孟华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干，穿插清廷对仁人志士的血腥镇压。李安武、濮心斋都因上书言事而遭缉捕，逃亡海外。唐北江率其门生从南洋筹巨款，秘密运入军械，拟组建一支义勇军，在长江一带举事。事败，唐北江及其门生三十五人就义，似影射唐才常自立军事。此外尚有李安武和孔文、孔武兄弟暗杀总管太监和四权臣事，孔氏兄弟殉难。

小说主旨是"扫祖国百万里的烟尘，救同胞四百兆的性命"（第三十五回），观念比较陈旧，义士所谈"无非是中国百姓如何苦恼，官场如何作恶，一派忠君爱国的话"（第一回）。唐北江竟是明末唐王的后裔，海外遗民犹将崇祯皇帝御赐的蟒袍玉带和金匮所藏的前朝宝器奉为至尊。作者幻想月球文明进化，科学发达，不久将到地球上开辟殖民地。此书系科学幻想小说与旧式侠义小说杂糅而成，情节构思不免生硬牵强。

（林　薇）

Yue Shi

乐史（930～1007）　北宋著名学者。字子正，抚州宜黄县（今属江西）人。南唐时官秘书郎。入宋后，官平原主簿等。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及第，擢升著作佐郎。知陵州，后召为三馆编修。雍熙三年（986）迁著作郎直史馆，转太常博士，知舒州。此后，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外知州县，直至老疾致仕。真宗咸平五年（1002）又起复三馆职，出掌西京（洛阳）勘磨司（主管财赋的三使司下属官员）。居处有园林之胜，年七十八，卒于洛阳。附见《宋史》卷三百零七其子乐黄目传中。

乐史学识广博，著述甚丰。仅《宋史》本传即列有二十一种，合计约九百八十八卷。其中《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是学术价值较高的舆地专著。另有《广卓异记》、《总仙记》、《诸仙传》、《总记传》等。又编己所著为《仙洞集》百卷。传记体小说，除《绿珠传》、《杨太真外传》外，《宋史·艺文志》还著录有《滕王外传》、《李白外传》、《许迈传》等各一卷，未见传本。

他的著述曾两次上献皇帝，藏于宫廷秘府。《宋史》本传说他"好著述，然博而寡要。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论者嗤其诡诞"。可见一斑。

（薛洪勣）

Yue Yi Tu Qi Qi Guo Chunqiu Houji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元代讲史话本。又称《七国春秋平话》。凡上中下三卷，不署作者姓名，为现存元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所刊《全相平话五种》之一，藏于日本内阁文库。有日本仓石武四郎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以及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行于世。此书题曰"后集"，当有"前集"无疑，但现已失传。此书演乐毅伐齐事。复齐者本为田单而非孙膑，但此书所叙则以孙膑为主，田单仅于火牛破燕时建功，且谓遵孙膑之命，全与史实不符。所叙乐毅、孙膑斗法，双方师傅下山助战，鬼谷先生大破迷魂阵等情节，神怪色彩较《武王伐纣书》尤为浓厚，在《全相平话五种》之中，其风格颇不相类。

书叙齐王自孙子破魏后，有并吞天下之志，封孟子为上卿，齐国大治。这时孙膑的父亲孙操因谏阻燕王哙让位于丞相子之，被囚，孙子遂率兵灭燕国，杀哙及子之。燕人立太子平为昭王，昭王大施仁政，国富民强。时齐王为国舅邹坚及子邹忌所弑，立湣王，贬田文于即墨。孙子谏之，不从，因诈死以求免祸。

秦白起闻孙子死，领兵来要七国将印，燕、魏、韩亦起兵攻齐。苏代计诓孙子出山，四国始退兵，但孙子不久仍退隐不出。燕有贤人乐毅，初投齐，不见用，投燕，昭王任以国政。他乃合秦、赵、韩、魏之兵伐齐，破七十余城，齐王终于被杀，齐太子逃奔即墨，投田单。孙子复下山，用反间计使燕以骑劫代乐毅，并教田单用火牛阵，杀退燕兵。燕复以乐毅为帅，与齐帅孙子互以阵法及勇将相斗。乐毅又请师父黄伯杨下山，布迷魂阵，陷孙子等。于是孙子师傅鬼谷子也被请下山来，率五国军兵九十万，破阵救出孙子，大败燕兵。秦白起率兵助燕，七国混战，杀人无数，黄伯杨终于不敌鬼谷子，遂讲和，各国共尊齐国为上国。众仙亦各受封归山，天下从此太平。

相类似的书，有佚名的《走马春秋》十六回，演乐毅伐齐事，甚荒诞，与元人平话小异。清同治间有《剑锋春秋》六十回，虽亦演孙膑事，然实与本书不甚相同。清人徐震编《后七国乐田演义》，其内容与本书完全不同。而《后七国乐田演义》作于《东周列国志》刊行之后，故全采《东周列国志》第九十五回《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而加以扩大，其所叙故事大都本自《战国策》、《史记》、《新序》，与本书之富于神怪色彩，大异其

趣。

现在流传的《前七国志孙庞斗智演义》里，尚有《七国春秋前集》的影子。此书有明崇祯刊本，题《新镌全像孙庞斗智演义》。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卷三说："此书虽明刊本，其作风实与今存元刊诸平话为近，与《春秋后集》亦沆瀣一气，疑即出于元人《七国春秋前集》。即以一书视之，亦不至大谬。"如《前七国志孙庞斗智演义》结束叙述孙子败庞涓于马陵山下，斩了庞涓，报了刖足之仇，而《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就正是从这里开始叙起的，开头就说："夫《后七国春秋》者，说着魏国遣庞涓为帅，将兵伐韩、赵二国。韩、赵二国不能当敌，即遣使请救于齐。""孙子用计，捉了庞涓，就魏国会六国君王，斩了庞涓，报了刖足之仇。"此下即接入正文。

由此看来，《前七国志孙庞斗志演义》，当即由《七国春秋前集》平话演化而来。 （罗德荣）

Yue Wumu Jinzhong Baoguo Zhuan
《岳武穆尽忠报国传》 明代小说。七卷二十八则。首金世俊序，次于华玉凡例。于华玉撰。华玉，字辉山，江苏金坛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崇祯十五年任浙江衢州府西安县知县。凡例末附"门人信安古云余邦缙删次"。则编者亦有余氏。小说叙靖康失策议和，李纲治军抗金，康王泥马渡江，岳飞从军报国，后蒙冤，终昭雪事。于氏嫌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荒诞、赘琐、鄙野，便"正厥体制，芟其繁芜，一与正史相符"，"痛为剪剔，务期简雅"。武穆演义经过于氏这一番"脱胎换骨"的删订之后，虽改旧观，却失去了通俗读物的活泼精神，近似于正史传记的复述。于氏此举，非雅非俗，不免进退失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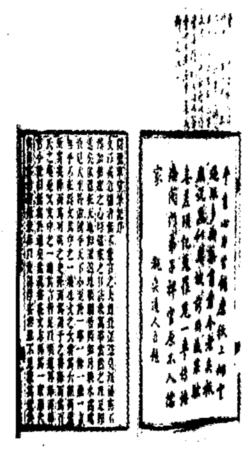
有明崇祯友益斋刊本传世。 （吴 敢）

Yue Wumuwang Jingzhong Zhuan
《岳武穆王精忠传》 明代小说。六卷六十八回。封面题"玉茗堂原本"，署"邹元标编订"。邹元标，字尔瞻，江西吉水人。万历进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魏忠贤当权时，求退而去，卒谥忠介，著有《愿学集》，《明史》卷二百四十三有传。

此书即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删节归并，着意描写岳飞的精忠报国及手下将士的奋勇抗敌，不同于后来于华玉的改本《岳武穆尽忠报国传》的迂腐，而具有英雄传奇的趣味。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认为此书"回目用偶语，省略处不甚合理，按语论断均删去，当系假托。"

今存清初映秀堂刻本。 （吴 敢）

Yueweicaotang Biji
《阅微草堂笔记》 清代文言笔记小说集。二十四卷。纪昀撰。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等五种。其中，《滦阳消夏录》乾隆五十四年(1789)作于热河(今河北承德，滦阳系承德之别称)；《如是我闻》作于乾隆五十六年；《槐西杂志》乾隆五十七年作于西苑槐西老屋；《姑妄听之》作于乾隆五十八年，系以《庄子・齐物论》"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及苏轼逸事(叶梦得《避暑录话》上)为书名；《滦阳续录》嘉庆三年(1798)作于热河。五种书成后曾分别刊行。嘉庆五年由其门人盛时彦合为一书刊行，取名《阅微草堂笔记》。后有嘉庆二十一年重刊本、道光十五年(1835)广州财政司刊本、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会文堂书局详注本、多种石印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0)。


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阅微草堂笔记》序

全书主要记述鬼狐怪故事。有的是小说，有的仅为随笔杂记。立意大旨在"不乖于风教"。有的作品反映了作者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与同情。不少作品用辛辣痛切的语言对吏治的黑暗、腐败，以及官员的贪赃枉法的丑行进行了抨击，对社会的种种弊病，以及世态人情的浇薄、奸诈等等作了有力的嘲讽和指斥。有些作品则对道学家的拘迂、虚伪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还有几篇不怕鬼的故事，写来饶有风趣，脍炙人口。此外，书中一些考辨文字颇具灼见；描绘异域风光，文笔清新，引人入胜。

文字的风格，尚质黜华、简雅隽永。俞鸿渐《印雪轩随笔》评为"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屑于描头画角"。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给予较高的评价："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文言小说中的重要作品，其历史地位及对清代文言小说发展的影响，仅次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江一弘）

Yuejueshu
《越绝书》 古史书。此书作者，《隋书・经籍志》记为子贡，《崇文总目》加上"或曰子胥"，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明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均予否定。明代杨慎、胡侍、田艺蘅、焦竑等根据《篇叙外传记》的一段文字，推测其作者是东汉初年会稽人袁康和吴平。这一推测在明清之际被普遍接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征引这一看法，判定"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厥名有米，复之以庚"是康字，"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是会稽人，"文词属定，自于邦贤"乃同郡人，"以口

为姓，承之以天”是吴字，“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是平字，合起来，《越绝书》作者即会稽人袁康和吴平。这一结论是从汉人好作隐语的习惯中推衍出来的，但有些问题却难以解决。王充的《论衡·案书》提到过吴君高撰《越纽录》，有可能与《越绝书》是异名的同一部书，其作者也可能是字为君高的吴平。杨慎等明代学者和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确认这两者为一书。但是，《论衡》里曾三度提到吴君高，却绝没有袁康的名字，则前边那段隐语里所说撰者之一袁康无从查证。明代同时有人从内容上分析此书“成非一年”（田汝成嘉靖二十四年孔文谷刊本序、郭钰《古越书凡例》），恐怕不无道理。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战国时人所作之《越绝》原系兵家之书，特其姓名不可考，于《汉志》不知属何家耳。要之，此书非一时一人所作……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这种说法是比较公允的。由此可见，有人从《吴地传》的“勾践徙琅琊到建武二十八年”这句话中得出此书成于建武二十八年(52)的结论，也并不可靠，它的渊源似乎更早一些。

《越绝书》的卷帙，《七录》(《史记·孙吴列传》正义引)称十六卷，《隋书·经籍志》也作十六卷，但《崇文总目》著录此书仅有十五卷，并说旧有内记八，外传十七，今文题舛阙，才二十篇，可见宋初已缺佚了五篇。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十九篇，说明这期间又缺佚一篇。十九篇中有内传四篇，内经二篇，外传十三篇，共计十五卷。清钱培名、王仁俊都曾做过辑佚，试图补齐残缺部分，但仍不完整。

关于书名以及各篇内容，首篇《外传本事》说：“越者，国之氏也。”“绝者，绝也，谓勾践时也。”说明它是记述勾践时代越国历史的。全书自子胥入吴、破楚、服越开始，至越灭吴、楚又并越而春申君封吴之时为止。《德序外传记》这样叙述它各篇要旨：“观乎太伯，能知圣贤之分；观乎荆平，能知信勇之变；观乎吴、越，能知阴谋之虑；观乎计倪，能知阴阳消息之度；观乎请籴，能知□人之使敌邦贤不肖；观乎九术，能知取人之真，转祸之福；观乎兵法，能知却敌之路；观乎陈恒，能知古今相取之术；观乎德序，能知忠直所死，狂懵通拙。”可见它包括的内容无论是兵法谋略，还是阴阳数术，全部围绕的是越、吴两国怎样在政治、军事上由弱到强、由强到弱的变化，这是一部接近于史传的书。但是，作者似乎也并不仅仅留意于历史事件的记载，而是更多地以历史人物为关注对象，活跃在书中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范蠡、伍子胥、子贡、文种等人，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像子胥的刚直忠贞、子贡的机敏善辩、吴王得胜后的恃傲、越王逆境中的虚心，都刻画得细致入神。像范蠡这位在辅佐勾践灭吴过程中起过很大作用，而又功成身退、不同凡响的人物，其行径、思想都有成功的表现。他居于楚时，“一痴一醒，时人尽以狂”；但当文种来求贤问政时，则“修衣冠，有进而出，进退揖让，君子之容”，一改旧时的消极形象；而当他从子胥的悲惨命运中得出“知数不用，知惧不去，岂谓智欤”的结论以及他察觉越王功成之后已听不进异议时，便悄然遁迹五湖。这一系列细节描写，充分显示出这个人物的审时度势和豁然通达。范蠡的形象在后代成为一种人生态度、行为方式的典范，与此书的描写不无关系。在塑造人物上，书中的手法也比较丰富，不仅仅是借助于言行的单一正面描写，还时常采用陪衬烘托的手法。比如写伍子胥逃离楚国途中，得到过一渔人和一“击絮女子”的帮助，后渔人、女子均投水自尽以表示决不泄露其秘密的故事，就是通过他人的无私帮助而反衬出伍子胥的深得人心，也预示了他将成为历史上的关键人物的前途。

书中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结构完整。如《请籴内传》写越王勾践向吴称臣，以期奋发图强，而吴王夫差却听信谗言，杀害忠臣，傲慢昏愦，使越国有喘息之机，终于起而灭吴。作者把这样一个重大复杂的历史事件，通过由一个人物的言行编织成的篇幅不长的小故事讲出来，整个过程，变化曲折，内容紧凑而不枝不蔓，说明作者具有高超的结构技巧。

受战国纵横家演说风格的影响，本书还很善于用语言来表现人物形象。如《内传陈成恒》记子贡在齐、吴、越等国的游说及机智畅达的辩说，突出表现了子贡天下大事了然于胸且富于鼓动性的口才。

《越绝书》的宋元刻本都已不存，现在留存的唯有明代翻刻本。但讹误较多，清钱培名、俞樾均有校勘札记，近人张宗祥也作有《越绝书校注》。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乐祖谋点校的《越绝书》，并附辑得的各种序跋，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　　（戴　燕）

Yueniang Ji
《越娘记》　宋代传奇小说。钱易撰。见今本《青琐高议》别集卷三。文中有“今乃大宋也，数圣相承，治平日久”，“太平百余年”等语。按钱易卒于仁宗天圣四年(1026)，上距北宋建立，不到七十年，似不应写出上述文字，可见已经他人窜改，或本是一篇托名之作。

本篇写才士杨舜俞由汴京去蔡州会友，酒后失路，夜进凤楼坡，在一独户人家借宿。家仅少妇一人，容貌美丽而衣衫破烂。开始只是面壁背灯而坐，并不理睬客人。原来她是五代后唐时的一个亡魂，生前本是越人，嫁到北地不久，丈夫战死。她以泥涂面，想返回故乡，被一群强盗所获，因不堪折磨，自缢身死。在向杨讲述自己的遭遇时，她悲愤地说：“宁作治世犬，莫作乱离人。”杨见她美貌多才，欲以非礼相加。她加以拒绝，请求杨为她改葬，并表示那时报恩不晚。杨返回后，将其遗骨葬于京西高地。三日后，越娘果来相会并向杨说，此来既是报恩，也是辞别。因人鬼相爱，不仅对生人不利，她已受阴司管辖，亦不能自主。杨不允，并自恃有恩于她，请道士进行报复。道士从墓中将她拘出，五木加身，并鞭打不停。越娘惨声号叫，怒骂杨为“小人”。最后，杨终于改变初衷，请道士将她放回。

本篇越娘向杨述说五代时连年兵乱，生民涂炭的情形，反映了后唐战乱的史实及当时人们要求国家统一、安居乐业的愿望；同时，通过越娘生前死后的悲惨遭遇，也反映了当时妇女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南宋罗烨《醉翁谈录》的话本名目中，有《杨舜俞》一种，宋元戏文和元杂剧均有《凤凰坡越娘背灯》的剧目，表明这个故事在离乱时代曾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清乐钧《耳食录》中有《段生》一篇，也是写少女的不幸遭遇的，其核心情节也是鬼魂请人改葬，并三次写到“背灯”这一细节，显然受到本篇的影响，但比本篇写得更具匠心。

（薛洪勣）

Yunhe Qizong

《云合奇踪》 明代小说。二十卷八十则。一名《英烈传》、《洪武全传》。撰人不详，题“徐渭文长甫编”，显系伪托。卷首有万历丙辰徐如翰序。日本《舶载书目》著录道堂本，十二卷八十回，书题《绣像英烈传》，有崇祯癸未乐此道人序。又有坊刊五卷八十回本，文多删节。以上诸本每则标题俱四言联对。此外，还有清怀德堂刊本，正文书题《绣像京本云合奇踪玉茗英烈全传》，十卷八十回，无徐如翰序，每回标题为七言联对。



明刻本《云合奇踪》插图

本书自元顺帝荒淫失政，天下好汉兴兵反元起，至明太祖剿灭群雄，统一山河，敕封诸王讫，叙明太祖朱元璋建国立业事。系据《皇明开运英武传》为底本剪裁而成，除偶取民间传说外，大多拘囿史实。

（吴 敢）

Yunxiyou Yi

《云溪友议》 唐代笔记小说集。范摅撰。范摅，唐僖宗时处士。本居吴地（今江苏南部一带），后居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州有若耶溪，亦名五云溪，故自号五云溪人。《云溪友议》即由此得名。曾与诗人方干等交游（《唐诗纪事》卷七十一）。李咸用《悼范摅处士》诗曰：“虽有公卿闻姓字，惜无知己脱风尘。”可知其声名有闻，然无人援引。本书卷下《江客仁》一条提及唐僖宗乾符（874～879）年号，则当成于僖宗时或稍后。

全书共六十五条，内容广泛，主要记载中晚唐诗人佚事及唱酬诗篇，资料价值颇高。《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曰：“六十五条之中，诗话居十之七八，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又以唐人说唐诗，耳目所接，终较后人为近。故考唐诗者，如计有功《纪事》诸书，往往据之以为证焉。”但范摅以处士放浪山水之间，交接不广，所记不免道听途说，传闻失实处颇多。如卷上《南阳录》条记安禄山生于邓州南阳，显系传闻之误。《严黄门》条记严武镇蜀，所为酷暴，李白《蜀道难》乃为担心杜甫、房琯遭难而作。此说对后世影响甚大，《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九《严武传》据此采入，实不可信。又如《江都事》条记李绅狂暴，不免夸张过甚。其中云李绅镇大梁时，“骡子营骚动军府，乃悉诛之”，则张冠李戴。按“骡子营”乃蔡州吴元济所部，《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吴元济传》云：“地既少马，而广蓄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卷一百六十一《刘沔传》云：“蔡将有董重质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由此可证此事与李绅全然无涉。

书中有些条文结尾以“云溪子曰”抒发议论，沿袭了笔记文借鉴历史传记的传统。行文颇重文华翰藻，对时人事迹常加渲染夸张，可见传奇体小说在晚唐的影响。《玉箫化》一事最有代表性。故事记韦皋游江夏，宿于姜使君之馆，与姜氏小婢玉箫有情。韦将归觐，姜氏命玉箫从之，韦固辞，约五年或七年来取，留赠玉指环一枚。逾八年，玉箫叹己不幸，绝食而卒。姜氏以玉环着其中指而同葬。后韦皋为西川节度使，知玉箫已死，为之感叹。因术士招致玉箫魂灵，约十二年后再为侍妾。后值生日，东川送一歌姬，亦名玉箫，容貌全同，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故事结构精巧，情节完整，曲折有致，极富感染力，完全可视作传奇体小说。唯故事后缀以无关之杂论，实为蛇足。此故事对后世影响颇大，南宋词人姜夔《长亭怨慢》中“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句，即用此事。《绿窗新话》卷上《玉箫再生为韦妾》条转引自《唐宋遗史》，源即出此。元代乔吉有《玉箫女两世姻缘》杂剧，明初有《玉箫两世姻缘》戏文，明陈与郊有《鹦鹉洲》传奇，明佚名有《玉环记》传奇，明代话本小说《石点头》有《玉箫女再世玉环缘》，皆袭用这个题材。

书中还有一些故事流传较广。《苎萝遇》条记王轩题诗遇西施，宋代董颖将此事写入专咏西施之道宫薄媚大曲，曾慥编《乐府雅词》录入，元人编《异闻总录》亦录入此事。《三乡略》条叙一妇女题诗及自序，事为宋代小说集《丽情集》录入，《类说》所引《丽情集》题作《三乡题》，并云此妇女以隐语暗寓其名李弄玉，则出于后人附会。《题红怨》条记顾况与宫女题叶诗，事亦见孟棨《本事诗》，而文字有异，应属传闻不同。《闺妇歌》条录朱庆余与张籍的两首赠答诗，释其本事，成为诗坛佳话。

《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此书，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作十二卷，又云“《唐志》三卷”；可见南宋时已有分卷不同的两种本子。《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十一卷，“一”当为

"二"之误。《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作三卷。传世二本字句稍有不同。三卷本每条各以三字为标题,便于检阅。十二卷本有《稗海》本,三卷本有《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刊本、《嘉业堂丛书》本等。古典文学出版社据《四部丛刊续编》本排印(1957),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时(1959),曾用《稗海》本校勘一过。

(周勋初 严 杰)

Yunxian Sanlu

《云仙散录》 五代杂事小说集。又名《云仙杂记》。署后唐冯贽撰。冯贽名不见于史志,本书自序言其"事科举三十年,蔑然无效,天祐元年(904)退归故里",书成于天祐四年,序作于天成元年(926),以此可知其生活时代。署名冯贽撰的书还有《南部烟花记》、《记事珠》二种,皆为从它书中摘抄的片言只语杂凑而成,当出伪托。

本书以记述唐五代人士的逸闻逸事为主,所写人物既有名士、隐逸,亦及缙绅、显贵。如记杜甫蜀中生活的窘迫(《黄儿米》、《一丝二丝》);如记王维性好温洁,故辋川别墅地不容尘(《两童缚帚》);还有如苦吟派诗人反复推敲的甘苦(《苦吟穿袖》等),以及记虢国夫人、韦陟、鱼朝恩等人的骄奢淫靡,夸豪斗富(《洞天瓶》等)。其中若干有关风俗、工艺的记载常被后人征引,如《印普贤》所记的玄奘印造佛像一事,被认为是刻板印刷史上最早的文字史料。自序称该书为"纂类之书",是为"急于应文房之用"而编。书中确有一些习语掌故在后代通行,如"金兰簿"、"闭门羹"等 。也有些故事辗转见于他书,为后人所乐道,如《祭诗》条说:"贾岛常以岁除取一年所得诗,祭以酒脯,曰:'劳吾精神,以是补之。'"此事亦见于《唐诗纪事》。又如《父斤》条说:"杜甫子宗武,以诗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随使并诗还之。"宗武对此发生了误解。原来阮兵曹的意思是说:"欲子斫断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诗名又在杜家矣。"此事又见于《竹坡诗话》等书。这些故事虽不可信,但常为后人用作典故。它所记载的腐化淫靡生活也得到后来追慕者的欣赏,《石点头》卷八《贪婪汉六院卖风流》中就写到,有人模仿本书中所记张宪为侍妾所起的"雅号"(《墨娥》)为妓女命名,用以招徕。

全书不分卷,共三百六十九条,引书一百种,大部不见于历代著录。书名与内容往往不合。每书引录一事,顺序排列,周而复始,仅有数条参差,很像是一种文字游戏;且其文笔风格首尾如一,如出一手,这些疑点,先后被张邦基《墨庄漫录》、赵与时《宾退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指出。现存传本有南宋开禧元年(1205)郭应祥刻本及清末徐乃昌的《随庵丛书》影宋刻本。

宋以后,本书又以《云仙杂记》的书名流行于世。《杂记》系统的本子以明代菉竹堂刻本为最早。书分作十卷,前八卷为《散录》原文,顺序与小标题皆有更动。后二卷为新增七十九条,注明引书有二十九种,多为习见之书,甚至有宋人著作,文字与今本各书差距甚大,大都转引自南宋曾慥所编的《类说》一书。这两卷显属后人伪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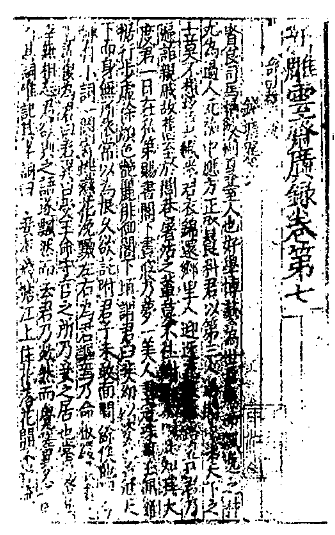
(张力伟)

Yunzhai Guanglu

《云斋广录》 宋代小说选集。李献民编。李献民,字彦文(《诗话总龟》引书目录作元文),廪延(今属河南延津)人,生平不详。书中所收《盈盈传》自叙皇祐年间事,乃作者王山之语(见《笔奁录》),非编者手笔。《云斋广录》,《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十卷,云:"分九门,记一时奇丽杂事,鄙陋无所稽考之言为多。"现存九卷本,分士林清话、诗话录、灵怪新说、丽情新说、奇异新说、神仙新说六门,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存目相同。《宋史·艺文志》著录作《云斋新说》十卷。《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四《僧惠圆》条正引自《云斋新说》,不见于今本,当是别本。《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又引作《云斋小书》。

今存金刻本(现藏台湾);又中央书店排印本,据说其底本为影宋抄本。前有政和元年(1111)编者自序说:"尝接士大夫绪馀之论,得清新奇异之事颇多。今编而成集,用广其传,以资谈燕。"可以略见其编纂缘由和取材意向。编者选录这些故事"以资谈燕",分门标题多加"新说"二字,似与说话有一定关系,但所收传奇文字整饬,词章华丽,当为文人作品。书中士林清话门选录了当时一些名人的逸事,如第一条《陈文惠公》,记陈尧叟、尧佐、尧咨兄弟家世,尧咨守荆南时以弓矢为乐,其母冯氏责以不务仁政善化,以杖责之,金鱼坠地。事见《渑水燕谈录》卷九,亦即元人杂剧《陈母教子》所本。诗话录门载宋人诗歌,往往有佚篇残句可辑,《诗话总龟》等书亦常引之。但不无可疑者,如《郑毅夫》条记郑獬吟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显为借用孟郊诗句。

灵怪新说门收《嘉林居士》篇,叙张平先生隐居庐山之下,有客自称嘉林居士卢甲来访,与张平纵论《易》义,颇有高论。自谓久已潜伏于老人床下,今将遁迹江湖以全身远害。张平送之至前溪,见其入水化为大龟。此篇虽似异闻,实近寓言。又《甘陵异事》篇叙赵当依托宋潜门馆,宿于一室,夜间有美妇人来,唱歌云:"郎行久不归,妾心伤亦苦,低迷罗箔风,泣背西窗雨。"遂与赵共寝,自称邻居彭城郎之妾。自后每夜必至,且常唱新歌,有"一自别来音信杳,相思瘦得肌肤小"、"有时缓步出兰房,傍人竟笑身如削"等句,清丽可诵。赵精神恍惚,宋潜于夜中窥伺,妇人入室,以手抱之,觉妇人甚细,视之乃一灯檠。此篇连缀诗歌,富有情致,但情节简单,多用暗喻影射的手法,与《毛颖传》等寓言传记有类似之处。灯檠成精的题材,又似受唐人《纂异记》中杨祯故事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特立灵怪新说一门,"灵怪"一词,是宋代说话及诸宫调等常用的题材分类名称,在文言小说集中用以分门,尚属首见。



金刻本《云斋广录》书影

丽情新说门分上下两卷。所收《西蜀异遇》，是一个很流行的故事，宋人话本有《李达道》一种（《醉翁谈录》卷一），当即据此敷演。《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引程致仲的话，说故事确实不妄，还有《云斋小书》所失载歌曲。本文叙丹稜县令李褒之子达道，于花园中见一少女，自称姓宋名媛，幼年失母，愿嫁达道。二人相约夜会，将近一月，达道忽梦一人自称李二秀才，特来拯达道之难，乃令左右擒宋媛来，即化为一大狐，狼狈而去。后达道得宋媛所作小词，极道相思之苦，达道爱其才而思其色，遂毁李二秀才所赠之符，再与之合。父母忧之，闭达道于密室中，有群猴作怪，不可制止。父因纵而不问，达道复与宋媛相会，欢爱益甚，互相联句作诗词，家人友辈亦多见之。媛生一子，至周岁时，媛忽悲泣辞去，又作诗诀别，与子俱不见。此篇情节十分繁复，中间横生波折，显出作者有意结构，极写达道对宋媛的一往情深，穿插诗词富于文采，在宋人传奇中为不可多得的佳作。又《丁生佳梦》篇叙丁渥与崔氏新婚，父命就业太学，别后想念甚切，梦见其妻正于灯下作书，并题诗一绝。后经旬日，得家书正如梦中所见。此类故事在唐宋小说中常见，如话本《简帖和尚》开头所说错封书一段，亦如此例。但情节简率，只记奇闻而已。

《四和香》篇也是流传甚广的小说。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一记“北本小记”有《四和香》，当即指此故事。文叙孙敏为太学外舍生，于上元前一日游启圣寺，遇一丽人与侍妾同行，会一卖茶者过，丽人呼茶以饮孙，孙饮后游东塔院，女使又奉娘子命来邀孙叙话，约孙明日于崇夏寺寻老李师处。至期赴约，丽人与孙共饮偕寝，孙问其姓名，则笑而不答。自后二人频频约会。一日孙在太学，忽有老仆送一小盒来，启封乃四和香。后孙因病回乡，约丽人叙别，丽人谓为能于中秋日复至尚可相见，过期则不得再会。孙归后，父母强留之至重阳方返京都，访老李师不遇，于崇夏寺小阁壁上见丽人题诗，遂不复再会。此篇情节非常新奇神秘，引人入胜，细节描写十分周密，词章也委婉有致。篇末有评语，点出“然则敏之所遇，人耶？鬼耶？仙耶？此不可得而知也”，故弄玄虚，留有悠然不尽的余味，给人以丰富的遐想。这种手法在宋代小说中还是一个新创。

《双桃记》叙廮延人王萧娘，美貌出众。李生见之，不胜爱慕，乃厚赂同里老妪为通其意。萧娘感其诚，许李生逾墙相会。后李生得一并蒂双桃，因作诗以寄之。李欲出妻而娶萧娘，萧娘不愿以私爱而夺人之夫，其父又许嫁刘氏子，二人乃绝，又思再见而不可得，李作词寄之，萧娘托老妪致诀绝之意。至刘氏迎亲之日，萧娘自缢于室。此篇情节虽不复杂，而叙事宛转详悉，写出了一个深刻的爱情悲剧。王萧娘身受封建家长的控制和封建礼教的约束，又受到李生轻狂热烈的爱情诱惑，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终于以身殉情。这个故事比《莺莺传》等唐人传奇的内容更为丰富，提出了一些新的爱情观念，也是元人《春梦录》、《娇红记》等悲剧小说的先驱。

《王魁歌》并引是继《王魁传》而作的。引言中说明：“贤良夏噩尝传其事，余故作歌以伤悼之云尔。”这首长篇叙事诗复述了王魁负桂英的故事，情节与《王魁传》完全相同。引言中提到“先丞相文公爱其美才”，据《梦溪笔谈》卷一载王俊民中状元即王安石所定，则《王魁歌》的作者似为王安石的后人。

奇异新说门所收《钱塘异梦》篇，叙司马槱梦遇苏小小，也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故事。司马槱元祐中应贤良方正科中第，昼寝梦一美人对他唱《蝶恋花》词半阕，首句为“妾本钱塘江上住”。槱续作半阕。后调官得余杭幕官，过钱塘，又作《河传》以寄意。是夕又梦美人来谢，遂相欢爱。及抵余杭，每夜必梦其来。众谓公署后有苏小小墓，或即是人。最终槱竟暴死。这个故事屡见于宋人著作。张耒《书司马槱事》即记此事，何薳《春渚纪闻》卷七《司马才仲遇苏小小》记事又略有差异，以后半阕词为秦少章（觏）作。《类说》卷十八摘录此篇，末尾多出司马棫赋诗一节，不知何本。明代人以《春渚纪闻》所载托名为王宇《司马才仲传》（《剪灯丛话》卷四），《绿窗女史》、《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从之。宋代话本有《钱塘佳梦》（罗烨《醉翁谈录》）。现存《钱塘梦》话本，附载于明刻本《西厢记》卷首，较《钱塘异梦》情节又有增改，而无苏小小名。文字华美，多用骈偶句。元白朴有《苏小小月夜钱塘梦》杂剧（已佚），清沈沐有《芳情院》传奇（已佚），均演其事。所谓苏小小《蝶恋花》词，金元人列为十大曲之一。

《玉尺记》，叙海州举子王生寄居僧舍，有一女子来与之相爱，朝往夕来，一日携一白玉尺赠之。后三日有客见玉尺，识是其亡妹柩中之物，方知是鬼。类似故事，宋元小说中常见，毫无新意，惟文章略胜凡作。

《无鬼论》，叙进士黄肃，拟作《无鬼论》以解天下之惑，忽有一村仆来，谓主人王大夫有二子，请先生教学。黄至其庄，主人命二子出拜，约明日来邀先生就馆。黄恍然梦醒，次日又梦其仆邀之去，主人设宴款待，又以女许嫁黄，约三日后结婚。后三日又梦王大夫遣人来迎新郎，婚后居妻家月余。王大夫赴任汀南，以车马送黄还家，约以明年清明迎黄。至期黄果暴亡。其友人何皋

具道本末，而作者记之，但未具姓名。此篇写三次入梦，情节层层递进，逐步深入，疑幻疑真，有迷离恍惚之感。又以《无鬼论》为线索，展开有鬼的场景，构思十分巧妙。宋代话本有《无鬼论》(罗烨《醉翁谈录》)，或许即据此敷演。

《丰山庙》，叙书生吕焕游滁州，过丰州，谒汉高祖庙，题壁讥其杀戮功臣。夜梦汉高祖召之去，责吕不知韩信教陈豨背汉之罪。又命吕陈述汉王与项羽之得失，汉高祖喜，赐酒而命力士送之出门，梦遂醒。本篇情节单纯，托梦境以论史，似本唐人《纂异记》中三史王生故事而作翻案文章。但非议刘邦杀功臣之论，宋元时代相当普遍，可于《三国志平话》、《张子房慕道记》等小说中见之。

神仙新说门所录《华阳仙姻》甚长，分上下两篇。叙萧防博学强志，好黄老之书，穷而投访故人，于旅舍遇一女道士诸葛，以卜筮为业，姿色极丽。一日叩门访萧，赠以路费，又以卜筮所得奉萧。萧得故人资助，北归后梦诸葛来访，谓"无忘旧好"，赠萧诗有"年周四十复相亲"之句。萧累举不第，三十余年，流浪扬楚间，又七、八年，忽逢诸葛，其容色不衰，宛若神仙，自言有方士教以修炼之方，谓萧为萧史之远孙。萧得饮其百花酝，渐返青春，次年登第得官，忽报家中妻子俱亡。到官后于玉晨观见一青童谓东方朔大夫相召，告以华阳洞主董侍御以女双成嫁萧为妻，成婚后始知即诸葛氏。宴乐间女童召萧出席，忽如梦觉，身在林中，自此辞官入茅山为道士。后有句容尉徐起遇之，遂说得道之由。此文篇幅漫长，头绪纷繁，不断出现新的波澜，已近似长篇小说。诸葛氏一再变形，构思过于荒唐。人物姓名多据神仙传记旧说，故事情节则出自新创。虽曲折离奇，出人意外，但缺乏生活情趣，不能动人。

《居士遇仙》叙南唐居士郭智，夜梦神投以金文一帙，有"僬侥两子御史岩叟"八字。后至河南遇异人赠以药方，又还河东见异人谓宿世负郭三兆镪。郭因悟八字隐寓"尔夫值仙"一语。其后子孙昌盛，所居人称"冀郭里"。本篇情节简率，文辞亦甚粗陋，只记述异闻而已。末云后见居士裔孙郭述，证明其事不诬，还是志怪述异的传统手法。

第九卷没有门类标题，据《四库全书总目》说原作后集一卷。只收《盈盈传》一篇，附录《寄盈盈歌》，另立一目。《盈盈传》原出王山《笔奁录》，这是作者唯一可考的一篇，作者自叙爱情奇遇，吴女盈盈死后成仙故事。亦见《夷坚三志》。

《云斋广录》和《青琐高议》等书性质相似，也是杂俎型的小说选集。所收传奇文较为华艳，讲究词章，偏重诗笔，与宋人小说中偏重史才的作品稍有不同。从多数作品看，上继晚唐传奇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在情节结构和词章修饰上都有一些新意。书中如《西蜀异遇》、《四和香》、《双桃记》、《钱塘异梦》、《无鬼论》、《盈盈传》等，都是优秀的代表作，显然出于小说家有意识的创造，而不是简单的志怪笔记。

《云斋广录》是宋代一部很有价值的小说选集，所选作品注重清新奇异，在艺术上追求情节离奇，曲折多变，造成波澜迭起，逐步进入新的境界。如《西蜀异遇》中人狐相爱而遇到李二秀才、孔昌宗和父母的重重阻挠，都被宋媛和李达道所冲破；《四和香》中写丽人的多方挑逗，多次约会，富有变化而不落熟套；《无鬼论》中写黄肃一次又一次的入梦出梦，渐入幻境，把一个梦分成几段，已近于现代电影艺术的时空交叉；《华阳仙姻》写萧防与诸葛氏几次相遇，似梦似真，摇曳多姿，给人以悬念，最后由东方朔出场宣布二人婚配，不免突兀无根。《云斋广录》所选传奇文篇幅漫长，文辞华艳，比唐代传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曲折和繁复、细腻和琐屑，二者往往兼而有之。有时文字繁冗，词章浅俗，又趋向衰落。这种文风出现于宋代中叶，至元明而尤为发展。晁公武评之为"鄙陋无所稽考之言"，则未免过苛。宋代传奇文与话本小说有互相渗透融合的趋势，在《云斋广录》中已有充分的体现。 (程毅中)

Yun Zhongyan San Nao Taipingzhuang
《云钟雁三闹太平庄》 清代小说。五十四回。不署撰人。约成书于道光年间。道光二十九年(1849)琅嬛书屋刻本和同治三年(1864)一笑轩刻本均题《云钟雁三闹太平庄》。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理文轩铅印本和百花文艺出版社铅排本(1989)改题《大明奇侠传》。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文宜书局石印本题为《云钟雁三侠传》。上海文元书局石印本(1914)题《绘图大明奇侠传》。上海沈鹤记书局石印本(1917)则题《绘图大明奇侠云钟雁全传》。各本卷数不一。琅嬛书屋刊本首有珠湖渔隐道光二十九年夏四月所作序。

小说描写明朝天启年间，太师云定、御史钟珮、都统雁翎、翰林文正等忠正之臣与奸臣国舅刁发斗争事。间以他们的子女雁羽、钟山玉、云素晖、文翠琼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及西羌、北番入侵。结局自然是奸臣问斩，忠臣褒奖，才子、佳人个个奉旨完婚。

作者将忠奸斗争同爱情婚姻的善恶斗争结合起来，将主人公个人的经历、命运和结局置于国家兴衰、朝政大权存亡的背景之下，既赋予忠奸斗争以较为浓郁的人情味，又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注入忠义的内容。然而宣扬的仍是封建伦理道德，格调不高。小说情节曲折，有一定的可读性。人物性格刻画尚有特色，云太师沉稳老练，审时度势，富有政治斗争经验；雁翎、雁羽父子勇猛威武，刚毅顽强，万难不屈；云素晖、文翠琼、钟山玉学识深博，聪慧睿智，机敏过人；章氏父子、兄妹正直善良，助人危困；文正阴柔韬晦，巧于周旋；刁发父子阴狠贪毒，逐权渔色等等，均给人以较为深刻的印象。但作品以忠奸划限，忠良十全十美，奸佞则无处不坏，因而人物性格概念化、类型化倾向明显，缺乏深刻的内蕴。 (任少东)

Z

Zaduiyu

《杂对语》 撰人不详。《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三卷。不著撰人。按《隋志》杂家类又著录佚名《对林》十卷,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于《文对》条下说:"此三书(指《杂对语》、《要用语对》、《文对》)计其卷数,疑即《对林》之篇目而分析著录者,如沈约《迩言》,本志杂家分著为四种是也。"姚说在疑似之间,聊备参考。又《隋志》杂家类尚著录有朱澹远《语对》十卷,亦有可能与此书有些关系。小说家类列此书于东晋郭澄之《郭子》和梁顾协《琐语》之间,大概作者为晋、宋时人。此书至唐代已亡佚。 (许逸民)

Zaguishen Zhiguai

《杂鬼神志怪》 志怪小说集。本无此书。鲁迅《古小说钩沉》自诸书中辑得二十条。其中三条,如"周尹氏"条,言周尹氏作糜济荒事,颇有趣味,见《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又见《录异传》。"田乃已"条,言千日酒事,见《北堂书抄》卷一百四十八,又见引于《草堂诗笺》卷三十一,题为《鬼神志怪集》;宋窦革《酒谱·外篇下·神异》八亦言千日酒事,文异而详,引作《鬼神玄怪录》。"昆明池"条,见于《玉烛宝典》卷四,引作《杂鬼怪志》,又见《搜神记》、《曹氏志怪》、《幽明录》。除上述三条外,都出于《志怪》、《志怪集》、《志怪录》、《志怪传》、《许氏志怪》诸书,皆因撰人不详,时代不明,无所归从而一并收入此书。如"沙门竺僧瑶"条《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二引作《许氏志怪》,《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八引作《志怪》;"刘赤斧"、"韩伯子"条《法苑珠林》卷六十七、七十五引作《志怪传》,而《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三"蒋子文"条言"出自《搜神记》、《幽明录》、《志怪》等";又"夏侯弘"条,《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七引作《志怪集》,而《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二引作《志怪录》。故此书系鲁迅杂抄而成。 (顾 青)

zaji

杂记 小说流派。始见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他把小说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杂记是其中的第八类,以记述神怪故事为主要内容。刘知幾指出:"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并评论说:"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刘 蕤)

zalu

杂录 小说种类。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的《九流绪论》中把小说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种。归入杂录的作品有《世说新语》、《语林》、《北梦琐言》、《因话录》等。其内容多言文人士大夫之逸闻琐语,语言简约玄澹。胡应麟还指出,杂录与丛谈,"二类最易相紊"。 (刘 蕤)

zashi

杂事 小说流派。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划分小说流派有三:杂事、异闻、琐语。杂事小说之属,著录八十六部。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朝野佥载》、《国史补》、《大唐新语》、《次柳氏旧闻》等。《小说家类存目》又录一百零一部。如《燕丹子》、《赵飞燕外传》等。《四库全书总目》还论述了"杂事"小说与"杂史"的区别:"案:记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 (刘 蕤)

Zashu Chao

《杂书抄》 撰人不详。《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十三卷,不著撰人。按《隋志》杂家类又著录《杂事抄》二十四卷、《杂书抄》四十四卷,亦不著撰人,三书卷数不同,所属门类有别,疑非一书。本书既在小说家类,依理所抄的"杂书"应为小说家之书。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则认为:"本志不立艺术类,故附著于小说、兵家二类中。此列于《古今艺术》之后,或杂抄诸书之言艺术者,斯则亦未可知耳。"可备一说。

(许逸民)

Zayu

《杂语》 撰人不详。《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杂语》五卷,不著撰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同《隋志》,在侯白《启颜录》、戴祚《甄异传》之间。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唐志》次侯白《启颜录》之后,则亦侯白所撰为多,本志不知作者,故列晋人中。"按,殷芸《小说》(宋晁载之《续谈助》本)已引《杂语》一条,记晋成帝时,庾后持牙尺戒帝事。殷芸梁人,早在侯白之前,则《杂语》必非侯作。考《杂语》所记庾后持尺戒帝事已先见于东晋裴启《语林》,因疑《杂语》采自《语林》,作者为晋、宋间人。又按《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有孙盛《异同杂语》,《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两引孙盛《杂语》(一见《识鉴》"曹公少时"条,一见《假谲》"魏武少时"条),故清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说:"《世说》各篇注引孙盛《杂语》,疑即盛撰。"黄说虽可证明晋孙盛有《杂语》之作,但《隋志》中著录有二《杂语》,一即此五卷本,另一为杂家类三卷本,亦不著撰人,孙书究为三卷、五卷,抑别为一本,均无法确考。孙盛,字安国。起家著作佐郎,历为陶侃、庾亮、庾翼、桓温参军,又为长沙太

守，累迁秘书监、加给事中，死时七十二岁。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晋书》卷八十二有传。（许逸民）

zazhuanji

杂传记　文言小说体裁。《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在史部里列有杂传一类，所收作品中有一部分人物传记，如《汉武内传》、《南岳魏夫人传》等，带有神怪色彩，已近似小说。还有一部分志怪性质的作品，如《搜神记》、《述异记》等，在《新唐书·艺文志》里则改列小说家类。宋人编《太平广记》时把唐代传奇单篇作品《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都列入杂传记类。杂传记已成为这一类传记体小说的别称；但南宋以后，很少有此称谓，一般仍称之为杂传。如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杂传类里收了《赵飞燕外传》、《杨太真外传》、《高力士外传》、《梅妃传》等单篇传记，并未用杂传记之名。实际上后世不少人都把传记文和小说等量齐观，如清张潮编的《虞初新志》收录了许多传记文，而编者却名之为《虞初》，即视之为小说。（程毅中）

zazu

杂俎　文言小说体裁。起源于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是一种分门别类的志怪小说。唐人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内容驳杂，以志怪为主，但除《诺皋记》故事性较强外，多是有关释典、道术、民俗、物产、动物、植物等方面的记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在论述杂俎这一文体时，又以《干𦠆子》、《义山杂纂》附于《酉阳杂俎》之后。其实，《酉阳杂俎》续集还有《贬误》一篇，含有考证性质。宋、明亦有《义山杂纂》的仿作者。后世汇集异闻、杂事、考证于一编的笔记，实即杂俎的流派。（程毅中）

Zaz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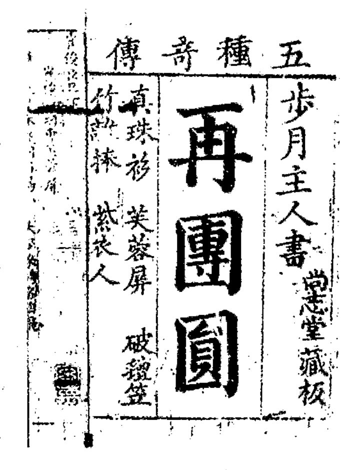
《杂纂》　唐代笔记。又名《义山杂纂》。李商隐(812～858)撰。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荥阳(今河南郑州)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开成二年(837)登进士第，为秘书省校书郎，屡为人作幕僚，官终盐铁推官。李商隐为晚唐杰出诗人，著有《玉溪生集》三卷、《李义山集》八卷、《樊南甲乙集》四十卷。《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新唐书》卷二百零三有传。《杂纂》，《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一卷。解题说："唐李商隐义山撰。俚俗常谈鄙事，可资戏笑，以类相从。今世所称'杀风景'，盖出于此。又有别本稍多，皆后人附益。"今存《说郛》本、《古今说海》本署李义山纂，或题作《义山杂纂》。唐中和年间有李就今，亦号义山。《北里志》的《说郛》本王团儿条记"为同年李义山所见"句，《古今说海》本作"为山所见"，中有脱文，而句下注："名就今，字衮求，近曰小求宰临晋"。所以鲁迅认为"或出此人，未必定属商隐"(《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但《北里志》原文有脱误，而《直斋书录解题》又明言李商隐义山撰，只能说是诗人游戏之作。书中分类列举事项，可资笑谈，如《杀风景》条下列有"花间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却垂杨"等十二事。《寒酸》则载有"乞儿驱傩"的可贵戏曲史料。涵芬楼本《说郛》卷五所收条目较多。《杂纂》又有宋王君玉续一卷，苏子瞻续一卷，疑即《直斋书录解题》所谓"皆后人附益"的别本。明代还有黄允交续纂的一卷。（程毅中）

Zaisheng Ji

《再生记》　古代小说选集。《合刻三志》本、《唐人说荟》本、《龙威秘书》本皆题唐阎选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而成，如《颜畿》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三，出《搜神记》卷十五；《崔敏殼》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零一，出《广异记》。书中诸篇多见于《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五至卷三百七十六的再生类，皆言死而复生之事。（顾　青）

Zaituanyuan

《再团圆》　清代小说选集。五卷。今存日本内阁文库藏泉州尚志堂刻本，题"步月主人书"，与内阁文库藏《人中画》行款、形式皆同，当为乾隆庚子(1780)刊刻。



清刻本《再团圆》封面

此书封面栏外题"五种奇传"，分别选自《古今小说》、《初刻拍案惊奇》、《警世通言》诸书。正文卷端分别题《蒋兴哥》(午集)、《崔俊臣》(己下)、《宋金郎》(寅下)、《金玉奴》(未上)、《裴晋公》(丑上)。每篇以三字名之，复以一句为回目，其格式略同《人中画》，不同在于《人中画》回目为偶句。五篇内容均叙再团圆故事，故以此名书。书无总目，孙楷第疑此书本为二集，每集十二卷，各以十二支目之，且分上下篇。但因书贾射利，随意分割移易，致失各篇本来面目。

（吴　郑）

Zaixu Ernü Yingxiong Zhuan

《再续儿女英雄传》　清代小说。四卷四十回。不题撰人。无序跋。现存石印本。

书接《续儿女英雄传》。以安骥出巡青州为中心，叙述途中的经历。先是在龙珠庵捉住前来行刺的白象山残匪施武；后到诸城县查访孙王氏的冤情，并微服前往贼窟，被关入水牢，幸得家将赶来救出。安骥将赌场查

封，贼首正法；再是邓九公为救治中了施武毒镖的家将，前往张家寨寻求解药；最后是在青州受理知府洪运、镇台马云合伙盗窃典铺珠宝的案件，查明真相，罪犯一一伏法。安骥完成使命，返回济南。

此书文字通俗，语言流畅。重在叙述安骥明察暗访，判案公平。所叙两大冤案，都是由朝廷命官（诸城知县、青州知府和镇台）一手造成的，客观上揭示了官场的腐败和黑暗，有一定的认识价值。（陈建生）

Zaihuachuan

《载花船》 清代小说集。四卷十六回。题“西泠狂者笔”，“素星道人评”。作者无考。据“西泠”二字，又据文中有杭州方言，作者似为杭州人。卷首有己亥冬月朗人序，“己亥”疑为顺治十六年(1659)。此书仅存残本。其一为日本仓石武四郎旧藏，今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存卷一后半卷、卷二全卷，卷三前半卷，回目如下：



清顺治刻本《载花船》插图

卷一 第三回 赴佳期打破醋坛
第四回 听私谋扫除花阵
卷二 第五回 谋营运三姓联盟
第六回 听淫声两人私语
第七回 避兵火淫妇遭淫
第八回 赎双娃义弟仗义
卷三 第九回 女天子宫禁断龟
第十回 雌窟寺官衙择偶

其二为马廉旧藏，今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坊刊本存八回，回目如下：

第一回 女天子宫禁谈龟
尹若兰装监选贤
第二回 妙太监审奸匹配
美才子中选情浓
第三回 贪龙阳喜盟佳偶
计酬恩吴县劾犯
第四回 因荐举图娇假旨
恶贯盈诛奸重圆
第五回 妙指点娶妾生子
谋营运三姓联盟
第六回 铁心人重义拒色
听淫声纵妻蓄谋
第七回 巧偿赔正士正法
避兵火淫遭淫磨
第八回 老苍头智逐骚怪
赎双娃质证明情

此本的第五、六、七、八回相当于仓石文库本的卷二，只是回目由单句变为偶句；第一、二回，相当于仓石文库本的卷三之第九、十回。其三为英国博物院藏旧抄本，存四回，与北京大学本前四回相同，但无序，第四回后有评语，此为他本所无。

本书四回叙一故事。北京大学本第一至第四回（仓石文库本之卷三）叙宫人尹若兰奉武则天之命，乔装太监为武则天访求面首，此中却与书生于楚（字粲生）私相结合。英国博物院抄本回后评曰：“以天子而高拱谈龟，奇矣！又以一柔媚女子为中贵，为使之天下选龟，不更奇乎！最奇者不为天子选而自选佳偶，与之偕遁，真匪夷所思，堪为鼓掌。”清初人范希哲作传奇《鱼篮记》，序谓“剧中之事，本之稗史《载花船》”，因剧中又有秦婉娘所适非偶，改适闻人杰情事，故又名《双错卺》(《今乐考证》著录九)。北京大学本第五至第八回（仓石文库本之卷二）叙北宋末年结义兄弟茹光先、倪硕臣、廖良辅三人的悲欢离合。茹、倪二人易妻而淫，独廖不肯同流合污，乃自回乡。金兵南下，茹、倪二对夫妇皆被金兵虏去，备遭蹂躏，廖闻其讯，变卖家产，虽历尽艰辛终于赎出茹、倪之妻。仓石文库本卷一所存第三第四回叙明初席元浩与幕僚振儒之妻靓娘通奸，席元浩为夺靓娘而诬陷振儒为陈友谅之余党，振儒之婢梅萼抱不平，刺死席元浩、靓娘和席之侍婢春燕，然后上京告状，自刎于堂上，使振儒之冤大白。

此书东拼西凑，了无新意，且语涉猥亵，不堪卒读，故同治七年(1869)被丁日昌列入查禁之淫书书目。

（吴 郑）

Zaiyangtang Yiwaiyuan

《载阳堂意外缘》 清代小说。四卷十八回。不题撰人。据序知为周竹安著。周竹安，号秋斋，毗陵（今江苏武进）人，尝幕游岭南花山官舍。生卒年不详。光绪己亥(1899)上海书局石印。卷首有秋斋自序之《绣像载阳堂意外缘辩》，次为道光辛巳(1821)白下梓材龚晋题于花山官舍序。

书叙明嘉靖间，缙绅子邱树业略知经史，娶妻童氏，却贪恋烟花。一日在秦淮河与少妇尤环环一见钟情，两年后在尼姑庵复相见，遂卖身为奴，住进她家。并把随身携带的旧相好宋氏南华女史遗照供奉，每有灵验。几番波折，与尤氏相通。同时又与丫头悦来有染。尤氏夫婿邝史堂经商在外，一日忽归，幸得神鬼庇护，尤氏与邱方瞒过好事。为长远之计，尤氏收邱为继子并为之鬻爵，又为之娶悦来为妾，三人每日诗赋赠答，淫佚无度。后三人梦入画中仙境，邱又诱女史丫环秋容下凡为妾。时遇倭寇危害百姓，得秋容之力，击退敌人，获朝

廷封赠。后,南华女史超渡他们共赴神仙天界。

书中有许多秽笔,显然受明末淫秽小说的影响。小说充斥宿命论和因果轮回,格调低下。惟情节曲折跌宕,人物对话尚能肖其声口,然全书杂以文言词汇和诗词韵语,削弱了可读性。 (吴 双)

Zenggong Pingni Ji

《曾公平逆纪》 清代小说。存第三集八回。署"编撰者麒麟词人冯文鲁"。冯文鲁所著小说尚有《水月灯》。

书有宣统元年(1909年)徐瑞记书局石印本,封面题《李鸿章平逆纪》,扉页题《绘图平长毛三集》,卷端题《平逆纪三集》。跋云:"醴泉居士所著《湘军平逆传》八回,专指向荣、张国梁为导线,继策接续八回,以曾国藩为主谋,故曰《曾公平逆传》。……此集共计八回,仅演发匪如潮涨之时,编书者不能一齐吐完,尚余八回,再当挨次编缀。维是心力有限,恐搜索于枯肠,暂当搁笔停思,以养胸中之气,否则江郎才尽,难免狗尾续貂之诮矣。"看来还有第四集八回,未见。

小说叙述石达开领兵进入贵州,绥宁受挫后向黔滇而去。陈玉成自解金陵之危,于寿州被击败转入湖北界,连获城池。李秀成攻杭州,得绍兴,两江总督曾国藩奉谕兼掌浙江军务,驰书湖北胡林翼救援,命李鸿章召集淮军。李秀成攻上海,清军与英法兵船联合,李鸿章在上海组成洋枪队,重创太平军。曾国荃围安庆,陈玉成救援未克投寿州被擒,凌迟处死,天王闻讯痛哭。石达开入川,逃至绝地,清军火球攻之,石达开遇难。曾国荃攻打金陵,洪秀全诏命李秀成回师救围。李秀成兵至金陵,间道面见天王,天王唯望李秀成保全太平天国。

《曾公平逆纪》三集站在清廷的立场上,描写了清军于东南江浙、西南黔滇川、江淮鄂皖及西北陕西等几个主要战场与太平军大规模交战的情景,叙述场面宏大,气氛紧张激烈,较为全面广泛地展示了太平军自石达开入黔滇至李秀成援宁败走这一阶段中与清军激战的情形。小说结构紧凑,语言朴素通俗,情节曲折多变,叙写简当精练,可读性强。 (王自周)

Zeng Jiheng Zhuan

《曾季衡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署撰人。《唐人说荟》收入题为郑蕡纂之《才鬼记》。即《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七《曾季衡》,注"出《传奇》";《类说》卷三十二《传奇》收入此条节文,题亦作《曾季衡》;当为裴铏作品。本篇写大和四年盐州(治所五原,在今盐池县西北)防御使之孙曾季衡于五原使宅西偏院,与前使君亡女王丽真之鬼魂幽会。后曾季衡违约泄其事于祖父麾下之将校,王丽真乃呜咽辞去。临别赋诗留赠,有"北邙空恨清秋月"语。询五原纫针妇人,知王使君女卒于使宅西偏院,后归葬于北邙山,故有此言。本篇与《赵合传》均述五原之事。据史传,高骈于咸通初为秦州经略使,初拥幕府,而五原亦在其治下。或裴铏于此时已任其幕僚,故得闻当地异闻而撰为传奇。果如此,本篇当为《传奇》中较早期的作品,故其行文之透迤,人物之鲜明,皆远逊于集中同以人鬼幽会为题材的《薛昭》等篇。 (李宗为)

Zeng Pu

曾朴(1872～1935) 近代小说家、翻译家。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又字小木,又字籀斋,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之撰,字君表,是蹭蹬科场的老名士,《孽海花》修改本所写的孤高狷介的曹以表即影射其父。曾朴幼经名儒潘子昭指导,研习八股,而私心笃好文艺,嗜读名家说部及笔记杂集等当时目为斫丧性灵的书籍,从而培育了他的文学素养和气质。他还曾从名师李慈铭、吴大澂受业。十九、二十岁时联捷入学中举。然而曾朴个性狂放,傲岸不拘,对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深为憎恶。二十一岁迫于父命,入京应试。入场后故意打翻墨汁弄污试卷,题诗拂袖而出。后以资捐为内阁中书,留京供职数载,常与李文田、文廷式、江标、洪钧诸名流相周旋,耳闻目睹了达官名士的许多逸闻琐事。同时潜心精研学术,足成《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并《考证》十卷(后收入上海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得到乡前辈翁同龢的赏识,称其"著书博赡,异才也"(《翁同龢日记》)。

中日战争之际,曾朴常出入执政大臣翁同龢之门,力主抗战,诗文热情磅礴,有及锋欲试之概。甲午一败,清廷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曾朴由此觉悟到中国需要一次除旧更新的大变革,故步自封不足以救国,因而将视野转向世界文化潮流。1895年入总理衙门所设同文馆学习法文。1896年谋应总理衙门章京考试,遭到排挤,愤而出都。旅沪期间,与维新派人物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过从甚密。1898年结识了深通法国文学的陈季同,受到启蒙,从此醉心法国文学,苦研法文。

戊戌政变后,他曾撰写《哀杨叔峤(即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文》。又有长篇歌行《李花篇》,隐讽慈禧太后宠信李莲英惑乱朝政事;《金缕曲》词《盆荷》一首,为幽囚瀛台的光绪皇帝鸣诉不平,并对变法失败寄与深切惋惜。曾朴的总角知交——常熟奇士沈鹏(北山),愤世嫉俗,上疏请慈禧太后归政皇帝,杀李莲英、刚毅、荣禄三凶,稿成,在天津《国闻报》发表,轰动全国。其时,曾朴与沈鹏书牍往来,精神契合。事败,沈鹏入狱,曾朴笃念旧交,百般照拂。1900年慈禧太后诏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拟废光绪皇帝。江南知府经元善联一千二百三十人上书谏废立,曾朴亦参与其事。

目睹政局窳败,曾朴决心舍弃仕途,别寻救国救民、施展抱负的道路。他曾试图涉足学界和商界,均未有成。在家乡办教育,遭到地方守旧势力群起而攻;到上海经营丝业,又因外丝倾销而亏累不堪。1904年与

丁芝孙、徐念慈等在上海合资创立小说林社，曾朴自任经理，同时又是编辑、作者和译者，由此开始他的文学生涯。小说林社宗旨在于"提倡译著小说"，成绩斐然。据徐念慈《丁未(1907)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小说林社当时是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发行小说最多的出版社。1907年又创办《小说林》月刊，成为晚清著名的四大小说杂志之一。使曾朴蜚声文坛的名作《孽海花》前二十五回，即作于小说林时代，1905～1906年间再版十五次，印数达五万册。此外，他翻译了法国大仲马的《马哥王后佚史》，撰写了《大仲马传》，并刊《小说林》杂志。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民众运动，曾与马相伯等公开反对清政府向英国借款修筑沪杭甬铁路，演说激昂慷慨。他与革命派人物金松岑、黄人、黄宗仰等也交往甚密。秋瑾遇害，《小说林》杂志发表了很多纪念哀悼的文字。清政府将残害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敭调往江苏，曾朴与上海《时报》主笔狄平子领衔发起驱张运动，几乎遭到逮捕。

1908年小说林社因资金短缺而停闭。此后，曾朴重入政界。入两江总督端方幕，任财政文案。端方北调，曾朴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在杭州、宁波任职。辛亥革命后，当选为江苏省议员，担任过江苏省沙田局会办兼清理官产处长、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曾朴虽然浮沉宦海，尚能廉洁自守，反对复辟帝制，抵制贪黩贿赂，维护地方公益，自谓："时势如此，能为本省稍稍防止恶政足矣，他何能为"(朱绍文《我之曾君孟朴观》)！对于官场黑暗也有深切体会，他卸职后自省："我的做官，是我的意志吗？不过环境驱迫出来的几出耍猴戏罢了，这是我生活里的几页苦闷史"(曾朴《编者一个忠实的答覆》)。

1927年退居上海，与长子虚白共同创设真美善书店，同年11月刊行《真美善》杂志，由此开始他第二度文学生涯。修改并续写了《孽海花》；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鲁男子》，这是一部忏悔录式的作品；并以主要精力翻译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如雨果的《吕克兰斯鲍夏》、《项日乐》、《吕伯兰》、《钟楼怪人》、《欧那尼》，左拉的《南丹》与《奈侬夫人》，莫里哀的《夫人学堂》等。他认为中国新文艺所以缺少伟大的作品，一是懒惰，一是欲速。因为懒惰，多数少年作家只肯做那些"用力少而成功易"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因为欲速，所以他们"一开手便轻蔑了翻译，全力提倡创作"。所以，他认为"现在要完成新文学的事业，非力防这两样毛病不可；欲除这两样毛病，非注重翻译不可"(1928年3月16日给胡适的复信)。1931年因经济告竭，真美善书店闭歇，刊物停办。曾朴回到常熟虚廓园中，莳花养病，在枯寂中消磨了他衰颓的余年。1935年6月23日病逝。

曾朴一身兼为文学家、学者、官僚，其气质则浪漫而富于幻想。他青年时代，崇尚个性，有冲决封建桎梏的热情，能够随着时代大潮前进，由接受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发展至于具有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的《孽海花》就是中国新旧文化嬗变的投影。民国以后，他虽然来自旧的文学殿堂，却并未成为封建遗老，能够涵泳西洋文学的醇醇深味，文学观念融入现代色彩，在译介法国文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林 薇）

Zeng Yandong

曾衍东(1751～1830以后)　清代文言小说家。字青瞻，号七如，又号铁鞋道人、七如道人、七道士。山东嘉祥人。为曾子六十七代孙。幼年随父宦游福建、广东等地。二十岁后，又随父母远赴东北，前后四年。父母俱客死于长白山一带，曾衍东自身亦患伤寒几疫，扶榇归里，家计贫乏，曾先后以种蒜苗、磨麦卖饼为生。后于山东、广东、湖北、四川等地作幕。乾隆五十七年(1792)，乡试中式。嘉庆五年(1800)，应朝考，大挑一等，以楚北知县用。调咸宁、江夏等地知县。十一年、十二年间(1806～1807)，因事先降级、后罢职。后监河工三年，又撤差见斥。嘉庆十六年(1811)，起用为当阳知县。调巴东知县。十九年(1814)，迁上官，以贪污罪革职，流徙温州羁管。生活困苦，"穿也无衫，食也无餐"(《古榕杂缀·折桂令》)，以卖画鬻字为生。二十五年(1820)八月，遇赦，以贫老不能归故里。道光十年(1830)后，客死于温州，享年八十余岁。自称其一生"为穷汉，为幕、为客，忙衣食"(《小豆棚序》)。彭左海《曾七如传》说他："性落拓不羁，工诗及书画，笔墨狂放，大致以奇怪取胜。镌图章，摩古出奇。自榜其门曰：'挂冠自昔曾骑虎，闭户于今好画龙。'慕郑板桥为人，常谓曰：'难得糊涂'。"著有文言小说集《小豆棚》，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后又陆续增补。尚著有《七如题画小品》、《七道士诗钞》、《古榕杂缀》、《哑然诗句》、《日长随笔》等。他在诗句中，尝以"五年笔墨《古榕草》，半世功名《小豆棚》"自诩(《古榕杂缀·自苦》)。

（江一泓）

Zengbu Hongloumeng

《增补红楼梦》　清代小说。三十二回。嫏嬛山樵撰。其真实姓名不可考。有道光四年(1824)刊本。首载槐眉子序、讷山人序、作者自序，皆署"嘉庆庚辰(1820)"，又有九畹农夫，桐阴居士题词各二首，和情里魔头《调寄菩萨蛮》词。

《增补红楼梦》是《补红楼梦》的续集。在第一回中，作者借人物之口表明了自己对《红楼梦》及其续书的看法。他认为《红楼梦》所表现的是"离恨天上自在乐逍遥"，"烦恼人间浮生苦若梦"；宝玉并非是个单纯儿女私情的追求者，而是个"久已就喜欢放浪形骸之外"的人。《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绮楼重梦》、《红楼复梦》和《红楼圆梦》的作者"没有一个人能解识前书大旨，总以还魂复生为奇妙"，殊不知"既得超举，复恋人寰"的想法是不合情理的。《后红楼梦》"信口胡诌"，无故添了林良玉、姜景星两个人物；"一心好道"的惜春被选为"贵妃"，"毫无好道之情"的湘云竟"得道成仙"，乃"是

非倒置”。《续红楼梦》“穿插圆融，语言口角稍得前书之概”，可惜“人鬼淆混”。《红楼圆梦》对黛玉“奉承过余”，说宝钗、袭人“假道学而阴险”，甚是“乖谬”，且有偷学《后红楼梦》之迹。

故事接《补红楼梦》，无非述贾府繁衍子孙，太虚迎接幽魂，情节单调乏味。人鬼分域作乐，轮番反复叙及摆筵宴、行酒令、听戏曲、结诗社等等，行文略无变化。贾氏后代，子子孙孙，人物众多，不分主次，一无个性。最后，大观园中昔日姐妹，仅剩宝钗六十而卒，魂归太虚，“金陵十二钗尽皆返本还原”(第三十二回)全书方告结束。作者对《红楼梦》一补再补，同为悬疣附赘之作。(陈君保)

Zengzhu Jinzhong Zhuan

《增注金钟传》 清代小说。八卷六十四回。正一子、克明子撰。又名《正明集》。作者真实姓名失考。光绪二十二年(1896)乐善堂刊本，署“正一子、克明子著”、“后学鬲津天香居士正定注解”、“津门培一批”、“鬲津静一居士、超凡居士录”、“鬲津水斋校”。第一卷卷末题“正明集卷终”，其他各卷卷首均题“正明集”，而各卷版心均题“金钟传”。每回末均有注解，讲说因果报应，极似会道门声口。

书叙上元县举人李金华为人端方正直，先与永清县妓女贺淑媛相爱盟誓，中探花后不为利禄所动，亦不畏权威逼婚，仍坚持与贺淑媛的婚约，后来南行巡察，严惩贪官污吏，并铸一万八千斤重巨钟悬于闹市，每日五更鸣钟警醒世人。全书情节枝蔓较多，开头叙谢杏村巧断奇冤与主要情节几无关系。书中插入大量因果报应和封建道德说教，其创作宗旨由此可见。

(俞　文)

Zenglü Qiqing Zhuan

《赠履奇情传》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回。不题撰人。存光绪丙午(1906)上海书局石印小本。首腊花居士序。

书叙当朝户部主事叶萌芝丁忧回籍，偶见一美女倚门，探知其名张凤姐，孀居娘家，乃求宝莲庵二尼牵线，引诱凤姐于尼庵会面。二人拜神誓婚，男赠金镯为表，女赠绣鞋为记，永结同心。叶归乡后，横行乡里，专一损人利己，率众乱毁山坟，竟将尸骨掘归勒赎，每骸收银三百两。张凤姐父兄察觉二人私情，怒斥凤姐，凤姐遂相思成病。叶萌芝暗托二尼赠药问病，凤姐感其衷情，乃诈称游龙舟会，遂与叶于舟中效鸾凤叙会私奔。凤姐之父兄闻之盛怒，誓不认叶为婿。叶萌芝逞豪强无恶不作，放银敲诈逼死人命。义士黎爷代作呈词，县令准之上奏朝廷，上谕叶萌芝革职解审。受害者纷纷投诉，叶因被诛，凤姐亦投环自殒。二人魂魄皆入地狱受审，叶判“火焚内脏”，凤姐亦“投禽兽之胎”。小说重在因果说教，不足为观。

(罗德荣)

Zhangui Zhuan

《斩鬼传》 清代小说。四卷十回。刘璋撰。早期抄本存世较多。现存刻本则以莞尔堂刊袖珍本《说唐平鬼传》最早，署“阳直樵云山人编次”，题《第九才子书》，首有黄越际飞氏序。成书年代，一说据怀雅堂录本之自序署年，即“康熙四十年岁次辛巳仲夏”，一说则据正心堂抄本中瓮山逸士序署年“戊辰”，推断成书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或更早。

钟馗斩鬼的故事，在中国流传甚久。至晚在唐代已有了关于唐明皇梦钟馗捉鬼去疾之传说；至北宋，宫中已有在除夕装钟馗、小妹等驱祟、埋祟的习俗；至明，才出现了集钟馗生前和死后捉鬼故事为一体的小说《钟馗全传》及杂剧《庆丰收五鬼闹钟馗》，清初又出现了张大复《天下乐》传奇、蒲松龄《钟馗庆寿》等戏曲，钟馗形象逐渐丰满。但这些作品大都带有较浓的神魔色彩，《钟馗全传》的斩鬼部分，也主要是写钟馗蒙玉帝委查冥司，遍历九大地狱、会见十殿阎王，以及诛戮山魈、收捉蝙蝠等事。刘璋的《斩鬼传》继承并彻底改造了这些故事，吸取了钟馗因貌丑应试不中，触死金阶、死后冤魂受封捉鬼的主干，借鉴了“五鬼闹钟馗”等个别情节，摈弃了驱除邪魅的迷信色彩，强调了受冤后大闹金殿的内容，增写了咸渊、富曲两个蒙受委屈的形象，予以重新创作，使钟馗从神魔世界回归到人间，让他去斩灭代表人间种种恶习的“未死之鬼”。全书貌写钟馗，实写众鬼，纯然写成了一部“继王政所不及”，“使人知所畏而为善”(《斩鬼传》自序)的讽世、劝世小说。《斩鬼传》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开拓了讽刺小说的题材领域，将讽刺面扩展到整个社会，指向了人世间种种习染成性的罪孽。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吝啬贪财的富户、装腔作势的文人、追花逐柳的浪子以至阿谀奉承的瘪三，都成了他的讽刺对象。它开拓了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新局面，对后世讽刺、谴责小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斩鬼传》继承和发展了传统讽刺艺术，对众鬼结局的设计尤见匠心。写厚脸皮的酽脸鬼，则以良心化其酽脸，使之觉羞惭而自刎，写善奉承的低达鬼，则扬其所长，发于阴兵们吮疽舐痔；写一味抵赖的急赖鬼，则使之落入没奈河中化为一缩头乌龟；写温尸鬼(慢性)和冒失鬼，则把他们劈作四件，重新组合成一对中行君子……。诸如此类的结局，一矢中的，讽刺效果极强。然而，也正由于作者过分留意于结局的匠心经营，忽略了对多数鬼物内在素质的深入挖掘，以至描写流于浮浅，讥刺失于婉曲。(梁荫滋)

Zhang Chao

张潮(1650～1709) 清代文学家、小说家。字山来，号心斋居士。安徽歙县人。十五岁补诸生，遂致力举业，而累试不第，故淡于进取。康熙三十年(1691)，援新例“捐纳京衔”，以岁贡生授翰林院孔目，实未出仕。五

十岁时家遭变故，康熙四十年"复遭陷阱"，连他自己的著作和《昭代丛书》丁集都无力梓行，贫病交加，直至逝去。

张潮自康熙十年起，一直侨寓扬州，广交游，济贫乏，以读书、著书、刻书自娱。他自己称："仆平生无所嗜好，唯好读新人耳目之书"，对内容新奇、形式活泼的古文小品、杂著、小说、戏曲、民歌，甚至传入中土的西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表现出进步的文学思想和相当开阔的视野。张竹坡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就得他的称赏，并欣然化名谢颐为之作序。张潮一生著述颇丰，除编有《虞初新志》、《昭代丛书》、《尺牍偶存》、《友声》之外，行世的尚有《心斋聊复集》、《诗幻》、《青泪痕》、《幽梦影》、《忆闻录》、《花影词》、《笔歌》、《奚囊寸锦》等，其中《心斋聊复集》、《笔歌》、《奚囊寸锦》，在清代列入禁毁书目。（刘　辉）

Zhang Chunfan

张春帆（？～1935）　近代小说家。名炎，别署漱六山房。一说项苍园亦为张春帆别号。江苏常州人。据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载："张君寓沪久，时为各报馆撰短篇小说，阅者颇欢迎之。后至粤东，任随宦学堂监督。民国光复后，任江北都督府要职，颇著劳勋。自江北都督裁撤，久不得其消息矣。"张春帆曾主《平报》笔政，所撰小说有《九尾龟》、《黑狱》、《新果报录》、《宦海》、《反倭袍》等，并曾翻译小说《情海波澜记》。张春帆的小说受晚清谴责小说影响，或揭露清廷官员腐败，禁烟失利，鸦片成灾（《黑狱》）；或展示晚清上海青楼生活之众生相，描摹嫖界之世态人情（《九尾龟》）；或抨击官场鬼蜮，表现宦海中蛇神牛鬼之种种怪状（《宦海》）。作者以犀利之笔锋，描绘晚清社会的诸多侧面，虽思想驳杂，但愤世嫉俗之情、警劝世人之心却跃然纸上，亦颇有令人深思之处。（竺　青）

Zhang Du

张读（834～886？）　唐代小说家。《宣室志》的作者。字圣用（一作圣朋，疑讹）。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西）人。《灵怪集》作者张荐之孙、《游仙窟》作者张鷟玄孙、《玄怪录》作者牛僧孺之外孙。宣宗大中六年（852）擢进士第，时年十九岁（一说年十八），大中十年郑薰为宣歙观察使，辟署幕府。此后二十余年间仕历不详。僖宗乾符五年（878）为中书舍人，十二月权知礼部贡举，约明年春正除礼部侍郎，知举毕，有"得士"之誉，此年十月以本官权知左丞事。中和初（881）改吏部侍郎，随僖宗幸蜀，光启元年（885）还京。后兼弘文馆学士，判院事，卒，时约在光启二、三年。著有《建中西狩录》十卷，佚（以上据《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一《张荐传》附《张读传》、《旧唐书·僖宗纪》、《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及注等）。所著《宣室志》十卷，今存南宋辑本。（李剑国）

Zhang Hao

《张浩》　宋代传奇小说。佚名撰。载《青琐高议》别集卷四，题下注："花下与李氏结婚"。《绿窗新话》亦收，题作《张浩私通李莺莺》，不注出处，亦无作者。叙西洛人张浩，弱冠未婚，家产豪富，第宅后有花园，一日见东邻少女李氏来园中春游，与之对语，私订婚约。后有尼为李氏传信，谓父母不允婚事。明年初夏，李氏私约张浩于前苑轩中相会。数月后，李氏随做官的父亲上任，张浩叔父为浩约婚孙氏。李父回里，女告父母先已许归张浩，誓以死践约。李氏自赴官府陈诉，府尹判张浩娶李氏，夫妇偕老。《绿窗新话》说李氏名莺莺，尼名惠寂，为《青琐高议》所无，似据别本。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宿香亭记》，当即演此故事。《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回《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即以此为素材，而加以增饰。莺莺及尼惠寂之名，与《绿窗新话》相同，又以张李相遇之所为宿香亭。此篇情节并不曲折，但以张李偷期幽会而终成婚姻，似为《莺莺传》作翻案文章。李莺莺的告状与府尹的判决合婚，亦为出人意料的创举，可说是宋代才子佳人小说的试创之作。（程毅中）

Zhang Hua

张华（232～300）　西晋文学家。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幼年孤贫，曾亲自牧羊。为人恭谨好学，博览多通。早年写过一篇《鷦鹩赋》寄托怀抱。阮籍看到这篇赋，叹为奇才，张华由此成名。魏末，被荐为太常博士，转著作佐郎。不久，迁长史，兼中书郎。入晋，拜黄门侍郎。因为学识渊博，应对如流，升任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力排众议，支持晋武帝伐吴，任度支尚书，筹运粮草。平吴后，因功进封为广武县侯。参与修订晋史和仪礼宪章，当时的诏诰也大多出于其手，众所推服，声誉益盛。后因权臣嫉恨，又以廷对不甚合上意，遂出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惠帝即位，为太子少傅。谋诛楚王司马玮有功，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数年后，官至司空，封壮武郡公。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与孙秀废贾后为庶人，意欲篡权，张华拒绝合作，被杀。时年六十九岁。《晋书》卷三十六有传。

张华生前名重天下，其原因大抵有二：一是因为"性好人物，诱进不倦"；二是因为"博物洽闻，世无与比"。他的"博物洽闻"，主要根源于读书、藏书的癖好。他读书兴趣甚广，"图纬方技之书，莫不详览"。又十分爱书，"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文史溢于机箧"。他的藏书之多，亦世所罕见，"尝徙居，载书三十乘"。三十车书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故有"天下奇秘，世所希见者，悉在华所"的说法。甚至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也要到张华处去借阅书籍。嗜书博学，正是他撰写《博物志》的前提条件。

张华工于诗赋，辞藻温丽，本传称"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隋书·经籍志》别集类著录晋

司空《张华集》十卷，录一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张茂先集》一卷，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又《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博物志》十卷、《张公杂记》一卷（梁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小有不同）、《杂记》十一卷，还曾注《神异经》一卷。后三书均已佚。又《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列异传》一卷，题张华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意张华续文帝书，而后人合之。"可备一说。（许逸民）

Zhang Junfang

张君房 宋代小说家。字尹方（一作允方）。安陆（今湖北安陆）人。约生于宋初，壮年从学，甚有时名，屡试不第。喜编撰小说，所著《乘异记》有咸平六年（1003）序。景德二年（1005）始进士及第（《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八《淳化看蛇》、《辟支佛记》等），时年已四十余。试校书郎，知升州江宁县事。大中祥符三年（1010）为开封府功曹参军（《宋会要辑稿》），尝为御史属，大中祥符五年以断狱过失，贬为宁海掾。次年，除著作佐郎，奉命与道士朱益谦、冯德之等编校道藏，至天禧三年（1019）完成（《云笈七签序》、《直斋书录解题》）。大中祥符八年，知钱塘县事（据张君房《灵梦志》）。后知随、郢、信阳三郡。仕至祠部郎中、集贤校理。年六十三分司，归安陆，年六十九致仕，卒年八十余。著述甚多，有《庆历集》三十卷、《乘异记》三编、《丽情集》十二卷（《郡斋读书志》作二十卷）、《缙绅脞说》（一作《脞说》）二十卷、《云笈七签》一百二十卷、《科名定分录》七卷、《儆戒会最》五十章、《潮说》、《野语》各三篇。知杭州钱塘县时，多刊作大字板携归，印行于世（《麈史》卷中、《默记》卷下）。《丽情集》等小说集，当时流传甚广，现已散佚，仅见《文苑英华》、《类说》等书所引佚文。《新编分门古今类事》中引其《辟支佛记》、《灵梦志》等，似曾单行。（程毅中）

Zhang Lao Zhuan

《张老传》 唐代传奇小说。即李复言《续玄怪录》中《张老》。旧刻本牛僧孺《幽（玄）怪录》卷一载有此文，但《太平广记》卷十六引作《续玄怪录》，从末尾作者自述看，当属李书。《香艳丛书》从《太平广记》录入，题加传字。

此作系神仙故事，原当在"仙术"门。传叙梁天监中，扬州六合县园叟张老托媒求婚于衣冠韦恕，韦故意索钱五百缗以难之，而张老如数送来，无奈嫁其女。后畏亲戚责难，令其远去。张老去后数年，韦令长男访妹于天坛山南。韦兄到张老庄，景色奇美，居处富丽，方知张老是神仙。临别张老赠金，又给韦兄一故席帽，令其持此为凭到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钱一千万贯，韦兄如言果得，而王老亦为神仙。后来韦兄复寻张老、王老皆不见，只是在扬州遇见张老昆仑奴，得妹赠金十斤。故事表现神仙的韬光晦迹和令人羡慕的自由富贵生活。情节曲折，步步入奇，善事穿插点染，文字生动流畅。卖药王老的情节袭自《广异记·张李二公》，《逸史·卢李二生》所写持拄杖往波斯店取钱亦同一机杼。

园叟娶韦女情节似取资于《搜神记》之杨伯雍种玉娶徐氏事。《张老》故事后世盛传，话本戏曲多所取资。宋人话本有《种叟神记》（《醉翁谈录》），研究者或谓取材《张老》；又有《种瓜张老》（《宝文堂书目》、《也是园书目》），《古今小说》卷三十三《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亦取材于此。明徐霖撰有《种瓜记》传奇，清李玉亦有《太平钱》传奇，又牵合了《续玄怪录》定婚店事。

（李剑国）

Zhang Ling Zhuan

《张令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即《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浮梁张令》，出《纂异记》，则本篇当为李玫作品，于明代别出单行。本篇写浮梁张县令以贪酷发家，以至"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赴京途中，遇一黄衫者，张令误以为是宦官手下的五坊使，给以酒食。食后黄衫者自诉为阴间之吏，为泰山府君将死籍传送华山金天王过此。其死籍第一名即"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张令乞黄衫相助，黄衫嘱其先诣金天王庙许钱千万，后诣莲花峰求谪仙刘纲上奏章于上帝。张令如言为之，果得延寿命五年。事后，张令窃计冥钱千万，抵钱逾二万，乃悔约东归，至偃师县馆，黄衫忽入门责其悔约，顷刻间张令疾作暴死。这篇传奇通过张令悔约取死的故事对贪官污吏的贪婪作了深刻的暴露和讽刺。文中店妪说五坊使"横行关内"，以及西岳神金天王收取贿赂枉法徇情等情节，也影射和抨击了当时贿赂风行、官吏腐败的社会现实。（李宗为）

Zhang Liu'er Shubu Mihunju
Lu Huiniang Lijue Daotouyuan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十六。头回叙扈老儿遇骗事，见《智囊补》卷二十七《老妪骗局》。正文故事出处未详，但与沈璟所作传奇《博笑记》中巫孝廉事相同，《远山堂剧品》云《博笑记》是"杂取《耳谈》中可喜可怪之事"而成，则此故事或出《耳谈》。但其中骗局一段，则显系套用《醒世恒言》卷三十六朱源娶蔡瑞虹之情节。

入话述明代万历年间浙江杭州府北门外居民扈老二媳心地善良，收留一个中年婆娘，却被拐骗。正文叙浙江嘉兴府桐乡县秀才沈灿若家私丰裕，文才出众，妻王氏姿色非凡，贤惠持家，唯体弱娇怯。一日沈灿若赴考，在杭州梦遇一道人赠与"鹏翼抟时歌六忆，鸾胶续处舞双凫"谶语，灿若不解，思索间忽报得中第三名经魁，又得家中急报王氏身故，沈即赶回治丧。秋闱时亲友劝沈赴考，遂与友朋黄平之等四人上京，四人俱中选官，唯灿若无心功名，仍归故里。三年后再赴会试，在齐

化门外见一新寡容貌绝世，即有续弦之意，打听此女名陆蕙娘，托陆表兄张溜儿说媒。成婚之夜蕙娘告以张实为其夫，是京师著名拐子，立意随沈私奔，沈即带蕙娘赴友人家住下。次晨张果带无赖抢人，却失其妻。沈金榜题名，选授江阴县令。

据严闲庵《艳囮》载："明万历之末，上倦于勤，不坐朝，不阅章奏。辇下诸公亦泄泄沓沓，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时教坊妇女竞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赀财。后且联布羽党，设局诓骗，妙选姿色出众者一人为囮，曰'打乖儿'，其共事者男曰'帮闲'，女曰'连手'，必择见彩生情，撮空立办者与之共事。事成计力分财，而为囮者独得其半。于是构成机巧，变幻百出，不可究诘。"此篇所写即以此为背景，明末世风浇薄，于此可见一斑。

（胡小伟）

Zhang Nanzhuang
张南庄 见《何典》。

Zhang Sheng Cailuandeng Zhuan
《张生彩鸾灯传》 宋元话本。《宝文堂书目》著录，题《彩鸾灯记》。《古今小说》卷二十三作《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作者不详。现存明代熊龙峰刊本。本篇体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说话脚本的原始风貌。入话中有"思厚燕山遇故人"句，即指南宋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或为南宋时作品。

本篇正传前有一个较长的头回。本事出《岁时广记》卷十二所引《蕙亩拾英集》（原书已佚），但素材直接来源当为《醉翁谈录》壬集《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之前半。叙汴京张生元宵赏灯，拾得红绡帕，上有女子诗句，约有情者来年相见，以车前鸳鸯灯为志。次年元宵，生如约前往，果遇佳人，遂共奔苏州平江，创第而居。正传部分，本事出处不详。叙越州人张舜美上元观灯，偶遇佳丽刘素香，前有丫环肩挑彩鸾灯。两相动情，遂共谋潜赴镇江，不意于城门相失。舜美伤痛欲绝，病倒杭州；素香独抵镇江，无处觅生，欲投水自尽，为一尼所救。三年后，舜美上京应试，途中偶游大慈庵遇之，遂团圆。

作品语言通俗本色，生动明快，几处排比句，尤为诙谐风趣，传神逼真。其情节环环相扣，悬念丛生，紧凑而又曲折。尤善于情节发展中描画人物心理，二者相辅相成，在艺术上达到较高水平。

（郑天刚）

Zhang Shizheng
张师正（1016～?） 宋代小说作者。字不疑，襄国（今河北邢台县西南）人。青年时擢进士甲科，得太常博士，为官四十多年，多半是地方官，以武职为主。宝元（1038～1039）中，榷酒于陕西甘泉县之雕阴（《括异志》卷八《刘德妙》），曾任渭州推官（《括异志》卷二《杨省副》）。嘉祐四年（1059）知宜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嘉祐八年为荆南钤辖（《东轩笔录》卷十一）。治平（1064～1067）初为大名钤兵（《括异志》卷八《高舜臣》）。治平三年任辰州帅，熙宁十年（1077）任鼎州帅（《玉壶清话》卷五）。"游宦四十年，不得志，于是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作《括异志》十卷。元丰（1078～1085）初，撰《倦游杂录》八卷（《宋志·艺文志》作十二卷），序云："倦游者，仕不得志，聊书平生见闻，将以信于世也"（《郡斋读书志》卷十三）。《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引王铚《范仲尹墓志跋》说，魏泰托名张师正作《志怪集》（《宋史·艺文志》作《怪集》五卷）、《括异志》、《倦游录》，但邵博以为不然。《括异志》有传本。《倦游杂录》有佚文，为《宋朝事实类苑》所引者近百条。《志怪集》未见传本。

（许德楠）

Zhang Shideng
张士登 见《三分梦全传》。

Zhang Shushen
张书绅 小说《西游记》的清代评点家。字南薰。山西人。生卒年不详。乾隆元年（1736）前后尚在世。有评点《新说西游记》（一百回）行世。

他评点《新说西游记》的目的，"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至于逐段逐节，皆寓正心修身，黾勉警策，克己复礼之至要"。这里虽说他的批注动机是"注明指趣，破其迷罔，""证圣贤儒者之道"，然小说《西游记》的价值观也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他认为，一部《西游记》，即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读之可使那些伤风败俗、灭理犯法、身陷罪孽的人归于正道，可使学者诛其隐微，引以大道，明新至善，焕然一新。总之，他强调小说必须有"裨于人世"的儒家教育作用。

他还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描绘奇地、刻画奇人、叙述奇事、构筑奇想、彩绘奇文的无一不奇的奇书。这个奇字体现在"幻中见真"上，强调像《西游记》这样的浪漫主义作品同样需要艺术的真实性。比如第十回评曰："龙王犯天条，秦王之游地府，皆非人世之事，魏徵以人臣而上奉天命，下通冥吏，极其幻妙，读之入情入理，如闻如见，不啻出诸信史，真妙想天地外，下笔鬼神惊。"这就指出了怪诞幻妙的浪漫主义小说也必须描写得入情入理，如闻如见。这个奇字又体现在"写得奇异，状得更奇异"方面，以使人物个性突出、鲜明。比如总批说，一部《西游记》，"看他形容饮食之人，则写出一蝎子精；言非礼之视，则画出一多目怪"，指出了人物绘形与传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个奇字还体现在结构布局方面，有"分合奇妙"（总批）的特点：《西游》为题目，全部实是一篇。又可分三大段，五十二篇。"理精义微，起承转合，无不各极其天然之妙。"又比如在总批中说，《西游记》运用"隔年下种之法"，即每写一题，源脉必伏于前二章。这样，"不惟文章与文章接，书理与书理接，而且题目与题目接，妖怪与妖怪接"。这里不仅指出了

《西游记》处处埋伏、回回照应的结构特点，而且指出了小说的结构布局关系到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主题的深化。这些小说美学观点是值得借鉴的。不过，张书绅立论以《大学》等儒学为其思想理论基础，因而在批注中阐发的见解往往自觉地纳入观念论的说教上去，这就给整部《新说西游记》的评点造成很大的局限性。

（倪长康）

Zhang Shu'er Qiaozhi Tuo Yangsheng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二十二。故事发生在明正德年间，疑是冯梦龙自撰。主要叙举人杨元礼与友人一起赴京会试，途中遇谋财害命之徒，获得十三岁女孩张淑儿解救，终结为夫妇的故事。小说把这些谋财害命之徒，写成是宝华禅寺的僧人。佛家向以积德行善、普度众生著称，而这班僧侣却利用封建迷信谋财害命，谎称："小僧昨夜得一奇梦，梦见天上一个大星，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后园地上，变了一块青石。小僧心上喜道：必有大贵人到我寺中。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今科状元，决不出七位相公之外。"以此留他们"过了一宿，应此佳兆。"然后乘醉酒酣睡，将主仆四十多人，"好像切菜一般，一齐杀倒，血流遍地。"唯杨元礼只身逃脱；来到附近一所草房避难，不料房主又与和尚勾结，去向寺院报讯。这就揭穿了封建迷信骗人害人和佛教僧侣杀人吃人的本质。张淑儿身为草房老妪的女儿，却能乘老妪去给和尚报讯之机，告诉杨元礼，她妈妈是和寺里和尚一路，要杨元礼把她绑起来，以强奸未遂为名，拿着和尚给她哥哥做生意的本钱，逃脱此难。这不仅表现了她的机智，更重要的是突出了她毅然仗义救人的品格。因此，杨元礼为感谢张淑儿的活命之恩，相约要日后娶她为妻。这种建立在患难相助基础上的爱情婚姻，比封建婚姻自要略胜一筹。

明崇祯年间路迪（海来道人）的《鸳鸯绦》传奇，即据本篇敷演，惟主人公易为杨植方，又增添一些细节。明末许恒的《二奇缘》传奇，亦演此事。（周中明）

Zhang Tingxiu Taosheng Jiu Fu
《张廷秀逃生救父》 明代小说。见于《醒世恒言》卷二十。叙明万历年间苏州一木匠张权的两个儿子张廷秀、张文秀，通过考中进士，为父雪冤报仇的事。故事出处未详，恐系冯梦龙自撰。

本篇主要揭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和世俗人心的险恶。赵昂为嫉妒其岳丈王宪收张廷秀为嗣子，即贿赂捕卒杨洪，诬张权为盗，逮系狱中，并借此唆使王宪逐廷秀。廷秀与弟文秀为父伸冤，赵昂复嘱杨洪将他兄弟俩捆绑投于江中。正如作品所说："只因强盗设捕人，谁知捕人赛强盗！"把捕卒写成比强盗还要凶狠、毒辣。但小说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把揭露的矛头仅指向捕卒等小吏，而把官与吏对立起来，说什么"人只道百姓咸受其惠，那知恁般弊窦，有名无实。正是：任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这就未免本末倒置。二是把希望寄托在科举取仕上。张廷秀、张文秀分别被人从江中搭救，培养读书，考中进士，荣任官职，然后为父伸冤报仇。作者还说张廷秀做官后，"因父亲被人陷害，每事必细询，鞫出实情，方才定罪，为此声名甚大。"这种把冤狱归结为小吏的受贿和大官审案时是否细询，显然是只抓住了肤浅的现象，而抹煞了造成冤狱的社会根源。但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却不是作者的主观说教所抹煞得了的。

此篇篇幅为"三言"之冠，情节曲折复杂，引人入胜。但有的情节显属故弄玄虚，难以令人信服。如廷秀弟兄被捆绑抛入江中，不顺流而下，反逆流而去，因而被说成是"暗中自有鬼神护佑。"

明代有无名氏的《双杯记》（一名《喜联登》）传奇，演此事。情节小有异同：小说叙文秀授庶吉士，传奇则叙他官至山西巡按；传奇添出分杯的事为关目，在张廷秀被撵出王家时，王夫人以一杯给她的女儿玉姐，另一杯给其婿张廷秀，后来夫妻团圆，双杯复合。

（周中明）

Zhang Wenhu
张文虎（1808～1885） 清代学者、《儒林外史》评点家。字孟彪、啸山，笔名天目山樵，又有笔名华谷里民、南汇诸生。长期从事训诂、历法、乐律的研究和古书校勘。同治六年（1867）参加金陵书局校刊《史记》，同治九年毕功，另写《札记》五卷，著作多收于《舒艺室文集》和《覆瓿集》中。曾为钱熙祚校刻《守山阁丛书》和《小万卷楼丛书》。另有《春秋朔闰考》、《古今乐律考》，未刊行，原稿散失。

张文虎评点《儒林外史》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暮春，刊在次年出版的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中，光绪二年（1876）又写过识语；到光绪三年写的识语说："予评是书凡四脱稿矣"；此后，光绪五年至光绪七年又几次写了识语。他的评点本"随时增减，稍有不同"，有时出入还相当大。已印行的有两种：一种由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儒林外史》采作句中夹批和回末总评（简称天一评），他称此为"旧批本"，是较早的评点；第二种是光绪十一年和光绪十二年由上海宝文阁单独印行的《儒林外史新评》和《儒林外史评》（简称天二评），徐允临称之为天目山樵"评语定本"，文字较天一评更准确、洗练。张文虎评点《儒林外史》深受同时代另一评点家黄小田的影响。他的评本中有些条目是吸收、溶化了黄小田的评语，或从黄小田评语蝉蜕而出，有三条直接写明"萍叟（黄小田号）云"。

关于此书的主旨，他同意闲斋老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说法，并诙谐地加以发挥："功名富贵具甘、酸、苦、辣四味，炮制不如法，令人病失心疯，来路不正者能杀人，服食家须用淡水浸透，去其腥秽及他味，至极淡无味乃可入药。"揆其意，并非一概加以否定，只是认为需加正确处理，这是符合吴敬梓态度的。他也反对八股举业将"儒者之能事"诱引到"求科第"、

“做官”上去，但他并不认为此书的主旨就是反科举。第一回王冕批评八股取士之法“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他评说：“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第二十五回末卧闲草堂本评语曰：“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他反驳道：“选举无善法，即不用八股文，亦岂能人人得意？”在他看来，“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娼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庚辰花朝识语)。

关于此书的现实主义讽刺艺术，他首先赞扬它“描写世事实情实理，不必确指其人，而遗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频见，可以镜人，可以自镜”(丙子暮春识语)。他以自得的口气说自己的评语能够“凿破混沌，添了许多刻薄”(辛巳季春识语)，也就是说能把小说蕴含的讽刺意蕴凿破，使它发挥出刻薄——讽刺的功能，这确是他的评语的显著特色。而且，他的评语能旁见侧出，以诙谐的语调加强小说的讽刺效果。第三回范进喜极而疯，吃了胡屠户一巴掌才治好疯病，评语曰：“巴掌性热，味辛，祛痰、明目，治失心疯，解‘天鹅屁’毒，生猪油拌服，出胡屠户者良。”狠狠嘲弄了八股顽症。第十四回马二游西湖蓦见仁宗皇帝御书，慌忙拿扇子当笏板，俨如朝臣面圣一般“扬尘舞蹈”，跪拜如仪。评语调侃地模拟马二叩拜之词：“历考一等案首臣马纯上见驾，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使马二之颟顸可笑更加显豁。

关于小说人物的个性，张文虎有一些颇为准确的评骘，如第四十七回说虞华轩与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同为贤者而特征不同。他指出书中人物成对出现形成互补结构的特点：“写牛浦、匡超人往往相对……同而不同”(第二十三回)。此外，在阐释人物的转递、小说情节的“峭接横隔”等方面，评语也时有吉光片羽，可资借鉴。

在乾嘉考据学风影响下，金和、黄小田、张文虎，平步青都努力考证《儒林外史》的人物原型和情节素材，其中张文虎用力尤勤。他考出汤奏的原型为杨凯，荀玫的原型“疑是姓卢”(后来平步青进一步指明是卢见曾)。他考出第一回对王冕的描写或采自朱彝尊《王冕传》，或脱自《孟子》；第十回陈和甫说的“耳白于面”出于孔氏《谈苑》；蘧公孙婚宴上钉鞋横飞出于《宋书·刘敬宣传》；第十二回“侠客虚设人头会”、第十五回的“烧银”骗术都出于《桂苑丛谈》；第二十一回卜老爹劝牛浦莫忙于哭，出于张昭劝孙权语意；第三十回杜慎卿厌恶妇人的话出于萧詧事；第三十五回庄绍光箧得天山遯“用朱子事”；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喷嚏吓跌老虎出于《朝野佥载》，暗中托人养亲“用后汉姜诗妻事”；第五十三回聘娘以猫捣乱棋局“用杨妃事”，国公府以夜明珠代烛出于王铚《默记》，聘娘梦境蓝本于《烂柯山·痴梦》。这些考据有助于了解吴敬梓的创作特点。

(李汉秋)

Zhang Wupo Zhuan

《张无颇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即《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张无颇》，注“出《传奇》”，《类说》卷三十二《传奇》亦引其节文，当为裴铏作品。

本篇写长庆中进士张无颇游番禺。因故旧改官他方，穷愁潦倒，困于逆旅，忽遇善易者袁大娘，赠以暖金盒、玉龙膏，谓膏能疗疾，且以此能获名姝。后张果为南海神广利王延入龙宫为公主治疾，与公主一见钟情。别后，张思念不已，同时也收到公主遣人送来的二首表示相思之意的诗。不久，公主旧疾复发，又需玉龙膏治疾，南海神乃复派使者迎张无颇入宫。王后于无颇处见暖金盒，以为公主与他已有私情，即将公主许配与他。成亲后询问公主，方知袁大娘乃仙人袁天纲之女，而暖金盒本为龙宫之宝。张无颇携公主居韶阳，后迁去，不知所适。本篇继李朝威《柳毅传》写凡人与龙女缔姻的故事，然柳毅全然以慷慨仗义获得龙女爱慕而缔良缘，本篇张无颇之获佳偶则全仗仙人袁大娘赠以暖金盒、玉龙膏二物，他与龙女间的爱情之意仅为一见钟情的巧遇。《传奇》写男女遇合，每每倚仗神仙豪侠援手，对人物感情的描写则较贫弱，这是它逊色于中唐传奇之处。明杨珽、吕天成曾将本篇敷演增饰为《龙膏记》传奇、《金合记》传奇。 (李宗为)

Zhang Xiaoshan

张小山 清代小说家。生卒年不可考。《平金川全传》(一名《年大将军平西传》)的作者。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富文书局石印本《绘图平金川》卷首惜余馆主序介绍：该书作者张小山，辽东人，监生。祖父嘉猷，曾为年羹尧的幕僚，于平金川之役参与戎机，“著有《西征日记》两卷，中间所载战事，于一切妖术尤为详尽，目耳所及，笔墨随之，其非臆说，可想而知。”张小山根据祖父的《西征日记》敷演而为小说。惜余馆主云：“上舍于摊饭之余，演为说部，成书后录以示余。余惟古今说部载实事者，莫如《三国》；逞荒诞者，莫如《西游》，类皆各擅所长，以成体例，独是书颇能综二者而兼之。惜上舍因俗务繁冗，不及润色，而索观者已户限将穿。”书中除传统的神魔斗法而外，尚有升天球、电气鞭、地行车、机器人等，带有一些科学幻想小说的特征。

(鲁 戈)

Zhang Xinzhi

张新之 清代小说《红楼梦》评点家。号太平闲人，斋名妙复轩，似为汉军人。清嘉庆、道光时人，生卒年不详。

张新之前后化费二十四年，著有《妙复轩评石头记》(抄本)一书。此书对《石头记》(《红楼梦》)采取边抄边评的方法，书前有《红楼梦读法》，正文有夹评，回后有总评。后以刊本的形式面世，书名题为《绣像石头记红楼梦》(湖南卧云山馆刊)。到光绪年间，张新之的评

点又与王希廉、姚燮的评点合在一起附丽于《红楼梦》而印行，称为《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又称王张姚合评本。

张新之评《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是："《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以此出发，他认为通部红楼"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记》、《乐记》融会其中"，"全书无非《易》道也"，主旨是"讥失教"。他既认为《红楼梦》是在寻求《易》道，所以在评《红楼梦》时，也往往将一个艺术形象化为一个概念，如他推究出刘老老是"一纯坤"，即坤卦，他还说，借《易》象演义者中，最明显同时又最隐晦者是元、迎、探、惜四姐妹，元春为泰，迎春为大壮、探春为夬、惜春为乾。

《红楼梦》自风行于世后，以《易》理阐述它的评者不止一人，独张新之的观点受到不少人的高度评价，有人认为张评能使天下后世直视《红楼梦》为有功名教之书，所以张新之诚为小说作者的"千古第一知己"。甚至有人还认为张评"因以挽天下后世文人学士之心于狂澜之既倒，功不在昌黎之下"。可见张评在一部分文士中的影响。

若摒弃一些演"易"说"性"之论，张评中亦有不少能帮助读者理解《红楼梦》的篇章布局、艺术描写手段的地方。如他评《红楼梦》第四回文字，是"步步收缩，步步生发，平整中有突兀峰峦，乃大结构处"，他又说此回笔法是如"善打拳者，拳及人身即回，断不致命，而致命即在此拳"。批评的眼光是敏锐的，确有可取之处。

（顾鸣塘）

Zhang Yuhu Zhuan

《张于湖传》 明代小说。写定者佚名。《宝文堂书目》著录为《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国色天香》题作《张于湖传》，《万锦情林》题作《张于湖记》，何大伦本《燕居笔记》题作《张于湖宿女贞观》，冯梦龙本《燕居笔记》题作《张于湖宿女贞观记》。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列为"前代骚人"之作，故最晚作于万历以前。

小说写潘必正与陈妙常事。本事亦见《古今女史》。南宋词人张孝祥，号于湖。在赴金陵建康府尹任途中，借宿女贞观。见女尼陈妙常才色双绝，以诗词挑之，均被妙常回拒。后观主之侄潘必正来观，与妙常相爱而私自结为夫妻。半年后，妙常有孕，潘必正去买堕胎药，途中遇张于湖，二人原为旧友，张得知原委，便说："你捏作指腹为亲，为因兵火隔离，欲求完聚，告一纸状来，我自有道理。"第二天，观主领二人到府投状。张于湖促成秦晋之好。此篇虽亦写男女私情，但文较洁净，富有平民色彩。篇中行文诗文相间、骈散杂糅。特别是诗词等韵文，多用代言体，显由话本加工写定。明高濂据此作传奇《玉簪记》，京剧《琴挑》及各种地方戏均有改编本，流传广泛。

现存万历十五年(1587)《国色天香》谢廷谅序刊本。

（薛洪勣）

Zhang Yuanwai Yifu Minglingzi
Bao Longtu Zhizhuan Hetongwen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三十三。头回叙张老遗嘱事，见《自警编狱讼》、《儒林公议》卷上、《国老谈苑》卷二及《智囊补》卷九《秦使者》条，又《龙图公案》卷八《味遗嘱》所载事亦与此相类。正文可能源于元杂剧《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较《清平山堂话本》中之《合同文字记》为详。

正文叙宋代汴梁居民刘天祥及弟天瑞虽各娶妻，但未分家。天祥之女为妻杨氏与前夫所生，天瑞有子刘安住与本处李社长之女定奴指腹为婚。一年遇灾，上司命百姓分房减口，天瑞体恤兄长，自愿带领妻儿外出逃荒，行前定立合同文书，说明未曾分家。天瑞一家在山西潞州高平县下马村结识富户张秉彝，张以安住为螟蛉义子，半年后天瑞夫妇染病身亡，临终嘱张抚养安住，长大后以合同文书为据，要安住归宗葬父。安住十八岁时回汴梁寻其伯父，在家门口将文书交与伯母杨氏，以为凭证。不料杨氏已招女婿，有意昧产，遂匿伏文书，假称安住冒名行骗，并动手打伤赶出；天祥虽同情安住，但未见文书，真伪莫辨。安住在门外遇见李社长哭诉前情，并背出合同文字，李深信不疑，即劝他申诉于包龙图。包问明双方供词，又传来张秉彝，已知其情。遂假说安住伤重已死，若非亲眷，杨氏即须抵命。杨氏害怕，连忙拿出所赚合同文书，包即据此以断案，逐出杨氏女婿。安住娶得定奴，后出仕贵显，张、刘两家财产俱其承继。入话及正文均曲折争胜，反映出"骨肉无亲反弄奸"的社会现象，意在劝戒，宣扬名教，但模仿痕迹较浓。

（胡小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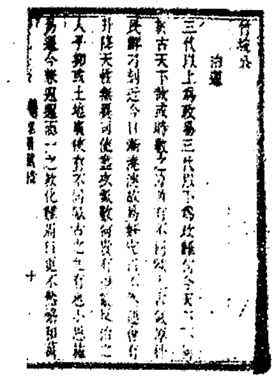
Zhang Yue

张说(667～730)　唐代政治家、小说家。张说，字道济，或字说之。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县)，后徙洛阳(今河南洛阳)。武则天永昌(689)间策贤良方正，张说所对第一，授太子校书郎，迁左补阙，因救魏元忠事，忤后旨，流钦州(《新唐书·张说传》)。中宗立，召为兵部员外郎，屡迁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睿宗时，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景云二年(711)劝睿宗令太子李隆基监国，以塞祸乱。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太平公主专权，罢张说政事为东都留守。张说劝玄宗除掉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肖至忠等人，召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后得罪宇文融、崔隐甫、李林甫等人，因引术士王庆则事被李林甫等弹劾罢政，致仕。张说为相期间，奏罢戍边兵二十万归农，改革兵制，招募壮士保卫京师，戍卫边境，又主张和边睦邻政策，对唐朝国势产生深远影响。张说"为文属思精壮，长于碑志"(《新唐书·张说传》)，与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作诗凄婉动人，人谓得江山之助。著有《张说集》二十卷、《鉴龙图记》一卷、《五代新说》二卷，《今上实录》二十卷(与唐颖合

撰)、《洪崖先生传》一卷,《才命论》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云:"张鷟撰,郗昂注。一作张说撰,潘询注)。《珠英学士集》中收录张说、李峤等诗文。张说亦作小说,有《绿衣使者传》及《传书燕》(《开元天宝遗事》)。另,《梁四公记》一卷,亦题张说撰;《虬髯客传》、宋佚名《豪异秘纂》、明翻刻本《虞初志》及陶珽《说郛》本卷一百十二、明清间通行《五朝小说》、《唐人说荟》本,亦题唐张说撰,存疑。 (刘荫柏)

Zhang Zhupo

张竹坡(1670～1698) 小说《金瓶梅》清代评点家。江苏铜山人。祖籍浙江绍兴,明代中叶迁居徐州。名道深,字自德,以号行世。生而颖慧,两岁即解调声,六岁能赋小诗,八岁入塾读书,以博闻强记闻名于闾里。十五岁初应乡试,点额而回。两个多月后,他的父亲去世。此后,张竹坡命途多舛,五困棘闱而未博一第。康熙三十二年(1693)秋,张竹坡第四次应举落第,闻说北京有个长安诗社,每聚皆天下名流,极一时之盛,遂北游京师,长章短句,赋成百有余首,众皆倾倒,喻为竹坡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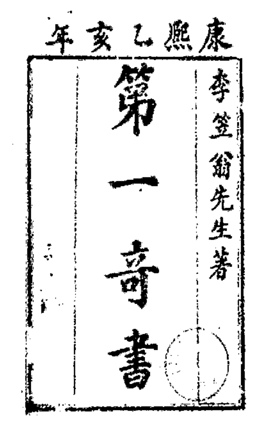


清刻本《张氏族谱》书影

张竹坡载誉返徐,度过了他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段平静安止的生活。康熙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六岁时在徐州家中之皋鹤草堂,评点《金瓶梅》,旬有余日,写下十余万字的评论,为中国小说理论留下了一份光彩夺目的遗产。康熙三十七年春,张竹坡离开寓居了一年多的苏州,到永定河工地图谋进身之阶。然而,永定河工竣,张竹坡怀着壮志未酬、才情未尽的遗恨突然病亡,时在九月十五日,年仅二十九岁。

《金瓶梅》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的著名作品。在清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金瓶梅》版本,是带有张竹坡评点的《第一奇书》。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文字,其形式大约为书首专论,回首与回中总评和文间夹批、旁批、眉批等三大类。或概括论述,或具体分析,或擘肌分理,或画龙点睛。涉及作品的题材、情节、结构、语言、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点、创作方法等各个方面,对小说作了全面、系统、细微、深刻的评介。张竹坡的专论以及《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以下简称《读法》),是《金瓶梅》全书的阅读指导大纲,而回评与旁批则是该回与该段的审美赏析。张竹坡的金瓶梅论,约略说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系统提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揭示了《金瓶梅》丰富的内涵。《金瓶梅词话》约自明代中后叶问世以来,陆续有人在笔记丛谈中予以评论。这些评论不仅短束零碎,而且大多闪烁其词,讳莫如深。有的更干脆目为"淫书",急欲焚之而后快。这种观点蔓延到社会,在人们心理上造成一种错觉,抹煞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影响了它的流传。张竹坡认为《金瓶梅》亦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他说:"然则《金瓶梅》是不可看之书也,我又何以批之以误世哉?不知我正以《金瓶》为不可不看之妙文,……恐人自不知戒而反以是咎《金瓶梅》,故先言之,不肯使《金瓶》受过也"(《读法·八十二》)。他在《读法·五十三》中又说:"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第七十一回《李瓶儿何家托梦 提刑官引奏朝仪》有一段写小厮在何太监宴请西门庆的席前唱了一套〔正宫·端正好〕,张竹坡批道:"又是宋朝,总见寓言也。"联系他在《金瓶梅寓意说》中所谓"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的说法,则他的"史公文字"说便有了具体的内容。他看出小说是以宋喻明,更有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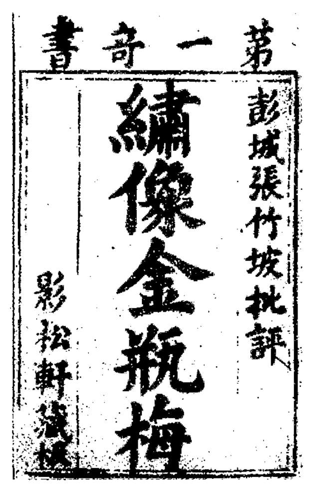


清刻本《第一奇书》封面

第二,指出《金瓶梅》"独罪财色",是泄愤之作,具体肯定了这部小说的思想性、倾向性。《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暴发与衰落的过程。张竹坡分析了作品"因一人写及全县",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的写作方法,认为通过对西门庆的揭露,暴露了整个社会的问题。《金瓶梅》中写了很多地方贪官、市井恶霸,张竹坡认为"无非衬西门庆也"(第四十七回回评),然社会上"何止百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为何如也"(第四十八回回评)。所以他说:"读《金瓶》必须列宝剑于右,或可划空泄愤"(《读法·九十五》),"读《金瓶》必置大白于左,庶可痛饮以消此世情之恶"(《读法·九十七》)。不仅如此,张竹坡进一步将小说中的人和事放到冷、热、真、假的关系中考察,他在《竹坡闲话》中说:"将富贵而假者可真,贫贱而真者亦假。富贵,热也,热则无不真。贫贱,冷也,冷则无不假。不谓冷热二字,颠倒真假,一至于此。……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说明他认识到,《金瓶梅》揭露了人心世情、社会风尚、道德观念等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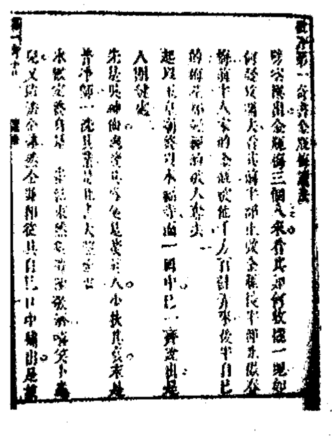
第三,紧紧地把握住《金瓶梅》的美学风貌,以"市

井文字"概括其艺术特色，从小说史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这部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写的是历史、英雄、神魔，着墨最多的是正面人物的刻画与传奇经历的描述。《金瓶梅》则不然，它的主要人物都是反面角色，它的情节多系家庭日常琐事。"审丑"不同于"审美"，写家庭细节不同于写社会巨变。不同的社会生活面，不同的人物形象群，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艺术特色。张竹坡看到这种不同，并从理论上准确地给予了总结。他指出，《金瓶梅》与《西厢记》不同，后者是"花娇月媚"文字，而前者则是"一篇市井的文字"。《金瓶梅》中的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各色人等，"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谢肇淛《金瓶梅跋》），靠的是什么呢？张竹坡认为"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第一回回评）。他的市井文字说包含有一系列表象，白描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他在《读法・六十四》中说："读《金瓶》，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也"。



清刻本《金瓶梅》书影

第四，全面细微地点拨《金瓶梅》的章法技法，形成系统的《金瓶梅》艺术论，其中不少论述，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如《金瓶梅》的结构，与《水浒传》等小说单线发展结构方式不同，是一个以西门庆一家为主线，旁及多家多人，贯通关联，穿插曲折的网状形结构。张竹坡注意到这一点，他在《竹坡闲话》中说："然则《金瓶梅》，我又何以批之也哉？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如此妙文，不为之递出金针，不几辜负作者千秋苦心哉？久之心恒怯焉，不敢遽操管以从事，盖其书之细如牛毛，乃千万根共具一体，血脉贯通，藏针伏线，千里相牵，少有所见。"《金瓶梅》是怎样千曲万折又血脉贯通的呢？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读法・三十四》）。《金瓶梅》一书写了几百个人，其有始有终的少说也有几十人，如此多人"总合一传"，岂不是头绪纷繁、读来模糊吗？张竹坡认为说来也简单："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后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读法・一》）。他认为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第五十一回又是后半部的关键。再如《金瓶梅》的人物塑造，与《三国志演义》等小说类型化手法不同，注重人物性格刻画，在个性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很好地总结了小说这一方面的创作经验，他特别抓住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在第四十一回回评中写道："上文生子后，至此方使金莲醋瓮开破泥头，瓶儿气包打开线口。盖金莲之刻薄尖酸，必如上文如许情节，自翡翠轩发源，一滴一点，以至于今，使瓶儿之心深惧，瓶儿之胆暗摄，方深深郁郁闷闷，守口如瓶，而不轻发一言以与之争，虽瓶儿天性温厚，亦积威于渐以致之也。"小说是如何描写潘金莲醋瓮开瓶的呢？第二十二回回评："此回方写蕙莲，夫写一金莲，已令观者发指，乃偏又写一似金莲。特特犯手，却无一相犯。而写此一金莲必受制于彼金莲者，见金莲之恶，已小试于蕙莲一人，而金莲恃宠为恶之胆，又渐起于治蕙莲之时。其后遂至陷死瓶儿母子，勾串敬济，药死西门，一纵而几不可治者，皆小试于蕙莲之日。西门入其套中，不能以礼治之，以明察之，惟有纵其为恶之性耳。吾故曰：为金莲写肆恶之由，写一武大死；为金莲写争宠之由，乃写一蕙莲死也。"李瓶儿终于因此丧生。又如《金瓶梅》的写作手法，张竹坡做了很多概括，起了不少名目，虽然没有跳出评点派的窠臼，不免琐屑庞杂，但其具体阐述，自有真知灼见。



《金瓶梅读法》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到明末清初进入全盛时期，以金人瑞、毛纶、毛宗岗父子、张竹坡等为代表，群星璀璨。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方式方法虽多渊源于金人瑞、毛纶父子，但又有独创之处。其一，书首专论最为繁复，中国小说理论自此健全了自己的组织结构体系；其二，新立了不少名目，总结了因《金瓶梅》出现所丰富了的小说艺术；其三，紧紧把握《金瓶梅》的美学风貌，以"市井文字"总括其成，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承前启后，地位重要。特别是第三点，张竹坡以前的中国小说评点从未以此着眼落笔。《金瓶梅》的产生，使中国小说取材构思、布局谋篇扩及社会整个领域，写生活，写现实，写家庭，写社会众生相，成为小说家的基本思路，开创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一个崭新时代。欣欣子序虽然提到《金瓶梅词话》的特点在于"寄意于时俗"，但未充分展开。张竹坡市井文字说的提出，使中国小说理

论摆脱了雕章琢句随文立论的八股模式，全书立论，总体涵盖，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进一步发展。

张竹坡的小说理论批评，也有其时代和评点方法本身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主观，评点者推求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艺术构思时，是从自己的感受和"文心"出发，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免随意武断、牵强附会。张竹坡的"寓意说"、"苦孝说"，就是他主观的产物，并不是对作品的科学解释；二是片面，只讲好，不讲缺点，一概为之鼓吹；三是琐碎拘密，无一字一句不逆溯其源而求其命意之所在。　（吴　敢）

Zhang Zhuo

张鷟（约658～730）　唐代小说家。字文成，又号浮休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北）人。生活在唐代武后、中宗、睿宗三朝和玄宗前朝。少年即以文鸣于世，其祖"以当时儒士多称鷟之才，莫不叹异，因曰：'我孙为人所知，如天以鸑鷟为凤凰之佐，五色成文'，因名鷟，字文成。"上元二年（675）进士及第。仪凤二年（677）弱冠应举下笔成章科，特授襄乐尉。证圣（695）中迁监察御史，长安初（701），贬处州司仓、柳州司户，后改德州平昌令。开元二年（714），御史李全交劾其多口语讪短时政，贬岭南，得张廷珪、李日知救护，旋内徙，起为龚州刺史，又入为司门员外郎。开元十八年卒，年七十三岁，赠国子司业。初登进士第，对策尤工，蹇味道称之为"天下无双"。员半千曾对人说，"鷟文辞犹青铜钱，万选万中"。当时人称他为"青钱学士"。他的文章流传海外，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据两《唐书》及《朝野佥载》、《桂林风土记》、《登科记考》等）。

张鷟著有小说《游仙窟》，国内久已失传，清末始从日本传回。还有《朝野佥载》二十卷（今本六卷）和《龙筋凤髓判》十卷（今本四卷）。另外《全唐文》收录了《陈情表》和他的《沧州弓高县实性寺释迦像碑》二文。据《陈情表》，张鷟曾编辑过自己的文集，说："近来撰集诗赋表记等若干卷，编集拟进，缮写未周。"但未见著录，想已亡佚。　（于天池）

Zhang Zifang Guishan Shixuan

《张子房归山诗选》　明代话本小说。题作《汇纂张子房归山诗选》，似经节选。本书讲述汉代张良辞官修道的故事，内容与《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张子房慕道记》基本相同，只是最后多张良功成升仙一段情节。

本篇实据《张子房慕道记》节选改编，如"懒把兵书去展开，我王无事斩贤才。腰间金印无心挂，怕似韩侯剑下灾"一诗，《张子房慕道记》有八句。核之《前汉书平话》，此诗原为八句，本书删去后四句。又如"十年争战起干戈"一诗，《张子房慕道记》原作八句，本书删去中间四句。可见《张子房归山诗选》的出现晚于《清平山堂话本》。有人认为本书早于《张子房慕道记》，似失考。张良辞官归隐的故事，在元代戏曲和小说里已有所表现，到明代得到更广泛的流传。本书开头有一段话："子房布衣为帝师，富贵极矣。使功成而身不退，未央之剑，安知不再试乎？良托赤松而游，是也"。足见民间流传张良归隐的故事，正是对明代封建统治者滥杀贤良的有力谴责。

此篇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著录。今存明徐梁成刻本和清李光明庄刻本。中山大学藏抄本《张子房归山诗》，与此本大体相同，似来源较早。

（程有庆）

Zhang Zifang Mudao Ji

《张子房慕道记》　宋元话本。辑存于《清平山堂话本》。《宝文堂书目》著录，无"记"字。叙张良辞官归山，慕道修仙。汉高祖一再挽留，张良决意出走，终于私行入山。高祖寻访至白云山，见到张良，不敢随之过独木桥而罢。张良辞朝故事，宋代已在民间流传。刘攽《刘贡父诗话》(《类说》卷五十六)记杨安国称引赤松子赠张良诗云："不如闲早归山去，免事君王不到头。"似即出于讲史平话。《张子房慕道记》中张良诗作："不是微臣归山早，服侍君王不到头。"显然与之一脉相承。话本中"懒把兵书再展开，我王无事斩贤才"一诗，亦见于元刻《前汉书平话》续集卷中。本篇大体是元以前作品。卷末题"小说张子房慕道记"，而文中插缀张良所作诗二十余首，代言言志，近似《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可视为诗话体的话本。有人认为当属陶真类的说唱文学。明代有删节本，题作《张子房归山诗》。元王仲文有《张良辞朝》杂剧，已佚。　（程毅中）

Zhang Zunyan Zhuan

《张遵言传》　唐代传奇小说。载《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即《太平广记》卷三百零九《张遵言》，注"出《博异记》"，从今本《博异志》中《崔玄微》、《刘方玄》、《张竭忠》等《太平广记》都注出《博异记》来看，此文当为郑还古《博异志》中的作品。

写张遵言下第途次商山山馆，获一小白犬，名之为捷飞，饲养四年，颇怜爱之，行坐不离。后行梁山路，白犬忽化一白衣丈夫，自称姓苏行四，言张此夕有灾厄应死，将救其脱厄。后果先后有白衣冠的长人、铜头铁额的夜叉和执兵仗的武士等三批使者称奉大王令来捕张遵言，皆为苏四郎所拒。苏四郎携张往见大王，大王设宴乐款待，张以此免厄。后张至商州龙兴寺问老僧，乃知苏四郎即太白星精，大王乃仙府谪官。文中于三批来捕张之使者皆有颇为详尽的描写，使全文波澜迭起，颇形曲折。对太白星精调戏宴上乐女的佻侻举止，也有生动的描写，打破了以往小说中神人庄严神圣的传统形象。但情节过于离奇，难以理解。

（李宗为）

zhanghui xiaoshuo

章回小说　明清长篇小说的一种体裁。全书分为若干回（或称"则"、"节"、"段"），每回有回目。回目或单

句，或双句。如为双句，则一般呈对偶形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全书三卷十七段，已有分段标题，研究者认为这是最早出现的带有回目的一部话本。但大多数分段标题下又有一个“处”字，似残存变文痕迹。而宋元平话，如元至治（1321～1323）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五种》，则不分回，更无目。但上栏插图，配有图题，似为说话人之提纲，应是长篇回目之最初形态。明之《成化说唱词话》亦如是。待到嘉靖壬午（1522）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始分为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并有单句标目，如首则即为《祭天地桃园结义》。至假托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出，才把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回目亦衍变为双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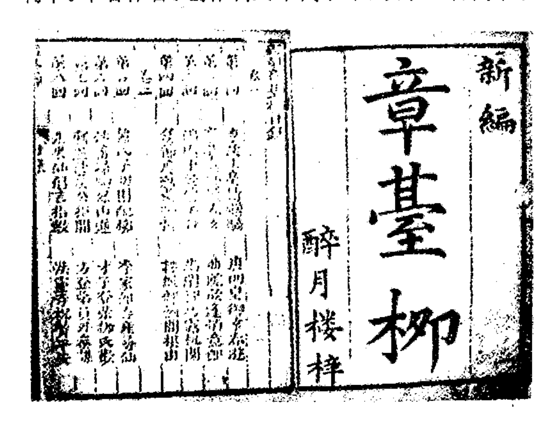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早期回目，朴拙俚俗有余，工稳雅洁不足，如万历刻本《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景阳岗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显不工整；第三十一回《琴童藏壶觑玉箫　门庆开宴吃喜酒》，文辞俚俗不通。小说回目经过文人作家的不断加工润饰，日益醒目概括，妥贴切题，对仗工稳，文彩奕奕。

小说回目的功能在于提纲挈领地概括出本回的主要内容。它的设立，实受宋元南戏、元杂剧题目正名的影响。而采用对仗形式，则又吸收律诗两联偶句点睛之妙，引人注目，便于吟诵。长篇小说回目的确立和发展，是长篇小说艺术形式日趋成熟的一个标志。

（刘　辉）

Zhangtai Liu

《章台柳》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今仅存醉月楼刊本。不署作者。创作刊刻年代不详。该书述唐代才子


新編
章臺柳
醉月樓梓

清醉月楼刻本《章台柳》书影

韩翊（一作翃）与柳姬事。韩柳之事，唐时就已盛传。《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五许尧佐《柳氏传》，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中“韩翊”条均有记载。天宝年间才子韩翊与邻居李生相善。李生爱其才华，将其爱姬柳氏赠与韩生，后韩生为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从事，将柳氏置之都下数年，还朝后，柳氏却已被番将沙吒利所夺。虞侯许俊一发义勇，从沙府中抢出柳氏，归于韩生，侯希逸修表上闻，代宗下诏赐柳氏归韩生。

此事对后代影响很大，以此为内容的小说戏曲创作历代不绝。宋时已有《章台柳》的说话名目（《醉翁谈录》传奇类著录），《宝文堂书目》作《失记章台柳》。但有人认为宋时说话所指并非韩柳之事，而是见于《熊龙峰小说四种》的《苏长公章台柳传》。但也有人认为此苏轼章台柳故事也是从韩柳故事中敷衍而来的。戏曲作品有金院本《杨柳枝》，宋元戏文《章台柳》（或名《韩翃》、《芙蓉仙》），元有钟嗣成杂剧《寄情韩翃章台柳》，明代杂剧有张国筹《章台柳》，传奇有张四维《章台柳》、吴鹏《金鱼记》、吴大震《练囊记》等，今均佚失，唯梅鼎祚的《玉合记》尚存。小说《章台柳》就是根据梅氏《玉合记》删削而成。删去曲词，保留宾白而稍加连缀，故传奇痕迹处处皆是，是一种简单而粗糙的改编。作为小说，带有明显的缺陷。

（顾　青）

Zhanggu Yanyi

《掌故演义》　清代小说。七回。不题撰人。有光绪间刊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点石斋排印本。小说叙有清一代重大历史事件：李自成起义、吴三桂降清、清朝定鼎开国、八股取士和民间缠脚废而复立、平定三藩和攻陷台湾等等，前六回叙内政，自第七回起叙外交，但只讲到中俄边界谈判便突然中断，看来作者计划要演述整个清代历史，不知何故仅写成此七回。此书据史演述，较少搴绘铺陈，近于通俗文体的断代史。

（俞　文）

Zhaoyang Qushi

《昭阳趣史》　明代小说。二卷不分回。全称《新编出像赵飞燕昭阳趣史》。古杭艳艳生编，真实姓名不可考。首《趣史序》云：“向刻《玉妃媚史》，足为玉妃知己，若不倩工以写昭阳之趣，昭阳于九泉宁不遗恨君耶？乃爰辑其外纪，题曰《昭阳趣史》。”知为《玉妃媚史》之姊妹篇。图有题“辛酉孟秋写于有况居”者，似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之前。现有明玩花斋刻本传世。

抄本《昭阳趣史》书影

书据《赵飞燕外传》、《赵飞燕别传》敷衍成篇，叙飞燕前身原为燕精，合德系狐精，投胎为双生姐妹。后被节制史赵临收为女儿，学习歌舞。汉成帝驾至赵府，观飞燕歌舞，不禁神飞魂荡，临幸后，恩宠有加。合德亦随之入宫，宠幸更有甚于飞燕。许皇后被贬，姐妹擅权。成帝与合德淫乐，精尽而死，合德亦呕血亡去。哀帝继位，飞燕被废为庶人，落得个自缢结局。篇多

猥亵描写,清代已列入禁毁书目,且贱视女性,首尾则出之果报循环,集淫秽、因果、鬼魅于一体,文字简拙,实无文学成就可言。 (刘小营)

Zhao Bi

赵弼 明代小说家。字辅之,号雪航。生卒年不详。四川重庆南平(今巴县)人,曾在成都留居。永乐初以明经授翰林院儒学教谕,约于宣德初年前后任汉阳县(今武汉市)教谕,可能于此时移家汉阳(《千顷堂书目》卷五《雪航肤见》叙录、《效颦集》之《梦游鄱阳彭蠡传》)。正统、景泰间写成《雪航肤见》。可见,他的活动时间在明初,主要在永乐、宣德年间。赵弼的主要著作是文言小说集《效颦集》,仿效洪迈《夷坚志》与瞿佑《剪灯新话》,多写幽冥鬼神、阴德报应,意在劝诫,传扬忠节道义孝友。

赵弼晚年所著《雪航肤见》十卷,属史评,《四库总目提要》说此书"杂论史事,上自羲农,下自有宋,论多迂阔,亦颇偏驳"。 (宋 欣)

Zhao Chun'er Chongwang Caojiazhuang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三十一。本篇入话叙梁夫人助其夫韩世忠大败金兵、李亚仙促使嫖妓败家落魄之郑元和中状元事,说明"娼流最贱,其中出色的尽多。"以此为衬托,引起正文叙妓女赵春儿,帮助嫖妓败家的曹可成改邪归正,最后做官,获得宦资数千金,又急流勇退,重在曹家庄兴旺,为宦门巨室的故事。此事情节与《情史》卷四《娄江妓》略同,《智囊补》卷二十五《闺智部·孙太学妓》的记载,与《情史》的文句相同,仅有"娄东"与"娄江"一字之差。小说除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大为丰满之外,还把孙太学改为监生曹可成,把无名氏之妓写成名妓赵春儿,故事发生的地点,则由"娄江"或"娄东"改为扬州。入话写到李亚仙故事,有"绣襦裹体,剔目劝读"的话,剔目劝读为明徐霖作的传奇《绣襦记》中的关目,"因此,可断为明人的作品。"(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第 341 页)胡士莹说:"篇中有'知府'、'三司首领官',均明代官制。疑亦冯氏之作。"(《话本小说概论》下册第 557 页)。

本篇的主要特色,是作者能够打破"娼流最贱"的阶级偏见,描写和歌颂了妓女赵春儿的助夫成家。正如篇末所写,曹家之所以能败而复旺,"虽是曹可成改过之善,却都亏赵春儿赞助之力也。"其实,"重旺曹家庄"的命题,曹可成的"可成",这都不过是作者的主观愿望罢了。作品所写身为大家公子的曹可成,专一穿花街,串柳巷,挥金如土,成为败家子,最后,靠妓女出身的妻子赵如春积蓄的钱买了个官职,由老婆帮他做官,方宦声大振,这倒真实地反映了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其腐朽堕落的命运,已成为强弩之末,难以挽救了。只不过作者主观上对此尚缺乏自觉的深刻的认识,因此把它写成"破家只为貌如花,又使红颜再起家"。与此同时,又说:"如此红颜千古少,劝君还是莫贪花。"作者创作思想的矛盾和主观说教的动机,可谓昭然若揭。 (周中明)

Zhao Feiyan Biezhuan

《赵飞燕别传》 宋代传奇小说。署"谯川秦醇子复撰"。见今本《青琐高议》前集卷七,副题作"别传叙飞燕本末",又见于两种《说郛》等多种丛刻,或题作《赵后遗事》。鲁迅《唐宋传奇集》亦选录此篇。胡应麟曾见到一种抄本,篇名依明人习惯题作《赵飞燕别集》。按本篇前小序,略谓《别传》得自同里李生家破筐中的古文册中,已编次脱落,经秦醇补正编次而成今本。胡应麟可能误信此序,认为本篇为六朝人所作,"其文颇类东京(东汉)"(《少室山房笔丛》)。鲁迅早有驳正(《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

本篇与《赵飞燕外传》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两传均写西汉成帝与赵氏姊妹(皇后赵飞燕、昭仪赵合德)事。但内容有明显差异。《外传》内容较广,《别传》虽也写到成帝荒淫等事,但中心情节是围绕"皇嗣"问题展开的。大略谓:赵氏姊妹色倾后宫,先后得到成帝的宠爱,但均不育。飞燕身为皇后,为自固久远计,急于生子,常与少年子私通。成帝发觉后,欲枭其首,多亏合德恃宠周旋,成帝方隐忍不发。其后飞燕偶而得幸,便诈称有孕。至期不育,便令亲信私取民间子冒充,竟两次因故不成,只得编造谎言,掩饰过去。不久,有宫人生子,合德当着成帝之面,令人将婴儿击毙。此后,凡宫人有孕者均被杀。成帝因荒淫疲惫,不能房事。合德急于求子,便给成帝服食丹药。一次,因服用过量暴亡,合德也被迫自尽。后来,飞燕梦见成帝,得知合德屡杀皇子,被罚为巨鼋,居于北海,须受千年水寒之苦,至南朝梁时,大月氏王猎于北海,曾见有巨鼋,头插玉钗。梁武帝认为,此鼋即是合德的后身。

早在《汉书》等史籍中,就屡屡写到赵氏姊妹,出身微贱,不利皇统以及杀害皇子等事,希望皇家引为鉴戒,《别传》的主旨与史籍相合。《别传》所写的因果报应事,也与上述史籍中所写的有关赵氏姊妹的天象、谶纬之谈异曲同工。《别传》对汉成帝的荒淫昏愦和昭仪的残酷狠毒有所暴露,也揭示了一些封建统治集团黑暗、腐朽的行为,有一定认识价值。

《别传》除少量文字袭自《外传》而略有更动外,其主要情节和多数描写则是作者依据史籍和《外传》提供的材料重新创作的。所写主要人物虽与《外传》相同,但其性格却有差异,特别是合德最为明显,有一些细节描写,也较生动而有文采,如"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等语,就曾得到胡应麟的称赏。这些都说明,秦醇在小说创作中是注意追求个人的艺术独创性的。 (薛洪勣)

Zhao Feiyan Waizhuan

《赵飞燕外传》 传奇小说。又称《飞燕外传》、《赵

后外传》。一卷。旧题汉伶玄撰。据本书《伶玄自叙》，玄字子于，潞水（今山西长治）人。生性率朴，学无不通，由司空小吏历守州郡，官至淮南相。汉哀帝时告老致仕，买妾樊通德，能言赵飞燕姊妹故事，于是撰《赵后别传》。又本书附汉桓谭语一则及晋荀勖校书奏一篇，桓谓更始二年(23)刘恭自茂陵卞理处得其书，建武二年(26)，贾子诩以书示谭，谭认为伶玄就是卞理的那个琴师；荀奏称其书"竹简磨灭，文义交错，不可具晓"，"其赵后、樊嫕无所终，疑玄之阙文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所谓《自叙》文字纤靡，"不类西汉人语"；桓语夸饰，于情理不合；荀奏"首尾仅六十字，亦无此体。"三者皆出于后人依托。

事实上本书不见于隋唐史志及北宋《崇文总目》著录，《太平广记》中，亦无其书。至南北宋之际，朱胜非纂《绀珠集》始见引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传记类著录《赵飞燕外传》一卷："汉伶玄子于撰。茂陵卞理藏之于金縢漆柜。王莽之乱，刘恭得之，传之于世。晋荀勖校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传记类著录《飞燕外传》一卷："称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撰。自言与扬雄同时，而史无所见，或云伪书也。然通德拥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祸水灭火'一语，司马公载之《通鉴》矣。"根据上述文献，尤其是'祸水灭火'一语载于《资治通鉴》一事，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遂断定此书出于北宋人之手。此说恐难成立，因为唐李商隐《可叹》诗："梁家宅里秦宫入，赵后楼中赤凤来。"其中赤凤事见本书，既成典故，说明本书已为唐人熟知。但是，唐人著书不喜嫁名，而且小说主角多为唐明皇，宋人则津津乐道隋炀帝，由此推测，本书当成于唐宋以前，唯其文笔不似汉人质朴，纤靡处颇有南朝韵致，大抵可以说是南朝作品。

本书故事乃据《汉书·外戚传》赵皇后事渲染而成，主要写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与昭仪赵合德姊妹的宫中淫佚生活。作为史传体小说，本书先写赵氏姊妹的出身，次写入宫前的苦难经历，然后是入宫得宠，荒淫无度，一直写到赵合德呕血而死，可谓有头有尾，章法严整。其中描写赵氏姊妹的性格与爱好，既具体又细微，姊刚妹柔，妹艳姊娇，通过不同场景反复进行对照，相映成趣。对明清小说中淫秽描写，影响较大。其中写汉成帝恣情纵欲，亦似有讽喻之意。

宋代传奇小说中有秦醇《赵飞燕别传》（又称《赵后遗事》）一卷，见于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七，其内容与《外传》大略相同，只是更加突出描写赵氏姊妹为要专宠，千方百计杀害受孕宫人一事，以见其性格刚而凶残。秦文无疑受到《外传》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在《外传》基础上改写的。明胡应麟说："盖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复补缀以传者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他显然认为《外传》属于六朝作品，而《别传》与《外传》有着承传增饰的关系。胡应麟在论及传奇作品时，举"飞燕（《赵飞燕外传》）、太真（《长恨歌传》）、崔莺（《莺莺传》）、霍玉（《霍小玉传》）"为例，以《外传》为"传奇之首"，可见他是很推崇本书的。

今传有《顾氏文房小说》、《古今逸史》、《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一、《五朝小说》、《龙威秘书》等本，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最佳。

（许逸民）

Zhao He Zhuan

《赵合传》 唐代传奇。载《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即《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七《赵合》，注"出《传奇》"，当为裴铏作品。本篇写大和初进士赵合游五原郡，于沙漠中遇女子，自称为李氏鬼魂，生前为党羌虏杀于此，嘱赵合归其骨殖于家乡奉天。赵许之，后又见一紫衣丈夫，自称为李文悦尚书之鬼魂，生前曾以三千士兵于五原抗拒吐蕃三十万大军，相持三十七日，终于保全五原城，但功绩为时相所掩，因托赵合讽刺史为立德政碑。赵合一一如其所请。五原刺史及百姓不信其言，因遇大灾。赵合至奉天葬李氏骨殖，因此获《演参同契》、《续混元经》等道教经典，得道成仙。全文以一半篇幅通过李文悦之自述，描写了他屡设奇计挫败吐蕃大军的功勋，为此文之中心。李文悦，实有其人，其守五原拒吐蕃军事，两"唐书"之《吐蕃传》中也有记载。然而文中称赵合于大和初遇见李文悦之鬼魂，则显然与事实不符。据《旧唐书·文宗纪》，李文悦卒于大和八年兖海节度使之任。《新唐书》载高骈任秦州刺史兼防御使时"取河、渭二州，略定凤林关，降虏万余人"，而未见有何封赏，数年后方授高骈为安南招讨使。《全唐诗》载高骈《安南却寄台司》诗云："曾驱万马上天山，风去云回顷刻间。今日海门南面事，莫教还似凤林关。"又《塞下曲》云："二年边戍绝烟尘，一曲河湾万恨新。从此凤林关外事，不知谁是苦心人。"寻绎诗意，对有司处置不公愤懑不已。然则担任高骈幕僚的裴铏此文，似是藉四十年前发生在五原的旧案，来隐射高骈有功而封赏不行之事，为他鸣不平而作。本篇虽为讽喻虚拟之作，然而其中描写李文悦以智谋胆略一再挫败吐蕃军进攻的部分，文笔洗炼而又有声有色，实为唐代传奇之佳作。

（李宗为）

Zhao Jingshen

赵景深(1902～1985) 文学史家和现代作家。字旭初，曾用笔名朦胧、冷眼等。浙江丽水人。1922年任《新民意报》副刊主编，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5年任上海大学教授。1930年起至1985年一直任复旦大学教授。在郑振铎的影响下，致力于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同时也从事中国文史、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论著有：《小说闲话》(1935～1936)、《小说戏曲新考》上卷《小说编》(1936～1938)，《中国小说论集》（一名《银字集》1938～1943）以及《小说论丛》(1944～1947)。1958年，作者将四册论著以及另外十篇论文汇集起来，合编为《中国小说丛考》，于1980年出版。



赵景深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考证见长。他的考证涉及数十种小说作品，关系到小说的作者、作品的演变、故事的渊源、版本的异同等多方面问题，尤其注重对一般小说史家所忽略的二、三流作家作品的钩稽考订，从而为人们全面研究中国小说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铺平了道路。例如《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后集》以及《续前汉书平话》这三种平话，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未能见"，因而阙而不论，赵景深则详加辨析，指出《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七国春秋后集》与《前七国志》、《续前汉书平话》与《西汉演义》的前后承袭变化之关系。又如对于《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他亲自到江阴访问夏氏的后裔，发现了《夏氏宗谱》，将此和《浣玉轩诗文集》结合起来，从而写成夏二铭年谱。

赵景深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另一特点是注重将小说和戏曲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能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求小说戏曲的交替演化，从新的角度，洞幽发微，时有灼见。如《包公传说》一文中就考证了《包公案》与诸种笔记小说、元曲的渊源关系以及对于京剧的影响，从而对《包公案》中的诸传说作了横断面的剖析，为他人所未论及。对于《豆棚闲话》第十则《虎丘山贾清客联盟》的作者，他根据书中妓女许老一所唱的《哭皇天》、《山坡羊》、《玉河郎》诸曲，断定作者是清初人，并且"还是明末的一个志士"。

赵景深尚有中国古代戏曲论著多种，对宋元南戏、杂剧、明清传奇都有精深独到的研究。

（万君宝）

Zhao Lingzhi

赵令畤 宋代小说家。字德麟，元祐时人。生卒年不详。系宗室，燕王德昭玄孙，为安定郡王。以才美为苏轼所嘉，所作笔记小说《侯鲭录》，多记琐闻杂事，也有关于文学的论述。对唐元稹《会真记》传奇考辨甚详。他认为，《会真记》中的张生即元稹（字微之）自况，故作鼓子词径题《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其词前后两段陈述编撰原由时涉及《会真记》的评论。他高度评价《会真记》的成就，认为"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赞扬了《会真记》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而更重要的是，他在我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第一次注意到了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他分析了崔莺莺的形象，认为这一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读了传奇中那些"缄书诗章"，就能感觉到崔的"才华婉美，词彩艳丽。"而更妙的是，那种一般"不可得而见"的神态被描绘出来。因此，"及观其文，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能如是工且至"。已接触到人物形象的鲜明性、生动性和个性化的问题。实际上，这也可视作中国古代小说评论中"传神"说的先声。

（黄霖）

Zhao Liulao Shidu Sang Cansheng Zhang Zhixian Zhuxiao Cheng Tie'an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枭成铁案》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十三。头回叙松江严姓子殴父事，见《智囊补》卷二十七《啮耳讼师》条。正文叙赵老六丧生事，见《智囊补》卷七《张晋》条。

头回述明代正德年间松江县富民严某无子，屡祈神佛，因得梦中传语"求来子，终没耳；添你丁，减你齿"，不解其意。后生一子娇惯成性，长成豪赌，家事尽耗，严忿极欲责，反为所打，失落门牙，即赴官告其忤逆。严子惊惶，问两全之计于友人丘三，丘噬其耳，并要他在堂上供认其父之齿是在噬其耳时自行脱落，事遂寝。严子亦洗心革面，奉养善终。正文叙某朝某府某县富人赵六老对独子赵聪娇惯异常，赵聪每以病逃学。赵聘官宦小姐殷氏为妻，但无力迎娶，遂托中人王三借得刘家四百银始完婚。不料殷氏悭吝刻薄，酷虐公婆。后王三索债，赵无奈与其子商议还债之事，赵聪夫妇仍不理睬，六老只得夜间入其室欲盗，却为赵聪无意砍死。知县张晋清廉正直，判曰"赵聪杀贼可恕，不孝当诛。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明矣，死何辞焉？"遂将赵聪瘐死监中，殷氏亦因罹牢瘟而亡，家产没官抵偿。此篇故事朴实无华，不以情节争胜，却真实地反映出明代封建纲常的沦丧。

（胡小伟）

Zhaotaizu Qianli Song Jingniang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明代小说。见于《警世通言》卷二十一。叙赵匡胤未发迹时，救下被盗匪掳掠的少女赵京娘，并杀死两个匪首，千里护送她回家的故事。《南词叙录》的宋元旧篇著录有南戏《京娘怨燕子传书》，但小说并无"燕子传书"事，与本篇似无直接的渊源。元杂剧有彭伯成《金娘怨》、无名氏《荆娘怨》、《夜月荆娘墓》等，不知与京娘有无关系。传奇《风云会》亦叙及京娘事。

本篇着重突出赵匡胤仗义救人、不畏强暴、不贪女色、不恋私情、拒绝京娘以身报恩的豪杰气概。而京娘被护送回家后，认为事既不谐，反涉瓜李之嫌，不能报恩人之德，反累恩人的清名，以自缢身死，来表达她贞节的心迹。可见他们的灵魂深处，充满着义勇、贞节等道德观念，作者也是以此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理想的人物形象，然而却落得个悲剧的结局。这在客观上反映出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已受到现实生活的猛烈撞击。

（周中明）

Zhao Ye

赵晔 《吴越春秋》的作者。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在东汉明帝、章帝时代。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他年轻时曾当过县吏，

因为耻于做一些琐屑的公务小事，弃职而去，到了四川的资阳，从师杜抚，学习《韩诗》，杜抚死后才返回家乡。因此，他对《韩诗》深有研究，曾著有《韩诗谱》二卷、《诗细历神渊》一卷和《诗道微》十一卷。《吴越春秋》是他所写的一部反映春秋时代吴、越两国历史的著作，其中既有属于真实史事的部分，也有一些属于历史传说故事。

（戴　燕）

Zhaoshibei

《照世杯》　清代小说集。题"酌元亭主人编次"。作者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据此书前吴山谐道人序称，酌元亭主人"今冬过西子湖头，与紫阳道人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云云，又序末将酌元亭主人与睡乡祭酒并称，其中紫阳道人即《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约1599～1671），睡乡祭酒是李渔小说《无声戏》、《十二楼》的评点者杜濬（1611～1687），可知作者与二人生活年代大致相同。《照世杯》约成书于顺治末年或康熙初年，即1662年左右。本书传本极少，日本有传抄本，共收四卷四则，是否全帙，已不可知。1928年，海宁陈乃乾据董康由日本携归之本排印，列为《古佚小说丛刊》之一，国内始有流传。书首有吴山谐道人序，卷后有评，每卷演一故事，单句为题，另列若干偶句为子目，颇类章回小说。这是短篇话本容量扩大而向中篇小说过渡的一种形式。

书名取之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一："撒马儿罕在西边，其国有照世杯，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全书很少枯燥、呆板的道德说教，表现出明显的独创性和新鲜活泼的艺术风格。卷一《七松园弄假成真》将夫人小姐与青楼妓女进行对比，表明前者是"摧残才子"的"愚佳人"，后者才会知情识意。男主角阮生受众美人逼迫而不得不喝下三大杯酒时，作品写他"嘴唇虽然领命，腹中先写了避谢的贴子，早把樊哙吃鸿门宴的威风，换了毕吏部醉倒在酒瓮边的故事"。语言幽默俏皮。卷二《百和坊将无作有》叙述欧滁山投机取巧、招摇撞骗，反而被骗落难的故事。开头一段议论别出机杼，不落俗套："丈夫生在世上，伟然七尺，该在骨头上磨练出人品，心肝上呕吐出文章，胼胝上挣扎出财帛。若人品不在骨头上磨练，便是庸俗；文章不在心肝上呕吐，便是浮论；财帛不在胼胝上挣扎，便是虚花。"卷三《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叙述小商贩杜景山在胡安抚逼迫下，去安南买办猩猩绒，最后因祸得福，做成了一笔大生意。作品以环境、风俗描写为开头，所谓妇人"不可出闺门招是惹非"等劝诫，则被放在情节过程中或结尾处一笔带过。卷四《掘新坑悭鬼成财主》是一篇优秀的喜剧性讽刺小说。作者用夸张的笔调刻画穆太公的悭吝性格，又用"齿嚼堂"匾额与粪坑的反讽给人极不和谐的感觉，讽刺了训蒙先生的浅薄无知和徐公子等人借匾额以敲诈钱财的无赖嘴脸。作者议论道："我们最重的是养生，最经心的是饥寒。穆太公脸也不洗，口也不漱，自朝至夜，连身上冷暖，腹内饥饿，都不理会，把自家一个血肉身体，当做死灰槁木。饥寒既不经心，便叫他别投个人身，他也不会受用美酒嘉肴，穿着绫罗缎匹的；既不养生，便是将性命看得轻；将性命既看得轻，要他将儿子看得十分郑重，这哪里能够？"可见作者对穆太公的讽刺是很有分寸的。作者以人与物的对比为尺度，讽刺人性的物化和丧失，表现出朴素的人道主义倾向。小说卷一《七松园弄假成真》后被收入清小说选集《四巧说》卷三，更名为《假传书弄假反成真　暗赎身因暗竟说明》。

（石育良）

Zhenzhubo

《珍珠舶》　清代小说集。六卷十八回。题"鸳湖烟水散人著，东里幻庵居士批"。烟水散人或谓小说家徐震别号。仅存抄本，序为影抄，署"鸳湖烟水散人自题于虎丘精舍"。每卷三回，卷演一事。

卷一叙华亭县商人赵相有母王氏，有妻冯氏，皆与蒋云奸通。赵相知觉，蒋云唆使王氏上告赵相忤逆，又将冯氏骗卖为娼，冯父不知真相，告赵相逼害其女，致使赵相蒙冤下狱。王氏见儿子遭难，始萌悔意，变卖家产托蒋云到衙门疏通，蒋云却买通衙门加意迫害，王氏遂悔恨而死。赵相之狱友出监后访到冯氏，具情以告，冯氏到衙门出首，蒋云被杖死，赵相与冯氏重圆。后赵相在苏州遇一妓女，知其为蒋云之妻巧姑，纳以为妾，可知报应不爽。卷二叙扬州府落魄秀才金宣在乡宦苏拙庵家做记室，因求聘苏家小姐遭到苏家斥责，困顿中得小姐资助方得赴试，乡会两试联捷，遂与苏小姐成婚。金宣除授知县，因感自己早年怀才不遇，特奖掖后进，且又禀性耿直，清正廉洁，为上司所恶，虽有政绩而不得升迁，后告病归隐，安度清苦岁月。其门生王士标位居翰林学士，见其孤苦，赠送一女为妾，并遗千金。妾生一子，长大后十七岁即中进士，累官至左都御史。金宣九十三岁无疾而终。卷三叙秀州西门外一小厮黄阿喜与主人杨敬山感情深厚，黄阿喜不幸溺死，然而鬼魂却附在人家船上回到杨家，依旧事奉杨敬山。杨家人不见其形，但闻其声。后与旧时相好的婢女海棠成婚，死人娶了一个活人。卷四叙苏州秀才谢嘉，丧父后家道中落，依附父友杜公亮，与杜女仙佩情深意笃，私订终身，最后终成眷属。卷五叙太平府秀才东方白往投河南陈留父亲故友贾范，贾家有女琼芳才貌俱佳，东方白欲见不得，洞房花烛之夜，东方白向琼芳讲述了他与花神的艳遇。牡丹花神化作琼芳与之私会，并赠以玉燕钗。卷六叙淫僧证空与湖州吴兴商人赵诚甫之妻陆氏勾搭成奸，邻舍丘大对陆氏早怀不轨之心，见证空得手便寻衅闹事，陆氏害怕丈夫归来追究，遂与证空私奔。赵诚甫回家以为妻子是丘大所害，丘大蒙冤坐监四年。丘大出狱后与赵诚甫同往杭州捉到奸夫淫妇，证空被发配，陆氏则被丈夫变卖。卷一、卷三、卷六叙说的是市井社会的故事，卷四和卷五的故事以明末战乱为背景，六篇作品大约都是取材于明末清初江苏、浙江一带的民间传闻，其风格近于话本小说，而与才子佳人小说的距离较

远。（王宜庭）

Zhenzhuchuan

《珍珠船》 明代文言小说。四卷。陈继儒撰。《千顷堂书目》、《钦定续通考》、《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明刊本、宝颜堂秘笈本、丛书集成初编本。该书以文摘式集录而成，略无编次，所分四卷，亦不过以篇什之多寡酌量为之。故《四库全书总目》曰："是书杂宋小说家言，凑集成编，而不著所出。"是书采取甚广，历史典故，文人趣谈，僧道逸事，青楼秘辛，毕集于一册之中，纷纷披披，自有使阅者爱重之缘由。更兼书中记名物、异禽处极多，如笔有"虎仆毛"，砚名"龙尾"，墨称"李廷珪"，纸则"先以沉香种楮树，取以造纸"，种种奇闻，令人叹羡。其记"百濯香"、"五色盐"、"鹦鹉冢"、"瑞锦窠"，记巨蛇、野象、白猿、蛱蝶、"虾蟆跳"、"却鬼丸"，虽聊聊数语，却形象鲜活，跃然纸上。可供今人检索参酌处甚伙。且该书亦非全无引文出处，随文出注者亦在在有之。

（卜 键）

Zhenyi Zhuan

《甄异传》 东晋志怪小说集。或作《甄异记》、《甄异录》、《甄异志》。戴祚撰。据《隋书·经籍志》地理类及杂传类著录、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七、《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五，戴祚，字延之，江东人。晋末为西戎主簿，义熙十二年(416)从刘裕西征后秦主姚泓。著有《西征记》一卷（一作二卷）。本书始著录于《隋志》，三卷。《旧唐志》杂传类、《新唐志》小说家类同。原书久已不传，鲁迅《古小说钩沉》自《齐民要术》、《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书辑佚文十七则。《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八辑戴祚《甄异记》五则，但只有《夏侯》出本书（当辑自《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其余《卢耽》取《太平御览》卷九百一十六引邓德明《南康记》，《陈济》取《初学记》卷二引《续搜神记》，《贾弼》删取《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四引《幽明录》，《查道》取《类说》卷二十四《狙异志》，乃宋人书。《说郛》（重编本）之滥妄可见一斑。《旧小说》丁集亦辑二则，误以戴祚为宋人，可能是受了《说郛》（重编本）的影响。

书名取彰明鬼怪神异之义，也就是干宝《搜神记序》所说"发明神道之不诬"。记事大都为鬼怪，较好的有《秦树》、《杨丑奴》、《张牧》等。《秦树》写秦树夜遇女鬼而共宿，《杨丑奴》写杨丑奴遇合獭怪，都较有情味。但所遇女子都不脱鬼气和妖气，其中獭女妖气尤浓，表明早期的人鬼人妖恋爱故事尚含有宗教的恐怖意味，因而在艺术形象的创造上存在着美丑的不协调。《张牧》描写了一个"形如少女，年可十七八许，面青黑色，遍身青衣"的鬼助人致富，形象十分别致。鬼用"反语"隐喻其姓名，吸取了当时音韵学的新发现。另外《谢允》写谢允得道前的苦难经历，反映了东晋的一些社会现实，也较有意义。十七则佚文全系晋事，作者记其见闻，而不从旧籍中稗贩，这是它的优点。其中一些故事后又为《异苑》、《幽明录》、《录异传》等书所采。

（李剑国）

zhengui

箴规 小说种类。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的《九流绪论》中把小说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种。并将《颜氏家训》、《袁氏世范》、《劝善录》、《省心录》等归入箴规。其内容多以宣扬立身处世之道为主。（刘 蕤）

Zhenzhong Ji

《枕中记》 唐代传奇小说。《太平广记》卷八十二，题作《吕翁》，出《异闻集》。《绀珠集》则题为《邯郸枕》。两书均不标明撰人。《文苑英华》卷八百三十三，篇名、作者具备，作唐代沈既济《枕中记》。唐人李肇《国史补》下，房千里《骰子选格序》(《唐文粹》卷九十四)，皆谓沈既济所撰。明清各种小说选集，如《唐人说荟》、《龙威秘书》等，则伪托李泌作。

《枕中记》叙述唐玄宗开元年间，卢生在邯郸道上的旅舍里，遇见道士吕翁。卢自叹穷困，并大发一通士之在世当追求功名富贵的感慨。言毕昏昏欲睡。此时，店主人正蒸黄粱(《文苑英华》本作黍)饭。道士给卢生一个瓷枕，他俯首见瓷枕两端洞隙，豁然明亮，便举身入内。于是回家数月，与高门大族清河崔氏女结婚。次年，登进士第，由秘书省校书郎，升为起居舍人，知制诰。三载，出典同州，迁陕牧。从此，青云直上，出将入相；勋业卓著，声势煊赫。同时也招致忌妒和诬陷，两遭贬斥，流窜荒徼。他深感宦海风波的险恶，差点引刃自刎。后来帝知其冤，复召还朝，宠信如初，官拜中书令，进封燕国公，子孙满堂。年逾八十岁，乃寿终正寝。卢生欠伸而醒，发现自己仍在旅舍，店家的黄粱饭尚未蒸熟。他顿然觉悟，原来人生的宠辱穷达，得失生死，都不过是一枕黄粱梦。

宋代洪迈认为，这篇传奇脱胎于《列子·周穆王篇》"西极化人"的故事(《容斋四笔》卷一)。其实，直接出于刘义庆的《幽明录·焦湖庙祝》(《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三，题作《杨林》，亦见《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六所引《搜神记》)，清俞樾《俞楼杂纂》卷四十引《壶东漫录》云："唐人邯郸卢生事，即本此敷衍。"这是一篇不满百字的笔记，写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梦中与赵太尉女成婚，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忽然梦觉，犹在枕旁。其命意只不过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而已。沈既济受其启发，根据当时的现实生活加以再创作，从而赋予新的艺术生命。通过卢生梦幻中的经历，旨在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否定士子所热衷追求的功名利禄，宣扬人生如梦，以达到讽世警俗的目的。从篇中抒发牢骚，感怀身世的描写，再联系作者宦途坎坷的遭际，《枕中记》可能写于作者罢官之后，即唐德宗贞元初年(785)。

作者娴于史笔，故整个作品的谋篇布局和行文的

细致真切，以及奏章诏语的采录，都可以看出与史传文学的渊源关系。然而，作者又善于吸取志怪小说诡谲幻化之长，将虚构人物卢生置于唐玄宗朝的真实环境中，篇中所言萧嵩、裴光庭等，均实有其人其事，因此让人感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扑朔迷离。构思巧妙，富有传奇色彩。卢生这个人物在唐代士子中颇有概括意义。他的人生道路为当时的读书人所醉心向往，当作最高理想去梦寐以求。作者很能体察这些人的心理状态，将卢生梦前的穷愁潦倒、满腹牢骚，梦中的飞黄腾达、志满意得，梦后的侘傺惆怅，万念俱灰，都刻画得维妙维肖、淋漓尽致，具有讽刺意味。同时注意细节描写，如，当卢生"目昏思寐"时，特别点明"主人蒸黄粱为馔"，待他梦醒后，则着重强调"主人蒸黄粱尚未熟"，前后呼应，不仅增加了小说的戏剧效果，而且暗示人生短暂，世事如梦，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沈既济身为史官，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稽之玄宗朝的历史事实，无不相合。加之他为宰相杨炎所赏识提拔，也由于杨炎的被罢斥而无辜遭贬，亲身经历了官场的黜陟沉浮，目睹了仕途的险恶。因此，有些论者认为《枕中记》是影射杨炎等人，并用索隐方法细加比附，忽视了小说的艺术特点，把它与正史传记等同起来，未免失之穿凿。

《枕中记》在唐代就受到李肇《国史补》的推崇，比之于韩愈的《毛颖传》。唐末以后广为流传，"邯郸梦"、"黄粱梦"等，一再被苏轼、黄庭坚等名家的诗文所引用，后来逐渐演变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其故事情节也屡为后世小说、戏曲所袭用，如宋人话本有《黄粱梦》(《醉翁谈录》神仙类)，宋元戏文有佚名的《吕洞宾黄粱梦》(《南词叙录》)，杂剧有元马致远、红字李二、花李郎、李时中四人合作的《开坛阐教黄粱梦》(《元曲选》)，明谷子敬的《邯郸道卢生枕中记》(《录鬼簿续编》)，佚名的《吕翁三化邯郸店》(《孤本元明杂剧》)，车任远的《邯郸梦》(《曲品·四梦记》)。传奇剧本以汤显祖的《邯郸记》最负声名，因为宋代已将吕翁和吕洞宾混而为一，故汤氏笔下的邯郸道士已经成为吕洞宾了。明苏汉英的《吕真人黄粱梦境记》传奇，虽然不是直接取材于《枕中记》，但锺离云房引吕洞宾入梦事，显然是效法它的构思。至清代，有蒲松龄的《续黄粱》小说，足见这个故事影响之深远。

《枕中记》曾单行于世，今存两种版本，即《文苑英华》和《太平广记》所收录本，二者文字互有出入。汪辟疆认为，前者犹是唐代通行的古本，而后者则录自《异闻集》，殆经陈翰所改订(《唐人小说》)。后世相传的"黄粱梦"一语，即本《太平广记》。　　(吴书荫)

Zhenze Longnü Zhuan

《震泽龙女传》　唐代传奇。载《古今说海》说渊部，不著撰人。实即《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八《震泽龙》条，出《梁四公记》。

叙梁武帝时有人误堕入洞庭山震泽洞中，至一龙宫，不得入，在洞滞留百余日，得路出洞。梁武帝闻之，问杰公(四公之一)，杰公说此洞是东海龙王第七女掌龙王珠藏。龙畏蜡，爱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信，可得宝珠，武帝遣罗子春兄弟为使，以于阗美玉作函，用空青石作缶，以蜡涂子春身上，带烧燕五百只入洞穴，献给龙女。龙女答以大珠三颗、小珠七颗、杂珠一石。梁武帝得到宝珠，杰公又说明其价值和作用，都很珍奇。　　(程毅中)

Zhenhai Chunqiu

《镇海春秋》　明代小说。存十至二十回。因首尾残缺，全书回数、撰者生平事迹及刻书年代均无考。但据刻书风貌，称奴儿哈赤为奴酋，及为避熹宗讳"校"字缺笔，书应刻于崇祯年间。

小说叙明末著名将领毛文龙抗清及后被袁崇焕斩杀事。采用传记体手法。篇首前九回无存，未知是否从毛的出身写起。其主要篇幅写毛文龙抗清经过，毛文龙作为一个大明皇帝的大臣，对明朝的江山社稷忠心耿耿，光明正大，一派正气；作为一个军人，英勇战斗，出生入死，为国忘家，累建奇功；作为一个将领，治军有方，爱兵如兄弟，有勇有谋，屡打胜仗。又利用敌人的矛盾，施离间计，让奴儿哈赤把自己的大将哈都杀死，敌人对他恨之入骨，高价悬赏毛的首级。最后终于设下骗局，使毛文龙被明朝大将宁远巡抚袁崇焕所杀。小说主要内容与《辽海丹忠录》近似，虽云小说，颇同史札，且缺乏文采，味同嚼蜡。

仅存明崇祯刻本。　　(蒋光田)

Zhengchunyuan

《争春园》　清代小说。四十八回。一名《剑侠奇中奇》。不题撰人。卷首有序，尾署"时在己卯莽春修褉日寄生氏题于塔影楼之西偏"。"己卯"即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一说序作者"寄生氏"即本书和小说《五美缘》的作者，但无实据，故本书编撰者尚难确考。

小说以汉平帝时代为背景，写侠士郝鸾、鲍刚、马俊等，济困扶危，忠君信友，除奸报国的故事。全书以小孟尝郝鸾得宝剑三口，前往河南寻访英雄赠剑为开端，叙其行至开封游争春园，结识凤竹、孙珮翁婿，并得豪杰鲍刚相助，击退入园强抢民女的奸相之子。孙珮因之入狱，凤竹夫妇携女栖霞出逃。其后，郝鸾赠剑鲍刚，又入浙结交侠盗马俊，并赠之以剑。郝、鲍、马三人几经曲折，出生入死，终于救出凤竹全家，同上铁球山落草。最后，铁球山英雄豪杰出山相助朝廷，破海寇，诛群奸，报国立功，各受封赏。

《争春园》是清代较早的侠义小说，其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忠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小说情节曲折，其中马俊开封府杀奸，府堂出首，

抱罗医入狱救治孙珮一段，颇为精采，显示了这一人物的胆识和机智。今存道光元年(1821)三元堂刻本与长兴堂刻本。 （陈年希）

Zhengbo Zoujie Zhuan
《征播奏捷传》 明代小说。六卷一百回。全称《新刻全像音注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卷以礼、乐、射、御、书、数为目。大型，有图。正文低一格，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六字。封面书名双行大书，中间小字题：万历癸卯秋佳丽书林谨按原本重锓，栏外横题：巫峡望仙岩藏板。则前此似有旧本。然序记亦题癸卯，实为原本。题：清虚居吉瞻仙客考，巫峡岩道听野史纪略，栖真斋名道狂客演，凌云阁镇宇儒生音诠。首九一居主人引，末作者后叙。作者号名道狂客、玄真子、名衢逸狂，其真实姓名及生平无考。



明万历刻本《征播奏捷传》插图

小说由《平播事略》、秋渊路人《平西凯歌》、道听山人《平播集》敷演而成，叙李化龙平播酋杨应龙事。事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自第一回“朱太祖定鼎金陵”起，至第九十八回“普天下共乐升平”止。其第九十九回之“道狂赞颂平播诗”，及第一百回之“翰林川贵用兵议”，皆附于第九十八回，正文并无标题。目录虽为百回，而每回甚短。

《四库全书总目》五十四杂史类存目三《平播始末》解题云：“万历间播州宣慰史杨应龙叛，郭子章方巡抚贵州，被命与李化龙同讨平之。子章尝有《黔记》，颇载其事。晚年退休家居，闻一二武弁迭作平话，左袒化龙，饰张功绩，多乖事实，乃仿记事本末之例，以诸奏疏稍加诠次，复为此书，以辨其诬。”所云平话，似即此书。平播事在万历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此书刊行，不可谓不速矣。

有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刊本传世。

（吴 敢）

Zheng Xi Shuo Tang San Zhuan
《征西说唐三传》 清代小说。一名《异说后唐传三集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传》，又名《仁贵征西说唐三传》、《说唐征西传》。题“中都逸叟编次”。作者姓字生平不详。此书有十卷八十八回本和九十回本。今存乾隆间刊本(八十八回)及嘉庆十二年(1807)福文堂刊本(九十回)等多种不同刊本，首有如莲居士序。如莲居士又作《说唐演义全传》序，写于乾隆元年(1736)，故此书当亦作于同时。

《征西说唐三传》上承《说唐后传》，叙镇守山西的唐将薛仁贵，遭成清王李道宗诬陷，被唐太宗因入天牢候斩。尉迟恭闻讯还朝保奏未成，撞死宫门。西番哈迷国元帅苏宝同欲报祖仇，遣使下战表侮慢唐朝。唐太宗大怒，决意御驾亲征，并从徐茂公言，赦出薛仁贵，拜为征西元帅。唐兵入锁阳城被围。薛仁贵之子薛丁山，奉师命下山救驾，领兵西征，大破番兵，并先后与窦仙童、陈金定、樊梨花三位女将结为夫妇。后由樊梨花挂帅，斩苏宝同，番王纳款降唐。唐军凯旋班师，薛丁山被封为两辽王。小说后部写樊梨花之子薛刚，酒醉大闹长安花灯，打死武后义子张保，致使薛氏满门遭害。薛刚出逃在外，先至秀龙山与女将季鸾英成亲，后赴房州扶助庐陵王兴兵伐周，扶保中宗复位。

小说具有民间说书艺术善于铺叙的特点。书中叙罗通界牌关盘肠大战，樊梨花三擒三放薛丁山，薛丁山三休三请樊梨花，以及薛刚醉闹花灯等情节，生动而曲折，后世广为流传。小说还成功地塑造了樊梨花这一巾帼形象，她武艺高强，英勇善战，为自主婚姻，以致弑父杀兄，作品并通过曲折的婚姻纠葛，较为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写争战多有斗阵、斗法场面，显系因袭《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的俗套，艺术上缺少创新，反映了清初英雄传奇与神魔小说合流的创作倾向。

（陈年希）

Zheng Xi Yanyi Quanzhuan
《征西演义全传》 清代小说。六卷四十回。全称《异说征西演义全传》，题“中都逸叟原本”、“吴门恂庄主人编次”。首乾隆五十年(1785)夏月恂庄主人《重刻征西传叙》。作者字里、生平不详。今见题为“中都逸叟编次”的小说尚有《征西说唐三传》。

此书与题为“竟陵钟惺伯敬编次，温陵李贽卓吾参订”的小说《混唐后传》(一名《薛家将平西演义》)实为一书，唯多出第三、六两回，又将《混唐后传》卷之首第五回析为两回，增加了樊梨花的故事。小说从长孙皇后放宫女出宫，唐太宗魂游地府写起。前十回主要叙薛仁贵、薛丁山、樊梨花征西故事。第十一回以下，演叙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唐肃宗数朝事，以肃宗驾崩结束全书。孙楷第认为小说第十一回以下全袭褚人获所撰《隋唐演义》第七十回以后文。然此书重刻固在《隋唐演义》之后，而《混唐后传》之成书，却早于《隋唐演义》。

（陈年希）

Zhengying Ji

《征应集》 一作《征应传》。《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征应集》二卷，不著撰人。按梁释慧皎《高僧传序》列有朱君台《征应传》，《高僧传》附王曼颖致慧皎书则云"搀出君台之记"，"君台之记"亦当指朱君台《征应传》，颇疑朱书即《唐志》所录。又按唐释法琳《破邪论》卷下明言"太原王延秀撰《感应传》，吴兴朱君台撰《征应传》"，据此则朱君台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生当王延秀后、释慧皎前。考王延秀其人见于《宋书·何尚之传》，又见《宋书·礼志》，乃宋末人，则朱君台或为齐、梁间人。《征应传》书名屡为隋唐佛学著述言及，但未见征引遗文，大抵属于专为宣明因果应验的"释氏辅教之书"。 (许逸民)

Zheng Delin Z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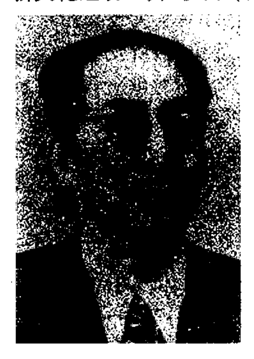
《郑德璘传》 唐代传奇小说。唐裴铏撰。《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二题作《郑德璘》，注"出《德璘传》"。然而《类说》卷三十二《传奇》中引其节文，题作《郑德璘》，《绀珠集》卷十一《传奇》中亦引其节文，题作《松醪春》；《绿窗新话》中亦有《德璘娶洞庭韦女》一条，注出《传奇》，故本篇当为裴铏《传奇》中的作品，而于宋初编《太平广记》之前已曾别出单行。明人收入《古今说海》，不题撰人。《唐人说荟》收入《龙女传》中，托名薛莹撰。本篇写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与盐商女韦氏于洞庭湖邂逅钟情，后韦氏覆舟没于湖中，郑生投诗悼惋，感动水神洞庭君，韦氏乃得复活与郑生结为伉俪。作者在作为主干的这一故事中，又插入三个小故事：一是郑生在遇韦氏前曾不耻下交，与变化为卖菱芡老叟的洞庭湖神结为酒友。二是韦氏不通文墨，却与女伴偶在湖上听人吟诗，女伴乃录于红笺之上。郑生于舟中窥见韦氏，悦而投诗寄情，韦氏即以诗报之，郑生以为韦氏所作。婚后久之方知为崔秀才于江上偶拾红蕖而作。三是韦氏后复遇湖神，导入水府觐见父母，别时湖神赋诗于巾，郑生借以获悉湖神即卖菱芡之老叟。这些次要情节与主要情节或相辅相成，或相映成趣，或解释悬念，使作品显得丰满充实，别有情趣。苏轼《东坡志林》中即曾提到"裴铏作《传奇》……亦有酒名松醪春(即本篇中郑生与老叟所饮酒名)"，可见本篇于宋代流传之广。明代著名戏曲家沈璟，曾据本篇故事撰作《红蕖记》传奇。 (李宗为)

Zheng Huangu

郑还古 唐代小说家。号谷神子。荥阳(今河南荥阳)人。约生于贞元(785～804)初，卒于会昌(841～846)末、大中(847～859)初之间。家于曹州(今山东菏泽市西南)，元和十三年(818)李师道反，移家洛阳。元和年间及进士第。曾为河中从事。为同院所诽谤，贬吉州掾。后长期闲居曹州。晚年复居洛阳，入京赴选，不半年除国子博士，未几卒。据说他"俊才嗜学，性孝友"，而"以刚躁喜持论，不容于时"(《因话录》)。著传奇小说集《博异志》三卷。《郡斋读书志》卷十一有谷神子注《老子指归》十三卷，或以为郑还古所著，但《旧唐书·艺文志》题冯廓撰，时在开元以前。郑还古早年即有"好奇"之名，元和年间曾为梦中书《苍龙溪新宫铭》之蔡少霞作传(《集异记·蔡少霞》)。然据其《博异志序》，传奇集《博异志》乃其晚年"从宦北阙"时"因寻往事"而撰。 (李宗为)

Zheng Zhenduo

郑振铎(1898～1958) 现代文学家、文学史家。福建长乐人，笔名西谛、郭源新等。五四时期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人道》等进步刊物。1920年末，与沈雁冰、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现代第一个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并主持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编辑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起，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此间他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成为文学研究会重要的理论批评家。五卅运动时，他参与发起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编《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1927年2月，与叶圣陶、胡愈之等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四·一二"政变后，他领衔与胡愈之等人发表致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为此险遭逮捕，被迫于这年5月赴欧洲避难游学。1928年10月回到上海后，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1931年秋，去北平燕京大学等校任教。而后主编《文学》、《文学季刊》等著名文学刊物。1935年夏，去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并主编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1935年底，参加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参加发起中国文艺家协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发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还参与组织秘密团体复社，负责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等。抗战胜利后，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主编《文艺复兴》月刊，又主编《民主》周刊，参加发起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2月，秘密进入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10月18日，出国访问时飞机失事殉难。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也是一位有着卓越成就的学者。早在20年代初，他便首先发出"整理中国旧文学"的号召，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带头批判了武侠小说、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封建主义的糟粕。他还提出编写一本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的设想。1923年下半年起，他开始发表《文学大纲》一书，将中外文学史及其名著合在一部书中叙述，内中包括了许

多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全新的见解。1925年，他发表《评日本人编的支那短篇小说》，指出当时某些外国人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无知与见解错误；同时，他整理编选了中国第一部《中国短篇小说集》，所收作品自唐迄清，共百余篇。在很长时期内，此书一直是选辑数量多、范围广、校勘精、影响大的一本古典短篇小说选集。其中的唐宋部分，出版早于鲁迅《唐宋传奇集》，鲁迅曾赞誉为“扫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堙郁，一旦霍然”。此书共四册，每册前郑振铎都写有长篇序言，论述各时期短篇小说的发展流变，相当精彩。合而观之，实际上已是一部中国小说史论。同时，郑振铎还开始整理发表《中国小说提要》，打算对中国古典小说作一番大规模的系统的整理工作。惜因工程浩大，未能完成，所发表的仅二十来种，均属讲史类小说。但从其性质的单一和集中来看，编者无疑已通览了大部分中国古典小说，并已作出自己的分类。《中国小说提要》除简述各书内容外，还论及小说的来源、创作年代、版本、作者及生平等，给后继者开示了法门。如后来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郑振铎作序)，可以说就是继步以成之作。1927年郑振铎在欧洲避难和游学时期，在英、法等国家图书馆里，翻阅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发表了长篇论文《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把在那里发现的稀见的或可注意的中国古典小说介绍给国内研究者，对每一种书均详记其作者、版本、内容等，不仅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并时有精当的评论。他首创的这样一种域外研究报告的形式，也对后人很有启示。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等，无不受其影响。

30年代，郑振铎撰写出版了著名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其中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论述较诸《文学大纲》一书，更为系统与深刻。这时，他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古典小说，注意论述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他发表了《谈金瓶梅词话》，首次肯定《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他还发表了《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西游记的演化》、《岳传的演化》等一系列长篇论文，勾稽发掘了大量的小说史料，阐述了几部最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形成过程，提出了很多精到的见解，在学术界影响深远。这个时期他撰写的长篇论著《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宋元明小说的演进》、《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及《清朝末年的小说》等，以其高屋建瓴、卓有史识的立论和涵括中国小说史的各种时期和各个门类的广阔眼界，成为继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之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又一批重要成果。这时期郑振铎还在《世界文库》各辑中发表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很多整理成果。例如，《世界文库》第一辑中所收的裴铏的《传奇》、第十辑中所收的牛僧孺的《玄怪录》等，就是他早年从《太平广记》等书中辑佚的。第一辑起开始连载的《金瓶梅词话》，也是经他校勘、删节的，虽然后因《世界文库》停刊而未刊完，但他对如何整理、删节这部文学名著作出了示范。另外，他还在《世界文库》上整理、作跋、刊载了《斩鬼传》、《捉鬼传》、《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小说，并将整理、校勘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作为《世界文库》的单行本出版。

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因为战争等原因，郑振铎一度中断了中国小说史的专门研究。到了50年代，他担负了新中国的古典文学整理、出版与研究的领导工作。无论是宏观规划还是具体领导，他为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和王利器、吴晓铃等人合作，以明万历汪道昆序刻本为底本，参照各种版本，校勘、整理、出版了一部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成为《水浒传》最完善可读的一个本子。为了培养新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亲自在文学研究所等处上课，讲授中国小说史，今存有《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等讲稿。此外，为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小说的优良传统，他还不辞辛劳地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讲授中国小说史，并留下了详细的授课提纲《中国小说八讲》等。

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的序例中曾说，很长时期来，能恳恳顾及中国小说史研究者，当不多有，并亲切地引郑振铎为“同流”。确实，郑振铎是中国很少几位最优秀的古典小说研究者之一。　（陈福康）

Zheng Zhongkui

郑仲夔　明代文言小说家。生卒年不详。其人字里，履历颇有歧异。字有两说，《四库全书总目》谓“字龙如”。现存明崇祯刻本《耳新》题“信州郑仲夔胄师撰”，考同治《上饶县志》卷十九云：“郑仲夔字胄师”，则应以胄师为字，龙如或为其号。籍贯亦有两说，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谓为江西玉山人，《上饶县志》则收为本县人，似以上饶为妥。其入举时间，《千顷堂书目》记为天启丁卯(1627)，《上饶县志》云为崇祯举人，莫详孰是。

郑仲夔事迹未见史传记载。据《上饶县志》，知曾师事王梦阳子遐仲。博学工诗，以孝友诗名闻乡里。与铅山费云仍、玉山董思王号南屏三子。漫游大江南北，马君常、归子慕等人争与结交。晚年谢绝宾客，以著述自娱。除《耳新》外，《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尚著录《兰畹居清言》十卷，《千顷堂书目》小说类还著录《隽区》八卷、《冷赏》八卷，《上饶县志》还记有《质草》等。

（宁稼雨）

Zhinuogao

《支诺皋》　唐代传奇小说。《酉阳杂俎》中的一篇，见续集卷一至三。《唐人说荟》本录出单列一目。仍题唐段成式撰。共选二十条，皆言神异之传说，与《诺皋记》

相同。惟最后一条记韦斌、韦陟兄弟逸事，不涉神怪，似不当收入《支诺皋》中。 （顾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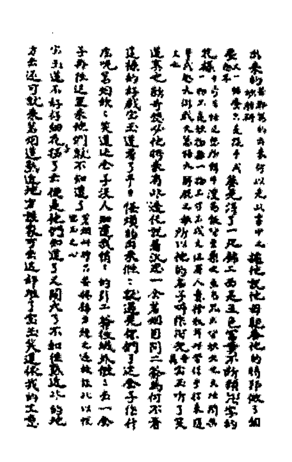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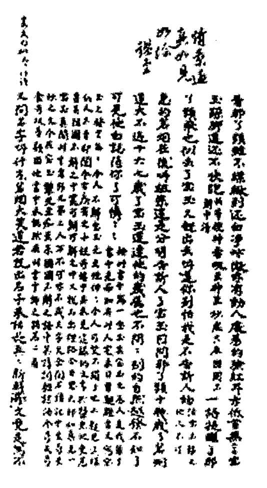
Zhitian Lu
《芝田录》 唐代笔记小说集。丁用晦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崇文总目》传记类均作一卷，不著撰人。《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芝田录》一卷，曰："叙谓尝憩缑氏，故取潘岳《西征赋》名其书。记隋唐杂事，未详何人。总六百条。"按潘岳《西征赋》无"芝田"句，惟曹植《洛神赋》有句云："秣驷乎芝田。"《文选》李善注引《十洲记》曰："钟山，仙家耕田种芝草。"此书取"芝田"为名，喻神异之事。《绀珠集》、《说郛》（张宗祥辑明抄本）收《芝田录》，署丁用晦撰，宋无名氏《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八《刘毅斋名》条、《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三均引作丁用晦《芝田录》。丁用晦生平不详。据《芝田录》内容，当为晚唐时人。

原书已佚，《绀珠集》卷十、《类说》卷十一、《说郛》（重编本）卷三十八、《说郛》（张宗祥辑明抄本）卷三、卷七十四皆曾收录，《太平广记》、《唐语林》亦曾录引。《太平广记》所引有八条见今本《玉泉子》，盖《玉泉子》已非原书。各书所录，去其重复，仅存四十余条。其中所记之事，间有出于隋唐之前者。叙死而复活、术数灵验等异闻者，为数不多。记帝王、公卿、文人事迹者，大抵简明可信。 （周勋初 严 杰）

Zhiming Lu
《知命录》 唐代传奇小说，即陈应翔刊本唐牛僧孺《幽（玄）怪录》卷三《吴全素》，《古今说海》取之，易名《知命录》，不著撰人，此文采用连用"者"字的句式，两处共连用十六个，比较别致。这种句式在《玄怪录》卷二《崔环》（同时还连用或字）、卷四《叶氏妇》中也出现过，而《叶氏妇》实属《续玄怪录》，因此《吴全素》、《崔环》很可能也出自李书，不是牛僧孺所作。而其内容亦颇类《续玄怪录》，所写是入冥故事，当属"感应"一门。记述吴全素五不上第，元和十二年（817）为冥使召入阴府，判官检验命案，见吴年命未尽，明年将明经及第，其后三年衣食，但无官禄，遂遣二吏放还。复生后吴全素不再以功名为念，明经中第后笑别长安而去。作品的题旨是"知命当有成，弃之不可；时苟未会，躁亦何为"，作者"以戒其知进而不知退者"。这种思想在《续玄怪录》中多有反映，表现出李复言在仕途上屡受挫折之后的消极情绪。入冥小说古来极多，大抵以叙事曲折细致为特点。此作穿插了二吏索钱、送人受生等细节，丰富了内容，增加了趣味，看得出作者很重视小说的情节性和叙事技巧。 （李剑国）

Zhiming Lu
《知命录》 唐代志怪小说集。刘愿撰。《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著录，不著撰人。《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四十二小说家类引陈氏说："唐刘愿撰，凡二十事。"当为《直斋书录解题》佚文（卢文弨已据以校补）。刘愿，生平不详。《知命录》，未见传本。《白孔六帖》卷十四引其李峤一条，记武后时赐李峤御用绣罗帐，峤用之卧不安席，似为宣扬宿命前定之作。 （程毅中）

Zhiyanzhai
脂砚斋 《红楼梦》的最早评论者之一，真实姓名已不可考。关于他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关系，有叔父说、堂兄弟说、表妹说、曹頫说等。审其语气，似为作者的同辈（堂兄弟或表兄弟），其为曹雪芹的亲属好友当确定无疑。

清庚辰本脂评《石头记》

脂砚斋前后数次阅评《红楼梦》：乾隆甲戌年（1754），他第二次阅评（现存甲戌本第一回楔子内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语）；乾隆己卯至庚辰年（1759～1760），他第四次阅评（现存己卯、庚辰本册首均有"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己卯冬月定本"、"庚辰秋月定本"等题字），都在曹雪芹生前。早期的抄本连书名也题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见于这些早期抄本上的脂砚斋等人写下的评语，通称为"脂评"。

不过，今天称作脂评的，除了脂砚斋的评语之外，还包括畸笏叟和早年作者周围圈子里的人写下的评语。其中畸笏叟是除脂砚斋之外的又一个评家，他同样为作者的亲属好友；审其语气，似更像作者的长辈（伯叔父或舅父）。其批语多有壬午（1762）、乙酉（1765）、丁亥（1767）等系年，此时为曹雪芹谢世之年和之后。其他批者尚有棠村（雪芹之弟）、松斋、梅溪等，不过他们的批语很少。

不论是对红学研究，还是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而言，脂评都有着极高的资料价值、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

脂评的资料价值　由于评者脂砚斋等人是曹雪芹的亲属好友，他们了解作者的家世生平，参与了小说的创作过程，因而他们写下的评语有着一般评者无法比拟的资料价值。脂评提供了曹雪芹是小说作者的可靠证据以及作者家世生平的有关线索。今天，要确定和了解《红楼梦》作者，脂评仍是最权威的资料之一。所谓“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甲戌本第一回批）所谓“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同上），以及“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同上）、“只此一诗便妙极，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长”（甲戌本第二回批）、“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批）等批语，都是直把雪芹称作“作者”，或至少使人们把作者和雪芹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脂评还提到了作者的家讳（避“寅”字），又说作者是个曾经“严父之明训”的世家公子，他还有个名叫“棠村”的弟弟，他的卒年为“壬午除夕”（按脂评的壬午说虽未成定论，但“除夕”二字起码是靠得住的，主癸未说的人也采纳了“除夕”二字），凡此等等，都为人们确定作者和了解作者的家世生平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资料。

脂评透露了大量有关小说创作的生活素材。例如脂评就透露了贾宝玉这个人物是一个既有着作者影子，又熔铸了评者自己的经历，经过综合和概括的艺术典型，所谓“余初看之不觉怒焉，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写其照，何独余哉”云云，说的就是这方面问题。其他如“批书人”亦领受过元春对宝玉的教诲，“三十年前”评者家族亦有过类似宁府的五件风俗弊病，“三十年前”作者亦结交过龄官一类梨园子弟，以及诸如“丁巳春日谢园送茶”、“矮頔舫前以合欢花酿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用“大海饮酒”、“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金魁星之事”、“树倒猢狲散”、“少年色嫩不坚牢”等语，都曾是评者所熟悉的被写进小说的生活素材。还有整个元春省亲和秦氏丧事等重要事件的描写，评语也都指出它们曾是作者所“经历过的”，否则不可能写得如此“形容毕肖”，“一丝不乱”。这对了解《红楼梦》的创作背景及其写实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脂评还反映了小说成书过程中修改增删的点滴情况。例如由脂评得知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它是雪芹的一部旧作，而《红楼梦》则是在其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新作，所以脂砚斋要“睹新怀旧”；在新作楔子内保留了《风月宝鉴》这个旧名。我们还从脂评中得知，小说原有“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所写涉及贾珍与秦氏之间的丑事，后听从了畸笏叟的劝告，删去了这一情节，从而减弱了小说的“风月”色彩。这些虽都是点滴情况，但对人们了解小说的成书过程大有裨益。

脂评还透露了小说八十回后情节发展的大致轮廓。从脂评得知，曹雪芹生前已经写完了《红楼梦》全稿一百一十回，但不幸八十回后“迷失元稿”。今天，要了解原作的全部内容已不可能，但脂评却为我们探索佚稿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依据。根据脂评透露，《红楼梦》八十回后情节发展的线索大致是这样的：贾府“事败抄没”后，“子孙流散”，“破家灭族”。其中远嫁的远嫁，被卖的被卖，惨死的惨死，出家的出家；有很多人，包括宝玉和凤姐，还曾被捕下狱，是以前怡红院的两个丫头小红和茜雪，设法去营救，小说专门有“狱神庙慰宝玉”一大回文字。后来袭人出嫁，宝玉和宝钗结婚，身边仅留下麝月一人为婢，穷困到“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的地步，反要袭人来“供奉”。最后，宝玉出于对封建家族的憎恶和绝望，“悬崖撒手，弃而为僧”，从封建家族中反叛了出去。荣宁两府以“一败涂地”即彻底覆灭而告终。小说末回则以“情榜”作结。

脂评的思想价值　脂砚斋等人在思想上也与作者比较接近，综观脂评，确在很多方面显示了与作者思想的相通之处。脂评揭示了小说对于君主专制罪恶的批判。小说第十七、十八回，是集中揭露君主专制罪恶的重要章节。在这两回前，庚辰、己卯和有正本等都录有一首题诗云：“豪华虽足羡，离别却难堪。博得虚名在，谁人识苦甘？”元春省亲的豪华场面和与亲人会面时的凄惨气氛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为皇恩浩荡做了最好的注脚。对此脂评生怕粗心的读者忽略过去，因而一再提醒：“好诗，全是讽刺。”“《石头记》得力擅长，全是此等地方。”“追魂摄魄，《石头记》传神摸影，全在此等地方。他书中不得有此见识。”这里，脂评所强调的他书中没有的“见识”，正是对于君主专制“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罪恶本质的揭露。

脂评显示了对腐败的封建吏治的愤怒抨击。第四回门子口中初出“护官符”三字，贾雨村佯装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其旁甲戌本有批语云：“骂得爽快。”第六回写狗儿对刘老老说：“我又没有个收税的亲戚，又无作官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其旁甲戌本又批云：“骂死。”这两处文字虽不多，但对吏治腐败充满了辛辣的讽刺。又第六回写刘老老贾府大门走不进，只能通过陪房周瑞家的“走后门”，其下甲戌本又有批云：“欲赴豪门，必先交其仆，写来一叹！”这里所感叹的，则又是封建社会的恶劣风气。诸如此类体现评者愤世嫉俗精神的评语，小说中俯拾皆是。

脂评还剖明了小说对儒、佛、道思想的批判。脂评中不时有这样的批语：“此书不免腐儒一谤”（庚辰本第十二回）、“说出此二句（按，指“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二语），警幻亦腐矣”（甲戌本第五回）、“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甲戌本第一回）、“写士隐如此豪爽，又全无一些粘皮带骨之气相，愧杀近之读书假道学矣”（同上），这些批语不仅剖

明了小说本身的反儒倾向，而且往往也是评者自已借题发挥。其他如称贾代儒为“腐儒”，呼贾政为“纱帽头”，叫薛宝钗、花袭人为“女夫子”，斥“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为“腐言”，都显示了评者对小说的理解和他本人的观点。对佛、道两教的态度，脂评也指出了小说通过其塑造的艺术形象来显示其思想倾向的特点。如小说塑造了贾敬这样一个“一味好道”的艺术形象，其本身就是对道教虚妄荒诞的辛辣讽刺。庚辰本第十三回针对贾敬的可笑行为有一批语指出：“可笑可叹。古今之儒，中途多惑于老佛。”这条批语，高度概括了贾敬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其中一个“惑”字，把作者和评者对佛道思想的态度鲜明地揭示出来了。其他如脂评还指明了净虚、马道婆、王一贴这些形象所包含的深远寓意，并把“尚僧尼者”称作“愚人”，把庄子之言称作“腐言糟粕”，对“三姑六婆”更是充满指斥。这都启示人们：《红楼梦》确是一部对儒、佛、道三教都有深刻批判的文学巨著。当然，说深刻批判，不等于就非常彻底。无庸讳言，无论是《红楼梦》还是脂评，都还存在着儒、佛、道特别是佛、道思想影响的一面，存在着对君主专制和封建吏治美化称颂的一面，这是必须予以分清的。

脂评的美学价值　脂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其理论美学价值同样值得重视。评价一种理论，首要的是看它提供了多少前人所没有提供的东西。按照这个尺度来衡量脂评，它的历史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人物形象塑造是小说创作的中心课题。自明代中叶署名“李贽”批评的容与堂本《水浒传》率先提出“同而不同处有辨”的人物性格个性化问题，到清初金人瑞明确提出小说无非写“性格”的正确命题，再到清代中叶的脂砚斋，又更进一层提出了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庚辰本第四十三回)这段精彩的评语，是对中国传统小说美学的重要突破。破“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这是《红楼梦》的价值要点之所在，也是脂评始终贯串如一的重要思想。例如它反对“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甲戌本第一回)，凡形容妒妇“必曰黄发黧面”(庚辰本第八十回)；同时也反对凡写美人则“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有一百个女子皆曰聪明伶俐”，主张“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如湘云之“咬舌”，香菱之“呆头呆脑”(以上为庚辰本第二十回、四十八回)。不仅人物外貌如此，人物性格亦须复杂多样。如宝玉这个最主要的人物，就正如脂评所指出的，所谓“说不得美，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不知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庚辰本第十九回)这种说不得这，说不得那的情形，正是人物性格高度复杂多样的体现。

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所面临的又一课题。自从容与堂本《水浒传》率先提出“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的先有说，至金人瑞又提出“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的格物说，稍后的张竹坡又提出“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的入世说，应该说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从一开始就建筑在现实主义的深厚土壤里。而脂评的贡献在于：它比以往任何评家都更突出强调了作家的亲身经历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在脂评中，我们随处可见“真有是事”、此“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此亦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作者与余实实经过”等批语，这一切，不仅揭示了《红楼梦》高度的写实性，而且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以作家亲身经历过的生活作为创作基础的现实主义原则，从而使作为艺术的小说与生活更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当然，强调作家的亲身经历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小说写的就是真人真事。即如宝玉其人，脂评多次透露他有着作者和评者的影子，但同时脂评又正确地指出：“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庚辰本第十九回)这就是说，宝玉是一个既有着生活中的模特儿，又完全脱离了生活中的真人而独立存在的艺术典型。

明代前期和中期，以四大奇书为代表，标志了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时期。明末清初，在经历了一个高潮之后，通俗小说创作暂时进入了一个低潮，这时期的作品数量虽多，但都表现了程度不同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不破除小说创作中的陈腐俗套，就不可能有伟大的作品问世。而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曹雪芹和他的亲密合作者脂砚斋等人身上。如果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主要是从创作实践上结束了公式化、概念化到处泛滥的严重现象，那么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并予以大声疾呼的，则是脂砚斋等人。

要求破除陈腐俗套的精神贯穿于整个脂评，并具体表现在诸如人物命名、外貌描写、性格刻画、情节描写和环境描写等各个方面。脂评一再表示：“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羞花闭月等字”，“又最恨近之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以上甲戌本第一回)，“最可笑者，近之小说中满纸班昭、蔡琰、文君、道韫”，“最厌近之小说中满纸千伶百俐、这妮子亦通文墨等语”(以上甲戌本第三回)、“此皆好笑之极，无味扯淡之极，回思则皆沥血滴髓之至情至神也，岂别部偷寒送暖、私奔暗约、一味淫情浪态之小说可比哉!”(庚辰本第五十二回)……这里，脂评所一再予以抨击的“近之小说”的种种恶习，正是人物描写上陈腐俗套的集中表现。脂评要求破除陈腐俗套的呼声是这样的突出、集中，以致它已逸出了小说的范畴，而成为18世纪中叶中国文学批评界锐意进取和革新的最竭诚的代表。

脂评其他有美学价值的见解很多，诸如如何通过对比来塑造典型、如何白描传神、如何声口如闻、如何“未写其形，先使闻声”、如何章法不雷同、如何给人物起名号，这些见解既总结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观点，即使在今天仍还没有失去存在的价值。（孙　逊）

Zhiqing Zashuo

《摭青杂说》　宋代传奇小说集。载于原本《说郛》卷三十七。不著撰人。《说郛》（重编本）题王明清撰，不知所据。《说郛》原注作二十四卷，未见传本。现存佚文五篇，都是比较新奇曲折的故事。《阴兵》篇叙宋何兼资遇鬼兵，见唐张巡、许远、雷万春诸神，何问张巡杀妾飨卒事，张谓其妾见势急而自刎。张巡告何已奉天符助兵，后宋军果获胜。《守节》篇记吕忠翊女为范汝为族子范希周所娶，军破后分散，后又重圆。末云“广州有一兵官郝大夫，尝与予说其事”，似实有其人。此即《警世通言》第十二卷《范鳅儿双镜重圆》本事，而吕女不作冯玉梅，仍保留其原著面貌。《盐商厚德》篇叙盐商项四郎，于水中救起遇劫之徐氏女子，嫁与金县尉为妾，同赴安乡任。后徐女巧遇其兄，合家团聚。《茶肆还金》篇叙邵武军士人李某，于樊楼畔小茶肆中遗失一金袋。数年后复过茶肆，问之，茶肆主人详询年月标志，即以原物还失主，不受酬谢。末亦有说明：“高殿院之子元辅，乃李氏亲，尝与予具言其事。”《夫妻复旧约》篇载，单符郎与邢春娘幼有婚约，宣和丙午（即靖康元年，1126）春娘为金兵所虏，转卖为娼，改名杨玉。后单任金（一作全）州司户，与春娘巧遇，求太守为之脱籍，复践婚约。此即《古今小说》第十七卷《单符郎全州佳偶》所本。《摭青杂说》仅存五篇，而故事都很新颖，构思奇巧，情节委婉，篇幅也较长。作者宣扬守节，而重在信义，对被迫失节者也不歧视，对盐商、茶肆主人均极力赞扬，可见当时市井风尚。篇末常表明实录见闻，而记事详悉，写人物对话通俗生动，切近口语。如吕忠翊女对其父说：“他在贼中常与人作方便，若有天理，其人必不死。儿今且奉道在家作老女，奉事二亲，亦多少快活，何必嫁也！”又如吕父斥其女说：“汝范家子死于乱兵，骨已朽矣。彼自姓贺，自与你范家子了无半毫相惹，汝道世间只有一个范家子耶！”融化口语入文，较唐人传奇又有所发展，在宋人作品中尚不多见。其余各篇亦多如此。如确属王明清所撰，当为其最佳作品。（程毅中）

Zhiyi

《摭遗》　宋代小说选集。刘斧编。《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二十卷。《遂初堂书目》小说类著录作《青琐摭遗》。《通志·艺文略》作《摭遗集》。原书失传，《绀珠集》卷十一引有节文五条，《类说》卷三十四收录二十三条，《分门古今类事》等书亦引有佚文。其《乌衣国》一条（《能改斋漫录》等节引作《摭遗集》中的《乌衣传》），即《青琐高议》别集中的《王榭》故事。或以为《摭遗》即《青琐高议》的别集，但绝大多数条目不同。

书中有一些著名故事，如《滕王阁记》叙中源水神助王勃清风一席，《王魁传》叙桂英冤魂活捉王魁，向为流传。宋人记载谓《王魁传》为夏噩撰，《乌衣传》为钱易撰，似出选辑。《李白游华山》条记李白乘醉骑驴过华阴县事，《杜子美坟》条（《草堂诗笺》卷首引）记杜甫为江水漂溺及韩愈题诗事，则为有关诗人之异闻传说。又如《玉溪梦》记金俞梦中折服秦始皇，近似唐人《纂异记》之三史王生故事；《李积化为虎》叙李积化虎遇友，近似唐人《宣室志》之李徵化虎故事。还有一部分诗话性质的记事，如《江南李氏宫中诗》条评论李煜的仄韵《浣溪沙》词，《沧浪亭诗》条引苏舜钦诗。《诗话总龟》、《诗人玉屑》也都引用了不少《摭遗》的佚文，包括一些神鬼的诗篇，又近似《本事诗》之类。《摭遗》中保存了不少宋代小说的资料，可惜只存残篇零句，不易看出原貌。（程毅中）

Zhishang Chuntai

《纸上春台》　清代话本小说选集。未见。日本元禄间《舶载书目》著录，辑入小说六篇：《换嫁衣》、《倒鸾凤》、《移绣谱》、《错鸳鸯》、《十二峰》、《锦香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换嫁衣》卷端题“《纸上春台》第三戏”，可证其著录属实。（石昌渝）

Zhicheng Zhang Zhuguan

《志诚张主管》　宋代话本。佚名撰。《警世通言》卷十六兼善堂本作《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三桂堂本则作《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兼本书首目次也作《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京本通俗小说》即据三桂堂本改题《志诚张主管》编入卷十三。本篇有人疑即《宝文堂书目》的《小金钱记》与《也是园书目》的《小金钱》；也有人认为此说颇牵强。但从内容及其他方面考察，都承认它很可能是宋人话本小说。

此篇按宋人说话四家数分类，当兼烟粉和灵怪，是宋时的民间传说。它演述开封府年届花甲的商人张士廉，续娶王招府宣遣出的小夫人为妻。小夫人嫌张士廉年老，心爱店中主管张胜，张胜不敢接受，辞职回家。不久王招宣府发现小夫人曾偷窃珠宝，追索时涉及张士廉。张士廉的家财被查封，小夫人畏罪自缢，死后鬼魂仍不忘情张胜，继续追逐，张胜不为所动。后张胜从张士廉处得知小夫人原委，小夫人的鬼魂悄然隐去。本篇题目中所谓“志诚脱奇祸”恐是指如张胜为小夫人所动，也要像崔宁那样，被鬼魂揪去当鬼夫妻。作品中的故事离奇曲折，其情节结构，曾为《金瓶梅》所袭用，见《金瓶梅词话》开篇及第一百回。元明戏文有《志诚主管鬼情案》或《鲠直张志诚》，当演此故事，但无传本。（苏　兴）

zhiguai

志怪　小说种类。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

的《九流诸论》中把小说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种。并将《搜神记》、《述异记》、《宣室志》、《酉阳杂俎》等作品归于此类。其内容多言神仙怪异，记事诙诡。胡应麟特别指出志怪和传奇两种题材最易相紊，往往在小说中二事并载，或一事之内两端具存。

（刘 蕤）

Zhiguai
《志怪》 东晋志怪小说集。祖台之撰。《晋书·祖台之传》称台之"撰志怪书行于世"，《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为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则作四卷，当系卷帙分合不同。原书久亡，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佚文十五条。前此，《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七曾辑祖台之《志怪录》八条，经查全录自《太平御览》，但"孙弘见鬼"一条，《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七引作《志怪集》，卷八百八十四引作《志怪》，实不宜辑入祖著。"陈悝"一条，事在隆安（397～401）中，可知本书作于晋安帝时，祖台之时官侍中、光禄大夫。

所记多为晋事，兼及汉、吴。在汉代故事中，东方朔辨"藻居"的故事颇奇。它描写了一群"春巢幽林，冬潜深河"的"水土之精"的奇特形象及其令人神往的快乐生活，表现出古人对水下世界的美妙幻想。后又载入《幽明录》、任昉《述异记》。《幽明录》描述更为细致优美。曹著故事产生也较早，它描写建康小吏曹著和庐山使君女儿的结合，属人神恋爱题材。据《水经注》卷三十九引《博物志》佚文，西晋前已有《曹著传》，此当采之。辑文只有两个片断，白居易《六帖》卷十三注引《幽惟志》、《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八引《志怪》载有另一片断，合而观之，原作是富有情味和文采的佳作。今本《搜神记》卷四亦载有一节，文同本书，乃明人误辑。晋世故事中，如张茂先（张华）知剑气，陶太尉（陶侃）营葬，周处斩蛟，都是有关晋代名公的奇闻异事。而最有趣味的则是关于鬼怪的故事，大都短小而生动。如"徐元礼嫁女"描写了一个作祟人家的"鬼子"的生动形象，写他持刀、磨刀、独语、视刀、舐刀等一系列动作，可谓情貌宛然。另外，"陈悝"写江中获形同女人的水族"江黄"，类似于美人鱼的传说，也很新颖别致。本书多有生动有趣的故事，是一部较好的志怪小说集。

（李剑国）

Zhiguai
《志怪》 东晋志怪小说集。曹毗撰。本书不见著录，《初学记》卷七引曹毗《志怪》昆明池劫灰事，《太平御览》卷六十七、《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二十六又卷三十八亦引，鲁迅据《初学记》和《草堂诗余》辑入《古小说钩沉》。

这条故事说：汉武帝凿昆明池掘出灰墨，以问东方朔，东方朔不知何物，但说"可试问西域胡人"。至后汉明帝时有外国道人来，人以灰墨问之，道人说："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余。"在传说中东方朔是博洽之士，这个故事也在于表现他的博识，但不同的是其中反映了佛教关于"劫"的观念，表明了佛教对于传统志怪题材的影响。《三辅黄图》卷四引《关辅古语》已记载了这个故事，又见于今本《搜神记》卷十三及《杂鬼怪志》（《玉烛宝典》卷四引）。后又载于《幽明录》、《高僧传》卷一《竺法兰传》。《高僧传》以道人为竺法兰。六朝志怪书大都互相辗转抄袭，此即一例。

（李剑国）

Zhiguai
《志怪》 志怪小说集。《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三卷，题殖氏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无著录。殖氏年代名号俱不可考。此书佚于唐，鲁迅从《北堂书抄》卷二十、卷一百四十四辑出二条佚文，一条仅"客星通坐"四字，另一条言谢谟夜饮逐盗事，似为节录。 （顾 青）

Zhiguai Lu
《志怪录》 志怪小说选集。《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说郛》（重编本）皆题唐陆勋撰，实出伪托。此书杂取诸书，多出自宋陈纂的《葆光录》。余如《猪臂》条出《搜神记》卷十七，《宫屏妇人》一条出《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诺皋记》。 （顾 青）

Zhiguai Lu
《志怪录》 明代文言小说集。五卷。祝允明撰。《千顷堂书目》等著录《语怪编》四十卷，一名《枝山志怪录》，一至四编，每编十卷。《烟霞小说》、《说郛续》、《广百川学海》等本，仅为一卷。又《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志怪录》五卷。《四库提要》说，"朱孟震《河上楮谈》谓允明所作志怪凡数百卷，疑无此事。卷字殆条字之误欤？"所谓数百条，或指《语怪编》而言。今存明刻本五卷。《纪录汇编》、《古今名贤汇语》本仅一卷，当为选录。

书前有作者己酉自序，当作于弘治二年（1489）。序称"志怪虽不若志常之有益"，但作者又认为幽诡之事本皆实有，记载下来可以使人知所趋避，又可资劝惩和供娱乐。所记正如《四库提要》所说，"皆怪诞不经之事"，但很少陈腐说教。细察书中记述的某些故事或现象，实际上是把自然或社会现象神怪化，并非完全是向壁虚造。如《雷书》（指地面裂纹）、《乙未地震白毛生》、《天堕草船》等条，写的都是自然现象。《鬼买棺》条写"成化十八年吴中疫疠盛行，田野尤甚"；尸体无人掩埋；《王臣》条写成化十八年，妖人（道士）假皇帝之威，扰害东南，勒索财物，有如大变，致使百姓白日闭户，市人空肆，官府不敢治事。两事发生于同时同地，可谓天灾人祸纷至沓来，很有认识意义。《重书走无常》条写四川酆都县酆都山上的酆都观修造得十分辉煌壮丽，这里即是阴曹地府所在地，据说鬼神有灵，一位新到县令想要铲除庙宇，竟遭到"冥谴"。《灵哥》条说有唐朝的猴仙在各地活动，到作者记载时已达百年之久，仍有种种

"灵迹"。这些看似荒唐的故事,其中却有记实的成分,对于了解当时的民俗文化、人们的意识形态颇有助益。

小说语言质直有余,文采不足,情节只是略述大概,缺乏细节描写,因此文学性较差。但作者毕竟能文,也有一些稍长的故事,如《桃园女鬼》、《海神请读书人》、《灵哥》、《重书走无常》等条,写得娓娓动人;《长桥美人》条,写一少女三顾媒婆之家,来无踪去无影,惝恍迷离,使人莫明究竟,人物形象也写得很传神。可见,作者并不是不能把故事写得美丽动人,只是一味模拟志怪小说的模式,显得苍白无力。

(薛洪勣)

zhiguai xiaoshuo

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主要种类。"志怪"二字,出于《庄子·逍遥游》,原是记载怪异故事的意思。魏晋南北朝时,孔约、祖台之、曹毗、许氏、于氏、殖氏等人的小说都以"志怪"为书名。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和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式使用"志怪小说"作为小说分类的概念。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也采用了这一术语。志怪小说大多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与巫觋方士、道教、佛教有密切的关系。现存作品四十余种,其中不乏富有社会意义的优秀作品。 (刘 蕤)

zhiren xiaoshuo

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主要种类。与志怪小说并存。此名最早见于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以记述人间言行、琐闻逸事为主,故有人称之为逸事小说。现存作品八种,以《世说新语》为代表。

(刘 蕤)

Zhiguzi Zalu Zhujie

《炙毂子杂录注解》 唐代笔记。王睿撰。王睿,号炙毂子。瑯琊人(原本《说郛》卷四十三),元和后诗人(《唐诗纪事》卷五十)。《神仙感遇传》卷一云:"进士王睿,渔经猎史之士也……著《炙毂子》三十卷","时年八十余,殂于彭山道中",后又在成都出现,据说是"蝉蜕得道之流"。尚著有《炙毂子诗格》一卷。《炙毂子杂录注解》,《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五卷。《崇文总目》小说类作《炙毂杂录》,《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炙毂子杂录》,史部仪注类又有王睿《杂录》五卷,别集类又有王睿《炙毂子》三卷。《直斋书录解题》杂家类著录《炙毂子》三卷,作王睿撰。《说郛》本讹作王献撰。《炙毂子杂录注解》仅存残本,《绀珠集》卷八、《类说》卷二十五收《炙毂子》节文数十条,原本《说郛》卷四十三收《炙毂子杂录》六条,主要部分为《序乐》条,即录自《乐府解题》。《玉海》卷五十三引《中兴馆阁书目》说:"唐王睿以《二仪杂录》、《古今注》、《乐府解题》合编为一书。"此书考释名物,近于词典,亦即《四库全书总目》所谓杂家的杂考之属。冯鉴《续事始》亦曾引用此书。

(程毅中)

Zhinang

《智囊》 明代文言小说集。冯梦龙辑。据《苏州府志·艺文志》著录和冯梦龙《智囊补自叙》,此书为二十七卷,但此本今未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现存各明刊本俱为二十八卷。原书成于天启丙寅(1626),以《智囊》之名刊行,后又补充,修正部分内容,称为《智囊补》或《智囊全集》(《智囊补自叙》及《四库全书总目》)。

《智囊》现有明代刻本和日本翻刻本,前有作者自序和张明弼、沈幾二人序。 (宁稼雨)

Zhinang Bu

《智囊补》 明代文言小说集。二十卷。冯梦龙辑。冯梦龙先于天启丙寅(1626)辑成《智囊》一书。嗣后增补、修正部分内容,重刻发行于世。其中以《智囊补》名刊行的有明天禄阁刻本和清初斐斋刻本,明末还读斋刻本名《智囊全集》,另外清初又有十卷袖珍本名《增智囊补》,笔记小说大观本名《增广智囊补》,均二十八卷。但增补后的《智囊补》与原本《智囊》在内容上多有重复,加上《智囊》的流传不及《智囊补》广泛,故后人多将二者视为一书。

《智囊补》采撷历代子史旧籍中智术计谋之事,分《上智》、《明智》等十部。各部内设二至四类不等,共二十八类。类为一卷。各部前有总叙,类前有引语。

是书取材涉猎广泛,举凡男女老幼、贫富尊卑,历代人物聪颖之事于此可见精华。其中既有东方朔谏汉武帝、杨修捷悟、陈子昂摔琴扬名这类人所熟知者,亦不乏人所鲜闻而又意趣俱佳者,如《术智部·权奇》"宋太宗"条载宋太宗微服刺死一泼皮无赖,有司竟枉坐一富民。宋太宗说明真情,方解其事。反映宋太宗检验部属手段的奇诡,故事构思亦颇新奇。《察智部·得情》"程戡"条写程主持处州政务时,一民为报私仇,竟杀母置尸于仇家门而讼于官。诸僚属皆以仇杀无疑,独程戡疑其杀人而自置于门。遂亲自劾治,俱得实情。这些故事形象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智慧。

《智囊补》的作者烂熟历代史传稗官小说,取材极为精审。书中所收作品规模之大,内容之广,史所罕见。其中很多故事被冯梦龙及后人改编成拟话本小说。如卷十《察智部·诘奸》"僧寺求子"条记宝莲寺僧骗淫求子的妇女,为县令汪旦侦破事,冯梦龙据以演为《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的正文。同卷"临海令"条则为《醒世恒言》卷十六《陆五汉硬留合色鞋》的本事之一。《古今小说》卷四十《沈小霞相会出师表》、《警世通言》卷三十一《赵春儿重旺曹家庄》,其故事渊源,亦与本书有关。此外,《初刻拍案惊奇》中有七篇,《二刻拍案惊奇》中二篇、《西湖二集》中一篇小说的入话和正文、本事均出《智囊补》一书,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宁稼雨)

Zhongguo Tongsu Xiaoshuo Shumu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小说书目。十卷。孙楷第撰。撰写于1932年,1933年出版。收宋代至清末现存、已佚、未见诸书的小说九百八十三种,其中以通俗小说为主。卷一宋元部,包括讲史、小说、小说总集;卷二明清讲史部;卷三明清小说部甲,包括小说、总集、自著总集;卷四明清小说部乙,包括烟粉(人情、狭邪、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猥亵);卷五明清小说部乙,包括灵怪;卷六明清小说部乙,包括说公案(侠义、精察);卷七明清小说部乙,包括讽谕(讽刺、劝诫);卷八至卷十为附录,有存疑目、丛书目、日本训译中国小说目录。全书列目,卷一至卷七为八百五十九种,卷八至卷十为一百二十四种。书后附书名索引、著者姓名及别号索引。著录诸书皆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唯有讲史部分,改以书中所叙朝代为序。书名后,有的摘录有关该书的琐闻笔记。每书后皆有题记,对未见及已佚之本,则于题记中详考其掌故内容。现存诸书,详记版本、孤本、珍本,皆记收藏之地与人,资料翔实、丰富,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必备的重要参考书。现有重订本(1957,作家出版社)、重排本(1982,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 蘋)

Zhongguo Tongsu Xiaoshuo Zongmu Tiyao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小说书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共收录自唐变文至清末通俗小说一千二百余种,包括少量的明代小说合刻集,如《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等所收文言小说在内,亡佚和编写者未见小说亦列目。著录书名、作者、版本、内容提要、回目。附录有:《本书未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之书目一览》、《〈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编》、《〈晚清小说目〉补编》、《中国通俗小说同书异名书目通检》等。

(刘小蕾)

Zhongguo Wenyan Xiaoshuo Shumu

《中国文言小说书目》 文言小说书目。袁行霈、侯忠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此书收录先秦至清末的文言小说,共分五编。凡古代的文言撰写的小说,见于各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各官修目录、重要私家撰修目录,以及主要的方志艺文志者,不论存佚与否,尽量搜罗,所著录计二千余种。全书以时代诠次,各书著录先列书名、卷数、存佚,再列时代、撰人,最后是历代书目著录情况及其版本,并附以必要的考证说明。检读此书,既可知一书之时代、作者、卷数、存佚、版本,亦可知历代小说编撰、著录、版刻、流传之概貌,因而它是中国历史、文学研究和目录学、文献学研究的有价值的参考书。此书搜采众多,资料浩博,间亦有依傍他书,失于考订处。

(许逸民)

Zhongguo Xianzai Ji

《中国现在记》 清代小说。十二回,未完。作者李宝嘉。发表于《时报》小说栏,自1904年6月12日创刊号至1904年11月30日第一百七十二号陆续连载。后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一卷》(1960,中华书局),据阿英访求所得四本贴报本排印,但有八处残缺。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据《时报》将缺文补全。

《中国现在记》初发表时未署名,直到1906年吴沃尧撰《李伯元传》,才言明《中国现在记》是李宝嘉所作:"慨夫社会之同流合污,不知进化也,撰为《中国现在记》。"小说反映新旧交替过渡时代的社会心态,留下了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中国现状之一瞥。

阿英指出:"此书所描写的时限,在维新运动的初期,正是老臣失势、新人抬头的时候。"(《〈中国现在记〉的发现》)一些顽固守旧大臣,在欧风东渐的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被罢黜的朱侍郎紫桂,生平最恨洋人,凡涉"洋"字的东西,一概不用,以为"一朝失节,便做了名教中的罪人";他切齿大骂出洋学生一个个做了反叛,认为朝廷奖励出洋学生,无异"养痈贻患";为裁减科举名额事,他痛不欲生,老泪纵横,纠合同道,联名上书,奏请"罢斥学生,复回科举,以崇正学而黜异端"。施中堂守球(实守旧)痛心疾首,惊呼:"不想祖宗三百年成法,竟败坏于一二新进少年之手!"浙江省会书院俞山长成龙贬斥:"'变法'二字,全是欺人之谈……不过是非圣蔑古,用夷变夏。"小说较深刻地揭示了这些向隅而泣的政治僵尸们秋风败叶的历史命运。

书中并未正面描写维新志士的活动,而只写了一些投机分子,他们是大浪潮中泛起的社会沉渣。劳二癞子开口"平权",闭口"自由",自命受过"文明教育",而实则为招摇撞骗的无耻之徒。黄仲文狂嫖滥赌,沦落街头,却摇身一变,当上考察新政的风云人物,动辄训斥别人"顽痰糊住了心窍",非得"伐毛洗髓"不可;满口拐扯新名词,骨子里糜烂不堪。这些描写从另一侧面显示了中国改良维新事业的步履维艰,难以走出那深陷的一潭泥沼。小说后面部分暴露官场黑暗,夤缘苟且、尔虞我诈的种种鬼蜮行径。尤其是山东河工的积弊,黑幕重重,令人发指。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将黄河决口视为利薮,帑银用得像水淌一样,毫无实济,尽饱私囊,不仅仅是贪污舞弊、偷工减料而已,甚至人为制造溃堤,衣食利禄尽在其中。佐杂几年便可保举至道台,钦差大臣奉旨查办,所受贿赂可够下半世的浇用,司员也都腰缠万贯。山东河工的腐败,充分显示了这个政权无可挽回的崩溃。

小说前后主旨不甚统一,结构布局缺少整体构思。

(林 薇)

Zhongguo Xiaoshuo Dajia Shi Nai'an Zhuan

《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 清人所写小说家专论。载于1907年《新世界小说社报》第八期,未具名。是对《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所作的专题研究。

对于一个古典小说作家进行专门研究,这在过去

和当时是极少见的。这本身就表明了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深入。文章赞扬施耐庵面对着"异族虐政"和"理学余毒",发愤著书,以民权思想、尚侠思想和女权思想等,"治已死之人心"和达到"亡元"的目的,功莫大焉。这些说法,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观念硬套入作品中,显然不无牵强附会之弊,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和评价,是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需要出发的。文章最后针对过去对于《水浒传》的种种诬蔑,对"诲盗"两字作了全新的解释:"余观《水浒传》之诲法,有三善焉:纯用白话,一也;范围不出下流社会(按:指下层平民社会),二也;主张民义,三也。"这三条实际上概括了《水浒传》思想和艺术的特色,并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总的说来,文章从政治需要出发,对施耐庵及其《水浒传》未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大都是一些牵强附会之谈和片面夸张之辞。 (黄 霖)

Zhongguo Xiaoshuo Shilüe
《中国小说史略》 见鲁迅。

Zhongguo Xingwangmeng
《中国兴亡梦》 清代小说。作者侠民。发表于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至光绪三十一年正月《新新小说》第一、二、五号,未完。

小说反映日俄战争的历史,借以宣泄国家、种族兴亡的感慨。作者怀着深深的悲观厌世思想,自叙中说:"吾恨不得炸弹,贯南北极,毁灭地球,一泄种种不平;又惜无风马云车,飞渡别一星球,吸新空气。"楔子里的爱克斯和太虚君当为作者的自我幻象。二人参加上海愚园的演说会,与会者针对日俄战争爆发慷慨陈词,保皇革命立宪排满,论锋并峙,各不相下,二人认为此皆空谈而无实用,因此将希望寄托于草莽英雄。通过太虚君之梦,展现日俄战争风云,着力刻画东北侠勇军的英勇斗争。太虚君梦见在鸭绿江附近遭遇一队骁骑,风瞥电逝,剽悍迅猛。这支骑兵是东北马贼——即红胡子党组织的侠勇军,为首者王正谊,即江湖豪侠大刀王五,戊戌政变后出关入马贼中,改革旧规,召集豪俊,成立侠勇军,宗旨在于劫富济贫,抗御外侮。书中强烈谴责帝俄侵华暴行,对于卖国苟安的清政府亦痛加抨击,并正面描绘了侠勇军与俄军血肉相搏、慷慨壮烈的战斗,显示了民意的不可侮。

小说对于日军有所美化,并宣扬东三省独立,是为其弊。前面部分文笔凝重,状写朔风彤云的萧索冬景,以及雷轰电走、硝烟弥漫的战场,都较生动;后面部分则文笔松懈,有类文牍。 (林 薇)

Zhongguo zhi Nütongxiang
《中国之女铜像》 清代小说。三卷二十回。一作《女铜像》。署南武静观自得斋主人著。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刊行。卷首载有《劝不缠足歌》作为开场。小说叙说一位"女界先进"提倡天足,热心女学,被翁姑、丈夫迫害致死,女界为她铸造铜像的故事,应为当时一则实事。

沭阳女子胡仿兰,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礼,嫁给同县富翁徐嘉懋的独生子沛恩,生两女一男。翁姑顽固守旧,丈夫又是胸无点墨的颟顸之辈。仿兰有胞弟象九,思想开明,留学外洋,常寄新书报给仿兰。仿兰受了弟弟的影响,知道妇女要求解放的第一着,莫如振兴女学,提倡天足。她的觉醒,在家庭中引起轩然大波,夫妻反目,公婆辱骂。她不顾家人反对,带头实行放足,不给女儿缠足,又向邻居妇女宣传放足的好处,很多人受了她的感化,因此公婆对她恨之入骨,认为她断送了自家"一二百年的小脚家风"。她还和当时最著名的"立志放脚,单身出洋,好文喜武,学问贯通"的秋瑾通过几次信,对秋瑾极为敬慕。后来她又回到娘家,和妹妹冷仙等合在一起,公开发表演说。公婆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丈夫认为她"吃了洋教",于是他们便将仿兰禁闭起来,逼她吃鸦片自杀。象九归来,替姐姐鸣冤上诉,案情得白。为了表彰仿兰的"品学俱优"、"开导风气",天足会特为她铸制铜像,以资矜式。

这部提倡妇女解放的小说,表现了很多混乱驳杂的思想。作者主张"中西新旧,从俗从宜,熔成一片",因此笔下人物陷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仿兰一方面认为新文明固应讲究;一方面又认为"三从四德"的训条也应恪守。正当她被禁闭时,看到报端所载指控秋瑾"倡出男女革命的邪说,公然夫妇离异,私通徐逆锡麟"的新闻,感到她最崇拜的人物尚且这样"有才无品",自己又不能得到公婆和丈夫的谅解,女界前途必无希望,于是吞烟自尽。小说以悲剧的形式表现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所承受的沉重历史负荷。 (鲁 戈)

Zhongshanlang Zhuan
《中山狼传》 明代文言小说。又名《东郭先生传》。马中锡撰。这是一则古代民间传说。先秦典籍与《太平广记》均未载其事。历史上的赵简子,系中山国最后一个国王的妻弟,赵设计诓杀国王,遂灭中山国。狼名中山,并与赵简子有涉,似与此史实有关。或谓最早撰写这一故事的是唐代诗人姚合和宋人谢良,马中锡只是据此改写,讽刺李梦阳负康海救命之恩。《经史管窥》卷六则言林见素(明成化进士)作此文以刺李梦阳。对此,梁维枢《玉剑尊闻》、钮琇《觚剩》、王渔洋《谈艺编》均著文辨析。然而,小说与史实不可混为一谈,俗语尽可流为丹青。仅明一代,以中山狼为题材的戏曲创作,就有康海、王九思、汪廷讷、陈与郊四人。主题相同:抨击忘恩负义者。不仅在中国,而且印度、朝鲜、西伯利亚、挪威等地都有与此大同小异的民间传说,共属一个系列:大抵忘恩之兽,非狼即虎之类的凶猛动物;故事程序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先是慈善之人把困厄中的猛兽放掉,然后它却忘恩要吃人,于是人求它先找三个人或物去

评理，听从它们的裁决，不料先遇到的两个，都谈兽可以吃人，最后遇到一个有智慧的人或物，设计救了人，并惩罚了负恩之兽。中国小说戏曲里的中山狼故事，施恩之人都是东郭先生；忘恩之兽就是中山狼，狼所遇之困厄来自赵简子打猎；初遇和再遇之物同是牛和杏树，最后遇到的智慧者是杖藜老人，只有王九思的剧作变为土地神。

清刻本《中山狼传》书影。

是篇塑造了两个鲜明的典型形象：中山狼和东郭先生。中山狼阴险凶狠，危难时花言巧语，装出一副可怜相；危机一过，凶相毕露，忘恩负义，要吃掉救命之人。东郭先生则仁慈得迂腐可笑，他险些被狼吞噬，而杖藜老人设计将狼再次装入袋内，示意他用匕首杀刺时，居然又动了“兼爱”之心，是非不辨。故事虽带传奇性，却有着深刻的寓意。通过对中山狼本性的深刻揭露，鞭笞了一切负国家民族、负父母师友的无耻之徒，而迂腐的东郭先生，则成了一切对敌人心慈手软者的共名。

小说情节曲折离奇，疏密相间，跌宕有致，处处为刻画形象服务。文字简洁，准确地描写了人物的心理活动，融戏剧性、哲理性于一体，耐人咀嚼。

（刘　辉）

Zhongshu Guijing
《中枢龟镜》　唐代杂事小说集。苏瓌（639～710）撰。苏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人。弱冠举进士，累官至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封许国公。《旧唐书》卷八十八，《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有传。《中枢龟镜》，《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书已失传。《玉海》卷五十五引《中兴馆阁书目》：“初，瓌谓子颋有公辅之器，因以宰相事业训之。凡二十七条。（宋开府见之，请号曰龟镜。）宋朝陈瓘广之。”《宋史·艺文志》避宋讳改“镜”作“鉴”。（程毅中）

Zhong-Wai Sanbai Nian zhi Dawutai
《中外三百年之大舞台》　清代小说。八回。陈啸庐著。其生平待考。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鸿文书局铅印本。首自序，次目录，凡十编八十二回。正文叙明正德时，法兰西攻占麻六甲，因麻六甲前属中国，故惧中国不依，遣甲必丹于正德十三年至京访探虚实，并求册封。正德帝收其礼而估价给银，并不允册封。甲必丹遂于中国明里经商，暗里交结奸民，抢掠为业。复使伙者亚三交结内监江彬，因而也得正德帝宠信。迨嘉靖立，伙者亚三不法事发，斩之，并严缉甲必丹。甲必丹逃归。法王复遣使至广东求互市，未允，攻广东新会西草湾，为指挥柯荣、百户王恩败，俘法将别都卢等四十二人，获“佛朗机”炮无数。后法商势渐猖，至天启元年监司冯从龙至方有所收敛。顺治四年，复准在船互市。荷兰于明正德间，国力亦渐盛，知法、葡与中国互市，于万历二十九年亦领兵直至香山，复攻占澎湖、台湾，至崇祯，为郑芝龙所败。顺治十年由抚臣转奏，修职进贡，顺治十三年贡使抵京。意大利初不与中国交，万历间，利玛窦来华，抵京，万历帝赏赐颇丰。明末，汤若望又至京师，由利玛窦介绍入钦天监供职。洋人王丰肃、阳玛诺等至南京传教。康熙三年汤若望以事被黜，至康熙九年又得起复。意使亦随即赍礼至京。俄罗斯自彼得大帝起，国力渐盛，于龙兴之初，即北占克萨、尼布楚等，康熙派兵，直薄其木城，绝俄国贸易。后，帝多次派兵与俄交战，俄降而复叛，至康熙二十四年，方签约定界。俄并派人至中国学满汉文。至雍正间，中俄双方又于恰合图重议界约，并议定俄派六人入华学喇嘛，四人学满汉文，十年一换。清平台湾郑氏政权后，海禁大开，英人也至贸易。时天主教遍行，各地请禁，雍正元年，命教士迁移，教学俱改为公所。葡萄牙人也早在明正德间即来中国通商。隆庆时又入濠镜造屋居住。万历初，奏准于濠镜永居。外商来华日众，弊端也日增，浙江巡抚李卫，乃奏请设立洋商总。书止于此，二编以下未知是否成书。此书名为小说，实为通俗历史读物，作者的旨意，似在叙述中国如何逐渐为列强所侵侮，对于普及历史知识，颇有作用；至于小说之艺术性，洵不足言。（萧相恺）

Zhongxing Pingnian Ji
《中兴平捻记》　清代小说。四十回。严庭樾著。严庭樾，字渭臣，浙江吴兴人，所著尚有小说《国朝中兴记》等。有宣统元年（1909）集成图书公司铅印本。

书为历史演义体，叙捻军起事始末及清军平捻事。先是咸丰间海州州官之子花花太岁调戏张落刑之妻龚荇南。落刑怒杀花花太岁。州官反诬落刑及其岳父龚振魁与盐枭沟通，派人捉拿。落刑与张正怀、龚振魁乃聚众拒捕起事，三人自立为天圣、地圣、人圣大元帅，陷徐州。山东张总愚、河南陈大濠起而响应，与落刑等会于徐州，南下清江浦。清廷调集各地官军堵截追剿，大败捻于淮城，复鏖兵于清江，互有胜败。后清江捻军终为傅振邦军攻破。捻军又下滑州、颍州，与桐庐太平军遥相呼应。后又欲解太平军安庆之围，未果，乃窜至湖北。落刑等欲再返扑安庆，却为曾国贞一败于集贤关，再败于凭湖。时太平军被困于天京，捻军欲用围魏救赵之计再攻湖北。途中中伏，乃回兵徐州，北进山东。清廷命僧格林沁征剿，捻军屡为所败，张落刑于定陶阵亡。僧格林沁又为张总愚部打死。太平天国亡，残部由陈得才率领，投捻军。捻军重立建制。陈大濠一支取道

含、巢，径奔徐州，为曾国藩所败，进入河南。另一支由张总愚率领，由松子关入广济，扰及黄梅、麻城。清廷起用曾国荃为湖北巡抚，与捻军拒守于皖、鄂之交。后李鸿章大集淮军，分兵六路，一路阻截陈大濛，五路径奔张总愚，与曾国荃合围。总愚受挫，身受重伤。后因曾国荃与总督有隙，撤兵回境，捻军乃奔广济，于途中大败追兵，复败李鸿章淮军于密市河，淮军退走百里。其时，捻军缺粮，兵众散去万余。李鸿章乘机进击，又引巴河舒江之水灌黄梅县城，捻军死伤甚多，退守麻城黄陂。李鸿章离间陈大濛与张总愚之间的关系。总愚全军覆没被擒，死于武昌。李鸿章又奉旨剿河南陈大濛。大濛败北走南阳，死于乱军中。捻军平，李鸿章等得晋爵秩。

全书的主旨，与《国朝中兴记》相同，意在歌颂清朝的所谓中兴，对于张落刑、张总愚、陈大濛等捻军诸首领，自不免诬蔑诟詈。时至宣统元年，还在唱这种中兴的滥调，确是不识时务。但开头写海潮成灾、州官并不赈济，反驱避难灾民出城，张落刑领众痛殴驱民公差，又写张落刑因妻子被调戏而杀州官之子，州官却诬其与盐枭沟通，这才聚众拒捕举事，却颇有点"官逼民反"的味道，反映了社会的真实现象。

（萧相恺）

Zhonglie Quanzhuan

《忠烈全传》 清代小说。六十回。不题撰人。卷首有正德元年戏笔主人序，显系伪作。

书叙唐天宝年间，钱唐顾孝威居官清正明断，陆续娶妾五人，富贵功名，冠绝一时。其一妾名为姚梦兰，本系天上幽兰仙史转生，因父早亡，母亲改嫁府衙役孙虎。梦兰的姑父是顾孝威的家人，随顾赴大名，途经济南，便替顾聘定梦兰为妾。其时济南知府之子吴赖欲强娶梦兰，梦兰不从自刺。吴知府以为梦兰已死，便将孙虎革职。不久顾孝威从大名归，雇舟迎娶梦兰。在舟中姚梦兰梦广成子授以剑术、兵书，从此能武知兵。后交趾国入侵，其军师蜈蚣道人有法术，唐军不能敌。朝廷征召梦兰入京。皇上命郭子仪为主帅，顾孝威为将军，梦兰为先锋，终于诛蜈蚣道人，大破交趾兵。后梦兰生子天佑，即得病去世。交趾国再次入侵，顾孝威迎敌受伤，被李靖救入山中。天佑长大后，高中进士，得授要职。后天佑之子文学，长大随叔父出征，俘交趾国王，立功受封。小说最后全家合庆太夫人百岁寿诞，顾孝威亦回家团聚。内容平庸，文笔板滞，今存清咸丰、同治年间刊本。

（朱子锐）

Zhongxumeng

《终须梦》 清代小说。四卷十八回。无名氏撰。题"弥坚堂主人编次"，"步月主人订"。步月主人所订之书，尚有《五凤吟》、《蝴蝶媒》等。

书叙明代福建漳州府贡生康振业与表妹夫、千户蔡彦斌两家妻室皆有孕，遂指腹为婚。后康生男，取名梦鹤。蔡生女，名平娘。后蔡以平寇功，累迁广东都司，见梦鹤贫寒，欲悔婚，平娘不允，二人终成大礼，情谊甚笃。梦鹤屡试不第，家贫如故。十年后，平娘与子相继病亡。梦鹤感伤不已，乃弃家往潮州。友人为他介绍卜氏女玉真，因卜父嫌梦鹤贫作罢。梦鹤偶遇玉真，惊其声态逼肖平娘。平娘又于梦中告诉梦鹤当借玉真之体还阳。后梦鹤遇沉船之祸，玉真误以为梦鹤遇难，乃尽节而亡。又经过多次波折，梦鹤终与借尸还魂的平娘团聚。后梦鹤三元及第，官居显职，与平娘衣锦还乡。

此书因后两卷已佚，只存回目，故后半部分的情节仅能据回目推测其大略。

小说为才子佳人的叙述模式，明因果、寓劝惩，情节多变，头绪繁多，而作者难以驾驭，错讹破绽屡见，难以卒读。

（吴 郑）

Zhong Junwen

钟骏文（1865～？） 清代小说批评家。字八铭，别署寅半生。浙江萧山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主编《游戏世界》，于第一期至第十八期连载《小说闲评》，对当时发表的近七十种小说，一一"撮其纲领，纪其崖略"和"评骘是非"，或赞以"佳构"、"名作"，或斥之"毫无生趣"、"一望无余"，"以为购小说者作指南之助"。他评价小说的标准，大致为情景逼真、情节离奇、结构谨严、笔墨隽雅等，其中如对吴沃尧的《恨海》等评价极高，称"区区十回，独能压倒一切情书，允推杰构"，并每回加以评赞。如第二回评曰："写未嫁小儿女情事逼真。盖被一段，细腻熨贴，为历来小说中所仅见。"第十回评曰："写棣华客邸侍疾，至遁迹空门，是笔是墨，是泪是血，凝成一片。灯下读此，真觉悲风四起，鬼语啾啾，林颦卿焚稿，有此缠绵，无此沉痛，为之不欢者累日。笔墨之感人有如此。"然其评资产阶级革命小说《洗耻记》曰："大旨以革命为主，不伦不类，事同儿戏，阅之令人头脑胀痛。鄙意以后数册，不如藏拙为是。"甚至骂之为"立撕小说"。这固然与《洗耻记》本身在艺术上比较粗糙有关，但无论如何也反映了钟骏文的思想倾向比较保守。

钟骏文的思想倾向还突出地反映在对《迦因小传》的评论上。《迦因小传》为英哈葛得原著，叙迦因与亨利的爱情故事。20世纪初，它在中国有两种译本，第一种是1901年由蟠溪子（杨紫驎）、天笑生（包公毅）合译的删节本；第二种是1905年林纾的全译本，补足了为杨、包所删去的迦因与亨利相爱、有孕，乃至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而敢与亨利母亲争辩等情节。这两种译本的出现，反映了在如何对待爱情小说和外国小说的译介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引发了一场争论。由于删节本符合了当时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要求和一些遗老遗少的欣赏趣味，所以颇受一些人的赞扬。而全译本越出了封建道德所容许的范围，难免受到了一批人的围攻。钟骏文就

是反对全译本的突出代表。他在《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中咒骂迦因、亨利淫贱、无耻,“与禽兽何异”,“而林氏之所谓《迦因小传》者,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无耻也。”因此,钟骏文的小说观在当时代表了一种保守落后的倾向。 (黄 霖)

Zhong Kui Pinggui Zhuan

《钟馗平鬼传》 清代小说。八卷十六回。今存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题“东山云中道人编”。

《钟馗平鬼传》从钟馗因相貌丑陋、未中头名,碰死金殿后,冤魂被阎君封为“平鬼大元帅”,赴万人县平除阴间众鬼写起,直到大获全胜,班师归地府,最后以玉帝封钟馗师徒为神结束全文。全书结构完整,行文流畅,衔接自然。所写鬼众,可计者多达五十五名。这与明代同题材小说《钟馗全传》、杂剧《庆丰收五鬼闹钟馗》、清初传奇《天下乐》等极少联系,倒是与稍早于它的小说《斩鬼传》颇多共同之处。在创作主旨上,它们都丢弃了历来钟馗故事的迷信色彩,各自塑造了数量不等的阳间之“鬼”。对人世间种种恶习予以辛辣的嘲讽,充满了讽世、劝世的意味。

作为较早出现的讽刺小说,《钟馗平鬼传》在拓宽小说的讽刺面上,有积极贡献。然而,书中以两军对垒的形式贯穿全文,把众多“鬼”物局限在军旅生活和战场格斗中,失去了通过日常生活显现其个性特征的机会,影响了对人物形象的深层挖掘,显得单薄和苍白。同时,书中不加修饰地大量搬用俚语中的粗俗词语,有失直露、油滑,形同谩骂,失去了讽刺艺术的严肃性和幽默性。 (梁荫滋)

Zhong Kui Quanzhuan

《钟馗全传》 明代小说。四卷三十五则。全称《鼎锲全像按鉴唐书钟馗斩(降)妖传》。现存三十三则,原题“书林安正堂补正”。

叙钟馗出身及上帝差往冥司稽查善恶事。钟馗是个传统的人物形象,在《周礼·考工记》和《礼记·玉藻》里就已出现。但钟馗降鬼的故事则始见于唐人传奇志怪小说集《逸史》。之后,《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补笔谈》卷三及《东京梦华录》均有所载。钟馗降鬼的故事经世代累积而趋于丰富完整。戏曲里的钟馗形象可以从《孤本元明杂剧》据脉望馆抄校本《庆丰收五鬼闹钟馗》里知其梗概:事叙钟馗三次进京应试,均由权相杨国忠作祟,忿而身亡,玉皇大帝悯其刚直,敕封判官,统领天下邪恶鬼怪;青黄赤白黑五鬼不服,大闹,被钟馗降服。《钟馗全传》描写他赴试不捷,中头名状元后帝嫌其貌丑,逐黜不用,钟馗触阶而死的情节显系来自《逸史》。《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写李瓶儿死后在其灵前演出《五鬼闹判》、《张天师着鬼迷》、《钟馗戏小鬼》。这三本戏对《钟馗全传》的成书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初版画钟馗

小说采摭传说成编,但钟馗遍历冥司中的刀山、寒冰、沸油、割舌诸罪却无一差错,纯系粉饰,有失讽谕。卷四又杂入《证除元弼》、《对证盆冤》包公判案故事,殊为不类。现存明万历书林安正堂刻本。存本有缺页。 (刘 辉)

Zhongqing Liji

《钟情丽集》 明代文言小说。四卷。署玉峰主人著。成化末年(1487)简庵居士序称:“余友玉峰生”,“暇日所作《钟情丽集》以示余。”并惊叹这位玉峰生“弱冠之士,有如是之才华,有如是之笔力,其可量乎?”据此,小说写成于成化末年,作者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人,别署玉峰主人。陶辅(弘治前后人)认为,编辑者玉峰主人是邱濬,但又说,从邱濬的为人看,似不会写这种书,恐系“他人伪作。”(《桑榆漫志》)张志淳《南园漫录》(有正德十年(1515)自序)则径称本书作者为邱濬。此后,吕天成《曲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书,进一步坐实为“邱少年之作”。邱濬(1421～1495),字仲山,号琼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省)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著有《琼台集》及传奇《五伦全备记》等。成化末年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显然与年仅二十左右的作者不是一人。《风流十传》在收录本书后附有金镜的跋语,略谓:“或者曰:邱玉峰幼随父见黎公,因请婚于黎焉。黎意不许。玉峰不悦,遂作此集梓行。余不敢证,姑志之以待观者。”明人《听雨增记》亦有类似记载(清人《坚瓠四集》引)。而邱濬六岁丧父,此说无法成立。据此,今人提出邱濬不是《钟情丽集》的作者。以上诸说,还是简庵居士序称可信。

书写琼州书生辜辂与其祖姑家表妹黎瑜的爱情故事。辜生因探亲留居在黎家,见表妹瑜娘才色双绝,因而十分爱慕。他虽一再试探,而瑜娘总是“道是无情还有情”,使他莫测底里,因而昼思夜想,坐卧不安。后来终于找到了互倾情愫的机会,但瑜娘表示:只期百年之好,而不愿求一夕之欢。辜生因感情过于热烈,终于病倒,瑜娘出于疼爱之心,在对天盟誓后,勉强答应了辜生的要求,两人遂得谐鱼水之欢。后来,在表祖姑的支持下,为二人定了亲。但不幸的是,不久之后辜生之父亡故,家道中落。表叔便不顾原先的婚约,竟将瑜娘许

给大姓符家，瑜娘得知自杀未遂。辜生闻讯赶来，在表祖姑的帮助下，私自逃回琼山，举行了婚礼。符姓告到官府，两人判离。表叔将瑜娘带回，幽禁于冷室，欲令其自裁。辜生再次赶来，写了一篇《钟情密赋》献给瑜娘。稍后，表祖姑乘隙将瑜娘放出，两人重返琼山，再次举行了婚礼。在表祖姑的劝导下，表叔无可奈何，只得认可了他们的婚姻。本篇在情节结构上，打破了以"中状元"等方式而取得自主婚姻合法化的陈俗旧套，热情赞扬了青年男女敢于冲破封建礼法的忠贞爱情，肯定了他们为争取自主婚姻而进行的抗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精神。

本书是明文言小说中的佳作，创作态度严肃，很少秽笔，描写儿女情态，颇为工致传神，对话巧妙含蓄，蕴藉雅致，不失为佳构。（薛洪勣）

Zhongqing Yanshi

《钟情艳史》 明末清初小说。残存五回。未见。阿英《小说闲谈》云："《钟情艳史》一书，曾见清禁书目，刊本未见。去年在苏州护龙街上，曾购得一残抄书，系自五十六回至六十回，回约万言，字小如蚁，且极工整，删改处甚多，系出一手，颇疑是原稿本子。约计此书，多则有百万言，少亦不在八十万言下。淫秽书除《金瓶梅》外，当以此为巨制。残存五回回目为：

五十六：小霸王威胜九虎　老千岁寿庆三多

五十七：闹花灯天保强奸　救难女薛咬仗义

五十八：宴春厄隔壁听春戏　赌酒令当面动酒拳

五十九：项瑶芳元宵夜宴　黄翠环密约佳期

六十：张桂如初试春药　项瑶芳小宴芳晨

因书中有写武三思家淫乱一节，大约是以武则天时代为背景的著作。内容实甚淫乱，就已见五回，写'朱门'淫乱，即极尽形容。唯文字甚佳，不似一般淫书写作手法之拙劣。'证词'另辟蹊径，采用小调式，颇可诵。兹录其一：'转过了烟花巷，又到了荼蘼架。只见那俏冤家，真正令人好看煞，穿红着绿，一一个站在檐儿下。卖风流故人把人来骂，勾引那有情人，说了几句知心话。遇着了有情人，说了几句知心话。'也有写得过露的，如：'青春二八正多娇，美貌风流真个好。不须打扮更风骚，一见便魂销，一见便魂销'之类。在淫秽的行文之中，极写豪强之可恶，因此又有一班侠客，如薛郊之流，夹在中间，从事锄奸。反豪强之气氛，较之《金瓶梅》尤烈。此书不知作于何时，然至迟当亦是清初作品。惜无法获得全帙，得一考其究竟。"

（朴　之）

Zhongmingji Chunfeng Diao Liu Qi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明代小说。见于《古今小说》卷十二。本篇入话叙唐代诗人孟浩然以诗失意，终身布衣。事出《唐摭言》卷十一及《北梦琐言》卷七。正文叙另一失意文人柳永（耆卿）与妓女谢玉英事。关于宋代词人柳永的逸事，宋明笔记、小说如《避暑录话》、《渑水燕谈》、《独醒杂志》、《古今词话》、《醉翁谈录》、《清平山堂话本》等多有记载。《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写柳永身为兹郡太宰，依权仗势，设计迫害妓女周月仙，将其霸为己有，故事污浊，人物可憎。作者认为这篇故事"鄙俚浅薄，齿牙弗馨"。于是据诸家旧本，重新创作，把原来作品中的人物周月仙换成与柳永订了终身之约的谢玉英，而热恋周月仙的则是贫士黄秀才，设计迫害霸占周月仙的是富户刘二员外。柳永则扶弱抑强，出钱替周月仙脱了乐籍，使她与黄秀才终成眷属。这一番改动，不仅使小说的格调为之一变，而且使柳永这个多情文人、风流县宰的形象大放光彩。正文开篇，作者用烘云托月的笔法写东京名妓以得见柳永为荣："若有不认得柳七者，众人都笑他为下品。"人物尚未出场，便显现出其超凡脱俗，不同凡响的丰姿；及写柳永触怒权贵，罢官后反而大笑；更名柳三变，持"奉圣旨填词"的手板，以妓为家；死后，由众妓家安葬、吊孝等等，更使这位"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人物具有了传奇般的色彩。一个蔑视功名、傲睨王侯、风流倜傥、不为官场世俗所容，却为人民所爱的青年书生形象跃然纸上。小说以柳永为中心，还写了两群配角人物，一群是以周月仙、谢玉英为首的妓家姐妹，她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却美丽善良，有情有义；另一群则是有钱有势的刘二员外、吕丞相之流，他们生性贪婪，卑鄙无耻。对这两群人物的描写，鲜明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好恶爱憎。而柳永这个人物，也反映着下层文人们的理想追求及生活情趣。



明刻本《古今小说》插图

明代与本篇题材相同的作品有杨景贤的杂剧《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王元寿的传奇《领春风》等。

（晓　舒）

Zhonggua Zhang Lao

《种瓜张老》 宋元话本。佚名撰。《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也是园书目》列为宋人词话。有人认为即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神仙类的《种叟神记》，可备一说。《古今小说》卷三十三《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当即本此。

篇叙真州六合县种园叟张老，年已八十，因收得谏议大夫韦恕所司御马监的一匹白马，见到韦恕的女儿

文女，求娶为妻。韦恕责以十万贯现钱为定礼，张老果如数纳聘，文女自己同意，婚后韦子义方出征回来，见妹嫁一老叟，欲取之归，谋杀张老，剑折数段。后知张老本为上仙，文女乃上天玉女，因思凡谪下人间，令张老变化取归上天。故事取材于唐牛僧孺《玄怪录》中《张老》(《太平广记》卷十六引作《续玄怪录》)而增饰甚多，如以张老为张古老，并说是南朝梁代的故事，与张果传说始于唐代显有不合。篇首说雪中失马，韦恕寻踪至张老园中得食鲜瓜等情节，亦为《玄怪录》所无。话本语言生动清丽，似经文人修饰。但所写社会习俗，确为宋代风貌。　(程毅中)

Zhou Guisheng

周桂笙(1863～1926)　近代翻译家、小说家。字树奎，又字辛庵、新庵、惺庵、新厂，号知新子、知新室主人等。上海人。肄业于上海中法学堂，南社成员。最初在《新小说》杂志发表小说译作，后任《月月小说》译述编辑，专事西方小说翻译。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任同盟会机关报《天铎报》编辑。曾发起创建译书公会，亦曾一度任天津电报局局长，并经营航业。译著有《新庵谐译》、《新庵译屑》、《毒蛇圈》、《八宝匣》、《红痣案》、《福尔摩斯再生案》及《新庵五种》、《新庵九种》、《飞往木星》等。

周桂笙是近代中国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最早而较有影响的一位翻译家，是近代中国倡导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先行者。他认识到"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欲利用其长，非广译其书不为功。"(《译书公会宣言》)他主张译介西方文学一在于借鉴西方文学的特长，二在于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他说："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至晚近，日即陵替。"强调从西方文学中寻求革新中国文学之"长技"，"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同上)。又指出，在全国上下呼吁维新之际，"国民尤切自强之望，而有志之士，眷怀时局，深考其故，以为非求输入文明之术，断难变化固执之性，于是而翻西文译东籍尚矣。"肯定这些欧美、日本的中文翻译作品，"要皆觉世牖民之作，堪备开智启慧之助"，达到了输入并普及文明，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作用，"不可谓非翻译者之与有其功也。"(《新庵谐译初编自序》)他把译介西方文学同输入文明、变法自强联系起来，提高到维新政治的高度。

周桂笙在译介西方文学方面，于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用力最勤，他是中国最早输入并确立"侦探小说"这一名目的人。他在自己的译述《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为这类小说立名，指出侦探小说不同于写情小说、科学小说、理想小说，因其"用能迭破奇案、诡秘神妙，不可思议"，艺术上具有"机警活泼"的特点。这种小说在"欧美各国，风行追遍"，在中国"实未尝梦见"。因为"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倒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凿，不能妄入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侦探小说即缘之而起。"而中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所以"侦探小说为吾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因此，尤以侦探小说极须"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事实上，在清末民初之际，译介侦探小说之多而勤，当推周桂笙为第一。也由于他的译介、鼓吹，使当时侦探小说的译介与创作，风行一时。

周桂笙能正面承认并努力宣扬西方文学在思想、艺术上的特点和长处，以为改良中国文学之助。他自称自束发至今(1904年)，二十年来所读中外古今小说"千有余种"，比较研究之后认为："吾国小说，劣者固多，佳者亦不少"，但与"外国相角逐，则比例多寡，万不逮一。至谓一二绝作，以与他国相颉颃，则岂敢言？"他就其中外小说比较中，举出若干方面，有"不如外国之处"：人物描写不能"逼真"；"写人之辞，大书特书，恬不为怪"；"淫情浪态，摹写万状，令人不能卒读"，不重"公德"，"吾国旧小说界，几不辨此为何物"；不重插图，"中国虽有绣像小说，惜画法至旧"，"特尚未能以图画与文学夹杂刊印"(《小说丛话》)等。他更注意到了外国小说构思技巧上的艺术特点，如《毒蛇圈》"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辞，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起花炮，火星乱起"，不像中国小说开头"陈陈相因，几乎千篇一律"(《毒蛇圈》卷首说明)。这些都表明周桂笙注意并敢于承认西方小说在艺术上的特点和优长。这同他的"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的译介西方小说的宗旨是一致的。

在梁启超等人倡导"文界革命"的影响下，周桂笙敢于采用平易畅达的半文半白的报章体文字进行翻译，甚至完全以白话文译述，这较之于清末翻译家严复和林纾的拘泥于古文的译笔表现出了有识见的勇气。他的《左右敌》、《八宝匣》、《得舟失舟》、《含冤花》等译著，文字质朴条畅，而能曲折委婉地传达原作精神。至于《毒蛇圈》，则被人誉为中国最早的白话直译小说。

(王杏根)

Zhou Kao

《周考》　先秦小说。撰人不详。《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周考》七十六篇，附注："考周事也。"可知此书专记古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分析《汉志》所录十五家小说，认为"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周考》盖即"近史而悠缪者"。《隋书·经籍志》已不载，今则一字不存。　(许逸民)

Zhou Li

周礼　见《湖海奇闻》。

Zhou Mi

周密(1232～1298)　宋代小说作者。字公瑾，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又尝自署齐人、华不注山人。祖籍济南，曾祖随宋室南迁，定居吴兴，始为湖州

人。今人夏承焘据《癸辛杂识》、《齐东野语》载太学事甚详，疑其二十岁以前曾肄业太学，后随侍父亲于任所。三十岁左右，以大父泽调为建康府都钱库，又先后任临安府、两浙转运司幕属、监和济药局，充奉礼郎、丰储仓检察、义乌令等职。宋亡后不仕，与谢翱、邓牧等人交游，抗节特立，著称于时，晚年，因"兵火破家"，依妻党杨承之居杭（柯劭忞《新元史》本传，夏承焘《周草窗年谱》等）。

周密著述颇多，现存的笔记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浩然斋杂谈》、《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抄》、《澄怀录》、《浩然斋意抄》及《浩然斋视听抄》等。其中以《癸辛杂识》故事性较强，所以《四库全书》列为小说家。他又是著名的爱国词人，其诗词工丽精巧，与张炎、王沂孙等齐名，有《草窗新语》、《苹洲渔笛谱》（作者手定）、《草窗词》（后人掇拾成集）诸集，又曾选南宋词人（包括自己）佳作为《绝妙好词》。已经失传的著作有《蜡屐集》等。（宁稼雨）

Zhouqin Xingji

《周秦行纪》 唐代传奇小说。《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九引作牛僧孺撰，《李卫公外集》附此文亦题牛僧孺撰。宋张洎《贾氏谈录》提出"世传《周秦行纪》，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然而并没有提出有力证据。此后学者大都据此认为韦瓘所作。如《郡斋读书后志》说："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也说："《周秦行纪》一篇，奇章怨家所为，而文饶（李德裕）遂信之尔。"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说："《周秦行纪》，李德裕门人伪撰以构牛奇章者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云："牛僧孺在朝与李德裕各立门户，为党争，以其好作小说，李之门客韦瓘遂托僧孺名撰《周秦行纪》以诬之。"然亦有学者对此说提出疑问。近人李长之认为不能草率地否定牛僧孺的著作权（《中国文学史略稿》）。还有人认为《周秦行纪》不是牛僧孺作，而《周秦行纪论》也不像是李德裕作（岑仲勉《隋唐史》、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周秦行纪》的作者，迄今未有定论。

《周秦行纪》记述作者在贞元年间举进士落第，将归宛叶，经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因暮失道，遂止于薄太后庙中，与汉薄太后、高祖戚夫人、昭君王嫱、晋石崇歌妓绿珠、齐潘淑妃、唐太真贵妃一起宴饮。席间太后问今天子为谁，则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贵妃答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复赋诗，终以昭君侍寝。至明别去，"竟不知其何如。"

《周秦行纪》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富于表现力。所描写汉唐后妃虽着墨不多，但性格各异，其笔力风格与牛僧孺《玄怪录》诸篇略同。

《周秦行纪》作为牛僧孺所撰的小说，在唐代引起了一场风波，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热点。皇甫松《续牛羊日历》痛诋牛僧孺，攻击他"作《周秦行纪》，呼德宗为'沈婆儿'，谓睿真皇太后为'沈婆'，此乃无君甚矣"。收在李德裕文集里的《周秦行纪论》，则说牛僧孺"以身与帝王冥遇，欲证其非人臣相也"，"须以太牢少长咸置于法"，竟想借此置人于族灭，以至围绕《周秦行纪》这篇作品进行了一场剧烈的政治斗争，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特例。如鲁迅所说："自来假小说以排陷人，此为最怪。"（《中国小说史略》）（于天池）

Zhoushi Mingtong Ji

《周氏冥通记》 南朝梁志怪小说。陶弘景撰。又名《周子良冥通录》、《冥通记》。"录"乃"记"字之误。《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周氏冥通记》一卷，不题撰人。《旧唐书·经籍志》题为陶弘景撰，书名卷帙与《隋书·经籍书》同。《崇文总目》子部小说类作三卷，《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十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仙家类作四卷。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洞真部记传类、《四库总目提目》道家类存目亦作四卷。其中《四库提要》又题为周子良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九："此书亦不见于陶翊所撰《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然《道藏》尊字号《陶隐居集》有《进周氏冥通记启》，云：'某君，去十月末，忽有周氏事，既在斋禁，无由即得启闻，今谨撰事迹凡四卷如别上呈。'并附梁武帝答书云：'省疏并见周氏遗迹真言，显然符验，前诰二三明白，尤为奇特，四卷今留之。'与第四卷目录末题记之语合。是此书编撰之始，即为四卷，隋、宋《志》皆为传写之误，抑或卷帙有分合也。""《四库》本题周子良，盖后人所改。"其说甚是。

《周氏冥通记》记南朝梁代道人周子良感遇神仙事。卷一有《周玄人传》，称周子良字元和，道号太玄，本豫州汝南（今属河南）人，寓居丹阳（今江苏南京），世为江南贵族，梁天监七年（508），年十二岁，从陶弘景学道，随游四方。后归茅山，始受仙灵符箓、西岳禁虎豹符、《老子》五千文，进受《五岳真形图》、《三皇内文》。天监十二年秋，别室精勤求道，天监十四年遇仙，天监十五年卒，年二十岁。周氏临终前，曾将自己习道中游仙梦幻之事记录下来，封藏山中。陶弘景后来在茅山燕口洞中，寻得周子良部分遗稿，整理成书，以朱笔书写周子良所记，以墨笔作注。次年，进上梁武帝。

《周氏冥通记》按年月日缕述周子良与众仙神相交通事。起梁天监十四年五月，止天监十五年七月，共一百三十三事。中有缺月缺日，诸条内容亦详略各异。书中主要记述周氏与真、神频繁相接，兼及一些道教神秘体验、修身炼养之事。许多地方用极其华丽的辞藻描写梦幻世界中诸般事物的美好，反映了当时上层士大夫向往神仙，热心道教的心态，同时也宣扬了道教有关人间富贵不可留等隐居避世之说。此外，书中除铺叙神仙风范外，也偶涉史事。如其中所记当时上清道教人物的事迹，可补充诸史之缺。叙事文笔十分细密，铺叙尤多。如写徐仙人答周子良问保晨司位羽仪之状，场景富丽

神奇，情节委曲如在目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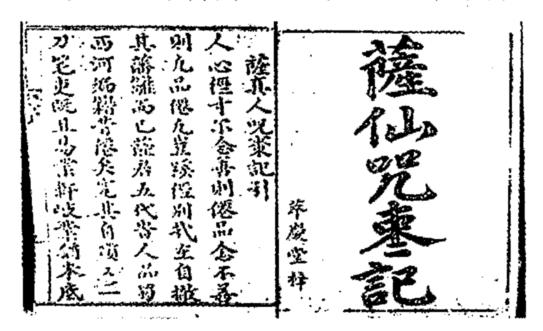
本书以《道藏》本为最佳。清黄生《义府》下有释此书奥词别旨者二十七条，可为读此书之助。另有《秘册汇函》本、《唐宋丛书》本、《津逮秘书》本、《五朝小说》本等。 （卢仁龙）

Zhou Zhongfu

周中孚 清代小说批评家。字信之，别字郑堂。浙江乌程（今吴兴）人。生卒年不详。嘉庆时拔贡，道光初举副贡。长于目录之学，今存《郑堂读书记》。书中评述历代文言小说一百一十多种。他对每种小说在史志和目录书中著录的情况都详加说明，还考订其版本和卷帙，并简要介绍作者。他在评《集异记》时说："序述详赡，而自成章，绝无鄙俗之习；间涉灵异，亦小说之恒态。"评《北梦琐言》言："其所记载，率皆荒芜，而行文亦复繁冗，未免有意贪多"；又认为"尚不失之甚诬，颇有裨于考订。"可见周中孚主张小说要内容丰富，文字雅洁，叙事真实，不赞赏写离奇虚幻之事。他在评《聊斋志异》时，说得更为明白："其书逐条有标目，其事则出柳泉所撰，盖借以抒写其胸臆，故真者十不得二三，间亦有传闻异辞，与他书所记异者，然每条皆洋洋洒洒，云委波靡。"他不认为《聊斋志异》的长处在于虚构故事，反以是否记实论之。不过，又认为《聊斋志异》之所以为人争相传诵，是由于"大旨不诡于正"。他对于《聊斋志异》的评价虽然也有中肯之处，但其观点基本上是传统的，与纪昀要求小说"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的意见大致相同。故当他评纪昀的《滦阳消夏录》时，便备加赞许："文达所著诸书，其间实事十九，寓言十一，虽晚年遣兴之作，而意主劝惩，心存教世，不独可广耳目而已也。" （商 韬）

Zhouzao Ji

《咒枣记》 明代小说。二卷十四回。一名《萨仙咒枣记》。全称《锲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题安邑竹溪散人邓氏编。首《萨真人咒枣记引》，为万历三十一年（1603）撰者自述。邓氏即邓志谟，字景南。号百拙生、竹溪散人（又作竹溪散生），自署安邑人或饶安人，盖为江西人。生平不详。自第一回《总叙天地间人品 萨真人前身修缘》起，至第十四回《真人建河西大供 虚靖保真人上升》止，所记萨真人事迹，除依《搜神记》外，虽语涉鬼怪，亦不乏人情世事。



明刻本《咒枣记》书影

现存明万历余氏萃庆堂刻本。

（吴 敢）

Zhu Dingchen

朱鼎臣 明代书林编辑。生平不详。朱鼎臣，字冲怀，羊城（今广东广州）人。在《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中，称其为"后学庠生"，似应为在科举上失意的秀才。从他编辑诸书刊刻年代推测，当为嘉靖时人，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三代。喜欢小说、戏曲、俚语，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主要辑有：《西游释厄传》、《新锲全相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李卓吾先生批点《原本三国志传》等小说及《大明春》戏曲、小说、俚语杂选集。 （刘荫柏）

Zhu Guozhen

朱国祯 明代文言小说家。一作国桢，字文宁，自号虬庵居士。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天启初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魏忠贤柄国时，朱国祯佐叶向高多所调护。及向高、韩爌相继罢去，朱国祯为首辅，累加太子太保，为逆党李蕃所劾，遂引疾去。卒于崇祯五年（1632），谥文肃。《明史》卷二百四十有传。著有《大政记》三十六卷、《涌幢小品》三十二卷。 （宁稼雨）

Zhulin Yeshi

《株林野史》 清代小说。十六回。撰人不详。旧抄本分为四卷，无题署。又有上海小说社排印本作六卷，题"痴道人编辑"。

小说演春秋夏姬事。据史书记载：夏姬为郑穆公之女，陈国大夫御叔之妻，性放荡。御叔死后，与陈灵公、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楚庄王伐陈时俘获了她，配与尹襄老为妻。襄老死后，又被巫臣娶以奔晋。《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二回、第五十三回和第五十七回叙此故事，本书又在《东周列国志》基础上敷衍，称其本名为素娥，少时梦仙人浪游神授房中术，故极好淫，其叔兄子蛮及夫御叔皆因贪其美色而死。又称夏姬随巫臣奔晋后改名芸香，在被晋悼公追杀的危急中，为仙人浪游神搭救升天。

书中情节虽大略本于史实，但却专注于描写夏姬猥亵事，加之文笔粗鄙卑劣，不堪入目。当是书坊借淫秽事以谋利之作，故成书之后屡被禁毁。嘉庆十五年（1810）伯依保奏禁，丁日昌禁书目也著录此书。

（顾 青）

Zhu Lian

诸联（1765～?） 清代小说《红楼梦》批评家。字星如，号明斋主人，又号晦香。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卒年不详。有《明斋小识》、

《长宝斋诗集》行世，所著《红楼评梦》刊于道光元年(1821)。在《红楼评梦》中，诸联对《红楼梦》作了随笔式的分条评论，内中不乏有益的见解：

一、他对《红楼梦》作了较为切实的肯定。首先，他指出："《石头记》一书，脍炙人口，而阅者各有所得"，"见浅见深，随人所近"。这就从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道出了《红楼梦》内涵和形象的丰富性。其次，他对这部小说的特色作了精辟的概括："全书一百二十回，吾以三字概之：曰真，曰新，曰文。"他还反对把《红楼梦》视作"导淫"之书，"无用"之书，而为之辩护说："吾以为戒淫之书"，"中寓作文之法，状难显之情，正有无穷妙义。不探索其精微，而概曰无用，是人之无用，非书之无用"。

二、他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作了较中肯的分析，指出：小说的结构布局"笔臻灵妙，使人莫测"；小说描写人情"剖心呕血以出之，细等缕尘，明如通犀"；"所引俗语，一经运用，罔不入妙"。

他还将《红楼梦》与《金瓶梅》、《西厢记》作了比较，认为：《红楼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漫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红楼梦》比《西厢记》人更多，事更杂，"乃以家常之说话，抒各种之性情，俾雅俗共赏，较《西厢》为更胜。"

三、对书中人物的悲剧命运，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宝钗与黛玉"均属红颜薄命"，但比之黛玉，宝钗"更可怜，才成连理，便守空房，良人一去，绝无眷顾，反不若赍恨以终，令人凭吊于无穷也。"并以恩、惜、惨、愤、恨、骇、伤、爽、恼、羡、敬、快、叹、疑十四字，作为读者的审美感受，对书中不同人物之死作了精当的评介。

四、他认为《红楼梦》在人情世态的描写上，"若云空中楼阁，吾不信也；即云为人纪事，吾亦不信也。"也就是说，小说创作不能虚幻无当，也不能实录纪事。因此，他批评一般稗官小说"于人之名字、居处、年岁、履历，无不凿凿记出，其究归于子虚乌有"；而赞赏《红楼梦》"半属含糊，以彼实者之皆虚，知此虚者之必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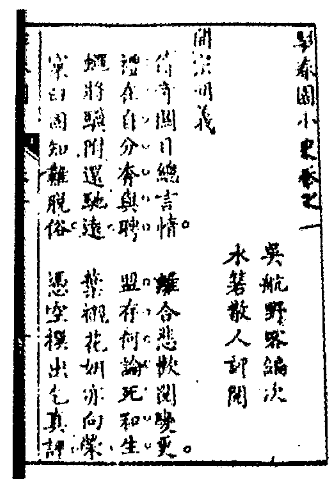
五、他指出作者才艺的广博是作品成功的关键，他说《红楼梦》的作者"无所不知"，因而小说写得十分出色，"言来悉中肯綮"。（陈年希）

Zhu Shenglin

诸圣邻 明代小说家。别署澹园主人。万历间人。生平不详。编著《大唐秦王词话》。此前有陆世科所撰《唐秦王本传叙》，曾云："吾友诸圣邻氏，以风流命世，狎剑术纵横，雅意投戈，游情讲艺，羡秦封之雄烈，挥霍遗编，汇成巨丽。"可知他是一位与民间说书艺人交往密切而又怀才不遇的下层文士。又，陆世科在叙文后署"四明通家陆世科从先甫题"。四明为明代宁波府的别称，据此，诸圣邻的籍贯当为浙江宁波。序作者陆世科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诸圣邻与陆应为同时代人。（杜维沫）

Zhuchunyuan

《驻春园》 清代小说。二十四回。一名《驻春园小史》、《绿云缘》、《第十才子书》、《双美缘》、《一笑缘》等。署吴航野客编次，水箬散人评阅，编次者与评阅者系一人。其姓名及生平不详。序署"时乾隆壬寅年菊月上浣水箬散人书于椀香斋"。刊刻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



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驻春园》书影

书叙黄玠与曾浣雪、吴绿筠的婚姻事。曾浣雪因家中失火，随其母叶夫人投奔舅父叶总制家中暂住，与黄玠传诗通情，私订终身。未几，叶总制遭陷害，曾浣雪母女又投奔金陵吴翰林家。黄玠重情，暗随到金陵，卖身到吴府隔壁的周尚书家当书童，借机与曾浣雪私会。曾浣雪和黄玠的私情被表妹吴绿筠识破，吴绿筠遂说出她和黄玠早已订婚的实情——因黄家败落了，母亲毁婚，她坚持不肯。于是表姊妹二人遂约定同嫁黄玠。但两位夫人作主，要把曾浣雪嫁给周尚书的公子，黄玠乃携曾浣雪私奔。黄玠被捉回流放，吴绿筠赠金给黄玠捐监生，黄玠高中两榜进士，钦点探花，娶曾浣雪和吴绿筠，在驻春园团聚。

小说塑造了一个敢于追求自主婚姻的少女曾浣雪形象，她不仅才貌双全，而且有胆有识，寄柬抒情，赠琥珀为表记，果敢坚定；当母亲执意要把她嫁给周尚书之子时，曾以自杀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贞；而当绿筠劝她私奔时，虽有精神的负担，但终于勇敢地出走，颇为感人。作品惟落一夫多妻之俗套，美中不足。情节模仿痕迹较浓，缺乏独创，艺术上终非上乘。

今存清乾隆三余堂刻本，翻刻尤多。（林 辰）

Zhu Yunming

祝允明(1460～1526) 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字希哲，号枝山，又号枝指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弘治五年(1492)举人，后屡试不第，曾官兴宁知县，应天府通判等，不久致仕归。为人放浪不羁，尤喜戏剧，并能亲自登台表演。他主要以诗文、书法知名海内，九岁能诗，诗文多奇气，造语工妍，挥洒自如，书法造诣尤深，求索者踵门而至。据《千顷堂书目》等著录，诗文集有《祝氏

集略》三十卷,《怀星堂集》三十卷,《祝氏小集》七卷等;散曲集有《新机锦》集;著有文言小说《志怪录》等;其他笔记杂著有《九朝野记》、《前闻记》、《猥谈》、《祝子小言》、《苏林小纂》、《读书笔记》等数百卷。在《九朝野记》等书中,颇多笔记故事,如《娼冤》、《蒋生》、《义虎传》等,常为小说戏曲取为素材。《明史·文苑传》、《列朝诗集》、《国朝献征录》等有传。 (薛洪勣)

Zhuanyunhan Yuqiao Dongtinghong Bosihu Zhipo Tuolongke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明代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一。《今古奇观》卷九改题《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入话关于银锭化为白衣大汉,自行走往有缘之家的故事,见于明周晖《金陵琐事》卷三《银走》条。正文与明周元炜《泾林续记》所叙苏和事同,当为所本。又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有商胡识宝骨于朽物之中事,本篇波斯胡事或即脱胎于此。

入话部分叙宋代汴京商人金维厚将毕生所蓄百两银子铸为八锭,意欲分给四子,不意梦遇八个白衣大汉告别,醒后尽失银锭。次晨即循梦中所告寻至某县王家,果为其人梦里所得,临别王家好意赠银亦皆失落,即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之理。正文叙明成化时苏州人文若虚家事败落,经商则屡试屡亏,被讥为"倒运汉"。后欲随走海贩货之邻居张乘运等观赏海外风光。一日偶然向瞽目先生问卦,知有百十分财气,兀自不信。因无本钱,仅装了百斤洞庭红橘上船。不意海外吉零国人争相以银钱购之,已获千枚。回程时避风荒岛,又在游玩时偶然拾得一特大败龟壳,负之而还,以为海外经历之证。船回福建,波斯商人玛宝哈置酒邀客,尊货多者居首座,文不得与。后胡商入舟见壳,识得此为奇珍,对文礼敬有加,遂邀为座首。胡商问价,文甚惶恐,遂以五万两银成交,顿成富商。后知败龟壳原是鼍龙之蜕,中有二十四颗夜明珠,故为无价之珍宝。

明代中叶海禁渐宽,东南沿海客商从事海外贸易者一度大盛,间亦有骤成巨富者;福建泉州一带亦有阿拉伯商人聚集,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明代这一社会现实情况。全篇对人的进取冒险精神和聪明才智的歌颂,是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在艺术上,情节跌宕有致,尤其是波斯胡再三礼敬文若虚一节,使人莫明所以,复以诸客商之几番惊讶作逐层皴染,最后始点明价值,虽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内,颇具波澜,引人入胜。清代有戏曲《快活三》,即系扭结此篇与《蒋震青片言得妇》为一事,以骤富与得贵、成仙等,并为人生快活之一也。

(胡小伟)

Zhuang Zi Xiu Gupen Cheng Dadao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明代小说。见《警世通言》卷二。篇叙庄周与妻田氏事。庄周生平,多据《史记》,唯不载妻姓。其梦蝶一段,见《庄子》内篇《逍遥游》。其妻死鼓盆而歌事,见《庄子》外篇《至乐》第十八,《遣愁集》卷十一《警语》。元史九散人有《花间四友庄周梦》杂剧,演庄周梦蝶并增莺、燕、蜂为"花间四友"。李寿卿有《鼓盆歌庄子叹骷髅》杂剧,亦记庄周事。

小说在此基础上敷衍成篇,谓庄周师事李耳,梦蝶而得道,妻齐田氏,隐居南华山。一日游山下,见一少妇扇坟等待嫁,感叹薄情。其妻田氏知之,怒斥该妇无情,自誓烈女不更二夫。不久,庄周病逝,一楚王孙前来吊丧,田氏见其俊俏风流,丧未满而欲改嫁,并劈棺取庄周脑髓而治楚生病。庄周复活,斥责妻子无情无义,田氏含羞自缢。庄周鼓盆而歌,取火焚屋,遨游四方,终身不娶,得道成仙而去。本篇主旨在于谴责妇女之不贞,而对庄周三娶却无一贬词,意不足取。然田氏之言语,前后之变化,颇为生动;小说揭露世情之险薄,封建道德之虚伪,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对超脱凡世、清心寡欲的鼓吹,未免虚无飘渺。



明刻本《警世通言》插图

清初严铸据此作有传奇《蝴蝶梦》。李逢时又作传奇《四大痴》,其中《扇坟》即写庄子事。

(周中明)

Zhuanglou Ji

《妆楼记》 杂事小说集。《绿窗女史》本、《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龙威秘书》本皆题唐张泌撰,盖出伪托。本书杂取诸书中所记女子闺阁之事,只有《翡翠指环》、《粉指印青编》、《待阙鸳鸯社》、《钱龙宴》四条出自《云仙散录》所引的《妆楼记》;又如《印臂》即《印选》条,出《史讳录》;《作剪刀》即《姑园铁》条,出《搔首集》,亦见《云仙散录》。他如《雪衣女》条见《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出《谭宾录》,亦见宋乐史所作《杨太真外传》。《并枕树》条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九,不注出处,《类说》本《稽神异苑》引作《三吴记》。 (顾 青)

Zhuangtianchan Zhuan

《妆钿铲传》 清代小说。四卷二十四回。褦襶道人撰。乾隆二十一年(1756)稿本(藏山东省图书馆),题

"昆仑䃅䃕道人著"、"松月道士批点"。首东阜野史序，次䃅䃕道人自序，署"乾隆岁次丙子秋月䃅䃕道人书于铜山之迎门宫"。次松月道士序。文前有小引，书后有小赞和跋。作者和评者真实姓名不详。此书稿未曾刊行。"妆钿铲"即"庄田产"之谐音，写三纲村弓长两继承了遗产妆钿铲，却不思长进，怠堕放纵，致使妆钿铲锈坏。后读丢清祖师遗颂，忽动修道之念，带着妆钿铲访道求师，并改名柏生发。柏生发到藏头山躲军洞炼功养气，又得光赤盔(光吃亏)、不故甲(不顾家)、皮禅杖(皮缠账)三件宝贝。但躲军洞原为神鳔祖师所有，神鳔祖师遂派弟子索山夺洞，柏生发的皮禅杖虽然厉害，但终究敌不过神鳔的无逢锁，只得弃下妆钿铲和其他宝贝迁往反本洞。神鳔得山又得妆钿铲，将它们交托给自己的儿子小真人看管，小真人浪荡成性，门客季惠恬、善凤城极力逢迎，不久便家缘破尽。小真人孑然一身，受仙人指点去苦海钻云洞学道，途中将妆钿铲与黄铜璧、白中金二仙换得皮禅杖、尽勾兽去了。黄白二仙将妆钿铲归还给柏生发，柏生发遂复其姓名弓长两回到本籍三纲村。其妻已为他养育一对双生子，弓长两不惜重金延教课读，二子同登高科，弓家门庭光耀。弓长两嘱咐二子，妆钿铲不可再落别人手中。此书用滑稽游戏笔法，写家业继承问题，思想甚为浅薄。后有《回头传》五卷，似据此本改写。 (俞 文)

Zhuoyi Ji
《卓异记》 唐代杂事小说集。李翱撰。《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题陈翱撰，注："宪、穆时人"。《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云："唐李翱撰，或题云陈翰，开成中在襄阳，记唐室君臣功业殊异者二十七类。"《玉海》卷五十七引《中兴馆阁书目》："开成中李翱撰，唐世君臣盛事，如封禅并两朝三代为相之类。"现存《顾氏文房小说》本、《历代小史》本、《四库全书》本及《类说》所收节本等均题李翱撰。《四库全书》列入传记类。李翱生平不详。原序云"开成五年(840)七月十一日予在檀溪"，而书中《两即帝位》条叙及昭宗天复元年(901)返政的事，显然已非原本，也不是宪、穆时人。现存各本都只有二十六条，与《郡斋读书志》、《中兴馆阁书目》不合。今本似无缺佚，所谓二十七类或为误计。 (程毅中)

Zhuo'ai Ji
《灼艾集》 明代笔记。万表辑。万表，字民望，号鹿园(一作鹿园居士)、九沙山人。浙江鄞县人。正德(1506～1521)中武会试及第，官至漕运总兵，签事南京中军都督府。其书卷数有异。现存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分正、余、续、别四集，集分上下卷，共八卷，为原刻本。万历二十九年(1601)表孙邦孚重梓时又加新集二卷，共十卷。《钦定续通考》收录六卷。崇祯三年(1630)王佑纂评本为十八卷。又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八载二卷，云其书为"皇明九沙山人万表灼艾时所集也。……采诸小说三十一种"。按《四明丛书》系据原刻本，刊刻者张寿镛序称此书正集二卷，录《唐语林》等八种，续集二卷录《鹤峰杂著》等二十六种，余集二卷录《绿雪亭杂言》等八种，别集二卷录《杜阳杂编》等八种，共八卷八十(应为五十)种。然检其书正集二卷实三十一种，续集二卷共二十七种，余集、别集各二卷八种，共八卷七十四种，去其重复二种，实七十二种。高儒所言共引书三十一种，与正集数吻合，则其所录二卷，应为其书正集。

书中采辑六朝以来笔记杂书，每书摘数条至数十条不等。其中小说故事与议论之言并存，故诸书目于小说家和杂家互见。又有一书在各集中互见者，如《鹤林玉露》、《自警编》等，乃为盈卷帙而重复收录。所可取者，为部分引书今已不存，赖可窥其鳞爪，如《立斋闲录》、《西湖麈谈录》等。 (宁稼雨)

Zhuoyuanting Zhuren
酌元亭主人 见《照世杯》。

Zhuoyingting Biji
《濯缨亭笔记》 明代笔记小说。十卷。戴冠撰。戴冠，字章甫，号濯缨。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弘治初由选贡授绍兴府学训导，以"好古笃学，淹贯百家"得大学士李梦阳、尚书王恕爱重，罢归后沉浸古籍间，卒年七十一岁。有《礼记集说辨疑》和本书传世，另"他所纂述若诗文集尚数十卷"，惜不传。《明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题《笔记》；《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均题《濯缨亭笔记》。南京图书馆有嘉靖二十六年华察刻本。今人王利器处藏有精抄本二册。卷首有陆粲《濯缨亭笔记序》，曰："故绍兴郡学训导戴先生著书一编，曰《濯缨亭笔记》，余为绪正讹阙，除其复重，厘为十卷，华学士子潜取而刻之。"知此书曾经陆氏整理过。又卷末华察《濯缨亭笔记跋》又曰："是编旧题《随笔类记》，故少卿都公玄敬为易今名，盖'濯缨'者，先生所自号云。"《四库全书总目》称："旧本以《礼记集说辨疑》一卷附此书之末，强为不类，今析出别入经部焉。"则此书从书名到内容在明清间都有些变动。

本书包罗弘富：历史典故，明朝各代逸闻，山川物理，星命占卜，民间传说，毕集于卷中，或采自前人著作，如《绝妙好词》、《宣室志》、《异闻录》；或记录时事新闻，如卷二述县丞赵某和狱吏李某冤死后的果报；或评价朝政得失，如卷一记太祖许令民家有祖坟在皇陵中者"以时祭扫"，卷五讥刺朝中贿赂之风；或录农事经验、民间验方、俗语方言、奇珍异玩，或短或长，林林总总，皆不标子目，约有二百九十则。或谓："是书杂记见闻，终以说物字义，皆抄撮前人成辨"(《四库全书总目》)，实论之过苛。书中多有可珍视处，如其录民谣："满朝皆太保，一部两尚书"；"知县是扫帚，太守是拼斗，布政是叉口，都将去京里抖。"充满着对朝政失衡、宦场贪鄙的辛辣嘲讽。如其记寿星图，述子平源流，皆

能拾遗补阙。更可贵的是作者常在记事之后评论数语，往往切中要害。卷二记汲仲饿死不为宦官之父作铭，作者曰："予观世有通显而贪昧者，不问人之贤愚，但视其赠遗之厚，则为之作铭诔表传或庆贺赠送之文；又有为郡县者，欲货取津要而无从，乃假求修庙学碑或刻书序，因以纳贿。与者意在求人庇己，受者意在掩己之苟得，各自以为有术也。"不独使这般丑类嘴脸毕现，亦且活剖出其私衷。抄本之末，仍附有戴氏《礼记集说辨疑》。另《说郛》续第八册亦收是书，题《濯缨亭笔记》，然仅录"孤介"、"风节"、"盟水"等七则，显非全豹。

（卜　键）

Zixia Ji

《资暇集》　唐代笔记。三卷。李匡文撰，一作李匡乂。《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李匡文《资暇》三卷。《崇文总目》小说类作《资暇录》三卷，李匡乂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资暇》三卷，作李匡乂济翁撰。《直斋书录解题》杂家类著录《资暇集》二卷，作李匡文济翁撰。《四库全书总目》入杂家类杂考之属，作《资暇集》，李匡乂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引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以为撰者之名当作李匡文。

《四库全书总目》据此书中言及再从叔翁汧公，考订撰者为德宗朝宰相李勉从孙。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李匡文为郑惠王元懿五世孙，宪宗时宰相夷简子。据《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等，李匡文或李匡乂曾任洛阳主簿、贺州刺史，昭宗时（889～904）官宗正少卿，然不能断定是否即此书撰者。又据岑仲勉考证，此书中称李听为从叔，"则著书人直陇西一系，非宗室子也"（《唐史余沈》卷四）。所可据者，《因话录》卷五云撰者曾任房州刺史。岑仲勉又据卷中《永乐冢》条注言及"张郎中谯"，推断此书成于僖宗乾符、中和（874～884）间。

《郡斋读书志》云此书"序称世俗之谈，颇多讹误，虽有见闻，嘿不敢证，故著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谭原，下篇本物，以资休暇云。"说明此书为考订旧文之作，兼及名物、训诂、风俗、礼制，精到处颇多，亦小有舛误。宋代喜谈考证者常加引用，或与辨其误。考证时偶及人物琐事，卷下《熊白啖》一条则纯属谐谑小品。

传世有《顾氏文房小说》、《学海类编》、《墨海金壶》、《续知不足斋丛书》等本。顾氏本早出，后出之书大抵据此复刻。然顾氏本常以注文杂入正文，《唐语林》所引此书文字不误，可资参证处甚多。

（周勋初　严　杰）

Zibuyu

《子不语》　清代文言小说。三十四卷。又名《新齐谐》。袁枚撰。书名取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意即专讲鬼神怪异之事。袁枚自序说："后见元人说部有雷同者，乃改为《新齐谐》。"元人说部之同名书早已失传，故后人仍多喜沿用《子不语》之名。

《子不语》的材料多数来自袁枚的亲朋好友口述，但也有一小部分出自当时官方的邸报或公文，更有采自他书者。这部分袁枚都作了交代，如卷一《常格述冤》开头即说"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阅邸抄"，卷十三《见娘堡》结尾说"事载姜西溟文集中，韩尚书炎为之表墓"。《子不语》还有部分篇目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和邦额《夜谭随录》的内容基本相同，有的篇章甚至连部分文字也完全一样，如卷六《喀雄》、《怪风》，卷十五《佟觋角》、《白莲教》、《伊五》，卷二十三《夜星子》、《疡医》，续书卷五《文人夜有光》、《狐仙正论》、《唐公判狱》等二十余篇。

袁枚在自序中说到他撰写此书的目的，一是："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也就是为了娱乐逍遣，既自娱又娱人；二是"以妄驱庸，以骇起惰"，也就是陶冶性情，破除凡庸和惰性，起振奋精神的作用。因此，尽管《子不语》连篇累牍地写鬼神怪异之事，但作者并非为了宣扬。实际上，袁枚本人对鬼神一直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他在答项金门信中说："仆生性不喜佛，不喜仙，兼不喜理学。"在与张司马信中指出，那些卜筮一类的书"皆术者之妄词"，"理学先生往往惑于风水"。《子不语》卷十九《观音作别》还记载了袁枚本人"不许家人奉佛"的话。

袁枚对鬼神的态度决定了《子不语》的内容特色。对鬼神、术士、佛道调侃揶揄即其特色之一。卷一《蔡书生》说女鬼诱蔡书生上吊而他却把脚伸过去，"女子曰：'君误矣。'蔡生笑曰：'汝误，才有今日，我勿误也。'鬼大哭，伏地再拜去。"卷四《鬼有三技过此鬼道乃穷》说豁达先生不怕鬼的"一迷二遮三吓"，结果鬼只好求饶："我实在计穷，只求先生超生"。卷一《李通判》揭露道士"贪财图色"，害人不成，自己反倒"为雷震死坛所"。卷十四《鸩人取香火》说道士为招徕香客，骗一无赖喝下毒酒去辱骂圣帝像，须臾七窍流血而死，众人不知，以为圣帝威灵，于是香火大盛，这种揭露应当说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另外有一些篇章所留下的意蕴空白更大，给人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如卷二《鬼畏人拼命》、卷四《陈清恪公吹气退鬼》、卷九《治鬼二妙》等，后面一篇中的"见鬼勿惧，但与之斗。斗胜固佳，斗败我不过同他一样"几句哲理意颇浓。

以鬼神怪异故事作为躯壳，内涵冲破封建礼教，反对禁欲主义，是其第二个特色。续书卷二《沙弥思老虎》广为流传。说一个小沙弥三岁即上五台山修行，从不下山。十余年后，随师下山，见牛马鸡犬都不识，后见一少女，禅师说是老虎。回山后小沙弥说："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这则故事非常形象地对禁欲主义进行了抨击。卷七《鬼差贪酒》表现了作者反对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这种思想在卷六《白虹精》中说得更明白："耦亦何常之有，缘之所在，即耦在也。"续书卷六《多官》写多官与陈仲韶的爱情纠葛，哀艳感人，其中虽有怪异，却无鬼气。单方面要求妇女贞洁的观念也是袁枚所反对的，卷十六《歪嘴先生》

写一教书先生为一改适的女子辩护，终于把鬼驳得无话可说。卷四《替鬼做媒》写得令人绝倒：张氏寡，张姓丧妻，二人重新结为夫妻，而二人的前夫前妻又来作祟，这时媒人再给死鬼作媒，结果两鬼结合于阴间，阳间夫妻也平安了。卷四《雷诛营卒》写男子多疑误杀其妻，又杖杀其子，自己也缢死，造成悲剧。卷五《徐四葬女子》写丈夫怀疑妻子不贞，结果误杀别一女子，造成悲剧。这些篇章都有一定的批判意味。

借助鬼神故事抨击科举弊端，是《子不语》内容的第三个特色。卷七《李倬》写某督学受赃三千而黜落了一位有才学的秀才，致使其愤激而亡。卷四《陈州考院》鞭挞了一个奸杀仆妇、极其残忍的科举中人。在这方面袁枚注意的更多的是八股文本身，卷九《地藏王接客》指斥八股文很能代表袁枚的思想："自称能文，不过作烂八股时文，看高头讲章，全不知古往今来多少事业学问，而自以为能文，何无耻之甚也！"续书卷八《李生遇狐》写李生与狐女相爱，狐女教李生作诗填词。一提时文，狐女就愀然不乐，说"此事无关学问"。续书卷五《麒麟喊冤》也批斥时文是"腐烂之物"。卷十一《秀民册》说"秀民册，皆有文而无禄者也。人间以鼎甲为第一，天上以秀民为第一。"丹阳荆某看到秀民册上第一名就是自己的名字，就痛哭起来。于是王者说："汝何痴也？汝试数从古有几个名状元、名主试乎？韩文公孙衮中状元，人但知韩文公，不知有衮。罗隐终身不第，至今人知有罗隐。汝当归而求之实学可耳。"当然，袁枚并非否定科举制度本身，只是反对其中的某些弊端而已。

借鬼神怪异故事抨击理学和考据学是《子不语》内容的第四个特色。《麒麟喊冤》说《诗》、《书》、《周易》等本不称作经，"汉人多事，名曰《六经》，造作注疏，穿凿附会"，流毒天下；至于宋学，更是"捆缚聪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说，不读他书"，于是使读书人都变成了应声虫。作者还借篇中人物之口诙谐地说："子不作应声虫，安能拾取科名，上报君父乎？"卷二十二《狐道学》借一酷嗜理学的狐狸严惩企图淫人小婢的狐孙故事，对"口谈理学而身作巧宦者"进行抨击。卷十六《全姑》揭露理学家不通人性沽名钓誉的丑恶灵魂，颇有深度。一对青年男女相爱并私通，"自负理学名"的县令就对他们妄自加刑，各杖四十还不算，又剪掉少女的头发，扒去鞋子，并发官卖。当县令知道他们居然结成夫妻之后，便"重擒二人至案"，竟把男子杖死，少女卖掉。当有人责备县令太过分时，他却说："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作者借篇中人品说，这位以理学自负的县令只不过是"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的可耻之徒罢了。

借鬼神怪异故事揭露吏治腐败世风浇薄的社会现实，是《子不语》内容的第五个特色。卷九《莆田冤狱》写土豪王监生贿赂县令霸占邻妪五亩田，并杀死妪，进而诬陷妪子杀母，结果妪子也被判凌迟。同卷《城隍神酗酒》写城隍神酗酒妄刑错伤人命，卷八《土地受饿》写土地"不肯擅受鬼词、滥作威福，故终年无香火，虽作了土地，往往受饿"，曲折地反映了现实。卷十六《阎王升殿先吞铁丸》谴责贪官"食千万人之膏血"就等于"食人肉"。卷二十一《一字千金一咳万金》暴露官场层层欺诈的现象。可贵的是作者对清官也并不回护，卷二《沭阳洪氏狱》作者自我解剖也有深度："余方愧身为县令，妇冤不能雪，又加刑于无罪之人，深为作吏之累。"卷九《真龙图变假龙图》写游仙令"以包老自命"，失于调查，结果错勘人命案。于是游仙人为之歌曰："瞎说奸夫害本夫，真龙图变假龙图。寄言人世司民者，莫恃官清胆气粗。"续书卷二《枯骨自赞》写一鬼"前世作大官，好人奉承，死后无人奉承，故时时在棺材中自称自赞"，则触及官僚们的另一种心态。《地藏王楼客》和卷十八《锡锞一锭阴司间准三分用》都暴露了侍卫勒索通报钱的恶习。卷十二《鬼借官衔嫁女》则反映了"爱体面而荣势力"的浇薄世风。卷九《裹足作俑之报》表达了作者对缠足陋习的不满。这些篇章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子不语》不事雕饰，叙事自然流畅，章法变化多端，虽三言两语却意味隽永。卷二十一《敦论》寥寥数语就将一个理学家的面目勾勒出来，不加评论但意义显豁。卷十一《官癖》先写某太守死后仍上堂理事，次写新太守点破其"有官癖"，最后写鬼见堂上已有人占坐，"长吁一声而逝"，一波三折，饶有意味。卷十二《误尝粪》写群客食河豚，误以为中毒，于是各饮粪清一杯，当发现只是虚惊一场时，都后悔莫及。这篇故事以群客心态变化为线索，叙述紧凑，且不乏意蕴空白。有些句子作者随意挥洒而出却警策逼人，续书卷二《子不语娘娘》"有人类而不如怪者，有怪类而贤于人者，不可执一论也"，《裹足作俑之报》"毋为吾女儿裹足，恐害李后主在阴间又多织一双履也"均属此类。有些篇章，情节曲折跌宕，叙述委婉多姿，卷二十一《三姑娘》写擒盗能手梁守备受九门提督令擒拿妓女三姑娘，提督令极严厉："不擒来，抬棺见我。"梁至妓所，见妓与少年饮酒作乐，然后入寝。当梁闯入，妓从容问"何衙门使来"，并筵请梁之三十军汉。梁欲擒少年，妓已教从地道逃走，且说："彼某大臣公子也，国体有关，且非其罪。"直至次日天明，妓才坐车随梁行。快到公署时，提督飞马谕梁："本衙门所拿三姑娘，访闻不确，作速释放。"这时妓之侍婢十二人已来迎接。娓娓写来，扑朔迷离，旨意悠远。卷十四《借官为车》，不仅情节出人意表，而且宾主形象也很鲜明。此外如卷十《紫姑神》、卷六《屃赑精》、卷一《酆都知县》等，都是情节富于变化、言外之味浓郁的好篇章。鲁迅评论《子不语》说："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中国小说史略》）实为允当。　（刘绍智）

Zimeihua

《姊妹花》　清代小说。十一章。题"番禺女士黄翠凝著"。生平不详。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改良小说

社刊行。题"哀情小说"。

书叙富孀鲍夫人有三女美而慧，长女冰姿，许配赵庄士为妻；次女冰节，性好奉佛；三女冰雪，任侠豪爽，誉称姊妹花。鲍夫人五十寿辰，夜宴宾客。冰姿于席间力陈男女自由交际之必要，劝其母弃旧俗而倡新风。席间，大学生丁楚田倾心冰雪，此后频至鲍府，屡向冰雪求婚，终蒙应允，二人订下婚约。后冰姿身患肺病，不治而亡。赵庄士有妹锦娘，其同学宋红亭见庄士丧妻，思为继室，遂频至赵家接近庄士，而庄士却不喜之。后红亭又移情楚田，楚田也喜红亭妩媚可人。冰雪知后，面责楚田。楚田愧而悔，由是红亭深恨冰雪。医学博士方春时爱慕锦娘，求红亭从中撮合。红亭便诬陷冰雪阻婚以激怒春时，春时遂刺死冰雪。锦娘与春时订婚后，得知凶手乃春时，要其自裁以保全名誉，并许之终身守节。春时至此，方知轻信红亭之言以成大罪，急至红亭家怒责之，并要红亭与其出逃。红亭不甘受制，决意自裁，春时与之同归于尽。后楚田闻知，终身悔恨。锦娘恪守前言，终身不字。冰节则与赵庄士结婚，夫妻相爱甚笃。

小说强调女子在国民中的地位，鼓吹"天下兴亡，女子有责"，并倡言兴办女学，灌输文明，提倡男女自由交际以广智识。文字简洁流畅，惟人物刻画较粗率简单。（陈年希）

Zihuali Ji

《紫花梨记》 五代杂事小说《耳目记》中的一篇，即《太平广记》卷四百一十一《紫花梨》条。刘崇远撰。收入《唐人说荟》，题作《紫花梨记》，托名唐许默撰。本篇叙作者与朋友夜会，谈到紫花梨时，僧季雅有感而发，追述唐武宗患心热之疾，需用紫花梨作药治病，诏示天下征求。当时真定县有一株紫花梨，恒州节度使王达（应指王元逵）就派人守护梨树，每年选取果实进贡。僧人季雅的祖父就是当时的县令李尚。曾因守树不谨，降职为冀州司马。此篇叙事婉曲，文字雅洁。通过紫花梨的盛衰写出唐代统治者的兴亡，富有感伤意味。开头以朋友聚谈为由，引入季雅回忆往事，是一篇优美的叙事文学作品。（程毅中）

Zitaoxuan Zazhui

《紫桃轩杂缀》 明代笔记集。四卷。李日华撰。又有《紫桃轩又缀》，二卷。

收有小说戏曲史料。卷三"张镃"条记海盐腔，卷四关于《荆钗记》传奇的创作，实为不可多得的戏曲史料。小说史料见于卷二记《吴越春秋》，卷三谈张华的《博物志》，卷四载《赵飞燕外传》以及《紫桃轩又缀》对花蕊夫人的考证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史料。

《紫桃轩杂缀》与《紫桃轩又缀》有明刊本以及《檇李丛书》本。

（刘 辉）

Zizhu Xiaozhuan

《紫竹小传》 元代传奇小说。佚名撰。伊世珍《琅嬛记》中屡引其文。作者时代不明，姑属之元人。明刻《广艳异编》卷八、《续艳异编》卷四收录全文。叙大观（1107～1110）中，有才女紫竹，工词。乐至（在今四川）秀才方乔，偶与紫竹野遇，倾心爱慕，后遇道士赠以古镜，能留少女之影不散。方乔使老妪献镜于紫竹，遂得以诗词往来，终于约会佳期。紫竹之父稍有所闻，竟以女嫁方乔。此传缀引词章甚多，似以文采为重，故事情节较为简单。（程毅中）

Ziyou Jiehun

《自由结婚》 清代小说。现存二编二十回。题"犹太遗民万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译"。据冯自由《革命逸史》中的《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等记载，作者为张肇桐。张肇桐，字叶侯，号轶欧，江苏无锡人。当时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生、东京青年会的发起者之一、《江苏》杂志的记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活跃分子。本书初编发行于 1903 年 8 月 25 日，二编发行于 1903 年 12 月 4 日，均为一册，有圈点眉批，题"自由花藏板"。书名前冠以"政治小说"。卷首《弁言》称："全书以男女两少年为主，约分三期：首期以儿女之天性，观察社会之腐败；次期以学生之资格，振刷学界之精神；末期以英雄之本领，建立国家之大业。"据此，本书当有三编，然未见，似作者未曾续作。

小说第一回，实为引子，以作者"万古恨"自报家门的形式，交代他与"自由花"一为"犹太人"，一为"支那人"，均为亡国之民。万古恨去自由学校演讲，道出了此书的故事梗概和创作主旨："老夫伤怀故国，对景生悲，恨不得把那些狗奴才铲除净尽，使我国民个个雄赳赳，将来建立自由的国家组织、共和的政府，做到我犹太轰轰烈烈成世界第一等强国。"这个"犹太"显然借指中国。

书叙地球上有个爱国，民分为两种：一为盗贼，二为奴隶。国家政权，都被盗贼霸持。三千年间，他们专制独断，骄奢淫佚，争夺不已，奴隶们则大都只知顺从。后来竟惹列强们觊觎，终于灭亡。时绝世英雄黄祸与绝代佳人关关降生。十一二岁两人开始相爱，常在一起讨论革命道理，并帮助革命党人。十三岁的一天，两人游玩时，忽一风筝坠地，后见一本国女人领着许多小洋人来，诬陷黄祸两人是贼。时关关的乳母也至，双方打起来，洋人们抱头鼠窜，叫来巡捕，将乳母抓去。乳母在狱中高吟革命诗歌，宣传革命之道，后被革命党人救出，与黄祸、关关一起乘船出海避难。船上见中国报纸《论风筝之狱》一派胡言，又见救乳母的四名革命党人被捕。他们悲愤至极，相率跳海。黄祸与乳母被水手救起，而关关不知下落。船抵无鬼城后，黄祸改名转福，投考忠孝大学堂。学堂却被昏庸的顽固派所把持。第二年，

黄祸因反对请安而被捆打，并送县究办，激起学生公愤，集体退学，成立了自治学社。此时转福得知关关被一老婆婆救起，在光复会一飞公主处任教师，乃只身去寻找。当转福、关关及另外四人一起回自治学社，准备劝说同志分散活动时，才知学社已遭封闭，转福、关关六人也被当地县令毛泽逮捕，并准备押往京城。故事至此，戛然中止。

小说极力宣扬“鼓吹自由，推倒专制”，“自爱本族，抗拒外族”，建立“共和的政府”，其资产阶级革命精神十分明确而强烈，比《洗耻记》、《女狱花》等更为突出。在艺术上也注意“结构之奇幻，言词之沉痛”，又以佳人才子之情，贯串始终，增强吸引力。然由于作家简单地理解小说为现实政治服务，把人物只是作为政治口号的传声筒，书中的主要人物均无血肉，缺乏真实性，故艺术生命力不强。

（黄　霖）

Zou Bixian

邹必显　见《飞跎全传》。

Zoutan Yijue

《邹谈一噱》　清代小说。二十四回。署“乌程蛰园氏”编辑，即黄有容。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启文社刊行。

本书为政治性寓言体小说，打破古今中外的时空界限，用荒诞手法编织情节，旨在借古喻今，表现光绪年间维新改良运动中的朝政变革和社会现象。写春秋时期齐宣王继位，施行新政，变法图强。他首先起用有识之士大办学堂，从楚国请来教员，设立各种专门学科。一年后，学子们毕业，勾践得第一名，被派遣出洋留学。勾践归国时，带回了校长陈良。齐王任命陈良办译学馆。曹国的使者曹交从学于陈良，剪短发，吃番菜，穿洋装。学子们纷纷效仿，齐国几乎全部洋化。滕国的世子前来考察政事，特地留下了长驻使节。秦楚交战，齐王派使节宋轻前去调停，两国复归于好。宋又率勾践等人周游列国，朝见了周天子。考察团回来后，齐王取各国之长实行新政，邮政由淳于髡主持，宋国人戴盈之做总税务司，数十年如一日，功成而返宋。军事则聘慎子做将军，统帅练兵。庸冗的官僚被裁减，由周霄办仁学馆，修铁路，立航标，建船厂。新政实施后，国力增强，大学堂进一步开设音、体、美三科，主办音乐会、运动会，大获其利。然后，又有幼儿园、陈列室、贵胄学堂、女子学校、警察学堂、民办私塾等，创办有功者可得奖励和官位。如此不到十年，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政治上通过御前会议改为立宪之国，完成了齐宣王的新政壮举。全书“借《孟子》中事实贯以新学，真觉匪夷所思，是为说部中放一异彩”(启文社跋)。虽书名有信口诌来以供笑谈之意，实际上是支持光绪皇帝维新改良之举的政治幻想小说。

（华　斌）

Zou Tao

邹弢　清代小说家。字翰飞，别号潇湘馆侍者、司香旧尉、瘦鹤词人，因生平嗜酒，又自号邹酒丐。江苏无锡人。誉为吴中名士。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光绪年间。他是晚清著名政论家、文学家王韬的弟子。一生主要以坐馆、游幕为生。光绪初年，坐馆苏州，与小说《青楼梦》的作者俞达交情最契，曾为《青楼梦》作评。光绪十四年，游幕山东淄川，访蒲松龄故居，并作诗文祭之。“晚岁教学于上海启明女学”，“寿至八十余，并及见民十三年(1924)之江浙齐卢战争”(陈汝衡《说苑珍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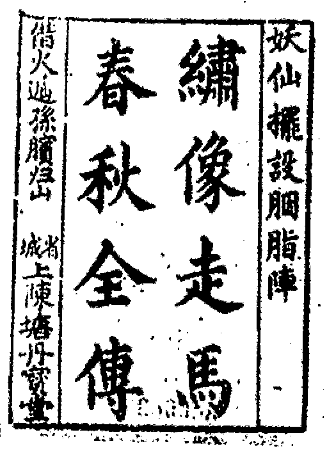
邹弢著有长篇小说《海上尘天影》(一名《断肠碑》)六十章，以其所眷妓女苏韵兰为书中主人公，为青楼女子写照，且借书中人物之口，宣扬爱国维新思想，是较有影响的晚清狭邪小说之一。又有记异笔记《浇愁集》八卷，清季申报馆排印。

邹弢崇尚西学，编著有《万国近政考》、《万国风俗考略》、《地球方域考略》、《地舆总说》及《洋务志略》等，有《三借庐丛稿》、《三借庐笔谈》等诗文杂著传世。

（陈年希）

Zouma Chunqiu

《走马春秋》　清代小说。四卷十六回。不题撰人。有广东坊刊小本及上海广益书局排印本(1948)。撰者不详。演乐毅伐齐事。自孙膑助齐伐魏在马陵道射死庞涓奏凯回齐始，中叙齐闵王宠溺邹妃，邹妃之父、奸相邹文柬专权乱国及孙膑归山，燕昭王金台拜乐毅为将，迄于乐毅攻破齐都临淄、碎剐邹妃止。



清丹宝堂刻本《走马春秋》书影

齐闵(湣)王、孙膑、乐毅，历史上虽实有其人，乐毅破齐，史籍亦言之凿凿，然此书所叙纯系小说家言。孙膑为齐威王(前387～前333在位)时人，乐毅为燕昭王(前311～前279在位)将，孙膑、乐毅叙为一朝，与史实相去甚远。至于邹文柬父女则纯系子虚乌有，其要旨无非是“女祸亡国”。间又杂以鬼神灵怪，荒诞无稽。文字亦颇粗俗。

除四卷十六回本外，另有六卷五十四回本《走马春秋》，作者亦不详。有清宣统己酉年(1909)上海茂记书庄石印本，六册，《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著录。此本即十六回本之繁本。两本孰为先后尚待考证。

（吴　郑）

Zu Chongzhi

祖冲之(429～500)　南朝齐科学家、小说家。字文远，范阳蓟县(今北京城东南)人，一说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曾祖乃东晋侍中、《志怪》作者祖台之。历仕宋、齐二朝，为南徐州从事、公府参军、娄县令、谒者仆射，官终长水校尉。《南齐书》卷五十二、《南史》卷七十二有传。祖冲之"有机思"，是著名历学家、数学家和发明家，曾造大明历，推算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发明和制造指南车、水碓磨、千里船等机械器具。又长于著述，注解过《周易》、《老子》、《庄子》、《论语》、《孝经》、《九章》，著《缀述》数十篇；曾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五十一卷行世，但至唐初已亡(《隋书·经籍志》别集类)。祖冲之受其曾祖影响，撰有志怪小说集《述异记》十卷，可惜书已久亡，佚文由鲁迅辑入《古小说钩沉》。　(李剑国)

Zu Taizhi

祖台之　东晋小说家。字元辰，范阳蓟县(今北京城东南)人。生卒年不详。祖冲之曾祖。孝武帝太元中为尚书左丞。在宴会上遭中书令王国宝凌辱而不敢言，诏以懦弱非监司体免官，其时约在太元末。安帝时，官至侍中、光禄大夫。《晋书》卷七十五有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光禄大夫祖台之集》十六卷，注"梁二十卷"，已佚。撰有小说集《志怪》四卷(一作二卷)。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本。　(李剑国)

Zuyi Zhi

《祖异志》　宋代志怪小说集。聂田撰。《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十卷。衢州本云："田，天禧(1017～1021)中进士不中第，至元祐(1086～1093)初因记近时诡闻异见一百余事。天禧至元祐，七十余年，田年且百岁矣。"袁州本无"至元祐初"及"天禧至元祐"以下的文字，"田"字作"由"。《直斋书录解题》云："信陵聂田撰，康定元年序。"聂田，仅知为信陵(今湖北秭归县东)人，宋真宗、仁宗时在世。《祖异志》当成于康定元年(1040)之前，"元祐"或为景祐之误。《宋史·艺文志》作"俱异志"，误。原书已佚，《类说》卷二十四收录《狙异志》二条，当即此书。《说郛》(原本)卷六亦录其中一条。《永乐大典》又引作《徂异志》。

《类说》所引《人鱼》条，叙查道于海上见一人鱼，红裳双袒，髻鬟纷乱，陷于沙中。《天上碧玉楼观》条叙九华山樵者妇诸葛氏得仙升空而去，数日后又暂回探看，情节近似《续玄怪录》中的《杨敬真》。《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一十五所引《梦中见父》条，叙刘初少失其父，后梦父告以西蜀孟家有其写真旧图。又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引《梦擒虎》条，叙推官侯某之父造浮图一所，祈祷愿一子得进士及第，梦擒一虎，果生一子，后进士及第。从现存佚文，可见其书记述异闻，粗陈梗概，仍未突破六朝志怪的形态。　(程毅中)

Zuanyi Ji

《纂异记》　唐代传奇小说集。李玫撰。《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小说类并著录一卷。原书久已失传，佚文见《太平广记》。谈恺本《太平广记》注"出《纂异记》"("纂"或讹作"慕")的凡十二篇，而明抄本则于此十二篇外复有《蒋琛》、《僧晏通》二篇也注"出《纂异记》"(谈本注"出《集异记》")。因《纂异记》作品篇幅长短、文字风格及内容题材等均与郭季产、薛用弱、陆勋等三人同名为《集异记》之作判然有别，故二篇之中仅《蒋琛》可定为《纂异记》的作品。此外，《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八《荥阳氏》一篇，有人认为也出自《纂异记》。以原帙仅一卷衡之，则其原来的作品几乎全都保存下来了。《绀珠集》、《类说》、《岁时广记》、《群书类编故事》等书中也引有节文，唯改题书名为《异闻录》或《异闻总录》，所引亦不出《太平广记》十三篇之外。《说郛》(重编本)卷一百一十八所收李玫《纂异记》，多宋人事，实为伪书。明清所编丛书往往将《纂异记》中的作品改题篇名甚至改题作者后，作为单篇传奇小说收入。如《嵩岳嫁女》、《蒋琛》，《虞初志》改题《嵩岳嫁女记》、《蒋氏传》；《韦鲍生妓》、《徐玄之》、《许生》、《浮梁张令》等四篇，《古今说海》改题为《韦鲍二生传》，《蚍蜉传》、《甘棠灵会录》、《张令传》，均不题撰人。明清丛书的这一作法，使《纂异记》中这些作品得以传布，却使《纂异记》及其作者之名湮没不彰。

《纂异记》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具有强烈的政治讽刺色彩。作者李玫以传奇小说抨击、讥评时弊，开创了以传奇样式创作政治讽刺小说之先河。《纂异记》诸作，《杨祯》继武韩愈《毛颖传》而小说化，《张生》取材于《三梦记》中"刘幽求"一梦而敷衍演饰，《陈季卿》、《齐君房》宣扬释道，大抵是遣兴逞才之作。舍此四篇之外，其他九篇作品都有鲜明的政治寓意和强烈的讽刺意味。

《纂异记》对政治、时事的抨击和讽刺，有的是直接的、赤裸裸的。如《浮梁张令》直接抨击地方官吏聚敛产业，故事结尾则以张令为"十舍之资粮"悔约暴死，强烈讽刺了他的贪婪(见《张令传》)。又如《韦鲍生妓》，以纨绔子弟以妾换马为鬼所讥，抨击了封建社会将人视同牲畜的丑恶现象(见《韦鲍二生传》)。然而，其大多作品对政治和时事的抨击采用了以神怪故事为构架的含蓄影射手法。《许生》一文，影射"甘露之变"中被宦官集团杀害的四相的鬼魂在喷玉泉聚会吟咏，将李训等四相比作历史上的忠臣义士，借以表达了作者愤惋不平之情，抨击了颠倒黑白的统治集团(见《甘棠灵会录》)。《蒋琛》一文，除了以屈原等历史上的英魂影射当时忠贞殉节之大臣外，复以嗜血蛟螭譬屠杀忠良之凶手，以范蠡指明哲保身之士大夫，以江湖水神隐喻人民，具有更广泛深刻的政治寓意(见《蒋氏传》)。《徐玄之》祖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主旨却是以蚁国之毁灭影射行将崩溃之唐王朝，与《南柯太守传》"人生如梦"之主题截然不同，政治色彩更浓(见《蚍蜉传》)。在晚唐，宦官

集团为了进一步把持朝政而不为皇帝掣肘，大力宣扬天子应“无为而治”，且引尧舜为无为而治的典范。《(进士)张生》(《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太平广记》所引《纂异记》有两篇题作“张生”。此处据篇首增“进士”二字以示区别)针对这种论调，通过舜与进士张生会见谈论的故事，揭示尧“协和万邦”、治理洪水，舜窜殛四凶，都非“无为而治”，而是大有作为。文末以舜所歌唱之《南风》提出作者的政治主张“熙熙之化兮吾道全”，即借《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之言，提出君主应努力使百姓和乐，这才是真正顺应自然之道。作者通过这篇寓言小说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宦官集团的谬论。《嵩岳嫁女》亦为《纂异记》中重要的作品。这一篇幅曼长的传奇述两个士人被邀担任嵩岳之神嫁女婚礼上的司仪，通过他们的目睹耳闻，引出西王母、穆天子、汉武帝、唐玄宗等人物在宴会上的酬唱吟咏，结构与《蒋琛》相类。文中以唐玄宗暗指文宗，曲折地寄托了作者对“甘露之变”后文宗被宦官拘禁加害的悲愤之情(见《嵩岳嫁女记》)。《刘景复》一文，以“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矻矻”的歌辞痛斥边将无能。《三史王生》一文，以王生慷慨陈辞斥汉高祖不孝，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虚伪本质。

《纂异记》不仅以其空前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讽刺性在中国小说史上令人瞩目，在艺术性上它也继承了先出诸唐人传奇的成就并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继李复言《续玄怪录》进一步突破了唐人传奇创作中“传”“记”(包括“录”、“志”等)二类文体有别的现象。《纂异记》中《嵩岳嫁女》、《蒋琛》等篇幅较长的作品，既将“记”类传奇集中描写一个情节、一个场面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又吸收了“传”类作品注意描写人物形象的特点。作者在这两篇作品中，通过对一个场面中各个人物大量的吟咏、对话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强烈的戏剧性。

在《纂异记》一些作品中，作者以丰富多彩的想象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拆除了悠谬神话和真实历史间的藩篱，超越了生、死之间的障碍。周穆王、汉武帝等上下几千年的人物不妨会聚一堂，西王母、唐玄宗等神话中和历史上的人物尽可互诉衷肠。在《陈季卿》一文中，陈季卿可以竹叶为舟，从地图上返回数千里外的家乡，在家中待了两天再乘船回到原处，离出发时只在片刻之间。事后验证，一一皆为事实而非梦幻。其构思较诸《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托之于梦更加奇诡怪谲。《齐君房》中出现一面能鉴别“贵贱之分、修短之限、佛法兴替、吾道盛衰”的宝镜，成为六朝志怪中种种宝镜演化为《红楼梦》中“阴阳宝鉴”的桥梁。

李玫在《纂异记》中还开创了以同一人物将两个互不相干的故事钩连起来，使之相映成趣的表现手法。在《浮梁张令》中述及莲花峰道士代张令上奏汉武帝刘彻乞延寿命，而在《嵩岳嫁女》中就有这样一个插曲：刘彻赴婚宴来迟，西王母问其何以迟到，刘彻便回答因处理莲花峰道士奏章事之故，接着又叙述了张令如何贪虐，只因莲花峰道士“殉从于人，奏章甚恳”而“特纡死限，量延五年”，与《浮梁张令》中的情节互相照应，涉笔成趣。这种勾连两篇不同作品的手法，为后世《儒林外史》那样以某些人物勾连许多独立的故事而演为长篇的构思开了先河。

《纂异记》是中国第一部以讽刺作品为主的小说集，在讽刺之深广及艺术技巧上都有较高成就。某些作品有将传奇小说戏剧化的倾向，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都对后世小说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昭著彰明者言之，瞿佑《剪灯新话》中《龙堂灵会录》即师承其《蒋琛》，李祯《剪灯余话》中《洞天花烛记》亦效法其《嵩岳嫁女》，而元人范康亦曾演集中《陈季卿》一文为《陈季卿悟道竹叶舟》杂剧。 (李宗为)

Zuijin Nüjie Xianxing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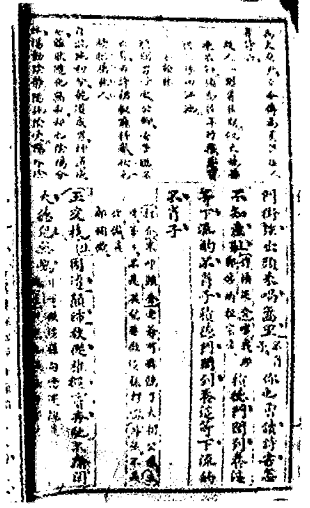
《最近女界现形记》 清代小说。十一集四十五回。作者慧珠。新新小说社于宣统元年(1909)十月刊印前五集，宣统二年六月刊印后六集。

本书通过叙写举人福天星的南游经历，揭露了20世纪初叶南方女界的种种混乱、怪异、污秽的现状。汉口的糍团教，实行“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政策，尊供潘金莲、苏小小、刘素娥、林黛玉为本教神圣娘娘；并造有鸳鸯谱，备载大家闺秀及小家碧玉的资料，以供男子挑选、玩弄。宜昌的桃花会，专纳寡妇和未婚女子入会，名为妇人会，实为富家子弟淫靡享乐的销金窟。另有文明女子总会，倡言女性权利与自由，制定了一系列废除男权、独尊女权的荒诞章程；声称欲使国势富强，必使商务发达，欲使商务发达，必在女界开展商战，而女界唯一的商务，就是卖淫。于是，“大西文明诸国，……却是最尊崇的是妓女”，“因为妓女是总管商务的大枢纽”等妙论层出不穷。原任会长黄坤一身体力行，与人私通，被婆母和丈夫禁锢在家中，险丧性命；“妓界的有名巨子”梅爱春继任会长后，再接再厉，力主创办妓女学堂，以使妓女“都有做妓女的资格”，使嫖客得到更佳服务。全体会员群情振奋，议决：遣百子庵尼姑月印大师出洋考察东西各国的妓院章程，以为妓界改良之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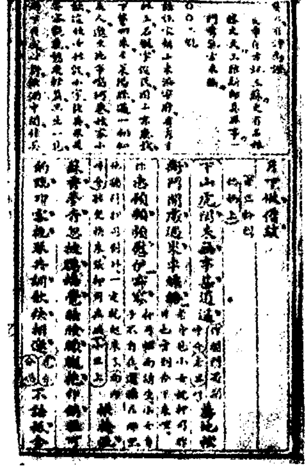
小说虽然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女界的丑恶现象，但却缺乏妇女解放的思想意识。作者固守“万恶淫为首”的教条，不仅全力贬斥淫女荡妇，而且对某些女性的悲惨遭遇，亦持冷漠和讥讽的态度。作者不满晚清社会的腐败与黑暗，但又深感回天乏力。主人公福天星气宇轩昂，才华出众，却热衷于寻花问柳，沉湎于温柔乡中而不能自拔。在福氏的身上，不难窥见作者的思想矛盾和颓废心态。因此，本书与《黄绣球》之类作品的思想深度相比，远为逊色。

(竺　青)

Zuiyuqing
《最娱情》 清代小说戏曲选集。书前有丁亥纪年的来凤馆主人序。据书中收有百子山樵的《燕子笺》,考知丁亥不得早于顺治四年(1647)。书中有些地方"常"刻作"尝","由"刻作"繇",沿袭明人避讳之例。来凤馆主人,姓名生平不详。原书四集,分上下两栏。下栏为"来凤馆合选古今传奇",第一集名"忠孝集",第二集名"风怀集",第三集名"情侠集",第四集为弦索调。上栏第一集为古今诗话,第二集为古今曲藻,第三集为古今小说,第四集为挂枝儿。据目录所载,第三集收有《虬髯客》、《大内盗》、《焦土妇人》、《马超》、《白蛇精》、《红梨花》、《陈诜》、《诗媒》、《情缘》、《妻奴》、《王从事》、《鸳鸯棒》、《珍珠衫》、《百宝箱》、《玉簪记》、《张于湖传》、(以上上册),《郑元和》、《女翰林》、《王魁》、《贵贱交情》、《玉堂春》(以上下册),共二十一篇。


清刻本《女翰林》书影

《最娱情》书已散佚,仅见第一集及第三集的下册,存《郑元和》等五篇古今小说。这几篇小说都是明代话本,与冯梦龙所编的"三言"关系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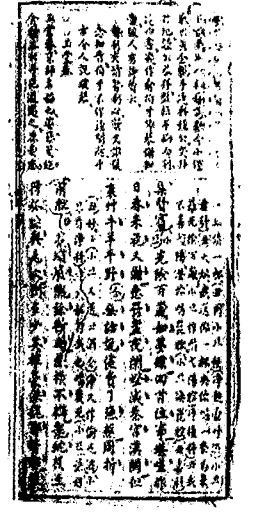

清刻本《王魁》书影

《郑元和》为现存李娃故事的唯一话本,开头部分已有残缺。据目录所列小标题,原分坠鞭、入院、计赚、赛歌、雪遇五个小节,但正文并不分回。李娃故事流传已久,唐代就有一枝花话;宋代话本有《李亚仙》,罗烨《醉翁谈录》著录,所载《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只是《李娃传》的节要。《郑元和》较《李娃传》更为通俗而详细,有一些增添的情节,如郑元和随李娃访其姨娘的一段叙述,对话生动,神情逼真。奶公寻访郑元和的情节,也十分细致,颇能感人。李娃重见郑元和后,决心自己卖身,供养元和,鸨母不得已而应允,有一番心理活动,描写真实可信。从语言风格看,似出明人手笔。

《女翰林》叙苏小妹以才择偶与秦观结婚的故事,即《醒世恒言》中的《苏小妹三难新郎》。原分闺评、选婿、庙晤、闺试、悟诗五节,与《醒世恒言》所收文字略有差异。如秦观、苏小妹婚后与苏轼一起猜谜为戏,同以墨斗为谜底,就为《醒世恒言》所无。

《王魁》演述王魁负桂英的故事,亦为孤本。原分题帕、负心、自刎、活捉、神游五节。王魁故事,始于宋代。本篇与《摭遗》之《王魁传》及罗烨《醉翁谈录》所载《王魁负心桂英死报》大体相同,叙秀才王魁贫困时得妓女敫桂英资助,二人相恋,于海神庙设誓,永不相负。王魁中状元后另娶崔相国之女,弃绝桂英,桂英愤而自刎,冤鬼活捉王魁。文字比《王魁传》通俗,情节亦更丰富,如最后一段叙道士马守素神游海神庙,为王魁求情,判官对马道士说:"可惜你是个有名的法官,原来只晓得阳间的套子。富贵人只顾把贫贱的欺凌摆布,不死不休。""俺大王心如镜,耳似铁,只论人功过,那论人情面,只论人善恶,那论人贵贱。"显然有讽刺世态人情的用意。王魁负心故事自宋代以来广为流传,有南戏《王魁负桂英》和杂剧《王魁三乡题》,元人有《海神庙王魁负桂英》杂剧,明人有《焚香记》传奇,地方戏曲中亦盛演不衰。小说则仅存此本,故事最为完整,弥可珍贵。后面又附《严武》冤报故事一节,源出《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引《逸史·严武盗妾》。

《贵贱交情》叙俞伯牙、钟子期故事,即《警世通言》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文字基本相同。原分夜晤、摔琴两节。仅少数地方与《警世通言》有出入,文字较为粗拙。篇末明说:"这回书题作《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还保留着话本格式,但《警世通言》所有的"列位看官们,要听的洗耳而听,不要听的悉听尊便"等语,却不见于此本。


清刻本《玉堂春》书影

《玉堂春》仅存前半篇,原有计窃、毒夫小标题(下缺),情节十分简略,用浅近文言叙事,与《情史》所载玉堂春故事基本相同。玉堂春为京师名娼,会稽王公子恋之,不到一年,金尽被鸨母所逐。玉堂春教之以计骗取财物逃归。玉堂春被卖与山西商人为妾。商人被妻毒死,反诬告玉堂春(下缺)。惟王公子籍贯会稽,与各本不同,与现存最早记载玉堂春故事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

亦多差异，较之《警世通言》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尤为简单，不无史料价值。

《最娱情》第一集古今诗话中《网蝶》条附刘璞故事，末云"小说名《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史凤》条后附卖油郎故事，出《情史》卷五。亦可与"三言"参证。

《最娱情》所收五篇古今小说，除《玉堂春》外，均已收入路工、谭天合编的《古本平话小说集》(1984，人民文学出版社)。 （程毅中）

Zuicha Zhiguai

《醉茶志怪》 清代文言小说集。共四卷，三百五十六篇。李庆辰撰。有光绪十八年(1892)津门刊本；光绪二十年上海书局石印本，改名《奇奇怪怪》；大达图书供应社赵琴石评点本，齐鲁书社校点本(1988)、河北人民出版社点校本(1988)。

作者在创作手法上接受了《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双重影响。杨光仪序指出，"是盖合二书之体例而为之者"。其篇幅较长者，写法与《聊斋志异》相似；篇幅较短者，风格接近于《阅微草堂笔记》。内容繁富，其优秀者大抵为"寄情儿女，托兴鬼狐"的作品。语言洗练而流畅。卷一"说梦"有代贾宝玉所作的祭林黛玉文，乃模仿《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芙蓉诔"之作。卷四"爱哥"塑造了一个从小女扮男装的纨绔公子的形象，比较生动地刻画了他的种种变态心理和行为。尤可注意者，全书极少写述"烟花粉黛之事"，与同时代的王韬、宣鼎等人的文言小说集大异其趣。 （江一泓）

Zuichunfeng

《醉春风》 清代小说。八卷八回。世存啸花轩刊本。扉页正中题名"醉春风"，右上栏加标"自作孽"三字，版心及正文卷首均题"醉春风"。无序跋目录。正文前署"江左谁庵述"，作者姓名和生平无考。啸花轩为清初书坊，又书中多吴歌并对苏州情况熟悉，作者似为清初苏州人。

书叙明万历年间苏州顾外郎之女，生得如花似玉，又能知书达理，嫁给城中张监生第三子为妻，故称"张三娘子"。张三郎为纨绔子弟，未成亲前即与多妇通奸，成亲后仍劣性不改，张三娘子力劝不听。后张监生死，张三郎益发放荡，包名妓于虎丘，整月不归。三娘空房独守，寂寞难耐，遂与小厮阿龙苟合。此后一发不可收，"朝张暮李"，日日宣淫，丑名远扬。后张三郎赴南京坐监回家，发现妻子与人淫乱，劝阻三娘不听，遂幡然悔悟，休了妻子，携子去北京作监生，发愤攻读。三娘归娘家后，生活无着，以私窑子为业，年四十嫁黄六秀才，仍不安分，被官卖为妓。张监生此时已娶妓女赵玉娘为妻，官南京经历。三娘往寻张监生，被拒，沦落街头，腹痛而死。张监生后归苏州，病故。其子勤奋攻读，玉娘亦能守节，为人称道。

《醉春风》是一部淫秽小说。它表面上是在劝人不要沉溺色欲"自作孽"，并以改过自新的张监生、赵玉娘等与不可救药的张三娘子相对照，但实际上却热衷于淫秽场面的描写。然全书语言较流畅，所载吴歌、吴风亦有史料价值。 （朱 沐）

Zuiputi Quanzhuan

《醉菩提全传》 清代小说。二十回。又名《济颠大师玩世奇迹》、《济公全传》、《度世金绳》、《皆大欢喜》，全名《新镌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编撰者署"天花藏主人"，亦有署"西湖墨浪子偶拈"者。宝仁堂刊本题《新镌济颠大师玩世奇迹》，二酉堂重刊本题《济公全传》，余善堂刊本题《度世金绳》，光绪甲午石印本题《皆大欢喜》。

有关济公的故事流传已久，是否实有济公其人，看法亦有歧异。如《花朝生笔记》云："世传南宋有颠僧济公，备极神奇，坊刻如《济公传》，如《皆大欢喜》，如张心其《醉菩提》院本，皆衍其事。实则南宋初无是人，乃因六朝宋释宝志而伪传者也。志公灵异事迹，散见于《南史》者甚多，而以后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所载为尤详。"(《小说考证》续编卷五)则以六朝宋释宝志为济公之原型。但也有以济颠为南宋李氏子者，俗名修元。据孙楷第考证：宋释居简《北涧文集》卷十有《湖隐方圆叟舍利塔铭》，题下侧注"济颠"，即为道济作。时人称为"湖隐"，小说题"渔隐"，盖渔为湖字之误。则道济僧果有其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引平话有《济颠》，云"近世拟作"，并叙及明嘉靖年间杭州已有说话艺人讲说济颠故事。此外，明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红倩难济颠》一种(红倩何许人待考)，系短篇平话小说，已佚。明隆庆三年(1569)刊有《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一卷，不分回，题"仁和沈孟柈述"，日本内阁文库藏，这是现存讲济公故事的最早的通俗小说，故事内容取自在此之前的闾里传说。清初又有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卷九《道济颠玩世装疯》一篇，陈树基将此篇收入《西湖拾遗》，改题《南屏山道济装疯》，系短篇说部。清康熙间又有王孟吉撰《麴头陀新本济公全传》三十六则，所叙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基本相同，唯开头、结尾稍异。乾隆九年(1744)又有吴门仁寿堂刊小本《济公传》十二卷，署"乾隆九年季春金陵旅寓枫亭王宣撰"，内容与内阁文库藏本《钱塘渔隐济颠禅师语录》全同。明末戏剧家张大复(心其)作有《醉菩提》传奇，衍济颠故事，见《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剧当先于小说。《醉菩提全传》即是在上述以济公为题材之小说和戏曲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关于本书编著者颇有可疑之处。务本堂刊本和宝仁堂刊本均题"天花藏主人编次"，有桃花庵主人序、二酉堂本则题"西湖墨浪子偶拈"。但本书无论归之于天花藏主人还是西湖墨浪子，都无充足的证据。天花藏主人为清初小说大家，文采洋溢，不乏杰作奇构，《玉娇梨》、《平山冷燕》皆出其手，而《醉菩提全传》文字粗疏，

矛盾迭见，很难令人相信与前二书同出一手。西湖墨浪子似依托墨憨斋(冯梦龙)之名，冯逝世于顺治初，而本书之出至少已在乾隆以后。故此二人均系伪托。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定此书为无名氏撰不为无据。

济公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济公也成为家喻户晓，半人半神的传奇式人物。人们喜爱这个人物，不仅因其性格诙谐，可亲可近，"遇酒肉而不知戒，犯淫色而不知禁，往往嬉笑怒骂，恣情纵意"，尤其是他那济世渡人、慈悲为怀的心肠，人皆以为"抱渡世婆心者，或托之风痴"(《醉菩提全传》桃花庵主人序)，这正是充满不平的封建社会中人民精神寄托之所在。

《醉菩提全传》以后，至光绪年间，复有《济公活佛传》初、二、三集问世，分二十八卷，凡二百八十回；有光绪乙巳三十一年(1905)刊上海煮字山房石印本，作者郭小亭，生平事迹不详。宣统庚戌二年(1910)，上海校经山房又有《济公传续集》石印本出，为前书之续，四至三十四集，凡一百二十卷，一千二百回，为中国章回小说篇幅最巨者，作者不详。

另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故宫博物院藏有满文译本《三教同理小说》，收三书。一为《王阳明出身靖难录》，二为《济公传》，三为《许真君铁树记》，以三人代表儒释道三教，然《济公传》不知为何本。

又，日本宝历九年(1759)有平安青云馆刻本，题《通俗醉菩提全传》，五卷，碧玉江散人译，为此书之日译本。 (吴　郑)

Zuiweng Tanlu

《醉翁谈录》　笔记传奇话本小说集。十集二十卷。宋罗烨编撰。罗烨，庐陵(今江西省吉安)人，生卒年不详。

此书向不为簿录家所载，仅在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六"子言小说名"条中云："《醉翁谈录·引》：子言小说者，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引自此书卷首舌耕叙引中内容，但未说明作者为谁。此书在国内久佚，后在日本发现，称"观澜阁藏孤本宋椠"，大概是宋末元初时刻本。有日本影印本(1941)，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7)。此书十集，按甲、乙、丙、丁……排列，每集又分二卷。在舌耕叙引中，将话本小说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八类，每类列举若干小说名目，共计一百零九种，为研究古代小说的珍贵资料。此书还转述和节录了一些前人笔记、传奇小说，亦采录一些诗词杂俎之类，所录的小说故事多为宋时市井仍流行者，有些内容后被明人冯梦龙编写入"三言"中。

另有一种《醉翁谈录》，宋金盈之撰，内容为掌故随笔，与罗烨《醉翁谈录》不同。 (刘荫柏)

Zuixiang Riyue

《醉乡日月》　唐代笔记。皇甫松撰。皇甫松，字子奇，自号檀栾子。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皇甫湜之子，牛僧孺之表甥，举进士不第，僧孺不荐，因怀仇恨，曾作《大水辨》以谤之。又作《牛羊日历序》。另著有《大隐赋》一卷。光化三年(900)韦庄奏请追赐进士及第(《新唐书·艺文志》、《唐摭言》卷十、《唐诗纪事》卷五十二、《容斋三笔》卷七、《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又有词二十余首，载于《花间集》、《尊前集》。《醉乡日月》，《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云："唐人饮酒令，此书详载，然今人皆不能晓也。"今存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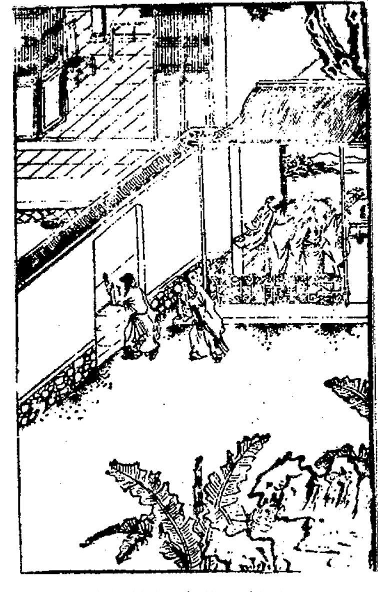
《类说》卷四十三收录节文十九条。涵芬楼本《说郛》卷五十八载其目录三十门，仅选录十四条：《饮论》、《谋饮》、《为宾》、《为主》、《明府》、《律录事》、《觥录事》、《选徒》、《骰子令》、《手势》、《拒泼》、《逃席》、《使酒》、《进户》，且有删节。《容斋续笔》卷十六《唐人酒令》条引其《骰子令》，尚有佚文可见。《全唐文纪事》卷三十三自《永乐大典》辑其自序云："余会昌五年(845)春，尝因醉罢，戏纂当今饮酒之格，寻而亡之，是冬闲暇，追以再就，名曰《醉乡日月》。勒成一家，施于好事。凡上中下三卷"。原书当以三卷为是。《说郛》(重编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等均出自原本《说郛》。《宋史·艺文志》小说类又著录皇甫松《酒孝经》一卷，恐别为一书。 (程毅中)

Zuixingshi

《醉醒石》　明末清初小说集。十五卷。署"东鲁古狂生编辑"。真实姓名不可考。正文中既不称明朝为"先朝"、"明季"，又有称为"我朝"者，故成书于明末清初，而刊刻问世当在清初。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所记惟李微化虎事在唐时，余悉明代，且及崇祯朝事，盖其时之作也。"也认为成书于明末。

每卷一篇，叙一事。正文前有入话，显为明拟话本之作。作者旨在劝德，倡导忠孝，如卷二《恃孤忠乘危血战　仗侠孝结友除凶》，对占山为王起兵反叛明朝的陈伯祥、王善等人大肆抨击；表彰刘琏破盗平叛，矢志忠于朝廷。卷十四《等不得重新羞墓　穷不了连掇巍科》，宣扬安于贫贱，不悖五伦。对不耐穷寒而改嫁的莫氏，极尽讽刺嘲弄，最后自缢身亡。正如鲁迅所说："文笔颇刻露，然以过于简炼，故平话习气，时复逼人；至于垂教诫，好评议，则尤甚于《西湖二集》。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洵为允当平实。由于拟话本之作一味模仿，缺乏现实基础，加以"诰诫连篇"，读来枯燥乏味，难以感人。即如《等不得重新羞墓》而言，所写内容就是朱买臣休妻一事的翻版，情节也大致相同，无多新意，只不过莫氏最后一死，苏秀才拿出二十两银子，请莫南轩为他择地埋葬，并说"一念之差，

是其速死。十年相守，情不可没。”不仅“回护士人”，而且形象概念化，成了作者劝诫的传声筒。


清初刻本《醉醒石》插图

集中有些篇章，亦是晚明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如卷四《秉松筠烈女流芳 图丽质痴儿受祸》，虽意在表彰程菊英之贞烈，但对劣绅徐登第勾结官府，强夺民女的罪行，作了形象的揭露。卷七《失燕翼作法于贪 堕箕裘不肖惟后》，写缙绅花千余金买了个知县，上任后大肆搜刮民财，竟至十数万之银，分给五子。不意五子皆不学无术，吃喝嫖赌。但钱能通神，尽管屡试不中，却能用钱纳为中书。对明代官场的无耻行径和科举制度腐败不堪的描绘，尚属深刻，发人深醒。

现存原刊本、乾隆五十四年(1789)瀛红堂复原刻本。1917年，董康将此书收入《诵芬室丛刊》二编。

（朴 之）

Zuomeng Lu

《昨梦录》 宋代小说集。康誉之撰。本书宋代官私书目均未载。《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存目著录一卷。考原本《说郛》题作五卷，节录九则。今传《古今说海》、《广百川学海》、《说郛》(重编本)卷三十四、《五朝小说》诸本，悉出于原本《说郛》。今所传一卷本，俱为节本。

《昨梦录》皆追述北宋逸闻，盖作者生于滑台(今河南滑县)，曾目睹汴都之盛，故以“昨梦”为名。其所记汴梁遗迹以及北方制度风俗，如滑台南沙嘴、西北边城防城库、西夏竹牛、北方婚俗等，均可资考证。其书大致有两类内容：一与公案故事有关，如“李铁面”条，叙开封府尹李伦因秉公办案，处决一命官，竟被传入御史台，以各种惨状相威胁，欲开脱命官。李拒不从，返回不久即被罢，反映当时邪恶势力强大，正义不得伸张。“寺僧骗妻”则写某寺僧买通舟人，将中州仕宦者谋害，又纳其妻，终被舟人出首，而受戮刑。揭露寺僧丑恶狡诈行为对人民生活的危害，与话本小说《简帖和尚》题旨相类。二为对北宋逸闻的追叙，借以表达思念故国的情绪。如“三杨入穴”以宣政间杨氏三兄弟被出世老人引入世外桃源的故事，表现金人南侵，国难当头时，一部分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思想。书中有些故事描摹细腻生动，如李铁面入御史台一段，扑朔迷离，气氛阴森可怖。寺僧行骗的经过，则又多以对话交代情节，刻画性格，均有唐人小说遗风。《四库提要》谓其“殆如传奇，又唐人小说之末流，益无取矣”，实不解稗家之旨趣。

（宁稼雨）

Zuowenxianggong Zheng Xi Yanyi

《左文襄公征西演义》 清代小说。四卷三十二回。不题撰人。有昌文书局石印本、上海共和书局石印本。光绪、宣统年间作品。小说描叙同治年间左宗棠征剿陕甘捻军的故事。左宗棠征西捻军在同治五、六年间，西捻首领为张总愚。西捻与回族白彦虎所部有联合之势，但白彦虎非捻军首领。小说写白彦虎为西捻军首领，左宗棠率军西征，有炮战、海战还有阵斗法，屡战屡胜，使白彦虎逃往新疆。小说虽据历史，但情节基本上出自作者意构。所写兵器较新式，然而战法还是旧小说那一套。书末称此书还有下卷叙左宗棠平定新疆，未见。

（俞 文）

Zuoyoufa

《座右法》 撰人不详。《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不著撰人。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据《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有崔瑗(子玉)《座右铭》一卷，《南史·王俭传》谓王僧虔曾手书《座右铭》，认为：“日本书目多同《隋志》，题曰崔子玉撰，其即是书，亦或出王僧虔所书者欤?”按《文选》卷五十六载崔《座右铭》，仅百字，属箴铭一体。姚以《座右法》混同于《座右铭》显然不妥。按本书在《隋志》列于《古今艺术》、《器准图》之间，恐亦与器物形制图说明有关，似应划归杂艺术一类。今已不存。

（许逸民）

Zuoyoufang

《座右方》 亦作《坐右方》。南朝梁庾元威撰。庾元威生平不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小学家类《文字图》条，谓元威撰有《字府》，又曾依宗炳法画《瑞应图》，而据《南齐书·祥瑞志》：“永明中，庾温撰《瑞应图》。”颇疑元威即庾温之字。《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著录《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为三卷，作者同。按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载《梁庾元威论书》，大略是说他曾得到名师指点，留心字法，“所以坐右方作‘午’字，不依羲(王羲之)、献(王献之)妙迹”，还曾为正阶侯写十牒屏风，字作百体，间以彩墨，当时很是轰动，他留有百体的草本。据此推断，《座右方》或许就是记述书法字体的“残丛小语”式的书。今已一字无存。

（许逸民）

条目汉字笔画索引

说明

一、本索引供读者按条目标题的汉字笔画查检条目。

二、条目标题按第一字的笔画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字按起笔笔形一（横）、丨（竖）、丿（撇）、丶（点）、乛（折，包括亅乛乚𡿨等）的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的，依次按后面各字的笔画数和起笔笔形顺序排列。

四画

五画

六画

七画

八画

九画

十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四画

十五画

十六画

十七画

十八画

十九画

二十画

二十一画

二十二画

二十三画

繁体字和简化字对照表

说　　明

本表所收以条目标题中出现的汉字为限，按繁体字笔画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笔画相同的字，按起笔笔形一（横）、丨（竖）、丿（撇）、丶（点）、乛（折，包括亅㇆乚㇛等）的顺序排列。新旧字形笔画不同的，按新字形。

七　画
車〔车〕
見〔见〕
妝〔妆〕

八　画
兩〔两〕
亞〔亚〕
東〔东〕
來〔来〕
長〔长〕
岡〔冈〕
兒〔儿〕
侖〔仑〕
門〔门〕

九　画
軌〔轨〕
貞〔贞〕
則〔则〕
俠〔侠〕
後〔后〕
負〔负〕
風〔风〕
訂〔订〕
軍〔军〕
屍〔尸〕
陣〔阵〕
韋〔韦〕
飛〔飞〕
紅〔红〕
紂〔纣〕
約〔约〕
紀〔纪〕

十　画
鬥〔斗〕
軒〔轩〕
華〔华〕
莊〔庄〕
連〔连〕
馬〔马〕
峴〔岘〕
財〔财〕
時〔时〕
剛〔刚〕
員〔员〕
氣〔气〕
條〔条〕
倫〔伦〕
師〔师〕
烏〔乌〕
殺〔杀〕
針〔针〕
狹〔狭〕
記〔记〕
庫〔库〕
涇〔泾〕
書〔书〕
閃〔闪〕
陸〔陆〕
陳〔陈〕
陰〔阴〕
務〔务〕
孫〔孙〕
納〔纳〕
紙〔纸〕
紓〔纾〕

十一画
現〔现〕
規〔规〕
責〔责〕
斬〔斩〕
乾〔干〕
帶〔带〕
採〔采〕
堅〔坚〕
處〔处〕
崗〔岗〕
國〔国〕
偉〔伟〕
進〔进〕
術〔术〕
從〔从〕
釵〔钗〕
貪〔贪〕
覓〔觅〕
魚〔鱼〕
許〔许〕
訟〔讼〕
訣〔诀〕
產〔产〕
啟〔启〕
張〔张〕
晝〔昼〕
問〔问〕
陽〔阳〕
將〔将〕
媧〔娲〕
婦〔妇〕
參〔参〕
鄉〔乡〕
紺〔绀〕
紳〔绅〕
終〔终〕
紹〔绍〕
貫〔贯〕

十二画
項〔项〕
場〔场〕
報〔报〕
殼〔壳〕
葉〔叶〕
萬〔万〕
葦〔苇〕
壺〔壶〕
堯〔尧〕
惡〔恶〕
棗〔枣〕
達〔达〕
喪〔丧〕
殘〔残〕
硯〔砚〕
雲〔云〕
揚〔扬〕
貼〔贴〕
嵐〔岚〕
貴〔贵〕
單〔单〕
筆〔笔〕
無〔无〕
順〔顺〕
衆〔众〕
復〔复〕
須〔须〕
鈍〔钝〕
鉅〔钜〕
鈎〔钩〕
鈕〔钮〕
飯〔饭〕
勝〔胜〕
鄒〔邹〕
評〔评〕
訴〔诉〕
詠〔咏〕
詞〔词〕
詔〔诏〕
馮〔冯〕
淵〔渊〕
禍〔祸〕
補〔补〕
運〔运〕
尋〔寻〕
畫〔画〕
開〔开〕
發〔发〕
結〔结〕
絢〔绚〕
絶〔绝〕
統〔统〕
絲〔丝〕
幾〔几〕

十三画
楊〔杨〕
軾〔轼〕
幹〔干〕
蓮〔莲〕
夢〔梦〕
蒼〔苍〕
賈〔贾〕
聖〔圣〕
載〔载〕
遠〔远〕
電〔电〕
豎〔竖〕
匯〔汇〕
歲〔岁〕
虜〔虏〕
當〔当〕
園〔园〕
圓〔圆〕
債〔债〕
傳〔传〕
傾〔倾〕
頒〔颁〕
飾〔饰〕
飽〔饱〕
鈿〔钿〕
鉉〔铉〕
亂〔乱〕
僉〔佥〕
會〔会〕
愛〔爱〕
獅〔狮〕
腸〔肠〕
鳩〔鸠〕
詩〔诗〕
誇〔夸〕
誠〔诚〕
誅〔诛〕
話〔话〕
詭〔诡〕
該〔该〕
詳〔详〕
棄〔弃〕
煉〔炼〕
煬〔炀〕
煒〔炜〕
義〔义〕
資〔资〕
塗〔涂〕
準〔准〕
禎〔祯〕
閘〔闸〕
鬧〔闹〕
經〔经〕
綃〔绡〕

十四画
瑣〔琐〕
臺〔台〕
壽〔寿〕
蔣〔蒋〕
趙〔赵〕
奩〔奁〕
監〔监〕
對〔对〕
嘆〔叹〕
曄〔晔〕
暢〔畅〕
獃〔呆〕
鄲〔郸〕
團〔团〕
圖〔图〕
種〔种〕
箋〔笺〕
僕〔仆〕
鉶〔铏〕
銍〔铚〕
銅〔铜〕
銘〔铭〕
銀〔银〕
獄〔狱〕
鳳〔凤〕
誡〔诫〕
誌〔志〕
語〔语〕
誤〔误〕
説〔说〕
認〔认〕
齊〔齐〕
廣〔广〕
塵〔尘〕
適〔适〕
慘〔惨〕
慣〔惯〕
燁〔烨〕
榮〔荣〕
漢〔汉〕
滿〔满〕
漁〔渔〕
滸〔浒〕
鄭〔郑〕
鄰〔邻〕
賓〔宾〕
寧〔宁〕
盡〔尽〕
聞〔闻〕
閨〔闺〕
閩〔闽〕
閣〔阁〕
隨〔随〕
墜〔坠〕
頗〔颇〕

緒〔绪〕
綺〔绮〕
綫〔线〕
綱〔纲〕
維〔维〕
緑〔绿〕
綴〔缀〕

十五画

墳〔坟〕
樞〔枢〕
樓〔楼〕
輪〔轮〕
輟〔辍〕
賣〔卖〕
蕓〔芸〕
蕩〔荡〕
熱〔热〕
邁〔迈〕
憂〔忧〕
遼〔辽〕
撫〔抚〕
歐〔欧〕
賢〔贤〕
駐〔驻〕
劇〔剧〕
鄭〔郑〕
賦〔赋〕
遺〔遗〕
儂〔侬〕
樂〔乐〕
徵〔征〕
衛〔卫〕
盤〔盘〕
鋒〔锋〕
餗〔𫗧〕
餘〔余〕
劍〔剑〕
劉〔刘〕
魯〔鲁〕
請〔请〕
諸〔诸〕
諾〔诺〕
論〔论〕
調〔调〕
談〔谈〕
廟〔庙〕
慶〔庆〕
憤〔愤〕
憐〔怜〕
潤〔润〕
審〔审〕
窮〔穷〕
層〔层〕
選〔选〕
閲〔阅〕
嬌〔娇〕
編〔编〕
緣〔缘〕

十六画

璣〔玑〕
壇〔坛〕
樹〔树〕
樸〔朴〕
橋〔桥〕
機〔机〕
頭〔头〕
輯〔辑〕
薈〔荟〕
蕭〔萧〕
薩〔萨〕
歷〔历〕
曆〔历〕
頤〔颐〕
頸〔颈〕
舉〔举〕
駢〔骈〕
盧〔卢〕
曉〔晓〕
縣〔县〕
鳶〔鸢〕
還〔还〕
興〔兴〕
儔〔俦〕
錯〔错〕
錢〔钱〕
錫〔锡〕
錦〔锦〕
録〔录〕
學〔学〕
獲〔获〕
獨〔独〕
獪〔狯〕
鮑〔鲍〕
鴛〔鸳〕
謀〔谋〕
諶〔谌〕
諫〔谏〕
諧〔谐〕
謂〔谓〕
諷〔讽〕
諢〔诨〕
龍〔龙〕
憶〔忆〕
燈〔灯〕
螢〔萤〕
濃〔浓〕
澤〔泽〕
憲〔宪〕
禪〔禅〕
隱〔隐〕
縉〔缙〕
縧〔绦〕

十七画

贅〔赘〕
檢〔检〕
聯〔联〕
轄〔辖〕
韓〔韩〕
轂〔毂〕
藍〔蓝〕
舊〔旧〕
聲〔声〕
邇〔迩〕
擬〔拟〕
臨〔临〕
駿〔骏〕
戲〔戏〕
嚇〔吓〕
賺〔赚〕
點〔点〕
嶺〔岭〕
償〔偿〕
魎〔魉〕
鐘〔钟〕
講〔讲〕
謝〔谢〕
謠〔谣〕
謙〔谦〕
齋〔斋〕
應〔应〕
療〔疗〕
燭〔烛〕
鴻〔鸿〕
濤〔涛〕
濟〔济〕
濱〔滨〕
賽〔赛〕
禮〔礼〕
總〔总〕
縱〔纵〕

十八画

瓊〔琼〕
檮〔梼〕
轉〔转〕
鞦〔秋〕
藝〔艺〕
藪〔薮〕
聶〔聂〕
贄〔贽〕
翹〔翘〕
騎〔骑〕
豐〔丰〕
叢〔丛〕
曠〔旷〕
顒〔颙〕
題〔题〕
簡〔简〕
歸〔归〕
雙〔双〕
鎮〔镇〕
鎸〔镌〕
獵〔猎〕
龜〔龟〕
颺〔飏〕
謫〔谪〕
顔〔颜〕
雜〔杂〕
離〔离〕
額〔额〕
闖〔闯〕
闕〔阙〕
織〔织〕
斷〔断〕

十九画

顛〔颠〕
難〔难〕
蘆〔芦〕
蘇〔苏〕
麗〔丽〕
騙〔骗〕
齖〔𬺃〕
贈〔赠〕
羅〔罗〕
犢〔犊〕
簾〔帘〕
簫〔箫〕
牘〔牍〕
鏡〔镜〕
鏟〔铲〕
鵬〔鹏〕
譚〔谭〕
識〔识〕
譜〔谱〕
證〔证〕
廬〔庐〕
龐〔庞〕
懷〔怀〕
瀟〔潇〕
類〔类〕
寶〔宝〕
關〔关〕
韜〔韬〕
繹〔绎〕
繪〔绘〕
繡〔绣〕

二十画

蘭〔兰〕
攔〔拦〕
譽〔誉〕
齣〔𬺈〕
齡〔龄〕
黨〔党〕
鶚〔鹗〕
罌〔罂〕
釋〔释〕
鐘〔钟〕
饒〔饶〕
饑〔饥〕
覺〔觉〕
譴〔谴〕
議〔议〕
競〔竞〕
懺〔忏〕
竇〔窦〕
繼〔继〕
響〔响〕

二十一画

權〔权〕
櫻〔樱〕
歡〔欢〕
轟〔轰〕
覽〔览〕
驂〔骖〕
躋〔跻〕
鐵〔铁〕
鐸〔铎〕
鏽〔锈〕
辯〔辩〕
爛〔烂〕
蔦〔茑〕
顧〔顾〕
闢〔辟〕
續〔续〕

二十二画

聽〔听〕
鑒〔鉴〕
贖〔赎〕
鑄〔铸〕
鰻〔鳗〕
讀〔读〕
巒〔峦〕
鷙〔鸷〕
灘〔滩〕

二十三画

驗〔验〕
顯〔显〕
變〔变〕
戀〔恋〕
纓〔缨〕

二十四画

韆〔千〕
觀〔观〕
靈〔灵〕
鹽〔盐〕
蠶〔蚕〕
艷〔艳〕
纛〔纛〕
讓〔让〕

二十五画

蠻〔蛮〕
灣〔湾〕

二十七画

讜〔谠〕

二十九画

驪〔骊〕

三十画

鸞〔鸾〕

异 名 索 引

说明

一、中国古代小说往往在封面、扉页、版心、卷首等处题有不同的名目；又有全称和简称之别；再则书商翻刻时又常常另标新名，致使不少小说一书多名，给查阅者带来诸多不便，本索引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编制。

二、本索引将本书出条的书名作为“正名”，正文中提到的其他各种书名，均作为“异名”。

三、本索引所收的小说异名，均为本书所提到者；若本书释文中未曾提到者，均不予收录。

四、凡经删改后的小说所用新名，不作为同一书的异名，故不予收录。

五、检索本索引，以异名为目录，后面标明其正名及页码。

三画

四画

五画

六画

七画

八画

九画

十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七画

十九画

二十画

内　容　索　引

说　明

一、本索引是全卷条目和条目内容的主题分析索引。索引主题按汉语拼音字母的顺序并辅以汉字笔画、起笔笔形顺序排列。同音时，按汉字笔画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按起笔笔形一（横）、丨（竖）、丿（撇）、丶（点）、フ（折，包括乛、亅、⺄、乚、く等）的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时，按第二字，余类推。

二、设有条目的主题用黑体字，未设条目的主题用宋体字。

三、索引中人名一般附有人物的生卒年或活动时代。

四、索引主题之后的阿拉伯数字是主题内容所在的页码，数字之后的小写拉丁字母表示索引内容所在的版面区域。本书正文的版面区域划分如右图。

a	d
b	e
c	f

C

D

G

H

J

K

L

Q

R

S

W

X

Z